張載集及其學案

五二

張載集及其學案編輯組 編

叢書集成新編 第五二册目錄

藝術類

碑帖考識

義門題跋一卷　清何焯撰　涉聞一
庚子消夏記校文一卷　清王澍著　錢人龍訂
竹雲題跋四卷附提要、補正　清何焯撰　藝海五
蘇齋唐碑選一卷　清翁方綱撰　咫進三九
蘇齋題跋二卷　清翁方綱撰　涉聞四二
蘇米齋蘭亭考八卷　清翁方綱撰　粤雅六七
國山碑考二卷　清吳騫編　拜經九五
嵩洛訪碑日記一卷　清黃易撰　粤雅一〇九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考四卷　清阮元編　文選一一三
古墨齋金石跋六卷　清趙紹祖輯　涇川一二〇
元魏滎陽鄭文公摩崖碑跋一卷　清諸可寶著　式訓一六二
石門碑釋一卷附補　清王森文撰　涉聞一六五
漢射陽石門畫象彙考一卷　清張寶德輯　金陵一七四
淳化閣帖釋文十卷附提要　清撰人不詳　聚珍一七九

書法

衛夫人筆陣圖一卷　撰人不詳　天都一一七
墨藪一卷　唐韋續纂　十萬二一九
書譜一卷　唐孫過庭撰　百川二三三
續書譜一卷　宋姜夔著　寶顏三一五
法書通釋二卷　明張紳編　東門二六八
春雨雜述一卷　明解縉輯　寶顏二五一
書法離鉤十卷　明潘之淙著　惜陰二五三
書法雅言一卷　明項穆纂　藝海二八〇
書法粹言一卷　明汪挺撰　學海二八六
頻羅庵論書一卷　清梁同書著　榆園二九三
安吳論書一卷　清包世臣著　咫進二九六
書學捷要二卷　清朱履貞纂述　知不足三〇四

書論

書品一卷附四庫提要　梁庾肩吾著　寶顏三一五
古今書評一卷　梁袁昂撰　天都三一八
法書要錄十卷附四庫提要　唐張彥遠撰　學津三一九
歐公試筆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歐陽修撰　百川三八七
海岳名言一卷　宋米芾撰　百川三九〇
翰墨志一卷　宋高宗撰　百川三九二
寶眞齋法書贊二十八卷附提要　宋岳珂撰　聚珍三九四
衍極九卷附四庫提要、補正　元鄭杓述　劉有定釋　十萬五〇二
書品一卷　明楊愼撰　函海五四三

墨池瑣錄二卷　明　楊愼撰　函海　五四八
初月樓論書隨筆一卷　清　吳德旋著　別下　五五三

書傳

書斷四卷附四庫提要、辨證　唐　張懷瓘撰　百川　五五六
皇宋書錄三卷附外篇、提要、辨證、補正、補辨　宋　董史撰　知不足　五六五
宣和書譜二十卷　宋　撰人不詳　津逮　五八一

畫譜

梅花喜神譜二卷　宋　宋伯仁編　知不足　六三六
竹譜詳錄七卷　元　李衎述　知不足　六五〇
天形道貌一卷　明　周履靖著　夷門　六七四
淇園肖影二卷　明　周履靖編輯　夷門　六七八
羅浮幻質一卷　明　周履靖編輯　夷門　六八八
春谷嚶翔一卷　明　周履靖編次　夷門　六九三
九畹遺容一卷　明　周履靖編次　夷門　六九九

畫考識

德隅齋畫品一卷　宋　李薦撰　顧氏　七〇四
廣川畫跋六卷　宋　董逌撰　十萬　七〇七
繪林題識一卷　明　汪顯節編次　夷門　七二七
畫跋一卷　清　惲格撰　借月　七三三
題畫詩一卷　清　惲格撰　借月　七四六

3945 12

義門題跋

何焯撰

義門題跋

越州黃庭　長洲何鋌紀體撰

歐陽公集古錄目中有言黃庭二本出於越州然非石氏所刻也石氏乃黃庭殘字爾其目見陳思寶刻叢編中今猶有傳者南禺好妄漫不加攷自萬厤以後書家并爲一譚斯可笑也聊書此以祛其惑康熙壬辰

內府本小歐道因碑

蘭臺書此碑肩吻太露橫畫往往當收處反飛蓋唐碑而參北朝字體者亦用其父分書徐州都督房彥謙碑法也然無一筆不鋒在畫中此秘閣舊本比今所拓神骨尤完率更佳帖不易致由蘭臺以入門亦庶乎其不遠矣康熙甲午

張旭壯痛帖

壯痛帖筆勢固豪頗亦失之流宕去晉人便自遜然疑蘇才翁兄弟所爲未必其伯高也然書學不到黃長睿驟有異同尠不貽誚于蚍蜉撼大樹矣姑獻疑焉待明者決定可乎

舊本顏魯公多寶塔

魯公用筆最與蒼近結字別耳此碑能專精學之得其神便足爲二王繼別得見眞官帖乃徵吾言也當嘉靖初陸文裕公已有日就刓弊之懼所長所藏何有風神是百年舊搨宜珍視之余所覩記自吾鄉金文通公家宋搨本而外未有過此也康熙己卯冬日

內府顏魯公多寶塔

書至陳隋如智永丁道護漸趨勻整入唐而歐虞加之嚴肅非天下由分裂而之太平魏兆于人文者乎褚公趁姿媚而小跌宕然永徽之後又可觀矣顏出於褚而仍還勻整不可謂之不善變也況豐碑與小字不同上下左右必如造夌雲臺之稱平衆木使輕重無錙銖偏頗乃成章法耳米顛橫議至云公眞書便入俗品自歐虞以下悉謂其安排費工由是恣爲傾欹楷法蕩盡復後作頌見於唐而不聞於宋殆或由此又云開元以來始合時君所好字體肥俗亦不然虞書今已不見唐刻歐書體方固未嘗瘠也丁道護書多肉而顏公頗與之近長短肥瘠如質文相循環豈容舉此一碑爲顏公早年書世人猶有以米顛餘論獻疑亦未折其衷矣近歲摸搨日刓且惜工價太强無神明壇長二兄所收乃秘閣散出宋本結字之血脈用筆之收放纖毫不失本眞平日窺尋所得必有會出不可窮尚勿靳爲我告之康熙甲午首夏

宋徽宗大觀帖

其鷰鴻游龍之勢固是天人止使筆尖着紙不肯用盡腕力卻錄中意到於古法無差池也中有別字乃遽入石豈左右無正人如書所謂僕臣諛厥后自聖者耶此又丙丁鏡鑑之一事也康熙五十三年上距政和四年凡爲甲午者十何焯偶從東海二兄借觀而記之

蘇東坡宸奎閣碑

古人碑刻多爲大小二本予曾于白下見東坡表忠觀司馬溫公神道碑小字本然剝蝕漫漶筆意不復可尋此碑殆寺僧特加護惜又地稍僻獨得完好耶以校集本留之不可下多賜詔許自便五字四明之人相與下多出力二字取其刻本藏焉下多且命歲度僧一人七字無之爲得體皆當以碑爲正

松雪庵蘇米三帖

蘇黃書宋代入石者遭黨禁多磨毀南渡後重刻即非復如初本之遒媚至近時雜帖中所見或并非眞蹟刻工又不解八法凡劣失步此帖殆宋代佳本骨法風神具在不特出東坡續集中與季常帖九首之外可以網羅散逸也

購研帖語狡獪近玉局翁書則非是翁晚年書兼有括州平原雄健道折之勝此殊癡絕望而可定其僞作也米書紹興內府所刻十卷之外唯羣玉堂帖中一卷最精曹氏寶晉帖不逮也此帖亦迥勝近刻與前蘇氏新歲購硯二石皆在嘉興松濤庵壁間爲高樓所障曹竹澗白晝秉燭以入手搨數紙分遺同嗜新歲帖子亦幸獲焉是金石文字中一佳話并記之康熙戊戌四月

馮補之書彌陀經

此馮丈三十一歲時所書用筆圓潤穩秀蓋不減唐經生微恨失之太拘乏映帶飛動之勢此由見元以前人眞蹟少耳明代書家自宏正以後皆無筋望之索索然此最於斯墨有繫升降輒敢因此帖一論康熙甲午中秋

舊本聖教序

此碑未斷之本已不多得特搨手非良工且偶不得佳墨遂稍減其風神不能如董宗伯所云字畫如刀截者爾然吾儕窮士學書有此亦已足矣仲經先生尚珍重之

夏承碑

鄭杓衍極云漢碑三百年銷蝕無幾何君閱道夏淳子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蓋一出于宋元祐間一出於紹興間故獨能完好夏承碑近代都刻再三字形皆非其譌積德勤約爲勤紹尤著者也都本僕生明盛時亦不見古刻僅得江陰徐充子擴雙鉤本耳相傳無錫華中甫眞賞齋有藏本不知即子擴所鉤集否康熙戊子予從吳興鬻書人購得此本旁有丹楊孫楨仲瀛印記仲瀛嘗著法帖釋文考異亦以鑒別自負者觀其用筆淳古使人追想東京文物之美實與三代同風太僕記子

擴所貽字之闕者四十有五而此止闕十餘字其摸拓當去初出未遠也前人或疑爲奇話是不然分之沿篆猶眞之帶分何奇之有唯雜以他碑書體斯爲不類乃學者所當戒爾臨汝帖中始指爲蔡中郎書洪景伯隸續已斥爲不足信而王惲猶言之元人自喜多聞而疎于攷證往往如此闕道碑隸釋具載其文在蜀邛僰道中最不易致異時倘幷遇之則不唯翰札之古且足爲吾家故實增重也

杜貽穀宋搨黃庭經

名帖佳刻求之者衆小楷尤搥拓易損如容華銷歇還想傾國之豔未由髣髴矣若此未刓者故自難遇諦觀乃近徐季海輩流所摹時而趁快或帶傾欹唐初人不爾然作小字能窮靈腕力筆勢玉局翁殆從以出趙魏公晚歲專師黃庭亦似屬此本賞會固當在廉鍔風神內府奉華二印間有假託書家不視爲輕重也康熙丁酉壯月吾友貽穀借觀率爾書此識者定復垂哂其言之易耳武英同直義門老民何焯翁大年案貽穀會眞續作頤谷

潁上黃庭經

黃庭近代傳摸失眞一例平順無復向背往來之勢獨潁上本橫畫處仰勒平收有如九字唐臨宋鐫故自別也予曩見從父端文所藏自三關之間至絳宮紫華凡三十六行比前後獨加腴澤此當稍後出而筆意尚存亦殊耐尋翫爾康熙乙亥冬日義門何焯題

天璽紀功碑

奚天璽紀功碑其結字俱作篆體用筆時似鐘鼎古文殆漢人八分去古未遠往往相入今乃湮泐不可得見爾如淳于長夏承碑亦其一也姜白石謂是符書恐未必盡然但學爲八分者與他碑之字錯出行間則取諸於不類矣梅宛陵了頭巖詩謂有年算赤烏近書疑皇象多或緣未見搨本方虛谷遂於題下注有吳大帝字且皇恐作黃其寡陋使人笑來唯前輩竹垞先生據吳志考正其文非華覈所作幷文中七月七日爲黍斯實好古之一助云康熙庚子爲仲經先生書何焯

曹恒齋蘭亭帖

渡江諸賢勘辨定本於完損肥瘦之間殆同聚訟未子至以爲笑若此本則其後已有天水雙龍宣和二印固不俟咨問尤延之王順伯沈虞卿也然撰拓但出當時使自筆意不失有可喜者亦無庸指此獻疑恒齋耽翫無斁故不獨以愛弟所貽爾康熙丙申秋日同直舊史何焯書

衛景武公碑

王家令正書體源出於蕭阮亦採掇同時虞歐褚三家勝處故李大夫書品謂之碎玉殘金張懷瓘書斷獨推其工草及行尤善章草今乃無行可尋竇臮述書賦所稱洛州長史德政二賈碑極峻利豐秀二賈爲敦頤敦實史所謂棠棣碑者石今亦亡趙明誠金石錄有洛州刺史賈公清德頌則云無書撰人姓名大抵當時已殘闕矣予所見石刻正書僅少林寺中天后御製詩幷書一通及此衛景武公碑二種此碑字最多下截已泐而尚存大半雖不得宋搨有本然已足供臨池之助矣康熙後壬寅夏首仲經先生屬何焯題

題陳彥瑜蘭亭帖

蘭亭舊刻今尚存者僅有潁上東陽二本若國學本鄭趙文敏公所臨也潁上與定武經遠又拓者益多轉失之瘦東陽本初出即多剝落況今來復三百年則風神彌滅矣然較之近日所模規矩猶在故貧士力不能致宋拓本者皆貴尚之予嘗見楊文貞公東里集題此帖後云近年揚州僧舍發地得二石皆蘭亭舊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後鹽運使何士英裁齊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尚能不二字兩本肥瘠相近清韻可愛當在福州鄭本之次此帖當年既合二石爲一自非建炎所失之本後人因其斷裂別附會爲說尤可笑也文貞所稱福州本乃鄭清之家摸刻已不知所在矣陳生彥瑜屬余題識予於書法無所入者但書文貞語幷拓國學本寄之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中漫以此本爲宣文閣中所移與吾家運使以得石適在

揚州指爲建炎所失殆無以異乃知昔人非詳攷衆論不輕下筆爲得之也康熙甲申四月何焯書於暢春園直廬

婁壽碑跋

婁道生爲華中甫作眞賞齋賦言其有夏承婁壽漢碑與壇山大篆鴻都石經並論此本後有道生題識即中甫故物無疑其中鄉郁州鄉下一字以文義推之殆睦之省也隸釋注云闕當爲無他碑可證疑而未定邪聽閑舅氏憐吾好古康熙戊子冬舉以相授是秋適收得丹陽孫仲牆舊藏夏承碑度華氏本不復能加顧未知鴻都石經乃落何處漢世祖謂人苦不知足吾力亦安得致此然私心猶庶幾獲一寓目辨其爲開元御府所收或越州石氏及洪景伯刻於蓬萊閣者也義門何焯漫書於語古小齋

戊戌閏八月客有持夏承碑相質者紙薄而墨澤遠不如余所藏至亦有道生同日題識蓋中甫物流轉至代州者也道宋嘉綏表兄自任城寄書以清俸分郵其窮遂舉其半購之華本亦非足本闕化行屬俗至年五十有三十字相去十年而二碑復合亦是佳話漫記之

庚人雙鉤石軍帖殘本

李師安溪先生所藏唐人雙鉤有軍二帖得之眞定梁氏明季自天府散出者以語非純吉不敢以進康熙甲申保定公署火燬焉流落人間甲子恰一周矣餘燼中拾得十餘字幷束湖老人舊題三行重裝治之殘零落僅存而風規斯在如甚字下一筆左角重按橫畫輕提右角復按轉處微缺而斜趨稍登善楷法皆出千此後字首筆殺住收回其餘反從左出則有牛勢增百倍迴趣意表至于節節頓挫一經上石使不可復尋政如圭璋斷缺未害爲寶也戊戌八月文孫立侯昆季屬門人何焯敘題謹記於後

毘陵唐氏宋搨十三行

宋邵博據陶隱居與武帝論書啟謂黃庭勒進像贊洛神逸少有名之蹟而褚公逸少正書目其十四帖洛神

不錄蓋誤以爲子敬書故柳跋亦云余竊謂晉梁相去差近洛神亦自有右軍所書殆未可知今所存十三行則姿狀翩躚與會稽舉與大王不類未容便議褚柳鑒裁之失也此本雖無筆不收亦已發露無餘多帶顏法遂開蘇黃風氣趙承旨謂宜和書譜中所收是唐人硬黃紙臨本筆畫沈著大乏韻勝不敢以爲眞蹟卻有柳跋兩行者豈即此是邪抑別爲一本直周膳部輩所模邪然其雙鉤入石纖細畢備可謂至工且屬初拓去書在紙者不遠此董宗伯所爲往來于懷每見諸他跋也余從前過目者惟愛越州石氏所開曾閱三四本大抵拓時石已稍刓比之美人遲暮一段神采煥發爽爽照人故當讓此三五少年時爾康熙甲午秋日同年益亦尊兄相示家寶承命漫記義門何焯

皇甫府君碑

朝音殊子立憲安定朝之朝字　華妙在一偏（二字亦俗長者）

衡字中間作主加意子白中間故也　上斜取勢

說文父字在又部

瑞字下兩白配玉旁　何字并避同字

輕字放長配右白　旋字故穿避直

絕字下一畫妙於疏　獄字化三爲二

季字上側下平　闇字下一筆均適　衡字化三爲二

曉字妙在上側占左均　自字三角相亦爲下有目字

尋字化出一直理　澆字看此知澆字特變

訖乙字畫長白乃勻　衡雖以亍作勢仍存化二之意

襟字上放長配下白　精民出淮南子善人也

脩字左角促之使密　橫一筆使左角占用字勻

夫二字似光庸

自備說安危以下字體漸小於前似非一日所書然尤爲明秀可愛歐虞至貞觀初皆已臻大盡而精力翻能

若此蓋天之所予以潤色唐代之文明豈偶然哉曹明仲格古要論云此碑多損壞存者僅數十字今石本乃重摹看耳按宋橫剝蝕之字與宋斷不遠疑曹說爲不然義門何焯跋

楊大鯨藏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宋人所得不過六十餘字至明人則止二十餘字而已耕夫先生所藏猶若是其多又皆西麓斷崖上舊刻非好事識眞安能致此此銘萬厤以來重摹者并失其字形如爰集爰字拓而大之弛懈不復可觀丹字下加一點則轉爲舟矣蕩字草頭亦去其左一半使人駭歎也周公謹嘗記鮮于太常以太平州模本遺人其精神度不遠舊刻然出自元以前又經名士甄收或猶存大都耕夫試留意一訪之康熙丙戌夏日何焯漫書於語古小齋

褚河南聖教序

山谷老人夷齊廟碑全倣褚公此碑書體前人惟無所不學乃成家也

褚公書今僅存者獨三龕碑房梁公碑并此而三耳三龕碑方整與此殊不同房梁公碑未得見而徐季海論書又云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則肉豐而力沈乃虞褚當日所以橫名亦不盡以瘦勁推能也

康熙己丑始得見梁公房碑乃學褚公書者爲之多效此碑之體近代無精鑒謂是出於公耳　又考趙德父金石錄亦云是公書雖立碑歲月及撰人姓名皆已殘泐而著書爲公意當時必尚存也按德父後跋亦以僅存脩史河南公字定爲褚書然結銜當云監脩國史河南郡公此六字惡知非後人以書體近公妄加之乎

褚公此碑參和南北兼有篆隸然頗傷於雜欲趁姿媚反乖自然於鍾王之外橫騖別驅要之書家正派必在永興渤海乃其亞匹永興如孔門之有顏子渤海廉鍔太勝近於孟子河南源遠末分莊周氏之倫歟康熙丁酉秋夕漫題後之人見之必笑我爲不知量也

記中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褚公所書二本皆然相

如上林云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注家引潘岳關中記瀍渭灞滻酈鎬潦潏凡八川蓋指此兩懷仁集王書乃作甸何以與嵩華屬對平然彼法本外文字不足異也穀梁春秋桓十有四年傳嘗必有兼甸之事或見上文云甸粟又碑寫誤而爲甸楊士勛疏遂以爲夫人兼甸人之事經師有此則其失甚矣記之以示餘兒重九前一夕也

石淙詩

汪若谷前輩歸自中州云曾游石淙摩娑再三而欲搨此碑梯危架巒其費幾半中人之產非冷官旅瑣可議乃止詩在南崖序九剝損故搨者不復及之張易之三字今崖石已難辨考於嵩山志而後得之見余此本謂是百餘年物也己丑中秋焯又書

書此之明日若谷以所作嵩山碑碣記示余則序在南崖詩在北崖也記云由告成鎮行將至石淙一望皆平田莫覩其處乃下土岡始見奇峯峭壁歷落溪磵中立者臥者平者銳者嵌空瘦瘠者水流其間聲淙淙然至夏月則驚濤奔注故唐時爲逭暑之所其北崖上則侍游諸臣詩在焉削壁刻之上鑿十一孔下二孔上有交椽檐狀意當時必有飛梁廳閣架其上南崖亦削壁有文一篇字已不可讀余因盡錄其語於此并石淙之勝亦如在目非獨改正一時語誤也南崖下無竅穴故搨工欲架本而上視北崖尤難云

祝京兆書述跋

用筆渾厚圓足中廉鍔森然非枝山先生決無此書功腕力借所值紙澀而豪又弱如策駑馬上峻坂意所欲至蹇蹶弗前稍減色耳文中宋昌裔名廣余嘗見其行草眞得晉韻蓋以字行也周盧則崑山盧熊公武嘗知兗州指斯人不疑或云周即周砥殿道爲興通守則前輩如文太史但記其避地會稽死於兵虞山列朝詩集中仍之未敢輒信也太史會是崑山夏昶仲昭初爲翰林庶吉士成祖即命書宮殿榜授中書舍人轉吏部考功主事而其兄昺孟暘但有大小中書之目旋得謝歸

老枝山或誤記仲昭所歷之官爲孟陽平旅次若無他書可檢也華亭朱孔易名寅以字行廷暉其別字官至少京兆成祖嘗召書大善殿楣稱旨行在禁扁多其所書上下互舉兩字欲仿法變換耳養正爲永嘉黃蒙亦以字行二陳登字思孝長樂人與黃皆官中書舍人吳餘慶者字彥積別字斯白官至右通政衞靖者字以嘉爲禮部主事程氏殆謂南雲字清軒思孝弟子南城人官至太常卿其餘從未詳李牧楊師亦不知孰謂黃翰者字汝申小錢名博字原博與翰並按察使天駿則張宗伯駿字也自號南山以配東海雲閒亦稱二張任道遜克誠瑞安人官至太常卿國學有宏治癸丑進士題名碑周文通所書結銜爲大理寺左寺副兼司經局正字其人莫可攷劉西臺名珏字廷美別字完庵長洲人馬刑部名愈字抑之吾郡嘉定人蕭黃門名顯字文明永平山海衞人前代書家但舉其字或舉其官書蹟不甚流傳者聊疏其畧彌愧見聞之寡陋云康熙丁酉冬日義門老民何焯呵凍書

祝京兆書跋

自明初至景泰閒書體皆沿元人遺風而用筆實乃勁拔筋骨足備成宏以後推排吳興稍欲上追魏晉六朝自立一家之則其筋骨則非前人比矣然樸雅安重甚得古視如此數紙豈亦近時倪溥所能窺仰耶

子甯堂法書跋

歐陽子論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殆非狹陋者所知蓋古之人研討者博斯擅名一體矣然自晉永嘉而後派別遂分南北洎唐開元以降風尚乃殊肥瘦競保偏詣互致非訐會萃衆妙亦復罕值其人　國朝書學遠邁前軌香泉先生尤足雄長一時蒐集金石文字視金薤琳瑯石墨鐫華諸編不啻倍焉當其下筆上下古今舉篆籀分隸逮草行押之奧無所不有昔米元章悉收六朝妙處醞釀筆端幸得先生爲主盟豈恨今無古人也余于古碑刻每見所未見彌服先生之廣大今先生書方勒之石承學者獲之而坐臥耽翫即古今諸

體不可由之以通乎康熙甲申長洲何焯題於語古小齋

淳化帖跋

余二十餘歲時見茵厤中上海顧舍人重模官法帖有馮定遠先字旁注釋文即大以爲佳後又得蕭府初搨私計晉唐諸賢去人亦邇及稍得宋時傳本詳審筆蹤乃知明代刻工甚陋不惟盡失其精神點畫癡鈍非復中鋒并一字之脈絡亦都不相貫注也文待詔題華氏所藏祖帖云當時傳模即有三十二本此冊不能定其出自何所而用筆與其意思所在尚可窺尋即楮墨亦後來決不能及也曾從憩閒舅氏借閱經年過時後學竟無所得每一展翫從有嘯息會以祇役治裝乃題其後敬還主守聊識其遇晚工疎可爲後來作鑒者哲嗣立人表弟方留意斯藝其以余言爲何如也康熙癸巳臘月燈下被酒漫書義門何焯

書董思翁摹爭坐位帖後

原敘爭坐位帖宋蔡襄四家書皆傳之唐時歐虞褚薛諸家雖刻書二王不無拘於法度惟魯公天真爛漫姿態橫出深得右軍靈和之致故爲宋一代書學之宗觀此帖中之意趣豈帖中其昌

思翁行押尤得力爭坐帖故用筆圓勁視元人殘欲超乘而上此跋其加意所書精采溢發直與魯公相質於千載之上不惟來學可資爲津逮也康熙庚寅後生何焯獲觀漫志

魏營州刺史崔敬邕誌

入目初似醜拙然不衫不履意象閑閑唐人終莫能及未可概以北體少之也六朝長處在落落自得不爲法度拘局歐虞既出始有一定之繩尺南古韻微矣宋人欲矯之然所師承者皆不越廣代恣睢自便亦豈復能近古乎山谷稍點跳而學瘞鶴銘故能倔强一時康熙丙戌夏雨焯漫記

唐摹十三行跋

此本不能定模手爲誰氣韻瀟灑大都出於唐人紙墨則南渡後翰也近刻索然無復生意此尚初搨神采故

庚子消夏記校文

何焯撰

金山錢熙輔次巫 輯
吳縣程文榮 伯石 校

子部藝術類

庚子銷夏記校文

何焯 焯字潛夫號義門長洲人拔貢生康熙中特賜進士授編修坐事免旋復贈侍讀學士 北海於酌墨未覓情鑒而一時天府流落人間及士大夫所藏往往存焉可以備攷証資譚笑此八卷固不可少也大觀太清樓帖今在華亭司農公文房不閒此亦安知當時得之之難如此而其子孫不善守爲可歎息邛康熙癸巳何焯識

右軍裴鮑帖

不然得米老跋本亦足矣米老畢竟輕浮 馬朐原誤畸

陸東之書陸機文賦

此帖今入內府

精寶冠赭冠者紅巾也

余曾見龔芝麓所藏宋季游丞相家散出舊本蘭亭五種亦有陸司議酌亭詩書體近虞永興與今所行米老僞乃者極異

別賦心折乃斷折之意明人誤作折服便可笑也

未秘閣續帖書語

秘閣續帖中別無書譜但有大觀初與君謨十七帖同時上石一本過太清樓耳

徐季海浩書心經墨蹟

李江右元祐所藏 樂毅論不用隸楷例綴之以傳

歐陽文忠集古錄跋尾墨蹟

李內翰丙丙字仲南有集古錄跋尾伯孫爲序 明山齋雜錄內亦有此段與此相同

薛道祖詩卷

此卷今在揚翠庶子家最後題東帖不減孫虞禮思陵

楷書其用筆全法道祖子甲子入都始得見之

西湖題云西涯此跋甚率爾若非親見真跡必疑孫氏之爲作僞者所眩也

宋泰聖皇后書養蠶圖

勸 每卷則后書繪之 勸 安語

勸指掘

黃伯思書黃庭內景經墨蹟

爲南宋博雅第一 長睿沒於政和八年安得謂之南宋

曾爲盡美 危太樸詩亦號集林集

薛子伯龍書杜詩

元人書與德隱 虞伯生樸雅哀清容學米時近晉韻

而外無可存者 張伯雨出入李括州張從申間骨法甚高揭曼碩直書

亦近有小楷復丁非一公所能掩也

趙子昂書所臨馬和之毛詩圖

先思陵 思陵上不應加先字抑作僞者不敢以其成成君之義

趙聖予山水墨卷

宋遺民趙聖予趙子固孫所諸公趙子固歿於度宗初年不可與趙鄭

並論也其人亦當在幕中未有奇節

趙子固水仙卷

此卷極長有韓惟善小篆跋風雨露名極變態奇麗

得意畫也本陸令卿太宰所藏今在雲間司農文房余

丁酉上元從公觀見之惟善小篆乃不工

記子固之歿在度宗咸淳初年此說雖出元人或恐未諦當更攷之

鐵網珊瑚載子固梅竹詩眞迹其後有咸淳丁卯葉隆禮士則跋尾深惜子固之不可作丁卯咸淳三年也又十年伯顏始入臨安云

又袁伯長記子固所藏南亭亦云後後入賈相家

退翁有跋即系於惟善之後雖相去稍遠亦不自甚也紙後復宋姚氏妾語題於末上尤可已也

王元章書梅

余見元章雙清圖長卷後有劉誠意詩一首退翁亦題識於末而此書不載

李伯時袁安臥雪圖

臥雪正在洛城中高山長林畫家借以點染耳

李龍眠高士圖

元人題云此等詩真爲學究裂畫風景語

宋徽宗柳雅鹿雁圖

此卷二幅祐陵以賜鄧華公子常者南渡後其爲題識甚多渾厚生動後人無復措手余於丁酉春被從華亭司農坐中見之後有鄧公壽跋書不甚工然的是宋人雖絕心絕品中不載無容獻疑

余嘗見高宗荔枝圖亦工妙今藏雙泉繆氏

石田有竹莊賞月圖

耕石齋所刊石田詩北海蓋未之見

宋賜畢文簡淳化閣帖

第八卷後用公高之寶印即此可知題字爲後人妄增故拜帖不得專據題識也

陸友仁爲元人何乃云簡齋襲其說

宋賜本大觀大清樓帖

余曰章自記獲賜成月蓋亦善書第九冊有魏國公印

亦秋壑故物，江右李元鼎叔公
左蘿石之弟有名懋賢者豈且明耶其兄懋泰則字羽
明也
浙江裴學曾　杭州姜圖南

宋搨禊帖

集古錄跋尾已有禊帖若師旦何晉宗女秦國公主何從見之耶
晉宗女秦國公主出降渝正夫當以姓偶同而傅會之
也出降時封韓國建炎初改封吳國孝宗即位始進封
秦國正夫亦卒于紹興二十二年當亦宋季摹禊書者
妄爲此說欲使禊帖長價耳　洞天清錄集又作渝舜
臣豈師旦字耶

定武禊帖肥本

此本乃輕搨
盧楨盛名宗邁帖角于字有其印記今在雲間余於癸卯
已冬獲見之雲間過眼云是後官廬宗邁
雲間蕭氏濤名沅晴後有跋其祖名德深字東夫其女嫁懋
齋故閣亭歸懋氏
周公謹齊東野語略識其事
乃自爲題數百言以晉之子固書法其顛余疑非知州有老人則云
他紙亦然
袁清容集中嘗記生平所見禊帖云趙子固本舟覆落
水濕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
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
死入賈相家賈敗籍於官有官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
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同家今退翁所藏無跋語後八字
疑非子固故物也齊東野語曰題八字於卷首

右軍黃庭經

後歸秀水杜宗伯余始得見之圓勁生動力出字外近

曩濟我屢

徐季海乎摹也蘇子瞻得法所自趙吳興晚歲專學黃
庭經殆亦此本耳稍恨趁快歛側縣針垂露或稍偏鋒
側宋人所刻此其木刻時本
御府古石刻　此五字何是元人或明初人書簽小而狹
牽華朱文印極小此帖所見者略大疑後人所加

二王洛神賦

閣數題黃庭後云觀亭洛神皆行書

澄清堂帖

黃長睿謂爲唐賢手摹南唐後主得之刻石澄清堂經其精者淺在淳化閣帖之上　黃長睿東觀餘論一卷耳何嘗有此語乃妄托以欺
人耶王伯穀爲邢子愿題此帖殘本云澄清堂帖不知
刻於何地亦不知幾卷此眞名士解語

夏禹衡岳碑

此碑亦入評論則眞僞僞矣大抵北海謾詞又出石鼓
鍾華之下於書家淵源既僞僞又好杜撰臆斷

孔子季札墓題字

鎮江石刻決非夫子書

蔡邕石經殘字

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摹本今在華亭司農家恐道山吉
日癸巳亦此本耳

冀州刺史張表碑

冀州碑歐公所收糸殘闕則翁得之舊內者或是翻本矣

泰山都尉孔宙碑

後漢書本作宙

北海相景君碑

據金石錄云在濟州任城縣今乃在濟寧州學不知何年移此濟寧故任城也

蕩陰令張遷碑

此碑乃重開失眞甚矣

魏百官勸進碑

梁孟皇鴻都以書藝得中郎正傳也
云皇用魏武爲北部尉耳
然終是魏人課昧謂之淺說矣漢人入魏遂分二體乎使蔡中郎老壽
亦與梁鵠輩并爲遺老矣

受禪碑

顏魯公謂爲梁鵠書　當攷類集

鍾繇賀捷表

予每皆鍾書以石軍臨者爲正卽右軍書以唐人雙鉤者爲正此兩乃得之

鍾繇薦季直表

此表載於張綸法書通釋中固嘗有古刻但非出於元
常耳

王右軍臨鍾繇力命表墨田帖

見書錄米芾所藏翁謂南唐墨蹟者乃越州石氏帖也

王右軍樂毅論

今所傳行者乃未入王書僞書耳　此說不知何本

王右軍東方朔畫贊

蘇文忠謂顏書乃拓而大之者今世傳墨本止祖石氏
帖遂疑爲不然余嘗於白下宋氏見宣和中刻本乃知
蘇公語爲有徵也

王右軍曹娥碑

文敏所見墨蹟絹上者今在
大內有思陵題識文敏與虞伯生皆題其後卽停雲館
帖中本也

王右軍十七帖

邢子愿借之上石　子愿所刻今尚在後有章申公與荀子宣手
筆乃魏道輔物也

隋皇甫誕碑

北海藏十道蘭亭敘法寺碑希世之寶也此記頗不載庚
者又得於庚子後耶否則不讀寶刻叢編楚頌之耶蓋
州石氏帖北海亦獨得全者今歸雲間司農文房經余
始爲辨其由來甚矣考證之不可不廣也

智永千文

作永師書道學永用筆乃不策鈍學智永千文無笨鈍者文敏此語爲不當

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此本後在王文貞諸孫處余得見之即重刻本又參以山左本耳決非唐搨也

五代重刻廟堂碑

此重刻本在宋季已裂得未斷者便勝新搨矣

翼烟過眼錄載饒州錦江書院本佳不知今猶在否若城武本枯槁非善工所開也

虞世南破邪論

論下法序字不得

退翁所目其本往往憑臆妄言余於宛平王文貞公首孫固卿前輩處見其以越州石氏帖中蘭亭爲定武搨本力命帖爲南唐墨寶堂石本題其簽云青箱雜記舍帖爲本破邪論序亦云唐石本無一是者

虞世南昭仁寺碑

此碑稍方決非永興書

稽遂良孟法師碑

余嘗見一孟法師碑有北海所題乃摹本非得之春氏者也

稽遂良同州聖教序記

同州本鉤摹入石皆鹵莽非慈恩匹

永徽元

稽遂良神書陰符經

孫虔禮書載於此夢旗

僧懷仁聖教序

僧一學聖教序輕滑所不免邪得板俗邪

萬年宮碑陽題名

諸其庶幾不振非也論書法不可雜乃大佳

歐陽詢化度寺舍利塔銘

記他書乃范雍也

顏眞卿書臧懷恪碑

此碑以屢洗失眞非完好也

顏眞卿書東方朔讚

今所存者乃宋八翻本見廣川書跋

顏眞卿家廟碑

亦宋初翻本也

顏眞卿八關齋會碑

此碑此邦僅以下三四而是初刻宋拓比今但多四十餘字不復完好矣翁言得不斷本及何完好者皆歐人也

顏眞卿華岳題名

顏書存者惟此碑爲完好

顏眞卿麻姑仙壇記

吳興盧敏趙子昂皆歷姑壇碑云魯公舊碑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後失其眞然則大字者亦必得南宋間上拓本乃佳也

張紹宗書補釋云有大中小三等此其中者邪余同未之考也

周益公云慶元六年三月麻姑山仙都觀大火衆觀皆斷裂雜瓦礫中獨公壇記巋然其旁觀祿同祿曲爲護持即此爲雷所破又在其後

顏眞卿書清遠道士詩及和韻

此帖是後人因公有詩而依撫爲之王文貞公宋拓本余見而辨其非眞蹟所刻也

曾公楷書顏與丁道護敘法寺碑爲近以此復易歐陽

褚書規亦質文相稱之道也

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

卷首下背六惟召何去得見本稍有重九寒且油方頭子伯幾筆也此帖從宋氏流傳歸

安姓人跋閔云二語是永樂間人書非伯幾也

柳公權馬宿碑

若完好眞是宋拓矣

柳公權書符璘碑

者脈而筋晉法也眞書舍晉人更何所學

即從歐出老米之鑒精能不易然亦無非晉法但少露耳

蘇子瞻曲江臺題字

仙遊題名不學平原文衡山行書乃出於此

米元章書白鹿公神陰

刻石在寶縣去眞蹟遠遠

米元章無湖縣新學記

此碑亦有大小二本

黃山谷書狄梁公碑

東齊碑全法褚公聖教序記當爲山谷石刻眞書之冠

蔡君謨萬安橋記

此刻翻半一石重開失眞非得宋拓不可

蔡君謨荔枝譜

然宋拓君謨那得云宋季

蔡君謨茶錄

張景隆刻者已佳

沂州普照寺興造記

此碑康熙戊申地震斷而爲二

夏海書融堂先生墓記

融堂手書兩漢筆記今不知落何所

所翁書龍

所翁陳姓名容字公所

閩畫記云李公儲

義門何氏批本予從黃君借得乾隆庚子正月十八日力疾過於冊稷堂炎省齋

翼謂復初齋文集知何義門有庚子銷夏記校本求

之數年弗獲去秋在都門見琉璃廠有吳穆堂學士過本亟購歸之頃攜南來適金山錢內兄鼎卿方輯藝海珠塵續集因即錄以寄雖零零數葉出義門隨筆而援据精核頗足糾退翁之失時己酉春日嘉善程文榮姑蘇行館記

終

竹雲題跋

王鐵人
澍龍著訂

竹雲題跋序

金石文字流傳最爲與賢而考評題識雅不在多顧非好古而能察書者鮮克與焉康熙間翰林金壇王君竹雲工入瀾酷嗜前賢遺墨所得金石刻一一鉤稽眞贋手題掌錄必研審再三而後著於篇往予見竹雲京邸圖史左右其積帙至梁棟間者率古瀾書也既同館相善每退直過從見竹雲昕夕丹鉛辨析鬚髮不少置則進規曰子欲爲張仲揚柯丹邱其人耶竹雲笑謝予曰人各有癖樂此不爲疲也竹雲歿數十年人稍稍知愛其手蹟并其題跋而哀集之者不一家家壽泉得而刻之凡四卷同里楊子竹坡復得其續成十卷校梓以傳柳顧寧人所謂同此好者繼而錄之者非歟青孫莘老守吳興網羅傳仆斷蝕於荒坡野艸之間莫不甄錄其墨妙亭石刻大半我王象之碑目而劉原父在長安其地多古墓敦鏡甗尊彝之屬愛其款識文字奇古因以攷知三代制度與先儒所說不同者予嘗借吾鄉曹倦圃先生聚沃詩數十年自大禹峋嶁碑以下凡入百七十餘等自爲表示後進今散佚不傳一字裒會彙似竹雲竹雲顧不少懈使其得孫劉覽古之地悉而識之吾知其所得必有與歐趙諸人相頡頏者而豈僅此一刻再刻已也樂順居士錢陳羣時年八十有九

竹雲題跋者虛舟王先生評隲其所臨摹碑帖以成書而苕溪錢君壽泉爲之鋟板以行世者也虛舟以工書名海內故能鉤元抉奧窺見古人精神之所寄而其辨證史家之闕謬其用心又同於趙德父金石錄仿歐陽集古之遺意而爲之故壽泉尤愛重梓以廣其傳夫以虛舟好古力學而所著止此或疑其書不備然如曾子固亦作金石錄五百卷而元豐類稾所載金石跋尾僅存十五條則不必以未備之書爲不足傳亦在善學者之取資已耳昔晦菴朱子少好古金石文自恨家貧不多得出先世所遺益以已所搜不過數十種爲橫軸懸之壁凡循行卧起恆不去目以爲樂以壽泉之力加以好之篤而求之勤雖去古日遠其所積不能如歐陽氏趙氏曾氏之多然亦可繼虛舟著一編以自志其學古之所獲第壽泉以賢公子蘊經世學將膺百里之任凡士有一材一藝可引爲居官長民之助者吾知壽泉之愛重當必進於是而士之樂見收於壽泉者必多奇偉特達之材此其意予見魏叔子序曹氏金石表而移以遺壽泉倘亦壽泉之所不鄙也夫

乾隆丁亥八月長洲沈德潛時年九十有五

竹雲題跋目次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卷一

比干墓銅盤銘
比干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
秦詛楚文
婁壽碑
西漢五鳳鼎字
西嶽華山廟碑
曹全碑
鍾大傅薦季直表
鍾繇賀捷表
鍾繇調元表
吳天璽紀功碑
皇象急就章
王右軍樂毅論
王右軍黃庭經
王右軍曹娥碑
曹娥碑別本
蘭亭二十種
定武真本
東陽本
國學本
上虞本
玉枕本

賈秋壑玉枕本
南宋重刻定武本
趙吳興臨本
以上八種歐陽派
潁上本
米氏袖珍本
洛陽宮本
發文本
張界奴本
神龍本
褚常于氏藏本
米元章臨本
宋高宗臨本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慈豁姜氏本
開皇本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以上一種附見
定武蘭亭
宋揚蘭亭九字損本
潁上蘭亭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集聖教字蘭亭

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王略帖
唐僧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
王右軍快雪帖
王右軍裹鮓帖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王大令桓山殘碑
索靖月儀章
楊羲和內景經
梁壓鶴銘圖
瘞鶴銘考

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虞永興破邪論序
歐陽南臺道因法師碑
褚墓蘭亭眞跡
褚墓蘭亭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兒寬贊
褚河南文皇哀冊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魏栖梧善才寺碑
褚河南高士贊
唐朝散大夫陸東之書
唐蕭瑀書
唐孫思邈書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李懷琳仿絕交書
孫過庭書譜
唐碧落碑
唐狄仁傑書
張九齡告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李陽冰謙卦
李陽冰殘字
唐經生書靈飛經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汝帖唐初同家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顏魯公中興頌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卷四

顏魯公東方朔畫傳贊
顏魯公送蔡明遠序
顏魯公送劉太冲敘
顏魯公乞奉辭帖
顏魯公乞米帖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顏魯公劉中使帖
顏魯公論坐書稿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顏魯公告伯父稿

顏魯公奉命帖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懷素帖
懷素藏眞聖母二帖
唐李紳告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唐李商隱月賦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宋高宗臨蘭亭
米臨蘭亭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米元章蜀素眞蹟
祝京兆書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十種千文
篆書第一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隸書第三
臨文待詔靜書第四
楷書第五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行書第七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草書第九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竹雲題跋卷一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比干墓銅盤銘

尚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或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畊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奇古遂以爲墓在偃師且據以爲周武王封比干之銘三代文字古與今此銘殊直遂決知非武王語又其文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寧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識別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是歟余以其字特古聊復精摹以存其舊

比干墓題字

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石斷滅此存其四面墓字復不完世傳以爲孔子書按隸始於秦孔子時不應有隸書故秦觀以爲是唐人筆是此四字筆力峭古唐人所不能及當是秦漢時書古人云賈王得非吾願已足即非孔子猶得秦漢校之三代彝鼎爲孰重歟

延陵季子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世傳以爲孔子書故淵明季札贊有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額表亦云孔篆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壠據此則此十字信爲孔子書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后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收字小而延陵石刻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

陽公謂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古即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載一十二字乃後人因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書決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元宗命殷仲容摹搨今此碑正仲容所摹余稍加收束令就吾尺幅取便裝冊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減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按十字碑唐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蘇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證閣帖刻于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此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字此誤以謂十三本不足道辨聊復書之以當一笑

秦詛楚文

詛楚文世有三石蕃廣川方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於洛其辭蓋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此其祀巫咸文也咸久刻數廣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部本與絳汝二帖所刻校勘毫髮不異因據文氏本墓之筆法簡古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德裔題記云明昌四年詔脩孔聖廟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有文曰五鳳二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耳隸法僕古眞無上太古此書中之落月晨星也

按德裔題記以此書爲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鳳二年塼一出嶽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塼埴之歲月則又以爲塼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爲篆皆不可曉豈竹垞得之傳聞故誤乎然篆隸之不同較然可辨而亦誤稱何也他日行曲阜人來爲塼爲石當執而問之

漢斐元碑

漢斐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墓在穀城界中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光化今爲湖廣襄陽府不知元考此碑亡自何時隸釋云題額有元儒斐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漫滅者四人余在京時從何義門先生借摹正文一本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人論隸書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自谷口出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此種救之

碑在漢隸中爲方整與韓仁銘正相似蓋已開唐隸之先特出唐人手時結構更精密耳

西嶽華山廟碑

碑以嘉靖二十四年地震毀去世間傳本甚少蓋在京師從商邱宋蘭聊檢討齋頭得賜湯堂家宰所藏宋本即王微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者文甚完好唯末行闕一兩字耳蘭聊藏古甚富有皆以事質於人此碑獨愛惜之弗忍去余欲從蘭聊借臨斯弗肯去年秋客廣陵西唐高山人雙鉤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逸精意摹此本徐浩古蹟記以碑爲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者名氏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末即遣書佐郭香察書款世遂以爲郭香察正顧天山云蓋一人市其石一

人察其書乃察涖他人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耳何敢察涖中郎之書所云察猶今所云校書書當時緣是中郎書特矜重故於刻時更遣一人校勘其名否耳以其矜重故載此款并勒石始末丞掾諸人名氏盡載之漢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生稱此爲漢隸第一此可信矣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舊歷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盡全爲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爲刻石紀功者也余在京師時得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朋而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闕雖碑陰闕一兩字耳碑陰凡五十七人題名漢碑目僅得五十六人當由處士故茂標列碑陰上方掾本偶未之及故僅以爲五十六耳

漢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壽是也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亡獨曹全完好無闕三碑既足槩漢隸又皆漢碑所絕少故余所臨止此三碑也

鄭汝器隸書絕有名於時要只學得曹全一碑耳世人耳食見汝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涉方整便目以爲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隸法體貌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爲本筆力沉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脫故學曹全者正當以沉痛求之不能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能爲曹全者也汝器作書多以弱豪描其形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皮毛耳僕嘗訂歐補自隸來頗柳從篆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補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有一筆不似曹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一畫足有據依方知下筆之不可草草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自唐以來未之有聞宋時博雅好古如黃伯思亦未之及至元九年分湖陸行直始得之曩鄭明德貴仲長爲之題記至明宏正間趙句孫繁於是薦季直表遂爲無上太古第一名跡矣嘉靖時歸錫山華氏刻真賞齋帖中後爲大東脅取以獻分宜嚴相國緩敗沒入內廷後復轉落人間爲王弇州所得反復轉徙至康熙中入真定梁相國手雍正三年雙峰年太保入覲還過真定此卷遂歸于年來幾年敗又沒入矣老友蔣拙存在秦中得見真蹟精摹以南自喜爲平生第一希遺余未之見僅從真賞齋本摹取之復以未嘗意毀去今更精摹此本似略得大傅手意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奇絕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微益更淡古蓋其晚年融釋脫落渣滓盡去清虛真味有如此也

觀京兆指爲焦季直直誤認侯字耳不足一笑也

按魏志武帝建安四年遣劉備追袁紹備至邳遂殺徐州刺史擊兵屯沛五年春曹公自將東征備破之表所謂王師破賊關東者是也武帝凡三敗元惟建安歷二十五年帝之征備在五年故云建安之初也八月袁紹進臨官渡曹公與紹連月相拒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糧者却十五日爲女破紹不復勞女矣表所謂三軍饋饟朝不及夕者是也公之破紹在延津官渡之間然皆在許之東又因東征備轉戰而北故略而言曰破賊關東也志不稱運糧人者當由書法所不暇及如表所稱富即季直也後衛尉司徒東武亭侯按鍾繇傳繇本曹全碑者補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有一筆不似曹以說催汜等功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尋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曹公征關中得繇爲

資表爲前軍師魏國初建爲大理遷相國文帝即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終操丞兩朝繇未嘗爲司徒疑不能明也史書往往多誤失實此或史誤亦未可定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題署袁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一正一偏脫然畦逕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鍾繇隸意未除此又鍾書之最近隸者歐陽公集古錄謂表稱戎路兼行履險冒寒曹公以建安二十四年冬軍于摩陂曹仁徐晃破羽後未嘗出履險冒寒之語可疑表又稱關羽已被矢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吳兵斬於臨沮與此帖不同按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龐德至正月始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羽遂至正月乃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是年閏十月曹仁徐晃破羽走之十二月權始殺羽表稱關羽已被矢刃者謂羽已爲曹仁等所破乃賀其破羽非賀其殺羽也又魏志稱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十月賀捷有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之語而後衛但署南蕃東武亭侯不稱太傅也蕃集韻蒲糜切地名前漢地里志注邪國也讀作蕃鍾之蕃誤凡此皆本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其詞繁而未能盡故更著之

魏鍾繇調元表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絕煙林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等帖皆有之而潭帖刻自唐

貞觀摹本尤爲真正大傳變隸爲楷其書仍具隸法觀此尤信

吳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在今江寧府學舊在城南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使胡宗師移置淮堂後圃不知何時又移人學中也其石面闊秀狹文四面環之而虛其旁之一一石三段首段文五字二十一行次段文六字十五行三段文二字九行斷裂不可讀所存字全者一百九十一半者五十有二都二百一十三字按吳志天璽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璽長一尺廣三分上刻有年月字乎是大赦改元天璽元年開臨平湖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上刻作皇帝字秋八月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諸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石室所在表爲大瑞於是改元大赦以明年爲天紀元年總孫皓在位一十六年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不數年而王瀋入吳國隨以滅天發神讖果何有哉人事不修而好言符瑞者此足爲炯戒矣書法鐫厲奇峭於秦漢外別撰一體然是篆書之變稽何南聖教序題額實學此書董廣川以爲木漢隸黃長睿以爲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至楊東里竟目爲八分書朱竹垞亦以爲在篆隸之間皆非能知皇象者也至關中郭允伯以爲牛鬼蛇神直斥爲牛腹書尤妄誕可笑古人篆法爲體各殊不可勝紀小篆特其中通行之一體此碑必古有是法而象則之亦猶夏承碑之於隸中別撰一體耳去古既遠見聞淺薄以己所未喻指當古人不亦過乎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顧起元以爲

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皆不知何據

按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八分象章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沉著痛快世以書聖稱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李伯然朱季平皆一時之絕今劉李諸書皆不復可見唯象書僅有一二存者此書如龍蟠蟄起盤屈騰踔一一縱橫自然比於江瑤蟠蜂信爲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發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可不知也

皇象急就章

秦兼天下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司馬相如作凡將篇今皆不傳於世獨黃門令史游急就篇在耳顏師古序所載尚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等所書今亦罕有存者宋時葉夢得石林集尚載皇象索靖兩家今俗流傳亦復寥寥矣海寧陳氏玉烟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法與官帖所載皇象文武帖正同夢得所謂規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其近之幼安秀勁故當別是一格章草自唐以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跡尤少故悉心臨寫以示後昆

王右軍樂毅論

官奴大令小字右軍潛於其後摹其筆不脫故書此以示之緣是庭訓故筆法端謹爲右軍楷跡第一貞觀十三年勅馮承素等勾摹六本分賜長孫無忌等諸人終宋之世唯存高紳學士家海字不全本耳明季收藏家乃有唐摹二本一貞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定一則新安吳用卿所藏褚本在涿鹿馮伯衡家端謹有餘頗乏

勝槩惟吳氏本筆勢精妙似柔而剛似謹而逸雖千態所謂既純且綿亦溫而栗者信爲得之宋僧希白潭帖所刻與吾家轡岡吳氏餘清兩刻可謂唯妙唯肖余臨此風力亦正不減也

王右軍黃庭經

武進唐荆川先生藏右軍父子小楷兩種大令十三行今尚在唐亦其六世孫鮮門宗伯球圖守之非好古深識人不以示也黃庭經向爲莊文雲襄所得雲襄歿其子留相貧不能存遂以質米於人汪生中立爲余贖取寄至京師遂爲余所得玩其筆法柔閑蕭散神極高華迥與世俗流傳本不相類自當爲天下黃庭之冠余臨此凡易數紙乃就稍見觀之當知老夫一段若心也

王右軍曹娥碑

孝女曹娥碑元文宗以墨蹟賜鑒書博士柯九思上有宋高宗跋但云晉賢書曹娥碑不名右軍而文待詔稱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爲右軍迄無定論余嘗說論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惡不必辨眞僞數千年來千臨百摹轉相傳刻不惟精神筆法全失并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人碑碣雖斷蝕之餘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若求晉人小楷於今之類帖府本溷鼓了之高韻豈唯不得晉并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爲右軍但得古雅純質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爲右軍可也

曹娥碑別本

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摹或目爲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元本藉括此書縱逸故有北海之目然晉唐小楷至今日百無一眞者但令不失古法便

足愛玩正不必硬差排一人以爲證也此本廿年前曾於毘陵市上見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從同年程午橋太史處再見如遇故人因借摹一本

蘭亭二十種

金華王禕云蘭亭自唐以後分爲兩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爲唐本其一則出於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定武唯一石至宋南渡後士大夫家有一刻遂至多不可稽褚本當時摹搨亟多流傳最廣故古本今刻亦往往各異自歐褚盛行而趙模馮承素諸家摹本皆於是單微矣余就所見歐得八種褚得九種歐褚以外別派僅得三種蘭亭變態大畧已盡日用宣德牋精心摹勒合爲一卷以示兒稚孫依吾學之便是承顏順志之孝子矣所臨各種序列如左

定武真本

蘭亭摹搨始於隋之開皇唐文皇見搨本求真蹟真蹟乃出命廷臣臨摹分賜諸王大臣選逼真者得歐陽本刻置禁中所謂定武本者是也宋南渡後家刻一石真贋不分故朱子有聚訟之譏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宋搨數十卷皆是南宋時覆本唯程孟陽張朴村所藏的爲真本雖剝蝕已多而再三研玩妙不可尋字中有韻字外有神腴而不膩而不浮變而不佻莊而不滯唐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唯此得之余臨他卷往往落筆輒得獨此凡五易紙猶未肖其髣髴信定武爲天下妙也

唐文皇得辯才真蹟命歐褚二公摹賜諸王大臣既得勾摹不應歐褚異同若此余以定武正本反復玩味始知歐之與褚格律不同淵源自一余嘗論蘭亭之有定武猶十二律之有黃鍾雖互相損益以成變化要未有能過黃鍾者細研定武本始知皇矜爲萬派之原河南妙腕猶爲所蓋東陽以下皆其支流矣後壬寅九月十四日從儼齋大司農借觀趙子固絡水蘭亭始知孟陽樸村所藏猶非真正定武然益摹蹟無路矣把玩竟日惝恍久之

東陽本

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種其一集十三刻第一爲舊梅華十二爲新梅華今東陽何氏本石裂爲三號三段石世所稱梅華本者是也但未知其新舊何居耳吾友淳安葉如文明云曾至東陽親見此石質堅如玉字裏塗金何氏子孫各執一片冬至祠祭已乃會爲一處搨數本以傳其矜重如此余謂此刻乃南宋定武覆本決非原石定武全具石軍筆妙此則但有歐法定武衆妙俱來仍一妙未發此則一已無餘衆復何有辨定武者正須於此具眼

同年洪瞻仁爲江西泰和令得楊東里先生所藏四種第一種爲鄭清之家本蓋即重摹松圓老人九字損本者第二種即何氏本而尚未斷裂欲取之不可得爲之惆惆

國學本

國學本明初出天師庵士中比定武本短二寸許字亦差小而瘦然精神意度奕奕動人勝東陽本遠甚今在大成殿東廡余嘗親詣其下手搨數紙細玩筆意往往時露遒法定爲吳興手摹後見周錫圭上黨本跋語先得我心爲之拊掌

楊東里亦以國學本爲吳興所摹與余見正合甚快

上黨本

有明摹廟時上黨長治令耆海來從縣治東偏土中得此石筆法圓勁風神清朗蓋亦南宋佳刻的爲定武之子周錫圭贊以爲水流雲行鸞翔鳳翥信矣

玉枕本

玉枕蘭亭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亭其二則宋政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後有役夫作枕小石有刻蓋覩乃蘭亭序只存數十字其三則賈秋壑使庶瑩中以燈影縮小刻之靈壁石者今洛陽宮本不復可見率更秋壑兩種猶有存者往往在淮南從友人周白民借得玉枕宋本比秋壑本高下如一而行列較寬字亦較爲清瘦宜即率更本耶又金華王禕玉枕跋云河南始縮爲小本或謂率更亦嘗爲之今此本清和淡蕩正與定武宛合不似河南還當以率更爲正余曩以油牋摹得一本攜來京師余不可再得將復精摹藏之篋笥

賈秋壑玉枕本

文待詔云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有秋壑珍玩印章石軍作立象而髮心其一坐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豈當時得率更遺墨而刻一石鑑影縮小者又一石耶余所見閩中蕭氏所藏石乃坐而執卷者所謂福州本是也此石向在金壇余曾手搨數紙今被勢家所收不復易得矣

新安汪博山云藏有立象宋本特精妙而未由得見寶應喬介夫有一卷與秋壑本微有不同疑是立象本而失其象無從考鑑亦一段恨事也

南宋重刻定武本

此本乃惟安程有懷同年所藏會字蘭亭字莫字不全蓋亦南宋覆刻定武本兩純用禿筆與定武又微有不同趙與興所云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此可徵也

趙吳興臨本

趙文敏書臨蘭亭平生凡數百本余所見真蹟唯獨孤所藏定武正本後有文敏十三跋跋中臨得一卷與今快雪帖中所刻字畫一同今古迥絕同年繆二文子處尚有俞紫芝所臨亦至佳惜被其弟武子攜之南南不能借摹為之神往千昂平生得力全在蘭亭故其所臨獨為得髓然亦不免稍縱時露我法矣

以上八種歐陽派

顏上本

蘭亭兩派一為歐陽一為褚氏歐陽獨有定武褚氏首推顏上董宗伯目顏上為米所臨正恐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當遠遜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余曩得初搨視今本少肥特為精妙五年前為吾友方貞觀取去惋惜至今河南摹本最多要無出此上者李伯時云柔閒蕭散神趣高華風流天成非學力可到惟此得之

米氏神珍本

米元章得褚摹黃絹真跡對紫金浮玉裁為神珍手裝成卷者即此是也其先為蘇太簡所藏裝于天聖丙寅用忠孝之家印鈐識之後歸米氏鑒定為褚摹真跡第一有明景泰間歸吳中陳祭酒緝熙陳好勾摹遂損數本亂真而分綴宋元諸跋以便售利明李董宗伯得一本後有范文正王堯臣米元章父子等跋以五百緡質於海宗陳氏掣去盛字以下六行共三十五字以示必

收取之意後竟不果故玉烟堂所刻遂闕六行海寧查氏重摹一石以他本補之蘭亭雖非真跡而刻猶娟秀要是時本之可觀者

洛陽宮本

唐文皇以褚摹本賜高士廉于洛陽宮前有御書兩行後有臣褚遂良四小字款比河南本筆法不殊風神又別向藏涿鹿馮相國家刻之快雪帖中格韻清朗自是近刻佳觀也

婺女本

此宋丞相游景仁所藏百種之一首闕永字後有貞觀八年遂良摹七大字款蓋當時奉命摹搨進御之外必有自臨別本進御唯恐不似則規規摹倣法勝於意自臨則心閒手敏意勝於法此卷別有法外之意格韻又微不同款字大書又不稱臣決是自臨別本

張界奴本

此亦褚氏摹本比之顏上特為沉雄縱逸有明神廟間藏浙安吳太學用卿家刻于餘清帖中惜刻手不精全乏神采要之褚公筆妙故非凡庸所能抹殺也張界奴本滄桑後入真定梁相國手刻秋碧堂帖中摹搨之工頗勝吳氏余從崑圃黃奉常處見之惜未由搨得也

神龍本

珊瑚網云禊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搨遂亡余所得昆陵董侍御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章搨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為字法遒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

虛語往在毘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真蹟與此正同以余雋好之遂為奴子竊去竟失所在可惜也

貞常于氏藏本

此吾邑于氏藏本因向之痛夫文六字雙勾第九行闕董文敏以紅牋補之江上笠跋為定武前者非也此皆神龍褚本耳細按筆法無不合同唯闕六字雙鉤為吳廣陵李都諫書雲為于氏館甥得于燕四世矣今其曾孫建侯攜來京師日從借摹之已遂為有力者售去不可復見惋惜何已

須見宋丞相游景仁所藏一本六字雙鉤與于本一同而更清明有神宋蓋即于本之佳者以索值過昂不能得可惜可惜

米元章臨本

此吾家損菴先生所藏宋本十種之一中闕七字不名何人所摹筆法清圓飛動特為超特非是褚公自運即為米老所臨細玩其波戈趯磔雖極自然要自做詭還當以米為正

宋高宗臨本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吳丞相言高廟特臨蘭亭遂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來看蓋當時兩宮之篤學如此此本乃臨賜向子諲者行列較寬字尤秀潤中闕五字朗字月中闕兩小雲蓋臨褚本亦游丞相所藏百本之一也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承素臨本他無所見惟見家損菴先生鬱岡帖中變化似詭如千丈游絲獨長空際頃刻百變或以為元章所

臨故作奇麗以驚俗眼余謂不老作書尚有餘奭勁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清剛之氣冰結所成非歐非褚別成一格決非米老所到與楊義和貢庭內景經正相似有鼻孔人定不向人言下轉也

慈谿姜氏本

慈谿姜西溟前輩得舊刻蘭亭一石兩面首集聖教序字所成西溟題為唐刻褚本非也南渡後俗尚定武家刻一石幾數十百本好事家出奇破格為蘭亭別開生面當時懷仁集聖教序以蘭亭為宗極此集蘭亭以聖教為宗極輾轉相倣愈遠而愈失真觀其刻法殊嫩而賸不及聖教遠甚西溟好古而過向上擠排正恐未為定論兩本一肥一瘦細玩筆法大致相同故獨存其肥者

開皇本

此海寧陳氏所藏字類定武而少肥大中間合縫處有字上有秦與兩字乃滿鬚朱與合縫款定武所無蓋開皇本也余臨褉帖先之定武以求其正中之頷上以盡其變終之開皇以還其本千變萬化不離本宗故想前賢風流如親心慕手追烏能已已

頰上變化似定武而雄厚不及開皇遒古似定武而淵渟不如大而化之無所不有其唯定武乎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褚河南右軍書目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詩二十二行共五十行今右軍詩不可見所傳者獨序耳宋淮海秦世昌蘭亭博議中載陸東之蘭亭本又引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四十二行今東之蘭亭亦不可見獨五言詩得睹宋游丞相所刻全本近今戲鴻餘清諸刻不同以其難得特臨以附蘭亭之後

以上一種附見

宋理宗收集蘭亭已一百十七種丞相游景仁亦得百種理宗所藏今俱進入內府無從得見獨游丞相百種往往散落人間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凡十餘本不免好惡雜出莫由當時意在博收不暇決擇故耳然雖擇之不精而細玩筆法亦各自有可人意處董宗伯言蘭亭無下拓信解人語也余所臨雖僅二十種而少有不愜輒便廢去凡經百易乃始定之其有未曾到眼者且從闕略以俟他日更補未知於古何如然用力亦可謂勤矣稻孫其好收之母為蘇郎所賺也

是卷始於戊戌之三月暨庚子正月乃始畢工計此時稻孫才三歲耳未親筆硯便圖書此授之為計太早獨計吾髮已種種矣失此不書後將弗及非為兒早正恐余遲耳今稻兒已七歲頗能執筆每引筆作長畫雖徑尺輒端若繩他日果能學父書知老子三年辛苦未必為過計也

雍正元年夏五月客有持秦玉印來者上為九連環子母相屬母印徑方寸厚如之文曰秉萬福健無極子印方八分厚亦如之文曰壽昌子母俱覆斗紐紐旁刻細螭文色黃黑精古可愛希世之珍不可易得因印其文於卷首

自余來京師於今二十年所見定武正本凡六卷一泳別馮相國所藏趙松雪十三跋本二崑山徐相國所藏賈秋壑本三同年繆太史所藏榮芑本四關中王山史所藏宋仲溫本五佟太保所藏范文正公本賈趙宋三本皆五字已損者榮芑本雖五字未損而搨法未精不免如輕雲之籠日范本搨手精良遠出前四本上而混淪特甚損失殆半皆不得為全玩唯華亭儼齋司農所藏趙子固落水本雖亦不免少刓然五字具全且拓法較善為定武本第一坐卧其下真覺無美不臻而筆痕墨跡無所不化顧懷仁所集聖教為覺具體而微虞褚顏柳諸公皆各以其資之所近得其一體耳備記於此以志余之追慕雖未能儗其萬一而所見之廣亦足為平生一快事也

往在淮陰見程太學霞起所藏大令鋼印文刻九鼎第九鼎中有獻之兩字精古特絕余家系出羲獻此印宜以歸余然中心藏之未敢言也壬寅秋卿復作書來之則云已贈中州友人矣遂絕意不復問既踰年而霞起復索還見寄寄到日余此卷適裝成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爰印於卷端以誌一時遭逢之幸

定武蘭亭

定武本在汴宋時猶不甚重之黃山谷以為不失右軍意於是始見寶愛南渡後一本索值數十百緡趙孟頫齋至破五千金購一本於盧宗邁提點還至昇山舟覆落水大呼蘭亭在此餘無憂矣於是遂題此帖為落水蘭亭題曰性命可輕至寶是寶此臨落水本第七卷在華亭大司農公家雖字畫不免少刓然比之他本則此不過如輕雲之籠日猶未覺甚也余見定武正本凡七卷以此為長維時吏事荒忽日屬老友蔣邨存用白朱版弱目之力精摹一本細意對校無毫髮差失藏之篋笥五年於茲矣今年三月三日適當修禊之期日色晴晦獨坐北窓殊無意賴乃齋心滌慮臨此一卷亦修禊

之一法也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此松圃老人所藏松圃鑒爲定武正本義門何太史亦據以爲信余從儼齋大司農公處得趙子固落水蘭亭細意相校始知此本猶非真正定武乃是南宋覆刻桑澤卿蘭亭博議所謂九字損本者是也同年洪瞻仁令江西泰和得楊東里所藏四種以金華鄭侍之本居首與此正同而氣象之雄厚筆力之古雅不遠遠甚乃知此爲鄭氏祖本其重摹者尚足凌跨一切況祖帖乎余所藏諸蘭亭雖乏真正定武而此帖之去定武直未遠一間耳自當爲諸本之冠

潁上蘭亭

蘭亭自北宋至今皆重定武獨至重思翁始爲思古齋吐氣以爲各本皆出其下允爲千古精鑒獨其謂是米南宮所摹恐不然昔米南宮得褚摹黃絹本裁爲神珍手裝成冊者與此正同今爲海寧陳氏所藏較然可考則此卷的爲褚蹟無疑也人謂潁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醫其說亦頗神怪可喜庚寅秋余下吳門何義門紀瞻先生爲余言董說弔詭無實因出楊東里集示余中有思古齋帖一跋云潁上令某餉以二本當時東里已有此帖則非至明季出自井中又可知也米南宮橅褚摹木轉折毫鋒備盡與真無異爲天下蘭亭本第一此本不愧斯語自南渡來士大夫專尚定武競相傳刻遂爲所掩董思翁始爲發之名遂大噪宗正間縣令張俊英者北之鄙人也惡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於是世間傳本漸少去年石林江丈自維揚來攜一本自隨以較新搨

鋒勢不殊而一枯一腴精神迥別眞思古齋東一搨也後有董其昌印當即是思翁所藏蓉塵集所謂余家藏宋搨思古齋帖者是也余苦愛之遂從江丈乞得而以新搨傳其後江丈名之祥字文山號石林歙州人今之古人也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此三種南宋游丞相所藏丞相名侶字景仁藏蘭亭凡百種余在京師時曾見二十餘種此其三也一摹定武一摹褚本一集蘭亭字每卷前後各以雜色牋裝之上有晉府大小印記蓋有明時曾入晉府者其趙氏孟林印則當時裝潢款也

余所見游丞相蘭亭每卷之尾皆有題記唯此三卷失之而以竟與宗所集百五十三字本居前兩卷之間題云前一本眉州僧居趙使君所刻後一本帶御器械韋君所刻韋乃太府卿璞之子顯仁后家也據此則此兩卷之所以無題記實緣互見非闕脫失至末一集則竟失題記不可考矣

河南摹本所見致多正以縱逸太過所以畧隔定本一塵此卷縱逸中有肅括意與定武本正在伯仲之間信是南宋佳刻

集聖教字蘭亭

此所宋集聖教本西溟前輩目爲褚摹非也刻法與西溟所藏第二本正同然別是一石西溟以爲卽是其所藏亦非也余以雍正丙午三月獲于京師行與所藏五宋本合裝以爲蘭亭勝觀

番禺孟鴻光校

竹雲題跋卷二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蓉泉訂

王右軍十七帖

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藏陪邑邢太僕子愿家子愿手自鉤摹刻石來禽館爲天下十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失也此宋搨全本爲錫山秦氏所摹不唯與世俗流傳本天地懸隔并與唐摹亦微不同如吳之爲芝養之爲芝不之爲小樓之爲樓筆法全異余見十七帖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唯此爲最爰取瓜菴王孫所贈白宋牋精摹一本流示子孫十七帖多言蜀中事自昔相傳爲與蜀郡太守書晉思白云淳化第八卷有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帖十七帖中亦有去夏足下所致邛竹杖皆至帖則知此蓋與周益州者益州名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爲益州刺史益州平封建成公在官十年卒則知此廿許帖多與益州書雖未必盡然要之與益州者居半也又世傳右軍帖多弔唁語此卷唯有老婦疾篤等一二帖餘皆無之昭陵當時收右軍帖最多每以文有二尺爲卷因類其談蜀事者爲一卷而以他帖詞語蘊藉者足成之遂爲右軍煩赫有名之書以卷首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非數止十七也

淳化帖右軍凡三卷僞作十居三四元章辨別淵源較若烏雁同緣識力之精然孔子七十從心不踰鴟貨雖貌似然苟非匡人未有不一望立辨者右軍雖學蕭鸞翔實則左規右矩唐文皇所謂烟霏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

者但以此爲之準繩稱量淳化卽眞僞可一見而決何事一波一磔研同素異始標定力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貞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矩出如何盡變一步不離步步縱舍至於能縱舍斯謂從心不踰右軍化不可爲其底蘊不過些子顯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隨異趣

王右軍汪略帖

東觀餘論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恒溫破姚襄于伊水遂入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此帖所敘桓公摧敗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時逸少去官稽內史已歲餘方遯跡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宜武之成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悲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去使才猷光于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長睿此跋深得右軍之心無復加矣

董氏戲鴻所刻右軍書多據曹之格寶晉帖入石此帖亦本曹氏而米老標題既有異同帖後楊少師等題識又俱脫去今年秋余到維揚從涂氏借得寶晉本細意臨摹收之積書巖帖中以補戲鴻之闕

此右軍眞蹟米老據船欲墮乞得于韓持國者也既自爲之贊又請諸同志者交爲之贊一贊不已且再三贊之又特自書其後其珍重愛玩之意纏綿切至可見矣世俗刻本但存米贊劉涇黃誥等贊者無之不知後五贊亦米老書也康熙乙丑館於毘陵從市上得宋搨全本驚喜之至不殊米老得右軍眞蹟時嘗爲友朋臨之忽已二十年計所臨者不可勝數未知與此優劣何如也

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

右良常王氏秘玩聖教序有明內府故物天下行書第二吾家法書第一嘉靖間彌歸徐和中舍有文五峰兩跋繼歸王酉室吏部有文待詔唐解元等跋明季爲孟津王覺斯所收後歸卞令之少司寇司寇歿家業中落遂爲吾友夏光祿金聆所得康熙後壬寅秋八月光祿病持以質樂逸以白金百二十銖易之碑凡一千九百有三字剝蝕者七微損者六搨時模糊及標工剪損余以金筆補之者又七凡二十字餘皆完好無闕贊曰右軍爲晉凌今標古聖教一出劇跡成聚仰配蘭亭有目共覩維此宋本聖教之冠幽光油然生香不斷數千百年神明呵護以及于余罔有塵污亦願寸靈默持此帖授受得所永絕灰刼卽如僕身享此帖焉千萬斯年宜和書譜懷仁書二聖教居首題語云聖教序有二本一褚遂良書一則僧懷仁集羲之諸行字所成也二本皆爲後學宗楷學羲之書者必自懷仁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晉范言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談宏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右軍劇跡成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董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見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二書之推重如此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碑匪直興福寺隆闡法師等碑爲顯效其體卽李北海張司直蘇武功亦皆從此脩胎自有院體之目於是光焰遂殺以故宋元以來黃米諸巨手皆弗道及獨宣和書譜黃長睿始爲吐氣耳至有明宏正間士大夫始復重此碑購求一本往往傾囊倒篋以爲難得雖已斷者購之猶數十金蓋至於今又二百餘年而聖教石刻遂至斷闕剝蝕幾於無字可尋矣此本搨法精良古香滿紙字畫苦鋒纖毫畢具自余在京時十餘年所見宋搨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信聖教中絕品也按劉軻大遍覺法師碑元奘俗姓陳氏河南緱氏人年十三出家於洛隋季依高祖於晉陽貞觀三年往遊西域得大乘等經六百五十七部十九年還京師勅就宏福寺翻譯二十年進所翻經表請題序成於慶福殿令宏文館學士上官儀對羣僚讀之二十二年夏高宗又御製述聖記十二月始自內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碑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歷二十五年模羅移搨不知費幾許工夫幾許心力乃得完正其前唯定武蘭亭文皇所刻自大內者淵渟潤穆風力少勝其他一切右軍石刻無與匹者蓋當時右軍墨蹟盡歸內府收藏既富摹搨復工冠冕藝林模楷百代有以也

懷仁集聖教以蘭亭爲主而輔以官奴其餘增損裁成悉以爲準故一一中規中矩爲千古行書之宗董宗伯據舍利塔碑款有習右軍書之語以爲集之爲習正合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董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了爲懷仁自運竊謂懷仁若果能作如此書便當遠出歐褚諸公上不應寂寂無聞乃觀戲鴻所刻懷仁書兩種筆勢顏微比于聖教譬若瑜珎之於美玉不可同年而語矣又況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拆開者非出鈎摹必不能纖微惟肖如此評者遂謂焉得如許劇跡成摹其中不知右軍之在唐初猶文章之於今日雖集十聖教亦無不足若以今日觀右軍論故宜預矣

聖教序不知斷自何時僕在京師嘗于關中許氏借觀趙文敏臨本凡斷處字皆闕則知自元以前蓋已斷矣斷者不足言其未斷者的爲宋搨無疑也余見未斷本以百數唯高平楊氏靜海高氏北平胡氏吳門繆氏所藏鉛鍛宛然足爲聖教甲觀然比之此本則如域玦之於美玉矣右軍書登無上神品聖教序爲右軍書中無上神品此搨又聖教中無上神品余家藏古搨三十餘種以此爲長行則隨行倦則作枕從我所好玩而老焉平生志願足矣

款稱奉勑潤色乃潤色經文非潤色其字也當時既勑元奘就宏福寺翻譯遂下詔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甫杜正倫看閱隨事潤色蓋恐譯經時文義或有未安故特勑于志寧等潤色之唐代事佛最謹佛典特爲矜重故宰相必帶譯經潤色使銜至宋初猶因之未改盲人不解此義遂謂右軍書法一壞於懷仁之鉤摹二壞于于志寧等之潤色豈不可笑

集右軍書爲碑者自唐以來不可一二數若吳文斷碑終州夫子廟碑周孝侯碑皆絕有名於時唯吳文碑風力遒儁爲不失右軍手意餘者皆不足觀然吳碑雖摹拓至精而嚴謹有餘風度不足比於聖教則氣象之大小相懸千里矣當時去右軍未遠真蹟猶萃極于天府又得懷仁妙手積二十餘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足稱右軍嫡嗣下此相去滋遠但從石本摹取輾轉移搨愈遠而愈失真矣

郭允伯稱聖教謂較定武蘭亭相去千里不免推許太過定武瘦不勝骨肥不膩肉和明融括無美不臻爲右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於定武然所以不及定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窺此秘者至于南宋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大觀方之聖教譬猶高曾之視子孫尊卑懸絕不敢仰視矣

定武蘭亭因山谷老人一語遂自宋至今珍逾拱璧聖教以有院體之目終宋之世無齒及者然定武名重當時至萬方匱蠟千手覆刻了乏形似當南宋時石已毀廢不可究詰聖教序至今歸然猶在關中天假院體一語爲千載留神蹟嘉惠後學洵不可謂不幸然自明以來槌擊之聲晝夜不絕行且剝落殆盡爲今日之定武蘭亭矣慨念神蹟日湮得此墨王焉敢不倍加珍重

蘭亭覆刻南宋以來多至數千聖教纔數十種耳然蘭亭雖轉相摹仿數百年來人皆珍之獨聖教覆本丁之勝趣良由蘭亭千載矜重摹刻時不敢苟且故至今無下搨聖教則唯賈人率意重刻爲衣食資既乏勝情又鮮妙手所以筆趣頓盡了不足觀又蘭亭定武本存於世者絕少但得舊搨便交相矜尚聖教宋本往往多在人間雖有佳刻亦不爲重況刻又不佳乎

聖教真僞至難辨鑒賞家多以深字水傍作兩啄者目爲原本然吾見覆本多矣其水傍作兩啄者亦不少以此定真僞究不足據惟佛道崇虛道字首二筆中斷遍檢覆刻皆絕無有以此爲定百無一失要之此亦只爲初學者立法耳看得熟時便一展卷如別黑白正不俟研同索異始能識別也

往在京時客有持宋經生書聖教序來者末有聖教後記載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手勑其序元奘頗未與劉軻所撰大慈恩寺法師碑不異輒命蔣生師溯錄之已而又謂師溯若以此仿懷仁之集右軍書以摹聖教之後亦足爲翰墨一奇師溯于是博搜遍考竭兩月移搨之力乃就時余方患赤眼連綿數載未得臨寫及眼病少已而余改官吏部朝夕承事乾清門又不暇于爲然輒以筆硯攜入官署但有一隙便精意作數十字積力久之乃以成冊攜之而南過淮陰程生尊江荔江以爲得未曾有遂爲余勒石而攜歸本以去還念前勢不忍遽舍附記于後要之亦一段勝事矣

覆蠟之法宋時最精往見儼齋大司農家所藏大觀帖數本墨光如鑑古香滿紙歎爲帖中聖王唯余此本足相妃匹屈指平生所見宋搨古帖不下千種皆無有及此者幾年刻得米老西園雅集記自以宣德鏡光牋小華山人龍往墨翰曰之力覆蠟六十餘次自意致精及較此搨尚覺墨色淺淡即其他更不足論已

舊史元奘傳元奘年五十六以顯慶六年卒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也由龍朔元年上推五十六當生于隋煬帝大業二年劉軻三藏法師塔銘則云元奘十三出家顯慶五年二月五日卒年六十九出顯慶五年上推六十九當生於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以仁壽四年出家唐高祖武德元年乃從高祖於晉陽太宗貞觀三年自請於帝往遊西域於時年三十八歷十七年以貞觀十九年還京師年五十四又十五年當高宗顯慶五年年六十九卒於故玉華宮肅成院其徒令檢以三藏傳記諸爲塔銘比於史書故當無誤可據若據史書五十六年之語則十三出家當在高祖武德元年與其所稱大業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文皇之序降於貞觀日二年八

月文皇以是年二月幸玉華宮十月乃還則此序自玉華宮出也又塔銘稱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故於述聖記之末總而記之曰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也又本傳顯慶元年奉勑潤色經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無杜正倫本傳又有助加翻譯三人碑亦無之當由史誤序記雖皆有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之語然當貞觀時所翻經論尚未就惟西域記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高宗先作記序賜之顯慶初乃更令于志寧等詳加潤色踵而成之耳翻經潤色皆出奉勑集書則懷仁所自為故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歷二十五年乃成不稱奉勑也後記不知出自何人手蓋亦唐人所作宋經生所書余以康熙六十年見自京師中有元奬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勑皆世所未有因屬蔣生師淵仿懷仁例集石並書繆年乃就及余司封吏部官居多暇乃臨一本以之而南過淮陰程生尊江取以勒石乃更臨一本藏之

王右軍快雪帖

右軍快雪帖米老所收與趙魏公所跋各是一本雖字跡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獨趙本下有君倩二字為可證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帖相傳為右軍正書此在真行之間米亦有此論則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據何者是乎正書舊有以霜寒帖誤作快雪之語可不復論米趙兩本必有唐人雙鉤一本以其廓填精妙不可辨識故米趙二公據以為真耳

王右軍裹鮓帖

裹鮓帖乃右軍晚年書筆力沉勁獨最他帖故薛紹彭贊有右軍為書暮年更妙裹鮓一出衆帖咸少之語真跡在北平孫少宰承澤家刻石知北閣又雍正二年承華宮出也又塔銘稱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故於述聖記之末總而記之曰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也又本傳顯慶元年奉勑潤色經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無杜正倫本傳又有助加翻譯三人碑亦無之當由史誤序記雖皆有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之語然當貞觀時所翻經論尚未就惟西域記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高宗先作記序賜之顯慶初乃更令于志寧等詳加潤色踵而成之耳翻經潤色皆出奉勑集書則懷仁所自為故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歷二十五年乃成不稱奉勑也後記不知出自何人手蓋亦唐人所作宋經生所書余以康熙六十年見自京師中有元奬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勑皆世所未有因屬蔣生師淵仿懷仁例集石並書繆年乃就及余司封吏部官居多暇乃臨一本以之而南過淮陰程生尊江取以勒石乃更臨一本藏之

王右軍快雪帖

右軍快雪帖米老所收與趙魏公所跋各是一本雖字跡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獨趙本下有君倩二字為可證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帖相傳為右軍正書此在真行之間米亦有此論則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據何者是乎正書舊有以霜寒帖誤作快雪之語可不復論米趙兩本必有唐人雙鉤一本以其廓填精妙不可辨識故米趙二公據以為真耳

王右軍裹鮓帖

裹鮓帖乃右軍晚年書筆力沉勁獨最他帖故薛紹彭贊有右軍為書暮年更妙裹鮓一出衆帖咸少之語真跡在北平孫少宰承澤家刻石知北閣又雍正二年承華宮出也又塔銘稱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故於述聖記之末總而記之曰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也又本傳顯慶元年奉勑潤色經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無杜正倫本傳又有助加翻譯三人碑亦無之當由史誤序記雖皆有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之語然當貞觀時所翻經論尚未就惟西域記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高宗先作記序賜之顯慶初乃更令于志寧等詳加潤色踵而成之耳翻經潤色皆出奉勑集書則懷仁所自為故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歷二十五年乃成不稱奉勑也後記不知出自何人手蓋亦唐人所作宋經生所書余以康熙六十年見自京師中有元奬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勑皆世所未有因屬蔣生師淵仿懷仁例集石並書繆年乃就及余司封吏部官居多暇乃臨一本以之而南過淮陰程生尊江取以勒石乃更臨一本藏之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此梁谿安氏所藏唐摹墨蹟邵曾訓別以油箋摹得一紙余從京師見之離方遞圓不守繩墨而自作勝槩全得禊序妙處定從子敬真本句取得之唐人為法度所羈不能及也或者目為褚公所臨褚公天材超越其摹禊序可謂具體而微及其自運則但有右軍之一體而此本變化詭異意在法外謂褚公所摹則可謂褚公所臨則不可十三行傳本不一要未有能及此者此有天工正未可以人力爭也今安氏真本久已失去余僅從邵本摹之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大令此表世罕傳本唯卞司寇所刻帖中有之當時唐搨本在其家曾於京師暫得一見忽便持去心甚恨之今對刻帖追摹一本亦略得其意

王大令桓山碑

大令桓山碑止存六字播馴馬跋以為桓溫破姚襄是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桓溫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晉偏安江左桓溫此舉中原有克復之機功莫大焉樹碑頌之固其宜

索靖月儀章

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逍疎米元章謂月儀不能佳只唐人耳無晉人氣格董廣川所得十一章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睥睨殆唐人臨寫近似黃長睿亦以月儀為賤物余竊以月儀為幼安真蹟者固非以為唐人書者亦過觀其文字卑靡殆齊梁間人所為即其書雖乏晉人澹古風韻亦無唐人方幅氣習亦應出齊梁間人手余曾見齊梁碑刻數十種筆法峭勁形貌雖不同精神正與此合以其近似靖書故目以為靖耳

楊羲和內景經

右臨本晉楊羲字羲和黃素黃庭真跡纔為吳郡韓敬堂宗伯所藏吾家損菴先生借摹入鬱岡帖康熙丙申二月余得自京師辛丑五月以贈吾友江西裘魯青者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丹陽句曲山以上清真經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羲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穆并弟三息上計掾謝二許又更起寫脩行得道宋徽宗題為王羲之書真

長睿東觀餘論云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在歲之辛酉後二年爲哀帝興寧二年甲子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豫書之故米芾以爲六朝人書趙孟頫直目爲楊羲書吾家損菴亦云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即是許掾重書然究不能定爲何氏之作按真誥云三君手跡楊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鍾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掾書乃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故不寫經也今此經字體閒嫵飄飄有仙氣與二許勁利古拙者不合隱居所謂不古不今乃正得之定當爲羲和書述書賦稱其方圓自我結構遺名知舟楫之不騁混寵辱以若驚故蓋其昌大書正名曰晉上淸眞人楊羲字羲和書以神仙之跡不繫時代直置右軍之前推重可謂至矣獨惜其未勒全文耳曩眞跡在余處時曾囑將生師淵摹一本今以摹本追擬眞跡臨之知褚登善書法淵源於此大是有會爾

梁瘞鶴銘圖 以今現存字圖之

爽塏藝掩華亭麦集

江陰眞宰　厥土唯寧波蕩

丹陽外仙尉　華表留

夆山眞君

眞侶瘞爾

洪流前固重　亦

唯髮鬚事亦微

相此胎脩

山之下仙家　石旌事象銘不朽詞曰

未遂吾羽　也乃　以元黃

朱

皆

董廣川書跋載南陽張舉字子厚所記瘞鶴銘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余按既首尾不預則敘三行銘四行僅七行耳九字蓋誤今如張所記以二十五字爲準第一行闕二十字第二行闕一十六字第三行末原文短二字僅闕九字第四行闕一十七字第五行闕一十三字第六行闕一十六字第七行原文六字今存四字僅闕二字總計存字八十闕字八十有九共一百六十有九字要之此亦只按其位次約畧計之當時就石書銘字之疎密蓋不可知究未可據以爲定也

瘞鶴銘考

瘞鶴銘舊在焦山西南觀音庵下濱海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不可搨秋冬水落始可摹取康熙壬辰冬陳滄洲使君閒居京口徙置山上千年古跡久淹於蛟宮龍穴者一旦復出人間然存字無幾又前人考證亦復互有同異今以出水所存字爲準其已經剝蝕轉相傳疑者各以次具列疑以存疑盡其愼也

文左行題名一行誤書名號一行序三行銘四行後款三行凡一十二行原文就崖書石故其行之疎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整齊又歲久磨滅不可知其字數宋邵寶政以來諸公以意考證次爲全文究竟是非莫辨皆所謂不知而作吾無取也

原石凡四出左第一出二行全字四半字二中上一出六行全字二十五半字四中下一出三行全字十六半字一右一出三行全字十一半字二原刻凡六十有五字左下一出宋人補刻三行全字十四半字一凡一十五字今共存全字七十半字十凡八十字第一行前人考次大書瘞鶴銘三字稍偏左旁註有序二字凡五字張力臣本鶴字猶存今全闕

第二行前人考次華陽眞逸誤上皇山樵書凡十字分兩截低四五字書張力臣本猶存謝字上皇字今唯上字全皇字存上半

第三行前人考次互有同異不可定其字數第一行金山經度本鶴壽不知其紀下闕一字邵賓政張子厚本壬辰歲得於華下闕一字張力臣本上半原刻猶存放得於華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夫其十字今本上四字華字未闕下十字止存一朱字

第二行邵賓政張子厚本未遂吾翔下闕一字奚奪下闕一字金山經度本奚奪下有余仙鶴三字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未遂吾翔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之遠也乃裹以元黃之幣藏于茲十三字今本上四字翔字不全下十三字止存也乃以元黃五字第三行邵賓政張子厚本仙家無下闕四字賴勒錄作仙家無隱金山經度本并無仙家二字竟作故立石旌事今仙家二字現存經度本誤又邵賓政張子厚本我下竹頭字不全下邵作故立石旌事象銘不朽張作旌其事今旌事象銘四字現存張本誤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山之下仙家五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故立石旌事象銘不朽詞曰十一字今本上五字如舊下少故立二字僅存九字耳

銘四行前人考次異同尤多不可究詰金山經度本更顚倒錯亂不足論第一行相此胎脩四字現存邵賓政本作相彼胎脩誤又邵賓政張子厚本浮邱下闕二字

荆門歷下華亭皆不足據玉烟堂本作未下華亭亦無考今石本華亭上爽塏勢掩四字現存知邵張諸本之皆誤也汪退谷以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山陰爽塏十二字爲原石定位亦是臆說輟耕錄以爰集作奚集乃筆誤不足辨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洪流前固重五字下半猶存爽塏勢掩華亭爰集八字今本上半存洪流前固四字重字不全下半如舊第四行邵貧政張子厚本遂爾下闕兩字注云或但止於此未可知金山經皮輟耕錄諸本皆有作銘二字按文義此當是至經皮本作銘下有宜直視之唯將進寧二句荒謬尤甚張力臣本止存眞佗瘞爾四字耳爾字不全今本同

後款邵貧政張子厚本止丹陽眞宰四字注不知其次今石三行現存第一行首二字不全下存徵君二字第二行丹陽外仙尉五字第三行江陰眞宰四字皆全則知邵張皆憑搨本流傳未嘗親見石刻故不知其次至金山經皮以仙作僊眞宰下多立石二字陳本因之而於牟山徵君上作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八字尤謬妄可笑蓋緣潤州圖經以爲王右軍書故妄意增入耳

言爾下闕五字去鼓下闕一字表留下闕二字輟耕錄浮邱著經下作迺徵前事我傳爾銘余欲無言爾其藏靈陳氏玉烟堂本作迺徵前事出於上眞余欲無言紀爾歲張俱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相此脆禽浮邱六字下半猶存華表留形表五字今本上半止有五字無邱字下半華字不全止存留表二字第二行邵貧政張子厚本解化下闕五字厂字不全下又闕五字張本作闕一字微寘下邵張本俱有爾將何之解化六字輟耕錄竟作解化唯寧今唯寧上厂字現存輟耕錄

誤金山經皮本微寘下有西竹法里宰耳歲辰嗚語解化浮邱去華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六句不唯臆造無據并與原石地位多寡亦迥不相符而張力臣以左取曹國四字補右割荆門上汪退谷以西竹法里四字補厂字上皆屬臆造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唯髮鬒事亦微六字下半猶存厂字上半微字不全餘如舊第三行石本洪流二字現存邵貧政作洪波誤爲石下邵張本俱作五字不全又闕入字金山經皮本作我欲無言爾也何明輟耕錄作右割黃山谷以瘞鶴銘爲右軍書其書遺教經後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又云瘞鶴銘斷爲右軍書使人不疑歐薛顏柳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髮鬒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蘇子美詩亦有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之句皆以此爲右軍書唯黃長睿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眞逸董廣川亦云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爲稱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書明矣

歐陽永叔初謂此銘是顧況書云華陽眞逸乃顧況道號銘其所自作又云不敢遂以爲況以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董廣川云顧況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爲壬辰九年爲甲午良已不及若上推壬辰爲天寶十一載況尚兒稚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余于崖上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

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據此則歐陽以爲顧況者決非也

黃長睿斷然以此銘爲陶隱居書云審定文格殊類陶宏景陶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蓋其別號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則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馬子嚴陶九成皆以長睿之說爲然然余按前款云華陽眞逸謂上皇山樵書則隱居乃誤文之人不得遽以爲隱居所書又可知矣

汪退谷中允云書誤姓氏本無可考既非右軍亦非宏景門華陽眞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號亦祇可懸擬爲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爲宏景之書其書者固自稱爲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氏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如眞宰仙尉徵君即銘辭所謂眞侶是也諸君並尚世慕道匿跡逃名更安可強指其人退谷此論信可謂老眼無花直舉數百據聚訟一筆掃盡當時此銘就石作書行之疎密字之大小且不能齊一即其爲書未必匠意可知又石理龐頑刻時恐未能盡善兼之千載以來水泐石泐不免鋒顏韻秀非復當時舊觀自歐陽公黃山谷盛稱之于是鶴銘聲價比於蘭亭遂至諸家刻舟求劍殆同聚訟編謂此銘當時既不著年號又不列姓名深自晦匿不欲稍見蓋不唯處亂世之末流匿跡逃名唯恐不密而諸君之高世慕道鴻飛冥冥其所矜尚蓋已可知又安從得其姓氏即果得之亦迂非諸公之志況

口千來訟究爲茫昧竟不知疑以傳疑猶爲得其本來也至其書法雖已剝蝕然蕭疎淡遠固是神仙之跡退谷所謂字體寬綽具古隸鋒稜雖刓精光瑩者分兩正得或者推許太過竟謂筆法之妙可爲書家冠冕殆過也黃長睿言石頑難刻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枵筆書者然昧者從而仿之深可一笑可謂知言者矣

此銘舊在焦山下崖江流亂石間非俟霜降水涸布席仰眺即不可搨故人間難得近日滄洲使君搨致山上搨之爲易然正恐自此以後無鶴銘矣滄州爲功於鶴銘甚大其爲害於鶴銘亦復不小余恐其非久即毀以雍正六年秋七月特遣從事孫龍往焦山搨一本并滄洲新刻石亦搨以來行將手自裝界書跋于後以垂永久銘後題識唐有王瓚詩宋陸放翁題名瓚詩在銘側小石放翁題在未至銘數十步崖上皆未及搨他日舟至焦山定當手自搨之又潤城蔣亦屋于北固得米老題字云仲宜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凡十有六字亦左行字類鶴銘乃從來未有者老友蔣拙存以一紙贈余特附列銘後以爲絕觀

卷二終

竹雲題跋卷三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若土錢人龍壽泉訂

歐陽率更醴泉銘

筋骨血肉精神氣脈八者全具而後可爲人書亦猶是俗子作書但有血肉都無筋骨墨猶爾爲手矯之而過遂至枯朽骨立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每見爲率更者多方整枯燥了乏生韻不知率更風骨內柔神明外朗清和秀潤風韻絕人自右軍來未有骨秀神清如率更者醴泉銘乃其奉詔所作尤是絕用意書比于邕師搭銘肅括處同而此更朗暢矣余爲人臨自南北來凡數十本多欲追取其風姿不徒貌其形似五輯多元賞知必契余斯語

虞永興破邪論敘

虞永興書筋力內涵風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塵不能一毫嬰之獨破邪論序筆韻清迥與率更爲近然自宋迄今摹刻以百數無有佳者今所見唯宋僧希白淳帖所刻略得筆意余茲所臨亦但據淳帖追摹未知究與永興當否也

歐陽蘭臺道因法師碑

歐褚兩家書多自隸出而率更得之尤多故風骨遒勁如孤峯峭壁有不可犯之色蘭臺一稟家學作書多用此法但時出鋒稜每以峭快斬截爲工則不免筋骨太露乏和明渾勁之度耳余此書參取率更風韻損其圭角出以溫雅以退爲進以離爲合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書不可不知此語

褚摹蘭亭真蹟

右褚摹墨蹟拙存老友自秦中摹得之後有米老詩一首蓋是寶晉齋中珍秘之物余按褚公書昔人稱其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其所摹蘭亭動多姿態比於定武則歐爲有道正士而褚則絕代佳人矣此本筆力縱橫排奡有不可控勒之勢與尋常褚本不同疑是米老所作托諸褚公以傳者蓋風姿朗秀褚米所同而褚則淵靜此較飛動時代爲之在作者亦不自意其然也後詩寄言好事但賞佳俗說紛紛那有是亦明以後生求褚者爲好奇可笑蓋已略逗端倪矣余此語初似不經諦審實確未知吾拙存謂之然否拙存曰當時有米臨褚墨蹟絕類類上本此之蒼浙非湯仕所能爲也且快然自足快字褚本乃重筆牽過至米臨竟作快字不知當時何故不留心乃爾羣字直乃改筆今聖教集字似飛白亦可疑且諸本押縫無僧字米臨則有之想其臨本不一余所見二本同時確有異同姑存俟參訂

褚摹蘭亭

米老得褚摹墨蹟對紫金浮玉裁爲袖珍每一行分作兩行爲五十六行手裝成卷今此卷尚存海寧陳宗伯家往在京時曾從借觀自七行盛字起至九行盛字止凡闕三十五字蓋董宗伯質於陳時所掣去者也余以褚摹剔本補之其行列亦仍遞二十八行之舊米老剪碎乃其生平恨事余故特爲補其闕

米老三跋詭異飛動余幼時輒喜臨之余學米書從此起白後每爲米書皆黙擬此三跋筆法無不以者輒自謂腕有元章鬼亦可知用力深處便舉手得也

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董廣川稱河南書學逸少疎瘦勁練不減銅筩等書此聖教序今在西安府南六百里慈恩寺塔下序記分兩石東西兩龕覆之序右行記左行序字差小記字差大蓋序書于永徽四年十月記書于十二月非一時故也評者謂此書如瑤臺青瑣宵映春林婵娟美女不勝羅綺此僅得褚書之貌耳河南延諍立武昭儀引義極諫叩頭流血置笏于地回還陛下笏此其骨幹與鐵石何異宜其筆法瘦勁如鐵線縮成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評者但以輕弱相擬非知褚公者也按舊唐書公以永徽元年進封河南郡公尋坐事出為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則此記序乃是同州召還後所作其稱臣者鄭允伯言以御製文非奉勅書是也序以十月書銜稱中書令記以十二月書銜改稱尚書右僕射意其代張行成為尚書右僕射在十月後而史不及詳也康熙己丑余授徒常州唐文若嘗以舊本來蓋唐氏半園所藏也記完序闕一百三十八字以新搨補之壬寅劉庶常河南自陝還京師以一本見遺搨法精良墨光如漆惟左下方有十字微損耳倘皆絲髮完好如新刻成者余並珍之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行書一楷書二行書立石在懷仁集右軍書時二十餘年前為宋道君瘦金書之祖今已亡之惟二楷書尚在一在雁塔一在同州在雁塔者乃其原本在同州者則河南既歿後好事者以河南嘗刺同州故以雁塔本更刻一石以志甘棠不忘之義也按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六年諫立武昭儀為后貶潭州都督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尋貶愛州刺史明年卒于

愛州至龍朔三年去遂良之卒已五年矣其為後人覆刻無疑余嘗以兩本逐字對校結體無異唯筆法麤細不同當由覆刻者失真故耳王元美疑為遂良嘗書之至是如摹搨上石郭允伯疑為兩碑皆非公手書公殁後習褚者摹雁塔習歐者摹同州故各具一氣骨風韻趙子函又謂同州勝雁塔都是夢語玩後款但記立碑年月不稱官銜至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一字并不復摹褚書古人質直明示此本為覆刻而觀之者皆不之省橫生多少閒議論可發一笑

余得萬歷間舊本模糊不可耐及在京師汪退谷以新搨一本遺余氊蠟既佳字尤清楚房舊搨十倍問之退谷云曾至同州親為洗刷亭以覆之乃知唐人碑碣苟得好事者精意氊蠟皆可十倍舊搨惟恨陝人以惡烟麤紙率略搨賣以為衣食資則全如本來耳退谷又言碑字刻法皆直下畫底皆方深得漢人手意然刻既精妙如此而傳摹反至失真何歟

褚河南兒寬贊

褚公兒寬贊墨蹟曾於京師見之其用筆之妙具如拙存所言但謂其兩聖教遜此沉着則恐未是此之沉着易見彼之沉着難求正惟力透紙背故能離紙一寸沉着之至至於超絕乃為真正沉着也拙存尚未見及此耳余故特書于後為我拙存更下一砭

附錄拙存跋曰恭壽先生曾見褚公兒寬贊墨蹟背臨一本示余姿態綽約余歛手拱視歎為奇絕西至關中余亦幸得真蹟寓目逐盡心摹之大約橫責發筆以重取勢其收處輕圓意足鉤俱藏鋒若垂露波則用全力直出如刀削不使輕飄拖沓亦多燥墨至其點畫時帶

隸意或細若絲髮而不弱或肥似肉膠而不滯應推河南第一奇蹟但未知聖教二碑墨本又何如似彼飛動處太多反遜此沉着耳

褚河南見寬贊墨蹟若嚴梁相國所藏黃文獻揭伯防以下七跋皆亡之想其先為康工剪去耳昔人論作書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用力勤貞觀中遂良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文皇嘗問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職在載筆君舉必書持此直亮風節故其為書外露柔閑中含挺勁評者但目為瑤臺青瑣春林羅綺皮相之論也書法以人為本無其本而但效其書縱使無筆不似亦優孟衣冠耳學其書而得其所以書斯善學古人者矣

中間刻去五字三為宏兩為元元者宋太祖諱宏者宋宣祖諱也

去年八月九日稻見生日以魯公自書告與之今年八月九日以褚中令倪寬贊與之偕合為一卷裝于顏告之前二公皆唐室盡臣足為來者法而中令世次先於顏公故也

褚河南文皇哀册

文皇哀册米虎兒以為河南書喬質成但以為唐人書自宋潛渙以來俱如虎兒所鑒無復異說按河南書評者謂其如瑤臺婵娟不勝羅綺此册折旋容止灑落蘊藉有出塵之姿自非河南不能然玩其筆何其神似米老也米書出自河南豈元章嘗效之而虎兒遂題為河南以惑鑒者耶余出此語卿未敢遽以為定要之正自有見後有解人決不以余言為謬也

褚河南隨病娛墓誌銘

河南此銘純祖蘭亭當時奉詔摹搨惟河南最多故隨筆流露如此余以辛卯秋得宋本於江寧承恩寺前乃吾家鬱岡補本等爲陳生潛豈取去今以鬱岡本追摹其意臨之

魏栖梧善才寺碑

魏栖梧此碑涿鹿馮相國所藏題作褚河南摹嘗借玩十許日以其隱僻未由考證然按文義不能無疑遂書其後云前款書河南褚遂良遂良錢塘人封河南郡公非河南人也可疑一也舊唐書遂良以永徽元年出爲同州刺史三年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神龍改元遂良卒已四十八年矣可疑二也中宗即位建元神龍纔兩年即改景龍無十一年可疑三也武后稱制後遂良之卒二十七年於時未有則天之號可疑四也碑云律師以大唐七年九月五日卒案云大唐不名何年後有元開爰鷲等語元開二字文義不屬疑是開元當時作僞者亦心知開元年號與遂良不得故譌之而特錯亂其字耳可疑五也據此則此碑決非河南書然其筆法便娟秀腴真登字裏金生行間王潤酷似河南又潤字世字皆行間筆的是唐人習褚者所書後來好事家以其跡似褚又不細考其世次本末但貪南碑字湊集成文而別裁他碑褚款以便售利耳不然如碑中所不合處難下百世後略識字人尚不應一誤不此況唐人乎又況褚河南乎今以此碑中之聖教雖第法相似而聖教姿秀中有虛哲意此則太纖逸矣余但其世所希有故特仍其舊鬻此一本而爲辨其僞如此孫鹿相國盛推此碑以爲河南書未一二見特弗深考耳後以雍正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閱趙明誠金石錄云

五卷目錄云九百八十六唐文蕩律師碑下注盧渙譔魏栖梧正書開元十三年十月乃知此碑果非褚公書余之所疑一一是也遂改題爲魏栖梧善才寺碑十載疑團一旦氷釋爲之大快

褚河南高士賢

河南此碑世所未見余以康熙辛卯秋獲自金陵前輩何義門徐魯南兩先生見之歎爲希覯藏之篋笥幾二十年矣今日陰雨獨坐北窓臨此一本破閡

僕以善才寺碑爲非褚公書疑是後人集褚所作及閱趙氏金石錄乃知果魏栖梧書竊謂此碑當亦猶是筆力短弱無褚公懸崖撒手游行自在之趣風力又出善才下不獨氷徽二年辛亥譔書甲寅爲可見其譔出義門魯南一見深許特未暇深考耳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陸司議爲虞永興甥馮其臨以爲顏平原甥不直一笑也少時書學別氏晚乃上法二王張懷瓘謂一筆未察窮研始精妙處可見此五言蘭亭詩蓋臨右軍者據桑澤卿蘭亭博議前尚有臨右軍蘭亭序惜不傳也此書已閱米老之先

唐蕭瑀書

蕭太保書唯淳熙秘閣續帖中有此一詩筆力腴健卷軸之氣流露張端史稱其愛經術吾屬文乃詩思輕弱何歟豈唐初風氣未開雖愛經術者亦不能不爲時所局乎余以其書特少故悉意閱之若其詩固不足錄也

唐孫思邈書

孫真人品高潔不可羈以祿累徵不起壽百餘歲神仙人也此兩行見於秘閣續法帖中想其丰裁超然有塵外之致魏晉以來門法人其手都無所用眞是曠絕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唐朝萬歲通天進帖今藏　武英殿裝在史館於入直時常得見之白麻紙雙鉤廓塡精妙絕倫一筆不苟一毫瘦跡眞絕品也此卷有明嘉靖間藏錫山華氏勒石眞賞齋摹搨稿良爲有明刻帖第一文氏停雲我宗醇同都從華本覆刻不逮遠甚江陰沈凡民廿年前贈我火前初本攜入　殿廷與墨蹟細校絲毫不失今對眞賞齋帖臨此卷如對眞蹟細意摹取矣

按唐敘書錄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蹟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現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偘綽六代祖仙寶五代祖靈運高祖規曾祖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王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謂方慶曰此卿家世守奪之不仁乃命善書者摹成卷仍令方慶正書標二十八人官世設九賓觀於武成殿而以墨蹟卷還方慶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以爲榮故賀晉表述書賦有順天伶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煩兼金之句泉說文晉辭與也從仌自聲其冀切岳跋歷稱寶晉泉倦翁謬也此帖原二十八人今止存六人十帖已亡其二十有二其十帖中王僧虔已下兩帖帖存而題署已失可證宋和帖竟不知何氏書按董廣川寶章集跋當時方慶所集大小差次不能比稱相倫隨其高下廣狹爲卷其後散落人間各復一一得之淳化所上帖已有脫出是集者元符中規閣

復以至道後遣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集盡刻之故廣川據寶章集所刻取淳化秘閣兩帖標出別爲一册名之曰寶章集惜未見此集無能知爲何帖他日倘得寶章舊本取淳化秘閣本盡摹之以還二十八人之舊亦大快事也

李懷琳仿絕交書

李懷琳所仿絕交書比於右軍則勢較縱逸矣然不失右軍門法其縱逸者時代爲之其縱逸而不失則學力所到也右軍以後草書種子未亡賴有此耳

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夜自有書矣後跋二行行晉右軍字不知何人書則又曰爲右軍及讀書泉述書賦則云乃有懷琳厥跡疎放假他人之姓氏作自己之形狀故黃伯思湯容庵諸公皆據此爲懷琳仿書以至於今曾無異論然懷琳生於唐時不應有梁天監三年進入款豈懷琳仿此并其後款而仿之與延不能明也世既盡目以爲懷琳書余亦姑仍其舊聊爲此說用以存疑

孫過庭書譜

右軍以後無草書雖大令親炙趙庭之訓亦已非復乃翁門仞顛素已降則奔逸太過所謂驚蛇走虺勢入戶驟雨旋風聲滿堂者不免永墮異趣矣孫虔禮謂子敬已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內不足者勢外張匪直世降風移之故也余論草書須心氣和平斂入規矩使一波一磔亡不堅正乃爲不失右軍尺度少一縱逸即便規改錯惡道全出米老議顛素謂但可懸之酒肆非過論也隋唐以降惟永師千文孫虔禮書譜爲得草書之正雖變化不及右軍而格律嚴謹無鼓努驚奔之態

猶見中郎虎賁虞禮云沒草書種子絕矣往在天津見書譜真蹟同勁古雅遠出停雲館上余少參以右軍十七帖筆法臨此一本中有闕失處以武進橫野洲鄭氏本補足之於是書譜遂完

世所傳虞禮草書有數種千文及景福殿賦皆妍媚不足錄惟書譜甚有名於時曩于武進見橫野洲鄭氏本神清韻古爲書譜石刻第一及見真蹟雖字形不殊而精神全別不知當年刻本何遽異同若此豈或別有本耶後人臨摹故有不同也前題書譜卷上後語云誤成六篇分爲兩卷意所謂六篇者乃是其譜今已亡之此特存其序論耳然書法微妙亦已宣洩殆盡學者但於此遜心求之即不得其門者或寡矣

歐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惟孫虞禮步趨不失尺寸所謂具體而微未達一間者也然歐虞諸公當文皇全盛時君臣賡和聲聞休暢虞禮少出歐虞之後及其學既成而文皇晏駕矣以此名出歐虞下豈其學遜弗及遇之幸不幸有數存焉耳然隋珠和璧光價豈與時增減書譜一卷至今與廟堂醴泉等碑並駕爭先到此覺時數失權物故自有眞

唐文皇論右軍謂烟霞霧結狀欲斷而還連鳳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正如春夏秋冬因時變易所以不激不隨而變化自足風規自遠有意求變即非能變元章謂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平淡少到天成而時代歷之不能高古虞禮去右軍未遠顛素未興繩尺步趨不失毫髮所以右軍風流未全歇絕猶四時之有閏雖不當節自得暄涼之正也從此求右軍

勁如鐵軟如綿須知不是兩語圓中規方中矩須知不是兩筆吾於書譜得之

歐褚離紙一寸顏柳透過紙背惟右軍恰好到紙虞禮書譜其庶乎然不免着紙矣只緣少變化故

或者云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有右軍即不可無顛素循塗守轍正不如獨闢生面也余謂魯男子正也柳下惠變之正也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則可謂善學魯男子莫如柳下惠可乎歐虞以來皆能自闢新規不欲復存右軍一筆然皆變不失正如大令之於右軍不過稍加縱焉耳吾猶且少之至顛素則倘規矩而改鐵矣扶破右軍十重圍欲自成一隊卒至卓法湮絕爲沿門擣黑者開先路實惟顛素之咎

筆力能透紙背方能離紙一寸故知虞褚顏柳不是兩家書至筆力恰好及紙則須是天工至人巧錯天地中和之氣絪緼蓄萃於指腕之間乃能得之有數存焉耳

寶泉述書賦譏虞禮書千紙一類一字萬同余按書譜之不及右軍不過少其變化耳若其步趨山陰則儼然登堂矣觀其前半筆力專謹直亦自擬右軍適嗣入後勢益縱逸韻益古雅豈惟湯驥游龍直亦商彝周鼎矣余臨此凡三卷前兩卷得其專謹失其縱逸此卷乃并其古雅之趣而盡得之禪門所謂不求法脫不爲法縛至此正未可以智巧爭已

唐碧落碑

碧落碑今在鳳州高祖第十一子韓王元嘉諸男爲追薦其母房太妃所立者也尚書故實謂陳惟玉書洛中紀異錄謂追薦像成忽二道士來自謂天下能篆書者李聽所爲則扁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鶴飛去篆文宛然

像背此說不經必訓兄弟當時欲神其說以驚衆故託爲此言耳又世傳李陽冰覽之七日不忍去學之十二年不成亦不足據蓋後世淺陋之夫見其篆法奇古欲抑李監以張之實則任意雕巧筆力凡弱上壞三代古法下開後世惡道陽冰筆法直逼斯喜如此碑者正不足當其一笑乃肯坐卧其下乎碑名碧落李漢謂終於碧落字惟碧落字故以名今碑文完好可讀未嘗終於碧落字惟李肇所謂碧落觀者得之碧落觀至開元間始改名龍興寺也文初在天尊像背後乃別刻之石今像已亡所流傳者皆別刻本也元嘉六子碑止列四舊唐書稱顏川王訓早卒新唐書又稱上黨公諶早卒彼此互異蓋流傳誤耳

唐狄仁傑書

徐浩古蹟記大足中則天太后賞稱言狄仁傑能書仁傑曰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蹟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此孟冬帖乃梁公晚歲之作曾見二王墨妙故清挺超詣有黃庭樂毅風格梁公勳蓋天地忠貫日月雖不能書千載只後見其遺跡尚當拱璧奉之況其精妙有如此者乎

張九齡告

九齡唐賢相也開元廿三年正月與裴耀卿李林甫同日柄用明皇能知九齡之賢不能專心委任乃以林甫參雜其間可謂偵矣未幾九齡果遭貶而林甫晉爵晉國公君子小人薰蕕並列未有不爲所擠者君實爲之小人何有爲之一慨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米氏書史書魯公朱巨川告後云又一告類徐浩書在邑人王袁處據此則米老但以爲似徐書未遽以爲季海也至鮮于困學始據宜和書譜斷然以爲季海書董思白遂推爲季海眞得意作實則視其所書不公和尚碑才十得三四耳

李陽冰謙卦

篆學之亡四百餘年矣有明一代惟西涯李相國筆法圓健而不免傷肥文待詔能瘦差足步子昂後塵而風格緩弱無沉冥坱圠之意下逮趙寀山則俗氣撲面不可向邇矣吾嘗說谷口賊隸寒山賊篆世有解人定不河漢我言也篆書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史籀石鼓從心不踰篆書之聖也斯喜妙跡淪絕至唐李少溫上追孔轍下襲斯法篆學于是中起謙卦尤其奇絕之作運筆如蠶吐絲骨力如綿裹鐵舒元輿所謂蠶食鳥步鐵石隔壁龍蛇馳騁解鱗甲活動者于此見之壇山石刻適嗣也三十年來望而驚怖不敢涉筆今年新正息心閉關日摹數字竭半月之力始成此卷於少溫殘雪滴瀝之妙頗有契處恨不能起少溫於九原一質正之

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

縉雲城隍廟碑爲陽冰有名之書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特爲奇瘦趙子函亦云瘦細偉勁飛動若神顧世間傳本甚少今春正月江陰老友沈凡民過余九峰精舍云藏得一本急從借觀疎瘦圓勁果出三墳先塋等碑之上吾宗止言精摹一本毛髮惟肖余即以止言爲粉本摹之

五日不雨日字以日爲日篆法日从⊙象形也日古三

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以甘爲日誤顚字上無山詩首陽之顚頂也加山俗字又山宜作凶今作山乃崩豈等字之頭亦誤

李陽冰慧山聽松二篆字

按錫山志慧山寺有石牀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牀頂側有聽松二篆字傳是唐李陽冰筆蒼潤有古色斷非陽冰不能唐皮日休詩殿前日暮高風起松子聲聲打石牀是也雍正六年三月余率同志往搨此書一時觀者列如堵墻蓋歷埋經久莫有過而拂拭者驟見搨搨故遂驚爲僅事也右有楷跋十數行日久磨蝕不可復識悵惘良未有已

李陽冰殘字

右李陽冰殘字二種載淳熙續法帖中陽冰篆法直追斯喜顧在唐時已自殘闕失次不可多得如此淳熙續法帖最稱名刻而此二十六字乃不及陽冰他碑類帖多傳摹失眞雖古刻亦不能免爲可歎也

唐經生書靈飛經

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歷中始有名於時董思白深愛此書目爲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經必凝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款稱大洞三景弟子玉眞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號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生書三頰底部論于淮陰與此經字形筆法無毫髮異其非鍾可大書無疑又鍾書楊歷碑稱義男鍾紹京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勗父也可大何爲宰相取媚閹人至以義父事其父可謂陋矣雖果出可大吾猶削之況決非是乎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題署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余故特正其譌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人隸書多尚方整與漢法異惟徐季海嵩陽觀碑明皇紀泰山銘爲得漢人遺意考經注肉重骨柔弗及也明皇以開元十三年九月禁奏祥瑞可謂得治理矣曾未數月遽有封泰山之舉先後截然如出兩人侈心一萌遂以釀成天寶之禍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泰山一舉蓋唐治亂之幾自此決之矣雖其銘辭未嘗不兢兢於多前功闕後患然方寸一動寖尋猖獗不可復救所謂毫末不治相尋斧柯君子以爲貴謹其幾也是時張說創爲此議導君于奢假使姚宋當國必無是舉用人一不當國之興廢以之可不慎乎碑在泰山之巔御製御書字大如掌摩崖勒石蓋自漢以來碑碣之雄壯未有及者蓋在京時新建裴魯青遣我一本手自剪帖裝成卷冊愛玩不舍下裁模糊百餘字當由歲久水土侵蝕或爲樵夫牧豎所擊傷王元美以爲榻工惡寒篝火燒殘竊意泰山高寒冬時決不可榻必無篝火燒殘之理傍有蘇丞相頌東封頌閩人林焯竊朱子忠孝廉節四大字爲已書鐫刻其上以致損壞俗夫妄意留名徒博千古笑罵可恨可恨

唐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

按唐史開元廿二年冬十二月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主屈烈及可突干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諫阻之及明年裴耀卿等上狀請宣付史館勒碑作頌上顧不許豈有見於九齡之言故特加歛抑歟方是時楊氏未興王心未蕩故猶能因九齡之一言而功不自有如此此開元之治所以爲盛而大臣之有益於國其功爲大也

奏狀三人銜名並列董氏戲鴻帖據狀末臣耀卿上狀之語獨標以爲耀卿書脆決之論也唐自太宗崇尚書法當時大小臣工無不皆能書者此狀實兼有樂毅內擬之長而於內景得之尤切何必專家即此便足名一世矣戲鴻刻本亦據淳熙續帖而字形大小不同首行五字脫失不省當年何據草率乃爾不可解也

明皇批答之末有桓山之頌復在于茲之語見者不省所謂按王大令有桓山之頌梁天福元年洛陽脩城得之碑裂不全正存桓山頌廟之銘六字刻絳帖中可按而得也明皇書出大令於桓山碑尤所摹仰纂見其萃經批答以爲絕似桓山碑今見此答益信明皇行書果出桓山一點一拂無不逼肖當時桓山之碑已不復全此書乃大似之故不覺沾沾自喜以爲桓山之頌復在於茲耳

汝帖唐初四家

宋王宋輔道守汝州雜取各帖中篆隸行楷爲十二卷多湊集殘斷不具首尾故黃長睿深詆之獨第十卷初唐四家首尾完具可觀此又氊蠟最古比之宋渡江以後諸刻圓勁有神采信可寶玩也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文饒相業大有可觀徒以威權太盛至於天子有顧我毛髮森豎之語宜其不克令終也及貶崖州不能義命自安乃抑鬱不自聊賴一至於此旋卒貶所實自爲之又何尤焉東坡謫儋耳嘯歌自得卒致身名俱泰竟以壽終嗚呼彼獨非貶斥者哉

顏魯公中興頌

有唐一代碑版顏魯公最多率以雄厚勝獨中興頌及宋廣平二碑瀏漓頓挫態出字外臨書有正未可以輕心掉之也余爲此書初尚雄快及細玩原刻乃知前首矜意太勝如子路初見夫子未爲升堂弟子也習過於師方名得髓凡臨摹古人須合透一步翻一局乃得恰合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余臨此碑正以不及一分爲透過一步處世有解人必契余斯語

顏魯公宋廣平碑并碑側記

顏書多以沉雄痛快爲工獨宋廣平碑紆餘佚蕩以韻度勝東坡元章皆謂顏書自褚出此碑尤覺全體呈露碑側記無意求工而規矩之外別具勝趣尤是顏書第一合作蓋前碑直入神品而碑側更居逸品矣史稱宋璟剛正過于姚崇元宗素所尊憚以璟之忠直而魯公爲之碑兩公人品不殊并顏書可稱三絕然廣平以剛正得全而魯公竟以剛正爲盧杞所忌至擠以死過之幸不幸蓋有天焉而君臣遇合之難此亦可以觀矣

按年譜顏公以大歷三年除撫州刺史時公年六十大歷七年九月除湖州刺史碑正書於七年九月而猶稱撫州者當書碑時未有湖州之命也又六年當大歷十三年公由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時公年七十始有廣平碑側之記先是顏公以天寶八載遷殿中侍御史於時宋公第四子渾官中丞爲御史吉溫所誣謫賀州欲請御製碑文緣此中止大歷五年十二月宋公第七子華之子儼以顏公嘗爲中丞屬吏遂請製碑閱二年而公至東京除書未至居閑多暇始爲書之及刺湖州復製碑側記未及刻而宋公第八子衡復有沙州之謫至十二年十一月衡自吐蕃還朝明年春乃續書而刻之自大歷二年至十三年凡經九年而碑始完蓋廣平爲

人魯公所特矜重故於其碑也不憚詳書深考必至無有闕遺乃止非由宋公能持天下之正以佐唐中興焉得有此功在社稷名垂古今實自致之寧有倖乎

按新史宰相世系表宋公八子與顏碑同舊史僅載其六而無復與延碑文八子俱載而但稱公有七子非緣筆誤當由復先公而卒故碑側亦稱第三子渾不稱四也而復稱第八子衡者公實有八子存者乃七數之則八核之則七也然公八子皆以贓私淫穢敗乃門閥廣平風教無復存者名有八子實竟無後自古名臣往往而然天道不可知一至于此豈不惜夫

宋公有名無字新舊史皆同顏碑亦復闕如宋公爲唐室名臣其孫屬魯公爲之碑且碑之成去宋公之薨不過三十五年而其祖之字已不能舉如此不可解已

按碑與史不同處碑稱父元撫贈戶部尚書舊史作贈邢州刺史碑云俄拜朝散大夫新舊史俱無之碑云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新史但云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不稱將幸西京碑云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五年復兼侍中舊史則云官名改易爲侍中碑云十三年駕幸東都新舊史俱作十二年又新史云東巡泰山不云駕幸東都史與舊史及碑文異碑云二十一年抱疏告老新舊史俱作二十年碑云其年駕幸洛陽舊史作二十二年駕幸東都凡此皆足以證史書之誤廣平勳業著日月威名冠宇宙顏碑名並典籍書儷象籍較然在人耳目之前而互有異同如此碑側記所載三事皆於公大有關係而新舊史並闕之所未解已

又碑文與集中不同處碑云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吞之集作公吞之碑云異而召還集作后異而召還碑云貴近不宜與執政通問集作不宜與執政通同碑云公實佐奇謀集作其謀碑云中宗將幸西京集作元宗將幸西蜀碑云又爲洛州長史集作尋入爲洛州長史碑云東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集本大功下多宗廟社稷主也六字碑云兼黃門監脩國史集本少一監字碑云五年復兼侍中集作改號侍中碑云明年駕幸洛陽集無駕字碑云以臣言免之集無言字碑云母寵子異集作母寵子愛碑云手詔優遂集作優許碑云俾公而殁集作蹟公而殁又都穆金薤琳琅云建一言而天下倚平碑作一陽今碑正作一言欲優游自免碑作優游鄉里今碑正作自免左右震慄碑作天后震慄今碑正作左右震慄勑使馳救之碑作馳赦今碑正作馳赦公盛氣鴻詰之碑作盛色今碑正作盛氣駕幸洛陽碑作駕幸東都今碑正作洛陽幸字陽字猶髣髴可見馳道險隘行不得前碑作馳道隘稍車騎不得前今碑正作馳道險隘行不得前勑公覆按碑無勑字今碑正有勑字喪葬官供碑作器葬今碑正作喪葬戊寅歲五月碑無歲字今碑正有歲字義形言色碑作顏色今碑正作言色既遷鄴城碑遷作還今碑五作遷都氏之云皆與元碑不合按碑以宋崇寧五年范致君別刻一石都氏所見必范致君別刻本以其所見之非而轉疑元碑之是無端自生瘡痏良可笑也

顏碑云開元十三年駕幸東都以公爲西京留守新舊史本傳皆在十二年明年東巡泰山駕發東都蓋帝以十二年十一月幸東都十三年十月將封泰山遂發自東都耳碑蓋欲約而言之故但云駕幸東都也綱目載爲西京留守於開元四年十二月按是年帝未嘗幸東都無用留守或以明年將幸東都故先以公爲留守乎又公引年致政碑在二十一年新舊史本傳皆在二十年而舊史元宗紀仍在二十一年前後自違反宋公始終右丞相綱目誤書左丞相新舊史及本傳公之拜右丞相在開元十七年綱目闕而不書俱是疏忽

竹雲題跋卷三終

番禺孟鴻光校

金壇王　澍　蘧園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魏晉以來作書者多以秀勁取姿欹側取勢獨至魯公不使巧不求媚不趨簡便不避重複規繩矩削而獨守其拙獨爲其難如家廟元靜等碑皆其晚歲極矜練作也此碑書於天寶十三載距貞元元年七十有七爲李希烈所害尚三十有二年則此爲四十五歲時所作乃其盛年書故神明煥發而時出姿態不失清遠耳

東坡謂魯公此碑字字臨逸少雖大小不倫而氣韻貞是按右軍爲王脩書東方朔畫贊脩死其母以其生平所愛納之棺中則知右軍書不傳久矣故常摹以爲僞而董廣川亦謂後人爲之託逸少以傳今觀魯公後記云取其字大可久不復課其工拙厚自謙抑明是自書又其文字與右軍所書多不同決知其非臨右軍書矣安世鳳墨林快事謂此碑久毀東明穆先生得古搨重刻之故其斯立等字多譌據此則此碑今爲重刻然較文選所載原文惟弃脩作棄世神交作神友耳此外絕無譌字不省安氏所云多譌者是何刻也或其所見是南渡後榷場所市覆本亦未可知碑首兩額皆魯公所題前贊不書互見耳安氏稱十二字古雅峻拔陽冰高手所不及未免譽過其實此書方整實不及陽冰余以魯公篆隸絕少故并辯之

東坡用墨如糊云須濃濃如小兒目精乃佳古人作書未有不濃用墨者晨興即磨墨升許以供一日之用及其用也則但取墨華而棄其滓穢故墨彩艷發氣韻深厚至數百年猶黑如漆而餘香不散也至董文敏以畫家用墨之法作書於是始尚淡墨雖一時韻味冲勝及其久也則黯黮無色矣要其矜意之書究亦未有不濃者觀者未之察耳

按舊唐書楊國忠恐公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平原去范陽不遠爲祿山東戶是時祿山反兆已萌公託霖雨脩城池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曾文士泛舟外池飲酒賦詩祿山以爲書生易之遂不爲防而竟爲公所困此碑立于天寶十三載距祿山之反一載耳而斤斤爲此不急之務大書深刻惟恐後時蓋即當時飲酒賦詩之意明示祿山以書生所急不過如此使祿山以爲不足慮而後可圖大計耳蓋公之用意深曲一至于此千百載後覽此碑者但賞其書法之佳豈知公之苦心有不可明言者哉余故特表而出之使覽此碑者直當比于寫賊齒擊賊笏未可但以書目之也

顏魯公送蔡明遠敘

此書堅剛如鐵而用筆一正一偏敘脚痕之妙宣洩殆盡山谷極力追之不能得其彷彿余何人斯乃竟放筆效之無乃太不知量也歟然亦彷彿得矣

按年譜乾元二年公年五十一六月自饒州移刺昇州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昇州即江寧郡也公與蔡明遠帖中有及來江右中止金陵等語則知此帖當在是年公以去年十月刺饒州明遠相從趨事今來江右又復千里偕行轉輸不絕公深德之故有此序也

顏魯公送劉太冲敘

劉太冲帖碧落書宋時爲唐坰所收其子常語米老謂與智永千文柳公權等書同葬則世間已無此帖矣而董思翁跋又謂在趙中舍士楨家嘗時有密爲王詵購去之語豈果爲晉卿所得故流傳至今耶又米氏書史稱坰將才不偶命而德其無賸九字剪去今此帖九字無恙獨關首行五字不可解也蓋唐人善鉤摹或別有搨本亦未可定顏書多遒古敘脚痕之趣時時流露於行墨之間此敘獨秀潤有姿態爲顏書最宜人之作余在京時曾臨一本以未能匠意毀去更臨之

此序不記所作之年按序中有泰淮頂潮句溪春水之語亦當在刺江寧時公以乾元二年六月自饒州移刺江寧明年二月追爲刑部侍郎在江寧者僅八月則知此序與送蔡明遠敘同時皆當在乾元二年也又序中言昔在平原拒胡羯而請與從事乃知公以平原刺史拒祿山時太冲實與有功而舊史但稱清河客李萼不及太冲非有此序則太冲一段謀畧幾及殺千古矣則知此序關係大冲不小非直移贈而已此序碧落書碧落宜墨故在顏書中獨爲腴潤

顏魯公乍奉辭帖

此帖疑即報蔡明遠後帖所云乍奉辭者即前帖所謂指期斯復也承已過球者即過邵伯南埭也嗣然珍重者即所謂行李之間深宜尚慎也兩兩相印語趣正同可指而數也蓋明遠於公爲大有勞故於其去也丁寧反復不能自已如此魯公作人堅剛如鐵乃于朋友之間萬分委至故知千古真君子未有不近人情者也

顏魯公乞米帖

東坡謂魯公書細筋入骨如秋鷹此乞米帖真所謂細筋入骨者也與論坐書故當是一時所作寶晉英光集謂此帖挑踢太多無平淡天成之趣筆氣鬱結不條暢

是逆旅所書愚謂此與爭坐同皆圓勁古淡有游行自得之妙比於鹿脯馬病故是異流同源賓晉妄有軒輊恐非平允之論若其謂公學褚則可謂知公之深至以李太保爲光顏則不直一笑矣

顏魯公與李太保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賓晉英光集以李太保爲光顏以穆宗初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公爲刑部尚書時光祿名位尚微不得遽稱太保今考李光弼傳稱代宗即位拜太子太保正在廣德二年則此太保決知爲光弼無疑也光弼爲國元老盡力王室與魯公爲氣類其從光弼乞米乞鹿脯宜其不厭千煩矣

又按此數帖皆當在廣德二年或永泰元年與論坐累先後蓋永泰二年二月公便貶峽州別駕不得復稱刑部尚書矣

顏魯公到中使帖

此帖與裴將軍書正同魯公忠義之氣出於天性故不覺色飛神動如此希烈瓘奴乃欲屈膝可恨可惜

張丑清河書畫舫云顏眞卿大字蘇洲帖爲宋宣和御府故物元初藏張可與家後其壬芝鮮于樞等六跋裔賀成題名嘉靖壬辰歸錫山華中甫文徵仲爲之跋後歸構李項氏康熙間錫山秦公子樹聲見于京師云字大如掌縱橫遒古驚欲下拜今董氏戲鴻堂所刻字形差小王芝以下諸跋皆無之戲鴻所刻既拙惡又草率不復匠心一至於此余未見他刻便據戲鴻堂臨之正未知有合否耳

顏魯公論坐書稿

魯公論坐書稿凡七紙渡江時在長安安師文家見弟

折疊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鹿脯帖作一分遂離爲二黃山谷從師文借得後三紙於是仍合爲一東坡稱其信手自然動有姿態比公他書尤爲奇特山谷亦云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來風流氣骨米元章云爭坐位帖爲顏書第一字相連屬詭異我動得于意外蓋由當時義憤勃發意不在書故天眞爛然自合矩度長安所摹石雖已泐然剝蝕之餘風骨未減不比戲鴻堂草率荒略全體盡失也余自幼酷好此書數十年來臨寫百餘本畦徑之外輒有合處此本尤覺可意神氣到來不殊我自作草也

學魯公書須使盡氣力至於無所用力處乃見天則

魯公爭坐位帖氣格當與蘭亭並峙然蘭亭清和醇粹風韻宜人學之爲易及既入手却不許人容易寫得非整束精神皎然如日初出却無一筆是處爭坐奇古豪宕學之爲難一旦得手即隨意所之無往不是此亦兩公骨格之所由分也

此魯公與郭英乂書英乂爲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驕蹇參修陰事元戎魚朝恩以固其權時郭子儀大破吐蕃於長安朝臣德之爲興道之會英乂憑八座尚書坐朝恩丁公移書糾正之年譜以此書在代宗廣德二年按行狀公以肅宗寶應元年加上柱國廣德元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是年十月吐蕃寇長安上幸陝州子儀奔却之十二月上還京師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使二年正月以公檢校刑部尚書三月進封魯郡開國公觀公自署銜及稱朝恩爲軍容者與年譜正合則知此書正當在廣德二年十一月蓋明年夏劍南節度使嚴武死英乂往代之即不復在京矣顧寧人金石文字記

不知其年列此書于大歷之後蓋未深考耳

按米氏書史爭坐帖是唐畿縣獄狀硬熟紙起草內小字是於行間添注不盡又於行下空紙邊橫寫與刻本不同石刻麤存梗槩耳又袁清容集爭坐眞蹟京兆安師文寄刻以傳世吳中復守永興以安氏石未盡筆法因再摹刻今此二本世未之見所見惟關中刻耳如米氏言行列已非麤存梗槩不知眞蹟妙處何如使人神往又不知安氏吳氏所刻比今關中本又何如或曰今關中本即安氏所刻亦未知其是否也

東坡初見安氏全帖手摹數十本袁清容得一本於東平王氏無纖毫失眞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記米海嶽少時亦臨一本縫有元章戲筆字印亦爲袁清容所得三十年前於金壇于氏青蓮社見一本筆法大似元章與關中本不類疑即袁氏本刻石者氊蠟精妙定是古搨惜未借臨爲悵悒東坡本則未見附記于此亦可知坡書之與魯公其用力精勤如此宜其落筆珊合也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魯公三稿皆奇而祭姪稿尤爲奇絕蓋泉明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屍于洛陽河北杲卿僅得一足季明僅得一首魯公痛其忠義身殘哀思勃發故縈行帶怒和血迸洩不自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縱橫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絕調想爾時祭兄杲卿亦自有稿意其雄絕處正復不減惜今不傳耳明季遺跡在吳太學用鄉家刻餘清帖中爲祭姪刻本第一停雲館或云米臨非魯公筆也平生愛臨魯公三稿不怪其書以其可以發人忠孝之思故援豪濡墨輒覺腕底有魯公神至所謂古叙屋

漸痕峻拔一角潛虛半股諸微妙不傳處筆墨之間自有契合正不足道也

顏魯公告伯父稿

山谷老人論爭坐書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蓋一紙半書而眞行草法兼備也弇州山人云此帖與祭季明姪稿法同而頓挫鬱勃少似遜之然風神奕奕則祭季明姪稿小似不及也按江村高氏銷夏錄此稿尚在人間余未之見所見惟淳熙續帖及吾家鬱岡帖刻本筆力緩弱殊不稱魯公風骨余參取論坐祭姪兩稿筆意臨之但未知果與眞跡合否耳

按留元剛年譜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時杲卿妻妹兒女及泉明之子皆被賊拘囚流落河北至是公使臯明往求之九月得姪季明首櫬故祭姪季明文有攜爾首櫬及茲同還之語尊爲酷吏唐旻所誣以十月改饒州刺史至東京拜埽以骨肉歸京暨一門邺贈告於濠州伯父濠州名元孫杲卿之父世稱祭伯者非也祭姪時刺蒲州故銜稱蒲州刺史告伯時改饒州刺史又行狀及新史皆稱封丹陽開國子而兩纂公所自署皆稱開國侯乃記載所誤當以公所自署爲正

顏書公奉命帖

唐史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往宣慰之明年希烈僭偽號問儀于公公不爲屈八月希烈縊殺公于蔡公有自汝移蔡帖未之見也公幽於汝蔡凡三年幾死者數矣義命自安始終不易及入龍興寺自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爲墓誌此帖所謂祇緣忠勤無有捷意中心恨恨始終不改者蓋其時書以明志之語也或者議公年踰七十不肯致政難以言智當是時唐室禍亂相仍殆無虛日又林甫盧杞相繼爲相中外之勢危若累卵公以五十年舊臣不忍坐視其亡而寧以身殉此其心跡直與日月爭光可也或又議公不死於希烈僭號之時至爲希烈所殺以爲公惜希烈之陷汝僭號等及耳公不死於僭號之時與不死于使汝之日一也豈謂公於此時尚復有偷生畏死之心哉一日不死或者朝廷匡復尚可留其身以有爲未可知也且建議遣公者杞也從杞遣公者德宗也以宗社存亡之臣投之亂賊是魯公之死君相死之耳綱目大書顏眞卿爲李希烈所殺罪君相也

按留元剛年譜魯公生於景龍三年己酉距貞元元年乙丑五十七有七因究行狀亦云貞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希烈使景臻等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七令狐峘神道碑則云今上興元二年八月三日蹈危致命而碑末復云貞元初遇害舊史則云興元元年八月三日殺眞卿然又云年七十七皆不合綱目從舊史而新史不載年月按公有自汝移蔡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眞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日書此公所自書者的的可據當以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害公於龍興寺年七十有七爲正或云八月二十四日或云八月三日則無須深考矣

卞氏所收僞魯公帖

卞令之少司寇收魯公自江淮帖僕以劉太冲蔡明遠乘食等帖細意對較字字皆同則知此爲好事者集魯公字雙鉤所成又其所收湖州帖筆法浮蔓少力亦屬好事者仿顏面貌而爲之以便售利顏書雖率爾作草無不沉勁入骨此書殊不爾決知非魯公余此論似妄實有精鑒不虛也恐來學或未能識別聊復書之以塵於寒食帖後

懷素帖

懷素草書以小字千文爲最以其用筆謹嚴猶不失晉人尺度次則藏眞律公三帖飛動疾勁天眞爛然雖少縱於千文然謹嚴之意故在應正不乏至于自敘則縱矣游絲連綿亦少頓折迷出藏眞律公下然筆瘦神清狂縱中尚有斂括意下逮聖母雖規模大令故饒姿態而體肥筆圓失其清迥故步外此今世所傳苦筍眞跡亦當在藏眞律公之間餘皆不足道矣

懷素藏眞聖母二帖

素師書法出自大令而縱逸過之要其過處即其不足處凡用意外張者皆內不足而以氣發者也蓋雖大令猶不能無憾況下此者乎此兩帖爲素師生平合作而藏眞尤清矯拔俗律以右軍之法誠不免如前所云要之天馬脫銜游絲獨曳故自神奇可愛矣

唐李紳告

公垂唐武宗相也以其短小精悍故世目之爲短李會昌二年由淮南節度使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此其告也公垂分司東都歷河南尹故告有河洛神明等語其尹河南政治剛嚴惡少遠遁故告有方嚴氣徒震慴屏跡等語蓋亦當時才相也然威烈之過陷于刻暴至枉殺江都尉吳湘身歿以後竟坐湘冤子孫不振固其宜矣史稱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告身無之又稱封趙郡公告但如舊封贊皇縣開國男耳恐史誤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北海書法原本大令而豪邁飛動態度過之此少林寺戒壇銘騰天淵之勢于分釐之間在北海碑刻中當居第一又末書伏靈芝刻乃北海所自鐫記托名者爲當時絕矜重之作尤可寶也二十年前于淮陰程氏見一本雍正四年從老友蔣樹存行篋中得一本平生所購惟此而已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按慧明葉法善之父法善三世爲道士有攝養占卜之術睿宗即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功故拜法善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碑所謂有開必先大啟聖猷者是也撰文書碑名字俱泐隸法清瘦頗類御史臺精舍碑不合東漢筆法然僕之所惡于今之爲隸者正以不得漢人風骨徒以襲其形貌耳此碑風骨遒勁正喜其于漢人之外別樹赤幟何必公相沿襲千手一同乎

趙德甫金石錄第五卷目葉慧明碑下注韓擇木撰并八分書今此碑分書頗類擇木然前款撰文者載江夏李青碑者載國子監太學生明是兩人非出一手又江夏李三字尚停決知非韓所撰青碑名姓俱泐然德甫既誤以兩人爲一又焉知所謂韓擇木者不亦爲一時率爾誤書者乎

唐李商隱書月賦

率更書法多尚脩長行書爲甚義山此書出自率更而比于率更尤覺長而踰制蓋自魏晉來無有如此書者義山作人絕跌宕不可繩以禮法書亦猶爾余於此聊爲書中增一殊觀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右楊景度書神仙起居法八行真跡在范一齋總制家乃其先大司馬公所遺裔余在京於林多齋山以示余摹得一本并虎兒高宗商左山三跋皆摹之後尚有留丞相文待詔二跋則未及摹也景度甚有名於宋山谷推爲散僧入聖爲魯公後一人余竊謂景度險勁有餘鮮明和悅暢之氣蓋其生當亂世氣習纖仄未暇仰窺先聖賢典型但以其資質所近筆力所到走入狹小一路故僅可比之散僧入聖至於典謨訓誥清廟明堂氣象則未或有後來王荆公全學其書宜其見訶於紫陽先生也景度書流傳甚少但據所見真跡聊復臨之以備五季時書法至步虛詞意實不喜之故不復臨也

宋高宗臨蘭亭

此宋思陵所臨以敍頰上本無豪髮之異蓋臨頰本也頰本闕二十七字此僅闕五字後有思陵御押思陵行九而押爲五蓋取易飛龍九五之意曩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公借得宋本初見以爲頰上觀後御押知是思陵所臨因絕人事摹得之

宋游丞相景仁藏蘭亭百卷內有一卷爲思陵臨賜向子諲者行列比定武本爲寬字亦極圓潤據適蓋其自運本也此卷筆筆規模褚公不惟形似非其神韻而具得之吾嘗說頰上爲褚摹禊帖第一此本又思陵臨頰上第一明眼人必能契余斯語

米臨蘭亭

此米老所摹乃拙存老友得自泰中者黃文獻公稱其貌不必同意無少異衡山云當求之牝牡驪黃之外董文敏公則云絕無本色乃與褚摹相類乍屬目以爲真觀時物三公之論不同如此余昨摹褚本定爲米老所作今摹米本益信非謬蓋其摹褚時意在託褚不規規求似所以神完氣足無所不似此斤斤摹倣無遊行自在之趣反覺未爲神似蓋彼則意勝于法而此則法勝於意故也此惟老於書法者知之非喜解人未易窺此語

米元章顏魯公碑陰

老米書魯公碑陰即學魯公宋廣平碑深勁秀拔在米老書中別是一種風格與山谷東齊廟碑全非二老本色故並著之

余曾見魯公碑陰墨蹟超妙入神以較刻本筆力十倍再四追摹不能及其萬一蓋信古人神妙無方非後來所能彷彿跋望前良殊增慚愧

魯公爲盧杞所忌遣使希烈幽囚汝蔡者殆三年終不屈以死此其義烈真可與日月爭光者也元章痛其死乃爲仙去之語以掩其憤懣之思用意良善然吾獨以爲大失魯公之心當希烈遣縊魯公時僞傳有自公神色不變徐問首自何日來京師及告言至自希烈乃云此賊耳此其志操定之已久豈復有偷生之志者魯公平生頗溺老佛當時或從陶八八學神仙之術亦未可知及其使希烈一出一入動以義命自安蓋舉平時所爲神仙者至此已盡付之浮雲矣藉使果得仙去吾猶將譏之以成公之志節況事理之所必無哉元章不識大義乃以無稽小說大書深刻誣衊昔賢可謂傳矣若其書法深勁則吾最時所謂學魯公宋廣平碑者得之恐來旨愛其書誤信其說故不可以不辨

米元章蜀素真跡

蜀素卷吳郡邵氏遣於慶歷甲申閏二十五年至熙寧

戊申邵子中始跋其尾又閱二十年至元祐戊辰米元章始爲之書計自甲申始造至戊辰中更四十五年邵氏裝褫藏弆特爲珍重至米元章自謂腕有蔡之鬼遂不復讓此卷明孝爲吳用卿所藏董文敏以諸名蹟易之戲鴻堂所刻先據摹本入石故其字跡各小分許曩在京師從儼齋大司農借觀風神秀拔仙姿絕世去戲鴻堂本萬倍爲米老行書第一展玩旬日不能釋手歸來追摹其意臨此一卷米老以蜀素余以吳紈且行數適合無餘無欠豈亦有數存其間耶米老書此卷自謂腕有蔡之鬼余謂此卷亦自謂腕有元章鬼矣

聖教自有院體之目故有宋一代無稱道者然蘇米諸公往往隱用其筆法而米老尤多乃其平生絕未嘗一字道及所謂得意忘筌了從教看不把金鍼度與人也此卷實筆筆從聖教來余臨寫之次恍然有契特爲拈出不使千百世後爲古人所欺亦是一適

祝京兆書

他人書千紙一同惟祝京兆紙各異態字各異勢平生無有同者僕推京兆書爲有明第一爲此也然往往縱逸處多肅括處少不免爲沿門擊鼓者開先路此則京兆之病此卷圓美中有肅括意縱橫馳騁而不失繩墨乃京兆書之絕矜鍊者中亦有一二滯筆不免帶本來習氣要之自是京兆合作余見京兆書以百數此故當爲甲觀也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卑以自牧威如以閑家所以脩身齊家之道備而天下之理得矣自世教衰微道法息滅整身無檢律家亡則以放恣爲高明以褻嫚爲和順縱心所如往而不反失身滅倫必基于此矣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始之不謹漸必驗之可不戒乎余拈此二卦非以爲書爲整身律家者閑也其用篆書物理其本明不敢易也伊川云作字須用敬篆律尤嚴毫髮有忽全體具廢知此義者可以語學矣一準小篆變化自生至於參差俯仰一中矩度斯亦可爲守禮自得者之一方也圓潤和明仁也中規合矩禮也而分整飭義也變動不居知也準律有恆信也五德具備舉而措之無施不當矣不止一身一家之治矣至由此而悟書法行楷草章直如馳驟康莊耳

僕論書法有意求變即匪能變少溫書謙卦謙字數十兼用大小篆不足又以訥爲謙雖字各異體然未免有意求變所以變盡輒窮終雲在雷化工肖物所以萬古不同者無心於變也作書但因時舒卷而變化具足何事研同較異逐字推排乃始爲變乎至於結體最忌方整長短大小字各有態因其自然而與爲俯仰一正一偏錯綜在手所以能盡百物之情狀少溫謙卦如征四等字必欲擴而大之亦未免排比有跡余爲此書一用小篆字亦求變然筆之所如興與意會既定視之自無同者質之解人其謂我何如也

十種千文

按董廣川書跋梁武帝得右軍遺書命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紙雜碎無序因令周興嗣次爲韻語當其成時一夕鬚髮盡白自謂心力竭於此書帝甚重之詔令蕭子雲寫進今蕭本世不復傳惟隋僧智永所書真草八百本散施江東諸寺者至今僅存一二而宋大觀間薛嗣昌所刻最烜赫有名世所傳爲鐵門限者是也自唐以來名能書者多以字各不同體制盡備可以自見筆力故書千文者不可一二計然智永僅得真草二種趙子昂文徵仲亦僅得篆隸行楷四種班正四年夏余假還二泉道經邦上吾友汪君竹廬嗜書篆隸真行草千文各二種每種一自運一臨古共十種爲古今千文獨開生面且曰將爲余勒之石余遂欣然竭兩年之力以踐斯諾既成各以李少溫筆法篆題其顛字各異態不欲復存永師一筆匪敢自異而規聊用取新來學耳

篆書第一

篆學絕於有明李懷麓傷肥文徵仲傷弱其餘諸家強以綿力撐柱鮮有能屈精華者至趙寒山父子則俗韻逼人不可向邇篆法之陵遲至斯極矣余嘗說篆法有三要一曰圓二曰瘦三曰參差圓乃勁瘦乃腴參差乃整齊三者失其一奴書耳石鼓操縱在手從心不踰篆書之聖不敢仰攀斯喜遺跡亦復淪絕惟李少溫上追史籀下挹斯喜足爲篆法中權余學之三十年略得端緒每作一字不敢以輕心掉之必正襟危坐用志不分乃敢落筆竟此一本凡經半月心力癯瘁乃僅成之陽明言良知非白非黑乃正是赤余之所書亦當作如是觀耳

臨元吳孟思集誼楚第二

元吳睿字孟思僕陽人劉誠意稱其篆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矩度趙文敏吾子行不能過余在京時新建友人裘魯青以其集誼楚千文一卷贈余筆柔如綿力勁如鐵能於古人法外別開一徑而規繩矩削變不失正篆之逸品也余臨此卷參取太公九府圓法筆意不必盡用孟思而斟酌損益不過十存一二於孟思不傳之

妙筆學之外正有水乳之契前卷守正此卷盡變合兩而觀亦可以得象法已

隸書第三

張彥遠法書要錄論隸書云長豪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隸雖變繁慢易要其用筆必沉勁痛快斬釘截鐵而後可以爲書故吾衍三十五舉有方勁古拙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書體之語自鄭谷口出舉唐宋以來方整氣習盡行打碎專以漢法號召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每見方整書不問佳惡便行棄擲究竟谷口隸書僅得漢人之一體且用筆多以豪稍其形貌於古人秋勁霜妍星懸劍折之妙去之殊遠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者也余於隸書未嘗一二爲之而心知其意略仿西嶽華山碑筆法爲此書以就正有道亦不欲更臨谷口五里霧耳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有明一代隸書前有全室叟後推文待詔全室承趙文敏遺烈作書古淡猶有前人風韻文待詔專以觚稜斬截爲工則去古法愈遠矣余稍以漢魏法臨待詔使就簡勁即其觚稜不煩繩削自然淵渾透過一步乃適得其正凡臨古人不可不解此法

楷書第五

余嘗說晉唐小楷經宋元來千臨百摹不惟筆妙銷亡并其形似都失惟唐人碑刻去真跡僅隔一紙雖剝蝕過半而其存者猶可見古人妙處余自少酷愛歐率更醴泉銘得宋搨本悉意臨仿凡千百遍後得蘭臺道因法師碑雖覺風骨太露要自同源異流的然率更血派也此本以率更爲骨參以蘭臺使其結體駘宕峻而不

削潤而不流多力豐筋是固前人所矜尚也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此楷書千文蓋後人集率更字成者重文故不能盡別刻之戲鴻帖中且摹勒拙惡全乏率更手意余謂醴泉銘率更書之極軌也以醴泉筆法臨率更又臨率更之書則也此本取千文之形模追醴泉之風韻有契與否識者必能鑒之

行書第七

蘭亭聖教行書之宗千百年來千重鐵圍無有一人能打碎者雖米元章自謂腕有義之鬼卒亦莫能拔奇於前古之外余所見蜀素真蹟卷爲其平生第一合書然究其根株實筆筆原本聖教彼雖不言其源流所自固可覆按得也余平生學米最深於蜀素卷尤有微契此卷亦彷彿得之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往在京師曾見率更行書千文墨蹟風稜峻削有不可犯之色閱已即卷以去未能摹也丙午春老友蔣拙存自秦中摹取以來不覺撫掌稱快率更楷法峻削而中具和明之韻故爲唐人第一獨其行書不免風骨太露如史事帖及千文皆帶本家習氣仲氏雄冠終未得爲升堂弟子也余以其楷法學意臨此皆使其觚稜稍歸平淡取其意而不襲其貌臨古之善則也

草書第九

右軍草書獨絕千古子敬則已縱至於顛素則弈逸太過法之愈遠孫虔禮謂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標置成體不刊之論也草書須以楷法爲之一點一拂皆歛入規矩乃是右軍適嗣妄意使才至於脈與血作夏雲

奇峰公孫劍器雖云神逸實乃過則之論也余爲草書一以十七帖爲宗兼取絕交書譜淳化諸帖毋令徧規改錯不無守規矩無以致神明臨古者知之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有宋蘇米四家各以逸足馳騁藝苑惟薛道祖墨守晉人成法無少踰越雖才力超軼不及蘇米然自唐以來能得晉人心法者道祖一人而已曩在京師見其千文真跡全法蕭子雲意其時子雲書跡尚未泯滅故得悉意爲之今子雲之書不可見見道祖此卷猶是中郎虎賁何義門先輩嘗言章草於今不可書恐字體不備不免率意撰寫取厌方家道祖此書上援鍾索下開二米信是子雲適嗣究其源流何嘗一筆無來歷乎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昔人謂有唐一代楷書歐陽率更第一率更碑版化度寺醴泉銘爲最二碑在宋時便已剝蝕佳搨絕不易致令人有廿井先竭之歎世所傳皇甫明公碑用筆結體較二碑爲少遜然完字尚多略存率更面目余嘗見舊拓數本肥不賸肉瘦不賸骨蕭爽秀潤與近搨本絕異世之學是碑者或失之板滯或失之寒峭皆未得其妙處所在也余臨此卷意欲追取信本精神而自愧工力淺駁不能少異流俗尚當悉力求之存此以自勗云爾

番禺孟鴻光校

書爲六藝之一取指事象形通其意而已而書家必論筆法猶文章本以明道紀事又必輔以法度文采而後可傳然苟不深究法之所在而妄爲論列則如昔人之所譏窮子爲他家數寶人皆笑其無著囊一錢也王虛舟先生書家正宗其用筆主乎堅正而教學者當原本篆籀嘗以篆籀之離合定顏柳之高下其說見於與錢訥生書訥生學何義門書取姿媚意在仿褚河南先生書有烈士氣得歐陽率更之清勁居多蓋先生之於法深矣吾邑沈君芥舟兼長八法

右王虛舟先生竹雲題跋吾友芥舟沈兄所書錢明府壽泉刻之以傳者也是本出于故中丞雅公今台州太守吳公南村守杭時借而錄之余又從吳公許屬友錄藏是刻即出於余所藏也轉相傳寫不無譌誤之訛丁亥春余虛至淳州過松江李君松雪示虛舟題跋十三卷云從虛舟之子稻孫手校本錄得而失去一卷至三卷此三卷中大抵多言篆隸者余方作書向芥舟索取舊藏互相校讐補其未備冬中芥舟忽從海上以是刻見寄考稻孫手校本中先生有

六法而憔悴專壹于法書名畫之中一日過其方竹居得先生所著竹雲題跋反覆讀之知先生臨池無間人書俱老正在會通之際而盡發其緘秘之情數他家寶一如敝自家寶無不可舉其美善之實以告人而人皆可由是以求其法并求其不法之法以通於神明先生之功于後學豈淺鮮哉予於是竭芥舟藏爲四卷乎請以授梓其原文出自傳寫間有疑處無從校讐則芥舟與其友吳君晚青細按文義正其訛謬于乃任剞劂以廣其傳予聞先生臨摹古蹟最多有稽書嚴藏本幾于等身其跋尾悉有論述而惜其皆不傳他日倘遇好古如芥舟其人不秘所有以示予予當再邀同志晚青輩二三人謀續刻于後雖如趙德父食去重肉衣去重采亦無憾焉嗟乎得可傳之書而不傳其賢於守錢者幾何封已所有以傲人所無而不自知其有同于無也亦可憫已錢人龍謹跋

番禺孟瀛光校

國朝王澍撰皆其臨摹古帖題跋裒合成編澍本工書故精於鑒別而於源流同異考證尤詳如論西岳華山廟碑郭香察書爲校勘刻石鍾繇薦季直表祝希哲誤作焦季直及繇結銜與史異隨亭序派別聖教序始末王羲之裴鮮帖釋文誤作十九字瘞鶴銘非顧況亦非陶宏景同州聖教序稱龍朔三年時褚遂良卒已五年魏栖梧善才寺碑僞題遂良名遂良高士贊誤題永徽二年爲甲寅岳珂跋寶章集誤以寶鼠爲寶泉朱巨川誥非徐浩書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篆文譌字靈飛經非鍾紹京書裴耀卿等奏狀非耀卿書唐明皇批答中桓山之頌乃用王獻之事顏眞卿宋廣平碑考異乞米帖所稱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顏爭坐位帖年月顧炎武金石文字米者祭姪文告伯父文結銜與史異江淮帖爲集字僞作李紳告身與史異葉慈明碑非韓擇木書撰皆引據有柢惟謂褚遂良書出於曹全碑則殊臆度此碑近代始出明以前未有言之者也又排鄭笠蕭衡而自稱腹有元章鬼亦未免文人相輕之習焉

竹雲題跋四卷

胡玉縉撰

澍本工書故精於鑒別而於源流同異考證尤詳如論西岳華山廟碑郭香察碑爲校勘刻石鐫繫薦李直表祝希哲誤作焦李直及繇結衛與史異蘭亭序派別聖教序始末王羲之褻帖釋文誤作十九字墨蹟銘非顧況亦非陶弘景同州聖教序稱龍朔三年時褚遂良卒已五年翻栖梧寺才寺碑僞題遂良名遂良高士贊誤題永徽二年爲甲寅岳珂跋寶章集誤以寶象爲寶泉朱巨川誥非徐浩書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篆文譌字襲飛纔非鍾紹京書裴耀卿奏狀非耀卿書唐明皇批答中桓山之頌乃用王獻之事顏眞卿宋廣平碑考異乞米帖所稱太保是李光弼非光顏爭坐位帖年月顏炎武金石文字未考祭姪文告伯父文結銜與史異江淮帖爲集字僞作李紳告身與史異蕭明碑非韓擇木書撰皆引據有根柢

翁方綱復初齋集考訂論上之三云澍知學審而所撰帖跋避論書碑藝之名而嗜援史事矜爲考訂之學實則所考輒多舛誤

蘇齋唐碑選

清 翁方綱撰

蘇齋唐碑選

昔寶倚壺謂有唐一代，未嘗見右軍正書，故評唐碑者，當以仰承晉法爲圭臬焉。

率更書化度寺碑。

虞本惟范氏書樓殘石，星鳳希遘。宋初翻本近于字者，已失其真矣。

永興書孔子廟堂碑。今已不見唐石，僅本矣，詳見楷書脈內。

虞本不可見，世所行者，陝本圓腴，城武本清勁，以二本參酌，庶幾近之。

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北宋拓者，極肥厚。

以上三種，實右軍嫡乳，晉法之存於今者爾。

褚河南孟法師碑。

虞本亦不可得矣，其翻本行近展者，行近歐者，二本皆不真。虞本現在吳門，爲海內第一妙品，近歸嘉興馮氏，有宣和摹本行世，方殷紀。

張長史郎官石記。

重刻戲鴻堂一本，最失真，吳門翻刻一本，亦未到，此非見真本不可。虞本聞在山左人家，未得見之，近歸南海葉恩谷，摹刻於友石齋

帖中，方殷紀。

率更小字千文。

世無二本，豈道生云，二王可學，此帖不易幾也，真可配化度寺碑矣。宋拓虞本，聞藏平湖汪氏，紙墨重刻，丁酉八月，方殷紀。

率更虞恭公碑。此與郎官記，另有詳殷，見下册，丁卯十二月補記。

每行過廿二字者，是舊本。

率更皇甫府君碑。

學歐必從此入手。

永興破邪論序。

越州石氏刻本，尚可看。

河南度人經。

河南陰符經。

文氏停雲館所勒，皆石氏本也，從此間津黃庭，東方象贊，即山陰遺矩在茲矣。

樂毅論海字本。樂毅論今已得古本，別錄卷二卷丁卯十二月記。

停雲本竟失之，至於刻本，則不可用也，此惟復齋碑錄詳之，最關考證。

薛少保書昇仙太子碑，并碑前年月。

唐初歐、虞、褚、薛四家並稱，而薛書世無知者，惟此昇仙碑陰，是其手迹，薛曜書遂遜之，薛稷字嗣通，時與薛曜稱二薛。

此碑在河南偃師縣，其正面武后書，不足道耳。

唐元宗御書泰山銘後年月一行。

此唐人大書最佳者，中宗崇陽手勅，遠遜此矣。

尚有薛純陀大書祇園銘，及顏魯公離堆記，屢經訪拓，至今尚未得見，附識於此。

褚河南倪寬贊。

碑存良所藏，真本不可見，今惟蘇齋刻本，孔經酒碑。

不知何人書，極似虞永興，或謂永興書非也。

褚河南伊闕佛龕記。

碑在龍門磨崖大字。此唐楷中之隸法也。

柳諫議李西平碑。

此柳書第一。能得未整以前之作本更妙。

李北海端州石室記。

此北海書第一。亦唐楷中之隸法。

陳諫南海神廟碑。

此碑亞於虞、褚。

顏魯公宋廣平碑側。

此側字沖和遒遠。是顏書最高之作。

宋廣平碑。

茅山李元靖先生碑。

殷君夫人碑。

元次山碑。

此皆魯公之正書上品。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

魯公中興頌。

竇懷哲書蘭陵公主碑。

褚河南書房元齡碑。

褚河南羅塔聖教序記。

張阿難碑。

僧書假虞、褚。

嘗公唐儉碑。

不知何人書。亦有虞、褚意。

袁公殷志元碑。

亦有隸意。

柳子寬書諸葛祠記。并陰。子寬名公綽。諫議之兄弟。書法不過於其元章耳。

此碑之陰。上半是其所書。下半磨去矣。

皆叔向碑。竹易書。

于志寧碑。劣立政小楷。

張玄貞書北岳廟碑。

蘇選唐正書五十種。茲更擇其最上選三十六種。爲　式亭老友。記於此册。嘉慶庚申臘八日。方綱。

予嘗爲式亭錄唐人正書上品卅六種。茲式亭復以索册。來錄其未盡者。因取前所錄者。補其最要之三種。亦溫故知新之義也。

虞永興書廟堂碑。向未得見唐石真本。今幸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本。並非專以圓勝。向來爲陝刻所誤耳。金壺王弼林亦云。虞得右軍之圓。亦是僅就陝刻言之。自何義門、王弼林、徐壇長、諸前輩。皆未嘗親見唐本。世所謂虞書者。僅皆專指陝本言之。致使永興真面。湮沒不可見。雖陝刻亦有極似原本處。然未免一律趨於過圓。又起勢每傷於尖纖。捺腳每失之笨鈍。尚多不及城武本之得真。而城武本拓者甚少。世人罕知之者。然城武本年久亦太淺細。又有過涉枯瘦。不及陝本精腴之處。愚竊撰廟堂碑考一卷。取陝本、城武本。逐字校核唐本。著其同異得失。此卷今已刻於曲阜。庶幾稍見永興原碑之真際耳。

李更衞虞恭公碑。著錄家皆言殘闕。且無李更衞名。近日翻本。妄以皇甫厚君碑後李更衞名。移置此碑之末。大失真矣。世所見上半截拓本。每行僅廿三四字。昔林同人考是碑。據醴泉志云。僅存四百餘字者。即指此上半截言之。蓋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其下半。上大夫亦皆過而不問。如亭林金石文字記。亦僅以殘闕二字了之。此碑下半。無人知者。非一日矣。予今屬友往陝者。覓工洗滌全石。以淡墨拓之。乃覩外間所傳者。得多千餘字。第一行題下。辨出中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岑文本撰。渤海縣男歐陽詢

書碑內全文可辨者得二千八十餘字。誠大快事也。擇其精妙。手臨得八百許字。倘遇善工。能謀重勒於石。足勝外間翻本十倍矣。此碑實化度、醴泉間。最見率更筆意者。前所論未盡。故具詳說之。

張長史正書郎官石記。向見吳下有重勒本。故疑董文敏戲鴻堂所刻之未必得真。去年始得見唐石原本。乃知董刻不誤。而吳門重勒之誤也。此二本有王元美、敬美、兄弟手跋。品以永興廟堂之亞。實則不過可比褚公東山帖。若遽以永興擬之。尚過譽耳。董華亭刻入戲鴻堂帖者。雖失其神理。然大局御自不差。要之庶幾以化度爲第一。廟堂、醴泉。亦各有臻極處。此外則孟法師、奚恭公。皆驂妙品。而長史此記。或附參焉可耳。

以上補前册所未說者。

又有從所遺。而未寫於前册者。

昭仁寺碑。

無書人名氏。或以爲永興書。非也。

王居士塔銘。

敬客書。褚楷之派。

柳書護命經。

河南書小字千文。

王士則書李寶臣紀功頌碑。

御史臺題名。

郎官題名。

王知敬書嵩山武后詩。

虞書奉三日帖。

褚書奉五日帖。

徐嶠之書姚蘇碑。

沮渠書老君祠碑。

甘道士書明皇勅。

以上合前册所選。凡五十種。

嘉慶丁卯冬十二月六日。爲式亭老友書。方綱。

道光乙酉九秋。借鈔於邗上寓齋。方毅。

道光戊戌冬日。從方毅借得。趣藏已亥四月四日。鈔於撫粵使者署中。雪逸。

右蘇齋唐碑選二册。合一卷。乃 先資政公手錄本。方毅姓何氏。名瀛。錢塘人。嘗道光戊戌己亥間。

興 先公同在長白怡良公幕府。即所謂撫粵使者署中也。大抵蘇齋書學。以化度爲宗。故其議論

元 率不外是。然致據之精詳愼密。千古以來。實無其匹。讀者審之。同治十有三年四月丙申。臨安姚覲

校栞記。

蘇齋題跋

翁方綱撰

蘇齋題跋，爲錢唐何君方毅所傳錄，其天際烏雲帖、歐陽千文、辨化度寺張遷碑、等數十條，從新筮張氏本補錄，兩本參校，各有不同，今就全集中互有詳略者，並列之。甲寅春日，海昌蔣光照識。

蘇齋題跋卷上

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冊

周叔姬鼎

方綱按，首三字是人名，當闕以俟攷。前跋以爲篆體唯字，恐未然耳。款識一冊卅葉，凡六十二種，其第廿三葉，夏壺以下，有宋人青牋紙，書鐘鼎款識之題目，故其冊前亦以此四字冠首也。薛尚功鐘鼎款識法帖廿卷，名與此同，而薛所集是摹本，此則皆就原器搨得者，何曾親對齊桓柏寢之陳矣。此冊昔嘗與宋搨武梁祠冊同在馬衍齋處，前人屢有題記，今武梁祠冊歸黃秋盦，而此冊歸之吳門陸氏松下清齋，千前歲於沛上訪武梁祠，得借觀其冊，今復得借此冊，雕蟲二旬之久，古器精靈，森然來會，信乎有墨緣邪。嘉慶六年歲在辛酉春二月廿有四日，北平翁方綱書於石墨書樓之後軒。

黃秋盦屢爲予言此冊之妙，今始得借觀於蘇齋之後軒，每晨起展玩數四，與日在吾齋何異。辛酉春二月，翁方綱記。

晉舊本張遷碑後卽題跋冊

東平藩陰碑。東里四字勝。吾嘗摹石廟。髣髴潤與色。（色字。數十年前拓本。尚微可辨。潤字。舊拓本亦罕有者。）是年使金陵。羅館秦淮側。汪生古之狂。爲我搨石墨。古蠟光瑩然。四字千鈞力。秋燈水檻陰。素油手揭勒。歸來初冬初。新晴拜塔城。碑亭庠門畔。州牧共攄臚。召南懿子棠。續戎斯其職。（二句。碑內語。）來行僭書名。十載應追憶。今又三十秋。幸未苔蘚蝕。爾日手植材。宦遊未璋特。得膺茲牧良。藩沛功繁殖。（蓋生李良子。己亥與江南鄉試。所得士也。今以課最。擢東平牧。適來都門。其論）神品。予今僅見此雙鉤本。已不啻所謂親見仙人。聽吹玉笛者矣。

率更小楷千文

率更小楷。如九歌、姚恭公碑。皆久無真本。此千文乃垂老所書。而筆筆昏法。故入神品。予今僅見此雙鉤本。已不啻所謂親見仙人。聽吹玉笛者矣。

率更千文。僅見於宋人寶刻類編。不著時地。而諸家著錄金石者。皆不言及。按虛舟題跋刻本。較此墨迹。多引新唐書詢年八十有五之語。然獨不引張懷瓘書斷云。詢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尤爲明白也。史稱歐陽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嘗遣錢使市父遺迹。然宋人所刻類帖。有率更所書授筆訣。亦云付善史。正與此帖末語相合。而此云。附隱之明奴、通之善奴。更加詳耳。又按倦翁法書贊。所載率更書陰符經奴。末云。貞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日。書與善奴。倦翁跋云。率更子通。字通師。官至內史。號小歐陽。即善奴也。其贊曰。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千古會稽楷則。于今重見陰符。則又在此帖之前四年也。通之蓋

來意不取小字。誠恐啓後學淩躐高談。棄小楷不學。而專趨大行草之漸耳。

嘉慶乙丑冬十一月望後二日。爲戴園老友題此冊。北平翁方綱。

歐陽率更小楷千文

率更小楷千文。僅見此雙鉤本。已不啻所謂親見仙人。聽吹玉笛者矣。

予今僅見此雙鉤本。已不啻所謂親見仙人。聽吹玉笛者矣。

歐陽率更小楷千文。乃垂老所書。而筆筆昏法。故入神品。當爲歐帖中無上

神品。予今僅見此雙鉤本。已不啻所謂親見仙人。聽吹玉笛者矣。

率更千文。僅見於宋人寶刻類編。不著時地。而諸家著錄金石者。皆不言及。按虛舟題跋刻本。較此墨迹。多引新唐書詢年八十有五之語。然獨不引張懷瓘書斷云。詢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尤爲明白也。史稱歐陽通早孤。母徐教以父書。嘗遣錢使市父遺迹。然宋人所刻類帖。有率更所書授筆訣。亦云付善史。正與此帖末語相合。而此云。附隱之明奴、通之善奴。更加詳耳。又按倦翁法書贊。所載率更書陰符經奴。末云。貞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日。書與善奴。倦翁跋云。率更子通。字通師。官至內史。號小歐陽。即善奴也。其贊曰。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千古會稽楷則。于今重見陰符。則又在此帖之前四年也。通之蓋

一字通師。此可備官奴帖後一則故實也。

虛舟跋云。附與付。古通用。非也。此帖內以姤爲垢。以研爲妍。以祐爲祜。以翟爲翟。蓋皆老年涉筆之誤。正足以見其真意。觀者勿以此致疑可矣。豈其通用之謂哉。

此帖當與化度寺碑同論。乃虛舟跋內品及溫公碑。而不言化度何也。虛舟嘗自跋續書千文云。用本率更小楷千文。古雅精妙。出化度寺碑上。今千但見鉤本。已謂當與化度並論。此帖之神妙。固不必言。而必欲推爲在化度上。則吾今固尚未見真拓本。未敢遽以臆定之。然虛舟既見真拓。而此跋止於如此。則豈醴泉、溫公、二碑。可辭化度上乎。吾每慨虛舟先生。學歐而不識化度之妙。故於晉法邈乎未遠。今觀斯跋。則此千文之所以妙。正未知虛舟胸中。劑量分寸。究竟何如矣。

乾隆己酉七月。予於南昌使院。爲門試士。而夢華居士。於其友人所。見此墨寶。倦倦以不得多借留數日。俟予做扇一見爲恨。其後十日。試事既竣。夢華亦將之山左。瀕假裝矣。過予院齋話別。以此鉤本見眎。爰命小史雙鉤一通。并系小跋於後。以志居士慇慇同篤古歡之意。八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書。

跋自臨天際烏雲帖

宋蘇文忠公書。當陽居士帖。元季名公題詠。嘉靖卅八年。贈松陵史氏、墨林項元汴珍藏。此帖史氏已刻石行於世。後陳汝同、吳原博、二跋。皆不刻石何也。

蘇文忠書天際烏雲帖。舊藏楊李、項氏。跋稱。尚有吳文定跋。今已失去。又柯丹邱跋。末失去十八字。（評五月丹邱柯九思書。）張貞居詩。失去前五首。原是卷子。不知何時改爲冊。方綱於乾隆戊子十月八日。購得之。今壬辰五月廿九日。爲宮詹錢七兄錦石先生臨此。又倩古歡羅兩峯繪君謨夢中詩首二句爲圖。而

詩之。庶以彷彿前賢往復嗟賞之意。是日識於孫公園寓舍之青棠書屋。

成趣園記

右祝枝山書成趣園記。自署鄉貢進士。枝山以宏治壬子舉於鄉。而至其出知興寧之前。此廿餘年間手迹。皆稱鄉貢進士。此卷在正德二年。枝山年四十八矣。然正德二年。是丁卯。非丁丑。不知何由誤也。予昔見觀鄜州鐘銘。年月干支差誤。又米老蜀素卷後。有董文敏手跋。年之干支亦誤。古人竟往往有如此者。觀者幸勿以爲疑耳。乾隆壬子秋九月。北平翁方綱識。

祝枝山書成趣園記。爲秋齋九兄題五首。

韻勝元從竹勝來。外間狂草信興臺。馮班何焯津梁在。肯許良常問湖洄。王虛舟每讀枝山書。謂未見此純有格耳。

諸家册子繡金鍼。可但朱絲得法深。百鍊剛來柔裹指。中間敷筆似雲林。此卷極似結河南書文碑。此册二卷中本。對文有型。句法月。

眞賞齋中結勝緣。華陽樓榭好山川。夏承婁壽論籤笈。迴迴流風四十年。卷中有弟錫鬯印。錫鬯道印。生晉爲華氏印。

作眞賞齋賦。夏承婁壽漢碑。天球河圖。此賦作於嘉靖二十八年。已酉。在枝山書此卷後四十餘年矣。

虎搏胡牆語未奇。蒼官石丈氣淋漓。當時落筆如風雨。此老多應造化師。

鄜州瑞室銘。此卷以丁卯誤爲丁丑。故用眞觀寶室寺鐘銘爲比。

半載馳書訊濟甯。江東羊薄眼俱青。旁人莫笑干支誤。神似鄜州瑞室銘。

今年春三月。方綱按試。道出沛上。秋會具舟相迓。支篷嗽麓。同賞此卷。輒題二字於前。明日雨後宿鄒縣。燈下作二詩。以寄題之。即此第一首及末章也。其秋還濟南。夢寐之間。時在此卷。因復寫書至沛上。借卷重觀。秋齋不吝珍祕。馳以見付。自秋至冬。百有餘日。無時不陳几上。復得三詩。合前凡五首。皆於其後。蓋予所見祝書。未有過於此者矣。今將緘還。拜爲識此。十月朔旦。方綱。

題集古器銘册

昔漁洋、竹垞、諸前輩。金石詩跋。予惟見甘泉宋央瓦册。今在侯官林氏耳。近日如吾受笙、暨阮芸臺、秦敦夫、張叔未、葉東卿。每持所集古器物銘屬題。而受笙選擇尤審。如漁洋所詠焦山鼎。予辨其非眞。此則無所疑。黃山鐙款。證薛氏款識之誤。此二拓本。予又嘗以王述庵所藏建昭燈款。證厲樊榭之誤。張叔未乃具有之。信乎可與道古矣。癸酉夏六月十二日。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建昭雁足鐙。在王述庵齋。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而有西漢字二段。可寶也。厲樊榭所賦。竟宙元年雁足鐙。誤以省爲首。遂致傅會薛尚功款識。予嘗據此以訂正之。述庵雁足鐙。

據漢志。黃山宮在槐里。梁山宮在好時。足以訂正薛尚功梁王賁銅之誤。黃山鐙。

此尺孔東塘所得。今藏閩里。嘉慶壬申。漢陽葉東卿。以洋銅精摹。毫髮不差。予齋亦獲藏其一。雖曲阜有摹本。亦不能及。然此則眞本也。述初尺。

題集古石墨册

西狹頌前刻此二行。亦下辨仇靖書也。今所拓者。又不及此遠矣。寶之寶之。嘉慶庚午春二月望。北平翁方綱識。

五瑞石刻。漢隸皆無書人姓名。惟樂陵朱登書衡方碑。及仇靖書此。信傳聞。下辨仇君記李君。更在熹平石經上。世間景慶此星雲。

啓初唐。尚勝龍門右驗方。我正遠追光伯筆。杜江陽溯杜當陽。

石題祖池。在蔡邕之前。

孝廉隸楷。謙所書孔廟碑。有嘗致徐阮雲臺中丞。因北朝諸石刻。而及北朝經學也。予於北朝碑。最愛北齊奚孝廉。因北朝碑。最愛北齊奚孝廉。

遺明譜家。撰述。世已罕有。惟於宋江陽杜進士獻可。所輯春秋諸家義。尚見劉氏規過之書耳。嘉慶十五年庚午春二月廿日。方綱。

跋董文敏書

此卷吳跋。甲子冬月。不知是某甲子。若是國朝康熙廿三年。則不應在史公之前。若是前明天啓四年。則董文敏尚不當云從先生遊。見其晚年書也。且如果此人及見董文敏。則其跋云。此卷乃先生在詞林時所書。計其年是萬歷丙午丁未間。此書未可信也。董文敏自萬歷己丑選詞館後。至萬歷末。三十餘年。皆官翰林。云在詞林時也。況此卷署名。下有宗伯學士印。文敏天啓三年癸亥秋。擢禮部右侍郎。兼協理詹事。又在此後廿餘年矣。此人於文敏平生出處。中外經歷之跡。皆不深知。而何以得云從先生遊乎。史公即溧陽閣老之祖。康熙六年丁未人翰林。此書固是。文敏之筆。則廿餘年。此吳跋又在史跋之前。而何以致有攷誤。是皆不可解也。

此書固是。無疑。然其中亦實有疏率處。昨見墨卿所藏董書册。有趙味辛跋云。董書生拙爲上。精能矣之。此跋知書者之言也。然愈謂董書不甚留意結構。往往隨筆揮灑。以爲化境。亦未必生拙者。概居精能之上。致使好高者。反略其本家筆法。而專賞其隨意之作。是又未嘗非賢智神骨與結構並重。豈得竟拋荒結構。而高談神骨。試問神骨奚從出乎。然墨卿所藏董書一册。實臻化境。是以此論不發於彼。而於此卷發之。

嘉慶乙亥仲春四日。爲衞屋老友題。

辨化度寺書

三兄近藏。前次承惠寄。吳門所鉤摹孟法師碑廿五字。此方見眞矣。至咸至咸。彼時匆匆未及閱此二帖。自繆氏傳出。但不知尊札所云王家者。姓氏能見示否。再能便中更爲多鉤出數行請。爲勝咸荷。眞不啻一字百朋之惠耳。屬題二詩。草草奉上。其化度。否。無敢之狀。弟竟見過如此一樣二本。一是元末明初王孟揚所藏。王孟揚字孟揚。亦稱王虛舟。一則元代名賢趙松雪以下。凡

十三跋。載於楓李郁氏書畫記者。弟亦得借觀之。此二本行款闊潤。與今尊札所見者。竟是一模一樣。此本雖經元代名公鑒賞。然是宋翻宋拓者。今就弟所記出可憑據之處。開出數條。指作小册寄覽。以資印證。務乞便中再將此本。借來一對。是否即此所開出數條之本。再求示知。以慰懸念。至要至要。若便中見宋芝山。祈代致欲借觀其所藏定武蘭亭。務求覓妥便見寄。此刻不及寫專札也。諸惟珍攝不具。臨穎馳切。二月十二日。方綱頓首。

印證吳門繆氏所藏化度寺碑。略舉數條。

第一行寺字末筆一趯。其尖過衛向下。全失原本之法。第一葉前半第六行。碑正文。第二行和字。中間一撇。在上橫下直二筆之正中。此蘭亭正局也。此本禾內中撇太過。衛乖向下。大失之矣。

第一葉後半第五行。捧鶴乘鸞句。鶴字右邊。中橫之外出處。長過下肩半分許。而末彎迴鉤之勢。絕弱向下。全失原本深厚沖和內抱之神理。懲下之馬亦然。

第三葉。後半葉之第四行。始自遂庭句。趯字走末捺腳。中間方折頓勢。纔及下夕內點之半。實傷過短。

第四葉第五行。身心俱淨句。淨字爭之末筆。低於爭腳一釐許。

第七葉第二行。被勑二字間。可有紙斷接之痕否。至要至要。

此本共九百二十許字。銘文之末。樂永謝重昏。至此五字止。請再細對鮮于伯幾所題之本。即是此本否。如是此本。則此是宋刻宋搨。非唐石也。

陸謹庭所藏陸儼山手跋之本。字少而最精。蔣春雪所收繆文子本。用墨雖有失處。然此二本。皆實是唐石真本。

謹庭跋吳門繆氏。家藏化度。凡七百餘字。實不止七百餘。前有鮮于困學題籤。困學跋云。信本書始方而長。與隸體近。在諸碑中爲第一。後有十數跋。內有一長跋。

題畫梅册

天瓶齋寫梅十幅。又自書前人句。令人不敢更賦梅花矣。故用書家筆意拈出之。附系二小詩於後。

天瓶書法我撫詩。特寫空山雪後枝。恨未添香圍瓣處。料是瘦押鐵鉤時。

橫斜疎放處。劍南老眼澈冰壺。予有宋拓樂毅論。得天品雖如此。

永和寫論付官奴。夢到梁唐舊本無。別有七十有九。

嘉慶辛未春二月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九。

得天居士臨晉人書。蕭散簡遠。其神韻卻在張長史授顏魯公用筆處。

楊補之書。深於率更法。其寫生亦然。

臨褚河南書。乃借徑於米老。此可悟米老運腕題壁法。昔人踏雪觀瘞鶴銘。雖與米老題字。同勒崖側。乃正是米書追仿不到處。

六朝人書。吾獨愛陶貞白。所謂松風之夢故在。

徐壇長品藻井蘭亭曰。此桑磬也。予則拈出米老旁挂一小快字。是以當之。

得天居士題黃庭。尚存昔人蕭散意。

得天居士所藏落水蘭亭卷後云。古今人相照。正在此間鏡中。

得天題宋拓秘閣本樂毅論。得味外味。本於劍南集。正在橫斜疎放處。

得天作褚中令書。極有韻勝處。卻是郎官石記本色。

趙文敏蘭亭十三跋攷

世傳所謂蘭亭趙十三跋者。大率皆据涿鹿馮氏快雪堂刻本言之。內河聲如吼一跋。快雪本。屏息上脫去不得二字。何以下脫去解日二字。而馮氏此刻。又未明言其墨迹在何處。是以致訂家不得所證据也。以上海潘氏所刻本驗之。則增多二跋。又延祐三年。在京師。爲吳靜心子景良所作一跋。而惲節齋人得古刻一跋。凡爲跋十六。是以孫月峯松江碑目云。趙子昂蘭亭十六跋。而上海縣志。誤作十八跋耳。又湖州有石本。亦十三跋。少北行丙舍二跋。而分頭開吳中以下五行。別爲一跋。又於前均出一跋云。蘭亭卷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按趙之十三跋。皆在至大三年。此在至元己丑後之二十年。是年庚戌。子昂年五十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其年九月五日。發自北上。至十月七日。正得三十二日。北行丙舍二跋。是十月七日所書。其前右軍人品甚高一跋。是十月三日書。故其臨蘭亭帖尾云。同日臨此。同日者。同前跋之日。即十月三日所臨也。今快雪堂帖裝册者。誤以所臨蘭亭在前。而置諸跋於後。則同日臨此四字。不可解矣。試驗鶴字人劉雨若名一行。正在內舍跋之末。則知此爲第十三跋明矣。而湖州本乃於其前。增三衢舟中一跋。不知三衢舟中一跋。在至元己丑。乃鮮于伯幾之跋。非子昂也。其跋云。蘭亭眞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此是伯幾題於長安薛氏所拓五字損本者。卷內有橋字印也。而今湖州刻本改云。此偽所刻者。又以時過安仁鎮句。移入子昂跋內。不知已升是至元二十六年。在至大庚戌之前二十年。是時子昂官兵部郎中。在京師。故其明年寄鮮于伯幾詩云。我生少寡諧。一見風背親。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則至元己丑。伯幾在三衢。而子昂不在三衢明矣。此是吳傳朋所藏定武五字損本。卷內有傳朋自跋。并鮮于伯幾跋。後有趙十一跋。非臨蘭亭後又二跋。此所謂十三跋眞本也。此卷載於安氏書畫記。其後又有柯敬仲跋。又虞文敏跋云。蘭亭十三跋。趙文敏題定武本。兼自臨禊帖也。當無第二本。卽使趙文敏重書跋語。當不若臨本。巨細肥瘦了無異者。余所見乃有三本。其一上海潘方伯所藏。新都汪太學。以三百千購之。相傳爲貢物。及覩此卷。乃知其爲葉公之能也。諸跋出入鍾元常。出筆圓勁。用墨沈著。雖學禊帖。不規規摹仿形似。一洗習氣。證無上果。口門恨窄。宜

或不盡者，無待後人駢拇枝指矣。此卷經漢麓馮氏收藏，是乃嘉香光定爲十三跋之眞本，而王弇州法書苑所錄趙跋，亦即是此本，不得因馮氏快雪堂帖，鉤勒上石時，偶脫失不得二字，及解日二字，而遂致疑也。至於上海潘氏所刻一石，在當時孫月峰已不信之，而近日李氏觀妙齋金石攷所載凡十五跋，與快雪本、上海本、湖州本，互有不同，仍誤以鮮于跋爲趙跋，可見世所傳趙跋之本，支派又繁矣。豈但關彥成聚訟哉，所恨涿麓馮氏上石時，未嘗詳系其原委也，且何以不刻薛拓五字損本於前，而僅刻趙臨本，致啓後人紛紛疑辨，是則馮氏疎於攷訂之過耳。嘗則趙十三跋，以快雪堂本爲正也。嘉慶七年，歲在壬戌，春杪之初，爲裴山老友書，方綱。

裴岑碑

漢永和三年，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隸書六行，行十字，牛氏金石圖云，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今移置漢壽亭侯廟，碑高五尺云。

牛真谷云，此碑以篆爲隸，予按此碑，乃是由篆變隸之漸，不可直目爲篆也，內凡曰字，皆於方寓圓，是爲原刻眞本也，其摹本則直作圓筆耳。

東漢石闕，以永平六年，郭君石門之記爲最古，次則漢遺石刻，內有永建四年，邵善君所題字，再次則此碑最古矣，此皆足與五鳳二年石刻相證者也。

往在館下，與吾友錢坤一、緒左我，題此拓本賦詩，今四十年矣，後與黃小松、桂未谷、桂復辨訂，今又廿年餘矣，因爲叙末題此，并識於後，壬戌五月望日。

王稚子闕

王稚子闕，拓本有二，此其東闕也，故字末闕，史字右半，皆視今拓，多出寸半，以較明末所拓，惟史字末闕少寸許耳，蓋百餘年前拓本也，芝山得此於揚州，攜入都以見示，爲識其概，乾隆五十九年秋九月朔，北平翁方綱。

石蜀石墨，未有古於此者，昔王漁洋使蜀，尚能詳記之，今日知者罕矣，乙卯七月四日識。

畫石題字

漢畫石刻，凡二紙，其一下有隸書廿六字云，平原漏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永建是漢順帝（西涂李恂，永建無四年，）則此畫更在其前，其云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蓋平原之循吏沒而邑人故吏，爲造堂闕者也，中間又有安吉二字，亦過此者所題，或其安神之義也，漏陰前志作漯陰，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漯它合反，說之，漏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昜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漏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昜午合反，故漏从昜聲，漏即漯字，而漏爲正，漯則隸體之變爾，與燥濕之字不同也，是刻尚在武梁祠堂畫象之前，而中間無題記人物之字，從來著錄金石家，皆罕有見之者，洪氏隸續云，於朱希真家見二碑，雖有車馬人物之狀，然不可得而強名者，其此之類歟。

乾隆壬寅夏六月朔日，北平翁方綱，書于石墨書樓。

禮器碑題名殘字

禮器碑，山陽金鄉，及項伯脩字，知者最罕，丁巳秋七月十四日，北平翁方綱。

漢西嶽華山廟碑

長垣商邱治齋所藏，無闕字，謄册翻本。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冬十二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於商邱陳伯恭學士寓齋，覆觀題記。

漢碑惟鄐閣頌，有書者姓名耳，是碑察字，猶鐘鼎篆文某官某之省也，是日又書。

華山史所藏華山碑，後之二十年，始得見商邱藏本，既喜指時，爲司墨綠，且以洪氏原本審核，一字不差，雖漫堂自題云，缺十字，然孟門鉤摹時，尚未損蝕，庚寅冠冊是，完足無闕之本可矣，山史本多闕，固不必言，即天一閣本，宋元豐題首一字已泐去，是徵此拓本最在前也，既爲臨唐題數行，并系小詩於後，因復記此，方綱。

西嶽華山碑，唐宋題字，小歐陽猶及見之，今則無知者矣，因商邱藏本，有宋題字，故爲臨唐題於此，

晉興吾友錢孝栢詹事，共論斯文宗年號大和，是大非太，今見段，當作太，益信范氏此碑，即豐南出所藏本，見於鮚埼亭題跋，徵商邱此本，更拓在前耳，因爲伯恭臨唐人題字，並附識此，方綱。

蘇齋摹長垣商邱治齋本

述聖廟碑石內，亦有元豐乙丑，知華州王子文題記，與此題同時也，王子文題名。

王文孝公，藏本，宋漫堂詩，所謂河北金吾老愛此者，是也，王文孝名鵬沖，是王鬱斯觀家，鬱斯題闕全塞山行旅詩云，已丑十二月，爲文孝親翁，又題燕文貴江嶽清曉圖云，文孝先生世丈，順治六年，上巳後二日，又題云，己丑八月，席上再觀，振此，則老親翁王太字，蓋原跋紙墨有損，當是文字耳，上錄

徐李詞以是碑爲蔡中郎書，中郎隸體尚肥，故當與史晨、劉熊、夏承、潘帖共論之，得毘所品，尚非其實耳，若但遠引鍾王，而不援李更，一家出自三公，亦未爲得路也，試以房彥謙碑，參合范式碑，則此間原委昭然矣，癸丑冬十三月十日，雪後炙硯書，覃溪翁方綱。

漫堂得此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西陂類稿，延嘉華嶽廟碑歌，鄧青門、馮山公、吳荊公、王孟穀，皆和作，

癸丑冬，始獲見宋商邱所藏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恭伯陳學士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撫拓去日而還之，觀廿年前，便鉤王山史本，形較細瘦，而神遒厚矣，昔桂未谷自曲阜，借得金冬心所鉤摹一本，

即從此出者。春秋傳傳字誤作博。予覓誤據以付伯恭叙木。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邪。宋漫堂雖自詡闕十字。然此本實與洪氏所釋無異。即謂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具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爲海內第一本矣。除夕前二日識。

飲石來都叩之。知四明本元字。紙破非石泐耳。然則四明本畢竟還他第一也。四明本予已摹爲大軸。附識於此。

四明本。閻錢氏又舊於邱氏。甲寅三月朔記。

延慶華嶽碑。世所流傳煊赫之三本。予皆摹藏之。四明本僅得雙鉤本耳。長垣本最完。而用墨過重。不無稍掩豎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勻。古色盎然。雖損失較多。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尚名蹟也。安得以此三本。合校而勒之石耶。丙辰七月。方綱記。

四明嘉定揚州禮軸墨本

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北平翁方綱題記。

昔顧南原撰隸辨。謂宋漫堂藏華嶽碑。即華陰王山史本。予親見王山史本。與宋漫堂所藏。實是二本。乃知南原說之誤也。今芸臺中丞。得於嘉定錢氏。則即是全椒山鮚埼亭集所云。四明豐氏之本。非有二本也。乾隆己酉。予有寄題辛楣少詹。得華山碑詩。其明年秋。辛楣攜至京。借留子齋。鉤摹成軸者。亦即此本也。觀者勿以辛楣無跋。而疑別一本也。用山史本王孟津韻作。

經師兼及蒐金石。跋尾曾聞秘甬東。未弱石間唐宋蹟。誰追窗影鄖塡中。補摹河北金吾印。想像南禺雪瓜馬。廿載紫雲堂下夢。漫闌小語記錢翁。（乾隆庚戌仲秋。辛楣持此本與予共賞。是日晚飯。曹受之紫雲堂下。此內無辛楣跋。亦翁在四明時。無豐跋。而宋牧仲本得自河北王長垣。平無長垣跋耳。）嘉慶十五年春三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八。

乾隆庚戌秋八月。紹後。嘉定錢竹汀。持此來裝大幅來都。借留九閒旬日。周山灰、陰磨士、羅兩峯、同看。至今二十年矣。嘉慶庚午春三月十八日。北平翁方綱記。

是秋七月望。因校揚州新刻隸韻。復借至蘇齋諦審明白。並前雙鉤數行。皆無差舛矣。圭字是作上下二屆。其中間直畫。正中不相連。而亦不多姿。今日重刻本。或有中直相連。又婁氏字原於中太過姿者。皆未得其真耳。方綱又書。

蘇齋摹四明嘉定揚州本

案全椒山自言所藏華山廟碑。額旁有唐宋題。今以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跋。知椒山之言不妄也。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楷。升則題字云云。謹摹於此。以見是碑毀於地震之說。蓋爲可信。第未知椒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中物。今在何所耳。（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名嶽之靈。倘爲衆合。以快一視。稽首。稽首。敬志敬志。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望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此本歸四明范氏。今爲嘉定錢辛楣少詹所得。未入辛楣齋之前一夕。張芑堂爲予鉤摹見貽。今予已廓填裝成巨軸矣。十年夢寐。竟得踐言也。

華陰東郭王朱標册頭本

乾隆甲午冬。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王無異藏本見示。即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借來登中。彈十日思力。并諸跋鉤摹裝爲册。此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堡。商雲駒陰商雲雛兄弟之樊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沚園。又號苑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鎧、張史明、二人者。善裝演。於天啓四年重裝。今此摹册。尺寸悉依之也。入　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喻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八年。攜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於後云。孫少宰有跋。而庚子銷夏記無之。後轉歸歙之何氏。（程易疇跋。何氏。）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遠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徽君吳江陸盧堦。自識其臨本云。

予得華山碑雙鉤本。於顧南原家。謂從商邱宋尚書摹得。原碑即華陰王無異家藏本。南原隸辨亦云。予從商邱宋尚書摹得之。即無異藏本也。方綱既借竹君鉤摹此本爲册。亦遂信爲即商邱藏本矣。今年戊戌五月。曲阜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鉤商邱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所闕之字。此皆有。因更爲鉤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校。別摹其副。以寄陝西。偉中丞畢公。勸諸嗣下。既而以商邱詩核之。則所謂宋拓僅闕十字者。蓋即此本也。而顧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即此本。蓋原石第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持節爬焉節字。末行杜遷石三字。遺書佐書字。又郭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陸廬弟三十二本。自跋云。近得補損之法。）是商邱之本闕十字。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蒲亦云爾。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爲疑矣。春秋傳傳字。陸臨正同。而顧僅闕十字者。蓋即此本也。而顧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即此本。蓋原石第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不錄者。偶失之耳。予既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未得闕十字之本。快一對臨爲憾。故姑就壽門雙鉤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璧。延平鄭合。終當有日爾。（婁名師修。如堦人。雍正元年。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原王婁跋。在康熙四年乙巳。此在商邱得是碑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存海內者二本。則是本並著於世久矣。而陳子文金石遺文錄云。華山廟碑。趙子函三字。（函是郭允伯三字之誤。）已轉異淮浦張力臣。予訊之不獲。循環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州。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繼暮臨摹。兼錄者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潤生再覩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即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陳子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

乾隆戊戌秋七月九日。北平翁方綱識。

華山廟碑歌爲竹君學使賦

澗安元嘉與永謙。東京碑字皆未磨。今人獨於此碑惜。謂出中郎重臚摩。或云會稽效古誤。太史郎那中

郎造。元常元嘉卒史字。碧非信否闕疑此。銘詩門間殿基勵。嘉靖年以龍沙劚。趙函所以假作跋。跋與洪趙非一科。誰知此跋宛在此。葉葉鐵楷如嵌寶。撥花舫深居不到。未展額篆先吟哦。上溯周嵌藏方氏。下還邀蔣璧年歌。瀛陵新豐地待紀。袁君保君結翳籍。昭印贈仰女汝合。嵩亭字更加切礎。[illegible]惟初分隸次仲作。王箔之志交相訶。建初嘉平遡測委。韓詩鄭易蘚則那。篆與隸分感所減。初但俯仰無樹陵。華山碧亭記樊毅。三碑皆系於光和。建寧之前建初後。歷隸斷酌無偏頗。鉛金漸識七百字。金縷自爺高嵯峨。三條萬古一元氣。想見於此旋蟻嫐。措神融結到此本。二百年前已無多。雲蜀雲夢二葉子。摹非樓中同手蹤。郭舞贖目郭香察。小史洩以漱伴呵。裝潢一藝殘故實。方于魯亦矜丸螺。捨誤開又祭微閣。山史筆力追隸料。孫闕二跋不可見。諸老白髮來嗟嘆。百年又隨江南客。墨虹萬丈藏蟠龍。君今輕裝南返北。一本僅抵千金駝。看搨六書勝於筋。斟律不止言廢戈。宜討本原識文字。昌黎所謂如懸河。昔人每用青金擬。但桂賊同不及它。一碑可以識漢隸。鼎彝字原較若何。[illegible]

蘇齋摹華陰東郭王朱本

劉潤生再觀。康熙十四年乙卯。於是上距宛委之歿。廿四年矣。潤生為宛委作金石史序云。先生與父同齡。忘年友余。又云壬辰初夏。謁先生殁。以乙卯潤生母百齡計之。則宛委歿於順治九年。年將八十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三日。於原心亭校金石史。歸而篝燈書此。

瘦同將之陝西。因畢秋帆中丞修嶽廟。俾予重摹延熹碑。勒之石。系以詩。

二東王郭皆秦人。不闇手摹重勒秦。吳中近來好事者。前娶後降爭鐫琱。皆云商邱宋氏自。闕首闕十誰比倫。滄浪亭子漫堂詠。翠微閣後二十春。既從河北王氏購。[illegible]那漢華下王家珍。或云陸臨宋嶽本。完善宛出證稚新。又在十字損者上。雖若三本堂皆陳。諸公所記必一誤。萬事目視方為真。陸云欲臨三百通。翁後巧摹奚斷斷。山川精靈蓄不偶。金天府變崇明禋。中丞好古重山石。斧人偏亦杜郭鄰。兼何能我始落筆。壽歿正值將秋口。窗光界綫引一髮。倏忽倒離重千鈞。初如塑鐫上能肖。步步追躡疑有神。又若過天禽落自。嶽蓮雲路橫闢律。孰云方整卽奇古。要信姿帖方驛蛐。向來中郎認姿貌。社與洪泉追後塵。我摹此本亩一再。但見元氣來渾淪。他時是躡涯子伽。齋拜祠下重邀巡。歸來巾箱摩片石。兒孫離逮氣脈親。世間黃復有二本。興雲觸石執主賓。未知山靈許我否。因君致問王非滋。

曲阜桂未谷。以顏氏所藏華嶽碑雙鉤本見示。卽顧南原所謂商邱宋氏完好本也。爰為補摹賦此。

華陰商邱各藏一。一闕百五一闕十。嫉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於舊所習。惜兩石本不並几。此出鉤摹太描澀。按圖既喜字無假。寄陝況值碑重立。杜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邱所什襲。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為追還元氣急。方且奇正文質兼。果若斯言焉得及。舊云中郎非親取。我昨石經相縝設。史晨夏承約略間。次仲摘斯相出入。可惜今代畝文學。棕柜洪棐頗岌岌。賀瑛周人腊豈知。縈椎子卖中嵒執。端從全拓論氣

體。何在二京品等級。洪家急就已變古。訓篡凡將要收拾。商邱雖說字抵珠。深意誰循前賢集。我得見與願降同。石本又先宵聲搜。倚光響搨動精甸。河北關西盡吾笈。日明如水墨如珠。故是逆耆雲氣溼。雙鉤更不費神描。篆隸公煌自呼吸。商邱陳伯恭編修。刻予所摹漢延熹華嶽碑。賦此代跋。陳子刻此蓋有由。前後喏若皆商邱。商邱三本不可見。手追目想二十秋。華陰所藏或疑是。或哉我忽瞻雙鉤。冬心先生大漈住。[illegible]門何以得見空同收。安知非出姐腊假。寄在二本鍼石投。一百五處王璧合。嚴八萬戶回九修。華陰本闕月微腑。前脇後尾纖纖留。尙煩前人屢題怪。欲於漢隸矜最優。商邱本拓想更早。波法必極豐而遒。漢隸於斯特小變。遒其剛勁豐其柔。中郎蹟自石經外。劉熊最著不可求。夏承州輔幾摹勒。嘗於夏石窮冥搜。斷信中郎法不遠。無若此刻神相謀。書評豈必黨徐浩。圖經要異題鍾繇。故從兩本證一是。瘦肥增減得巧偷。発以七經倚書法。雁行苗裔風悠悠。碑後作圖寸縮尺。近刻欲傲褚與牛。昨者中丞嶽祠登。紙本摹寄煩從郵。私心終擬自南石。喬嶽精靈非易酬。陳子浩蕩生感激。手揩萬墨工未鳩。[illegible]盡刻前賦發詠。十日懷案精校讐。未知西陂寥寂日。貲明之樂有此不。西陂一本閻任世。深夜光氣臨蛟虯。必將隨家聽村巷。陳子力購奪背休。解時再借華陰本。對案寶鼎歆雲浮。然後幾我市石願。陝本陳本鼎足侍。金精元氣射東海。逆翁下視沫一漏。吏窮石泥銀牒紀。鉤梯字勸神所遊。莫輕界文續隸縮神之式之同吝疇。松風吹沸墨花孫。寒具不怕桓元油。己亥正月三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此拓本。較洪氏隸釋。少九十七字。則宋末所拓。抑明初所拓。皆未可知。今人獨貴之者。石久亡而拓本無二也。昔都南濠撥徐浩古迹記。以為蔡中郎書。趙之函云。郭香乃蔡中郎書郎。今雖不能定為果中郎書。然顧亭林、朱竹垞。皆謂律歷志郭香卽此人。攷郭香之名。見於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卽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邕集中所謂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邕隸勢所謂。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有常儼者乎。卽以二三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不可盡信。然必非無因也。佩觽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豊同豐。又與此碑合矣。惟以王為玉。王欣欽思六二切。玉工也。今以通玉。則未知何出。然祓攷高直闕、楊著碑、楊統碑陰。皆然。是玉王通用。漢人類如此矣。至於碑額。廟字兒作貝。則諸體所無。不敢妄為之說也。竹垞云。兼諸碑之長。為漢隸第一。殆謂衆諸碑之長則然矣。至若禮器百石卒史二碑之渾古蒼朴。更無復楷隸之跡。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觀前後變判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最易見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最至者也。婁彥發字源。摹勢頗有誤。顧南原隸辨多正之。南原摹自宋漫堂家雙鉤本。漫堂雙鉤。則出自此本。吾友朱竹君學使。得自江南。歸而示予。遂借於齋中。殫十日思力。雙鉤此本。未知去漫堂本若何。顧以前人往復鑒賞

之物。方綱後生末學。得十日與俱足矣。并臨其跋語數條。裝册而書於後。乾隆三十有九年。歲在甲午。十月十九日。

碑石有紋如棊局。後有唐人題名。今皆不可攷矣。趙子函跋。謂嘉靖中。縣令修孔廟。碎爲砌石。廟亭林謂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毀。二說不同。然使果毀於地震。亦必尚有片石存者。恐趙說是也。此拓本明萬曆中。燕華陰東堂。西裴駰陰商雲雛兄弟之學莊樓。雲駰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鑑假史明二人。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歸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於康熙八年。攜此帖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於後。戒子孫不得輕乞人題跋。又云。孫顧王三跋。別爲册。此跋見全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銷夏記無之。此後轉入江南。宋漫堂中丞。曾就此摹鉤。而此本歸欲之何氏。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遠居樓。後七年癸巳。是樓以贈朱竹君學使。學使授史記目。漢書郊祀志。後漢袁安傳。以證其非。又據六書以考是碑。且可以見篆隸楷之變者有六。一曰本字。虛而華焉是也。二曰古通字。孟斬假貸亭摩大其女是也。三曰與小篆合。虞殷興秦盞登風鑿起積銘曰奇州雖恭尉陰臨會是也。四曰變篆而意則存。篇其年農剝嚴荒梁雍展歛寄是也。五曰變篆作俗書之偏。周禮之通氣歲夏承召時豐酌亡西深垂于乘舞漢兼章祭吉無明京陵徵掾德勑顯是也。六曰篆變而楷。不從施是虞原嶠狀致是也。竹君自跋云爾。而闕字從多。則併寓三五盈闕之義。不特門觀而已。顧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敧字。引玉篇攴爲古文字。然玉篇初無此文。而婁彥發原本。此字倘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正之。若陵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及。蓋字勢之變。非一端而已也。竹君得此本之明年。借留予寶蘇室。旬日來晝夜玩。若亦與予有深契者。他日倘力能市石。更遇好手。庶得重勒片石傳之。翰墨精靈。名嶽神祇。其開斯言已。是日又書。

借華山廟碑。徇臨華。見其前有王孟津書所作詩。凡六首。愛而并臨之。遂和韻。

增減何論篆大小。款銘底問漢西東。併將行楷橫斜勢。都入方員平直中。仰止高山難一翻。後來大海餘萃鴻。張遷碑首僅流麗。欲問小長蘆釣翁。（朱竹垞跋。謂此碑承漢諸碑之長。而獨以流麗推張遷碑。）古文斐本不從山。東亥平最漫等閒。古變今仍今合古。古今文字一機關。　三鑒石曰。選俱迷。二月江南草又萋。誰檢一編洪相國。抵他六紙庾安西。　諸老何須華下歸。案頭欵有嶽雲飛。小窗明月梅花夢。一夜松聲來拂衣。　椒花觴子香氣氤。古鼎照人非墨痕。我謀款識徧鉛槧。薛尚功溯揚子雲。　玉煙一片割嶽臺。安得良工肯苦心。比似禹碑書奈字。不愁綠斫嘯猿深。十九日。書於寶蘇室。方綱。

漢石經尚書論語殘碑

錄釋云。石經尚書殘碑。較孔安國尚書。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方綱案此所謂多少幾字者。僅指洪氏所得見者言之。今若以孔本度其全碑之字。合存與闕計之。尚書盤庚篇之五行。第一行七十一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九字。第四行七十六字。論語爲政篇之八行。第一行連空格凡七十六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三字。第四行七十五字。第五行七十四字。第六行七十二字。第七行七十一字。堯曰篇之四行。第一行七十四字。第二行七十九字。第三行七十四字。其各末一行。則難計也。蓋隸釋廣用書跋。皆言碑高一丈。廣四尺。以漢尺度之。每字高廣一寸。以諸書所記碑石之數。核之諸經字數。則所謂表裏隸書者。當得其實。其每行之數不同者。則或經文有增損。較今板本不同者。不可以臆知矣。

宋乾道中。洪适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吾邦衍云。石經遺字碑。曾稽蓬萊閣翻本。破缺殘滅。不異眞古碑。編以蓬萊閣石刻。不見于諸家著錄。隸釋所載。則尚書五百四十七字。毋詩百七十三字。儀禮四十五字。公羊三百七十五字。論語九百七十一字。其爲八石。或牽連接續鐫之。或每段別自起訖。皆未可知。今堯曰篇文。自起一行。前無鄰接之字。而尚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曰篇冠字。然字。尚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尚有全字。而洪皆云闕。則或疑其未必是蓬萊閣重刻本也。然洪所云闕者。如禮器碑更字、國字之類。今拓本尚有可辨。則或當日偶未細檢者。尚不止此碑。而重摹漢石經者。復有成都胡元質刻本。趙州石氏重刻本。靖江王府重刻本。顧炎武謂見於鄒平張氏。京師孫氏家者。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似乎所見即是此本。特字數未之核爾。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則直以爲蔡邕原本。謂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孔廟碑。則論語之首脊。若然。則洪氏之論。固謂瘦勝於肥矣。今以此拓本證之。良然。廿七日晨起書。

蔡邕著人書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目曰鴻都石經者。非也。光和元年二月。始證鴻都門學。

近日吳中翻篆書。著隸辨。謂曾摹北海孫氏藏本。然所錄字近百。名與此不合。蓋顧氏但據洪、婁二書爲之耳。非眞見石本也。

今年四月。陳吉士崇本。以所得漢石經殘字來示。凡六十七字。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皆具。字選漢尺二寸外。波勢亦適。既手摹之矣。然心疑中郎石經字。不應如此之大。今見此本。洒爲釋然。非論孝于之于。

及廬下無哉字。與洪說合也。今日客或有以小字疑者。不知趙明誠已言。蔡中郎小字八分矣。且若使字至二寸外。則六經文字。將至數百碑。十丈之堂。所不能容矣。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九月一日。方綱。

吾鄉孫退谷研山齋。所藏漢石經殘字。今在松江王周談侍御處。門人吳榷堂進士。以楷書寫寄。比予所摹黃秋盧藏本。多因德綏續四字。又見白蒲姜退畊摹刻北海孫氏本。止多德字右半而已。何義門云。孫退谷所藏漢石經。是越州石氏模本。愚案隸續云。稽山石邪哲熙朝。聚碑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又案越州石氏刻帖之日。見於曾刻叢編。漢石經在焉。其幕刻歲月。雖不可考。大約與洪氏萱藻之刻。其時當不相遠。又適皆在越州。則恐即是洪氏之本耳。北平翁方綱。

漢武梁祠畫象

伏戲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案王業字。是工非王。不待考辨而後知也。即石鼓遊車既工之工字。亦是如此。北平翁方綱。

方綱案易正義曰。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麻布帛。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今觀武梁祠畫。自黃帝以前。伏戲、祝誦、神農、衣皆短小。可徵經義矣。

又案此畫卦。伏羲氏手持曲尺。蓋以矩象畫卦也。故於初造工業。首以畫卦言之。昔得吳門陸氏摹本。與張石公舍人項。同觀。不公云。曲尺矩也。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也。曲尺中間小尺。弦也。方圓皆有弦。邪選相通之率也。圓為句。方為股。矩廣長也。小尺邪選為弦。其象為△。因而圓之。選一而周三。所謂句廣三也。又所謂環矩以為圓也。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天句也。兩地股也。句股正脉。舍矩不能從事也。

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書欲。口罰未施。

方綱案舍即嗜字。此何待辨。且洪氏所錄。乃作者字。並不作者字。諸君蓋未見隸釋善本耳。又案沮誦乃黃帝史。當在人臣之列。不應與羲農並也。通鑑前編云。祝融氏又曰祝誦氏。是時天下治和。萬物成者。祝融聽弇州之鳴烏以為樂歌。是也。顧氏隸辨。誦字收入一東韻。融字下。正與此合矣。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方綱案易。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注。古者耜一金。疏謂木頭金。金廣五寸。鄭云。耜一金。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脚耜。今猶然也。據此。則此圖中田器端分兩股者。似非古制矣。然說文。耒、兩刃臿也。從木。𠦪象形。朱魏曰。耒也。互瓜切。耜、臿也。詳里切。或作梩。臣鉉等曰。今俗作耜。據此。耒、耜、梩皆一物也。合以證之。初未嘗必以一金為古制。而說文所解小篆。非興於漢。以其耒從木。𠦪象形。耒者。𠦪乃分別之勢。則耒端之兩分。蓋亦非必起於後世矣。正可援說文此條。以詁周易斲木之義者也。

黃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制衣裳。立宮室。

方綱案通鑑。黃帝用甲兵。制陣法。以節兵為營衛。於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逐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此段所言。造兵井田云云者。即其事也。

帝嚳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方綱案廟南原云。勳碑从裏省為重。此復變重為重。今所行重刊字。原摹本失之。

帝舜名重華。耕於歷山。外養三年。

洪氏隸釋。止有帝舜名重華五字。蓋拓本偶闕。非原搨也。翁方綱。

夏禹長於地理。脉泉知陰。隨時設防。退為肉刑。

方綱案此退字。實非過字。洪氏初不誤也。以今所見拓本驗之。退字無疑。方綱案禮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也。漢書輿服志曰。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此條並可與鄭司農釋周官禮之義。相參證也。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咸神祇。著寻來方。後世凱式。□□無綱。

方綱審定。改正釋文如此。來方者。即將來之義。猶言方來。又言方將也。

說言三至。慈母投杼。此一榜在象之下方橫書。洪氏所遺。方綱補錄。

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種。子騫後母弟。子騫父。

張石公曰。輈應在車下。二馬駕之。轅在二馬間也。今畫轅在一馬旁非也。方綱案陳祥道禮書曰。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庾書曰。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此固漢時所畫。恐未必盡合於周制也。若蓋程遠常之式。則已略具矣。

方綱按偏即徧字。

方綱按第一跋。小印模糊。下有鑒字。未考其為何人。然以楷作禾旁誤也。徒者高郵王石臞。念孫說此字。凡數條。今日在沅州使院。予門人南城王質齋。昶亦為此字。賦樓校引。蓋為博洽。然予以為此漢世皆史之書。偶有通疑。不足異爾。

方綱於丁酉秋。閒秋盦說。揚州汪君雪礀家。藏是册。至己亥冬。謀諸羅兩峯江秋史。欲借觀而不得。至癸卯春。秋盦借吳門陸氏摹本寄予。予因手摹一本。并詳記其畫像。甲辰春。又得江君所寄。沙素彩摹本。而秋盦復摹其隸書。來屬予題識。因合三本。參互考證。著於予所識兩漢金石記卷內。至丙午秋。秋盦於嘉

祥縣紫雲山，覓全訪得武氏祠闕雕像，題字甚多，則洪氏所載於隸續者，一旦具得其石，且補出洪氏所未見者，前後凡數十字，於是秋盦與予二人，十年以來，心營目想之狀，皆豁然得識其眞矣。今汪氏覓以此册歸於秋盦，是天所以報其刷石之勤，實古今著錄家、鑒賞家所未有之大快也。今秋盦寄此册來屬題，而方綱之與此册，亦倍有神交氣合之从緣，既系以小詩，復書此以識之，區區石墨名樓，眞與秋盦共結小蓬萊之約矣。

朱竹垞跋，引史繩祖說，按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嘗受業於魏了翁，官至直煥章閣，主管成都玉局觀，其大父武陽君，精篆隸，嘗撰隸格一編，以補郡陽洪氏之書，其所藏武梁祠石像本，自完好如新，隸法可爲楷式，有其乾道丁亥自跋，又南宋衞博號定菴，官樞密院編修，跋武氏石室畫像云，此本文字奇古，少譌缺，尤可珍愛，乾道丁亥夏，客有持示建康尹云，即張如瑩尚書家所藏本也，定菴又云，聞之愉子才郎中，南渡後四十年，纔得見之，蓋在宋時，此拓本之難得已如此，今見此册紙墨之古，豈即衞氏所云張尚書本者耶，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冬十月二日，北平翁方綱。

漢王稚子二闕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卷，皆各爲之圖，一圖其闕式，一圖其證象也，又其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覺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剡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無按此六字，即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即靈字之譌耳，又新城王文簡奏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卅五年丙子，在黃子羽爲新都令，倩工拓碑後之五十三年，而其時不但雙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師子之形，及逐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更可知也，然此拓本漫漶太甚，蓋出於工人之鹵莽，若州字中直之岐出，河字下點，令字上半，皆闕描失，且其上數層之文，皆證之不拓，誠可慨也，然洪氏所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譌盭爲證，則其石泐已久，又可知也，前人門人陳和軒觀察入蜀，以拓本見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闕後陰之二半行耳，然其拓法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此册雙闕具存，尤可貴也，予既重盛秋盦所獲之不偶，因爲通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于後。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稱王稚子，葬于郪縣，即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旁，然石室依古祠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勞參峨嵋，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于下風，以幸教髣髴，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蹤如此，予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筍，漢石室、石柱、石闕，凡物五，若犀筍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尹前陽蔡公，爲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顧陸，并以告來者。

右王稚子闕之陰，予所見殘拓本，僅存前二行廿三字，今據蜀都碎事，補隱全文於此，此文宋劉涇字巨濟所作，凡楷書十一行，行廿三字。

宛邱李昇符、季士宏、鄒詹、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戚、眞山張剛、汴西馬中行，同過大尹清源口口。

此在闕上之第三層，周遭行楷橫書，今石已不存。

唐安張察先至。紹興八年秋八口，伯彊口漢同來。

此二段在闕上之第四層，今石已不存，一段直書，一段八分橫書。

建安吳棫口赴鎮，明年二月口，嘗謁漢循吏王口，城東袁同之激口。

右一段在闕上第五層之西面，直下行書，今石已不存。

若犀筍與柱口也，於是新都口大尹，蕭陽口口。

右一段在第五層之北面，直下行楷書，今石已不存。

以上凡五段，皆後人題字，今並未見拓本，據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補錄子此，乾隆五十年，歲在乙巳，冬十月有五日，北平翁方綱。

漢魏君碑

右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凡存四百九十五字，以校洪氏隸釋所錄者，少其二十五字，多其七字，秦下逝字，惰奚之下隘類二字，百典下察字，三方失下來字，二書下之字，番尋下軌字，凡七字，皆洪氏所無也，碑內卷即遷字，蘇字即穩字，其作孫者，隸釋板本，誤以孫爲皇也，券勞也，鄭康成曰，券今倦字，漢碑皆以券爲倦，既是倦之本字，何煩訓解，婁氏字原乃云，券蓋倦字，他碑所未用者，又以當於契券券字之下，蓋誤以从力者，爲从刀也。

洪氏碑式云，碑十六行，右已斷刻，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然則洪不言陰，是題名即在正面，非碑陰也，今拓本略可見者，十三人，又其微露一二筆，如系旁之類，洪所未及耳，周龍幼興下一齊字，當亦別是一人。

是碑杖賀蒼勁，微似張遷碑，而加之流逸，又間出以參差錯落之致，漢隸能品也，後題四行，竟類韓勑禮器碑，而又有下闊唐隸處，覃溪方綱。

此秦安趙氏所舊藏，世無二本也，方綱又記。

張石公舍人跋，又補釋三處，春秋六十，確是六字，予已據此補入釋文內矣，至於究是台輔，確是是字，舍人誤石作分耳，若周嘉彥英下，其紙直連樂浪太守，樂浪太守劇鑒元才下，其紙直連口口海令，劇皇修正，以此碑本未剔斷，而益知洪氏之是也，蓋洪氏固云題名四行行四人也，今自周嘉彥英下至樂浪太

守。恰於中隔三人。再自元才下至薄令。亦恰隔三人。而其紙適皆接連。於是知洪氏隸釋所書題名。皆是案原石橫列書之。先其上列。而後及其次列也。近日著錄金石諸家。往往忽而依橫書爲序。遂未有以訂正而畫一之者。今得此條。始知洪氏所錄。皆依橫列爲序。自今可據以爲著錄之定式。而非舍人之言。亦莫吾發也。因併附識于後。方綱。

漢靈臺碑

右成陽靈臺碑重刻本。字選寸許。與倉頡廟碑。字形大小相近。彼參差無格。而此皆畫一。但重刻本。或未具界紋耳。此禮册雖逐行翦截。然其中如鼎皿之象二行。紙仍相連。兩時降以下三行。紙亦相連。或歟頌聲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則碑工雖巧。終莫能泯其重刻之迹也。其與洪本異者。連自表奏。自洪作自。當是洪刻之譌。立闕通天。立洪作上。則二字皆可通。存以俟考可也。下應下。洪闕五字。今諦審其第二字。是刑字。卽形也。服之延爲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哀平二字。而此平字之下半微譌耳。崇如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不譌二字。此三處。並起以種訂隸釋者也。崇如之如。與前歲亦訛交。如生堯句之如字。皆卽而字。古而如通用也。又洪氏所未釋者。柜卽矩字。婁氏字源。於諸篇別出柜字非也。莫不被德。洪本作被。然是碑被字皆書爲彼。則此未必是被字。今審此拓本。左與木旁相近。右與包字相近。恐是抱字。此亦當存考者也。至於案經考典案字。此拓本下半作葉。上受苻命上字。此拓本作其。則皆翻本之誤也。其最誤者。則銘內云。歷紀盈千。盈卽益字。洪婁二書所同。益千云者。統以千計之詞。今見此拓本。乃作四千。案通鑑帝堯一百載癸未歲。至後漢靈帝建寧五年壬子歲。凡二千四百三十年。何以云四千也。蓋因拓本剝泐。盈字上半已失。遂止據其下半皿字。形近四字。而致譌耳。然就此一字驗之。則此刻字形大小。已有改動。吾不能信其他字之亦有改作否矣。末一行年月之年字。垂筆下逾二格。漢隸惟見五鳳二年石刻。暨宛令益州刺史李君碑。與此而三矣。餘漢隸中。每有此體。婁氏字原已言之也。爲字則此拓本。獨與洪婁所錄不同。此本雖是重刻。自有的據。況筆法渾勁。必非譌作也。然其中亦恐原石既泐。泐痕與筆勢。界在錄乘。未可以膠柱鼓瑟者。愚是以第就其與洪婁所錄。暨洪氏滂喜一章。起相證者。參存於錄。以資考核。而其餘諸字。如圖之爲圖。神之加點。雖出洪婁所錄。而亦未敢處處援以傅會。恐涉於近日廝南原之所爲也。乾隆乙巳秋七月廿四日。北平翁方綱識。

崇如不頹。頹與涯爲韻。此頹字。亦秋史所釋也。案廟碑又曰。高如不危。滿如不溢。與此句可以互證也。可舞八口。以奏大章。八下當是詠字。蓋亦葛天氏八闋之類歟。方綱。

漢繁君碑

右小黃門譙敏碑并額重刻本。雖字畫失真。紙墨尚舊。洪氏所闕二字。今諦審之。優遊下假是氏字。恐借爲邸也。喪亡上假是乃字。末云。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癸卯造。隸釋作廿八日。今驗此拓本。是十字。是年七月內戌朔。則癸卯是十八日無疑。當據此以正隸釋之誤也。草路方綱。

漢朱伯靈殘碑

右漢故幽州刺史朱龜殘碑。并額。計中間容闕處。與洪氏隸釋正同。而尚恢去大半。是重刻本之僅存者。字畫之古勁。非宋以後人所能摹勒。當卽作中平原刻觀矣。秋盦以所得成陽靈臺碑。小黃門譙敏碑。暨是碑三種。屬爲跋尾。三碑之中。是碑最爲精妙。以洪所云闕者考之。逾種下假是書字。解釋上一字。左系旁。右假定。以愚意度之。原本是疏字。蓋左正上了微近系旨。拓本模糊致譌耳。剛乃之乃。下半是口蓋原拓不甚分明。鑒賞家幸勿作平頂觀也。

隸圖云。朱龜碑。篆額二行。有穿文十七行。行卅三字。有棊局紋。今惟見界文。餘不可考矣。然歐陽公云。于時幽州。州下減一字。以昔爲御史中丞。其後磨滅。小歐陽又云。龜廣陵人。蓋歐陽所得。是極殘損之本。故致于時益州。益譌爲幽。而廣陵太守之孫。譌爲廣陵人也。今見此殘拓。抑又何減昔人所得耶。是碑書勢多變方爲圓。在漢隸中。爲最近篆者。宜六朝變楷之後。以永興圖山陰也。觀漢隸當合前後原流觀之。乙巳秋七月廿三日。跋此四條。方綱。

隸過遺皆不確。觀者勿信也。此雖有在歐、趙、洪之前也。方綱又書。

適種下是書忠二字。忠字在秋史所釋。的確不易。卽此二字。倘於重刻之本辨出。則其祖石本。在洪氏所得一本之前。何待言哉。方綱

漢子游殘碑

嘉慶三年四月廿五日。安陽令趙希璠。得此石於縣北四十里之豐樂鎮西門豹祠內。土人埋於地中。灰沙蒙蔽。其友假師武君。及徐、柴、二君。爲助力洗剔。乃稍可辨如此。趙君自爲之記。翁方綱。

增安陽新出四漢碑歌。

安陽城北神祠廡。漢四殘碑齊出土。其一分爲左右二。何減昔說任城五。漢碑最著兗與濟。褒斜石門太修阻。安陽近在河朔間。何人當穴爲楹礎。柱折垣頹又幾年。奇光濕濕今纖覩。子游一碑歲永初。一日元孫一執祖。其一大字最遒逸。力似孔宙神飛舞。一云辛酉三月日。建元光和歲在戊。秋學著錄百人傳。訓詁。得非嚴顏弟子行。潁川鄢陵派齊魯。銘文闕泐作者誰。永建人書有誰詰。徘徊三歎世遂遠。鸞鳳一翎珍鐵羽。劉寬四石渺難得。楊震四碑膺奚取。前年黃子與何君。杏壇二刻重扶樹。近來我輩金石癖。果遂造物指靈聚。十年不得趙生出。三段記幕歐帖貯。行春非竭西門君。好風來拂蘇齋廬。徐、柴、二子力勤滌。武君三禮功同剖。庙谷方者三禮義疏。增之三傳益六書。寸許八分雖萬古。釋文豈但續洪婁。作詩寄趙兼訓武。墨卿使節過安陽。定拓百本充囊褚。摹寫題作四碑齋。嘉慶三年歲戊午。乾隆癸丑三月。先子得孔君碣於孔林墻外。親爲洗滌。移置廟內。小松可焉。爲繪滌碑圖。徵同人題詠。

記事詩中所云蓋指此也。方綱。

漢禮器碑陰題名

此在禮器碑陰末行。陳國苦縣崇伯宗之外邊。拓者多遺失之。七人者。序銘一人書。韓明府衙一人書。故涿郡太守以下一人書。碑陰名一人書。增入諸名一人書。左右側各一人書也。顧南原謂碑字參錯不齊。有後人附增者。王篆林又謂其字體數變。皆未知碑陰有此七人所作之文耳。吾齋有此舊拓本。東卿爲摹石傳之。有功於金石匪淺也。嘉慶癸酉春二月望。北平翁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漢隸書人名。曜奴等七人最古矣。此外朱登。衡方碑。仇靖、西狹頌。仇紹、郙閣頌。孫興、張遷碑。皆具本碑。若石經蔡邕等。雖著聞而未詳。鍾繇、百石卒史碑。蔡邕、夏承碑。皆後人所題耳。惜師宜官之耿球碑無傳也。方綱又識。

魏范式碑

是碑洪氏已多闕文。隸續所列碑式無之。其行次位置。不可考矣。今以此舊拓本驗之。每行存二十二三字。下半剝泐。是通計二十許行也。又有洪所未錄數字。尚存髣髴。今亦不敢遽以補釋矣。此本泰安趙閣老家舊藏。後歸歷城郭氏。今歸錢塘黃秋盦。爲海內希有之蹟矣。先是戊戌夏。膠州崔君墨雲。得是碑額於濟寧龍門坊水口石下。魚臺令莫君。拓其文遺予。邀心爺、魚門。同觀賦詩。至今五年。果得見此舊拓本。信乎文字之緣。精靈感召。非偶然也。是碑舊說多誤。糾李嗣眞書品之文。予別有辨詳于後。癸卯臘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

今年夏。曲阜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蘭德。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眞乃定爲蔡書。無論立碑年歲不合。即筆法亦大相遠矣。未谷精于分隸。所鑒當不差。得是札後。寫寄以之。其秋九月。得黃小松自濟寧所寫書。乃知是碑爲小松所得。將託孔戶部莊谷使人之便。寄來京師。俾予與同人題之。至其冬十二月。是碑寄至。予既爲題扇一本。又爲補未谷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所釋誤字一。忠諫洪氏謂作志諫。潛心坐臥其下三日。而知未谷之鑒非確也。蔡中郎卒於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靈帝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傳會蔡書者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若此。況李嗣眞在唐初。負氣苑重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哂乎。自趙德父金石錄。始糾嗣眞之誤。而洪文忠隸釋。更詮發漢隸字源。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家。無不以此爲口實。予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爲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眞之謬妄。爲千人共指者矣。予乃取李嗣眞書後品之文。讀之。而知李嗣眞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毋邱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衡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或未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毋邱興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知矣。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所書石經之一體言之。所

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之結體。公私巨細。其應手變。如當時芝英體。亦或以爲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既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則莫若范巨卿碑耳。此言本極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即指爲率更之書、魯公之書乎。至於石經。本非中郎一手所書。今目石經拓本。又已百不存一。何得以是碑。與石經比校耶。況即使同出一手。而應韶莊敬之體。與平日隨手之變。亦自不同。予嘗辨西嶽華山、夏承、劉熊諸碑。皆人以爲蔡中郎書者。其言皆非無據。洪氏云。書家名氏。非出于本碑者。概不足信。此語以評唐宋以後之碑。則可。若漢碑。則皆無書人名氏。安得有出於本碑者哉。如小歐陽。於漢碑每條下。皆係一語云。石無撰書人名氏。不亦昏乎。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淳朴。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爲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眞見學蔡之書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原流劃然可尋。而蔡書之勢。亦因此可得其圭臬。後來歐陽率更書法之祕。筆筆皆從此碑得之。此非深求漢唐接續之脈者。未易語也。予嘗竊謂漢碑自以韓叔節禮器碑爲冠。若蔡中郎最有名於時。其實在漢隸中。非其至者。然此事探原會委。兩漢之書。至中郎而發揮始盡。故以後之稱述者。尤爲煩赫。而唐人楷隸之祖。實以是爲翹豆不祧之壇墠焉。蓋嘗論書有形質。有性情。若禮器諸碑。則形質性情。合同渾化。學者莫尋其端倪。是以但得其形質。而忘其性情。是非學人之拙。正亦以其境地之太高也。惟至於此碑。則形質皆呈露爲性情。在唐初既見稱於李嗣眞。則虞賓諸家。當必人人服習。且中郎爲漢隸之大宗。書家之正路。幸賴虞賢編論。必有師承。千百年之後。猶得借此一碑。爲之津逮。其於書學。或尚稍有補乎。今必謂指爲中郎書者。無所考據。而彼其疑之疑之者。抑又何嘗有所考據。不過一倡百和。喜於翻前人語。必欲使漢隸中不許有中郎一撇一挑而後已。中郎何辜而致此耶。自今宜懸李嗣眞書後品之語。以爲范巨卿碑之定評。而予之得見此舊拓本。因於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捩。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北平翁方綱。

張石公跋。謂唐非遠。然已但謂爲至則非也。易繫辭曰字。九家作册。京作嘖。嘖訓情也。虞翻曰。嘖謂初也。揚雄太元。化在嘖也。范注。陽氣潛地下。故云化在嘖。據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亦不當引說文也。甘日方綱識。

北齊造銅雀臺石泰門銘

是碑標册之首。有都官書畫之印。案是印爲元內府鑒藏所用。則是本爲宋拓無疑矣。特字有殘失者。所以更少於洪氏之本耳。甲辰二月二日。覃溪方綱識。

北齊天保七年。修廣三臺宮殿。至九年竣。故此刻云。八年九年也。後三行人名。猶存古刻先上列後下列之式。亦考證者所宜知也。北平翁方綱識。

增詩

高家丁壯到戍亩，銅雀臺造石盎門，千二百年片石出，拭苔形古漳河濱。安陽趙令王學使，後先拓其蘇齋論。此臺雖是建安造，應劉七子無雄文。翎邪孫兒寄銘字，馬子石室謠誰聞。此銘乃計百代後，軍士幢主名猶存。閣時有書用石尺，兼隸楷仍隸分。鐫鑱四西有所笑，遺刻那淆陷與陳。文深仲垣竟不得，我方日辨歐虞頭。大河迢迢水花綠，寫我桂銘洗薛純。（人保八年丁丑，即宰更座之年。其九月戊寅，即永興生之年也。蓋在中州金石所飢渴以吟者，薛書銘桂銘也。故詩末及之，力稱之焉。）

蘇齋題碑記

昔賢尚論，謂有唐一代，未嘗見有軍正書。故評唐碑者，當以仰承晉法爲圭臬焉。

率更書化度寺碑。

眞本惟范氏書樓殘石，是鳳翁遺。宋初翻本近千字者，已失其眞矣。

永興書孔子廟堂碑。（今已得見諸石眞本，具詳拙記冊內。）

眞本不可見，世所行者，陝本闕脫，據武本清勁，以二本參酌，庶幾近之。

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北宋拓者，梅肥厚。

以上三種，實石軍嫡乳，晉法之存於今者爾。

褚河南孟法師碑。

眞本亦不可得矣。其翻本有近虞者，有近歐者，二本皆不眞。（眞本現在吳門，爲海內第一妙品。）

張長史郎官石記。

董刻戲鴻堂一本，最失眞。吳門翻刻一本，亦未到。此非見眞本不可。（眞本聞在山左人家，未得見之。）

率更小字千文。

世無二本，豐道生云，二王可學，此帖不易幾也。直可配化度寺碑矣。（宋拓眞本，聞歸平望鮑汪氏。）

率更虞恭公碑。（此與郎官記，皆另有詳說，見下卷丁卯十二月補記。）

每行過廿二字者，是僞本。

率更皇甫君碑。

學歐必從此入手。

永興破邪論序。

越州石氏刻大，尚可觀。

河南度人經。

河南陰符經。

文氏停雲館所勒，皆石氏本也。從此間津黃庭東方象贊，即山陰殘在茲矣。

樂毅論海字本。（樂毅論，今已得古本，別撰考二卷，丁卯十二月記。）

停雲本竟失之，至於口口刻本，則不可用也。此惟復齋碑錄詳之，最爲考證。

薛少保書昇仙太子碑陰，并碑前年月。

北陰下半是鍾紹京書，非薛書矣。

唐初歐、虞、褚、薛四家并稱，而薛書世無知者，惟此昇仙碑陰，是其手迹。薛曜書遠逊之，薛稷字嗣通，時與薛曜稱二薛。

此碑在河南偃師縣，其正面武后書，不足道耳。

唐元宗御書泰山銘，後年月一行。

此唐人大書最佳者，中宗滎陽手勅，遠遜此矣。

尚有薛純陀大書祇林銘，及顏魯公離堆記，屢經訪搨，至今尚未得見，附識於此。

此以上皆唐正書上乘。

褚河南倪寬贊。

韓存良所藏，眞本不可見，今惟鬱岡齋刻本。

孔祭酒碑。

不知何人書，極似虞永興，或即謂永興書非也。

褚河南伊闕佛龕碑。

碑在龍門，磨崖大字，此唐楷中之隸法也。

柳諫議李西平碑。

此柳書第一，能得未變以前之舊本，更妙。

李北海端州石室記。

此北海書第一，亦唐楷中之隸法。

陳諫南海神廟碑。

此碑亞於虞褚。

顏魯公宋廣平碑側。

此側字沖和淡遠，是顏書最高之作。

宋廣平碑。

茅山李元靖先生碑。

殷君夫人碑。

元次山碑。

此皆魯公正書上品。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

魯公中興頌。

寶懷哲書蘭陵公主碑。

褚河南書房元齡碑。

河南書雁塔聖教序記。

張阿難碑。

僧書似虞、褚。

莒公唐儉碑。

不知何人書。亦有虞褚意。

褒公段志元碑。

亦有隸意。

柳子寬書諸葛洞記。并陰。子寬名公綽。陳藏之弟。米元章謂其不逮於其兄者。

此碑之陰。上半是其所書。下半歷去矣。

竇叔向碑。姪易書。

于志寧碑。男立政小楷。

張嘉貞書北岳廟碑。

張選唐正書五十種。茲更擇其最上逕三十七種。爲式亭老友。記於此册。嘉慶庚申臘八日。方綱。

予曩爲式亭錄唐人正書上品卅七種。茲式亭復以素册。求錄其未盡者。因取前所錄者。補其最要之三種。亦溫故知新之義也。

虞永興書廟堂碑。向未得見唐石貞本。今幸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本。並非專以間勝。向來爲陝刻所誤耳。金壇王籜林亦云。虞得右軍之間。亦是僅就陝刻言之。自何義門、王籜林、徐埴長、諸前輩。皆未嘗親見唐本。世所謂虞書者。僅皆專指陝本言之。致使永興眞面。湮沒不可見。雖陝刻亦極似原本處。然未免一律趨於過圓。又起勢每傷於尖纖。摹脚每失之笨鈍。尚多不及城武本之得眞。而城武本拓者甚少。世人罕知之者。然城武本年久亦太淺細。又有過涉枯瘦。不及陝本精腴之處。愚編撰廟堂碑考一卷。取陝本、城武本逐字校核。唐本著其同異得失。此卷今已刻於曲阜。庶幾稍見永興原碑之眞際耳。

率更書虞恭公碑。著錄家皆言殘闕。且無率更銜名。近日翻本。妄以皇甫府君碑後。率更銜名。移置北碑之末。大失眞矣。世所見上半載拓本。每行僅二十三四字。昔林同人考是碑。据醴泉志云。僅存四百餘字者。即指此上半截言之。蓋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其下半。士大夫亦皆過而不問。廟亭林金石文字記。亦僅以殘闕二字了之。此碑下半。無人知者。非一日矣。予今屬友往陝者。覓工洗滌全石。以澆墨拓之。乃視外間所傳者。得多千餘字。第一行題下。辨出中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岑文本撰。渤海縣男、歐陽詢書。碑內全文可辨者。得二千八十餘字。誠大快事也。擇其精妙者。手摹得八百許字。倘遇善工。能謀重勒於石。足勝外間翻本十倍矣。此碑實化度、醴泉間。故見率更筆意者。前所論宋搨。故具詳說之。

張長史正書郎官石記。向見吳下有重勒本。故疑黃文敏戲鴻堂所刻之未必得眞。去年始得見唐石原本。乃知董刻不誤。而吳門重勒之誤也。此二本。有王元美、敬美、兄弟手跋。品以永興廟堂之亞。實則不過可比褚公東山帖。若遲以永興擬之。尚過譽耳。董華亭刻入戲鴻堂帖者。雖失其神理。然大局卻自不差。要之唐楷以化度爲第一。廟堂醴泉。亦各有臻極處。此外則孟法師、虞恭公。皆斷妙品。而長史此記。或附翁焉可耳。

以上補前册所未說者。

又有舊所選。而未寫於前册者。

昭仁寺碑。

無書人名氏。或以爲永興書非也。

王居士塔銘。

敬客書。褚楷之派。

柳書護命經。

河南書小字千文。

王士則書李寶臣紀功頌。

御史臺題名。

郎官題名。

王知敬書嵩山武后詩。

虞書本三日帖。

褚書本五日帖。

徐嶠之書姚奠碑。

沮渠蓋老君祠碑。
廿道士蓋明皇勅。
以上合前册所選。凡五十種。
嘉慶乙卯冬十二月六日。爲式亭老友蓋。方綱。

蘇齋題跋卷下

元康里氏所藏唐搨廟堂碑

何義門云。廟堂碑。是相傳江左字體。但未見唐石。其用筆不可考求矣。孫月峯則有蓋勁似率更之語。今以此原石驗之。乃凝重非蓋勁也。陝本稍得其圓腴。而失其平正。城武本稍平正。而又失其圓腴。世間無處皆他碑可證。破邪論僅傳摹本耳。孔祭酒碑仿處法。而結局太疏。學者但知從陝本過趨圓折。而於長捺更筆鈍著迹。全失其淵穆凝遠之度。得此原石本。然後可以會通晉唐書家正脈。直濟山陰。蔑山棠几。去人不遠。此本在篋。日日當有吉祥雲來護之。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春二月二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綱識。

雙鉤唐搨廟堂碑字

黃山谷云。孔廟處處貴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蓋此碑唐本。前惟山谷見之。後惟王敬美、孫月峯見之。近日嗜古博聞。如何義門、王虛舟、徐壇長。皆未之見也。今幸得見元康里氏舊藏本。眞唐石。字尚存千四百許。而泐損殘失者多矣。陝本最精腴。而每以欹鈍失其平正。又失在右肩圓滑。撇頭尖纖。捺脚筆鈍。城武本淸健矣。又失枯瘠。今以原本證之。陝本、城武本。皆有極肯處。而有必不可不訂正處。惟無名手可追二本格間。與其勉強重鐫全文。遜於前人。不若擇其要者存之。爲訂正二本之助。謹摹此百廿字。並識其槩。他日儻得遇良工。摹此千四百餘字。勒諸山阜齋廊。則閣中丞所重摹陝本及方綱所摹城武本。皆拓幾字。皆不足云矣。惟瓶庵樂推句內。陝本闕一格。恰在此本所脫失處。無由訂考。此疑尚未豁然耳。嘉慶十二年丁卯。夏四月望。北平翁方綱識。

重摹唐搨李秀碑

觀此撫刻本。始知趙子函翫。所以有松雪隔窗之疑也。然此不特不知北海。抑且不知松雪矣。松雪深厚固非以姿媚勝。然至北海此碑。則高松巨石。拔地倚天。而精神凝固。炯照萬古。後來趙、董、不過各得其一節耳。董文敏所得本。蓋遠在此撫本下。而鉤摹又失之。竟題曰北海書。刻入戲鴻堂帖。亦不言何碑也。至陳香泉作帖考。乃目爲小雲麓碑。並陳、皆號知書者。而謬誤若此。雲麓豈可言大小哉。卽董跋。以此碑與陝碑論肥瘦。恐亦以目皮相也。嘉慶丁巳長至日。得雙鉤此本寄題。方綱。

宋拓懷仁集聖教序

此本用墨雖太重。而其中最得神彩處。則諸本莫及也。略舉一二於此。杖策孤征。孤字子旁。上橫之下。將折下處。其側微有闕痕半黍許。蓋山墨本如此。故上石時闕之。亦猶道字上筆之闕痕也。乃後來拓本。豈假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者。拓手之失也。嘗於同年紀曉嵐齋中。見朝鮮國文殊院記。沙門坦然。仿集聖教序。其孤字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詳其立石。在宋建炎四年。則所臨是宋以前拓本。而墨痕所掩已如此矣。今以此本驗之。信是連下而原有闕痕耳。然此一條。猶非極有關係者。前輯云佛道崇虛。此崇字。卽蘭亭敍崇山峻嶺之崇也。山頭之下。一之上。橫列三小點。於彩。中加大點。無論定武本、褚臨本、皆同。惟是褚臨本支系蕃衍。又經後人屢有翻摹。今之重摹褚本。山下竟無此橫列三小點矣。而卻尚有空一分許之黑地。試問若非原有三點。則山下一上。無端空至分許。是何故哉。惟定武善本。三點具存。此可爲辨定武善本之法。而褚臨則雖極精之善本。亦只見右邊一點。有似於橫掠者。其左二點。則雖極肖之宋拓。亦皆不可見矣。今以此懷仁集聖教崇字驗之。皆是如此。其左二點。或是原墨蹟上石時太輕微。致久而掩昧歟。要之其右一點。則分明具在也。而聖教僞拓。亦多爲用墨所掩。獨此一本。崇字山下。右點極爲明白。誠是褚臨蘭亭之息壤矣。又此崇字山頭三直。是先左挑一筆。開局甚寬。然後作中間一直。此中間一直之來實。卻是向左微有蹙起之勢。而右末小直。斜注而下。以見蒐密迴合之章法。定武本神致渾淪。其緒雖遠。其實定武本亦是如此。惟褚本此山頭三直。最爲可辨。而後來翻本盡失之。獨懷仁集聖教。具此微妙。而後來拓本又盡失之。惟此宋拓精本。乃庶幾得之。此一字眞至寶也。故特拈出之。以見宋拓聖教。善本之可貴如此。甲子秋八月十二日。方綱識。

郎官石記序

張長史郎官石記序。都南濠所藏宋搨。世無二本。山谷謂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山谷此語。蓋深探草法之原。謂其正書在唐人中無多讓。所以草書無轍迹可尋。特揭出其正書矩度。使人善會其草書之根柢耳。而弇州過泥此言。遂謂化度、九成、廟堂。皆爲之退三舍。此猶之敬美譏蘭山谷跋。以爲其正書無轍迹可尋也。敬美又舉容字極字。取法廟堂碑。且謂以今日所見。王彥超本張書。有出藍之觀。此其言非確見。唐賢諸名跋。炳在天壤。千古自有定論耳。愚按長史此書。實由褚中令。上溯王大令。不必援化度、廟堂。始爲增價也。而其用筆之妙。則是由唐入晉津筏法之正路。況原石久亡。此本在世。眞珙璧鳳毛矣。愚題跋後閱月。知此在雲谷農部。友多聞齋。將選石重勒。精意搨傳。庶足以訂正華亭董氏戲鴻堂刻之失。蓋褚書東山帖後。推此爲無上神品矣。嘉慶十年。乙丑夏六月廿日。北平翁方綱識。

蘇齋學人。北平翁方綱。時城小軒。借臨句日。由褚法以問津大令。蓋千年以來。書脈繫焉。

宋拓醴泉銘

此本後有沈凡民跋。所謂梁溪秦氏。世藏千金帖者。秦氏已摹刻行於世。足以奪眞。然與此斷泐處悉同。無怪凡民此跋。以爲伯仲之間也。至於凡民跋內。駁前人化度勝醴泉之說。凡民此語。蓋本於王虛舟。虛舟先生。一生習歐書。而不識化度。豈惟不識化度。抑并不識醴泉。豈惟不識醴泉。直不識歐書耳。學歐書者。須以其中圓渾之筆爲性情。而方整之筆。不過是其形質。其淳古處。乃直根柢篆隸。故曰醴泉從蘭亭出。而蘭亭從篆出。觀斯銘者。必能知此義。然後爲得耳。吾爲天下鑒書家。拈出此義。願與具眼者共詳之。

吾豈敢妄議虛舟先生乎。乾隆辛亥春二月。既望。北平翁方綱。

既爲雲谷作前跋。後閱月。門人江秋史侍御。讀禮南還。以其所藏宋拓本。留予齋。因復借此本來細對。靜研五晝夜。乃益見此本紙墨拓手之妙。予所見眞宋本。凡十餘矣。以此本居最上也。雲谷先生。幸珍祕之。

四月朔。方綱又識。

附錄沈凡民跋。

率更在唐時。已推爲書家巨手。而醴泉銘。乃其奉勅書。尤是經意之作。故品第當居邕師塔銘上。評者甲化度而乙醴泉。恐非爲論也。宋靖康來。南北間隔。權場所市。都是覆本。僅存間架。了乏神韻。不知率更書。風骨內含。神明外朗。一片清淑秀麗之氣。殫絕塵外。不善學者。徒覩其棱角反張。不能追取其風神。無怪乎筆筆在紙。成板刻樣。余見宋本不下數十。惟梁溪秦氏。世傳千金帖。乃明懷宗出內府所賜者。爲天下第一。今來孝經堂。獲見此本。緇拓精良。神采煥發。當在千金帖伯仲之間。識者自能辨之也。因綴數語。以誌老年之深幸云。乾隆十有九年。歲在甲戌。閏四月十八日。補蘿外史沈凡民書後。

宋拓醴泉銘殘本

此三十九字。眞宋拓本無疑。予所見宋拓。凡十餘本。以新安汪文端公所藏全本爲第一。然未有不用濃墨者。蓋宋時拓工多如此耳。觀者正不必以墨色過重爲嫌也。己酉二月廿八日。北平翁方綱識。

宋拓麻姑仙壇記

此南城眞本舊拓也。渾樸深厚。在諸本之上。今日盱江書院。適是從此翻出者耳。此亦今之星鳳矣。尚珍祕之。方綱。

顏平原書。以宋廣平碑爲第一。而其碑側之字尤妙。是乃張長史口傳之祕法。褚河南得之於虞永興。永興得之於右軍者也。平原書脈。所以直接晉人者。正在於此。其次則殷君夫人碑。再次則元次山、李元靖諸碑矣。唐人蠅頭細楷。本不多見。惟有此記。足與宋廣平碑相印證。而翻刻本又多失之。獨此南城原石本。尚略存其眞意。此本紙質墨色。亦非近今拓手所及。學顏書者。於此精心求之。雖以摹之尋丈可矣。己酉春二月廿有六日。北平翁方綱識於南昌使院。

虞恭公溫彥博碑舊拓全本

林同人云。碑在昭陵東南第八列。第二區。劉洞邨。計卅六行。存上尺許。丁丑醴志。存四百廿字。今三百餘字。然今拓本明白者。尚有六百字。若此本凡略可辨者。尚將近千字。予竟題籤云。舊拓全本。非謂其文全也。碑既極泐。工人肯用寬長之紙。并不可識處。亦皆拓之而裝册。又幸偶留其最下數字。在今日即謂之全本可矣。即上截明白處。以今尺度之。亦有二尺許。而僅云尺許何也。趙子函謂不復可拓。亦誣矣。

墨林快事云。宋裝整幅。每行約廿三四字。通計入百廿餘字。今此拓本。通計可辨者。竟有千字。（通計石存字數見後）

昔慨想。若得完工莊陝西。用寬長之紙全拓之。或多得宋見之殘畫一二筆。亦幸矣。今獲購此。尚是數十年前拓本。惟中間偶有脫失數字。餘皆視今多出數百字矣。壬申六月。廟南雅得一本。云是康熙初年拓者。正與此同時拓。每行存廿三字。趙明誠錄云。岑文本撰。此必在第一行。題下書人名上。據牛氏圖云。碑高九尺五寸。闊三尺。蓋中腹一段。尚有三四尺。全無字形之空紙耳。然幸存率更銜名。則拓本所罕見也。今以全拓整紙量之。自碑額之頂。至每行七十七字之末底。通高八尺二寸。又細審中腹字。亦尚有可辨者。

趙子函云。碑在李靖碑北數十步。（牛氏圖云南面）士人撫其字殆盡。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三碑。最爲得中。予嘗謂此碑。視皇甫爲得中耳。豈云視化度爲得中乎。今深繹之。適知子函固有所見。而言之未詳也。化度是率更最矜重之作。是以字字適逸。無一筆馳騁。至於虞恭公碑。則率更年八十有一。更在晚年矣。筆情所到。并忘矜重之迹。是以皇甫之馳騁。九成之整鍊。化度之適逸。兼而有之。時而出之。其馳騁精悍。或有不必盡如皇甫者。其凝鍊整秀。亦有不盡如九成者。然其適逸沖和。則有可與化度并臻至極者。孫率府所謂思盧遍審。杜少陵所謂暮年轉極者也。得此將近千字之本。心融而神會之。庶幾古今正楷。舒斂通會之由。可得而仰窺矣。

虞恭公碑，予見舊本多矣。其最善者，乙巳夏，見王籜林所跋，謂生平所見宋拓第一本者，尚存七百許字。辛酉春，借吳門陸謹庭藏繆武子家宋拓本，有汪左僧彌印，跋云美跋云，余七歲時，見此本於外祖陸文近先生几上，八分書發，外王父尚寶公筆也，後再見之鄧僧彌頤堂，今五十年，凡四易主，辛丑冬，書於塔影園。然此二本，已皆不見，率更銜名矣。今獲此本，得見率更銜名，何曾球圖章之。購得此本，竟若有人如吾意，拓全紙，固已奇矣，迺尤異者，此裝冊，與吾所裝化度寺碑元跋冊，分寸不差，銖黍率更妙跡，適得同貯一匣，豈非墨緣。

京廠內寅春，得此舊拓，存近千字之裝冊，是年夏，從逆府塔，借全拓大幅，因託南畹明府，精拓數紙，至丁卯夏，計摹得二千八十六字，良一快也。

追想百八十年前，嗜古探奇，如趙子函霍，能似鄙人，殫用心力，豈不視今日所得更多乎。然宋時人，已不肯全拓下截矣，可恨可恨。

以今整幅驗之，此本竟是康熙初之全拓本，惜多翻失耳。

率更此碑，首尾將三千字，既非一日之功，復多隨手之變，如遊名山，正當備盡其超伏明晤，以窺微妙，安得儀執上尺許完整處乎，須於無意中，象罔求珠，一重一掩，搜草聽泉，處處見匡廬眞面，但於句中索句耳。六月一日，雨窗識。

嘉慶十一年春三月望，汪龔泉爲購此，歸於蘇齋，是夏盛暑，揮汗審定，又費二旬之功，碑凡三十六行，七十七字，七月三日記。

只疑鹽塔峯波存，夢倚嵩陽晚照昏，誰點墨池雲過影，小樓西角玉鉤痕。　流水孤鄉隔碧巒，珠胎玉屑幾人緘，塵蹤空石翻成笑，已傲林銅與趙鬲。　題虞恭公碑二首，蓋自趙子函遊九嶷後，至今百八十八年矣，似亦足豪也。丙寅四月廿日。

侯官林侗作碑考，志援醴志四百奇，石存上橫儘尺許，全碑梗概，雖復知，趙鬲奉人記親到，云不可拓空嗟咨，趙林後又百餘載，劉潤鄉緬荒蕪基，昔年張奠（同，餞待處，二老友，遊秦爲我鄭簡馳，卅有六行行廿許，恨不續紙補所遺，率更之銜翠著錄，翻本妄假皇甫爲，今日翻刻本，銀青光大夫歐陽詢撰，此是率更最晚筆，後於慈塔泉銘時，所出尋年思轉極，非嶙奇姿非矜持，每當神來濟彌旨，儘在渺處工難施，安得此近千字本，琴無弦處能傳之，娟娟雲霧漏纖魄，活活蘚藻穿清漪，美人臨窗幃羅綺，天馬逸氣剞衍崎，上編分明目開壽，下乃掩映心摹追，有如訪古暨剔棹，行間墨縛餘深思，觀碑千古費攜觀，坐臥三月歸來師，岑公撰銜想中腹，何年歲禱遭磨治，唐陵陷立最名跡，孔祭酒石虞猶疑，歐楷鬲塔自第一，吾齋歸錦雖損篋，百十年前此裝冊，一函貯勿差豪發，鬲碑古拓此今拓，幸有雖遭如相期，亦擬作圖備遺失，跋云殘缺徒貽嗟，（岑林金石文字記，僅不全者，以殘缺二字了之。）蘇齋楷法又獲此，春雨杏苑交繁枝，適逢聯飛送好語，墨沼日日香風吹。（昨讀廣川書法跋，有感字。）

（聯飛語，以證余新得殘拓樂毅論，乘是眞本也。）嘉慶十一年春三月望後二日，雨中自題所購虞恭公碑後，方綱。

虞恭公溫彥博碑

溫公碑較醴泉銘遒緊，較皇甫碑則斂其鋒鍔。此本是康熙初年拓，拓手乾淨，比明時淡墨拓本爲佳，余向有一本宋拓也，王蘭洲所藏，有跋，今以闕乏，質之他人矣。嘉慶壬申春日，坐雨春風廬漫識。

此百年以前拓本，今不易多得者矣。此碑卅六行，行七十七字，自宋時拓本已被工人惜紙，不肯全拓，僅拓其上半數字，在今日所見，有拓至十九字、二十字、廿二字者，此本拓至每行廿三字，可寶也。

宋拓見過數本，皆濃墨致掩字畫，且亦皆僅至每行廿許字而已，此本用墨尚未致過濃，敝篋一本，與此同時拓者，每行七十餘字，而裝時多誤顛失，尚有率更銜名可辨，則世所罕有耳。

今日此碑拓本，第五行的字，第卅六行爲字，此二字損泐，此本未泐，（二字是近日拓本之驗。）僕得舊拓全本，後因托友往彼，（在鄭州。）用極寬長之紙，拓整幅來，就其可辨者，精審摹之，凡得二千八十餘字，不惟率更結體之妙，已攬其全，且於溫虞公事迹，覓足補新舊唐以備考鑑，眞大快也。附識於此，南雅先生將假裝矣，此本竟應覓善工裝之，壬申六月十八日，方綱識。

虞恭公碑甚好，原黏有倒置，且行行欲飛去，老先生或商之介亭，托其代爲料理，用小簽衬裝爲式，精標之，可以附加小跋，但不知能交委便寄滇否，不然，則暫且用漿糊，行行黏緊，防其飛起，以俟再裝，此種拓本，將來漸難得，須成就之。

著滇中命工，暫就此黏緊，用紙包好，以待再裝亦可，墨林快事云，每行存廿三四字，此百年前舊本之驗。已行行飛起矣，日內即宜條條黏緊，（不能俟裝時也。）

此刻又聞得雲南省城，有極善之裝工，

虞恭公碑，（陶齋。）

此碑全文，小簽有手寫全圖，但不能借出，須十日以內之功，託一人抄寫之，（此或可託介亭，即不拘何時，照其式另裝可也，然則全圖，必託介亭寫之。）

宋高宗御府褚摹蘭亭刻本

右蘭亭舊本，前有機暇清賞印，後有紹興二字印，是宋高宗御府所藏褚本也，前又有陳緝熙書畫印，陳鑑字緝熙，吳郡人，明景泰中，官國子祭酒，富於收藏，尤好鉤摹蘭亭，蓋以所藏宋拓本，重摹轉傳於人，王弇州以三十千購之，其爲當時所珍重如此，況又在三百餘年後耶，乾隆五十六年，春二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

賜潘貴妃蘭亭原刻本

此宋高宗賜潘貴妃本，王弇州以爲理宗者誤也，今慈谿姜氏，湖州錢氏，皆有此本，重刻之石，此其祖本

也。辛亥二月翁方綱。

懷仁從蘭亭集聖教。豈知又從聖教集成蘭亭。可謂百千燈同一光矣。方綱。

張卽之楷書佛遺教經卷

張溫夫生於淳熙三年丙午。至是寶祐三年乙卯。年七十四也。溫夫以書著名南宋之末。而金人亦極重其書。此書佛遺教經。自運筆意。卻非仿右軍作論樹資者。自以楷格在行押之上。正無庸援吳傅朋專師晉法。以例之耳。嘉慶丁丑冬十二月。方綱。

元張伯雨書東城虎丘寺詩卷

右張貞居書東坡虎丘寺詩。後題云。至正戊子上巳日。按是年貞居七十二。故有鬢絲之歎。宜然留清詩。宜亦勝刻本矣也。安邑宋芝山得此蹟以見示。時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夏閏六月二十日。北平翁方綱。

題此後之廿有七年。雪谷復持來。重題於後。六行異字。乃左之誤。偶然筆誤。不足疑耳。嘉慶十年乙丑。又值閏六月。復以予臨本對看。方綱識。

明周忠介公順昌手札款云現老年契兄

後顧廚象黨籍論。誰如瑤禍弔湘魂。偏餘故紙淋漓氣。多少江湖血淚痕。　賸來詩話到江東。文舅姚鼐

尺幅中。松蘿閉庭門客語。只應夜月照秋空。嘉慶丁丑夏四月八日。北平翁方綱。

右明周忠介公致文毅手札。後人因繪忠介公像於前。并同時諸手札。廿有二通。合裝爲册。諸札有忠介手記。札到之年月者。亦有記札到之年月。而非出忠介乎者。凡十處。用蘇齋印記之。蓋皆周氏家所藏也。惟未呂札與林封司者。是忠介身後所作。內列敍諸人。繆當時。繆誤言旁。豈原稿又經謄寫歟。惜不得公子端孝先生請卹之血書副稿。同裝於此耳。然其時忠義之禍。慘酷至此。縱有追贈祖考之舉。正復何益之有。君子道消。小人剝廬。未有若明季之甚者。此內李仲達一札云。冬氣不極。春陽不回二語。雖若切其時事。然不知造物者。直欲以挽迴修復元氣之全局。有待於我熙朝。乃交泰陽泰運也。讀史至此。豈止如觀象玩占於剝復之際乎。此册今歸於南海農部雲谷齋中。持以見示。屬爲題識其後。嘉慶丁丑四月九日。方綱。

明沈禹文手札

右沈禹文與饕磬室手牘二通。禹文名大謨。吳郡人。嘗遊於文衡山之門。予齋中有其小楷書詠秋葵一詩。與文氏二承及周公瑕諸人同賦者。書法得衡山手意。此二帖雖是行草。然亦仍不遠於文氏派耳。予又藏吳中皇甫兄弟雜文。寫稿雜涂抹草草。亦皆是長洲楷法之體。蓋爾日吳門書派。上下百年間。大致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春二月九日題。北平翁方綱。

肅府刻淳化閣帖初拓本帖凡十册。肅府原缺刻本一册。

陳子又皇蘭載筆云。肅府淳化閣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私賸出者。直五十千者。此本是也。尚在王孟津未敗之前。孟津敗是崇禎十一年也。墨香百五十年前。北李燒松迹宛然。十載收家珂楮葉。良工心苦倍離傳。　龍脫壺象鳳騄尼。東書國殿幾何時。八分留得題名石。應收陳毛又二師。　自題所藏肅府淳化閣帖初拓本二首。乾隆壬寅秋七月朔。北平翁方綱。

劉公戲七頌堂識小錄云。肅府帖。人賤其近。北海先生。謂勝前人。其原本余曾見之。闕二册。猗氏有荆君得之。歲甲辰攜往江南。今不知所在矣。

第一至第四卷。用汪象先所藏。宋搨大觀帖真本。細審之。以紅筆圈識。乾隆甲辰秋八月廿五日。蘇齋記。內府本。又逐卷逐字細對。改正一遍訖。合之今秋用大觀□卷所改者。只除自藏大觀第六卷殘本之字。未經對改外。今改正者十卷。內合共改正五百八十二處。甲辰十月十七日。內府本。賜廚事府恭貯者。今始備檢前後。有工匠黏模處。移正重裝。併於後幅。題記每卷帖數字數。丙午三月四日。廚事翁方綱謹記。

又以第九卷。參合濟源本、太原本。改正肅府本十六字。是日附記。

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十三日。以米黃所鑒評。覆校良常王氏所云者。摘其一二。略寫於此。良常雖間有訂正。然米黃究是舊聞。是以略存之。是日方綱記。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邵瓜畦舊藏。淳熙脩內司帖十卷。細對肅刻本也。

法字上二點用分法。不如此之着迹。卷一第三葉。首行法字。

此字似永興法。卷一第廿四葉七行遲。

此葉今石已是補勒。□□□□□□□□可寶也。卷一第廿六葉。

此葉今蘭州是補石。非□□□□此葉拓不易得。卷一第廿八葉。

右軍袁生帖之外。又訛此一吾字。卷一第廿八葉八行吾。

乙卯卯字。竟訛作丙。此是酉字矣。明代學者。不講字學如此。卷一末。原缺書款字。

以上第一册。

初題園所收一本。拓□□□□而墨工極有斟酌。凡原石坳□不平。□□此本每近淺淡者。皆概以一色。是拓手之善也。

此帖末潛處耳。淳化閣本。誤分處作不可二字。當以大觀正之。昔見汪象先所藏宋拓大觀帖。以此細對。尚未及記出。今得見李春湖所購。始記之。嘉慶辛未五月十一日。卷二第一葉七八行。

宣示表。以大觀帖十五行爲正。淳化閣帖。改作十八行。停雲館帖依此。（卷二第七八葉。宣示表十八行。）

謹案大觀白騎逢帖。始悟唐儉碑之妙。（卷二九葉。二行至五行。）

大觀三直筆。微帶分隸意。（卷二十葉。二行卅字。）

似是毀字。（卷二十四葉。第五行毀。）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刻。此乃舊石本。可寶也。（卷二十五葉。）

大觀帖傷感二字。如古泉乃布之文。（卷二十五葉。首行二行。）

大觀此等字。皆似古篆。（卷二十五葉。三行覺。）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刻。此乃舊刻本。今不易得矣。（卷二十六葉。）

此之大觀本神似永興。（卷二廿三葉。三行遠。）

以上第二册。

大觀榜場本。此首尾二嘉字磨去。皆尚微露上下筆痕。（卷三一葉。三行。）

嘉字長茂。舊誤嘉長。（卷三三葉。首行。）

大觀若字。無口作一勢。既是草書。豈復有作口之理。未知左氏傳注稿本。亦時帶章草乎。（卷三三葉。八行。杜預書。）

精心者庾亮劉超書。則北齊劉珉筆勢。蓋可想見。并可參之寶賢舊拓。（卷三五葉。二行。劉超書。）

澳之此帖。大觀極遒厚。此尚嫌單弱耳。（卷三九葉。王澳之書。）

操之等白白字。大觀不如此。可見摹手全不知筆法。而惟工匠之是憑。益信右軍真生帖內。吾字之失。出於摹刻之誤。而非原蹟如此矣。（卷三十葉。二行。）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補。此是真本不易得。（卷三十三葉。）

王劭書。亦當參之寶賢。以證化度之脈。不究晉人之正脈。而專臨學唐碑。已落第二義矣。況不究心唐碑而但學米黃者哉。（卷三十三葉。四行。王劭書。）

謄舊誤爲贈。（卷三十二葉。九行。紀贈書。）

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真本不可得矣。（卷三十四葉。）

羊敬元書。真乎太弱。（卷三十九葉。羊欣書。）

郡字太不成形體。寶賢雖筆鈍。尚自可參。（卷三廿葉。八行。郡。）

弱極不成字。（卷三廿一葉。六行。來。孔琳之奏等字。）

以上第三册。

此第四卷。蕭子雲小楷書。列子楷內司本。圓潤古勁。勝□。吳荷屋得此卷來拓。（蕭思話帖。楷帖。歐陽帖。並陽石銀錠橋真。疑即碑工。）所作。縮與國子監帖。而列子小楷拙滯。尚不逮此。蕭刻也。蕭刻雖多失於偃潛。猶想見原本相去不甚遠。今以所校

略記於內。規以圓渾。即古拓儼在前矣。

此帖楷內司本。精腴□□。每捺腳腴勁。不如此方板。以楷內司本詳之。此是蕭侍中。以鍊法運用右軍書付官奴衣盆之秘旁。此本模刻之失。固不待言矣。然以較吾之翫賞北齊造像記。得其一二趣者何如。（卷四四五六葉。蕭子雲書。）

君頂石肩。與定武蘭亭摹頂賜下同。（卷四十五葉。六行君。）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補。此真本不可多得。（卷四十七葉。）

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真本不易得。（卷四十八葉。）

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真本不易得。（卷四十九葉。）

此紹□□之第三帖也。當合寶賢帖看之。（卷四廿葉。末紹之書。）

海紹之帖。軍宅二字。當以內府本參合寶賢本。（卷四二十四葉。海紹之書。）

以上第四册。

宋僧。唐明皇時人。學鍾書。此帖大觀石本。有魏晉人意。（卷五三葉。行。宋僧書。）

此葉。今石是重刻。此舊拓本可寶也。（卷五五葉。宋僧書尾。）

此前半葉。今石已另刻。此真原石。不可易得。（卷五八葉。前半。）

大觀帖。智果論書作一段。連屬王子敬、王右軍、蔡邕、扶風曹喜等。均不提行。（卷五八九十十一十二葉。）

此葉若三行。今石已泐去。（卷五廿一葉。）

疾惛忽移以下。凡二行半。今石泐。（卷五廿二葉。）

嘉慶甲子六月二十日。取顧氏釋文對看。蘇齋記。

此第五卷末葉。明代之跋。後四行今已脫失矣。何況古帖之闕泐失真耶。是日午後微陰。又書。

以上第五册。

黃長睿十七帖云。侍書王著勒石。勢殊疏拙。方綱按疏拙二字。以詳淳化閣帖。可謂神鑒。孫退谷寶華文館賜本云。有朴氣。二評揭抑不同。正相表裏。因題蕭本初拓第六卷前。應以勞振祖石本之妙。壬寅冬十月十二日。

此卷內裏生帖。據依內府本。改正一吾字。真乃一字百金直也。甲辰十月一日。寄戒歸記。

鶴愛二字。今石已另補。此真二字尚是舊本。今不可得矣。（卷六七葉。首行。）

第二可字點勢。乃連下一字爲章法。妄此截斷。此王侍書之失也。（卷六九葉。九行。）

得此豐三字之旁點。內府本皆無。大觀摹本或有之。或無之。寶賢亦自大觀摹。而撫此一孟。宜從之。（卷六十葉。下行。）

雍字未失。垂入蜀字之內。大觀摹本。亦或有或無。寶賢則無之。內本亦無。（卷六十一葉。十行。）

猶字參看寶賢。（卷六十四葉六行。）

四月廿三日四字。細審大觀原本。方知內是迴折之筆。而淳化本摹失也。寶賢蓋亦沿攝本而失者。脩內司本同。（卷六十七葉七行。）

建安帖。惟□□□□□懷仁集聖教所本也。苦字頓挫迴折。□□□□本妙極。淳化似不應訛謬至此。苦字。自唐賢化度昭仁。中直並不多穿上。而草頭作對觸勢。蓋山陰之法。其來有自。今見大觀原本。并懷仁集聖教。皆具遺則。而何以淳化摹本乃失之。（卷六十九葉建安帖。）

袁生帖考辨。詳具予所藏大觀原本卷內跋語。（卷六廿三葉袁生帖。）

司州帖。私福二字摹失。脩內司本同。（卷六廿四葉司州帖。）

以上第六册。

以脩內司本對之。其原本皆□□。寬出幾許。不但此帖也。姑記於此。可見移行之斷不可。（卷七十五葉丞帖。）

以上第七册。

脩內司本。此每行皆寬出二分許。（卷八三葉頃遲少暇諸行。）

今右是另刻。此是真刻可寶。（卷八十三葉。）

此第二行。人字起筆之頂。吾字中間迴筆。皆是回帶迴折之勢。以內府本校之。正相合。（卷八十五葉二行。）

以上第八册。

丁巳九日。吳鑑葬持有銀鋌搨者一本來求題。肥厚與肅本相近。而筆勢頗方。則之內府宋初拓本。亦肥而方也。然鑑葬之本。與此本互有出入。則摹手不同耳。適李春澤亦持一銀鋌本來。摹刻微瘦。蓋於吳本矣。此兩本第九卷皆肥。與肅本異。後三行皆全。

甲子夏。於墨卿處見一本。南宋翻刻。亦似肅本。而第九卷仍肥於肅本。末三行亦全。昔王良常品閣帖第九卷。謂大令書。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蓋以第九卷之細瘦者爲專謹。第十卷之放筆者爲縱逸也。此特執目前所見肅本言之耳。肅本此九卷。是別從一本摹入。以致過於細瘦。以致王良常目爲專謹。其實淳化原本。初不如此。今卽以所見南宋坊賈重觀之本。其第九卷。尙不似肅刻之細瘦。而其第十卷。卻轉較肅本稍近細瘦。則是後來摹手。偶有不同。豈得執此以評大令書耶。乃王良常竟以此。剖分子敬書格。謂子敬於右軍之意。離而二之。是則鐵子敬預知後世。有淳化閣帖。肅州翻刻。末二卷肥瘦之殺。而先自區於異轍者。蓋良常王氏書評。多是八股時藝評語中來。亦猶之所評漢隸禮器碑。體凡數變云云者也。今偶因此九卷淳化原本。非若今世所行肅本之細瘦。此特一時翻摹者之所爲。不足以程量大令之書。而適足以證良常之謬。故備言之。卽此二卷。前後肥瘦之故。不能辨析。遂至大令之書不明白。

而上下千年。書道之正變源流。遂以淆紊。豈止彼一說。扣槃捫籥。宜剖析哉。嘉慶九年。歲在甲子。秋七月十日。方綱識。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脩內司帖詳校。知肅刻此卷。另從一本出也。

內府本此卷之字。皆較此沈厚。（卷九首葉。）

授衣帖。曾本爲勝。與淳化本字字不同。不具摹改矣。（卷九三葉授衣帖。曾本此下尚有四十許字。授衣帖尾。）

奉別帖。卞氏式古堂刻本。與此迥異。筆勢放縱。前□□□字。皆作冷。卞跋云。唐刻初本者也。（卷九四葉奉別帖。）

內府本。此八字筆筆重顯。（卷九六葉二行。我鬼佳汝復見諸女八字。）

脩內司本。此行末底。與前行末雖之上半相對。此則太收上矣。（卷九十三葉阮新帖首行二行。）

脩內司本。此行末底。與次行不字正對。（卷九十四葉蘭奉對帖首行二行。）

山谷云。此帖有秦漢篆筆意。

廿九二字極肥改勢。此卽山谷所謂篆筆之類耳。脩內司本。廿上左半。似是半缺。則卽所謂改筆勢也。肅刻左上半似失之。是亦此第九卷另出一本之驗。

山谷此評。可爲晉法存古之券。脩內司本。遂字左辶。深字下本。皆見古厚遺意。

深左下。肅刻誤多一折。亦另本之證。（卷九十八葉廿九日帖。）

薄冷帖。可作化度左券。（卷九廿一葉薄冷帖。）

王虛舟云。餳大佳以下兩行。是宰吏書。當別爲一帖。蘇湖章中丞云。濰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此帖柳六惠六當作下也。愚按章說是也。大觀帖亦作六。而上一筆微有鉤帶之勢。大觀帖。是取真迹重勒者。所謂真迹。卽南唐以來仿書之墨本耳。非卽大令原迹也。必是仿書手訛下爲六耳。據此則餳可二字下。恐原文仍當有養老二字。當餳亦覺有餳。另自爲句。蓋仿書者。每有隨手之變。致斯諸拄矣。脩內司本。六上一筆。迴帶亦稍輕。不似肅刻竟作六字。（卷九廿一葉餳大佳帖。）

此帖更字下。缺三行十八字。裏卽料靜婢自當不和知從事甚簡致此佳也。肅府上石時。原失此三行。南宋本有此十八字。（卷九廿四葉諸帖宋段尺。）

以上第九册。

虛舟蓋以縱筆者皆僞耳。然亦不可槩論也。大令有似後來歐者米者。伊墨卿購得南宋坊賈重翻淳化第十卷。所刻字尙不誤。然筆畫已傷瘦削矣。□□尙不及此肅刻初搨之神彩也。嘉慶甲子六月十日。方綱識於石渠小軒。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脩內司帖詳對一遍。產□脩內□□□□之本。卽此肅刻所從出之本。亦以見肅刻本之可信也。中秋前一日。

武字中間，肅本失外耳。顧釋遠詣與西遊字互雷，今以南宋本核之，初不如是。蓋□□以見□□□□十卷十三葉五行此用武之國句

歐陽率更所開先也。卷十十四葉鄭陽書首行使字

舉字中間，与挑起處中有墨迹，故致誤。南宋翻本，此處尚明白。卷十廿一葉六行舉字

今葉，今已不存，今蘭州石是重刻者矣。此舊拓本，在今日已爲至寶矣。後第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凡此卷末四葉同此。卷十第廿二葉

內本明字，在下一行之首，方見章法。卷十第廿二葉四行明字

以上第十册。

明李義民縮臨蘭亭

李義民以小楷擅名，然蘭亭縮爲細書，本自難工。此中欲拈古人妙處，正在神理栩栩欲活，非可以皮相也。嘉慶三年歲在戊午秋九月朔，爲夢華居士題。北平翁方綱識。

此册凡縮本二種，然須溯納於芥子，其理微矣，更於後跋詳之。

王一峯縮臨定武本蘭亭

作細頭細書，不難於得形，而難於得神，不難於緊密，而難於寬展自如，有婀丈之勢。此所謂法外之意，可爲知者道耳。戊子秋九月二日，方綱又識。

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

適爲門人莫繪軒作畫雨亭詩，用蘇文吾以名吾亭作結句，是日購得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子，因題小齋曰雨香，賦此志之。邀魚門韻亭和，歸築山房第八秋，二桐蔭影更深幽。鐵門限法工尤細，上窮禾書氣可求。參刻石經無屋貯，縞題盡雨已澌流。感驚珠玉從天賜，稽首冥冥豈易酬。甲午是嘉靖十三年，先生六十五，請告歸里，築玉磬山房之第八年也，至今二百四十五年矣。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秋八月廿四日，北平翁方綱。

我因喜雨名雨香，雨餘度地蘇齋旁。窗明更展喜雨卷，香來着我喜欲狂。文待詔書世多有，無若此卷森晶芒。蘇文本爲志喜作，書時想值秋雨涼。村村稻熟慶江渚，葉葉桐響聽山房。神來腕熟紙墨潤，珠圓玉潔翔鸞鵠。處褚法旨永師法，折旋別出改體方。晉人神清唐骨重，先生蓋以晉入唐。後來吳興擅流利，得其意者郭與張。郭天錫、張伯雨。彼皆偏師此正軌，或嫌薄弱庸何傷。此卷神全氣猶厚，四邊力足鋒不藏。仙人嘯樹望窈窕，層臺緩步窺琳瑯。吾欲因茲叩津逮，漸之永興漸二王。停雲石刻皆側媚，那兼楷法和而莊。蘭亭聖教香一瓣，緜緜息息來書堂。吾於書道魏筆澀，枯荄一寸萌驕陽。得此頓如敲得澤，硯田夜湧沈潛漿。發生益益風與氣，淋漓眞宰通墨皇。寶章訪集自此始，比于禾鼎翼不忘。莫輕寸圃玉雙軸，燭天夜夜迴虹光。雨香齋詩，題文衡山墨蹟卷後，得此卷之後二月，始爲重裝，錄此於寶蘇室之南窗下。冬十月四日也。方綱。

蘭亭頓影識經秋，化度歐書語更幽。欣遇千年知莫逆，悟言一室待何求。古香什襲輕難洩，秀韻淳姿迴不流。定有墨緣迴甘載，神光離合爲君酬。衡山小楷落神處，卷將歸來之意書此以之。

雨窗無事，展閱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再疊前韻。方綱。辛丑六月二日。

去年秋，得見天目山房宋拓蘭亭卷。今春復得見趙子固落水眞本，而去年春，得宋拓化度寺碑，始知山陰、渤海、原流合一之妙。

衡山此卷，實能以歐、虞之法，上接右軍正脈者也。

書家有意到筆不到者，雖作手亦不能免。然精熟蘭亭，定無此盧。如玉潤且極寒諸帖，皆所謂飛騰綺麗，兼有之矣。

甲辰夏五月廿二日，雨中展閱大觀眞本，因識於此卷後。方綱。

是歲仲冬廿日，以衡山仿蘇書泗州僧伽塔詩，與此對看，深歎其能用南唐後主撥鐙法，爲書家不傳之秘。漫記於此。

昨於沛南得衡山所作樹石大軸，始備見先生具體境谷之妙。癸丑中秋前一日，記於此卷後。蘇齋學人方綱。

四明范氏天一閣蘭亭

予所見神龍本，皆有貞觀、神龍、開元、大觀、諸印。惟王秋坪所藏本致佳，而無前後諸印。予既爲手摹入石，斯文下亦無褚氏印，王秋坪本尚有褚氏印。四明范氏此石本，即豐南馮刻於烏鎮王氏者，亦有神龍諸印，而筆法勝諸本，不啻倍蓰矣。治亭宗伯，得一舊拓，乃無諸印，而圓潤又在范氏石本之上。蓋宋刻宋拓耳。附記於此。斯秋坪本尚有褚氏印，戊午六月廿六日立秋

頤園通政，持所藏是鳳樓帖十二册來看。此褚臨蘭亭，在中集之首，即治亭所得本也。戊午六月二十六日

此所謂是鳳樓帖者，內有以渤後之汝帖摹入者，其非是鳳審矣。然此褚臨蘭亭，實在豐南馮宋勒石之前，足見世所傳神龍本者，特出宋朝雜帖內之一種，而後人增入神龍書府諸印，以炫人耳。曹氏伯宋人，而此卷後題紹聖三年上石，諸本皆無神龍有塙證可考，而顯并本及張金界奴本，即便超入神品，尚不能免微有一豪莫雜欺人之意。今日合諸家所勒諸本細對，識此。戊午六月廿六日立秋

張金界奴本尾後有紹興印，即一末尾而上下鈐紹興連珠印者三焉。若誠恐人疑其非出紹興內府藏者，以其筆妙之飛動，則愈見恐與顯并本皆出米老耳。

所謂神龍本，即未必果是褚公墨迹，要之必是褚臨。後人上石者矣。所以有神龍諸印，又不及其無印者也。是日又識。

頤園所收。蓋雜取宋人翰閣諸刻彙成者。即以此本褚臨蘭亭細對。視四明本無一處不相同。而神理圓渾潤雅。勝四明遠矣。

第六行弦之脚底。四明本續上二分許。可見天際烏雲帖本之失。

十一行末仰字。針眼同。四明本無之。

此本卽文休承所謂。豐逸生刻於烏鎮者。高出世所行神龍諸本。神氣迥出矣。而以宋人雜帖內之翻本對之。已是帶有傖氣。有軍荊氣格韻。豈容貌得耶。

第廿三行知字。矢中撇勢。直斜側而下耶。雖褚公自運己思。恐未必然也。張金界奴三本。則餘清齋矣。若神龍本。能謀重入石時。此等處更當精研也。

暢左起處。似以天一閣此拓爲是。頤園本已塗失矣。再借治亭本核之。

王虛舟竹雲題跋云。予得毗陵董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拓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爲字法遒逸。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虛語。往在毗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真迹。與此正同。

徐壇長非美堂集。跋項書存家藏神龍蘭亭云。禊帖惟此沈着飛動。烟有神采。余家有周家胄貽先贈公此帖舊刻初拓。誠可寶愛。後嘉興曹仲經拓貺之本。漫漶已甚。亦是重勒。近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新安汪氏硯眞堂刻。遜此遠矣。

朱竹垞曝書亭集。蘭亭神龍本跋云。評禊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迹存項子京天籟閣。分授其子壞矣。錢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於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華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矣。徐壇長云。此墨迹本知竹垞並購得否。汪氏本丹陽賈紫薇跋。又謂四十年前。見真迹於其鄭姜宗伯家。今歸汪氏。自是兩本。唐宋人雙鈎本多人不能別。遂以爲貞。無足異者。項刻予未之見。吾友曾仲經。自古弟子借於竹垞先生。今年秋寄書索之。仲經尤拓示而未至也。振壇長此跋。則項氏所刻神龍蘭亭。康熙末年。尚在朱氏也。記當尚嘉興人同之。

與與寧故。載孫華老墨妙亭石刻。有褚本蘭亭帖。故竹垞先生此跋云爾。

神龍蘭亭。有神龍書府印。寧惠過大印。有王景修、張太寧同觀一行。又仇伯玉、朱光庭、石介舒觀。元豐五年四月廿八日二行。蓋宋人所刻曹娥碑後。亦宛然同此。其筆法位置印記悉同。則豈曹娥碑亦經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耶。昔敬云。神龍蘭亭之目。是宋人好事者所爲也。

餘清齋樂毅論

戊午七月四日。王壻持來樂毅論一本。與此無二。而無前後諸印。後無書付官奴四字。中間數行之末。所

空分許。悉同第一行。先之必迂迴五字。間無泐痕。第四行其字。亦無泐痕。其刻手視餘清爲遜。蓋與此同所出也。刻在前耳。宋刻本無書付官奴四字。

渤海藏珍帖。刻趙臨樂毅。行次全改。直是另寫非臨也。固不足論耳。然其後有至治元年。子昂自識。自識之年。子昂不虛作也。至治元年。子昂已六十八。是當日必實有此臨本。與國學本無可稽考者。尚有間也。而其尾亦無書付官奴字。蓋子昂亦是見南宋重刻本耳。所臨竟無足觀論。

嘉慶癸酉秋。又以越州學舍本。與南宋再翻本。及明朝人別一翻本細對。深駁邢、董、王鶚林韭之失考也。此出自元祐秘閣續帖之本。停雲其嫡孫。而餘清又其旁支裔孫也。

以南宋翻刻樂毅論對之。則停雲勝餘清遠矣。

餘清竟是墨迹上石。此墨迹必宋人所書耳。甲子十月。

新安吳氏餘清齋刻之樂毅論。乃南宋重翻之第三傳矣。而邢、董、吳、王、皆爲梁唐摹本。豈知書者所宜出此。宋刻前有題目三字一行。

南宋初翻本。卽題下亦闕。

三行先之必迂迴。字間泐痕。是其墨迹如此。後泐亦然。皆宋刻所無。

王鶚林極推此刻。豈不知其從宋刻本來也。

清河張氏瓶齋目錄云。吳能遠氏示余梁臨樂毅論。後有邢侗再跋。細辨之。是宋人。向未及韓太史家。唐初臨本。何溟稚辨識。原本非必全失。直是一手另寫耳。張米庵辨是宋人雜。尚非雜也。端拓王良常之證。證耳。邢文不足言也。

按張米庵清河書畫舫自序。在萬歷四十三年丙辰。而所著寶晉英光。又在其後。則此條云。於吳氏見邢跋樂毅論者。又在其後矣。吳氏此刻樂毅論。及邢跋。皆不同年月。明朝人不知考據。凡刻帖皆不同年月。而其卷內之黃庭。有戊戌己亥。則是萬歷廿七年己亥也。以此考之。則張米庵見此蹟。又在吳氏此刻之後廿餘年。蓋卽吳用卿此卷上石之蹟矣。王鶚林所稱柔閑蕭散。逸態橫出。不言是墨迹。則卽據此石本言之。鶚林豈未知張米庵是宋人筆之語。而竟以爲梁摹耳。鄙見宋人之譜。果非妄也。嘉慶乙丑十月。以元祐秘閣帖之本。考停雲餘清二刻。因識。

憑閣亦從此迹出。非從宋刻出。

此直是宋朝一書手。另自寫之。非臨也。但是影照古本之行次位置寫之。張米庵信不誣也。然所影亦非古本。乃是影照宋刻。而宋刻疑古本耳。

宋人筆。信不誣也。然所影亦非古本。乃是影照宋刻。而宋刻疑古本耳。

十四行第九字擬。此項點鑑自南宋初翻本來。

戚鴻堂刻宋樂毅論。卽明人所妄傳貞觀六年褚衛者。而其後乃有董跋。竟曰爲唐摹六本之一。假此。則宋文敏之爲書家也。何以爲後人作師法乎。

餘清齋黃庭經

涿州馬文敏臨黃庭經，後有文敏自記云，余在甲寅年見此書，乃新安吳江邨家物，後有蓋元宰先生云，謂是唐人臨右軍真蹟，蓋小字類於寬綽而有餘，故非宋元諸名家所及，即此本也，甲寅是明神宗之四十二年，此清且遠下，脫一行，凡廿一字，與頌非本所脫正同，是從宋後翻本摹出也，

餘清齋張金界奴本蘭亭（本行斯文安有臣敬金界奴上並七字）

此卷世稱天曆蘭亭，白麻紙本，墨色黯澹，蓋唐人摹本，安氏記云，董陳定爲虞臨，倘未信也，（安記語上）蘭亭僅存，除清尚微近之，秋碧則益失矣，

重摹子昂五字損本蘭亭卷（錢梅溪考，後附邵江趙氏重刻十三跋，此卷頗齋故物）

趙藏五字損本，既太瘦硬，即使劉雨若勉竭心手之力，亦未必遠過，此乃錢君所勒，是小齋此卷存彩，亦略足抵眞矣，惟是馮涿鹿當日，若屬劉生全鐫此卷，究有今人不能摹到之處，而況彼時前後發題款記，未經剪去，豈不較所刻快雪堂法書之溷入僞硯衙樂毅論，僞臨洛陽宮蘭亭者，峻勝耶，記此，使童鶴法帖者讀之，

獨孤僧賀趙之五字損本，此在南宋初，薛氏拓已在最後，故原泐甚蝕，實難取影，以致抱內開口，亦下四點之類，皆有摹失其實，此是原帖之影，宋芝山云，原帖僞者，此徒也，（大約是南宋時拓耳，非必南宋初，亦未必是薛氏所拓，詳後）若使劉雨若來入石，自必尚有勝此之處，

有感於斯文一行，後發黑紙，有世外元賞，四字紅文方印，

此間隔水後上，有悅生印，下有蕉林祕玩印，

曹世長、柯、梁、馮、諸印，皆自後移此，　此處盧氏尊樂堂書畫記八字，陽文長方印，

帖尾斯文下，寶子之爲，紅文印，殺刻此帖未摹入，

據吳子敏書畫記云，此帖是黃紙拓本，今驗燒殘者信然，

卷前定武蘭亭四大字，篆書，後學生徐霖熏沐敬題，

吳練塘跋，載俞壽翁續考內，蓋南宋時，此卷已著名久矣，

此與後柯敬仲跋，皆錢梅溪影寫見寄者，已已六月，又以梅溪雙鉤吳柯跋詳對之，蓋梅溪欲勒吳柯跋於石也，此下朱錢鮮于三跋，則皆燼餘半段矣，鮮于跋以傳存稿錄於下，

柳朋赴鎮上饒，相遇嘉興，觀定武僞本蘭亭，眞氣凜然，紹興甲子九月十四日，雒陽朱敦儒題，（子希眞，號巖老人）

俞松續考第一卷內載此本，沈伯熙藏者凡六跋，一是吳傳朋跋，二是此跋，其後四跋，并錄於此卷後，并

傳見王子慶家定武墨本，已絕佳，今見此本尤勝，吳興錢選題，

錢注漱此跋，未見於著錄，今燒殘只剩上半，不得見其全文也，所云王子慶本，即子固落水本也，乃此跋云，此本尤勝，則即茲一語，可以斷定，其必非五字既損之近以退筆秃筆之本，可無疑矣，餘詳說於此卷之尾，壬申七月二日，

蘭亭摹本最多，惟定武刻，狗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定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

此鮮于困學跋，近日翻刻趙本，有以此誤爲趙跋者，此跋至元己丑，在趙跋之前二十年，是時困學年三十三歲，困學於至元渡江時學書，此尚非其晚年妙境也，

以上錢舜舉、鮮于伯機二跋，皆尚是跋吳傳朋得自薛氏之原拓本，其抽換者，俱於前半，抽去沈、范、李、三跋，以勝五字未損本而去，其事約在至元己丑後，至大己酉前二十年內，獨孤和尚所不及知，餘詳卷尾，

趙第一跋，又有未損又字未捺，是趙書有此職掣之勢，鐫工所不能傳也，快雪堂帖，劉雨若鐵筆，已不能得之矣，

河磐如吼一跋，河以下有解日二字，今已燒去，快雪堂所失，此刻本有，

第十跋，而墨本輒不同，本字原蹟，中間一直，從上直下，然後分左右撇捺，快雪本誤，

第十一跋末，放闊放字，末筆不放尖，快雪不誤，而石恰此處泐矣，吳靜心本，竟是從快雪泐後之本再翻者，誤作放尖矣，重翻快雪帖，皆効其泐勢，是以觀者莫詳也，此字合上下章法，必無出波之理，

趙第八跋末，重展此卷，因題，下有趙氏子昂印，

第十跋中間一行，故蘭亭雖辨，蘭亭二字，上蓋合同印，此條末蓋張謙，下有趙氏書印，

第十一跋末，待放闊書，下趙氏子昂印，（此印已燒損，此一印倘極明白）

第十二跋末，七月雪，下趙氏子昂印，（極明白）

趙印考證，詳於殘跋卷後，

而數年，間讀觀察（紹彭）以八百金，買揚州吳杜村（紹浚）之趙十三跋蘭亭卷，後又聞揚州廉氏，從讀借出，爲鐫於石，惟亦僅刻趙跋趙臨，而不刻前後諸跋，與馮所見略同，不足異也，宋芝山孫跋云云，是廉氏不欲顯其從讀借耳，非果芝孫物也，今此卷已燬，因與快雪本對之，新鐫筆鈍，遠遜劉雨若之得神，然其中卻亦有一二處，足與快雪本可資互證者，

木有夢溪印，其人姓党，前年在揚州，見予趙焦山僧壁詩，欣然頗刻之石，其刻拙書能肖，所以刻趙書不及劉雨若，亦無怪也，然松雪於此帖，已不得其原委，徒令人尋覓趙書，而不知研究摹帖眞品，非覩党書之不精於刻趙，而能刻拙書者，相去無幾，徒增悵恨而已，嘉慶辛未春三月二日，方綱，

趙臨蘭亭附記。

在字起二筆誤。

于字集字上橫皆改變筆誤。

陰右捺原本鋒長而此損本後拓尤長此臨作蓄勢不放誤。

羣頂定武本側下則未合。

賢左臣之下筆非平橫也臨誤。

崇山頭誤三點誤下直又誤此一字凡三誤。

帶四直不合趙臨此時尚未得見不損本此尚不算入誤筆內。

絲竹竹字迴筆誤因原拓已昏也。

察字右捺半放非全蓄也臨誤。

知左下竟改原蹟誤。

抱將左下撇臨作帶挑此二處誤。

託口下橫放出外邊誤竹託二迴筆尤遠之所謂趙遠未知。

蹟斤改去小直省作帶筆誤。

隨內省去一小點誤。

邊西下中撇直下垂地末又省去上點此一字二誤亦大矣亦作三點誤。

豈上橫反長出而下橫末迎垂左此字二誤。

由字不知米老所謂楷則之理而末橫又外出此字二誤。

諸如蠟爪針眼丁形之類皆全不依本帖其他隨手伸縮不準原蹟者不可枚舉似此則崇山何必旁挂。

因向諸字何必大書直是另寫一通何謂臨哉。

熱拉不服臨古帖以不似爲得神形之不似神於何似若不取似則馮承素輩可不依蘭紙之樣即定武原石先不可信矣舍坦途弗率而侈言凌躐此今日學者之大患也豈止書法哉。

柯第一跋前蛮筆闌蹠書博士印柯九思印馮銓伯衡印第一跋尾紙錫訓壺蘆印。

鈐二跋尾有丹邱柯九思章六字陽文方印繼眞齋三字陽文長印訓忠之家四字陰文方印。

柯敬仲跋云趙公家藏數本惟此爲眞公寶愛終世未嘗去手然趙題謂崇文藏五字未損本云生平見蘭亭貞者三本一落水本一自藏蠹損本而以謂崇文本爲三本之冠其跋是延祐丁巳在此卷十三跋後七年而不言及此本何也。

趙藏五字損本原卷燼餘存字。鑑齋司農得之嘉慶辛未夏裝卷屬題留予凡上三句之久題其本帖綾後云北平翁方綱書此殘拓紙尾不曾山陰道上觀百花齊放也五月廿四日石墨書樓後軒記。

蘭亭敍唐世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爾摹手刻工各有精麤故等差不同惟是定武者筆意彷彿尚存。

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然也觀此本則不容聲矣紹興辛亥立冬石湖范成大書。

是歲冬十一月觀楊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籤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爲定武眞刻無疑。右二條沈氏鑑

予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雖祕府之藏亦未免雜糅也紹定癸巳修禊之日弇過吳興欣遇沈公之孫寺丞出示家世所寶二軸望之知其爲眞也此軸本吳傳朋得諸薛氏而博古如尤、王、善書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歲士人作蘭亭考凡數萬言名流品題登載略盡惜無以此軸示之陵陽李心傳書。觀此跋則與石本延之王順伯二跋俞氏已不言及

右一本六跋　沈伯愚所藏本

俞紫翁蘭亭續考載吳傳朋本吳跋、朱跋後有沈廣卿二跋范石湖李參議二跋此一本六跋皆藏沈廣卿之孫伯愚寺丞家即以其最後一跋在朱理宗紹定六年癸巳至趙文敏得於獨孤僧在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相隔七十六年沈、范、李、四跋已不存矣以沈、范、諸跋詳之必非後拓之五字已損者而翰跋以爲退筆者則是後拓禿鋒之本今其卷前帖雖已燒毀而以燼餘所存之字驗之確是後拓鋒纖昏翳有類於退筆禿毫者即以摹字下半直末筆不辨其雙枝似厚畫之一筆即此一字其非北宋舊拓可見矣則是獨孤贈趙時不特沈、范、李、諸跋不存即其前拓本亦已非復吳傳朋得自薛氏之舊也竟是宋元間有人抽換薛氏原拓本以沈、范、李、諸跋勝之而去趙所得於獨孤者是後來有以五字既損之本裝吳、朱、二跋爲一卷而趙末之詳考耳所以他日延祐丁巳趙文敏跋謂崇文本言平生見眞者三本而不言及於獨孤本者蓋亦自覺其非彼三本之匹亞矣然究竟是定武之五字損本故柯敬仲跋云趙公平生未嘗去手此固爾日曹世長購於趙家時相傳珍切之語而不必與趙跋謂本執而並論者也若趙跋既言五字已損而又言與王子慶所藏子固本無異子固本是五字未損者直可同日語乎此則足以見趙文敏語特偶就一本口賞而未能細加審訂宜乎趙臨一本於摹崇之有關考核者直等諸抄胥之過寫者也下學在今日知所詳審之將而限於服虔之注師春之書皆甚名而不獲見也惟有倍加敬愼而已嘉慶壬申秋七月二日方綱敬識。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

元皇慶初趙文敏公以烏絲欄臨蘭亭於月江學士所藏定武眞蹟卷內至大己酉時嘗張仲壽復以烏絲欄臨定武本於後至明嘉靖戊午文衡山又以烏絲欄臨蘭亭於後此卷歸項子京家今不知藏於誰

氏矣。秋盦九兄。以汪文端公縮臨蘭亭。屬爲題尾。不揣弱劣。輒亦效作於後。乾隆壬子秋七月二十有二日。識於小石帆亭。方綱。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

乾隆壬寅冬十月二十日。北平翁方綱。以定武落水本筆意。訂正萬松山房本。摹此。

萬松山房縮臨蘭亭。後題萬歷丙午年。秋九月重陽前。李宓臨。并勒於萬松山房。李宓字義民。福建龍溪人。此石皆爲王虛舟先生得之於燕市。後又爲揚州汪鹽中也所模刻。今二石並藏揚州黃氏家。虛舟跋云。用諸本縮成徑寸。刻於青山石。四面環轉。細若蠅頭。而寬綽容與。能盡筆勢。以校原本。不失毫髮。此又玉枕後一奇觀也。虛舟頗以不知其爵里爲憾。今予既得其里氏。而又得其拓本。何幸如之。然其中頗有行次位置之移失。偏旁點畫之舛誤。不知虛舟先生。何以云毫髮不失。甚矣精鑒之難也。予從楊室侍御借觀。因用定武落水本筆意。審正重摹。凡改定四十餘處。而後成之。然此特因李氏原刻。差誤太甚。至於臨寫之際。逐行逐字。爲之推算改正。是以雖校李氏本。爲已經釐正。而仍不敢自信。爲毫髮之逼眞也。他日倘得遇良工。爲我勒於寸石。仍當重摹一過。以求精至云耳。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冬十月二十有八日。北平學人翁方綱。識於蘭盟館屋。

蘇米齋蘭亭考自序

桑命之考。世所共知。而繭紙流傳。與石刻本末。說者或異辭。至如五字之損。謂出薛紹彭。而權大防据舉少盧兒時所見定武石。帶右天字已損。此在大觀之前。則五字未必皆薛氏鑿損也。宋人跋蘭亭者。皆稱淳熙右流天五字損。然而今所見古今新舊諸本。淳字並不損也。然則考系原委。參合同異。去古既遠。存以資印證而已。爲今日學者計。則非患其窮原之無本。而慮其沿流之或失也。是以慾今所考。但就今所習見之本。稍爲區擇焉。而弗敢竊附於桑俞之編例也。

爲卷者八。一曰。偏傍尺度考。此專以定武本言也。二曰。神龍本考。三曰。摹五字考。則以今所翫講者。得五字也。非舊說之五字矣。四曰。蘇米本考。五曰。領从山考。六曰。訂穎考。七曰。超跋考。潘刻考。八曰。合集字考。是編於乾隆乙未秋初脫藁。時齋壁有所摹蘇米舊石。故以名之。今廿有七年矣。覆加校核。始芟去冗複。僅存此以俟再定。嘉慶八年癸亥秋七月廿二日。方綱識。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一

海　大興翁方綱撰

偏傍考

定武蘭亭偏傍考。

宋周公謹齋東野語。載姜堯章禊帖偏傍考。凡十九條。永字無畫。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方綱按今所見本。皆不可覓橫筆稍出之迹。此條須善會之。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反剔。

蔵字有點。在山之下。戈貫之右。

按蔵字。今所傳定武派之本。實皆無點。雖落本舊本淡拓。亦無點。惟上海潘氏所翻石本。及所翻刻吳靜心本。渤海藏眞本。皆右外直畫微闊出向外。而戊之橫畫。覺似縮短者。此亦當由原本有點。故臨寫時。不覺山間而一狹。是則亦有點之證也。然則落水本所以不見此點者。蓋由石迹輕微所致。可以推見褚懷仁所集崇字。山下不見左二點之故耳。落水本經白石珍賞。而白石獨裝此有點者。蓋白石必

嘗別見原石拓本。曾與落水本對驗。知此間之有點也。非專疏此落水本也。不然。何以貴白石偏傍之考耶。和字口橫出。亦當以此意求之。

事字腳斜拂不挑。

流字內乎字處。就迴筆。不是點。

按此謂前一流字。今見落水本。已昏蝕不甚可辨。然則吾前條之說。蓋不誣矣。

殊字挑腳帶橫。

按此卽所謂蟹爪。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遷字波略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艸、發筆之狀。不是捺。

按此振以章艸。最爲得之。六研齋載一條云。鮮于伯幾本。欣字腳作九轉折。似形容過甚矣。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與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反挑腳處。有一闕。

又仰字如針眼。

按此謂十一行俯仰。

殊字如蟹爪。

列字如丁形。

按此謂二十五行故列。

云字微帶肉。

按此句據石刻鋪敍。或白石原文曰。又云字微帶肉。乃唐古刻。又云云字屬上句。字微帶肉。四字自爲句。字微帶肉者。猶言定武肥本。以對後翻之瘦本言。故言此乃唐古刻也。今若祇去又字。似以云字專指古人云云字。則失之。

洞天清錄集四條。

痛字故筆處不模糊。

按此處原是哀字。

興感之由。由字類申。

按此特石泐所致。非謂由字之勢似申字也。今定武拓本。亦有下畫似申。長出外而微帶偏右者。可知是石泐斜痕矣。又米元章評褚蘭亭曰。由字益彰其楷則。說見元劉有定衍極注曰。蘭亭多用篆法。至於由字之類。則間用側筆。米評云。由字益彰楷則者是也。故善觀蘭亭者。知隸艸之變矣。按此條與類申義無涉。

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如鉤。

按此刀字。是丁之誤也。盛字無刀。而此字之丁。則勁利如鉤也。

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畫最肥直。界腳十字。下出橫闌外。曾宏父審定訣云。審家一詞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續墨或因三疊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右亭列九字剜。最後湍流五字損。界畫八粗九更長。空一尾行言不盡。

按此一條。則亭列九字之損。在五字損前。（亭列幽蹤迹古不羣絕九字不全見桑氏考內）此有實考鑒者。然湍字實未嘗損也。落水本九字內惟殊未損。越州石氏本及南宋時刻玉枕本。皆殊損而遊未損。此當以落水本爲據也。其遊未損者。重勒時。遊字未及鑱損。故不見耳。九字損在五字損前。而九字內。殊又最後損也。後人因羣在九字。又在五字。不知何時何人。偶以其所見本湍字。或紙墨稍渝。遂以湍字當之。在曾宏父時。已有湍字損之說。則豈有南宋時。湍有損迹。而後所重翻。轉無之者。以今所見蘭亭千百種內。從無一本湍字有損迹者。故知此說後人訛傳。不足爲據明矣。羣在九字又在五字者。九字損在前。謂羣頂損也。五字損在後。謂其腳不見雙杈也。故凡宋人摹刻者。不知羣字有雙杈也。

方綱續考廿九條。

二行蘭字。兩迹皆兆非乙。

亭字內二畫。是二非乙。

三行羣字起處。諸本皆已損泐。然定武本。其頂側下也。褚本。則其頂平過也。末筆雙杈。則定武與褚本所同。詳具下卷偶摘五字條內。

至字點。是由下倒挑結束之筆。中間並自相垂注。如行艸勢。然後仰而倒注。作此點。其以右、爲丿者非。

長字內是二非乙。

四行樂字。山下三點。中間一直。穿三畫而下。詳具下卷摘考五字條下。

林字右一。是左乀撇過。非另橫。

五行湍字。中間一畫之末。有斜撇下勢。而丿却另起不迎。

撇字上四直畫。第三直最高。第四次高。第二又次之。第一直最低。此惟五字未損本。乃可辨驗也。褚本則無損不損之別。全以此爲定驗之法。詳具後卷。

左字工字中小直斜向左。

流字右肩昂起。

六行雖字黽內有迴筆而末實無點。

七行叙字捺脚一筆中間肥厚陳繹曾跋所謂鮮于趙氏二家本叙字波脚作螳螂肚形是也。

八行是字日內二畫是之。

風字內是丿非橫末是橫頓非點。

仰字末是直注其傍之圓肥者乃泐痕也。

十行聽字十之橫起帶曲。

十一行謝字付之寸橫是行帶與林字右橫同。

十二行世字中間無小橫而右一直之尾有帶下橫過勢。

十三行放字末捺不出鋒尖。

雖字左中口有橫畫。

十四行趣字耳之中三畫第一畫微靠邊內第二畫方縱出邊外作大折勢此字亦必以懷仁集聖教字準之。

按懷仁集聖教序記多用褚本亦間有足證定武本者今所補者是因姜堯章原考而作是以專言定武末及褚本也餘詳後卷。

十五行覽得於已於字左直畫作搖曳三折。

僧字日之左直緊對田之中畫似直帶而下者。

十六行情字忄是右點倒折。

按七行情字亦然特觀者不覺也。

廿一行覽字乜是一點非二點。

廿六行叙字末筆無尖。

廿七行致字至中乙非點乃倒捲生下之勢。

廿八行覽字乚下接見字處頗似可容一點者而此帶下實無點。

附考定武嫡裔舉其要者。

東陽本與定武不同者十處。

摹賢畢至至字上一點斜撇而下宋越州石氏本即已如此。

四行五行流字末脚俱有小趯向上徐壇長亦云。

雖無雖字左邊中間作口下挑之末有點此挑末有點宋人是鳳樓本暨潘氏祖石本已皆如此。

暢叙叙字左余之人右作一橫。

風字內亟上作橫畫按此一筆予見眞定武二本皆是啄撇非橫蓋末筆既作重按之勢則亟首自必用啄筆此左右順逆章法也潘氏祖石本越州石氏本并程孟陽本國學關中上黔諸本與東陽同作橫蓋未可信。

將至將字左二點之上點定武眞本停蓄向上潘氏祖本亦然東陽則垂下矣。

既惓既字左下趯處作二筆此恐是石泐紋如下行慨字中間挑筆內泐紋之類耳。

亦大矣亦字作三點。

興感之由感字作一點。

於斯文於字寸作倒趯。

東陽眞本與翻本別者五處。

羣字杖筆於禿末露出翻本失之。

左字上橫偏左多出長半分許是原石泐迹翻本竟作長出之畫矣。

幽字中直頂上泐出半分許翻者亦誤作過長之直畫於所過所字宁字中橫原本微俯而彎定武原石如此翻本竟作一橫。

知老知字矢之上乙原本是彎彎處石破一角翻本作撇。

東陽本有正統丙辰兩淮運使金華何士英跋又有修撰張元忭跋不著歲月元忭隆慶五年進士第一此跋云翰林修撰則隆萬間跋也其稱唐太宗以石殉昭陵高宗嗣位以歐臨本代殉而其本至宋高宗渡江時命內臣投於石塔寺井中蓋皆臆撰無稽之言而何跋云承乏兩淮運使治維揚於石塔寺即古木蘭院井中掘出此石獻其一角時在宣德庚戌此東陽本出土之顛末也然竹齋王佐跋云宣德四年運使金華何士英得之民間九年秋佐錄囚至淮上士英以數本見貽其年冬士英適考滿陞至京師擬進明年春宣廟賓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攜此石以歸金華按庚戌是宣德五年其四年乃己酉則此石或得於宣德四年而何跋在正統元年追述偶有參差歟至跋內云較之世傳率更摹本遠甚不知此本原於定武定武即率更摹本也乃欲推此爲右軍繭紙原迹在定武上豈其然乎然落水眞本古人古字不痛不字皆已半蝕而此本二字皆完好是此本入石又在妄趙之前則即以爲薛紹彭所易宋高宗所失者未可厚非耳東陽本跋王明清跋作王明清此翻本之失。

東陽重刻本無界絲其斷裂處皆空石不刻後跋云宋高宗南渡攜定武石刻以行至揚州或入於井宣德四年東陽何公爲運使得之井中遂攜歸焉此本即趙松雪所謂鑱損五字石中至寶者太原王穉登

又數云。此本得自東陽趙伯素。筆法雄勁。迥異它刻。其爲真定武無疑。延張用之雙鈎下石。以公同好。用之名應召。滕東人。伯素名賢練。東陽人。永康黃一鶚識。天啟六年丙寅九月重陽日。關中張瑞鑑。後有右軍立像。

國子監本。在昔人皆以定武目之。孫退谷春明夢餘錄云。定武蘭亭。在國學東廂是也。其後退谷得趙子固柯敬仲二本。然後知定武自有真耳。然退谷所得柯本。乃宋越州石氏所重刻。亦非真定武也。此本未入國學之前。原出自天師庵士中。故稱曰天師庵本。扈亭林以爲周伯溫所臨。王蘭林以爲趙松雪所臨。孫退谷、朱竹垞。皆以爲薛氏所刻。剛本。退谷謂非元人所能爲。此言誠然。然以爲薛氏所刻則非也。考薛氏重刻蘭亭。是北宋熙甯時。薛道祖於古刻鑱損五字爲識。所謂五字者。摹幣右流天也。今所傳潘氏祖石之刻。五字已損矣。五字外如兩盛字。峻列幽遊等字。皆有泐缺。即趙子固落水本亦然。獨此國學本。右字既未損。而其他諸字泐處皆較輕。則是熙甯以前。拓本所摹勒者。其所出爲最先矣。雖上下界局。視定武真本短二分許。而位置逼真。此非臨摹。實是搨勒也。以今所見越州石氏本。東陽本。潘氏祖石本。皆宋人重刻。而其分寸毫釐。未有或爽者。則薛氏當日以走測捉。以柯伐柯。必無纖微移失之理。而此本所之既密之字。終期於盡盡字。死生亦大矣字。妄作作字。凡此四處。皆顯然故易。是必非薛氏所刻矣。以愚意度之。自是宋人所摹刻。而不能鑒指其爲何時何人也。是石明初徐中山取置國學。不知何時。復委諸士中。萬歷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復得出土。時長洲薛敬堂爲祭酒。拓數百本。（國子監屋名。祭酒。官名。十三年。由右諭德。兼翰林學士。時爲萬曆十四年。其後歲歲漸就剝蝕。近今所拓。其細懦在一髮矣。嘗見林吉人手跋一本。是康熙初所拓。已不甚肥也。）

附記一條。孫退谷摹刻定武五字未損本。即趙子固落水本也。大約方勁似歐陽率更體。是固屬爾。然九行察字。宀稍偏左而右低。頗似以後來新補東陽本之宀如誤闖入者。至於稽字禾旁無右點。脩字人內之直畫。上知與月頂平。摹字腳無雙杈。實字捺放尖。崇字由下無三小點。雖字有點。騁馬內值二點。孫字無撇爪。同字左直反長。死生亦大矣。亦字作三點。由字下無伸長之痕。未嘗不不字直畫末無缺痕。後之字。末捺大放出尖。列字作丁形。述捺太短縮而低抑。此皆顯然與妄自石模帖偏旁者不合者。然此本實有退谷手書云。右摹定武五字未損本。帖尾有孫承澤印。而每行上下界絲。亦皆與原本分寸不合。不知退谷既得落水真本。何以處處舛誤如此。世間定武翻本。無虛數十百種。然皆不知其所從來。果出定武真本否也。惟此退谷刻本。則是親從趙子固五字未損本上石者。故特專舉此一種。而其餘諸翻刻之失誤。不必僂指計矣。

定武蘭亭尺度考用趙子固落水本爲準

見今所用衣工尺一寸至七寸之式。

周紳蘭所記。宋紹興御府書畫式云。蘭亭圍道高七寸六分。每行闊八分。此不言其爲定武本。而亦未言其爲何等尺耳。按郎仁寶所記司馬光布帛尺。則每行闊八分。視今尺爲過之。若以郎氏所記宋黍尺。則又不及。即此以觀。則宋時所用尺。亦無一定之制。而就此所傳宋黍尺布帛尺二種度式。以準蘭亭界道。約皆已不甚相遠矣。

第一行界絲頂線下至／字泐處。高六寸四分。（此會字匯處之項。）

自永字點至／字泐處。高六寸二分。

橫上寬六分五釐。下寬六分九釐。（所謂上下者。但以頂與底言之。中間諸字之橫界。不具論。）

第二行頂線至底線。高六寸七分八釐。

于字頂至事字腳。高六寸四分四釐。

橫上六分四釐。下六分六釐。

三行高六寸七分九釐。

也字頂至地字腳。高六寸四分。（所謂頂與腳者。就其一字內之最高最低處言之。如地字則除上土。後皆倣此。）

橫上下皆六分五釐。

四行高六寸七分六釐。

有字頂至激字腳。高六寸五分。

以上自永和九年之前。一卒行起。至此有崇山峻領。凡無字者一行。有字者四行。落水本原是裝册。此五行係另翻開。作第一半葉。今落水本。雖已改爲卷矣。然此一行之橫寸分。難以度計。

五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濫字頂至水字腳。高六寸五分二釐。

橫不可算。以此行是其第二半葉之首。已經翻開者也。

六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列字頂至之字腳。高六寸五分。

橫上六分一釐。下六分二釐。

七行高六寸七分五釐。

盛字頂至情字腳。高六寸五分。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八行高六寸七分六釐。
是字頂至仰字腳。高六寸五分五釐。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
九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觀字頂至盛字腳。高六寸四分一釐。
以上自淵暎帶至觀字宙。凡五行。原係翻開作第二半葉。
十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所字頂至之字腳。高六寸四分。
此係原翻開。作第三半葉之首行。
十一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娛字頂至仰字腳。高六寸四分八釐。
此行之橫寬線痕。紙墨已昏。難以計算。
十二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一字頂至內字腳。高六寸四分六釐。
橫界絲昏難計。
十三行高六寸七分。
或字頂至雖字腳。高六寸五分。
橫上下皆七分。
十四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趣字頂至欣字腳。高六寸五分三釐。
以上自所以遊目至趣舍萬殊。凡五行。原翻開作第三半葉。
十五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於字頂至不字腳。高六寸五分二釐。
此是原翻開。作第四半葉之首行。
十六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知字頂至情字腳。高六寸六分。
橫上下皆六寸二釐。
十七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隨字頂至所字腳。高六寸五分二釐。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十八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欣字頂至不字腳。高六寸五分一釐。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十九行高六寸七分二釐。
能字頂至終字腳。高六寸六分一釐。
以上自於所遇至能不以。凡五行。原翻開作第四半葉。
二十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期字頂至豈字腳。高六寸六分二釐。
此是原翻開。作第五字葉之首行。
廿一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不字頂至由字腳。高六寸四分。由字下伸長之石紋不算。
橫上下皆六分一釐。
廿二行高六寸七分一釐。
若字頂至不字腳。高六寸五分五釐。
橫上六分八釐。下六分五釐。
廿三行高六寸七分。
能字頂至虛字腳。高六寸五分一釐。
橫上下皆六分。
廿四行高六寸七分。
誕字頂至今字腳。高六寸六分四釐。
以上自期於盡至誕齊彭。凡五行。原翻開作第五字葉。
廿五行高六寸七分。
亦字頂至列字腳。高六寸六分。
此是原翻開。作第六半葉之首行。
廿六行高六寸七分。
叙字頂至事字腳。高六寸六分。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五釐。

廿七行高六寸六分九釐。

異字頂至攬字腳。高六寸六分。

橫上六分二釐。下六分五釐。

廿八行高六寸六分八釐。

者字頂至文字腳。高五寸二分二釐。

以上自亦由今至末。幷合後一空行。爲原搨開之第六半葉。

落水蘭亭。自姜白石得於童道人時。是一冊子。見周公謹雲煙過眼錄。今已改裝爲卷矣。因記其偏傍尺寸。是以幷錄帖後白石二跋。趙子固一跋。蕭沆一跋。又子固一跋。凡五跋。以資考據。

嘉泰壬戌十二月。因與鄉人湯升伯。過靈道人許。見此稧帖。知是烏臺盧提點者。所藏定武舊刻。後數日。雪後更欲雪。上車寒慄。因詣靈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鐙下觀之。頗有所悟。漫書於此。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丁亥歲。大溝後。孟堅到暨城。甫識蕭千巖、孫沆。首出示蘭亭敘肥瘦二本。此肥本也。自後數年。每會輒則必展玩。至庚子大旱。歎知此軸歸玉鑒文室。重來得再摩挲。若故人邂逅千里外云。癸卯季秋中子。諸王孫趙孟堅子固書。

己未冬。孟子固攜以見示。恍如隔世。子固素嗜此刻。今覓得所欲。可謂得所歸。子固得之。猶恐復得之也。蘭亭刻。稱定武爲古今絕冠。尤以五字未損爲珍。此本自姜白石得之。庶朝奉宗邁。前跋來歷源流可證。余不必贅。特余於此刻。頗有前緣。得之殊不易。始丁亥歲。訪雙槐鄭君。因指鑑識蕭君介父。首見此刻。知爲奇寶。惟沈庶卿、武卿、夏小山、王亞夫本。同此三十年前初識也。後於俞玉鑒家。雖見數本。終不若此。爲的當於余心。方其在蕭氏。二十年間。每聚會必展玩。豈意出蕭而入俞。及俞氏既得。又安意其它屬。丁巳年。爲滿師以古銅刻漏。及它玩。取之玉鑒。余所不知也。戊午春。經過無錫。憤賈小朱。言高韓辦者得此。因往訪之。果然。舊異蕭翁何輕此而與滿。有欲爲吾道地。貿易於高。搖手不許。盤礴五日。不得其門而歸。每惘然失於蕭。又失於俞也。己未春見滿師。欲屬其求之。滿言非半萬劵不可。余亦忍痛。有破費而定盟。秋中。滿以書來。言可得。因攜此數以易聘學兩月。盤旋寄上。乃得入手。喜甚。季秋廿五日。揚風帆自霅城東關言歸。道昇山。山風逆帆。覆舟。幾殞命。由此刻也。造物見譴。存一線。失意不死。而此琉亦略涂滓。起之溪流中。其它行李。盡不顧。披瀝沍凍。卽投小寺烘焙。不損壞。記造物之惡劇也。如是。是嫉余得此琉耶。戒余浪游逐末不顧家事邪。不輕付工匠。且從粘背聊記云爾。首尾三十三年。心好目玩。終獲爲我物。幾死猶不恨也。人其可以輕視余有此哉。仲冬廿四日。書成日甲子。先一日得雨。占冬晴。尤爲家國同慶。孟堅子固書。

姜白石所藏蘭亭。載桑氏考。而前後有互出者。桑氏考。載白石所藏四本。其第一本有山谷周翰跋者。白石自跋。嘉泰壬戌十二月。得於童道人。此本歸檢校黃犖家。或云姜以他本聯此跋耳。俞氏考。載姜白石跋本藏俞松家者。有白石三跋。前二跋。卽今見落本本內之白石二跋。後一跋。癸亥六月九日。天乃大熱。其云天乃大熱。正是對前跋雪後寒靄而言。是此本後之跋無疑也。又一跋云。題蕭千巖所藏本。有山谷周翰題字云云。亦在嘉泰壬戌十二月。此與落水本同在一月。卽桑考所載白石藏之第一本。而云題蕭千巖本。則是蕭千巖家非止一本也。俞考以白石三跋之本列於前。明言藏俞松家。而以姜題蕭千巖之本。謂有山谷周翰題字者。列於後。不言藏俞松家。其爲兩本判然明白。則知桑考謂姜以他本聯此跋。是此白石藏之第一本。卽山谷周翰題字之蕭千巖本。而非後來趙子固之落水本也。明矣。趙子固於理宗寶慶三年丁亥。初見此本於千巖之孫沆家。上距嘉泰壬戌。已二十五年。乃千巖之孫沆。非親見千巖也。此與姜白石題千巖本。非一事也。合桑俞二考詳核之。知趙子固之落水本。非桑考所載白石家第一本。有得自童道人一語之本也。實卽俞氏考所載俞松家藏一本。有白石三跋。幷李秀巖跋者也。惟白石第三跋。及李跋。何時爲人割去。而趙子固得此落水本時。尚有白石第三跋。及李跋。皆在春也。李跋論鑱去五字二語。蓋通舉蘭亭帖之前後大體言之。非謂此本鑱去五字也。不特五字未損無可疑。而帖尾有俞松小印之二半。尤足爲證。且袁起巖跋汪季路本。所謂肥本有粉紋者。亦正與落水本相印合。又桑氏考所載白石藏第四本。亦白石得自盧宗邁。是五字不損。末後有一空行。蓋亦與落水本。同得於盧宗邁。亦可以相證矣。

附東陽本尺度大略

東陽本尺度。與定武大略不相遠。惟以東陽本今經斷裂。其每行上下斷縫相錯處。偶有疎密。難遽以寸分定之。今姑略記一二以備考。

永至人六寸二分。又重刻一本。六寸一分。

于至事六寸四分。重刻本。六寸三分五釐。

又重刻一本甚複者。六寸二分五釐。

大約如此。今以其石斷。倘分上下二層。記其略於此。

永平歲二寸八分八釐。重刻本。二寸八分。

于至陰二寸八分。重刻。二寸七分八釐。

又重刻。二寸七分五釐。

癸巳初二寸七分強。　重刻二寸七分弱。

蘭亭事三寸一分。　重刻三寸一分弱。

附東坡題跋一條。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

於今所欣。改作向之。

豈不哀哉。改作痛哉。

良可悲。改作悲夫。

苟威於斯作。改作斯文。

凡塗兩字。良可。

改六字。因向之痛夫文○此連夫字算入。改六字。則前所列良可悲下少也字。

注四字。蔡山二字外。不知其二是何字也。坡公又云。嘗不知老之將至。蔡作翁。此治書故以附爲實。此坡公意謂皆亦多注之字。又不知其一是何字也。然晉書職此文。本無晉字。附錄署名。止餘一曾字。蓋定說也。坡公偶失考耳。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二

神龍蘭亭考

世所傳神龍蘭亭者。褚臨本也。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引何延之蘭亭記。貞觀時供奉搨書。曰趙模。曰韓道政。曰諸葛貞。實偕肄筆。各有數本。以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流傳幾百年。以元和十三年。詔取入九禁。又五百載。乃入御府。有小搨一。又印縫二。古篆不可識。首尾有裴氏等印三。且引寶晉齋史所贊蘇著家本以證之。又廣川書跋云。蘭亭序在唐貞觀中。猶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考唐中宗復位。改元神龍。又改景龍。乃傳至睿宗、元宗。而此帖既云太平公主借出遂亡。則是神龍年間借出。以後未嘗復還唐內府也。而何以有開元小印乎。且同一貞觀時所藏之本。其定武本。不聞有貞觀印也。而何以神龍本。貞觀、神龍、諸印。不一而足。卽以岳倦翁所云。又五百載。乃入御府。有小搨者。是自唐初計至北宋。爲五百載。始用小搨。其理爲可信也。而此本於神龍年間。太平公主借出時。何以遂預知其必不還歸。而多用貞觀、神龍、諸印以爲記邪。此則事理之不可信者也。且廣川明言神龍中借出遂亡。正謂此本既亡之後。世間無復有所謂神龍本耳。而此外他書。亦更未見記載。某世某年。神龍本復出於世之事。是以悉蒐嘗著神龍蘭亭辨。大抵以定武本根據可信。而神龍本之說無根據。不足信也。然

急此辨。以爲神龍本不足信者。謂以今世所行此本。指爲當□神龍年間借出之本。則不可信。乃若就今所行褚臨本言之。則此所號稱神龍本者。倘是褚臨之可信者矣。何以言之。計今日所稱褚臨本。曰神龍本。曰蘇太簡本。曰張金界奴本。曰潁上本。曰鬱岡齋、知止閣、快雪堂、海寧陳氏家所刻領字从山本。皆云褚臨之支系也。而神龍本與定武異勢。約舉其最易見者。一則第七行暢字。左頂上逆曲也。一則八行和字。右口內捲復也。一則十行總字。耳下多疊筆也。一則每攬二字。中畫皆分作二層也。此四處者。惟每攬二字。中畫分二層。諸本皆不依之。此或原跡偶然紙墨之渝敝。所由致此之故。無從臆度矣。至於暢之左頂逆曲。和之右口捲復。總之耳下疊筆。則諸本或小同異。而其中有可言者。總左旁之疊筆。惟潁上本無之。和之口內捲。則諸本亦尚皆輕微。惟神龍特加厚重。竟似多出一筆。至暢字左頂。則神龍本顯然特出迴折向內之逆筆。作斜下之勢。乍看似涉怪異。而愚竊有說者。此諸褚本。皆非褚眞迹也。獨此神龍本。尚是謹依原迹摹之。故於其多出之筆勢。絲毫無敢改焉。卽以每攬二字。中畫之分二層。亦不問其何因致此。而必謹依之也。至於潁上、張金界奴、諸本。則皆後人稍知書法筆意者。別自重摹。以爲得其意可矣。豈應一一悉肖其形。是以此數處不盡依之。其筆意亦漸圓活輕秀。非復若神龍本之點畫深重者矣。今卽以暢和二字言之。神龍本和字。口內捲入之複畫。本圓也。而複之似方。於是覺儼然曰字也。此則觸後人之觸目。而不辭者何也。當日初摹原跡。欲其太似。而失之過也。前人之執迹。不如後人之圓活善變者。此類是也。潁上本。則口內輕帶圓。和之至矣。其不知者。反欲推潁本爲無上神品。爲右軍眞跡上石。則失之甚者矣。至於暢字左頂。則實因申旁中曰之末橫。作逆挑而上。自必與中直之頂。逆折而下之勢。相爲翕應。不得因定武所無。而遂異之也。然卽定武此處。左頂原自修長。必無潁上諸本。故爲縮短。而反得眞之理也。卽張金界奴本。及快雪諸刻。皆不敢公然效其斜折逆下矣。而倘或存其頂上逆撲之意。至於潁上本。及鬱刻蘇太簡本。則此頂反短。較低一分許。以爲後人重上石時。不得已而調劑之計。已爲不善變矣。而豈得轉以潁本爲眞乎。據此一處。則知所號稱神龍之本。實是在前。從原跡謹依而出者。而其餘諸本。皆遞相沿仿耳。潁上本有永仲印。永仲者。米元章之友蔣永仲也。米老嘗記蘇氏所藏蘭亭。有唐摸絹本。在蔣長源處。而王弇州謂米老故稍錯綜。又云。米老狡獪變化。要以書家沿革源流。朴厚者居先。而輕過者居後。則如近日徐壇長。震驚於潁本之神韻。謂是右軍原迹者。總坐不考之過耳。米老所云。覺字賊蒙者。吾聞其語。未見其形也。岳倦翁以爲此必藉紙所原有。吾惡從而訊之。故吾今非敢以神龍本遂爲褚臨原本也。然而米老又云。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扁而見鋒。則他本所無。而獨此舊拓神龍本。後懷字果具折抹之筆。此其褚本之可驗者矣。又褚本是唐時所臨。非若宋以後。有五字損不損之殊。而此本當字上四直。法最爲得眞。此則又褚本之可驗者也。孫月峯書畫跋跋。載王氏跋。有劉無言重刻張澂褚摹蘭亭。而月峯跋之云。司寇尼言中。又有論褚摹蘭亭一段。證辨甚詳。蓋稱張澂石本。作六月九日。大江濟

川亭云云。然則循王本。即米跋本也。而胡若思頤庵集。跋劉無言本云。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爲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澂清淑。摹刻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頤庵此跋。乃以蘇米所藏者。推廣汎言褚本耳。非謂蘇米之褚本。即是劉無言所重刻也。而王弇州誤讀頤庵此跋。直謂米跋一本。是劉無言所刻。非也。頤庵此跋云。劉刻亦有會字。正借張澂本對言之。張澂本有會字。故云。劉無言刻亦有會字。則劉無言所刻。非張澂本明矣。按曾宏父石刻鋪敘云。元祐五年庚午。所刊秘閣續帖。第五卷有蘭亭敍。此帖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岳倦翁寶真齋法書贊云。建中靖國初。祐陵賜發。刊秘閣續帖。劉涖無言。是歲爲宣德郎正字。獨被旨專董斯刻。揔此則元祐秘閣續帖。第五卷之蘭亭。即劉無言所刻也。胡頤庵在明初。知其爲劉無言刻。而不言其爲神龍本。則可見此本。前後有神龍書府。及貞觀開元諸印者。皆後人所增入以炫人。而不可執此。以爲是本之品目者也。若又誤執弇州諸家。以爲西秦張澂所刻本。劉無言重摹刻之。則張澂南宋人。劉無言北宋人。張澂此石。刻於嘉熙庚子。乃在劉無言刻此本後百四十年。而劉無言反重刻張澂之本。此則明代諸人。不知考證之過也。且董廣川又云。仁祖時。關中得蘭亭墨書入錄。字畫不遠逸少它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千數。惟定武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摹。然亦自有佳致。若點畫較晨。固有勝劣。廣川又云。余觀世所傳蘭亭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係當時摹書工拙。惟秘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據廣川此二條。足知元祐秘閣續帖之本。與定武異勢。今以此本驗之。廣川不啻爲我下注脚矣。而廣川後條。又復論歐褚。却不同於諸家之指定武爲歐。神龍爲褚。此則鑒家各以所見爲說。奚必盡同。要以定武爲歐臨本。神龍爲褚臨本。自是確不可易之說。而此本在元祐秘閣續帖。初不聞系以神龍蘭亭之目。其貞觀、開元、神龍、書府諸印。不知何時何人所加入者矣。又袁清容集云。神龍蘭亭。宋時入德壽御府。相傳宋理宗下嫁周漢國公主於楊鎮。故事奠雁。進奉禮物一百有二十奩。理宗從復古殿。取神龍蘭亭。爲第一奩以報之。據此則南宋時。已有神龍本之目。然此亦不過北宋之末。或南宋初好事者。以秘閣續刻褚帖翻刻。加前後諸印。以冒爲古物耳。且即以理宗內府所藏蘭亭一百一十七刻。其目具在輟耕錄。而無神龍之品目。則知神龍本云者。是南宋時炫人之品。而下嫁之奩。用以增新耳。未可因清容集載此事。而謂古有此品目也。今自四明豐刻之石。以逮後來重翻諸本。無不前後纍纍。貞觀、開元、神龍、諸印爛然。惟此秘閣續帖原本。無此諸印。而摹搨諸字。合於定武。合於懷仁集書。則今日考鑒褚臨本者。必於是乎取則焉。而神龍之品目。存而不論可矣。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三

蘭亭偶摘五字考。

摹字定武本。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已損。

趙子固落水本。已損。

越州石氏本。已損。

國學本。已損。按國學本舊拓者。摹字頂側下之勢尚可辨。

東陽本。已損。

關中本。已損。

潘氏祖本。已損。

星鳳樓本。已損。

程孟陽本。已損。頂側尚微可辨。

吳靜心本。已損。

王曉本已損。

宋葆淳所藏宋人重刻定武本。已損頂側尚略可辨。

凡定武本世所傳。皆摹字已損。然實是頂筆側下。與褚摹本平頂方折者不同。

上黨本。亦定武摹本也。而摹字頂筆平下。又非褚本。卽此一字。則上黨本之杜撰明矣。

後人臨本刻於石者。如快雪堂趙臨本。尚存頂側之勢。停雲館薛臨本。則不可見矣。

竊嘗論之。定武蘭亭。相傳出唐初禁中摹本。謂是歐臨。而摹字頂側下。褚臨本則摹字頂平折而下。而釋懷仁集聖教。用唐祕府所藏右軍眞迹爲之。乃此摹字皆平頂也。若謂二者。或有一之不得眞。則定武與褚本。此摹字腳雙枝皆相合者何也。若準懷仁集右軍書言之。則似當以摹字平頂爲正矣。豈定武出自歐臨。而率更好爲險勁之勢。故用側下乎。想所以不欲駭看褚臨暢字。左申直頂之過曲。而轉疑定武遜字。西下橫畫之緊接也。想豈敢轉疑定本乎。且定武本是率更手搨。此固前人成說也。而究未見所從出之書。則蘭亭此等處。實以定武爲正。抑以褚臨爲正。學者竟當闕疑耳。

摹腳雙枝考

摹字下直作雙枝者。定武本褚本所同也。褚本以三層並貫雙枝。詳具後條矣。而定武本之雙枝。日久漸不得眞。不可不論也。今具條析於此。

此下直之雙枝以懷仁集聖教爲眞。蓋聖教宋拓精本。無不三層貫此雙枝者。忽而作日雙右軍臨一紙。乃一筆直下。非古雙層二筆也。至懷仁所集。乃竟作雙層二筆。以致後來米臨。竟有作極細之另筆者。後人之臨刻。遂沿襲而作雙枝。作雙枝者。蓋是沿襲于楊之眞。有此雙層耳。豈未見馮、湯、手搨之眞。實是此則聖教雙枝。作雙枝者。蓋亦可信者矣。至如前輯尋常半甸羊之下半三層。惟第一橫尚平。餘而遞出雙枝之直筆。將二小橫之中間。誤作空石。此第二第三之兩橫。斷析作前後四截。有是理乎。不解爾日上石時。何以舛謬至此。此在今日。亦必得知此宋精拓本。始能悉此曲折。若近今拓本。紙墨已昏。併此三層相貫。亦必不能知矣。據此觀之。則定武本既是唐時勒石。則其中直枝勢。卽不必三層俱貫。亦必當自第二橫間。已具枝勢也。而今所見極舊之定武本。亦頗不同。今就所見略記之。

趙子固落水本。此直雙枝。僅上透至第二橫之下半。

惟關中本三層俱透雙枝。此在近今所拓。已極明白。

國學本以舊拓謄寫。亦尚不止於第二橫以下雙枝。

東陽本以舊拓謄寫。亦不止下一層雙枝。

陳伯壽所藏舊本。云宋拓者。僅露下一層末枝少許。其紙墨極舊。而卻非後拓之倖翳。此宋時重刻無疑。

上海潘氏本。亦僅下層末略見枝意。此是宋時所刻。

餘如南宋游放仁所藏。宋時翻刻定武諸本。多不見雙枝矣。

又謝吳門某家之陳直齋本。尚未得見。則所見以落水本爲定也。又如安姓所記謝崇文本。稱爲定武最佳者。不知今在何處。書此以俟之。

摹腳枝筆說

蘭亭摹腳之枝筆。未有若懷仁集聖教之明白者。然懷仁所集字。必依其借自唐內府之本爲之。而何以此枝筆作雙層重落筆邪。其去馮、湯、諸人初搨蘭亭時。纔三十年。曾是繭紙眞迹。摹腳有雙層重落筆者乎。然而今日所見蘭亭。莫先於趙子固落水本。落水本摹字枝筆。惟下二橫有之。其上一橫。固未有枝勢。而懷仁所集。則下羊三小橫畫三層。皆貫以枝筆也。定武摹本。其稍在前者。枝勢上透至二層之末而止耳。其後摹者。或僅下層一橫之外。其末略具枝意。如是已矣。惟關中本。則三層皆貫枝勢。準此而言。則豈非落水本。亦未有懷仁得眞。而惟關中本所從出者爲最眞矣。居今日不得見古繭紙眞也。請循其本言之。永和之稧集也。右軍停興而書。纔寫龍首兩行。而忽有末枝之筆。此亦神到出於不覺耳。而前二行皆未有枝勢。卽摹字上半。亦未有枝勢。下三橫畫。亦未有枝勢。則此末筆之偶出枝勢。亦不過如落水本之下二層有枝勢。此理之可信者。若其自上一橫。已有枝勢。如雙管齊下。則斷乎無此理者也。若以懷仁所集。必爲可信。則如崇字山下三小點。懷仁所集。僅有右一點。其可信乎。若以定武諸本所摹。皆不足信。惟關中本爲足信。則關中本死生亦大矣。亦字作三點。其可信乎。吾所以仍守定武之落水本爲定據。則彼重摹定武本之枝勢。如國學本。如東陽本。上及於其中第二層者。皆當準落水本爲之圭臬也。趙松雪之獨孤本。今已燒毀。僅見摹腳。如極厚之一直而已。不見枝也。固是燒棧。亦由其原拓本在最後。所以松雪自爲退筆者。山陰集之日。豈有用退筆書者。此松雪失考之言。本不足憑。而要亦足徵其枝勢不甚可辨。所以如米臨意不甚取肖者。尚有枝勢。而趙臨無枝也。豈惟趙臨哉。南宋時覆開之石。如游相所藏之玉泉僧本。臨江王洗本。皆無枝也。豈惟定武摹刻本哉。褚本卽懷仁本。枝極分明者。而四明豐坊本。海寧領从山本。以及張金界奴本。潁井本。皆無枝也。約而言之。今姑勿深論。摹頂之側下。如定武者。得眞乎。抑褚本之平頂者爲眞乎。卽如邊字。吾亦未敢必以褚本不及定武也。蓋唐初如太宗、元宗、諸遷字。皆與褚本合。不與定武合。卽定武果實出於歐臨。果實出於貞觀時上石。吾斷其語矣。而究未見所從來之原書。則亦且勿專執也。獨有此摹腳之枝筆。則雖以懷仁所集。最爲明白。而必以落水本爲準。

褚本平字頂筆平折。諸本皆同。

此頂褚本平折。惟懷仁集聖教序。準摹生。搨摹有二摹字。其起一筆。平折極清勁。不似今所行神龍以下諸本之帶圓勢也。諸本惟潁井本之起處方折。最爲得之。潁上重刻本。已圓熟矣。眞矣。潁上本惟此字頂筆。吾有取焉。潁井眞本。此摹字頂上一方折筆。其爲清勁。至與懷仁集聖教相證。其爲潁上本眞爲之訣。卽此一摹。已足爲審定潁上本之訣。

末腳雙枝。劉無言所摹舊本。其雙枝三層俱貫。與懷仁所集正同。而卽世所傳摹神龍諸本。亦無不末腳雙枝者。至如張金界奴本。及領字从山諸本。卽此末腳雙枝。竟不可見矣。夫以沙門懷仁之集右軍書。昔

人謂集興智義同，則但摹大局，而不依其雙杈可矣。然懷仁所集，摹字兩見，一皆依其雙杈，又見高麗國唐元和八年神行禪師碑，沙門鑒業書，多仿集右軍字，其中摹字亦頂筆平折，末腳雙杈，與褚本悉同，而何以諸家依樣摹勒，如所稱蘇耆家本，最有名者，乃與張金界奴諸本，皆一筆直下，全不存雙杈之勢，且出至於顏井本，此腳單纖直垂，更不成說矣，所以褚本真蹟，固不可見，即所稱蘇耆家舊本，亦不可考，而尚賴神龍本之存也，徐壇長乃獨推顏井本，是尚得爲知書者乎。

崇字定武本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崇字山下三小點全。

落水本三小點全。孫過谷摹刻本，此三小點皆不見矣，按落水眞本，當藏於孫氏，觀山齋，過谷所摹刻五字，未損本，即落水本，而崇字無雙杈，綜內無三小點，則信乎眞蹟者之離也。

越州石氏本三小點全。

天目山房本三小點全。

王曉本三小點亦尚微可辨。

重翻王曉本，若微見中點，而無右點。

程孟陽本三點亦尚微辨。

潘氏祖本，備見右一點，即世所行鳴絳帖之第二本。

潘氏重刻本同，即世稱吳靜心本。

東陽本，僅見右一點。

宋趙侍郎不沃本，與東陽本悉同，而崇字山下三點，只見左右二點，其中間直畫穿上，故中間一點不可見。

關中本，僅見右一點。

國學本三點全不見。

星鳳樓本三點全不見，即世所行鳴絳帖之前一本。

上黨本三點全不見。

定武本崇字中直，諸本皆一直穿下，及下二橫畫，惟細瓶落水本，乃是下一直畫，穿過下二橫畫，再上末及一頭籌下，而稍有中斷之意，此與懷仁集聖教崇字相合，其一中間一點直穿下，此所謂中一點者，即在山下三小點中點之又下，將及示字上畫而小住，下乃另作一直貫二畫，而神氣微似與上點相連者，按懷仁集右軍書，有用定武本者，有用褚本者，此佛道崇虛崇字，却是用褚本，然而實與定武本可以相證。

越州石氏本一直上下相貫。

潘氏祖本一直上下相貫，然此本一下示上，其直畫微見中間略似斷續之意，特未顯耳，潘氏重刻本，則中肥肥出，遂失此意矣，王曉本，則直下與諸本同。

東陽本一直上下皆貫。

星鳳本一直上下皆貫。

關中本一直上下皆貫。

國學本雖亦一直上下皆貫，而上重下輕，尚微似可會原本之意。

上黨本竟作一間另一圓點，則大失之，然亦是見其微存上頭之意耳。

崇字褚本

褚本崇字山頭從左一筆逆挑起，中一直微長，略有穿下之意，此中直之末，却是微微向左蹙起作勢，此惟懷仁集聖教序，佛道崇虛崇字，最得其眞，評楔帖崇字褚本者，當準此爲圭臬。

定武本崇字山頭，亦是先從左逆挑，而中一直末不露鋒，是以品定武者，多不留意，竟似先中直而後左右者矣，其實定武崇字山頭，先左挑，次中直，中直雖無蹙起勢，而神理左向，故仍反折以起右直，與褚本同也，不深究褚本，亦無以得定武耳。

渤海藏眞本崇字山頭，中直最合。

次則海寧查氏石本，亦具中直末有向左蹙起之勢，然視渤海藏眞本，則過於有意矣。

次則知止閣本，崇字中直末不蹙起，此與神龍本略同，尚不大失。

鬱岡齋本，則已似先作中直者矣，然其左直挑起處，尚微有近似先從左挑之意，故與快雪近，而稍勝於快雪也。

快雪堂第二卷，所謂洛陽宮賜高士廉本，崇字山頭，竟是先中直而後左挑，與尋常寫山字者無異。

山左吳氏刻本，亦與快雪山頭同。

此六本，皆所謂蘇耆家本之支脈，故並論之，其中惟知止閣本，與神龍本，山頭相近，而微不與神龍本並論也。

陳繼熙刻本，崇字山頭，中直向右連帶，竟作一點斜過行神勢，此中直變勢之最甚者。

按此是孔雪谷藏本，石上有繼熙印者，終字末作三點，而末句文字却不作文，據此則渤海、鬱岡、知止、快雪、諸本，所謂出於蘇太節本者，末句文字作文，又非必盡由於陳繼熙所摹搨矣，說詳後條。

張金界奴本，今所傳摹者三本，餘清、秋碧、戲鴻也，而此崇字山頭，則戲鴻堂中直斜帶向右，尚不大失，而其下一點，則不辨其爲中三點內之中央一點否矣，此摹時本不明白，致斯異聲耳，然此處，則戲鴻尚勝於餘清、秋碧也，再次，則秋碧雖亦仍其中直向右斜帶之意，而左一筆下橫平過，則較戲鴻又多此一失也，至於餘清齋本，則中直重濁垂下，減其點矣，此點雖本不是據，而此直垂下，至於如此之重濁過長，是

何說哉。此三本者皆不足述也。而其山頭中直之失。又各有等差。亦不得不分別觀之。

潁井本。則近似神龍本之中直不蹙起者矣。而又添一流弊者。其右一直筆。微作折下尖垂之勢。此亦尚清勁不爲害也。至潁上學宮本。已失其中直帶下在中一小點矣。而上三筆大致尚不害。乃潁上重刻本。輒將其右一筆垂下之末勢。與其下之中一小點相混合。竟似此右筆筆過甚長者。則潁上重刻本之誤也。至近日巴氏重刻潁井本。又誤將此右筆斜垂帶之中一小點。謬屬於中直之尾。又恰似與餘清齋誤翻張金界奴本之中直下垂者同矣。一潁井本之中直。而傳訛如此。

神龍本。崇字中直。與聖教正同。但無其末小蹙起之意耳。愚謂此蓋神龍本摹勒失其初意也。其原本必合懷仁所集。未有小蹙起勢者。今不可考矣。此崇字山頭。必應以懷仁所集爲正者也。

或曰。既知此崇字山頭中一直末。有向左蹙起之勢。則向左蹙起。正與左外一筆相迎。豈非先中直而後左挑乎。予曰不然。第觀懷仁所集最分明。其先以左挑一筆者。開局甚寬也。其中一直。與右一斜下之直相緊接者。其勢連下也。此爲先左挑而後中直無疑也。中直末若不向左蹙起。則右直無由緊接也。此疎密迴合天然章法也。

崇字必以懷仁集聖教序爲主臬。而聖教近時拓本。此字山下右邊小點。有略可辨者。有竟不可辨者。予見宋拓精本數十簏矣。惟華下郭允伯本。後歸吾里米紫來。此其崇字最分明。山下右邊一點。竟是舊存下半。而上半被掩去者。此與左二小點之失。皆不可以臆推也。爲影搨郭本於此。以資印證。嘉慶丁卯五月二十日。

郭氏本崇字影樣

崇　華下郭允伯所藏宋拓聖教序。崇字如此。

山下右點。似掩去上半狀。從來所見聖教。未有如此分明者。

此外如元祐秘閣重摹本。如明曾鴻藏本。如四明天一閣本。右點雖未極犀利。而皆不及此之得眞也。

崇字褚本山下三點考

按崇字山下三點。在褚本尤有關緊。蓋諸本之原流同異。皆於此證之。今略區其細目。曰神龍本。曰蘇本。曰潁井本。曰張金界奴本。皆名以類附焉。

神龍本。

北宋劉無言所摹於秘閣本。右一點向左迴帶極犀利。按懷仁集右直帶。實是如此。此本最爲得之。

四明范氏天一閣所藏石。是豐道生所刻神龍本。

晉府所藏神龍本。

徽州程氏所藏神龍本。

儀徵汪氏所藏神龍本。

以上所見神龍四本。皆右點微似小橫。蓋由原本。此右一點。向左迴帶極犀利。而摹者不知。以致慢似橫畫耳。

繆氏所藏神龍舊本。右點微有迹。不分明。此蓋石久泐之故。

揚州所刻開皇二本。三點皆不見。

陳繼照本。三點皆不見。

鬱岡齋本。三點皆不見。

知止閣本。三點皆不見。

按此本。孫退谷謂是西川胡菊潭所收。領字从山本。即米老所刻三米蘭亭也。然實與鬱岡、快雪、同一本耳。

快雪堂本。三點皆不見。

按此本。題云蘭亭序正本第十九。洛陽宮賜高士廉。貞觀十二年閏二月癸未書。考是月庚辰朔。癸未是二月四日也。然是年虞世南卒。是褚遂良人直未久也。豈遽以褚所臨本。而太宗御題云。正本第十九邪。且其中領字加山。悲夫之夫。斯文之文。皆改原勢。謂是蘇太簡家藏本之支裔。或經後人別搨者。則可。若竟因前有唐文皇御題。而命曰褚本。可乎。

近日山左吳氏藏褚臨石本。中間盛至盛。用潁上本摹補。

近日洵寧查氏藏褚臨石本。中間盛至盛。用鬱岡本摹補。

此二本。亦三點皆不見。皆謂出於蘇太簡家本。然此二本。既皆補摹中間盛至盛之三行。則此二本。皆在洵寧陳氏渤海藏眞石刻之後。不足置辨者矣。

渤海藏眞本。右一點尚可見。此可以想見所謂蘇太簡藏本者。

安氏書錄云。蘇太簡家蘭亭。有米元章跋贊。小行書甚精。爲明成化時。翰林陳繼照所收。裝一僞本於前。後多明人題識。書文休亦有云。褚摹眞跡。陳繼照已刻石行世。陳好鉤摹。遂搨數本亂眞。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是知蘇氏原本。與此紙。並元章跋贊。既經分帙。不復有延津之合也。原本不知流落何所。

潁井本。右一點尚可辨。

潁上學宮本。右一點最分明。是所据之潁上原本。視今所拓者。明白可證也。

潁上重刻本。右點亦微可辨。

近日巴氏重刻潁上本。此右點竟失之。

餘清齋張金界奴本。三點俱不見。

戲鴻堂張金界奴本。右點不見。而中點切近山頭中直之尾。似點似橫甚謬。

秋碧堂張金界奴本。似存中一點者。其謬與戲鴻堂同。蓋緣姜氏二石本。其第二本。右點似橫。蓋依世所行神龍本也。其第一本。左右各一點。中間用絲筆帶過。則又因右邊之點。而誤爲左右各一點。尤失之矣。此姜氏二石本。不足證論。而近日尚有從此又加重刻。前後妄增贅題。并舊印。以舊紙過拓之。冒爲宋拓者。按崇字山下三點。惟定武舊本。尚可驗也。褚本則雖舊本。亦僅見右一點之橫帶犀利耳。今以懷仁集聖教宋拓本驗之。亦僅見此右點。而懷仁實際寺碑。天寶二年所立。其崇字亦已如此。此卽其時學懷仁集書者之明證也。豈褚臨摹帖。爾日摹出之跡。已如是歟。抑因石遂輕微。而拓手已失左二點歟。是不得而臆斷者矣。

又西林石刻文衡山所跋。崔淵父藏米臨褚本。崇字山下右一點亦同此。

高麗所拓。唐貞元十六年。新羅鑾藏寺碑。兼有懷仁大雅所集右軍字。內崇字山下三點皆全。

崇字褚本下直考

崇字褚本下直。以懷仁集聖教序。佛道崇虛崇字爲圭臬。合此者是也。不合者非也。上點穿一而下。下直穿第二橫畫而上。

陳氏渤海藏眞帖。崇字雖纖弱。然與懷仁所集最合。足見所謂蘇太簡家藏本者。此尚存其意耳。

世傳所謂領字从山本。卽此渤海本之支系也。不獨渤海寧查氏所刻維揚堂石本。卽是陳氏渤海藏眞之本。卽至鬱岡齋本。以及快雪堂刻洛陽宮本。此三本雖多失眞。而此崇字下直。尚微近之。

山左吳氏一石。亦從此出。而此直穿上處。僅露毫髮。蓋刻手不喻其故耳。

孫退谷所刻知止閣本。雖其自跋。稱是三米本。其實亦從此出也。而此直蓋在第二橫下。更空少許。斯爲最訛矣。

按褚摹本。刻於渤海藏眞帖。又經海寧查氏。山左吳氏二石。及鬱岡快雪諸刻。皆非蘇太簡家原跡眞本矣。就此五本中。則渤海與吳氏二本。下直又稍短。而查氏下直又稍長也。若以懷仁所集準之。則查氏稍長者爲合。然又嫌其過於輕削也。懷仁所集。此直通貫二橫。神氣凝重。所以不得不折衷於定武矣。此一直通貫下二橫。然卻是分上下二層。非通過作一筆。又詳見後。

攜其下直貫下二橫。所以神龍本此直。蓋若正過一間之大點者。與渤海諸本之輕削。正相反也。然而其理實相濟也。

經氏所藏神龍舊本。此直上穿及第一橫而止。最合。

宋刻祕閣本。雖無晉所摹。卽神龍本。

晉藩所藏神龍舊本。

四明范氏所藏石。卽神龍本。

儀徵江氏所藏神龍本。

歙程氏所藏神龍本。

以上神龍新舊諸本。皆下直過長。蓋若與一間大點通連成一畫者矣。

按定武諸摹刻本。皆以此直作上下一貫。其致此之由。與神龍諸本正相發也。快雪所刻松雪臨本。則山下既橫。遂作三點矣。而卻又以上下一貫之直。掩其上三點之中點。而直注以下。似乎趙集賢於鬱亭諸本。源流正變。未經深考耳。松雪此臨本。是臨定武本。

又按此下半宗字。上點與下直。似貫下者。蓋不惟右軍也。北史。徐遵明見鄭康成論語注。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曲爲之說。蓋隸楷以來。宗字中間。近似一直穿下。魏晉六朝。多此類耳。鑒古者所宜知也。

又按崇字中直。總以定武爲準。而定武摹刻諸本。以此直覺作上下一貫者。究非正也。當以落水本爲準。上作一正中之大點。此大點。正在上三小點中一小點之下。穿入〔內絲忽而略此。其下乃又從下二小橫間。另起一直。與上大點之勢。相際在杪忽間。若卽此上一大點之筆勢絲斷神連者。卻又是二筆。卻又相貫。稍不精細。便摹成一直穿下矣。

秋碧堂刻張金界奴本。

戲鴻堂刻張金界奴本。

餘清齋刻張金界奴本。

此三本。當下直不穿二橫。此其失同也。而餘清齋刻。又誤以一間大點。斜注向右。與其山頭中直之過垂。若相配者。摹帖之弊。至斯而極矣。

顯上本。此直蓋亦似上下一貫。而上頂微重。中間輕帶。微有向左欹彎之勢。又其中間向左微彎處。若有近似極細之杈出者。此非畫中所有。乃因此崇字旁挂。此特其界格之絲痕耳。顯上重刻本。則并此摹入中彎畫內矣。

按顯上本。此直中腰。有似向左微彎者。蓋懷仁所集。此間中斷。故似有另起之勢。非中作微彎也。觀此知顯上摹本之所從出。最肯懷仁所集形勢。而摹者不察。遂致斯歧誤耳。

又按四明豐氏摹刻神龍本。與經氏所藏神龍舊本。此下直之腳。若作渴筆杈椏勢。此不知其所從來之原跡。如何以致此矣。懷仁所集。此直下腳。實不如此。

帶字四直考

帶字上四直。中間右直最高。次則右邊外直。次高。再次則中間左直。稍次高。又再次。則左邊外直最低也。

此四直有準。然後定武本、褚本之權量定矣。

趙文敏所得獨孤本。

定武落水本。

星鳳樓本。

國學本。

關中本。

褚臨者。惟北宋祕閣劉無言摹刻本。

此皆四直高下次第允合者。

定武本內。越州石氏本。東陽本。潘氏祖石本。王曉本。程孟陽本。此皆帶字已損。無從考矣。然東陽本。潘氏祖本。就其泐損處。微茫體會。四直高下。尚可以想見原本之意。

自餘若上黨之摹定武本。則四直齊平矣。

褚臨者。神龍諸本。以及渤海、鬱岡、快雪、知止、海寧查氏、山左吳氏、諸石。所摹蘇太簡本。餘清、秋碧、戲鴻。所摹張金界奴本。及潁上本。皆以右外直筆。與中間右直齊平。此已皆失之矣。

其有四直齊平者。則益失之。快雪所刻松雪臨本。則四直齊平者也。蓋書法至元之趙文敏。亦止概寫行筆之意趣而已。貌之宋後學者。多空言義理。而不深考訂也。又如揚州所刻開皇之。則中間右直。反較諸直稍低。

褚本暢字考

第七行暢字。申旁頂作拗曲之勢。此專論褚臨本也。

神龍本暢字。左邊申旁。頂作向內拗曲之勢。凡神龍新搨各本皆同。

蘇太簡本。渤海藏真所刻。此暢字。正在所闕三行之內。不可考。快雪堂所刻洛陽宮本。申旁一直之頂。最蠶重著力。

鬱岡齋本。與餘清、秋碧。所刻張金界奴本。申旁直頂。亦微有著力之意。知止閣則輕淡不露耳。

潁上本。則暢字申旁直筆。上半減去二分許。短縮殆不成意勢矣。此是摹潁本者。見其過長而怪之。因爲之過抑減短。以至於此。而評書之家。猶有特推潁本。爲右軍眞迹上石者。

愚按昔米老評褚臨蘭亭。謂其中有鉤摹極肖者。亦有隨意自運者。蓋褚摹蘭亭。不僅此暢字也。更有第十九行懷字可證。且如廿三行懷字。左直未趨起。定武所同。而十九行懷字。與七行暢左直頂。即定武本。亦實有重按之意。褚臨則於此加意見勢耳。褚公書聖教序。杖榮杖字。桂實桂字。二本旁直畫趨頂。皆有逆變之勢。記內亂字左止。外直頂作變勢。岡州本亟可見。此可證蘭亭暢字。實是褚臨原本也。蓋申旁

曰末趨起。恰相激射。所以暢左頂之逆變。更甚於聖教數處耳。後之重摹者。不察其故。少見多怪。或且遷就而減短之。適足以彰其作僞而已。

褚本邊字考

邊字亦專論褚本也。然實合定武本論之。

定武本邊字。西頭左邊小直下。無留空。此即率更化度寺塔銘內邊字之法。益見定武出率更也。

褚臨本邊字。西頭左邊小直下。去中橫空至半分許。然今所行神龍諸本。空至半分許。而綴氏所藏神龍舊本。及快雪所刻洛陽宮本。空處不止半分。驗懷仁所集。邊字此間。空至二分許。大雅所集興福寺碑。八分邊字此間。空有一分許。是誠右軍原跡如此。不得執定武臨以盡定之矣。嘗見西蜀青城山唐明皇邊勒石本。邊字正是如此。再進考之。太宗書晉祠銘。及高麗國集唐太宗書石刻。邊字皆實如此。是則懷仁大雅集字。猶在其後。而晉祠銘。貞觀二十年所書。必非因褚臨蘭亭而始有此也。且西下一橫。其左微作伸外之勢。蓋以代此下所省之大橫畫也。則西下開口之理。尤爲精確不易。在臨臨以肅括見神骨。又不得以此泥之。而此邊字西下開口。實惟褚臨本。爲得右軍原跡之眞。無可疑者也。後來如停雲館所刻薛道祖臨本。西下既似略開口矣。而此間橫畫。乃轉短小。豈前人親見原石者。尚如此忽焉不講哉。不然。則薛臨是僞耳。

撥而記之。蓋其要有五。

摹字末腳必雙杈。其無雙杈者非是。此統論定武本。及褚臨本皆如此。

崇字。則定武本三點俱見者。最上之舊本。褚本山頭中直穿下。而中直之末鋒。微有向左盤起之意者。此是難得之本。

帶字上四直。必依中間。右直第一。右外直第二。中左直第三。外左直第四者。方是佳本。定武本、褚本、皆如此。

暢字。申頂逆屈向內者。方是褚本之正。其定武本不論此。

邊字。西頭左直下留空者。方是褚本之正。定武不論此。偶摘舉此五處。爲二本發凡之概。餘如僧字止見其半者。即所傳領字从山之蘇太簡本也。其原出潁上本。和字左口作曰。前一攬字。臣內小直分二截者。神龍本也。末懷字。衣襟摺捲向右者。神龍之善本也。此皆約舉大端一二而已。

潁上本。惟摹字頂筆。與懷仁所集相合。其餘則失處甚多。是以別爲訂潁一卷於後。

附考僧字押縫一條。

第十四、第十五兩行之間。押縫僧字。在足字下、不字右旁。此是梁徐僧權押縫書名。歲久僅存僧字。而石本因之也。乃或有謂。不上多一曾字。以筆挂於旁。近似立人之勢。此說非是。晉書本傳此文。不知老之將

至旬上本無曾字不必言矣。慈谿姜西溟家所藏石刻竟是旁挂曾字以筆挂於其間直似近時人作書之勢此乃後人從此說而傅合之僞作此耳不足據也。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鋒鋩薛紹彭題贊所謂唐硬黃本也此察字是姚察也姚察在梁時已稱聚清閣書其與徐僧權並題蘭亭行間押縫尤爲可據則僧字是徐僧權更無疑義矣。米老跋徐僧權押縫一條見後第五卷內

附考褚本列坐其次其字一條。

其上小橫左邊起處有從下倒捲而上一痕此惟褚本有之。宋祕閣模褚本今重翻者已不甚可辨只於小橫左外微寫此意。

四明范氏天一閣本亦然尚略見影。

顏上本有。

今世所行神龍本皆有。

海寧查氏所刻褚本有。

鬱岡齋第一本有此即海寧查氏所謂領从山本。

快雪堂本有。

知止閣本有甚像。

澹海藏真本有。

山左吳氏所藏領从山本無。

秋碧堂、餘清齋、戲鴻堂所摹刻張金界奴本皆無。

王秋坪所藏晉府舊本有。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四

蘇氏蘭亭考

褚臨蘭亭支派最繁惟神龍本既詳考於前卷此外如顏上本張金界奴本及領字从山諸本皆各有原委顏上本所以別考於後者顏本最後出而近日鑒賞家頗有推許太過至爲右軍原蹟者故必待諸本辨析既明而後能專考之張金界奴本今行世者江都吳氏餘清齋本、蕉林梁氏秋碧堂本、華亭董氏戲鴻堂本三本珍秘皆不得眞戲鴻本今經重刻更加弱矣其原本雖有舊拓然究未見原蹟不能據吳、梁氏、董氏、諸刻輒爲作考惟領字从山本其枝葉又多蔓衍必應專卷考之第此領字从山本有與顏上本相對證者又有與蘇書家本相混合者愚既以顏本別自爲卷則不得不先將蘇氏本綜論其概而後得以詳言領字从山本耳是以先就所見影摹之蘇氏本考之。

米老得自蘇氏家嘗臨蘭亭令卞氏藏者就所借油素影本略記於此。

摹字末脚有雙杈然與原本不同細審定之是寫一直後又重落筆似即米老所書非可盡以摹搨概之。

崇字山下無三小點此亦足見非出摹搨。

暢敍暢字左上縮短右下疎爽尤見米筆據此則顏本暢左中中直之縮短與此同也顏本即米所審定

也。

昔人興感之由。若七字圖章。直到內史。

殊字翹秀是米法。

文故文疎放。亦是米筆。○按蘇氏褚本。屢經臨摹者。始於米老。終於陳繼熙。陳繼熙傳搨之本最多。以愚所見。竟有依神龍作文者。亦有作文者。今據此卷。應是米臨。則豈此蘇氏褚臨原本作文歟。抑出於米老臨寫。隨手之變歟。然褚臨原本。必非文也。（說詳後卷。）

安氏書畫記云。米元章跋贊二百十二字。（今按實二百廿六字。）小行書甚精。爲明成化時。翰林陳繼熙。所收。裝一卷。後有明人題識。昔文休承有云。褚摹眞蹟。陳繼熙已刻石行世。陳好鉤摹。遂攙數本亂眞。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是知蘇氏原本。與此紙幷元章跋贊。（此所謂此紙者。即指天聖丙寅一題及范仲淹、王堯臣、米黻、劉巨濟凡五題也。）既經分帙。不復有延津之合也。原本不知流落何所。此紙爲卞少司寇所有。裝於卷後。後歸開等跋。雖眞。亦非此卷之原跋。按安氏此條。甚明白矣。蓋卞氏此卷。歸於安氏。此一卷乃三事也。其前蘭亭帖。及米元章七言詩。爲一事。此則米老自臨褚蘭亭。而自題詩於後。雖其帖前有蘇氏印。然亦不能專据矣。此則自爲一事也。其中開天聖丙寅。蘇耆一題。及范、王、米、劉四段。此五題自爲一事。是乃眞蘇太簡家蘭亭之原跋也。至其後歸開等跋。以後又爲一事。則又不知某家所藏蘭亭帖之後尾也。安氏分析誠允當矣。至於元章跋贊。（自右米姓諸玩。至錯墨平裝。米書平生眞蹟。凡二百三十六字。）小行書。則與蘇、范、王、米、劉、五題之一紙本。皆是蘇太簡家所藏卷之原跋也。乃今据安氏所記。雖有之。而卞氏所裝。則已無之。惟世所行海寧陳氏渤海藏眞帖。具有之。而金壇王氏鬱岡齋。暨近日海寧查氏刻本。山左吳氏所藏石本。皆具有之。則是海寧陳氏渤海藏眞之本。得自董文敏。不爲無据。宜若可信爲蘇太簡家之褚本矣。然而有說焉。曰。此渤海之刻。鬱岡之刻。及查氏、吳氏、諸石刻。皆所謂領字从山本耳。米老所得於蘇消者。則從未有言其是領字从山者也。況以予考之。此所謂領字从山本者。實出於潁井本之後。（詳具下卷。）而豈有米老所得於蘇太簡家者。乃出於潁井本之後者哉。蓋潁井本。卽出米老所鑒定。而領字从山之本。又不知何時踵事翻新者。何人從而爲之。於是又有好事者。別摹此天聖五題之蹟。刪去劉巨濟一題。止存其四題。裝於後。而雖以董文敏之精鑒。亦莫知其非也。況後賢乎。是則知止閣所稱三米本。快雪堂所稱洛陽宮本。皆卽此一種也。蓋知止、快雪、未嘗續以天聖丙寅諸題。故人未有以米老所得蘇太簡本強名之者。而渤海、鬱岡、查氏、吳氏之石。既連綴天聖丙寅諸題於後。遂不約而皆稱爲蘇太簡家藏褚本矣。其實溯所從來。初非二也。

王弇州云。據都元敬書畫記。褚臨蘭亭眞蹟。陳祭酒身後。已燬於火矣。近日吳氏大觀錄。亦載此跋云。帖後有明人李時勉、高穀、苗衷、吳餘慶、王英、胡濙、徐有貞及陳自跋。陳跋內引米老懷字折筆語。成化丙辰。長洲陳鑒書。按都元敬既云。原蹟燬於火。則吳氏所見此跋。當是後人又重摹原蹟。別裝爲卷。又不獨陳氏之傳搨改裝矣。

米老自記云。蘇耆家蘭亭。在舜元房。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跋云。才翁東齋書。皆蜕覽焉。蘇洎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毫髮備蜕。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扁而見鋒。蹔字內斤字是字轉筆。賊臺隨之。于斫筆處。賊臺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塢承素、湯普徹、韓道敏、趙模、諸葛正之流。攙賜王公者。碾花眞玉軸。紫錦裝背。在蘇舜元房。題爲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蹟字。多率意爲之。有褚體。餘皆蹟妙。此書下眞蹟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道也。按今所傳卞氏本。及海寧陳氏所收董文敏撤去三行之本。其中長字、懷字、蹟字。並不如此。是卽其最明白可驗者。且米老得蘇氏本。詳言費中筆鋒如此。而豈有果是領上加山。米老並不言及者乎。且卞氏今所收此卷前之蘭亭。雖非必果唐時原蹟。而其從來相傳。則以爲是唐摹本也。然而此蘭亭。則初非領上加山也。竟不知董、陳、相質之卷。何以忽作領字从山。亦無一人能說其所以加山之來歷者。此其所以不得不詳加審定也。而領字加山本。考更有條析之處。不能附此。是以別自爲卷詳之。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五

蘭亭領字从山本考

孫退谷自跋所刻知止閣帖蘭亭後云。領字从山本。世稱三米蘭亭。按宋人跋三米蘭亭。是王承規所摹之本。不言領字从山也。又米老自記云。泗州南山杜氏。父爲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卽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此段米老自記最詳。亦不言是領字从山也。領字从山之語。於昔無徵。且如果有所謂領字从山之本。既稱从山。則是有山頭之嶺字矣。必無加一山字於領字之上。竟成添出者。況此領字。仍卽褚本領字。無毫髮別也。（此亦卽沙門懷仁集右軍書法門頌字。而此不同。）孫退谷庚子銷夏記曰。今西川胡薊潭。所收南宋游丞相藏蘭亭諸本。內有御府領字从山本。極爲精采。余手摹之。刻石置硯山齋。卽知止閣帖此刻也。按宋游丞相所集蘭亭。皆在理宗時。而理宗御府之蘭亭藏目。皆在鰲軒錄。亦無所謂領字从山之本。或宋末時。有此一種蘭亭帖。其人不加考核。漫謂領字是領袖義。非峻嶺義。故隨筆添山頭於上耳。所以後人稱爲領字从山本乎。然愚今詳考此帖。實從潁上本出耳。今以領山从山諸刻。與潁上對證。敘列如左。

列坐其次、次字。惟穎上本。左邊下一點。破作二小點。
渤海藏眞本同。
鬱岡齋弟一本同。
知止閣本同。
快雪堂洛陽宮本同。
海寧查氏本同。
山左吳氏本同。
此內惟渤海藏眞本。此下一點。作細彎迴折形。不假諸本。竟分作二點。蓋此是因原出之墨迹。此一點中間紙有小蝕痕。以致誤成二點也。所以推渤海本。尚可彷彿原本遺意耳。然穎本已是二點。則其摹失已非一日。而渤海本此處。又偶得以印證其原來處者。則或即是從蘇太簡家本來矣。蓋明代吳門陳緝熙。嘗得見蘇太簡家原本。想是以疑此諸本。或是陳緝熙所轉相摹刻耳。
夫人之相與。相字目下橫畫。惟穎本作一點。
渤海藏眞同。
鬱岡同。

知止同。
快雪同。
查、吳並同。
當其欣於所遇。當字中口。惟穎本僅作一鉤筆。無下小橫畫。
渤海、鬱岡、知止、快雪、查、吳並同。
快然自足。行末右邊小曾字。惟穎本脫去曾左半。
渤海、鬱岡、知止、查、吳並同。
快雪無曾字。
予嘗親見快雪所摹之絹素墨本。此處實無曾字。蓋此摹本偶遺之耳。按褚臨本。此處原無曾字。神龍本、張金界奴本、皆無之。穎上本所從來之原蹟。有曾字。蓋此處紙半磨滅。而諸本一依之。
俛仰之間。俛字人旁。惟穎本首撇。止露其頂。
渤海、知止、查、吳並同。
鬱岡本蓋嫌其不成一畫。遂添足之。殊弱。
快雪本以意做連之。益失其勢。蓋穎上本所從來之原蹟。此處紙有蝕痕。鬱岡、快雪之改作。轉不及渤

海、知止、諸本仍其舊勢也。
未嘗不。不字。褚本此中直一筆。從內彎迴。其勢過直。猶如第七行暢字。褚本左直直過抱長也。惟穎本下筆輕圓。慣此頂勢。易以輕倩之筆。故此中直一筆。過於向下。縮短一分許。猶如第七行暢字。穎本擬之又橫。於左頂縮短一分許也。
渤海、鬱岡、知止、查、吳皆更短。
快雪此筆自知益拙。
以上所舉六處。皆其最顯著者。然猶可曰。偶與穎井本相同也。豈必果由穎本出乎。今更舉其補穎本之闕者。
首行在字。定武本與褚本。頂上一撇。未有不出頭者。惟領字从山諸本。（[illegible]）作在。撇頭不出頭。
癸丑二字。無論定武本與褚本。此二字未有不緊接比密而形扁者。惟領字从山諸本。癸丑二字。形長而不相比密。
驗穎上本。在癸丑三字。正是其空闕處。
蘭字。惟領从山本。此字獨瘦而扁。卄下多一小橫畫。
驗穎上本。蘭字正在闕處。

又見文衡山跋褚淵文藏本。蘭字卄頭。右直末尾向左垂帶。有似橫過之筆。乃知此領从山本。卄下小橫之所由致。蓋此等致誤處。皆後來摹寫所爲也。其先後踪跡之脈系。固亦無由確指其時地。而惟穎本不闕數處。恰是此領从山本致誤之處。則其顯然可指者矣。
因字。惟領从山本作囙。與定武及褚本皆迥異。
驗穎本因字闕。
悲夫。夫字。惟領从山本末筆不放出。與定武及褚本迥異。
驗穎本夫字闕。
帖尾斯文文字。惟領从山本作攵。與定武及褚本迥異。
驗穎本文字闕。
此五處七字。則其從穎上本出之明證。無可他諉者矣。就今日行世摹著之領从山本。偶證於此六本。此六本內。知止閣本。託爲三米。快雪堂本。託爲洛陽宮賜高士廉。其爲張冠李戴。固無足論。（[illegible]）而渤海、鬱岡、查氏、吳氏、四本。則帖後皆有蘇耆、米芾題記。是則皆爲宋蘇太簡家

藏本矣。然其題字、前後所勒諸印、則此數本皆各不同。以安氏書畫記所載、卞令之所收褚臨眞蹟卷後諸題諸印對之。又各有不同。安氏記云、米元章以王維雪景、李主翎毛、徐熙梨花、易得蘇洎家蘭亭一本。有元章跋贊及范王諸公題記者、此紙是也。其元章跋贊二百十二字、今按實二百卅六字小行書甚精。爲明成化時翰林陳緝熙所收。裝一爲本於前、後多明人題識。是卷余亦見之。昔文休承有云、褚摹眞蹟、陳緝熙已分刻石行世。陳好鈎摹、遂搨數本亂眞、又分散諸跋。爲可惜耳。是知蘇氏原本與此紙并元章跋贊、既經分帙、不復有延津之合也。原本不知流落何所矣。據王弇州引都南濠云褚臨眞蹟已歸于大內蘇書跋卽天覆賓府缺一行據此則領字从山諸本皆有蘇耆、米元章、諸題跋、而又印記不同者、或卽是所謂陳緝熙搨數本亂眞、又分散諸跋者歟。其領上加山、不知出於何時何人之手。而今既確審其出於潁井本、後則凡此數字、在癸丑闕因大文異於原帖者、皆無庸復辨矣。

領字从山本、海寧陳氏得於董文敏者。文敏抽去盛至磴之三行。是以陳氏刻入渤海藏眞帖、竟闕此三行。愚每思陳與董家世交之誼卽使董不闕贖而陳氏刻帖時豈不能向董家推此三行上石以成完蹟此實一憾事至海寧查氏、以劉孟偉所得此蹟重勒於石。遂取鬱岡齋所刻領字从山本、盛至磴之三行以補之。查刻有望山跋云所闕三行尤天錫自眞定來以梁蕉林所刻補本補之按此望山初闕尤天錫歟以秋碧盛至磴三行補此帖也蕭秋碧所刻乃是嵌金昇舊本與此不同故尤天知其不闕乃更以鬱岡齋之盛至磴三行補之而查望山未加詳審以爲尤君自眞定來此所補入必蕉林刻也遂以此作跋後人不察必以爲董氏此石鑒宜盛三行是用秋碧本而不知是董跋之誤也故校定之按董文敏以此帖質錢於陳氏。雖未知在何年、然金壇王

氏鬱岡齋帖、刻於萬歷三十九年。則非從董撤三行後之陳氏本勒石明矣。孫退谷知止閣所刻得於西用胡菊潭者。云是南宋時游景仁所藏本內之一。雖其果否宋時物未可知。然亦必非董撤三行後之陳本明矣。究竟此領从山本、自爲褚臨蘇藏之蹟者、退谷所稱、有景仁及亮字印者、亦未能卽執此以爲宋蹟也。而卽使出自後人所摹搨、亦必其絹幅精治、至王損齋、董文敏、皆以爲眞蹟而寶藏之。則米老得於蘇氏之原卷、既不可見、卽惟此渤海藏眞本、鬱岡齋本、知止閣本、尚略得其遺意矣。至於董文敏抽去之三行、今又不可得見、則又尚賴鬱岡、知止、快雪三本、以稍見其概矣。而此三行內、如一詠一字、橫末平作處、近似分隸之意。當以鬱岡爲正也。觀字左邊長撇、鬱岡直從中點垂下、則鬱岡之失、當以知止、快雪爲正也。仰末小直伸長、則快雪之失。當以鬱岡、知止爲正也。此段可爲董文敏所撤去三行之考矣餘更於下條詳之

所謂褚臨領字从山本者。昔於海寧查氏、得其重刻石本、是尤天錫借鬱岡齋本以補足其撤去三行者。後有查聲山、陳香泉跋。知是吾里劉孟偉方伯所購、聲山爲之倩尤天錫入石者也。則諸孟偉後人云、此卷原蹟歸查氏矣。時查映山在都門。癸巳其所藏帖、亦舒駒子題跋、而未嘗知其藏此卷也。後數年、映山既逝、山陰童小池館於映山嗣君小山比部家、偶以訪諸小池、則皆在其篋。且云所撤去之三行、亦爲映山所覓得。並藏於篋。因託小池借看、一日小池同伊墨卿持一匣來、匣蓋鐫褚臨蘭亭眞迹卷、賜硯齋珍藏。及展閱、則非此撤去三行之蹟卷、乃高江邨銷夏錄所載王文惠本也。據小池墨卿並云、映山臨終時、

付受井然的是二卷。不知其後卷何人易去矣。予因深惜其既覓得所撤去之三行、何不勒石以補渤海之闕。并可訂正尤天錫所重刻。豈非大快事乎。此說經渤海藏眞帖所刻又經查聲山處尤天錫再刻大約渤海所刻筆勢細而尤久點重刻多見迴折鋒勢在如崇字山下右一橫點渤海刻尙微可辨而尤刻竟無之說令字末旁渤海刻下直從中中闕再出所以并本知止閣本皆有中間另起勢也而尤刻作乙以上橫帶下斜撇則下直從後另補突其撤去之三行內禹字左直之頂渤海本疑直而非錢短也尤本鬱岡本皆有胡於敵作之迹觀字在作中間大異戲之頂尤本殘入上三點之內則是用湯金昇其本矣鬱岡本實亦知此此則三行內之必須考訂者也之盛之字末筆讀僞作一勢尤作二勢爲悵惘者久之。既而借留所匣之王文惠本、旬日、盡几上諦玩之。比前褚臨黃絹本。崇山二字旁、亦依渤海石本、有一墨直、更較渤海本之直長下一分許。已及茂字之頂。崇字山下無小點。次字左旁竟作三點。不及渤海本中、有細勢一線之勢、同稍向之、皆略同定武、與渤海異。末文視渤海肥闊。襄頂平倒、而末無雙叉。最可異者、弦字右半中開、向內倒捲作反紐。從來所未見也。癸丑二字、尙相比近。蘭字長皆與渤海不同。此黃絹帖後卽米跋。其後莫雲卿、王弇州、周公瑕、文休承諸跋。皆眞蹟。卷外紙籤、亦出休承手蹟。其黃絹帖內自然子三字、紅文長印、絹邊貞元二字印、皆與高江邨所記相合。前後王鴻緒、嚴鋒諸印、亦皆眞確。米跋極艸艸、而按其用筆、一一皆可尋原的出於米手、非鈎摹所能到。且米跋紙是一色、明人諸跋紙又一色。其爲卽高江村所記之舊物、無可疑者。惟褚臨絹本、不知出何人僞作。而弇州儼齋所藏、皆卽此物。無怪孫月峯云、作僞者眩離甚也。其僞作最明驗者。米跋云、黃絹幅至欣字合縫。用證摹刻僧字、果是徐僧權合縫書也。此二句言所見褚臨之絹本、至欣字一行、恰是絹幅合縫處。蓋謂褚臨絹幅、一依右軍繭紙原幅、故以此知褚臨原蹟、必亦是至欣字一行、是其絹幅合縫處也。所以石刻本僧字、恰在此欣字一行後之合縫處也。據此米跋、則褚臨黃絹本、必亦至此欣字一行絹幅、截然作前一幅。而此下一行、乃另起絹幅、方是褚臨眞黃絹本、與米跋乃合耳。今此卷前之所謂褚臨者、雖亦極似之黃絹。而此處實無二絹接縫合縫之跡。則其僞作無疑。又不待細論其筆法矣。從來著錄入等錄成帙者、若高江村、卞令之、皆不過撮記其概云、永和九年、至有感於斯文、不具錄。豈知如此詳審辨驗乎。前帖之僞、既不足深論。而此米跋未有專摹入石。是宜敷表出之耳。

右軍繭紙不可見。於褚臨尋其蹤。褚臨眞本又不可辨。於米跋尋其蹤。而米跋凡數見焉。其一條云、泗州南山杜氏、收唐刻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回視定本、反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卽與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此條最爲可據。然云有鋒勢筆活、則未必是定武本。當是褚本矣。而卻亦未明言是褚本也。又一條云、硬本有何塡極肖者、亦有隨意自運者。此條則確指褚臨矣。而卻未明言是渠家所藏本也。然此條雖未知其指渠家藏本、而此二語極中肯綮。以愚意度之、蓋卽指今所行神龍本也。愚嘗撰神龍本之不足信、蓋謂神龍印及貞觀開元諸印不足信、非謂褚臨不足信也。褚臨本在世間者、曰神龍本、曰張金界奴本、曰潁上本、曰領字从山本。領从山之本、尤爲支蔓。若以米跋此二語核之、則所謂何塡極肖者、如崇字末筆、崇字山下

小點帶字上四直。惟神龍本皆合。而米老所謂長字蹙字懷字之篆勢。則雖今所行神龍本。已漸失眞。而愚於北宋刻。劉無言所勒祕閣本。尚可辨懷字之折鋒。則以句塡之骨。發自運之活。惟神龍本足彷彿之矣。除此二條跋語外。其確指某本之跋。則有二焉。一則蘇者家本。一則王文惠本也。蘇者家本。則米老之跋贊。脍炙人口。以有鬱岡王氏、海寧陳氏、諸石刻傳之也。其跋曰。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湯普澈之流。摹賜王公貴人。著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摹。觀其意易改謨數字。眞是褚法。皆率意落筆。與眞無異。而小米跋云。右蘭亭序。唐朝命馮承素、諸葛正之流。於眞蹟上雙鉤者。卽此一跋。米老以爲眞褚筆。而小米以爲馮諸葛之流。已不能無疑矣。米氏書史。亦載此跋。以爲褚體。則米老之意。援馮承素諸所標。卽此眞本耳。非指此爲馮手摹也。且卽小米跋。謂馮諸葛之流之流二字。亦非專指馮也。而南宋怡倦翁寶眞齋法書贊載此本。則專目爲馮摹。其帖末云。眞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臣承素奉敕模。又小米跋云。右唐馮承素摹蘭亭敍。臣米友仁鑒定非跋。卻無米老之跋。岳倦翁跋云。蘇者題以爲褚遂良。米辨其非。定爲承素耳。今所見米跋。實未嘗辨其非褚而定爲馮也。若在明代陳繼儒、王穉登、董思白、諸人所據。或有未足深信者。而南宋時相去悠遠。所援米跋。豈有故誤乎。今日蘇者家藏此卷。既無由詳究矣。而有米老之跋贊。二百三十六字。烜赫人間。墨林皆盛推褚臨。而今合前後可見之文驗之。其蘇者家本。果的出於褚公所臨。尙未敢質言耳。獨有此王文惠本。則米跋云。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其云雖臨王書。全是褚法。則亦卽隱括前一條。句塡自運二語之義。以愚見度之。米此跋所指之褚本。豈但非領字从山本。抑亦並非張金界奴本、類上本所可擬。詳其詞意。恐卽是所傳神龍本。而非今世所行有神龍、貞觀、開元、諸印者耳。米老此跋。則誠是褚臨蘭亭敍之跋也。又按此跋。於世所行著錄之書。載此者三焉。一則張世米庵清河書畫舫。二則高濂入江邨銷夏錄。三則卞令之式古堂書畫彙考。詳此三書所載。清河書畫舫。於跋款下。有眞蹟二字。而所錄卻多訛字。卞令之所載。款下有楚國米芾印。恐亦後人所加。惟高江邨銷夏錄所載。止言小行書十八行。不言有米印。其所載前後諸印。亦皆符合。是高江邨實親見此卷而筆錄之。特未嘗入石耳。若此卷證其前帖非論。而專取此米跋。勒石以傳。則褚臨眞本。雖不可見。而其品此本之眞劣猶存。當較蘇者家本之米跋。更爲足重。豈不爲藝林增此墨緣耶。至若蘇家本所謂蕉撮三行者。他日儘得見之。當備論附於後。要之領字从山本。原無足證辨也。褚本既亡。不得不借米跋以追其蹤。豈其舍本而逐末乎。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六

蘭亭訂頴考

頴上蘭亭。明嘉靖八年始出土。近時徐塏長。目爲右軍眞蹟上石者。失之不考耳。因論次其概。而殿褚之本。亦略以類附著焉。

二行稷禾中一撇一點。頴本作一撇單直。按此開定武本、褚本。皆作一撇一點。惟米臨蘇太簡家本。作一撇帶迴之勢。此惟下氏所收蘇太簡本。其前蘭亭帖出於米臨者。乃是如此。若渤海鬱岡齋刻。所稱太簡本。亦並不如此。而此頴本。則無其迴帶之勢。專有此單直之一撇。又似隸書橫掠之筆。不古不今。在稷帖中。可云異乎所聞已。

三行華。此字頂上起筆。最得褚本清勁之意。至於末腳。不用原本雙杈。而垂下過長。較前稷字禾中撇之怪異。更有甚焉。

四行崇。山下三點。僅微存右點之意。而山頭中直來蹙起之勢。右直微斜之勢。皆失之。

五行帶。末直微斜。此沿後來摹褚本者之勢。而更加削弱也。至於上四直。則右外一直。轉長於中間左直。訛外極矣。其左二直齊平亦非。

五行左。長撇出鋒。定武本、褚本皆同。惟頴本此撇禿住。張金界奴本與頴同。

引右直。定武本、褚本。皆不垂尖。惟潁本垂尖。

六行次。末筆一點。潁本作小捺非也。此左下一點。破作二小點。據渤海藏真本。細作鬱絲之勢。是此點原蹟。有紙蝕處。非破作二點也。蓋渤海藏真所從出之墨本。雖非褚臨原蹟。而尚不失其遺意。至潁本則覺作二點矣。故今雖就潁本所闕處。正是領字从山本致誤之處。知是領字从山本。出於潁本。而渤海本實有此傳。於潁本之處。愈見潁本之不足信矣。不獨摹字末直。禊禾中筆之可駭也。

七行暢。神龍本申旁。直頂向內。上曲高出田字之上三分。潁本乃縮短之。僅高出田字半分。此出於摹者疑其太長。過於謹畏。以致摹失至此。即此一處。是潁本在神龍本後之確證也。

八行和口下捲入之勢。潁本最輕。然神龍原本。雖口內捲入復疊一畫。而口形尚未至如神龍翻本之過厚。是以其中下二畫。尚未十分著重也。翻本則太著迹耳。若張金界奴本。與潁本同所自出。而此捲勢視潁又過濃厚。潁之極輕。絕去流弊。在諸本最爲得中。而褚本原捲之勢。邈不可問矣。

暢。此和暢暢字。右上且之中間。鬱遇似複。實非二橫也。潁本此間。似是二橫矣。然潁上眞本、及潁上學宮本。皆於此旁之右外。畫有迴鬱之半筆。卻亦不與此內橫畫相通連也。以知止閣本驗之。始知其右外半鬱。即是中間二橫之外繞者。而鬱岡本。又僅見其外繞。而不見其內橫。至潁上重刻本。則無其外繞之半鬱。而僅存其內二橫。於是竟成且字矣。然潁上眞本。亦本不分明。此摹勒之失也。

十一行相。目下是橫非點。惟後翻之神龍本。或有目下一橫。過於著重。有似於點者。以致潁本覺作一點。即是從後翻之神龍本致誤者耳。此亦潁本在神龍本後之一確證。

十二行取。褚原本與定武同。惟潁本與知止閣本。耳內作三點。張金界奴本。此耳內下一點極重。此或即三點之所由致歟。張金界奴本。亦褚本也。而渤海本卻亦是二點。惟鬱岡本。此內第二點。稍見過垂之勢。或亦即其所由致誤歟。要以褚臨本。與定武本無異。則潁本是後來重翻支流之一耳。

十二行抱。末一挑筆。潁本太過滑下。

十四行蹟。中三點。神龍本其中一點直立。不與末通連也。而潁本於中一點之間。將下直穿出其上。

十五行快字。旁注一小快字。此非褚本所舊有也。驗此小快字。雖是隨手添注於旁。無意求工。而神致渾逾。其潁上重刻本。則相去天淵矣。即此一小快字。恐直定爲米老之手書也。米老記蘇太簡家藏諸本。內云。一絹本在蔡長源處。此語正與帖尾所臨絹本。及永仲印相合。驗此小快字出於米書。則此潁本。蓋曾經米老所鑒定。而非米所自撫之帖耳。

十八行俛。人旁。潁本僅微露上頂一點之形。蓋潁本是一幕褚之墨迹上石者。此間紙墨殘蝕。是以有闕失耳。凡潁本殘闕處。皆此故也。

二十行蓋。神龍原本。中間左右各一點。與定武同。至後來翻刻之神龍本。則左點帶過時。於緊密中直間。

以一橫斜之點帶過。以接右點。遂成三點矣。恐是神龍原本。中直將及皿之上。而微向左挑起。以致摹者別增此點也。潁本則覺是三點。左二右一。即此三點。亦出於神龍本後之一證矣。

二十一行興。界奴本凡五直。與定武同。神龍本少中間第三直。然其原本。是因第二直順筆帶起第三直。是以尚寓圓轉之機。四明范氏石本、及今所行翻刻神龍本。皆以第三直另起。誤矣。潁本第二直之右。有隨帶之勢。太過猛上。反有類於五直者。是潁之歧出耳。

二十二行未。皆不不字。神龍本有倒捲之勢。惟潁本及秋碧本無之。然秋碧與餘清。同用張金界奴本。餘清有此捲勢。秋碧則尤天錫用己意以酌減之也。由此推之。則潁本是摹此褚本者。亦避其捲勢太重。用己意以酌減之也。減此捲勢。而加以輕逸。是潁本在神龍本後之一證。

二十三行死。末挑筆之後半。神龍原本。似於其彎上處。有內蝕一線之痕。其後翻之神龍本。則此彎作雙層夾出之筆矣。潁本與神龍原本相近。而不似後翻神龍作雙層之過甚。此亦潁本出於神龍本之一證也。定武本固無此。即褚本中張金界奴本、及領字从山諸本。亦皆無此。

二十四行今字。起頂作微彎勢。惟潁本與鬱岡、知止、快雪、所同。而神龍及領从山諸本。卻又不然。此摹手之取姿也。

據米老所記。此本出自蘇太簡家。則非米所自臨。亦非米所上石。而其間闕失諸處。（在癸丑稽山除之間。予修長此林翰竹又有清流激之類之因向之瘦夫文。凡闕二十九字。）米所未言。不知米見於蘇氏時已闕歟。抑後來上石時所闕歟。今驗中間類之二字。潁石所不闕。然而此二字形太醜劣。朱牧仲鶴廊偶筆云。始搨字甚完好。次搨類字已殘缺。補之者可惜。據此則之字末腳雖劣。而類之二字。皆非石所原闕也。至此石本。固不知勒於何時。而其鉤摹與鐫勒者。下手清圓輕約。而又無拘謹之偽。實良工所闢也。惜其時上石者。不具記其姓名歲月。又無跋語識其顛末耳。（米文敏書徽嶺云。潁上本筆法頗似米。當時米摹入石。此蓋揣度之詞耳。）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七

趙文敏蘭亭十三跋考

世所稱蘭亭趙子十三跋者。大率皆據涿鹿馮氏快雪堂刻本言之。內河聲如吼一跋。快雪本何以下脫去解曰二字。而馮氏此刻。又未明言趙跋墨迹。是跋於某家藏本後。是以考證家。偶或有疑之者。今以上海潘氏本驗之。潘本稱子昂十六跋。則增多二跋。又延祐三年。在京師爲吳靜心子景良所作一跋。而刪節昔人得古刻一跋。凡爲跋十六也。是以孫雪居松江碑目云。子昂十六跋。而上海志稱潘允端摹刻趙十八跋。即此本也。上海志未細考。目爲十八耳。又湖州有石本。亦十三跋。內少北行丙舍二跋。而分頭開吳中以下五行。別爲一跋。又於前增出一跋云。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落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按趙之十三跋。皆在至大三年。在至元己丑之後二十年是年庚戌。子昂年五十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其年九月五日。登舟北上。至十月七日。正得三十二日。北行丙舍二跋。是十月七日所書。其前右軍人品甚高一跋。是十月三日書。故其臨蘭亭帖尾云。同日臨此。同日者。同前跋之日。即十月三日所臨也。今快雪帖裝褾者。誤以所臨蘭亭在前。而置諸跋於後。則同日臨此四字。不可解矣。試觀其觿字者。劉甫若名一行。在丙舍跋之末。則知此爲第十三跋明矣。而湖州本乃

於其前增三衢舟中一跋。不知三衢舟中一跋。在至元己丑。乃鮮于伯幾之跋。非子昂也。其跋曰。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衢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此是伯幾題於長安薛氏所拓五字損本者。卷內有楊字印可證也。而今湖州刻本改云。此舊所刻者。又以時過安仁鎮句。移入子昂跋內。不知己丑是至元二十六年。在至大庚戌之前二十年子昂擬兵部郎中。與夫人偕至京師。故其明年答鮮于伯幾詩云。我生少寡諧。一見夙昔親。睽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則是至元己丑伯幾在三衢。而子昂不在三衢明矣。此是吳傅朋所藏五字損本。卷內有傅朋自跋。幷鮮于伯幾跋。後有趙十一跋。幷臨蘭亭後又二跋。此所謂十三跋眞本也。此卷藏於安氏書畫記。後又有柯敬仲跋。又董文敏跋云。蘭亭十三跋。趙文敏題定武本。兼臨禊帖。世當無第二本。郎子昂重書跋語。嘗不若臨書。巨細肥瘦。了無異者。余所見乃有三本。其一上海潘方伯所藏。新都汪太學以三百千購之。相傳爲眞物。及觀此卷。乃知其爲葉公之龍也。諸跋出入鍾元常。出筆圓勁。用墨沉著。雖學禊帖。不規規摹仿。形似一洗習氣。證無上果。口門恨寂。宜說不盡者。無待後人駢拇枝指矣。此乃董文敏定爲趙十三跋之眞本。王弇州法書苑所錄趙跋。亦卽是此本。不得因快雪刻石跼蹐時。偶脫失解曰二字。而議之也。至於上海潘氏石本。係月峯已不信之。而近日李光映觀妙齋金石考所載。凡十五跋。與快雪本、上海本、湖州本、又互有不同。仍誤以鮮于跋爲趙跋。可見世所傳趙跋者。眞贋雜錯。非復一本矣。所憾涿鹿馮氏上石時。未能詳跋考系於後。且何以不刻薛拓五字損本於前。而僅刻趙臨本。使後人不知此帖原委。是則明季時不知考訂之過耳。實則趙十三跋。以快雪堂本爲正也。

馮氏快雪帖。刻趙臨蘭亭。而不刻其前右軍五字損本原帖。深爲失當。故不得不附著於此。此是宋吳傅朋、鮮于伯幾、所跋舊本卷也。帖後紙。吳傅朋小楷自跋云。右定武舊刻。長安薛氏所藏。余政和丁酉歲倅鄜。次年移南陽。薛氏子賥。以此贈行。建炎己酉。承乏鄉部。遭罹中之變。已失復得。錢唐吳說傅朋題。此跋亦載俞松蘭亭續考。蓋在宋時已是著名之卷矣。吳傅朋於重和元年戊戌。得此卷於長安薛氏。又重得之於建炎三年己酉。此後百八十一年。爲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趙子昂得於獨孤長老。則此前不知流轉自誰氏而歸獨孤也。趙跋之前。有朱敦儒、錢選二題。鮮于伯幾一跋。趙跋之後。有柯敬仲跋云。右定武禊帖。字字飛舞。具龍鳳之勢。與造化同功。不容贊美。蓋右軍爲書法之至。禊帖又右軍之至者。眞蹟旣入昭陵。惟定武克傳其神。惜寶藏於人間者不多。僕平生所見。不啻數十百本。眞者三本耳。李叔固丞相家所藏。趙子固本也。予家所藏。得之喬仲山氏。今觀曹世長所藏。乃故翰林承旨趙公故物也。公家藏亦數本。惟此爲眞。公寶愛終世未嘗去手。公殁後。世長以厚資購得之。此所謂三本也。若夫辨驗之法。世多有其書。故不論。特識三本之眞。與流傳之緒耳。至元二年後丙子歲十月二十六日。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書於雲客閣。又跋云。與高人勝士遊。雖日贍其容儀。聽其論議。不知其厭怠也。觀定武禊帖

亦然。竊嘗論之。藝進乎神者。蓋必以我之至精。而造彼之絕域。然後能與天地相終窮。雖畫人之於道。亦如是而已。後世不求其本。而欲以章句文字之末者。求知於人。恕乎其難矣。學書者。能知其本而求之。則庶幾進於藝矣。至元四年十有二月望。柯九思重題。又至正閒。永嘉李孝光觀。京口張經觀。徐霖拜觀。劉重慶識。江左毛敷、古燕譚祐、孫楹、晉陽周皋、同觀。廖守義拜觀。又跋正德己卯冬季十日。守初記。後卽董跋。前有徐霖篆定武蘭亭四大字。此卷閒在揚州人家。索價千金。前歲譚觀察組綬。以八百金購得之。不肯出以示人。旣而閒此卷燬於火矣。金陵錢泳。數年前嘗於揚州借此卷。手自鉤摹上石。以拓本見惠。吳柯二跋皆絕妙。帖前後悅生葫蘆印、長字印、曹永世長印、柯九思印、梁清標印、皆眞。惟帖內摹拓趣迹亦或由諸字。皆不甚合。心竊疑之。今其燼餘殘字。歸於煦齋司農。裝册來屬題。留予齋半月之久。得細翫之。其前帖僅賸殘三小片。卽九年歲會稽山陰之蘭亭字燒皆。摹賢畢至少長字下半已燒。而上半猶存。內二小橫畫非相連。乃泐勢也。山領茂林修竹左右。帶有損又燒皆。此五小半行。爲第一片。或或此或左上已燒因寄所趣舍萬殊靜躁所遇暫得於老之將至及其事遷感慨係焉俯仰之閒以以字左燒不以。此八小半行。爲第二片。時人錄異所以興懷其者亦將有感。此三小半行。爲第三片。第三片帖尾。亦將有感於斯文之後。尙存原拓墨紙小半行。上有世外元賞四字紅文方印。此後接隔水綾。上有悅生葫蘆印、蕉林祕玩印。其墨拓不甚濃。而泐蝕已甚。實是薛氏所拓五字損本。其帖。但較之趙子固落水本。則勿論。今經燒晉數處。卽其明白可見之字。亦已蝕類禿筆。所以趙跋有退筆書之語。其實非退筆書也。乃是拓在後之所致。追蠹之餘。難以問夏金之奪耳。以此揆之。則如游相所藏諸翻本。實皆宋翻宋拓。而中有鼓誤者。則南渡後所謂士大夫家刻一石。其所祖源拓。旣非處處分明。而鳩工又不肯盡心闕以待質。是以後來摹本日訛。而莫之能考也。此後吳說、朱敦儒、錢選、鮮于樞、四跋。皆燒去其半。趙跋及臨蘭亭又二跋。後柯九思二跋。亦皆燒殘不完矣。諦審此殘拓。實是定武原石。其趙臨與近日鐵摹重刻。抱內不開口。亦大矣。亦下作三點。皆由原拓不分明。難以追尋耳。惟長字內二小橫。間有似相連之白痕。則雖見落水本初無之。實是後拓。致有泐損之痕。非筆畫所有。而米元章所謂。長字中二橫相近者。又非此之謂矣。然無論定武本及褚臨本。此二橫必無相近之理。以此推之。則米所云暫字賊毫之說。恐亦未可執爲定據。附記於此。

今此趙十三跋。卷旣已燒殘矣。然未燒之前。其前徐霖篆。與李廌諸題。及董文敏跋。已爲人竊去矣。若當其在涿鹿馮氏時。全卷完好。馮氏何不全刻石以傳藝林乎。雖其原拓泐昏處。多難取影。然果使馮氏全刻此蘭帖。自必有近人摹勒所不能到處。不得不以此爲馮氏致憾耳。

按俞蕅園亭結考。載吳傳朋本。吳跋後。卽紹興甲子朱敦儒題。此後尙有戊申九月。沈虞卿題一跋。又虞卿再題一跋。紹興辛亥。范成大一跋。紹定癸巳。李心傳一跋。以上一本六跋。皆藏欣遇之孫。沈伯愚寺丞家。卽以此六跋。其最後之一跋。在宋理宗紹定六年癸巳。至趙文敏得於獨孤僧。在元武宗至大三年

庚戌。相隔七十六年。豈沈虞卿二跋。幷范石湖、李秀巖跋。皆已爲人割去耶。以沈范諸跋所評詳之。必非後拓之五字已損者。而趙跋以爲退筆書。則是後拓禿鋒之本。今其卷前帖雖已燒殘。而以殘餘存字驗之。確是後拓。鋒穎昏鈍。有類於退筆禿毫者。卽以摹字下半。尙見直束。覓不辨其變杈。有似於厚畫之一筆。卽此一字。其非北宋舊拓可見矣。則是獨孤僧賸趙時。不特沈、范、李、諸跋不存。卽其前拓本。亦非吳傳朋得自薛氏之舊也。覓是宋元閒。有人抽換薛氏原拓本。以沈、范、李、諸跋騰之而去。而趙文敏所得。是後來有以五字旣損之拓本。裝吳朱二跋於後。而趙末之詳考也。所以他日延祐了巳。趙文敏跋譚紫文本。言平生所見眞者三本。而不言及獨孤本者。蓋亦自覺其非彼三本之匹亞耳。然究是定武之五字眞本。故柯敬仲跋云。趙公平生未嘗去手。此特爾日曹世長購於趙氏。相傳珍切之語。而未嘗通徹詳核者耳。

上海潘氏蘭亭刻本考

孫雲居松江碑目云。蘭亭有子昂十六跋。後有張伯雨題。上海潘雲龍鉤入石。又孫月峯書畫跋跋云。嘗聞莫廷韓。蘭亭孰佳。曰潘沖庵方伯者佳。其帖近重摹出。五字損。然綿瓠乃類本本。又旣稱吳靜心所藏。顧又竄入獨孤帖中九跋。則損本摹搨於元時。又增出一新意矣。今驗吳靜心本。後載趙諸跋內。昔人得古刻數行一跋。刪去其後半。北齋云云。未全載入。故止云九跋也。據此月峯雲居所稱潘氏重刻本。卽今所傳吳靜心本。爲上海潘氏重勒人石者無疑也。而月峯云。旣稱吳靜心藏。則是月峯固疑其非眞靜心水也。又董文敏跋快雪堂所藏五字損本云。蘭亭趙十三跋。巨細肥瘦。了無異者。余所見乃有三本。其一爲上海潘方伯所藏。新都汪太學。以三百千購之。相傳爲眞物。及觀此卷。乃知其爲葉公之龍也。據董文敏此跋。則上海潘氏所藏。子昂跋五字損本。後又售於新都汪氏者。是今日所傳吳靜心本。重刻者之祖本也。而其本已有僞裝趙書十六跋於後。則是潘氏重勒石所自出之祖本。並非子昂所見之吳靜心本。又可知也。安岐書畫記云。世傳趙文敏有題吳靜心褉帖十七跋者。今竟無聞。相傳又有趙十三跋定武本。吳門顧維岳曾見之。云是俞紫芝所臨。今見涿鹿本。知其語誠然。安氏此條。謂其語誠然者。乃謂見此快雪所藏趙跋之定武本。乃知彼出臨寫耳。非必果謂其的出俞紫芝也。今驗潘刻所謂吳靜心本者。帖後有俞紫芝印、紫芝生印。然則顧維岳所見者。或卽潘氏售於新都汪氏之本歟。安敏蓋亦未目覩之。特舉此以形涿鹿本之爲眞耳。而云靜心本今竟無聞。此安氏愼言之也。吳靜心本。今尙存與否。吾不得而知。其俞紫芝臨本。吾今亦莫能考。而潘氏售於新都汪氏之本。董文敏謂時人相傳以爲眞者。實非吳靜心所藏本。其治平嬋平二題。則又不知何處一古本之尾。裝於此卷之後耳。蓋此潘氏所藏者。卽今僞鋒帖之後一本。特其最在前之精拓而已。又按上海縣志。載趙十八跋蘭亭。潘允端摹宋搨本。此當卽孫月峯所稱。潘方伯重摹者。其沿稱十八跋者。未加細考也。帖後有潘雲龍跋云。此卷伯父得於鄒魯之鄉。潘雲龍父允端。官四川布政使。此月峯所稱方伯也。其兄允哲。官山東副使。此潘跋所稱伯父也。月峯、香光、皆

稱潘方伯藏者。蓋此帖允哲官山東時所得。允哲卒後。歸於其弟允端。故稱潘方伯藏也。月峯成進士。在萬歷初。雲龍授中書舍人。亦在神宗時。是此帖重勒上石。出雲龍手。在萬歷年間。故月峯、香光及上海志。皆以屬之潘方伯者。以雲龍父爲主也。月峯蓋不信此卷之爲定武原刻。而曰。綱甄乃類木板。此語若指潘氏重刻本。則其時其地。相去甚近。何難驗其爲石爲木乎。此所謂綱甄類木板者。實指潘氏所得原本言之矣。今以月峯類木板之言。合諸上海志宋搨之語。又合諸董文敏、葉公龍之說。以今所見吳靜心本。詳觀其筆勢。則今日所傳僞絳帖內。第二本之蘭亭帖。是宋刻無疑。其爲潘氏所藏之原本。亦無可疑矣。孫月峯、董香光、皆已不知其所自來。而上海志稱宋搨。則其爲宋時翻刻之定武本。亦無可疑也。弇州續藝云。汪象先所藏二王小楷帖。最爲精絕。所謂祕閣續帖本也。第卷首蘭亭。是定武搨本。想從龍以前。合而成册耳。按宋時祕刻續帖。惟元祐五年。所刻祕閣續帖內有蘭亭。然亦非定武本矣。弇州此所稱定武搨本。是卽此本無疑。此又在上海潘氏所藏之前也。

愚嘗據秀水朱氏撰經義考。於前人序跋。不載歲月。使後人不得所考據。今謹審諸家所刻法帖。亦恨其不知於帖尾具詳歲月也。蓋所祖之蹟。有原本摹勒時代年月。而重摹入石者。又必詳其所得之時地。及鉤摹之年月。則寶傳古蹟者。既無自欺之弊。而留俟參考者。又得核實之憑。願同志者。共存此意爾。

蘇米齋蘭亭考卷第八

唐沙門懷仁集聖教序內用蘭亭字。

十有七年年字。褚本。

在智猶迷等句。在字。褚本。

春宮春字。定武。

同會於海會字。褚本會稽。

遵摹生於千地。拯摹有之塗炭二句。摹字。褚本。

按摹字末筆雙挺。定武與褚本同。而此所集。平頂方折。則是用褚本也。

成亨三年。成字。定武。

佛道崇盧。崇字。褚本。

按此崇字。山下三小點。定武本極分明。惟褚本左二點不可見。僅露其右一點。而懷仁所集。正與之同。山字中間一小直畫微穿下勢亦然。此眞褚本之確驗也。顧上本惟舊拓者。右點尚可見。而餘濟、秋碧、諸本。則茫乎不可識矣。不解吳江邨、梁蕉林、諸家。上石時竟不思由下〻上。無端妄至分許之餘地。是

何故耶。蓋褚臨原迹。此處或因紙敝墨澁。或因摹摹後日久磨損。（卽以懷仁所摹。遂模而治治。輒以二字水旁上點。又必經行深深字冰旁中點。摹宋拓最先之本。亦已缺失。可以相證也。）致失其左二小點。是以褚本入石時。竟與懷仁集刻相同。宋初精拓亦已如此。卽此一字。具存古本之眞。而近日懷仁聖教石搨拓昏。此等處失於深考久矣。詳具於前卷內。

法門之領袖。領字。褚本。

晉右將軍。右字。褚本。

引慈雲。引字。褚本。

無智無。無字。褚本無。

乘幽義幽。幽字。褚本。

神情凝。情字。褚本。

是以是。是字。定武褚本皆遺。

窺天迷天等句。天字。定武。

朗潤朗。朗字。褚本。

松風。風字。定武。

清華神清。清字。定武褚本皆遺。

按貞觀十九年。貞觀廿二年。及觀覽、觀自在、觀字。皆可以考證褚水。而貞觀十九年觀字。左方長撇。上穿三點。中央而下。則神龍潁井。皆不如此。至近日餘清、秋碧、海寧查氏、諸刻。則直以此撇上穿二點之中央。而三點又減爲二點。更無所據矣。

宇宙酉宇。宇字。定武褚本皆遺。

拯含類於三途類字。褚本。

游不見稱見字。褚本見以極視聽之變。

按此見字。定武與褚本。大局相同。而定武圓敏。褚本峭折。此懷仁所集。是褚本也。中間左點出力頓折。而潁非本。遂成三點之勢。此則潁本誤耳。

極空有極字。褚本。

夫以卉本無知。夫卉字。定武褚本。尋夫人之相與。

按此夫字末捺放筆而不甚放尖。神龍所摹放尖者非也。

眞教難仰。仰字。褚本齒仰一讲。

夙懷聰令。懷字。定武褚本皆同。取諸懷抱。

或者哉。或字。褚本或因寄所託。

惟人所託。託字。定武。

形潛莫覩。神測未形。形字。定武褚本皆通。

旨趣。趣字。褚本。

按趣字。定武褚本。大局相似。然中間耳內第二小畫。褚本特加重頓迴折。惟懷仁所集。是褚本也。至如近日餘清、秋碧、諸本。亦尚皆如此。而顯井本乃獨不然。則顯本之不古則矣。此與前足字條。皆足以補前卷訂顯考也。

萬里萬國。萬字。褚本。

按懷仁所集。此萬字。从頭先左邊小橫。次卽以左小直。帶起右小橫。然後作右直。是褚本萬殊字如此。推之顯井本、張金界奴本、亦皆然。顯本之重刻。及界奴本之餘清、戲鴻刻。則失之耳。此條亦與崇、羣、遷字。並可作褚本確證者也。

朱靜藏。靜字。定武本。

色不異空。不字。褚本靜藏不同。

然字。定武褚本皆通。

晉右將軍。將字。定武不知者之將軍。

隨機化物。隨字。褚本情隨事遷。

遷謝越世。遷字。褚本。

按西嶽靑城山明皇手敕。遷字實同此。褚本筆勢更上。稽之唐文皇晉祠銘。以及高麗國集唐太宗書碑。遷字亦皆與褚本合。蓋西下因其左邊一直筆略空分許。故其間長橫外出。卽可抵中間減去之一橫畫也。竟是稧帖原如此者。

民仰。仰字。褚本俄仰之間。

早悟三空之心。之字。褚本俄仰之間。

按蘭亭序內之字。古稱變勢最多。卽以懷仁所集。模傳既久。亦未可遽爲一一確指矣。茲特略舉其概。是以窺天。窺以法性。以字。定武褚本遷。以爲陳迹。

深爲鄙拙。爲字。褚本以爲陳迹。

陳迹。迹字。褚本以爲陳迹。

按迹字末筆雙杈痕。必原本如此。今褚本石刻。已不可見矣。又途間失地間字。亦卽俛仰之間字。其首一筆掠下。尤是褚本之證。而其右直雙杈之痕。則今蘭亭摹刻。亦皆不可見也。

大敎之興。興字。定武褚本皆通。不論不以之興懷。

況乎。況字。褚本。

惟人所託。人字。褚本古人云。

者哉。哉字。定武褚本皆通。

殊未覩。覩字。褚本每讲。

按覩字。褚本臣內左直作二折。懷仁集臣。右三筆作二折。此或原臨臣內中間。若有分折之意。故懷仁所集。略與褚本可以相參。究其原蹟如何。不可以臆知也。至若顯上諸本。又改右三筆爲二筆。則益失之。

昔者分形。昔字。定武褚本皆通。

心經前一筒依般若。若字。褚本。

長契神情。契字。褚本。

文字。　按懷仁所集文字。前後數見。皆末脚頓放處。帶有迴收之勢。且其體甚輕約。必非蘭亭末句文字矣。惟總將三藏要文。文字氣體開闊。或以爲卽褚本斯文文字。但三藏要文文字。氣體雖展拓。而末脚厚重之中。仍具沈頓迴收之勢。是仍非蘭亭結末文字也。若果褚臨本。末一文字。改文爲文。則此字是全帖收結處。其末脚必展放自如。乃可收住通暢之勢。斷未有結尾一筆作迴勢者也。卽此一字。知所謂蘇書家本。後來諸刻。改文作文者。皆非褚臨原蹟明矣。吾故謂神龍本。尙在褚本中爲有緒者。神龍本此末一字。仍作文也。○僞褚本回字。是用懷仁集嘉因業墮句因字無疑。則末文字。亦用聖教。而稍以意行之耳。卽此因文二字。知是後人取集聖教之意爲之也。

莫知其際。知字。褚本。

利物爲心。爲字。褚本爲寫作。

開茲後學。後字。定武褚本皆通。後之後今。

四時無形。蹔多時。時字。褚本。

沙門懷仁。幼懷貞敏。懷字。褚本所以集圖

或者哉。者字。定武褚本皆通。

斯福遐敷。斯字。褚本。

凡懷仁所集、用定武者七字、用褚本者三十七字、二本可皆通者十四字、其界在疑似者、不具著。

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書苑稱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諸宏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劇跡、成萃其中、今觀碑末云、成亨三年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侶建立、此云京城法侶、即書苑所謂都城諸釋者也、蓋唐書元奘傳、顯慶元年、高宗令左僕射于志甯、侍中許敬宗、中書令來濟、李義府、杜正倫、黃門侍郎薛元超等、共潤色元奘所定之經、此碑末列潤色、系銜無杜正倫、蓋潤色之命、始於顯慶元年、而是碑建立、在咸亨三年、又在其後十有六年、上距太宗貞觀二十二年、製序則又後二十五年矣、書苑所云、集書勒石、累年方就者、蓋撮其前後計之、所以後人題跋、有云、懷仁從文皇借得真跡者、又或云、從高宗內府借摹、是其勒石、固非一歲時所猝辦、而懷仁從唐內府借右軍書跡、亦非一日所摹也、歐陽詢卒於貞觀十五年、褚遂良卒於顯慶三年、則其時歐褚所摹蘭亭帖、或已弆藏於唐祕府、不系臨摹姓氏、直皆以爲右軍書跡、即如宋大觀帖、所收右軍蹟、亦或出於唐人鉤摹、雜廁其間、而聖教苦惟垂無諸字、已皆取用之、則定武褚本之稧帖、入於右軍蹟中、固無足疑者也、今得懷仁集碑舊本、猶足以印證蘭亭諸字、信翻日集摹之爲功匪細、以視宋後翻刻之本、豈可同語乎。

長睿又云、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絕少、然學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來皆俗也、長睿此條、後來孫退谷、頗借以爲口實、何義門嘗辨之、亦詮焉未詳也、予今既援是碑以證蘭亭、爰爲附系懷仁集字之概、略區三條於後、一曰鑒真、二曰存疑、三曰存疑鑒真者、真右軍手蹟、得借此問津也、唐世右軍書、尚有存者、其著信可資後學者、惟此而已、存疑者、亦出真蹟、而懷仁集書時、小參以己意焉、固無傷也、亦足導學者之取法爾、存疑者、則或所假內出之蹟、別出鉤摹、抑或上石時、稍參以爾時書手之勢、則東觀餘論所云院體者、或指此乎、此略應分別觀之、然而懷仁此碑、字將二千、亦非必字字皆能分指此三者耳、舉一以反三、豈求備之謂乎。

一曰鑒真、此所謂神妙無上品、如親見右軍書者、（前後凡二條、並列於此。）

一行、藏、序、

二行、彌、羲、之、

三行、四、可資以考楷法、潛、顯、（右頁之右直筆、可以參永興楷勢、唐石本所以異於五代王彥超重刻也。）

四行、潛、迷、崇、細、顯、百、（此百字可以參考樂毅論、）遵、流、

五行、騰、昔、（廣亭閣此、足以參考楷法、）分、（第二國、）跡、當、常、（第一國、）世、海、遐、

六行、色、之、被、揉、導、羣、能、所、以、空、隆、

七行、奘、之、領、（可資以參考楷法、）袖、悟、玄、四、本、足、比、其、華、能、朗、鹿、隻、對、

八行、之、妙、後、心、失、一、瘢、

九行、七、賢、（下中貝之右亦參楷勢、）一、乘、篋、

十行、要、凡、布、罪、（上四右肩參考楷法、）方、折、在、卒、更、前、濕、餘、朗、託、

十一行、高、蓋、塵、能、由、（米老蘭亭云、由字益彰其楷則、）所、徵、能、不、能、卉、無、知、

十二行、無、嗣、

十三行、寸、標、弱、益、空、謝、

十四行、春、藏、

十五行、顯、其、微、蹶、遐、極、生、茂、尋、義、幽、之、

十六行、所、所、剪、經、拯、羣、有、藏、名、道、

十七行、空、翔、雲、天、合、

十八行、被、斂、衽、朝、石、室、澤、及、置、水、嶠、之、翠、

十九行、懇、而、（六行末、十九行末、皆而字、而字即此而字也、此一字在此、蓋書內尚不止此、然六行而字、又不及此、若有偶值一遇、亦不及十、）

二十行、室、迹、巖、插、華、之、無、質、有、備、觀、十、

廿一行、凡、六、百、十、七、部、勞、久、所、

廿二行、序、照、勝、石、之、壁、風、潤、足、流、舉、

廿三行、無、寸、性、觀、

廿五行、一、苦、色、空、（色不空、空即是、）是、不、（不滅、）不、（不淨、）色、（無色、）

廿六行、耳、亦、死、道、離、

廿七行、大、（大神等、）等、經、

右略摘二百七字、（就所見宋拓諸本摘出、餘亦間有、然遺徵處之處、或尚不盡此、）此眞所謂右軍劇蹟、雖亦不無懷仁摹寫時、偶差於原蹟之什一處、要之後來所摹刻蘭亭內無此形神俱肖者矣、即以作山陰原蹟觀之、即以作趙孟頫所藏落水本、趙松雪所藏獨孤本妙蹟觀之、豈爲過乎。

懷仁集書、暇日又精審得真者六十五字、以此爲上、蘭山陰遺意、豈求備哉。

三行蓋字、筆筆沈厚、自然渾圓逸、後二蓋字、輕逸全失其筆意。

四是行楷、筆筆圓渾、其六行四字、末橫微傷隔遠。

三行四行二潛字俱好自以前一個更好而前一字之中橫微過於縮偏向裏後一字之下日又微覺過於偏外此則出于集書者之手當細參之

四行迷字自較八行迷字更好者收束之末捺住處微有迴捲內向之意此所以爲無往不收也其八行迷字末住處則竟直住耳

三行陰字在此一行中凡三見微覺中間苞乎下一字右半內三小橫之第三小橫過涉長出半忽許卽其左下之上一折亦微不及第三個處乎上一字之左下也前後二陰字皆右軍極筆而第三尤勝

四行舉字上右末直之內仍有捲入紫裏一小筆惟宋拓精本尚可想見再以後第廿二行明舉舉字證之其後一字之下字過肥不及此得中也而上右末直內一筆則可資互證耳

弥字此竟是神書純以神行細勁如古篆

細之細字左字糸旁與弥左弓旁皆似省去一折而神理弥厚此之字相連亦見得勢

四行末流字後有數流字皆不及此

五行凡與弥同勢此皆行艸上追古篆此與十行凡六百凡字同妙

五行皎字左日內之趯起太過向上者正以爲右半圓垂而下之地也此後廿一行皎字不及此

昔字蘭亭眞本也微覺中間牽下一絲尚似嫌過巖乎然此正存其眞意此是定武非褚本

分形分跡二分字皆得勢下一字更妙

跡字左畫末橫住處與右亦下內點皆以著重似極不相讓而反更圓粲沖和藏棄儿之眞意

五行化字圓逸最爲得之勝於三行廿行兩化物之化遠矣至十六行妙化化字能用方折極精彩而尚不及此五行化字也合此五行十六行兩化字參測之右軍當日原體左旁立人之直下微帶渴勢也

當當二字相連皆妙極上田末肩與下巾左趨皆若急趨勢而逾圓密也

晦字左日中點略帶而下用橫收右則神鋒重按作起中橫圓起右邊左一筆圓垂而右大彎圓束束尖含蓄迴褱此一字百法具備衆儿神來

六行色字勝於後諸色字

六行率字與十六行拯率有之率字並蘭亭與踏也羊內第二橫後者微嫌放出則似三橫相齊非其勢矣以此驗之似龍勝於後邪然皆當借以仰窺眞蹟耳此乃是褚本而非定武

六行或習俗而而字卽後第十九行臧而而字惟以石墨漸漬不及十九行而字遠矣十九行臧而而字

精腴自爲第一

七行悟字龍跳虎臥之勢具矣

七行水月水字與八行八水水字十八行阿耨達水同皆得勢而結法不同皆可以窺山陰行艸法也

均視十行愛水水字爲勝

七行正法之之字中有頓蓄末留渴勢在長體數之字之上最爲見眞其後第十五行廷之之字末腳亦有渴勢卽此一字也而中間緩筆不及此得勢矣

思欲欲字左右頓伏得勢

十行凡六百凡字與前第五行凡字同勢而多一筆更見變化罪字上右肩見山陰開歐體之意

篠字處處凝秀筆筆章法此後廿一行長篠篠字不及此

昏字與後第十九行昏同而上半左直此爲勝下日之左小直後爲勝故兩存之

十一行業字上屮之右大鍼所以曳垂而下者正爲中世之左直回帶捲下橫而右裹也六朝以來至於初唐皆然此後第十八行貝葉葉字視此則上艸下本皆微近於散矣

非字此非字視後第十五行非智非字第廿一行自非非字皆遠勝矣右三折猶想見眞意

十一行質字勝於後第二十行無質質字

十四行春字亦定武稷帖也其末捺是放非縮此春字在後第十七行春林春字之上

十五行括字不但前十三行拙字後廿三行撫字勢近散而俗不足信也卽十行愛水水字亦作勢太散皆不敢信爲右軍只此括字看似近於疎闊而其實神力迴斡必山陰眞迹如此

十五行尊字惟大觀眞石水追尊字頗近之而不及此神氣完足

十六行所數所字此與廿一行所謂所字並在通篇前後諸所字上

十六行之纏纏字在後第廿二行大纏纏字之上

十九行懇而昏之炬与字中間長彎圓逸是其性情而以首尾二筆爲其關鍵

夙字金神完足中間似偏右者乃正其章法也

齠齔二字皆結束得勢

二十行備十九年十字

廿一行七部引三字皆得筆得勢此引字吾不欲傅合定武本及褚本也

廿一行久字雖非艸勢然卻可以正十七帖摹本之失

廿一行所謂所字

廿二行照字左日內趯起之筆與前晓字同勢亦以右大鍼之曳相應也後第廿五行照見照字此右筆長曳之太過輕逸而下三橫點之收束不能放長亦其迴斡之必然者

石之二字此石字與前石室石字本同特此石墨較清楚耳之字則通幅緊鍊之勢皆月筆墨相調無論於此者矣

廿五行虔一切苦苦字。卽大觀刻建安帖。無由言苦苦字。此與大觀其本。可以互證。大觀刻下左直。雖自上一綫築來。而右直之起處。貼上重頓。又其末收小橫畫之末脚。微帶縮迴之勢。皆懷仁集字所未及。何也。然此字實山陰原蹟如此。

廿六行耳字。內帶改筆。是原蹟如此。亦可抵淳化大觀諸刻。

舌字雖亦原蹟。然吾所以取前括字者。正恐此舌字。從彼右字來。決非括字從此增才也。

乃至無老死。乃字是山陰法力。

死字。亦無老死盡句。死字勝前。

廿六行遠離二字。遠字較勝前數遠字。不惟與離字相連得勢也。離右四橫。其末一橫另收。亦是結法不苟。

廿七行無等等呪。上一等字。極轉折迴合之勢。曰字深穩。

二曰存菩。

藏字五見。

一行趙內藏字。末點長下。

九行藏字。末點長下同。似以此前二藏字爲正。

十行藏字。末點輕微。末鉤筆稍短。

十四行藏字。末點斜注向內。末鉤筆亦稍短。

三十行藏字。末點不甚長。末鉤筆亦不甚長。內臣稍寬。

序字四見。

一行趙內序字。左長撇一筆圓直。

十三行序字。左長撇一筆。上直下彎。

廿二行序字。左長撇一筆略同二行。而末趨稍斂。

廿三行序字亦略同。而末趨益縱。

福字五見。

二行福字。田內上下畫半欹向右。

四行福字。田內土正。而微向右。

十行福字。田內土正。而直畫仍欹向右。

廿一行上一福字。田內土正。而直畫尙似微欹向右。其後一福字。田內極正四勻。

顯字六見。

三行前半顯字。頁右直筆沖和。是永興楷書右肩之勢。

此行末顯字。頁右直筆。較似過圓稍下。

十五行顯字。右直與三行前一顯字相埒。而下小撇脚作方棱。

十五行末顯字。右直肩方。亦是永興楷右肩勢。而下小撇脚作方棱。

十九行顯字。右直亦相埒。而下小撇脚與末點。皆作方棱。

廿一行顯字。右直亦相近。而稍輕約。

潛字再見。

三行潛字。右上二天。其左氵之末趨起。今拓已泐不可辨。右天之末。只作一筆。而其下半日字。與中橫略有連帶意。

四行潛字。右上二氵。其左氵之末不趨起。右天之末作二筆。而其下字日字另起。不與上橫相連帶。卽此二潛字。同在一頁之近。又皆形神具肖。而用筆不同已如此。

化字四見。

三行化字末折筆方。

五行化字末折筆圓。以此爲正。

十六行化字末折筆方。

二十行化字末折筆方。而更寬闊。

端字三見。

三行端字。立旁中間。連筆作直下。一筆而首末微有輕重。

□行端字。立旁中間直下處。作二層。

十行端字。立旁中間作直下。一筆無輕重之別。大約右軍原迹。作直下與作二層。二義皆可相參。而懷仁摹入時。前後各取其一勢。不自照顧耳。

苞字再見。

三行苞字。工下一小橫極輕。而末鉤另起。

七行苞字。工下一小橫甚長。而末鉤貼緊。

羣字再見。

六行羣字。羊上右小撇。恰際上口末橫之右住處。

十六行羣字。羊上右小撇。正頂上口中間。其口末楷右。尙留半分許。

此二羣字。皆末直作雙杈勢。可謂肖形惟謹矣。然而前羣末尾兩開。後羣末尾貼合。近今石泐。則雙杈勢

皆不可見矣。得不頭表出之。○蘭亭羣腳一筆直下。中具雙杈也。懷仁所集。則作二層落筆復下矣。唐初集字摹出者。何以踈至於此。其時距馮、湯、諸人。尚未遠耳。

凝字三見。

七行末凝字。末捺帶圓。稍輕逸。

十八行末凝字。末捺直放。清勁不圓。似近歐陽率更勢。

十九行末凝字。末捺圓渾。近顏法。

雖字四見。

十行雖字。右下禾直穿上。

十六行雖字。右下禾直。微有上穿意耳。而上橫勢特重。廿一行雖字。右下禾直亦微似欲上穿。而其意甚輕。上橫與中橫。卻有連帶勢。是以上橫稍輕。

廿三行雖字。下禾之上二畫皆輕。其禾中直上穿處又更輕。覺似不穿出者。今按果此雖字。出於右軍原蹟如此。則是秦下禾頂一撇。右軍已改寫作橫乎。

蓋字三見。

三行蓋字。筆筆沉厚。

十五行蓋字。下皿右肩。轉下一筆最輕。

十七行蓋字。筆筆輕逸。

此三蓋字。實出一手。而行筆重輕濃淡。迥若二手。

其最顯易見者。則莫若聲字再見。

廿二行聲字。殳門下一小橫。卽連下作轉。非口字也。

廿六行聲字。殳既成口字。下乃又起手。視前一聲字。內多一折。今石渤後之拓本。則廿六行聲字。此處不分明矣。惟宋拓乃見其實多一折。且後一聲字。行筆稍縱。結構亦散。同一懷仁集字。未有若此之前後歧出者。則全篇諸字。非皆出依樣鉤塡可知矣。惟羣字。尚必逕依末腳雙杈。是其集書與習書不同。原欲字字依樣得眞也。但爾日何不每於重見之字。皆止用一字鉤塡。不加另紙重寫。倖遇朱鐫入之爲畢肖乎。似揣其意。欲避千字一同之板實。以見其集字廣多。故若蓋字三見。重輕濃淡。前後迥殊。遂想直觀閒。鐫承素摹搨閣亭。恐未必如此。然而又有說焉。懷仁所集。弟八行閒字。二十行逝字。皆用蘭亭字也。而閒字右直。逝字末捺。皆具遒內變杈之痕。而今所見定武本、褚臨本。皆不然也。昔人有謂懷仁實依右軍原蹟。非其自運。若果其自運。則在唐時。何以懷仁書名。不克與虞、歐、褚、薛並稱乎。然而馮、湯、趙、葛、諸人。亦未嘗以書名。與虞、歐、褚、薛並稱也。安必其無自運之字。入其中耶。且以昔人所評。定武本歐臨爲最肖。而褚臨

不必皆肖。然而懷集仁右軍書。則取褚本多於定武。是又何也。愚所以先列其最合原蹟之二百餘字。著於前。以見千古學人。仰窺山陰矩臬。惟賴此帖之存。而蘭亭諸本。恐皆未必一一悉能逗其原蹟。是則學者。當皆重懷仁。此帖一髮千鈞之緊。正不當過於蘭亭矣。愚豈敢創爲此異論。蓋蘭亭極神妙無上之品。皆是家附珠而人和璧也。宋若懷仁此帖之實有微信耳。

其水旁流字。除上點另起。下二點作連筆者。此不計外。其有行筆近轉勢。從上一點。直瀉作一長垂者。如莊經流施。道名流髮。諸流字。其左水旁。自頂直瀉而下。細瀑直垂一線之時。則於中間另加重頓一點。以見其是水旁。此亦是以禮轉訣所謂空挑耶。是皆者。其來有自。所以必須中間安插此一點。以見結法也。又有直線下垂、雖不甚長、而中點實亦插入頓放者。除法流句。避下流字外。其餘若法門、正法、法網、法雨、法師之類。皆左水勢略短。而中點插入悉同。且匪直此水旁爲然也。至若德字是雙人旁。而亦有行筆如此者。如民仰德。而知遵德字。亦是左邊垂一線之中間。插入頓放一點。而如德被黔黎句。乃於左筆自上直垂一線之中間。另加橫插一小撇。以見其是雙人旁字等。皆必宋拓最精之本。乃能勞慮見之。卽宋拓稍後之本。已不可概見矣。再合以治字上點。深字中點。及傳字右上內小橫。男字上田內直之不可見。因此推之。則崇字山下。惟辨右邊一橫點。而其左之二小點。雖宋拓亦不見者。此實是石皮剝淺莫辨之所致。而其褚臨它本。何以致皆左二小點。亦不見者。則其故莫由一一等悉之矣。嗟夫。右軍書法。一小技耳。何況經傳潛習傳說之處。有莫可追析者。使人仰歎。何從究之。○水旁長垂之線。中插一點。此或原蹟有之。若雙人旁長垂一線。中加插一小撇。則未知果出右軍否。所以此條置諸存疑之內。

又若八行砂字石旁。九行奇字下口。此二口左肩。變方折爲圓轉。此或右軍原蹟如此。未可知也。至若曠字日旁右肩。既是方折。而廣下田肩。忽變圓轉。似不相貫矣。右軍父名曠。此字必非右軍書也。

古稱蘭亭之字。變勢最多。然宋若懷仁所集之字。變勢尤多也。約區論之。略有四種。早悟三空之心之字。惜勢也。法門之領袖之字。行書長體也。此二種皆本蘭亭矣。金石之聲之字。則三重緊鍊。最爲遒勁。四忽之行之字。則末筆加重矣。詳究四勢中。惟末筆加重者。此必其原蹟章法所到。欲以此之字末筆。收束上勢。則此末筆。非專收本體也。懷仁乃概從一視乎。後來淳效望教之字。能極其變者。惟范處士阿育王寺常住田碑也。

慧字中左乙。下筆斜注之末勢。與心起點上尖相混。濟字濟左一筆斜注之末勢。與水旁長挑上尖相混。此則勒石時。或未及通徹整理。而歲久磨泐。後更無從於拓本整其不齊者矣。

雲字前後數見。皆大局相似。惟十一行雲字。上平右肩較太近裏一分。況有下露字右肩相形。更覺近裏矣。此亦集書上石時。未及通徹整理所致。

十七行慧字。雖一氣絲聯而下。尚有中間略用凝頓之意。十九行慧字。則絲絲直下。更無頓挫矣。卽此二

慧字形質同，而前後迥殊，則豈必如七行十三行兩慧字之絲析，始疑其非出右軍哉。若懷仁集字，皆似善前所舉二百許字，則直是梁几猶存，更何宋代閣帖之足言耶。所以善學者于此碑，正不當一概通論，遂謂行世之蘭亭，必皆出此碑之上耳。

三曰存疑。

三行。者。而。（蔡甲陰陽，而易謂句。陽。陰陽盛乎天地句。此下蔡太沖，必有失。）

六行。難。（眞敎難卿。）

七行。神。（神淵未形慮。）

九行。仰。（驗奇卿異門。妙門。）

十一行。桂。（桂質。木。）

十三行。躍。來。慮。稱。

十六行。應。（此應應身鍾。）梵。交。

十七行。寶。野。

十八行。拱。梵。樹。（句。由太學必有失。）

十九行。降。方。夷。館。

二十行。中。（中華。河。雖。下半只上半勢不相應。）更。（末直過遊向釋外必有失。）

廿一行。於。我。皇。固。

廿二行。輙。添。

廿三行。拙。（師。此師字直不成字。似是原作文內。空此一格，其後諸釋子相爲之。）

右略舉三十九字，薄弱板俗者，其實尚不止此。此無怪昔人有院體之目也。抑後半二十二年八月三日以後，尚有字無他失，而結體視前過於鬆闊，所以摹字與前順異，包字與色相混，或恐此後數行，別一手所集歟。不應懷仁於末後精力疎懈如此，所以與其全帖，啓後人院體之譏。不若前所擇出二百許字，尚得想見由陰用筆之祕，豈部見過爲別擇乎。

蘇米齋蘭亭考八卷，國朝翁方綱撰。案先生仕履，已見前。自姜夔撰禊帖偏旁考，桑世昌撰蘭亭考，俞松撰蘭亭續考，言禊帖者宗焉。先生復撰此書，王蘭泉淵褐山房詩話，稱其精心續學，剖析毫芒，幾欲覩人面上之洵不誣也。又稱先生嘗初學顏平原，繼學歐陽率更，隸法更晚韓勑諸碑，然一生心力所注，在禊帖。故復初齋文集，有跋齋原曹侍郎所收趙子固落水蘭亭卷二後一首，跋國學蘭亭一首，跋褚臨蘭亭王文惠本一首，跋蘭亭領字从山本二首，跋張笠城所得玉枕蘭亭石一首，跋慈溪姜氏蘭亭一首，自跋審正萬松山房縮本蘭亭一首，今復讀此書，益知其生平服習幽極微，即論古法，於本朝亦當高據一座，有由然也。年八十餘，猶能以楷筆，寫得其摹本，藏之洵可寶也。咸豐癸丑展上巳日，南海伍崇曜一揭。寸紙，臨縮本蘭亭，精神煥發，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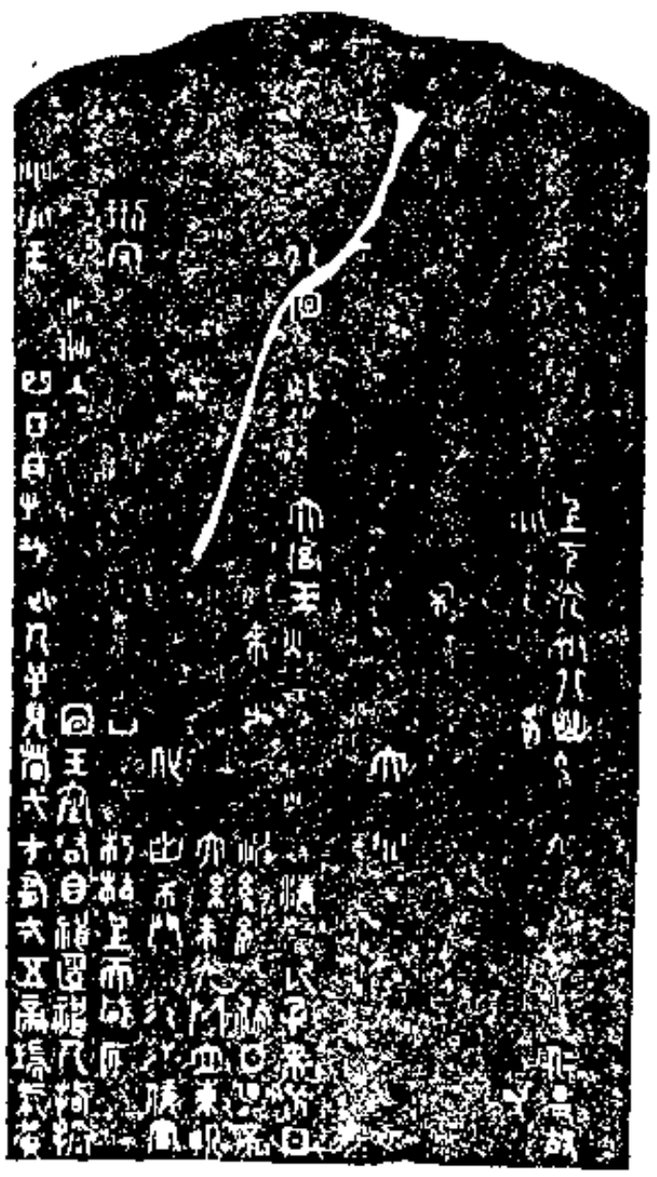
國山碑攷

吳騫編

序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所立、在今常州荆溪縣西南五十里、其文始著錄於雲麓漫鈔、厥後吳人盧公武攷之加詳焉、沈敕荆溪外紀及唐鶴徵常州府志亦備載之、然俱不能無譌誤、且其文字可讀者尚多、而率皆遺脫、蓋由地處僻、人罕至其下、但得椎拓本摹之、故不能以細辨也、海寧吳槎客、客游宜興、好古搜奇、不憚危阻、嘗再三過焉、於其文之磨滅者、咸得審其界畛、一一而指數之、合其有文者、共得四十一行、凡千有餘言、與趙氏金石錄所紀、數略相等、他皆不及也、於是爲之圖說、爲之釋文、爲之考核辨正、并薈萃古今人題詠及古牘之與是山鄰近者、咸裒爲一編、名曰國山碑攷、余觀其首辨陳壽吳志之誤曰、是碑乃因天册元年、海鹽六里山得石璽、而改元天璽、非以臨平得石刻而改當年之元也、又辨周孝侯未嘗預封禪之事、引史能之、周益公等書爲正、其言鑿鑿有證據、類如是、皓所立碑、又有所謂天發神讖者、今度江寧學宮、康熙間、祥符周雪客嘗爲之攷矣、其碑在通都大邑、人得見者多、而是碑久隱翳於榛莽荒豹之區、微槎客之天機清妙、興寄高遠者、爲之一抉其祕、卽今何由得見、以證昔人所紀之誤哉、雪客所爲攷、秀水朱錫鬯爲之序、今槎客之書、實遠勝於雪客、本不待余言、而余之視前輩復不遠遠甚、聊因相厚之意、遂爲之引其端、寧足爲是書增重哉、乾隆辛丑三月東里盧文弨、

國山碑東面凡一十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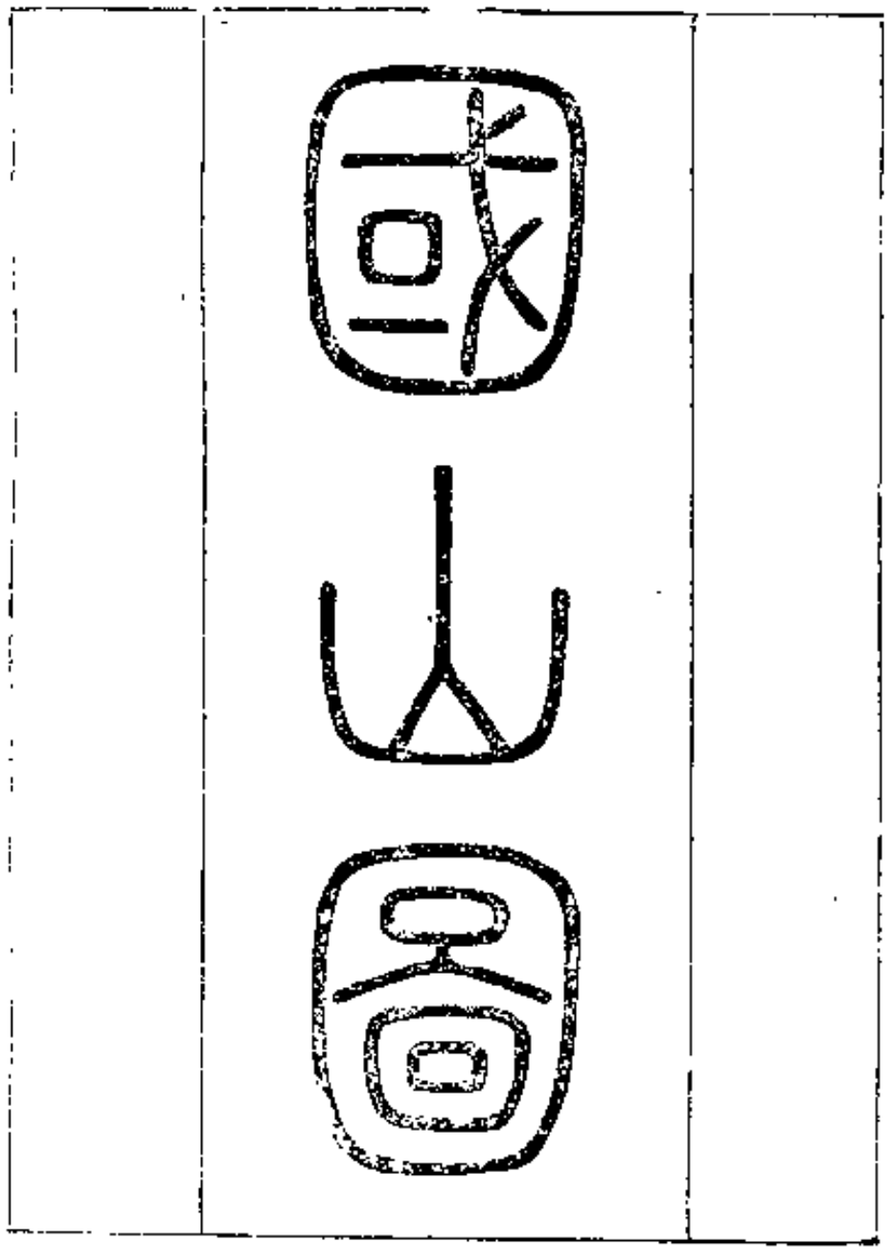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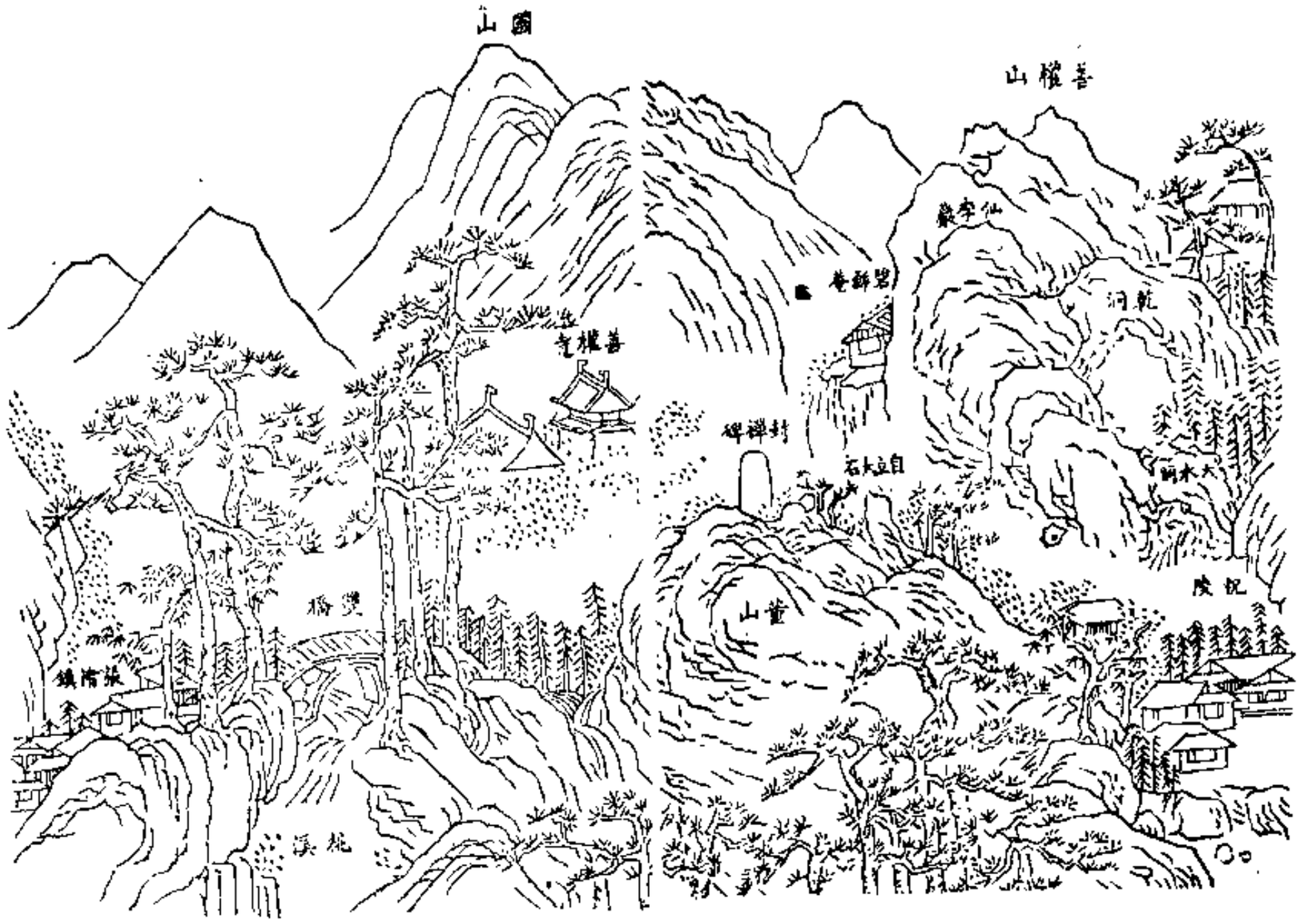
南面凡九行

西面凡一十四行

北面凡六行右四行左二行文不可辨通計文四十一行書人名銜及刻工姓名二行

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微圜而橢東西二西廣南北狹四之一字徑二寸文起東北而南南西訖于西北凡千餘言碑首上銳而微窪石色紺碧風雨剝蝕東與北二面文字尤多沒滅南西下方石碎脫去十餘字而西西上截泐紋尤深更歷歲月當折一角矣





圖說

荆南之巨障厥惟國山危巒隱曜欱澗懷煙眺覽周數百里下撫君章龍岳之儔遠峙近簇直几案間物爾山勢曲趨而南一峯當其前曰善權善權之陽有層巖疎逼窮半昔人顏曰仙李下覆石室是爲乾洞之口洞穹窿若廈屋中空可容千人坐有玉柱亭亭窈然深黝非束蘊不能窮也其下爲大水洞俯視若累榭飛厓峭崒崒壁無增惟南一逕梯空可下洞口稍陿于乾洞而怪石森竦鍾乳四垂復有仙田丹竈諸奇前臨澄潭深不見底納諸澗之涎合流入洞直貫山腹而出于小水洞滔滔澎湃聲作震雷曲從善權寺傍經松逕而南出祝陵以合于章溪之流善權寺在小水洞南其中古迹皆燬于火寺後爲碧鮮巖巖左石臺荒蘚凝漬疑卽碧鮮庵之故阯巨刻猶存里俗承傳以爲祝英臺洗妝所矣林水翳薈至爲奠絕攀嶺而登道善權之背俯見平山迤邐迴環綿亙于雙橋之滸是曰董山則封禪碑存焉又東百武一童阜出沒雲松間宛蒼兕之蹲當卽吳志所云大石自立者山之人謂石常有神犯之不祥故得免斤斧之伐昔時既封國山而碑乃樹于董山之表者殆以大石自立在此山也彼其昏乖侈妄固不足言而斯迹今經千七百年而無毀豈果山之靈有以嘿爲之相與故予既作碑攷復檃括爲圖系之以說冀與好古之君子共訂之焉

國山碑釋文

□□□□□□□□□□□□□□□□□□□□□□□□□

右第一行凡雲麓漫鈔及荆溪外紀所闕之字並作□其二書所有而今碑文漫滅莫辨者於字外作□以別之後放此

□□□□□□□□□□□□□□□□□□□□□□□□□

右第二行

□□□□□□□□□□□□□□□□□□□□□□□□□

右第三行

□之□□□子茲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蟃飛蝡動無不歸仁是故

右第四行漫鈔載碑文從之字起云前闕廿六字蓋以第三

五十二冊

行為第一行也說見後

□□□□□□□□□□略□□□□□□□□□□□上尊□

右第五行

□□□□□□□□□□□□□□□□□□□靡不遑假民用

右第六行外紀自民用字起

不犯於是□□□□□□丞相沈□□□□□□□□□□巫禮

右第七行不犯漫鈔作丕作外紀作不犯於是□下漫鈔作臣丞相沈兼太常虞奉迎凡十字外紀作於是臣丞相沈臣以下闕六十三字並誤今據碑文移正三字餘七字莫可辨者闕之

備禮尊敬□□□□□□□□□□□□大□□□□□□宮□

右第八行儀俗本漫鈔作義

□□□□□□□□□□□□□□□□□□□□□□□□□

右第九行

所瑞□明個於此遂基大宮玉燭□□□潔□清爲民子來不日

右第十行於此漫鈔作西巡萬外紀作庶

□□□□□□延頸跂足挈王來庭柔服百神經緯感務日夬不

右第十一行延頸跂足外紀作頑踦乃止庭外紀作款百神漫鈔作以仁

暇□圖以瑞為異宥寡恩感遠被敷迪遐邇大猷未光日立東觀

6A

右第十二行暇外紀作食根外紀作數數世陵遲外紀作頻
十陵道縣未光紀作啓朱光
□紀寶言建設墳典采詢微閒寵神極化無幽不闡舉逸遠佞寬
右第十三行設漫鈔作論窮神極化外紀作實感神化
罪宥刑守道尚功嘉善矜勇哀賤愍凶□□朽枯上天感應□□
右第十四行守漫鈔作尊外紀作惡並誤
□□□踐阼初升特發神夢麟受籙圖玉璽啓自神匱神人指授
右第十五行□□踐阼初升外紀作箕宿降祉利丰膺受籙
圖外紀作靈璽鎮國
金冊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星見者式十有式五帝瑞氣黃
右第十六行青玉符外紀作有玉簡抱戴外紀作明明帝外
紀作天
旗紫蓋覆擁宮闕顯著斗牛者式十有九麟鳳龜龍銜圖負書卅
右第十七行擁漫鈔作被外紀作擁下注雍同斗牛漫鈔外
紀作牛斗並誤凡廿卅字漫鈔俱譌爲二十三十茲悉正之
有九有猊白虎丹鸞彩□鳳廿有二白鹿白麞白鹿白兎卅有二
右第十八行猊漫鈔作蛇外紀作蜺虎外紀作兕丹鸞彩□
鳳漫鈔作丹鸞彩鳳魚鳥外紀作丹角黑□□鹿漫鈔作虎
麞漫鈔作麞外紀作麞下注力丁切大羊也鹿外紀作麁兎
外紀作鹿誤

白雉白烏白鵲白鳩式十有九赤烏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
右第十九行燕漫鈔作鸞誤
泰神魚吐書白鯉騰船者二靈系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
右第二十行泰漫鈔外紀作七並誤魚外紀作虎蠶外紀作
絮誤
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軌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
右第二十一行道流離俗本漫鈔作拱璧琉璃誤按宋書符
瑞志曰璧流離王者不隱過則至
卅有六大貝餘蚳餘泉表王有五大寶神璧水青瑴璧卅有八玉
右第二十二行餘蚳餘泉俗本漫鈔作餘眡餘孕小山堂本
作餘眡餘泉外紀作餘□榦泉按爾雅說貝曰餘蚳黃白文
餘泉白黃文蚳又作貺瑴璧漫鈔脫璧字
璽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璧覆祝神鵲卅有六石室山石闕
右第二十三行燕外紀作兕鳩外紀作蜩者字外紀闕闕俗
本漫鈔作門誤
石印封啓九州吉發顯天讖彰石鏡光者式十有式神口頌歌廟
右第二十四行封啓俗本漫鈔作封石按晉書五行志曰吳
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啓天下太平九州吉發
顯俗本漫鈔作羊□□石□□外紀作九州吉發顯碑文惟
九州二字略可辨式十有式俗本漫鈔作式十有七誤

靈□示者三綴民推紀湖澤闓通應讖合諸者五神貪神僮靈母

右第二十五行闓漫鈔作門靈母漫鈔作雲母並誤

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餘靈夢啓讖神人授書著驗□□者十祕

右第二十六行神女外紀作靈女誤

記讖文玉板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玉琯玉瑱

右第二十七行記外紀作略讖外紀闕德漫鈔作莫三字漫鈔闕人俗本漫鈔作璽小山堂本作刀並誤采外紀作彩明漫鈔作光誤

玉玦玉鉤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盌玉盤玉器清絜光

右第二十八行玦俗本漫鈔作瑗小山堂本作瑗外紀作玦按宋符瑞志曰漢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吏舍夜壁下有青氣得玉鉤玦今此下連玉鉤而字不可辨故且從外紀絜漫鈔外紀作潔並誤

服者九□子河伯子胥王□寶言天平堅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

右第二十九行□外紀作別江南通志作剛□漫鈔云闕外紀作靈寶小山堂本漫鈔作宣天一閣舊拓本作宣即宣字

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甄賢啓徵發靈與運會者二其餘飛

右第三十行微俗本漫鈔作徵小山堂本作微外紀作徵事外紀作若與漫鈔作興誤案以徵作徵蓋書者之誤

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覩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

右第三十一行殊漫鈔作殊外紀作銖下注殊同

而教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

右第三十二行陬訾之口俗本漫鈔及海鹽縣圖經日知錄作陬訾之舍並誤按爾雅釋天作娵觜之口左傳襄三十年作娵訾之口今碑文四字皆明白可辨翁方綱曰歲正月孟陬作陬字从阝十二次娵訾娵字从女此碑以娵爲陬蓋猶沿漢碑假借之習

乎所徂實惟茲歲帝出虛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眞

右第三十三行周漫鈔作因誤

□帝玉質青質觀理洞徹對受祗逕夙夜惟寅大德宜報大命

右第三十四行觀漫鈔作解外紀作觀今碑泐闕半字逕小山堂漫鈔作遂外紀作悚夫外紀誤而孫星衍曰逕當作懲創懲字懲悚義同

穹彰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

右第三十五行彰外紀作欽

興用彰明命於是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偕

右第三十六行用漫鈔作實

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僕射晃昌國史瑩敦等

右第三十七行

僉以爲天道元嘿以瑞表眞今眾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

右第三十八行僉外紀作亦嘿外紀作曠三漫鈔作四浮俗

本漫鈔作薄下二字並誤

海慕化九垓八埏网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

右第三十九行慕化外紀作□川

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

右第四十行

喁之望焉

右第四十一行外紀無焉字按漫鈔載碑文凡三十九行通

計之止九百餘字蓋趙氏僅就碑之東北邊行讀起不知正

北一面左方尚有二行文雖不能讀而筆跡尚未全泯總而

計之共得千餘言正與金石錄之數相符若盧熊沈敕牛運

震諸家所紀行數多寡益參錯不足憑矣

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

右第四十二行立俗本漫鈔及周在浚天發神識碑文攷作

邱並誤立信中郎將雖不見於三國志及續漢書百官志等

書觀元劉大彬茅山志云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

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中遷立節中郎

將吳九眞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蓋皆其類也臣俗本漫鈔

在將字下偏右建俗本漫鈔及天發神識碑攷作健並誤書

字漫鈔闕

刻工殷正何赦

右第四十三行漫鈔不載

國山碑考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塞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背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吳志、

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同上

案吳志所紀。合之碑文。頗多疑義。志於臨平湖得石函。改年大赦下。歷陽山石成字。又云改年大赦。兩言改元。蓋上所云乃改本年爲天璽元年。下所云明年改元。則改次年爲天紀元年也。據碑、旃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曰□眞□帝。以柔兆涒灘之歲。改元天璽。是以海鹽六里山得石璽。在天册元年。而改次年爲天璽元年。非因臨平石函而改本年爲天璽元年。臨平湖事。碑中故有之。第言湖澤闊通。却未因之以改年也。兼司徒董朝。碑作大司空。兼太常周處五字。疑亦羨文。蓋當日實祇遣董朝一人至陽羨封禪國山。觀碑後列諸臣名。而處獨不預可見。處素剛正。必不肯此以阿其主、

既見汎舟錄、毘陵志、等其說多同。至歷陽爲歷陵之誤。則胡身之注通鑑已辨之。又華覈、志謂天册元年免官。而碑猶列其名。亦不可解。予非好據碑以疑史。欲俟攷古者論定之耳。

吳孫晧陽羨封禪碑曰。神魚吐書、白鯉膽船者二。靈翼神龜、彌被原野者三。後漢祭祀志注

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輿地志云。本名離里。里疑作壘。山。山有九岑相連。一名升山。吳五鳳二年。其山有大石

自立。高九尺三寸。大十三圍三寸。歸命侯又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爲中岳。改名國山。明年。改元爲天紀。大赦。以叶石文。石今見存。陳暄國山記云。土人掘傳碣下埋金函玉璧銀龍銅馬之處。孫皓疑有王氣。故以此物鎮之。山東北有兩頂石洞。土人呼爲石室。周幽王二十四年忽開。可容千人。又有石柱。呼爲玉柱。其山名九斗。以有九峯斗峻四面。水流注章溪。樂史太平寰宇記。

案周幽王在位十一年。爲西戎所殺。此云二十四年。疑誤。

右吳國山碑者。孫皓天册元年禪於國山。改元天璽。因紀其所獲瑞物。刊石於山陰。是歲、晉咸寧元年。後五年。晉遂滅吳。以皓昏虐。其國將亡。而衆瑞並出。不可勝數。後世之言符瑞者。可以鑒矣。無寧元年中元後一日書。歐陽修集古錄跋尾。

案天册元年疑是天册二年之譌。攷通鑑。天册二年七月。始改爲天璽元年。若墨池編直以碑爲天册元年立。則更無據。

吳國山碑。天册元年立。朱長文墨池編。

右吳封禪國山碑。其前敍孫皓卽位以後郡國祥瑞。凡千餘言。其後云。乃以沼灘之歲。欽若昊天。案碑作上天。蓋吳皓相同故當通之。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又云。丞相沈、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等。以爲今衆瑞畢至。三炎納貢。九垓八埏。無不碑作罔不。被澤。率按典謨。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按、皓以丙申歲改元天璽。碑言沼灘之歲是也。皓淫虐無道。人神憤嫉。而羣臣方稱述符瑞。證頌功德。蓋刻石後四年。遂爲晉所俘矣。趙明誠金石錄。

吳禪國山碑陰。未詳所在。鄭樵通志金石略。

案國山碑圖若米囷。未嘗有陰。鄭說誤。

說文。泰。象形。如水滴而下。賈山云。泰塗其外是也。而漆桼絲紵椅桐梓漆之類。經傳已多借用。至今反以漆爲古字。漆沮之漆。卻有省其水者。韓勑碑書漆作漆。此云重五十來斤者。隸法小變。而借用作七也。吳天璽年國山碑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泰。唐寰談司刑寺佛跡碑云。長安武靈漆匿。夫豈無據乎。惟北齊文宣以七爲漆。而誅上黨王渙。則寃哉虐也。數日有壹貳。至於玖拾。莫非假借。鄙俗無他訓。若仿古而用漆。豈不謂勝。洪遵隸續。

乙酉。早。自善權寺肩輿二三里。至蕈山。按三國志、金陵寶錄、孫皓因國山有石自立。遣司空三國志作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禪刻石。埋銀龍銅馬于下。俗呼圜碑山。高數十丈。與徐宗榮杖同登。碑字三面可辨。惟東向皆剝裂模糊。蓋無屋以芘之也。俗呼蕈山。謂蕈朝也。碑詞載所遣官姓名。而無周處。史氏誤矣。周必大泛舟錄。

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爲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改明年爲天紀。卽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曰爲圜碑。以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訪得衞拓。以今文寫之。碑中大概言符瑞。初無可取。姑備錄之。以見皓之亡有自矣。趙彥衛雲麓漫鈔。

案漫鈔與荆溪外紀。所載碑文。均不免訛舛。故皆不錄。其二書互異處。別著釋文之後。蓋不復贅。

陽羨山封禪碑。雲麓漫鈔云。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曰石室。郡表爲瑞。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大赦。改明年爲天紀。卽前所云水洞是也。山後有封禪碑。土人目曰圜碑。以其石圓八出如米廩云。字畫奇古。歲久多磨滅。王象之輿地碑目。

吳國山碑。集古錄云。不著撰人名。蘇建篆。歸命侯天册元年得玉璽。刊石告禪於國山之陰。其所述瑞應凡千有二百餘事。同上。

按漫鈔所言陽羨封禪碑。卽集古國山碑。王兩載之。亦誤。

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延袤三十六里。高百二十五仞。一名離墨山。舊傳仙人鍾離墨得道於此。吳五鳳二年。陽羨離墨山大石自立。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裂十餘丈。名曰石室。皓以爲大瑞。遣司徒董朝等行封禪禮。吳志載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原注。舊志云。碑有大司徒朝無處名。刻石頌德。圓碑猶存。其形如鼓。俗呼圜碑。又瘞玉璧銀龍銅馬於碑下。字漫漶不可讀。或稱蕈山。以朝至此故名。史能之咸淳毘陵志。

吳志、載孫皓以陽羨山石室開。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縣封禪。今碑自丞相而下十四人。獨有大司空朝。而無處名。按處傳、處仕吳上東觀令。無離督。無有兼太常之事。豈史氏見處爲陽羨封禪國山碑。孫皓天册元年立。在宜興善權山。張鉉金陵新志。

吳封禪國山碑。孫皓天册元年立。在宜興善卷山中。陶宗儀書史會要。

蘇建官中郎將。其書與皇象同。所書禪國山文。在宜興善卷山中。同上。

右吳封禪國山碑。天璽元年立。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篆。在常州宜興善權寺後古離墨山。邑人稱爲圜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刻字周繞其上。今大略可見者三十七行。每行二十五字。合有八百餘字。按碑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日惟重光大淵獻。遂受玉璽。文曰□眞□帝。乃天册元年乙未正月辛亥。按正月當是十月之譌。又云。柔兆涒灘之歲。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先行禪禮。紀勒天命。則歲丙申矣。太尉璆、卽宏璆。曲阿人。祖者。孫權外甥。璆官至中書令、太子少傅、大司空。朝、史稱兼司徒董朝。國史盤覈、卽光祿勳薛瑩、東觀令華覈。史又云。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改年大赦。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石。刻皇帝字。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刻石立銘。褒贊德德。按此八字乃裴松之注三國引江表傳語。非碑文。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天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熊參軍傳記。蓋以吳郡掘銀、而改天册。海鹽玉璽有文曰□眞□帝。而改天璽。歷陽山石文字。而改天紀。碑云。湖澤開通。卽臨平湖開之事。石室山石開發。卽海鹽陽羨之事。當時海鹽亦屬吳郡。猶有六里山石篆刻。其略曰。旃蒙協洽之歲。得玉璽。文曰□眞□帝。與此碑合。疑陳壽之所書石函小石刻皇帝字。誤合臨平湖開之文。史云。於歷陽刻銘。今世亦不見有此文字。如蠻山神蹟、海

鹽玉璽、國山刻文、史家不能備載、此文歐趙二家皆有著論矣、其字畫形勢、絕與神讖相似、第石質堅頑、工人就其上鐫刻、故行款廣狹長短、微有不同、宋黃伯思謂皇象書、字勢雄偉、殊不類皇象在孫權時、與嚴範、鄭妃等號八絕、（按張勃吳錄、八絕中有嚴武、鄭妃、而無嚴範、鄭妃、而有吳範、嚴子卿、鄭妃等八絕、亦云見吳錄、未知孰是、）則神讖碑亦蘇建無疑也、東漢碑碣、多尚隸書、獨此二篆、有周秦遺意、神讖險勁峻拔、國山純古秀茂、可與崔子玉書張平子碑相頡頏、若永建麟鳳贊、魏石經中篆文、非足論也、熊向獲見拓本、僅二十餘行、以宜興記校之、字多異舛、今得自郡人謝林、始覩其全、因重疏如此、以待識者云、盧熊國山碑敘、

按公武此跋、放嚴視諸家爲詳、第謂此碑字畫絕與神讖相似、則仍踵黃長睿之論、所不解也、至若碑所列諸臣名、自宏璆至華覈諸人外、如執金吾脩、（當卽滕脩、古通、故三國志皓傳作滕脩、而呂岱傳注及晉書並作滕脩、誤、）當卽滕循、（案循與脩、古通、故三國志皓傳作滕脩、而呂岱傳注及晉書並作滕脩、誤、）中一重、恐非、屯騎校尉悌、當卽張悌、尚書令忠、當卽丁忠、尚書昏、當卽岑昏、並見吳志、餘若丞相沈、大司徒樊、城門校尉歆、尚書直、晃、昌、俱未見於國志、惟晉書杜預傳、有吳督孫歆、并卓偉、父昌、吳太子太傅、此城門校尉歆、尚書昌、豈卽其人乎、俟更攷之、

宜興善權寺僧方册、裏其寺古今石刻碑文、彙次爲十卷、以授予曰、願有紀、蓋江南多古刹、而善權號最勝、册近又於寺前所謂國山者、得孫氏封禪之碑、遂以冠焉、又錄古今詩附於後、自孫氏天册元年、迄今宏治甲子、千有餘年、世變凡幾、而山饒野刻、宛然具存、豈其有神物護持者乎、孫氏封禪碑、歐陽氏固已論之、王鑒書權古今錄序、

國山、在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本名離墨山、有九岑相連、亦名陸山、相傳吳主皓時、山大石自立、皓遣司空董朝、太常周處封爲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字多漫滅、俗呼國碑、明一統志、

按宜興縣志、國山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南嶽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山亭區、卽君山之北麓、都穆遊南嶽銅官二山記、南嶽、本衡州之衡山、皓既封國山、復禪此爲南嶽、蓋漢武曾移衡山之祭於灊霍、皓竊其義耳、是南嶽與國山相去且數十里、而一統志謂改名南嶽、太平寰宇記又云、封爲中嶽、俱疑有誤、

吳志云、孫亮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爲室、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裂十餘丈、名曰石室、孫皓以爲大瑞、乃遣司徒董朝至陽羨縣封禪、改名國山、刻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爲國碑、高闊各二丈、篆文周繞、沈敏、劉溪外紀、

按吳志、五鳳二年、離墨大石自立、無爲室二字、有石裂十餘丈、吳志作有石長十餘丈、外紀又謂高闊各二丈、亦謬、

沈子克寅、撫歎舊志、訪拾闕漏、神異則天書雷篆之元、讖諧則談馬禰畢之語、觀其摹國山之圓石、則孫吳之封禪、尚可讀也、證薛碑之蝕字、則陸機之藻詞、不終亡也、李文利瑞外紀序、

善權寺之西、名國山、山巔有封禪碑、乃吳孫皓天璽離墨山空石長十丈餘無故自立、因封禪之侈以爲瑞、懷麓堂名山記勝、

按、封禪碑在國山下一小山之上、所謂董山者、不在國山之巔、而離墨山石自立、在孫亮五鳳二年、不在天璽、天璽元年、吳志惟言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無自立事、記所言並誤、

角里山石刻云、天册元年、旃蒙協洽之歲、孟冬陽月、日維壬寅朔、石質神道、忽自開發、拾得青石、雷符云、□眞□帝、共三十八字、唐大和中、蘇州刺史崔銑、帖縣取此石送州、今不存矣、按今義興山中、孫氏封禪碑亦載此雷文、皆相同、然未幾而皓滅於晉、符瑞果安在哉、董逌廣川書跋、

按海鹽縣圖經云、吳志、天册元年、陽羨山出空石長十餘丈、上有文、亦云、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璽、文曰、□眞□帝、與此正同、元姚桐壽云、吳天册元年、爲晉武帝咸寧元年、是歲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則孟冬朔、非甲申則乙酉也、安得有壬寅朔乎、壬寅當在望後、此論得之、

吳國山碑、見金陵新志、考六朝事迹、封禪乃吳後主、碑在宜興、又歐公集古錄云、孫皓天册元年、禪於國山、刻石作吳國山碑、顧況金陵古金石考目、

史籀石鼓、皇象國山二刻、皆唐名書、皆得此意、所以爲工、二刻時代既遠、猶可想見古人之遺也、婁機學古編、

國山在離墨西南三里、孫吳時、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皓侈以爲瑞、遣司徒董朝等封之、故名國山、因立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國碑、高八尺、闊一丈、篆文周繞、其上多漫滅不可讀、今詞翰中所載者、金石錄中本也、唐餘徵、常州府志、

南直隸宜興縣吳主禪國山碑、吳主皓立、趙均金石林時地攷、

吳陽羨山天紀碑、天璽元年刻、碑形如鼓、篆文周繞、半已磨滅、俗呼國碑、子弈正天下金石志、

吳禪國山殘碑、蘇建篆書、天璽元年、曹溶古林金石表、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舍年號而稱甲子、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當作）日維重光大淵獻、日當言辛亥、而曰用歲陽歲名、則又失之、顧炎武日知錄、

門人周學客在浚、櫟園先生長子也、有孫吳天發神讖碑歌、頗奇偉、卽所謂國碑者也、在宜興國山、王士正分甘餘話、

按、學客所咏天發碑、在金陵、而國碑在宜興、漁洋誤合爲一、似失於詳攷、

天發神讖碑曰、天璽元年季夏、燃當作泰、其下蓋有月字、楊雄太元經云、運諸泰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泰斤、成寧爲泰、而吳與國山碑有云、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泰、與其碑先後建立、則爲泰月無疑、朱彝尊天發神讖碑文攷序、

孫吳天發神讖碑、諸書皆以爲皇象、而周暉金陵瑣事、以爲蘇建、建無能書名、亦不知何如人、考孫皓封禪國山所立碑文、未有東觀令史邯（當作立）信中郎將臣蘇健（當作建）或暉誤引此耶、周在浚天發神讖碑文攷序、

按金陵瑣事、以天發碑爲蘇建書固諺、然建之名、具載於輿地碑記等書、陶宗儀北之皇象、而雪客謂素無能書名、亦不知何如人、何不攷之甚也。

與天發碑同時立者、有陽羨之鼓碑、一統志、宜興西南五十里、名離墨山、山有九岑、亦名陸山、吳主皓時、山大石自立、皓遣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爲南嶽、改今名、因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而空一方、與天發同、字多漫滅、俗呼囤碑、天發全時、有紐、上懸蓋、是鐘形、至相對峙也、王纂天發碑攷補

與此碑同時立者、有陽羨離墨山天璽元年之天紀碑、其制若鼓、石亦堅勁如鐵、吳主皓時、山石自立、皓遣司徒董朝、太常周處封南嶽、改名國山、刻石頌德、碑形如鼓、篆文周繞、而空一方、與天發同、久無人呵護、但立風雨中千有餘年、字多漫滅剝落、不可摹搨、是予未及親見、未知亦皇象書否、附記之、以待同心嗜古者、爲之裝著於荒煙蔓草中、惺竹垞先生及雪客云亡、無從更爲之商訂攷正者矣。王著天發神讖碑攷

山陰潘君仲寧、與予同有嗜古癖、聞予有天發碑者、過予索觀、後以所搨國山碑出閱、索予爲之考識焉、碑乃圓石、篆文周繞三面、所搨之紙、官尺高五尺五寸、闊五尺七寸、字二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六當作五、約共六百餘字、其字上盡剝蝕、下尚有分明者、字如天發碑、自亦爲皇象書、而文不可讀、因粘之素壁、坐視三日、尋繹思維、得其下半截之字稍全、其上則字跡全滅者多、無從髣髴而意會之、其文雖不成章、然已有成句者矣、審其文理、首尾不接、恐前後尚有文字、不止二十三行也、或石陰久經雨雪淋凍、全無字跡、或略有字畫、人見其漫滅而搨之、未全耳、考此碑在宜興、孫吳時離墨山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皓侈以爲瑞、遣司徒董朝等往封之、改名國山、立石頌德、碑高八尺、圍一丈、其形如鼓、俗呼爲囤碑、噫、孫吳鼎足江南、歷三世、不知國之將亡、而猶改元天璽、天紀、所立二碑、而信圖讖瑞應、誤妄之言、則以此碑形如鼓、天發碑上有鈕如鐘、兩山之石、爲天降之瑞、如鐘鼓並列、紀德銘功、以彰瑞應、如鐘鼓喤喤、昭示遠邇、垂之萬祀、安知傳之後世、爲亡國之徵、豈不悲夫、夫皓之荒德暴虐、天人共憤、未幾樓船東下、面縛輿櫬、委質降晉、死於洛陽、今見此碑、猶深爲之慨也、較之宜王因畋獵而纘武功、內修外攘、周室中興之岐陽石鼓、豈可同日而語、然予考識此碑者、以存皇象之書、亦猶秦二世之碑、傳李斯之篆、後先相視、豈不同一轍哉、王著陽羨國山碑攷

金陵先輩搜攷前代碑碣、有焦濟園、李如眞、顧鄰初、陳橫崖諸公評騭、皆云此碑爲吳皇象書、曾有詩云、銀盞寄法宗皇象、想必有所據也、碑字方上銳下、此古法金錯刀鈸股腳者、是漢人篆書、與史籀、李斯異、籀則多用垂露、石鼓文是也、斯則純乎小篆矣、漢碑題額、皆不事方整、觀象書、縱橫流暢、如蟠蟄起伸、盤腹行、不拘體法、脈攷漢篆、大抵皆然、蓋一代風氣所尚、且兩漢碑版、東南絕少、南省惟牛蹟山永光五年磨石碑、溧水學宮光和四年校官碑、陽羨離墨山天璽元年天紀碑、留此數碑、以待博物君子、自有定評、略存古學一綫耳、郎虛天發碑釋後跋

國山、在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卽芙蓉、連亘而西、延袤三十六里、高一百二十五仞、本名離墨山、以

仙人鍾離墨得道於此、孫吳時有大石自立、又有石裂十餘丈成室、皓侈以爲瑞、遣司徒董朝等封之、改爲國山、因立石頌德、其形如鼓、俗呼囤碑、高八尺、圍一丈、篆文周繞其上、今多不可讀、相傳皓疑山有王氣、埋金函玉璧銀虎銅馬之屬於碣下以鎮之、俗又呼爲董山、以董朝所封故也、徐崇嗣宜興縣志

伯安萬子嘗讀書之樓曰眎嶽、以眎南嶽山名也、南嶽附君山麓、雅號奇秀、距樓不六里、當吳孫皓時、嘗封離墨爲國山、事具吳志、暨吳封禪碑、後君山楊嶺下山、亦綠褻名嶽、今碑、世傳蘇建書、其碑詞特閎鉅、而世不傳譔述人名氏、碑又立疊巒荒榛之間、世尠誦肄、亦不克審視、吳季章廣諸公奚似也、備大文跋

雲樓雜記

右數字、摘國山碑眞跡、碑如鼓形、高八尺、圍一丈二尺、三面盡剝蝕、僅存西面二十行、每行十九字、可識者二百五十三字、在宜興縣張朱鎮北三十里山頂上、牛巡賓金石圖說

按、金石圖摘舉碑中門鄂者四二、其餘飛文曰吳眞、凡十二字、至所說圖行字數多舛謬、已詳前說、張朱鎮、朱當作渚、張渚鎮、見宋九域志、雲麓漫鈔云、常州宜興縣張渚鎮、臨溪有山水之勝、岳侯嘗館於張氏、有題屏書及石刻詩、卽其地也、北去封禪碑僅十許里、此云三十里、亦誤、

蔣錫震、字契潛、江南宜興人、師儲同人、學古文、喜探奇、嘗獨經董山下、聞上有孫皓國碣、日已沒、步上山椒觀之、夜半抵家、其好奇可知矣、沈德潛詩話

右吳禪國山碑、按三國志吳傳、天璽元年、吳興陽羨縣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所在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此碑之所由刻也、碑本甚巨、今止存二十行、行九字、其上下四旁、多已不具、卽此二十行中、剝落者尚數字、其存者、非審視諦觀、亦莫能辨也、金石錄載禪國山碑上下二卷、跋云、前後孫皓卽位以來、郡國鮮瑞、凡千餘言、其後乃云、乃以沼灘之歲、欽若昊天、月正華、華當作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又云、乘相流、太尉瑁、大司徒燮、大司空朝等、以爲今兼瑞、鼎至、三表納貢、九埏八垓、埏作九、垓作八、莫不被澤云云、爾雅曰、太歲在申曰沼灘、天璽元年丙申、正所謂沼灘之歲、紀號天璽也、但據碑言、似因封山而後改元天璽、據吳紀、則陽羨石室之瑞、在天璽元年、因封禪國山、明年又改元大赦、則改元者天紀也、大抵此時無歲無瑞、亦類歲改元、先後之間、固不及細詳者矣、吳玉搢金石文考

按金石文存摭錄碑文、自第十九行廿有四起、至第三十八行百變浮、凡二十行、然所釋之文、頗多譌舛、或是傳刻之誤、不具錄、

孫皓殘虐、浮於桀紂、而專好言符瑞、如開臨平湖、封禪國山、及此碑之言天讖、廣多皆是也、不獨無救於滅亡、適足以貽後笑耳、吳玉搢天發神讖碑攷

雨多守護祇今歸地主不須神物爲搜訶。

國山碑　　宜興許有穀

北來諸軍飛渡江孫吳國山歸皆王銅駝不在國碑在青山歷歷看興亡。

望國山　　興化李國宋　湯孫

番藏銅篆面面分南中遙望國山雲紫宮祕記金函册青蘚殘碑石鼓文虎踞幾年古王氣龍驤他日駐新軍九岑環繞荆溪水留得司徒半畝墳沈德潛曰此孫皓封禪文也圖運將移對天鴻休之詞頗有廣問空李鱗遂嶧陽蓋飄記耶山

國山碑歌　　宜興史承豫愔谷

吾邑繞郭多層嵐圖經往往遊人耽協靈通氣不可測奇秀獨數南山南東吳昔日此封禪至今十丈留空龕國碑缺畫半臥地蒲半鼎屬形疑象類蝌蚪趨趨了莫辨銀鉤鐵畫知誰劃我聞吳主修祥瑞紛紜所在陳荒誕歷陽山石著文瑰臨平湖口開瑛函茲山石室本仙窟表爲人瑞殊堪慚天發神讖距足信坐隱先業親誠讌九州未及作都搢棹船已見乘風帆橫江鐵鎖一時斷吳宮麥秀紛漸漸興亡回首祇陳跡空岩雲木猶參覃嶧陽篆刻同此感蒼茫涕淚衣裳蒼駐馬碑側未能去遙岑明滅斜陽含

國山碑歌寄吳槎客　　大興翁方綱覃溪

天羅碑訪江寧學恨未國山捫石角六秋夢訊善權僧去歲仝文如剖璞何意今晨快啓緘依稀千字光斑駁侈陳符瑞彼何人連藏鑄山半蹲踞讀之若披瑞應圖百寶千祥來海嶽時焉口跲不成串禾穎榛叢互抽擢東觀令史蘇建審立信中郎攷之確兔牀山人綜墓籍大梁雪客慙相較證我荆溪張浩間斜陽古木幽禽啄蘇建名曾皇賀倫篆書法古周秦卓牛鬼蛇神莫漫護勢伸龍蟻隨瑣琢瑣事于孫雖傳會休明之派誰揚搉變來迴轉漸整齊小東鋒芒斂矛矟我因悟寫春秋卷以皇象小字寫此于蔡石經雙比較二京金石附孫吳陰羨江寧兩持擒詔諛唾罵俱何有我但鉤摹毫管搦山人兼寄碧鮮字蝶化彩雲飛撲撲圖光米廩氣蒸空斗斛貴珠已盈握時井拓尚鮮庵三大字見遺

讀吳槎客國山碑歌韻　　仁和朱文藻映漚

暮卷游倦久見招但說離墨岑岑高荆溪弭棹坐洗足國山杖策行蹭屁壯年涉險氣不戰今日憊遲時已鬢雲莊曾睞戚泉圖空羨梁谿瀑如練梁谿瀑戚泉圖梁題兔牀祇今吳季子論書不肯安亥豕山行手揭天册碑據文歷歷證譌史碑刊千五百餘年亡吳晧罪通於天且欲嶧山比夸大非徒碑識文同然此碑獨碣差可匹同者其形異者筆余嘗疑石鼓非周宣時物今觀國山碑形製與石鼓同特篆文筆法稍異耳周宣史籀說渺茫懷古陳倉氣蘭瑟見說空山財虎多書成數載非蹉跎羽陵蠹簡費鉤索橫河槎纔頻來過著書歲月不知老儒者立言異草草要令金石備遺文等客同傳那足道楚江轉酒千艘輕不如一國積朽紅洛陽青蓋何悠悠國山夜雨號銀瀧

題詠

國山碑　　武進謝應芳子蘭

離墨山前芳草多馬蹄曾此幾經過國碑文字無人識風雨銷殘近若何。

上茲山謁孫氏古碑　　長洲周砥履道

亦有文章效封禪奈無功德濟刑名長江縱有殺函險終使秦人念子嬰。

國山碑　　宜興馬治孝儒

蒲條青山角上有千載碑形模橢圓而篇云按廣韵篇四篇製作怪且奇正祥麟鱗鳳篆隸森蛟螭炎祚昔徽絕羣雄競驅馳孫郎最後出一戰開洪基虎視國江左權亦善用師奈何後世淫欲慕秦漢爲區區鼎立業誇大豈所宜賜彼高岱封白雲渺予思。

上茲山謁孫氏古碑

青蓋蒲條向洛陽縣陽山色愧封王如何國石藏邱壑又有遺文載百祥。

孫氏封禪碑　　宜興沈陣吟蟲

文章峙嶠字尤奇傳是吳王封禪碑莫歎蒓苦蝕螭首故宮禾黍已離離。

國碑　　平湖倪輔良弼

千年事往亦摩挲爭訝岐陽載駝陀深畫似鵝亡國恨好辭應媿阜民歌燒殘野火森煙冷蝕盡苔花夜雨多守護祇今歸地主不須神物爲搜訶。

國山碑　　宜興許有穀

北來諸軍飛渡江孫吳國山歸皆王銅駝不在國碑在青山歷歷看興亡。

望國山　　興化李國宋　湯孫

番藏銅篆面面分南中遙望國山雲紫宮祕記金函册青蘚殘碑石鼓文虎踞幾年古王氣龍驤他日駐新軍九岑環繞荆溪水留得司徒半畝墳沈德潛曰此孫皓封禪文也圖運將移對天鴻休之詞頗有廣問空李鱗遂嶧陽蓋飄記耶山

國山碑歌　　宜興史承豫愔谷

吾邑繞郭多層嵐圖經往往遊人耽協靈通氣不可測奇秀獨數南山南東吳昔日此封禪至今十丈留空龕國碑缺畫半臥地蒲半鼎屬形疑象類蝌蚪趨趨了莫辨銀鉤鐵畫知誰劃我聞吳主修祥瑞紛紜所在陳荒誕歷陽山石著文瑰臨平湖口開瑛函茲山石室本仙窟表爲人瑞殊堪慚天發神讖距足信坐隱先業親誠讌九州未及作都搢棹船已見乘風帆橫江鐵鎖一時斷吳宮麥秀紛漸漸興亡回首祇陳跡空岩雲木猶參覃嶧陽篆刻同此感蒼茫涕淚衣裳蒼駐馬碑側未能去遙岑明滅斜陽含

國山碑歌寄吳槎客　　大興翁方綱覃溪

天羅碑訪江寧學恨未國山捫石角六秋夢訊善權僧去歲仝文如剖璞何意今晨快啓緘依稀千字光斑駁侈陳符瑞彼何人連藏鑄山半蹲踞讀之若披瑞應圖百寶千祥來海嶽時焉口跲不成串禾穎榛叢互抽擢東觀令史蘇建審立信中郎攷之確兔牀山人綜墓籍大梁雪客慙相較證我荆溪張浩間斜陽古木幽禽啄蘇建名曾皇賀倫篆書法古周秦卓牛鬼蛇神莫漫護勢伸龍蟻隨瑣琢瑣事于孫雖傳會休明之派誰揚搉變來迴轉漸整齊小東鋒芒斂矛矟我因悟寫春秋卷以皇象小字寫此于蔡石經雙比較二京金石附孫吳陰羨江寧兩持擒詔諛唾罵俱何有我但鉤摹毫管搦山人兼寄碧鮮字蝶化彩雲飛撲撲圖光米廩氣蒸空斗斛貴珠已盈握時井拓尚鮮庵三大字見遺

讀吳槎客國山碑歌韻　　仁和朱文藻映漚

暮卷游倦久見招但說離墨岑岑高荆溪弭棹坐洗足國山杖策行蹭屁壯年涉險氣不戰今日憊遲時已鬢雲莊曾睞戚泉圖空羨梁谿瀑如練梁谿瀑戚泉圖梁題兔牀祇今吳季子論書不肯安亥豕山行手揭天册碑據文歷歷證譌史碑刊千五百餘年亡吳晧罪通於天且欲嶧山比夸大非徒碑識文同然此碑獨碣差可匹同者其形異者筆余嘗疑石鼓非周宣時物今觀國山碑形製與石鼓同特篆文筆法稍異耳周宣史籀說渺茫懷古陳倉氣蘭瑟見說空山財虎多書成數載非蹉跎羽陵蠹簡費鉤索橫河槎纔頻來過著書歲月不知老儒者立言異草草要令金石備遺文等客同傳那足道楚江轉酒千艘輕不如一國積朽紅洛陽青蓋何悠悠國山夜雨號銀瀧

國碑空闌闌，不救斯民飢。江東未造營，爲此孫郎事業蓋已微。由來在德不在禪，七十二主安可希。況乎皓也尤酷烈，鑿眼剜面紛鉤鑕，萬民咨怨了弗顯。所在爭說祥與讖，司空臣翰往被命，皇華駟牡歌騑騑。國山既可作梁父，鑿發何必非垂衣。到頭神語竟杳默，徒遺靈服明慈見此奇跡。冷如神駿乍脫韁，斯也小靈邂逅成斗肥。年深剝蝕寧遽免，姓氏幸存臣建揮。旗蒙協洽受天璽，千五百載同朝晞。徘徊弔古徒累欷，下視松楸皆十圍。安能攜雲作蓋，不教埋沒僻妃豨。若不見嶧山之碑野火燒，岐陽獵碣藉遠包。又不見建業城邊石數段，故宮禾黍秋風號。當時若能守此圖，猶勝三馬食一槽。

歲初泊舟雙橋，揭國山碑，連日風雪，同人皆有塞色。戲占一絕示之。

紫蓋黃旗又一時，殘碑荒蘚最堪思。若教遼棹緣風雪，笑殺孫郎帳下兒。

續國碑歌

雜遝雲中手可招，銅官勢與天相高。封禪之碑儼鼎據，巍然特立西山麓。繼周八代多爭戰，漢武秦王庭子。麟列鳳鱗同大家。碑中具列鱗物至千二百有餘。碑版流傳撐天雨淋日炙樵牧壞，無人收拾理冊然。細觀字跡略能匹，飛鳳眞同皇象筆。皇象書評，稱皇象書如音樂孤奏，舞鶴史會要，謂蘇建碑與皇象同。斷圭零璧雖可珍，玉筋銀鉤鴨頭潤。想憶開基快事多，江東霸業未蹉跎。火燒赤壁阿瞞走，曲顏紅顏公瑾過。繁華轉瞬英雄老，賦得兒童戲。卻憶開門草，大江東去浪淘沙。虎踞龍蟠何足道，石頭城下散鱗鱗。周處廟前西日紅，可憐一片山頭石，至今猶恨水中龍。時，童謠云，不長岸上虎，只怕水中龍。

附錄

五鳳二年秋七月，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吳志。

張渚一名章溪，源出章山，北入荊溪。咸淳毘陵志。

祝陵在善權山，其巖有巨石，刻云碧鮮菴，蓋祝英臺讀書處。昔有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台。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同學，後化爲蝶，事類於誕。然考寺志，齊武帝以英臺故宅創建，又似有其人，特恐非女子耳。地故善釀，陳克詩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同上。

善權洞，在國山東南，洞有三，曰乾洞，曰大小水洞。按經，周幽王時，洞忽自開，上有巨石，形常如墮，洞中寬廣可坐千人，周圍峭壁，刻爲佛像，有石柱高丈餘，號玉柱。唐張祜詩，金函崇寶藏，玉柱圖靈根。宋陳襄詩，水洞深無百尺泉，白龍蟠蟄已多年，誰知此物能雲雨，當濟山南萬頃田。明一統志。

乾洞在善權山，及大小水洞，尤號奇絕。歲癸亥夏四月乙卯，予始至義興，欲爲三洞之游，內辰，遂與客泛舟，西南行四十里，午食，又十里，抵玉帶橋，舍舟，北折度石橋，長松夾道，其大有合抱者，二里，至善權寺，右偏石壁，刻碧鮮菴三大字，即祝英臺讀書之處，而李司空亦藏修於是。乾洞右崖有刻字，曰懼李巖，都益三洞紀游紀。

善權禪寺，宋名廣教禪院，在縣西南五十里永豐區，齊建元二年，以祝英臺故宅創建，唐會昌中廢，其址爲海陵鎮離爾之所得，咸通間，李司空蟾嘗肄業於此，奏以私財贖之，復建僧舍，刻疏於石，宋崇寧中，博

待制樾、以徽宗潛邸恩、請爲墳刹、宣和中、改爲崇道觀、建炎元年、詔復爲院、國朝改善卷寺、正統十年重建、前有古松百餘株、夾道林立、森秀雄偉、行者忘倦、王升宜興縣志

善權寺中古蹟、有雷書偃柏、有三生堂、祀唐司空李蠙、宋宰相李綱、學士李曾伯、徐居鳳宜興縣志

橋溪一名張溪、在西南六十里、舊志作七十里、源出茗嶺、北入荆溪、同上

雙橋在永豐鎮、同上

張悌、丁忠、岑昏、薛瑩、華覈、皆見於志、餘莫可攷、晧之昏淫暴虐、甚乃更嬉謔僧舉此禮、觀其端物雖多、諒皆如鬼目平虛、無非詭誕欺世、千載之下、適足汚簡牘、今石刻既不忍棄、復辨識以傳久者、亦欲爲鑑於後也、況此書按西漢字書之工、最爲近古、在藝學或不可廢、姑存之亦無害、昔歐陽文忠公集古今刻、雖秦隋無道之君、亦不能遺、其意豈亦在是歟、碑模見潯鑑、朱登成化處陽志

案此文所述、尤多譌舛、已詳註各字句下、又攷晧受璽在天册元年乙未十月辛亥日、明年丙申正月、改元天璽、天册元年實晉咸寧元年、集古錄紀元案攷等、班班可攷、若鳳凰二年乃晉泰始九年歲次壬辰、相距四五年、何其憒憒耶、

國山碑攷　補遺

天監初、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惠以爲不可、因建議曰、孫晧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于上、臣阿旨于下也、梁書許懋傳

風土志云、國山距善權寺一里、吳孫晧以石室開爲大瑞、乃遣董朝行封禪禮、遂立此碑、其間如陵高八尺、圍丈餘、刻字周繞、體兼篆隸、字多漫滅、今以舊本參校、取其可辨者具載、否則闕之、若字畫甚明不可識、亦存舊體、以俟能者、云碑前數行已磨滅、不復可識、自民用不犯以下、方能辨、其間有一二字可識、不成文者、亦略之、又曰、晧碑牽稱符瑞、以自侈大、其言神鼎、靈龜、金斫、鳳凰與夫黃旗、紫蓋、湖澤開通、天識神謠之類、皆見於吳志、陵道之啟、請石室開、遂基太宮、謂作昭明宮、晉避文帝諱、後稱顯明宮、石印封啟九州吉、則信歷陽使者之謬語爾、案江表傳曰、歷陽表言石印封、疑成數字晧遣使者、疑成祭字以太牢、作高樓、上觀印文、使者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有楚九州者、當作當、吳九州都之文、晧得之大喜、曰、吾當爲九州作都渚乎、司馬微言論運命歷數、刁元蜀、獨上疑脫使字得之、增飾其辭、以獻晧、取媚、虞翻五世學易、尤明象數、故引此二人爲證、若河伯子皆王鑒圖、亦皆當時讖緯之書、曰旗蒙協洽之歲者、乙未也、阪泉之日、則月在亥也、重光大淵獻、則日當丁、當作辛、下同、亥也、曰柔兆涒灘之歲者、丙申也、月正萬元、則正月上日也、晧以鳳凰二年十月丁亥受璽、明年正旦、郊祀改元、即此可推矣、自丞相以下、紀名凡十四人、如宏琄、董朝、滕修、

孫吳人物、爲曹公決機兩陣、誰爭鋒、黃金斑爛應諸蔣、紫綬紛起對巫空、嗚呼後輩漸陵替、倉皇印綬捐江東、剝人之面整人眼、諫詞日進奇豐功、國山石室竟何在、當年乃受泥金封、曾聞太常奉明詔、往度碑版勒磨礲、大書深刻了不忤、豈有祥瑞加頭囟、熒惑巫祝信荒誕、鳳凰甘露將無同、樓船衍下幾千載、此碑兀立猶穹窿、象形如圖復如鼓、磨滅蝌蚪埋蛟龍、春風自掃石苔綠、夜月靜照山花紅、至今過客解嘲笑、粉飾寧是欺兒童、徘徊三歎感神蹟、可惜彭祖墜家風、由來陵谷有遷變、生兒安得皆英雄、

宜興儲國鈞昆源

國山碑歌

黃龍掉尾飛赤烏、江東王氣鍾孫吳、斑爛應讖紫氣起、後有彭祖何其愚、朱書石印三郎語、吳走紛傳作都渚、儘教巫祝肆荒唐、封山陽羨誠何取、當時奉詔天發年、大苦勒石蒼山巔、欲以金泥修封禪、誰知鐵鎖橫江煙、青蓋黃旗識非偶、石頭城下降王走、故物留傳獨此碑、空山寂歷誰爲守、每歲春風野火青、牧童不到西山陲、雨餘苔色綠點點、夜深涼月光停停、我來二月風欲帽、野桑垂紅盡含笑、山鬼跳梁嘯女蘿、深林白晝驚飛瀑、斑剝苔文遍土花、鬱嵐泐泊蝕泥沙、自古讖祥皆一轍、石言神降長興墓、吳興長吏何諛諂、江左興亡與在苟、由來劉據本無常、孫氏兒郎信豚犬、

湘潭陳經孟長

後敘

孫吳後主時石刻之存者，凡二。一曰天發神讖碑，一曰封禪國山碑。天發碑、在建業蔣山，爲吳故都，好事者椎拓無虛日，未幾，石碎爲三，故有三段之目。厥後徙置不一，今在江寧學宮尊經閣下。康熙中，祥符周雪客先生，始合三段爲一而屬讀之，并作天發神讖碑文，致傳於世。封禪碑、在吳興陽羨縣國山，實今常州府荆溪縣西南五十里，地既荒僻，人跡罕至，拓者亦甚少。故歸然屹立山椒，迄今猶未斷泐，其文雖不無磨滅，較天發尚多可辨識。予竭來荆南道中，恆登山巔，披荆榛，剔落蘚，親以氈椎從事者，無慮數四，而心乎愛矣，卒未能舍也。夫封禪勒碑，表諸祥瑞，述己功德，皓之侈妄，於斯已極，然承祚特書其事於國志，則方諸天發碑，不著書人，或云皇象，考象在孫權時，居八絕之一，未必皓世猶存，皆人已辨之。郭允伯至謂爲牛腹書，亦未免過甚。國山碑、爲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所書，建之名、見於輿地碑記及書史會要，尊，故與休明並推，觀其筆勢，醇古雋逸，綽有先秦二京之遺風，惜乎埋沒山陲，千數百年，罕有表著之者。間因暇日，蒐討羣籍，辨其訛誤，爲國山碑考一卷，餘姚盧弓父學士、見而欣然，爲序其首簡，大興翁正三詹事、亦爲之訂正，且題詩其後，謬許必傳，復以釋文倩四明范鳳頡孝廉、武原張芑堂明經，假天一閣所藏蒐拓國山碑細校，蓋煢煢道生故物也，於是向所審疑之字，多賴之以釋，遂授諸剞氏，以就正通方，非敢效敝帚之享，亦以見諸君匡贊之功爲不容泯云。乾隆丁未重九後二日，吳羅書於寶墨軒。

吳封禪國山碑，蘇建篆書，天册元年立，地居荒僻，世罕其傳，同里吳逵客先生，嘗於歲暮風雪中，駕扁舟泊山下，具紙墨，搨之，具搨衣而上，翦其荆棘，剔其落蘚，天寒大凍，不能和墨，又山高風烈，紙著之輒敝，凡三日，拓得數紙，一時詫爲狂，先生既手繪其圖，復綜夫碑之始末，作國山碑考一卷，遂攜所搨以歸，分貽同好，予亦得其一焉，嗟乎，游世者莫如金石，然漢唐石刻，日就銷亡，是碑之淪於窮壑，士大夫宦游茲土，誰復過而問之，而因父倉丁，雖見而不識，先生獨懷豪毫墨，躑躅於山林猿鳥之間，非至篤好，其何能如是也，碑雖著於歐趙二家之錄，然不載書者姓氏，今觀其篆法，若秀古勁，深得周秦遺意，即同時皇象、劉德升、亦遠不能及，竊怪譬葛洪云、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德升、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獨不所書神讖碑，及蘇建何耶，歲在橫艾攝提格，月在塞涂、癸亥朔，新坡鄭人陳鱣敬。

嵩洛訪碑日記

清 錢唐黃易小松撰

嵩洛多古刻。每遣工搨致。未得善本。甚思親歷其間。剔石捫苔。盡力求之。嘉慶改元之秋。僧搨工二人。自關陽渡河。驅車徑往。輪蹄小住。輒問真珉。得即揀摹。篝燈展勘。不減與古賢晤對也。九月初六日。祥符相國寺。搨元祐經幢。市間得漢鏡、乃愈、識此慨然。又購唐鏡一。古幣四。漢印二。初七日。至鄭州開元寺。殿北重簷小構。僅蔽風雨。存兩石佛。一天授二年侯文衍造彌勒像。一開元八年王元度造浦壺像。殿後曾勝經幢。中和五年僧祖懋書。經篆額天成二年重修。幢七層四面鏤佛。邊闌復刻盡像。題字。有天福五年僧敏璋及上柱國楊琮等名。秋陽曝紙。施搨殊艱。寺傍東里書院學徒。見獵心喜。咸來按紙助力。俄頃搨全。惟浮圖北面廡壁對嵌二石。疑亦古刻。高八九丈。莫能致也。初八日。午抵滎陽。漢開喜長韓仁銘在縣治儀門內。西向露立。頂作垂虹。足半入土。刻至碑座。其下與碑陰兩側俱無字。唐景龍御書賜縣令盧正道勅。陰刻盧公清德頌。額作佛像。旁有行書二行。碑側唐天寶八載盧重華、貞元五年劉士陵、貞元十五年關士約、貞□十八年王嘉等題字。宋天聖五年王琴記。各搨一紙。申刻至汜水縣東關。登高阜。至等慈寺。齊武平五年造像碑在後殿窗壁間。唐高宗紀功之頌。面思

古等慈寺碑。在寺外高原。紀功頌碑陰之上。有從官臣勤等字數行。高不可搨。惟搨得下層。開元十三年史敬書御製途次成皋詩。及崇福四年王評題名。滎陽以西。崇福壁立。車行狹道間。僅容一騎。居人穴土爲室。溝深路峻。俯視悚然。

初九日。五鼓。踰虎牢關。高下數里。車陟高危。駭人心目。頂上關帝廟有碑。昏夜莫辨。北趨里許。望黃河如帶。循芒山而西。過鞏縣。渡洛水。問淨土石窟寺。紆道難達。不及訪碑。行洛岸坡石間。達偃師境。近城見王輔嗣墓。元吳炳八分碑立道旁。晚抵縣署。王大令秋塍欵然道故。言武君處谷在魯山。將志約俟余至必歸。馳書趣之。假余竹輿。命役導引。次早赴嵩山。

初十日。出偃師南門。山田多井。轆轤相望。久安耕鑿。黃叟熙熙。言今年麥稻棉花倍收。數十年所未有也。飯於店鋪。望嵩少諸峯。愈近愈翠。登嶺。嶺口入登封境。即古之轘轅關。峭坡盤曲。數夫縴輿而上。回視嵩洛山川。歷歷可數。及巔。遠縣城。山岡起伏。憑皆坦途。始知此境已在雲霄之上。經行巖谷間。曲澗奇峯。思接不暇。薄暮至少林寺。登千佛殿。拜達摩血影石。觀緊那羅王藤像。威嚴若生。旁銘銅鐵二像。不及也。寺當少室之陰。列如屏障。少頃月上。憶施愚山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峯句。至此始信詩境之妙。篝燈尋碑。搨得天平二年僧洪寶、武平元年僧暉智二石碑。永興等四面造像碑。天保八年僧靜明造像碑。觀音大士像。大安己巳邵公悅疏餘碑。記明再搨。山僧夜起。師經。誦畢習手搏。山中故事。日以爲常。余心弗好。高臥不問也。

十一日。過邢家鋪。對少室之御巷數峯。攢立如蓮花。捫少室石闕。篆書畫像。雖極剝落。石質堅剛。自然樸古。篆銘叢林芝□綿之上。列有字。前亦有字。闕。側有字三行。叢林之下。隔石二列。露一伊字。東闕題名。李客之下。有直格。隱隱有字。背面人所未見。四面多作人物鳥獸。褚峻所同。弗確也。擬遊伽藍寺。依僧而息。登封趙大令使者來迎。遂館城中書院。

十二日。大風。不能出遊。漆墓搨工。廣墓少林諸碑。先購得天保八年碑、樓寺碑、齊武平年宋始興碑。十三日。風定。乘竹兜出城五里。遊嵩陽書院。遇見門外唐天寶碑。高如坊表。雕刻精工。徐季海分書。盤潔。余藏本少碑額。命工補全。碑側明人題刻。碑陰中間宋熙甯時張琬、宣和間盧溪傑題名二段。進書院。瞻大將軍柏。大七人圍。扶疎古茂。南面木理潔白。余題名一行于上。以志欣幸。二將軍柏。大三人圍。亦蒼鬱可觀。庭心紫薇一本。殊秀雅。廊下獲文潞公、張昪、毛郥題名三石。東墻得元符二年宋傅小楷書。其武經極工。柏下僅有石柱。宋人題名。求之弗獲。行三四里。至崇福宮。殿塑三清像。及王天君趙元壇二像。極維偉。宋金時所塑也。殿塔下邱長春詩。及二元碑。壁間□川仙翁題名。嫵麗。未盡剝蝕。東行數十步。觀啓母闕。西闕篆石小損。畫像亦多。向未盡拓銘詞。開母廟與一行之前。有川郡陽一行。又二月一行。皇魯與詩兩銘之首維時二字。其言維何下有嘉字。皆向所未見。其上里許。觀啓母石。高二丈。展如之。絕類吾杭西湖之壽星石。正面平削。西若廣厦。石縫嵌錢。蓋村人好事者所爲。循山行七八里。臨小尋溪。至中嶽廟。樓殿軒煥。氣象雄大。太室石闕。離廟百步。闕石盤屈。畫像亦多。七層鉅鑿如塔。二千餘年剝蝕。猶歷

歷可辨。亦一奇也。廟前兩石人。冠冕執笏。比曲阜魯恭王墓前二石人較小。制作皆同。武廟谷疑身間刻字。曾囑余道工剔土細驗。搨其形以歸。信爲無字矣。茲余親辨東石人冠頂上一馬字。深刻極古。與漢人八分。兩石人之背。有孔八九。鐵銹尚存。或當時門闕嵌設之故。進西華門。宋金四巨碑對立。峻極門外東階。見魏寇謙之等碑。已有搨本。惟唐咸通六年脩廟碑并碑側題名未有。大殿前兩鐵獅。金正大年鑄。鐵鐘。元至元年鑄。大門內守庫鐵人四。內二人有治平、熙甯等款四段。

十四日。出南門。過懊來山。陟崇岡。望嵩頂。見太室正峯。形勢厚大。其右少室。宛若拱侍。至告成周公廟。觀測景日表。登觀星臺。臺後平鋪石槽。漏水以算日影。東原有斷碑首。曰大唐洛州告成等字。漫漶難讀。相東。龍華廢寺。有石幢二。俱刻佛經。半已漫滅。行數里。循平洛澗。至石淙。怪石陵空。面面靈瘦。澗水奔流。深潭澄碧。誠奇觀也。武后遊石淙時。北崖刻詩。南崖刻序。下臨潭水。搨工架木求之。北崖跡刻之上。石穿數孔。昔年架屋之遺也。后嘗避暑於此。當年構造。自極工妙。今惟山空水深。奇峯滿壑而已。余至此。趵泉攜石。想盧鴻隱居之金碧潭、雲錦淙諸勝。定亦如此。惜徑荒難達。諸勝莫可蹤跡矣。石淙題刻不少。余尋見宋人范忠宣數種。他多近人所題。磴壁危滑。不能駐足遍視。爲可惜也。

十五日。出北門。十里積翠峯下。遊會善寺。門外銀杏。大可四圍。古柏亦相等。蒼茂可愛。入寺。僅見東廊唐大歷二年會善寺碑。戒壇勅牒。問他碑。山僧導至西原戒壇舊址。見東魏天平二年嵩陽寺倫統碑。造像精工。兩面俱刻。向獲搨本。止下層八分書一段。餘皆未搨。其上篆額與諸佛名刻字。工人弗顧也。戒壇諸法石像。碎臥荒草間。唐開元時道安禪師殘碑。半埋土壤。惟淨藏禪師塔銘。尚嵌塔身巍然西峙。元僧數塔在寺東。碑刻封號。極崇大也。

十六日。再遊中岳廟。古柏廿餘。比曲阜孔廟之柏。大而矮。東一柏最大。過於嵩陽書院之二將軍。殿後偃柏二。亦古峭。惜萎其一。搨唐宋元諸碑。鐵人鐵獅鐵爐諸款。再觀太室闕。題名其上。問盧嚴寺及嵩頂。徑窄路荒。前年有顯者欲往。治途半月始達。余無濟勝之具。遙瞻山翠。嘯息而已。

十七日。遊老君洞。大風揚沙。至谷口而返。再遊嵩陽書院。移文潞公、張杲、王鄩題名三石於東偏小室。題登封趙大令嵌置壁間。明登封令傅君梅作存古書院。收諸寺殘石置此。今改文昌宮。余往捫索。得宋金元石刻九。內橫石。刻天王神鬼像極工。有吳道子李龍眠筆致。必宋金名手之作。趙閑閑題達摩和諸刻亦佳。亟搨之。某侍郎冬暘說嵩云戒壇寺石幢有唐宋人題字。傅君梅初移署中。旋歲歸邢臺。故不復存。余思傅君移置諸石。保殘守闕。良費苦心。何嵩境有名石幢。反移歸私第。理或未然。考畿輔志乘。邢境並無此幢。是說未可盡信。余訪詢登邑搨工。言傳聞幢已斷缺。恐官追問。久已埋藏。寺僧云。數十年前重修諸寺。舊碑大半移埋。此說爲近也。飯趙君官署。趙名時。號及庭。萊陽進士。清勤爲政。登人愛之。幕中胡君赤霞。賢而才。嘗乞余書。笑而應之。

十八日。早。將行。搨工攜少林諸碑至。琳瑯滿目。捆載而歸。趙令馬尉郭外作別。少室山光。清翠可戀。山高風大。登陟良苦。藏獲叢有憂色。望永泰嵩嶽法王諸寺。不及留覽。下轎轅。至糧嶺。山不高而清曠幽遠。登

仙君廟。憑虛四望。二室諸峯。環繞當面。背人謂是仙境。良非虛語。增東武后昇仙太子碑。高大工緻。今猶完整。碑側宋廬功爲題名甚工。塔西宋謝絳脩大殿碑。搨得碑側濟南李格非等題名十一段。碑陰亦有宋人題名。晚不及搨。宿府店鋪。

十九日。至偃師。虛谷已返。飯齋中。縱觀金石搨本。及古玉圭。晉劉韜碣石。贈余搨本數十種。同至學宮明倫堂。觀所收魏齊至宋元諸石刻。是虛谷數十年所致也。補搨數種。秋塍先至洛陽。書來約余同虛谷往洛。

二十日。虛谷攜子愚溪約余赴洛。飯義井鋪。稍北平等寺舊址。齊碑四通並立。半爲土掩。地名四里碑。安邑宋芝山誤認此是劉寬碑。今乃釋然。煩秋塍道人剔出搨之。過白馬寺。大門內至順鉅碑。書甚工。宋蘇易簡碑已碎。大殿前魏造像幢。後殿唐麟德年蘇寶才造像。壁間晉開通造像。宋縣騰入漢靈異記。元至正詩刻。後殿元貞鐵鐘一。增上甯遠將軍造像殘石。余與虛谷喬梓尋金時方塔。前列金碑一。塔間舊多碎碑。今盡失之。望雙碑四。一是魏王基碑。一是唐狄府君碑。府君梁公父也。虛谷云。昔狄氏後賢訪問祖墓。得洛城道旁一石。題曰唐忠臣狄梁公墓。遂以墓穴在是。封壁表之。不知雙碑四爲確也。過二十里鋪。廟中見五代羅周敬碑。道旁神龜二年造像刻石。晚抵洛陽。與秋塍、虛谷剪燭快談。新安鄭大令霞城能文嗜古。亦來訂交。

二十一日。同秋塍及虛谷喬梓出南郭。渡洛河。謁關忠義廟。極崇麗。遊龍門賓陽諸洞。觀諸佛像。莊嚴博大。旁多刻字。齊洛州老人佛碑。唐岑文本三龕記。俱刻洞外石壁。僧言三龕記舊有褚遂良款。石片碎落。背藏寺中。旋失去。老衲謝草猶見之。飯臨河小閣。望香山如圖畫。飯畢。循山而南。石壁鑿洞。不能數計。登老君洞。觀魏齊諸刻。洞上老翁王樵夫居之。自言年九十有三。或以爲仙。將學士獨敬禮之。夕陽已西。不及至香山而返。

二十二日。爲虛谷先人吏部公書神道碑。及魯山令蕭君書巢書聯額。書畢。偕虛谷步縣學東。看魏大覺寺碑。惜文已磨盡。刻明人修廟記。止存篆額。欲訪董湘涵友淡草堂。聞其孫析居不果。從其族人購得董氏所藏孔和碑、陳德碑。及太和十二年宕昌公造三級浮圖碑。唐張嘉祐墓誌。盧杞書其父碑十數種。磚塔銘半幅。石鼓文九紙。皆精本也。

二十三日。秋塍虛谷先返偃。余宿龍門鎮。視工人廣搨諸刻。佛洞多在山半。虛谷欲登最高之九間殿。看張九齡書牛氏像龕刻。力憊未果。余竟登之。大盧舍那佛像高八丈五尺。石磴宏敞。唐奉先寺基也。大歷十年造。盧舍那大像碑。內侍省功德碑。牛氏像龕記。虢國公殘碑。宋丁裕題字。俱刻石壁。

二十四日。渡伊河。遊香山寺。及巔。眺龍門山。石壁危峭。鑿佛如林。盧舍那大像坐半山中。別有景象。寺無古刻。惟唐白少傅栗主。國朝湯西崖少宰右曾配食焉。堂懸西崖書石樓風月小額。綠山尋碑。佛屋窈窕。后時書經。檢工。唐人大足等年造像銘。宋王曙詩。真宗龍門銘。歸寓。鄭大令霞城遣倉頭來索書禮帖。爲秋塍作龍門覽古圖長卷。

二十五日。覩工人搨龍門諸刻。山僧古涵精摹搨。亦來助力。僧知伊闕洞頂小窣有開元刻字。猱升而上得一紙。乃邱悅贊利涉書。向所未見。非此僧莫能致也。

二十六日。欲行雨阻。工人冒雨搨碑。持來紙溼。余爲熨乾。得香山諸刻。及唐人党晞、辛祕等題名。惟少大足一刻。龍門石洞內見頂刻大唐永隆等字。圓轉巨書。老君洞頂之刻幾遍。架木高危。不能搨取。嘆息而已。住龍門六日。搨碑三百餘種。得漢鏡。文曰。九子明鏡。世異寡雙。服者卿公。又長宜子孫鏡一位至三公鏡二。

二十七日。雨止成行。行後。望龍門諸山。在雲霧間。荒原翠碧。宛若春郊。伊水灘聲。蕩滌塵俗。午過白馬寺。搨諸遊像鏡銘。至義井鋪。尋四齊碑。業田者舂鏞出之。不肯受値。索余書而去。晚至偃師署。秋塍齋中。覩菊四列。與武虛谷叔姪及嵩縣朱大令持螯小酌。劇談風雅。幕中山陰金臨川爲余寫墨梅。甚淡雅。勝童二樹多矣。座中人索書小聯。遂應之。

二十八日。秋塍又招友賞菊。虛谷見贈岳麓寺碑額碑陰。并唐李吉甫等永興石室題名。超化寺元道山王黃華等題名搨本十數種。秋塍惠昇仙太子碑。及靈巖山人詩。吳會英才集等書。

二十九日。別秋塍東歸。出城十里。登芒山。望宋會聖宮碑。南見太室少室諸峯。在層雲之上。北眺太行。隔河雄峙。山麓紅黃色。疑秋葉也。上下坡磴。遠於虎牢關。至馬候午飯。相傳是伯夷叔齊扣馬處。渡孟津。宿孟縣城南。

三十日。早。步學宮忠義祠。魏唐宋元諸石刻。嵌置工整。欽州馮戶部魚山主講此地時所收也。搨補蒙額數種。晤孟尉張君。芸亭。同訪崔君梅軒。觀所藏范中立脩輻茱香光盤谷圖。梅軒新得唐咸亨年司馬興墓誌。搨惠二本。飯芸亭處。賞菊看硯。爲書四硯山房小額。出城。至花封書院。見魚山八分書碑。絕類韓勑。嘆吾友詞翰之美。今時何可多得。望太行山色。竹木漸繁。渠流清潔。始知歷代名園多在此山之陽。晚宿懷慶東郭。

十月初一日。至濟化鎮。興縣康孝廉少山。好古嗜學。久思過從。至此。問康君。住北山向隔十里。不及返晤。馳書通問。兼索濟瀆諸碑。夜宿恩村。康君覆書云。諸碑皆有。惟唐玉真公主受戒碑。魚山前訪時已佚。恩村崇恩院有大定二年牒。秉燭搨之。

初二日。至獲嘉。問法雲寺不得。遇空車百輛。魚貫而東。知征楚之兵通新鄉。獲境之車助力也。

初三日。過新鄉。白鶴觀搨宋政和刻劉海蟾仙跡碑。金皇統碑。晚宿衛輝西郭。有隸兵夜抵城外。星馳赴楚。

初四日。至衛輝府治衙神廟。洗刷晉太公呂望表兩斷石。始見碑側有諸□□者。又□□□□飭表上八分書一行。後周郭進屏盞碑。碑陰兩側俱有字。尋武定八年太公廟碑。已嵌置北門外新廟。悉搨之。飯別鶴鹿硯山署。觀孫雪居雙柏圖。薰香光懷新堂閣。甚工妙。硯山之弟靜山孝廉出觀明人尺牘。宋仲温、姚廣孝、于忠肅諸公數十家。皆精美。見題跋。知爲吾友江秋史舊藏。良朋仙去。物亦雲烟。對之惘然。署多奇

石。爲硯山作石供山房扁。知楚氛稍定。弇山師破當陽。邀賜世職。江南豐縣決河。計日可塞也。

初五日。過衛郡。命工搨城隍廟元時鐵鐘。得張稚恭山水立幅。程穆倩題跋。漳州經幢搨本。宿滑縣老牛店。

初六日。大風。至東明郭外。宿。展觀晉刻齊太公斷碑。粘迹接縫。

初七日。抵曹郡西郭外。見穹碑。驗是元脩濟瀆廟碑。商琥撰書。攷論濟水源流。歷朝遷徙之故。文極該博。書復清挺。上有明侍郎王永和題跋。命工人搨得一紙。

初八日。出曹郡。過滕令周君。護兵赴豫。晚住鉅野龍堌集。搨視祥符所得唐鏡。文曰。仙山並照。智水齊名。花朝豔采。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情。傳聞仁壽。始驗銘兵。凡八言。銷兵既兆。楚賊即平。可驗也。

初九日。過鉅野縣。在學宮明倫堂。見元統年謝端書朱子語橫石。有瘦崔銘風格。將來搨之。晚宿嘉祥縣。

初十日。抵濟。計嵩洛搨碑四百餘。得舊搨本四十餘。以副本分贈鐵橋、梅村、鏡古諸君子。大快事也。

右嵩洛訪碑日記一卷。國朝黃易撰。案是書爲亡友黃石溪明經鈔存本。無撰人名氏。相傳爲黃小松筆云。考翁覃溪復初齋文集、黃秋庵得碑十二圖序。稱其方欲搜討嵩山三闕。上下巖洞祕文。雲木蓊鬱。靈境曠然矣。又當作嵩洛訪碑圖云云。又黃秋庵傳。亦有南游嵩洛語。又小松筮仕濟寧。而是書末有初十日抵濟語。又覃溪所撰傳。稱李鐵橋亦以金石之學世其家。與君最弊。而是書有以副本分贈鐵橋等諸君子語。傳又稱錫諸石者安邑宋葆淳。而是書復有安邑宋芝山誤聞此是劉寬碑。今乃釋然語。芝山葆淳號也。又小松工書。而是書屢言爲人書碑版聯額。又墨香居畫識。稱其寫山水得北苑巨然正法眼藏。而是書自紀爲秋塍作龍門覽古長卷。又小松錢唐人。而是書有絕類吾杭西湖之蕭星石語。又阮文達小滄浪筆談。稱小松嘗作得碑十二圖。及嵩洛泰岱訪碑圖。以秀逸之筆。傳遂古之情。得未曾有。則小松果從嵩洛訪碑且作圖矣。定是書爲所撰。似非塍斷。小松名易。字大易。號秋庵。其父樹穀。號松石。故又號小松。官至兗州府運河同知。護運河兵備道。精於金石六書之學。著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及小蓬萊閣碑目等書。游嵩山房詩話。稱其官濟事。凡嘉祥、金鄉、魚臺間漢碑。悉搜而出之。而武氏祠堂畫像尤多。所見漢石經及范式、三公山諸碑。皆雙鉤以行於世。則其生平嗜古。隨處搜羅。而是書則訪碑嵩洛時所記也。孫淵如寰宇訪碑錄自序。稱又值同世通人名士。搜奇好異。鄭示所獲。攜其見聞。若今王少寇昶、錢少詹大昕、阮撫部元等。而小松與焉。又寰宇訪碑錄所載。如在河南洛陽兗平石經尚書論語殘字。在河南南陽圍令趙君等碑。俱註已佚。則非此行所得。而亦謂浙江錢唐黃氏藏本。其搜討諒非旬月矣。是書宏

帙無多。殆未經刊刻。余恐其不傳也。亟付梓焉。歲壘甲寅上巳後四日寒食節。南海伍崇曜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一

清 揚州阮元編

徐浩古蹟記（按第一卷各數皆就各書內錄出，非從層巒內錄出者。）

蔡邕石經西岳等數碑，並爲曠絕。　建中四年三月。

歐陽修集古錄。

右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仲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祠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寖用丘墟。建武之元，中興，其中，祠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百餘年所立碑石，文字磨滅，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修廢起頓，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璆，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則此石集錄不爲無益矣。治平元年閏月十六日書。

歐陽棐集古錄目

右不著撰人名氏，書佐郭苟孫隸書。延熹四年，宏農太守袁逢，以嶽廟故碑磨滅，故立碑作銘。會遷爲京兆尹，後太守孫璆成之。碑以延熹八年立，在華嶽，其後有唐人題名。

漢延熹西嶽華山碑，明嘉靖時，地震石壞，墨拓傳世者，僅存長垣、四明、華陰三本而已。雲臺司空得四明本，後至日下，獲見長垣、華陰二本，互對缺文，與秦泰山二十九篆字，重模勒石，植於北湖祠堂，輯考四卷，適司空門下士程侍御國仁督學廣東，勘校付梓，殺青竟，嘗得伏讀數過焉。首卷博采著錄諸家之說，二卷敘長垣本，三卷敘四明本，四卷敘華陰本，三本之中，長垣最舊，一字不缺，所以敘次在四明之上也。四明與華陰，同有缺文，然四明乃宋翰之本，唐宋人題名，二本皆無，所以敘次又在華陰之上矣。近世好古之士，但見雙鉤本，及如皋姜氏、歙巴氏、江氏翻刻本，往往誤長垣、華陰爲一，今歷敘流傳之緒，又綜刻碑文，以長垣本校多之字，補四明華陰之缺，而以墨線界之，已損之字，以墨圍識之，瞭如指掌，較若列眉，金石家循覽是編，可以不爲異說所惑，豈非快事哉。至於考覈精審，則出天發神讖碑考、瘞鶴銘考之右矣。

甘泉江藩拜撰。

趙明誠金石錄

右西嶽華山廟碑。其略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仙殿。門曰留仙門。歐陽公集古錄云。所謂集靈者。他書不見。見於此碑爾。余按班固漢書地里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敷水北逕集靈宮。引地里志所載。其語皆同。然則不獨見於此碑矣。而所謂存僊殿望僊門者。諸書不載。

右華嶽碑。集古錄云。碑以周禮職方氏爲識。方氏者。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誌其義通也。余按袁逢華嶽碑。亦引職方氏。乃用職字。蓋漢人朴質。字相近者。輒假借用之。初無意義爾。

洪适隸釋

右西嶽華山廟碑。篆額。在華州華陰縣。威宗延熹四年。袁逢守洪農郡。以華嶽舊碑文字磨滅。遂案經傳載原本。勒斯石以垂後。曾遷京尹。乃勒都水掾杜遷市石。遣書佐郭香察書。碑成於後之四年。蓋孫璆典郡時也。逢者。司徒安之曾孫。太尉湯之次子。袁爲司空而卒。史不載其歷洪農、京兆。乃闕文也。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者。察澄它人之書國。小歐陽以爲郭香察所書非也。碑云四時中月。省方柴祭。不適中爲仲。其義亦通。至以言帝爲仲宗。則是借仲爲中。說者謂漢世字少。故多假借。或曰。漢人簡質。字相近者輒用之。予以爲不然。亦好奇之過爾。以帝者廟號。而借以它字。不悲孰甚焉。

董逌書跋

昔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然漢武集靈宮見於太華。漢志既書之矣。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昶序曰。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朝喪位。布王布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營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吳曾能改齋漫錄

歐陽文忠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心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嚮。由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即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沈佺文詩。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

西嶽華山碑。爲新豐郭香察書。凡漢碑例不存書者名氏。此小異耳。至謂東京無雙名。而云察書者監書也。其實假亦有據。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不韋、費長房、蘇子訓。此何人也。

屠隆考槃餘事

西岳華山廟碑。漢郭香察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帖耳。元按此是碑非帖

趙崡石墨鐫華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蓋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勒監都水掾杜遷市石。句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市石察書爲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遵勒。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莅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於字學。不應謬妄至此。當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爲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覩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發責罰。此碑年久。遂碑爲砌石。余從東嶽商借舊本。而書其後如此云。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此爲漢延熹八年四月甲子。前宏農太守汝南袁逢所立。會遷京兆尹。後太守安平孫璆遵而成之。碑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華州郭允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王無異家。其末曰。京兆尹勒監都水掾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絕少。而察書乃對上市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勒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陝陽叔弼者香察爲名。殆非也。勒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勒。考之前史。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爲勒曰。他如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平曾、朱博、張敞之傳。其言勒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爲勒。而後人因之。淮南子重九勒注。勒音警。形也。六朝時。勒字多改作勒。故因之。而變五經文字曰。勒古勒字。今相承皆作勒。惟石經字從此數。何曾博人以小紙爲書者。敕記室勿報。則晉時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勒字。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且猶之蔡宏。字子勒。見於國志。英。歐陽公錄魯相韓勒修孔子廟器碑。乃疑自古人臣無名勒者。而陸德明言此俗字也。字林作敕。允伯以爲其來旁從力者。別音賚。故魯相得名焉。則不知此碑之作勒者。又何說也。沛相楊統碑孝廉公陵內。仙人唐公房碑。柳尉都吏敞公房。夏子哲此勒字。今尚書墓陶設、盡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文。並作勒。而周禮樂師詔來瞽。泉縣。注云來勒也。勒爾瞽。牽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鄭康成漢人也。其訓來爲勒。又何哉。其曰左尉唐佑。按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故橋元補雒陽左尉。此言左尉。亦以縣大而設之兩尉。與史晉合。海陽太守孟郁碑。韓勒孔廟後碑。敞既君碑。張公神碑三公山碑。無極山碑。皆有左尉。風俗通有武官左尉。又郡國志宏農郡下云。華陰故屬京兆。建武十五年屬。而此碑袁府君遷先爲宏農太守。後遷京兆尹。故所書丞尉。一爲河南京人。一爲河南密人。主者掾則華陰人。漢時丞尉及掾。俱用本郡人。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宏農在後漢爲三輔。故得用旁郡人爲丞尉。而京兆尹所遣掾佐。一爲櫟陵人。一爲新豐人。則客也。故別書於下。而言京兆尹勒遣之。以著袁君之已遷官。而不忘敬於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與掾。則市石察書有不必言者矣。又律歷志有太史治曆郎中郭香。豈其人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因書之以遺無異。而又惜允伯之不獲同時而論正也。　婁機漢隸字源曰。按繁陽令楊君碑陰有程勑。則在漢非獨韓名勑也。勑雖本音徠。說文勞也。考之碑。韓字叔節。鄭字伯嚴。其義非勞徠之徠。當讀爲飭。漢碑范史。多用勑字。蓋是時上下皆通用。初

無拘也。考之博古圖諸書。有孝成鼎銘曰。工王褒造。左丞補掾譚守令史永省。大官銅鐙曰。考工令史右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綏和鐙曰。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上林鼎曰。工史檢造。監工黃佐李負鬻嗇省嗇監都察書之類也。　孝宣本號中宗。而此碑乃作仲宗。按孝廉柳敏碑。五行。星仲廿八。舍柳宿之精。是亦以仲爲中也。　以孝武之求神仙爲登假之道。按列子黃帝篇曰。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周穆王篇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蓋以爲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之意。按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氏注曰。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是漢人之解登假。皆以莊子之言爲據也。

馮景解舂集文鈔

漢華嶽碑。徐浩古跡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邕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玩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陰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莅他人之書。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後。距猶遵莽制邪。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侯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閒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騊駼。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有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即察書其人邪。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熹八年。第十年耳。十年之閒。由書佐遷郎中。仕宦常理也。

顧藹吉隸辨

碑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按金石文字記云。勅者自上命下之辭。愚攷諸碑。勅字上下通用。王純碑勅大司農。楊著碑詔書勅留。皆用之在上者也。此碑與史晨奏銘又勅瀆井復民。西狹頌勅衞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唐公房碑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用之在下者也。

吳玉搢金石存

玉篇有王字。音粟。[illegible]。玉工也。點在中畫上。與玉字點在下。音義各別。韻會正韻諸書。皆沿其說。此碑玉帝之畫。王字點正在上。義止是玉。不可他音他義釋也。蓋點之上下。乃行筆小異。不當從此妄生穿鑿。

全祖望鮚埼亭集

漢西嶽華山碑。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衞公諸人題。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竹垞以是碑爲漢隸第一。其所見西陂本。文字完好。幷篆額俱無恙。因有驚心動魄之喜。然則予家所藏爲豐學士萬卷樓中故物。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可寶更何如乎。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衞公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也。元祐此無雖四明本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西嶽華山廟碑。都南濠援徐季海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莅中郎書耶。今雖不能遽定

爲中郎。然金石文字記及曝書亭題跋。皆謂後漢書律歷志郭香即此人。攷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非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即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中郎集中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中郎隸勢所謂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乎。即以一二字略言之。如寬字隨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籀奇字體勢轉近。夏承碑寬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難概信。然其說正非無自也。佩觿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豊同豐。又與此碑合矣。凡此數者。有一於此。足以附會中郎之說。而況有徐季海語可據乎。　按今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劉升碑有明河渚李楷叔則題云。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據此。則是碑毀於地震之說。益爲可信。　予聞全謝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本。今在寧波范氏天一閣中。既而知爲嘉定錢辛楣少詹事所得。未歸辛楣時。海鹽張芑堂燕昌爲雙鉤其本寄予。蓋未覩褾之全紙。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二行居中。而微有邐向後之勢。蓋前空者九行。後空者八行。而予向見褾本。未之知也。額右云。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兼□史大夫李德裕。判官□□□之□供奉崔知白。□□使司監察御史□（此字不闕可知）度□（此字不闕可知）賀□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此下文闕自二楷而前）左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自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拜。又云。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監察御史崔瑎。（唐書百官志監察御史十五人。此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爲支使。巡官協律郎王式。（此皆自前後之文）碑內樂奏六歌句下。癸石處云。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被旨設醮於嶽祠。庚戌入內。內侍□內侍殿頭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供七日。能王子入內。□自內侍殿頭元易簡出使涇原。朝謁會故齋宮。子文題。皆正書也。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

吾友黃君星槎示予西嶽華山碑拓本。文字精好。以洪丞相隸釋校之。亡者僅九十七字。殘闕者又數字。初爲關中東郭商所藏。後歸之郭允伯。又歸之王山史。趙子函、顧亭林所見。皆即此本也。不知何時轉入新安故家。星槎官於嶽得而有之。公車北上。往來三千里。常置行篋中。客謂以重價易之。笑而不應也。華嶽漢碑。著于歐陽氏、趙氏、洪氏之錄者凡四。惟此碑後亡。然自明嘉靖地震以後。拓本之存于世者已與赤刀天球共珍。册尾有山史手書。勗其子。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爲題跋。今距山史又百年。其寶愛更當何如。碑云周鑒于二代。今本論語作監。云納祭之禮。今本周易作禴。文殊而音義同。漢人傳經。授受各別。不皆同文也。

朱筠笥河文集

余讀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稱引集靈宮所見。與夫顧氏考左尉之制。京兆尹遣掾佐之事。及勤若仲若登假之文。詳哉其言之也。而余同年友錢君曉徵又據洪氏隸釋校此本。文之亡者九十七。其殘缺者又

數字。蓋宋末拓本也。此本明萬歷中得藏陝西東肇商雲駒、陰商雲雛兄弟家。尊以贈武平郭宗昌允伯。允伯命侍史史明遠懷帝重裝之。時天啓元年正月四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入國初。華陰王宏撰無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而南。歸歙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槎爲徽州學官。乾隆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並獲。癸巳。余在江南。將北旋。星槎以全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史記封禪書。高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常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卽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今太祝並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去孝武皇帝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又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故也。碑云。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蓋一歲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蓋五祠。江水四。餘皆一歲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焉。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通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則恭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皆然。則漢碑二書相發。所關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按注安曾孫。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舉。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卒。謚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碑稱逢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而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卽位。爲建寧元年。時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然則此碑之足以補益范書者多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爲漢隸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書之俗。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按、虛爲本字。而今作墟。詩升彼虛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琨玕。可證也。約爲本字。而今作繞。公羊傳夏曰約。注鳶尙麥魚始熟可約。揚雄箴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證也。華爲本字。而今作華。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可證也。馮爲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尙書顧命憑玉几作俗憑字。餘皆作馮。可證也。此本字一也。登與一通。詩壹發五豝是也。脩與修通。易脩辭立其誠是也。徵與遲通。郊祀志徵迎合處。師古曰徵卽遲字。其字從彳是也。址與址通。左傳略基址。注城足是也。亨與享通。易公用亨於天子是也。摩與磨通。左傳摩厲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共與恭通。詩序柏舟共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共世子是也。女與汝通。漢書地里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矣字从人从厂。象張布。殷字从反身。與字从同。秦字从禾。盞字从止戈。豐字从丰。風字从凡。顯字从厂。證字从天从止从已。精字从丹。銘字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章字从申。州字从重川。難字从篆文心。恭字从心。尉字从巾。陰字从今从云。陰字从阭从韶省。會字从古文囮。此與小篆合三也。其變字作變而不作變。其字作其而不作其。年字作年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剌字作剌而不作剌。遲字作遲而不作遲。嚴字作嚴而不作嚴。荒字作荒而不作荒。梁字作梁而不作梁。雖字作雖而不作雖。屢字作屢而不作屢。敘字作敘而不作敘。睿字作睿而不作睿。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丰从豐而作禮。史从卯从一而作之。還从弓从用而作通。气象形而作氣。歲从步戌聲而作歲。夏从臼从夊而作夏。寧从巳从丂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疇从田从寸而作疇。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豐。從从彳从止在舟上而作前。亾从入而作亡。卤爲鹵在巢上象形而作西。從从宀从疋而作深。垂从土乘聲而作垂。亏从丂从一而作于。桑从叒而作桑。蠶从蚕蠶而作蠶。蓺从蓺而作蓺。兼从秝从又而作兼。章从音从十而作章。馨从香而作馨。吉从士而作吉。蓋从皿蓋而作蓋。無从無而作無。明从日月而作明。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夌而作陵。得从貝从寸而作得。掾从彖而作掾。德从直而作德。勑从東而作勑。顯从水而作顯。此變篆作俗書之俗也。又施作施。垂作垂。廣作廣。原作原。峻作峻。剛作剛。毀作毀。致作致。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掩瑜。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是碑得失。是非之不相掩。輒錄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元按此碑

畢沅關中金石記

此碑世有兩本。一爲商邱宋氏犖所藏。一爲華陰王宏撰所藏。皆宋搨也。宋氏本。雍正初姜任修摹刻于揚州。郭本今爲曲阜孔繼涑所刻。兩本字殘泐處悉同。世又有所謂全本。則不足信。元按此跋耳食臆斷。不可爲據。

桂馥跋

碑云延熹四年宏農大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又云袁府君字周陽。汝南汝陽人。案後漢書侯覽傳。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云云。崔寔傳。實建寧中病卒。太僕袁逢備棺槨葬具。靈帝紀光和元年。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司徒當作司空。蓋誤也。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袁術傳。術、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術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章懷注云。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案延熹四年至光和改元。凡十八年。逢由太守遷京兆。遷太僕。校尉。而進司空。史傳皆有明徵。其卒官則執金吾也。其亭侯則襲父湯爵也。袁安傳。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篤厚篤信。蓋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老。特優禮之。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冊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此碑。前賢著錄。皆不及逢。余謂建碑者逢也。碑云京兆尹勳盛都水掾蜀陵社遷市石道府佐新豐郭脩察舉京兆尹卽逢也。不可略。因據范書著其世系官階於篇。

武億授堂金石跋

碑云。唐虞時各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賀之鄭志鄭答孫皓云。唐虞之時。五載一巡狩。夏殷之時。天子六年一巡狩。禮文殘缺。雖于二代之制有所未定。蓋成大儒。其說必授自師承。則損益在夏商。已約略可按。而碑既云未聞。康成又云蓋以疑之。亦以無正文不自爲斷制如此。然則古之立言者蓋其慎也。金石文字記證此碑香察非名。因及於漢碑未有列書人名者。案洪所收武班與羊窔道碑。並載書人姓名。則漢碑固有之矣。

武億金石遺文錄

顧亭林謂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爲名。殆非。予考李翕郙閣頌。列故吏下辨仇耕子長書此頌。武班碑列臨菑嚴祺字伯卷書此碑。漢碑何嘗無列書人名者。

王昶金石萃編

按額題西嶽華山廟碑。虞書以華山爲西嶽。至周都鎬京。則華山轉在邦畿之東。不得稱西。故改吳山爲西嶽。詩崧高正義引韓詩說云。周都鎬京故以吳嶽爲西嶽。而以華山爲河南豫州之鎮。至周平王遷都雒陽。因以華山爲西嶽。而其山在秦晉楚三國之間。亦無望祀之文。至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在山之西。故自周至東漢。一千一百餘年。雖修禮祀。而不以西嶽名。至光武徙都洛陽。始復其舊。故是碑始稱西嶽也。碑末丞張旁字少游。隸釋云。碑以旁爲防。旁防二字。皆說文所無。徐氏新附。防字云明也。按隱五年公羊傳。防于此乎。蓋平石經作放。鄭注致工記。旅讀如放此乎之放。知經典本無防字。列子黃帝篇。衆防同疑。釋文亦云防或作放。而碑有張旁。蓋漢時俗字。石經亦中郎所書。而不作俗體。古人愼守經訓如此。郭香察書。弇州跋撫漢人鄧廣德梁不疑諸名。謂東漢原有雙名。辨察書之非是。然古人多有以字行者。且以察字命名。姚察以前。史不多見。其卽律歷志之郭香無可疑矣。此碑久毀。拓本存于今者。大興朱氏所藏。卽明陝西東雲駒兄弟家藏。以贈武平郭宗昌者。此本後又歸商邱侯氏。乾隆初。上海兵部侍郎浚公。如煥督學河南。得之。黃君文述與浚同鄉。且有戚。遂歸黃氏。尋又爲同年朱君鈞所得也。又錢詹事大昕得鄠縣天一閣所藏全本。蓋未經割裂。其碑式可與隸釋互證。最爲可寶。聞近亦失去。視終以未見爲恨云。元儆此碑乃詹事子東壁所得。非詹事所得。聞近失去者乃其子印氏非失去也。

阮元學經室文集華嶽廟碑二跋

秦泰山石刻殘字。乾隆五年燬于火。世間拓本日少。予所見僅三本。此本得自曲阜顏運生崇榮。凡可辨者三十字。碑陰刻北平許氏隸字題跋。漫漶難辨。漢西嶽華山廟碑。毀于明嘉靖時。今海內拓紙僅存三本。一是明萬歷中濂陝西東雲駒兄弟家。後歸武平郭允伯宗昌。允伯重裝之。天啓元年。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國初華陰王山史士禎字無異名宏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康熙間。在淮安張力臣鵬家。甲申年。陳香泉在揚州周雒齋亭處獲觀之。乾隆初。在上海。淩侍郎如煥家。乾隆三十一年。上海黃星槎文蓮與淩爲鄉親。遂得之。後七年癸巳。歸大興朱竹君學士筠家。一是明季長垣王文孫瑞沖所藏。文孫與王覺斯爲親家。卷首有覺斯題跋。康熙三十八年。歸商邱宋漫堂華家。朱竹垞跋所謂驚心動

魄者。繼歸商邱陳氏。嘉慶二年。歸成親王詒晉齋中。今余所得。乃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坙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翰林祖望。謝山有跋。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坫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於印氏。十二年丁卯。歸于余。此本單紙未裝。整碑完全。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二行居中。略偏于左。蓋前空十行。後空七行。額左題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弈。又云。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監察御史崔瑨。巡官協律郎王式。右題云。劍南西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兼御史大夫李德裕。判官殿中御史內供奉崔知白。觀察支使兼監察御史張嗣慶。江西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令裴胥。當碑內第五行下空處。題云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予文。被旨設醮于嶽祠。庚戌。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俱七日。龍壬子。入內□□省內侍殿頭阮易簡出使經原。朝謁會於齋宮。子文題。皆正書。李衡公兩至碑下題名。與新舊唐書相合。亦與余藏嘉定錢江志所引衡公年譜衡公獻替記相合。合觀三本。華陰本長垣本皆是顧標成册。長垣搨最舊。山鎮曰華。春秋傳等百字皆全。第偏旁少損十餘字耳。華陰本則缺百字矣。四明本亦缺百字。惟是全碑整搨。未經裁翦。碑首李衡公等題名。爲長垣華陰兩本所無。紙力已敝。亟爲裝治成軸。不可緩也。余謂泰華兩碑。自今以後。搨本更少。今適同在余家。共裝一匣。爰屬長洲吳雪鋒太學國寶摹刻二碑。置之北湖祠塾。以拓本貽同學焉。又余所藏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盤詰卷。其第一段。卽是華山碑跋。更摹之。補刻于所缺百字之空處。亦所宜也。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都南濠元敬引徐季海古蹟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亦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閉居玩古。不交當世。建寧三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遷議郎。案五侯擅恣。在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悺之弟。必是悺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宦官進。故至偃師以病回里。是大迕悺、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悺以罪自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遣來察書。因此相識。或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中郎集中。載有袁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嘗與伯喈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跡或在宏農。或在洛陽。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晃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蔡邕議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晃議罪。光和三年。伯喈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災異。劾宦者。又嘗與賜之子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學術交遊之蹤跡。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災異時。年四十六。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

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如此。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二

按華山廟碑三本始末。已見第一卷之末元所作考跋內矣。今列寫長垣、四明、華陰三本于後。分爲三卷。以備觀覽。

長垣商邱詒晉齋不闕百字標册翻本第一。按以下三本各題款皆從本册本補入者。

第一葉 前二行行三字。共六字。

第二至十三葉 碑正文。

第十四葉 元豐乙丑王文子題名後半幅。末有西陂款識。

西陂宋摹秘寶

元按大興翁覃溪先生摹本册。於此幅右行書曰。述聖頌。碑石內亦有元豐乙丑知華州王子文題記。與此題同時也。

第十五葉 前半王鐸跋。

隸法中之莊列申韓。元遠精刻。在受禪諸家之上。

己丑三月。鐸爲大老親翁跋。此石久淪沒。或曰被燬。

觀此知元常右軍書不失古法。按此行亦王鐸書。

元按翁氏摹本。此葉內跋云。王文孫藏舊藏本。宋漫堂詩所謂河北金吾老愛此者是也。王文孫名鱗沖。是王覺斯親家。覺斯題關仝寒山行旅圖云。己丑十二月。爲文老親翁。又題燕文貴匡廬清曉圖云。文孫先生世寶。順治六年上巳後二日。又題云。己丑八月。席上再觀。據此。則老親翁上大字。蓋原跋紙墨有損。當是文字耳。　徐季海以是碑爲蔡中郎書。中郎隸體尚肥。故當與史晨、劉熊、夏承諸碑共論之。竹垞所品。尚非其實耳。若但遠引鍾王。而不援率更。一家出自三公。亦未爲得路也。試以房彥謙碑參合范式碑。則此間原委曉然矣。癸丑冬十二月十日。雪後炙研書。草溪翁方綱。

第十六葉 前半朱跋。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勑、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嶽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蓋三者之長。當爲漢隸第一品。余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今覩西陂先生所跋。文特完好。披覽再三。不自禁驚心動魄也。郭香察書字義。諸家辨論紛紛。關中趙孝廉子函。以郭香察書配杜遷市石。其說近是。蓋東漢碑陰題名。存於今者尚多。二名希有也。時康熙三十有九年。四月既望。秀水朱彝尊書。

元按翁摹本。于餘葉內跋云。宋漫堂得此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西陂類稿延熹華嶽廟碑歌。邵青門、馮山公、吳荊山、王孟穀皆和作。

第十七葉以下諸跋

乾隆癸丑冬。陳伯恭侍讀得此碑。余爲作詩。而未題册末。嘉慶丁巳。售於余。乃錄之。時仲春十七日。成親王識。

漢家西嶽華山碑。世間兩本此第一。商邱巡撫之所藏。秀水檢討有題筆。吁嗟魏公四字印。亦欲遐傳守毋失。誰能老饑抱文字。贊紙猶向人間出。自秦登山誦峪興。兩京文章富石墨。嶧碑雖然祭本憔。借碑云亡內司刻。太華極天應井鬼。少昊所治秦所圖。徒聞遺壁鎬池君。不見臣斯與臣德。茫茫萬古此石存。岌岌翻老沙泐。搨本絕少傳已難。眉山又遭蝸子踏。達官當時勢絕倫。古物一文錢不直。我曾再拜金天蒐。大碣荒莎風雨蝕。此碑忽復曳長繩。能不與懷同歎息。文云漢興紹前制。虞典周官稽鑾蹕。孝武之世廟貌隆。特起尊嚴閟宮侐。門曰望僊宮集靈。志荒意惑長生術。欲就鶉首和酌斟。遂乎天神來博塞。國祚中闕嚮明禋。太守能賢率餘力。延袤至今淸于年。十字之外無缺伏。重如元雲垂下天。輕若風斤得其質。素娥一片中秋中。秦折層城北郊北。黃河之水是宿來。蛟擲龍騰相偃仄。如華萬仞絕攀援。人間紙筆書不得。察書市石無了期。小儒舌敝決以臆。我生兩手縣鈍椎。握管僅如著在扔。少時鹵莽踏宮墻。強復低徊史與乙。忽然率子見韶箾。何止歐陽坐旬日。秀水修撰詩七言。商邱侍讀金十鎰。風流坐嘆康熙朝。不愧紬書在石室。　下鈐成親王印。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冬十二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於商邱陳伯恭學士寓齋獲觀題記、隸書。

漢碑。惟鄧閶頌有書者姓名耳。是碑察字。猶鍾鼎篆文。某官某省之省也。是日又書。

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碑耳。（出畧攷考攷餘事，元按此行不知何人所題。）康熙癸巳四月十五日四明萬經觀於宮師宋公舊邸福壽堂。（謝書。）

漢華嶽廟碑，書於桓帝延熹八年，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邕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閉居玩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嶽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澈他人之書，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以後，距猶遵莽制耶，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侯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間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騎驄、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而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或曰必其時實有郭香其人，明見漢史，乃可信耳。予初覩郭香姓名甚熟，恍惚如曾寓目者，因窮旬日之力，徧檢後漢書，得之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即察書其人耶，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熹八年，第十年耳，十年之間，由審佐遷郎中，仕宦常理，距不可信耶，班固曰，安於所習，殘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人亦何憚十日之勞，而甘受千古之蔽耶，庚辰臯月書，後錢唐馮景。

寄來石本得未有。五指捫之心骨驚，周鼎商彝兀到眼，但欽其實誰能名。烏篆鴻都空不次。（靈帝時，頗能爲文賦，及工書鳥篆者，特以不次之位，一蹶紙尾枉千金。此碑氣與秋天肅，好對滄浪獨賞心。漢陽王戩再題。）

乾隆戊戌秋，余見覃溪先生手摹華山碑，蓋從朱竹君學使所藏王山史本摹出，復以金石門雙鈎宋商邱本補之，山史本闕百五字，商邱本闕十字，余因爲雕版，以見二本判然並存海內，覃溪爲賦詩云，西陂一本儲在世，深夜光氣騰蛟螭，必驚隆家聒邨巷，陳子力購寧肯休，距今癸丑十六年所矣，嘉禾汪雲壑殿撰忽持商邱本來，紙墨黝然，望若漆鼎，凡西陂稿中所載諸詩具存，並有王孟津題字，竹垞跋，漫堂太宰手誌，西陂祕寶，誠劇賞也，爰爲雲壑展轉購得，而覃溪詩一若預爲余言者，翰墨有緣，可勝嘆哉，且不欲使吾邑故家藏物流轉散軼，豈獨楚弓楚得，私爲厚幸已耶。　癸丑十月廿有五日，陳崇本識。

華山史所藏華山碑後之二十年，始得見商邱藏本，既喜拙詩爲訂墨緣，且以洪氏原本審核一字不差，雖漫堂自題云缺十字，然嘗門鈎摹時，尚未精審，其實竟謂是完足無闕之本可矣，山史本多闕，固不必言，即天一閣本宋元豐題，首一字已泐去，足徵此拓本最在前也，既爲臨唐題數行，并系小詩於後，因復記此，方綱。

關中漢業隆本根，豫鎮首承秩祀尊，中瑛河洛尙柴望，盛儀不改建武元，延熹上溯百年耳，文字半蝕蒼苔昏，誰歟主者閔廢墜，汝南系出臥雪袁。（碑中太守袁逢，即司徒安平孫，見洪氏隸釋。）察書市石備矜慎，鴻都一字開嵫源，中郎愴勢壽夢喜，季海遡古非空言，由來神物罕傳播，歐趙幾輩資評論，析腰令長強解事，椎碎屈屈塡塊人間，翠墨遂絕迹，一紙貴抵千瑛璠，我思東京已衰季，報功典禮猶虔遵，原本經術飾吏治，立言垂後期勿諼，靈臺孔廟致題識，年號往往桓靈存，光和嶽祀繼脩繕，五侯脅孫元舅焚。（廟帝光和中，有奚殺華山碑三亦見隸釋，其文

有曰，有漢元舅五侯之尊，蓋亭復算，陸祠事，三碑鼎立陵厚坤，玉女窗扉一翹首，光芒萬丈空騰軒，番陽以後著錄少，誰拓赫蹏連數番，年深此搨獨完好，呵護儼沐靈祇恩，得非書法感眞宰，寶晉不沒焦桐燔，西陂購日撫吳日，孟津跋尾簡不煩，郭髯舊本大殘缺，距敢齊行孺弟昆，君於西陂共桑梓，嗜古亦復忘饑煩，撫心一旦楚弓得，璵寶下燭金精堣，詩才我愧遜馮敦，邵氏爾組織時事工瀾翻，流傳聊與誌始末，緑翠紙上森堪捫，蟠胸奇氣頓突兀，五千仞夢扣天門，汪如洋爲伯恭前題題。

銀青光祿大夫行尙書兵部侍郎李德裕。　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　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都團練判官監察御史裴行李商卿下鈐蘇齋覃溪方綱臨本三印。

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令裴胄。　西嶽華山碑唐宋題字，小歐陽猶及見之，今則無知者矣，因商邱藏本有宋題字，故爲臨唐題於此。　胄與吾友錢辛楣詹事共論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非太，今見四明范氏所藏延熹華嶽碑額旁唐題三段，皆作大，益信范氏此碑，即豐南禹所藏本，見於鮚埼亭題跋者，雖亦有宋元豐題字，而元字已泐矣，足徵商邱此本，更拓在前耳，因爲伯恭臨唐人題字，並附識此，方綱。

下鈐翁方綱印。

案宋神宗元豐八年乙丑正月甲辰，詔赦天下，乙巳禱景靈宮，乙卯，分遣羣臣禱祭，是年正月丙申朔，癸丑是正月十八日也，其庚戌壬子，則追敘之文，郝既皆內官也，此題在元豐八年，則此本爲南宋搨本無疑，翁樹培識。（錄畫。）

成邸示我華山碑，照我蠶眉入太古，元精中貫嶽色寒，耿耿光芒射寶字，郭香察書辨者多，臆說紛紜自嘲侮，季海復謂中郎書，摭拾無憑吾不取，古人能書無書名，漢碑傳者誰能數，獨於嶽廟叩姓名，翻爲前賢笑迂腐，此碑不合延熹年，宦權黨禍綱災盪，歷刼幾經兵燹餘，土花剝蝕溷風雨，不合又遭嘉靖末，縣令淫威暴於虎，諸碑不毀毀此碑，鑿爲砌石臥荒楚，遂令妙蹟化作塵，珠玉拋同瓦礫伍，郭趙諸人競考據，究於金石無多補，乃知異物貴眞賞，會見豐城劍芒吐，鬼神呵護文字全，殘石雖埋等糞土，此碑能傳遇亦苦，嘉慶丁巳四月，鐵保謹題。（泥金字，下鈐牧仲二印。）

西陂宋犖祕寶。

元按翁氏摹本冊尾云，癸丑冬，始獲見宋商邱所藏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陳伯恭學士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撫搨五日而還之，視廿年前雙鈎王山史本，形較細瘦，而神逾厚矣，昔桂未谷自出阜借得金冬心所鈎摹一本，即從此出者，春秋傳傳字訛作傳，予竟誤據以付伯恭鋟本，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邪，宋漫堂雖自言闕十字，然此本實與洪氏所釋無異，即闕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具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爲海內第一本矣，除夕前二日識。　欽石來都，叩之，知四明本元字紙破，非石泐耳，然則四明本畢竟還他第一也，四明本，予已摹爲大軸，附識於此。

四明本，閔錢氏又售於印氏，甲寅三月朔記。

延熹華嶽碑，世所流傳煩悲之三本，予皆摹藏之，四明本、僅得雙鈎本耳，長垣本最完，而用墨過重，不

無稍拙滯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勻，古色蒼然，雖損失較多，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洵名蹟也。安得以此三本合校而勒之石耶。丙辰七月方綱記。　此西陂宋氏完好本，金壽門、高南郵所鈎，並出於此，吳江陸直之鄉，在西安見兩本，一魯於惠民李君哲琴一未剪本，索直二百金，加以郭允伯及范氏天一閣本，海內所存，可屈指矣。覃溪先生雙鈎本，并此而三，然各有合處，不相掩也。乙卯登高日桂夏。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　卷三

揚州阮元編

四明楊州全碑褾軸未翦本第二

元按此本原是單紙未褾，是以全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嘉慶十五年余褾為掛軸，始有題跋。今將全碑摹為縮本，分裁兩截，再分四片為上右、上左、下右、下左，合而觀之，可見全碑及唐宋人題名矣。四明所缺百字則以長垣本補全，而以墨線界之。凡長墨線外，河定國歌等字皆長垣本未損，而四明華陰已損者，凡（　）。短墨圈如祀思祀至等字皆長垣本先損，而四明華陰亦損者。

大和軍士[illegible]日　當　金[illegible]
華陰縣
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十三日
涇州都判官監大和五年九月
張嗣慶
觀察支使監察御史
崔知白
判官殿御史裏行
御史李德裕
觀察使都尉[illegible]
觀察判官檢校
高[illegible]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國。亦有事于方嶽。祀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方嶽。祀高祖初興，改秦渭祀。大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孝武皇帝備封禪之禮，思覽海之道，巡省曰望，偃門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爲歲一禱，而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

山廟碑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僕射即兼德裕
大和三年月十有日
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兼
判官殿御史裏行崔知白監
察御史裏行李商卿監

元按此上左

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軨過宮，祭然其甲子弘農大守安國侯沒南泰蓬宮之義，精通誠至，初祭之福，乃案經傳所巖巖西嶽，峻極穹蒼，有河玥遂，崇華曰雞梁馮于嶇峻，文武克昌，天子展義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芳遐襄，凶札孳敘，吉祥歲，其有年，民說泰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甲子就泰府君，諱逢字，周陽，沒南女陽陵鄒人，丞張易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京兆尹，勑臨都水掾，霸陵杜遷市，后遣

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元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昭卬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親至其山牲祭燔燎夏書則未聞所損益周驪於二代十以圭璧樂奏六歌

（元豐二年歲次己卯月癸巳朔十五日乙酉設醮事　狀稱庚戌內內侍傳侍殿頭郭隨奉
令賜語致祭使日龍圖主子大內呂內侍殿頭侯易簡
出使淮浙朝謁會於禮宮子文題）

時祠之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壁曰存儀壁門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寧用正壇記今垣趾營兆猶存十后以歲時祈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所立碑后祠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華嶽之主位應古制俯瞰崛起填閼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載原本所由銘勒斯后垂之于後其辭曰

陽觸后興雲雨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迹狩省方王宗之類禮與伏羲六樂之變舜以致康在漢惟安國兼命斯章尊俯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無疆

尹孫府君到歆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人孫府君諱璨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時令朱頡字宣淳廿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華陰王蓁字德長書佐新豐郭睿察書荆者潁川邱鄲公脩蘇張工下君

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北平翁方綱題記

昔竹垞朱氏見西陂翦本即有漢碑弟一驚心動魄之歎若見此整拓全碑更當何如既亨書

漢西嶽華山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為全碑整拓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楊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闕處伯元識

元按以上題款三段乃刻于碑陰非寫于軸者

題北湖墓碑圖（墓碑字漢西嶽華山碑三國天發神讖碑近代並發掘本拓可寶貴予藏三碑祇本其坡坦之上名之爲墓碑陰以詩紀之）

吾愚未學鑒與叢唐陵宋闕多然疑但曾手摹十石並刻書史論誇汗畦下此秦碑立泰岱石刻明白丞相斯延熹蔡郭華嶽廟江都皇象神讖碑近代數碑次第毀一紙在世能神奇定武各石歐褚耳七十本尚談姜夔三碑真跡下一等況是秦漢三國時古人雖法人石理何等楮墨差豪蓋吾齋積古見三絕訪古者至曾嗟咨客曰是宜并摹勒一日不刻人雖遲江南市石北湖去九龍岡上吾家祠雪鋒吳氏善篆隸奏刀素騎親磨治淺深完缺盡相肖登登林下鳴龍槌十夫扶起鼎足峙相檢並立平不欹巖巖巉巉雙嶽色蒼崖翠壁交陸離建業古氣蒼鋒銷樂林陵一抹無蹤卑廿泉山色臨湖見朝嵐浮動青松枝西漢殿石我手獲壇可配魯祝其（金于甘泉山手獲王晉家上石）龍藻盡已百年久林屋豈爲吾國之吾來補寫刻石者三碑添在珠湖湄坐使此圖成故舊摩挲合作墓碑詩瑯邱之樂古所歎他年老倦歷相思　阮元藁

元按以上詩一首乃題于王龍壽畫軸內者

元按以下所列乃幸未後標軸中新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翦本即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熙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惜翁謝山有跋載鮚埼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壁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衛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賓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翦未標是以謝

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左右。唐李衛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衛公兩至碑下。與和齋唐書及余所藏嘉定鎮江志所引衛公年譜衛公獻替記皆合。華山漢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本也。其第三本爲明華陰東裴駒兄弟、郭允伯、國朝王山史、張力臣、凌如煥、黃文槎諸家所遞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乃明長垣王文孫、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人丞所遞藏。有王登斯、朱竹垞等跋語。今歸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二本皆顧標本。而長垣本有字皆全爲勝。余既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暨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嘉祠矣。復攜元本至京師。紙力已敝。急爲裝標成軸。復在桂香東少宰家。借到長垣百字。補于缺處。且記以詩。太華三峯削不成。夜來碧色無深淺。偶入染作延熹碑。飄落人間止三卷。長垣一冊歸商邱。但損偏旁最完善。華陰東郭又一函。椒花館中見者鮮。我今快得四明本。玉軸綿蕊示尊顯。豐全范鏡三百年。入我樓中件文選。慰心勸魄竹垞詒。七尺巖巖翩空展。渾金璞玉天所成。幡然不受人裁剪。唐宋題字皆分明。衛公兩款夾額篆。全身平列廿二行。波磔豪蒼盡能辨。一字一朱青蓮花。玉女翻盆墨雪軟。已已摹鐫向北湖。市石察書書佐證。湖邊更刻泰山碑。緑色雙雙照人眼。　嘉慶十五年歲庚午清明日。揚州阮元書于京師衙聖公第中。嘉慶十五年。此碑既標成。得觀詒晉齋長垣本矣。冬十月。朱竹君之子少河名錫庚者。歸自山西。復相約會于南城龍泉寺。各攜華陰四明二本。校讀覓卜。二本蓋同時所拓也。計華廟碑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洵金石佳話也。阮元記。

乾隆癸丑。余得見華山碑。嚴十字本于商邱陳氏。題以七言。後歸于余。嘉慶庚午。見此未翻本。附錄前作于軸末。　漢家西嶽華山碑。世間兩本此第一。商邱巡撫之所藏。秀水檢討有題筆。吁嗟魏公四字印。亦欲遐傳守勿失。誰能老飢抱文字。繭紙猶向人間出。自秦登山誦略興。兩京文章富石墨。嶧碑雖焚漢本撫。岱碑云亡內司刻。太華極天應井鬼。少昊所治秦所國。徒聞遺壁鎬池君。不見臣斯與臣德。茫茫萬古此石存。岌岌溟涬老沙泐。搨本絕少傳已難。屢遭媚子踏。達官當時勢絕倫。古物一文錢不直。我曾再拜金天嘉。大碣荒涉風雨蝕。此碑忽復曳長綱。能不興懷同嘆息。文云漢興紹前制。虞典周官稽聲鐸。孝武之世廟貌隆。特起尊嚴闕宮僊。門曰望僊宮集靈。志荒意惑長生術。欲就鵠首相酌斟。遂呼天神來博塞。國祚中闕祀事衰。太守能賢重修職。朝端昏棄曠明禮。稍稍規模率錢力。延熹至今浩千年。十字之外無缺佚。雖如元雲垂下天。輕若風斤得其質。素藏一片中秋中。秦折耐城北郊北。黃河之水星宿來。蛟螭龍騰相逼仄。商盤魯壺在崇坫。瓊草金芝上僊植。如華萬仞絕攀援。人間紙筆書不得。法書迴可日月垂。其人豈必中郎賞。察書市石無了期。又手徐趙爲蚶翼。小儒舌卑聊闕疑。大抵紛紛決以臆。我生兩手縣鈍錐。握管僅如著在扔。少時鹵莽謁宮墻。強復低徊史與乙。忽然季子見詔簡。何止歐陽半句日。秀水修撰詩七言。商邱侍讀金十鑑。風流坐嘆康熙朝。不媿紬書在石室。（詩撰汪學士、侍讀陳伯恭先生。成親王。）昔顧南原撰隸辨。謂宋漫堂藏華嶽碑。卽華陰王山史本。予親見王山史本。與宋漫堂所藏。實是二本。乃知南原說之誤也。今芸臺中丞得於嘉定錢氏。則卽是全謝山鮚埼亭集所云四明豐氏之本。非有二本也。乾隆己酉。予有寄題辛楣少詹得華山碑詩。其明年秋。辛楣攜至京。借留予齋。鈎摹成軸者。亦卽此本。

也。觀者勿以辛楣無跋而疑別一本也。用山史本王孟津韻。　經師兼及金石。跋尾皆明祕甬東。來薰紫雲堂下步。憑欄小語記錢銜。　嘉慶十五年春三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時年七十有八。

乾隆庚戌秋。八月望後。嘉定錢竹汀持此未裝大幅來都。借留几間旬日。周山茨、陸晉十、羅兩峯同看。至今二十年矣。嘉慶庚午春三月十八日。北平翁方綱記。

是秋七月望。因校揚州新刻隸韻。復借至蘇齋。謹審明白。並前變鈎數行皆無差舛矣。王字是作上下二曆。其中間直畫正中不相連。而亦不多空。今日重刻本。或有中直相連。又婁氏字原于中太過空者。皆未得其眞耳。方綱又書。

家父以手自鈎塡四明本大軸。及山史長垣二摹册。命愚兄弟以此對看。竟日。庚午三月廿日。樹培、樹峨同記。

桂芳弱冠時。從欽州馮魚山師遊。皆於見山樓中借陳氏所藏華嶽碑。世傳爲長垣本者。手摹一册。藏齋中者二十年矣。自拓本歸成邸後。時得借觀。今芸臺師復出示四明未翻本。較長垣本雖缺百餘字。而存者鋒芒銛利。筆法可尋。尤可寶貴。張璧間坐臥其下三日。信與此碑有靈緣矣。敬題數字于末。嘉慶十五年三月二十又八日。借家弟桂舊同觀。

嘉慶庚午五月。芸臺中丞出華嶽碑四明未翻本見示。復從成邸假余舊藏商邱本對看。是日商邱陳崇本識。

嘉慶十五年五月。烏程嚴可均藉觀華山碑。坐臥相對者九日。雙鈎一本而去。同觀者同縣張鑑、吳江陸繩也。

越旬餘。復在陳定九丞宅藉成邸本與此對看者五日。嚴可均又記。

嘉慶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仁和馬履泰、常熟言朝標、歙朱文翰、泰州朱鎮年、程鄉宋湘、遂寧張問陶、侯官陳壽祺、錢塘屠倬、海寧陳均、烏程張鑑、德清蔡之定、同觀于京師揚州館之圃雲書屋。之定書。

嘉慶庚午孟冬。歙徵程瑤田、定安張岳崧、歙洪瑩、大興朱瀛同觀。岳崧書。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考卷四

華陰東郭王朱標册覆本第三

第一葉前半洪津王澤興郭允伯詩六首與本碑無涉茲不錄後半即沈荃跋

華陰王子山史博雅嗜古所藏定武蘭亭、碑、醴泉舊搨皆精妙入微而郭香察隸書華嶽碑尤冠絕今古碑幾已久海內僅存此本山史居近名嶽又與郭東諸君游密精識邃授受矜重歸然與三峯並峙益可珍也但恐神物易化風流漸邈當亟謀撫泐如鉤摹介休故事俾漢隸面目猶存天壤間山史其重圖之哉　丙寅五月廿二日灝發青門倚馬漫題華亭沈荃

第二葉額每半二字

第三葉前半額二字後半碑文

第四至廿葉皆碑文每葉前後共六行行六字

第廿一葉郭跋

新豐郭香察書西岳華山廟碑其結體運意乃是漢隸之壯偉者割篆未會時或肉勝一右一今遂爲隋唐作俑如山子諸字是也余家舊下近百年前有客訪其石已毀此搨獨巋然如魯靈光並嶽色同來暎發几席殘闕僅百二十餘字存者鋒芒銛利如新拱璧駟馬云何可尙碑建于延熹而謂以莽制東京無

二名察書者監書也夫莽漢賊也當莽世已欲啖其肉瀦其宮不廢安有世祖正位二百年尙尊莽制不衰邪按莽孫宗坐罪死莽曰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是當莽世亦自有二名也況即往牒一按二名不可勝紀則皆說無據益可笑也集古錄謂集靈宮不見他書惟載此碑董逌黃伯思廣引諸書駁之加詳夫以永叔蓋代之學缺漏如此誠爲可議然何關名義也則余于此烏容以無辯此搨舊藏鑒莊樓雲駒舉以歸余雲駒博雅能詩善漢分法于余獨有臭味之雅余之寶此又不獨以物也　天啓元年上元後四日試筆偶書宛委山人郭宗昌允伯

小華劉澤溥潤生觀

曠世之寶當與鶴鶴亭並傳此意非亭中人不可語也陟道人觀帖痛飲竟日不能舍去　嵩山弟孟龍跋

第廿二葉前半即上文郭跋及劉澤溥題名孟龍跋後半乃王宏撰跋

漢人分書爲唐宋人所亂有古今雅俗之別而世無能辨之者蓋辨之自宛委先生始先生藏古帖甚富華岳碑海內幾無第二本此本鋒芒如新尤爲難得先生珍之有以也先生所自爲書四體各臻其妙至講明漢人分法當與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或云先生豈能作哉能述耳嗚呼秦漢而後此唯作者難正善述者不易也　甲申春日華山王宏撰書於翠微園

第廿三葉李因篤跋及謝鉅款

爲山史道兄題所藏郭香察書華山碑

夏五小歸長安著氣煩襟又苦訓對不休向人數作囈語山史以香察碑屬題遂巡未遑也攜出西郊疲甚坐而鼾睡及得枕雙眸烱烱鑠爲岩下電彷徨中夜有微雨始能成寐晨起則涼風上衣帶矣過金湯書中展卷如一閱之市忽逢高坐道人鬚眉出意表可敬也頃在太原傅公之宅數爲予言漢分法自云顏得數千年不傳之祕嘗欲過介山更作郭有道碑惜其不睹此碑也元美歎逸少書既擅古今之絕故後世罕有稱者而山史諸體俱妙其子伯佐亦嗜嗜逼人裒然右軍大令矣嗟乎斯搨之高古不必言雖胤伯不能常有而終歸山史自今世世守之擬議日新直追君家烏絲山頭之故于嬭曰百世之後當並驅元美所不及者臨池耳予與山史則自謂事事讓之不獨臨池也然終畏山史善書勉盥篆之匆匆從十指出矣同學弟京兆李因篤孔德甫以天生行

歲在乙卯劉澤溥再觀若毋今年百齡喜志於此即呼子慮莊孫奉時同觀

淮陰張弨力臣觀于延齋

河東弟李約龍雲起觀

元按翁氏摹本册于此幅左方書云劉潤生再觀康熙十四年乙卯於是上距宛委之歿廿四年矣潤生爲宛委作金石史序云先生與父同齡忘年友余又云壬辰初夏聞先生歿以乙卯潤生母百齡計之則宛委歿於順治九年年將八十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三日於原心亭校金石史歸而籤燈書此

第廿四集（前半山史跋，後半和集字部冊）

華岳碑希世之珍也，什襲以藏，非承我命，不得令人輕爲題跋。外有孫少宰、顧徵君、王明經題，另爲一冊，並附之。　庚戌六月十八日辰示輔兒。

秩宗宏鑒文冠西京，古曰幽岐，重使傳經，望雲請命，孝德惟馨，欽若嘉業，封兆集靈。　和集郭香察碑字。

元按翁氏摹本於此幅右方書云：陳香泉金石遺文錄云：華岳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已轉異淮浦張力臣，予訊之不獲，循環於胷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中，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周儀字宜，號確齋，纖晷臨摹，兼錄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潤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即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陳香泉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所藏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乾隆四十三年秋七月九日，方綱記於寶蘇堂。　又曰：宋漫堂本得自王文蓀鵬冲家，漫堂詩所云河北金吾老愛此者也。漫堂本前後有鵬冲二字白文小圓印。

第廿四集以下諸跋

尤伯與予兩世年誼，聞其好古多學，因書近作，不暇作文。　欲卜居華山頂，與南中幹、郭允伯、王季宏、東氏兄弟，想像華山何日到，舊曾辭我蓮花東，高霞不覺飛人外，一屋岧然出石中。欲跨金神捫北斗，還歙歙，引南鴻，白頭雲臥要名姓，儻是無言錄裏翁。（欲並秦約，謂行遠，老是允伯。）　畫中記省畫中山，遠應來人何未閒。散寄好詩收拾得，芙蓉時節入秦關。（其一。）太白以南路欲迷，杖藜所過史裴裴，何顏可占結案屋，蕊不泉東華嶽函。（其二。）華清宮裏樓不見，金粟堆邊鳥又飛，爲詩山僧忺我去，滿林明月一樓衣。（其三。）秦川商嶺碧氤氳，流水聲中弔古墳，白髮未來安頓盡，莫教垂老哭高雲。（其四。）山臨盤屋盍嶔崟，久棲青嵐物外心，住在世間餘半世，窮花潭水古意深。（其五。）　戊寅七月洪溶王鐸書於北幾。

華嶽碑久爲六丁攝去，詎意斯搨尚存人間，然不落俗父手，而歸之允伯，供以名花，薦以異香，案頭與尊卣彝鼎爲伍，可謂得所托矣。吾願髯公攜此向泚園時，餉有山雲冉冉來下，便可緘藤付襲，勿復使神物生睥睨也。　潭陽王壽題。

弟梁應圻君士觀。

憶先司空世父爲泚園先生題是冊也，是在壬午，維時頗謂余曰：此碑今不復存，即拓本亦未易覯，誠希世之珍也。儒子知之乎，余徐拜受教，幾三十年於茲矣。今爲王子山史所得，山史與泚園爲莫逆友，其藏於嘯月樓與藏於松談閣當無以異，可謂得所歸矣。然山史所藏古今名書畫甚富，甚足爲珍寶，此第其一耳。己酉春日，山史攜如京師命跋，徐書此以附先世父後，輒不勝今昔之感云。　南廷、鉉。

甲辰春，余得交山史先生，先生弟蕃余，示酒論文，令人氣志一新。迨乙巳仲春，余遊華下，先生出所藏諸古帖，示余，余得擬目爲香察、禮器二碑，爲漢隸最，禮器碑尚蘚然無恙，此石久毀，存海內者二本，此本爲

郭允伯先生世藏，今歸先生，展縮變化，光怪陸離，真神物也。竊聞神物知歸，信肰。　三原弟王焯書。

秦碑均已屢物，生平獨愛漢隸，最從朱仲宗家，覽漢多帖，時共朱長生、朱子斗嘆嗟爲毋可企及，既入華下，同王季安躋巡莊樓，東雲嶺雲雛，盡發藏漢唐名蹟，搜探一日，蹴案飛舞，謂髮飫此生已，後見郭允伯，相與馳心千古，接形神外，談出商彝二法，物對時几上，瀟然爛然，出銅玉印章數百，貔蛇一羣，逶迤背向，自擬印史幾帙，精微不可言。最後出郭香察隸華嶽碑，古妍雅秀，體製瓌偉，如沐雨新枝，愈挹愈益，無痕迹足測，嚼杯賞識，惟恐違之。昔人謂金石不可磨滅，毋乃言是。其侍史之裝製，更爲絕倫，關中好事家，總莫逾之。　天啓癸亥秦暮社弟梁爾升君旭題。

允伯又藏郭香察書西嶽華山廟碑，隸法之妙，已有定價，而允伯所自爲跋，辭旨詳覈，且書法簡淡，神意閒曠，幾與碑字相爛美，尤可賞也。允伯嗜古，甚於飲食，每出無論遠近，必以三代彝器、秦漢人書、晉唐人書數種隨行李，稅駕處先展一過，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侍史史明鑑偃蹇，復能不誠方回，知及文章，事事有意，此帖裝製，實出其手指，精絕一時，令覽者增敬，即主人韻致高遠，又從可知識矣。　天啓三年上元後五日，友弟懷難季鳳書。

是日友弟懷丸長生觀。　弟諳斗子斗同觀。

王元美謂挑拔平硬，如折刀決，方是漢隸，今觀此碑文，及王語若合符，允伯博雅名家，精裝寶玩，而書法藩體，俱臻化境，心得之趣，源委波流，有自來矣。　同日友弟亮汜仲宗題。

是碑久蝕，舊搨且與古人墨蹟爭重矣，雲駒嗇此，歸之允伯，允伯侍史裴漢妙得古法，政如芳蘭養以綺石，爲賞鑒家一段佳話。有宋米蔡好古奇癖，其易王略帖，遂至相苦，眎雲駒允伯，無孫一籌。　南居仁泰山殘碑無字、華山漢碑并無石，余欲補此兩碑，如東哲補南陵諸詩，非允伯秦漢手不稱也，不意典則尚在松談閣中，允伯所藏漢碑，此爲第一。　韓霖

敬題郭先生所藏華山碑。　西峯信嶽尊，茲碑亦祕寶，下□三千年，雲翰騁仙藥，古意結葳蕤，等若巨靈造，符采合天然，樸真見元灝，世學江河奔，篆籀詭如墉，皇宮最珍惜，風火急崩倒，杳渺二百春，蒼頡勿可考，郭翁嗜癖深，感發胥庭早，帝賚先跡存，付與叶神巧，苦埋渾渾全，點畫豪毛好，郭翁參其源，衆流極淵討，塵海張玉壺，蕃林秀瑤草，往聞湘東人，鳥跡見道奏，特此追古義，樸與適懷抱，劉蕊匪遐尋，許詢有餘道。　玉湖社弟陸啓宏具草。

郭允伯先生家藏華山碑歌　生平金石俱謏褻，華山嵩古爲之宗，石隸刻畫乃居首，三條分方剛處中，雲煙奇服豈常度，紫綠仙委寧足容，削成純骨祇稍蒼，蟲立狀影疑從風，漢碑不著詩盡子，碑勒姓名從此始，君家香察垂典刑，直從篆籀擢肋巒，翻留上谷希鴻蹤，驚得瑩璧光狀史，巨靈高掌無聲痕，玉女明星有藏美，後二千年求本支，泚園老子工臨池，輕拂徐振留體氣，緩接急抉尋極脈，坐隅其下定幾日，瘦硬通神寧我欺，從茲神明遊舊觀，金題玉躞長陸離。　社弟金陵孫國棟

華山碑銘爲允伯先生、審契邀焉，搜篆鼎椅，熒熒古神，結于華峙，大不諱憑，復過之燬，石燬文留，鑄及

郭子。郭子叅署。爰文鋟版。古神未墜。布蔚有以。我覽星雲。在郭子指。郭子曰否。在茲石理。石邪文邪。指耶。唯郭子爾爾　年家社小弟司馬巍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察蓋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扶風杜遵市石。句遵書佐新豐郭香察書。爲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遒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蓋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于字學。不應謬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爲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視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爲砌石。余從東雞商借舊本而書其後如此云。

此整匡趙氏子函跋也。秩之。華山王宏嘉玉質補書。己亥中秋後三日。余四十七歲用方于殯墨。

華山碑墨搨。傳世絕少。先君子晚年。得宋商邱家雙鈎本。謂如對臨三百過。庶幾方爲古人。遂棄人事而爲之。已至二百餘矣。不幸損館。使此搨前二十年來京師。先君子之齊賫寶愛。又當何如。夫名跡流傳。亦貴人能習其法耳。使遇之者不學。學之者不遇。又與不傳何異。今茲題跋十數公。雖號善書。如王文安沈文恪者。猶未兼通隸學。而先君子折版於此。退筆成家。始終不獲一見。事之相左。有數存耶。又不知前此爲何人所藏。幾令神物不顯於世。今乃爲鑒賞家所得。殆可無憾已。舊傳內廷有此碑。吾吳顧南原求於東海徐相國。僅獲一見。遂疑余家雙鈎本或出於此。不知商邱另有一本。完善無缺。開府吳中時。士人供得借觀。歸恣沈宗伯亦及見之。南原碑考明言從商邱宋尚書摹得可知外間所傳。皆妄論也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上澣。吳江陸燿跋。

漢隸存於世者無幾。其舊搨則更難得矣。此帖碑板久毀。而楮墨色亦漸就古。宛委嗜好奇辯。此其一斑耳。闕之池易來復。

余少日嗜學慕漢隸。念此碑久化爲有。欲覓一紙不可得。乃允伯獨得此於雲駒所。文人好古。往往於神物有奇遇。亦天之所畀。非出人意。雲駒以翰史世其家。館閣此以遺所親。致豈在允伯下。天地間何可一日無此輩人。　南居益

乾隆甲午冬。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王無異藏本見示。卽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借來齋中。彈十日思力。并諸跋鈎摹裝爲册。此本明萬歷中藏華陰東雞商雲駒蔭西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偕惠靈偃史明二人者善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今此摹册。尺寸悉依之也。人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八年攜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于後云。孫少宰有跋。而庚子銷夏記無之。後轉歸歙之何氏。程易疇跋何氏號嘉

華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歸竹君。吳江陸盧塘自識其臨本云。予得華山碑雙鈎本於顧南原家。謂從商邱宋尚書摹得。其原碑卽華陰王無異家藏本。南原隸辨亦云。予從商邱宋尚書摹得之。卽無異藏本也。方綱既借竹君鈎摹此本爲册。亦遂信爲卽商邱藏本矣。今年戊

戌五月。曲阜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鈎商邱家藏本。則凡王無異所闕之字。此皆有。但更爲鈎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校。別摹其副。以寄陝西。俾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既而以商邱詩核之。則所謂宋搨僅闕十字者。蓋卽此本也。但顧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卽此本。蓋原石第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持節祀焉卽字。末行杜遵石三字。遵書佐書字。又郭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陸臨第三十二本自跋云近得補損之法是商邱之本闕十字。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人間。皆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巖亦云爾。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爲疑矣。春秋傳傳字。陸臨正同。而顧不錄者。偶失之耳。予既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宋得闕十字之本快一對臨爲憾。故姑就壽門雙鈎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璧。延平劍合。終當有日爾。姜名任銘。如皐人。雍正元年以名王無異本摹勒上石。　三原王焯跋。在康熙四年乙巳。此在商邱得是碑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在海內者二本。則是本並著於世久矣。而陳子文金石遺文錄云。華岳廟碑。趙子函爲物。授諸王山史者。郭允伯三字之誤。已轉昇淮浦張力臣。予訊之不獲。循環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臘月。出守黔中。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繼晷臨摹。兼錄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潤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與錄張力臣當卽在此數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一十八年己卯。陳子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九日。北平翁方綱識　瘦同將之陝西。因是秋帆中丞修嶽廟。俾予重摹。延蘇州

之石。系以詩。　二東王郭皆秦人。不聞手摹重勒秦。吳中近來好事者。前姜後陸爭鐫珉。皆云商邱宋氏自闕百闕十誰比倫。滄浪亭子漫堂詠。翠微園後二十春。既從河北王氏購。王文端　那羨華下王家珍。或云陸臨宋藏本。完善宛出鑑椎新。又在十字損者上。幾若三本堂皆陳。諸公所記必一誤。萬事目覩方爲眞。陸云欲臨三百過。前後巧拙奚斷斷。山川精靈蓋不偶。金天盼盤崇則麓。中丞好古重市石。舍人儻亦杜郭隣。余句催我始落筆。霽景正值澄秋晏。雷光鑿鑱引一髮。倏忽倒薤垂千鈞。初如攀鎖上龍背。步步追蹤疑有神。又若通天箭筈口。嶽運實斷橫關津。孰云方整卽奇古。要信姿帖方嶙峋。向來中郎謂勞苦。徒與洪婁追後塵。我臨此本甫一再。但覺元氣來渾淪。他時足躡五千仞。廟拜祠下重逡巡。歸來巾箱磨片石。兒孫雖遠氣脈親。世間真復有二本。與崇觸石孰主賓。未知山靈許我否。因君致問玉井濱。曲阜桂未谷以顏氏所藏華嶽碑雙鈎本見示。卽顧南原所謂商邱宋氏完好本也。爰爲補摹。賦此。　華陰商邱各藏一一闕百五一闕十。聽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矜僅所習。借兩石本不並几。此出鈎摹太拙澀。按圖既喜字無假。寄陝況值碑重立。遠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邱所什襲。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爲追還元氣急。方員奇正文質彬。果若斯言焉得及。舊云中郎非貌取。我昨石經粗經汲。此蓋又承約略間。次仲翰斯相出入。可悔今代顏文學。撐拄洪婁顏岌岌。買璞周人臘豈知。無權子莫中焉執。端從全搨論氣體。何止二京量等級。洪家急就已絕古。訓纂凡將要收拾。商邱雖說字抵珠。深意誰續前賢集。我得見與顧陸同。石本又先嘗覆瓿。函光鑿搨動補句。河北關西盡吾笈。月明如水墨如珠。歎是逆鋒雲氣溼。雙鈎更不費鐫描。

鑿樓空烟自呼吸。商邱陳伯恭編修刻予所摹漢延熹華岳碑，賦此代跋。陳子刻此蓋有由，前後皆商邱。商邱之本不可見，手追目想二十秋，華陰所藏或疑是，異哉我忽覩雙鈎。冬心先生大隸住，金門所摹。何以得見梁園收，安知非出鼠腊假。奇在二本鍼石投，一百玉處玉璺合，儼八萬戶皿丸修。華陰本闕月微脚，前脇後尾纖纖留。尚煩前人屢驚怪，欲於漢隸矜最優。商邱本拓想更早，波法必極豐而遒。漢隸於炘特小變，遒其剛勁豐其柔。中郎蹟自石經外，劉熙最著不可求。夏承州輔幾摹勒，吾於夏石窮冥搜。頗信中郎法不遠，無若此刻神相謀。書評豈必黨徐浩，圖經要異趨鍾繇。故從兩本證一是，瘦肥增減得巧偷。參以七經尚書法，鴈行苗裔風悠悠。碑後作圖寸縮尺，近刻欲傲褚與牛。昨者中丞岳嗣爲，氏本摹寄頗蒐郵。私心終擬自市石，喬嶽精靈非易酬。陳子浩蕩生感激，手磨萬墨工未鳩。萬墨伯齋名，盡刻前賢跋。潛詠十日懷案精校讐，未知西陵聽賞日，賓朋之樂有此不。西陵一本倘在世，深夜光氣騰蛟虬。必驚隣家聒村巷，陳子力購寧肯休。爾時再借華陰本，對案寶鼎敵崇浮。然後踐我市石願，陝本陳本鼎足侍。金精元氣射東海，蓮池下視沫一漚。壺扇石泥銀牒紀，鈎梯字勒神所遊。莫輕界文綴隸續，神之式之同杳嶙。松風吹沸墨花蘚，寒具不怕桓元油。己亥正月三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漢周巡幸禮祀慶，集靈宮建炎漢代。飾闕載紀延熹年，望仙門下聳鼎。隸書壯偉蛟螭繞，經始者誰袁太守。市石者誰從事掾，郭香察書義莫辨。徐洪考究終茫然。徐洪云郭香察書者，察溫宦人之姓也。端嚴自可配白帝，奇古直欲追周宣。無論史晨與韓勑，撇畫已啓光和先。桓靈秕政令人恨，斯文頗盛于秋傳。片石不隨鐘簴改，精光奕奕射獄運。後來好事錄金石，上絜斯邈邕隨肩。有明中葉遭蟊賊，神物渺滅同飛烟。闕中祕藏或一二，剝落那得驪珠全。此本宋搨缺僅十一字可博一金錢。河北金吾王文孫鵬冲，老愛此摩挲珍。比璠璵璇，何幸鴻寶入我篋。虹光頓壓書畫船。寄語郭縣趙崎二子道，於今好古應讓西陵專。郭長蘅和云，華山作鎮帝所宮，拔地倒成三芙蓉。明星玉女竝娟嬛，天神博處鈎梯通。少昊金天幹元化，虞巡周望秩祀崇。茂陵劉郎斬不死，集靈宮築山之趾。松喬芝蓋紛往來，子仙茅麓大滿詭。亡新變亂道東京，文字磨滅餘荒祀。此碑紀年延熹八，四月維夏日廿九。勒石者誰宏農守，袁逢開先孫璆後。郭香察書恐腿說，曰綏中郎亦無效。或云漢魏古碑今猶有，例不書名著誰某。紛紜辨較姑置之，隸法第一真瑰奇。公此石本得何所，點畫完好無瑕疵。閱方方圓體□備，挑拔勁如折刀鈹。斯邈故是文人行，冰潮呼作大小兒。光和以前得有此，峋嶒石鼓肩相隨。我思桓靈秕政吁可詫，歎息痛恨誰能那。鈎黨橫壞北寺獄，僧官更諸西園貨。太學石經空駢塡，鴻都鳥篆資嘲雌。雒陽鐘虡俄銷燬，飛廉銅馬亦摧破。獄碑獨屬然存，乎五百年安帖妥。明嘉靖間始遭掊，有如嶧碑焚野火。我聞昔人作長歌，缺百廿字相矜夸。何況此本缺僅十，紙新墨古神不磨。虎爪擺挐氣鬱儵，蒼蚪鐵屈枯枝柯。知公鑒賞有眞識，業凡一日三摩挲。嵩山

公和云，太華山高五千仞，金岳克配是天峨。虞巡周狩省方同，中闕篡以贏秦圍。芒碭風雲起赤龍，山川祠祭放秦宗。茂陵嶽跡徧天下，集靈宮築靖函封。亡新矯誣神不享，露盤零落仙人掌。建武以遠非聲虞，勒銘實自宏農放。河南山鎮冠雍梁，時巡禮與恆岱方。觸石興雲蒸農桑，有年祈報神歆香。碑建延熹紀年八，四月廿九日逢甲。袁逢經始孫璆成，巖巖嵯峨發軒翰。石從商陵杜遷市，書遺新豐郭香察。慨自若頡鑄史丞相斯德文龍爪。迷前規，小篆程邈改爲隸。六體又雜甄豐爲，李陽冰湖遞擅奇。八分由隸權與之。要知漢隸之妙在龍舉，戈波撇盡如錐畫。此帖鼎峙骨力強，方璧圓珠鼎彝古。（朱竹垞云漢隸三種一方整一流麗一奇古此帖之）徐浩以爲蔡邕書，邕時稱疾方閒居，固辭五侯彧琴召。肯上三峯倒薤破，浩之所記殆訛繆。獨惜獄碑名字漏，或云漢刻例不名。我隱見聞向誰究。此事捃摭無短長，桓靈時事關大綱。□官書鋼疵人獨苛，虹壇殿星孛猥兒生兩頭四臂妖非辟。三十六萬黃巾黃，可憐帝子逃螢光。獨有玄碑嵯峨不隨炎劉亡。世事都從駒隙遷。千五百年陵谷墮，每歌滄桑變幻多。方知文字因緣大，嘉靖年間令不才。破碑砌石委蒿萊。六丁假手一何毒，詎殊漢獄雙靈雷。烏嘑有成必壞循環理，萬事紛綸盡如此。商邱公此集古錄，頗苦副蘇皆標目。何處購此最古本，字皆可識摩挲讀。爲搨已苦缺百廿，此但漫漶十五六。嶧山峋嶁不可求，此帖寶之同圓球。集靈宮亦易詳致，未須更駁歐陽修。吳荊山和云，華碑漢隸推第一。芒彩少吳金天晶，東逍嶧碑南峋嶁。光價鼎立齊嶧嶧。商邱先生雅好古，得此善本識隱精。紙新字完少缺壞，嗟余一見心魂驚。此碑刻自宏農守，袁孫接跡勞經營。延熹八年斗建巳，月廿九日告厥成。郭香察書紛聚訟，古碑謂不著姓名。或云中郎亦罕據，筆蹤驚絕要莫京。虎蟠攫拏鳳翼舉，長劍修鎗摩鵬鯨。規逸珠樹矩洩玉，圓流方折隨縱橫。按之隸法兼衆妙，欲名一體誠難評。祖禰上溯籀斯派，苗裔下即潮陽次。熹平石經尚晚出，堪與追逐稱弟兄。桓靈敗德不足數，嶧嶧墨妙聊娛情。吾聞太華削成爲千仞，河神手擘堰崖崩，雲泉大磅礴金液，乘龍戚博多仙靈。此碑歷千五百載，呵護應頌勑六丁。有明嘉靖遭掊擊，神物渺滅同飛冥。成毀相因固其理，世事反覆誰能憑。不見嶧山之碑焚野火，峋嶁蹟祕涕泗零。公得此本眞希有，一字便足輕連城。王孟穀和云，往歲行經華陰道，岳廟肅肅金天開。老樹陰森蔭階戶，古碑寥落綠苔苔。掘衣爰登最高閣，三峯咫尺高崔巍。雲氣杳茫衣袂接，夕陽明滅衆雞堆。藏碑大片不肯吳，搖櫳西向鳴黃埃。公作華嶽廟碑詩寄我，句讀之口中流沫。字裏蟲風雷金鐘，大鏞自撞擊韓蘇。石鼓從胚胎，和詩兩篇盤硬語。牽連紀載能別裁，論文人（馮山公昌黎有與馮宿論文書）聲出咪吻。種瓜者（邵青門）手掀予遊，爲余作和恐蛇足。力薄氣索難瑋瑰。惟雍州古帝王宅，柴望上自虞周推。嬴顛劉熾盛祠祀，茂陵仙客秋風才。承露銅盤切霄漢，西毋爲乞蟠桃栽。甲帳珠旒忽零落，初明陽斷通天臺。洎乎東京際衰亂，黃門北寺吁可哀。廿陵南北召鈎黨，豺虎遘患遂令廟闕綾蓋成飛灰。集靈宮不可復見，延熹碑碣留蒿萊。千五百年向無恙，有明中葉方墜隤。宋代摸搨幸近古，譬如湯孔辭氣兼而該。公從金吾得此本，聖所貴重遙瑰瑋。詩中縷述信譎詭，察微書寫其誰哉。筋垂雍倒體奕奕，龍拏鳳躍形恢恢。即非髣髴奏妙技，總依隸邁窮初荄。爰歷凡將未遐遠，八分三體供瀣洄。五丁抉取字僅十，北斗增色逾三台。太學苦縣盡湮滅，誰持完好惟茲纔。好之有

力盡克致。集古序□水昭回。我猶未見華擬證。一假有物償函類。新秋旗門懷桐往。小滄浪畔聯追陪。借觀亦不求甚解。何妨傳示同提後。摩挲不將案具污。留其衍意且須卷還。什襲放臍偭金世。以上數詩。並載漫堂集中。今得附錄碑本之後。時在先生得此碑後之八十年也。　乾隆戊戌十二月日商邱陳崇本識。

漢延熹八年西嶽華山廟碑跋

西嶽華山廟碑。毀於前明嘉靖中。傳於今者有三本。一王山史本。一宋漫堂本。一全謝山本。顧南原、王虛舟所謂宋本。即王本。文字完好。今王本藏朱竹君學士家。前後闕百餘字。且無宋氏題記。蓋顧王誤也。翁覃溪秘閣摹刻王本。桂未谷明經以舊人雙鈎宋本補其闕文。屬余跋尾。按西嶽之稱。見虞書、毛詩序、左傳、五嶽之稱見周禮、禮記。東嶽所在。古今無異辭矣。南嶽秦漢之時有二說。始皇渡淮水。先之衡山南郡。後浮江至湘山祠。項羽立鄱君吳芮爲衡山王。都邾。孝武帝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是也。北嶽金元以後亦有二說。金世宗大定間。或言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明馬文升胡來貢屢請改祠北嶽於渾源州是也。西嶽中嶽異說滋多。甚或一篇之文。一人之書。一書之注。而前後不同。大都以嵩高太華吳嶽太岳四山爲進退。爾雅釋山既云河南華。河西嶽。別言山大而高崧。則五嶽無嵩高矣。又云華山爲西嶽。嵩高爲中嶽。其不數河西之嶽。與史記帝堯本紀巡狩事曰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朔巡狩。皆如初。則唐虞無中嶽矣。封禪書釋尚書巡狩四嶽之名。增其文曰中嶽嵩高也。又云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公羊傳隱公八年注引尚書。亦曰。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其尚書傳本有二。與康成注書康誥云。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注周禮大宗伯五嶽云。西曰華山。中曰嵩高山。則西周畿內無西嶽矣。注大司樂又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雒閒志亦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將大宗伯、五嶽爲周以前之制。與漢魏以來言四嶽者。如伏生尚書虞夏傳、毛氏詩嵩高傳、李巡爾雅注、古文尚書舜典傳。杜氏左傳昭公四年集解、及春秋釋例言五嶽者。如孝經鉤命訣、水經、說苑、白虎通、通德論、說文解字、風俗通義、王逸九嘆章句、服虔左傳解誼、王肅尚書注、張華博物志、京相璠春秋土地名、郭璞山海經傳。於南嶽或不同。而中嵩西華無不同者。趙宋山齋易氏周禮總義、竹埜葉氏禮經會元、秀岩李氏周禮五嶽辨出。主康成後說。謂周都豐鎬。以太華爲中嶽。嶽山爲西嶽。而不數嵩高。元初。仁山金氏資治通鑑前編出。又就李說推之。謂堯都冀州。以嶽山爲西嶽。太岳爲中嶽。而不數太華。近日朱氏鶴齡、閻氏若璩、胡氏渭生、厭故喜新。或同山齋竹埜秀岩。或同仁山。其說益歧。其辨也亦益力。吾謂禹本紀及水經。皆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崑崙地之中。嵩高、中國之中。中嶽之名所由來也。唐虞有中嶽。而書云咨四嶽。國語云胙四嶽國。中嶽不建官。猶九州而八伯。畿內不置伯也。周亦有云四嶽者。詩序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左傳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不得云周無中嶽也。禹貢之太岳。職方爾雅之嶽山。非嶽瀆之嶽。猶五等諸侯之公之伯。非公孤之公。牧伯之伯。職方渾言山鎮。升雍之嶽、冀之霍以爲嶽。揚之會稽。青之沂。幽之醫無閭。何一非嶽也。改河西之

嶽爲西嶽。唐肅宗至德二年事。周無明文。秦漢亦無明文也。史記漢書雖云武帝登禮中嶽太室。猶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唐元宗天寶十載。以霍山爲冀州鎮。非漢以前嵩不名嶽。隋以前霍不名鎮也。且隋唐二帝既皆禮霍山。霍山本爲嶽。而降之鎮。亦必無之理也。酈氏水經渭水篇注。顏氏匡謬正俗。歐陽氏集古錄、朱氏墨池編、趙氏金石錄、洪氏隸釋、婁氏漢隸字原、無名氏古文苑載漢碑。有永和元年西嶽石闕銘、延熹八年西嶽華山廟碑。光和二年西嶽華山亭碑。修西嶽廟復民賦碑。建安中西嶽華山堂闕碑銘。皆以華爲西嶽。此碑爲延熹八年立。文云。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而光和二年修嶽廟碑文亦云。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尤可證康成大司樂注之誤。其云唐虞巡狩四嶽。皆以四時之中月。若不知有中嶽者。然則所見尚書本不同。故尚書虞夏傳、禮記王制、明言五嶽。視三公。其敘巡狩亦止四岳也。其辭又云。崇冠二州。古曰雍梁。與引職方河南豫州之文者相牴牾。吾謂唐虞有梁州。故禹貢華陽爲梁。周無梁州。故職方華山入豫。漢彙夏周之制。而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其時州無雍梁之名。故釋之曰古。山在華陰縣。南縣屬京兆尹。故屬宏農郡。皆領於司隸。山不在涼益之部。故歸之古曰雍梁也。何以不言豫。漢實有豫州。不可云古也。何以云遂荒華陽。何以云觿於斷岐。華山之陽則梁。其陰則雍。高祖初封南鄭。後都長安。故以周之文武爲比也。何以云奄有河朔。曰王存元豐九域志、毛晃禹貢指南云華山四州之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十字分之。四隅爲四州。碑言河南。言河朔。言雍梁。舉四隅也。反覆推考。書此以應未谷之屬。　乾隆庚子五月日歸安丁杰小雅氏跋於京都外城爛麪衚衕。

右先大夫華嶽廟碑跋尾草稿一篇。和翁覃溪前輩韻詩稿一首。皆脫稿未及手題碑後。錫庚竊擬倩善書者補書之。轉恐流傳後世。未得其眞。且文內推論篆隸楷遞變之由。形聲假借通用之故。非六書神指。鮮能繕寫如式。今謹取草稿原紙裝附拓本末。並將是碑流傳藏弆之所自。考錄于後。按是碑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石毀。其拓本傳于海內者。僅三本。一曰長垣本。一曰四明本。一曰關中本。亦曰華陰本。長垣本者。明季王文蓀鵬冲所藏。康熙己卯歸商邱宋漫堂。乾隆癸巳商邱陳伯恭宗丞得之。今入成親王詒晉齋中。四明本者。明時藏寧波豐南禺熙萬卷樓。國朝歸鄞全謝山祖望。尋又歸鄞范氏懋柱天一閣。乾隆庚戌。嘉定錢辛楣少詹得之。今歸儀徵阮伯元中丞。其關中本者。明萬曆中歲陝西東雲駒

肇商。東雲雛商昆弟墨莊樓。以貽武平郭允伯宗昌。允伯復貽華陰王山史宏撰。宏撰嘗在淮安張力臣弨家。甲申年海寧陳子文奕禧尚見于揚州周櫟齋儀處。不知何時。轉入于歙。乾隆丙戌。上海黃星槎文蓮爲徽州學官得之。癸巳以贈先大夫。此本是也。陳子文金石遺文跋謂此碑趙子函從物。授諸王山史者。按山史兩跋。雖未言得自允伯。而碑內南廷鉉跋云。山史與胤伯爲莫逆友。其藏于[illegible]藏於松澗閣。當無以異。其爲允伯授諸山史無疑。趙崡石墨鐫華跋是碑云。從東雲雛商借得本而書其後。是此碑並非子函舊物。且其時尚未歸允伯。伯又烏從授諸山史乎。又云。已轉畀張力臣。予再三託之不獲。按是本內有淮安張弨力臣觀于祇齋數字。蓋其時力臣始見之。山史尚未歸之與。松江王蘭泉司寇金石萃編、乃謂此本後歸商邱侯氏。乾隆初上海凌公如煥督學河南得之。黃文蓮與凌同鄉。且有戚。遂歸黃氏。按

華山碑藏諸商邱宋氏。不聞藏于侯氏。宋氏得自康熙己卯。幾及百年。至乾隆癸丑始出。固非凌公所能得。而錢辛楣少詹跋此本。謂其不知何時傳入新安故家。陸朗夫中丞跋亦云。不知前此爲何人所藏。黃果得諸凌。既求二公作跋。何以不明言所自耶。司寇未親見是本。遂致傳聞異詞。未可爲據也。蒼山史既得此本。手書戒子孫。不得令人輕爲題跋。是後流傳之家。亦竟無跋之者。遂末由考厥從來。又以允伯親恃侍史史明鑑偃畫手裝完整。未忍增損。乃將孫少宰顧徵君諸跋別爲一册。致前賢手跡不得並傳。今題跋猶見于金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消夏記闕如。爲可惜也。三本。長垣本最爲完好。僅闕十字。顧南原商西屆、金壽門雙鉤本。皆出于此。翁氏摹本。於關中本殘闕處。復取金壽門雙鉤本補之。以洪氏隸釋校之。竟謂一字無闕。四明本與關中本相較。紙色字數相埒。殆同時拓於宋末者。而四明本爲原拓。全張未經裁截。尤足貴耳。二本並闕九十七字。故校遜長垣之全。然翁覃溪謂學跋長垣本。謂其用墨過重。不無稍掩書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勻。古色蠡然。雖不無損失。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洵名蹟也。獨鑒賞若此。然則三本正如三峯對峙。並秀爭奇。而不相掩與。三原王丹麓焯跋。謂存海內二本。當時四明本藏于豐金范諸家。未出士大夫皆未之見耳。顧南原摹得商邱本。謂即無異本。當時一在河南。一在陝西。南原未親見此本。故誤合爲一也。朱竹垞跋長垣本。謂余生平僅見一本。漫漶已甚。按關中本爲趙顧諸人著錄之所據。亭林稱其文字完好。固竹垞所未見。譚當時尚別有一本。闕諸曲阜桂未谷在上云。吳江陸直之在西安皆見兩本。一傳於惠民李衎孫。想嘉靖未毀以前。自必有好事者時時拓之。奚必宋

拓耶。然則三本之外。尚不止此。豈耶。是本自癸巳歲。先大夫藏學安徽。攜之歸都。越九年。先大夫下世。錫庚敬築抱守。今茲辛未。又三十年。計藏于余家前後三十九年矣。中間。訪道出重贖贖之不可。後幾爲肚篋以術取去。錫庚每出必以隨。未敢輕以示人。若是乎其慎之也。客歲庚午。錫庚服官山西。溯前高嶽方伯適有唐三藏聖教序。亦爲允伯家物。應湖黃左田學使假而合觀。繫之詩。以紀二本聚于允伯手自九十年。復會合于晉。爲金石奇緣。值錫庚遭誘被謗。方伯憐其窘迫。固留此碑。欲助以鍰金。錫庚苦索再三。乃遂之以歸。然甚嶺巳損失泰半。因念雲煙過眼。聚散無定。自傷學殖荒落。日負初心。誠恐手澤所遺。致有失墜。亟重裝之。飄考錄自明以來流傳藏弆之家。並取長垣四明二本校論離合同異之跡。著于篇。庶後之覽者。知是本流傳有自。則錫庚兢兢焉謹守勿失之志。庶不泯哉。時嘉慶十六年歲次辛未八月朔。大興朱錫庚謹識。

元按翁氏摹本册尾云。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此拓本較洪氏隸釋少九十七字。則宋末所拓。揮明初所拓。皆未可知。今人獨貴之者。石久亡而拓本無二也。昔都南濠嫚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蔡中郎書邪。今竟不能定爲蔡中郎書。然顧亭林、朱竹垞、皆謂徐隱志郭香即此人。致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弇。沛相王計掾陳光、杜中、郵下三府集議。其時是侍中西北與光見相雜問者。即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邕集中所爲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并邕隸勢所謂修短

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詭。有常制者乎。即以一二字略言之。如寬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合。而與古論奇字轉近。夏承碑寬字亦有點。世或以疑碑亦出中郎。雖不可盡信。然必非無因也。倪儒云。李少監陽冰謂蔡中郎以豐同豐。又與此碑合矣。惟以王爲玉。玉。王欣救思六二切。玉工也。今以通玉。則未知何出。然猶效尚有關楊孟碑楊統碑陰皆然。是玉王通用。漢人類如此矣。至于碑額廟字句作吕。則諸體所無。不敢妄爲之說也。竹垞云。兼諸碑之長。爲漢隸第一。殆謂兼諸碑之長則然矣。至若禮器。白石卒史二碑之渾古。校官碑之樸茂。無復楷隸之蹤。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觀前後變易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流最易見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最至者也。要爲發字源。摹勢頗有誤。如南原隸辨多正之。而原摹自宋漫堂家雙鉤本。漫堂雙鉤。則出自此本。吾友朱竹君學使得自江南。歸而示予。遂借於齋中。殫十日思力雙鉤此本。未知去漫堂本若何。然以前人往復鑒賞之物。方祠後生末學。得十日與俱。是矣。并臨其跋語數條。裝册而書于後。乾隆三十有九年歲在甲午十月十九日。 碑石有紋如排局。後有唐人題名。今皆不可致矣。趙子函跋。謂嘉靖中縣令修嶽廟。碎爲砌石。顧亭林謂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毀。二說不同。然使果毀于地震。亦必尚有片石存者。恐趙說是也。此拓本明萬曆中藏華陰東雲商雲駒啓鶴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祉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傳惠盡。復史明二人者。嘗裝潢。於天啓四年重裝。入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於康熙八年。攜此帖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于後。戒子孫不得輕乞人題跋。又云。如題王三跋別紙

册。碣跋見金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銷夏記無之。此後轉入江南。宋漫堂中丞曾就此雙鉤。而此本歸歙之何氏。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贈朱竹君學使。學使校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袁安傳。以叙其事。又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廟字𨺅。葦繡是也。二曰古通字。壹脩假灶亭嶽大其女是也。三曰與小篆合。侯殺與秦壹祭風雨遐迤。鑄銘曰。奄州惟恭。尉陰臨留是也。四曰隸篆而遂則存。歸其年農剝穀遜柴雜展斂毒是也。五曰變篆作俗。詩之循周禮之通。氣歲夏承召時豐億前亡西深乘于菜舞漢竟章聲吉無明嶽陵得掾禮術穎是也。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施是廣原峻翊致是也。竹君自跋云。爾而嗣字从夕。則非寫三五篇闕之箴。不特鬥說而已。顧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歧字。引玉篇又爲古文字。然玉篇初無此文而見產發。原本此字尚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正之。若謂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及。蓋字勢之變。非一端而已也。竹君得此本之明年。借留予寶蘇室。旬日來晨夜就讀。若亦與予有深契者。池日協力能由石友遇。好手。無得重勒片石。傳之嶽廟。精選名嶽神祇。其闕斯言也。是日又書。 華山廟碑歎爲奇竹君學使賦漢安元嘉與永壽。東京碑字皆求僻。今人獨于此碑惜。謂出中郎直啟蒙。或云西溝致有誤太史郎那中郎適元常。元崇卒史字稚。卡信香闕綴此。簡字門開啟基碗。嘉靖年以雖沙剔。拓蹟所以慨作跋。跋與洪趙非一科。誰知此跋宛在此。纍纍蠅楷如蚊穴。椒花粉蕊尻不到。未展新家先吟哦。溯周曆歲方氏。下膺巡狩豐年歌。嵩陵新豐地特紀。哀若孫君積驕耕。昭卬瞻仰女汝合。隧亭字變加

切磋。碑以驟爲蹙字，洪未釋者。惟初分隸次仲作，王廟之志交相訶。建初烹平源瀾委，韓詩鄭易篆則那，篆與隸分遞相減。初但俯仰無撇波，華山華亭記奚毅，三碑皆系于光和。建寧也前建初後，篆隸斟酌無偏頗。鎔金屈鐵六百字，金精白帝高嶾峨。三峯萬古一元氣，想見於此旋羲娥。精神融結到此本，二百年前已無多。雲騎雲雛二東子，盛莊樓中同手摩。郭翥題曰郭香察，小史遞以凍筆呵。裝潢一藝成故實，方于晉亦矜丸螺。趙子南遠，華山王宏，亦用方于晉張補者。松談閒又翠微閣，山史筆力追隸蝌。孫顧二跋不可見，諸老白髮來婆娑。百年又隨江南客，星虹萬丈藏煙蘿。君今輕裝南返北，一本便抵千金馱。君精六書勝于郭，尉律不止言廉戈。宜討本原證文字，昌黎所謂如懸河。亭林昔亦吉金擬，俱稽職司不及它。一碑可以該元按翁氏摹册本，又於前三幅上下左右書曰，宋漫堂家藏本，是僅闕十字之本，與此非一本也。予此跋尚是爲他說所惑爾。戊戌夏別有跋考正之。在雙鈎本內，七夕後一日兩中記。　又曰，漫堂本即王長垣本，今歸商邱陳學士崇本。予借摹一本，別裝爲册，雖漫堂云闕十字，實與洪本無異。完好無闕，海內第一本也。癸丑十二月望記。　又曰，案全謝山自言所藏華山廟碑，額旁有唐宋諸題，今以華岳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知謝山之言不妄也。劉升碑有明河漕李楷叔則題字云云，謹摹於此，以見是碑毀於地震之說，蓋爲可信。弟未知謝山所藏豐與士萬卷樓中物今在何所耳。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于刷者寥寥數種耳。名嶽之靈，儒爲聚合，以快一觀。稽古譜登，敬志敬志。　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望日，方綱書于小蓬萊閣。　又注於謝山所藏之旁曰，此本歸四明范氏，今爲嘉定錢辛楣少詹所得。未入辛楣齋之前一夕，張芑堂爲予鈎摹見寄，今予已鋟摹成巨軸矣。十年舊夢，覺得幾言也。　借華山廟碑，鈎臨摹見，其前有王孟津書所作詩凡六首，愛而并臨之，遂和韻。　增減何論篆小大，敎銘底問漢卤東。併將行楷橫斜勢，都入員方平直中。仰止高山驚一翻，後來大海等華鴻。張遷碑肯僅流麗，欲問小長蘆釣翁。朱竹垞跋，謂此碑兼漢諸碑之長，而獨以流麗推張遷碑。　今仍今合古，古今文字一機關。　三峯石臼逕俱迷，二月江南草又萋。誰續一編洪相國，抵他六紙庾安卤。　諸老何須華下歸，案頭猶有撼雲飛。小窗明月梅華夢，一夜松聲來拂衣。　椒華舫子香氣氳，古鼎照人非蟲痕。我謀款識徧鉛槧，薛尚功謝揚子雲。　玉嬰一片割嶔崟，安得良工肖苦心。比似禹碑寄赤字，不愁綠樹嘯猿深。十九日書于寶蘇室，方綱。

古墨齋金石跋卷一

清　琴士趙紹祖輯

夏峋嶼　篆書　文刻金文鈔

昌黎詩曰。千搜萬索何所有。是本末之見也。宋嘉定中。何子一始得之。而刻之隸篆。明楊用修刻之滇中。楊時喬刻之棗強山。張盧吉刻之湯陰縣。又歸德府、及汲縣、西安府、與大別山皆有刻。其人其時。未之詳也。乾隆丙午。余自江寧至鎮江。道經棗強。薄暮登山。得見時喬所刻石。而未暇搨。後市得一紙。乃用修釋者。其書之眞僞與釋文是非。不必辨。但以其古物爲可以存。因取錄之卷首云爾。

殷比干銅盤銘　篆書

此前明萬曆十五年知府周思宸摹汝帖以立石者也。汝帖本不足觀。況又經重摹乎。顧亭林金石文字記、載薛尙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得之饒師。又載張邦基墨莊漫錄言、宋政和中。得之鳳翔。係陝西轉運李朝孺遣人破比干墓得之。獻之於朝。道君皇帝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乃罷朝孺。退出其盤。果爾。道君雖昏庸。此事亦大可人。

殷比干墓字　篆書　刻金石文鈔

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至洪都陽成隸續時。有比干之墓四字。較水經闕其三。今去都陽又數百年。而墓石尙存。雖小有殘闕。可確然斷其爲古物無疑。豈非忠義之氣貫于金石。有鬼神呵護之以至今哉。碑字古勁。水經注目爲隸。故洪氏收之。然實在篆隸之間。或謂爲孔子書。或疑爲東都威靈時書。要之物以人重。則無論其爲殷爲周爲漢。而天珍重留之。不使沒於風雨兵燹之餘。人當什襲寶之。不宜夷于象犀金玉之玩也。

周鼎銘　篆書　文刻金石文鈔

丙午之春。余留焦山數日。時寺僧住持繰江。知客巨超。並好客能詩。相與往還。因得觀所謂周鼎。而索其拓本數紙。以貽同好。蓋寺中別刻一石以應求者。其眞本不易得故也。銘自程穆衡作釋後。頗多題事。互有同異。余不能識古文。因泰驗諸家。取其理之近是者錄之。其無傷義理者兩存之。

周吳季子墓字　篆書　唐大歷十四年張從申記。鎮定電刻事。建中元年盧國記。還櫛記。堂步。貞元三年鳳翔謁廟記事。並附于此。皆刻金石文鈔

此以大聖之筆。誌賢人之墓。當時或景仰而求書。或心契而題寄。擴而大之。落之於石。且屢經翻搨。不無小異。固不必以古法帖字形大小之不倫。及夫子未嘗至吳而疑之也。

秦泰山石刻二十九殘字　篆書

石存二十九字。曰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御史夫當爲御史大夫。而石無有。非闕也。細審之。夫字下似有小二字在旁。卽大夫字也。篆文之下。有八分書兩行。當爲記得石選樹之人。而漫漶不可辨。此本爲余亡友婺源王經大名元所贈。且告余曰。石已爲火所焚。不易得也。因記之。

秦嶧山刻石　篆書　文刻金薤琳琅

此宋鄭文寶刻其師徐鉉之所摹也。秦刻之傳于世者。泰山二十九字。氣古而味厚。卽有疑之者。而邈乎不可尙矣。此書方整勻稱。其氣味尙在李陽冰下。雖云模本。亦當不至是。昔歐陽公嘗疑其爲僞作。誠哉是言也。

漢魯孝王刻字　八分書　五鳳二年六月

其文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按前漢書諸侯王表。孝武後元元年。魯孝王慶忌嗣。至孝宣五鳳二年。當爲魯卅三年。非卅四年也。其所謂成者。不知其以成何事而記此刻。昔人皆以爲石。而朱竹垞以爲甎。蓋記塼埴之歲月。若然則此爲當時工匠所書。未可據此以議漢書之誤。又魯安王靈于征和三年。其年孝王卽當嗣。或者不知踰年之說。并此年而數之。亦未可知也。

漢漢中太守都君開通褒余道碑　八分書　永平六年　文刻金石續鈔

碑自關中金石記出。始顯於世。惜都君用力於此道最先。而不得與楊孟文並傳其名字也。此碑所言。卽孟文碑。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諸書皆余。繇通石門事。而此言六年者。蓋下於四年。而事行于六年也。余刻此文於金石續鈔。有數字與關中金石記之釋不同。覽者當自得之。（等其功作。金石記等作弟。其字石記亦作等。下文云闕一字。今按碑不闕。）

漢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　八分書　元初五年四月

銘極澑泄殘闕。金石文字記、曾就其殘字錄之。然嵩高神君。今按碑實爲崇高。非嵩高也。嵩山三石闕。皆不著於洪氏隸釋。彼少室開母。以篆故。不知此銘何以不見收也。

漢少室神道石闕銘　篆書　無年月

葉封嵩陽石刻記曰。凡二十一行。行四字。余所得本僅十八行。內兩行無字。以金石文字記釋文較之。蓋又闕其後三行矣。

漢立開母石闕銘　篆書　無年月

中有二年字。而不得其紀年。據中州金石考、言侯官李雲龍藏本。二年上有延光二字。而此銘前十行所載丞薛政等題名。與少室石闕同。則少室亦延光二年之所立也。葉封嵩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曰。余至闕下。又得四行。而李雲龍藏本。較顧氏親見者。每行又多三字。豈葉氏顧氏所得者。並亡其上層。而李所藏者。獨未亡與。亦可疑矣。今余所得本。與葉氏同。

漢裴岑祠記　八分書　永和二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裴岑事不見西域傳。按永建元年。班勇合兵擊西域。呼衍王亡走。得單于從兄斬之。史美其功。今岑誅呼衍王以振國威。殆有過者。而史云。陽嘉以後。朝威稍損。何也。范史自言撰建武後事之異于前史者。爲西域傳。皆班勇所紀。裴岑事在勇後。故不得擊于篇末。而結以意言之如此。然則史之所闕者正多也。

漢北海相景君碑　八分書　漢安二年八月　文刻金薤琳琅

後漢郡國志。北海國十八城。下密、營陵、平壽、都昌、安邱、淳于、平昌、侯國、朱虛侯國、東安平、高密侯國、昌安侯國、夷安侯國、膠東侯國、即墨侯國、壯武、下密、觀陽、賈十七。而曰十八城者。并北海而數之也。碑云。據北海相部城十九。按郡國志。樂安國下有蓋侯國。故闕北海。有壽光故闕北海。碑蓋兼此二城。去北海而數之。故曰部城十九也。碑陰所載故吏。皆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朱虛、東安、平八城之人也。碑又云。賈朱邵父。明府三之。賈、朱、邵、召信臣已三人。而曰三之者。或兼之之意也。以一人而兼三人。故曰三之也。碑稱景君爲明府。當是漢人稱國相如太守。故魯相造禮器碑亦云。韓明府名勑。字叔節。

景君碑陰　八分書　刻金薤琳琅

碑第三列下有一行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而所載人名無此數也。列名後又有銘辭。雖殘闕。玩其文意。是述三年之後。當離墓側。而致其以義割志之意。然則碑蓋刊于漢安二年之後三年。永嘉本初之際也。故吏行服三年而兼廬其墓者。如此之衆。可謂風俗之厚。則當時行漢文短喪之詔。蓋亦任自爲之。而非一定之制也。

漢武氏石闕銘　八分書　建和元年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銘文曾載趙明誠金石錄。而繫數語于後云。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爲吳郡丞。綏宗名梁。仕爲郡從事。宣張名班。皆有碑。洪景伯隸釋、隸續。自數碑外。又有武梁祠堂畫像。今皆不可得見矣。惟畫像近有翻摹。與此本紙墨一色。意此銘亦同時之所摹也。銘云。孝子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造此闕。當是始公兄弟爲父作闕。然但附開明之子宣張於銘後。而不敍及其父何耶。余意此銘之前。或別有文字。而趙氏洪氏集錄之時。已亡之矣。銘云孝子武始公。重家嫡也。下云弟綏宗景興開明。蒙始公而言也。詳玩語意。當是爲父作闕。而隸釋武班碑跋云。開明爲其兄立闕者。恐因弟字而誤也。

漢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八分書　建和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邳隨傳。時遭元二之災。章懷太子賢注。以爲重文。卽元元也。而趙氏引此碑以疑之。謂讀作元元。則不成文理。是矣。然洪景伯據論衡、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以爲元年二年。殆亦非也。論衡之文。下接三年。則所謂元二者。自指元年二年。偶同此二字耳。若此碑所云、永平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下卽接云。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既不稱何帝之世。又不舉建元之名。使以爲元年二年。當是何王之元年二年也。景伯又謂此碑所云。卽邳隨出師時。則自永平以至永初。中更三帝五建元矣。屬文之體。不應如是。按陳忠傳。亦云自帝卽位。頓遭元二之厄。元二兩字。不見他書。而此書兩見。皆指安帝。又並稱爲災厄。則其來必有所自。而非泛然之言。特古書簡略。不得而詳考耳。竊疑此碑、中遭元二。卽邳陳傳中所云元二。當是安帝卽位時之一蹇事。故不嫌如此用之也。

隸釋、王府君闕谷道下缺一字。今按碑是厄字。行丞事西成韓服隸釋作輔服。今亦據碑正之。又按此碑有君德明明世世歎誦等語。其重文皆作小二字在旁。惟元二二字。居中大書。其非重文必矣。

叔肯嚴曰。元二迄無定解。余意或同之百六。或附之陽九。疑得其近似。賈注自誤耳。考隸釋載孔耽碑。亦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二字不見他書。而漢見於漢之碑版史策。則趙明誠以爲或當時自有此語。亦疑事毋質之意也。

漢魯相乙瑛請置孔子廟卒史碑　八分書　永興元年六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此碑前列。元嘉三年三月吳雄趙戒奏、魯前相乙瑛請置孔子廟百石卒史一人。言前相。則乙瑛請後卽去官也。次列雄戒得請。下魯相如詔書。又次列永興元年六月。魯相平等上司徒司空府。補孔龢如牒。則龢瑛者平。而不得其姓。最後爲讚。蓋讚相乙瑛之請。令鮑臺之爲百石吏者。而始建此議請于瑛者。則孔子十九世孫麟廉也。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實始於此。自此至永壽二年。僅四年。而見于碑勑碑陰。有守廟百石。孔恢聖文。其時孔龢之或遷或卒。未可知也。又十四年至建寧二年。而見于史晨後碑。有守廟百石孔讚。

東漢二名絕少。而此碑有麟廉。不應雄戒瑛麟平憲覽龢等皆名。而麟廉獨字當是名也。

漢益州刺史李孟初神祠碑　八分書　永興二年六月

其首題云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褒陽（下闕）字孟初神祠之碑。而不得其姓名。孟初官至益州刺史。而以故宛令先之者。必宛人思其德。建祠立碑。以報之也。碑甚殘闕。而其字存者特精彩煥然。

漢孔謙碣　八分書　永興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續鈔

碣云。宣尼公廿世孫。都尉君之子。是宙之子。融之兄也。建寧二年。張儉以鉤黨亡命。融年十六。今碣云謙卒于永興二年。自此至建寧二年。正十六年。蓋謙之卒。融始生也。

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八分書　永壽二年九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於是四方士仁。聞君風燿。隸釋于士字下注云士字。余謂仁亦當爲人字。唐契苾明碑。書人爲仁。又書仁爲人。其反覆以證二字之相通。雖屬好奇之過。然故有本也。元嘉三年。乙瑛請置孔廟百石卒史碑。曰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元嘉三年。即永興元年也。至永壽二年。前後凡四年。而韓君造立禮器。蓋本有而增造之耳。又所造禮器內有壺字。趙氏以爲壺。壺既非器。而郙氏竟改爲壺。亦不知何據。左春谷曰。古士土字通用。楊君石門頌。庶士悅癯。士亦作士。呂覽任地。后稷曰。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乎。高誘注士當爲土。又人仁字亦通用。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呂氏從古本作人。論語。井有仁焉。劉氏謂仁當作人。又古之賢人。古本亦作賢仁。

韓勑碑陰　八分書　刻金薤琳琅

金薤琳琅所載碑陰。較隸釋多數十人。今余所得。其人數同於郙氏。而前後之次不同。以係剪裁本。不敢據以相證。然自韓明府名勑以下八人。與前碑紙墨一色。疑此八人。本不在陰。洪氏附之前碑之末。是也。其自曲成侯王龜以下。紙墨另爲一色。字亦稍小。乃此碑之陰耳。碑中兩見其人處士字。處士上增其人二字。不知其故。亦他碑之所未見。

漢郎中鄭固碑　八分書　延熹元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僅存上段。其下段每行十一字。皆闕。而其中有曰。弟述其兄。銘辭中。又有顯親誨弟。又有奉我元兄之言。則此鄭固弟之所作也。今證以隸釋、金薤琳琅所錄全文。有琦瑤延以爲玉德不紀則鐘鼎奚銘之語。是琦瑤延者。固之弟也。顧亭林、朱竹垞舉碑中邊道二字。旁徵博引。輾轉相訓。其定二字並無深義。祇當如洪氏讀作本字爲是。

漢倉頡廟碑兩側　八分書　延熹五年正月

漢御縣倉頡廟有碑并陰。余未之見也。所得者此兩側而已。其一側云。御令朔方臨戎孫（下闕）從事。永壽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仇君察孝。除郎中。太原陽曲長。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詞刊石。表章大聖之遺靈。以示來世之末生。（闕一字）出錢千（闕二字）者。下行自紀姓名御守丞臨晉張騰字元德。五百。守左尉萬年長沙（闕一字）字君平。五百。（以上上層）下分三列迴名。御縣三老上官颺季方。三百。御鄉三老時勤伯秋。三百。御主記掾楊綬子長。三百。御門下功曹裴蒲伯安。三百。御門下游徼許愔功上。三百。御門下賊曹（下闕）錄事史楊翕孟布。三百。集曹掾馬準子孝。

三百。倉曹掾任就子（闕二字）。百。故功曹郭（闕四字）。百。（又闕一行以上中列）。軍假司馬御（下闕）從掾位御（下闕）從掾位御（下闕）。故文學掾御李（下闕）故文學掾（下闕。以上下列）。其一側亦分三列題名。議曹史遵勺楊（闕一字）三千。功曹掾佐頻楊成（闕一字）千。騎吏遵勺任恭六百。騎吏高陵（闕二字）六百。騎吏臨晉（闕一字）珠六百。騎吏高陵張順六百。（以上上列）。高陵左鄉有（下闕）萬年左鄉有秩游（闕一字）千。（下闕）萬年（闕一字）鄉有秩畢（闕一字）千五百。遵勺左鄉有秩杜衡千五百。池陽左鄉有秩何博千五百。（以上中列）。侯夏陽（下闕）夏陽侯長馬琪（下闕）粟邑候長何惲（下闕。又一行曾有候字。餘漶闕。以上下列）。余未到此。于文鈔續鈔。故詳載于此。按記。灌御令。五年正月到官。奉見劉明府。立祠刊石云云。似廟與碑皆前衙令劉某所立。而此兩側則孫羨到官後之所記也。唐人稱縣令爲明府。而漢人則稱太守爲明府。如孫寶、劉寵諸傳可證。今此記云劉明府。不知當時以此爲通稱與。或劉某以爲郡而去也。（兼君、韓勑二碑。皆稱明府。相與郡守一也。）

又按集古錄載此碑。尚有池陽集水有秩殺初候長等語。而余所得已闕。然其字畫頗佳。歐公以爲未精何也。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八分書　延熹七年十月　文刻金薤琳琅

額有門生故吏名五字。按前碑云。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採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彝式。是此陰所載。皆立石刊銘之人。而獨不載率錢之數。於漢碑諸陰中。最爲得體。碑中有門生。又有弟子。隸釋從集古錄。謂親受業者爲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若然。則門生乃弟子之弟子。不應列門生于前。而列弟子于後。想所謂門生者。亦如今日之生員國學。見學博士知縣。例稱門生。而弟子者則親授業者也。故此碑弟子尙列于故吏故民之後。示親也。

按歐公所得。當是剪裁本。故其跋序弟子于前。而敍門生于後。因爲此論。隸釋、金薤琳琅。皆刊此陰于碑後。其次序不誤。而亦從歐說。不敢異議何也。左春谷曰。賈逵傳。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鄭元傳。元卒。自郡守以下皆受業者。續經社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以此二傳證之。則歐陽公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二語。自無可議。而日知錄又云。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後漢書郅惲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惲當使門生齎書詣蕭。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于郡界奪攉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宦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其論則歐公所未及。然則門生自有此兩種人。而此陰門生在前。弟子在後。故當如跋所說。

漢西嶽華山廟碑　八分書　延熹八年四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此翁覃溪先生所摹本也。自跋先得王無異本鈎摹。後又得金壽門從鈎本補入。以成全璧。其原石所闕十一字。則吳江陸蘆墟臨本以意補之者也。跋又云。雍正元年。如皋姜任修以王無異本勒上石。余嘗見揚州人家有一本。或即姜所摹與。然字絕與此不類。此本拘謹。而彼本極放縱。

漢衛尉卿衡方碑　八分書　建寧元年九月　文刻金薤琳琅

其文曰、發先蓋堯之苗本姓（闕二字）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所闕二字、當是伊者或伊字、衡字下引風俗通云、伊尹爲阿衡、因以爲氏、元和姓纂、伊字下云帝堯伊祈氏祈、宋鄭名世姓氏辨證、衡字下引風俗通云、伊尹爲阿衡、因以爲氏、元和姓纂、伊字下云帝堯伊祈氏之允裔、孫伊尹、相湯、並同、此碑所說、銘辭中有何規履矩之句、何即荷字、

漢郭有道碑　八分書　建寧二年正月

後人重刻本、非翻摹本也、極不足觀、按趙子函石墨鐫華云、舊石爲一秀才盜去、縣令別刻一石、以應求者、其後又泐、而王正己再刻之、此或即正己所刻耶、然云一秀才盜去、則原石故在、會當廉時而出、特不知遙遙者何以慰好古之心也、

漢魯相史晨請出王家穀祀孔子奏銘　八分書　建寧二年三月　文刻金薤琳琅

史晨奏上尚書、而有時副言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一行、蓋漢制如此、後漢百官志、帝初即位、輒置太傅、薨輒省、劉昭注、案靈帝之初、以陳蕃爲太傅、蕃誅、以胡廣代、殆不止一人也、不知薨輒省者、常制也、其以罪而廢則復置、故馮石以黨權貴免、而桓焉爲太傅、陳蕃以謀宦官誅、而胡廣爲太傅、則此之覬然太傅者、胡廣也、世或以此碑引用識諱、爲史晨病、然漢自光武以來、崇尚此學、雖康成大儒、尚不能免、而豈以此損晨之賢哉、

漢魯相史晨孔廟後碑　八分書　文刻金薤琳琅

此碑蓋雜記史晨之功、云刊石勒銘、并列本奏者、指前碑而言也、碑分六節、史晨外、亦敘長史李謙等廟中觀禮之盛、都史仇謙縣吏劉耽之績、皆歸功于晨也、

漢淳于長夏承碑　八分書　建寧三年六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太傅胡公者、胡廣也、廣以建寧元年九月爲太傅、而承爲廣所辟、度其除淳于長到官、未及年而已卒也、而碑云百姓號咷、若喪考妣、果以何道而能致此、

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八分書　建寧四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所謂朝中惟靜、郎尹宙碑、立朝正色之朝、皆指郡朝而言也、李翕爲武都太守、治西狹、鄰閣天井三地之險、以通行旅、可謂有惠政於民矣、余按後漢書皇甫規傳、有屬國都尉李翕、多殺降羌、爲規所奏而免、以時考之、疑是一人、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則李翕之前忍而後惠、未始非皇甫威明之所激而成也、

漢博陵太守孔羌碑　八分書　建寧四年七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文刻金薤琳琅

碑僅存數十字、其可辨者、諱羌、字元上而已、羌之名字、見于史晨後碑、曰河東太守孔羌、元上又見於韓勑碑陰、曰尚書侍郎魯孔羌元上、今據隸釋及金薤琳琅所錄全文考之、羌自尚書侍郎、拜治書御史、爲博陵太守、還下邳相、河東太守、碑不云河東、而云博陵者、故吏崔烈王沛等乃刊斯石、蓋皆博陵人、而立碑於博陵也、（碑下闕一字、據諸錄金薤琳琅所載碑陰爲揭烈、余未得見之、）

漢李翕西狹頌　仇靖撰　仇紼八分書　建寧五年　文刻金石文鈔

隸釋載此碑後別有數行、記年月及書撰人姓名、而余所得本無有、漢碑載書撰人者絕少、此其僅見者也、節隸釋所載從吏位（下闕四字）漢德爲此頌、故吏下辨（下闕三字）子長書此頌、並闕其名、余按歐陽棠集古錄目記此碑云、右不載撰人名氏、漢仇紼隸書、則書此頌者、當是仇紼字子長也、不知漢德爲此頌一行、叔弼何以不見、豈歐本偶以剪裁失之故、豈以爲不載撰人名氏、而遂逸其名與、余又按李翕天井碑、有從吏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則爲此頌者、仇靖字漢德也、

漢李翕五瑞圖　八分書　無年月

五瑞者、黃龍、白鹿、嘉禾、木連理、甘露降、旁有承露人、皆圖其像、以八分書其左右、又一行云、君昔在昭池、修緒敘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其像、書甚精妙可觀、而五瑞但舉其二、何也、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八分書　熹平元年　文刻金薤琳琅

金石錄謂水經注引戴延之西征記、而誤峻爲恭、又云、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則水經注所引、自是魯恭石室畫像、非謂即峻此碑也、趙氏自誤耳、碑云、息叡不才、弱冠而孤、又云、刊石敘哀、是峻之子名叡、而此碑之文與銘、即叡所自作、又云、葬於陵灌園之墓、今按碑、峻自頓邱令遷九江太守、以至拜屯騎校尉、前後在官海者數十年、然後以病遜位、卒之後、門人以其非君臨民、而謚之爲忠惠父、然則何所取譬于於陵、而爲此語也、

魯峻碑陰　隸書　薤琳琅

按前碑云、門人汝南平商、沛國丁直、魏郡馬萌、物每呂圖、任城吳從、陳留臧屯、東郡夏侯宏等三百廿人、今考碑陰所載、無臧屯、夏侯宏二人、初恐余本以剪裁失之、乃金薤琳琅亦同余本、則其亡久矣、又隸續別載魯峻碑陰、乃范式之碑陰、洪氏以人數行列慮度之而繫之魯峻耳、

漢司隸校尉楊淮碑　八分書　熹平二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稱淮從弟彌、以伯母憂去官、漢世遵孝文之令、鮮循三年之喪、此陳忠、荀爽之所以力爭、而賢人君子、矯時嫉俗、至於朞功之親、與所舉之吏、往往爲行服去官、如傅燮、陳仲弓之徒、類多過厚之行、其載于碑者、則曹全以同產弟憂去、彌以伯母憂去是也、然此亦可以見漢世法網之疏、故士大夫得以自行其意如此、隸釋、御史中丞下闕一字、今按碑是三字、州里失敬、大字誤作去字、今亦按碑正之、

漢開憲長韓仁碑　八分書　熹平四年十一月

余所得本甚殘闕、而碑額篆書漢循吏故開憲長韓仁碑十字獨完、碑趙額直書其名、而名竟賴以存、古人之質樸而有深意存焉、可思也、

漢豫州從事尹宙碑　八分書　熹平六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爲歐趙所未錄、而無一字殘闕、眞可異也、顧亭林云、豫字磨滅、以其潁川人而言本州、如其爲豫州也、今按碑完好、並無豫字、亦無本州字、金石文字記曾全錄其文、不知何以言之、第宙歷仕未嘗出郡、

而碑云州辟從事。不言他州。則爲豫州無疑耳。漢世時猶近古。雖州郡官舍。或謂之朝。循吏傳。劉寵爲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匠。山陰有五六老叟齎百錢送寵。寵勞之。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今審爲州從事。而云立朝五色。又曰綱紀本朝。其語亦猶此也。

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八分書　光和四年十月　文刻金薤琳琅

乾隆癸卯。余過溧水楊聿脩名崇，于金陵。出此碑見贈。有元單禧釋文。以洪氏隸釋較之。雖相去數百年。而漫漶不過十餘字。蓋以地僻拓者少。故得完也。余友惺寧鄭石如嘗得舊本。臨之數十過。一日忽遇余曰。碑中外覽百家。衆儁絜聖。洪氏衆下闕一字。而單禧以爲儁。洪氏以絜聖爲契聖。而單禧以爲精審有據。彼不過因史晨碑有考經援神契之文。契爲當契。然豈可以彼例此。近因日摹此碑而深思之。衆下非儁字。乃是傳字。契下亦非聖字。乃是要字。蓋衆傳契要。契自當讀如本字也。余深嗟其言之有理。大抵好古家嘗據金石以證事。其無足證者。往往取碑一二異文。輒轉相誤。以矜小學之博。而不知已失其本意也。非石如用功之精。而一覽即過。鮮有能知此者。

漢白石神君碑　八分書　光和六年　文刻金石文鈔

按碑。縣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龍、鹿山、無極、白石。皆得法食。其一不知何名。山亦有幸不幸哉。碑後有燕元鎮三年題字一行。書惡而語尤怪。不足論也。

漢郃陽令曹全碑　八分書　中平二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後漢書西域傳。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護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槓中城四十餘日。引去。按元帝始置戊己二校尉。後屢罷屢復。范史傳論所謂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者。是也。此謂戊己司馬曹寬。一人不能兼二職。其非是明矣。碑稱全爲戊部司馬。定不誤。則戊司馬者曹全也。已司馬者曹寬也。范史於戊字下遺失司馬曹全四字耳。若必欲組合全寬爲一人。則謬矣。

曹全碑陰　八分書　文刻金石文鈔

陰分五層。其二層三層四層中。有一字一行、兩字一行者。當是蒙前一人之姓。本行但載其名或字耳。

漢蕩陰令張遷碑　八分書　中平三年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都氏此碑頗有誤釋。今重刻其書者已改正矣。碑云。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按禮記月令。始雨水。鄭註云漢初以雨水爲二月節。孔疏云漢初猶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今此碑言二月震節。則其時已變矣。又云。貨師孫興。刊石立表。孫興當是石工之名。武氏石闕銘亦云。使石工孟季季弟卯造此闕。孫宗作師子。此後世記某某鐫刻之祖。然漢世不記書撰人姓名。而記及此何也。

張遷碑陰　八分書　文刻金石文鈔

碑陰列名者四十一人。內不舉錢者四人。而自范巨、范成、韋宣之外。其三十八人皆二名。昔歐陽永叔

跋楊震碑陰。以爲後漢見于史傳者。未嘗有名兩字者也。疑其所書。皆是字耳。今按此碑所書。亦當爲字。第不知范巨范成韋宣。又何以皆名也。攷范史亦有二名。或者謂蔚宗好錯舉名字。然其中有明白而無疑者。如鄭康成之孫名之曰小同。而蘇不韋字公先。成翊世字季明。謝夷吾字堯卿。馬日磾字翁叔。是也。然則謂史傳無二名者亦非也。

漢仙人唐公房記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水經註、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升仙之日。壻知行未還。約以此川爲居。言無繁雷蛟虎之患。因號壻鄉。故水亦名焉。今按此碑云。真人者與期舜谷口山上。舜即壻字。則是此地本名舜。非因其壻居之而得名也。故碑後稱壻鄉之異。亦祇曰澤流百世。德盛故鄉。而不序壻事。水經之言非矣。夫世之所以稱者。以其能絕去七情。超然物表。而無流俗之所戀也。使學仙者果能捐妻子。絕嗜欲。泊然無與。以解脫變形之事。雖其事不成。其言不效。而其勇往精進之意。即吾儒且畏之矣。今一切不必。而但乞靈于藥。曰其師能以藥仙公房。又能以藥仙其妻子。而又能以藥仙其妻子之所戀尾柱牛馬六畜。于是天下之使。莫使乎此。而天下之樂。真莫樂於此矣。噫。亦可笑矣。

隸釋載碑云。百穀收入。天下莫知。斯德祐之效也。今按碑無知字。蓋以天下莫斯斷句。

漢季度石闕銘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後漢書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云。堂谿典。字季度。爲西鄂長。其字與官。皆與銘同。則此似爲典銘。然竊考之傳記。証以銘辭。而知此不得爲堂谿典銘也。何也。趙明誠金石錄、載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云。中郎將堂谿典伯并。則典自字伯并。不爲季度。世人容有二字。然伯仲叔季。乃人之行。既爲伯必不得爲季。一也。東觀記、熹平五年。使中郎將堂谿典廟雨嵩高。與明誠所載銘辭。官同事同。惟銘作四年爲小異。蔡邕傳亦云。典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平定五經。則典曾官中郎將。不得獨云西鄂長。二也。延篤傳。少從堂谿典受左氏傳。後從馬融受業。計典能教授。年當及壯。而馬融之死。在延熹九年。其年竄籍禁錮。自是又二十年。爲光和二年。而石經告成。典得列名其後。典于是時雖最少。當已六十餘矣。季度。非堂谿典明矣。然則堂谿典既字伯并。而先賢行狀何以云典字季度爲西鄂長也。竊疑著先賢行狀者。亦知典有石闕在嵩高。而此銘適出其地。又皆有典字。遂不之察。而誤以爲典銘。意懷不知。又引以註史。訛以傳訛。遂乃甚爾。非得此銘與趙氏之所載。又何以辨其疑惑哉。

漢孔褒碑　八分書　闕年月

碑存字不過數十。其首云。君諱褒。字文禮。孔子廿世之孫。泰山都尉之元子。其中又曰後宮生變及臨難各爭等字。當是指張儉亡命。而一門爭自引罪事也。但不知此碑。古今著錄家何以不錄。

漢殘字　八分書

一中有允字子游字。俗謂之子游碑。又有永初字。

一首有正直字。俗謂之正直碑。中有大圓孔。

一中有大兄元孫早終字。俗謂之元孫碑。又有二子名重字。按元孫當是其兄之名。

一中有春秋博覽等字。又有國之裔兮等字。俗謂之劉君碑。

一不知何碑陰。中有民故武都故功曹司隸故功曹司空掾故功曹太尉掾等字。按云民故武都。當是武都之民。爲其郡守所立碑。

一存十三字。

一敦紙存七字四字不等。以上共爲一册。昔人謂漢碑不全者字尤佳。信然。

漢武梁祠堂畫像　八分書　無年月

翻刻也。僅十四幅。黃帝、顓頊、神農、祝誦、帝佶、帝堯、帝舜、夏禹、伏戲、夏桀、曾子、閔子騫、老萊子、丁蘭。以隸續所刻畫像較之。大略相似。其每幅所載事蹟。亦與隸釋同。而隸續畫像但書名。不知洪氏因已載之隸釋。故略之與。或翻刻隸續者不能精也。其次序大異。則疑翻刻此碑者。任意顚倒之。宣城張季和烟自言其家有搨摹此像。卽竹垞所跋本。余到府必往請觀。並值其外出。遂不得見。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琅

榮卽開明之子。宣張之弟。石闕銘云。宣張年二十五。曾府君察舉孝廉。此碑云。年卅六。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不書其年與卒葬之年。而但書其入仕之年何也。

撫漢鳳闕　下有宋熊克贊　刻金石文紗

按鎭江府志。乾道壬辰。潤州教官熊克閱漢碑。取麟鳳闕子學宮。其後陳德一易之以石。嘉熙中。劉卿月補刊龜趺。龜趺久廢。惟麟鳳存。余族兄偉堂名紳爲鎭江府訓導。乾隆丙午春。往從之游。首詢及此。則士人無能知其事者。學基瑣日精山下。國初時經海寇兵火。房屋蕪圮。多荒榛。僅於壞籬深溝之側。見一殘碑。揩拭視之。則鳳闕也。走告於兄。爲出而樹之學署。按隸續載有麟闕。洪氏所謂漢撫二璫。惟此最爲奇偉。又云。鳳藏青皮中。尋之未至。今此闕與隸續所載。規制如一。洪氏無鳳而有麟。余不得見麟而獲鳳。千載作合。可謂奇哉。

撫漢麟闕　下有宋熊克贊　刻金石文紗

此爲余兄偉堂之所補刊。其闕取之洪氏隸續。其贊取之鎭江府志。而其隸則宣州梅石居之所書也。石居既書原贊。又大書其後云。乾隆丙午。趙紹祖既得鳳闕碑。因倣古模其麟闕。梅鏐書贊。教官趙帥立石。戊申之秋鐫成。偉堂作麟闕歌。刊于闕之右方。拓數本以見寄。因爲和之。而書其上。

孔子見老子畫像

按隸續有孔子見老子畫像。像雖未錄。而載其題云。孔子也。孔子車。老子。今此像題曰。孔子。老子弟子。則非隸釋本可知。畫分三層。其上一層。孔子老子相對。弟子一人捧束帛。隨孔子後。中一層。有二人。分左右。中有一器。無標題。不知是欹器否也。下一層。有三人。二人居中。爲指點撫摩之狀。一人在左。上下左右似皆爲禮器。亦無標題。

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　八分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紗

相國臣歆者。華歆也。太尉臣詡者。賈詡也。御史大夫臣朗者。王朗也。大理臣繇者。鍾繇也。其所書官。皆漢官也。其所稱臣。臣於魏也。其他武夫謀臣夏侯曹氏之族不必論也。余碑有闕。取隸釋足之也。隸釋亦有闕。取魏志足之也。碑文與魏志尙多小不同。而皆不復論者。仍隸釋之舊也。碑鍾繇書。或謂梁鵠書。亦不可知也。

魏受禪表　八分書　黃初元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紗

後世禪讓之禍。自魏肇之。每進而加厲矣。卽以魏晉論。華歆之奉璽。何如賈充激成濟而抽戈也。山陽以壽終。禪國至晉漢魏之際。不猶愈於後乎。

魏封宗聖侯孔羨修孔子廟碑　八分書　黃初元年當作二年

按魏志。黃初二年正月詔云云。與此碑所載同。而碑首云黃初元年者。述魏受命之始。文勢固當然也。此去永壽建寧數十年耳。而其文較之韓勑史晨簡質華麗不同。至是文章與世運爲升降信矣。

魏立漢膠東令王君廟門碑　八分書　無年月

碑久佚。乾隆乙未。濟寧人李東琪得之土中。僅存數十字。據隸續所載。碑額爲漢故膠東令王君之廟門十字。而其文有黃初五字。又有魏后爲天所授語。則此碑不得爲漢。而膠東令則漢官也。

魏立漢盧江太守范式碑　八分書　青龍三年正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久亡。近復出土。而殘闕甚矣。以隸釋、金薤琳琅所刊全文觀之。有青龍三年正月之文。則碑立於魏世。然金石錄竟標目爲魏范式碑。恐亦式地下所不受也。按後漢書獨行傳。式一名汜。而碑有云。曾子汜孫。而允嗣倡。是式之子名汜。孫而式不應一名汜。范史誤也。叔肯最曰。據碑。式子名汜。孫而決范史之誤。是也。予嘗讀容齋隨筆。有云。元魏安同父名旭。其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襄陽隋處士羅君墓誌有曰。君諱靖。字禮祖。養父靖。父子同名。此皆質而近于野者。古人亦時有之。未可以常理論也。

范式碑陰　八分書

碑既立于魏世。則所書者皆魏人爾。碑後有乾隆己酉三月錢塘黃小松跋。敘李鐵橋獲碑重立事。而不載鐵橋名。又前碑額下文上有鐵橋自記名。東下一字已闕。碑入土久。石易泐。而刻字過小。故未幾而遂漫漶至此。（獲膠東令碑者爲李東琪。疑卽此人。）

魏東武侯王基碑　八分書　景元二年四月

按三國魏志。基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辟爲從事中郎。出爲安平安豐太守。碑云。辟大將軍府。出爲安平安豐太守。志言遷荊州刺史。加揚烈將軍。而碑作揚武。皆當以碑爲是。其餘所載。與志略同。然大約碑更簡于志也。碑僅半截。八分書放縱無法。似北齊乾明諸碑。無復漢魏雅意。恐是後人之所

立也。

吳禪國山碑　篆書　天璽元年　文刻金石文鈔

右禪國山碑。余所得者甚殘闕。此姑就通志所載錄之。亦不知其有謬誤否也。按吳志。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乃遣兼司徒韋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今碑無朝處名。而有丞相沈以下十餘人。碑雖立于天璽。而所受玉璽文寔在天册。故碑云。乃以桑兆渚灘之藏。欲若上天。月正改元。郊天祭地。紀號元璽。用彰明命也。諸臣不足責。爾薛瑩、華覈。爲吳名臣。而文乃靡靡如此。正如乞兒好作富貴語。眞堪一噱。按通志所載。太司徒燮下有大司空翰。翰疑爲朝之譌。然吳志言兼司徒。而文言大司空。其官名又不同也。惜不得舊拓一證之。

吳天發神讖碑　篆書　天璽元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石三段。在江寧學宮尊經閣下。宣州梅石居既綴三段。連貫其辭。雖有謬誤。復與懷寧鄧石如要余同往。磨娑其下。考訂偏旁點畫。然後剔其釋文。與石如各爲跋。以附其後。余惟石居愛古好博。有功金石。乃就所綴讀之。竊謂上天帝言以下。天發神讖以上。必當時符瑞之言。即碑所謂得五十七字者。其字數不合。以本有空白跳行之書。今更殘闕不可知耳。至天璽元年七月己酉朔以下。則諸臣考訂讖文刊石頌功之事也。祥符周密客居有釋文。朱竹垞爲之序。亦未之見也。今依梅氏所釋裝界之。而書其後。

嘉慶十年三月二十五日。江寧學宮火。碑燬焉。其尊經閣上所藏廿一史、玉海、江南通志諸板。掃蕩無遺。而碑尤深爲可惜。自今拓本傳于世者。有日減。無日增。同志君子。幸寶護之。

古墨齋金石跋卷二

晉立太公呂望表　盧无忌撰　八分書　太康十年三月　文刻金石鈔

右晉立太公呂望表。盧无忌撰。表後有銘。八分書。猶有漢意。余輯金石文鈔時。取魏所立太公碑刻之。固疑穆子容撰文。而尚氏錄盧表於前。不知僅刻其前半。而尚有其辭曰以下銘辭如許也。余友崔涛、涛之所出。魏碑皆作盡。當爲河南歸拓以見贈。余喜而頭校之。得竹策之書。魏碑作竹策。發其潛皆大傷義理。其他尚多闕文異字。而此碑中闕。其闕者亦皆魏碑補之。則亦有功于此碑也。

晉孝侯周處碑　陸機撰　王羲之正書　大興二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文託之內史。書託之右軍。其最謬者。孝侯以永平七年戰沒。而碑云。元康九年稱疾增加。發捐館舍。陸士衡以大安二年爲司馬顒所害。而文中有建武元年太興二年之文。顧亭林、朱竹垞辨之詳矣。第竹垞因唐元和六年陳從諫重樹此碑。疑文字皆此君僞託。而亭林則不過數行。明載著碑前誡太常寺協律郎黃某書。構造勾當溫劉廿一代孫故潮州司士溫瑰副元愷宗錄同異宗典士琳權良與諸宗子同共構造。篆額平原侯明叔、之人。二先生偶未之見耳。第碑既自書其名矣。而前又何以託之內史右軍。且文中有來師事陸雲相合。則眞若出於士衡之口者。竊意士衡本有是碑。至從盧重樹時。已漫漶殘闕。而周氏子孫無識。零星補綴。不無增添。而未敢沒其舊名。故載之于前。而又列名于後。如此。不然。其文顯依史事

纂輯。亦非自不知書者比。而何以謬妄乃爾也。今按此碑。頗倒錯亂非一。如敍孝侯在吳時事。而曰朝廷。諡寧不應空白而空白。忠烈果毅一段。不應在譜言之下。梯山架壑一段。不應在接觀之下。處時年老一段。不應在建武追贈之下。知其以失次之文。而妄爲聯屬。任意增加爾。若有心爲作。則必不至是矣。碑正書。亦適健可喜。而另有一碑。易作行書。略倣聖教。其間書字稍有異同。因論此碑而附記之。

晉蘭亭序　王羲之撰并行書　永和九年三月

一國子監本。

一潁上本。與黃庭同一石。今存數十字。而此本特完好。

一東陽本。後有正統丙辰兩淮運使何士英跋。又有修撰張元忭序。

一上蘇本。

一不知何本。自第十行直裂至下。卽從十一行橫也字下橫裂至末一行於斯文斯字之首。余友宣州梅石居纏水盛春谷並珍賞之。以上五本聯爲一册。其他尚有數種不入選。

蘭亭自定武不可多見。人多以意言之。其實無佳本也。何士英得一石於維揚石塔寺後井中。以爲眞定武本也。然尚不及潁上。以余論之。監本謹嚴。潁上流逸。二者或頗得古人遺意。東陽抑其次也。

晉小楷黃庭經　王羲之書　永和十二年五月

一潁上本。與蘭亭同一石。今存數十字。而此本特完好可愛。

一潭帖本。深穩過於潁上。過華蓋下滑且涼句下。多入清冷淵見吾形。其成還丹可長生。下有華蓋飲見精三句。

一不知何帖本。稍肥。而神足意旺。亦過于潁上。或是潭絳諸帖中舊搨。惜脫去七行不全。以上三種。裝爲一册。本金陵張鹿樵家物。後有錢竹汀跋。

晉小楷佛遺教經　王羲之書　永和十二年六月

石今在吾溫縣民家。後有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陰王羲之書字。又後附書法三昧一段。亦有永和四年十月十三日王羲之書字。又後有文定公家藏字。上有文定公印。又瑞文圖書下有敵國之寶字。又下有御府之印。又下有懷充僧權字。石理粗而刻工惡。不足爲美觀。以未見有單行本。存之。

晉小楷孝女曹娥碑　漢度尚撰　無書人姓名　升平二年八月

文後書蔡雍觀碑事。又一行云。晨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之。當是右軍書也。又後有元和十年十月二日觀馮審字退思題字。又後有會昌六年三月廿八日翰林學士（闕、似章字、）琮、將仕郎李（闕、隱同觀字。）又後有癸酉歲九月十八日字下有滿懷懷充僧權題名。又後有（闕）成四年七月廿九日刺史楊漢公記字。末兩行云。昇元二年正月九日。瑯琊王氏摸勒上石。搨本似數百年前物。每一展觀。古香滿室。意此果爲昇元帖中之一紙。尚在淳化閣帖之前。故精妙若此。家藏祭墨。以此爲冠。

晉小楷道德經　王羲之書　無年月

後有褚遂良跋云。右道德經。乃晉王羲之遣山陰劉道士書。道士以鵝羣獻右軍者是也。歷宋齊梁陳四朝。今入秘府。遂良備員內省。因得觀。敬記其後。貞觀十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諫議大夫知起居注褚遂良書。按遂良付錄曾右軍王羲之書目。首正書部五卷。無道德經。其第二黃庭經下注云。六十行。與山陰道士遂良既以黃庭爲與道士。量復以此書爲遣道士也。且云備員廟觀。謹記其後。而何得不收之正書部內也。余觀此書。雖結構勻稱。易入俗目。而肥而少骨。稍帶俗韻。殆非眞跡。書與跋。皆唐宋後好事者爲之耳。

晉羲獻雜帖　行草書

右晉羲獻雜帖十八紙。圓勁秀逸。無美不備。眞宋搨也。但潭絳諸帖。今俱不存。不知其當何本。駱駿丙午。過魏德呂斗三於白門。出以見示。斗三好奕自矜。因戲以黃庭數種相當。賭而得之。三日後。斗三過寓。見而有不忍之色。余笑而許其後以還之。斗三名櫟。善書。

晉小楷洛神十三行　王獻之書

一元宴齋本。前有吳門晉一虬摹石字。後有寶歷元年柳公權記。又有天祐元年蔡結題。祥符八年周越記。

一玉版本。前有晉中國令王獻之書字。後有國和字。

一不知何本。其肥重。似元宴齋。而較生動。以上三種。彙爲一册。其他尚有數種不入選。

苻秦鄧宏道修鄧艾祠記　八分書　建元三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鄧宏道修鄧太尉祠記。但自敍其所歷官。而修祠秖以數語了之。較之言不能文而刺刺不休者。可謂直捷爽快矣。碑八分書。前半頗有法度。後半自軍參事起名以下。極醜惡。似出南人所書。以苻秦碑刻甚少。而此又稍完。故錄之。

余刻金石文鈔時。此碑闕數字。後見偃師武授堂億金石文字續跋。作鄧能遠字宏道。給兵三百。下作又屠刀百五十人。上郡夫下有施字。支胡衆特下有書字。凡余所闕者多其書。而授堂乃曰碑磨蝕字跡不屬者。何也。蓋余之所得。授堂又多闕耳。故論金石者。各就所見言之。不爲無益。

苻秦諸葛碑　正書　建元四年十月

碑極殘闕。其可識者。有曰。維大秦建元四年歲在戊辰十月一日。有曰使持節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上黨公之元孫。有曰扶風太守遷壽匡侯之胤子諸葛。而不得其姓。其後又有曰躬臨南界與馮翊護軍苟輔參分所理。今所傳十六國春秋。既非眞本。而遍檢墓書。秦臣無名諸者。遂無以證明之。

產碑陰　正書

碑陰所載姓名。尚多可識。而皆無顯人。書極醜惡。特以苻秦碑刻甚少而收之爾。

梁殫鴻銘　正書　天監十三年　文刻金石文鈔

銘今存八十五字。以余文較之。不能半也。此銘以後爲前。而古今著錄家咸未言及。何耶。銘得在焦山

之下，非湮落不能見，故搨之甚難。近自陳滄洲鑒取置之寺前，流傳較廣矣。丙午之春，余留焦山三日，親至碑下，摩娑久之，見其迹絡數石，零星補綴，而覆以亭，因嘆好古之君子，每爲古物之累，而斯恐不得復全其天年，如雖日在水中時也。後數百年，必有憤吾斯言而撫膺而恨者矣。

梁吳平侯蕭景墓碑　正書　字皆反書　刻金石文鈔

梁書，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封吳平縣侯，普通四年卒，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此其表墓石也。字皆反書，結體遒勁，眡書衡及謚纔如後世之碑額爾。以南朝古碑絕少，故錄之。

梁始興忠武王蕭憺墓碑　徐勉文　貝義淵正書　無年月

碑殘闕已甚，而余所得又以裝界失次不可讀。然以梁書對核之，亦無甚異。惟天監元年四月，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戶，史作三千戶，嘉禾一莖九穗，生于郁洲，甘露降于府桐樹，史紀嘉禾而未紀甘露耳。碑在江寧黃城村，不知古今著錄家何以概未之載。

魏中岳嵩高碑　正書　無年月　金石錄有後魏中岳碑，作太安二年十月，或是此碑。

碑中段全無一字，其年月與撰人名姓，皆不可見。或有以爲寇謙之撰者，今按碑有云會有繼天師寇君名謙，似非謙之所自撰，當是謙之曾隱嵩山，立碑以言其靈異，而當時信從如崔浩之徒者爲之也。

魏爲始平公造像記　正書　太和十二年九月

碑方格陽文，殘闕不可讀。有曰父使持節光祿大夫洛州刺史始平公造爲亡父造石像一區，玩其文意，當是始平公之子爲始平公造像也。金石遺文以爲始平公造像記，誤矣。未有一行云，朱儀章、興元逢，文字稍小，不知是爲此記者否也。

魏孝文弔比干文　正書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太和十八年事也。而其首云惟皇構遷中之元載者，孝文以是歲遷都于洛，故云元載也。按史，十一月丁丑，車駕幸鄴，甲申，經比干之墓，傷其忠而被戾，親爲弔文，樹碑而刊之，即其事矣。碑多別字，爲識者所嗤。然魏世崇奉釋老，而孝文獨留意經術，致敬先聖，如史所記，祀唐堯于平陽，虞舜于廣甯，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陽，是也。又改謚宜尼爲文聖尼父，臨魯城親廟孔廟，封崇聖侯，邑一百戶，詔兗州爲孔子起闕柏，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惜其文之不傳于今矣。而此碑而存者，即什襲珍之，亦不爲過，而顧可以其字跡之多別體，欲鄙夷而棄之哉。

魏穆亮造像記　正書　太和十九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魏邱穆陵亮夫人尉遲爲亡息牛橛造像記也。考史，穆亮尚中山長公主，封趙郡王，徙封長樂王，後遷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爲公。其文在陳顯達攻陷醴陽之後，文明太后馮氏崩之前，史云穆亮而記云邱穆陵亮者，魏改邱穆陵氏爲穆氏，見氏宦志，而猶書其本姓，不忘本也。但亮既以尚主封王，不願云夫人尉遲，又亮擊走陳顯達，事在太和十二年，時猶爲長樂王，而亮爲司空在十三年，太皇太后馮氏崩在十四年，議律令在十五年，然則亮之降爵爲公，當在此數年之中，而記立于太和十九年，其官

銜又不應稱司空公長樂王也，然史但云例降爵爲公，文與上下不蒙，竟不知以何事，史之誤與，或已降爵而猶竊其號以自銜與，是皆不可知矣。

又按金石錄跋弔比干文碑陰云，自侍中邱目陵亮以下，同姓者凡三人，字皆作目，而史但云姓穆者，皆有闕誤。今按此記，正作邱穆陵亮，疑當時以穆目聲近通用，非史之誤也。

端木星垣曰，按孝文本紀，太和十六年正月乙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爲王者，皆降爲公，史于穆亮傳，誤書於文明太后崩之前耳。文鈔謂降爵而竊號以自銜，固然，以例降爲不知何事，而疑史之有誤，則疏矣。按星垣之言最是，特舉之以誌金過，星垣名煜，江寧人。

魏滑屠惠猛墓誌銘　正書　正始二年十二月

魏書有云，世宗以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猛、惠辯、惠深、僧遜、道欽、僧獻、道曦、僧深、惠光、惠顯、法榮、道長，並見重於當世。此惠猛即其人也。嗚呼，佛法之盛，莫極于魏，鑿山爲窟，範金爲像，正光以後，僧尼大衆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而沙門惠始之死，送葬者至六千餘人，乃崔浩區區，志存毀滅，可謂不量力矣。然浩毀佛而崇道，其中非有眞見，至於罪族滅，自以刊戒國史不慎，且李順之誅，不無譏焉。而史氏無識，於浩非毀佛法，歎息痛恨，以爲報應之驗，不可怪與。此惠猛者，一無識沙門耳，而其文有曰，昇帝床，入紫殿，朝英英之預，惟師獨之，亦可慨矣。

魏馮种育等造像記　正書　正始二年

書極醜惡，字形亦大小不等，其中有馮黑退名，黑退，黑闥聲之近，蓋魏人多以此命名也。

魏石門銘　正書　永平二年正月

銘首云此門蓋漢永平中所闢，將五百載，其中敍羊祜賈三德共成開鑿之事，起正始四年十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遙遙五百年中，前後兩度開通，而紀年適皆爲永平，亦一奇也。碑又云，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據史，是年閏十二月，梁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是其事矣。

魏司馬紹墓誌銘　正書　永平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其前題云魏故寧朔將軍、冠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宜陽子、司馬元興墓誌銘，而首云君諱紹，字元興，按魏書，但云道蓋長子元興襲父爵，不言其名紹，亦不言其官冠州鎮將、鎮東將軍、漁陽太守也。文雖但敍其先世官閥，而元興之事無徵，然其名與所歷官，亦賴此傳矣。又魏書與北史，但言蓋之爲司馬孚後，亦不言其爲欽之子也。得此誌，而司馬氏自南而北，其家世歷然可見。

魏齊郡王祐造像記　正書　熙平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續鈔

史作齊郡王祐，今按碑作祐字，書祐者郭視也。史云祐字伯授，於祐祐皆無所取義，北朝書多別體，然祐必不可爲祐也。

魏臨青男崔敬邕墓誌銘　正書　熙平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魏書，敬邕附崔挺傳，其所歷官，碑與史略同，但史載敬邕爲暐和之弟，而不言其爲雙謖之子，史言

修和爲挺從祖弟。則敬邕亦爲挺從祖弟。而挺字雙根。碑言敬邕之父雙諫。疑史於其世次。殆有誤也。又史謂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大中大夫。神龜中卒。謚曰恭。而碑稱延昌四年爲是官。以熙平二年卒。加謚曰貞。自當以碑爲是。

魏兗州刺史賈思伯碑　正書　神龜二年四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額題云魏兗州賈使君之碑。雖甚殘闕。然君諱思伯、字士侔、武威姑臧人。其文尚可識也。按史思伯有傳。齊郡益都人。碑當舉其族望。方魏議建明堂。思伯上議。學者善之。又以崔光薦爲侍講。有問之者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答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爲雅談。惜碑存字數百。無由與史一一相證也。思伯爲兗州。後徵爲給事黃門侍郎。歷官最久。其卒也。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僕射。謚文貞。碑不當但題爲兗州賈使君而已。又碑有廢土荒餘。連歲不登。及禮義用興之言。似爲思伯在兗政績。此史之所無。其或者爲兗人頌德之辭。立之生前者與。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　正書　正光三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涼州刺史瑛之十世孫。八世祖軌。七世祖索。是軌之祖名瑛。而今本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曰。祖烈。與此不同。又軌子有實茂。而不及索。皆賴此碑以傳者也。顧亭林云。其陰書陽原縣義士州主簿十人生造頌。今按陽原爲陽平。王人生爲王益生。卽在碑後。非陰也。

魏敬顯儁修禪靜寺碑　正書　興和二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搨本首三行爲鼠所嚙。故碑題與姓氏俱闕。然碑有曰。公泰平人。田敬仲之後。又云。大丞相渤海王委以經謀。又云。封永安侯。拜度支尚書。遷都官尚書。以北齊書北史參考之。知其人爲敬顯儁也。按二史皆云、敬顯儁字孝英。碑則闕其名。而字顯儁。又名祇一字。與史不同。而碑敘顯儁所歷官。爲汾州刺史。轉晉州刺史。拜儀同三司。又驃騎大將軍、穎州刺史。大都督、史。皆不書何耶。豈以顯儁仕齊。而此皆爲魏官。故略之耶。碑多異文。而結體險勁。行筆峭拔。寔爲歐陽蘭臺之所自出。在諸魏碑中。尤卓卓者。

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　正書　興和三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朱竹垞謂仲璇撰文并書者。非也。考碑文始末。半頌仲璇之功。使出自己手。必不爲此。大約其門下士所爲爾。方魏崇尚佛老。而仲璇又當喪亂之餘。奸權擅柄。國步維艱。乃能舉措從容。不染習尚。修建廟像。爲孔氏之功臣。仲璇亦賢矣哉。其文有曰。乃命工人修建容像。又云。所以雕素十子。奉進儒冠。似夫子本自有像。而十哲則仲璇撰置之也。自佛入中國。始有像教。吾儒祇作主而已。今乃舉西域之法。施于聖人之門。此自不學之過。而特未可以是爲仲璇責也。至書字多別結體怪異。則習俗使然。尤不足爲是碑病爾。

左春谷曰。像設不自後世始也。后稷廟所鑄金人。見于家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見于國語。土偶人與桃梗相語之說。見于國策。是塑像、木像、金像。漢以前皆有之。至夫子有畫像。其來已久。如漢文翁石室圖。有孔子及七十二子像。隸釋有孔子見老子畫像。韓勑修孔廟後碑。有故畫聖

像之語。而塑像則不知所始。是碑云修建容像。則亦不自仲璇始也。明張璁令天下學宮盡撤塑像。而國朝邵長蘅有復孔聖像議。亦未見其言之非也。

魏武德義橋石像碑　正書　武定七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魏于子建等造橋刊像記也。子建行武德郡事。而率其屬官。不費民財。建橋濟涉。亦留心民事者。其文有曰。鵲起來官。其治民瘼。則爲頌美之辭。而後又有學余承乏謬厠官方之言。似又爲子建等所自作。何也。武德郡置于天平初。孝靜爲高氏所立。遷都于鄴。詔曰。考龜襲吉。遷宅漳濱。碑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濱。遂方割四縣。在古州城置武德郡。碑與史合也。

魏安武縣開國伯等造像記　正書　武定七年十二月

記頗殘闕。今略其文曰。前使持節都督夏蔚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夏蔚二州刺史、當州都督、安武縣開國伯、又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行晉州事、東豳州鎮城安武縣開國侯、張保洛、征西將軍、東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東雍州鎮城永寧子、劉襲、假節督東雍州諸軍事、新除右將軍、東雍州刺史、當州都督、開寧子、薛光爐等。敬造石碑像。四佛四菩薩。藉此微功。仰願先王、婁太妃大將軍令公兄弟等云云。魏鼎未遷。諸臣官皆不卑。其但云父而不姓者。必魏之同姓。乃顯然爲齊造像所廟以求媚焉。魏欲不徙爲齊。其可得哉。蓋不數月而遷國矣。

魏立太公呂望碑　穆子容撰　前半刻晉盧无忌文　正書無姓名　武定八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爲太公裔孫尙氏所建。前半刻晉盧無忌之文。後半爲魏穆子容之文。似子容作文時。尙氏乃取盧撰而并刻之也。盧表云。發其潛蘊。蘊之所出。蓋當爲晉。此亟刻時傳寫之誤。若穆詞云。一匡九合。懸車束馬。作太公碑乃用齊桓事。眞可笑矣。

北齊孔子廟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

存字不數十。其知爲北齊孔子廟碑者。以額有夫子之碑字。及碑首存乾明元年等字也。

北齊高陽王湜碑　八分書　乾明元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王爲齊獻武第十一子。史名湜。碑書作濕。按史所記。王不過一無賴子弟耳。碑以駢語文之。全無實事。令人讀之莫喻其人。而其中有曰。不得宮門。莫覩百官之富。入其廊廟。乃見禮樂之美。擬不於倫。一至於此。

北齊咸孝頌　申嗣邕撰　梁非之八分書　武平元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胡長仁爲齊州刺史時。經郭巨之墓。感其孝而命頌之者也。按史、長仁字孝隆。武成皇后之兄。累遷右僕射及尙書令。世宗崩。參預朝政。封隴東王。和士開疾之。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憤。謀刺士開。事覺。賜死。夫長仁以椎魯之親。預政封王。不可謂不尊。而不能守知足之戒。與士開爭進。倚親驕豪。信佞爲亂。以至于死。其天性凶悖可知。此去死期無幾耳。乃能感古人之孝。而營其邱隴。表其庭字。可見至德所被。雖凶人不能不格。而性善之說萬世不可易也。碑後有隸書兩行。較碑字稍小。云居士慧朗侍從。

至能草隸。世人稱朗公書者是也。開府行參軍王思尙侍從。能文有節。不知二人託爲頌者。附其名與。抑後人之所題也。然所謂侍從者。侍從何人。疑當時之所附爾。

北齊造像記　正書　武平五年十月

碑陰上段行存十二字。首云。大齊武平五年歲次甲午十月。而其中有捨茲如法之寶及登出滿月之容等語。蓋造像記也。按金石錄。有北齊賈羅侯等造像碑。是武平五年十月。意者其即此歟。

北齊馬天祥等造像記　正書　武平九年二月

碑書方格如棋局。正書。陽文凸起。用篆與八分相參。古茂可觀。北朝造像諸記。余收之而旋棄者多矣。其上有佛像者。寺僧陳乞。亦卷而與之。不甚惜。而惟此記。嘉時時展玩之。

周華岳頌　万紐于瑾撰　趙文淵書　天和二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頌文爲万紐于瑾造。趙文淵書。万紐于瑾者。唐瑾也。文淵。唐避高祖諱。史作文深。頓寧人、朱竹垞二先生。博採史傳。論二人事蹟詳矣。然文淵此書。亦未脫元魏遺習。而竹垞引史。文深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而謂非虛譽。事人引史。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深與黎炅、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言。行於世。而於此碑亦無疵辭。殆好尙之偏也。夫時俗所尙。雖豪傑不能無移。余亦非以此爲文淵貫。然魏孝文弔比干李仲璇修孔廟二碑。既受指摘如彼。而文淵此書。乃蔡英譽如此。何耶。頌有云。太師大冢宰晉國公。任屬阿衡。親惟旦奭者。晉蔣公謹。太祖之兄。邵惠公顯之少子也。諷魏禪周。廢孝閔。既世宗。皆其所爲。保定元年。有希謹旨者曰。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於是詔于同州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謹祭焉。三年詔曰。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蓋周改華州爲同州。故謹有事於華岳。而使瑾爲此頌。頌中但稱晉國公而不名也。此天和二年事。後五年而謹誅矣。

隋張夫人墓誌銘　正書　開皇四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正書遒勁。時兼篆隸筆意。足以開歐虞之先聲。近世甚重王居士磚塔銘。對此真如婢見大人耳。

隋晉陽造像頌　正書　開皇四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劉瑞等造像于晉陽之重華。而爲此頌也。頌後列名。有邑師、邑主、邑正、邑主事、邑人、齋主、像主、檀主、化主、經主、清淨主、光明主、香火主、道場主、都維那、左維那、右維那之類。大約與北齊少林寺碑。其銜俚相同也。碑祝聖上、皇后、儲宮、晉王、隋文帝五子。自儲宮外。祇及晉王者。煬帝時爲并州牧。晉陽其所屬也。

碑有書銘人左維那、道場主、光明主烏丸。下闕而不得其名。

隋立魏東阿王曹植廟碑　正書　開皇十三年　文刻金石補鈔

此植十一世孫曹永洛等。于北齊皇建二年。奉詔復廟。至隋而始克樹石以紀成者也。碑云。蒙孝昭皇帝恢宏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據史、事在皇建元年。而碑云二年者。永洛等于二年始得奉詔也。碑

正書。體兼篆隸。而不爲工。文更冗雜。當時無學術者之所爲耳。植封陳王。而碑以東阿所立。故仍其舊封。謂之東阿王碑。

隋陳叔毅修孔子廟碑　仲孝俊撰　八分書　大業七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稱叔毅字子嚴。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而陳書諸王中無傳。但言其未及封而已。非得此碑。不知其入隋曾官曲阜令也。又按胡三省注通鑑云。唐人稱縣令爲明府。今觀此碑云。則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是隋時縣令已有此稱。

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辨墓誌　盧世基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圖章林金石文字記作大業七年十月。然此其贈官賜葬之日。非葬日也。文刻金薤琳琅。）

都元敬跋云。隋史不爲立傳。向非率更之書。後世不復知有辨。余按隋高祖本紀。開皇十六年。以蔡陽縣公姚辨爲益州總管。突厥傳。十九年遣大將軍姚辨出河州以擊都藍。又煬帝本紀。大業三年三月壬子。以大將軍姚辨爲左屯衛將軍。七年三月丁亥。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辨卒。辨雖無傳。史可補傳之矣。元敬未之考也。碑稱三年以母憂去官。不言其爲左屯衛將軍。然于四年中稱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如故。是碑漏也。余所得本係翻刻。姑據而言之如此。

隋淮安公趙芬碑　正書　無年月

碑甚殘闕。其知爲芬碑者。以碑有云。淮安定公繼之矣。公諱芬。又云。開皇五年。除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又云。以大將軍淮安公歸第。多與隋書合也。史稱芬父演。而碑有十一世祖融字稚長。曾祖瑛。祖資育。其家世歷然可見。又有府佐杜寬等語。皆賴以存者也。

李靖上西岳書　行書　無年月

碑無年月。宋紹興時所刻。額云唐相衛國李公上西嶽書。其跋。而其書法。乃出入于顏魯公爭坐位及祭姪季明文二帖。蓋世傳衛公多奇。而宋人之好事者。僞爲之也。附之隋後。亦以厭其心云爾。

古墨齋金石跋卷三

唐秦王告少林寺教　正書　四月卅日　文刻金石續錄

右刻於裴漼少林寺碑之上。正書。而世民二字行草。似太宗自署名也。文云。擒彼兇孽。卽裴漼文中寺僧執世充姪仁則以獻之事。而都元敬跋漼碑。謂與教書不同。又自云親歷碑下。而不載此教何也。文末記月日而不書年。當是武德四年四月耳。

唐宗聖觀記　歐陽詢撰序并八分書　陳叔達撰銘　武德九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宗聖觀記。歐陽詢撰序并書。趙子函以爲無書者姓氏誤矣。唐自謂老子之後。故井尹喜而祠之。此碑所云、宸扆興念。鑾輿所先。啓族承家。皐于柱史者也。然建於武德九年二月。而新書稱四月廢浮屠老子法。六月復之。則其時之更張不一。而當時開國諸臣之無定識定力。亦可知也。

唐孔子廟堂碑　厥世南撰并正書　相王旦書額　武德九年十二月　文刻金薤琳琅

武德九年十二月。太宗已卽位。則此碑太宗所立。而世南奉勅撰并書之者也。其額爲相王旦書者。則時未題額。至武后時。而睿宗始爲書之者也。碑有云、副君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則是年十月立中山郡王承乾爲皇太子。碑所稱者承乾也。又云。國子祭酒楊師道等。抗表陳奏。請勅貞碑。師道者楊恭仁弟。其曾官國子祭酒。則史所失載也。此碑爲宋王彥超翻刻。不無闕誤。而及金册所誤句書及爲反

尤謬。又案新唐書傳云。嘗有孔子碑、武后所立。睿宗篆額。大謬。

唐小楷破邪論序　厥世南撰并正書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琅

序云。太史令傅奕。學業廣長。識慮非長。乃穿鑿短篇。憑陵正覺。將恐震霆布鼓。竊比雷門。中庸之人。頗惑法師。繫彼後昆。又撰破邪論一卷。攻新唐書藝文志。子部有法琳破邪論二卷。注云。琳姓陳氏。太史令傅奕譖廢佛法。琳訟之。放死蜀中。案琳既以此論獲罪。世南不應爲之序。卽好尚不同。而世南與奕同爲朝臣。亦不應肆言明詆。然此以臆言之。今案此帖題銜云。太子中書舍人吳郡厥世南撰并書。攷新舊書職官志。中書舍人乃中書省官。東宮官但有中舍人、太子舍人。而無中書舍人。世南於太宗幷奉宮時爲中舍人。故孔子廟堂碑題銜云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厥世南奉勅撰并書也。竟此乃一禪和子之所僞爲。而或有疑其書法之妙。非世南不能者。此則不足爲異。陷唐間。僧以書名者衆。卽世南亦自得筆法于智永。而豈謂無他能之者乎。

唐立陷柱國皇甫誕碑　于志寧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云。世子民部尚書上柱國滑國公無逸。以爲邢山之下。執表祭仲之墳。平陵之東。誰知子孟之墓。誕以誠節著。而方之祭仲。霍光。可謂擬不於倫。民部尚書上柱國滑國公者。唐尚也。碑無年月。顧亭林謂不以陷臣而蒙唐號。然豈可幷其子而不著其爲本朝之官耶。

唐鄜州昭仁寺碑　朱子奢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敍薛舉僭竊。竟不帶敍仁杲。似唐破秦隴。竟得之薛舉者。唐初文章尚繁。既沿于訪多闕碑。遂自忘其所以然也。碑無書者姓名。金石略以爲伯施書。都元敬、趙子函信之。然唐人能書者衆。意此爲撰者自書。故不復著。如顏師古等慈寺碑。又一種行筆法。而亦無書者姓名也。太宗詔爲死兵者立浮屠。而率詔撰文。伯施爲首。定當自書其碑。恨今不得見爾。

唐鄭州等慈寺碑　顏師古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按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陣亡者。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今可見者。此與昭仁寺碑而已。古王者壹戎之後。示天下不復用兵。發政施仁。與民更始。則生民固已受無窮之福矣。唐太宗以武功定天下。既乃留心遠略。高麗之役。死者巨萬。雖區區於此何益。然而終不悔者。彼其心非不知殺人之不可。正恃有此。以爲吾立寺寫碑。足以蓋其愆尚。然則浮屠以虛言誑人主。使天下受其實禍。其爲害可勝道哉。今按此碑。有曰情均彼我。恩洽同異。昭仁寺碑亦曰。大慈所覃。怨賊將義夫齊指。是史雖云爲義士勇夫立寺。蓋歐陽氏所謂自贖殺人之咎者也。而或以爲此亦發政施仁之大端。不已誣乎。

唐九成宮醴泉銘　魏徵撰　歐陽詢正書　貞觀六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魏公奉勅作銘。自應得頌揚之體。然歐陳壯麗。侈言靈應。近于諛矣。觀其入手卽云。皇帝避暑乎九成

之宮。此即隋之仁壽宮也。落筆悚然。下便從此搨去。更不費力。可謂得頌不忘規之意。非魏公不能也。唐初文尚繁縟。此雖未脫排偶。然清醒峭拔。非開元燕許之所可及。何論王楊盧駱哉。碑爲從叔方齋所藏。宋元間舊搨也。昔沈補蘿鳳令涇時。極贊此碑。以爲今世甚不易得。余每一借觀。雖當極疲倦時。不覺精神之頓爽。

唐南安公張琮碑　于志寧撰　正書闕姓名　貞觀十三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首一行殘闕。又未見碑額。遂不得其姓。但據其文而得其名字。曰君諱琮字文瑾而已。然碑推其先世。有三傑之先。八王之首。及後銘辭中又有七葉輔漢五世相韓之語。則其人之爲張姓無疑矣。按新舊唐書無張琮傳。亦未嘗附見他傳。今據碑辭致之。蓋以隋臣降唐。授驃騎將軍。改左衛中郎將。從討劉武周。授左三總管。事平。除左衛長史。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皆有功。授上柱國。封南安縣開國侯。食邑七百戶。貞觀十年。授銀青光祿大夫。行睦州刺史。十一年之任。卒于道。謚曰懿。碑又載其祖母李、景皇帝之女。贈信都大長公主。母賀、隋文帝之甥。夫人長孫文德皇后之姊。余家貧不能購求異書。如會要實錄皆不能得。但就家藏二史及通鑑檢之。絕無所謂張琮其人者。夫以功若彼。以貴若此。以親又若此。而史曾不一載。使其人湮沒而無傳。亦可慨矣。昔歐陽公嘗親見吳廣黑闥碑。而不爲立傳。使附于張長遜秦行師之末。亦安所謂文損于前事增于舊者。然今世尚知有吳黑闥。獨賴歐公一跋。余深懼此碑之有時而磨也。故既就其殘闕者錄之。又不惜反覆數百言以著其事也。碑闕書撰人姓名。而黎陽公于字尚可辨。則撰者爲于志寧。而正書方整。亦不減王行滿、王知敬之徒。

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高昌勒石文　正書　貞觀十四年六月

按舊唐書姜行本傳。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宋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靈而去。又按侯君集傳。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平高昌、在貞觀十四年八月。而此碑記年爲六月。是在高昌未平之前。行本所勒之碑也。碑極漫漶。細視之。尚多可識。今略存其梗概於此。恐後人不得見也。碑云。昔凶奴初滅。竇將軍勒燕山之功。閩越既平。馬伏波樹銅柱之迹。又曰。我大唐德合二儀。道高五帝。握金鏡以朝万國。讖玉濁以馭兆民。又曰。高昌國者。乃是兩漢屯田之壁。遺兵之所居。麴文泰卽其曾裔也。往因國家多難。諸雄競騁。中原未平。邊隅遂隔。又曰。皇威遠被。稽顙來庭。雖沐仁風。情懷首鼠。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往來。又曰。慾彼蒼生。申茲弔伐。謹使持節光祿大夫吏部尚書上柱國陳國公侯君集、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副總管左屯衛大將軍上柱國永安郡開國公薛萬均、副總管左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姜行本等。爰整三軍。誕行天罰。但妨風未殄。將軍逞七縱之威。百雉作固。英奇·闕·兆攻之略。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奇思縱橫。命·闕·前軍。營造攻具。乃統沙州刺史上柱國望都縣開國侯劉總敏、又監門中郎將上柱國淮安縣開國公衛晉錫、右屯衛中郎將上柱國富陽縣開國伯屈昉、左武候郎將李海岸、前開州刺史時總衡、右監門府長王總威等。並率銳師。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下闕·又曰。大總

管運籌帷幄。繼以中軍。鐵騎亘原野。金鼓動天地。高旗蔽日。·闕·戟·闕·雲。自秦漢出師。未有如斯之盛也。以後雖有可識。不能成文矣。按此文與姜行本傳高昌傳多合。但云以通川公深謀間出。奇思縱橫。則亦其幕下士爲之。非行本自作也。

唐龍門山三觀記　岑文本撰　褚遂良正書　貞觀十五年十一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文刻金石文鈔

此魏王泰爲長孫文德皇后造像記也。金石文字記補遺謂龍門山賓陽洞外石崖有刻字。拓之。得二十餘行。首風不具。因摘其中一二語以證明之。今余所得凡三十一行。其首無闕字。蹤殘剝亡。不及十之二三。且其中言魏王爲后造像事甚明。又其尾雖闕。計頌文不過少三四語。正闕其年月及書撰人姓名耳。考集古錄、金石錄。是貞觀十五年岑文本撰。褚遂良書。史稱文本以文名天下。而文殊靡靡。亦唐初風氣則然。獨正書軒昂古雅。當是褚書第一。非所見他碑之可比也。

唐晉祠銘　太宗御製御行書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　此據嘉亭集書之文刻金石文鈔

唐因晉祠新雨。遂起兵。而得天下。此銘蓋所以報之也。余本以剪裁失其年月。致金石錄目作貞觀二十年七月。然竹垞云五至祠下。故從其集作二十一年七月也。舊唐書太宗本紀。十九年十二月。幸并州。二十年正月。曲赦并州。宴從官及起義元從。賜粟帛給復有差。然則是銘當成于二十年。而樹石或於二十一年七月也。書法遒勁。具體於王。而勢加閎綽。趙子函以爲出于聖教。誤也。聖教序字成子成亭。其去此遠矣。

晉祠銘碑陰

司徒太子太師上柱國趙國公臣無忌、太子太保上柱國宋國公臣瑀、特進太子詹事兼左衛率上柱國英國公臣勣、光祿大夫刑部尚書上柱國鄖國公臣張亮、禮部尚書上柱國江夏郡王臣道宗、太常卿駙馬都尉柱國安德郡公臣楊師道、正議大夫守中書令太子左庶子兼檢吏部尚書護軍臣馬周。

按碑陰載從官七人名。余刻金石文鈔時未之得。故詳載於此。張亮於貞觀二十年三月以謀反誅。而猶載其官與名者。舊書侯君集傳。太宗謂·闕·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像且不廢。況其名乎。唐世君臣之恩如此。

唐虞公溫彥博碑　岑文本撰　歐陽詢正書　無年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虞恭公碑殘闕太甚。而其字之間存者。特謹嚴精勁。出皇甫君醴泉銘二碑之上。可愛也。

唐褒公段志元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下段甚漫漶。而貞觀十六年·闕·月十八日葬。尚可識。趙子函據碑以議史之不合者數事。然功臣承襲刺史。志元授金州。見長孫無忌傳。非倒之也。碑證忠壯史證壯猶成傳寫之訛。宰相世系表仍作忠壯公也。惟表與傳皆言其父名僖師。舊傳亦然。而碑作僖師。當以碑爲是。又志元以從討薛舉、劉武周功。封武安郡公。其募征遼年始十四。卒年四十五。是皆史所宜記。碑無年月。金石錄目作貞觀十六年。蓋據其薨年耳。史云十七年正月。圖形凌烟閣。碑亦載之。惟云戢武閣爲異。則非十六年建明矣。

唐梁公房元齡碑　無撰人姓名　褚遂良正書（此據金石錄書之）　無年月

新書據此碑以爲諱元齡字喬。余所得僅上截。其名字皆不可見。而知爲喬碑者。以封臨淄侯及三子遺則爲朝散大夫令及目前見之之語。多與史合。而知之也。又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按碑作邢國食邑三千戶。（余得拓本剩紙。書邢國。字甚明白。）世系表遺則在遺愛前。碑云三子。遺則與傳同。皆史之誤。

左春谷曰。舊書房元齡本傳。房喬字元齡。新書本傳。房元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元齡字喬松。互異。洪景盧謂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册。于志寧撰。乃元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撰。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已不存。然則碑亦有不同者。豈元齡字喬松。而所謂字喬者。特舉其一字言之。故表云字喬松。而傳又云字喬與。

唐申公高士廉塋兆記　許敬宗撰　趙模正書（此據金石錄書之）　無年月

余所得僅上截。其知爲申公塋兆記者。以額存。新舊書皆云父勵。按碑作勱。趙明誠謂與北史合。而史以傳寫誤者是也。石墨鐫華云。碑側有六代孫元裕少逸題字。余未之得。但子函稱史不言二人爲士廉後。疑其譜逸。不知宰相世系表已載之。

唐陽翟侯褚亮碑　八分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云。祖蒙。與舊唐書同。新書、世系表作象。誤也。

唐河間元王孝恭之子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僅存中段。又漫漶殘闕。而存字百餘。特精健可愛。其中有曰。頡利可汗乘間內侮。有曰詔授左屯衛將軍仍令國門宿衛。有曰鐵勒怙亂乘壯月以控弦。候朔風以鳴鏑。有曰蔡氏群雄。竟收絕漠之功。有曰以太妃憂去職。蠟蘇之痛若居。元王之喪。考唐初宗族王者。惟河間王孝恭。孟元。則此爲孝恭之子無疑。而新舊二書。載孝恭子崇義。晦。世系表作崇義。崇晦。又有崇眞。其官與功。所載俱略。不足以相證明。竟不知爲何人之碑。甚可嘆也。以古今著錄家皆無此碑。而余獨得之。故存其梗概以俟知者。

唐昭陵六駿碑

颯露紫西第一。紫騮前中一箭。平東都時乘。紫燕超躍。背騰神駿。氣蓋三川。威凌八陣。特勒驃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乘。驃策騰空。承聲半漢。八險摧鋒。乘危濟難。拳毛騧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平劉黑闥時乘。月精按轡。天駟時行。甄矢載戢。氛祲廓清。青騅東第三。青白雜色。前中五箭。平竇建德時乘。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白蹄烏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乘。倚天長劍。追風駿足。拯彝平隴。回鞍定蜀。什伐赤東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平世充建德時乘。灑淚未靜。拾鈒申威。朱汗勝足。青旋凱歸。

宋游景叔題云。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以爲閻立本之筆。十八學士爲之贊。晚始得唐陵圖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勅歐陽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即知贊文乃太宗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爲明矣。歐陽詢書。今不復見。惟仲容

之字仍存。如寫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果乘。（此蓋知唐史誤以果爲杲耳。）距陵北五里。自山下柱返四十里。嵩徑峭巘。欲登者難之。因謚邑官。做其石像帶箭之狀。并丘行恭眞塑于邑西門外太宗廟廷。高庳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來觀覽者。又別爲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張游景叔題。是碑爲景叔所刻。蓋倣石像而圖之。其贊則依殷仲容所題而書之也。景叔言歐陽詢書不可見。今仲容所書又不可見。則此亦足寶矣。六馬贊不見于他書。故詳載之。於此圖刻六馬帶箭之狀。而颯露紫前有一人作勒馬勢。即丘行恭也。殷仲容書白蹄烏爲平薛仁果時乘。景叔從之。以爲唐史之誤。通鑑易果爲杲。蓋亦有見于此。然二史外。其見於傳記者。皆作仁果。似未可以一碑筆畫之偶異而疑之也。（知許洛仁碑作仁果、洛仁碑亦是當時所立。此碑劉黑闥祇作劉闥。未可執一而論之也。）

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月

按元裴塔銘序云。三藏聖教序成。神筆自寫。是太宗有御書也。而今傳于世者。褚遂良此本及同州本、王行滿本、懷仁集右軍書本。凡四種。世人震于王書。幾疑聖教止有懷仁集。而不知其最後出也。

唐三藏聖教序記　高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永徽四年十二月

此與前聖教序爲二碑。與同州本并爲一碑者不同也。後有一行云。皇帝在春宮日製此文。按三藏塔銘序云。廿二年夏六月。天皇太帝居春宮。又製述聖記。即此也。遂良自書名前聖教序後云。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此記後云。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是年十一月柳奭爲中書令也。

唐萬年宮銘　高宗御製并行書　永徽五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錄作六年五月。今按碑作五年。柳奭以五年六月罷。若在六年。則碑陰題名不得仍書中書令也。

萬年宮銘碑陰（刻金石文鈔）

首一行云。奉勅中書門下。及見從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並聽自書官名於碑陰。按碑陰題名。上下庫歷。字形大小不倫。然玩其筆意。大約不過二三人代爲執筆。亦非必人人自書之者。其中韓王元嘉、鄭王元裕、趙王福、曹王明、不書姓。長孫無忌、李勣、尉遲敬德、褚遂良、亦不書姓。又隴西郡王臣下闕名。當是博文而次于來濟之下。不與諸王同列。郡王不得與王比也。

唐潁川公韓良碑　于志寧撰　王行滿正書　永徽六年三月

韓瑗父也。碑殘闕。然名字猶可見。曰諱良。字仲良。史于瑗傳。但云父仲良而已。按碑、良有使蜀使突厥及從平劉黑闥之勳。而史但稱其定律令。碑謚曰定。而史闕。碑稱武德九年爲戶部尚書。貞觀三年除刑部尚書。卒贈兵部尚書。而史但云終刑部尚書。宰相世系表載其官。又但云戶部尚書。碑稱祖褒。又紹。而世系表以仲良與紹並列一行。疑皆有闕誤。自當以碑爲正。

唐化度寺海禪師墓誌　正書　顯慶二年四月

誌僅五十六字。記生年俗姓卒葬年月而已。爲僧作誌銘。祇應如此。正書宛似歐陽信本。極佳。

唐三藏聖教序并記　太宗高宗御製　王行滿正書　顯慶二年十二月

王行編書可見者。此與潁川定公碑面已。定公碑瘦而露骨。似不如此書之骨肉勻稱。

唐散騎常侍張後胤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顯慶三年三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僅上段。有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胤。及子謙。第四子巽。第六子小師。第五子律師。第七子統師等語。以世系表證之。知其爲張後胤也。新舊唐書俱名後胤。而碑紙曰胤。又新書父冲。舊書作父中。碑闕。遂無以證明之。

唐衛公李靖碑　許敬宗撰　王知敬正書　顯慶三年五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侯君集馬過朝門五步。而衛公知其必反。此非有他術。蓋讀禮而知之也。然則衛公學問之士。而世或以鹵莽目之。或以異人待之。皆過矣。余前後爲人跋此碑數遍。而皆失其蓋。偶得舊搨。展玩欣然。率爾書此。

碑稱曾祖懷。按宰相世系表作權。或碑是而表非也。

唐王孝寬墓塔銘　上官鑒之撰　敬客正書　顯慶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銘正書。柔媚。近世所寶。書者敬客。在當時亦不顯。蓋歐虞褚薛。方負盛名于世。而王知敬、殷仲容、毛行濟、鍾紹京等。皆號能書。此敬客者。宜其默默于時也。碑出土僅百數十年。始分爲二。復碎爲六。得一本者。輾轉兼金。信乎時命之說。非獨人然。物亦有之。

唐郭公尉遲敬德碑　許敬宗撰　正書無姓名　顯慶四年三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祇存下段。而大半殘闕。其知爲敬德碑者。以封吳國公謚忠武。皆與史合也。趙子函訪古遊記曰。敬德碑堆土中。閱十五年前令尹芮曾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今去子函又百數十年。而余得此碑。豈即芮令所搨者耶。不則子函所出者上段。而言之不詳也。碑敘祖父名字官位皆斷缺。而惟曾祖本眞、後魏中郎將。明白可讀。

唐王友方龍門造塔記　正書　顯慶四年六月

碑前題云前豫州司功參軍事騎都尉王有下闕　又云考明威將軍守右武候驍騎府折衝下闕　姚漁陽郡李未一行云。折衝第二息前郴州司兵參軍友方脩立。而其中有曰。在於龍門疏山建塔。蓋友方爲其父母所建塔也。正書尤精健可喜。唐人無不能書。雖不知名者。皆妙絕古今也。

唐紀功頌　高宗御製并行書　顯慶四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唐敕王世充輕寶建德。唐于是爲失刑矣。世充以諂媚得位。至於弒君篡國。罪不容誅。然充之本情。與唐之本情何以異。至倜不得其死。則充有甚焉。若建德起自草澤。爲隋討賊。放宮人。送蕭后于義成公主。其所爲非特遠出于充之上。唐豈不以建德英雄。廣其不測。世充小人易制。而赦之與。然唐于是爲失刑矣。碑頌太宗之功。其文無足深論。獨史稱顯慶四年閏月幸東都。次于十月之下。十一月之上。則當是閏十月。而碑立于八月十五日。其文有曰。近以五戒巡初。省方伊洛。九冬狩晚。講戎許鄭。與史爲合。而碑記年月不應自誤。史又云。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于新鄭。恐是文作于二年。而碑立于四年耶。

唐蘭陵長公主碑　李義府撰　此據金石錄書之　正書　顯慶四年十月

金石文字記。引荀好善醴泉志云。蘭陵公主碑。李義府撰。殷仲容八分書。存字六百餘。又一碑正書。存百五六十字。可辨。前有蘭陵公主字。中有詔曰。錫十九女字。或公主有二碑不可知。按金石錄、公主碑爲李義府撰。正書無姓名。今余所得者。正書。存字六七百以上。而仲容八分書者。考之古今著錄家。皆未載。疑醴泉志誤也。公主下嫁賈懷恕。碑云太穆皇后之孫。銀青光祿大夫少府監上柱國德素之子。趙子函謂史無德素名。而公主傳但云懷恕爲太穆皇后族子。皆史之誤。不知德素已載于世系表。但懷恕當是太穆皇后之曾孫。非獨公主傳言族子誤。即碑言孫亦誤也。

高祖太穆皇后。賀毅之女。世系表、毅之子照。照生彥。彥生德明、德素、德元。德素生懷哲。德元生懷貞。舊唐書德明傳。太穆皇后兄之孫也。祖照。父彥。弟德元。生懷貞。其傳皆與表合。故當爲碑之誤。非表之誤也。碑孫字上脫曾字耳。

唐處士張興墓誌銘　正書　龍朔元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書度爲戊。或以爲避虎字之故。然唐碑書偏旁虎字。或避或不避。書度字之首而避之。甚無謂也。祇是當時省文俗書耳。

唐代州都督許洛仁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金石文字記作龍朔二年十一月

碑僅上截。然其存者尚可讀。有曰。公諱洛仁。字濟。博陵閒喜人也。有曰。文皇引公等數人。密圖討擊。二凶授首。三軍告捷。有曰。取汾州。下柏壁。破宋老生軍。有曰。薛仁杲妄假大名。有曰。王充跨據伊瀍。有曰。自爲其目。號曰洛仁碑。及天下太平。思其驍服。即命刻石圖像。有曰。又於萬年宮進馬一匹。聖情喜悅。有曰。春秋八十有五。及謚曰勇公云云。是當斬王威、高君雅時有功。而其後凡有征討。未嘗不身歷行陣。勇攻戰。善畜牧。至于高宗之末而始卒者也。唐書附許世綏傳後。家家數語。殊不足見其本末。故爲載之如此。其所歷官亦頗詳。以無關大要故不錄。而碑首載曾祖父諱皆斷缺。惟祖獻齊字。尚可識。此幸而存者。

唐三藏聖教序并述聖記　太宗高宗御製　褚遂良正書　龍朔三年六月

此遂良出爲同州刺史。書于倅廳。至龍朔三年。而後人爲刻之者也。書法較永徽本爲遒健。紀年一行。追刻者所書。

唐比邱尼法願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龍朔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蕭瑀喜佞佛。乃至使其女爲尼。其惑滋甚。碑不著撰書者名氏。而云宋公特深撫異。將求嘉匹。戒侍孫龍。以光宋鯉。而嚴庭垂訓。早沐慈波。鼎室承規。幼明其誨。微辭婉諷。可謂得詩人之意矣。

唐道因法師碑　李儼撰　歐陽通正書　龍朔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渤海雖時以倜傥取姸。而中正和平之氣。常溢于毫楮之間。今醴泉銘及虞恭公碑可見也。蘭臺則險勁有餘。而規模狹隘。氣象褊小。殆去其父遠矣。

唐騎都尉李文墓誌銘　正書　麟德元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誌不載書撰人姓名。然正書遒勁流逸。唐初諸名碑外。此其最佳者矣。碑云。時屬末隨。未遑儒業。所以學未優贍。志在前鋒。應接義旗。忠誠可紀。猶有古人不溢美不虛譽之意。而千百世下。使其人生平尚可想見。後人所不能也。李君諱文。字緯。朱竹垞曰。東漢以來。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寡矣。載于唐書。房元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乘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恢字祚。李條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按竹垞所數凡十一人。然唐書所載以一字者甚多。就余所知。如祐庶人字贊。任環字瑋。顏師古弟相時字睿。武士彠字信。武士逸字逸。李思訓字建。姜協字海。楊元琰字溫。楊仲昌字蓋。郭暐字暐。郭曖字曖。顏杲卿字昕。張均字均。鮮于仲通字向。李叔明字晉。陸長源字泳。崔倫字敍。崔衍字著。此外尚多。而見于碑刻。尤不可勝舉也。

唐燕公于志寧碑　令狐德棻撰　子立政正書　乾封元年十一月　此據金石文字記書之

碑殘闕已甚。就其存者。與史相較。亦無甚異同。惟大業十年拜清河縣長。舊書作冠氏長。所著文集勒成七十卷。舊傳作廿卷。新書藝文志作四十卷。爲異。志寧當武氏初立時。心持兩端。然終以此得罪。碑復諱之。但陳敍恩寵而已。或余所得僅闕其事。亦未可知也。當更求善本核之。

唐紀國先妃陸氏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乾封元年十二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史載太宗十四子。嬪妃生儲。封申。後徙紀。妃即其母也。碑云。年十三歸于紀。貞觀十七年詔。册命爲紀王妃。麟德二年。薨於澤州之官舍。春秋卅有五。按舊史。貞觀十七年。紀王爲瀛州刺史。永徽二年。授荆州都督。累除邢州刺史。不云澤州。是史闕也。妃于麟德二年薨。去此二十四年。而越王貞起兵討武氏。不克死。明年。紀王坐流巴州。薨于道。五子皆遇害。然則妃之早薨。不可謂不幸也。碑首殘闕。而妃祖立素、益州大都督長史太子賓客爽。尚書庫部兵部二曹郎。是幸而存者。

唐碧落碑　篆書　咸亨元年　文刻金石文鈔

右碧落碑。後有釋文。最末一行題曰。咸通十一年歲次庚寅七月辛亥朔十一日辛酉。鄭承規奉命書。則未知其奉誰之命。而釋此篆也。世傳李陽冰毀其佳者數字而去。以余觀之。似尚未足及陽冰。則此言亦未必可信。

唐潞川公李孝同碑　諸葛思禎正書　咸亨元年五月

碑前數行殘闕。無撰文人姓名。末一行云。許州臨潁縣令諸葛思禎書。碑書變字作變。倒一虎。與高宗書李勣碑同。孝同。淮安王神通之子。先封武鄉縣公。武德五年封潞川郡王。九年徙爵爲公。碑云從朝典也。並事具神通本傳。

唐內侍張阿難碑　正書　咸亨二年

碑殘闕甚。而兩見張阿難字。一曰詔曰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一曰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汶江縣開國侯張阿難。其前又有建德縣開國侯爲謁者監轉內給事等語。而其銘有謂陳九德、勇冠三軍、所

平汧瀏、掃清河汾之詞。蓋以宦寺從征積勞而封者也。碑末有一行字記年月及書者姓名曰。咸亨二年閏月廿日。瑤臺令調書。亨字作亨。而月與名不可復辨。石墨鐫華與金石文字記皆不著年月。殆未見耶。

唐三藏聖教序述聖記并心經　僧懷仁集晉王右軍書　咸亨三年十二月

褚遂良、王行滿所書。惟序與記。而懷仁所集。乃附太宗答勅。高宗在東宮時所答教。并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并及奉勅潤色翻譯之經。諸臣姓名。其字體前後一律。今右軍真蹟。雖不可見。而見于諸帖所彙。大小不一。即一行中。亦參差不齊。蓋筆勢所至。非如後世作算子形也。而懷仁集爲此碑。布置疎密。其行間乃無一筆出入。亦無此理矣。碑建于咸亨三年。去太宗崩時廿四年矣。而昧者以爲太宗書。源出聖教。可笑也。

唐僧惠簡造像記　正書　咸亨四年十一月

其文曰。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七日。西京海寺法僧惠簡。奉爲皇帝、皇后、太子、周正敬造彌勒像一龕。二菩薩。神王等。並德成就。仗願皇華聖花無窮。殿下諸王福遐萬代。

按所云太子者。宏也。周王者。中宗時封周王也。繼太子而即言周王不及賢者。意此本爲周王造也。記寥寥數語。而多別字。繆流之不通文理者也。

唐中書令馬周碑　許敬宗撰　殷仲容八分書　上元元年十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極殘闕。八分書。與褚亮碑結構相同。據金石錄爲仲容書。則褚碑亦當是仲容書也。

唐立南齊明僧紹碑　高宗御製　高正臣行書　王知敬篆額　上元三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唐高宗優寵明崇儼。因爲其祖立碑。而碑後乃不敍入崇儼何耶。碑今存攝山棲霞寺。書法雖有規矩。而乏神彩。不知刻手之不佳與。抑或已經翻刻而令人不之知也。碑雖題云明徵君碑。而復牽連僧辯法度諸僧。以及建寺造像。度人賜經。爲國祈福。雜沓而不知其命意之所在。或欲以此掩其榮寵崇儼之跡耶。

唐修孔子廟詔表祭文碑　八分書　儀鳳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武德九年太宗詔一通。乾封元年高宗詔一通。皇太子表一通。乾封元年祭文一通。其一碑。皆八分書。而後記儀鳳訖功年月。碑蓋立于儀鳳。而追書之者也。碑云。武德九年十二月廿九日下太宗文武聖皇帝詔者。太宗于武德九年八月受禪。而詔下。於是年十二月故未改元。而上蒙高祖之年也。石墨鐫華以爲高祖之詔誤矣。六朝以來碑字。固多別體。而此碑書寫之雨爲兩。陰爲蔭。或有誤也。又表中有貝到門徒之語。亦未知其所云。

唐英公李勣碑　高宗御製并行書　儀鳳二年十月

碑下段並闕。而所存者乃如銀鈎鐵畫。粲然可觀。其結字與紀功頌同而差小。然遒勁倍之矣。碑云。祖康。譙郡太守。而世系表祖名元起。康乃其叔祖。自當以碑爲正。又舊書。勣卒年七十六。新書作八十六。

碑所書與舊書合。今攷、勣年十七。從翟讓爲盜。二書並同。而自大業九年天下盜起至唐總章二年勣卒。五十七年耳。則新書必誤也。

唐李万通造彌勒像記　正書　儀鳳三年七月

內戊寅字作戊寅。天后字作天后。僧惠簡造像記。后字亦如此寫。按顏元孫干祿字書云。后正吞俗。則唐人俗書如此。

唐敬善寺石像銘　李孝倫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史載太宗十四子。韋妃生愼。初王申。後徙紀。此云紀國太妃韋氏。則愼之母也。銘無國號及建元年月。故中州金石考列之石佛六碼之中。而誤次之元魏之下。初不知其爲唐建也。又云六碼今惟安戎、陸渾、始平尚存。則不知此石已亡。而余所得者爲舊拓。與抑黃玉圖所著書。但據志乘。而未嘗深考與銘李孝倫撰。而無書者姓名。然其書誠得北朝之流風遺韻。宜覽者之不能辨而以爲魏碼也。

唐奉仙觀造老君石像碑　李審幾撰　沮渠智烈正書　垂拱元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唐宗李儲意等二百人爲高宗初崩而造以頌德也。碑有云。闕二字。仰惟先顯闕二字。之徽音。皇帝闕守隆基。光武丁之容道。上二句當爲諛武氏語。而爲人捶去四字。可見好惡之公。恐嚴所同。而下二句又似爲容宗元宗得位之讖。亦異事也。碑爲儷語。頗流利。而書尤遒健有法。唐碑中之最佳者。

唐王元宗口授銘　弟紹宗甄錄并正書　垂拱二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王元宗自謂宅性元鄉。而令其子姪行儒教喪紀之迹。其所令反其所好。殆有不敢自信者與。碑爲其弟紹宗書。然紹宗嘗言廣世南被中裔服。與余正同。蓋自負其書之同于伯施也。今觀其迹。結體雖方整。而規模不免狹隘。是稍能具體蘭臺。而遜其險勁者。爲足與伯施抗衡哉。

唐美原神泉詩序　韋烜撰　尹元凱篆書　垂拱四年四月

碑兩面。皆篆書。其一面。額題美原神泉詩序。一面額題大唐裕明子碑。下有徐彥伯字光。文云。美原天澗。有神泉生焉。裕明子明臺子故人韋烜。下逡巡不可讀。後有詩三首。一裕明子河間尹元凱字。闕金石文字作一左司郎中溫翁念字敬祖。一天官員外郎李鵬字至遠。似三人爲詩。韋烜序之。而徐彥伯又述其序之之由也。趙明誠金石錄作韋元旦撰。按碑前一面首一行有美原縣尉闕二字。旦字。闕合而觀之。當是韋元旦字烜也。彥伯唐書有傳。而云名洪。以字行。不言其字光。碑尚多可識。而余以老眼昏花。不復能致力。是可歎耳。

唐澤王府主簿梁寺墓誌銘　朱賓撰　鄭莊正書　垂拱四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中間敘述運糧及圍塹之勳。大約與梁師亮同。當時濫賞所及。蓋不止一人矣。碑後記書撰人姓名曰。四品孫義陽朱賓撰文。五品孫滎陽鄭莊書。此他碑所未有。未敢以意爲說也。

余後見錢竹汀先生金石跋尾。引新唐書選舉志云。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此朱賓鄭莊者。法當得蔭。而未得官。故云四品孫五品孫也。其言有理。因載之。

周封祝塔碑　武三思撰　薛曜正書　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天册萬歲二年。下截剝蝕。亡其年月。似亭林曾見碑下截。而知其書年爲天册萬歲也。余家所藏僅上截。無以考證。今按武后本紀。新舊書並云。臘月甲申。上登封於嵩嶽。大赦改元。是登封在天册萬歲二年。然立碑必當在萬歲登封元年。其疑萬歲登封元年。即天册萬歲二年。且即同此十二月也。故仍從金石錄書年。

周珠州榮德縣丞梁師亮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萬歲通天二年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屬龍庭月滿。紫塞塵驚。命將出師。飛芻挽粟。君戶庭不出。繁里匪疲。遂同轉輸之勤。遂獲茂功之賞。永隆二年。以運糧勳授上柱國。似識其濫功冒賞者。按史無永隆二年。即開耀元年也。正月。突厥寇原慶二州。命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以伐之。九月壬戌。行儉俘突厥溫傅可汗阿史那伏念以獻。乙丑改元。即其事也。師亮起家一醫生耳。戶庭不出。而冒運糧勳。至授上柱國。碑據實書之。初不爲諱。可謂古之遺直。而于屬文之體。似少商量矣。然即此亦可見當時賞綠虛濫。上下相蒙。習以爲常。恬不知怪。故其子孫亦不以爲嫌。而遂用之也。

周立昇仙太子碑　武后御製并行書　聖歷二年六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碑。武后御製御書。其事不足復沔翰頰。然其文頗暢。行草亦佳。不可棄也。碑文有曰。開廟後之新基。得藏中之古劍。按陳子昂宴宴君墳記云。皇帝因登緱山。翠少室。尋古遺跡。得王子晉之遺墟。在永水之阿。曲欲開石室。營靈宮。庀徒方興。得古藏焉。內有甓瓦。長二丈二尺。闊八尺。中有古劍一。銅碗一。瓦器二。又有古五銖錢。朱漆片及棺。撥之應手灰滅。即具物備容。還定舊墟。哀其銘志磨滅。姓位不顯。乃錫之名曰宴宴君云。觀子昂之記。則碑所云即其事也。然不即以爲子晉之墳。而錫之宴宴君之號。可見武氏雖溺情不返。而猶有其慎之思焉。余壬子歲於金陵市上見一碑。體製甚異。最中一行。爲控鶴監張昌宗上下左右列諸臣名。勢若拱衛。正書精緻。疑爲此碑之陰。時倉卒不能細看。又囊中無錢。不得買之。及再往。則已失之矣。返而懊惱竟日。姑記於此。以俟知者。

周快州大雲寺碑　賈膺福撰并八分書　大足元年五月　此據金石錄書之

碑雖漫漶。而分書精妙。有漢人遺意。固遠出唐初褚亮馬周二碑上矣。舊唐書。武后時。和物象。命工書人賈膺福、薛昌容、李元振、鍾紹京等分題之。今賈書可見者。惟此碑而已。膺福後。以黨太平公主爲元宗所誅。蓋有文而無行者。碑云。河內大雲寺者。本隨文帝所置之長壽寺也。當武后時。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詔天下立大雲寺。事在天授元年。而余碑闕年月。據金石錄。爲大足元年。即長安元年也。正月丁丑改元大足。十月辛丑改元長安。金石錄又云。碑陰長安二年嘉禾頌。余未得見之。

周夏日游石淙詩并序　武后御製　薛曜正書　久視元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顧亭林云。碑凡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臣人作。至聖作。聖臣作。惡季作。季月作㊏。亦作匝。日作㊐。星作

○正作面。授作檡亦作盩。初作䣄。唯辰字無可考。疑是應字。朱竹垞亦云。辰蓋金輪十三字之一。顯炎武、吳任臣均疑爲應字。想當然矣。今按此碑。纂臣和者。詩凡十六。其題並曰侍遊應制。則辰非應字明矣。此碑金石文字記、曝書亭集。皆著於錄。何其不詳攷也。

左春谷曰。唐武后所製字。據唐史載有十二。佩觿、集韻等書。則有十九。皆無辰字。昇仙太子碑。武后御製御書。其碑多用新製字。然如式授三皇之訣。授字仍書作授。聖字既書作聖。而播聖子之懿範。又書作聖。年字既書作秊。而同秊而語。繼睹昔秊之規。百穀喜于豐秊。歲往秊移。秊載超忽。秊字又仍從說文作秊。是碑崔融詩。龍旗翼翼中。而下月既作䣄。而姚元崇之詩。石泉石鏡恆留月。月字又仍作月。豈當時雖有創製新字。而隨筆所之。亦可不拘一轍耶。若然。則侍遊應制諸詩。應不作辰。亦無容爲亭林、竹垞諸公難矣。又武后自書昇仙太子碑。雖應難窺。屢薦昇中之應。亦皆作應。則又不獨此碑爲然也。

周遊仙篇　武后御製　薛曜正書　無年月　詩刻金石纂詁

詩末句云。方期久視御隆周。則此久視元年之所作。而刻之於石者也。武氏此詩。不見於他書。而古今金石家亦未有著于錄者。故存之。

周立紀信墓碑　盧藏用撰并八分書　長安二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高宗本紀。麟德二年十一月丙子。次于原武。以少牢祭漢將紀信墓。贈驃騎大將軍。而此文乃云。載歷數百。莫能表之。可謂不善于頌揚君父。失作文之體矣。碑爲盧藏用篆文并分書。字尚完好。而乏古意。疑爲後人之所翻刻。且碑立于長安二年。乃不用武氏所製一字何耶。

周杜夫人墓誌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長安三年十月

碑首三行漫漶。而敘夫人之曾祖父下。不敘其夫家。但云。名爲不朽。聞杜氏之春秋。年則有行。見楊家之輪轂。是其夫楊姓也。

唐姜柔遠碑　姜晞撰并正書　無年月

碑僅下段。且漫漶不可識。其知爲姜柔遠碑者。以中有公諱遐字柔遠。及首行有姪邸國公晞撰并書字也。史敘柔遠既簡略。而碑復不可證明。亦不幸矣。

古墨齋金石跋卷四

唐比邱尼法琬碑　沙門承遠撰　劉欽旦正書　景龍三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法琬俗姓鄭。王亮、景皇帝之子。高祖子元懿。亦封鄭王。故以大小鄭王房別之。此所謂大鄭王也。祖震邑王神符。淮南靖王神通之弟。唐書有傳。父懋德。初封郡王。貞觀初。以封德彝之言。例降爲臨川郡公。案宗室世系表。稱其官爲刑部尚書。傳云少府監。碑云少府監宗正卿兵部尚書。是史略也。碑稱永徽六年。襄邑王薨。奉爲亡父捨所愛之女。請度出家。孝慈兩失。懋德之謂矣。

唐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銘　顏惟貞撰　正書無姓名　景雲二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文敍蕭思亮先胄。有曰。遠則文終翼漢。爾俾乎二八。近則武臺祚梁。業光乎二五。王仲寶褚遂回碑。宏二八之高模。注以爲八元八愷。文蓋用此。至業光乎三五。倣班固事勳乎三五句也。秦漢以降。世風不古。人臣之頌其君者。動曰上誠五下登三。固時事之不容不爾。今以唐人而追言梁武。乃亦作此等語。眞是隨手牽扯。用慣不覺也。梁武有知。應愧謝吾子之過譽矣。

唐景龍觀鐘銘　睿宗御製并正書　景雲二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睿宗書之可見者。順陵碑僅存數段。而此銘幸全。觀其體兼篆隸。方整之中。時露古意。可愛也。賈晉述睿賦云。睿宗垂文。規模尚古。飛五雲而在天。運三光以窺戶。其言非虛譽矣。

書出義起石浮圖頌　王利貞撰　正書無姓名　太極元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文有曰。孝乎淮孝。知唐人句讀未改漢舊也。頌文師俾。而前有富潤石室貨積銅山之言。後題者稱弟燕州大雲寺僧智崇、妹明長寺尼諶念。其富如此。而弟妹並捨去入空門。按舊姚崇傳云。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爲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又辛替否疏云。當今出財依冷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觀此碑。知其非虛語也。

唐涼公契苾明碑　裴師德撰　殷元祚正書　先天元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續鈔

趙子函謂碑立于先天。而仍稱大周革命。仍用武氏製字。爲不可曉。顧亭林亦云。先天元年十二月。乃元宗授禪之後。而碑猶用武氏字。不知碑質作且書於萬歲通天之年。至先天而始立之者也。按此碑爲裴師德製文。師德歿于聖歷二年。在武后時。得不稱大周革命乎。又碑末一行。記立碑年月。字差小。並不用武氏製字。而文中稱涼國公。後言涼國公嵩立。是立碑時嵩已卒。而嵩襲封。其非一時之事明矣。新舊唐書何力傳皆云父葛。而明此碑乃云祖繼。（舊唐書。父葛。隱爲集賢。咄特勒。然碑不應不書名。新書但言明子發襲爵。）而碑有次子嵩。又有子崇。皆粗以傳者也。

端木星垣曰。碑于何力既書名。則上兩世自應書名。但舊書何力傳。祇載其父葛。而不載其祖。新書雖稱欽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而哥論易勿施。以文勢當是可汗稱號。固未正言其祖名。哥論易勿施也。是碑於明之曾祖及祖兩世名皆缺。其曰祖繼者。卽舊書繼爲莫賀咄特勒之繼。校史少一爲字耳。恐非卽以繼當其祖名也。又葛與哥論之哥音相近。恐亦蒼號中字。將無何力少孤。入唐後譯音不審。並葛亦非卽其父名乎。

唐祈雨周公祠碑　賈正義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二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此河南尹李傑等。因開元二年之旱。禱於公廟。既雨。而爲此頌也。碑無書者姓名。而正書遒健有力。唐碑之至佳者。碑云。公字朝明。余未之前聞。此疑好奇者之過也。李傑本名務光。新舊書皆有傳。又舊書劉晏傳。載晏遣元載書云。到河陰棠洛。見字文愷者。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堤餘像。河廟儼然如生。是傑誠能留心于民事者。

唐將作監主簿孟友直女墓誌　正書　開元三年四月

序云。女十一娘。字心。河間人也。年十九。適馮貞祐。誌不繫其夫姓者。女卒于父之廨舍。而父母爲葬之也。然溺于愛而昧於義矣。

唐揚州都督姚懿碑　胡皓撰　徐嶠之正書　開元三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舊書姚崇父名善懿。新書名懿。字善懿。惟宰相世系表名懿。字善意。與碑合。當爲是。懿葬于硤石。而崇別葬其母劉氏於萬安山。述遺令曰。昔陳根短沐德信。咸以同穴爲非。實獲我心。當從其義。余按昌黎公李道古墓誌銘云。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于其域。異墓。意唐制婦不得同穴。懿先娶張氏。又娶李氏。後娶劉氏。崇故述遺令。以泯其不得合葬之迹耳。不然。合葬于防。

我夫子行之。崇不於是法而焉法耶。

唐法藏禪師塔銘　田休光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文鈔

文言禪師于永徽中。勅爲濮王度。所謂天孫利益。禪門得人。按史、魏王泰以傾太子承乾事。降王東萊。尋改王順陽。貞觀廿一年。進王濮。高宗卽位。詔泰開府儀同。車服膳羞異等。薨年三十五。子欣嗣王。此言爲濮王度。而云天孫利益。當是爲嗣王欣度也。碑正書。頗雅健。但小弱耳。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　員半千撰　八分書無姓名　開元五年　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序既乖號。文尤俗鄙。半千命名。謂應五百之期。雖不知量。然文義亦當不至是。竊疑爲道流之所假託。又篇中每有承接不明。意義不貫者。意碑當大德翻刻時。已多殘闕。或爲蟲蠹。所補綴而成之也。按唐書方技傳。文操無名。後書高宗本紀。上元三年四月戊午。幸九成宮。秋七月。辭還東升。指北河。漸東。長三丈。歸中台。指文昌宮。凡五十八日方滅。永淳二年。復行封中岳禮。上疾而止。篇中所述。頗多誕妄。而此二事。却與史合。

唐兗州都督于知微碑　姚崇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七年六月

宰相世系表。志寧在宣敏下。云以宣道子繼。知微碑則仍書曾祖宣道也。知微。唐書無傳。碑記其官甚詳。而爲岐山縣令。累除蒲晉潤三州長史。授絳州刺史。皆有惠政。

唐曲阜縣修孔子廟碑　李邕撰　張庭珪八分書　開元七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舊書。開元三年。擢邕爲戶部郎中。邕素與黃門侍郎張庭珪善。時姜皎用事。與庭珪謀。引邕爲憲官。事洩。姚崇嫉邕險躁。左遷括州司馬。後徵爲陳州刺史。此碑立于開元七年。繫銜便持節渝州諸軍事守渝州刺史。是邕先爲渝州。後爲陳州。而史不載者闕也。碑庭珪書。庭字作庭。今雅雨堂所刊金石錄目。從史作廷。以未見此碑故也。

唐華嶽精享昭應之碑　咸廣撰　劉升八分書　李休光題額　開元八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刊于後周華嶽頌之陰。卽文所謂倬彼金石。載刊其陰者也。開元八年。歲在庚申。以旱。命舊相蘇頲禱于華岳。既雨而祠以報之。故爲此碑。按史、八年三月。免水旱州逋負。卽其事矣。咸廣之文。頗爲簡古。劉升分書。亦差有漢意。是唐碑中之最佳者。後有一行。題崔漢衡官銜姓名。末又有四言四句。爲興元元年華陰縣令盧倣書。不知漢衡自題名而時爲倣所作與。抑漢衡爲詩而倣書之也。按漢衡貞元三年以兵部尚書爲會盟副使。平涼劫盟。見執吐蕃。或興元元年已爲此官。不可知。蓋上距開元八年。六十五年矣。

此文咸廣作。述祈雨事。以美蘇頲。而末云。蘇公作頌。孔碩其聲。語殆未得吉甫作頌詩意。

唐鎮軍大將軍吳文墓誌　僧大雅集王羲之行書　開元九年十月

俗名半截碑。中有云。惟大將軍吳公諱文。故知爲文誌也。文宦寺。而有妻李氏。其顧命願不合於雙棺。則其幽閉之恨深。而死無所諱也。碑集右軍書。雖形模具而精神亡矣。

唐易州李文安造石浮圖銘　梁高望行書　開元十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易州新安府折衝都尉李文安爲亡妻薛氏造石浮圖銘也。碑無撰人姓名，書者爲前遂城縣書助教梁高望。按新唐書地理志，易州有府九，新安其一也。舊唐書職官志，自京畿以及中下諸縣，皆有助教一人，助教而加書字，或者其所職與。

唐御史臺精舍碑銘　崔湜撰　梁昇卿八分書　開元十一年　文刻金石文鈔

碑前題云，中書令崔湜任殿中侍御史日撰文，後云，開元十一年殿中侍御史梁昇卿追書。湜此文作于長安初，至開元時，已得罪死，而猶追書其文，是其文必爲一時所重。今按其辭，不能據理道以導華愚，明政刑以慎罰法，而乃云推佛之國，胡不歸命以自保，胡不稽首以逭災，可謂陋哉。而居然曰予忝文儒之林，不可笑乎。

御史臺精舍碑陰　刻金石文鈔

陰分侍御史、殿中侍御、監察御史三列，首一人皆八分書，後皆正書。朱竹垞謂薛偘偘之名凡三見，然其中尚有四見五見者，不獨偘偘也。按舊唐書契丹列傳，開元十八年，可突于殺邵固，降于突厥，詔中書舍人裴寬、給事中薛偘等，分道募壯勇之士，意者即此人歟。

唐京苑總監茹守福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十一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正書遒健，有渤海筆意。茹君卒于開元十一年六月八日辛丑，碑不書其春秋，而曰享年三百三甲子四旬有二日矣，以曆推之，茹君當是庚申日生，年五十有一，據左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蓋老人即以是日生，故曰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今茹君以庚申日生，而曰三百三甲子，用事已勵勉強，而又曰四旬有二日，尤爲不福也。

唐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　李邕撰并行書　開元十一年十月　文刻金石文鈔

翻刻也。碑繫銜云海州刺史李邕文并書，當在邕爲陳州刺史時，而新舊史皆不載。

唐龍門山石窟記　行書　無年月

前似有御書字，後有開元字，而年已缺，中間多記諸內侍之名，其前則高力士、楊思勗，蓋造像之記也。書多殘闕，而存者特精彩異常。

唐內侍高福墓誌銘　孫翌撰　行書無姓名　開元十二年正月　文刻金石文鈔

力士本姓馮，中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史但云高延福，碑云公名福，字延福，疑碑是也。銘爲孫翌季良撰，以力士之養，而爲其義父作墓誌，乃云衣食所資，亦可謂不善措辭者矣。

唐淨業法師靈塔銘　畢彥雄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十二年六月

延和元年，即先天元年也。是年五月辛巳，改景雲爲延和，八月甲辰，改延和爲先天，銘云，延和元年，身現微疾，六月十五日告滅，即以其年十月十五日陪窆于神禾原大薄京關梨城內，時十月已改先天，末爲明了也。

唐楊將軍新莊像銘　正書　開元十二年十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亦當爲楊思勗所造，而敘其歲月，似在花臺銘之前也。按史、楊思勗以開元十二年征五溪，並輔國大將軍，從封泰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虢國公，封泰山在十三年，故此銘但題楊將軍而不云虢國公也。但花臺銘不云驃騎，而仍云輔國，似史載思勗官，亦有誤耳。

唐涼國長公主碑　元宗御八分書　蘇頲撰　開元十二年十一月

碑雖漫漶，尚多可讀。有曰，公主諱光，字花莊，有曰，故丞相虞公太原溫彥博曾孫曦，有曰，開元十二年八月，薨於京兆永嘉里，有曰，其年仲冬壬申，陪葬于橋陵。按公主傳云，涼國公主，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不言其嫁溫曦。況古開本，涼國乃誤作洗國，至花莊作華莊，碑無先封仙源嫁薛伯陽事，而史已先載荊山公主下嫁薛伯陽，則必有一誤也。又宰相世系表，曦是彥博元孫，而碑爲曾孫，皆當以碑爲是。金石錄謂碑立于開元十二年八月，蓋但見其薨之月，而未敘其葬之月也。

唐虢國公楊花臺銘　申屠液撰　正書無姓名　無年月　文刻金石續鈔

此銘有序而無銘，新莊像銘有銘而無序，故或疑其本一事，而分刻之。然新葬像銘在開元十二年，而思勗十三年從封泰山始封虢國公，此銘題云虢國公楊，自在新莊像銘後，非一時事也。

唐虢國公楊思勗造像記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illegible]年四月

碑殘闕，存字不及半，而有云，則虢國公楊思勗其人也，又有鑿石龕及菩薩各一等語，知其爲造像記矣。碑無書撰人姓名，而行書特圓潤精彩，唐碑無名于世者，字尤妙絕，以拓者少，後人未鑒敬故也。

唐右武衛將軍乙速孤行儼碑　劉志撰　白義晊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昭陵碑皆殘闕，而此獨完好，然諸碑類多名臣，其功炳于史册，固無係于碑之存與不存，而此乙速孤行儼者，名不見于新舊史，而碑幸存焉，天也。雖然，名不登於史，而碑復不存于世者，抑又何限，而余能無慨耶。

甲午之春，余寓秦淮客舍，時婺源王經大（名元綸）、江寧陳濟庵（名稽源）相與過從，經大出此碑見示，宋元間舊搨也，因以別本勗濟庵校而識之。然余時猶未嘗有志于集錄，不過適然之事而已。丁酉，再過白門，則濟庵謝世，庚子，復往訪諸婺源之就省試者，則經大又謝世矣，數年之間，知交零落，即是碑亦不知歸于何所，每一迴憶，不勝憮然。

碑云，公諱行儼，字行儼，人之有字，或因其名而字之，或別有取焉，若名字相同，不字可也，而載于唐書不一，其人若李神符、郭敬之、郭子儀、李嗣業、張嘉貞，尚可孤，白元光、侯仲莊、張孝忠、魏少游、武休顏、高崇文、劉允濟、孟浩然皆是焉，其意何哉。

唐鄭國長公主碑　張說撰　明皇御八分書　開元十三年四月

按新書公主傳，鄭國始封荊山，下嫁薛儆，又嫁鄭孝義，碑不爲諱，有云，求之命族，嬪于薛氏，其後君子晨歌，大人晝哭，未亡爲稱，生意盡矣，改降鄭氏，均養七子，麻縗二宗，汾陰之室忘亡，滎陽之黨相慶，當

時大手筆人作文如此。可見唐時節義不明。如此等事。其相既明載之。其君又親書之。而不以爲羞。不有宋儒起而昌明其教。則泯泯棼棼者。將何所底止哉。

唐紀太山銘　元宗御製并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嘉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吳子柳明以太山銘寄示。時適歲除。不能展觀。三年正月九日。風和日美。淨掃庭宇。與弟繩祖取而觀之。見其紙幅百裂。顛倒錯亂。因委之於地。零星補綴。往來起伏。何啻千數。自辰至未。審定再三。文從字順。始成全璧。腕酸腿硬。目花亂飛。其樂自如也。碑前後凡二十四行。行五十一字。字徑六寸。而中多空格。跳行之書。闕者三十餘字。非碑闕多。紙裂耳。其實闕者不過十餘字。趙子函石墨鐫華。謂下三尺許爲搨工焚蝕。遂闕百餘字者。彼特得之傳聞。實未嘗留心于此碑也。然非余兄弟之喜事而不憚勞。亦烏足以知其言之非哉。

元宗封泰山。在開元十三年。而銘刊于十四年。銘文首云。朕宅帝位。十有四載者。元宗即位于先天元年。至開元十三年。爲十四載也。時未改元爲載。而曰載者。文中偶一用之也。

唐銀青光祿大夫陳憲墓誌銘　八分書　開元十四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前半多闕。其知爲陳姓者。以有洎七葉。有漢大將軍蒲侯武之辭也。憲不見于唐書。而所著有中道通三教論。注周易。撰三傳連誌廿卷。集內經樂類四卷。合新舊本草十卷。未有一載于藝文志者。非得此碑。憲其湮矣。

唐慈福寺思恆律師誌文　常東名撰　正書無姓名　開元十四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思恆。一俗僧耳。而中宗至爲圖像林光殿。御製讚。此可笑也。舊唐書姚崇傳。崇臨終。遺書以戒子孫。有曰。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賜生師國造寺。然則事佛求福。乃更得禍。固非獨自昌黎發之矣。碑無書者姓名。而撰者姓常。闕其名。然序末有東名頗託勝因之辭。則其人名當東名也。

唐道安禪師碑　宋儋撰并行書　開元十五年十月

碑斷裂殘闕。不可讀。宋儋書險急偏側。開後來惡札法門。絕無唐人端嚴遒勁之意。

唐嵩岳少林寺碑　裴漼撰并行書　開元十六年七月　文刻金薤琳琅

碑有云。周武帝建德中。納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率土伽藍。成從廢毀。明皇帝繼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象及天尊象。按後周書武帝本紀。建德三年五月景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能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并禁諸淫祠。祠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宣帝本紀。大象元年。初復佛像及天尊像。是其事也。但碑以宣皇帝爲明皇帝。不知何所依據。

叔肯嚴曰。案周本紀。宇文毓謚明皇帝。不應稱贊爲明。以混其先。贊之爲君。與齊高洋隋楊廣等。後之論者。直指其淫侈之號。斥爲周天元耳。碑稱爲明皇帝。亦作文者。徇釋氏之意。以其復崇像教。故以美名加之。亦何依據之有。

唐敬節法師塔銘　正書　開元十七年七月

銘有云。學比犛毛。富如崑玉。世俗以犛毛爲喻學之多。今按以富如崑玉相儷。則上句當是言學之精微耳。書者無姓名。而正書特謹嚴有法。

唐法藏寺碑　李邕撰并行書　開元十八年九月

余所得者裝漢本。大約不甚殘闕。而以失次不可讀。詳其文意。不過記寺立于晉太始。歷梁陳隋以至唐。並有施財之士修寺之僧而已。殊瑣瑣不足道。而北海所書碑。則自兩裏廳外。惟此尚有本來面目。可寶也。

唐代國長公主碑　鄭萬鈞撰并正書　開元二十二年十二月

碑殘闕。據金石錄。爲駙馬鄭萬鈞撰并行書。今按碑有曰。蒙自奉朱顏卅餘載。則其爲萬鈞撰無疑。但行書當爲正書耳。公主史字華婉。碑字花婉。史容宗十一女公主列在五。碑云第四女。皆當以碑爲是。碑又云。男二女四。長子聰。次子明。新書既爲公主立傳。而皆不載。何其略也。又按新書孝友傳。有鄭潛曜。即代國公主之子。尚隋晉公主者也。潛曜當是明之字。而以字行。臨晉公主傳。誤作下嫁鄭潛曜。

唐大智禪師碑　嚴挺之撰　史惟則八分書并篆額　開元廿四年九月　文刻金石文鈔

大智爲神秀之徒。舊唐書有傳。新書刪之。最是。碑文無足錄。而史惟則分書不可樂也。

唐嵩山會善寺敬賢大師身塔石記　羊愉撰　沙門溫古行書　開元廿五年八月　文刻金石文鈔

敬賢爲大通之徒。按舊唐書神秀傳。卒謚大通禪師。弟子普寂、義福、並附傳後。即此碑所謂寂成福藏者也。初遊蜀西來。衣缽相傳。祇授一人。及五世而神秀、惠能。分爲南北宗。神秀授徒又如此其衆。而南宗九傳。今之緇徒徧天下。率一僧授徒數人。多者至數十人。既爲生民之大蠹。亦皆彼教之罪人。其端皆自神秀基。能闢之也。碑書遂廢作遂廢。唐碑中往往有之。

唐三藏無畏不空法師塔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廿五年八月

此僞刻也。其序事至爲誕妄。而後又有辨西域僧呪傳奕事。以爲好事者曲爲之說。彼張大其教。亦不足言。而碑言刊之年月在開元廿五年。其論傳奕事。則曰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中云云。不知開元廿五年。何以有資治通鑑也。意此乃一不曉事俗僧之所僞爲。而趙子函嘗稱其文可觀。不可笑耶。又碑稱不空卒於開元廿三年。而徐浩所書不空碑在建中二年。去此四十七年矣。而子函并而論之。豈以此爲一人乎。子函之紕繆如此。曾何足以道古。

唐錢唐縣丞殷府君夫人墓碑　顏真卿撰并正書　開元廿六年正月

碑四面書。殘闕不可讀。魯公自稱第十三姪男。左傳姪其從姑。則此稱爲當。姪。又如男。可不必也。序首云君號與定。又云君有三子。又云特蒙君教。直稱女子爲君。此金石又一例。

唐立周蜀公尉遲迥碑　閻伯璵撰銘　顏真卿撰銘　蔡有鄰八分書并隸　開元廿六年正月

右唐張嘉祐爲周尉遲迥所立碑。廣川書跋據以辨尚書故實之謬。是矣。然謂迥於魏之亡、無慨于懷。而於周則以興復爲任。其事有疑。是使迥不得爲周之純臣也。此則非是。按史、迥父俟兜本婁周太祖之姊。迥之歷官于魏。皆以從太祖征伐而得。是其爲周之心爵。而非魏亡國之臣明矣。豈得責其不盡節于魏而盡節于周也。碑云。父俟兜。尚太祖姊昌樂長公主。史云大長公主。周太祖未授顯。當由孝閔以後之追贈耳。謙立于後世。本約略之辭。其歷官亦與史稍異。皆當以史爲是。

端本堂垣曰。迥爲周之純臣固已。然其始不得謂非魏臣也。其官雖從周太祖征伐而得。然所得者魏官。非卽周官也。若以昌樂而言。迥尚金明。獨非魏公主乎。大抵魏晉以降。大義不明。錚錚者知獨私恩而已。士大夫不免。何有于武人。況迥發憤于王謙、司馬消難之先。事亦獨烈。是迥之於周。以恩始實以義終。君子善善、從長。固不欲遺魏事耳。非於魏遂可無憾也。廣州並後事而疑之。誠爲深文。今乃並前事而譏之。又太用寬典矣。

尉遲迥碑陰　迥元孫士良撰　蔡有鄰八分書　開元廿六年二月

碑陰下段殘闕。其上有額。八分書。獨全。曰周大師蜀公碑陰記。開元廿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元孫士良述。文敍迥死節之狀。而并述張嘉祐德政百姓歌之之事。

唐任城縣橋亭記　游芳撰　王子言八分書　王日宣篆額　開元廿六年閏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開元十三年。東封泰山。蓋橋成於此時。而因以其餘資建亭爲記也。文爲游芳所撰。詞意流麗。王子言分書亦不惡。亦唐碑之佳者。

唐御註道德經　元宗御註　正書無姓名　開元廿六年十月其勅刻金石文鈔

此易州本也。前有開元廿年勅中分道經德經爲上下而註之。後有易州刺史田仁琬奉勅立。并列別駕周憲、高陽軍副史鄭昚、宣武司馬杜欽晉、道士染虛心、檢校上座解昇名。末記奉勅建立之年月。蓋勅下于廿年。而碑立于廿六年也。碑無書者姓名。然以他碑證之。知其爲蘇靈芝。靈芝所書田公德政碑。但作田琬。而此碑曰仁琬。與史所載名合。

唐易州鐵像頌　王端撰　蘇靈芝書　開元廿七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後備載盧君在易政績。按史、盧暉無傳。新書地理志瀛洲下。載開元廿五年。刺史盧暉。自東城平舒引滹沱東入淇。溉田五百餘頃。田仁琬德政碑。開元廿四年爲易州刺史。蓋暉繼瀛州。而琬代之。卽此碑所謂盧君繼于瀛。田君至自瀛者也。又舊唐書元宗本紀。開元廿八年。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自石灰巢引流至州城而西却。注魏橋。是暉爲瀛州。後又爲魏州。而皆有善政。合二史與此碑觀之。亦可以不朽矣。

唐易州刺史田琬德政碑　徐安貞撰　蘇靈芝書　開元廿八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高仙芝傳。仙芝少隨父至安西。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甚任用。又曰。小勃律爲吐蕃所招。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詧累討之不捷。似仁琬爲安西都尉。在蓋嘉運之前。今按碑開元廿七

年。琬朝京師。廿八年。遷安西都護。而史廿七年蓋嘉運破突騎施之衆。擒其王吐火仙。送于京師。廿八年。蓋嘉運入獻捷。上勞其功。以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則是嘉運遷隴右。仁琬始代其任也。又王忠嗣傳。開元廿九年。以田仁琬充河東節度使。是仁琬在安西一年。卽遷河東。而蘇晉代之。正當在蓋嘉運之後。夫靈詧之前。史敍次偶倒其文耳。新舊史皆云仁琬。而碑但云名琬。字正勤。然以事致之。蓋一人也。易州石刻近德經碑後題名作仁琬。

唐莒公唐儉碑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開元廿九年二月曲撰金石錄著之

江寧侯貞友孝廉。嘗以此碑索跋。既書以歸之矣。藏久忘之。而余所得本殘闕過甚。惟有云。惟尉遲敬德頗諳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似儉陷武周時事。而敬德之降。儉有力也。又前有云。封新成縣公。尋改爲昌郡公。史但言爲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是略也。趙明誠、趙子函皆言此碑行書。而碑筆正書。固勁秀偉。唐碑中不多見。惜不得書者姓名耳。

唐夢真容碑　牛仙客奏　蘇靈芝行書　開元廿九年六月文刻金石文鈔

一本作張九齡。當從易州本作牛仙客。蓋後人不知攷古。但以喜九齡之名而易之。而不知其溷九齡也。碑立于開元廿九年。明年改元天寶。亦治亂升降一大端矣。

唐雲陽觀桓賢師碑　行書　開元廿九年十月

碑殘闕。無書撰人姓名。而行書可觀。其前題云大唐渭州曲阿縣雲陽觀故監齋桓賢師碑文。事蹟無足採取。而古今未有著於錄者。中有云。斯並載在碑陰。布諸人口。是碑尚有陰。而余未得之。

唐安慶將軍李思訓碑　李邕撰并行書　無年月

碑題下有一行云。族子海州刺史邕撰并書。邕非宗室。江夏李氏也。但以同姓。故稱族子。今翻刻本易作唐刺史李邕書。謬也。思訓。武后時棄官變名。十有六載。其擢宗正卿也。封頭形伯。韋后之思時。又出爲岐州刺史。皆史所未詳。又史云。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而碑封隴西郡公時。已食邑三千戶。其懸絕如此。

唐金仙長公主碑　元宗御行書　徐嶠之撰　蘇靈芝書　無年月

碑行書。而前御書二字。八分書。按公主傳。太極元年。金仙公主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元爲師。觀始興。語崇元謗作日萬人。又裴滉傳。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滉上言春夏不可起土功。召旱疫。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饑寒敝哉。不報。史言崇元事太平公主。得出入禁中。其人可知。其事亦可知也。良由唐閨門不肅。公主驕逸。擇配得壻。尚非所願。樂觀宮外。得以自由耳。公主卒年世有四。史所失載也。

古墨齋金石跋卷五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邕撰并行書　天寶元年正月　此跋金石錄載之

金石文字記。載春明夢餘錄云。萬歷初。宛平令李陰署中掘地。得六碑。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而余所得拓本已無之矣。蓋存字僅百二十餘。然董氏嘗摹此碑於戲鴻堂。遂過三百字。豈董氏所見者。在未爲礎前之本耶。余按此殘字中。如利倍往昔。功省今茲。及遂水隴山等語。鴻堂皆無之。疑董氏不無附會。且其書恣肆。亦不似此碑之謹嚴也。

唐兗公頌　張之宏撰　包文該正書　天寶元年四月　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開元廿七年。八月甲申。制追贈孔宣父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國公。餘十哲皆爲侯。夾坐。後嗣後聖侯改封爲文宣公。此頌爲曲阜令張之宏撰。而述都督李庭誨之言。宣王既以銘焉。兗公豈宜闕爾。是之宏先已爲夫子作銘。今不可得而見也。銘文不足揚聖之德。而語多自譽何耶。

唐韓賓祭華嶽文　韓擇木八分書　天寶元年四月　文刻金石續鈔

碑首云惟廿七祀。當是開元廿七年。至天寶元年而始書而刻於石也。此碑以擇木八分見重於世。其署銜祭王府司馬者。元宗第六子贈靖共太子琬。初名嗣元。封甄王。後改名滉。封榮王。開元廿五年改名琬者也。

其額云。開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正書。據金石文字記云。韓賓告華嶽文。在述聖頌碑陰上方。述聖頌是開元十三年刻。或者此本爲刻述聖頌陰而設。僅刻其額而未之刻。賓遂因而刻之耶。額左右云。觀察推官劉繼元、節度推官韓翃。

唐元元靈應頌　戴琥撰序　劉同昇撰頌　戴俊八分書　天寶元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右碑後題名。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琥撰序。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俊書。疑俊于琥爲曾孫行。非必其嫡曾孫也。戴氏宰相見唐書者二人。曾與至德而已。今俊列銜爲尚書右僕射。而史不書。知史之所闕者多。按舊唐書、天寶元年二月。改左右丞相依舊爲僕射。八月。李林甫加尚書左僕射。李適之兼兵部尚書、左僕射。裴耀卿爲尚書左僕射。其時戴俊或爲右僕射。不可知。錄史復俊射。雖在二月。而加林甫等以僕射銜。則在八月。今此碑建于七月。而俊已列銜爲右僕射。亦當爲史之誤耳。

此余前刻金石文鈔跋云爾。然戴俊官至僕射。史縱不爲立傳。亦何至不一見其名。蓋之於心。疑不釋也。後見錢竹汀先生所跋梁寺碑。謂四品孫五品孫是當蔭而未得官者。深嘆其言之有理。而例而推之。或俊曾祖曾官尚書右僕射。法當得蔭曾孫。而俊因繫之於署名之上。亦未可知。惜宰相世系表、其載戴曾與至德之子孫甚簡略。而無以證明之也。碑爲劉同昇撰頌。同昇名見杜遜傳。舊唐書曰同升。新書曰同昇。新書是也。

叔竹嚴曰。按宰相世系表。戴曾至德之後。惟載良紀一人。則俊非曾裔可知。梁寺碑四品孫五品孫。疏銜耳。既署爲尚書右僕射。豈虛銜之比。而可繫於名上乎。第謂史有闕略則可。不必如竹汀先生之說也。

唐貞元張尊師碑　蔡瑋撰　韓賓行書　天寶二年六月

自玉眞公主度爲女道士。而道流之依影附聲者。競趨其門。高自標置。此張尊師碑。觀其文中所述。亦殊無異人。其死也。謚貞元。而至題爲清虛洞府靈都仙聖。張大之辭可笑。

唐隆闕法師懷僅碑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天寶二年十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題下有懷僅及書四字。蓋後人游戲之刻。非原碑所有也。碑敘其祖後。不及其父而述其母。殊非文體。至懷僅之剃落。乃託之高宗之夢。特令辟召。尤浮屠張大之辭。不足爲信。碑無書者名姓。而行書流逸可觀。

唐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李林甫撰　裴迥題額　徐浩八分書　天寶三載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自秦皇漢武求不死藥。前密非遙。而後之人主。踵而行之。未有已也。然漢武後頗自悔。以爲世豈有仙。至梁武帝敬信陶宏景。委以金丹。事竟不成。而宏景以爲中原陷絕。藥力不揚之故。帝以爲然。然丹之不成。梁武不以爲疑。宏景要不能自辯也。元宗命道士孫太冲鍊丹嵩陽。而李林甫爲此文以頌其事。則直云九轉已畢。馳騁以歲。三事百寮。奉觴稱賀。欺人耶。自欺耶。林甫之佞不足責。吾不解明皇聰明

英武。而甘于受欺至於如此。恐不得以常情度之。謂惑于邪說巧佞而不知也。

又按舊唐書李德裕傳。敬宗迎隱士周息元。李德裕獻書中、有高宗朝劉道合。元宗朝孫甑生。俱成黃金二顆。豈不敢服之語。德裕之所謂甑生者。或即此碑之孫太冲也。若然。則元宗雖而受林甫之欺。而心自明了。此所以能永其年歟。

唐翊聖副衛薛良佐塔銘　再從兄鈞撰　正書無姓名　天寶三載閏二月

其末云。以來年閏二月十二日。建塔于終南山施陀林。善知識之灰。其實天寶二祀也。則葬預定于來年。而撰文刊石則在二年也。碑敍良佐溺於佛教。而其卒也。小斂在床。乃有三旬而出。屑不改常。百日開空。色不渝舊之語。尤爲非禮。余問之今學釋氏教者。亦未有行之者也。

唐御註孝經　元宗御序御註并八分書　皇太子亨題額　附李齊古表正書　元宗御批草書　天寶四載九月表批刻金石纂鈔

前爲御製序。中刻孝經并註。後有國子祭酒李齊古表。表後有元宗批答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李林甫等題名四十五人。林甫不書姓。嵩陽觀聖德感應頌。林甫亦不書姓也。惟內有間不書臣者。不知何故。當是脫誤耳。據齊古表。是孝經刊成。打本以獻。則表與批答是後所附刊也。

唐逸人賈天生碑　李邕撰　段清雲正書　范文題額　天寶六載二月

碑正書。而略帶行意。亦佳。逸人諱天生。字白然。其文剝落不可讀。碑立于天寶六載二月。而邕于是年正月得罪死。蓋先爲之。故清雲書之也。

唐世稱隱逸爲逸人。故德書楊炎傳云。父播。名在逸人傳。武元衡傳云。祖平一。事在逸人傳。然舊書但有隱逸傳。而無逸人傳。此蓋唐史臣原文未刪正者。天生官者明禮之父。其以逸人稱。固非播與平一之比。然亦可見唐時之例稱隱逸如此。蓋逸人猶逸民。唐避民字故也。

唐文林郎潘智昭墓誌銘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　天寶十一載七月文刻金石纂鈔

碑首云。遠國流芳。楚大夫汪之緒也。汪即潘崇之子潘尪爾。不言崇而言汪。豈以其躬弒楚成王而諱之耶。漢潘乾校官碑不諱崇。後漢質于唐也。

唐王屋山因登師碑　弟齊莊撰　霍闕行書　天寶十一載二月

碑首殘闕。遂不得其姓。下有故靈昌郡太守息裕闕書。而後有弟道士曰齊莊。鴻原永懷。式昭至德之語。知其所撰也。碑有云。法師諱若水。字齊物。彭城人。有云。玉真公主既捨館陶之封。卜居平陽之洞。以爲常娥餌藥。乘兎輪以長生。嬴女吹簫。登鳳樓而久駐。遂于仙人臺下建立山居。按貞元張尊師碑亦云。公主幽居曰平陽洞府。小有仙臺。先生亦德異言從。道同心一。良由唐閨門不肅。公主假出家之名。卜居于外。而一時羽流之無行者。依影附聲。相率出其門下。其徒不以爲羞。又張而大之也。二碑本無可採取。故余不錄于文鈔。以古今未有著于錄者。因略而言之如此。

唐永泰寺碑　沙門靖彰撰　荀望正書　天寶十一載閏三月文刻金石文鈔

永泰公主。中宗女也。大足中。忤張易之。爲武后所殺。中宗極悲念之。號墓爲陵。故稱流之善逢迎者。緣此而請立寺。此永泰寺所由名也。碑書後魏孝明帝。上空三格。殆不通古今之徒者。

唐千福寺多寶佛塔碑　岑勛撰　顏正卿正書　徐浩題額　天寶十一載四月文刻金石纂鈔

書法之弊極矣。而魯公此書。近世猶知寶愛。若其他則非惟棄而不觀。直不知人間尚有是物矣。然善本難得。余見時賢一本學書。則七偈已皆殘闕。今去此又數十年。其損壞更將何如哉。從振方齋家藏此卷。後有顧氏數印。本鄉先生顧慕渠家物也。余非能書者。而好論書。故時時借玩。不忍釋手焉。今歸于余弟檻之。慕渠名雍明。史與其兄彥同傳。

唐雲麾將軍劉感墓誌銘　李震撰　席彬行書　天寶十二載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文既草率。書又俗惡。大不類唐人物。其敍述祖父處。似有不全。而碑完好無闕。尤屬可疑。但詳玩文意。似明皇誅太平公主時有功之人。今史載岐、薛二王、郭元振、王毛仲、姜皎、王琚、崔日用、李令問、王守一、高力士、李守德。而不及劉感。史既無其名。余又乘其碑也。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與其過而廢也。寧過而存之。

唐內侍省內常侍志廉墓誌銘　中堂搆撰　韓獻之行書　天寶十三載六月

銘前一行多闕。遂不得其姓。但據文而知其諱志廉。字惠達而已。然其文有曰。吳稱帝業。飛龍肇起于江東。漢辟賢臣。易道超來於北海。則其人蓋姓也。志廉無他事蹟。文但敍其所歷官。與其夫人卒葬之年月。爲官者作誌銘。如此足矣。撰者中堂搆。其名見新書藝文志包融詩註。

唐書東方朔書贊　晉夏侯湛撰　顏真卿正書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

碑陰記自言。蓋取其字大可久。以公之功名節義。自當與天地相終始。而尚汲汲于身後之名如此。然則萬不及公之一者。宜何如慨歎也。

書贊碑陰記　顏真卿撰并正書及題額　天寶十三載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記中所言河北採訪使東平王者。安祿山以天寶九載封東平郡王。兼河北採訪處置使也。同渴廟者。平例李史魚皆祿山幕下之人。而當是時忠與逆則尚未分。一朝失足。千古同恨。觀是碑者可不懼哉。

唐張希古墓誌銘　無撰人姓名　田頵行書　天寶十五載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張希古墓誌。敍其祖父。而不著其名。即希古亦僅稱其字。未免過于簡矣。碑爲田頵書。資暴述書賦中有此人。其兄寶靈注其下云。志凡識濫。今觀此書肥而少骨。誠哉是言也。

唐永仙觀主田尊師碑　行書無書撰人姓名　無年月

碑殘闕。其知爲田尊師者。以碑額存而知之也。其文有曰。元宗賜額。曰永仙觀。又曰。五藏六府。四支百節。均令不寒。調令不熱。此尊師妙絕。蓋通岐黃之術者。

唐憫忠寺寶塔頌　張不矜撰　蘇靈芝行書　至德二載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朱竹垞曰。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啓與傳虞又東。

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考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碑既建于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思明。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建於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前。范陽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爲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僞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載。致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尉。碑文以左爲前。寧人謂書丹于石之故。或從祿山俗。尚未可定也。嘉慶二年元旦。從兄師臣名文標。自京師函寄此碑。拓手精妙。其深陷處。皆隱隱可見。反覆觀之。愈嘆竹垞之言至爲精細。中當日情事。故備錄之。但案唐書、耿仁智說思明之降。有今聞孝感皇帝云云。似至德二載。天下已知尊號。不必定册于三年。史之自相矛盾者尚多矣。碑末蘇靈芝書名一行。經略二字亦深陷。

唐顏魯公祭姪文　顏眞卿撰并行書　乾元元年九月文刻金石文鈔

今世所傳石本。卽停雲館所摹之本也。歲鴻堂亦有此帖。筆意絕異。而似稍佳。豈清河書畫舫中所謂眞蹟。卽歲鴻堂所摹者是。而此與停雲館刻果屬僞迹耶。慨眞蹟不可得見。其是非究不能知。徒結想於夢寐云爾。

昔陳繹曾據史以跋此帖。至爲詳悉。謂泉明將屍洛陽。杲卿僅得一足。則因新史之文未明而誤。按舊書。泉明求其父屍于東都。得行刑者言。杲卿被害時。先斷一足。與嫗誰同坎瘞之。及發瘞得屍。果無一足。卽日與嫗誰之屍。各爲一柩。還葬長安。其文明白。因錄于此。

唐金天王祠題名記　顏眞卿撰并正書　乾元元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公爲宰相所脈。出爲蒲州刺史。又爲御史唐晏誣劾。貶饒州刺史。此在道謁金天王祠而題記也。書法較公他書尤勁絕。

唐金天王廟祈雨記　張惟一撰　李權八分書　乾元二年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開元元年九月。封華岳神爲金天王。此其廟祈雨記也。記張惟一撰。文粹高簡。李權八分、亦饒有漢意。記云。初發言雲興。倏登車雨降。宋人睹祈雨詩。清天白日沛然下。皂蓋青旗猶未歸。其言蓋權興于此。張惟一、見呂諲傳。又見蕭穎士傳。

唐通微道訣碑　元宗御製　行書無姓名　乾元二年六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元宗所御製。觀其語意。似爲之以訓皇子者也。顧其言頗得道妙。而乃希不死以鍊丹於嵩陽。託之夢以迎像于盤陀。何耶。意者非言之難。而行之難與。抑此猶當開元全盛。中心未炫惑之時與。至若肅宗艱難再造。尊妖方昌。而乃信王瑤荒唐之說。慫勸禱祠。聽方士誕妄之言。惝崇靈跡。雖立石建碑。示無忘乎先訓。而曾何足以語此旨哉。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撰并篆書　乾元二年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記爲李陽冰篆。而宋吳延年之所重勒。然神采飛動。尚可寶貴。趙子函誤以爲原碑。而以歐陽公之言

爲疑。殆未見延年跋也。子函云。歐謂世言此石與玄靈臺、孔子廟、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漸合。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爲無字碑乎。

城隍之名。見于易。而廟祀則不知其所始。此記云。祀典無之。吳越有之。歐陽公跋。謂今天下皆有。縣猶少。而自明以來。則無縣無之。而載于祀典矣。按明史禮志。洪武二年。命加城隍以封爵。京都爲明靈王。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王。其餘府爲威靈公。州爲靈佑侯。縣爲顯佑伯。命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三年。詔去封號。祇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明臨安徐炬明夫撰古今事物原始。載其制詞。然則各邑有廟。而載在典祀。蓋始于明初也。

唐嶽祠題名　李樞八分書并篆　上元元年十二月

上爲篆。下爲八分。篆曰。大唐上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壹日。同謁嶽祠。書記、八分曰。華陰縣令王宥。前令王紓。丞王沭。尉李齊銓。尉閻頤。鄭縣主簿張彬。尉竇戛。下邽縣丞李演。尉郝涉。處士王季友。張彪。著作郎孟國。原。京兆府法曹參軍李樞。書并篆。此後上元也。樞卽書金天王廟祈雨記李權之弟。按竇臮述書賦注。權工八分。樞工小篆。今觀此記。則樞亦工八分也。又按宗室世系表。二人俱淮南靖王神通之元孫。膠西郡公孝義之曾孫。

唐工部尚書懷恪碑　顏眞卿撰并正書　李秀嚴篆額　廣德元年十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載懷恪曾爲朔方五城都知征馬使。都元敬誤刊作兵馬使。按下、戎事齊足。十萬維鞏。則征馬使當是監牧之官。而新舊唐書皆未之見也。碑又云。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十萬餘衆于狼頭山。公徒且殲。于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遮護之。由此獲免。遂與設支部落二千帳來歸。按舊書、懷恩父爲乙李啜拔。新書作乙李啜。不名設支。卽設支爲名。爲突厥官名。不可知。而新舊書並云。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降。置九都督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不應至開元初。方隨懷恪來歸。然魯公於碑末云。公之世家。竊備聞見。則是信而有徵。疑史所未詳也。設支、都氏亦誤刊作設之。凡金薤琳琅所已刻。余無力重刻之。然其中錯誤不一。爲略舉其要者。

唐贈太保郭敬之廟碑　代宗御題額　顏眞卿撰并正書　廣德二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敘郭氏先世云。漢有光祿大夫廣意。宰相世系表作廣智。碑云。隋金州司倉諱履球。篤生唐涼州司法諱昶。世系表作隋涼州法曹。皆當以碑爲是。又按元和姓纂。廣敬生昶。今碑與世系表合。而按世系表。廣敬乃昶之從伯。姓纂誤也。

郭廟碑陰　行書無姓名　刻金石文鈔

碑陰載敬之子孫及曾孫官銜。與世系表亦多不合。且敬之孫曾孫數十人。而碑所載祇此數人。亦不知何故。碑爲魯公書。而碑陰絕不類。然頗婉雅可愛。自是當時之能書者。

唐顏魯公與僕射郭英乂書　行書　無年月。當是廣德二年十一月文刻金薤琳琅

書云。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大羊兒逆之衆。衆情欣喜。恨不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按書、廣德二年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二萬寇邠州。丁卯寇奉天。京師戒嚴。先鋒郭晞斬殺於邠州西。

仔斬數百計。子儀屯涇陽。十一月乙未。懷恩與蕃軍自潰。京師解嚴。丁未。子儀自涇陽入覲。詔宰臣百寮迎之於開遠門。上御安福寺待之。即其事也。文又云。又一昨裴僕射誤欲令左右丞勾當尚書。裴僕射者。裴冕也。是年二月。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僕射也。金薤琳琅釋裴爲蒙誤矣。此書俗謂之爭坐位帖。魯公行草尤佳。宋四家書皆從此出。余嘗得舊搨本。臨之數十過。而凡皆如故。天生十指如懸錐。奈之何哉。

唐左武衛大將軍白道生神道碑　于益撰　韓宗行書并篆額　永泰元年三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白元光父碑也。元光附見李光弼傳。但云。父道生。歷鄭朔州刺史而已。碑即著其功伐。有曰。以宗室之賢。受登壇之寄。每有討伐。命公先鋒。其上爵位名氏。漫漶不全。以史按之。當是信安王禕拔石堡破奚契丹請戰。而道生實從之耳。書者韓宗。蓮筆閣卓。幾與北海埒。

唐怡亭銘　裴虬撰　李陽冰篆　李莒八分書　此碑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永泰元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銘。前篆。後八分書。集古、金石二錄具載之。前刻文鈔時。偶未檢及。故有誤。

唐李氏栖先塋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歷二年文刻金石續鈔

碑殘闕不多。而余所得剪裁本。故闕有不屬處。但就其殘者錄之。以俟好古之君子正之也。季卿先塋。初在霸岸。未幾三兄俱卒。方士邵權以爲不吉。而爲改卜于鳳栖。此其遷塋記也。堪輿家禍福之說。君子所不言。今觀此碑。則唐時已信之如此。但不知李氏遷塋之後。其吉凶又何如耳。碑爲陽冰篆書。題曰從子按世系表。陽冰與宰相游道、固言同族。無曜卿、季卿名。蓋以同姓而稱從子。猶李北海書思訓碑。而自稱族子也。

又按、季卿、舊唐書以爲宰相李適之之子。新唐書以爲李適之之子。在文苑傳。考新書李適傳云。再遷工部侍郎。又勅其子曰。顯陵原西祔京師。吾樂之。可營蓋樹于松焉。今碑有先侍郎卿世及建塋祔陵、遺命也之語。則皆與新書合。而舊傳之誤必矣。碑又云。永泰中。小宗伯賈公至爲之筮上。澤悅幽明。按舊唐書、永泰元年。李季卿吏部侍郎。賈至禮部侍郎。並集賢院待詔。時正同寮也。

唐李氏三墳記　李季卿撰　李陽冰篆書　大歷二年四月文刻金石續鈔

季卿既遷先塋于鳳栖。而以三墳祔。前碑所云伯氏、仲氏、叔氏三墳陪側。此碑所云。地之若鳥行然。是也。然以堪輿家言考之。凡一穴、必有坐落朝對左右沙水之宜。今曰陪側。則其向背不一。不知其操何術也。

唐光祿卿王訓墓誌銘　鍾澤王憲撰并正書　大歷二年四月文刻金石續鈔

誌云。娶鍾紀王鐵城之季女。按宗室世系表、鍾紀王澄、初名鐵誠、而傳作鍾紀王證。證者、澄之訛。鐵誠者、鐵城之訛也。

唐謙卦碑　李陽冰篆書　無年月

此明嘉靖間張大用所重刻也。在湖廣縣學宮。筆法瘦健。勝于先塋、三墳諸記。惜不得原刻見之。不知

精彩當更何如耳。世稱其書謹字無一同者。此則不足爲陽冰重。

唐聽松二字　篆書

字頗精健。世亦傳此爲陽冰書。其前有跋。漫漶不可辨識。

唐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王縉撰　徐浩正書　大歷四年

碑極殘闕不可讀。王縉嘗佞佛。度其爲僧作誌。必無可觀。而徐浩正書。存者特精彩煥然。較勝于不空和尚碑也。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仙壇記　顏眞卿撰并正書　大歷六年四月文刻金薤琳琅

神仙傳、所載王方平、麻姑、蔡經事。即方平之赫奕。麻姑之狡獪。蔡經之妄想。飲食之豐腆。問答之淺俚。可謂荒誕不經。而魯公作記。盡舉而書之。別無論譏。其後乃附鄧紫陽之異蹟。并記黎瑤仙及紫陽之姪與其弟子之潛修而止。然則此記、乃紫陽之徒所爲。非魯公筆也。歐陽永叔嘗疑其僞。信矣。

唐中興頌　元結撰　顏眞卿正書　大歷六年六月文刻金石文鈔

唐初沿六朝遺習。文尚駢儷。至開元、天寶之間。稱燕許大手筆。然泄泄沓沓。其實一也。而元結挺然拔出於俗。不爲時尚所染。信豪傑之士哉。韓昌黎數本朝之文。所以爲之首屈一指也。此頌高古簡要。斬盡支辭。雖昌黎平淮西碑、柳州平淮西雅。覺未免有餘意費力者在。而其首曰。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子文學。其誰宜爲。眞無愧于自譽。可與魯公之書。輝映千古矣。

唐太尉文貞公宋璟碑　顏眞卿撰并正書　大歷七年九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所載與新舊史互有詳略。公名德碩彥。其美固不可勝詳也。獨碑云七子。而所載惠八子。長復同。次昇。次尚。次渾。次恕。次延。次華。次衡。與宰相世系表合。而新舊書本傳。祇云六子。無復同及延。然則碑云七子。傳云六子。皆誤也。碑側記稱第三子渾。第六子衡。以碑所序及世系表次之。則渾當第四。衡當第八。既自相刺謬。而反與傳合。然則欲據碑以正史。碑亦有不能明者也。此碑是公之孫敏追遠。致世系表、儼是華之子。又公于二十一年致仕。與舊書元宗本紀合。而傳並云二十年。公爭二豎。內史令勅公出。碑不書名。舊史曰楊再思。新史曰姚璹。亦宋知孰是。

宋文貞公碑側記　顏眞卿撰并正書　大歷十三年三月文刻金薤琳琅

文即刻于前碑兩側。所載文貞逸事。新舊史皆無之。金石錄既論之矣。文中載公孫儼渲請論譔。而碑乃薛嵩命封演賜石所建。當即是著封氏聞見記之人。

唐宋州官吏八關齋會報德記　顏眞卿撰并正書　大歷七年文刻金石文鈔

新唐書田神功傳。頗依此記纂輯。故較舊史爲詳。此所謂事增于前者也。神功忠勇。有功于唐。中間雖爲鄧景山所引。大掠揚州。而要不以一眚掩。至慕光弼之爲人。待下以誠。率帥感之。所釀報德。亦其情也。而趙子函乃謂神功故非良臣。徐向等媚其主帥。非佳事。不亦過乎。

唐曲阜縣文宣王廟新門記　裴孝智撰　裴平八分書并篆額　大歷八年十二月

碑殘闕。其文有曰。孟公首之。盧公翊之。曰命縣大夫裴公新其南門。當時也。其前有曰。刺史孟休鑒、特官郡功曹盧瞳。則所謂孟公盧公者即其人。而惟縣大夫裴公闕其名。

唐清源公王忠嗣碑　元載撰　王縉正書　大歷十年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史序忠嗣之功稍略。既不足與碑相證明。而新書則依此碑纂輯。較舊史爲詳。而序次殊無倫理。蓋碑雜以儷語。前後不明。年月不具。難以依據故也。史載忠嗣拒董延光下石堡事。爲讒言之所自興。而碑不書何耶。

唐茅山元靖先生李含光碑　顏眞卿撰幷正書　大歷十二年五月文刻金薤琳琅

碑今裂爲數十塊。然拓而連綴其辭。尙班班可讀。魯公好神仙家言。其爲此文。亦不無溢美。然元靖當金仙玉眞假借元門羽流奔輳之際。而甘心遐僻。雖屢徵召。懇辭還山。滅心若其事。而能超然遠引者。寔公之欲結契于生前。而更徘徊其身後也。芝生丹所。露遍仙壇。並圖奏以上聞。要是元靖之累耳。

唐無憂王寺大聖眞身寶塔碑銘　張彧撰　楊播行書　大歷十三年四月

碑中段漫漶不可讀。玩其文意。寺似魏初所建。隋改爲成實道場。唐中宗又改爲無憂寺也。碑後有云。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張公增。當是書段行琛碑者。書者楊播。楊炎父也。舊書云名在逸人傳。今檢隱逸傳中無之。

唐贈揚州都督段行琛碑　張增行書　李陽冰篆額　大歷十四年閏五月文刻金石録鈔

行琛、秀實父也。新書稱秀實曾祖師濬。今按碑爲德濬。乃行琛之曾祖。秀實之高祖。又新舊二書皆言秀實居父喪。在肅宗即位靈武後。而碑言行琛天寶九載奄歸無物。碑當時立。宜得其實也。碑無撰人姓名。書者張增。按通鑑、李懷光之叛。遣將孟保、惠靜壽、孫福達、將精騎趣南山邀車駕。遇諸軍糧料使張增於盩厔。與三將謀。給其衆東就糧于佛祠。由是百官從行者皆得入駱谷。以時致之。疑即此張增耳。

唐修吳季子廟記　蕭定撰　張從申正書　大歷十四年八月文刻金石文鈔

歐陽公甚薄張從申書。然故自不惡。雖未足與李北海齊名。而今世可見者。惟此記而已。亦所當寶惜也。記爲潤州刺史蕭定撰。定、瑀曾孫。以見器于元載而外遷。後朱泚叛。詭其名爲張誕。不汚于賊。則其人固大有可稱者。

嘉慶戊辰秋。於蘇賈肆內見舊搨唐元靖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行書。李陽冰篆。大歷七年八月。俗謂之三妙帖。書甚精妙。非季子碑已經剜刻者比也。以索價過高。不得買之。又有宋搨蘭亭後序。及歐書數種。殘闕不全。後有培風堂主人林吉人、汪退谷、何義門跋。並佳妙。附記于此。

唐容州都督元結碑　顏眞卿撰幷正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碑雖中有殘闕。而首尾斑斑可讀。按史、元承鼎以中泰芝事。被殺。嚴郢坐流。見嚴郢傳。今碑言、傳君按覆。君建明承鼎無罪。而史不之載何耶。又舊書呂諲傳。泰芝作秦芝。張皇后傳又作大芝。今碑作泰

芝。舊書誤也。

唐送劉太沖序　顏眞卿撰幷行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劉太沖、宣城人。其弟太眞。唐書文藝有傳。敍有云、公山正禮、繇高足於前者。漢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也。碑今在溧水縣學宮中。癸卯秋。邂逅楊聿修名鎔。於秦淮客邸。出漢校官碑及此敍相贈。余觀並思白戲鴻堂帖中所刻。其精彩較勝于此。意董從眞蹟鉤摹。而此則後人據拓本而翻刻者也。

唐劉中使帖　顏眞卿撰幷行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按盧子期之擒。在大歷十年十月。吳希光之降。在十一月。新舊史皆同。而魯公此帖、敍希光降于子期擒前。蓋傳聞之異耳。史言擒子期事多不同。彼李承昭、李寶臣皆身爲主帥。史歸之功。亦不足異。而新書謂爲王武俊所擒。舊書武俊傳又云。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今此帖乃云舍利將軍擒獲之。何其異耶。有節、史既不著其姓。而此所謂舍利將軍、亦不舉其姓名。則此二人之不幸也。舊書、寶臣爲中使馬承倩所詬。武俊說之與承嗣合。曰。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然則所謂劉中使者、必劉清潭也。吳希光後從朱泚叛。賊平。李晟斬之於安國寺前。

唐贈太子少保顏惟貞廟碑　子眞卿撰幷正書
李陽冰篆額　建中元年七月文刻金薤琳琅

廣韻、顏姓出琅邪。本是魯伯禽支庶。有食采顏邑者。因而著族。此本王儉之說。今得公自敍先世。以爲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爲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顏。遂以顏爲氏。蓋據國語陳留風俗傳、爲洪要纂。故元和姓纂及宋鄭名世姓氏書皆本此爲定也。碑序其先世。而但加諱字。此自屬臨文不諱之義。然徐浩與公同時。其子現書浩碑。末有一行云。表姪前河南府參軍張平叔題諱。則題諱亦始於唐人。而顧亭林謂今人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非古。引此碑以證之。殆未見徐浩碑也。碑于建中元年七月鐫畢。而八月眞卿遷太子少師。男頵、頎、姪頂、頠、頗皆封男。此碑前敍官階所不能及。故又記之於後。

左春谷曰。唐人避家諱甚嚴。往往有出于禮法之外者。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皐。子不得于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鑑。從子不列姓歸人于科籍。相習成風。執迷不悟。噫、亦太甚矣。顏公爲其父作廟碑。序其先世。直書名。而但加諱字。此臨文之不得不然。然如徐浩碑末後、另書填諱人姓名一行。則亦未嘗不得禮之意也。若韓昶自作墓誌、在大中九年。與此碑相距不遠。而序其先世曾祖、祖、父、曰叡素、曰仲卿、曰愈。皆直書名。而并不加諱字。撰之名終將諱之之義。果安在乎。此又考古者所不能無疑者也。

唐顏眞卿奉使書　自撰幷行書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金石文字記、載此書在同州。上有公像。下有靖康元年唐重題字。而余所得本無有。豈別一刻與。公以鯁直爲宰相所忌。斥逐非一。亦未必定是使希烈時書。但觀其言詞慷慨。意旨悲惋。彌令人嘆息痛恨

于書蠅之詩也。

唐景教流行中國碑　僧景淨撰　呂秀巖正書　建中二年正月文刻金石文鈔

舊唐書佛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貞觀十七年、遣使獻赤玻璃絲金精等物。今此碑言、阿羅本於貞觀九祀至於長安。是史所未載也。碑有云、先天末、下士大笑論謗于西鎬。似指葉法善擠排佛法之事。又云、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蓋以僧而爲郭汾陽偏裨。累功而封者。非此碑則亦無傳于後世矣。

唐大興善寺不空和尚碑　嚴郢撰　徐浩正書　建中二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顧亭林云。不空以僧而官至大鴻臚、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遂爲後代沙門授官之祖。然余按舊史、中宗二年。僧會範、道士史崇元等。授官封公。以賞造聖善寺功也。則授官不始于不空矣。

唐吳嶽祠堂記　于公異撰　冷朝陽行書　興元元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吳嶽祠堂記。于公異文。冷朝陽書。文既簡明。書亦遒勁。唐碑中之佳者也。李晟平朱泚。收京城。公異爲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鍾虡不移。廟兒如故。德宗覽之泣下。故宜其文精拔。爲時所稱。吳嶽在雍州。據關雅河西嶽之交。則吳嶽在周五嶽之內。而自漢以來。並以中嶽爲嵩高。而吳嶽不與。故此碑但云、山鎮之秩。同於方嶽耳。

唐懷素藏真律公二帖　草書

此宋游師雄所摹刻。後有周越、馬宗晦、文彥博、呂大防、孫固、劉摯、趙瞻、韓忠彥、許將、蔣之奇跋。又刻李白贈懷素草書歌。而師雄自爲序于後。太白歌、前人以爲僞作。信然。

唐僧懷素自敍　草書

此明文彭三橋所刻。諸跋後。三橋自爲小楷以釋之。然此文已刻于宋朱長文墨池編矣。素草書自足以傳世。而自敍乃不述筆法精微之妙。備雜取諸名公贊賞之言。未免有攀援借重之意。始亦有不自信者耶。似又不及藏真一帖。寥寥數語。爲簡而得要也。

古墨齋金石跋卷六

唐華陽三洞尊經昭法師碑　陸長源撰　竇臮正書并篆額　貞元三年正月文刻金石文鈔

顏魯公李元婧碑。謂景昭爲元婧之門人。此碑乃云師事包士榮。蓋景昭曾爲元婧所使。與魯公書札往來。後又爲元婧求碑于魯公。故公誤以爲元婧之門人耳。碑、陸長源撰。竇臮書。臮嘗作述書賦七千餘言。收羅美備。闡幽發微。可謂極書家之意趣者。故宜其書之老健如是。

唐李元諒懋功昭德頌　張濛撰　韓秀弼八分書　李蠡篆額　貞元五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右李元諒懋功昭德頌。張濛所撰。濛自言約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董叔經之奏章而成者也。碑序元諒之功。與史略同。惟李懷光之死。史云爲大將牛名俊所斬。碑云自絞中閣。疑碑爲得其實。或懷光死後。名俊斬之。以爲功也。張濛見舊史德宗本紀。貞元四年。和蕃陽賜宴詩。上品其優劣。以劉太眞爲首。而濛則與殷亮等在又次之列者。

按新舊二書李懷光傳、並言爲牛名俊所斬。馬燧傳、二書亦同。惟新書韓游瓌傳言懷光自縊死。與碑同。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高郢撰　張誼行書　張琯篆額　貞元九年文刻金石萃編

此張獻甫節度邠寧時所重建也。碑無年月。而有云、粤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于南郭焉。又

曰、嗣成三歲矣、而銘記尚闕、則當在貞元九年也。碑云、貞元四年、郃寧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朗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膺、授鉞而至、獻甫封朗寧郡王、是新舊二書之所未載。

唐立武侯新廟記　撰人闕　元錫正書　貞元十一年正月

碑云、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左僕射馮翊嚴、闕、總帥文武將佐、營軍汚陽、嚴下闕一字、而有武字之形、按嚴武以永泰元年卒、至此已久、且亦無直書姓名之理也、汚陽屬山南、而貞元時爲節度者、嚴震、震子興元元年進位左僕射、貞元元年陪際員丘、必嚴震也、嚴字下當爲公字、時已漫漶、而爲無知者妄刻作武字之形耳。

唐嵩高戒壇記　陸長源撰　陸郢八分書并篆額　貞元十一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郢八分雖乏古意、然方整刻削、亦有可觀、史稱長源以幾法繩驕兵、因以致禍、意其人當爲剛強自好之士、而文殊靡靡、不稱其爲人何耶。

唐澄城令鄭楚相德政碑　陳京撰　此譯金石錄書之　鄭雲逵行書　姜元素篆額　貞元十四年正月

金石文字記云、公字叔敖、鄭州滎陽人、而不得其名、今按、碑雖剝泐、而可識者尚多、其前云、詔諭銘記左馮翊澄城令鄭楚相功德于其理所之南門也、則楚相即其名、惟其名楚相、是以字叔敖也、其後又云、於是百姓孫士良等報、闕、誠明請命朝省、而斯頌作焉、蓋百姓請之、而詔諭之也、碑中敘其先世顯詳、高祖元冑、官闕、曾祖慈力、朝議大夫、蔡州刺史、祖敬賓、梓州通泉丞、考琨、蔡州南宮尉、而下敘楚相之稱謂及歷官德政、多殘闕、有曰、甲擢秀才第、爲東觀秘書郎、有曰、授長安尉、而至宰是邑、有曰、結闕由靈而蓋出、爲蓋抱義而大去、有曰、訪善良之疾苦、降服闕于鄉亭、唐史既不入之、循吏傳、而攷古者幸見斯碑、又率意如此、余恐後人之不復見也、故撮其大略載之。

唐曾穆郡公徐浩碑　張式撰　徐現正書并篆額　貞元十五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補鈔

碑雖漫漶殘闕、尚可讀、其記浩歷官、較史爲詳、然文各有體、亦未足以爲史病、惟碑不書浩謚、但曰曾穆公、而新書謚曰定、碑云、鄭州別駕、而新舊書並曰明州、此恐皆史之誤、碑撰文與書者名皆闕、按金石錄、爲張式撰、次子徐現書、碑後有一行云、表姪前河南參軍張平叔塡諱、當以現自書故、此金石之又一例也。

唐朔州長史李廣業碑　鄭雲逵撰　行書無姓名　貞元廿年十一月

按史、李同曾孫國貞、國貞父廣業、趙子函以爲李同世次明滅史册間、得此碑而後顯、不知神道子孝同、孝同子璲、璲子廣業、廣業子國貞、國貞子錡、其世次已詳于宗室表、故史于傳不復贅、予尚未之檢爾、昔劉知幾之論表歷、以爲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右本紀、越至世家、去在其間、臧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不知宗室卑執之親貴、其世次間、有非無可登、名未可滅、表雖簡而括焉、知幾自負史識、其爲此論、試過而要其言、學者論書之弊、可謂決決痛暢矣、碑缺廣業卒年月日、而立于貞元廿年、蓋廣業孫錡追而立之者、又五年而錡以謀反伏誅矣。

唐千福寺楚金禪師碑　沙門飛錫撰　吳通微正書　貞元廿一年七月　文刻金石文鈔

碑後有貞元十三年追謚驍記、按碑、楚金卒于乾元二年、碑建于貞元廿一年、蓋吳通微追書飛錫之所撰、而并附之者也、碑之所敘、與多寶塔碑大略相同、通微行楷、其源亦出聖教、但力弱耳。

唐忠武軍監軍朱孝誠碑　蘇遇撰　曹郢行書并篆額　長慶元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觀邢國公功德銘、幾以裴李滅蔡之功、全推之梁守謙、今觀此碑、又幾以光顏血戰之功、盡委之朱孝誠矣、當時監軍冒功受賞、史削不書、可謂有識、然伯靖之降、天德之城、史皆有其事、而亦無一語及孝誠者、非此碑之傳、世其不復知有孝誠乎、此亦孝誠之幸也、又按、裴度往蔡視師、悉請罷去諸道宦官監軍、此朱孝誠者、何以得留、忠武軍也、豈當時度請之、而憲宗未盡從之耶、故余之留心於敘錄者、非獨古物可愛、亦以廣見聞也。

唐孟再榮記　行書　元和三年七月

其文曰、大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十二日壬辰、清信弟子大僧庫染坊等使、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孟再榮建立、蓋造像記也。

唐左拾遺舒州刺史賈叔向碑　羊士諤撰　賈公直正書、此金石錄書之　元和三年十月

碑僅上截、存字二百餘、而高祖善衡、字尚可識、按世系表、善衡乃叔向之曾祖、而碑曰高祖、當以碑爲正、叔向、輩之父、易直之從叔也、碑闕書者姓名、據金石錄、爲賈公直、世系表無公直名、亦恐爲易直之譌。

唐立德寺武侯廟堂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元和四年二月　文刻金石文鈔

仇唐書侯公傳、武元衡能相、鎮西蜀、公綽與裴度俱爲元衡屬官、尤相善、先度入爲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拂紫泥之句、此碑之立、正其同在元衡幕下時也、公權書名短小、而不如公綽之書、正復遒勁如是、蓋時爲其弟所掩、而正不必以此自表見耳。

唐處士施昭嘉誌銘　華岡名撰并正書　元和四年五月　文刻金石續鈔

從弟杞、自同居、近買得屋、從而居焉、嘉慶四年九月、余居處北門、有來告者曰、杞宿圃得古碑、余不之信、少頃杞來、問之果然、蓋工人掘土築墻、見石而取之、兩石相疊、碎其十石、而得見、又有瓷碗銅鏡等項、皆爲工所破、惟瓦盡一類完、稍後見古墻、爲拖之如舊、不復掘、余而使人取磚來、則唐施處士昭之墓誌銘也、銘石如粉碎、出土時、爲無知者見字以手按觸、遂多模糊、然猶可識、碑、涇于唐爲衛邑、其初有左翊、當以武顯、後則汪遵、許棠兩輩、于最于傳記、爲巨、注倫、以李白詩見、爲妄以孝、梅氏五娘以烈節、此外不多見矣、而區區一處士、忽得得其姓名于千百年之後、可不謂厚幸歟、于此嘆誌墓之功之不可忽也、涇俗溺于風水、多竭財以卜地、而奉祠墓、路而不講、雖縉紳士大夫之家、鮮有能志其墓者、豈知但遠年湮、葬有不可知之事、既以傳其姓名、而又藉以博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不忍廢其先宅者、有如此也哉、銘曰、瘞此南坡、知今之城、在唐城外之南也、又曰、日月其逝、恐易

山河。雖銘辭奢語。然盧之遠矣。

唐內侍李輔光墓誌銘　崔元略撰　巨雅正書　元和十年四月文刻金石文鈔

按史、貞元十年。黃洞首領黃少卿叛。孫公器討之。德宗不許。命中人招諭不從。後卒用兵。至太和而後止。今証以此碑。則所使中人。即輔光也。碑特虛張其功績耳。碑又云。太原軍帥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殺。公馳命安撫。下車乃定。按通鑑、據實錄載定遠踰城而墜。爲枯枿所傷而死。舊唐書以爲定遠傷而未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而皆不言爲亂兵所殺。輔光、宦者。無傳。而見于裴洎傳中。云、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洎勸其懦。以李鄘代之。蓋自良卒後。軍帥爲李說。而鄭儋代說。嚴綬代儋。鄘又代綬。即碑中所云。前後三易節制。軍府妥如者。當時宦官倚權勢以脅軍帥。而碑易惡爲美。可謂有愧于辭。故觀金石者。寔事則當證之於碑。虛譽則當考之于史也。又楊惠琳、劉闢之叛。嚴綬遣李光顏助討賊。想其時輔光自聯名上奏。故碑亦以其功歸之。

唐柳井字　行書　元和十二年

碑首行存君刻二字。下云。興城柳。神興守。鄙厲鬼。出匕首。疆四民。制九魄。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後有跋云。天啓三年。髮重得此於柳井中。其文與龍城錄所載。有數字不同。疑當以此爲是。

唐平淮西碑殘字　正書

碑存字一百三十六。乙巳之冬。余得之于秦淮市上。古色燦然。韓碑既仆。段文昌改撰之碑。相傳爲宋陳珣磨去。仍刻韓文。不知此爲原刻與。抑即陳所刻者與。則之收藏諸家。則皆云未見也。其亦足以寶矣。

唐邠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楊承和撰并正書　陸邵篆額　長慶二年十二月文刻金薤琳琅

此宦者梁守謙爲經立經堂一所。而令其副楊承和銘而書之者也。碑雖立于長慶二年。而所敘則元和十三年事。憲宗英武。而信任宦官。遂階數世之禍。可勝慨哉。文敘守謙之功。有曰。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遂使裴李諸公無立脚處。

唐西平郡王李晟碑　裴度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大和三年四月文刻金薤琳琅

舊唐書所載西平歷官。與碑多合。惟先後小異。而都元敬條。其與新史不同者。至四五百言。趙子函又盡舉而載之于石墨鐫華。蓋皆未嘗攷舊史也。西平有大功于唐。史自不容闕略。非若勳伐微小。必藉碑以傳者。晉公此文。祇著大節。自爲得體。而不嫌于略。特西平先封合川郡王。其卒也謚忠武。此皆不可不載。而碑亦略之。非也。舊唐書載十五子。侗、佃、偕、無祿早世。其下十二子。與碑正同。則史未嘗誤。子函謂當從碑作十二子。亦非也。

唐醴泉縣白鹿鄉井谷村佛堂內新修功德碑　石文紊撰　徐良卿行書　大和三年十一月

其文有曰。則有我比邑者宿長幼士女等。矻矻勤心。孜孜不怠。從元和初遞相謂曰。各減毫分捨施。共修功德。預造橋梁者。日來月往。世事如流。俄爾之間。廿餘年。按此一方人士好善之心。久而不倦。眞可

謂俗美風醇。而惜其不學。不知用以建義倉立義學。即所云預造橋梁者。亦託之空言。而此廿餘年之勤施捨。修功德。乃石燈寺講堂佛殿石幢石和尚鎮樓等項而已。

唐泰義郎吳遠蕙誌銘　寇同撰　正書無姓名　大和四年十月文刻金石續鈔

碑云。累試洋王府長史。憲宗子、有洋王忻也。其前云文王封太伯于吳。語未爲典。

唐真空寺陁羅尼石幢紀　張模述并行書　大和六年八月

余所得本。下段殘闕。書亦懷仁聖教之遺意。

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　萬齊融撰　范的行書并篆額　大和七年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本萬齊融文、徐嶠之書。以廢于蓋。大和七年。明州刺史于季友、邀處士范的重書之。而自爲後記。且附與的相酬贈二律於末。按碑、記寺田之興廢。其事本不足道。齊融文殊雜書瑣細。的書雖源出聖教。而運筆亦覺草率。所以錄之者。欲以見當時長吏之好賢。其綢繆亡已有如是也。阿殿之勢盛。而寒素却走。諂媚之徒進。而風雅道衰。可慨也夫。傷唐書賀知章傳。有賀朝、萬齊融。並文筆俊秀。名揚上京。而以賀朝萬爲一人。齊融爲一人。疑傳寫之誤。而即此撰文之人也。于季友、頗之子。有惠政于明州。見新書地理志。而傳不載。故又識之。

唐義陽郡王苻璘碑　李宗閔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璘爲苻令奇之子。附其父見唐書忠義傳。此碑記事。較史爲詳。而與史略同。惟大父晊、弟琳、瑤、子濟、敬、驗。史皆未載其名。而得見于此碑。雖曾祖與一子之名。漫漶不可識。而其存者。不可謂不幸矣。家豎語通。唐燧遺帶。史所不書。謹兵還齊。嚙臂爲別。碑亦不著。此其異焉者也。碑又曰。西蕃寇邊。偏師擊解。當是馬燧次石州之舉。而使璘別將耳。碑無年月。金石文字記引金石錄云。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撰。宗閔大和七年爲此官。今按史、宗閔大和三年爲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傳云。遷中書侍郎。而未記其年。表曰四年。七年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八年至京。復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年六月。始貶明州。此碑之立。上距璘卒。蓋三十餘年。而宗閔自大和四年至九年。前後兩爲中書侍郎。亦未必定立于七年也。

唐李德裕劍閣詩　八分書　無年月

大和四年。德裕爲牛李所擠。出爲劍南節度使。此詩當是其時所作也。八分書。板重而呆滯。不稱其豪邁俊爽之氣。

唐安國寺寂照和上碑　段成式撰　僧无可正書　顧元篆額　無年月文刻金石文鈔

成式自云。腹笥三藏。信乎其腹笥三藏矣。顧士大夫爲僧作誌銘。而但取浮屠之說。寔以成文。其卑卑者豈獨在文體耶。成式之言。多非余所知。余亦不必求其知也。而僧无可書。則勁健可喜。亦當時之善學柳書者。

紀僧年而分俗歲。僧臘。本屬多事。今此碑云。僧年七十六。僧夏五十七。尤爲異也。

唐贈吏部尚書馮宿神道碑　王起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開成二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按舊書、稱宿爲東陽人。新書亦曰婺州東陽人。而碑云冀州長樂人。碑後半已缺。其所記子孫不可知。新書曰子圖大中時、終戶部侍郎。而此碑書宿之葬在開成二年五月。又云既葬其孫歎然泣血請文。不言其子而言其孫。何也。

唐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　姚鵠撰　沙門齊操行書　開成三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後劉宋開明二年。有邑令顧繼祖。捨宅移寺。劉宋紀年無開明。誤也。吾溼水西有崇慶寺。舊志云。南齊永平元年。相國淳于棼捨宅建。南齊有永明而無永平。其事與此相類。大抵釋氏之徒。妄爲之說。而不讀書之士。從而文之。訛以傳訛。遂至於此。

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　劉軻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此唐僧元奘塔銘也。舊唐書有元奘傳。新書削之。而見答秦王破陣樂事於西域傳。可謂有識。按舊史。稱元奘翻譯凡成七十五部。碑言七十四部。史言卒于顯慶六年。年五十六。碑言卒麟德元年。年六十九。皆當以碑爲是。佛自東漢入中國。當時未有聞焉。晉氏東遷。天下大亂。羣雄割據。南北莫分。乃得創其邪說。鼓動一世。此無怪爾。唐太宗以英武之姿。致貞觀之治。乃亦隨波逐瀾。留心梵教。何哉。蓋由當時無皐夔稷契之臣。致其君於堯舜三代之上也。碑曰。主當文皇、臣當蔡梁。天下貞觀。佛氏以光。嗚呼。可勝歎哉。

碑言趙公英、中書令祐引入于殿內。英字下當有公字。而碑脫之。

唐基公塔銘　李宏慶撰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五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云。按吏部李侍郎又碣文。是基公卒時。已有蓋碣。今不可得而見矣。碑序基公先世。而云先考宗松州都督伯父鄂國公。國初有大勳力。因知尉遲敬德尚有弟宗。官松州都督。而史不爲附載。非此碑之傳。宗其湮哉。

唐大達法師元秘塔銘　裴休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會昌元年十二月文刻金薤琳琅

其文有曰。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幹蜀。滌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事。其文可謂偉矣。下乃繼之曰。詔和下闕二字繕屬迎眞骨於鹿山。開法場于秘殿。爲人請福。親奉香燈。可以發一笑哉。不有韓公一書。靡靡者獨在文體耶。其後云。俗壽四十七。僧臘五十八。休又爲撰圭峰傳法碑。亦云。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今人記僧年之所祖也。

唐陁羅尼石幢　沙門契元行書　會昌二年九月

楚金禪師碑。有萬善寺上座契元。楚金之表妹也。寂照和上碑。有門人契元。爲說者也。以時考之。當是寂照之門人。

唐杜順和尚行記　杜殷撰　董景仁行書　大中六年閏月

文有曰。堯之苗裔。則杜卽其姓也。爲僧記而不去其姓。又不曰俗姓緣姓。此又一例。文中敍師事甚奇。

而碑殘闕不可讀。遂不得其始末。最後有曰。般師之裔孫。語尤奇。

唐圭峰禪師得法碑　裴休撰并正書　柳公權篆額　大中九年十月文刻金石文鈔

裴公美身爲宰相。而佞佛太過。後之輯釋氏書者。至收之法嗣之列。雖云借重。可謂辱矣。舊史、稱公善爲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今按此碑果然。蓋歐陽通、王紹宗之流亞也。余少從易氏翟雲樓先生受句讀。授此揭以學書。不能好也。漸棄去。隨俗作字。既乃以閱金石文之多。稍識用筆。心始悔焉。而力不能及矣。雲樓先生諱夢青。字燕荷。能文工書。尤善畫竹。人得其尺楮寸縑者以爲寶。

唐韓滉自爲墓誌銘　子闕名正書并篆　大中九年十二月文刻金石文鈔

滉乘其家學。而學樊宗師。又不能竟學。而改從俗學。以取進士。誌中自敍如此。宜其文之不能也。然滉之歷官行事。顯見於此。可以補史氏之闕。又昌黎集有苻讀書城南詩。後之註者。雖亦疑苻爲滉之小字。而紛紛取證。不能一決。今讀此誌云。生苻之苻離。小名曰苻。爲之釋然快也。

唐翟夫人墓誌銘　周遇撰　正書無姓名　大中十年正月文刻金石文鈔

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而遇慓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夫宦豎之人。虛以形勢威侮良家。此後漢劉瑜、周舉所爲頌言。唐乃踵而不禁。可爲寒心。而仇士良請以開府隨其子爲千牛。李中敏批曰。開府階固宜蔭子。竭者監何由得見。一時以爲快也。此翟夫人者。寺伯劉某之妻。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有內常侍、有內謁者監、內給事有謁者、有典引、有寺伯、寺人。又有五局。局有令、有丞。而以內侍爲之長。劉某、碑不著其名。官祇寺伯。度非有權要。不過一卒常宦者耳。而亦得娶令族。有子三。試爲想其赫濯者。其豪橫當更何如也。碑、文之昭也。作文之韶。按文選顏延年應詔作曲水詩注云。晉文王諱昭。改爲韶。今以唐人而諱昭爲韶。誤矣。

唐魏公先廟碑　崔璵撰　柳公權正書并篆額　無年月

碑前題云。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而闕其名。其文中有他日使門吏左補闕鄭愈、國璵、滁廬虔、國又有璵開命震慄。卽走相君之門。因辭語。按史。崔璵傳。稱大中七年。權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縣子。食邑三百戶。則撰文者必崔璵。而金石錄以爲崔珣。誤也。相君者。魏謩也。碑云。府君諱謩。按宰相世系表、作邈。必謩之誤也。當以碑爲是。碑既殘闕。而余本又以剪裁失次。不可讀。故無從與史細爲核對。而略其可知者如此。

唐內侍劉遵禮墓誌銘　劉瞻撰　崔鵬正書并篆蓋　咸通九年十一月文刻金石文鈔

瞻以學士負宰相之望。而爲宦寺作誌。乃云。九原與歸。不亦過乎。文稱遵禮爲劉行深之第五子。按舊唐書、僖宗卽位。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居中執政。並封國公。乾符四年。以開府行內侍監致仕。劉行深爲內侍省觀軍容寺內侍監致仕。此碑立于咸通。而已云致仕。徐國公。則封公不待僖宗卽位之故。而在咸通時亦嘗致仕矣。

唐孔溫裕修孔子廟碑　賈防撰　正書無姓名　咸通十年九月文刻金石文鈔

碑先列賈防文、次孔溫裕奏、次中書牒勑、孔廟多漢碑、故敍列略倣其意、可觀也、書法有褚柳筆意、而無書者姓名、溫裕、孔巢父從子、數之子也、舊書巢父傳云、從子戡、數、城、新書曰、數、戡、城、蓋據孔岑父碑正之、舊書戡傳云、巢父兄岑父之子、而新書略之、以其世次已見于世系表也、岑父碑今不可見、故余于此記之、

唐王夫人墓銘　行書　乾符三年二月

其文曰、夫人即故玉册官內奉供、賜緋魚袋強瓊之妻、公先歿已十五年、葬在醴泉本鄉也、夫人年七十七、有子四人、女二人、乾符元年十二月廿三日、忽染膏肓之疾、終準賢里第、三子一女先亡、合幼男女共二、竝葬、禮以三年二月廿四日卜于祁村男側、

按銘刻于陀羅尼經之後、余所得其前半已失之、當是建石幢于墓側、刻經而附銘也、

唐北嶽廟李克用題字　正書　中和五年三月　文刻金石文鈔

新書藩鎮盧龍列傳、中和末、李可舉約吐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鎔連和、乃遣驃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授太原、克用自將赴之、卽此事也、新舊史皆言李全忠爲處存所敗、罪合徐衆反攻幽州、可舉自燔死、而此云幽州請就和斷、意全忠本嘗叛心、密與處存克用通和、揚言戰敗、出可舉之不意而襲之耳、不然、敗亡之餘、安能及此、史殆不得其實也、又舊唐書、中和三年、制以檢校司空王處存、檢校司徒同平章事、而此仍云易定司空何耶、題字兩段、前一段五年二月廿一日來救時所題、後一段三月十七日班師時所題也、

唐內樞密使吳承泌墓誌　裴庭裕撰　行書　篆蓋名　乾寧二年十一月　文刻金石文鈔

嗚呼、唐宦者之驕烈矣、至于昭宗、乃欲得而甘心焉、然始斬復恭、繼誅季述、至縊郎外倚全忠、構兵數歲、芟除快志、而唐祚隨移、社與孤而同夷、蓋與木而俱盡、豈不哀哉、此吳承泌者、賜死於乾寧二年正月、迹其本末、蓋楊復光、復恭之黨、而始則見擠於田令孜、繼則坐復恭之罪而見殺者也、碑有曰、傳檄諸道、與王處存屯東渭橋、則隨復光討賊事也、有曰、中和三年、充許蔡通和慰諭使、不克前征、朝廷罪之、則奏宗權攻許州時、復光已死、田令孜斥復恭、而因以事并出承泌事也、有曰、聖上虔承大寶、歷訪舊臣、則復恭迎昭宗卽位、因復承泌事也、有曰、乾寧二年正月、薨于滻水、寘君命也、則復恭以乾寧元年誅、因賜承泌死事也、有曰、冬十一月一日、許公昭雪、則李克用爲復恭申雪、詔復其官、因并復承泌事也、惟景福二年、復恭已叛、而承泌猶加秩增食、意承泌未有顯惡、或後而始發者也、碑雖諱不言復恭、然其大略、固歷歷可尋矣、攷新舊書、無承泌、其人則承泌非有大權要、亦非有大過惡、然已至于封伯封侯、食邑千戶、則宦者積重之勢、其可想也、唐欲不亡、豈可得哉、

唐淨住寺釋迦文質覩像銘　八分書　無年月

碑僅上截、亡其年月、與書撰人姓名、其中有云、河東裴行純、胄啓齊胤、鋼連棣華、又曰、承顏旅託、同氣無依、蓋卽造像之人、而爲其父母兄弟以資冥福者也、

唐華嶽廟碑殘石　八分書　無年月

石近出土、凡三段、一有糊僅文字、一有糊僅不敢意也字、或者遂疑一碑、而分爲三、其實非也、二者雖皆分書、而字形大小不等、其用筆亦小異、覽者自能辨之、

唐王夫人墓誌銘　正書　無年月

碑凡九行、行存七字八字不等、題云王夫人墓誌銘、而中有吳郡人也、及長子珣等字、人多附會以爲晉之知主簿、然果爲知主簿妻、則碑題亦不當云王夫人也、又有西北七里武邱山字、避虎爲武、惟唐人則然、定之爲唐物、亦聊以厭好古之心、

唐柱國補朱達墓碣　程彥矩撰　正書　無年月

文敍其先世曰、貴綠車服、其敍遠、又曰、家藏鉅萬、蓋世富而以入貲得官者、後又云、以其年五月卒于江陵府無競里、而不得其年、文既草率、書又拙惡、不足觀也、以唐物存之、

唐金剛經石闕　行書　無年月

碑僅下截、不知何年所建、其前有銘、後有重修記、下載佛弟子人名數十、按云、寶歷元年移子當曹南院仁利安置、自後闕至開成二年五月、故隴西李公友誠闕至付昌二年二月四日、闕長李公重修、則闕之建立、尚在寶歷前、或以爲幢、而作會昌年者、誤也、重修記、則會昌年刻耳、

唐曾將經呪　行書　無年月

書法精健絕倫、凡六十餘行、殘闕過半、而前後似猶未全也、唐建陀羅幢、所在多有、余之乘者多矣、而惟書法稍佳者存之、

唐錢本草　張說撰　樊厚行書　無年月　文刻金石續鈔

昔沈補羅先生詩風署遷令、與先祖雲翔公、先叔祖季重公相善也、嘗以其所翻摹定武蘭亭及錢本草見贈、故余得而藏之、然先生雖精于鈎勒、而刻手未精、筆法小弱、竊疑其僞、後謁袁太史簡齋于隨園、適于案頭見之、卽補羅所翻之原本也、墨光如鑑、精神完足、眞數百年前物、後有汪退谷諸人跋、最後補羅自跋、以爲碑自順治間出土、見鶴廊偶筆、此係未入土時所搨也、然余訪之故家所藏、實未見有第二本、亦未見有出土後新搨本、其前題云、唐燕公張說文、樊厚書、則樊厚自非唐人、當是宋元間人、書燕公之所作耳、錢本草之文、不見于他書、故附存之、

吾見殫數十年勤、始刻金石文鈔、繼刻續鈔、於此道可謂篤好而不遷矣、然金薤琳琅所已刻者、不復重刻、蓋以力不足故、又如嵩高諸闕、昭陵陪葬諸碑、以及殘礎斷石之偶存於世、其文不可詮者、未嘗不反覆詳審、攷之史册、證之他書、以求其所以異、此金石跋之作、往往超軼前人、而有所新得、不免而刻之、恐不足以厭好古者之心、而藝林將歎爲闕事、故爲自夏迄唐比次、其年月、詳記其篆隸八分行草并書撰者之姓氏、以使探古之士之觀覽焉、嘉慶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弟繩祖謹跋、

元魏滎陽鄭文公摩崖碑跋

元魏滎陽鄭文公摩崖碑，在掖縣城南十五里雲峯山之東，爲北朝諸碑板之冠。文雅書工，字體尤極精采。卽省變之字，亦悉本漢，皆以來隸書，無背形聲，與他碑連篇俗書者，固判鴻溝矣。間有同聲通借，大都關符經典，未嘗有鄉壁虛造之字闌入，如顏氏家訓所指斥者。青浦王侍郎覲金石萃編未之搜載，嘉定錢少詹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始稱魏書本傳，父暉不仕，而碑云非赴威將軍云云，當從碑爲是，又稱論樂一事，可補本傳之闕，蓋文靈碑祇稱文公者，猶諸葛孔明，蓋忠武，而後人止稱武侯，舉其美者言之也。儀徵相國太傅文達公山左金石志亦稱可據碑以補魏書之闕，是金石文字之有助於史邊也。致鄭氏北地世家雲峯、天柱之閒，三世手迹，榛蕪兩朝，獨此碑結銜下有草字旁注，余謂深其筆迹，實爲一手書，明此是碑文草稿，刊正碑時，文加刪削，辭益簡美，以石好，故別刊碑稿於此，名此爲下，故號正碑爲上。今試按文對校，其刪削修飾之迹甚顯，益可信爲初屬草之稿本矣。近人儀徵汪孟研山氏刊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未識及此，并未載上碑正文，是其疏也。余嘗歷稽經典，知此碑通借字之可據，如借麟作嬰，濕研堂金石文跋尾謂魏書同此，但北史唐書世系表俱作麟，蓋二字可通用。今案說文，麟爲馬黑脣，嬰爲麒麟字，麟爲大牝鹿，玉篇以麟爲嬰之或文，上碑正作嬰，此爲形聲相同之假借字。左氏定九年傳注，若麟爲田獲，穀梁僖序，麟感化而來，陸德明經典釋文皆曰本又作麟，又借熒作榮，案熒陽本作滎陽，卽禹貢滎波之陽也。說文熒滎二形不同，周官職方氏，其川滎雒，漢書地理志、水經濟水注皆作滎，左氏隱元年注，熒陽，宛陵縣西南，釋文，熒或本作滎，新勅後碑，河南滎陽，以熒作滎，二字通用，自漢已然。又借緒作糸，緒字無攷，玉篇以緒爲蓄之或文，廣韻以緒爲蓄之重文，此碑又省糸從書，案武梁碑，齊國臨淄，以蓄爲潛，知凡从蓄之字，皆可省从書，碑特漶去中豎耳。又借弈作奕，案方言，奕，容也，廣雅釋詁，弈，容也，又釋訓，弈弈，容也，是以弈爲奕之叚，尹宙碑、谷朔碑奕世字皆作弈，又借遂作逮，玉篇以逮爲愨之或文，兼隸二形，古自通，案漢書外戚思澤侯表顏師古集注云，遂字或作逮，亦其證，又借韻作圓，韻爲都韻字，案一切經音義八引韻，古文官書云，圓韻二形同，又借楊作揚，案揚州字本應作楊，曹全碑、兗豫荊楊字从木，蔡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二引尚書、周官、爾雅，楊州字皆从木，郭忠恕佩觿云，楊柳也，亦州名，宋本爾雅、史記尚皆不誤，自張參五經文字始以从木爲非，開成石經因之，後人反宗以从手爲正矣。又借栝作括，爲易括囊之括，栝括皆从舌聲，詩車鄰釋文，括本亦作栝，書君奭，南宮括，大傳作适，國語、莊子釋名，皆以栝爲箸，淮南子、張衡西京賦又以括爲箸，是凡从舌聲者，古皆可互通，又借瞵作矜，管蔡大人碑瞵前字如此，此又省舌作合，案詩閟宮，魯邦所矜，說苑雜言引作魯侯是瞻，左氏莊十七年經，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又僖七年傳，鄭詹，呂覽務本、韓子十過、史記皆世家，並作瞻，可證，又借熟作孰，案說文，孰卽詢食舒義，無熟字，後人變隸加火形，孟子、荀子、禮記皆以孰爲熟，史記、周髀算經、呂覽始以熟爲孰，要知熟孰本是一字，又借寘作恆，山左金石志釋作寘，非，諦案之，爲寘形無疑，似案說文，愼从心眞聲，新附寘从宀眞聲，古讀愼爲眞聲，不與今音順同，寘亦爲眞聲，不與今音置同，漢書古今人表，魯愼公，史記魯世家作眞公，詩譜序疏作貞公，可知愼寘形聲同，故可通，又借懲作敎，案漢書古今人表，宋懲公，徐幹中論作敎公，漢書律歷志下，距緒公七十六歲，集注，緒讀與懲同，懲敎緒皆一聲之通，又借素作索，案書孔安國序，左氏昭十二年傳八索字，釋文皆云，索本作素，禮記，素隱行怪，亦讀如索，魏王基殘碑，憲章墳素，亦以素爲索，又借蘊作蘊，案廣韻云，蘊俗作蘊，玉篇，蘊蘊同訓積也，聚也，蓄也，蘊又訓藏，今反以蘊爲正字，碑尚不爲，古但用緼字，易繫辭，乾坤其易之緼邪，可證，又借曆作歷，案易治曆，書曆象曆數，漢書藝文志，律曆志皆作歷，非子天下篇，曆物之意，釋文，曆古歷字，說文分爲二，然自得通，又借閑作閒，案閑爲馬閑，又防閑借爲閒暇之閒，自經史諸子皆已互通，釋文屢見，可證，又借乎作乎，上碑正作乎，案莊子人間世篇，且幾有翦乎，釋文云，崔本作于，列子黃帝篇，今汝之鄙至此乎，殷敬順釋文，乎本又作于，論語，孝于惟孝，釋文，于本作乎，列子周穆王篇，於于余一人，釋文，于又作乎，是于乎乎字古自相通，又借篆作彖，虛爲史字同，上碑作研，注畫史可證，案說文，篆籀若弛，彖兼二形，古讀彖象，非如今音通貫切，此彖从竹彖省，非今篆隸之篆，上碑史爲正字，此爲同聲假借字，元魏元象二年元氏縣趙融造凝禪寺三級浮圖之碑頌，郁郁頗於篆册，亦以篆作史之證，又借縱作從，容之從，案縱從古本通，如縱橫作從橫，是已，由海經大荒南經，南旁名曰從淵，郭璞注，從音聰，馬之聰，縱有聰音，自與從容之從音同，元魏正光四年懿侯高貞碑，縱容校文之職，亦如此，縱作糉形，乃與魏封孔羨碑之縱同也，他如字形之从隸變隸省者，監作監，劉

君殘碑。博覽字从臨。碑凡从臨之鑒覽等字皆本之。節作莭。史晨奏銘、莭字如此。隸凡从竹者。卄竹不分。又或作乂。碑皆本之。督作督。西狹頌、督郵字如此。凡从叔之字皆本之。窆作窆。禮器碑陰、故豫州從事。曹全碑、兗豫荆揚字均如此。將作將。揚淮表紀、將作大匠字省夕如此。剌作刾。石門頌、刾過拾道字如此。陽作陽。漢碑字多省且。凡从昜者皆本之。鄭作鄭。石門頌、南鄭。魏鄭字如此。又或不省。碑作碑。華山廟碑、字如此。氏民皆加、作氏民。曹全碑、因氏焉。華山廟碑、功加於民字如此。凡从氏民者本之。徒作徒。孔龢碑、司徒字如此。凡从走者本之。善作善。石經儀禮殘碑、寶乎字如此。職作職。衡方碑、將授親職字如此。乎作乎。魏封孔羨碑、能無頌乎字如此。漢作漢。禮器碑陰、鮑丹漢公字如此。嵩作嵩。白石神君碑陰、郝幼幼嵩字如此。凡从言之嵩奪字皆本之。解作觧。石門頌作觧。此又省。開作開。李孟初神祠碑、開陽貴君字如此。經作經。郙閣頌、經用衿紀字如此。義作義。晉孫夫人碑、皆是義形字如此。凡从義者本之。美作美。韓仁銘、夏承碑、皆變从美如此。策作筞。晉太公呂望表、得竹策之書類此。此又省。德作德。張遷碑、德字如此。舊作舊。谷朗碑、威恩素著字如此。儒作儒。晉孫夫人碑、以儒雅稱字如此。其作真。務峻碑陰、肆其孑然字如此。昭作昭。魏封孔羨碑、昭明上世字如此。凡从召者本之。辟作辟。曹全碑、仍辟涼州字如此。能作能。西狹頌、進不能濟字如此。凡从能者本之。致作致。孔宙碑、告用致仕字如此。直作直。孔彪碑、直道事人字如此。凡从直者本之。競作競。楊震碑、作競。此又變从二克而省一兄形。陵作陵。禮器碑、禮樂陵遲字如此。或作寅。魏受禪表、東寅字如此。聰作聰。楊叔恭殘碑、開聰四聽類此。此又省。玉篇以聰爲俗。虔作虔。西狹頌下

辨李受類此。此又省。劉作劉。曹全碑陰、劉政元方變从卯。此又省从章舞形。冀作冀。禮器碑陰、馬璐元冀字如此。隱作隱。郙閣頌、即使求隱字如此。此又省。全作全。說文古文全字如此。凡从全者本之。靜作靜。謙敏碑、守靜徵光字如此。逸作逸。北海碑陰、薛逸字如此。屬作屬。西狹頌、屬縣趍教字如此。勃作勃。務峻碑陰、勃海字如此。興作興。張遷碑、周宣王中興。晉建興甎、字並从日。徵作徵。史晨奏銘、幽門見徵字如此。凡从徵者本之。發作發。晉峻碑、摧然疏發字如此。凡从發者本之。正作正。孔彪碑、自然之正字如此。遷作遷。京北海碑陰、名郎遷字變从升如此。谿作谿。史晨奏銘、淮源廟碑皆作谿害。此本之。明作朋。石門頌、君德明字如此。贈作贈。上黃殘碑、贈以東武侯字如此。凡从貝者皆本之。燕作燕。魏上尊號奏、雉鳩燕爵字如此。齊作齊。北海碑陰、齊沐字假此。此蓋小變。凡从齊者本之。邊作邊。衡方碑、邊民是鎮字如此。此又省。建延作建延。延。石門頌、至建和二年。谷朗碑、宜延遐紀。曹全碑、廷曹廊閣皆變廴从辶如此。凡从廴者皆本之。傳作傳。謙敏碑、傳道與京君明字如此。北碑尋尋不分。凡从尋尋者皆本之。此作此。魏范式碑、上尊號奏此並作此。遠作遠。張遷碑陰、韋萇遠字如此。哉作哉。章𠦑哉字如此。棗作棗。魏元丕碑、吳谷朗碑、粲字始从米。北碑又多作粲。此益小有漫漶而異也。靈作靈。京北海碑陰、魂靈字如此。氣作氣。史晨後碑、屏氣拜手字如此。恆作恆。凡从亘亙不分。郙閣頌、恆失司刊字如此。據作據。孔彪碑、將據帥輔字如此。北碑處處不分。皆本之。籍作藉。孔羨碑。魏受禪表、皆以藉爲籍如此。此又省。備作備。西狹頌、則爲設備字如此。逆作逆。華山廟碑、深逆字如此。式作式。武梁祠畫象題字、後世凱式字如此。陰作陰。孔宙碑

陰、魏郝陰安字如此。凡从今如含字變从含者本之。將作將。史晨後碑、彌歷億萬始變廢从麻如此。所作所。禮器碑、禮所宜異字如此。留作留。張遷碑、留字如此。然作然。史晨奏銘、挌珉求然字如此。沈作沉。白石神君碑、水無沉氣字如此。絕作絕。郙閣頌、激揚絕道字如此。於作於。慈平殘碑、行成於內字如此。凡从於者本之。博作博。靈臺碑、碑並變十从小如此。碑之協字亦本之。學作學。晉太公呂望表、先秦滅學字如此。苔作荅。石門頌下荅似皇字如此。說文本从艸。从竹者俗字。第作苐。說文本即弟字。類篇以第爲弟之或文。孔龢碑、通高第字如此。彌作弥。王基殘碑、弥留字如此。雖作雖。郙閣頌、雖昔䝉班字如此。簡作簡。孔宙碑、濟宏功於易簡。即以簡爲簡如此。數作數。晉太公呂望表、考年數字如此。顏作顏。禮器碑、顏氏聖舅字如此。辭作辞。晉孫夫人碑、爲之辭曰字類此。此又變舌爲舌。亂字因之。陟作陟。白石神君碑、余乃陟景山字如此。凡从步者本之。假作假。史晨後碑作儆假。此蓋兩用之。員作貟。史晨後碑、國縣貟冗字如此。碑凡口厶互通。多本之。散作散。石門頌、出散人秦字如此。此碑凡从文从攴之字皆互通。作夋者本之。均作均。郙閣頌、平均字如此。从土加、多本之。就作就。武梁祠畫象題字、就之如雲字如此。凡从京者本之。郲作郲。劉熊碑、硒字如此。从氏者蓋本之。縣作縣。說文本从墨。縣獸古字通。尚書恭獸古文作縣。讀書貫覽傳。于噬嚶嚶兮。史記作默。婁壽碑、元嘿有成類此。此又省土形。蕭作蕭。白石神君碑、嵩山太室闕銘、蕭皆从省。此蓋因之。觀作觀。史晨後碑、咸俾來觀字如此。此又省。聽作聽。石門頌、帝用是聽字如此。隰作隰。魯峻碑陰、顯公字从省。此因之。總作捴。樊敏碑、總角好學字類此。此又變系从手。器作器。張遷碑、利器字如

此。兼作兼。孔謙碣、兼行相事字如此。悅作悅。西狹頌、致詩悅禮字如此。禮作礼。說文。礼古文禮。白石神君碑、礼孝字如此。易作易。張遷碑、治京氏易字如此。儁作儁。曹全碑、儁艾字如此。隨作隨。石門頌、劉熊碑、隨字皆如此。厥作厥。張遷碑、陽氣厥析字如此。庶作庶。嵩山太室闕銘、眾庶所尊字類此。此又變作从祭。作祭。史晨奏銘四時來祭字如此。承作承。史晨後碑、乃敢承祀字如此。敬作敬。史晨後碑、李謙敬讓字如此。詣作詣。白石神君碑、詣大常字如此。喪作喪。楊淮表紀、曹全碑、邑字如此。疏作疏。淮源廟碑、疏穢濟遠字如此。胥作胥。禮器碑、皇戲統華胥字如此。鼎作鼎。吳寶鼎甎、寶鼎二年字如此。此又省。寬作寬。衡方碑、寬諫字如此。嚴作嚴。上碑作嚴。西狹頌、不嚴而治字如此。此又省从嚴者本之。穆作穆。張遷碑、於穆我君字類此。此又小變。耕作耕。耿勳碑、發荒田耕種字如此。此又省从禾。桼作桼。禮器碑、顏育空桑字如此。鞭作鞭。隸凡从革者皆作革。此本之。戳作戳。耿勳碑、威不戳仁字如此。此加、。寢作寢。史晨奏銘、孔宙碑、鞭作復。此變从宂。往作往。石門頌、接往字如此。牢作牢。史晨奏銘、祠孔子以太牢字如此。歸作歸。孔宙碑、京夏歸德字如此。此又省。葬作𦵏。魏脩東令王君碑、塋于京師者五世字如此。簿作簿。西狹頌、主簿字如此。等作等。史晨後碑、劉耽等字如此。邈作邈。孔彪碑、邈矣不意字如此。此又變从另。稽作稽。禮器碑、稽字類此。此又變。旦作旦。武氏前石室畫象題字、周公旦字如此。姬作姬。談碑、順熙字多變匝作匝。此本之。密作竅。魏受禪表、叡智神武字類此。此又變克作剋。衡方碑、剋亮天功字如此。與作與。說文本从舁从卄。此省一加一。獨作獨。武氏左石室畫象題字、獨處字如此。凡从蜀者本之。孤作孤。魏上尊號奏若孤者字如此。鄙

作郢孔宣碑陰、梁鄧道震字如此、澤作澤、石門頌、澤有所注字類此、此又變繼作繼、章草繼字右旁如此、
唐作祖魏封孔羨碑、風軒轅之高縱字類此、此又變从彳、綏作綏、夏承碑、印綏字如此、歲作歲、華山廟碑、
以歲時往廟字如此、辛作辛、劉君殘碑側、辛酉字如此、卯作夘、武氏石闕銘、弟知遣字如此、四十作卌、鄭
固碑、年卌二字如此、皆可證其有所受也、此外綿省爲緜、道昭太基山東風石室銘、亦从省、尚有古文糸
从辛、無下由形之遺意、律省爲律、當時字體、人彳多互用、如使徙是已、又讓省爲讓、滅省爲滅、初省爲初、
龍省爲龍、及字形小變者、若聯作聯、顯作顯、凡作凡、龍作龍、休作休、然亦止數文、而則爲書卷字、六
朝經典、凡若干卷並作弓、偶沿當時之體、非若不用爲擬、更生爲蘇、追來爲歸、神虫爲蠱、先人爲老之誤
戾也、至下碑與上碑彼此小異之字、千載彼作彼、戒戒百世彼作千世、淵氣彼作純氣、賦詠彼作文賦、銓衡
彼作詮衡、明僞彼作經習、超侍彼作文侍、於位彼作乎位、暫暨彼作暨、悉可按碑而得、今十二硯孤本
釋文、譌脫甚夥、又是校者之疏、第二行碑下脫草字、稱上脫著字、陵譌凌字、貴門侍郎譌持節字、當譌諮
字、如此上脫致字、公上誤空一格、冥譌寡字、高亘譌眞字、超翼譌巽字、詠譌謠字、雅下脫博字、常下增使
字、久于譌乎字、年下脫而字、蓋齊州譌冀字、蓋光州譌冀字、時上脫先字、公之制公譌比字、公上無衍文、
誤衍四□、鼎譌鼎字、化上誤衍二□、耕譌研字、斯譌贈字、程譌陳字、弗譌不字、協譌惕字、或譌戎字、徇改
闕字、卌譌卅字、頻碑文具在、足以訂正、後此百年剝蝕、而椎拓不精、研山之書、不將傳譌來言乎、用竭鄙
陋、神前人所未詳、毛舉如右、欲讀碑者知其珍貴焉、光緒二年六月七日、錢唐諸可寶識、

石門碑釋

王森文撰

石門碑釋目錄

趙敏若碑
范羅碑
北魏永平碑
曹濟之碑
文岡碑
張伯山碑
安兩碑
王遠石門銘
石門
右扶風丞碑
趙公茂碑
會伯謨碑
郭子翔碑
楊孟文石門頌
李蓋碑
楊伯邳碑
劉希曾碑
潘宗伯碑
姜袁碑
山河壩碑

諸城王森文撰

袁雪
漢永平碑
漢永平碑陰
章邵碑
玉盆
鄐閣銘 附
重刻鄐閣銘 附
游石門記
鄐閣銘摩崖碑攷 附
右扶風丞李君石刻攷

趙敏若碑東壁

紀國趙在□敏若脈堰脩祀事闢中□
隆之景南普慈劉□光遠廣漢耿巽□
□□馮程叫厚任威左□□□□西□
□繁彭順成李行潼川白巨濟□□□
徐玩玉盆揖□潭艤舟袁雪步華确登
石門拂石□從容淪茗而去袁雪□□
亭須復規度云寶慶丙戌前熟食五日

范羅碑

范羅伊沂孫李
揆慶元丁巳重
陽後一日□游

北魏永平碑

□西壁文後漢永平中開
石門今大魏改正始五
年為永平元年除功至
二年正月訖手開復之
年同日永平今古同前
極矣哉後之君子與世
同聞焉

曹濟之碑

曹濟之龐公巽
曹璋李稟給定
巳丑熟食日識
賈哲字三德

文岡碑

郡丞潞國文岡昧堰役同邑尉舜
都張海臨洮魏機東□李燾淳熙
丁未仲春十有三日來游

張伯山碑

古郫張伯山閬中郭亮輔
晉原樊子南長江趙仲成
同□石門淳熙己酉閏月拾

安丙碑

嘉定閏月既望太守
安丙同李侯眞來孫
明孫□猴之二子侍

王遠石門銘

此門蓋漢永平中所穿將五百載世代歸迴戎夷過作作
關乍開通塞不恒自晉氏南遷新路廢矣其崖岸崩淪澗
閣湮沸門南北各數里車馬不通者久之舉薦捫葛然後
可至皇魏正始元年漢中獻地襄祥始開至於門北一里
西上鑿山為道峭岨盤迂九折無以加經逕日碳行者苦
之梁秦初附莫仗才賢朝難其人東萊王杖三年
銘似節龍驤將軍督梁秦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秦山羊
公建旗嶠漢撫境綏遠蓋有枚子之風焉以天啟難升轉
輸難阻表求自迴車已南開創橋路釋負擔之勞就方軌
之逸詔遠左授令賈三德伯走一為人情帥百□人共成
其事三德巧思機發情解是會雖元凱之梁河德衡之捐
瑪未足儔其奔起四年十月十日訖永平二年正月畢功
閣廣四丈路廣六丈皆填塹穿碑崙梁危自迴車至谷

□二百餘里連輙並磨而進往指所不工前賢所輟思築
不爽通焉王生履之可無臨深之歎萬民若存幸惠木斗
之分於是富產煙熾之利熟綿爾泉之饒充物川內四民
富實百姓息肩非夫自非思埒班爾籌等張黎忠公忘私
何能成其事哉乃作銘曰
龍門斯鑿大禹所彰旅巖迺穴肇自漢皇崇此中國以宣
四方其功伊何既迴且康去深去阻匪閣匪梁西帶汧隴
東控與襄河山雖險漢德是張昔惟戴角今則關疆永懷
古日詎在人亡不遠殊績何用再光水眺悠邈林望渺長
□凝曉露晝泓暮霧秋風夏起寒爲春復穿隆高閣有車
轄輔成夷石道和壯其綱千載絕軌百所更新敢刊嚴曲
以紀鴻慶
魏永平二年太歲己丑正月己卯朔廿日戊申
□泰興戴□原郡王遠書石師河南郟洛陽縣武阿□鑿字

石門西壁

右扶風丞碑

右扶風丞□□□□李君諱□
□字□忠
解大臺路由其□
權喜行人蒙□□故
事再舉孝廉尚
郡胸忍令拋漢
禾都尉
宜

趙公茂碑

慶元丙辰暮春止
餘三日趙公茂宋□
志張壽卿宋咏道□
公茂二子符楙同來觀
漢刻三酌于此
石門

俞伯漢碑

賈公直正之俞
次皐伯漢師廣
成之何貴元素
紹聖乙亥仲春
望同遊伯漢題

鮮于翔碑

□□□□
庚寅□□邑令
□□□□
府□事文□
邑令鮮于翔
崇字五年丙戌
九月廿四日遊

楊孟文石門頌

懷此密定位川澤股肱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雨隆八方所達益
域為沉
高祖受命　興於漢中遂由子午出　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祇為後
以子午蹊路險難更隨圖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坎崎九絕至於永平其有四
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還元二面夷　虛牧橋梁斷絕子午復修上利縣峻
屈曲深顯下則人寘顧高輸淵千阿涼泥常陰鮮晏木石相比利居補階臨危
檐楊履足心戾空邪輕騎通尋弗前意出常行地經毒蟬木秋戲霜條苗麥殘
經年不登饑饉之患畢若楚意尊者弗安於苦之難焉可共言於是朝知敎司
祿校尉健為武陽楊君孟文深執忠信數上奏請有司議駁君遂抵罪百
遂成從常用是艱厥子四斯得其度經功畢濟要敞而晏平淪深調和燕二父
序至建和二年仲冬上司漢中太守健為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

李銓碑

李銓魏拱王張應邠同來

楊伯邱碑

故司隸校尉楊君厥碑君字伯邱舉孝廉尚書郎上蔡□陽令將軍長史住城金城河東山陽大守御史中丞□為尚書尚書令司隸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伯邱從弟淳循字損伯舉孝廉西鄂長伯世憂去官復舉孝廉尚書侍郎遷□丞冀州刺史入為令下邳相元和功德年盛書流二事不幸早隕國喪名臣州里先復□□□□□□自守供大司隸五文之元孫也

□門同郡卞□字子□以熹平二年二月廿日謁過此道遷銘故碑□紀

劉希曾碑

記臺侍郎
遊男兼善孫記回
十有三日挈家來
嘉定辛未春閏
叅都劉氏希曾

漢宗伯碑第一摩崖

漢宗伯韓仲元以泰□六年三月十日造此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遂寇將軍浮
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
中軍兵石木工二十人始通此閣道

晏袁碑

漢宗伯韓仲元以泰□六年三月十日造此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遂寇將軍浮
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
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漢宗伯韓仲元李孝章通袁余閣道碑陰
漢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始照甲寅始見於石門之南廣其泰字下一字不顯止有六年以下字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識微有偏旁漢魏南晉以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知此為泰和六年明矣是歲蜀建興十年先是泰和四年魏司馬懿伐蜀五年蜀諸葛亮圍祁山魏詔司馬懿拒之秋七月亮復軍明年亮休士作木牛流馬以魏人得入褒谷治橋閣矣後題景元四年三十八字者魏陳留王年號自泰和六年至此凡三十有三年則此二號皆魏之紀年無疑其書蓋冠將軍云者蜀張嶷亦有此將軍號魏蓋冠將軍浮亭侯李苞字孝章復通此閣道於景元四年即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魏鍾會鄧艾率衆伐蜀至江油降為邀至綿竹斬諸葛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為梁州褒余閣衛於是乎通焉歷元元年中秋日南鄭令貶淄晏袁書

山河堰碑

紹熙五年山河堰落成
郡太守章森常平使者
范中孰戎帥王宗廉以
二月丙辰徠勞工徒堰
別為六凡九百三十五
丈釃渠四百一十丈木
以工計七十二萬四千
九百有奇工以人計一

十五萬九千八百有奇
先是四年夏大水六堰
盡決使者被
旨兼守事會凡役慨念
民輸當四倍於每歲之
常迺官出錢萬緡為民
助查沉賈嗣祖晏袁張
柄實董其事

袁雪

漢永平碑第二摩崖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
詔書受廣漢
蜀郡巴郡徒
二十六百九十人
開通袁余道
太守鉅鹿郡君
部掾治級王弘史荀茂
徐宇韓岱等典功作
太守丞廣漢

漢永平碑陰

[illegible]

九千四百餘斛粟　九年四月成就蓋閣　東至京師去　就安縣

巫中郡太守郡君諱橋樑碑高百五十有九字漢明帝永平六年別於衆余谷中其紀銘先世官銘盖銘一成時熙甲寅三月甲　南鄭今長表以堰事口至

衆谷復九制於石門西南除側斷庫中先是發世夏秋積雨苦時倒落至是口

重始見字慶幸功多者有除與元式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開通碑碑協相

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最正觀之後人起敬不敢褻翫焉

王漢中出長人泰造西于年合路南陽因泰取蜀二石于漢開通石門則又從而廣

書蜀帝建寧五年御官掾孔宙太守李翕郙閣碑云前人開石刊九

功不朽則石門雖基於泰而開於宙明矣至成帝建和二年漢中大守王升

鐫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楊君孟文以治書繫通石門則又從而廣

之通道幾五十年至安帝永初元年西羌反侵橋梁斯絕褒餘子平九十五年

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龍子平遣復通褒余則九路日奈漢以來通塞

褒斜今碑刻於永平六年載漢中郡以治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後二十六百九

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郡若郡樊治般王知史蘭成張宇韓岑弟興功作

太守永廣漢楊顯始作橋閣六百廿三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

成就刻石紀工語載成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步惰乎崖頂碑銘字有

制今所墾後造石敞其存迹如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章固歲郡君楊君為民興此閣道

畫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物之淵藪蓋有之數如此郡君楊君為民興此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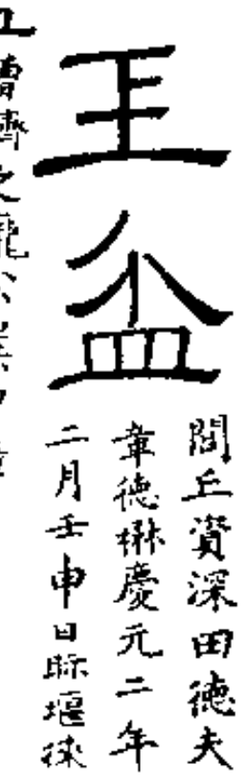
三年而復成曾大輝勞而史遷其名非自許打護至今必為風雨所剝此口遂

亦厚滅矣敬書碑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朔六日臨淄姜東書

章邵碑

章邵李鉴
魏拱之張應
邪章升之趙
旻章復之以
慶元二年
立夏前一日
来邑令張寅
尉李師章
載酒相從

玉盆　褒水中



閭丘資深田德夫
韋德林慶元二年
二月壬申日縣堰徐
曹濟之龐公吳曹璋
李熹紹定己丑清明
日識

郙閣銘　白岩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媛源漂疾橫枉于道涉秋霖濫溢深淵洪波滂
沛激揚飛湍漢水逆流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竹沮沮縣士民式給
州府休謁往還怛矣曰若行理咨嗟郙縣所苦斯點陝郙閣尤甚是
崖壁后峻陝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猨木相連猴為萬牲過者悽咽
歎兼為下常車迴布　成叔　千口遣隨隨納人物俱陷沈沒共淵酷烈為
誠自古迄今莫不創基於是
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開思惟惠
利奮以殺濟閭屹然難其曰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乃伴
□剛孫下拊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陝析里大橋於今乃通以致毀壁
□□互巧雖昔魯班□其儀象又釋殷關之嶄深從朝陽之平燈滅西
□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鑿江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績支康萬里臣
□□勒石未後乃作頌曰

重刻郙閣銘　重岩

惟斯析里處漢之右媛源漂疾橫枉于道涉秋霖濫溢深淵洪波滂
沛激揚飛湍漢水逆流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竹沮沮縣士民式給
州府休謁往還怛矣曰若行理咨嗟郙縣所苦斯點陝郙閣尤甚是
崖壁后峻陝定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猨木相連猴為萬牲過者悽咽
歎兼為下常車迴布成叔千口遣隨隨納人物俱陷沈沒共淵酷烈為
誠自古迄今莫不創基於是
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開思惟惠
利奮以殺濟閭屹然難其曰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乃伴
□剛孫下拊仇審改解危殆即便求陝析里大橋於今乃通以致毀壁
結□互巧雖昔魯班□其儀象又釋殷關之嶄深從朝陽之平燈滅西
蜀□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鑿江河以靖四海經記厥績支康萬里臣
□□勒石未後乃作頌曰
上帝□□降命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流若神嚴帆如
子遊遨□均精通皓穹三納詩銀所歷委勲香風有隣仍致瑞應登於
李登居民以樂行人夷欣慕君扉已乃詠新詩
曰析里之□此兇之間高山崔嵬于水流蕩蕩地陝崖頹于與寂為隣
西嶺抗峙于□以析分□共緒業于至于固有危若累卵于聖朝閔憐
分符析壤于遊命是君扶危救傾于全育于遺勳勞曰稷于惟惠勤勤
極溺有之于廣廣始祝厚□克熙于百姓歡欣余曰太平于文前復存
知縣申如增重刻

遊石門記

褒城石門道創自秦漢後漢永平建和間復事開鑿故摩崖多漢隸北魏迄宋間加修治故兩朝摩崖亦相繼跡而宋刻尤多自開雞頭關其路遂廢遊者非舟莫達由是人跡罕到爲嘉慶十九年九月李君吉人等褒城余委駐褒城訪暇日李君爲覓舟出城東門北期褒水水中多白石與澄波相掩映如行鏡中五里許山石森列如戟西岸石壁傾欹如頹墻高數十仞壁下間罅穴蓋古棧道遺蹟距壁嶺西北有廟即雞頭關今爲孔道循壁西北折里餘纜舟度亂石乃達石門石門東瀕褒水背東向已以今工部尺度之南高大一尺太廣大四尺北高大三尺太廣大一尺中高大五尺廣大六尺門中通深四丈五尺門東壁趙敏若碑高二尺七寸廣尺五寸文七行行十五字碑下范羅碑高二尺五寸廣九寸文三行行六字次北北魏水平碑高二尺廣一尺八寸文七行行九字首行十字末行三字碑下帶濟之碑高尺七寸廣二尺八寸文三行行六字另行賈某欽識五字次北文闕碑高三尺六寸廣一尺文三行行十三字末行十字又北張伯山碑高二尺八寸廣八寸文三行行十字末行十一字又北安西碑高一尺廣五寸文三行行八字又北王遠石門銘高五尺二寸廣六尺八寸文二十六行行二十二字末行欽識低五字西壁綺石門二字高二尺五寸廣尺五寸次南右狀風丞碑高尺八寸廣尺四寸文七行字數疎密不等殘缺特甚右狀風丞及都尉皆漢官制筆畫亦近楊君碑疑亦漢隸次南趙公茂碑高尺六寸廣尺一寸文五行第一行七字二行三行八字四行九字五行六字次南鮮于璵碑高尺五寸廣尺一寸文七行行六字第五行五字前三行模糊不可辨次南俞伯漢碑高尺五寸廣尺二寸文五行行六字又南楊孟文石門頌高六尺一寸廣五尺六寸文二十二行行三十字亦有疎密不齊者字畫清瘦最爲完善又南楊伯邪銘高五尺八寸廣尺六寸文七行行二十餘字不等字體大半可辨終不及石門

頌碑二碑之間有李鉴魏拱之張熊卯同來十字高一尺七寸廣三寸文一行伯邪碑下劉希曾碑高九寸廣一尺第一行四字第二行三行各七字第四行五行各六字門內石理堅緻色澤滑潤而西四相間更絡縱橫紋書者未經磨治隨其高低斜正題寫故行戎故斜字亦帶斜筆撰最難工緻出門南行數十步潘宗伯摩崖碑高四尺二寸廣尺六寸文四行第一行十九字狀三字第二行十四字第三行十字第四行亦十四字三行俱低四字碑下晏襄碑迤南鄰令晏襄所書潘宗伯碑陰文高三尺八寸廣三尺文二十二行前五行另刻泰和景元原文字多剝蝕反不及原文顯亮第六行爲碑陰正文題頌後十五行行二十二字末行十一字爲碑陰正文筆畫頗清晰碑右隨巖東南折絕壁頻水際有山河堰碑高五尺五寸廣一尺四尺七寸文十六行行九字石門舊有衆雪亭府志曰半及江中灘流如駛石上刻隸書衆雪二字今江中無此石惟龍泉和碑左壁有衆雪二字高尺九寸廣四尺一寸而無亭考其形勢自衆雪至山河堰絕壁下連石灘實爲一石故府志半及江中非江中更有衆雪也壁下無路迤邐登舟下石灘南行半里巖壁陡峭攀蘿捫葛始達厚巖碑龍碑外此僅容足仰視壁上乃漢永平六年碑碑中斷後半傾圮前半高三尺一寸廣四尺一寸文九行字數隨石覓缺迄書共五十八字刊鐫將半俗名大開通此碑字體疑在小篆八分之間其漢隸之可資考碑下晏襄碑碑亦南鄰令晏襄所書永平六年碑陰文高六尺一寸廣三尺文二十三行行前三行另刻永平碑後半自楊顯至就安穩九十四字蓋即永平碑後半之傾圮者後三十行行三十字亦爲碑陰正文俗名小開通巖下大石有章邵碑高尺一寸廣三尺五十文十二行行二十七字第六行第一尺七寸廣四尺三寸文九行第一行五行八行九行四字餘行五字此皆石門南岸最碑之可考者碑石不及石門堅緻且久經風雨故易剝落然望勢絕高得免樵牧敲礪較石門則有幸焉永平碑南即西岸石壁故舟過石壁灘多白石瀨中流白石大如牛中四如盆容水可五斗四時不涸名曰玉盆盆西壁臨水石刻高三尺四寸廣尺六寸上題玉盆二大字字下文三行行七字末行八字文右高二字題玉盆二小字字下文三行行八字末行二字亦代二字盆東南面皆有題字江水歲磨日久漸就平滅故府志所載舊刻唐詩竟不可復尋過此水寸無雜順流數里舍舟入城覓捐工增其價值令加工編捐共得若干貫因疏其顛末以紀遊觀之復史依各碑行字款式別寫釋文一冊以備嗜古者考證爲十二月除夕前一日署褒陽令諸城王森文記

郫閣銘 摩崖碑考

褒陽西北有郫曰真曰西依資虹東枕嘉陵爲古棧舊路郫南有深溝溝南五里許兩山夾江成峽曰白崖西壁臨江有蔡中郎將郫閣摩崖碑銘據碑考今地析里即置口深溪即南溝郫閣即白崖雖古今異名而奔巖深谷猶可想見其險阻焉碑龍去路三尺七寸面修五尺一寸廣三尺五十文十二行行二十七字第六行第十二行十一字頌三行行二十七字第三行十八字詩四行行二十七字共四百七十二字左下角缺四十字右上角缺五十三字中缺四字清顯者二百四十餘字餘多模糊據舊志釋文讀之柱訛汪譌洪滌符訛所埋

訛旅事訛事阿訛河間訛閑辨訛翔仇訛譬今訛爾上訛故昔訛百共訛莫無訛學記訛紀忠訛俞受訛教訛訛民以訛川塔訛硯失訛告共二十一字共脫文也布下脫歲數千三字又脫缺文一字乃俾下脫缺又二字故堅下脫缺文二字減西下脫高字又脫缺又二字為里下脫臣字又脫缺文三字頌曰下脫缺文四字哦如下脫缺文四字豐稔下脫缺文五字新詩下脫缺文五字為隣下脫缺文六字閑憐下脫缺文十一字勤勤下脫缺文十一字以上脫文除歲數千某及高字臣字尚存碑中餘皆右角缺文宜存空行而志逸之其左角缺文四十字則志載特詳城南靈巖寺石壁有故明知縣申如璋重刻郡閣銘廣輿志作東漢李碑高減舊碑寸餘廣同行數字數亦依舊式惟增本行款志七字據以考舊碑存字惟於今乃造今字右本無點中刻增點作爾其小異者復據以考舊志左角釋文滿訛溝士訛甚民訛久悚悚訛悄啼更據右角刻字以補舊志所缺空行缺文則此碑全文可以復讀惟俾字漢字緣字邇字民字之字分字閑字下各缺一字千字班字下各缺一字字雖非全缺而模糊牟不可辨為可惜臣字下此刻有蔡字碑為漢中郡所書無疑而蔡字下二字全缺則尤此碑憾事嗟乎分隸之由來久矣概自李斯改六國文字從秦小篆雖非籀篆遺法而帥傳有自經許祭酒解說六書體義足為後代楷模自隸書日趨便易隨意增減漸失六書本義遂流鉛鍚至於不可究詰即如中郎此銘冂作入坐作之夫其形矣分作艹亏作于巳其事矣官作官聖作聖淆其意矣陽作陽遂作遂亂其聲矣臣作臣增筆即不成字豐作豐減筆又更為一字顯背六書有雖更僕數者而系作系則近象亡作亡則近弓卩作卩則近巳至於自作自不作丞曰作曰更為小篆水體可見漢人隸書猶知遵奉六書遺法未至概行改易此漢隸之所以可貴也後人因其殘缺摹寫差謬則更貽恢後學即為中君篆文字體微小蓋非鉤摹上石所刻字法力求曲肖而激揚絕遠揚子蔡隸偏旁作易已非本字然易字本差中刻作易並失易字本體況歷數石鑿字蔡隸全作全猶近今字本形中刻作全字義更難解訛以清四海四字蔡隸作四雖變四字舊法而體勢仍近中刻因其殘缺作四則謬亂大甚春風有隣隣字蔡隸作隣雖變為米字雖與而猶也于彝中刻偏旁作彝則更不可解凡此皆不成字有本蔡隸本體然後世必有以易作易以全作全以四作四以隣作隣且泰然以漢隸自訓者破壞字體貽誤益為淺鮮嗚呼事不攷其原委而昏亂以致誤者及豈僅此一碑已哉乙亥新正廿八日嘉陵舟中作

靈巖寺重刻郡閣銘左角有宋太守田克仁跋小碑云漢武郡太守李翕修析里郵閣碑在今河州西二十里之全堂閣歲久昏蝕始不可讀克仁開梧閣得舊墨本於京口勳之歐陽公集古錄洪氏隸釋及郡志所載亡失差少來守是邦因勒諸靈巖寺之石壁以永其傳紹定三年五月既望跋所田克仁書今石壁所刻本行書知縣申如璋重刻存田記文而不言所以重刻之故一碑二名益滋疑異今夏偶遊靈巖摩抄石壁察其形狀田碑此連大碑左角石面粗加修治尚存凸凹舊形大碑整治視田碑深七八分及二四分不等磨盪極平間有殘缺亦有意鑿刻卅別狀自然之形按度事理蓋田刻殘缺申君啓去舊迹後就原碑刻石以存舊文而未記明其故以致易滋後人之惑也若縣志謂李虞卿重刻於靈巖則絕無所據殆因白水路碑記李虞卿改路之功而訛傳與夏五月十四日又記

右扶風丞李君石刻攷

右扶風丞犍□武陽李君諱禹字季本叹□
□□□□斛大臺叹由其興□□□□□雒
吾行入蒙福君故授益州從事再舉孝廉尚
□□□□□都朐忍令換漢□□□□宜禾
都尉□□□□□

漢右扶風丞李禹題記在褒城石門西壁篆書二大字之南凡七十餘字可辨者五十餘字前著李君爵里姓氏政由其興下益記李君脩治道塗故有行人蒙福之語後則述其褒時官閥末行剥蝕歲月無徵漢書百官公卿表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為三輔皆有兩丞右扶風二千石丞六百石後漢郡雒陽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又地理志武陽屬犍為郡朐忍屬巴郡漢郡國志宜禾都尉屬敦煌郡廣至縣昆侖障後漢西域傳明帝永平十六年命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則此刻當在永平以後李君之績雖美郡陽借若綠采皆未得見嘉慶十九年秋王春林大令搜剔得之王之嗜古亦婁南鄭之流與江南陸紹文跋

蒋君生沐於張叔未先生處假得石門碑釋一冊屬為繕摹因校閱一過其中傳譌頗復不少如鄐闣銘一條以下附考致之聖作聖而隸文均作聖陽作陽而隸文均作陽激揚絕道揚字云蔡作揚中劃作揚而隸文均作揚惟一作揚亦係蔡隸非中劃也崖鑿石鑿字之金字云蔡肆作金中劃作金則隸書均作金香風甫備字偏旁云蔡作彝中劃作彝則隸書均作彝訛可知矣且附考云蔡作金中劃作金蔡作四中劃作四蔡作彝中劃作彝皆無點青黃崖之刖惟四字於中劃中未經傳譌知句四字餘則不可致矣大安傳王氏所本一校之也氏良美梅許陸志

漢永平碑後半八行

太守丞廣漢
楊顯將相用
作橋格六百卅三
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
里郵亭驛置徒司空
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
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
餘人瓦卅六萬九千八一

玉盆題字

王盆

伯謙題

晏袤書

劉年節題名

開禧二年人
日年節甫
劉井靜来

晏德廣題名

玉盆
晏德廣段□卽□
師〻禱雨汁潭塵至
□十□熙甲戌中元

張伯亨 辛卯 年 本

石郵題名

石郵毀雄飛晏衷
壽岩已禱雨艤舟五
盆側誌歲月而去乙
巳清明前十日以董
堰頃涞同登汴塢
縱觀方羊久之

李若道題名

舟登此月二十八日宣和五寅十
同遊石門艤
臨邛黃次平
弟顧道任道
昇山李若道

李士熊題名

李士熊
来嘉
宣中中
端午
壹日
要洗會
者爲蘇同
進芒郡倉
李子一熬甲
稅申之力
廣牲弟品

陳巢忱書
與應奎有

春十有二月
崇寧五年仲

李彥粹題名

前一日行記男松年侍
中直子正建炎己酉歲清明
從馮翊傅汝礪齊卓洛陽□
師民叔瞻秦亨李師古□
子寔開封王師顏希賢徐
登玉盆預行者定武田發
河南李□齊粹游石門

郭嗣卿題名

郭嗣卿陳
季時程清
紆慶元戊
午嘉平
初六日目圩
来男
繹侍

郭桂孫題名

康衢郭桂孫
程伸年弟忠
攝令同徐
戊午烺季

安子文題名

皜然安丙子文抱孫
明孫與李侯貴同來
嘉定己巳閏月清
明日

何武仲題名

邑令何武仲拉
資中黃元英廣
漢沈德明普慈
周伯光黃養源
來全之子祿孫和
孫侍行嘉定辛
未中秋後十日

張元翊題名

玉盆之陽
谿欵之勝刻
師敏同遊題
兼武震岐下
臺張元翊成都
二十二三「丿
崇寧初元八

宋積之題名

威翻宋搨之攝衰中令關漢蘭
以和彭國 貝公肅謂 鄭任子
義賢中 從訪之為石門
之人 丰而上 玉盆夷
猶極、 如丙人 摩涛石
竹澤刻酌酒志 任明
之章韶父子飛
一慶元丁巳夏四月十有二

丁未十月偶於舊書肆獲裝斜石刻為玉今碑醵所無者凡十餘紙其一漢永平碑自大守丞廣漢至瓦甓六萬九千八百凡八行王跋言碑中斷後半傾圮故所載前半至廣漢止而楊顯以下但載晏釋文此則猶原刻也且凡用功上有一成字為晏釋所道其字六十有餘視前半有過之其一玉盆二字度以營造尺上字高七寸廣九寸八分下字高八寸廣尺署晏衰書案前載王盆字凡二慶元二年者高六七寸廣八九寸紹定二年者高止二三寸廣四寸餘均不若此之大且晏諸刻皆在淳熙紹熙開最後者慶元元年尚在二題前則此九空著錄盆字有伯謨題三字案伯謨有紹熙乙亥題字蓋哲宗時人在晏前八十餘年此其別一題也一開禧二年人日即玉盆下斜列者其二皆晏題一淳熙甲辰攷前所載但知晏為臨濟人官南鄭令見此刻乃知其字德廣適與名衰相應其二人不可悉辨矣一為乙巳則後一年所題三人皆書名而云董堰復來者蓋即築山河堰事記言紹熙五年落成又云先是四年六堰盡決殆是年董築後經八年而決復大脩之晏若前後董其事故題記不一也一為宣和壬寅李若道題與陳棄忱書一紙斜接陳書惟署名及崇寧壬午小字兩行當空處前三行為石盆二句所壓可辨者廉下君字瑞同二字當空處貪下劉字盆下與字應下至字有下此字而已諸上有李士龍嘉定中題字下載亦為壓刻句後署進士郡人李一鼇別一紙下亦有舊刻惟廣牲弟誥等十餘字不當字可見故此二幅最為叢襍一為建炎己酉李彥粹記是為為宋三年郭嗣卿來以慶元戊午郡推孫徠以戊午而無紀元戊同年耳安丙與何武仲皆題嘉定而己巳辛來相距二載又二紙殘缺一為崇寧張元翊一為慶元宋積之也攷金石萃編載王盆題名十二段晏德廣條不知師口乃石卿之字作師命命字誤武師今耳斗滓誤升滓摩涛及甲辰下中元宗缺李一鼇上進士二字襍舊刻誤作前字郡下缺人字李士熊條士字缺嘉定下缺甲申端午下缺後壺日李彥粹條定武下缺案是田發二字郭嗣卿但前三行其午嘉平初六日眎堰來男口口繹侍四行皆缺安丙條李下缺一字此似俟蓋侯也前有李猴眞亦與安丙同來即侯貴之誤張元翊條元字上缺初字下缺八字十字下缺三成下缺都字又石門題名十八段內載宋積之條石上缺摩涛部父誤龍父下子飛飛字亦缺此雖殘尚可辨至李若道卻桂孫陳棄忱等則全無之而紹熙五年石門題字又有錄無文作碑醵者身至其地遺漏更多況其他乎吾鄉僧六舟壬辰遊焦山搨得瘞鶴銘後題名二紙見貽放翁題云陸務觀何德器張玉仲韓元咎隆興甲申閏月廿九日踏雪觀瘞鶴銘置酒上方烽火未息望風檣戰艦在煙霧間慨然盡醉薄晚汎舟自甘露寺以歸明年二月壬午圓禪師刻之石務觀書七十三字歷歷可辨其左別有嘉熙二年十一月晦王濬李夢得韓兩行字跡大小懸殊而都大僕卽以陸題為嘉熙又米襄陽題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懷書十六字竹雪題跋以為在北固其右尚有青社來立與權山陰賀鑄方回南陽張德洵公美廣陵石禹和安建中靖國元年九日遊三十四字幾八百年來見著錄古刻易湮往往而是可慨也夫海昌蔣光煦識

漢射陽石門畫象彙攷

張德容輯

序

古之金石文字。奚重乎。重其可以證經史異同也。漢石經倘在。女媧龕侮成人。孔作汝無侮老成人。俞命曲阜刻石。羅鄉遠。梁氏史記作親。經遠方。梁氏筆是。後之者古彝器。所重者。初本焉而已。于是流風相扇。拱璧求之。甚有目不識丁。脫所藏得以居奇。亦儼然自拔于文雅。嗚呼。斯則顧于知意者之有以使之。揆諸金石文字之原。寧有當耶。上元張容園先生。咸豐改元舉孝廉方正。生平酷好金石。石鼓碑碣三刻行于世。漢司徒劉恢碑。篆隸二體。徵吳讓之臨摹。江甯陶秋濤宗彝。皆其素共致訂者。然先生所求。則者古而不鑿古。蓋亟致跋語。益服先生之于金石。眞能得其始意。而非若好事者之徒。第初本也。光緒二十六年。冬十一月。江甯傅春官書生父識于晦齋。

序

同治元年四月十五日。容園攜眷來泰州。其同年黃琴川孝廉留之。授餐過館。樂其晨夕。越十六日。容翁遽以疾終。附身附棺。琴川獨任之。可謂爲于友道。亦容翁有以致之也。逗留數日。葬未定者四册。及此石門畫像。篆文。並容翁卒之五日前。出以見示者。余方亟以精拓本相贈。繕寫入册。而尺波電謝。倏如之何。茲幸屬得□孫諫□□□先生欲爲付梓。寓書來取。倘能速竣。不啻起生人于白骨。即者感泣。故庶書數語以歸之。是年八月二十日燈下。值微吳讓之臨摹識記。

行人匆匆待發。旅館亦無筆硯。日力昏耗。不能成字。閱者諒之。容翁與余三十年金石交。身後未能集力刻此。深負良友。夫復何言。

漢射陽石門畫象彙攷

上元張寶德輯　江甯傅春官校刊

嘉慶揚州府志

漢孔子見老子畫象，共二石，一石有題字，今在寶應縣射陽聚。案二石今僅存一石，乾隆五十年，江都汪中，以此一石，昇歸江都，道光九年，其子戶部山東司員外郎喜孫，送入寶應縣學，將嵌置學宮戟門外之東塾，後移置畫川書院講堂中。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江甯寶應縣，地名射陽者，有古墓焉，土人呼爲夷齊墓，蓋傳訛也。墓有漢刻石二，其一、高五尺三寸，闊二尺，凡畫三層，上層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在中面左，老子在左面右，弟子在後，手執束帛，八分書題三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中層模糊不可辨，下層三人，并食器烹魚煮鼎者，其一、高與闊稍殺之，亦三層，上層大鳥，中層獸首銜環，下層一人執刀楯者，禮明堂位疏曰，舞者左執楯，右執斧，謂之武舞，此蓋其遺意，與周禮夏官司兵掌舞干，鄭注云，五干，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詩秦風，蒙伐有苑，疏，龍盾是畫龍于盾，則知蒙伐是畫物于伐，左傳，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楯，故爲中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爲雜色，知苑是文貌，今見此畫，其干、伐、櫓、盾之類，與大約此刻畫象，與洪氏隸續所錄，沈府君、江原長、諸刻相近也。

又詩洪稚存以寶應漢畫碑見貽感賦

漢時墓闕如畫壁，洪相訪之汪聖錫，但云益都堯與荆，那及江淮近搜訓，射陽郫石聞之久，吾友江劉爲屢覓，邇來聞落汪生手，後有洪君生感激，千里緘包墨猶暈，兩紙若莊拜初覩，都陽昔著嗲與輿，恨未山原稽歷歷，此云弟子侍在旁，得非敬叔裳衣裼，左右不與隸續伴，貴幣應從疏闢折，題榜者三隸書六，樸氣便我懷增惕，歲錢鑪鼎異或同，獨隙銜環狀如趨，惜無金悲處士字，欲與武梁祠刻敵，牛鑪童敲定鑿年，蒲坂西山太荒逖，作詩報洪兼訊汪，善護緘箱外加縛，我結兩宮畫史詩，一補龍眠研池滌。

又題寶應漢畫碑詩

吾聞漢石經，遠匹周石鼓，華陰與河內，結體誰後覩，又聞武梁祠，鐫技雕文縷，仲章季章輩，撰擇書家矩，一仿中郎爲，定獨畫師祖，江原上庸石，嶙峋翠蒼伍，金鄉蹟僅存，永建題故古，讓此三榜書，差可六經補，江介人家家，卑濕近鄰塢，寥寥懷白昔，圭璋餘文雨，指誕幣啟陳，聲容于伐舞，漢京經師遺，一物猶記取，藉非片石留，焉訓都陽武，梁祠畫本鬱，榻十得五，云出宋褫裝，元氣顯斥斧，此畫溺不完，此字森敢侮，犧尊在堂陛，鳳爲不毛羽，廣庭閒堂絲，禮器閒鄉魯。

又武氏祠堂畫象詩

虞書觀象遠，莫追堯侯闕，形見者誰，今之正書祖，漢隸畫手易，弗東京規，西周稚子開，已溺，我始訪得射陽碑，云云詩末自注云，予嘗以黃小松所貽肥城畫象，並孫李述所貽嵩山畫象，洪稚存所貽射陽石門畫象同裝，自題其室曰三漢畫齋。

王昶金石萃編

寶應縣孔子見老子畫象，共二石，一石有題字，高五尺四寸，廣二尺一寸，畫三層，上層題字，其三榜，今在寶應縣射陽聚，此象爲門人汪子中所貽，汪子來書云，寶應東七十里射陽聚，爲漢射陽古城，多古墓，曰雙墩者，有石門畫象，遂取搨拓之，以公同好，蓋自淮以南，東南至于海，西南至于徼外，漢刻之存者，惟溧水校官碑，及此石耳，而此石有先師遺象，尤可寶貴，今汪子久沒，已不知石之所在矣，其畫象與黃丹馬所得孔子見老子畫象相同，題曰寶應縣者，所以別于濟甯州學之碑也。

程瑤田瑤汪容甫射陽畫象拓本跋

江都汪容甫博學工文詞，好金石之文，於寶應平家莊得漢石門畫象一，予攷漢墓刻畫古人者，見趙岐傳，此畫孔子見老子象，殆是類與，植桂而樹之者，建鼓也，大射侯注，所謂以木貫而載之者也，蹲刻獸厚脣短脰，考工記，所謂贏屬以爲簴是也，靈屋詩箋，言筍簴以魚鐘鼓，是鼓亦懸於筍簴歟，其上橫木筍也，從筍盤繞交綺而下者，所謂鱗屬以爲筍者也，知爲鱗屬者，以腹下排次有蛇蹲之狀也，下層一人剖魚，一人執盤納薪，手持挺以圍其薪之在竈外者，竈上置鍑一，熱氣蒸蒸上，鍑在旁，蓋將烹魚以升之，一人司酒，酒在罍，爲交午畫者，河鱗也，杯六形皆狹長，淮南子所謂圓面於槃水則圓，於杯則橢，蓋杯橢圓也，鳥、鷄、豚、蛇、顯、龍、文、虎、背者，鳳也，鳳有冠，亦戴羽，與鍾會孔雀賦，戴翠毛以表弁，或又言其細顯隆背似鳳，

雄者尾長，此其孔雀與，不敢知矣。環有所衛者二，其一門鋪首，其一結於帶者，珮環也。此施巾冠爲珮環，人左執楯，右持兵，兵末刻一邊者，刀也。左盾異於五兵者，鈍而不銳，故大盾得稱者，珮環文飾，兵盾，武事也。江南漢石，惟溧陽乾校官碑傳於世，茲蓋是攷古人名物制度，更足寶貴。容甫其善藏之。乾隆丙午閏月十日記。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續

右孔子見老子畫象二，旁有標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其圖象位置，與武氏石室本各異，本在寶應縣之平家莊，即古射陽縣地。錢唐吳孝廉春蔭知縣事，爲予訪得之。漢人墓道多立石闕，鄭聖賢象，如趙岐、魯峻、李剛、武梁，皆然。此石亦必墓前物，而志乘未之及。鄭人或指爲伯夷、叔齊象，由未見其題識，而以意度之爾。今爲江都汪容甫取去。

阮元廣陵詩事

漢石闕二，在寶應。朱孝廉彬，嘗爲文記之。爲江都汪君容甫所知，以錢五十千募人竊歸其一，爲孔子見老子及力士庖廚等物象，容甫榜其門曰好古探周禮，嗜奇竊漢碑。其一爲寶應縣令沈之水中，不知其處。

又甘泉山獲石記

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即罕覯。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

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漢碑類

射陽石門畫象，八分書，無年月。乾隆間，爲汪容甫中所得，江蘇江都。

江藩漢學師承記汪中傳

嘗從射陽湖項氏墓得漢石闕，孔子見老子畫象，因署其堂曰問禮。

洪頤煊平津讀碑記

右射陽石門畫象，在寶應縣東七十里射陽聚。今爲汪容甫取歸江都。凡二石，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居中，西面，老子居左，東面，一弟子在孔子後，西面，與濟甯州學宮象不同。中府中間，有如今之佛座，有一人赤身居其上，左右侍立者一人，皆可辨。餘如翁氏所釋。

汪喜孫跋尾

乾隆五十年，先君有事寶應，得石門畫象於射陽之雙墩。案射陽爲漢項伯封國，見史記項羽本紀，及漢書高祖功臣表。項籍傳項伯墓疑即在此，此石乃其墓門之一。或據府志，以爲袁術墓前物。案後漢袁術傳云，術欲北至青州，劉備徵之，不得過，後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歐血死。妻子依廬江太守劉勳。據此，則袁術不死於廣陵射陽，非其封郡，無因遠葬於此。府志謂袁術墓前畫人物衣冠甚精，誤疑此石爲其墓前物也。此石若黑色質，甚堅，叩之，其聲清越，以長，以漢建武尺度之，高五尺五寸，闊五尺三寸，刻象二面，其一列孔子、老子、南宮敬叔三象，南宮敬叔執束帛立孔子後，與孔子並拱立，面右，老子面左，八分書題

名於各象之右，曰孔子、老子、弟子。案漢書功臣表，項伯以惠帝三年薨，據此，則墓石當立於孝惠初紀。今觀題名六字，爲八分書，知八分隸始於靈帝時，張懷瓘謂秦羽人王次仲所作，殆不誣也。其以孔子、老子並列者，案史記南宮敬叔與孔子俱適周，問禮於老子，漢人尊信孔子，又好求仙人，沃門之屬，故授問禮一事，畫象刻石，使孔子、老子並傳於世。其曰弟子者，南宮敬叔也。其下畫象爲箕踞，有割魚者，先君謂指昭公徹鯉事，以上俱陰文。其一上列蚩尤、蚩尤、神禽也，揭列貴筋錄，以爲風，非是。中列金尤圈，兩漢金石記以爲獸首銜環形，蓋即謂此。下列甲士，左手執盾，右手持刀，凡三層，皆陽文。各畫石爲界，攷漢趙岐墓誌，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象，著于史策，此外如郭巨、魯峻、李剛、朱浮、魯峻、盡浦、路君、士稚子、范皮、鄧君、太尉公、朱鮪、武梁、諸祠堂畫象，不可悉數。其武梁祠孔子見老子畫象，與此大同小異，先君既得此石，因顏其居曰問禮室，又以所藏將軍虎符陳逆簠簋列一室，署曰周玉齋。金漢石之館，後製檀帖曰，學古通周禮，探奇竊漢碑。又曰，家有射陽畫象，身典金山秘籍，其寶玩如此。

劉文淇跋尾

右漢射陽石門畫象，陽文，第二層，翁氏以爲獸首銜環，程氏以爲門鋪首，汪君以爲蚩尤圈。案程氏說是也。太平御覽一百八十八引風俗通曰，門戶鋪首，百家書云，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圈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案此，則蠡圈所畫鋪首，當是蠡形，圈于墓門者，亦取閉藏固密之義與。環亦鋪首飾，御覽引說文曰，門扇環，謂此鋪首是也。程氏以爲珮環，非。又案水經渭水篇，又東過長安縣北，注云，孟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于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于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留其象于水中，惟背以上立水上。案此與門鋪首畫蠡事相類，又同出魯班藝象，其即忖留與。

劉寶楠寶應圖經

諸家所釋漢射陽石門畫象，及由寶應移江都事甚詳。案唐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臧洪傳云，射陽故城，在今楚州安宜縣東。舊唐書志，上元三年，改安宜爲寶應，是寶應正揚州志，乾隆江南志，並云寶應縣東七十里射陽鎮，說縣故城，一氏引汴氏所云是也。江平庵在射陽鎮西十里，漢射陽縣地，段氏所云是也。恒江平誤作平家，程氏亦然。太平寰宇記，箕山在寶應東六十里，方輿紀要，箕山恒十阜，自餘圖經，射陽阜東臨射陽湖，其邱千數，即此。汪氏所云雙墩，即箕山諸阜之一。寶應名勝紀略，射陽有小墩，有斷碑，篤曰伯夷叔齊墓，莫詳何人。翁氏所云夷齊墓，錢氏所云伯夷叔齊象，本此。碑今不存，其篤文拓本，亦未之見。江氏謂此爲射陽侯劉縱墓，汪君喜孫本之，而闕或說袁術墓之非。案府縣志，術墓在縣治南三百步，本不在射陽，其說不殿自明。水經注，沛水上耳水，又東逕七女冢，元嘉六年，大水，墳崩，得一碑，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墳，世人疑是項伯冢也。又並云伯嗣子暐，非無子，鄒氏之失，固不足辨，然必謂射陽石門，即項伯墓，以意揣測，亦無所據。墓有二石闕，亡其一，其一存者，兩面畫，各三層，翁氏、汪氏只爲二

石非程氏、阮氏以爲一石是也。錢氏云右孔子見老子畫象二者其一指武梁祠堂孔子見老子畫象今在濟甯州學故此畫爲第二非謂此畫有二石也其一石亡者阮氏云寶應令沈之水中案汪氏移碑時吳君春溪爲縣令吳君訪得以告錢氏其必知所寶貴沈此石者必非吳君未識何人其尺寸翁王二家之說不同汪君所言近是然亦小有參錯今以建初尺度之石兩面皆長五尺五寸二分寬二尺四寸五分其陽文畫邊四面相距長五尺二寸寬一尺七寸九分陰文畫邊四面相距長五尺二寸四分寬一尺九寸五分其陰文第二層畫建鼓、桐簴之兩旁如羽毛垂下案詩有瞽瞍羽樹羽正義漢樂器制度云爲龍頭及頷口銜璧璧下有旄牛尾明堂位周之璧璧注云周人畫繪爲璧戴以璧垂五采羽其下樹璧于簴之角上案此象羽毛垂下其爲旄牛尾無疑然無龍頭璧璧又不于簴端而于簴榜未詳其故簴祔爲虎豹形程氏據攷工記梓人知爲贏屬是也梓人云以爲鐘虡此鼓簴知亦爲虎豹形者說文云贏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據此知鐘鼓庸柎皆飾以虎豹也戴氏震考工記圖曰贏者所以負鐘非爲虡下之柎西京賦洪鐘萬鈞猛虡趨趨負笴業而餘怒乃奮奮而騰踧薛綜注云當笴下爲兩飛獸以背負段氏玉裁說文注曰鐘臺有脊傳皆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張揖注上林賦曰虡獸並百二十萬斤以挾鐘旁挾同夾此可見虡制顏師古故其注云以懸鐘則昧於古制矣廣韻引埤倉鐻樂器以夾鐘倒木爲之與張注同今本廣韻作形似夾鐘則非矣又考上林賦攫飛虞廣韻引正作鐻張揖曰飛鐻天上神獸鹿頭龍身是長卿謂虡爲神獸許謂栒虡皆飾以猛獸說不同也案笱、筍、栒、一字虡、虞、鐻、一字戴氏、段氏謂猛獸飾在栒下不在虡下案考工記云由其虡鳴不云由其栒鳴則謂在栒下非也西京賦及薛綜、張揖、所云皆以虡爲神獸與考工記及毛詩相背不足證也廣韻引埤倉鐻樂器以夾鐘謂虡爲兩植木夾一鐘與詩禮合非以虡爲神獸不足以證張揖之說也許謂虡飾猛獸不謂栒飾猛獸段氏申許栒虡並言牽合已說非許義也鼓左右隱隱有人形當是鼓吏惜其冠服之制不可見第三層畫三人一人剖魚上有器橢圜者六案隸續載五君杯群文云五君之旁有棬各三中圜上下橢黃伯思云圜者代杯橢者代杯案此則橢圜者杯程氏所云蓋本于此杯上有形如牛首倒銜環不知何物剖魚人左一人手撫器圜如規其上交午畫不知何物程氏以午畫爲河鱗又云司酒酒在鬱今畫象無鬱無以知其司酒亦無以定其午畫爲河鱗也此一人上有器粢糊不可辨其左一人執罍人上器形方寔上器形圓文皆午畫竹器也詩采蘋維筐及筥傳方曰筐圓曰筥其筐筥歟筥下有器蓋器屬翁氏謂鼎程氏謂鼎在旁今畫無鼎形也其寔墻爲五錢連絡文其猶今之寔墻以草石灰和水傅而畫之歟其陽文第一層大鳥戴勝程氏以爲鳳又以爲孔雀案異物志孔雀頭戴三毛以爲冠左九嬪賦戴綠碧之秀毛是也此鳥戴勝非戴三毛以爲孔雀非也山海經海內西經云開明北鳳凰鸞鳥皆戴戲郭注戲音伎冠也似此鳥爲戴冠之鳳然蛇尾豹文又復非鳳案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作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獸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水經注寇水篇引灼說同與此畫象正合注君以爲飛廉是也第二層獸首銜環案隸續沈府君神道左碑大鳥戴勝其下獸首若虎而角環在口已闕其爪據之與此

碑一層二層所畫絕相類江原長碑一獸銜環若虎有角金恭闕旁有龍虎銜環意漢人畫象多爲此形程氏以爲門鋪案漢書五行志中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鐶顏師古注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不言鋪爲獸首形哀帝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而鳴呼也師古注門之鋪首所以銜環者也則亦非獸首形劉君所云近是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余見周紀侯鐘酒之中央近下者側半環爲牛首形而以正圜之環貫之乃鐘之鈕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考工記名之爲蟲孟子名之爲蟲劉君所言信矣第三層一人左持盾右持刀知爲刀者釋名刀本曰環形似環也此實不爲環形故知是刀程氏及汪君所云是也案周禮五兵無刀樂氏所爲曲刀書刀也非兵器孔孟子曰決江得西戎利刀刀之爲兵始於此歟

朱士端宜祿堂收藏金石記今刻於攈逸編

吉邑射陽多漢人古墓此其墓門之石刻也乾隆間始出土江都汪容甫先生移歸其家後四十年嘉慶辛酉歲宦戶部時士端計偕入都言於孟慈請將原石送還寶應今在城內東隅書川書院北秀堂是石畫象正面中層下畧箭虡上有人形趺坐者諸家皆未致及士端案鄉射記云命弟子升設豐鄭氏注云豐桐云豐作人形戴杼爲戒據此知古人飲必設豐器以示酒戒此即豐侯之豐也許氏說文豐字下云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阮謂曰豐國名坐酒亡國程瑤田酒箴云豐侯沈酒荷罰負俗自戮于世桐形戒後李尤豐侯銘云豐侯荒謬辭亂迷迭乃象其形爲嚮戒式覩此畫豐侯器形蓋即漢時或祔於桐虡足證其石爲漢刻無疑武氏祠堂畫象亦有列豐侯者大興翁氏詩云豐侯圜形見者誰又云我始訪得射陽碑鄙見此條時與翁詩相合惜翁氏未明據以考其實也平津讀碑記謂如今之佛座亦身居其上者何其未之審耶下層左逆一人手執圓器中爲疏布文者當是其鍪巾之類所列鹿豕行鍾等物武氏前石室畫象與此略同又一石刻飛鳥獸首舞盾者乃是其石之陰翁氏分爲兩石云其高與闊稍殺之嘆矣凡石闕本二此闕汪君僅得一石其一石沈之水中遂失所在鄉俗呼爲伯夷叔齊墓疑即沈水中之石或云曾見有畫題夷齊象者士人不知而謂爲伯夷叔齊墓也又建鼓兩旁有二人執椎擊鼓其形今雖剝蝕尚可辨明惟豐器左右亦各一人隱隱似侍立狀去豐步武較遠各在石之邊界人多忽而不揖余嘗屬邗上戴君孟生精搨全幅但此二人漫漶已甚存其形似而已孫氏訪碑錄云有江蘇江都其時當未遂歸寶應也道光冬庚子吾鄉同人有重修縣志之舉屬余考訂金石者復加詳審附於諸家之後以質當世之謂求金石者今歲仲春上元張容圃徵君轉徙寓敝邑夏四月過訪訂交見余拙著攈文校訂本考證金石記等書勸付梓人顧稿本繁多鏤板無力先就鑑識編選數事爲余校刊又懇諶許此考豐侯器形足補諸家所未備檢入是編余因系之以圖俾考古者便于對勘焉徵君甫到斯地即訪畫象戚賦詩一章持以示余遂附刻于拙跋後以志其嗜古之勤徵君又搜輯諸君考釋彙爲一帙將另鐫單行本傳之同好爰綴述之于此余老矣猶得同志友相與切磋抑何其幸耶歲在辛酉秋九月既望朱士端銓甫識于吉金樂石山房時年七十有六

觀漢射陽石門畫象歌并序

張寶德

此石自汪容甫先生訪得後，金石家各有考證，茲不贅述。余舊藏拓本，係儀徵吳君讓之所贈，其爲初出土之物，兩面完好，字畫分明，拓手亦精，較近時石之磨滅者，迥不相同。癸丑，吾鄉遭粵匪之亂，遊難時，未暇攜出，因念江南所存漢石，僅校官碑在溧水縣學宮，屢經兵燹，想當殘去，惟此畫象，歸然獨存，甚可寶貴。丙辰之秋，余避地至淮安，道出寶應，下舟訪之，而未見，常以爲憾。今乘輕徒斯邑，幸獲覩之，感而作歌，以紀其事。時辛酉二月三日。

江左貞珉，漢代遺，僅有溧水校官碑，昨遭兵燹再三次，未識存亡，遠系思。厥後金陵天璽碣，三段復爲，覩融滅，打本莽蒼世所稀。我乃鉤鑿板又沒，但茲畫象有全完，近出射陽之湖灘，諺傳墳有楚王墓，石門倒臥枕波瀾。一石起，長擁虛，侧尺倍，從上繪宜聖，向老聃，並肩主賓相見禮，分書三列各題名。後執帛以弟子稱，峨冠山立衣楚楚，當之巍然破心生，中央筍虡形陸離，下卽魚羹烹鼎鑊，其陰飛鳥銜環，一人舞眉勢磅礴，四稽漢畫始武梁，濟甯石室開祠堂，當年聖賢古事蹟，刻畫書誡榜分行，鄱陽洪氏著錄綜，縮付梓入數十幅，泰室石闕孝堂由，餘多闕譜不勝錄，後獲此石兩面鐫，當補闕，趙所未編，惜無年月何從考，疑與五鳳相後先，逸學先生眞嗜古，舁至江都快先睹，後來移置安宜城，御似去珠還合浦，同觀旁刻姓名標，誰其書者安昊包，慟哉多歸道山路，皆余昔年文字交，諸子尚存延陵客，鑿豪手贈拓以墨，別久何時聯古愫，重論吉金與樂石，我今避地居是邦，貧廬言尋泉伯通，訪求片石可與語，聊且慰我窮途窮。

右詩既成，就正于朱鈐前丈，遂訂金石交。因示余以畫象考，其于筍虡後，審爲豐侯器形，足補諸家所未備，是其平日熟習緯經，尤于漢學實事，必求其是，故識見卓爾不羣，至考訂古金石，餘其餘事耳。今夏屬余校訂其所著強識編，付劉燕氏，因將此跋選入編中，欲待同志者先睹爲快也。隨綴數語，以誌欽佩云。是歲秋七月二十又四日，寶德并識。

又案：諸家所識畫象，語各不同，寶應劉楚楨先生，于眾說所漏者補之，其未確者，復糾正之，考據最爲詳博，可謂集大成矣。以無金石管錄專書，編入其所撰寶應圖經，稿本甫成，而先生卽下世，甚遺憾焉。今嗣叔俛文學恭冕謹藏待梓，蓋不示人，今夏余過訪，諸親是書，遂舉以示余，因就抄此跋，合各家及朱丈所考者，附以描作，彙爲一卷，擬刻而傳之，同好焉。八月朔日，寶德又識。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舉世相傳爲瑞事也。爰喜而隨筆于此。

淳化閣帖釋文

撰人不詳

御製淳化軒記

游藝圖六

淳化軒何爲而作也。以藏重刻淳化閣帖石而作也。蓋自伏滔之銘。石虹堯碑之文。歷代相傳。有刻尚焉。然物有其成。必有其壞。世遠年湮。眞僞莫辨。則漢唐且難得其全者。無論周秦以上矣。故言帖必以趙宋爲猶近。而宋帖必以淳化爲最美。重刻之由。考稽之故。已見於帖前之旨。册後之跋。茲不複記。記所以藏石作軒之故云。石刻既成。凡若干頁。使散置之。慮其有失也。迴廊。每廊砌石若干面。恰得若干廊。而帖石畢砌焉。廊之中原有爰於長春園中。含經堂之後。就舊有之蘊眞齋。因稍移齋於其北。即舊基而拓爲軒。事起藏帖。則以帖名名之。夫淳化。宋太宗之紀年也。爲人君者。即不能以唐堯虞舜爲師。亦當以夏甲周成爲軌。所謂取法乎上。僅能得中耳。若宋太宗。始終家國之間。類穆多矣。吾所不取。而又有何藝於淳化。而以之名軒爲哉。

壬辰清和御筆。

〔鑑古〕

圭璋文府

落雲煙紙

淳化閣珍祕寶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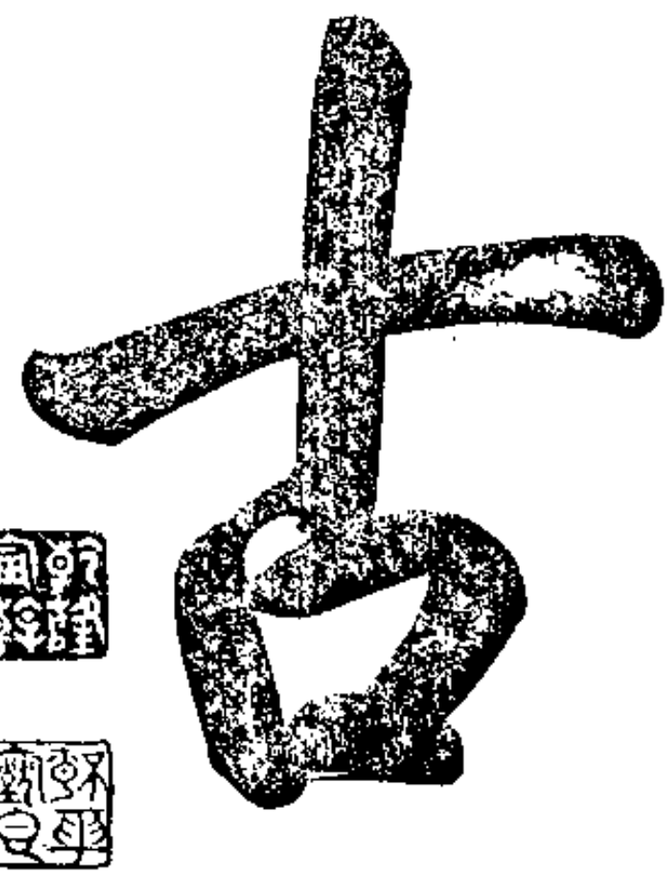
校正淳化閣帖釋文十卷

乾隆三十四年詔。以內府所藏宋拓士安家淳化閣帖賜本。詳加釐正。重勒貞珉。首冠以御題寓名蘊古四字。及御製淳化軒記。命諸臣校正摹勒。諭旨未載原帖舊跋。及諸臣書後。其中古帖次第。一從舊刻。而於朝代之先後。名字之標題。皆援證史文。裁以書法。俾不乖於春秋之義。每卷皆恭摹御筆論斷。昭示權衡。又參取劉次莊黃伯思姜夔施宿顧從義王澍諸說。而以大觀太清樓諸帖。互相考校。凡篆籀行草。皆注釋文於字旁。復各作訂異。以辨正是非。別白疑似。誠爲墨林之極軌。書苑之大觀。乾隆四十三年侍郎金簡。以石刻貯在禁庭。自宜賜以外。罕得仰瞻。乃恭錄釋文。請以聚珍板摹印。俾共窺八法之精微。由是流布人間。遂衣被於海內。考張彥遠法書要錄。未有右軍書記一卷所載。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獻之帖十七。並一一爲之釋文。劉次莊之釋閣帖。蓋即以是爲藍本。然彥遠書傳寫多訛。次莊書至南北宋間。陳與義已奉勅作法帖釋文刊誤一卷。今附刻章續墨藪之末。則次莊所釋。不盡足據可知。第諸家雖知其有訛。而辨訂未能悉當。遞相駁詰。轉益多歧。恭逢我皇上天縱聰明。游心翰墨。裁成韻籀。陶鑄鍾王。凡示儒臣。詳爲釐定。書家乃得所指南。是不惟臨池者之幸。抑亦漢晉以來。能書者之至幸矣。

朕幾餘不自暇逸，典學之優，時及臨池，嘗輯內府所藏前人墨蹟，刻爲三希堂墨妙軒二帖，廣示藝林，復念古帖流傳，可補墨跡所未備者，惟宋淳化閣帖，鑑集尤爲美富，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但惜初搨與賜者絕尠，或云版存殘損，當時已爲難得，後來翻刻愈繁，真意寖失，有志追摹者，未由津逮，內府舊藏淳化閣帖極多，而此華士安所得賜本，搨最精好，爰特勅選工，鉤摹上石，驟復舊觀，第王著昧於辨別，其所排類標題，舛駁滋甚，不當遽其沿譌以誤後學，因命于敏中等，詳加考正，以次呈覽，候朕參定，分識各卷，並命董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其互異者，折衷附記於後，以資省覽，是於考文稽古之中，兼寓垂鑒訂譌之益，用嘉惠海內操觚之士焉，特諭，

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六日御筆，

乾　隆　在用筆心



乾隆宸賞
淳化閣珍秘寶書軒

淳化閣帖第一

歷代帝王法帖

夏后氏大禹書（舊標夏禹列卷五今從史例改題並移此）

出令嗣子，星紀齊年，其尚節化。

謹案右一帖，篆書二行，十二字。

後漢章帝書（舊止標漢今從史例增後字）

辰宿列張，盈於海鹹，河淡鱗羽翔，雚師火帝，鳥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遐邇宣體，內談彼短，無恃己長，尺璧非寶，寸陰是競，孝當竭力，忠與盡忠，若思慎終宜令，學優登仕，攝職從政，都邑二京，背芒面洛，字消，既集墳典，亦

謹案右一帖，章草九行，八十四字。

晉武帝書

省啓，知既下，須防具具，揚州賀欲可可者，比尚擬之，動靜更啓也，數遣信還。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九字。

晉元帝書（以下舊標東晉今從史例刪東字）

安軍來報平和之如何，深可爲事也。

謹案右帖，草書三行，十四字。

八月九日，睿頓首，忽中秋，但有遠懷，便微冷，恆何如，比殊不能佳，惟勿得慰抱，念及不多，司馬睿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九字。

晉明帝書

伏想臺次安隱，守視文武平安。

謹案右一帖，行楷二行，十二字，石本不釋，今附錄，餘仿此。

晉康帝書

陸女郎問訊如此，可審量之。

謹案右一帖，行楷二行，十一字，今附錄。

晉哀帝書

丞死罪死罪，承中書郎君疾患，比委擦情以均但，伏念垂心憂勞，想得治力漸佳，不死罪死罪。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三十六字，今附錄。

晉簡文帝書

是白，所示慶賜事具，此莫大之禮，天下大慶，得率由舊章，恩答民望，居爲虛言，但奢則不適於時，儉則陋而不典，正當斟酌其宜，令得齊中耳。

謹案右一帖，行楷六行，五十五字，今附錄。

晉孝武帝書（舊讀標東晉今考正）

北得蕭王書，有欲伯語，吾答之如別，卿面云宜卿謙王，參之於衆，云公書卿，私書君，輒從衆，以吾觀之，寧當許也，想所謂爾。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四十七字。

宋明帝書

鄭脩容有兄喪，今成服，汝可令汝內人知之，再報休結休絕二家內人知也，戎報。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一字。

齊高帝書

吾今至破埭，在路粗可，尋還迎，見卿不遠，顯信知卿深意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三字。

梁武帝書（舊奚分武帝為二今併為一）

數仲脚氣，轉動不得，多有憂懸情也，二謝處委曲，復當有情，故書數行書問，不可復有興也，知何時再言語，報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三字。

兼軍行人最，今封如別。曹郢州近遣樊士真領三百人，猶在漁湖，其應用行，合應有四千人，故指白商衍疏。

謹案右一帖，卽舊列爲梁高帝書者也，楷書五行，四十一字，今附錄。

梁簡文帝書

知康司馬卓，以水淺未時發，漢源多洞，理當有，訪還舟有及其意，綱答。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二十七字，今附錄。

隋文帝書（舊列卷五第十，據隋朝法帖，今移改。）

皇帝敬問婺州雙林寺慧則法師，朕尊崇聖教，重興三寶，欲使一切生靈，咸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志法門，專心講誦，宣揚妙典，精誠如此，深副朕懷，既利益群生，當不辭勞也，猶塞道體如宜，今遣使人指宣往意。

謹案右一帖，行楷八行，八十二字，今附錄。

唐太宗書（舊二十三帖，今併一帖，移四帖入高宗書。）

兩度得大內書，不見奴表，耶耶，忌欲恆死，少時間忽得奴手書，報娘子患，憂惶一時頓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後，但頭風發，信便卽報耶耶，若少有疾患，卽一一具報，今得遼東消息，錄狀送信奴，欲死不知何計，使遣具耶耶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行，八十七字。

懷讓患水邊身腫復利，形勢極惡，耶耶意多恐不濟，遼愛勞發大重，氣候似少可，於豆盧亦似難差，傷念不可言，奴報其婦知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四十九字。

使至辱書，知公所苦少可，慰意何言，不知信復，更復何似，時氣漸冷，善將息也，所請款賞公，卽宜留聽，遣然後遣，若無好藥，更遣揀擇，今爲北邊動靜，拳勅卽行，相去大近，信使非遙，實情欣惋耳，遣無具，李世民呈。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八十一字。

比者久嬰沈疾，虛弊何言，昨且臨朝，略無勞惙，看此稍望平復，未知於後何如，且用慰心，自怡而已，昨夜痛發，少愜勞弊，所以不能相見，若有事進，勅十一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行，六十字。

昨日來憶，頗似漸可，始聞卿不佳，且來何似，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十八字。

三五日來，漸望平復，所以不能相見，恐更勞發，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十九字。

雅州只爲造船急，所以如此，早與書莫遲急，賊已至，万發兵恐少，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二十六字。

卿與道宗，謹已得多馬，明當至，故遣問，卽報，勅十四日。

謹案右一帖，行楷二行，二十一字，今附錄。

所疾者，漸可，不至憂耳。

謹案右一帖，行楷一行，九字，今附錄。

北邊始有表至，甚無事，故書相報，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二行，十四字。

八柱承天，乾道由其廣運，四維紀地，坤元所以載安，是知緝構經綸，必仗風雲之佐，雙諸樞宇，咸資川嶽之靈，故軒丘御辰，六相宣其景化，媯水乘時，五臣濟其鴻業。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六十三字。

數日來氣發，今旦服一飲，子不得相見，有事進狀，勅中書門下三品，廿七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二十九字。

門下中書省及侍郎給事中，舍人員外郎，鎧曹，參軍，左右庶子，明日移營向五橋南一二里著，勅三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九字。

數日來患痢，今雖稍可，猶自虛憊，欲三五日將息，諸司有事進狀，勅十一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二十九字。

昨令今旦引高麗使人，辭明日將來，勅二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十七字。

卿昨日道服蜀葵，可錄方將來，勅廿三日。

謹案右一帖，行書二行，十六字，今附錄。

唱篇處，只道官號及姓，不唱名，不知是何人，想且應合唱名，勅三日。

謹案右一帖，楷書三行，二十六字，今附錄。

五言秋日翫庾信體

嶺衙寄月桂，珠穿曉露蓮，螿啼覺樹冷，螢火不溫風，花生圓菊蕊，荷盡戲魚通，晨浦鳴飛鴈，夕渚集栖鴻，颯颯高天吹，氣澄下城空。

謹案右一帖，楷書六行，五十八字，今附錄。

數年來每有征勳，雖復事非爲己，猶恐下有怨咨，所以廢十泉之遊，履燋金之弊，寧可違涼忍暑，不能適己勞民，想汝誠心，推吾是念，自非孝情深結，孰能以此爲懷，省書潸然，益增感念，善自將愛，遣此不多，哥

哥勅。

謹案右一帖。行草九行。八十二字。

唐高宗書（第八帖今闕入太宗四帖）

不審夜來胸氣何似。想當漸散。弼復斷未。江叔所患。遂不痊除。奄然逝。聞問悲痛。嗟咽何言。想叔詞氣之傷。故當難處。今故遣使往。參具無委。諮。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五十五字。

叔藝韻多材。慈深善誨。蕭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聞其比來復愛飛白。昨故數操翰墨。聊以示蕭。慙六文之麗則。異五際之芳詞。忽枉來書。談飾過實。顧惟非迹。非敢當仁。披覽衛環。祇以增愧。故斯裘寵。餘不多云。諮。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八十五字。

便至得所進枇杷子。良深慰悅。嘉果珍味。獨冠時新。但川路既遙。無勞更送。今若梅炎藻夏。麥氣迎秋。香飄蘭坂之風。鏡轉桂巖之月。爲善之暇。想足怡神。延望白雲。戲深離緒。聊疏絲事。此不多申。諮。

謹案右一帖。行草九行。七十六字。

太子無事。欲辭洛城西門仗聽。更不須覆奏。勅廿三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一字。

遇午將審行弘福及倉慢。恨乏絕戶散向衙裏來。勅廿五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三字。

卿及文瑾處俊敬玄午前到九乾門來。勅廿九日。

謹案右一帖。楷書二行。十九字。今附錄。

錢事且嘆宜出。勅。

謹案右一帖。行楷一行七字。今附錄。

六尚書及尚書左右承侍郎。殿中將作少府司農等長官。今日晚間並喚向衙裏來。勅至德二日。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三十七字。今附錄。

昨日令卿等平章事。遣作狀報。何因不進。勅六日。

謹案右一帖。楷書二行。十九字。今附錄。

使至知玄堂已成。既得早了。深以爲慰。不知諸作早晚總得斷手。日月猶賒。必須牢固。數日來極熱。卿等檢校。大腳瘡惱。醫初料高一百一十尺。今聞高一百卅尺。不知此事虛實。今因使還。故遣相問。勅十五日。

謹案右一帖。行楷七行。八十字。今附錄。

東都今年別稅草。今既不去。並停常稅草。彼處應無用處。且宜減納。卿早處分勿遲。勅九日。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三十五字。今附錄。

今遣弘往東都逐生氣。敬玄已下宮臣及隊仗至彼。聽入於文思章海等門。祇承啓事。進食等物。並總其文思門宿衛處。卿等共其相知檢校。勅更不須覆奏。廿六日。

謹案右一帖。行楷六行。六十三字。今附錄。

閣帖第一卷。首列帝王。於義當矣。而禹書十二字。散置卷五。所應裒出。以冠簡端。又隋朝法帖一則。既屬制詞。且考婺州沿革。宜標文帝。移入此卷。至如司馬懿。雖其子孫追尊宜帝。而誼終魏臣。與晉陳三王。並當改就臣列。其餘標題歧舛。悉爲訂正。又唐太宗帖內。多闌入高宗書。如江叔爲太宗弟。元祥蕭爲魯王。鑒變子。乃高宗從弟。枇杷一帖。則蔣王惲鎮蜀時事。東都廢自武德。復於顯慶。終貞觀之世。爲洛陽宮。正史具存。皆可據以移定。或以移營懷讓二帖。亦高宗書。考永徽以後。未親武事。不當有移營之勅。而豆盧懷謹與房遺愛。皆文皇戚親。豈得以開元僧名偶同。妄生疑義。其章草數行。乃梁周興闕千文中語。不應後漢先有此書。或亦如懷仁之集聖教序。但章草著自章和。以爲章帝書。理尚可通。蓋此帖重在摹刻流傳。其書之眞僞。固無庸深論耳。御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謹按自宋陳與義本勘校釋閣帖，劉次莊刻戲魚堂帖，始附釋文，而施宿著大觀帖總釋，姜夔絳帖平，今存六卷，黃庭堅題跋，間亦音注，至明上海顧從義，參訂諸家，撰爲閣帖釋文考異，頗稱完備，內府藏陳繼儒家舊搨本，丹注字右，本朝羅森朱家標，各有刊本，最後王澍纂閣帖考正，凡十卷，於筆法音義，採輯辨證甚詳，今擇諸家所長，就篆草各體，釋注行間，其中或可兩存，或應正其非者，附訂如後。

夏后氏大禹書，節化二字，擇舊闕，今從明李登遮古遺文補釋。

晉武帝省啓帖，既下既字，不合草法，別無可考，姑從顧從義釋，又貝貝從劉次莊釋，施宿作具之，又賈欲可可從王澍釋，劉作塞到有。

晉元帝安軍帖，未報，從顧從義釋，王澍作木息。　中秋帖，頓首下，施宿重頓首二字，又慰抱亦從顧釋，劉次莊作慰愁。

宋明帝鄭脩容帖，彧明帝名，從陳與義釋，顧從義云一作戚，非。

唐太宗兩度帖，欲恆從顧從義釋，施宿作欲怕，非。　懷讓帖氣候，從顧從義釋，劉次莊羅森朱家標俱作氣復，非。　使至帖，不知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不足，又今爲亦從顧釋，劉作令爲，非，又相去顧云一作相知，非，又欣抱亦從顧釋，按抱皆抱懷也，施宿作悅，或作怛，俱非，又無貝皆釋闕，今從陳繼儒釋，顧作無之，作澍作無一一，俱非。　雅州帖，雅州從顧從義釋，按遣船云云，與史事合，劉次莊作雅州，或作雍州，俱非。　又方亦從顧釋，羅森作一力，王澍作方，俱非。　八柱帖，之靈之字缺波，今從大觀帖補，顧從義作下非。　數日帖，三品從劉次莊釋，顧云一作六誤。　移營帖，從大觀合上作一帖，又一二里從顧從義釋，或合作三，非。　數年帖，潛然刻作潛然，王澍云古通用，字書雖無可考，玩文義潛字爲長，潛或筆誤，今訂正之。　唐高宗江叔帖，貝從顧從義釋，施宿作乙乙。　藝體帖，戲操從顧從義釋，施宿作邊操，非。　枇杷帖，撼悅從顧從義釋，一作至，非，又綠字亦從顧釋，劉次莊作緣，非。

臣伏見我皇上幾餘鑒古，重訂淳化閣帖，詳加考釋，正其謬誤，於標名排類，則見義例之正，於去取釋注，則見折中之審，允宜勒爲成書，登之四庫，且俾承學之士，未能仰窺搨本者，亦得粗悉崖略，臣因按次恭錄，仍爲十卷，每帖各識某體幾行若干字一條，以補向來釋帖家所未備，其有本末大字，仍冠簡端，而於御筆諭旨記跋等篇，並用聚珍版排印，從諸書御筆例也，以爲藝林之助，並恭摹宸翰四

乾隆鑑賞
宣和圖書
乾隆御覽之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一卷共四十七帖，二百二十九行，一千八百四十九字。

淳化閣帖第二

上古至晉人法帖

軒轅氏史籀頌書（舊列卷五首，但標名，今移，並從通鑑改頌。）

戊己甲乙居首共友所止列世式氣光名左互父家受赤水尊戈矛斧芾。

謹案右一帖，篆書四行，二十八字。

孔子書（舊列卷五第三，標作周寇，今移，並特書裝裱。）

烏延陵封邑有吳君子之墓呼。

謹案右一帖，篆書二行，十二字。

秦御史下邽程邈書（舊列卷五第六，但標名，今移改，以下皆增系籍里。）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為天下正其致之。

天无以清將恐歇。

謹案右一帖，楷書五行，四十六字，今附錄。

後漢濟北相涿郡崔瑗書（舊列卷二第二，標瑗字，今移改。）

賈女委頓積日，治此為變，懸懸心，今已極佳，足下勿復憂念，有信來，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

乾隆鑑賞

淳化軒書畫珍秘寶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五字。

後漢徵士弘農張芝書（舊列卷二首，但標名，今移改，四帖入張旭書。）

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為秋涼平，廣閑彌邁，想思無逆。

乘漂沒，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喪到美陽，須待伴，比故遂簡絕有緣，復相聞，飲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謹案右一帖，章草六行，八十字。

後漢屯田都尉敦煌張留蔡茂書（舊列卷五第十三，但標名，今移改。）

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祚衰。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魏太傅潁川鍾繇書（舊列卷二第三，但標名，今移改，舊六帖，今移一帖入王羲之書。）

尚書宜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逮于卿佐，必蒙良方。出於阿是，藥毒之言，可擇郎廟，況繇始以疏賤，得錢前恩，積所新貶，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以至今日，再世策名，同國休歷，敢不自量，竊致愚盡，仍日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割情，外震神武，度其拳拳，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欲減，欲求見信，實恨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證其未自信也，其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必自絕，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曰，何以罰，與以奪，何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神聖之慮，非今臣下所能有增益，昔與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似於此，粗表二事，以為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遠，願君思省，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兒，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不自拜表。

謹案右一帖，楷書十八行，二百九十八字，今附錄。

繇白，昨疏還，示知憂虞復深，遂積疾苦，何迺爾耶，蓋張樂於洞庭之野，鳥仙而高翔，魚聞而深潛，豈絲磬之響，雲英之奏非耶，此所愛有殊，所樂迺異，君能審己而忽物，則常無所結滯矣，鍾繇白。

謹案右一帖，楷書六行，七十四字，今附錄。

白，騎遂內省，不後車駕，計吳人權道，情懷急切，當以時月待取，伏罪之言，蓋不以疑相府小緣，心存若八九。

謹案右一帖，楷書四行，四十一字，今附錄。

弟常患常贏頓，遇塞進口物多少，新婦動止仰人。

謹案右一帖，行楷二行，十九字，今附錄。

十二日繇白，寄塞想勝常，得張侯書，賢從帷帳之悼甚哀傷，不可言，疾患自宜量力，不復具，繇白。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三十七字，今附錄。

魏太傅河內司馬懿書（舊列卷一第三，標西曾宣帝，今移改。）

白，阿史病轉差，未皆列書，尚書之白書法。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七字。

吳侍中廣陵臯象書（舊列卷二第四標青州刺史，今移改）

文武將隊，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蕩此不庭，古君子卽戎忘身，昭其果毅，尙其桓桓，師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泰一五將三門地。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六字。

臣象言，頓闇容薄，加以年老，凡百乖機，無所中宜，特蒙哀傷殊異之遇，安處騎乘之權，遊息之燕，淳和足使忘軀命，榮觀足以光心胷，延望翹二，念在效報，而蕭走垂須，終何才力，以答新恩，唯尙有借近趨走，文過首貧，尙尋天恩智，方當私成，無往顏愛自彌文，唯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一百字。

晉齊王攸書（舊列卷三第十標侍中司馬攸，今移改）

攸惶恐頓首頓首，望近未得諮承，以爲委積，比已秋風，不審尊體何如，榮行得稟，受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三十五字，今附錄。

晉會稽王道子書（舊列卷九標東海文孝王，今移改）

異者復何如，向見欽云卿小苦瘧，不乃以爲患治之，不遣不悉，司馬道子白。

謹案右一帖，行楷三行，二十九字，今附錄。

晉特進京兆杜預書（舊列卷三第四標侍中，今移改）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知消息申省次，若言面。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八字。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白具云也，祖父如是下來言，小大云具，孤女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九字。

晉太保河東衛瓘書（舊列卷二第十六標尚書令，今移改）

頓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間音敬，望想懷，在外累年，始獲得還，情甚踴躍，且至卅里上須節度，明日乃入奉說，欣承福祚，自白不具，瓘惶恐死罪。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六字。

晉司空范陽張華書（舊列卷二第九標丞相，今移改）

得書爲慰，僕諸惛疾已甚，蹔西臥，歸還乃悉，比將念，反不具，張華皇。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六字。

晉司徒河內山濤書（舊列卷三第二十五標太守，今移改）

侍中尙書僕射奉車都尉新舍伯，臣濤言，臣近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韶書可爾，此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止少華，可似敦教，雖大化未可倉卒，風尙所勸，爲益者多，臣以爲宜先用諒，諒隨事以

聞。

謹案右一帖，行楷八行，七十九字，今附錄。

晉後將軍燉煌索靖書（舊列卷三第十六標征西司馬，今移改）

載妖孽遏滅，災留莫告，脅鼻陶推士，繩罪報鞫，按城據端，裁割羣獸，羞屈慰邊，逆曲歸想，輟寂鬬爭，念復跳鼓，肆陳愛日，於子翠瑟，以詠歌其命，禽爵翔榮，猷乃起舞，凝翳麗城，越勵飛走，厥土虔農，姬樂掌機。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七十九字。

七月廿六日具書，靖白，雖數相聞，不解勞倦，信至得書，悉知弃云宅，及計來東，言展有期，索靖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七字。

晉中書侍郎吳郡陸雲書（舊列卷三第二十二標名，今移改）

三月十六日雲白，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平安，爲思面，未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鄉旣清遂，可與經高言人欽之，當令征南取之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一字。

晉黃門郎河東衛恆書（舊列卷二第十七，今移）

一日有恨，知問未面爲歎，欲七日云耶，恆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七字。

晉太傅琅琊王導書（舊列卷二第七標丞相，今移改）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守憂勞，觀此事亦不暫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尙在殿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如何，導亦天明往。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四十九字。

導白，改朔情增傷感，濕蒸自何如，頗小覺損，不帖有應不，驟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三字。

晉荊州刺史琅琊王廙書（舊列卷二第十二標侍中，今移改）

廿四日廙白，唯久白想適妙，來行未面，迎想得示，知同云，榮何生相見，近及不多，王廙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四字。

臣廙言，臣祥除以復五日，窮思永遠，肝心寸截，廿雪應時，嚴寒奉被手詔，伏承聖體，御膳勝常，以慰下情，臣故患甸滿，氣上頓乏，勿勿，慈恩垂愍，每見慰問，感藏屏營，不勝銜遇，謹表陳聞，臣廙誠惶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謹案右一帖，行楷六行，八十三字，今附錄。

臣廙言，昨表不宜，奉賜手詔，伏承聖體勝常，以慰下情，不審宿昔復何如，承鄭夫人乃爾委頓，今復增損，伏惟哀亡愍存，益勞聖心，謹附承動靜，臣廙言。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五十八字，今附錄。

七月十三日，告辭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具，月行復半，念汝猶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審，煩何如，汝所患遂差未，懸心不可言，阿母蒙恩，上下悉佳，宜可行瀉，瘡如復斷，要取未斷，愁人宜復具日發，與別惘惘，不可言，今遣使未北反，書不具，白謹，會日消息，冀疏。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六十五字。

晉尚書左僕射琅琊王邃書（舊列卷二第二十三，標海陵恭侯，今移改。）

寒佳不，張丞婚事云何，是良對，足下可時令知女決也，王邃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晉驃騎將軍丹陽紀瞻書（舊列卷三第十九，標車騎將軍，將蔡瞻，今移改。）

瞻白，昨信來永嗣，今還又貧家，無以將意，今粉二斗少香，所謂物微意全者也，力書不多，紀瞻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八字。

晉太尉高平郗鑒書（舊列卷二第十三，標太宰，今移改。）

鑒頓首頓首，災禍無常，竟承遭難，念孝性攀慕，毀瘠不可堪勝，奈何奈何，望遠未線敍苦，以增酸楚，鑒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楷三行，二十二字，今附錄。

晉尚書令濟陰卞壼書（舊列卷三第二十六，標侍中，壼謚肅，今移改。）

足下佳不，朝將中郎上獲諸誠文，墨至便在舍事，許改愛子柢下物，知此草勿令一人見也，吾今勅書事令不發，亟付卿發，發便密，令人防之，壼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六字。

晉司徒潁川庾亮書（舊列卷三，首標太尉，授亮字元規，舊誤作庾元亮，今移改。）

亮白，奉告書箱，先爲媞子作，輒先以本之，研今作之，支髮枕今作無作模，若有可權付之，亮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七字。

晉征西將軍潁川庾翼書（舊列卷三第二，標車騎將軍，今移改。）

故使從事中郎庾翼，參軍事劉遐，死罪白，昨所啓廬遺孟昶所請求，逃上事，事須檢校諮論，光祿當出，請不從詣錄事中郎共詳處別白，謹啓，翼遐死罪死罪。

謹案右一帖，行楷七行，六十字，今附錄。

已向季春，盛暑兼傷，情不自任，奈何奈何，溫和，足下何如，吾衰勞何相，愛護時不，足下頃氣力熟若別時，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四十字。

晉太傅陳郡謝安書（舊列卷二第十八，今移。）

安頓首頓首，每念君，一旦知窮煩冤號慕，觸事崩踊，尋釋荼毒，豈可爲心，奈何奈何，臨書悽悶，安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四十一字。

六月廿日具記，道民安惶恐言，此月向終，惟祥變在近，號慕崩慟，煩冤深酷，不可居處，比奉十七十八日二告，承故不和，甚驚灼，大熱，尊體復何如，謹白，記不具，謝安惶恐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六十七字。

晉散騎常侍陳郡謝萬書（舊列卷二第十九，今移。）

七月十日，万告朗等，便流火，盛傷兼切，不自勝，奈何奈何，轉涼，汝等各可可，知近閭邑邑，吾涉道動下疹，乏，劣力及不具告，父疏。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四十九字。

王著編次，自二卷以下，以名臣古帖分類，比附既不倫，且昧於論世知人，前後率多踏誤，如張芝崔瑗，開帙便已倒置，蔡琰同是後漢，而獨檢古帖，晉氏二王，道子則上躋諸帝，桃符則下雜羣僚，衛瓘杜預，爲秦始佐命，張華索靖陸雲，皆渡江前人，而編廁晉中，棄諸家，至庾亮紀瞻卞壼，名字並舛，且或僅標名，或兼稱地，亦無一定體例，大觀雖加更正，仍有未盡，今悉按時世移定，於卷前總標某朝至某朝人帖，並於諸人詳系爵里，附注考訂，首列蒼頡，用志六法權輿，餘司馬懿於鍾繇，以嚴臣分，先諸王而殿列女，則從史例焉，至各帖中傳倣傳會，固所不免，而米芾黃伯思指爲僞帖者，亦過事吹求，茲就確有可據者，悉爲移改，餘概仍厥舊，蓋古手鉤摹，下眞跡一等，亦足裨益臨池，無事斷斷聚訟耳，又別本鍾繇書內，有戎路表一帖，筆意頓鈍，與蔡其昌所稱唐搨單行者殊不類，其爲僞託無疑，且詞義亦不足取，更何必因李日華之言，從而附益之耶，御識。

乾隆

釋文訂異

若顏書。釋衍闕。今從宋楊信文鍾鼎篆韻補釋。

孔子書。陵封邑三字釋衍闕。今從撫古遺文補釋。此帖疑有錯簡。

張芝書。不爲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所爲。陳與義作不日。又捐棄亦從顧釋。黃庭堅指作指。劉棄作業。俱非。

蔡琰書。漢祚從姜夔釋。劉次莊作祀非。

司馬懿書。列曹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外曹非。又之白亦從澍。顧作云得。劉次莊作之得。俱非。

皇象文武帖。忘身。從後漢書高彪傳釋。忘顧從義作是。劉次莊施宿作從。俱非。騎乘帖。並從顧從義釋。容薄黃庭堅作容薄。中宣黃作閑宣。驅黃作儉。榮黃作裏。過首施宿作過省。俱非。

杜預道遠帖。來況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來說。移鞠帖。孤女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絕汝。非。

衛瓘書。頓下顧從義丟當有竹字。存考。又想懷從顧釋。劉次莊作夜懷。一作報懷。俱非。又且至亦從顧釋。一作且望。非。又須亦從顧釋。一作須。非。又自白從王澍釋。顧云當作得。非。按帖內躍字。疑有闕損。張華書。已甚已字不合草法。疑有闕損。施宿併二字作欲。亦未確。姑從顧從義釋。又反從顧釋。施作及。非。又是從施釋。顧云一作頓首。

索靖皇陽帖。遏從王澍釋。顧從義作過。非。又端諸家釋作魏。按草法與智永千文端字同。因改。又於寧從顧釋。一作爭。非。又翔榮亦從顧釋。或作集作巢。俱非。又起舞從劉次莊釋。施宿作歌。顧作鼓。俱非。又虔從澍釋。顧作處。非。又棄從顧釋。或作業。非。　廿六日帖。信至從姜夔釋。施宿作信具。非。

陸雲書。春節從姜夔釋。或作喪。非。又及鄉可與欽之並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及卿。作可之。作歎之。俱非。

王導省示帖。示從顧從義釋。一作不。非。又至亦從顧釋。黃庭堅作言。一作意。俱非。又吾守劉次莊施宿作甚。與草法不合。姑從王澍釋。顧作盡。非。又忘從顧釋。黃作忌。非。又殿中從黃釋。劉作殿。大觀摹作寇。俱非。導白帖。烝從姜夔釋。顧從義云一作蒸。非。又自從顧釋。一作日。非。又不懸不字。與草法亦不甚合。諸家釋並同。姑從之。

王廙廿四日帖。同云從施宿釋。顧從義作因云。非。　七月帖。等從姜夔釋。王澍作寺。草法雖合。義並通。又不具從顧從義釋。姜作言。一作乙乙。俱非。又月行從劉次莊釋。顧作側。一作何。俱非。又獨思從姜釋。顧云一作緬。非。又寄從施宿釋。姜作差。顧作佳。俱非。大觀合下嫂何如作一帖。劉姜分瘧如復斷別作一帖。大觀爲優。今分行仍從舊。　嫂何如帖。宜從姜夔釋。一作聞。一作宣。俱非。又諸諸家釋並闕。顧從義云疑作瀉。與草法不甚合。然無可考。姑從之。又瘧從姜釋。顧作疾。又北反。何焯合二字作發。與他發字不類。今從姜釋。大觀摹作北及。非。又不具自護從王澍釋。顧作不足白復。非。又會從顧釋。一作言。非。按帖內消字有闕損。

紀瞻書。永攜諸家釋並闕。顧從義云。疑作永攜。與草法不甚合。義亦難解。姑從之。存以俟考。又今遣從

顧釋。姜夔作今蓋。一作送。並存參。又所謂亦從顧釋。陳與義作須。非。

卞壼書。將中從王澍釋。姜夔作北中。顧從義作比中。又不發從姜釋。顧云案筆法作友。非。又房姜作防。云房防古通用。從之。劉次莊作傳。非。

庾亮書。四作字俱從姜夔釋。施宿以第三爲注。第四爲治。俱非。

庾翼書。頃從姜夔釋。顧從義作須。非。

謝安每念帖。知窮從姜夔釋。王澍云當作哀窮。

謝萬書可可。從顧從義釋。大觀摹作可之。非。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勅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二卷共四十三帖。一百十八行。二千一百七十九字。

乾隆鑑賞
淳化閣珍秘寶

淳化閣帖第三

晉人法帖

晉右軍將軍琅琊王羲之書（列卷六。但標名。今移故。爲五十九帖。今移一帖入卷五。）

適得書。知足下閒吾欲中治。甚憒憒。向宅上靜佳眠。都不知足下來門。甚無意。恨不盡面。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七字。

知欲東。先期共至謝奕處。云何欲行。想忘耳。過此如命。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三十一字。

差涼。君可不。今月質顧不遲。面力知問。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八字。

比奉對。對兄以釋豈一。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九字。

汝不可言。未知集聚日。但有慨歎。各慎護。崩與嫂試求屏風。遂不得茲爲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二十九字。

奄至此禍。情頓不遂。緬然永絕。痛之深至。情不能已。況汝豈可勝任。奈何奈何。撫由敍哀悲酸。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六字。

日月如馳、哽棄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五字。

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貫心膂、痛當奈何計、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八字。

慈顏幽翳垂卅年、而吾勿勿不知堪臨始終不、發言哽絕、當復奈何、吾頃至勿勿、比加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四字。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强、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恆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三字。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撫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一字。

伏想姨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復得一集、且悲且慰、何物喻、姨疾至篤、憂懷甚深、穆松難爲情地、自至猶小差、然故勿勿、冀得涼漸利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五十八字。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脩戒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四字。

此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爲簡闊、遠頃異多小患、而吾疾篤、不得數爲歎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八字。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時面兄、當宜兄懷、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五字。

噉豆、鼠傷如佳、今送、能噉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一字。

得足下所顯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戒鹽乃嬰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六字。

秋中感懷異雨、命足下各可可、耳聊風遂欲成患、甚憂之、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三十字。

又不能不痛、照存亡、政爾復何於求之、度政當求之、內事、餘理不絕、求之一條、當有裏不、信悶然前途、頗具論之、以悟其心、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七字。

疾不退、潛損亦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疑、不審食復何如、云肌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棟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二字。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具示、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字。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爲不備悉、得果當告鄉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遇此期眞以日爲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鄉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一行、一百二字。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蹤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三字。

夫人遂善平康也、足下各可不、冀行復面、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一字。

想小大悉佳、蔡家貧至、君情感益深、唯當撥遣之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二十字。

知足下散勢小差、此慰無以爲喻、云氣力故爾、復以悒、恆想散患得差、餘當以漸消息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四字。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有勞務、甚劣劣、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六字。

昨得照廿六日書、云患氣懸情、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二字。

知足下迎不快、何爾耿耿、善將適、吾積羸困、而下積日不斷、情慮尚深、殊乏自力、不能悉、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四字。

小佳、更致問一一、適脩戒書平安、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三字。

羲之白。本告慰反側。伏想比安和。伯熊過見之悲酸。大都可耳。惟垂心。羲之平平。一日白以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六字。

羲之白。送此鯉魚。征輿敬耶不在。不乃邑邑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八字。

月半哀悼兼至。奈何奈何。得告承復下懸耿。至勿勿。顧不具。王羲之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八字。

今遣鄉里人往口具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一行。九字。

廿二日羲之報。近得書。即日又得永興書。甚慰。想在道可耳。吾疾故爾沈滯。昼怪。解日面近不具。羲之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字。

四月廿三日。羲之頓首。昨書不悉。若可不腫劇。憂之。力遣不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羲之頓首。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寒盛。足下何如。想清豫耳。披懷之暇。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疎。吾之朽疾。日就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耳。深敬宜音問在數。遇信忽遽。萬不一陳。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八十八字。

旦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欬不。善得眠助。反側想小爾。復進何藥。念足下猶悚息。卿可不。吾昨暮復大吐。小嗽物便爾。旦來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書六行。五十八字。

卿與虞休意書。有所問。足下旨。爲致誠。答令旨意。致來勿忘。此意自決。今以資慰知小大疾患。念勞心。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九字。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蔭幽絕垂卅年。永惟慕痛。五內永酷。奈何。無由言苦。臨紙摧哽。羲之報。

謹案右一帖。行書四行。四十一字。

吾昨得一日一起。腹中極調適。無所爲發。但顧情不可言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三字。

侍中書。書徐侯遂危篤。恐無復蘇。深令人反側。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八字。

敬豫乃成。委頓。令人深疑。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字。

適知十五日問。清和爲慰。復得南後問。不想二痕。速王之姑與奴長就。令人邑邑。想無所至耳。還具示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字。

追痛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昨頻衰感。便欲不自勝。舉且復服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唯在子翠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將無耳。省卿書。但有酸塞。足下念顧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復理。此當何益。熏小卻。漸消散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一百三字。

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當之子來數。有便。裏因得問示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得袁二謝書。具爲慰。袁生數至都。已還未。此生至到之懷。吾所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五字。

想小大皆佳。知賓猶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賢姊。大都轉差。然故有時嚥食不已。至足言年衰疾久。亦非可倉卒。大都轉差爲慰。以大近不復服散。常將陟厘也。此藥爲如君告。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七十二字。

適太當司州領軍諸人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爲平復。此慶慶可言。餘親皆佳。大奴以還吳也。數或見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一字。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是福。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野歎書。疏平安定太宰中郎。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四字。

近因得里人書。想至知故。而腫耿耿。今差不。吾比日食意如差。而脾中故不差。以此爲至患。至不可勞。力數字。令弟知問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七字。

疾患差也。念憂勞。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二字。

想弟必有過理。得數寫懷。若此不果。復斯欲難。臨書多歎。吾不復城事。比成此書。便大頓。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五字。

廿日羲之頓首。節日感歎。深念君坏傷。冀雨君可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僕可耳。力數字。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一字。

定聽他母子哀。此遂不還。可令未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邁直熙書如此。果爾乃甚可憂。張平不立勢向河南者。不知諸侯何以營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荀侯疾思。想當轉佳耳。若熙得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仔可處理。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六十八字。

二謝在此。近終日不同。同此歎恨不得。方回知爽後問。令人怛怛。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五字。

逸少書爲古今之冠。子敬紹美家聲。閣帖別次二王。義亦有取。然琅琊王氏人帖者十六人。考其譜系。遞敎廣爲一行。羲之洽勖恬爲一行。凝之徽之操之渙之獻之珣珉獻爲一行。衛則羣從別出者也。舊所編次。不依行輩。於理未協。今悉按其世次排類。使之倫敍秩然。至卷中蘸周帖。校大觀及十七帖六十帖諸本。缺爲所在。以下十字。今依大觀摹補。又帖內有上下筆勢連屬。原刻分行隔斷者。亦爲移置。期不失臨池本意。其行成一帖。乃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見於唐文粹。蓋輯有軍字成文者。因改編第五卷末。俾與蹟集書。不相淆混。若臨川帖中子嵩。黃伯思謂是庾敳字。敳與有軍不同時。姜夔謂此言其子。意似以爲無礙。但右軍既不識子嵩。何不直言其子名。而上溯其父字。且引有軍管爲臨川作據。理亦未安。無怪啓人疑議。然王帖中米芾所指爲僞托者頗多。而又不能明斥爲出自何人之手。則亦存而弗論可耳。御識。

乾隆

釋文訂異

王羲之適得帖。中洽從顯從義釋。王澍云當是中洽。非。又憒憒亦從顯釋。劉次莊作快快。又來門從王澍釋。顯作來一。非。　欲東帖。奚字諸家釋作欲。玩草法文義俱不合。按謝奕爲安西司馬。羲之旦夕帖亦及之。帖蓋指其人。因改。又云何從顯從義釋。一作之何。非。　奉對帖。對對從顯從義釋。又兄以黃庭堅釋作兄。比按比帖疑有脫誤。　汝不帖。前與從顯從義釋。王澍云當作前云。非。　日月帖。疏字諸家釋並同。文義則安。而草法不合。或是疾書筆誤。　伏想帖。何物從陳與義釋。劉次莊作指。非。又漸利從顯從義釋。施宿作和。　諸從帖。一一從唐張彥遠釋。彥遠集羲獻帖語爲二王書錄。在諸家音釋之前。顯爲可據。因酌從之。　諸賢帖。閣從顯從義釋。一作理。非。又遠頃從王澍釋。顯作須。非。　旃蠶帖。語須從張彥遠釋。謂顯從義作得。須。施宿作頃。俱非。　秋中帖。脾從陳與義釋。劉次莊作脾。非。　前塗帖。存從施宿釋。姜夔作塗。義尙可通。劉次莊作孝。非。又二政字。顯從義云。俱當作正。逸少祖名正。故以政代之也。　馳棘帖。肌從王澍釋。顯從義作飢。非。又棘從施宿釋。劉次莊作疏。非。　七兒帖。以畢從陳與義釋。按以與已通。凡當作已者俱倣此。　彼士帖。求迎從張彥遠釋。顯從義作進。非。又以日諸家釋並同。玩筆法似是比字。存考。　散勢帖。恺從顯從義釋。或作胡。非。王澍疑是灼。尙可通。　昨得帖。懸情諸家釋並同。按懸字與草法不合。然別無可考。姑仍之。　奉告帖。以具從施宿釋。顯從義作北具。　鯉魚帖。征借作証。用與鯖同。　月半帖。悼諸家釋並同。王澍云當作作非。　鄉里帖。門具從顯從義釋。王澍云當作一一。非。　虞休帖。思從顯從義釋。玩草法殊不類。王澍云當作連。亦未確。　建安帖。苦從顯從義釋。張彥遠作告。劉次莊作昔。一作發。並非。　一起帖。昨從顯從義釋。朱家楼作閒。非。又顯情亦從顯釋。劉次莊作顯。或作欣。皆非。　侍中帖。書書諸家釋並同。王澍云。古帖凡帶下一點。皆作白。存考。又徐侯從顯從義釋。澍云當作涂侯。亦無可據。　敬豫帖。豫從施宿釋。劉次莊作豫。陳與義作像。俱非。　清和帖。適知從施宿釋。又二顯從顯從義釋。陳與義作庚。一作康。俱非。又遠王亦從顯釋。按明張溥刻右軍集。以遠王之始與爲句。義尙可通。遠或作建。王或作至。非。　追尊帖。酸寒從顯從義釋。劉次莊施宿作毀。非。　臨川帖。月從顯從義釋。一作小。非。　袁生帖。遠未顯從義云未字不出頭。當是樂字。非。又苦所也從姜夔釋。姜云所也之間。當別有一字。存考。顯云吾疑作無。非。　知賓帖。不已及倉卒。並從顯從義釋。玩已字倉字。草法俱不甚合。當是鉤摹之失。　太常帖。領軍從張彥遠釋。劉次莊作鎮。非。又以遠亦從張釋。或作比。非。　里人帖。得從張彥遠釋。一作鄉。非。又渾中從劉次莊釋。顯從義作骨。　想弟帖。不果復從劉次莊釋。施宿作役。非。又斯欲從王澍釋。顯從義作期欲。　飾目帖。雨從顯從義釋。一作兩。非。　僕可帖。僕從顯從義釋。米芾作餘。一作深。俱非。　重熙帖。得勉從張彥遠釋。得顯從義作自。陳與義作目。俱非。勉即免字。　二謝帖。同同從施宿釋。劉次莊作同之。非。又爽從王澍釋。顯從義作春。義可通而草法不合。施作幸幸。非。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三卷共五十八帖，二百五十五行，二千五十字。

淳化閣帖第四

晉人法帖

晉右軍將軍琅琊王羲之書（舊列卷七，今移此卷五十三帖，今刪一帖，移一帖入卷九，自卷二移入一帖。）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七日書，知足下故羸疾，問觸著遠涉，憂卿不可言，吾故羸乏，力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字。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運遲可憂耳，桓公遂委篤，又加殫下，日數十行，深可憂慮，得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頻疾若此，令人短氣。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七十二字。

謝光祿亦垂命可憂，念念，一朝奄忽，傷人懷，今年彫落可哀歎。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很著感懷深，得書知足下故頓乏，食差不耿耿，吾故爾耳，未果爲結，力不具，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三十二字。

月半，念足下窮思深至，不可居忍，雨濕體氣各可，如參軍得針灸力不，甚縣情，當深寬割時通省，苦遣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五字。

長素差不懸耿，小大佳也，得敬豫九日問，故進退憂之深。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二字。

知念許君，與足下意政同，但今非致言地，甚勃勃，亦不知范生以居職未，以賜示輒使及之，吾尚不能惜小節耳，但一開無解，已又亦終無能爲益，適足爲煩渫，足下呼爾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六十六字。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昨得其書，既毀頓，又復壯溫，深可憂。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二字。

得長風書，靈柩幽隔，朋年，心想平昔，痛慕崩絕，豈可居處，抽裂不能自勝，謝書已具，日安暦，即其情事長歎，奈何，松等隕慟，哀情頓澀，亦難可言，都還未卜，聊示友中，即相憂不去，心感遠懷，近增傷惋，每見范母子哀號，使人情悲。

謹案右一帖，行草九行，八十七字。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今年感發傷痛切心，奈何奈何，念君哀窮不已，羲之皇恐。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二字。

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下官更不東西，未委，若爲言敍乖，足下不返，重遣信往問，顯知心素。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八字。

吾怪足下參朝少晚，不審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王羲之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前從洛至此，未及就彼參承，願夫子勿悒悒矣，當日緣明府共飲，遂闕問，願足下莫見責，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八字。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爲尅，寒切，比各佳不，念憂勞久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謝司馬書不具，羲之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字。

十月七日羲之報，前過足下所，得其書，想妹有勞弊，然叔兄子孫有數人，足慰目前，情至取答委曲，故具示可令必達，以副此志，且山川甚有形勢，遠想慨然，又出乘糧要有驗，信比可致，當大惠也，從弟分別，吾深憂慮，卿女憔悴，想何可處，差充，吾言不多耳，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一行，一百字。

具象草章，旨信送之勿三，當付良信。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遠婦疾頗劇。其餘可耳。今取書付。想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五字。

既生何如此。粗平安。數絕問爲慰。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三字。

羲之白。君晚可不。想比果力不具。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六字。

得遠姑興書。計今日必度。喜遲可言。足下至慰。今有書。想足下有旨。信別告具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一字。

云足下尚停數日。半百餘武。盼望不得一見卿。此何可言。足下疾苦。晴便大熱。如恆中至不易。可得過夏不。甚憂卿。還具示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八字。

得告。承長平來佳善。得適適。君如常也。知有患苦。耿耿。念勞心食少。勞甚頓。遂白不具。王羲之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八字。

足下小大佳也。諸疾苦憂勞非一如何。復得都下近問不。吾得敬和廿三日書。撫他。重熙住定。爲善謝二侯。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四十一字。

省飛白乃致佳。造次尋之。乃欲窮本。無論小進也。稱此將書於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五字。

知比得丹楊書甚慰。乖離之歎。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反事復行。便爲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一字。

太常故思脚炙俞。憶中可可耳。僕射事已行。以表讓未知恕不。未復司州。旨告縣萊。鄱陽議使。應有書而未得。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二字。

向亦得方書。委曲備悉。使人慨然。見足下乃悉知叔虎妹咋發。月半略必至。未見勞參軍。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四字。

熱日更甚。得書知足下不堪之。同此無賴。早且乘涼行。欲往遲散也。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九字。

知賢室委頓。何以便爾。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得廿四問。亦得叔虎廿二日書。云新年乃得發。安石昨必欲妹。潘家欲妹廿五日也。足下以語張令未。前所經由。足下近如似欲見。今送。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六十九字。

七月六日羲之白。多日不知問。邑邑。得二日書。知足下昨問耿耿。今已佳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九字。

期已至。遲遠其足下問耳。當力東治道家。無緣省書。但有悲慨。不得束。此月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字。

信云舍子別送。乃是北方物也。何以欲此。欲幾許。致此四番飛白。以爲何似。能學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二字。

月末必往。遲見君。無以爲喻。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一字。

鄉里人擇藥。有發夢而得此藥者。足下豈識之不。乃云服之令人仙。不知誰能試者。形色故小異。莫即寄。見者謝二侯。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五字。

昨見君。歡復無喻。然未善悉。想宿昔可耳。脩中云何。一善消息。德周轉勝也。耿耿。疾患小差。與弘遠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七字。

書候既不已。塞甚。盛冬今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轉復知問。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七字。

知遠比當造。頃遲見此子。其以日爲歲。足下得審問旨。令吾。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三字。

苟侯佳不。未果就卿。深企懷耳。安好音信。那云慰得歸洛也。計介解有縣休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字。

知君當有分住者。念處窮毒。而復分乖。尚可居情。想反理斷當。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四字。

旦反想至。所苦晚差不。耿耿。僕脚中不堪。沈陰重痛不可言。不知何以治之。憂深力不具。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九字。

深以自慰。理有大斷。其思豁之令盡。足下勿乃憂之。足下殊當憂吾。故具示問。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字。

晚復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佳。納耿耿。吾至頓劣。衆涼言散。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三十一字。

足下家極知無可將接。爲雨。遂乃不復。更書弟兄問疾。深感之不具。羲之白耳。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字。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致果蓏藥。深可致懷也。值因行往希見。比二處動靜故。故當忠地情。散騎轉科。屈慰姊故諸惡。及比水嘉慰奉集。欣慰無喻。餘可耳。得華直疏。故爾諸惡不差。懸凝顒何似未復。屈等近消息懸心。若並何爲耶。此猶未得盡集。理行大迫。遲此無喻。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一百二字。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二字。

知足下行至吳。念遠雖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九字。

知彼清姿歲豐。又所使有無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何可以不遊目。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字。

朱處仁今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六字。

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可。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三十字。

彼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爲欲廣異聞。具示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懇加頤養。吾年垂耳順。雅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但恐鄙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汝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慎。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八十二字。

唐貞觀內本。十七帖最爲初期著名。張彥遠帖錄載二十二通。今內府所藏宋搨本乃三十通。而南宋修內司本又益二十八則。黃伯思爲南唐澄心堂十七帖二十七通。目云王著摹以入石。蘇閣搨帖。蘇之書與十七帖同者。凡十有五。此卷未得七帖。而外間殊甚。難不可居之上一行入字。誤沿服食帖末。復疑服食帖不佳。今悉依宋搨十七帖摹補。至龍保帖。闕卿勇可耳至爲節隔也九字。而末有之字。則尚可成文。因仍其舊。蓋考證雖有據依。自嘉訂正。若彼此互異。有不妨兩存。傳信傳疑。論古之道。當如是耳。至長風一帖。蘇列鍾繇。而體殊不類。伯思謂是逸少早年書。考此卷亦有長風帖。帖錄別有長風帖。平安語。則長風自屬逸少時人。洵宜改以相次。其謝生帖重見後卷。筆法無一不合。惟在由句多一下字。刪此存彼。貴有權衡。固不必踵襲前人詮複也。謝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王羲之秋月帖。間從顧從義釋。黃庭堅謂是而字缺上一筆。非。 桓公帖。蔡公公字。起筆摹誤。今從大觀改正。 謝光祿帖。下念字一字。從顧從義釋。劉次莊施宿合作二字。非。 月半帖。謂時從顧從義釋。二字義不可通。王澍云摹搨有誤。又者書亦從顧釋。施宿作省書。 長素帖。小大從張溥釋。字畫明了無可疑。顧從義作不大。蓋沿別本字誤。 知念帖。從顧從義釋。陳與義作蓋。非。 每念長風帖。壯溫諸家釋並同。但義不可解。他又無可考證。存疑。 得長風書帖。貝目從施宿釋。顧從義作乞目。非。 初月帖。皇恐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是皇恐。皇恐存參。施宿作吳耳。一作皇皇。俱非。 時事帖。主人從顧釋義釋。又發亦從顧釋。王澍云當是鉤幕小失。一作欲。非。 寒切帖。切從劉次莊釋。王澍云上帶鉤幕小失。顧從義作切。非。 十月七日帖。叔兄從顧從義釋。一作七見。非。又比從施宿釋。顧作次。一作須。皆非。又充從顧釋。王澍作二兄。非。 皇象帖。勿三從顧從義釋。王澍云三或三思之三。楊慎作勿勿。非。 君曉帖。義之下。顧從義釋有白字。玩筆勢當是之字。末筆微拖。與月半帖異。 何停帖。武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里。非。又如恆諸釋或作小船。或作所恨。大觀改作甚恆。俱不甚是。惠玩文義及草法。恆字自無可疑。上一字當是如字。微有缺損耳。存考。 長平帖。思苦從王澍釋。澍云苦字鉤橫有失筆。良是。顧從義釋作者。非。 丹楊帖。反事從顧從義釋。劉次莊施宿作反事。非。 太常帖。疎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諫。非。又憑有亦從顧釋。或合二字作腾。非。 得万道帖。偏悉本無缺。顧從義釋作偏半。亦當別本

之誤。熟日帖。且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作旦。非。又遲字微有缺筆。寶室帖。便爾從王澍釋。澍云。是筆偶出。玩初搨上筆與下撇本不相屬。似係石版損痕。由別本聯爲一筆。諸家遂誤作便耳。又以語從顧從義釋。或作比。非。多日帖。昨問劉次莊陳與義施宿釋並同。王澍云。二字皆鉤摹有失。顧從義作比門。於義難通。力東帖。治顧從義釋作論。或作詣。王澍作治。義俱未安。考晉書有東治。因從治。又省苦從顧釋。施宿作告。別送帖。舍子從顧從義釋。草法雖合。而文義難解。但無可考據。姑從之。擇藥帖。發夢從王澍釋。按此與十七帖夢中結體正類。劉次莊施宿作簡。非。又即顧從義釋作與。或作有。或作可。義俱難通。惟顧云一作即。文義較順。姑從之。其字體不甚完。或是鉤摹微失。昨見帖。昨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當作所。非。又德從王澍釋。顧作值。非。又詣。黃庭堅作臨。一作治。或作謁。顧云當作詣。較諸釋爲長。從之。雪候帖。苦患從張彥遠釋。顧從義作吾患。非。知遠帖。頃從王澍釋。陳與義作須。顧從義作次。俱非。或作江。草法尚合。荀侯帖。深從劉次莊釋。顧從義疑作譚。或作諄。俱非。又安好亦從劉釋。顧云當作安西。非。又那從劉釋。云從姜夔釋。草法頗合。但云字有缺筆耳。或作朔公。存考。顧作那可。非。又愚諸釋或作遇。或作里。或作還。字體俱不類。義亦未安。惟愚字草法差近。釋以俟考。又計介從王澍釋。顧作計令。非。分住帖。反字從顧從義釋。或作友。非。自慰帖。大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作火。非。晚復帖。言從王澍釋。顧從義作意。非。將接帖。末耳字。文義不屬。王澍云。當由集書人妄增。小圖帖。故從顧從義釋。施宿作故之非。又及比亦從顧釋。或作反側。非。又嘉慰亦從顧釋。慰妄變自全。非。又華直亦從顧釋。劉次莊作華宜。非。又何似亦從顧釋。或作以。非。清妄帖。豈從顧從義釋。施宿作無。非。又所使亦從顧釋。十七帖作所出。又有無無鄉亦從顧釋。但義不可解。或作有豐一鄉。或有無無以。或有無一乏。草法俱不甚合。存疑。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四卷共五十一帖。二百二十一行。一千九百七字。

淳化閣帖第五

晉人法帖

晉右軍將軍瑯琊王羲之書（舊列卷八。今移改。舊四十三帖。今自卷六篇入一帖。）

羲之死罪。小大悉。比來未愈。不可懷。未復臨海問。懸情計賓。命行爲至慰。期等故爾耳。因緣不多白。羲之死罪。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七字。

不審定何日當北。遇信復白。遲承後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五字。

伏想清和。士人皆佳適。桓公十月末書爲慰。云所在荒甚可憂。殷數面不。或云頓歷陽爾耶。無緣同爲歎。遲知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五十八字。

運民不可得。而要當得。甚虛振散。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三字。

頃爲此是勞人意。

乾隆鑑賞

淳化閣珍秘寶軒

謹案右一帖草書一行七字。

八日羲之頓首。多日不知君問。得一昨書。知君安善爲慰。僕比小差。而疲劇。昨若耶觀望。乃苦與上隙痛。前後未有此也。然一日一苦。勞復不極。以此爲慰耳。力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六十二字。

得里人樂著縣戶。今送其名。可爲傾受。君頃就轉佳不。僕自秋便不佳。今故不善差。頃逼少噉脯。又時噉麪。亦不以爲佳。亦自勞弊。散係轉久。此亦難以求豪。不去人間。而欲求分外。此或迷弊。皆如君言。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一行七十七字。

便大熱。足下晚可耳。非思此熱。力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九字。

此書因周常侍想必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九字。

吾唯辨辨。便知無復日也。諸懷不可言。知彼人已還。吾此猶有小小往來。不欲來者。其野近。當往就之耳。不大思其方。不見可久理。而任之者悠然。此可歎息。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六十字。

得西問無他。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元度來。數日爲慰。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一字。

中郎女頗有所向不。今時婚對。自不可復得。僕任意君頗論不。大都此亦當在君耶。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二字。

發熱。比日疾患欲無賴。未面邑邑。反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得書知問。腫不差。乏氣勿勿。而近羲之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六字。

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向中淡閑。于嘔轉劇。食不可強。疾高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六字。

得書知足下問。吾既不佳。賢內妹未差延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七字。

須猥毒。市求不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兩。停須故示。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得書知問。吾夜來腹痛不堪。見卿甚恨。想行復來。修齡來經日。今在上虞。月末當去。重熙且便西。與別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審時意云何。甚令人耿耿。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五十八字。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表亦復常言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九字。

闊轉久勞。想豈令知足下常同之。卒未近緣如何。足下數令知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五字。

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中感懷深。始欲寒。足下常疾何如。不得近問邑邑。吾故苦心煩不得食。經日甚爲虛頓。力及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字。

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五字。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愛。數患告。臨書悵然。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阮公故爾可愛。時放想大道。今令速言。何方守篤。大炙不得力。而從事。以至甚無計。自必出。唯須小佳城石。今出求救。足下可復助。且令得通。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五十四字。

象月末當至上虞。妹亦俱去。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一字。

此蒸濕難爲人。得示知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耳。吾至無賴行尅。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一字。

不得西問。耿耿。

謹案右一帖草書一行六字。

丘令送此宅圖。云可得卅畝。而者爲佳。可與水丘共行視。佳者決便當取問其賈。謝生多在山下。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冶。耿耿。想數知問。雖得還。不能數。可歎。不審比出日集聚不。一爾緬然。恐東旋未期。諸情悶。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行八十字。

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與卿。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九字。

羲之白。昨故遣書。當不相遇。知君還喜慰。足下時行。想今去除。猶耿耿。僕時行以十一日而不除。如比日便成委頓。今日猶當小勝。不知能轉佳不。精不。卿至劣劣。力還不具。王羲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七十字。

不審復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倫等還殊慰意。增慨。知足

下疾患小佳。當惠緣想示。能果遲此善散。非直思想而已也。尋復有問。足下以數示。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七十二字。

由爲諸力不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一行。六字。

月半哀感。奈何奈何。念邑邑罔極之至。不可居處。比日何似。瘥差不。悒悒。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六字。

知彼乃爾切切。汝乃獨坐。但有疑邑。懸遠不能得迨人。且吾無復久意。果去。當南視汝等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五字。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諸都督表。亦復常言耳。如兄子書。道爲自必果。今復與書督之。足下勅令至。並與遠書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三字。

奉黃甘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者至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四字。

尊夫人不和。想小關。今以佳。念累息。卿佳不。吾故劣劣。力知問。王羲之敬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九字。

日五期結。極以大先師之言皆著。推此言之無貳。如此事君當欲知。故及宜停宅。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一字。

先生適書亦小小。不能佳。大都可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三月十六日羲之白。一昨省不。悉雨快。君可不。万石轉差也。炙得力不。不得後問。懸悒不去懷。君云當有旨。信遲望其至。僕劣劣。故遣不具。遠具示。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五十九字。

取卿女習爲長史。休種。意何似。耿耿。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適欲遣書。云得示。知足下得藻以爲佳。甚慰。知多疾患念勞心。吾故不欲食。比來以篤事恐不可久。邑邑思面。行。故果之。王羲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九字。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能勞。歎恨無所復及耳。夏人事請託亦所未見。小都冀得小差。頃日當何理。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六十六字。

行戍旅以從。是月也。按風司至。星火殷哲。伯趙嶋而載陰。爽鳩習而揚武。時可以升高遠望。證可以出初餞行。有詔具寮。爰開祖。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九字。

昔人於開帖羲之書。多所譏評。自米芾黃伯思已然。卷中阮公帖。有疑爲梁人版鐵石書者。第玩帖內有鐵石字。而蘇軾直云已將鐵石作逸少。玩帖文唯須小佳鐵石爲句。蓋晉人多服金石藥。此因其出而須藥。故爲求助耳。若竟以爲人名。則何不署於札尾。且按詞索解。體義亦乖。烏容傅會乎。又安西帖卷中重見。後一帖字數多。而體亦不類。殆兩札語意偶同。不必執謝生帖爲例。刪其一也。至此郡帖。元章云是與王述書。長蓉謂逸少與述方隙。不應於尺牘間自彰逋滯。王澍則謂右軍將辭郡時。與人道情曲。非與述者。其說固優。然以編此殿右軍諸帖爲有見。殊非篤論。千著昧於考古。隨所得爲排類。豈復具微意於其間哉。綜計羲之書三卷。凡百五十二帖。較張彥遠所云唐太宗購大王書三千卷。散佚已多。則什一也存。不可謂非開帖之力。但帖內止收行草。而不及正楷。直俟元祐中蘇開續帖。始有黃庭樂毅諸類。豈當時徵求未廣。抑楷書眞跡流傳。視行草尤爲難信耶。御識。

釋文訂異

王羲之小大帖。比來從王澍釋。顧從義作以來。又來慢從顧釋。施宿作惟又。臨海臨從黃諫釋。海從澍釋。顧作諸海。又賓命從顧釋。澍云命當是爲。存考。又承問亦從顧釋。承一作年。非。帖末罪字。草法不可辨。顧云鉤摹之失。　逋民帖。民從顧從義釋。一作代。非。大觀合下頓爲七字爲一帖。文義似相屬。而筆法不同。仍如舊。　多日帖。比從施宿釋。顧從義作似。非。又觀望從顧釋。望或作宦。非。又乃苦亦從顧釋。一作乃者。非。又一書亦從顧釋。或作一發。非。　縣戶帖。首一字。顧從義釋。作鄉。與草法不合。一作得。字體稍近。姑從之。又其名從顧釋。名一作不。非。　轉佳帖。或從顧從義釋。一作成。非。　大熱帖。白字從王澍釋。顧從義作上。非。　中郎帖。往從顧從義釋。一作德。非。又論顧作洽。亦作隔。注云一作論。按文法論字較合。因從之。　比日帖。不具從王澍釋。顧從義云當作有。非。又白亦從澍釋。延期期帖。皆從顧從義釋。原缺上一筆。當是詢摹之失。今從大觀補。　狼毒帖。雨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是雨。文義不協。　闕轉久帖。同之從羅森釋。劉次莊作得。非。　多中帖。不具從顧從義釋。王澍作不一一。　阮公帖。阮公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當是既月。非。王澍云當是玩郎。草法亦不甚合。又何万從顧釋。澍云當作阿万。玩草法不類阿字。又大灸從顧釋。黃諫作大惡。非。又得力從朱家標釋。顧作將力。非。又且字鉤摹。稍有缺筆。按絳帖合下月末燕濕爲一帖。燕濕帖字體不同。月末則大小正類。文法亦相屬。存考。　丘令帖。冊從顧從義釋。羅森作州。非。又水丘亦從顧釋。一作水近。非。　道書帖。足下從劉次莊釋。施宿作重慰。非。王澍釋作之亦二字。於文義不協。又善除不除並從顧從義釋。劉俱作保。非。又卿亦從顧釋。澍云當是公。　採菊帖。何以從王澍釋。劉次莊作因。顧從義作比。俱非。又菊從顧釋。黃庭堅作桑。非。　增慨帖。想示之示。劉次莊施宿作必。顧從義云當作君。朱家標作念。俱與草法不合。王澍釋作示。引行穆帖爲證。從之。又逗從劉釋。顧云當作返。非。又善散從顧釋。澍作節散。　月下帖。邑邑從顧從義釋。王澍作足下。按下字與草法不合。　猶坐帖。果去諸家釋並同。王澍云按書法當是果者。　安西帖。知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大。非。又都忤亦從顧釋。劉作都共。非。又督之同。　長史帖。豈從顧從義釋。豈與塔同。顧引千祿字書爲證。劉次莊施宿分作知耳二字。非。又休種從劉釋。按張溥所輯王羲之集。以休種爲句。猶言爲長史休之後耳。種或作稚。王澍疑作腫。俱非。種下一字劉作知。顧云當作不。與草法文義俱不合。疑是意字。嘉缺末一筆。姑釋以俟考。　得涼帖。比來從顧從義釋。劉次莊施宿作以來。又合二字作幾。俱非。又邑邑亦從顧釋。一作區區。又面行從劉釋。顧云疑作拜。　此郡帖。白非非字舊缺一筆。今從大觀補。又未見從顧從義釋。見劉次莊作忽。施宿作免。俱非。又頃從王澍釋。顧作須。非。　行旅帖。以從從顧從義釋。以黃伯思作比。非。又殷亦從顧釋。黃庭堅、施宿、陳與義、俱作刻。非。

淳化閣帖第六

晉人法帖

晉散騎常侍瑯琊王恬書（卷三第二十四。標目書令。今移改。）

得示。知足下問吾。故不差。殊劣劣。力不具。王恬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九字。

晉領軍瑯琊王洽書（卷三第二十九。標目書令。今移改。）

洽白。辱告承問。洽故爾劣劣。蓋以復敍。還白不具。王洽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三字。

洽頓首言。不孝禍深。備豫嬰荼毒。陰恃亡兄仁愛之訓。蓋終百年。永有憑本。何圖慈兄一旦背棄。悲號哀摧。肝心如抽。痛毒煩冤。不自堪忍。酷當奈何。痛當奈何。重告惻至。感增斷絕。氣筆哽咽。不知所言。洽頓首言。

謹案右一帖。行書七行。八十一字。

洽頓首言。兄子號毀。不可忍視。撫之摧心。發言哽慟。當復奈何奈何。洽頓首言。

謹案右一帖。行書三行。三十字。

乾隆鑑賞
宿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鑑賞
淳化閣珍秘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五卷共四十四帖。一百八十九行。一千五百三十四字。

洽白。向威塞不成敘。得書承問。殊三劣。白不具。王洽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二十二字。

晉吳國內史琅琊王勔書（鑑列卷三第十八。標尚書。今移改。）

勔白。明便夏仰。哀慕崩摧。肝心抽絕。煩冤弗深。不自忍任。殆當奈何。當復奈何。得告爲慰。順轉差。勞悴勿勿。力及不次。王勔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書五行。四十九字。

晉中書令太原王坦之書（鑑列卷三第十三。但標名。今移增。）

坦之惶恐言。不知已與謝郎論坦之事未。其意良不了者。今當詣公自陳。願告。坦之惶恐言。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五字。

晉鎮軍將軍高平郗愔書（鑑列卷二第十四。標尚書中。今移改。）

九月七日愔報。比得草。知弟漸佳。至慶。想今漸勝食進不。新差難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愔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五字。

廿四日愔報。比書想悉。遠日涼。弟佳不。及數字。愔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二十字。

遠近何他。王右軍竟去不。付石首干一節。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六字。

想親親悉如常。敬像何。當來耶。道祖故未善差。恆在尚書。不見來多日。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七字。

晉臨海太守高平郗超書（舊列卷二第十五。標中書郎。今移改。）

超言。遠近無他說。苟異問者。定虛耳。云段疏歸順。不知審不。王江州爲宗正似已定。前所傳者虛妄耳。異同自旨。啓超言。

謹案右一帖。行楷五行。四十六字。今附錄。

晉會稽內史琅琊王凝之書（宮列卷三第十九。但標名。今移改。）

八月廿九日。告庾氏女。明便授衣。感近悲歎。念增遠思。得郗中書書。說汝勉難安隱。深慰懸心。漸冷產後何似。宜佳消息。吾並更不佳。憂之。遣不次。凝之等書。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六十字。

晉黃門侍郎琅琊王徽之書（鑑列卷三第八。標黃門郎。今移改。）

得信。承便疾不減。憂灼。寧復可言。吾便欲往。恐不見汝等。湖水泛漲不可渡。遂復隔絕。不然。尋已往彼。故遣統知吾遠懷。不具。徽之等告。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五十二字。

晉豫章太守琅琊王操之書（鑑列卷三第十四。但標名。今移增。）

操之等白。得識婢書。慰意。知年光數問可不。不得姜賜消息。懸心。操之等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九字。

晉（鑑無考）琅琊王渙之書（鑑列卷三第十三。但標名。今移增。）

渙之等白。不審二嫂當患復何如。馳情倫直。等平安。計嫂倫奴已應在道。企遲適東西日。動靜最差速。如復小勝。幸遂和耳。猶不寧。餘上下。故常患反側。此悉佳。渙之等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六十六字。

晉中書令琅琊王獻之書（鑑列卷九。但標名。今移增。德三十九。帖。今刪入卷七。）

獻之白。承別告。承安和。慶慰。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獻之比日如復小勝。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癖。今服藥盡溫燥。理冀當可耳。然異。極都不得復小失和。癖惡亦不復得妄近生冷。微氣頓至此。令人絕歎。行有相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寄塵撥。一日臨坐。日想勝風。但有感慟。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達。此處。殆無恨于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感深。殆無奚處。常恨。況相遇之難。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覺遷流。既已往矣。亦復何言。獻之。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九十二字。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面以問慰情。不知可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九字。

承永嘉比復患下。上下諸疾患。乃爾焦馳。豈可懷。不審今復何如。嫂郎平和耳。貞壽不成病不。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六字。

鵝還。慰姊意。今已當向發分張。諸懷可言。殊當復憂懸。婢腹痛兒差不。劉家疾患即差。秀已還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七字。

諸女無日事。懸心。阮新婦何至。慰姊目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七字。

獻之死罪。授衣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懼。痛毒難居。見徐儁并使君書。承比極勝。但承此凶問。當復大頓耳。比日憂馳無復意。不審尊體云何。脚及耳痛氣。得此哀號何如。先大惡時灸創。特不堪此。不乃爲患。頗食幾許。使君今地。實難爲識。然所以爲識。政在此耳。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二行。一百字。

獻之白。奉別告。承安和。慶慰。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獻之比日如復小勝。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癖。今服藥盡溫燥。理冀當可耳。然異。極都不得復小失和。癖惡亦不復得妄近生冷。微氣頓至此。令人絕歎。行有佳酒便服。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一行。八十四字。

想彼悉佳。汝復見諸女不。此上下故爾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六字。

獻之白。承承姑比日復小進退。其爾不得一極和。憂慮猶深。不審以服散未必得力耳。比鱗相聞故云惡。懸懷使君數得書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四十八字。

獻之白。思戀觸事彌至。獻之既欲過餘杭州。將若比還京。必覩之。來月十左右。便當發。奉見無復日。比告何喻。願復盡珍重理。獻之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一字。

獻之白。節過歲終。衆感纏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極不平復。頭眼半體瘮悶。兄告說姊故殊黃瘦。憂馳可言。寒切不審尊體復何如。眠食轉進不。氣力漸復先耳。遲復旨告。獻之故爾。獻之。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七十三字。

願餘餘上下安和。知婢日夕疏慰意。育故扁懸心。倪比健也。適奉奉永嘉去月十一日動靜。故常患不寧。諸女無復消息。獻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四十八字。

再拜夏節。近感思深。惟窮號崩絕。不可忍處。晴快不審體中何似。食噉復多少。甚馳情。不審諸舍復何如。未復西動靜不寧。此多患反側。願深寬勉。故承問。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五十九字。

思戀無往。不慰省告。對之悲塞。未知何日復得奉見。何以喻此心。唯願盡珍重理。遲此信反。復知動靜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九字。

十二月廿七日具疏。操之獻之再拜。歲盡無復。日感思兼懷不自勝。兄亦同之。奈何奈何。奉十二日告。承承掾安和。慰馳情。姊三兄諸患。故尚不眉憂馳。晴快不審尊體並復何如。遲復來告。操之故平平。已再服散。藥得力。獻之亦惡頓。勿謹白。諸不具。操之等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一百字。

衙軍猶未平和。而衰勞殊未得盡消息。理常以不寧。僕射得散力甚慰。表解臺職。不知得恕不。復冠軍告懸企。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四十二字。

獻之白。兄靜息。懸佳。何以復小惡耶。伏想比消息。理盡轉勝耳。舉石深是可疑事。兄遂患散。輒發靡。勢爲積。乃不易。願復更思。獻之唯願消息。內外極生冷。而心腹中復無他。此一事是差。但疾源不除。自不得佳。論事當隨宜思之也。獻之。

謹案右一帖。行草九行。九十字。

姊性纖緻。觸事殊當不可。獻之方當長愁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七字。

獻之白。不諸郡陽一門。艱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奈何奈何。改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熟。賴子高在此。不耐無可成。獻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七字。

阮新婦勉身。得雖甚善。散騎殊當慈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五字。

雖奉對積年。可以爲盡日之歡。常苦不盡觸類之暢。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恨塞胥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興。胥無已已。唯當絕氣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六十七字。

夏日感思兼悼切。割心懷痛。當奈何奈何。得思道書慰意。薄熱汝比各可不。吾並故諸惡勞。益勿勿。獻之白疏。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四十二字。

獻之白。思戀轉不可言。瞻近而未得奉見。但有欷歔。遲諸信還。具勛靜。獻之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字。

白。東告具天寶疾患周。何其倉卒。子孫。常欣倫早成家。以此娛上下。豈謂奄失此女。慈情深至。惻切心懷。煩哀念當可爲心。情願不可保。使人惋惋悲。政當隨事豁之耳。煩先稍弊。復有此痛心。不審不乃惡不。甚以憂馳。眠食復多少。願遣無益。盡消息理。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九十七字。

吾十一日發吳興。遠遠兄姊。感戀無喻。憂等別不可言。比奉告故多患。姊經感極頓。憂馳益深。適諮議。十六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四十二字。

告風疾。故爾反側。餘可行。來東勛靜不寧。五宜速吳興丞別。兄進猶戀罔勞。亦極惡馳情。二女晚生皆佳。來復奉姜疏。比來得直疏。故惡。故是當覩華也。汝兄女並可不。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六十四字。

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奉恨深。懷中復何如。弟甚頓。勿勿不具。獻之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八字。

承服腎氣丸。故以爲佳。獻之比服黃耆甚懲。平平耳。亦欲至十齊。當可知。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八字。

得書爲慰。吾先夜遂大得服湯酒。諸治漸折。故頓極難勞。知足下便去。不得面別。悵恨。深保愛。臨書增懷。王獻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三字。

慕容有易賴意耶。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七字。

薄冷，足下沈痼已經歲月，豈宜觸此寒耶，人生稟氣各有攸處，想示消息。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八字。

鑑部舊傳今送，想催騙寫取耳，愼不可過淹留，吾去月從孫家求信，信次頓爾頻爲亂反側，偏大佳，柳六惠言偈可常飯，亦覺有鑑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二字。

釋文訂異

王恬書，不具從劉次莊釋，施宿作不一一，或作少合，非。

王洽承問帖，還白從姜夔釋，顧從義作還曰，非。　仁愛帖，操從施宿釋，劉次莊作紛，非，按豫字於上下文義無當，草法亦不合，施注疑是後人署名側注，誤摹入行，鉤勒復失，似爲近理，姜夔絳帖平無此字，鑑可爲本非帖文之證。

王坦之書，已與從姜夔釋，顧從義作興，非，又良不了者，亦從姜釋，良一作斷，非，了，王澍疑作可。

郗愔至慶帖，今從姜夔釋，顧從義作令，非，又進姜顧釋並同，一作逢，非。　比書帖，送從姜夔釋，一作迭，或作遞，俱非。　遠近帖，何他從姜夔釋，他顧從義作也，一作地，草法俱不合，又于與乾通，此帖顧及劉次莊俱與上二行誤合爲一，按上帖末已署情報，且兩帖字體不類，大觀分列爲是，姜釋亦同。　敬豫帖，親親姜夔顧從義釋並同，下親字，劉次莊作令，或作乙乙，王澍作一一，以義之帖證之，姜顧釋爲長，又水書亦從姜釋，或作未曾，非。

王疑之書，勉與免同，姜夔引漢書免身爲證，又漸冷從姜釋，顧從義同，施宿作徵，非。

王徽之書，可言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可耳，或作可可，俱非。

王操之書，帖末署白從施宿釋，玩字體等字草法甚明，帶筆點注，正白字耳，且與帖首相合，顧從義作順首，非。

王澐之書，上下從姜夔釋，施宿合二字作叔，非。

王獻之相過帖，撥從施宿釋，陳與義同，顧從義作撥，又冥從顧釋，施作寞，又遂從施釋，按字書遂出漢貌，顧作灌，非，又矣從張溥釋，文義是而草法不合，應是鉤摹之誤，顧云當作自，非。　鵝遺帖，已當殊當，俱從施宿釋，陳與義同，顧從義並作背，非，按王澍以鵝還五行與前承永嘉四行合爲一帖，而辨劉次莊合諸舍永嘉二帖爲一之非，玩諸舍二行字體與永嘉以下不相類，帖本與顧釋文可耳二字，適當行盡，原不必強合爲一，若鵝還則王氏尺牘用標帖名，張溥詳辨之，文義亦不甚相屬，澍說似未足據也。　授衣帖，及耳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可，非，帖內忠字鉤摹小失。　安和帖，復何如之如，從劉次莊施宿釋，顧從義作必，非，又行有任酒從顧釋，張溥同，行黃諫作何，酒劉作治，俱非。　承姑帖，承承從顧從義釋，張溥無下承字，存考，又以服從劉次莊釋，以與已同，顧作比，非。　餘假帖，見從張溥釋，顧從義作兄，非。　節過帖，復先從劉次莊釋，猶言復爾也，施宿陳與義作充，顧從義疑作免，草法俱不合。　顧餘帖，上從顧從義釋，一作近，非，劉次莊以適奉以下四行另爲一帖，顧合爲一，玩筆法相似，張溥亦合裁，顧說爲優。　珍重帖，慰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作至，存考。　歲盡帖，慰從劉次莊施宿釋，顧從義作忘，或作忌，俱非，又謹白諸不具，從王澍釋，白顧作拜，諸顧作疏。　衛軍帖，告從劉次莊釋，張溥同，顧從義疑作首，非。　舉石帖，當從施宿釋，劉次莊作常，又獻之二字，雖署名減筆，不宜如此省，便當是鉤摹小失。　姊性帖，殊當從陳與義釋，劉次莊作常，顧從義以此兩行合上爲一，張溥分列二帖，王澍以顧

玉氏寶章，世傳書蹟，今卷中所列，多屬塤篪，惟坦之系出太原，宗派各異，雖其父述爲逸少同官，序次應居洽勸後，而王著因其名相似，以廁凝之兄弟間，幾如右軍子姓，失考甚矣，若凝之書帖乃告女之詞，而末署某等，與第二卷謝万帖款稱父疏，而前首自名，同滋疑義，或好事者妄爲增益，則不可知，姜夔乃謂已行之女待以客禮稱名，臆度無據，且於万與兄子帖，又何說以處焉，獻之書雖不逮義，而石墨流傳，正復多多益善，乃昔人評以爲僞託者，頗復不少，如元度以下四帖，黃庭堅米芾黃伯思皆斥之，考元度帖中仁祖爲謝尚字，尚事在升平前，獻之方當弱齡，安得作書論時事，伯思之說當矣，至慕容一帖，語意脫漏不可曉，獻之時南燕再興，或北論偶及，亦所應有，薄冷兩行，逸類歐書，究無明證，鑑部舊傳乃陳簿所著，壽生蜀仕晉，譔述摹名，送催寫取，亦當時雅尚，應附，今改元度帖人無名氏書，後三帖則仍其舊，悉徵實以爲定論云，御識。

乾　隆

帖末有默之字，文義已完，筆法亦與前不類，當別是一帖，其說爲當。　阮新婦帖，勉與免同，又殊當從施宿釋，顧從義作當。　本對帖，觸類從張溥釋，顧從義作頗，非。王澍云當作額，又與姊之姊，閣中一筆，當由鉤摹之失，又乖別從顧釋，黃伯思作乖反，又俯仰亦從顧釋，施宿作縣緡，按此二字草法俱不甚合，亦鉤摹小失，第俯仰義較長，張溥釋同，因從之，又唯當亦從顧釋，劉次莊作當，非。　夏日帖，奈何中一拂，王澍云當是重奈何字，張溥同。　思戀帖，亦見從顧從義釋，誠作具，非，又信還從張溥釋，顧以信爲作，誤，又帖末白字從施宿釋。　天寶帖，乏從顧從義釋，一作令，非，又政當亦從顧釋，劉次莊作當，非，又惡亦從顧釋，王澍云當作經，玩字體經字甚明，經咸從顧從義釋，經，王澍云當作經，玩字體經字甚明，似猶可疑，又五宜亦從顧釋，五，張溥作吾，澍說亦同，當是鉤摹脫誤，又吳興從顧釋，澍云與草書與字，存考，又未復亦從顧釋，一作未後，非，又故足亦從顧釋，張溥同，澍疑作云。　腎氣丸帖，旁與剩通。　湯酒帖，湯酒從顧從義釋，王澍以二字相混，顧釋據，又恨恨亦從顧釋，張作快。　益都帖，取耳從張溥釋，王澍同，顧從義作了，又信下登字從顧釋，劉次莊但作求信次，非，又餳大佳以下，澍云當別是一帖，顧張皆合爲一，存考。

乾隆鑑賞

淳化閣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

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六卷共四十八帖二百五十五行二千一百六十八字。

淳化閣帖第七

晉人法帖

晉中書令琅琊王獻之書（盛列卷十，但標名，今移收，落三下二帖，今從卷歸入八帖，刪一帖，移三帖入無名氏卷，非。）

前告先以陳事，意必是更有家信，未知期，說見德遠書所致人耶，何可足念耶。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字。

一月廿九日告仲宗來世諸兒，禍變無常，

謹案右一帖，行書二行十六字。

黃門阻背，哀痛摧剝，不自勝任，奈何奈何，及諸感塞，又帖告，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三字。

令外甥知，問郗新婦，更篤憂慮深，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三字。

承冠軍故爾不覺轉勝，炙無所覺，憂馳深，汝燋悚可言，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一字。

可必不耳，企遲，此大都如常，秀順至慰意，順心痛，委頓煩勞，

乾隆鑑賞

淳化閣書珍秘寶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三字。

諸舍不能集會，深哽塞，仰料靜婢自常不和，知從事甚簡，致此佳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二十六字。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改枋三四，吾小可者，當自力無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二，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具白，脾痛可堪，而以作書，殆欲不可識。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行，七十八字。

疾不退，潛處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當急急，不審食復何如，肌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地，練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一字。

消息亦不可不恒相，比經心向，秋冷疾下，亦應防也，獻之下蘇來，恒患濕頭痛，復小劇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四字。

省前書故有集聚意，當能果不，足下小大佳，不聞官前逼遣足下甚急，想以相體恕耳，足下兄子以至廣州耶，當有得集理，不念懸心也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五十三字。

近與鐵石具書令致之，想久達，不得君問，以復經月，懸情豈可言，頃更寒不適，頗有時氣，君頃各可耳，足旨問，僕大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脚重痛不得轉動，左脚又腫，疾候極是不佳，幸食眠意事爲復可可，冀非減病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一行，八十五字。

知鐵石前往，快作樂，諸君善處世，達於當年，不復過此，僕端坐將百日，爲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懷，何其相想之深，臨書意塞。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字。

忽動小行，多盡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腫，轉欲書疏，自不可已，唯絕欲於入理耳，二妹復小平，昨來山下差靜，岐當還，委曲前書，具想勝當也，諸人悉何如，承冠軍定入計，今向達都，汝奉見欣慶，但恐停日不多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三行，八十六字。

慶等已至也，羯差不甚懸心，直道喜去，奴定西，諸分張可言。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三字。

新婦服地黃湯來假減，眠食尚未佳，憂懸不去心，若等前所論事，想必及謝生，未還間爾，進退不可解，吾當書問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四十四字。

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

謹案右一帖，行草二行，十五字。

不審阿姨所患得差否，極令懸悶，想東陽諸妹，當復平安，不審頃者情事漸差耶，彼郡今故甚不能佳，不知早晚至，當遂至郡，深想望。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五十一字。

豹奴此月唯有一書，亦不足慰懷，深悉足下情素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鄱陽書停諸舍，便有月末具，散騎書知情至，草草未發，遣奉去月間，承婦等復不能差，深憂慮耳。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七字。

獻之白，不審疾得損未，極憂及，更能出入未，前書云，至於散情，煩疾苦療得所，深慰慰，想必爲問，敬和晚際假差耶，諸舍也，能向諸弟各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五十三字。

獻之白，極熱，敬惟府君此月內，得書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軍中復如何，忠膿不能消，遂甚無賴，君有好藥，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耶。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五十六字。

服油得力，更能停嗽數，只五六日停也，不至絕艱辛也，足下明當必果，想即日如何，深想憶。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五字。

近奉阿姑書，知平安，極慰人意，獻之遂不堪暑，氣力恒惱，恐是惡風，大都將息，近似小卻。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四字。

白，承舍內分遣，近豫遂就，雖以喻痛濟理，獻之白。

謹案右一帖，行書三行，十九字。

復面悲積，書首以不佳耿耿，僕近動散委頓，雖轉折猶惱，然發止尚以未定，日冀以舍居，力還不復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九字。

還此，今有書何以至，不知諸舍故多患，念勞以今差也，得領軍書故苦風，丹楊書常疾動耿耿，亦云得鄱陽近書爲慰，丹楊疾苦不果來，甚恨恨。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五字。

得面問不，遂復云何，令人邑邑，具示。

謹案右一帖，草書二行，十四字。

獻之言，月終，伏惟哀傷不可任，不審尊體諸患復何如，悚息，謹言，疏不備，獻之言。

謹案右一帖，行書四行，三十一字。

東家尚未欲下，李參軍無政日有此議，能自來此，方寸無使聞上極不妙之事。獻之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三十四字。

八月十九日具疏，操之獻之再拜。昨日諸頗悉達奉，本告慰馳心，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操之劉故不差，常惡乏，故爾憒憒。獻之昨來復下，如欲作煖，殊乏之極，服石脂丸藥得力，謹白不具。操之等再拜。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行，七十六字。

獻之白，不審尊體復何如。昨夜眠多少，頗盡寬喻，理發馳，可復言。若得消息者，獻之。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二字。

嫂等承更惡，不審頃痊復不，必須散時終得力耶。此藥甚佳，想姊患體不能行履，服遂差，安西且無恙，府君屬有和稀，久滯行路，同人絕得此心，故當攜其女幼，詣汝上下，知彼駱駝有書示，不足以慰吾意耶。冬間必欲至足下所居，承使君明練，不謂漸有勝也。君數集聚，然其大都可耳。吾止於月半間耶。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五行，一百十六字。

鄱陽歸鄉，承修東轉有理，吾實舉欲事，必俟勝歡，慰于懷耶。吾終權宜至，承今年飢饉，仰唯年支都乏絕，不謂乖又至於此耶。吾脚尚未差，極憂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五十六字。

獻之等再拜，不審海鹽諸舍上下動靜，比復常否之。姊告無他事，崇虛劉道士鵝羣並復歸也。獻之等當須向彼謝之。獻之等再拜。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五十字。

僧僧潤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間孤高位，莫傷沈下僚。

侍書集子敬帖，殺紊尤甚。如濟處一帖，上同右軍，肥瘠微分，或可云臨摹又跋。若思戀冠軍二帖，本人兩系，豈當時全無鑒校耶。今從泉本次觀本各刪其一。至章草獨志諸葛亮傳中語，前半已入古法帖，而以後半屬之大令，且妄增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以史傳舊文，混爲簡牘，造作紕繆，一何至之。今悉錄附無名氏書，列於末卷，凡三十字。乃左思詩句，伯思以爲集書，然太沖在西晉時，以詠史著，子敬或書先輩名什，如蘇軾寫嵇康高陽詩帖之類，未可執成旅數行皆字所文爲例，但與尺牘混列，亦不倫，因移卷尾。又卷中鐵石兩見，蘇軾並謂是殷鐵石，姜夔則以爲謝鐵石。按南史，鐵石即謝鐵字，爲安石季弟，與子敬時世正同，且札內文義，的係人名，亦殊逸少帖語，茲取夔說，義各有當也。鵝羣帖黃米力斥爲僞書，更引劉宋崇虛觀元觀蒙鹽寺碑證，自非過刻，第此帖故是名跡，真贋自可存而不論云。御識。

乾隆

釋文訂疑

王獻之德遠帖，是念耶從施宿釋，顧從義作足下今耶，文義不甚可解。王澍云，當是與悉來同，草法亦不甚合，存考。　外蠟幢，令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念，又知從顧釋，劉作欲。　冠軍帖，悚從大觀摹，按此帖前後複見，前作焦悚，後作焦悚，大觀刪去後帖，而移悚字入此帖，又可言從施宿釋，顧從義作可耳。

江州帖，辨與辦通，諸家釋並同，又改從劉次莊施宿釋，顧從義作攻，非。又枋文彥云，借作船舫之舫，王澍云，東改枋，恐是當時船名，存考。又者從顧釋，黃諫作去，又無湖地名，晉地理志如此，湖劉作御，黃作仰，俱非。又有二從顧釋，張溥無二字，又以從顧釋，一作比，又殆諸家或作絕，或作紀，玩字體文義作殆爲是。　轉勝帖，此豈二字下各有一點，當是誤鉤，非重字也，又當諸家釋同，疑亦鉤摹有失，又急急從顧從義釋，黃諫作疑疑，王澍云，筆法當作至至，俱非。　消息帖，此顧從義作以，按文法當作比，字體亦合，又濕頭諸家或作頭頂，或作頭頂，或作濕頭，字體文義俱不甚合，王澍作誤攻，亦似牽強，玩字義蓋思濕而頭痛也。　近與鐵石帖，頓字俱從顧從義釋，黃諫作須，非，又非從張溥釋，顧云，按書法當是章草，狀字文義雖通，又臧從顧釋，劉次莊施宿作藏，非。　知鐵石帖，遠從施宿釋，起筆多一小畫，似是鉤摹之誤，顧從義乃以上筆爲一字，或疑作遲，俱非，又那從張溥釋，顧疑作邦，非。　忽勑帖，壹從黃庭堅釋，劉次莊作嘗，顧從義作雹，俱非，又岐從顧釋，或疑作政，非。　慶等帖，直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宜，又可亦從澍釋，澍以爲帶張字末一折，作可字首筆，右帖往往如此，其說近理，顧作少，義難解。　新婦帖，

閣顧從義作可。張溥作何。字體俱不合。按草法及文義。當作閣字爲是。　鄱陽帖。承字起筆微闕。　極熱帖。閣閣從顧從義釋。王澍云。或以兩點連下軍字作韋。按文義及草法俱不合。又澍以思臘以下四行別爲一帖。說亦未確。　會內帖。分遠從張溥釋。劉次莊作連。顧從義作遣。俱非。　復面帖。居從王澍釋。一作首。或作百。俱非。又具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耳。施宿作乙乙。　領軍帖。苦風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在。非。又云得從施宿釋。顧作足。一作之。俱非。又疾苦亦從施釋。顧作者。　西問帖。寇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寇。非。　諸頤帖。惡乏劉次莊作惡。亦顧從義云。當作念公。王澍云。當是惡公。文義俱難解。玩義及字體。似惡乏爲近。又憤憤從顧釋。陳與義作快快。非。澍作快快。又殊乏從劉釋。顧疑作口。非。又石脂諸家釋多作石的。顧以泉本勺中有點爲證。按石的於義無當。即勺字點全。左半草法亦不合。玩筆勢當是肉字偏旁。必係脂字鉤摹之失。而方書赤石脂主治癰下。較的字自爲可據。又得力從劉釋。顧云當作之。非。又謹白從澍釋。顧作謹謹。非。　尊體何如帖。者從顧從義釋。一作去。非。亦作告。　梗君帖。詣從張溥釋。顧從義作諸。非。　鵝羣帖。海鹽從顧從義釋。施宿作監。雖字體相合。但海鹽本吳郡地名。若作監字。便不得解。蓋由當時下筆率略成說。不可執以爲證也。又當須從顧釋。一作常須。

淳化閣帖第八

晉至梁人法帖

晉散騎常侍琅琊王珣書舊列卷二第十一。今移改。

三月四日珣頓首。來冬衆威。得七月書。知問定何如。就弊疑之。劣不具。王珣頓首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二字。

晉中書令琅琊王珉書舊列卷二第十。今移改。

珉頓首頓首。此年雖覺。悲懷兼割。不自勝。奈何奈何。塞切體中比何似。甚耿耿。僕疾遂不差。眠食少憂深。遣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字。

十八日珉白。比二書。竟至。未更近問。懸情不適。比可不。吾羸疾。爾憂深。力書不具。王珉敬問。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六字。

何如。僕故頓弊。力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上下何如。僕上下上下大都蒙恩。得書慰之。吾具。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五字。

今欲出耳。吾此月亟盡。廿四是王濟祖日。欲必赴。卿可尅過。明吾當下解相待。臨出亦遣報。既至王家舉。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七卷共三十六帖。二百三行。一千四百九十九字。

卿可豫檄先公。令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王珉敬報。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六十一字。

晉司徒左長史琅琊王廞書（舊列卷三第二十，標可從，今移改）

告誘靜媛靜儀靜婢。此晦便當假葬。永痛抽剝。心情分割。不自勝。念汝等追痛摧慟。纏綿斷絕。何可堪任。痛當奈何。當復奈何。遣悲涕不次。廞疏。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五字。

晉東海太守下邳張翼書（舊列卷三第二十，標太守，今移增）

廿三日。賴郎翼頓首。節過多懷。得近書爲慰。意比何如。深勞弊頓叟。力還不具。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三十字。

晉中軍將軍琅琊王循書（舊列卷三第五，標循名，今移增）

七月廿四日。循啓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幾慰。餘熱比復可不。僕疾患故倒不平。復如。勿力書不盡。王循啓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四字。

晉御史中丞沛國劉瓌之書（舊列卷三第十一，標名，又脫之字，今移增）

瓌之頓首頓首。末陽遠感問。知有患厭厭。知以自屈。恨不相見。力及不比望。瓌之。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一字。

晉西中郎將潁川陳逵書（舊列卷四第七，謝鯤時人，但標名，今移改，以下四人世次無考，附於晉代之末。）

十二月廿五日。逵白。歲終感慘。寒切。足下何如。遣不悉。陳逵。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三字。

伯禮啓。明願問訊。兄前許借介幘。今遣請受。願付令往。卿于悚息。謹啓。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七字。

晉吳興太守吳郡沈嘉書（嘉字長蔡，舊謝嘉長蔡，列卷三第三，但標太守，今移改）

十二月十三日。嘉頓首頓首。歲有感懷深。寒切。想各平安。僕勞弊。遣不具。沈嘉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四字。

晉散騎常侍（舊列卷三，無侍老，謝璠伯書第七，今移）

此計江東精兵。不可卒得。唯當善養見者。而事慮日多。如比來是懷。已晉萬端。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字。

晉尚書（舊列卷三第二十七，又無尚書，謝發書一本列第十七，今移）

晉安素自強壯。且年時。尚可。當延遐期。豈謂奄至於此。自畢遠境二三。惋愕不能已已。未知旨問。悲酸悒悒。想不久可得還耳。執筆惻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二字。

晉尚書左僕射東莞劉穆之書（舊列卷三第十七，又一本列第二十，標侍中，今改，並移殿，晉臣示貶。）

亦知足下家弊耳。倉卒無祿官推遷。不得不相用。事已御出。當復吾所得迴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遠。當思更律啓申師情事也。劉穆之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二字。

晉大將軍琅琊王敦書（舊列卷二第八，標丞相，今改，並從此例移從晉末。）

敦頓首。蜡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之意。想自如常。比苦腰痛憒憒。得示知意。反不以悉。王敦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四十一字。

晉大司馬譙國桓溫書（舊列卷二第六，標丞相，今改，亦從此例移從晉末。）

大事之日。僕在都。謂無所復見慰勞。又計時事也。還飾郎來。已具言意。餘所慰勞。諸都督遠將粗當爾耳。僕無所復治庶意。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四十七字。

晉汝陰太守李矩妻河東衛鑠書（舊列卷五第八，標衛夫人，今移改）

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錄錄。遂歷多載。年廿著書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適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懇至髮。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謹案右一帖。行楷八行。九十六字。

宋太子詹事琅琊王曇首書（舊列卷三第二十八，標特進，又脫首字，今移並增改。）

昨服散差可。然不過佳。請示亦宜。如更增劇。恐難爲力耳。未能令遣俗。有餘念故耳。王曇首和南。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七字。

宋中散大夫泰山羊欣書（舊列卷三第二十九，今移。）

三月六日。欣頓首。暮春感揮切。不能自勝。當奈何奈何。得去六日告深慰。足下復何如。腳中日勝也。吾日弊難復。令自顧憂歎。情想轉積。執筆增惋。足下保愛。書欲何言。羊欣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七行。六十九字。

宋給事中丹陽薄紹之書（舊列卷四第十七，漢廣時人，但標名，今移並增改。）

知弟定欲迴換住止周旋。江參軍甚須一宅。今旨遣問之。若必未得居宇。多當成交關也。但臨舟訪處。自雖稱意。得消息旨遣白。薄紹之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三字。

宋祠部尚書會稽孔琳之書（舊列卷三第三十，標太常卿，又脫之字，今移並增改。）

月月深酷。撫膺崩叫。心肝分裂。蓐繹使慟。觸感殞絕。孤思悒悒。自郡地窮。當奈何。不孝奈何。念痛悼難勝。得去月二示。知君所患。故獨不差。甚有幽怡。熱盛比復何似。想已轉佳。眠食極勝也。善將治之。孤子並疾患。歎具恨恨。腳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懷頓何賴。扶力迷甚。不次。孤子孔琳之奏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一百十三字。

宋郢州刺史南蘭陵蕭思話書（舊列卷四第五。談嘗時人。但標名。今移並增改。）

一月三日。思話白。節近。說寒切。足下復何如。比何一涉道。久當諸惡耶。示告望。近吾所患猶爾。思話白。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三十九字。

宋散騎常侍陳郡謝莊書（舊列卷三第九。談嘗時人。但標名。今移並增改。）

弟昨還。方承一日忽患。當時乃爾大惡。殊不易追企。恒想諸治。昨來已漸勝。眠食復云何。頓日遂重。春節至。居患者無不增動。今作何治。眼風不翼耳。指遣承問。謝莊白。是左僕射。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六十九字。

齊侍中琅琊王僧虔書（舊列卷三第三十一。今移。）

臣僧虔啓。劉伯龍陶瑰耕勑二岸雜事。悉委臣判。聖恩罔已。獎使入效。斯實臣下驅馳至願。且職事所司。不應多陳。雖奉今旨。臣豈敢於外。下意不先上聞。正當翳率管見。令官長啓審。可否之宜。會須恩裁。此乃更亂天聽。或致煩壅。且得仍舊。以待能者。恐於事體。二三惟允。伏願少留神照。察覽所啓。非敢辭務。懼虧聖化。謹冒輪請。伏追震怍。謹啓。

謹案右一帖。楷書十二行。一百三十二字。今附錄。

臣僧虔啓。南臺御史謝瀘。乃墻騙使。臣門義舊。粗事所悉。統內新故雜米數十萬斛。皆須督切。瀘今請假在此。臣欲折以統攝。庶得速辦。其頻經督運。已有前效。謹以啓聞。伏願恩許。謹啓。

謹案右一帖。楷書六行。七十一字。今附錄。

梁特進吳興沈約書（舊列卷四第二。今移。）

今年殆無能。十始得此一至。沈約白。十一月十六日。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字。

梁侍中南蘭陵蕭子雲書（舊列卷四第六。但標名。今移增。）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汝何得有天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謹案右一帖。楷書六行。一百六字。今附錄。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愉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自

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臧獲罪。沒其光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盡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吾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殺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正罔已。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乎。蔽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謹案右一帖。楷書十九行。三百六十五字。今附錄。（又案帖中手及白所及白鍋墓之失。）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奏。取也與也。失其所也。事之破碻而後有。斟仁義者弗能復也。

謹案右一帖。楷書四行。六十三字。今附錄。

梁南中郎將南蘭陵蕭確書（舊列卷四第四。標征南將軍。今移。）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四十九字。

梁太子詹事琅琊王筠書（舊列卷四。首標詹事。今移。）

鴇和南。至節過念。哀慕深至。情不可任。裹疑道體何如。想比清豫。弟子羸勞。每惡憊弊。何理。脊請勤御。比日未發。遣白。王鴇和南。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四十九字。

梁爰莊刺史陳留阮研書（舊列卷四第三。今移。）

道增至。得書深慰。已熱。卿何如。吾甚勿勿。始過嶠。今便下水。未因見卿爲歎。善自愛。冀日當至上京。有因行所行。少字不具。阮研頓首。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五十三字。

書法盛於晉代。羲獻而下，不乏名家。江左相沿，彬彬具在。此卷自法護以逮齊梁，僅多踏駁，陳迹爲晉西中郎將，而誤冠陳朝。薄紹之、庾思話、謝莊、皆劉宋文人，而海鹽標唐，嘉興標梁，謝則標晉，時代之不知，尚足與論世乎。劉瓛之、孔琳之、王曇首、俱脫末一字，沈嘉字長茂，而誤作嘉長，增減任意，曾不一加詳審。陶丘妄奏，又庾蔚一人，孫楨謂是梁鄱陵王子，黃伯思謂是齊豫章王孫，考梁書載蔚王楷隸，當從孫說。王著標征西將軍，坦由西郎中將而誤也。劉陽之當興年之季，心在彭城，大觀改標宋，猶仍其晉官，未爲至當。考穆之始從新府徵辟，後以不預九錫推奉，憂懼致死，事與荀彧相類，曩曾評鮑，原爲小人徒自苦，夫穆之仕晉，至尚書左僕射，其死尚在義熙年，宋初雖加增縣公，已非身受，今書晉而偏具官，所以媿夫僞冊祿而懷貳心者，其罪固與王敦桓溫之身爲戎首有間，猶當殿之東晉諸臣，用示以義進退之權衡，至若王曇首、沈約，在晉宋齊梁之際，身事兩朝，從其所終之代，誅貶大公，與史鑑同爲炯著耳，御識。

乾　擬

名率加王字，宜其遊來當之疑也。今標名仍從舊，附訂於此，又不盡從顧釋，姜作不宜。

劉瓛之書，頓首頓首，從姜夔釋，顧從義闕下頓首二字，容格不釋，又末陽從顧釋，姜作太陽。

陳逵歲終帖，自從劉次莊施宿釋，顧從義作百，非，又足下從顧釋，蓋兩字合一，各借一筆耳。羊欣帖亦然。伯禮帖，訊從陳與義釋，又兄從王澍釋，云是筆畫多一折，顧從義作足，非，又介從施宿釋，顧云，前之省也，又遣從顧釋，或作進，又顧付亦從顧釋，又令顧作令，往劉次莊作佳，顧作使，玩文義當是令往。澍云，此帖模糊多誤，兄介遣令往謹六字，皆有失筆，良然。

謝瑒伯書，比來從姜夔釋，劉次莊作此，非。

謝發書，未知從劉次莊釋，顧作來欲。

劉穆之書，亦知從姜夔釋，顧從義作所欲，非，又官亦從姜釋，顧作故，非，又更非亦從姜釋，顧云，華本漶本俱模糊，惟顧本不損，又啓從顧釋，姜作昏。

王敦書，悲下姜夔及顧從義作意，不應多上一曲，施宿分作今邑，王澍作邑邑，於文義亦未合，細玩草法，似是之意二字之字借上筆成字，猶陳逵帖足下令筆耳。

桓溫書，還節從姜夔釋，云，溫使人送旌節還臺，較顧從義逐節爲勝，又都督從顧釋，姜夔作相問答，劉次莊作相其答，俱不甚合，又復治廳意亦從姜釋，云不復有意治軍政民事也，義亦通，復顧作使，一作護，治廳劉作治度，顧作酒席，俱不可解。

王曇首書，差可之可，從姜夔釋，施宿作耳，又請示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清和，又所宜亦從姜釋，顧云當作亦宜，非，又令從施釋，顧作合，又俗從姜釋，顧作從，帖內增字土旁有缺筆，末首字靈亦微闕，劉作答，誤。

薄紹之書，周旋從顧從義釋，一作同於，非，又甚下一字，顧闕，施宿作得，王澍云，何焯謂是須字，摹失，文義雖法俱相近，從之，又當字從顧釋，澍云，亦摹誤，又臨舟顧釋作臨丹，義難通，按字從兩點，則是舟而非丹矣。

孔琳之書，郡從姜夔釋，顧從義作蓋，非，又窮亦從姜釋，顧作最，非，又知君亦從姜釋，君顧作良，又患亦從姜釋，王澍作惠，非，又幽悒亦從姜釋，王澍云，當是悲悒，又歎具從顧釋，施宿作歎歎，非，又惶惶從黃伯思釋，姜亦同，顧作悒悒，黃又以惶惶至覺益十二字偏小，云是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存考，又迷甚亦從姜釋，甚劉作反，顧作亡，俱非，又帖末頓首上，姜顧作奈何，一合作等字，草法俱不合，玩字體是姜字，古人於朋友通問，亦稱奏記，姑釋以俟考。

顏思話書，塞切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言切，又望近上二字，顧作少首，或作小告，俱不可解，似是示告，顧作以，顧同，玩文義當是比字。

王徽書，詹從姜夔釋，顧從義作遮，一作舊，玩草法遮舊俱不合，惟詹字爲近，但名下加詹，於文義無據，考晉書、賀循、應詹、同時爲太子舍人，或二人聯名具札，鉤摹者不加深考，妄以王徽當之，又於帖末署

釋文訂異

王珣書，何如上一字，姜夔作寒，劉次莊顧從義俱作即日二字，玩草法當是寒字，又就弊從姜釋，劉作能，顧作服，一作秋，存疑。

王珉十八日帖，北二書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以，又北可不從姜夔釋，顧作以，何如帖，得書下一字，姜夔劉次莊顧從義俱作至，王澍作愚，謂是筆快偶間轉，文義較至爲長，從之，又未一字姜作具，顧作亦，具字較近，從之，玩力書不次，應是書末語，今轉加於王珉頓首之前，而書具語亦未了，似原帖或有脫餘，存疑。　欲出帖，亟盡從黃庭堅釋，王澍云，月小盡也，姜夔顧從義作亟，遣又臨出從劉次莊釋，姜作淺，顧云，按書法當作限，非，又王家從姜釋，一作敬，非，又敬恨之敬，姜作前，劉顧俱作相，澍云，當是敬字，雖壞少折，義較優，從之。

士廞書，分割從劉次莊施宿釋，顧從義作瓜，又遣下一字，施作悲，或作慰，草法俱不合，悲字義較近，姑從之。

張翼書，賴郎從顧從義釋，賴劉次莊施宿並闕，郎劉作爾，一作即，義俱未安，姑釋以俟考，又比何如姜夔作以，顧同，玩文義當是比字。

王衛書，詹從姜夔釋，顧從義作遮，一作舊，玩草法遮舊俱不合，惟詹字爲近，但名下加詹，於文義無據，考晉書、賀循、應詹、同時爲太子舍人，或二人聯名具札，鉤摹者不加深考，妄以王衛當之，又於帖末署

沈約書。殆無能從王游釋。劉次莊作約垂離。顯從義作殆差故。又十始得此一字。十劉勰。顯作闕。一至劉施闕。顯作事至。草法文義俱不合。作十作一。字體較近。且可得解。以乙爲一。則古人通用耳。存考。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八卷共三十三帖。一百九十四行。二千六十四字。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淳化閣帖第九

陳至唐人法帖

陳永陽王伯智書（舊列卷一第十九。今移作。）

熱甚。汝習讀倦勞。吾疾劣。道不具。伯智疏。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六字。

塞殿。比氣力何似。摸疾劣甚。情想遇今信旨。此不多。陳。伯智疏。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四字。

陳巴陵王叔憤書（舊列卷一第十八。誤。今移改。）

云須微。吾既不司。此行極是。園中梅始發。既無工力治。朱花之與微。今付此不多。叔憤答白是。何用此花。

謹案右一帖。行書六行。四十字。

陳釋智永書（舊誤入王羲之帖。今移出。）

承足下遊於已久別。欲參慰。鬻業患不能得往間。彥仰情深。豈此委具。乙巳日少可。尋當言展。若因行李。願存故衛。今趙賢弟遠。得數張紙。勞勤率不怪耳。謹此代申。不具。釋智永。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行。六十八字。

隋釋智果書（舊列卷五第十一。今移。）

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有卅四人。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充悅。舉體皆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稱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門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僧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乏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國士大夫。徒尚風軌。然不塞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吳拖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其語。語便態出。柳惲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薛嵩書。如絕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縣代寶之。永以爲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曠平書。如鴻鵠奔翅。頡頏霄汉。初學之見白日。直思詣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如鏤金。和元書。如快馬入陣。隨人旭曲。豈須文譜。范懷約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龍蛇競梁。孤飛獨舞。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得。李毅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照。薄紹之書。如龍遊在海。繾綣可愛。秦獄吏程邈書。大篆。得罪始皇。雲陽獄。增減篆體。志其名。名其書曰隸也。

狀風雷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及隸。篆等少翼李斯。見重一時耶。鍾司徒書。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崔子玉書。如危峯翔曰。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震。劍拔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懇虛欲仙。衛恆書。如插花舞女。媛鏡笑春。索靜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鍾繇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耶。

謹案右帖五段。行楷共四十九行。五百六十九字。

唐褚書少監越州虞世南書（舊列卷四第九。今移。）

世南明大運不測。天地兩平。風俗相承。帝業能厚。道諸三百。鴻業六超。若壽九齊。命周成算。元無之道。自古興明。世南。

謹案右一帖。楷書五行。四十五字。今附錄。

世南從去月廿七八。率一兩日行。左腳更痛。遂不朝會。至今未好。亦得時向本省。猶不入內。蕭少日望可自力。脫降訪問。顯爲奉答。虞世南諸。

謹案右一帖。行草六行。五十四字。

賢兄處見臨樂毅論。便是書過於藝。欣抃無已。數顯學耳。世南近臂痛。不堪覼縷也。虞世南呈。十三日遣書。謹空得書爲慰。可言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五十二字。

疲朽未有東願之期。唯增慨歎。今因便人指申代面。必得力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二十四字。

鄭長官致問極真。而其三人復不蕩蕩。將如何。故承後時。有所異責。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六字。

潘六云司未得近問。莫耶數小奴等。計不日當有狀來。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二十一字。

唐太子率更令長沙歐陽詢書（舊列卷四第七，與標本更令今移增）

貞觀六年仲夏中旬初。揭詣關惹。猥辱見示諸家書。徧得看尋。可以頓醒滯思。各甚嘉妙。今昔孰爲比方。至於興歎耳。珍重珍重。因書此敍于其後。渤海郡率更令歐陽詢記之。

謹案右一帖。行書七行。六十七字。

靜而思之。勝事莫復過此。氣力弱猶未愈。吾若何當至。速附書。必向饒。定須寄信。立其。歐陽詢呈。

謹案右一帖。行草四行。三十七字。

五月中得足下書。知道體平安。吾氣力尚未能平復。極欲知君等信息。比來散散。不可具言。不復。歐陽詢頓首頓首。

謹案右一帖。行書五行。四十四字。

足下何當定遐還人望示心曲。永嘉書處定難。以爲其心也。

謹案右一帖。行書三行。二十三字。

比年守疾病無事。絕心氣。至於書處焉。並昔時既言必求。然期數字。豈能備奏。須將示之。十五日歐陽詢。

謹案右一帖。行楷五行。四十字。今附錄。

吾自腳氣數發動。竟未聽許。此情何堪。寄藥猶可得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三行。二十一字。

唐中書令饒唐褚遂良書（舊列卷四第八，不紀時代今移增）

潭府下濕。不可參時。深益憤頓。況兼年暮。諸何足言。疾患有增。醫療無損。朽草枯木。安可嗟乎。自藏玉體。親故阻越。每思宿戀。常縈於心。承汝立行可著。出言成軌。遷居要職。擢任雄臺。聞之嘉聲。增以羨慕。更得汝狀。重奏吾誠。因奏事間。方便在意。徙居此士。深戚要佳。汝悉也。五月八日。易遂良。報薛八侍中。

謹案右一帖。行書十二行。一百十八字。

家姪至。承法師道體安居。深以爲慰耳。復聞久棄塵滓。與彌勒同福。一食清齋。六時唄誦。得果已來。將無退轉也。本別便爾踰卅載。即日遂良鬢髮盡白。兼復近歲之間。嬰茲草土。鶴唳之志。觸緒生悲。且以即日蒙恩驅使。虛生報國。塗路近中。無由東帶。西眺於邑。悲悶更深。因姪還州。慘塞不次。孤子褚遂良頓首和南。

謹案右一帖。行書十三行。一百二十一字。

山河阻絕。星霜變移。傷搖落之鄭客。感依依之柳寒。烟霞桂月。獨旅無歸。折木葉以安心。採微蘋而長性。魚龍起沒。人何異知者哉。褚遂良述。

謹案右一帖。行楷五行。在十四字。

唐太子司議郎吳郡陸柬之書（舊列卷四第十六，標書吳郡陸柬之，今移改）

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懸心。得樂書散。勞耿耿耳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七字。

唐廣平太守東海徐嶠之書（舊列卷四第十五，標落州刺史，今移改）

春首餘寒。權閣梨勁。止安隱。弟子疏乏。謬承榮寄。蒙恩獎擢授洛州。一歲三遷。自而北。既近都邑。希藉彌深。戰懼之情。慚惶振便。即祇命。未由頂謁。瞻望山門。但增悽斷。願珍重。忽忽不宣。弟子徐嶠和南。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七十八字。

唐諫議大夫錢唐褚庭誨書（舊列卷四第十三，今移）

辭奉後。不辱問。實增馳係。初寒。惟動履休勝。庭誨推前耳。未由拜展。悠悠下情。惟珍摩人信惠問。通法師往。謹附狀不宣。謹狀。

謹案右一帖。行書五行。四十八字。

唐禮部尚書汾陰薛稷書（舊列卷四第十四，標尚書郎，今移改）

孫權與介象論膾。象以鱠魚爲上。權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象乃庭中作堝。置水。投以鉤餌。不經食。得鱠魚。付廚。

謹案右一帖。行楷四行。四十二字。

唐北海太守江都李邕書（舊列卷四第十二，標名，今移改）

三數日晴。頓熱。若爲自適也。僕少理。欲使小兒入京。當從澧州去。有書不示之。諸公歎賽無九百之事。當不復爽也。故使馳間。不具。李邕白。十二日。差無多事。檢校來一言集耳。遂長孫五郎。

謹案右一帖。草書九行。七十二字。

唐將作少監趙郡李陽冰書（舊誤史論李斯列卷五第七，但標名，又第四第五，今移改）

歙州袁易德系。

謹案右一帖。篆書二行。六字。

田嶠耕蘇。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鄰魯。

謹案右一帖。篆書四行。十八字。

唐校書郎廣平宋儋書（舊列卷五第七，但標名，又不按時代，今移，書並改）

自一接拜。情同弟兄。沈吟綸懷。固非小子之所勤及也。策質前謝。恐乖昔賢其弊之道。晦事勿語。且絕詩人匪報之質。遲側循軀。值俛未已。殆將有長矣。足下多可不恆。高情內合。如鶴斯清。比靈又暢。僞不以咸

氣厚而修詎自廣，不以撫己多而私頌作德，未致力謝，馳懷宦路，何陳萬一也。悚息。今秋處野外，草木變衰，長郊道條，風物淒緊，洁都久客，莫復相親。足下退食公庭，睡罷私室，櫛沐晞景，收視解聽，豈念藏華不待賦倦爲旅之士哉。頃者懷玉初合，絃絲正調，竟欲左攜鄭，右幽指藥，妙右對董叟，高談道微，情酣世忘，浩去座社，思足下能順斌雪，其事爲何如哉。時間真聲，迴間笙鶴，此復異於人境耳。可以忌宴，可以嘯歌，久不間然，期今日之事也。倚候騎氣，自豫光臨，幸甚。謹馳疏不得具，宋儋白。

謹案右一帖，行草二十一行，二百六十九字。

閣帖署名，有不考帖字而誤者，陳寶戚巴陵王叔慎，長沙王叔堅，王著武讀慎爲懷，妄附長沙封爵，有不顯帖字而誤者，代中帖明標智永，而入之右軍卷內，有體古而誤者，李廌書十八字，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河東裴公紀德碣之文，而史論書六字，亦碑額中字，顧以溷託陽秦，不值一噓，有昧古而誤者，宋僧當唐開元時，有嵩山圭禪師等碑，乃不紀時代，上廟斯邈，其失考實甚，黃伯思、秦觀、樓鑰輩，後先刊駁，確有據依，今悉於卷中改正，至智果書五段，前後敍次參差，大觀合爲一通，亦殊未當，其書評或以爲梁武，或以爲袁昂，迄無定論，考墨池編，載武帝書評三十七人，與此正同，惟字句小異，時者云三十四人，而帖中重出曹喜、鍾繇，又增程邈，皆祇三十人耳，其布字大小不論，或謂之子母體，然古不經見，且不應狂怪乃爾，細觀書跡，正行草章，無一下筆，其中複字，筆勢略相似，疑亦聖教序之類集書爲之者，若山河一帖，乃集褚庠枯樹賦字而成，但別出基安性哉四字，而帖尾褚遂良述，又集書者妄增，因從右軍行成帖例，移置河南館末，御識。

乾　隆

釋文訂異

陳叔慎書，極是二字，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是字疑，又圖字與儆之儆皆摹失，又叔慎從史考正，顧作叔懷，非。

智永書，別從姜夔釋，一作子，非，顧從義作早，又智永從劉次莊釋，顧同邢侗云是智果，非。

智果書，自乏從袁昂書訂正，顧從義作足，非，又風帆亦從袁訂，按字書帆與範同，姜夔及顧俱作帆，非，又吳拖從顧釋，王澍作施，又經論之論，言勞甚明，顧作綸，非，又懷約從顧釋，一作均，非，又志其名之志，從姜夔釋，顧作忠，蓋因上我右勞鉤摹運筆之誤，又拨銳之銳，因避宋諱，缺末一鉤，大觀全，又索帥顧云當作蜻，靜蜻古通用。

盧世南去月帖，率從顧從義釋，王澍云，當是牽字，體雖稍合，而義不可解，又兩日亦從顧釋，成合兩日二字作曹，非，又望可從施宿釋，顧作耳，非，贊兄帖，學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孝，非，王澍云，當作存，而深辨草法與學不合，備考，又耳澍云當是之，義亦通，東顧帖，得力從王澍釋，顧從義作公力，或作卿力，於文義皆不甚可解，鄭長官帖，頓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垢，非，

歐陽詢蘭惹帖，蘭惹上一字，顧從義釋作諸，義不可解，按字體似詰，而文義當是詣，蓋鉤摹少尖耳，因釋作詣，存考，靜思帖，定須從劉次莊釋，施宿作顧，顧從義云，當作頃，又立具從顧釋，劉次莊合二字作意，足下帖，何當從顧從義釋，一作嘗，

褚遂良潭府帖，足言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當作去意，於義雖通，又汝狀之狀，從顧釋，或作兆，非，又重美二字，顧釋脫去，家姪帖，饒卻懷字，從顧從義釋，按懷本作懷，一作猥，誤，山河帖，折從顧從義釋，

徐嶠之書，止從王澍釋，云偶多一畫，顧作正，非，

薛稷書，鱗鱗二字，不按字書，顧從義云，二字一義，恐通用，殊未必然，按二字三國志俱作鱗，音茲，鱗鱗二字，蓋作書時偶未經意之誤，

李邕書，欲使之使，從顧從義釋，鉤摹微誤，按十二日以下，似另一帖，而帖末語又似未了者，因無可考，姑仍舊，

李陽冰敬州帖，敬從王澍釋，顧從義云，碧落碑有唐之唐，正與此同，但顧竟釋作唐，亦自未可，劉次莊作楊，施宿作剔，俱非，

宋僧書，且絕之絕，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當作紀，非，又不得具從顧釋，王澍云，當是不復一一，筆勢直下，故有似得，存考，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九卷共二十八帖二百一十五行二千卷二十四字

淳化閣帖第十

唐人及無名氏法帖

唐左卫府長史吳郡張旭書（舊列卷五第十六帖名今移舊二帖今厠入張芝四帖）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足下晚復不知疾痛如何深極憂難比也上下安之必得發耶

謹案右一帖草書四行二十四字

得足下十五日問爲慰僕前患差張旭書

謹案右一帖草書三行十六字

知汝殊愆且得還爲佳也冠軍豐暢釋當不得極蹤可恨吾病來不辨行動消不可耳

謹案右一帖草書六行三十三字

終年纏此當復何理耶且方有諸分張不知比去復得一會不謂竟不可恨汝還當思更就理一昨遊悉誰同故數往虎邱不此甚肅索雖希時面因行藥欲數處看過還復其集散耳不見奴粗悉書云見左軍彌數面聽故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六行八十七字

今欲歸復何適報之遣不知總散佳並侍郎耶言別事有及過謝憂勤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二十七字

二月八日復得酈陽等多時不耳爲慰如何平安等人當與行不足不過彼與消息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二字

唐太子少師京兆柳公權書（舊列卷四第十一標謹大夫今移故）

聖慈允許守官稍減罪責猶深凝懼精爽而言不一一減懸星卅弟處十四日敬空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二字

伏審姊妹八月定發弟與廿八弟同從行遠卅不勝抃躍今日元七來望弟速到極也願在路番閑不停滯幸甚未即展豁尚增悵恨不一一公權呈廿三弟廿六弟廿八弟卅弟處卅一弟遣不殊前要小楷後便送往空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行八十四字

奉榮示承已上訖惟增慶悅下情但多欣慰垂情問以所要悚荷難任儻有赤箭時寄及三五兩以扶衰病便是厚惠不具公權狀白

謹案右一帖行書六行五十一字

至十六日專到崇賢惟昭察謹狀十五日公權狀

謹案右一帖楷書二行十九字今附錄

辱問送及碑本兼虛獎逾涯但深反側因見鄧趙張如虛獎之說爲緣飾也幸甚不具公權呈

謹案右一帖行書六行三十六字

唐釋懷素書（舊列卷五第十五今移）

右軍云吾寫書過鍾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爲眞不如鍾草不及張所爲世之所重以其能懷素書之不足以爲道其言當不虛也

謹案右一帖草書七行四十九字

無名氏書（第一第二兩帖舊列卷五標何氏書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六帖舊俱列卷五標古無名氏今並移故第九帖舊列卷十第十一帖舊列卷十俱誤標汪鋒之書今並移故又古法帖內有兩帖與此之書僅一字存焉一則彼卷重出者其一則刪此而存彼）

投老殘年西崦已迫恢廓儻忽歸懷元壤澹爾冥滅竟不一言以此在懷拙爲其備於茲路唯有憑心他餘不能有益年將八十可以意求欲望長存何可得也道大難俗情見善從善如登見惡行惡如崩必須築意惰勤精進愛日惜力乃可獲耳吞聲飲氣不勞頓爾他便生異議速自詳答取竟勿滯留也十六日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三行一百二十字

去留深情故當取爾餘散靈停歲積故切思鋪三月下旬還非賒裹敍不遙南路行乃寂絕傷心

謹案右一帖草書五行三十七字

知賢弟至舍晚塞想顧之傷歎遂爾永推痛志春富陽范道長懷氣以小勝前日得此著大都尋常新婦

書寄物示諸人，散騎二君何時還，兄子皆佳，能數爲也。

謹案右一帖，行草八行，六十一字。

既移屋近西廳，微援裏地成大寬，援裏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染，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閤也。此屋之東，故應作牆，直步廊一壁太單，空園中彌宜移三間屋，故當不甚難，重複粗書圖如別耳。

謹案右一帖，行草十一行，七十五字。

足下既有意適閑曠，亦當忘暑耶。遊暢疎數，慰對者，卿少，吾今年病垂了，始小差，大小今床疾，婚忽移日耳。每每深望遠言，慰尚賒慨然。元昌寄與普介，勿勿書復。既與直人理略絕，何緣復有周旋理，長史斷閤，亦不減卿，唯公事時相瞻望耳。吾面信遂至今不著，不可解，計至故應必有書，但不知好惡云何耳，須得敬祖日夕還山陰，與嚴使知聞，頗多歲月，今屬天寒，擬適遠爲當，奈何奈何，爾豈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追求耳。

謹案右一帖，行草五行，四十二字。

孤不度德量力，欲俟義於天下，而措術淺短，遂至昌厥，然至於今日，志猶不息，若謂計將安出。

謹案右一帖，章草五行，三十六字。

亮曰：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故能尅紹，以弱爲強，今日擁百萬之衆，協挾天子而令諸侯，誠能不可與爭鋒也。

謹案右一帖，章草八行，六十一字。

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用，斯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益州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荊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西連巴蜀，東通吳會，此用武之國，而其不能治，天所以資將軍，將軍既是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來之大國，誠難至也。

謹案右一帖，章草十行，九十九字。

元度時往來，以此爲慰，與公使適還數日，具都下問，人情所愛，良可歎息。諸吳數問論，前來經日，極爲差云。仁祖欲請爲軍司，不知行不。

謹案右一帖，草書八行，五十二字。

元度何來遲，深令人疑懸耶。常復有理，因洞監多感，足下事甚善，然所造極難，想足下每思先後，卿豈須言親親不已意耳。安石停此過半日，猶得一宿，何物喻之，一十當浦送近道，所以致歎，賜諸懷見不可言，且不復得卿送，有語歎今此，奕上道。

謹案右一帖，草書十三行，九十四字。

淳化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當直中使就院賜御札八分千字文一卷，法帖一十卷，受恩如是，激節可知。乙卯閏六月十四日，太一宮齋晚臨南軒署。

謹案右跋行楷四行，五十六字，行間押公高之裔印。

蘇氏家藏子容題

謹案右題行書一行，七字。

右法帖十卷，得於吳興蘇氏，乃元祐丞相魏公家，第八卷後用公高之裔印，蓋言晁公高之後也。余假守濠須郡齋，刊魏公譚訓，內載公於相國寺得晉文簡賜本閣帖甚奇，且云文簡以閣書加遠祖名，未中禮，因考實錄，淳化二年，文簡自考功郎拜學士，四年五月，出知弁州，然則乃文簡在翰苑時所賜也。李洪德秀謹題。

謹案右題楷書七行，一百二十三字，前押晚翠堂印，末押李氏收掌李氏家藏二印。

宋搨第一眞蹟，丙戌王寅所融　同觀北海孫奉常家藏。

謹案右題二行，二十二字，首六字隸書，餘行書，上有晉府書畫之印，下有北海孫氏珍藏書畫印。

蘇公名頌，丹陽人，祖居泉州南安，父紳，葬丹陽，因家焉。元祐中拜相，史稱其器局閎遠，雖貴本養如寒士，嘗於相國寺得畢文簡公賜本閣帖，載所著譚訓中，後題蘇氏家藏子容題，筆法大似眉山，丁酉正月十四日記。

謹案右跋行楷六行，八十三字，末押北平孫澤退齋二印。

張旭前二帖，姜夔謂其非殷，亦非合作，論最平允。大觀合爲一帖，標作隋僧智永，豈未審帖尾旭自書名耶。後二帖舊誤作張芝，其筆勢縱逸，是長史而非伯英。因從米芾說更定。公權墨蹟帖，人以其末著誠懸而不名，多疑其僞，伯思據右軍敬祖帖，自稱逸少以證之，況此乃與其弟書，固不妨以字行耳。閣帖第五卷一標何氏書，兩標古法帖，何氏猶言何人，長睿之說極當。右法帖則本逸其名，因改標無名氏書，以殿全編。黃以投老二帖類歐陽詢，姜以賢弟帖類王獻之，米以移屋二帖類羊欣，皆出臆說，未可泥從也。敬祖郡陽二帖，視見子敬書，郡陽帖當屬之大令，因彌此以就彼，敬祖乃王導子武岡侯協，非子敬同時，與元度兩帖正相似，姑若闕疑之爲愈乎。孤不度德量力以下三帖，皆諸葛亮傳中語，章草並同，顧或作古帖，或標歲之，尤爲失考。今悉訂正歸一，其畢士安識語，爲茲帖權輿，蘇頌李洪王鐸孫承澤諸題跋，亦源流可溯，並命筆寫帖後，用示傳信，御識。

乾隆

初榻甘經賜文節，流傳七百七旬年，無雙善本教重泐，有數吉光幸獨全，並弄書軒茲數典，非關治道彼稱賢，由今觀昔徒佳話，議其蘭亭序一篇。

重摹淳化閣帖成，因並弄畢士安原本於淳化軒，詩以志事，壬辰夏御筆。

文軒題榜因名帖，石墨鐫華勝書年。鑑古一空淩派別，導化帖後，惟大觀本，盡考訂不精不詳，頗行，崇揚當知嫡次之息矣。訂譌都奉品評全。王著排次標題，此帖淳帖鼎帖之類，淳化，信有權輿賜集賢，今所摹刻宋閣刻本，乃華士安質論林學士時得賜者。榮甚陳劉事晉釋，未得鑑石並傳，其後劉次莊姜夔釋，亦非官本，臣今奉命音釋，附列帖中，實爲榮幸，祇慚未熟佩觴篇。

臣于敏中恭和。

釋文訂異

張旭晚復帖，復從顧從義釋，劉次莊姜夔俱作後。　十五日帖，前字旁多一曲，疑是鉤摹之失。冠軍帖，辨從姜夔，顧從義釋，辨當作辦，古通，又不可從姜釋，大觀合二字作處字，義雖較優，俱筆蹤率附，增改究失本真，不若仍從其舊，顧謂是王著誤摹，王澍謂著本摹作潛處，後人以紙幅短妄分，存以備考。　終年帖，復從姜夔釋，有作治字者，非，又比去從顧從義釋，姜作以去，又講道不意俱從施宿釋，姜作忘，顧作意，俱難通，又一昨從姜釋，顧云一本合二字作所，假於草法未合，又數處下空，顧云不能容看字，故提頭，又彌數從顧釋，王澍作彌若，存參。　欲歸帖，遣從顧從義釋，姜夔作追，字體不類，又不知亦從顧釋，姜作不具，又佳並從姜釋，劉次莊釋同，顧釋作往佳，且以爲劉鍇釋，俱非，又勒字似勒，王澍云是筆蹤少一折，論似確。

柳公權聖慈帖，敬空顧從義作問，王澍謂空字失下半，說較合，從之。　伏審帖，元七從顧從義釋，一作元叔，非，又展豁從朱家標釋，顧作劃，非，又悵悵從顧釋，按玉篇悵悵，惆悵也，或作悵悵，非，又後使從劉次莊釋，顧云後當作復，使一作便，俱非，又帖末一字，朱家標釋作耶，顧云一作言，體皆不類，王澍以爲當是空字，云唐宋人書帖多有之，其說爲長，因從之。

無名氏書投老帖，榮從姜夔釋，顧從義作榮，非，又不勞亦從姜釋，顧作身，非，又取蔑亦從姜釋，草體應如此，顧以爲疑何耶，又他亦從姜釋，陳與義作地，非。　去留帖，取爾從王澍釋，草法較合，劉次莊姜夔

釋作所。又思歸從姜釋。顧從義作怨歸。非。　晚寒帖。以從姜夔釋。以與已古通。王澍云。當是假字。筆駿省一折。存考。又兄子亦從姜釋。顧從義云。兄一作允。非。　移屋帖。塤。考字寄同薔薇之薔。姜夔釋作墻。非。又援姜云與圍同。顧從義訓作欄。王澍以本帖下圍字正作圍。此援字當如顧解。按欄爲階際句欄。及牡丹芍藥籬欄之類。其內安得有餘地起屋。考毛詩鄭風疏。園者圃之蕃。齊風疏。樊圃之樊。訓爲藩。爾雅釋言疏。圃外藩籬謂之園。而周禮大宰疏。亦有園其藩也之訓。是援與園同。正當作藩。難解。下文園字。乃同義而體互見。毋庸拘泥也。且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有插權當列墉句。更可爲援即籬之證。又直從施宿釋。劉次莊作宜。非。又空從姜釋。顧誤作恐。又盡從姜釋。劉作盡。一作盡。俱非。　閑曠帖。忘暑從姜夔釋。劉次莊作惡暑。非。又獻對從顧從義釋。姜作至。又者卿者從王澍釋。卿從姜釋。又垂下一字。澍作了。劉姜俱作耳。施宿云。與下文耳字草法異。似澍說爲長。從之。又今床今從姜釋。床從澍釋。姜釋作度。草法不類。劉釋作會使。可疑。又每每從劉姜釋。施作每日。非。又昌寄與音介。昌從施釋。劉作過寄。與從劉釋。姜以昌寄與三字作日具問。可令五字顧作昌之問可令。音介亦從劉釋。音顧作晉。介一作分。俱存考。又勿勿從姜釋。姜據顏氏家訓引說文云。怠遽者稱勿勿。又引蔡邕注。勿勿猶勉勉也。或作忽忽。又作怨怨。皆不及姜訓之合。又與直與從劉釋。姜作即。直從姜釋。劉作宜。又略絕從劉姜釋。施作略紀。非。又面信從劉釋。姜作面促。又須得從劉姜釋。米芾云。當作欣白。與上一帖習羊欣書。按帖卷八內即有羊欣書。其結體及署名。與此習不類。未足爲羊書之證。惟須得二字。蓋意未了。其下或尚有脫簡。蓋此帖類考處甚多。或筆駿未完。或鉤摹稍失。其諸家互異者。皆未能確切可信。不得不存疑俟考耳。　敬祖帖。使知從劉次莊釋。顧從義云。唐摹一本作君。文義爲優。而草法不合。　度德帖。俟從姜夔釋。顧從義因史文作信。遂以俟爲右仲字。非。又措術諸釋皆同。史作智術。又右謂亦從姜釋。顧作若。　亮曰帖。曰從姜夔釋史文正體。劉次莊施宿作白。非。又桀與傑同。此字鉤摹有缺。又袁紹從劉姜釋。顧從義作表。雖字體相合。與史文異。豈表謂劉表。作書者別有據耶。存考。又協從劉釋。史文無此字。或是筆誤。而文又與從史文及姜釋。劉作久。非。又峰從顧釋。施云。與峯通用。　江東帖。以歷之以。與已通。又盡從劉次莊釋。一作逮。又西連帖作武。用武帖作連。俱有史文可據。蓋摹刻時倒置也。又著從劉釋。玩字體類若。但與史文不合。未可改易。來之大國八字。諸葛傳所無。王澍以爲亦如帖首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俱妄人所加。但此句無甚關礙。仍存其舊。　往來帖。諸吳從陳與義釋。劉次莊作從。

來遲帖。令從顧從義釋。劉次莊作足。又當復從王澍釋。顧作當。謂又卿從黃諫釋。顧作公。非。又半日從劉釋。黃作已。又喻亦從劉釋。顧疑作瓜。非。又一十亦從劉釋。字畫雖似。而義難曉。顧合作早。亦非。又送從顧釋。黃作道。又近亦從劉釋。施宿作迎。非。又歎亦從劉釋。黃作鄰。澍從之。疑是邑勞少折。又奕從者釋。顧作貪。亦不甚合。此帖字體可疑。文義難解者頗多。或當時排次脫誤。或上石鉤摹舛缺。俱無可考證。姑就諸家皆釋中擇其近似者錄之。仍識以存疑。

乾隆鑑賞
淳化軒圖書珍秘寶

乾隆三十四年，歲在己丑春二月。奉
敕校正宋淳化閣帖。初搨模勒上石。

謹案第十卷共二十二帖一百七十八行一千二百八十七字。

淳化閣帖。自唐以上。名書大備。昔人稱其精神完足。機勒逼真。爲諸家法帖之冠。顧初搨傳世絕尠。而後來翻刻。支派紛歧。去之愈遠。大觀帖世所推許。而孫承澤尚謂遜淳化樸氣。他無論矣。至若初本之爲石爲木。論者斷斷莫定。考王應麟玉海云。淳化初。求先賢墨蹟。爲法帖十卷。命工勒石。與帖尾所識上石者正合。夫曰上石。則非木板可知。人或泥於歐陽修集古錄鏤板語。轉相傳會。若翻木板銀錠鐵之說。不一而足。甚而趙孟頫以爲題曰上石其質本也云云。尤整於理。復何庸深辨乎。又太平興國時。因詔搜訪圖書。諸州各有所獻。而昇州則獻王羲之獻之及桓溫等十八家石版書迹。此帖未嘗不有所取資。好奇者遂以南唐昇元帖爲淳化祖刻。抑亦鑿矣。我皇上宵旰幾餘。時親翰墨。於古今諸大家臨倣都徧。脅美集成。嘗輯石渠珍祕。鐫列貞珉。嘉惠來學。三希墨妙兩帖。海內夙已奉若珠璧。茲以淳化閣帖日久湮晦。而內府舊藏賜畢士安本。搨法佳妙。蘇頌李洪諸跋。亦微而可信。王鐸定爲宋搨第一。顧人罕得親也。爰命臣等排校選匠。重鉤鐫摹。不爽秒黍。又以王著昧於考古。舛謬滋繁。米芾黃伯思糾而未改。大觀刻本。訂而不詳。重爲名帖之累。並勅臣等審勘參稽。旁及音釋。訂一卷成。上加以折衷。次第評隲。識諸册後。於凡體例世次名系。爲里以及譌編錯出之陋。悉爲辨改。燦然各當。工始於乾隆庚寅春二月。迄今壬辰夏四月告蔵。搨仿宋搨法。得四百部。用廣流傳。於是七百餘年之名蹟。重復舊觀。而精鑒則勝於昔。又以多而足珍。操觚者咸得仰星雲之麗。識萬世士林之幸。而因帖名軒。搆廊列石。亦淳化刻本

之幸。臣等稽以編校微勞。綴名簡末。尤詞臣稽古之榮幸云。臣于敏中臣王際華臣裘曰修恭跋。

臣謹案集帖至宋始盛。如雪溪寶晉齋秘閣諸名。傳者絕尠。獨淳化祖刻。自南唐昇元帖而後。鑲集最爲美富。當宋太宗時。侍書成都王著。名在周越右。尤善雙鉤。能效眞本。相傳智永千文其所補小字樂毅論即其所摹也。下此則蔡京所摹大觀帖。姜妃稍步。古意寖失。遠不逮矣。顧王著工於仿古。昧於察審。編次亂繁。所在列陳。當時米芾、黃長睿、秦觀。各有專書。以糾其失。其他見於古今詩文及說部筆記者。指摘不勝枚舉。我皇上幾餘游藝。時反臨池。集字學之大成。訂書法之盤錯。爾此三希堂墨妙軒二帖。石渠所輯。悉以津逮秘林。復取內府所藏閣帖。選其初搨最精者。爲淳化四年賜翰士安本。選工摹勒。俾逼真觀。特命內廷諸臣于敏中等。詳加考正。欽定諸家世次。分識卷端。史論書評。相爲表裏。其有闕疑。悉令仍之。並勅董採諸家釋文。依字旁注。一一析其異同。折中至當。用嘉惠海內操觚之士。刻成。摹石於長春園之含經堂後。修廊蜿蜒。羅列琳琅。適如其數。復親灑帝鴻之墨。製爲淳化軒記。發明因帖命名之意。而於上法唐虞。化成天下。諄諄三致意焉。一翰墨之考稽。而法戒昭然。大聖人卽藝見道之深裏。有默契乎義畫禹書之衷者矣。臣以親覩摹勒。蒙恩頒示。仰見我皇上闡微佳話。則寶與並列。發矇承學。斯鉤趯不遺。若卷首降晉宣帝泊脩稽王於位列。春秋大旨凜然。至鑒裁之精。摹勒之妙。萬世學書者所當奉爲繩尺。臣無庸贅一辭焉。臣林栖老圃。樂觀厥成。得挂名於石。爲勝榮幸之至。臣錢陳羣拜手稽首恭跋。

衛夫人筆陣圖

撰人不詳

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典莫匪乎銀鈎。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邕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閣於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剛李斯筆妙更加潤色摠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澗中兎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視取前涸新石。潤澤相兼浮淳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強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鮑郡之麻紙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芟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流小善墨者不寫善寫者不墨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猶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二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橫陽然其實有形

丶　如高峯墜石磊磊然實如崩也

ノ　陸斷犀象

乀　百鈞弩發

丨　萬歲枯藤

乁　崩浪雷奔

フ　勁弩節節

右七條筆陣出人斬所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圖備如蒙法飄颻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頸鉤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運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無俾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孫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作

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翼先來書惡書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真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鈎連不斷仍須稜側起復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鈴字摠覓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遥擲筆作之其草書亦復須策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鉄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北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聞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

後少歐率更結體雖大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少楷而輸墨灑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已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乎劲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無助而魏晉風軌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爲奇妙近世亦有倣之者則俗濁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出孫過庭書譜

又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鋒藏鋒僵則鋒出一起一倒一轉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便不是書又如口音圍當行草時尤當戢其稜角以寬闊圓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洞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王示之與衣以至秦奉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深淺長短使用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出孫過庭書譜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動則有力圓則妍美子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同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之助也出孫過庭書譜

臨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濃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嘲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朝夕縈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塡本須精意摹搨迺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怠經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鄧琴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大小無不一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今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其可奇哉雙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受於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芒主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脈稍致意焉出孫過庭書譜

墨藪

唐 韋續 纂

墨藪目錄

五十六種書第一
九品書人第二
書品優劣第三
續書品第四
梁武帝書評第五
書論第六
論篆第七
用筆法并口訣第八
筆陣圖第九
又筆陣圖第十
張長史十二意法第十一
王逸少筆勢傳第十二
指意筆論第十三
王逸少筆勢圖第十四
筆意第十五
晉衛恆等書勢第十六
飛學第十七
貞觀論第十八
書訣第十九
徐氏書紀第二十
唐朝書法第二十一

墨藪

五十六種書第一 并序

自三皇已前，結繩爲政，至太昊，文字生焉，所以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以代結繩之政也。故字有六文，一曰象形，日月是也，二曰指事，上下是也，三曰諧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又云字有五易，蒼頡變古文，史籀製大篆，李斯製小篆，程邈隸書，漢代作草，是也。其八體者，更加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佛信，是也。并大小篆爲八，後漢東陽公徐安于搜諸史籍，得十二時書，皆象神形，又加三十三體，共定五十六種書，列于後。

一、太昊庖犧氏，從龍之瑞，始作龍書。

二、炎帝神農氏，因上蒐羊頭，山始生嘉禾八穗，作八穗書，用頒行時令。

三、黃帝史蒼頡，寫鳥跡爲文，作篆書。

四、因卿雲作雲書，亦黃帝時也。

五、少昊金天氏，作鸞鳳書，以鳥紀官，文章衣服，取象古文。

六、科斗書者，因科斗之名，故飾之以形，不知年代，或云顓頊高陽氏所作。

七、帝嚳高辛氏以人紀事，作仙人形書，車器衣服皆爲之。
八、帝堯陶唐氏因軒轅靈龜負圖，作龜書。
九、夏后氏作鐘鼎書，以鐘鼎形爲象也。
十、殷湯時仙人務光作桐雍書。
十一、周文王吏史佚作虎書，有虎不害人，名臨虞，因茲始也。
十二、周文王亦嘗衍書集，武王丹鳥入室，以二蘚瑞，故作鳥書。
十三、周法魚書者，因嘉鱗躍舟所作。
十四、填書者，亦周之媒氏作，魏韋誕用題宮闕，王廙王隱皆好之。
十五、大篆書，周宣王臣吏籀所作也。
十六、複篆書，亦吏籀所作，漢武帝用題建章闕。
十七、殳書者，伯氏所識，文紀勿武記殳，因而制之。
十八、小篆者，周時所作，漢武帝得汾陰鼎，即其文也。
十九、仙人篆者，古者所有，李斯善辨古文字，改爲篆形也。
二十、麒麟書者，魯西狩獲麟，仲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弟子申爲素王紀瑞所製書。
二十一、轉宿篆者，宋司馬以熒惑退舍所作也，象運花未開形也。
二十二、蟲書者，魯秋胡妻漢霍所作。
二十三、傳信鳥跡者，六國時書節爲信，象鳥形也。
二十四、繆篆者，李斯嘉寫始皇碑序，皆用此體。
二十五、小篆者，李斯刪古文，始皇以斯嶧名山皆此書。
二十六、刻符書者，鳥頭蟲脚，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印璽。
二十七、古隸書者，秦程邈獄中變大篆所作，始皇嘉焉，拜侍御史，徒隸之書，今正書也。
二十八、徒隸之書，因程邈幽囚，爲徒隸書也。
二十九、署書者，漢蕭何所作，用題蒼龍白虎二闕。
三十、摹書者，行草之文也，晉衛瓘索靖善之。
三十一、氣候書，漢文帝時，令蜀郡司馬長卿探晨禽屈伸之體，升伏之狀，象四時爲書。
三十二、芝英書者，六國時，各以異體爲符信所製也。
三十三、靈芝書者，漢代有靈芝之三種，植於殿前，遂歐芝房之曲。
三十四、金錯書者，右之銘，周之泉府，漢之銖兩刀布所製也。
三十五、尚方大篆者，程邈所述，後人倣之斯法焉。
三十六、鵝頭書者，與倭波皆詔版所用，漢尺一之簡是也。

三十七、倭波書即版書，狀如連文，謂之倭波。
三十八、蚊腳書者，尚書詔版也，其字仄纖，垂下有似蚊腳。
三十九、垂露篆者，漢章帝時曹喜作也。
四十、懸針篆者，亦曹喜所作，有似針鋒而名，用題五經篇目。
四十一、章草書者，漢齊相杜伯度攬蔡所作，因章帝好焉，章誕謂之草聖。
四十二、飛白書者，蔡邕待詔見門下吏墨帚成字所作。
四十三、一筆書者，張芝所製，其狀崎嶇，有循環之狀。
四十四、八分書者，王次仲所作，魏鍾繇謂之章程書。
四十五、蛇書者，魯人唐終夢蛇繞身，寤而作之。
四十六、行書者，王之小譌也，鍾繇謂之行狎書。
四十七、散隸者，衛恆所作，跡同飛白也。
四十八、龍爪書者，晉王右軍所作也。
四十九、葉及行隸者，鍾繇變之，羲獻好之。
五十、八體書者，二王重變行隸，及蟲體所作也。
五十一、草書者，王羲之師古亦甚善。
五十二、虎爪書者，王僧虔擬龍爪所作也。
五十三、鬼書者，宋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上有篆，似八分也。
五十四、外國梵書者，阿焉魏王之所授，其形似小篆。
五十五、天竺書者，梵王所作，湟盤經所謂四十二章經也。
五十六、花書者，何東山胤所作。

九品書錄二

古創意製字，務在形質，自夏禹之後，乃精妙閒生，體操屢移，實難具美，今繼真約古，品藻錄其長，分爲等，皆旁通上中下，總一百九人，列之于後。

上上十九人

夏禹作象形篆，以銘鐘鼎。
周史籀大篆。
高辛神堯皇帝行隸。
魯司寇文宣王大篆。
太宗文皇帝行草。
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八分。

秦相李斯小篆。
後漢崔瑗隸草等書。
後漢蔡邕隸篆八分。
後漢杜伯度章草。時稱草聖。
後漢王愔正隸草。
後漢師宜官正隸。
仙人務光倒薤篆。
漢張芝草。
魏梁鵠八分。
魏鍾繇正書散隸。
吳皇象八分。
王羲之正書行草飛白。
唐張旭大小草正書。

上中十三人

秦程邈正行。
漢蕭何署及草隸。
漢武帝正篆。
後漢張昶八分及草。
後漢王次仲正隸及八分。
魏韋誕正章草及署。
晉索靖行書。
晉衛瓘行草隸。
晉李矩妻衛夫人正行。
晉羊衜母蔡夫人正書。
晉衛恆隸書草書。
齊王僧虔行草。
晉王獻之行草飛白。

上下十三人

漢武帝行草八分。
漢張彭祖行草。
魏鍾繇八分。
晉庾亮妻荀夫人正行篆隸。
晉庾翼行草。
晉謝安行草。
晉桓溫行草。
晉樊安吉正草大篆。
宋羊欣草隸。
陳智永禪師正草。
晉王洽八分隸。
梁武帝正行草篆。
晉庾亮行草。

中上十四人

後漢張昶正草。
晉王克行草。
晉阮籍行草。
晉嵇康草。
晉劉伶行草。
晉王曠行隸。
晉王凝之行隸草。
晉王徽之行隸草。
宋史稜行隸。
齊蕭思話行草。
歐陽詢正行。
陸柬之行草。
褚遂良正行隸草。
虞世南正草。

中中十一人

後漢崔瑗行。
後漢皇甫規妻馬夫人行隸。
後漢趙襄行隸。

吳大帝孫權行草。
晉阮咸行草。
晉王戎行草。
晉郗超行草。
宋王藻之行草。
梁蕭子雲行隸。
陳阮研正行。
周庾信行及草。

中下十二人

後漢崔寔行隸。
吳大帝孫權行隸草。
晉桓玄行隸。
晉郗愔行隸。
宋謝靈運行隸。
齊周顒行草。
陳沈君理行草隸。
賀知章大行。
陸彥遠行草。
梁陶隱居行草。
陳蔡聖正行草。
仙人司馬錄師正及大篆。

下上八人

魏鍾繇行隸。
晉陸機行草。
謝蘊行草。
晉郗愔妻傅夫人正篆。
齊張融行草。
梁簡文帝行隸。
邵陵王行草。
陳張正見行草。

下中十人

吳王孫皓行隸。
晉王子敬行隸。
晉山濤行隸。
齊武帝行草。
齊丘遲行草。
梁庾肩吾隸行草。
梁陸倕行草。
隋智滿行草。
房玄齡行草。
薛稷行草。

下下九人

蜀相許靖行草。
晉虞綽行隸。
齊王僧行草。
晉康昕行草。
齊蔺靜行草。
北齊劉逖行草。
周鮮于斯產行草。
張士儁行草。
北齊魏夫人正行。

書品優劣第三

篆一人

李陽冰書。若古鼎倚物。力有萬夫。李斯之後。一人而已。

八分書五人

梁張盧昇卿如驚波往來。巨石前卻。
韓藏用如靡潤花妍。煙凝脩竹。
史崔如枯木崩沙。閒花映竹。
擇木如魚開萍葉。鳥散芳洲。
惟則如鴈足印沙。深淵巖魚。

眞行書二十二人

薛稷如風驚蓮花，雪惹山柏。
蕭誠如舞鶴交影，騰猿在空。
韋陟如蟲穿古木，鳥踏花枝。
李邕如華嶽三峯，黃河一曲。
蔡隱如古留放意，自如一家。
宋儋如暮春花發，夏柳低枝。
徐浩因多精熟，無有異趣。
顏眞卿如鋒絕劍摧，驚飛逸勢。
沈千運如饑鷹殺心，忍瘦筋骨。
關操□如淵月沉珠，露花濯錦。
鄭虔如風送雲收，西崔月上。
李璆如垂藤着地，枯木將折。
吳郁字體綿密，不謝當時。
賴文雅如騰沙噴霧，翻浪揚鬚。
賀知章縱筆如飛，酌而不竭。
何昌裔子敬餘波，時時可觀。
宋之問天性卓絕，而功未深。
張從申遠近稱善，獨步江外。
李濟吉變化自逸，代有斯人。
釋玄悟骨氣孤雄，迥出時輩。
釋湛然子雲之後，難可比肩。
釋崇節臨寫逸少，時有亂眞。

草書十二人

張旭筆鋒詭怪，點畫生意。
孫過庭丹崖絕壑，筆勢堅勁。
張懷瓘繼以章草，新意頗多。
張芬孤松鬱鬱，身弱草衰。
張彪風雀翻成，藏筋露骨。
鄔彤寒鴉栖木，平崗走兔。
陸柬之驚波躍魚，深水潛龍。
史陶逸氣雄振，超然不羣。
梁耿錯落魚文，縱橫鳥跡。
釋懷素援毫舉電，隨身萬變。

結書品第四

上品上六人

張芝 草章。 鍾繇 眞正隸八分。 衛之 瓘瑾。以上三人出博。
欽之 程邈 崔瑗

上品中七人

蔡邕 索靖 梁鵠 鍾會 衛瓘 韋誕 皇象

上品下十一人

崔寔 王廙 王洽 鄧愔 李式 庾翼 衛夫人 羊欣 歐陽詢 虞世南 褚遂良
張昶 衛恆 杜預 張翼 鄧嘉賓 阮研 漢王元昌

中中品十二人

謝安 康昕 桓玄 丘道護 許靜 蕭子雲 陶弘景 釋智永 劉珉 房玄齡 陸柬之
王知敬

中下品七人

孫皓 張超 謝道韞 宗炳 宋文帝 齊高帝 謝靈運

下上品十三人

陸機 袁崧 李夫人 謝朗 庾肩吾 蕭綸 王褒 釋智明 房彥謙 殷令名 張大隱
顧靜文 錢毅

下中品十人

范曄 蕭思話 張融 梁簡文帝 劉遜 王晏 周顒 王僧孝 釋智果 庾綽

下下品七人

褚淵 梁武帝 梁元帝 沈君理 陳文帝 張正見 劉穆之

梁武帝書評第五

鍾繇書如雲鶴游天，羣鳧戲海，行間茂密，雲亦難過。

王羲之書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闕，是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張芝書如漢武愛道，遇鼎欲仙。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

韋誕書如亂威虎拔劍拔弩張。

嵇子安書如危峯孤日，孤松一枝，荆軻負劍，壯士彎弓，雄人獵虎，心懼猛烈，鋒刃難當。

羊欣書如美家婢作夫人，不識位置，而舉止差澁，終不似眞也。

李鎮東書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似刻金銀，乃有舒慢勢。

王獻之書，逸氣超羣，無人可擬，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不可耐何。

王僧虔書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爽爽有一種風氣也。

索幼安書如飄風忽舉，鱗鳥乍飛。

顏倩書如貧家美女，無妨可愛，少之珍羞。

阮研書如貴門失品女，不復排突英賢也。

王褒書，悽悽風流，而勢不稱貌，意深王澄，猶未當妙。

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羣鷗而自退也。

鍾會書有十二種意外奇妙。

陳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

蕭特進書，雖有家風，而風流勢薄，納如大小王，安得相似。

王彬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轉也。

范懷約書有力，而行草無功。

施肩吾書如新亭倉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意態便生。

柳渾書，縱橫磊落，大體不凡，而意未備。

鄧愔書，得正甚純，而取妙特難，雖散風氣，不無雅素。

庾肩吾書，長懼收斂，少得自充，勁未精能，去蕭蔡遠矣。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愛風範，然不寒乞也。

蔡襄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縮退。

張旭書如辨士對敵，辭語不回，得心會理。

薄紹之書，亦有一生風氣，未爲冠絕也。

又評書

陸彥遠　韓滉　顏真卿　賀知章　張從申　陸長源　永禪師　史淩　辨才　歐陽通　袁行儉　董偓　韓澤　徐浩　懷素　趙模　崔邈　齊推　歸登　張弘靖　鄭餘慶　王參元　柳宗元

殷睿　左貞宗　皇甫陽　袁遜　盧左元　釋惟則　儲伯陽　裴信　劉伯鸞　蕭結　李則　李巢　章巢卒　吳通玄　通玄　雷威　李泌　褚胥貞　長文　夏侯玄　姚向　許康佐　李戎　歸融　楊敬之　鄧綱　裴諤　權璩　賀拔惠　封敖　寇章　李景初　房眞甄　柳公權　李虞　劉夢錫　楊泰　柳公綽　崔章　段環　賈易　馬著　高元裕　裴休　李倡　張道　李安章

畫論

畫論第六

書仲尼師書，始自羲皇之王天下，煥乎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罕生，秦漢之時，書體明出。玄猷冥運，妙用天資，追虛補微，鬼神不遺其潛匿，骨通應變，言象不測其存亡。奇寶益平東山，明珠溢乎南海。其道有貴而稱聖，其跡有祕而莫傳。理不可盡之於詞，妙不可窮之於筆。非夫通玄達微，何至於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殺而論之。夫樹草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竒獸乎。況人倫乎。猛獸捨鳥，神彩自異，書道法此，其古文籀篆，時罕行用，皆闕而不論。論者眞正行草之間，或纔風一毛，鱗鴻片甲，亦無所不錄。其有名迹俱顯者，一十九人，列之于後。

崔瑗　張芝　張昶　蘇靈　鍾會　韋誕　皇象　衛瓘　嵇康　衛夫人　索靖　謝安　王羲之

于敦　王廙　王洽　王珉　王羲之　王獻之

若然，則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超越此中數子，各能凌飛萬里，榮隱百代，唯逸少筆跡遒潤，擅一家之英。天資自然，風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固天下罕於知音矣。昔爲評者數家，既無文書，則何以立說，何爲取象，其妙髣髴其形，似知其門而未知其奧，是以言論不能辨明，夫於其道不通，出其言不所，加以辭寡典要，理乏相研，不過稱哲之殊能，況有丘明之新意，悠悠之說，不足動人，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意以見其志，筌之即令了然，若與面會，則有智昏哉麥，混白黑於胸襟，若心悟精微，闡古今於掌上，玄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於杳冥之間，豈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聰，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夫謂聖人之語，不如親聞其言，評先賢之書，必不能盡其深意，有千年明鏡，可以照之不疲，琉璃屏風，可以洞徹無礙，今雖銓其品格，豈獨稱其才能，皆先其天性，後其習學，縱異形奇體，輒以情理一貫，終不出於洪荒之外，必不離於工拙之間，然智則無涯，法固不定，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眞書

逸少第一　元常第二　世將第三　子敬第四　士季第五　文舒第六　茂弘第七

行書

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　元常第三　伯英第四　伯玉第五　季琰第六　敬和第七　茂弘第八

安石第九。

章草書

子玉第一　伯英第二　幼安第三　伯玉第四　逸少第五　士季第六　子敬第七　休明第八

草書

伯英第一　叔夜第二　子敬第三　處仲第四　世將第五　仲將第六　士季第七　逸少第八

伯英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爲少也，有摧輪草意之妙，後學得源獨其中，宜爲第一。

或問此品之中，諸子豈能悉過於逸少，答曰，一人之身，材有長短，諸子於草，各有性識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工夫又少，雖間發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眞行故也，舉世莫能曉悉，以爲眞草一概耳，若斯見與諸子雷同，則何類有論，今製品格，以代權衡，於物無情，不饒不損，惟以埋伏，頗能面質，莫合規於玄匠，殊不顧於鬥俗，無眼有耳，但聞是逸少，必闇然懸伏，何必須見，見與不見，一也，雖自謂高鑒，傍觀如三靈孩兒，敢揭鼎鼎之聲重哉，伯牙鍾子期不易相遇，造章甫者，當令衣冠之士，本不爲於越人也，然草書與眞書有異，眞則字終章，亦終，草則行盡勢不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爲體，以變化爲用者，類雲霞聚散，觸類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岩谷相傾於峻險，山川各務於高深，籠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展縱橫之勢，或托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莫能抑其高，雖妙算莫能量其力，是以無爲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具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芒，而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子敬年十五六時，容自其父曰，古之草草，未能宏過，今窮尋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案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通變，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眞，雖方通閑，在乎季孟，兼眞者謂之眞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閑張於行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當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爲風流者也，逸少秉眞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變和，子之神變，皆古今之絕也，世人雖不能甄別，但聞二王，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僞立，名不可虛成，然荊山亦有玉石，或價雖同瓦礫，或價貴重連城，其八分即二王之石也，子敬沒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此體頗尚，而靈運尤爲秀傑，近者處世南亦工此法，或在長沙公府，可以起速，或四海尺牘，千里相聞，迹乃含情，言惟敍事，披封不覺，欣然獨笑，雖則不面，其若面焉，妙用玄通，隣于神化，然此論雖未足搜索至眞之理，亦可謂張皇妙鑒之門，但能精求，自可意得，思之不已，神將告之，理與道通，必能靈應，有志小學，豈不勉歟，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僕雖不能其事，而輒言其意，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遲鈍及峻險，或少波勢及縱逸，學者宜自損益也，異能殊美，莫不備矣，然道合者千載比肩，若死而有知，豈無神交者耶，逸少草有女郎才，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貴人君子，非恐於此而智於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也，書道亦爾，雖賤於此，或貴於彼，鑒與不鑒也，智能雖定，賞遇在時也，穆叔夜身長七尺八寸，美音聲，偉容色，雖土木形體，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加以孝友溫恭，吾慕其爲人，常有其草寫絕交書一紙，非常寶惜，有人與吾兩紙王羲之書不易，近於李造處見全書，了然知公平生志氣，若與面焉，後有達識者，覽此論，當亦悉之，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論人才先文，而後墨，羲獻等十九人，皆兼文

吾志於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論榜摹刻而已，縱想聖達立卦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照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鋪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眉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攜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有成，可謂通三才之品彙，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沒塚蒙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持束爲柬，亦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適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搦筆長嘆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累聖，遠茲八葉，天生剋復之主，人稟維新之命，以治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時乂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萬代之後，無所指從，仰聖朝之鴻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

論篆第七　將作少監李陽冰

墨藪　二五

王次仲、秦始皇時製八分，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又崔子玉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二家俱言後漢，而兩帝不同。又王次仲，始皇時，載序仙記，始皇徵不至，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出在檻外，翻飛而去。又漢世頗有二王次仲，善隸書，始變楷法，至靈帝好書，將多能者，而師宜官甚矜其能，每書慨削其柎，梁鵠乃徙倚板，飲之酒，候其醉而寫其柎，鵠亦工書，至選部尚書，曹操平荊州，假司馬懿在祕書，只勤書自劾，曹公常懸帳中及釘壁間，以觀之，謂勝宜官，鵠字孟皇，魏宮殿額皆鵠書，秦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尚書漢朝祕藏，不得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尚書，校以示淳，而淳不別，敬侯謂觀書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蒼山及銅人銘，皆李斯書也，漢建初年，曹喜少學於斯，亦善書，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誕以能書潤補侍中，魏氏寶器題名皆誕書，宋又有蔡邕採斯喜之法，爲古今雜行形，然精審理閑，不如淳也，其序隸書有上谷王次仲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時好書，多能者，而師宜官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筆，蘸酒家飲，肉書其壁，觀者以售酒直計錢，足而滅之，梁鵠續其本以工書，其序書曰，漢興而有章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伯度號善作篇，復有崔瑗崔寔二人皆稱習杜氏，然字甚多而體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恩思而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爲寶之，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仲將、伯英弟子，有名於世，殊不及文舒也。

用筆法并口訣第八

秦丞相李斯曰，夫書功之微妙，與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得可而聞矣，自上方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不多識，今則刪略繁者，取其合理，參爲小篆，凡書非但篆結，終藉筆力，變情造筆經，猶用簡略，斯更脩改，望益於世矣，夫用筆之法，先急回後疾下，如臨鑿鵠，屈之自然，不得重改，於脚如遊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捲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可見矣，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斯書墨功紀石云，吾死後九百四十年間，當有一人替吾迹焉，前漢蕭何善篆籀，與張子房、蒯聵等論筆道，夫筆者，意也，書者，心也，力者，通也，書者決也，何爲殿成，覃思三月以通其神，視書如流水，何更以禿筆書，常自爲之，後蔡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寫，李斯并史籀等用筆勢，喈得之不食三日，唯大叫歡呼，若對千人，喈觀誦三年，便妙達其理，用筆持要，當漢代善書者，咸異焉，喈自寫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於會稽作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急於事，雖中山兎毫不能佳也，次須默坐靜思，隨意擬議，言不出口，氣不再息，沈密若對人君，則無不善矣，字形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刀戈，若強弓之末，若水流雲，若日月勢，縱橫有象，可謂書矣，魏鍾繇少師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還與太祖、邯鄲淳、韋誕、孫子荊、胡昭、杜畿等議用筆法，繇見蔡伯喈筆法於韋誕坐上，自槌胸三日，胸盡青，因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苦求之不得，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便妙，繇曰，豈知用筆而爲佳也，故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隔死乃於雲中出以授其子會，謂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讀他書未終，盡學其字，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爲之，繇解三色書，然最妙者八分也，點如山頹陷，擿如雨墜，磯動如絲，幢重如雲霧，去若鳴鳳之遊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璨璨分明，遙遙遠映者矣。

用筆陣圖法第九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鬬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若來稟當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故迹，每畫一波，當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屈折如鋼鐵鉤，每作一帝，如萬載枯藤，每作一放縱，如驚蛇之逸水，翼先來書惡，書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翼誦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與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虫蛇，相鈎連不斷，仍須稜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小大一等，每作字須有點處，宜作餘字總意，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須象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急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即直過，雖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盤石波而已，其盤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垂尾波，其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義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見蔡邕石經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獻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遂成書工，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遺教子孫耳，可藏石室，千金不傳。（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出、）

筆陣圖十二章第十 并序

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作筆陣圖曰，予告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略脩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凡諸字勢，猶有十二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旨，錄其便益，或變體處多，舉樣其本，轉筆處衆，莫識其源，懸針垂露之狀，雖爲殺制，揚波腕氣之勢，足可迷人，故辯其由，塡愈骨肉之疾，今書藝數論一本，及筆勢論一篇，貽閑之心，勿播於外，緘之篋笥，不可示諸知友，窮研靈摘，省功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之者，兩月即見功成，大無鑒性者，百日亦亂其本，此之筆論，可謂宝寶家珍，學之祕之，世有名譽筆劍久矣，始免有成，研精覃思，考諸規矩，存其要略，吾作此本初成之時，有丹陽僧來吾不復與，後同學張伯英欲求見之，吾云失矣。

創意章第一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策也，揚

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賊令也。屈折者、殺戮也。點畫者、磊落也。戈旆者、斬斫也。放縱者、快利也。著筆者、調和也。頓角者、賊捺也。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偏正腳手二偏少得形勢。三偏須假本趣。四偏加其遒潤。五偏兼加抽拔。如其生澁。筆下不滑。兩行一度創臨。唯須筆滑。不得計其偏數。

啓心章第二

夫欲學書之法。先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勢大小低仰。平直振勁。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如算子上下方正。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書未曾書作此書。縱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見絲。即潛心故迹。每畫一波。常過三折筆。每作一點。皆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槊。每作一戈。如百鈞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墜石。屈折如鋼鐵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走行之趣驟。狀如驚蛇之逐水。激楚浪以成文。妙似蛟龍之宛轉。勇要鷙鳳之徘徊。擺撥似驚雷之擊電。此乃飛空妙密。頃刻浮沈。統攝鎔鑄。皆發其意。能使昏迷之輩。漸覺精心。博學仁儒。顯然開朗。

觀形章第三

觀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聆顏。高低有趣。分均點畫。遠近相須。播布研精。調和筆墨。鋒纖來往。疎密相當。鐵點銀鈎。方圓周密。起筆下鋒。忖度尋思。引說蹤由。永傳古今。智者藥身益性。方懷浸潤之深。愚者不俟佳談。如閻處之觀錦。生而如若發憤。學而悟者忘食。此即妙中加妙。新中更新。欲書錦字。本領爲先。盡說安危。務以平穩爲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字之大小。雖得其勢形。大字促之令小。小字放之使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如長舟之纜小溜。豎則直。若泰笋之抽塞谷也。

點說章第四

夫著點皆須藏落。似大石之當於衢路。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如爪瓣。又如栗子。存如鸚口。尖如鼠屎。如斯之類。各稟其儀。但得多少。學者開悟。

處戈章第五

夫處戈之法。落笔我義。如長松之倚谿谷。似欲倒也。復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箭發。收似虎鬬龍躍。而如臨谷之勁松。曲類懸鈎之釣水。稜角切於雲漢。倒戟殭於山崖。天門巖而地戶躍。四海謐而五岳封。玉燭明而日月微。繡綵亂而錦文翻。夫以屈腳之法。轉轉如角弓之張。見烏爲烏之類。是也。

健壯章第六

夫立人之法。如爲之在柱之類。是也。蹠腳之法。如壯士之屈臂。鳳飛凡氣之例。是也。引急牽如雲中之電。日月目因之例。是也。腕腳剛強。上捻下撚。終始折轉。悉令和調。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存氣力。視筆取勢。行中鄉落。如勇士申鈎。方剛對敵。與嶮鬬角。虎湊龍牙。筋節努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書進有功也。牽引深妙。皎在目前。發動精神。提撕志意。刻期精思。秘不可傳。夫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斡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傷。慢視筆取勢。宜裁向下。趣議當存。無不省悟。

教悟章第七

日月目因之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廂復宜鎔於左畔。橫畫雖纖。豎畫雖麤。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得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鋒者。展轉翻筆之處。即宜察而用之。

觀形章第八

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藏鋒在於腹內而起。側筆者之。亦不宜拙細而孔緊。押筆者入。從腹起。而押之。結筆者撮。漸次相就。必始終矣。其妙理。深其得趣也。憩筆者俟失。頓筆之勢。視其長短。俟失。右腳須欠也。息筆者逗遛。息止雖勢。向上久久而緊抽也。壓筆者將。壓即捺角也。將調劣惡也。緩下筆。要得所。不宜長。不宜短。戰筆者合之。戰者陣也。合者叶也。緩不宜長短。對筆者成機。促抽上勿使傷長。觀形勢成機。是臨事而成最妙處。滯筆者盡。翻轉勿驗也。帶是回轉達人之類。與東爲德。字含鮮潔。起下筆之勢。法有轉運也。悉。爲其著而復反筆抽之也。澀筆者先然。翻筆轉勢急而疾也。亦不宜長緩不宜。於腳內舉勿使澀筆。起止取勢。令不失節也。打筆者廣度。打廣而疏狹。廣而快健。又不宜遲及補也。起筆者不下。

開要章第九

夫作字之法。甚是爲難。鋒銳來去之則。反復還往之法。可宜熟尋觀察。然後下筆作字。了不宜遲。遲則失力。不宜緩。緩則鈍。腳不宜賒。賒不宜促。促則太闊。家字頭不宜斜。斜則失。回角不宜峻。峻則拙。二字合爲一體者。並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不宜大。密則勝。疎短則勝長。

節度章第十

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並不得上寬下窄。若此是頭重尾輕。不相勝任也。不宜傷密。密則似痾癰身。不舒展也。復不宜傷疎。疎則似漏水之禽。諸鳥翎。傷長則似死蛇掛樹。勢急振力。傷短則似踏死蝦蟇。言其闕也。此乃大忌。可不慎也。

察論章第十一

臨書安帖之方。至妙無窮。或有迴憐返鵲之飾。變體則於行中。或有生成隱谷之戈。放龍蹤於紙上。徵切筆則峯煙雲起。如刀劍之相成。落紙則裨楯施張。蹙踏江波之錦。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食。歷載彌年。乃今稱美也。

習成章第十二

學書有十二種。若欲教書者。要以本緩緩臨之。定其形勢。不可失於規矩。若擬日下要急取其多少。但形勢須快健。手腕輕便。方聞大小。各不相犯。欲入經書。須得大小字字相則。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毫頭。如是則筋骨不等。生死相混。不可使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無肱。樂毅一本。背之祖宗。學此得成。自外皆能。勿以難學而慢之也。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第十一

顏真卿撰

予能秩禮泉時。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于時在裴儆宅。憩在已一年。業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師事張公。竟不蒙傳授。使知是也。人或問筆法者。張公皆大笑而

已。即對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遊於洛下相見。弊然不替。僕因問裴儆。足下師敬長史。有何所得。曰。但得組屏素本數軸。亦嘗論筆法。唯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矣。僕自停裴家月餘。因與裴儆從長史言語。儆前請曰。既承九丈奬論。日月遊深。夙夜工勤。溺于翰墨。儆得聞筆法要訣。則終爲師學。以蓋至於能妙。豈任域藏之誠也。長史久不言。乃左右眄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書堂踞坐床。而命僕居乎小榻。而曰。筆法玄微。雖妄傳授。非志士高人。亟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功貴草。今以授之。可須思眇妙。乃曰。夫平爲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曰。當聞長史命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又曰。直爲縱。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直者必不令邪曲之謂乎。曰。均爲間。子知之乎。曰。當蒙示圖。不容光之謂乎。曰。密爲疎。子知之乎。曰。豈不爲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甚疎之謂乎。曰。鋒爲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末以成畫。其鋒劍健之謂乎。曰。力爲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妍之謂乎。曰。輕爲曲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鈎筆轉角折鋒輕過之謂乎。亦謂轉角爲間過之謂乎。曰。決爲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爲擊。銳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爲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救之謂乎。曰。損爲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當使意勢有餘。謂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爲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爲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變之令小。小字展之爲大。兼令爲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之奇妙。言有所不能盡也。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書謂之古肥。張□書謂之今瘦。古今殊異。肥瘠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鍾繇巧趣精細。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真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楚人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絕。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貴虎也。學元常者。貴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習而言。必墓之歟。儻著巧思。思益半矣。子其勉之。工精勤息。自當妙筆。眞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妙。何如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法。謂口傳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在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法適懷。縱捨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矣。敢問執筆之理。頗得聞乎。長史曰。予傳子筆法。得之於老舅彥遠。曰。吾聞昔日說書。若學有功而跡不至。後聞於褚河南公。用筆當須如印泥畫沙。始而不悟。後於江島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沉著。當其用鋒。當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眞草用筆。悉如畫泥沙。則其道至矣。是乃其迹可久。自然齊於古人矣。但思此理。以專想功用。故其書點不得妄動。子其書神。余遂銘謝再拜。遂巡而退。自此得攻書之術。于茲五年。眞草自知可成矣。

王逸少筆勢傳第十二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及年十二。見前代筆論於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汝何來書所數也。

羲之笑不答。母曰。亦看用筆法否。父見其幼小。恐不能祕之。乃語羲之曰。待汝成人。吾當授汝。羲之拜曰。今藉用之。使待成人晚矣。父遂與之。不盈期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妾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子必蔽吾書名。晉成帝時。祀北郊。更成版。工人削之。羲之筆入三分。

吳皇象工書。謂之八絕。晉索靖衛瓘工書。號一臺二妙。前漢蒲何善篆籀。宋翼。鍾繇弟子。亦善攻書。秦丞相李斯。改倚方大篆爲小篆。斯字通古。上蔡人。少受學於荀卿。仍學篆勢。今之名山。即印璽由斯之筆勢。至曹喜。悲嘆不已。亦作述筆論。其說似筆勢。張芝字伯英。見蔡邕筆勢。遂作筆心論。鍾繇、許昌人。師胡昭。書十六年。八歲學書。見諸家書論。常悲思。遂作筆陣圖及論筆勢圖。

虞世南筆髓論第十三

敍體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蒼頡象山川江海之狀。蟲蛇鳥獸之迹。所以爲六體。戰國政異俗殊。書文略別。秦悲多門。約爲八體。筆病訛謬。凡五易焉。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衛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道也。

辨應

心爲君。妙用無窮。故爲君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丈有餘故也。筆爲將帥。處運用之道。執生殺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跡不凝澤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未解書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筆直鋒則乾枯而露骨。終其誤也。遲而不銳。細而能壯。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釋眞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眞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右軍云。書虛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運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散蔽晴天。波擊勾截。若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朵鉤。輕重出乎心。而妙用應其手。然且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間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圓毫絕。按轉易也。豈眞書一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掠掠毫開。下撤撥歷鋒轉。則稍有力筋。指端橫鉤。蹲蹤轉腕之勢失矣。

釋行

行書之體。略同於眞。至於頓挫盤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鉤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腕搶毫。乃按鋒而直引。其綰也。則外拓內旋。結鋒而環轉。結者、上懸旋毫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毫。若玉石璺玉瑕自然

之理，亦如長空遊絲，容曳而來往，又似蟲網絡壁，勁而復虛，遊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義之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矣。

釋草

草即縱心奔放，覆腕轉盤，懸管聚鋒，朵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內，起伏連卷，收揽吐納，內轉藏鋒也，既如舞袖，拂而紊紆，又若垂藤，樛盤而繚繞，懸旋轉鋒，亦如騰猿過樹，逸蚪得水，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體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狂逸放，不遠筆意也，羲之云，透紙背而不高，踰懸絮而能越，或連或絕，如花亂飛，若雄放強爲，逸意不相副，亦何益矣，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而取興，興盡即已，又生據鋒毫，任毫端之奇，象兔絲之紊結，轉劃刓角多鈎，篆體或如蛇形，亦如兵陣，故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常定也。

契妙

欲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即顛仆，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然字雖有質，跡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住，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爲目有止障，明執字體，既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其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即同，遠近即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暢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借如鑄銅爲鏡，非匠者之明，假筆轉心，非毫之致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微，又同髓瑟，綸音妙響，隨意而生，撥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道，書契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惜於斯理也。

王逸少筆勢圖第十四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鈎，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嗤之無力，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反，嗟其出輩，故知遂其源者少，闡其理者多，近代以來，多不師古，緣情棄道，才記姓名，學未該瞻，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力者也，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測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筆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視取端州斧柯石，澀潤相兼，又浮津膩，擇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強之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盧氏滑淨者，然後靜虛意思，揮襟作之，屈曲真草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而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故知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自非通人君子，不可述之，夫書大須存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甚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敘而論之，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用筆，或偃或仰，或欹或斜，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象篆籀，或似鵠頭，或如散隸，或似八分，或如蟲食水，或如水中斗斗，或如壯士利劍，或似婦人纖麗，先搆筋力，然後裝束，必注意詳雅，起發密繁，疎闊相間，每作一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復曳，每作一字，皆須作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鐵鈎，或上尖如稻葉，或下細如針芒，或轉側如鳥飛，或稜側如流水，作一字橫豎須令作一行直看，媚態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用尖筆須落鋒混成，無使毫露浮佳，舉新筆爽爽若神，爲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虛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必須坐書靜思，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用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持重，心欲急不須遲何也，心是箭鋒，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爲緩急，止如鳥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則須遲，欲鳥之腳急，斯乃取形勢也，每書欲得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若直筆急率裴，整觀似書，久遠無力，又須用筆若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勢，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筆意第十五

學書之難，神彩爲上，形質次之，篆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情，書不妄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刻紙易墨，心圓管直，水深色濃，萬毫齊力，先臨告智，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譬如直槊，勒若橫釘，開張鳳翼，登擢芝英，縱不爲重，細不爲輕，纖微向背，毫髮死生，攻之未盡，已擅時名。

晉衛恆等書勢第十六

衛恆自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恆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有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造，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象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轉注者，以老爲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燒焚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蓋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家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讚其美，媿不足以廁前賢之作，蓋以存古人之象焉，故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秦漢，滔天作虐，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曜其文，其文乃曜，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蹤君以盤，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齊齊以垂穎，山嶽峩峩而連崗，蟲蚑蚑其若動，鳥飛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千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鵠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軻娜，若流蘇懸羽，燁燁縣縣，是故遠而望之，

若蜚鳳厲水，淌波瀉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所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宜觀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初分天下，丞相李斯乃損益之，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曰邯人程邈爲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甚善之，出以爲御史大夫，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後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愼撰說文，用篆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章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採斯喜之法，爲古今雜行，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迹蹟，蒼頡循聖作則，制述文，體有六篆，爲眞行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復身，類若委蛇之狀，繽揚波振擊，鵬飛鳥振，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纖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眇斜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陵翩翩，還而盼之，象鴻鵠翠游，駱驛遲延，迫而視之，端緒而不可得見，指揮而不可勝言，研桑不能索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隱闕，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籍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藝之所先。嘉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慰字體之類仰，舉大概而論旁，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幡信題署用篆，隸書、篆隸書、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壁，顧觀者酬酒直，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而其書甚工云。是宜官書也。梁鵠弄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甄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也。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而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皆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今大行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推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寸，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岩邃峩，高下嶇嶇，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言，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停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旁。漢初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伯度稱善，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下筆爲楷則，常曰：「恕恕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珍寶其書。草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頌、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於世，然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伯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稱繁，人之多辭，時之多權，官事荒蕪，勤其墨翰，惟作佐隸，務定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論指，同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揚左右，兀若疎崎，獸跂鳥跱，志在飛翥，狡兔暴駭，將奔未馳，或騁鶩翻翼，狀似連珠，絕而不離，奮怒佛鬱，放逸生奇，或凌遲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蝸螬揭枝，絕筆收勢，餘綖糺結，若杜伯捷毒，若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掘焉若浙，岸崖崔嵬，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勤學第十七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其名著，不學則沒世而無聞矣。且會稽之竹，馮翊之漆，不括而羽之，不淬而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矣。義之云：「耽翫之功，植如丘山。」張芝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其眞意，無圖其形容而滯於體質，此貴乎心達專精，必有誠應也。余中宵之間，遂夢吞筆，既覺之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也是明志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義之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其子獻之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經，右手持筆，以遺獻之，受而閱之曰：「君何姓字，復何遊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爲宅，不變爲姓，當定爲字，其筆跡豈殊吾體邪，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自適三年，竟味其微，況不學乎，義之又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斯道，道者學以致之，飽食而無所用心，則去之愈遠，不得其門而入，則勤苦而難成矣。今立以君臣之體，勉以鳥獸之勢，將以近而喻遠，必因跡而得免，務欲成其體要，啓其戶牖，庶將來君子思而勉之，業成之後，神用獨超，靈襟不竭，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崚嶒高深，豈自此乎止。當時有改頓，不顧瑕疵，故減於古筆行書之價，且爲神俊，又得靈和，父子眞行，遂爲百代楷法也。然質文相沿，立爲三古，貴賤殊品，當爲五等，三古者，籀篆爲上古，鍾張爲中古，羲獻爲下古，上古但有其象，蓋無其眞，中古乃賤代珍奇，可貴可重，有購求者，宜懸之千金，或時不尙書，藏篋一器，假如委絕衢路，猶可字價千金，其楷度可與崔瑗、伯英價等，然至行草，右軍亦絕勝，唯妍媚不逮於張之衛瓘可與爲弟子，索靖則雄逸過之，且以右軍眞書妙極，又人間切須，是以價齊中古，古遠稀代，非無差降，崔張、玉也。

逸少、金也、大價則貴其玉、小價乃重其金、庸淺之人多任其耳目、但知以王書最妙、其真書一概略無差殊、當時右軍之書、自有十等、以上九人第一、

蔡邕 張昶 荀勗 皇象 韋誕 鍾繇等、虞龢以義、並崔張之亞也、可徵劣右軍行書之價、以上六人第二、

曹喜 邯鄲淳 羅暉 趙襲 崔寔 劉德升 師宜官 梁鵠 胡昭 荀爽 張彭祖 張芝 傅玄 魏武帝 曹植 孫權 孫皓 應璩 徐幹 張超 嵇康 何曾 衛瓘 杜預 楊肇 樂廣 劉恢 司馬攸 衛恆 衛夫人 衛玠 李式 王敦 郗鑒 郗愔 韋誕 桓玄 王翼 王導 王儉 王珉 謝安 庾翼

或奇材見拔、或絕世難求、並應幾右軍草書之價、以上四十三人第三、

張嘉 庾亮 郗超 王珣 劉瓌 僧惠式 王脩 張翼 戴安道 王玄之 王凝之 王徽之 王操之 王允之 宋文帝 宋孝武 康昕 王僧虔 謝靈運 羊欣 薄紹之 孔琳之 顧思話 張永 蕭子良 齊高帝 蕭子雲

互有得失、時見高深、絕長續短、智均力敵、一字乃敵右軍草書三分之一、以上二十七人第四、

張越 張融 陶弘景 阮研 毛喜 釋智永 虞世南 歐陽詢 褚遂良

可敵右軍草書八分之一、以上九人第五、等率皆估其甚合者、其不合者意數倍相懸、大凡雖則同料、物稀則貴、今妍古雅、漸若陵夷、自漢及今、降殺百等、貴遠賤近、涪濟之謂也、凡九十五人、列之右五等之外、蓋多賢哲、聲名雖闕、功業未遒、空有望於圖龍、竟難成於畫虎、不入品錄、深慮遺材、

貞觀論第十八

貞觀六年正月初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詔令侍讀、嘗以金帛購求逸少書迹、天下爭出之、持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出、一無所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爲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所賜逸少書、凡真行二百九十紙、裝爲十卷、草二千紙、爲八卷、每聽覽之暇、得臨翫之也、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弃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年爲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即知其強弱、每取吾弱以對其強、吾強以對其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輩其弱、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初置弘文館、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爲學生、內出書命之習學、又人間有善書者、追徵入館、十數年間、海內從風、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能朔二年四月、上

自書與遼東諸將、謂敬宗曰、許圉師書自愛、書可於朝堂開示、圉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者跡多矣、魏晉以來、後唯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之書、風姿遒逸、實古今神聖也、神功元年五月、后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訖、唯有一卷見在、今臣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曾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僧孺、高祖規、曾祖徵、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遣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衆朝爲榮也、貞觀中論書云、庾子雲十秀之翰、而無半分之筋、褚遂良適媚婉美、妙絕之儔也、

書訣第十九

迴展有力、長伸左足、峻拔一角、潛虛半腹、已放則留、無垂不縮、分若倚背、合如並目、以側映斜、以斜附曲、研精一字、功歸自得、強虛統規、迴行妙在根承、倚伏夫學書先須知有王右軍絕妙得意處、真書樂毅、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勿令有死點畫、書之道也、學書之難、神彩爲上、形質次之、兼之者使致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書不忘想、要將在來之則得、考之則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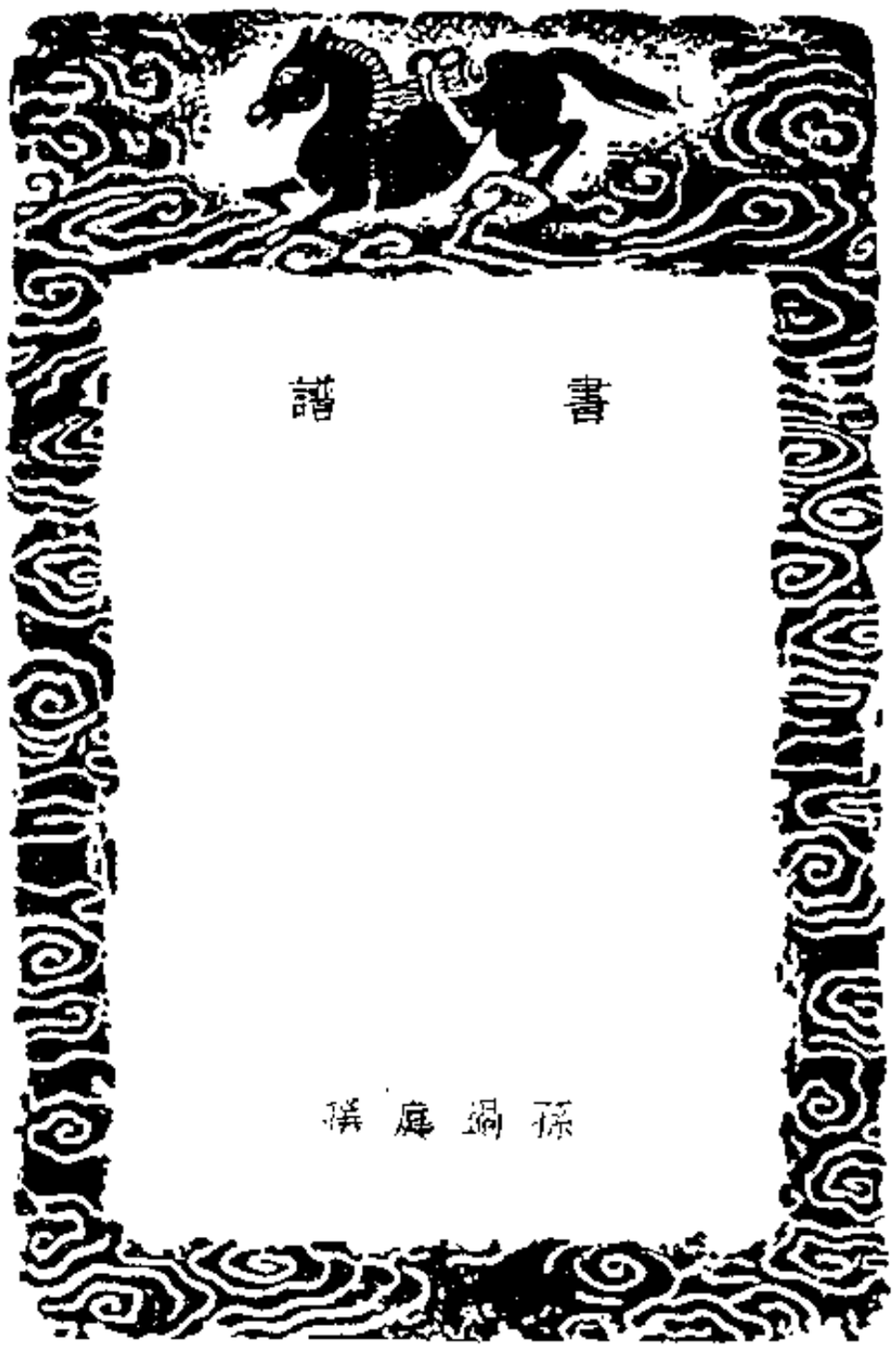
徐氏書記第二十 （然此文論記亦偽錄平一明爲北門學士天后之聖）

平一齠齔之歲、見育宮中、嘗觀先后閱書法數軸、將賜潞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鼎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書綾縹珉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縹首各題其篇目行字等數、草書多於其側帖、其真字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者、有十餘卷、所憶者是扇一書樂毅黃庭書、私訪於所主女學、問其函出蓋否、答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並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平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賜馬武延秀、久踐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跡、強效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書、諸人隨事答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縹、題云特健、褒云是府寶、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嘆其玄逸、太平公主聞之、而遽於內取數函、及樂毅等小函歸、延秀之死、聞睿宗命薛稷摹而進之、薛公竊留佳者數十軸、薛之敗也、以爲彌縫官所盜、平一往在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堂兄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胤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詣其叔駙馬薛璥、賂岐王以求免戾、此書因歸邸第、崇胤弟又娶宣王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爲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其書間歸御府、而王公朝士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巖之後才蘊藝、依仁履禮、士許筆精、人稱草聖、魏陵逸策、魯宅前書、字辨楊脩、疑昭東哲、師宜削去之板、逸少爲題之扁、填彩饒、溢彩閣、貽之後昆、永爲家寶、公季子浩、亦有獻之之妙、時待詔金門、應廣異聞、斯蓋見沈傳事張延珪家、抑其次也、孝和時、中書令宗楚客當國、擅權用事、嘗奏中宗乞大小王真墨跡、各賜十卷、楚客裝爲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梧樹賦、閻房賦、爲大內寶、客張而觀之、時薛稷盧藏用崔湜殷侑馮賦美、不復燕樂、主婿武延秀在坐、歸見安樂公主、爲言我家未爲富貴、過仁門令

別得賜書一席，觀之輟殘忘食。公主及明遽入內，凡內府之事，請以歸。復令宗氏賓客與其分之。太平公主取五十卷，宰相各二十卷，將相蒲馬各十卷。架殺論、太平所得，深所珍愛，常以緘成錦囊盛之。太平籍沒，有咸陽老嫗竊於袖中，縣吏奔逐，懼而投瀧下，遂爲灰燼，而香聞數里。

唐朝書法第二十一

太宗嘗於晉史右軍傳後論之曰：鍾書布織濃分疎密，復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古而不今，字長而蹤迥。獻之雖有父風，殊無新巧，疏放如浚冬之枯樹，雖槎枿而無屈伸，拘束若嚴家之傭隸，雖羈紲而不放縱。逸子雖無丈夫之氣，行行如蔡春蚓，步步如綰秋蛇，臥下濃於紙上，坐徐飯於筆下，蓋以播美，其濫名邪。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觀其點畫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復連，鳳翥龍蟠，勢若斜而還直。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書，貞觀十八年五月，太宗爲飛白書，作驚鳳蝶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賜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增美德。開元六年正月，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真跡，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真跡及張芝張昶等古跡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依文搨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初正觀中，搜訪王羲之等真跡，人間古今異集，令魏徵褚遂良等定其真跡，及小王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爲卷，以正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遂良真書小字帖紙，彩於古本者，梁則滿衞徐增朱异等，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書名記，其後闕亭一本相傳云，將入昭陵，又一本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搨寫，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敕陸元悌魏懷古劉懷信等檢校，見換標爲兩卷，總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之迹，唯以己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以印記之。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張芝張昶書各一卷，右軍真行書唯有黃庭經告書等四卷存焉。元和十四年，考功郎中蕭祐進古今書畫二十卷，文宗開成三年，以諫議大夫柳公權爲工部侍郎，依前翰林侍書學士。公權初學書，徧閱近代筆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褚之體。文宗夏月與學士聯句，上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上吟久之，因令題於殿壁，字圓五寸，帝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帝詔升殿御前書三紙，軍容使西門季元捧硯，樞密使崔亘源過筆，一紙真書十字，衞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篆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嘗評硯以寄州石質末爲之第一，研墨易融，絳州墨硯次之。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亡（改作沒）而羲敬沒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鶩行。然張精熟。絕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遜鍾之意也。致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撫其兼通。故無愧於創事。許者云。彼之四言。古今特絕。而今不逮者。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記言。而淳醨一變。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豈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鼎鼎於穴處。反玉轉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津梁。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百英（改作光）精於草體。彼之一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憚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具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檝以此辭。析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翰墨。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家愉。紹右軍之筆札。雖復和傳楷則。實恐未克冀蹤。況乃假託神仙。班崇家祀。以所成學。孰愈所慚。後義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告易其處。私爲不孝。羲之還見乃嘆曰。書去時滅。

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改作疑焉）。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虛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聞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鳳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蹈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志（改作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劍戟（一作挫）於毫芒。況云結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憑規尺模。斟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若子立身。務修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況復溺思豪翰。淪精帖墨者也。夫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蟻垤之罔彩。與工鑑而並運。好景倘奇之士。既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賾。若述者假其精粗。藻鑒者揚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興。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遂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其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能（改作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改作闕）通規。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微。（改作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爲要。趣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榜通三篆。解貫八分。包括篇章。頡泳飛白。若毫末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爲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操之以風神。潤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操觚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疎。略言其由。各有五種。情性所發。一合也。時和氣潤。二合也。紙墨相發。三合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意乖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遲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撫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遲體澀。一乖也。意速勢馳。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意乖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遲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撫不適。蒙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翠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邁猶疎。徒立其工。未數厥旨。不援庸昧。輒效所聞。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專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逝明心。若爲代有筆陣圖七行。中書執筆（改作三字）圖貌乖舛。點畫濃淡。頗見前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僞。尚可發啓童蒙。既當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狀。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述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等縑素。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湮繁。或稍甚不淪。人亡業顯。或源附增值。身謝道衰。加以縱橫不傳。搜祕將盡。偶逢緘寶。時亦罕覯。優劣紛紜。殆難觀覽。其有顯聞當代。

遺跡見存。無俟抑揚。百擢先後。且六爻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鳧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其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磨崖泯。幹楨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今翫。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庸誣。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替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謂非經。宜從棄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蓋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來聚之類是也。轉謂鉤鎖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知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群妙。垂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窺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裨學者。俱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致。使萃翰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絕。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上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史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得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拂鬱。書告誓則意涉矜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志。慘。所翻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馳想流波。將貽噂噎之恙。馳神雕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猶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庶夫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微。微。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於胷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逾。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豈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受。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臨矣。若思通精。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懼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效。效。作。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學。通。不。學而能者也。考之邵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而。改。作。分驅。或恬惔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疎。形成未檢。濫。濫。改。作。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羲獻。評閻鍾張。安能拖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蓋習之帶。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滯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纔效遲重。夫勤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緩會美之方。專溺於遲。

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滯留。因遲就速。詎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變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道潤加之。亦猶枝幹。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霞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之云。改。作。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蘂。容照灼而無依。關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通。剛很者又麤強無潤。矜嫩者獎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澁。遲重者終於悉鈍。輕銳者醉。作。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滯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神奧。而波瀾之際。已溺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古。今。作。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遠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恆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派規矩於方圓。通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得魚獲兔。猶怪筌蹄。同聞。改。作。夫家有而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孤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質累樞機。吾嘗蓋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愉所聞。或以年識。識。一。作。自高。輕至。致。作。陵。謂。余乃假之以紈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致。致。作。觀。愚者

鼓。作。聲。競貴。貴。改。作。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眞。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藝苞不謬。蓋。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襲。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群。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謂。門生護賣机。父削而子悔。知之。改。作。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恠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蟲。改。作。哉。自漢魏以。已。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揉。條目紛紜。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莫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改。作。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率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祕之旨。余無取焉。垂拱三年寫記。

續書譜

姜夔 著

續書譜序

姜夔、字堯章、番易布衣也。自號爲白石生。好學無所不通。嘗請于朝。欲是正頒臺樂律。以議不合而罷。有大樂議、琴瑟考古圖、詩說、續書譜傳於世。予略識於一友人處。知其爲名士。頗敬之。不知其能書也。近閱其手墨數紙。運筆遒勁。波瀾老成。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卷。議論精到。三讀三歎。眞學書者之蒙者也。夫自大學不明。而小學盡廢。游心六藝者。固已絕無蓮有。而堯章適用志刻苦。筆法入能品。予固恨其不遇於時。又自恨向者不能盡知。而不獲摳衣北面以請也。因爲鋟木。以志吾過云。嘉定戊辰。大台謝采伯元若引。

續書譜

宋 番易姜 夔堯章撰

總論

眞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側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眞草與行。各有體製。歐率更、顏平原輩。以眞爲草。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眞。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眞書一字。意以爲草至易而眞至難。豈眞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施。心手相應。斯爲妙矣。白雲先生歐陽永叔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眞

眞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眞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智藏洒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干祿字書。是其證也。歐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日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簡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眞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

歐顏。或者專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精妙。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瘦散。則自不麗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眞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採古人字列之以爲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丿（音撇）、乀（音拂）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態。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昔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眞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澀。澀則不通。然而眞以轉而後通。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必全精全熟。然後能之。古人運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世尤甚。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歐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少楷而翰墨流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已。顏柳結體。既異古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効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無助。而魏晉風軌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爲奇妙。近世亦有倣之者。則俗濁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蹴踘。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原。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羲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樹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矩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二指。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粘。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慢頗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況今世哉。然而標韻不高。記憶雖多。莫適歸依。若使風神疏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眞。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皆致其字。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嘗亂其法度。張芝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做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凝。以捺代入。以撇代垂。垂亦以捺代之。唯丿則間用之。竪畫則用懸針。蓋竪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坼者。欲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偏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一拂。又有三折。一丿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目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便不是書。又如口。圓當行草時。尤當識其棧筍。以寬閑閒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大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者。亦須略考篆文。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主之與王。示之與衣。以至秦秦泰泰。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鳴用之法。執謂深淺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澀。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轉。勁則有力。圓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圓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回性。在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皆法之助也。

行書

晉夷效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眞。以便於徑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眞。雖曰行書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皆不相遠。閣帖記爰有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柳蘇米。亦後世可觀者。大要以筆法爲貴。少有失誤。亦可即映。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流落。這能備具。眞有眞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習。可以貫通。

隨

草書最易。唐太宗云。飛王羲於紙中。坐徐僧於筆下。可以喻道子畫。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晉之凡案。難之坐右。朝夕綰觀。思其運筆之理。繼後可以摹臨。其次。便鉤蠟本。須極意摹搨。迥不失位置之美耳。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蓋意與不經意也。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眞。則神情頓異。所貴詳審。世所有蘭亭。何翊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本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一同。而肥瘠剛柔。工拙巧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眞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

神超逸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痕不出字外。或郭塡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爲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爲之發其雄意可也。夫鋒鋩未形。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爲奇。而閒雅美潤當有餘。燥勁老古當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眞。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艱澀。不無少勞。羣仲將丹高書凌雲藝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歟。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疵。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恐遽體留。一乖也。意逐勢加。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隨手運。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又云。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枯槁。外曜鋒芒。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獨勒遲重。失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謂名賞會。非其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資潤加之。亦猶枝幹蕭疎。凌霜雪而獨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資質蓋少。則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資質偏多。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容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委。質直者則徑挺不通。剛很者又掘強無潤。矜飲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弱。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澁。遲重者終於拙鈍。輕瑣者染於俗吏。務骨獨行之士。偏翫所乖。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鼎鑊。陶鈞草蟲。至若數書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速不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通繩鉤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尙工。其言盡善。故具載。

血脈

字有鋒鋩。筆鋒之異。粲然畫格。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贊又與關亭殊指。一時下筆。各行其妙。因應爾也。予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由斧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燥潤 見用筆篇。

勁媚 見情性篇。

方圓

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顯。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積薪束葉之狀。而無遒散之氣。時時一出。斯爲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爲妙。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土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喉唇是也。在上右者。皆欲與下齊。和相等是也。又如亡頭。須令覆其下。走爻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爲善。

疎密

書以疎爲風神。密爲老氣。如佳之四橫。用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上緊勁靜。疎密停勻爲佳。當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猶疎。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粉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僧。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書。殿峯者。如篆書。大要折搭多精。平藏等合當。兼之則妙矣。

法書通釋

張紳編

法書通釋目錄

卷上
八法篇第一
結構篇第二
卷下
執使篇第三
篇段篇第四
從古篇第五
六式篇第六
辯體篇第七
名稱篇第八
利器篇第九
總論篇第十

法書通釋卷之上

雲門山樵齊郡張紳編
嘉禾梅墟周履靖 同校
華亭眉公陳繼儒
金陵荆山書林梓

八法篇第一 偏旁附

八法之道肇自隸楷崔蔡鍾張皆祕其說二王之後傳之永師降及歐虞尤宗其法誠以所用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八法者永字八筆是矣一曰側二曰勒三曰努四曰趯五曰策六曰掠七曰啄八曰磔而八法之外亦有增明故衛夫人筆陣歐陽率更八訣翰林密論廿四條學者不可以莫之攷也今於八法之下以類比附亦自簡而詳由約而博之義

丶側者點也而謂之側者側下筆使筆鋒右顧審其勢而側之故名若止言點則不明顧右無蹲鋒向背之勢矣其法作點向左以中指挫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報荅便以中指挫鋒須收鋒在內所謂三過筆也○側不可平其筆就右爲之又云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踏墜徐大反揭則稜利矣又云側蹲鴟而墜石側不媿臥

一勒者橫畫也而謂之勒者謂趯筆而行承其虛畫取其勁澀則功成矣若止言畫慮不在趯一出便畫則鋒拳而怯薄也其法頭傍鋒仰策次迅又言仰筆覆收又言鱗勒法須仰收在字上筆宜用之詳其旨意蓋有御勒之義豈得稱畫耶三昧云初落筆鋒向左急勒回向右橫過至末復駐鋒折回其勢首尾俱低中高拱如覆舟樣故曰勒常患平又云勒緩縱以藏機又云勒不得臥其筆中高兩頭下以筆心壓之

丨努者中心豎畫也而謂之努者豎筆微勢近左然後趯筆下行使不直率故不得豎畫也三昧云初橫入筆向上行而少駐復引鋒下行勢須作垤腳而立末駐鋒收向上此垂露法也末鋒駐而不收引而伸之北懸鍼也又云弩彎環而勢曲努過直而力敗努不宜直其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須有力

亅趯者挑也而謂之趯者其法借勢於努蹲鋒得勢而出期於倒收若跳踢然忌於平出故不言挑也直曰趯橫曰挑今按蘭亭事字是挑殊字是趯然必此二字用之爲宜又云趯峻快以如錐趯宜蹲而勢生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出則精收

策亦畫也不言畫者其法仰筆趯鋒輕擡而進有鞭策之勢故言策不言畫異於勒者勒則兩頭下中高策則兩頭高中下今按勒者使之回策者使之進其意深矣（策名析異書畫）唐太宗云策者仰策仰收又云策依稀斫仰策也兩頭高中下以筆心舉之

ノ掠者拂也撇也而謂之掠者側鋒左出借勢於策迅筆左出疾有準取其勁險畫而爲撇

拂則輕薄無此肥厚矣（疵疾水木左出皆是也）○今按掠有按帚着地之勢又名分發右軍云陸斷犀象歐陽率更云利劒斫斷犀象之牙三昧云斜懸而末鋒飛起左字斜硬右字腕轉又云厥居戶在從撇又文支橫撇又有鄉撇○首向右尾左出也又云掠彷彿以宜肥掠左出而輕鋒掠者拂掠須迅其鋒左出而欲利

丿 啄者亦撇也不言撇者取鳥啄物之義今按筆鋒及紙爲啄最善狀啄勢非撇所能白鳥字頭斜拂是也三昧云下筆駐鋒後即出名啄又云啄騰凌而速進啄倉皇而疾掩啄者如禽之啄物立筆下罨須疾爲勝

乀 磔者波也而謂之磔者微直曰磔橫曰波耳其法趯筆戰行不徐不疾欲盡復駐勢是以磔開其筆或出鋒或藏鋒由心所好今按磔者開也張也在字中此筆開張也鍾書磔筆須三過折蓋起筆微仰中則平末則起自然三折有波浪之勢今人作意爲三折狀惡俗不可師又曰磔抑趯以遲移磔趯趯以開掌磔者不疾不徐戰去而欲倦復駐而去之鍾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

崔子玉八法陰陽遲速論云側筆者左揭腕簇鋒著紙爲遲澀迴鋒覆蹤是峻疾○勒筆者鱗筆右行爲遲澀迴筆左勒是峻疾○努筆者搶鋒逆上頓挫爲遲澀努鋒下行是峻疾○趯鋒者蹲鋒於努畫之中衂挫取勢爲遲澀得勢險激左出是峻疾○策筆者搶鋒向上爲遲澀迴鋒仰策是峻疾○掠筆者右激逆搶爲過澀左揭腕右掠是峻疾○啄筆者左臥筆挫鋒向右爲遲澀右揭腕左罨是峻疾○磔筆者緊趯戰行爲遲澀勢極磔掣右出是峻疾

顏魯公八法頌云側蹲鴟而墜石○勒緩鞭以藏機○努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趯以遲移柳郴州八法頌云側不媿臥○勒常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掩○磔趯趯以開掌

張懷瓘石論云側簇鋒向紙揭腕收蹤○勒鱗筆右行其鋒豎入○努搶鋒前入磔筆下承○趯蹲鋒上出除勢旁分○策揭鋒右上收筆半垂○啄挫鋒不豎取勢非速○掠鋒雖右入除自左來○磔筆緊勢峻鋒出意收

丶 點法磊磊似大石富衢又云如高峯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鶚口尖如鼠矢又有半蟻宜字上用之爲避其旁濕也丁頭宣字上宜用之蘆尾亭字丁字之下是

打點單以指送筆似打物之勢皆審其所宜而用之故右軍云點不變爲布棋也點者字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形異用筆之法須有三過之意大抵不遠於側又云點要重實如綿裹鐵三昧云點有尖禿斜正隨字勢而用之

丶 仰三角點丶覆三角點用於勢當俯仰者丶旁三角點用於直波點水丶直三角點丨直四角點用於小平丶亂四角點起於蘭亭茂字丶斜角點用於立年羔美等字丶長鼠矢點用於長使吏更丶短鼠矢點用於夾奚契灬三往一復點灬向背點兩旁分八字相向與中帶相背立勢灬寬橫波點一促橫波點皆用於下四點灬意屬陣點灬寬屬陣點用於燕然樵三字外不可用灬灬顧兩對點用於乘巫飛明等字灬灬拗兩對點用於米乘兆等字上小字用於光當尚堂等字下小字用於示系上八字用於曾公下八字用於具只丶番露點用於宁穴字灬顧盼點用於州字心字灬開三點用於糸灬欽三點用於乎字三橫三點用於龍字也鍾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

散水法上衂側中偃下潛挫趯鋒（黃庭樂毅同此法）

臨池訣云或藏或露狀類不同意要過相顧異若頻有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名潛相矚視外雖鮮擿內相屬附爲上中潛鋒暗衂下峻趯潛遣之鍾法也三昧云散水沙汰江河濁隔水流滯波激又云直波

冫 冰法上衂側覆殺下築而趯之須相承揖若並連衂側輕揭則率字左右用之草法則借勢捷遣若緩滯則爲病也

列火法鉤鋒暗築按臨池訣云須各自立勢低背潛鉤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鍾書然字用之姜堯章云一點起兩點帶一點應

聯飛法暗鉤微駐輕揭潛趯筆鋒連綿相顧不絕禁經云聯飛如鴈陣當秋樂毅論燕然等字用之又虞永興兼字用其半勢蓋中斷也右軍云鳥字下點欲急如鳥之脚急乃取形勢也

宀顯異法俗云頭蓋言宀字三點也點駐鋒左右挫鋒橫畫按筆勢須相順又上側橫畫勒左偃筆擺鋒豎策為偃右峻啄輕揭出告誓寶字虞永興常守之今按名顯異三點各顯其異也容寶等字上點須正畫須圓明不宜相着上長下短

八曾頭其脚左潛揭而右啄曾頭用左啄而右側其脚用左○右○按此當云羊頭其脚蓋曾頭與其脚同別有從頭余脚與此有異○二暗築法取鋒直衝有點遣物則名暗築月其字內兩點是也今按非勒非策又非仰畫覆畫取名為暗築用筆可知或曰衮筆法謂令字下點須按鋒上下蹙鉤之

一畫法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作橫畫皆用大指遣之若作策法即斜指擡筆上若作勒法即用中指鉤筆澀進覆畫以中指頻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此三勢相近用法不同又偃筆法初豎策中擡鋒輕勁微勒向左鍾書宣示字長畫故右軍云畫不變為布

筭也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均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三昧云智永世南上而鍾王多用篆法畫歐褚薛多用隸法畫祕訣云橫畫須直入筆鋒豎畫須橫入筆鋒此不傳之妙三畫法上潛鋒平勒中背筆仰策下緊趯覆收名遞相解摘黃庭三關字用草法上鉤側中策下奮筆橫飛名遞相聳峙凡橫畫多則用之永師謂隔仰隔覆並字是隔二疊字是隔三須仰覆用之唐太宗云上平中仰下覆若兩畫並上仰下覆土字是也鄉背法川鄉筆如日字川背筆如月字

豎僭法擡筆豎策挫鋒上下豎直尚字等字用之今按蔡論特舉此條者以其非努非豎亦非懸針垂露故別此法名豎策緣策末稍瘦與此相似也翰林隱術云僭筆須擡筆豎策之鍾書上字常用之

奮筆法左側而獨立中鉤折而右鉤鍾書宣示字用若中豎則左右暗鉤而潛趯又簇鋒健進為糸字下三點也今按簇鋒健進指行草也故名奮筆翰林隱術云奮筆勢險策是也草書一二三字用之

懸針法如長錐縱地蘭亭年字盡其勢口訣云鋒須先發管逐勢行趯筆緊收澀進如錐畫石

垂露法以上二法皆是直豎不作努勢右軍云作一牽如萬歲之枯藤此言行草內牽法又云豎如萬歲之枯藤

如笋抽寒谷臨池訣云垂露本篆聊名玉筋又名古釵股是也今按當以圓潔緊勁為上枯藤抽笋不言懸針垂露但言豎法耳趙子昂云豎一豎綿裹筋言骨肉勻也口訣云鋒管齊下勢畫殺筆縮鋒米南宮云無垂而不縮正謂此也

ノ偏拂法自張長史始用於草書

乙跪脚法又云背拋法如壯士之屈臂臨池訣云此鍾法稍涉八分蠆毒法引過其曲轉蹲其鋒又徐收而橫趯之不欲出須闇收使其如負芒刺則善鳳飛凡氣之類今按蠆毒與蠆尾不同三昧云鳳飛從腕光先橫腕

亅外臂法左峻掠中潛鋒鉤挫右蹲鋒外擲右軍云跪脚刺斡上捺下撚指終始折轉

戈法又曰背趯法若百鈞之弩又云落筆峩峩如長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歐陽率更云勁松倒折落挂石崖其法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又右軍背趯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挂也鍾書哉字用又永師澀則戈法下以名指筆上借勢以中指遣之至下以名指鉤鋒潛趯此名禿出法又張旭折芒法潛筆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張敬玄曰戈宜筆直抽三昧云代成哉茂從戈必恐悲橫戈

縮出法戔字也上磔鉤鋒下磔出之此八分法蓋避雙出也又上縮鋒作努下出鋒作趯張云戔如束棘是也

勾裹法圓角趯鋒作努法勢未盡而趯之顏魯公勾法用筆如紙下行勢須圓角蹲鋒用中指鈎成之日月因圓向等字用張敬玄云因字轉角之勢不宜稜角努張歷鉻蘭亭序妙又轉角名暗角不顯也

勹勾努法圓角激鋒待筋骨而成要如武人屈臂又如勁弩筋節右軍云回角不用峻及有稜是勾勿旬等字用今按旬字用此須下趯與內包點畫齊方好若裹在內則不合作所以不言裹也

冂嗟法左右揭腕也○即匡字左畔○即圓字右畔也

阝阝附阝在右者云抱邑阝在左者以阜阝音節

乂斜曲法女字之類智永云如斜附曲

乚臥挑法歐陽率更云似長空之初月○亻立人法如鳥之在枉是也

彡衫法上平點中啄下鈎側唐太宗云彡乃形影字右邊不可一向爲之須背下撇之今按三昧云如柳之穿魚一一不同也

多法唐太宗云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出

鋒

乀乎磔法謂之字近遠等字下波又名曰趯如足趯溝塹其法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盡不可便出須駐筆而後鍾太傅作磔筆須三過折禁經云及友尺反是從波遲之遠趯是橫

乀抽筆法左畫掠須峻利右潛鋒而戰行待勢卷而機駐揭磔出而暗收若便收必流滑凡淡又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爲抽筆從腹內起庾肩吾云將放更留是也如人字大字夫字第二筆是也今按謂之磔者則開張有出勢此則有留勢

人交爭勢訣云凡有人第二筆有四意攙引抑拽蓋言行行草也

結構篇第二 形勢

結構之道隨字賦形長短廣狹疎密肥瘦各有其態或橫或豎如坐如臥或斜或正如立如行或上短下長或上長下短或一字三停或一字中斷或二字重立或兩字並成或全用一二三四字以合成或省用一二三四字以輳成或上覆下承或左顧右盼或豎開以夾別字或橫折而裹別字繁簡不同小大亦異不有結構安可成形故宋高宗云正書之字八法俱備皆可正讀所謂楷法是也

梁武帝觀錄書十二意

平橫 直縱 均間 密際 鋒末 力骨體 輕屈折 決牽掣 補不足 損有餘 巧布置 稱大小

顏魯公傳張長史筆法

平謂橫真卿云長史每令爲一畫皆須縱橫有象○直謂縱言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均謂間言間不容光○密謂際言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其疎○鋒謂末言以成畫使

其鋒健○力謂骨體言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手體自然雄媚○輕謂屈折言鈎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字○決謂牽掣爲撇決意釋令不怯滯鋒險峻而成○補謂不足言結構點畫或有失趣者則別點畫旁救之○損謂有餘言趣長筆短常使意氣有餘畫若不足○巧謂布置言欲書時先想字形大小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其有異氣○稱謂大小言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寬之令大小字促之令小小字寬之令大兼茂密所以爲稱

右軍云務以平穩爲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製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寬之令大又云凡事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宜倒其左右右廂復宜龍於左畔橫貴乎纖豎貴乎麁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又云腹不宜促短脚不宜賒長輕不宜斜重不宜長單不宜小雙不宜大密勝乎疎短勝乎長不得上寬下窄不宜傷密密則似痾瘵纏身不展也不宜傷疎疎則似溺水之禽慢也不宜傷長長則似宛蛇挂樹腰肢無力不宜傷短短則似壓死蝦蟇言偏闊也又云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豪端

陶隱居云近左虛右分間不同視之不足學之

彌工

隋僧智果心成頌逸展右肩凡形長者向右展筆宜臺尚是字也長舒左足有脚向左舒寶其具其字是也峻板一角字方者擡右角國用閣字是也潛虛半腹右軍云畫須削能於左看遠近均勻遞相蓋覆令左

貫右虛用見月字是也 間開間合 無字等字四點四畫爲絲上開則下合之隔仰隔覆 並字是隔二畫字是隔三仰覆用之三昧云二畫則上仰下覆三畫則上仰中平下覆 回互畱放 謂字有磔掠重者如爻上畱下放茶字則上畱下放下畱上放下畱不可並放 變換舂縮 謂兩豎畫一垂一縮計左縮左垂斤字右垂左縮上下並然 繁則減除 王書懸字虞書毫字並去下一點長書盛字改直爲絲並州字須並 疎則補續 神字加一點辛字加一畫之類 分若仰背 爲絲爲州之類 合如對目 爲連也八字須背鍾玉歐虞皆守之 孤單必大 一點一畫或其潛相鞭視 重並乃促 謂呂又兼等字上朴棘羽等字左邊森森字兼用之 似側睽斜 丿爲斜丶爲側女女欠以人之類 如斜附曲 謂乂爲曲女人之類 覃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 向背仰覆曲縮回互不失也 統觀連行妙在相承起伏

歐陽率更轉傳授訣曰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勻八邊俱備短長合度麤細折中心眼準程疎密欹正忙則失勢緩則骨癡瘦則形枯肥則質濁細詳緩臨自然備體

張懷瓘用筆十法偃仰向背 謂兩字併爲一字須求點畫上下無合之勢 陰陽相應 謂陰陽內陽外欲筆爲陽左右亦然皆須相應 鱗羽參差 謂點畫編次無使齊平如新羽參差狀 峯巒起伏 謂起筆變峰如峯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不得真草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雄媚點畫之法須依位次 遲澀飛動 謂勒鋒磔筆皆須飛動無凝滯之勢是得法 邪正失則 謂筆結字分付草 尺寸規度 謂不可長用筆不依先後有餘而短不足須引筆至畫處則字有凝重之態 隨字轉變 謂如臨亭年字一筆作懸針其千歲字即變盡其間之字又各別有體

三裹束 第四真如立行如行 第五草如走 第六上稀 第七中勻 第八下密

後蜀林罕云一字之內有占六書二三四者大都造字皆包含六意字有正者側者橫而在上中下者豎而在左右中者向者背者並者重者順者逆者左者右者俯者仰者橫折而裹別字者豎開而夾別字者有一字成者有全用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有省用二字三字四字合成者

翰林隱術云崔子玉曰觀其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

姜堯章云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豎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豎實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

變通異訣云點不變謂之布棋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環此書之大病學者切宜慎之

陳伯敷云字有形八面迭遞增換一面變形凡八面兩面變形凡十六三面以上變化不可勝數矣但以一面爲主而七面之勢傾嚮之也

三昧結構式

雲空 上勾之應下如鳥之觀胷 九見 腕勾之應上須折鋒而起 門月右鈎之應左半斜以鏡鳥精 來東 中勾之應中隨鋒而微露 長民 左勾之應左邊之右須畫鋒其鋒 黍委 上下之擎點不分則無上下相承之意 疊三 三排之橫畫者數然中處而不平其上下有卧覆之別 其因 四畫之字上下反其情而上三但取順 然無 四點之字左右帶可就上不可就下 四 四拒之字左右上開而下合 皿 左右兩擡之字或上點不宜所重 反 及 兩擎之字先長而斜硬後差短而脫轉 炎茶 或下點不宜所重 盧多 此等字先脫轉而後斜硬 口 曰 不可橫長須下畫長承直末 臣巨 欲直左而右勢短直應之 旬匀 此等字先脫轉而後斜硬 乘 兩字與乘字同 長馬 如此短畫不可與長畫相拈 衣良 應右勾須長畫宜長擎短不 見具 此等字下畫宜長擎短明之 略 平 莫矢 此等字下畫宜長擎短不起 轉而點取下之長直作小棘刺 具圓淨平勻而略短出以點承長直而爲之 終 思志 心在下者折欲遠還 凡之遠象面字上大下小方稱 雖難 此等字直畫微向左以避右邊之勢 烏烏 屈脚之勢如角弓之張 門 周 須初擎首尾向外 同國 初直畫仰次直首尾向右平右 戈森 重勾之字在乎先縮鋒而後出鋒作趯以應捺亦同 作行 而右短長 於佳 右短而左長 自曰 左豎短而右鈎微長 亦馬 點之重俯亦必屈伸以變漁之不變謂之布棋 麤薑 繁雜者必求古人佳樣用之古無則不可擅寫 三冊 畫之重併必隨宜屈伸仰覆向背以變之否則如布算 倉食 上面不可寫波上下 直畫宜短點皆近上 邊爾 太繁者宜減除之 是足 卜字居中字下擎 父 初啄而畫頭接其尾中短畫不可相拈欲復以波上接啄而終之 心 初點側裏內而收中點取高勢欲粘第三點又須與高不可下用點之時左邊悉宜圓緊勢宜高疾急也凡鳳字同電謂疾急背擎時意中如 風 兩邊悉宜圓緊日字不宜正對上字與省字同意 柔 左右須齊平下下面木字 者 橫畫校長 十 橫畫校長 七 直畫轉而復偏少者仰點 和 偏旁者屈點 井 字之孤單者長 穩 偏旁以避之 一畫以書之 棗 字之重併者長書之 辛 太過者補續之 仍 必有古人佳樣乃可寫 畫 元畫之字必須下筆勁淨疏密停勻不容反成寬疎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右起於上者伏於下此不易之法也 左 短畫上短而斜硬其擎 右 畫長而脫轉其擎 大 橫畫微短擎就畫下方脫轉直下至畫下方脫轉

向左波首微出畫上大要波首
貼接連脫末鋒則血脉連屬

三昧形勢式

錯綜（橫豎聖壁）分疆（龍細諸詩）三勻（湘游衡嶽）疏排（分衣之大十）縝密（緊密蘇飛）短方（則向江和）長方（崔書蒼翠）讓横（掛莫喜）讓直（郎坤郎恒）讓左（收改嚴）讓右（鑿鼎對顧）天覆（宇宙宁亭）地載（血且蓋蓋）承上（更天未央）蓋下（今合令合）上尖（卷在存奉）下尖（勤助多少）隔水（清流波漪激）散水（沈沙江蜀）二分（裏表衆掌）上平（峻峰頌）下平（春蚕春奉）從腕（乳風風流飛）横腕（先光見乞元）從擊（厥居戶左）横擊（又丈支）從波（及友尺反）横波（還之速趨）從戈（伐成哉載茂）横戈（心必忍恕）勻畫（青書高臺）平畫（量量景）陽畫（大在辰天言六）陰畫（下不）趯鉤（列則斜）綽鉤（乎于亭手）齊擊（大合今夫）尖鉤（庭戶延）向背（飛北風斤飛）邑（郎部邦）下（卸郎印鄭）圓（池天地白）肥（目自尚圓內）瘦（身古七）長（東向十）短（西）大（鬲）小（口）正（當）斜（朋）疎（萬）密（舒）左足（其實只貝）展右肩（高雪雨向）右占地（雪雪宇宙）上占地（雪雪宇宙）下占地（我衣昇大）左占地（敬亂傷彰）中占地（華壺賣堂）右占地（雪雪宇宙）

瓜子點（亦失矢小）柳葉點（足復走長）粟子點（家）鼠捺點（大秋）

三昧下筆先後式

龜（先龜次工丁）僵（先門次七次田）典（先口次二次六）肅（先聿次尚次川）毋（先丁次女）飛（先下次飛）留（先夕丁次田）必（先北次八或先少次し八）馬（先一次皿）歐（先品次欠次）斷（先乙次中且斤）齊（先亨次示川）美（先美次丷）祝（先十次田次久）門（先一次丁二次日）聚（先丁次臣次水）臣（先王次匚）無（先生次四皿）鼠（先田次臣）鼎（先目次目）右（先ノ次口）長（先一次三次长）書（先聿次一次曰）臣（先一次至）烏（先乎次四）分（先ノ次八）撇（先一次十次呼）

法書通釋卷之下

雲門山樵齊郡張紳編
嘉禾梅墟周履靖
華亭眉公陳繼儒 同校
金陵荆山書林梓

執使篇第三

執筆之法謂之執使者執謂執筆使謂運用故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姜堯章云執謂淺深長短使謂縱横牽掣轉謂鈎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執之在手手不主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是也其法具後

蔡邕九勢說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聯帶無使勢背轉筆宜左右廻顧無使節目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然○藏頭圓筆屬紙令筆鋒常在點畫中行○護尾點畫勢盡用力收之○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緊趯竪擊之內○掠筆在於趯鋒峻趯用之○澀勢在於緊戢行之横鱗竪勒之規此名九勢

李斯用筆論夫用筆之法須先急廻後疾下如鷹望鵰遊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筆若遊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若深思此理當自見矣

右軍云凡學書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一寸二分草去筆頭三寸一分

唐太宗云大抵腕竪則鋒正鋒正則四面勢全次實指實指則筋力均平次虛掌掌虛則運用便易

褚河南云用筆當如印印泥如錐畫沙使其藏鋒書乃沈著當其用鋒常欲透過紙背

虞世南云筆長不過六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

韓方明授筆要說云第一執管其法以雙指抱管管亦當五指共執要在實指虛掌鈎撮訐送亦曰抵送若以單指抱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

虞儁妙訣云用筆之法拓大指撮中指欽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此大要也○凡用筆以大指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名指拒中指小指名指此細要也

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緊則轉腕不得既腕不轉則字體或龕或細上下不均雖多用力元來不當○又云楷書只虛掌轉腕不要懸臂氣力有限行草書即須懸腕筆勢無限不懸腕筆勢有限

張懷瓘云執筆淺而堅擊打勁利擊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則有餘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着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頻挫生意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轉不能迴旋乃成稜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乎

李華云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衄而急送

林韞撥鐙叙云盧肇謂韞曰子李吾書但求其力耳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虛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關焉

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澀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勿令過其勢俾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此畫耳非書也吾昔授教韓吏部其法撥鐙推施撚拔是也又按錢若水云唐陸希聲得五字法曰撮壓鈎格抵謂之撥鐙法希聲言二王皆傳此法陽冰亦得之希聲以授晉光李後主得之復增二字李後主云書有七字謂之撥鐙法　○撮壓鈎揭抵導送

翰林密論十二種隱筆法○運疾順逆澀倒轉渦提啄捲趯

李華云予有二字之訣至神之方所謂裁拔是也

蘇子瞻云把筆無定法要使掌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予當使腕運而指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抑誠懸之語良是也

萧田鄭子經云小字法在掌指大字法兼肘腕掌指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

陳伯敷執筆法○撮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捺食指指背中節旁此下二指主力　鈎中指著指外爪尖鈎筆下　揭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上

抵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中指鈎筆名指抵定　導小指指過送小指送名指過左右　○此上二指主運轉引名指主冰狂

又云撥鐙法者筆管着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即馬鐙筆管直則虎口開如馬鐙也又足蹋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亦欲淺則易撥動也○又云寫字有枕腕以左手枕右手腕有提腕肘着按而虛提乎腕有懸腕着空中此最有力今代惟鮮于郎中善懸腕

書余問之嗔目伸臂曰膽膽○又云凡書有撮管以撥鐙指法撮管頭大字草書宜用之書壁尤佳有撮管以大指小指倒垂執管三指撥之就地書大幅屏障有捻管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幅子有握管四指中節沉著有力書誥勑榜疏○又云字有筋骨血肉字之筋筆鋒是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藏者首尾蹲捨是也度者空中打勢飛度筆意是也字之肉筆毫是也疎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捺滿則肥提飛則瘦肥者毫端分數足也瘦者毫端分數省也字本無骨謂之管者大指下節管是也撥之則字中骨健矣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提者大指下節骨下端小竦動也縱者骨下節轉軸中筋絡稍和緩也血者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搶以殺之過以補之衄以圓之過貴

乎疾如飛鳥驚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滯成不復重改

右按用筆有報荅有顧盼有逆順有遲澀有迅疾有勁險有飛動有猛銳有稜利有筋節有牽引有戰行有揭腕有暗築有麟勒有藏頭有護尾有打有飛有直筆有豎筆有仰筆覆筆側筆轉筆卷筆臥筆卓筆駐筆按筆頓筆築筆衮筆擡筆斷筆聳筆奮筆抽筆有出鋒藏鋒折鋒搭鋒刱鋒簇鋒搶鋒挫鋒豎鋒潛鋒仰鋒側鋒蹲鋒政鋒趯鋒築鋒回鋒駐鋒蹙鋒擺鋒隱鋒揭鋒學者潛心而求其說執之道備矣

篇段篇第四 情性 變化 風神

古人寫字政如作文有字法有章法有篇法終篇結構首尾相應故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主起伏隱顯陰陽向背皆有意態至於用墨用筆亦是此意濃淡枯潤肥瘦老嫩皆要相稱故義之能爲一筆書蓋謂稷序自永字至文字筆意顧盼朝向偃仰陰陽起伏筆筆不斷人不能也書平稱褚河南字聚金生行間玉潤以爲行款中間所空素地亦有法度疎不至遠密不至近如織錦之法花地相間須要得宜耳○筆勢圖云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智果心成頌曰統視連行要在相承起伏張懷瓘云隨字轉變謂如蘭亭之字各變體也孫過庭云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

互乖○又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

張彥遠云草書體勢一筆而成血脈隔行不斷王子敬明其深旨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此知書畫用筆同矣

張敬玄云法成之後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遍相管束不論多少蔡希綜法書論云每書一紙或有重字亦有須字字意殊故何言之云右軍蘭亭每字皆構別體蓋其理也又云夫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字體形勢狀如虫蛇互相鈎連勿令其斷

姜堯章云下筆之初有搭鋒有折鋒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是折鋒應左其故也又有平起如隸畫藏鋒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

陳伯敷云篇段平起伏六分之一平其三起最後二分伏平者圓穩而平畫多也起者振起而仰畫多也伏者收斂而多偃畫也

從古篇第五

自蒼頡始造書契而古文篆隸相滋以生今之眞書即古隸法行草二體皆自此生故善書者筆跡皆有本原偏傍俱從篆隸智者洞察昧者莫聞是以法篆則藏鋒折搭則從隸用筆之向背結體之方圓隱顯之中皆存是

道人徒見其規模乎八法而不知其從容乎六書近時惟吳興趙公爲能知此其他往往皆工點畫不究偏旁古法蕩然非爲小失然而古人祕此論說罕聞間有二三爲著於此孫過庭云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又云鎔鑄蟲篆陶鈞草隸

宋高宗云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篆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到則肆筆行草自然臻妙

書學纂要云右軍父子破體實法篆隸其異同隱顯伏於纖微非精察者未易知也

姜堯章云眞行草書之法其原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勁古淡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疾快則出章草

宋太常博士黃希先云學書先務眞楷端正勻停而後破體破體而後草書凡字之爲體緩不如緊開不如密斜不如正濁不如清左欲重右欲輕古人之筆莫不皆然也

余嘗以諸帖中之破體字萃爲一編可見古人多從篆隸又以說文字原五百四十字詳察用之則可追蹤先哲然切忌走失本體則又不善取法者如虞永興書孔子廟堂記內兩中四點不用字挑剔水字左畔分爲兩筆不相連屬皆是從善它如此者甚衆學者當

詳之

立式篇第六

凡寫字先看文字宜用何法如經學文字必當真書詩賦之類行草不妨又看紙筆卷冊合用字體大小務使相稱然後尋古人寫過樣子如小楷有黃庭樂毅畫贊曹娥各自法度不同今所寫當用何者爲法凝神存想乘興下筆立一字爲一篇之主分其章辨其句爲之起伏隱顯爲之向背開合爲之朕帶變換情狀可以生形勢可以定始可言書矣唐韓方明授筆要說云欲書先當想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與今書體相合或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有難書之字預須心中布置令擇漢魏而降以及晉唐遺刻之美者真行草書以類相從列爲十等具錄於後

真書

古無真書之名所謂隸書楷書正書是也鍾王楷書皆是隸法唐之歐顏猶存此意近代不知此法俗劄生矣

茹府君碑歐陽率更猛鍾太傅戎路表
鍾太傅力命表真行　薦焦季直表
王虞祥除表　王右軍曹娥誄
王右軍樂毅論　王右軍黃庭經真行
王右軍畫像贊　王大令洛神賦真行
陶隱居瘞鶴銘　王玄宗王先生碑一刻作蕭子雲書
蕭子雲書列子　虞永興破邪論
歐陽率更心經
歐陽率更尊勝咒
褚河南孟法師碑
張良史祝府君碑
鍾太傅宣示帖
王玄宗王先生碑
歐陽率更虞溫公碑
顏光祿麻姑壇記
柳諫議王播碑已上中楷
歐陽率更九成宮碑
歐陽率更皇甫君碑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
虞永興昭仁寺碑
褚河南聖教序
張長史郎官石記
顏光祿放生池
顏光祿畫像贊
顏光祿麻姑壇記大小中小三等
柳諫議魏碁碑
柳諫議玄祕銘已上大楷

章草

史游急就章
張芝八月九日
皇象文武帖
索靖急就章
王大令豹奴
亮曰董卓
荊州

七月廿六日　曹子建賦
蕭子雲出師頌

飛白

真行字雖真書而筆意行動

鍾太傅力命表　鍾太傅墓田丙舍
鍾太傅昨疏爰虞　王右軍蘭亭記
王右軍黃庭經　王右軍霜寒
王右軍告誓文　王大令保母磚
王大令洛神賦　永禪師歸田賦
王僧虔劉伯寵帖　李北海娑羅樹
李北海岳麓寺　李北海雲麾將軍

行書

鍾太傅雪寒　鍾太傅白騎遂
王右軍旦極寒　王右軍王樹
王右軍決雪　張從申玄靜碑又稱興寺碑
唐明皇春令頌　僧懷仁聖教序
行書以行爲草蓋結體錯綜似乎草書結體起止行書此體最少歐顏草書多是此種

王右軍奄至　王右軍慈蔭
王右軍穆松　王右軍宰相安和
王大令阮新婦　顏光祿爭坐位
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草
顏光祿祭伯姪文起草

行兼草

王大令相過　王大令授衣帖
王大令鄱陽帖　王大令鵞羣帖

王大令辭尚書令表　謝太傅八月五日
顏光祿鹿脯帖

草書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破羌帖
閣帖諸草書內除爲帖　永禪師歸田賦
永禪師千字文　孫過庭書譜
李懷琳絕交書　唐人月儀
逸草此類多是張史書
王大令鄱陽　書草
知汝殊愁　玄度時來往
桓江州助汝　張華得書爲慰
奉對　承足下
奉黃甘　小佳等太字草書
藏眞自叙千文　以上前章鑒出非大令書然可爲今日界字之法
雜體此等不可爲法
宋潘接拜　智果

辯體篇第七

自鳥跡科斗之後創制大小二篆二篆之後始有隸法鍾王以來又復變爲今體爲之眞楷隸以降乃有行狎之變又爲草書世有後先體多殊異皆爲論著所以各體可知矣

眞書　楷書　正書　隸書

古無眞書之稱後人謂之正書楷書者蓋即隸書也吾衍字原云隸有秦漢之分秦隸者程邈減小篆爲之者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即是秦權量上刻字世多以爲篆誤矣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諸碑是也此體最後出皆有挑法與秦隸同名而實異然則今之眞書即是此法但自鍾繇之後二王變體世人謂之眞書執筆之際不知即是隸法別爲構體流傳既久失其本原乃至日趨嫵媚惡俗之劉不可追改今觀歐顏而上往往皆從隸古學者但不詳察耳字原謂隸有秦隸漢隸灼是至論今當以晉人眞書謂之晉隸則自然易曉矣訣云本於篆法學如眞書但變隼尾激石二波也

章草

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損隸規矩縱任奔逸因草創義謂之草建初中杜度善此見稱章帝使草書上事蓋因章奏謂之章草即隸書之捷草又章草之捷也訣云章草其隸字八分謹嚴如眞用其一趯二波也

行書　即藁書　行狎書

後漢潁川劉德昇即眞書之少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謂之行書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爾後羲獻並造其極獻之嘗白父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今窮揮運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於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後觀其騰煙揚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御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特裙禮樂則獻不繼羲雖其家之法悉殊而子敬以爲道板訣云行筆而不停著紙而不離輕轉而重按如水流雲行無少間斷永存乎生意也

飛白

蔡邕待詔鴻都門見役人方修飾以堊帚成字心有恍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以題署勢勁字輕微不滿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梁武帝謂王獻之書白而不飛蕭子雲書飛而不白宜斟酌令得中後子雲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故曰開張隸體微露其白云

草書

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輝趙襲亦法此藝與張芝相善因而變之以成今草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血脉不斷及其運者氣候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自張伯英也王右軍云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章草相雜以發人意亦不急今墨不得入紙得若急作則意思淺薄而筆迹直過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從空中遶擲筆作之

姜堯章云凡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右草中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者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

此矣況今世哉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後世相連屬十數字不斷號曰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法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眞何當苟且

張橫渠云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劄以來便有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以此詩書之字儘有不可通者

名稱篇第八

八法之變形狀不同古人遺跡往皆有名稱如蹲鴟隼尾之類其法甚多今爲蒐訪類聚略其用筆之旨學者庶有考焉

點類

蹲鴟　早蟻　鵝口　鼠矢　栗子　柳葉
科斗　爪瓣　丁頭　打點　散水　隔水
列火　驟飛　衮筆　暗築　顯異　奮筆
曾頭　其脚　橫波　直波　鴈陣

橫類

飛橫　平磔　鱗勒　戰行　藏頭　護尾
折異　橫鱗　竪勒　三過　仰覆　鶴頂
蠶頭

竪類

竪壺　懸針　垂露　玉筋　釵股
屋漏痕　錐畫沙　烏絲闌

趯類

蝌蚪　蠶尾　蟹爪　趯鈎　綽鈎　句鋒
勾勒
戈類
丁頭　打點　背戈　倒戈　溫出　永斫戈
彖脚　背拋　臥挑　外臂　縮出
折芒旭

撇類

隼尾　分露　綸出　穿魚

波類

橫波　竪波　放留　交爭　三過筆
激石波

總論

解摘　揭腕　斜曲　蠶食葉　壁折文

利器篇第九

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於竹木之上竹剛漆膩畫不能行首重尾輕形如科斗故曰科斗書後世筆墨既有書學日盛字體屢更學者必求筆墨之良者用之又知所以用之之道方可致力而臨池之功成於是錄前人之餘論以爲此篇云

衛夫人筆陣圖云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

王右軍云紙剛用軟筆紙柔用硬筆純剛則如錐畫石純柔則如泥洗泥既不圓暢神格亡矣畫壁及石同紙剛例蓋相得也○又云用筆着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致毛弱無力也

又云書弱紙用强筆書强紙用弱筆强者弱之弱者强之

虞永興云筆長不過六寸捉筆不過三寸眞一行二草三指實而掌虛

李陽冰云筆每用畢則洗濯收藏惟已自持勿傳他手

柳諫議云縛筆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雖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則波撇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纖自由矣

翰林禁經云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紙新藏人篋笥潤滑易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硯所貯水用畢則乾之不可久浸潤水宜新汲不可久停停者不堪用墨隨用旋研旋使爲佳多餘則泥滯也

宋高宗翰林墨志云昔人草書悉用長毫以利縱舍之便

米南宮曰古書一畫皆圓蓋有助於器唐皆鳳池硯中心如瓦四故曰硯瓦因其四勢一援其筆鋒已圓矣書畫安得不圓今硯心平如砥一援筆則褊故字畫亦褊近又有鐵心凸硯援筆則三角字畫安得圓哉

姜白石云筆鋒欲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利以運用勁則有力圓則妍美蓋筆墨者皆書法之一助也

陳伯敷云磨墨之法重按輕推遠行近折又云乾研墨濕點筆濕研墨乾點筆不得自磨墨令手顫筋骨木强是大忌也凡磨墨不得用硯池中水令墨滯筆沍須以水滴汲新水臨時斟酌用之硯常洗淨莫留宿墨端石取細

潤停水歙石取縝澀發墨兼之斯爲寶矣初學須用佳紙令後不怯紙須用惡筆令後不擇筆

硯錄云端溪硯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潰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爲佳品歙石惟是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歙石其寂可尚者每用墨畢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則勝乎端石也

按右軍所云筆着墨不過三分學者不可泥之當以所書字之大小以爲着墨之淺深用小筆可以點墨大筆須用提墨

總論篇第十

通釋之作共得十篇屬辭比事以類相從至於衆舉傍通提綱會要論博義廣莫得而拘者萃爲此篇蓋又爲諸篇之綱要也

蔡邕筆論云書者舒也欲書則先舒散懷抱任情恣性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采如對至尊然後書之則無不善矣爲書之體須入其形若行若飛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水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勁弩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象可謂書矣

右軍云學書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勝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又云凡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

廂復宜麄於左畔橫貫平纖豎貫手麄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

孫虔禮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疎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順三合也墨紙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佳四乖也情怠平闕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又云初學之際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爲未及中則過之後乃會通會通之際人書俱老○又云右軍之書寫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大師箴則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哭言哀已歎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歐陽詢云、點如高峯之墜石乀挑如長空之新月一動如千里之陣雲丨牽如萬歲之枯藤丿戈如嶺松倒折落挂石崖乃勾如萬鈞之弩發ノ拂如利劍截斷犀象之牙丶波常三過筆澄心靜慮端巳正容秉筆思正生臨池志逸虛拳直腕指齊掌空意在筆前文向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又云凡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軟弱不得怒降爲奇點畫調勻均平上下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毋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暎西帶氣宇冲融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爲不可張懷瓘書斷云上谷王次中始作楷書此楷之始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盛行於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非草非其離方遁圓行書兼眞者謂之眞行滯草者謂之草行此行書之始

翰林禁經九生法一生筆純毫爲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入篋筍潤滑易書書即受其墨若久露風日枯燥難用三生硯用貯水畢則乾之司馬公云石硯不可久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五生墨隨用旋研墨少用爲上多餘則泥滯六生手適遇攜持執勞腕手無準七生神神凝靜思不可煩燥八生目寢息適寤光朗分明九生意天意清朗人心舒恍乃可言書

翰林密論云凡書通則變如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至於永師褚遂良虞世南李邕顏真卿並是書中得仙手得法後自變其體以傳後也故俱得其名

黃魯直云大槩書字楷法欲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也

蘇子瞻云眞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於寬綽○又云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不能立而

能走者也

姜堯章云一須入品高二須師古法三須紙墨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

陳伯敷云喜怒哀樂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麤而字險哀則氣鬱而字欹樂則氣平而字麗情有輕重則字之欹斜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窮清和肅壯奇麗古淡互有出入題是山水仙隱氣自然清富貴宴樂氣自然和朝廷禮儀氣自然肅珎怪豪傑氣自然壯氣自然奇氣自然奇佳麗園池氣自然麗造化上古氣自然古幽貞閑適氣自然淡八者交相爲用變化又無窮矣

右按曹娥之欲黃庭之變蘭亭之暢亦逸少之所留意故尅捷表乃鍾書之傑蓋是一時聞捷喜而成此詳其用筆皆若鐵騎縱橫劍戟森列眞若行陣之聞擊刺斬斫之狀故與力命宣示全不侔也

董內直書訣云分間布白遠近宜均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折釵股如壁折如屋漏雨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當隱鋒而爲之左邊短少必與上齊右邊畫少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夫肩快意割鋒使不怯滯則鋒取妍晉人不傳之妙多力多筋者勝無方無筋者病多力多筋者是書無力無筋者謂之墨猪以腕運筆不以掌運筆指欲實掌欲虛書不入木不如不學綿裹鐵法沉著痛快

法書通釋卷之下終

春雨雜述

吉水解　縉大紳輯

論作詩法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爲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爲尚。宋人以議論爲詩。元人粗豪。不脫氐裘童齡之氣。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

詩有別長。非關詩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不落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參曹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容有。駁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又曰。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幼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而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在於情。去此。外道也。似是而非也。非眞所謂不濁不弱不泛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而後世之說。悉謂異於古者。此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時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還如是哉。必有說矣。

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國朝枚舉之。劉基起於國初。極力師古。鄒緝其詞旨。能洗前代氐酪之氣。且其位

解縉輯

澄俱在前列。僕向集選。故嘗推重。樂府古調。毅之新聲尤勝。江右則劉崧擅場。彭璫斜水之。相望而稱作者。

學書法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情。大要須臨古人墨跡。布置間架。擔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鍾繇和人抱磚山十年。木石盡黑。趙子昂國公十年不下樓。嶧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皇帝臨板馬上字。夜半起把燭觀陶亭記。大字須藏間架。古人以管漉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草書評

學書以沉著頓挫爲體。以變化奈驟爲用。二者不可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沉著。何嘗不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素。是東坡所謂管夢見王右軍脚汗氣耶。

評書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門。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傳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益。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書師資。所以絕出流輩。吾中間亦稍闡筆法於於希原。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耳。永樂丙戌六月十八日書。

書學詳說

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硯皆世古用。後世異其制爾。書稱作會紀於太常。非可以力倒爲。而詩稱彤管。知非始於蒙恬也。三者敬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筆用筆。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澀而豎。謂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緊。眞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運三分而一分着紙。勢則有餘。運一分而三分着紙。勢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擫揩鉤揭抵拒導送。指法亦備。其曰擫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曰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鉤。用力全在於是。又有扳管法。食指住上甚正而奇健。撮管法。撮聚管端。草書便。提筆法。提掣其筆。署書宜。此執筆之功也。若夫用筆。毫盡鋒穎之間。頓挫之鬱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而上之。斂而掩之。盤旋之。踊躍之。瀝之使之入。衄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掃。注之趨之。擢之指之。揮之掉之。提之拂之。密中隙之。架虛捨之。窮深塑之。收而縱之。盪而伸之。淋之淫之使之茂。卷之蹙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整。鼓之舞之使之奇。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奪激之。如撫劍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也。發其壯哀而思也。低回戚促。登高弔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融之。而夢華胥之遊。聽鈞天之樂。與其簫瓢陋巷之樂之意也。是其一字之中。皆其心推之。有絜矩之道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疎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顧盼。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鬬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似而不可破。書右軍之敘蘭亭。字既遒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鼓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

詹逸菴之於書畫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毫髮高下之間。闊隘偶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鈎劃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韞良玉。使人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極。如魚鳥之有鱗鳳。以爲之主。使人玩繹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爲盡善盡美也。且其遺踪偶然之作。枯燥重澀。穩溜相間。蓋不經意。肆筆爲人。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強學。惟日日臨名書。無惱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爲要旨。先儀骨體。後蓄精神。有肉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肉。側鋒內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來綫去。脈絡分明。描搨爲先。倣摹次之。雙鉤映摹。功不可闕。對之做之。如燈取影。塡之補之。如鑑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於珌也。比而似之。如睨我柯。察而象之。詳視而默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其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後爲能學書之至爾。此余所以爲書之詳說也。

書學傳授

書自蔡中郎邕字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爲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瑗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文姬。姬傳鍾繇元常。繇元常初與關枇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德昇。後得韋誕塚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爲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竹右將軍羲之。羲之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枕中窺見秘奧。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豐碑隸。兼習蔡草。並杜張真。集韋鍾章齊皇索。闊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峯造極。書家之盛。若張悉相華、稽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裴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冠絕古今。不可復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郗超謝朗等。而大令獨擅厥美。大令傳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陸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南伯始。伯始傳陝陽率更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圖。通是爲貞觀四家。而孫處禮過庭。獨以草法爲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彥遠。彥遠傳張長史旭。旭傳田中原頭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公權京兆、容陵僧懷素、藏眞、鄔形、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發行於世。王廷筠以兩宮之甥擅名於今。傳于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非張即之。得南宮之傳。而天資英邁。相學功深。遠拖前人。超入魏晉。當時翕然師之。廉里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弘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溫落。仲穆遺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礎介之得其傳授。而太樸以教宋克仲溫、陳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教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璇。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爲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齊名相埒云。

魏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夏。臨川人。遊建康。丁未。

宋克字仲容。增裔之。後卒於姑蘇。時歲

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於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山樵。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以布衣卒。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蘇陵人。官水部員外郎。卒時洪武戊辰。改希元後更名希原。

夏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爲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孟舉。新安人。號逸菴、丙寅訥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書法離鉤

潘之濟 著

書法離鉤序

昔船子示夾山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而潘子無聲定書法。亦以離鉤名者何居。夫謂之鉤。則不可離矣。既謂之離。則不復言鉤矣。豈其以不離爲離。實鉤而非鉤乎。我知此一鉤也。千百世聖人同之。千百世賢人同之。千百世愚不肖人同之。釋迦三藏。性之鉤也。道德五千言。悉之鉤也。孔子春秋。救世之鉤也。他如毛詩鉤乎情。禮樂鉤乎儆。易卦鉤乎陰陽。貪夫鉤利。烈士鉤名。一任游戲清波。總離不得這箇鉤子。雖然。鉤可離也。能者離亦是。不離亦是。不能者離亦非。不離亦非。何以故。欲知離鉤。當先知吞鉤。吾吞鉤者。無往非鉤。孔子之不試而多藝也。七十弟子之身通六藝也。游藝非鉤乎。而藝之有六書。又非鉤乎。今有村牧夫。目不能識丁。手不能操管。便與木石不異。故自漢魏而下。代有聞人。鍾王其最著也。彼鍾王者。何常以法示人。不過自悅其鉤而已。自離其鉤而已。而天下之人。以爲此絲線隨君弄者也。以爲此不犯清波者也。從而宗法之。自是其法傳。因是其鉤傳。然而人人自有其鉤。人人當自求離鉤。以我求我。開眼閉眼。皆是以我求彼。雖觀面不曾千里。況百世哉。然則無聲書法。可無刻也。實不可不刻也。何也。釋迦三藏。道德五千言。孔子春秋。皆以鉤示天下也。而第不可執以爲鉤。故書法自原流以至草書。此千百世所同之鉤。如禮之揖讓拜跪。樂之柷敔笙鏞。射之弓矢。御之和鑾。數之奇偶。自取法至筆鋒。是吞鉤之法。而定心知道至解悟。則已超凡入聖。不又如禮之周規折矩。樂之鏘韶九成。射之貫蝨。御之

書法離鉤序

書法首推竹。晉首推二王。夫陰陽奇偶。左右多少。爲法似莫嚴子書。而乃以風流相尚。放誕不羈之晉人當之。何哉。豈晉人所謂反經合禮。背水用奇。相馬遺以神。解牛游乎虛者。非無法而正善用法也。蓋神以無累而全。氣以自然而充。不羈而後多致。涼冷而後成趣。非晉代時能有之。雖然。志不正而神何以清。欲不淨而氣何以雄。非雅無以言致。非博無以成趣。晉豈盡王夷甫一流清言韻令而已哉。史載右軍籠鵝覓去。子猷右竹即造。似簡誕。似疏傲。而當時父子清風。蔭映江左。使桑倫滅法者可凝議乎。矧夫筆墨有神鬼。夜哭者何物。又可以點畫斜正盡乎法耶。故唯顛足以稱草聖。而但肉則以號逸絕。貴法法者。而不貴徒法如此。吾友張卿子亟稱潘無聲兄弟。飲白水。讀古經。爲郡中奇男子。法古醫弱。而高翻蘊籍。若不樂苦人以法。是精于法法者。茲談書可見一班。喜而引其端。友弟王道炤。

不失其驄。敗之悟得於局者乎。自學篆以下八卷。言言皆法。則言言皆鉤。繼之善離者。登晉魏之室。入唐宋之室。內不關心。外不關手。筆墨可爲答蹤。碑帖皆成糟粕。雲卷霞舒。小技也。而至道存。不善離者。前人之十體。縣絲提彩。精良之象素。長竿捕風。即使繡出鴛鴦。不解金鍼暗度。離鉤云乎哉。余游藝之暇。因六書之部。訂字彙一編。皆與書法相表裏。既爲之序。而并寄字彙與無聲商之。鉤耶離耶。余亦聽天下人之自爲耳。三徵樂來敬撰。

書法離鉤序

慨自倉頡作書，山鬼夜哭，盜陰陽而鑿混沌，莫此若也。何則，忠臣孝子，淺士仁人，當歡欣鼓舞之情態，涕泣無從之心事，方詠歌不足，以一豪端洩之而有餘，故宛宛三寸枯竹間，須臾言笑，孰謂曾有道形乎。若然，則人自具一肺腸時，自際一哀樂，而必繩以八法之功令，若矩矱之不可廢者何，蓋庖丁之神解，發由基之巧中，其游刃決拾之法自在也。故論世，漢則古雅多質，晉則清峭取險，宋則姿媚求工，世可殊而法不變也。語境，則醉墨濡頭者豪于致，敗毫成冢者勇于力，怒猊渴驥者奇于氣，驚沙舞劍者悟于神，絲蔡覆瓿者博于趣，脫巾嘯傲者逸于姿，境可殊而法不變也。即語至變，篆籀可變而爲分隸，分隸可變而爲眞草，其鋒中筆正可變乎，轉折三過可變乎，譬之人，肺腸各不同，而哀樂有時異，至眉目手足定位，抑豈可易耶。是必深于法者，而後可與離法，又必超于法者，而後可與進法，斯豈第弔詭者不敢奸，咨拖者不能跂，即令中行之士，窺游藝，入堂奧，猶或難之矣。余少嗜書，長而求政，閒取前人論議，拈定爲一集，聊以自試腕鬼耳，偶爲寅陽葉先生見而歛之，名曰離鉤，因遂商之墨池諸君子，天啓丁卯中秋，錢唐孺之涂題。

凡例

一通日子史歷行，而書法獨缺焉不講，豈以塗雕小技，無神雕龍，不知前代名賢，正往往寄趣於蟲，如顏魯公骨法嚴整，王大令風神遒邁，披玩明便堪想見，奚第在筆墨工拙云。

一書家筆筆有法，固矣，然法有可傳者，有不可傳者，但俗學株守規繩，而高明盡滅紀律，俱非作者，是編一意以六書之原流，八法之指趣，故從性知道諸篇，進不法而法，法而不法之妙。

一評騭往往各遵其便，各理其師，故議論雖多，私辯不少，今取前賢確議，而折衷以歸於當，便人知所取從。

一古人論書者，各極意旨，此舉歷代諸篇，條分縷析，使以類從，便於參究。

書法離鉤目錄

卷一

原流　六藝　四學

證非　遺傳　古文

大篆　奇字　小篆　八分

隸書　飛白　楷書

行書　急就　附草章　草書

卷二

取法　初學　執筆

操手　用筆　筆鋒

定心　知道　從性

適志　解悟　記異

卷三

學篆　學隸　學楷

卷四
學行　學草附章草　論寫
論血　論骨　論筋
論肉　論脈
體式　形狀　氣勢
布置　運用　肥瘠
方圓　遲速　勁軟
結構　弊病附楷書金科

卷五
鍾意　璠法　心頌
鈎目　八法　一側
二勒　三尊　四超
五策　六掠　七啄
八磔　點例　畫例
旬例　撇例

卷六
篇學　臨審　摹書
審丹　辨惑　先後
誤寫　利器

卷七
品題　雜論古今書評

卷八
賞鑒

卷九
法帖　原筆
原硯　原紙

卷十
切韻　原墨

書法離鉤卷一

錢塘潘之淙撫聲著

原流

伏羲觀象於天，取法於地，作八卦而字畫萌。倉頡仰觀奎星圓曲，俯察鳥迹龜文，窮天地之變，泄造化之機，而文字立。至周設官分職，乃立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藝。六藝之五，有曰六書，而書法乃大備。六書者，一象形，二指事，三會意，四諧聲，五假借，六轉注也。發於象形，滋於指事，廣於會意，備於諧聲，四書不足，然後假借以通其聲，聲有不合，則又轉注以通其聲。象形加義於指事，會意生聲於諧聲，假借叶聲於轉注。此六書之本末也。既明六書文字，當識子母相生。倉史主母而役子，率子以行母，主類爲母，從類爲子，用者爲母，不用者爲子。得勢爲母，不得勢爲子。母主形義，子具主聲，總而爲言，則象形指事之謂文，因而滋蔓，子母相生，會意諧聲之謂字。華乳浸多，篆於竹帛之謂書，科斗謂之古文，周史籀作大篆，篆者，傳也，傳其書也。與古文小異，名曰籀文。秦有小篆，損於籀文，有八分，損於小篆，有隸書，通於楷書，漢史游急就解散於隸書，蔡邕飛白，變楷以題署，章草乃隸書之捷，行書乃楷書之省，草書又章草之捷也。六書十體如是，四聲五音繫之，故曰三倉制字而後知義類，有周爾雅而後知訓詁，秦漢定體而後知書文，許慎說文而後知偏旁，孫炎作音而後知聲韻，其他辨論品藻，代不乏人，是在究心者參之。

六義

象形者、象其物形、隨體詰詘、而盡其迹也、如日字從口從一、陽數、月字從月從二、陰數、田字象四口十阡陌之制、草字象物初出有枝莖之類是也、

指事者、直著其事、加物於象形之文、指而可識也、如木象形之文、加一於下、則指爲本、加一於上、則指爲末、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之類是也、其字既不可謂象形、又不可謂會意、故謂之指事、

會意者、比類合義、以見指撝、或合體而兼義、或反文而取意、象形、指事、文也、諧聲、字也、會意、文字之閒也、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艸生田上爲苗、鼠居穴下爲竄之類是也、

諧聲者、主母以定形、因母以主意、而附他字爲子、以調合其聲也、如江河左從水、以定其體、而諧聲在右、鵝鴨右從鳥、以定其體、而諸聲在左、鑿鑿諸聲在上、鎔箔諸聲在下、關關諸聲在內、徽輿諸聲在外之類是也、

假借者、無義之義、本非己有、因他所授也、因義而借者、初本裁衣之初、借爲凡物之初、狀本犬形之狀、借爲凡物之狀、無義出借者、易本斷易之易、借爲變易之易、財本貨財之財、借爲財成之財、因借而借者、商本商度、既借爲宮商之商、又借爲商賈之商、之本之草、既借爲之往之之、又借爲語辭之之、是也、

轉注者、展轉其聲、注釋其字、而後知也、有義轉注者、惡本善惡、惡則可惡、故轉爲憎惡之惡、齊本齊一、齊則如齊、故轉爲齊莊之齊、無義轉借者、荷本蓮荷、轉爲負荷之荷、雅本烏雅、轉爲風雅之雅、因轉而轉者、長本短長、長則物莫先焉、故轉爲長幼之長、長則有餘、故又轉爲長物之長、行本行止、行則有蹤跡、故轉爲德行之行、行則有次序、故又轉爲行列之行是也、

四學

鬼氏云、文字之學有三、其一體制、曰點畫縱橫也、其二訓詁、曰稱謂古今雅俗也、其三音韻、曰清濁高下也、殆後篆隸變而行楷興、復有論格勢諸書、是謂四學、

論體制者、許愼說文、呂忱字林、李陽冰刊定徐鍇集註、徐鍇繫傳、王安石字說、夢英公字源、張有復古編、鄭樵六書略、戴侗六書故、楊桓六書統、倪鑑類釋、許謙假借、周伯琦正譌、趙古則本義、皆是也、

論訓詁者、周公爾雅、劉熙釋名、揚雄方言、曹憲博雅、張揖廣雅、陸德明釋文、陸佃埤雅、顧野王玉篇、朱子十三經註疏、皆是也、

論音韻者、漢史正義云、魏祕書丞夾始作反音、鬼氏謂齊梁間西域之法、始則沈約、四聲韻、陸法言廣韻、呂靜韻集、夏侯該、楊休之、杜臺卿、周思言、李本節、僧鑒韋道總、皆守溫字母、夏竦四聲、吳棫補韻、及韻略、韻海、韻經、韻會、皆是也、

論格勢者、蔡邕筆勢論、衛夫人筆陣圖、右軍筆法論、何延四體、索靖書勢、李陽冰翰林禁經、張懷瓘書斷、郭忠恕法書苑、許謙歐蘇墨藪、張彥遠法書要錄、蔡啟法書撮要、黃伯思法帖刊誤、米元章書史、及諸家法帖譜系翰墨志記評訣考議、皆是也、

證非

趙氏云、言之於語論、寸之於尋尋、謂之因財以半意、□子非切之於國國、品之於嬰嬰、韻之主母以定形、班孟堅衛瓦由謂諸聲爲形聲、非其義也、自說文以同意相受、老考爲轉注、依聲託事、令長爲假借、鄭玄以之解經、鄭樵以之成略、遂失本旨、惟蕭楚云、一字轉其聲而讀之爲轉注、程端禮云、轉注爲轉聲、假借爲假聲、是也、老字從人從毛從匕音化者、人毛匕而白爲老、會意字也、考者老也、從老者、定意從丂苦浩切者、諸聲字也、非以老字轉爲考也、如耆者耆善蓋孝、皆從老省、以爲意、旨旬占至爲聲、孝則子承老爲會意、鄭氏出入轉注、非也、以日月成易、轉爲明、以目少作眇、轉爲省、至葛稚川加三於形、景作影、王逸少從車於軍陳爲陣、又日莫之莫加日、烏雅之雅作鴉、然火之然、加火爲燃、州渚之州、加水爲洲、果字有艸、須字有彡、奚論丁寧不用口、車渠不用石哉、是不明假借之旨也、如獻亭俗作享、亨俗作亨、飪俗作烹、亨通而異、匕著俗作箸、見

趙氏云、言之於語論、寸之於尋尋、謂之因財以半意、□子非切之於國國、品之於嬰嬰、韻之主母以定形、班孟堅衛瓦由謂諸聲爲形聲、非其義也、自說文以同意相受、老考爲轉注、依聲託事、令長爲假借、鄭玄以之解經、鄭樵以之成略、遂失本旨、惟蕭楚云、一字轉其聲而讀之爲轉注、程端禮云、轉注爲轉聲、假借爲假聲、是也、老字從人從毛從匕音化者、人毛匕而白爲老、會意字也、考者老也、從老者、定意從丂苦浩切者、諸聲字也、非以老字轉爲考也、如耆者耆善蓋孝、皆從老省、以爲意、旨旬占至爲聲、孝則子承老爲會意、鄭氏出入轉注、非也、以日月成易、轉爲明、以目少作眇、轉爲省、至葛稚川加三於形、景作影、王逸少從車於軍陳爲陣、又日莫之莫加日、烏雅之雅作鴉、然火之然、加火爲燃、州渚之州、加水爲洲、果字有艸、須字有彡、奚論丁寧不用口、車渠不用石哉、是不明假借之旨也、如獻亭俗作享、亨俗作亨、飪俗作烹、亨通而異、匕著俗作箸、見

古文

秦火滅經除典、古文絕矣、漢文時、博士伏勝獻古文尚書、魏文時、樂人賓公年二百八十歲、獻古文樂書、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壁中得古文尚書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北平張倉獻左傳、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子壁、得古文二篇、皆照寧咸一作寧五年、汲郡人發魏襄王一作安王墓、得册書千餘萬言、又云冢書石銘、人無識者、叔孫通云、科斗文也、

學古編云、科斗爲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竹簡上、竹剛漆膩、難不行、故首重腹圓尾輕、假其形耳、

大篆 籀文 奇字

周宣王太史籀變科斗，著大篆十五篇。漢藝文志云，凡九千字，趙高以教胡亥。說文云，秦學僅試諷籀書。又云，與古文或異。又云，孔子六經左傳皆以古文。又云，奇字即古文而異者，則籀文也。其迹石鼓文存焉。字源云，漢元帝王遵嚴延年並工史籀，秦焚書，惟易與史得全。呂氏春秋云，倉頡大篆，非也。學古編云，敕識文者，列國之文，薛尚功集古鐘鼎文爲五聲韻。

李斯既作小篆，遂以籀文爲大篆。篆法區者佳，圓之鱗（音蟲，蟲蟲爲鱗，後人以鱗字代之，蓋非）。徐鉉曰，石鼓文是也。

小篆

小篆、秦篆也。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七章，即中令趙高作爰歷篇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皆損益大篆也。始皇并六國，能不合秦文者，其畫如鐵石，勢若飛動。隸楷之祖，銘題鐘鼎符節，至今用焉。

學古編云，漢篆變古法，許氏作說文，以救其失也。兼考通釋復古篇得矣。

舒元輿云，秦相變倉籀爲玉筯篆，成一家之法，歷漢至隋八姓，無出其右。唐李陽冰宗之。

八分

八分、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作也。序仙記云，次仲少有異志，變倉頡書爲八分，蔡子良云，靈帝時，王次仲飾隸爲八分。蔡邕云，次仲初變古形，非效程邈隸也。小篆古形猶存其字，八分又減小篆之半。蔡琰云，吾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篆字二分取八分。隋志云，魏世有八分書，王愔云，建初中以隸字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法書苑云，八體之後，又分此法。

隸書

隸書、秦下邽人程邈作也。初於獄吏，得罪始皇，入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大小篆方圓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爲隸人佐書，趨省易也。八分乃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也。秦隸近款識，篆即秦權量上刻字，未有挑法也。漢隸蔡邕石經諸碑，皆有挑法矣。

宣和書譜云，後人發臨淄冢，得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棺，有字同今隸，胡公先始皇四百餘年，豈與篆籀相生，特未行世，邈以此解雲陽之難耳。

飛白

飛白、後漢右中郎蔡邕作也。王僧虔云，靈帝熹平中，蔡邕作聖皇篇，待詔鴻都門，見役人方塗飾，以掃帚成字，心悅而歸，爲飛白，衛恆祖述飛白而造散隸，開陳隸體，微露其白，潤於隸書，揚采於飛白。梁武帝謂王獻之書白而不飛，蕭子雲書飛而不白，宜斟酌得衷。後子雲以篆爲之，雅合帝意，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後歐陽詢得焉，王愔云，體勢勁大，字輕微不滿，變楷制以題署，書指云，飛白是分隸間入以行草，而筆勢輕淺者，漢魏署榜多用之，蓋字形既大，患在填實，故使透漏見素地耳。

東坡飛白贊云，微微乎若輕雲之蔽月，翩翩乎若長空之卷旆，猗猗乎若游絲之繫柳，飄飄乎若流水之舞荇帶，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迫。

楷書

楷書、眞書也。蔡邕云，隸減八分之半，而通於楷，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時人用寫篆章法令，亦謂之章程。梁鵠云，鍾繇善章程，姜堯章云，眞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眞書無出鍾元常，其次王逸少，二家清潤，何拘平正，唐人以書取士，故有科舉習氣，酌魯公干祿書是也。歐、虞、顏、柳輩後相望，故下筆趣規人矩，無復魏晉飄逸之風矣。

張懷瓘書斷云，後漢王次仲爲上谷太守，楷隸初制，大範雖同，故後人惑之。按次仲秦人，作八分，合蔡邕、蔡子良諸說，懷瓘誤矣。或云次仲作八分，即今之古隸，程邈作正隸，即今之楷書，至東漢漸至訛異。蔡邕作石經正之，而書指亦以程邈正隸爲楷，且古人書譜，無專舉正楷爲言者，此說近是。

行書

行書、從漢潁川劉德昇作也。即眞書之少縱，以從簡易，相因流行，鍾繇善行押書，是也。張懷瓘書斷云，非草非眞，雖方通圓轉，眞者謂之行楷，帶草者謂之行草，獻之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眞體，合騁揮運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行草之間也。

姜堯章云，魏晉行書，自有一體，右軍蘭亭記及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所貴穩纖閒出，血脈相連，勁骨老健，風神流落。

急就章草

章草、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凡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侯五官，以教童蒙，緩急可就而求之謂，解散隸體，蠶路書之，漢書餘體，漸以行之，是也。唐顏師古爲之注，後漢北海劉穆始善，建初中，杜度善章草，帝詔使草書上事，魏文亦使劉廣通上事，蓋因章奏用之，謂之章草，章草乃隸楷之捷，草書又章草之捷也。

訣云，章草草其隸字，八分謹嚴如眞，用其一趨二波也。

草書

徐鍇云，按書傳多云張芝作草，又云齊相杜操作，說文云，漢興有草書，則張芝之前有矣。衛恆云，杜度善草書，崔瑗、崔寔父子繼能，杜氏結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芝因而變之，轉精其妙，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迹者，氣候通於隔行，故王子敬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自伯英始也。

衛瓘、索靖俱尚書郎，善草，時稱一紀二妙，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骨，懷素工瘦，張顛工肥，瘦硬易得，肥勁難工，皆草聖也。

書法離鉤卷二

取法

學貴取法，則可以見古人於寸楮，而探其妙。蔡邕入嵩山，學古於石室，得素書八角垂芒，頗似篆籀，寫史籀李斯諸書筆勢，邕得之三日不食，大叫欲狂，若對千人，遂謂三年，妙達其理，後筆特異，遂作筆論。鍾繇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自搥胷嘔血，數死，繇令人盜發其墓，得之，故知多力豐勁者勝，無力無勁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書，皆歎曰，碑始師學衛夫人徒歷年月，又云，頃尋諸名書，鍾最尚爲絕倫，餘不足觀。

詹孟舉云，李陽冰見漂州碧落碑，彩碑下數日，不忍去。歐陽詢見索靖古碑，駐馬觀之，去數步復還，下馬觀之，倦則布氈坐觀之，宿碑勞三日乃去。

張懷瓘云，上則法於自然，次則師於篆隸，又次師於鍾王，夫學鍾王尚不識虞指，況究究哉。

唐舒元輿陽冰篆志云，今世所重秦斯之迹，豈能盡辨別之，以秦古斯邈矣，況今去古愈遠，皆魏晉迹尚不可見，篆隸之風，不益遠哉，宜其日流而日弊也。

初學

筆勢論云，初業書要類乎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但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方圓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緩展毫端。

張敬玄云，初學必先真書，若使學縱體，則真體難成矣。

虞永興云，掇筆往來，懸管自在，但便體勢雄壯，不可拘其小節，若畏懼生疑，否滅不決，運用迷於筆前，振動惑於手下，師心因乎獨見，弟子執其疑問，恥請問於智人，忌藝能之勝己，若欲造玄，未之見也。

孫過庭云，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

東坡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能走也。

山谷云，古人學書，不虛隔幕，張古人手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腕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爲楷式，凡作字須熟觀晉魏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

書指云，善學書者，其初不必多費楮墨，取古人之書而熟觀之，閉目而索之，心中若有成字，然後舉筆而追之，字成而止，相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然後多書以極其量，自將去古人爲不遠矣。

執筆

衛夫人云，學書先學執筆，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行草去筆頭三寸一分，下筆點畫，波掠屈曲，須臾一身之力送之。

歐陽詢云，筆長不過六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

韓方明云，五指撮管，未可大草書。

姜夔章云，真書執筆近頭，行書寬縱，執宜稍遠，草書流逸，執宜更遠，遠取點畫長大，易於分布齊勻。

張懷瓘云，若執筆淺，則堅壘打勁三寸而一寸筭紙，勢則有餘，若執筆深，則束牽三寸而一寸筭紙，勢已盡矣，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腕肘頓挫，生意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擬不轉，制豈自由，乃成稜角，筆則死矣。

韋榮夫云，掘破管，壓破紙，飛鋒結體。

山谷云，能使筆力悉從腕中來，筆尾上直，當得意。

東坡云，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

歐陽公云，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卻不免敧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

操手

虞儒云，拓大指，擘中指，斂食指，抵名指，令掌心虛如握卵，此大要也，以大指節外沿筆，令轉動自在，名指抵中指，小指拒名指，此綱要也。

唐太宗云，腕豎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次實指，實則節力均平，次虛掌，虛則運用便易。

張敬玄云，運腕不可太緊，緊則腕不能轉，而字體粗細上下不均，不可懸臂，氣力有限，若行草須懸腕，大草書須懸臂，筆勢無限也。

韓方明云、雙指包管、五指共執、實指虛掌、鉤鍼托送、若以單指包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

姜堯章云、後其執、牢其筆、實其指、虛其掌、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故孫氏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淺深長短、使謂縱送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謂點畫向背。

觀枝山云、鐵撥鉤揭抵拒導送八法、謂撥鐙法、撥者、筆管著指、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即馬鐙、筆管直、則虎口圓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亦欲淺、則易撥動也、撥者、大指骨下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手鉤、撥者、食指著中節旁、此二指主力、鉤者、中指著指尖鉤筆下、揭者、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下、抵者、名指揭筆中指抵住、拒者、中指鉤筆、名指拒定、此二指主運轉、導者、小指引名指過右、送者、小指送名指過左、此二指主來往、枕腕者、以左手枕右手腕、提腕者、附著校而虛提手腕、懸腕者、懸著空中、最爲有力。

用筆

羅要云、右軍用筆、內鐵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右軍云、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藏鋒點畫、使左先右、至回左亦然、藏頭護尾、屈紙、令筆心當鋒中行。

虞世南云、覆腕上掄掠蓋開、下鑾撥歷鋒、轉有勁骨、指端橫鉤、蹲踞之狀、行書則覆腕搶毫、乃按鋒直進、其綰也、內拓外旋、結鋒環轉、結者上促、旋毫不絕、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毫、容曳而來往、勁而復虛。

書法云、夫用筆之法、須先急遲、後疾下、如鷹鸇雖逝、信其自然、不得重改、送筆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巢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若深思此理、當自見。

又云、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太露鋒芒、則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

山谷云、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鉤回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衙筆、則有力。

筆鋒

右軍云、每作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勁健、草則縱心奔放、覆腕轉促、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拓、右爲內伏、逆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也、但先援筆引興、心逸則急接鋒以取興、興盡則已、又生振鋒、任毫端之奇妙、象蒐絲之蘂結、轉別刓角、多句篆體、或如蛇形兵陣、無常定也。

張旭云、褚河南論書、用筆如印泥畫沙、始不悟、後於江岸以錐畫沙、始信其言、蓋藏鋒也。

蔡希綜云、始下筆須藏鋒轉腕、前緩後急、形勢相連、莫斷、略爲上、至如棱側起伏、臨勢所立、皆規爲妙、其有誤發、不可再模、恐失筆勢、如放箭不欲遲、如高峯墜石也。

蔡堯章云、筆正則鋒藏、筆偃則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者無失矣、下筆之初、有折鋒、有搭鋒、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搭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如隸、藏鋒如篆、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

書者、心畫也、必先乎心而後乎手、內而理乎己之心、外而盡乎古之法、心而致乎手之正、法而致乎筆之妙。

定心

蔡邕云、寫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除中山兎毫、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口不出言、氣不息息、沈密神采、如對至尊、屈事夷狄、羲之云、夫欲書、先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假借平直振動、令勇厥相連、意在筆前、文在筆後、

衛夫人云、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執筆近而不能緊者、此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執筆遠而急者、心手相得、意前筆後者勝。

柳公權云、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

朱晦庵筆法贊云、握管濡毫、中紙行墨、一於其間、點畫畫疑、放意則荒、取妍則慾、必有事焉、神明其德。

知道

譚景昇云、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學古非樸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沐、氣之所浴、是故點畫皆血氣、顧盼含性情、無筆墨之迹、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默默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張懷瓘云、大巧若拙、明道若昧、靜而求之或存、躁而求之或失、明目諦察而不見、長策審遲而不知、豈徒倒薤懸鍼、假波垂露而已哉。

從性

虞世南云、收視返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字則顛仆、字雖有質、迹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必資神遇、不可力求也、必須心悟、不可力取也。

禁經云、有攻無性、神采不生、有性無攻、神采不變。

孫過庭云、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緣思慮通達、志氣和平、不激不厲、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努爲力、操筆戒懼、豈獨工用不侔、亦性情懸隔也。

又云、右軍書樂毅論、則情多拂鬱、書東方贊、則意涉瑰奇、書黃庭經、則怡懌虛無、書太師箴、則縱橫曲折、隨亭集則思逸神超、私門戒書、則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情動乎中、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朱晦翁云、歐公作字、如其爲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荊公則躁擾急迫、書札細事、德性相關如此。

峭翁云、觀其書畫、而知人之性情焉。

觀枝山云、情之喜怒哀樂、各有分數、喜則氣和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微而字斂、樂則氣平而字麗、情有輕重、則字之斂舒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窮、氣之清和肅壯奇麗古澹、互有出入、題是山水畫

隱。氣自然清。富貴宴樂。氣自然和。朝廷禮義。氣自然肅。珍怪聚傑。氣自然壯。□□□□氣自然奇。佳麗圖池。氣自然麗。造化上古。氣自然古。幽貞閒適。氣自然潔。八種交相為用。變化又無窮矣。

適志

翰林禁經云。書法有九生。一生筆。純毫為心。軟而復健。二生紙。新入簡筒。潤滑易書。即受玉墨。若久藏風日。枯燥難用。三生硯。用則貯水。畢即乾之。司馬云。硯石不可浸潤。四生水。義在新汲。不可久停。停不堪用。五生墨。臨要旋研。凝和墨光為上。多則泥鈍。六生手。適攜執勞。腕肘無準。七生神。凝神靜思。不可煩躁。八生日。晴息適節。光明分明。九生景。天氣清明。人心舒悅。備此九者。乃可言書。

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乘有合。合則流媚。乘則凋疏。神怡務閒。一合也。咸思和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遊懷古。一乘也。意達勢屈。二乘也。風燥日炎。三乘也。紙墨不稱。四乘也。情乖手闕。五乘也。乘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待器。得器不如得志。五乘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氣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

解悟

張旭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劍。而悟草法。又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思而為書。而得奇怪。顏魯公謂懷素曰。學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劍器。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鄙彰有之乎。素曰。似古鼓脚。為草書豎畫之極。顏曰。何如蛇蟲狀。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峯。輒寫師之。及雲飛風動。變化無常。又遇壁坼之路。一一自然。

雷簡夫云。余嘗臥聞江瀑漲聲。想其奮駭振磕高下奔逐之狀。起而作書。心中之想。皆出於筆下矣。

文與可云。見蛇鬬而草書長。

記異

淮南子云。倉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又曰。龍備藏。

大令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持紙。右持筆。遺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何游處。筆法何施。答曰。吾象外為宅。不變為姓。常定為字。其筆迹豈殊吾體耶。獻之佩其言。

顧世南云。右軍謂既玩之功。積二丘山。志專者神必應之。余中宵遂夢吞筆。是後若有得焉。又假寐。見張之指一道字。用鍾體法。信有之矣。

書法離鉤卷三

學篆

初學篆。當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於几上。虛虛如此流便。方可操筆。操筆必須單鉤。卻伸中指在下夾攪。方圓平直。無不可言矣。若篆大字。當虛腕懸筆。腕著紙。字即不活。以紙筒樓欄為筆。非士夫所為也。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圓鄙落。陽冰間活姿媚。徐鉉如隸無垂脚。字下如鼓股植大。鍇如鉉。但字下為玉箸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有漢意。陽冰多非古法。蓋法子玉也。小篆世喜長。但以方楷一字平為度。一字為正體。半為垂脚。有不可者。當以正脚為主。餘略短如蟹脚可也。無垂脚者。如生曰之等字。以上枝為出。如草木為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凡寫篆額。其宜肥。體宜方圓。碑蓋同此。但以小篆為正。不同雜體。凡□中字。不可填滿。但如升斗中者一字。任其空。可放垂筆。方不變大。□比諸字。亦須略收。不可闊。不可方。若日月須更收小也。包一二畫。如日日之類。初一字內畫不與兩旁相連。後皆如之。首尾一法。若或接或否。不同者非也。間圍間點。古文之法。小篆無之。口字不可三角形。鑄鼎古文錯雜用無迹。小篆則自一法也。

學隸

漢碑三百餘種。無前漢者。體各不同。亦各不著名字。後人服膺一刻亦自可。魏三大碑立為器格。已一變

16B

矣。去漢未遠。古意猶存。自唐以來。巧麗特甚。古意泯焉。欲學隸者。當以石經爲祖。次及漢刻之奇者。如孔子廟碑、魏受禪記、劉寬之類。

歐云。本於篆法。學如眞書。但變筆尾盤石三波也。

佩觿云。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

吾衍云。八分、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用篆筆作漢隸。八分與漢隸多不分。

括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挑拔平硬。如折刀頭。

書指云。隸有蠶頭。由下筆反挫。順筆平行。燕尾自出。

學楷

張敬玄云。楷書把筆。妙在虛掌運腕。不宜把筆苦緊。太緊則轉換不得。既腕不轉。則字體式轟式細。上下不均。雖多用力。元來不當。

霍柏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何如。米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

姜堯章云。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歐顏。或者專務勻圓。留心虞永。或謂體須稍扁。則自平正。此徐會稽之病。或謂欲其疎散。則自不俗。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書法之美哉。

禁經云。筆貴饒方。書尚遲澀。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拘長短遠近。但勿違其勢。俾令勁骨相連。寧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但歸點畫耳。非書也。

觀京兆云。大字貴結密。不結密則爛散無精神。若牌扁須字字相照應。掛起自然停分。反須帶逸氣。方不俗。小字貴開闊。小字易得虧促。須令字內開架。明整開闊。寫起一似大體段。長史所謂大促令小。小轉令大。是也。當以二王及虞東方畫贊、樂毅論、洛神賦、破邪論序、爲則。

書指云。眞書點畫。雖筆筆皆須著意。所貴修短合度。意態完足。蓋字形本有長短廣狹。小大繁簡。不可概齊。但能各就本體。盡其形勢。雖復字字異形。行行殊致。乃能極其自然。令人有意外之想。

學行

訣云。行筆而不停。著紙而不離。轉輕而重。按如水流雲行。無少間斷。

姜夔云。行書與草不同。各有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太要以筆老爲貴。少有失誤。亦可歸映。

觀京兆云。行書貴穩雅。下筆不疾不徐。亦有開架。須是明淨。不要亂筆。多絲絲繞繞。疾則失勢。緩則骨癡。亦以有軍爲組。次參晉人諸帖。及懷仁聖教序。

學草 附章草

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相連。後世屬十數字而不斷。號曰游絲。此雖出於古人。不善學者。反更成病。

唐太宗云。行行若蔡春蚓。字字若綰秋蛇。惡無骨也。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疾還徐。忽往復收。緩以做古。急以出奇。有餘以耀精神。無餘以含氣味。相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滯。豎不欲太

多。多則神癡。意緩則用懸針。若再生筆畫。不若垂露耳。草書最忌橫直分明。費多則如積薪束蔗。無瀟散之氣。時一出。

虞永興云。既如舞袖。揮拂而紛紜。又若垂藤。樛纏而繚繞。

草書賦云。或斂束而相抱。或蔡裴而四垂。或攢剪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森而高舉。或落脫而自拔。衆巧百態。無不盡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姜堯章云。學草書先法張芝。次索靖諸人。後做王逸少。中之以變化。若泛學諸家。則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知向背起止轉換。古人作字相連處。特是引帶。是點畫處皆重。非點畫處皆輕。雖張顛野逸。不失此法。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雜歌擗踊。一切變化。非苟焉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

祝枝山云。草書貴通暢。草書下筆易於疾。須放令少緩。徐行穩步。一點一畫。皆有規矩。不令容易。亦有牆壁間架。須要明淨。方合皆人法度。不可如後人全率爾也。用筆不可太遲。遲則緩慢無神氣。不可太疾。疾則恐瑣碎而失勢。

又云。章草須有古意。乃佳。下筆要重。亦如眞書。點畫明淨。有牆壁。有間架。學者當以索靖張芝皇象章誕月儀八月帖急就章爲模範也。

論寫

姜堯章云。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斜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撇磔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昔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眞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澀。澀則不遒。然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

祝京兆云。凡偏旁不相稱者。屈曲點畫以避就之。偏少者。伸點畫以就之。偏礙者。屈點畫以避之。太繁者。減除之。太疏者。補續之。然必古人有樣。乃可用耳。

蘇子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大抵勁健方瘦。輕快疏朗。乾澀古拙。相近軟緩。與肥重滯塞。但滋潤時媚爲異。然必骨肉適宜。剛柔濟美也。

黃山谷云。楷法如快馬斫陣。草法欲左規右矩。又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梳妝。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書指云。書必先生而後熟。亦必先熟而後生。始之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徑。不隨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化工也。

論血

字生於墨，墨生於水，水者、字之血也。筆尖受水一點已枯矣，水墨皆藏於副毫之內，蹲之則水下，駐之則水聚，提之則水皆入紙矣。捺以勻之，搶以殺之，補之，鑿以圓之，過貴乎疾，如飛鳥驚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滯，仍不得重改。

論骨

字無骨，爲字之骨者，大指下節骨是也。提之則字中骨健矣，縱之則字中骨有轉軸而活絡矣。提者，大指下節骨下端小棟動也，縱者，骨下節轉軸中勁格稍和緩也。

論勁

字之勁，筆鋒是也。斷處藏之，連處度之，藏者、首尾蹲搶是也，度者、空中打勢飛度筆意也。

論肉

字之肉，筆毫是也。疏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捺滿則肥，提飛則瘦，肥者、毫端分數足也，瘦者、毫端分數少也。

論脈

字之脈，章法是也。藏鋒出鋒，皆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其脈相通爲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意，圖寫其形，未能渾融，皆支離而不相貫，吾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揮運之時，此可窺其妙矣。

書法離鉤卷四

體式

衛夫人云：用筆六種，結構周備，如篆法，因險可畏，如八分，鬱拔縱橫，如古隸，窈窕出人，如飛白，飄揚瀟洒，如草草，耿介特立，如鶴頂，然心有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

孫過庭云：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眞虧點畫，猶可記文，回互雖殊，文體相涉，方通二象，俯貫八分，包括章草，通泳飛白，毫釐不別，胡越殊風。

書體云：鍾繇隸奇，張芝草聖，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眞，點畫狼狽，元常不草，使轉縱橫。

形狀

蔡中郎云：爲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立，若動若飛，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憂，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短弩勁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象矣。

鍾繇云：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萬類象之，點如山頹，摘如雨墜，織如絲毫，輕如雲霧，去如鳴鳳游雲漢，來如游女入花林。

書評云：王逸少隸，飄若游雲，矯若驚龍，唐徐浩草隸，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

姜堯章云：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蟲蝕痕者，無起止之迹，錐畫沙者，勻而藏鋒，壁坼路者，欲其雜布澀之巧。

觀京兆云：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斜如醉僊，端雅如賢士。

氣勢

蔡邕云：氣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

蔡希綜云：屈折之狀，如鋼鐵爲鉤，乘線之縱，若勁鍼直下，主客勝負，皆須姑息，先作者主也，後爲者客也，必舉止合，則起伏相承。

訣云：彩色、字之神也，神貴氣，氣貴形，形全骨肉，肉全神色。

孫過庭云：或恬淡雍容，內含剛骨，或折衝樽俎，外耀鋒芒。

坡僊云：吾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胸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布置

訣云：長短闊狹，字之態度，點畫斜曲，字之映對，先主後賓，卑奉尊接，審其疏密，取其停勻，空則補就，孤則扶持，以下承上，以右應左，以大包小，以少附多。

蔡邕云：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皆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相背。

歐陽詢云：不可頭輕尾重，無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藏。

姜堯章云：疏欲風神，密欲蒼老，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之四點，畫之九畫，須下筆勁淨，疏密得均，當疏不疏，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致渴疏。

書法三昧云：如中字孤單則居中，龍字相並，則分左右，爲二停，衡字則分左右中，爲三停，衆字則分上下爲二停，嘉字則分上下中爲三停，凡四方八面點畫，皆拱中心，左短者齊上，右短者齊下，重捺上仰下覆，重捺上當下放，重字上小下大，左促右展。

鑒要云：位置大段，又唐人經生之弊，絕無位置，終不成書。

運用

三昧云：一點一畫之間，三過其筆，一點微如粟米，亦分三過，一字有一字之起止，猶排雁陣，一行有一行之首尾，接下承上。

郭若虛云：氣韻本乎運心，神采生於用筆，夫畫有三病，一曰版者，腕弱筆疑，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二曰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度，鉤畫之際，妄生圭角也，三曰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假物凝滯，不能流暢也。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如書雖於飄揚，草書雖於嚴重。

又云：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足而有餘韻。

書指云。書貴質不貴工。貴澁不貴豔。貴自然不貴作意。質非鄙俗之謂也。清廟明堂。大雅所在。是已。澁非浮易之謂也。太象玄酒。至味存焉。是已。自然非信手放意之謂也。不事追琢。神氣渾全。險易同塗。繁簡一致。是已。

肥瘠

衛夫人云。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勁丈。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

梁武帝云。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思淳澀。多墨豪鈍。

虞永興云。側管則鈍慢多肉。直鋒則乾枯露骨。比其悟也。麤而不鈍。細而能壯。長而不爲有餘。短而不爲不足。

歐陽詢云。不可瘦。瘦則形枯。不可肥。肥則質濁。

張懷瓘云。馬以勁多肉少爲上。肉多勁少爲下。書亦如之。必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勁骨不任其肥肉。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猪。準其病狀。未即已也。惟趙署及八分。肥密可也。

徐浩云。勁骨不立。脂肉何附。雖須藏鋒。不然有病。麤率之彩。輸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雖稽備色。翩翩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華彩高翔。則書之鳳凰矣。

黃伯直云。肥不露肉。瘦不露骨。

訣云。書以骨爲體。以主其內。以肉爲用。以彰其外。氣宜清。色宜溫。骨宜豐。肉宜潤。

方圓

崔子玉云。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中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敧。

虞世南云。字體質澁。爲目所視。如水在方圓。豈由平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不同。遠近則異。

後通異訣云。方以圓成。圓由方得。舍方求圓。則骨氣莫全。舍圓求方。則神氣不潤。方不變。謂之平。圓不變。謂之壞。書之病也。

張懷瓘云。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亦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卷。縱則如腕之屈。然須裹之以皮肉。若露勁骨。是乃病也。

姜夔云。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欲方。草欲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方圓曲直。不可顯露。直須涵泳。一出自然。眞多用折。草多用轉。方長嚴肅爲體。圓轉輕健爲用。歐顏方正。虞永勻圓。

遲速

筆勢論云。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初。結思成矣。筆不欲急。何也。筆爲將軍。故須持重。心不欲遲。何也。心爲篙師。遲則中物不入。

訣云。能速而遲。謂之入神。能速不遲。謂之貫神。未能速而速。謂之狂馳。不當遲而遲。謂之淹滯。狂馳則形勢不全。淹滯則骨肉重慢。縱橫斜直。不速而行。不止而緩。腕不停筆。筆不離紙。心不速而神氣短。筆不遲而神色枯。一遲一速。剛柔相濟。

孫過庭云。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令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遲鈍。因遲就遲。乖名賞會。非心閑手敏。難以兼通焉。

姜堯章云。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必先能速而後能遲。若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則多失勢。

勁軟

隸訣云。方勁古拙。挑拔平硬。國史補云。草極硬易。肥勁難工。訣云。剛縱其柔。柔縱其剛。筆勢論取形皆快健。手腕輕便。八法訣云。點欲豎如鐵。句欲力如銀。點橫無力而不險。句短棘鐵而有力。橫畫雜於豎趯。趯則筆勁澀。掠撇法在澀而勁。靈欲暢而婉。啄用輕勁爲勝。去浮性重濁。礫趯重鋒。緩則勢肥。須遒勁而遲澀之。草訣挑法。揭欲利。按欲輕。輕則骨勁。重則質鈍。故云形圓則潤。勢疾則澀。以緊而勁。以險而峻。圓則骨不重。方則氣不潤。遲取妍。速取勁。澀取妍。燥取險。堅勁有力。圓則妍美。側管鈍慢多肉。直鋒乾枯露骨。觀諸說而勁軟辨矣。

結構

雲容上句以應下。如鳥之視胷。　九見腕句以應上。須折鋒而起。　門月右句應左。半斜以銳爲精。　來東中句應中。隨縮鋒而微露。　長民左句應右。須蓄趯其鋒。　黍委上下之撇點。有陰陽之分。不分則無上下相承。　術衡三排之直畫。卓然中立。而不倚。其左右有排揖之情。　晉三三排之橫畫。截然中處而不乖。其上下有仰覆之別。　其目四畫。上下反其情。二三但取順。　然無四點。左右要成八字。中豁可就上。不可吐下。　皿皿四直。左右上開下合。　爽茶兩捺。一上捺。一下捺。不宜頭側。　反及二撇。先長而斜硬。後老短而腕轉。　庶多先腕轉。而後斜硬。　口曰不可橫長。下畫長承直木。　臣巨欲直左。而右旁短直應之。　句翔裏面字。與句齊方稱。　長馬短畫。不可與長直畫相精。　衣良捺應左句。須略平起。句宜[illegible]莫矢下畫宜長。撇短不轉。而點取下長短處之。　思志心在下者。欲折右足。右宜方稱。一云[illegible]直均平。　貝右長直畫。須作小鋒刺。中短畫不可相粘。欲圓淨勻平。而啄短。出以點承長直畫。　遠遠之遠裏字。上大下小方稱。　雖雖直畫微向左。以避右邊之勢。　烏鳥屈脚之勢。如角弓之張。　用周初撇。首尾同外。次彎首尾向右。　同國初直畫首尾向右。平畫仰。次直畫首尾向左。　羹作直句在先。藏鋒而後出鋒。作趯以無捺亦同。　行作左短右長。　於作右短左長。　自因左豎短。右句微長。　亦馬點之重併。必屈伸以變換之。否則如布算。　三册畫之重併。必屈伸仰覆向背變換之。否則如布算。　鬱鬱繁雜者。必求古人佳樣。不可擅寫。　邊圍太繁者宜減之。　倉食上面不可寫波。　上下直畫宜短。點宜近上。　是足卜字居中。下撇須橫。而波磔終之。又名三泰縮法。　心初點向裏。橫戈斜平。向內而收。中點取高勢。欲精第三點。第三點須與勢高。不可下。　風兩邊悉宜圓。名曰金剪刀。　柔下木字。左右須斜直。　者日字。不宜正對中字。　十橫畫梭長。直畫宜短。　七橫畫梭長。直畫轉而復回。　和偏少者。伸偏畫以就之。　氣偏碎者。屈畫以避之。　非字孤單者。展一畫以舒之。　衆字重併者。促一畫以斂之。　畫字九畫。須下筆勁淨。疏密停勻照映。　辛字太疏。補之作。　必古有佳樣乃可寫。　左畫短斜硬其撇。　右畫長腕轉其

數。一字有一字之形勢。要在結構得宜。此不過舉前人論味之粗。其間錯綜變化。惟會心者自得之。永可執一論也。

弊病

梁武帝云。運筆斜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畫如則脈肿。點畫長則離澌。畫細則字橫。畫麤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

王右軍云。腹不宜偃。脚不宜賒。又不宜斜。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不宜傷密。密則損河豚身。不宜傷疏。疏則似離水之鳥。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掛樹。不宜傷短。短則似壓死蝦蟆。

孫過庭云。貪者勁挺不迎。剛很者傷於拘束。輕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弱。躁勇者過於剽迫。疑者沉於遲澀。趣事者終於迷惑。任性者染於俗吏。此皆痼疾之士。偏枯廢人。張懷瓘云。方圓勻平。支體肥瘦。布置偏仄。棱角相形。神氣靜穩。以濃纖爲華。皆之病也。

虞安書云。太緩無勁。太急無骨。

歐陽詢云。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

韋誕云。多力豐勁者聖。無力無勁者病。

書法有十戒。一忌俗。二力弱。三柔細。四賦媚。五疎石。六板滯。七狹長。八歲蹙。九向背不得宜。十上下不聯屬。是也。忌俗則不大雅。力弱則不遒勁。柔細則不堅練。賦媚則不蒼古。讓右則參落庸劣。板滯則氣通不勝。狹長則勢不寬展。歲蹙則不揚眉吐氣。向背不得宜。則結體無情。上下不聯屬。則神不流貫。凡此十者。犯一不可言書。

附

楷書金科

屈脚灣灣張角弓。見鳥爲鳥質鴻鴈。立人如鳥附柱形。仁信任使要娉婷。婉脚壯士屈其臂。鳳飛凡氣是其意。鈴牽擊電在雲中。日因日月俱相同。迴轉右旋忌頭長。寧宜拳固可爲方。有脚須當向左舒。雪其典興與寅興。字方右脚須抬上。圓圓因國閑等樣。腹勿便促又勿賒。滿而不虛乃爲尚。南隔目剩之四句。亦須填實勿虛蕩。半腹還當放右廂。用見岡月俱同書。無字開開仍開合。上下變通互關闔。隔鄉隔覆有妙理。亟二並三須得體。碌碌掠匾放不可重。若爻若茶良可宗。字逢兩豎須變換。并縮斤垂左右物。無藥鬱鬱鬱鬱聲。此皆上重而下輕。在下固須能但戴。亦勿使上促其形。交錯如中井曲弗。兼禹禹爽襲爾卅。垂直無密要耳車。疏密勻停方入格。字有相背北肥兆。相向非卯如何好。向背體勢要相親。結合不到如筆到。又有偏側欹斜字。向右心戈衣幾是。向左夕朋乃勿多。正如偏者亥丈互。正者令偏偏使正。此是書法之體勢。字有挑擁之形勢。支弋武丸與瓦氣。獻勵散斷左既多。須得右邊得攏意。省炙之類上偏者。又得下攏者須記。字中一法號點蓉。如令今塞以及冬。頭尾配合方爲美。二點與上宜勻停。字有形斷意復連。以

心必小。川州泉。字上大者覆冒下。寶頭穴宀等之亞。大頭亦與宀頭同。奢金食鋒巷泰舍。垂如都鄉巫卯卿。曳如雖轉閒。水支欠皮更。以及走民也之類。神情全在垂曳處。點畫稀少在相映。畫多應副亦宜稱。假如蒲詩勁健斯。畫相對如一定。字之獨立如撐住。可下求亭與亭寺。丁手司弁草茅中。乎予平兮此等字。勢須形彩飛。爲至三體成形勞塢翁。鄰部儲分以及踊。尤須朝指乃成書。以小附大少附多。旁如夊欠及支戈。起超欲勉皆宜附。近莫離鍵。向向上包圍凶下。撲匡旭它左包右。旬旬昌丐右如之。此名包裹由來偏。結束闔湊得其宜。應於書法稱人微。字有難於結體者。或因畫少而增添。新之爲新建爲建。曹曹美美右有然。但取體勢成茂美。是名增減同字姸。字有借換如之何。秋秫蘇蘇鵝鵝鷺。秘蹤靜蹤諸借法。學稽古帖停。高低長短都是病。若或賦體原不同。又當背形乃爲正。繁則減除盛從皿。縣總取則良有本。疏則當補如神處。卸字卩從阝字是。分若卅卌字之類。皆須自立其抵背。合如對目八州間。筆筆相臨如相連。孤單必大成獨立。一點一畫戒纖細。重則官促不可長。昌昌爻爻上下敞。並如林棘及絲羽。三如森森品品倍。並不宜同兼勿闊。三宜異態而同處。八則還宜去映人。交欠以入是其格。女安必互斜相屬。以斜附曲勿相渴。曰字在左與上齊。嗚呼呵吸嘶。平頭須要覆其下。走之又要承其上。形影三壁勿一向。一起一轉一承上。排盤字如高臺。瓢瓢系傍言傍類。平畫宜細且存勻。勿闊勿狹乃相配。字中一法名避就。如蘆如府如逢右。此爲避密又避重。是以就簡稱神授。左右成多成少樣。必須彼此來相讓。臂如馬旁糸鳥旁。左邊平直右邊放。再如繼字兩相妨。中央言字短其上。辦字力字須下齊。讓出兩辛乃舒暢。再如鷗鷺虹視祁。各要成形又相向。字中一法名補空。姑以我說來作證。其點須對右邊置。勿同成就戈無定。再如饕餮等之類。但欲四滿成方正。此從義之雍陣圖。以及智果心成顏。法取歐陽三十六。編成俚歌便易誦。予非臆說。落筆自得如暫加。

書法離鉤卷五

鍾意

梁武帝觀鍾繇十二意。一曰平。（橫也）二曰直。（縱也）三曰均。（間也）四曰密。（際也）五曰鋒。（末也）六曰力。（骨體也）七曰輕。（氣折也）八曰決。（牽掣也）九曰補。（不足也）十曰損。（有餘也）十一曰巧。（布置也）十二曰稱。（大小也）張長史問顏魯公答。平謂橫者何。謂每畫。皆須縱橫有象也。直謂縱者何。謂每直必縱之。不令邪曲也。均謂間者何。謂間不容光也。密謂際者何。謂築鋒下筆皆合宛成。不令其疏也。鋒謂末者何。謂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也。力謂骨體者何。謂趯挑則點畫皆有勁骨。字體自然雄媚也。輕謂屈折者何。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又謂轉角爲賠過也。決謂牽掣者何。謂牽掣爲撇。決意釋鋒。不住滯。令險峻而成也。

補謂不足者何。謂結構點畫或有失趣。則別點畫旁救之也。損謂有餘者何。謂趣長筆短。常使意氣有餘。若不足也。巧謂布置者何。謂欲書先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意外字體。令其異勢也。稱謂大小者何。謂大字整令小。小字寬令大。茂密相稱也。

瓘法

張懷瓘用筆十法

偃仰向背　謂兩字并一字。須求點畫上下離合之勢。

陰陽相應　謂陰爲內。陽爲外。斂心爲陰。展筆爲陽。左右亦然。

鱗羽參差　謂點畫飄次。無使平齊。

峯鋒起伏　謂起筆促鋒。如峯巒之狀。殺筆亦須蹲結。

真艸偏枯　謂兩三合字。不得真艸合成一字。須求映帶。

邪正失則　謂落筆結字。分付點畫。須依位次。

迴澀飛動　謂勒礫皆須飛勁。無凝滯。

射空環璫　謂趯盤鐵等字。行艸用筆。不依先後。

尺寸規度　謂勿長有餘而短不足。須引筆至虛處。則字有凝重之態。

隨字轉變　謂如蘭亭年字。一筆作懸針。歲字卽凝垂露。其間之字體各別。

心頸

隋僧智果戚心頸

迎展右肩　宜高尙等字也。

長舒左足　其貝肩等字也。

峻拔一角　國用周等字也。

潛虛半腹　見目月字畫略蘊於左。左實右虛也。

開闔開闔　無字四畫上開下闔。四點上闔下開也。

隔仰隔覆　竝字隔二畫。字隔三。仰覆也。

回互面放　爻字上捺下波。茶字上波下捺也。

變換垂縮　拜字左垂右縮。斤字左縮右垂。上下竝然。

繁則減除　王書懸字（作懸）虞書毫字（作毫）除下二點。張書盛字。改面爲皿。

疏則補益　神加點。辛加畫也。

分若仰背　用册等字相背也。

合如對目　八州為字須沿相顧視也。

孤單必大　一點一畫。獨立者大書之也。

重疊乃促　昌呂爻等字宜上小。林棘羽等字宜左促也。

假側映斜　丿爲斜。入爲側。交欠人之類也。

如斜附曲　女妾字ㄑ爲曲也。

單枯一字　功歸自得。盈虛統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

綱目

永字八法。綱領所全。三靜法地。五勒象天。次及條目。變點方圓。俯仰向背。沈疑清權。拗者讓者。引焉趯焉。鳥立木上。鴈在天邊。掬特間起。鈎撥迴聯。齊整磋駐。屋漏蜿蜒。鳥絲闌者。蔡襄所專。復有八忌。切意精研。枯槁生硬。輕重糊縣。內外是縱。左右非堅。

靜不變動變也。點下筆成點而後行變。如高低闊狹方圓。如置箸案上。非偏鋒也。沈筆不浮。疑明朗無翳。清非寒瘦。肥亦清也。權如稱字無長點。拗東西相順。讓遠地位。引如左脊字。引而申之。趯如帶帶字。伏兵不動也。鳥立木行仁字。鴈在天燕然字也。拗本身拗出。間口字特筆寫其上。欲趯口字也。鈎鉤類。撥則筆鋒飛翻。非硬直也。迴聯各有虛實。不可偏廢也。齊勒類。磋磨書。磋者左右揭腕。駐如駐馬。屋漏痕不見起止。鳥絲闌鋒正。兩旁如界也。枯槁無潤澤。生硬非軟美。輕重不典。糊縣不堅。內縱肚腹闊。外縱手足長。左右揭腕要有力。

八法

李陽冰云。邕少十五年偏工永字。以其備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禁經云。八法起於隸。自崔張鍾王傳受該於萬字。累道之最。智永發其旨趣。授於僧面。自此廣焉。

一側　丶也點也。

柳子厚云。側不貴臥。如高峯之墜石。

訣云。側下其筆。使是精晴墜。徐乃反揭。則棱利矣。作點向左以中指斜頓。向右以大指齊頓作報答。以中指挫鋒。按筆收鋒在內。疾則失中。過又成俗。

論云。點面言側。謂筆鋒顧右。審其勢而側之。止言點則不明。顧右無鋒。同背墜墨之勢。若左顧右側。則橫摘無力。而側不險。乃失於鈍。鈍則芒角。隱而書之。神格喪矣。

俗云。點點之風。如鳥之勢。此三過側法也。起自中而來。鋒自中出。點有尖形。斜正斷仰。橫波鳥蹲諸法。瑤在臨勢用之。通爲妙。

二勒　一也橫畫也。

柳子厚云。勒當思筆。　如千里之陳雲。

訣云。策須勒。仰筆復收。以中指鉤筆。澀迅復筆。以中指頓筆。然後以大指遣至盡處。　又云。勒不得以其筆。須筆鋒先行。　又云。勒緩趯以藏機。

論云。橫畫言勒。謂趯筆而行。承其虛畫。取其勁澀。止言畫虛。其不趯。一出便盡。則鋒拳而快澀也。勒藉於豎擢。趯則筆勁。澀亡其流滑。微可稱工矣。

唐太宗云。爲畫必勒。貴澀而遲。

俗云。畫。書之祖。勒法也。狀如算子。使不是書。其法初落筆鋒向左斂勒。回向右橫過。至末復駐鋒折回。

鍾王智虞多用篆法爲畫。歐陽褚薛多用隸法爲畫。訣云。橫畫須直入筆鋒。豎畫須橫入筆鋒。

三弩　丨也豎畫也直落也。

柳子厚云。弩過直而力敗。　如萬歲之枯藤。

訣云。鋒須先發。管遂勢行。緊收澀進。如錐畫沙。　又云。弩彎環而勢曲。如深林之喬木。　又云。須發勢而卷筆。若折骨以爭力。　又云。弩不宜直其筆。筆直則無力。立筆左偃而下。最須有力。

論云。中心豎畫爲弩。勢微弩曰弩。在趯筆下行。若直其畫。則形則勢竹。書之病也。

唐太宗云。爲豎必弩。貴戰而雄。

俗云。豎。豎之祖。弩法也。初橫入筆向上行而少駐。復引鋒下行。至末復駐鋒向上。此垂露也。末鋒駐而不收。引而申之。此懸針也。畫多則分。斷仰以別其勢。豎多則分向背以成其體。蹲算子也。

四趯　丿也鉤也。刷也。內挑也。

柳子厚云。趯宜蹲而勢生。　蹻快如鷹。

訣云。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出則暗收。旁鋒輕而借勢。勢不勁。筆不挫。　又云。直曰趯。橫曰挑。鋒貴乎澀。適出期於倒收。謂之欲挑還住也。

論云。字之出鋒曰挑。今曰趯。以筆鋒去而言之。趯自弩畫收鋒。豎筆潛勁。借勢而趯之。法須挫衄。轉筆出鋒。停思消息。則神蹤不墜矣。

張敬玄云。又謂之迴筆。事字中畫宜直。下筆便挑。不宜停筆。

俗云。鉤。鉤之祖。趯法也。蹲鋒上出。險勢旁分。然亦分三體。左如氏長字。須長趯以應右。右如門丹字。須短趯以應左。中如東乘字。須朝上也。

五策　一也短橫也。折也。

左上爲策。柳子厚云。策仰收而暗揭。

訣云。仰筆潛鋒。以驛勒之法。仰收揭腕。趯勢於右。潛鋒之要。左畫勢暗歸於右也。

又云。策筆仰鋒。豎趯微勒。借勢峻顧於掠也。

論云。策一名折畫。今謂策。仰筆趯鋒。輕捷而進。故曰策也。若及紙便畫。不務遲澀。向背假仰者。備畫耳。

唐太宗云。策者。仰策仰收。

俗云。短畫。短畫之祖。策法也。仰筆趯鋒。輕捷而進。有如鞭策之勢。故言策不言畫。異於勒。勒則兩頭下而中高。策則兩頭高而中下。如夫天之類。凡短畫皆策也。

六掠　ノ也。長撇也。腕也。分書也。

左下爲掠。柳子厚云。掠左出而鋒輕。

訣云。撇過而之掠。借於策勢。以輕駐鋒。右揭其腕。如以迅出。勢旋於左。法在澀而勁。意欲暢而婉。遲出則傷於緩滯。　又云。拂掠須迅。其鋒左出而欲利。　又云。微曲而下。筆心至卷處。

論云。一名分發。掠乃疾徐有準。隨手遲鋒。自左出取勁險。盡而爲節。撇則一出。運用無的。故掠之精旨可守矣。

孫過庭云。遲不當速。

唐太宗云。爲撇必掠。貴險而勁。

俗云撇。撇之粗。掠法也。顏云。掠彷彿以宜肥。法曰。此乃斜懸針。而末鋒飛起也。宜出鋒處送筆。力到而勻。不可半途撇出。則無力而瘦弱。

七啄　丿也。短擊也。

右上爲啄。柳子厚云。啄倉皇而疾掩。　如利劍截斷犀角象牙。

訣云。右向左之勢爲卷啄。按筆潛蹲於右。借勢收鋒。迅擲旋右。須精險峻。去緩滯。　又云。啄如禽之啄物。立筆下卷。須疾爲勝。臥斫斜發。啄不宜遲。

論云。撇之與掠。同出異名。撇乃俗言啄。因勢立名。用輕勁爲勝。去浮法重懼爲工。

俗云短撇。短撇之雛。啄法也。下筆駐鋒後卽出。水永字凡短撇皆用之。如牽尾也。

八磔　乀也。掠也。波也。

右下爲磔。柳子厚云。磔纏趯以開撐。　如崩浪雷奔。

訣云。始入筆。緊築而微仰。便下徐行。勢足而後磔之。筆或藏鋒。或出鋒。由心所好。須飛動無滯。　又云。微直曰磔。橫過曰波。抑而後曳。捺不宜緩。　又曰。抽筆法左卷。掠須峻利。右潛趯而戰行。得勢卷而機駐。揭摘而暗收。若便拋之。必流滑凡淺。　又云。側起平發緊殺。按波爲抽。筆腹內起。　又云。平磔法不遲不疾。戰筆側去。勢盡不可便出。須駐筆而後放。

論云。發波曰磔。循右無蹤。源其用筆。磔法爲經。磔若左顧。右則勢鈍。趯重鋒緩。則勢肥。法須遒勁而運澀之。

禁經云。如生蛇度水者。是也。

唐太宗云。爲波必磔。當三折而這寄。磔者不徐不疾。去欲復駐而去之。

庾肩吾云。將放更慢。

俗云捺。捺之祖。磔法也。今人作捺。多是兩駐。雖云三過。其實不知此法也。其法首搶起。中駐而行。末駐筆蹲鋒。如鬧葉之狀。皆含蓄而不露。最爲高也。有欣字燕尾者。乃急就章之波法也。如水自泉口流出。其下過石激而過。故曰激石波也。

點例

點之變無窮。皆當側勢。蹲之首尾相顧。自成三過。偃仰向背等勢。著墨皆磊磊落落。如大石當路。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或蹲如鴉口。或尖如鼠矢。如斯之類。各稟其氣。

散水法　清江旁三點是也。訣云。上衄側中偃下潛。按趯鋒或藏或露。狀貌遞相顯異也。若有則兩點相近。而下點當高。此潛相瞞覷也。外須解摘。內相附屬。爲上中潛鋒。暗衄下峻。趯潛道之。此鍾法行書勢。微按輕利。

又冷源旁二點是也。上側覆殺。下築而趯之。須相承揖。若效連衄側輕揭。則率字左右用之。

烈火法　燕然字下四點是也。訣云。衄鋒暗按。須各立勢。抵背潛衄。所謂視之不見。考之彌彰。聯飛暗衄。微駐輕揭。潛趯筆鋒。連綿相顧不絕。　又云。聯飛如雁陣當秋。姜堯章云。四點者。一點起。兩點帶。一點趨。若四點勻。則俗矣。

曾頭法　曾上點啄是也。對合貴緩。上開下合。

其脚法　其下啄點是也。相對貴橫。上合下開。

訣云。左潛揭而右啄。曾頭也。左啄右側。其脚也。

衾筆法　令令下一點是也。須按鋒上下促衄之。

烏字法　下四點是也。宜緊收。右軍云。字有緩急。烏字橫直須遲。四點須急。取烏脚急形勢也。馬焉字同。

[illegible]頭法　[illegible]音　訣云。上點駐鋒。左右挫鋒。橫畫按筆勢。須相順上。點側橫出勒左。挫筆擬鋒右峻。啄輕揭出。虞永興常用法。以間峻飛動爲美。

姜堯章云。[illegible]頭覆下。容寶字上點須正。畫不宜相著。上長下短。

暗衄法　用其字中兩點是也。取鋒直衝。有點連橫。

撇例

偃法　蹲鋒自駐。力到疾提。力滿微掠。力盡回鋒。

仰法　蹲鋒自駐。力到微掠。力滿疾提。力盡回鋒。

平法　蹲鋒自駐。力到疾過。力盡回鋒。

訣云。用筆若錐畫沙。橫畫放手。畫力瘦硬。方直沈著。勁健無變爲度。縱畫硬如屈鐵。一縱一橫。可方可圓。熟瘦硬之鐵畫。變溫和之玉畫。又云。橫畫偃八分。

士　兩畫上仰下偃。

三　三畫上潛鋒平勒。中背筆仰築。下緊趯覆收。

唐太宗云。三須解磔。上平中仰下覆。春生是也。

禁經云。黃庭三關字用章法。上衄側中築。下乖筆橫飛。

[illegible]音[illegible]　有三法。一法上平旁向下偃。一法上仰旁背下平。一法上乘平旁乘向下飛偃。空中乘筆。緊提轉腕疾出。

向背　二豎背者。宜有向背。向筆貴和。背筆貴轉。

[illegible]法[illegible]音　垂縮法。頓筆垂露。欲垂復縮。

懸針法。自右軍始。筆欲端正。自上而下。如針垂。

偏佛法。自張顛始。

張敬玄云。中字中畫宜卓筆。直畫疾抽。

豎倚　倚帶中畫用之。撥筆豎筆曰倚。挑鋒上下豎直。

鉤筆　示系下小字是也。訣云。左側頭鉤。中畫折而右句。

句例

句弩　訣云。勒弩趯鉤角。趯鋒作弩勢。未盡而趯之。

右軍云。作有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幹轉。令取登對。勿使腰中偽懦。視筆取勢。由戟而下。轉爲曲折。

句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角。

唐太宗云。書提鋒而轉。

張敬玄云。四字轉角之勢。不宜稜角。弩張則字體俗矣。但有轉筆。一切貴圓潤也。

書勢論云。急牽引如雲中掣電。日月四日字是也。

句裏　一法仰勒背倚趯。一法假勒向倚趯。

訣云。圓角波鋒。待勒背而成。如武人旭臂。

右軍云。句角不用峻及有稜是也。

顏魯公云。用筆如紙下行。

丁字　丁打宜疾不宜遲。寺守亦宜疾挑。

句外

戈法　戈如百鈞之弩發。

筆訣云。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潛鋒暗勒。勢盡然後趯之。

右軍背趯戈法。上則俯而過。下則曲而就。

永禪師戈法。下以名指案上借勢。以中指遣之。至下以名指衄鋒潛趯。名禿出法。

張旭折古法。潛鋒緊走。意盡乃收而趯之。

意艸法。潛按微進。輕揭暗趯。夫揭欲利。按欲輕。輕則骨勁。重則鈍俗。

唐太宗云。爲戈必潤。貴遲疑而右顧。

張敬玄云。戈脚宜斜筆直抽。直者緣上質。藏鋒下自成也。

背拋　乙蠶尾。如壯士屈臂。　乙外掠。

訣云。蹲鋒緊掠。徐擲之。速則失勢。遲則緩怯。

右軍云。腕脚刺斡。上捺下撚。始終折轉。拔毫蹲鋒。卽輕重有準。

庾肩吾云。欲拋遠當爲駐鋒而後趯之。

風凡字　其勢似飛。宜圓緊。用筆之時。左邊勢宜疾。背筆時意中如電急。凡風字同。

撇例

撇法　背撇首側蹲。過作背懸針法左出。　向撇首側蹲。右顧作向左。筆尾懸針左出。如手之前後撇物。

如大天字。須直下筆而轉出之。左字須斜硬。右字須腕轉也。

三音杉　上平中仰下偃。上橫下縱。或反之。

唐太宗云。三乃形彤字。右邊須背下撇之。

人　王羲云。趯之欲利。按之欲輕。　立人如鳥在柱上。

姜堯章云。一切偏旁。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不可太密太巧。唐人之病也。

重複　唐太宗云。多字四撇。一縮。二少縮。三亦縮。四出鋒。羹上磔鉤鋒。下磔出之。訣云。上縮鋒作弩。下出鋒作趯。

書法離鉤卷六

篤學

徐季海云。張伯英忙則爲楷。謂忽忽不暇艸書。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衣帛必書而後練。斯神艸聖。

鍾繇相人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

唐太宗軍中馬上。把燭學蘭亭。不釋手。

永禪師登樓不下。四十年餘。有禿筆頭十甕。鬻賣數石。後瘞之。號筆冢。乃箸能名。

懷素種芭蕉萬株。以供揮灑。號其居曰綠天庵。漆盤二方。兩版皆穿。

鄭虔用慈恩寺貯柿葉數屋。住寄寓。歲久隸書殆徧。

東坡云。書意於物。往往成趣。書人好艸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後。或遂日習若見之。

黃魯直云。張古書於壁間。觀之入神。乃可下筆。

趙子昂學書。十年不下樓。

嬾子山平章。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方進膳。

俗云。字無百日工。以此觀之。殆悠謬之談也。

臨書

筆勢論云。始臨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徧正其手。二徧少得形勢。三徧微微假本。四徧加其適潤。五徧益加抽拔。如其生澀。筆下不滑。兩行一度。仍臨。惟須筆滑。不可計其徧數。

唐太宗云。吾少時觀陳。即知疲弱。今臨古人書。不學其形勢。惟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名。

張懷瓘云。爲書之妙。不必應文按本。妙在應變無方。遇事從宜決之度內者也。

虞安吉云。本得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轉自取拙耳。

姜堯章云。下筆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

摹書

姜堯章云。摹書最易。唐太宗云。臥王羲於紙上。生徐偃於筆下。可以嗤趙子昂。惟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從之凡藥。懸之座右。朝夕諦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蠟本。須精意摹榻。迺不失位置之美耳。

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毫髮失真。則精神頓異。

雙鉤之法。須墨筆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雖然。猶貴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亦肥矣。或云。雙鉤之時。必倒置之。則無容私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上紙厚。卻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之。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爲奇。而個個熟美潤。常有餘操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未有若書丹者。第書時盤礴。不無少勞。若鍾繇、李邕必自刻之。可謂癖矣。

辨惑

陽冰云。孔壁遺文。汲冢僞牒。年代浸遠。譌誤滋多。李斯將東篇家。蔡邕以豊同豐。魚魯一惑。滬滑同流。

章俊卿云。有宗改而誤者。間字古從刀。元命包改作寸。劃字古從口。漢文改曰從土。壘字古從品。新室改三田。洛字古從水。世祖改從隹。有私說而誤者。陸氏釋文以國風爲曰風。男女爲女子。名景爲毀景。李蔡酒涪說以傳人爲嘉期。僅得爲遠近。平生爲外甥。郭氏佩觿集以塗泥爲道塗。蕪與爲取與。昌子爲甲冑。有忘諱而誤者。爾雅周禮皆從皇。祖諱以與皇字相肖。以四下作非代之。驚字宋明帝忌與鵠字相類。以馬旁作瓜代之。有穿鑿而誤者。班史以龜茲音丘慈。范史以龜茲音旭沮。崔氏名食其音異基。趙氏名貪其音食其。古今人表以君疑爲尹壽。孟信本傳以箕子爲荄茲。有音譌而誤者。漢書注河朔謂毛曰無。佩觿集巴蜀謂北曰卜。西京記以下馬爲蝦蟇。搜神記以琵琶爲婆娑。不辨六書音訓。則帝虎亥豕莫別焉。趙氏曰。篆簡廢而分隸興。分隸廢而字學昧。分隸有七無七。有才無又。有禾無未。漸至支支同譽。文爻竝

作爻。

先後

下筆有先後。不可紊也。惟草書多變。往往難拘。楷書則有一定之序。不明偏旁。遂致顛倒。略序一二。以俟悟者參迎焉。

序先上次一次曰
廣先一次大次尋
鼎先目次月次目
蔗先十次田次久
無先竺次冊次冊
鵝先乞次刻
與先方次臼次六
毋先丁次壬
佛先一次立
博先十次尃
痛先分次系
料先斗次斗
敏先攵次攵
聖先王次壬
萬先方次面
覽先个次个
諫先東次東
條先攵次犬
長先一次三次比
畫先聿次日
聚先丁次又次氷
歐先區次匚次欠
馬先一次弓次丂
有先ノ次冖
僅先亻次十
飛先飞次刂次飞
陣先耳次匚
必先七次八或先丫次心
齊先亨次瓜次示次川

廚（廚庖研從一從豆非從士）　足（足從豆非從是）　蹙（音蹴減非從攵）　幼（幼從力非）　磬（磬從殳從巾非）　詹（詹從言從厂非）　偽（偽從人從為非）　雷（雷姓也從心必非）　鬱（鬱從鬯從缶非）　頓（頓從屯從頁非）　繫（繫從毄非）　減（減從氵從咸非）　步（步從止從少反止也）

嫡（音次非從東）　軌（軌從九非）　冕（冕從冃從免非）　勢（勢從埶非）　樓（樓從婁非）　蹤（蹤從心非）　寢（寢從宀非）　變（變從言從糸從夂非）　噬（噬從口從逮非）　迴（迴從辵從回非）　宦（宦從宀從臣非）　雖（雖從隹從虫非）　罟（罟從网從古非）　迴（迴從辵從向非）　衡（衡從角非從大）　兔（兔從兎非）　恐（恐從心從巩非）　純（純從糸從屯非）　沒（沒從氵從殳非）　朋（朋從月非從月）　正（正從止凡疏疎整齊之字從之）

姙（音無捷人非）　清（清從氵從青非）　整（整從攴從谷非）　僧（僧從人從曾非）　瘞（瘞從疒從殪非）　鄭（鄭從奠非）　鼎（鼎從貞非）　樟（樟從木從章非）　寓（寓從宀從禺非）　默（默從黑從犬非）　穎（穎從禾從頃非）　繼（繼從糸從斷從斷從斷非）　陷（陷從阝從臽非）　奇（奇從大從可非）　東（東音次木也東與東異）　某（某從甘從木非）　虞（虞從虍從吳非）　虞（虞從田非）　尒（尒音定從人從小）　采（采從爪從木非）　青（青從月丹非）　古（古從十千非）

利器

韋誕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得筆得紙得墨三者具、而復得手、然後可還尋丈之勢、方寸千言、右軍云、紙剛用軟筆、紙柔用硬筆、純剛如錐鋌石、純柔如泥洗泥、既不開暢、神格亡矣、書石同紙剛例、蓋利得也、

又云、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沒、深沒則毫弱無力、

歐陽詢云、墨淡則傷神采、絕濃又滯鋒毫、

米芾云、作字須要得筆、苟得筆、則細若絲髮亦佳、不得筆、雖大逾尋丈、終無骨氣、

東坡云、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　又云、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精烟、而不能絕者、膠法謬也、　又云、研細而不退墨、研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　又云、研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法謬也、　又云、研細而不退墨、研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　又云、研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妄意、蓋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舟則燥潤相得、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墨燥則筆枯、筆欲面圓、長則含墨、可以揮灑、勁則有力、圓則妍美、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勿勁、

錄長、勁德難兼、非獨研也、大字雖結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艸書苦無法、

晉譜云、作楷墨欲乾、不可太燥、行艸則燥潤相得、潤以取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墨燥則筆枯、筆欲折、濃則潤、淡則澀、濃則多累、積則不勻、　又云、研池寬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骨肉得所、端石取溜滑、淡則澀、濃則多累、積則不勻、　又云、研池寬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骨肉得所、端石取溜滑、淡則澀、濃則多累、積則不勻、　又云、初學須用佳紙、令後不怯、用惡筆、令後不擇筆、凡書潤停水、欲石唯取填澀、發墨兼之、斯為美矣、　又云、初學須用佳紙、令後不怯、用惡筆、令後不擇筆、凡書不得自爵之、

磨墨、令手頭勁、骨木強、是大忌也、磨墨不得用研池中水、令墨滯筆澀、須以水注汲新水、臨時磨

書法離鈎卷七

品題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

梁武帝云、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羲之有過之之論、後生遂爾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張芝、鍾繇巧妙、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疏字緩、子敬之不逸少之不逮元常也、

陶隱居云、伏羲書論、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儒肥、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內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

蕭子雲云、見勅旨書、商略筆勢、同達字體、於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

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士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

唐太宗云、鍾雖擅美一時、亦為過絕、論其、靈妙、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波磔長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非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精巧、字勢疏瘦、如降冬枯樹、樓榭而無屈伸、筆蹤拘束、若嚴家鐵隸、竊羅而不放縱、詳察古今、研精篆隸、盡善盡美、其惟逸少乎、其點畫

之工、藏成之妙、煙霏霧結、狀若斷而復連、鳳翥龍翔、勢欲斜而反直、玩之不盡其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擬艸則餘真、比真則餘艸、以子敬之毫翰、擅右軍之筆札、雖復蟲蝕榻、鼠穿筐、猶得其一、足稱神逸、況乃全資妙理、兼以博學、別子敬之不及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撰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疑矣。

張懷瓘云、若真書古雅、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艸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惟獨右軍、次至大令、又云、鍾書狀貌亦古、之於勉力、既無奇姿異態、有誠於齊高、然則梁武之鑒價不振、質以學元常之故也、學鍾張殊途不易、不得柔中之骨、不究拙中之趣、則鍾降而笨矣、不得放中之短、不知變中之權、則張降而俗矣、

庾言云、宋齊之際、有軍機錢穀、大令所掩、梁武一評、右軍復伸、唐文再評、大令大損、

宋齊之際、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蓋時重大令、而羊欣爲大令門人、妙有大令法者也、中睿之季、人語曰、買絹得薛、亦不落節、蓋時重河南、而薛稷爲河南甥、妙有河南法者也、

東坡云、張長史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醉卽天眞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

又云、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歐陽率更書、姸緊拔羣、尤工於小楷、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張長史艸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書艸書者、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艸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閒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

又云、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富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峰豐頰、蓮趨睡如也、

又云、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眞可謂書之豪傑、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精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艸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

黃山谷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閒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歐陽文忠公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鼓馳爭先也、又云、東坡道人少日學鄭亭、故其書姿媚如李北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襄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公第一、

又云、余嘗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登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來者不能易余此論也、

又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斬陳、彊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駒於此、然似仲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又云、王著極善用筆、若使智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俗緣碌碌、則書不病韻、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巢穴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

姜堯章云、歐陽率更雖結體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風流遞遞、追迹鍾王、顏柳結體既異、用筆復弱一偏、書法一變、李雷剛勁、高明固不能無助、而皆魏之風掃地矣、

王履道云、世之學東坡者多矣、劍拔弩張、驚奔怒決、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神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快而蕭、蕭散容與、靠靠如初秋之霧、森疏掩抑、煜煜如萬月之星、紆餘宛轉、繩繩如蠶繭之絲、愛學者未易至也、

豐道生云、雙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古傳筆法也、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轉運、無不如意、則筆在毫中、而左右皆無病矣、此法鍾王之後、惟藏眞得之爲多、庶幾於是者、唐則歐伯施、歐陽信本、褚登善、孫虔禮、鍾紹京、張伯高、李泰和、顏清臣、柳誠懸、楊景度、皆主重光宋王僉州云、山谷書以側險爲勢、以橫逸爲功、老骨頗態、種種槎出、又云、趙承旨書、功力完足、故於腕指間、從容變化、各極其致、中有疏而密者、柔而勁者、生而熟者、緩而緊者、出山隱、入大令、傍及唐褚、不離蹊徑、正以博綜勝耳、

右軍之書、骨在肉中、趣在法外、緊勢淳質、古意不可到、故智永伯施、尚能繩其祖武也、歐顏不得不變其眞、旭素不得不變其草、永施之書、學差勝筆、旭素之書、筆多學少、學非爲精習也、乃淵源耳、

蔡君謨、米元章、元則鱗子山、趙子昂、本朝則宋仲珩、李伯貞、祝希哲、文徵仲也、

蘇文忠正行出人徐浩、李邕與黃大書、源自魯公、而微弱行草、稍自結構、雖有異者之者、最爲淳古、

黃山谷大書酷似瘦鶴、狂艸極擬懷素、姿態有餘、儀度少乏、米元章源自王大令、稽河南神采奕奕、移庫大雅、是四者號爲宋室之冠、然小楷絕響矣、

宋蔡忠惠略取古法、加以精工、稍潛而不大暢、

子瞻似顏、極口平原、魯直效陶、推尊瘦鶴、元章出褚、左袒河南、河南楷似行、然自有楷、平原艸似楷、然自有艸、李北海、楊凝式、黃魯直無楷矣、

米元章有書才而少書學、黃長睿有書學而少書才、故評論古人墨刻眞贋、有相帆語者、然長睿引證、皆有依據、不似元章之孟浪也、

虞伯生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嗣流金朝、而南方獨盛、歐、虞、顏、柳、以至蘇、黃、米、蔡、各用古法損益、自成一家、趙承旨則各體俱有師承、小楷法黃庭洛神、於精丁之內、時有俗筆、碑刻出李北海、北海雖佻而勁、承旨稍厚而軟、於行書得二王雅意、可出宋人上、北之唐人、尚隔一合、旭素

元人自趙吳興外、鮮于伯機、僧覺與之輩、極雄健而不能去俗、鄧文原有晉人意、而微近蠶、蠶子山有韻氣、而結法少疏、然是三人者、吳興之流亞也、虞伯生差古雅、鮮于必仁明朗有父風、揭曼碩父子美而近弱、張伯雨健而近佻、柯敬仲老而近蠶、班澹功少頗適爽、晚成惡札、鮑瑞陳深皆長於趙跋、倪元鎮微有韻而未成、

國朝宋琰仲珩、學士濂次子也、眞行神髓、俱入能品、朱克仲溫正體頗秀健、出宣示戎略而失之佻、章卿是當家健筆、縱橫差少含蓄、宋廣昌爵、猶臣於克、國初三宋遠爲勝、視希哲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至吳興、行神則大令、狂素、顛旭、至李、米、蘇、黃、雖不臨寫工絕、晚飾變化、不可端倪、風骨爛漫、天眞縱逸、足配吳興、他所不論、乃李貞伯之子增、徐有貞之外孫也、

文徵明待詔小楷師二王、精工之甚、惟小宋耳、神師懷素、行倣蘇、黃、米、晚歲取聖教損益、加以蒼老、遂自成家、惟絕不作神耳、子博士彭、教諭嘉、小楷皆足寶、彭肉而間、嘉俊而佻、臨幕題鉤、鎮一手也、

李應禎少卿善懸腕疾書、書述云、貫力高遒、乃特逸衆、棄去根源、或從孫枝、翻出己意、別安耳目、王履吉初法虞智、行書法大令、最後益以遒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文以法勝、王以韻勝、不可優劣也、陸深文裕小楷精謹、自謂有黃庭遺意、然不能離吳興也、行神法李北海、趙吳興、晚飾尤妙、

附袁品古今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香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黃門失品次、叢倅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言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均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嵩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皆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鵰鶚未息、剛剛自近、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僊、索靖書如驅風忽舉、鷙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疑、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陰徹、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絕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眞乳神、嵩行范篆、各

一時絕妙、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則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啓、凡百具之、如卿所品、臣謂顧愷之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翔鶴游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彊、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薄紹之書字勢疏瘦、如刻女低腰、仙人嘯林、乃至揮空振紙、有疾閃飛勁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盡山海、以聖命自欺、不得則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盛熙明云、書者聲畫著於時、書翰傳於後、皆可、厥數、乎於繆當、虛亦有之、其泯沒無聞者、固已何限、況乎好利售奇、傳揚亂真、自非精鑒、無能去取也、故錄輯評論、研究書刻、摘蠹以備采摭云、

倉頡　史籀　李斯　趙高　程邈
王次仲　陳遵　史游　杜操　劉穆
杜度　劉德昇　崔瑗　崔寔　曹喜
鄧鄧淳　師宜官　衛弘　蔡邕　張芝
張昶　胡昭　韋誕　鍾繇　鍾會
韓康　韋象　梁鵠　衛瓘　索靖　張華
謝安　衛夫人　王廙　王羲之
王獻之　葛洪　阮研

右晉評上品

評曰　班固　羅暢　趙襲
吳孫皓　劉邵　毛弘　衛覬
司馬攸　陸機　劉輿　庾亮
王導　王敦　鄧氏嘉之集
宋延年　王羲之之子　王徽之
魏武帝　王廞之　王操之皆羲之子
都愔　桓玄　社預　謝道韞
王廞之　都超　薄紹之　孔琳之　李式
張翼　羊欣　陶弘景　張逸
殷均　謝靈運　謝綜　郭伯通
謝瞻　左伯　張彥祖　韋胤
李鉤東　范懷約　張彥遠　康昕
張永　張昭　吳休伯　劉謂
王僧虔　王志　朱誕　王僧虔
王志　王廣　徐希秀　歐陽詢
王元昌　王志　宋文帝　李陽冰
褚遂良　智永　唐太宗
張從申　許文靜　虞世南
許敬　鍾繇

張旭　顏眞卿　懷素

右爲野中品

何曾　羊祜　賀元啓
王蒼　王羲　王珣
張澄　王眞　張絃
謝朓　謝靜　謝敷
袁秀　鍾興　向泰
庾黔婁　宋炳　馮紹
鍾葛龍　楊譚　張炳
王濟　劉楷之　張融
褚元明　孔敬通　王藉
陳基　傅廷堅　張紹
張翰　曹任　宋嘉
傅夫人　薛闡訓　謝晦
周仁齡　張欣泰　張熾
僧帝道人　王愔　顏濟
徐淮南　法高道人　張斯
蕭特　庾肩吾　袁昂
梁元帝　陳文帝　褚淵
智果　蕭綸　房彥謙
節靜文　殷敬　劉逖
薛斯彥明　虞綽　魏徵
陸柬之　鄔彤　盧藏用
高正臣　傅玄　楊肇
韓擇木　梁林卿　張庭珪
張怡瑾　史麟　梁耿
沈益　張彪　陸曾
王紹宗　程版　張越
宋儋　沈千運　關操
吳郁　賴文雅　賀知章

李邕　柳公權　李潘　玄悟　馮燕

右爲評下品

王洽　王濛　范曄　姜劭　羊欣　裴元瑀　岑淵　朱齡石　衛宣　陰光　裴邈　孔闕　徐幹　王彬之　齊高帝　梁武帝　沈君理　張大隱　王晏　徐沿　裴行儉　崇簡　史維則　張芬　桓夫人　蕭誠　鄭虔　何昌嗣

張敞　蕭思話　梁宣　謝道人　孫本伯　張奧　庾景休　李嶠　韋熊　羊固　顏寶光　徐令文　柳惲　劉琨　梁簡文　張正見　殷令名　周顯　房玄齡　王承烈　蔡隱丘　孫過庭　房廣　傅玉　韋陟　李琛　宋之問

書法離鉤卷八

古墨

辨古人墨迹，嘗觀其用筆，雖體制飄逸，興思不同，其法一也。有如真書，宜深筆拓看，不可全以紙色體勢言之。

攀摹僞墨迹，用紙加碑帖上，向明處以游絲筆圈郭字畫，塡以淡墨，謂之雙摹。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不精彩。

唐蕭嵩僞寫古帖，示李邕曰：右軍真迹，邕欣然曰：是真物，誠以實告，邕復除曰：細看亦未能好，以此論之，古帖前墨，誠未易辨也。

古墨迹紙色，必表古而裏新，蹙作者用古紙，浸汁染之，則表裏俱透，微揭視之乃見矣。

東坡云：飛白之難，正如聰醫切脈，知其美處，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第一，金陵講源本爲第二，其定武本薛珣別刻石易去，宣和間於薛珣家人蔡中，遂裝南渡，不知所存。潤源本洪武初因寺人官，其石留天戒寺，僧金西白盜去後事發，其僧繫獄死，石遂不知其處。

山谷云：蘭亭敍，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

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爾。

又云。觀其筆意。右軍清逸。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惜肥而忌瘦。黨同而妒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

會州云。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卻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瘦者。有五字未損者。有五字損者。何子楚、王明清謂唐時諸供奉搨此帖。獨歐陽率更逼真。石留之禁中。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猶不出。耶律德光入汴。得而棄之殺胡林。流轉李學究家。以至復入公庫。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薛師孝紹彭摹之他石。藏於家。大觀中人主知之。取進御。蘇之宣和殿。壁壁總世賜。潛易古刻。於汴流落左右五字微劣一二。師昭諸珍。皆悉逐廣北。而此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光堯至紹揚而復失之。所謂損本也。然則紹彭之所摹者。亦得稱未損本也。夫未損本既有兩種不易辨。而先搨者又不可得。蓋不能不取極於損本矣。唐人臨禊帖。自湯普澈、馮承素、趙模、諸葛貞外。其嚴整者。必歐陽率更。而僥險者。咸屬褚河南。太傅宣示帖。爲丞相始興公賈愛。以授右軍。右軍以授王脩。脩死從殉。遂不傳。傳者乃右軍別臨本。梁武所謂勢巧形密。勝於自運者也。

外景、樂毅。俱有完本不完本。完本則蘭若舒錦。不完本則零若遺珠。三復之餘。髣髴完者差勝。二書見殺。此中尚可容虞褚數人。不知通德崔能辨之否。

沈存中謂樂毅論是右軍手書刻石。唐文皇將以殉葬。此殆是夢中語。按此論乃右軍手書以貽子敬者。至梁武已疑其爲摹迹。而陳文帝時賜始興王。貞觀中進御。十三年命趙居郎褚遂良排署。至中宗朝。太平公主攜出。以錦裝裝之。後變起。咸陽老嫗竊得。爲更所迹。迫而投之爨下。未有二石本。其一秘閣所刻。其一高紳學士家所藏。蓋他摹本之壽諸石者也。

曹娥碑小楷。則右軍帖。行筆則蔡卞蹋賬矣。不諳中間尚藏北海。其流利豐姸。肉不販骨。自是可入。曹娥碑憔悴宛篤。若花蘂漂流。幼女捐軀於波間。東方朔贊邈邈瀟灑。令人作天際眞人想。若庭經象飛天仙人。樂毅論象端人正士不得意。

昔人謂洛神賦象凌波神。致趙吳興孟頫謂所得之逸墨彩飛動。爲天下法書冠。又謂宣和書譜所藏。未有柳公權跋語者。其行字筆意皆同。而小之謂。且紫唐硬黃紙。定以爲臨本無疑。

東坡云。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其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間。在王涯、趙延賞家。涯敗。爲軍人所劫。剝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御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

山谷云。右軍書既爲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耶。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意。審如公說。

佛道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或曰右軍義之書。此書有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耳。清勁方重。蓋度越

顏子雲數等。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狀。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盡也。若瘞鶴爲右軍書。縱使人不疑。如歐、薛、顏、柳、數公書。最爲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惟魯公宋開府碑稍健。卻水軍千文。崔氏所藏眞蹟。薛嗣昌刻之長安。渭可者。翻本尚完好。但太瘦生耳。

歐陽醴泉銘多僞本。當是宋人好臨倣其書。而石堅緻耐拓耳。

人傳恢仁聖教序。爲借內府有軍書集成者。不知集與習迹。乃懷仁習有軍之字而書。非拘拘集湊也。若使集湊。則三五字已不免補綴之痕。彼其鋒芒映發。章法挽抑。又何奇也。且其墨蹟久藏項氏。近歸武陵楊脩齡。傳師。其字偏極八法之妙。眞是池象。蘭亭之羽翼哉。

淳化帖。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迹。於淳化中。命侍書王著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秘閣。各卷尾袁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上有銀錠紋。用潛心堂紙。率延壯麗拓。打手摹之面不汙。親王大臣則賜一本。摹刻雖近肥俗。然深得古意。不見古蹟。得此是矣。但人傳摹者。轉相翻帖之次。淳化之子。尚書潘師旦用淳化閣帖增入別帖。重摹刻廿卷於絳州。北墨極有精神。存淳化閣帖之次。其石比淳化帖本高二寸。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然駿馬露骨人。未免羸瘦之慨。

潭帖。淳化之子。寶月大師摹。風韻和雅。血肉停勻。但形勢俱闕。乏峭健之氣。

絳帖。閣帖。劉燕客摹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多骨。求備於王著。遂失之蘊藉。

太清樓帖。大觀間奉旨以御府所藏眞迹。重刻於太清樓。較淳化帖有數帖多寡不同。其中有蘭亭帖。蔡京摹刻。京沉湎富貴。恣意驕奢。筆偏手縱。非復右意。賴刻手精工。猶勝他帖一頁。

聖旨摹上石。

宣閣帖。劉燕客摹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多骨。求備於王著。遂失之蘊藉。

太清樓帖。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臨江。次尾除去家趙。而增釋文。頗爲有骨格者。淡墨戲魚堂帖。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臨江。次尾除去家趙。而增釋文。頗爲有骨格者。淡墨

雨花庵帖。宋正臣父子刻石。

黔江帖。法帖石分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上十卷。絳守重刻下十卷。足爲一部。名東世傳潘氏子析居。

東庫本。

庫本。其家亦復重刻上十卷。足爲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俱不存。

鼎帖。廿一卷。紹興廿一年。武陵巫趙鼎與子潛編次者也。較諸帖增益最多。中間有右軍黃庭。他本所無。石皮血刻。乎不精。雖博而乏古意。

賜書堂帖。宋宣獻公刻於山陽。有古鎮鼎款識。文絕妙。但二王帖太精。石已不存。後又重摹。

蘇州帖。蘇州臨摹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淳帖之上。

彭州帖。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彩紙。粗北紙。

汝州帖。乃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尾有汝州印。後會稽重摹。謂之蘭亭帖。

脩內司帖。淳熙間奉旨以御府珍儲刻石禁中。卷尾題云。淳熙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脩內司恭摹盥旨摹刻上石。亦名祕閣續帖。

利州本。慶元中。以戲鴨堂帖并釋文。重刻石於益昌。釋文字體較臨江帖稍大。

泉州帖。完善本雖少。遜於大觀絳帖。比之他刻。亦大徑庭。凡泉刻第五卷。智果而後缺十餘頁。其他不爾也。

甲秀堂帖。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帖亦多。

星鳳樓帖。尚書趙約刻於南康。曹士冕摹勒。工緻有餘。清而不濃。亞於太清續帖者也。

摹玉堂帖。韓侂胄刻。所載前代遺迹。亦多有宋人書。

寶晉齋帖。宋米元章蒔手摹二王以下真蹟入石者也。凡閣帖所載俱蓋之。人皆謂元章特妙臨摹。又工作古書畫色。以真贋本併示人。人往往不能辨。此帖雖古意藹然。而不能脫米家腕法。

百一帖。王萬慶摹刻。筆意清遒。雅有勝趣。恨刻手不精耳。

二王帖。許提舉刻於臨江。舉刻極精。

草草千文。集書家定爲漢章帝書。而後人復定爲杜度書。不使章草言以之通章奏耳。千文乃梁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千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庾子嵩之最得意者。

孔明對玄德。語章草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皆爲妙墨。蓋融會張芝索靖兩家。骨肉豐殺。略相宜爾。

索征西筆短意長。減不可及。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及。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羊欣書舉止蕭灑。蕭衍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僧筆勁。但文辭無檢。不足發其書。

王侍中學鍾繇。最近。真行皆妙。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蓋是牋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也。米元章專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變成就爾。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絕古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道性善。莊周談自然。攝不如舊。

壬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纖剛柔。皆與人意會。真觀書評。大抵不公。去遠少不辨。謝承家學。字畫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

王羲如許遠也。

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百家。無檢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魯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僧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股筆。顏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痕。懷素起提公手云。老成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答婚文。皆當與王中令並行耳。快素草爰年乃不減長史。

蓋張妙於肥。藏鋒妙於瘦。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樂毅論。色石刻斷帙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完書者是翰林侍書。

十紙。用筆閒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閒耳。東方曼倩書贊。筆閒而面勁。肥瘦得中。

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奇崛。所恨工巧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

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本賜羣臣。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餘本。分移官僚。但用紙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

谷墨多用松烟。色青。北紙橫紋。其質綿厚。不甚染墨。拂之如薄雪矣。凡北碑皆然。不用油蠟。南碑用油蠟。色純黑。用油蠟。碑文腐墨皆倣此。

書法離鉤卷九

法帖

古籀篆

石鼓文　古文尚書
延陵季子碑　泰山碑
嶧山碑　倉頡十五篇
碧落碑　新泉銘
許慎說文　徐鍇通釋
石經道字碑　薛尚功款識法帖
王梵鐘鼎韻　張有復古編又五聲韻譜
高氏五聲韻譜　夏竦古文四聲韻
續千文　泉志

隸書

漢隸字源　碑本隸韻

古文孝經　古文奇字
望山碑　秦山碑
詛楚文　倉頡十五篇
張平子碑　新泉銘
六書攷　徐鍇通釋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　薛尚功款識法帖
林罕偏旁小說　張有復古編又五聲韻譜
翟耆年籀史　夏竦古文四聲韻
泉志

佐書韻編

蔡邕石經碑　右軍樂毅論黃庭霜寒
嘯堂集古錄　六朝曹娥遺教羊叔子碑

眞書

鍾繇力命論提宜示　虞世南孔子廟碑
大令洛神賦　陶弘景瘞鶴銘舊館壇
智永千字文　柳公權陀羅尼
張旭郎官　顏眞卿麻姑壇放生池中興頌干祿字東方畫
歐陽詢九成宮化度寺虞恭公皇甫碑
褚遂良哀冊聖教

行書

鍾繇內舍吳人帖頓雪寒長風　逸少蘭亭開元寺又官奴來禽諸帖竝見淳化
大令地黃鷄蔡諸帖竝見淳化　謝安八月五日
褚河南枯樹賦星霜　李邕嶽麓法華樹裏麓東林寺
張從申玄靜先生碑　懷仁聖教序

草書

張芝知汝諸帖右軍十七諸帖大令委曲諸帖竝見淳化　張旭千文
懷素自敘千文聖母藏眞　淳化閣帖爲曲帖之祖

絳帖淳化之子　潭帖淳化之子　太清樓帖淳化之弟　戲鴨堂帖
秘閣續帖　黔江帖　東庫本　鼎帖
鳴鶴堂帖　蘇州帖　彭州帖　汝州帖
泉州帖　懷內司帖　利州本　甲秀堂帖
星鳳樓帖　寶晉齋帖　玉麟堂帖　二王帖
臺玉堂帖　百一帖

近世雜刻種種去古愈遠蓋不具載

原筆

蘇軾云筆者述也述其事書之上古用竹簡刀鋸畫之或用漆以竹挺子書之詩曰貽我彤管禮曰史載筆說文曰楚曰聿吳曰不律燕曰弗秦曰筆
蒙恬始用兎毫爲筆毛穎傳云穎中山人蒙恬載以歸始皇封諸管城號管城子累拜中書令呼中書君
曾指云筆管欲細欲輕毫不欲太剛亦不欲太弱
古人以象管爲筆重而不適竹管兎毫者爲佳取圓熟而健若狸毫者峭而不圓未善也

江淹夢筆生花，而文章益進。王珣夢人授筆如椽，而艸武帝哀册。蓋議筆尚有靈，毋以毛錐薄之也。

藏筆須用黃連、輕粉、明礬、清尖，且塞管孔，然亦一年而止，不可太久，久則毫宿而易斷也。

原墨

劉氏云：墨者、黑也，黑其造以爲則也。上古以漆書字，未嘗有墨。毛穎傳云：與絳人陳玄、弘農陶弘、會稽褚先生友善，出處必偕。

坡仙云：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潛而不浮，漆漆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

又云：王晉卿還墨，用黃金丹砂，墨成，價與金等。三衢蔡瑨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故黑而光，殆不減晉卿。胡人謂犀黑暗，象白暗，可以名墨，亦可以名茶。

墨膠以鹿角者爲妙，然最要椎鍊堅好，磨之，其光可以照人，而四旁可截紙乃貴耳。

墨舊而膠氣盡者，必少光采，世重舊墨，取其入藥耳，若作書畫，太舊則煙浮而不光，須十年上下者爲妙。

原研

劉氏云：研者、堅也。研也，太公曰：石研孔箸。其用久矣。唐皆風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後筆因勢凹則銳，閱書世亦圓，今研如砥，後筆則鋒多偏，近有鐵心凸研，後筆則三角矣。

坡翁云：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鍾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鋼鐵，作研至美，如有膚篤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發墨，余名之曰鳳味。

又云：僕好用鳳味石研，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爲黯黮石所亂耳。

淄石號韞玉研，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品者，宜筆而慢墨，二者當安所去取，用穩是研，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驛用瓦甌也。

端溪石出肇慶府端溪下岩，岩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如玉，有眼，眼中有暈，六七眼相連排，星斗象，此岩最貴，不減端溪下岩，南唐時方開，至宋慶歷間坑已竭。又有一種卵石，去鵝方得，材色青黑，細潤如玉，有青花如箸頭大，假碧石者澀，或有白點，如粟排星斗象，水濕方見，皆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二種石最貴，下岩止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其色未皆紫也，別種新坑。

端溪中岩，舊坑亦卵石也，色紫如鼓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綠豆，或有絲條文，或有白條文，堅而圓者爲眼，橫而長者爲條，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種石亦貴，外有青鵝色，久用鋒鏑不退，北宋時坑已取竭，中岩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鸜鵒眼，中有暈，嫩者扣之無聲，磨墨微有聲。

端溪上岩舊坑新坑，皆灰色，紫而麤燥，眼如雞眼大，扣之增墨習有聲，久用光如鏡面，舊坑稍勝新坑。

雞翅溪有眼，古云無眼不成端，其眼有活眼、淚眼、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又云眼多石中有病。

辰沅州出一種石，色深紫，質麤燥，或有小眼，端溪人取歸，刻作端樣，稱爲黑端，辰沅人自製者，多作星牛八角等樣，又有一種瀝石，出九溪瀝溪，表淡青，內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久用則光如鏡面，或有金線及黃脈相間者，號爲紫袍金帶。

歙溪石出歙縣龜尾溪，舊坑卵石，色淡青黑，有細紋，潤如玉，水濕微紫，或隱隱有白紋，成山水星月異象，燥則否，大者不過四五寸，多作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者，此石最貴，不減端溪下岩，南唐時方開，至宋時竭，後尼溪新坑石，色亦有青者，質麤燥，有極大者，盈二三尺。

金星舊坑新坑石，淡青色，質麤燥，大者盈尺。

銀星舊坑新坑石，色淡青黑，質麤燥，有星處不堪磨墨，多側取爲研，大者盈尺。

萬州縣岩金星石，質堅，端溪下岩色，漆黑，細潤如玉，水濕金星則現，乾則否，極發墨。

洮河綠石，色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岩，出臨洮大河深水底，甚難得，今有綠石研名洮石者。

鋼霍研，乃鋼鍾葵瓦，入水多年，故滋潤發墨，世多僞者。

末央研，乃末央宮瓦，亦注水經久，好事者以爲研。

原紙

劉氏云：紙者、砥也，平滑如砥，上古竹簡韋編，漢蔡倫字敬仲，用樹皮敝布魚網爲之，故從巾，一從糸，氏聲。

坡翁云：成都浣花溪，水清勝常，以麻麻楮作牋紙，堅白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揚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謂與蜀水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爲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造益多，工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北紙用橫簾造紋必橫，其質鬆而厚，南紙用豎簾，紋豎，故二王真迹，多是會稽豎紋竹紙，唐有麻紙，其質厚，有硬黃紙，其質如漿，謂澤潤滑，用以書經，故善書者多取作字，五代有澄心堂紙，宋有觀音紙、匹紙，長三丈，有彩色份牋、玉質光滑、蘇、黃多用是作字，元亦有彩色粉牋、有蠟牋、彩色花牋、羅紋牋，皆出絹興，有白蠟紙、而江紙、觀音紙，出江西，趙松雪、鮮于樞、多用此紙，有倭紙，出倭國，以蠟礬爲之，細紋取無灰者爲妙，然愈舊愈佳，堅滑則勝，鬆澀則黯。

書法離鈎卷十

切韻三十六字母切韻法

見溪羣疑是牙音　輕系溪（苦鷄切）　勤虞羣（渠云切）　銀言疑（魚巾切）

經堅見（經甄切）　輕系溪（苦鷄切）　勤虞羣（渠云切）　銀言疑（魚巾切）

端透定泥舌頭音　丁偵端（多官切）　汀天透（他候切）　廷田定（徒徑切）　寧年泥（年經切）

知徹澄娘舌上音　珍盪知（珍祖切）　振延徹（敕列切）　陳綿澄（時陵切）　紉孀娘（女良切）

幫滂並明重脣音　賓邊幫（博旁切）　繽偏滂（普郎切）　頻蠙並（部邇切）　民緜明（眉兵切）

非敷奉微輕脣音　分蕃非（甄敏切）　芬番敷（芳無切）　墳煩奉（父勇切）　文橋微（無非切）

精清從心斜齒頭音

津廣精（子益切）　親千清（七輪切）　秦錢從（慈容切）　新仙心（思尋切）

錫延斜（徐邊切）

照穿牀審禪正齒音

征毘照（之笑切）　嗔昌穿（昌緣切）　榛源牀（仕莊切）　身殖審（式蒼切）

辰常禪（時連切）

影曉匣喻見喉音

殷馬影（於銀切）　馨軟曉（興烏切）　礙賢匣（胡甲切）　勻緣喻（俞戎切）

來日半舌半齒音

隣連來（力才切）　仁然日（人質切）

切韻四字音釋

檔式官切（木名）　紙從蛇切（從示切）　紉泥隣切（泥之也）　嬝女繞切（納平聲信用）

偉（于鬼切）　賢下珍切（雅也太玄經有賢氣）　傳（隣切）（紙仲也）　延（柚延切）（徽平聲延韻安少延）

切韻六十八字韻

因煙　寅延　人然　神禪

錫涎　興掀　兄喧　刑賢　新鮮

鬱員　審連　寧年　清千　迎妍

精籤　賓邊　平便　姪便　秦甫

輕系　聲虔　眞毘　稱煇　經堅

聲瓶　丁頤　汀天　亭田　澄纏

幫歡　繽偏　分番　文橋　民眠

早梅詩切字例

爲字母三十有六，狠重者十六，似有盛焉。此篇以早梅詩一首，凡二十字爲字母，標題於上，即各韻平聲字爲字，叶韻於下，得一字之平聲，其上去入三聲字一以貫之矣。其間東早梅暖一枝無人見來十字，呼之，其氣內而不出，若風破向開冰雪春從天上十字，呼之，其氣智出口，此音有出入之異，而兩分之。

東丁頤　風分番　破平偏　早精籤　梅民緜

向欣軒　暖寧年　一因煙　枝眞占　開輕系

冰賓邊　雪新先　無文橋　人仁然　見京堅

春蒼鏘　從清千　天亭田　上神禪　來岑連

假如用陽字韻，以東字爲母，以江字爲子，曰東江切，即叶之曰東丁頤當，乃是當字，仍以當字平上去入調之，當當爲鐘四字全矣。又以風字爲母，以陽字爲子，曰風陽切，即叶之曰風分番房，乃是房字，仍以房

字調之。爲房做放縛四字矣。又以破字爲母。以陽字爲子。曰破暢切。卽叶之曰破平偏旁。乃是旁字。仍以旁字調之。爲旁髓胖粕四字矣。餘皆準此。

好雨詩切字例

好許老切　許典掀好
知珍離切　珍眞褫知
節子結切　子精箋仙
春樞倫切　樞稱椿春
發方越切　方兄喧發
隨旬爲切　旬鵑滴隨
潛慈鹽切　慈奈前潛
夜寅謝切　寅盈延夜
物文拂切　文營長物
無微袁切　微文福無
野以者切　以寅延野
雲於驅切　於寅延雲
黑迄得切　迄與掀黑
船倉綠切　倉神禪船
獨徒谷切　徒亭田獨
曉興香切　興欣欲曉
經堅丁切　堅申軍經
虞昌據切　昌禪蟬虞
市儲用切　儲澄鹽市
宮居中切　居經聖宮
雨王矩切　王寅延雨
時氏之切　氏神禪時
當丹郎切　丹福丁當
乃奚宋切　奚寧年乃
生師庚切　師聲煙生
風方中切　方兄喧風
入日執切　日人然入
潤儒順切　儒人然潤
細思新切　思新鮮細
聲書征切　書伸殖聲
徑吉定切　吉經堅徑
俱恭於切　恭經堅俱
江居雙切　居經堅江
火虎果切　虎鳳武火
明眉兵切　眉長眠明
君丘寒切　丘輕峯君
濕失入切　失聲殖濕
花呼瓜切　呼孤數花
錦居欽切　居經堅錦
城時行切　時澄鹽城

右杜詩亦切韻法。以上一字定何音。下一字定何韻。中間二字乃轉音而得之也。如好爲許老切。則許乃撮唇音。轉與掀二字而得老字。下皆倣此。總之不出前六十八字。轉求餘韻。可以意會矣。

辨雜音要訣

切韻先須辨四等。五音六律並兼行。難呼喉氣皆名濁。易紐舌齒唇上碧班鄒約剝。舌頭當滴帝都丁。撮唇呼虎烏塢汙。抵舌伊幽乙意吳。閉唇披顏潘坡拍。齊齒之時實始成。正齒征珥志只。穿牙拆摘烹篩笙。齒唇分敷方奉復。鼻唇工貢故官肱。引喉何狗鳴鴻尼。隨鼻蒼毫好赫亨。上鄂靈妖嬌嬌幡。平牙槎櫛怎說生。縱唇休朽求鳩九。送氣查祭詫宅根。含口甘含鹹檻呷。口開何可我歌戛。大抵宮商角徵

羽。應須紐弄最爲精。世間義理皆如此。自是人心不解明。

書法雅言

明 項穆 穆字德純，號貞元，亦號東篠子，秀水人。

著統

河馬負圖，洛龜呈書，此天地開文字也。羲畫八卦，文列六爻，此聖王啓文字也。若乃龍鳳麟之名，稽雲科斗之號，篆籀繇作，古隸爰興，時易代新，不可殫述。信後傳今，篆隸焉爾。歷周及秦，自漢逮晉，真行迭起，章草浸彰，文字菁華，敷宣盡矣。然書之作也，帝王之經綸，聖賢之學術，至于玄文內典，百氏九流，詩歌之勸懲，碑銘之訓戒，不由斯字，何以紀載，故書之爲功，同流天地，翼衛教經者也。夫投壺射矢，猶標盤德之名，作聖述明，本列入仙之品，宰我稱仲尼賢于堯舜，余則謂逸少兼乎鍾張，大統斯垂，萬世不易，第君賢求之筋力軌度，其過也嚴而謹矣，宋賢求之意氣精神，其過也縱而肆矣，元賢求之性情體態，其過也溫而柔矣。其間豪傑奮起，不無超越尋常，槩觀習俗風聲，大都互有優劣，我明肇運，尚襲元規，豐論文姬，竊追唐躅，上宗逸少，大都長難，夫堯舜人皆可爲，翰墨何長于彼，逸少我師也，所願學是焉。奈自魏文絕世以後，南北王馬亂眞，邇年以來，競倣蘇米，王馬疎淺，俗怪易知，其弊蘇米激厲矜誇，罕悟其失，斯風一倡，靡不可遏，攻乎異端，害則滋甚，況學術經綸，皆由心起，其心不正，所動悉邪，宜聖作春秋，子輿詆楊墨，懼道將日衰也，其言豈得已哉。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余則曰，大正則書正，取舍諸篇，不無酌韓之疑心，相等論，實同孔孟之思，六經非心學乎，傳經非六書乎，正書法所以正大心也，正大心所以闡聖道也，于輿

距楊墨于昔，予則放蘇米于今，垂之千秋，識者復起，必有知正書之功，不愧爲聖人之徒矣。

古今

書契之作，肇自頡皇，佐隸之簡，興于嬴正，他若鳥宿芝英之類，魚蟲蘊藻之流，紀夢瑞于歲年，圖形象于一日，未見眞蹟，徒著虛名，風格既湮，考索何據，信今傳後，貴在同文，探賾搜奇，要非適用，故書法之日世以篆隸古文，兼乎眞行草體，書法之宗，獨以羲獻爲永，佐之虞褚陸顏，他若急就飛白，亦當游心，歐張李柳，或可涉目，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切規後賢，蓋追前哲，匪曰生今之世，不能及古之人，學成一家，不必歲師羣妙者也。米元章云，時代壓之，不能高古，自書固甚，又云，眞者在前，氣焰懾人，提彼益深，至謂書不人皆，徒成下品，若見眞蹟，惶恐殺人，既推二王，獨擅書宗，又阻後人，不敢學古，元章功罪，足相衡矣，噫世之不學者固無論矣，自稱能書者有二病焉，嚴搜海釣之夫，每索隱于秦漢，非坐管窺之蠡，悔取弋于宋元，太過不及，厥失維均，蓋謂今不及古者，每云今妍古質，以奴書爲尚者，自稱獨擅成家，不學古法者，無稽之徒也，專泥上古者，豈從周之士哉，夫夏彝商鼎，已非汙尊坏飲之風，上棟下宇，亦異巢居穴處之俗，生乎三代之世，不爲三皇之民，矧夫生今之時，奚必反古之道，是以堯舜禹周皆聖人也，獨孔子爲聖之大成，史李蔡杜皆書祖也，惟右軍爲書之正鵠，奈何泥古之徒，不悟時中之妙，專以一畫偏長，一波故壯，妄誇崇質之風，豈知三代後賢，兩晉前哲，尚多太朴之意，宜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孫過庭云，古不乘時，今不同弊，審斯二語，與世推移，規矩從心，中和爲的，謂之曰，天之未喪斯文，逸少于今復起，尚啟若人，吾誰與歸。

辯體

夫人靈于萬物，心主于百骸，故心之所發，蘊之爲道德，顯之爲經綸，樹之爲勛猷，立之爲倫操，宣之爲文章，運之爲字跡，發作書契，政代結繩，鵬述倖功，神仙等妙，苟非達人上智，孰能玄鑒入神，但人心不同，或如其面，由中發外，書亦云然，所以染翰之士，雖同法家，揮毫之際，各成體質，考之先進，固有說焉，孫過庭曰，矜斂者弊于拘束，脫易者失于規矩，躁勇者過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滯澁，此乃各其所長而指其所短也，夫悟其所短，恆止于苦難，恃其所長，多盡于自滿，孫子因短而攻知，予也就長而刺長，使參成陶冶，不安于一得之能，學出專門，徒進于通方之妙，理工辭拙，知罪甘焉，夫人之性情，剛柔殊稟，手之運用，巧合互形，謹守者拘斂禮慢，縱逸者度越典則，遲勁者驚急撫蘊，遲重者怯懼不飛，簡峻者疑擬顯適，嚴密者緊實寡逸，溫潤者妍媚少倫，標險者彫綺太苛，雄偉者固愧容夷，婉暢者又慚端厚，肥質者流嫌魯拙，流麗者復過浮華，駿動者似欠精深，纖茂者尚多散緩，爽健者涉蹇剽勇，穩熟者缺彼新奇，此皆因天性之所偏，而成其資之所近也，他若偏泥古體者，窘鈍之迂儒，自用爲家者，庸俗之俗吏，任氣率馳者，淫言而論律，臨池猶豫者，矜持而傷神，專尚清勁者，枯峭而罕姿，獨工豐豔者，濃鮮而乏骨，此又偏好任情，且于纂集者也，第師教者貴因材，自學者先克己，審斯二語，厭倦兩忘，與世推移，庶人進退，何虛弓懼之不中和哉。

形質

穹壤之間，齒角爪翼，物不俱全，氣稟使然也。書之體狀多端，人之造詣各異，必欲兼妙兼備，古今恐無全書矣。然天地之氣雨暘燠寒，風雷雨雪，來偏時敍，萬物榮滋，極少過多，化工賦授，故至聖有參贊之功，若相有變理之任，皆所以節宣陰陽，調和元氣也。是以人之所稟，上下不齊，性賦相同，氣習多異，不過曰中行、曰狂、曰狷而已。所以人之于書，得心應手，千形萬狀，不過曰中和、曰肥、曰瘦而已。若而書也，皆知合度，輕重協衡，陰陽得宜，剛柔互濟，猶世之論相者，不肥不瘦，不長不短，爲端美也。此中行之書也。若專尚清勁，偏乎瘦矣，瘦則骨氣易勁，而體態多瘠，獨工豐盈，偏乎肥矣，肥則體態常妍，而骨氣每弱，加人之論相者，瘦而露骨，肥而露肉，不以爲佳，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爲尚也，使骨氣瘦峭，加之以沈密雅潤，端莊婉暢，雖瘦而實腴也，體態肥纖，加之以便捷遒勁，流麗峻潔，雖肥而實秀也，瘦而腴者謂之清妙，不清則不妙也，肥而秀者謂之豐艷，不豐則不艷也。所以飛燕與王嬙齊美，太真與采蘋均肥，豈夫桂之四分，梅之五瓣，闔之孕馥，菊之含叢，芍藥之富艷，美渠之燦灼，異形同臺，珠質共芳也。臨池之士，進退下肥瘦之間，深造于中和之妙，是猶自狂狷而進中行也，慎毋自暴自棄哉。

品格

夫書分高下，未必羣妙攸歸，功有淺深，亟能美善成盡，因人而各造其成，就書而分論其等，擅長殊技，略有五焉。一曰正宗，二曰大家，三曰名家，四曰正源，五曰傍流。並列精妙，優劣定矣。會古通今，不盜不竊，規矩謹練，骨態清和，兼體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奕奇鮮，此謂大成已集，妙入時中，繼往開來，永垂模軌，一之正宗也。篆隸章草，種種皆知，執便轉用，優優合度，數點兼畫，形質等殊，各字終篇，勢態迥別，脫胎易骨，變相改觀，猶之此綠巨室，方寶盈藏，時出具陳，煥然神目，二之大家也。真行諸體，彼劣此優，遠勁遲工，清秀豐腴，或鼓骨格，或炫標姿，意氣不同，性真悉露，譬之醫卜相術，聲譽廣馳，本色偏工，藝成獨步，三之名家也。溫而未厲，恭而少安，威而寡夷，清而厭潤，屈仰背向，儀具儀形，揮灑弛張，恪遵典則，猶之清白舊家，循良子弟，未弘新業，不墜先聲，四之正源也。縱放悍怒，賈巧露鋒，標榜狂顛，恣來肆往，引偏蛇挂，頓擬驚蹲，或枯瘦而巉巖，或豐肥而泛濫，皆之異卉奇珍，驚時駭俗，山雉片翰如鳳，海鯨一鬣似龍也，斯謂傍流，其居五焉。夫正宗尚矣，大家其博，名家其專，乎正源其謹，傍流其肆，乎欲其博也，先專與其肆也，寧謹，由謹而專，自專而博，規矩通審，志氣和平，寢食不忘，心手無厭，雖未必妙入正宗，端越乎名家之列矣。

資學

書之法則，點畫攸同，形之楷墨，性情各異，猶同源分派，共樹殊枝者，何哉。資分高下，學別淺深，資學兼長，神融筆暢，苟非交善，亟得從心，書有體格，非學弗知，若學優而資劣，作字雖工，盤虛舒慘，迴互飛騰之妙用，弗得也。書有神氣，非資非明，若資邁而學疎，筆勢雖雄，鈎揭導送，提搶截拽之權度，弗熟也。所以資貴聰穎，學尚浩淵，資過乎學，每失顛狂，學過乎資，猶存規矩，資不可少，學乃居先，古人云，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然而學可勉也，資不可強也，天資縱哲，標奇炫巧，色飛魂絕于一時，學識諳練，入知應

規，作範垂模于萬載，孔門一貫之學，竟以參魯得之，甚哉，學之不可不確也。然人之資稟有溫弱者，有剛勇者，有遲重者，有疾速者，知克己之私，加日新之學，勉之不已，漸入于安，萬川會海，成功則一，若下筆之驟，枯澀拘攣，苦迫蹇鈍，是猶朽木之不可雕，頑石之難乎琢也已。嘗夫學謳之徒，字音板調，意唱意淡，若脣齒漏風，喉舌砂短，沒齒學之，終笑益哉。

附評

夫自周以後，由漢以前，篆隸居多，楷式猶罕，眞章行草，趨走適時，姑略上古，且詳今焉。夫道之統緒，始自三代，而定于東周，書之源流，肇自六爻，而盛于兩晉，宜尼稱聖時中，逸少永寶爲訓，蓋貫通今會古，集彼大成，萬億斯年，不可改易者也。歸自晉以來，染翰諸家，史牒彰名，縹緗著姓，代不乏人，論之難殫，若品格居下，眞跡無傳，予之所列，無復議焉。蓋聞張鍾羲獻，書家四絕，良可據爲軌範，爰作指南，彼之四賢，資學兼至者也，然細詳其品，亦有互差，張之學鍾之資，不可尚已，逸少資敏乎張，而學則稍疏，學駕乎鍾，而資則微遜，伯英學進十矣，資居七焉，元常則反乎張，逸少皆得其九，子敬資稟英藻，齊軌元常，學力未深，步趨章草，惜其蘭折不永，蹈彼駿馳，王琢復磨，崎追驥騏，自云勝父，有所恃也，加以數年，豈深語哉。六朝名家，智永精熟，學號深矣，子雲飄舉，資稱茂焉，至于唐賢之資，褚李標幟，論乎學力，陸顏鑿鑿，若虞若歐，若孫若柳，巖眞張旭，互有短長，或學六七而資四五，或資四五而學六七，觀其筆勢生熟，姿態遲妍，豎可繕矣。宋之名家，君謨爲首，齊範唐賢，天水之朝，書流底柱，李蘇黃米，邪正相半，總而言之，傍流品也。後之書法，子昂正源，邪俞伯機，亦可接武，妍媚多優，骨氣皆劣，君謨學六而資七，子昂學八而資四，休哉，蔡趙，兩朝之脫穎也，元章之資，不減褚李，學力未到，任用天資，觀其纖濃詭麗之態，猶夫排沙見金耳，子昂之學，上擬陸顏，骨氣乃弱，皆似其人，大抵宋賢資勝乎學，元手學優乎資，使稟元章之容質，勵子昂之精專，宗君謨之遒勁，師魯直之縣腕，不惟越軌三唐，超踪宋元，端居乎逸少之下，子敬之上矣。明興以來，書踏襲繁，景濂有眞，仲珩、伯虎，僅接元蹤，伯琦、應禎、孟舉、原博，稍知唐宋，希哲存體，資學相等，初範晉唐，晚歸怪俗，競爲惡態，嫉諸凡夫，所謂居夏而變夷，棄陳而學新者也。然令後學知宗晉唐，其功豈少，補邪文氏父子，徵仲學比子昂，資甚不逮，筆氣生尖，殊乏蘊藉，小楷一長，旁整而已，壽承休承，資皆勝父，入門既正，克紹箕裘，要而論之，得處不逮，豐祝之能，邪氣不染，二公之陋，仲溫章草，古雅微存，公綬行興，朴勁猶在，高陽道復，僅有米芾之遺風，民則立剛，盡是趙時之吏手，若能以豐祝之資，兼徵仲之學，壽承之風，逸休承之峭健，不幾乎歐孫之再見耶。若下筆之際，苦澁寒酸，如倪瓚之手，縱加以老彭之年，終無佳境也。

規矩

天圓地方，羣類象形，聖人作則，制爲規矩，放曰規矩，方圓之至，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者也。大學之旨，先修齊正平，皇極之疇，首戒偏側反侜，且帝王之典謨訓誥，聖賢之性道文章，皆託書傳，垂教萬載，所以明倫而淑人心也，豈有放辟邪侈，而可以昭講平正直之道者乎。古今論書，獨推兩晉，然晉人風氣，疎宕

不綴。右軍多優。體裁獨妙。書不入晉。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詎稱逸品。六代之歷初唐。蕭羊以逮智永。尚知趨向。一體成家。奈自懷素降及大年。變亂古雅之度。競爲詭厲之形。暨夫元章以豪逸卓犖之才。好作鼓努驚奔之筆。且曰大年之書。愛其偏側之勢。出于二王之外。是謂子貢賢于仲尼。邱陵高于日月也。豈有舍仲尼而可以言正道。異逸少而可以爲法書者哉。奈何今之學書者。每薄智永子昂似習乎。謂襲卿公權如將容。夫顏柳過于嚴厚。永趙少夫奇勁。雖非書學之大成。固自書宗之正脈也。且管規之圓。莫不有規矩。人心之良。皆好乎中和。宮室材木之相稱也。烹炙滋味之相調也。笙簫音律之相協也。人皆悅之。使其大小之不稱。酸辛之不調。宮商之不協。誰復取之哉。試以人之形體論之。美丈夫貴有端厚之威儀。高逸之亂氣。美女子尚有貞靜之德性。秀麗之容顏。豈有頭目手足。粗邪攤瘓。而可以稱美好者乎。形象器用。無庸言矣。至于鳥之巢。蜂之窩。蛛之網。莫不圓整而精密也。可以書法之大道。而鳥蟲之不若乎。此乃物情猶有知識也。若夫花卉之清艷。葉瓣之疎叢。莫不圓整而脩對焉。使其半而舒。半而斂也。皆病蠹之病。豈其本來之質哉。獨怪偏側出王之語。雖自元章。一時之論。致使淺近之輩。爭賞毫末之奇。不探中和之源。徒規誕怒之病。殆哉書脈。危幾一縷矣。況元章之筆。妙在轉折結構之間。略不思齊。謾做徒擬放縱剽勇之失。妄爲其得神奇。所謂舍其長而攻其短。無其善而有其病也。與東施之效顰。復奚罔哉。

圓爲規以象天。方爲矩以象地。方圓互用。猶陰陽互藏。所以用筆貴圓。字形貴方。既曰規矩。又曰之至。是圓乃圓神。不可滯也。方乃通方。不可執也。此由自悟。豈能使知哉。晉魏以前。篆書稍長。隸則少區。鍾王真行。會合中和。迨及信本。以方增長。降及旭素。既方更圓。或斜復直。有如何本兩字。促之若一字。腰昇本一字。縱之若二字者。然旭素飛草用之無害。世但見草書若爾。予嘗見其郎官等帖。則又端莊整飭。儼然唐氣也。後世庸陋無稽之徒。妄作大小不齊之勢。或以一字而包絡數字。或以一傍而攢簇數形。強合鉤連。相排相紐。點畫混沌。突縮突伸。如楊祕圖張汝弼馬一龍之流。且自美其名曰梅花體。正如昔日丐人。斷手折足。繩穿老幼。惡狀醜態。齊唱俚詞。遊行村市也。夫梅花有盛開。有半開。有未開。故爾參差不等。若開放已足。豈復有大小混雜者乎。且花之向上倒下。納東面西。猶書有仰收俯覆。左顧右盼也。如其一枝過大。一枝過小。多而六瓣。少而四瓣。又焉得謂之梅花耶。形之相列也。不鄰不秩。瓣之五出也。不少不多。由梅觀之。可以知書矣。彼有不察而漫學者。當非海上之逐臭哉。

常變

宣尼疾固。規矩諸說。無乃固乎。古人有缺波折刀之形。書沙印泥之勢。無乃越于規矩之外哉。夫字猶用兵。同在制勝。兵無常陣。字無定形。臨陣決機。將書審勢。權謀廟算。務在萬全。然陣勢雖變。行伍不可亂也。字形雖變。體格不可踰也。譬之青天白雲。和風清露。朗星皓月。寒雪暑雷。此造化之生機。其常也。迅雷激電。霪雨飆風。夏霰冬雷。揚沙霾霧。此陰陽之殺機。其變也。凡此之類。勢不終朝。四時皆然。晦冥無幾矣。所以脫口跌足。大笑狂歌。園林邱壑。知己相逢。飲酒疏花。或可乃爾。如君親侍從之前。大賓臨祭之日。豈容狂放恣肆若此乎。是故宮殿廟堂。典章紀載。真爲首尚。表牘亭館。移文題勒。行乃居先。借使奏狀碑署。潦

草顛狂。欺悖何甚哉。信知真行爲書體之常。草法乃一時之變。趙壹非之。豈無謂哉。所云草體。有別法焉。撇鋒提捺。真行相通。留放鉤環。勢態迥異。旋轉圓暢。屈折便險。點綴精彩。挑竪枯勁。波趯駃決。飛度飄騰。流注盤紆。駐引窈繞。頓之以沈鬱。奮之以奔馳。奕之以翩躚。激之以峭拔。或如篆籀。或如古隸。或如急就。或如飛白。又若眾獸駭首而還蹄。羣鳥舉翅而欲翔。猿猴騰挂乎叢林。蛟龍蟠蜿于山澤。隨情而綽其態。審勢而揚其威。每筆皆成其形。兩字各異其體。草書之妙。畢于斯矣。至于行草。則復兼之。酌挫行藏。緩急措置。損益于真草之間。會通于意態之際。奚慮不臻其妙哉。

正奇

書法要旨。有正與奇。所謂正者。偃仰頓挫。揭按照應。筋骨威儀。確有節制是也。所謂奇者。參差起復。騰淩射空。風情姿態。巧妙多端是也。奇即運于正之內。正即列于奇之中。正而無奇。雖莊嚴沈實。恆朴厚而少文。奇而弗正。雖雄爽飛妍。多譎厲而乏雅。奈夫賞鑒之家。每指毫端努奮之巧。不悟規矩法度之體。臨池之士。每炫技于形勢猛誕之微。不求工于性情骨氣之妙。是猶輕道德而重功利。退忠直而進奸雄也。好奇之說。伊誰始哉。伯英急就。元常楷跡。去古未遠。猶有分隸餘風。逸少一出。揖讓禮樂。森嚴有法。神彩煥正奇混成也。子敬始和父韻。後宗伯英。風神散逸。爽朗多姿。梁武稱其絕妙超群。畢之浮譽。唐文目以拘攣餓隸。貶之太深。孫過庭曰子敬以下。鼓努爲力。標置成體。工用不侔。神情懸隔。斯論得之。智至子敬尚奇之門開矣。嗣後智永專範右軍。精熟無奇。此學其正而不變者也。羊欣思齊大令。舉止依樣。此學其奇而不變者也。迨夫世南繼之。智永內含剛柔。立意沈粹。及其行草。遒媚不凡。然其筋力稍覺寬懈矣。李邕初師逸少。擺脫舊習。筆力更新。下手挺聳。終失窘迫。律以大成。殊越彀率。此行真之初變也。歐陽信本亦擬右軍。易方爲長。險勁瘦硬。崛起削成。若觀行草。復太猛峭矣。褚氏登善。始依世南。晚追逸少。遒勁溫婉。豐美富艷。第乏天然。過于雕刻。此真行之再變也。若諸永淳以前。規模大都清雅。暨夫開元以後。氣習漸務威嚴。顏清臣蠶頭燕尾。閎偉雄深。然沈重不清暢矣。柳誠懸骨鯁氣剛。耿介特立。然嚴厲不溫和矣。此真書之三變也。張氏從申。源出子敬。雀氣絕似北海。抑揚低昂。則甚雕琢矣。釋氏懷素。流從伯英。援毫大似驚蛇。翻轉牽掣。則甚麤禿矣。此草行之三變也。書變若爾。豈徒文兵云哉。大抵不變者。情拘于手。正好變者。意剡于探奇。正奇似分爲二。書法自醇入漓矣。然質樸端重。以爲正。剽急駭動。以爲奇。非正奇之妙用也。世之厭常以喜新者。每舍正而慕奇。豈知奇不必求。久之自至者哉。假使雅好之士。留神翰墨。窮搜博究。月習歲勤。分布條理。諳練于胸襟。運用抑揚。精熟于心手。自然意先筆後。妙逸忘情。墨灑神凝。從容中道。此乃天然之功。自得之能。猶夫西子毛嬙。天姿國色。不施粉黛。輝光動人矣。何事求奇于意外之筆。彼乖超世之鑒哉。

中和

評有性情。即筋力之屬也。言乎形質。即標格之類也。真以方正爲體。圓奇爲用。草以圓奇爲體。方正爲用。真則端楷爲本。作者不易速工。草則簡縱居多。見者亦難便曉。不真不草。行書出焉。似真而兼乎草者。行

眞也。似草而兼乎眞者，行草也。圓而且方，方而復圓，正能含奇，奇不失正，會于中和，斯爲美善。中也者，無過不及是也。和也者，無乖無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廢和，和亦不可離中，如禮節樂和，本然之體也。體過于節，則嚴矣，樂純乎和，則淫矣，所以禮尙從容而不迫，樂戒奪倫而曠。如中和一致，恒育可期。況夫翰墨者哉，方圓互成，正奇相濟，偏有所者，卽非中和，使楷與行，眞而偏，不拘鈍卽殺，嚴矣。行草與草而偏，不寒俗卽放誕矣。不知正奇參用，斯可與權。權之謂者，稱物平施，卽中和也。唐之諸賢，雖各成家，然有一手而倒擅一二長者，有多能而反拙一二體者。臨學之士，貴擇善而從焉。陸東之得法于世南，晚擅出藍之譽，予嘗見其所書蘭亭壽，無一筆不出右軍，第少飄逸和暢之妙爾。張伯高世目爲顚，然其見擔夫爭道，聞鼓吹觀舞劍，而知筆意，固非常人也。其眞書絕有繩墨，草字奇幻百出，不踰規矩，乃伯英之亞。懷素豈能及哉。米芾乃謂其變亂古法，蔑諸凡夫，何其苛于責人而昏于自反耶。顏清臣雖以眞楷知名，實過厚重，若其行草，如鹿脯帖，行草如爭坐祭姪帖，又舒和遒勁，豐麗超動，上擬逸少，下追伯施，固出歐李輩也。獨其自敍一帖，蠶蟲詭異，且過欹濁，結非平日意態，米芾乃獨倣之，亦好奇之病爾。唐書雖有三變，虞褚之眞與行草，陸李之行眞，魯公之行草，率更之眞書，長史之飛草，所謂出類拔萃，固非隨波逐流者也。懷素聖母藏眞，亦多合作，大字千文，則儇肆矣。小字千文，太平淡矣。世傳自敍帖，殊過枯澁，不足法也。主善以爲師，留非步王之階梯哉。

老少

書有老少，區別淺深，勢雖異形，理則同體。所謂老者，結構精密，體裁高古，巖岫峻峯，旌旗列陣是也。所謂少者，氣體充和，標格雅秀，古般滋味，千種風流是也。者而不少，雖古拙峻偉，而鮮豐茂秀麗之容，少而不老，雖婉暢纖妍，而乏沈重典實之意。二者混爲一致，相待而成者也。試以人品喻之，謀猷諳練，學識宏深，必稱黃髮之齊詞氣清亮，舉動利便，恆數俊髦之英。老乃書之筋力，少則書之姿顏，筋力尙强健，姿顏貴美悅，會之則並善，析之則兩乖。融而通焉，書其幾矣。玄鑒之士，求老于典則之間，探少于神情之內，若其規模宏遠，意思窈窕，抑揚庭折，恬曠雍容，無者無少，難乎名狀。如天仙玉女，不能辯其春秋，此乘之上也。初視雖少，細觀實老，丰采秀潤，結束蘊藉，引拂輕飈，氣度凜毅，世所謂少年老成，乘之次也。蘇羽參差，峯巒掩映，提撥飛健，綵紆委婉，衆體異勢，各字成形，乃如一堂之中，老少羣聚，則又次焉。筋力雄壯，骨氣峻潔，劍拔弩張，熊蹲虎踞，祇見其老，不見其少，有若師傅耆耋，正色難犯，又其次焉。燦爛似錦，點綴如花，初視彩煥，詳觀散怯，正如平時爲伐，自稱弘濟，一遇艱大，節義遂虧，抑又其次矣。若夫任筆成形，褰墨爲勢，漫作偏欹之相，妄呈險放之姿，疎縱無歸，輕浮鮮者，風斯下矣，復何齒哉。

神化

書之爲言，散也，舒也，意也，如也，欲書必舒散懷抱，至于如意所願，斯可稱神。書不變化，匪足語神也。所謂神化者，豈復有外于規矩哉。規矩人巧，乃名神化，固不滯不執，有貫通之妙焉。況大造之玄功，宣洩于文字，神化也者，卽天機自發，氣韻生動之謂也。日月星辰之經緯，寒暑晝夜之代遷，風雲雷雨之聚散，山嶽

河海之流峙，非天地之變化乎。高士之振衣長嘯，揮麈談玄，佳人之臨鏡拂花，斜釵流盼，如溫冉之迎風，泫露，似好鳥之調舌，搜鄉，千態萬狀，愈出愈奇，更若煙岫林影，有相難者，潛鱗翔翼，無迹可尋，此萬物之變化也。人之手書，形質法度，端厚和平，參互錯綜，玲瓏飛逸，誠能如是，可以語神矣。世之論神能者，徒指體勢之異常，豪端之奇筆，同聲而贊賞之，所識何淺陋哉。約本其由，深探其旨，不過目相時而動，從心所欲云爾。宣尼逸少，道統書源，匪由悉邪也。鄉黨之拘拘，在朝之侃侃，執圭之踧踧，私覲之恰恰，上殿而章甫，適宋而逢掖，至夫漢方朔贊，意涉環奇，燕樂毅論，情多抑鬱，峭峻集敍，興逸神怡，私門春文，情拘氣塞，此皆相時而動，根乎陰陽，舒慘之機，從心所欲，溢然圖畫，哀樂之意，非夫心手交暢，焉能美善兼通者是哉。相時而動，或知其情，從心所欲，鮮悟其理，蓋欲正而不欲邪，欲熟而不欲生，人之悔心也，規矩不能精諳，心手尙在於疑，將志帥而氣不充，意先而筆不到矣。此皆不能從心之所欲也。至乎欲既從心，豈復知有少踰者耶。宣尼既云從心，復云不踰者，恐越于中道之外耳。譬之投壺引射，豈不欲中哉，手不從心，發而不中矣。然不動則不變，能變卽能化，苟非至誠，焉有能動者乎。澄心定志，博習專研，字之全形，宛爾在者自難揣摩，撫卷者豈能測量哉。中庸之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孟子曰，深造自得，左右逢源，生也逢也，皆由不貳，深造得之。是知書之欲變化也，至誠其志，不息其功，將形著明動，一以貫萬，變而化焉，聖且神矣。噫，此由心悟，不可言傳，字者摹也，書者心也，字雖有象，妙出無爲，心雖無形，用從有主，初學條理，必有所事，因象而求意，終及通會，行所無事，得意而忘象，故曰由象識心，拘象喪心，象不可着，心不可離，未書之前，定志以師其氣，將書之際，養氣以充其志，勿忘勿助，由勉入安，斯乎書也無間然矣。夫雨粟鬼哭，感格神明，徵往俟來，有爲若是，法書仙手，致中極和，可以發天地之玄微，宣道義之蘊奧，雖往聖之絕學，開後覺之良心，功將禮樂同休，名與日月並曜，豈惟明窗淨几，神怡務閒，筆硯精良，人生清福而已哉。

心相

蓋聞德性根心，粹盎生色，得心應手，書亦云然。人品既殊，性情各異，筆勢所運，邪正自形，書之心，主張布算，想像化成，意在筆端，未形之相也。書之相，旋折進退，威嚴神彩，筆隨意發，既形之心也。試以人品驗之，宰輔則貴有愛君容賢之心，正直忠厚之相，將帥則貴有盡忠立節之心，智勇萬全之相，諫諍則貴有道格君之心，審謬不阿之相，隱士則貴有樂善無悶之心，還世仙舉之相，由此例推，儒行也，才子也，仕人也，僧道也，莫不有本來之心，合宜之相者，所謂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相可識其心。柳公權曰，心正則筆正，余今曰，人正則書正，心爲人之帥，心正則人正矣，筆爲書之充，筆正則書正矣。人由心正，書由筆正，卽詩云思無邪，禮云無不敬，書法大旨，一語括之矣。昔鍾右軍聊指前人，世不俱聞，略焉弗舉，如和溫之豪悍，士敦之揚厲，安石之躁率，跋扈剛愎之情自露于豪楮間也。他如李邕之挺勁，蘇軾之肥欹，米芾之矜肆，亦非純粹貞良之士，不過嘯傲風騷之流耳。至于褚遂良之遒勁，顏眞卿之端厚，柳公權之壯嚴，雖于書法少容夷俊逸之妙，要皆忠義直亮之人也。若夫趙孟頫之書，溫潤閒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

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所以天水之奇，甘心伪胡之祿也。故欲正其書者，先正其筆；欲正其筆者，先正其心。若所謂誠意者，即以此心端已澄神，勿雜勿貳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審其得失，明乎取舍也。格物者，即以此心博習精察，不自專用也。正心之外，豈更有說哉。由此篤行，至于深造自然，秉筆思生，臨池志逸，新中更新，妙之益妙，非惟不奇而自奇，抑亦已正而物正矣。夫經卦情心畫也，書法乃傳心也；如罪斯言，爲迂，予固甘焉勿避矣。

取舍

蘇米之踏，世爭臨摹，予獨哂焉。效顰者，豈妄言無謂哉。蘇之點畫雄勁，米之氣勢超動，是其長也。蘇之澁稜側，米之猛放驕淫，是其短也。皆緣天資雖勝，學力乃疎，手不從心，藉此掩醜，譬夫倏伶在場，歌喉不接，假彼鑼鼓，亂弦音聲耳。夫顰一也，西子以顰而加妍，東施效之而增醜，何哉。西子明眸皓齒，光彩射人，閨情幽怨，痛心攢眉，悽悽楚楚，可憫可憐。是知顰乃其病，非其常也。使其館娃宮中，姑蘇臺上，懶懶悶悶，感鎖蛾眉，大差豈復見龍耶東施本無麗質，妄自學其愁眉，反見醜媸，殊可憎惡。臨摹之士，取長舍短，豈非善學者哉。抑自周秦以後，逸少以前，專尚篆隸，罕見真行。觚朴端厚，不皆文質兩彬，缺勒殘碑，無復完神可倣，逸少一出，會通古今，書法集成，模楷大定，自是而下，優劣互差，試舉顯名，今世遺蹟僅存者，拔其美善，指其瑕疵，庶取舍既明，則趨向可定矣。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而少俊邁之奇，歐陽詢得其勁之骨，而乏溫潤之容，褚遂良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疎窘，顏柳得其莊敬之操，而失之魯獷，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驚怪，陸徐得其恭儉之體，而失之頑拘，過庭得其逍遙之趣，而失之險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堅得其提挈之法，孟頫得其溫雅之態，然藝過乎嫵媚，趙專乎妍媚，魯直雖知執筆，而伸脚挂手，體格掃地矣。蘇軾獨宗顏李，米帝復兼褚張，蘇似肥艷美婢，操作夫人，舉止邪陋，而大足當令掩口，米若風流公子，染患癡疾，馳馬試劍，而叫笑旁若無人，數君之外，無暇詳論也。擇長而師之，所短而改之，在臨池之士玄鑒之精審。

陸友仁研北雜志云：蔡君謨摹倣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軼，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超規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予謂君謨之書，宋代巨擘，蘇黃與米，實近大家，學人傍流，非君謨可同語也。宋晦翁亦謂字被蘇黃寫壞，併筆法悉絕之言，兩語皆刻矣。數公亦有筆法，不盡寫壞，體格多有踰越，蓋其學力未能入室之故也。數君之中，惟元章更易起眼，且易下筆，每一經目，便思倣模，初學之士，切不可看，趨向不正，取舍不明，徒擬其所病，不得其所能也。米書之源出自顏褚，如要學米，先柳人歐，由歐趨虞褚，學至于是，自可窺大家之門，元章亦拜下風矣。如前賢與蹟，未易得見，擇其善帖，精專臨倣，十年之後，方以元章參看，庶知其短而取其長矣。若逸少聖教序記，非有二十年精進之功，不能知其妙，亦不能下一筆，宜乎學者冥冥也，此可與知者道之。

功序

臨池賞鑑，代不虛人，評論體勢，悉非真諦，擬形于雲石，譬象于龍蛇，外狀其浮華，內述其質理，至若無知

宰易之術，安認功無百日之績，豈知王道本無近功，成書亦非歲月哉。初學之士，先立大體，擒直安溫，對待布白，務求其均齊方正矣。然後定其筋骨，向背往還，開合連絡，務求雄健貫通也。次又辨其威氣，收斂進退，俯仰起伸，務求端莊溫雅也。然後審其神情，戰戰兢兢，迴帶翻藏，機軸圓融，風度流落，或字餘而勢盡，或筆斷而意連，平順而藏鋒芒，健勁而融圭角，引伸而觸類，書之能事畢矣。然計其始終，非四十載不能成也。所以逸少之書，五十有二而稱妙，宣尼之學，六十之後而從心，古今以來，莫非晚進，獨子敬大資既縱，家範有方，人門不必旁求，風氣且當專尚，年幾不惑，便著高聲，子敬之外，豈復多見耶。第世之學者，不得其門，從何進手，必先臨摹，方有定趨，始也專宗一家，次則博研衆體，融天機于自得，會萃妙于一心，斯乎書也，集大成矣。第昔賢遺範，優劣紛紜，倣之貴似，審之尚精，倣之不似，來縮尾之譏，審之弗精，啓叩頭之誚，舍其所短，取其所長，始自平整，而追秀拔，終自險絕，而歸中和，心與筆俱專，月繼年不厭，信之撫絃在琴，妙言隨指而發，省括在弩，逸矢應鵠而飛，意在筆前，翰從豪轉，後聖再起，吾言弗更矣。若分布少明，即思縱巧，運用不熟，便欲標奇，是未學走而先學趨也，書何容易哉。

學書次第，前言已槩，拘局之士，未免懼疑，姑以淺言，俟彼易曉。大率書有三戒，初舉分布，戒不均與敬，繼知規矩，戒不活與滯，終能純熟，戒狂怪與俗。若不均且欹，如耳目口鼻，開闔長促，邪立偏坐，不端正矣。不活與滯，如土塑木雕，不說不笑，板定固窒，無生氣矣。狂怪與俗，如醉酒巫，風丐兒，村漢胡行亂語，顛仆醜陋矣。又書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則點畫不混雜，整則形體不偏邪。第二要溫潤，溫則性情不驕怒，潤則折挫不枯澁。第三要閒雅，閒則運用不矜持，雅則起伏不恣肆。以斯數語，慎思篤行，未必能超入上乘，定可爲卓焉名家矣。若前所列規矩、正奇、老少、神化、諸篇、陰陽、向背、緩急、抑揚等法，蓋有彼其而此略，所當參用以相通者也。

器用

筆陣圖曰：紙者陣也，筆者刀槍也，墨者鎧甲也，硯者城池也。孫過庭云：疑是右軍所製，尚可啓發童蒙，常俗所傳，不足編錄。又云：筆勢論十二章，文辭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予觀其論，固難盡宗，摘其數言，不無合旨，孫子外之，所語奇矣。第陣圖以墨擬之鎧甲，以硯譬之城池，愈失其理，恐亦非右軍也。予試論之，以俟君子。夫身者元帥也，心者軍師也，手者副將也，指者士卒也，紙者地形也，筆者戈戟也，墨者糧草也，硯者營壘也。紙不光細，譬之曉將驍馬，行于荊棘泥濘之場，馳驟當先，弗能也。筆不堅健，譬之志節力壯，手持折鋌朽鈍之兵，斬斫擊刺，弗能也。墨不精玄，譬之養將練兵，糧草不敷，將有饑色，何以作氣。硯不硎利，譬之師旅方興，命在倕糧，餽餉之絕，何以壯威。四者不可廢一，紙筆稍乃居先，俗語云：能書不擇筆，蓋無是理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木石金玉之工，刀鋸鑿斲之屬，苟不精利，雖有雕鏤切似之技，難展公輸之能，將安施其巧哉。俗有著書以賒以市，間或可用，若捲著搏素，描絲繡骨，以示老健之形，風神之態，至于書塵影火，聚米注沙，頹瓶無致，俗濁無蘊，借令逸少家奴有靈，寧不撫掌于泉下哉。

嗟哉。能書者固絕眞手。善鑒者甚罕眞眼也。學書者不可視之爲易。不可視之爲難。易則忽而怠心生。難則畏而止心起矣。鑒書者不可求之淺。不可求之深。淺則涉略汎觀。而不究其妙。深則吹毛索瘢。而反過于譏矣。學書之法。考之往言。參之今論。無事再喙也。姑以鑒書之法。照後賢焉。大要開卷之初。猶高人君子之遠來。遙而望之。標格威儀。清秀端偉。飄飄若神仙。魁梧如尊貴矣。及其入門。近而察之。氣體充和。容止雍穆。厚德若虛。恩威重如山嶽矣。迨其在席。器宇恢乎有餘。辭氣藹然傾聽。性之不怒。惕之不驚。誘之不移。陵之不屈。道氣德輝。藹然服衆。令人鄙吝自消矣。又如佳人之艷麗。令人悅若美玉之潤彩。奪目。玩之而愈可愛。見之而不忍離。此卽眞手眞眼。意氣相投也。故論書如論相。觀書如觀人。賞鑒能事。大槩在斯矣。然人品既殊。識見亦異。有耳鑒。有目鑒。有心鑒。若遇卷初展。邪正得失。何手何代。明如親覩。不俟終閱。此謂識書之神。心鑒也。若據若贊。有若帖。某卷在某處。不惜費財而遠購焉。此盜錢之徒。收藏以誇耀。耳鑒也。若開卷未玩。意法先查跋語。題贊。紙墨不辯古今。只據印章。執賞。聊指題筆。虛口重贊。此目鑒也。耳鑒者謂之莽兒審樂。目鑒者謂之村媼翫花。至于昏憒。爛稱能知。家藏一二帖卷。眞僞漫爾弗明。筆畫歲月。塗描點畫茫焉未曉。設會神通佳蹟。每嗟精妙無奇。或經邪俗僞書。反歎誤愆多勝。此所吠日吠雪。駭蹦駭龍。考索拘乎淺陋。好惡任彼偏私。先有成心。將何定見。不若村野愚氓。反有公論也。詳鑒書蹟。要訣何存。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宣尼穩性。氣質渾然。中和氣象也。執此以觀人。味此以自學。善書鑑其得之矣。

書法粹言

明 嘉興汪 挺曾城錄

蔡邕書說

蔡邕人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藏書寫李斯史籀用筆勢讀之妙達其理用筆特異後於會稽作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兎毫不能佳也凡書先端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

蔡邕石室神授筆勢邕書居一室不寢忱然一人所狀甚異授以九勢而沒

蔡炎曰炎邕之女臣父遺八分時神授筆法曰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獻酬之勢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之法奮妙盡矣夫書藝乎人性疾者不可使之令徐徐者不可使之令疾筆惟輕則奇怪生焉九勢列後自然無師授而合於先聖矣

鍾繇用筆說

鍾繇少時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讀蔡邕筆法故知多力學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

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盡地廣數步臥讀被穿過表如廁至於忘歸每見萬類皆盡象之

衛夫人筆陣圖

凡學者書字先執筆真書去筆頭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鑑者不寫善寫者不鑑意在筆前者勝意在筆後者敗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又有六極用筆結構圓滿如篆法飄颻疎落如草草因險可提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帛耿介特立如鵠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寫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

王右軍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槍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帥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點畫者戰士也出入者號令也起伏者殺戮也若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假仰平直振動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管作此書翼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潛心改迹每作一波皆三過折筆每作一點當鋒錄鵝之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鍾繇梁鵠書蔡邕石經三體書從兄洽處見張旭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遂改本師於衆碑學習焉時年五十有三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勿傳非其人也按張旭唐人筆陣圖引之足見其僞

勸學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不學即沒代而無聞矣右軍云耽之翫之功積邱山此貴乎心意專精必有誠意也予中宵之間夢吞筆覺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憶斯源也是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台神降實心與神會耳

王右軍書說

書字貴乎平穩用筆須有偃有仰有欹有斜或小或大或短或長欲書先構精力然後裝束更在注意詳雅起發縣密疎闊相間每作一點懸管寫之每作一波抑而復起一字須數體俱入一紙須字字互殊若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之時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須成下筆宜遲管是將軍故須遲重心不宜遲心是謀臣遲則中物不入每書貴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若遲筆急牽此皆視似書久昧無力仍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則定弱無力點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王右軍論書

凡書、須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蜿蜒刷幹、上捻下撚、終始折轉、悉令和暢。凡字體中宿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橫黃乎纖、豎貴乎粗、分開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可孤露形彩、作字之勢、在乎精思熟察、然後下筆。丿不宜遲、乀不宜緩、脚不宜斜、腹不宜促、喙不宜賒、角不宜峻、不宜作稜角、二字合爲一體、並不宜闊、重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乎疏、疏勝乎長、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不宜密、密則痴、瘵纏身、不宜疏、疏則似溺水之禽、不宜長、長則似死蛇掛樹、不宜短、短則似踏水蝦蟆、此乃大忌、不可不慎、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毫頭、如是則筋力不等、生死相混、倘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勿以難學而自惰焉。

唐太宗筆意

夫學書者、先須知有王右軍絕妙得意處、其書樂毅論、行書蘭亭、草書十七帖、勿令有死點死畫、方盡書之道也。

書評

唐太宗善用兵、天下既定、其移用干戈之勇以見於書、嘗謂羣臣曰、吾平寇亂、親執金鼓、觀敵之陳、即知強弱、以吾弱御其強、以吾強擊其弱、無不大潰、蓋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書、殊不學形勢、惟求其骨力、骨力既得、形勢自生矣。

隋釋智果作心成頌

迴展右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潛虛半腹、開合閒閑、隔仰偏覆、迴互留放、變換垂縮、繁則減除、疏當補綴、分若抵背、合如并目、孤單必重、相並仍促、以側映斜、以斜附曲、單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觀、聯行妙在、相承起伏。

唐人論書

唐人云、字裏金生、行間玉潤、眞則字終意不終、草則行盡勢不盡、其得書之趣矣。

顏魯公傳張長史十二意筆法　摘略

運筆斜則無芒角、執筆寬則書緩弱、點畫短則法臃腫、點畫長則法離散、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形侵、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太鈍、此自然之理也、程邈所以能變書體者、爲之玄也、張芝所以善書者、學之積也、既備既精、思過半矣。

歐陽率更書訣

澄神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臨池思逸、虛筆直腕、指齊掌虛、意在筆前、文向思後、分開布白、勿令偏側、

墨淡即傷神彩、墨濃必滯鋒芒、肥則爲鈍、瘦則露骨、勿使傷於軟弱、不須怒降爲奇、調均點畫、上下均平、遞相顧揖、筋骨精神、隨其大小、不可頭輕尾重、勿令左短右長、斜正如人、上稱下載、東映西帶、氣宇融和、精神瀟洒、省此微言、孰爲不可也。

歐陽率更付寧奴訣　摘略

凡書字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凝、又不可瘦、瘦則形枯、復不可肥、肥則質濁、細詳綏臨自然備備。

歐世南筆論

書道元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必資心悟、不可以目取也。

歐陽率更三十六法　錄二十節

避就

避密就疏、避險就易、避遠就近、欲其彼此映帶得宜、如廬字、上一豎既失、下一豎不當相同、府字、一筆向下、一筆向左、逢字、下走拔出、則上筆作點、亦避重疊、而就簡徑也。

偏側

字之正者尚多、若有偏側欹斜、亦當隨其字勢結體、偏向右者如心衣之類、向左者如夕少之類、正而偏者如亥女丈又互不之類、字法所謂偏者正之、正者偏之、又其妙也。

挑撥

字之形勢、有須挑撥者、如武氣之類、右多須左邊撥之、勵斷之類、左多須右邊撥之、省炎之類、上多須得下撥之、使相稱乃善。

相讓

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須彼此相讓、方爲盡善、如縫字、以中央言字上畫短、讓辛出、如鴨鵝驅字、兩旁俱上狹下闊、亦當相讓、使不妨礙、然後爲佳、此類是也。

補空

如我哉字、作點須對左邊實處、不可與成戊諸字同。

意連

字有形斷而意連者、如之以心必小川州水求之類是也。

借換

如醴泉銘秘字、就示字右點、作必字左點、此借換也、黃庭經蟲字、亦借換也、又如靈字、法帖中或作雲、亦借換也、和蘇禾留右、秋禾留左、鵝我加首之類、爲其字難於結體、故互換如此、亦借換也、所謂東映

西帶是也。

應副

字之點畫，故必得應副相稱而後可。如鼎師鑪轉，必一畫對一畫相應爲是也。

樟拄

字之獨立者，必得樟拄，然後勁健可觀。如可下水，亭臺留丁手而青草矛出手手上弓之類是也。

敘應

凡作字，一筆纔落，便當思第二三筆，如何敘應，如何結裹。書法所謂意在筆先，文向思後是也。

附麗

字之形體，有宜相附近者，不可相離。如形彤飛起超欲勉凡有文欠支旁者之類，只小附大，只少附多是也。

包裹

謂如圍圓國圈之類，四圍包裹也。尚向上包下，幽由下包上，匱匡左包右，旬句右包左之類是也。

小大相成

字以大成小者，如走下大者是也。以小成大者，如孤字，只在末後一丿，亭字只在末後一句，欠字一捺，戈字一點之類是也。

滿不要虛

如園圓國回包南隔日四句之類是也。

朝揖

字之凡有偏旁者，皆欲相朝，兩文成字者爲多。如鄙射鋤儲，與三體成字者，尤欲相朝揖。八訣所謂邊相朝揖是也。

小大成形

謂小字大字各自有形勢也。東坡先生曰，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若能大字結密，小字寬綽，則盡善盡美矣。

小大　大小

書法曰，大字宜令小，小字放令大，自然寬猛得宜。嘗如日字之下，雖與國字同大，一字二字之疏，亦欲字畫與密者相間，必當思所以位置排布，令相映帶得宜，然後爲上。或曰，謂上小下大，上大下小，或其相稱，亦一說也。

高低長短

不可左高右低，左短右長，是爲單肩，此字之病也。

編

學歐書者，易於作字狹長，故此法欲其結束整齊，收斂緊密，排疊次第，則有老氣，書謂所謂密爲老氣，此所以貴於編也。

各自成形

凡寫字欲其合而爲一，亦好，分而異體亦好，由其能各自成形故也。至於疏密小大，長短廣狹，亦必要當消詳也。

孫過庭書譜　錄四節

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毫芒。

邊變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眞乃居先，草不兼眞，始於專運，眞不通草，殊非雅礼，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點畫爲性情，使轉爲形質。

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閒，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順，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遠體留，一乖也，意疲勢惰，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閑，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豪無所從。

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愈妙，學乃少而可勉，平於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如平正，務求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終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忘，是以右軍之書，未年多妙，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張懷瓘用筆十法　錄五節

陰陽相應。

陰爲內，陽爲外，斂心爲陰，展筆爲陽，必須相應，左右亦然。

鳞羽參差

點畫編次，無使齊平，如鳞羽參差之狀。

峰巒伏起

趨筆營毗，如峰巒之狀，殺筆亦須存結。

偏枯

兩字或三字，不得旗鼓合成一字，謂之偏枯，須求映帶字勢連綿。

尺寸規度

不可長有餘而知不足。須引筆至盡處。則字有凝重之態。

張懷瓘評書　摘略

夫馬筋多肉少爲上。肉多筋少爲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若筋骨不任其脂肉。在馬爲駑駘。在人爲肉疾。在書爲墨豬。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

徐浩論書　摘略

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字不欲速。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其大經。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堅令平。平峻使側。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也。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矣。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自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米元章論書　錄四節

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如百物之狀。活動完備。勢各自足。隸迺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

學書須得趣。他好俱忘。乃入妙。別爲一好纂之。便不工也。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

蘇東坡書說　錄六節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緯而有餘。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義之即獻之。筆禿萬管。墨磨千錠。不作張芝作索靖。

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恢放言。無是道也。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而行能走者也。

把筆無定法。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

書初無意於佳。適佳耳。

黃山谷書說　錄七節

心能轉手。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

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深解宗趣。豈易言也。

學書須要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大概書字。楷法欲如快馬砍陣。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張長史折釵股。顏太師屋漏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

古人學書。不蓄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會之於心。則下筆時筆隨人意。自得古人書法。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草書不難工矣。

凡書要楷。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妝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也。

劉正夫論書

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則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其不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傍點畫不合古者益在眼矣。字不美觀者必古。初見之則不甚愛。再見之則得其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傍點畫亦歷歷在眼矣。故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鼎。學古人字。期於必到。若至妙處。如會於道。則無媿於古矣。

歐陽修試筆錄

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稀也。

梁筆勿浪書。須事有可紀者。盛他日傳世。便爲故事。

朱文公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蓋管漏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姜堯章續書譜　錄十六節

眞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篆八分飛白草草等。間勁古淡。則出於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論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眞書爽行。各有體製。

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精通。心手相應。斯爲美矣。

古今眞書之神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溫潤縱橫。何拘平正。良由書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書。類有科舉氣習。故唐人下筆。憑規入矩。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

夫指點者。字之眉目。全藉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體骨。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輕重合宜。如東坡書。人人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網鳥翅。自翩翩自得之狀。挑撥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實。皆人挑趨。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轉折者。方圓之法。眞多用折。草多用轉。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澀。澀則不通。然而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露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凡字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書之體。如人坐臥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跨馬。歌舞擗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自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索靖、章草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仿法王右軍。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誤顛錯。反爲新奇。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不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眞。何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考其字。是點畫者皆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規矩最嚴。野逸而不失此法。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字。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做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輝其精神。無鋒以含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結。皆以勢爲主也。然不欲相帶。帶則近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太多。多則神凝。意盡則用懸針。或須再生筆意。不若用垂露耳。

筆正則藏鋒。筆偏則鋒出。當欲筆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拔一拂。又有三折。一ノ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有一點起。一點帶。一點稱。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若平直相連。便不是書。如當行草時。尤宜派其稜角。以寬閒閒美爲佳。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當拙。與其弱也當勁。與其鈍也當速。

大抵作字在筆。要執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筆。執之在手。手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此作草書與小楷不同。

又作字者。亦須考究篆文。方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玉。示之與衣。以至奉奉春。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過庭有執使轉用之法。執謂長短淺深。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結。用謂點畫向背。豈苟然哉。凡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澀。澀則筆枯。不可不知也。

嘗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書不同。大率變眞以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眞。雖曰行書。各有定體。大要以筆老爲貴。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瀟落。姿態具備。眞行眞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博學。可以兼通。須是古人名筆。法之凡案。懸之坐右。朝夕觀覽。其用筆之初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皆乃不失倚法之美耳。臨書易失古人倚法。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方圓者。眞草之體用。眞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多則字有楂梁束草之狀矣。

假如立人挑土旧言王示。一切偏傍皆須令狹長。則右有餘地矣。在左者亦然。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八須時出新意。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癯。肥者如貴遊之士。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士。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賢士。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必先能速。然後能爲遲。若素不能速。而專務於遲。則無神氣。若專務速。又多失勢。

筆得墨則瘦。得硃則肥。故丹書尤以瘦爲奇。而圓熟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係使然也。

趙子固論書法　錄三節

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夫豈知晉豈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僅能欲倚。雖欲媚而不媚。翻成畫虎之犬耳。

書字當立間架。牆壁於十字處。如中字牛字年字。凡是一橫一直中停者。皆當著心。疑然。正直平均。不可使一高一低。一斜一欹。守此法皆牢。則凡施之間架。自然平均。夫態度者。書法之餘也。骨格者。書法之祖也。今未正骨格。先尚態度。幾何不捨本而求末耶。

又嘗妄論文章精到。尚可改飾。字畫落筆。更不容加工。求以益之。適或壞之。此吾知字書之貴。一生睡則書被。坐則書地。將老無工。此學所以不易也。

翰林粹言　錄七節

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書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此言良是。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

筆正之說。眞格言也。筆正則右人筆法皆如吾手矣。側鋒取妍。鍾王不傳之秘。流毫之次。法與鋒合。然後運筆。如井汲也。

作字須是滑熟。不可生硬。如顏如柳。初未嘗有生硬之筆。

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生意。分間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爲遠。以遠爲近。以連爲斷。以斷爲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結字。間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慵者尤能作態度。

徐鉉小篆

鉉爲小篆。映日視之。鋒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皆在畫中。

董內直書訣　錄九節

無垂不縮。

謂直下筆，既下復上，至中間則垂而頭圓，又謂之垂露，如露水之垂也。

無往不收。

謂波撇處，既往當復回，不要一撇便去。

如折釵股。

圓健而不偏斜，欲其屈折間而有力。

如壁拆。

用筆端正，寫字有絲牽處，斷頭起筆，其絲正中，如新泥壁拆縫，尖處在中間，欲其無布置之巧。

如屋漏痕。

寫字之點，如空屋漏孔中水滴，一點圓正，不見起止之跡。

如印印泥。如錐畫沙。

自然而然，不見起止之筆。

左欲去吻

右欲去肩。

左邊起筆，不要有嘴。

右邊轉角，不要露肩，古人謂之暗過。

緜裹鐵筆。

力藏在點畫之內，外不露圭角，東坡所謂字外出力中藏稜者也。

朱文公評書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觀韓魏公書跡，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未嘗作一筆行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返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某於是竊有警焉。

劉有定論書　錄三節

篆有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蓋用筆直下，則鋒皆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若夫執筆，則不可不方也，古人學書，皆用直筆，下次仲尊，遣八分，始有側法也。

凡字如日曰等字，內有短畫者，不可與兩直相黏，則畫乃首尾有法，否則不守法度也。

凡書不得自磨墨，令手頭筋骨木強，是大忌也。

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錄三節

書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蓋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二十六日早飯能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功，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在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閘題。

鄭子經古學篇

故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有圓之象。

墨池通錄　錄八節

虞文靖公曰，大德、延祐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漁陽、吳興，巴西謂鄧文原，漁陽謂鮮于樞，吳興謂趙子昂也，篆向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與務檢而便，此四訣者，可謂驚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矣。

索征西筆知意長，今人作字，大概筆多而意不足。

張懷瓘云，臨倣古帖，毫髮精妍，隨手變化，得魚忘筌，

南谷云，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峽絕崖，盡書法矣。

法書惟風韻難及，唐人書多粗糙，昔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為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筆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語言求覓也。

草書有圓無方，有直無橫。

范成大云，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有鋒，

翰墨良規

凡平畫忌如算子，終篇展玩，不見橫畫，始是法書。

文房四譜筆勢下

凡書通即變者，王變子雲，懷、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褚遂良、顏真卿、李邕、虞世南等，並書中得仙手，皆得法後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奴書。

懷道生筆訣　錄三節

懸鉤，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古人所傳用筆之訣也，如屋漏雨，如壁拆，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如折釵股，此古人所論作書之勢也，然妙在第四指得力，俯仰進退，收往垂縮，剛柔曲直，縱橫斡運，無

不如意，則筆在盡中，而左右皆無病矣。

學書者既知用筆之訣，尤須博觀古帖，於結構布置，行間疏密，照應起伏，正變巧拙，無不默識於心，務使下筆之際，無一點一畫，不自法帖中來，然後能成家數。

當使筆管與鼻準相對，則行行間直下，而無欹斜之患。

楊慎丹鉛總錄　錄二節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鉤，曰影書者，如今之響搨也。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蕩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茲，無意而皆法，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詩書畫皆精當，遠勝於宋人。

翰林禁經九生法

一用生筆，以澀復用，則鞭而又健。

二用生紙，新入餘筒，則受墨而易書。

三用生硯，洗滌乾而後用，不可浸潤。

四用生水，新汲不可久停。

五用生墨，遂旋研磨。

六用生手，遇遲有勞，腕力無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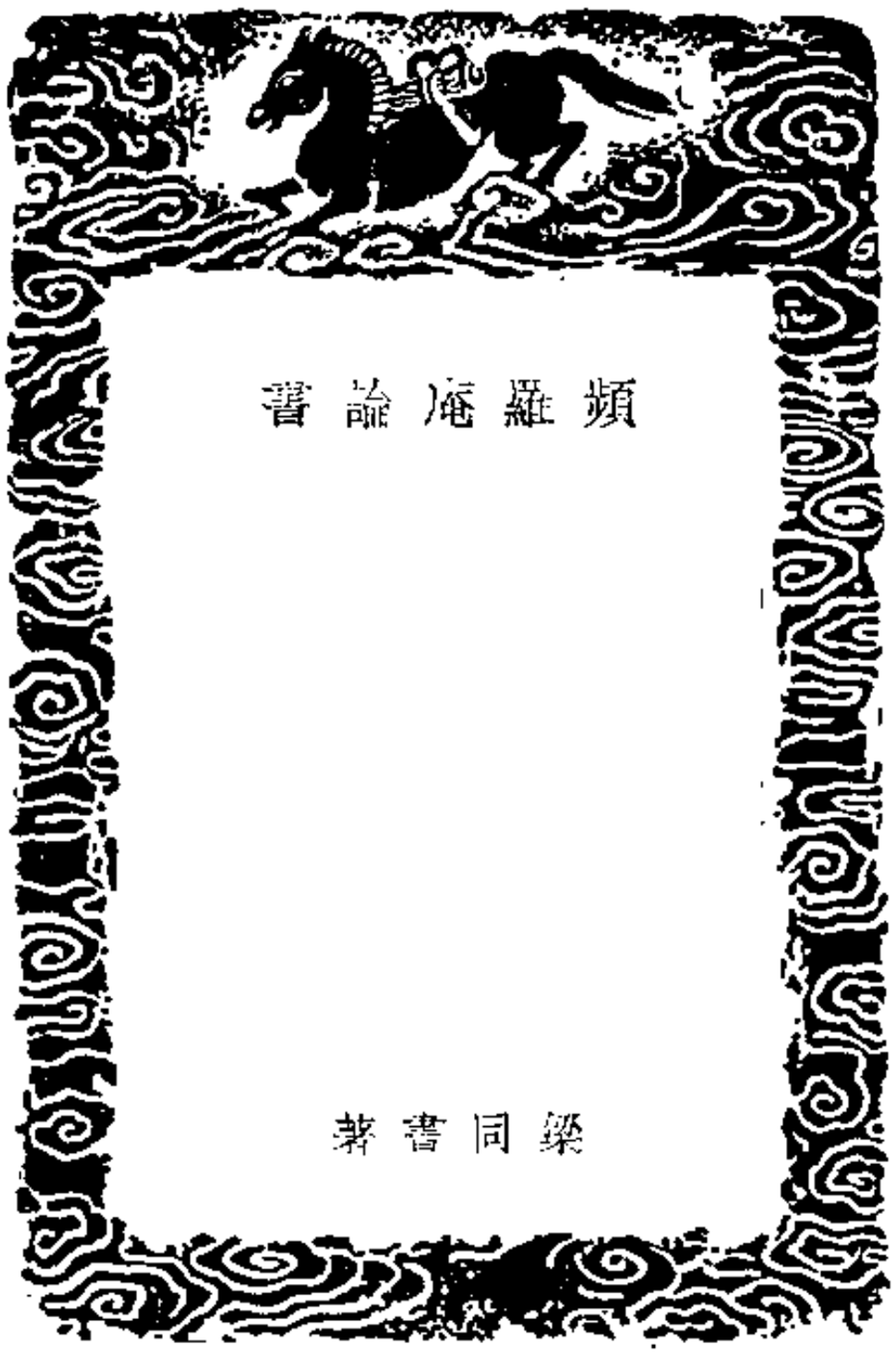
七用生神，疑神靜思，不可煩燥。

八用生日，寢息適悟，光朗分明。

九用生景，天清氣朗，人心舒悅，乃可言書。

張敬元論書

張敬元云，法成之後，字體各有管束，一字管兩字，兩字管三字，如此管一行，一行管兩行，兩行管三行，如此管一紙，凡此皆學者所當知也。



山舟曰。柳誠懸元祕塔碑。是極輭筆所寫。米公斥爲惡札。過也。筆愈輭。愈要撥得直。提得起。故每畫起處用凝筆。每水旁作三點。末點用逆筆踢起。每直鉤。至末一束再踢起。下垂若鍾乳。不則畫如笏、如斧、如拘株矣。柳公云。心正筆正。莫作道學語看。正是不得不刻刻把持。以輭筆故。畫便米老用柳筆。亦必如是。

山舟曰。筆要輭。輭則適。筆頭要長。長則處。墨要飽。飽則腴。落筆要快。快則意出。

山舟曰。書家燥鋒曰渴筆。畫家雙管有枯筆。一字判然不同。渴則不潤。枯則死矣。人人喜用硬筆故枯。若羊毫便不然。

山舟曰。帖教人看。不教人摹。今人只是刻舟求劍。將古人書一一摹畫。如小兒寫仿本。就使形似。豈復有我。試看晉唐以來。多少書家。有一似者否。羲獻父子不同。臨關亭者千家。各各不同。顏平原諸帖。一帖一面貌。正是不知其然而然。非有一定繩尺。故李北海云。學我者死。似我者俗。正爲世之向木佛求舍利者。痛下一鍼。

山舟曰。好摹古帖。何以反云大病。要之當臨寫時。手在紙。眼在帖。心則往來於帖與紙之間。如何得佳。縱逼肖。亦是有耳目無氣息死人。至於臨摹既久。成見在胸。偶欲揮灑。反不能自主矣。

山舟曰。寫字要有氣。氣須從熟得來。有氣則自有勢。大小長短。高下敧整。隨筆所至。自然貫注。成一片段。卻著不得絲毫擺布。熟後自知。

芭堂問曰。中鋒之說云何。山舟曰。筆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嘗無兼用側鋒處。總爲求一縷筆尖所使。雖不中亦中。近日江南程易田通藝錄筆勢一條。講得最精。前人未曾道過。

山舟曰。亂頭麤服。非字也。膠韻鬆面。非字也。求逸則野。求奇則描。此處不可有半點名心在。

復孔谷園論書

羅飯牛名牧。江西寧都人。只畫名。能詩。亦工楷法。其爲人敦古道。重友誼。宋牧仲高其人。作二牧歌贈之。此張瓜田畫徵錄所載。今據所刻黃庭數行。未免甜俗。無書卷氣。看來其胸中無所蘊釀。不過一作畫邊詩人耳。尚亦未聞有著作。其不遵廟諱。則草野無足怪者。舍下藏上賜倪元鎮小山竹石樹卷。御筆親題其上。坿倪小楷黃庭內景經全卷。不下數千字。眞逸品也。惜筆畫甚細。不能鬱鉤。卽鉤摹入石。亦必不能得其神韻。以視羅去而萬里矣。因賜物。不敢遠寄貢鑒。姑俟之異日之緣也。

葦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假而似。所以妙也。小册前五版最勝。破邪論序意致亦佳。惟意獨不甚愜。何也。禹謂痛快多而沈著少一語。痛快沈著。唯米公能當之。卽所謂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八字妙諦。亦卽古所謂藏鋒是也。下此學米者。如吳雲壑。可謂痛快沈著。形似神似。無遺憾矣。而骨髓內尚微帶濁。可見四字能兼。原不容易。況近今之人乎。近人書。僅存初看平平。或看似淺露。而細看

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其實耕之所以然。織之所以然。奴與婢了不知也。以其所習。則安之耳。芭堂精心書道。勤學好問。不敢不以所習告。

芭堂問曰。古人云。筆力直透紙背處如何。山舟曰。當與天馬行空參看。今人誤認透紙。便如藥山所云看穿牛皮。終無是處。蓋透紙者。狀其精氣結撰。墨光浮溢耳。彼用筆若游絲者。何嘗不透紙背耶。米襄陽筆壓紙。筆筆不著紙。所以妙也。

芭堂曰。腕力如何用法。山舟曰。使極輭筆自見。譬如人持一彊者。使之直。則無所用力。持一弱者。欲不使之偃。則全腕之力自然來。集於兩指端。其實書者。只知指運。而並不知有腕力也。悟此。則義之之背後槊筆。政是驗其腕力之到與否。無他謬巧也。

山舟曰。藏鋒之說。非筆如鈍錐之謂。自來書家。從無不出鋒者。古帖具在。可證也。只是處處留得筆住。不使直走。來老云。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二語。是書家無等等咒。

久看，不令人厭。此即是沈著，能然，不必定於停頓遒鬱處見長也。總之，古今人不相及，自晉唐宋元以來，便歷歷如是。非人不相及，乃古今不相及也。必欲盡以古人衡之，則無完膚矣。即如南宮之妙，若云古稚兩字，便已隔塵，蓋連台爲之，性情爲之，不可強也。設使強而至於古樸，則墨猪木算子等，流弊自出，又孰得孰失耶。定武蘭亭，如麒麟鳳凰，久不可見矣。在唐人自見之者多，而褚登善即用我法行之，全不假定武面目，其勢有不能也。而名公亦定不肯爲腕下之鬼所縛，取其神而已，取其意而已。吾輩作古，似亦只宜如是，不審尊鑒以爲何如。

蘭亭詩，無論是柳是陶，嫻惡之狀，不可辯矣。其爲庸妄人僞託無疑。前四行斷章之義，義字誤衣，又詩衣字中都作乃，亦前人所未有。嘗見有持昔人墨跡求售者，其實不足以欺童兒，居然流傳至數十百年之後，而妙跡隨煙燼滅者不少，此亦如跋壽顏天有幸有不幸也。大抵世間貴耳者多，康熙鼠璞，幸而爲家朱戶所收，遂得久秘，即遇識者，或掩口盧胡，不欲遽下雌黃，以敗人興，往往然也。天振先生跋，但載其公臨本云云，而不言優劣，未必非當日爲貴人所逼，下此廢語，巨眼人幸弗以一時憑恩遽知，更爲前人畫蛇足也。

米陰符經果佳，小字中有尊丈之勢，有鈞石之力，亦有爲摹勒所壞者，則太作意處也。桑玉堂各札刻皆佳，較官刻顏勝，蓋官刻濃搨，亦一累也。

天瓶榜嚴修釋序藁亦妙，後幅更勝前，紙尾數語尤妙，蓋作意不作意之分，不作意處，自然之妙流出，天瓶先生從顏法入手，顏用弱翰，而先生用强筆，莊楷之作，往往不如行書以此，十二兄親炙天瓶之門，其所見不審與愚揣有合否。

米公蘇劉學記，舊拓亦不過如是，不可再刻矣。碑陰仙眞記，僕以爲是當日好事者爲之，事既不可信，書亦不佳，近日已都收拾清芬閣來帖中，非鄙意所愜也。

西漢書，尊處有小册及破邪論各種，僕處所藏金箋册，無足論矣，華竟是供官之作，減人意興，然是老年筆，較它作更佳，且其字畫行間，全行己意，無一些對御矜莊之色，亦足見前輩意度，政是不凡者在今日。必借所謂黑光長者爲之，大小分判不爽，殊失風雅矣，故特奉寄一覽。

祝京兆一札，僕所至愛，用筆間遒皆秀，可以見其行書大概，有明一代，獨京兆力追晉人，不肯落唐以後一筆，園記有風馬牛矣，惜其妙處非桑勒所能到耳。

張伯雨詩一幅，乃張苞堂所藏，因寄尊處品題上石者，外附箋一幷乞寫跋。

松雪和閻覽博之詩，從二王來，唐宋人駿馬嚴肅，多以法勝，得晉法者，故推松雪，然凡帖所刻多過熟，熟中有生者，乃佳，往在京師見松雪臨皇象急就篇墨本，項氏所藏，眞古眞厚，又見蘇州蔣氏藏松雪寄妻母家信册，即用竹紙寫，篇幅作十許闊，未有騎縫月日花押，用筆秀絕寰區，無一點側熟習氣，此人間未

見之趙字，實從來至妙之趙字也。見此二種，則趙氏諸帖皆可廢，不知何以尚未出人間也。

僕有來臨寒册帖一本，首行有吏鑑印章，吏字明古，在明爲極精鑒賞者，必其家所刻，而此本紙拓皆工，尤爲可寶，世間獨不傳，想以其無款，然逼眞是來臨，又蘭亭一本，疑是懷國齋初搨，應定爲米虎兒所臨，眞逸品也，並寄與大雅鑒之。

唐碑中蘇靈芝一派最俗，誠然，然不可解者，豈獨此耶，即北海雲麾碑，魯公明遠帖，妙處亦不知之，至若柳公綽武侯廟碑，在唐碑中有皆法者，雖非至佳，未可厚非也。

大凡書家各有一種常用伎倆，常用則多見，多見則易傳，賞鑒家亦各各認殺面目，山谷是山谷之字，松雪是松雪之字，豈知名家未有不變化者，如上所說兩趙書是也。前年之秋，袁簡齋先生來湖上，得見山谷書李書運詩不全卷，紙本無款，字作懷素體，即有一二筆露本色，後有元明人數跋，記其來歷甚悉，山谷之長於懷素，但聞其說，未嘗見也，此卷精妙，至不可思議，借留案上半月，不忍舍去，始知凡刻山谷本色字，皆非其至，而凡帖所刻懷素，滿紙惡習，始終是酸餡氣，非士人本領，其奈爲有力者以五百金購去，不如歸於何所，遂不復能問津矣，因思此等字，必須墨迹，一上石便失神氣，故石刻中多不傳，或當日懷素亦不至如是之惡，因刻而加惡，亦未可知也。

答陳蓮汀論書

學書一道，資爲先，學次之，資地不佳，雖學無益也。足下有用筆之資，而又好學勤問，不患不進，但臨池時，最忌悅怪塗抹，神氣不屬時，停筆可也。總以爲楷書爲要，并以愛看愛讀之書鈔寫爲妙，蓋一舉而兩得之也。

承問一氣貫注，非行草縱逸之謂，只是一筆熟習，自然草蛇灰綫，成一片段，須熟後自知，不能先排當也。

華亭彈琴著指便韻之說，即是筆資之說，足下並不拙鈍，又何慮此。

心正筆正，前人多以道學借諫爲解，獨弟以爲不然，只要用極輕平豪，落紙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躁恍惚之患，自然靜矣。

凡人遇心之所好，最易投契，古帖不論晉唐宋元，雖皆淵源書聖，卻各自面貌，各自精神意度，隨人所取，如蜂子采花，鵲王擇乳，得其一支半體，融會在心，皆爲我用，若專事臨摹，泛愛則情不篤，著意一家，則又膠滯，所謂琴瑟專一，不如五味和調之爲妙，以我之意迎合古人，則易，以古人之法束縛我，則難，此理易明，顧所爲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也。

前人專學閣帖，以其最初本，誠然，然我輩所見，一翻再翻，豈是最初面目，果然精帖自不同，不曾見過不知也，弟曾見過一二種，故知之，星鳳太清，即一翻再翻之物，像部意不必以其閣帖便震而驚之也。

漢唐以來，皆重碑版，大率勛官居多，若名不聞於諸侯，并不著書人姓名，單尚書筆迹徧天下，而志傳少

者，位望太尊，非數百匹絹不可得，此是古人陋習，劉又之所以擢金也。近來志傳愈多，本不足重，而弟以拙劣徇人之請，又何堪矜重，若只爲因此媚美前人，則適足令人掩口耳。

落筆快則意出，此意字是濂眞自敍帖內云云，全無巴鼻，自然流出者，若意在筆先，大有分別。

濂痕鈔股，不必定是草書有之，行書亦何嘗不然，只是筆直下處留得住，不使飄忽耳，亦不是臨池作意能然，擬山園帖，本不足取，至扁聯關入古文鍾鼎，則大謬矣，皆好怪者變相，亦所謂以艱深文淺陋也，書體只有平直中正，自古無他道。

本朝書家，姜何汪查陳，各有至佳處，大率多宜於小字，而不宜於大字，君所見，不過尋常所傳，其絕佳處，雖名家豈能一一皆好，生平原不過幾件是精到之作，亦不自家做主得來，要紙好筆好墨好天氣好精神好心緒好，古人所以有五合五乖之說，上五家各有所習，未易軒輊，得天倘書，有刻意見長之病，若出自率意者，盡有神妙之作，大概我輩所見古人之物，皆非其至者，故有出入褒貶，若論其本事，皆不可及，非今之人所能望見肩背也。

弟書自慚，而足下好之，弟殊不解，弟非自謙，實見得古人與前一輩人，皆比我高數倍，蓋其神明意度間有異也，弟非不自解，則舉問深淺爲之耳，今則已無及矣，可歎也。

與溫一齋論書

脩夫人臨帖二種，可謂勤矣，出之閨秀，實所難得，僕細閱之，一筆一畫，尚不能受我驅使，則筆之一字於胸中未化也，諺云，爲高必因邱陵，學書一道，除兒童時描寫上大人仿本外，方圓平直，纔能自書矣，卽當盡心作楷，或日書三五百字，不可間斷，至半年一年之後，自然漸熟，熟則骨力强，步伐齊，心膽大，性靈出，然後以心之所好，無論晉唐，把翫之，領會之，略得其趣，再講臨摹，所謂爲高之邱陵具矣，然政不須描頭畫角，較短論長，求中郎之似，鄰兒童之見也，何以言之，我輩生千百年後，戲古人不啻九天之上，萬里而遠，欲以地下人接響歎於圓穹，能乎，跬步間探消息於遼闊，能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古人回等伎倆，何等才力，而況氣運有厚薄，興會有淺深，未不如唐，唐不如晉，古人且然，又況今人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人只寫得自家手腕熟，或於高遠有小分印合處，若一味臨摹，如俗工寫眞，耳目口鼻尺寸不失，生氣盡而神氣去矣，僕嘗謂帖宜當九案以自表發，不宜刻畫以自縛者此也，猶之汗牛充棟之書，不禁人看，不必皆背誦也，能背誦亦書厨之繡耳，何益之有，足下之書，已臻熟境，但字裏行間，尚少蒼挺縱送之致，則氣不足，氣不足則智不佳，貫不下，未審高明以爲然否，閨閣中自有朋友，互證之何如。

安吳論書

清 涇縣包世臣愼伯著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尚不能平直，以書揭聞于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造世尚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册，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圈提肘撥鐙七字之勢，肘既廣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習之，雖誦讀時不間，疑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適學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弃去，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爲上，肥易拖醜也，余用其言，習兩月，書過假同甫，明年春，從商邱陳愨本季駙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楊書贊洛神、大觀楊跡鶴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砂丸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錄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毫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以蘭亭法求盡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褊急便側，少士君子之風，余既心儀遒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數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續縱遊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跡，壬戌秋，唐陽湖錢伯坰魯斯，魯斯書名藉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毫，故書有中線，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雙鈎，吾就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答曰，世不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鈎，魯斯使面作之，畫勞皆粟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於懷甯鄧石如頑伯曰，字書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期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顏楊婉麗，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南宋庫裝廟堂碑及雜版閣帖，冥心探索，見永興書源于大令，又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三河之訪，唐文識隸之譏，既屬夢囈，而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遂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後，書有中線矣，每以熟紙作書，則其墨皆由兩邊漸燥，至中一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背狀如鹹畫，自謂於書道頗盡其祕，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小仲同客揚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余書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側爲憾，相處三月，朝夕辯證不相下，因請其筆法，小仲曰，書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余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真行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鈎，大指加食指中指之圍，使食指如鷙鳥捉鼠狀，中指內鈎，小指貼名指外拒，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疎，吾子其祕之，子書得晉人而日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爲蒙塵，今人攻書至力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皆始艮終乾，而宋以後書，皆始巽終坤，余初聞不知爲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因遂習其法，一年漸熟，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嬴夢神授筆法，管須向左遞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言曰，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裹鋒，不假力于副毫，自以爲藏鋒內轉，祇形薄仗，凡下筆須使筆毫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眞祕密語也，余既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示右，右子爲非分習而互試之，乃見其說是以面小仲之所未及，於是執筆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運鋒用山子，而兼及書立，結字宗頑伯，以合於小仲，屏去模仿，專求古人運入中出之勢，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間植三之言則不學，非聞同甫之言則中廢，非得小仲之傳則偃偃畢世矣，余他業屢遷，雖好書廿餘年不改，一藝之能，其類如此，況進於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游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返，無虛日，陝乃集前後所言，擬其要爲此篇，又爲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談石本，有云，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攻寅客吳門，乃爲下篇，以悉書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即同此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耳，攻寅客吳門，乃爲下篇，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興吳德旋仲倫，仲倫亦歎絕，而中之曰，道固歸於樸，樸不溢出於筆，而學之則自樸溢出于筆始，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爲歷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改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類，然余書尚絕，而翰風尚變，微立異同，遂生、儀徵吳廷颺熙載、甘泉楊亮季子、高涼黃洵婥存、餘姚毛長齡仰蘇、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橋楊承汴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相亂，然道光辛巳，余過當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仲曰，用筆者天，書中盡之，始艮終乾，正所謂流美者地，書中圓發者天，書中剛柔者墨，雖其德，卒不自言，

述許中

余既述諸君子之言爲書，因以己意通之，而知其悉合於古也。右軍以管爲將軍，明書道之機橫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鉤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節抵之，則管當食指節灣，安如泰山。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橫逼，抵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尖鉤其陽，名指以爪肉之際距其隙，小指以上節之骨貼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握卵，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如士卒之從旌麾矣。此古人所謂雙鉤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善言此意已。仲瞿之法，使管向左逆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于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灣，以及胸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著懸腕也。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鐙不相犯，蓋善乘者，腳尖踏鐙，必內鉤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眞工爲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管爲實，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管，而不注豪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謂使指運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筆既左偃，而中指力鉤，則小指易于入掌，故以虛掌爲類，明小指助名指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小指如桅點之助桅，故必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筆豪平鋪紙上，與小仲始長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蓋筆向左逆後稍偃，是雖尖著紙即逆，而豪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右工鐫字，書右行者，其鋒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筆猶鑿也，指如槌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盡側勒策三勢之妙，而尋繩掠磔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既著紙，即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皆轉向上，畫上行者皆轉向下，畫左行者皆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小正書畫形既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復能工此藝者也。始長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罷也，筆仰則鋒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豪漏墨以成書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豪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謂此也。蓋人之攙本側倚于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而成尖鋒，鋒既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謂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不折之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不折之說，則轉卻皆成扁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仲所以篆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以望中鋒平，剛痕滿足，因悟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牆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正下以傳筆法，非尚眞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滿，中郎見刷牆壁痕，而作飛白，後世書學既湮，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晉唐眞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長終乾之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摹帖已。余見六朝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之處，留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

筆使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顏伯計白當黑之論，即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近世書鮮不問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旦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眞跡，其結搆天成，下此則張猛龍是繼大令，龍藏寺是繼右軍，皆于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余爲申之，以刁遵志是繼太傅，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此斯可與言書矣。

述書下

書藝始于指法，終于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結書成字，故書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傳于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括也。隸字即今眞書，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努，鉤爲趯，仰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八書而備八勢，故用爲式，唐以後多申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不得其要領，約言之又不欲盡泄其秘，余故剔言之，夫作點勢，在篆皆圓筆，在分皆平筆，既變爲隸，圓平之筆惟勢不相入，故示其法曰，側也，平橫爲勒者，言作平橫必勒其筆，逆鋒落紙，卷豪右行，緩去急迴，蓋勒字之義，強抑力制，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不收鋒，云勒者示隸畫之必收也，後人爲橫畫順筆平過，失其法矣，直爲努者，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平鋒著紙，盡力下行，有引導兩端皆逆之勢，故名努也，鉤爲趯者，如人之蹶腳，其力初不在腳，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腳尖，故鉤未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尖趯之義也，仰畫爲策者，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著馬即起也，後人作仰橫多尖鋒上拂，是策末未著馬也，又有順脈不復仰卷者，是策既著馬而未不起，其策不彎也，長撇爲掠者，謂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銳斜拂，是當展而反斂，非掠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爲啄者，如鳥之啄物，銳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爲磔者，勒筆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散而急發也，後人或尚闊葉之勢，波盡處猶婀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宮，九宮者，每字爲方格，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論疎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有在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於格內之中宮，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于旁之八宮，則隨其長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爲大九宮，其中一字即爲中宮，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側向之勢，逐字移看，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俯仰映帶，奇趣橫出已，九宮之說，始見于宋，蓋以尺寸算字，專爲移縮古帖而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未有能合九宮者也，兩晉眞書碑版，不傳于世，余以所見北魏南梁之碑數十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于世見，則莫不合於此，其爲鍾王專力可知也，世所行賀捷黃庭畫贊洛神等帖，皆無橫格，然每字布勢奇縱周緻，實合通篇，而爲大九宮，如三代鍾鼎文字，其行書如蘭亭玉潤白騎追尋遠遠吳興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按以短矩，不差累黍，降及唐賢，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書碑版，皆有橫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浩楮、李北海、張郎中三家爲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覈，信其不謬也，然而書法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要矣，一大關鍵已，筆實則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奕然出於紙上，燈然作鑑碧色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

以墨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接之處。彷彿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漾子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筆墨相稱。筆餘者紙。水即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在紙內。不必眞跡。即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嘗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用筆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鶻擇蟲。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遒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爲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馬入陣。合觀諸論。則古人蓋未有不尙峻勁者矣。永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田顏柳。各稟才智。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布衣范的。洛陽少師兩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大仙帖。盡外峭險。並符前哲。自茲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書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探厥詞旨。可謂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遠後古人乎。是故善學者。道蘇須知其濶漫。山谷須知其凋疎。法濶漫則雄逸顯。避凋疎則簡濟眞。余年廿六而後學。四十而後知少小惡札。脫于心而膠于手。精力既衰。又迫物務。豈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子弟。童而習之。或有能繼志以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譚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爲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眞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眞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眞書爲隸。自唐人誤以八爲數字。及宋遂并混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爲整齊。隸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眞又約分勢而歸於遒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眞雖爲一體。而論字結則隸爲分源。論用筆則分爲眞本也。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沉痛不減。而體稍疏。爲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通。而氣加凝整。大率晉人分法。原是鍾梁。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及脅稽晚出。始尙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郎立極。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北朝隸書。雖率遵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力求跌宕。凡以中郎既往。鍾梁並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題事增華。窮情盡致。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鄧閣頌析里橋同法。用意逼近章草。當是西晉人專精蔡體之書。無一筆關人山險。故知爲右軍以前法物。疑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已。平原曾稽各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奇。但見點畫樸實。八面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集帖。征西出師頌、大令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爲大令書。沈雄宕逸。誠亦希有。然以擬般若碑。則如羅漢長六大神通。及見入定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雲仍。北碑體多勁出。鄭文公碑字獨眞正。而篆勢分韻草情雜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筆本石鼓。與草同源。故

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郎壇題名、雲峯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祕穎。研圖注篆不處其。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峻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剛勁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容自之處。乃以廢筆石坳讓字均行。並非剝損。直文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欠工夫。書評謂太傅茂密。右軍雄強。雄則生氣勃發。故能茂。強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峰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禪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像爲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璇、敬顯儁、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永師千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證驗。隋龍藏寺應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一。齊高帝羅漢碑。措筆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尙扁。此易爲長。漸趨豪媚。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具變態。其行書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以簡鋒所在。人馬應弦爲有韻。驗以此書。信爲知言。諫議學之而不盡。遂成平滯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爲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鄭文公中興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峰山詩瘞鶴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峰岫嵊兩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既殊。皆方尺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既殊。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爲急帖所隱。於是有黃庭樂毅展爲方丈之謬說。此自唐以來。榜署字途無可觀覽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萬毫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關乎迹象。長史之觀于擔夫爭道。東坡之喻以上水撐船。皆悟到此間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雖厚悉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倘有迹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雖肆而彌使中截容性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晉之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自滿適。其次劉文清。中截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在也。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息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眞際。知誠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實處在也。

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秦米。細如絲豪。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遒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漏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雖容寬結。無畫不長。後人古意留筆。則駐鋒折頓之處。墨乏外溢。未及備法而畫已成。故舉止匆遽。界恢苦促。畫恢苦短。雖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於作勢裹鋒。故墨入內。以求條暢。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恢傷淺。勢恢傷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頌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眞迹。故有是契。若求之彙帖。即北宋墨本。不能傳此

神解。堆砌所嫺，識且不及，況云實證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十三跋是僞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鷸笑傭粧，作尖行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工極。余嘗歎爲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石又亡。幸有始興王碑，剝蝕之餘，尚可以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汴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眞解。蓋汴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澍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斷碑，亦爲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鑒醉僧、楊少師三家。長史書源與陸，故醉僧以爲洛下遇顏尙書，自言受筆於長史，聞斯八法，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眞迹。惟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臥，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如泉流，上接永興，下開魯郡，是爲草隸。醉僧所傳大小千文，亦是僞物。惟聖母、律公，尋源篆籀，郁雄鷙健，是爲草篆。少師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蛹強，有猿騰蠖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如屏風書、詩絕交諸帖，雖俱托體山陰，止成蔓行而已。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妥爲綴評。永興如白鶴翔雲，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摯而有別。薛少保如雛鵠具千里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囀之聲。崔更如虎饑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俊鶻強擊，布武緊密。范的如明眺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變輿。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販野老，嚐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廉恥。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

後附四則

瘞鶴銘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門，字徑二尺許，雍容揖讓，是山陰家法。唯門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爲右軍書耳。趙州城內永興所書蔡龍麟附鳳翼六大字，尺寸與瘞鶴門相當，比之則腳忙手亂，局促窘迫，不自賴矣。庾亮持江西節，右軍爲其從事，或庾自書，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勢或稍拙作用，未可知也。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監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尙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鶴銘。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瘞銘爲隱居書，而涪翁謂臣之說廢已。

杭州雙定庵藏宋拓八關齋七十二字，一見疑爲鶴銘，始知古人鶴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

薊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豐暇有永興風，唯筆勢稍拋擲耳。然較逍遙樓顏書，相去不可數計。

與金壇段鶴臺玉立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昔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蜜成花不見，持以論書可。錯綜理相安，避就形時觕。當能伏紙驕，始得見筆娜。轉換心如旋，駿發勢每頗。攝水搖無蹤，開鋒毫不裹。鋒毫辨微芒，水墨分纖麼。嗜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聞聲喜合弦，習巧知拙笥。只今兩少師，傳書苦不夥。變法心何雄，涉險氣振惰。俗學貪速成，錦纈被簇破。步顏攤肥姬，趨歐采病瑣。若謂若言非，試與訊江左。

今八句，言探之由，所爲作。凡作書，無論何體，必須筋骨血肉俱備 [illegible]

附旋德姚配中仲虞和作

書學誠祕多，啟篇特有我。我氣果浩然，大小無不可。使轉貫初終，形體隨偏橢。如松對月閒，如柳迎風娜。[illegible] 妥盤紆，與草形壓。草原一脈承，眞亦千鈞荷。[illegible] 尤有 [illegible] 眞自變縱橫，抽掣同鏇笥。門戶較易特，授受輒難夥。[illegible] 愧余玩索頻，徒戒臨摹惰。行之雖有時，至指每若跛。先路道懇勤，遵途騁駿駛。旨哉雙楫篇，後塵附諸左。

論書十二絕句有序

書道以用筆爲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漢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脈絡，次爲韻語。其人所共見而名實復副者，概從略焉。己卯季秋，書於歷下西司公廨。

程隸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隸，不辨眞源漫證盟。

說詳筆譚。自眞隸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雁行。底事千文傳祖法，頓教分隸意參商。

鍾之乙瑛，梁之孔羨，北朝隸石，恪守兩宗。至隸不本分，草不本篆，實濫觴於眞草千文。其自題曰眞者，蓋亦有意變古也。

呂望翩仙接乙瑛，峻嚴孔羨臧任城。歐徐僨欲滋流弊，具體逗遯溯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殊科，而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至唐更法任城，會稽法呂望，惟於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隸之法，中郎洞達之風息已。

朱揚張賈是梁宗，渤海滎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鐫般石，使齊李蔡起三峰。

滎陽鄭羲、渤海刁遵、朱義章、揚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北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尙完好，無時代年月，書勢敦厚渾雄，予臆定爲西晉人書，實古今第一眞書石本也。

從來大字苦拘攣，皆爲江左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峪，不教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鶴銘相近。而淵穆時或過之。

紫武平書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雲峰山下摩崖碣。嘯樹低腰認未真。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峰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郗超謝萬。常疑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手也。

中正冲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糊裝。誰見匡廬霧霽時。

隋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儁兩碑。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書平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即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伯英遺篆爲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八法幸窺龍虎氣。東明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章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斟奇靈勢。然陳千文二百餘字是真跡。他帖皆趙宋以後俗手所爲。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爲草隸。藏真爲草篆。景度爲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風流。遂爾邈絕。此大令所爲歎章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胚。習氣原從褚氏開。蒼頡只今留片石。獨無庶藥筆端來。

先任城公蒼公頌。駿和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者。

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舉沉追勢並工。悟入指尖有鑪冶。轉毫猶憾墨痕豐。

謂會稽本唐帖。真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句同此妙悟。

洛陽草勢通分勢。以倜爲雄曲作渾。蓋力蘇貧縱奇絕。問津須是到河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坡闢其雄傑。有顏柳之遒。香光謂其以險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簡。是猶未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甯老。上蔡中郎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詣。偏師爭與撼長城。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遊坡老。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真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甯布衣鄧石如頗伯。篆隸分真狂草。五體兼工。一豎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淵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州之所得專美也。

國朝書品

平和簡靜。遵麗天成。曰神品。

醲醇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

右爲品五。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二等。仰接先民。俯援來學。積力既深。或臻神妙。逸取天

趣。味從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乎妙道。佳品諸君。雖心悟無間。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并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昧。其人皆以既往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約以世序爲其後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經包世臣偶而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隸及篆書。

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及真書。

妙品下二人

劉墉小真書。　姚鼐行草書。

能品上七人

釋邱山真及行書。　宋珏分及楷書。

傅山草書。　姜宸英行書。

鄧石如草書。　劉墉楷書。

黃乙生行楷書。

能品下二十三人

王鐸草書。　周亮工草書。

笪重光行書。　吳大來草書。

趙潤草楷書。　張照行書。

劉綸庭草楷書。　吳寬行書。

翟鵬庭草書。　王澍行書。

周於禮行書。　梁巘真及行書。

翁方綱行書。　于令莎行書。

巴慰祖分書。　楊光旭行書。

張惠言篆書。　王文治方寸真書。

劉墉行書。　汪庭桂分書。

錢伯坰行及楷書。　陳希祖行書。

黃乙生小真行書

逸品上十五人

顧炎武正書。　蕭雲從行書。

釋雪浪行書。　鄭簠分及行書。

高其佩行書。
程遂行書。
金農分書。
袁枚行書。
朱珪眞書。
宋鎔行書。

逸品下十六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程京蕙行書。
趙青藜眞及行書。
程瑤田小眞書。
汪中行書。
陳淮行書。
程世淳行書。
伊秉綬行書。

佳品上二十二人

沈荃眞書。
先著行書。
汪士鋐眞書。
陳奕禧行書。
徐良行書。
于振行書。
孔繼涑行書。
錢澧行書。
翁方綱小眞書。
康基田行書。
谷際岐行書。

佳品下十人

鄭來行書。
方觀承行書。

陳洪綬行書。
紀映鐘行書。
張鵬翀行書。
朱鈞稿書。
鄧石如行書。

朱彝尊分及行書。
釋道濟行書。
錢載行書。
巴慶祖行書。
畢沅行書。
姚鼐小眞書。
李天灝行書。
張桂嚴行書。

王鴻緒行書。
查士標行書。
何焯小眞書。
陳鵬年行書。
蔣衡眞書。
趙知希草書。
穆璜眞書。
桂馥分書。
張燕昌小眞書。
錢坫篆書。
洪梧小眞書。

林佶小眞書。
孟邦達行書。

華嵩行書。
高方小眞書。
吳俊行書。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實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鐮居橫匾。立招牌兩塊。有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墨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蹄。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

秦大士行書。
金榜眞書。
陳張本小眞書。

道光廿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眞行及分書。能品下三人。于書仙行書。殷玉立小眞及草書。吳德旋行書。佳品上六人。吳育篆及行書。方履錢分書。梅植之行書。朱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璋宜眞書。

答熙載九問

問。自來論眞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爲上。前人實之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眞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自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豪平鋪於紙上也。眞書能斂墨入豪。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豪不裹者。分意也。有振墨而篆意漂。有側筆而分意潤。減懸、款度以後。遂滑留不可止矣。

問。先生嘗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究竟何者爲草法。

書譜云。眞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使轉爲形質。點畫爲性情。是眞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眞書之妙在使轉。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爲不傳也。大令草。常一筆環轉。如火筯劃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悉具起伏頓挫。皆成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頓挫。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豪端之轉換。又復鹵莽。任筆爲體。腳忙手亂。形質尚不備具。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寫使轉之中。即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雖逸驟忽。幾不復可辨識。而節節換筆。筆心皆行畫中。與眞書無異。過庭所爲言張不眞而點畫狼籍。指出楷式。抉破窔奧也。至謂鍾不草而使轉縱橫。此語并傳盡眞法。蓋端莊平直。眞勢也。右人一點一畫。皆使鋒轉筆以成之。非至起止盤曳之處乃用。使轉縱橫者。無處不達之謂也。瘟紆跳蕩。草勢也。右人一筆一畫。皆旋轉。正心着紙。無一黍米倒塌處。狼籍者。觸目悉是之謂也。草法不傳。質由眞法之不傳。眞草同源。只是運指換筆。眞則人人共習。而習焉不察。草則習之者少。故謂草法不傳耳。然草書部分亦是一大事。皆書所謂殺字甚安。是專言結構。不力究此義。所以日趨狂怪。繚繞而不可止也。草故有法。然豈有別法哉。千年黑洞。今始鑿出一線。天然工力。互有深淺。吳郡所爲嘆石軍博涉多優也。抑余有更爲吳郡進一解者。書之形質。如人之五官。四體書之情性。如人之作止語默。必如相人書所謂五官成。四體稱。乃可謂之形質完審。非是則爲缺陷。必如禮經所謂九容乃得性情之正。非是則爲邪僻。故

真書以平和爲上。而驗宕次之。草書以簡靜爲上。而雄肆次之。是故有形質而無情性。則不得爲人。情性乖戾。又烏得爲人乎。明乎此而自力不勸。古人未嘗不可企及耳。

問。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尚有形勢可言。氣滿則離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氣尚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自無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湤。左右之水皆攝於湤。若氣滿。則是來源極旺。滿河走溜。不分中邊。一目所及。更無少欠闕處。然非先從左右牝牡用功力。豈能倖致氣滿哉。氣滿如大力人精通拳勢。無心防備。而四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在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章法爲一大事。嘗見褚陽西園記。端若引繩。此非必有迹象乃平。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

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勻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爲深於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爲至奇。觀閣所刻之黃庭。而唐所刻之換鵝。一望唯見其氣充滿。而勢俊逸。逐字逐書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爲何字。蓋其筆力奇絕。能使點畫鶱翥空際。迴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勻稱門戶。當是右軍晉慕後代筆人所爲。或出羊侍中。而後人以爲王假。誤收右軍帖中耳。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出摹拓。只爲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玉佛記爲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爲平近。無論畫贊黃庭也。內景經縱勢取委。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奇趣。鶴銘神理正同內景。以爲右軍書者。皆非能見匡廬眞相者也。降至王侍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王以前之書。無論眞行。帖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叠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盡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令書。聖於狂草。空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驚鵬搏擊。適而不徧。疎而不凋。雖經挪行。尚可想所向無空闕之意態也。

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組迷。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題署如細字跌宕自在。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徧體珠玉。顏有行步蹣跚之意。未足爲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爲空闊所震慴耳。襄陽側媚跳盪。專以救應藏身。志在東湤。而時時有收拾不及處。正是力弱膽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蕩處直任萬馬奔騰。而潛藏完固。有凜然之勢。大字如小字。唯鶴銘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舉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頗不盡然。如觀先生作字。又多直來直去。二法是耶。是與。

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脚。必極筋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所以謂臨摹古帖。筆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拳已成。眞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是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飛。不復察筆先之故。卽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逕以直來直去爲法。不從事於支積節累。則大謬矣。

問。勻淨無過吳興。上下直如貫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

吳興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相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逆庭者。如老翁攜幼孫行。長短參差。而情意貫注。痛癢相關。吳興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而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皆史故耳。然覺不能廢者。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興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勻淨。是以一時雖爲經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煙銷火滅也。

問。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爲圓。削繁成簡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爲最精。從過庭泯規矩于方圓。道鉤繩之曲直。悟入非果得于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詣而知之。至大仙帖。卽今傳新步虛詞。觀之如狂草。不辨一字。細心求之。則眞行相參耳。以眞行聯綴成册。而使人望爲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至顏柳之舊勢。皆以展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眞行。而相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而。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蘭亭而自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復連八字。是以一望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辭爵祿。可以蹈白刃之中。庸而非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中庸也。少師則反其道而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卽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頹波。眞是由狷入狂。復以狂用狷者。狂狷所爲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瀾漫。由黃宜避凋疎。瀾漫凋疎。章法中事乎。筆法中事乎。汰之避之。從何處著手。

瀾漫凋疎。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瀾漫者。書華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本秋深葉凋而枝疎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敝也。書之瀾漫。由於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瀾漫之繁。至幅後尤甚。凋疎由於氣怯。筆力盡於書中。結法止於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甚。汰之避之。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滿。氣滿則二弊去矣。寶晉齋辭中令書。沛然行寬。而不凋疎者。氣滿也。虛鴻堂摘句闕亭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致散亂。而不瀾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實。中實由於指動。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答三子問

修存問。先生論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爲學者法。其所謂察之尚精。擬之貴似。先察後擬者。將毋必

能察而後能擬耶。敢問古帖眞僞優劣、如何能精其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著於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開本所載張芝、王羲、庾亮、王獻諸書。其行畫無有一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爲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管謂人之一身。曾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措足皆曲。若精士爲峯巒。雖略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爲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瞭之如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有直波。少濫自於其書、於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鞏相人書有曰。眉要曲分不要直。曲直爲人不得知。曲直之說至顯。而以爲愚人不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由陰僞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故。豈能一目辨晳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彙帖得此祕密。所見唯南唐鼎刻數種。其次則叢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況言性情耶。然使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眞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具。硬燥則長短皆稿。是故曲直在性情。而達於形質。具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墨書。以渤海爲最。然其飛翔跳躍。不殊草勢。筋搖骨轉。牽掣玲瓏。實有不草而使轉縱橫之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爲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蘊生問。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通。自宋至明。眞跡流傳者。眞僞尤難。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喋血以求中郎筆訣。逸少仿鍾書腳於自運。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萬古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既成。自闢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坡之雄肆。淡士之精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即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士則李寶成碑爲枕中祕。而晉唐諸家。一時出其腕下。至於作僞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尚之一家。書依字摹。力求貌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望而知爲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其跡也。一望知爲何家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之。百不失一。

晨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於何終。

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症。爲裘必儷毛色以飾觀。斯其大都也。學者有志學書。先宜擇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帖臨寫。不避濃墨。不辭用筆棱勁。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遂本遞變。見與帖不似處。隨手更換。所以漸得古人迴互避就之故。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己力以取其回鋒抽擊盤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小如蠅頭。放大如牓署。以驗之。皆如在觀。乃爲眞熟。故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閱其變態。乃由眞入行。先以前法習褚陶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開帖。唯爭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門。雖爲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肌腦。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既久。習過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奔會腕下。雖曰與古爲徒。實則自領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眞而點畫狼籍一語爲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羲獻而無失。逢鍾張而尚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既精而察益精。終身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書學捷要

朱履貞纂述

書學捷要弁言

六書之始。僅取記言。隸篆而上。不聞書法。迨夫楷真草行之變。體勢既殊。始尚風格。於是競攻點畫波磔之巧。務窮轉折峻挺之能。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漢魏之際。乃造其極。欲擅其長者。泯其筆法。怪之以倒書焚札。求之以捫磨破冢。爲學之難。幾成絕藝。然自魏晉而後。論書寖繁。唐宋以來。靡法不備。究之是非互見。去取不同。其或立言太高。無裨初學。多增條目。舍本求末。詮釋愈詳。穿鑿失指。撫拾陳言。徒繁簡牘。幾使學者。茫無適從。夫書學淵源。致其大要。其端有二。雅言博辨。發揮奧旨者。書之理也。量鉤較畫。規模執筆者。書之法也。理無窮極。法有繩墨。而法固初學之津梁也。雖然。法備而書工。法備而書微。是蓋存乎其人。顧行之何如耳。履貞未閑握管。敢言書法。特於前賢論書之編。竊嘗留意。爰摘其簡明切要。便於爲學者。詮繹數言。以爲一己私錄。用備遺忘。管窺蠡測。疵瑕溢編。編簡而貴高明。儻原其荒謬。謂尚附翼古法於萬一。斯更幸甚焉。嘉慶庚申八月。朱履貞識。

書學捷要卷上

海水朱履貞纂述

用筆

唐太宗筆法

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先行。努、不得直。直則無力。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臥其筆。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而疾卷。磔、須戰筆。發外趯、須蹲其筆。得勢而出。策、須仰策而收。掠、須筆鋒左出而利。

王羲之筆經

勒不得臥其筆。努不得直。直則無力。趯須蹲鋒。得側不得平其筆。勒不得臥其筆。努不得直。直則無力。趯須蹲鋒。得勢而出。策須背筆。仰而策之。掠須筆鋒左出而利。啄須臥筆疾卷。磔須趯筆戰行右出。

永字八法訣一（作顏魯公八法頌作趙孟頫傳趙森）

側蹲鳧而墜石。勒綏縱以藏機。努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雄。

肥。啄臕凌而速進。磔抑趯以遲移。

永字八法訣二（作柳宗元或作張旭作衛夫人傳平右軍）

側不肯臥。（作側臥不愧臥）勒當忠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時揭。掠左出而鋒輕。啄蹙趯以留捺。磔趯趯以留捺。

按八法諸說大要皆同。獨柳頌云。側不貴臥。勒當患平。詞旨不倫。既悖側勒用筆之義。又與諸說相反。故或易貴爲愧。此相傳之誤。不可不辨。應以不字移於勒。當作當字移於側。則合矣。惟是孫過庭書譜不言八法。則唐初八法猶未盛行。崔鍾衛王相授之說。非確論也。夫八法諸說。誠宜領會。然必博求古人法帖。稽覈其用筆之意。合而參之。方爲善學。今將八法諸說各字義參釋於左。

側者。橫畫之長者。如馬之馳騁。須勒以制之。此緩縱藏機之意也。折鋒起筆。乘勢而行。得勢而止。故云勒不得臥其筆。凡橫畫起輕而收重。凡方筆折勢起鋒盡頓挫微駐。然鍾王虞褚以至顏柳諸家。各有體格。而大小行筆多變換。蠶窠大書又不同。

豎畫之祖。努法也。

豎畫爲努。又名垂豎橫。入筆得勢。努力下行。向左收駐。起重收輕。或垂露。或懸針。凡努之勢。如人之立。有向有背。若信筆直下。則後無收攝。故云努不得直。直則無力。又云努勢環而勢曲。

鉤之祖。趯法也。

努末駐鋒蹲起爲趯。故云趯須蹲鋒得勢而出。又云趯如鉤。趯名鉤。鉤屈鐵也。橫包反趯爲挑。爲背拋色已之類。大背拋風飛之類。斜出爲戈法。鍾王折芒勢。虞智禿出勢。歐陽借勢。

短畫之祖。策法也。

策取擊策之意。勢須短豎勁疾。左低右昂。如云工等字之上畫。其日等字之內畫。又才旁氵旁之挑。皆策類。勢須掠鋒。仰收暗揭。背面策之。不用迴鋒駐。

擊之祖。掠法也。

掠。長擊也。有斜擊。有豎擊。須勁趯鋒銳。勢同利刃。不宜飄忽。故云筆鋒左出而利。又云彷彿宜肥。

短擊之祖。啄法也。

啄如鳥之啄物。短勁而疾。故應臥筆。疾爲騰凌速涯。

磔之祖。磔法也。

磔須行筆戰動遲澀。開張斜出。短勁爲捺。平行舒緩爲波。其云戰筆發外徐乃得之。又云抑趄遲移。又云蹲開撐。可以意會得之矣。

元僧李雪庵八法

運筆之法八。曰落、起、走、住、疊、圓、回、藏。用之於側勒努趯策掠啄磔。

永字之法八。曰側、勒、努、趯、策、掠、啄、磔。

八法之勢。側曰怪石。勒曰玉案。努曰鐵柱。趯曰蟹爪。策曰虎牙。掠曰犀角。啄曰鳥喙。磔曰金刀。

又爲二十四法。側曰懸珠、垂珠、龍爪、瓜子、杏仁、梅核、石橋。勒爲玉案。努爲垂針、曲尺、象笏。趯爲飛鷹、龍尾、鳳翅、獅口、搭鉤、寶蓋。策爲金錐。掠爲懸戈、飛帶。啄爲鼓螺、蝸龍。磔爲游魚。

側宜作、用鋒向右而勢向左。

勒宜尾藏鋒、用筆欲橫而勢欲欹。

努變行而拙。如挺千鈞之力。

趯輕挫漸生。而起快峻之鋒。

策仰鋒上揭。貴乎遲留。

掠肥鍵悠揚。宜乎舒暢。

啄臥側潛進。以速斂其鋒芒。

磔險橫三過。而開揭其勢力。

按元僧李雪庵八法。三十二勢。乃明景泰時李淳所進。而李淳又演爲大字八十四結構法。此迺署擘窠大書法也。特取雄偉沈厚氣象雍容。與小字用筆不同。然八運筆之法既熟。則亦無往不適。非規規於陳法。能盡其妙也。

執筆

衛夫人筆陣圖

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二分。

韓方明筆訣

第一執管。夫書之妙、在於執筆。既以雙指包管。亦當五指共執。其要實指虛掌。口傳手授之說也。世俗皆以單指包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中腕雙包。虛掌實指。妙無以加也。

第二撥管。亦名拙管。謂五指共撥其管。末弔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撥管。則全無筋力。愼不可效也。

第三握管。謂以五指握其管末。惟大草或書圖障用之。亦與拙管同也。

第四握管。謂捻管握管於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或云起自諸葛誕。倚柱書時。霹靂柱裂。書亦不輟。當用壯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家流所用也。後王僧虔用此法。蓋以異於人故。非本爲也。近有張從申郎中。拙然而爲。實爲世笑也。

第五搦管。謂從頭指至小指。以管於第一二指節中搦之。亦是效握管。小異所爲。有好異之士。竊爲流俗

書圖陸用之。或以示凡淺。特提轉甚爲怪異。此又非書家之事也。此言腦拍。即卽大指。

徐浩曰。當筆於大指中節前。居動轉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今人皆沓筆管節。處其轉動。拳實掌塞。絕其力勢。況執之愈急。愈澀不通。縱用之規規。無以施爲。也。此言大指之外。又有頭指。頭指但又隔食指矣。疑有誤。

撮　押　鉤　抵　格

朱巽若水云。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撮押鉤抵格。用筆雙鉤。謂之撥鐙法。希聲常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得之。以授沙門智光。江南李後主得之。又增二字曰專送。

元陳繹曾翰林要訣

第一執筆法。李後主七字撥鐙法同此。陳繹曾又添一拒字。

撮　大指骨上節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鈞。

壓　揉食指著中節旁。

鉤　中指著指尖鉤筆向下。

揭　名指著指外爪肉際揭筆。

抵　名指揭筆。中指抵住。

拒　中指鉤筆。名指拒定。

導　小指引名指過右。

送　小指送名指過左。

右名撥鐙法。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

踏馬鐙法。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轉動也。

枕腕　以左手腕枕右手腕。

提腕　以肘著案。而虛提手腕。

懸腕　懸著空中。最有力。

變法

撮管　以撥鐙法撮管頭。大字草書宜用之。書疑尤佳。

撚管　以大指小指側垂執管。撮三指撚之。就地書大幅屏障。

捻管　大指與中三指捻管頭書之。側立案左。書長幅鈞字。

握管　四指中節握管。沈著有力。

以上相傳執筆之法若此。然韓方明謂雙指包管。亦當五指共執。其言尚未明晰。而所謂腕撮捻撚。假亦沙悠之談。又唐陸希聲傳撮押鉤抵格五字。李後主增爲七字撥鐙法。陳繹曾又添爲八字。其云。大指上節骨下端用力揉食指著中節旁。中指鉤筆向下。名指揭筆。此是單鉤。虎口已閉。

馬鐙之形已失。且鐙卽撥字。撥鐙者。三指挑鐙之象形也。其言失指至於枕腕一端。尤爲鄙拙。捻管握管。亦非通論。是以孫虔禮書譜指斥執筆圖爲乖舛。陳眉公以七字撥鐙法爲死語不足參。謂要訣在提得筆起。黃山谷與友人書。疑其單鉤。臂肘著紙。故尚有拘局。米元章傳陳伯脩父子提筆之法。文衡山謂李少卿雖潛心古跡。而所自得者爲多。其尤妙能三指撚管。懸臂疾書。合此諸名家論斷。并歷觀宋唐以上名跡石刻。筆法沈蔚。風規遒麗。若非懸臂提筆。焉能臻此妙境。蓋法有常法。有心法。亦有偏執立異以自高。或乃假託前賢以眩俗。不可不集參而確覈之也。

鍾繇筆法

鍾繇少時。疑劉勝往抱幹山。學書三年。比還。與邯鄲淳、韋誕、孫子荊、關枇杷、魏太祖等。議用筆於京師。坐中見蔡邕筆法。自搦管寫書。因嘔血。魏太祖以五靈丹活之。書來邕法不與。及邕死。繇恰令人發其墓而得之。故知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由是更妙。繇曰。筆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繇死。乃發中取出以授其子會曰。吾精思書學三十年。讀他書未終。盡學其字。與人居。靈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過表裏。如廁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八分也。點如山頹。摘如雨驟。纖如絲蠶。輕如雲霧。去若鳴鳳之翔雲漢。來若遊女之入花林。燦燦分明。遙遙遠遠者矣。

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鉤。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晤其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緣情棄道。綫記姓名。或學不該博。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撰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刻畫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凡學書。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芟波曲屈。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皆有其形。

丶　如高峯墜石。磕磕然皆如崩也。

ノ　如降斷星象。

丨　如萬歲枯藤。

乀　如崩浪雷奔。

乁　如百鈞弩發。

フ　如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圖。執筆有七種。有心緩而執筆急者。有心急而執筆緩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种結構。周備如篆法。縱橫遲

落如章草。因險可提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勃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跡。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原缺一字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峯之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眞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別有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鈎連不斷。仍須棱側起伏。用筆亦不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遙擲筆作之。其草書亦須象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其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後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之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教子孫。可藏之石室。千金勿傳非其人也。

朱伯原墨池編所載此篇之後。跋云。僞本謂羲之嘗渡江北遊名山之語。洛觀碑。陳東晉時許洛未平。逸少必不可往。故删去。今此篇仍照舊本。

右軍筆勢論

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自非通人君子。不可得而達之。夫書大。須存思。予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皆是不槪。恐子孫不記。故序而論之。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調端。先須用筆。或偃或仰。或欹或側。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似篆籀。或如鵠頭。或如散隸。或似八分。或如蟲食木。或如流水速。或如壯士利劍。或似婦人纖麗。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須注識。詳雅起發。齊密疎闊相間。每作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波。抑而復曳。每作一字。即須作數種意。況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竪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鐵鈎。或上大如稈稾。或下細如針芒。或轉發如鳥飛。或棱側如流水。作一字。橫畫可連滿一行直有。蝙遮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迹隱端。用筆尖如落鋒勢。無一毫如尖筆勢。意況生墨。爽爽若神。爲一字須數體俱入。若作一紙。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弱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之時。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筆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用急而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

須持重。心不宜遲。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是急。比如鳥字。下手一點。點須急。橫直皆須遲。欲鳥之腳張大。須急。不急不有形勢。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若直點急牽裹。此暫看是書。久味無力。又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深浸則毫弱無力。墨用松節研之。久久不動。彌佳矣。

唐太宗論書

太宗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爲公子時。頻遭敵陣。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有指揮。觀其陣即知強弱。以吾弱御其強。以吾強衝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唐孫虔禮書譜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云沒。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摭以兼通。故無慚於即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因俗易。雖書契之作。適以

記言。而淳醨一遷。質文三變。馳騖沿革。物理常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六朝唐人稱隸書。即眞書也。百英尤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眞。比眞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恥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牆。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歎曰。吾去時眞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或疑焉。以上論古今[illegible]

[illegible]余志學之年。留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逾二紀。有乖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一孫公自言其學書之功夫。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峯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illegible]一畫之內。變起伏於峯杪。一點之內。殊衄挫於豪芒。[illegible]況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illegible]

若點畫未工，率爾成字，即不足書。曾不傍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求其本，揚雄謂詩賦小道，壯夫不爲，況復溺思毫釐，淪精翰墨者也。夫潛神對弈，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挻埴之罔窮，與工鑪而並運。自君子立身至此，言書學功用之妙，賢於他爲，賢者不廢。挻埴音羶食，和土也，埴粘土也，挻土令粘而成瓦器也。鑪音盧，鍛器也，即陶鈞也，鈴鎔亦必鍛鍊而成也。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得推移之奧賾，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鑑者挹其菁華，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然歟。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草書淬染相漸，此釋淬者，文姬埔工，鑄乃陶鑄鍛淬之義，以上然顏氏家訓云：子弟妻孥，相習陶染，國紀：文帝曰，良由仕宦之陶化也。陶染者於義亦無所證。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解草書，粗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閡通規，言中書以後，然莫知領要，以溺偏見，學者不通。詎知心手會歸，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猶共樹而分條者乎。此四句乃探本窮源之論，遂書法存心，運筆存乎一，所謂同源異派，而自共樹分條是也。加以趨便適時，行書爲要，題勒方富，匾同。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情性，草以點畫爲情性，使轉爲形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迴互雖殊，大體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若豪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於鍾繇隸奇，張芝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茲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檢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溼之殊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門，詎窺其奧者也。專精一體至此，言書法各有所用，而必通會，功夫不懈。

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彫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無不適，蒙無所從，一人之書，時有乖合，優劣之殊。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疏，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昧，輒效所明，庶欲弘既往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繁去濫，覩跡明心者焉。學者希風至此，均有論及書中之繁。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三手，圖貌乖舛，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所製，雖則未詳真僞，尚可發啟童蒙，既常俗所存，不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著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藉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廢棄不傳，搜祕將盡，偶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覼縷，其有顯聞當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文之作，肇自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露之流，龜鶴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

式，非所詳焉。代傳羲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詳其旨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翰櫝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宜從棄擇。以上略評，辨傳名之謬，指斥其僞。

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難形於紙墨，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冀酌希夷，取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用轉之由，以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類是也，轉謂鉤鐶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妙，舉前賢之未及，啟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派，貴使文約理贍，跡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稗學者。論書至此，創執使用轉之法，以爲後學規模，而今亡矣。

但右軍之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致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前學右軍張二王爲書法之祖，此則歷代傳習，尊宗右軍。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也。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嗳之奏，樂記，其心樂者其聲嘽以緩，此嘽字乃緩字之誤。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曰：睢水之上多文章。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所致，安有體哉。此言學者當知古人心思所在，用筆變換，非爲形體所拘。

夫運用之方，雖由己出，規模所設，信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術，適可兼通，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闇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得心應手，游刃有餘。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極於所詣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如少，思則老而愈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言學力功夫有先後，老少次第之分。是以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子敬以下，莫不鼓努，鼓努，努力也，鼓努爲力，皆非也。努爲力，標置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自學者當大至此，皆歸功於右軍。或有鄙其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乎，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考之即事，斷可明焉。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況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布猶疏，形骸未檢，躍泉之態，未覩其妍，窺井之談，已聞其醜，縱欲搪突羲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之目，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乃曲勉人謹守力學，自得爲能。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翻效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返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

敏。雜以褒通者焉。（辨其勁速遲留之故。必得遲速而後已。）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遒潤加之。亦猶枝榦扶疎。陵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其骨力偏多。遒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遒麗居優。（遒、勁也。麗、[illegible]也。而此作骨氣用。）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蘂。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論骨力妍媚者。皆須兼到。二）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直者則徑侹不遒。剛佷者又倔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澀。遲重者終於蹇鈍。輕瑣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illegible]）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況書之爲妙。近取諸身。假令運用未周。尚虧工於祕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感會無方。（人心之靈。能通天人之變化。況書法在人。故雖運用未周。[illegible]而靈在心。必能旁通博究。造詣無窮。）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爲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豪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殊姿共豔。隨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書學至此。乃道成矣。至筆端變化。超妙入神。[illegible]）聞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爲甚合。時稱識者。輒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職自高。輕致陵誚。余乃假之以緗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改觀。愚夫繼聲。競賞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猶惠侯之好僞。似葉公之懼眞。是知伯子之息流波。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顧者。以其玄鑒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聽驚其妙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良樂未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獲書机。父削而子懊。知與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之則不足以爲道也。豈可執冰而咎夏蟲哉。（以耳爲目。[illegible]。此古今之通病。孫公之所以深致慨於無知音也。）

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糅。條目糺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illegible]）第其工用。（[illegible]）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祕之旨。余無取焉。

垂拱三年寫記。

讀孫虔禮書譜。委曲詳盡。切實痛快。爲古今論書第一要義。惜其所撰執使用轉之法。泯滅無傳。即此二篇。亦以草書之刻石而幸存。然諸家釋文以及編輯各譜本。每多謬誤。按書譜始刻於宋之祕閣續帖。明之文氏停雲館。尚由續帖翻出。筆法具存。字形未失。猶足寶而[illegible]之也。今由石刻詳參草體。逐一訂正。俾無一字之或誤。釋之如右。

張長史傳顏魯公十二筆法意

予罷秩醴泉。特詣京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儆宅。憩止一年。衆師張公。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或問筆法。張公皆大笑而已。或對之草書。或三紙五紙。皆乘興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再遊洛下。相見眷然不替。仍因問裴儆。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素屏數十軸。亦嘗論諸筆法。惟言倍加功學臨寫。書法當自悟耳。僕自停裴宅月餘日。因與裴儆從長史言話散卻回京。師前請曰。既承九丈獎愛。日月滋深。夙夜工勤。耽溺翰墨。儻得聞筆法要訣。終爲師學。以冀至於能妙。豈任感戴之誠也。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視。怫然而起。僕乃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乃當堂踞牀而坐。命僕居於小榻。乃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也。書之求能。且攻眞草。今以授子。可須思妙。乃曰。夫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嘗聞長史示令。每爲一平畫。皆須令縱橫有象。此豈非其謂乎。長史乃笑曰。然。而又問曰。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直者必不令邪曲之謂乎。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光之謂乎。曰。密謂際。（一作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築鋒下筆。皆令宛成。不令其疏之謂乎。曰。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之謂乎。曰。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謂乎。又曰。輕爲屈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闊。過之謂乎。又曰。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牽掣（一本作擊）爲撥。決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峻而成。以謂之決乎。曰。補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不謂結構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救之謂乎。曰。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豈不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之謂乎。曰。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不謂欲書先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是謂之巧乎。曰。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不謂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使大。兼令茂密。所以爲稱乎。長史曰。子言頗皆近之矣。

夫書道之妙。煥乎其有旨焉。字外奇妙。言所不能盡。世之書者。宗二王。元常逸跡。曾不睥睨。筆法之妙。遂爾雷同。獻之謂之古肥。旭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鍾巧趣。精細殆同。始自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眞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形容。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如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悒。未爲篤論。又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余雖不習。久得其道。不習而言。必慕之歟。倘著巧思。思盈半矣。子其勉之。工若精勤。悉當自妙。眞卿前請曰。幸蒙長史傳授筆法。敢問工書之道。如何得齊於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暢。勿使拘攣。其次識法。須口傳手授之訣。勿使無度。所謂筆法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舍規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曰。敢問執筆之理。可得聞乎。長史曰。予傳筆法。得之老舅彥遠。曰。吾昔學書。雖功深。奈何跡不至殊妙。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印泥。思之而不悟。後於江島遇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偶以利鋒畫之。勁險之狀。明利媚好。乃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藏鋒。畫乃沈著。當其用筆。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眞草用筆。悉如畫沙。則其道至矣。如此。其跡可久。自然齊於古人。但思此理。以專想工用。故其點畫不得妄動。子其書紳。予遂銘謝。再拜逡巡

而退。自此得攻書之妙。於戊五年。眞草自知可成矣。

十二筆法。由謹嚴而造精微。書學妙理。盡於此矣。

李陽冰筆法

點不變謂之布。畫不變謂之布算。方不變謂之斗。圓不變謂之盤。

翰林九生法

一生筆　兎毫。圓健。須經寫過。收貯待用。

二生紙　新出籤筒。暢潤受墨。

三生硯　臨用研墨。畢則洗而乾之。不可凝潤。

四生水　新汲清泉。

五生墨　隨用隨研。

六生手　功夫不可間斷。常令筋脈振動。

七生神　情懷暢適。神怡務閑。

八生目　精思初興。眼明體靜。

九生景　時和氣潤。几淨窗明。

右翰林九生法。各本辭語。略有異同。核其理要。初無二致。

翰林粹言

胸中有書。下筆自然不俗。坡詩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斯言良是。爲書之妙。不必盡文法本。妙在應變無方。行行要有活法。字字須求生動。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兼此二者。然後得齊於古人。筆正之說。眞格言也。筆正。則古人筆法皆如我手。側鋒收斂。此顏王不傳之祕。法豪之次。法與鋒合。然後用筆無非法也。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尋之。若無。卽出意自造。不可輕意率然而作。作字忌游滑。尤不可生硬。如顏如柳。初未嘗有生硬之筆也。先識此字。書則得之。素與相忘。必難描寫。臨書最有功。以其可得精神也。字形在紙。筆法在手。筆意在心。筆筆生意。分間布白。小心布置。大膽落筆。左者右之。右者左之。偏者正之。正者偏之。以近爲遠。以遠爲近。以連爲斷。以斷爲連。筆近者意遠。筆遠者意近。字看碑刻。須像連筆。又須揣其氣象。隨其所寫。成形結字。得形體不如得筆法。得筆法不如得氣象。學書只學一家書。學成不過寫人作奴婢。集衆長於我。斯爲大成。

釋棲白論書

凡書迎卽變。手變自生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永禪師、褚河南、顏魯公、李北海、虞永興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以傳於世。俱得垂名。若執法不變。縱能入木三分。亦被號爲奴書。終非自立之地。此書之大要。

黃山谷與友人書

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臂肘著紙。故尙有拘局。不敢浪意態耳。但精視法帖中王獻之書。當得之。大槩書字、楷法如快馬斬陳。草法欲左規右矩。此古人妙處。

米元章提筆法

陳壽。名是。伯脩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跡。書杜少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著編晨登表。筆書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一如大字。伯脩父子。和顏歎服。因詢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後。每作字時。無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學書攻書

漢張伯英學書。池水盡墨。

漢趙元叔云。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世絕俗之資。博學強暇。敏手於斯。後世蓋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仍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傾袖如草。脣齒常黑。雖處衆座。不忘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劃壁。竹穿皮刮。指爪摧折。見肉出血。猶不休輟。

魏鍾元常學書。十六年未嘗窺戶。嘗與子會論書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遍表裏。如廁忘返。捫膚盡青。每見萬類。則而象之。

晉王育。少孤貧。爲人牧羊。暇卽折蒲學書。

梁僧智永。登樓不下四十年。積退筆作筆冢。

南齊徐伯珍。少孤貧。以釘畫地學書。

北魏游明根。幼爲牧羊奴。以壺漿倩人書字於路旁。時畫地學之。游雅聽之。教以書。仕至大鴻臚。

唐顏惟貞。字叔堅。魯公之父。少孤。育於舅氏殷仲容。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元孫。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學之。

唐劉仁軌。字正則。少貧賤。好學。每畫地書空寫所習。

唐僧懷素。幼時學書無紙筆。常製木盤木板學之。盤板皆穿。

宋韓魏公琦。少年貧時。學書無紙筆。將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書。遇烈日及小雨。則張敞繡以自蔽。

宋歐陽文忠公修。四歲而孤。母鄭教之學。家貧。以荻畫地學書。

顏魯公眞卿。裴敬。足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亦嘗請論筆法。惟言倍加工學。臨寫法書。當自悟耳。

米元章云。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一日廢書也。

明解學士云。古人學書。凡有皆陷。

學書感悟。

張長史旭見荷擔爭道。而得書法。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草書入神。

雷侗夫聞平羌江水暴漲聲。想其浩瀚奔騰盤礴之勢。而頓悟用筆。

文與可學書十年。未得古人筆意。偶見道上蛇鬬。遂得其妙。
黃山谷出峽。見長年盪槳而知書法。
荷擔爭道、舞劍、江聲、蛇鬬、盪槳之類。本與書法無涉。然人工便捷。天機活潑。觸情感會。歸之於書耳。
自古迄今。論書之言。莫可紀極。然猶因人而傳。其餘糜爛泯滅者。又何可勝數也。此卷止摘其最要。以便初學。不及千百之一耳。至於集刻諸編。莫詳於佩文齋書畫譜。他如宋長文之墨池編。近世馮簝之書法正傳。尚堪備覽。欲廣見聞。自有各全集。此卷所摘法言。每段之後。間有註釋。凡低兩字者。係前人原註。低三字者。即履貞按言。

書學捷要卷下

書有撥鐙法。鐙古燈字。撥鐙者。聚大指食指中指撮管杪。若執鐙挑而撥鐙。即雙鉤法也。雙鉤者。食指中指尖鉤筆向下。大指拓住名指小指屈而虛懸。其附中指不得著筆。則虎口開。掌自虛。指自實矣。此謂雙鉤。依此學書。則圓轉勁利。揮運自如。文衡山曰。李少卿嘗言。我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爲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累數千言。蓋公雖潛心古跡。而所自得者爲多。其尤妙者。能三指撮管。懸臂疾書。按此即撥鐙雙鉤法也。後人目爲三指立異者。大謬也。蓋書法精勁圓活。全在三指之妙。然三指尖最難結實。更難活動。尤須臂腕指三者功夫齊到。方能成書。所謂指運筆而腕不知。既入化境。乃悟妙理。此古人不言之秘。單鉤者。食指中指參差不齊。食指鉤向大指。中指鉤向名指。此是單鉤。黃山谷與人書云。公書字已佳。但疑是單鉤。臂肘著紙。故尚有拘局。不敢浪意態耳。故學書第一執筆。執筆欲高。低則拘攣。執筆高則臂懸。懸則臂力彙到。字勢無限。雖小字亦不令臂肘著案。方成書法也。米元章授陳伯脩父子提筆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字乎。元章笑曰小吏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臂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一如大字。伯脩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但自今以後。每作字時。無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故撥鐙懸臂之法。造詣無窮。古之能書者。無不皆然也。

書有懸腕、懸肘者。大書也。特未詳懸腕之義。意者擘、巨擘也。腕、穴也。即大指中之窠穴也。把握大筆。在大指中之窠。即虎口中也。小字中字用撥鐙。大筆大書用懸腕。然把握提斗。大筆用懸腕。仍須雙鉤。用名指揭筆。不可五指齊握。
書法有屋漏痕、折釵股、壁坼、錐畫沙、印印泥。屋漏痕者。屋上天光透漏處。仰視則方圓斜正。形像皎然。以喻點畫明淨。無連綿牽掣之狀也。折釵股者。如釵股之折。謂轉角圓勁力均。壁坼者。壁上坼裂處有天縱活潑之致。若夫畫沙印泥。乃功夫至深處。本到渠成。從心所欲。非可於模範中求之。前人立言傳法。文字不能盡。則設喻辭以曉之。假形像以示之。如以屋漏痕爲屋漏雨。壁坼爲字之絲連處。撥鐙爲馬鐙之類。失指甚矣。且雙鉤之法。形如馬鐙。似是矣。然撥字之義莫解。至謂脚踏馬鐙。淺則易出入。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比擬尤爲穿鑿。又相傳七字撥鐙法曰。撮、壓、鉤、揭、抵、拒、導。撮謂大指上節管下端。壓謂標食指中節旁。鉤謂中指鉤筆令向下。揭謂名指甲肉際揭筆。抵拒即鉤揭之重複。導謂小指附名指導送。按此執筆之法。正是單鉤。不宜於書。惟小楷可用。餘皆不可。且其言曰。撥鐙者。欲虎口開。形如馬鐙也。豈知大指上節管下端。食指中節著筆。虎口已開。馬鐙之形已失。中指鉤筆向名指。小指附名指。則是五指分作兩起矣。又何能揮運乎。
臨摹用工。是學書大要。然必先求古人意指。次究用筆。後像形體。唐太宗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似。務在求其氣骨。而形勢自生。顏魯公問裴藏。是下師張長史有何所得。曰惟言倍加工學。臨寫去書。當自悟耳。孫虔禮云。蓋有學而不能。未有不學而能者也。
學書有本。分隸用筆。備兼諸體。若真書、自崇魏晉。而規模更在唐碑。至於行書、則祖帖聖教序實爲至雖。然後世以書法稱者。無不從此入手。故成功雖不同。而師法自高。馮鈍吟云。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入手。便可拳把。
學書未有不從規矩而入。亦未有不從規矩而出。及乎書道既成。則畫沙印泥。從心所欲。無往不通。所謂因筌得魚。得魚忘筌。
王右軍云。夫書大須存意思。第一須存筋藏鋒。減跡隱端。用筆宜如落墨勢。無一豪如筆尖勢。爲一字須數體俱入。學書須領會斯篇。方成書法。
王右軍云。心是將軍。故學書必先作氣。立志高邁。勇猛精進。盡一身之力向臂。臂歸指。指運於尖。撮管懸臂。而後運筆。運之既久。使臂腕如鐵。指尖堅勁。運筆如飛。縱橫收放。心不知有手。手不知有筆。始則大字。繼以小字。寫年累月。臨摹力學。庶幾近之。
學書要識古人用筆。不可徒求形似。若循跡依壁。祇摹幢跡。則痴病百出。如歐陽正書、刻鑱勁險。碑字偏於長。顏魯公正書、沈厚豐勁。碑字偏於肥。褚河南深於用筆。字勢似軟弱。李北海筆畫遒麗。字形多寬闊不平。米襄陽奇逸超邁。體勢似疎散。蘇文忠公書得晉宋風格。用筆豐而多扁。趙文敏雖宗二王。碑刻頗似張司直。然各家書法。真書與行書不同。碑字與小楷異形。當究其用筆。非僅摹形似。至於唐人以上碑

刻。歷年久遠。摹搨模糊。後人重加刻劃。而且既非。更摹形似。失之遠矣。

學貴專志。不尚空談。唐之張司直從申。肇拳握管。書名獨步江表。馬佩兩指撮筆。書法稱於西蜀。況撥鐙懸臂之法。最爲捷徑。學之不已。何患無成。

作書須縱橫得勢。若前後齊平。上下一等。則有字如算子之譏。獨字中橫畫宜平。急左低右高。左長右短。趙子固嘗論之矣。歷觀古帖。凡長畫皆平。是以行間整齊。無傾側之患。推李北海行書、橫畫不平。斯蓋英邁超妙。不拘形體耳。古人作一字。橫畫須連滿一行。一畫之勢。如千里陳雲。謂下筆之際須存意思。忘左右回勻。無力。

沈著痛快。書之本也。黃山谷云。書貴沈厚。姿媚是其小疵。輕佻是大病。夫書貴肥。其實沈厚非肥也。故肥而無骨者爲墨豬。爲肉鴨。書貴瘦硬。其實清挺非瘦硬也。故瘦而不潤者爲枯骨。爲斷柴。

書法勁易而圓難。夫圓者勢之圓。非磨稜倒角之謂。乃八面拱心。卽九宮法也。然書貴挺勁。不勁則不成書。蘇勁於圓。斯乃得之。

衛之大要。可一言而盡之。曰筆方勢圓。方者、折法也。點畫波撇起止處是也。方出指。字之骨也。圓者、用筆盤旋空中作勢是也。圓出臂腕。字之筋也。故書之精能。謂之遒媚。蓋不方則不遒。不圓則不媚也。書貴遒勁。遒勁者、書之風神骨格也。書貴圓活。圓活者、書之態度流麗也。

橫畫起輕而收重。豎畫起重而收輕。古人謂橫畫豎起。豎畫橫起。此言似難解。而易知也。蓋書中筆畫。必有棱側方筆。卽三折勢是也。如豎畫之起。其上須有方勢。方則左右皆有棱角。左右既有棱角。則側橫起、非眞正橫起也。橫畫之理亦然。

書法有折鋒搭鋒。乃起筆處也。用強筆者多折鋒。用弱筆者多搭鋒。如歐書用強筆。起筆處無一字不折鋒。宋之張栻、明之董文敏用弱筆。起筆處多搭鋒。

元李雪庵運筆之法八。曰落、起、住、壘、圈、回、藏。施之於側勒努。則八運筆皆備此法。蓋用之於大字。是以元時禁中扁額。皆雪庵所筆。雖趙松雪亦推讓之。至明景泰中。李淳進八十四條結構法。蓋從李雪庵八法用筆。及陳繹曾、徐渭輩書法增減而成者。此乃題署肆窠大書法也。今人收作小字。以教初學。殊失古人立法本意。

書有捺滿提飛之法。疎處捺滿。密處提飛。平處捺滿。險處提飛。此作書要訣。亦自然之理。

書有筋骨血肉。前人論之備矣。揮更有說焉。蓋分而爲四。合則一焉。分而言之。則筋出臂腕。臂腕須懸。懸則筋生。骨出於指。指尖不實。則骨格難成。血爲水墨。水墨須潤。肉是筆毫。毫須圓健。血能華色。肉則姿態出焉。然血肉生於筋骨。筋骨不立。則血肉不能自發。故書以筋骨爲先。

學書有捷徑。古人居則畫地廣數步。臥則畫席穿表裏。以此推之。則學書者不必習筆也。解學士謂古人學書。凡有指陷。則學書之法。不必皆筆。可知矣。古人自不傳之秘。在後人心領神會。力行無怠耳。

古人以書稱者。不特書法精能。而鼻搨雙鉤。尤極研究。至於石刻壽世。更不輕作。唐世摹書之人。內廷供

奉。鐫碑之人。非有爵位。卽爲名士。是以唐人以上碑刻甚精。而漢碑氣格尤厚。古人用意之深。洵非後世所能彷彿。今漢碑剝蝕已盡。唐碑歷年久遠。鑿搨不已。每多沒迹。後人重復刻畫。故態全非。不獨筆意無存。並形似而失之。學書摹倣。亦須審自采取。

書有運腕之說。而不及臂指。更有言運腕者。欲腕之轉動而成書。引王右軍之愛鵝。謂取其轉項若動腕。穿鑿甚矣。是蓋不知運之義。而腕之爲何物也。夫運者先運其心。次運其身。運一身之力盡歸臂腕。堅如胡鐵。注全力於指尖。運之既久。俾指尖勁捷運筆如飛。迨乎至精極熟。則折釵屋漏壁坼之妙。自然具於筆畫之間。而畫沙印泥之境。於是乎可得矣。或問周身之力如何可到。曰。臂肘一懸。則周身之力自至矣。歐陽文忠公謂東坡先生曰。當使指運筆而腕不知。此言極運腕之致。

小字法帖。黃庭經、樂毅論、東方朔像贊、曹娥碑、薦季直表、洛神十三行、麻姑仙壇記、陰符經爲最著。而仙壇記尤筆畫嚴整。行間茂密。能每日臨寫一通。則無難寫之字矣。

今人言石刻之可觀者。必曰宋搨。蓋唐以上碑刻。至宋世猶爲完好。若宋以後。則石質磨泐。筆畫模糊。或重加刻畫。故也。如歐陽率更碑。運曰刻萬勁險。然舊搨諸碑。筆致疎疎。極遒媚之態。近既歐書爲呆板。乘而不學。豈學非克至。抑搨本不佳。有以誤之。然世之言蘭亭者。必推定武。定武爲歐陽臨本。飄揚俊逸。曠絕千古。豈其眞實遽爾若此哉。明季以前人。未嘗不學歐書。嘗見墨跡。精緻可愛。何今昔相去之懸絕。爲鈍吟謂明朝人字一筆不可學。蓋指明之季世。人效董思白。用羊毛弱筆作軟媚無骨之書而言也。

懸臂作書。實古人不易之常法。上古席地澀凡。又何案之可據。凡後世之以書法稱者。未有不懸臂而能傳世者。特後人自幼據案作書。習於安安。去難就易。以古法爲畏途。不以爲常。反以爲異矣。惟是今人氣稟淺薄。急切未能入彀。則據案淺執。俾易成書。此亦人情之常。且小字懸臂尤難。迺能一槩強抑而行之。則學書者竟有束手之虞。將望而卻走矣。但學書之際。必須提管懸臂。而行草八分。人字中字。斷不可淺執。若背古法、終歸裕品。爲之既久。力到自然。則輕車熟路。揮運自適。視據案淺執。反索然無味。卽欲不懸。不可得矣。近有朝鮮國舉人。洋海失風。將留浙省。見其執筆若此。猶漢唐遺法也。

草書之法。筆要方。勢要圓。夫草書簡而益簡。全在轉折分明。方圓得勢。令人一見便知。最忌扛肩闊腳。體勢疎懈。尤忌連綿游絲。點畫不分。王右軍云。若欲學草。又別有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鉤連不斷。仍須棱側起伏用筆。亦不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徐字總意。然後安點。其點稟淺薄。急切未能入彀。則據案淺執。俾易成書。此亦人情之常。且小字懸臂尤難。迺能一槩強抑而行之。須空中遙擲筆爲之。其草書亦復須像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卽直過。凡學草書。細繹斯篇。

草書必宗右軍。然古搨難得。今之傳世者。轉輾摹刻。僅存形體。筆畫已失。惟孫虔禮草書譜。全法右軍。而三千七百餘言。一氣貫注。筆致具存。實爲草書至寶。雖未刻甚少。而文氏停雲館本。尚可臨摹。若近世翻刻。則惡劣不堪矣。初學草書。但盜帖於前。而畫之。先儘其勢。次求其筆。令心手相應。乃是捷徑。若遽伸紙研墨。對帖描摹。輒至提難而退。

21 B

前聖云、草字須逐字寫過、若臨時記憶、率意爲之、則心手不應、生疎杜撰、不復成書。

唐李石續博物志云、前輩云、必字於字無草書、然晉唐草書中無草體者甚多、如老仁乃世、古月丹莫之類、皆無草體、而草訣百韻歌有云、市於增一點、干衡點是丹、既防姿作古、世老偏多少等類、已脫古法、而莫寫包庸守添一牛車幸等句、尤爲不解、他如七紅即是袁、十朱知奉已、盎蓋脚同適、門干惡是卑、乙九貼人飛等語、則又不辨草法、率湊成句、且草書變幻不一、豈此數言足以盡之、詳其意指淺陋、尚非宋元人所作。

楊升庵墨池瑣錄云、金時鎏溪老人張君用天錫、集古名家草書一帖、名曰草書韻會、其所取歷代諸家、自漢章帝史游起、至金王萬慶止、共二百五十七人、趙秉文爲之序、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改名草書集韻、洪武初、蜀邸又翻刻、并趙公序及諸書家姓名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前輩作事多闕略、信然、此楊升庵之言也、迨今即蜀邸翻刻、亦不得復見矣。

東漢上谷王次仲、於章帝建初中、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始造楷法、即八分書也、分書乃變古隸而爲之者、以楷法而用篆筆、筆鋒中出、藏鋒斂鍔、惟用波磔以伸之、與真書永字八法用筆不同、訣曰、方勁古拆、斬釘截鐵、然筆書要須俯仰起伏、參以篆意、始有生動之趣、學書不辨八分、楷法難免庸俗、蓋八分實兼衆體之長、能悟此理、方是法書、夫書雖多體、而用筆一也、然筆意可參、而形體不可雜亂也。

漢人八分書、筆鋒中出、包括篆隸、極古峭勁拔之致、當知其用筆之意、刻勵爲之、最忌依樣描摹、但求形似、古人於此法極深究、故氣格高古、誠非欲多此一體、而炫其所長、要知漢人分書、隨處可書、不僅書碑而已、即碑陰記名記數之書、俱用八分、其意可知矣、馮鈍吟云、漢人八分、石刻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於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

分書石刻、始於後漢、然年代既遙、石質磨泐、妍媸莫辨、惟曹全碑、明季始出土、於漢碑中最爲完好、而宋斷者尤佳、邇來搨揚既久、字跡模糊、時人重加刻畫、惟碑陰五十餘行、搨本既少、筆意俱存、雖當時記名記數之書、不及碑文之盤飭、而蕭散自適、別具風格、非後人所能彷彿於萬一、此蓋漢人真面目、璧坼瓦漏、盡在是矣。

書有六要、一氣質、人稟天地之氣、有今古之殊、而淳漓因之、有貴賤之分、而厚薄定焉、二天資、有生而能之、有學而不成、故筆資挺秀穩粹者、則爲學易、若筆性筆鈍枯澀者、則造就不易、三得法、學書先究執筆、張長史傳顏魯公十二筆法、其最要云、第一執筆務得圓轉、毋使拘攣、四臨摹、學書須求古帖墨蹟、撫摹研究、悉得其用筆之意、則字有師承、工夫易進、五用功、古人以書法稱者、不特氣質天資得法臨摹而已、而功夫之深、更非後人所及、伯英學書、池水盡墨、元常居則畫地、臥則畫席、如廁忘返、捫腹虛書、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若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後名播當時、書傳後世、六識鑒、學書先立志向、詳審古今書法、是非灼然、方有進步、六要俱備、方能成家、若氣質薄則體格不大、學力有限、天資劣則□學銳、而入門不易、法不得、則虛積歲月、用功徒然、工夫淺則筆畫荒疎、終難成就、臨摹少則字無師承、體勢粗惡、識略短則徘徊今古、曾無成見、然造詣無窮功夫、要是在法外、蘇文忠公所謂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是也。

張長史云、第一執筆毋使拘攣、其次紙筆精佳、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況書法精微、揮運之際、全賴筆豪、相稱古來書家、自明季邢王文祝以上、從未有以羊毫弱筆之書得傳後世者、致之蒙悟造筆、鹿毛爲柱、被以秋兎、衛夫人云、筆取崇山絕仞中兎毫鋒齊腰強者、王右軍之鼠須筆、歐陽蘭臺之狸毛爲心、復以秋兎豪、是以古稱筆有竹兎之名、又造筆之法、副切須齊、何晉有此狼羊毛水浸尖細軟筆之製、夫書不工、猶可求之於法、并器具而失之、則不可爲矣、曹秋岳云、白蠟打紙、筆墨不入、光亮耀目而已、若羊狼毛筆白蠟紙、作軟媚無骨之書、寧不有背古人乎。

致造筆之法、兎豪爲最、兎有紫白花之分、紫爲上、花白次之、純用紫豪、則軟而卧健、若兼花白、則堅強勁利、作骨峭之書、非紫兼豪不可、若狼豪即攖難之類、須出北地、若江南者不可用、至於羊豪、出吾郡語溪者佳、然其性極柔、純用斷不可、又香貓之毛硬而脆、若倍用羊豪而兼兎狸、用作大字、則剛柔效濟、妙不可言、惟在造筆者、豪足而工倍、依古法製造、自然合用矣。

凡學書、須求工於一筆之內、使一筆之內、棱側起伏、書法具備、而後逐筆求工、則一字俱工、一字既工、則一行俱工、一行既工、則全篇皆工矣、斷不可湊合成字、孫虔禮云、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殊軀挫於毫芒、黃山谷謂書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是也。

古人學書之法、蓋亦有獨得之秘、耳聞面授、難傳於筆札之間、如韋仲將之書、凌雲臺、轆轤而上、去地二十五丈、而遲徑丈之勢、施生雨、於一粒芝麻之微、而書七絕一首、他如鐘篆、古隸八分、章草飛白、鶴頸龍爪之類、各體精備、更從何處學起、斯蓋氣魄所聚、精神貫注、思通神明、故能臻此、書雖曲藝、造詣無窮、前人評書、亦有偏徇失實、褒貶不公處、至如趙文敏書法、雖上追二王、爲有元一代書法之冠、然風格已謝宋人、至遞以奴書者、李伯禎之失實也、譽之以祥雲捧日儀鳳沖霄者、解學士之偏徇也、夫右軍書聖也、梁武帝書評止云、龍蹤天門、虎臥鳳闕、而解之評趙、則越有軍而上之矣、至者張司直從中、於唐人書家中、不甚顯著、字跡之傳亦少、今有延陵季子廟碑、乍觀形體、頗似趙書、然筆畫沈峭、風格蒼勁、較之趙書、相去實殊、何後之人但知有趙文敏、而不知有張司直、是以孫虔禮之作書譜、深致歎於無知音也。

楷隸八分莫辨者、晉人書勢之未明也、八分楷法爲隸者、宋人誤說之誤也、隸始於秦、篆之省筆也、既經精易、巧麗日生、流而爲眞書、歧而爲楷法、楷法老、八分也、以頓爲隸者、六朝唐人也、以隸稱楷法八分者、後世之謬也。

書肇於畫、象形之書、書即畫也、猶變古文、斯邈因之、楷眞草行之變、書雖於畫矣、昆蟲、草木、山水、人物、鳥獸、繪、傅采、飾色、畫異於書矣、後人遂以畫字分二音、以字畫之畫爲入聲、繪畫之畫爲去聲、書畫同源、失指甚矣、古者書於竹帛、後世遂爲刻竹、點漆以爲書、引章編三絕爲口實、章編三絕、喻辭也、豈實有其

事識。且夫竹者造紙之物也。紙從絲帛。乃綿繭之屬。卽紙之本色也。楮、藤、蔴布、魚網、黃麻、白麻之類。後世得以本色名其紙。何古人竹帛之稱。而必謂其刻竹乎。然竹可刻。而帛不可以刀刻漆點也。且古人慎事博記。有笏前銘鼎之執佩。隨時記事。過則拭之。而刻竹點漆。蓋別是一種書耳。西晉之汲郡魏冢、南齊之襄陽楚墓是也。夫魏襄安益、在孟莊之後。下迨秦漢不遠。筆墨具備。豈皆刻竹點漆乎。考後漢吳祐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書以寫經書。諫而止。蓋恢去古未遠。故欲放而爲之。殺書者、火遠竹青。令汗出。則易書而不寫。若夫汗青、青史。史官刻竹書事。義取鐵筆不移。此亦相傳之說。古者天子諸侯。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后妃則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彤管、赤管筆也。至於筆墨書畫見於經傳者。如詩之貽我彤管。論語、子張以夫子之言書諸紳。紳非竹爲之。而可以刀刻漆書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其田子方篇有云、宋元君畫工。皆祗筆和墨。則筆墨豈僅施於畫。不得施於書。恐無是理也。蓋自有書契。卽有紙筆。唐李石續博物志、明解學士縉曾略言之矣。事無關於書學。而書畫源流。不可不辯而斷之也。

書法有偃筆。偃音豎。立也。與豎字同音義。偃筆者、短努也。夫既有努法。而後設此條。減資文也。而各刻本書有衄挫之法。俗作啊、音肉、挫也、折也。折鋒方筆也。法出於指敛其筆。豪用於點。位棱側緊贍。如摧孝礫石。斬釘截鐵。施於字畫之間。則風格峻整。加以八面拱心。功夫到處。始稱遒媚。草書尤重此法。則繼續顧盼。轉折分明。

秀水朱閣雲。以布衣而工書法。嘗纂書學捷要一編。出以示余。余推古今論書者多矣。編籍之繁。奚啻充棟。散漫溢翻。幾使學者有望洋之嘆。後世著述雖多。又皆沿襲陳言。殺無甄別。細研是編。刪繁就簡。辨思右法。發揮意指。蓋正譌誤。而於係過庭書譜。尤精研確鑿。辨晰微茫。發前賢之祕奧。其有裨書學。豈淺鮮哉。吾友淥飲刊入叢書。用爲後學津梁。亦不負閣雲苦心已。因爲識之。嘉慶戊辰秋八月望日

晉齋趙魏書。

書品

庾肩吾著

陳眉公重訂書品

梁 庾肩吾 著

明 王子逸 校

玄靜先生曰予遍求遠古遂訪厥初書名起于玄洛字勢發于倉史故遺結繩取諸文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廣此緘縢深茲文契是以一書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土地畢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註假借之流指字會意之類莫不狀範毫端形呈字表開篇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曆頒正而化俗帝教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泊中葉舍繁從省漸失潁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于古文壁書存于科斗符陳帝璽摹謫蜀漆署表宮門銘題廬器魚遊舍鳳鳥已分虫仁義起于麒麟威形發于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雜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鵲頭仰立填飄板上謬起印中波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超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疏通專行于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聖起于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書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敏手謝于臨池銳意同于削板而載山之扇竟未增錢凌雲之臺無因誠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輙刪善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濫流籀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試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大綱楷眞于重密分行紙上類出爾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之鶴峯巒間起瓊山慚其欲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于成字其草既分于星芒烈火復成于珠珮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斂思藏于胷中巧意發于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部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羲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是以鷹爪舍利出彼見毫龍管潤霜遊茲蟲尾學者鮮能具體窺者罕得其門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烟花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昶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墓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功類伯英杜度濫觴于草書取奇于漢帝詔復奏草皆作草書師宜

宮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子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帛最驗天骨兼以製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妙此五人允爲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　荀輿長胤　阮研文機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幼安斂戛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必須張筆而左紙孔明動見模楷皆謂胡肥而鍾瘦休明斟酌二家聯爲八絕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逸少而工拙兼效貞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迹長胤狸骨方擬而難追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構一體此九人允爲上之下

張超子並　郭伯道　劉德昇君嗣

崔寔子真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

李式景則　庾翼稚恭　郗愔方回

謝安安石　王珉季琰　栢玄敬道

羊欣敬元　王僧虔　孔琳之彥琳

殷鈞季和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傲效可謂晉鼎于鑊冰寒于水伯道府門朝廷遠封其跡德昇之妙

鍾胡各採其美子真俊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稚恭聲彩遒趙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琰栢玄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愛好終得肩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上

魏武帝曹操孟德　吳王元宗孫皓

衛覬伯儒　左子邑伯宇　衛桓巨山

杜預元凱　王廙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昭文休　王修敬仁　范懷約

張永景初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叙隸草子邑分鑣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義之道任靖矯名文休題柱敬仁清舉致異逼之詞張范逢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郡下後生同年拔萃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羅暉权景　趙襲元嗣　劉興　張昭

陸機士衡　朱誕　王導茂弘　庾亮元規

王洽　郗超吳興　張翼　宋文帝劉義隆

康昕　徐希秀　謝朓玄暉　劉繪

陶隱君名弘景　王宗素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权景元嗣並稱西州劉興之筆札張昭之無懈陸機以弘才掩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羣公挹巧王洽以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効宋帝康昕郗秀孤生謝朓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君仙才翰來拔于山谷王崇素繪　靡倫篇筆傳于里閭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

姜翊　梁宣　魏徵玄成　韋秀　鍾興

向泰　羊忱　晉元帝景文　識道人

范曄蔚宗　宋炳　謝靈運　蕭思話

薄紹之敬叔　齊高帝紹伯　庾黔婁

費元珦　孫奉伯　王會　羊祜叔子

論曰此二十一人並擅毫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

陽經　諸葛融　楊潭　張炳　岑淵

張輿　王濟　李夫人　劉穆之道和

朱齡石　庾景休　張融思光　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奧書尚文情披其叢薄非無香草視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允爲下之中

衛宣　李韜　陳基　傅庭堅　張紹

陰光　韋熊少季　張暢　曹任　宋嘉

裴邈　羊固　傅夫人　辟閭訓　謝脩
徐羨之　孔閭　顏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熾　僧岳道人
右二十二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二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嚮遺迹見珍餘芳可折誠以駑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爲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玄圃積玉炎洲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倘後之學者更隨點曝云爾

右書品庾肩吾所著載漢魏以來能書者肩吾生梁代相去不遠近者同時宜其評論精核如此後唐張懷瓘宋濞溪氏皆有論著不過稍加損益附以近世者耳夫古文窮于眞草書法盡于六朝取法乎上者斯亦可以考見矣

萬曆元年孟秋羅浮山樵書

右書品一卷梁散騎常侍新野庾肩吾愼之撰玉海云肩吾集草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以張芝爲首品爲九例蓋倣班固古今人表例於三等之中又各區爲三等也惟以草正疏通專行於世故於諸體不復兼論而又以隸書爲餘今時正書玉海謂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集古錄始以八分爲隸書此論蓋自肩吾發之也此與鍾嶸詩品皆六朝遺書爲藝苑所不可廢而通考祇收詩品不收書品直齋書錄解題謂如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工拙正與射御同科應削歸雜藝不以人經錄馬氏闕之謂以偏旁音韻入於小學眞行草衆入於雜藝一書析爲二門於藝無當似矣而檢通考二門中仍不載書品書斷何哉按上王僧虔

書品一卷

梁庾肩吾撰肩吾字子愼新野人起家晉安王國常侍元帝時官至度支尚書事蹟具梁書文學傳是書載漢至齊梁能眞草者一百二十八人分爲九品每品各繫以論而以總序冠於前考竇臮述書賦稱肩吾通寒井之天性工歸文華拙見草正徒聞師阮何至遠夏使鉛刀之均鋒稱竝利而則侯云云其於肩吾書學不甚推許又其論述作一條稱庾中庶品格拘於文華則於是書亦頗致不滿然其論列多有理致究不失先民典型如序稱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奇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此足正歐陽修以八分爲隸之誤推唐之魏徵與肩吾時代遠不相及而竝列其間殊爲顚舛故王士禎居易錄謂毛晉刊本之譌又序稱一百二十八人而書中所列實止一百二十三人數亦不符殆後人已有所增削然張彥遠法書要錄全載此書已同此本併錄徵之謬亦同則其來久矣

古今書評

袁昂撰

古今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弟子。縱拔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便而舉體香拖。殊不可奈。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正蓋薄。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國士夫人。抗好自風範。終不免寒。阮研書如貴胄失品。丈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便同書如晉安帝林。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楊州人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松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牆垣。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抗。有絕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鵰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威虎振。觸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姿。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馮虛欲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鸞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皇象書如歌聲遶梁。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勞不滅。羊真孔草。蕭衍范篆。各一時絕妙。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善能書。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便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普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啓。凡百具之。如卿所品。臣謂鍾繇書意氣密麗。若乘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墨連綿。字勢屈強。若能跳天門。虎臥鳳闕。薄紹之書字勢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嚬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滅。寧敢謬量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不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法書要錄

張彥遠集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法書要錄十卷唐張彥遠撰書首有彥遠自序但署河東都望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晁公武讀書志亦但稱其字曰愛賓而仕履時代皆不及詳今以新唐書世系表藝文志列傳與彥遠自序參考知彥遠乃明皇時宰相嘉貞之元孫序稱高祖河東公即嘉貞其稱曾祖魏國公者爲同平章事延賞（案延賞封魏國公本傳失載僅見於此序中）稱大父高平公者爲同平章事宏靖稱先公尚書者爲桂管觀察使文規唐書皆有傳此書之末附載書譜本傳不知何人所作乃稱彥遠大父名稔考歷代名畫記中有彥遠叔祖名諗之文非其大父亦非稔字顯然舛謬至本傳稱彥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寺卿藝文志亦同而世系表作祠部員外郎則未詳孰是也是編集古人論書之語起於東漢迄於元和皆具錄原文如王愔文字志之未見其書者亦特存其目惟一卷中王羲之敘子敬筆論一篇三卷中蔡邕書勢定體論一篇四卷中顏師古註急就章一篇張懷瓘六體書一篇有錄無書然目錄下俱註不錄字蓋彥遠所刪非由闕佚其總說章註當以無關書法見遺餘則不知其故矣其書採摭繁富漢以來佚文緒論多賴以存即庾肩吾書品李嗣真後書品張懷瓘書斷竇臮述書賦各有別本者實亦於此書錄出自序謂好事者得此書及歷代名畫記書畫之事畢矣殆非夸飾也末爲右軍書記一卷凡王羲之帖四百六十五附王羲之帖十七皆具爲釋文知劉克莊閣帖釋文亦據此爲藍本則其沾溉於書家者非淺鮮矣

法書要錄自序

彥遠家傳法書名畫自高祖河東公收藏珍祕河東公書迹俊異尤能大書本傳云不因師法而天姿雄勁（北碑爲好事所傳）曾祖魏國公少稟師訓紗合鍾張尺牘尤爲台作大父高平公幼學元常自鎮蒲陝迹類子敬及處台司乃同逕少書備三變爲時所稱金帛散施之外悉購圖書古來名迹存於篋笥元和十三年憲宗累訪珍迹當時不敢藏秘遂皆進獻長慶初又於幽州散失傳家所有十無一二先君尚書少耽墨妙備盡楷模彥遠自幼至長習熟知見竟不能學一字夙夜自責然而收藏鑒識有一日之長因採掇自古論書凡百篇勒爲十卷名曰法書要錄又別撰歷代名畫記十卷有好事者得余二書書畫之事畢矣豈敢言具哉

法書要錄目

述書賦上下

論朝代自周至唐一十三代

論工書史籍等一百九十八人

論署證徐僧權等八人

論印記太平公主等十一家

論徵求保藏韋述等二十六人

論利通貨易穆秉等八人

法書要錄目錄

卷一

後漢趙一非草書

晉王羲之論書

王羲之教子敬筆論不錄

晉衛夫人筆陣圖

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宋羊欣采能書人名

齊王僧虔答太祖書

王僧虔論書

宋王愔文字志目

齊蕭子雲論

卷二

梁虞龢論書表

梁武帝論鍾書十二意

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

梁庾元威論書

梁庾肩吾書品

梁袁昂古今書評

陳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後魏江式論書

卷三

唐虞世南書旨述

褚遂良右軍書目

李嗣真後書品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徐浩論書

徐浩古迹記

何延之蘭亭記

褚遂良摹本樂毅論記

崔備壁書飛白書字記

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記

大父相國高平公蕭齋記

蔡邕書無定體論不錄

卷四

顏師古註急就章不錄

張懷瓘書斷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張懷瓘書斷

懷懷瓘文字論

張懷瓘六體書不錄

唐朝敘書錄

韋述敘書錄

盧元卿法書錄

卷五

竇臮述書賦上

卷六

竇臮述書賦下

卷七

張懷瓘書斷上

卷八

張懷瓘書斷中

卷九

張懷瓘書斷下

卷十

右軍書記

法書要錄目錄終

法書要錄卷一

唐河東張彥遠集

後漢趙一非草書
晉王羲之論書
晉王羲之教子敬筆論不錄
晉衛夫人筆陣圖
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宋羊欣采能書人名
齊王僧虔荅太祖書

王僧虔論書
宋王愔文字志目
書蕭子雲論

○後漢趙一非草書

余郡士有采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生之草書過於希顏孔焉孔達寫書以示孟穎皆口誦其文手楷其書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儒人撰一卷以爲祕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乖所以宏道典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爲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采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銷邪人無其釁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眞知命樂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羅趙折折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伐殘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爲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但貴刪雜省煩損複爲單務取易爲易知非常儀也故眞讚曰臨事從宜而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爲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搔扶柱桎詰屈爰乙不可失也齕齒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杜崔爲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爲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顰衆愚効之秪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劉劉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遊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劇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見魁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於工拙亦如効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草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蝨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於蟣

蝨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於彼七經稽歷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鈎深幽贊神明鑒天地之心推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於邪說儕雅樂於鄭聲與至德之和睦宏大倫之元清窮可以守身造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鑒後生不以淵乎

○晉王右軍自論書

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雁行張精熟過人臨池學書池水盡墨若吾耽之若此未必謝之

後達解者知其評之不虛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舊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住不足在意去此二賢僕書次之須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皆有意自有言所不盡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平南李式論君不謝平南郎右軍叔平南將軍王廙也李式吾侍中

○晉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能乎銀鈎昔秦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書入馮都觀碣十旬不返嗟莫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間於其

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弃道纔記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絕仞中兎毛八九月收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荊涸新石潤澤相兼浮津潤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爲之紙取東陽薄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戈波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惡者不寫善寫者不盡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 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丶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ノ 陸斷犀象

乀 百鈞弩發

一 萬歲枯藤

乁 崩浪雷奔

フ 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圓轉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結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間備如象法飄颻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書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觸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而已昔宋翼常作此書翼是鍾繇弟子繇乃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

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每作一積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高峰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計下破鍾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此法學名遂大振欲眞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龍蛇相鈎連不斷仍須稜側起復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摠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落鄉筆作之其草書亦復須象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先發義之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結岳碑始知

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義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教於子孫耳可藏之千金勿傳

○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齊王僧虔錄

臣僧虔啟昨奉敕須古來能書人名臣所知局狹不辨廣悉輒條疏上呈羊欣所撰錄一卷尋案未得續更呈

閤謹啟

秦丞相李斯

秦中車府令趙高右二人皆大篆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坍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書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昔善篆隸篆小異李斯見師一時

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採斯喜之法眞定宜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

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每書一座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座

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

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何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密至酒家先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因大售侯其飲足創書而退

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鵠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手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鵠後

毛宏鵠弟子今祕書八分皆傳宏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

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

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苻堅侍郎崔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宏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羌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英弟子並善草誕書最優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爲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牓而未題以籠盛誕輒

轆長短引之使就牓書之牓去地二十五丈謝乃擲其筆以下焚之仍誡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官至鴻臚少卿誕子少季亦有能稱

羅暉趙襲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酒州而矜許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

河間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

劉德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

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子俱學於德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事皆莫有知者

河東衛覬字伯儁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字伯玉爲晉太保採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筆子恆亦善書博識古文

燉煌索靖字幼安張芝姊之孫晉征南司馬亦善草書

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

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

滎陽陳暢晉祕書令史善八分晉宮觀城門皆暢書也

滎陽楊肇晉荊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肇孫經亦善草隸

京兆杜畿魏尚書僕射子恕東郡太守孫預荊州刺史三世善草藁

晉濟王攸善草行書

泰山羊忱晉徐州刺史羊固晉臨海太守並善行書

江夏季式晉侍中善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晉中書院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

瑯琊王廙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能章楷傳鍾法晉丞相王導善藁行廙從兄也

王恬晉中將軍會稽內史善隸書導第二子也

王洽晉中書令領軍將軍衆書通善尤能隸行從兄羲之云弟書遂不減吾恬弟也

王珉晉中書令善隸行洽少子也

王羲之晉右將軍會稽內史博精草法特善草隸羊欣云古今莫二廙兄子也

王獻之著中書令善隸藁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羲之子也

王允之衛軍將軍會稽內史亦善草行舒子也

太原王濛晉司徒左長史能草隸子傳瑯琊王文學善隸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省脩書云咄咄逼人

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

高平郗愔著司空會稽內史善草亦能隸郗超晉中書郎亦書草愔子也

潁川庾亮晉太尉善草行廙亮弟也

與羲之齊名

陳郡謝安晉太傅善隸行

高陽許靜民鎮軍參軍善隸草羲之高足

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爲羲之表表出經日不覺後云幾欲亂與

會稽隱士謝敷胡人康昕並攻隸草

飛白本是宮殿題八分之輕者全用楷法吳時張宏好學不仕常著烏巾時人號爲張烏巾此人特善飛白能書者鮮不好之自秦至晉凡六十九人

○傳授筆法人名

蔡邕受於神人而傳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傳之鍾繇

鍾繇傳之衛夫人衛夫人傳之王羲之王羲之傳之王獻之王獻之傳之外甥羊欣羊欣傳之王僧虔王僧虔傳之蕭子雲蕭子雲傳之僧智永智永傳之虞世南世南傳之授於歐陽詢詢傳之陸東之東之傳之姚彥藻

彥遠傳之張旭旭傳之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鄔彤韋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傳終於此矣

○南齊王特進荅齊太祖論書啟

僧虔啟恩眷罔已賜示古迹十一帙或其人可想或其法可學愛玩彌日暫得忘其沉痾輒率短見并述舊聞具如別牋民間所有帙中所無者或有不好今奉別目二十三卷追懼乖誤伏深慄息

吳大皇帝書　吳景帝書

吳歸命侯孫皓　晉安帝

亡高祖丞相導　亡曾祖領軍洽

亡從祖中書令珉　韋仲將

張芝　索靖

張翼　衛伯儒

右十二卷故州民王僧虔奉

○南齊王僧虔論書

宋文帝書自謂不減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不及欣

王平南廣是右軍叔自過江東古軍之前惟廣為最盡為晉明帝師書為右軍法

亡曾祖領軍洽與右軍書云俱變古形不斷至今猶法鍾張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

亡從祖中書令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苗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驟駿駿恆欲度驊騮前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忿在荊州與都下書云小兒輩乃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

張翼書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荅右軍右軍當時不別久方覺云小子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絕耳

張澄書當時亦呼有意

郗愔章草亞於右軍

晉齊王攸書京洛以為楷法

李式書右軍云是平南之流可比庾翼王濛書亦可比庾翼

陸機書吳士書也無以較其多少

庾亮書亦能入錄

亡高祖丞相導亦甚有楷法以師鍾衛好愛無厭喪亂狼狽猶以鍾繇尚書宣示帖衣帶過江後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見脩平生所愛遂以入棺

郗超草書亞於二王縣媚過其父骨力不及也

桓元書自比右軍議者未之許云可比孔琳之

謝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為子敬書稿中散詩得子敬書有時裂作校紙

羊欣邱道護並親授於子敬欣書見重一時行草尤善正乃不稱

孔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邱道護與羊欣俱面授子敬故當在欣後邱殊在羊欣前

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然范後背叛皆失故步名亦稍退

蕭思話全法羊欣風流趣好殆當不減而筆力恨弱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昔子敬上表多於中書雜事中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疑元嘉初方就索還上謝太傅殊禮表亦是其例親聞文皇說此

謝綜書其舅云紫潔生起實為得賞至不重羊欣欣亦憚之書法有力恨少媚好

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

康昕學右軍草亦欲亂真與南州識道人作右軍書貨

孔琳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後略無其比但工夫少自任故未得盡其妙故當劣於羊欣

謝靜謝敷並善寫經亦入能境居鍾毫之美遠古流今是以征南還有所得辱告並五紙卑體精雋靈奧執翫

反覆不能釋手雖太傅之婉媚翫好領軍之靜逸荅紙方之茂如也昔杜度殺字甚安而筆體微瘦崔瑗筆勢甚快而結字小疎居處二者之間亦猶仲尼方於季孟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伯喈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若子邑之紙研染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靜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遂令思挫於弱毫敷屈於陋墨言之使人於邑若三珍尚存四寶斯覩何但尺素信札動見模式將一字徑丈方寸千言也承天涼體豫復欲穩寫一賦傾遲暉采心目俱勞承閒覽祕府備觀羣跡崔張歸美於逸少雖一代所宗俄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以過於逸少既妙盡深絕便當得之寶錄然觀前世稱目縞有疑焉崔杜之後共推張芝仲將謂之筆聖伯玉得其筋巨山得其骨索氏自謂其書銀鈎蠆尾談者誠得其宗劉得昇為鍾胡所師兩賢並有肥瘦之斷元鳴獲釘壁之號師宜致酒簡之多此亦不能止長允狸骨右軍以為絕倫其功不可及錄此言之而向之論或至投杖聊呈一笑不妄言耳

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體一曰銘石書最妙者也

二曰章程書世傳祕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押書行書是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張超字子並河間人衛覬字伯儒河東人爲魏尚書僕射謚敬侯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如傷痍而筆跡精殺亦行於代子瑰字伯玉晉司空太保爲楚王所害瑰採張芝草法取父書參之更爲草藁世傳其善瑰子恆字巨山亦能書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散騎常侍張芝姊之孫也傳芝草而形異世稱其書名其字勢曰銀鉤蠆尾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善楷書漢魏宮觀題署多是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先釘牓未題籠盛誕轆轤長組引上使就牓題牓去地將二十五丈誕危懼誡子孫絕此楷法又著之家令官至鴻臚

○宋王愔文字志三卷（未見此書今錄其目）

上卷目

古書有三十六種

古文　篆　大篆　象形篆

科斗篆　小篆　刻小篆　草篆

隸書　署書　書　繆篆

鳥書　尚方篆　鳳篆　魚善

龍書　異騎書　龜書　地書

仙人書　雲書　芝英書　金錯書

十二時書　垂露篆　倒薤篆　假波篆

蚊腳篆　草書　楷書　飛書

填書　蕤書　行書

古今小學（三十七家一百四十七人）　書勢五家

中卷目

秦吳六十人

李斯　程邈　胡毋敬　趙高

司馬相如　張敞　嚴延年　漢元帝

史游　劉向　孔光　爰禮

揚雄　陳遵　杜林　劉陸

衛寵　劉寵　曹喜　杜度

王次仲　班固　徐幹　賈魴

賈逵　左姬　許慎　唐綜

曹壽　崔寔　尹珍　羅暉

趙襲　崔瑗　皇甫規妻　蔡邕

張芝　蘇班　劉得昇　師宜官

張超　李巡　張昶　梁鵠

張紘　毛宏　左伯　姜詡

梁宣　鍾繇　張昭　蘇林

張揖　胡昭　魏武帝　邯鄲淳

衛覬　杜恕　諸葛融

下卷目

魏宋五十八人

韋誕　張揖　郭淮　韋熊

來敏　鍾會　皇象　何曾

傅元　韋宏　辛曠　魏徵

諸葛瞻　楊肇　岑泉　張宏

朱育　江偉　司馬攸　陳暢

滿爽　楊經　呂悅　衛恆

衛宣　裴輿　孫皓　杜預

向秦　裴遐　張柄　張越

羊忱　索靖　牽秀　羊固

辟閭訓　王導　庾翼　王蒙

荀輿　王廙　李式　劉劭

王循　王裕　王羲之　衛夫人

李欽　王怡　郗愔　任靖

王獻之　李韜　張彭祖　謝安

王珉　桓元

○梁蕭子雲啟（蕭子雲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遂少而微變字體常苦效云）

臣子雲奉敕使臣寫千字文今已上呈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三十六著晉史一部五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止論飛白一勢而已十餘年來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達字體又以邁少不及元常猶子敬不及邁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法元常迨今以來自覺功進此稟自天論臣先來猶恨已無臨池之勤又不參聖旨之奧仰延明詔伏增悚息

侍中國子祭酒南徐州太守臣子雲啟上

法書要錄卷一終

法書要錄卷二
梁虞龢論書表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有二意
梁武帝與陶隱居論書啟九首
梁庾元威論書　庾肩吾書品論
梁袁昂古今書評
陳釋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後魏江式論書
○梁中書侍郎虞龢論書表

臣聞爻畫既肇文字載興六藝歸其善八體宜其妙厥後羣能間出洎乎漢魏鍾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羲之書云頃尊諸名書鍾張信爲絕倫其餘不足存又云吾書比之鍾張當抗行張草猶當雁行羊欣云羲之便是小推張不知獻之自謂云何欣又云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謝安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答曰世人那得知夫古質而今妍數之常也愛妍而薄質人之情也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於少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然優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爲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桓元玩玩不能釋手乃撰二王紙迹雜有縑素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擒獲之後莫知所在劉毅頗尚風流亦甚愛書傾意搜求及將敗大有所得盧循素善尺牘尤珍名法西南豪士咸慕其風人無長幼翕然尚之家贏金帑競遠尋求於是京師三吳之迹頗散四方羲之爲會稽獻之爲吳興故三吳之近地偏多遺迹也又是末年逍美之時中

世宗室諸王尚多素嗜貴遊不甚愛好朝廷亦不機求人間所祕往往不少新渝有爲雅所愛重懸金招買不計貴賤而輕薄之徒銳意慕學以茅屋漏汁染變紙色加以勞辱使類久書其僞相糅真之能別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然招聚既多時有佳迹如獻之吳興二牋足爲名法孝武亦纂集佳書都鄙士人多有獻奉真僞混雜謝靈運毋劉氏子敬之甥故靈運能書而特多王法臣謝病東皐遊玩山水守拙樂靜求志林壑造次之遇遂紆雅顧預陟泛之遊參文咏之末其諸佳法恣意披覽愚好既深稍有微解及臣遭遇曲沾恩誘漸漬元猷朝夕諮訓題勒美惡指示燃妍熙晉之情昭若發蒙于時聖慮未存草體凡諸教令必應真正小不在意則僞設雜識事事留神則難爲心力及爲龍之始戚藩告釁方事經略未遑研習及三年之初始玩寶迹既科簡舊祕再詔尋求景和時所散失及乞左右嬖幸者皆原往罪兼賜其直或有頑愚不敢獻書遂失五卷多是數學伏惟陛下爰凝睿思淹留草法擬効漸妍賞析彌妙旬日之間轉求精祕字之美惡書之真僞剖判體趣窮微

入神機息務閒從容研玩乃使使三吳荆湘諸境窮幽測遠鳩集散逸及羣臣所上數月之間奇迹雲萃詔臣與前將軍集尚之司徒參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科簡二王書評其品題除猥錄美供御賞玩遂得遊目寰翰展好寶法鄙質繡章爛然畢覩大凡祕藏所錄鍾繇紙書六百九十七字張芝絲素及紙書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既久多是簡帖張昶絲素及紙書四千七十字毛宏八分絲素書四千五百八十八字索靖紙書五千七百五十五字鍾會書五紙四百六十五字是高

祖平寇川所獲以賜永嘉公主俄爲第中所盜流播始興及秦始開運地無遺寶詔麗沈搜索遂乃得之又有范仰一作每恆獻上張芝錄素書三百九十八字希世之寶潛采昇紀隱迹於二王錄美於盛辰別加縑飾在新裝二王書所錄之外餘是捐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綴起范曄裝治卷帖小勝猶謂不精孝武使徐爰治護隨紙長短參差不同具以數十紙爲卷披視不便不易勞茹善惡正草不相分別今所治繕悉改其弊孝武撰子敬學書戲習十卷爲帙傳云戲學而不題或眞行草雜在一紙或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或有聊爾戲書既不留意亦殊猥劣徒聞則錄曾不披簡卷小者數紙大者數十巨細差懸不相匹類是以更裁減以二丈爲度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數學部其有惡者悉皆刪去卷既調均書又精好羲之所書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既不足觀亦無取焉今捐書皆用大厚紙泯若一體同度剪截皆齊又補接敗字體勢不失墨色更明凡書雖同在一卷要有優劣今此一卷之中以好者在首下者次之中者最後所以然者入之看書必銳於開卷懈怠於將半既而略進次遇中品賞悅留連不覺終卷又舊書曰帙無次第諸帙中各有第一至于第十脫落散亂卷帙殊等今各題其卷帙所在與日相應雖相涉入終無雜謬又舊以封書紙次相隨草正混糅善惡一貫今各隨其品不從本封條目紙行凡最字數皆使分明一毫靡遺二王絲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皆互帙金題玉踐織成帶又有書扇二帙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

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學一帙十二卷玳瑁軸此皆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悉旃檀軸又羊欣縑素及紙書亦選取其妙者爲十八帙一百八十卷皆漆軸而已二王新入書各裝爲六帙六十卷別充備預又其中入品之餘各有條貫足以聲華四海價傾五都天府之名珍盛代之偉寶陛下淵昭自天獨理必鏡凡諸思制莫不妙極乃詔張永更製御紙縹潤光麗輝日奪目又合祕墨美殊前後色如點漆一點竟紙筆則一二簡毫專用白兎大管豐毛膠漆堅密草書筆悉使長毫以利縱舍之便兼使吳興郡作青石圓硯質滑而停墨殊勝南方瓦石之器縑素之工殆絕於昔王僧虔尋得其術雖不及古不減都家所製二王書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絕筆草草殊相擬類筆迹流懌宛轉妍媚乃欲過之羲之書在始未有奇殊不勝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極嘗以章草荅庾亮亮以示翼翼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書十紙過江亡失常痛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舊說羲之能會稽住哉

山下一老嫗捉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一枚幾錢云直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爲五字嫗大悵惋云舉家朝餐惟仰於此何乃書壞王云但言王右軍書字索一百入市市人競市去姥復以十數扇來請書王笑不荅又云羲之常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効一毫不異題後荅之羲之初不覺更詳看乃歎曰小人幾欲亂真又羲之性好鵝山陰羣鵝一作村有一道士養好鵝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便合羣以奉羲之便住半日爲寫畢籠鵝而歸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億甚盛感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棐牀材作凡至滑淨乃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還家其父已刮盡生失書驚懊累日桓元愛重書法每讌集輒出法書示賓客客有食寒具者仍以手捉書大點污後出法書輒令客洗手兼除寒具子敬常牋與簡文十許紙題最後云民此書甚合願存之此書爲桓元所寶高祖後得以賜王武剛未審今何在

謝奉起廟悉用棐材右軍取棐書之滿牀奉收得一大簀子敬後往謝爲設右軍書甚佳而密已削作數十棐板請子敬書之亦甚合奉並珍錄奉後孫履分半與桓元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誠會稽略以入海羲之爲會稽子敬七八歲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脫歎曰此兒書後當有大名子敬出戲見北館新泥堊壁白淨子敬取帶沾泥汁書方丈一字觀者如市羲之見歎美問所作荅云七郎羲之作書與親故云子敬飛白大有意是因於此壁也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誠著詣子敬子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周年少覺王左右有爭奪之色掣誠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鬬爭分裂少年纔得一袖耳子敬爲吳興羊欣父不疑爲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爲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衣白新絹裙晝眠子敬因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中乃零失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謝安善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安輒題後荅之朝廷祕寶名書久已盈積太初狂迫乃欲一時燒除左

右懷讀者苦相譬說乃止臣見衞恆古來能書人錄一卷時有不通今隨事改正并寫諸雜勢一卷今新裝二王鎮書定目各六卷又羊欣書目六卷鍾張等書目一卷文字之部備矣謹詣省上表并上錄勢新書以聞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龢上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平謂橫　直謂縱　均謂間也　密謂際也　鋒謂端也　力謂體也　輕謂肥也　決謂牽也　補謂不足也　損謂有餘也　巧謂布置也　稱謂大小也

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學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會不睥睨義之有過人之論後生遂稱雷同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張芝鍾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易致意眞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譬猶楚音習夏不能無楚過言不悋朱爲篤論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如畫龍也余雖不習偶見其理不習而言必慕之歟聊復自記以補其闕非欲明解強以示物也儻有均思思盈半矣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喜贊夫以含心之茂實俟失鍾吐氣今既自上體抄爲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興所恨微臣沉朽不能纘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爲五非但字字注目乃書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爲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

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敬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後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倒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寘題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爲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倒逸

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麤健恐非真迹大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

陶隱居又啟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爲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贊過爲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矜獎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間細揩兼復兩觀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遂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賚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久已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完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椀所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粒所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

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敢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恥愧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於殉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兼默不敢復以閒虛廢觸諱於此題事故遂成煩瀆伏願聖慈照錄誠謙

梁武帝又答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徵以著賞此既勝事風訓非嫌云云然則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畫短則法擁腫點畫長則法離遲書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苯鈍此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暖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當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爲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繇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繇習耳一間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

抵爲論終歸是習秤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弘之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若少來乃至不嘗書甲了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嘲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與於是乎累與矣此直一勢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麁非吾所謂無欲也

陶隱居又啟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慘悸無聊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塡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迫以單郭爲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爲不少前旨惟有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繇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得存不

第二十三卷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能而非右軍又

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一紙治廉遲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論事桑梓後又治廉遲理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右四條非右軍書

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慕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拖憂懷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彼酒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揚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瑀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欵方一紙謝安書右一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瑀書公家應有

梁武帝又答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可知悉可不耳給事黃門二紙爲任靖書觀其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離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迹并摹者並付及右三紙正書二十六日至嗣

公

陶隱居又啟

啟伏覽書用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百亦衰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沉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絕論旨所謂殆同瑤璣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輟筆反古歸真方宏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屈比世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貴斯式略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湮而無緇不過數紙今奉此論自鮮自蹈未足遲泄日月願以所摹籍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愚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詡以學業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以應問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竟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迹隨名偕老益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則應言而新手隨意運筆與手會

故意得諸稱下情歎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迹常以歎息比日望中原廓清太邱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塡數行脫蒙見此實爲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白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法仰惟殊恩

梁武帝又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爲貞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日有竟者當遣送也

陶隱居又啟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爲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爲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未年

之譏既研近聞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不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必覩

○梁庾元威論書

所學正書宜以殷鈞范懷約爲主方正循紀修短合度所學草書宜以張融王僧虔爲則體用得法意氣有餘章表牋書於斯足矣夫才能則關性分耽嗜殊妨大業但令豁快分明屬辭流便字不須體語輒投聲若以已已莫分東東相亂則兩王妙迹二陸高才頃來非所用也王延之有言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豈非一者學書得法二者作字得體三者輕重得宜意謂猶須言無虛出斯則善矣近何令賞隔勢傾朝野聊疏漏遂遭十穢之書今聊存兩事書曰有寒士自陳簡於掌遐詩云伎能自寡薄支葉復單貧柯條濫垂景木石亟知晨狗馬雖難畫犬羊誠易馴效頌終未似學步豈如真寔云亂朝緒是曰數彝倫俗作於茲混人途自此枹離合之詩繇來久矣不知譏刺爰加稱贊是其第六

穢也近來貴宰於二品清宦進不假手作書而筆迹遒鄙無法度彼恭拜忽云永咸荅人借車還白不具眞本流傳合朝恥辱是其第七穢也以此而言書何容易U梁制與平吉人牋書有增懷語者不得荅書許乃告絕私形荅中彼此言咸思乖錯者州望須刺大中正處入清議終身不得仕盛名年少宜留意勉之余見學阮研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擊拳委盡學薄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徽徒自經營嶮急睨途別法貪省覆異濃頭纖尾斷屢頓足一八相似十小難分屈等如勻變前爲草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訛謬星不從生繪不從來許愼門徒居然盟壞爲恆子弟寧不傷嗟註誤衆家豈宜改習書字之興繇來尚矣逈誦蒼頡黃帝史也周宣王時柱下史史籀始著籀書今六八之法雖存十五之篇亡矣及秦相李斯破大篆爲小篆造蒼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造爰歷六章太史胡毋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三蒼上卷至哀帝元嘉中揚子雲作訓纂記湧喜爲中卷和帝永元中賈升郎更續記彥盤吉均爲下卷皆是記字字出衙人故人稱爲三蒼也夫

蒼雅之學儒博所宗自景純注解轉加敦尚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稀信京劉等郭云一信是陳稀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牛頭馬腹先達何以安之江左碩儒相傳梁初復有任昉及沈約悉未有識駁余忽橫議實不自許敬侯明哲定其可否而字韻集方言廣雅凡錄字者十有四家許愼穿鑿賈氏乃奏說文曹座閱拓許侯爰成字苑說文則形聲具舉字苑則品類周悉追悟典墳

字弗全體周禮以雜斯爲笄羅禮記以相近爲蘇祈致令衆議叢殘音辭駘互蓋繇程邈變隸流傳未一鄭公詩譜頗顯其源且書文一反草木相從凡五百六十七部合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五字即曰世中所行十分裁一而今點畫失體深成怪也近有居士阮孝緒撰古今文字三卷窮搜正典次丹陽五官邱陵撰文字指要二卷精加揣發惟此兩書可稱要用余少值明師留心字法所以坐右作午畫宇不依義歆妙跡不逐陶葛名方作蒐奠不敢苟書不循韻集爰以淺見輕述字府自謂

法書要錄卷二

此文或均瑩露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崇倣家藏紙貴而鳳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常皆作隸書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書爲一以太爲兩法徑丈一字方寸千言大上止傳可爾鬼書惟有業殺刁斗出於古器尒是篆繇乎內典散隸露書終是飛白意謂此等並非通論今所不取余經爲正階侯書十牒屏風作百體問以采靈當時衆所驚異自爾絕筆惟留草本而已其百體者懸針書垂露書秦望書汲冢書金鵲書玉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書偃波書幡信書飛白篆古頭書籀文書奇字繆篆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雲書星隸填隸蟲食葉書科斗書署書胡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飛白書一筆隸飛白草古文隸橫書楷書小科隸此五十種皆純墨聖文書節文書眞文書符文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鼓隸（鍾鼓隸釋作鍾鼎）龍虎篆鳳魚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蟲篆雲篆蟲篆魚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龍

隸龜隸鸞隸蛇龍文隸書龜文書鼠書牛書虎書兔書龍草書蛇草書馬書羊書猴書鷄書犬書豕書此十二時書已上五十種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小篆銘鼎墓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震書到書反左書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體書所謂縑素書簡奏書牌表書弔記書行狎書械書藁書半草書企草書此九法極眞草書之次第焉刪捨之外所存猶一百二十體張芝始作一筆飛白書此於井冊等字爲妙所以唯云一筆飛白書則無所不通矣反左書者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敬通所創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酬荅諸君無有識者遂呼爲衆中清閒法今學者稍多解者益寡敬通又能一筆草書一行一斷婉約流利特出天性頃來莫有繼者宗炳又造畫瑞應圖千古卓絕王元長頗加增定乃有虞舜舞鳥尉穆發現漢武神鳳衛君舞鶴五城九井螺杯魚硯金縢玉英元圭朱草等凡二百一十物余經取其善草嘉禾靈禽瑞獸樓臺器服可爲既對者盈縮其形狀參詳其動植制一部焉此乃青出於藍而實世中未有復於屏風上作雜體篆二十四種寫凡百名將恐一筆難子

凡百屏風傳者逾謬併懷歎息世本云史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事逾精丹青轉妙乃有釘女心痛圖魚獺集敬君以之亡婦王嬙繇此失身近代陸綏足稱畫聖所聞談者一筆之外僅可蟬雀顧長康稱爲三絕終是半癡人耳雜體既資於畫所以附乎書末

○梁庾肩吾書品論

元靜先生曰予遍求遠古逖訪厥初書名起於元洛字勢發於倉史故遺結繩取諸爻象諸形會諸人事未有

廣此城縣深效文契是以一畫加大天尊可知二力增上地畢可審日以君道則字勢圓月以臣輔則文體缺及其轉注假借之流指事會意之類莫不狀乾宅端形呈字表闕篇疑古則千載共軌削簡傳今則萬里對面記善則惡自削書賢則過必改玉歷頌正而化俗帝載陳言而設教變通不極日用無窮與聖同功參神並運爰洎中葉捨繁從省斷失潁川之言竟逐雲陽之字若乃鳥跡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草調蜀漆署表宮門銘題禮器魚猶抬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

麟威形發於龍虎雲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漢蛇如赴穴流星疑燭垂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針復想定情之製蚊脚傍低鵠頭仰立填飄板上繆起印中波回璽鏡之鬱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魯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越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惟草正疏通專行於世其或繼之者雖百代可知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草勢起於漢時解散隸法用以赴急本因草創之義故曰草書建初中京兆杜操始以善草知名今之草書是也余自少迄長留心茲藝敏手謝於臨池銳意同於削板而蔵山之扇竟未增錢交雲之臺無因誠子求諸故迹或有淺深輒刪善卓隸者一百二十八人伯英以稱聖居首法高以追駿處末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復爲略論總名書品

張芝伯英　鍾繇元常　王羲之逸少

右三人上之上

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遒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穆六書之要指其事龍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鼎蕪移楷眞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壺之蛾結畫篇中似開琴之鶴峰嶺間起瓊山愁其斂霧滄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欠尺驗於成字眞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銖魯君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注鈔斷輪之不傳是以鷹爪含利出彼兎毫龍管潤霜遊茲蠶尾學者鮮能具體痴者罕得其門若探鈔測深盡形得勢烟華落紙將動風彩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鈔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廟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羊欣云貴越蔡品古今莫二兼得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子入室矣允爲上之上

崔瑗子玉　杜度伯度　師宜官　張芝文舒
王獻之子敬

右五人上之中

論曰崔子玉擅名北中跡罕南度世有得其摹者王子敬見之稱美以爲功類伯英杜度濫觴於草書取奇於漢帝詔復奏事皆作草書師宜官鴻都爲最能大能小文舒聲劣於兄時云亞聖子敬泥帶早驗天骨兼以掣筆復識人工一字不遺兩葉傳鈔此五人允爲上之中

索靖幼安　梁鵠孟皇　韋誕仲將　皇象休明

胡昭孔明　鍾會士季　衛瓘伯玉　荀輿長允
阮研文幾

右九人上之下

論曰幼安斂蔓舅氏抗名衛令孟皇功盡筆力字入帳中仲將不妄染毫須張筆左秖孔明動見模楷所爲胡肥而瘦瘦休明斟酌二家斂駕八絕士季之範元常猶子敬之稟邈少而功拙兼効眞草皆成伯玉遠慕張芝近參父迹長允狸骨方擬而難追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鈔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別搆一體此九人允爲

上之下

張超子並　郭伯道　劉德昇君嗣　崔寔子眞
衛夫人茂猗　李式景則　庾翼稚恭　郗愔方回
謝安安石　王珉季玟　桓元敬道　羊欣敬元
王僧虔　孔琳之彥琳　殷鈞

右十五人中之上

論曰子並崔家州里頗相倣効可謂醬瓿於鹽冰寒於水伯道里居朝廷遠討其迹德昇之妙鍾胡各採其美子眞後才門法不墜李妻衛氏自出華宗景則毫素流靡雅恭聲彩逾越郗愔安石草正並驅季玟桓元筋力俱駿羊欣早隨子敬最得王體孔琳之聲高宋氏王僧虔雄發齊代殷鈞頗耽著愛好終得有隨此一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魏武帝曹操孟德　孫皓吳主元宗　衛覬伯儒　左子邑伯字
子邑　衛恆巨山　杜預元凱　王廙世將
張彭祖　任靖　韋昶文休　王修敬仁
張永　范懷約　吳休尚　施方泰

右十五人中之中

論曰魏帝筆墨雄贍吳主體裁綿密伯儒兼效隸草子邑分鑣梁邯巨山三世元凱累葉王廙爲右軍之師彭祖取義之之道任靖稱名文休題柱敬仁將舉致畏逼之詞張范遞時俱東南之美施吳郡下同年後輩此十五人允爲中之中

羅暐叔景　趙襲元嗣　劉奭　張昭
陸機士衡　朱誕　王導　庾亮元規
王洽敬和　郗超景興　張翼　宋文帝姓劉
名義隆　康昕　徐希秀　謝朓元暉
劉繪　陶隱居名宏景字通明　王崇素

右十八人中之下

論曰叔景元嗣並得四州劉奭之筆札張昭之無懈陸機以宏才飛迹朱誕以偏藝流聲王導則列聖推能庾亮則羣公挹功王洽以下並通諸法郗超以晚年取譽張翼善効宋帝康昕希秀孤生謝朓劉繪文宗書範近來少前陶隱居仙才翰彩狀於山谷王崇素繪靡篇書筆傳於里閭此十八人允爲中之下

姜詡　梁宣　魏徵文成　韋秀
鍾輿　向泰　羊忱　晉元帝景文
識道人　范曄蔚宗　宗炳　謝靈運
蕭思話　蔣紹之敬叔　齊高帝　庾黔婁
費元瑤　孫奉伯　王蓍　羊祜叔子

右二十人下之上

論曰此二十人並擅亮翰動成楷則殆逼前良見希後彥允爲下之上

楊經　諸葛融　楊濤　張炳
岑湖　裴興　王廟　李夫人

劉穆之 遠和 朱齡石　庾景休　張融 思光
褚元明　孔敬通　王籍 文海

右十五人下之中

論曰此十五人雖未窮字奧書尚文情披其藻薄非無香草覩其涯岸皆有潤珠故遺斯紙以爲世玩允爲下之中

衛宣　李韜　陳基　傅廷堅
張紹　陰光　韋熊　張暢
曹任　宋嘉　裴邈　羊固

傅夫人　薛閬訓　謝晦　徐羨之
孔閎　顏寶光　周仁皓　張欣泰
張燾　僧岳道人　法高道人

右二十三人下之下

論曰此二十三人皆五味一和五色一彩視其雕文非特刻鵠人人下筆寧止追擲遺迹見珍餘芳可折誠以驅馳並駕不逮前鋒而中權後殿各盡其美允爲下之下

今以九例該此衆賢猶如元圃積玉炎洲聚桂其中實相推謝故有茲多品然終能振此鱗翼俱上龍門儻後之學者更隨點曜云爾

○袁昂古今書評

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

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充悅而舉體杳拖殊不可耐

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而學止羞澀終不似眞

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

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裁悴不復排突英賢

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

施肩吾書如新亭倉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共語便音態出

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

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

袁崧書如深山道士兒人便欲退縮

蕭子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

曹喜書如經論道人言不可絕

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

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劍拔弩張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

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

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

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

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

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

衛恆書如插花美女舞笑鏘臺

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

李斯書世爲冠蓋不易施平

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賢共類洪芳不減羊眞孔草蕭行范蔡各一時絕妙

右二十五人自古及今皆書能書奉敕造臣許古今書臣既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聖旨委臣斟酌是非謹品

字法如前伏願照覽謹啓書通四年二月五日內侍中尚書令袁昂啓

敕旨具之如卿所評臣謂鍾繇書意氣者屬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壘連綿字勢屈強若龍跳天門虎臥鳳閣薄紹之書字勢蹉蹠如舞女低腰仙人靠樹乃至揮毫振紙有疾閃飛動之勢臣淺見無聞暗於明減寧敢謬獻山海以聖命自天不得斟酌過失是非如獲湯炭

○智永題右軍樂毅論後

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陳天嘉中人得以獻文帝帝賜始興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見示吾昔聞其妙今觀其眞閱翫良久匪朝伊夕始興羣徒仍屬廢帝廢帝既叢又屬餘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恆加賢愛陳世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統四海同文處處追尋累載方得此書留意運工特盡神妙其間書跋兩字不欲點除遂雖黃治定然後用筆陶隱居云大雅吟樂毅論太師歲等筆力鮮媚紙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釋智永記

○後魏江式論書表

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儲舜三曰象形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倉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邱

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繇此息矣隸書者始皇時衙吏下邽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僮教以籀書又習以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或有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形畫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篇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按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壁中書又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曰是後學者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惋文毀於凡異痛字敗於庸說詭更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居苞括六藝羣書

之詁評釋百代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其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淳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也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傳聞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按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樓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詞令任誠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恍弟靜別倣故左按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傳曰以衆非非行正言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兔爲蠻神蟲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開卷莫不懼張爲之吝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循舊文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瑕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埤倉雅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著書而祖王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歷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世祖太延中皇風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肖家號世業暨臣聞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得承澤雲津側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士哲既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子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重複統爲一部其古籀奇字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各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周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付並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防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招寫付中書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許議疑隱庶無訛謬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兼教八分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曰待書成重問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篇大體依許氏爲本上篆下隸

法書要錄卷三

唐虞世南書旨述
唐褚遂良右軍書目
李嗣真書後品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徐浩論書
徐浩古跡書
何延之蘭亭記
褚遂良搨本樂毅論記

法書要錄卷三　照驥閣

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
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記
大父相國高平公蕭齊記
蔡惲書無定體論不錄

○唐虞世南書旨述

客有通元先生好求古迹爲余知書敬之發源審以臧否曰子不敏何足以知之今率以聞見隨紀年代考究興亡其可爲元龜者舉而敘之

古者畫卦立象造字設教爰寘形象肇乎蒼史仰觀俯察鳥跡垂文至于唐虞煥乎文章暢於夏殷備乎秦漢洎思宣王史史籀循科斗之書採蒼頡古文綜其遺美別署新意號曰籀文或謂大篆秦丞相李斯改省籀文適時簡要號曰小篆善而行之其蒼頡象形傳諸典籍世絕其跡無得而稱其籀文小篆自周秦以來猶或參用未之廢黜或刻於符璽或鉛於鼎鍾或書之旌鉞往往人間時有見者夫言篆者傳也書者如也述事契舊者也字者孳也孳乳寖多者也而根之所由其來遠矣先生曰古文籀篆曲盡而知之愧無隱焉隸草攸止今

法書要錄卷三　照驥閣　二

則未聞顯以發明用祛昏惑曰至若程邈隸體因之罪隸以明其書朴略徵而歷禩增損亟以湮淪而淳善之流亦稱傳習首變其法巧拙相沿未之超絕史游制於急就創立草藁而不之能崔杜栉理雖則豐妍潤色之中失於簡約伯英重以省繁飾之銛利加之奮逸時言草聖首出常倫鍾太傅師資德昇馳騖習藝學而致一體眞楷獨得精妍而前輩數賢迭相矛盾事則恭守無捨儀則尚有瑕疵失之斷割逮乎王廙王洽逸少子敬剖析前古無所不工八體六文必揆其理俯於衆美會滋簡易制成今體乃窮奧旨先生曰於戲三才審位日月燭明固資異人一數而化不然書何以臻妙無相奪倫父子聯翩軌範後昆先生曰書法元微其難品繪今之優劣神用無方小學疑迷惕然將寤而旨述之義其可問乎曰無讒繁詞敢以終序

晉右軍王羲之書目正書行書 褚遂良摹

正書都五卷共四十帖

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付自奴
第二黃庭經六十行真山陰道士

法書要錄卷三　三　照驥閣

第三東方朔贊書與王佛
第四周公東征十一行 年月日朔小字十四行自書文 尚想黃綺七行墓田丙舍五行
第五羲之死罪前因李叔夷四行 瑯琊臨沂三行羲之頓首頓首一日相省四行三一之法四行 尚書宜示孫權所求八行臣言瑯琊新廟四行 晉侯修六行

草書都五十八卷

第一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蘭亭序 纏利害二十二行
第二爰有猗人九行庾新婦五行九月二十三日羲之八日書八行十一月七日羲之報知少麋五行十二月六日羲之報一昨因暨主簿書六行臣羲之言伏惟皇太后七行臣羲之言嚴寒不審四行臣羲之言伏惟陛下五行雨涼住得書五行問庶子哀摧四行
第三
第四七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期晚生不有六行五月二十四日羲之頓首二旬哀悼行羲之報曹妹五行羲之頓首遲遠亡嫂積年八行昨殊不散三行殷中軍奄忽哭之三行

法書要錄卷三　四　照驥閣

第五羲之死罪亡兄靈柩七行五月七日羲之頓首頓首昨便斬草亡嫂尚停此十行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五行秋中諸感切慟五行
第六羲之白不審尊體比復如何五行得示慰吾頓以服散三行二十三日發至長安八行羲之死罪不審何定尚扶持四行適遠舍承如常五行
第七羲之頓首舅夭歿四行羲之頓首奄承遭難五行羲之頓首君眼目五行六月十五日羲之頓首大行皇帝崩四行大行皇帝五行月半增感傷奈何四行
第八謝新婦春日感傷七行羲之死罪無亦永往七行謝范新婦得富春還疏十行向書至也須君至射堂四行
第九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比夏交十一行羲之死罪苟爲各一國佐命之宗十七行君須復以何散懷七行
第十七月十三日告離得兄弟五行延期官奴小女七行不圖禍痛乃將至此二行日月如馳嫠寡背五行近遣書想即至二行比書慰也汝不可六行
第十一羲之頓首快雪時晴六行未復知問晴快即轉勝

法書要錄卷三　五　照驥閣

去血有損不堪耿行三月行復半痛傷兼摧行三
第十二六月十七日告循紀行四柳兗比問賊行五足下猶
未佳行四羲之頓首卿佳不家中猶爾行八
第十三遍熱既多一且盛農行五知齡家祖可悲慰行九山
下多日不復意問行十晚復熱想足下行八
第十四都下二十六日書云中郎行五近絕不得新婦諸
叔問行十九月十七日羲之報且行因孔侍中行八既遍
近羸劣行六
第十五想大小悉佳行十謝新婦賢從弟行八隔日不知問
二旬哀傷行七
第十六省書知定疑來行六二十痛惜敬和寢息在心行九羸
從彫落將盡行十
第十七報恆何如行七有一帖云羲之報恆何如二月一日汝鍠母行二
雖問和篤疾行十一此粗平安
第十八二十二日羲之報近得書行五毒熱羸斷未甚敢
耿行五足下可不吾眼少劣行四再昔來熱如小有安行十
第十九官奴小女行十一月二十五日行四大熱得告行五汝
中冷褚侯遂至羸行二

第二十遍此燥鷄肉行四去龍牙復下行七向欲力視汝行五
姊告慰馳情行五晚來復何如行三兄安曆情事長畢行五
第二十一十九日羲之頓首明二旬增感行七十月十五
日羲之頓首月半哀傷行八得示知羲之報行五
第二十二安西復問行二十忽忽然夏中行九
第二十三得阿遮書行七二十五日告期行六二十日告姜
行三知慶等行三二十七日告姜氏母子行五得書知卿行四
第二十四初月一日羲之報忽忽改年行六卿各何以先
羸行四此上下不可耳出外行六六日告姜復雨始晴行五

書未去得疏爲慰行五
第二十五行復二旬傷悼情深行五羲之死罪難信非賤
行五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便涉冬行六夫人遂善平
康也行三羲之頓首節至遣感行五過一旬尋念傷悼行四
五月九日羲之頓首雖未敘行五
第二十六敬祖足下如常慰之行五羲之頓首頓首從兄
雖篤疾行五轉熱想足下耳行七王遂少頓首晚佳也行七
第二十七八月十七日羲之報行五三十日告姜行九二十
二日告姜行五三十日羲之頓首報行五信還之夜下行七

第二十八曹丁妹行七未審大周煩行七劫事當遠行五
第二十九二十九日告仲宗行五十四日告劉氏女行六人
理之故行四十一月二十六日已推退行二月行復旬感
傷行七有哀慘行七送此鯉魚行二諸婦小兒輩行三
第三十羲之愛報行七復想煩安和行九得書知汝問行九
第三十一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行六三月十九日羲
之頓首末春哀痛羲之自想上下悉佳行五八月十五
日具疏羲之再拜行六
第三十二羲之頓首月半感慕抽切行五改月感慕抽痛
當奈何行六昨歡宴可謂意行五向得信知足下瘦行五
第三十三張博士定何日去行四八月二十六日告仲宗
行十兩無復解足下可耳行五六月羲之報至節哀感行四
初月一日告姜忽此年行四
第三十四極有眷意行四九月十八日羲之報近問行七司
州葬送行六
第三十五十四日告卿明月半行十三十三日羲之報月
向半行四承上下不和反側行六遍一旬哀痛兼至行八昨
暮遣信值足下以行行七諸哀毒兼至終日切心行七乃

復送廬勞汝
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得示慰之吾迎不快行五九月二十五日羲之
報禍出不圖行六陰寒足下各可不行八五月二日告胡
母甥幸行六夏中節除感遂兼傷行四
第三十八四月五日羲之報行五七日告期諸念元度行十
妹轉佳慶不乃啼不行三知靜婢猶未佳懸心行二治墓
下告以集也行三
第三十九三月十三日羲之頓首頓首過二旬哀悼行六
羲之頓首頓首想冬盛念一旦感歎並哀窮行十一
月十八日羲之頓首冬月感歎兼傷行六
第四十十月二十二日羲之頓首頓首賢從隕逝行四想
家悉佳行九吾未得便得效行四吏轉輒與寬休行六
第四十一二月州民王羲之死罪行六向書至也得示承
尊夫人轉平和行七五月十日羲之報夏中感遂行六時
見賢子君家平行三前郡內及兄子家比有行五
第四十二四月二日羲之頓首初月感懷行七得示慰之
足下克致行六羲之白服見仲熊行七知汝故兩欲食行三

第四十三紙一千行五僧遠遂佳也行三脯五夾行七羲之死
罪不當有桂
第四十四不知遠妹定何當至行八從兄弟一旦哀窮行四
昨遣書今日至也行四
第四十五知足下得吾書行七前比遣信行七想應妹普平
安行七感遂佳也懸念行八比承至也得二書行四得二日
書具足下問行四足下在蕪湖行九不圖哀諸頻仍行五
第四十六
第四十七道祖重能行二十月二十日羲之頓首節近

歲終六行節除諸感兼哀四行四月二十日羲之頓首二
旬期等小祥五行新歲月感傷
第四十八羲之頓首一旦公除四行羲之頓首從弟子四行
歲盡諸感五行
第四十九四月九日羲之頓首報臘日七行得二謝書可
州喪六行二月六日羲之報昨書悉四行上下如常不五行
承都開清和五行

第五十二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一日有書九行事情無
所不至惟有長歎五行雨後無已不審體中各何如九行
知賢弟並毀頓三行
第五十一羲之頓首頓首何圖禍痛五行繇白張白騎遂
自猜疑七行晴便寒想轉勝七行六月十九日羲之報仲
熊夭折三行仲熊雖篤疾豈圖奄忽四行
第五十二汝母子比佳不六行十八日羲之頓首四行敬祖
雖久疾謂其年少八行五月二十七羲之報五行五月十
一日羲之敬問得旦書三行吾賢之常事耳四行
第五十三閏二月二十五日羲之白四行向書想至四行八
月十四日告父四行許元度昨宿四行七月六日羲之頓
首五行省告猶示三行修年雖篤七行
第五十四六月十六日羲之頓首八行羲之死罪告終十
行二十九日羲之頓首九行九月二十八日羲之頓首
昨六行
第五十五前使還有書猥九行羲之頓首二孫女四行四日
羲之頓首昨感寒五行八月二十五日羲之白頓首五行
得書爲慰汝轉平復六行
第五十六周氏上下悉佳六行亡王等便以去十月禫四行
卿汝母子粗平安八行九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追傷切

割六行
第五十七羲之頓首尋念痛惋八行長風一日哀窮五行得
信知問五行敬祖雖久疾四行初月五日羲之頓首忽然
此年六行
第五十八省別具慨五行阿康少壯四行范中書奄至此三行
妹復小進退五行羲之頓首昨暮兒疏十一行
晉右軍王羲之正書行書目貞觀年河南公褚遂良中
禁西堂臨寫之暇便錄出唐初有史目實此之標目蓋
其類也未見草書目

○唐李嗣眞書品後張彥遠以李公之品甚有當處過事詞采不如直盛評品量效袁品之作又不具人代爲淺學者未深曉

昔蒼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亦有感矣蓋德成而上調
仁義禮智藝成而下謂射御書數吾作詩品猶希闡偶
合神交自然冥契者是才難也及其作畫評而登逸品
數者四人故知藝之爲末信矣雖然若超吾逸品之才
者亦當奮絕於終古無復繼作故斐然有感而作書評
雖不足對揚王休宏闡神化亦名流之美事與夫飽食
終日博奕猶賢不其遠乎項籍云書足記姓名此狂夫
之言也嗟爾後生必乏經國之才又無干城之略庶幾
勉夫斯道近代虞祕監歐陽銀青房褚二僕射陸學士
王家令高司衛等亦並由此術無所間然其中亦有更
無他技而俯拾朱紱如此則雖君之盛烈苟非莘野之
響其山之英亦何能作戒夜雲之臺他衣碑石之際今
之馳騖去聖逾遠徒識方圓而迷點畫猶莊生之歎盲
者易象之談日中終不見矣太宗與漢王元昌褚僕射
遂良等皆受之於史陵褚首師虞後又學史乃謂陵曰
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處也陸學士東之受於虞祕

監虞祕監受於永禪師皆有體法今人都不聞師範又
自無鑒局雖古迹昭然永不覺悟而執燕石以爲寶玩
楚鳳而稱珍不亦謬哉其議於品藻自王愔以下王僧
虔袁昂諸公已言之矣而或未周今採諸家之善聊指
同異以貽諸好事其前品已定則不復銓列素未會入
有可措者亦後云爾太宗高宗皆稱神札吾所伏事何
敢寓言始於秦氏終唐世凡八十一人分爲十等

逸品五人

李斯小篆

右小篆之精古今妙絕秦望諸山及皇帝玉璽猶夫千
鈞強弩萬石洪鐘豈徒學者之宗匠亦是傳國之遠寶

張芝草 鍾繇正 羲之三體及獻之草書飛白行書 半草

右四賢之迹揚庭效技策勳底績神合契匠冥運天矩
皆可稱曠代絕作而鍾張則筋骨有餘膚肉未豐逸少
則加減太過朱粉無設同夫披雲覩日芙蓉出水求其
盛美難以備諸然伯英章草似春虹飲澗落霞浮浦又
似凝霧沾濡繁霜搖落元常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
在又比寒澗聞壑秋山嵯峨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爽
暑調暢嚴廊宏敞蓉裾肅穆其聲鳴也則鏗鏘金石其
芬郁也則氣氳蘭麝其難徵也則縹緲而已仙其可觀
也則昭彰而在目可謂書之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
出袖明月入懷瑜瑾爛而五色黼黻摛其七采故使離
朱喪明子期失聽可謂草之聖也其飛白猶霧縠卷舒
烟雲熠灼長劍耿介而倚天坳矢超忽而無地可謂飛
白之仙也又如松巖點黛蒼鬱而起朝雲飛泉濺玉灑
散而成暮雨既離方以遒圓亦非絲而異帛趣長筆短

差難纏陳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知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濤駭嶽故謝靈運謂云公當勝右軍誠有害名教亦非徒語也而正書行書如田野學士越參朝列非不稽古憲章乃時有漢體處舊說稱其轉研去鑿疎矣然數公者皆有神助若喻之制作其雅頌之流乎

評曰元常每點多異義之萬字不同後學者恐徒傷筋齒耳然右軍肇變古質理不應滅鍾故云或謂過之庾翼每大服逸少曾得伯英十紙喪亂遺失常恨妙迹永絕及逸少與亮書曰今見足下蒼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方乃大服羲之又曾書壁而去子敬密拭之而更別題右軍還觀之曰吾去時眞大醉子敬乃心服之然右軍終無敗累子敬往往失落及其不失則神妙無方亦可謂之草聖矣

贊曰蒼頡造書鬼哭天廩史籀湮滅陳倉藉甚秦相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義獻超然逸品

上上品二人

程邈隸　崔瑗小篆

右程君首創隸則模範煥於丹青崔氏爰效李斯點畫皆如鐵石傳之後裔厥功亦茂此外鐵勒去之無乃負乎若按之文章則三都二京之比

上中品七人

蔡邕　索靖　梁鵠　鍾會

衛瓘　韋誕　皇象

右自王崔以降更無超越此數君書雅動於韋蔡皇衛草迹殆亞於二王鍾索遺迹雖少吾家有小鍾正書洛神賦河南長蔡氏雅所珍好用子敬草書數紙易之案有月儀三章觀其趣況大爲遒竦無愧珪璋特達猶夫嶧政相如千載稟稟爲不亡矣又丞邱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王簡穆云無可以定其優劣亦何勞品書者乎

上下品一十二人

崔寔章　郗鑒　王廙　衛夫人正

王洽　郗愔　李式　庾廙

羊欣　歐陽詢　虞世南　褚遂良

右逸少謂領軍弟書不減吾吾觀可有十紙信佳作矣體裁用筆全似逸少虛薄不倫右軍藻鑒豈當虛發蓋欲假其名譽耳前品措之中下豈所謂允僉望哉崔衛素負高名王庾舊稱拔萃崔章書甚妙衛正體尤絕世將楷則遠類羲之猶有古制稚恭章草頓推筆力不謝子眞郗李縱遒過於羊欣歐陽草書雖與競爽如旱蛟得水饑兎走穴筆勢恨少善於鍋勒及飛白諸勢如武庫矛戟雄劍森森虞世南蕭散遲落眞草惟命如羅綺嬌春鴻鴈戲沼故當子雲之上褚氏臨寫右軍亦爲高足豐豔雕刻盛爲當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

評曰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然許靜之迹殆不減小令常歎云小鍾書初不留意試作之乃不可得研之興久如有髣髴乃知有豐能之感耳安可厚誣乎此羣英尤居上流三品其中銓鑒不無優劣

贊曰程邈隸體崔公篆勢梁李蔡索都皇韋衛羊習獻規褚傳義制邈乎天壤光厥來裔

中上品七人

張昶文舒　衛恒　杜預　張肅

郗嘉賓　阮研　漢王元昌

右文舒西嶽碑文但覺妍冶殊無骨氣庾公置之七品張翼代義之草奏雖曰小人幾乎亂眞更乃編之乙科涇渭混淆奇難品會至於衛杜之筆流傳多矣縱任輕巧流轉風媚剛健非有餘便媚少傷匹嘉賓與王虞相將皇則高手顏黃門有言阮交州蕭國子陶隱居各得右軍一體故稱當時之冠絕然蕭公力薄終不迨阮漢王作獻之氣勢或如舞劍往無隣幾

中中品十二人

謝安　康昕　桓元　邱道護

許靜　蕭子雲　陶宏景　釋智永

劉珉　房元齡　陸柬之　王知敬

右謝公縱任自在有蟠盤虎踞之勢康昕巧密楷動有翰飛鶯駢之體桓元如驚蛇入草銛鋒出匣劉珉比類波赴壑狂瀾爭流隱居穎脫得書之筋髓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道護謬登高品迹乃浮漫陸柬之學虞草體用筆則肯出於藍故非子雲之徒正謬功夫恨少不至

高絕也智永精熟過人惜無奇態矣房司空雕文抱質王家令碎玉殘金房如海上雙鵠王比雲間孤鶴

評曰古之學者皆有師法今之學者但任胸懷無自然之逸氣有師心之獨往偶有能者時見一點忽有不悟者終身瞑目而欲乘欵段度越驛騮其亦難矣吾嘗告勉夫後生曰古數知音希可爲絕絃者也

贊曰西嶽張昶江東阮研銀鷹白鐵馬桓元衛杜花散安康綺鮮元昌陸柬名後身先

中下品七人

孫皓　張超　謝道韞　宗炳

宋文帝　齊高帝　謝靈運

右孫皓吳人酣暢驕其家室雖欲矜毫亦復平矣張如邯中少年乍入京輦縱有才辯蓋亦可知謝韞是王凝之之妻雍容和雅芬馥可玩宋文帝有子敬風骨超縱狼藉翁煥爲美康樂往往驚逼高帝時時合與知慕韓彭之豹變有異張桓之拾青宗炳放逸屈攝頗效康許量其直蓋孤梗是靈運之流

下上品十三人

陸機　袁崧　李夫人　謝朓

庾肩吾　蕭綸　王褒　解斯彥明

房彥謙　殷令名　張大隱　陶靜文

錢毅

右士衡以下時然合作踳雜不倫或類蚌質球胎乍比金沙銀礫陸平原李夫人猶帶古風謝吏部庾尚書創得今韻邵陵王王司空是東陽之亞房司隸張益州參小令之體蔚生正書甚爲鮮緊殊有規則錢氏小篆飛白寬博敏麗太宗貴之斛斯筆勢咸有由來司隸宛轉頗稱流悅皆藉名美殷氏擅聲題署代有其人嗟乎有天才者或未能精之有神骨者則其功虛棄但有住處豈忘存錄

下中品十人

范曄　蕭思話　張融文舒　梁簡文帝

劉逖　王晏　周顒　王崇素

釋智果　虞綽

右范如寒儁之士亦不可棄蕭北通世之夫時或堪採思光要白標舉蓋無足寬簡文拔羣貴勝猶薙繼作劉

黃門落花從風王中書奇石當逕彥倫意則甚高迹少俊銳崇素時象麗人之姿智果頗似姿章之質虞綽鋒頴迅健亦又次之矣

下下品七人

劉穆之　褚淵　梁武帝　梁元帝

沈君理　陳文帝　張正見

右數君亦稱筆札多類效嚬猶枯林之青秀一枝比衆石之孤生片玫就中彥回輕快練備有力考元風流君理放任亦後來之所習非先達之所營吾黨論書有異於是

評曰前品云蕭思話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亦則仙矣又云張伯英如漢武學道憑虛欲仙終不成矣商搉如此不減諗乎吾今品藻亦未能至當若其顛倒衣裳自圭之玷則庶不爲也後來君子儻爲鑒焉

贊曰蚌質懷珠銀瓌礫陸謝參羅蕭王繼迹思話仙才張融賞擊如彼枯秀衆多羣石

唐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先賢所評子敬之比逸少猶士季之比元常言去之遠

矣故二王之跡歷代寶之梁大同中武帝勅周興嗣撰千字文使殷鐵石模次義之之迹以賜八王右軍之書成歸梁室屬侯景之亂兵火之後多從湮缺而西臺諸宮尚積餘寶元帝之死一皆自焚歷周至隋初并天下大業之始後主頗求其書往往有獻之者及隋之季王師入柰又於洛陽擒二僞主兩京祕閣之寶揚都匿從之書皆爲我有太宗於右軍之書特留眷賞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遣逸萬機之暇備加翫玩蘭亭樂毅尤閱寶重嘗令搨書人馮書徹等搨蘭亭賜梁公房元齡已下八人普徹縛搨以出故在外傳之及太宗晏駕本人元宮至高宗又勅馮承素諸葛貞搨樂毅論及蘭帖數本賜長孫無忌等六人在外方有洎太聖天后御極也尤爲寶愛平一韶亂之歲見有宮中切覩先后閱法書數軸將搨以賜藩邸時見宮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標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標玳瑁軸者云是梁朝舊跡標首各題篇目行字等數章草書多於其側帖以真字楷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可有十餘卷於所記憶者是扇書樂

毅告誓黃庭當時私訪所主女學問其函出盡否答云尚有未知幾許至中宗神龍中貴戚寵盛宮禁不纔御府之珍多入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主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久錢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跡強學寶重乃呼薛稷鄭愔及平一評其善惡諸人隨事各稱爲上者登時去牙軸紫標易以漆軸黃麻紙標題云特健藥云是虜語其書合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太平公主聞之遽於內取數函及樂毅等小函以歸延秀之死側聞睿宗命薛稷擇而進之薛竊留佳者十數軸薛之敗也爲簿錄官所盜平一任郴州日與太平子薛崇胤堂兄崇允連官說太平之敗崇徹懷樂毅等七軸請崇允託其叔駙馬璥貽岐王以求免戾此書因歸邸第崇徹弟崇簡娶梁宣王女主家王室之書亦爲其所有後獲罪謫五溪書歸御府而朝士王公亦往往有之豫州刺史東海徐公嶠之季子浩並有獻之之妙得詔金門家多法書見託斯煩其篇目行字列之如後

唐徐浩論書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朴略未有功能厥後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蕭永歐虞頗傳筆勢褚薛已降自餘不識矣然人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翼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歐虞爲鷹隼褚薛爲翟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浩自言余年在髫齔便工翰墨力不可強勒而愈拙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凡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則殷鑒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而目斯亦愈於傅奕亞於文章矣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大大短令小疎肥令密密瘦令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竪令平平竪使側捷則須安徐

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號爲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首攻之豈可百日乎

唐徐浩古蹟記

自伏羲畫八卦史籀造籀文李斯作篆書程邈起隸法王次仲爲八分體漢章帝始爲章草名歐後流傳工能間出史籀石鼓文崔子玉篆呂望張衡碑李斯嶧山會稽山碑蔡邕鴻都三體石經八分西岳光和殷華馮敦等數碑并伯喈章草並爲曠絕及張芝章草鍾繇正楷時莫其先衛瓘索靖章草王羲之真行章草桓元草謝安王獻之羊欣王僧虔孔琳之薄紹之真行草永禪師蕭子雲真草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果師逝師真行草陸東之臨書臣先祖故益州九隴縣尉贈吏部傳郎師道臣先考故洺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齊梁以後傳祕此書跋尾徐僧權唐寰充姚懷珍滿騫朱昇等署名太宗皇帝肇開帝業大購圖書實於內庫鍾繇張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迹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印縫命起居郎臣褚遂良排署如後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臣元齡

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揆

逆人侯君集初同署（犯法後焚印）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王臣孝恭

光祿大夫民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從十三年書更不出外人莫見直至大定中則天太后賞納言狄仁傑能書仁傑云臣自幼以來不見好本只率愚性何由得能則天乃內出二王真迹二十卷遣五品中使示諸宰相看訖表謝登時將入至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蹟物賜二十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開居賦枯樹賦爲廊因大人貴要張以示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不復宴樂安樂公主婿武延秀在坐歸以告公主曰主言承恩未爲富貴適過宗令別得賜書一席觀之輟餐忘食及明謁見頗有怨言帝令開秘傾庫悉真之延秀復會賓客舉櫃令看分散朝廷無復貲惜太平公主取五帙五十卷別造胡書四字印縫宰相各三十卷將軍駙馬各十卷自此內庫真蹟散落諸家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袋盛置作箱裹及籍沒後有咸陽老嫗竊舉袖中縣吏尋覺遽而奔趁嫗乃驚懼投之竈下香聞數里不可復得天寶中臣充使訪圖書有商胡穆聿在書行販古跡往往以織成褾軸得好圖書臣奏直集賢令求書畫元宗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收殺大小二王真迹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書三卷（黃庭經第一畫讚第二告誓第三臣以爲書讚是僞迹不近真）行書一百五卷（並不書名姓帖）草書一百五十卷（以前得君書第一）小王書都三十卷正書兩卷（論語一卷并注一卷尊成爲第一）

跋尾排署如後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臣褚無量

祕書監兼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公臣馬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說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璟

至十七年出付集賢院搨二十本賜皇太子諸王學士九年收入內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尚書左丞相集賢大學士燕國公張說薨明年二月以中書令蕭嵩爲大學士令訪二王書乃於潤州司法弟琦家得羲之正書扇書一卷是貞觀十五年五月五日揚州大都督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楊師道進其標是碧地織成禮頭一行闊一寸黃色織成云晉右將軍王羲之正書卷第四兼小王行書三紙非常合作亦既進奉賜路琦絹二百疋蕭嵩二百疋其書還出令集賢院搨賜太子以下及潼關失守內庫法書皆散失初收城後臣又充使搜訪圖書收獲二王書二百餘卷訪黃庭經真蹟或云張通儒將向幽州莫知去處侍御史集賢直學士史惟則奉使晉州推事所在博訪書畫懸爵賞待之時趙城倉督隱沒公貨極多推案承伏遂云有好書欲請贖罪惟則索看遂出扇書告晉等四卷并二王真蹟四卷問其得處云祿山下將過向太原停於倉督家三月餘日某乙祇供稱意有懷悅之心乃留此書相贈惟則將至闕下肅宗賜絹百疋擢授本縣尉臣從中書舍人兼尚書右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改國子祭酒尋黜廬州長史承前僞迹臣所棄者盡被收買皆獲官賞不復簡退人莫知之及吐蕃入寇圖籍無遺往往市廛時有真迹代無鑒者詐僞莫分臣今暮年心惛眼晴恐先朝露敢舉所知其別書人謹錄如右前試國子司業兼太原縣令賈蒙蒙弟撿校戶部員外郎宋汴節度參謀賈泉並久遊翰苑皆好圖書辨僞知真無出其右臣長男璹臣自教授劝勤學書在於真行頗知筆法使定古迹亦勝常人其餘士庶之間應有精別之者臣所未見非欲自

媒天高聽卑伏希俯察建中四年三月日

△○唐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逐無同者其時適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諸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舊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蒙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寺爲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辯才博學工文琴碁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嘗於所寢方丈梁上鑿

其晴檐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銳志翰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降勅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曾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勅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斬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迹莫如蘭亭亦見此書營於寤寐此僧者年又無所用若爲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激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濟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與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貴歷寺纖親幸遇禪師爽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碁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病設埸面藥酒茶果等江東云埸面猶河北稱麄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各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在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肖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遊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葉

風騷妍豈略同彼此風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聞即更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爲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王惜書法弟子又幼來耽翫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貧道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搨僞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梁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窓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遣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即爲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

是御史奉勑來此有墨勑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即賫建德之妹壻在僞夏之時爲右僕射以用吾曾門盧江節公及隋黃門侍郎裴矩之榮舉國歸降我唐由此不失貴仕遙授上柱國金印紱綬封真定縣公於是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勑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身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

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爲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殿良馬兩疋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惜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勑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坐躬不豫幸玉華宮

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人間本亦稀少代之珍寶難可再見吾嘗爲左千牛時隨牒適越航巨海暨會稽探禹穴訪奇書名僧處士猶倍諸郡固知虞預之著會稽典錄人物不絕信而有徵其辯才弟子元素俗姓楊氏華陰人也漢太尉之後六代祖伯期爲桓元所害子孫避難潛竄江東後遂編貫山陰即吾之外氏近屬今殿中侍御史瑒之族長安二年素師已年九十二視聽不衰猶居永欣寺永禪師之故房親向吾說聊以退食之暇略疏其始末庶將來君子知吾心之所存付永彭明察微溫抱令直超叔等兄弟其有好事同志須知者亦無隱篤于時歲在甲寅季春之月上巳之日感前代之修禊而撰此記主上每暇隙留神術藝迹逾華聖偏重蘭亭僕開元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任均州刺史蒙恩許拜掃至都承訪所得委曲緣病不獲詣闕遣男昭成皇太后撓郎吏部常選

騎都尉永寫本進其日奉日曜門宣勑內出絹三十疋賜永於是負恩荷澤手舞足蹈捧戴周旋光駭閭里僕蹈天聞命伏枕慨欣殊私忽臨沈疴頓滅輒題卷末以示後代

○唐褚河南搨本樂毅記

貞觀十三年四月九日奉勑內出樂毅論是王右軍真跡令將仕郎直宏文館馮承素模寫賜司空趙國公長孫無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梁國公房元齡特進尚書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特進鄭國公魏徵侍中護軍安善郡開國公楊師道等六人於是在外乃有六本並筆勢諸妙備盡楷則褚遂良記

○唐崔備壁書飛白蕭字記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所飛白也張璪書師示武白書變楷制也宮殿題署勢大韓晉公領浙西之歲得於建鄴則徑丈字宜輕微不滿韓佛寺置之南係官舍面以屋壁俯瞰坐隅及晉公入贊顧謨啟于私第朱方宮吏俟其代者完葺舊府巧塡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聖筆塗土時故殿中李侍御

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儕自護壁書施榻于下耽翫研味略無已時士舉重焉給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寫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盛閱圖書以示宗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座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綸各一帖大鄭君屏一扇即輟與之不爾當自持去李君寫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法士畫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者李君不聞雅跡士舉不言此書即壁字爲朽壞

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跡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圖卷側掠體法備焉信衆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蔡邕待詔門下見役人以掃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蕭子良撰古今書體云飛白書蓋章子節沿鴻都門於時蔡邕方撰聖皇篇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亞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輕濃得中如蟬翼掩素其爲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惟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間竟無類比俾後之傳授似陰有保持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隣而友善獲覩妙跡感有將壞之壞晉公密之方絕之跡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之

○唐李約瑩書飛白蕭字贊

梁侍中蕭子雲書祖述鍾王備該衆體始變蔡張二王飛白古法妙絕冠時古法飛少白多其體猶拘八分故王僧虔云飛白是八分之輕者自子雲變而飛多今但據飛多者即非子雲之前而雖名不易後人亦有效古飛少者子雲又作小篆飛白雖名存傳記而迹絕簡素惟建鄴古壁餘此蕭字焉韓晉公鑒古善書聞之嗟異遷之於南徐置于海樞堂座右之壁又褒寬竟陵王蕭子良能爪書十五字置于招隱寺以侍中之迹妙極故留以觀矣余後獲之載以入洛書之故實事之本末中書舍人張公崔監察備撰記詳焉余少好圖書耽嗜奇古由此雖志業不立而性莫能遷非不干求爵祿心懵時事以與名球非欲乖時好尚養痾守獨所見遂僻僻則僻矣與夫酣湎聲妓并走權利者俱亡羊也亡則孰多余每閱翫此迹而圖書之光如逢古人似得良友加以琴酒靜暢書齋書閒榮富賤貧是日何在至若尋翰墨輕濃之勢窮點畫分布之能與日彌深隨見逾妙嗟夫昔賢垂不朽之藝知傳寶於後世後人覩妙絕之迹見得意於當時名齊日月情契古今傳口遊於藝藝可已乎知者相賀此蘭亭之書世情觀之未若野人之塊不關於世在世爲無用之物苟適余意於余則有用已多乃作贊曰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聖帝擅於翰墨張王繼作子雲精極壁昏屋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翠筍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紫空發剌勢動蟠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闕龍攢毫壘孔或橫或縱屑屑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況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疎而有容藝通造化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逸貫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絕藝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唐高平公蕭嵩記

隴西李君約於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以筆勢驚絕遂匣而寶之其遇之之由則君之贊序與崔監察備論之許矣君與予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瞻玩藏置之宜謂箱櫝隱覆不時又有緘啟動搖之變遂建精室陷列于垣復本書之意得遙覩之美寂對虛牖勢若飛驚雖烟霧交飛龍蛇縈動輕旆翻揚微雲卷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著名當時逍遙道樞脫落榮利識洞物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隸所得魏晉已降名書祕迹多矣以不越於尺素之間未爲殊珍也蓋壁字奇蹤乃爲希寶意象所得非常域也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夫蕭之爲言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於此字俱傳矣

法書要錄卷之三終

法書要錄卷第四

顏師古注急就章不錄

張懷瓘書估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張懷瓘書議

張懷瓘文字論

張懷瓘六體書論不錄

唐朝敘書錄

韋述敘書錄

盧元卿法書錄

○唐張懷瓘書估

有好事公子頗紆雅顧問及自古名書頗爲定其差等曰可謂知書矣夫丹素異好愛惡罕同若鑒不圓通則各守封執是以世議紛糅何不製其品格豁彼疑心哉且公子貴斯道也感之乃爲其估貴賤既辨優劣了然因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爲標準如大王草書字直一百五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貞正偏帖則爾王如樂毅黃庭太師箴畫贊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爲國寶不可計以字數或千或萬惟鑒別之精麤也他皆倣此近日有鍾尚書紹京亦爲好事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真書一字崔張之跡固乃寂寥矣惟天府之內僅有存焉如小王書所貴合作者若棄行之間有興合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繩可爲其弟子爾子敬年十五六時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爲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棄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答及其業成之後神用獨超

天姿特秀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峻險高深起自此子然時有敗累不顧疵瑕故減於右軍行書之價可謂子爲神俊父得靈和父子眞行固爲百代之楷法然文質相資沿立其三估貴賤殊品置其五等三估者絫獮爲上估鍾張爲中估羲獻爲下估上估但有其象蓋無其蹟中估乃曠世奇蹟可貴可重有購求者宜懸之千金或時不尚書藁藉同器假如委諸衛將軍可字價千金其杜度崔瑗可與伯英價等然志乃尤古力亦微大惟妍媚不逮於張芝衛瓘可與張爲弟索靖則雄逸過之且如右軍眞書妙極又人間切須是以價齊中估古遠稀世非無降差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其玉小商乃重其金肩淺之人多任其耳但以王書爲最眞草一槩略無差殊豈悟右軍之書自有十等

黃帝史　周宣史　鍾繇　張芝
王羲之　崔瑗　衛瓘　索靖
王獻之

以上九人第一等

蔡邕　張昶　荀勗　皇象

韋誕　鍾會
度德比義並崔張之亞也可微劣右軍行書之價以上六人第二等

曹喜　邯鄲淳　羅暉　趙襲
崔瑗　劉德昇　師宜官　梁鵠
胡昭　荀爽　張彭祖　張宏
傅元　魏武帝　曹植　吳孫皓
孫權　應璩　徐幹　張昭
嵇康　何曾　衛覬　杜預

楊肇　樂廣　劉恢　司馬攸
衛恒　衛夫人　衛玠　李式
王敦　郗鑒　郗愔　韋昶
桓元　王翼　王導　王治
王珉　謝安　庾翼等
或奇材見拔或絕世難求並庶幾右軍草書之價以上四十三人第三等

張嘉　庾亮　郗超　王珣
戴若思　衛瓘　僧惠式　王修

張翼　戴安道　王元之　王凝之
王衛之　王操之　孫興公　王允之
宋文帝　宋孝武　康昕　王僧虔
謝靈運　羊欣　薄紹之　孔琳之
蕭思話　張永　蕭子良　齊高帝
蕭子雲等
互有得失時見高深絕長續短智未力勁可敵右軍草書三分之一以上二十九人第四等

張越　張融　陶宏景　阮研
毛喜　僧智永　虞世南　歐陽詢
褚遂良等
可敵右軍草書四分之一以上九人第五等

以上率皆估其甚合者其不會意數倍相懸大凡雖則同科物稀則貴今姸古雅漸次陵夷自漢及今降殺百等貴遠賤近淳漓之謂也凡九十六人列之如右五等之外蓋多賢哲聲聞雖美功業未遂空有望於屠龍竟難成於畫虎不入流品深慮遺材天寶十三載正月十八日

○唐張懷瓘二王等書錄

夫翰墨之美多以身後騰聲二王之書當世見貴獻之嘗與簡文帝十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爲桓元所寶元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遣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爲一帙常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晉代裝書眞草渾雜背紙皺起范曄裝治微爲小勝宋孝武又使徐爰治護十紙爲一卷明帝科簡舊祕并遣使三吳鳩集散逸詔虞和巢尚之徐希秀孫奉伯等更加編次咸以二丈爲度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翹玉鼎織成帶又扇書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斑檀軸又紙書戲字一帙十二卷並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二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並斑檀軸其新購獲者爲六帙一百二十卷既經喪亂多所遺失齊高帝朝書府古跡惟有十二帙以示王僧虔仍更就求能者之迹僧虔以帙中所無者得張芝索靖衛伯儒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王導王洽王珉張翼桓元等十卷

其與帙中所同者王恬王珣王凝之王徽之王允之並奏入祕閣梁武帝尤好圖書搜訪天下大有所獲以舊裝堅強字有損壞天監中勅朱异徐僧權唐懷允姚懷珍沈熾文栟而裝之更加題撿二王書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織成帶金題玉躒侯景篡逆藏在書府平侯景後王僧辯搜括並送江陵承聖末魏師毀荊州城陷元帝將降其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遺迹遣後閤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斫柱乃嘆曰蕭世誠遂至於此文武之遺今夜

窮乎歷代祕寶並爲煨燼矣周將于謹晉六茹忠等拾遺逸凡四千卷將歸長安大業末煬帝幸江都祕府圖書多將從行中道船沒大半淪棄其間得存所餘無幾弑逆之後並歸宇文化及至遼城爲竇建德所破並皆亡失留東都者後入王世充世充平始歸天府貞觀十三年勑購求右軍書並貴價酬之四方妙蹟靡不畢至勑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等於元武門西長波門外羽簡內出右軍書相共參校令典儀王行真裝之衆朝舊裝紙見存者但裁翦而已右軍書大凡二千

二百九十紙裝爲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眞書五十紙一帙八紙隨本長短爲度行書二百四十紙四帙四十卷四尺爲度草書二千紙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爲度並金縷雜寶裝軸織成帙其書每縫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貞觀大令書不之購也天府之內儘有存焉古之名書歷代帝王莫不珍貴齊宋已前大有散失及梁武帝鳩集所獲尚不可勝數並珊瑚軸織成帙金題玉軸二王書大凡一萬五千紙元帝狂悖焚燒將盡文皇帝盡價購求天下畢至大王眞書惟得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紙草書二千紙並以金寶裝飾今天府所有眞書不滿十紙行書數十紙草書數百紙共有二百一十八卷張芝一卷張昶一卷並旃檀軸錦褾而已既所不尚散在人間或有進獻多堆於翰林雜書中玉石混居薰蕕同器然書惟不易不以寶之則工棄之則拙豈徒書也人亦如之用舍行藏言行之間不可玷缺亦猶薤桂雖在幽隱不以無人知而不芳也往在翰林中見古鍾二枚高二尺圍尺餘上有古文三百許字記夏禹功績字皆紫磨金鈿光彩射人似大篆而神彩驚人非其

時不敢聞奏然棄於泥土中久與瓦礫同也然濫吹之事其來久矣且如張翼及僧惠式效右軍時人不能辯近有釋智永臨寫草帖幾欲亂眞至如宋朝多學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蕭紹之羊欣等亦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書中多有僞迹好事所蓄尤宜精審儻所寶同乎燕石翻爲有識所嗤也乾元三年五月日

○唐張懷瓘書議

昔仲尼修書始自堯舜堯舜王天下燒乎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漢之間諸儒間出元猷冥運妙用天資道虛捕微鬼神不容其潛匿而通微應變言象不測其存亡奇寶盈乎東山明珠溢乎南海其道有貴而稱聖其迹有祕而莫傳理不可盡之於詞妙不可窮之於筆非夫通元達微何可至於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敘而論之夫草木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禽獸乎況人倫乎猛獸鷙鳥神彩各異書道法此其古文象籀時罕行用者皆闕而不議議者眞正藁草之間或麟鳳一毛龜龍片甲亦無所不錄其有名迹俱顯者一十九人列之於後

崔瑗　張芝　張昶　鍾繇
鍾會　韋誕　皇象　嵇康
衛瓘　衛夫人　索靖　謝安
王導　王敦　王廙　王洽
王珉　王羲之　王獻之

然別千百年間得其妙者不越此數十人各能登飛萬里榮耀百代雖逸少筆迹遒潤獨擅一家之美天質自然風神蓋代且其道微而味薄固常人莫之能學其理隱而意深固天下寡於知音昔爲評者數家既無文詞則何以立說何爲取象其勢彷彿其形似卻其門而來知其奧是以言論不能辨明夫於其道不通出其言不斷加之詞寡典要理乏研精不述寶哲之殊能況有邱明之新意悠悠之說不足動人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見其志覽之即令了然若與面會則有智昏蔽麥混白黑於胷襟若心悟精微圖古今於掌握元妙之意出於物類之表幽深之理伏於杳冥之間豈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測非有獨聞之聽獨見之明不可議無聲之音無形之相夫誦聖人之語不如親聞

其言評先賢之書必不能盡其深意有千年明鏡可以照之不疲琉璃屏風可以洞徹無礙今雖錄其品格豈獨稱其材能皆先其天性後其習學縱異形奇體輒以情理一貫終不出於洪荒之外必不離於工拙之間然智則無涯法固不定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

眞書

逸少第一　元常第二　世將第三　子敬第四
士季第五　文靜第六　茂宏第七

行書

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　元常第三　伯英第四
伯玉第五　季珽第六　敬和第七　茂宏第八

草書

子玉第一　伯英第二　幼安第三　伯玉第四
逸少第五　士季第六　子敬第七　休明第八

草書伯英創立規範得物象之形均造化之理然其法太古質不剖斷以此爲少也有椎輪草意之妙後學得

瀟灑其中宜爲第一

草書

伯英第一　叔夜第二　子敬第三　處沖第四

世將第五　仲將第六　士季第七　逸少第八

或問曰此品之中諸子豈能悉過於逸少答曰人之材能各有長短諸子於草各有性識精魄超然神彩射人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銛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得重名者以眞行故也舉世莫之能曉悉以爲眞草一槩若所見與諸子雷同則何煩有論今製品格以代權衡於物無情不饒不損惟以理伏頗能面質冀合規於元匠殊不顧於聾俗夫聾俗無眼有耳但聞是逸少必闇然懸伏何必須見見與不見一也雖自謂高鑒旁觀如三載嬰兒豈敢斟量鼎之輕重哉伯牙子期不易相遇造章甫者當售衣冠之士本不爲於越人也然草與眞有異眞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烟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爲體以變化爲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

於高探鑒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敭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爲而用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芒肅然危然方知草之微妙也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纂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且法既不定事貴變通然古法亦局而執子敬才高識遠行草之外更開

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眞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眞者謂之眞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於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游臨事制宜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之中最爲風流者也逸少秉眞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世人雖不能甄別但聞二王莫不心醉是知德不可僞立名不可虛成然荆山之下玉石參差或價賤同於瓦礫或價貴重於造城其八分郎二

王之右也子敬殘後羊薄嗣之宋齊之間此體彌尚謝靈運尤爲秀傑近者虞世南亦工此法或君長告令公務殷繁可以應機可以赴速或四海尺牘千里相聞迹乃含情言惟敘事披封不覺欣然獨笑雖則不面其若面焉妙用元通鄰于神化然此論雖不足搜之至眞之理亦可謂張皇墨妙之門但能精求自可意得思之不已神將告之理與道通必然靈應有志小學豈不勉歟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僕雖不能其寧而輒言其意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運動及險峻或少波勢及縱逸學者宜自損益也異能殊美莫不備矣然道合者千載比肩若死而有知豈無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賢人君子非愚於此而智於彼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也書道亦爾雖賤於此或貴於彼鑒與不鑒也智能雖定賞遇在時也嵇叔夜身長七尺六寸美音聲偉容色雖土木形體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加以孝友溫恭吾慕其爲人常有其草寫絕交書一紙非常寶惜有人與吾兩紙王右軍書不易近於李造處見全書了然知公平生志氣若與而焉優有達

志者覽此論當亦悉心矣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論人才能先文而後墨義獻等十九人皆兼文墨乾元元年四月日張懷瓘述

○唐張懷瓘文字論

論曰文字者總而爲言若分而爲儀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謂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寖多因名之爲字題於竹帛則曰之曰書文也者其道煥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嶽四瀆地之文也城闕朝儀人之文也字之與書理亦歸一因文爲用相須而成名言詣無宰制羣有何幽不貫何遠不經可謂事簡而應博範圍宇宙分別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沃瘠之可殖是以大荒籍矣紀綱人倫顯明君父尊嚴而愛敬盡禮儀長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闡興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書其後能者加之以元妙故有翰墨之道光焉世之賢達莫不珍貴時有吏部蘇侍郎晉兵部王員外翰俱朝端英秀詞場雄伯謂僕曰文章雖久遊心翰墨近甚留意若此妙事古來少有知者今擬討論之欲述書賦兼與公作書斷後序王僧虔雖

有賦王儉製其序殊不足動人如陸平原文賦實爲名作若不造其極境無由伏後世人心若不知書之深意與文若爲差別雖窮其精微靡知其梗槩公試爲滿言之僕答曰深識書者惟觀神形不見字形若精意元鑒則物無遺隱何有不通王曰幸以木石言之僕曰文則數言乃或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簡易之道欲知其妙初觀其測久視彌珍雖書已緘藏而心追目極情猶眷矜者是爲妙矣然雖考其法意所由從心者爲上從眼者爲下先其草創立體後其因循著名雖功用

多而有聲終性情少而無象同乎槽粕其味可知不由靈臺必乏神氣其形頓者其心不長狀貌顯而易明風神隱而難辨有若賢才君子立行立言言則可知行不可見自非冥心元照開目深視則識不盡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別經旬月後見乃有愧色云書道亦大元妙翰與蘇侍郎初並輕忽之以爲賦不足言者今始知其極難下語不比於文賦書道尤廣雖沉思多日言不盡意竟不能成僕謂之曰員外用心尚疎在萬事皆有細微之理而況乎書凡展臂曰尋倍尋曰常人間無不盡

解若智者出乎尋常之外入乎幽隱之間追虛捕微探奇掇妙人雖思之則盡不能解用心精纖之異有過於是心若不有異照口必不能異言況有異能之事乎請以此理推之後見蘇云近與王員外相見知不足賦也說云引喻少語不能盡會通之識更共觀張所商搉先賢書處有見所品藻優劣二人乎章遂能觸類比興意且無限言之無涯古昔已來未之有也若其爲賦應不足難蘇且說之因謂僕曰看公於書道無所不通自運筆固合窮於精妙何爲與鍾王頓爾遊潤公且自評書至何境界與誰等倫僕答曰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妙理何可備該常歎書不盡言僕雖知之於言古人得之於書且知者博於聞見或能知得者非假以天資必不能得是以知之與得又書之比言俱有雲塵之懸所令自評敢違雅意夫鍾王眞行一今一古各有自然天骨稍千里之迹邈不可追今之自量可以比於虞褚而已其草諸賢未盡之得惟張有道創意物象近於自然又精熟絕倫是其長也其書勢不斷絕上下鈎連雖能如鐵並集若不能區別二家尊幼混雜百年撿探可知是其短也夫人識在賢明用在斷割不分涇渭餘何足云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迹在塵壤而志出雲霄雖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芒如觀之欲其駭目驚心肅然凜然殊可畏也數百年內方擬獨步其間自評若斯僕未審如何也蘇笑曰令公自評何乃自餙文雖矜耀理亦兼通達人不已私盛德亦微損其後僕賦成往呈之遇褚思光萬希莊包融並會衆讀賦訖多有資激蘇謂三子曰晉及王員外俱造書賦歷旬不成今此觀之固非思慮所際也萬謂僕曰文與書破公與陸機已把斷也世應無敢爲賦者蘇曰此事必然也包曰知皆省文章所貴言得失其何爲競悅耳而諛面也已賦雖能豈得盡善無今而乏古論書道則妍華有餘考賦體則風雅不足纔可共衆已來並磨未得將來已上齊驅此議何如褚曰誠如所評賦非不能然於張當分之中乃小小者耳其書斷三卷實爲妙絕猶蓬山滄

海吐納風雲禽獸魚龍于何不有見者莫不心醉後學得漁獵其中實不朽之盛事

○唐朝敘書錄

貞觀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眞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其得王逸少之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嘗以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蹟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道勁爲一時之絕初購求人間書凡眞行二百紙裝爲八十卷每卷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卷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二千覽之暇得醉觀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朕少時爲公子頻遭陣敵義旗之始乃平寇亂執金鼓必自指揮觀其陣即知其強弱每取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無不大潰多用此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爲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初置宏文館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爲學士內出書命之令學又人同有善書者追徵入館十數年間海內從風矣至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已上賜宴於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以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爲書與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圉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開示圉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圉師見古跡多矣魏晉以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妍而少力今觀聖跡兼絕二王鳳翥鸞迴眞古今書聖也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鸞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

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富時舉朝以爲榮也

○唐羣逝敘書錄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眞跡及張芝張昶等眞跡總一百五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搨進尋且依文搨兩本進內分賜諸王後屬車駕入都却進眞本竟不果進自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眞跡出御府金帛重爲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帝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其眞僞右軍之跡凡得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小王及張芝等亦各隨多少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河南眞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其後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記其後蘭亭一時相傳云將入昭陵元宮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安樂公主奏借出外搨寫樂毅論因此遂失所在開元五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撿校換標分一卷爲

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之跡惟以己之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以印記之右軍書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書各一卷右軍眞行書唯有黃庭告誓等四卷存焉肅令尋奏滑州人家藏右軍扇上眞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逢等二卷勑命滑州給驛齎書本赴京其書扇有貞觀舊標織成題字奉進上書本留內賜絹一百疋以遣之竟亦不問得書所由

○唐盧元卿法書錄

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瑯琊王廙字世將書一卷

沈檄文　滿鬻　徐僧權

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起居郎臣褚遂良

司空許州都督趙國公臣無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梁國公臣

元齡

特進尚書右僕射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吏部尚書公（逆八侯君集名初同署犯法後諱名尚書字已不明有而脩）

中書令駙等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左衛大將軍武陽縣開國公臣李大亮

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莒國公臣唐儉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河間郡王臣李恭

刑部尚書彭城縣開國公臣劉德威

兼太常卿扶陽縣開國男臣韋挺

少府監安昌縣開國男臣馮長命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濟南縣開國男臣康

皎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書一卷

開元五年十一月五日陪戎副尉臣張善慶裝

文林郎直秘書省臣王知遜監

宣義郎行左司禦率府錄事參軍臣劉懷信監

宣德郎行左驍衛倉曹參軍臣陸元悌監

承議郎行右金吾衛長史臣魏哲監

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上柱國舒國公臣褚無量

秘書監侍讀昭文館學士上柱國常山縣開國公

臣馮懷素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梁國公臣姚崇

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許國公臣蘇頲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中監修國史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臣宋璟

右按工部侍郎韋公云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眞跡出御府金帛重爲購賞人間古本紛然畢集太宗令魏少師虞永興褚河南等定其眞僞右軍之跡凡得眞行二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小王張芝等亦合少多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河南眞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滿騫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記開元五年勅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撿校換標分一卷爲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墜失元悌等又割去前代名賢押署以己名氏代焉上自書開元二字爲印記之王右軍書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

書一卷徐會稽云太宗大購圖書內庫有鍾繇張芝張昶王羲之父子書四百卷及漢魏晉宋齊梁雜跡三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裝成部帙以貞觀字印縫命起居郎褚遂良排署元卿見建中已後翰林中雜跡用翰林印印縫茹薊芳等署名又云貞元十一年正月於都官郎中竇臮典化宅見王廙書鍾會書各一卷武都公李造押名又兩卷並古錦標玉軸每卷十餘人書內一卷開皇十八年押署有內史薛道衡署名前後所見貞觀十三年及開元五年書法跋尾題署人名或人數不

同今具如前建中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知書樓直官臣劉逸汀賀遂奇等檢校副使校庭令臣茹蘭芳副使內寺伯臣宋遊琰是雜遂卷上孫元和三年四月五日

晉右將軍會稽內史贈金紫光祿大夫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書一卷四帖

貞觀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攜裝

特進尚書右僕射上柱國申國公臣士廉

特進鄭國公臣徵

遂人侯君集北法後指印

中書令駙馬都尉安德郡開國公臣楊師道

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通川縣開國男臣姜行本

起居郎臣褚遂良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師上柱國梁國公臣元齡

右前件卷是官庫目錄第三十共四帖都一百六十一字玳瑁軸古錦褾有貞觀印字及李氏印謹具跋尾如前元和三年四月六日盧元卿記

法書要錄卷第四終

前簡較刑部員外郎賈泉撰
簡較國子司業賈蒙注定

述書賦上

古者造書契代結繩初假蓬情晨流競美自時厥後迭代沿革樸散務繁源流遙廣斷備楷法區別妍媸洎于我唐天寶末國有寇難府庫傾覆散墜閭閻而興復京都所司徵購得其歸者蓋寡矣余至德中往往偶見祛積年之遐想該此生之新觀雖欣鄙夫之幸遇實篤吾君之痛惜恨沉草莽上達無階因記彼而固求願沽諸

而善價然爲監臨動靜公私貿遷徒暫披翫終歸他室今記前後所覩見者并今朝自武德以來迄于乾元之始翰墨之妙可入品流者咸亦書之周一人李斯漢二人蔡邕杜操魏五人韋誕虞松司馬師司馬昭鍾會吳二人皇象賀劭晉六十三人齊獻王元帝成帝康帝孝武帝武陵王會稽王楊肇山濤嵇康張翰蔡充顧榮劉琨孔保孔瑜陶侃熊遠應詹卞壼劉超謝藻庾亮庾懌庾翼郗愔郗曇郗超郗鑒之郗恢謝尚謝奕謝安王導王劭王珉王羲之王獻之王廞王濛王述丁寧何充劉訥劉惔劉瑾張翼桓溫桓元江灌洗慕鮮寥之揚羲宋爽范汪范寧諸葛長民劉穆之溫放之宋二十五人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南平王海陵王謝靈運謝方明張茂度張永王欣孔琳之薄紹之王敬宏王思元顏峻桓護之駱簡蕭思話羅秀之巢尚之戴松王僧綽徐爰江智深安貴道力齊十五人齊高帝武帝竟陵王蕭子良王儉陸果任昉傅昭宋江夏王義恭孝元帝蕭惠基蕭子雲王充陸倕劉杳庾肩吾陶弘景袁昂周捨周宏讓范懷約阮研王褒蕭特庾肩吾陶弘景袁昂周捨周宏讓范懷約阮研王褒蕭特二十一人武帝文帝場帝洗后新蔡王盧陵王永陽王桂陽王釋智永智果江總徐陵沈君理袁憲毛喜蔡景歷蔡徵顧野王伏知道謝嘏賀朗北齊一人外五代祖孝孫祖珽隋五人神堯皇帝煬帝唐四十五人神堯皇帝太宗皇帝高宗武后睿宗開元皇帝漢王元昭王元範孝懷琳陽尚儒陽通虞世南虞龢褚遂良薛稷陸東之薛稷房元齡殷仲容于紹宗孫過庭張旭顏真卿知章徐嶠之徐浩令狐峘李邕李北海李平約王維王縉張從申呂向長兄蒙馬氏妻劉秦殊等應規見者所言

並錯綜優劣直道公論或理盡名言即外假興喻雖闕標舊品而畢寄斯文用此取

於形聲定目存於指掌其所不覩空居名額并世所傳編者不敢憑推一皆略焉其詞曰

嘗考古而閱史病賤目而貴耳述熱肅而任人揮翰墨而由已則知親嚴延想如見君子量風雅之足憑奚卷舒之能已古猶今也斯得美矣雖六藝之末曰書而四人之首曰士書資士以爲用士假書而有始豈特長光價於一朝適谷貌於千里王羲之書飛山蛇竹角扇五字字索百錢人競買去梁元帝書小云千里之面首轉覺爲能矣篆則周史籀秦李斯漢有蔡邕當代稱之俱遒芳刻石永播清規籀之狀也若生動而神澀通自然而無涯遠則虹紳結絡迴則瓊樹離披斯之法也馳妙思而變古立後學之宗祖如殘雪滿澗映朱檻而垂冰蔓木含芳貫綠林以直繩伯喈三體八分二篆乘戟彎弧電轉星散纖逾植髮峻極層巔周秦漢之三體余目驗之所先石雖貞而云泐紙可寄而保傳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者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敘記卷首云世咸言筆蹟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文也李斯上蔡人終秦丞相作小篆書嶧山碑後其石銷失士人刻本代之與斯石上本差稀又至德中安史敗後四從弟沼于河陽清水渠下得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點畫皆隱起作龍鳥狀側文小篆曰魏所受漢傳國璽背上蟠螭一角折鼻

失有黃痕瑕按驗諸牒乃無差舛云斯所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終後漢左中郎將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稀惟存倚及光和等碑時時可見草分章體肇起伯度時君重而立名自我存而作故掣波俗利創貿奮怒杜操字伯度京兆人終後漢齊相章帝賞其蹟詔上章表效號章草今見章草書五行魏之仲將奮藻獨步或迸泉湧溢或錯玉班賦蹟遺情忘契入神悟然而負才藝履危懼脅明白煎鬢髮改素生非其代痛惜不遇名微格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殫如空凝斷雲水迸連鷺章誕字仲將京兆人終魏光祿大夫時爰靈臺成先諷釘勝明帝使誕坐龍以鹿盧引上就書去地二十五丈及下鬢髮皓然虞松字叔茂會稽人終魏中書令人司徒今見隸紙草書具姓名一紙十

一行也 挹子元之瓌蹟高子上之雄神量蘊文儒才苞古眞或寄詞達禮任道懷仁或仰則鍾繇平視衛瑤如晴郊馭馬維岳降神司馬師字子元河內人終魏錄尚書大司馬忠武公及炎受禪追尊曰景皇帝今見正書帶名一紙一十二行弟昭字子上終魏相國錄尚書事封文王追尊文皇帝今見正書具姓名兩紙共一十二行觀士季之軌轍審鍾家之超越將道古而備能與衆賢而留拙如後生之可畏實氣蓋於前哲鍾會字士季潁川人繇子終魏征西將軍今見帶名行書一紙八行吳則廣陵休明朴質古情難以窮眞非可學成似龍鸞發伸盤復行皇象字休明廣陵人終侍中吳青州刺史今見帶名章草帖一表七行并寫春秋哀公上第二十九卷首元年餘自二年至十三年照曠閣

壹尾足共紙每一大幅有一縫線聯合之六元凱抑尾云此是壹紙紫薄有脉似樺皮以諸壹比類殊有異者也賀氏與伯同時共體齊而不疎逸而寡禮等殊皇賀品類兄弟賀邵字與伯吳興人終吳太子太傅見章草書帶名一帖五行司馬氏之受禪炎爲帝祖偉哉齊王手蹟目覩翰墨之外仁賢是偶重則突兀嵩華輕則參差斗牛司馬懿字大散文帝弟封齊獻王二子武帝弟封齊獻王皆至侍中大司馬今見正書帶名凡四段共三紙書有痛惜羊祜之言言姓司馬國犯先諱不言言也遠乎龍化東遷景文興嗣天然俊傑毫翰英異元帝之用筆可觀世瑜之呈規仰似如發硎乃虎駭鵠眙憑夫鬼精劍客得志元帝諱睿字景文東朝中興之主當東遷時日五馬渡江一馬化爲龍即其人也今見潛淵正書具姓名一紙七行兼雜批約有十處成帝則生知草意穎悟通諸光使畏魄青疑過藍動力外爽古風內含若雲開而乍覩旭日泉落而懸歸碧潭成帝諱衍字世嗣元帝孫明帝子庾氏內今見草批諸草七行張澄啓康帝則幼少閑慢迴出凡境駟馬安車不尚軌彩康帝諱岳字世同成帝弟今見帶名行書批劉訥啓四紙共七行眞率孝武不規不矩有餘高體無所主若露蹤蔓草風送驟雨孝武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子今見行書一紙又兩帖等雜批六處共有二十一行也赳赳道叔遠淳邇俗全姓名而執多議風度而不足元子憚其武威吾徒遵其軌蹤武陵王諱晞字道叔明帝弟今見具姓名正書一紙三行道子雅薄綿密纖潤

露輕藏沈假曲躡峻猶尺水之含衆象小山之擬萬仞會稽王道子孝武帝子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凡七行季初則隱姓名展轍勁篇搨共傳賞能交盛猶鋸牙鉤爪超越陷穽楊肇字季初滎陽人晉荆州刺史今見草書一紙十行有古署銜無姓名今共傳搨之巨源正書朴略仍餘染翰忘筌寄情得魚若披堅草澤匿銳茅廬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晉侍中司徒今見正書帶名一帖四行叔夜才高心在幽憤允文允武令望令問精光照人氣格凌雲力舉巨石芳逾衆芬嵇康字叔夜譙國人晉中散大夫今見帶名行書一紙五行季鷹有聲古貌磅礴雖無名驗攀附張索芝靖如凝陰斷雲垂翅一鶚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晉大司馬掾今見草書一帖三行有古搨口滿鬚押尾子尼簡約片月孤峰千歲之下森森古容蔡充字子尼陳郡人晉成都王掾子謨過江食蟹遇翰者本朝尚書僕射今見帶名草書一帖四行彥先尚質無而不有猶崆峒之上世俗誰偶顧榮字彥先吳郡人晉驃騎將軍今見草書帶名三帖共有一十二行越石偉度粃糠輪墨如伐樹而愛人似問鼎而在德劉琨字越石中山人晉太尉今見行書并紙具姓名五行敬思敬康二孔殊芳思行則輕利峭峻類驚虬逸駿康草則古質鬱紆如落翮摧枯孔偘字敬思會稽人晉大司農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七行孔瑜字敬康會稽人車騎將軍今見具姓名一紙三行雍容士衡季孟公旅肌骨閑媚精神慢舉如辭山登朝混迹雜處陶侃字士衡秭歸人晉侍中大將軍今見帶名正書一紙十行孝文則斷謹正援毫古雖拙利今尊且高如貴胄之躍駿武賁之操刀熊遠字孝文豫章人晉大將軍長史今見具姓名正書啓七紙思遠則葉草懸解筆墨無在眞率天然忘猶罕遠猶靈雀之飛廣廈小魚之戲大海應璩字思遠汝南人晉鎮南大將軍今見草表帶名二紙共一十七行望之之草緊古而老落紙筋槃分行羽抱如充仞多士交連雜寶古壺字孝之濟陰人晉侍中驃騎大將軍今見帶名草書一紙共六行墨大法殊實推世臨稟天然而自強亂帝札而見拘猶朝廷宿舊年德相趨劉超字世臨聊城人晉衛尉零陵忠侯今見帶名正書一帖三行起手筆與元帝相類自識況近密遷絕其與外人所交之書也叔文法鍾

纖薄精練用筆雖巧結字未善似漸陸之遵鴻等窺巢之乳鷰潘藻字叔文會稽人晉中書侍郎今見具姓名正書啓兩段合爲一紙五行其半先在宮中在外及得之勘合如一但新故異也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至如強骨慢轉逸足難追斷蓬征蔓葛垂任縱盤薄是稱元規庾亮字元規潁川人晉太尉今見草書五紙行帖共八行具姓名草書又一紙十一行遺古效鍾叔豫高蹤雖穩密而傷浮淺猶葉公之愛畫龍庾懌字叔豫潁川人晉衛將軍今見正行書帶名一紙四行積薪之美更覽雅恭名齊遺少墨妙所宗善草則鷹揚筆擊工正則劍鍔刀鋒愧時譽之未盡覺知音而罕逢其荒蕪快利彥祖

爲容似較狡兎於大野任平陂之所從庾翼字稚恭晉車騎將軍今見草書四紙共二十六行具姓名正書一帖三行釋與翼並是亮弟庾準字彥祖希子亮孫晉豫州刺史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凡八行道徽之豐茂宏麗下筆而剛決不滯揮翰墨而厚實深沈等漁父之乘流鼓枻高平奕葉盛德遺能方回重熙接翼嗣興回則章健草逸發體廉稜若冰釋泉湧雲奔龍騰密壯寄姿撫蹟重熙若投石拔距怒目揚眉景興當年曷云世乏正草輕利脫略古法蹟因心而謂何爲吏士之所多惜森然之使爽嗟襲爾於中和處約道允家之後俊狂草勢而兄優謹正書而弟潤俱始登於學夫慙一虧於九仞紹鑒字道徽高平人晉太宰今見草書三紙共十七行郗愔字方回曇字重熙並鑒子愔晉司空見草書寫父雜表一首四十三行草書八紙曇晉中郎將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四行郗超字景興愔子晉臨海太守今見具姓名行草書共四紙郗儉之字處約晉太子率更令今見具姓名草書兩紙郗恢字道允晉鎮軍將軍今見具姓名草書及行書共兩紙處約道允並是曇子謝氏三昆尚草特峻猶注飛澗之瀑灑投全牛之虛刃達士逸蹟乃推無奕毫翰云爲任興所達能事雅量未歸安石至夫蘊虛靜善草正方圓自躬禮法拘性猶恆德之仁智應物之龜鏡恨其心慢景興書輕子敬塞盟津而捧土損智力有餘病謝尚字仁祖陳郡人晉散騎常侍今見具姓名

草書一紙六行（劉奕字無奕晉鎮西將軍今見帶名行書一紙六行謝安字安石尚弟晉侍中太傅今見具姓名正書二紙三十行安得）業盛瑯琊茂宏頴初衆能之一乃草其書將以潤色前範遺芳後車風稜載著高利有餘類賈勇之武士等相驚之戲魚有子敬倫頭存目驗以古窺今調涉浮豔尚期羽翼鴻漸芝蘭香染與兄搨而弟眞將著也而寧儉繩繩宜爾傑出季珽嵩鋒芒而發懷傷禮樂而無撿猶撑扶搖而坐致超嶮極而非險（王導字茂宏琅琊人晉丞相謚曰文獻公今見具姓名草書兩紙共六行王洽字敬倫即雪子晉中書郎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六行見帶名行書二紙字季珽晉中書郎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凡八行）然則弱枝與百逸少之始虎變而百獸詮風加而衆草靡肯繁逸功神明合理雖與酣蘭亭墨仰池水武未盡著紹乃盡美猶以爲登泰山之崇高知羣卓之逶迤逮乎作程昭彰裁度無方穠不短纖不長信古今之獨立豈未學而能揚於子敬創草破正雍容文經踴躍武定態遺姿而多狀勢縣已而靡罄天假神憑造化莫竟象賢繪工乎百中偶恰何慙乎一聖斯二公者能知方祁氏之奚午天性近周家之文武誠一字而萬殊且含規而孕知然而眞蹟之稱獨標俟俟忘本世心余所不取何敢見尚于書法失于藝古是知難與之運樓言可只爲碰斷上矣（王羲之字逸少晉右軍將軍前後多見草書唯正書世上希絕幼子獻之字子敬晉中書令今見行書獨步不可具衆蹟書之餘跡超越者並通謹之絕跡孟伯學章草）溫溫伯興亦扇中風風流之表軒冕之中骨體慢草融已高天然恨乏其功如承奕葉之貴冑倫風訓之神（王導字茂宏琅琊人晉丞相謚曰文獻公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七行）粤若太原之黃（王濟字子伯興仲尊孫晉司徒史今見帶名草書一紙）子間生伸祖鼎元常之則懷祖通文獻之情方言慕而我愧（吾作紀反）北叔文而彼榮（北叔文即謝藻習所通而不及（通音參放之而先鳴參溫放之結束體正肆力專成

猶極梁富于合抱巧匠斲而未精（王濛也）高利迅薄連屬歌頌猶烏避羅而勢側泉激石而分橫（王羲之字逸少晉右軍將軍今見具姓名正書一紙二行王述字仲祖太原人晉侍中中書令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懷祖太原人晉尚書令蓋因族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三行）若夫反古不志吾推世虛似無逸少如稟元常猶落太階之蓂莢掇祕府之芸芳（丁潭字世康會稽人因孫騎常侍今見正草書各一紙共十行）次道淳實寡於風彩自是雄姿翰墨具在如士大夫之京華遊處參貴冑而虧質未改（何充字次道廬江人成帝時司空今見具姓名正書一紙二行王導字敬倫即雪子晉中書令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六行見帶名行書二行）行仁雖雅唯鍾是師悅端閑於高軌能終始於清規雖帶偏薄亦能隣幾若鳳雛始備於五彩長松催擧乎一枝（劉惔字令言仕卿琅琊人晉散騎常侍今見正書一紙四行）國明勵躬鍾氏餘風壯利纖也眞長則草合雅恭之爽擅正邁越石之鶴東輕浮森嘯猿媚藻綺落衆木於秋杪狎鷗於水曲（劉毅字真長沛郡人晉散騎常侍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共有三十五行）薄守雌知雄如道門之子仙路時通（張湛字國明吳郡人嘉之子晉光祿大夫今見正書及草各一帖共六行）猗歟子成徇蹟過名正隸敦質裝草沈輕元常高風雖疎復呈猶不考擊之鐘鼓含律呂之音聲（劉毅字子成南陽人晉光祿勳即得道南陽人之子大人魏尚女父義習河內修武令今見具姓名行書及草兩紙共二十行）君祖馳馭藝苑分譽窮正驗草而罕逮其能作僞亂眞而未可爲據正金鍾而悠遠師王而莫著與夫敬仁道羣（王脩字江灌字道羣陳江夏人晉侍郎今見草書具姓名二行）或拔茅以連茹猶銳意鷹舉致身鷹翥（張翼字君翔下邳人晉東海太守時軍于表帝自批後布軍殆不能別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眞今見具姓名正草書總三帖共十六行）元子正草厚而不倫若遺翰墨猶帶眞淳似山林之樂道非玉帛之能親（相溫字元子譙國人彝子晉丞相大司馬桓溫公今見具行草書帶名四紙共三十行）敬宣武公今見帶名草書一紙）太原之黃（子間生伸祖鼎元常之則懷祖通文獻之情方言慕而我愧（吾作紀反）北叔文而彼榮（北叔文即謝藻習所通而不及（通音參放之而先鳴參溫放之結束體正肆力專成

自充始習新制全移古風與伯興之合極（王濛字叔平廬陵人晉侍中中書令今見帶名草書一紙七行）長茂草勢既捷而疎慕王不及獨斷所童蒙猶富禮樂之世冑備神彩於厥躬（江灌字道羣陳留人晉侍中中書令今見帶名行書一紙七行）長茂草勢既捷而疎慕王不及獨斷所如猶鷙鳥擊搏而失中因瞪瞪於古墟（沈嘉字長茂吳郡人晉吳興太守今見具姓名草書共三行）元寶剛直兩王之次骨正力全軌範宏麗凌突子敬病於輕肆同變武而習文若訪龍而獲驥（劉瓌之子元寶沛國人晉都史中丞義興伯今見帶名行書九行）季舒纖勁循古有體遇稀難評唯署一敬（劉廙字季舒會稽人晉光祿大夫今見書名皆一紙也）順陽筆精吾見元平近贈元常俯視國明（張澄字元平廬陵人晉安北將軍今見帶名正書謝鯤瓜敬四行矣）武子正筆頗全古質去凡忘情任樸不失猶高人之與釋子志繇道而秉律（范汪字武子任子晉中書侍郎今見帶名正書敬三紙共二十一行）長民則全效子敬便於性分宏逸生於天機衆妙總而獨運凌所師而小薄壯若已而不蒸猶豁其流而冰開殷其響而雷奮（諸葛長民琅琊人晉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六行）道和閑雅離古斷眞慢正繇德高蹤絕塵若昂藏博達之士謇諤朝廷之臣（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晉侍中司徒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六行）放之率爾草健筆力豈忘保持足見準

則猶片錦呈巧細流不極（溫放之太原人曙子晉黃門侍郎今見草書具姓名二行）楊眞人之正行兼淳熟而相成方圓自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眞人諱羲字敬和農人今見行書帶名六行）宋逸訛緊足光利用習古者或以爲輕日新者必因而重猶樸散而分形器務成而立賦（宋逸廣平人晉相府參軍今見行書具姓名凡四行）宋武德輿法含古初見答道和之敬未披有位之書觀其道毫巨麗載兆虎變高躅莫究其涯雄風於焉已扇猶金玉鑛璞包露貴賤（劉裕字德輿彭城人翹子晉太尉中書監封宋公後受禪稱宋武帝今見帶名批劉穆之啓兩紙共六行矣）皇矣文帝天知正隸舉已達

於縱橫攀王猶於緊細之𢞁向椅專而習熟幾可與之興替尚贍擊水之鵬搏且並開天之鶴唳（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今見帶名正行書兩帖共七行雜批五處共有二十行也）孝武則武威戢難翰墨馳聲雖稟訓而已高恨一簣而未成徒忌人之賢已異及父之令名（王僧虔書用拙筆以自容）與思話而雄強追彥琳而愧恥（蕭思話孔琳之）若夷狄之佳麗蔡顏容於桃李（孝武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今見帶名正書啟十行又行書都四紙共十三行）太宗徽音用壯之心遺棄鄙野不無高深快埽俗工匠古隣今冠祖梨之下果怯鸞鳳之珍禽（明帝諱彧字休炳孝武帝弟今見帶名行書四紙并批雜啟等共八行也）南平休元

筆力自全勁啇結構老成天然比夫鳥在穀龍潛泉符彩卓爾文詞穸然（南平王鑠字休元文帝第四子今見帶名啟正書兩行）休茂尚沖巳工法則長於用筆結字短於精神骨力性靈可觀運用未極猶鳧雛鵠子初備羽翼（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今見正書帶名啟四行姚懷珍押尾）後見三謝兩張連輝並倚若夫小王風範骨秀靈運快利不拘威儀或觸猶飛湍激矢電注雷震（謝靈運陳郡人宋侍中祕書監今見帶名行書七行）方明寬和隱媚且潤如幽閑女德禮教士允（謝方明陳郡人惠連父宋會稽太守今見帶名正書啟三行也）茂度邈翰景初清規或大言而峻薄（景初對文帝云臣恨二王不得臣之體）成寡譽而崎奇（王僧虔書用拙筆以自容）並心輕兩王蹟及宗師擬鶴鳴而子和殊鯉退而學詩（張茂度吳郡人敬子朱會稽太守今見具姓名行草書兩紙共十行張永字景初茂度子宋征西將軍今見正行草書五紙共三十行矣）敬元則親得法於子敬離時移而闇出手猶無方心敏與衛處薄而不忘本分縱橫而粗得師骨遇其合時髣髴唐突猶圖麒驥而真履壁真仙而非實爾後王羊濮同衆靡餘風彥琳敬叔允執厥中孔則愈於緊速病於枯偏超舉之餘貌羊及肩猶蓬瀛心想漢武風傳競其豐利又覩薄氏纖圖克成骨力猶稚精彩潤密乃誠莫貳掩友麦師抑亦

其次雜錄無金價而珉實玉類（羊欣字敬元泰山人不疑子宋中散大夫與邱道護同授獻之筆法今見正行草具姓名書二十餘紙凡六七卷所言王羊濮同謗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言虛也孔琳之字彥琳會稽人宋太常卿今見具姓名正行書三紙共二十行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宋給事中與楊孔蕭師小王今見具姓名行書四紙共二十八行）淮水茂族敬宏不墜故朝餘風翰墨兼至既約古而任邈亦遺能而獨馳猶那挺植於昔人全朴略而成器（王敬宏琅邪人導孫桓元姊夫宋侍中左光祿大夫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四行也）蔓衍枝派思元不忘穩厚而無法度淳和而菁鋒芒猶君子自適順時行藏（王思元琅邪人宋南康太守今見具姓名行書二紙）顏氏儒門士遜墨妙大令典則中散氣調蕭首孔肩體格惟肖如驚弦覆險避地屬峭（顏峻字士遜琅琊人延之子宋右將軍東揚州刺史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五行言蕭首孔肩則獻之羊欣紹之琳之）桓公護之神凝筆運富雅景之士規猶門寒追高衣薛言時（桓護之字彥宗）（濟陽人宋寧朔將軍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四行）翩翩正祖恭已法則師資小王深入閫域安知邈氣未許筆力猶驥異真龍紫非正色（駱簡字正祖丹陽人宋鉅野令今見行書一紙五行有姚懷珍徐僧權等押尾）思話綿密緩步鵶婷任性工隸師羊過青似鳧鷗雁鶩游戲沙汀（蕭思話蘭陵人宋征西將軍丹陽尹今見帶名正書啟兩紙共十三行具姓名行書三行）二王變古法有所屬或競秀之敏翰謹柬如仙童樂靜不見可欲（劉秀

之宋江州刺史今見正書具姓名啟一紙十行）仲遠循常錄吏通俗企彥琳之黯彻遵茂度之軌躅（張茂度）豈闇一而得三同出吳而入蜀（巢尚之字仲遠魯國人宋寧朔將軍今見帶名行書七行）世期有通媚強斷利參方回之章法（郗）惜得敬元之草意（羊欣）匪庖丁之解牛同君子之不器（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宋散騎常侍太中大夫今見具姓名章草書懸芳文一卷二十四行）長玉靡慢神閑態穠荷小王之偉質錯明帝之高蹤執德而風學不雜發言而禮儀攸從（徐爰字長玉琅耶人本名瑗避傅亮諱騫玉宋太中大夫今見正書具姓名上明帝啟一紙五行）江侯僧安捷利而乾窺兼輕纖體出多端猶廣庭之卉木小苑之峰巒（江僧安陳留人宋太

子中劉子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八行）道力草雄圓轉不窮壯自躬之微格瘦遇少之逾風猶立言而逍遙由世驗迹乃夙夜在公（賀道力會稽人宋吳興令今見具姓名章草二紙共二十行）齊高則文武炎威昞家運歸挺生紹伯墨妙翰飛觀乎吐納僧虔攜子敬昂藏鬱拔勝草負正猶力猶牛刀水履龍性（蕭道成字紹伯蘭陵人永之子宋右僕射太尉封十郡子及受禪即位稱齊高帝今見具姓名行草書及雜批三十餘紙）世祖宣遠衆賢豈敢仰英規而無功超筆力而有僻莫韻程式舉錄胸襟能騁逸氣未忘童心若橫波東逝泛濫淺深（武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今見帶名行草書及雜批等十餘紙）子長則能知未

善心遠蹟邁家風若道古則翻節雖有力而無體將從貞而自美猶土階茅茨儉德之始（竟陵王子良武帝子今見帶名行書四行）彥回無節筆翰亦爾決利不拘足用而已如垂楓柳抑葉杞梓（褚淵字彥回河南人宋末與高帝同官俱密後齊臺建以佐命功受司徒中書監今見具姓名草書二紙共一十三行）蔚先忠良自我名揚老成不虧和雅允臧若窮隱肥遁志傲厥王（褚賁字蔚先淵之子齊祕書監以父變免黻便不仕時人以為恥父失節於宋室遂屏居今見正書啟具姓名一紙凡八行）非禮不言從容始呂姬碩德君子道義難量而盛德行素筆精源長（徐孝嗣字始昌東海人齊太尉尚書令今見正書啟共二紙）簡穆父子臧茂餘芳僧虔則密緻豈富得能失剛鼓怒駿爽阻圓任強然而神高無全耿介鋒芒發卷伸紙滿目輝光才行兼而雙絕名實副而特彰如運籌決勝威震殊方伯寶式道並資義訓兒則雜（太祖高帝）而外兼真家君於已分弟則纖薄無滯過庭益俊並能賞閑墨妙逸速毫奮比達士與君子入不知而不慍仲寶同夫季舒署名莫窺猶彻（王僧虔琅邪人曇首子齊尚書令諡簡穆公今見正書具姓名啟二併行書共十五紙王慈字伯寶王志字次道並僧虔子慈齊侍中冠軍今見具姓名行書兩紙共二十五行弟志齊侍中吏部尚書今見具姓名行書三帖共七行王儉字仲實僧綽子齊尚書令今見署名敬行字而已與孔熙同康字季舒）茂謙則壯而不當騁志恆俗輕

師摸任縱欲如勇夫格獸徑越林麓劉摸字茂謙彭城人齊太子洗馬御史中丞今見行書兩紙共二十行寶光惜之同調合韻差池去就羽翮齊振依蕭附王道成僧虔俱曰慕蘭論骨氣而胡壯驗精神而顧峻猶柳岸之先春得地連於河潤顧寶光吳郡人齊司徒左西掾今見具姓名行書兩紙共二十行謝楷之南昌人齊度支尚書今見帶名行書一紙八行希秀之蹟敬叔之倫薄紹之正則謹從有度草則拘檢靡伸如儉德君子清朝士人徐希秀鄱陽人齊驍騎將軍今見具姓名行書草書兩紙共十二行思光逸才揮翰無滯超寶光之力從僧虔之制越恆規而涉往出衆格而靡繼如塞路逢轉摩霄鳶嘆張融字思光吳郡人齊司徒左長史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九行梁則高祖叔達恢宏厥躬沉規矩合童蒙文勝質而辭寡明察衆而理窮猶巧匠琢玉心愜雕蟲蕭衍字叔達蘭陵人齊左僕射征東將軍梁王及受禪即位稱梁武帝今見帶名行書及制草雜批等四十餘紙簡文慕鍾不瑕有害傲景喬而含古蕭子雲肩邵陵而去泰簡文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今見帶名正書跋四紙并寫禪師碑文六紙及行書四行世調則氣吞元常若置度內方之惠達蕭特旨趣猶昧擅時譽而徒高考遺蹤而罕逮邵陵王綸字世調武帝第六子今見帶名行書三紙孝元不拘快利唯好寬舒於一體加緊蒲而小殊惟數君之翰墨稱上帝天倫之友于皆可比鳳敘

殊芳鴻鴈異軀孝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今見具姓名行書一十五行仲正則寬而壯賒而密婆娑蹣跚縛約文質稟庭訓而微過任天然而自逸若衆山之連峰探仙洞而不一蕭確字仲正蘭陵人梁尚書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景喬則潤色鍾門性情勵廣州刺史永安侯今見具姓名草書兩紙一十五行已豐媚輕巧纖慢旖旎詩雖易其國風賜賞賢於夫子猶鶯窺鏡而鼓翼虎不哇而履尾蕭子雲字景喬蘭陵人梁尚書今見具姓名行書一紙名劣筆健乃逢王克通流未精疎快不忒猶腐儒宿士運用自得王克瑯琊人梁尚書今見具姓名行書兩紙共三十行又見草書六十餘紙僕射今見具姓名草書四行有胡昂印尾陸果迅然騁捷遺能任縱便無風

稜如郊坰羽獵翻翫奔騰陽吳郡人梁光祿大夫揚州大中正今見具姓名草書九行體雜閑利觀夫彥昇構率掣而無法任胸懷而足憑猶注懸泉咽凝冰丘昶字彥昇樂安人梁吏部侍郎今見具姓名草書五行茂遠健銳足以自給彥和連瑣迅不可及如過雨之奔豬雷飛燎之赫原隰偽昭字茂遠北地人梁祕書監金紫光祿大夫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十一行朱异字彥和吳郡人中領軍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十二行文海緊快勢逸氣高未志俗格銳意操刀猶樂成名於朝野嗤遁迹於蓬蒿江革字季和慢逸風規所屬圓轉頗通骨氣未足季和陳郡人梁國子祭酒今見行草書詠帖丸

其有一紙三行文機纖潤穩正利草輕媚橫流姿容美好若其抑阮裒殷庶幾同座似泉激酒於懷磴木垂條於晚春阮研字文機陳郡人梁文州刺史今見具姓名正行草書五十餘紙悼子深與惠達總景裔之幼志俱親拂亮同陪結字深正穩而寡力逸草寬而豐意或北父而疎省或過師而巧媚誰與別其羈紱且欲同乎後筍王僧孺字孝穆琅琊人梁尚書僕射今見正書帶名行草書其相名其伯二十六紙朽吾通塞併之天性工歸文華拙見草正徒聞師阮祖阮何至逸塵使鉛刀之均鋒稱並利而則侯敦字子顒新野人梁度支尚書今見具姓名行書二紙擺闔宋文峻削阮研載筑逸軌不讓貞仙猶龍轉鳴頸奮舉雲天陶宏景字通明丹陽人隱居山林武帝追爲真白先生今見具姓名正行書一十二行彥淵氣懦任力或滯猶翩短風高昇沉肆制古角字彥淵新陽人梁吏部侍郎今見具姓名草行書共四紙宏讓迅快放誕可觀利疾速者輕乾若星居僻陋木蔓樛盤周宏讓汝南人宏正弟今見具姓名草書七行有胡昂押尾蠢懷約任已作制若孤陋儒生辛勤一藝花懷約吳郡人梁東宮侍讀行書一紙○一宋本上卷從此止爰及陳氏霸先掀業盤桓有威生落無則等王師憑怒挫衂攻劫嗟文場而不知徒染毫而敗法陳霸先吳興人文帝子歷梁司空丞相封爲陳公後受禪即位

稱陳武帝今見批沈格故行書四行文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子見批陸瓊行書三行場帝諱叔寶字元秀宣帝子今見帶名行書一紙沈氏后德名標婺華允光親署獨美可嘉如晚晴陣雲衒日殘霞場帝后沈氏吳興人君理之女今見署敬一紙發華后字叔齊鬱然署押而已伯仁軟慢尺牘近鄙欽榮之之勁舉雖師心而入流高疎壯浪復覩伯謀並如策馬馳逐羣紙一十一行朱异字彥和吳郡人大自子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右僕射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航泛浮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場帝弟官至侍中國子祭酒見署名書一紙廬陵王伯仁字壽之場帝弟官至光祿大夫中武將軍今見具姓名行書四行永陽王伯智字策之廬陵王弟官至左朝請郎今見帶名行書七行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永陽王弟官至丹陽尹今見帶名行書五行哲永智果禪林筆精天機淺而恐泥志業高而克成或拘擬重蕭索家聲或利凡通周章擅名猶能作繼門之領袖爲當代之準繩並如君子勵躬於有道高人保志而居貞會稽永欽伯王氏右軍孫今見具貴草千文數本并帶名草書二紙僧智果會稽人帶名草書一紙坡陀縱持獨步方外甘率性而衆異非接武於興會若時遠隱淪卒不冠帶江總持濟陽人陳尚書令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三行孝穆鄙重剛毅任拙猶偏褊武夫膽勇智怯徐陵字孝穆東海人陳左僕射今見正書帶名敬一紙仲倫則快速無度馳突不疎尺題已終筆勢仍餘似逸艦之衆鳥恣飛鳴之所如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陳尚書吏部郎中駙馬都尉今見具姓名草書一紙德章率爾流浪急速骨氣乍高風神

入俗符縱志而失道等潰河與顛木袁憲字德章陳郡人陳右僕射今見具姓名草書兩行有胡昂印尾快哉伯武心空手敏古風若遺令範惟允如平郊逸驥晚景飛隼毛喜字伯武滎陽人陳吏部尚書今見具姓名草行書共四紙翩翩濟陽茂世希祥任樸無間適俗不忘父輕而迅子凜而剛蔡景歷字茂世濟陽人陳度支尚書今見具姓名行草書二紙子毅字希祥陳中書令今見具姓名草書二紙接武隨波雷同野王如異磽肥之挺質具竹柏之凌霜顧野王字希馮陳黃門侍郎領大著作今見具姓名草書二紙知道則寬疎弛慢無可取則削凡常病空塞猶岸陸縱觀辛聘伏知道昌平人陳嗣北長史今見具姓名草書二紙含茂悠悠荐臻同德迫時

季而陵替俱道密於翰墨徒棄鹿爲後先非勝負可差式謝朝字令茂陳郡人陳中書令今見具姓名草書三紙 賀氏曰朗雖非動人不事筆力猶阻學貧三者若官游旅泊衣化風塵質朗會稽人陳祕書監今見具姓名行書三紙 文深孝逸獨慕前蹤至師子敬如欲登龍有宋齊之面貌無孔薄之心胸趙文深天水人後周時所重孝逸湯陰人隋四門助教深師右軍遠效大令甚有功業當平梁之後王褒入國舉朝貴胄皆師於褒唯此二人獨負二王之法俱入隋臨二王之迹人間往往爲貨耳 蕭條北齊浩汗仲寶老充凡正倘法縈草遐師右軍欲爾繇道究千變而得一乘薄俗而居老如海岳高深青分孤島劉珉字仲寶彭城人彥英子 照曠閣

北齊三公郎中今見具姓名草書十二紙 隋則元平嗣芳訛熟名揚彥謙草力浮緊循常轉粗右軍之化依稀夫子之牆皆如益星榆之衆象無月桂之孤光劉元平珉之子高道隋贈貞範先生今見具姓名草書二紙房彥謙清河人司隸刺史今見具姓名草書十紙 昌衡跌宕率爾而作雖蔑法而或乖乃繇衷而不作似野笋成竹長風隕籜盧昌衡字子均范陽人隋侍中贈司空父道虔子均隋禮部侍郎太子左庶子今見具姓名行書二紙 照曠閣

述書賦下

我巨唐之膺休一六合而闡幽武功定文德脩高祖運龍爪陳睿謀自我雄其神貌冠梁代之徵猷神堯皇帝諱淵仕隋官至殿內少監右驍衛將軍大丞相封唐王及受禪即位革隋爲唐又王右軍遠效大令號爲龍爪書高祖師王褒得妙故有梁朝風格焉 太宗則備集王書聖靈旁啟雖蹈閭井未登階陛質詎勝文貌能全體兼風骨拂法禮文武皇帝諱世民神堯子當貞觀年中鳴鳳二王真迹微求天下併充御府 武后君臨藻翰時欽順天經而永保先業從人欲而不顧兼金則天皇后 照曠閣

而國武氏土義女臨朝稱尊號曰大周金輪皇帝時鳳閣侍郎石泉王公方慶即晉朝丞相導十世孫有累代祖父書道保傳於家凡二十八人編成一十一卷后墨制問方慶方慶因而獻焉后不欲奪志遂畫模寫留內其本加寶飾錦軸歸還王氏人到于今稱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寶章集序具紀其事 睿宗垂文規模尚古飛五雲而在天運三光以窺戶睿宗皇帝天皇第四子性淳和好書史尚古質書法正體不樂浮華 開元應乾神武聰明風骨巨麗碑版崢嶸思如泉而吐鳳筆爲海而吞鯨諸子多藝天寶之際迹且師於翰林嗟源淺而波細開元天寶皇帝仁孝蓋少工八分書及章草殊異英特自諸王駙馬和兼負英華好圖勸學余雖有工夫不能高遠開元中八分書北京義堂西岳華山東岳封禪碑雖有當時院中學士共相摹勒然其風格大體皆出自聖心 漢王童年自得書意風承義獻守法不二漢王元昌文皇帝弟 惠文靡俗博好教勸恨夫有始無終灰燼成空苟懼存而投閣徒榮汲而昇宮尚可謂樂圖筆壯樂府文雄累聖重光之盛業六書一藝之精工非所以抑至人之徇已服勇士以雕蟲貴繁聲於韶濩徵藍色於蒼穹者也岐王元範追冊惠文太子開元皇帝第時天府圖書爲張昌宗竊換張氏詠後歸薛稷稷授爲王所得初不聞秦後虞禹乃盡茂之言樂府文雄者王多能好事有文詞特爲歌者所唱 爰有懷琳厥迹疎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高風甚少俗態尤多吠聲之輩或浸餘波李演琳洛陽人幽初時好爲僞迹其大意就稱王書及七寶書假云薛道衡作敬及竹林敬事并衛夫人咄咄逼人琳康絕交書並懷琳之僞迹也有詞鄙下跡尾分明徐唐沈花跡跡拙勞茹裴背持以質錢貞觀中敕類搜尋彼之錢主封以詣闕太宗殊喜賜徽二百疋懷琳乃上別本因得待詔文林館故在內之本有貞觀印焉頃年在右相林甫家後本在張懷瓘處尋轉易與李起居 若乃出自三公一家面首歐陽在焉不顧偏醜頗翹編爽了梟黜糺如地隔華戎屋殊戶牖學有大小夏侯書有大小歐陽父掌邦禮子居廟堂隨逸變化爲龍爲光歐陽詢長沙人歐之子幼孤陳中書令江總收養書出于北齊三公郎中劉珉官至率更令太常少卿子通亦能繼美拜納言封渤海公 永興超出下筆如神不落疎悍無愨世珍然則壯文幾而老成與貞白而德鄰如脣臺綫步高謝風塵纂煥嗣聖體多拘檢如彼珹玦亂其琬琰虞世南會稽人荔之子並居四公之上官至祕書監贈禮部尚書封永興公子摹孫煥皆能繼世煥授武官在仗衛衛初隋有猛將來護兒子恆濟皆負才學入唐繼登三任故陸元方所云來護兒兒把筆虞世南兒帶刀言物極則反一生淡此也 河南專精克儉克勤伏膺告誓銳思精文恐無成於畫虎將有類於效嚬雖價重衣冠名高內外澆漓後學而得無罪乎褚遂良河南人兼愛子尚書左僕射河南公兼愛名亮東都人東之效虞疎薄不逮少保師褚菁華却倍超石鼠之効能愧隋珠之掩顏陸陳之吳郡人仁公子虞氏之出官爲著作郎薛稷河東人太子少保 房文昭則雅而能和穩而不訛精神正氣胸臆餘波若蘋萍異品共泛中河房喬字元齡濟河人彥謙子官至司空贈太尉文昭公 殷公王公蒼正兼署大乃有則小非無據斟將騰鶩鳳欲翥題二勝而迹在教百川而身去殷仲容陳郡人不害之孫令名之子爽世工書尤善書額官至禮部郎中書沛州安業寺額京師哀義寺靈州神馬觀額皆精妙曠古開業貴聖寺東京太僕寺靈州神馬觀額皆精妙曠古王知敬太原人門傳孝義工正行善署書與殷同工而異曲兼草書弟知慎工圖畫兄官至祕書少監當時雙絕與仲容齊肩天后詔一人書一寺額仲容題慈恩寺聖知敬題慈恩寺俱爲獨絕洛川長史德政二賈碑在偃行寺東南角郎知敬之迹極峻利豐秀清雅資聖寺至今路人議者駐馬往觀善薛度寺即父令名子蹤皆爲後代程式王祕監則首末全貞尊道重德或終紙而結字或重模而足反道句 墨蔑落風規雄壯氣力播清譽而祖述屢

見賞於有識如曲圃鴻飛芳園桂植王紹宗瑯琊人脩禮子官至秘書少
監虞禮凡草閒閒之風千紙一類一字萬同如見疑於
氷令甘沒齒於夏蟲孫過庭字虔禮富陽人右衛胄曹參軍張長史則酒
酣不羈逸軌神澄回眸而壁無全粉揮筆而氣有餘興
若遺能於學知遂獨荷其顛稱張旭吳郡人左率府長史俗號張顛雖宜
官曾酒子敬運帚退想迴觀莫能假手拘素屏及黃卷
則多勝而寡負猶莊周之寓言於從政乎何有後漢師宜官工書嗜酒每過酒肆輒書於壁顧觀酒因大售計價償足而滅之王子敬以帚泥書於壁觀者如市已上皆言也之可此
湖山降禮狂客風流落筆精絕芳詞寡儔如春林之

絢彩實一堅而寫憂邑容省闥高邈辭達解朝服而歸
鄉斂霓裳而辭闕賀知章字維摩會稽永興人太子洗馬德仁之孫少以文詞知名工草隸
書進士及第歷官太常少卿禮部侍郎集賢學士太子
右庶子兼皇太子侍讀兼殿工部侍郎遷祕書監太子
賓客慶王侍讀知章性放善謔晚年尤縱無復規檢年
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有與酣命筆好書大字或三百
言或五百言詩筆唯命問有幾紙報十紙紙盡詔亦書
二十紙二十紙紙盡語亦盡忽有好處輿造化相爭非
人工所列也天寶二年以老年上表請入道歸鄉里特
詔詩之連令人罵諸皇以下拜辭上親製詩序令所司
供帳自袞餞送賜詩救別仰章表謝子詔答曰序儒才
舊業德首老成方欲乞言以光東序而乃高許世衣爵
心曾可辭雅息雜違良深耿歎眷言辭祖是用贈詩宜
保松裔填行李從見子等常所就程故令親別尊師之
義何以謝壽仍拜其子典設郎曾子爲朝散大夫本郡
司馬以仰侍發知章以鼎老乘興而往到曾君無義老
總元年冬十二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神
清志逸學富才雄挺會稽之美箭蘊崑岡之良玉故飛
名仙省待詔龍樓願追二老之奇蹤克遂四明之狂客
允協初志脫落朝衣駕青牛而不還狎白鷗而長往舟
壑廣息人琴兩亡推誓之雖有深追悼宜
加寵禮式展哀榮可贈兵部尚書者也
廣平之子令
範之首娖姹鎮門透迤王復武都先覺翰墨泉藪子敬
元常得門窺牖侍中偕穆異代同友於孔門而升堂惜
顏子之不壽徐嶠之東海人廣平太守子浩中書舍人嗣于祭酒李暹隴西人武都公言侍中嗣
穆仰子呉俗虔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
遠代昭刻石而成名類神都之冠蓋韓擇木昌黎人工部尚書歷右散騎
常侍赫赫許昌翰苑文房徵前賢而少對當聖代而雜方

田均雁門人德平之孫工八分小篆翰書圖貴寫洪崖
子張氤實樓并雲木行於世官所陳令豫新許等州判
史兼裝背有孫栖梧尤妙其事德平武德功臣拜兵部尚書衛包蔡隣功夫亦到出
於人意乃近天造衛包京兆人工八分小篆通字學兼象緯之術官至尚書郎蔡有隣濟陽
人善八分本拙弱至天寶之間遂至精妙相爲中多其迹滎陽昆弟內外光華揮毫
美觀自是一家幼弟曰逾丹青大誇信斷玉而剖石郎
撩金而披砂鄭遷及弟遵遇并工八分崔氏出中書令從之賜遷官至兇儀尉季弟逾善山水天
寶中物名衆宋澀豆之德書畫兼美誠依仁以遊藝同上善之
若水宗室李權工八分弟樞工小篆妍不劉亦善小篆兼妙山水兼冠絕一時淮安王神通曾孫權官歷
金州刺史兼侍御史呼鈞萌詞學江陵採詩興入神畫筆雄精李將軍世稱
高絕淊微已過薛少保時許美潤英粹合極右丞王維字摩詰瑯
琊人詩通大雅之作山水之妙勝於李思訓弟太原少
尹縉文筆泉藪善草隸書功超首程二公名字首冠一
時人語論詩則曰王維崔顥論筆則曰王縉李邕祖詠
張說不得預焉幼弟紞有兩兄之風閨門之內友愛之
極史侍御惟則心優世業階乎籀篆古今折衷大小應
變如因高而暢遠俯川陸而必見史惟則廣陵人殿中侍御史郎諫議大夫
白之子善飛白自通家世業趙郡李君嶧山並驚宣父同聲洞
於字學古今通文家傳孝義意感風雲李陽冰趙郡人文舞門淛城令
家世任雲陽承自門作尉冰兄弟五人皆負詞學工於
小篆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
開闔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文了之本恐在心
胸識者謂之蒼頡後身子騰冰子垍宋同塢高榮幼

子曰廣勤學孝義以通家之故皆同子弟也延安君則快速不滯若懸流得
勢三原君則婉娟巧密似垂楊應律吾舅諱精彭城人也延安都督兼兄
明若山西平原人京兆三原縣尉大理評事宋儋李璆擯美中州李師王而
意淺宋祖鍾而體流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已部侍郎字文陸誇沒祕書省較書
郎作鍾體而郵尾炭縮跡不副名開元朱舉揚中後業
多師之李璆尤內人御史大夫侯之兄子性速遠輸則
重義筆路緊妍亦有聲於代爲狄字涓李漸所師員外蕭公名成於薛安西變
體光潤愉悅蕭公名誠蘭陵人梁之後起家奉禮部閣元初時尚祐許公爲之最拜右司員外郎
善造班石文紙用西向野麻及虢州上穀五色光消殊勝了彰張氏四龍名揚海內中
有季弟工夫少對右軍風規下軍斯在張從申長史文場擢第弟從師

監察御史從儀灼然有才從申志氣精絕工正行習擬
晉用筆其恭結近古所小根於歷覽不多閒見遂募
右軍之外一步不窺意多揭書陽其真跡妙也呂公歐鍾相雜自是一調雖則
筋骨乾枯終是精神輸嶠其於小楷尤更巧妙呂向東平人開
元初上美人賦忤上時張說忤謀諫曰夫賢權齊君愛
君迸陛下縱不能用容可殺之乎使陛下後代有慢諫
之名而向得敢諫之直與小子爲便耳不如釋之於是
承恩特拜補闕賜錄百段衣服鐵章朱級翰林待詔頻
上賦頌旨在諷諫兼皇太子文章及書官至給事中中
書舍人刑部侍郎文詞學業當代莫比有子曰廣聽利
俊秀有吏才拜監察御史吾兄則書包雜體首冠衆賢手鬭甘懵瞬
忌彌年比夫得道家之深旨胥閤風而欲仙家兄蒙字子全司議
郎商安都護馬家劉氏臨效逼斥安西蕭亭窺奪真蹟如宓

如遺形於巧素再見如在之古昔翰林書人劉秦妹臨馬氏○押署
縫尾則僧權似長松挂劍滿騫如盤石臥虎徐僧權中山人滿騫
富陽人紫多乃懷充懷珍稀少乃延祖允祖唐懷充晉丹人姚懷珍武
康人帥延憺長城人危允祖徹陽人熾文時有何爰近觀雖正姓名奚其
傲古恨連書於至寶無尺牘之行伍沈熾文武康人何安外國人翊子梁
中書侍郎名作宮時書誨○印驗則王謝胡書[illegible]太平公主武氏家玉印有四明
書令多縱從存者恭壹文云二穀冊獸四字也金鐫篆字少能全一多不越四
國署年名家標望地獨行軀益[illegible]郎魏王泰家印並設寶
泉[illegible]范陽功曹竇臮書印貞觀開元文止於二[illegible]太宗元宗所用作
備安東海徐李所秘[illegible]徐祭酒嶠之印李起居造印萬言方寸
[illegible]未詳翰闈倏類[illegible]延王友賢永書印張氏永保[illegible]張氏璿印
任氏言事[illegible]未詳古小雕文東朝周[illegible]東晉僕射周顗印竊定
寶蒙[illegible]議郎竇蒙書印亭侯襲貴[illegible]未詳猗歟劉鄭[illegible]未詳門
承貂珥義仰彭城[illegible]金部郎中劉繹書印鄭周印異[illegible]
相國鄴侯李泌印宣州長史周助印或有懋於稽古諒無之於雅致○宋
虞龢表聞於明皇帝齊簡穆書答於竟陵王表稱委盡
書乃備詳宋中書侍郎虞龢上明皇帝表論古今妙蹟正行草信紙色標軸真偽卷數無不畢備云
本行于世真蹟故起居舍人李造得之書司空蕭穀不琊郡王僧虔答竟陵王子良書序古書人河議無不

至當本行於世其風韻今御史大夫黎翰得之藻鑒則梁高祖巧而未傳武帝時撰書評邵陵王博而未至蕭綸亦撰書評庾中庶失品格拘以文華梁庾肩吾撰書品論傅五兵比亡年廣於職位梁傅昭撰法目錄名錄編於司馬膺蜀王府司馬姚最撰名書錄善狀集於散騎左散騎常侍姚思廉集書人名狀李亞相著藻飾之繁右御史大夫李綱撰書品張兵曹粗習筮之利率府兵曹鄂州長史張懷瓘撰十體書斷上中下考數公之著稱多約傷而立記余不敏於登高豈虛言而求備敢直筆於親觀非偏譽於所嗜也○我小司空韋公曰述職該藝府才同史筆茂族挺生聖朝間出若乃闡異聞之旨接片善之勤則必忘疲吐握不間風塵所談而改觀成市所寶而增價為珍小擅聲於自我大推美於其人彼凡百而馳名既往遇此公而其德唯新可謂千載一時孤標絕倫矣章述京兆人尚書工部侍郎及乎驗德力之工拙知古今之優劣余稽古而既能因假能而有說匪徒姓名記錄面首越相質披文虛空歲月者矣是用相如慕藺撫新蹟而忘懷豈甘賜也望同抱遐心而結舌終冀乘時出處備展名節其或萃傅嚴維紹宗南康人中書令光祿大夫聚書捐金川流海納而會潁川家伯請瓚邪王司馬脫駕達官同求不匱歸右史李造拂鏡多遜傾心善價而入

補闕鹿弊安定人右補闕心專務得家業或遺祭酒徐浩法則道存微求非利翰林之尋釋張懷瓘兄弟懷瓘盛王府司馬並翰林待詔俱好無厭亦能聽斷烏臺潘履慎蒙陽人監察御史克遵能事操翰芳猷粉署之敦閎蔡希寂濟陽人金部郎中習學潤身假借留陰欣給事之道宏欣兄紹給事中志宏雅道不倦虛求仰議郎之區別家兄鍔思翁源增輝改觀韓生委輸韓滉顏川人給事中委留意虛懷推誠道博滕子擁決滕昇歙州婺源縣令取捨若流迅利泉藏張氏殆求國雖海陵人皇鄂州司馬雅無推斥道在專精陸家嘗慢陸羽無推斥道在專精吳郡人卷紹餘芳事窮前志釋鄙超彼岸東京福先寺僧長鄙新羅人俗姓林氏遇捐衣鉢遂冠倚梅伯行無轍高志宜渤海人同官尉溫播金聲溫晃太原人國子簿悉心慕藤徒蒙博求崔合冰潔崔曼倩清河人鄧縣尉清汗經營見如不及若

驚陳趙陳閩潁川人陳王府長史趙徵明天水人或志敦習學或自悅古能習徵之無教也賈勇徐薛徐穹行東海人監察御史薛邕河東人以剛郭雙奮飛關偽隱酉人郭璞太原人偽寫潘袁兩仙潘淑會稽人袁明陳郡人或拔尋冶遂或耽藉樂貧簪纓布素中道間設既輜軿而用流並觀光於後哲速珠玉之無歷可得略而言曰○長安則穆聿聿咸陽龍居人少以販書為業後年德中因告訐自身受金吾長史張懷瓘撰十體書斷上中下考數公之著稱多約傷而立記余不敏於登高豈虛言而求備敢直筆於親觀非偏譽於所嗜也○我小司空韋公曰述職該藝府才同史筆茂族挺生聖朝間出若乃闡異聞之旨接片善之勤則必忘疲吐握不間風塵所談而改觀成市所寶而增價為珍小擅聲於自我大推美於其人彼凡百而馳名既往遇此公而其德唯新可謂千載一時孤標絕倫矣章述京兆人尚書工部侍郎及乎驗德力之工拙知古今之優劣余稽古而既能因假能而有說匪徒姓名記錄面首越相質披文虛空歲月者矣是用相如慕藺撫新蹟而忘懷豈甘賜也望同抱遐心而結舌終冀乘時出處備展名節其或萃傅嚴維紹宗南康人中書令光祿大夫聚書捐金川流海納而會潁川家伯請瓚邪王司馬脫駕達官同求不匱歸右史李造拂鏡多遜傾心善價而入

徵趙晏河內人智專別識樂忘勍汜四人者洛陽販書者皆誇目動利定繁有若無詩不云乎匪斧語有之曰反隅若或徵數子之運用甘千里之殊途則我雖夫而無來無往子衣裳而不曳不褧成一家之憬彼暖四海之友于言通貨利事符道因心與日親幾變灰往沈埃冬春互為賓主往返周秦左翊吾兄業窮幽遠名錫同州別駕龍興張揖道契貞淳與潘淑獻書拜官今任龍興縣尉雅興閑闕以隨抑古風開卷以襲人不然者何窮獨而悉怡悅何市朝而貪隱淪言尚往來衆矣森然往哲來賢一朝而星羅入眼百代而雲披及肩身已沒兮者休迹遺芳而可傳彼金印玉璽豐碑貨泉蟲篆制而八分間矣正隸興而藁草行焉不可量乎所覩又何極乎備宜若乃流譽前代效績當年錄軍機而羽括鷹隼逝國命而發揮貂蟬連親友以感節敢吾謀以間天援武波委嗣芳鮮連則余不讓於賦頌敢分媸而別妍恃乎幼好而晚知之至熟也曲察而直言之斯無媿者將拭目而衆別輕言入掌而百憂寫其藤苦縑縠側理蜀幅花麻茧絢緇赭紺綠淪壓而遍蠹亡文言非其人雖遺朝亦朽盡保持而遂完緘卷處之得地雖遠古亦完全上智所以懸解重曉心慕藤徒蒙博求崔合冰潔崔曼倩清河人鄧縣尉清汗經營見如不及

中庸所以交戰之取迷伊他貽笑鄙賤則有烏絲襟首紫璽露而好丹時更悲素色變狀元豹之霧隱規雕虎之風扇雖置水彌印移裝屢遍益深沈於直質乃容易於贊見嗟乎拾不疑於古疎高鋒取憑假於俗眩感誘淺情於末興肆凡質而謂聘何其妄哉寧知立法而斷真作德而還淳忘情是悅代有其人言定是非必也易背以時時在止見受形無數敬治和之妙道得潤軟之成規用疑調適侯陰以疏密書樂殊形異宜寧齊完蘊改拆吾後倒沽將貫名位充合離傳像地或附卷均端足使其夷薄而蠹者或鳴砧妥帖然後呈委厚而探尋源流志逸肥遁緝合翦截躬勞不悶明齊短長閒決分寸誠忽忽於或躁祛愼愼之遺恨至如虹縈絲帶鶴舞錦標青間綾文出之衣表檀心鑑首金映銀絡舒囊貌姸撫卷香作多此飾類又難詳備並言撫討裝背也若乃見稀意欲雖可弃而崑山片玉既久厭充雖可寶而紈扇秋風競捨茲而易彼誇視審而聽聰或芟穢於匿迹或褻真於矜工髣哉耳誤尠矣曰躬因既原乎識量遂懸別其淹通已分流而茲在徒並鶩而爭雄言申傳易假使作偽心勞亂真首出

昧目童幼摧殘紙筆終令君子弃瑕以拔材壯士斷腕以全質期補勞於得喪勵採葑於始卒子猷之竹在焉曷可無其一日言務玄道夫喻大始於事卑方崇極於類聚況物著公器賞推善士異滿白而非丐裘豈孫謀而紹宗祖仰如堯禪舜舜命禹道必貴乎聲同天無親而德輔歸可保於授受靡自私而禦侮故知乖其趨者則密戚而心捐合其軌者則舉儲而掌傳亮玉白之利末望吾徒之義先先言傳付後總也至其罷琴閑堂散衰虛牖閱新迹之卷軸傾舊滿之樽酒暢懷古而遺形荷逢時

以濡首炎涼所寄偃仰無昔煙積孤松春過五柳想薛蘿而在眼押鸞鳳而盈手善隣得朋知我益友暗遺名利臥度卯酉遂志願兮苟若斯生可憑兮死不朽雖金翠溢目陶匏聒耳徒潤色於多歡實無階於競美賢賢易色勿藥有喜茅居食貧陋巷飲水誓將敦素業而畢矣振清風而何已亂曰資樂道兮善莫大佐元覽兮寄所賴芝蘭滿室兮遺美芳朋友忘言兮古人會想賢翫蹟儼如在史冊悠悠幾千載

大歷四年七月點發行朱壽繹精嚴痛摧心骨其人已往其蹟今存追想容輝涕淚嗚咽

述書賦語例字格

吾第四弟尚輦君字靈長翰墨厠張王文章凌班馬詞藻雄贍草隸精深平生著碑誌詩篇賦頌章表凡十餘萬言較其巨麗者有天寶所獻大同賦三殿蹴踘賦以諷興諫諍爲宗以匡君救時爲本帝乃咨爾可編筴書中使王人榮卿戚里龍章鳳篆龍錫儒門及乎晚年又著述書賦總七千六百四十言精窮旨要詳辨祕義無深不討無細不聞徵五典三墳九邱八索詩騷禮易文選詞林猶不盡所知故別結語立言曲申幽與一字一句數義旁通尚輦君學究天人才通詁訓注解分析皆憑史傳注有未盡在此例中意有未窮出此格上凡古今時哲正文呼字尊貴長老名言其親或取便引官或因言稱爵句則兩字三字五言四言而於其以之間或六或八改時革命之際舉一相從慮學者致疑仍施朱點發此則語之理例別有字格存焉凡一百二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且褒且貶還同謚法披文感切撫已崩摧手迹宛然如向來之放筆天才卓爾成千載之分襟

孝義銘心言笑在目一枝先折痛貫肝腸一眼先枯哀纏骨髓

右語例

述書賦凡七千六百四十言并注二百四十句

不倫前濃後薄半敗半成　枯槁氣脈斷絕北遷南忘情鵬鷃自成賽翥　天然鶴鴻出水更好儀容　質朴粉黛何施天仙玉女　確斷錯綜巧妙雕文　體裁一舉一措盡有憑據　意態周翔動靜相隨　專成直師一家古不雜　有意志立乃就非工不精

正衣冠踏掩若正行　行劍履趨如步如驟　草蛇驚電出沒奔　章草中楷古雅行　神非意所到可以識知　聖潛理絕名言得　文寧天緯地可大可久　武回戈投虎拏豹奪

能千種風流百般姿　妙味曰妙除去常情　精極功業變化　古曰古超然出衆　逸縱任無方　高無心自高老是老

偉精彩照耀　老曰老成不副心力　喇妙超能越曰喇

薄簡於同薄　穩正紹構不穩　快興趣不快　強勇力強

沈遠曰沈深而意　緊緻密緊　浮歸浮無所　淺涉於俗淺

慢洋洋曰慢　密髮間不容密　豐筆墨相豐　茂字外精茂

寘氣風風寘　輕輕便遒流輕　疎遺犯陵疎　拙巧不依繩拙

痞力在痞而有　重質勝於重

纖文過於纖　貴曰貴古多今少　豔曰豔　貞正曰貞　岐頓挫曰岐　險不期而險　潤曰潤　性下筆不法　妍行遲曰妍　訛遠藏鋒隱訛　熟及過猶不熟　雄別負英雄　細深遠用細　媚外意居形媚　畏謹無端羞畏　飛若減若飛　動如欲奔動

成皮曰家體成　法宜布周法　則可以傳則　乾輝曰乾　駛絕波瀾曰駛　鬱起勝勢曰鬱　拔輕駕超拔　束宏與致束　峭利曰峭　質如曰質　肥豐而有餘肉　壯力在意壯　麗餘曰外麗

右字格

大歷十年龍集乙卯二月乙丑陝州大都督府夏縣尉賈士初校　檢校國子司業太原縣令竇蒙甫校

述書賦附

論朝代自周至唐一十三代

論工書史籀等一百九十八人
論署證徐偕權等八人
論印記太平公主等十一家
論徵求保慶韋逑等二十六人
論利通貨易穆聿等八人

法書要錄卷之六終

法書要錄卷七

張懷瓘書斷上 并序

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于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爲用必假乎書書之爲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若乃思賢哲于千載覽陳迹于繇簡謀猷在覩作事案然言察深衷使百代無隱斯可尚也及夫身處一方含情萬里標拔志氣藴藻精靈披封覩迹欣如會面又可樂也爾其初之微也蓋因象以

曈曨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沖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於鳳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絕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峯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燒燿爍離披爛漫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焰綠烟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駭也信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毫竦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邦密就疎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固其發迹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權五常之與五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微妙而難名詩云鐘鼓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是之謂也使夫觀者玩迹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瓌寶盈矚坐啟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非夫玅之至者何以及

此且其學者察彼規模采其元玅技由心付腈以目成或筆下始思困於鈍滯或不思而製敗於脫略心不能授之於手手不能受之於心雖自己而可求終杳茫而無獲又可怪矣及乎意與靈通筆與冥運神將化合變出無方雖龍伯挈鼇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圖應錄之帝不能抑其高幽思入于毫間逸氣彌於宇內鬼出神入遊虛捕微則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亾也夫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固不可恃才曜識以爲率爾可知也且知之不易得之有難千有餘年數人而已昔之評者或以今不逮古質於醜妍推察疵瑕妄增羽翼自我相物求諸合己悉爲鑒不圓通也亦由蒼黃者唱首冥昧者唱聲鳳議混然罕詳孰是及兼論文字始祖各執異端臆說蜂飛竟無稽古蓋眩如也懷瑾質蔽愚蒙識非通敏承先人之遺訓或紀錄萬一輒欲芟夷浮議揚搉古今拔孤疑之根解紛拏之結考竊乖謬敢無隱於昔賢探索幽微庶不欺於元匠爰自黃帝史籀蒼頡迄於皇明黃門侍郎盧藏用凡三千二百餘年書有十體源流學有三品優劣今敘其源流之異者十贊一論較其

優劣之差爲神妙能三品人爲一傳亦有隨事附者通爲一評究其臧否分成上中下三卷名曰書斷其目錄如此庶儒流君子知小學亦務焉

卷上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作書九人　附者四人
讚十首　論一首
卷中

三品總目　優劣　神品十二人
傳附九人　妙品三十九人

卷下

能品三十五人　傳附二十九人
凡一百七十四人　評一首

古文

案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

也夫文字者總而爲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爲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題之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著也記也著明萬事記往知來名言諸無幸制羣有何幽不貫何往不經實可謂事簡而應博豈人力哉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夫至德之道化其性於未然之前結繩之教懲其罪於已然之後故大道衰而有書利害萌而有契契爲信不足書爲言立徵書契者決斷萬事也凡文書相約束皆曰契契亦誓也諸侯約信曰誓故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知契者書其信誓之言而盟之漚觴君臣之大約也亦謂刻木剖而分之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即昔之銅竹虎使今之錮魚並契之遺象也皇甫謐曰黃帝史蒼頡造文字記言行策藏之名曰書契故知黃帝導其源堯舜揚其波是有虞夏商周之書神化典謨垂範萬世及周公朝成王申明禮樂以加朝祭服色尊卑之節又造爾雅宣尼卜商增益潤色釋言暢物略盡訓詁及秦用小篆焚

燒先典古文絕矣漢文帝時秦博士伏勝獻古文尚書時又有魏文侯樂人竇公年二百八十歲獻古文樂書一篇以今文考之乃周官之大司樂章也及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壁內石函中得孝經尚書等經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子屋得古文二篇晉咸寧五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安釐王冢得冊書于餘萬言或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瑣語大歷梁邱藏穆天子傳及魏史至安釐王二十年其書隨世變易已成數體其周書論楚事者最妙於是古文備矣甄鄧刪定舊文制爲六書一曰古文即此也以壁中書爲正周幽王時又有省古文者今汲冢書中多有是也滕公冢內得石銘人無識者惟叔孫通云此古文科斗書也科斗者即上古之別名也衛恒古文贊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睹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觀其措筆絃撓然特出若龍騰於川蔣爾下陰若雨墜于天信美唐之遠迹爲六藝之範先篆籀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蒼頡即古文之祖也

贊曰巍巍蒼公軒轅之始創製文字代彼繩理粲若星辰鬱爲綱紀千齡萬類如掌斯視生人盛德莫斯之美神章靈篇自茲而起

大篆

案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鄧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云史籀十五篇並此也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秦趙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書又漢文帝王遵嚴延年並工史書是也秦焚書惟易與史篇得全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篆則置古文何地所謂籀篆益其子孫是也蔡邕大篆論云體有

大篆巧妙入神或象雌文或比龍鱗紆論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負冀狀似淩雲史籀即大篆之祖也

贊曰古文元允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不錄何物不儲懌思通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濤如彼音樂千戚羽旄

籀文

案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甄鄧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贊曰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小篆

案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始皇二十年始并六國斯時爲廷尉乃奏罷不合秦文者於是天下行之盡如鐵石字吾飛動作楷隸之祖爲不易之法其銘題鍾鼎及作符印至今用焉則離之六二貫離元吉得中道也斯雖草創遂造其極矣蔡邕小篆贊云寵文新列帥儿祉鱗蟲若秦櫻之垂類龍若蜕之易組石紐延併桑不能數其詰曲難婁不能觀其陳閱般垂揮筆而解巧籀誦拱手而輯始鬱於紈素爲六藝之範先也　李斯即小篆之祖也

贊曰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爲肢體虬作鬚騑江海蒸漫山嶽魏魏長風萬里鸞鳳于飛

八分

案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

言有模楷又蕭子良云靈帝時工次仲飾隸爲八分二家俱言後漢而兩帝不同且靈帝之前工八分者非一而云方廣殊非隸書既言古書豈得稱隸若驗方廣則篆籀有之變古爲方不知其謂也案序仙記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異志少年入學變有靈命年未弱冠變蒼頡書爲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造使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出在檻外翩然長引至於西山落二翮於山上今爲大翮小翮山山上立祠水旱祈焉又魏土地記云沮陽縣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又楊固北都賦云王次仲匿術於秦皇落雙翮而沖天案數家之言明次仲是秦人既變蒼頡書即非效程邈隸也案蔡邕勸學篇上谷王次仲初變古形是也始皇之世出其數書小篆古形猶存其半八分已滅小篆之半隸又滅八分之半然可云子似父不可云父似子故知隸不能生八分矣本謂之楷書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式或云後漢亦有王次仲爲上谷太守非上谷人又楷隸初制大範幾同故後人惑

之學者務之蓋其歲深漸若八字分散又名之爲八分時人用寫篇章或寫法令亦謂之章程書故梁鵠云鍾繇善章程書是也夫人才智有所偏工取其長而捨其短諺曰韓詩鄭易挂着壁且二王八分即挂壁之類唯蔡伯喈乃造其極焉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

贊曰仙客遺範靈姿秀出奮研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躍今勢非一交戟橫戈今氣雄逸楷之爲妙今備華實

隸書

案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爲衙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惟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名隸書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止隸文甄鄭六書其四曰佐書是也秦造隸書以赴急速爲官司刑獄用之餘尚用小篆焉漢亦因循至和帝時賈鮪撰沛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而繫爲中篇獨喜爲下篇所謂三蒼也皆用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酈道元水經曰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版外隱起爲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

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時若爾則隸法當先於大篆矣案胡公者齊哀公之弟靖胡公也五世六公計一百餘年當周穆王時也又二百餘歲至宣王之朝大篆出矣又五百餘載至始皇之世小篆出焉不應隸書而效小篆然程邈所造書籍共傳鄭道元之說未可憑也案八分則小篆之捷隸亦八分之捷漢陳遵字孟公京兆杜陵人哀帝之世爲河南太守善隸書與人尺牘主皆藏之以爲榮此其創開隸書之善也爾後鍾元常王逸少各造其極焉蔡邕隸書[illegible]烏跡之[illegible]佐隸爾彼繁文崇茲簡易修短相副異體同勢煥若星陳鬱若雲布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簴設張庭廡飛埏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成公綏隸書勢曰盡象既繁草藁近僞適之中庸莫尚於隸程邈即隸書之祖也

贊曰隸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絃長毫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乍發紅焰旋凝紫煙

章草

案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衛恒字瓘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

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作簡隱漸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槩損隸之規矩縱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創之義謂之草書惟君長告令臣下則可後漢北海敬王劉穆善草書光武器之明帝爲太子尤見親幸甚愛其法及穆臨病明帝令爲草書尺牘十餘首此其創開草書之善也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稱於章帝上貴其述詔使草書上事魏文帝亦令劉廣通草書上事蓋因章奏後世謂之章草惟張伯英造其極焉韋誕云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惟劉氏之法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芝喜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崔瑗草書勢云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草草之法蓋又商略應時論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絕險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宜企鳥跂志意飛移狡獸暴駭狡狡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奮怒拂壑放逸生奇縱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變宜懷璧案章草之書字字區別張芝變爲今草如其流速拔茅其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爲下字之上奇形離合數意兼包若懸猿飲澗之象絢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不窮呼史游草爲章因張伯英草而謂也

亦猶篆周宣王時作及有秦篆分別而有大小之名魏晉之時名流君子一槩呼爲草惟知音者乃能辨焉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案杜度在史游後一百餘年即解散隸體明是史游創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

贊曰史游製草始務急就婉若迴鸞攫如舞袖遲迴縑簡勢欲飛透鬱華垂實尺牘尤奇并功惜日學者爲宜

行書

案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僞務

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狸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爲獻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合窮僞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棄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煙煬火則迴祿喪精覆海傾河則元冥失馭天假其魄非事之功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爲道拔夫古今人民狀貌各異此皆自然妙有萬物莫比惟書之不同可庶幾也故得之

者先稟於天然次資於功用而善學者乃學之於造化異類而求之固不取乎似本而各挺之自然干珉行書狀云遂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麗天縱字挺特奇書秀出拔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跱蛇伸螭屈賁鳥驚蛇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所長盡要蹊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繁乎偉乎如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手飛筆雨下風馳綺靡旋婉變橫流離劉德昇卽行書之祖也贊曰非草非眞發揮柔翰星劒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娟風行雨散劉子溫觴鍾胡弱漫

飛白

案飛白者後漢左中郎將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製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旣徑丈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不言起由按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闕其體有二創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眇神仙之事也張芝草書得易簡流速之極蔡邕飛白得華艷飄蕩之極字之逸越不復過此二途邇後羲之獻之並造其極其爲

狀也輪囷蕭索則虞頌以嘉氣非雲離會飄流則曹風以麻衣似雪盡能窮其神妙也衛恒祖述飛白而造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束於飛白蕭洒於隸書處其季孟之間也劉彥祖飛白贊云蒼頡觀鳥悟迹興文名繁類殊布草雜眞疑有飛白貌艷藝珍若乃載拆毫芒纖微和惠素翰水鮮蘭墨電製直準箭飛屈擬蟻勢梁武帝謂蕭子雲言頃見王獻之書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可謂酌爲之令得其衷子雲乃以篆文爲之雅合帝意旣括鏇而羽則遠而益深雖創法於八分實窮微於小篆其後歐陽詢得之蔡伯喈郎飛白之祖也

贊曰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縈箭激電繞雪雰霧淺如流霧濃若屯雲舉衆仙之奕奕舞羣鶴之紛紛誰其覃思於戲蔡君

草書

案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之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余疑不然創制之始其間者鮮凡此書之約略旣是蒼黃之世何粗魯而能識之又云杜氏之變隸亦由程氏之

改篆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爲伯叔二王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者懷瓘以爲諸侯爭長之日則小篆及楷隸未生何但於草蔡公不宜至此誠恐後誣案杜度漢章帝時人元帝朝史游已作草又評羊薄等未曰知書也歐陽詢與楊駙馬書章草千文批後云張芝草聖皇象八絕並是章草西晉悉然迨乎東晉王逸少與從弟洽變章草爲今草韻媚宛轉大行於世章草幾將絕矣懷瓘案石軍之前能今草者不可勝數諸君之說一何孟浪欲杜衆口亦猶躡履滅跡扣鐘銷音也又王愔云藁書者若草非草草行之際者非也案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眞正書寫而又塗改亦謂之草藁豈必草行之際謂之草者蓋取諸渾沌天造草昧之意也文而爲本法此也故孔子曰裨諶草創之是也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成上官氏見欲奪之又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並是也如淳曰所作起草爲藁姚察曰草猶麤也麤書爲本曰藁蓋草書之文祖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起草自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藝

襲與張芝之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然伯英學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轉精其妙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脉不斷及其連者氣候通而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卽此也實亦約文該思應指宜言列缺施鞭飛龍縱轡也伯英雖始草創遂造其極索靖草書狀云聖皇御世雖時草隸以崇簡易草書之狀也宛若銀鉤飄若驚蛇舒翼未發若舉後安於足名才之英萬藝之長役心情傳於思文悉守道兼權銳知生安雜性八體廣形下判騁翻放手而行亦漸高者翰屬溢越流漫若絕藝於紈素運白代之殊觀弘伯英卽草書之祖也

贊曰草法簡略省繁錄微譯言宣事如矢應機霆不暇發電不及飛微士已沒道愈光輝明神在享其靈有歇斯藝漫流終古無絕

論曰夫卦象所以陰陽其理文字所以宣載其能卦則渾天地之窮賾祕鬼神之變化文能代發揮其道幽贊其功是知卦象書文字之祖萬物之根衆學分鏢馳騖不息或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也固須原心反本無漫爭焉今欲稽其濫觴不可遵諸子之非棄聖人

之是先賢說文字所起與八卦同作又云八卦非伏羲自重夫易者太古之書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彌綸乎天地錯綜乎四時究極人神盛德大業也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欲討論根源悉其枝派自仲尼沒而微言絕諸儒之說是或不經左邱明恥之愧無獨斷之明以釋天下之惑孔安國云宓羲造書契代結繩非也厥初生人君道尚矣應而不求爲而不恃執大象也迨乎伏羲氏作始定人道辨乎臣子伏而化之結繩而治故孔子曰三皇伯世叶神無文洛乙紀命頡字胥合又班固云庖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並是也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離者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理蓋取諸此也庖犧神農氏沒軒轅氏作始造圖書禮樂度數甲子律歷自開闢之事皆先聖傳流於口黃帝已後紀錄言之無幾故春秋國語唯發明五帝太史公敘黃帝顓頊以下事孔子撰書始自堯舜尚年月闕然詩人所述起乎虞氏其可知

也巢燧之時淳一無教故言上古昔者俱是伏羲神農之時言後世聖人者即黃帝堯舜之際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猶太陽一照衆星沒矣史記及漢書皆云文王重八卦爲六十四卦又帝王世紀及孫盛等以爲神農夏禹重之並非也夫八卦離理象已備尚隱神功引而伸之始通變吉凶成其妙用觸類而長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驗也若以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伏羲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謂誰矣則知伏羲自重八卦不造書契煥乎可明不至疑惑也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之九疇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得河圖而作易禮含文嘉曰伏羲則龜書乃作八卦並乘流而逝不討其源滋誤後生深

可歎息去聖久矣百家衆言自古非一正史之書不經宣尼筆削則未可全是況儒者臆說耶悠悠萬載是非互起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一人指虛百人傳實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今或云法龍圖而作卦或云則龜書而畫之假欲遵之何者爲是案左傳庖犧氏有龍瑞以龍紀官非得八卦八卦若先列於河圖又文王等重之則伏羲何功於易也又夫子不言因圖而畫卦自黃帝堯舜及周公攝政時皆得圖書河以通乾出天包雒以流川吐地符是知有聖人膺運則河雒出圖書何必八卦九疇九疇者天始錫禹而黃帝已獲洛書易曰蓍龜神物聖人則之然伏羲豈則蓍龜而作易言聖人者通謂後世易經三古不獨指伏羲也夫蓍龜者或悔吝有憂虞之象或得失有吉凶之徵或否泰有陰陽之辭或剛柔有變通之理若河圖洛書者或天地彝倫之法或帝王興亡之數或山川品物之制或治化合神之符故聖人則之而已孔子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是也故知文字之作確乎權與十體相沿互明創革萬事皆始自微漸至于昭著春秋則寒暑之溫鶉爻畫則文

字之兆朕其十體內或先有萌牙今取其昭彰者爲始祖夫道之將興自然元應前聖後聖合矩同規雖千萬年至理斯會天或垂範或授聖哲必然而出不在考其甲之與乙邪案道家相傳則有天皇地皇人皇之書各數百言其文猶在像如符印而不傳其音指審爾則八卦未爲雲孫矣況古文乎且戎狄異音各貌會於文字其指不殊禽獸之情悉應若是觀其趣向不遠於人其有知方來辨音節非智能而及復何所學哉則知凡庶之流有如草木鳥獸之類或蘊文章又羅塵之下乃時有字或錫貺之瑞往往銘題以古書考之皆可識也夫豈學之於人乎又詳釋典或沙劫已前或他方怪俗云爲事況與即意無殊是知天之妙道施於萬類一也但所感有淺深耳豈必在乎羲軒周孔將釋老之教乎況論篆籀將草隸之後先乎縷而分之則如彼總而言之其若此也

法書要錄卷七終

法書要錄卷八

張懷瓘書斷中

我唐四聖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太聖皇帝鴻猷大業列乎冊書多才能事俯同人境翰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筆精墨妙恩極天人或頌德銘勳函耀金石或恩崇惠縟載錫侯王赫矣光華懸諸日月然猶進而不已惟與惟元非匿區小臣所敢揚述

神品二十五人

大篆一人

史籀

籀文一人

史籀

小篆一人

李斯

八分一人

蔡邕

隸書三人

鍾繇　王羲之　王獻之

行書四人

王羲之　鍾繇　王獻之　張芝

草書八人

張芝　杜度　崔瑗　索靖

衛瓘　王羲之　王獻之　皇象

飛白三人

蔡邕　王羲之　王獻之

草書三人

張芝　王羲之　王獻之

妙品九十八人

古文四人

杜林　衛宏　邯鄲淳　衛恒

大篆四人

李斯　趙高　蔡邕　邯鄲淳

小篆五人

曹喜　蔡邕　邯鄲淳　崔瑗

衛瓘

八分九人

張昶　皇象　邯鄲淳　韋誕

鍾繇　師宜官　梁鵠　索靖

王羲之

隸書二十五人

張芝　鍾會　蔡邕　邯鄲淳

衛瓘　章誕　荀輿　謝安

羊欣　王洽　王珉　薄紹之

蕭子雲　宋文帝　衛夫人　胡昭

曹喜　謝靈運　王僧虔　孔琳之

陸柬之　褚遂良　虞世南　釋智永

歐陽詢

行書十六人

劉德昇　衛瓘　王珉　謝安

王僧虔　胡昭　鍾會　孔琳之

虞世南　阮研　王洽　羊欣

薄紹之　歐陽詢　陸柬之　褚遂良

章草八人

張昶　鍾會　章誕　衛恒

郗愔　張華　魏武帝　釋智永

飛白五人

蕭子雲　張宏　韋誕　歐陽詢

王虞

草書二十二人

索靖　衛瓘　嵇康　張昶

鍾繇　羊欣　薄紹之　鍾會

衛恒　荀輿　恒元　謝安

孔琳之　王珉　王洽　謝靈運

張融　阮研　王僧虔　歐陽詢

虞世南　釋智永

能品一百七人

古文四人

張敞　衛覬　衛瓘　韋昶

大篆五人

胡昭　嚴延年　韋昶　班固

歐陽詢

小篆十二人

衛覬　班固　皇象　張宏

許慎　韋誕　傅元　蕭子雲

劉紹　張宏　范曄　歐陽詢

八分三人

毛宏　左伯　王獻之

隸書二十三人

衛恒　張昶　王廙　庾翼

郗愔　王濛　衛覬　張彭祖
阮研　陶宏景　王修　王褒
王恬　李式　傅元　楊肇
王承烈　庾肩吾　薛稷　孫過庭
高正臣　釋智果　盧藏用

行書十八人

宋文帝　司馬攸　釋智永　蕭子雲
蕭思話　齊高帝　陶宏景　漢王元昌
王導　王承烈　孫過庭　高正臣
裴行儉　王智敬　王修　盧藏用
薛稷　釋智果

章草十五人

羅暉　趙襲　徐幹　庾翼
張超　王濛　衛覬　崔賓
蕭子雲　杜預　陸東之　歐陽詢
王承烈　王智敬　裴行儉
飛白一人
劉邠

草書二十五人

王導　何曾　楊肇　郗愔
庾翼　司馬攸　李式　宋文帝
蕭子雲　陸東之　宋令文　齊高帝
謝朓　庾肩吾　蕭思話　范曄
孫過庭　梁武帝　王智敬　裴行儉
釋智果　盧藏用　高正臣　王廙
王愔

右包羅古今不越三品工拙倫次迨至數百且妙之企

神非徒步驟能之仰妙又甚規隨每一書之中優劣爲次一品之內復有兼并至如神品則李斯杜度崔瑗皇象衛瓘索靖各惟得其一史籀蔡邕鍾繇得其二張芝得其三逸少子敬並各得其五考多之類少妙之況神又上下差降昭然可悉也他皆倣此後所傳則當品之內時代次之或有祀名而不評迹者蓋古有其傳今絕其書蟲爲斟酌列於品第但備其本傳無別商搉然十書之外乃有龜蛇麟虎雲龍蟲鳥之書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

神品

周史籀宣王時爲史官善書師模蒼頡古文夫蒼頡者獨蘊聖心啟冥演幽稽諸天意功侔造化德被生篆可與三光齊懸四序終始何敢抑居品列始籀以爲聖跡湮滅失其眞本今所傳者纔髣髴而已故損益而廣之或同或異謂之爲篆亦曰史書加之銛利鉤殺自然懸發信爲篆文之權輿非至精孰能與於此窮物合數變類相召因而以化成天下也故其稱謂無方亦難得而備舉今妙跡雖絕于世考其遺法肅若神明故可特居神品又作籀文其狀雅正體則石鼓文存焉乃開圖古文暢其威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鑿鑱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若取於詩人則雅頌之作也亦所謂楷隸曾高字書淵藪使放小學者漁獵其中籀大篆籀文入神

秦李斯楚上蔡人少從孫卿學帝王術西入秦位至丞相胡亥立趙高譖之要斬夷三族斯妙大篆始省改之以爲小篆者蒼頡七篇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漓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爲

貴草隸爲華妙極於華者義獻精窮於實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令泰山嶧山秦望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也

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御史大夫延年曾孫章帝時爲齊相善章草雖史游始草書傳不紀其能又絕其迹創其神妙其唯杜公韋誕云杜氏傑有骨力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者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芝喜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張芝自謂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誠則尊師之辭亦其心肺間語伯英損益伯廣章草亦猶逸少增減元常眞書雖潤色精於斷割意則委矣至若高深之意質素之風俱不及其師也然各爲今古之獨步蕭子良云本名操爲魏武帝諱改爲度非也案蔡邕勸學篇云秀相杜度美守名篇漢中郎不應預爲武帝諱也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暢伯英祖述之其骨力精熟過之也索靖乃超制特立風神凜然

其雄勇遺之也以此有謝於張索一本云師於杜度媚愛無礙利金百鎰美玉天姿可謂氷寒於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晉平苻堅得摹子玉書王子敬云張伯英極似之其遺跡纔少又妙小篆今有張平子碑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年六十六子玉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張芝字伯英燉煌人父奐爲太常徙居宏農華陰伯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學好古經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徵不就故時稱張有道實避世潔白之士也好書凡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尤善章草書出諸杜度崔瑗云龍

驥豹變青出於藍又翔爲今草天縱尤異意超曠無
倍是非若清澗長源流而無限紫迴崖谷任於造化至
於蛟龍駭獸奔騰拏攫之勢心手隨變窈冥而不知其
所如是謂達節也已精熟神妙冠絕古今則百世不易
之法式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求若達士游手沉默之
鄉鸞鳳翔乎大荒之野章仲將謂之草聖豈徒言哉遺
迹絕少故稀遂良云鍾繇張芝之迹不盈片素韋誕云
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金人銘可謂精熟至極其
草書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可謂變化至極

法書要錄卷八

羊欣云張芝皇象鍾繇索靖時並鍾書聖然張勁骨豐
肌德冠諸賢之首斯爲當矣其行書則二王之亞也又
善隸書以獻帝初平中卒伯英章草草行入神隸書入
妙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父稜徐州刺史有清行謚貞定
伯喈官至左中郎將封高陽侯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
畫又善音律明天文數術災變卒見問無不對工書絕
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數盡妙獨步今古又
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動合神功真異能之士也董卓用
天下名士而邕一日七遷光照榮顯寵彰著王允誅
卓收伯喈付廷尉以獻帝初平三年死於獄中年六十
一指紳諸儒莫不流涕伯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
隸書入妙女玫甚賢明亦工書

魏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祖皓至德高世父迪黨錮
不仕元常才思通敏舉孝廉尚書郎累遷尚書僕射東
武亭侯魏國建遷相國明帝即位遷太傅繇善書師曹
喜蔡邕劉德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然畫之間多有異
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

之善政遺愛結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人其行書
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瓘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
碑稱此爲最太和四年薨八十矣元常隸行入神八分
入妙

吳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也官至侍中工章草師於
杜度先是有張子並於時有陳良輔並稱能書然陳恨
瘦張恨峻休明斟酌其間甚得其妙與嚴武等稱八絕
世謂沉着痛快抱朴云書聖者皇象懷瓘以爲右軍隸
書以一形而衆相萬字皆別休明章草雖相衆而形一
萬字皆同各造其極則實而不朴文而不華其寫春秋
最爲絕妙八分雄才逸力乃相亞於蔡邕而妖冶不逮
通識傷於多肉矣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
晉衛瓘字伯玉河成安邑人父覬魏侍郎瓘弱冠仕魏
爲尚書郎入晉爲尚書令著諸書引索靖爲尚書郎號
一臺二妙時議放手流便過索而法則不如之嘗云我
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伯玉采張芝法取父
書參之遂至神妙天姿特秀若鴻雁奮六翮飄飄乎清
風之上率情運用不以爲難後爲侍中司空楚王瑋矯

法書要錄卷八

詔害之元康元年卒七十二章草入神小篆隸行草入
妙

索靖字幼安敦煌龍勒人張伯英之隸孫父湛北地太
守幼安善章草書出於韋誕峻險過之有若山形中裂
水勢懸流雪嶺孤松水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遠或
云楷法則過於衛瓘然銜兵極勢揚威耀武觀其雄勇
欲陵於張何但於衛王隱云靖草書絕世學者如雲是
知趣者皆然勒不用賞時人云精熟至極索不及張妙
有餘委張不及索蕭子良云其形甚異又善八分章鍾

之亞母邱興碑是其遺跡也大安二年卒年六十贈太
常章草入神草入妙

王羲之字逸少瑯琊臨沂人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
守逸少骨鯁高爽不顧常流與王承王沉爲王氏三少
起家祕書郎累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初度浙江便有
終焉之志昇平五年卒年五十九贈安紫光祿大夫加
常侍尤善書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
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
然割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鍾君
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
工亦猶鐘鼓云乎雅頌得所觀夫關禮應務若養由之
術百發百中飛名蓋世獨映將來其後風靡雲從世所
不易可謂冥通合聖者也隸行草書章草飛白俱入神
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元之凝
之徽之操之並工草隸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
甚爲舅所重

獻之字子敬逸少第七子累遷中書令卒初娶郗曇女
離婚後尚新安愍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爲安僖皇后
后亦善書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尤善
草隸幼學于父父習于張後改變制度別創其法率爾
私心冥合天矩觀其遂志莫之與京至於行草興合如
孤峰四絕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也爾其雄武神縱
靈姿秀出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或大鵬摶風長鯨
噴浪懸崖墜石驚電造光察其所由則意逸乎筆未見
其止蓋欲奪龍蛇之飛動掩鍾張之神氣惜其陽秋尚
富縱逸不羈天骨未全有時而瑣人有求書罕能得者
雖權貴所逼了不介懷偶其興會則觸遇造筆皆發於

衷不從于外亦由或默或語即銅鞮伯華之行也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康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萬世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凌雲臺事子敬知其指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五六歲時學書右軍潛於後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遂書藥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真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猶直而少態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體多劣于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久分入能或謂小王爲小令非也子敬爲中書令太康十一年卒於官年四十三族弟珉代居之至十三年而卒年三十八時謂子敬爲大令珉爲小令

妙品

秦胡毋敬本樂陽獄吏爲太史令博識古今文字亦與程邈李斯省改大篆著博學篇七章章思舊章博采衆訓時趙高爲中車府令善史書教始皇少子胡亥書及獄律法令亥私幸之作爰歷篇六章漢興總合爲蒼頡

篇

後漢杜林字北山扶風茂陵人涼州刺史鄴之子位至司空尤工古文過於鄴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玩不已每困厄自以爲不能濟於亂世常抱經嘆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初衛密方造林未見則暗然而服及會面林以漆書示密曰常以此道將絕何意東海衛君復能傳之是道不墜於地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豈虛也哉光武建平中卒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爲正陶亦工古文是謂就有道而正焉

衛密字次仲東海人官至給事中修古學善屬文作尚書訓指師於杜林後之學者古文皆祖杜林衛密也

曹喜字仲則扶風平陵人明帝建初中爲祕書郎篆隸之工收名天下蔡邕云扶風曹喜建初稱善衛恒云喜善篆小異於李斯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善懸針垂露之法後世行之仲則小篆隸書入妙雖賀彥先沉潛乃青雲之士也

劉德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雖以

草創亦豐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行押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乃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去之後爲袁術將命鉅鹿耿球碑術所立是宜官書也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舉孝廉爲郎靈帝重之亦在鴻都門下通幽州刺史魏武甚愛其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爲勝宜官也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不如鵠之用筆盡勢也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家風不墜交葉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至如筋骨天姿實所未逮若華實兼美可以繼之衛恒云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張之弟子各有名於世並不及文舒又極工八分況之蔡公長幼差耳華岳廟前

一碑建安十年刊也祠堂碑昶造並書後鍾繇鎮關中題此碑後云漢故給事黃門侍郎華陰張府君諱昶字文舒造此文又題碑頭云時司隸校尉侍中東武亭侯潁川鍾一字元常書又善隸以建安十一年卒文舒章草入妙隸入能

魏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沛國譙人尤工章草雄逸絕倫年六十六薤張華云漢安平崔瑗子實宏農張芝弟昶並善書而魏武亞焉子植字子建亦工書

邯鄲淳字子淑潁川人志行清潔才學通敏初爲臨淄王傅累遷給事中書則八體悉工師於曹喜尤精古文大篆八分隸書自杜林衛密以來古文泯絕由淳復著衛恒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梁鵠云淳得次仲法韋誕師淳而不及也袁昂云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張華云邯鄲淳善隸書子淑古文小篆八分隸書並入妙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而博學不榮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史書真行又妙衛恒云昭與鍾繇並師於劉德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書牘之迹也動見模楷羊欣云

胡昭得其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能籍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嘉平二年公車徵會卒年八十九孔明隸行入妙大篆入能

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芝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尤精題署明帝時凌雲臺初成令誕題榜高下異好宜就加點正因致危懼頭髮皆白既以下戒子孫無爲大字楷法袁昂云仲將書如龍拏虎踞劍拔弩張張華云京兆韋誕子熊潁川鍾繇

子會並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成詔令仲將大爲題署以爲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曰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流紈體素不妄下筆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極丈之勢方寸千言然眞迹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八分隸章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亦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不有二事世所美焉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官至中散大夫奇才不羣身長七尺八寸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未嘗見其疾聲朱顏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學不師受博覽該通以爲君子無私心不惜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叔夜善書妙於草製觀其體勢得之自然意不在乎筆墨若高逸之士雖在布衣有傲然之色故知臨不測之水使人神清登萬仞之巖自然意遠鍾會譖康就刑年四十四太學生三千人請爲師不許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官至司徒咸熙元年衛瓘誅之年四十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淩雲之志亦所謂劒則干將莫耶焉會嘗詐爲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劒會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畫亦會之類也會隸行草章草入妙

吳處士張宏字敬禮吳郡人篤學不仕恒着烏巾時號張烏巾并善篆隸其飛白妙絕　飄若雲遊激如驚電飛仙舞鶴之態有類焉自作飛白序勢備說其美也歐陽詢曰飛白張烏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亦稱妙絕敬禮飛白入妙小篆入能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人父平後漢漁陽太守茂先官至司空壯武公博涉羣書盈萬餘卷高才達識天文數術無所不精善章草書體勢尤古度德比義嵇叔夜之倫也

衛恒字巨山瓘之仲子官至黃門侍郎瓘嘗云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巨山善古文得汲冢古文論聚事者最妙恒嘗玩之作四體書勢并造散隸書元康中楚王瑋害之年四十古文章草書入妙隸入能弟宣善篆及草名亞父兄宣弟庭亦工書子仲寶叔寶俱有書名四世家風不墜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尤善規矩鍾公云碎玉壺之氷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右軍少常師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克爲中書郎亦工書先有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有才學工隸書夫人寡董卓聘以爲妻夫人不屈卓殺之

王廙字世將琅琊臨沂人祖覽父正尚書郎導從父之弟也官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侍中逸少之叔父工於

草隸飛白祖述張衛通法自過江右軍之前世將書與荀勗畫爲明帝師其飛白志氣極古垂雕鶚之翅羽類旌旗之卷舒時人云王廙飛白右軍之亞永昌元年卒年四十七世將飛白入妙隸入能

郗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父鑒太尉草書卓絕古而且勁方回官至司空善衆書雖齊名庾翼不可同年其法遒於魏氏尤長於章草纖能得中意態無窮筋骨亦勝王愔虔云郗愔章草亞於右軍太元六年卒年七十二方回章草入妙草隸入能妻傅氏善書子超字長興小

字嘉賓亦善書

王洽字敬和導第四子理識明敏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令書兼諸法於草尤工落筆揮毫有郢匠乘風之勢雖卓然孤秀未至運用無方而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師之過也昇平三年卒年四十四敬和隸行草入妙妻荀氏亦善書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十八徵著作郎辭疾寓居會稽與王逸少許詢桑門支遁等遊處十年累遷尚書僕射尤元十年卒贈太傅謚文靖公年六十六人皆比之

王導謂文雅過之學草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知解書者尤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得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入妙兄尚字仁祖弟萬字萬石並工書

王珉字季琰洽之少子官至中書令工隸及行草金劒霜斷崎嶇歷落時謂小王之亞也自導至珉三世善書時人方之杜衛二氏嘗書四疋素自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弟書如騎驢駸駸欲度驊騮前斯可謂弓善矢良兵利馬疾突圍破的難與爭鋒

隸行入妙妻汪氏善書兄珣亦善書

桓元者溫之子爲義興太守襲晉伏誅嘗聚小王善於草法譬之於馬則肉翅已就蘭筋初生畜怒而馳日可千里洸洸赳赳實亦武哉非王之武臣即世之刺客列缺吐火共工觸山尤剛健倜儻夫水火之性各有所長火能外光不能內照水能內照不能外光若包五行之性則可謂通矣嘗與顧愷之論書至夜不倦愷之字長康善書小名虎頭時人號爲三絕癡書畫也遠案長康三絕者才絕畫絕癡絕書非癡也

宋文帝甥劉諱義隆彭城人武帝第三子善隸書次及行草規模大令自謂不減於師雖庶幾德音引領長望尚遼遠矣然才位發揮亦可謂憚彼雲漢爲章于天時論以爲天然勝羊欣工夫恨少是亦天然可尚道心唯微探索幽遠若泠泠水行有巖石間寂聲帝隸書入妙行草入能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官至中散大夫義興太守師資大令時亦衆矣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擬若嚴霜之林婉似流風之雪驚禽走獸絡繹飛馳亦可謂王之蓋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善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今大令書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也元嘉十九年卒年七十三敬元隸行草入妙時有邱道護親師於子敬殊劣於羊欣謝綜亦善書不重敬元亦憚之云力少媚好又有義興康昕與南州惠式道人俱學二王轉以己書貨之世人或謬賞此迹亦或謂爲羊歐陽通云式道人右軍之甥與王無別

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官至殿事中善書憲章小王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魏武臨戎縱橫制敵其行草倜儻時越羊欣若用力取之則眞正懸隔敬叔隸行草入妙

謝靈運會稽人祖元父煥靈運官至祕書監侍中康樂侯模憲小王眞草俱美石蘊千年之色松低百尺之柯雖不逮師歙風吐雲簽蕩川岳其亦庶幾虞和云靈運子敬之甥故能書特多王法王僧虔云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竊寫易其眞本相與不疑元嘉初帝就索始進親聞文皇說此元嘉十年年四十九以罪棄廣州市隸草入妙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父廞彥琳官至祠部尚書善草行師於小王稍露筋骨飛流懸勢則呂梁之水焉時稱曰羊眞孔草又以縱快比於桓元王僧虔云孔琳之放縱快利筆迹流便二王已後略無其比但工夫少太自任故當劣於羊欣斯言俞矣景平元年卒年五十五行草入妙妻謝氏亦善書

齊王僧虔瑯琊臨沂人曾祖洽父曇首官至司空善書

宋文帝見其書素扇嘆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後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之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虞龢云僧虔尋得書術雖不及古不減郗家所制然述小王尤尚古宜有豐厚淳朴稍乏妍華若溪澗含氷岡巒被雪雖甚清寬而寡於風味子曰質勝文則野是之謂乎永明三年卒僧虔隸行入妙草入能一本云隸行草入妙子慈亦善隸書謝超宗嘗問慈曰卿書何當及尊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時人以爲名答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祖裨父暢思光官至司徒左長史博涉經史早標孝行書兼諸體於草尤工而時有稽古之風寬博有餘嚴峻不足可謂有文德而無武功然齊梁之際殆無以過或有鑑不至深見其有古風多誤寶之以爲張伯英書也而搨本大行于世

梁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父嶷景喬官至侍中少善草行小篆諸體兼備而期造小篆飛白意趣飄然點畫之際若有騫舉妍妙至極難與比肩但少乏古風抑居妙品故歐陽詢云張烏巾冠世其後選少子敬又稱絕妙

爾飛而不白蕭子雲輕濃得中蠅翼掩素游霧崩雲可得而語其眞草少師子敬晚學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備名蓋當世舉朝效之其肥鈍無力者悉非也今之謬賞十室九焉梁武帝擢與二王並迹則若牝雞仰於鸞鳳子貢賢於仲尼雖絕唱於彼朝未曰陽春白雪以太清三年卒景喬隸書飛白入妙小篆行草章草入能子特字世達亦善書位至太子舍人夫景喬卒

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善書其行草出於大王甚精熟若飛泉交注奔競不息時稱蕭陶等各得右軍一體而此公筋力最便比之於勇則被堅執銳所向無前喻之於談則緩頰采頤離堅合異有李信王離之攻伐無子貢晉連之變通其隸則習於鍾公風神稍怯庾肩吾云阮居今觀古窺衆妙之門雖師王祖鍾終成別搆一法矣然遲速之對可方於陸東之則意此公性急亦猶枚皐文章敏疾長卿製作淹遲各一時之妙也行草入妙隸書入能

陳永興寺僧智永會稽人師逸祖逸少歷記事備攝齊升堂眞草唯命夷途長稽大海安波微尚有迫之風牛

得右軍之肉兼能諸體於草最優氣調下於歐虞精熟過於羊薄智永章草草書入妙隸入能兄智楷亦工草厂現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眞楷草

皇朝歐陽詢長沙汨羅人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入體盡能爭力勁險篆體尤精高麗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奬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飛白冠絕峻於古人有龍蛇戰鬬之象雲霧輕濃之勢風旋電激振舉若神真行之書雖於大令亦別成一體森森焉若武庫矛戟風神嚴於智永潤色寡

於虞世南其草書迭蕩流通視之二王可爲動色然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傷於清雅之致自羊薄以後略無勁敵唯永公特以訓兵精練議欲旗鼓相當歐以猛銳長驅永乃閉壁固守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乘白棣行草入妙大小篆章卓入能子通亦善書瘦怯於父薛純陀亦效詢草傷於肥鈍乃通之亞也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餘姚人祖僧粲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南受業於吳郡顧野王門下凡書十年國朝拜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永興公太宗詔曰世

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詞藻五曰書翰有一於此足爲名臣而世南兼之其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秀嶺危峰處處間起行草之際尤所偏工及其暮齒加以遒逸臭味羊薄不亦宜乎是則東南之美會稽之竹箭也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一伯施隸行書入妙然歐之與虞可謂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駑也論其衆體則虞所不逮歐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族子纂書有叔父體則而風骨不繼楊師道上官儀劉伯莊並立師法虞公過於纂矣張志遜又纂之亞也

褚遂良河南陽翟人父亮銀青光祿大夫太常卿遂良官至尚書左僕射河南公博學通識有王佐才忠讜之臣也善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若墉臺青鏁宵映春林美人嬋娟不任羅綺增華綽約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後顯慶四年卒年六十四遂良隸行入妙亦嘗師授史陵然史有古

直傷於疎瘦也

陸東之吳郡人官至朝散大夫太子司議郎虞世南之甥少學舅氏臨寫所合亦猶張翼換羲之表奏蔡邕爲平子後身而晚習二王尤尚其古中年之迹猶有怯懦總章已後乃備筋骨殊矜質朴恥夫綺靡故欲暴露疵同乎馬不齊髦人不櫛沐雖爲時所鄙固也不愚拙於自媒有若通人君子尤善運筆或至興會則窮理極趣矣調雖古澀亦猶文王嗜昌蒲葅孔子蹙頞而嘗之二年乃得其味一覽未窮沉研始精然工於效倣劣於獨斷以此爲少也隸行入妙章草書入能一本云隸行章草並入能

法書要錄卷八終

張懷瓘書斷下

能品

漢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至京兆尹善古文傳之子吉吉傳其出杜鄴傳其子林吉子靖字伯松博學文雅過於子高三王以來古文之學蓋絕子高精勤而習之其後杜林衛宏爲之嗣子高好古博雅有緝熙之美焉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河南太守雅工史書規模趙高時稱其妙後以罪弃市

後漢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官至中郎將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故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想謂蒼頡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初中賈鮪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纂篇言滂沱大盛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明帝使孟堅成父彪所述漢書永平初受詔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以竇憲賓客繫於洛陽獄卒年六十三大小篆入能

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書班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纂勢殊工知識頗之莫不嘆息實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後有蘇班亦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爲張伯英所稱嘆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閣祭酒少好古學書正文字尤善小篆師模李斯甚得其妙作說文解

字十四篇萬五百餘字疾篤令子沖詣闕上之安帝末年卒

晉呂忱字伯雍博識文字撰字林五篇萬二千八百餘字字林則說文之流小篆之工亦叔重之亞也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官至別部司馬工章草擅名一時字勢甚峻亦猶楚共王用弭失節不合其宜失人以皇象方之五原范曄云超草書妙絕

崔瑗字子真瑗之子也博學有俊才爲五原太守章草雅有爰風良冶良弓斯焉不墜張茂先甚稱之

羅暉字叔景京兆杜陵人官至羽林監桓帝永壽年卒善草著聞三輔張伯英自謂方之有餘與太僕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朱賜亦杜陵人時稱工書也

趙襲字元嗣京兆長安人爲燉煌太守與羅暉並以能草見重關西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與張芝素相親善

靈帝時卒燉煌有張越仕至梁州刺史亦善草書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宏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尤甚能作紙漢興用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爲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左伯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還不可追然子邑之八分亦猶斥山之文皮即東北之美者也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善小篆官至侍御史年六十一卒孔融與子綱書曰前勞筆迹乃多爲篆畧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融之此言不易而得紘之小篆時頗有聲

毛宏字大雅河南武陽人服膺梁鵠研精八分亦成一家法獻帝時爲郎中教於祕書建安末卒

魏衛覬字伯儒河南安邑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篆隸草體傷瘦筆迹精絕魏初傳曰古文者篆出於邯鄲淳伯儒官爲淳古文尚書還以示淳淳不能別年六十二卒伯儒古文小篆隸書章草並入能子孫皆妙於書

晉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官至太保咸寧四年卒年八十餘工於藁草時人珍之也一云穎考善草書甚有古質少於風味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是之謂乎

傅元字休奕北地范陽人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休奕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直不容人之短舉秀才爲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善於篆隸見重時人云得鍾胡之法休奕小篆隸書入能時王允之善草隸官至衛將軍又張嘉善隸書羊欣云嘉師於鍾氏勝王羲之在臨川也嘉字子勝官至光祿大夫時又有皇甫定年七歲善史書從兄謐深奇之

劉紹字彥祖彭城人官至御史中丞遷侍中善小篆工飛白雖不及張毛亦一時之秀作飛白勢永和八年卒小篆飛白入能柳詳亦善飛白彥祖之亞也

楊肇字季初滎陽宛陵人官至折衝將軍荆州刺史工於草隸咸寧元年卒潘岳誄云草隸兼善尺牘必珍翰動若飛紙落如雲亦猶甘茂不能自通借餘光於蘇代安仁之誄抑其然乎季初隸草入能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度即六世祖祖畿魏僕射父恕幽州刺史並善行草預博學官至鎮南將軍當陽侯文祖三世善草書時人以衛瓘方之稱杜預三世焉

齊獻王攸字大猷河內人武帝母弟善尺牘尤能行草書蘭芳玉潔奇而且古才望出武帝之右帝用荀勗言出都督青州上道憤怒嘔血咸寧四年卒年三十六行草入能

李式字景則江夏鍾武人官至侍中衛夫人之猶子也甚推其叔母善書右軍云李式平南之流亦可比庾翼咸熙三年卒年五十四隸草入能許靜民善題宮觀額將方直之體其草稍乏筋骨亦是則之亞也

王導字茂宏瑯琊臨沂人祖覽父載導行草兼妙然疎柯迴擢寡葉危陰雖賢有餘而才不足元明二帝並工書皆推難於茂宏王愔云王導行草見貴當世咸寧五年卒年六十四行草入能有六子恬治書皆知名矣

張彭祖吳郡人官至龍驤將軍善隸書右軍每見其緘牘輒存而玩之夷齊雖賢若仲尼不言未能高舉亦猶彭祖附書雲之士不泯於茲

韋宏字叔思位至原州刺史弟季字成爲平西將軍善隸書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官至長山令女爲皇后贈光祿大夫晉陽侯善隸書法於鍾氏狀貌似而筋骨不備永和三年卒年三十九隸章草入能衛臻陶侃亞也

王恬字敬預導之子官至後將軍會稽內史工於草隸當世難與爲比永和五年卒年三十六張翼善隸書尤長於臨倣率性而運復非工劣於敬預也時敬安道隱居不仕物爲

時以雞子汁投白毫屑作鄭元碑文自書刻之文既奇隸書亦妙絕又有康昕亦善隸書王子敬常題方山庭殿數行昕密敬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以示子敬子敬嘆能以爲西河絕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庾翼字稚恭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善草隸書名亞右軍兄亮字元規亦有書名嘗就右軍求書逸少答云稚恭在彼豈復假此嘗復以章草

答亮示翼乃大服因與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因喪亂遺失皆謂人曰妙迹永絕今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永和九年卒年四十一

王珍字敬仁濛之子也著作郎善隸求右軍書乃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帖過江後與右軍乞敬仁敬仁亡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遂以入棺殷仲堪亦敬仁之亞也

韋昶字文休誕兄涼州刺史庾之元孫官至潁川刺史

散騎常侍善古書大篆見王右軍父子書云二王未足知書也又妙作筆子敬得其筆稱爲絕世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行草連岡盡望勢不斷絕雖無奇峰壁立之秀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令法羊欣風流婉態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然上方琳之不足下方范曄有餘喻之於元蓋緇素間耳齊建元二年卒年五十時有邱道護善隸書便書素時司馬珣之爲吳興羊欣弟倫爲臨安令欣吳興看弟珣之乃以道護素書洛神賦示欣欣嗟咨其工以爲勝已道護烏程人也官至相國主簿時有張昶亦善草書官至征北將軍也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父泰曄官至太子詹事工於草隸小篆尤精師範羊欣不能儁拔永嘉二十年伏誅諸葛長民亦善行草論者以爲曄之流也長民官至前將軍義熙八年伏誅時又有張休善隸書初羊欣愛子敬正隸法其崇仰以右軍之體微占不復見貴休始改之世乃大行休字宏明官至豫章太守也

齊高帝姓蕭氏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善草書篤好不已祖述子敬稍乏風骨嘗與王僧虔賭書畢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然太祖與簡穆賭書亦猶雞之搏狸稍不自知量力也年五十六崩太子熙亦善書倫字世調多才藝善隸書始變古法甚有媚好過諸昆弟倫子確字仲正才兼文武甚工草隸爲侯景所殺太子熙後當有謀

謝朓字元暉陳留人官至吏部郎中風華瀟藻當時獨步草書甚有聲草殊流美薄暮川上餘霞照人春晚林中飛花滿目詩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是之謂矣顏延之亦善草書乃其亞也

梁武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蘭陵中都里人丹陽尹順之之子好草書狀貌亦古乏於筋骨既無奇姿異態有減於齊高矣年八十六崩子綱綸繹並有書名也

庾肩吾字叔愼新野人官至度支尚書才華既秀草隸兼善累紀專精偏採名法可謂贍聞之士也變態殊妍多慙質素雖有奇尚乎不稱情乏於筋力文勝質則史是之謂乎嘗作書品亦有佳致大寶元年卒爲吾隸草

入能子信亦工草書時有殷鈞范懷約顏協等並善隸書有名於世

陶宏景字通明秣陵人隱居丹陽茅山善書師祖鍾王采其氣骨然時稱與蕭子雲阮研等各得右軍一體其眞書勁利歐虞往往不如隸行入能

周王褒字子深瑯琊臨沂人曾祖儉齊侍中大尉祖騫梁侍中父規並有重名子深官至司空工草隸師蕭子雲而名亞子雲蹈而躡之相去何遠雖風神不峻亦士君子之流也

隋永興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喜之工書銘石甚爲瘦健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骨夫筋骨藏於膚內山水不厭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圓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而非猛虛張誇矯毋乃小人儒乎果隸行草入能時有僧述僧特與果並師智永述困於肥鈍特傷於瘦怯

皇朝漢王元昌神堯之子也尤善行書金玉其姿挺生天骨襟懷宣暢灑落可觀藝業未精過於奔放若呂布之飛將或輕於去就也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韓王曹王即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草行魏王魯王即韓王之倫也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少卿習右軍之法脂肉頗多骨氣微少修容整服尚有風流可謂堂堂乎張也元宗甚愛其書懷瓘先君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馮先君書之高曾與人書十五紙先君戲換五紙以示高不辨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張公也終不能辯宋令文日力則張勝態則高强有人求高書一屏障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書與僕類可往求之先君乃與書之自任潤州湖州筋骨漸備比見書者多謂爲褚後任申邵等州體法又變幾合於古矣陸東之爲高書告身高常嫌不將入帙後爲鼠所傷持示先君曰此鼠甚解正臣意耳

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裴行儉河東人官至兵部尚書工草書行及章草並入能有若搢紳之士其貌偉然華衮金章從容省闥

王知敬洛陽人官至太子家令工草及行尤善章草入能膚骨兼有戈戟足以自衛毛翮足以飛翻若翼大略宏圖摩霄殄寇則未奇也房僕射元齡與此公同品房

行草亦風流秀穎可與亞能又殷侍御仲容善篆隸題署尤精亦王之雁行也

宋令文河南陝人官至左衛中郎將奇姿偉麗身有三絕曰書畫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甚欲究能翰簡翩翩甚得書之媚趣若與高卿比權量力則騁忌之類徐公也

王紹宗字承烈江都人父修禮越王友道雲孫也承烈官至祕書少監清鑒遠識才高書古祖述子敬欽羨東之其中年小真書體象尤異沈邃堅密雖華不逮陸而古乃齊之其行草及章草亦於真晚節之草則攻乎異端度越繩墨蕭蕭同器玉石兼儲苦以敗爲瑕筆乘其指蓄與人云鄙夫書翰無功者特由微水墨之積習常清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於後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君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筆自想而已聞虞眼布被中恒手畫肚與余正同也阮交州斷割不足陸大夫蕪穢有餘此公尤甚於陸也又曾謂所親曰自恨不能專有功褚雖以過陸猶未及承烈隸行草草入能兄

嗣宗亦善書況之二陸則少監可比德於平原矣孫虔禮子過庭陳留人官至率府錄事參軍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王工於用筆儁拔剛斷尚異好奇然所謂少功用有天材其行之書亞於草矣蓋作運筆論亦得書之指趣也與王祕監相善王則過於遲緩此公傷於急速使二子寬猛相濟是爲合矣雖管夷吾失於奢晏平仲失於儉終爲賢大夫也過庭隸行草入能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爲時所珍尚雖

似范雎之口才終畏何曾之面質如聽言信行亦可使爲行人觀行察言或見弃於宰我以罪伏誅稷隸行入能魏草書亦其亞也

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官至黃門侍郎書則劲尚孫草晚師逸少雖闕於工稍閑體範八分之製頗傷疎野若況之前列則有奔馳之勞如傳之後昆亦有規矩之法子潛隸行草入能自陳遵劉穆之起濫觴於前曹喜杜度激洪波於後尋能間出角立挺拔或祕象天府或藏器竹帛雖經千載歷久彌珍並可耀乎祖先榮及

昆裔使夫學者發色開華霧心豁悟可謂琴瑟在耳貝錦成章或得之於齊或失之於楚足爲龜鏡自可章弦此皆天下之聞人入於品列其有不遭明主以展其材不遇知音以揚其業蓋不知矣亦猶道雖貴必得時而後動有勢而後行況瑣瑣之勢哉

許曰蓋一味之嗜五味不同殊音之發契物斯失方類相襲且或如彼況書之臧否情之愛惡無偏乎若毫釐較量準的推其太率可以言詮觀昔賢之評書或有不當王僧虔云士從祖中書令筆力過子敬者君子周而不比乃有黨乎梁武帝云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世之書者多師二王元常流迸自不睥睨競巧極精細殆同機神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及其獨運意疎字綴譬猶楚音夏習不能無楚子敬之不逮眞亦劣章草然觀其行草之間則神勇奮拔況之於父猶擬抗行比之鍾張雖勍敵仍有掩蓋之勢夫天下之能事悉難就也假如攷蕭子雲書雖則童孺但至效數日見者無不云學蕭書欲窺鍾公其猶數仞牢得其門者小王則若驚風拔樹大力移山其欲效之立見僵仆可知而不可得也然

小王嘗與謝安書意必珍錄乃題後答之亦以爲恨或云安問子敬君書何如家君答云固當不同安云外論殊不爾又云人那得知此乃短謝公也羊欣云張字形不及古自然不如小王虞蘇云古質而今妍數之常愛妍而薄質人之情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父子之間又爲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並以小王居勝達人通論不其然乎羊欣云右軍古今莫二虞龢云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筆絕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澤婉轉妍媚乃欲過之王僧虔云獻之骨勢不及父媚越過之蕭子良云崔張以來歸美於逸少僕不見前古人之迹計亦無過之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猶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羲獻兼之並有得也夫椎輪爲大輅之始以椎輪之朴不如大輅之華蓋以拙勝工豈以文勝質若謂文勝質諸子不逮周孔復何疑哉或以法可傳則輪扁不能授之於子是知一致而百慮異軌而同奔鍾張雖草創稱能二王乃差池稱妙若以居先則勝鍾張亦有所師固不可文質先後而求之蓋一以貫之求其合天下之達道也

雖則稽聖窮神妙各有最若眞得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眞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此五賢各能盡心而際於聖或有侮聚亦猶日月之蝕無損於明白雲在天瞻望悠邈固同爲終古獨絕百世之模楷高步於人倫之表棲遲於墨妙之門不可以規矩其形律呂其度鵬摶龍躍絕迹霄漢所

謂得元珠於赤水矣其或繼書者雖百世可知然史籀李斯即字書累葉之祖其所製作並神妙至極蓋無等夷八分書則伯喈制勝出世獨立誰敢比肩至如崔及小張韋衛皇索等雖則同品不居其最並不備載較量然各峻彼雲峰增其海派使後世資瞻仰而露潤焉趙壹有非草之論仍笑重張芝書爲祕寶者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夫藝之在己如木之加賓草之增葉繪以衆色爲章食以五味而美亦猶八卦成列八音克諧聲膏之人不知其謂若知其故耳（想心識自該通審其不知則

聲書者耳庾尚書以臧否相推而列九品升阮研與衛瓘索靖韋誕皇象鍾會同居第三等此若棠杜之樹植橘柚之林又抑溺紹之與齊高帝等三十人同爲第七等亦猶屈鹽梅之量處掾屬之伍李夫九以程邈居第一品且書傳所載程邈爲隸法其於工拙茂爾無聞遺迹又無何以知其品第又云梁氏石書雅敬於韋蔡以梁比蔡豈不懸絕又張昶伯英之弟妙於草隸八分混兄之書故謂之亞聖衛恒兼精體勢時人云得伯英之骨並居第四仍與漢王同流又點桓元謝安蕭子雲釋智永陸柬之等與王知敬同居第五等若此數子豈與埒能嗜好不同又加之以言況可盡之於羽來消息實乎適宜形象無常不可典要固難平也蕭子雲言欲作二王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又云頃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所言不得盡其妙者事事皆然誠哉是言也藝成而下德成而上然書之爲用施於竹帛千載不朽亦猶愈浸浸而無聞哉萬事無情勝寄在我苟視迹而合趣或染翰而得人雖身沈而名飛冀托之以神契每見片善何慶如之懷瓘恨不果遊目天府備觀名迹

徒勤勞乎其所未聞所求乎其所未見今錄所聞見粗如前列學慙於博識不逆能繕奇纖異多所未盡且如抱絕俗之才孤秀之質不容於世或復何恨故孔子曰博學深謀而不遇者衆矣何獨某哉然識貴行藏行忌明潔至人晦迹其可盡知開元甲子歲廣陵臥疾始焉草創其觸類生變萬物爲象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蒙其衆美以成一家之言雖知不知在人然獨善之與兼濟取捨其爲孰多童蒙有求思益牢矣且二王既沒書或在茲語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必備能而後爲評歲洎丁卯孝筆削焉

繫論

趙偃 字克勛

昔犧后作易周公翊禮孔父修雅豈徒異之而已將實大造化之根出君臣之義考風俗之正耳若三聖不作則後王何述故天地非伏皇不昭長幼非周公不序雅頌又非孔子不列矣是三聖者所謂能宏其道而由之也茲又論夫文字發軔殷翰殊出本于其初以迄今代

三千餘載眇然難知而書斷之爲義也問我后之所好述古能以方之不謂其智乎較前人之尤工陳清頌以別之不謂其白乎體物備象有大易之制紀時錄號同春秋之典自古文逮草迹列十書而詳其祖首神品至能筆出三等而備厥人所謂執博之太素含毫之萬象申之宇宙能事斯畢矣若是夫古或作之有不能評之許之有不能文之今斯書也統三美而絕舉成一家以孤振雖非孔父所刊猶是邱明同事偉哉獨哉君哉臣哉前載所不述非夫人之能誰究哉　法書要錄卷九終

法書要錄卷十

右軍書記

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烜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購求二王書太王帥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卷取其書迹及言語以數相從綴成卷以貞觀兩字爲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監奘背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服褾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二字爲二小印印之跋尾又列當時大臣等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號之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內一句語稍異者標爲帖名大約多取卷首三兩字及帖首三兩字也

十七日先書都司馬未去即日得足下書爲慰先書以具示復數字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爲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方復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爲歎書何能悉

聽近無緣省告但有悲歎足下小大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喜遲不可言想必果言告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僻又節氣佳是以欣卿家也此信旨還具示

問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卿舅可早至爲簡隔也知足下行至吳念違離不可居叔當首耶遲知問

討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吾服食久猶爲劣劣大都比之年時爲復可耳足下保愛爲上臨書但有惆悵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

殊爲不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眞以日爲歲想足下鎭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峩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修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蓋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別具不復一一

得足下旃蜀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云蕉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人依依足下具示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否有驗者乃是要藥

朱處仁今何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必達

省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

憂慮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一一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如何可言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和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來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摹取當可得不須具告

往在都見諸葛顯晉具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遐想慨然爲爾不信一

一示爲欲廣異聞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四行子皆曩盛爲佳函封多不生足下所疏云此果佳可爲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爲喜種果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

彼所須此藥草可示當致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耶所念故遠及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惟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致委曲故具示 已上十七帖也

元度先乃可耳嘗謂有理因祠祀絕多感其夜便至此致之生而速之每尋痛惋不能已已省君書增酸恐大分自不可移時至不可以智力救如此

先生適書亦小小不能住大都可耳此書因謝常侍信還令知問可令謝長史日消息

數親問叔穆嘉賓並有問爲慰

知道長不孤得散力疾重而遷進還甚令人憂念遲信還知問

婦安和婦故羸疾憂之焦心餘亦諸患

君昨示欲見穆生敘讚今欲默語興廢之格粗當書爾不元度好佳君謂何似

從事經過崔阮諸人昨旦與書疾故示毒愁當增其疾吾如今尚劣劣又晚熱未有定發日有定示足下興耳

近書或欲留吾甚欲與俱而吾疾患遲速無常其竟云何足下今知問

適太常司州領軍諸人二十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爲平復此慶之可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也冀或見之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是福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野數言疏平安定太宰中郎

適州將十五日告徐一癰方尺許口四寸云數如來小如差然疾源如此憂怛尚深故遣信治徐舍人書以示徐還示足下也不堪縈疑事列上台周青州視事今以當至下耶甚是事宜無方身世而任事者疾患如此使人短氣

六月十九日義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何爾耿耿僕日弊而得此熱忽忽解日爾力遣不具王羲之白字只點成

一見尚書書一二日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遲還具問亦以與尚書諮懷今復遣諮吳興也

遠近清和士人平安苟侯定住下邳復遣軍下城此間民事愚智長歎乃亦無所隱如之何又須求雨以復爲

災卿彼何似

江生佳須大活以始見之與人上蕭索可歎

汝宜速下不可稽留計日遲望今日亦語劉長史令速近因得里人書想至知故而腫今差不吾比日食急如差而餅玉篇下謙反堅也中故不差以此爲乎患至不可勞力數字令弟知聞耳

姊適復二告安和郗故病篤無復他治爲消息耳憂之深今移至田舍就道家也事畢當吾遣信視淑還母子平安爲慰至恨不得暫見故未得下船道夷書云已得

一宅想今安穩耳不政解此移趨知部兒不快何所在
今已佳也耿耿信白
與殷侯彼此格卿取
卒喜慰氣滿無他治噉數合米來三日
知足下哀感不佳耿耿吾下勢腹痛小差須用女薑丸
得應甚速也
在我而已誠無所多云與謝豫州共入河不乃煩劇得
安萬送書云六日可至諸賢云朝廷失之轉覺悶然與
卿書同此四字注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言深也但云卿當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此言深也但云卿當

入何以如夢恐卿表將復經年想仁祖差時還內鎮慰
人情耳皆在卿懷矣
產婦兒萬留之月盡遣甚慰心
得哀二謝書具為慰哀生暫至都已還未此生至到之
懷吾所盡也弟預須遇之大事得其書無已已二謝云云
殊未必來計日遲望萬嬴不知必俱不知弟往別停幾
日決其共為樂也尋分日與江姚女和別殊當不可言也
知庾丹陽差數深深致心致心
得孔彭祖十七日具問為慰云裏經還蠡是反善之誠
也於殷必得速還無復道路之憂比者尚懸悒得其去
月書省之悲慨也
上流近問不竟何日即路知謝定出居內所宜故重是
不情廢情存大
明或就卿圍棊邑散今雨寒未可以治謝
江表付還此四字一行
得書知足下問吾骸骼上下黨反下口亞反髀骨拘閡痛俛仰欲不
得此何理耶願輒與相見無盡治宜足下得益使之不
疑也但月又末陰沈沈恐不可針不知何以教目前甚
疑也但月又末陰沈沈恐不可針不知何以教目前甚

憂賴王羲之
比信尋知足下有書可道知足下未能得果望近為然
知得家問賢子動疾念甚憂慮懸得後問不分張何可
久幼小故疾患無賴
野大皆當以至不得還問懸心大得善悉也野當不能
還卿並轉茂倩談
足下小大佳也諸疾苦憂勞非一如何復得都下近問
不吾得敬和二十三日書無他重熙佳定為善
謝二侯此三字又一行
山下多日不得復意問一昨晚還未得還書得告知中
令不解更壯涇甚耿耿服何藥耶僕此日差勝尋知問
王羲之頓首
羲之頓首向又慘慘自舉哀之氣勿勿知便當西且不
相知來想熊能更言問力遣不次王羲之頓首此二帖帶行
七日告期痛念元度未能罔心汝臨哭悲慟何可言言
及悅塞夜罔市器俱不合用令摧之也吾平平但昨來
念元度體中便不堪之耶告
汝當須過殯還恒有悲惻

王延期省此四字一行
妹轉佳慶不及啼不憶念奴殊不可言京當迎之
昨即得丹陽水上書與足下書同故不送昨諸書付還
去冬遣使想久至乖離忽四年言之歎慨豈言所喻悠
悠數十卒當何期汝等將慎為上知復何云
念足下寤思兼至不可居處兩氣無已卿復何似耿耿
善將息吾故劣力知問王羲之
吾何當還此四字一行
汝尚小愁思兼至不可居處多疾足下前許歲未今暫

還想必可爾故復白
十一月十三日告期等得所高餘姚并吳興二十八日
二疏知並平安想吾平平比服寒食酒如似為佳力因
王會稽不一阿耶告知
想大小皆佳丹陽頃極佳也云自有書不附此信耳大
小問多患懸心想二奴母子佳延卿問也
吾去日盡欲留女過吾去自當送之想可垂許一出未
知還期是以白意夫人涉道康和足下小大皆佳度十
五日必濟江故二日知問須信還知定當近道迎足下

也可令時還運面以日為歲
去冬臨臨安事近便欲決去而何侯不許事聞以有小
寇今未便得果然故有移南意尚未可倉卒復信更具
信汝也
六日昨書信未得去時尋復逼或謂不可以不恭命遂
不獲已處世之道盡矣何所復言
丹陽且送吾體氣極佳共在卿故處增思詠
若可得耳要當須吾自南但增感塞
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復是大事速送袍來
遂當裝詔催吾帝王之命是何等事而辱在草澤憂歎
之懷當復何言見足下一一
昨送諸書令示卿想見之恐殷侯必行義望雖宜爾然
今此集信為未易卿若便西者良不可言
安復後問不想必停君諸舍疾若差也便疾綿篤了不
欲食轉側須人憂懷深小妹亦故進還不孤得散力頓
不得眠食至少疾患經日兼燋勞不可言迎集中表親
疏累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此一條不謝二
疏而人理難知此不知小却得遂本心不交衰朽羸劣

所憂營如此君視是頤養之功當有何理今都絕思此事也冀疾患差末怵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住集遣無益快共爲樂欲省補頃者之慘蹙也追尋前者意事豈可復得且當率目前及當此急要願諸君各保愛以俟此期未近見君有諸結力聊以當面　各問意必欲省安西如今意無前却也想君必俱賊勢可之者必進許洛無可不果相遇于一世豈可度之尋常以此至終故當極盡志氣之所託也君此意宏足然決在必行（當面止假爲一帖）

未復知問晴快卿轉勝向平復也猶耿耿想上下無恙力知問不具王羲之敬問

日月如馳一姬弃背再周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

延期官奴小女病疾不救痛愍貫心吾以西夕情願所鍾唯在此等豈圖十日之中二孫夭命惋傷之甚未能喻心可復如何（此有兩帖語小異）

敬親今在刻其後復亡甚不可言

穰鐵不知已得（一行短書）

行近遣書想即至此兩汝佳不得懸心吾乏劣力數字

七月十三日告鄱陽兄弟大降制終去悔悼甚永絕悲傷痛懷切割心情也

諸葛会者君識之不才幹好住往爲錢塘者積又入僕府有以盡悉宰民之至也甚欲自託於明德云臨安春當關爾者君能請不僕必欲言得住長史亦當是君所須既得里人共事異常故乃爾須還告之

人理不可得都絕每至屬致使人多歎

十五日羲之報近甚倉卒得十三日音知卿住慰之力及陽主書不一一羲之報

會稽亦復與遂論卿否吾誠勑勑於論事然于弟尚不惜小宜謂遂官前意已住可不復煩重卿更思必謂宜論者必有違矣

上下安也和稍遇見之欣然敬豫乃成委頓令人深憂

江生亦連病今已差

知阮生轉住甚慰甚慰會稽近患下始差諸謝粗佳

足下差否甚耿耿喉中不復燥耳故知問具示王羲之白

令過足下夜得眠不祇差也復何治甚耿耿長史復何似故問具示王羲之白

遂無雨候使人歎得諸孫書高田皆欲了

得書知足下患稍念卿無賴思見足下冀脫果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此賢懷所禮也面一一

五月十四日羲之近反至也得七日書知足下故爾耿耿善將息吾腫得此霖雨轉劇憂深力不一一羲之適萬石去月五日書爲慰尋得彭祖送萬九日露版再破賊有所獲想足摧寇越逸之勢宜適許司農書爲慰無人未能得重故向餘杭間（此注三行起）

因緣示致問非書能悉想君行有旨信

伯熊上下安和爲慰可令知問叔夷子前恨不見可令熊知消息

羊參軍還朝論長見敦恕其爲慶慰無物以喻今又告誠先靈以文示足下感懷慟心

又以表書示卿政當亦不

痛念元度立如志而更速禍可惋可痛者省君書亦增

酸

服食故不可乃將冷藥僕即復是中之者腸胃中一冷不可如何是以要春秋輒大起多腹中不調違君宜深以爲意省君書亦比得之物養之妙豈復容言直無其人耳許君見驗何煩多云矣

哀彭祖何日過江想安穩耳失此諸賢至不可言足下分離如何可言

此段不見足下乃甚久遥面明行集冀得見卿

得申近不問（此五字一行）

謝侯（此二字一行）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陰幽絕垂卅年永惟崩摧痛徹五內永酷奈何無由言告臨紙摧哽羲之報（此一帖眞卿書）

十一月十八日羲之頓首頓首從弟子夭沒孫女不育哀痛兼傷不自勝奈何奈何王羲之頓首（此一帖行書）

二蔡過葬來居此親親集事而君復出爲因耳（此一帖草書）

九月十八日羲之頓首茂善晚生兒不育痛之惻心奈何奈何轉寒足下可不可不不得問多日懸情吾故劣力不具王羲之頓首（此一帖行卿）

十月十一日羲之敬問得旦書知佳爲慰吾爲轉差力不一一羲之敬問（行草）

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一一耶告（此一帖行卿）

羲之頓首二孫女夭殤悼痛切心豈意一旬之中二孫至此傷惋之甚不能已已可復如何羲之頓首（眞行）

廿八日羲之白得昨告承飲動懸情想小爾耳還旨不具王羲之再拜（卿書）

庾新婦入門未幾豈圖奄至此禍情願不遂緬然永絕

痛之深至情不能已況汝豈可勝任奈何奈何無由敘哀悲酸此帖行書

君服前賢弟逝沒一旦奄至痛當奈何當復奈何臨紙咽塞王羲之頓首頓首此一帖真行

雪候既不已寒甚盛冬平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轉復知問王羲之此一帖行書

書末云得諸爲慰知汝姨欲西情事難處然今時諸不易得東安書甚不欲令汝姨出懇至想自思之行書

上下可耳產行往當迎慶思之不可言此一帖行書

今付吳興酢二器真行

一日不暫展至恨叱而不已使懷不果東至可恨思敘想閑暇必顧也

適都使還諸書具一一須面具懷

得征西近書委悉爲慰不得安西許有問不知何久長風書平安今知殷侯不久留之甚善甚善

舍內佳不中書何似家中疾篤恒救旦夕比知覺有省書想至

義興何似懸情慕容遂來據鄴可深憂官復遣軍可以示義興中書

昨得殷侯答書今寫示君承無怒意既而意謂速思順從或有怨理大小宜盤桓或至嫌也想復深思復征許也此四字一行

八月二十四日羲之頓首闕竟增哀感奈何奈何兩足下可耳不得問闕日懸心吾故劣劣王羲之頓首

此兩足何耳故當收佳云彼甚快大事吳義興吳闕是蕩然可歎

知諸患耿耿今差也華母子佳

時行皆遍事輕耳彼云何

道祖癖下乃危篤憂怛憂怛

賊勢可見此云方軌萬萬如志但守之尚足令智者勞心此回書恒懷湯火處世不易豈惟公道也此兩字行下側書

諸人十二日書云慕容乃抄梁下得數闕自下疾疫非常乃以至京極有傷此憂之下者想君勤勤之

復委篤恐無興理諸人書亦云爾也憂之怛怛得停乃公私大計也

君頃以何永日憶去冬不可得知如何如何

桓公以江州還臺選每事勝也不可當在誰耳

源書以發吾欲路次見之亦不欲停甚闕

官舍佳也得諸舍問不不知遮何日西言及辛酸卿不可懷期等故勿憂勿憂深

近書及至也瞻望不遠而未期蹔面如之何遲得問也

謝侯數不在數此一行至底皆缺

前知足下欲居此常喜遲知定不果悵恨未知見卿期當數音問也

得都近問清和爲慰云劉生近欲舉君爲山陰以中當

爲最君期於未獲供養處相爲慨然仕宦殆是想也

君學書有意今相與卿書一卷

小大佳不可得司馬問懸情適安以中軍出頃有陸賢意乃云行得言面不知公私此理卒當之耶甚憂真本無集之者想今與君書一一

見此當何言但恐今婦必門首有出四字泛復有將來之弊耳此願盡珍御理

想彼人士平安二郗數闕也敬豫諸人近來停數日悉佳安石已南遷其諸兄弟此改殊命蕭索問君以復入

相府何時當應命未得坐處亦當愁悶思得爲鄰豈常情恐君方處務此命難期如之何不一一小佳復意問也

源遂差不云尚未恭命終之何問真長知吳興想必如意南道差不

君大小佳不松廬喜斯也僕信還秦州將去月十二日告甚慰如曹失護語此君甚康壯常是肥渴耳實尋還遲之不可言二妹差佳慰問心期中冷頃時行可畏愁人

不得司馬近問懸情近所送書即至也君信明早令得後得鄙書未至即想東不久耳

此鄙問無恙諸從皆佳比諸數耳知劉阮數闕

溫公在此前東北面還此復初闕散爲慰便乞良不可言卿得知之復共一快樂

武妹小大佳也闕一字

知郡荒吾前東周旋五千里所在皆爾可歎江東自有大頓勢不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勸復爲意卿示聊及闕一字

數得桓公問疾轉佳也每懸胡云征事未有日住也以遍勢不知卒云何爾

君大小佳不至此乃知無往賢少不得同萬恨萬恨云出便當西念遠別何可言遲見元度今或以在道

寄如人往不堪致心憶之不忘懷之

妹不快憂勞餘平安

未得安西問元度忽臃至可憂慮得其昨書云小差然疾候自恐難耶

與安石俱佳還七日增想投命積日不復知問弟佳寧

善然復憂之不去懷吾遂沈滯兼下如近數日分無復理昨來增服陟釐丸得下不知遂斷不了無所噉而藥得停不知當復見弟（二字注）理不獨下便長歎小蘇息更知問二奴庶諸人何以謝之（已上九字註兩行）想清和士人皆佳彭祖諸人得足下慰且夕也此諸賢平安每面粗有嘆慨追恨近日不得本善散無已已度足下遠期不久耳此者數令知問

懷足下可謂禮之（闕）今以志心寄卿想必至到論之救命不暇此事於今為奢蕩耳要是事其本心所欲論事今付

今與馮公論何產足下可思助明清談至是舉今又語真道今宜旨矣

臣羲之言寒嚴不審聖體御膳何如謹付承動靜臣羲之言（召表皇太后一）

臣羲之言伏惟陛下天縱聖哲德齊二儀（自哲以下則注應期承運踐登大祚普天率土莫不同慶臣抱疾遐外不獲隨例瞻望宸極屏營一隅臣羲之言

劉氏平安也梅妹可得袁妹腰痛冀當小爾耳汝母故

若以不安食疾久憂憤當思平理也神意不同前者也今付北方脯二夾吳興鮓二器蒔條四千二百

司馬雖篤疾久頃轉平除無他感動奄忽長逝痛毒之甚驚惋摧慟痛切五內當奈何奈何省書感哽

兩寒卿各佳（一字注）不諸患無賴力書不一一羲之問想官舍無恙吾必果二十日後乃往遲喜散悉比爾自相聞也

九月三日羲之報敬倫遮諸人去晦祥禪情以酸割念卿傷切諸人豈可堪處奈何奈何及書不既羲之批

九月二十五日羲之頓首便陟冬日時速感歎兼哀傷切不能自勝奈何得七月末時書為慰始欲寒足下常疾比何似每耿耿吾故不平復憂悴力困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旦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款不善得眠助反側想小爾復進何藥念足下猶悚息卿可否吾昨暮復大吐小噉物便爾旦來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頓首

延期官奴小女並得暴疾遂至不救慟痛心奈何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禁慰餘年何意旬日之中二孫夭命日夕左右事在心目痛之纏心無復一至於此可復如何臨紙咽塞

六月二十七日羲之報周嫂弃背再周晨日大服終此晦感摧傷悼兼情切劇不能自勝奈何奈何穆松垂祥除不可居處言以酸切及領軍信書不次羲之報

頓首頓首七嫂居長情所鍾奉始獲奉集冀遂至識展其情愿何圖至此未盈數旬奄見背弃情至乖喪莫此之甚追尋酷悞悲惋深至痛切心肝當奈何奈何兄子苯毒備罹不可忍見發言痛心奈何奈何王羲之頓首

頓首

君頃復以何散懷鐵云秋當解褐行復分張想君比爾快為樂彥仁書云仁祖家欲至蕪湖單弱伶俜何所成君書得載停郡迎喪甚事宜但異域之乖素已不可言何時可得發

六日告美復內始晴快情汝（一字注）母子平安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耶告

前使還有書哀猥不能敘懷情痛兼哀若割當奈何奈何省弟累紙哀毒之極他報書雖為心懷況卿處之何

可具忍有始有卒自古而然雖當時不能無情痛理有大斷豈可以之致弊何由寫心絕兼猥咽不知何言也十二月六日羲之報一昨因暨主簿不悉昨得去月十五日二書為慰兩書夜無解夜來復雪弟各可也此日中令慮之始小佳力及不一一羲之報

羲之死罪前得雲子諸人書並毀頓胡之惟分推難為心當有分西者否羲之死罪

七月五日羲之頓首昨便斷卿葬送期近痛傷情深奈何奈何得去月二十八日告具問慰懷力還不次王羲之頓首

七月十六日羲之報凶禍累仍周嫂弃背大賢不救哀痛兼傷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遣書感塞羲之報

二十三日發至長安云渭南患無他然云符健衆尚七萬有及最近雖衆由匹夫耳即今尅此一段不知歲終云何寄之想勝才宏之自當有方耳

隔以久諸懷既不可言且今多慘戚遲君果前暨得一散情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歎恨如何可言葬事不可倉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故欲一與吳興集

冀無不尅耳然事來萬端不知如人意不并書能悉君數告以慰之耳

六月十六日羲之頓首秋節垂至痛悼傷側兼情切割奈何奈何此兩過得十日告知君如常吳興轉勝甚慰想得此涼日佳患散乃委煩耿耿且以佳興消息僕故是常耳劣劣解日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歌章輒付卿或有寫書人者可寫一道與吾也

羲之死罪去冬在東鄭因還使白牋伏想至自頃公私無信使故不復承動靜至於詠德之深無日有隙省告

可謂眷顧之至壽翫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無暫展語平生理也以此忘情將無其人何以復言惟願珍重爲國爲家時乖告慰絕筆情塞義之死罪

六月十一日羲之報道護不救疾惻怛傷懷念弟聞問悲傷不可勝奈何奈何曹妹果喪兒女不可爲心如何得二十三日書爲慰及還不矣王羲之報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奈何奈何得吾慰之吾昨頻哀感便欲不自勝舉旦服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唯在子輩耳一旦哭之垂盡之年轉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却漸消散耳省卿書但有酸塞足下念故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

向遣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懷何可言一十必早發想足下如向期也阮侯止於界上耳向書已具不復一一王羲之白

宿息想足下安書吾猶不勝能佳一十早往還王羲之頓首

二十九日羲之報月終哀摧傷切奈何奈何得昨示知弟下不斷昨紫石散未佳卿先羸甚羸甚好消息吾比日極不快不得眠食殊頓勿令合陽冀當住力不一一王羲之報

九月二十八日羲之頓首頓首昨者書想至參軍近有慰阮光祿信在耳許中郎家欲因書比去報知庾君遂不救疾摧切心情不得自（塗兩三字）甚痛當奈何深當寬勉以不忘先心臨紙但有酸惻王羲之頓首

羲之白不復面有勞得示足下佳爲慰吾却還又睡甚勿勿力不具王羲之白

十一月五日羲之報適爲不吾悉不適弟各佳不吾至勿勿力數陽羲之報

兄弟上下遠至此慰不可言嫂不和憂懷深期等殊勿勿燋心

桓公不得敘情不可尼處雲子諸人何似耿耿能數省否

彥仁數問也修載蹔來忻慰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爾何耿耿僕日弊而得此熱勿勿解白耳力遣不具王羲之白

十二月一日羲之白昨得還書知極不加疾人甚憂耿耿消息比佳耳吾至乏劣爲爾日日力不一一羲之報想明月可謝諸子

十四日羲之白近反不悉爾而足下佳不不得近問問無殊不佳頓劣因不一一羲之白

羲之頓首何既知意至諸君皆困乏常想無之何緣作此煩損今付還王羲之

長高當暫還耶

范公書如此今示君須庾見故當勸果之告旨語君遲而不可言

一日多恨知足下散動耿耿護護吾至不佳劣劣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司馬疾爲不果西憂之深公私無所戚

知此得丹陽書甚怨乖離之歎當復可言寄答其書足下反事復行便爲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一一

比日尋省卿又集雖不能悉周徧尋翫以爲佳者名固不虛序述高士所傳小有異同見卿一一問應止楊王孫前以共及意同可誠述敘之耶暇日無爲想不忘之

初月一日羲之白忽然改年新故之際致歎至深君亦同懷近過得告故云腹痛懸情災雨比復何似氣力能勝不僕爲耳力不一一王羲之

旦書至也得示爲慰云小大多患念勞心遲見足下未果爲（雨字注）結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三日先疏未得去得四日疏爲慰兄書已具不復一一

鎮軍昨至尚未見也尋見之悲欣不可言

上下近問慰馳情不知何似絕不得松問汝得旨問馳白宜豫知分春事也吾日東可語期令知消息

復數橘子即云乃好可噉久得新栗此院冬桃不能得多送觸事何當不存往恒語然獨折

知書有去縣將去誠意義官至也有禮制忍不必果耶

且君在彼縣常以爲得意宜思之耶志至故示

兄子發尚未有定日當送至淵送乖不可復言

適欲遣書會得足下示

十九日羲之報近書反至也得八日書知吳故嚴敬倫動氣發耿耿想得冷此爲佳也敬文佳不一一羲之報

省足下前後書未嘗不憂欲與事地相與有深情者何能不悵然古人云行其道忘其爲身真卿今日之謂政自當豁其胸懷然得公平正直耳未能忘已便自不得行然此皆在足下懷願卿爲復廣求於衆所悟故多山之高言次何能不

十一月七日羲之報近因（闕子卿書想行至三字注）霜寒弟可不復日了不得食至爲虛劣力及數字羲之報

二十三日羲之報一日得書皆在計書所不得有反轉熱卿各佳否定何可得來遲面不一一羲之報

知須果裁便可遣取視君勢陳欲欲無出理

近書至也得十八日書爲慰雨蒸比各注一字可不參軍轉差也懸耿吾脚痛劇灸不得力至患之不得書自力數字

尊夫人向來復何如爲何所患甚懸情念卿累息具至義之白

想諸舍人小大皆佳弟摧之可爲心且得集日下此慰多矣姊累告安和梅妹大都可行袁妹極得石散力然故不善佳疾久尚憂之想野久恙至著分張諸懷可云不知其期何時可果永嘉發逐者有力恐難冀得大柿富種之

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如此都郡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之耳給領與卿同殊爲過差交人士因問門以勉待之無所復言

君遠在此乃受恩來今留之明晚共親親集想君未便至餘姚爾

云殷生得快周大事數謝生書但有藥耳云彥仁或宜城甚佳情事貴宜今有云想深復征計也

叔不得都問知卿云日問故未知西審問使人愛耿得問示

信使甚數而無還者似書疏不可得得問宜示告之知長翔山舍比卿還當知何候須得音副民望甚苦義之白霧氣足下各何如長素轉佳甚耿耿

蠆行面遣知問王羲之白

昨道諸書今示卿相見之恐殷侯必行義望雖宜爾然今此集信爲未易卿者便西者良不可言也

晴快足下各佳不長素轉佳也甚耿耿故知問具示王羲之

足下晚可耳至劣劣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十二月二十四日羲之報歲盡感歎得十二日書爲慰大寒比可不吾故羸乏力不一一王羲之報

藥湯諸人佳也今知問朱博士何當還君可致意令速還想無稽留

吾至今日欲不復見字

見君小大佳不還此乃知熙佳覺少不得同萬恨萬恨云出便當西念遠別何可云遲見元度今或以在道

賓諸人佳不皆致心憶之不忘懷

妹不快憂勞餘平安

初月十二日羲之累書至得去月二十六日書爲慰比可不僕下連連不斷無所一欲噉輒不化消諸餅甚不知何以救之因極然及不一一羲之白

昨近有書至此故不多也遲書不悉耳

知尚書中郎差爲慰不得與興問懸心數吳中問耳小如在此忽患瘧比數發今日最爲大都輕瘧耳尚小停今在吾廐中念猶懸心小患耳無所垂心須佳乃去

此言不可乏得知足下問吾忽忽力數字

直遣軍使者可各差十五人耶合三十人足周事

足下知消息今故遣問僕至具示之力書不一一王羲之白

方同遂舉爲侍中都下書云殷生議論殊異處憂之道故思同歲寒盡對此書還

論亦不能佳體懷省無所乏然卿供給人士及使役吏人論者亦謂大任彥在世中政自不得不小俯仰同異卿復爲意卿此懷亦當元同不能勉人耳

見尚書一日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

使耶遲還具問亦以與尚書諸懷今復遣諸吳興也

官舍佳也節氣不適可憂彼云何昨得羲書比佳甚慰甚慰得宮奴吾尊書賓平安念懸心比粗佳一日書此一一

民以頃情事不可不勤思自補節勤以食噉爲意乃勝前者而氣力所堪不如自喪初不哭不能不有時惻愴然便非所堪哀事損人故最深益知不可不豁之

知足下數祖伯諸人問助慰絕不得兄子問懸念可言此於南比旨使無理比欲歎久也亦同失人並欲勿勿羣從書皆佳道冲書平安汝當改葬不可云勞冲遇此事或復連留

省告一一足下此舉由來吾所具卿所云皆是情言然權事慮之重則當廢情以從宜非書所悉見卿一一吾陟冬節便覺風動日日增甚至去月十日便至委篤事事如去春但爲輕微耳尋得小差固爾不能轉勝沈滯進逡體氣肌肉便大損憂懷甚深今尚得坐起神意爲復可耳直疾不除晝夜無復聊賴不知當塗一字得暫有間還得闕其寫不如今忽忽日前耳手亦羸欲不

得書示令足下知問

七月十五日羲之白秋日感懷深得五日告甚慰晚熱盛君比可不遲很後問僕平平力及不一一王羲之白

知君患隱何以及爾是爲疲之極也一知此事恐不可以不絕骨肉之愛無論人事也乃甚憂君若自量過歎患不以輕心者一事不爾當何理

鄙故勿勿飲日三斗小行四升至可憂慮如桓公書旨闕其不去恐不能平

此信過不得照書想其書一一也小大佳不賓轉勝皆

謝之賢妹大都勝前至不欲食篤羸恒令人憂餘粗佳
阿刁近來到卞上下皆佳姜夫數白
得書知足下且欲顧何以不進耶向與謝生書說欲往
知登停山停山非所辯故可共集謝生處登山可他日
耶王羲之白
不得君家書疏多往來皆平安耳今年此夏節氣至惡
當令人危劣小疾苦故爾憂勞不可言
七月二十一日羲之白昨十七日告爲慰極有秋氣君
比可耳力及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近復因還信書至也
得九日問亦云鄙平平想得涼轉勝以疾乃服法必解
此意
來月必欲就到家而得其問云尚多溪毒當復小却耳
僕故有至臨州意尚未定自更有果南行者還乃得至
壽春耳
得都九日問無他
得豫章書爲慰想以具問昨得都十七日書賊徑還蠡
臺不攻譙是其反善之誠也想殷生得過此者猶令人
憂期諸處分猶未定羊參軍旦夕至也遲一一
殷廢貢事便行也令人歎悵無已
安石定日絕令人悵然一爾恐未卒有散理期諸處分
猶未定憂縣益深念君馳情又遣從事發還君無復坐
理交疾患何以堪此何以堪此恐屬無所復屑懷即乖
大小不可言且憂君以疾他曳不易
得司州書轉佳此慶慰可言云與君數數或採藥山崖
可願樂遠想而已云必欲剋餘杭之遲期此不可言要
須君旨問僕事中久宜塹東復令白便行還便行當至

劉槌上二十日後還以示政當與君前期會耳遲此情
兼二三
昨暮得無奕阿萬此月二日書甚近清和耳羌賊故在
許下自當了也桓公未有行日阿萬定同異興
未復宏道近書見與宏遠書恐卿不得久坐何如休稚
元住不想數得足下旨令知問
濛風膠今年似晚來年其主不起首者想或可得倍乎
得反又獲示知足下發動爲腫卿此疾苦甚似期一一
想消一當轉佳爲何治也吾爲亦劣大都復是平平隔
耳許日前後有其效何喻奠京日晚散耳尋復知問王
羲之

羲之頓首賢女殯斂永畢情以傷惋不能已已兄足下
慼悴深至何可爲心奈何奈何不能無時之痛憂卿使
深今何如患深達既往吾志勿勿力知問臨書惻惻王
羲之頓首
賢室何如何可爲心唯絕難於人理耳諸患猶爾憂勞
深似同江侯關到行底足下遺臨懷矣冷取書
得謝范六日書爲慰桓公威勢當求之古今人歎息比

當集姚襄也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此懷此郡
斷酒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
勝言近復重論相賞有理卿可復論
知數致苦言於相時弊亦何可不耳頗得應對不吾書
未彼答得桓護軍書云日來增連皆當停爲善
問並所吾亦問之襄必來兵鳴得之甚佳頃日憒憒不
暇復此省示及乃復憶之耳
周公東征四國是逆誠心效者謂之累積頻頻書想至

陰寒想自勝常皇矣漢祖慕葬此四字頁後闕
羲之死罪荀葛各一國佐命宗臣觀其輙迹實奇士也
然荀獲譏於憂卒忘長恨恨謂其宏濟之心宜被大道
諸葛經國達治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於數代
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爲
心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久欲至多疾憒憒送忘致今
送願因暇日可垂試省大期賢達興廢之道不審謂粗
得所陷不
信所懷願告其中并爾郎子意同異復云何遂然無話

敘之期每暢翰墨使都覺展羲之死罪此一帖眞行
足下行穰久人還竟應快不大都當在蜀是宜共令闕二
字因便任耳立俟王羲之白
足下各可不都五日書今送謝郎至想源得免財狼耳
王羲之
羲之死罪近因周參軍白蜀伏想必達此春以遲時速
與深兼哀傷摧切剖心情奈何奈何須臾寒食節不審
尊體何如不亦問以經月馳企民疾根治滯了無差侯
輔久憂深叔同遣信白力粗白不宣備羲之死罪

墳墓在臨川行欲改就吳中終是所歸中軍往以還田
一頃烏澤田二頃吳興想弟可還以與吾故示想弟居
意故如往言忠終高也是以思同之
此三頃田業吳舊耳云卿軍府甚多田也已上八字注宜須
一用心更可差次忠良
十九日羲之頓首明二旬增感切奈何奈何得十二日
書知住爲慰僕方遷大廟且食少至虛乏力不一一王
羲之頓首
十二月告李氏甥得六月書爲吾劣劣力不一一羲之

書行書

義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喻去月十一日發都違遠朝廷親舊乖離情懸兼至哀不可言且轉遠非徒無諮覲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恬愧深矣故旨遣承問還願具告義之死罪

羣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痛至此果目摧喪不能自喻且和方左右時務公私所賴一旦長逝相爲痛惜豈惟骨肉之情言及摧悅永往奈何裴姝委爲示致問荒慎不得此藥不能不取紿腹中便復惡無賴

義之死罪累白想至兩快想比安和遲復承問下官劣劣日前可力白不具王義之死罪

皆以具示復自耳羊參軍尋至具一一子期諸人何似

耿耿心制行終不可居處

餘皆平安也此五字行闕

及以令弟貪後來想必如期果之小晚恐不展也故復

旨示義之報

增運白米來者云必行此無所復云吾於時地甚疏卑

致言城不易然太老子以在大臣之末要爲居時任豈

可坐視危難今便極言於相并與殷謝書皆封示卿勿

廣宣之諸人皆謂盡當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足下亦

不可思致若言耶人之至誠故當有所面不爾坐視死

亡耳當何當何己下闕

吾復五六日至東縣還復至問

想官舍住兄護軍近書甚慰仁祖轉嘉然疾根不除尚

令人憂復得問未復反書甚慰入月共至窮山看甘橘

思君宜深想饑己還旦夕展也故復旨示義之報

小大佳也不得尚書中書問耿耿得業書慰之

亦得業書爲慰今付還安方決去不言言卽卿書致

適阮兒書其氣散暴處便危篤憂之怛怛

貴奴差不想不成大病傷寒可畏令人憂當盡消息地

蚶二斛厲二斛前示噉蚶得味今旨送此想噉之故以

爲佳比來食日幾許得味不具示

所欲示之行

若治風教可宏今忠著於上義行於下雖古之逸士亦

將脅然況下此者觀頃舉厝君子之道盡矣今得護軍

還君屈以申時元平頃命朝有君子曉然復謂有容足

地常如前者雖患九天不可階九地無所逃何論於世

路萬石僕雖不敏不能期之以道義豈苟且豈苟且若

復以此進退面是利動之徒耳所不忍爲所不以爲

上方寬博多通貴生有十倍之覺是所委息乃有南眷

情足謂何以密示一勿宣此意爲與卿共思之省以付

火

諸暨始寧屬事自可得如教丹陽意簡而理通屬所無

復逮錄之煩爲佳想君不復須言謝丹陽亦云此語君

諸暨始寧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

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幸慶豈非天賜違天不祥四字

注頃東遊還修治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孫遊觀其

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遲猶

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逝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

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遇重熙去當與安右東遊山

海并行田盡地利頤養朋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

歡讌雖不能與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

攜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

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君察此當

有二言不其所謂賢者志於大不肖志其小無緣見君

故悉心而言五字注以當一面

想九小皆佳知寅稍伏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

心賢妹大都轉差然以故有時嘔食不已是老年衰疾

更亦非可倉卒大都轉差爲慰以大近不復服散當將

陟降也此藥爲益如君告

大都夏冬自可可春秋輒有患此亦人之常期等平安

蓋此羸少差先生至其歎慰且卿女一面已

大婚定方勢道也

先生頃可耳今日略至遲委垂知樂公可爲之慰恍服

易得可以少耶專一物不移乃不忠也充迎不致意知

陽意事迎顧人之善

行政五十日不復得問懸怙皆佳也闕何貽云得潁陽

書平安慰意不得異諸人問懸遲之

古之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區區一方任耳而恒

夢不治爲時恥之但今卿重熙之徒必得申其道更自

行有餘力相宏也

中夜義之頓首向遂大醉乃不憶與足下別時至家乃

解尋憶乖離其爲歎恨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

何云唯願足下保愛爲上以俟後期故旨遣此信期取

足下過江問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

足下識先日之言信信具此一帖闕

前得君書卽有反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謂

君當是果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顏知如何老僕

之懷謂君懼之方復致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僕世懷

不盡前者自當端坐觀時直方其道或將爲世大明耶

政有救其弊算之熟悉不因放恕之會得期於奉身而
退良有已良有已此共得之心不待多言又餘年幾何
而逝者相尋此最所懷之重者頃勞服食之資如有萬
一方欲思盡顧養過此以往未知敢聞言止於今也
知諸賢往數見范生亦得其近書爲慰又得孔生書亦
云不能數何爾耶江生可耳斷絕冀凉集也
得司州十六日書諸疾患至憂之至深矣有斷未想桓
公數便亦知謝生大得情和至慰安以當至與興遲見
之也

知須米告求常如雲此便大乏敕以米五十斛與卿有
無當共何以論借
今有教敕付米可送之
數上下問如常何可得集耶念馳情未異果爲結念致問
不得東陽問想卿婦遂平復耳聲佳不謝之幼小頃可
行華母子平安知足下故望暫還歲內何理過歲必有
理不思存足下復得一敘平生當可言得卿書尋省反
復但有悲慨比者且當數致牟知閑一字
畢力果思遲言面不可復得此與范期後月五日遂乃
剋耳還遣旨進
頃猶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耳陽化果
似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鄙疾進還憂之甚深使自表求解職時以許乃當是公
私大計然此舉不深又不宜是之於始二三無所成可
以示從女其劣欲知消息
足下所欲餘姚地輒敕驗所須輒告
此雨過將爲受想彼不必同苗稼好也
比見敬祖小大可耳念孫既諸人皆何似耿耿

尚書中郎諸人皆佳比面雖近隔殊思卿度還旦夕
吾頃胸中惡不欲食積日匆匆五六日來小差尚甚虛
劣且風大動舉體急痛何耶賴力及足下家信不能悉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
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
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
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
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
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
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
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
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
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蹟
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
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
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
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

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
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纏利害未者任所遇逍遙良辰會其三春啟發品五字草
寄暢在所因仰眺望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涯觀寓
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
無非新其二猗歟二三子莫非齊所託造真探元退涉世
若過客前世非所期虛室是我宅自前字至宅字注遠想千載
外何必謝曩昔相與無所與形骸自脫落其三鑑明去塵
垢止則鄙郄生體之周未易三觴解天形方寸無停主

務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元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
言有餘馨取樂在一朝寄之齊千齡其四合散固有常修
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可起於今爲神奇信宿
同塵滓誰能無慷慨散之在推理百方同不折河清井
所俟其五
十一月四日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敢致書司
空高平郄公足下上祖舒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會稽內
史鎮軍儀同三司夫人右將軍劉國女誕晏之允之允
之建威將軍錢塘令會稽都尉義興太守南中郎將江

州刺史衛將軍夫人散騎常侍荀文女誕希之仲之及
尊叔廣平南將軍荊州刺史侍中驃騎將軍武陵康侯
夫人雍州刺史濟陰郡說女誕頤之胡之耆之美之內
兄胡之侍中丹陽尹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妻常侍譙國
夏侯女誕茂之承之義之妻太宰高平郄鑒女誕元之
凝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肅之授中書郎驃騎諮議太
子左率不就徽之黃門郎獻之字子敬少有清譽善隸
書咄咄逼人仰與公宿舊通家光陰相接承公賢女淑
質直亮確懿純美敢欲使子敬爲門閥之賓故具書祖
宗職諱可否之言進退唯命義之再拜此是郄家議婚書書法似夫人
良澤路滯久矣況今季末無所多怪足荒何卹於此足
下志嶠外有由來及然以勢觀之卿入貴於不令耳書
政當爾王羲之白
知以智之所無奈何不復稍憂此誠理也然闕之懷何
能已已乎未能得面書何所恐怛深得近期暫還故因
教初日月
吾湖孰縣須水田卿都可遣儆之墓不知處去年儆之
者似是命進可問之卿不出停此

親往爲慰思後諸能數不想昨咐兄以日此粗佳二謝
叔喪與公近便索然元度來數日有疾患便復來阿蘭
小差大事問有重慮安佳行來遇大蕩然阮公政散耿
懷祖可呼賀祭酒俱
足下欲同至上虞一宿還無所廢吾初至便與長史俱
行無不可不
吾爲卿任此聲者但此懷自不復得關之於時
小大皆佳也度有近問不得上虞甚佳足下當能相就
不思面卿前云當來何能果也遲散無喻吾後月當出
以省念示
下近欲麻紙適成今付三百寫書竟訪得不得其人示
之
省書知定疑來汝君長臘所養雖小要爲喪玉劉夫人
靈座在堂政爾遠來於禮誠不可速所以狼狽遠迎汝
情地信難忍交恐有性念慮得來想慰釋實引是以下
復思此耳若汝能割遣無益得過喪制遂來居此乃事
宜也若自量不能遽哀念須吳等旦夕相喻者當乎汝
當自若吳意盡此也

若來大小祥當復出者殊更良昌若汝不出農當單出
汝能遣農速行不諸宜皆當自詳計審日遲望而更未
定殊更悵恨不可言
此乃爲汝求宅謂汝來居止理軍千何可久處而情事
不得從意可歎可歎終果來居者故當爲汝求也以書
示農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此年感遠兼傷情痛切心奈
何奈何念君哀慟奄經新故仰慕崩絕豈可堪忍比各
何似相憂不忘當深消息以全勉爲大僕衰老殆是日

不如日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思率府朝得書知問足下差但尚頓極之不一一
初月一日羲之報忽然改年感恩兼傷不能自勝奈何
奈何異更寒諸疾此復何似不得問多日懸心不可言
吾猶小差甚尚劣遣不知羲之報
卿各何罪似先羸而處至痛憂漸深重得之思寬遣吾
並乏劣自力不報息
此上下可耳出外解小分張也須產往迎慶思之不可
言知靜婢而猶爾甚懸心

衰殊當來悲慰不言下家當慰意令知之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敏痛心奈何奈何吾衰老情
之所寄唯在此等失比女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可復如
何臨紙情酸
知靜婢猶未佳懸心可小須留爾
十月十五日羲之頓首月半哀傷切心奈何奈何不可
枯忽得十三日書知問此何似恒耿耿吾至勿勿小佳
更致問王羲之頓首
謝范新婦得閣富春還諸道路安穩甚慰心比日涼即
至平安也上下集聚欣變也華等佳不自新婦母子去
寂寞難言思子輩不可言
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雅恭遂進鎮東西齊聚想剋
定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
羲之白乖違積年每惟乖苦痛切心所惟同此情當可
居處羲之脚不踐地十五年無由奉展比欲奉迎不審
能垂降不豫唯哽閣故先承問羲之再拜
再昔來熱如小有覺然書故難堪知足下患之云故以
圍棊是不爲患吾其所無佳自得此熱頓終日未果

如何王羲之頓首
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死罪此夏復便牛閣
惟遠離衆情兼至時增傷悼頃水雨未知有不審尊體
如何得疾除也不承近問馳企民日服椽屑下斷體氣
便自差張此物益人斷下去陟蔡切樊遠也以爲良方
出何是真此之謂謹及因青州白牒不備羲之死罪死
罪
寒伏想安和小大悉佳奉展乃具
羲之死罪見子卿具一一荒民患懷塗字一最要也甚以
欣慰唯愿不倦爲善承酉此生當廣陵任佳此生處事
以驗海陵江閣間殊令人有懷也羲之死罪死罪
想元道宏廣平安道充當得還不
羲之頓首頓首京君可不女差不承耿想比能果力不王羲
之頓首頓首
阮信止於界上耳向書已具不復一一王羲之頓首
昨得殷侯答書今寫示君承無怒詔連思順從或有怨
望其不宜盤桓或順從至嫌也想復深思

驗同罪一行
十二月十日羲之白近復追付期想先後三字注皆至昨
得二十七日告知君故之劣腹痛甚懸情災雨比日復
似善消息遲後問復平平不一一王羲之白
知尋遣家信遲具問
向遣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懷何可言十
一必早發想至足下如向期也
行當是防民流逸不以爲利耶此於郡爲由上守郡更
尋詳若不由上命而斷中求絕者此爲以利卿絕之是
也縱民所之恐有如向者流散之患可無善詳具聞

君欲船輒敕給所須告之

得君戲詠念至此年乃未見

太保思一散知足下歸乃至孔建安家熱乃爾往還以十賣非乏所堪若之不復（兩字注）更剋近道唯命是往矣恐有薄書之煩益屬所事可立制縣不給下貧（二字注）而給饒有之家開令治國別許爲盛田不平者嚴制如此事省而虛實可知其或非所樂而絕付給者今爲不賦得里人遂安黃籍前年皆斯人非復一條可歎今便獨坐令白都侯求官邀等想必可得君亦當得見書若萬一不樂想可共思得州（注字）數十家見經營不爾無坐此理也別當以具慰深共思不待煩言

十二月二十二日羲之白節近感歎情深得去月二十三日書知君故苦日耿耿善護之往不僕得大寒疾不堪甚力還不具王羲之白

十四日疏昨信未即取遣適得孔彭祖書得其弟都下七日書說雲子暴霍亂亡人理乃當可耳惋惋桓公周生之痛豈可爲心（褚映）

農敬親同日至至數日耳道路平安爲慰妹且停爲大慶（懷夫）

知弟不果行吾不佳面近也（珎）

適書至也知足下明還行復尅面王羲之白

小大佳也賢兄如猶當小佳然下不斷尚憂之（僧權）近所示欲依上虞別上申一期尋案臺報不聽上當戮力於事不可但役解散君縣乃是今勝縣而復以爲難耶知足下以界內有此事便欲去縣豈有此理此縣弊久因足下始有次第耳必無此理便當息意今敕諸處事及縣者省聽書於臺中論必釋然故遣旨信示意（照曠閣）

羲之頓首白兩無已不兒猶小差力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省告攝功曹事一一屬以所求實通瘵守命必欲肅之是以問意其志既立不得不必行（善通三年三月徐僧權）十五紙天寶十載三月二十八日安定胡英裝朝議郎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徐浩）與殷侯物示當爾不可卿定之勿疑（下字注）李母猶小小不和馳情伏想行平康都新婦大都小差卿大小佳（四字別行疑有僧權字）

近書至也得十八日書爲慰雨蒸各可不參軍轉差也懸耿吾胛痛劇炙不得力至患之不得書自力數字（縫僧權字不全開元十五年跋尾其折處非本卷翰印僧處）

足下當爲遠慮不可計日（前僧權）

省示知足下奉法轉到勝理極此此故蕩滌塵垢研遣滯慮可謂盡矣無以復加（四字注）漆園比之殊誕謾如下言也吾所奉設教意政同但爲形迹小異耳方欲盡心此事所以重增辭世之篤今雖形係於俗誠心終日常在於此足下試觀其終（振充褚映）

適都十五日問清和傳賦問定寂寂當是虛也然始興（暗曠閣）

都奴屯結不肯出恐成令人邑邑想官吏長制之耳（褚映）

雨寒卿各佳（一字注）不諸思無賴力無不一一羲之問（君清）

庾雖篤疾謂必得治力豈圖冗問奄至痛惋情深半年之中禍毒至此壽念相摧不能已已況弟情何可任遮等茶毒備盡當何可忍視言之酸心奈何奈何可懷君懷

此公立德出來而要斯疾每以惋慨常冀積善之慶當獲潛佑契同者人尋億國事緬然永絕哀惋深至未能喻心省足下書固不可言已矣可復奈何紀筆流涕

足下各可耳復兩可厭若吾所嗽日去不損辭此意想足下明必顧之遲散羲之頓首

范公及阮公既并微旨足下謂合損益之耳不謝

羲之死罪累白至也辱十四日告慰情念轉塞想善不和下官至匆匆白力白羲之死罪諸人何似耿耿

遣令使白恐不時至耳

奉黃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知前者至不

云停雲子代蔣頃桓公至今令苟臨淮權領其府懷祖都其事已行（前僧權）

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迫傷切割心不能自勝奈何奈何

昨反想至向來快雨想君佳方得此雨爲佳深爲欣喜信既乏劣又頭痛甚無（闕）力不一一王羲之頓首

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貫心膂痛當奈何計慈顏幽翳十三年而吾匆匆不知堪臨始終不發言哽絕當復奈何吾頃至劣劣比加下昨

羲之頓首想創轉差僕其爾未欲佳憂慣力知問王羲之頓首長史（劉信）

三月十三日羲之頓首近反亦至念足下哀悼之至不可勝更寒外足下何如吾劣劣力遣知問王羲之頓首書雖備至聚宜有以宣事情今遣羊參軍兩諸懷所具必欲（一字注）今觀想可思今得時面克令得還也（僧權徐浩）

羲之白一日殊不敘闊懷得書知足下咳劇甚耿耿護之熱以散力不一一王羲之白

知德孝故平平想當轉得散力每耿耿不忘懷足下小大佳不

忽然夏中感懷冷冷不適足下復何似耿耿吾故不佳

得遠近問不虞生何當來遲一集昨見無奕十九日三字注書二十六日西也云仁祖服石散一齊不覺佳酷羸至可憂力知問王羲之書白

書成得十一日疏甚慰三舍動靜馳情先書已具不得一一

知汝表出便去不得見汝此何可言想秋必還恐此書不復及汝不一一況後有四行字是韓晉公章帥批

九家眞慰鶯問鴻瑞集客登秦望書一紙

孔侍郎著作字三朝當時侍從庾參軍兄弟三人輒承命參軍弟至都孫道常約孔東還駒承命長曹言切敕侍從承命謝功曹長旭故夫謝輒死罪死罪奉命輒侍從坐三字孔孝廉前更孔琨死罪命違輒侍從王征東郎最言輒當侍從孫參軍定伯承命

王逸少字注頓首謝七日登秦望可俱行當早也僧權闕字諸患者復何如懸心比疏已具不復一一

桓安西觀自代蜀五

書勿勿未得遣信又不知足下問吾既不快弱少疾苦甚無賴損尚小停有定定字注去日更與足下相聞還不照曜閣

具王羲之白

見故未至不知何爻知足下念

適書至也此人須當令蹇想足下可爲停之故示王羲之頓首徐僧權徐浩

六月三日羲之白徂暑此歲已半載慨深可得二十七日書知足下安頃耿耿愁增思耶善消息吾至勿勿常恐一夏不可遏不一一王羲之白

賊以還不知遏官軍云何可深憂之欲依上虞初到別上今敕總之縣事不同直不相連耳

且奉祠感思悲慟得書知問吾之劣力不一一王羲之問僧權

重熙去具今子日與曹論謝嶧吾又不下蔡書一一足下清談四字注想必有理耳長任比得解未吾與二字注江生論書答如此足下思所向示之要至慨也須卿示

王逸少頓首敬謝各可不欲小集想集後能果

想曹參軍疾者已往必能同來

得告慰爲妹下斷以爲至憂吾比日至未果殊有邑想

王羲之頓首

見宏遠二書皆以遠也動散卽佳爲慰

足下晚各何似恒灼灼吾坦之欲不復堪事內然力不一一王羲之頓首前邊僧權後邊珍

足下各復何似恒灼灼故問王羲之白

足下似有董仲舒開閉陰陽法可敕令料付不兩憂之深珍重 曹庾王六君別六字別行僧權

羲之頓首君可不語差也耿耿力之問王羲之頓首

上下無恙從妹佳也得敬和近問不人有至憂其疾者令人深憂 隔久何日能來六字別行

曹參軍三字別行珍哲弟僧權闕元五年闕十五日信戎副闕臣張義慶裝云云

累書想至君比各可不僕近下數日勿勿腫劇數爾進退憂之轉深亦不知當復何治下由食穀也自食穀小有肌肉氣力不勝更生餘思去月盡來停穀噉麵復平平耳

知元度在彼善悉也無由見之此何可言

今與王會稽邱山陰書借人想故當有所得又語邱令臨葬雨字必得耳縱上僧權

知劉公差甚慰甚慰知前乃爾委頓追以怛然今轉平復也阮公近問不萬轉差也

已上右軍書語都計四百六十五帖

大令書語

得諸慰意吾故冀惡尋視汝又告

未復東近動靜馳情昨卽遣行爲不至耶

如省此二字一行僧權

二十三日獻之問得十九日書之問後何如吾故劣力不一一王獻之問

向問遊諸縣作今退念時事闕覽之後復慨然縱上起居邸臣諸遂良姜珍

五月十二日獻之白節過戚懷深至念痛傷難勝得五日告知君轉勝甚慰甚慰雨過此復何如想消息日平復也詳僕近暴不佳如惡氣當時極惡賴卽退耳故虛劣勿勿還不多王獻之白

知祖希佳爲慰慰數不得書其云至水門增深歎之思想轉思省告知君亦同如今未知面期近遠此慨可言惟深保愛數音問尋故旨取君消息

適得元直二十三日疏送白鮓今送十裹似並猶堪噉

獻之白

信明還東有還書願送來已今分明至著都上

慰之吾故汎頓思兒之故想時能問疾得來先報之不能得自致者旨取車王獻之答

獻之白兄靜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復想比消息理盡轉勝耳嘗石深是可疑事兄意思散輒發癰熱積乃不易願復更思唯賴消息獻之內外二字注極生冷兩心腹中恒無他此一事是差但疾源不得佳論事當隨宜思之也獻之白又一行屈筆存須見出欲

獻之白奉承問近雪寒患面疼腫脚中更急痛兼少下甚馳情轉和佳不審尊體復何如得此諸患小差不復思何如幸能復散故鎮益久藥何以不更將之遲爲復旨若獻之弊於淡飲得春風氣惛亂言故欲熱復食酒爲腹可耳獻之白（縫上紹宗點處各闕一字）

獻之白承姊故常惡不審得春氣復何如冬馳情餘安和至寧此故耳獻之白

肯等可不轉思見之知恩慕不中（鍾紹京僧權）

忽動小行多書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腫

轉欲書疏自不可已惟絕歎於人理耳二妹復平平昨來山下差靜岐當還

知汝決欲來下是至願然嫂當得供養冀郡固有理若宜城瑯琊不果南有空缺可作者此信還具白當與在事論爲不可須留者便可決作來下記也上方大枋想汝不過數枋足彼故當足合偶此耳人方當粗足不果耳可白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此不辦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改枋枋三四吾小可（三字注）當自力蕪湖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有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一一白脚痛不可堪而比作書欲不能成之

張彥遠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嘉作八分其家既出累世縉紳之後且復好事故藏積圖書如鍾張衛索王羲獻而下每至成軸其大父稔已有書名初得鍾繇筆意壯歲遂倣獻之葬年人許有羲之風度蓋凡三變而後成此其遺風餘澤沾馥後人者特非一日彥遠既老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爲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祕靈怪

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雲夢者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過人矧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心傳手受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一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論且以傳列之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筆名流幾不逃彀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爲十卷自序其右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論又嘗以八分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倣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出書諸本傳）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云彥遠字愛賓

陶隱居每患無書可看願作主書令史晚愛楷隸又羨典掌之人且曰得作才鬼猶勝頑仙世有若人則戴山之扇愈可增錢淩雲之臺無煩誠子矣

迄唐河東張氏三世藏法書名畫彥遠又能業其祖父所遺成二書以記錄書畫之事令陶隱居復生不知又作何頌也余讀其法書要錄十卷載漢魏以來名文百篇不下一注脚不參一評跋豈其鑒識未精耶蓋謂昔賢垂不朽之藝後人覩妙絕之蹟自有袁昂二庾及竇臮諸人月旦在海虞毛

晉識

領南梅氏珍藏書畫之印

歐公試筆

歐陽修撰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悽作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敗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復爲人乞去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眞知睡者耶余謂夜彈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者爲便介甫知睡眞懶者余知琴徽直以老而目暗耳是皆可咲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諸曲物理損益相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鄉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爲之說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二十字一作然自謂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爲樂

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爲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爲樂則自足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爲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爲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它時便爲故事

學眞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眞書眞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勸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眞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爲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爲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爲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字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楊子云斷木爲棋刓革爲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逮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爲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爲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爲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此一無學漸遠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秋霖

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爲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此一無名十餘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爲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窻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爲之邊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爲風法華

九僧詩

近世（一作時）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詩話）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與詩話所載略同）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閬仙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所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矣（一作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羇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或作云）（有曰字）縣古槐根出宮清馬骨高又見晏丞相常熒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相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歸田錄）

溫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歲暮風凄木落羇旅之愁如身復之至其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暄萬物駘（一作蕩）天人之意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爭巧可也（詩話）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

（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術（一作自為）博學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盡不減古人（文一作自學者）變格為文迨（一作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速事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平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忽然曰昔為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一作於）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棐

廉恥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奪）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一作信）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一作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一無此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乎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為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乎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音一作）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能遽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一有人字）獨不得曉耶

試筆卷終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軾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試筆一卷

舊本題宋歐陽修撰末有蘇轍蘇軾二跋蓋雜集其手書墨跡錄而成編故往往與六一詩話歸田錄語相出入考陸游渭南集有爲楊元發跋東坡所書蘭亭記曰明窗淨几筆研紙墨皆極精良是人間之至樂六一居士嘗以是爲自得云云今其語正載此編中似非贋作惟蘇軾一跋凡狠殊甚決非軾語或刊是書者所依託歟

海岳名言

米芾撰

海岳名言

襄陽米芾撰

歷觀前賢論書，徵引迂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爲凝辭。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眞蹟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爲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爲祖也。

江南吳峴，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有古意，吾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吾名書碑，及于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

老杜作薛稷隸書寺詩云，轉轉三大字，蛟龍岌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勾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書字如人提兩拳，伸臂而立，醜怪類狀，由是論之，古無眞大字明矣。

葛洪天台之觀，飛白爲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塞儉無精神，柳公權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眞趣，不陷醜怪，眞字甚易，唯有體勢難，謂不如世管勾，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眞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鋪法，丁道護、歐、虞、筆始勾，古法亡矣，柳公權

師歐，不及遠矣，而爲醜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唐官告在世，爲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已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肥，開元已前，古氣無復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曾虞，甚失當，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曾虞、盧子雲，傳鍾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爲顏眞卿碑，書稍自張，如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眞跡觀之，乃得趣，如顏眞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有主人意，修改披鑿，致大失眞，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後人刻之，故皆得其眞，無做作凡差，乃知顏出於褚也，又眞蹟皆無鋒芒，與郭知運半坐位帖，有篆籀氣，顏傑思也，柳與歐爲醜怪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於兄，筋骨之說出於柳，世人但以怒張爲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後經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捉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到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枋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摺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顏教顏眞卿耳，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宇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嘗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展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挂起氣勢自覺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眞有飛勳之勢也。

書至隸與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工，豈能垂世，李邕脫手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蓋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妍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眞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爲司馬係南岳眞君觀碑，極有鍾王趣，徐皆不及矣。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眞蹟，自顏柳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密，纔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智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蓋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摺紙評，書法自此差進，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遲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童子厚以眞自名，獨稱吾行草，欲吾書如排管子，然眞字須有體勢乃佳爾。

顏魯公行字可教，眞便入俗品。

尹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意思。

智永硯成曰。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可永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想蘇之才恆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爲天下法書第一。

半山莊壁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與楊凝式書。人皆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峽山樓。隸榜石。開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薛稷書慈恩寺。老杜以爲蛟龍戾柏類。今見其本。乃如奈重兒握蒸餅勢。信老杜不能書也。

學書須得趣。他好但爲乃入妙。別爲一好藝之。便不工也。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刷字。

翰墨志

宋高宗撰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猶存於取捨。至若碑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全文通，不少去懷也。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託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況流傳歷代之久，贋本雜出，固不一輒堅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辨也。

余每得右軍或數行，或數字，手之不舍，如若食□喉間，少甘則已，末則如食橄欖，頓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於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攜筆作字，雖愿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肩腴瘦硬，由林泉之氣，則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人妙，王逸少師之，杜而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也。

端硯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潑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礫相雜，不惟肌理既麄，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

下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況病眼假眼，端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和唐之比，然一祖八宗，皆善翰墨，特專大書，飛白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效勁士類，爲一代操觚之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掩著非一，豈謂今非昔比，視昔漠然略不爲意，果時移事異，習尚亦與之汗隆，不可力回也。

詳書論，辛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蓋謹，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善效其體，蓋米法欹側，即協不拘位置之意，間雜紹彭管戟米曰，公効辛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每所謂重儋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徧齋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頗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驥騄，終以駑駘不爲絕賞，蘇、黃、米、薛，筆勢渴羅，各有趣向，蔡家羅野鶴，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淚然與草本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脫兔風，振迅筆力，頓脫臺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一，所以鍾、王並，皆以此榮名，不可不務也。

晉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許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蹙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餘隸而無放縱，謝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得者乘，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儼儼風骨自然，超邁也，昔人謂支道人愛馬不識，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惱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放意自得之趣，故別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筆端，了無閡礙，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超詣，力學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二王帖尤逢，若臨江則失其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

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其趣徇。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論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既功。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乎妙體。了無缺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久敍得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書入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捌雖省類。損復爲單。誠非書史之陋。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思超妙。他點畫不失眞爲尙。故梁武謂書急書。不失書公鳥跡之意。頗豈更所能行也。又其敍草大略。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書人自製草書。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爲得法。必至於此。

世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眞記姓名爲。其點畫位置。有無一定名世。

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臣一人。餘皆體做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指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鉉。亦皆碌碌。可嘆其弊也。

書入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略無留礙。叔琴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柱。筆不暇激。也不及飛。皆造極而言。鋼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虵。落紙雲煙方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設。無面牆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俗韻。其不學聽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爲用大矣哉。於精筆佳紙。證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歛寓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爲一代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賦筆書以自識。

宋廣蘇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研。質滑而容墨。殊勝南方瓦石。今若彫刻。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爲鄙。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樸徽硯。既用。則此石爲世所略。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修禊帖。擇堅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異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千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文交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本朝自建隆以後。平定僭僞。其間法書名蹟。皆歸祕府。

先帝時又加採訪。賞以官爵金帛。至遣使詢訪。頗盡搜討。命蔡京、梁師成、黃冕、翟、編類眞贋。紙書淺素。惟成卷軸。皆用皂鸞鶴本。錦褾襯。白玉珊瑚爲軸。祕在內府。黑大觀、政和、宣和、印璽。其間一印。以秦璽書法爲寶。後有內府印標題品次。皆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祕。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眞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眞草千文。擇八伯本。散在浙東。後并摹帖。

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錫甚厚。求摹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記。平居郊野者。并題匾。貫坐右。以爲清玩。

工。便爲至極。書史始意。演幽發爲聖跡。勢合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主秦漢而下諸人。悉胸次萬象。布置模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或帝子神孫。鄉廟才器。稽古入妙。用智不分。經明行修。操尙潔。故能發爲文字。照映編簡。全若虎視狼顧。龍驤鳳舞。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宜合天矩。觸途造極。非失通儒。上士。詎可語此。豈小智自私。不學無識者可盲也。

寶眞齋法書贊

岳珂撰

臣等謹案寶眞齋法書贊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倦翁，鄂國忠武王飛之孫，數文閣待制霖之子，歷官戶部侍郎、淮東總領，是書以其家所藏前人墨蹟自晉唐迄于南宋，各繫以跋，而爲之贊，其祖父手蹟則別爲鄂國傳家帖，附之于末。珂處南渡積弱之餘，又當家難流離之後，故其間關涉時事者，多發憤激烈，情見于詞，至于諸家右帖，尤徵人論世，攷核精審，其文亦能兼備衆體，新穎百變，屑出不窮，可謂以賞鑒而兼文章者矣。珂所著九經三傳沿革例、程史、金陀粹編、愧郯錄諸書，世多傳本，獨是編諸家皆未論及，惟米芾外紀所引英光堂帖載其一條，即珂所刻米芾墨蹟，其文視此稍略，蓋彼爲帖後跋尾，此則編輯以成書，猶歐陽脩集古錄有真蹟、集本之異也。原本爲永樂大典割裂分繫，其卷目已不可攷，今就其僅存者，排比抵求，大抵以類分編，首以歷代帝王次合及梁、陳、魏、蹟次唐、五代、至宋真蹟，而唐慕又自分二王及二蹟，五代又先以吳越三王、宋則終以鄂國傳家每類之首，有總標，如吳越王羽檄、鄂國傳家帖，可以攷也。總標之下，先繫以總贊，如唐慕二王之貞觀、開興云云，無名氏帖之非紀錄不能云云，可以攷也。其總贊所可考見，永樂大典皆棄不錄，惟此二首，連前後帖尾，幸而得存，猶可尋當日體例耳。所類諸帖，皆唐以前，篇幅省少，帖各爲贊，南北宋人篇幅較多，則連類爲贊，而每帖之或眞或草，或幅或行，題記乙塗，又附注于分標之下，約略編次，尚可二十八卷，其間遺聞佚事，可訂史傳之是非，知什長篇，可補文集之闕，如朱子儲議一帖，辨論幾及萬言，詳源鳥關百篇，文異殆逾千字，攷證頗爲有功，且所載諸帖，石刻流傳者，十僅二三，墨迹僅存者，百數一二，皆因珂之彙集以傳，其書沒沒零落，逾數百年，遭逢聖代，右文，得邀褒輯，復見于世，可謂珂之大幸，亦可謂歷代書家之大幸矣。至于前賢法帖，釋者聚訟，珂所載亦間有異詞，其已經欽定重刻閣帖，詳訂者，並敬遵駁正，間有參差歧出，數說皆通者，亦並用參存，不沒其實焉。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修撰官翰林院侍講臣平　恕

寶眞齋法書贊目錄

卷一　歷代帝王帖
卷二　歷代帝王帖
卷三　歷代帝王帖
卷四　晉名人眞蹟
　梁陳名人眞蹟
卷五　唐名人眞蹟
卷六　唐名人眞蹟
卷七

唐摹晉人帖
唐人摹二王帖
萬歲通天帖
卷八
唐摹都帖
唐摹名人帖
吳越三王判牘帖
五代名人真蹟
卷九
宋名人真蹟
卷十
宋名人真蹟
卷十一
宋名人真蹟
卷十二
宋名人真蹟
卷十三
宋名人真蹟
卷十四
宋名人真蹟
卷十五
宋名人真蹟
卷十六
宋名人真蹟
卷十七
宋名人真蹟
卷十八
宋名人真蹟
卷十九
宋名人真蹟
卷二十
宋名人真蹟

卷二十一
宋名人真蹟
卷二十二
宋名人真蹟
卷二十三
宋名人真蹟
卷二十四
宋名人真蹟
卷二十五
宋名人真蹟
卷二十六
宋名人真蹟
卷二十七
宋名人真蹟
卷二十八
鄂國傳家帖

寶真齋法書贊卷一

宋　桂珂撰

歷代帝王帖

唐太宗枇杷子帖

【案】枇杷子帖，本唐高宗書，淳化閣帖誤模爲唐太宗，將賜政定重刻淳化閣帖，神堯蔣王惲例各注，書體行敝，此獨快佚，姑並仍為文，譯識其謬。

使奉得所進枇杷子，良深慰悅。嘉果珍味，獨冠時新，但用路既遙，飄勞更送。今者梅爽藻夏，麥氣迎秋，香飄蘭坂之風，鏡轉柱巖之月，爲善之暇，想足怡神。延望白雲，載深離緒，聊疏孫字，此不多申。潞二十九日。

右唐人摹太宗文皇帝枇杷子帖真蹟一卷，字蹟略有王羲之法書中自是一體，淳化秘閣帖載焉，惟太宗以神武定天下，而天縱字學，乃與羲、獻並編爭先，英姿天日，雄略宣屯，爲然見于尺牘間，尚可髣髴其萬一，世近得之親見，再摹稔于士習，筆筆取似，關本可稽，雖摹豈易得也，得帖不著歲月，軸玉標錦，尚是先君手裝，與後來所得御府帖無小異，益信其眞而可寶云。

賛曰：武帝以蒲萄擘漢，明皇以荔枝啓唐，彼自謂英姿之略同，豈不知邦本之易戚，觀帝之帖，視人如傷，蓋不特揆辭冠入代之英，結字傳二晉之芳，又得所謂公子御說宜君之言，而合乎孟軻氏保民而王也。

太祖皇帝處分手札御書（搨書三行）。

王浦、魏仁溥、只令來學士院、鵝處分、十三日。

右太祖睿文皇帝御書處分手札真蹟一卷。五季不綱、惟皇上帝、誕啓元聖、以紹三代、以契八紘、武緯文經、弛張迭用、維時宸藻、皆所以恢維斯、闡、廟謨、陰圖陽闢、海縱震動、臣嘗伏閱國史、范質、王溥、魏仁浦、以翊戚勳、同綜天緯、今御筆所名、獨溥、仁浦、二人、而不及質、結尾書十三日、敎之建元年七月辛亥、以河東僞宰相徐融、爲太府卿、壬子、宰相范質、質以病既久、上深憐之、故親往視焉、按長歷、辛亥爲十三日、豈將經營太原、而質方被病、故不預于召耶、歲月不聯書、無復可以考知聖意、然二相以臣、良、平、爲帷幄之佐、神謨重輕、他有決擇、抑未可知也、臣又聞帝以英武定天下、雄傑大略、寓之筆法、類皆飄然勁特、建隆以後、凡廟算區畫、軍書應酬、今多藏祕閣、率是塗改、此札凡十有七字、如天臨日麗、端粹靜嚴、蓋得禮宰臣、指授將帥、自不可以並日語、宜乎其不同也、浦溥字互用、始肆筆之誤、幸故入駙馬都尉李瑋家、有舍光子臣瑋印、在紹定戊子三月、得之高平范必成、蓋忠宣公純仁之孫、故家典刑、故多中原遺物、百非祇贊、冠于宸章。

贊曰、於林炎圖、眞主勃興、人文其昌、天開神機、海縱洪氛、龜龍發祥、明明廟謨、應指變更、著于宸章、十行之頻、六合驛行、勤圖不藏、片幅所傳、神護鬼呵、藉于縑緗、筆縱墨農、奇正迭參、雲閣之藏、臣得此札、字體靜嚴、意態齋莊、或指以疑、臣謂不然、各適所當、前朝大臣、帝心所重、理異尋常、豈以軍書、龍戰鼇揚、而可比方、或敬而咨、或召而親、都俞嚴廊、帝心所形、帝札所存、默寫龍張、璫琅鳴琚、佩玉以趨、韜鋒斂鋩、闢闔坤乾、風靄雲煙、萬世所望、意其當時、左右摸承、月思贊襄、君臣同心、始于一堂、以達八荒、後三百年、啓奎躋、猶知激昂、有偉副車、承平之儲、卽以舍光、劫火洞昏、玉匱金廚、猶識標裝、於昭帝圖、詒于後昆、不愆不忘、惟天縱之能、惟心之亨、惟斷之剛、臣得其眞、贊以昭之、延于百王。

太宗皇帝古詩御書（草書十八行）

□□□□□□易過朝昏、鶴影隔棊局、松花落酒盆、注書銷歲月、點易教兒孫、宿客應相笑、疎慵不掩門、敕、○太宗皇帝御草書、臣李瑋恭題、（隸書二行）

前一紙六字麟揩、（楷書、今後不著姓名）

右太宗文武皇帝御書古詩、眞蹟一卷、蹇運纖伐、戎馬載臺、人文爲興、發及游藝、太祖傳歷代之刻、爾林泮侍書之官、借幕徧逮于副車、搜訪勞求于異國、抽英吐潤、蘊聖授能、天葩宸章、晃耀八極、逕其撫遺、什以興懷、寓神毫而接藻、猶然肆筆、不間蒿藜、蓋由時登邦平、政亦多暇、玉除瑤殿、得以寄心、俯視五季風塵之搶攘、八紘六合之間、不啻出焦灼而被昭回也、詩首六字、已化龍騰、卷末一題、猶存鼠偷、甲第之悉藏、未泯、北宮之印識如存、紹熙庚戌六月、先臣佐人戎、得之尚書臣張杓、贊曰、乾德之五星、旅于降婁、開文祥兮、太帝之英姿、跨頡、厚倫、厥大荒兮、游藝之神、輒有輔、今、空鎮、上兮、維副車之爲、在承平時、謹於藏兮、維北宮之璽、施于中興、傳帝皇兮、維臣其得之、紹覆瓿、厥紳、宸、

太宗皇帝南牙謝熊白狀（楷書七行、外封一行、面縫不存）

熊白五斤、右伏蒙睿私、遠有貺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情、謹脩狀陳謝、伏惟照察、謹狀、十二月二日、特進校太尉、兼中書令、行開封尹、趙（花押）狀、

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行開封尹、趙匡義狀、謹封、

右太宗皇帝南牙謝熊白狀、并封一卷、御筆書名在焉、著以一印、曰開封尹新鑄印、建極友悌之德、上與天通、翼翼上都、首重尹正、體統事特、邇昭倚毗、而當時倫閒之往來、酬酢之禮度、蓋皆與外廷等閒、國家模廣大明白、如日麗空、天倫之眞、聲應氣合、如雨出雲、蹠登義農之基、稱制一心、又如左右手之相與、畢力、是宜億萬斯年、衍宋丕圖、彼漢抑左官、六朝置錢帥、坎蛙之見、局局可哂、蠻蠻泰山、固無以議爲也、帖雖束閣、而潛躍之舊名、京府之新印、皆于是以見、物以誠致、不以強拒、書以事答、不以美觀、國初淳古氣象、又蕩然于盡、咫尺幅之間、斯蓋足以並雄開之藏、而侈下國之觀矣、謹按李燾續通鑑長編、乾德三年九月乙未、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及臺省寺監開封與元尹、皆別鑄新印、比舊制悉增大焉、革五代之弊陋也、是印蓋當時所鑄云、嘉定甲申歲六月、臣遣人往北、得之中原、實與謝公支降二筆、偕來、用摭而傳、冠于別帖之首、

贊曰、鼎食之珍、義比美芹、致者何人、姓名之已湮、天筆之存、鬼跡紛縕、暗于風塵、摹藏之有神、孚取其均、楮取其隙、質將于文、繫風俗之淳、鑄印以新、繫姓以親、昭哉天倫、繄友悌之真、嗚呼、有典有則、詒厥子孫、此帖之傳、奚止乎關石之與和鈞、臣繫以詩、式著厥因、聖制不膾、致于斯文、

（借書三十九行、尾記兩小行、）

眞宗皇帝御製朱表御書（楷書二十九行、尾記兩小行、）

臣言、臣欽承命歷、帱紹宗祏、雕資泰紫之儲仁、豈獲基扃之多祐、向自乾文昭錫、邦禮交興、云僞之峯、鍾雕之壤、丹檀而紀號、貿玉而省方、延丕貺于三神、均太和于九域、殊尤之事、歸映于右令、祇畏之心、戰兢于夙夜、不敢哲形逸豫、少啓振矜、庶保永圖、以承純錫、比者、宗邸不謹、奏嫪驟興、外接端闈、內延正殿、既震驚之攸及、實寤寐而罔寧、是以盡務側身、更思克己、期膺天鑒、用集民瘼、然懼眇躬、莫昭精敏、虞後嗣之未已、倍增悲凝、所冀陰之曲垂、克流繁祉、敢虔伸于仰訴、冀誕照于至誠、善應來同、各徵允迪、特勤自物、欽答延祥、臣無任懇激虔祈之至、謹齋表奏告以聞、臣誠惶誠切、頓首頓首、謹言、大中祥符八年六月六日、翻大子臣上表、（表裏各一、月上旬、）

（）龍圖天章閣、

天聖三年六月日、奉聖旨裝褫殿卷、

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銀青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謁者、勾當龍圖天章閣、上騎都尉、臣盧道隆、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朝奉郎、守內侍省內侍官、勾當龍圖天章閣、上騎都尉、臣楊承德、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朝奉郎、守內侍省內侍伯、勾當龍圖天章閣、上輕車都尉、臣金克隆、

右眞宗章聖皇帝御書、御製朱表稿眞蹟一卷、祥符邦序、天瑞焉臻、雖休勿休、恥聖克念、事因仁愛、以所邦聲、大奏歲、肆筆之神、鼎迪威之貢、監也、陟降左右、願期弗違、一語感通、遐格嘉應、是書在承平時、實蒙天章閣上、寫以七寶砌金殿、首用御製小璽、後列天章、職掌官吏臣名、皆用天章閣印、蹟康失守、帙落人間、風塵百年、神物呵護、寶慶改元之正月、臣在京口、陶治、道間至北京、得之以歸、禮以百緡、

東以繕僧，雖毘昧猝裂，尚可想洋邵列閣遺制，雖宗示朴之意，于是尤有效焉。毗贍西清，木洗鹿穴之嘯，湧泗北望，幸覩龍梭之神。什襲敬傳，昧死祗受。

贊曰：宋德茂三世，祥符開九清，鋭藥帝道，陟降上帝寧。雖慧夜乘翰，虎豹晨抽毛，宸心勤惕，猜思入杳冥。慶陰雲翳翳，飆然風冷冷，朱表動凱監，昔妄聞德馨，宮鬟贈天章，蓬樓璧禁庭，昭回河漢隔，頌洞山河腥，流傳幾百載，攜呵猶六丁。金牋搏玉字，蹈舞要吳綾，大名標北都，寶殿恢中興，遂歷失陬脫，趙璧歸連城，百年神蹟晦，再拜感湖客，探驪方得馬，負馬仍騰英，天心正昌唐，文執將收京，頭目霧氣羅，長仰食星明。

眞宗皇帝南牙謝訪狀（僧道八行，外封一行，此下缺佚字數未詳）

伏蒙殊私，以元侃明奉聖恩，特垂□□，□□視王萬制，而此蓋無致，惟淳熙翰林學士承旨洪適之父，忠宣公諸在焉。由時，嘗得神宗爲潁王時，封還李受門狀。受之狀曰：有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而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考禮，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授以貴級進，因藏于廟謨閣，故諸得之。其事著于隨筆，適又引發不行年雜紀，謂仁祖行昇王，受恩命，丕爲將作少監，亦投賀狀，王降回書，僉字啓頭，參稽互觀，回以大狀，前名後押，至道之世也。回背用僉啓，天禧之式也。書名封還門狀而不答，治平之故事也。豈隨時更革，定于容廟而不一耶，抑友傳諸記之具儀，顧皆不襲用耶，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今帖有之矣，得之與太宗南牙帖同時，繫之以贊，式昭嘉爽。

贊曰：自虎闕之教廢，分絕堂陛，偉聖皇之訂禮，得古意于肯綮。南牙既啓，有煜朱邸，鏘鏘佩履，謁刺塡委，不愛尺紙，錫以雲體，天光之下被，藹然主器，不居其貴，此其所以治天庶之謀，平治平之制，臣曾而藏，昭示物軌，以續洪氏之祕，尚曾勿替，式示萬世。

仁宗皇帝二詩御漢體書（二紙各七行）

花傾紅鬚一向偏，綠槐香陌欲朝天，仍嫌衆惡驂行疾，傍鐘深處白玉鞭。

慶曆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腰間寶劍七星文，昏上彫弓百戰勳，見說雲中掃虜廬，始知天上有將軍。

慶曆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御押）

右仁宗神文聖帝，御漢體書詩兩篇，慶曆多暇，文恬武熙，廢除清廟，璧廷鼎，所以賓陣昭回，輝被蠻荒，隨適而寓，式抒聖心，是詩之傳，固足以紹祖武之英躅，詒太平之偉觀。臣林溶遊化金匱，俞朝，閒食野而不知，尚有至治，皇樂游而如見，徒有微心，嘉定戊寅仲春，得之中都，約晏舟或御臣張公家。

背本太傅鄧公臣士遜家藏物，有南陽及宋卿等八印，皆存其半，蓋後人所用者，又有御府大小四印，其一表以御押，月日互載，若出同時，用御寶藏，庸示來世。

贊曰：鴻荒有開，昉頡鳥跡，孳孳之典，亦既象物，漢有識郎，曰臣蔡邕，詔書發奇，出淳古蹤，千齡寥廓，鬱鬱遺貢，覩御牀，淳化祕閣，雲漢之章，施于仁皇，厥惟天命，源宋跨唐，萬爽鼎圓，威是肆筆，弛張異用，

游戲如一，士俗之成，玄默自躬，見于百篇，尚綱之風，安不忘危，尤示注意，筆墨之餘，又形指揮，擬歷之治，太平棟功，帝心所在，天地與同，春朝鳴珂，秋塞沈斾，一覩之仁，昭此聖學，自嶽八極，蓋娥九寄，號于寶瓶，爲世見光。

仁宗皇帝濃風二字御（古帖名濃風，濃字比風字之小。）

右仁宗皇帝，寶章宸御，專濃風字，貞觀一卷，天藏未，帝在青宮，聖質夙成，扶蘭屬華，時翰墨，翰林學士臣錢惟演，以左戚進，因得而藏，上其錢氏三印，及末縫半印，臣嘉定戊寅三月，假守檇李，有錢氏孫濃風。

仁宗皇帝淨字御漢體書絹本

右仁宗皇帝，御漢體書淨字，真蹟一卷，絹本屢損，惟小楷興字盡，歸然皆存，神氣軒舉，筆力縱勁，宛有神意，足爲聖世瑞物，臣嘗攷帝韓墨之祖，與今帖付受之給，蓋按國朝日攷，乾興元年三月，帝在京邸，因至定陵神御側閣視，有筆以木皮爲之，遂取試書數字，帝索本寫攻此書，偶爲閣試，而筆力雄健，有如風習，尋命寫其書，藏御前，以伸哀慕，及分賜執政近臣各一軸，又按歐陽脩歸田錄云，仁宗萬幾之暇，無所嗜好，惟親翰墨，而是書尤爲神妙，凡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鄭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臣嘗藏疑歷二詩，字體特小，意所用本皮筆，蓋今帖之祖也，而六點出三百點外，則是賜李唐卿爲其明，及效中興書錄，紹興五年二月癸巳，知韶州張言序奏，臣祖鼎臣，事仁宗爲侍御史，嘉祐七年三月十八日，在英前一日上言，謂久旱非宴樂時，宜能宴所面，仁宗從之，翌日爲回，中途雨作，二十三日，爲先臣領宴，出寶文閣，賜漢體御書清淨帝佛四字，兵火散失，止藏淨字一軸，紹宣付史館，則是與鼎臣固有是賜矣，而所存者止一字，已歸向方，臣嘉定甲申九月，遺牒自北歸，得此于與定，則與紹興與張氏所獻，已灼然爲二本，豈言序所藏，乃賜張氏，而此字則賜李氏，因軼遺于中原耶，然得于中興之初，與言出于北方，蓋出去九十年，與李二氏之賜，皆止存一淨字，又豈偶然耶。

贊曰：淳化祕閣，有晉右軍，十義之帖，論此書爲至難，殺篇好之不能，數小進之可觀，臣嘗謂彼以法書專門，猶自擬于造次，況本之觀，何上聖之天縱，乃得之于遺筆一試之間，如至和待詔之賜答，與嘉祐御史之明，俱有取于清淨，恍交輝于龍鳳，意其開基百年之家法，惟在乎去殺而勝殺，或文帝以之助致太家之富，或曹參以之而息獄市之爭，此四十二年之宏規，所以追帝亮之安安，覽中興之史牒，斐氏之傳寶，固已闡裴章于九關，後九十載，李氏之軼遺，乃復脫妖氛于百蠻，既分靈兔于同時，乃俱寶豹之一斑，始猶得判璋以書陽虎之玉，持半玦以想玉母之環，固物理之有待，豈神蹟之或悭，

此天下日月以莫中興。而臣子是有以驗天道之好還也。

英宗皇帝寧字御漢體書

右英宗盡文皇帝。御漢體書寧字眞蹟一卷。有御印御押表其下。是書在本朝。神逸清麗。至昭陵而大全。帝以間安祝膳之餘。心悟神得。摹藻之妙。式肖天眞。信乎帝王之義、獻也。治平止四年。故嘉毫容盡。不大布于天下。而臣獨即高平范氏併得之。遂與神文祖蹟。並藏寶眞。顧非幸歟。

贊曰。世漢體書。筆法之變。于帝王中。亦有羲、獻。有煜昭陵。蒸雲激電。品冠一神。中寓萬善。丁惟治平。間安祝膳。藝高自然。得于目見。傳英染華。躬侍筆硯。既習既觀。弗吃弗眩。心法斯授。體勢亦擅。故于游戲。如黑裙線。惟帝之聖。統接堯禪。追懷戛牆。謀謨論燕。武存止戈。威寓不戰。五御向奴。三登海縣。者者茹粹。支及解辯。寡人之功。是屬是踐。帝心敢知。畔授款漢。妙則已具。今文式紬。揭于座隅。以示警勸。仁者之仁。惟聖時憲。猶與此寧。尸居祖見。爲桑其存。伐柯不遠。事陋規臨。戒存藥眩。有鈴維瑤。有軸維瑀。螭

顏。聖學之夙成。袖三十四字之昭回。自謂與珊珠而並珍。臣每誦其詩。懷其人。見其首陽翻桐。未戒用兵。凡迴鳳鸞鸞之字。皆歸之主聖而時平。是以知老臣之用心。蘇蘇常在于持盈。儲百年之故家。傳相之鞠之辭。纓鳥文獻其猶存。得此輻于遺篇。蹙然駭目之觀。如復睹黃繖之下西清。臣既探九淵而得夜光。遂復持支機而問客星。間閱三神山之所儲。是一聯者。蓋出于肆筆之厚形。不惟是以辨其毫釐之無差。亦得以竊歎夫當時師誦後先。照光緝明。故游戲從容。無非墨妙而筆精。三薰襲藏。再拜寶眞。雖自幸今日之獲因。雲章以想元祐。獨未知何時之遂登。樂游以望泰陵也。

神宗皇帝龍字御漢體書

右神宗皇帝。御漢體書龍字眞蹟一卷。上有御書。標以白玉軸。雙龍騰、蟠。製作精妙。蓋京師顯謨閣故儲。臣嘉定甲申十月。遣牒至汴。特歸以爲信。臣謹按本朝漢體書。雖自熙陵。真、仁、而下。咸祖述法帝。雖罕傳遺跡。而筆意颯爽。得體之全。雖見可攷金華紙。與宣和冬祀詩相類。而與定陵朱全不同。慶歷之環。大而方。治平之瘦小。而表以御押。此爾之洞特圖。尚是熙寧舊物。

贊曰。歷祖之神。分。体命之中。分。利見大人。分。四聖之傳。分。有筆如椽。分。得龍之全。分。時以乘。分。世之熙寧。分。睿聆。分。天衢之亨。分。與物惟新。分。蟠雷淪雲。分。澤沛無垠。分。旋坤轉乾。分。聲氣自然。分。其合以天。嗟。分。龍。分。復。分。遺蹤。分。歸來。分。漢之宮。分。

哲宗皇帝御書魏野詩聯帖 四行中 共三行。

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

元祐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賜懷。 押。

右哲宗英文皇帝。御書處士魏野詩聯寫蹟一卷。元祐在宥。時登太平。惟帝富于春秋。元臣鉅儒。日陪執經。問疑答難。時寓游藝。用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帖蓋清燕之餘間。御宸藻以爲當時臣下之賜者也。臣恢不知其爲何人。紹定戊子歲三月。有高平范氏必成。持以來舊本忠宣公純仁傳家之藏。臣疑未能別其眞贋。因書以示祕書省正字臣吳潛。潛方直道山。因報書爲臣言。北因曝書。閣祕閣列聖宸章。皆見帝筆法。云撫毫髮差殊。又云。閣上見存一扇面及幅紙。亦各書此聯。蓋以賜任婆婆者。皆帝肆筆。在此聯之佳。偶動天賞。故與人手澤文漢章之黼黻。臣以是知故家文獻。眞有足徵者。慨想盛世。式揭大旁。

贊曰。晉倫林承旨臣蘇軾。在訪落初。勸講邇英。晉錫燕于東宮。侈賜詩之恩榮。首進盡衰褒衮之篇。以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

歷代帝王帖

徽宗皇帝臨右軍蘭亭序御書 二十七行 尾題一行。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惓。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宣和殿書。

右徽宗聖文皇帝。御書竹右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王羲之。字逸少。蘭亭序真蹟一卷。維帝天縱博雅。日新典學。太平文物之盛。跨漢軼唐。興書學以勵能。繪古圖而紹後。蓋已揚光千載。冠蹟百世。復因肆

雖山寶前賢不泥其瀋而尚其材不攷其文而摭其意帝王盛心于是乎寓嘉定壬午歲江東漕臣趙與懃過京江以是書畀臣珂有宣和御府印具焉望瑤池之駿空想遺蹤駕化鶴之龍可無而慢式遂寶翰用慰天游

贊曰太哥帝君升靈丘夢中鑾篆垂鸞虯翩然下作八極游赤符羽蓋陣中州神機天縱凌□□日□月□孕□□□□殿前卷懇眾□□□□侍衛休昭回雲漢光正浮萬象不足供雕鏤闕亭當日禊事修筆力一挽回千牛不特字健文亦清蕭統作選樂不收蓋遺距讖羅珍羞掎摭賦硃遣琳球帝謂□□予欲□巨筆霞練扶斗韓寫成斜月輝瓊樓羣眞鵠立光射眸六丁雷電不可來倏忽一瞬三千秋長安千門曲江頭柳色曾繫金□□天涯悲寵淚淵流蒼梧叫□□□愁

徽宗皇帝詩聯扇面御書（草書兩行）

暖河消雪帶風柳散冰絲（御押）

右徽宗皇帝御書詩聯扇面眞蹟一卷臣得此帖時興裕陵霜字僧諜者謂是年敵人輒收拾本朝字畫蓋遙遙河南意欲復和而然帖因是多出扇敵甚乃禮而藏之

贊曰四海如春時維帝心迅物而感其傳至今宮扇之存有此神翰顯揚仁風慰彼塗炭

徽宗皇帝秋賦御書（組本共行三十行・楷）

楚襄王以雲夢新秋章華遙矚顧謂侍者言于宋玉吾聞白帝令行金鳥景促凄涼兮天地之內搖落兮山川之曲昔慨何已今悲不足玉曰臣聞次寥兮空高水清寂寞兮傷心慘情況溽暑方退涼飈作生楚蛹滯碧吳江更明或當別浦或在邊城莫不對景魂斷琴時骨慄至如晃曜天區蕭條帝里有柳色初減有蟬聲自起會牛女于銀漢別昏明于湍水金盞難測火流何已漢漢淒淒乃孟秋之節矣又若律建南呂風慄北邊氣分翠怨時當月圓燕將蟄以朝別螢照蛩而夕翻葉黃兮蘆灘塞地草白兮雲愁朔天漾然肅爾乃仲秋之節候焉泊乎始漲湘波初驕胡馬木落江上霜飛天下衣可授于中土菊方開于四野既混川岳寧殊夷夏慘慄飂飂乃季秋之氣也古往今來悲乎信哉爽籟誰運昏沈洞開漢宮之扇冰垂誠鄭國之蘭香亦摧自然夕景方寒晨光不煖雨洗高而更碧煙凝遠而遙翠千門之綺綌無彩五夜之星河有次此時羣雁飛來絕塞之聲何處孤砧搗出幽閨之思斯則天道推移人事盛衰蠟祭鳥以當候雷收聲而應期楚王乃悄爾疑眺蹙然益悲察榮枯之至理戒驕奢于是時

秋賦宣和殿御札

右徽宗皇帝御書秋賦眞蹟一卷金縷百花裝縹緲朱界玳瑁雙龍軸太平盛時百工技巧成精其事臣固聞而未之見也嘉定癸未歲九月初遣諜者得此蹟于燕時距宣和已百年矣而標觀砥平雖間關毀損不少損勵金縷之妙纖比毛髮殆與神工鬼能較奇逞異于秋毫間臣是以知史漢之稱孝宣初無溢辭蓋喜歎息又幸神蹤之迄遺殆天所畀將復見如本始地節之中興也

贊曰帝宣和之太平兮忻朝野之多娛偉楚臣之託辭兮侈肆筆之特奮猗百工之精能兮環玳軸而金朱苑百年其如砥兮方日卷而韞舒維宸筆之天縱兮臣固不得而議也若一藝之必極其致兮亦盛時之綱也彼彝衣與竹矢兮猶三代之祕也知苟且之必無兮亦可觀其治也在本始與地節兮漢

室稱爲中興豈尚方之工巧兮反有愧于西京紛天葩其在前兮見銀海其欲眩縷黃金以爲飾兮駭萬態而千變雙龍宛其在軸兮森毛髮以骨寒蹤淵與埃塵兮曾不可乎犯干巫咸下招兮天門訣遺臣得而藏兮徒慨歎以興想鸞翔鶴嘉兮太平之陵神駿鬼哭兮太平之工五陵松柏兮蕭蕭秋風

此賦之傳兮與天無窮

徽宗皇帝御製冬祀詩御書（草書、序五行・詩六行）

宣和乙巳冬祀大禮卿以執綏侍玉輅回鑾禮畢以詩來上俯同元韻賜伸仍宣示俅、傑、羽衛森嚴錦繡城夜塞璧月有餘清皇壇奠玉橫參近柴燎升煙宿霧晴委粲九天風蟬迴鑾容羣辭珮環聲執綏更喜多儀備盛事應傳伯仲榮

右徽宗皇帝御書御製冬祀詩眞蹟一卷臣謹按李燾續通鑑長編曰宣和七年十有一月丙戌有事于圜丘十二月丁未幸陽德觀凝祥池中太一宮戊申詣上清儲祥宮神御殿癸丑童貫至自太原先是上躬祀圜壇纔下壇而金師至邊密報至及欲恭謝而金兵入界報又疊至左右皆祕之但曰恐壞御恭謝凡五日報益急蔡攸始語白時中季邦彥因共奏請幸燕山有急報至乞付外廷議之恭謝以是日畢而貫回中外泮然知爲北方事作矣今攷此詩蓋是年禮成之後賜執綏官高伸等後五日辛卯太宰白時中方奏辭御詔付祕書省赤白囊固未徹乙酸而亦未至中書也長編所書信矣左右凡臣揚埃霧以晦日月其罪可勝誅哉故以金龍制作翰妙蓋眞賜張毅金華詔紙同出一時嘉定癸未歲十月臣在揚州遣諜至河南舍京師民家自官高氏子孫得此以歸贊之以見燕山之得女眞之交

肯臣下敵歎之過云

贊曰宣和之伐燕上意本不然攸和其終實倡于先稔釁開邊以啓敵人之垂涎肇聖德之毖疇即雲陽而奉璋驅赤蟻以扣關乃閼閼而邊延自今觀之雖竿初收鑾輅載旋濟濟顯相洋洋大篇宸筆睿藻方且侈臣下之睨而流金華之牋是左右之臣未嘗有一臣也於摩噬嚙彼蒙蔽者其忍于欺天耶然臣攷聖作閱史編是歲之郊敞騎披狐雖暫蹕于蒜鎮而側身哀痛之詔不旋踵而遽宣一念發中三靈森前臣固知其足以格帝命回天心而開中興于萬年也

徽宗皇帝諸關支降御筆（楷書三行）

贊曰宣和之伐燕上意本不然攸和其終實倡于先稔釁開邊以啓敵人之垂涎肇聖德之毖疇即雲陽而奉璋驅赤蟻以扣關乃閼閼而邊延自今觀之雖竿初收鑾輅載旋濟濟顯相洋洋大篇宸筆睿藻方且侈臣下之睨而流金華之牋是左右之臣未嘗有一臣也於摩噬嚙彼蒙蔽者其忍于欺天耶然臣攷聖作閱史編是歲之郊敞騎披狐雖暫蹕于蒜鎮而側身哀痛之詔不旋踵而遽宣一念發中三靈森前臣固知其足以格帝命回天心而開中興于萬年也

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閣等處道場數內恩澤應支見錢者並支一半見錢一半折絹係御筆如違以大不恭論（朱印一行）

宣和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未待張去爲封降下（貼黃二行）

右徽宗皇帝諸關支降御筆一卷朱印其旁卷末著宣受內臣月日姓名臣謹按蔡絛國史後補曰內降自祖宗來有之但作聖旨行下崇寧有親筆乃稱御筆大觀四年夏始詔遵御筆以遠制論六年春凡御筆頗不類上字宣和改元後內降則又時時作吏體非宮人筆札魯公因奏曰陛下號令何可由師成使外人書上曰宮人作字舊樣不佳朕教之今其書頗類男子良可嘉卿蓋誤矣其後始通知今蓉思殿文字外庫使臣若楊球等輩之張補等點檢小閣三四人主出納用寶以付外處之于宣和殿之後廊但謂之東廊即其所也實梁師成統之焉又降御筆曰諸御筆承受宣司住滯一時杖一百一

日，徙一年，一月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又詔遠御筆以大不恭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是後凡進擬入者，必縣袖、球雷，使點鼠訛舛，內外相關，而上但謂外廷不知也，臣固昔疑其者之妄，既得此帖，參以臣家天筆之藏，蓋昭乎其不類也，楊球、張祐之跡，蔡京、梁師成之罪著矣，嗚呼，黍離百年，中原蕩昏，東廊所須，理無復存，孰知此帖之得，足以備太史氏之闕文耶，悼羣奸之藏欺，掩遺卷而三歎，得之歲月，蓋與太宗面牙帖同時。

贊曰：昭回之彩天所示，風行雷厲動一世，獨持八柄昭馭貴，馭貴馭富抑其細，百年吏牒記金匱，木腳東廊果何地，誰從六閑得輻柢，朱書旁行儼如此，黃瑤日月書紙尾，宛如宣和見宣庶，參稽天筆良不類，恭覽比方三歎唱，王蔡諸臣眞可罪，區區球補蠛蠓耳，汴都徬徨塵未洗，此帖間行來萬里，大書尊堯越王氏，責以格君法當爾，奸諛直筆誅既死，願以所書裨太史。

徽宗皇帝傳旨御批（楷書二行，御批其後。）指揮天章閣高仲，每歲生日，可特許前二日受賜。

李彥（二字亦御書。）

右徽宗皇帝傳旨御批眞蹟一卷，御筆李彥二字于後。臣按汪藻所編詔旨，內載高仲在宣和四年十二月辛丑，自保和殿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讀，爲保和殿大學士，應千恩數請給等，並依昨蔡攸宣和殿大學士已得指揮生日之賜，疑是此時恩數之一也。李彥領西城所名位甚著，命之宣旨，豈以重伸之閤耶，嘉定己卯，臣在郎舍，有市鬻者，持此帖求售，云高氏孫，尚居帝闕之外，家甚貧，得此以晨炊，臣以萬錢得之。

贊曰：既侈恩數，復念其初，度帝之于羣臣，可謂無負矣，運鍾陽九，曾無一人，能振國維，拯天步，以答不世之遇，若人者，曾何足以膺三錫之榮，適所以爲九府之蠹也。

欽宗皇帝御押內藏御筆（行書四行。）

內藏庫支錢一萬貫，村李設充應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御押。）

右欽宗恭文皇帝御押內藏御筆眞蹟一卷，天步多艱，顧丸州，從德戎馬之時，遹追曾孫之志，在靖康之元，所以加惠帑儲，爲懲艾之圖者，至不忘也，而寧親之孝，先意之承，則弗敢有靳，豈非養以天下，聖心知所先後者歟，觀其幅楮以上，動經容澡，憂勤夙夜，業業致孝，實跡具在，上昭帝心，又足以備史氏闕文之登載，帖中內臣李某，中興後更名志道，蓋避建炎諱云，宸章帙于北方，蓋多歷年，臣以嘉定癸未，因遣間至燕境，遇使者苟夢玉之還，得之宣德州民間以歸，用旌鼎湖之遺，以寫美里之憤。

贊曰：臣管覽史錄，靖康之初，耿南仲等執事兩宮，不能謹于調燮，既旋啓宣德正門之禍，是以有擁衾兩鼎之居，噂喈一誠，紅紫亂朱，臣以今帖攷之，始知天下有不可盡信之書，方從德于艱危，調軍國之百需，內臣傳母后之旨，而□墨染翰，曾若頃刻之不可須，字小大以體變，筆欹傾而行疏，是殆養志撫達之孝，根于聖心，故得一顧指，靡然不敢自安于舒徐，彼李志道亦一城狐，函畀東徙，俱不敢計其餘，是又知聞言之易啓，而欲泯其迹于未有原之間，其視曾子，蓋已異世而同符矣，陽九會逢，數不可踰，具臣匪材，頗不能扶天固難，與人當豫圖，若是則可深貫，又安得肆浮雲之翳，以拚居諸，聖鑒在天，至

文炳如，臣時其藏，以昭邦運。

欽宗皇帝御押防河御筆（楷書兩行，後有御押，及御批文字。）

內藏庫取銀五千兩，日下交割，付王襄充犒設防河將兵等使用。（御押。）

右欽宗皇帝御押防河御筆眞蹟一卷，奉親之孝，臣固嘗表之矣，而當時秋防之役，在國事之重，莫此先者，宸藻容斷，蓋均有攷焉，臣得此書，與內藏帖同時。

贊曰：軍志有之，兵無財，士不來，觀當時之搶擄，實欲扼蒲、孟，批衛、懷，控河津之流衝，而掃敵馬之氛埃，捐貲如泥沙，而終不能以御，嘗讀是書而痛哭，悼將臣之乏材，豈皆天運之偶然，其殆始于人謀之好乖，是知夫挾續之恩，投隱之惠，雖在上之有餘，而馭之失宜，以致于橫潰，亦不得不致恨于黃金之豪也。

高宗皇帝舞劍賦御書（界行紙上，行書四十五行，內冒字側注，交相字誤作相交乙也。）

將軍以燕勁卒，耀武姬髮，浮海夷，擣山羯，左執律，右秉鉞，振旅闕闕，獻功于魏闕，上享之，則鐘以揖虞，設以齊盥，千妓度舞，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短赫戎虜，節八音而行八風，舞兩階之干羽，公于是良圖朱紱，而正色，庶裘錦裼，而攘臂，抗棱威，飄鋭氣，陸離于武備，鑿鑿乎文專，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懷揚，鑒爾龍驤，鋒隨指顧，鍔應徊翔，取諸身而發躍，上其于以激昂，縱橫顯顯，左右交相，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搖轅轡，射牛斗，空中悍慄，不下將久，歘風落而雨來，果慨心而應手，爾其淩厲清淳，絢練盈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扶，覩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干之逸勢，應金奏之繁節，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沖融乎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雨汗，八佾爲之振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眸目而三接，風生兮猶旋，鬱鬱兮猶僧，電走兮彤庭，煜煜陰冥變，見怪離獸，將鬼神之無所遁，豈蠻夷之不足震懼，嗟夫閫子之迭躍，其人未雄，仲由之自負，以寶忠臣之力，載歌曰，洸洸武臣，凝雄劍兮，清邊塵，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輕衛之效女，長袖之才人，亦以宣忠臣之力，載歌曰，洸洸武臣，凝雄劍兮，清邊塵，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輕衛之效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然，詔伶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教舞者使觀，乎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僉謂將軍之劍舞，古未之至。

右高宗武文皇帝御書，賜先臣飛，唐喬潭裴將軍舞劍賦眞蹟一卷，按唐文粹，賦在第四卷中，臣珂家藏天筆盈篋，大槩皆兵事節度，臣固嘗具之甲子卷篇，惟是書以游戲翰墨，渙錫□□，俾藏臣兄市家，嘉定辛巳歲二月始得之，故弗及載，有御書爾，及已本小卷，以殿于篇，臣既繫宸章，復仲蓋測，輒陳無贊，式著聖心。

贊曰：維中興，煒人文，煒皇靈，卽清燕，垂翰墨，光日星，揮怒蛙，市蹲竹，期混并，寫古作，示休祥，作象英，臣有劍，淬三河，包兩京，舞絕世，抉浮雲，開太清，帝有詔，若臣節，式欽承，誰掣肘，起喬神，憤裂眦，鬱干將，在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發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

酬韋韶州見寄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効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鄉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誰諧割肉歸。

右高宗皇帝御書。唐韶州刺史韋詔。寄劍南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杜甫一詩。甫答詔一詩。

杜甫一詩。凡三篇。眞蹟一卷。前一詩書以金粟箋。後二詩書以金華紅牋。天筆所拔。聖意所存。惟北風是歌。惟南雁是懷。斯心也。天明地察。因昭昭矣。用事者。猶可無將順之心乎。臣嘉定乙亥歲三月。濫承戎監。與外府丞韓松。同登天開圖畫閣。偶言及金華牋事。松露今亦有此紙。遂持此帖以遺臣。臣既伏讀。因爲松言所以書之意。松復于臣曰。子爲是說。固應度耶。抑有所本耶。臣應之曰。昔紹興十二年九月辛丑。上論及經筵錫御書扇子事。聖訓有曰。朕閱唐史。見太宗面許羣臣才德長短。似有所傷。今朕所書皆數甫詩。蓋因以見意也。金匱之藏。固紀之矣。誰謂燕閒肆筆之頃。猶無所託哉。松甚然臣言。勉臣筆之。以宣宸衷。

贊曰。古者賦詩。惟以言志。或陳卒章。或撫首意。惟聖乘籙。啓于多賴。北鄉之懇。鑾輿未還。歲時顧瞻。雪涕凝竚。宸衷寄心。亦或有取。維唐二臣。一唱一酬。節物感懷。下筆不休。西清燕閒。念此負隅。鬱乎居南。濃其望北。璧附琅鈕。舒卷龍牋。白雲其翔。契闊十年。臣之管窺。嘗讀國史。曾勛衣襟。洪皓幅紙。或慟或泣。或命以官。或間持書。或使問安。玉音琅琅。具記青汗。宜其注思。感此歸雁。三詩之作。迭寫杜韋。社日二篇。獨書前詩。昭哉聖情。如古之賦。迄其弗慣。徒切舜慕。霜露之履。誰無此哀。止或尼之。謂之何哉。是帖之傳。式媲遺訓。敵愾于王。見者必奮。

高宗皇帝虛堂詩御書絹本。書四行。

虛堂燕坐悄無言。欲斷殘香冷自煙。秋色滿山松桂靜。一輪霜月瀉寒泉。

右高宗皇帝御書虛堂詩眞蹟一卷。赤水得珠。兼忘天下。臣聞之舊傳矣。而今乃見之。大庭穩清。此詩槩可想見其萬一也。嘉定戊辰五月。臣在九江。得于隨龍醫官良器。

贊曰。淳熙制臣周必大。進北宮端午帖子詩。有曰。聚遠樓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此詩之書。豈其地耶。楊萬里賦尤袤所藏宸翰詩。有曰。自言天風來帝旁。拾得復古殿中裝。一張。臣得此詩。豈其類耶。松偃桂芳。縮詩月壁。心齋坐忘。聖處其似。

高宗皇帝馬孟手札御書草書三行。

降馬孟四隻。未得細造。先抹成擇無病者。入細造。

右高宗皇帝御書馬孟手札眞蹟一卷。有成忠郎王巖臣家。以後苑工進。從渾于南都。暫得此帖。閒廟乙丑七月。臣得之北府任軍庾時。

贊曰。方赤伏之集于鄗壇也。外侮內訌。士無解鞍。馬上之治方興。駕旂之驅未遑。則糴水之須。豆粥之進。固無蛟五鼎之安。此帖之後。蓋出于當時之服官。贊而旌之。所以彰王業之艱難也。

高宗皇帝除目手札御書。惜書十一紙。第一紙。第十紙。各四行。第三紙。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紙。各二行。第五紙一行。

張中孚除使相。中彥除節度使。卿等若議定。今晚或二十一日可進熟狀。

羅汝楫除起居郎。日下供職。若便除中書舍人如何。可奏來。

程克俊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日下供職。可兼權參知政事。

王喚除敷文閣待制。知鎮安府。日下供職。王珙除右正言。日下供職。施鉅除參知政事。鄭仲熊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並日下供職。鄭仲熊合得恩數。並依執政例施行。

湯思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日下供職。湯思退合得恩數。並依執政例施行。

董德元除吏部侍郎。王珙除禮部侍郎。張扶除右正言。徐嶠除殿中侍御史。並日下供職。

董德元除參知政事。日下供職。【案】前標題注及後跋語。作十一幅。此分卷。今仍其舊。

右高宗皇帝御書除目手札凡十一幅。眞蹟一卷。臣按惟祖宗御朝。以心腹寄大臣。一札十行。自達政本。惟考德宗工。祗宣王命。夏對制札。罔不于德之承。中書黃門。時嚴其藏。具有故事。臣寶慶丙戌二月。自京江廨所。遣吏如建康。有爲秦氏謀者。來告曰。日者乳醫媼入秦門。見故卷軸。墮房廡間。扯裂過半。因攜以出。謾從求售。遂以三錢得此。以歸于臣。臣敬襟雪涕。再拜而歎曰。是固私室之藏耶。蝕侵蠹毀。孽子孫者。其皆習所見聞。而視爲當然耶。乘間抵擲。是又忍之而不復顧耶。嗚呼。零落散殘之餘。乃使臣幸而得之。固足以表中興之睿謨。而竊柄者之無君。亦將于是乎有證矣。

贊曰。煜煜寶底。匪天筆之比。有司之謹視。龍翔鸞峙。維四近之委。屋角之捐棄。何物老嫗。收拾敝戲。目以廢紙。幾何其不毀。臣得而裝褫。天殫神棄。彼其之子。

高宗皇帝馬政兵事手札御書行書八紙。第一紙十八行。第二、第三紙各七行。第二紙有外封一行。第四紙六行。第五紙四行。第六、第七紙各二行。第八紙五行。

西和州宕昌縣階州峯鐵峽兩處買馬場。每歲起發綱馬赴樞密院。押綱使臣往往不得其人。因公自私。隱蔽失時。多致倒斃。可自二十五年爲始。循環撥付殿前馬步三司。如二十五年。並撥付殿前司。二十六年。分撥付馬步軍司。二十七年。卻撥付殿前司。周而復始。皆循此三年爲例。仍自今後。令逐司當撥馬年中。每一綱。選差有心力使臣一員。軍兵三十人。就買馬場團綱起發。直赴樞密院。入納賞罰。依已降指揮。每二十綱。更差將官一員。並帶白直鞍馬。管押使臣軍兵。提點綱馬。通計分數。比附賞罰。差去官兵。與每日添破本等賜劵錢米。往回批詣。所經由州縣。仰豫行排辦錢糧草料。不得臨時闕誤。如有少闕去處。仰押綱使臣徑申樞密院取旨。

西和州宕昌買馬處。夏月山水汎漲。道路艱險。馬多損斃。可都大茶馬司。說諭買馬客人。自今後遇四月一日。開場住買。至八月一日。開場收買。所用茶。須管豫期津發。在場無令闕少。阻滯客人。付秦檢。已降指揮。起發兩浙路弓弩手。可委逐路帥司。將諸州軍見教閱人。盡數起發。于七月內。須管並到行在。不得占留。仍令差得力官兵。管押前來。溫州駐劄。

裴鐸、元世顯、陳元、郭孝思。所管軍兵。共二千七百餘人。可勾付行在。令田師中差統領官一員。將帶三千人。于溫州駐劄。每歲一替。

步軍司故劍、充陝西振武軍、黎廣等五十人、可令戶部自到司月日爲始、放行諸般請給。劉紹先、李顯忠、下人兵、並撥隸步軍司、建康駐劄。張淵、閻德、可勾付行在。張淵、閻德、官兵、可盡數勾付行在、令張淵、閻德日下起發、前去管押、合用舟船、令所屬應副起發、餞俠例支。

右高宗皇帝御書馬政兵事手札眞蹟一卷。臣既多得秦氏帖、移節京口之再歲、奉詔閱戰艦、因如金山、主僧永聰來迎、蓋舊主建康蔣山剎、臣所嘗識、因及鄰塢事、聰爲臣言、蓋于移忠寺僧某處、亦嘗得宸章一卷、皆馬政兵事、秦氏凡朝夕裹什器、撤隨扈、莫匪斯比、故寺僧得之亦甚寶、臣懇索觀、如其說、聰因以遺臣。

贊曰、秦氏之不恭至矣、軍國之機事、顧亦不復留庶于有司、其必有所爲也、今不能以致其深意、然而門巷市卒之餘、亦及于羣編、散棄如彼、蓋君臣之心、亦不及于螻蟻矣、又何議哉、又何議哉。

高宗皇帝親隨手札御書（草書六行）

韓世忠下親隨人、有三十餘人、未曾發遣、前去、并王權見在此、可令王權管押、速起發前去楚州、此三十餘人、不係合圍人。

右高宗皇帝御書親隨手札眞蹟一卷。始秦檜將議和、以斬王、韓、世忠、初謀劫北使張通古于洪澤、指爲首罪、密命胡紡、告捕世忠親校耿著、寘之獄、時先臣飛與張俊、實以宥府、出分楚軍、謂著倡言以撼軍心、圖叛逆、且謀還世忠、掌兵柄、將遂以授以羅織之說、僞託以上意、議已定矣、先臣不忍世忠之以忠被禍、而告之世忠、號泣以愬于上、上猶左袒、上建世忠而甘心焉、出使之際、召先臣與俊、論之中堂、而諫張俊、蓋出一轍、蓋方三樞密並命、而世忠獨留、先臣與使也、非能兵也、其意瞭然可見矣、檜之爲先臣與俊、以陷世忠、受命而先臣獨不肯從、則先臣獨歸班、而留俊于外、著既出、而憲之獄、遂一力成于俊之手、遷怒之本末、指授之次序、固歷然爾、不然、則世忠與時之死、上將臨奠、亦出于此一意度、而檜于紹興時政記所書、敗陳之際、皆得稍命中者、更韓、張、出危語以戢其家、何以何以專及俊、于通古來宣力之一說、終始本末、乃若是其不聖、則、褒張俊之功、謂與世忠萬萬不侔、又可繳邪、今之談者不察、顧謂展燕、具以待勞還、初謀專爲先臣之後至、是皆目睫之論、而未嘗攷夫二使並出、與夫一使獨留之本意也、臣嘉定庚辰歲三月、在建康、于檜家偶得此札、計其月日、正在行府將出之時、檜之譖忠臣、蓋深矣、臣既重悲家禍、將以著檜之用心、故表之、使與辨誣互見。

贊曰、推帝推赤心、置人腹、固未嘗以留衛疑大臣、蓋秦會之獄、將發于外、則熒惑之言、未嘗造膝而密陳、先臣屹然而不從、故張機之巧、轉譖于同列、而自移于厥身、二事後先、皆曰分軍、其亦可以觀誣言之本根、昔在唐室、羅織既興、有狄仁傑、獨不肯引楊執柔以自伸、其觸柱之詞曰、皇天后土、乃使仁傑爲告密之人乎、卽是而論、誣他人以自脫者、先臣之必不能、而張俊則一喏而亟奔也、此札之存、足攷檜譏之因、蕭蕭未分、關艾斯焚、詒于信書、以訂闕文。

寶眞齋法書贊卷三

歷代帝王帖

高宗皇帝諸門手札御書（行書四行、外封半行）

自來日、諸門可令依舊、更不搜檢（御押）。

右高宗皇帝御書諸門手札眞蹟一卷、以付內侍都某、蓋當時職內省者、寶慶乙酉歲五月、于行都得之。

贊曰、臣嘗于親隨帖、妄陳蠡測、謂推心置人腹、本帝盛德、而檜實乘間、肆其讒慝、今是帖之得、其見于宮掖且如此、蓋以知臣之說、非出于曾臆也。

高宗皇帝歷觀手札御書（草書三紙、第一紙三行、第二紙六行、第三紙三行）

聖人蹕龍、貴妃燈芙蓉、紅大傾、造玉小娘子、鬢頭香兒十副、翠像生花頭兒、艾虎寶堪、穿珠子五十條、紅粉紗半領、末利、素馨、含笑、荷花、造一條雲月勒頭兒、妥配早來冠兒、娘子底。（案前卷經注三紙、各有行數、此本逸接處、疑有脫誤、遂不復可分、今仍舊。）

右高宗皇帝御書歷觀手札三幅、眞蹟一卷、臣將指江東、與輟國巨世諸王所藏天上遺蹟、顧富是蓋一嚬笑舉勵之微、而不失其正、蟬蛻濩之中、聖德其益可攷也、得以嘉定庚辰十二月。

贊曰。辛伯有言。並后亂本。惟聖齊家。知益知損。臣得此書。反其三隅。一卷之藏。於昭辰談。

高宗皇帝問命手札御書（行書三行。後一行草書。）

陽、丙戌、丁酉、戊子、甲寅。令和尚若子細寫來。

右高宗皇帝御書問命手札眞蹟一卷。紹興間。有僧某。以談命稱。館近璫家。此輒蓋宸札所問也。臣得是帖。與慶龍帖同時。崇冠謂臣曰。是蓋宗潘之從北狩者。上心所念。類以諮詢。帖藏趙氏宮邸。所付受蓋有源流云。

贊曰。遵命本不言命。既拳拳于溫涼。復馳念于宗姓。此蓋超自宸之思。而負鞠育者。亦得以預于攷訂也。

高宗皇帝索藥手札御書（草書二行。）

今日出媿藥。要二三錢。不須圓。只令便要。

右高宗皇帝御書索藥手札眞蹟一卷。臣舊聞御醫曾良器爲臣言。帝以建炎御龍舟。衝海氣。因垂意藥石事。侍醫效方技者。率斷以淵裁。往往高盧、華之上。在北宮。砂鼎丹經。品配節度。尤妙得古意。故能躬備五福。壽軼三宗。是帖以嘉定戊辰五月。得之良器。乃其家世所被受者。

贊曰。道之眞。以治身。帝其知之矣。此治身之餘事也。而垂意若此。高五帝之壽。開八荒之域。有以也哉。

高宗皇帝御筆臨吳皇象如鷹帖（草書六行。）

文武將隊。乃俾後臣。繼我皇綱。蓋此不虔。古君子即戎忘身。昭其果毅。尙其桓桓。師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泰一。五將三門地。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吳侍中書州刺史皇象、字休明、如鷹帖眞蹟一卷。有德壽一印。紹熙辛亥歲。吳琚以雅文閣待制。帥襄陽。還。以德壽臨帖六遺先臣。蓋北宮燕閒。以書法爲事。故左腕均得之。

贊曰。書法淳古。遡晉而上。于上品中。則有皇象。漢歌大風。思士之壯。帝臨此書。獵涓懷望。於昭詒謀。倚重惟將。豈象之臨。亦意之尙。

高宗皇帝御筆臨晉劉超如命帖（行書三行。）

超死罪白。如命。皆今有本末保任。然後受隨宜分處。謹白。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晉衛尉、零陵忠侯、劉超字世瑜、如命帖眞蹟一卷。帖出祕閣。今書與閣本殆不別。蓋益以見天筆之妙。本出吳琚家。與皇象帖同得。有德壽一印。

贊曰。臨字與宸筆平時者。皆不同。筆以敏而工。手追遲疑。是謂天通。

高宗皇帝御筆臨晉劉惔思慕帖（草書五行。）

近不成面。苦後。今日思慕。象擂。信不自勝。奈何奈何。且便來。知足下昨大頓。耿耿。吾其悴。力重何悉。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晉丹陽尹劉惔、字眞長、思慕帖眞蹟一卷。唐檢校刑部員外郎竇臮述書賦之稱惔。有曰。輕浮森蛸。穠蜎藻蟲。落桑木于秋杪。狎羣鷗于水曲。又注其下曰。今見具姓名行書及草各一帖。六行。蓋詳且簡矣。今所臨及草書五行。豈又別一帖。出于臮之所來見耶。帖之得。與衛恆帖同時。

贊曰。惔對桓溫論人物。嘗自稱爲第一流。其筆法故應有可求者矣。然帖傳于至德。而所觀甚鮮。刻絲于淳化。而復不見收。今觀天筆之所臨。然後知江海之合衆流也。

高宗皇帝御筆臨晉衛恆往來帖（草書三行。）

德壽臨衛恆往來帖（御筆題籤。）

往來者傳鄉。氣力故佳。甚以慮思。無但有信示問。

右高宗皇帝書。臨晉長水校尉衛恆、字巨山、往來帖眞蹟一卷。按張懷瓘書斷。恆章書入妙。隸入能。衛夫人乃其從女。固宜其不凡也。臣從向氏。得唐摹此帖。蓋徽猷閣直學士臣子諲。蒙上賜者。既贊之矣。後十二年乙酉歲六月。得此于中都太府寺丞韓松家。有奎筆標其首。又有二印。

贊曰。臣得此帖。與舊京帖。皆備其二。或贊其字。或贊其意。俱爲寶眞之祕。

高宗皇帝御筆臨王羲之鄉里帖（草書五行。）

晉王羲之鄉里帖（御筆題籤。）

近因鄉里人書。想憂知故面。惟耿耿。今差否。吾以月食意如差。而脾中故不差。以此爲憂思。憂不可以方。力數字。令弟知聞耳。

唐太宗評羲之書如蛇蟮。若此等者。皆是。蓋羲之爲悟法書機類之間。故轉折如蛇蟮相似。蔡紆委曲。不止筆法。抑有腕法存焉。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晉王羲之鄉里帖眞蹟一卷。御書筆法于後。有龍印三。前有奎標。初賜雅文閣直學士米友仁。後流落人間。嘉泰甲子十二月。臣如中都。就試南宮。道士劉元綱以遺臣。云得之米氏之甥某。

贊曰。書鍾繇少隱。劉勝入抱犢山學書。後與曹操、邯鄲淳、韋誕、孫子荊等議用筆。繇乃求蔡邕筆法于韋誕。誕靳固不與。乃坐自搥胸嘔血。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之。由此繇筆法更妙。嗟乎。繇知有筆法耳。安知天縱之悟。又有進于是耶。以死求之而不悔。又安知人文之機。必待聖人而闡其祕耶。使繇復生于今。臣知其必不徒死者矣。

高宗皇帝御筆臨王羲之小差帖（御書題籤。）

王羲之小差帖（草書。四行。寶晉續本。）

大都食小差。數便自痊。政由不消化故。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王羲之小差帖眞蹟一卷。有御書題籤。思陵臨帖。多識以龍印。此亦吳琚遺先臣者。

贊曰。臨帖出于游藝。必有以觀筆意。應龍之驤兮。聊以爲識。

高宗皇帝御筆臨王羲之嘉興帖（草書。四行。寶晉續本。）

遠得紹興書。計今日必渡。喜慰可言。足下憂慰。今有書。想足有百信。別告具之。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晉王羲之嘉興帖眞蹟一卷。臣嘉定戊寅歲。待罪右扶風。得此帖。與衛恆帖同時。

贊曰。十章之在天。意似而神全。臣剖嘉興之符。而乃得此書。信非偶然。

高宗皇帝御筆臨王操之舊京帖（行書四行。）

王操之書。御題題簽。

十月十七日。州民王操之。頓首頓首。舊京先墓毀勁。聞傷惻。痛不可言。未得陳慰。白髮不備。操之再拜。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晉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王操之、字子重、舊京帖真蹟一卷。有御書題籤。臣僚嘗贊此帖繫于三王法書門。蓋以八陵北望之拳拳。具寫聖意。是時蓋俄度爾。紹定改元正月。客有知臣好帖者。得此札于中都貴璫家。以遺臣。問知故璫。蓋給事北宮者。頗神大庭。敏忘天下。而未能忘此。于寫藻游戲之間。臣以是知俄度之不誣。而天地大義。古今盛心。降衷秉彝。若聖與愚。俱無二本。卷尾有德壽小印。中縫。觀管。以對在天。

贊曰。建炎之初。國步方傾。維先臣飛。實從閤勍。勍之使。蓋以保陵寢名。後紹興中。北人來盟。首命先臣。紙謁八陵。權臣沮之。託于撫循。抗疏再請。卒尼于行。觀君臣之用心。未嘗一日忘北望。而盡地者。則指以爲鴻毛之輕。迨天臨于北宮。濟百慮其弗擾。雖四海之坐忘。友無懷與大庭。獨是拳拳。猶託斯帖以寄情。臣是以知臣之俄度。足以對在天之鑒。拳拳遺志。瞻懷舊京。如連璧竭忠于宗澤。據山嶽恨于翟興。迨先臣之乘鉞。始得以快孟邦傑一戰之復。而廉廉乎間隙投機之成。既主議之堅決。恨遠隔于鴻聲。臣是以覽斯卷。而重之以涕泗之零也。

高宗皇帝御筆臨陳遵十二月帖。草書。三行。實繞本。

十二月廿五日。遵白。歲終感慘寒切。足下何如遣。不悉。陳遵。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陳遵十二月帖。綾本真蹟一卷。上著一印。臣得之。與嘉興帖同時。

贊曰。陳遵書法。見淳化閣帖。肆筆所及。彼固安能窺造化之上。心慕手追。意者或同雲章煒煌。識者固知其出于淳熙之北宮也。

高宗皇帝御筆臨古法帖。鵠等帖。草書。三行。絹本。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古法帖。鵠等帖真蹟一卷。帖故絹書。有一印。與嘉興帖同得。而其書則致之帖家。智未之見。故錄之右帖云。

贊曰。唐太宗收貞觀法書。大王之草。至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卷。其富如此。今帖所臨。豈其一耶。雖不錄于祕閣。而其爲晉神品昭昭矣。孰敢真蹟。謹俟博識。

高宗皇帝御筆臨古法帖四皓帖。草書。四行。

往事不可追。足下道高意遠。獨步當時。此乃南山四皓之餘也。

賜王思恭。

右高宗皇帝御筆臨古法帖、四皓帖真蹟一卷。帖後書賜王思恭。有一印。不知其爲何人。嘉定丙子三月。臣在龍寺以三萬錢得之。

贊曰。肆筆染楮。惟四皓是取。觀帝之心。豈嘗一日忘萬世慮耳。此付託之聖。獨斷所以開帝堯。而窺伺之釁。天下所以咎林甫也。

高宗皇帝御批樞密院綱馬奏劄。劄子。直書七行。題目書名。後有御批兩行。

都大提舉茶馬司差使臣任傲。管押第十四綱馬五十匹。除沿路寄留倒斃外。見在三十匹。右謹具進入。取進止。十二月十三日。臣檜、臣鼎劄子。

馬皆不堪披帶。付張俊。

右高宗皇帝御批樞密院綱馬奏劄真蹟一卷。劄內著臣檜、臣鼎名。蓋同時在西府。嘉定丙子十一月。得之中都。蓋忠簡被檜嫉。因放落人間云。

贊曰。鼎鑊之用。繫于國。微必親也。輔弼之用。本乎兵。有此二臣也。傳亦有言。十年之臭。猶勝薰也。聖明如天。所以終察乎君子之與小人也。

高宗皇帝御批鄭仲熊奏劄帖。劄子。一十四行。御批三行。

臣近嘗具劄子。并面奏陳。乞解罷本職事。差臣一在外宮觀。再三之渙。方俯伏俟罪。迺蒙聖恩。特降詔旨。跪讀以還。感極涕零。伏念臣疏遠小吏。誤被選掄。驟登華要。遂贊樞庭。非常之遇。捐軀易報。而臣坐縻厚祿。禍災生。雖覆載容之賜。未卽誅戮。然自惟幺麽。疾戾寖加。豈容貪冒。伏望容慈。早賜處分。上以全君父之恩。下以安忠臣之分。取進止。六月日。端明殿學士、左朝奉郎、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臣鄭仲熊。除提舉在外宮觀。任便居住。職名仍舊。放謝辭。

右高宗皇帝御批鄭仲熊奏劄真蹟一卷。建康有市買卒顧某者。故爲秦氏門隸。目不別書。僅臣以疾市藥。輒以廢紙裹藥材至。卽此劄也。臣見而驚之。函介而求之。如他所得諸帖。多其所致。嗚呼。神毫雲藻。帙于乘擲。臣不得而見者。可勝詫哉。

贊曰。奉交在天。河洛之祥。彼檢惡者。乃不能護其藏。如大臣之奏章。市卒得以持藥石。而代頌篇。蓋彼晉梁。固不當責之以敬王也。

孝宗皇帝杜市夜宴左氏莊詩御書。紙本。草書九行。

風林織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能閒吳詠。扁舟意不忘。

右孝宗皇帝文皇帝御書杜市夜宴左氏莊詩真蹟一卷。惟紹興淳熙。天佑睿藻。敷瑞慶游。帝王義猷。萬世一遇。方選得清閒之燕。從容游藝。超妙入神。所以繫微緣。垂情風雅。實與復古奎章。相爲表裏。雙龍驤動。煥識俱存。肆筆所形。盤礴交峙。煜煜詩星。于乘之陽。照回餘光。于焉增耀。芒寒色正。迨今猶可覩也。臣生雖晚。在紹熙庚戌歲。侍先臣來叅下。尙及望步簷之盛。感慨鴻恩。未知美報。嘉定甲申。王正之月。始獲是蹟。于前揚州錄事臣趙師雩。顧懷隕涕。敢怠忘嚴。寔章之藏。豈獨私寶。尙欲俾子孫世世。如持護敬仰。以撫忘皇陵之思。茲惟下臣之志。爰繫斯贊。用庭厥衷。

贊曰。帝淳熙兮重華。燦璧瑚兮秀萼。根六藝兮正以葩。蔽一言兮思無邪。噫後人兮謹耶。有臣甫兮不浮以夸。窮不諂兮之死靡他。志不忘君兮于天之涯。九淵兮鯨牙。洶怒兮奔擊。闢三百年兮鼓吹羣蛙。皦如英韶兮亡淫斥哇。舉月兎兮汎蟾槎。登鈞天兮泰皇家。御墨兮鮫鴉。十行兮整斜。紫電兮丹霞。因風兮蹇沙。臣有扁舟兮。牀筆竈茶。願託寶篋兮。水雲蒹葭。恍清夢兮隨鑾車。臣身江湖兮。臣心不遐。

孝宗皇帝杜甫萬丈潭詩御書（朱界行書，十三行。）

青溪含其質，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蹋步凌塠塨，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澄瀨。恐如濯琨底，清見光彩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疊旌旆。遠川曲通流，候窟潛沒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催。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惜鱗蟄，出入巨石礙。何當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右孝宗皇帝御書杜甫萬丈潭詩真蹟一卷。詩史之名，久傾帝心。臣固贊之矣。今帖又出宸筆，益見蜻蜓點水，蓋無日而不惟甫是嗜。洩字下脫一瀨字，實肆筆之誤。尾有御書寶章二寶，嘉定乙酉歲十月得之中都。

贊曰：於戲中興，駐蹕東南。江沱之安，匪帝所甚。感起蛟驪，沛澤以甘。懋于望蒐，意則可探。念昔臣甫，賦萬丈潭。潛彼應龍，潛蟄隱嵐。豈嵌竇是卽，豈泉石是耽。救民一心，大造實參。方陽初驛，民憂未憺。彼界此瓢，飲瓢粟瓢。遭發必時，畢瓢畢滴。亦既太甚，炎威孔燻。播奏之類，□□孰鮮。必其來蘇，以溉以覃。帝惟明智，迪不我諧。升自天衢，時乘其嗟。覩此沸鼎，而忍弗戡。維寡親是先，匪樂之酬。維復讎是懷，陛垢之含。潛鬱久居，若古有談。毋功之孝成，而德之或慙。臣謂此心，與天地三。龍變難諶，龍聲已銳。心祟之

固連，春意曉花稠。雯疏雨未收，新荷池面葉。參抽，涼天醉碧樓。○能達理有何愁，心寬萬事休。人生還似水中漚，金樽盡更酬。

還德殿作。

右孝宗皇帝御書，御製春詞眞蹟一卷，賜近瑞趙志忠。在乾道間，趙氏之孫不能保，臣以嘉定乙亥八月得之都下。

贊曰：春賦之作，八荒是同。談詞寄情，則其餘功。德異玩人，理存觀妙。臣藏其眞，以見電笑。

孝宗皇帝古體詩二篇御書（行書十四行，後批一行。）

職事煩填委，文墨分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迷簿書領，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安得翩翩羽，從爾游波瀾。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隨形逝，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舒縱，渥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當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賜志忠。

右孝宗皇帝御書古體詩二篇眞蹟一卷，上著御書一印。詩闕一字，蓋避廟諱，所以尊祖也。肆筆適情，不敢暇逸，所以檢身也。瑤翰從容，藝苑使之咸識書法，所以示好也。因書以賜，用獎勤恪，所以馭幸也。書亦賜趙志忠，得之與春詞同時。

贊曰：閱勞序情，三百篇之所由作。是篇後世之詩，聖意亦于此乎有託。翹羽波瀾，密密嘉渥。臣方有志于昔日，又欲簿書之如昨。攝衣前庭，猶得以望全起于碧落也。

孝宗皇帝李廣事御書（楷書十行。）

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右孝宗皇帝御書李廣事眞蹟一卷。帝以世讎未復，重意中原，肆筆所形，多及將帥事。是書之作，蓋神武不殺之本心，而舞于格苗之大略，示已然之成，闡方來之功，固非苟然而作也。臣以嘉定丙戌十月，託士友得之中都貴璫家。

贊曰：臣側聞昌陵之御宇也，嘗幸武成王廟，指白起像，慨然謂殺降爲不武，以杖畫去。後二百載，神孫繼緒，肆筆之書，乃及于李廣王朔之語，以侯封不可以妄取，其所好惡，蓋脗合乎皇祖。然則論帝王之蹟，固若有守文創業之異，而其容知不殺之仁，則未始不重規而疊矩也。

孝宗皇帝柑橘詩扇面御書（楷書四行。）

碧玉枝柯柑橘林，開花結子未成金。何當爛熟經霜露，更約提壺一訪尋。

右孝宗皇帝御書柑橘詩扇面眞蹟一卷，上有壽皇書寶，蓋北宮肆筆也。寶慶丁亥歲十一月，得之京口。

贊曰：寫興而書，託物而吟。是豈惟有感乎歲時培植之難，蓋亦可見乎天地生成之心也。

孝宗皇帝古詩聯御書（楷書四行。）

風回蓋帳煙，日到松牕硯水清。

右孝宗皇帝御書古詩聯眞蹟一卷。淳熙間，先臣在朝列，得于寶謨之流傳者，不復知所付受。

贊曰：昔世宗之雄材大略，而招申公以加璧，光武之願謨雄斷，而得嚴光于漱流，豈羣賢彙征之盛朝，而猶必加意于隱逸之來，惟帝盛心，並蓄兼收，故當雲起龍驤之秋，雖一肆筆之間，未嘗忘夫羹湯輪而訪羊裘也。

光宗皇帝夏竦雙頭牡丹賦御書（楷書，二十二行。）

雙頭牡丹賦。

維五行之嘉秀，鍾百卉以流形。伊牡丹之淑豔，實造化之鴻英。雜五色以交麗，間千葉以敷榮。結紫心而內實，散黃蘂以傳馨。幹扶疎而四擢，枝綽約以相承。久潛芳于藥錄，肆闕載于幽經。首春華而擅美，冠花品以騰名。何分叢于帝圃，遂得地于殊庭。蔭琪株之璀璨，繡瑤草之葱青。潤五雲之滋液，對六羽之威靈。吐雙葩而並發，效神貺以潛呈。紅粉數而接蕚，翠香蕚以聯莖。較穠纖而不異，等高下以無傾。若蓋裳之對聚，類鳳羽之偕升。表兩宮之容聖，共一德以隆興。實詒謀之燕翼，固道陰之彰明。顧書芳于信史，永傳美于千齡。

右光宗溫文皇帝御書夏竦雙頭牡丹賦眞蹟一卷。臣嘗逮事紹熙。聞之長老言。癸丑之春三月。金輿黃繖。聯幸天錫。于時五殿均臨。層閣曼延。重瞳遠于四世。累治同乎萬方。一豫一游。載色載笑。綵衣龍衮。輝動玉巵。傳聞是日。聚景上池。以雙頭瑞牡丹進。上捧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三宮歡愉。俯爲一酬。孝治光華之盛。冠軼史牒。民到于今稱之。臣以嘉泰壬戌冬。再入都。偶閱帖于奉事節度臣李孝友家。恭睹是賦。問知源委。蓋當時因有斯瑞。肆筆前代之作。而有是書。拜手敬觀。求而製藏。以侈下國。賦并題凡二百三十一字。

贊曰。聖孝勵天。瑞則應之。帝開紹熙。天寶命之。三宮燕娛。愛且敬之。禁闥翠華。時聯幸之。萬範其春。綵服映之。玉色怡愉。靈巵嘗之。豈樂行都。民物盛之。乾坤同歡。康衢咏之。於物豈招。魚鳥泳之。天光下臨。邦家凝之。煌煌牡丹。奇產並之。帝王稱觴。親捧迎之。巍巍太皇。萬壽稱之。一德隆興。聖益聖之。紅太平臣。嘗比興之。國英煩名。夏則姓之。穠纖艷殊。美則評之。仁皇之辭。今亦訂之。堯父舜子。本天性之。龍樓鵷鳴。久溫凋之。陶明節宜。臣或譖之。瑜瑕未昭。事則銳之。宸衷所傳。神具聽之。後三十年。臣則勝之。金臣名山。尚克證之。

光宗皇帝杜甫詩聯御書 軸書 兩行。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

右光宗皇帝御書唐杜甫詩聯眞蹟一卷。上著御書印。臣幼嘗望睟容于清蹕間。天威凜然。如嚴霜晶明。萬鈞激肅。今藉覽筆法。神心中運。發爲奏書。殆近之矣。是帖得之朝議大夫直祕閣韓松。嘉定甲戌十月。時簿正外府云。

贊曰。法書家作字。以戈發爲先。唐太宗嘗病其難工。使虞世南足隨。金之矣。淳化刊祕閣帖。凡二王之書。皆難見戈體。而其中鵝字。盤盤屈其欲仙。今蓋可驗于舊帖之傳。臣按此詩。雖止一聯。首尾凡兩鵝字。肆筆之妙。其亦豈取乎正與權耶。先以示宸藻之自然。雀以敵法書之已然。莫不失聖行不失妍。臣故曰。帝之書純乎天。

光宗皇帝待月詩御書 軸書 兩行。

入夜跏趺多待月。移時箕踞爲看山。苦生晚片應知靜。雲勸秋根會見閒。獲翔獨隨行樂後。高僧相對試茶閒。疏篁百本松千尺。莫怪頻頻此往還。

右光宗皇帝御書待月詩一軸。眞蹟一卷。嘉定戊辰五月。臣在九江。得于太守韓松。松故慈懿后家姻聯。故多藏帝翰。卷末有御璽一。

贊曰。疏篁陰陰。長松嬌嬌。苦靜室閒。山清月皎。樂以心會。興因天隨。以詩鵝詩。是隨管窺。

寧宗皇帝詩卷耳篇御書 楷書十三行。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四章章四句。

右寧宗仁文皇帝御書毛詩卷耳篇眞蹟一卷。臣嘗奉帖。冠以列聖宸章。竊伏維念。自嘉定初。紹名拱著。出入玉牒下。踰十有五年。幸獲備九卿。將明指鼎成之歲。奔走原隰。獨不得旅臣民以望白雲。有遺痛焉。樂悔之餘。竊欲訪遺珠。以慰赤水之思。爰從神都。雖獲宸筆。側聞在宥天下時。萬幾之暇。留心翰墨。侍臣正講。隨輒自課。六藝數萬言。並入宸藻。表以歲陽之璽。申以御璽之篆。以紀次序。流傳人間。隨寫寶愛。今他篇不復見矣。顧淵既探明月。獨抱荊山下。吩虹氣騰空。雋永天府一繡之珍。奉舞充庭。九奏之盛。是雖未窮王府之大觀。而亦足以儷昭回而想餘光也。況臣遭事。敢忘葵傾。敬陳剡奏之微。以寓鳥號之慕。號紀寶慶。時登仲秋。寶函東來。賜之陳氏。

贊曰。偉王人之典學。本天縱之多能。繼六藝之絕業。環諸儒而講明。璧附蕭其流芳。璫字煥其騰英。居蟠漫而儲精。炳龜龍而效靈。藏嘉定之辛巳。歷九閏而時乘。旦孜孜而忘倦。志兢兢而靡矜。詩三百有五篇。沃帝心而日聆。儀鑾門之未竟。已雲章之滿篇。緊是詩之四章。首二南而儀刑。凡家齊而國治。本大學之爲經。自求賢而審官。見濟濟之以事。越染翰之雖同。茲注意之實形。昔德壽之在御。嘗史漢之留情。傳復古之奇蹟。亦流輝于古荊。有詞臣曰萬里。亟再拜而獻驚。謂縫掖之所難。而帝王之躬行。今寶章之誕賁。知祖武之克繩。殆家法之相似。聊自彼于宮庭。珍周行之下走。方馳騁而于征。旋昭回之景光。愧抱甕之餘生。暨徹咫之昭華。想繹純于九成。得猗那而藏焉。尚廟瑟之遺聲。

寶眞齋法書贊卷四

晉名人眞蹟

王獻之洛神賦帖 小楷九行。

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于神滸兮。採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以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珮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兮。羌指潛淵而爲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懷豫而狐疑。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于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兮。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慕遠兮。【案】列書體例。每帖皆有跋有贊。此帖無跋。疑係脫去。

贊曰。靈雲絢彩。河漢縈之。列星垂天。日月明之。先民授能。維聖成之。英英後先。曠其勝之。有晉大令。父而兄之。一門擅奇。世共稱之。小楷之傳。抑更精之。芝靈絕奇。奇莫名之。賜書官奴。既準繩之。洛神出塵。而復書之。閱幾何年。劫火經之。鬼神護持。莫盪陵之。煌煌秦國。帝中興之。千古程之。神鑒靈藏。二難并之。一眞既藏。大謝形之。流祕下方。萬目慧華。迄克爵之。竭寶以酬。徇或矜之。恍然舊觀。械且縢之。有煒鴻惡。天球鳴之。鄙俚混淆。收口聲之。金

王獻之蘇氏寶帖 草書五行。米跋 小楷十一行。

十二月。割玉不中秋不復不得。想未復還。働理爲卽。甚省如何。然勝人何處。等大軍。

右蘇氏寶帖。故連右軍快雪時晴帖。元豐甲子。獲于子美子志東。探玄子國老也。印二分。在快雪帖合縫。四角亦有褚氏印。崇寧元年五月十五日。易跋。時甘棠下吾家寶晉齋碧梧甘本。

猗太宰。秀當代。靈襟疎。冲韻遒。一筆落。兩行御。雲龍廷。走百怪。翫鬼斧。斷兕快。盤偃蹇。意無在。觀百川。會北海。人那知。冠千載。襄陽米芾。審定眞跡。手裝祕玩。時以芾字行適一紀。米元章示及二王寶墨。世所罕見。與予家藏十四帖。筆跡深相類也。歎服歎服。元祐丁卯孟秋二十二日。李瑋題。（惜書五行）

右蘇氏所寶。王獻之十二月帖眞跡一卷。寶晉米芾。以贊識其後。副車李瑋跋其爲。所謂二王者。蓋與右軍快雪時晴帖。同此書也。晉代遺帖。今存無幾。大令襲芳名。父得法自心。書品入神。天眞造妙。爲法書家傳付之祖。筆奇墨古。不可殫述。按寶晉齋史。有曰。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眞跡印。神品字印。平生眞賞印。米芾祕藏印。寶晉齋印。米姓翰墨之印。鑑定法書之印。米姓祕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惟著于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皆次品也。無下品者。今此帖凡著二十一印。凡所載印文。大槩畢具。又印以承平禮部名表之印。蓋方在端錦窠。因以官識。帖首有古半印七。唐褚河南家褚氏印在焉。末有兩古印。又半印二。下題君儒字。印文不能別白。蓋約國老二字可見。芾謂之蘇氏寶帖。蓋出太傅參政家者之故藏也。方芾無恙。皆刻寶晉齋帖于無爲。此帖蓋首出。又有河南書標題小紙。今不存。其後輯入中都貴游家。珂嘉定庚午歲。明官故府。已聞此帖名。菅宛轉得拓自鑑。貴游死。其子舉書。遂以僞人。又流落他處。冥搜歷歲。託士友以十數。僅而得之。蓋癸未八月。暖初見時。已十四年矣。帖三十二字。以世系先後。故繫于晉三帖之次。

贊曰。世未始無帖。有眼如月。眞贋以別。帖不可無。傳有筆如椽。春容大篇。猗歟寶晉。萬古一瞬。厥鑑以心。嬉娛奚適。晉帖之存。今幾何人。有右軍之跡。以並其秀。有太傅之識。以揚其芬。奇氣干霄。丹霞紫雲。宜乎酌宮之仙。下睨海嶽。發金章寶篆之信。振玉珮瓊琚之作。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表泰山之巍巍。而合洞庭之拊搏也。

王操之舊京帖（行書四行）

十月十七日。州民王操之。頓首頓首。舊京先墓毀剔。閭閻傷惻。痛不可言。未得陳慰。白牋不備。操之再拜。天成二年。三川搜訪圖書使。尙書都官郎中。庾傳美。西川訪到。

右晉王操之舊京帖眞蹟一卷。思陵臨本卽此帖也。按右軍諸子。操之次長。筆法之妙。故當與大令相似。而楷閒帖。率多以操之名傳。淳化祕閣帖。比比皆是。此帖彷彿天上。嘗見之帖。石刻中禁。後經賜奉寧節度李孝友。奉寧祖雍王道。寄起先王壓下。故摹從入都。其家率致問。因得見之。歲元己未歲六月。燕酌席間。舉以見昇。卷末有後唐天成訪搜故迹。并著前朝卽歲。尙書家印識及半印。通十有五。筆法大與淳熙閣帖第一卷所載。門左帖相類。白牋等字。風骨如出一手。信家學之有傳也。自癸亥定和。八陵不祀。王藏書畫伊蕩而棄之。高皇每晨夕北望。未始不流涕也。辛巳哀痛之詔。首以坏土之悲告天下。

於庠。人雖無君。彼州民者。事郡將尙如是。曾謂簿名委質。適有愧于斯耶。考心蔽罪。固已上通于天矣。贊曰。永嘉戎馬搖乾坤。渡江一馬黃屋奔。中原文獻無復存。僅有筆陣興王門。猗歟大令趾右軍。幾年珍美名金昆。片紙斷爛如瑤琨。鸞蛟蛇蟠盈勿論。爲問此帖當何人。豺狼父子。蟻君臣。綱常肇自清濁分。孰能自植無君恩。是時威洛塵籍昏。阡原變徙陵谷翻。家人丘隴何足言。痛裂乃爾摧心肝。義熙九上封函關。遣使遮道挽息眞。矢口止誦公家墳。人心大淺端不泯。誰其主議盡淮濱。伊蓮主氣塞宵屯。悠悠千載有此臣。委質無乃衡州民。感歎遺墨氣滿山。我欲請劍同朱雲。牧亭椒檟方皮阡。大呼爲叫天九閽。

王洽永嘉帖（草書七行、後半行半。紙蠹爛。字不可辨。）

永嘉路遠。難遂歸計。國士旦晚得至。

右晉領軍中書令王洽字敬和、永嘉帖眞蹟一卷。按晉史。洽蓋始興文獻公導之子。典午復興。導爲宗臣。洽親承過庭之傳。門地人物。風流典型。爲晉世第一。是時書法高古。王謝子弟。無不以書名家。而王門爲最盛。蓋中原氣脈之近。卓然自爲一派。扶搖峻極。如洽所書。又爲渡江第一。晉之去今久矣。世之先後。何止數千歲。翰墨流傳。豈復多存于人間。此書紙素斷朽。幾不可觸。而神氣嚴整。體勢具在。若親見佩玉珥貂之風度。古雅瓌特。又爲今代第一。右軍書謂弟書不減于吾。信不誣也。庾肩吾書品。列之中下。李嗣眞後品。升之上下。張懷瓘書詁。著之第三。又以入妙品。古今之議。咸推宗焉。珂謂書半生。既眞且逸。其此軸若者。嘉定戊辰歲二月。得之半都官。鬻者。凡十七年。不敢議裝褙。甲申三月。在嶲陽。且受代。躬命工。指授汎治一室。覆託深鋼。篤蠟油以遏水浸。製累旬。始就。鑲飾而蠹食愈闕。已覺加損。蓋自是不復可容手矣。紙首有古印二。不可識。尾著小璽。實在御府。亦爲第一帖。繫之以詩。次于寶帖之後。以侈存古之盛焉。

贊曰。瑞牛出谷。既秉金籙。短幅逐犢。池風是續。蕙楣食竹。絕奇蘭馥。在此寶軸。手不可觸。神蹟立玉。宛若在目。恍其展讀。鳥衣之曲。

梁陳名人眞蹟

梁阮研宰相帖（草書五行）

爲異事。計此事自當徹宰相。汝宜祕之。推可輕心處粗言之耳。吾初來。本欲乞暫還拜掃。除辭事。意令侍臨還。今直被代否。不知當時。

右梁交州刺史阮研字文機、宰相帖眞蹟一卷。舊嘗入承平中興御府。有宣和半印、紹興全印在焉。卷首標小帖。著姓名。并古半印七。不可辨。按淳化祕閣帖。研有書跡。在羊欣薦薦帖在上之下。李嗣眞書品。則以爲在中之上。寶泉述書賦。有軟媚橫流。委容與好之疑。蓋昔論法。有貴自失次。不盡排突英賢之議。取予雖不同。要是以書名家者。今觀字法與帖大類。蓋足以驗其眞。嘉定辛巳八月。得之建康檜家。

贊曰。巨濟取帖。斷于李唐。而予何人。波及于梁。然而攷硬黃之流別。辨緗縹之古香。並之以淳化祕閣之蹟。印之以紹興御府之章。於戲。斯文不委厥躅。

梁羊諮期聚帖（草書三行）

羊諮期聚帖（御刻）

期聚款聚同歲功翔。言紹昔絕。因歷三私。仰○懷光。

右梁羊諮期聚帖眞蹟一卷。宸翰題其首。開元小璽、永存珍祕印具焉。噫。唐以前法書印識之可證者。惟開元與貞觀。在逾良則曰褚氏。在王涯則曰永存。太平則有三祝母默。范陽則有審定游藝。或著龜益寶泉之號。或分陶安東海之名。知章以劍閣稱。金繹以彭城別。懷瓘載永寶之字。周顗紀東翰之書。貴娶亭侯。類分翰囿。概其所見。大略可觀。偉矣哉。此帖既上于帝宸。復登于相第。隱然遺蹟。二嫩並傳。繼入紹興。復標清賞。復辨才答蕭翼以付受之緒。寶晉對林希以上下之標。方古以今。夫豈多逕。帖出榕家。得以嘉定庚辰三月。

贊曰。色秀而古。滿然銀河之垂露。瞭其非近世之楮。態婉而新。鑿然玉壺之無塵。究其假六朝之人。迹濟于隱標。隱其印識之可攷。維唐世之寶帖。出于向方。冠之題墨之一行。維雲漢之章。歷數百年之久。詒彼遺醜。莫之能守。予得而舊。或指而歎曰。是爲開元之祕儲。固非王涯之所當有。

陳僧智永歸田賦帖（四十二行。眞草間列。）

歸田賦。○張平子。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而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而同嬉。超埃塵而遐逝。與世事乎長辭。于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商鳴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落雲間之逸禽。懸沈淵之潛鱗。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乃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翔藻。陳三皇之軌模。苟縱心于域外。焉知榮辱之所如。

右陳僧智永眞草歸田賦眞蹟一卷。按張懷瓘書斷。永書在妙品中。眞如佩玉端委之立朝。草如驚蛇。謳歌之樂聖。體雖不同。其致則一。書故藏襄陽魏泰家。有故南昌人髮題曰。崇世南。有右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漫記。今不存。蓋即是書也。源委存于米芾書史。中興而後。書八九禁。憲聖慈烈皇后。嘗以暇日。躬御翰墨。臨摹。今在祕省翠玉堂帖第一卷中。體裂奪眞。故無少異。鑱刻衰于思陵之錄。縫有蘇太簡家國老印。四代相印。武功閣書籍定眞鑑印。并半印凡十三。又出于淳化所賜。信而可稽。九代流傳。兩朝著定。聖鑒賢紀。餘無述焉。嘉定乙亥十月。得之吳箱仲鍋。

贊曰。平子作賦。六一著錄。前乎一千年。既傳于草聖之手。後乎四百載。仍詎以稱官之目。衡製、永連、修題、珂紱。

寶眞齋法書贊卷五

唐名人眞蹟、

歐陽詢陰符經帖（楷書。二十七行。）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于木。禍發必起。好生于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神。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也。萬物、人之盜也。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五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自定。聖功在焉。神則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昔者善爲聽者。善破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殺。遇害烈風。亦不盜然。至樂性餘。至靜則濂。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淺。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至靜之道。律呂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黃帝陰符經。貞觀十一年丁酉歲九月□□日。昔與善叔。

27 B

上清大洞三景弟子、內供奉道士、張平叔題。此帖係楷書。

右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字信本、陰符經真蹟一卷。楷莊而勁。嚴而有法。紙古以香。雄峻而絕。真歐筆也。書與溥奴、又與右軍寫樂毅論、賜大令者。同一體製。按率更之子曰通。字通師。官至內史。號小歐陽。亦以能書稱。淳化閣帖中。有所授筆訣。亦云付善奴。卽其人也。予壻陳天澤。以寶慶乙酉五月。見之中都。知予篤好。傾行裝購之。以遺予。有小跋在卷後。

贊曰。內史書如率令。善奴秀比官奴。千古會稽楷則。予今重見陰符。

陳子昂無端帖。楷書六行。

道既不行。復不能知命樂天。又不能深隱于山藪。乃亦時出于人間。自憐是無端之人。況漸近無聞。不免自惜如何。

右唐武后朝、右拾遺、清邊道行軍總管府軍曹、陳子昂字伯玉、無端帖真蹟一卷。有小跋在卷端。并米芾審定眞蹟。半印一。古半印四。書無始末。因筆陳志而已。得之與昭陵冊文同時。

贊曰。麟臺正字垂拱臣。手持鴻筆扶金輪。嘔啞自擬教牝晨。尚欲圭璧全其身。筆精墨妙雖有神。千載乃作無端人。以人廢言古所聞。尚可展卷書吾紳。

裴行儉衛公帖。楷書四行。

因檢文字。見衛公論定襄用兵之勢。歎服不能已。行儉。

右唐金牙總管、幽州都督、裴獻公行儉、字守約、衛公帖真蹟一卷。唐世名將。公在甲乙選。而以草隸名家。嘗自歎曰。補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至數萬言。後爲武后詔武承嗣就第取去。不復行于世。此帖蓋追寫李衛公兵事也。不特妍捷之態。信其所言。而用兵節度。心融神契。蓋與衛公同一軌轍。高宗謂文武兼備。非公孰能當之。張懷瓘書斷。第公書法入能品。信不誣矣。幅紙之歲。千載如對。書入紹興御府。拊神之意寓焉。嘉定戊辰歲二月。與懷素千文。同得之官鄉者。

贊曰。營陣部伍。妙盡四十訣。而不能忘情于前輩之遺轍。草字雜體。多至數萬言。而僅能傳信于後世之一編。古人用心。豈徒自賢。精思以求全。隨所寓則然。使用心皆如是。則字法之妙。何患乎不如其言。今世之愚。自謂筆書。蔑前以矜名。欲獨擅。豈知公心。雖特賺夸。我藏此書。以愧灰蛙。

崔融荷華帖。楷書十行。內長者字不題。

荷華想已殘。歲此過四夏。到彼亦屢。而殊不見其盛時。是亦可詩。豈亦有緣耶。敝宇今歲。植得千葉者數盆。亦便發花。相繼不絕。今已開□□□□。頗有可觀。恨不與□□□□□望。雖不遠。披對邈未可期。伏紙可勝惆悵耶。

右唐中書舍人崔融、字安成、荷華帖真蹟一卷。筆勢洞精。紙素古雅。風霜瑟瑟。蹇爲奇跡。融本文士。筆法不多見。開元中。張說常與韋嗣、薛稷、宋之問與融之文。如臭金美玉。無施不可。固篤論矣。發之此帖。豈翰墨之妙。其得于天者。亦與之相表裏耶。寶章之序。武成之觀。積千古之見聞。發一時之期屆。固已知深于書矣。印以小跋。并右半印二。不可辨。嘉定癸未歲十二月。得之嘉禾王番

呂尚書家。

贊曰。六郎之風姿。秀于清池。初日之華蕤。流枝發暉。種玩之誰宜。有美人兮。揆胸中之奇。筆下其似之。

賀知章事宜帖。楷書三行。

以諸人不至。今日自當得□事宜。諸人何爲不報也。

國老題。

右唐祕書監、贈禮部尚書賀知章、字季真、事宜帖真蹟一卷。鏡湖老監。以能書名。固已見于李白之詩。靈泉之賦。今觀其帖。高逸豁達。乃爾精絕。蓋信開元盛時。文館十八學士。俱足以追貞觀之遺風。歐、褚、清麗。尚可及也。帖有小跋。蓋蘇耆家舊藏。有國老題字。開寶乙丑歲三月。予在京口。得之故番綽家。不欲名。

贊曰。讀騎馬之歌。而知其人之曠達。觀換鵝之詩。而見其時之尊慕。閱集賢之畫。而識其像于後世。拜于秋之祠。而想其高于前古。稽山之雲方蓋。鏡湖之月初吐。一曲浩蕩。千歲呈露。是不惟足以忘世間之塵紛。而亦可因以致筆端之風度也。

顏真卿朝迴帖。行書六行。

不審所苦何如。奉計已痊復。真卿緣馬病。朝迴已乏。未遂馳謁。謹勒參候不次。真卿狀上。李太保大夫公閤下。

右唐太子太師、贈司徒、魯郡顏文忠公真卿、字清臣、朝迴帖真蹟一卷。文與祕閣帖相似。而小大不同。公忠節貫穹壤。筆法冠古今。胸中所存。凜凜不屈。筆下是似。言言如生。百世而下。尚可拜而仰也。帖本家藏。無得書歲月。

贊曰。公之素守。日烈霜嚴。公之大節。斗揭嚴巖。筆勢所存。心畫可占。八法具體。匪柔匪剛。庶彙流形。如雲如濤。坎北是似。端倪孰覘。人以藝進。公以德彰。凜其高風。氣壓萬籤。公神在天。公書在篋。繫贊以藏。震于毛儉。

徐浩謝賜書帖。楷書七行。尾批一行。

臣言。伏奉詔書。賜臣漢故南陽郡太守鄧恢。素書一十五行。奇跡遠至。臣孤見寡聞。所未遇。臣當臨倣。翼日清益。不任欣戴。謹奏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思千必省之。〔案此五字。卽所謂尾批一行。然文義不可解。當有脫誤。〕

昌朝觀于許昌郡齋。癸巳五月。□。楷書兩行。

陳表自揚。攜此書。并魯公帖來見過。時在白沙溫陵。明父。行書三行。溫陵周文字。元佑分注。字圓熟而行筆工巧。其人存心。未可知也。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執中題。楷書四行。

明年塞食。元章倦游。閑觀。兩行。

晏元圭、張彥通、張敦叔、同觀于禪居寺。元符庚辰。楷書一行。元佑庚辰。元係分注。

沈括存中。觀于百花堆。元祐五年季春十九日。書。兩行。

元符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高郵道中。觀濂溪周書。元翁。小楷一行。

皐書就觀。己巳秋八月廻。（搨書一行。）

崇寧壬午孟夏。李乘文、章君遜同觀于泗上。通守公字中。獨秀峯前。（小楷。洲行。）

右唐中書舍人、尚書右丞、集賢學士、副知院事、關子祭酒、會稽郡公徐浩字季海、謝書帖眞蹟一卷。有御府印一。古半印二。本朝賈昌朝、二相、米元章、沈存中、諸公皆書其後。按史傳。浩以八體名。天寶至德兩充訪圖書使。能精而見博。因後世之所莫及。而浩之祖九隴縣尉師道。父洛州刺史嶠之。眞行草皆名冠古今。無與爲比。源長流淺。又非淺學得以易窺。信帖傳至今。爲可寶也。嘉定庚辰歲二月。得之鄖塢。贊曰。南陽索靖。浩之所珍。而本朝觀浩之書。又皆以爲絕倫。今視諸賢之跋。凡十有三人。歲月幾何。又不能髣髴其淸塵。書意日新。而迹日陳。自首之攻。庶幾信今。

張長史春草三帖。（六行。凡三本。）

春草青青千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雁書。○旭書。○緣之。

昇元三年十一月。□日。重題印。

文房檢點、銀青光祿大夫、兼監察御史、臣陳遵鄰。文房押司官、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臣楊德綸。文房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兼殿中侍御史、臣周承翌。文房副使、銀青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臣邵周。崇英殿副使、知崇英院、兼文房官、檢校工部尚書、臣王紹顏。（又二帖同前。）

唐張頗春草詩。（一外藏古印。上御書墨字。一內藏書銷。上御書金字。）

右唐左率府長史張旭。字伯高。春草詩三帖。眞蹟各一卷。其一得之中都。本江南李氏故藏。有建業文房三印。并古印二。文房官職銜。雁行于左。刻在御府帖中。其二得之京口鍾氏。卷左亦有文房印識二古印一。并續卷後縫。有小璽七。其三得之忠訓郎荀夢玉。荀使蒙古。還至雲中。以書畫易得之。祐陵金字。宸奎在焉。首尾著跋和宣和八璽。亦有內府圖書璽。于按長史以草聖得名。蓋其天眞爛漫。妙入神品。而非架矮步武者比。前後所見大體如是。然一詩三帖。豈伯高平生于此篇每切奇意。正猶大令作洛神賦。人間合當有數本之比耶。一以神駕稱。一以法度著。又何其不同也。最後一軸。則類後人所模倣者。蓋思外摹如儲宏。固不可以賞鑒期。所以例落璧蹈之寵。殆以後知音。以淺識汰。彼其嶄然露頭角者。亦自不可掩也。因存鼎峙。以俟知音。

贊曰。變作八音。萃漢威雲。斐斐辨五色。朱紫玄紬。薄絕蟲之天成。隨所施而冠羣。既運斤而虧巧。亦端委而長身。或有若而闕里。或蔡邕而虎賁。是其同者體。而不同者神。藻繪既後素。筌鏞無奪倫。夫是之謂寶眞。

張長史秋深帖。（十行。帖首秋深至復字行書。秋力字平起。）

秋深。不審氣力復如何也。藏鋒何知可論。河南茲物人。近來得京中消息。承彼數年不熟。疑懸不復可論。不委諸小大。如何爲活計。幾日有京中信。使知之。當數報委曲耳。

右唐張伯高秋深帖眞蹟一卷。按寶晉書史云。眞蹟四帖。在杭州陸氏大姓家。舊有五帖。第一秋深。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須。今所存四帖。汝官後有一古印。文訛不可辨。昨日承須二帖。小蹙紙也。陸氏子素。從關景仁學。關因借摹三大帖。余昔見石本于關中宋氏。及官桂林。關杞爲使者。語

及。始知石在關氏。又五年官潭。關杞通判邵州。以石本見寄。又三年官杭。而關景仁爲錢塘令。因陸氏子素。第者來謁。與謝而閱之。獨失秋深第一帖。詰之。躍然而言。嘉祐中。爲太守沈文通借搨拆留。余遣工摹餘帖。卽歸諸文通。第遣時爲郡從事。乃云。在其姪延嗣處。遂得閱。徐購得之。卽是書也。慶元辛酉。歲八月。有鄂州姚氏。嘗以西班仕孝宗朝。乘帶按刑。酷好帖學。其家不能保。故余因試洲事。介僧德茂。得之。有右縫印。及印迹可見者四。并小璽在卷尾。

贊曰。焯五帖兮。迨今信第一。分秋深。彼伯高兮。書法人爭取。分于金。致步武兮可尋。付纖纖兮何心。妮關沈兮鳴琴。尙海岳兮知音。

懷素千文帖。（一百八十五行內。稱、鳴、張、彩、明、給、又、蔬、表、要、任、脩、十二字。惟借注。內彩字又係草注。）

千字文。○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

天地玄黃。（文全。）○國老賴書。

嗟哉乎也。

右所僧懷素字藏眞。草書千文眞蹟一卷。予嘗得內府舊帖。此書在首卷中。筆勁墨妙。傳付甚眞。嘗勸天鑒。震陽米芾元章。著寶章待訪錄。其間第三十五事。特載此書。係紹本。藏蘇液家。有沈文通刻板本行于世。後入章丞相子厚家。又見于書史。浚蓋太簡。蓋政曾孫。而者國者之孫。藏書精鑒。爲本朝第一。今卷尾有關老題字。及有武功印十九。半印四。皆蘇氏遺蹟。又曾入山谷家。後自御府賜貴臣。有山谷與貴臣家二印。并一小璽在焉。按朱長文續書斷。素長沙人。自云。嘗觀夏雲隨風變化。頓有所悟。遂至妙絕。如壯士拔劍。神彩動人。顏魯公嘗有書云。昔張長史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僕嘗謂之狂僧。以狂繼顛。孰謂不可耶。其定著入妙品。今視信然。又按羣玉堂帖。別有千文一卷。亦稱素書。與此卷異。豈游戲翰墨。隨寓輒寫。其所出不一耶。王大令之洛神賦。張伯高之春草詩。雖塚用工之深。殆不應出其下。曆見璽印。歷歷獨耳。嘉定戊辰歲二月。予既多得官觀帖。將歸。有界商貨。稽綜孫氏者。射請。蓋昂得此書。于故衣櫥中。予以二萬錢取之。雖絹素盧暗。而神裁軒翥。如非烟卿。焯煥九霄。宿霧晨霧。益助妍態。眞可寶也。

贊曰。鵬鵬徙海。龍蛇起陸。思妙天隨。神鍾鬼哭。垂寫在手。非烟眩目。錦紋瓊樓。光我蘊櫝。

懷素秋風帖。（十二行。）

此相遇。極思積。心人情。逼深江。事來而爾。遂不果款悉。海（案帖首及江字上下。俱有闕文。）我有數行淚。不落十餘年。今日爲君盡。併灑秋風前。

右唐僧懷素。秋風帖眞蹟一卷。草法入聖。精藝無敵。紙素亦蠹朽不可觸。絕匯後人所能遐庭者。著以御府印。慶元庚申十月。予來建康。得之士人張琨家。後二十四年。卷軸經屢閱。皆髮髮碎斷。始以癸未歲十一月。重裝于維揚。因取而贊之。

贊曰。憭憭之秋。騷人所悲。彼僧何爲。乃寫以辭。絕藝出塵。亦寄焉耳。雲烟蒼茫。在此幅紙。

懷素律公帖。（九行。）

貧道頻患腳氣。異常發悶也。常服三黃湯。諸風疾。兼心中常如刀刺。乃與處方數日服。不然。客舍非常之疑耳。律公能枉步。來貧道顧草。斯乃好事也。率逸不盡。垂悉。沙門懷素白。

右懷素聖律公帖。臣來友仁鑒定眞蹟。恭跋。

右唐僧懷素律公帖。絹本眞蹟一卷。凡帖非有意于傳也。遇事而作。合乎天眞。過是弗復可得矣。茲帖也。以問換爲酬答。託諸好事。寓以縑素。固亦無意于傳也。天眞之合。雖草而行。隨用無別。則其所造。非逢原自得者。疇克爾哉。按寶晉書史。安師文家。懷素絹帖三本。此爲第三。元祐戊辰歲。安君攜至。留米家月餘。臨畢乃還。後有呂淑公大防已下題。今歸章子厚。卽此本也。紹興間嘗入九禁。遂命米友仁鑒定。雖言其眞。而不及寶晉篇好之詳。豈不之攷耶。呂跋不復見矣。小窠繫識于後。又刻在御府帖中。繼賜貴戚。因遂流傳人間。淳熙丁酉。得之中都。光君手裝。贊曰。噫懷素。草書。雜眞行。世所無。妙之珍。理不殊。盡反觀。同其初。

段文昌秋氣帖草書八行。

總不得書。何爲如此。秋氣稍冷。不知當如何也。有華陽消息。可報委曲。十四日報。

右唐御史大夫段文昌字墨卿。秋氣帖眞蹟一卷。按唐世搢紳家。以上達下。其制相承。名之曰委曲。蓋今之批示也。迄于國初。猶多用之。史傳所書。如高駢翟類。不止一見。此帖蓋當時授其家隸者。前有右印不可辨。小篆并一小印。在卷首尾。得之歲。紀定庚午月黃鍾日中澣。傷者江陰王氏。贊曰。唐世士大夫委曲之達下者多矣。而此獨存。其用情則通而眞。其下問則卑而溫。其字體之奇縱入神。猶在所末論也。於戲。辨分有倫。待人以身。風俗其淳。我思古人。

裴素明日帖草書八行。

裴素制誥書。寶歷元年。楊嗣復相公。下及鄭。更不知聞。是何薄情也。明日爲吾人請假一日。具空鮑祗候。望捨却他事。早見訪也。更無人。惟有崔十學士。此走狀不宣。素再拜。二十一官郎中便君閤下。二日。

右唐知制誥裴素。字□□。明日帖眞蹟一卷。唐固多奇蹟。如素亦未以能稱。而可見者如此。亦足以知其習俗之不凡也。嘉定辛未歲九月。予因上游。過壽星山。與客訪古。有僧錄壽者。逮事高廟。多蓄名帖。購得數紙以歸。始未著五印。按宰相世系表。素系出東眷。冕之姪。時之子云。

贊曰。有土茂宏之筆勢。予并取其跡。從容而大肆。巧者以愧。而庶右意。

唐史惟則篆千文帖一百一十八行。尾題一行。帖首五行。絹素斷裂。有字不全處。內民、淵、基、旦、治、世、民、風字。並闕。當是避唐諱云。

裴李宗至焉茂乎也。

河南府陽翟縣丞史惟則書。八分書一行。

右唐殿中侍御史史惟則字□□。篆千字文。絹本眞蹟一卷。上有九右印。髣髴可識者。曰清河德基圖書。繼著內殿祕書等印。六譯賜李氏。嘉泰甲子十二月。李保大孝純。錢予之官京口。以爲贈。按惟則在法書家。以能篆名。寶泉述書賦有曰。心復世業。階乎籀篆。古今由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闢遠。俯川陸而舉見。朱長文續書斷。又稱其與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四人。皆能八分。擇木爲妙。惟則亞之。而有雁印平沙、魚躍深淵之評。今此書前以篆。後以八分。蓋兼有之矣。集賢注記。謂是開元時人。嘗以二十年三月。自吏部當選入院。待制。仍校理。述書賦、續書斷、又謂嘗爲伊闕尉。後至殿中。是帖結銜乃云河南府陽翟縣丞。不著歲月。其在入院之先後。皆莫可攷。然觀其書法。奇妙得雅趣。所謂待制。殆以善書備諮

湯餅。昔唐懷素草聖自序。蘇泌家亡其卷首一幅。其文、集賢校理舜欽補之。今在淳熙祕閣續帖中。字態如出一手。幾不可辨。今此帖亦不存前幅。安得如滄浪之客者。爲我成之。斷珪壞璧。虹氣猶在。廼亦可寶也已。

贊曰。繩學在唐。陽冰一變。彼秩八音。各有工師。斯帖之奇。體微而具。何以譬之。竪褻發武。

寶眞齋法書贊卷六

唐名人眞蹟

唐許渾烏絲欄詩眞蹟

余弗歲業詩。長不知難。雖志有所尙。而才無可觀。大中三年。守監察御史。抱疾不任朝謁。竪乞東歸。明年少閒。端居多暇。因編集新舊五百篇。盈千凡案。聊用自適。非求知之志也。時庚午歲三月十九日。于丁卯潤村舍。手寫此本。內御史字。係補論注。

登凌歊臺一首。在宣城縣北五里。宋高祖所築。

宋祖凌歊樂未迴。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蔓合。凝笳無主野棠開。百年應作萬年計。嚴上古碑空綠苔。

途經驪山一首。

聞說先皇醉碧桃。日華浮動鬱金袍。風隨玉輦笙歌迴。雲捲珠簾劍佩高。鳳觀北歸山寂寂。龍旗西幸水滔滔。貴妃歿後巡遊少。瓦落宮牆見野蒿。內迴字。元本係行書補。

成陽西門城樓晚眺一首

一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沉閣。南近磻溪。西對慈福寺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鶴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前朝事。渭水寒聲盡夜流。

送廬處士歸緱氏別業一首

醉斜烏帽髮如絲。曾君仙人一局棋。賓館有魚為客久。鄉書無鴈到家遲。緱山住近吹笙廟。湘水行逢鼓瑟祠。今夜月明何處宿。九嶷雲盡綠參差。（內鄉字元作家字。注改。山字元作氏字。注改。疑字元作疑字。注改。參山。潘筆。）

元日一首

高揭雞竿闢帝閽。祥風微暖瑞雲屯。千官共消鍾臣迹。萬國初衝聖主恩。宮殿雪華齊紫閣。關河春色到青門。華夷一軌人方泰。莫學論兵吳至尊。

金陵懷古一首

玉樹歌愁王氣終。景陽兵合畫樓空。梧楸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石燕拂雲晴亦雨。江猿吹浪夜還風。英雄一去豪華盡。惟有青山似洛中。

南海府能南康阻淺行倡稍稍登陸而遇宴餞至頻暮宿東谿一首。（而遇三字。元作至而。頻字係注改。）

晴灘水落漲虛沙。灘去秦吳萬里斜。馬上折殘江北柳。舟中開盡嶺南花。離歌漸怨如留客。鄉夢初旋似別家。山鳥一聲人未覺。半牀春月在天涯。

聞開江相國宋公下世二首

權門陰進奪移才。駟騎如星隕峽來。姚氏有恩忠作禍。賈生無罪直為災。貞魂誤向崇山殁。冤氣疑從汨水迴。華蓋功成何處是。五湖雲月一帆開。（內忠字元作中字。從心係注筆。）

月落清湘棹不喧。玉盃瑤瑟奠蘋蘩。誰令力制乘軒鶴。自取機沈在監猿。位極乾坤三事貴。謗興華夏一夫冤。皆衣旰食明天子。目伏青蒲不為言。

題汴河亭一首

廣陵花盛帝東遊。先勞洪河一派流。百二禁兵辭象闕。三千宮女下龍舟。凝雲戲鳳星辰動。拂浪旌開日月浮。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何異景陽樓。

登赤山觀發軍一首

羽檄徵兵急。蟻門選將雄。犬羊嘷破竹。貔虎欲飛蓬。定鼎猖狂盡。何煩鑿鑿翁。更探黃石略。重振黑山功。別馬嘶楊柳。驚烏散井桐。低星迎寶劍。殘月護雕弓。浪嘯戈鋋裏。山晴鼓角中。中開魚照水。旗颭虎翔風。去想金河遠。行如玉塞空。漢庭應有問。帥律在元戎。

送南籍氏章明府南遊一首

酒闌橫劍歌。日落望關河。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山昏西谷雨。水落洞庭波。莫盡遠遊志。故園荒蔡蘿。

題張司馬漢東郊園一首

楚翁榮塞住。昔事李輕車。白髮貴思樸。青門老仰瓜。讀書三逕草。沽酒一籬花。更欲尋芝朮。商山使寄家。（內李輕車三字。元作漢注。）

送張處士一首

醽醁漿賓散。長歌攜一尾。溪亭相送遠。山郭獨歸遲。風檻夕雲散。月軒寒露滋。病來雙鬢白。不是別離時。

病移嚴邑柳。閒身何處風光賞。酒頻。溪柳逢門影澤。令野花連洞武陵人。嬉歌自駐壺中日。鼎鼎長閒海上春。早晚高臺更同醉。綠蘿如帳草如茵。

晚自東郭迴出一二遊倡一首

鄉心超越宦情微。更散蒭幽覺落暉。林下草腥巢鶴宿。洞前雲濕雨龍歸。鐘隨野艇迴孤棹。鼓絕山城掩半扉。今夜西齋好風月。一瓢春酒莫相違。

陵陽春日寄汝洛舊遊一首

百年身世似飄蓬。澤國移家疊嶂中。萬頃碧波魚戲釣。九重青漢鶴愁籠。西湖水冷春巖雪。南陌花香晚樹風。縱倒芳樽心不醉。故人今在洛城東。

將歸姑孰南樓餞送商李明府一首

無處登臨不繫情。一瓢春酒醉高城。暫移羅綺見山色。纔駐管絃聞水聲。花落西亭添別恨。柳陰南浦促歸程。前期迢遞今宵月。更倚朱欄待月明。

宣城開元寺贈元李上人二十韻一首

一鉢事南宗。曾儀稱病容。曹溪花裏別。蕭寺竹前逢。燭影深寒殿。經聲徹曙鐘。欲齋驚睡鶴。初定豎吟蛩。峰繼休遺福。詩傳永逸蹤。藝多人譽洽。機絕道情濃。汲澗餅沈藻。眠塔錫拄松。雲鳴新放鶴。湖臥舊降龍。霧名山廟煙。霜枕野碓舂。梵文明處譯。禪納暖時縫。曆塔題應徧。飛軒步不慵。瘦梁交薜荔。盡井倒芙蓉。翠戶垂旗網。朱牕刻劍鋒。寒飈金鼓響。晴雪玉樓重。妙理三乘達。清才萬象供。山高橫睥睨。灘淺聚縈紆。微霧開平楚。殘暉淡遠峰。林疏稍櫛櫛。渡靜月溶溶。劍出因雷煥。琴全遇蔡邕。西方如有願。支許合相從。

送五雲溪一首

此溪何處路。遙問白雲翁。佛廟千巖裏。人家一島中。魚頻荷葉露。蟬噪柳林風。急浦鳴車軸。微波漾釣竿。

津亭送張翟二侍御散北歸一首

愛樹滿西津。津亭噴汨頻。素車應度洛。珠履更歸秦。水接三湘暮。山通五嶺春。傷離與懷舊。明日白頭人。

送州送賓司直北歸一首

江曲山如畫。貢程亦駐舟。果隨嚴狖落。樓帶水禽流。客散他鄉夜。人歸故國秋。樽前掛帆去。風雨在西樓。

再遊越中得朱處士協律好直上人一首

昔年湖上客。留訪雪山翁。王氏船猶在。蕭家寺已空。月高花有露。坳合水無風。處處多遊福。何情人刻中。

寄題商山王處士居一首

近逢商洛客。知卿在山地。草閉平春水。柴門掩夕陽。隨蜂收野蜜。尋鹿採生香。更憶前年醉。松花滿石牀。

贈賀候師主人一首

孤城漏未殘。孤倡拂征鞍。洛北去愁遠。淮南歸夢闌。曉燈迴壁暗。晴雪捲簾寒。強盡主人酒。出門行路難。

和祠部楊員外以僕射楊公拜官致仕舊府賓僚及禮部楊侍郎同年門生先輩合離中賀座中飲後書事一首。

詔關公卿升祝壽手持優詔掛朱輪從軍幕下三千客聞禮庭中七十人錦帳屬詞推北巷畫堂清樂掩南鄰豈同王謝山陰會空序流盃醉暮春序字係遂注

秋日候朝一首

宵衣應待絕更籌環珮珊珊月下樓井轉轆轤千樹曉鑾開閶闔萬山秋龍旂遶列趨金殿雉扇纔分拜玉旒肅戴鐵冠無一事滄江歸去老漁舟內鐵字元係遂注

經李侯殿中舊宅一首

歸作儒翁出致君北山誰復有移文漢庭使氣攜張禹楚國懷憂送范雲楓葉暗時迷舊宅茅花高處認荒墳柴絃一奏沈湘怨風起寒波日欲昏內提寒二字元作寒起係乙鶴

題蓮山寺行堅師院一首

西巖一遇不通樵八十持盂未覺遙龍在石潭聞夜雨鶴移沙渚見秋潮逕涵霧濕文多暗香印風吹字半消應笑南來又東去越山無路水迢迢

嘗與故宋補闕次都秋夕遊永泰寺後湖今復登賞悠然有感一首

西風渺渺月連天同醉蘭舟未十年鵬鳥賦成人已歿嘉魚詩在世空傳榮枯盡寄浮雲外哀樂猶驚逝水前日暮長堤更迴首一聲鄰笛舊山川

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一首

吳門煙月昔同遊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北去浮沈無計水東流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迴碧樹秋相思何處不相見鳳城宮闕楚江樓

臥疾一首

寒牕燈盡月斜暉珮馬朝天獨掩扉清露已凋秦塞柳白雲應長越山薇病中送客難爲別夢裏還家不當歸惟有寄書未得臥聞燕鴈向南飛

山行至雙巖溪訪元隱居隱居已榜舟詣開元寺水關見送棹迴已暮因贈一首

犬吠雙巖碧樹間主人朝出半開關湯師閣上圖書別杜叟橋邊載酒還樵塢炭烟晴過嶺蓼村漁火夜移灣故鄉蕭沒兵戈後遠向溪南買一山

與薛鄭二秀才同舟東下洛中親朋送至景雲寺一首

三十六峯同一川綠蘿無路草芊芊牛羊晚食鋪平地鵲鵲晴飛入遠天洛客盡迴臨水寺楚人皆逐下江船東西未有相逢日更把繁花其醉眠

冬日登越王臺懷歸一首

月沈高鳥宿雲開萬里歸心獨上來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盛越王臺蘿分桂嶺魚難過猿近衡峯鴈

御迴鄉信漸稀人漸老只應頻醉北枝梅

將赴京師津亭別蕭處士二首遂注士字元係

樽前萬里愁楚塞與皇州雲賦瀟湘雨風知鄂杜秋潮平仍倚棹月上更登樓他日滄浪水漁歌又白頭

津亭多別離楊柳半無枝佳接猿啼處行逢鴈過時江風颺帆急山月下樓遲還就西齋宿煙波勞夢思

經馬鎮西宅一首

將軍久已歿行客自興哀功業山長在繁華水不迴亂芹侵殿井荒菊上崩臺惟見軍中卒朝朝戲馬來

早發濟安濟永濟渡一首

東西車馬塵鄂洛與咸秦山月夜行客水烟朝渡人樹涼風浩浩灘淺石磷磷會待功名就扁舟寄此身

寓居崇聖寺送客南歸一首

野寺蘚蘿晚官渠楊柳春歸心已無限更送洞庭人

閒歌一首

新秋絃管清時轉遏雲聲曲盡不知處月高風滿城

塞下一首

夜戰桑乾雪奉兵半不歸朝來有鄉信猶自寄征衣

晨裝一首

帶月飯行侶西遊關塞長晨雞鳴遠戍宿鴈起寒塘雲卷四山雪風凝千樹霜誰家歌舞散沈醉臥蘭堂

早別偷然上人一首

吳僧誦經罷敗衲倚蒲團鐘韻花猶斂樓陰月向殘晴山開殿響秋水卷簾寒獨恨孤舟去千灘復萬灘

早秋一首

蓬夜泛清瑟西風生翠蘿殘螢委玉露早鴈拂銀河萬樹曉猶密遠山晴更多淮南一葉下自覺老烟波

凌歊臺送韋秀才一首

雲起府臺日未沈數村殘照半巖陰野蠶成繭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帆勢依依投極浦鐘聲杳杳隔前林故山遙遞故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送嶺南盧判官罷職歸華陰別墅一首

曾事劉琨雁塞空十年書劍任飄蓬東堂舊屈移山志南國新留煑海功遂掛一帆青草上更開三逕碧蓮中關西親友如相問已許滄浪伴釣翁

贈蕭兵曹先輩一首

廣陵隄上昔離居帆轉湘南萬里餘楚澤病時無鴈鳥越江歸處有鱸魚潮生水國蒹葭暮雨過山村橘柚疏開道擕琴還載酒臨邛休羨馬相如

南海府罷歸京口郊居途經大庾縣留贈張明府一首

樓船旌旆極天涯一劍從軍兩鬢華迴日眼明河畔柳去時腸斷嶺頭花陶詩盡寫行過縣張賦初成夢到家官滿知君有歸處吳王臺殿舊烟霞

村舍二首

白髮青蓑雨衣村南烟火是柴扉藥妻早覆蒸藜熟遲子遙迎種豆歸魚下老潭當鼓躍鳥還青嶂拂屏飛花時未免人來往欲買嚴光舊釣磯

倘平多累自休難一日深居一日安山路有雲收獵網水亭無月掛漁竿花間酒氣春風遠竹裏棊聲夜

雨寒。三頃湖田秋更熟。北隱蘆拂舊烏冠。

將渡周城湖阻風夜泊水陽戍一首

行盡清溪日已暮。雲容山影水艨艟。樽前歸客愁秋夢。樓上美人凝夜歌。獨樹高高風勢急。平湖渺渺月明多。終期一艇載樵去。來往使帆凌白波。內往字。係行書。于船外補注。

故洛城一首

黍稷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鷄唳暮雲歸古堞。鴈迷寒雨下空濠。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題四皓廟一首

桂花松暖廟門開。獨酌椒漿奠一盃。秦法欲興鴻已去。漢儲將廢鳳還來。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蒼蒼半綠苔。山下驛塵南望路。不知冠蓋幾人迴。內蒼字。元作與字不成。注改。

出關一首

朝纓初解佐江湖。麋鹿心如自有蘇。漢國獵稀御獸賦。楚山耕早任移文。臥歸漁浦月逢海。行沒塵埃花隔雲。關吏不須迴馬笑。去時無意學終軍。

送從兄別駕歸蜀一首 從兄產昭。與桂陽令韋伯通。貞元中俱爲千牛。伯通官至楚王長史。亦以勾文自任。長慶初。非即受謗。將年會赦。復故秩。諸本及而貞已歿。從兄自蜀而南發。故纖論雖淵上。臥而西還。因抒十韻既別。

別與湘南令。童年侍玉舞。家留秦塞曲。官謫瘴溪湄。道直翻臣屏。冤深聖主知。逝川東去疾。孺澤北來遲。青漢龍髯絕。蒼山馬鬣移。風凄聞笛處。月慘鼓琴時。客路黃公廟。鄉關白帝祠。已稱鸚鵡賦。寧誦鶴鶴詩。遠道書難達。長亭酒重持。營憑蜀江水。萬里寄相思。內憑字。鶴字。係遠注。飯字。鶴字。係雙鶴遠注。

白洛東蘭若夜歸一首

一衲老禪林。吾生半異鄉。管絃愁夜醉。書劍夢中忙。馬急山初暝。蟬稀樹正涼。又歸何處去。庶路月蒼蒼。

行次潼關驛一首

紅葉晚蕭蕭。長亭酒一瓢。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樹色隨關迥。河聲入海遙。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內樓雲疏雨驛。元作遠帆卷水關。高亭夕陽驛。內陽字。考字不成。上有補補。已不存。其作遠帆卷水關。陽驛然在紙上云。

別韋處士一首

南北斷蓬飛。別多相見稀。更傷今日酒。未換昔年衣。舊友疑人在。故鄉何處歸。秦原向西路。雲晚雪霏霏。

本陪少師相國李公宴客相國李公宴居守僕射狄公池亭一首

池色似三湘。仙舟日正長。燕飛鶯蝶蝶。魚躍動鷗鷗。雲聚歌初轉。風迴鼓欲翔。暖醅松葉嫩。寒粥杏花香。

羅綺酣春意。笙竽送晚光。何須明月夜。紅燭在華堂。

投靈智寺渡溪不得緣江路一首

雙巖瀉一川。迴馬斷橋前。古廟陰風地。寒鐘靠雨天。沙虛留虎跡。水滑帶龍涎。卻下臨江路。潮深無渡船。

遊江山新興寺宿石屏村謝叟家一首

晚過石屏村。村長日易昏。僧歸下嶺見。人語隔江聞。谷響寒耕雪。山明夜燒雲。家家叩銅鼓。欲賽魯將軍。

始至漁關一首 樹者魯爛。

飛閣架層巖。終疑此路迴。山形朝岳去。河勢抱關來。鴈過秋風急。雞鳴宿霧開。平生無限意。臨場任盧埃。內抱字。元係修改。

湯處士返初後卜居曲江一首

鴈門歸去遠。垂老脫袈裟。蕭寺休爲客。曹溪便寄家。綠琪千歲樂。黃槿四時花。別怨應無限。門前桂水斜。

發靈溪館一首

山多水不窮。一葉似漁翁。鳥落寒潭雨。猿吟葬嶺風。雜英垂錦繡。衆籟合絲桐。應有桃溪路。千巖萬壑中。

放猨一首

殷勤解金鏁。昨夜雨淒淒。山淺愁坐峽。水寒思建溪。遠尋紅樹宿。深向白雲啼。使覓南歸路。烟蘿莫自迷。

下第別楊至之一首

花落水淙淙。十年離舊山。夜愁添白髮。春泪滅朱顏。孤劍北遊塞。遠書東出關。逢君話心曲。一醉滿陵間。

與羅公驛南亭一首

秋來水亭上。幾處似嚴扃。戲鳥翻紅藥。遊魚帶綠萍。管絃心戚戚。羅綺鬢星星。此樂非吾事。西齋尚有螢。

孟夏有懷一首

綠樹陰青青。柴門臨水開。簟涼初熟麥。枕潤乍經梅。魚躍海風起。鳴江雨來。佳期今已晚。日夕上高臺。

題壁女祠一首

停車一忘酒。涼葉下陰風。龍氣石牀濕。鳥聲山廟空。長眉留桂綠。丹臉寄蓮紅。莫學陽臺伴。朝雲暮雨中。

蒙賓客相國李公見示和宣武盧尚書以吏部高尚書自江南赴闕。既大梨。重以將雛白鷺。因贈五言六韻之什。輒敢獻和一首。內自江南赴闕五字。元係添注。

巨雪珍果。馴雛重越甌。摘來漁浦上。擔在菟園陰。霜谷凝丹頰。風枝斂翠樓。刀分瑤液散。髓掩雪華深。

虎帳窮中詠。龍樓落下吟。含清兼受彩。應貴家卿心。

黃慕白廣江至新興往復道中留題峽山寺四首

夜醉晨方醒。孤吟午失群。海鯽潮上見。江鶴霧中聞。未臘梅先實。經冬草自薰。枌隨山岫合。泉到石棱分。

虎帳窓林雨。猨聲絕嶺雲。蕭蕭異鄉鬢。明日共絲紛。

海慕綠西峽。停橈一訪僧。雙巢橫鳳柳。孤飲倒垂藤。水曲巖千疊。雲重樹百層。山風寒殿磬。溪雨夜船燈。

灘服危槎沒。泉衝怪石崩。中臺一標淚。歲杪別良朋。

密樹分蒼壁。長溪抱碧岑。海風聞鶴遠。潭日見魚深。松蓋環清韻。榕根架綠陰。南方有大樂榕樹。根枝庇者。蟠生根垂入地。如柱。大者會抱。

洞丁多斲石。蠻女半掏金。嶲州斲石。漢掏金爲業。南浦鶯春至。西樓送月沈。江流不過嶺。何處寄歸心。內存字。元係榕字修改。

月在行人起。千峯復萬峯。海虛非翡翠。溪邊鬬芙蓉。南方呼山爲峯。呼花爲蓉。芙蓉邊。新州有翡翠山。芙蓉邊。有方人持火。于乳洞中捕蝙蝠。狀如蛭。常迎之。見蝙蝠。或于皇之外。人多以金石爲業。火之遠之。

古木花生斛。陰池滿植松。斛化生于他樹樹枝。池酒多植松。松本即抱木也。

火探深洞燕。香送遠潭龍。

藍隱寒先燒。禾堂晚併春。（藍多在鳴中。冬燒。其地人以木燒春米。朝之禾盈也。）瞑投何處宿。西峽隔雲鐘。（內花字。元伯古。改作孟。又柱作花。）

題湖州草長史山居一首（即峽鐘舊宅。）

一官惟買壺公堂。但得身閒自長年。山少聲重勘譜。藥丸多忌更尋方。溪洋籍葉深酩綠。泉遶松根助茗香。明日鱖魚何處釣。門前卷水下滄浪。

過鮑溶宅有感一首

寥落故人宅。重來身已亡。古苔殘墨沼。深竹舊書堂。秋色館池靜。雨聲雲木涼。無因展交道。日暮倍心傷。

寄兄弟一首

江城紅葉盡。旅思倍淒涼。孤夢家山遠。獨眠秋夜長。道存空倚命。身賤未歸鄉。兩鬢仍垂淚。天邊鴈一行。

秋日一首

有計自安業。秋風罷遠吟。買山惟種竹。對客更彈琴。烟起藥厨晚。杵聲松院深。閒眠得真性。惆悵落時心。

卜居招書侶一首

憶昨未知道。臨川每羨魚。世途行處見。人事病來疏。微雨秋栽竹。孤燈夜讀書。憐君亦同志。晚歲傍山居。

西山草堂一首

何處少人事。西巖舊草堂。曬書秋日晚。洗藥石泉香。後嶺有微雨。北牕生夜涼。徒勞問歸路。峯疊遶家鄉。

贈隱者一首

迴報隱名士。莫憂山與閑。求人顏色盡。知道性情寬。信譜彈琴譜。緣崖斫藥難。東皐亦自給。殊愧遠相安。

竹林寺與李德立別一首

驟入吟懷起鄉愁。暗覺年光似水流。花滿楚城傷遠別。蟬鳴蘭寺喜同遊。前山日落杉松晚。深夜風清枕席秋。明日分襟又何處。江南江北路悠悠。

送武全通處士歸章洪山一首

形影無辜消息沈。登門三擊血痕襟。皇綱一日開寃氣。青史千年重壯心。御史烏臺春樹老。獨歸蝸舍暮雲深。他時縱有徵書去。雪滿空山不可尋。

題義女亭一首

身歿南門道自明。郭南尋得舊池亭。詩人愁立暮山碧。賈客怨離春草青。四座月沈疑掩鏡。兩岸花動悟收屏。至今鄉里風猶在。借問誰家義女銘。

寄殷堯藩先輩一首

十載聞名翰墨林。爲從知己信浮沈。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帶月獨歸蘭寺遠。翫花頻醉庾樓深。尋思一見如瓊樹。空把新詩盡日吟。

吳門送振武李從事一首

晚促離筵辭玉缸。伊州一曲淚雙雙。欲攜刀筆從新幕。更宿烟霞別舊牕。胡馬近秋侵紫塞。吳帆乘月下滄江。嫦娥若使傳書檄。坐築三城看受降。

夜泊松江渡寄友人一首

滄茫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南湖風雨一相失。夜泊橫塘心渺然。（內茫字。元伯古。改去木字。添井。）

送人歸吳興一首

綠水棹雲月。洞庭歸路長。春橋懸酒幔。夜柵集茶檣。蓴葉沈溪暖。蘋花遶郭香。應逢柳太守。爲說過潯湘。

月夜期友人不至一首

坐待故人宿。月華清欲秋。管絃誰處醉。池閣此時愁。風過滿荷動。露含山桂幽。孤吟不可寐。昨夜更登樓。

寄袁校書一首

漸漸換時節。鶯山琪樹陰。猶乖青漢志。空負白雲心。廣陌塵埃遠。重門管吹深。勞歌極西望。未省有知音。（內極西二字。元伯西。寄字。紛逸重改。）

征西將卒一首

少年乘勇氣。百戰過烏孫。力盡邊城難。功添上將恩。曉風聽戍角。殘日倚營門。自說輕生處。金瘡有舊痕。

王秀才自越見尋不遇題詩而迴因以酬寄一首

南詹知數宿。半爲木蘭開。晴閣留詩徧。春帆載酒迴。烟深楊子宅。雲斷越王臺。自有孤舟興。無妨更一來。

送客歸蘭谿一首

花下送歸客。路長應過秋。暮隨江鳥宿。寒共嶺猿愁。桑水喧嚴瀨。峯巒抱沈樓。因君幾南望。曾向此中遊。

贈王處士一首

歸臥箋天眞。鹿裘烏角巾。茂陵閒久病。彭澤醉長貧。冠蓋西園夜。笙歌北里春。誰憐清渭北。又老釣魚人。

送張厚浙東謁丁常侍一首

涼露清蟬柳陌空。故人遙指剡江東。青山有雪松當湖。碧落無雲鶴出樓。齊唱離歌愁曉月。獨看征棹繫秋風。定知洛下聲名士。共說腐門得孔融。

宿松江驛卻寄蘇州一二同志一首

候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遠路蒼蒼。江湖潮落高樓迥。河漢秋歸廣簟涼。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草濕螢光。名園詩侶應多思。暮醉笙歌掩畫堂。

寄雲際寺子敬上人一首

萬山秋雨水縈迴。紅葉多從紫閣來。雲冷竹房禪榻靜。巴巖飛錫過天台。

遊楞伽寺一首

晚烟秋寺泛潮來。水浸城根古堞摧。盛日傷心人不見。石榴花滿舊歌臺。

送薛洪秀才南遊訪山習業一首

姑蘇城外柳初凋。同上江樓更寂寥。繞壁舊詩苔蘚漠。對牕寒竹雨蕭蕭。憐君別路隨秋鴈。拋我離傷任地花。他日此身須報德。莫言空愛舊烟霞。

贈桐廬房明府先輩一首

帝城春盡謫雲仙，四海聲華二十年。閣下書功無後輩，卷中文字掩前賢。官成每喜江山靜，道在寧憂雨露偏。自笑小儒非一鶚，亦趨門屏冀相憐。

贈裴處士一首

爲儒白髮生，鄉里早聞名。暖酒雪初下，讀書山未明。字形翻鳥跡，詩調合猿聲。門外滄浪水，知君欲濯纓。

石池一首

通竹引泉脉，泓澄深室盆。驚魚翻藻葉，浴鳥上松根。幾日留山影，高風耗水痕。誰家洗秋藥，來往自開門。

送蘇協律從事振武一首

琴樽詩思勞，更欲學葡萄。玉鑿暫投筆，呂虔初佩刀。夜吟關月苦，秋望塞雲高。去主從軍樂，鵰飛代馬豪。

懷政禪師院一首

山齋路幾層，敗柄學眞乘。塞苔移雙樹，光陰盡一燈。風飄高竹雪，泉漲小池冰。莫訝頻來此，修身欲到僧。

送蕭浦蔣明府赴任一首

路長春欲盡，歌怨酒初酣。白蓮塘北，青袍桂水南。驛行盤馬道，船宿避龍潭。莫得詩人趣，烟霞處處諳。

秋夕有懷一首

念遠坐西閣，華池滴月涼。書迴秋欲盡，酒醒夜初長。露白蓮衣淺，風清蕙帶香。前年此佳境，蘭棹醉橫塘。

秋齋寄遠一首

初寒獨登賞，西樓多遠風。橫烟秋水上，疏雨夕陽中。高樹下山鳥，平蕪飛草蟲。惟應待明月，千里共君同。

經故行宮一首

臺閣參差倚太陽，年年花發滿山香。重門勘鑰青春晚，深殿垂簾白日長。草色平眠侵御路，泉聲嗚咽遶宮牆。先皇一去無迴駕，紅粉雲鬟空斷腸。

宣州開元寺贈惟直上人一首

曾與經山爲小師，十年僧行衆人知。夜深月色當禪處，齋後鐘聲到講時。經雨綠苔侵古壁，過秋紅葉落新詩。勸君莫厭江城客，雖在風塵別有期。

秋晚懷茅山白涌村舍一首

十載山田近石涌，石涌風俗佀曾諳。簷前白艾蕭春燕，籬上青桑待晚蠶。雲暖採茶來嶺北，月明沽酒過溪南。陵陽秋盡多歸思，紅樹蕭蕭復碧潭。

送令閒上人一首

近日高僧更有誰，宛陵山下遇閒師。東林共許三乘學，南國爭傳五字詩。初到庾樓紅葉墜，夜眠廣寺碧雲隨。秋江莫惜頻佳句，正是磷磷見底時。

送上元王明府之任一首

莫言名重慘驅雞，六代江山碧海西。日照蒹葭明楚塞，烟分楊柳見隋堤。荒城樹接沈書浦，舊宅花連魏畫溪。官滿定應歸未得，九重衛漢有丹梯。

東遊留別李蕤秀才一首

煩君沽酒盡登樓，能唱雖歌說遠遊。文字豈勞諸子重，風塵何幸故人憂。一程山路長侵夜，十里家書勸隔秋。起坐關干各垂淚，又驅羸馬向東州。

客有卜居不遂海遊汧隴者因題絕句一首

海燕西飛白日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春風第一花。

送鄭寂上人南遊一首

儒家有釋子，年小學支公。心出是非外，跡辭榮辱中。錫寒秦嶺月，盃急楚江風。惟恐故園思，山秋梨葉紅。

留上宴別一首

山斷水茫茫，洛人西路長。笙歌留遠棹，風雨寄華堂。紅燭耿秋燭，翠簾凝曉香。誰堪從此去，寒樹滿陵陽。

留題李侍御宅一首

曾語平生志，書齋幾見留。道孤心易感，恩重力難酬。獨立千峯晚，頻來一葉秋。雞鳴應有處，不學淚空流。

行次白沙館先寄上河南王侍郎一首

夜程何處宿，山館樹層層。孤館聞秋雨，空堂停曙燈。歌瓶漁浦客，詩學鴈門僧。此志無人識，明朝見李膺。

重哭楊寥處士二首 自贈秀綠

綠雲多學方，黃髮竟無成。酒縱山中性，詩留海上名。讀書新樹老，垂釣舊磯平。今日悲前事，西風聞哭聲。

從官任直清，長處脫長裾。歿後兒猶小，非來人漸疏。鄉園占池館，長吏覓圖書。身賤難相報，平生恨有餘。

茅山題徐校書隱居一首

深居四十年，語笑淚潺潺。官滿春辭省，兵來夜出關。思隨江鶴遠，心寄海鷗閒。莫訝頻相訪，前峯似故山。

題倪處士德居一首

尚翁九十餘，舊向北村居。生寄一壺酒，死留千卷書。欄擺新竹少，池淺故蓮疏。但有子孫在，磐經遶荷鋤。

南嶽樊明府久不還家因題休亭一首

湘南官罷不歸來，高閣經年掩綠苔。魚溢池塘秋雨過，鳥還洲島暮潮迴。階前石隱蒙終局，牖外山寒滿盃。借問先生獨何處，遶籬疏菊又花開。

下第貽友人一首

身在關西家洞庭，夜寒歌苦燭熒熒。人心高下月中桂，客思往來波上萍。馬氏識君眉最白，阮公留我眼長青。花前失意其寥落，莫遣東風吹酒醒。

送楊發東歸一首

江作半落蘆雁飛，同客長安今獨歸。一紙鄉書報兄弟，還家養著別時衣。

昔遊一首

朝迴瑒馬出蓬蓬，少思深衛霍奔。斧鉞佐威龍塞北，池亭待賜鳳城西。門通碧樹開金鏁，樹對青山倚玉梯。南陌行人齊迴首，笙歌一曲暮雲低。

宿成宜觀一首

羽袖飄飄香夜風。翠幢歸殿玉壇空。步虛聲盡天未曉。露壓桃花月滿宮。

紫藤一首

綠蔓纖陰紫袖低。客來留坐小堂西。醉中掩怨無人會。家近江南碧蕊溪。

越中一首

石城花暖鳥鳴飛。征客春帆秋不歸。猶自保郎心似石。綾梭夜夜織寒衣。

春日題韋曲席野老所居二首

背嶺枕南塘。數家村落長。鶯啼中婦倦。蠶出小姑忙。烟草近溝濕。風花臨路香。自憐非楚客。春望亦心傷。

遠舍徧桑麻。村南第一家。林繁樹勢直。溪轉水紋斜。竹院登看筍。藥欄春留花。故園歸未得。到此是生涯。

聞范秀才自蜀遊江湘一首

蜀道下湘船。客帆應不迷。江分三峽響。山遶九疑齊。秋泊鴈初宿。夜吟猿正啼。歸時慎行李。莫到古城西。

綠羅一首

綠羅築數里。本在草堂間。秋色寄高樹。晴陰籠近山。移花疏盛過。斫藥困時攀。日暮微風起。難尋舊逕還。

晚泊七里瀨一首

天晚日沈沈。歸舟繫柳陰。江村平見寺。山郭遠聞碁。樹密猿聲響。波澄鴈影深。榮華暫時事。誰識子陵心。

子陵釣臺貽行侶一首

故人天下定。垂釣碧巖幽。舊跡隨臺古。高名寄水流。鳥喧草木晚。蟬急衆山秋。更待新安月。還君暫駐舟。

江上喜洛中友人繼至一首

戰馬南河道。風塵篙少歸。全家向渡遠。舊友北李頻。能酒松桂晚。賦詩蘭杜春。何言今夜月。同是洛陽人。

宿東橫山瀨一首

孤舟路漸賒。時見碧桃華。溪雨灘聲急。巖風樹勢斜。獼猴懸弱蔓。鸂鶒礙橫槎。還向山林宿。無人識阮家。

貽還客一首

無機還得罪。直道不傷情。微雨昏山色。疏籠閉鶴聲。閒居多野客。高枕見江城。門外長溪水。憐君又濯纓。

題韋四人山居一首

斷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不聞敲柱勸。應解製荷衣。

再寄殷堯藩一首

直道知難用。經年釣水濱。宅從栽竹貴。家爲買書貧。就學多名客。登朝盡故人。蓬萊自有路。莫羨武陵春。

陵陽送客一首

南樓送郢客。西郭望荊門。晚鴈下寒渚。牛羊歸遠村。閑舟倚行棹。桂酒掩餘樽。直此一留宿。前汀烟水昏。

途經李翰林墓一首

氣逸何人識。才高舉世疑。爾生狂善賦。陶令醉能詩。碧水鱸魚思。青山鸚鳥悲。秦今孤塚在。荊棘楚江湄。

饒唐詩山李隱居西齋一首

小隱西亭爲客開。翠蘿深處徧青苔。林間掃石安棋局。巖下分泉遞酒盃。閑葉露光秋月上。蘆花風起夜

潮來。雲山遠屋猶嫌淺。欲棹漁舟近釣臺。

與鄭秀才叔姪會送楊秀才見仲東歸一首

書劍功遲白髮新。異鄉仍送故鄉人。阮公留客竹林晚。田氏到家荊樹春。雪盡塞鴻南翥少。風來胡馬北

嘶頻。洞庭烟月如移老。誰是長楊羽獵臣。

贈桐江隱者一首

謝去潮來湖渚春。山花如繡草如茵。嚴陵臺下湘江水。解釣鱸魚能幾人。

送宋處士一首

賣藥修琴歸去遲。山風吹盡桂花時。世間甲子須臾事。逢著仙人莫看棋。

陳宮怨一首

風吹江城白日遲。昔人遺事後人悲。草生宮闕國無才。玉樹後庭花若誰。

題旌儒廟一首

塞柏陰風萬古悲。儒冠相枕死秦時。廟前亦有商山路。不學老翁歌紫芝。

謝李送客一首

勞歌一曲解行舟。紅樹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南遊泊松江驛一首

漠漠故宮地。月涼風露幽。雞鳴荒戍曉。鴈過古城秋。楊柳北歸路。蒹葭南渡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

松江懷古一首

故人今何在。扁舟竟不歸。雨餘山漠漠。江闊樹依依。暮色千帆落。秋聲一鴈飛。此時兼送別。憑檻欲霑衣。

孤鴈一首

昔年雙頡頏。池上寓春暉。霄漢力猶怯。稻粱心已違。蘆洲寒獨宿。榆塞夜孤飛。不及巢簷燕。西風相逐歸。

題李元之幽居一首

宅前雲水滿。高興一書生。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夜棊留客宿。春酒勸僧傾。未作干時計。何人記姓名。

長興里夏日寄南鄰避暑一首

侯家大道旁。蟬噪樹蒼蒼。開鎖洞門遠。卷簾高館涼。榴園紅藥盛。架引綠蘿長。永日一欹枕。故山雲水鄉。

天街曉望一首

曉星低未央。蓮闕迥蒼蒼。壘壁迷殘月。疏鐘迎早霜。關河浮瑞氣。宮館耀神光。再拜爲君壽。南山高且長。

早春懷江南一首

雲月有歸處。故山滿洛南。如何一花發。春夢徧江潭。

送友人自荊襄歸江東一首時友人新喪偶。

商洛轉江濱。一盃聊慰君。劍愁龍失伴。琴怨鶴離羣。楚驛枕秋水。湘帆凌暮雲。猿聲腸斷夜。應向雨中聞。

洞庭觀冬青一首

霜葉不凋色。兩株交石壇。未秋紅實淺。經夏綠陰寒。露重蟬鳴急。風多鳥宿難。何如西禁柳。晴舞玉欄干。

送客南歸有懷一首

綠水暖青蘋。湘潭萬里春。瓦檐迎海客。鍋鼓賽江神。避雨沿楓岸。沿雲渡柳津。長安一盃酒。座上有歸人。

送太昱禪師一首

禪林深竹裏。心與徑山期。結社多高客。登壇盡小師。早秋歸寺遠。新雨上灘遲。別後江雲碧。南齋一首詩。

長安旅懷一首

久客懷良夜。西風吹鴈聲。雲移河色淺。月泛露華清。掩惡猶疑思。緩歌空寄情。門前有歸路。迢遞洛陽城。

春望一首

南樓春一望。雲水共昏昏。野店歸山路。危橋帶郭村。晴烟和草色。夜雨漲溪痕。下岸誰家住。殘陽半掩門。

洲杜補闕。初春雨中。舟次橫江。寄裴郎中相迎。兼見寄之什一首。

江館維舟爲庾公。暖波微綠雨濛濛。紅樓遙遙春嚴下。朱旆聯翩曉樹中。柳滴晴絃生細浪。梅含香蕊吹輕風。郢歌莫問青山吏。魚在深池鳥在籠。

題衛將軍廟一首井序

將軍名遜。陽羨人。少習詩書。仍學劍。有武略。二十七遊幷、汾間。神堯皇帝。始揭義旗。遜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遜持狹槍劍。前突後翼。太宗顧而多之。天下既定。第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且病。乞歸侍。歲年。辭旨哀激。詔許之。既而以孝敬聞。以然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之。廟于荊溪之阯。以平生弓甲懸東西廡下。歲時祠祭焉。或云。顯福其士。邑文士王敖撰碑。詞實詳備。惜乎國史闕載其功。因題詩于廟壁。

武牢關下讓龍旂。挾槊彎弧馬上飛。漢業未興王病在。秦軍纔散魯迎歸。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掛鐵衣。欲弔忠魂何處問。蓬花楓葉雨霏霏。

送前東陽于明府由鄂渚歸故林一首

結束征車換黑貂。灞西風雨正蕭蕭。茂陵久病書千卷。彭澤先歸酒一瓢。帆背夕陽溢水闊。棹經秋月鏡山遙。殷勤爲謝南谿侶。白首蛩隱未見招。內篇字・元作秋字・注改・

泛溪迴寄道元上人一首

南郭烟光異世間。碧桃紅杏水潺潺。猿來近嶺獼猴散。魚下深潭翡翠閒。猶阻晚風停桂楫。欲乘春月訪松關。遙回策杖終難去。洞口雲歸不見山。

留別裴秀才一首

三獻無功玉有瑕。更攜書劍客天涯。孤帆夜別瀟湘雨。廣陌春期鄭杜花。燈照水螢千點滅。棹驚鷗一行斜。關河迢遞秋風急。望見鄉山不到家。

傷庾將軍一首

白首從軍未有名。近將孤劍到江城。巴童戍久然番語。胡馬調多解漢行。對雪夜窮黃石略。望雲秋計黑山程。可知身死家猶遠。汴水東流無哭聲。

李定言自殿院銜命歸闕。拜員外郎。俄遷右史。因寄一首。

白筆南征變二毛。越山愁處海濤濤。綠歸龍尾含鷄舌。更立螭頭逕兔毫。閶闔欲開宮漏盡。冕旒初坐御香高。與中書侶君先貴。曾憶玉鮮與佩刀。

右唐邵州刺史許渾所書。烏絲欄詩一百七十一篇。真蹟。分上下凡二卷。纖組間錯。辭格華古。筆妙爛然。見爲三絕。渾本丹陽人。居丁卯澗。予再仕是邦。每過其舊居。遐覽雲山。慨想清致。未嘗不過車而式也。安陽劉涇亘濟。故與寶晉同時。博雅尚古。詩藏其家。蓋與太沖序。俱在秘笈。第一物之數。吾翁一幅。易與杜介。又一幅在駙馬都尉王詵第。書史具焉。字法柳而不俗。信乎其確論也。予家舊傳幅絹帖。知其爲晚唐詩。嘉定癸未歲。客有自中都攜來者。始見首卷。制作脆合。序著五百餘篇。合兩者纔得六十五首。冥搜蹤年。復得後一卷。略計所存未及半。豈猶有待耶。然書史淵涇。所藏止百篇。又豈未盡覩耶。度王杜之所分蓄。固已具是矣。劍津再合。已煥龍文。珠浦復還。益彰蟾貢。兩卷皆印紹興御璽。又有一半印。蓋唐詩之存。而帝璽之信。莫此若者。

贊曰。玉笥詩府。旌陽仙嶠。鸞翔鳳珊。珊鞭羽裳。碧錦朝帝垣。天風蕩佩玦琅玕。瑤階十二玭樹連。珠璫璧珮環非烟。手援碧桑丹砮鮮。昆閬七七爭芳妍。翩焉來下探九淵。攫顏驚起龍正眠。茫茫塵劫今幾年。北斗柄爛東海田。袖中琲琲輝日圓。珍淙落筆如流泉。烏欄錦標餘百篇。獄寶上燭牛斗纏。御題小爾今宛然。已散復合固非天。歸魚東去雲浪翻。晴晝鬱蔚蒼闕紫。金浮玉月滿川。大招爲賦乘槎騫。

崔遠送廣利詩帖。諸家詩舟序・尾記共八行・御書題籤・

唐崔遠送廣利大師詩。御書題籤・

送廣利大師歸江東。

楚山楓老楚江清。笠掛高帆浪注纓。眞性本無創後際。葉舟誰問去來程。忘機每與鷗爲伴。息念應憐月其明。想見家山諸弟子。盛誇新賜大師名。

中書侍郎平章事崔遠。乾寧四年季夏二十九日書。

右唐乾寧宰相崔遠、字昌之。送廣利詩眞蹟一卷。嘉定甲申九月。贈之邵郡。廣利師。吾不知其爲何如人。方其江東之歸。想見冥鴻將翔。下避世網。既遊時賢之門。亦欲內決去之機。以警在位者。而盛誇新賜之名。崔獨戀棧。不念淪胥。反將以磨鼠嚇之。卑哉見也。致之年表。是歲六月乙巳。始拜中書侍郎。而寫詩之月。適同所時。汲汲持風池之名。以衒鬻于繼徒之前。益可羞矣。卷首尾有小璽四。御府印一。寶璽標目。蓋書法之勁。實動天鑒云。

贊曰。唐至乾寧。果何時。作書及詩。且悟以鎮。淪胥之不如。而拳拳于一繼。吁其可悲。

寶眞齋法書贊卷七

唐摹晉人帖

衛恆往來帖（尚氏續藏，前題一行，帖后書三行。）

高閑手摹往來帖。晉長水校尉衛恆書。

往來者。傳聊氣力頓佳。甚以慰懸無期。但有信示間。

右唐人摹晉長水校尉衛恆、字巨山、往來帖眞蹟一卷。恆瑾之子。素稱能書。有政宣半印四。紹興珍賞印二。蓋古而態眞。彷彿復見前代氣象。非唐世筆力。未易到此。嘉定甲戌歲四月。從向鄉林之孫公起。購得之。標曰高閑所摹。予按寶晉書史。嘗以戴嵩牛、絕太宗御筆三字者。易懷素絹帖。及陸機、衛恆等模晉帖。與數種同歸。劉瀛謂之高閑。殆無攷證。予故不敢以爲信。槩之以唐。庶幾得實。

贊曰。書既造妙。摹者惟欲取其肖。摹既逼眞。題者不必託諸人。以實傳信。萬古一晉。無目睫之徇。視御府之印。

王廙問安王秋二帖（前一帖僅書五行，內謂字變圓，與聖體字平起。後一帖草書三行。）

臣廙言。昨表不宣。奉賜手詔。伏承聖體勝常。以慰下情。不審宿昔復何如。承鄭夫人及爾委頓。今復增損。伏惟哀亡感存。益勞聖心。謹附承動靜。臣廙言。

七月十三日。告將之等。近日遣王秋。書不具月。行復半。念汝獨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雨涼不審。

右唐人摹晉侍中驃騎將軍王廙字世將。問安、王秋二帖。眞蹟一卷。廙以善書名。見錄于淳化之祕閣帖。并有先朝印識。予家藏最久。先君手記云。淳熙丙戌歲十月。在廣右。得于欽守趙善言家。亦賜書也。贊曰。摹法之精。必驗以眞。我見摹刻。已同假人。啓以楷書。告以章草。情敬之分。于此焉攷。

王導懷感帖（和題二行，草書。帖五行。）

右唐人摹晉丞相始興文獻公、琅邪王導茂宏。

晉仲父。侍中丞相始興文獻公王導、字茂宏。懷感帖眞蹟一卷。上有乾隆法盛于皆。尤盛于王門。導導曰。故剪情增傷感。濕然自何如。顏小覺損不。帖有應下。懸耿。連哀勞滿悶。不具。王導。其祖也。是書本在淳化祕閣帖中。精字得章草之遺風。妙有餘而姸不足。今帖乃唐世摹于硬黃紙上。毫髮畢備。無遺憾焉。先君好收唐摹帖。以爲雖未得眞。猶勝張刻。此篇中之最古者。云賜之宗姓近臣家。蓋賜云。所得之歲月不可攷。

贊曰。王門之書。祖始興。他帖開本皆洞精。獨餘此幅。雖強名。妙處頓使俗眼驚。唐人硬黃書流聲。紙古墨暗如晨星。兒曹輒口勿浪評。更看羲獻森階庭。

郗愔授衣帖（卷尾題款，匯記一行，帖行書九行。）

晉郗愔授衣帖。

晉鎮軍將軍東安忠侯高平郗愔道嗣。

九月十五日。愔白。授衣感深。得去四月書爲慰。已冷比何如。吾至頓弊。力遣不具。郗愔敬問。承不上下告念馳悚。賢兄可行。上下萬福。慰不期。兄無近告馳情。第二兒今東。分張。悶悶。

右唐人摹晉鎮軍將軍東安忠侯郗愔、授衣帖眞蹟一卷。郗氏自鑒而彝。曰儉、處約。曰愔、道嗣。皆其子也。世以書法著。按寶泉述書賦。有曰處約道嗣。家之後俊。取草勢而兄優。謹眞書而弟潤。愔之說爽。有自來矣。書有御題小璽。并流傳二印識存焉。摹跡與王方慶賜帖相類。蓋先君故藏。

贊曰。郗姓三傳而至愔。晉代七葉而登唐。書以世而能。摹以久而彰。予將因高平之奕葉。而擷千古之遺芳。於戲。道徽。尙其不亡。茲其足以傳摹帖之藏。

唐人摹二王帖（眞觀御題，傳自關中，品與其倫，承詔作種。故于後人，邯鄲失步。）

○馮承素蘭亭敍帖（記小標題行。）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敍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敍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

有感于斯文。

貞觀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臣承素奉敕模。

右唐馮承素、褚上義之蘭亭敍。臣米友仁鑒定。非跋。行書。

右唐貞觀將仕郎、直宏文館馮承素、奉詔摹修禊帖。真蹟一卷。太宗天造翰藝。儲神綿素。鼎輅南翔。辨楮西來。緬覩羣臣仁智之情。畢奏從官步趨之技。承素其一也。按何延之記。謂當時供奉。搨書曰趙模。曰韓道政。曰諸葛貞。質僧辯。筆各有數本。以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流傳幾百年。以元和十三年。詔取入九禁。又五百載。乃入御府。有小雙一。又印縫二古篆。不可識。首尾有裴氏等印三。其後蔡米友仁鑒定。攷之寶晉書史。載蘇者家有蘭亭三本。內次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回。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轉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暨字內斤字是字轉筆。賊毫隨之。于所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模本。未嘗有也。者題以爲稽遂良。市辨其非。定爲承素。市。且製贊以表之。今閱此本。暨字賊毫所出。無絲髮異。殆是繭紙摹帖。有此一筆。故凡親見眞蹟。于昭陵未開之先者。其臨摹之手。不約而同。不惟是帖。足以信千古之傳。而蒂之精鑒至是。殆尤不可及也。嘉定壬午歲二月。託人從故衛鄭賢之。凡三易所託。而後至。想山陰之手澤。未見英姿。聰容谷之是晉。龍鱗喜色。式昭傳緒。以覩前徽。

贊曰。狗應龍。蟠九嶷。抱驪珠。圖含風。見似人。喜若登。作者誰。臣姓馮。

吳通微臨蘭亭敍帖 二十九行。尾記四行。係界行紙。內題注寫山三字。並移入正行。當塗改。見次處亦不復寫。當行止于紙尾。蓋臨寫。故獨與衆不同云。

永和九年。文同上。

大中大夫、行尚書職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東海縣開國男、吳通微臨寫。時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記。

右唐人吳通微臨王右軍蘭亭敍。真蹟一卷。具著官位歲月。有小印。并右印文二。與右紫識。同得于中都。按唐史有吳通元。管與裴貫、竇參、同時。亦蹤北門。蓋昆仲也。筆潤淳古。題名端勁。有鳥塔之碑。可攷其非體。

贊曰。硬帖之亡。坏土其朽。至于貞元。大豈一手。彷彿之傳。猶如晨星。尚勝宋武。以石得名。

右軍初月帖 草書。六行。

初月一日。義之白。忽然新故之際。致歎良深。君亦同懷。近信過得書。故云頓垢。縣惜災雨。以回何似。私力能勝。不謀爲國耳。力不次。十義之。

右唐人摹王右軍初月帖。真蹟一卷。筆勢婉轉。具有法則。獨紙素不與他帖類。似唐末者。有小印在卷端。先君以淳照庚子歲中秋。併遺信帖。得之越千里。

贊曰。唐摹之傳。取奇古。髮加硬黃。知此格。收從眼力別瑤瑛。安得庸奴字如許。

右軍遺信帖 草書。四行。

頃日親親徑過諸婚。經卹。憶察。力不復塡之故。不復遣信耳。懷充。

右唐人摹王右軍遺信帖。真蹟一卷。得之與初月帖同時。有前朝印。字懼右而遒。非苟作者。

贊曰。筆健而奇。而紙素猶近時。彼摹者。吾不能知其爲誰。忘筌與蹄。庶幾得之。

右軍留女帖 草書。兩段。六行。

吾去日欲留女過吾去自當送之。想可垂許。一出未知遲期。是以昨即得丹陽水丘書。與足下書。同官。不送往還。

李常公擇。盥手觀此帖。元章知之。當爲出數本矣。僧書四行。元章字平起。

丁卯仲秋六日。觀于從道甥家。草書。四行。

中散大夫、會稽縣開國子、鍾離景伯公序。觀。草書。四行。

人言觀元章書。必數步立不得近。他日殆不然。故敢書于此。子發。行書。三行。

右唐摹王右軍留女帖。真蹟一卷。予在建康初。訪帖于故宰相之孫。有某者。不肯。游娼肆。蕩無一錢。幾不能自存。初以此求售于所託。上有紹興一璽。前後有右半印八。中縫有古墨印一。皆不可辨。紙甚頑唐硬黃。而尤奇。未著本朝李公擇、鍾離、章四跋。蓋賜書明甚。予以二十萬錢得之。某大喜。于是帖陸續來矣。帖字四十八。古雅不可名狀。帖之標曰。右軍真蹟。予審定爲唐摹。蓋以三事。與故藏晉帖。紙既不類。而與唐行書。謝昭陵冊文。皆一種硬黃。一也。寶晉洗手帖曰。每得一書。背訖入奩。印以米姓祕玩。書印。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某澀手視取。展以示客。客掇面憑空案。從容細閱。某趨步于其前。客云展。某展。客云卷。某卷。惟命。客擡案。某跪。某執事甚卑。捨伏執卑者。止欲不以手衣振拂之爾。蓋寶晉病潔。故其言如此。今詳跋語。有盥手而觀。元章知之。當爲出數本。又有人者。觀元章書。必數步立不得近。他日殆不然。是皆戲寶晉語而跋。卷末有半印。存米姓二字。較之家藏帖印文。非祕玩印。乃清玩印也。正是帖下文所謂。以待不可告語之客者。使其爲眞。則在玩祕久矣。是以爲唐摹無疑。二也。帖字並大會十二月帖。中令永嘉帖。奇崛則無差別。而神觀有異。三也。予雖定著如此。而付受有緒。合作自然。審而信之。猶當以俟博雅之君子。

贊曰。或眞或摹。斯焉取諸。是出于假月之儲。垂胄同仇。于門之魚。予將比乎郗。

右軍河南帖 草書。八行。

滴重熙書如此。果爾乃甚可憂。張平不立。勞向河南者。不知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苟恢疾患。想當暢佳耳。吉興自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

右唐人摹右軍河南帖。真蹟一卷。有小雙。并藏書家大小全印五。半印一。帖在浮光閣帖中。與率更何如帖。同歲月得之。右晚吳氏。按晉史。孝宗永和七年二月。趙并州刺史張平降秦。十一月。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溫。聞石氏亂。而北伐。既而中止。八年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又言北伐。以北中郎將荀羨爲都統。中壽春。三月。命羨鎮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行軍將軍、會稽內史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九年十月。姚襄叛。浩敗績于山桑。羲之又遺以書。止其再舉。十年正月。浩免官。十二年春。并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八月乙亥。溫敗襄于伊水。遂入洛陽。己丑。修諸陵。張平自秦堅襄與之平而能兵。羨以徐州刺史。將兵救段龕。十一月。龕殲于燕。羨還下邳。升平元年七月。平自秦遣使詣降。并幷州刺史。二年三月。羨苻堅討平于銅壁。降之。秋八月。徐兗二州

刺史荀羨有狄，以御史中丞郗愔爲羨軍司，九月，燕伐平于并州，手所殺。征西將軍諸葛攄等，帥壁壘百三十八降于燕。平棄平陽，亦降于燕。羨拔燕之在平，執泰山太守賈堅，燕將司馬悅明救泰山，羨敗而歸。遂以疾篤召還，命愔以北中郎將代鎮焉。五年九月，平竟滅于秦。詳事如末。此帖當在升平二年之秋。重照蓋愔之字，當是以書往來，及時事者。

贊曰：予觀斯帖，而得右軍之爲人矣。識以生物，仁以及民，忠以謀國，哲以保身。有是四者，殆非一世翰墨之士所可擬其倫也。知晉之禍，在平本根，外寧內憂，茹蘗吐珍，其識之不畧，固足以遠愛本之仁矣。而一誠區區，惜苟惘殷，止北伐之書，陳脅稽之慮，又孰知其既明之哲，託于餘忠之未伸者耶。邪陵之師，車馳卒奔，金克敵之何裨，徒隱憂于范文。如昔日之假書，幾何其不爲今日之溫。蔡帖之傳世，固其知字書之可珍，而未識其心之愛君也。然予博攷史牒，詳稽所因，蓋自愍懷，抱而于終天，而王業偏安于江濱，敵寇之勇，復讎之義，已不復識于搢紳，則姚萇之已歸而終叛，張平之既晉而復秦，此皆後來必致之理。安得不慨想平槃城之迹，拔劍之琨，而徒欲保所有以終身，如是則右軍之書，雖不免拳拳于後慮，而右軍之心，實未暇歷歷以前陳。至于守江兼淮，以愛爲欣，是欲保堂奧之安，而乃捐其所由入之門，予尤未之敢即也。

右軍復尅二書帖（草書四行）。

適書至也，故足下明還，行復尅面，王羲之白。

見弘遠二書，皆以遠也，動散即佳爲慰。

右唐人摹王右軍復尅二書帖，眞蹟一卷，帖故家藏，上著四印，惟貞觀兩字聯屬，與寶晉所述異，意後人託爲者。

贊曰：書摹于唐，故不當印以貞觀，然而涸筆天成，書名雲爛，殆不止于眞之亂，彼無別者，徒欲修其眞，而汩以粗，石出玉出，運分渭判，尚致予贊。

右軍尚書帖（草書四行）。

尚書六日書，示秀才孔君，倡城國策，可付之。

右唐人摹王右軍尚書帖，絹本眞蹟一卷，按元作右軍手墨，予按寶晉書史，晉于唐塊處，易得此帖，云得于僧清道，亦有貞觀印，仍晉元戲紙，頗一條，今此乃縑素，雜裂不可觸，大率非晉物，又無貞觀遺印，故定著爲唐摹，首尾宣和御府凡六印，又內府同書題一，寶慶乙酉正月，予遣問自大名歸，與其原裝章同，至孟晉洋都故藏也。

贊曰：宣和御府晉法書，珍藏直及鍾王初，徒緣絹素少晉儲，著定聊復稱唐摹，氣全神王斷裂餘，更有數體同官奴，百年風塵閱穹廬，回首六關懷東都。

右軍安問帖（草書四行）。

永得安問，玄度至可憂，慮得其言云小差，然疾自恐難耳。

右唐人摹王右軍安問帖，眞蹟一卷，與得示帖同得，縫尾著御府四印，中有嘉字印，首尾六半印，惟苦印兩字可辨，蓋寶晉故物也。

贊曰：唐人摹書者，晨夕鶴鵝池，生平安問帖，千古乃見之，蘭齋今爲誰，米姓猶可覓，摹筆得活法，一卷當得師。

右軍轉勝帖（草書八行）。

見冠軍轉勝，腳中故羈，猶憂此蠅縣心，觸恬忽失交，雖小小殊復，不如不想，蒔制之，聞見高高，比便人增懷，不知卒當有遊理，不思惟子，願欲種之。

右唐人摹王羲之轉勝帖，眞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唐人摹王右軍轉勝帖，眞蹟一卷，有紹興小璽，并米友仁鑒定，帖書以冷金紙，方未褪時，策策如銀葉，摩挲類蟬翼，奇哉，盧元己沐藏，六月得之，潭州士人張椿老家，其人舊以貢士教授武岡，新學法當用年勞得官，攜帖入都，欲鬻之時，貴以求所欲，不得意發病去，病且志悉以帖售，此其一也。椿老多游名貴人門，故藏帖爲多，致淳化祕閣帖中，有大令書，亦有冠軍轉勝等語，與此帖不同。

贊曰：唐人摹帖多自喜，千古換鵝誰踐美，順塗鹿夢豈眞縣，畫餅兒癡出饞水，詎憐成安變張耳，滋上鼓旗那可致，銅丸碧衣誰證爾，重說偽言煩小米。

右軍得示帖（草書三行）。

比得示爲慰，云小人多患，念勞心遲，足下未結果，爲力不次，王羲之。

右唐人摹王右軍得示帖，眞蹟一卷，首尾著三璽，珍賞一印，字淳而雅，頗逼西晉武帝體，有章草之遺，于淳化閣帖中，蓋自是一種風度，非右軍他帖比也，帖舊在周益公家，予愛其古，嘉定甲戌十一月以易元吉獐猿二，徐熙折枝一，從太府丞綸，併安問帖，易得之。

贊曰：淳古有眞味，不特見于結字，茲帖之名得示，縱摹倣于唐世，隱然猶有西晉之遺意，彼昌黎者，或肆或議，謂以俗書趁姿媚，予未敢以爲是。

右軍東方朔贊帖（小楷，行二十二行，末一行，足一行）。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先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環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齡抗以傲世，傲世不可以乖訓，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潔言道而稽其顯，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瑰類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證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枝離覆逆之數，經脈染和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巧，經目而誦于口，過耳而關于心，夫其明濟開豁，苞含宏大，凌轢卿相，諷嘲豪傑，戲萬乘若寮友，視倚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超方之外者也。談者又以先生嘘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乘世登仙，神友遺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恍惚，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視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隧，見先生之遺像，道蕭城郭，覩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曰：嬉嬉先生，肥遁居貞，退弗終否，進亦濟來，臨世渾是，稀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魁柔，能清伊何，魂汗若浮，樂在必行，處儉閱憂，跨世凌時，

遙蹈獨遊。嶢嶢往代。爰想遐躅。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仰原隰。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嗣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游嗣宇。庭序荒蕪。棟梁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爲是居。居而弗刑。遊遊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彷彿風旄。用垂頌聲。

永和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書與王敬仁。

右唐人摹王右軍書。晉夏侯湛所作漢大中大夫東方朔畫像贊。眞蹟一卷。首尾紹興印四。御府半印一。按是帖在淳化祕閣。與藥數論。並爲眞書之祖。譬烟流形。水月移質。摹寫之合作。以神合妙。信乎唐人之爲精也。予在建康。訪鄰鳩遺物。以嘉定辛巳九月。奉詔移節京口。治行冗甚。而舊者持以至。云其家之任外邑者。一昔入郭。留質某氏以去。庶以善賈贖得之。蓋亦內府之自出云。

贊曰。晉唐眞觀中。河南公褚遂良。著定右軍眞行書六十三卷。眞書獨存五卷。而是帖居第三。開元中。會稽公徐浩。收綴二王眞蹟一百五十有八卷。眞書亦共存五卷。而是帖居第二。蓋永和之所書。而王修之是書。今觀摹摹。具有遺製。蓋李嗣眞所謂。如嚴廊發硯之肅。檐陽寒暑之備。鑒銅金石之在耳。氣氣蘭臺之觸鼻。縹緲仙跡。昭章聖祀。然河南明標以爲眞。何稽則疑以爲僞。二君皆升堂而入室。夫豈黨同而伐異。況後六百載。而予惟卽其摹以觀其假。而何以別其非是。惟梁袁昂評古今字。嘗有言曰。王右軍書如王謝子弟。紆復不端正者。軒軒有一種風氣。予謂摹本已能如此。眞存豈不可貴。況夫山陰之鵝。已毗于道德。瓦官之鵠。復亡于告書。周公之征已泯。晉侯之跡誰修。三一莫究于行法。尚想執知于黃綺。或訪琅琊之新廟。或答尙書之宣示。或臨川丙舍之頓首。或相省叔夷之死罪。凡此已弗復見。而又于此肆其議。是殆類乎知江漢秋陽之不可尙。斥有若而反其位者也。

孫過庭摹洛神賦帖二十八行。

處。揚輕袿之猗靡。翳脩袖以延佇。悵盤桓而不能去。摹痕貫。【案】摹痕貫三字。上下文連所僞。駁論及之。今仍原本。

右唐右衛胄曹參軍孫過庭。字虔禮。摹王獻之洛神賦。眞蹟一卷。嘉定戊辰歲十月。九江郡守韓君松。以客燕于庾樓。酒酣。出右帖名畫數種。分遺座間。俾各賦詩。予詩先成。得先酹先。捉筆取此帖。坐者皆愕。初出帖時。標爲孫過庭草書。不指爲摹晉帖。繼亦有御府四印。客或疑其不可。予答之曰。大令寫此賦。刻在淳熙祕閣續帖第二卷中。今字畫甚相類。又見寶晉齋帖。及見晉書。書史言過庭書。甚有右軍法。但字落腳近而直。今所存書譜是也。因爲證其是。坐者憮然。韓君啓篋而取祕閣續帖。及御府書畫石刻。字字較覈。歷歷可見。乃相與歎服。帖竟以歸我。祕閣本末。無摹痕貫三字。印識位置。亦微不同。蓋祕閣本爲眞爲摹。皆不可知。而此本則孫摹甚明。摹痕貫三字。乃是圍紙尾戲。摹淳化帖中右軍德帖。以驗其筆力。而非本文也。卷首尾及縫。有長白山居印三。振武軍節度使印二。書印一。周成印三。荆湖南路轉運使印一。河東諸州轉運使印一。右半印一。紹定戊子六月。予在京口。陵口酒正李君衍見過。因閱帖。自言其家藏本朝司勳員外郎知國子監書學周越書。上著長白印。蓋周故物。予卽未致。然振武節度本

贊曰。大令好書洛神賦。後人猶襲鄲鄲步。夫君章聖洞千古。筆下縱橫敏風雨。凌波杳杳去無所。半幅尙能追鍾嬸。幾年唐印閱振武。誰其別之覘書譜。

洪元舂行業讚集王右軍書帖行書。七十二行。

大唐會稽郡餘姚縣化口寺主、眞法師行業讚。并序。

朝議郎、行餘姚縣令、上柱國、太原王瑾撰文。

菩薩戒弟子洪元舂。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并鐫。

夫璞以假器。必藉工能。正教闡揚。亦資明哲。承眞如之奧典。啓不二之法門。其誰曰然。不遠千里。法師、東陽金華人也。俗姓王氏。其先太原苗裔。書永嘉而遷。因官而處焉。總角辭家。童蒙入道。發大精進。堅持戒地。一門之中。數人繙服。篤而無倦。感悲慈心。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經云。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削跡名利。而歸乎佛。難矣哉。闕闕依投。親戚仰止。覩其顏則知三善。入其門乃聞三乘。允諧衆望。精確道宗。彌縫聚落。能無法忍之心。密開林中。了入寂然之意。法師學習師古。義承先聖。八部經理。宛在掌中。三乘法源。盡于度內。曉了中事。恢無貢高。猶如琉璃。內外明徹。是謂山岳之秀。河海之英。國之橋梁。人之師範。善療衆病。爲大醫王。應病與藥。令得率行。乃我法師之器。貴宏博。光難得而涯也。粤六載。我皇帝加號。爰有制度。于時。太宰秦公、長史狄公、知其行高。遂以名薦。主此寺焉。二公常相謂曰。法師通深妙法。玄無上義。聞一得三。言發應。書利涉。辯博。僧會智周。與之齊驅。未可同日。退食之暇。旦夕卽朝。私奉禮敬。以爲法主。爰居無何。事有感應。舉一隅則三隅可覩。豈小子造次而談矣。蓋攜廊宇。繕修佛像。舉爾田疇。蓄儲倉廩。人有善欲。天必從之。度奉夙心。雅志斯在。弟子忝預同盟。宗彷有敘。摹仰節操。欽藉堅持。限以孤陋。寡聞。曷能宣揚盛事。不錄戒行。何以覽諸。不記精修。何以示衆。小子狂簡。斐然成章。述德書能。以傳不朽。凡我同好。寧孤讚之。時天寶八載。孟春正月。

童蒙入道。總角辭家。清理餘正。忽辱降邪。結習已盡。不染天花。心如法水。瑩澈金砂。其一。形貌端嚴。風神體正。卓爾孤標。堅持佛性。如竹之潛。如松之盛。安居寂然。智慧清淨。其二。法門之主。天人之師。能息三毒。更懷四知。將而不磷。涅而不緇。闡我正教。非師而誰。其三。法本不生。今亦無有。賢哉其公。戒業堅久。宣揚寶偈。義傳金口。記其行能。永爲不朽。其六。

天寶十五載。歲次景申。六月癸未朔。十七日乙亥建。

右洪元舂集右軍書。眞法師行業讚。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唐洪元舂集晉王右軍書。眞法師行業讚。眞蹟一卷。唐人好集王書。如元和張府君碑。其證也。按寶晉書史。忠州寺碑。眞蹟在僧正子文處。嘗通書詐借未果。託提刑爲執中。攜告質看。亦不肯出。蓋卽此書也。其在全盛時。寶愛已如此。海內于是有遺恨焉。書入御府。首尾著六印。有米芾之子友仁審定。綿素纖列。發古雅之餘芬。劫火洞矣。孝遺疑之未泯。嘉定戊辰歲二月。得之官舍。

贊曰。天津絨女。璫爲梭。的皪八體。輝明河。雲章玉字。烱不磨。一洗秦籀。摩周科。人世剽制。同綺羅。百納尙可。睨伐柯。告身多易。娟倫鵲。淵江鼉。瑤考伏波。龍象駁。懷嚴摛詞。玉函金鑰。神異珂。一洗海岳。遺恨千載。唐晉春秋。蛾。

萬歲通天帖

晉右軍將軍羲之書（前一帖，行書六行，內頗模字；後一帖，草書八行。）

十一月十三日羲之頓首頓首。頃遭姨母哀，哀痛攝制，情不自勝，奈何奈何。因反慘塞，不次。王羲之頓首頓首。

初月十二日，山陰羲之報。近彼遣此書，□行無人，不辦遣信。昨至此，且得十一月十六日書，雖遠寫盈遞，□卿佳不。告諸患殊劣，劣方陟道髮悴，力不具羲之報。

晉黃門郎徽之書（行書八行。）

二日告。□氏女新月哀摧，不自勝，奈何奈何。念痛苦不可任。得達知汝故異惡懸心，雨濕熱復何似。食不吾牽勞並頓，勿復數日還。汝比自證，力不具。徽之等書。

晉中書令憲侯數之書（行書三行，第一行有剝極字半紀。）

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寧別，恨恨深。體中復何如。弟其頓，匆匆不具。獻之再拜。

齊司空簡穆公僧虔書（以晉謝康帖本摹入。）

太子舍人王琰牒，在驛三載，家貧，仰希江郢所統小郡。蓮牒，七月廿四日，臣王僧虔啓。

齊侍中懿子慈書（草書，前二帖各六行，後一帖十六行。）

卿柏酒等六種，足下出此已久，忽致厚貺，深勞念至。王慈具答。○唐懷充。○范武騎。

汝比可也。定以何日達東，想大小並可行。遲陳賜還，知汝□□吾常耳。卽具。

翁主體安和，伏惟侍省，小兒並健，適遣信□□□□自當令卿知吾言之不虛也。鄭桂陽已至，將甲甚精。

唐摹雜帖

右唐人摹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眞蹟一卷。金輪御朝始製十三字，今帖歲月皆用其體。唐紙精古，此又獨最他帖。按唐史，則天后嘗訪右軍筆跡于方慶家，方慶進者十卷，凡二十有八人，惟羲獻見于此帖，所謂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操、高祖規、曾祖褒、皆帙焉。是時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敍其事，復賜方慶寶泉述賦，乃謂當復賜時，后命虛揭本廟內，更加珍飾錦背，歸還王氏。人到于今稱之。故泉有順天矜而永保光業，從人欲而不顧家金之句。有建隆新史館印，蓋卽當時摹取禁內之本，而置之館中者。建中靖國，刻歸秘閣續帖，有小獵，并加用印，而三態備衆妙，摹逼天眞，亦非他帖可擬。淳熙己亥歲，先君在郡省，以一端石、四靈軸、易之韓君敏家。

贊曰：洛石赤心，以出寶圖，燕誒鶴晨，卽瑞裂書。有奕王門，而士摹腴。獻其家探，陳于玉除。筆法之神，匪臨伊摹。史館之儲，尙其不壓。

寶眞齋法書贊卷八

唐摹雜帖

智永千文眞草帖（二十八行，眞草間雜。）

周發殷湯，至同氣連枝。

右智永千文眞草，唐人臨寫眞跡。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唐人摹陳僧智永眞草千文，眞蹟一卷。草字始周發迄于殷湯，又自之乾迄于猶子。眞字始平章迄于殷湯，又自之乾迄于連枝，互差一行。筆態俱入神品，如鈞天萬舞，廣樂奏于兩階，觀聽自尙忘勸。惜乎不見其大全也。按何延之蘭亭記，智永本右軍七代孫，居永欣寺閣上，臨書凡三十年，得眞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世帖紙墨與歸田賦頗類，未必非眞。特無古印識，故難據以爲信。致寶晉書史載此帖有三本，一在國子監直講楊褒處，乃粉蠟紙；一在宣德郎陳升處，乃楮紙；一在丞相蘇公頌處，乃黃麻紙。今紙類粉蠟，出楊氏。卷廟一小印，來存小盧。小以處元庚申歲十月，託建康士人張琨，于鄱陽得數曰，與嗣爽翻成一家。作者更書遍河涉，幾年眞草分正葩。變現要作千屋角，抽毫牙墨池摹。倣紛天華，倚想字姿眞麗耶。

褚遂良枯樹賦帖（楷書，四十四行。）

諸家體詩，誰知筆椽出張裝。如搨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代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白鹿貞松。靑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爲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植。九畹移根。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乃有拳曲擁腫。盤拗反覆。熊彪顧盼。魚龍起伏。節竪山連。文橫水蹙。匠石驚視。公輸眩目。雕鐫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眞花。紛披草樹。散亂烟霞。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低垂于霜露。撼頓于風飆。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流血。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橫洞口而欹臥。頓山腰而半折。文衺者合體俱碎。理正者中心直裂。戴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賜睒。山精妖孽。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采葛。還成食薇。沈淪窮巷。蕪沒荊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爲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卽是河陽一縣花。桓大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貞觀四年十月八日。爲燕國公書〇凡四百六十六字。

右唐人摹右僕射贈太尉河南郡公褚遂良、字登善、枯樹賦眞蹟一卷。按寶晉書史。此賦是粉蠟紙搨。書後末能二字是雙鉤。唐人不肯濫人。若無此。皆以爲眞。賦在蒜春魏偷處。寶章待訪集。記借觀之所。在潤州甘露寺。予再官于潤。江山之勝。固攬之矣。然與人會。又得奇蹟名筌。以彌歷之。百年風流。始不復可見也。寶慶乙酉二月。客以帖來自中都。紙之粉蠟雖薄。雙鉤末能二字。皆儼然如所書。帖有蘇激二印。蓋未歸魏氏時。又出太簡參政家。上有儲氏圖書二。正寶晉所記虞世南枕臥帖在關杞處所著之古印。必唐世一好事者。今不知其爲何人。未有察定法書印一。凡四百六十七字。七作柒。書蓋眞唐體書。稱貞觀四年。爲燕公書。按唐史。當是于志寧。然致其時。猶未進封。志寧蓋襲祖遜爵。意史所載誤月載誤也。徐浩古蹟記。謂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以閑居賦。同此作十二扇屏風。大會貴要。張以示之。其此摹之勸獻中興後。書入御府。有紹興印著焉。

贊曰。開闢之元。予仕軍庾。借期命駕。皆卽甘露。慨懷海嶽。賦詩弔古。歸予再來。乘軺茲土。復登多景。乃得斯賦。江山几案。風月簷楹。俛仰遊陳。登臨寓寫。維賦之作。自庾開府。殷歎婆娑。桓懷雖據。染翰行墨。自唐搨褚。蘇印儲錄。魏藏米譜。後百餘載。見我詩句。又二十年。眞蹟斯睹。地有顯晦。物遂散聚。抑人與對。非蠶叢取。獨煩予者。莫頑遐武。雖其後先。傳此縑素。朝猿暮鶴。秋霓春露。是書其存。尙想吞吐。

薛稷夏熱帖 草書六行。字不全者三。

夏熱。體中復何如。二十八日。遣書至。魏十三兄處。今早信還。闕奉九帖。已過揚□。追問不及。極馳情也。六匣□當使□往省。不審□宜□。稷再拜。

右唐人摹太子少保、黃門侍郎薛稷、字嗣通、夏熱帖眞蹟一卷。帖無古印識。而跋尾有外府一印。蓋近世藏書家懸官所用。莫知其爲誰也。筆力實奇。比如梅驥。尊字與予家藏歐陽率更臨大令何如帖正同。信乎筆法源委之本無殊也。寶慶乙酉二月。得之營上。

贊曰。帖中月字。用武后書體。因其時也。魏字紛如。能棄之嘗風。恃而奇也。迥脊千年。如梅如馳也。旣宜于今。而于古亦師也。旣疑于已。而于人亦登也。米芾有言。功名不如翰墨。抗少保而躋之。謂五王其卑也。予因從而貴其帖。而亦末暇辨其是非也。

顏魯公祭文帖 草書。二十二行。

壬申十三叔銀靑光祿大夫。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上輕車都尉、丹陽縣開國侯、顏眞卿。以淸酌庶羞。祭于亡姪贈贊善大夫季明之靈。惟爾挺生。夙標幼德。宗廟瑚璉。階庭蘭玉。每慰人心。方期戩穀。何圖逆賊閒釁。稱兵犯順。爾父竭誠。常山作郡。余時受命。亦在平原。仁兄愛我。俾爾傳言。爾旣歸止。爰開土門。土門旣開。兇威大蹙。賊臣不救。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天不悔禍。誰爲荼毒。念爾遘殘。百身何贖。嗚呼哀哉。吾承天澤。移牧河關。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攜爾首櫬。及茲同還。撫念摧切。震悼心顏。方俟遠日。卜爾幽宅。魂而有知。無嗟久客。嗚呼哀哉。尙饗。

右唐人摹顏魯公祭文帖眞蹟一卷。公節偉矣。日月有蔽蝕。山河有隤決。而一門之全名英烈。言言炳炳。實與天地相爲終窮。是帖蓋當時奠祝之文。片言所存。皆足以對越無愧。數百世而下讀之。尙使人凜凜有生氣也。嘉定乙酉歲十一月。高安倅沈君鏜擘甫得之督上名卿家。明年二月。書來。緘以見遺。筆法蓋雙鉤摹體。紙亦唐世物。

贊曰。當大寶之季歲。騰紫宮之長彗。駭漁陽之駃騠。將道洛以飮渭。以十五萬衆。鼓行之勇。涉二十四郡無人之地。偉顏門之競爽。獨舍生而取義。有常山以爲之兄。有魯公以爲之弟。合群從而死難。備三軍而靡潰。蓋將豁百世而開瞶聵。澄六合而蕩氛翳。手耨絕紐。躬支橫潰。射羿日之並出。扶杞天于將墜。斯文也。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建諸天地而不悖。又豈止于區區之一辭。于戲。誤主有人。效忠何歸。胡大傷之正。不致于林甫之流。而所遭之慘。乃及于泉明之當。予持此評。氣洶心痛。豈徒贊八體之書。抑以代千載之誄。

李邕光八郎帖 行書。十行。

卽欲過濮上八郎。後來足得。未勞急也。蒙周至惠鹿。欲報遙來風水事也。少于道左申謝耳。同還使馳白不次。李邕狀。濟光八郎記室。二日勞借馬甚堪騎。悚息。濮上少若門。還報驛上安。故得不示之。

右唐人摹北海太守贈祕書監李邕、字泰和、光八郎帖眞蹟一卷。明皇之子琚。封于光。太宗之曾孫峴。襲于濮。唐世重郎稱。在至猶或名之。故雖帝子之貴。弗爲瀆也。邕以宗室在屬籍。致邇勞。通假借。親親之誼。爲有加焉。按寶晉書史。帖以元祐丁卯。得之甬上石夷庚處。有唐氏雜迹、陳氏圖書印。寶晉爲之贊。凡三十二字。今此帖無印識。字有雙鉤摹體。蓋唐世本也。紹興元己未歲。在九江。嘗與滈公直總關張條之子似仲、有之淸見其家藏米筆甚富。有一帖。言唐人摹邕帖筆法極梁。而無其帖。意在米卷中。今尙省其語。後二十一年。珂掾西府。見此帖于一降家。云得之大上故貴臣之藏。有印識。又五年。歲甲申。月黃鐘。託中都士人購得之。有之已死。其家湮矣。不復可見寶晉帖。意奇物之合必有時。僅但眞蹟尤未易見也。

贊曰。北海書名。亢其宗。雖摹猶足傳奇蹤。已鳴褚籥調歐鐘。更拔永戟推叢鋒。平生鑒賞襄陽公。二寶

相避如燕鴻，青蠅間世，儻可逢，定見重合延平龕。

唐撫名人帖（本紀不載，准繫著不目，或桃氏名，或歸論頌，論不可闕，祕閣論五，因引而仲之。）

李玄胄清愼帖（楷字，五行。）

李玄胄曰：先帝問□□□□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先，次復問吾，吾答詔曰：清愼之道，相須而成，必不雅已愼爲大也。清者不必愼，愼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案此下原本有缺字。）

右錄李玄胄清愼問答，唐人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

右唐人李玄胄清愼問答帖，眞蹟一卷，絹素百裂，僅可補綴，氣全神秀，落落如星斗非爛，若芒陸離，有藏書家印，後爲御府，有小爾在旁，嘗著石刻，今按元刻已亡十餘字，蓋斷爛之不容收拾者，嘉定辛巳歲二月，予官江東漕臺，初購此帖于四姓小侯劉氏家，函貯以來，偶與客燕坐忠賞堂上，發書展玩，字隨風吹舞，客驚與挽卷曰：古則古矣，標而新之，誰當知者，予復之曰：當遂以子爲證，相與一笑，觀他書，竟不再視。至甲申歲九月，始裝而藏之。

贊曰：洗眞山之耳，繡周廟之目，雷孤竹之腹，策六馬之手，清乎愼乎，有餘蘊乎，二者之間，吾其隱乎。

楞伽經注帖（小字草書，二十一行，題目楞伽書。）

唐楞伽經注。

力有十力，明有三明，現于種萬類，一時俱生，無有障礙，心不用，故得自覺聖智，佛言我不對小乘，說我大乘，佛乘者，非言說文章，亦非眞諦解脫，此明其體，斷二根本者，貪愛與無明，名二根本，諸使隨滅不現，無有生相名，譬如甘蔗喻人，雖差，遇雷聲即微發，此微細習，使斷名害，經漢以三空觀已，陰無和合，畢志不生，名破倍，斷除七種識，覺想分別知，名出佛身血，不印入故，以人體眞，梵音有八種，一最醇聲，二諧了聲，三柔軟聲，四調和聲，并尊重聲，六不誤聲，七深遠聲，八不女聲，此八聲有八故，八八六十四念，更正勤神足根力覺，一一不可新，我之所攝受記著，○生所生二心，壞二俱離相，非非平等性，生因果平等，我無我平等，○平等者，是人法平等，非性者，明非有性，非非性者，明非無性，非性悉離者，雙破二非也，對異說如對有說空，對生死及世世，對六道說知生身，對治門故聞是心量聲聞，對□□□□故緣覺計十二因緣（四字藏，智度論。）緣自覺聖智，內證得生，不由他悟，知我滅知，自□相知，不生不滅，此是盧迦耶陀弟子，以得信通，推說身覺不離于量，見聞覺識，此等三法，但有其名，而無實體，以息論端，自覺聖智爲一，自宗有無是二心，執異初是，當來鄙亦依諦，六法論者，一天文，二陰陽，三算數，四醫方，五知文，六知武。

右唐撫名人書楞伽經注，眞蹟一卷，首尾大小凡五爾，按元標帖曰褚河南，乃侍書崔所作，行出宸翰，予故冠其末然，或書者益之者也，然其爲故物明甚，褚法清勁，今書間妙，體勢固易察識，寶慶乙酉三月得之后家高氏，凡注文皆簡當，與今釋藏所著定不同。

贊曰：貝多之葉來金仙，篆以注釋非忘言，駿伽著在西域編，名雖或訛經則傳，庸世經生筆力便，茲文流布今幾年，河南題字恐未然，留與未世觀師筌。

使至帖（行書，二行。）

使至帖，得狀爲慰，五月中楊瓊迴已遣訖，此不一一，付白彤，所七月十二日。

無事勿專使人來。

右唐無名人使至帖，三十六字，眞者二十有八，草者七，花書者一，筆法類李邕，而花書之名，弗復可識，疑以傳疑，故惟以歸之無名人也，有永存珍藏印二，其一所存者半，未著御府大小五印，得此帖時，又有格天閣一印，既得而裂去，蓋鄙塢所珍者，嘉定庚辰七月十二日得之建康，贊曰：帖錄于永存之秘，蓋出于唐之初世，而莫知其名氏，帖題日曰七月十二，予亦得之是月之乙巳，日月之適契，表之于淮，茲謂大意，格天之印，標以題識，亦既三祓，大弓之縞，辱于淪棄，我乃一洗，贊以志其始。

奉禮帖（草書，五行。）

褚奉禮謝世法當日誠，度越中書人，零落殆盡，遠公夙德，不可接對，但時復看古帖，類先賢之跡，以遣日而已。

右唐無名人奉禮帖眞蹟一卷，紙素皆唐物，態圓力健，有貞觀初年風度，近世薛紹彭道祖，蓋倣其體者也，山陰自晉世而後，代爲名書人所居，鵝沼蘭亭，欣藍永閣，遺蹟可攷，褚奉禮者，不知爲何人，豈河南家世耶，遠公似亦辯才翟流，故有夙德之稱，書人御府，淳熙己亥歲，僧不倦帖，青峯詩，得之韓莊敏家，先君手題，不書月日。

贊曰：羣賢修禊，書法遂東，永欣之傳，盛于越中，褚雖莫留，猶有遠公，至今千載，颯然清風。

不倦帖（草書，二行。）

筆視用來多時，漸欲調適，殊發人書興，若不醉，有目疾，亦到暮書之不倦也。

右唐無名人不倦帖，眞蹟一卷，有小鑑在卷右，似與奉禮帖同出一手，觀帖語，大概墨池筆塚，于是可想矣。

贊曰：昔漢趙壹之非草書曰，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劃臂，手蹭皮剋，指爪摧折，見腮出血，猶不休輟，今視此帖，信乎斯世之有斯人也，不學則已，學必以工，苟焉而爲，焉往不窮，予既折衷壹之遺論，亦以戒學書者之安于庸也。

青峯詩帖（草書，八行。）

野人不相識，偶坐爲林泉，莫漫愁沽酒，盞中自有錢，迴瞻林下路，已在翠微間，時見雲林外，青峯一點圓，近見崔法曹書此詩，愛之不忍下筆也。

右唐無名人青峯詩帖，眞蹟一卷，帖亦與奉禮不倦二帖相似，意皆出于習書之勤者，有小爾表焉，贊曰：心淨書法，神遺詩境，予意是時，萬念俱屏，樂非外慕，自得焉永，坐令塵埃，頓豁深省。

吳越三王判牘帖（第一帖十一行，內字有不全處，第二帖牒九行，判押三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帖狀十五行，判押三行，狀字有變，判押所書不同，難處。）

武肅王

敕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

節度正隨身劉仁規，奉處分前件人，久在軍門，志懷忠幹，或比差隨，爲皆推奉上之心，或職列邊封，備顯遠塞之節，今者聽隨歸使，合議甄升，各加超擢之恩，以示獎酬之寵，事須改補節度散子將，仍牒知者，故

牒。乾化四年四月日牒。

使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

佐正匡國功臣、東面防遏都指揮使、嘉興鎮遏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珍州刺史、濮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吳重裕。右重裕奉指揮下鎮排點將士。祗候大軍進發。除留在鎮差使外。揀點節級將士。已具夾名狀申上訖。今不審使押赴使。祗候指揮。謹錄狀申。伏聽處分。

（案）此四字係且在鎮候。注據所判。

右牒件狀如前。謹牒。

（案）此六字係文帖即付軍前。注據所判。

貞明四年六月日。佐正匡國功臣、東面防遏都指揮使、嘉興鎮遏使、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珍州刺史、濮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吳重裕牒。

二十三日押。（案）三十三日四字。及押字。皆據所判。

文穆王

敕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節度散子將、充上直從散員旗副將、檢校太子賓客楊瑨。牒奉處分。前人敕勇晉身。忠貞秉志。或屢隨征討。或頻効驅馳。予自紹統山河。已曾遍施酬奬。昨者擢膺雙冊。繼纘土茅。今則特均兩鎮之恩。溥示維新之命。更聞盡節。洊可顯升。事須改補節度子將。仍牒知者。故牒。清泰三年正月日牒。

使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吳越王押。

忠懿王

衣錦興國軍安國縣西市。沿守弘聖王大坵陵客程仁紹。右仁紹戶稅。係衣錦北鄉。每年先次送納並足。且仁紹翁祖。去乾寧二年。蒙太祖武肅王給帖巡看大坵陵。并及四面山林。年前後並無闕失。戶內所有雜色差配夫役。從前蒙太祖武肅王批命放免。并本軍台命。其祖王批命見在。今縣司不委從前看守官中。宏聖王大坵陵。與同一例差點。不敢辭論。且仁紹戶內雜枕米等。先次送納。不敢逋欠正限。其戶內雜色差配。夫役甲頭等。伏乞元帥大王鴻恩。特降批命。念以看守大坵陵年深。不同別事。墳戶日夜巡看。倘遇闕逗。許容下縣准前蠲免。冒犯朝庭。伏候王旨。下縣指揮。十月日。安國縣西市。沿守宏聖王大坵陵客程仁紹上狀。（案）此狀注據所判。

建炎己酉八月。伯言將適湖湘。自江濱舉小舟。攜幼子成允。過省仲元于臨安。出三王筆翰以觀。中秋前四日。伯言恭題。

紹興丙寅二月十三日。悅恭覽。二遍。七行。

右吳越三王判牒真蹟一卷。有文肅懿之子。紹興從臣伯言。跋其卷後。錢氏起貳閩。開霸府。金印玉冊。奔世相授。功茂盛衍。編于東南。一門英烈。萬古慨想。龍筋鳳髓。寓此判墨。猶可以覘蓋世之雄姿也。四帖皆有印識。一曰。鎮海軍節度使之印。二曰。東面防遏都指揮使印。三曰。鎮東鎮海軍節度使印。四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印。其印凡十有二。皆可攷云。

贊曰。玉冊之榜。厥吳杭。山川錦繡。開故鄉。英姿颯颯。熊虎相。紅袍金印交輝煌。百年霸府儀物備。山判近出功臣堂。鳳尾蒼諸。鶴抵章。五雲八體。嚴且莊。流傳世世民弗忘。鬼神呵護。蓮蕊藏。題染猶帶。猊鑪香。卷端藻墨十二行。紫囊曾是天台房。我寶此帖。陋縑緗。匪徒嘻。古思耿光。大臨猶可古曾王。

五代名人真蹟

豆盧革田園帖　行書十行。內大鏸來。並平起。

外郎云。大德欲要一居處。幾何。田舊無田園。鄭州雖有兩三處小莊子。緣百姓租佃多年。曾有令公大王書詩。御給還人戶。蓋不欲侵奪疲民。兼慮無知之輩。妄有影庇色役。以此未便副來旨。其他計。外郎當亦細話垂悉。謹狀。

方茶一斤。團茶一斤。專令寄往。

右後唐同光宰相豆盧革田園帖真蹟一卷。唐季不綱。龍戰四野。犢子之識。既兆我溫。朱耶取之。雖得猶失。革自名家子。起爲行臺左丞相。遂開佐歷。此帖乃所與僧往還書。其長彊潛。避罪詈。蓋懍懍淵冰。然其後卒以故縱田客。貶夜郎。正坐所畏。信乎亂邦之不可居也。是時據鄭。乃高萬興。官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北平王。即革所謂令公大王者。官故梁授。唐命維新。而顯而正朝者。不能致褫紱之誅。而反編貢乘施之佞。唐之不競。職有由矣。帖中名不類革字。蓋五代花書體。嘉定甲申歲十月。得之中都。有前朝五印。并古印一。

贊曰。書名之訛。創自革。陟。爭鬚其風。始見書尺。狙冠財綬。乃唐之賊。相不加誅。而反畏惕。禮度盡壞。王綱倒植。存此謂何。覽者太息。

楊凝式烟柳詩帖　行書六行。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烟柳滿皇都。

右五代太子太保楊凝式。字景度。烟柳詩真蹟一卷。六臣在唐。遺書。迹混節苦。既託興予。已發。亦繫蹤予。巢許。是蓋取伯夷之事。若。態狀。殆出于天真之自然。而亦可以見其心跡之粗著。地更藏。月紀孟陬。日鄭端五。雋。高仲。騁于京府。

贊曰。昔蔡仲之命曰。爾尚蓋爾人之德。惟忠惟孝。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亦既慟鑾車之頻見。未易睹緡之只且。汗浸韓墨。而沈黑閣。雖所寓之或偏。尚此心之烟如。然則箕子之奴。馴微之巫。晏平仲之知。甯武子之愚。公兼而全之。何有于書乎。

五柳先生傳。○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設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復。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唐保大二年六月望日。東海徐鉉。因游簡寂觀書。

送勸政東院收籍。李煜上書。

右徐鉉篆。晉靖節先生陶潛。字淵明。五柳傳眞蹟一卷。簡寂觀在匡山之下。予所躬歷。幽靚雅宜。爲予墨客騷逸興之所寄。卷有鑑寶齋印四。末有半印二。前一印。蓋流傳人間所用者。其後又有勸政東院之籍。建業文房之篆。鉉爲當時臣。已見貴重。益信絕藝之無方。今也。御府印著其下。金題玉軫。其有光焉。嘉定甲申八月。予得之建康狶家。

贊曰。晉有逸民。樂天不憂。唐有遺臣。嗜古好修。或夷惠之凝倫。或斯冰之與偉。烟松姿而篤操。又鐵畫而銀鈎。集二妙之全美。接千載之風流。戒酒拂石。尋壑經丘。吾將抱此。而爲栗里之游。

李西臺漕運帖。行書十二行。

建中啓。漕運所繫。迫蹙云遙。久疏話言。但生鄙怪。仰惟政教在理。翰墨摧懷。以時必奉于急徵。體道更資于善攝。翹視誠抱。萬一寧宣。即停回音。用諧披覩。謹奉狀起居不宣。從表直集賢院李建中狀上鎮海書記員外十月二十三日。

少事齊聞。近知學生兒自鄱州來歸。恐相次到餘杭。請差人馳此記事分付。緣只令且住杭州廨署內。無令更過浙江來。寒託。建中白。

右淳化工部郎中李公建中。字得中。漕運帖眞蹟一卷。嘉定癸未歲二月。得之京江。國朝以書名家。蓋昉于是。

贊曰。國初自熙陵右文尚古。時有二臣。曰李得中、蘇太簡。亦篤好焉。得中自西臺御史踐奉常。網羅放失。其得滿家。太簡以參預部筦中秘書。萃諸僭僞國所藏。天蓬甚渥。錫予寶章。無算。然得中喻墨入神品。世所珍祕。太簡無傳焉。今觀所書良信。予嘗聞近世有言。淳熙九卿中。有好法書奇字者。博雅之名滿天下。而字甚惡。客或謂九卿。當今世廉吏。人間其故。則曰。蓄古書蹟充棟。而一字不入己。非廉耶何。搢紳傳以爲笑。若以斯言。得中其廉耶否耶。識者必能辨于此。而後足以見西臺之書體。是爲贊。

李西臺淮潁帖。行書五行。

建中白。淮潁之郡。事頗不繁。寒涼之風。歲且易得。加乎懶慢其性。老大其心。尺牘裁書。爲禮甚闕。學士數夙昔之舊。抗知己之懷。時因北風。猥賜嘉問。下慚固陋。但感殊情。仰惟步武丹墀。遊心書府。行當陞于兩制。仍免試于五題。側耳明恩。水言多賀。豈勝睠睠之虔。謝也。調護谷神。用協景福。謹奉狀。諸問起居。兼道謝意不宣。伺書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潁州、李建中。拜上祕閣學士。八月十日。謹狀。

李西臺遺墨。余頃覩于朱希直先生之室。今獲再見。何處不相逢。豈但人之一生耶。殊深感慨。嘉泰甲子

寶眞齋法書贊卷九

宋名人眞蹟

徐鉉小篆千文帖。四十七行。

千字文。○敕員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

天地玄黃。垂焉哉乎也。

徐常侍字學。與郭忠恕同時。當代無出其右。書學博士米芾題。行書三行。

徐騎省書次韻高古。足爲近代之冠。然世多大字。而此特謹小。尤可珍貴。政和元年二月晦。王詵題。李平叔預觀焉。篆書四行。

右大平興國散騎常侍徐鉉、字鼎臣、小篆千文眞蹟一卷。崇寧書學博士米芾。繫而傳之。故藏待制趙明誠家。流傳有三印識。亦有小印。自倉籀之學日蕪。簡便寥寥數千載。罕嗣絕響。鉉嗜古根性。跨斯鉄冰。國初以來。一人而已。嘉定甲申歲三月。婺將張松。書來遺予。具寫所授。

贊曰。於惟騎省。神藝造古。鋼兎璇窟。吸蜍銀浦。千文爰製。百體具舉。靈寒澄篤。清風垂露。鳥跡觀象。魚書辨魯。倉創籀逃。嶧夸咸詛。如周金版。如岐石鼓。製比瀛健。勢窮斯嫵。游史遜妍。冰壺挈度。悠悠千載。孰是去取。寥寥繼人。他莫比數。世遺趙璧。寶及康弧。醫心何尚。徹腫何睹。裹而出之。光我書府。

徐鉉篆五柳傳帖。篆文三十三行。尾二四行。又李後主題記一行。用界行紙。破行書。

李春已已。清林王明清仲言父題。少懷一行。

右李西臺淮頴帖眞蹟一卷。帖本藏朱希眞少卿家。王仲言跋其後。嘉定戊寅六月。得之嘉禾。

贊曰。昔之能書。爲世生所疾。故或用幅筆。西臺此蹟。又何必出于此。要是不擇而研。別有其術。聊欲自許以庶。裴之匹。歷乎希眞之寶。殿以仲言之鏈。是固一世之奇物也。

李西臺啓詩帖。紙橫六十五行。行書十一行。

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直集賢院、權西京留司御史臺、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建中。右建中啓。府吏自東京迴。伏蒙侍郎集賢學士惠顧下臨。寵寄仍厚。內庭新賜。鏡金表其成規。鄰中故臺。合止得其遺物。象包詩筆。併耀身章。交光垂御史之衣。抱璞入幽人之室。等琴高之控鯉。愧仙才。效葛洪之著書。頗增道氣。永言佩戴。何止鏤銘。神丹啓謝。伏惟尊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啓。九月二十六日。李建中啓上。

郡齋偶書。寄同院彭城學士。兼簡兵部同年采覽。建中上。

閒情閒憶事如空。靜面離騷向郡中。延劍老年傷遠別。關河夜月許相同。晚花天氣孤莊雨。流水人家小閣風。行樂及時聊強飲。不須嫌惟白頭翁。

劉聖可延安幕府中。會張仲微、楊如晦、蔣仲和、賈習之、晁伯以、同觀。歎息斯人。清德絕俗。閉目焚香之餘。世人但玩其詩筆耳。政和甲午孟冬二十八日記。

南渡以來。法書名帖。多值火也。僅有存者。如西臺遺蹟。疑汴洛故家。不一二見。今府氏所藏。詩文兩軸。辭藻爛然。筆勢遒婉。蓋未易得也。紹興辛酉季秋癸亥。論國趙伯牛仲微父。題于著江傳舍。

右李西臺謝金魚鋼書狀啓。寄同院詩眞蹟一卷。有藏書家付授半印十一。政和延安幕府。書著跋語。

南渡後。趙仲微題。二印繫焉。帖故出無錫蔣氏。聞蔣于卯四月。贖得之。爲錢市萬云。

贊曰。予于是帖。有感者四。館職在外。予學士不繫。紳銜。于帶職者。皆曰同院。意親情洽。所以見前輩之篤風誼也。內賜金魚。蓋出新寵。帶職者乃從學士轉致。又雜以他寄焉。所以見上恩交情之俱無內外也。謝學士以啓。而用楷法。寄同院同年以詩。而用行書。又以見待人處己。雖小節皆有體也。承平幕府。得一佳帖。相聚以觀。又以見時清事簡。雖邊閫亦得以從容于文藝也。於虛。詩文之傳。幾人于茲。獨于此書。有感有思。流風之存。妙墨之遺。什襲是宜。維以詩之。

李西臺退居詩帖

奉酬楊少監見寄。退居遺興之什。

賢哲相扶。經綸本近侍。風雲如有會。管漢寧無志。月窟桂抱林。粉闈丹漆地。一何華組束。而謂孝名遂。堆積圖史書。朝昏銷壓事。才力劣。對問神魂愧。步驟杏人蹤。舍廬若手器。獻言既無狀。出守遂移次。持憲懷眞剛。退藏生癖寐。欲邀丘壑老。靜作樵魚帥。願氣留丹田。尺宅分品位。寥寥洞府境。落煙霞意。金簡題上清。與茲爲主賓。

右李西臺酬楊少監退居詩帖。眞蹟一卷。楊少監者。不知爲何人。知止不殆。樂天自適。斯亦君子人矣。

帖有藏書家半印三。與乙酉七月。在京口得之。勘其印識。皆與蔣氏壽啓合。豈元出一家耶。

贊曰。以退藏心。邀丘壑老。唱酬之間。意已足致。我以倦鞅。故應知還。高蹤渺然。庶幾是舉。

李西臺春蓋詩帖。行書九行。

春蓋。偶書七言四韻。奉呈采覽。建中上。

粉闈丹地自頭身。書殿分廊寓直人。不怕花枝驚老眼。可無詩句送殘春。因嘗紅影隨風盡。猶爲青叢遶檻新。更把帚揚照深夜。一年情味隔塵。

右李西臺春蓋詩帖。眞蹟一卷。予既得退居詩。繼又同時得此帖。亦有半印。似同出蔣氏。而售者拆取。以爲一再取直之媒者。因飾標之。而繼書贊詩于後。

贊曰。書殿寓直。從容翰墨。此固祖宗之所以待館職。然三館之設。猶在右掖。紅影青叢。有此眞跡。百年黎離。應不可復。嗟矣。覽事致時。于以想見勳祖之閒閒。悵孤棲之北望。又不覺掩卷而繼之以嘆息也。

宋素臣惜別詩帖。行書十三行。

再吟一首幸采覽。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宋白上。

年來又惜別清塵。故國榮過喜氣新。竹葉莫辭千日酒。梅花惟寄一枝春。苦心曾未拋黃卷。得路終期近紫宸。不待政成迎鳳詔。頌聲洋溢桂州人。

右咸平吏部尚書、贈右僕射宋文安公白。字素臣。惜別詩眞蹟一卷。公以文學事兩朝。頌平昏之德功。擬唐相之榜子。蓋皆以之簡九宸。典兩掖。文詞翰墨。固宜名世。詩結特餘事耳。紹定戊子六月。得之吳門。

贊曰。桂州之帥。予莫知其爲誰也。蓋皆得朋。其必有以稱此詩也。黃卷之苦心。意其樂之眞足以忘疲也。若夫廻伸。則有時也。而豈以是爲富貴之資也。得路之終期。予固未免猶寓夫疑也。

林和靖木犀帖。草書四行。

木犀□換了一株。後□□□迴地上闊種之。□□切摘些木犀。

右本朝和靖處士。孤山先生。林逋字君復。本犀帖眞蹟一卷。于生平不識先生字畫。紹定戊子二月。已得此帖于平江張君棟。卷取摹玉堂帖觀之。筆法良信。噫、先生之節高矣。而筆力之高亦稱耶。

贊曰。青山之詩。自喜其無封禪之書。其絕塵之高風。蓋豈乎不與世俱也。而木犀之帖。得于予。託種蘇以自娛。是不特爲梅花之雅。霜清月明。金爐玉蕊。二香郁如。予將依其陰而結廬。

林和靖詩賦登科二帖。並行書。二帖各九行。

逋泰簡大郎秀才。前日辱賜惠訪。仍示詩賦二通。釋玩之暇。歎羨實多。泥雨阻艱。致謝稽晚。所論入山之期。十一月初一日。已時甚佳。謹馳此啓。道不宣。逋頓首。

逋頓首。處士秀才。久不披泰。體履佳勝否。中間所詩爲借文書。至今杳然。如何如何。今仍有一事。咨挠。唐登科記。爲檢成通中試。賦。賓象賦。此一冊。略賜借及。即便馳納。特走小簡致意。諒悉爲幸。不宣。逋呈。

右林和靖詩賦登科二帖。眞蹟一卷。夫置獵者。非課于竿餌。坐賈者。不謀于輸帑。趣向既異。用隨以殊。此人情之所同也。孰謂技藝之程文。決科之陳迹。亦復足以勳煙霞之痼耶。帖得于開禧之元八月。時在京江。售者邪麗。

贊曰。孤山之詩。百世一人。如二帖者。夫豈曰不甘于隱淪哉。古人用心。惟其任眞。抱道自我。用之在君。

彼英雄之入于彀籠.固是以自投于風雲.寧以一身.獨處于寂寞之濱.要亦不忘乎吾道之伸也.於虖.行怪自絕聖門.予意先生之所以爲是特立之操者.蓋將爲國家增九鼎之重.而區區之心.其亦望擧材之自見于當時之經綸也賦.

陳文僖上虞帖(草書十行.)

上虞素出四器紗.欲煩盌一端.庶公不見尤.不敢寄錢去.果或相諾.即後便寄錢.或銀子去.欠.然得絕佳者爲妙.或欲以所直滌蘇物.及留大君處.皆可也.然亦無固必.可否俟命而已.彭年上.

右大中祥符.參政.右僕射陳文僖公.彭年.字永年.上虞帖眞蹟一卷.自登封而來.符瑞應圖牒者以數千百計.上感帝恩.下順民欲.公之功居多.然格心之川.亦少貶矣.一紗之詒.委曲鄭重如此.又有以致先朝士大夫約素之風焉.帖之得.實與王文公帖同時.

贊曰.論字體以人.論人材當以世.如公得君.祥符盛際.雖未得剴切之忱.已可想謹修之風味.意其爲齋麗筆.渾風素履.發揮于聲名文物之間.自是以爲希世之瑞.正不必徒爲傳會以啓後世之議也.

張文懿珍果帖(草書八行.)

士遜啓.久不升奉.苦勝傾渴.猥承手字.兼貺珍果.銘紉記懷.莫殫比述.大禮在近.諒多勞勩.不宣.士遜拜手.都知太傅坐右.

右康定宰相.太傅.鄧國張文懿公士遜.字順之.珍果帖眞蹟一卷.慶元己未歲六月.珂在中都.得之士人司馬若谷家.偉矣哉.明哲之高風也.仁皇方開至治.以師臣之禮待公.秉鈞在朝.納政就第.進退之節.雍容可致.蓋自相位謝事.在東都時.惟公一人.實垂芳史冊.翰墨所藏.猶足以想其福履勳名之盛.

聞.不容無述也.卷末藏書家印二.所謂都知太傅者.蓋先朝詩議.尚寬外庭北司.猶相往來云.

贊曰.以帝傅.從赤松.有榮名.華厥躬.超二疏.列三公.瞻中臺.祖上東.煥袞舄.樂鼓歸.壽九袠.天報豐.思其人.想言通.觀筆法.何雍容.

呂文靖亭候帖(行書十二行.尾批四行.)

夷簡拜白.伏念亭候匪遙.風燦在望.忽承公翰.尤認撝謙.忝事契以稠重.辱函勤之優厚.過蒙疏部.但切悚愧.微寂戒寒.嚴飇莊節.倍希愛重.即副僉求.企詠之私.旦夕于是.謹奉手狀.敍謝不宣.從表弟兩浙路按獄呂夷簡頓首.歙州通理同院.十一月十六日.

貴眷各計康乂.郎中大夫已進發到秀州.甚安.歐陽同年因致意.

右慶曆宰相中書令.許國呂文靖公夷簡.字坦夫.亭候帖眞蹟一卷.珂晚學再仕于朝.生三十有一年.而始識公書.僅得一再閱.如見瑞雲澄月.于慶曆之上.敬而望之.弗敢有也.又十年.乃得公此帖而寶藏之.始克遂此昔慕.卷有藏書家半印二.得之歲月.與夫次序.則具贊語云.

贊曰.嘉定乙亥.珂丞軍器.居于寶蓮.鄰有壽士.曰范擇能.實祖太史.百年相承.文獻攸萃.暇日啓鑰.抉奇出祕.有三軸者.實公程藝.拜玩再拜.始識公字.丁丑禾興.剜寘官寺.盈肥失態.莫盡體勢.畀來維揚.歲在癸未.客出公帖.相示嘆喟.如昔所見.筆髮畢似.于翰墨間.更著風誼.客謂此語.伐木無愧.亟以歸我.備名臣體.瑣窗錦緣.明窗棐几.時一展玩.若鏘劍珮.是歲七月.日維乙巳.濯海堂下.滴陰敵蕃.我時

受藏.年芬猶娥.月紀歲合.時又其位.于日之吉.與初覽對.載見載議.若合符契.豈非天耶.尚勿失墜.

范文正問醫帖(行書十二行.)

仲淹啓.人回.領誨字.喜慰喜慰.日疾尤不可急治.須漸漸退.急則傷之也.補藥不可熱.熱則損目.亦要和之也.卻須惜與氣.以補之.或要出外勾當.亦足以就醫.更請相度.多愛.承所要藥并醋.今送去.醋大熱.損眼.患人喫之立有效.且學喫淡食.不能卻以水和之.庶減勞力.請問醫者不宜.仲淹上.師魯舍人左右.二月三日.

右慶曆參政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問醫帖眞蹟一卷.國初人物.胚腪渾厚.柔嘉易直.不露圭角.殆更百年.而公始揭忠勁之節.興廉恥之維.以砥礪之.于是搢紳憮然.知所宗向.氣節風誼.凜凜可觀.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質之孟軻之言.公其有之矣.遺帖所在.神物呵護.豈曰翰墨云乎哉.帖以慶元庚申十月.得于蕪湖士人張鴻遇家.

贊曰.元氣在天.日星繫焉.皆儲在身.四體恃焉.王國之幹.公實似焉.有煒翰墨.擷其細瑣.是寄之傳.自尹氏焉.歷年雖多.人爭惡焉.彼名家者.衆或棄焉.舍肩夏畦.亦何利焉.一卷之師.賢者愧焉.

蔡忠惠書簡帖(帖十一帖.四行.內第一.第四.第六帖.第七帖.皆有尾批.第八帖十行.第十.第十一帖.草書.餘皆行書.第一帖七行.第二.第四.第七帖八行.第九帖十一行.第十一帖四行.第二)

襄至南閩.久絕徽音.動即經年.慨歎甚劇.冬候乍寒.雅體輕利否.勵上人者.遍遊山水佳勝之致.今將北歸.道過故鄉.因間勵靜.十月十九日.襄白.寶月大師上人.

襄啓.今日越中春教.審侍候安豫.喜慰之極.沮上當幽北途.兵卒時有往返者.稍平安.即當寄聲.福唐俱罷.且歸鄉闕侍親.絕慮怡神.去其病根.儻或遂安.復從仕矣.大意如是.不敢不盡也.襄上.四月二十八日.

襄啓.爲別日久.傾系良多.自抵京都.首承問書.感激.賢郎迴日.適以縈冗.不果裁答.秋涼.官下安穩.未期展晤.更自愛.不一一.襄白.崇班足下.閏月十七日.

權局紛紛.條在任.不得暇.恐知之.

襄啓.近以侍親還鄉.復過舊治.惟是耆老不厭昔年撫狀.相攜見過.又以妻孥二喪.特爲祭奠.是日神鬱中夕發行.至于酒食.以祭爲名.則神鬱已行.理不可納.重煩厚意.但有感激.謹馳書謝.諸老幸爲達之.二月十二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知泉州事.蔡襄頓首.潁川茂才足下.謹空.

襄啓.請補外郡.仍被朝恩.數年留都.無裨萬一.今緣私便.復謝邊陛.感戀之懷.何可言也.承問多荷.俟朝謝罷.即當謁.不一一.襄再拜.知伯太尉閣下.【案第五帖.亦有尾批.而闕標題下小注.止及第三.第六帖.疑係佚去第五二字.】

送路之費.應須踐言也.呵呵.

襄啓.兩日支體不快.今日開眼稍適.蒙手誨.并石本拙詩.詞翰無取.但欲寄名壁間.以爲榮耀耳.謹奉啓陳謝.不一一.襄再拜.公謹座右.

送花香合.附納宣州白筆一匣.并鵲歸寄上.

襄近承解被歸休.止足之戒.古人所難.方深歎美.遽煩惠問.感刻感刻.謹奉手啓敘謝.不宣.四月二十四日.襄頓首.致政太保足下.謹空.

襄近于遞中馳狀。當遂師下。並曾末赤石脂。藥餌之急務也。泉山日得壺眠。論下殊無事。或讀陶詩數卷而已。新傳多麗詞。述飲宴之娛。使病夫舉首增歎耳。謹奉手啓。不一一。襄上元伯太尉閣下。謹啓。八月二十日。

襄啓。近經延平。得接少選之論。殊解邑鬱。屬以在道日久。曾不槃留。逮至鄉閭。過家上冢。始于七日署郡事。溫陵號爲閒靜。然初至不免少有煩勞耳。春暄惟履味調護。以慰瞻馳耳。不一一。襄頓首。君輔同年都官足下。十一日。

襄啓。別久可量。思詠。初寒想動止佳休。僕來此如宜。頗留心于醫書。奈無所從學。所知者。但得其迹耳。其尤難通者脈。故診切之要。計非文字可書。須當有所傳授也。相見無期。日益馳想。足下自愛自愛。不次。十一月五日。襄頓首。大隱何君足下。

遠承惠及。無信。感激感激。林英赴漳州。亦垂訪陋居也。久處京華。得無勸走塵埃。或少留。當成賓序閣。因風時飛教字。以慰寫辭。幸幸。

右歷歷諫官、端明殿學士蔡忠惠公襄、字君謨、書簡帖。眞蹟十一幅。分二卷。按朱長文書斷。合唐而下。妙品凡十六人。而公居其中。筆法清妙。固天下所共聞。茲不復論。前八帖。得之泉山人家。蓋嘉定壬午歲十二月。次三帖。得之京師鄙。及好事者。時日不復可悉記。國朝不以書取士。故士亦鮮以書名家。公蓋然爲一代冠。而又將之以直節。養之以勁氣。不獨以一藝自足。此書之所以尤可尊也。卷中有舊印識七。

贊曰。凌雲成而楷遂絕。太極建而書仍存。藝不足以名世。士亦貴于自珍。彼其之子。以賤待其身。而又安能以重望夫人。偉四諫之直聲。並翰墨而流芬。方其作元員之碑。以伸天子之孝。拒佞倖之請。而杜褒取之門。則片言隻字之落人間者。世固待之以褚、顏之節。而豈復僧之于芝、繇之倫。後二百年。珂得而藏其眞。是蓋不特寶其書。而模楷其縱筆之妙。思又將因其字。而勞所其絕世之清塵也。

蔡忠惠趙氏風度帖（三帖。第一帖行書八行。第二帖行書七行。尾批一行。第三帖草書八行。尾批二行。）

襄啓。秋間被命。升預詞掖。屬都下人事。遂不及修唐。走馬來承。書感激感激。數日前。忽有禍唐之命。會汴流已涸。乃固辭之。恐知陳公濟家屬。尚在濠邑。窮困可知。壽星爲惠。嘉貺嘉貺。海品多無奇者。來年必循江下出。或有與南歸。便之最而也。冬寒。客官。善自將愛。臨書耿耿之至。不一一。襄拜上。仲馬博士兄足下。十一月五日。

士安已至鄙。

襄啓。自執喪野外。疏絕人事。承君侯還鄉。以禮不及往詣。不期眷記。遠訪敝廬。雖幽靈感抱。暫開慰遣。然村舍寂寥。曾無以爲具菲薄之禮。理應情恕。軒車北歸。繼以多故。久不果致謝。又增慚愧耳。冬寒。未由請見。願以時自重。副此遐想。不久。十二月十五日。襄頓首。頓首。博士陳君鄉兄足下。

十月二十八日。孤子蔡襄頓首。頓首。比有北來人。時聞動靜。少慰遐想。大幕事多。想煩贊畫。村居愁苦。殆無生意。幸而無恙。得以侍養偏親。號泰凡筵。或裁答四方書問之外。閉門度日。如此而已。諸公想皆奉知也。冬寒。未由面見。千里馳想。服食自愛。不次。襄頓首。頓首。公濟兄足下。

師迺書。近此月方示及。師迺亦訪及下處。子直且爾閒居。

東坡先生論蔡公書云。眞不及行。觀三帖風度。信然。趙令畤書。

右蔡忠惠公趙氏風度帖三幅。趙王之孫令畤字德麟題跋。眞蹟共一卷。予嘗諸帖。非詩文不別出。而有名跋。不可雜裝。觀者時別之。此其一也。德麟家居南宗。慶元丁巳歲五月。得之泉山。

贊曰。前朝之名臣。承平之王孫。雖妙而跋。眞一且而並。蓋不特適千里而喜。假人也。

蔡忠惠趙氏神妙帖（三帖。第一帖。前四行行書。末七行草書。共十一行。尾批三行。第二帖。第九行行書。後五行草書。共十三行。第三帖行書九行。尾批一行。）

襄白。聞伯鎮出守越土。日遲。使旌。尋得泗州所貺書。盾。乃知滯留之因。計今當已至當涉也。兩浙三節度。蓋爲君家昆仲所有。亦爲榮。何時當過錢唐。幸早治行舟。到杭少留。一笑爲樂。所望也。讀奉手狀。書。不一一。襄再拜。伯鎮鈐轄知府足下。

貴屬佳安。七月十四日。謹啓。

襄啓。端午氣候。微熱。想君執事佳安。書問殊慰。頃素。以龍珍茗。贈在日鑄之上。然頃年曾得日鑄。其品甚高。今之造茶者。不及。蓋時。以前無此等。非精意不能至此也。春三月。湖上閒游。時有篇什。今錄數首。要之雖老尚管風物耳。不一一。襄頓首。伯鎮老兄足下。六日。

襄再拜。使至。惠書。感激感激。十六日。遂行至蘇。喜。或更且遲留。如其不使。前路不過潤揚。艤舟。山水可游者。時一檢之。亦仕宦者雖得也。還京日。尚在道。愴爲郡。猶可笑。噱。爲一飲之樂耳。十一日。襄再拜。伯鎮尊兄足下。

張縝獲觀。一日。（書三行。）

蔡傳素同觀。建炎戊申四月十九日。（書三行。）

此帖章氏子侍之京師。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變。予家所資。蕩無遺餘。老妻獨攜此而逃。未幾江外之盜。再掠鎮江。此帖獨存。信其神工妙韻。有物護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行書四行。後缺。）

右蔡忠惠公趙氏神妙帖三幅。待制趙明誠字德甫題跋。眞蹟共一卷。法書之存。付授罕覯。此獨有德甫的傳次第。而將仲遠鍼、鬼以道說之。張彥智縝、俱書其後。中有彥遠者。未詳其爲誰。承平文獻之盛。是蓋蔚然可觀矣。德甫之夫人。易安居士。流離兵革間。負之不釋。篤好又如此。所恨德甫跋語。摩損姓名數字。帖故有石本。當求以足之。嘉定丁亥十月。予在京口。有鬻帖者。持以來。叩其所從得。初不自言。予既從舊。亦不復詰云。

贊曰。公許在承平盛時。已傳錢二十萬。趙氏所寶也。題跋皆中原名士。今又一百年。文獻足攷也。易安之鑒。蓋與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予得之京口。將與平生所寶之眞。俱佚吾老也。

蔡忠惠家書帖（五帖。第一帖行書五行。第二帖草書十二行。尾批一行。第三帖行書十行。尾批兩行。第四帖草書六行。第五帖行書九行。尾批兩行。）

襄啓。宿來奉候萬福。舟船已差得。謂令人計會文牛。書了。特納去。微暑飲食。愛重不宣。襄頓首。上著作叔

叔。

十叔大娘。將領兆孫密姐而下。各安侍奉次。親家縣君道起居。近爲患頭痛。乘騎不得。並不出入。飲食且如常。郡太四日入城甚安。陳家荔支一下顆附去。上縣君不怪少。今歲結實不多。難得也。門中眷愛各安候。有荔支別令送去次。謝郎近得書否。不具。吾押付大娘。七日晚。十叔不及寫書。

郡太婆婆。歸寄扶纖兩還。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家。近謝郎來。始知寄家桐廬。日夕客途不易。葬事猶在多間。爹腳膝未得輕快。只在新宅。時復到赤湖邊墳。乍歸百事如客。今來漸漸成次第。有糧食可以了當賓客。謝郎昨日來此相看。不具。二月十九日。吾押書送大娘。兆孫以下安樂。續有便信。附書信次。人行速也。

謝郎親校。近得杭州遞中書。并一官員處寄粉來。並各收得。剛秋涼方過。稻良策。道路遙遠。不易不易。近差奉使北方。已辭免得。甚幸。門中尊眷萬福。

大姐以來無恙。爲乍抵鄉里。賓親叢集。難得相見。曾不得從容。赴官日近。難以淹留。上略各且安樂。所示具知。殊未舉也。到官加意詳明。奉證在杭。兩次將書戒約他。全不聽。今日之患。必不能免。何故。蓋彼有求勝之心。此無防患之心。日月既長。安能脫也。入還具此不次。襄書送林郎。

三娘將兒女安樂。甚思憶也。

右蔡忠惠公家書帖五幅。其蹟一卷。予既贊公帖。又錄公家書。獨爲一類。按歐陽文忠集。公長女適著作佐郎謝仲規。此書是矣。猶不知林郎者何人也。帖雖取之家藏。別而標之。不復紀歲月。贊曰。家書正所以寄情之真。不徒觀筆力之神。又有以見公之襟身。予嘗而歎。以答夫人。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

宋名人真蹟

蘇舜欽草書四詩帖二十行。

寄陸同年

忽憶前年科第後。此時鶺鴒聚同尋。秋風惆悵忽吹散。獨在中庭鶴在雲。

短天

是天遙望每長嚬。宋玉還王孟作塵。不作瑤姬歌入夢。更爲雲雨待何人。

訓場帝賢帳

淚文鄭相作翁王。慷慨明珠不斗量。翡翠鮫綃何所直。千裨萬補上青囊。

春晚

紛紛從此見花殘。已覺長繩繫日難。樓上有愁春不遠。小樓風雨凭闌干。

右蘇舜欽、滄浪先生、蘇公舜欽、字子美、草書白樂天等四詩一卷。予嘗觀先生草墨代懷素作。首篇如出一手。雄妙如此。得其餘。豈不足以名一世乎。滄浪蓋蘇州亭名。亦先生自稱。予得此詩。于寶慶乙酉七月丙子。年月日時。皆水與滄浪之名。若合符節云。

贊曰。滄浪之存乎蘇。智者是居。夫豈知後二百歲。予得茲帖。而歲月日時之偶符。先生潔孺子之纓。而

予乃驅郡山之車。蓋已判然其所塗。心之同。跡之殊。庶幾乎知者。

郡牒篆歸去來辭帖（共十二行）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尊。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篆籀之法。難于章編。而又難于小字。邵公此作。遠過岳陽題著。豈其妙齡精力至到者耶。紹平甲辰。子玉見呈。閩鄉蔚同書。

余素不蠲昔盡。以湖州君之奇之也。余安得不奇之。博陵崔公度識。（共七行）

元祐六年。仲夏晦日。河中司理。司馬檀借觀。

會稽孫沔叶觀。（共四行）

紹聖二年。黃箱嘗觀。（共一行）

右慶歷隱君、冲素處士、溪齋先生邵公棟、手篆高靖節歸去來辭一卷。篆籀之學。自二徐後。恒邵氏先生之弟。能闡學士法。蓋嘗以石經刻盛學名垂當代。而先生獨高蹈丘壑。終身不仕。故世蹟之妙。罕傳。予嘗聞范文正爲守嚴州。作客星廟記。奉書先生。以曰。低桐廬郡。有嚴子陵釣臺。築堂而祠之。又爲之記。余非托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峰筆于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不泯。於戲。亦可想其人矣。觀先生此帖。蓋與筆稱。自可挹栗里之風。于千載之上。雖輻輳猶可覆也。而況乎孫戚之文。與可司馬才仲、崔伯易輩之題。彪列裏後耶。彼在同時。已爲稱如此。又況乎□□□□□□□□□書邵柳浮子至家。柳以□□□□□□□□弗復可效。予得之藏□□□十月。本出德清李氏之故藏。有李氏二印在焉。

贊曰。予江人也。挹柴桑之風。望廬嶽之雲。不惟傳蠶編之芸。蓋亦接鄉社之份。寫寫淳古。發神隱論。獨爭名于一齊。是豈不足以比乎松菊之存。意猶學之天異。使如予者。得以附逸軌而瞠絕塵。如彼正公度。寄自湖州君。亦既託可知于不知。是亦審所因于營因。予于文正亦云。

邵啓。被教已審。凡言志者是歲歷。記者是立之墓。故誌備而記略。蓋已周知。然不敢不告。而恒恐上言。

君王舍人執事。十九日。

張安道所撰五本納上。石乞垂示。

右皇祐翰林承旨、宋景文公祁、字子京、言志帖真蹟一卷。公爲盈部。雖路多散落蜀中。淳熙丙午五月。先君漕東川。得此手識。歲月云。後予歷才元侍郎家。

贊曰。既有史才。又得器妙。今古辭。事功談笑。如人之藏。曰維甘棠。我時其傳。以著不忘。

鹿莊彼魁柄帖（一行）

籍再啓。非的不敢上記。繫託之想。曷嘗暫忘。每傳聞。惟銘刻于中。并誠佳地。藏此老軀。殊幸。常念當是時當魁柄。固多憂勞。中外倚賴。扱接方。切蓋保佑。公廟之福。不宜。詣再啓。

右皇祐宰相、侍中鹿莊敏公稱、字醇之、魁柄帖真蹟一卷。予家藏。題云。得之湖湘間。隨氏孫枝之仕于彼者。不復紀歲月。亦自藏。古家二印。公輔仁宗致昇平。德履才實。姬于文富。而勳較積。雖有大小。比之考室。均棟梁之用也。帖中有淮威佳地之語。蓋公嘗能相守郡。繼以節鉞。帥并門云。

贊曰。漢有德公天下士。皇祐相國。其尚離云。出處有同。異今古。無宗同顯晦。我觀河風勵百世。不若太平以身致。鹿門遺玉不可覓。世世賢哲有志。

梁莊肅苦熱帖（四行）

適啓。前日承過訪。殊慰別後之思。苦熱。渡江頗煩。回相馳謝。方且金湯。遠枉手教。兼惠土宜。感荷勤眷。魏威深矣。就寧動止順裕。守閤如康。而眷切處。北有期未旦夕。趨舟次。姑此臨臨不宣。適啓。志成賢令年家閤下。十八日。

右盈祐宰相、司空、侍中梁莊肅公適、字仲賢、苦熱帖真蹟一卷。有藏書家二印。仁宗御四海。聖德如天。瓌材並生。無所不收。如公之英敏宏達。蓋輔揆之偉人也。而獨未以最稱。信乎思皇多士。所以致以寧之效于一時者。蓋卓乎其不可及也。帖與杜祁公帖。俱易之京氏。

贊曰。盛世之英宰。固不可以一面論。方其尼朱梁之賞。出端門之璫。反四使之命。正皇儀之禮。其勁正如此。期胸中之所存。固足以印其字體。又何必徒取其遒美。惟得其物。尚寶此紙。

韓忠獻北迎京邑二帖（共二行）

琦再拜。府判祠部。春律尚寒。想揚體候休勝。自承入贊天府。更不領晉教。諒京邑沿積。甚勞餘勇也。琦近月十六日。

琦啓。近忠彥與王仲保相　至相。海好海蓮。且承勸止清適。不勝感慰。北道今秋大稔。至于梨栗蔬。無不成熟。農里智言。二十年未嘗逢此。但河決鮮灣東去。塡魏之清平夏津。恩之歷亭。永靜之將陵。滄之臨津、饒安、樂陵一帶縣鎮田廬。淪溺不小。而德恩冀數郡。化爲沃壤。信使道路撫恩。御河可還故流。利亦多矣。天意豈可測耶。不宣。琦又上。

右三朝中國、尚書令、魏國韓忠獻王琦、字稚圭、北道京邑二帖。真蹟一卷。嘉祐治平間。紀天再傾。公手扶重輪。敷曜四極。晦冥以揚。清寧以奠。蒸生萬彙。各適其所。勳烈冠麟鼎。聲光流竹帛。神宗仁宗。惟公爲克當之。首帖乃家世故藏。云九兄東部市。自四明假守返朝。時紹熙庚戌。先君官爲右司郎。家庭聚燕。在出名帖。見公眞蹟甚多。就拆得之。有藏書家一印。次帖以寶慶乙酉正月。偕祥符朱長唐。爲病書

帖得之大名。末有金工部印。蓋嘗爲金廷顯仕所得。用以識其處。前後有六印識。帖中印名。用安陽趙夏。蓋公自相。使留滄坡間。幾半歲。地多蚊蚋。燎煙以熏。其紙半黯。珂嘗攝事淮海。親拜公像。故于慨想尤切。嗟贊以傳。庶幾立懦。

贊曰。扶桑擘日。厥聲萬尺。以爲公筆。天蓋平格。元圭昭錫。以爲公墨。陰陽闔闢。猶柱立極。見此偉特。太山絕壁。凡河碣石。莫勍筆力。有雲五色。曾著瑞籍。多士辟易。聚天寶啓迪。豈以湖師。如彼韋陟。公騎鶴歸。有是遺蹟。桑光交射。星月珠璧。終古不試。維珂之得。再拜歎息。映丸孰測。凡凡赤舄。尚想公德。永鎮下國。

韓忠獻早夏衆春二詩帖 草書十二行。

早夏

脫輪吏休後。凭軒風快餘。瀑泉增瀨急。新葉補林疎。

暑初天未熱。觀閣進輕涼。果熟慙枝重。荷生愧渚香。

衆春園堂上作

十里溪源注北塘。貯成寬碧漾漾。新蒲嫩荇參差綠。去鷺來鳧斷續行。一櫂輕波搖鷁舸。滿船斜日照魚梁。便君思擢無清夢。高柳陰成草自長。

右韓忠獻早夏二絕句。衆春園七言詩。凡三首。真蹟一卷。北塘衆春。皆在中山。塘始于宣徽李公昭亮。園始于公。公之記文。嘗書于皇祐間。今三詩獨不載安陽集中。蓋刊刻失傳。輯萃弗盡。雖前賢不能免。嘉定甲申二月。得于維揚。其筆法勁正。與公北道京邑二帖。宛然相肖。楷墨又皆一模。益有以驗其眞云。

贊曰。五言簡嚴。而意不迫。七言豐腴。而體不弛。意公彷徉于景物之間。所謂造化生意者。蓋亦畢寫于翰墨。如彼纖巧。旬鍛月鍊。又焉得以踐其閫閾。春昕夏暇。默其帝力。公詩自然。于以觀德。

富文忠出身帖 行書十二行。

鄉啓。近小六歸。已曾拜狀。竊計城素。尋達鑑覽。仲夏毒熱。伏惟大叔大嫂。尊體起居萬福。諸眷聚亦想康寧。此中上下粗且如常。不用憂及。葉郎已成出身。乃與科場一色。諒慰尊抱。諒慰尊抱。正遠趨侍。可量簷仰。著況切莫倍加保愛。少副下情。虔禱虔禱。不備。鄉再拜。大叔慈監。大嫂郡君堂前。七月。

右南朝相國、維師韓國富文忠公鄉字彥國、出身帖。跋一卷。家世寶藏。云得自遂寧守。故監察御史徐明家。有藏書家之印。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棠。況夫心畫所存。手澤攸寓。凡事業之所形見。功名之所發越。德望之所充積。揆厥蘇原。睽于方寸。皆是物也。曷可不傳。悉以昭高山景行之思。

贊曰。其溫而惠。有青州救荒之意。其勁而竦。有北庭抗議之勇。其端而直。有鎮撫百度之績。萃是三德。發爲遺墨。蓋靜而正者。公之心。而用而變者。公之迹。端委搢紳。言孚意親。我思若人。古社稷臣。

文忠烈治裝帖 草書十行。

彥博啓。知郡承制。久別漸企良深。專介至。辱書感激感激。未山瞻對。酷暑萬萬保愛。治裝西行。匆匆修報不悉。彥博啓。

右四朝相國、太師平章蔡國文忠公、彥博、字寬夫、眞蹟一卷。公以盛德元老。鄂亮四世。勳勳鼎鼎。蔚爲光明。佩天下之安危。極人臣之福履。蓋爲本朝第一。自唐世汾陽而下。未之見也。有是名蹟。著之翰墨。于後百載。維珂之得。三印繫後。傳寶無斁。歲登紹熙。在攝提格。中秋秋夕。還者羽客。

贊曰。德威室中。有漢相。衮鉞登扶。靈蓍杖。龐眉鮐背。猶克壯。手展炎圖。開治象。虹蜺操筆。光萬丈。落紙珠璣。軍獻狀。凜然手澤。端可仰。三復松高懷瞻想。

杜正獻與歐公書簡帖 第六帖。後三帖皆書。第一帖二十一行。第二帖十二行。第三帖十二行。第四帖七行。第五帖四行。第六帖十一行。第七帖五行。第八帖六行。

衍啓。此月初上記。爲兵驚霍癌期。直至中旬始行。果盧左右否。方傾想次。忽捧眞筆。且審服舍閤平常。差慰萬一。衍辱知之深。非有寸長。蓋明主憐其孤直耳。禮遇隆厚。雖則知感。或因染削。曾爲語及。及沐海諭。莫匪假借。捧玩研味。不覺惴慄。頗自劾之不暇。徒且緘祕而已。佩服佩服。衍夏秋而來。支體龍惰。益不如昔。亦年齒使然也。後會無期。可勝悽惻。漸冷動息。適變。無至過哀爲祝。謹奉手啓布謝。象閤起居不宣。衍頓首。永叔龍圖執事。八月二十四日。

衍再拜。龍圖執事。遠聞半年餘。以眞切欽慕之心。則旋日不思矣。弟能茶。不時寓書尺爲問耳。執喪又經冬。奉凡筵外。伏計順變少安。況史昆仲道長。衍比別時又衰。自餘不欲縷述。委順而已。凝寒惟保護是祝。不宣。衍手啓再拜。十一月九日。

衍頓首。永叔龍圖公。卓還出書。伏審執喪盡禮外。體候如常。頗慰經年之別思也。衍老態病容。日有加矣。未知爲會之計。歲晏惟若時適變爲禱。謹奉手啓起居不宣。衍頓首。蹟前一日。

衍再拜。昨日蒙枉高軒。久陪清論。莫匪庇民之畫。罔知更僕之勞。款服彌多。感媿彙至。比期謁謝。專辭海書。猥余衰風。不校往復。雖認厚意。可喻靦顏。謹奉手啓。以代面述。不宣。衍悚息。上留守學士鈐下。十三日。

衍啓。浹日之間。旌騎再至。論以誕節撫設。俾預坐末。雖名交游。語平分義。則天倫無異。止爲衰懼。不應來款。然承見諒。終負惕息。須當翌日。廟詣訪也。詩奉手啓代意。不宣。衍悚感。頓首。留守龍圖閣下。申刻。

衍拜手。衍前日上記。以拜賜感懼聞。殆不成文。方悚息未已。猥貽佩紉。連日寄榻。駢集匪易。尤喜疑鍊。彌裕。差慰傾想。俟暇謁候。次謹奉手啓。遽謝不宣。衍頓首。留守龍圖鈐下。二十五日。

希文猶在彭門。或聞疾勢未解。深可憂也。彼中必得的信。早晚到任。希文英奇挺特。百身莫贖。非吾筆能藻。何以旌其封樹。明公卓然高識。許卽爲之銘。亦亡者有感召也。聞之使人感慨何已。衍再拜。

蘇集編次。蓋已畢事。非大君子藻飾素業。何以及是。存沒增感矣。行狀鄉亦封納。未知此家子孫。胡以爲恨也。同感同感。衍事實日。早晨密示。千萬勗俟。顯俟。思渴思渴。衍上。

右杜郎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亦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顏毒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于遭內艱。去居于穎。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振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余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倡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與公之知。久而愈篤。宜于公

有不能忘，婉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若寶而藏之。然世人皆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潛本十二行）

右、曾魯公、宰相、司徒、鄆國杜正獻公衍、字世昌、與歐公書簡帖九幅，真蹟一卷。帖後有參知政事、六一先生歐陽文忠公修跋二公本同住仁祖朝，德業文章，先後相望，而推尊景慕乃如此，蓋信所謂不自高故能成其高，非虛言也。帖藏歐陽氏，故有十卷，今存者惟此。上有印識三十二，文忠名印一，又有紹興秘閣、相京魏公鐘第、其子司農簿流、武郡元江、暇日出名帖相示，因得以他書易與，聊及管、嘉定己巳歲六月。

贊曰：厚德如鄆公，黃鍾大鏞，和樂且靜，尊賢如六一，朱絃疏越，三歎廟堂，流比志叶，不膠而漆，廟中外之雖異，猶同堂而合席，思遺跡而不可見，幸二賢之爲時出，所以前乎此，則致太平之明效，後乎此，則發受遺之定冊，既以廣元氣之運，亦以寄斯文之脈，然則淵瀾無縱鱗，風枝無寧翼，涵養成就，見此輔弼，故後世尤得以歸功于盛歷也。

孫威敏及物帖（行書十行）

右、至和、樞密副使、觀文殿學士、兵部尚書孫威敏公沔、字元規、及物帖，真蹟一卷。按國史，皇祐四年夏四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八月辛卯，公自新知秦州改知江西安撫使，入內押班石全彬副之，公行越明年正月戊午，遂敗智高于歸仁鋪，五月至鼎，加廣東西安撫使，九月庚午，命狄青宣撫，而公副之，丁未，公登樞筦，致是帖，乃在四年之冬，所謂余、楊蓋知桂州提舉兵甲余靖、同知諫院廣東西體量安撫使楊畋，俱以經制無功，被降黜者，開寶內寅八月，予在京口，鑒名帖，得此于金壇一名家，蓋與孫氏有連，傳寶其眞云。

贊曰：有文事，有武備，公之筆札，翕然可占也。兵因器，職危吾事，公之此事，非直一謙也，以公之才，持必勝之策，而于顧盼，獨如此其嚴也，嗟今之人，萬不一逮，談伊、望天山，乃抵掌而奮髯也，爾言則輕，民之殲也，好謀而成，視吾奮也。

歐陽文忠索碑邊居二帖（地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八行）

昨承見索碑陰題跋，今已勉強，多師衰退，文無次第，不足以齋甚靜，又得君讀一二餅新，恨無知者一喝爾，安撫不久文，不知何時可去，請幸留意，恐公且夕有新命耳，已寒保重碑陰如刻石時，前後勿加題，并官銜並不要，其中亦要題姓，只明天子一處姓，其餘不要姓也，貴稍近道，遠盛德，多媿媿，汴渠已淺，阻舟行不通，郡應當到彼，寂不聞其有所爲，恐知之見計，碑不宜，姓再升。

古，恐如。

修官公程多故，無由少奉閒燕，惟深企仰，秋寒，尊承體氣清安，敵居安敢爲久計，謂以小姪孤幼一房新來，遂欲邊一寬處，既而貧得勞舍敗闕，遂且不移，苟及時日，若獲脫去，謹專如教也。人遊聊此不宜，修再拜，通直內翰執事，二十六日。

右、治平參政、太子少師、歐陽文忠公修、字永叔、奉御、遷居二帖，真蹟一卷，予嘗率更及杜祁公帖，皆後公跋矣，雖文直節如公者，猶未特表出于鑑臨間可乎，近世傳公帖，多楷書，頗未見行體，今者帖尚逸絕俗，如神仙中人，擬絳雪鳴鑾，旖下上乎九光三晨之表，次帖端雅蘊藉，如遂掖之子，鏗希髮，雪華神，步趨乎杏壇槐市之間，兼二妙之能事，揭千載之傳信，幾世幾塵，固可望而不可即也，一以寶麗五月，得之金沙朱墨亮父，有舊印識三，一以是歲五月，得之歷陽張汝昭，無印識，贊曰：公于率更每稱吾家，是書之傳，似耶非耶，書出于心，豈勁且方，世多公書，行或未藏，易方而圓，飄若仙楷，以其人行，以其天，堂堂斯文，維軌與雄，敬觀二書，如或見公。

唐產帖（談奉狀遂二帖，重行書十三行，第一帖尾批四行，第二帖尾批一行）

詢啓，昨者經途，幸得談奉，迫于行遽，不能從容，仍煩出郊，足見勤止，別來動息如何，介至辱書，并示佳什，獎愛之厚，曷以克勝，稍當答和，少酬淑貺，衰拙無狀，方臨劇郡，或有所聞，幸冀見諭，秋涼自愛不宣，詢啓。

詢啓，近元昆奠都，行曾奉書，想詩得達左右，暑濕不審，哀嘉之外，動止無爽，姑蘇自月初即淫雨相仍，民田頗以爲苦，今尚未霽，不知餘杭何如，吳中卑濕殊可患，被往往因此爲疾，吾兄愛居且踰年，久寓于杭，超然安否，思尺不能面奉，徒勞引領，餘宜自重不宣，詢再拜，正叔國博，五月二十三日。

杭帽不佳，輒送木蘭二十四器，以爲重九一醉之資，二郎謝書，三郎不見爲名，更宜寬勉，尊嫂萬福，九姊同此。

右、治平、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唐公詢、字彥猷、談奉狀遂二帖，真蹟一卷，今藏湖墅玉堂帖，嘗有公書，以此帖校之，眞出一手，蓋奇筆也，帖具銜，特家大小九印，首帖得之錫山，次帖得之上饒一士友家，皆嘉定癸未歲，按國史，公姑以任進，繼賜奉常第，徙歷清華，才學簡于昭陵，朱長文續書斷所謂筆迹遒媚，蓋之能品六十六人中，又謂行書學歐體，殆非誣也。

贊曰：公于國史，以好褒稱，石焉取尊，蓋協其能，遒媚之觀，在此尺紙，善工利器，予鑒如此。

行書帖（楷書八行）

公亮啓，暖遲未幾，傾詠良深，訊介茲來，書函垂貺，遠迂勤禮，彌切感悚，方卜首途，祇修短見，即當披覩，預積欣愉，秋氣未平，公餘善愛，謹復手書，爲謝不宣，公亮拜啓，鹽倉判官左右。

右、三朝相國、維師魯國、曾宣靖公公亮、字明仲、類見帖，真蹟一卷，亞勳之篆，侑食之典，熙寧之詔，維見可觀，相業所存，固毋庸以詞贅也，歷元丁巳四月，予侍親在閩，得于泉之好事家，蓋公桑梓云。

贊曰：公在嘉祐，輔政受遺，如畢公高，勳烈堂堂，奉同而隮也，公在治平，清淨畫一，如曹相國，德心休休，

比規之隨也。公在熙寧。功成身退。如蓋中令。蓋爲番考。樂以全其歸也。帖字婉然。既莊而復奇也。周密無間。筆法蘇此推也。予得而藏。尚可以想麒麟之英姿也。

趙清獻勤潔帖（四行）

節之戶曹。甚極安否。日來秋賦如何。恐十一月初歸長沙。提舉懿州城寨。必恐害恩。茲可喜爾。光景如翁。千萬勤潔自重。至囑至囑。七月十二日。抃白。

右熙寧參政、太子少師、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勤潔帖眞蹟一卷。公有惠于蜀。西州人多寶遺墨。先君游漢川。得此帖于小溪文氏。不記歲時。

贊曰。高御史而稱以鐵面。宜筆力之健。尹成都而琴鶴以行。宜字體之清。書法何出。心卽其物。可以比魏公之勞。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一

宋名人眞蹟

王文公赴官修學二帖（第一帖行書七行。第二帖行書十一行。）

安石齊。承海累輕。豈勝感慰。初謂優游閑宅。足慰親懷。乃知營從赴官不久。煩著尙在。莫怡自調。奈兄想侍奉佳福。安石當推官足下。

吾在此粗如常。得弟書喜安佳。歲莫豈勝憂想。不知行李何時至此。日以企佇。切好將息。累得十姪書。切有便更寄書來也。十四十六念一寧孫。安佳。思憶思憶。十五切修學。有便寄書來也。六姊日夕往來。七八姪十一姪常相見。諸不一一。思憶思憶。押送七弟。

右熙寧中、維揚荊國王文公安石、字介甫、赴官修學二帖。與跋一卷。士所患無學問。無名節。無望實。無力量。以達其志。以得乎君。以澤乎天下。以被乎後世。公蓋兼而有之。而又遇有爲之主。伸可爲之願。姪十一姪常相見。諸不一一。思憶思憶。押送七弟。

右熙寧中、維揚荊國王文公安石、字介甫、赴官修學二帖。與跋一卷。士所患無學問。無名節。無望實。無力量。以達其志。以得乎君。以澤乎天下。以被乎後世。公蓋兼而有之。而又遇有爲之主。伸可爲之願。

贊曰。熙寧初。其數蹟反是。予每竊慨歎。嘉定乙卯之十月。言登鍾山。其詹有隱君子焉。卒然問公之爲人。答曰。如其字札。退而訪遺墨。又一年而得之。甫致數帖。熟復有感。因重歎曰。是隱者其知言歟。

贊曰。態蹤蹄而多疏。意軒昂而多趣。駿馬如蒼鷹。自嫌。掃清風而翼起。蟠蒼澤之沾濡。磨寸鋒形。粧糖金來。豈不敎然大丈夫。然而律之以芝蘇之法度。致之以氣獻之範模。雖行楷而已變。筆隸章而多拘。廟以之擅八體。敎六書。合天下同軌之車。而不

容有一幅之殊。蓋其所以憤于康莊之衢。吁。

呂參政示諭帖（行書二行。）

示諭云云。良紙厚意。孤生乃今知所芘賴矣。遠書不復覼縷也。惠卿上。

右熙寧參政、觀文殿學士呂惠卿、字吉甫、示諭帖眞蹟一卷。嘉泰甲子四月。得之書上。

贊曰。發知己之私。書。而其自隱于齊年。彼云云者。使或人亦指以詭祕之跡。夫孰曰不然。平君有義。本無爲偏。當熙寧側席以求賢。惜公之所芘賴。求諸人而不求諸天也。

韓獻肅詞垣陛對二帖（行書。第一帖八行。第二帖七行。）

絳再拜。久別瞻渴。向在京師。以待罪不敢通問。比來頓尾。亦以省咎之餘。京師交親。亦不敢致書。雖聞遞陟詞垣。但深慚抃。蒼寒尊候高勝。來由展晤。伏望爲國自重。不宣。絳啓。上知軍內閤仁弟。

絳啓。前辱臨貺。未陞對間稽謁。重有餉饋。但增悚烈。餘留面悉。不宣。絳啓。上知軍內閤仁弟。

右熙寧宰相司空康國韓獻肅公絳、字子華、詞垣陛對二帖。與跋一卷。有藏書家四印。先君鑑藏。云得之南調韓元吉家。維桐陰之韓。世族鼎盛。與相之世館對。公又以材幹神祖。光于芝蘭。蓋天相者德之門。而以世業名稱。亢其宗者。

贊曰。東坡先生。嘗贊王仲儀。歷敍家世。起晉承魏。而以其佩玉劍履。不當與簪人子齒。尙攷此言。則是狐貉足以起繻袍之美。糟肥足以致簞瓢之恥。子意未必爾也。觀獻肅書。清婉適美。雍容自喜。同而不倚。流而不靡。以筆勢而格風諫。卽字法而溯源委。蓋當其家庭詩禮之間。已具此廊廟大臣之體。然則卽眞觀蹟。以彼視此。其有旨哉。其有旨哉。維桐之陰。中條旎旎。寶是幅紙。與鸞鵠峙。

韓獻肅右法書詩帖（行書五行。）

高賢忠義。古今同。手筆遺篇法甚工。寶軸傳家當不朽。追懷餘思凜生風。○潁川韓絳題。

右韓獻肅右法書詩帖。眞蹟一卷。韓氏文獻之盛。甲于本朝。寶軸之藏。象篋錦縑。意其矜富眩奇。落落珠璧。俱不在乙品。惜乎徒見其詩。而不知其所傳家者。爲何等書也。予生平有好古癖。嘉定乙丑五月。在蘭寺偶得此帖。撫而歎曰。當藏士家。固有嗜好愈于予者耶。是不可不贊。

贊曰。韓氏之寶軸。文獻相傳。蓋其盜屋。竭知夫高賢之何以見取。忠義之執爲效驗。遺篇之若褚若柳。手澤之或顏或陸。想其錦囊在篋。與璠璵相。名踏平麗。榮光相照。既追懷古今之不朽。見嗜好酸鹹之可下。是故詩者題品之攸寓。贊者歌詠之不足。卽此帖之藏于寶眞。殆所謂同工而異曲者矣。

吳參政炎海帖（行書五行。）

炎海水遠祇謁。悚仄悚仄。入至辱手翰。兼惠鹽豉海物。已收。感激感激。拜聞不宣。奎拜啓。君玉修注學士。

右熙寧參政、資政殿大學士、吳文肅公奎、字長文、炎海帖眞蹟一卷。公以正君經國之學。絕世知人之識。輔三聖。明參萬微。風績昭宣。其記史牒。遺墨所在。宜乎流傳百年。共識傳寶。君玉者。氏王名琪。仕至密學。歷東南名鎭。有聞于時。其視公蓋君子朋也。紹熙庚戌。先君在從班。見此帖于雜春伯點家。云其家尙有子孫。居于江右。故得之。因幾以遺。

贊曰。公以四近。事三朝。絕識君峻。心盡以昭。帖出于近世撫臣之家。又得以記先友手書僚也。

沈叡達書簡帖（七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尾此四行。第二帖十三行。尾此四行。第三帖十一行。尾此二行。第四帖十二行。第五帖五行。尾此二行。第六帖二行。第七帖六行。）

十郎得示問。承館署佳勝。關中安裕。甚爲慰也。二弟若在成均。治家事想亦不易。親爲上下。不能無勞來恩意也。何時調官。計亦不久。歸每如垂鄉。今幸得代。而處者足以爲令。雖出于倖府。亦賴推薦也。甚幸甚。老夫山間粗奴。富待產其餘日爾。不足道也。人遠匆匆不一。不一。遂寄齋郎。五月二十八日。

文叔必不報。有書。秀叔閱已解。隨換今有何詳。二弟處有訊託中意。未及別書也。今歲大抵多發瘡。珍永仲兒女皆病。茲亦已安矣。

遂啓。比奉書。相各徹侍史。前辱賜教。及二山詩。若見顏色。所道書游甚詳。已如半吾庵中矣。誦玩無數。尤深感慰也。即日勤止何似。十四縣君安勝。新婦頗見姑愛恤。不見其尤。甚幸甚幸。遂于此如故。來春得歌郎成婚了。便無復累胸中者。人生正爲累來。夙昔能修證。必不及此。正當一念不動。如枯木如死灰。當來初有分的。咄咄無益也。歲方終。氣候凝凍。千萬爲關加愛加愛。不宣。遂上。穎叔閣下。十月二十八日。

示諭倉使書已許諾。至感。獻父吏莫終之。得一職則尤佳。復爾妄想妄想。近得巴陵一相知書。子公已善。過彼久矣。今想已主眷陵也。

遂啓。京師區區。人事日繁。不奉書逾五十日。感節懷思。但有侑結。即日不審履此夏者。動止何似。太夫人萬福。門中眷愛安勝。遂卻此粗遣。愛聞多病。官局亦無事。來興即往。不然杜門數日。亦無妨責。卜居城西。地名桃源。小有園林亭榭之樂。足以養妻子。度歲時。進無所營。退有所得。而庭闈不遠。其餘尚復何求哉。

俱未聞有命。日以運俟爾。末卜相見。千萬善愛。善愛。不宣。遂再拜。穎叔閣下。五月五日。

小兒爲吏無狀。所以庇于大庾者。不正逃謗也。又蒙其上官薦擢之。衰門弱補。豈其所宜。當此穎叔之惠。爲不淺矣。感刻感刻。十四縣君安勝。齋郎以下諸眷。計無恙。安行南出。遂成姻事否。駢蕃托于庭門。尤爲欣幸。素道有兒女在其外氏。甚無聊。此雖攻苦食淡。爲不足慮。亦可奮其一二。今有書託安行。與帶來。更煩穎叔爲一言。女子荷慈顧。舉家銜感。銜感。遂上。

大銳方銳。三匣粽合。先送去。照憂并枕。近晚可得。船必未行。有定日。希示及。遂送十蝟。并依元約兩數。昨日當面上。

十郎十一郎安勝。諸眷無恙。修婦安否。前謝十一哥書。不知何時西上也。金渴金渴。遂。十四縣君安勝。不別書也。知盡室遂至都下。冒暑涉秋。佳否。十郎調何處官。十一十郎。必各已試歸。閒在南廟。必遂高擢。行聽喜報也。甘娘安否。此中粗遣。山間殊無京塵。但朝夕不忘思想耳。向冷千萬多愛。未及專作下郎書。老懶不許不許。

右熙寧審官西院主簿沈公遂。字叡達。書簡帖七幅。眞蹟一卷。公以善書稱。王文公、曾文肅公、師其筆法。王得其清。曾傳其楷。再世三秀。厥惟閨家。不幸以罪廢。其事見于王明清揮麈錄。卜居池陽。名與齊山俱高。遺帖固可寶也。淳熙己酉。予兄大用守池。得之以遺先君。有藏書家印十有二。

贊曰。夢溪筆談。戚公之論書曰。書之神韻。雖得于心。書之法度。必資于學。分制有法。均停相若。三四合體。上下齊脚。多寡不牽。乃異世作。今視其帖。信乎其嗜之專。而見之卓也。雖然。藝在當家。智亦有源。存

中瞻。同文。通比月。顧韓愈文章之不殊。而俱未若公之知言。知言伊何。以神合天。古人之良。意在筆前。

沈叡達昭君詩帖（紙縱界行紙寫。橫書二十四行。尾此三行。）

聞明師爲余鼓琴。作昭君操。因感其意。辭以贈之。

王昭君漢宮女。生如桃李華。皖皖託朝露。不向春風榮。摧折在泥土。恥將黃金市顏色。空得君王一迴顧。黃門扶我上車去。遙望漢宮隔煙霧。十年簾下學畫眉。不知還爲蛾眉謀。中間悲怨或易忘。如今羈愁那可論。夢中時復作歌舞。滿目異類誰與語。胡風日夜撼吹沙。不知春來復秋去。一生此恨終難言。獨自援琴傳作譜。傳作譜。一曲未終淚如雨。我來都城下。黃塵厭厭。羈旅道人爲我試一彈。使我超然爲懷古。

熙寧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在普淨僧舍寫。錢唐沈遼叡達。

進國曹通貫通。管觀。叡達書。元豐辛酉上巳日題。（楷書二行。）

右沈叡達昭君詩帖。眞蹟一卷。昭君之詩。出于文人才士之手。蓋不可勝數。而公獨託琴以弔古。即古以寓情。是有足稱者。曹通本濟陽王侯諸孫。咸里家子。紹聖間仕至樞密副都承旨。與公歲月。相後先。而已知敬慕如此。則公之書名。蓋已久矣。帖與寶晉四詩。同得之京口。

贊曰。玉徽十三。維以寫聲。支郎何心。寫脂粉情。漢塚春青。邃霜曉白。千年之悲。裘此遺墨。

唐林夫經由還家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十行。第二帖七行。）

坰拜啓。坰比者經由。屢承垂訪。意愛之厚。藏荷何言。敝舟當候別。親賓相餞送。至連日。解纜。此心瞻望。清風不勝戀戀。春氣漸和。惟千萬保重。以副頌慕。謹奉狀。少代面達。不宣。坰拜啓。

二十五日。

坰啓。昨夕還家。遂四鼓矣。其荷延攬之厚。固可知也。經夕魯體。想佳。已面聞長剡東事。備早餘。上邀車馭。望枉臨。幸甚。坰再拜。意遠尊兄執事。早刻。

右熙寧同知諫院唐公坰。字林夫。經由還家二帖。眞蹟一卷。公初以新法進。賜第奉常。階清顯矣。既乃以人心之未合者。廷斥大臣。至叩殿陛。甘貶黜而不之顧。元祐間。僅歷鄂、湖、泉三郡。而不逢用。豈以其悔之晚耶。公蓋知制誥。遂獻之子。父子有能書名。東坡有詩曰。二妙凋零筆法空。忽驚鯨海戲羣鴻。清詩不敢私藏篋。人道黃門有父風。蓋以公比晉衛恆也。嘻。斯亦足珍矣。前帖得之信元明。次帖得之吳蓮發氏。皆在京口時。

贊曰。國朝之士夫。于書鮮留意。而況乎父子之懿。如公亦可謂善繼者矣。東坡謹許可。比之晉二衛。貞之斯帖。其有風致。雖子亦將謂之無愧也。

張子野詩雜帖（行書。第一帖六行。第二帖七行。）

韻和上。先頓首。（紙縱不存。）

池上飛橋亭外山。野禽微靜上鉤欄。晚花露重香偏細。春女衣輕體尚寒。曲水略殊今日事。南湖曾奉昔人歡。鄙園可許增新致。幾處模傳裴樾看。（此地當南湖。是時王弟、曾分去蘇土。南湖即王弟。蘇尚有詩時學觀材春游。「樾」此注。蘇字、湖字、蘇亭字下。根石閣文。）

射一射。（射圃紙縱。懷射一射。）

射虎功多暮未疲。欲將庭火繼西歸。弦聲應手裂竹響。旗影翻風戲鳥飛。竟日中支矜互勝。傍人如堵見

終稀。不知雙燭沙河上。誰得牛心一割歸。師者石雙坊沙河市廟陸之何。昔王濟對射鵠之。一割而的。遂探牛心。一割而去。張子野在熙寧間致政。來往杭霅兩郡。是時東坡先生、楊元素、李公擇、鮮于子駿、柳子玉、皆在。蓋時文章鉅公也。子野年八十餘。觀諸公爲文人行。東坡次韻春雪一篇。推仰之意至矣。此卷有池上飛橋亭外山。野蔬餘。上釣船。又射弓詩云。五侯廳手裂竹戀。旗影翻風戲鳥飛。絕知張文昌也。每展卷想見其多才。潦倒。良可嘆。謹爾。庚戌十二月。吉。雪浪老人題。

東坡祭張郎中文云。微詞宛轉。蓋詩之爾。謂其精于詩詞也。此帖風流蘊藉。又詩詞之餘波云。建次四年十二月初七日。會稽關注書。四行。

右熙寧郎官張公先、字子野、手書詩二篇。眞蹟一卷。公詞名滿天下。三影之作。膾炙迄今。方熙寧時。屯車自怡。往來浙右。嘗上六客。公蓋推其一。詩俊若王。風流蘊藉。蓋蔚然承平典型也。帖以粉牋。字跡已半磨落。二闋子長子東。跋語且焉。紹定戊子三月。得之高平范氏。

贊曰。觀水以心。本于知者之樂。取射以藝。皆謂巧者之中。時雖後先之不同。意或迭取而互用。何能體非。字謹心縱。是曰仁。頌太平之詞人。遺帖之存。固宜後世之知所重也。

王文恭易漕帖 漕書六行。 尺牘二行。

十五姨縣君。玉履。舊編。聞所苦猶未平。嘗記揚州法雲寺。有一居院。有素傳。嘗藥。傳。藥腫無不愈。試一用之。郡君再三申懇。不及別書。謝惠瓜蓋。今附酥一罐子。珪上。開郡無所施。當且易要路一漕也。

右元豐宰相、維師、鼓國王文恭公珪、字禹玉、易漕帖眞蹟一卷。蔡蘇京師士人司馬若谷家。有藏書家二印。慶元己未歲六月。偕諸帖見示。自官制之行。公爲首相。終始事神宗。實膺拜節。文爲三朝。位冠百辟。書固不可無傳也。

贊曰。以文政身。以恭本上。端錄筆態。如遂心所。論其內格。則得紆餘曲攻之體。致其縱逸。則雙者容不迫之。然。儀飄玉之度。筆官儀之劍。百辟班見。大廷宏敞。方鰲頭之發揮。蓋已具此氣象。曰。誰之書。元豐首相。

吳正憲歲端帖 牘書八行。

充。啓。歲端。履。福。茨來集。未。遲修染。王。任。書。縻。感。懌之深。何可勝道。未。書款。晤。更。冀爲時自愛。以。迓。康。慶。不宣。充。頓首。知府司勳左右。

右元豐宰相、觀文殿大學、太一宮使、侍中吳正憲公充、字沖卿、歲端帖眞蹟一卷。神宗朝。相政事。公以元臣。保輔。揆。度。造。楫。檜。而君臣之際。猶無間然。始必有得乎帝心者。慶元己未歲六月。中郎士人司馬若谷。以數帖授予。是書在焉。亦有藏書家印二。

贊曰。濃如夏本。森。葱。蒼。淡。若。秋波。橫。組。紐。端。方。亭。亭。復。朗。婉。有。肉。不。俗。骨。不。軟。情。眞。字。楷。意。肅。散。如。在。竹。宮。樂。閒。燕。九。光。玉。繡。觀。文。殿。字。曰。沖。卿。蓋。正。憲。

司馬文正集序帖 牘書九行。

集序。前。日。已。白。故。仁。更。請。一。篇。咨。之。光。非。敢。憚。煩。但。以。荒。惡。冠。于。相。公。文。筆。之。前。太。爲。不。知。量。故。也。惶。悚。惶。懼。無。承。示。論。以。相。公。作。御。史。時。會。乞。召。還。孔。范。其。草。在。否。得。所。資。也。光。再。拜。太。傅。十。九。日。

右元祐相國維師、溫國司馬文正公光、字君實、集序帖眞蹟一卷。公以道自任。以致君。以拯民。稽之于身。達之天下。如洪河大川。山源迄流。初匪二本。故其在伊洛。則密雲屯合。而四海望其澤。在廟朝。則九鼎作鎮。而神蓋不能窺。至矣哉。合內外。貫天人。咸通混融。一誠而已。予嘗觀。紹定戊子三月。客有持以示予者。蓋取羣玉帖較之。筆勢毫髮無不差。再拜驚喜。遂脫以備觀。詳致帖語。恐是答宋莒公家子孫之求集序者。孔范以言事去位。在明道末。莒公時爲諫官。目爲御史。或記憶之此。

贊曰。道本于身。眞積乃全。貫以一誠。通人貫天。元祐之初。當賢良鴻。匪康其躬。爲民而出。沈起于洛。雲興于蜀。自澤其身。四海之豐。方其未張。一念下士。九圍卿。扃。編此守虎。及其既用。草偃靡風。羣賢蹤產。濟然而從。天以誠開。民以誠格。混融流通。何密何疑。有崇南山。太平之基。巖巖其贈。維公宜之。平生不欺。涵泳淫洽。心畫之作。爲天下法。取人以直。持己以謙。豈徒幅巾。二德之象。蔡光膺天。公書在柩。有德有言。溫其如玉。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二

宋名人眞蹟

孫文忠公書簡帖 十七帖。雖行書。第一第四第十四帖各七行。第二帖八行。第三第六帖各九行。第五第九帖各五行。第七第十三帖各十二行。第八第十五帖各一行。第十帖十行。第十一帖十四行。外別一行。第十一第十七帖各八行。第十六帖一五行。

此中近忽有一人能識山水。極可愛。本無人知。僕始擅之。居人過客。審求其筆。遂漸難。異時必爲奇物也。今將一軸奉獻。如要六幅。則與一匹絹。盡絹。錢兩千。省便可也。子賦頓首。

賦啓。適辱訪別。豈勝悵然。知只今就道。無暇往見。後會未期。千萬珍愛。上愛。藥數品。可備途中服食。不一一。賦啓。自開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蓋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未緣瞻本。伏冀以時保粹。不宣。賦再拜。知郡朝奉閤下。十一月二十三日。

賦啓。昨日辱延顧。媿。感。媿。又。故日伏惟。福履勝常。田賦不知取得未。幸爲督之。得早見果決爲佳。船久留。恐不便耳。不罪不罪。賦再拜。處善宜德。年月一日。

楊都巡本欲作書。適得書云。欲來衢州。恐已起發。更不作書。若尚未。且爲申意。歷處士。賦又問。

合兄先輩不及書不訝。

軾啓。嘗製車都賦。猶于范子功處得本。諸公傳玩。幾至成誦。非獨不肖區區仰服也。示喻欲令作跋尾。謹當如教。顧安能爲左右輕重耶。適苦冗迫。少暇當作致之。軾再拜。伯原先生足下。

軾啓。適辱寄篇。伏讀感歎。愧何以當之。以太守會上。不即裁謝。繼枉手教。益深感怍。晚來起居佳勝。公窮約至老。居甚卑而節獨高。軾忝冒過分。實內自愧。相見不免蹤跡。來示何謙損之過也。迫行不再詣。惟原自愛。入夜草草不宣。軾再拜。仲車先生足下。

軾啓。人還辱書。承起居佳勝。爲慰繁重。君何故去邊面就勢。有可以脫去之道乎。外事雖蠢。悠然每日惟早衙一時。最許紛紛。餘蕭然若我有也。西湖既不得。欲且徐乞淮浙一郡。不能勝著事登舟耳。其餘皆不能盡萬一。惟保愛保愛。不一。不一。軾再拜。子豐正字親家翁足下。

汝陰之別。忽十餘年。不謂復此會合。增感幸也。吾教累輻。必重愧佩厚意。之人我寫。手筋草略。恕之恕之。軾再拜。

軾啓。適恰遣人奉啓。辱教且審起居佳勝。召食固當依命。爲章懲在武昌見候。軾來日又齋素。必難趨赴。且望恕察。晚當拜見。忽忽奉啓不一。軾再拜。安靜處士足下。

軾再啓。適居已再經春。徒以知罪信命。故受之恬然。除舊苦痔外。亦無甚恙也。杜門少出。所云擁青衣蓋步於下。好事者粉飾也。羅浮初過時。一至其下耳。後亦不復到。叔弼亦久不得書。中間得書。報去年二月間。仲純之子。隱邑尉。無者有事。亦已知之。所云病者。乃其閣中也。後聞已安矣。此中眞井底。了不知北方事。風物卻粗可。但無醫藥耳。軾再拜。

手啓上文公大夫閣下。軾謹封。

疾疫方行。家人皆病。老鬢亦自皆白也。兒子方合藥療。不果往見許君。且爲致意。疲倦不切。不罪不罪。知幾日成行。已還舟未。軾又白。

軾啓。去歲塗中。蹔聚。遽別。可勝惆悵。遠辱手教。感慰殊深。比日起居佳勝。軾衰病增劇。不盡繁會。適值親食之歲。未敢別乞閒處。勉強度日。坐候汰逐耳。末由展奉。惟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軾再拜。明夫提刑朝散閣下。六月十六日。

令子先輩。辱顧臨。終不克款。來後會未期。臨紙踏然。惟侍本外多愛。以脫遠業。軾附白。所要文字。爲連日人客。不暇續寫。得納去也。

軾啓。近別。想體中佳勝。田事想頗經畫。令遣姪孫齎錢赴州納。有所買牛車等錢。本欲糶盡百緡足。今只有省陌。請收檢支用。如少。不過來年正二月。續得面納也。餘惟萬萬自愛。不宣。軾頓首。公裕蔣君良親是下。十月十二日。

曹濟夫得三舟。許爲多載米來。不敢指定石數。但請問濟夫。看可帶多少。即依數發來。切望留意。少濟都下所闕也。丁卯年租米數。且使一報。爲完迫。不及寫單。家兄弟書。且致意致意。軾又上。

象託曹濟夫買少漆器。仍于公裕處支錢。乞依數付與。諸事不免一一喧聒。向時姪孫帶不盡米。知寄在強敏仁家。如未付。寄與人來。可便付濟夫也。

軾啓。遠蒙惠書。甚荷勤意。比日起居安否。曾年不出從宦。竭力報恩。但眷戀鄉井何也。新年宜早赴部。切親切親。惟順時自愛不一。軾頓首。殿直陳君足下。十二月二十九日。

軾再拜。近承范子豐傾喪。親哭之深。伏想同增悲悼。蜀公篤老。有此成就。賴公過從時。相開曉也。軾再拜。知有信。其僕亦久客乍到。未有以相濟。只有五兩銀。短二錢。且助旦夕薪水之費。不罪不罪。舍弟想旦夕過彼也。忙甚不悉。軾又上。

右。而翰林學士承旨。東坡先生。蘇文忠公軾。字子瞻。書簡。眞蹟十七幅。分三卷。惟先生立身大節。下視萬古。剛毅邁往之氣。固宜磅礴八極。淡見于翰墨文字間。今觀其書。瀟洒淳古。委蛇不迫。藹然有以歆忠愛之意。剛態毅狀。見諸書法。內七帖本家藏。後六帖得之九江士夫家。所蓄皆有付受。次四帖。得之不與。建鄴、京口、維揚。月日次序不可悉。蓋有流傳好事家。及先王故印識。乃雜襯而裝傳之。

贊曰。生涵稽天。睨而陸之。神龍在淵。領而閱之。一世濫濫。稚而吝之。節鑒氣全。墨卿卜之。淳古簡嚴。之、蘇僕之。勁直不然。蓋鮮目之。[illegible]

蘇文忠金丹帖（智書三十九行）

軾頓首。再拜。少師先生丈丈執事。秋冷。竊惟道體勝常。軾蒙免如昨。弱約愈久。念道漸熟。常佩至言。不敢失墜。今年春夏微疾。遂杜門謝客。而傳者過實。以爲左右憂。入秋來。殊佳健。于道雖未有得。而異時浮念雜好。姑灰滅矣。先生丈丈愍其有意于此。當時發藥。乎王郎北歸。慰喜可知。恨不得助舉一觴耳。憂喜過人。何如軾。寄欲琦王郎初別時意味。豈復有絲毫在者。則今日會合之喜。又與造物皆逝矣。近者孫醫宣總赴偃師。託寄帶拜二簡去。不審達未。已令兒子往荊南買一宣莊。若得之。遂爲楚鄂間人矣。每念遠去凡杖。瞻邪無期。未嘗不隨風嗟惋。萬一天慰放傳。遂。便當不遠千里見先生也。今有少懇干求。不罪不罪。軾于門下至厚。先生有金丹奇藥。而不以數粒見分。實未免耿耿。若遂其請。蓋愛之耳。未敢服也。舍弟在鶴。甚安。盥其藥復解去。得相聚少時。近以公事爲一倅所怒。據。抵百端。雖未見可以審渠者。然已滯牽復矣。行止飲啄。非復人事。亦不能念之也。厚之奉議。且在左右否。先生還來。復有幾孫。歲行晚。江淮風物。淒緊。塗念。齋閣。蕭然。黃花白酒。有與共者乎。乍冷。惟乞萬萬爲國自重。閒居乏人。止用手啓。信筆不覺滿紙。餘悚惶悚。謹附承勤。靜不宣。從長。鈌。蘇軾頓首再拜。少師先生丈丈執事。八月二十二日。

右東坡先生金丹帖七紙。眞蹟一卷。先生于藥全。以道相從。投石以針。不約而合。蓋所謂予百載間。二人而已。帖在先生謫黃時。金丹事。他不見之記錄。惟蘇黃門龍川志略曰。予治平末。游峽。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陰眞君長生金丹。缺石本相示。餘生有內外精氣。內也。非金石所能堅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氣所能變化。欲事內。必調養精氣。極而後內丹成。然求變化輕舉。不可得也。惟外丹成。然後可以點瓦礫。化皮骨。輕舉無礙矣。然內丹未成。內無以變之。則服外丹者多死。醫稽枯草。敵絮。而盜火其下。無不焚者。予甚奇其說。後十餘年。官于南京。張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陝人也。爲公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非年乃成。公喜告予曰。抱朴子言。藥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今吾藥如是。其成無疑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曰。公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強敏仁家。如未付。寄與人來。可便付濟夫也。

軾啓。遠蒙惠書。甚荷勤意。比日起居安否。曾年不出從宦。竭力報恩。但眷戀鄉井何也。新年宜早赴部。切

著建茂門下後省之印一，及有傳付六印。

贊曰，師生一門，千岐二寶，九轉之成，意授神傳，此而謂丹，鼎之自然，抑明皇有云，魏文求藥于西山，而不知羽翼之自天，豈先生泛槎于所得之淵源，而有說乎刀圭之仙，覺鹿夢蕉，得魚忘筌，精氣內全，金石外堅，草絮盡火之不知，而托外物以引年，予知先生，其必不棄于對牀之言也。

蘇文忠帖（行書九行）

迨既忝蒞，赴省試，遂可就親，雖叔弼尚在孩，想可期令人主婚，已令子由咨稟，彼此欲及時了當，恐蒙開許也，軾再拜，老妻不敢拜書縣君親家，非不殊此懇也，叔弼丁太夫人憂，將自京師歸潁時，帖也至潁，伸豫方成親，余時人潁幕，後數月，先生來作守，已四十餘年，令人感歎，癸丑三月十五日，令時題（行書五行）。

右東坡先生歸潁帖，眞蹟一卷，趙德麟跋，其後紹定戊子二月，得之錫山。

贊曰，事師之情，期以百世，言雖不多，意則獨至，識以歲月，越王之孫，式時寵親，用致大倫。

蘇文忠與錢穆父書簡重本二帖（二本共四紙，此紙上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六行）。

軾啓，久不聞問，奉懷悵然，忽人來，辱手書，承比日起居佳勝，感慰無量，示論欲令紀述新廟記，不敢以淺陋固辭，但迫行究甚不暇，俟到揚州，得少靜息，當下筆成，餘瀛中寄去也，會合來緣，千萬自重，不宣，軾啓。

上穆父內翰兄執事。

適承見訪，倘出，豈悵勝然，新茶少許納上，幸俟至事空，當往同啜也，軾啓上，穆父內翰兄執事。

右東坡先生與錢內翰穆父書簡重本二帖，眞蹟一卷，予嘗疑所藏顏魯公朝迴帖，與摹玉堂刻本，文皆同，而字則有小大之別，意必有一贋，而未敢決也，後收先生帖，而此二帖者，亦復出焉，驗其紙素皆一等粉箋，而筆力精到，又皆非先生不能作，尤以爲惑，後見韓季茂寺丞，同在外府，因論及帖事，爲予言先生以翰墨雄一世，每自貴重，雖尺簡片幅，亦不苟書，遇未愜意，輒更寫取，而後出以予人，期于傳世，凡今帖間有同者，便當視其紙長短色澤，若具出一時，字與之稱，切勿以贋贋而置疑，此予先君莊敏之所以致別也，予驚異其說，強應曰諾，是時家藏正有此帖，飯已出局，輒車攻歸，發笈視之，不與亮髮，則作而嘆曰，有是哉，而今而後，益知寶晉雙碑自信之說，爲足據，帖蓋家藏，舊盜一處，既聞韓說，乃深而析之。

贊曰，予家庋部兒，以翰墨自娛，每作書尺，必屢易，廢紙之積如垤，先君至其几間，戲謂之曰，世傳元祐士子，有貴東坡先生以文者，一覽而曰，旨哉旨哉，今毋乃類是耶，遂相與大笑，然卒不能變也，今觀先生之帖，始知右軍之墨池，懷素之筆冢，褚河南之精筆佳墨，要皆此一意度，誠不云乎，不攻不妍，不貴不傳，是雖齊東野人之言，亦必有得于不苟然者矣。

蘇文忠柳子厚憂衰詩帖（行書十一行，尾跋三行）。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奔走力不任，嗚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得聖人，付不圖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莫，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顏有遺音。

戊寅十二月十四日，試新端硯，書柳子厚憂衰一首。

右東坡先生，柳子厚憂衰詩，眞蹟一卷，按帖尾紀年，以戊寅，正先生在儋耳時，先生生丙子，是年已六十有三，豈以柳州同居南荒，其不遇者同，而有所感耶，度先生胸中浩氣，隱九州，得壞齊百世，必不以是介蔕，特寄情焉耳，帖得于嘉泰之甲子七月，鬻者牛氏。

贊曰，人生會有衰，何必深惜，獨是先生，以忠見斥，抱百世之道，逢千年之歷，而不得以舒其睿直，此先生所以惜寸陰于尺璧，不然，則先生之胷次，夫人之所識，而豈以此沮欣戚，瘴昏霧沍，蓋跕虎黑，有此奇蹟，予以占筆力。

蘇文忠藥方帖（行書十七行，尾跋二行）。

藥方有兵部手集者，唐宰相李公綠所編，方無不驗者，療折傷骨破碎，或五臟內損垂死者，用生地黃搗取自然汁，和熟酒服之，骨破碎者，曰大便下，復生新骨補故處，有瘀血者，立取下，即平復，云天設此法，以救人命，地黃澤以酒和，傅傷破或腫處，予在儋耳，民有相毆內損者，不下粥飲，且不能言，予以家傳接骨丹療之，乃能言，又以南藥活血丹授之，下少黑血，乃能食，然尚呻號不能轉動也，小腿中有地黃，然地瘠根細如髮，乃并葉搗治飲傅之，取血塊升餘，遂能起行，此人與進士黎先覺有親，乃書以授之，使多植此藥，以救人命。

戊寅十二月五日。

右東坡先生藥方帖，眞蹟一卷，先生于海山窮絕處，活人一念無間斷，想是方蓋可占矣，淳熙己酉歲三月，廬陵張子通彥和，以此帖歸先君。

贊曰，上醫醫國，亦既贈繞朝之策，于彼窮荒，驗出鑿側，使不傷且折，而先有以窺其脈，此先生之本心，而獨無所用其力，是方之傳，正足以爲先生惜，蓋不得効璞璉心腹之技，而徒使之愈焦頭爛額之客也。

蘇文忠潘墨詩帖（行書九行）。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郎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雰，布衫漆黑手如漆，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棚目前，區區張李爭妍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君人間盡墨仙。

右東坡手書潘谷墨詩，眞蹟一卷，潘以墨名一時，而窮悴不偶，託興于物，烟其不緇，彼皭然之可磨，是殆先生有感于是，而寄于此也，寶慶乙酉二月，得之盱江李君與善。

贊曰，懷絕世之清音，歎蟾宛之難諶，慨丸墨之未改，挹古人而寄心，褐蹠蹠以如漆，笏瑣瑣而抵金，貯冰壺其自如，渺一塵之弗侵，彼逢臭以何歸，謾花柳之繁陰，姓昧昧以汚人，雖千年而亦稽，予得此詩，豈然長吟，想先生之清標，笑謫仙于同襟，凌九淵而神會，豈入海之可尋，方將抱月乘風，攜靈命琴，矩墨帝于元圃，挾客卿于翰林，快騎鯨而駕鳳，遂登高而俯深，執此卷而撰杖，篋得朋于盡簪，秋露其滴，玉蛉自斟，烽詩覩之如笙，淳祠錄之蹟鐫，付張李于一映，視滄溟于蹤迹，邀與天游，浩無古今，斗杓回光，隨車發晨，承簪欲于緒言，納足以投徽欄于芥針也。

蘇文忠西湖聽琴觀月詩帖（行書，詩八行，序四行，尾記一行。）

觀月聽琴西湖一首是坐客賦上

白露下衆草，碧空捲微雲。清光爲誰來，似爲我與君。水天浮四坐，河漢落酒樽。使我冰雪腸，不受塵埃昏。倚枕聽琴，琴有弦，出魚亂湖紋。哀彈本舊曲，妙耳非昔聞。良時失俯仰，此見寒朝昏。縣知一生中，道眼無由開。

元祐六年九月十五日。

右東坡先生西湖聽琴觀月詩，眞蹟一卷，予嘉泰壬戌春在中都，因游湖上，有貴游子弟，好治園者，家比山築堂水沼，刻此詩在壁間，而繫以跋，予覽而曰，此非其地也，穎與杭皆有湖，湖皆在西，此詩蓋爲穎作，主人憮然不應，意予強解事者，既五日，忽招致，促席歎息，詫坐客指予爲博且曰，予碎此跋矣，予謝不敢應，既乃叩其所以然，則新得何人坡詩注，攷年譜而知其爲穎州也，其人已矣，後二十有七年，紹定戊子二月，予在京江，忽得此帖于鄧鶴者家，鶴詫歸，然問其所從得，噤莫之對，嗟乎，時遐事遷，因如此耶，貴游故交情，惘其遺跡之洲零，故亦莫之名也，按年譜，先生元祐六年八月，以龍圖學士，知穎州，閏八月滕印，今詩蓋九月望云。

贊曰，西湖之名，杭穎兩轍，然皆足以寄七絃之清調，而共千里之明月，方指地而辨訛，客因室而纓紱，迄五日之攷據，驗注編于一闋，是詩之來，予目所別，昔也傳觀，今焉祕笈，歎人事之易變，何凋客之強忽，然則記歲月于所見，而逸名氏于可闕，亦予之所不忍恝也。

蘇文忠二詩帖（兩詩，行書八行。）

十日春寒不出門，不知江柳已搖村，稍聞決決流冰谷，盡放青青浸燒痕，數畝荒園留我住，半鏟濁酒待君溫，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

春來空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間，昨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渡關山。

右東坡先生梅花二詩，眞蹟一卷，信筆而寫，故詩是謂雜書，此帖皆雜書也，前一詩，按先生集，謂元豐四年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鄰人潘古，鄭三人，送于女王城東禪莊院，所作，而顧施二氏注，謂成都嘗有墨迹刻本，題以正月二十一日，出城到虎跑，蓋在黃州北二十餘里，是時先生尚在雪堂，予謂豈特一籍爲然，使皆攷同異，訂是非，蓋有不勝辨者矣，推當取其意可也，帖得之歲嘉定，歲丙戌，月姑洗，鄭元溶。

贊曰，物隨春而欣榮，詩之偶成，何間乎虎跑之與女城，縱筆而書，冰谷梅英，凡是歲月之與所因，予皆下必強評，推當卽先生雜出一書，以攷先生所寄之情，其何以異乎孤山之清也。

蘇文忠大字詩帖（楷書，大字十，尾記三行。）

清風終日自開簾，涼月通宵自掛簷，聲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

右書東坡一首，坡公墨妙，如繁星麗天，照映千古，疇收輕肆，慕畫鄉人許傳正，持示眞蹟一卷，遂得蒞浙一觀，何其幸耶，嘉定癸未，暮春三日，越隱張鎬題。

右東坡先生大字東坡詩，眞蹟一卷，先生寫醉翁亭記、赤壁賦、皆大字，今皆罕傳，予家多先生帖，然皆詩簡，惟定乙酉八月，有以此軸來售者，金壇張氏跋其後，蓋京日士人家所藏，筆法殆與派黃石刻無

二。

贊曰，小字鴻引，蒼而翔，大字虎臥，靖且莊，我藏這帖，遊盤箱，尚歎鉅刻無濃黃，確憐神物閒混茫，想見暗思，烟淋浪，此題要補東坡亡，更恐有詩書雪堂。

蘇文忠蘇丞相樓二詩帖（行書，詩十一行，序二行，尾記六行。）

滕元發令賦蘇丞相樓二首眉陽蘇軾

繞郭青峯睥睨屯，入城流水縠紋翻，樓成始覺江山勝，人去方知德業尊，坐久浮雲鎖棧嶺，酒醒飛雪變前村，我來適逢公歸國，猶喜登臨共一樽。

丞相風流直至今，朱欄仍對舊山林，奔馳軒冕身何有，跌宕圖書意最深，松逕城頭風瑟瑟，蒲江浮山外氣陰森，三年不起南邊想，應有前人識此心。

元豐三年五月，家弟子由過池，元發令作此詩，到黃，爲軾誦之也，七年六月，軾從文玉兄登斯樓，因爲錄出贈文玉，時子由在筠州，將復過此，汝州團練副使蘇軾書。

右東坡先生書補濱蘇丞相樓詩二首帖，眞蹟一卷，予嘗過池登斯樓，挹二難之風，致百年之躅，蓋未嘗不三歎也，先君述先生之遺意，喜收坡帖，平生嘗置几上，指此爲眞，不紀所得之時，祇書故暗，而筆勢有軒昂態，蘇丞相蓋唐相蘇頲，文玉王姓，名子琦，時守池州云。

贊曰，登高而賦，維以思古，二難之風，意健句嫌，黯然塵楮，筆勢軒昂，眞兮不證，我懷陟岵。

蘇文忠羅漢偈帖（行書十六行。）

東坡居士，告悟清師，有紹遠上人，寶持唐人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如讀眼目，遠上人亡，今者是畫在黃山，常歎喜所，予往爲我，致問常公，欲求是畫，當可得否，若彼常公，愛而不捨，則不可得，捨而不愛，則不可取，不愛不捨，則取以來，旬有八日，清師復命，且以畫來，居士升堂，背告大衆，燒香作禮，爲遠上人，追福滅罪，衆問居士，今此羅漢，有何勝相，供養讚嘆，得何功德，當以何等，酬報常公，居士言，此畫實無勝相，亦無功德，彼與我者，卽以報之，乃說偈曰，五更粥熟聞魚鼓，起對孤燈與虛語，谿邊洗鉢月中歸，還君羅漢君收取，元祐八年正月望日，雪堂書。

右東坡先生十六羅漢偈，眞蹟一卷，昔晁說之以道，嘗作謝仮叔思所藏先生帖跋，有曰，先生爲兵部尚書，爲說之言，在黃州時，陳慥相戲曰，公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一味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先生卽爲作魚枕冠頌，命陳爲書，于是筆不及墨，恭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今此偈序，通歸義諦，于勝相功德，了無窒礙，是又不特作佛經語，精妙解脫，固兼之矣，予姚大寧夫人，奉釋氏，在湖東時，有僧持此羅漢，并偈爲獻，時予方齡，尚憶淳熙丁未歲除，以忠武諱日，供伊蒲，出像堂上，併閱此軸，嗟，今四十有二年矣。

贊曰，佛法離住相，色相本非實，云何阿羅漢，可以色相求，居士宰官身，祇園夙親近，皆發宏深願，現此廣長舌，于後像法世，讚歎說偈言，筆力涵虛空，三昧出胸臆，極開懸疑網，透出大千界，我昔睹殊勝，曾聞諸佛說，以音聲求我，不能見如來，偈語復云何，能離音聲見，今當解佛意，一切有爲法，非偈亦非貫，聲作如此觀。

蘇文定衙前至京湖口三帖（雙行書，第一帖六行，第二帖十行，第三帖十三行，尾此一行。）

牘頓首。蒙到紙示論，莫有衙前長發之端。朝廷比有成法，似與所陳不甚相遠。計能盡與推行，官公私之利也。究中本等草略，想察幸甚。憶頓首。

憶啓，邸舍之別，已半年餘矣。承舟御至京，日欲奉問，簡慢至今，愧仄愧仄。先蒙枉教，具審晨況安適，令子以下如宜。至慰至慰。故樓雖久不登治，幽致故應在也。昔日交游，有在都下，可往來看否。示或欲示江淮一官，十事爲宜矣。然何時得展晤，臨風依黯，倍萬若時自重。不宣。檝頓首。定國翰墨，老弟六月十四日。

檝啓。久留府中，蒙眷甚厚，因得親接謦欬，至幸至幸。奉遠數日間，伏計尊候安勝。檝舟至湖口，風雨不止，泊于西岸已三日矣。且難稍霽，即行。奇遠左右，千萬爲國順時珍重。謹奉手啓爲謝，不宣。檝頓首再拜。知軍大夫徐丈執事。十六日。

右元祐黃門侍郎潁濱先生蘇文定公檝字子由，衙前至京湖口三帖，眞蹟一卷。先生道貌今古，文追父冑，立朝之節，具在國史。四海之士，共知景慕。是帖之得，蓋先君手澤，扉軸象籤，與文忠對子是可以知德之不孤矣。

贊曰：周禾同穎，趙玉連璧，屏見聞出。又其偉哉，有美潁濱，味道自得。既相師于父子，亦齊驅于翰墨，吾評其人，槩猶可識。蓋嚴重端肅者，老泉之教，而淳勁遒往者，長公之德。謂余不信，視此手澤。

二蘇文登趙闕二帖（雙行書，第一帖六行，第二帖八行。）

過再啓，竊承文登信至，丈丈尊候萬福，欣慰何已。并惠海魚芝藻石研蕤子多品，遠物未易到此，乃蒙惠貺，何感如之。區區非面謝不盡，過再拜。

運頓首再拜。密邇雖每聞動靜，而書問不繼，蓋爲愧負。運杜門與俗緣日遠，但僑寄非安，亦任運而已。小姪得自蜀趙闕，冒涉艱險，非晚達至國門，遠來不知朝廷之儀，凡百有以教之，幸甚。運頓首再拜。

右東坡潁濱二蘇先生之子過字叔黨，運字伯充，文登趙闕二帖，眞蹟各一卷。蘇氏文章翰墨，在本朝自爲一家，如喬松大河，崇墉彭湃，極天宗海，有識者皆知之。至于芝蘭流馨，肯才濟濟，各具源派，自與風思子之外，世固未之睹也。豈名以側義，所以示日益日損之戒，得之于趙庭者，固猶有不同耶。先君生平喜藏蘇帖，而于斜川而下，無傳焉。寶慶乙酉春正月，客自眉山來，有出是帖者，得之京江，合而標之，以紫其本。

贊曰：文字之祥，厥有原委。父師昆弟，以及諸子，文兮斜川，道兮潁水，以文貫道，一家濟美，施及翰林，特游戲耳。于風騷中，亦復是似，以坡爲骨，以潁爲筒，蘇門之英，來者視此。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三

宋名人眞蹟

薛道祖書簡帖（二十一帖，雙行書，第一、第九、第十一、第十六帖，各十二行，第二、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七帖，各十四行，第十五、第二十帖，各十一行，第四帖九行，第七、第十三帖，各十四行，第十九帖，各十行，第三、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三帖，各十三行，第十帖二行，第二十一帖八行。）

紹彭頓首移到伏想尊候萬福，適已面叩，以左右行期不遠，欲稟特給女子寬假，今遣人轉去。伏冀津遣，仍告許令關祕校同過此暫宿，千萬不阻。家人同此懇懼，謹啓不宣。紹彭再拜。縣君親家母妝閤。

韓郎祕校，經夕想同廿六娘佳安，明黃甘絲淺色紗四匹，絹衣一襲，羊酒等送去，聊爲娛女之儀，幸檢留不笑淺鮮，諸留面話不次。丈母同此意。二十四日，紹彭祗白。

餞拾紹，與廿六娘食餞等用。

紹彭頓首啓。久蹤使車之音，不勝馳仰。伏審已次近郊，秋暑冒涉良勤，恭想尊候萬福。如聞朝旨催發，不審軒從入城否。幾日在舍館，即得出城參候，謹先奉手狀，諸留面布不宣。紹彭頓首再拜。尤之舅點奉議閤下。二十日。

紹彭頓首再拜。午刻伏審尊候萬福，鄙拙愧詣，豈乃蒙貶損翰墨，過形寵論，媿頌之至，何可勝道。謹復手啓上謝不宣。紹彭頓首再拜。知府給事執事。十六日，謹空。

紹彭頓首。近已奉狀，想得呈達。到都未得來問，思仰不可言。春和伏惟武政多暇，尊履萬福。紹彭到都南

月餘。區區如昨。會晤何日。萬萬若時珍嘗。以伫光亭。不宣。紹彭頓首。上啓無逸通守奉議執事。二十一日。紹彭頓首。比附盥兩上狀。皆達凡格否。遠聞兩見夏序。思率博約。馳情何涯。清和伏惟朱邸餘閒。起居萬福。紹彭寡味。天末老親幸安。謹不足道。何日一笑。臨紙耿耿。惟萬萬爲時自愛。早戮章要。副茲瞻詠爲禱。謹啓不宣。紹彭頓首再拜。宗玉記室閣下。四月一日。

紹彭再拜。茲者聯姻于傾蓋之際。風誼嘱厚。非流俗可擬。衰族之幸以此。鄙意成禮之初。正賴吾賢者主持。今乃承迫于朝旨先行。殆非人意所及。深用慊慊。如聞梲節之地不遠。繼得上狀。且此爲謝。不次。紹彭再拜。

拙者罷官逾年。蓋室久困。相玉不堪其憂。婚禮諸事。若得少從簡易爲厚幸。望以此達令兄及宅中爲幸。不罪。

紹彭頓首啓。前日過蒙延禮。獲款言侍。感慰可量。漸涼伏審尊履祉。惠示寵和古律二詩。得窺哲匠制作。欽服銘佩。并深鄙懷。區區諸俟面謝。便還不宣。紹彭頓首再拜。知府給事閣下。二日。謹空。

紹彭頓首再拜。昨日奉教賜。不果即裁謝。經夕伏惟台候萬福。蒙示及三書。謹復歸納。復古極少時。筆學李成道寧體者。老年不如此。專以關極爲主矣。淵明粗得典型。但逸淡爾。張逵判官主。所求可得否。朝夕面啓不宣。紹彭頓首再拜。知府給事閣下。二十七日。謹空。

唱和在愚本卷後。伏望照悉。紹彭再拜。

紹彭再拜。田事蒙留念委以皇遂。遂漸有主。爲幸實多。并無逸教篤垂惻。何以致此。然皇產所以爲用者。賴無逸關。更望以時提撕之。地遠。今年秋課。無力遣人去。且乞勾收在宅庫。以來年還人去時餉來。紹彭再拜。

皇產要引。約束佃戶。今寫去。望付之。

紹彭頓首啓。陽復令辰。君子之休。伏惟福此亨會。坐迎新祉。紹彭局守所拘。不逸前擬。伏賴早膺殊寵。以副誠願。謹啓上賀不宣。紹彭頓首。上啓當時運判戶部節下。至日。

紹彭啓。遠闊多年。每深馳仰。宋鄰縣近始到官。忽云與無逸別久。頗不能道左右近日動靜。比或不審尊候何如。紹彭遠宦。良非所堪。奉親到此累月。諸事粗遣。手足在北。音問不繼。朝夕耿耿。無逸才高。安可獨浮沉里中耶。紹彭再拜。

紹彭頓首。得來教後。已兩發書。達左右否。比惟尊候多福。紹彭奉親宦下。幸安。不煩念及。曾晤未期。千萬加愛。加愛。偶便人去此。數字不次。紹彭頓首。宗玉記室學士。三月二十二日。

要務具于公移。非常常者也。留念加意爲善。今日會相度家產簿。依保甲簿式。此事必遠。恐宜慎重。欲作劄未便回申。餘諸州論列五等。等第紊亂。于簿中爲不便。明是非。便不知貴邑已如何申報。切見教相照應。回報貴無抵牾也。何不早出一集。佇望。佇望。紹彭再啓。

元均已下。引年章。訖。戚市幾日。戚行。皆先及之也。

紹彭啓。久不聞動靜。下情馳仰。何可以言。比日不審尊候何如。伏想起居萬福。闊別累年。曾未遊近。從者爲入都否。今領何局也。末期展晤。臨書悄悄。秋冷萬萬多愛。不宣。紹彭頓首。子充通眞閣下。閏九月十日。

大卿尊候康寧。登聚各惟佳安。紹彭修書如昨。幸亦結局。嶧山東一倅。聊藏拙魯也。或得遊近爲幸。都下有幹。萬萬不外不外。紹彭再拜。

田僕文字。奉煩多矣。今再以一角干瀆。望爲達之。昔年爲織到鳳綾甚佳。欲煩再爲織兩匹。如何。章丘簿租中納直也。

紹彭啓。比人還。奉狀。必達左右。冬凜。伏想尊候康福。自入上旬。日俟使旆。而遂無車音。何耶。傾渴言笑。日深馳結。未聞更加厚愛。別佇嘉擢。不宣。紹彭再拜。當時運判戶部閣下。十一日晚。

紹彭頓首。啓。丹介惠翰。益佩眷綿。臘寒。伏惟按隨多暇。尊候萬福。承使旆欲出。非晚晤見。何慰如之。未聞尚冀厚愛。以需進擢。不宣。紹彭再拜。當時運判戶部閣下。

紹彭頓首。拜別逾年。每深馳仰。至此日歲。使旆比方聞。星傳已次蜀境。雖瞻風未果。調候有便。已極欣慰。比惟艱難蜀道。涉履良勞。叱馭之餘。尊履安吉。無緣前遣。更冀珍衛。不宣。紹彭狀上。運判考功閣下。二十五日。

紹彭再拜。都城之別。容易十載。箕南斗北。致疎記室之間。去冬陳法曹經由治部。曾貢手訊。想徹隸人之际。暖遠譚塵。傾繫良深。雲山修阻。何當一預清集。以釋鄙吝耶。紹彭再拜。

右元豐同知樞密院薛公向長子紹彭、字道祖。書簡帖二十一幅。分四卷。向帥定武。有宋景文公時。樂營吏孟水清。舊獻游士所攜禊帖石本。在公幣。刻意模做。積日夜不少置。遂得筆法大意。後自成一家。書名弘海。嘗。禊石遂歸薛氏。大觀間。次子嗣昌。以內九禁。今觀此書。字字縱斂有源委。而書名皆襲序中彭字。蓋襲信乎好之篤。信之堅。與之俱化。眞積力久。固應爾也。昔米芾賦褚河南臨禊帖。有曰。永和字全是其雅韻。九觴字備著于清標。浪字無異于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予于此帖亦云。嘉定庚午八月。得之中都高氏。書有印文曰。三朋同書合璧。又御府寶章在焉。通他印凡四十所。

贊曰。崇觀太平。博雅彙征。秀出籌纘。楚芊蜀劉。三英并轡。道祖其儔。沈浸深醇。藻鬱見聞。厥藝以振。方旅蘭之水清。獻奇發千古機。抽其所長。韜鋒斂鋩。類曲水之觴。館權合經。不特製名。雅韻盡呈。溯芾已仙。是書之傳。孰探其天。風期九垓。黃鵠下來。然予言哉。

薛道祖鵝鴨帖（正行）

余家舊有花下一金盆。旁一鵝鴨。謂之金盆鵝鴨者。是已。頃在都城。爲元章借去。久不肯歸。余比得王濟哲。聞元章已下世。大可痛惜。此畫今亦不知流落何處。使人嗟嘆之不足。紹彭頓首。

右薛道祖金盆鵝鴨帖。眞蹟一卷。是帖實與山谷湯方蔬法同有小盤款縫。予嘗攷寶晉山林集云。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兩鵝鴨。謂之金盆鵝鴨。豈是名畫可笑。是固以爲不然矣。而今帖乃謂頃在都城。爲元章借去。久不肯歸何耶。

贊曰。朋友之宿草未黃。斧斨于舊藏。畫史之訊訾未忘。斷斷乎鳥獸。鳴搶枋而下亟。鶴唳天而高翔。誰能游九垓以問太虛。其必有以別二子之短長也。

薛道祖書簡帖本三帖（三本共六紙。後有書。第一、第二、第三帖、各十二行。第四、第五帖、各七行。內第五帖、與第六帖、全紙無同。故不寫出。）

紹彭頓首啓。褒衾短景。復以近出宿渠。往復幾二千里。久不果修起居之問。瞻懷盛德。日極馳情。冬凜。伏惟澄清餘休。尊履寧福。密邇使臺。未遑告謁。敢新珍育。以迓龍休。謹奉啓不宣。紹彭狀上。運判考功閣下。十一月二十七日狀。

紹彭頓首啓。褒衾短景。復以近出宿渠。往復幾二千里。久不修起居之問。瞻懷盛德。日劇馳情。冬凜。伏惟澄清餘暇。尊履寧福。密邇使臺。未遑造謁。敢新珍育。以迓龍休。謹奉啓不宣。紹彭狀上。運判考功閣下。十四日。

門中上下眷聚。乍到殊土。想皆安寧。鄧京西過洛。相見良款。比報得鄉壤。亦頗便否。米元章到此。已得三書。其篇厚故人如此。殊可人意也。紹彭少煩左右。新繁縣王欽與之有素。欲求一職。令劄諸公。偶與無素。欲望左右。特與成之。其人今年四月。昔非明公垂意。不可望也。紹彭頓首。

欲望左右特與成之。其人今年四月。昔非明公垂意。不可望也。紹彭少煩左右。新繁縣王欽與之有素。欲求一職。令劄諸公。偶與無素。欲望左右。特與成之。其人今年四月。昔非明公垂意。不可望也。紹彭又上。

紹彭啓。近兩奉書。及絹字牌額去當。一一得達。比日伏想按部多暇。尊候清安。嘉節阻奉燕觴。不勝馳仰。尚新珍育。以副言願。紹彭頓首。

右薛道祖書簡。重本三帖。凡六幅。真蹟一卷。予于顏魯公帖疑矣。而未有以決。故不敢論。于蘇長公帖信矣。而未有以據。故不敢驗。此帖又同。而出于御府。有縫鑲在道祖之書。又決無人僞爲。紙素複一等。于是益信季茂之言。爲不可易。帖皆密聯。列以緊贊。用證前帖。

贊曰。帖之疑也。非取而并。不足以爲證。非視其印。不足以爲信。既信矣。又何加焉。曰。一以訂吾友之言。一以貽吾家之傳。傷彼荀日。祇益可憐。於虖昔賢。

薛道祖祕閣詩帖（行書六十四行）

訪古求書二十年。二王眞蹟幾入傳。每尋同好得消息。聞說忘味心拳拳。諸家奴賢可屈指。縑巾入手分蟬姸。道山東觀富奇古。世人想望如雲天。此生塵俗分不到。九重有路來無緣。豈知司存俯符璽。芸臺高議開賓筵。翰林入坐中執法。未容凡吏陪諸仙。酒闌接武上祕閣。亞居紫禁凌非烟。晉唐法書在寶櫃。榜題標目。一一穿紫衣黃門。許一見。忽開復閉嚴關鍵。右軍盡善歷代寶。八法獨高東晉賢。宏文鑑物印章在。開元小篆朱猶鮮。皇行無窮少眞楷。硬黃色冷昏麻牋。鳳翥龍翔斜復直。烟霞鑄結斷還連。淚痕筆力老轉圓。臨池鬼歎張學專。宮奴褐法號神俊。逼人體勢殊翩翩。自方家皆騁豪翰。駭駭欲過騰前崇。盧鵝羣最眞蹟。萬里古色星日懸。筆乾墨淡不可摵。揣手添硯難磨演。小壺肥書所貴觀。每角一字居四邊。而朝妙容各題檢。懷充在後廟僧權。爭妍取勢押縫尾。弊石飲虎推滿蓬。琅琊世譜今乃識。寶章十代何蟬聯。忠良賊孽無去取。茂家處仲同一編。其間楷眞特廟散。南平祕法傳僧虔。卷抄題官記年月。方處如封在石泉。當時盛事今不沉。昔公崔序傳遺篇。想見舉朝推好尚。小鍾發論頭風痊。樣盒別貯古雜跡。歷代作者期比肩。叔懷東人有骨法。伯英漢帖疑吳顏。誠懸送瓜特枯硬。歐取方險虞勁圓。虞文發顏乃合作。壯方適罷功力全。世間此帖豈有二。孔廟破石人猶憐。阿武章草五字句。盡松分行如直弦。北雁之晨足了致。蛾眉文墨爭蟬娟。吉祥高標卷二十。淳化刻在諸帖先。仲尼夏禹謝太傅。山濤漢章西晉宣。體凡格陋漫收拔。一手臨寫煩雕鐫。二王妙跡半遺落。寶章庶柳俱見捐。無隱知書廢西子。騏驥不御蹇著鞭。永熙聖學貴斯事。計論王著何偏員。百年文物盛于書。繼文眞主方御乾。嚴廊道業仰垂禹。太平鋪藻宗雲淵。寶書傳世久未輯。明時盛事猶缺然。誰能借辯達聰聽。頗求精詳重詳詮。收遺去偽典刊勒。鳴玉不覺數萬錢。嗟哉百卷頃刻過。安得放意徐窮研。歸來欲說急記取。瀛洲回首情悄悄。心存默想尚可記。以指畫破夜不眠。休論顏仙與才鬼。但得典掌甘終焉。

右薛道祖祕閣觀書詩帖。眞蹟一卷。國朝石渠東觀之盛。邃奧紫坦。流略星分。縑素雲委。自熙陵右文。撫及崇觀。太平偉蹟。極于是時。公精鑑能書。爲一代稱首。經覽其間。如后夔渭曠。聞耳韶濩。音響節奏。固有默會。而不容于名言者。詩篇之作。辭藻雖未稱。而翰墨富識。要不可廢。先君以淳熙癸卯。將漕鄂渚。與總餉趙汝誼。言燕南樓。席間出是帖。以二英石易得之。有御府紹興印二。半印一。薛氏印七。半印一。

贊曰。中祕法書之藏。自淳化至于崇觀。富矣。而未加別也。翰墨博雅之能。自劉米逮于道祖。著矣。而未多閱也。伯牙之珍。百世知音。偉奇能之表表。本和樂之惓惓。予嘗歎太平之盛際。士大夫可以盡其好尚之心。盤薄時清。彷徉書淫。彼何預于帝力。殆有類乎魚鳥之在天淵。各自得以遂其高深也。

薛道祖清閟閣詩帖（行書。序三十九行。詩八行）

四方士大夫。宦遊京師。類多僦舍。往往庫狹湫隘。室無天游。容膝而已。廚廄廚廐。皆苟完苟合。能有齋閣。爲便燕棲遲之所者鮮矣。況有阨地。以植嘉卉乎。河東三鳳後人道祖。于室之中庭。植蓋竹甚茂。竹之傍隅。榜閣曰清閟。蓋取退之筍添南階竹。日日成清閟。以名之也。松柏與竹。皆有士君子操。歷隆冬勁寒。不改柯易葉。人所顧玩。常與凡草木異。然松柏難植。而遲茂。插根數年。其幹始逾拱把。非廣庭盛圃。距能多容。雖有清陰。常疏而不密。殆不若竹之易植而速繁也。幽軒曲檻。在在宜之。或臨牖。或緣逕。始植數竿。不踰歲如林。清森閟邃。蔽映庭戶。搖曳拂簷。靜若天籟。非高奇之士。孰能愛哉。少陵杜子美。達道翁也。僑居遠域。猶曰。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清玩彌劇。則復有客至從嘆不出迎之語。子美所謂蓄假物以揚裕情者。道祖高意。正在是爾。若夫炎曦爍石。夏雲火蒸。道無行車。林烏吞聲。觸熱拭汗。自公就寧。盧堂傳襲。靜凡卻冰。蠅蚋斂跡。涼氣自生。悠然一榻。由竹而清。通津要塗。兔趨鴉萃。予百其朋。哨嗒如市。我歸吾盧。以恬養智。繁枝稍雲。密葉凝翠。飄無塵飛。人不雜至。邃然一齋。由竹而閟。君子是遊。遙其間。小冠散襟。左圖右書。意適如也。有客至。則閟扉而飭長鍵。曰。余方對此君。披黃卷。與聖賢語耳。客樂此。則予通。否則予拒。毋俾敗予意。文登馬琮。嘗叩閟款訪。君鏗然抽扃。唔言久之。遂許觀文房之富。因書清閟之實。又繼之以歌。曰。虛室幽幽竹森森。直節高便靜者心。秋檻風高聲戛玉。夜庭月白影篩金。檀欒相對復何有。掛壁丹青古名手。飛泉激石湧崖間。更愛清湍下草灘。錦題玉軸照清閟。豈無一點塵埃氣。百尋砌下日相親。千畝渭川空自翠。

右薛道祖清閟閣詩帖。眞蹟一卷。東華軟紅塵中。士大夫。率以是老歲月。清閟之樂。固所謂瀟瀟泥中之蓮。超然不染者。嘉定己卯夏五月。予在郎舍。偶得是詩于鄭鵬者。慨想承平之風流。恨斯人之不可接也。時寓舍堂下。適有數竹。清陰盡繁。午暑稍卻。覽卷爲之三歎息焉。卷有紹興印二。半印二。薛氏印

三半印一印適與觀書詩相合。殆後人裂取而藏者。

贊曰。此君之清閟。昌黎所題。何曾得其細。三風之星瑞。非實不餌。亦姑即其意。予陋且蔽。符竊默喟。謂必見其眞與境契。而後可以處絕塵之地。歸而對出而棄。十寒而一暴。久暌而暫聚。則亦何足以得二者之味。詩乎竹乎。予將求其所以無愧。

薛道祖二花詩帖行書七行。

鮮鮮中園菊。粲粲籬東畔。的的秋水濱。嫣嫣西風岸。迢迢白衣人。皓皓涉江腕。重陽尊酒親。朝夕容光爛。物生各有宜。不計年華晏。

界經孫仲邕永寶。行書一行。

右薛道祖二花詩帖。眞蹟一卷。帖上有御府印。蓋先君舊藏。得之王氏。不啻歲月。

贊曰。菊粲粲兮東籬。蓮的的兮西風。是皆不受夫一塵之染。而特立于九秋之中。予固喜其潔清而自全。亦以觀其筆之妙。而句之工也。

薛道祖寄黃魯直詩帖十行行書。

拳寄魯直學士。○紹彭。

瘴地經行促棹謳。周南太史幾年留。書來遙識酒清眼。別久驚知半白頭。宋玉又經巫峽去。謫仙初記夜郎遊。長江風水追難及。悵望春波一葉舟。

鄂中靖國元年。中和合江縣。行書一行。

薛道祖試劍石詩帖尾批三行。

男經孫仲邕等永寶。行書一行。

右薛道祖寄黃太史魯直詩帖。眞蹟一卷。鄂中靖國初。黨禁稍弛。太史自戎州放還。監鄂州市征。公此詩蓋其時也。帖亦先君舊藏。有一印。

贊曰。詩以情寄。而拳拳乎子姪之示。又使之寶而勿棄。亦足以見其得意。

薛道祖試劍石詩帖尾批三行。

豐沛布衣關內客。回首咸秦半悽惻。漫隨翁楚西南遷。未甘漢地山河窄。隨身三尺青龍子。曾斷當塗素靈死。手提嚴上試秋水。大石迎風開披靡。東歸欲盤堂堂陣。吳兒未足勞餘力。炎靈天啓定中興。大言成事人方信。君不見不侯飛將能射虎。誤中他山猶飲羽。

漢高帝試劍石。

道祖八月二十四日寫。

右薛道祖漢高帝試劍石詩帖。眞蹟一卷。上著薛氏印四。半紹興印二。諱庭敏。彥直在溫。以書遺先君雜帖十。此其一也。石今在漢中。

贊曰。予嘗登虎丘。有石巋然。剖而爲二。攷之傳記。亦曰。闔廬之劍所試也。豈屬鏤之劍。與帝斬蛇之劍。見之于用。若合符契。又不知此等通靈之劍。何以不復見于後世也。或曰。帝之鑄劍。出于豐沛窮谷之治。投以高宗鬼方之器。宜乎其有異。予則曰。是固神物之天啓。用以殲三秦。清萬里。則固當屬之赤帝之子。然亦豈與頑石者爭一割之利哉。予意帝之必不爾也。則又曰。流言至智者而止。于以觀其理。

薛道祖馬伏波事詩行書九行。

人生在衣食。但取飽與溫。下澤翹款段。曾不羨華軒。仕爲郡掾吏。身自守丘園。鄉里稱善人。此外不足論。志大心自勞。厲厚厲有根。提兵泊浪間。蒼茫鼓譟喧。飛蓬上點墮。臥視瘴水昏。永懷平生時。空愧少游魂。

右薛道祖馬伏波事詩帖。眞蹟一卷。有半印者六。先君在湘南得此帖于成都使者折知常。時登湘山觀閱帖。予方六齡。先君執卷歎且顧曰。小子識之。蓋淳熙戊申之六月。嗟。四十年矣。

贊曰。款段下澤。爲郡掾吏。不負于奔上。此先君子之志也。而予由諸才。躐取顯美。歲遊年除。迄負遺旨。猶騙馳而不止。日月其駛。契闊桑梓。此其想皆款于膝下。三歎而繼之以頌洪也。

薛道祖白石潭詩帖行書一行。

輕舟繫石倚叢薮。春後清江便是家。蓬底霧烟將稚子。共携漁網曬晴沙。○白石潭。

昨汎汝江。所見如此。若得妙手。據此詩畫出。豈非佳境也。

右薛道祖白石潭詩帖。眞蹟一卷。予兄東部君。嘗拜賜天上。蓋皐陵以其筆札假公。此帖蓋兄家物。以歸先君者。有六印著焉。

贊曰。書以有聲著。詩以無聲名。有聲者。道祖之所已知。無聲者。道祖之所欲爲。而未能者也。

薛道祖茶蘼詩帖行書五行。

野白茶蘼夾路長。迎風不斷挹濃芳。風袖荀令曾來否。幾許薰鑪敵此香。

右薛道祖茶蘼詩帖。眞蹟一卷。舊與白石潭詩相連。亦有六印。予讀此詩。頗類晚唐。字亦婉逸可愛。因唐之以爲贊焉。

贊曰。夾路濃陰野興長。茶蘼。想見殿年芳。至今四月花如雪。猶帶河東輸墨香。

薛道祖經行詩帖行書十四行。

辯士嗣邊半嶺松。不容凡木亂江風。玲枝拄到峯頭閣。天籟都歸十八公。水石相迎。雙目新。兩峯秀色引朱輪。使君自比蘭亭後。金字磨崖更幾人。月分圓影委金波。峯面無塵瑩不磨。應是飛仙梳洗處。碧蠡青髮掛雲蘿。

右皆仲氏嘗經行之地。尚可攷記否。

右薛道祖經行三詩帖。眞蹟一卷。公之弟曰嗣昌。仕于宣和光顯矣。仲氏豈其人耶。此詩亦出予兄家賜帖。有六印。

贊曰。仲氏既不能定其名。經行又不能指其地。賭奇逸于筆勢。想溪山于詩意。瞭然景物之皆備。文何必吾身之親至也。

薛道祖皇華詩帖草書三行。

橘樹松林綠徑長。竹籬茶蘼當城隍。皇華何異枚乘客。已過山川是夜郎。

右薛道祖皇華詩帖。眞蹟一卷。詩本附雜帖中。而其文當別出。繫以贊而闕書焉。

贊曰。遠有光華者。固所以送使臣。德意之布。實民莫之者詢。此遐陬僻壤之皇。紬斧之光。而啓驛車之塵。距容白比于寂寞之濱。維詩之篇。以警嘵嘵。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四

宋名人眞蹟

黃魯直書簡帖上

三卷三十四帖。嗣行書。第一、第三、第九帖。各十一行。第二、第八、第十上帖、二八行。第四、第十五、第二十三帖。各九行。第五、第二十帖。各五行。第六帖十六行。第七帖七行。第十、第二十二帖。各十七行。第十一帖十行。第十二帖九行。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一帖。各十二行。第十六帖十八行。第十七帖十四行。第十八帖十五行。第二十四帖六行。內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帖。各五行。

庭堅再拜啓。欽想風流。有日邂逅。獲奉緒餘。少慰懸佇。不肖放浪林泉間。已成寒灰槁木。尚蒙長者過當愛護。使立于無悔之地。敬佩嘉意。撫以爲喻。重辱手教。存問勤懇。感激感激。區區來日逢行。無緣瞻望。推寬爲國自愛。以須升用。庭堅再拜。上補之安撫團練老兄閤下。

手書上。潞州安撫團練。奮授涪州別駕。黃庭堅謹外封

庭堅再拜。庭堅昨于魚洞。僅得大舟至戎。舟行不甚覺暑氣。至此無可以累左右者。所幸止于蔬菜魚肉。舟中人可自辦也。但欲就一間寂僧舍中沐浴。并治二三種湯藥。備小兒輩。乍致變道。或不能其水土耳。北間雷州行遣。雖不深知其故。要當相與淡淡于義乃安。庭堅再拜。手狀上安撫團練閤下。

庭堅謹封。手狀上安撫團練閤下。庭堅謹外封。

庭堅再拜啓。春來被旨移戎州。謂計日可參帳。故不復拜狀。而多病就醫藥。所至淹留。凡三易朔。乃得及此。比來不審寧候何如。暎晷得由。想少慰憂民之意。庭堅拙棄漂沒。衰疾憊惙。久在林麓。已無衣冠。但有幅巾直裰。野人之服。恐不可以造公門。謹勒手狀承動靜。庭堅再拜。上補之安撫團練老兄閤下。

庭堅再拜。損奉餘出子至意。不敢有所擇。然公長者。賙給中外。用處博矣。復以見及。祇增愧耳。子舍諸郎。皆有英氣。他日老夫或有託焉。恨不敢曲相語也。小子相賒未有知。不敢令奏侍。酒蒙齒記。感愧感愧。庭堅再拜。

庭堅再拜。比想氣體益康。飲否。頗勤衛生之經。以須不次之用。庭堅再拜。

手狀上安撫團練閤下。庭堅謹封。

庭堅再拜。不期嗣音忽逾月。區區惟有懷仰。即日天氣亦小寒。不審尊候何如。伏惟慈惠浹于民。上下愛敬。府中無訟。齋閣但文史歌舞之樂。家庭可禮。雍雍肅肅。神之聽之。百福所會。庭堅衰疾不損。杜門假有味。萬事隨緣。亦忘衣食之豐約。小兒輩稍知向書。有兩道人于此同齋粥耳。有鄉人鄒好先者。以鬼谷五命。游兩川魯矣。云有緣事至治下。故輒附手狀。承動靜。十一月六日。庭堅再拜。上補之安撫團練閤下。

庭堅頓首。屢縣想。常得安問。子飛兄弟。講學當有日新之功。舍弟云。十月初一日。上庭秀才船。泝流西來。殊不得近音。若至治部。幸爲趣其行李也。庭堅再拜。

餘甘乃有一種大者如李。其實味甘脆。與常見者絕不類。恨今歲亦歇枝。所得絕少。或云深壁中有之。冬至後乃來。常恨餘甘入口。苦澁難耐。久之乃得味。遂不及橄欖。若此一種者。乃勝橄欖矣。兩域傳云。餘甘二種。大者生青熟黃。小者始終青色。蓋信然矣。庭堅頓首。

庭堅再拜。奉別再見秋暑。懷仰何日不勤。夏中兩上狀。不審皆得徹。凡下否。不雨四十餘日。歲事幾失望。時兩三日甚慰人意。想貴部亦害足。秋成有望。憂民者可以加飡矣。蕭彥和解官去。新通判爲誰。相歡否。庭堅寓居蒙免。未緣瞻望。臨書馳情。伏祈爲國自重。謹奉狀。七月十一日。庭堅再拜。上子正使君大夫閤下。

庭堅頓首。再拜元仲使君大夫閤下。聞者往來道出治部。過蒙地主之禮。勤重于萬。別來懷想何日不勤。頃至武昌。即留居完葺民屋。久之乃小完。以是欲修記。亦不暇。即日春寒。不審尊候何如。伏惟爲息暇豫。千里接堵。疑食之味。神所相勞。庭堅以范德儒法當遷居。輒欲就貴部。自謀一舍。不敢煩公家。但不知有貴降宮觀人。在貴州否。庭堅已具人船。聽誨諭。乃發耳。此行似有親依之使。望路欣狀。謹勒手狀。承動靜。二月初七日。庭堅再拜。上元仲使君大夫閤下。

白淨飯相。寢食清健。阿難尊陀羅各安否。祝有道性亦疎逸。然常以作佛事爲念。亦是宿有少香火緣耳。亦隨事命獻喜而行。知命得過嶲州書。後不復有一字。計以小婢又產子于荊南。復留滯耳。方廣欲更來相見。已發者止渠。恐荒寺勸耘。未淨。不可數乘之來耳。兒輩比在戎州。得書甚安。庭堅頓首。

湖陰雙廿隻。漫助太倉之一粒。

庭堅頓首。伏奉手誨。審瓶錫已到六祖。聞開堂日。道俗震動。不勝欽仰。但猶未有人傳語錄來耳。計入院今半月餘。想人事稍稍就緒矣。開室疏出于牽強。乃承推獎過當。若不同牀以爭。知被裹破。只是奉酬說耶。稍嚴果熟。諸聖推出。想化緣必齟齬。但恐不能得人事清簡耳。知命計數相見。開出入無間。頗招當路人口語。得所幹了。早還亦佳。庭堅城南僦舍既安便。凡百不復與公家相關。衣食薄厚。隨緣。時時扶杖到人家。倦時或經月不出。亦自有味。恨未得從容耳。前令權富送舒州庇。及蒸變并到彼。不壞否。今因江南

何客.更分新鞭井去.計院中或有佳硯也.乍寒千萬珍嗇.十月十五日.庭堅頓首.六祖禪師籍公道友几下.

庭堅頓首.以衰朽怯人事.不能一到成都.甚負佳處登覽.然亦是老年.漸不喜此曹役耳.乃煩緩為人天讀道之光陰.讖然一來.攜拙焚香.恭待已數日.不知不為世緣所奪否.元嚴院相隨許時.經藏記亦未就.但亂寫得十數軸字歸耳.其人曉事幹辦.他日若得渠相輔佐.甚善.歲之晏年.及房君所須字.各寫得一兩軸.井春贄在戎州.不攜來.須到家乃可遣.餘事元能道之.又相見有期.不復嚴縷.八月二十六日.庭堅頓首.六祖禪師大知識方丈.

庭堅再拜.昨在郡中.既承使節在遠.不敢遣人承問太夫人.然聞耆年耳目聰明.飲食如壯者.奉助歡喜也.今者到戎.即當參省.雙井今年第一.舍弟才遣騎送一斤許.數分上數兩.恐可為老兒一歡也.庭堅江州之役.般挈亡弟一房同行.勢須得十五來人.邑中亦辦數人.至三百里矣.恐郡中有買公用人.可道江州.得三兩人幸甚.或難得.亦不固求.自可雇人行耳.庭堅再拜.

庭堅啓.敎審侍奉萬福.為慰.竹睒佳惠.謹以奉昏甘.以成公之德施.缺然不得面.悵想良勤.眞老萬福.庭堅頓首上僊民通直仁親.

庭堅啓.前因三學山化主迴.奉手狀.并漫寄一扇.不審得徹禪几否.頃人自富義來.再奉手誨.審承寓居多福.比密師自富義來報成都.幽六祖奉待.又薦寧僧宗蠲自成都來云.公已受六祖疏.計不虛傳.輒作短疏助佛事.然老懶不成言語也.庭堅寓居處.漸宗耆內外.終不會省覽.然厚薄亦隨緣.知命欲到成都君樂事.此一行費亦不少.亦無處減省耳.前所寄諸書.甚助荒廢.欲寫畢記數句.尚未暇.恨說老語錄.常在几案間.一日緣會便下筆矣.別作一篇竹軒頌.似可觀.已付密師去.可植竹于六祖.即用之.或須別寫即寄本來可也.所要文字.多寫在密師處.不知化緣道路悉存得否.秋熱愼護.奉狀不如禮.八月十六日.庭堅頓首.範公禪師方丈.

庭堅頓首.昨如化主道莊夫迴.奉書當已徹書几.即日秋候微涼.想日用輕安.道衆雍肅.堂頭資客.不至喧閙否.家兄約八月閒自長沙來至零陵.度今已到.相見否.何子玉來時.候雞溪妙鉢.□□□度.遂不成歸.羅得安居處否.院中嚴奉新恩.更有所興作否.如予此時相見.化道順行也.太卜貽對.千萬珍重.八月十六日.庭堅拜手.崇寧長老季公几前.

庭堅叩頭.別來不復能通書.孤苦憔悴之狀.不言可喻矣.中間每見鄒老福父兄弟.詩卷中有佳句.未嘗不詠歎也.辱書累紙.恩意勤懇.但增感塞.參前堂佳句甚高秀.欽歎欽歎.參前堂俱前對溪山.脩竹古木.森然頗助觀已.其後夏日皆綠陰.不見日耳.土木之功.則極草草.又室中之人衰悴.廢學.甚不稱佳句也.太和詩似不必作.有微意已具駒父書.幸取觀之.末緣會集.惟强學自重.謹奉狀不次.庭堅叩頭上何君足下.

庭堅頓首.兩三日望車來臨.何其寂寂耶.雨作遂極涼.伏想安勝.欲煩指揮.尋雇兩夫能負擔者往融州.因送王公濟去.便得之.乃佳.去亦不留滯也.庭堅頓首.成之秘校.

庭堅適蒙餉饋.來日會食.以李堦女子初一日欲解船.且欲家中相聚.臨哉照.絕早欲往道所.遺至太平

州人也.庭堅再拜.

庭堅再拜.遠煩尉繼十羣.仰荷不忘.感戢感戢.王君丐舟.既蒙有關納之意.即當以書喻之.所以未至前者.此自逃之士.不敢輕發耳.輒復有一事瀆左右.舍弟鄂州判官公鎮.欲暫至雙井送給事叔父大葬.恐左右有臨使處.幸沿檄一歸.如可遂得檄下.即及事備.幸易恐愧恐愧.庭堅再拜.

庭堅叩頭.今歲鄉中多盜.三日大寒不興.北方不審湖外何如.二十六姊縣君侍奉家母太君萬福.每蒙垂誨感戢.承車從至潭府.議役法已定議否.聞李守長者.必允物情.役法因令小吏錄示大槩.幸占庭傑又往納婦.得無數為翁費.盡中金耳.四十五弟.比性行稍柔矣.亦得給事院諸弟孝友恂恂.熏陶使然爾.惠貓兒頸箏.甚宜湯餅.但數承來賜.無以為報耳.荔子一盞.漫助壽樽.古田紙四軸.同之.輕猥愧悚.庭堅叩頭.○女睦兒相並附起居.

庭堅再拜.風寒未解.不審尊候何如.來日欲到承天沐浴.每到城.常苦人事敗知務.遂不得沐頭.欲濟旦參候.煩為具一飯.熟麵饅包子.三刀麵.淡菜麵飯.午前飯畢.幸甚.或遇方召客.即具已謹狀.杏庭擧易幸易.庭堅再拜.中玉十三兄金部閣下.

庭堅頓首.承惠雙梨.魁梧長者.感刻感刻.筆三雙分上.不知可手否.金波一器納上.何必言貨.但為羅得白米.則是惠矣.庭堅頓首.成之秘書.

黃魯直書簡帖下 二卷.二十二帖.凡行書.第一、第五、第十帖.各十二行.第八、第十一帖.各十五行.第三、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八帖.各五行.第四、第七、第九、第二十帖.各十行.第六帖七行.第十五帖九行.外封一行.第十六、第十七帖.各六行.第十九帖十三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帖.各十一行.第二十三帖四行.

庭堅頓首.前承惠書.恩意曲折.良恨遠年之別.不得一面而兩辱致助之意勤篤.義當受賜.而公客宦萬里.又除累月俸以償雇傭.想至今未償.故輒歸納.幸不肯治行.粗足辦事耳.若甚不足.相資助.亦人情之常.非敢為獨清也.願深照此意.更希勤宦强學.以致光大.三月八日.庭堅再拜.上升之主簿仁親.

庭堅再拜.啓.涉夏來黔中.大暑幾不可堪.又得骨肉到眼前.紛紛紛紛.但用過日.以是久不通書左右.即日秋熱未艾.不審台候何如.伏惟懷道宴安.閉關清靜.而縣事得其理.神明所相.凝禧安宜.庭堅待罪黔中逾一年.與此方人物皆相安.亦粗治生理.可衣食十口矣.弟姪輩到此.百用具足也.初到絕無書冊.今又稍稍集矣.亦是與此故紙夙有業緣爾.呵呵.惟是無階修敬.不勝馳情.謹附承動靜.七月二十三日.庭堅再拜.啓.君孚知府舍人閣下.

黔守曹供備于此相顧.亦勤勤.冬中當代去.有俸餘五百千.不審貴州能應副否.託不肖啓承.如蒙垂許.方敢作移文也.庭堅再拜.

風塵表物.凡所以發于用者.皆足以妙天下.此書雖在元祐間.而筆勢已有三昧.觀涪翁之言.自謂黔中時.字.意到筆不到.則此書固當不自取也.余頗得太平州書.體質老健而豪放.翩翻奇蓋.舟中所見.雖璇攖棹.栝入之後也.此書政足以傳百世.尚何安石碎金之足比乎.涪翁蓋抑損云爾.李獄

徐剛胡元亮同觀.崇寧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庭堅再拜.啓.自悼夫下世.每欲作書.則氣塞.以是絕不通記左右.然閱動靜.則密亦以此為樂爾.老兄博學.信道甚篤.泡幻起伏.亦可識矣.比想漸能愈痛.濟理諸人.具知公存心所向.計不能稍補外行.當關門

瞻望騎尉，謹上默。庭堅再拜。上和叔知府舍人同年兄。

庭堅頓首。奉手誨，喜承體力勝健。所屬人甚醇實，可喜。但公濟李云，卻已屬得兩融人，又得高左藏一人來，令消遣，甚愧空勞煩也。糴粟米少加意，庭堅頓首。成之祕校。

顧垂意衡生而已。庭堅再拜。

庭堅頓首。五月初三日，桂州見陸海，聞知侍郎台候甚康健，開慰無量。奉別忽復改月，雖想何日不勤。即日當入學舍，不以游戲費日。悅姪殊有意相依，學問顧蒙琢磨之益。惟以日新爲念，每旬可大半。終日想亦蒙益也。冒暑令日方至桂府，一二日卽行。健日可時通書耳。千萬爲親自重。庭堅再拜。德久佳士九兄。

庭堅頓首。辱書勤懇，審侍奉太夫人吉慶。韶州常得安閒爲慰。子舍得男，六十老人初見孫，實以自慰。遠承致慶，感刻感刻。見所惠書，字畫詞意，皆增于往。當是安閒便靜，垂意文字之功，想學行皆日新。如此不惟交游之慶，韶州聞之，寂寥中亦一破顏矣。兩小兒日相依，蒙益當不淺。未有會面之期，臨書懷想，千萬自重。七月二十一日。庭堅頓首。德久賢俊。

旦來伏想侍奉萬福。浯溪銘篆字，計餘中乃未有，故分一本去。中興頌卻乞一本。庭堅頓首。德久足下。

庭堅頓首。風日暄暖，伏惟體候增勝。早承論，須小史方令，幹少俗事，閑纖來。今遣上。庭堅頓首。子澤判局宜義，外甥鴻父，得託貴門，相與遂有瓜葛。良以爲慰。諸令弟想講學不倦，衰悴昏憒，不記貴字。欲奉字曰斯舉，不知可用否。取論語所謂色斯舉矣者。但恐或犯諱字爾。因來示論，陳季常所刻蘇尚書詩集，頗爲以厚紙印一本見寄。只封在鴻父處亦可。爾庭堅上。

庭堅叩頭。頃有三縣量給雇船錢，已具太守狀中。承遠不審以爲何如。若但指揮三縣，依例施行，則未有遭喪扶護水行朝旨，應副非事者。恐須明與指揮，聞漕臺亦有意除破，無護客之心也。頃蒙差到兵級三十人，極濟沂流行李，比欲須非事畢遣迴，又以卜日在來年正月，恐不得久占在公之人。試如頃指論所司，檢會舊例，或不可，則當奏遣回。亦稟可否于太守牋中矣。伏幸裁之。私事浼渭非一，恐仄恐仄。庭堅叩頭上。

庭堅再拜。弟姪經過貴部，過蒙恩顧甚厚，感激不勝情也。庭堅今夏得伯氏元明，及小姪樸各到官。女子亦從其舅官朗州，惟高臥對麻團耳。孫子寶得兩書，并劉倅來，聞與其僚亦稍睦矣。子澤有書問否，幾時當來。奇耦之數，想海陵老人具道之。人生行年六十，萬事可忘也。閑下。

庭堅頓首。適屈車馬臨顧，甚惠。晚到伏惟體力佳健。新賜茶分上龍鳳各一餅，嚴試皆不與例賜者同也。

庭堅頓首。子澤宣義閤下。

昨上狀道十七使君，庭堅手封。

庭堅頓首。辱教，并惠酒以助旨甘。感佩眷憐之意。三紙早來檢文字方見。數日間寫得卽遣上。諸院要題字者，當爲致妙香，卽便作佳跋尾，幸論之也。庭堅頓首。狀道十七使君。

庭堅頓首。適日智海潛回，已燒燭，得所惠教，并送鬻漆珍荷珍荷紙甚好。來日寫得遣上。庭堅頓首。狀道太博宗英。

庭堅頓首。屢屈車騎，以多故未果出城一參候。辱教并貺羊酒，感愧。百冗上謝草率。庭堅頓首。君尊朝奉

仁兄。

柟蓋石耳，薄物聊以將遠意，輕瀆甚愧。從道書信已達，適爲渠女子病，未取得答。幸照詧。庭堅頓首。

庭堅頓首。比得七月半間元明在荊南平安書，計今已過葉縣矣。女子六月初已歸李揮素家，家弟知命，欲將小子及乳母附一蘇堅宣義船至荊南。卽謀泝峽以來，但未得近音耳。公代書爲謹，有音問否。黃甘可食，未審後三百顆，甚引領也。到蜀中來，當製錦否。有爲錦欲得數尺，作一豹皮半臂，無不固求也。彼有本工，僞作一抽替藥羅，長尺一闊六寸許，使可此邦僱隨，欲作一藥囊，半年不能成也。書錢五子，告指揮盡數買綿，早得一人送來幸甚。須此而裹具周旋也。庭堅再拜。

錫花青布，漫寄一番，可寄安陸一笑耳。雙井二品，并以黔中都濡餅數十，念尊前或須也。二莊客自此搭船至貴部，告勿久留，便令附船至變。變自託周椽遣行爾。庭堅再拜。

有好基盤乞一面，若只是摺疊者亦佳。但要金漆面明快耳。棕鞋隨宜爲買一撮。細事不當數瀆長者。煩李郎指畫，令一幹吏辦之。

庭堅頓首。今日欲作記，并咒氣法，以寄客自長達莫。遂不事試筆，然念不忘也。辱手誨，審侍奉吉慶爲慰。所須咒氣法，今遣上。幸爲達侍郎丈几下。大要昨日所道，以神守氣最妙。其次用咒，令氣常運轉。若情念未銷，惟誦白檄蓋心一百八遍，意自調伏。白檄蓋心，若持之久，令人對銳亦不動也。燭下不能多書，未能作侍郎書，爲致問無量。庭堅頓首。監稅承務執事。

庭堅頓首。昨日辱手誨，勤懇，并頒錄惠明略樂府。感刻感刻。適在郡中會食，不果卽上答。今旦又不得一面。方懷耿耿，重承存問，荷眷眷之意。夾紙殊佳，但寫未了，不欲久留來人。度郡中來人至使臺，甚易得，寫了卽送。潘大夫求達矣。庭堅頓首。承務足下。

庭堅頓首。旅次無佐書吏，不能作牋，亦同舍能略此項瑣也。來日暫借數人當謁，稍安集自可杜門，并令還直也。庭堅再拜。

有元祐太史山谷先生黃公庭堅，字魯直，書簡眞蹟，四十七帖，分五卷。紹興乙卯歲，予從師九江，有同舍吳興沈鏜，時市每好習黃氏字體。歲太史眞像于書室，有手贊在其上。贊之辭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蓋太史手澤也。予于是始知好尚，家有歲帖。一旦索得七八幅，時展玩之。嘉定戊辰，予來中都，下第後索寞天街中，時貴璫有得罪籍錄者，官第甲乙爲次，揭牓以鬻，而不名其物。予外媚姚舜民者，以六萬錢得二牓，他物不可悉記。中有十九帖在焉。懾然不樂，予視之，內府圖書表識其上。蓋皆紹興間寶儲，而墨妙飄舞，神彩欲活，漫從旁解釋，就畀元直取之。又將餘物使自售，姚大喜過望，羽客劉元綱時偕行，戲語予曰：唐崔縛嘗謂，獲見汝南帖，何減子升第，正恨世還李鶚君乃得黃庭堅以歸，何憾乎。相與大笑。外二十八帖，散得之江西諸君子家。今皆以紙素高下，相從雜標之，通有天上及藏書家全印半印四十有一。予聞東坡先生過李公擇濟南，始得先生之詩文，以爲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者。由是名始振。嗟乎，豈特詩哉。其書法亦猶是矣。惜乎其消其蝕，足以表百世而其奇其澤，不足以被一時。先生蓋于是乎有歸。

贊曰：勝至江西，始別宗派。字豈無祖，人其有待。勤辯鑒鑑，松塞石怪。彼有髮僧，尚聞餐苾。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五

宋名人眞蹟

黃魯直先王賜帖（四帖並行書，第一、第四帖各六行，第二帖十四行，第三帖四行。）

來日無他，能回車馬至騏驥，甚惠。仲謀延款之意甚勤，不肖亦欲承教也。踞邀恐悚。庭堅頓首。上伯時親家兄十日。

庭堅頓首。遠辱惠書，并寄蜀牋。極荷勤懇。都下匆匆，人事略不辦了。眼前閱歲月如流耳。以此晉記不時想不以此爲恩意疏密也。即日官下何如。頗得日力閒學。有同僚共文史之樂否。令叔比數得安問。然意思頗有生事自累之嗟。令弟每相見于仲謀家，意氣疏爽，甚可愛也。末緣會面。千萬加重。謹奉狀。庭堅再拜。景善主簿仁弟十一月十三日。

北物有所須，因來示諭，欲寄筆墨。適奔修行日，有公家事冗甚。別因監司行禽書，并借矣。庭堅頓首。

庭堅頓首。相與有瓜葛。又世舊。今後惠書，可不煩作公銜也。當路諸公，頗能相推挽。蔦章有幾人矣。因書一二疏之。庭堅頓首。

右先王故藏紹興所賜山谷騏驥、蜀牋、北物、世舊、四帖。眞蹟一卷。縫有內府寶印三。末有紹興小璽一。始先王在兵間，獨以垂意文藝稱。字尙蘇體。室有鄰架。故奸臣特忌之。不與他將比。當己未初定盟時，金人歸我河南地。高皇既議偃兵，徧賜諸侯大帥。宸翰先王始得喬潭舞劍賦。次得諸葛亮等屯田三

事。皆寫陳指。珂幼聞之諸父。言他賜尙多。上亦聞先王好書帖。嘗因近璫宣諭。密賜蘇黃等墨蹟。中更家禍。皆就散軼。惟舞劍一賦。藏先兄吏部市家。其餘雖件目亦不復可省憶矣。珂每騷慨歎。謂帖固不得而見。而先王龍褒雅尙。亦無容少存風徽耶。紹定戊子五月。客有自浙右來。出此帖見售。初觀楮墨。特與他異。又見印識如新。亦止疑其貴臣家落遺者。閱至卷尾。乃有四半印。存于鬱鶴標卷之右。驗其文。則曰鎭南留後、清遠、鎭寧、崇信、武勝、定國、五節度、正先王所佩者。不知流落至何所。而今日乃復獲之。驚喜三歎。繼以感泣。於虖。予收帖字半生矣。王氏之青龍、衛公之故物。顧乃一旦自比于象罔之求珠。而復還于漂搖之毀室。是非天而孰爲之耶。此一帖也。使太史之網羅放失。皆幸而出于無心。則子孫之所不及知。史牒之所不及紀。又可殫見耶。泣而贊之。以志復獲之喜。

贊曰。賜帖不知其幾。而今獲其一。四印之錯出。百年之湮鬱。神呵鬼護。見此遺物。嗚虖。此固先德之所寓。而陳止于絕世之名筆。既快而獲比繡質。子孫守之謹勿失。

黃魯直覺民讀書帖（行書十八行，尾批一行。）

覺民弟。得書知侍奉叔嬸。恭勤子職。同新婦二郎五郎八郎九郎八娘安勝。甚慰遠思。審不利秋官。得失蓋有奇偶。但要儉閒不忘學耳。惟此一事。身當潤澤。又爲子孫之基。不可不勉也。讀書要不雜。每一書自初至終。日讀得一板。藏計之亦功多。雜讀雖多。終無功也。漢儒多白首專一經。皆成大儒。蓋書在精不在多也。念二弟所要文字及詩。已具報之。二郎開歲已十四。想已學作文字。陳隱夫必能糾率諸兒讀書。閒時更烏爲歸解爲佳。諸甥想皆有性格。誰最精慧。因書報及。雙蓮之處。計當在房下。要早教道。以成天子之美。南北阻遠。未有會集期。但懷想千萬加愛。不具。兄庭堅寄。

陸相並附起居。

山谷棚其弟姪詩。一帖中三致意焉。丁寧懇切。惟恐其怠。蓋非獨私其弟姪而已。凡厥後學。皆當敬佩斯言。永以爲訓。降與癸未臘日。華陽老人張綱書。（行書五行。）

讀書本以索理明道。其緒餘則爲文章。至于文章。決科尤其粗者。余覽黃公家問。至謂得失繫于奇偶。而學終不可忘。使人嗟節稱善。回視韓文公讀書城南詩。多媿辭矣。張駒題。（行書六行。）

右山谷先生讀書帖。眞蹟一卷。張章節綱等二跋。題其後。寶慶丁亥十一月。予在京口。得之張氏子。蓋金壇故家。

贊曰。學以進乎道。不止于決科也。概厭優柔。貴精不貴多也。得失奇偶。固未如之何也。指端而言。所以勉其切磋也。三致意于丁寧式樹心之訛也。因私淑以儆諸後學。又有以見前輩用心之不頗也。

黃魯直食麵帖（行書九行。）

今日早食麵及麩飯。各能酌中一杯。自病來。未始如此也。承續寄藥。感刻。忽憶蕭夫在相府時。夏秋病暴下。至精昌猶不寧。服附子黃耆竹瀝湯乃已。此佳也。腥腸故不知甚處合來。乃咬咀藥耳。有歙州赤石脂否。因檢藥。惠黃耆二兩。庭堅再拜。

涪翁書大率豪邁放肆。不純用古人法度。嘗稱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出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雅意主于不俗。有支戟縱橫之狀。不得已焉耳。今觀此帖。乃能收斂以就規

矩本心之所形也。良可寶云。嘉定十四年七月丙子。鄱川袁燮題。九行。

右山谷先生食麵帖。真蹟一卷。絜齋袁公燮歆其後。前題書家四印。後有袁氏二印。寶慶丙戌三月。得之京江。

贊曰。山谷書法。本于天才。變而成家。如萬壑崖。骨瘦氣清。霜寒嶺哀。故其言曰。法安出哉。我師我心。奚彼之猜。今觀此書。自葉而蓋。歛其角圭。以復成才。規矩閑奇。關機圓開。故其跋曰。自本心來。誰其知言。嘻嘘絜齋。

黃魯直張處士帖。七行。

張處士得所寄筆六種。甚有功。恨物材未極佳耳。楊仲穎先輩寄筆。怒鬚二十枝筆。且蓋心應副。閏月初九日。庭堅報張通處士。

右山谷先生張處士帖。真蹟一卷。筆工而以處士稱。豈唐世宜州諸葛流耶。其必有以得此矣。帖得與真一詩同時。

贊曰。唐世稱不擇筆而妍捷者。惟虞與裴。豈以先生翰墨之體。而猶致恨于物材。然而取妍命捷。要必有所自來。世所共說。以爲不根之奇。是固務實者之所哈也。

黃魯直一笑帖。六行。

不厭因其求書。寓題紙尾。他日五湖四海間相見。回思此時。亦足握手一笑也。【案】此帖上有紙文。故中裁之。今仍原本。

右山谷先生一笑帖。真蹟一卷。蘆元庚申。予在姑孰。得此帖于書肆仲宜家。卷端已不全。莫知其爲何帖。有歐陽氏藏書二印。

贊曰。帖字三十蹟。如濕弔古。其逢鷲啞泣。公來姑孰。浦翔集。書翰從容。豈逸及此。帖之瘦。雖此邑。時猶可疑。蠹蝕蕪。至寶道榜。世收拾。乃以醫殘。棄緗笈。五湖浪。卷四海。立。墨風雨中起蛟蟄。

黃魯直湯方蔬法帖。十七行。

真珠染淨。澄去腥氣。入葱白數寸。椎蒜一塊。椒數粒。沸湯鐺過。研五味齏醋。食之甚佳。櫻花剝去皮及蒂幹。取成塊者。湯中煮令熟。鍊蘿油炒。令香。葱蒜椒醋水和半沸。微入鹽。甚美。比之二種菜食之殊佳。漫錄上。庭堅頓首。

荔枝湯。○壁生荔枝肉。別貯其自然汁。以水解白沙蜜。漸入和。令味相得。即并荔枝肉上火煮。減半以蜜合貯之。計客數。人一勺。又人入湯小半盞。煎沸。用紗囊盛龍腦。先撲熱盞。乃注湯。

餘甘湯。○餘甘用一種大如李。皮皺肉黃赤者。沙盆中微擦去皮。乃以磨崖沙鉢細磨。人用半水盞。四人用炙甘草一寸。同煎久之。亦用龍腦。撲熱盞。乃注湯。大率人不過餘甘一枚。

右山谷先生湯方蔬法。真蹟一卷。帖舊與雜帖同出御府。中有小題款經。而四種方獨殿。故予特表而出之。

贊曰。湯以潤脣。蔬以適口。撫藜腸而自驚。奚龍腦之猶取。予方蓼蘇是茹。鬚茶是友。發遣帖而一笑。正恐楊妃之百歸。未足以比炭郎之三韭也。

黃魯直蜜蠟帖。六行。

蜜蠟甘力下中。奉策周旋。不能百里。蒙被豹飾。文采蔚然。維鵜淵嘉。國風所刺。僕人屑師。一月三遷。不堪龍象之任。僅爲麒麟之餘。顧影長鳴。畏我同阜。

右山谷先生蜜蠟帖。真蹟一卷。觀帖之語。先生意殆必有謂焉也。其不及閒也。帖與趙淸獻帖。同得之王氏。

贊曰。世固有飾其外而忘其中。被服以爲容。而用之弗充。又奚止一蜜蠟哉。予故因遺墨以三省吾身。正恐自墮于黔技之窮。而何暇以消夫憧憧也。

黃魯直煎茶賦帖。楷書大字五十八行。末題一行。起記八行。【案】前題一行原闕。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蜜主欲眠而同味。水若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漆如割。雙井妙技。日鑄如勢。其餘苦則辛螫。甘則底澀。嘔酸寒冒。令人失睡。蓋亦不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然則味江之羅山。殿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甌。臨邛之火井。皆可以蔬。兔褐之甌。瀹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氣。莫甚于茶。或濟以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鷄蘇之與胡麻。涪翁于是酌鼓雷之醪。醃參伊聖之湯液。蘄附子如博投以煮葛僊之堊。去藪而用鹽。去桂而用豉。不奪茗味。而濟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強。于是保松實胡桃。煮鵲蹄菴。以濟味。折菊英。水蘇。瀝物賀。藤蘇以爲芳。前四後四。才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于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世之略。厥初貪味。爲永遠化湯餅。至于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溫齊。【案】集本既作溫齊。句下。有跋可眠。跋。加以次經。淘三尺法。跋有除治。與人安樂。寶玉則醒。去則就編。不遊軒后之峰背。則化莊周之蝴蝶。與此迥異。贊中所銘于賦之尾。與他本異。其詳其執是者。今並仍原本。日饗四五。得枕而臥。夢爲蝴蝶而飛去。

元符三年八月丁未。阻雨羌峽中。試嚴永叢核筆。以銷鬱悶。此書似王定國。而差有意味。

右山谷先生煎茶賦。真蹟一卷。是賦之書。予嘗見數本。文亦有稍不同者。今半體差清麗。豈先生試筆適意作耶。帖故予舊家物。不知所從來。

贊曰。茶難以藥煎。斯失正味。字託以筆賦。斯失正體。以先生而比王定國。抑未知其何似。于賦之尾。與他本異。又莫詳其孰是。要皆知乎識者之議。敬廉以俟。

黃魯直真一酒詩帖。尾記三行。

撥雲披雲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淸。曉日著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平生真一東坡老。卻作青州從事名。

東坡真一法酒詩後題云。予能作蜜酒。格味與真一相亂。

右山谷先生所錄東坡真一酒詩帖。真蹟一卷。紹定戊子三月。得于高平范氏。有藏書家印六。字體特飄逸。過于平時。蓋得意之蹟云。

贊曰。以蜜爲酒。昉于東坡。託詩以傳。百世不磨。然而濁爲賢而清爲聖。泛爲醪而無爲鄰。自古而降。厥名孔多。要皆不以甜稱。惟少酸昌黎。始有加蜜若飴之歌。豈詩人酸鹹之嗜。大槩略同。子固未辨玉趣之如何也。

黃魯直詩蘇帖（八帖晚行書，第一、第六帖，各十四行，第二、第四帖，各十三行，第三帖八行，第五帖三十五行，第七、第八帖，各五行。遇句屈作處盡助寫案去故應注）

次韻吳可權題餘干縣白雲亭

蘋蘋梁孤亭，勝日有感遇。永懷劉隨州，因枋白雲句。道老不能談，新陳忽成腐。綠陰斤斧盡，華屋風雨仆。吳侯七閩英，宰縣有眞趣。弦歌解民慍，根節去吏蠹。材收佛宮餘，工有子來助。庶成燕雀賀，水滿鳧鴈蒙。四海名士來，一笑佳客聚。雲與碧山留，雲隨清江去。斯須成蒼狗，皆道不如故。至人觀萬物，誰有安立處。寄題吳令君但遣精牀注

次韻明略率陪吳明府燕白雲亭（弦歌連船天姸寶然遷先）

江淨明花竹，山空響管弦。風生學士座，雲繞令君筵。百越餘生聚，三吳遠接連。庖霜刀落鱠，剥玉酒明船。葉縣飛乘舄，壺公謫處天。酌時多暴謔，舞罷更成妍。惟我孤登覽，觀詩未究宣。空餘五字賞，文似兩京然。

奉答明略見寄長短句（雜亭宴）

十載樽前談笑，天祿故人年少。可是陸沈英俊地，看卽珠牕批詔。此處忽又相逢，滄浪同調。西顯郎官湖渺，東省庾樓人小。短艇絕江空悵望，寄得詩來高妙。夢去倚君傍，蝴蝶歸時清曉。

南樓書事

四顯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

謝傅鎮南昌，長雄，胸吞雲夢略從容。北船未嘗覩巨鱷，複閣重樓天際逢。武昌參佐幕中蚤，我亦來追六月涼。老子平生殊不淺，諸君少住對胡牀。庭堅承榮緒節推，惠示沿檄崇陽道中六詩。老蠟不能追甜輒自取，湘峯和。頭陀全盛時，宮殿梯空級。城中望金碧，雲外僧鐘鐃。人亡經禪蓋，屋破龍象泣。惟有簡栖碑，文章斷然立。

○右頭陀寺。

蟠空作風雨，發地鳴鼓吹。日晴四無人，聲在高林際。伊優兒女語，蹇淺市井議。我欲抱七弦，寫此以卒歲。

○右道中聞松詩。

俗物常偪塞，令人眼生角。永懷洛陽人，論詩談蚤壁。青山吐秋月，阻作南樓客。但歌靡蕪詩，賞此無瑕璧。

○右中秋山行懷子與節判。

邑下翁不和，幕中桂滿譙。紛爭非士則，各使損細故。頗憶鄰參軍，能令公喜怒。應知軼章車，歷盡崔嵬路。

○右再登蓮荷嶺懷君澤知錄。

張公少爲令，懲俗有遺書。左販洞庭橘，右擔彭蠡魚。歌舞中夜女，歸抱十年雛。（俗一雛。）近歲多儒學，仁風似有初。

○右崇陽道中。

咸寧走蘆子，終日喬木陰。太丘心瀟落，古松韻清深。聊持不俗耳，靜聽無弦琴。非今胡部律，而獨可人心。

○右晚發咸寧行松徑至蘆子。

右山谷先生詩藁眞蹟，凡九幅。論江西詩派，先生爲稱首。觀其鍛鍊天巧，磅礴萬象，一字不苟作。謂詩非徒工，距不俚然。強入紹興御府，卷尾著小璽。縫有內府印八，藏書家印亦八。嘉定戊辰歲九月得之

豫章蘇士奚。

贊曰。句法之奇，日鍊月鍛。爲輕之過疾，詎穩。壺上之推敲，未判。長吉之心欲嘔，彌明之悲猶厭。天巧呈露，風勢汗漫。予方遡詩派而未能，所以揜斯卷而三嘆也。

黃魯直催繡詞帖（行書四行。）

前歲迷藏花柳，恰恰如今時候。諸事幾時忺，鏡中瘦得清瘦。生受生受，更被養娘催繡。○歸田樂令。

右山谷先生催繡詞帖，眞蹟一卷。先生平生語莊，此帖故游戲耳。觀其序妾小山詞，有曰。余少時間作樂府，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于我法中當下犂舌之獄。其悔雖深至矣。此豈自放邪。

贊曰。詞以寓意，何適非理。游戲翰墨，亦或張弛。此篇所傳，觀蟾之比，乘而不淫，庶幾在此。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六

宋名人眞蹟

劉忠肅候謁帖（行書二行。）

謹候謁子中學士閣下。

右元祐宰相，觀文大學士，劉忠肅公摯，字莘老，候謁帖眞蹟一卷。先君將指潼川，淳熙丙午歲四月，得于蜀士張箋家。手題而藏四十年。予既彙帖，執而嘆曰。是帖也，先哲篤敬之風所由寓，有君子之道四焉。剌謁手書，敬以直內也。繁文之削，眞情之尙，易則易親也，字同舍而伸交情，不諂不瀆也，敬以簡致，卑而不可踰也。又懇比夫後世，冷刻造請，不避寒暑，蠅字藉紙，屑屑以爲恭者哉。雖曰輻輳數字，以公名德之重，是可與荊璧齊堪比矣。

贊曰。元祐之至于八九年也，忠邪既判，平淵渟。公乘輔葉，內外晏清。宜羣陰之弗復萌矣，而卒以黨傾。今觀此帖之存，固不知其時之當元豐與熙寧，然致公之本心，實欲挽一世以爲君子之朋。至如答邢恕之書，以致休復之問。延章惇之子，以仲同朝之情。若大賢厚德，耶而豈顧于人言哉。然而託西垣之訓，以極老對之詆。與同文之獄，以陷必族之刑。非公所與交往來，而示調停者耶。彼小人者，自覆出面抵巇，公亦何敢逆類人，以其情之難明。予之系此帖，正欲以見符祐二黨之未爭，苟不激而成之。未始不同心而在朝廷也。於戲，正直如公，風猷百齡，烈日嚴霜，夏杲秋皓。是雖十字之藏，蓋已與溫、申、韓、

范、歐公同此不朽之名矣。

蘇魏公到鎮出京二帖（墨蹟書，第一帖十二行，尾批一行，第二帖十一行，尾批一行。）

頓頓首。自承到鎮，嘗因郡僧行咨詢勤止，稍不聞問，豈勝馳誠。冬序晏溫，伏惟政事優暇，福履清適。頓衰老待罪禁庭，无位無補，日有歸田之興，非久得請而去。獲依仁庇，誠所幸願也。未聞更蒙保護，竚返詞掖，以慰輿論。不宣。頓再拜。子中知府修撰親家閣下。十一月二十一日啓。

惟頓頓首。稍疎問訊，惟日馳誠。近孫子出京，祗奉教筆，深荷顧存。彙承禁從消閒，福履沖固，不勝感慰之至。江陽重複，門宇益遙，願輔神倪，上副柄用。乃誠所祝。百不一陳。謹奉手啓咨候。不宣。頓再拜。侍讀舍人閣下。二十六日謹啓。

右元祐宰相司空蘇公頌，字子容，到鎮出京二帖，眞蹟一卷。公以德量服天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與道卷舒，功運無迹。故位極鼎鼎，而衆不忌，身處消息，而名不隱。砥柱大河，高峯喬嶽，蓋庶幾孔子所謂有始有卒者。嘉定辛巳歲十月，珂以倫節，謁京口郡，既幸瞻維梓之風，後二歲六月，以臬事綰維揚符，復獲接愈業之愛，因訪遺墨，得之故家。凡有三印識，蓋又後一歲之八月也。執鞭忻慕，于是且有托焉。贊曰：德量維昔該乾坤，藝成而下道乃尊。堂堂魏公古大臣，劫火同燬靈先存。直躬致主無聞言，餘事翰墨何足論。百年劍佩紛如塵，不于其書于其人。

范忠宣南都帖（增卷十二行。）

純仁頓首。介來拜教之辱，喜承累日勤止康寧。純仁到南都，水深風橋，未能東下。去德甚遠，彌增慰戀。兒子依命遣詣左右，愚騃失學，公亦知之。今託援賢門，尤爲非稱。惟深賜誨導，庶無大咎，漸遠風問。惟冀自重不宣。純仁頓首。上公舒著作親家左右。十一日。

右元祐宰相開府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南都帖眞蹟一卷。先君舊藏，云得之涑水司馬伋家。手自裝褫，嘗以示子弟，珂幼聞先君之言曰：祐陵初政，首召公于外，倚以爲相，公以病不克造朝，而治亂之源于是分。此天也。又曰：中原故老大臣，用心率廣大不偏，故能調一天下。今全盛之觀未遽，蓋自士大夫心術先分裂始。諒哉斯言。如忠宣公其人歟。珂嘉定己卯歲，自右府掾，持節江東，獲謁公遺蹟，讀覽詩而見思妙，拜嗣宇而想風標，蓋知手澤之在人間，雖幅紙無不可寶。帖有藏書家印四。

贊曰：符祐戰九河溢，砥柱植兮，珪確競天地昏。清風滌兮，大中之道，關百聖而不爽兮，用之不失其時。公猶得兮，公筆之不倚，而字之不溺兮，公意之不偏，而態之不迫兮，我觀此書，公心尚可覩兮。

劉忠定書簡帖（四帖，第一帖九行，第二帖八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帖六行。）

示諭康節之語，固嘗聞之。安世每疑其太高，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絕，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安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易。故曰：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遺絕之，則吉凶與民同患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明公以爲如何。安世上。

劉壯輿不謂亡後，深可傷歎。向者過此，相聚累日，共論春秋，甚有可取。亦嘗戒其太拘，更定類例，到唐州，屢有書往復商確，云就業之日，先當見示。今則遽爲絕學，不知蘇氏能爲收錄否。可惜也。

安世頓首。暌間遂久，瞻仰實勞。杜門罕便，候問疏闊，鈔以自愧。使至辱書，承禮制外除，伏惟追慕永感，何以堪處。不獲面慰，仰冀以道自愛。遠誠所祝不宣。安世頓首。子虛從事年家侍史。十一月初三日。

安世承示諭，去歲移官之際，外勢可駭，正是爲相恐迫漢上之秋，猶賴天輔忠賢，曾不爲動，然拔止此而已。但安以待之，餘不足道也。安世上。

右元祐左諫議大夫寶文閣待制元城先生劉忠定公安世，字器之，書簡帖四幅，眞蹟一卷。易之學淳于象數，春秋之旨，明于類例，舍則惑，泥則拘。此先生之言經也。履變而不忘乎內，守正而無懼乎外，勉之切，望之至。此先生之淑人也。一話一言，何者非教，豈徒帖也哉。前三帖，寶慶乙酉歲六月得之，淮西副帥司幹官潘君忠恕。又一月，復得後一帖于中都張氏。

贊曰：公心如鐵，萬仞壁立，聲名百年，翰墨十襲，絕景獨睨，奔塵莫及。曰：誰爲之，目不妄入。

李公擇嘉裕帖（行書八行。）

高啓別久殊劇，馳仰蓋有見期。可勝欣恢。秋暑尊履嘉裕。謹先此啓。少加戒重，不宣。常再拜。府判同僉執事。

右元祐御史中丞李公常，字公擇，嘉裕帖眞蹟一卷。予家九江，與修水爲接畛，至今有公子孫存焉。因得從訪遺蹟，以見景慕。慶元己未冬十一月，得自李氏。

贊曰：予登五老峯，其下蓋有山房，爲繚閣層廊，疏松秀篁，泉璆夜鳴，谷柚晨張。公方讀書其間，蓋已會此趣。子胸中之藏，然則摛墨池之華，擷蘇筆之芳，發其緒餘，書尺七襲，固知其有自然雲錦之章也。

孫莘老報狀帖（行書四行。）

拙詩并報狀，封呈。報狀看訖，先示及覺上。

右元祐御史中丞龍圖閣直學士孫公覺，字莘老，報狀帖眞蹟一卷。予藏帖多以碑刻，若舊蹟證其眞贋，獨公之書，徧致搜帖，皆無所質訂。藏家幾數十年，本先君故物，以是不復裝褫。寶慶丙戌冬，始繙故笈，得此紙，欲以訪諸人。客或見之，慨嘆曰：予家舊有此書，跋其眞無疑。予應之曰：此殊儒觀優，隨羣而笑，問之曰：長者決不相誤。予幾是矣。既而持帖來，並果出一手。

贊曰：遺墨之四行，煥其如晨星之爛。是曰：元祐之名臣，所當致而申之以贊。久藏弗治，客見而歎，特並所攜毫縑無間。予是以知其非贋。

范正獻書畢帖（行書八行。）

祖禹居洛一紀，殘書僅畢，晨蒙爾恩，收寘祕省。中春就職，疎拙粗遣，惟久去鄉里，日有歸思，顧未能爾。瞻望桑梓，乃心依依，不審軒旆何日還朝，舍弟行，謹附問禮，且謝稽慢。祖禹再拜。

右元祐太史內翰龍圖閣學士范正獻公祖禹，字淳夫，書畢帖眞蹟一卷。予先得公奏議，既已系之詩文帖中，後四年，仲春，復得公此帖于吳下，於虞洛龍臥波，四海屬心，當熙寧元豐間，雖未得以其所學，皆澤溥率，而鏡古衡今，筆端寸垂百世明君之鑑，續千古素王之統，其討論潤色之功，在公已不貲矣。裕陵之擢在中秘，蓋用溫公奏，所謂一紀之淹，公蓋未嘗容心也。藏之以識士出處，且以見敬慕之深焉。

贊曰：士之以道義相從，豈計其功，而況乎公，當其任紬繹府事之寄，所以極簡編之從容，亦既上成書

于邇英。而公猶得以三百年之鑑。信其遺風。則是一紀之淹。乃所以就百世之功。石渠蘭臺。片言帝聽。考槃弗爲。嗷然初終。尤以見公之于元豐蓋盡其魏闕之心。而裕陵之于溫國。未嘗不知其眷顧之忠也。此帖之存。公心天通。瓜斥之經。吁嗟麟筍。

范正獻奏議帖九劄。草書藏本共二十幅。內發遣二百五十一行。多有塗注。故乙處。並依本文謄寫。

薦賢劄子。

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負國之罪。莫若蔽賢。昔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以爲竊位。又以爲不仁。臣蒙陛下累加拔擢。寘之諫省。又遷門下。兼職經筵。于今累年。愛恩深厚。無裨毫髮。常思竭盡愚慮。無有所隱。庶幾以此少酬萬一。竊慕古人報國以薦賢爲忠。實懼有臧文仲竊位不仁之罪。臣今有劄子四道。並乞藏中。若陛下以臣言薄有可采。乞出自聖意。處分。則臣之幸。如以臣言爲不然。臣不敢避妄言之誅。惟陛下裁赦。臣無任懇懼之至。取進止。乞留中。正月十九日。

第一劄子。

臣伏見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以重其選。韓維素有鯁直之稱。先帝以維爲東宮之臣。眷遇甚厚。維與王安石不合。以此齟齬。不至大用。未嘗少屈于安石之黨。天下皆以爲賢。陛下用爲門下侍郎。中外皆謂得人。維于政事。雖有執滯不通。然其人風節素高。疾惡如讎。奸邪畏之。前年罷免。不聞顯過。今久領宮觀。乃與章惇爲一例。甚非宜也。先帝東宮之臣。惟孫固與維二人見存。陛下所宜加禮。若召維以經筵之職。不惟學識論議。足以開益聰明。維有人望。吻論必大以爲悅。臣竊恐執政以維鯁忤陛下。故不敢言。夫君之于臣。如父之于子。有過則譴而遂之。怒既息則召而使之。豈有終怒而不解也。陛下嗣位以來。言事之臣。亦嘗以所言過當。上忤陛下。或罷其職。或出之外任。已而皆復召還擢用。是以天下皆知陛下聖意至公。不以喜怒進退羣臣。昔仁宗平生無怒。惟是唐介彈文遂博。其日仁宗極怒。貶介春州別駕。尋復悔之。改介英州。未久復召爲御史。因此重介剛直。驟拔擢至兩制。天下皆知仁宗不徇喜怒。最爲盛德。陛下若出聖意。復召韓維。天下必皆服陛下之至公。此深爲聖德之美。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二劄子。

臣伏聞翰林學士承旨蘇頌。近乞致仕。陛下已降詔不允。臣竊見頌博聞強識。白首好學。至于詳練國朝典故。尤非諸臣所及。熙寧中。王安石用選人李定爲御史。頌知制誥。封還詞頭。再三不肯草制。坐落職。歸班。二年方除一郡。其後又爲群臣所惡。追攝對獄。卒無一事。恐其進用。排斥在外。然先帝素重其博洽。召令修書。眷遇保全。以至今日。更歷夷險。操守不變。方今朝臣。資望履歷。未有先于頌者。頌年七十有一。精力不減。少壯之人。陛下左右。宜得彈見洽聞之士。以備顧問。臣且慮頌。別有陳請。伏望豐慈。且留之經筵。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三劄子。

臣伏見知杭州蘇軾。文章爲時所宗。名重海內。陛下所自拔擢。不待臣言而可知。臣竊聞軾。忠義許國。遇事敢言。一心不回。無所顧望。然其立朝。多得謗毀。蓋以剛正疾惡。力排群邪。尤爲王安石呂惠卿之黨所憎。騰口于臺諫之門。未必非此輩也。陛下舉直措枉。別白邪正。以致今日之治。如軾者。豈宜使之久去朝

廷。況軾在經筵邇日。最爲有補。愚忠伏願聖慈。早賜召還。今尚書闕官。陛下如欲用軾。何所不可。朝廷選授。常患乏才。每一官闕。久之不補。今有一蘇軾而不能用。不知更求何者爲才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第四劄子。

臣伏見刑部侍郎趙君錫。孝行青于英宗皇帝實錄。臣謹按實錄。尚書工部侍郎趙君錫。以良規老而治色不節。與宮人出入。臥起隨之。書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稱魯侯孝。宣王乃命之。大雅宣王之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興孝友之臣處內。方之選臣。先取其孝。蓋孝者。人倫之冠。百行之首也。人君與孝友之臣處。則德性粹美。而風俗淳厚。是以輔道人君者。宜莫如孝也。君錫之孝。士大夫所共知。爲人溫良恭敬。動有規矩。給事中鄭穆。館閣皆備。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雍。慎靜端潔。言行不妄。穆雍久在王府。清謹無過。此三人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如經筵闕官。伏望聖慈。于此選擇。取進止。正月十九日。

進無逸講義劄子。

臣今月七日。准入內供奉官李偁傳聖旨。今日邇英閣講過無逸篇。令詳備錄進。臣今寫錄進呈。二月八日。侍講臣范某劄子。

元祐五年二月八日。內中進納訖。入內高班劉淵傳宣進講義劄子。

臣等准入內押班梁惟簡傳宣。今後邇英閣講說過。所引證事目義。令次日別具進呈。臣等已知委訖。二月八日。臣司馬、臣吳、臣范劄子。元祐五年二月八日。內中奏聞。奉聖旨依奏。入內高班劉淵疏決劄子。

臣伏見陛下。以久旱疏決在京及三京繫囚。聖心憔勞。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今溽天不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于四京。臣願陛下。因推惠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疏理決遣。仍先福行指揮。疾速結絕。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冤枉。使朝廷德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大災。取進止。二月十三日。

乞留中。特出聖意指揮。祖宗時遣使決獄。或詔逐路監司疏決。其例不一。欲乞參酌。

簡易疏。

臣竊以治道有至易而必安。有至簡而必治。有至繁而必亂。安危治亂之本。不可不知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陛下得其路而由之。則簡易而趨于治安。舍其路而不由。則繁難而入于危亂。今方總攬庶政。延見羣臣。人人得逞對于前。此乃明四目。達四聰。以開廣聖意之時也。然人有邪正。則言有是非。若陛下聖志內定。聰明不惑。見大路而由之。則雖言而知其是非。知言之是非。則知人之邪正。譬如將適千里。御六馬而行于坦塗。雖使僕夫。欲引車于險阻之輜。驅馬于荊棘之林。陛下必不枉轡而從之者。無所疑也。臣之所謂易者。守祖宗之法。與元祐之政。則必安。所謂繁者。有爲而任己。則必亂。守祖宗之法。與元祐之政。臣于前奏群言之交。若夫無爲而任人之理。臣請得以備論之。今或勸陛下以有爲。其說必曰。天下之事。不可坐視其弊。人君若無所爲。則中外懈惰。萬事廢弛。此言似是而不可聽。右

之聖王。爲天下之有事也。故治天下。天下不能以無事。治事則不能不爲也。故自有爲以來。至于無爲。推創業之主。拯定禍亂。則能有爲。多弊之世。更張法度。則必多事。若繼體之君。承平之日。則當率由舊章。謹守成法而已。夫天下之事。不能無弊。雖堯舜在上。亦不免也。治多而弊少。則爲治世矣。弊少而亂多。則爲亂世矣。聖人雖欲天下無一物之失。所然豈能使天下無一事之有弊乎。是以治天下患不得人。不患事之有弊。如欲中外無懈惰。而事無廢弛。在于擇人。不在于有爲也。人君好作事。則事多而弊益甚。雖欲中輟。不能自已。由用心之誤也。若乃味爽而聽朝。正蓋而講學。濟開而訪問。宴息而思道。出入不忘儆戒。左右必有箴規。此則不可一日而不務也。夫人之情。莫不安于無事。而苦于多事。古之聖人。知其然也。故欲治天下。先治其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一言而天下受其福。一言而四海被其禍。喜則濫賞。至于幸冕塞塗。怒則用兵。至于流血漂鹵。皆生于一心而已。小人之情。惟喜多事。不喜無事。故不欲其君心之靜。靜則小人無自而入矣。上好貨。則小人言財利矣。上好兵。則小人言征伐矣。上好治宮室。則小人言土木矣。上好察。則小人言細事矣。君心愈勞。事愈不治。日入于亂。迷而不反。此有爲之弊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致之于書。不過曰。脅四岳。命九官。擇人而任之。恭己而已矣。揚雄曰。在昔虞夏襲堯之僭。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今陛下承六聖之鴻業。奉文母之成規。所謂襲堯之僭。行堯之道。可以垂拱而視天民之時也。故臣敢以無爲之說。徧聽明之萬一。今或有勸陛下以總攬權綱。其說必曰。天子不可以權委人。陛下獨斷。則權在于己。任人則權在于人。此乃大誤不可遽也。臣竊以爲陛下任人。則權在于己。獨斷則權在于人。何以明其然。古之聖王。知一君之身。不可以獨爲天下也。故內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職而治。外有公、侯、伯、子、男。于八百國。分土而守。皆天子所與共爲天下者也。擇公卿之賢者。以爲一相。一相總百官。百官治百職。又擇諸侯之賢者。以爲二伯。二伯帥九牧。九牧帥諸侯。天子恭己黜陟之而已矣。尊者所治寡。故不可不約。卑者所治寡。故不可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舉其細。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有體。不可易也。今之宰相。古三公也。今之執政。古六卿也。侍從。古大夫也。天下一千二百縣。縣有令。三百州。州有守。古諸侯也。十八路。路有監司。古牧伯也。朝廷之政。當委之公卿。郡縣之政。當委之牧伯。宰相者。總公卿之議。而決可否于天子。監司者。察郡縣之治。而決可否于朝廷。陛下執賞罰而臨之。有功者賞。有罪者刑。賞一人則天下有功者無不喜。罰一人則天下有罪者無不懼。如此則天下仰之如日月。雖在萬里之外。如陛下臨之于上。則其權豈不在陛下乎。宰相不可以代百官之職。監司不可以代郡縣之治。豈可以天子而行宰相之事也。故天子而行宰相之事。是宰相爲無用也。宰相而代百官之職。是百官爲無用也。陛下之職。惟當擇宰相與執政之臣。天下所欲用者用之。所不欲用者不用之。其用以天下。其不用以天下。陛下何所私焉。如此則其權豈不在陛下。何必躬親細務。乃爲權乎。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能知人則明。臣能任職則良。此萬事所以治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行臣職。則叢而脞。臣不任君之事則惰。此萬事所以廢也。天子任相而已矣。宰相者擇人而已矣。宰相之于庶官。甄別邪正。能否遷之。天子而進退之。不可有所曲私。亦猶陛下之擇宰相也。譬如天焉。春夏爲之長養。秋冬爲之斂藏。日月爲之照臨。風雨爲之動潤。天何爲哉。默運而已矣。生成萬物。其功皆歸于天。故天道無爲。四時有爲。君道無爲。臣道有爲。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臣所謂任己則權在人者。實直有言。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卒于羣下。今朝廷之事。莫不在陛下。雖欲獨行一事。獨用一人。必不多于三省之所僉謀。羣臣之所薦舉也。陛下所自行者。若不訪之于左右。則必得之于小臣。如使公卿大臣。不可委信。則左右小臣。豈皆可信乎。若非可信之人。不私其所愛。則必排其所憎。貨賂交結。行于其間矣。方者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言不出于人君之私也。唐人有言。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此言獨出于天子私意。而不與有司議之者。非敕鳳閣鸞臺門下也。公卿之所僉謀。羣臣之所薦舉。事固有是有非。其人固有賢有不賢。然皆有跡可見。言有所歸。若其不當。則朝廷得以治之。臺諫得以論之。故不敢全爲欺罔。如使對臣得以密白外事。而使陛下自以聖意行之。則威福集于私門。而怨謗歸于陛下。豈得謂之權在陛下乎。仁宗深知無爲之要。御臨天下四十二年。大事付之大臣。小事付之有司。疑事咨之衆人。寄耳目于臺諫。故君不勞而天下自治。臣每于邇英進對。願陛下法則仁宗。蓋以此也。在昔帝堯之聖。動必咨于四岳。豈其智不足哉。蓋爲君之道。當以天下之耳目爲聰明。以天下之心志爲思慮。而當自用也。皇祐中。諫官韓絳。因對而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斷出睿斷。仁宗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于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于人。故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耳。當是時。仁宗在位三十餘年。其操術常如此。亦堯之用心也。今祖宗法度。無不詳密備具。世歷六聖。人情習安。加以先太皇太后。維持九年。內外肅清。陛下守之。則甚易而必安。易之則甚難而必危。守之則至簡而必治。易之則至繁而必亂。惟無爲以守之。擇人而任之。則太平之治。可坐而致也。臣願陛下宮中之事無大小。一切循用祖宗治內之法。朝中之事無大小。一切循用祖宗治外之政。君臣守之。無敢有所變更。則可以率天下而循法度矣。若天子自壞法亂紀。則何以禁羣下之不循法度者乎。夫銖銖而積之。至兩必重。毫釐而累之。至寸必差。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成王作小毖之詩。以求助于羣臣。言小事之不可不慎也。惟陛下毋忽于細微。謹守法度。以塞亂政之源。則天下幸甚。臣受恩至深。職在近侍。以經術輔聖德。思慮所及。有可以裨益者。不敢不竭盡愚忠之誠。貪進小忠。故不避煩瀆天聽。惟陛下裁赦。無任震懼之至。取進止。

右元祐太史內翰龍圖閣學士范正獻公祖禹字淳夫奏議帖。眞蹟二卷。其書皆當時副墨。忠鯁之氣。磅礴宇宙。道義之蘊。昭明日星。卓哉偉乎。王魏以還。世未嘗復覩斯人也。珂舊從太府丞范君擇能游。君公之孫。篋中多公手澤。以其世家寶藏。不敢有請。每與客誦言之。爲定甲申歲八月。山陰何德老。過于于京江。篋中適藏是帖。遂舉以見畀。書率用赫蹏。具草且多磨滅。又有以見前輩質儉清素之實。使尚德者有攷焉。

贊曰。思魏徵之棄。不如列疏屏之十漸。愛衛公之柏。不如存丹扆之玉箴。諫說豈滕曰。格君當以心。想引繩而行墨。方危冠而正襟。追古事以比迹。見忠臣之盡深。是雖不足契當時之感悟。不猶可以鏡方來之佞壬。此左氏所以憯乾谿之痛。而三歎于新招之德音。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七

宋名人眞蹟

張文潛九華帖（行書六行。尾批六行。）

耒再拜。近得二哥書。四丈在九華無恙也。吾丈新復舊。諸更將謹。耒隨觀自閒居來。極安泰。不煩念也。二卒借留甚得氣力。悚荷悚荷。耒再拜。

宛丘有幹委。因信幸諭。柴親侍行。幸爲呼名。門中各計安佳。家婦同伸問。

右元祐右史張公耒字文潛。九華帖眞蹟一卷。公文名在天下久矣。而帖則未多見也。文筆之相須。或者于師承有攷焉。是帖本先君家藏。

贊曰。結字小而密。氣放以逸。措意婉而妍。神閑以全。公固不以書名。蓋無一而非天。然則汪洋澹泊。一倡三歎。攷之東坡先生之言。蓋不特公之文爲然也。

案少游書簡帖（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五帖。雖行書。第三、第四帖。各七行。第五帖六行。）

觀再啓。自公之西。終日閉關而已。郡中比來多事。萑苻鴟張。未就擒滅。仲謨亦出督捕。煎熬尤甚也。忽忽無聊。未有脫去之期。爲之奈何。美授畢。想行李即歸。竚聞車音。敬此引繫也。觀再拜。

宅上甚安。今令人去。取得齋郎書信附上。乞檢之。觀再拜。

觀頓首啓。觀雖已能免。然所承者公坐耳。不煩深念也。觀已被省符合。在外聽候指揮。更議才畢。便還淮南待報。然親老高年。時氣向熱。須官舟以濟。輒欲從便府射一舟。到高郵。幸望開允。未欲寄公狀去。且乞准備留下。幸甚幸甚。當此時。非公誰憐我者。觀再拜上。

元明侍講。移守姑孰。不知便赴上否。家叔得閩書。約四月赴任。今已愆期。不知何也。杭州報除省郎。然不見告詞。此中都不報。恐是妄傳。或得其詳。幸望批數字見報。此中如非底。無從知也。紀當今在何處。永州得信否。觀再拜。

觀頓首。方此炎暑。小舟溪行。盡室如在甑中。老母多病。尤以爲苦。至郡下。欲歇一兩日。敢告暫借船一隻。幸望指揮豫備。爲賜大矣。白直亦乞差借數人。觀再拜。

觀頓首。昨日謹款晤。甚慰馳仰之懷。比辱教。欣承履候佳勝。文字已領。稍閒參候不宣。觀再拜。方叔賢友閣下。

右元祐祕書正字。淮海秦公觀。字少游。書簡帖五幅。眞蹟一卷。蘇門四君子。公名在伯仲間。山谷以字法著。而下是則無攷也。今觀是帖。清勁古雅。重之文采。豈不足以傳歟。繫以三印。蓋流傳好事家。用以識卷者。前一帖。得之高郵士人臧琬。次二帖。得之吳門王汝周。不復繫以時。

贊曰。昔江淹夢五色筆。而不以能書稱。天昌其文。字僧以行。如公辭章。淹豈能京。既已禪長公之文錄。奚必夸大令之墨精。託敬賢之盛心。尚遺蹟之可珍。然則我得其詩。手之而不釋。予方將借荊關之書。以爲此帖之評。

李端叔命鶴神仙二帖（墨行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五行。）

之儀特蒙命鶴相期。此特出于風義周旋。視古人一時美趣。爲不難到。則刻谿訪戴。不獨前日之勝可紀也。欽企欽企。家山自是天下佳處。永嘉之後。人物典刑。多萃于此。曲直是非。雖未能一貫。要之陳迹班班可采。不妨投蓋空曠。相與扶擕指顧。笑語相接。亦不惡。特未果接武後塵。徒有愧羨之儀再拜。

魯直五月已到南宜。傳得詩閱。如神仙中語。而悽惻感人。一諷詠之。爲之出涕。彼已與世龃齬。惟幸其不死。多作得好言語。使知好腳疾相資。其他非可念者之儀。

右元祐樞密院編修官李公之儀。字端叔。命鶴神仙二帖。眞蹟一卷。公蓋姑孰人。龍山亭亭之下。有遺跡焉。當代范忠宣作遺表。辨宗廟之誣。名動天壤。遂入黨籍。淳熙己酉歲。珂侍先君趨召行在所。舟過采石。有遺孫某。以謁入。告不自振。先君一見。惻然哀之。饋齋糧數斛。僕鏹幣賙焉。其孫喜曰。歲儉且死。今無以報。獨遺帖兩紙在。願以歸文府。先君卻不取。則又曰。留此。亦將爲他人有。不如持以敬售。又出數十千與之。感泣而去。予時罷黜。撰杖屨蛾眉亭上。見先君與客。廬陵張子禮彥和。鉛陽李之任商老。古桂耿良翰周臣。及二道士。展讀一再過。思之宛然在目。嗚呼。今三十有六年矣。其孫歲久忘其名。

贊曰。姑溪之水清且漪。青山之原衍而怯。鍾此奇士。亦一雋快。風義磅礴。筆鋒嶮怪。蓋已具書體之五要。不但得發遣之三昧。

范資政早饌帖（楷書六行。）

百祿啓。近疏瞻奉。霜秋祺履休裕。晦日輒具早饌。以邀從者。幸冀凌晨迂訪不宣。百祿頓首。承之金部。

右元祐中書侍郎。資政學士。范公百祿。字子功。早饌帖眞蹟一卷。蜀公家法之懿。世載厥忠。熏芝染蘭。

以稱馨德。公其近者也。帖得之蜀士張箋家。先君手題云。淳禮丙午歲五月。

贊曰。元祐多世臣。公之德。由忠文。帳有阜。江有源。傳是帖。存名門。

元祐八詩帖 序楷書大字三十一行。前三詩並楷書。第一第二詩。各十五行。第三詩十四行。第四詩隸書十五行。後四詩草行書。第五詩十二行。第六詩十七行。第七詩十五行。第八詩十四行。東坡書簡。行書八行。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會于信安西園。餞中濟帥慶。分韻賦詩。仲至元字。中濟戎字。明叟十字。孝錫乘字。器資以字。子瞻先字。穉父啓字。彝叟行字。皆五言十韻。

工部侍郎王公仲至

奉送中濟經略侍郎赴鎮慶州。得元字。欽臣上。

遠馭疑上策。羈縻有前言。平生徙戎論。感慨江應元。家世近三河。游歷多塞垣。誰言一方面。十載滯上恩。前日詔書下。旌麾方及門。部曲已稍集。始知旗鼓尊。邊書尚羽急。戍卒仍雲屯。東山稽部落。自告爲鵝藩。舒鉞固可用。內實須禾誓。胸中自有策。肯爲淺見論。

前戶部侍郎環慶經略安撫使范公中濟子奇

承諸公酌別西郊。分韻得戎字。

西戎未解嚴。從帥濫及蒙。自揣非長才。尚使制羌戎。仰顧廟堂算。庶幾或成功。此行春已晚。柳絲華正紅。聯轡向名園。四筵皆鉅公。高譚薄虹霓。笑談生清風。顧予實何似。有靦參其中。遽然千里別。不辭一樽空。浮雲聚與散。隨鼓西復東。無以報禮意。舉目攀飛鴻。

兵部侍郎王公明叟

送中濟侍郎帥慶。分韻得十字。覿上。

承平萬津康。干戈百年戢。蠢哉彼西羌。乃敢侮邊邑。慶陽用武地。戰士一當十。指蹤惟其人。破竹在呼吸。堂堂萬乘君。謀帥公論及。擁麾當一面。意氣動百執。要時務懷柔。闔寄貴安輯。賀闌貢日兒。焉用長纓繫。方當仁草木。況忍尙首級。佇見貫羣人。還從玉關入。

刑部侍郎杜公孝錫

送中濟侍郎帥慶。得乘字。純上。

羌馬軼河西。詔下絕貢聘。自是封疆臣。都俞命彌敬。莫如小司徒。欽哉往臨塞。魏絳十萬人。大旆爵公乘。恩將懷其心。威足繫其頸。收無南向塵。指揮罔不定。邊氓歌夜耕。更續公劉歌。今日燕西園。愧接儒林盛。陽關斷離腸。笑把金觴聽。家世本詩書。無勞論去病。

吏部尚書彭公器資

汝礪得以字。

池水日夜流。日行無停軌。人生長道路。擾擾遽如此。哀辭飲我酒。酒盡君且起。贈君雙寶劍。有言獻近俚。聖仁之于物。愛視猶一子。願復愁不至。不知分能爾。誰敢較尋尺。竟莫知所以。爽外當反內。喪傷須及裏。邊陲今無事。自可綏帶理。願君宏遠業。赫赫光祖禰。

禮部尚書蘇公子瞻

軾從諸公飲餞中濟經略侍郎。分韻賦詩。得先字。

梁李久樂禍。自焚豈非天。兩鼠鬭穴中。一勝亦偶然。謀初要有慮。善後乃萬全。廟堂選世將。范氏眞多賢。仁風被草木。綠浪搖秦川。號令發毛羽。先聲落虛弦。我家天一方。去路城西偏。投竿困障日。賣劍行歸田。贈君荊魚蠶。藹以蜀馬鞭。一醉可以起。毋令祖生先。

戶部尚書錢公穆父

分韻奉送中濟侍郎出帥環慶。得啓字。會稽錢勰。

除戎問邊瑣。謀帥繫國體。邊備出絲綸。光華煥旌棨。感謀重兼濟。垢玩當一洗。游刃無全牛。豈復論肯綮。勇猛不爲邊。九伐乘周禮。行期覬歌還。凝廷聊聚米。遊從惜暌離。合醼置廿醴。鉅㮊鬱數賦。天禧洸清泚。俯賦謝前修。愁鈎幽方底。從子輕若飛。吾方甑七啓。

吏部侍郎范公彝叟

送中濟侍郎帥慶。得行字。純禮上。

爲國難以德。䝤戎難去兵。夏人久犯順。邊氓常廢耕。遣師揚我武。謀帥直非輕。嶷自金穀寄。倚以關塞行。壯懷吞猾狂。沈機足經營。新傷乃民力。未振亦軍聲。既解幽外寄。當使千里淸。吾家世此官。所得審襪情。未容任殺戮。接以信與誠。方略固多在。惟公守其成。

軾啓。數日不接奉。渴仰殊深。承旦夕進發。治裝勞矣。台候何似。拙詩納上。備數而已。愧悚之至。留別之作。敢請一本。即詣遠次不宣。軾再拜。中濟侍郎經略公閣下。

先大父自地官貳卿。出帥慶陽。同省諸鉅公。飲餞西城。分韻賦詩。蓋一時盛事。歲律淵邈。垂四十年。遺時蹤縣。嵐成遺墜。特命工刊石。以傳好事君子。紹興元年八月既望。孫宣教郎權通判桂州軍州事漢伯題讓誦。行書九行。

右元祐餞賓送行八詩帖。與題一卷。紀行之歲月。書事之本末。分韻之姓氏官爵。皆見于首帖。不復申敍。卷末有東坡手簡。范氏繫跋。紹定戊子四月得之霅上。

贊曰。□此戊□之元。凱承休服。【案】此下原缺一字。其師干有方。【案】此下原缺七字。之在旌纛。兜□閑池□□樽俎從容之間。已足以折遐衝于窮塞。彼以傻柳者。徒慮名之甚。以仙歌者。惟醋適之快。要皆不足以望蔡游之塵。而同此時之派也。

錄文治家書三帖 三帖皆行書。第一帖七行。第二帖十行。第三帖九行。

相別後。只得揚州一書。及汴上人來。又一書外。近見內藏庫納小綾會認。方知弟已到京。不知在甚處住。差遣有何次第。滅中千萬早附一字來。忙中大皆爲十二郎。今夕成結遞中且此爲問。押。

如期至過。惟紗縠宜促爲之。餘雖未集。亦不必備也。柴郎日來假什用之類。宜不可絕也。既皆一體。透背紅綃各一匹。可爲八娘作一襦。此與念三者同也。希收。餘有所須言來。押。白七弟二十六日。

幷畫孔雀屏風。已了。亦希來取之。透背止可三幅。甚有餘雜用也。累日逋逃不歸。喜已到家。來日見上殿。請早來同早餐也。王和甫已相見否。六舅無恙耶。戶部倘江東西就不就。牒適已見來。必已收得也。值夜相問。草草。四兄白七弟。

戶部帖司。蘇濟自攜去。收得未。

右紹聖翰林學士侍讀。錢文肅公勰。字穆父。家書三帖。真蹟一卷。錢氏以忠孝承家。世有聞人。穆父其一也。以文學進。名在國史。帖字簡散朴雅。不類近時書。豈學有根柢然耶。寶慶己酉五月。予塔陳天澤得之中都好事家。以見歸。

贊曰。代言無謫辭。居約見素守。元無□劈口。乃若神運肘。立身本孤直。落筆已耐久。家聲到于今。此帖當不朽。

錢穆父赴越詩帖（行書五行。尾記三行。）

鑑湖清淺對青山。兩地相望一水間。共佩天涯太守印。猶聯丹陛侍臣班。君方白傳才何愧。我比微之思苦慳。真把舊詩猶見記。繁雄未必勝清閑。（樂天贈微之詩云。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餘杭盡不如。）

赴越。書呈杭州熊侍郎。

右錢穆父赴越詩帖。真蹟一卷。按國史。熊本自吏部侍郎補外。由洪徙杭。公此詩豈其時也。嘉定甲申歲。予塔陳天澤得此帖于中都。以歸于我。

贊曰。公之與熊。同治杭越。時皆待制龍圖閣。此詩所謂聯班丹陛者耶。公以繫囚他所。熊以八洞失謀。皆以黜居郡。此又詩所謂同在天涯者耶。承平士夫。以東南爲遊謫之區。而今爲駐六龍之輿。此先王所以許先帝以馳驅身之不圖。汎揣上都。必欲以正宅中圖大之居也。

林文節定力帖（行書十一行。）

希啓。比者造門。及蒙臨顧。皆不獲面。豈勝嚮仰。新冬伏惟【案】（此下原闕十二字。）家在定力院。有合破散。從官多不

來者。望仲至爲指揮根究。庶其有懼。不敢賴諱。府中何時可一見乎。率啓忽忽不宣。希再拜。

右紹聖同知樞密院。林文節公希。字子中。定力帖真蹟一卷。書以粉牋。字畫半已脫落。筆法與所著日記。同出一手。意態清雅。宛有法書家風度。米元暉跋寶晉摹帖。謂公爲好古博雅。筆力進退。繫于識。以是帖覘之。可想其不誣也。帖中稱仲至。蓋是王欽臣。知開封時。亦紹聖間云。紹定戊子四月。得之姑蘇。

贊曰。公以好古兼博識。固宜著聲于翰墨。予觀此帖。實在京師之定力。是時蓋初擠元祐之迹。使其不爲三子之累。則後日之筆。當不至于輕擲也。

林文節參候帖（行書二行。）

希謹參候。平甫學士。

右林文節公參候帖。真蹟一卷。寶真所藏帖。前疊手刺。惟公與劉忠肅而二。此帖亦先君之故藏者。

贊曰。平甫之與劉公。蓋當同而異。而公則當異而同者也。當蝸鬬之相從。以朋友之切磋。極兄弟之友恭。使合同異之見。而惟是之歸。予知其必有以助善致于熙豐也。

林文節贈賈收詩稾二詩帖（行書六行。）

吳興贈賈收二絕句。

樂天遺句滿吳門。謝眺總中列觸存。試問白蘋洲上客。詩人賈島有曾孫。

歲中饑說易三麾。風月何嘗有別離。蓋是昔賢吟醉地。惜哉此老不能詩。（又云。可憐醉老不能詩。）

右林文節贈賈收詩稾二詩帖。真蹟一卷。公文章翰墨。袞袞符祐間。固時宰所倚以鼓勵四方者。詩筆

餘事也。紹定戊子四月。初得公帖。繼聞尚多遺墨。可以致證中原之文獻者。再從訪之。于是此帖與昭靜祭文等。陸續俱來。按國史。元祐初。公自中書舍人。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此詩所謂歲中易三麾者。蓋自蘇而宣而湖云。

贊曰。歐稱醉翁。公稱醒老。尚論平生。豈以詩致。蘧廬之滁。元祐之湖。醒歟醉歟。醉歟醒歟。

林文節昭靜祭文帖（行書九行。）

敕祭沈貴妃文。（昭靜撰闕。）

維熙寧九年。歲次丙辰。十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皇帝遣太常丞。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陳侗。祭于故昭靜貴妃沈氏。禕符之初。慎選女德。維勤維賢。進補宸掖。孰非良家。莫如相門。彼德之茂。有儀溫溫。內政是毗。婦道克化。刑于公宮。以教天下。七十考終。既厚厥報。上感兩宮。素服是悼。彤管之傳。則無已時。賦禮戒途。象物孔悲。祖奠國門。雖其格思。尚饗。

右林文節昭靜貴妃祭文帖。真蹟一卷。公仕神祖朝。知太常禮院。是帖蓋當時所撰者。帖中惟行書與公他帖。字畫無異。而小楷則端嚴靜莊。如出兩手。或正或奇。不踰矩則。如公之于書。亦可謂能矣。帖與二詩。同得于一時。先朝典禮。尚或于此有攷云。

贊曰。昔祥符議立后。趙文定以沈才人系出相門。宜配宸極。王文穆乃以文定受知沈恭惠。恩報其德。舉爲長者事。逢中格。今觀昭靜之謚。考四朝。亦可占名相之餘澤矣。祖宗盛時。禮別宮掖。哀榮之規。具在諸策。如移牒于秘閣。與其滚于禮驗。惟此幅紙。藹然足以想承平之品式。如公筆跡。兼備楷則。使非有行書數字以爲並。則亦終疑而莫釋也。

林文節元祐日記帖（行書三十六行。兩接書者爲文。）

晚與開育甫右相。則閽者遂已見拒。云今日不見客。深疑其有謂也。與二君至寶勝。火氣滿面。寺居既迫狹。帷帳亦蕭索。惟鄭陸及余三人者至。又訪鄭陸而歸。季謙得告。鄭方據几揮筆。如屬遽者。是夕鎖院。庚辰。垂箔崇政。朔班起居畢。移班當起居。文儒呂左丞押麻。蔡授以本官能爲觀文大學士。判陳州。（不遷官。加食邑。）司馬門下。遷左僕射。宣制畢。微雨。閭巷翕然。云司馬爾。（邦直云。典午繼轉。持國代已。然臥作。門侍。降詔論右相。只異者無嫌。）辛巳。（州。溫、寶直。太原。崔翔。太常。）熱舒范二丞入。晚同開育見新相司馬公。頂光帽而坐。氣凝清而瑩。精神康安。云足腫。晰面大如手掌。黃水出未止。足弱無力。未知何時可出。更聞新命。戊子。昭憲淑德忌。西閣東門慰退赴饗。行香。嘗設食。訪杜祈、孔宗翰、鄭穆、劉攽。臥內。云兩腳脫去兩皮。橫臥而言。皆名理之談也。己丑。開于進邸。追取蔣之奇告。（內批夜下。風雨。）庚寅。中伏。早出西城。凝真觀。同次中別舜卿于長慶。長慶楊太后父母墳寺也。初獵地得龜蛇。因于寺東建小觀。殿真武像。今俗以寺爲龜兒寺。觀爲黑殺觀。觀後以水。移在寺西南隅。隔一垣。借季謙解卅。辛卯。六參。潞公乞面退。至都堂。晚見淳卿。壬辰。天祝節假。晚暗謝子敦、劉莘州、渠。祖治等。癸巳。批問王存因何除樞密直學士。擺藝撰引惠卿向除大資政。以服未受。後再除爲對。甲午。乘箔。潞公、司馬公、呂公。皆門謝。封贈及加俸。潞公初特班升殿同奏事。奏畢。少頃。三省樞密先下。潞公獨附身出一劄子奏對。

右林文節元祐日記帖。真蹟一卷。元祐之際盛矣。公道肆啓。羣賢彙征。背翹翹蠲。熏和菁粹。以躋登于

太平廣古遺今前無唐虞孜之一卷之書蕩然德馨尚可揔也帖以廢紙後有鄧文約中丞簡尺字甚楷正不類其爲人紹定之元五月得之蘇門士人王之德

贊曰漢大中大夫東方曼倩之對孝武曰臧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序僧如以周召爲丞相仲尼居御史府畢公高備拾遺逸伯玉爲太傅博士則以顏閔執金吾以季路衛尉以卞嚴子光祿以仲山甫郡守以子產爲事以孔父史魚司直申伯爲御下至施頭式候亦羣萬之伍則唐虞之隆成康之際陳功比德自無以喻武帝爲之大笑蓋甚言其難遇也今觀元祐之時彼固何足慕哉羣賢拔茅大姧脫跟如雖如惠必斥必去師保萬民維溫維潤大老既歸百揆時序師表以韓抑麻以呂班廷謝門紛鵷振鷺守正如王博聞如顧錢劉曾孔瀹瀹然鶱其未登于錄者又不可一二數宜制正衙天人交助翕然闢卷曰司馬兩公蓋異時攘臂于代言之間而染指于同省之路顧猶有是語則是非之公蓋未嘗不具也然則插齒吐吻擢項結股委蛇其跡僑旅其步雖辨知闊達溢于文辭而誠諾者猶皆不之與後之君子其必知所去取矣輻紙之得正邪以寓式閱厥裁逸史是補

林文節紹聖日記前帖前後各闕文行數十六行

等搆陷乞置獄例與獄朴助云類類與獄不是好事陛下且與含容今若再勘即是以斷張商英俱爲不當上云羣小結構傾陷宰相不是好事自與張商英事不干涉宜云臣從初便奏開封獄事不爲無意章某既有所陳莫須與他明辨上曰差何人勘得宜即探上意云常安民如何上搖頭曰不可宜曰莫是此人不平穩否上曰然宜曰【案】此篇凡稱宜曰、指曾布、蓋因布字子宜、稱林者指林希、稱章惇爲漢、稱李清臣爲彥也、稱忠彥、稱曾布曰誤、稱章惇爲漢、李清臣爲彥也、孫諤如何上曰諤得莫又道是章某所引薦人否宜曰諤乃衆人共稱之非獨章某也上以爲然又云見說全是吏人鄧保者爲之【案】鄧保李廉兵編、作鄧廣、蓋鄧本誤、當時隨手記載、不復詳究也、是夜批出與路昌衡同勘開子內同坐相云適來上前諤所奏皆有實跡王覿李祉莫要付獄推究盡有來歷安李默然安徐曰相公有許多機智又要與獄眞有鄉風也紹子答云某雖是建人云

右林文節紹聖日記前帖眞蹟一卷首尾糜爛僅存一幅蓋記施珣獄事按李氏續通鑑長編紹聖二年八月癸未宰臣章惇奏臣僚聞開封府司勘蓋漸公事戶曹施珣初言干涉臣子弟緣臣舊付鹿聚欲乞迴避兼士曹王護術等與人言府官本意欲從蓋漸及僧奉召求張商英之罪復從此數人推及臣與蔡京又司錄陳厚亦言蔡京受漸錢百千并言事連貴要近臣不可不治乃至稱說王震親得聖語傳言吏人鄧寶使人窮究物論騷擾駭于衆聞今來蓋漸等案內並不見有上件事節未曉所以若臣之子弟果于漸事有所干預則法自貴者始所當先治豈以臣故爲之隱諱撓法審或無之未委施珣何故輒欲迴避恐出于陳厚等陳厚初時曾致因踏有中傷臣之心臣備位宰臣而爲羣小結架如此若不根治恐小人陰相交通愈肆姦險傾搖國事無所不至欲望特賜選官依公盡理根究施行御批可差路昌衡同孫諤置司根治尋又批應干連人特不以赦原仍令路昌衡等依公盡理根究不得滅裂先是開封鞫蓋漸假貸行賂事事連主管府司檢校庫王厚并及宰相章惇厚者韶子也訴子惇云府司錄陳厚承王震意鞫獄不實故惇亟自列乞別推上以諭布等忠彥曰如此即須并張商英重勘商英已貶恐不可更行上曰惇但爲衆人因商英事諸害己無預商英事布曰此事虛實曲直自繫

惇舉措朝廷爲之別推亦不妨然又須起獄上曰起獄固非好事然惇既有文字殆不可已此事虛實都在王厚忠彥曰數起獄不便布曰此事更在聖意裁處忠彥亦云然翼日上又論忠彥等惇堅乞別推而安燾以爲無此例忠彥曰別推即前日責商英及陛下從初行蓋漸事都非是上曰不爲此惇言撓等架造事欲面己布曰如此則事體愈大燾何可沮止上曰不治此但治其下耳惇云吏鄧寶者其知本末但治寶則其他情實皆可見王厚所指證佐甚多如王謹術、施珣、陸長倩及一同監檢校庫宋侍禁者俱是衆所聞皆陳厚之語又云陳厚言連元台及其子弟以此珣言欲迴避蓋惇曾舉薦珣又云蔡京亦受百千忠彥曰此等事案中有否上曰只爲陳厚言歸人有此語卻不曾取狀後來案中亦無忠彥曰如此起獄乃只是理會聞言語若且隱忍疑能甚善上曰羣小交結中傷宰臣不是好事兼惇有劄子豈可已布曰臣向曾申請以爲小人在下架造事端動搖執政不可滋長兼王震于此事不得謂之無心百姓理索債負若非人有過之其語言豈敢便及宰相兼震親詣府司臨問自來府尹未嘗如此所以驚駭非駟今日陛下爲之推治亦不妨但恐獄官難得人上曰只爲難得人布曰必得干彼此不觀望向背者乃可上曰安得如此可信者因徧問從官曰許將如何布與忠彥曰前執政差難上曰蔡京又妨礙黃履如何又曰蔣之奇孫覺亦不可豐稷乃獄門人王古又不可忠彥曰虞策近勘公事上又恐與前勘妨礙布曰臺諫官可差否當安民如何上搖首布曰不平穩否上曰然布曰郭知章或可使上曰謬人于是命昌衡及諤後七日忠彥等再對忠彥奏曰尚書省關到昌衡奏獄事事體已不小又聞昌衡獨詣御堂裏皆上曰無他上殿自爲衛尉事耳忠彥默然布曰陛下選差昌衡則以諤可謂得人矣上曰然陳厚繼亦誣王厚詔送御史臺仍令當安民勿預蓋惇疑安民黨羽已謀逐之御史臺乞不受陳厚獄惇等每相與爭辯于上前上意頗右惇惇嘗有劄子自論李清臣疑之已而上批令行出及究治所乞追攝官員中書吏匿不呈惇惇詰之乃曰門下侍郎令檢條門下侍郎謂羣也他日惇謂布曰惇在此何敢如是遂以白上上對忠彥及布言之且曰文字安可不呈宰相布退即語惇惇方與清臣相習也大抵清臣及羣皆惡惇欲去之忠彥亦素與惇異布獨助惇云安民尋能御史震等皆作附會獄問降黜燾遂去位予攷此帖所書略同而其間如安燾等語則無之蓋長編以曾布日錄爲正不復見他書也竟攷公之升右府在四年閏月壬寅是時尚本登政地開子內同坐殆非公曰蟹似是紀他人所傳者然是年東府則章惇左僕射安燾門下侍郎李清臣中書侍郎鄭雍尚書左丞西府則韓忠彥知樞密院曾布同知院其政者止此六人且今帖中謂惇爲相忠彥爲朴布爲宣安李各以姓著而獨無雍名雍至十月甲子始罷是殆雍所記而公從而筆之者南渡前記錄多矣史氏網羅獨于雍未聞而今見諸此孰謂殘編斷簡無補于史之闕文耶帖之得與元祐日記同時

贊曰史本乎公不厭于複重觀紹聖以來之記述初無及于鄭雍非親礼之具存雖欲攷之而孰從如王謹李祉之寶迹徧攷史錄皆無預乎此案之中鄭保姓名亦各不同至于韓忠彥力諍興獄直乞陛下且與含容安燾面折章惇以爲鄉風此皆繫其人之大節而金匱之汗青皆淚泯于二人之忠凡此帖紙之所具以同時附會白帖子之人猶能秉直以寫其衷抑可以見人心之是非本無所藏蒙也然予此時凡六人者皆有所抗論獨雍首尾燃然若不預者佩玉爛委接武夔龍又何其絕無一言之獻

替廣于四聰耶。迎合于始。循默于終。而迄不免于黨錮之歸。此枉道事人之所以不勝千直躬也。

林文節紹聖日記後帖（行書十六行。紙後各闕文。）

崇政文德殿。利珣中八月二日。已杏子河破土。二十七日。迎夜出甲。倉猝便行。王愛等不預知。亦不敢中。竊上以星變多由邊事。深思惠卿此舉。非特以爲非。恐且以破土。示有興築之名。誘致賊兵。未必便興築。上曰。更速戒約。因諭邊兵。且休妄動。如杏子河未進築。有何關事。布遂言。鎮傳又有卓囉之舉。尤爲未便。陸行則無水草。而無水。（想云。有草。）水則黃河不通舟。旋令釘樁橛挽舟而上。運致軍儲。及板築之具。平夏趨鎮戎四十里。而用車七千。日夜般運。水行勞費。艱難百倍。于此祈龍。又是青唐之地。青唐未免有疾。臣未見其可。俟賊兵不犯涇原。且令共謀南牟。令通涇原之路。即此數路相應。邊事有涯。自元豐三年。至今十有七年。經營邊事。未有如今日之形勢。今翹延輕于進築。鎮傳又謀卓囉。一有敗事。前功頓棄。

右林文節紹聖日記後帖。眞蹟一卷。杏子河事在紹聖四年。本末詳悉。其戰國史。秦陵之仁。聖提天。其足以對越而無媿矣。此帖出于當時者也。又與前帖同得。顧不可因是以表聖德耶。國史書破土。以九月二日。城國一千七百餘步。得工十二萬有奇。十二日而成。是月二十二日。賜名平戎寨。而此帖則以爲八月。殆筆誤云。

贊曰。進築之策。自古兵法之所未有。而始于本朝。予意其欲毀齒而兒不知。所以爲是漸取而漸搖。甘不虞乎兵分力疲。反足以啓戎心之驕。方聖主之側身。凜天變之未消。章呂合謀。惟敵之撓。豈知夫瑋戰七政之必齊。而彝于兩階之自足以格有苗哉。我鼓其鬱。我弓其詔。此帖之存。聖心是昭。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八

宋名人眞蹟

李伯時醉臥圖詩帖（行書四行。）

有道難行不如醉。有口難言不如睡。先生醉臥在石間。萬古無人知此意。

右紹聖御史臺檢法官李公公麟字伯時醉臥圖詩帖。眞蹟一卷。圖陳千面。蓋神筆也。有墨戲一印。極大。又一印。曰。神品上上。而下著藏書家一印。焉。寶慶乙酉十月。得之京口。

贊曰。蒙龍眠本審仙。工而妍。畫亦然。醉之趣。醒不傳。題此詩。比逃禪。

文周翰盛景帖（行書十行。尾批一行。）

及啓。前日承垂訪。究迫未遑再詣。攀仰攀仰。辱教。欣承盛暑動止萬福。以往敬相府奠酹。不即奉謝。至悚至悚。給假指揮。旦夕必下。來日當爲督之。率納次。哲人云亡。同深殄瘁之歎。況出陶冶。均增哀疚也。朝夕奉見。區區面敍不宣。及再拜。居易少卿兄。

令妹起居。朝夕歸拜見也。

右紹聖集賢殿修撰文公及市字周翰。盛暑帖。眞蹟一卷。喬木世臣。鼎鼎遺烈。固已具是。惜也其不稱也。帖中所述。蓋王文恭珪。以元豐八載之五月。時宣仁御朝。避魯王諱。止稱及云。

贊曰。同文之獄。諸賢非一族。殄瘁之悲。獨及于禹玉。豈一人之言。自爲之反覆。傷哉利祿。

鄒忠公同安帖（行書四行。尾批二行。）

親家太夫人。伏想萬福。令弟以次。奉侍同安。浩上。

三妹不別啓。老母致意。家人同此。

右建中靖國吏部侍郎鄒忠公浩上字志完。同安帖。眞蹟一卷。嘉定甲申。予攝維揚郡。有公之孫。自毗陵來。謁于府。攜公綸告手澤。求直于有司。因是得據案拭目。字勁以端。迹清而厲。意公之心。與筆法脗合。是歲十月。有斬君學者。攜他帖數十。售于京口。皆予篋中已具。獨得公一紙。以備其闕。

贊曰。公嘗法本于薛少保稷。建中天子。嘗以是御筆盡奏。公于初政。實滿諫題。而迄不遇合。以損于謗。愿。徒使學京輩。得以投時好而獻其迹。是抵掌可以肯叔敖之貌。而正心豈能得公權之筆。此忠義之士。所憤蓋藉之雜糅。而繼之以憤激也。

曾文昭時寒帖（行數。闕。）

雞頭肯再拜。宮使大觀文相公台坐。時寒。伏惟台候勤止萬福。久違門下。向苦道里之遠。無緣望見。今茲相望數舍。而官守拘制。又未獲造前。嚮往下風。不忘旦暮。更所順令。頗養。以副人望。謹奉手啓。不宣。雞頭肯再拜。

曾文昭公鞏字子固。時寒帖。眞蹟一卷。四曾名震天下。然德與位稱。皦然獨全。莫公若者。是帖蓋當時與故相去位者相往來。意其在爲守時。所以有官守拘制之語。然公嘗歷陳、鄆、宋、亳、瀛、徐、滁、泰、海、并、揚、定、相、鎮、凡十四部。壤地既莫可攷。亦莫知其指誰也。嘉定己巳歲十二月。適雙鍾。得之公諸孫。邑丞宋父。

贊曰。祖孫百年。兄弟一世。歸乎其全。抑有公議。清墨散軼。得日名喬。人其盛哉。豈必名位。

朱君貺乞舟榮翰疑餗三帖（此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行。第三帖五行。）

紱悚息。輒再叩覆。誠出迫切。不覺言之喋喋也。所乞一舟。若候歸船使司。方行差撥。稱虛稽緩。恐不可待。奈何。前月提倉查公。差一舟與蘇州持服楊承議。夙見蘇岸下。楊君尚未終三祥。聞至七八月間。方服闋入京。紱今所乘舟。到得楊潤甫足矣。不識暫就查公。輟那一往。卻即遣還可否。紱于查公不甚熟。無因而至。又假往同。然亦計迫。還爾魂魄。緣自愈也。紱悚息。

紱叩首拜覆。紱比嘗上狀。仰瀆嚴視。誠裂僭易。方懼獲譴。迺蒙屈賜榮翰。勤款累幅。若侍面光。祇佩謙眷。銘刻敢忘。匆遽具答。復不及悉。仰惟寬捷。曲以情諒。紱叩首拜覆。

紱再拜上復。比日不審。疑餗何如。紱憂患餘生。哀慕如昔。日月之速。且暮即吉。尚阻敍訴。臨紙不勝殞咽之深。紱再拜上覆。

右建中靖國給事中朱公紱字君貺。乞舟、榮翰、疑餗、三帖。眞蹟一卷。黨論再起。公首預名籍中。雖以攀鱗之榮。猶不得貫也。紹興之旌褒。有以也哉。帖亦先君舊藏。不識歲月。

贊曰。殿門之剡。未毀于彗星。彼朱諤者。猶不願與公同名。孰知夫百年之餘。忠邪之聲跡。反頓異于沈升。植與分朋。迭仆迭興。殆不啻高岸之爲谷。深谷之爲陵。然而利不與義奪。勢不與理爭。帖藏予家。覽者目明。所謂片牘幅楮。藏之爲榮。亦何算乎瑣瑣者之蓋爲蓋蔽之稱也。

晁无咎金山詩帖（行書七行）

倍□中叔父發運右司□□山次韻高唱□中補之再拜。

□□身無用，還山計可成。煙霞巖壑世，江海□高情。幸□阮咸集，恐慙疏受聲。清詩逢□□，未覺負平生。

右建中靖國太史禮部郎中晁公補之字无咎金山詩帖，真蹟一卷，予在潤十年，紫金之游屢矣，覽唐人之遺跡，以及于本朝，雲濤月波，豪思傑語，慨然在目。□□公詩什，獨未前知，嘉定甲申六月□□淮海歸，小憩谷海，而敝兵適自□□，所託訪求之士友，以尺函至，□□數帖，皆凡品，推有此詩，東塗西□□淳秀，隱然有蘇門四君子口中語，始是自瑞錦窠出後所作，竄□□皆彷彿可攷云。

贊曰：我登谷海，而帖適至，事雖偶然，不啻有意。彼江山者，秀無古今，丘壑市朝，則二其心。阿大中郎，煥煥虎節，金閨卷懷，亦既殊轍，同此登覽，而趣不同。雲霄並翔，鳳翟奚鴻，矢詞胸襟，浩蕩萬里，比興所存，二疏是企。清詩勝於，何地無之，不藝不維，景則我隨，征塵隔天，我亦倦翼，遺墨未渝，徽躬奚息，南岑之波，上派于溢，詩其警予，以諗候門。

陳忠肅書簡帖（四行，七帖與行書，第一、第五帖，各八行，第二帖五行，第三、第四帖，各六行，第七帖十三行，內第六、第七帖，尾批各二行。）

瓘啓。渴聞海益辱訪，乃不獲見，馳向可知。春寒不審起居如何。謹啓略道下意，餘邊面盡不宣。瓘再拜。天威祕校賢友。

瓘辱問甚勤，豈勝感荷。君經次修答草草，幸悉令嗣洎令姪，朝夕彷徨可賀也。瓘又上。

前日承訪，及更得簡示，併以爲荷。令嗣賈元安勝，瓘再上。

羊毛筆果愈于彼否，欲得一管試寫經也。瓘上。

承老濟明書，自可付毘陵，還僕不必託少明也。樂成屈顧正意，極見勤厚，不敢使迎見，必察此意，適已令往并辱如見更煩道意。瓘上。

承老晚幸見過，蕭理等至，得來書，書侍舉進學安勝，良慰遠懷。方寇就擒，閩中想亦寧靜，十二郎要歸，令還重慶等取之，兵寇之餘，道路不能無梗，令與老人熟議，然後可動，山陽去此不遠，但得有水開闢，便可離南康矣。諸意與他書可以互見，不更及。閏月晦，瓘啓。

十七妹太君○八一郎知與二兄講學不輟，安居罕出，積念必優，想見永嘉默喜。得書喜與諸甥安樂。七四能任，亦是小事，他前程遠大，勿以此動念也。知汝心情咸吐，此是脾虛，只服理中丸及厚朴湯之類，勿服涼藥，戒之戒之。嫂嫂御未成遷居，相去既遠，亦難爲管勾，彼中也八十一郎得書，寫字謹楷，頗書爲人，必長進也。

十九郎十二郎各謝姑姑問及汝婆安健。

右建中靖國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了齋先生陳忠肅公瓘，字瑩中，書簡帖七幅，真蹟一卷，嘉定丁丑歲十月，珂自大農丞，假守嘉興，先生子孫，寓居是邦，暇日頗訪求藏帖，以見尊賢尚德之意，而邦人知寶敬，絕無遺墨流落，至己卯春，蒙恩召還郎舍，始得數帖于市肆家，其餘則前後萃拾，偶雜簡書，篋藏月已軼，不復可追記。

贊曰：士有直躬，夷險殊易，事君以堯，距跋如墨，筆力勁挺，德聲昭植，不倚不流，是謂心畫。

陳忠肅通鑑帖十五册之一（共行書，今摹光武明帝二紀，共九板，凡二十二行，摹寫餘文多不錄。）

昭陽協洽，更始元年。

嘗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拔邯鄲，斬王郎，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馮異謙退不伐。

狄弇請歸上谷益兵，乃武更始。

鄧禹薦衡守河內。

建武元年，蜀郡公孫述即帝位，號成帝。

廣王即皇帝位于鄗南。

光武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臣光曰：宜其光復舊物，享國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班彪馬援之徒，歸隗囂。

馮勤典諸侯封事，莫不厭服。

始用孝廉爲尚書郎。

鮑永謂謁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有挑其鄰人之妻者，長者爲而少者報之，至夫天道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忠死亡。（臣事更始，不能令全，或遮以其衆降賞，故悲惜之。）

宋弘責桓譚。（弘、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

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馮愔、宗歆守相邑，爭權相攻，殺歆，帝問愔所親信，必黃防也。）

鄧禹自謂愔叛後，威名稍損，（馮愔、宗歆守相邑，爭權相攻，殺歆，帝問愔所親信，必黃防也。）爲誰。曰：連車黃防。曰：緯馮歆者。必黃防也。

又乏糧食，數戰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制，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禍，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壘降者，遣其渠率，傳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壘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縣郡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降盜皆降，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詩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者，用此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召鄧禹還曰：慎無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

馮異復妄進兵，建武三年，竟奪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滹沱，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向宜陽，忽遇大軍驚駭，乃遣劉恭乞降曰：孟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曰：待汝以不死耳。祭遵擒張豐于涿郡。

隗囂使馬援視遠，還曰：子陽井底蛙耳，不如專意東方，至洛陽，帝岸幘坐迎，笑曰：（援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帝王自有真也，囂問何如高帝，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耳。

蒼頡子密斬彭寵，降祭遵，帝封子密爲不義侯，權德輿曰：云云。

雖不用彪言，彪避地河西，爲融畫策，使專意事漢。授融涼州牧，徵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耿弇平齊地。張步。弇爲將，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嘗不用中郎將言，遊士長者，稍稍去之。王元說囂，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嶺南華風，始于二守。交阯蘇定、九眞任延。太原周黨、會稽嚴光，至京師，黨伏而不謁，博士范升奏黨私竊虛名，夸上求高，吳漢等拔朐，斬董憲，臘蒭，江淮山東悉平。上曰：且當徙此兩子于虞外耳。憲、蒭。

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七年，遣立囂爲朔寧王。

三月晦，日有食之。詔上封事，及上書，不得言聖。鄭興言：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功臣用則人位繆矣。先時而合，月行疾也。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江馮言：宜令司隸督察三公。荀淳、陳元云云。上親征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斷車轅。帝不從。問馬援，援聚米，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

隴川盜起，京師騷動。帝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謂執金吾寇恂曰：隴川獨聊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恂復借寇君一年。恂、張步欲入海。齊王。陳俊斬之。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羣臣各懷慚懼。帝乃止。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逃遣刺客刺來歙，歙召竇延語。

王元降，述曰：豈有降天子哉。

述又使刺客，詐爲亡奴，刺岑彭。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秦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建武十二年，公孫述戰死，延岑以城降。吳漢放兵大掠，帝怒譴漢，又讓劉向。向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任延曰：善事上官，不敢奉詔。

賞上東門侯郅惲，貶東海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今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

詔長沙王等皆降爵爲侯。朱祐言：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吳漢自蜀還，至京師，于是大興增邑更封，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厭武事，自蜀隴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太子問攻戰，帝曰：孔子不對非汝所及。欲完功臣樹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能左右將軍官。耿弇等印綬，皆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惟高密侯鄧禹、東三侯。鄧禹、馮異、李通。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韓歆及子嬰，皆自殺，死非其罪，衆多不厭。追賜錢穀，以成體面。臣光曰：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改名羅。

十六年，交阯蠻洽縣雒將女子徵側、徵貳反。

十七年，帝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十九年，馬援斬側貳。

桓榮授太子經，榮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盜宣彊項仝。湖陽公。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言陛下惜之，何言讓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諸將或失常度，帝遣人觀大司馬何爲。曰：方修戰攻之具。帝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

劉昆長者之言。江陵反風滅火，弘農虎北渡河，至偶然耳。

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詣貢于漢。顧訪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敘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二十三年，朱祐薨。多恩之。

二十四年，馬援征武陵蠻，蠻鑿誠是爲。伯單于稱臣，臧宮、馬武得五千騎立功。

二十五年，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欲得五千騎立功。

我梁松父友也，效虎伯高，刻鵠不成，尚類鶩。效杜季良，畫虎不成反類狗。梁冀、厚周章、梁竦、文寶、文密、文密、梁冀。

朱勃詣闕上書。

臧宮馬武曰：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貪殘之政，雖成必敗，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拜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佚正色曰：爲陰氏乎，爲天下乎。

三十年，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太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遠遣吏，上奢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中元元年，拜第五倫爲稽太守。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羣臣奏言：蠻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賞，故吏官罕得記焉。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圖讖于天下。即，范蔚宗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貴顯，世主此論學，悲哉。

顯宗永平二年，宗祀光武于明堂，登靈臺，望雲物，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

三年，立貴人馬氏爲皇后。援女。

圖畫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又益以王常、李通、賈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不與。大起北宮。

時天旱，鍾離意上疏。

永平四年，欲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梁松下獄死，鄧衆不染于辭。興子也。初上因松，以鑑帛諸之。辭曰，儲君無外交之義，不往。宋均爲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姦也。然文吏喜爲欺誣，而廉吏淸在一己，無益百姓。均欲爭之，時未可改，久將自苦之，乃言耳。

自期門羽林之士，特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丁鴻爲侍中。

楚王英自殺。寒朗，寒安。

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

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班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鄒。巫自來取騶馬。于闐。

北海敬王睦薨，中大夫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敢不以實對。曰，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幾微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爾，其智慮長慎如此。

館陶宮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尚書閣章當遷，以二妹爲貴人，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

章帝卽位，年十八。

右傳忠肅公手編通鑑節要，眞蹟十有五册，先生親接溫國見聞之近，心潛孔聖筆削之傳，爰卽成書，非是稱曰，閱歲積日，親繫其凡，偉矣哉，百代之宏規，三長之絕識也。是書始更始元年，迄于唐敬宗，其間錯雜，尚匪全本，嘉定乙亥七月，珂在中都，以餞三十萬得之先生之孫某，若夫先漢而上，太和以次，長編散帙，未得以覩其大全，劍合龍歸，期以他日。

贊曰，華麟獲而編年之法廢，歷二千歲，有司馬氏，研精覃思，爰作通志，而後鉛槧之士，卽所見之仁智，摘長取偉，皆有以自託于世，況乎先生，道醇學備，烱焉其心，不約而契，則夫大篇規模，流俗披靡，貫穿馳騁，出類拔萃，其所以薈斯文之脈，而綜聖人之意者，又豈可以淺近計哉，彼淺淺者，本無所至，顧未終卷，欠伸思睡，是蓋王子淵所謂，荷旃被蘿者，難與道純緜之旨，密蘊蘂含穀者，不足論太牢之滋味，何曾如聖門之未是與戚者也。

許文定萬里帖。行書十三行，尾拔洲行。

將頓首，北暑奉書，然值改藩，不審一一道否。北月冬凍，伏惟開府已久，卽辰台候萬福，日月易久，德淸嫂嫂，爺及大群，新婦往寺中除服，追悼平生，豈勝悲感，遠惟慘戚，何以爲懷，吳蜀萬里，無由面慰，遞中附問，耿耿不次，將頓首，千中知府舍人大兄台坐，十一月十九日。

右建中靖國黃門侍郎許文定公將字冲元萬里帖，眞蹟一卷，皇朝以人文化成，龍首之選，固以待魁碩特出之英，然君子猶欲觀其所就也，符祈之間，忠邪雜進，剛巽異體，意所就之機歟，如公之厚德養而大醇，苟不以一時之祿位介乎其心，文與節俱，俾世知得人之盛，足與料目對，則亦何以尙茲惜也，其未盡然也，帖得之京口，蓋嘉定辛巳之十一月。

贊曰，章蔡欲發溫公之墓，而公尼之以一言，厚德如公，其勢蓋足以回天矣，豈用力于奇巧，乃獨有未然者哉，博大以自充，委蛇以求全，予以是服公之正，而監公之偏。

蔣觀文錢塘天府二帖。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六行。

之奇啓辱書，竊承還自錢塘，道路奔馳，得無狼狽乎，比來美疾良已否，眠食勝常否，初聞留家獨行，固知不便，之奇早嘗此味矣，惟以道自安，以聽休命，區區不宣，之奇頓首，士憲吏部朝散。

之奇再啓，辱書承比來所履淸豫，良慰良慰，之奇近蒙恩有天府之除，衰晚何以堪此，已勾辭免矣，餘當面究之，奇頓首。

右建中靖國樞密使蔣公之奇字穎叔，錢塘、天府二帖，眞蹟一卷，予往來于常，與諸蔣游，蓋世家文獻，幾三百年矣，是帖以嘉定壬辰歲二月，得之西湖羽士劉元綱，劉得之蔣之孫騰雲起，予亦識之，自以選詩名，亦雲仍之秀者。

贊曰，尺瑜寸瑕，工所不棄，如公平生，抑有淸議，雖翰墨之餘存，亦世俗之共愛，予獨論嘉于別白，是亦成出于有意，昔鄒忠公以言得罪，士皆縮頸以避去，公乃折節以自脫，由是而去，蓋已無憾，然則操觚刻繫，片言幅紙，其如所以行己也必矣，以字遂識，以識行字，舉一知二，茲帖之所以可貴。

佛印淸勝帖。行書，八行。

右佛印師了元，淸勝帖，眞蹟一卷，予在京口，登紫金山妙高臺，見坡翁與師遺像，淵乎似道，晬然其容，了元，信者澄維那，人來辱手翰，喜法用淸勝，如在華藏，甚終始周旋，異行腳高士，以貴佐爲心也，月初相見，具此不宣，了元，信者澄維那。

贊曰，欲測其泗，先涉其流，欲觀其人，先睹其與游，東坡之名，在昌黎武威之間，而師之能，亦文暢祕演之餘，德必有鄰，而人焉廋，世于是可以察予之去留。

參寥新秋帖。行書，十五行。

參寥子道潛，頓首，遠闊滋久，豈勝馳企，邇來新秋氣涼，緬維山中住持，法體淸勝，不肖昨以忠禍，竄囚吳門，而聞詢師遠來，而老丈亦不吝揮金見助，益認風義之督，感激尤深，不肖自至東魯，日欲具書上問勤止，蓋道遠無行李往還之便，故不能如願，想高明有以諒之也，未緣占對，希以時重不宣，道潛頓首再拜，慶聖寺主老丈，八月五日。

右參寥子道潛，新秋帖，眞蹟一卷，眉山之門無處士，頗頗張秦，表裏元雄，惟參寥爲然，遺色有西菩提寺，蓋師所居，予屢過之，是帖以慶元己未歲八月，受之僧惟月，蓋師之的孫。

贊曰，帖中書督，字法常爲篤，世間豈有不識字參寥子耶，應世以文，特師之粗，于此乎何拘，維以觀其

寶眞齋法書贊卷十九

宋名人真跡

米元章書簡帖上

（卷首共二十九帖，並行書。第一、第二、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五帖，各九行。第三帖四行，第四帖二十一行，第五、第八、第十四、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帖，各十三行。第六、第七、第十三、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帖，各十二行。第十帖七行，第十五、第二十四帖，各三行。第十九帖十七行，第二十、第二十二帖，各十一行。）

蕃頓首再啓。今歲當從聖奏計。故事代之者卽奏也。使節到都八月半。例以九月載行。司西上十月到國門。我公可到南都左右。復西也。餘並人東面占。蕃頓首再拜。

蕃頓首再拜。蒙敎二十一日。蒙屈大駕。雪閣上納。橫輔非不愛。未見公所愛者耳。暫留數日。奉納也。何晚料峭。起居萬福。謹奉狀不宣。蕃頓首再拜。大夫丈額下。

太夫人玉裕萬福。不及拜別。怏怏。老妻仲奉。泊趙妹郡君。各希加愛加愛。蕃再拜。

蕃頓首再拜。右丞資政春官恩主鈞席。仲秋漸涼。悲惟台候勤止萬福。卽日蕃蒙恩。昨以四月奉命改官。盡緣知樂。沒齒爲報。六月被遣此邑。卽台旆將至。遲遲留七月。以俟一識威采。面感恩紀。謁令弟。始知不可俟。抱恨之官。近亦得令弟書。始知對簾。遂力疾作書。以布下情。其餘俟趨省詣府。造門叩閽。所懷非紙所盡。不宣。門生米蕃頓首再拜。右丞資政春官恩主台席。○謹空。

蕃頓首啓。蒙敎。蕃起居沖勝。已支千餘付邑脚錢。旣奉委。惟所諭。更不須申稟。鮮禾方成。更與放限十日。佳穀木亦須限外。毋奪農時。佳苦暑未可約過弊邑。良宜利人自愛。草草。蕃頓首。灘川宣德明瓶閣下。

蕃頓首再拜。久逐長者。幸蒙邂逅。不謂行役。莫獲少延節旆。以寫傾慕。昨日纔至舟次。不可俟。留劇怏怏而歸。適蒙惟誨。且承食已首澄。方寒千萬珍裘。謂仲相棄道意。謹附使陳情。手凍草草。蕃惶恐。上運副朝散老兄節下。

蕃惶恐頓首。專介謁門。蒙手敎。荷溫眷有加。自承鹽邑遐。日夕排比。宿司以俟臨按。杳不聞好音。歸裘下邑。乃如此耶。忽大熱。悲惟比日尊體清勝。蕃抱來中夕。公和懼減莽。有何所聞。且以見敎。去幷數月矣。過熱。遂可買舟治行矣。鹽附使上謝不宣。蕃頓首再拜。管勾推官丈閤下。

蕃頓首。十日之歡。足慰故人。遂別。心目悽斷。有與除酒安樂。大是塵生好事。惟爲親珍攝。今晚之意不快。歸念之不已。區區別啓。楚州運勾石仲謀。清修可愛。試一見之。蕃頓首。方回老弟人英。○顯公相見道意。今日不得同一笑。恨恨。珍重。

蕃頓首再啓。比苗幕過。道從輿衙于琅琊之間。爲泉石之樂。恨不接遊跖也。滁天下佳山水。且少過客。諒稱高懷。正恐賜環在邇。不能久彼留也。蕃頓首再啓。

蕃惶恐頓首再拜啓。大雨。悲惟台候萬福。名筆爲亂道。遂塵汚矣。七月一日。大年約來蒲池。閱郁伯瓜洲。須十日一相見。乃佳。蕃頓首。成伯公。○門中各惟清勝。郎娘長茂。蕃再拜。

蕃頓首。向承貽教。無便久不得爲答。以致久仰之素。想高明諒之。春和道味何如。一木之阻。未遂展接。千萬珍厚。有便敢枉書爲幸。草草。蕃頓首。僧正文公。

蕃啓。蒙敎。昨夕遂義。眞蘇門生也。待都佯不會。却是惜岐首也。今送去四十貫。賜于泗州一渦資。陳主簿名師仲。乃芸叟生甚顯。揚有善傳寫者。開節奉爲吾願。出一千作手。功畫八本奉寄。取幞頭人來取也。乘又夜來告夢云。去一願。得一貫。亦何所在。不知何祥也。紙是爲大。【案】此蕃女爲多不可解。疑有脫誤。

蕃卽日蒙恩。未卽辭望。伏乞對時精調興寢。下情慶祝。謹因便介。附狀起居。不備。門吏米蕃頓首再拜。運使大夫丈節下。

六月二十日。蕃惶恐頓首上啓。離潤得千珍。旋聞入列卿寺。雖少雄飛。未弄翰墨。未蹈手相策。足足不一賀也。到官衰疾相仍。拜啓後時。披晤未卜。伏惟珍鑑不備。蕃頓首再拜。春和大監台座。○湖須辭隨。月十日無一遷。無一過客。坐井庭閣。有幹示下。蕃惶恐。

蕃頓首再拜。經旬恭惟台候萬福。伏想般舟良勞。神用。俟到蕭閑。參見矣。商蒙蕩賜。嚴命不許辭。然今有所獻。公亦何辭以拒之。通閑顧。隨蔡錦增光。久爲選人鈍滯。非稱也。若不以爲不恭。頗檢入。謹奉啓不宣。

蕃頓首再拜。知府鈐轄待制台座。○祝在合內。

蕃頓首再拜。君發太尉台座之杞拜。違。旋得官江湖。歸掃家山。杜門不出。人事殆絕。比到都見陳子眞。承勛靜。復知已更王夫人之痛。不覺嗟悼不能已。復自咎不敏。阻貢尺書。以勞孝思。內有慙負。孩不能已。比日台體起居何如。謹奉啓遞。誠拳拳下情。此不能宣。蕃頓首再拜。君發太尉台座。○小兒益長。人物不凡。伯時嫡事有期未。

蕃頓首再拜。彥和通判承議閣下。蹌禮處拜。遂。迄今不承音驛。客至恭審到官。冬序向凜。伏惟神明扶持。尊體起居萬福。蕃衰晚如昨。未卜展晤。伏惟珍厚。謹奉啓不宣。蕃頓首再拜。彥和通判承議吾友閣下。十

一月十九日狀。

蕃頓首再拜。覩使樞密太尉先生釣席。伏審榮拜寢命。遂請歸第。天柱之任。暫留時棟。容眷之重。定將起奏。惟初解沛西之節。聿居綠野之燕安。神明扶持。氣體泰定。揮麈。旨企不極。不備。老弟子米蕃頓首再拜。覩使樞密太尉先生釣席。

蕃頓首再拜。至孝炎溫。觀察台座。區區已甘奉疏。流落三年。重來京國。恍如夢覺。治居未定。未及上謁。專介及門。喜孝履多福。三兩日詣慰。既親。又與令姪同官不妨否。更俟一言。竭下方客起。不宣。蕃惶恐。上炎溫。觀察親友台座。

蕃頓首再拜。聞公有官職歷人之說。是何言歟。公世德清茂。才高望重。越自小官。慨然論天下事。宜比馬周。此未足賀。老友固不奉佞也。望日文德門多見諸公。獨不見公何也。蘇方須得大段酬勞方傳。恐前書更不達耳。

蕃頓首再拜。知有令郎之戚。此難逆者。能舍第二兒。二十歲化去。剜吾心肝。至今皆白之由也。癸未去國至今。二兒二女。老年何堪。何堪再到。有感此下。卒。三姊夫交游喪。惶懷落魄。不振不振。

蕃頓首再拜。相從之樂。自卯及巳。十五年矣。自武林失恃。遂髮白齒落。頹然一老翁。若與公相遇他處。宜不相識耳。比來屢侍下起居何如。偶洽光同官劉穩之行。奉書。千里相望。何日會合。臨風悵然。蕃頓首。通判朝奉君韻兄。

老兄幾子。舍籍兒十六矣。又二子粗長點。後房進幾人。郭德又見輕。知蜀中一邑都。未得消息。郭悉稍通直洛陽令。頭鍵如昨。湖外有何勝事。嶽麓雲水。爲我致意。蕃頓首。

蕃知章章。唐人歌詩。往往及之。今有人收得否。試託問之。蕃頓首再拜。

向承惠洪氏石刻。多感。往歲謝公處得之。想其眞跡精妙。何當一見之。家藏墨蹟數本。今以石刻寄寄。一笑。輒欲以告身質。過數日奉還。如何。蕃頓首。

蕃頓首啓。適奉賀留刺。晚來起居萬福。丹兵自到日支饑。餓得欲死。今日旬下支一料米去。告指揮日支與米爲幸。主簿甚嚴。傳語皆不答。聞有甚條貫。呼可畏哉。謹奉啓。咨叩勿泄此語。恐相惱。不一一。切切。蕃頓首再拜。

道濟通判中大夫。

蕃頓首啓。知甘賜教。使下失去。感愧異常。知西第已爲人貨。已道人去輟。蓋一相知也。若人口少。別輟得一位與之。甚幸甚幸。諸處尋屋不得。閤中屋得數間。蕃亦可居也。且望留意。不敢忘德。草草。蕃頓首。太保吾親。

蕃頓首再啓。蒙眷有素。不敢自外。具有丹赤。仰手左右。蕃今任不凝舉辭。管勾文字。或幹司得備賤策。敢不自竭。蕃六月正滿三十箇月。百捐提舉西上。而貧無桂玉之費。儻蒙恩私。仰戚山嶽。蕃惶恐頓首。

知庵成自適。仰慕不已。而多種植。必智靑活。弊庵前柏活否。更求數株益之。賈鶴家山前。水池水不乏否。

告問主者。若不乏不須問也。賈晉必蒙照管。恐損潮。潮春求實朋東歸。老拖曳不行也。天啓甘有書去。逢否。蕃頓首。

米元章書簡帖下　三卷。共三十五帖。也行書。第一、第十五帖。第十六、第二十五、第二十四、第二十九帖。各七行。第二、第八、第三、第十二、第十七、第二十三、第二十五帖。各九行。第四、第十、第十九帖。各八行。第五、第九、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帖。各六行。第六、第十四、第三十一帖。各三行。第十八帖。十八行。第七、第十三、第二十帖。各十二行。第十一、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七帖。各三行。第十六、第三十帖。各五行。

蕃啓。是略一揖。未盡久別。承來詣久候。無耗。故困憊歸。是。傾仰傾仰。來早願同令兄。見臨一飯。乞。同至山房。然後歸治行。未晚也。切切。餘面罄。草草。蕃頓首。致平國士。

蕃頓首再拜。右吏舍人老兄閤下。蒙手翰。覩向方珍醴。拜嘉增幸。來日當引九日拜臨顧之辱。併敍謝意。謹奉啓。不能罄所盲。蕃頓首再拜。希聖舍人親家台座。○來日東華。得一介相引乎。吏部至今不見人來耳。

蕃頓首再啓。行日伏蒙尊造枉駕。水次不遑迎謁。內積悚恐。不審尊兄晉政。向日到闕。欲拜狀也。蕃疎謬正託德門。每賜調恠。使跳罪戾。至幸至幸。蕃頓首再拜。

蕃啓。前人遷。郡官訪及。方下船著公服。又欲即行。故草草數字。必不怪也。輒假小舟至郭。送逢。蕃觀師還寺。舟至即西。至幸如期少頃至也。餘到潤留書復古次。百宛草草。蕃頓首。不二禪師故人。

蕃頓首。雨寒安勝。不知在施水貧聖。奉蕃不見。快快。張公必拜見。晚歸可少大典原本缺。蕃頓首。○彥誠觀師同此。

蕃頓首再拜。連副奉議明公節下。去陳閤使節至許。至建雄鎮。專介上狀。久之迴云。至汝邊臺。阻一披晤。此情悵然。故再奉啓。并前狀上納。霜寒深冷。恭惟尊體動止萬福。區區已具右狀中者。不重述。不宣。蕃頓首再拜。連副奉議明公節下。十一日狀。

蕃惶恐再拜。杜居杜門。以禮悅爲樂。渣舟去後。不聞左右動靜。潛風永懷。不能已已。臘寒。比日官況。何如門中上下均慶。去歲之念。必少彌忘。聞其素屬疾。非小兒五日間。忽然不見者。幻法有如是。不以禪悅。何以爲道。臘寒千萬珍重。二月。或所謁宮觀不報。即扣閤。惟珍保珍保。蕃頓首再拜。

蕃頓首再拜。昨日煩貼。出京始一飽也。經宿起居沖勝。白熱求四枚。渣小者。卓上碧冰晶。與老歐陽紙。可否。以吳顧道約來相見。故未行。早飯了。東邁依依。奈何奈何。蕃惶恐。上厚之宮使學士恩舊。○范寬四幅。

謝老友如何。

二十五日。蕃上啓。得十四日書。知已到官。雖國士失進。蹤之序。聊爲知己屈。甚善甚善。專啓敍懷。蕃頓首再拜。渣舟學士極慰仁友。

鯀啓。昨日承教。直夜不及答。今間得暇訪及。面敍。俸錢支使之敎。屬出外邑五七日。比盡能一過寺乎。草草。蕃頓首。上公震太尉台座。

蕃惶恐。蒙教。審台候萬福。牌寫了。久將謂已取去。來日遣人來。并今日者來取。兒子入寺檢未得也。區區別啓。蕃惶恐。上公震太尉台座。

三月十一日。蕃頓首啓。衰老蒙誤恩寵。徑西不得少留。以承二君子勵止。伏惟珍愛珍愛。蕃頓首再拜。安中學士吏部二友麾下。

蕃頓首再拜。運使大夫丈節下。昨以手揮。附專介以代古謝。恭想已達左右。即日春和。恭惟神明相佑。尊候勵止萬福。

蕾再啓。高郵不須亂留生事。暫居非吾鄉我里。無人勾副。定國是也。乘復既去。只從別人。四時纂要。四月一雨又十日。請借一閱。道路人言。高郵飯船水濱。雨雪不少。不知果否。昨過彼時。水濱見鄧伯以次數道通湖港。皆以土塊塞斷。從初救田。今合放開耳。想不一處。蒙姓因而擅之。恐非公家利也。蕾頓首再拜。蕾惶恐。前辱顧廸。兩日打糧借人未得。翌日地造尊勝。至今不見石工。特來酢信告給村。區區面弱不宣。蕾頓首。太易吾友。

蕾啓。適方上狀。使至辱教。欣審晚刻尊候萬福。并讀佳著。爲既。併深感悚。來日朝晚。辛臨屈一飯也。區區容面敘。且奉此爲謝。不宣。蕾再拜。志行通判承顧老兄。

蕾頓首再拜。初熱恭惟神明相佑。尊體萬福。賀老以英才受答知。布上覽書。輕至澤國。而蕾以官期當去。不得少接清芘。以此爲恨耳。蕾頓首再拜。

十一月二十一日。蕾頓首上。記留守大資政丈鈞座。私居之人數探伺。竟阻追攀大旆。此情惘惘。念深令弟拂狀。而久與明市遊也。故自竭有以獻。惟公宏恕其愚。而矜其志之善也。願公開懷以待天下之士。猶恐人人不自信。勿以泥涂之久。復廷尉牓門之心。深閉固拒。以絕天下之士。賴以常情處人。而躬行高推之事。忘恩怨。會通一致。出人意外。安然爲明主安一世之人。起治功。致太平。此爲下誠之所瞻望。中夜而興。披衣呵筆草略。死罪死罪。門吏來蕾頓首再拜。

右節尺。先臣蕾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行書二行。

蕾頓首再啓。故人作發運使。都不照管下邑。今十連作帥。當假臨淮縣長官時故事。但一片心腑。依五仗在。不知委悉得過否。蕾惶恐再拜。

倖同官來江寧。少小相識。父處士幕。熟鄉人一戎。同官來須少過從。亦是未得報。間同出入。遊山之人。三處是飯主人。貴人出入難。不敢率率。知客位榜甚嚴。此爲常人設耳。豈米老有不得船之理。呵呵。俟面千也。蕾惶恐再拜。

糖糕大治。敗明日辛尤能發散。令化佳。蕾頓首。

眞蹟香一劍。置補處蒸透。氣立安。蕾諸。

老妻上問夫人玉體萬福。楊夫人乍到。未得去拜。屈同官于此。得故還往也。才回。謁楊簽歸便行。知有人在彼。故立草草作數字。不得周悉。書表司與假。遂令小兒作書。不罪不罪。蕾再拜。

蕾頓首啓。昨日特承顧臨。屬王氏兄弟飯。遂阻于門迎。留以朝衍。謹先上納。且夕祇造不宣。蕾頓首再拜。

景仁通判宣德兄。

蕾頓首再拜。在無爲一書。作廣州題達。未衰老。忽西去。出意外曼衍而已。因賞心亭。與元浦場酒。選三廳人。歌自作詞。云有人去廣德。立作此書。用致屑仰。草草。不罪不罪。蕾惶恐司諫台趣。○門中各安勝安勝。

右楮紙詩書。寧十幅。先臣蕾晚年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詩稿在詩文帖中。

蕾頓首再拜。升陽人安。舊治假藩上游。琴尊足以自適。時來則爲若生起耳。蕾頓首再拜。

海僧絕唱。已刻于柱。與劉如古對也。非二頓者不刻。蕾頓首。七月六日。

蕾頓首再拜。運使大卿台座。春序向和。恭惟治清之暇。神明相佑。德履起居萬福。蕾被遣。俟命于左右。已

次于潤。舟大水漲。過橋不得。未即參侍。伏乞爲上珍厚。專介上啓不偏。蕾頓首再拜。運使大卿台座。

敝補填。尚少八日。以新府公至。理須出見。來日且參假。登舟至真。次日移疾報本州。不審曾意如何。敝蒙恩有素。不勝傾倒之至。敝頓首再拜。

蕾惶恐。來早爲一麵。江樓少延道韻。只今衣在此。烹茶久俟。蕾惶恐。府公少監大夫公。

蕾惶恐再拜。彥楷提舉太史公甲兄節下。抱疾之官。十日九假。事皆委薛侯。改雙槐堂爲寧一堂。射堂雨敗。堵悉見北山萬壽。名曰仰止堂。于甲兄可謂無負矣。蕾衰老之人。每臨一事。欲仰兄精力。不已。力疾答專使不宣。蕾惶恐頓首。彥楷太史公提舉節下。四月旦日狀。

蕾啓。衰晚辱誤恩。法不可辭。秪益悚懼。蒙教賀重某懇悚。附使具此。草草。蕾頓首。亦虛吾友。

不類如此。前言甚易。當必不到入臺章也。呵呵。

饑殺客也。蕾頓首。安中吾友。

昨夕作此簡。未及道。承顧海荷垂眷。今早食後。作【案】作字上下有闕文。晚阻城外。約來早告廟冊中。北城外一飯。幸甚幸甚。蕾頓首。

蕾頓首再拜。先白吾友。孫展昭。思企。著中起居何如。小兒未閑師海。賴以童蒙之道處之。謹道得筆研于左右。惟久要終始造成之。悚悚。異日報德不宜。蕾頓首再拜。先白吾友。○同舍萬福。

右崇寧南宮舍人寶晉米公蕾。字元章。書簡帖。其蹟六十四幅。分五卷。中興初。思陵以萬幾之暇。乘意筆法。始好黃庭堅書。就戒石之銘以頌。而方國一割。蓋皆似之。後復好公書。以其平敷文閣直學士友仁。侍清燕。而宸翰之體。遂大變。追晉輞唐。前無合作。珂家所藏。詔墨幾百軸。以歲月攷之。良是。故紹興間。公書盡歸九禁。而世罕傳。最後赤水得珠。圖神北內。躬御寶跗。製翰墨志。多紀公遺事。蓋知帝心簡注。惟公是嗜。是帖多天上本。間有內府圖書。及紹興寶璽在焉。前五帖。嘉泰壬戌歲正月。得之中都范氏。次十帖。開禧丁卯歲五月。得之李奉寧客何師說。又次四十帖。嘉定戊辰歲二月。得之京師官鬻。又次九帖。己巳歲八月。得之豫章朱氏。頗未印識。全及半者。通五十所。

贊曰。論書自晉始。蓋因其風俗之清。而流之于妍。降而六代。又以其習尚之篤。而溺之于專。維唐設科。身判書言。作成自初。歐褚爭先。薛觀張顛。顏真卿便。中世而後。雖經生楷隸。猶得以揚鑣而鳴鞭。五季日卑。我宋興焉。士以德進。捨藝之偏。既望其進取之塗。故世之以書名家者。皆不雜以人。而純乎天。更八葉之豫豐。乃設學而詳延。有蕾者出。集其大全。蓋繇羲、獻、而來。迴崇、觀、而前。或營奉以拔快。或宮墻而及肩。或小醇而大疵。或舍正而取權。六書之統。始所謂蕾之死。不得其傳也。嗟嗟爲獄。洋洋大川。草木風雲。波濤蛟龍。我繫此評。其然豈然。較三十里。後八百年。

米元章鑒。鑒行記帖。大字楷書。十二行。

邵饒、劉端修、吳亮、米蕾、同遊靈峯寶刹。崇寧甲申五月望日書。

易安居士一日攜前人墨蹟臨顧。中有先子留題。拜觀不勝感泣。先子尋常爲字。但乘興而爲之。今之數句。可比黃金千兩耳。呵呵。數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行書。

右寶晉米公鑒。鑒行記。眞蹟一卷。天下未嘗無勝游。惟人與規稱。而後傳久。其次以文。其次以字畫。攷

乎此亦可觀矣。寶慶內戌秋。得之京口。故藏易安室。有元暉跋語繫焉。

贊曰。永和之蘭亭。列序時人。文字之不磨。千載莫鄰。彼睇顏之徒。雖未足倫。觀其所傳。亦庶幾彷彿乎清厚。

米元章獅硯帖 草書。十行。

僕今日獲天下大奇硯。世未有也。他日使公欽賞不已。石佳發墨。眼大如錢。大小適中。渾厚古雅。平生收端硯未有此比。異日方知不譚也。公家鳳池空大。不適用爾。今歲有此奇獲。眞丙辛天地合也。問九哥可知。

右十行。皆吾家舊所收。悉爲邦人得之。多以歸好事。翟佑之蓋晚年字也。子友仁。審定眞蹟。

右寶晉米公獅硯帖。眞蹟一卷。予作硯山園。先一歲得硯山詩。秦英光堂。將以殿帖。謂足以大全矣。錫山鄭子恭詩中。一旦來訪。謂家有獅硯帖。必與硯山事。實相表裏。欲持以見歸。予喜。亟問亟求。不愆于約。居一月而帖至。致之。非硯山也。蓋他一硯耳。而其言鄭重如是。予客讀山林集。有一帖曰。辱教須寶硯。去心者。爲失心之人。去首者。乃項羽也。硯爲吾首。誰人教晚。事須根究。然而復有一說。徐熙梨花。人多識之。請攜去遍示識者。若可當硯。猶爲少存交情。長年報答。必欲吾首。亦不免永鎮烏江。兩手捧下。分付且只成甚頭腦。使希昆仲命怨早勝。而識之。噫嘻。硯尤物耳。固眞足寶耶。足寶矣。固可以比首耶。觀此寶晉之于硯。亦可謂溺矣。不特硯。又連以山。而肯易一居。其江山在胸次。足辱尤物之累如此。亦可見不凡。今乃見園于予。而又得是帖。以表證之。特書屢書。又可以凡帖而列之耶。帖之言曰。丙辛天地合。而得是硯。按寶晉生以辛卯。稱家以天地合言。則丙戌歲。在大觀之元。如寶晉因得右軍王略帖。作太師行。周晉以丙辛合。論得帖之月日矣。帖與硯均在所重。理觀然耳。而葉石林燕語曰。米芾談論好奇。在眞州。晉謁蔡太保攸于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掠船欲墜。攸遽與之。是硯也。首也。帖也。身也。一而已。予據此江山。得無愧耶。硯山易居。在河年。不復可攷。而是蓋硯帖。公之子友仁。指爲暮年字。攸其歲月。蓋他日前一歲也。豈硯山已去。而他硯無可屬意者。又將因是以寄懷耶。得帖之歲。蓋紹定戊子月。己卯。日甲子云。

贊曰。公謂是硯。生平之所無。彼美硯山。乃易其所居。既舍其所寶。聊假以自娛。其亦人之情歟。

米元章四大字帖 行書。十六行。

智慧清淨。

右寶晉米公四大字。眞蹟一軸。寶晉齋薛奏。而倫尺之字。世亦罕傳。寶慶乙酉歲十月。得此于王文忠之孫稿。上有失朝內府印。已殘損不可復識。蓋故家所藏之傑出者。

贊曰。昔大令書壁。作方丈大字。觀者至數百人。蓋能書家。皆以收斂觀楷則。而以縱放觀精神。予觀此書。大不失倫。蓋自智而悉者。筆下有天眞之悟。而惟清與淨者。胸中無一點之塵也。

米元章曹子建應詔詩帖 行書。六十六行。末二行。與前作異。如前卷。知此日稿非。

蒙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林鳥脂車。命彼羣徒。肅我征旅。朝發鬱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邈邈士女。輕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飢不迨食。望城不過。而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立馬蕭條。揚鑣漂沫。流風翼翼。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遊彼河濟。黃坂是陪。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騁騏駱路。戚戚載興。將朝聖皇。展敬宴寧。弭節長鶩。指日過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鑾無廢聲。爰暨帝室。稅北西墉。嘉穀未陽。朝覲莫從。仰瞻城闕。附推闕庭。長懷永慕。憂心如醒。○曹植應詔。

寶晉齋法書贊　卷十九　二七九

右寶晉米公。曹子建應詔詩帖。眞蹟一卷。帖凡二百有一字。字字清勁。如太液黃鵠。商山紫芝。靄雲吐虹。各有出世間意。醉中之天眞。蓋于是有神矣。此先君祕笈第一物也。得于淳熙之戊戌。後五十年。乃克贊之。

贊曰。吁嗟乎。丕擢幹翰支。予讀此詩。何異乎煮豆而燃萁。弔古以詩。觀帖以奇。瑤錦銀泥。以侈厥題。

米元章蠶賦帖 行書。大十七行。

里有織婦。蓋鬱葛幟。顏色憔悴。喟然而謂于蠶曰。予工女也。惟化治絲枲。是司。惟服勤組紃。是力。世受益事。以蕃天財。爾之未生。我則浴而種。以俟化爾之既育。我則飭其器。以祗事。爾食有節。我則采桑。以爲焉。爾屈不恩。我則何溫室。以養焉。爾惟有神。我則竭其祀。而未嘗瀆也。爾惟欲繭。我則趣其具。而不敢慢也。爾欲顯素絲之潔。我則具繰盆。繰器以率之。爾欲布幅利之德。我則操鳴機。密杼以成之。春夏之勤。則蠶不及。秋冬之織。則手胝無所代。予之于于。可謂殫其力矣。今天下文繡被墻宇。予卒歲無褐。提筐髮蓬不及。飾犬馬。予終身卑。緯。寧我未究其術。將爾忘力于我耶。蓋應之曰。嘻。予雖微生。亦稟元氣。上得祖稽。下同馬類。昔在上世。寢皮食肉。未知爲冠冕衣裳之等也。未知饗雪霜風雨之具也。當斯之時。余得與蠕動之儔。相忘于生生之域。蓋然無見。泰之樂。熙然無就烹之苦。自大道既隱。聖人成能。先蠶氏利我之生。審我以衣。因絲以代毳。因帛以易革。幼者不寒。老者不病。自是民思弭。而余生殘矣。然自五代以降。雖天子之后。不敢加尊于我。每歲命元日。親率嬪御。祀于北郊。築宮臨川。獻繭成服。非天地宗廟。黼黻無所備。非體樂車服。庶寒無所設。非馭祀無洞幣。非聘賢無束帛。至織至悲。衣裳萬物。女子無貴賤。皆蓋心于蠶。是以四海之大。億民之衆。無游手而有餘帛矣。秦漢而下。本搖末蕩。樹奢媒以虞君欲。開利塗以窮民力。寒錦霧縠之巧。歲變霜綃冰紈之名。日出。親桑之禮。類于上。奚身之服。流于下。倡人嬖妾。被后飾者。以千計。禁民大賈。僧君服者。蓋百數。一室御繡。而千屋垂綺。十人漂絮。而萬夫挾纊。雖使貧被于野。繭盈于車。朝收暮成。猶不能給。況役少以奉衆。敝舊而爲華哉。方且規規然。重商人衣絲之條。罷齊官貢服之職。衣弋綈以示儉。襲大練以去華。是猶捧肉壇。尾閭之深。覆杯救崑崙之烈。波蕩風動。誰能禦之。由斯而言。則予之功。非欲厚古而薄今。時之異也。予之織。非欲翥身以侈物。化使然也。二者交墜于道。奚獨怨我哉。且古姜嫄太姒。皆執子之勤。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我。過矣。于是織婦不能詰。而終身塞云。

右寶晉米公蠶賦帖。眞蹟一卷。有內府及楚晉印各一。寶慶乙酉。得之中都。嘗書吳氏。筆力差似少年時。

贊曰。桑柘之利。被天下。而不是以花一女。鬢蓬手胝。而身不縷。雲紙霧組。使蝕曲戶。世之植此者。又何可勝數。是將誰尤。曰本是務。彼棄我取。維終以無算。

米元章黃龍洞詩帖（行書，十行。）

米黃龍洞詩帖，卷末有紹興御題。

的的曹溪一點圓，徐來蹴起黃龍若。不三玄接，手得東林八轉來。

右寶晉米公黃龍洞大字帖，其蹟一卷，高宗皇帝親題其標，有楚曾印四，小篆一筆，沖和遒古。

蓋者任云，嘉定癸未七月晶之維揚。

贊曰：華胥遙遙，楚國，宗風的的，曹溪，喚起爭名米老。李光長照珍題。

米元章獄空行帖（行書，十二行。）

獄空行，寄臥府公，朝參麗下，迎水令米帶惶恐。

楚州五邑，百萬，極靜，盡繁，太守公，政由吏人民乃慢。政由太守民氣通，安土樂生善民欲。惡民惟欲與吏同，太守無能不戰吏，治力不給吏乃旅。兩獄直問塞有罪，有耳未聞一日空。晉爲唐公名世後，清風素節爲時宗。五吏三點逆粗忌，衆人安彩吏計窮。百姓小妄赦不罪，庶幾小旭能自致。五邑來者初亦衆，久而官懶吏皆畏，雖欲呼之亦不至。乃知獄空空有理，百萬無寃無枉吏。來者迎刃無留滯，赦來雨獄久無事。太守政聲既如是，廉車旁午日所擁，胡不到章上天子。迅風早來促公起，去入省闈或使指，吏皆欲去民欲留，我祝公去豈同吏，長坂大車程萬里。

右寶晉米公獄空行帖，其蹟一卷，字故寫碧牋上，大吉濃墨，蓋當時投之郡將唐君者，江之廬山宮曰太平，有黃冠以好事稱，多蓄法書，予託劉君道謙，頗得此篇，時嘉定癸酉八月也。

贊曰：事上官當以信，溢美而言，是謂私徇，唐君果何人，而得此于寶晉，予蓋于是三歎，則前朝之得士，而未暇及筆法之神爲也。

米元章四大字詩帖（行書，無注。【案】此帖行書，原本缺佚。）

鳴鶴棲依水，蒙霞靜靡風，朝烟開雨細，輕素淡山重。○過營塗。

一園松竹冷，陰森，猶得桓公歎，可臨。卻回【案】英光堂作西。劉琨，君左傳玉壺徒缺，誤雄心。○青山，

黃心亭上翠，山雪，三夕丹淵借月華，吟盡江南清絕趣，蹈行歸覲紫皇家。○鑑遠樓。

書夢浮生定是非，家山且喜隔年歸，扁舟又出瀟湖間，出處初心老更違。○拜書學博七作。

右寶晉米公四大字詩帖，其蹟兩軸，公筆力雄偉，而大字尤奇，此詩比智慧清淨，字本不佳，而氣象軒豁卷舒之已具全體，所謂精神楷則，蓋兼之矣。第二詩，雖用桓元子、劉越石、王處仲事，語意殆不聊屬，似記憶之誤，必有能辨之者。詩得之京口，紹定戊子三月戊子。

贊曰：四詩之作，句新而詞炕，兩軸之書，意軒而神王，合此名蹟，奇變萬狀，予得此詩，季春既望，風激海面，雲露月穿，雲而崩浪，開而卷舒，予小萬有之上，作而嘆曰，是可以領略山川之清壯矣，予方望紫烟之軸，具黃蔑之舫，友二妙于百載，寓三嘆于一倡，正使持此而列衡門之素壁，亦足對雲錦之九疊，而

仲若呼不聞，孝然叫不應，東海竭底浪，南山人夷徑，西南嵯峨者，起伏均相競，火輪激烈風，倒化紫金塵，枕自不知冷，鼓腹歌更飲。

右大字海嶽庵雜詩，先臣蒲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行書，二行。）

右寶晉米公海嶽雜詩帖，眞蹟一卷，卻府之印，小米之跋具焉。予始司淮左之節，嘗築是園，作海嶽堂，嘗勒石爲記，謂海嶽在甘露之下，蹟面城東得故基，或謂予前記爲誤，予曰，皆是也，蔡絳天啓銘公之墓曰，過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北固既火，作庵城東，號海嶽，曰哦其間，爲吾州佳絕之觀，是未火之前在甘露，既火之後，自西而東矣，海嶽之名固也，而地則不同，昔在甘露，謂江爲海，謂北固爲嶽，小米，望之以東，謂海爲海，謂四嶽爲嶽，顧不大哉，今視其地信然，此雜詩者，固其地歟，蔡絳嶽固山嘉祐曰，江南李氏後主，嘗寶一硯山，徑長纔踰尺，前峯三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隱引兩阜坡陀，而中巒高硯，及江南國破，硯山因流轉數士人家，爲米老元章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將卜宅，久弗就，而蘇仲恭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甘露寺下，並江一古基，多幕木，蓋唐台人所居，時米欲得宅，而蘇說得硯，于是王彥昭侍郎兄弟，與登北固，共爲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米後號海嶽庵者是也，硯山藏蘇氏，未幾索入九禁矣，時東坡公，亦曾作一硯山，米老則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屈奇，後主上亦自爲二硯山焉，視江南所寶流亞爾，吾在政和末待罪時，嘗預召入萬歲洞，至硯閣，得盡見之，噫，易之臧是也，豈居之先後有異，而傳聞者至于異辭歟，今甘露寺下爲絕壁，又豈有所謂幕木唐台人之居，公之木東遺址，蓋在鑑門鳳池之間，所謂並江者尤確也，予家有公所藏，大令十二月帖，上有東海嶽印，海嶽之有東西，尤足爲的證，紹定戊子二月，客有在中都，聞予新硯山者，持以傳予，因訂其詳，以繫斯贊。

贊曰：海嶽之東西，見于印而驗于碑，覩乎此詩，景與物融，於摩嘘噏，此皆是也，夫豈復有今是而昨非，江湯湯其不移，山巖巖其不虧，登兮覽兮，予言其如之。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

宋名人真蹟

米元章硯山詩帖 行書八行

山硯雲時抱，藍書客不傳。比總多異氣，正對淨名天。

右先臣芾大字二詩五幅，（案）硯山詩止一首，與二詩五幅之語不合，臣米友仁鑒定，恭跋三行。

右寶晉米公硯山詩帖，眞蹟一卷。硯山者，公平生所寶也。老謀蒐裘，遂以易海嶽之居，予固言之矣。洎倘京口，既得舊址，兔葵燕麥，勤懷人之歎，因築國祚祠以奉公。一日鵝客鵝雲樓上，客鄭君欲硯觀之扁，謂笈中嘗藏公硯山詩，取而視之，良是，隨以得之。蓋紹定戊子之四月，因刻以壓英光之帖。

贊曰：壺嶺九華，營是一枝，何異乎持琬琰以易羊皮，硯之不存，而寶此詩，抑類乎舍魚兔而守筌蹄。不我後先，得于斯時，凡庶江山，庶幾見之。

米元章甘露詩帖 行書二行

欲雨氣不透，庭梧有栖煙。迎首望北固，寒藏淨名天。呼童速具爽，凭高攬山川。經見豈不好，開壽原固金。

頃夷剛風盪，滿滿清露圓。歸途知有伴，華月上升淵。○甘露作，是夷曠。

右寶晉宋公甘露詩帖，眞蹟一卷。甘露之脚偉矣，公詩奇筆勁，亦復稱之。予皆未暇論，獨詳未呼爽及歸途作伴之語。公之居必在山之趾，殆是海嶽未火時，他日既東，當不復能蒐夕往來矣。山有鳳凰池，

丹淵蓋指此。予于是發信予之記跋，皆粗有依據。紹定戊子四月，得之蘇臺王氏，紙素少暗，故滿滿如翡翠色，有藏書家印四字，畫尤遒勁，于平時寶今世奇帖。

贊曰：公嘗有淨名之詩曰，殷勤顧景物，爲爾老南徐。攷乎此篇，則出無晴雨之待，觀無陰霽之殊，逮呼竹與尊詠歸途，既不舍于斯須，其必濡于海嶽之故廬。如曰易硯山之寶儲，登樓平章，維王及蘇，自西徂東，乃獲奠居，此所謂舍其舊而新是圖。予固因以驗予記與跋之皆不誣也。

米元章寶月觀詩帖 行書十一行

新創亭觀之盛，又非海岱比也。寶月觀用觀風樓基，高出雲表。詩曰：濁靈處雖掩，光分逐露圓。香清得桂子，珠瑩瑩花鈿。求一篇見海月處也。

右寶晉米公寶月觀詩帖，眞蹟一卷。海岱在淞滬，是蓋公宰邑時所作者。本雜書册帖中，亦摘取而別之，繫以贊云。

贊曰：月之行空，四海清輝，豈獨于一觀見之。覽層宇之靈，地高而天隨，而後可以觀公之詩。

米元章鑑遠前詩帖 行書二行

夜登鑑遠，觀江南野燒作。

君不見紅旗一卷無奔北，龍驤將軍初下蜀。又不見天兵十萬領潘曹，卓文靈旗照江國。高樓夜登有健賞，江南野燒深山谷。烈勢已覺過南辰，雄蛇血膏如爆竹。故應玉石俱被焚，老樵拾炭投斧斤。長松巨梓中大厦，一隨烈焰同埃塵。人言本自爲風毒，本中生火自焚爇。欲知利害日相磨，此火害人尤躁熱。○蓋上篇。

右寶晉米公鑑遠前詩帖，眞蹟一卷。帖有四印，出貴臣家。嘉定戊辰，官謁于鄰肆，德清李氏得之，予又贊曰：登覽之勝，隨寓有感，野燒之觀，玉石俱慘。遺志一快，忘彼物情。是以老氏惡夫佳兵，觀乎觀乎，彼以爲觀，而予以爲懲。

米元章鑑遠後詩帖 行書十二行

鷗鷺依水，暮霞靜，雨風朝煙開雨細，輕岑淡山重。（案）是詩，已見前四大字合帖中，題云：「治鑑，與寶晉英光堂所藏合，今復出于此，而後鑑遠樓米老，鑑遠樓米老，蓋是詩之餘剩者，所出，而復于鑑遠樓書之，刻遂以爲鑑遠樓之名云。」

右寶晉米公鑑遠後詩帖，眞蹟一卷。紹定戊子歲二月，得之平江莫氏。莫蓋寶晉家舊云。

贊曰：野燒之觀，予嘗以爲歎，此詩之序，予又以爲欣。一鑑遠耳，而戚休之以身，天乎非人。

米元章即事詩帖 行書十二行

不聽武康清溪之檄，端居即事，是淮陽、建昌、二太守，長溪監郡三公，蒂上。

移筵大開乎古到，畧倒小挂滿堂塞。墨濃貝皺雀孤起，枕冷燕回玉一團。周扇古人蜂衙遠，清風四海弟兄歡。周闕不謝勤來客，長簟非緣懶作官。急經欲長寧可奮，蝸枝求是已能胖。有時楚臺神滄夢，北里新聲翠鬟。

右寶晉米公即事詩帖，眞蹟一卷。按書史，公游相國翁寺圖，爲富韓公之壻范大主持去，其記甚詳。今

此所挂。世別一王維耶。且畫著不應徹。自開祕笈。而勸來之客不拒。想習楷書、廉功、志東、覆耳。又不知二太守一監郡。果何如人也。帖本與諸小帖同得。別而出之。

贊曰。平時不可告以情之客。自不得以窺祕笈。而況乎提著與閉關。三公得此詩。固必館進退如珥。據容案以觀者也。旁無梅子平。又烏知垂涎于滿堂之寒。寒焉得失。海漏往返。當不足以隔四海兄弟之歡。世史之浪傳。予意其當據此詩以刪之也。

米元章催租詩帖（行書八行）

一司日日下賑濟。一司日日催租稅。單狀請出且抄納。（令色以身當重稅之責。）百姓眼中聊一觀。白頭縣令受薄祿。不敢鞭笞怨上帝。救民無術告朝廷。監廟東歸早相乞。○清呈。

右寶晉米公催租詩帖。眞蹟一卷。詩亦在墨帖中摘出。歲月不可致。意當在公爲迎水、雍丘時。

贊曰。賑濟者何人。催租者何司。有令如期。胡無救于背馳。此古人所以設官以採詩也。

米元章槐前竹後詩帖（行書五行）

槐前竹後午陰繁。靈籍華衍廣注過。雅興欲爲十客具。人和端使一身閒。

右淵居士曾觀（章蔡二行）

元章字甚。脫盡筆墨蹊徑。雖一點塵俗氣。是可寶玩。槩敬書。（行書三行）

右寶晉米公槐前竹後詩帖。眞蹟一卷。有楚貴印一。紹定戊子。予在京口得之。亦婺將張松家物也。硯山槐竹假矣。倘事日殷。安得身閒如公之賦詩乎。予于是有感焉。

贊曰。槐竹之興居。栩栩乎華胥。予方發韓混之連續。年陰之繁雜。以驅原隰之車。蓋歸葬乎一身之閒。所以縱玩乎八體之虛。

米元章萬籟詩帖（行書八行）

萬籟寒深響。孤山澄映間。連連春雨裏。且喚竹輿來。

右寶晉米公萬籟詩帖。眞蹟一卷。按此亦甘露作也。寒夜鳴鐘。猶不廢登覽。江上風月。公胸中固有之矣。帖與甘露詩同得。亦有藏書家印四。

贊曰。甘露之江山。世固指爲天下之第一矣。而況公胸中。自有烟霞之痼疾耶。予嘗持斯帖。據狠石。盥淮海。弔今昔。慨然歎曰。神州沈陸。固當待一代之英雄。名勝風流。亦必屬百年之韓愈也。

米元章壯觀前詩帖（行書十五行。無詩題。）

無涯小智日營營。昔昔浮生夢數驚。重到白沙登壯觀。江湖醉眼暫惺明。

夢寐中間得鹿時。孔輒如在定能知。江山勝處頻傾酒。我是當年謝客兒。

右寶晉米公壯觀前詩帖。眞蹟一卷。有內殿圖書五。紹興小璽一。其子友仁鑒定于後。按山林集。嘗有是賦。泱泱乎堊觚雄跂。前無卿雲。殆與是詩相爲表裏。信哉山川清奇。樽俎名勝。要非齷齪塵埃者所可與議也。嘉定甲戌十一月。予在中都。得之鄭謂者。

贊曰。北山之麓有奇觀。景絕人奇乃無間。賦非雄麗句有眼。乎古雄姿想蕭散。我觀此卷字老蘊。猶似古鼎觀數頒。借公藉詩聊永歎。鑑閱盤盍三復返。

米元章壯觀前詩帖（行書十一行）

同二公遊壯觀。上是府公工部。蕭。

壯觀不到俄四非。了寧老思模雄奇。華山勢活各奔走。大川氣斂合衆雖。蒼崖嶽詔瑩玉刻巧。碧落靜滑紅輪地。寒函不生九澤凍。行膠與子約再來。

右寶晉米公壯觀後詩帖。眞蹟一卷。亦在爲帖中。公于壯觀舉舉如此。胸次可知也。

贊曰。四海之不到。雪餘日杲。停舟不棹。無嫌乎衝冒。出此詩畫。摹寫天巧。觀之壯。思之老。詩乎可致。

米元章姑孰詩帖（行書二十行）

下瑛眼潤。星星一世。遙如隔世經。不見山東李十二。青山山色只青青。

過姑孰作。海嶽米老。

右姑孰詩大字。先臣蒂眞蹟。臣米友仁鑒定。畫跋。

右寶晉米公姑孰詩帖。眞蹟一卷。短軸大字。筆老意眞。有其子友仁跋。凡題印十有七。歷歷咸具。詩蓋爲宮師鶴仙而作。千載相望。可以紹遺躅矣。寶慶乙酉四月。予得之京師。歸閱者。開卷歎息。因倣其詩以寫之。

贊曰。大上文章一酒星。生平只欠換鵝經。奇才逸思通千古。留待南宮眼爲青。

米元章道林詩帖（行書十行）

陟巘不自期。孤雲掛松頂。一揖不相期。飛去無留影。雲已去。泉更長。雲泉畢世友。相得每相忘。

漣漪瑞墨堂書。

先子道林小詩一首。友仁鑒定眞蹟。謹跋。（行書二行）

米元章字畫。類能用其所長。往往不擇析。雖皆得如意。至于險怪脫略。雖其病處。亦自成妍者也。慶元戊午秋八月。周蒙題。（行書四行）

右寶晉米公道林詩帖。眞蹟一卷。有其子友仁鑒定。他蹟皆著臣名。惟此則否。蓋士夫家所藏。而取正于友仁者也。予開禧丙寅。以南徐庾吏。被檄輪師。宿泗至于漣漪。荒蕪紆垣中。有十數立石。碧蘚斑奇甚。狐榛兎葵。蘇穢堙沒。或指謂予曰。此瑞墨堂故基。後二十三年。而得此帖于京口。道林在三湘間。豈漣別有其名耶。極目莽蒼。又豈寒泉松陰。隨時變遷耶。不然。則友仁之鑒定。或在他帖。而此詩非道林之眞耶。按山林集。詩無名。特繫之瑞墨堂。是拾遺者。亦不得而攷耶。贊之以傳疑焉。

贊曰。道林之名。予不得而知。寒泉松石之勝。寫于漣漪。必其地之景物。足以稱其詩也。今其陳跡。杳然已無復遺。予蓋嘗登瑞墨之基。慘一墟之陂陀。皆平蕪與荒畦。又惡覩所謂畢世相忘之奇。泉隱寒歸。松橋莽隨。世固多有之。而予獨于此。奇其北向之悲也。

米元章賞心詩帖（行書十行。尾記二行。共二十字。【案】二十字。原注云十行。恐有誤。尾記二行。亦脫去。今重仍原本。）

晴新山色黛。風縱蘆花雪。盡日倚雕欄。寒宵低細月。

右寶晉米公賞心詩帖。眞蹟一卷。嘉定己卯。予濟江東。屢登賞心。訪臥雪之園。問坡仙之跡。獨未知有是也。後八年二月。于京口得之。以三萬錢。予欣然蓋自慶未始得閱也。意如寶晉者。豈知百餘年後。爲

人作三萬歲地耶。

贊曰。金陵之賞心。天下之奇觀。眞足以當南宮之詩翰。予之持節登覽非一旦。而得此詩八年之淨矣。吁嗟公今。豈料百年而售此詩于三萬分。

米元章海時宰詞帖（行書二十行）

祝壽嚴生申德日維新。期頤眉壽壽長春。五福三靈祿永永。長蓬仙人。遐算等莊椿。德康寧。年年惟會笑欣欣。歲歲仰依蓬域彩。祖廣成。○祝壽浪淘沙。蓋上獻。

先子眞蹟也。昔唐李義府。出門下典儀。宰相謁處之。太宗召試講武殿。側坐。而殿賜有烏數枚集之。上命作詩詠之。先子因暇日偶寫。今不見四十年矣。易安居士求跋。謹以告之。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友仁謹跋。（行書九行）

右寶晉米公壽詩帖。眞蹟一卷。詞不知上于何歲月。山林集有呂汲公生日詩。豈同時耶。嘉定辛巳二月。得之建康。亟歸跋本他卷物。以同得。故併標之。

贊曰。太平得協于夢卜。濃墨大軸。予未知其誰祝。韓呂之殺。王蔡之辱。尚四海之欲。

米元章墓誌帖（行書一百六行）

宋朝散郎。飛騎尉。賜緋魚袋。陳君墓誌銘。（有序）

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魯郡開國公。曾布撰。奉議郎。充江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司。管勾文字。武騎尉。賜緋魚袋。米芾書。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曾鞏篆蓋。

治平中。余爲海州懷仁令。而永康陳君實佐余爲主簿。余與君皆少且壯。相得甚適。後六年。余以翰林學士。判司農寺。薦君爲勾當公事。余論事貶潤州。君亦以疾去。又二十年。余在政府。而君復官守京師。又七年。君以疾卒。明年其子次中。縗服自浙東來。再拜且哭。願得銘也。余與君游四十年。而又以仲兄之孫。妻次中。銘而可辭。君諱愷。字濟公。登州之永康人。曾祖思遠。祖文授。父鎰。皆不仕。父以君貴。贈朝奉郎。君力學有大志。少以文采知名。朝奉君與大父相繼卒。君未及冠。家故貧無貲。喪祭冠婚。悉倚君以辦。其餘力。已能嫁兄弟之女未嫁者。登治平四年進士第。初仕蓋懷仁也。徙光州軍事推官。知壽州合肥縣。丞事。繼寧中。神考肇新百度。施德役以寬民力。修水土以敦本業。更常平敛散之法。以愉貢弱。凡經畫民事。一裁之司農。故司農最號要地。爲從事者。雷一時高遷。然寇始之際。四方以利害言。無虛日。君從容剖究。纖悉通解。時以爲稱職。遷著作佐郎。且命按察淮西農田保甲等事。召對便殿。復使浙浙兩路。歲大旱。民轉徙于道。君移文郡縣。賑恤之。發爲其。飢殍枕藉。君欲發而中之。業以紓其急。部使者嗔不肯從。君煩而言曰。吾衙命使一方。民疾苦若是。倘不能盡力于斯。實辱君命。且吾職在廉察。爾終能與我違戾耶。自因在我。固安無恐。乃大開倉廩。民賴以活。部使者由是銜之。君之出使。里人有醉鮮釀酒以分之者。而使者以在所部。乃以君爲罪。而當之獄。有司傳攻。牽坐法免。歲者以君爲冤。哲宗踐阼。以思復宣德郎。監福州海口鎮。權光祿寺丞。分司南京。已而朝廷知其非辜。悉除其罪。以選爲開國、忠正、武昌軍。三院大小學教授。秩滿。陞通判熙州。未行。改管勾步軍司公擬。剩員所。今天子嗣位。賜五品服。累遷至朝散郎。飛騎尉。元符三年七月屬疾。謂其子曰。吾且死。亟告老以歸。乃屏醫藥。不復詢家事。旬日而卒。實癸巳日也。享年六十有六。以崇寧元年三月十七日壬申。葬于祖山之北原。娶錢氏。封金華縣君。子男五人。長曰次牧。太廟齋郎。次曰次公。次曰次中。擢進士第。爲峽州安遠縣尉。次曰次仲。次道與次公。舉進士。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袁輪。次適鄉貢進士李光祖。次適鄉貢進士許操。孫男二人。女一人。君詞學爽邁。少以氣自豪。而又敏于從政。所至輒治辦。熙寧首被選擢。人皆期以通顯。然一遭橫逆。誣服受詔。坐廢。歷二十年。困躓有如是者。余自州縣吏。與君相好。逮余執政。君已垂老。而不用于世。方將從容處于上。而君不幸死矣。豈命也夫。銘曰。仕困于仇。而不克顯。才屈于命。而不克施。有子而立。闕厥世。君則不朽。刊音詩。

右陳朝散墓誌。丞相魯公撰。先子晚年眞蹟。紹興丙寅仲夏二十八日。獲觀。友仁鑒定。謹書。（行書四行）

右寶晉米公書曾文肅陳濟翁墓誌帖。眞蹟一卷。跋墓之文。豐碑頹碣。相望于壇間。而世率不之錄者。書也。紹定戊子二月。得之蜀川李氏。

贊曰。予觀柳少師在唐以能書聞。當時碑誌。或非其筆。則人以不孝議其子孫。嗟歟陳君之傳。夫豈以文。如寶晉者。亦庶幾乎其人矣。

米元章書山谷大悲憐贊帖（行書六行。足拔四行。）

通身是眼。不見自己。欲見自己。翻撥驢耳。通身是手。不解著鞭。墨牛懶惰。空打車轅。通身是佛。頂戴彌陁。頗上安眉。笑殺浩皤。

魯直題徐文信大悲憐贊。見其人。誦其語。眞脫塵埃耳。芾、元章

右寶晉米公書黃山谷大悲憐贊帖。眞蹟一卷。公與山谷同時。而景慕之如此。異時求蕭之帖。曰。襄陽米某文在蘇軾黃庭堅之間。其竊比之心。亦可見已。如是憐者。以勝妙相接引。衆生居閻浮。提幻非幻。贊。贊語透徹。一味流出。見性成佛。直指人心。所謂盡者贊者。皆得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于此時。乃能取三生八識結習。爲一大緣事。作歷河羅墮觀。引筆行墨。正念現前。等是二者。無有差別。又所謂不于一佛二佛。而種善根。乃至百千萬億佛。種諸善根者。見聞歡喜。得未曾有。此蓋在丁丑室伐黎。月從越□氏。我乃受持。復宣此因。說偈讚歎。又所謂受者、讚者、贊者、皆植福本于□世。與佛有緣。神通光明。具足圓滿。于□寶眞。是是以爲寶矣。

贊曰。我佛住世。大用方便。有大士者。現自在身。以千手眼。一一接引。指示羣迷。照破爲妄。如是我聞。佛說了義。著鈴杵賀。寶塔經卷。輪拂塊珞。種種所執。凡所執者。俱非有相。皆是清淨。肉眼慧眼。佛法天眼。種種所見。凡所見者。俱非有著。以無相故。釋迦牟尼。一切衆生。得大解脫。以無著故。具足圓明。一切衆生。得大如見。佛尚無相。何況于證。佛身常住。卽心是佛。稻麻竹葦。無限劫數。彼頂戴者。皆眞實相。百千萬億。何況于身。皆隨說法。如標月指。標本在手。何者爲月。寶晉寫讚。如轉輪王。運轉隨人。終不成道。我不見憐。我不執筆。非見非執。手眼皆具。稽首大士。大慈悲故。去我妄想。卽見如來。

米元章臨晉武帝大水帖（草書四行。足記二行。）

去歲大水。城中大倒。撫別君便當分而諸軍耳。此奈卒無所復。論已送。

右晉武帝書。李太師摹本。

右晉武帝大水帖。先臣蕾手臨眞蹟。臣米友仁鑒定。恭跋。二行。

右寶晉米公手摹晉武帝大水帖。眞蹟一卷。寶晉平生自言。法書師自西晉。其作書史。載李璋家所得晉賢十四帖。中有臣詹晉武帝批答一。豈此耶。臣倉不知何人。不足摹。故止及武帝書耳。按今中秘摹玉堂帖。蕾眞蹟有云。好事家所收帖。有若摹搨者。固視二王。頗有慶遠。晉武帝帖是也。謝安清遠。眞有批子敬尾也。其帖首尾印。多與弊衲所收同。君倩、唐氏、陳氏之類。甲玉軸右錦褾。故物。希世之珍。不可盡言。恨不能同賞。歸即追寫數十幅。頗失故步。可笑可笑。觀此。蕾之留心。蓋可見。西晉字。在今豈可復得。得見蕾之摹。斯可矣。其子友仁。嘗著鑒定。趣有內秘書印。紹興印二。宸翰標目。嘉定甲申十月。客或得之宗潘。以歸于我。

贊曰。論帖至晉。書法之廢。初晉而西。又壞一武。樸散質寓。意妍態尋。禁遏之藏。尚覩眞古。

米元章臨謝安八月帖。行書。

米芾臨謝安八月五日帖。蘇。

八月五日。告淵、朗、邵、攸、嶠、玄、允等。何圖酷禍纍集。中郎奄至逝沒。哀痛崩摧。五情破裂。不自堪忍。痛當奈何。當復奈何。汝等哀慕所稱。號哭深至。豈可爲心。奈何奈何。安疏。

右謝安八月五日帖。先臣蕾手臨。紹興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臣米友仁審定。恭跋。三行。

右寶晉米公手臨晉太傅謝安字安石八月帖。眞蹟一卷。按帖本在淳化閣帖中。東淮鹽府供軍堂。所刻破光帖之次。亦有此臨帖。本出天上。有紹興三翰。丹宸翰標目。亦其子審定。而帖中惜字作內字。又中間少十二字。末少奈何二字。蓋臨帖縱筆隨意所爲者。不若此本。則與閣帖皆同也。友仁謂蕾平生諸晉帖。日臨學不計數。夜則以小簽置枕旁。攷之寶晉山林集。所贊所藏。蕾嘗自指。此爲絕品。宜其臨本之多也。帖尾友仁跋字。與前跋亦較歲月。又不如中興後。所流傳者有變。而吳氏之傳。與予之得。脗合如一。是又重可貴也。寶慶乙酉二月。得之故宗臣家。

贊曰。八月一帖。世爲寶晉之刻。則其初也。兵燹而後。重取而鐫。還其精而得其粗也。京口供軍之碑。紹興所傳。蕾之書也。此帖亦其同時。同出于尚方之儲也。蕾之嗜帖。所謂麻紙十萬。是以驗其平生之工夫也。字與跋皆不同。蓋所臨雖出一手。而其所得之時日則殊也。供軍帖字之所以寡。出于率意之眞。而此二帖。則皆臨而非摹也。京口海嶽。蕾所居也。兩臨本之並傳。尚可以見其入之緒餘也。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眞草帖。十二行。天地玄黃。海嶽摹搨刻尾記二行。文不錄。

蕾寧兩學。書增亦虛。

右智永書眞草千字文眞蹟。先臣蕾手臨。臣米友仁鑒定。恭跋。二行。

右寶晉米公手臨。陳僧智永千文二卷。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楹棲桷。雖具準繩。而縛創既反。氣象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于九霄。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蓋進乎此者也。神動天隨。筆與心會。似不假未可期。而眞態頓已。與千載相上下矣。帖有小印。藏肘江陽氏。疑元丁巳。予歸自閩。九月相遇皇華館。廖方以此軸投郡守丘璨。予愛而取之。

贊曰。永之法。妍以婉。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被妍我峭。惟神克肖。故曰祖褐不流。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蕾其知此。

米元章臨右軍四帖。草書。第一帖二行。第二帖三行。第三帖二行。第四帖六行。

米芾臨王羲之。初月十二日等帖。小書題。

初月十二日。羲之累書至。重得去月二十六日書爲慰。以可不下。遠之不撫所一。欲暇不化消諸弊日甚。不知何以教之。因然及不王羲之頓首。

宮舍佳也。節風叔不適可憂。彼云何。昨得熙書。所作甚慰。甚慰。

得官奴等。陵書。平安。金縣。盡此。組住一日書。以□□□見尚書一日。遣信以其。必宜有行都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遲遠其間。迅以之尚書。候今後道與也。

護之。重觀四帖。麻紙上書。而臣蕾所刻。其二。得于職方員外郎鮑溶。其三。得于大相國寺僧清道。偶合縱。有唐宣真觀小爾文。大觀間已歸相。蓋元祐之末。先臣蕾。權潤州州學教授。隔紹臺。鑄也。輒紹興事林命。以待刻爲潤筆。極好古博雅。出礼帖示之。命曰。昨秘閣所見。真觀印。文。貞字在上。觀字在下。相去五六寸。遂熟觀之。所印上下各不相對。命歎曰。蓋緣此書是真。唐御府所藏。蓋或有時上下印也。先臣蕾所藏晉唐眞蹟。無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必收于小篋。置枕邊。乃眠。好之篤。至于如此。實一世好學之知。此帖乃先臣蕾。中年手臨。今得秘于紹興。副聖天府。實萬世不朽之傳。翰墨之學。出類拔萃。必有神物。秘持。亦可謂榮遇矣。今臣忽得。繼日一閱。恭跋于後。臣又繼鵬。宸翰所賜。以賜。伏覩筆意快遒。意在筆先。字字縱心。皆相連屬。龍蛇飛動。眩映觀覽。深得羲之法度。妙處非趨臣所敢率易。覬頓。得以寶之十襲。傳示雲來。臣之一門父子。預榮。實千載未易逢之幸也。紹興七年閏十月十二日。臣米友仁書。行書二十六行。

右寶晉米公手摹王右軍四帖。眞蹟一卷。其子友仁。奉詔跋其後。具記顛末。帖有米姓翰墨印。鸞鳳後人印。王寅印各二。首印半已不存。內府書印。幾暇清玩之印。內秘書印各一。又有宸翰標目。嘉定甲申歲十月。自貴裔自都。攜過金陵。以售予。惟京口鹽堂。自供軍堂。前使者吳琚。嘗以內府所賜寶晉破光帖。刻之石。珂復于是堂得此帖。皆出一手。皆得之天上。意若神物之合。自有其時。而非偶然者。乃復刻諸堂廡。俾對峙焉。

贊曰。東淮鹽府供軍堂。昔有藍石。驚鵠翔。問之何石。摹破光。曾傍雲漢分天章。延陵刻此。修龍光。後四十載。猶煒煌。我持揭本。謹藏。三年倚徙玩未央。客來袖出。雲一張。曾染復古。險棗香。珠璣別出十九行。鑾喜比並。走且僵。搨摹絢彩。交相望。宛然花發如英皇。幾年絕識高君玉。尚取鑒定。頻諸郎。半歸左。畹半向方。鬻。吾。蜩。關。留。選。芳。今夕何夕。獲于將。鏡鄉。未睹。龍已。驅。吳侯。摹。搨。歸。爺。鄉。秋虹。挾月。常。買。戀。誰能。鑄。裂。關。斗。房。儲。書。伴。我。老。柴。桑。要。隨。神物。恢。混。沌。更。斷。此。石。封。苔。蒼。六丁。雷。電。未。可。量。會。見。雖。起。初。平。羊。

米元章臨右軍玉潤帖。行書十一行。內九斗字又闕。

宮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痼。至今艸篤。又若頭癰。頭癰以潰。尚不是。痼病少有差者。癰之燋。亦良不可言。頃者數疾。本之有良。由民爲家長。不能尅己。總婚訓化。上下多犯科誡。以至

于此。民惟歸誠待罪而已。此非復當言常辭。想官奴辭以具。不復多白。上負道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

襲之玉潤帖。世蓄有石刻流傳。好事之家。多有雙鈎模本。此帖先臣蕃手鑑。蓋中年字也。筆筆取似。故無少異。紹興丙辰季冬初七日。臣友仁審定。行書五

右寶晉米公。手臨王有軍玉潤帖。眞蹟一卷。昔入九禁。有內府三印。其子友仁。鑒定于後。筆勢所及。眞有衛夫人所謂。洞精滴蝌態度。使右軍而在。猶當起嗤嗤。逼人之歎也。按書史。帖乃唐人冷金紙。上雙鈎摹迹。在稚圭帖後。字大小一如蘭亭。蕃自以想其眞蹟。神妙爲言。則是未嘗得見眞帖。摹之又摹。遂能如此。意所到處。殆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矣。可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之望。南徐李泰寧燕饑。以是爲贈。

贊曰。熠燿客星。顯逮之伍乎。軒冕相禪。泉石之嫌乎。美疾惡石。天所痛乎。情之所鍾。同此趣乎。排九關之雲。巫咸之訴乎。後千年有人。埃澤之吁乎。

米元章臨筆精日寒二帖 行書十二行。

紙筆精要。深知兒至欲一物而無所書。信後酬傳筆。永不可用。都下三錢方之上選。信致一者作。并自三兄道此也。衛軍名書。

日寒涼得告。承諸惡猶不勝復。極管慘痛悲殉。僕病正自不差。疾久自憂日深。悲企苦精。既慘居疾。係以罪黜。二三不越出門。近起取敍不復。徒企恨壯。寧有人。當復見耳。及不次。獻之白。

右寶晉米公。手臨王右軍筆精帖。大令日寒帖。眞蹟一卷。淳熙閣帖。以爲羊欣書。按書史。王羲之筆精帖內兩字集在諸家碑。上縫有貞觀半印。王獻之日寒帖。有唐氏雜迹印。後有兩行謝安批。所謂批後爲答也。唐太宗不收獻之帖。而收雜帖。故于帖上。剗去不次獻之白字。謂之羊欣以應募。而以前帖爲薛紹之書。跋尾書官姓名云。大歷某年月日。下剗去右姓名。五代人題曰薛慈。記之後題一行曰。某年和傅遺予。押字。是薛丞相居正。此即和凝丞相。疑爲薛氏故物。以遺薛也。其後歸王文正家。此乃蕃見眞晉帖之始。今此臨本後。仍有不次等五字。蓋蕃想像剗去之遺蹟。而寶章待訪錄。又載二帖。頗末。曰本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孫景融處。後爲蔚龍圖持制。沈括存中取之。古歙右軍作羊欣。日寒作薛紹之。仍將大中歲跋。剗去數字。塡爲薛慈記之。而故相薛居正。題曰和傅遺余。此蓋和凝以爲薛氏故物。歸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喜于敬書。故時人以他名名之。以應募。所謂紹之書曰。乃予耳字下剗去。及不次獻之頓首字。猶在一分許可識。大中所跋。既不能辨。復爲不鑒之人所收。遂使至寶永失其眞。吁可痛也。所紀互是。特蕃所臨後題筆。莫知其爲白或頓首也。以一人之筆力。合千載之二妙。此臨書之所無。非蕃其孰能與于此哉。即臨以想眞。當益可珍。尚惜其不得見眞矣。帖故在李泰寧家。有紹興御筆題字。仍著小璽。嘉定戊辰歲二月。予就試中都。因即其家閱書帖。見之。指所題誤合二者爲一。摘其不然。爲撫米書及開帖參定。客謹不信。既而皆贈合。李喜。果以遺予。

贊曰。羲獻之蹟。臨者米也。測觀欣書。乃二體也。隨珠卞璧。萃此紙也。以鑒得之。亦可紀也。

米元章臨王獻之臺符帖。行書三行。

米蕃臨王獻之臺符帖。○奇。御書題簽。

秦軍雖可外將。豈知何白臺符從軍耳。

右寶晉米公。手摹王獻之臺符帖十六字。先臣蕃書。紹興十年二月十五日。臣米友仁審定。恭跋。行。

右寶晉米公。手摹王獻之臺符帖。眞蹟一卷。紹興天筆書標目。注以奇字。有其子友仁審定。昭回下賞。萬物五色。蕃于是有餘樂矣。帖故先君手裝。有蕃二印。內府五印。藏書家一印。標軸蓋大上物云。

贊曰。蕃贊謝安帖。而嘉其得太常之翰墨。鏗鏘震撼。言猶未泐。豈知其身被帝澤也哉。士思不能。不患不如。百世俟聖。乃今見之。予將以之爲行己之師。

米元章臨王獻之東問帖。行書。

蕃臨王獻之東問帖。○書題簽。

問其道姊消息。此人豈能知其況耶。

右寶晉米公。手摹王獻之東問帖十五字。先臣蕃書。紹興十年二月十五日。臣米友仁審定。恭跋。行。

右寶晉米公。手摹王獻之東問帖。眞蹟一卷。首尾刻內府四印。藏書家一印。蕃二印。紹興天筆題其首。其子友仁跋其後。蕃摹帖多矣。簡牘物絕。惟此帖與臺符帖爲然。亦予家故藏。

贊曰。字有十五。如月當戶。騰輝以望。繼武今古。匪獻莫具。既蕃矣祖。誰其修之。有王其斧。

米元章臨顏眞卿放生池帖。楷書。行。

下放生池碑。金紫光祿大夫。湖州刺史。上柱國。眞卿撰。并書。

先臣蕃。手臨顏眞卿書放生池。二十四字。臣米友仁鑒定。眞蹟。恭跋。行。

右寶晉米公。手摹唐顏魯公放生池帖。眞蹟一卷。顏米本異體。摹而傳之。見其習之博。而嗜之專也。雖然。骨格之存。假不蓋眞。予固有稽焉。帖藏御府。故出杜氏。存者三印。表以小顏。其子友仁。復著鑒定。嘉定壬午二月。有之江陰王氏。

贊曰。楷正而端方。維顏之長。軒昂而自喜。維米之體。多嗜而博愛。故能有其態。略迹而取神。故不沒其眞。是曰。唐放生之碑。作者皆之。能者摹之。江陰之王。昇我儲之。五御既飽。又日臨之。於尊後生。雖能如之。

帖蓋以別所與遊之僧者。有藏書家六印。紹定戊子四月得之毗陵士人孟葵家。

贊曰。公用王氏學術。終始不易。雖有歉于識。然亦足以知其自信之力。一偏之溺。異端之惑。視此手蹟。

張文忠至都帖（草書七行）

商英啓。辱教承已至都下。薄塞起居佳休。令嫂書蠶已領。旬休卜見不宜。商英再拜。知郡朝奉。

右大觀宰相。太保張文忠公商英字天覺。至都帖。眞蹟一卷。予舊與匡山西寺僧師玉游。以慶元戊午二月得此帖于其室。玉得之僧聰。聰得之僧傑。傑得之雖垢。張待制家。其自言付授如此。

贊曰。無盡之學。出入孔釋。故其筆法。倜儻斜直。乎跌宕中。時入繩墨。亦猶卽紹聖以悔元祐之正。用大觀以反崇寧之譎。凡是心之所蘊。已畢寓于聲畫。雖曰自蓋。斷猶可識。使其知根荄之物。則而推以芟葛藤之蒙。圓如是帖者。亦可以爲傳世之名蹟矣。

張文忠草書韓退之桃源詩帖（草書五十一行。懷書名記一行。前有何人未題一行。後懷書全詩二十三行。）

天覺參相書韓退之桃源圖。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武陵太守好事者。封題遠寄南宮下。南宮先生欣得之。波濤入筆騰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于斯。架巖懸谷開宮室。接屋連牆千萬日。嬴嫗劉媼了不知。地坼天分非所恤。桃處處惟開花。用原遠近無紅霞。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羣馬南渡開新主。聽終辭絕其淒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至今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榕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皆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鷄喔喔鳴。火輪飛出客心驚。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船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眞。至今傳者武陵人。○韓退之桃源圖。

右張文忠草書。唐韓愈桃源詩。眞蹟一卷。本朝草聖。代有名人。如公不以書稱。而偉特軒昂如此。蓋亦胸中之鬱勃。不能伸于二蔡者。故有託焉此也。帖故藏沂恭孝王家。有印識存。不知何緣。流落江浙。紹定戊子三月。予得之京江。首標一行。及末系眞書詩本。俱不知何人筆。意亦可取。

贊曰。太平宰相張天覺。草聖之神何卓犖。幾年嘉禾識奇作。餘事猶令墨池涸。仙源三月桃雨落。雲巢洞深風色惡。夢回滿紙字如昨。喚起龍蛇見頭角。

趙清憲近郡帖（行書五行）

趙清憲近郡帖。方賴賢者助之。承已解秩。不勝惓惓。猶孝款集。少煩瞻企。挺之又啓。

右大觀宰相。司徒趙清憲公。挺之字正夫。近郡帖。眞蹟一卷。元祐中。公自御史。以不言蔡忠懷安州詩事。謫楚州。是帖蓋當時與郡僚者。不知指何人。紹定戊子三月。得之吳門士人王之德。有藏書家二印。

贊曰。兩蘇黃蔡之爲蔡生輩。蓋不啻于潰腸儈胃之酷烈。公爲秦和。亦既力辨而逆折矣。顧亦如市中所賣之參苓。卽當日之鴆葛乎。陵下援上之相從。攜中人之旨。而倡紹述者。固後來之萌櫱也。所趙蓋蘇此而參輸矣。今觀蹟。清平茂悅。又何不類乎一時之勇決也。賦詩一絕。首爲是說。予聞之楊文節。

趙清憲挽辭帖（行數同上）

楊十七應之兄學士挽辭○趙挺之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一

宋名人眞蹟

邵仲恭展晤省見二帖（草書。第一帖九行。第二帖二行。）

識叩頭哀瘠無堪。不獲時拜膝間。不審邇來尊候如何。識哀瘠蒙恩。末緣展晤。仰祈對時保重。區區祝頌。謹奉手啓不次。孤子邵識叩頭。鴻慶太祝。

三十一員。三十一始縣君。到鄉事少間。卽當到省。外婆泊諸姊也。聞恐知之。

右崇寧直龍圖閣。知蘇州。邵公識字仲恭。展晤省見二帖。眞蹟一卷。邵氏多以字書。如公主糊餬。而有安樂之明。增藻繪。而無仕已之憾。尤可嘉者。帖以開禧乙丑四月。得之丹陽顧氏。蓋其里云。

贊曰。寶晉大字之刻。嘗同公遊。必嗜好之索同。故忘情乎。孝經之與經丘。予嘗陋貢觀。是問之不收。得此帖于卿。攷百年之風流。識者必曰。此吾宋之邵蘇州也。（行書十一行。）

與深父南康帖（尺牘二行。）

原頓首。辱惠書。欣承法候萬福。想釋然。釋然。原蒙恩出望。尚冀道照不宣。原頓首。惠因信公法師。

會沈正叔。煩致意。人速不果上狀。原。

右崇寧兵部侍郎。晉公原字深父。南康帖眞蹟一卷。按圖史。公自瑣闥。以議泰陵喪禮。出知南康軍。此

鄉落襟懷德藝優。身名曾不問沈浮。當年邂府曾同命。早歲文場每並游。寂寂舊廬東觀晚。翩翩歸旐北邙秋。都城猶記曾攜別。命元祐八年。出使京東。晚之餞別。予在館閣第二院。酒闌余送出城。精爽今隨逝水流。

右趙清獻揚歷之挽辭帖眞蹟一卷。按歷之名國寶。東萊呂氏之甥。其行己之介。務學之純。在伊川門人。最表表者。帖與張子野二辭偕來。較之手帖。蓋無一筆不似。異出而翳合。信乎其眞也。

贊曰。公爲中司。排擊元祐故臣。而猶眷眷于伊洛之門人。豈奏疏陳事或爲世道而詘。而作詩懷友。固不害于私情之伸耶。於虖。是私情也。而實出于公言。此予之所以重嘆。而列之于斯文也。

吳開府前日帖。行書九行。

居厚頓首。前日獲從容款益。少慰馳情。信宿伏惟動止萬福。使至蒙手墨。尤以感佩。知從御來且遂南。塗中萬萬若時。倍加珍重。不勝誠禱。不宣。居厚頓首再拜。伯強長官服次。

右大觀知樞密院。武康節度使。開府吳公居厚。字厚老。前日帖眞蹟一卷。裕陵嘗謂公才智有餘。辦治爲一時最。然于天下不能無議也。洪爲公鄉。土地。慶元己未五月得此帖于洪人王集大成。

贊曰。豫章之東湖。有公之居。西山爲圖。咏鳳滴蜍。伊波之餘。而無以昌其書。嗚呼。

章申公屛居帖。行書九行。尾批一行。

惇啓。專人惠問。佩服勤厚。庚伏毋著信。後佳否。竊措屛居如昨。相望十舍。未有晤集之期。千萬自愛。奉此敍謝不宣。惇頓首子高知軍大夫足下。十三日。

右兩朝宰相太師章申公惇字子厚屛居帖眞蹟一卷。公才偉矣。而用之者背馳。使英邁之姿。與喻塈俱斃。悲夫。欲後之世。因其蹟。識其人。猶不可弗錄也。嘉泰乙酉七月得之富沙。

贊曰。張無盡嘗謂公有男子夢中劇談。若或見之。列于手蹟之遺。綽足以觀百年之風姿。仕繫于時。才高用違。覽者未嘗不三嘆息于斯辭。

薛黃門眷聚帖。行書兩行。

眷聚伏惟均休。昂上問。

右大觀門下侍郎薛公昂字肇明。眷聚帖眞蹟一卷。予嘗與公之孫寓爲僚。今二十年矣。獨未識公字畫。幅紙九字。實與趙清憲帖偕來。斯亦可以想太平之人物也。

贊曰。九字在紙。落落晨星。此帖之傳。猶及太平。意象軒昂。足稱其名。作此贊焉。惟字之評。

晁之道促裝帖。行書八行。尾批一行。

詠之再拜上覆。儆教答伏審尊體萬福。下情感慰。官期已迫。當遂促裝。久聞亦宜早就道也。詠之殊未有所向。孤悉愈難扶持。且久忘懷矣。未有承教之日。千萬保重。不備。詠之再拜上覆。八兄通判朝奉。嫂縣君座前。七月二十四日。

右大觀提點崇福宮。晁公詠之字之道。促裝帖眞蹟一卷。公上書入黨籍邪等。文章名節。照映一時。予家九江。卯歲從公子璧遊。仰世德之弗替。幸門素之有致。是帖得之其家。蓋慶元戊午十一月也。

贊曰。仕以行義。有時乎爲貧也。兄弟之間。情事貫乎眞也。公起異科。仕不患不伸也。晉封叩閽。因以贅夫君也。忠既弗售。反以謫終身也。扶持之難。爲敢尤夫人也。今觀斯帖。凜乎其若存也。於虖文元有以

教子孫也。德之不孤。吾知必有鄰也。

翟仁仲指教帖。行書四行。

小姪文興發備灑掃之役。凡所不逮。乞一一指教。深所望于大賢也。切懇切懇。

右政和吏部侍郎翟公端友字仁仲指教帖眞蹟一卷。太平文物。至祐陵而盛。公以龍首位羽從。才學著聞。實一時翰墨之選。帖傳世。固其宜也。帖藏當之寓公胡梁家。嘉泰壬戌十一月得之會稽。

贊曰。金斗之戰群。爛兮流光。玉版之酉廟。墮兮荷裳。寶墨之淋浪。蔚兮遺芳。百年之巾細。宜兮感藏。

葛文康習節帖。第一帖廿行。第二、第三帖各八行。第四帖、第五、第八帖。帖各十一行。第六帖十三行。第十一帖廿行。第十二帖七行。第十三帖二行。

勝仲概以少意上瀆。許師德少尹。操名。昨鈞從寓青墩日。慰望甚殷。指館踰年。小人乘隙凌蔑其家。近有借法初等。賴賴山地。已蒙督台僉廳定斷。係許家有理。而秀州及歸安縣。元斷不當。更送使府司理院審詳。伏乞鈞察。早賜結絕。其子許孝訥。有事日上是。孝訥于勝仲爲甥。而家兄工部家婦乃師德女也。又聯姻安世親好。因其見委。乃以冒瀆。非親黨不敢犯。不逾幸恕諒。勝仲惶恐上覆。

勝仲又啓。先公銘文。十九日蒙介褒呈。不知何故未達。重煩見速。祇益恐惕。幷已有書道意。諒是綴到矣。廬有要指損。無惜示下。勝仲又上。

勝仲特蒙寵俯美醞及死牌皆閒居所難得。深佩遠意。勝仲以方去官。例不拜知識之饋。于左右厚眷。獨不敢辭。然在事日數年。推意。今日辭受推容。但有愧汗而已。謹布啓道謝悃之萬一。勝仲再拜上。

勝仲啓曰再拜。遞功大孝大夫尊使又拜教幅。且審順履茂序。孝履如宜。不任慰抃。閒雨深有早乾之憂。奈何奈何。末緣款晤。伏祈以時保衛。不宣。勝仲頓首再拜。

勝仲頓首再拜大孝發運大夫侍史。乖隔歲久。咫尺甲第。未遂躬謁。每勤想嚮。即日初冬。伏惟良夕孺慕。孝履如宜。勝仲滿秩詞館。託庇粗如昨。未間伏祈以時厚衛不宣。勝仲頓首再拜。

勝仲又啓。勝郡幾年。以賦輿不繼。始成怨府。屢于財秩獻嘗賜龍。如釋負擔。況辱誤恩。潤以故職。豈勝感幸。敢謂高誼。特以書辭爲祝。禮勤意重。何以克當。前在事日。不敢出城。解官之初。即至妙喜。訪村山遺跡。因到盛廬。撫題帖矣。甲子境內仰服送終之孝。深懷晤語之益。未有造門之便。伏祇傾仰。勝仲又上。

勝仲諮曰再拜。遞功大孝大夫專介復奉手蹟。具審邇日孝慕之餘。起居如宜。感慰無量。授官月日及大父銘刻。並已祗領。餘當如所戒。謹奉啓布達。不宣。勝仲頓首再拜。遞功大孝大夫廬前。

勝仲再拜又啓。馳光在茸。歲復改歲。伏惟名德之重。宜閩步清瑣久矣。乘此泰亨。即膺峻用。與國同休。蹤屛居無階爲壽。然傾祝不勝眞切也。方欲馳附。而歷聞先及。但極感銘。謹肅勝仲再拜又上。

勝仲又啓。勤泥之眷。波及賤息。兩造資墉。督蒙飲食。數載之感。刻無驗之。使失予即謝。悚仄悚仄。時事旬日來無所聞。蓋水村尤僻如鎮中。胡編修可謂鳳鳴朝陽。朝野共稱之。聞平江權守大消公亦獨不迎敵者。雖在田畝。惓惓實日有望望之念。留勝仲又上。

勝仲再拜又啓。去歲辱餉箱甚腆。俛俯一年。又頌不遠百里。發人船賜以酒饌。仰惟厚意。何以克當。但剋感愧而已。勝仲近于舍南營小閣。桐竹粗成倫矣。小亭三數。不發度日。若得一冬無歲。何其幸也。顛闕甲第。亦展林莳之勝。未緣造門求觀。臨書但劇馳繫。勝仲再拜又上。勝仲蒙餉酒漿二檻。仰荷不忘。不勝感

媿。特勤介使。尤荷尤荷。勝仲拜謝。

勝仲再拜。比日不審動履何若。才謂有聞。宜見褒擢。尚此淹翔。頗懼公議。行聞朝薦。亟踐要途。以慰輿論。勝仲再拜。

貴答一一均覽。勝仲上問。

右政和大司成蘇謨閣待制葛文康公勝仲。字魯卿。書簡帖十三幅。真蹟一卷。公以文鳴盛。朝流稱譽。後合文與康。易名稱矣。手澤固太平君子之遺跡。斯亦足以想東都之風也。帖因先後彙所書而得。不能徧記歲月。特其中指胡忠簡爲鳳鳴朝陽者。乃紹興戊辰歲。公之孫丞相在東府。先君爲都曹。暇日撫見語及紹興諸名士。適有持此帖獻者。遂舉以還去。

贊曰。辭以情達。義以氣激。以奈心期。託名手筆。都曹之獲。中寓其一。尚想風流。太平人物。

二蔡陪輔展晤二帖（並行書。一帖一行。二帖八行。）

京頓首拜。久不取數進。記引望門闌。不勝馳情。邊關比益多事。伏想經畫夙夜。仰勤台用。寒暑不審。動靜何如。恭惟碩望。天下所蓋以福己者。陪輔之任。人立以須。側聽告廷。以慰士言。非特區區私願所激。京頓首拜。

昨夜得展晤。雖不款盡。亦粗慰區區也。寒候梅寒。計安佳。清燕堂二器。送去助小飲。不一縷敘。卞上。

右宣和太師傅三省蔡魯公京。字元長。崇寧知樞密院。開府蔡文正公卞。字元度。陪輔展晤二帖。真蹟共一卷。公之子條。叢談有曰。先魯公嘗問米芾。今能書者有幾。芾對曰。自晚唐楊少師。近時公家君謨。天下獨有筆三管。公家兄弟。與蔡而已。今觀所書良是。惜也其無以傳也。崇元戊午八月予過江西。得之徐達臣玉氏。

贊曰。王氏之鬻他帖也。有紙縑其間。予見其粉墨闌珊。既腐而殘。取而致其氏名。輒長嘆而永歎曰。予聞之叢談。是與忠惠者。若是班乎。今驗其字體。則豪放而具骨力。激越而競波瀾。使名節足以齊驅。則亦何羨乎二難。然而所立所趨。其視忠惠。何啻汗漫之于泰山。故雖鶩騏。尚得而睡棄之。世之以藝稱者。斯亦足以觀矣。

徐明叔向熱傳達二帖（第一帖草書九行。第二帖行書四行。）

競頓首再拜。彥光提舉朝議丈台座。即日夏序向熱。恭惟台候動止萬福。競謝退之久。日知白安。正遠瞻對。敢乞惠序保衛。往介蘇祉。謹上啓不宣。競頓首再拜。彥光提舉朝議丈台座。競惶恐再拜。頓蒙台旨。寄方存道書並傳達。得領書上呈。伏乞視之。競惶恐再拜。

右宣和書學博士。刑部員外郎。徐競。字明叔。向熱傳達二帖。真蹟一卷。雞林來館者。公以介行。儲奏圖經。遂錫名第。十學既設。公以師等。提關舍香。寖極清選。凡此者。俱可以占其館矣。嘉定辛未五月。得之上礪。

贊曰。世名之行。始于東夷。歸而範模。則有餘師。中興幾人。存此絕技。太平之風。尚想漸被。

周美成友誠帖（行書九行。）

邦彥叩頭。罪逆不死。奄及雜除。食貨所驅。未免祿仕。言念及此。益深哀摧。此月末挈家歸錢唐。展省墳城。

季春遠當西邁。經遠友誠。豈勝依依。尋即奉書。以候動靜。邦彥叩頭。

右宣和大晟令。徽猷閣待制清真周公邦彥。字美成。友誠帖真蹟一卷。汴都始賦。公以文藝動人主。而卒以詞名天下。豈雕蟲篆刻之所推歟。字畫之傳。斯亦稱矣。嘉泰甲子十二月。舟過吳門。遇公之孫某。同上蘭省。道中相從。訪而得之。

贊曰。左太沖賦三都十年。門巷藩溷。皆著紙筆。予意其因以寫思。迹模倣之妙。而未必徒以詫記事備言之迹。不然。則亦爲用是物也。如公書法。或者得太沖之髣髴乎。有鳳樓之手。以侈其標度。有香奩之澤。以飾其風骨。體具態全。夫豈一日清真之名。公所自出。世不當徒以攷公之詞賦。尚可因是著公之翰墨也。

翁端朝輕利帖（行書七行。）

端朝。比承訪逮。殊慰閒閑。秋雨伏惟起居輕利。初七日。輒加參從。訪及兒率一飯。予萬皆臨。諸得面可究不宣。彥國上啓。昔照。輝師道伯。

右靖康御史中丞寶文閣直學士翁公彥國。字端朝。輕利帖真蹟一卷。慶元己未六月。予在中都。得之鬚子長。

贊曰。結字清而峻。用筆精而穩。雖蹟以粉。而墨蹟猶未損。公之功名。予固未暇論。而所謂書法。要必有所本矣。

吳王造見應命二帖（並行書。第一帖二帖。各七行。）

靖康前林學士承旨。吳公幵。字正仲。吏部尚書王公時雍。字□□。造見應命二帖。真蹟共一卷。因城之事。有識者不忍言也。予之得是帖。蓋雜他書。所錄者字而已。

贊曰。所書如此。而事如彼。既悅我目。亦冷我齒。我錄此字。與都超比。名焉不刊。帖亦奚毀。

耿黃門讀易帖（楷書十五行。）

南仲啓。數日間。蹤有客至。勞勞無休息期。今日得暇。方親筆硯。欲答前書。復夫來。又辱言教。就審邑事之暇。眠食安佚。爲慰。長箋見貺。深戢勤懇。煥然文繡。誠爲過禮。鄙不愧感也。南仲少年讀易。終無一得。每逢老師宿儒。未嘗不折節求教。況吾賢令。能講解其深蘊乎。何惜爲我道耶。兩辭未報。邑中諸足否。何時接辭。思此懷想。南仲頓首。如縣宣德足下。

右靖康門下侍郎耿公南仲。字睦道。讀易帖真蹟一卷。和議之誤天下久矣。公于厥初。亦未知其究蓋如此。嗟乎。亦天時也哉。帖得之先君之客耿端仁寶。開禧乙丑之八月。

贊曰。堅冰昔諸。海盜侵藏。戒嚴乎復陞。亡鑿于苞桑。一乎柔以御剛。匪其信于殊方。以是謀國。遂于端康。刑讀易之無一得。蓋公之所愧。殆非空言。以成銀章。尚其監哉。而事不忘。

31A

字文虞愍兩漢帖三册（嘯樓書，今歸高東、吳后、文帝紀，共四板。又半板，凡二十行，聚數條，文彩不鮮。自高祖紀起，至文帝紀，敘敘無斷。若劉鄧漢紀成文，今不載。）

前漢高祖紀。

右靖康籤出極密院，將少保宇文虞愍公，盧中字叔通，兩漢帖真蹟三册，靖炎之交，天地屯否，公馳單車，奉明詔，以使不測之地，留龍庭踰二十年，卒以忠死，立身大節，逾久逾彰，逮乎乾道，韓王之歸，中以嘉泰褒表之制，汗青炳如，照映千古，是書，蓋公在南時，手所刪節，于心有取，片語非遺，縱字貫珠，一筆無謬，雖螢窗雪几，窮年矻矻，以課拾芥之效者，尚不能無始勤終怠之異，而公之成編，貫穿四百載，昔萃十萬言，約不失眇，繁不失冗，隱然翰墨之英，炯炯在目，凡公之心，久析不變，百鍊益剛，非淦非磨，有歡有守者，殆于寫是書之時，已可占之矣，珂嘗登公孫忠惠公紹節之門，紹定戊子夏四月，獲觀手澤，繁贊逃志，寸以想節義之閑，真有以見公之無人不自得焉。

贊曰：昔前輩之觀史也，惜陰以分，暮繼晝焚，殫磨鉛刻，竭其身也，今攷公之行己，豈不足以信予之聞耶，忠義一節，君臣大倫，蓋不惟將以取諸人，又將有以礪其身也，今攷公之行己，豈不足以信予之聞耶，方其指事而料女真，抗疏而諫燕雲，先見洞照，隱憂畢伸，蓋自比夫指之之棄珠匪，安國之爭和親，賈生之痛哭流涕，徐福之曲突徙薪，逮既往之不咎，歎寇患之益深，主辱臣死，不辭朔塞，又欲比夫張齊之取月氏，常惠之聘烏孫，能齊兵如鄒食其，御太公如平國君，既而國勢未張，中原繼陷，哀顧挫于九死，奮終身之弗說，又欲比夫剛直之楊信，罕蹤之陳遵，充國之自脫于匈奴，蘇武之仗節于海濱，所以發覆語之書，以達川峽，則道蹤力之已退，新妻子之留，以紓家慮，則先敵約以自陳，昭然此心，質于皆曼，其後家已遣，身已淪，盟敵已牢，以蠟爲鄰，公于是出不得已，而竊比乎李陵之自循，有志于千秋之冠軍，期于義陽侯之嗣樓蘭，庶乎關都尉之殺闕氏，致初授終，公之志業，其有得于史者，亦可謂鮮倫矣，孰知夫續蟬蜕以蹈大謀，蓋仇敵而殲忠臣，有如亡秦者哉，此編其藏手澤之真，一卷得師，公心不泯。

李忠定單騎帖（行書六行。）

貴聚伏惟萬福，賤累蹤本欲只留輔唐，遽臨行爲海寇所驚，不免擊行，當泊家上饒，單騎以趨行在也，舍弟必時拜見，有所論幸告之，綱再拜。

右建炎相國李忠定公綱，字伯紀，單騎帖真蹟一卷，靖康之初，長蛇荐食，公起廉僚，奮持天戈，以撫以毆，卒全廟社，建炎爰立，首明綱常，用正大刑，人心既回，國勢亦活，彼其救太原，結契丹，議巡幸，嘻嗟是非，要不足爲大體疵也，予舊讀公之孫，架閣君大有，屢求遺帖而不可得，紹定戊子四月，羽士劉君道謙，以書自中都來，械是帖見遺，始得公手澤，蓋剛勁特立之操，尚可概見云。

贊曰：立國有大勢，一退同必廢，公之守京師，蓋社稷之計，異時之失，繄守之者不通，而況在公無罪也，立人有常道，一隱則必廢，公之正綱常，亦天地之義，異時之咎，胡聞之者不懷，而畏于公無侮也，謀敵有機術，一隱則必遂，公之結契丹，乃當爲之理，異時之釁，蓋用之者不密，而詭非公本指也，於摩天方長亂，迭仆迭起，人謀弗同，特其一耳，使世之任事者，皆以公爲諱，誰則肯出身主關大議，圖全者不愛于棄地，僧僞者無嫌于竊位，招攜用間之策，皆不容于盜竊，殆非有圖者之利，至于聞命單騎，不以家爲累，惟吾忠是視，此又公之素志，予于此帖，蓋得公經綸之緒餘，而初不論其扶廢之興結字也。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二

宋名人真蹟

汪忠定栗洌帖（嘯樓書，十行。）

伯彥頓首拜啓，大參政鈞席，即日玄英正序，寒氣栗洌，恭惟協贊政機，內修外攘，神明相勞，鈞候萬福，謹奉啓起居不宣，十一月二十一日，伯彥頓首再拜，啓大參政鈞席。

右建炎宰相保信節度使開府汪忠定公伯彥，字廷俊，栗洌帖真蹟一卷，雖陽受褒，公有剛藏之動，首登台衡，以程天綱，而卒以殺餘閒，一跌不復，猶能以聲烈被炎海間，珂侍先君牧五羊，遺愛之傳，尚可接也，帖蓋舊藏，先君于其孫德輸所獲之，歲月不識，贊曰：黃霸爲相，功名滅于治郡，尺或不足，而有餘于寸，文翰聲跡，百年一瞬，遺帖得于其家，殆亦足以傳信。

朱忠靖按巡郡寄郎懷三帖（嘯樓書，第一帖五行，第二帖六行，第三帖三行。）

勝非頓首，上啓運判少卿直閣台座，春有餘寒，伏惟按巡涉履，台候萬福，勝非謹奉狀承問執事，區區不宣，勝非再拜上啓，通使少卿直閣台座，初二日。

勝非頓首，勝非明日郡寄，蓋踰半年，實恃暉蔭，未以罪去，而衰疾日增，不勝疲曳，正初即乞外祠，此日蒙上三章，祗俟命下，復還吳中，儻遂善去，悉自遐遠之賜也，豫以感激幸察，勝非再拜。

書集必當行。伏惟鈞察。見邸報。令弟中丞遠朝。已有禮書之命。必已知之。勝非上問。

右建炎宰相。魯國朱忠靖公勝非。字濟一。按邸寄邸報三帖。眞蹟一卷。初帖之藏。傳于先君。其二得于慶元之丁巳。其三得于嘉定之戊寅。或出自閩中之李。或軼諸溧水之秦。付受有格。皆獲其眞。於庚翠華南巡。暘谷未暾。妖氛煽昏。雲雷其屯。晦蒙雜之明夷。迄再安于重輪。如公之材。已不愧于古人矣。然而九河方渾。龍蛇奔。換蟲蝨以不能。兆謀謀之經綸。彼其胸中之奇。顧不大于所就之勳耶。更後六歲。予偕淮左之軍。吾以公車之言。及公二孫。念故行之不忘。撫遺墨而續存。庸贊一辭。奉敬英芬。

贊曰。士孰不排難。貴乎安以徐。士孰不立節。貴乎平以舒。既家國之兼全。亦身名之裕如。是與夫激切詹詹。綴冠髮胡者。蓋已同功而殊塗。我思其人。猶及屋烏。而況乎遺書。

滕賓政山中帖 行書十四行。

親家兄台座。冬序淒嚴。伏惟燕坐山中。奮德有相。台候萬福。康寧。孫無補。幸與諸累相遺。不足勤念卹。未知見日。臨許增情。天寒歲晚。敢冀上爲本朝加護。變凝。以俟追召。謹啓不宣。康頓首再拜上啓。參議待制親家兄台座。閏月三日。

右建炎資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公康。字子濟。山中帖眞蹟一卷。公自江右扈從。既以失職謫。某年而奉朝道之祠。此帖當在是時。嘉定戊辰八月。予得之彭澤。

贊曰。沮徒民于中原。廣好生于帝堯。亦既三已。歸而漁樵。而書尺之間。遣次不忘乎本朝。此所以爲中興之大僚也。

趙伯山寶鍊帖 行書七行。

予棨再拜。比潦草上狀。人至特辱遐教。累幅勤渠。豈衰廢所宜得者。以愧以感。不可以況。嶺外氣候不常。下車既久。頗能諧香。惟以道對時。寶鍊生理乃佳。子棨再拜。

右建炎延康殿學士。鑑堂居士。趙公子棨。字伯山。寶鍊帖眞蹟一卷。近臣之貴。宗姓之英。翰墨文字。足以垂世。如公者。亦足以稱矣。嘉泰辛酉歲三月。得之潭州漕司吏施大源。

贊曰。以公姓之麟。定執登壇之牛耳。卽信厚以爲俊奇。蓋一家之自爲體。以道對時。居夷何愧。此鑑堂之所以處己。而予察之于此。

劉資政符寶帖 行書四行。

珏泣血叩頭再啓。豚犬具狀。拜屈從者。初九日素飯。望賜肯臨。幸甚。別無他客。止符寶親卿諸丈耳。珏泣血叩頭再啓。

右建炎資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劉公珏。字希范。符寶帖眞蹟一卷。公居湖之長興。予以嘉泰壬戌七月。得此帖于邑人宋介。

贊曰。公兩登西掖。前後抗論數十疏。可謂剛且勁。而扈衛江右。遭時不競。斯亦可以言命矣。夫遺學所傳。雖未足以盡乎平生。而亦足以見其行己之簡敏也。

葉左丞同升遼亭二帖 行書。第一帖十二行。第二帖四行。

夢得頓首上啓。元用知府舍人台座。地鄰高誼之素。蓋幸同升。不意乃復蹉跌。豈勝悵惘。久欲修謁。適爲

苦肺病復作。扶持造朝之外。不復能辦外事。昨日必先來。乃蒙寵賜教誨。不敏重增愧悚。朝來伏惟台候萬福。謹啓布下情不宣。夢得頓首再拜。元用知府舍人台座。

參案伏想均休。叔問聞亦請宮祠。甚力。徑欲還三衢。不知得遂此意否也。夢得上問。

右建炎尚書左丞。崇慶節度使。石林先生。葉公夢得。字少蘊。同升遼亭二帖。眞蹟一卷。國朝將相。以翰墨文章。著名當世。在中興後。士夫每稱石林。片楮流落。蓋皆可寶玩。寶慶乙酉三月。得近世十餘帖于行都。以公冠首。

贊曰。早登金扉。踏仙鰲。晚陪大政。歸擁旄。石林風月出處高。清心妙寄同揮毫。巍如雲錦披宮袍。橫走健態。鼎鼎捐。萬里筆陣。誰能壓。攜鋒今識眞孟勞。

沈忠敏勞軍帖 行書十四行。

與求頓首。去非知府侍郎老兄台座。昨日具報書。并度牒文字。度已在途。奉告。伏審秋晴。台候萬福。爲慰。二劄已施行。然敵之來。謂必避爾。今車駕欲至江上。勞軍。因以督諸將用命。要使他時視爲成熟。不作難也。其他曲折。審如台論。當卽以聞。人遽。草此。幸察不宣。與求頓首。上去非知府侍郎老兄台座。度牒已趣辦。可以速來取也。

右建炎知樞密院。沈忠敏公與求。字必先。勞軍帖眞蹟一卷。此帖蓋公紹興甲寅歲。與簡齋陳先生者。簡齋時以徽猷直閣學士。知湖州。前盟風節之相似。心志之相孚。讀文之餘。而情義之眞。皆非後世比。肅其書者。亦可以攷其時矣。得以寶慶乙酉。與石林帖同出。

贊曰。仕同時也。志同歸也。相與以心。無町畦也。識復接踵。亦相齊也。噫。此帖。比傳衣也。

宗忠簡留守司二劄家書吾友三帖 二劄並楷書。各十行。三帖並草書。第一、第二帖。各二十二行。第三帖八行。

今差迪功郎、幹辦京城留守機宜文字。堤振京城四壁一行事務等。宗穎。朝奉郎、親賢宅講書、兼權太常寺丞。呼延次升。同捧表詣行在投進。迎請聖駕還闕。應合行事件。疾速施行。右劄付幹辦機宜文字宗迪功準此。建炎二年三月六日。押。

承節郎劉晟。齎到皇弟信王蠟封奏狀。並與留守諸目遣送宗機宜。齎蠟封奏。

右劄付宗機宜。照會。齎赴行在。投進施行。準此。建炎二年三月初十日。押。

五三機宜。得汝三月二十九日邵伯書。知在路一向平善。尤慰遠懷。今天氣正難。將息。而汝在路。不勝思憶。四月初必遂行。在。兩道人專寄書。必不一有闕文。今並仍原本。諸表不知何日後來。甘有旨許上殿否。曾有六書。與當塗諸公。切爲一一投之。後曾指麾回鑾。未馬。廣去料須見之。滑州番衆。盡道橋亦斷之。見揩盡過河。收復河西州軍。若得萬乘歸。卽天下太平。可必致矣。亦不知諸公自爲如是勞擾何也。宋生者。既背後爲成。要與人出錢。當時不欲收。予禁。何故何在船中。可怪可怪。十一日。葉茂見人。說五三新婚。已般入汴。此月二十前後可到京。遂得見三孫子。與七二一房矣。汝若從鄭回。尤幸尤幸。未相見間。切好將息。不一一。押。送五三機宜收。四月十二日。

會呼延郎中。爲致意。以事多且倦。不果作書。澤批。

宋生卽遣之。此人必作過。恐累汝。覷覷。

叔澤書。寄民師四一姪承務。暑熱計時。奉姨姨太孺人安佳。偕十六娘。四一新婦。七二秀才。以次一一平善。老叔自十二日奔走蒲長。無毫髮補。爾仰天地。尤可羞媿也。今謀稟朝廷錄用。哲翁翁婆婆與三哥楷善所苦。俱增慚媿而已。七五名目已奏上。并樓三六。走到南京。得鄉中消息。亦補與一承信郎。吾姪但願老叔活得三五年。次節亦可望。及骨肉。但願有功有德。有以仰報國恩耳。婆婆填願。榮山與田地。亦買些。所有價錢。老叔自還翁翁墳。已託觀民。爲買四面山補松也。投老了得這些事。死亦瞑目。五三已差二十兵士。并兩使臣。去取之矣。七五纔得效。便道歸拜嫂嫂也。洪都行略。此報安。不一不一。叔澤書寄民師四一姪承務。

七二姪。五一哥更不別書。姪者孫兒。澤批。

澤懷息。來人備知不肖之冗也。撥忙遣回。亦不暇一物爲左右間。可羞可羞。李法官之姪。南任信州。今在何處。後來吾友曾有郎娘否。自此後有書告。只用幅紙書。不必傲俗。爲累番回書也。戴元質今尚未赴任。應亦書矣。澤再拜。

右建炎觀文殿學士。東京留守。宗忠簡公澤。字汝霖。家書吾友三帖。眞蹟一卷。留司迎請。及齎信王蠟表劉子繫焉。方新府開河朔。公實副元帥事。首議奉李固渡。以邀敵歸路。次復請屯澶淵。以解敵懷。雖爲黃汪輩排抵。不復與府中謀議。不卹也。雖壇既啓。公居留于京。義旅百萬。響應雲合。又議迎清輝歸正京闕。汎補龍德。改修寶籙宮。以俟二聖之還。以伸孝悌之義。次復請別自渡河。乘人心未定。奉敵之氣。必期殄滅。及信王榛起兵河北。遣馬廣至行在。又申前請。凡二十餘上。最後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爲陛下守京城。李成願屬從還闕。卽渡河。鼎絕敵寇。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願渡河。蓋三頭項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願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戎寇。皆無足畏矣。繼又言。今不忠不義之臣。但知身謀。謂祖宗基業不足卹。謂宗廟社稷不足顧。謂二聖后妃親王不足救。謂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效。謂晉惠覆轍不足鑒。效巡狩之名。守偏安之地。儲金帛以爲敵資。積器械以爲寇用。盧勇敢之殘敵。則禁守禦之招募。盧流移之安業。則捨保甲以助軍。凡誤國之事。雖不爲之。願陛下以此章揭之朝堂。令朝臣指摘。如臣言涉狂妄。乞明正典刑。不然。乞明告回鑾之期。以安天下之聽。蓋建炎二年之四月。汪公遣子穎及呼延次升時也。既而黃汪輩。益不合。公自度無與成功。憂憤疽發背。七月癸未卿遂薨。相去無三月。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屬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於虞公之心。其與天通乎。使天不慈遺。卒公之志。吾知黎離之痛。不復至于今日矣。雖然。建炎距今幾百年。三尺童子。稱忠者莫先乎公。而或者猶以日後之成敗。疑公。雖盡力于宗社。猶有幸而不蓋用之議。予不可以不辨。按李固之謀。黃汪則曰。此不量力也。還京之請。則又曰。此不遂時也。龍德寶籙之建。河外元帥之授。則又曰。有後慮也。丁進、李成、楊進等之用。則曰。不可恃也。其後卒皆如言。故苟安者。幸得以借其說。合爲牢不可破之議。以迄成紹興分裂之勢。予則曰。是皆不然。劉備挾輜重以南。曹操因輕騎復其軍矣。何患乎力弱。京、索之戰。劉、項、不肯失一寸土。而後大業卒定。予一進一退之頃。何慮乎難守。肅宗奉臣之表。固無害于趣還之誥。皆鄭焉依之忠。抑何歟于遇歷之永。殆非所當憂也。大業之奉盜。用之太宗。則爲功臣。五代之藩鎮。

用之蠹祖。則爲良政。國家當不足恃也。彼謀國者。顧以此行其欺耳。公其能伦伦倪倪以從之乎。公之死在公。則無憾。而予中興之機。則可惜也。嘉定辛巳。予適江東。嘗從公之孫有文。見公遺墨。跋而刻之。書思堂。後八載。予在京口。始得此帖于其兄有德。嗟乎。力扶大義。論洞大機。事繫大節。有如斯帖者。雖欲勿傳其可哉。

贊曰。人心大義。不作不振。楚漢之間。較者尺寸。製製京邑。九畿所都。時方多艱。天下之禍。勢迫則張。狙詐作使。聚而逃毒。不人則已。一退則卻。彼莫我宗。于敵非施。各還其鋒。天方授吾。狠貪如罩。使乘其弊。豐輪不返。機失于昨。何捩匪今。方憤之人。未溺之心。京國有君。河外有統。如彼見聞。孰不鼓勇。華夷忠簡。蓋數孤陳。陳其胸中。七十之身。黃汪何知。愛以姑息。捐之中原。俾自爲敵。謂不可敵。公方渡河。迎鑾百萬。馬騰士歌。公心何憂。憤至于死。紐不在上。雖縊易弛。桑陽勿守。澳藥豈高。屠狗販倉。何吠不嚮。公之皇皇。意固有謂。究觀後來。公則知至。人謂公謀。如祖豫州。河南晉土。未終其謀。人謂公身。如葛丞相。鄭山陽出。竟沮溺喪。惟我謂公。特知所先。用公之言。必也萬全。三光其分。五岳其裂。天乎奈何。雖賢爲孽。精衛往矣。所填者波。叫于九閽。公心不磨。

宗忠簡贈陳秀才詩帖。行書十一行。

詩贈雞山陳七四秀才。澤叩首上。

灑洼生駿駒。丹山生鳳雛。家有寧馨子。慶自積善餘。粹然秀眉宇。瑩徹眞璠璵。高聲誦論語。健腕學大書。願願欲第一。李綱文爭臨軒。爲天下第一。氣已凌穹虛。想其願復意。何止掌上珠。更期速騰踏。爾祖立以須。

宰觀之以獲贈紙。

右宗忠簡贈陳秀才詩帖。眞蹟一卷。公忠誼根于天性。篤實不華。樸素自處。惟思以立身揚名爲尙。蓋楮之簡率。字法之清勁。詩句之淳質。皆于是帖乎可攷。予是以終信夫建功業垂名聲者之果無事乎外也。帖亦得之孫有德。與家書帖同至。

贊曰。赫赫之紙。幅不盈咫。字雜衆體。詩具二奚。不軼不毀。相維天只。意質功偉。有志視此。

孫仲益和議帖。行書九行。

觀者台候。動止萬福。如聞和議。報使來還。一門百五十口。遂可偷安。卒此歲矣。大抵諸公不量力所及。而輕信妄言。無行之士。淮南數州。又蹂踐一空。可歎息也。不宣。觀者頓首再拜。知府宗丞台座。

右建炎戶部尚書數文閣待制孫公觀字仲益。和議帖。眞蹟一卷。帖故得之毗陵人胡世臣家。詩嘉定甲申之四月。簡中詞語。端欲爲亡秦右袒云。

贊曰。事君有大義。彼國家之不計。而惟顧乎妻子之避地。則執筆祗痔。惟苟活是視。岸然不愧。固其素志。予予乎何議。

蘇養直書簡帖。六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一行。第二帖十六行。第三帖十三行。第四、第六帖。各十行。第五帖四行。

庠頓首啓。前日蒙左顧甚溜。但時已大醉。了不記省。未以縱誕見鄙否。恐悚無量。奉手帖。喜聞寒沍起居佳勝。暖製迎荷不鄙。發藥多矣。至感至感。旦夕專詣謝次。元遇必已全愈。寒甚更珍護。爲望。不宣。庠再拜。

季蕃先生座下。

庠頓首啓。近獲瞻奉。已慰久闊之懷。復從客舍館之勝。觴酌流行。間關聲策。許時塵土。一掃無餘矣。午後已深。馳傳。比日伏想燕居萬福。庠還山墅。覺如昨。由中雨餘草本清潤。亦復可樂。況蒙惠連雲齋鉢。遂獲有望。想與南至此。當亦絕倒也。許遊馬跡日。略賜紓跡。萬毋逾期。盟也。未間萬斛珍護不宣。庠再拜。彥清居士几下。

庠頓首啓。前邑中得連日承譚論。大慰間闊。又辱蟹鮮治具。佩厚意無窮已也。到家未果上狀。令嗣至。出所惠教。伏審初寒起居萬福。感慰無量。庠無晚一出。歸輒病臥數日。當且杜門。瞻見本期。萬萬珍護。謹勒奉候不宣。庠再拜。彥清居士几下。

庠頓首。遠病爾來尤甚。公乃過形善。縣。施及未亡人。慙荷可知。又蒙專介惠字。禮意尤厚。感悚不可言。庠抱病度此長夏。若經千百大火聚。涼秋再得見公。蓋天爾非人也。力疾作此。不暇覼縷。公八月間能結廬過我乎。剪燭約結。非面不能盡。庠再拜。彥清觀察。因書煩致區區。聞爾來香篆富甚。能以一瓣見分乎。松間林下一炷。似差勝朱門華屋間耳。如何如何。庠頓首。

庠頓首再拜。便中奉毒墨。恭審訊後尊體萬福。下情域鶴。東海昨日見王仲玉者。自彥正處歸。所說但云與孟有不合。其勢須去也。回書遲遲亦請耳。【案】亦請耳二字上下。疑有脫誤。庠俟醫者至。即用藥。垂老將與草木共盡。又多此一段。亦可歎爾。車從何日定至大港。拜見末期。萬萬加愛。不宣。庠再拜。德祖兄座前。

有中興時人。後湖居士。蘇公庠。字養直。書簡帖六幅。眞蹟一卷。予來京江。頗瞻丹陽。維公之居。訪其後無顯者。嘉定壬午正月而後。陸續得此帖于好事家。藏之以見。慨慕焉。

贊曰。其作字得東坡之骨。而加以平實。得山谷之體。而去其越軼。其應世接物。得焉少游之善。而持以卑謙。故先生者施之長上。居士者待其僚匹。兄之又所以示其親且密。意厚詞悉。情眞制質。列之鐵軼。神采奕奕。雖不識者。亦將曰。此隱君子之筆也。

蘇養直與四僧書簡帖（帖一行。第二、第三、第四帖各十行。第一帖十一行。第五帖十三行。第六帖十二行。第七帖六行。）

庠啓。使至辱手帖。伏審臘辰秋涼。法候輕安。庠幾生。特蒙齒記。及送壽香經疏。至感至感。來日千萬過此少款。已草草爲具奉待也。得乘早涼來甚佳。匆匆不宣。庠啓。上山主先公几下。

來日更不須託故。過此相聚半日爲切望。約兩兄同來最佳。庠上。

庠啓。前者河上略得邂逅。次日甚欲一詣問訊。應接紛然。遂爾中輟。豈勝悵仰。比日黃濁。不審法體何若。見彥清云。吾師確求一畫者。作平遠。欲以見與。益見勤厚。然不必如此。得暇能挂策見過。爲開齋數刻之款。乃佳耳。匆匆不宣。庠頓首。觀音山主懷公几下。初七日。

庠啓。近得款開軟語爲慰。無量。作別。又已旬日。懷向已深。暮雨微涼。想安輝無恙。庠還山日。幸相過。南畝雖廢。得雨尚未盡足。然人心少安。愈于前日無雨時耳。乳泉必已復故。近一相識。惠建谿頗勝。何時得再至泉上。與公然鼎一瀹乎。未間珍護爲祝。不宣。庠頓首。觀音山主懷公几下。十六日。

庠啓。人至。蒙示字。具審四辰法體佳勝。爲慰。無量。乳香藏冰。併荷走寄。感怍何已。極暑。遂得飲冰一快。何喜如之。因出能略乘訪幸甚。不宣。庠頓首。觀音山主懷公几下。

乳泉尚有土氣。以憤怒之氣未平也。一笑一笑。墳納回。

庠啓。適奉問訊。隨辱手帖。區區破慰。無已。且游雨餘法體佳健。竹萌銀蕨。頓爾叨貺。珍佩何量。豈獨琅玕滿腹。殊慰光映七鈔也。如何得公過此。同枯淡滋味耶。乳泉蒙論。乃如此。豈泉上老人。亦有步兵青白眼乎。他日澄澈。幸攜一缶。同試北焙早春也。不宣。庠頓首。觀音山主懷公几下。○二鑑同納。

芝山主曾否相見。院中如此寬潔。乃不肯來。前日蒙委曲及之。蓋見慈悲也。稍涼能乘興見過。試新茶乎。因攜泉來。尤佳耳。前者。勞公有遠公之作。實以熱甚。竹與鯛熱而歸。老病恐不禁暑水也。必蒙垂察。庠頓首。

見鄭助教。且煩致意。許見訪。何日可來也。

庠頓首。庠少懇芝山主。昨日忽見訪。適得渠院中報。不戒于火。一夕而燼。可謂不幸。其師孥已遣縲紲。吾師能于何居士處。方便一言。解此困厄。亦納子慈悲之一端也。率易悚灼。悚灼。庠頓首。

右蘇養直四僧書簡帖十幅。眞蹟一卷。隱君子之與游。游方之外宜也。若夫跡似而名非。則予意四僧之未足乎此也。而帖得之丹陽數刹。彼其嗣者。知存而寶之。以傳于我。予又意其薰芝染蘭。猶有不泯者。足以遺其嗣也。愼而贊之。以旌其所遇焉。

贊曰。彼黃四娘。詩于杜陵。先南懷芝。果何等僧。視其與游。尚或可喜。于帖之存。以識駿尾。

蘇養直留客詩帖（行書。六行。）

戲成小詩留子靜兄。庠上。

秋霜一夜到枯荷。奈此江南秋色何。新君來作一成去。同遶竹牕鴻鴈鳴。

右蘇後湖留客詩帖。眞蹟一卷。寶慶丙戌七月。得之吳門僧惟永。

贊曰。予在京江。蓋慣識江南之秋。一成之去。而虛作十年之留也。

朱希眞書簡帖（五帖。無行書。第一、第四帖各十行。第二帖九行。第三帖三行。第五帖四行。尾批三行。）

敦儒頓首再拜。未逸繼請。政爾懷仰。辱手帖欣寄。甚熱尊履萬福。承餉綠醞紫菓。感佩珍貺。副以回文鏡銘。佛像。摹像。投枕。版扇。併得清暑。區區皆當面謝。使還草草不宣。敦儒頓首再拜。序臣提舉。冬蔵賢友座前。○合盤附還。

敦儒再拜。去歲疾痛相仍。春來方稍向平。久曠音問。惟增馳情。敦儒居秀粗適。遂謀居于此。但去不遠。他日有從遊之便矣。憂居想惟每事裝懷。向熱千萬。強飯爲門戶自愛。撥冗乘便。草草布此。敦儒再拜。

一姐儒人。意不殊前。二十六日晚。幸相過也。敦儒上。

敦儒再拜。中間承惠書。殊荷厚意。公私冗忙。不得即奉答。甚媿也。日來想已外除。莫便赴行朝否。佇聽新除也。偶被旨往四明。遂出百宜布此。殊媿草草。敦儒再拜。

一姐儒人。久別喜聞安佳。向寒更希將愛。家中人都致問。敦儒上。

承惠常筆。何必及此。不敢不受。極媿。

右紹興鴻臚少卿。朱公敦儒。字希眞。書簡帖五幅。眞蹟一卷。中州遺老。百年一人。梅花清擅。風流蓋與孤山相值。輪然一出。林宗之巾墊矣。帖尚足以見其意象之傳也。

贊曰。洛陽者英。淪于胡塵。三十年有人。典型之存。炎手絕倫。一日之伸。梅花兮繽紛。孤山兮片雲。

葛常之屋表帖（行書十行）

立方叩頭再拜又覆。立方不望屋表。忽已數年。名德之重。不忘瞻仰。竊惟知府朝議。以文學政事。受廟堂知不遠。治封日開。蓋積諒惟不待報政。即有錄事之名。雖在衰孩。不無儀望也。立方叩首拜覆。

右紹興吏部侍郎葛公立方。字常之。屋表帖。其跋一卷。予于葛氏帖所藏者三世。此又嘉定己卯七月。過舟吳門而得之者。其無譌矣。

贊曰。文廉之學。導其源。文定之學。清其流。三世之帖。俱傳于予家。其亦足以見植仙之志。而古良治之裘也歟。

蔣宣卿詩簡帖（五帖並行書。第一帖八行。第二帖二行。尾批二行。第三帖十二行。第四帖十七行。第五帖十五行。）

伯愚知縣朝奉仁嫉。爲別數年。不勝思渴。冬寒惟所履佳勝。比辱書。并附陳提舉書。已具報矣。即今杜門鄉落。無足言者。但半生出仕。歸無屋宇。不免結廬以安老稚。衰晚勞費可厭也。聞甲第雄麗。恨未得一試目耳。正寒萬萬加愛。不悉。二十三日。璨手啓。

閣中孺人郎娘以次。一一安佳。道服甚煩顯念也。維揚常得安問。骨肉謝問念。附伸意也。璨上。

衣著二匹。酒四斗。希知到。

伯愚提宮朝奉仁嫉。即日惟所履佳勝。思渴。思渴。顯親大蘆行。兩附問。當無不達少意。乘此乍涼。決欲至府。遂得會見。以慰闊別。偶一二處假舟值出。專走此介。擬借仙舟一來。庶幾途中得寬釋之適。不識可否。或辱應允。仍借鶴船人。即得頤指就路。尤幸。但煩聞爲媿。他皆面言。尚冀愛衛不悉。十九日。璨手啓。

璨再拜啓。昨自水衡。出爲江西常平官。靖康之初。併能。是時初遭變事。遠方恐驚。二年間軍旅洊興。身履危難。既解秩。便欲挂冠養病。偶有召命。遂至廣陵。初差湖北漕。繼改江西。未到間寓居高安。敵騎在至。竄伏山谷幾年。貧不能給。有棄產之除。且還毘陵。及錢塘。忽差臨川。到官半年。大軍經行。逋寇侵迫。幾不能保。州邑既罹苟免。目前無著。重事。即丐宮以歸。寄食親舍。去秋被召。暇對。明旨郎省。未閱月得天台。已而報罷。雖祠廟不敢請。忽蒙收用。分符于此。自惟衰頓。退蟄無復出仕意。而朝廷已行之命。不敢辭。到此殆半年矣。兵火之餘。廢法病民之政。上下一律。故于整革寬猛之際。尤爲費力。老矣不能堪事。但民社所寄。不敢不勉耳。通問故人。自當綢繆。亦恐要知也。璨再拜啓。

璨再拜啓。承居里社。極安穩。眞是第一等福人。璨從仕三十年。無一犂之地。一椽之居。世故如此。不比平日一旦緩急。叩人之門。猶有應者。今但可爲三簷東廡。忍饑計耳。自謀之拙如此。故人聞之。應發一笑。村居堂有五字句云。砌蕪巢泥急。喧蜂蜜藥忙。飛鳴俱有役。時節豈相忘。倦也。思儲粟。衣。今欲樹桑。謀生吾著拙。已矣。髮毛蒼。又云。補軒窗楊穩。洗竹近風清。樹繞扶疎夏。山開錦繡晴。屢空無足食。多壘未休兵。酒薄從深酌。憂端或暫平。可見懷況也。專此馳問。繼是別上狀。無不暇往來之信。爲煩耳。璨再拜。

右紹興戶部侍郎。敷文閣待制。蔣公璨字宣卿。書簡帖五幅。眞蹟一卷。中興而來。簡札日趨于文。降而不返。眞隨以亡。思古之君子。于是亦可以觀百年之流風矣。帖得之義興吳氏。寶慶乙酉之三月。

贊曰。廬山之下。仙佛之廬。多公題扁。予爲其體矣。而今見其帖。大抵小則遒而大則媿。豈所施有異。而

筆法亦隨以變。遒而不流于介。媿而不失其健。予釋愧乎知書之論。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三

宋名人眞蹟

劉季高書簡帖（六帖並行書。第一、第二帖。各十七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帖七行。第五帖九行。第六帖六行。）

岑再拜。東觀自昔必擇名流。往歲范淳夫爲夕郎。呂子晉爲詞臣。張文潛爲右史。近年楊中立。亦自是爲大諫。晁以道爲少蓬。間出補外。雖如劉摯言以罪黜。亦得建冒軍。岑也不才。誠曰濫處。然自元豐故官制後。著作郎無罪出。待二年闕。爲與國通判者。必自岑始也。伏惟通前古事。實熟本朝典故。誰出執事右者。岑今不敢覬望。如前輩得進用。且引當家惡例。求一縣牧民可乎。鈞州本是舍人提封。儻出一言。岑可以鮑。顧袁其窮。力賜推穀。不敢忘。異時廟堂雍容。則所覬望不俱爾也。岑再拜。

岑再拜。岑孤遠辱被知遇。所從來久。拔茅連茹。豈所敢覬。自惟居閒衣食不足。今鈞州未有人。如得給糧。何幸似之。然不知誰能勳心出力也。岑昨再出。割河東縣郡。以資敵國者。使指也。岑受命而不受辭。遂詔留地。鈐制督兵。原岑初心。出于忠憤。無所坐罪。適怨家當國。人熟而遣之。有識之士。多爲不平。而蹤跡孤外。曾無孰何之者。今朝廷以至公採士。念失職于一夫。適公入朝。廟所存憐。謙若門下。或稍借重。准端。周寸。寄謂枯槁。一朋賞罰。以勸在位。何獨岑之志也。岑本書生。無長才。其足副時須。方茲艱難。試加使令。而前犯忠義。不顧身。或有寸長。伏惟加憐察焉。岑再拜。

岑惶恐百拜。伏奉墨帖之賜。拜受欣然。如造師席。幸甚幸甚。蒙鐫喻曲折。更荷門下。雖記不忘之意。岑疾

繡支離。無復餘念。志在降樂而已。得左揆管寄。未及他語。岑不可但已。須著再請。岑得如志。故上策也。設左揆不以爲然。顧惜一言之重。但易得一有疾樂擬。投老殘年。生理可得。敢忘大賜。心之精微。筆墨難見。延惟垂察。岑惶恐百拜。

岑悚息。岑親妹之子楚熊。爲大府法曹掾。願教之誨之。仍求一改官狀。成就他。所深望也。又有弟之子陶楨。爲吉水令。亦望青睞。幸甚。淮上有可教。無小大。下論所願。悉承也。岑再拜。

岑惶恐。岑慨有小懇。昔挽合聽家弟榮得備吏屬。且自往歲。蒙顧遇厚甚。相見此時。荒頹不淺矣。然去替甚近。尚少關陞一章。岑與江西諸使者。皆無雅素。門下少留念。假不難辦者。不審可遂調護否。言之僭易。不特深曉取瀆耶。岑惶恐。

岑再拜。見南山碑石刻。似聞皆見之。敢以爲冒。但居閒無使令。匆匆裝褫不辦。因不復事此。惟深察。敝邑或有可教。岑願聞。岑再拜。

右紹興徽猷閣直學士劉公岑字季高。書簡帖六幅。眞蹟一卷。予讀洪文敏容齋隨筆曰。眞宗時。幷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受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爲人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強之。王元之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遣其子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爲朝廷設官。進退以禮。一失措置。咎在廊廟。某一在翰林學士。三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得侍郎。或爲諫議大夫。某獨異于斯。斥去不轉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仰。予謂仲舒皆爲二府。至于自求遷轉。及增請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于公移騰書。引例乞轉。惟其至誠不矯僞故也。後之人外爲大言。避寵辭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眞者多矣。風俗使然也。今觀公首二帖。蓋亦有前輩用情之風焉。帖併他帖六。開禧丁卯七月。得之吉。

贊曰。用情之眞。視古非幾。但帖觀不能盡知。筆法皆端而奇。我懷淳風。以戒言詭。

劉行簡前日帖（十行行書。）

一止頓首再拜。前日辱臨。一再晤望。圖挹擅頌。不能甚款。濟卒以來。豈勝傾渴。伏計已拜給粹。即戒庭歷。沿檄上道。一止還邑。微苦敍疾。兩因腳疔。併欲辭遣之意。羞不覼縷。仰冀幸察。一止頓首再拜。

右紹興敷文閣直學士劉公一止。字行簡。前日帖眞蹟一卷。開禧丁卯十月。得之新安士人汪氏家。

贊曰。學叶事之宜。筆力亦稱之。雖得于歙水之湄。然望而識其爲苕溪也。

劉武忠公簡帖（[illegible]）

錡再拜上啓。闊遠賢範。不勝嚮向之劇。信後未識興居復何如。仰惟吉德君子。諸無不宜。錡承之如昨。不類展念。相望未有瞻見之日。伏紙但切傾繫。引領之至。錡再拜上啓。

錡頓首啓。辱書荷不忘之意。且審朔久起居萬福。甚慰甚慰。聞有哉茲之戚。不易排遣。人之處世。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凡百更須以道自處。無傷生也。且居沙市否。他日所之何地。況味近如何。錡凡百過分。所居

若村落。人事幾絕。亦自省事耳。郎娘有幾人。湘中或有所需。勿外。相會未卜。願言加愛不宜。錡頓首啓。元英運幹承議侍史。

錡頓首再拜。昨日承訪及下情。至感。兩日。緣與汝陰戰發將士飯僧。未果延款海益。益增愧怍。朝來伏惟孝履支持。十一日解維已定否。十小篋聊表區區。少助僕馬之費。幸望笑留。適荷近晚請謁。併得面賦陳。文書已寫當面納。有委不外。謹上狀。錡頓首再拜。仲恭園練茗孝。

錡咨目再拜上啓。仲恭制司宣贊。曰即日春和。不審孝履何如。委艱適行。未果上狀。適辱誨示。尤用慚怍。承闕便辦。非甚。想不易營集。輒以五十緡少助費用。輕浼深愧。千萬容留。旦夕專人奉狀。次第濡出面別。謹上狀。布左右。不宣。錡咨目。頓首再拜。仲恭制司宣贊。

友偶追行。了無須臾暇。用是不果。子細上狀。他須後信也。

錡頓首。午刻起居何如。堂名欲易之。以請美事。出師潔之傳。公請儆儗力。觀古誠無愧焉。所許糊。幷八陣圖。蘄太平寺八字納去。餘適面言。不宜。錡再拜。揚中知縣奉議侍史。

錡頓首上啓。適沐訪逮。至感。移刻伏惟勤止輕安。承命預鄉飲酒。此盛禮也。敢不趨赴。獲陪耆俊之會。豫以爲慰。姑此奉復。不宣。錡頓首上啓。揚中知縣奉議侍史。

周叔八哥大夫。仰之保義。子宜、宜、歐場萬福。未及奉書。彼無事。幸過我也。錡再拜。

德瞻解元安休。堂上泊仙集。均休。水路迂遲。想勞神用。安下處已有。俟公到修治也。少頃送飯食去。次錡再拜。

錡頓首拜。誨墨之賜。辭車馬還自鄂渚。即遂披承。豫增欣快。他容面賦。茲不宣。錡頓首拜。德瞻先生友照。

閣中郎娘一一均休。令弟同來否。家人致拜問。有委豫覺示論上聞。

錡辱字至感。堂上別無他否。所需備悉。人馬已差去。有委無外。錡再拜。德瞻宣教友。

錡啓。早遣屈青奉手劄矣。辱誨示審信宿文履休暢。既感且慰。諸子荷斡束。十七日定歸。復此致謝不宣。

錡再拜。德瞻祕校友。

錡頓首啓。意謂可出元日相聚也。辱字乃審體中未甚平和。歲發春。賢者履之倍迎景貺。隨分發發。未得奉謁。幸照不宣。錡再拜。德瞻祕校友。

錡辱誨示。至感至感。竊聞苦臟腑。豈非脾胃弱耶。李忠道去。藥不須自煩。幸批示。當遣人去取也。今日極熱。千萬加愛。有所需勿外。錡再拜。德瞻賢友祕書。

家人拜意堂上。輒以表三件浼瀆。幸恕而留之。錡再拜。

豚犬輩。豈非椎鈍不足教耶。復辱示字。果肯嚴督功課。幸甚幸甚。錡與德瞻相與之厚。日甚一日。區區之情。當有以照而諒之也。錡再拜。

錡頓首啓。午刻伏惟文履休勝。錡生硯荷惠長牋。佩服愛玩。不敢忘也。然爽借過實。有所未安。區區之懷。更俟面賦。匆匆不宜。德瞻祕校賢友。

錡頓首啓。晚刻緬惟動止安勝。竊承誕日。無以爲意。香酒微物。祝千百之壽。輕瀆是荷。冀容留也。本狀不宜。錡頓首啓。德瞻祕校足下。

會姪深。今遣去軍中。已干王都統收留。若肯留之。緩急之間。頗爲周庇。干煩爲愧。錡再拜。

右紹興開府劉武忠公錡。字信叔。書簡帖十九幅。真蹟一卷。世間長鎗大劍。與毛錐子爲二。今觀公字蹟。其本固非不同也。嘉定甲申三月。始得此于維揚。

贊曰。以勁筆力。作往來帖。婉有餘妍。莊不可狎。古者文武。初非二流。繫于卿士。予其從周。

劉武忠五詩帖五帖並行書。

門外蹄輪任迹疎。一廬深稱水雲居。平生事業將何用。數括空能讀父書。○用前韻呈德瞻。

一選榮紆山更深。滿川烟雨夕沉沉。從來不問榮華事。自有沙鷗信此心。

二月陽和花正繁。軟風輕扇筍斑斑。揚鞭江路心無事。問舍求田淡淺山。○題村舍。錡呈德瞻友。

偶得一絕。

清風疾來映黃鵝。綠暗紅稀半掩扉。我以忘言靜思慮。子規猶道不如歸。

午寢。

寓跡唐興寺。幽隱得靜眠。西風繁破夢。落日亂蟬。歲月俄如此。功名豈偶然。五湖秋欲好。誰在釣魚船。

○擬塘欲引王也錡。

右劉武忠公五詩帖。真蹟一卷。予于名將帖。未嘗得也。繫之卿士帖足矣。而復出蓋有意焉。於庫。詩以寓志。筆以接奇。觀公此帖。謂公徒武固不可。如先王者。同殺秦忘。豈大將固不得以說禮樂敎詩書稱耶。右今異宜。予得此帖猶信。紹定元載二月乙丑。

贊曰。予表此詩。蓋欲天下。知將帥未嘗無人。夫豈必弧伏之棄。而筆硯之親。合之一。敲之分。嗟嘆斯廢。何忝予文。

楊文靖早間帖八行。

時惶恐。早間就時官借水。皆以送憲車迓廉訪爲辭。以故未能造謁。節深愧悚。素荷愛念。必能見諒也。使舟未行。當卜參候。區區非面承不究。時惶恐再拜。

右紹興龍圖閣直學士龜山先生楊文靖公時。字中立。早間帖真蹟一卷。洛道既南。先生實爲中興諸儒之倡。延平之風。洋洋乎其遠今也。珂少讀語錄。竊欽傳緒。寶慶乙酉六月。始得是帖于京江。處已接物之要。尚可以想見云。

贊曰。道之在人。日用皆其事也。待物必誠。所以達乎義也。延平之津。伊洛之涯涘也。筆端波瀾。亦可想其似也。

吳傳朋書簡帖四帖並行書。第一帖十七行。第二帖十三行。第三帖六行。第四帖四行。

說齊目頓首再拜。上啓澤民知府中大契兄台座。寒律初嚴。不審興居何似。伏惟神所休祐。台候勵止萬福。去遠賢顏。忽復許久。區區懷仰。與日俱深。自承過豫章。雖值倉卒。惟蒙惠時。蓋養浄氣。前儒節行。輪頌眞切不宜。說齊目頓首再拜。上啓澤民知府中大契兄台座。

說齊目頓首。上記元俊學士賢友侍史。說比幸披裕。匆匆告歸爲歎。即月侍膳之餘。尊履中福。命牧蓋還自廣德。已面諭之。今往請見。可詳叩丞相行年也。昆季意不殊前。更不一一致問。比獨不得一面元忠爲不滿。惟冀爲視尊頂。遽中代傳言。理無報教。謹啓。四月晦。說頓首上記。

淮陰碑。近得之。納寄一本。懇借古碑中有碧行草者。告乘間檢尋。更數日專介叩請。說再拜上啓。說數奇之迹。分甘散。比閱邸報。忽有盱眙之除。雖報代人已有改命。恐遂促行。自茲瞻望愈遠。情深邑邑。匆遽聊此上詞。良愧率略。說再拜上啓。

說外弟梁校正克章。占籍府下。往干典謁。幸垂顧盼。閒蒼蒼登門。想不待鄙言之祝也。說悚息。

右紹興主管崇道觀吳公說字傳朋書簡四帖真蹟一卷。行都九里松本公題扁。思陵嘗自歎以爲不及。筆法可睹矣。今帖監小楷。尤清偉可觀者。紹定戊子三月。得之京口。

贊曰。小書楷則本晉人。降而唐世體益真。妙趣要識筆有神。行行清妍雜奇偉。奇爲精神楷爲體。吳君筆力備諸此。

吳傳朋游絲書飲中八仙歌帖四十八行。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廣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飲中八仙歌。

○傳朋。

右吳傳朋游絲書。杜甫飲中八仙歌。真蹟一卷。紹熙壬子歲二月。先君以帥事如五羊。道過太和之快閣。外嬾張子禮彥和。幡于壁上。凭欄縱語。偶及書濤。發奮共觀古名蹟。因數近世鮮能書者。張翌日攜數帖來。乃中興以後諸賢詩簡。因遂留此爲贈。是時蒼蓬憁凡上。珂侍旁。亦得日閱無算。凡旬餘至南安。舍舟而陸。乃卷舟篋中。按是體。說自名游絲書。云古所無。有屏山劉子翬作詩曰。清圓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脫。蓋謂此也。致之唐書。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則此書亦有所本。特不系所繇名。屏山之詩又曰。定知苗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濟得。亦不系連錦。豈忘之耶。出奇衒巧。率合不斷。勻勁媚直。凡工書者例難之。候筆力之進退。每以是爲要法。雖若纖巧。不可廢也。藏之以備書體之一焉。

贊曰。天絲兮無姿。春光兮怡融。呆麗日兮柔風。想八仙兮飲中。倒景兮騎虹。落紙兮游龍。供下上兮西東。笑春歸兮無蹤。墨皇兮化工。留玩兮何窮。

吳傳朋四體書帖

珠樹玲瓏振好音。別來難步國門尋。平湖萬象青天闊。冷閉三山碧海深。玉柙夜藏橫月劍。錦囊春貯倚花琴。碧雲才子應相問。依舊釣魚烟水心。行書十二行。

得道眞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家住蓬滄海。別有蓬萊第一峯。楷書五行。

莫厭追歡語笑頻。尋思離亂可傷神。閒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清平有幾人。游絲書六行。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猶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壺下雲旗翻。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瑣玕日應長。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禍

地何嘉爽。草書二十一行。

嘉禾道正鄉淵明。一鄉羽客之好事者。余過郡類。日見臨仙軸紙索書。未暇作。追解行。復出郡郊關之外。意非苟然。經吳江。值便風。發遠與。乃寫書之。紹興丁卯初夏。吳傳朋。行書六行。

當時任鼎晦。秋至轉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合星酌蟾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草書八行。

紹興甲子。而陽前一日。書于紫市海會禪寺。傳朋。四行。

誰將石黛淨春潮。復撚黃金作柳條。西掩東溝從此好。紹興追我莫辭遙。草書六行。

日出離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鴛鴦。游絲書四行。

了知身心。畢竟空。即無輪轉。亦無身心。被受生死。游絲書八行。

說頓首再拜。澤民提宮宗丞賢友。比辱教墨。久稽裁報。愧甚。比日尊履勤止何似。需惡札。納上卷軸紙數太多。恨不能精也。說適過鄉里。展掃。過郡。託蔣丞致遠。不逸。輻。餘寫順序寶鍊。以承休命不宣。說頓首再拜。澤民提宮宗丞賢友。行書十一行。

右吳傳朋四體書。雜詩頌真蹟二卷。其一本有跋語。凡四篇。首篇以行。次以楷。次以游絲。次以草。通著一印。其二本有手帖。亦四篇。半以草。半以游絲。通著九印。是皆皆以應人之求。皆寓興而作。隨體輒奇。皆入能品。信乎近世之名筆也。前帖得于嘉禾。後帖得于京口。相去凡六歲。其體也雜。雖有草法。不可以析。故俱繫之能書。用寶所鑑。以代書跋。

贊曰。先君嘗評近世書。有曰。公行書如漢武仙臺侍女。飄飄長袖清姿嬪。特思無出世凡態。小楷如京師大酬。少年縱觀。毬馬韶秀。時出閒閑氣象。草聖如驟馬注坡。以其居天閣之久。終不失規矩。惟游絲得乖翰遺意。輕雲纖月。自成一家。易評難工。不可輕議。嗟嘆。其庶幾知言也哉。不然。則簡貴安徐。玉聲瓊琚。其亦深于書者矣。

趙忠簡送春詩帖。行書七行。

次韻送春

坐嘆空山落景催。幾時江上葉舟迴。初無妙術留春住。強覓餘懷並酒來。體力寒多思故絮。齒牙衰甚怯新梅。秦川落水紛華地。白首天邊共此杯。

右紹興宰相。太傅豐國趙忠簡公鼎。字元鎮。次范元長韻。送春詩帖。真蹟一卷。公剛方之操。正大之學。經綸之用。啓沃之忠。所謂抗之萬乘而不橈。寘之九死而不顧。言論英烈。夏日秋霜。近古社稷臣。自漢唐太傅而下。惟公是以當此。公以儲議之異。爲假月所傾。投荒累年。卒死奇禍。詩蓋海上所作。因元長所寄。而屬之者。秦川落水。猶不能掃北望之悲。亦重可哀也已。予昔從公孫處州君綸。識公帖。筆力勁舊。此詩字體嚴整。平重。蓋末年所書。紹定戊子二月。得之雪上。故家感慨之餘。藉遊楚辭大招之義。以寫躑躅不見之心。庶因卷舒。以慰忠憤。

贊曰。陶陶孟春。草木萌芽。自甘昭昭。照下土兮。振烟沼澤。雜海霧兮。誰怜行吟。閔鳥嘲兮。公乎歸來。無媚此詩句兮。黎母之居。家炎陬兮。萃禄盤礴。蔽雲浮兮。蟲虺鱗鯫。蜉蝣幽兮。人跡罔絕。鶴鳥仇兮。公乎

歸來。容由不可以久游兮。鳴鳶跕跕。墮沼澤兮。蛟蜃噬爾。蓋冥冥兮。折肱見涙。瞻斗星兮。夕照黃濁。波濤腥兮。公乎歸來。落景不可以久停兮。茅茨蕭薄。桃李因兮。韶容鮮潤。異中州兮。陽鳥弗舒。金石流兮。短狐祕蜮。起盤坏兮。公乎歸來。春不可留兮。卉服僅暨。駢蹠鱗兮。呻嗟嘲哳。言莫涼兮。烹蛇茹蠻。食且恙兮。眇其慈予。雖迴腸兮。公乎歸來。歎不可並兮。毒痡下濕。既沮喪兮。煩蒸焚悛。交戰迫兮。中鬱而疾。惇惇慄兮。屑冰雨霜。接朝夕兮。公乎歸來。寒兮無與乎。體力兮。長鯨層浪。隔帝家兮。鳥春蟲秋。送年華兮。星河八月。記流槎兮。杳杳萬里。誰懷沙兮。公乎歸來。衰兮。不關乎齒牙兮。公乎歸來。秦川之衍夷。公所生兮。解梁風鹹。民萃聲兮。土厚水深。衍易平兮。洪河大川。坎不盈兮。居之而安。樂不可名兮。公乎歸來。洛水之繁庶。公所寫兮。龍門伊闕。風氣聚兮。葩奇俗淳。康汰阜兮。圖淵青屏。今有慕兮。賣之而深。遁不可喻兮。公乎歸來。無默乎。江上兮。紫蓋黃旗。天所王兮。浮埃蔽蒙。騁遠望兮。聖主如天。既殛放兮。聊以永懷。無汎喪兮。公乎歸來。無悼乎。天邊兮。賢善大議。同諸賢兮。復讎正義。維萬年兮。質乎人心。靡或偏兮。守此正中。無遷延兮。噫嘻。詩乎。公以寫我心兮。彼蒼者天。杳難諶兮。吁嗟。時乎。天以畀我公兮。彼亡者秦。曷克終兮。樂兮。韶兮。舜之昭兮。無議其將。聖維堯兮。讒慝煽兒。同盛朝兮。公乎歸來。尚予家之招兮。

范元長觀梅詩帖。行書七行。

久陰初晴奉陪宮使樞密觀梅○沖

撫盛陰氛霧見春。荒山風物一時新。調仙自是和羹手。聊與梅花作主人。

右紹興翰林侍讀學士。資善堂翊善。范公沖字元長。觀梅詩帖。真蹟一卷。公以元祐故家。克紹聲烈。德耀寰寓。昭于搢紳。所謂文獻接于中原。典型盛于喬木。南渡而後。莫公先者。詩蓋遺趙忠簡。以建炎四載十月。自右府歸奉祠。故謂之宮使。樞密云。忠簡以三詩庶之。其一曰。曳杖山間自探春。雨餘梅意已清新。兵戎草草傷淪落。一醉花前有幾人。其二曰。種柳栽花舊惜春。不知春色爲誰新。年年青眼樽前客。只有寒梅是故人。其三曰。歸來醉極一枝春。照影凉蟾過雨新。不似扁陵愁醉尉。穿雲渡水腹無人。今見忠正德文集中。紹定戊子四月得之京口鉤所。

贊曰。范本蜀望。世仍忠嘉。南渡而來。人門莫加。帝咨典型。詔起幽遐。翊嫩銅龍。執經金華。筆取端重。而兼莘霞。寒谷將春。輕陰不遮。潔樽斯從。寄驛踏賒。倡汝和予。屏淫斥哇。託彼陰晴。以寫正邪。愛君之心。對越雖差。一瞬百年。遺墨猶鴉。吳兮同蘭。好兮投瓜。二公其仙。星箕漢槎。如此帖者。可復得耶。清並玉雪。秀同綺霞。矢辭以藏。庸識名家。

陳參政簡易帖。行書六行。

右卷伏惟均被新祉。城中有委。顧問之。蒙眷照之厚。備有所諭。片紙既之。以從簡易。不識可乎。與義再拜。

右紹興參政。資政學士。簡齋先生。陳公與義字去非。簡易帖。真蹟一卷。士以詩翰宗于一時。而致位丞弼。直躬事上。終始無闕。如公者。亦可以爲名臣矣。嘉泰甲子。予來行都。遇公之孫某于湖上。從容幾月。而得此帖。又二十載。乃標而贊之。

贊曰。眼底中興日月。手中健筆虹霓。遺化功成秋燹。先生原有新詩。

陳參政陰雨詩帖 墨書七行。

陰風三日吹雨極。三月已晴塞裂石。長林巨木受軒軒。洞庭倒流瀟湘黑。君不見古廟脊屋策策。中有鈴鐸森而客。曾經破膽向炎宮。敢不修容待風伯。

有而齋先生陰雨詩帖眞蹟一卷。按先生集題篇爲陰雨。今詩則無之。蓋惟以寓草聖也。茲與帖同卷。既別詩文。亦別而錄之。

贊曰。世謂北客。惟著之提。亦何至是。先生之詩。殆他有所謂。新亭之泣。如王導輩。亦何詩賜死于吳地。蓋惟以其舉目有山河之異耳。予侍先君子。每見言及河朔舊事。未嘗不潸然俎淚。嗚呼。先生之作此詩。其亦以是耶。予家江南者三世矣。歲月易易。後生者。當不復記。傳此帖以示。庶毋忘斯意。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四

宋名人眞蹟

張忠獻時義誠力二帖 楷書。第一帖十二行。第二帖十三行。

浚再拜啓。二十年之別。如一彈指間。每思慷慨正論。未嘗不抵掌興歎也。戒惟心法所格。自結上知。擢之遠外。恃爲耳目。而士議謂公展盡忠嘉。無負于上。聞之悚慄。夫遇合有時。進退有義。君子何患哉。蓋勉其在我。以求諸天而已。何時執手罄所懷。馳仰馳仰。浚再拜啓上。

浚再拜啓。浚誠力供不足。自權大戾。數患困苦。何可勝陳。中間廣辱教貺。感公高義。盟悚若心。猶不放輒布謝問。無他。恐謗間之或行也。公道不振。習俗以成。沐知有素。豈資此耶。聖主如天。方付公以藩屏之重。恩禮有隆。想惟盡力報稱。一路受惠。至幸至幸。浚再啓上。

右兩朝相國。維師魏國張忠獻公浚。字德遠。時義誠力二帖。眞蹟一卷。自諸葛忠武侯。以綱常扶大義。尊漢一心。百戰不屈。後二千載而公生。義通神明。氣貫日月。萬死無貳。烱然此心。實皆似之。夫隨世就功名。于事變搶攘中。代不乏人。而心之所存。顯著于當世。幽質于鬼神。彼信于千古。眞道姑終。正大明白。自隆中而下。未有若公者也。家世簪中。多公字蹟。中更秦禍。遺澤殆盡。珂舊從公之孫。匠監忠恕游。因頗見公遺墨。寶慶乙酉正月。匠監以書來。致二帖云。得之故諫議大夫任古家。

贊曰。至誠動天。中貫三極。堂堂南陽。繼以義國。山嶽鼎鎮。江河益溢。事生失宰。乃見人傑。大義既信。人

紀復植。于晦冥中。揭以日月。操捫漢賊。敵禍宋祚。萬段之磔。吾恥未滌。不共戴履。矧背旭縣。邦山屢卻。淮隱迭出。非不挫沮之死靡易。我觀史冊。二公與匹。功雖不同。心則如一。降興至今。耳目尚及。遺墨之寶。已若尺璧。遺次皆忠言。猶未泐。天維可絕。地軸可折。公心之磨。此理則熄。兩朝開濟。萬古罔闕。我繫此詩。以媿廟柏。

李莊簡三字帖 行書九行。

光棟息。朝請郎吳師直作吏。能盡公廉勤三字。通知財穀。兵刑之要。蓋實才也。僕初昧平生。頃在宛陵知之。相隨累年。建康以參議通判兩辟之。命未下。而僕以罪去。今待遠闕。欲得一攝職。以活幼累。望公稍以吏事試之。有不如所舉。僕爲妄人矣。光再拜。

右紹興參政李莊簡公光。字泰發三字帖眞蹟一卷。泰禍烈矣。元臣鍾公。耆德碩產。俱擢正論之酷。公家復再世。以私吏嬰重劾。原衍臣之罰。是不惟煽其虐于一時。而實欲毀其傳于萬世。雖然。無益也。節槩如漢李膺。忠言如唐陸贄。直道公德。如先正韓、呂、劉、范。諸大老。豈以一節之貶。及史事故少詘哉。珂家世同患難者也。蓋定己卯。與公孫知季同寅江左濟臺。嘗到公遺事于官寺。敬仰高風。每切歎息。後四載。寶慶乙酉之六月。始得此帖于京口。贊之以見尊鄉之心焉。

贊曰。秦禍滔天。鯨洶九淵。論者以頗。而我謂不然。如公之質。泰山歸然。奔流百川。何偽乎一卷。野史所編。人心之博。匪石則遷。誰爲之療原。兩家之先。義比仲連。覽此卷焉。不知其涕漣。

王敏節歡喜帖 行書二十四行。

廉頗首上啓。伯壽侗畫修獵友弟。別久拳仰。有不勝言者。私門多故。去年喪妻。今復遠謫。何以爲懷。聞命離九江。遠塗酷暑。驚辭爲下。所至圍潛。幾至危懼者歡矣。八十餘日。方到貶所。形體支離。惟餘皮骨。良所苦也。平生不以官職爲意。從來視賊罷官多矣。未若此番狼狽也。蓋緣取名之多。反有此陋。奈何。又所至爲人睥睨。當與之歡喜領略。兒子輩且令居德安。緩急當就長沙。奉依也。或見他遠。且與調護之。然別無覬望。人情當然故也。此間如坐井中。又五馬再尋下石。以自來用。所謂臧氏之子也。我之進退。莫不有命。此等何足較哉。八郎且令爲學。其才雖不甚勇銳。然忠實有守。不害爲賢者爾。更望提耳調誨之。庶于此生進退。一委之命。餘希自愛。爲祝不宣。庶再拜。

右紹興樞密副使王敏節公庶。字子尚。歡喜帖眞蹟一卷。世之流坎。何者非天。公以高名勁氣。事明主。志節嶄然。如百鍊鋼。刼火不毀。乃猶未能忘情于是。亦足見當時搢紳之禍。睚眦陰賊。尚有烈于偃月者。按公以紹興壬戌六月壬申。責授德軍節度副使。居道州。八月庚午。薨于貶所。計自謫命至薨。纔六十日。帖中八十字。殆出雜謀。所謂調護者。蓋公與張忠獻。在陝服有遺言。而有此疑。五馬下石。又出于初至御願逆壙。出門有礙。不能塡處。以迄于死耳。致之歲月。公至道甘無幾時。薨後五十七日。郡倅孫行儉。猶以爲公備行館之故。謫廣南監當。意必出于郡守之訐。而搢之用心。何人斯。公之□吏。以寶慶乙酉四月。自江鄉來。□□□□□是帖以示。因巧得之。

贊曰。秦火燎原。衣冠塗炭。繞指之柔。出乎百鍛。如公之擲。猶死發忠。時歟命歟。一覽三歎。

覆忠惠秋杪帖 行書十行。

汝文即首再啓。秋杪台候不審安否何如。伏惟具宜興寢。方欲上狀候行。辱損教重魏不腆。顧業然在孩。無緣修敬。跂望德乎。良自喟歎。

右紹興參政。資政學士。崔忠惠公汝文。字公巽。秋杪帖眞蹟一卷。述奇行直。學博用尊。在近世名臣。惟公兼之。以庶古人揚子雲心盡之論。斷可識矣。嘉泰壬戌十二月。得之毘陵。

贊曰。熊跃宕而奇偉。委高明而通詭。此得得乎其里。茲可想其人矣。

折樞密子友帖行書六行。

子友兄弟。及王應仲。日夕相聚。每論詠侍講詩文。恨不日親教誨也。子友貧甚。宮祠之舉。不足餬口。旦夕以例須懇權局。愈窘急矣。未知門下有以振之否。湖外委輸。乞示及達賀再拜。

右紹興樞密。端明學士折公彥質。字仲古。子友帖眞蹟一卷。予始識時。侍先君消輓湘南。及識公之子知常。帖得之是時。蓋淳熙戊申歲。

贊曰。陳服之俗重于義。公家府谷。殆且百世。予不能知子友之兄弟。爲謀而如己。交情之不替。亦足以見前修之志。

孫參政知命帖九行書。

近到毘陵。見一知命者。猶謂參政十月安穩無他。與諸人所說稍異。今節氣已過大雪。其言獨驗。亦頗言。自此垣履富貴功名之地。非罪流所可及。覆欲一聞。近拜覆。

右紹興參知政事。孫公近。字叔詣。知命帖眞蹟一卷。毘陵有士友。攜近世名卿帖甚多。寶慶之元二月。過予京口。予閱篋中所無者。得此。

贊曰。古稱君相不言命。執國大政。而猶拳拳于富貴功名之競。其言雖獨應。予猶以爲病。

何恭敏料理帖行書五行。

台卷上下。伏惟均慶。比來生事當不至不足。閒居自不妨料理也。久別極思一見。面未錄。諒亦自有時耳。錄再拜。

右紹興資政殿學士。樞密何恭敏公錄。字伯壽。料理帖眞蹟一卷。予家被案禍。公獨首明其冤。其特立之操。可想矣。嘉定庚辰三月。始得公帖于餘杭。

贊曰。虐焰熏天。而公以勺水。欲救其燎原。觀公之帖。雖久別之一見。亦將以歸之時數之自然。胸中所處者素定。宜其頂于櫻刃之鋒。而吐天下之公言也。

張章簡康寧帖行書六行。居帖六行。

綱上問。曾丈承事伏惟。誨體康勝。眷集均休。江右有需委。毋惜垂諭。綱上問。去秋解維適丈。丈小遂和。別來以辭尤杳不聞。耗春中。劉參議從者館言之。云已康寧矣。良以爲善。偶頭風。不果親作書。萬萬情察。綱拜。

右紹興參政。資政學士。張章簡公綱。字彥正。康寧帖眞蹟一卷。書乃靖炎間同輻。不知所與者爲何人。帖前乃吏楷。惟末批字。帖爲手蹟。開禧乙丑四月。予仕餉庾。得此帖于金壇一士友家。其上題爲李忠定丞相書。是時尚未識忠定字體。信而藏之。後得山谷答民帖。跋語。字法世名。與此無異。復得忠定帖。

位置俊逸。又全不同。而後知爲公之筆。士友家與公同鄉枌。藏其上世所傳。久而莫知其倪者也。帖中有江右字。公平生宦游。不涉其境。豈靖炎間避地所寓。抑持江東盧節時所作者。誤謂鄱江爲江右耶。

贊曰。予官京口。前後十年。接公之枌榆。讀者猶傳。慨想其人。莫覩其居。維帖之得。庶幾以迷其初。勉民之跋。證莫近斯。于以識公者。

趙德麟召還詩帖九行書。

後貴三十年。蒙恩召還行在。方駐蹕錢塘。皆是子常侍郎一首。

贊曰。昔東晉王茂宏諸人。登新亭。望長淮。自謂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至今想之。猶戀乎其有餘哀。矧預高牙。登玉階。而寄宗國之懷者耶。玉葉偏安于海濱。故都久棄于蒿萊。主議者。方貪天之功。而肆其雄猜。朝士沉空。不復回來。率兆乎滔天之讒。而迄乎和議之閒。此有志者。所以歎于嗟之麟。而思當道之財也。嗚呼。鐘鼎百年。邊塵尚緇。悠悠蒼天。彼何人哉。

周少隱留春詞帖六行書。

春似酒杯濃。醉得海棠無力。雖染玉肌豐臉。做淺紅顏色。送春風雨最無情。吹殘也。還惜。何似且留花住。

贊曰。紘管之流響。摹物之感情。激徵合商。舒華發英。固所以合融怡于自然。而惜流轉之不停。亦猶夫見穿花之蛺蝶。賦點水之蜻蜓。思盡醉于風光。而與春去于杜陵也。

張文忠奉告晴快二帖。

九成頓首上啓。奉告。編審還自山中。曾履萬福。憑喜無量。新詩見屬。淒婉清壯。足爲市隱之光。來日如清賞。遲遲于梅山矣。豫以爲喜不宜。九成頓首上啓。長文刪定學士賢友。

九成頓首上啓。晴快。編審尊履萬福。新詩寵和。用事切當。運意巧妙。極慰鄙懷。也面謝不宜。九成頓首上啓。長文刪定學士賢友。

右紹興禮部侍郎。侍講。敷文閣待制。無垢先生。張文忠公九成。字子韶。奉告晴快二帖。眞蹟一卷。先生道德風誼。文章氣節。卓爲南渡冠冕。接中朝諸老之派。開後學典型之宗。富貴不淫。流落無悔。正誼自信。全名爛然。炎興而來。一人而已。九江有故幹辦軍司。劉君必達。于先生之孫厚。爲姻家。藏遺墨數帖。寶愛如拱璧。弗可得也。珂十二三時。嘗見而識其體。寶慶乙酉六月。在京口。與淮西副帥司幹官潘君忠恕。夜避寇萬歲樓下。出首帖以示。歎歎初見。恰三十年矣。尊慕所存。遇必有合。夫豈苟得乎哉。是時上初嗣位。首詔贈先生龍圖學士。仍賜謚。後兩月。先生亦明易名忠武之命。先生繼加贈太師。啓國于崇。謚曰文忠。蓋皆初政節一義云。次帖紹熙戊子。得之蘊臺故家。

贊曰。上卿服之初載。首以忠之一字。褒顯邦之臣二人。亦既裝百年之宗儒。遂復開千祉之舊勳。嗚呼。英論善用兵。房杜濟以文。惜先生之位弗克究。故先世之志。亦終莫之伸也。遺帖之存。手墨如新。我藏孔宣。對于褒輪。

米元暉背簡帖（七帖。第一帖十六行。第二帖、第五帖、各十二行。第三帖十四行。第四帖九行。第六帖七行。第七帖三行。尾批八行。）

友仁惶恐再拜。昨晚幸承教。不勝欣慰。奉手字。霽晴和台體沖勝。可慰感喜。所喻何其蔽也。不足觀。不足觀。緣此一事大見摠。緣數人非欲取之。今渠云且已與讓。則是要俟此老不在後。拈出必可了身。計當亦不遠矣。和籍奇甚奇甚。公主誌銘。令人尋得納上。論字語。覆上是。因以示仲季諸豪。未及瓜間。定納所示。豈敢食言。文字切與垂念。如是則必可受厚德矣。不宜。友仁惶恐再拜。長文提宮學士尊親。汝宜省。脫著衣裳。切須謹慎。第一不得失飢。常早歸喫飯。千萬千萬。吾老業雖家。生受生受。就歸受養。家成甚情況。汝罪安坐。豈知吾辛辛勤勤。今付安人藥。使令盥好好收藏。并附子四箇。是入汝喫藥中。少此四箇附子。（本擬來者中料。）切記不要差誤。餘切將息。將息安人十四娘。新婦與兒同此。押付韓師。○姑夫買柴時。同買下。米暉時。亦買下。月用錢。續寄去。

友仁頓首再拜。師德府判少尹兄使座。春晚氣暄。即日伏惟還家安居。百況無不自適。友仁衰憊如此。適者曲荷獎拔大賜。使百指又復粗飽。知德之心。未易論報。稍茲隔闊。可勝惆悵。友仁勢須俟送舊迎新。一段事了。乃謀去就。咫尺未卜良晤。伏紙不勝悄仰。餘惟萬爲遠業珍重。不宣。友仁頓首再拜。師德府判少尹兄使座。三月二十九日。

友仁頓首。疑塞伏惟起居佳勝。朋算率納。以祝新歲者。徽恤徽恤。前者人即送去。云。鄭侍郎昨日又送一名。俟奬勸先後也。知之乏人奉報。不罪不罪。不宜。友仁頓首。上幹辦秉義鄉舊。

友仁頓首。去冬隨羣出關。遑遑狼狽不可言。既到新昌。偶大水浸田。食既不足。斗米忽千錢。不得已東來。府主憐之。使竊食于此。然與臨安所得之半而已。欲徑復至舊巢。太暑不能動。中元後定成行。遑遑奔走。亦可太息。不謂晚境遭掃田處。乃有平原食粥之憂。生平習慣。而方且低昂于世。其苦不可言。友仁頓首。令人以次寶眷。伏惟一一均覽。仲謀、季寬、承務諸仲季。幾人赴官。附此道意。友仁五口在此。六口在新昌。成甚家記。友仁拜問。

蘆門仙槎。各計均納多祥。兒曹荷問及此。有可委千萬示諭也。友仁拜問。

此紙極有古意。而不合研俗。惡山水。遂用紙背。蒙寄精藏。深荷厚意。人還遲遲不能致土毛。徽墨絕品五圭。饋以爲報。不罪不罪。涉夏入秋。老稚多不快。今日偶請假。乃即得作此。陪醫無況。無況。

右紹興數文閣直學士米公友仁。字元暉。書簡帖七幅。與牘一卷。惟寶晉以博雅名家。公漸離異聞。傳畀心法。故書跡類有寶晉法度。如漩洑生駒。脫鄉教鞭。廟景奔處。相與後先。不翅一日千里。至于歷瑤池。望崑崙。逐電霆。蹴沙青海。飄忽一瞬。則亦暐若乎其後矣。嘉定庚午歲八月。予在故府。有客袖斯書以示。因相與論公家傳之學。大槩如此。客然予言。舉以遺予。因得繫寶晉之次。公之能。不特賞鑒與字體。其發踏文章。皆高脫一世。實和間寶晉。寶晉上公所作楚山清曉圖。慈之天府。山谷爲作字。授以古篆印。且贈詩曰。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時謂不誣。公字聯元。本以爵王門父子。尚寶晉之

意。

贊曰。父子而善書。自羲、獻、而始也。寥寥千載。間已莫之擬也。至于我朝。有楚國之華也。不隕其名。雖未濟厥美也。其間父子。亦非括之比也。瞻乎瀛洋。混混猶此水也。此帖之觀。尚可見其概也。

米元暉韓退之五箴帖（行書五十七行。尾記二行。又自跋二十三行。徐蔡紹章書十二行。）

韓退之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不能改。無勇也。予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日負于初心。其不至于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誌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晝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爲。嗚呼予乎。君子之藥。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爲傾。汝之德耶。而呶呶以害其生耶。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烏瘳。

官箴

官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舍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舍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于身不祥。于德不義。不祥不義。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顧沛。

尚之尚少。庶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于人知。篩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昱昱。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實情。揜以媒怨。汝甘不悟。以及于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知不顧。禍則宜然。

紹興乙丑中冬。元暉爲汝文書。

僕宣和之末。與道山二國士。同修于寶堂。筆掌書學二年餘。是時日得親筆硯。如蘭亭修禊序。爲諸生迫使隨寫百餘本。至今有出以示者。稍亦可觀。爾後遑遑奔走營埔之不暇。豈復與晉城氏周旋。獨書飾不得已而事之。所作字多不足觀。交游見迫。寫成往往自擲去。汝文以此索字。偶醉右大號之後。冗長箱篋。悉寄北關空闕竹關中。諸宅不應手作字。又紙乾澀。不能速墨。如人意。愧見詢。廬中幹至荷。已屢說。英石如有眞山之狀。可以作筆格者。并楷擲軸作土毛。不厭其多。呵呵。

宣和壬寅歲。復從書學。今元暉侍郎。唐稽禮部。暨愈三人同應選。迄今二十有六年矣。唐稽沒于京師。丙午之難。元暉今持從囊。獨愈退處江湖。築室龜峯七水之上。假雍裴臥。亦自是一補樂云。今觀元暉法書。

得元章妙處。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紹興丁卯夏五月晦。徐嶠題。

右米元暉書唐韓昌黎五箴帖。眞蹟一卷。宣和書學博士徐嶠。跋于後。卷有十印。皆是米氏。後有徐氏二印。元暉一印。字特古雅。豈山谷所遺者耶。嘉定庚午歲八月。與諸帖同付之。

贊曰。古之大儒。立言以自箴。蓋不推緣其身。斯亦有警世之心。如彼元暉。困于宦涯。平生之于臨亭。皆一日而百臨。是自歎其用力之深矣。跋之者。又謂宣和三博士。同時賜佩衿。更二十有六年。而蹤跡各異。于升沈。嗟嘆二君。其亦自念道德之不負。而齒髮之侵乎。抑亦不病其昱昱。而惟有慕于知音乎。抑臨亭有言。不在乎今之視昔。而悲乎後之視今。予意二君。亦猶傳盧扁而誦其神奇。實未始得脈絡而知砭鍼也。

米元暉秀軒詩帖 行書七行。

壬寅仲春余書秀軒詩四句于榜之側

山氣與湖光。四時足殊秀。我識軒中人。是爲益三友。

吾此詩。大有古人之造妙處。

右米元暉秀軒詩帖。眞蹟一卷。秀軒不知何在。山氣湖光。其爲東南之勝審矣。歷元戊午八月。予在洪猷漕臺。有持此詩售于市。莫或識者。予贖而歸。後裝褙帖。因識而藏焉。

贊曰。山氣之微明。湖光之清淺。軒中之人秀而隱。予固未之論。稱是一篇之題。自是于古無所與遜。知益知損。予意猶有懼乎孔門爲國之陋也。

米元暉陽春詞帖 一行八首。並行書。第一、第二、第九首。各九行。第三、第四首。各七行。第五、第七、第十、第十六、第十七首。各十行。第六、第十三、第十八首。各八行。第八首六行。第十一、第十五首。各十七行。第十二、第十四首。各十一行。第十九行。第十一行。尾記一行。跋十九行。末題一行。

臨江仙

昨夜扁舟沙外艤。淮山微雨初晴。歸雲飛過月邊明。一天風露重。人在玉壺清。水際不知何許是。遙林□舞微青。醉迷歸夢強□凌。誰言東去鴈。解寄此時情。

小重山

歸倚朱欄一解衣。碧雲迷望眼。斷虹低。近來休說帶寬圍。人千里。還是燕雙飛。深院日初遲。綺牕簾幙靜。愁生眉。不堪虛度是花時。鴻來喪乎解寄相思。

減字木蘭花

柳塘微雨。雨兩飛鷗來復去。倚遍重欄。人在碧雲山外山。一春離怨。日照綺牕長幾線。酒病情麻。兩事春來無奈何。

點絳脣

浩渺湖天。酒浮黃菊擕佳侶。澹烟疎雨。去魯方懷土。傾蓋相逢。引滿飛奇語。山圍處。兇航輯舉。不醉君無去。

漁家傲

從古荊溪名勝地。溪光萬頃瑠璃翠。極望荷花三十里。香嚙鼻。我舟日在花間艤。向晚餘霞收散綺。遙山抹黛天如水。滿引一樽明月裏。風微起。蕩然眞在華胥氏。

阮郎歸

小舟載酒向平湖。新涼生曉初。亂山烟外有還無。王維眞畫圖。風遲起。動襟裾。雨來荷濺珠。一尊相對喜君俱。醉歸紅袖扶。

臨江仙

一曲陽關腸斷處。臨風慘對雕樽。紅妝揭調十分新。古來多聚散。正似嶺頭雲。昨夜時霄千里月。向人無限多情。娟娟今夜滿庭。一帆隨浪去。卻照畫船輕。

醉桃源

蝶夢初回栩栩。柳岸幾聲鶯語。蘋末起微風。山外一川烟雨。凝顰疑黛。人在玉壺深處。

南歌子

遇酒詞先舉。逢山眼暫明。一川風雨縱留人。不道此郎歸興欲兼程。客久情深□。尋歡恨不能。繡牀頻壓【案】此下缺。

夢縱橫。賴

和晏元獻漁家傲韻

郊外春和宜散步。百花枝上初凝霜。遍地神仙多外府。藏奇趣。幽尋歷遍溪邊路。浦宜浮家無定處。萍飄梗泛南人語。與子未須鄉國去。來同住。且看羣鷗烟中雨。

念奴嬌○村居九日

九秋氣爽。正溪山雨過。茅簷清暇。離菊妍英。知是爲佳節。重陽開也。色妙香殊。勻浮瓦面。俗狀卑金莖。歌狂飲俊。滿簪還更盈把。村外草草杯盤。邊塵不動。欲買應無價。端使晴窗風絹冷。雲卷烟收平野。向晚蟾娟。半輪斜照。想見成清夜。玉山頹處。要看欹帽如畫。

臨江仙

寶晉軒。憑臨望處。山圍水遶林繁。不堪回首到江城。猶訝圍瓦礫。鷗鷺見人驚。日頗太平歸舊里。更無餘事關情。小簷茅舍倚雲汀。四時風月裏。還我醉騰騰。

阮郎歸

碧溪風動滿文漪。雨餘山更奇。淡烟橫處柳行低。鶯慇來去飛。人似玉。醉如泥。一枝簫鼓欹。夷猶雙槳月平西。幽尋歸路迷。

臨江仙

野外不堪無勝侶。笑談安得君同。四時景物一壺中。醉餘臨望處。遠岫數重重。溪上新荷初出水。花房半弄微紅。曉風蕭爽蘋蘇松。娟娟明月上。人在廣寒宮。

念奴嬌○裁成淵明歸去來辭

闌干倚處。戲裁成彭澤。當年奇語。三徑荒涼。懷舊里。我欲扁舟歸去。烏倦知還。寓形宇內。今已年如許。小牕容膝。要尋情話親侶。郭外粗有西畴。故園松菊。日涉方成趣。流水潺潺千澗上。雲遶奇峯無數。窈窕經丘。風清月皎。時看烟中雨。蕭然巾岸。引觴寄傲衡宇。

醉春風

一陽來復羣陰往。吾道從今長。萬事莫關情。月夕風前。依舊須豪放。舉盞舒卷浮齊觴。從古奇珍貴。滿引唱新詞。春意看看。又到梅梢上。

小重山

雨過風來午著清。榴花紅照眼。向人明。一枝低映寶釵橫。菖蒲酒。玉椀十分滿。引滿聽新聲。小軒簾半卷。遠山青。幾人閒處見閒情。醒還醉。爲趣妙難名。

新夏情○淵明詩

結廬人境美陶潛。車馬不來喧。勝處自多眞趣。飛烏日相還。心既遠。地仍偏。見南山。手持菊顯。山氣常佳。欲辨忘言。○皆吾所作詞。○元暉。

紹興戊午中春初七日。頓拂道人。得守滁陽。既老則煩。遂請宮投閒。泛小舟來平江大姚村。過謙之于莊舍。午朝來居深村。瀟然如濯清風。于三伏長暑中。其爲快有不可勝言者。大恨未能增置百斛。向依微祿。以補孝雅。未能便納政爲閒客。相從雲水間耳。豈非老業。家女甥索書此。柔毛頑悍。作不成略。無可觀。是月十三日。押○陽春集。

右米元暉書自作詞十八篇。名陽春集二冊。紹興戊午中春。在姑蘇別墅。爲其女甥所寫。老辭近班。歸藝松。猶不能忘情于翰墨間。斯亦足以見嗜好之篤矣。寶慶丙戌二月。得之中都劉氏。

贊曰。予家有山林集。觀賀晉自製之詞。每不逮乎平日之文。豈句律之末工。疑用志之或分。偉筆力之扛鼎。得遇蹇之異聞。陶冶性情。自爲陽春。既寓意于館甥。亦緣笑而自珍。予嘗商略商書。旁搜梁鼎。規矩合作。勺籥奪倫。竊以爲夫君金縷之衣。亦未足以換曼纓之衲也。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五

宋名人眞蹟

潘子賤改月帖 行書十九行。

良貴卯頓上啓。改月伏惟餘候萬福。引嚮引餘。良貴卽今過南山。作少緣事。中秋後方歸。恐左右旦夕須差考校。無由候別。不勝悚仰。謹布此臨臨。秋暑方熾。千萬珍愛不次。良貴卯頓上啓。文伯教授學士賢友侍史。初三日。

右紹興徽猷閣待制。潘公良貴字子賤。改月帖眞蹟一卷。公勁正之操。卽于一時。字畫之存。雖近猶可敬也。嘉泰癸亥十月。得之臨江之彭氏。

贊曰。公立柱下。直聲深如。氣則不餒。而況于書。待人以情。眞意浹洽。吁嗟前修。勳則可法。

胡巳茂鷄章帖 行書十二行。

交修惶恐再拜上啓。少懇輒蠲。蠲歲鷄。從姪嶠備員總漕丞。吏事明敏。公勤深廉。當吏長職。甚得民譽。頃左右剖符之初。嘗令謁見于臨安。已蒙漕顧。方此蠲士之初。輒敢求玷鷄章之末。遠此終更。獲遂改秩。皆出門下之賜。戴德豈淺淺耶。敢恃眷舊之私。特加留念。幸甚。于旨愧悚。殆不勝云。交修惶恐再拜上啓。

右紹興端明殿學士胡公交修字巳茂。鷄章帖眞蹟一卷。自薦舉之失。初意。昏之邪。奚本朝之曹呂。蓋世以潛其口而售其私者。以古自信。庶幾于中興之人物見之。帖得之京師。寶慶乙酉之八月。

贊曰。辯織之異鴻。人心所同。是內舉者。何足以害其公。世道之趨。或浮其隆。此帖之存。所以愴今日之憧憧。

向伯恭旁午帖（行書十行）

予謹惶恐再拜。請遠釣席。倏爾兩月。不勝瞻仰之情。午到官所。賓客旁午。應酬不暇。念欲上狀。少謝前延遇之意。執筆輒已摸矣。海蒙寵賜手教。仰服登厚。且愧不敏。其大參虛位。側聞環召。復歸廟堂。以爾四海。予誰惶恐再拜。

右紹興戶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薛林向公子謹。字伯恭。旁午帖眞蹟一卷。予少侍先君帥東廣。道出清江。嘗登薛林之舫。後十五年。與公之孫公起公瑾游。屢見手墨。又十四年。寶慶乙酉六月。始得此帖于京江。

贊曰。塗水連濱。未改薛林風月如新。一紙重觀。道貌百年無復斯人。

劉彥修江岸帖（楷書十五行）

予羽頓首再拜上。啓侍講內翰台座。江岸請遠。載更歲籥。景仰德宇。與時俱積。謁歸故棲。繼之行役。擾擾多事。疎奉起居。春至伏惟論思餘閒。神明協相。台候勤止。萬福。予羽歲暮抵漫陵。交郡事海邦。僻遠。民淳訟稀。竊祿養親。誠爲安便。正阻清覲。願言加愼。翹鼎益隆。眷注。謹拜于狀不宣。予羽頓首再拜上。啓侍講內翰。正月七日。謹空。

右紹興徽猷閣待制。劉公子羽。字彥修。江岸帖眞蹟一卷。公自徽猷閣待制守泉。在紹興內辰歲。是時韓蘄。蓋朱公震。陳公與義。朱方勺讀。則公所與書。陳其人也。嘉泰壬戌歲七月。得之都城士人發萬。贊曰。其忠足以繼忠顯。其教足以傳西樞。其略足以佐魏公。其識足以知二吳。於虛。斯亦足以列寶其之儲矣。

梁仲謀去月帖（草書十九行）

汝嘉惶恐。去月二十八日。以長子得奇疾不幸。二十九日。劉丈見過。告以廟堂呼召。分委職事。方知淮甸已擾。次日得旨促出。自此不復更得少暇。修人事。亦不得略爲亡兒取日作佛事。一切付之牙校。蒼相繼報益急。遂議挈家。三數日來。挈累既行。府事遠交與章丈。方少通氣。得親書問耳。不審得見益否。卽日伏惟開府之初。神相起居。台候萬福。不勝瞻仰惓惓之至。汝嘉初得指揮。獨以本部事從行。繼得與劉丈同行指揮。今又獨行矣。終當率劉丈同行也。啓行未有定日。聞已擬二十三日。又聞二十九日。相君云。有警卽動。不許擇日也。餘已具劉丈書中。更不縷縷。向寒乞相時珍重。以俟拜數不宣。汝嘉頓首再拜。知府徽猷侍郎鄉兄台座。

右紹興宣文閣學士。梁公汝嘉。字仲謀。去月帖眞蹟一卷。予開廟甲子冬初。簽仕南徐。公之子季珌。實以九卿總餉。尙及見典型。帖得之其門人鄭子壽。蓋成持以獻者。

贊曰。當邊境之多虞。士君子出而備馳驅。見予益思之。嘗觀其六鑾之行。雖擇日。亦不可以少須。其時爲何如。煇煇出車。投袂以趨。毋寧以家而忘此匈奴。豈其私是圖。此敵愾之士。必卽是以察忠臣之區區也。

魏邦達聖訓帖（行書十四行）

矼惶恐再拜。知府侍郎徽猷台座。拜違未一月。馳仰已弱。卽日恭惟下車布政。台候萬福。矼以面奉聖訓。略至劉侯軍前。取道治垣。拘文故不敢拜謁。又事顏面。不欲少駐。告借一知路人。間徑道。或云。須由四安廣德而往。或云。自長興有水路。尤便。聞劉太在平。或在建康。惟欲取疾耳。矼所乘舫子稍大。遂至崇德。易一小舟而來。然復太小。欠仲不能。使府或有可至四安或長興者。小舫子欲易以往。無之卽已。不敢必也。題尺不獲少承誨益。愧悚之劇。舟次姑布執事不宣。矼惶恐再拜。知府侍郎徽學台座。

右紹興吏部侍郎。集英殿修撰。魏公矼。字邦達。聖訓帖眞蹟一卷。事雖之議。初起。公獨以綱常折其鋒。竟以坎壈去國。名節巍然。嚴霜皜日。猶可想也。鈎黨浸淫。異軌同轍。覽卷追慨。爲之撫然。寶慶乙酉六月。得于京口。

贊曰。惡有不可。束帶之立。非與也。事所當盡。杭輦之急。非順也。詩不云乎。駪駪征夫。每懷靡及。覽此遺墨。斯足以觀君子之干役。而效古義于原隰矣。再拜什襲。噫吾何執。

汪彥章譽藻求賢薦書三帖（楷書十八行。第一、第三帖。楷書十五行。第二帖。楷書十行）

藻頓首啓。承聞譽藻求賢。固非一日。衰遲恆遊。莫追瞻對。第馳欽詠。昨者劉君汝一。能言執事。嘗及姓名。卽欲寓書。因循至今。負媿深矣。藻方負譴。屏迹丘園。趣舍殊途。未有馳謁之日。隨紙爲之太息。藻再拜。

藻頓首啓。下車今已幾時。政譽藹然。良用欽歎。求賢如此。雖公不薄。淮陽士論。謂何。侍聽詔除。庶幾書類知所激厲焉。藻再拜。

藻頓首啓。小兒快負丞。獲預奔走之列。天子之幸也。昨朱守營許其刻章。未幾。遽去。閑當補發。輒欲飛鳴。書之末。雖未果少接色辭。所以冒聞者。吳味同焉。惶恐。藻再拜。

右紹興翰林學士。龍溪先生。汪公藻。字彥章。譽藻求賢薦書三帖。眞蹟一卷。中興詞命之臣。公爲稱首。翰墨所傳。與文章稱。其可尙也已。予家九江。道如行京。屢出。鬱歇間。知公故家所在。訪求公帖。慶元己未歲八月。得之文溪士人汪氏。

贊曰。納交以道。不殊乎丘園。觀政以人。歎息于求賢。言情以眞。無事乎脅肩。此前輩之流風。今不復見者。幾百年矣。使覽者愛然曰。古道之在。在乎尺箋。盡思乎勉旃。則如寶眞者。亦將預有榮焉。

朱文靖報稱帖（楷書十四行）

倬久不聆。動靜。殊用思企。拜手翰之辱。從霜雪塞。台候萬福。感慰感慰。倬明預機政。日思報稱。未識故人有以垂教否。因風吉冀不外。令嗣已膺祈命。想深慶慰。迨冗草略奉復。陳从悚从。合并未期。更冀順時調護。以需嘗寵。奉頌之至。十二月日。倬劄子。

右紹興宰相朱文靖公倬。字漢章。報稱帖眞蹟一卷。近世字法罕傳。如公以鼎鉉之貴。兼翰墨之妙。片紙之存。皆可寶。帖得之金沙士人陳元靚。寶。嘉定壬午六月。

贊曰。勁而柔。端而遒。奔八駿。回九牛。功玉鉉。名金匱。藏此者。識前修。

劉無言餉茶帖（行書五行）

餉茶略一閱。皆精緻。不俟點試。可見也。花子并通應佳味。併煩分惠。尤用感悚。區區而謝坐客。草草。疑頓

首。

右紹興秘閣修撰劉公彥字無言。餉茶帖真蹟一卷。建中靖國初。祐陵首賜緡錢十五萬。刊秘閣續帖。彥輯名跡。以羅元祐右文之規。以紹淳化詔謀之烈。公是歲爲宣德郎正字。班在館閣之末。獨被旨專董斯刻。且書標目及事因于後。蓋書名已動九重之聽久矣。然而官猶遲蹇。不大進。至宣和末。猶止寫直中秘而已。豈抱至藝者。不肯輕舊耶。山谷謂使公春秋高。江東又當出一羊放。薄紹之。斯言猶信。嘉定甲戌八月。得此帖于蘇門僧顯時。

贊曰。筆勢之偉。筆意之詣。筆法之粹。是三者。固足以名家而無愧矣。於虖。祐陵天縱八體。公蒙識拔。獨在初歲。亦宜其有此具美也。寶此幅紙。以見太平之游藝。惟祕閣是祝。

劉無言輞川詩帖（二十題。共四十首有序。題行書一百行。後四題。大字標。詩八首。分八行。小字注。又劉題跋。草書三行。）

御書右丞輞川詩帖少監王維摩詰

余別業在輞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華子岡、文杏館、斤竹嶺、鹿柴、木蘭柴、茱萸沜、宮槐陌、臨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欒家瀨、金屑泉、白石灘、北垞、竹里館、辛夷塢、漆園、椒園等。與裴迪閒暇各賦絕句云。

孟城坳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裴迪。

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昔時。今人自來往。裴迪。

華子岡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

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紫苑蹊徑山翠拂人衣。裴。

文杏館

文杏裁爲梁。香茅結爲宇。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

迢迢文杏館。隮攀日已屢。南嶺與北湖。前看復迴顧。裴。

斤竹嶺

檀欒映空曲。青翠漾漣漪。歸人商山路。樵人不可知。

明流紆且直。綠篠密復深。一逕通山路。行歌望舊岑。裴。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日夕見寒山。便爲猶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麋鹿跡。裴。

木蘭柴

秋山敗餘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

莽蒼落日時。鳥聲亂溪水。綠溪路轉深。幽興何時已。裴。

茱萸沜

結實紅且綠。復如花更開。山中儲留客。蓋此芙蓉盃。裴。

飄香亂淑花。布葉圓幢蓋。雲日蟬迴照。森沈猶自寒。裴。

宮槐陌

人遠陰宮槐。幽陰多綠苔。應門但迎掃。投有山僧來。

門前宮槐陌。是向欹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裴。

臨湖亭

輕舸迎上客。悠悠湖上來。當軒對尊酒。四面芙蓉開。

當軒彌滿淥。淥與月正徘徊。谷口猿聲發。風傳入戶來。裴。

南垞

輕舟南垞去。北垞淼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

孤舟信所泊。南垞湖水岸。落日下崦嵫。清波殊淼茫。裴。

欹湖

吹簫凌極浦。日暮遡夫君。湖上一迴首。青山卷白雲。

空闊湖水廣。青空天色同。艤舟一長嘯。四面來清風。裴。

柳浪

分行接綺樹。倒影入清漣。不學御溝上。春風傷別離。

暎蒲同一色。逐吹散如絲。結陰既得地。何謝陶家時。裴。

欒家瀨

飄飄秋雨中。淺淺石溜瀉。跳波自相濺。白鷺驚復下。

瀨聲喧極浦。潛涉向南津。汎汎挂帆渡。時時欲近人。裴。

金屑泉

日飲金屑泉。少當千除歲。翠風翊文螭。羽節朝玉帝。

深泓澄不流。金砂如可拾。迴晨食素華。獨往事朝霞。裴。

白石灘

潺湲白石灘。綠蒲回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

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澹無色。裴。

北垞

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閣。遙遙南川水。明滅青林端。

南山北垞下。結宇臨欹湖。每欲探檐去。扁舟出蓮蒲。裴。

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來過竹里館。日與道相親。出入惟山鳥。幽深無世人。裴。

辛夷塢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翫。況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歎。

漆園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蓼蓼數株樹。
好閒早成性，果此詣宿諾。今日漆園游，還同莊叟樂。歎。

椒園

桂尊迎帝子，杜若贈佳人。椒漿奠瑤席，欲下雲中君。
丹刺胥人衣，芳香留過客。幸堪調鼎用，願君垂採擷。歎。

予每見右丞輞川圖，想見其處，復于其集得此詩，尤想見其人風度高絕，非復世人也。義迪在唐無聞，而其詩如此，抗衡摩詰，則其人亦可知矣。偶有繭紙一軸，大小字書之倦足，以見余景慕不忘之意。○無言。

右劉蕃輞川詩帖，真跡一卷，輞川奇勝，甲唐世名墅。髮觀諸詩，亦可想已。予舊藏唐人所繪圖，每暇日一縱覽，飄飄然若身在華岡北垞間。今見此跡，筆力清勁，與詩韻稱，是可與圖並甲秘笈矣。得帖之日，寶慶乙酉十月，雋者饒氏。

贊曰：輞川之勝，新詩之冰，所以適性也。繭紙之瑩，筆力之勁，所以寫興也。維詩與筆，景物交映也。並于唐圖，于是爲稱也。

呂居仁瞻仰收召二帖（並行書，第一帖十四行，第二帖十一行。）

本中再拜。比稍不聞動靜，瞻仰之至。即日伏惟尊候萬福。本中久留閩中，比已治比去計，復被召命，顧自春多病，日頗增劇，須俟旬日稍閒乃行。衰羸如此，亦復何用前路。當懇求宮祠，再任期必得請，或見諸公，敢乞先致一言。張本至幸。尚阻侍見，悵乞爲時護重。不備。本中再拜。微獻侍講姑夫，淑人四十七姑座前。

四月二十八日。

本中拜覆。收召雖出推奬，然本中衰病不堪，若冒昧求進，必致煩隮，將來自陳，尚乞垂意。不能者止，聖人明戒，亦或不辱題品萬分之一矣。其他觀縷，當俟後狀。曾增到行朝請見，敢乞矜憐。六哥、十哥，續別作書。

大同包上起居。本中拜覆。

右紹興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呂公本中字居仁，瞻仰收召二帖，真跡一卷。中原文獻之傳，如呂氏一門，道德文章，世世蔵厥數，固難乎析薪之責也。公在南渡後，蹈然靈光，曾下陵霄之一語，著于壬言，天下凜然，始知有大義，其正人心，扶世教，功不淺矣。所謂負荷，復何疑哉。嘗攷史錄，見史臣秦熺之言曰：紹興四年三月，秦檜拜右相，議和之計決矣，而左相趙鼎、抑汎甚力，因修史加恩，密諭直學士院呂本中爲制詞，蓋豫爲後日斡圖，鼎爲首相，不復留意國事，用兵則徒擅都督之名，略無措畫，議和則陰懷首鼠，于進對之際，未嘗有可否，陰結黨與，肆爲詆欺，其負眷意如此。於戲，天下有公是非，如公之不屈厥指，顧可以爲誣乎。帖得之高平范氏，難進之風，溢于盈楮之幅，計其歲月，當在公賜料第還行都時，百年聲猷，槩可即矣。紹定之元上巳日，予修禊研山，而帖適至。

贊曰：呂氏一門，我朝草平，衣冠既南，孰爲典刑。猶歟北斗，翰墨騰英，雖進之風，藹于心聲，其進維何，風

雷隱雨，賤新尊王，萬古作程。天將開之，以啓昏盲，孰遏其萌。維淡晉憎，觀公初心，何止懲邊，親朋斯升，方寧黨征，私書之詰，猶欲御行，豈顧空言，與乳臭爭，道之將宏，非人所能，俛首事讎，衆方若醒，詎知禍胎，自漢公卿，淪胥一談，大呂爲輕，綸晉一殞，四海疎聆，臧宮鳴劍，賈誼請纓，書下泰天，已識中興，曲筆誰歟，反肆譏評，陰險何知，雲收霧明，公帖初獲，我心未寧，謂彼噂嗜，臆度以情，是或鼠腐，猶疑鴻冥，既見公評，懇懇至誠，視彼偏來，雖龍若驚，昔以王言，旭于紓朋，公義既昭，公論既明，迨今百年，猶歟混并，時歟歟歟，迄莫我聰，公帖雲煙，公心日星，彼犬之猩，何吠非形，天澄氣清，脩竹蘭亭，閱此帖焉，對于汗青。

李商老酬答詩帖（行書，十二行。）

謹次高韻，奉酬馮功司錄博士彭再拜

烟霞痼疾自羸身，鬢膜頻覓佳句新。學博還同杜侯庫，才慳深愧庾郎珍。倚風移日掃松徑，披霧何時對玉人。西掖鬱坡須妙手，如公那復困無津。

右江西詩派日涉居士李公彭字商老酬答詩帖，真跡一卷，詩派詩跡，未登于寶眞。內戌八月，始致此帖于錫山。蓋託士友搜訪而得之者。有藏書家七印，贊之以備詩體之一焉。

贊曰：九派之泐，滔注于溟渤。寓此詩筆，烟霞之痼疾。園涉以日，紓寫盤鬱。予于西江，搜抉遺軼，備體之一。

陳文正黃庭帖（楷書，十行。）

康伯惶恐，頓首再拜上覆。康伯輒有少意于稟，近搜訪得褚河南小字黃庭經一卷，雖未辨真贋，要似非近時墨蹟。仰恃尊私，率爾持納。爲書府之玩，儻賜指留，不勝萬幸。郡中馬氏有唐盧稜遇高僧畫像，乃禁中舊物，印記頗多，上亦有用寶。今已依近降指揮收買，專人申納太師公相府，亦乞鈞照。康伯惶恐，頓首再拜上覆。

右南朝相國維師魯國陳文正公康伯，字長卿，黃庭帖，真跡一卷，逆亞姻因，九垠沸騰，封豕長蛇，萬食上國，瞻然有投鞭必渡之志。維時元臣鎮物如謝安，効忠如陸贄，輔聖如來度，佩安危如郭子儀，在公一身，吾國九鼎，然則揚休玉色，正笏垂紳之氣象，固可即遺墨以占之也。是帖蓋與秦熺者，當是知漢川時，孽焰滔天，雖如公者，猶不免于避嫌致曲，此則重可歎也。嘉定辛巳四月，得之建鄴秦氏，攷之者，亦市賈卒顧姓云。

贊曰：降興聖主臨極朝，元臣堂堂冠蟬貂，鎮撫百度服天驕，九鼎安固屹莫搖，瀠然遺墨松後凋，美錦不褪，瑛不雕，百年攸煥，均童妖，惜哉喬木扈芝蕭，園葬賠墅意自消，後來僅點何若曉，我來鄰塢烏焚巢，乃見拱璧污脂膏，卷藏再拜刻瑛瑤，百花藩溷隨飄飄，頗續洛誥從午橋，不問處所知春磽。

史忠定蚤作帖（楷書，六行。）

浩再拜上殺，辱教。伏審蚤作算候萬福，示諭若詢之，在渠想無不可者，萬一束之不得，無如之何，不可不問也。是亦一機會，幸裁之。紙札不精，望恕之。浩再拜上覆。周文秘省賢友座前。

右隆興相國太師越國史忠定王浩，字直翁，蚤作帖，真跡一卷，三代而下，帝王之學，不講久矣。堯時舜

齊。指爲迂闊。無逸易圖。金華倚席。格心之效。嚮不復見。根株失養。因世治亂。眡其天姿。培溉一源。民澤所繫。德惟罔覺。基于數半。其孰能顯。稽與想。如商宗之于甘盤者乎。寥寥數千年。發精一之蘊。紹下風之間。惟公之遇孝宗皇帝。實維有之。盛德光明。前隆後淳。大倫用章。大誼用伸。大原用傳。大業用昌。華重文敷。道統勃興。緝熙之功。蓋非一日。珂鬯儀。侍先君子行都。尚及見賜几杖。時生四十有三年。寶慶乙酉歲二月。始得遺帖于京口。竊覩墨妙。淳勁嚴重。儼如佩玉端委于廟堂之上。其學力功用之所充。尚可即此以古之也。留侯掉三寸。桓榮陳五經。方斯以稱。抑多愧焉。

贊曰。危微精一。傳之在心。二典勳華。光于有隋。大原自天。端倪孰尋。豈無疇咨。培高淩深。慶明以昌。舉元難壬。蓀哉明良。祠此德音。匪鑑而瓢。匪晨而篋。啓迪在初。有開寢襟。嚴廊南風。袗衣鼓琴。淵躍翩雲。匪鋼發鐔。達其已充。澤彼蒼黔。王度之恢。如玉如金。邁而廣淵。賓暘發雩。坱圠璣衡。開闔陽陰。九韶其讚。萬奏胥諧。退而卷懷。藏國書林。沿入歐顏。而加斟揖。滿滿秋江。岩岩春岑。如彼德人。危冠盤簪。不伐不矜。森嚴深沈。我考問學。惟心膽諶。端本自我。何用弗欽。重抵九鼎。價踰萬琛。雜帖可覩。爲世砥鍼。尚信我言。匪今斯今。

洪文惠盡簪帖（惜書五行）

適再拜。非才猥叨。誤擢。遂有盡簪之便。忻慰可知。所幸餘潤可借。得苟免大過。百懷佞面。茲不繁及。適再拜。

右孫興丞相。魏國洪文惠公适。字景伯。盡簪帖真蹟一卷。公相孝宗僅朞月。而歸自嵇陰。徘徊綠埜者。十有餘載。雖不下究。而雖遁之操。凜然有可觀者。珂雖膜識公隸古。而異蹟之見。則昉于茲。蓋寶藏乙酉之正月。得之中都馮氏。

贊曰。公作隸古。與先漢体。發爲書翰。順塗挾輔。公相孝宗。曾不少留。歸安一丘。終始休休。我讀淮銅。祖公前修。登華信亭。步得江樓。摩挲石題。曠晞銀鉤。風靜鵲巢。月明沙鷗。意公其來。偕造物游。蹟則不磨。心兮焉求。

蔣丞相得男帖（草書八行）

蕭再拜。上間尊嫂安人。恭惟懿候萬福。如姒致意新婦。都拜起居。諸令嗣承務以次。各計侍奉休吉。蕭屯孤多難。祖撫與比。妥後十八年。方得一男。甚增寧落。半年之間。百病迭至。覓以不起。哀惱無聊。上狀崖略。併幸照恕也。蕭再拜上閣。

右乾道宰相。賢政大學士。蔣公芾字子禮。得男帖真蹟一卷。公家于常。予以嘉泰壬戌十一月。道由錫山。得之士人蔣深。蓋公族云。

贊曰。仕遭時。相真才。材之充。澤斯普。以端逸。御妍嫵。諒予盲。法當取。

虞忠肅萬里帖（行書十四行）

允文自建鄴分携。相去萬里。不奉一行書。君子之思勤甚。扶病遠來次鄂渚。竊知易節江西。清臧以久外爲淹。允文不敢以賀也。如病身骨立。豈當復出。況懇辭之章六七上。必有報可者。即西湖爲投老計矣。不果一一。親作報書。亦久病有未能勉者。于萬深諒之也。行止稍定。別上狀。右謹具呈。正月。允文劄子。

右乾道相國。羅師雍國虞忠肅公允文。字彬甫。萬里帖真蹟一卷。公以任重之器。邁往之識。濟時之才。基殊勳。位元宰。表表爲世名臣。當其自西撿出歸邊氛。遂戡大憲。江上之人。至今能誦其遺烈。是時沈憲敏以樞曹隨軍。此帖蓋與公西湖後往還書尺。金石交情。藹然尚可覩也。淳定戊子二月。予在京口。得之憲敏之孫鐘。聲甫。

贊曰。方長鯨之干詠。駭百川之騰浪。撼坤軸其欲裂。有雍公之忠壯。策樓船之奇勳。射天狼于北向。既麾頭之夜殺。窘紛披而投仗。敷微管其左衽。曾垂薇于素王。嘆百年而若存。耿英氣于江上。撿遺帖以在手。非風雲而獻壯。斂胸中之輪奇。爲筆下之豪放。念舊交于潛輓。寓執訊之遠往。慨寶傳之至今。猶足想夫馳想。予嘗攷史牒之終始。論餘功于翼亮。觀其位上宰以秉成。猶未忘大義之獨唱。謂取秦而下蜀。可拊背而扼吭。軒蜂蠆于金鉉。節斧乃發于玉帳。當玉業蔚于積安之久。而人心頓有振起之望。迨時數之未偶。墜妖星于五丈。故識者不見于異時之所就。而得以真疑于當日之自將。何鴆毒之難瘳。本亡秦之餘孽。嗟羣情習見于苟且。宜變乎莫支于絺創。予所以抱遺蹟于五紀。悼盛心于一相。既什襲以致其尊慕。又三歎而繼之惆悵也。

曾丞相臨平帖（行書十一行）

右乾道宰相。觀文殿大學士。曾公懷。字欽道。臨平帖真蹟一卷。宜靖故家。再秉相軸。實自公而復。此帖乃公去位時。予當時近臣之同姓者。嘉泰辛酉歲八月。得之鄂渚。曾氏孫監征家。忘其名。

贊曰。書尺之作。趨簡便。情之所託。斯可見。志雖少貶。言猶婉。體雖少訓。敬猶簡。堂堂相國。緇衣蹇。明哲自將。亦通顯。奕然連贊。覽遺卷。我欲以之參世變。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六

宋名人真蹟

李子至稟議帖【案】此帖行數原本缺。

若川近赴都督府稟議，往來經月，疎拜記府之間，方深悚懼，特蒙海墨，仰認謙卷之厚，下情不勝感荷。敵中多舉，報契丹復盛，金人族中有立者，且旱蝗大作，前日報嘗未有端的，宿州之舉，敵皆騎兵，我令用步卒，以勁弩射敵，敵師被殺，幾陷，乃副元帥中箭，又云已死，然四日之戰，敵援未集，我雖勝，而馬軍傷中者已大半，此一失也，破城之後，當傾府庫以犒將士，振旅而歸，十弓制之，乃專用馬軍，彼衆我寡，彼強我弱，十以成全功，乃古客所獲，恬不知退，坐待其援兵之至，此二失也，敵援雖至，若早入城中，堅壁不戰，以逸待勞，如劉錡在順昌時，亦可成功，不知出此，以致二十日二十一日之挫，此三失也，二十三日入城，不待敵兵之解，門小兵衆，自成蹂踐，壕外之兵，爲敵所乘，此四失也，既議班師，令先約束，不得遺棄器甲，以備追襲，更無隊伍，紛亂而歸，此五失也，有此五失，宜其功成而敗，今大軍所損，不及二分，喪馬雖多，亦不及半，器甲尚可添造，猶爲莫大之幸也，使敵有謀，詐爲敗衂，引我師直至南京，以兵斷其後，或不于宿州城下交鋒，但立南硬寨于濠、泗歸路，爲之奈何，今日思之，猶不免寒心，此皆不審彼已，失于輕敵所致也，今日之勢，尤宜以守禦爲先，守禦之策，無如以重兵屯江上，以固根本，輕兵屯淮南，以爲藩蔽，淮東以水爲形勢，淮西以山爲形勢，可以憑水，即擇以浚其地，餘皆清野，以官軍同民兵，各據形勢，堅壁爲守，敵寇之來，勿輕與戰，但斷其糧道，刼其輜寨，使不得久住，或敵寇大入，力不可禦，邊，即渡江共爲固守，今防秋在近，宜速定其議，內外協力措置，捨此，恐別未有良策也，措置已定，根本已固，如敵人或窮，以機會可乘，亦不害于講和，若川區區邀見，未守此論，因以中稟，昨日得所部探報，恢復，如敵中多故，復欲尋盟，亦不害于講和，若川區區邀見，未守此論，因以中稟，昨日得所部探報，身是，伏冀台照，右謹具呈，六月日，右朝請大夫，簡書戶部郎中，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李若川劄子。

右從乾道戶部侍郎李公若川，字子至，稟議帖真蹟一卷，帖蓋出于隆興符離退師之時，予在京口，與公書，又贊曰，金本世讎，因當廟不共戴天之義，遂本與國，亦可同仇而互持，中原尺寸之地，皆天之所以全界，不應不效前人之堅守，而輕予棄，是三說者，固無可議，然以予攷之，其時則隆淳之間，事體大與紹興，如帖中語，固謂之失策，而亦出于勢之必至也，昔漢之席卷本蜀于征東歸之士，燕之復振，蓋猶乘寶令驕之徒，以爲之子弟，本朝順昌之力守，亦歲月之未深，而人心感漢，有死無二，既歷三十年則居者已安，而無歸意，雖復有敢爲之氣，亡者遂滅，而不復興，彷徨故臣，淪落宗裔，亦何以爲之地，蓋者既已閱世，而遺黎之習，已成其族類，城壁雖不改于昔，而所與共守者，皆晏然而不可恃，又安以前日爲比，先王出師之議曰，大遂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蓋以及時經理，爲社稷無窮之計，其在朱仙鎮去京師四十五里，舉舉忠憤，一日百啓，亦必曰此正陛下中興之時，金人滅亡之會，又欲弭後患，惟在于乘勢，於廓投檢者，則不容稽，政使能者，亦不能逆時以攻利，而顯忠憤，又何可求，僻，春秋之法，責在于帥，予意魏公之心，亦懼其意久意忘，而爲是萬一之說，予故于此帖，重惜先王之機，而竊哀魏公之志也。

（第一帖十一行，第二、第四、第六、第七帖各八行，內第四、第六帖十三行，第九帖十一行，第十帖各十二行，第三、第八、第十帖各十一行。）

張安國等簡帖

帖，各尾批二行，第三、第八、第十帖各十一行。

孝祥得還，修撰，孝祥謝，江東，孝祥謝，理作，修撰，孝祥，妙無，恐有，孝祥謝子，孝祥再拜上問，台眷上下均有休祥，老親蒙問多感，常收安問也，過郡齋，切爲致千萬意，亦作書告別矣，張孝祥劄子，孝祥再拜上問，台眷上下均有休祥，令嗣皆在侍傍否，老親久託大芘，知感，得四月間書，久不聞安耗矣，惶恐拜問，台眷上下，均有休祥，令嗣皆在侍傍否，老親久託大芘，知感，得四月間書，久不聞安耗矣，委命，惟一一垂示，孝祥惶恐拜問，比蒙遣教，極荷至意，不勝感激，春物已半，伏惟台候萬福，孝祥極欲一至府下，孤危多畏，欲發復止，不獲，今不免盡室泝江以行，迎年道塗，吁可厭也，寶紙極荷篤念，糧決如此是矣，告爲併手甚幸，非煩，惶恐死罪，臨行別遣狀，右謹具呈，若虛總管御帶承宣台座，二月二十三日，左朝奉郎，充集英殿，張孝祥劄子，孝祥在池口，具書託利若，行後附郡中人，必已達，即日不審尊候何如，孝祥至九江累日，以俟別船到小

留。奉近況極感告。再四致問。藥丈極恨不一見也。扁牓非所惜。當託六研齋行。藥方先進去。餘俟後信。四月二十二日。孝祥頓首。德初宣教大哥座下。

孝祥惶恐再拜。台眷上下均介休祉。劉樞昨日得報。約至九江相見。當是舟行耳。德初幸得一見。即還侍傍。極怨怨也。不知可覊令至九江否。孝祥至決須作五七日留耳。孝祥惶恐再拜。○舟中不辦覘。所貺爲報忽過。

孝祥狀。蒙垂諭魏監。謹懋台意。渠但欲出門下。淹速不敢計也。未行尚圖再詣。右謹具呈。府判朝議台席。

十二月日。左通直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張孝祥劄子。

孝祥列郡地卑。公府禮絕。雖緣雅舊。難蹤等威。不謂至仁。尚記孤官。下教收恤。數陰庇麻。彷彿歲勞。嗛嗛無益。展刷摧羽。不復鼓弦。封殖陳荄。更俟吹律。冀保危蹤。不任叩叩之至。右謹具呈。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靜江軍府事。張孝祥劄子。

孝祥惶恐。屢禮已具。右啓。比獻歲以來。屢道何似。惟天佑元弼。壽日升而德山立也。孝祥遠守符節。以大芘所洎。幸脫鄉光。然墨垢冠巾。未得一侍几杖。爲恨心馳門下。何日可忘。右謹具呈。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靜江軍府事。張孝祥劄子。

孝祥頓首。比聞體候就平。不勝欣慰。況秋氣乘爽。必予眠飯易爲調適。欲日夕聞。一詣齋坐。祇教未審可否。公酌六器。備欲剡之用。幸留納。右謹具呈。承議郎。充敷文閣待制。知靜江軍府事。張孝祥劄子。

右乾道數文閣待制。于湖居士。張公孝祥。字安國。書仙帖十幅。真蹟一卷。紹熙乙卯。同舍沈燮甫。以鑑書節。出諸法書。德化邑治中。瀹嵐堂下。以前兩幅授予。蓋其祖廟事樞持要所藏書尺。後八帖。雜得之諸好事家。不復編繫歲月。思陵嘗因遣對。見公奏疏。玉音諭公曰。稍進乎此。便可名世。觀公合作處。皆方圓已軒軒如餓鷹鵰逐。蓋一日九萬。未可益也。公則仙矣。故其可瞻者。止于是。

贊曰。漢輕法言。耳目所忽。予藏于湖。亦近世物。氣並華翰。然同段笏。匪徇其容。亦尚其骨。

張安國書坡詩帖（增盡五行）

西湖處士。管應稿。只有此詩看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令人立馬待黃昏。幾雪消盡月出早。江頭千樹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高士春隨遠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舟矣。

右張安國書。東坡和秦太虛梅詩帖。真蹟一卷。紹定戊子二月。得之京江。于湖少小楷。今帖視他書。特爲遒婉可觀。

贊曰。玉妃嫋嫋怯詩瘦。秦臨蘇觀略先後。于湖筆力並奇秀。手執遺篇欲三嗅。

張安國東坡三養帖（增盡八行）

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飲食不過一飲一啖。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豫以此告。至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正月七日。于湖居士。

右張安國東坡三養帖。真蹟一卷。安國字法多奇。而此帖尤勁挺。以之書知德之言。乘世之訓稱矣。帖亦沈聲甫所遺。蓋後秋中二帖十四年云。

贊曰。在易之頤。飲食以節。推而廣之。有是三說。蒸蒸發蘊。衰髮滿幀。機赤乳白。未死神澄。萬金之壺。誠一蟻。彼過分者。于我何得。昔傳者詩。今見者帖。昔以事戒。今以理悅。吁嗟先生。何學非易。稱此翰墨。是謂知德。

陳正獻權攝帖（增盡十二行）

俊卿惶恐啓。別忽歲晚。良以悄企。辱惠書。審塞菴履用佳福。承有分教宗鄉之命。懽慶關。尚幾時與見任人爲代耶。俊卿碌碌且滿歲。來春力丐投閒。少休疲恭耳。下諭教官闕。已差脅介權攝。旬日交納。有閒當即奏報也。未有見日。尚千萬加厚。復狀不宣。俊卿惶恐啓。宗教從政。

右淳熙宰相。魏國陳正獻公俊卿。字應求。權攝帖。真蹟一卷。孝皇勵精庶政。公以元儒受業知。乘國政不激不隨。以昌其蘊。當世稱厚德者歸焉。衣東山。從容始終。金節歸然。尚可仰也。帖以淳熙元丙辰七月。得于公之孫。出示予嫡家。

贊曰。英宰翼天綜。治象關淳熙。雖云簡牘間。已具梁棟資。瀛海渺且清。壺山秀而澄。所可追倉澤。維海

克家頓首再拜。持志運使朝議老兄台座。自聞使節及境。既再上狀。想繼以遠。秋暮特甚。弭節之初。伏惟台候萬福。眷集小大均休。克家衰病。閒處爲宜。但深負容食之嚴。爾泉之南。安介江君廉平。有威信。邑人甚安之。祖母年踰九十。而使司使與福清對移。公私之計皆非便。今渠有申狀。乞留舊任。望與主張依所乞也。嗣如晦婦病背瘡。舉家甚愴。而克家亦苦臟腑。上狀草草不罪。何當行部。俾獲贈款。餘冀倍自珍護。以承如晦。不勝至願不宣。克家頓首再拜。持志運使朝議老兄台座。

十六日。克家頓首再拜。持志運使朝議老兄節下。比已上狀。度通覽久矣。至日尚臨。伏惟倍擁休祉。方嘉歡迎功。今自蹈遂。得淳嚴主簿丁憂闕。度人皆本切望。便以差牒付去介也。立作此狀。幸想草草。

七月二十一日。謹狀。克家頓首再拜。持志運使朝議老兄節下。

新授郴州郴縣尉。方嘉猷。

迪功郎。

曾嫂郎娘一一安勝。家人還致問訊。舍弟慈閩中。未及上狀。望加察。南辱示書。情文過當。不敢更具外答。少懇。表兄趙中父家。得汴所在。應副非事。在決合得手緣。有使臣狀子封納。望便爲施行。令泉和兩州。分懸。應副。

右淳熙宰相。鄭國梁文靖公克家。字叔子。南安淳嚴泉福三帖。真蹟一卷。祖宗盛時。士皆醇厚。書牘間熙寧美謹敬。而眞意藹然可挹。此帖雖出近世。尚可考。慶乙酉三月。婺州張松。自中都以國功臣像。介帖見遺。

贊曰。不爲不初四詞眞意浹。不屈不狎。靖重有法。此近世名臣之帖。水平流風。尚或可接。予欲以此覘相業。

范成大少參政行狀。南司常州。成都四帖（共十二行。第一帖八行。第二帖十二行。第三帖十九行。第四帖十上行。）

贊曰。稟林得之見過。求一言。云有公狀。詣行臺。鄉親之故。敢忘僭率。且其言亦有緒論。幸冀垂情。他容

探伺留中之除。蹤跡賀輔次。右謹具呈。五月日。左朝奉郎。集英殿修撰。新知靜江府。范成大劄子。

成大比蒙壽筆。欽認眷意。昨已蒙卻鼓笛等。謂可降臨。瓦辱鄭重。如聞來日兩司之招軒蓋。欲二十二日午間。具家飯。敷奠謝。敢幸不外。他遲面盡。右謹具呈。二月日。中大夫。提舉洞霄宮。范成大劄子。

成大拜覆五一兄。即日伏惟尊候多福。比承累書。知安寢甚。且收三哥書。知已赴常州。且得祿食以歸養。非細事。須謝祖先積善所致也。七哥九哥在此甚安。俱爲先生丁憂廢舉。已疏別請先生也。俱未有赴試慰解者。極以爲憂耳。兄且得一子食祿。自此可以水淺長流矣。劣弟年來。多病早衰。鬢髮如雪。骨瘦如柴。食少藥多。如此度日。可以想見況味。未期一味瞻想而已。今略此通問。三哥不及別書。且善將息。凡事勤謹。三嫂姪孫安勝。大姐且安跡。不說親否。未聞將愛爲祝。不備。九月十一日。成大拜覆五一兄座前。○更送去新附子十枚。

成大拜覆五一兄座前。暑候伏惟尊候萬福。成大自正月起。離廣西。六月七日。方入成都府。路界交割。今已入城了。在路恰四箇月以上。川陸相半。受萬千辛苦艱險。他時歸來面說。書中說不盡也。新婦自遭壓後。到荊南。上下方得性命可保。又爲路中辛苦。到漢川大病。至今未能坐起。擾擾可知。成大止存四蓋骨顯。烏皮包裹。其不作子道途者天也。七哥九哥。遠路一遭。卻得安樂。九哥氣弱多病。全不及七哥也。前日在桂林時。先生不得人。枉壞了光陰。今已得一佳士矣。且夕事定。敦逼兩人爲學矣。三哥昨討得權局否。新生想甚長進。大姐想且安跡于高氏也。定女日長成。已議所向矣。因道人過行在。今過平江。通安問。未聞信。信而傳其殆留而爲後世之須。噫嘻石湖。

范參政書懷詩帖（行書十二行）

右淳熙參政資政大學士。石湖先生。范文穆公成大。字至能。行臺兩司當州成都四帖。眞蹟一卷。近世能書。惟范張相國。筆勁體遒。可廣可狹。如公抑足以名家矣。嘉定癸未十月。得前一帖于維揚。醫者劉大聲。次二帖。後一歲十月。得于平江。醫者何義。又兩歲三月。復得後一帖于金壇。士人劉克家。贊曰。縱之而矩不踰。斂之而鋒無餘。實蘊而華敷。雲爛而霞舒。雖曰近世之書。亦足以爲軒几之娛。久而信。信而傳。其殆留而爲後世之須。噫嘻石湖。

書懷二絕寄文季高兼呈府公武卿

劍門蜀棧守非難。函谷泥封久未刊。今日漢中謹國士。莫教春草上臺壇。

西出關隅有舊知。蓋風涤水泛蓮詩。煩君傳語詩書帥。更寄臺城別後詞。

右石湖書懷詩帖。眞蹟一卷。此詩似寄示與元逮率者。在淳熙間。殆是章德茂諸君。而未得其人也。帖以嘉定己卯十月得之建鄴。

贊曰。當平世而慨想齋壇之國士。因送客而遂及陽關之篤知。蓋拊髀之思。在上兆替。故淳熙之士夫。亦不敢一日而忘可將之奇。斯帖之傳。固未易例以近世之詩也。

王文定省中要津二帖（眞行書。第一帖十四行。第十帖十行。）

淮昨承枉顧。鵬留省中。歸捧盛劇。悵仰何已。孝教。喜審即日尊候萬福。巍憲歸守二書。蒙不外。謹納上。已便完全近況。惟二先生完全精粹說話。比其他先生不同。其次則尹。又其次則中立。次則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間。又不可舍糊糊。更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此語大意固好。亦疑立言有病也。栻又上。

淮頓首再拜。淮逐奉談屐。閱時淹久。山斗之仰。不勝勤學。頃歲一拜書函。繼審具狀。自是汩沒。莫追嗣音者。謂如使星。宜踐要津。日覺除召。見有承教之樂。何意尚貶近藩。惝惝逮今。愧生顏表。辱召慈鑒。諒萬萬之幸。淮愧恐。頓首再拜。

右淳熙宰相魯國王文定公淮。字季海。省中要津二帖。眞蹟一卷。公輔皐陵。歲月最久。總領衆職。要必有以柄上意。而非偶然者。蔡人劉多帖。多識近世翰墨。嘉定戊寅六月。予得之嘉禾。

贊曰。嚴而穩。一筆之涉。足寓心法。淳熙之相業。勤守檢押。耳目躬接。列于得篋。百體不乏。是有王魯公之帖。

周文忠寶眷帖（行書六行。）

必大僭易。拜周年家寶眷。敬想上下均祉。或有委。顯聞台命。必大僭易再拜上。

右唐朝相國。太師益國文忠公必大。字洪道。寶眷帖。眞蹟一卷。舜禹授受。公以元臣。陟降帝廷。鎮安八紘。弊石九鼎。蓋近世以文致身。以道致主。以學致用。全名終始。進退雍容。未有公若者。幅紙之得。維以尚德。嘉定乙亥。時雜元夕。觀于京輔。得此眞蹟。

贊曰。廬陵之文忠。前歐而後周。筆法之可稽。歐勁而周柔。苟內心之是假。豈外貌之能求。予嘗遡平園之津。望二典之樓。想公從容子墨客卿間。猶足以擔六一之風流也。

張宣公書簡帖（六帖。並行書。第一、第二帖。各十六行。第三帖十一行。第四、第五帖各七行。第六帖四行。）

栻頓首拜。啓。德瞻茂才吾友座下。爲別寖久。每用懷想。手問遠貽。敷釋可知也。暑雨蒸推。義風勝福。栻幸爾安常。不必念。承在城中親炙正字。想當日有進益。來論克己言持之難。當用大壯之力。誠然也。然而力貴于壯而工夫密。若工夫不密。雖勝于暫。終不能持于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爲如何哉。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別紙亦答去。有以復之。是望。其他互見諸書中矣。晦叔多書不相見。卽書通書。書已寄去。未知再會之日。更希茂勉厚愛。不宣。栻再拜。德瞻茂才吾友座下。

栻許時幸款晤。言用之別。良用悵然。從者遂還。金藥否。栻留此已幾半月。館舍寬涼。可以觀書。但恨友朋之遠耳。論語仁說。亦稍稍改正矣。早晚寫寄伯恭。可就觀也。左右天資之茂。加以思慮審細。竊所期望。惟力自勉。恒宏惟毅。以進爲言之功。君舉後來會相見否。近亦一得書也。前叔來吳江相見。論侍榜。欲再求假來。此。猶未得。却數通問。他非此可。既今日得雨。再數日可以西去矣。

栻頓首。啓。德瞻茂才吾友。論叔度兄弟。因會致言。晦叔已兩來相見。蔵晚可還來城中。論及陸、薛、徐、三君。慢未識之。此間數士。略見正字書中矣。敬亭記。潘叔昌寫來方見之。敬則實實用處之道。讀書中已有。但虛中無事矣。亦疑傷快了。蓋無事字。殺此段意思不了。知明道云。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靜。靜則明。便完全近道。惟二先生完全精粹說話。比其他先生不同。其次則尹。又其次則中立。次則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間。又不可舍糊糊。更以其大者移于小物。作日用工夫。此語大意固好。亦疑立言有

栻稽顙再拜。上狀通判學士座下。即晨梅雨蒸溽。伏惟閒決有相。台候萬福。栻孤歸餘生。不足深恤。尚蒙若時厚自衛重。不次。栻稽顙再拜。上狀通判學士座下。

栻稽顙再拜。先公平生。心純王室。深痛讐恥之大。誓不與俱存。至于易簀。惟以未克報兩宮知遇爲念。嗚呼痛哉。不肖孤泣血何極。輓章讀之。更重感傷。通來送賻。屏息否。長才淹沿。爲重歎也。栻稽顙再拜。

栻叩首再拜。瘞隴及寶峰新竿見寄。得以備薦奉。愧感愧感。建茶廿片。輒馳浼。幸檢留。栻叩首再拜。

右淳熙侍講南軒先生張宣公栻。字敬夫。書簡帖六幅。其蹟一卷。公以道鳴孝宗朝。學者從之如雲。前三帖。乃與婺士爲拱德贈者。予嘗從公之猶子。匠監忠恕丐道墨以藏。寶慶乙酉三月。匠監書介德瞻之孫宗嘉來。途得之。言曾諄諄。所謂進次不離乎道者。後三帖。紹定戊子二月。得之京師。

贊曰。紫巖之傳。原委一忠。迺而伊濂。根本一中。事君致身。其用則同。自我淑人。派于五峯。力久稽眞。至公而充。淳熙之間。天下爲公。守道彬彬。洙泗之風。公于是時。不下禹功。據德游藝。實立志通。故其遺書。筆意俱工。我得而藏。敢忘所宗。淵淵其心。嶠嶠其容。學冠寫壞。名儕皆爲。萬世仰之。曰人中龍。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七

宋名人眞蹟

陸復齋三捷進學二帖（進行書・第一帖十二行・尾批二行・第二帖十行・封題一行・）

九齡拜覆大哥座前。即日冬寒。伏惟侍奉尊候萬福。十月念五日。全節推歸。嘗附信託吳仲履處附諸。計已到矣。信後又無他。但淮甸間王權、劉信叔戚方凡三捷。甚可爲慰。然敵人猶在淮甸。未盡去。傳聞係契丹等爲應。已取汴京。曾未得實。車駕擇此月初五日起行。併恐欲悉周吳二次敗見。初一日已參部統。次第冬至可歸。九齡若覺此中況味不甚佳。則臘月或隨諸公歸。亦未可知。其他無事。今因陶基歸。乘便附此。渠立後不及詳。拜覆不備。弟九齡拜覆大哥坐前。

捷報兩紙附歸。劉信叔捷報偶無。

九齡啓。洛得手筆。知進學有緒。極以爲慰。即日雨寒。不審履用何似。來諭謂果密有所授授者。豈以自外來耶。更須加意。九齡自既有省。須勉聖賢之言。朝夕警策。庶幾自明耳。忽聞有便。草草奉此。不悉所懷。四六組諸外孫安佳。未間自愛不次。九齡稽顙啓。（案此帖封題一行。及題贊等。與本供缺。）

陳文安寄稿泛舟二帖（進行書・第一帖十八行・第二帖十八行・）

八月廿四日。九洲拜覆。六九哥居士座前。即日秋氣澄肅。伏惟尊候動履萬福。望之遣來。得尊翰。見所廣元晦寄稿。甚平正。同寄沈正卿見之。不能去手。嘉歎至于再三。其辭望之知之。百十五之亡。可痛可駭。然其疾既已如此。則生全之理難矣。改葬之事。結緣可也。要之亦未必在此。諸事望之。若必能其言之。立論一事。已與望之輩論定。當能稟也。拜覆不備。九淵拜覆。六九哥居士座前。

九淵拜覆。六九哥座前。即日季春和暢。伏惟尊候起居萬福。九淵每思去年六九哥泛舟之興。可惜不遂。此番能與一行甚善。向時聞有拉五九哥同游名山之言。心甚奇之。今可遂此行矣。恐家事要人管領。寧留百一哥。若處之有餘。又六三哥勢必不出。則雖便俱行可也。此間士夫皆一體人物。其勢必有藏于草野市肆者。拘于官守應接。無緣搜訪。若得長上從容其間。聞見自不止今日。不勝大願。見有一二人。知前此湖廣寇盜。本末曲折之詳者。在此以褻教。不暇咨問之。若遂此行。則至時其人猶未去。亦可相聚也。今時惟婦女小兒。不宜在外。若丈夫有意斯世。則于世不無補也。偶臨毒作。倦甚拜覆不備。三月五日。九淵拜覆。六九哥座前。

右淳熙知荊門軍象山先生陸文安公九淵。字子靜。書稿泛舟二帖。眞蹟一卷。二帖皆與其兄梭山先生者。陸氏之淵源。派于梭山。家庭切磋。有自來矣。是時三儒宗。講道閩、湘、湖、浙之間。朱文公之于先生。尤相往來。而無極一語。終身不能以相合。今首帖于梭山書稿。有平正之論。豈又他有發明者耶。次帖所謂訪人物。講世道。又有以見兩修之學。必志于有用。蓋如此。至于繼嗣之必先。而宅兆禍福之當緩。家事之不計。而丈夫出處之當別。先生所以處己處人之心。抑于是可致矣。帖之得。與復齋帖俱。

贊曰。自吾道之既南。閩、浙、湘、潭。鼎立而三。聖塗康莊。先生蓋與之揚鑣而並驅矣。觀其家人唯諾之際。惟理義是探。惟人物是耽。惟世道是參。公取飽諳。包羅渾涵。舍是弗謀。其亦知夫任重道遠。必求其所謂合人己而無慚者耶。璧發珠聯。有此尺函。式殿厥藏。勿謹勿蟬。

呂成公寬平通鑑佚老三帖（吉大觀時。小二帖附。長五帖。進行書・第一帖十五行・第二帖十六行・第三帖十二行・第四帖二十二行・第五帖十六行・）

祖謙頓首再拜。鑑洞之別。又已改月矣。思渴已深。歸辱手字。欣審秋清體履安適。祖謙旬日來。以編壽少暫出門戶。今日已斷手矣。侍旁小徒容苦善。到官之初。彌縫裨贊。不可闕人。而久不與事物接。勞觀酬酢之紛紜。亦可爲觀省之助者也。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丕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背違。況艾軒提事。自幼如此。然資質終長者也。聞重齡後歸。所懷併竢面盡。北山之行。亦留以相待也。不宣。祖謙頓首再拜。叔度教授年兄座前。

祖謙頓首再拜。朝日辱手字。并食物之貺。甚感。即刻伏惟尊候萬福。祖謙到山間近十日。初欲游歷近村。而總明凡靜。闊通鑑頗有緒。遂兀坐不復出戶也。詩兩種已收。看春秋三傳。伊川說之外。胡二劉原父質夫。陸纂例。微指。孫發微。皆當參看。然向時屢皆說。病後且宜靜養。攷凡例。校異同。恐亦勞心也。二月初。當泛舟歸城中。他俟面盡。晁仲聞並致意不宣。祖謙頓首再拜。叔度年兄座前。

通鑑欠後所皆紀兩册。諸子欠韓非子上册。今汪時發見有專人入城。若尋得附來爲佳。

祖謙頓首上啓。稍疎裁問。偶廟思系。秋晚伏惟侍履多膠。祖謙來日爲三衢之行。初六七間定回。過十月望。即爲之宮計也。丈丈侍次爲起居。佚老毫記拜納。前此託李仲南書。渠適方從來。所以稽滯耳。得暇初八九間。入城爲佳。他後面布不宣。祖謙頓首上啓。景華賢友座下。毫記更與人適權。如有未穩。則不必遽入石也。餅法類不拘多少。用漆湯入少蜜渡成劑。于板上捍成餅。于熊盤內烙食。

祖儉上覆。記曹之間。缺然弗講。愧作厚矣。今欲從容佚老菴中三數日。偶爲事奪。未能輕身而往。信知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初不可前料也。邇來秋序云徂。塞色稍重。想惟侍丈丈起居外。倍納殊福。祖儉暫閒戚懼。加以昏鈍。極不耐事。坐此讀書殊無緒。竟不知終作何等人。每自悼而已。家兄十月半後之嚴陵。稍定即詣見矣。此約決不敢爽。但遲速難必耳。佚老菴記。見令李仲南書之。今先錄本往。近東陽張伯安。迺審中人刊行二程集。及正蒙哲之類。寄在城中轉賣。又潘叔廣亦刊西銘及四箴等板。尚未就也。皆恐欲知書院。日來夜講少暇。當記數段往。兄日來觀習何書。此月能一來否。有見告者。毋吝毋吝。餅法固差。亦謬用之過。今別錄之。此不相誤。近觀郴廉節詩。其一云。蘆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籬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見花開謝。不關人是非。何須遊洞府。度歲也應逢。試觀而味之。姑此從元晦附便。他須後介。餘新保重。以茂遠業不宣。九月二十五日。祖儉上覆。景華同志兄。

祖儉上覆。久不得爲問。亦寂不聞動靜。極深馳溯。比來秋暑猶熾。伏惟燕閒有相。尊候萬福。祖儉贅食山城。徒勞無補。昨者略到丘墟。直是匆匆。雖聞亦必失于一息。故執筆復止。未審吾兄亦尚相念否。國家變故。重華上賓。當時事孔艱之際。卑士之清。尤劇哀摧。太上復以哀疚。欲數退閒。嗣皇奉太母之命。受禪登極。求忠謚。登賢俊。誠足以開治象。然歟惓惓之盧。殊未易忘。到此尤要當位羣賢。盡血誠。屏私意。相與成通其故。以措天下于堅固不拔之地。否則誠可凜凜也。心之所懷。紙上難既。臨紙依然。昨蒙諭及所印諸書。日日汩沒。今因專介過此附往。託明招老專介送往。有見教者。毋惜諄誨。以附其回也。武義間得兩已足。此非小故。得非天哀窮民。不忍使之終困耶。燈下草草。間馭。殊不究所懷。難言寶嘗。以迓休祉。不宣。祖儉上覆。景華上舍學士尊兄座前。七月二十八日。

右淳熙太史著作東萊先生呂成公祖謙。字伯恭。寬平通鑑佚老帖三幅。真蹟一卷。弟大農丞大愚祖儉。字子約。觀詩時事二帖附焉。三代而上。象賢濟美。代有其人。降及春秋。世祿不朽之對。喬木故國之問。絜德較材。猶可枚舉。然或以博物著。或以道直稱。或德足以服詐欺。或識足以講丘索。類皆名一藝著一庸。未有任吾道之責。接斯文之緒。卓然爲後世標的。如我朝者也。方淳熙間。三儒宗莊峙。沿湖湖程。上及橫渠。俱著世德。而呂氏得政五朝。下陋章平。動名風烈。尤爲炳炳。其有庭堅隱數。氣象太史。蓋矣。而大愚繼之。復以中正剛上。清名偉節。大振于時。天其開呂氏耶。抑以昌道統。維人心。爲吾宋億萬年地者。固應爾耶。不然。何以三光五嶽之氣。未裂于周秦。列國至道之習。獨私于齊魯。世家名卿。皆百世祀。而獨無鍾英衍粹。如今日之盛者耶。於虖。天心其可知也。帖得于先生之子寺簿君延年。紹定戊子之六月。寺簿自嘉禾武車遣婺女。予再走介以錦。聯而實來。故以附合之義。聯而爲贊。枚度姓潘。名華姓吳。皆嚴瀑門人云。

贊曰。沿梓于陸古。元凱之懿。根于篤誠。世澤未傾。英髦代興。非不卓然。絕乎逕庭。而斯道之正。獨未有以章乎之家。而繼孟荀之鳴者。豈天心之昌我朝。固得其人而後行耶。儒服獨立。出于簪纓。百聖微言。隔我金篇。使萬世而下。洙泗有所繫。伊濂有所承。正傳未墜。而遙續。絕學將晦。而復明。所謂派徐歷玉。沿中溯滎。實覆是時。源深流清。殆匪一日之積。偶然而生。至于道以身立。忠以死爭。幹泰否之權。開剝復之萌。其昆崑剛毅之操。家庭講貫之精。又何其集義之不餒。而爲人之難能也。我讀五帖。言言典

文史。潘吳。詩詩。鄉程。望羣賢。于忠義。驗本體。于寬平。則雖小而見諸簡牘之接物。亦奚以異于埴篪之偶鞏。嘯若前陳。如鑑之明。仁遠德輔。欲舉易勝。於戲。二難。古雖與京。倡與和與。展也其成。

范元卿中秋詞帖。行書十行。

蓉當三五。問今夕何夕。鵲娟都勝。天路雲收。崩浪淨。深碧琉璃千頃。銀漢無聲。水輪直上。桂濕扶疎影。綸巾玉麈。庾樓無限清興。○誰念江海望。客不堪回首。驚鵲南枝冷。萬點青山何處是。斷竹吾廬三逕。香篆靈犀。清輝玉臂。醉了愁重。看橫斗轉。欞星斷金井。

右淳熙右史范公端臣。字元卿。中秋詞帖。真蹟一卷。予舊亦稱奏。紹定戊子二月。得之嘉興俞氏。

贊曰。猗望舒。靈三五。光璇霓。淵金樓。偉健筆。作奇語。誰知音。傳樂府。

葛文定鄉外帖。行書十一行。

鄉前此屏迹關外。特承垂顧。匆匆言歸。不得面別。但有傾仰。輔政無補。誤蒙恩除。深慚非據。年還田里。未及爲聞。介至伏辱。劄翰。殊佩眷意。欣感無已。姑此布復。展略。幸蒙垂照。右謹具呈。鄉劄子。

右紹熙宰相葛文定公鄉。字楚輔。關外帖。真蹟一卷。予庚戌歲在蜀下。尚及識公。字畫清謹。遺墨典刑。要可想也。此帖之得。在金陵酒肆。蓋後三十年云。

贊曰。以文鑒傳家。以相業濟時。貂冠絳袞。予猶及見其丰儀。簡牘所傳。是以爲近世之奇。一蟬冊年。贊而藏之。

朱文公離騷經。行書十三行。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蘺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離騷首章。淳熙戊戌孟夏晦日。晦翁書。

右靈元侍講。煥章閣待制。晦庵先生。贈太師。信國朱文公熹。字元晦。離騷首章帖。真蹟一卷。道晦于秦漢。歷數千載。至我朝而明。先生實繇延平。沿伊洛。以至于洙泗。合張呂之淵源。接周程之統緒。淳、紹、靈元之間。天下蓋粹然一歸于正矣。先生抱道自信。與鄉俱遊。嘗因暇日。書離騷首章。以寓翰墨之妙。其帖蓋傳家而未出也。予晚生。雖不及撰杖屨。幸與先生之子。工部侍郎在。嘗爲僚。既覓古今帖。獨念先生學冠于古。名振一代。不容帙拱璧而寶塊。因書丐之二侍君。寶靈丙戌五月。寄來。以此爲貺。致其歲月。是年先生方以名節。改守南康。在蠶鵝前十年。非託意也。

贊曰。偉哉帖之奇塊兮。光筆力之有神。走緘縢之來詔兮。並垂棘而足珍。從鯉庭而載來兮。得陳亢之異聞。書三閭之孤忠兮。將乎光于儀鄰。予嘗竊寓矩兮。謂意或有在也。方淳熙之繼明兮。德如天其大也。絜道統而在上兮。固無嫉邪之害也。先生之溯伊濂兮。又非沅湘之派也。寓物以寫興兮。自前世以固然。豈先生之適正兮。乃獨取于沉淵。行或過乎中庸兮。雖爲法而不可。其忠君愛國之誠兮。亦不良

乎後日之禍。彼不學兮周公仲尼。知莊士與醇儒兮。或叅稱之。律風雅之末流兮。若未免乎或變。使交有所發兮。亦足以通天性民彝之善。以今日之書兮。固非出于或時。則異時之集注兮。亦可病乎俗人之憍。原屈原之心兮。宗國之楚。作春秋兮。固安在乎踐周而王魯。先儒之心兮。育聖之矩。鑑此帖兮。昭于今古。

朱文公儲議帖 行書十四行

薛虔州弼直老。以甲子正月。道由建昌。謂戒曰。弼之免于禍天也。往者丁巳歲。被旨從鵬入覲。與鵬遇于九江之舟中。鵬說曰。某此行將陳大計。弼請問。鵬曰。近諜報。敵人以丙午元子入京闕。爲朝廷計。莫若正資宗之名。則敵謀沮矣。弼不敢應。抵建康。與弼同日對。鵬第一班。弼次之。鵬下殿。面如死灰。弼造膝。上曰。鵬適奏乞正資宗之名。朕諭以卿雖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當預也。弼曰。臣雖在其幕中。然初不預聞。昨到九江。但見鵬習小楷。凡密奏。皆鵬自書耳。上曰。鵬意似不悅。卿自以意開諭之。弼受旨而退。此故殿院張公定夫戒所記。所謂資宗者。上時以宗子讀書資善堂也。又得薛公行狀。亦記此事。偶將未見。恐永嘉士人家。必有本可尋訪。但不知忠穆公此奏。[illegible]今尚有傳本否耳。[illegible]上復。[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右晦庵先生儲議帖。眞蹟一卷。南渡之初。大步方棘。前星隱耀。國如綴旒。先王忠節。洞穹壤。物氣貫虹蜺。紹興十載之夏。督師北伐。首揭大議。以闢獻萬載無疆之基。拜疏首途。遂指汴洛。關河響應。境土盡復。上京僅四十有五里。而班師之詔下。奸仇其忠。淵悲其功。萌芽始終。智在是歲。先王塞匪躬之心。于是。徒有致禱。於虜。元戎啓行。先感基本。所謂時然後言。不可以爲蹤。遂鱗則上。及所難決。所謂僭不靡身。不可以爲難。北輔之營。國無近支。社稷宗廟之託。惟在一人而已。比之嘉祐治平間。利害蓋百倍。所謂君臣相須。是謂一體。又不可謂之嫌且疑。然而先安人心。而後可以不常厥居。不常厥居。而後可以不忘復讎。先後本末。固自有序。澶淵之天聲。先王周密。蓋與寇萊公異。而熟血一語。且錫抵燭。管不謀而與之同也。淳熙之十四年。先君漕湖南。因寓書于公。卽報函中。錄此紙以閱顛末。致之帳戒所記。

謂歲在甲子。其實不然。珂顧天之書。固辨之矣。先王時盛武穆。後三十有九歲。始更定爲忠公書帖時。天若開之云。用俾語錄之舊聞。及珂之辨刻而繫之。

贊曰。道統之傳。洙泗濂伊。公子淳熙。萬古一時。言名之與。世泯其輪。皎皎綱常。首戴先烈。夢古大臣。以國爲身。淩源培根。茲爲受君。總干徂征。拜蹤輒賛。外寄內憂。間不容髮。復讎大義。不振不隨。易安于危。本則先之。先王之忠。與棠公對。讒夫孔多。百欽若聖。彼姑忌者。大義一毛。謂我徒勞。羣吠以嘈。事是蹟說。【案】此下原本闕佚。

趙忠定淳梁帖 行書十七行。

汝愚伏領近誨。深慰別懷。竊承卜日之良。已諧親篆。恭惟歡慶。淳梁蔵儀。重勤綏撫。千里幸甚。雖下車未久。而經理有方。庶事當已就緒。垂諭四事。悉已如所請行下矣。詳見公移。茲不樓布。汝愚丐歸未得。復冒澀官之寵。進退愈覺無據。浙中春來久雨。麥苗未秀。事勢極可憂。聞兩淮卻不至甚。信否。自昏略此奉報。幸台照。北風無所聞否。右謹具呈。二月日。光祿大夫右丞相趙汝愚劄子。

右慶元相國。維師沂國趙忠定公汝愚。字子直。淳梁帖眞蹟一卷。公以麟經魁多士。以道學登羣賢。以大策安邦家。以直躬憤讒慝。霜嚴日皎。雲收天霽。于翰墨賛揮之際。藹然如可挹也。帖蓋慶元初。報淳守劉仲光書。憂邊思職。猶得以想見萬一。予八歲侍先君。西歸過當塗。公實爲守。先君方臥病。命代作報書。公見而歎喜。策騎至采石。問疾齋艦中。予垂髫出拜。一見奬借。謂先君曰。此奇兒也。當力教之。先君敬謝不敢當。後予在戎監。與公之姪右文君崇蘇爲僚。猶能論家庭間夸誚。以是知公不直互相之意。嗚呼。今三十有八年矣。功名事業。已不能副公期屬。重可羞也。紹定戊子四月。公之子崇斌。在金陵分權。予因書求公帖。得此幅紙。再拜敬賛。以見落月屋梁之悲。賛曰。眞宰之出。維天降才。既玉于成。勳名九垓。山川出雲。時雨必至。道之將行。公揭魁瑞。問學已正。淵源已充。險夷之塗。奚有于躬。紹熙季年。國勢摏机。手扶重輪。公爲時出。屹若九鼎。不震不搖。公乘國成。端委以朝。拔茅斯征。包桑斯戒。匪兕之時。乘否于泰。有業至誠。雲開乎衡。顧不能排。嘻嗟背憎。公館者天。豈曰臧氏。汗青萬年。則有公論。我書齔齒。拜公江干。公顧而奇。信乎庭蘭。三十八年。始得遺帖。憂逢謹微。抑寓相業。字端而莊。德讓而光。于閒暇時。憲型四方。背藏在盒。百世如對。尚想公儀。邂逅進退。

余忠肅典贈益辦二帖 共行書。第一帖十行。第二帖七行。

端禮頓首。省幹下執。迎辱佳句。典贈而工。老病熟詩。眞能愈頭風也。感服無喻。即刻伏惟文候萬福。所要書上納。正恐不足爲輕重。不知幾日果定成行。尚容少接杯酒否乎。餘逕面既不宣。端禮頓首再拜。省幹下執。

端禮再拜。昨日承教墨。且又辱佳篇。多多益辦。不勝感服。夏雨仍寒。伏惟文候勵履清福。專勸此敍謝區區。尚遲面索不宣。端禮再上。省幹朝奉下執。

右慶元宰相。余忠肅公端禮。字處恭。典贈益辦二帖。眞蹟一卷。寧皇在宥。公以元宰幹國鈞。奉身而去。從容潛翰。卓有不磨。相業民庸。尚可勞翰于書尺間也。予在建康。得此帖于張琨。蓋慶元庚申之十一月。

贊曰。珥貂佩玉之舒徐兮。引筆行墨之豐腴兮。閱世論人以其智兮。尚可以想慶元之初兮。

寶眞齋法書贊卷二十八

郭國傳家帖

郭忠武王出師疏帖 楷書四十三行 御批四行。

臣伏自國家變故以來。起于白屋。實懷揚鑣報國。雪復讎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而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大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實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謬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盡度夜思。以圖報稱。臣搗敵情。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者。蓋欲荼毒中原生靈。以中國而攻中國。尼瑪哈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不及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河故地。漸復。則金人而計日生。他時變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復拘滯。速使敵莫測臣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則劉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于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如此則大遠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四夷可以平定。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霖陳桑。堅壁清野。而於號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于餽運。止須斂兵還保上流。敵定追襲。而前臣後其來。當一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敵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必小勝。大入必大勝。然後徐謀再舉。設若敵見上流進兵。併力來侵淮上。或分兵

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搗其巢穴。敵困于奔命。少窮力殫。縱令年未盡平殄。來歲必得所欲。亦不過二三年間。可以盡復故地。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指揮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邦內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足用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塞卒伍。有饑饉間走。故臣急還。不遂前功。致使敵地陷僞。忠義之人。殲破屠殺。皆臣之罪。今日惟賴陛下威靈。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爲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仰遵陛下成算。必能濟此大事也。異時遂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歸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還歸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許者。伏惟陛下恕臣狂易。臣無任戰汗。取進止。三月十一日。起復大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吉飛劄子。

覽奏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顧復何憂。蜀道之棧。猶不中制。惟救亟將廣布寬恩。無或輕殺。拂朕至意。

有先大父維師忠烈鄂國忠武王手奏出師班帖。真蹟一卷。高宗武文皇帝。御筆批其後。於孝靖康元元之禍。酷矣烈矣。不勝說矣。楚齊代妖。王綱絕矣。先王發憤右鄰。思藻思宰。必欲挽河漢而決之。一念既立。高厚對越。臨臨倏忽。叱咤隆缺。障橫潰于既倒。扶不周于將折。此其立志。蓋藉去病所謂。不立家于匈奴之未滅。諸葛亮所謂。鞠躬盡瘁。以正郫山之伐。表度所謂。賊未授首。臣不還蜀。千載相望。異世同轍。勳名未究。卒僨權壁。此籲天之書。所以俯伏天閽。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乎澤散帙。百年感閱。寶慶乙酉。春王二月。恭獲墨寶。仍賜全札。一顧獨煥。三印參列。既以伸霜露之痛。遂可想風雲之節。百拜蒙襲。庸附前哲。

贊曰。於惟紹興。扶危支傾。振綱澄戎。不識一丁。先王奮呼。起自藩生。經通誼明。筆妙墨精。翠微之詩。五嶽之靈。祁陽盤旅。東松紀行。蹈偏九州。氣凌三精。粵時出師。首茲抗旌。規模弗愆。忠憤莫攄。上心載寤。奉章式形。謂朕何愛。惟爾責成。以百萬師。觀我甲兵。僅四十里。復我舊京。日卻陽侯。星隕中軍。投血遂碧。狐史漫青。天不誘衷。曷其底寧。傷哉離騷。坐此修能。冰鏤玉瀣。蘭芳芷馨。惟皇鑒忠。惟人與誠。烈並褒鄂。志恢幽冥。有彝龍跡。邁昭嶢嶚。遺墨既刊。大猷是經。對于廟祧。豈惟雲仍。

鄂忠武王書簡帖十一帖。內十帖行書。第三帖楷書。第一、第三、第四、第十一帖。各八行。第二、第八帖。各三行。第五帖大行。有內外封各一。第六帖十二行。第七帖九行。第九、第十帖。各七行。紙幅不存。

飛惶恐再拜。飛恩榮撫堪備數。茲者仰遵聖算。招捕湖寇。幸于朞月之間。過蒙推借。祇益感慚而已。伏惟幸察。飛惶恐再拜。

台閣寶眷。伏惟上下萬福。飛僧易上聞。

飛頓首再拜。上啓。安撫制置侍郎台座。即日伏惟聖鎮之暇。陰有神相。萬福千祿。來護興寢。謹拜啓承候不宣。飛頓首再拜。上啓安撫制置侍郎台座。

飛齊日再拜。知縣宣教。即日伏惟裁劃多暇。尊候萬福。末由披晤。願言加嗇。以俟殊顯不宣。飛齊日再拜。

知縣宣教神事。

飛再拜。承惠翰感慰。比得元樞劄子。令回師貴池。至遠康議事。緩冗奉謝崖略。幸蒙照諒。飛再拜。

齊日再拜知縣宣教。飛謹封。

齊日上。無爲知縣宣教。鎮南軍承宣使。充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若飛。謹外封。

飛齊日啓上。即日伏惟尊候萬福。介來承惠翰。感慰之至。飛前日還自行朝。乍歸送行。冗不可言。襄陽背治。想成次第。尚冀勉力甚善。餘惟眠食加重。不宣。飛齊日再拜。通判學士閤下。公改承務郎告。今專人送去。希睞之。飛再拜。

鈞候。即正萬福。末由參晤。伏冀爲國倍保崇重。前膺召還。以副中外之望。謹拜狀承詢。不宣。飛齊日頓首再拜。上啓大安撫參政相公鈞座。

飛頓首再拜。飛受寄上流。區區無補。過辱識光。特貽教翰。佩服鈞意。何以爲喻。使旋裁報。不究所蘊。伏冀高明。有以照察。幸甚幸甚。飛頓首再拜。

飛頓首再拜。奉達鈞範。條爾許時。瞻念之懷。未嘗少忘。伏蒙鈞論趨朝。飛未得指揮。尚冀欲聞。他有所委。幸乞示下。飛頓首再拜。

右大父鄂忠武王書簡十一帖。真蹟一卷。珂既以出師奏疏。併紹興宸章。列于傳家之首。復歷訪尺牘。于前朝士夫子孫。遺落之餘。僅存此帖。先王夙景仰蘇氏。筆法縱逸。大概祖其遺意。奏疏則小楷。而此則行書也。心正筆正。觀者于是。可得其蘊焉。珂自幼歲。網羅放失。首一帖得之家藏。次一帖得之嘉興。又一帖得之維揚。又八帖得之京江。皆故家所蓄。以歸于我。不復編緝歲月。

贊曰。昔李西平之在鳳翔。嘗以直道致主。蔡魏鄭公。雖叔度之進言。猶毅然而弗從。謂宰輔于將相。亟愛身而苟容。猗歟先王。亦師文忠。凡引筆而行墨。皆刻志而比蹤。今觀碑刻之在天下。雖小大眞行之異工。視此帖之所傳。蓋不約而皆同。然則有犯無隱。挺焉直躬。唾當道之豺狼。嬰九淵之神龍。蓋當心摹手追之時。已有之死不顧之遺風矣。

銀青制劄帖三十五行。

敕。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勳。神祖御邦。首祭狄青之像。蓋念舊者。不忘于投袂。而勸功者。當急于褒崇。朕祇稟睿謀。眷懷宿將。茲仰承于素志。肆盡洗于丹書。故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岳某。拔自偏裨。驟當方面。智略不專于古法。沈雄殆得于天資。事上以忠。至無嫌于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于秋毫。外摧孔熾之金人。內翼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掩。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于彎弓。而留路力成于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燃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鉞于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孽于嶺表。欲盡還其冤數。乃下闕于涉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壁綰齋壇之組。近襲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于既往。庶幾激義氣于方來。嗟夫。開李牧之爲人。始將撫膺。闕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可特復少保武信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六百戶。奉敕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三十二

年十月十六日。

臣寮上言。臣竊謂自昔帝王。深居蠻濩之中。四方萬里之遠。虛然退遜而不敢犯者。無他道焉。不過示之以好惡。合天下之公而已。故爾以威不恪。在于一定而不可易。利以當其罪。在于一成而不變。堅于金石。信如四時。若定者復易。成者復變。則功罪不分。情實亂。其敝有不勝言者矣。臣竊聞故相奏相。當國二十餘年。依勢盜權。積奸稔惡。一時羣小恃爲藪魁。逃其喪亡。猶思救助。太上皇帝。深加省悟。察其平日私相厚善。盡繰升進。或爲之擠害正人。或爲之中傷善類。或其營貨利。或憑恃姻親。或專告訐以事脅持。或興犴獄以報仇怨者。莫不悉從屏竄。削籍除名。示不復用。衆論欣快。咸以爲宜。繼而陛下嗣寶不圖。廣覃大霈。俾投荒之犯。稍令自便。德至渥也。爲悟之流者。固當仰戴寬恩。終身念咎。今乃擅入國門。紛馳朝路。力祈敍復。除落過名。甚者欲朝脫羈縶。暮來牧用。儻若黑白有時而可變。冠履有時而可移。則所謂威福之柄。與夫三尺之法。果安在哉。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懲革。令臨安府榜示。限日驅遣出門。不許輒至行在。庶免鼓唱是非。惑亂聞聽。以爲後人不自愛惜者之戒。如有實繰檜所經貶。傳致其罪。情涉無辜。見今陳訴。未蒙昭雪。即與早賜施行。使冤抑得伸。朋邪少戢。不勝幸甚。取進止。二月二十九日。三省同本聖旨。依奏。仍限十日。

右先君兵部侍郎。敷文閣待制。銀青光祿大夫。制翻帖。眞蹟一卷。珂少不天。罹陷罪之哀。于五嶽之外。手澤遺墨。類多湮淪。既皇傳家之帖。獨得先君在降興間。手抄二帖。于雜錄之首。天監昭明。姦邪睨消。陳然涉筆。意概可想也。先君受筆法于家庭。多用蘇體。尤精小楷。此特以可割取者。因其事與翰墨稱。故標明傳子孫。以昭世德之用心焉。

贊曰。先王筆法源于蘇。奚然世體蘇庭趨。盛中手澤他豈無。義與事比當特書。巨編剪取刪繁蘇。盛心端可傳遺孤。百年小楷照乘珠。爲問汗青誰董狐。

銀青清白頌語（檜書四行）

平生列缺。到死分明。前程一路。月白風清。（珍）

右先君銀青遺書。清白頌語。眞蹟一卷。紹熙壬子十月。先君子帥廣。微若不適。猶治事如平時。壬子平日。起居數語于紙。口占遺奏。略不及家事。遂深衣幅巾。而啓手足。珂時始十齡。侍大寧自五嶽歸。既克襄大事。因摭清白爲塋傍精舍之題。嗚呼。死生之際。如先君子者。亦可以爲達矣。繫之傳家帖。以見瞻岵之思。

贊曰。嗚呼死生。如一旦脫。達觀其大。等視來去。如古之聖賢。所謂曳杖山木之歌。啓手淵冰之語。其皆超然知所處矣。手澤之存。慨世儒慕。贊詩不文。以配陟岵。

大寧夫人二書（檜書七十行）

珂子昭曰。謂予佞佛。予曰非也。非佞其臟也。愛其說也。憶予年十二三時。博取而易信。于道釋高深惝恍之論。輒皆諦聽心服之不疑。聞一至事二氏像。設甚謹。予母楊宜人。雅不甚樂。謂予曰。爾必好此。當擇一以休其心。毋多岐以滋惑也。予固汎愛。不知所從。一日讀圓覺經。有曰。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則釋卷而歎曰。儒不言死生之際。予不得聞。道則言之

矣。上焉全形以超升。不敢言而敢疑也。中焉鍊真以尸解。不敢知而敢議也。下則撥步木實。謂可幸延。蓋有不足議者矣。人一身皆不能有所思。有所爲。惟心之恃。身恃心。心生慮。慮動。息舉作皆塵也。有塵必有滅。動者塵也。滅之者非塵也。無以別之。強名曰滅。凡平日所以收其放心。制其軼情。約而歸之正。有所愧而不爲。有所慕而願爲者。皆是物也。而皆托于幻。譬之寐然。高枕而臥。百無營爲。漠然若虛。不夢不覺。是心滅也。金珠在前而不顧。刀鋸在後而不慄。是塵滅也。有喜有怒。以心制之。泊然無思。亦無以制。是滅滅也。而尚存出入息何也。卽非幻之比也。能存出入息。則形不死。能存非幻。卽性不死矣。此佛之所謂法身常住。如海滿然者。非是經其孰能預于此哉。世之人有二說。弗之信者。以爲人受體父母。以五行之氣爲五官之用。氣盡而死。如膏竭燈燼。信之者以爲人之死形而已。智愚仁鄙。其壞不同。其所以用是者。出入死生而莫之竟。觀之人生。幼則無所知。老則耄于識。是隨形而生者。必隨形而滅。則前之說理也。有所思而兆于夢。無所慮而息焉。死生大夢也。惡知其不出入于或兆或息之際哉。則後之說亦理也。形爲性之消長。既悉矣。而不遽于幼之無知。則形盡耳。性何預焉。必有疾則不餘思。今列而出之。一襟肉耳。所謂用其思者。何所托以出入耶。二說至此皆窮。予所以有感于非幻之妙。而未能至也。予既愛其說。而求其至。則固將尊其人。他日繙經。問有會心。輒爲之喜而不厭。老衲雖概陳。特誦其一二。以釋汝惑。

予好飯僧作像法。至老不厭。然未始自爲。皆以爲親耳。其次則吉凶之事。予之言曰。予于親而不用其情。于惡乎用其情。今有人告其親疾病于道。途其子未嘗不徇徇而求之也。二氏之說。人以爲誕也。而幽明之理。聖人猶難言之。予惟擯世人之議已。而窺窺然。避夫惑之名。不盡予心。則終不能以一日安。古之人詔祝于室。而出于祊。以爲交神明之道。不可一餘來也。使無是也。予不過于惑而已。而心則免于恆捉。蓋一有焉。是予愛費而不盡乎予親。亦非所以教孝也。今之原廟。二氏且用焉。顧獨疑于一女子非也。予家世用伊川主法。冬至祀始祖。立春祀先祖。秋祀禰。以鄙康節之議。焚楮幣。予竊謂安。雖適岳氏。猶不敢不循行焉。且有則無之匹也。事之有有則有無。故謂之無者。烏知其果無而非有也。是亦不逆道塗之詐。而用其情于親者也。子之意止此。

右先妣大寧夫人。所著遺訓二篇。眞蹟一卷。珂少不天。閫闈孤鞠。育教撫。以逮于成人。惟茲訓是恃。追思先夫人平日。結字端勁。作文簡麗。讀書淹貫。獨以苦自祕。所不肯使人知。故皆不傳。今篋中所存。惟此二篇。蓋以示子孫而已。若不止懷橘之痛也。珂故同僚國子祭酒蔡公圖。狀行之日。嘗表此事。諫議大夫李公大異。亦述之隧碑焉。後十五年。因家傳家帖。併標而藏。以示來奇。

贊曰。稱老之異。佞者惟醋。喜拚者惟疾。誕死生之大。達者晦其理。昧者尙其說。喪祭之正。徇右者失于泥。行今者溺于鄙。如遺訓者。亦可以守而勿墜矣。我懷緒言。懷橘之比。子孫傳家。眞蹟在此。

吏部二帖（行書。第一帖十行。第二帖十二行。）

鄱陽侯公。易鎮武昌。安陽岳市作歌頭一闋。奉祖行色。市再拜。

魯口天下壯。隱楚督三吳。山川長裹蔣壘。屯列烈神都。鸚鵡洲前處士。黃鶴樓中仙客。拍手試招呼。莫謙醉人句。不負武昌魚。○望樊岡。過赤壁。想雄圖。覆寥廓。氣應笑。當日阿瞞輩。收拾周黃策略。成就孫劉基業。未信賞音無。我醉君起舞。明日隔江湖。

甫輒賦滿江紅。敬祝百千遐算。甫再拜。

碧海迢遙。曾覓見赤城樓堞。因傲睨塵寰猶帶。濯盧仙骨。武庫胸中兵十萬。文場筆陣詩千百。記向來小試趨蹕傳。后前列。○世間事。都未說。親爲大官毫末。況諸郎顯崑。夙齡英發。銀鞍（鞍一作鞍虎。）頻符方易地。金變寓直行趨闕。更相期盡早歸來。傳丹訣。

右先兄尚書吏部郎甫。字大用。二詞帖真蹟一卷。先兄自隆淳間。以詞翰雅好。與張、范、劉、龔、諸名人遊。遂達九禁。阜陵嘗召對便殿。賜硯器。有字體似薛紹彭之論。今觀其書。固健端緻。聖鑒固不虛矣。是帖得之京口。寶慶之元夏四月。

贊曰。薛在近世。意莊體嚴。做而肖耶。偶其好耶。筆動聖鑒。藝兼詞華。繁詩而藏。維以傳家。

衍極

鄭杓 撰
劉有定 釋

衍極序

書道其大矣斯文興焉世之學者往往務譚高虛謂書非儒道之要而遂小之軌所以行車也車行而毀其軌可乎水所以行舟也舟行而廢其水可乎予南遊至亡諸城見莆田鄭君子經所著衍極五篇雄文卓論崔錯玢豳如觀三代器物不可名狀軋芻壇旁如行洞庭之野不見首尾夷考其說然後知子經得絕學於數千百載之後曠世奇作也書道其大矣又嘗卽其言而求其爲人爲之廢書而歎曰士之負材抱藝莫不欲有爲也修名未立老冉冉其將至平居里巷相接又無足與語以發舒其所負抱者慨古道之浸邇憤俗尙之益乖乃攸然獨往自託於著書似鳴其所不能自已者此衍極之爲言所以非鬱而歟欲也觀是書者又不能無所感云延佑七年庚申秋九月朔旦李齊仲思序

重刻衍極小叙

予少有窮盡古文字之志長而落落不適於俗因日之暇原始要終上下三倉間得一窮其紛錯如奔風怪雨不可名狀所謂雲鳥之故魚豕之錯亦略窺其一班然終以識見淺陋欲遡其源流而彙之未能也近從遺冊得衍極一書其文絕類秦漢其所論則開闢以來字法之變有宋鄭子經先生之所作也質我以前聞而起我所未逮古人之言獲我心矣但俗筆所傳旣多簡誤蠹穴鼠壞之餘缺略有不可考者因集諸碑刻而揣摩之閱半載而成秩併壽之木以公同志考字學書之君子或從此其有據乎萬歷戊午十月旣望沈率祖識

衍極目錄

至樸卷一
書契卷二
造書卷三
古學卷四
天五卷五

右衍極五篇莆田鄭杓所作也極者理之至也凡天下之小數末藝莫不有至理在焉況其大者乎孔安國曰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是八卦與六書同出皆聖人所以效法天地而昭人文也世之言書者蔑焉不知至理之所在此衍極所由作也是書自古文籀篆以極書灋之變靡不論著辭嚴義密讀者難之於是詳疏下方使人考辭以得義而知書之爲用大矣至治壬戌冬十有一月庚申郡人劉有定叙

衍極卷之一

莆田鄭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至樸篇

至僕版而八卦與八卦與而書契肇書契肇而篆籀直又反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畫八卦而書之文已具上古結繩而治後世易之以書契而書之用遂行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而書之灋始備古文籀篆變而至於隸艸書之體滋廣矣飛天八會已希不可得而詳也書之本始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逮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之迹以爲順形書勢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別本支爲六十四種之書事不經見悉從刪略

皇頡以降凡五變矣

謂古文籀篆隸艸按秦滅古文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使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六典校書郎正字掌讐校典籍刊正文字其體有五一曰古文廢而不用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蟲書即鳥書以刻印璽幡碣五曰隸書謂典籍表奏及公私文疏所用宋鄭昂論文字之大變有八一曰古文二曰大篆三曰小篆四曰隸書五曰八分六曰行書七曰飛白八曰艸書其餘諸體以類相從爲得之然以八分行書飛白名自爲變蓋不知文字之大變也

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人焉

謂倉頡夏禹史籀孔子程邈蔡邕張芝鍾繇王羲之李陽冰張旭顏眞卿蔡襄也李斯以得皋名教故黜之烏乎自書契以來傳記所載能書者不少而衍極之所取者止此不有卓識其能然乎

予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碑斷碣未嘗不爲歔欷而三歎也在昔結繩之政始分龍馬之章龍馬負圖出於榮河帝則之

畫八卦以龍紀官乃命飛龍朱襄氏造六書於是始有龍書左氏曰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是也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感上黨牛頭山生嘉禾一本八穗帝異之作穗書

於是倉史氏出仰觀頻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祕爲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至情其孰能與於此

倉史黃帝之史倉頡也亦曰皇頡姓侯剛氏首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屈曲之爲頻察龜文鳥迹之奇博采衆美與沮誦廣伏羲之文造六書是爲古文其家在馮翊彭衙利陽亭南道傍學書者祭之不絕北海亦有倉頡藏書臺人得其書莫之能識秦李斯識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其十二字今灋帖中有二十八字云

若稽古太禹既平水土鑄鼎爲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世

禹命九牧貢金鑄九鼎爲神姦使民知備故有爲鐘鼎形書勒銘於天下名山大川韓文公所謂岣嶁山碑其一也今廬山紫霄峰上有禹鑿石繫舟之所曆崖爲碑皆科斗文字隱隱可見張懷瓘曰向在翰林見古銅鐘二高兩尺許有古文二百餘字紀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侶大篆神采驚異又有琱戈銘六字鉤帶銘三十三字皆鈿紫金爲文讀之不能盡曉薛尚功諸人皆以爲夏禹書書灋帖亦有禹書十二字

三代之末周籀蔚有奇秀篆隸攸祖

籀周宣王柱下史也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銛利鉤殺自然機發爲大篆十五篇以其名顯故謂之籀書以其官名故漢書謂之史書以別小篆故謂之大篆號豐六書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蓋籀書也灋帖中有其迹

孔子采摭舊作繇飾篆文天授其靈掛物垂則

六經之文遭秦焚滅故世不可復見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蓋仲尼門人所錄今孔子書傳於世者比干盤銘季札墓碑灋帖所載十二字比干墓在衛州汲縣開元中游武之奇耕地得銅盤有文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實迺比干墓銘也季札碑曰烏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與古文異而迹類大篆在潤州延陵鎮吳季子家廟歷代綿遠其文殘缺人勢應命石遂壞蘇開元中玄宗敕殷仲容摹榻其本入歷十四年泗州刺史蕭定重刊於石

呂政篆興天人之道壞受極矣李斯者適際其皆陶誕偃仰專名擅作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

李斯上蔡人相秦始皇滅六國參古文復篆籀書頗加省改作小篆著倉頡篇九章世謂之玉筯篆始皇上鄒嶧山議刻石誦秦德及二世諸碑是也初周末諸侯交爭七國分裂文字異形莫相統紀始皇一天下李斯欲專其名迺奏同之而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獨存大篆兼行又奏始皇謂史官非秦記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不去者爲築十筮種樹之書尋又使御史悉按問諸生傳相告引始皇之除所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

盤有文曰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實迺比干墓銘也季札碑曰程邈亦參定篆文增衍繁佐趨時便宜

程邈字元岑下邽人與李斯等參定篆文後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邈於獄中

覃思十年變大篆易小篆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出之以爲御史又同時上谷王次仲亦增廣隸書班固謂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簡易而無點畫頗仰之勢爲其徒隸所作故曰隸書亦曰佐書漢建初中以隸書爲楷擬言其字方於八分有模楷也

蔡邕鴻都石經爲古今不刊之典張芝鍾繇成得其道

蔡邕字伯喈東海陳留人官至左中郎將善大小篆隸八分飛白初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素書八分垂芒頗似篆寫史籀李斯用筆勢邕得之讀誦三年遂通其理又采曹喜之濃初秦皆王次仲以古書方廣少波飾隸爲八分邕祖述之筆訣尤妙嘗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故邕用筆特異當世善書者膺服之獻帝時爲郎中嘗書東觀奏正定經籍邕迺八分書丹刻於太學碑凡四十六後人咸取正焉

伯英聖於一筆書

但英張芝字東漢燉煌酒泉人以有道徵不至善隸行艸又妙於作筆見蔡邕筆勢遂作筆心五篇初漢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一篇解散隸體爲書之損隸之規矩存字之梗槩本艸期之義謂之艸書以別今艸故謂之章艸杜度崔瑗並善之杜氏傑有氣力而微瘦崔氏甚濃而工妙不及伯英重以省繁飭之銛利加之奮逸首出常倫又出意作今艸書其艸書急就章皆一筆而成氣脉通達行首之字往往繼其末行家之衣帛書而後染臨池學書水爲之墨一作黑

元常神妙於銘石

元常鍾繇字[illegible]潁川長杜人官至太傅師胡昭學書十六年不窺園見張芝筆心遂作筆骨論又從劉德升入抱犢山學書後與弟太祖師鄧濟韋誕孫子期關機杞議用筆因見蔡邕筆瀑於誕苦求不與痛恨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誕死繇令人發其墓遂得蔡氏瀑一一從其消息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謂正書二曰章程謂八分三曰行狎謂行書三體皆世所推自言最妙者八分有隼尾之勢然其眞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元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末能人莫或敢擬一作敢雪屈

羲之字逸少晉人爲右將軍會稽內史稱疾去於父母墓自誓終身不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加常侍羲之善小篆隸行艸八分飛白七歲能書年十二於父曠枕中見衛夫人所傳蔡邕筆瀑竊而讀之書遂大進衛夫人見之流涕曰此子必藏吾書名羲之後學李斯曹喜書蔡邕石經梁鵠八分鍾繇等書張昶華嶽碑始知學衛夫人徒費日月又言自於山谷中臨學鍾氏及張芝正書艸書廿餘年竹葉樹皮山石之上及版木等不可知數至於素紙賤穀藤柴反覆書之盡心精作得意轉深有言所不能盡者子獻之雖其學與父齊名姜氏曰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風盡廢右軍固新奇可喜而古瀑之廢寔自右軍始亦可恨也

李陽冰女陵生於中唐獨蹈孔執潛心政作過於秦斯

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監初學李斯嶧山碑及見仲尼書開闔變化

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遂極其妙識者謂爲倉頡後身大歷初霸上人耕地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科斗孝經凡二十章初傳李白白授陽冰盡通其源嘗上李大夫曰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則美矣惜其點畫但偏旁摸刻而已常痛孔壁貽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遂多天將未喪斯文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誠欲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无所損益死无恨矣

張旭天分極深渾然无迹

張旭字伯高蘇州吳人仕唐爲左率府長史嗜酒善楷隸尤工艸書每大醉叫呼狂走迺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異不可復得也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其意又聞鼓吹而得其瀑又觀公孫大孃舞劒器而得其神旭嘗與裴旻吳道子相遇於洛下各陳其能裴舞劒一曲張艸書一壁吳畫一壁時人以爲一日獲覩三絕唐文宗詔以李白歌詩裴旻舞劒張旭艸書爲三絕

顏眞卿含弘光大爲書統宗其氣爲足以儀表衰俗

顏眞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師古五世從孫仕唐爲尚書右丞封魯公贈太師善楷書行艸蓋古書瀑晉唐以降日趨姿媚至徐沈輩幾於埽地矣而魯公蔚然雄厚蘊雅有先秦科斗籀篆之遺思焉

五代而宋奔馳崩潰靡所底止

初蔡邕得書瀑於嵩山以授崔寔及其女琰張芝之徒咸受業焉魏初韋誕得之祕而不傳鍾繇令人掘韋誕墓得蔡氏瀑將死授其子會宋翼繇之甥也學書於繇繇弗告也晉太康中有人破鍾公冢翼始得之魏晉間衛氏三世能書衛覬與其子瓘及見胡昭韋誕鍾繇瓘及子恆俱學於張芝恆從妹衛夫人親受於蔡琰衛與王世爲中表故羲之父曠得之曠以授羲之羲之傳其子獻之及王濛之子修故諸王世傳家瀑獻之傳其甥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晉宋而下能者頗多其流皆出於二王也隋釋智永羲之九世孫也頗能傳其學又親受瀑於子雲虞世南親見永師故其瀑復傳於唐焉歐陽詢得於世南褚遂良親師歐陽或云虞褚同師史稜稜隋人也歐陽詢傳陸柬之柬之及見永師又世南之甥也陸傳子彥遠彥遠傳張旭彥遠張之舅也旭又得褚遂良餘論以授顏眞卿李陽冰徐浩韓滉鄔形魏仲犀韋玩崔邈等二十餘人釋懷素聞於鄔形柳公權亦得之其流寔出於永師也徐浩傳子璹及皇甫閎崔鍾傳褚長文韓方明受瀑於璹及邇皇甫閎傳柳宗元劉禹錫楊歸厚歸厚傳姪緯緯傳權審張叢崔弘裕弘裕禹錫外孫也弘裕傳盧潛潛傳穎穎傳崔舒柳宗元傳房直溫有劉埴者亦得一鱗半甲歐陽永叔曰余嘗與蔡君謨論書以爲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甚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楷書手陳游瓌等皆有之蓋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屈指可數者无三四人爾

蔡襄殺然獨起可謂閭世豪傑之士也

蔡襄宋仁宗賜字曰君謨興化人官至端明殿學士謚忠惠善隸楷飛白行艸手臨舊刻十四卷名曰隸纂嘗言鍾王索靖瀑相近張芝又隸爲一瀑今書有

規矩者本王索其雄逸不常者本張也初蔡邕待詔鴻都門見役人以垩帚成字悅而作飛白書君謨祖述以散筆作艸謂之散艸亦曰飛艸自言每落筆爲飛艸但覺煙雲龍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愕靜而觀之神情歡欣亦復可喜宋徽宗曰蔡君謨書包藏變度停蓄鋒銳宋之魯公也蘇子瞻曰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化不窮爲宋朝第一

嗚呼書其難哉書其難哉文籍之生久矣能書者何闕希焉蓋夫人能書也吾求其能於夫人者是以難也今余得其人而不表章之使來者知所取則以至乎書道之妙余則有辠厥今區夏同文奎壁有爛異能間作黼黻皇猷三代以還莫此爲盛大比之制已興保民之教必立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歲首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六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艸茅論著或者有取焉爾

衍極卷之一 終

莆田鄭　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書要篇

六書之要其諧聲乎聲原於虛而妙於物言者聲之宣也書者聲之寄也飛龍肇音參哉閎乎其罔聞也

六書一曰爲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諧聲五曰假借六曰轉注飛龍見上篇注

夾漈山人嘗是正之有音無文者多矣夾漈姓鄭名樵字漁仲興化人鄭罔雞之諸父也隱於夾漈山著書一類凡五十種千餘卷六經各有傳備載先生所著書目今千經家藏又有易說正隆官制蓋生等略十餘種皆書目所未載者宋南渡初先生以布衣召對上所著書於官詔藏之祕省命以官不拜乞還山令所在給筆札著通志三年然後成就總二百卷內有六書七音金石等二十略其七音叙曰漢人課篆隸始爲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競風騷始爲韻書以通聲音之學然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旨江左之儒識四聲

而不識七音則失立韻之源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漢儒知有說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生子爲母從母爲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左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爲四聲而不知衡有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爲七音縱成經橫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天下故爲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爲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雞鳴狗吠雷霆驚天蟲蟲過耳皆可譯也況人言乎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三嘆胡僧有此妙議而儒者未之聞及乎研究制字考證諸聲然後知皇頡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先儒不得其傳耳今作諸聲圖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內外轉圖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雖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此其麤淺者耳至其紐躡杳冥盤旋廖廓非心樂洞融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相也

皇元國書重敬人文諧聲之義寔綜乎五蒙古書具六書之義而以諧聲爲主雖古之三皇龍書穗文雲人鳥作蔑以加諸猗歟休哉商之倒薤周之虎書魚書其爲形邪

問商周書

曰夷考禽書龜鶩諸體不過名物作也龍穗見上篇注雲書黃帝之世慶雲嘗見因爲雲書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又游扈水之上靈龜負圖而至帝嘉其應作龜書或曰唐堯時外國晉一巨龜背闊三尺上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堯命作龜歷焉又曰洛龜負圖禹觀而得九疇之文鶩鳳書少皞之立也鳳鳥適至政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其文章衣服皆取以爲爲故有鶩鳳書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其車服書契有仙人之形因爲人書或云帝嚳高辛氏所製李斯善辨文字改爲篆書謂之仙人篆科斗書者出於古文又飾之以形不知所起或云顓頊高陽氏所製鐘鼎書夏禹作倒薤書商湯之師務光避天下於清泠之淵其紐躡杳冥盤旋廖廓非心樂洞融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相也植蠶而食輕風昔至見其積葉交偃而爲倒薤書王愔曰倒薤書小篆遽也或云僕曹喜爲之蓋古瀆喜以小篆書之也虎書魚書皆史佚所作佚文王之史歷事武王成王當文王時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有獸曰騶虞白質玄章馴於靈囿不踐生艸於是佚錯綜其體而作虎書又鶩鶩鳴于岐赤爵入于戶至武王昔火流於王屋化爲烏佚乃併牧烏瑞而作禽書及武王伐紂師度孟津白魚入於王舟王取以祭故佚又作魚書體魚之首爲乙尾爲丙以紀其瑞焉麒麟書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絕筆於獲麟弟子作書以申素王之瑞轉宿篆宋景公昔熒惑繼於朱埰景公懼而修德熒惑還舍國富民康於是司星子韋作轉宿篆爲蓮華未開時形蠶書魯秋胡子遠宦三年不歸其妻隋居懷思因玩蠶而作芝英書初六國昔各以異體僭爲符信而芝英書與焉秦燔典籍其文遂滅至漢武帝時產靈芝於宣房既作芝房之歌又述其事而作此書氣候直書漢司馬相如妙辨六音測尋二氣乘日辰之禽屈伸其體升降其勢識爲四昔之氣爲之興降爲形焉又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搜諸

史籍得十二皆書皆爲神形也蛇書魯人唐綜當漢魏之交蠖蛇繞身寐而狀之瑞華書南齊武帝於永平二年春二月視落英茂木而作此書爲辭紀之黃門侍郎何亂明於圖緯以爲木德之瑞纂其辭藏之王府凡若此類皆爲形書曰孔壁舊書皆科斗文字佳城之文獨顯於世

問孔壁書見上篇注佳城文苒漢夏侯嬰掘地得石槨有銘以示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其文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嗟乎滕公居此室

曰古文雜用籀體非一於科斗也倉頡之初龍穗書專行於世其文章飾要書用一體史籀既修篆之後雲鳥等作皆未嘗廢然文字日繁必錯綜雜體而書之或有專體如佳城之比皆非連編累簡故可以存古文不變至若孔子之六經其辭不可謂不多矣豈得專以科斗書書之書叙曰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者蓋史籀之書秦尚兼行獨古文廢已久時人罕知間有一二科斗文尤爲難辨舉其所難故總而謂之皆科斗文字耳

蓋古文有填書麒麟鍾鼎

古文之別十七曰龍曰穗曰龜曰雲曰鳥蟲曰科斗曰鍾鼎曰倒薤曰虎爪侍郎何亂明於圖緯以爲木德之瑞曰孔壁舊書皆科斗文字佳城之文獨顯於世

問孔壁書見上篇注佳城文苒漢夏侯嬰掘地得石槨有銘以示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其文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嗟乎滕公居此室

曰古文雜用籀體非一於科斗也倉頡之初龍穗書專行於世其文章飾要書用一體史籀既修篆之後雲鳥等作皆未嘗廢然文字日繁必錯綜雜體而書之或有專體如佳城之比皆非連編累簡故可以存古文不變至若孔子之六經其辭不可謂不多矣豈得專以科斗書書之書叙曰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者蓋史籀之書秦尚兼行獨古文廢已久時人罕知間有一二科斗文尤爲難辨舉其所難故總而謂之皆科斗文字耳

蓋古文有填書麒麟鍾鼎

古文之別十七曰龍曰穗曰龜曰雲曰鳥蟲曰科斗曰鍾鼎曰倒薤曰虎爪鳳凰曰芝英曰氣侯直書書曰蛇書見上注小篆帝命戮蛟螭之辭曰天笙書梵王所作顏師古云西域胡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氣廣謂之婆羅門

篆有垂露復書雜體

篆書之別十五曰上方大篆籀書也曰夜篆亦籀所作因大篆而重複之其源類夏篆漢武帝以題建章鳳闕曰芝書伯氏所職文記多武記多因而製之銘周書作曰傳信鳥書六國時書飾爲信爲鳥首也亦曰蟲書曰刻符書鳥首云鄰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邯鄲曰蕭鑰漢相蕭何作曰署書秦之八體書也蕭何以題蒼龍白虎二闕曰鶴頭書曰假或云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梁劉之遺好古在荊州聚古器數百種有一器似瓿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識者曰薛憲書唐開元中漳泉分界兩訟不均憲省不能斷俄而雷雨霹靂崖壁中裂所爭之地拓爲一徑中有古文篆六行貞元中李協辨之曰漳泉兩州分地不平永安龍谿山高水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又泉州南山有漳元和中雷霆焚石壁鑿成文字人無識者或寫以示韓愈愈曰科斗書也其文曰詔赤墨示之鯉魚天公車殺人壬癸神書急急蓋帝命戮蛟螭之辭曰天笙書梵王所作顏師古云西域胡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氣廣謂之婆羅門

篆書之別十五曰上方大篆籀書也曰夜篆亦籀所作因大篆而重複之其源類夏篆漢武帝以題建章鳳闕曰芝書伯氏所職文記多武記多因而製之銘周書作曰傳信鳥書六國時書飾爲信爲鳥首也亦曰蟲書曰刻符書鳥首云鄰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邯鄲曰蕭鑰漢相蕭何作曰署書秦之八體書也蕭何以題蒼龍白虎二闕曰鶴頭書曰假或云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梁劉之遺好古在荊州聚古器數百種有一器似瓿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識者曰薛憲書唐開元中漳泉分界兩訟不均憲省不能斷俄而雷雨霹靂崖壁中裂所爭之地拓爲一徑中有古文篆六行貞元中李協辨之曰漳泉兩州分地不平永安龍谿山高水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又泉州南山有漳元和中雷霆焚石壁鑿成文字人無識者或寫以示韓愈愈曰科斗書也其文曰詔赤墨示之鯉魚天公車殺人壬癸神書急急蓋帝命戮蛟螭之辭曰天笙書梵王所作顏師古云西域胡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氣廣謂之婆羅門

篆有垂露復書雜體

篆書之別十五曰上方大篆籀書也曰夜篆亦籀所作因大篆而重複之其源類夏篆漢武帝以題建章鳳闕曰芝書伯氏所職文記多武記多因而製之銘周書作曰傳信鳥書六國時書飾爲信爲鳥首也亦曰蟲書曰刻符書鳥首云鄰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邯鄲曰蕭鑰漢相蕭何作曰署書秦之八體書也蕭何以題蒼龍白虎二闕曰鶴頭書曰假或云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梁劉之遺好古在荊州聚古器數百種有一器似瓿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識者曰薛憲書唐開元中漳泉分界兩訟不均憲省不能斷俄而雷雨霹靂崖壁中裂所爭之地拓爲一徑中有古文篆六行貞元中李協辨之曰漳泉兩州分地不平永安龍谿山高水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又泉州南山有漳元和中雷霆焚石壁鑿成文字人無識者或寫以示韓愈愈曰科斗書也其文曰詔赤墨示之鯉魚天公車殺人壬癸神書急急蓋帝命戮蛟螭之辭曰天笙書梵王所作顏師古云西域胡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氣廣謂之婆羅門

篆有垂露復書雜體

篆書之別十五曰上方大篆籀書也曰夜篆亦籀所作因大篆而重複之其源類夏篆漢武帝以題建章鳳闕曰芝書伯氏所職文記多武記多因而製之銘周書作曰傳信鳥書六國時書飾爲信爲鳥首也亦曰蟲書曰刻符書鳥首云鄰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邯鄲曰蕭鑰漢相蕭何作曰署書秦之八體書也蕭何以題蒼龍白虎二闕曰鶴頭書曰假或云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梁劉之遺好古在荊州聚古器數百種有一器似瓿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識者曰薛憲書唐開元中漳泉分界兩訟不均憲省不能斷俄而雷雨霹靂崖壁中裂所爭之地拓爲一徑中有古文篆六行貞元中李協辨之曰漳泉兩州分地不平永安龍谿山高水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又泉州南山有漳元和中雷霆焚石壁鑿成文字人無識者或寫以示韓愈愈曰科斗書也其文曰詔赤墨示之鯉魚天公車殺人壬癸神書急急蓋帝命戮蛟螭之辭曰天笙書梵王所作顏師古云西域胡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氣廣謂之婆羅門

篆有垂露復書雜體

篆書之別十五曰上方大篆籀書也曰夜篆亦籀所作因大篆而重複之其源類夏篆漢武帝以題建章鳳闕曰芝書伯氏所職文記多武記多因而製之銘周書作曰傳信鳥書六國時書飾爲信爲鳥首也亦曰蟲書曰刻符書鳥首云鄰李斯趙高並善之用題邯鄲曰蕭鑰漢相蕭何作曰署書秦之八體書也蕭何以題蒼龍白虎二闕曰鶴頭書曰假或云以銘金石故謂之金錯梁劉之遺好古在荊州聚古器數百種有一器似瓿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識者曰薛憲書唐開元中漳泉分界兩訟不均憲省不能斷俄而雷雨霹靂崖壁中裂所爭之地拓爲一徑中有古文篆六行貞元中李協辨之曰漳泉兩州分地不平永安龍谿山高水清千年不惑萬古作程又泉州南山有漳元和中雷霆焚石壁鑿成文字人無識者或寫以示韓愈愈曰科斗書也其文曰詔赤墨示之鯉魚天公車殺人壬癸神書急急蓋帝命戮蛟螭之辭曰天笙書梵王所作顏師古云西域胡僧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氣廣謂之婆羅門

篆有垂露復書雜體

如懸鍼而勢不迺勁娜娜若漠露之垂懸鍼字必垂畫細末纖直如鍼曰纓絡篆漢劉德昇觀星爲而作曰柳葉篆晉衛瓘作曰翦刀篆魏韋誕作曰外國胡書何馬鬼魅王之所授也其形似小篆此特其一耳若夫四海九州之外外國甚多言語殊俗其書亦異朝干中國或累譯而後通則各自爲體與小篆絕不作矣

蠶之八分變而飛白行艸

蠶書之別十三曰古蠶程邈王次仲作曰今蠶亦曰正書出於古蠶鍾繇衛瓘習之頗有異體鍾繇謂之銘石羲獻復變新奇故別爲今蠶書謂之楷漓而蠶楷分矣曰八分王次仲作蔡邕述之蔡珍言臣父造八分書割程蠶字八分取二分去李小篆二分取八分又曰皆似八字勢有偃波郭忠恕曰蔡邕以八體之後又分爲此漓蔡希琮曰王次仲以楷漓局促更引而仲之爲八字三分張懷瓘曰後學益務高深漸若八分散故曰八分鍾繇謂之章程書愚按程邈作蠶王次仲廣之王次仲造八分蔡邕述之在秦漢時分蠶已兼有矣蠶法雖自秦始蓋取其簡易施之徒蠶以便文書之用未有點畫俯仰之勢故此書終西京之世鼎彝碑碣皆罕用之東漢和帝時賈鮪以蠶字寫三倉蠶漓始廣而八分兼行至蔡邕則銘刻多分書矣建初中以蠶書爲楷漓本一書而二名鍾王變體始有古蠶今蠶之分則蠶楷別爲二書夫以古漓爲蠶今漓爲楷可也隋唐以降古漓盡廢遂指八分爲古蠶可乎今之言漢字者則謂之蠶言唐字者則謂之分其書體則一不知何以分別蓋漢有蠶分唐有分楷分之不可爲蠶猶楷之不可爲分也程邈蠶書漓帖中有其蹟西漢惟建平郫縣碑是蠶古漓學者觀之當自悟耳曰飛白蔡邕所作王隱王愔並云飛白巧漓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徑大文字且輕微不滿名爲飛白王僧虔曰飛白八分之輕者蓋全用楷漓古漓飛少白多其體猶拘八分自梁蕭子雲變而飛多白少子雲又作小篆飛白嘗書蕭字於臺城佛舍唐張諗匝歸於洛命曰蕭齋又庾元威百體書中行艸俱有飛白其書無傳至宋仁宗飛白秀蔚雄邁一還古漓曰散蠶書

魏恆祖述飛白而造開張蠶體微露其白拘遫於飛白蕭散於蠶書宋蔡襄復作飛艸亦曰散艸極其精妙有風雲變化之勢曰申書晉太元中豫章有女巫神降之能空中與人言多驗其書類飛白而不真筆勢遒勁莫能傳學或云仙人吳猛非也曰行書正之小變也後漢劉德昇所作鍾繇謂之行狎務從簡易相開流行至王獻之又旁出二體非艸非真離方遯圓處乎季孟之間兼真謂之真行帶艸謂之艸行虞世南云行艸之疎如空中游絲斷而復續又曰行書者若轉輪之義行而不邪曰龍爪書王羲之游天台還至會稽又上洞庭題柱爲一飛字有爪之形後人因之遂稱龍爪書曰虎爪書王僧虔擬龍爪而作以龍爪形用縈婉但有流溺之患因加棱角爲虎爪之勢縈虞夫錄註云尚書臺召人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皆不可卒學以防詐僞曰瑞草書見上注曰草艸書河東山紀所作曰雲霞書未詳所出曰反左書梁東宮學士孔敬通作嘗時坐上彌答無有識者庾元規見而識之遂呼爲衆中清閒漓艸書之別四曰

章艸史游作又晉以後有鳳尾諾亦出於章艸唐人不知所出有老僧善讀書太常博士嚴厚本問之僧云前代帝王各有僚吏牋啟上陳本府皆爲可行是批鳳尾諾之意取其爲羽族之長始於晉元帝批焉周越云元帝初執謙凡諸侯牋奏批之曰諾皆若字也按章艸變法若字有尾故曰鳳尾諾曰一筆書張芝臨池所製其倚伏有循環之趨後世又有游絲艸者蓋此書之巧變也曰稾艸晉衛瓘揉張芝及父覬瀟而作蓋艸書之帶行者亦相間之書或云起於風原楚懷王令條國典因爲稾艸故取名耳又董仲舒言災異稾艸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皆非也曰今艸郎二王所尚者

艸本蝌蚪本篆篆出於籀籀始於古文皆體於自然效法天地

鄭氏亭包蒙曰書之由來尚矣韓詩以爲自古封泰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不能盡識而管子亦謂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嘗考太古之初爲君長者以奉天事神爲務而略於人事且風俗淳樸書契罕用大巢無懷事蹟蓋亦難覩焉由此推之自倉頡古文變而爲篆蝌八分行艸背形勢之相生天理之自然非出於一人之智雖朱倉不能无所本況史籀諸家乎然則於何取衷哉

問書之變

曰漢世遠步晉唐至宋滋弗逮矣

指蝌古八分而言也

倉夏之迹遠矣幣刀鼎鬲郎擊反世復寡傳倉頡夏禹字現瀟帖歷代欵識諸刻幣刀古之泉貨也曰幣曰金曰刀曰布曰圜瀟等各有銘勒其上若太昊金尊盧氏幣等見通志泉式等書鼎鬲者三代以前器用必有欵識或書銘以爲戒盤盂尊彝之類皆是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若武王諸器銘正考父鼎銘見經傳餘見博古書

贊皇石刻其非西周乎

贊皇山有吉日癸巳四字穆天子傳云登贊皇以望臨城置壇此山癸巳志其日也慶歷中趙郡守鑿山取石龕于州廨宣和間詔移入禁中今觀其字畫新奇往往類近體兼有來歷他無所考獨穆天子傳載之其不足據明矣

詛楚其興於近代乎

歐陽永叔曰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者以其言楚王熊相之罪也史記世家楚自成王以後有熊疑熊艮夫熊商熊槐熊元而無熊相詛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則秦自穆公十八世爲惠文王也又按秦本紀與楚世家自楚平王娶婦於秦其後累世不以兵交至宣王熊艮夫嘗秦始侵楚及惠文王時與楚懷王熊槐屢相攻伐則秦所詛者是懷王也但史記以爲熊槐者失之爾槐相二字相近蓋傳寫之誤當從詛文石刻以相爲正又有祀朝那湫文其文與此同趙德夫曰秦詛楚文余家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于洛陽劉氏石鼓秦山碑暨於兩京遺書舊畫學者不可不厭於艷反觀焉

石鼓世傳周宣王大蒐於岐陽刻石作十鼓銘詩其上世謂之獵碣語見天五篇秦山碑按史記秦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

議封禪望祭山川迺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郎邪臺登之罘及東觀至碣石東上會稽咸刻石頌秦德凡六處七碑二世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李斯等請具刻二世詔書其勞以別之其文與篆皆斯筆蘇子瞻曰秦雖无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兩京東西漢也鄭夾漈曰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欲識者古人之面貌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自秦及今惟用石刻

黃庭謂非右軍其誰作邪

問黃庭經

曰永僧徐浩輩亂之也

按晉史王羲之性愛鵝山陰道士養白鵝羲之求市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虞龢論書表亦言羲之爲養鵝道士寫河上公老子而後世乃譌謬相承遂以爲黃庭經蓋自李白送賀監詩誤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始也又按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學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則右軍書黃庭自梁以來世亦罕見矣張懷瓘書估載羲之於山陰寫黃庭經初亦未嘗以爲博鵝也永僧隋智永也羲之七世孫善楷書行書嘗於閣上臨書三十年業成方下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退筆成冢徐浩字季海唐越州人爲中書舍人善真行書譔古跡記

樂毅論舊本希見於世宋初王侍書別寫混之

樂毅論𤣥夏侯玄著王右軍書之留意逕工特盡神妙其間誤兩字不欲點除遂雖黃治定然後用筆嘗謂人曰我書樂毅論有君子之風寫道德經有神仙之態智永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梁世摹出天下珍之自蕭子雲阮研之徒莫不臨學陳天嘉中有得其真跡以獻文帝後屬餘杭公主陳世諸王莫能求之唐太宗追尋累戒方得貞觀十二年奉勅出樂毅論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摹賜長孫無忌房玄齡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楊師道六人後安樂公主與朝貴分內庫圖書樂毅論太平公主得之常以織成錦袋盛置作箱中及籍沒有咸陽老嫗竊於褒中州吏奔逐懼而投之竈下遂爲灰燼世所傳有搨石本卷末列朱昇沈熾文滿鶩徐僧權押名及唐文皇手批勅字又周越家藏李後主搨本跋尾云太宗賜高士廉并集賢院印與石本相類後失之又按高紳嘗於秣陵井中得一石本先缺其一角所存三百餘字皇祐中紳之子安世爲錢唐主簿石又斷缺末後獨有一海字或見其石以爲玄玉安世以火試之遂破爲數段迺以鐵束之石蓋楚石堅瑩似玉而畏火安世死其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家因失火遂焚其石或云尚存元祐間故邢官趙竦嘗摹石隨行已斷裂用木匣貯之又據沈存中云舊傳樂毅論乃羲之書丹於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褒聚二王墨蹟惟樂毅論是石本其後隨葬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云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壙宋朝藏高紳學士家蓋石斷帙其半者字清勁有瀟後有重刊此本摹傳失真多矣其完美者全

无古意王侍書名著善艸隸尤工臨學諸書初翰林學士院自五代以來兵難相繼待詔以院體相傳字勢輕弱无遒凡詔令碑刻皆不足觀宋太宗留心翰墨摹古善本許自言於宮車置御書院選善書者七人補翰林待詔各賜緋魚錢十萬並兼御史院祇候更配宿兩院餘者以次補外自是內署書詔筆體一變粲然可觀首得蜀人王著即召爲御史院祇候遷翰林待書後官至殿中侍御史賜金紫

洛神賦亦後人託獻之而間行之

洛神賦魏曹植作有小楷石本行於世相傳爲王獻之書獻之字子敬羲之季子爲晉中書令工艸隸八分飛白墓田丙舍其鍾太尉之慈乎墓田丙舍帖鍾繇書今見於世者臨本也

霜寒數帖其王會稽之奥乎

陶隱居曰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未爲稱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略不復自書皆從使一人代筆世中不能別見其纔異呼爲末年書逸少沒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倣此人書故遂與之相似凡厥好迹皆向會稽永和十許年中霜寒帖右軍書也

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詔無是過也

庶子泉銘李陽冰篆并書在滁州其泉昔爲谿流後爲山僧塡爲平地架屋於上今存者一大井爾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樓臺灘亭裴鵬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蚪銘李莒八分書刻于島石常爲河水所沒故世罕傳二世詔見上注

浯谿碑雅厚雄深森嚴於瘞鶴萬安記其裔苗乎

浯谿碑在永州祁陽縣唐安祿山反明皇幸蜀肅宗中興元結撰頌顏眞卿書磨崖石而刻之瘞鶴銘題云華陽眞逸撰在焦山之足常爲江水所沒好事者俟水退而募之往往低得其數句潤州圖經以爲王羲之書或曰華陽眞逸顧況號也蔡君謨曰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瀌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瀌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曹士冕曰焦山瘞鶴銘筆瀌之妙爲書家冠冕莽莽其字而不知其人或以爲逸少或以爲顧況最後雲林子以爲華陽隱居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隱居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長睿之鑒賞可謂精矣萬安記泉州洛陽橋碑也橋在城東二十里其長三千六百尺名曰萬安渡石橋是蔡襄造爲文自書以紀之

邸官廳壁序祭濠州文末年諸身同出執

邸官廳壁序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吳郡張旭書在長安唐尚書省郎官廳開元二十九年十月戊寅建祭濠州文顏眞卿祭其伯父顏元孫之文也元孫爲濠州刺史嘗撰干祿字舉公書之末年諸身建中元年八月告光祿大夫太子少卿充禮儀使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眞卿撰也公自書所謂不約於法而允蹈焉者一埽歐虞褚薛之疲苶奴協反

其議論具古學篇歐陽詢字信本官至太子率更令太常少卿弘文館學士勃海男虞世南字伯施官至祕書監永興

縣子弘文館學士謚文懿褚遂良字登善官至尚書右僕射河南縣公薛稷字嗣聖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皆唐人工楷隸行艸歐陽兼善篆八分飛白撰轉授決虞書筆髓六篇

張顏嘗宗歟

問張旭顏眞卿

曰宗古文篆籀其勝於程蔡乎

張顏謂楷灋程蔡謂隸八分夫六書之微非古文篆籀無所宗主八灋之妙非程隸蔡分莫能發明自古灋變而也今學者往往文滅其質矣夾漈曰古文變而爲籀籀變而爲篆隸秦漢之人習篆隸必試以籀書者恐失其源也程蔡程邇蔡邕也

石室之書今亾矣

石室書見上篇註蓋惜其無傳也其畧傳而未泯者獨蔡氏之言爾

其言曰書肇於自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

蔡珍曰臣父造八分時恍然一客曰吾授汝筆灋言訖而覘曰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立矣藏頭護尾力在字終下筆用力獻酬之

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書有二灋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夫書稟乎人性疾者不可使之令徐徐者不可使之令疾筆惟軟則奇怪生焉九勢列後自然無師授而合於先聖陰陽者結字點畫上皆覆下下以承上遞相映帶无使反背轉筆左旋右顧无使筋節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路左先右至迴右亦爾懸筆屬紙令心常在點畫中行藏頭護尾點畫勢盡用力牧之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豎筆緊趯趯之腹掠筆在攢鋒峻趯用之澀勢悉在緊馭戰行之灋橫麟豎勒之規若日月雲霧若蟲食葉若利刀戈縱橫皆有意爲

蔡邕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舒散懷抱任情恣性次須正坐靜思隨意取擬字體形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春夏秋冬形若蟲食木若利刀戈若彊弩之末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爲可謂書矣左迴右顧無使孤露藏頭護尾力在字終上註

疾澀之分執筆之度八體變灋之玄奇

今世傳蔡氏所授灋曰虛筆實指腕平筆直疾磔暗收遲筆陰陽勢出永字八灋夫工筆者左揭腕簇鋒著紙爲遲澀迴筆覆蹤是峻疾勒筆者鱗筆行行爲遲澀迴筆左勒是峻疾拏筆者搶鋒逆上頓挫爲遲澀弩鋒下行是峻疾趯筆者蹲鋒於弩盡中紐挫取勢爲遲澀得勢險激左出是峻疾策筆者搶鋒向上爲遲澀左揭腕而掠是峻疾一云策筆者搶鋒向左爲遲澀迴筆仰策是峻疾掠筆闕啄筆者左臥筆挫鋒向右爲遲澀右揭腕左羈是峻疾磔筆者緊趯戰行爲遲澀勢殊擧右出是峻疾峻疾爲陽遲澀爲陰禁經云八灋起於隸字之始自崔張鍾王傳授所用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發其旨趣於虞世南

崔瑗之書高明粹精非魏晉所擬議

崔瑗字子玉駟子也早孤好學明天官曆數善章艸師杜伯度作章艸勢篆灋尤妙有河間相張衡碑及篆缶上座右銘子寶能傳其業唐李陽冰深得其理籀隸與篆同筆意歟

篆貴圓隸貴方八灋不同而六書明同

篆用直分用仄用筆有異而執筆无異
蕭相國張留侯談筆道鍾太傅著論可謂
格言矣
蕭張論筆略曰筆者意也書者骨也力
也通也塞也決也鍾太傅筆骨論略曰
筆蹟者界也流美者人也相國名何封
鄼侯嘗作一鼎以表漢功曰大篆書之
又最善於題署隸古留侯名良字子房
西漢人太傅元常也
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矣
武侯名亮字孔明爲漢相先主作三鼎
皆亮篆隸八分書極其工妙今帖中有
玄莫大寂混合陰陽等字其子瞻亦能
書
揚子雲訓纂其說文切韻之本乎
揚子雲名雄西漢成都人四十爲郎三
世不遷終於大夫善古文識奇字自昔
伏羲命子襄作六書而黃帝後命倉頡
制文字下及唐虞三代通謂之古文至
周宣王太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損益
古文或同或異所謂奇字也古人之書
殊文者多矣有古今殊文者有一代殊
文者有諸國殊文者剛乎春秋戰國之
世文字異同各隨所習秦兼天下丞相

李斯乃奏罷其不合秦文者強而同之
遂作倉頡篇九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
歷篇六章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
皆取籀書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屬
秦政滋繁人趨簡易程邈復變小篆爲
隸書三千字而王次仲實增廣之於是
古文廢而不用漢興有李書師合小篆
三篇書之總謂之倉頡篇斷六十字爲
一篇凡五十五章以教於鄉里孝宣皆
始命諸儒修倉頡之學召通倉頡讀者
張敞從而授之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
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召
禮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宮中以禮爲
小學元士雄時爲黃門侍郎采以作訓
纂篇凡三十四章又易倉頡重複之字
爲八十九章東漢班固續訓纂作十三
章通一百二章凡六千一百二十字无
複者用訓纂之末以爲篇目曰滂喜和
帝時郎中賈鮪用隸字寫之以倉頡爲
上篇訓纂爲中篇滂喜爲下篇謂之三
倉隸書浸廣而籀篆轉微矣三倉之書
其辭質其義古不類偏旁亦不類四聲
末有反音亦未有訓詁至杜林始作倉
頡訓詁晉郭璞又作三倉訓詁非若說

文之自爲註也說文者漢太尉祭酒汝
南許愼所作也初和帝命侍中賈逵修
理舊文於是愼乃集三倉爾雅之學考
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幷叙曰一
卷九千六百餘字取其形類作偏旁條
例首一終亥各有部居包括六藝羣書
之詁訓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艸
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
世間人事靡不畢集安帝十五年始奏
上之魏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
今字詁掇拾遺漏增益事類頗爲有補
然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說文
之作訓詁雖備未有反切晉世義陽王
典祠令呂忱表上字林五篇萬二千八
百餘字增託說文而援隅音句隱括古
籀詩畫之字庶大廣中李陽冰篆跡冰
絕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說文自爲新義
陽冰之後諸儒箋述甚衆增益反切互
有異同至宋徐鉉受詔校定爲之集註
增以已見定其音切愈密矣切韻之學
起自江左述作頗衆惟陸灋言書盛行
於世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凡二百六
韻諸儒增注至數萬餘言邵堯夫曰韻
濟閉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開後閉

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藏而无聲東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衒凡冬聲也又有唐李騰說文字源宋徐鍇韻譜通釋等書皆說文切韻之羽翼也大抵字書則主偏旁韻書則主四聲豈若夾漈氏六書七音之精詳焉故其言曰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

同谿書鄭亨包蒙其義則衍極竊取之矣

同谿姓鄭名僑字惠叔宋興化人乾道五年狀元及第淳熙間使金國不屈官至參知政事知樞密院時韓侂胄當國禁錮道學朱文公被黜公奏沿之靈宗出御筆諭臺諫給舍不必更及舊事侂胄及其黨與皆怒力陳以爲不可上旨中變公獨以反復爭之乞身而歸遂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封蜀國公年七十一薨於家贈太師鄆國公謚忠惠亨名寅字子敬公之子也博極羣書考夾漈通志譏失又集爲通志大旨鏤版于廬陵郡齋校司馬公稽古錄刊於興化學官仕至尚書左司兼樞密副都承旨出知漳州以疾自陳除直寶章閣致仕命未下卒于官同谿善行艸書衡三篇其略曰夫三代銘刻鼎匜古文篆或移之上下左右隨體變轉雖略有工拙而要以心會其妙非若後世之拘限也又曰漢石經諸刻多以隸體八分而夏涪于碑乃用篆體八分又曰鍾張以前多是隸古意二王後而隸古微矣又曰唐人云字裏金生行間王潤貫則字終意不終艸則行盡勢不盡其得書之趣矣凡此議論數十條深有理致亨作包蒙七卷其略曰古人立言皆有所本揚雄太玄所以擬易也其灋以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實得先天自然之學及觀博古書所載商卣卦爲則與揚雄爭首相合乃知古有其卦拔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康成引杜子春注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三墳則以連山爲伏羲歸藏爲神農而黃帝別有乾坤之易世傳夏曰連山商曰歸藏非與夏易不可得而見竊疑商易則卦爲卣欵識者是也豈以二畫而成卦故其經卦皆九其別則八十有一而後人失其傳矣若開明洞極則取楊氏之玄而敘其一書焉夫伏羲之八卦皆當時之古文也然則卣之欵識恐亦商之古文爾謂之卦爲卣則後人取名也又曰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之濫令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灋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艸楷之走也隸以規爲方艸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矣又曰古者天子籍田祭先農王后親桑享先蠶示不忘也六書之學興于倉頡當宇文之初冀傳請按春秋二仲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以釋奠倉頡誠得古人之遺意也夫太公以兵家者流唐之祭典且得與文宣王比況倉頡之造書乎同亨子經之曾祖父也

藏佣六書故辭理荒謬蓋有不知而作之矣夫古之有作者極其精微闡其鍵機合其天儀豈徒作矣其不思之甚矣荀子曰故好書者衆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自古及今未有兩而能特者

也

戴侗者自號合谿宋溫州永嘉縣南溪人汪季路小端明之甥也列官于朝出典台州其父蒙從學於武亭兄仔蓋父子暴弟自爲師友以成其書凡二十四卷涵二十册延祐庚申冬重鐫板于學宮侗之言曰予爲六書三十年而未立功竊觀其書多綴緝前人字義雜說又不採其英華者間有出胷臆率皆煩拏澆淺又集用古字眞所謂以嘵嘵之字雜紕繆之說者也凡說字義切韻之書漢唐以來不爲不多豈侗皆未之見邪又無明師良友而區區以謏聞陋識牽合附會徒費歲月又曰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今觀其所學如此而欲訂正許氏說文其戴侗之蚤歷撫恥也蓋古之述作者皆素有抱負於其中得假書焉以通其意而道妙有書不記書焉者使人讀之優柔嘆咏有得於文字之外衍極之爲說揚今確古溫純精邃學之者要須反覆沈潛尋其管鍵然後可知其理以臻其極也禮論曰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此名也亦荀子之說也

先天庖犧氏乾爲鑿度媧皇百庭氏地覇諸經公孫軒轅氏闢其文籀尤極於古庖犧乾坤鑿度倉頡修爲三篇周易繫詞彷彿其文女媧有地覇經易靈經諸書繼有百庭氏及史氏軒轅演古籀文至周柱下史作籀書亦本此意

請問古質而今繁新巧而古拙其如何哉愚余獨未見新巧而古拙也傳不云乎釋憊的而妄發者雖中亦不爲巧矣夫質而不文行而不遠周鼎著倕俾嗜其指以示大巧之不可爲也極而已矣

韓非子曰釋儀的而妄發雖中亦不爲巧矣釋灋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奸人亦不恐矣倕唐堯嘗巧斲者此答上文意謂古雖質而實文宜其行於久也又何嘗見有新巧極者中也其上下極字不與此同說

夫字有九德九德則灋灋始乎庖羲成乎軒頡盛乎三代革乎秦漢極乎晉唐萬世相因體有損益而九德莫之有損益也或曰九德孰傳乎曰天傳之又問自得曰无愧於心爲自得

九德出虞書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推字亦然亦書有德亦言其字有德九德既備灋自生矣是故羲軒以之而造始漢唐以之而成終始終一天人其能損益乎非自得者不足與談斯道

苟楞然於其中而妄用者吾恐悲藤冤碑之復作也

唐人用剡溪藤以造繙舒元輿傷時人之妄用故作悲藤文顏魯公得奇石遠致于江州造祖亭爲文書丹刻而豎焉後爲本州吏修九江驛遂移此碑刻去前作而著已之微勞識者痛恨前田歐陽稱爲文以弔之曰石不能言豈无其冤

衍極卷之二終

衍極卷之三

蒲田鄭　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造書篇

至哉聖人之造書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虛消長之理奇雄雅異之觀靜而思之漠然無朕直引反散而觀之萬物紛錯書之義大矣哉自秦以來知書者不少知造書之妙者爲獨少无他由師瀌之不傳也

天地之理其妙在圖書聖人瀌天其用在八卦六書八卦之變也卦以六位而成書以六文而顯卦有陰陽書有文字卦有子母書亦有子母羲文周孔易更三聖而理辭爲數始大備頡禹孔籀書亦更三聖而典章文物集大成是故六書者天地之大用也鄭夾漈曰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无傳聖人之道惟典籍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閒爲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爲形指事一也爲形別出爲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爲轉注二也母爲會意一子一母爲諧聲六書也者爲形爲本形不可爲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无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六書无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爲形諸聲二書以成牽於會意復爲假借所援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所以顛沛淪於經籍之中如汎一葦於溟渤靡所底止皆爲假借之所彪也烏乎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若夫省文則有聲關於義者有義關於聲者六書之道備於此矣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愼猶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愼猶不達六書之義況他人乎

或曰三代不聞其嘗嘗也漢魏以降何其瑣瑣邪曰古昔之民天淳未墮切剖規動靜云爲自中乎矩夏商以前非无傳也略也保氏之教立乎周官後世漸尚巧智設官司以訓敕之去本俞以主反下同遠而防之俞密去道俞疎而言之俞切夏商以前不可得而考也周官保氏之教見至樸注夫六書者六藝中之一事耳教之之方其簡易也若此秦人雖滅禮儀而有尉律以敕小學學童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漢興因之章帝時杜操善艸書帝貴其蹟詔上章表令作艸體魏武帝最稱忌刻當皆智能出於己者必以瀌誅之至於師宜官梁鵠鍾繇胡昭輩以能負勝操則優容尊尚之以風勸天下逮晉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瀌迄於隋氏代有其職唐文皇召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皆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爲學生乃立科以書學取士宋太宗募求善書者許自言於公車首選七人直補翰林待詔賜緋袋驟加恩寵海內從風崇尚聞又立書學博士以勉後進蓋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自江左以來時君世主內出金帛購募前賢瀌書者屢矣或裝潢繰籍以備觀覽或勒上石以廣其傳歷代書瀌則有漢曹喜述筆論蔡邕鍾繇筆訣晉王羲之宋羊欣筆陳圖齊王僧虔梁庾元威書論隋智果唐太宗成頌筆瀌之類其書甚眾教之多方其切密也如此今觀黃唐三代金石彝器之文超妙絕倫而後世名家曾不能得其髣

縣者誠以作成之道有所未至也

夫瀌者書之正路也正則直直則易易則可至至則妙未至亦不爲迷人偭音面背也則邪邪則曲曲則難於是閻中蘇援轉脫姪夸以梟亂世俗學者審其正易邪難幾於向方矣

愚謂舍正路而弗由將有顛覆之患豈特失之於難而已閻中蘇援轉脫姪夸鮮有不敗露者徒取惡名耳又惡得而梟亂世俗哉故君子必擇術也柳誠懸曰心正則筆正可謂善於筆諫矣

然則子褒沮誦氏瀌乎

歷問書瀌

曰瀌

子褒卽飛龍朱褒氏沮誦與倉頡共造古文者

倉頡四目而神靈其造書也天雨粟鬼夜哭有諸

問倉頡事

曰吾不知也

四目神靈見至樸注天雨粟鬼夜哭出淮南子

李斯云九百年後有發吾筆意者卒如其言

問李陽冰

曰陽冰非直繼斯者也

識緯之言學者不道也李斯之智不足以及此身戮族亦且不悟況其遠乎好事者之爲是言也可知矣

蔡邕學書嵩山石室得素書八分垂芒鬼物授以筆瀌何其神耶

問蔡氏始得瀌

曰古書至秦而絕斯邈之瀌復絕微邕斬然矣

見至樸注

鍾繇見筆經於韋誕求之不得誕死而發其墓又祕之將死授其子會太康中許人破冢宋翼得之何其祕耶

問得書瀌之藉

曰瀌者天下之公也奚其祕

韋誕字仲將魏京兆人爲武都太守善小篆正書八分宋翼鍾繇之甥也事具至樸古學注

王羲之筆論同志求之非與誠其子孫勿傳曷傳乎

問羲之寶筆論

曰天將啟之人能祕之

羲之作筆勢論十二章其敘略曰吾告子敬吾察汝性過人未聞規矩略修筆論一篇開汝之悟可爲珍寶學之祕之勿播於外以示諸知友吾作此本初成同志欲求見之吾云失矣又題衛夫人筆陳圖後云羲之昔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遺教於子孫可藏之石室他人勿傳

魯公下問於長史宜有異對而獨以鍾書十二意何耶

問張旭所答語

曰發之也其曰妙在執筆又曰如錐畫沙如印印泥書道盡矣

魯公傳張長史十二意筆瀌曰予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請筆瀌長史時在裴儆宅偶止有年衆師張公求筆法得者皆曰神妙僕頃在長安二年亦師事張公皆大笑而已人或問筆瀌張公卽對以艸書或三紙五紙皆棄與而散不復有得其言者僕自後再於洛下相見眷然不替僕因問裴儆曰足下師敬長史有何所得曰但書得絹素數十軸亦嘗論筆瀌惟言加工臨學當自悟耳僕停裴家月餘因與儆從長史伏椹自請於長史曰既承獎誘日月

滋深夙夜攻勤玩味翰墨得閒要理豈勝感戴長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睇視拂然而起僕從行歸東竹林院小堂張公踞牀而坐曰筆灋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哉書之未能且攻眞艸夫平爲橫子知之乎僕思以對之曰嘗蒙長史令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形爲豈此之謂乎又曰直爲縱何也曰直者必勿令衰曲乎曰均爲閒曰閒不容光之謂乎密爲際謂築鋒下筆皆須宛成不令其疎乎鋒爲末謂末以成畫使其鋒健乎力爲骨體謂趯筆則點畫皆有力卽骨體自然雄媚乎輕爲屈折謂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閒過乎決爲牽掣豈不謂掣者快意剗鋒使不快滯令峻絕而成乎補爲不足謂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旁點畫救之乎損爲有餘謂趯長筆短常使意有餘勢有餘點畫若不足乎巧爲布置謂欲書先豫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字體令有異勢乎稱爲小大謂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令大兼令密茂乎長史曰子言近之矣梁武帝觀鍾書十二意曰字外之奇文所不書世之書者宗二王

元常遒踔曾不睥睨義之之言未爲篤論元常謂之古肥子敬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頗反如自省覽有異衆說芝繇巧趣精細殆同機神肥瘦古今豈異致言眞跡雖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學鍾書勢巧形密及其獨運意疎字緩猶楚音變夏不能无楚子敬之不逮逸少猶逸少之不逮元常也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猶畫龍也夫運筆斜則无鋒芒執筆寬則書緩弱鈎掣短則澁擁腫點掣長則澁離斯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字漫拘則乏勢放則少力純骨无媚純肉无力少墨浮澁多墨太鈍此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无違植筆廉斷觸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閡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媛媛視之不見棱棱稟稟常有生氣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爲之舊也張芝所以善書者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肆其談余雖不習偶見其理倘有巧思思登半矣眞卿前請曰蒙傳授筆灋敢問工書之妙如何得齊古人張公曰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識灋謂曰傳手授之訣勿使无度所謂筆灋

也其次在於布置不漫不趣巧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捨見矩五者備矣然後齊於古人敢問筆之理長史曰子傳筆灋得之老聃陸彥遠後聞於褚河南曰用筆當須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思所以不悟後於江島偶見沙地平淨令人意悅欲書乃以利錐畫之其勁險之狀明利媚好始悟用筆如錐畫沙使其鋒藏畫乃沉著當其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此功成之極矣于其書紳余再拜逡巡而退梁武帝姓蕭名衍字叔達善篆隸行艸嘗與袁昂評諸家書

雖索靖之銀鉤蠆五邁反尾索靖字幼安晉燉煌人官至尚書郎後軍將軍善八分行艸與衞瓘及其子恒俱學於張伯英瓘自言我得伯英筋恒得伯英骨靖得伯英皮其書名爲銀鉤蠆尾灋

顏清臣之屋漏懷素之壁路懷素字藏眞唐長沙人爲沙門善艸書與鄔形爲兄弟嘗從形受筆灋形曰張長史私謂形曰孤迹自振驚沙乘飛余自是得奇怪艸聖盡於此矣眞卿曰師

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奇峰輒
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
草又遇斫壁之路一一自然眞卿曰何
如是漏雨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
及釵股諸瀌不若是之明且要也
折釵股亦張長史筆瀌也
或曰李斯儉人也書奚得曰君子不以人
廢言
歐陽永叔曰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希
苟可以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也蚩
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
廢萬世之利也
顏氏之書李重光曷議之
問魯公書
曰多見其不知量也
重光名煜南唐後主也嘗曰眞卿之書
有楷瀌而无佳處正如叉手並脚田舍
漢耳
李氏之書可乎
問後主書
曰使天下塞其兌閉其門可也
兌目門口也李後主書述曰書有七字
瀌謂之撥鐙自衛夫人及鍾王家傳於
歐虞褚陸等流於此曰世人罕知其道

者孤以奔會得受誨於先生非天賦其
性口受要訣然後研功卓思則不能窮
其奧妙所謂瀌者擫押鉤揭抵導送是
也黃魯直云書家傳右軍筆意有十許
字而江南李主得其七以余觀之誠然
然其字用瀌太深刻乃似張湯杜周豈
若張釋之徐有功之雍容得瀌意有縱
有奪皆愜當人心者哉
唐藪宋史何夥胡火反乎
問墨藪書史之多言
曰未修之書也
唐墨藪不知何人編其書博取漢魏迄
唐諸家筆瀌敘論宋鄭昂字尚明號蕉
山福州人作書史起伏羲終五代凡二
十五卷其敘略曰書史之作蓋憫古典
之衰絕而惜人才之无聞也述作之體
規模正大紀以載帝王志以述瀌訓表
以著名跡傳以敘人倫世代久遠遺書
磨滅高下之品不可復定姑因成說而
譜錄之以評品爲論以書賦爲贊而閱
正定其異同耳若夫宋朝以俟來者
古今書品其効尤班固人物表與
古字之存於世者无幾後生晚學生於
千百載之下得以觀感而興起者寔賴

前人編摩之力也是故極古今之制者
存乎圖系時地之出者存乎譜聲而應
之存乎集韻類而從之存乎邊傍不疾
而速存乎釋文其言曲而中擬議以成
其變化存乎評品品之與評同而寔異
評以討論其得失品則考定其高下古
之能書者衆矣傳史所載類多闕略其
見於古人之論述者衛恆能書錄羊欣
劉繪王僧虔古來能書人名王愔文字
志傳昭虞和瀌書目錄姚最姚思廉善
書人名狀徐浩書譜古跡記張彥遠瀌
書要錄等作皆廣記直述不立評品梁
武帝袁昂邵陵王倫呂總等始有書評
竇臮書賦唐文皇宋太宗徽宗蔡君謨
歐陽永叔蘇黃米諸公皆嘗評書品第
之作蓋始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分爲九
品庾肩吾李嗣眞書品並效之李嗣眞
益以逸品爲十等張懷瓘書估第爲五
等又書斷分神妙能三品鄭昂之修書
史也亦作人品表又分能品爲上下或
未見古書但合諸家之論由倉頡而下
約爲四品論同異者參訂而從衆其有
史傳不顯而品錄著名則外其名於表
又有不入品尚有傳刻可見者昂不敢

斷咸列於遺書遂成五等鄭夾漈曰六經之後惟司馬氏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啻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夫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也班固不逕旁行卻以古今人物強分差等此則无稽之論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苗盡竊遷書不以爲愧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何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謬也後世衆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作俑也固之事業若此後來史家奔逐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若書品可謂奔逐班固之尤者也庾張二李非秉史筆置而勿論昂之修史起自伏羲終於五季可謂得太史公會通之旨矣但其言曰班固以古今人爲表此則妄矣知班固之妄而不自知其妄尤而效之有甚焉者其鄭昂之謂乎孫虔禮羨堯章之譜何夸乎

問孫羨多夸誕

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暐之辨妄所以作也

虔禮名過庭唐人善隸行章艸官至右衛胄曹參軍撰書譜自書之其略曰自漢魏以來論書者多矣妍媸雜糅條目糾紛或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與新說竟无益於將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撰爲六篇分成兩卷第其功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四海知音或存覩省緘祕之旨余无取焉堯章名夔宋番陽人自號爲白石生者簡書譜二十條其首章總論曰眞行艸書之源其原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艸等因勁古遒則出於蟲篆波畫點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艸則眞艸與行各有體製歐率更顏平原輩以眞爲艸李邕李西臺輩以行爲眞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遒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習俗兼通心手相應自漢先生歐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考之伯暐名必昔號大德壬寅延陵吳文貴和之裒集宋宣和間書譜文字始晉終宋名曰宣和書譜二十卷石嵵佩弦溫陵人宋開慶間雜輯諸家論議爲一書率皆紕繁如左

之失其略曰夫眞書者古名隸書篆生隸篆隸生八分與飛白行艸載在古牘歷歷可考今謂眞艸出於飛白其謬尤甚又謂歐顏以眞爲艸夫魯公艸書規投筆瀾於張長史又何嘗以眞爲艸著謂李西臺以行爲眞則是然自此體漸變至宋時蘇黃米諸人皆然楷瀾之妙獨存蔡君謨一人而已堯章略不舉是未知楷書者也又謂白雲先生歐率更論書瀾之大槩孫過庭論之又詳殊不知古人瀾書訣筆勢筆論文字最多特堯章未見之耳行書魏晉以來工此者多惟蘭亭爲最唐之名家甚衆豈特顏柳而已哉況至宋朝書瀾之備无如蔡君謨今乃置而不論獨取蘇米二人何耶謨至篇末又有瀾緘閒出之言此正宋氏字形也此體流傳至張即之之徒妖異百出皆米氏作俑也豈容厠之顏柳閒哉

宣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也

大德壬寅延陵吳文貴和之裒集宋宣和間書瀾文字始晉終宋名曰宣和書譜二十卷石嵵佩弦溫陵人宋開慶間雜輯諸家論議爲一書率皆紕繁如左

短上齊右短下齊等說亦書家之小道耳

蘭亭考俞松續考濫采羣言吾不知其然也

蘭亭考宋四明桑世昌澤卿集爲十二卷續攷吳江俞松壽翁編復十餘卷皆博采古今叙論題跋或相矛盾皆无一定之見初永和九年會于會稽山陰蘭亭修禊事也孫綽諸人咸賦詩爲樂王逸少製叙用蠶繭紙鼠鬚筆書之陳天嘉中屬僧智永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王不之寶僧智果借搨不還果死歸弟子辨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摹本驚喜乃貴價市眞迹不至遣使問辨才使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世傳逆蕭翼詭計就智永取之非也貞觀中令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眞四人鉤摹以賜皇太子諸王令褚遂良檢校而董之又令湯普徹搨賜房玄齡以下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太宗酷好瀾書有諸王眞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行書目有五十八卷此書爲最常置坐側一日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可與吾蘭亭及朋用玉匣藏之昭陵梁末溫韜發唐諸陵取金寶而昭陵石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先世圖書鍾王筆跡韜皆剔取其金玉而去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傳人間或云唐貞觀中搜求墨蹟甚嚴非弔喪問疾書柬皆入內府士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是以流傳至今宋太宗購募所得集爲十卷俾摹刻之今淳化濠帖是也獨蘭亭眞本亡矣世所傳摹刻本極多始唐太宗刻蘭亭於石石晉之變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弃蘭亭石刻於中山土人李學究得之韓忠獻之守定也李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李瘞之地中別刻本呈公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世所謂定武本是也每本須千錢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无從取償宋景文公嘗爲定帥迺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中薛師正出牧求墨本者踵至薛惡之迺刻別本置譙樓下以授覓者其長子紹彭又摹刻脣本於郡易舊中山本以歸長安鑱損漏流帶右天五字以掩其跡又有取灌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鍼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盛字上有金龜惟輩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爲貞觀嘗本大觀中其弟嗣昌奏之徽宗詔取其石龕於宣和殿靖康間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靖康之亂獨此石弃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宋繹居守東都見之遣騎馳進踰月金人復南寇高宗奔浙失之樓大防云畢少董白言幼時在定武親見青石刻帶右天三字已缺大觀間再見與舊无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鑱損也其獨損天字者爲尤難得或云蘭亭眞跡玉匣藏昭陵又刻一石本溫韜發掘取金玉弃其紙宋初耕民人陵紙已腐惟石刻尚存遂持歸爲搗帛石長安一士人見之購以百金所謂古雍本也後入公使庫馮京知長安失火石遂焚乃令善工以墨本入石薛向作鎮其子紹彭又刻一本易之所謂今雍本也似此論議紛紜不一姑并存之黃魯直曰右軍禊帖叙艸殘稱最得意者宋齊以來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皆蓋有異跡在蘭亭石者及諸氏字文焚蕩之餘千不

存一家師晚出所見妙跡惟有南亭故爲虞褚薛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益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益彥彰存古人筆意耳愚謂山谷此論極當大抵收蘭亭者自唐以來无慮數百家而少有善者多以所藏本展轉摹勒相參去眞痼遠矣

黃伯思之論何其自欺也

伯思字長睿號雲林子邵武人能書有帖行於世政和間爲祕書郎著東觀餘論辨古刻書帖然多出於米元章大抵論書宗尚晉人而間於古遠又稱張長史與藏眞爲同輩且譏張不善正書蓋是米如長史者也又雜以袁昂竇臮等論議救許諸書未爲允當至宋名家略不見舉獨參參於章中公而謂其筆勢爲古出歐褚之上又自許太過但涉狂妄

譙黃門之銘非蔡氏碑也

譙黃門碑首篆題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君諱敏字漢達鄴君之中子其辭曰於穆使君盛德煒明又曰如何如何呼嗟昊蒼黃伯思謂此碑意爲古雅在樊常侍蔡橐長二碑上又曰信安何蕭以

隸書知名以譙敏碑爲蔡中郎書碑曰亦以譙敏魯峻等碑皆蔡中郎書

金鄉侯成壻於橐長慶都靈臺弱於西峯金鄉碑首隸書故金鄉首長侯君之碑名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其先侯公納策濟太上皇鴻溝之阨謚安國君曾孫酬封明統侯玄孫霸爲蹠淮太守君年八十一建寧二年卒碑末連夫人誌銘此碑字差大完好橐長碑首隸書漢故橐長蔡君之頌名湛字子德河內修武人遷高邑令吏民追思樂尹等立碑末云光和四年十二月詔書遷并州刺史下缺碑在橐成縣西慶都碑隸書惟帝堯母昔者慶都游觀河濱感赤龍而生堯有龍授圖船行聖政慶都仙歿葬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歷代守奉之至王莽而絕廷尉仲定連白表奏詔策嘉命時濟陰守魏郡霍晃成陽令博陵崔遵各遣大掾輔助仲君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建寧五年五月造碑不甚磨滅在濟陰成陽縣西舉云泰舉之由倒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率西嶽祭祝三公者又曰故帝嚳受堯歷數親自巡省設五鼎之奠

豐夏殷周未之有改秦遵其典壁遺部迺二世而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亡新沿迷鬼神不喜建武之初彗埽頑凶光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字仲德命守斯邦光和戊午季冬己巳樊毅又重立碑延熹四年弘農太守袁逢又易碑飭闕

卒史禮器諸碑酉植廟文漢魏之制異矣

卒史碑隸書曰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爲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岳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无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大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爲如瑛言臣雄臣戒愚慮誠惶誠恐皋死皋臣稽首以聞制曰可乃元嘉三年春也雄姓吳字季高戒姓趙字意伯瑛姓乙字少卿又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卞守長稽邱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

以上經通一藝雜能奉弘先聖之禮爲
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按
文書守文學掾魯孔和師孔憲戶曹史
孔覽等雜試和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
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
和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辜死辜
禮器碑隸書曰惟永壽二年青龍在涓
蕤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
君又曰孔子近聖爲漢定道自天王以
下至於初學莫不驩思嘆卬師鏡顏氏
聖舅家居魯親里開宮聖妃在安樂里
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開宮氏邑
卓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
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
與食糧亡於沙丘君於是遣立禮器樂
之音符鍾殷琴鼓雷洗殤觚爵鹿柤桓
遵校禁壹修飭宅廟更作二與又題韓
明府名敕字叔節又斡相史晨饗孔廟
碑建寧二年三月癸亥朔七日己酉魯
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辜上尚書臣
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元年到官
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而无
公出酒脯之祠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
春秋行禮又史晨別立兩碑於孔廟又

謁孔子冢立碑率皆斷裂曹植文篆額
二行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屑軒轅之
高蹤紹虞氏之遐統又曰追存二代三
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
戶命孔子廿一世孫議郎孔羨爲宗聖
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
姿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
而无受命之運爲政乎魯衛之朝教化
乎汶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
存道貶身以救世當昔之君終莫能用
又曰朕甚閔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
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
廟置百石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
爲屋宇以居學者又曰仲尼既歿文亦
在茲末題曹植文梁鵠書乃鍾繇手刻
因號爲三絕碑
大饗勒動繁城立表禪壇刻記甚哉將以
夸後世也
大饗碑篆題額兩行穿旁刻蛟螭之文
亦梁鵠書魏志文帝建安廿五年嗣位
爲丞相魏王改元延康六月將伐吳南
征七月甲午軍次於譙大饗六軍及故
老此碑乃八月辛未也是皆漢帝在位
丕爲丞相操之死纔數月丕軍次舊里

飲宴設樂伐石勒銘稱頌功德碑在亳
州魏帝廟唐大中五年亳州刺史李暨
再摹刻於石築城表篆額黑字兩行中
有界方文乃魏公卿上尊號表有陛下
即位下十行勒於碑後唐人稱爲梁鵠
書禪壇記篆額黑字一行顏眞卿以爲
鍾繇書漢獻帝紀延康元年十月乙亥
皇帝遜位魏王稱天子又按魏志是歲
十一月壐士卒死亡者猶稱令是月丙
午漢帝使張愔奉璽綬庚午王升壇受
禪又是月癸酉奉漢帝爲山陽公而此
碑云十月辛未受禪於漢三家之說皆
不同今據裴松之注魏志備列漢魏禪
代詔冊書令羣臣奏議甚詳益知漢魏
二紀皆繆而此碑爲是也蓋作史者之
疑誤後學也多矣夫曹氏建號讓其事
者爲之扼腕彼且洋洋自滿比德前代
又勒豐碑惟恐傳之不遠欺罔甚矣今
以其字畫之工故備錄之以俟識者
於戲古碑之荒墜也久矣堯祠舜冢蕪而
弗汎禹功頌銘忽焉淪沉志古之士將何
所取哉
東漢志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將至泰
山道使使者奉一大牢祠帝於濟陰成

陽靈臺桓帝延熹十年二月禱雨堯祠碑云嘗以甲子月詔太常陳上古之禮舞先王之樂肯祀羣神卬嗟雲漢嘉澍溢沾孟府君知堯精靈與天通神修治大殿餘多磨滅靈帝熹平四年建堯祠碑云帝堯者蓋昔世之聖王也又曰慶都與赤龍交而生伊堯又曰聖漢龍興纘堯之緒祠以上犧至於王莽絕漢之業而壇場夷替屏攝无位又曰太守河南張寵繼前緒字畫隱隱可見舜冢碑唐大曆二年道州建救亭江華縣令瞿令問八分書永泰二年三月十五日元結奏舜廟狀云臣謹按地圖舜陵在九疑山舜廟在大陽之谿舜陵古老已失大陽谿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年代寢遠祠宇不存每有詔書令州縣置祭奠酹荒埜恭命而已豈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沒於荒裔陵廟皆无臣謹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乞天恩許蠲免近廟一兩家令歲皆拂洒示爲常式謹錄奏聞時郭子儀爲中書令奏准敕賜廟戶馬懷玉等禹廟碑光和二年十二月丙子朔十九日甲午皮氏長南陽章陵劉尋孝嗣丞安定烏氏樊

璋元孫其後叙禹平水土之功後有銘文又一碑云皮氏長安定蘇字下文已磨滅碑陰有汾陰趙道子宣數十人姓名官爵具存末後有龍門復民廿五戶題名此碑在龍門禹廟倉頡廟銘嘉平六年立略曰倉頡天生德於大聖四目靈光爲百王作憲銘曰穆穆聖倉等語而缺陷者多又倉頡廟人名碑云有遊勺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水有秩皆不知是何名號又有夏陽侯長殷祠侯長則是縣吏之名皆無字實可考宋彭大雅以漢碑完者四十本作橫卷刻於渝州博古堂雖功用精加而筆遒緩弱失眞矣

衍極卷之四

莆田鄭　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古學篇

秦廢古學刀書不可得而行矣

刀書見天五注今有海外西洋馬八兒等國人以長細銛刀右手執用托以左拇指橫刻貝葉爲字或莫夜交睫書之迅速精刻不夫行理豈不謂理失求諸野

蒙括筆經胡母敬等剽掠遺範造倉頡博學諸書散落復盡

蒙括爲秦將造筆經餘見至樸書要注然道在兩間瀉出於道書雖不傳瀉則當在故執筆貴圓字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瀉地圓行方之理方有圓之象不篆隸不隸吾不知其爲書也

執筆貴圓握管不可不直直則方字貴方得勢不可不轉轉則圓篆圓也圓其用而方其體隸方也外雖方而內寔圓一方一圓交其效瀉天地之道乎至於點畫之際縱經橫緯莫非陰陽至理之所在故左氏因亥有二首六身而得筆瀉可謂善體物者矣夾漈曰六書起

成文衡爲一從爲丨音袞邪丨爲人房反心反丿爲乀分勿反至乀而窮折一爲丁音及反冂爲厂可旱反轉厂爲丨音隱反乚爲丨居月反了從此至丄而窮折一爲丁者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爲人即亡字也又音帝入亡音緜轉人爲V側加反側V爲く音耿反く爲>音泉至>而窮一再折爲冂五犯反轉冂爲日日犯反側日爲匚音方反匚爲冂音拙至二面窮引一而繞合之方則爲口音圍圓則爲○音星至○則環轉无異勢一之道盡矣丨音袞與一偶一能生丨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丨然丨與一偶一能生而丨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篆通而隸僻故有左無右有自作今邝音阜無障音阜於篆則左向右爲左右向左爲右獨向爲自相向爲障篆明而隸晦故有王無玉有未無朱於篆則中一近上爲玉中一居中爲玉中一直爲朱中一不直爲未篆巧而隸拙故有冂音覓無月音爾有丨無丨於篆則上冂爲冂不冒爲月上加丨爲主加丨爲户篆縱而隸拘故有刀無匕有禾無禾音稽於篆體向左爲刀向右爲匕首向左爲禾向右爲未然則篆之於隸猶筮之於龜

紫眞授義之其似乎

紫眞白雲先生也義之曰天台紫眞謂余曰子雖至矣而未睿也書之氣必通乎道同混元之理陽氣明而華壁立陰氣大而風神生力圓則潤勢弱則澀緊則勁逸則俊內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向迎非近背拔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靖

或曰梁武帝謂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之逸少無蹟可尋獻之則未至也

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此梁武帝之公論也庾肩吾曰探妙測微盡形得勢疑神化之所爲唯張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張懷瓘曰獻之極細眞書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克直而寡態惟行艸之間逸氣過之然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伯仲差耳黃魯直曰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如論者多不爲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凡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昔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可子敬之言過矣原其所由蓋有爲之先者子敬學於逸少逸少學於鍾張逸少嘗曰吾書比鍾繇書抗行比張芝猶爲行乃託以受遽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以鼠鬚筆言訖而隱之說讀者不能无疑子敬又言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經右手執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曰君何姓字復何游處筆遽笑施若曰吾家外爲宅不變爲姓常定爲字其筆跡豈殊吾體邪聖人以神道設教不若是之欺誕也陶弘景曰比世皆尚子敬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所排弃嗚呼是豈易與俗人言哉然逸少又有言曰吾盡心精作亦久尋諸書惟鍾張故爲絕倫其餘爲是小佳殊不足在去此二賢僕當次之逸少嘗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更別題私爲不忝羲之還見之歎曰吾去時眞大醉也子敬迺心服蓋至是則人心之不能泯者始昭然矣

羲之曰意在筆前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跡隱端而分起伏諸用

王羲之筆勢圖曰夫書字不用平直不用謂端先須相筆或偃或仰或欹或衰或大或小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似篆籀或似鵲頭或似散隸或似八分或似蟲食葉或如水沙迦或如壯士利劍或似婦人纖麗先搆筋力然後裝束必須汪濊詳雅起發密齊疎闊相間每作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波抑而復曳作一字皆須作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剛鐵鉤或上尖如稗粟或下細如鍼芒或側轉點發如鳥飛或稜側如流水作一字橫豎相向滿一行直有媚態第一須存筋藏鋒藏跡隱端用尖筆如落鋒勢尤毫如尖筆勢意況生舉爽爽若神爲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皆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書虛紙用強筆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必須正靜思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然下筆不欲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持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鋒箭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是急如鳥字下一點點須急橫直卽須遲故鳥之腳大須急不急不有形勢每書欲得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若直筆急牽急裹此但暫視此書久味無力又須用筆著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也

又題衞氏筆陳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艸入篆字中艸書爲篆篆入分相雜斯言旨哉

衞氏曰善鑒不書善書不鑒又刪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

李斯曰夫書之微妙與道合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聞矣自尚方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斯刪其繁者取其合理參爲小篆凡書非但裹結終藉筆力路逕蒙恬造筆經猶自簡略斯更修改望益於用用筆之遽先急迴後疾下鷹望腦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腳遊魚得水舞筆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思之此理可見矣衞氏名鑠字茂猗晉廷尉展之女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充之母善正行書撰筆陣圖曰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匪乎銀鈎昔李丞相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无骨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緣情棄道纔救姓名或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功用不就虛費精力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七條弁作其形容列事如左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筆頭長一寸管修五寸鋒齊腰強者硯取焦涸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輝墨者墨取廬山松煙代郡鹿膠十年已上強之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後靜攄意思揮枕作之先學執筆若填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芟浪屈曲皆須教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爲筋書多肉微骨爲墨豬多力豐筋者聖无力豐肉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形如高鋒墜石磊磊然實如崩也丿如陸斷犀爲之牙乀如百鈞弩發一如萬歲枯藤乀如崩浪雷奔刀如勁弩筋節用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

緩者有心緩而執瀍急者執筆近頭不能遠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搆圓滿如篆瀍飄蕩灑落如章艸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峙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爲一字各爲其形則斯道妙矣羲之題其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矛也墨者鎧甲也硯水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裨將也結構者謀略也處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嘗作此書翼鍾繇弟子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跡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作一點如高峰墜石常隱鋒而爲之作橫畫如列陣之排雲作一戈如百鈞弩發作屈折如剛鐵鉤每一牽如萬歲枯藤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人於許下破鍾公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學名遂大振欲眞書行書依此瀍若學艸書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等蟲蛇相鉤連不斷仍須棱側起伏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字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須空中遙擲筆作其艸書亦須爲篆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筆則直過惟有章艸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太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艸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不能光發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後渡江北游名山遂於眾碑學習焉八永八瀍也見書要注

張懷瓘十瀍其成頌之緒倫乎

張懷瓘唐人善正行書爲翰林供奉右率府兵曹參軍撰書斷書估評書瀍藥石論及六體論等篇又撰用筆十瀍一曰偃仰向背二曰陰陽相應三曰鱗羽參差四曰峰巒起伏五曰眞艸偏枯六曰邪正失則七曰遲澀飛動八曰射空玲瓏九曰尺寸規度十曰隨字變轉心成頌隋釋智果作頌曰迴轉右肩長舒左足峻拔一角潛虛半腹開合開闊隔仰隔覆迴互留放變換垂縮繁則減除疎當補續分若抵背合如並目孤單必大重並仍促以側映衰以衰坿曲尊精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統視聯行妙在相承起伏

翰林禁經發諸家筆意

翰林密論二十四條論用筆瀍禁經虞太宗集王羲之虞世南諸人等三十餘家瀍論撰成三卷上論用筆中論異勢下論裹結其言極多禁敕不行號曰禁經敘曰夫工書須從師授必先識勢乃可加功功勢既明則務於遲澀遲澀知矣无繫拘跼拘跼既亡求諸態變之者在乎奮研奮研之理資於狀異狀異之變无溺荒僻荒僻黜矣藉於神彩神彩之至幾於玄微玄微則宏逸無方矣設乃一向規模隨其工拙勢以返覆肥瘦體以疎密齊平放則失之於速留乃失之於遲畏懼生疑否滅不決運用迷於筆掛震動惑於手下若此欲造於玄微則未之有也

背拋引蠆毒瀍趯戈曰清潤遲澀而左顧善於形容矣

翰林密論背拋瀍曰蹲鋒緊掠徐擲之

速則失勢遲則緩怯臨池訣曰此鍾瀌稍涉八分藝壽瀌引過其轉蹲其鋒又徐收而趯之不欲出須暗收使其如負芒刺則住背趯瀌曰以中指遣至盡處以名指拒而趯之又潛鋒暗勒盡然後趯之右軍背趯戈云上則撫而過下則曲而就蓋所以失之於前正之於後也又永禪師瀌出戈瀌下以名指築上借勢以中指遣之至下以名指鉤鋒潛出此名禿出瀌唐文皇云爲戈必清潤貴遲澀而左顧是也

邊彡鉤女六反又音月仄其月魚厥反闇築未善也彡瀌曰上平點中啄下鉤仄闇築瀌曰臥鋒直衝有點連物則名闇築凡其字內兩點用之皆非也蓋邊彡下不可以鉤仄而其月則當用潛虛半腹瀌也如說字義則有月女六反字從人者亦不用暗築瀌也

蕭何韋誕其能署書乎

蕭何作未央宮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何用禿筆書耶謂之蕭籀又題龍虎二闕韋誕青龍中題三都宮觀榜額自謂能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也明帝時凌雲臺成亦令誕題署

或問廣成子應候僧一行釋微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署其幾瀌乎曰瀌則瀌矣然衆忌諱適足以累瀌

題署之瀌奬於唐使人多忌諱其言蓋出於陰陽家者流世有廣成子集陰陽應候瀌築異記感應章一行禪師釋微集燕卿大師字旨明僧集葛仙翁勒字瀌應神集音義章白雲先生筆論玄鑑諸書極言題署之瀌點畫分毫來去各立名字應之以陰陽爲之以五行瀌之以六神使術者能察人平生禍福壓之大小字之尺寸各有程限占其喜怒休咎之祥年月遠近之應可攷而知且謂虞世南筆首大尾小犯前九惡二歐之筆楷下不朝柳公權筆瘦如鶴脛周越筆勢如龍病在沙不得隋侯之藥此五者名重當世其瀌不應陰陽氣候神氣不全枯然如死李邕之體出於彼而遠於此矣愚按廣成子莊周載其當黃帝之世居崆峒一千二百年是皆陰陽家未出也葛仙翁生於晉朝忌諱雖多而題署未有此病唐一行以數學名家字書非其所長然則其僧簡定之流所託爲可知矣簡定燕卿名也

眞卿之劒池陽冰之講臺祠宇等作縱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之雄秀者乎

顏魯公書虎邱劒池李監書生公講臺在蘇州虎邱寺又篆處州仙都山黃帝祠宇字其上刻丹陽葛蒙勒石乃顏眞卿楷書也又篆越州大禹之廟字並嚴世絕作

陳旅之記能待論矣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撰題署書記略曰往而不返者世道之既變也易知而不知者人情之異尙也傳曰淸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三歎者三人從歎之耳夫三代之隆先王禮樂之敎著於人心而大樂必易夫人可知也然而人情異尙雖聖人不能使之知其至易世道既變雖聖人不能返其必往此好古君子往往於故城廢隧破碑斷礎覩古人之陳迹歔欷而不能去也余外大父趙大蓬曰易有眞河圖著見於事物如六書之爲學最可以觀理今其書雖存得其理者鮮矣至漢魏以來題署字瀌今人都更不講況欲識无懷氏之古封乎閩中風俗以正月六日游烏石山寺公指寺額語余曰是古題署瀌書也昔宦遊吳楚

問多見之古昔人人知有是瀘王公貴人有所建立不能書不書必求能書雖微賤必書紹興後無論能否官大郎書一時迎合爭乞新題易舊榜於今存者十之一耳彼見古體波磔漸收形勢似拙曰而何其態之拘拘也曷不爲我之騁乎詎知字有古瀘而騁於瀘固甚巧也拙則軼失矣其瀘與鍾王小字異而實同後人小字變形存神是尚可取至於大字形不逮神雖好不取也米南宮黃太史輩非不爽峭可喜直可施之亭榭宴遊處唐以來惟顏太師大小字俱雄秀合瀘然論題署李北海爲最云世稱李邕善題署然其銘刻歐虞褚數公差優乎

問北海善題額

曰古之銘石典重端雅使人興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狎相參後復傀五厄反又五臯反異百出邕作俑也

李邕字泰和唐揚州江都人爲御史中丞汲郡北海太守善題署碑額人奉金帛取其文以鉅萬計初行艸之書自魏晉以來惟用簡札至銘刻必正書之故鍾繇正書謂之銘石虞褚諸公守而勿失至邕始變右軍行瀘頓挫起伏自矜其能銘石悉以行狎書之而後世多效尤矣

歐虞褚薛得書理信本傷於勁利伯施過於純熟登善少開闔之勢柳誠懸其游張顏之梱奧乎徐李沈宋諸家殆闖五禁反其藩落者乎

歐陽信本虞伯施褚登善見書要注柳誠懸名公權唐文宗以爲翰林侍書學士張伯高顏清臣見至樸徐浩見書要李邕見上注沈傳師字子言官至吏部侍郎宋儋字藏諸爲校書郎皆唐人善楷隸行艸

韓擇木韓秀實李莒李儉綽有古意

韓擇木昌黎人官至散騎常侍韓秀實爲翰林莒儉皆仕唐善楷隸入分太白得无瀘之瀘子美以意行之

太白姓李名白一字長庚爲翰林供奉子美姓杜名甫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善楷隸行艸

昌黎知其理而功淺子厚雅有負抱而有永興公之餘韻

虞世南也

議者以退之爲極疎厲

問韓字失麤魯

曰彼蓋不知九方歅音因之相馬也

昌黎姓韓名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謚曰文按林蘊撥鐙敘曰蘊咸通末爲於純熟登善少開闔之勢柳誠懸其游張州刺史嘗作筆精賦略曰勒不貴臥公之文翰海內知名蘊竊慕字學因師於盧公子弟安期公授以撥鐙瀘曰推拖撚拽是也盧自言昔受教於韓吏部云子厚姓柳名宗元官至禮部員外郎柳州刺史嘗作筆精賦略曰勒不貴臥仄常患平弩過直而力敗趯常存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揚掠左出而鋒輕啄蠶皇而疾罷磔趯趯以開撑

黃魯直云書道弊於唐末惟楊凝式有古人筆意

問少師書

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凝式字景度五代人官至太子少師以心疾致仕嘗人以楊風呼之善行艸

請問宋之名家曰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子瞻之才贍米元章之清拔加於人一等矣蹈道則未也

忠懿名弘俶字文德吳越國王善行艸

宋太宗評之人神品祁公名衍字世昌

官至僕射謚正獻數與蔡忠惠論書艸
瀾秀勁似晉宋間人才翁名舜元梓州
人官至轉運使倩仲名舜欽一字子美
才翁弟也官至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行
艸傑出而子美少劣於才翁子瞻名軾
眉州人官至端明翰林侍讀學士謚文
忠元章名芾吳人官至禮部員外郎行
艸超詣大抵言此數家多能於行艸而
略於楷隸也

若夫魯直之壞變劉濤諸人所不能及而
有長史之遺瀾然其眞行多得於瘞鶴
黃魯直名庭堅豫章人官至吏部員外
郎善行艸自謂得江山之助嘗曰艸書
近皆士大夫罕得古瀾但弄筆左右纏
糺遂號爲艸書不知與蝌斗篆籀同瀾
同意數百年來惟張長史永州狂僧懷
素及予三人悟此瀾耳蘇才翁有悟處
而不能盡其宗趣其餘碌碌耳余在黔
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來
楚蒲北反道舟中觀長年蕩槳輩丁發櫓
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然比之
古人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軼絕塵安
能得其髣髴劉濤溫陵人以艸書名世
嘗稱爲艸聖翁眞行謂眞帶行也瘞鶴

見書要注
問周越李時雍鍾離景伯曰如瀾何吳說
張孝祥范成大瀾乎
問范等
曰此而瀾天下无瀾矣然則張郎之諸人
其彌降乎
問張郎之以來書道盡壞
曰吁磔裂塗地矣
周越字子發李時雍字致堯鍾離景伯
字公序吳說字傳用張孝祥字安國范
成大字至能張郎之字溫夫皆仕宋顯
官以能書稱
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姦傀見於顏
骨吾知千載之下使人掩鼻過之也
蔡京字元長興化人官至太師魯國公
卞字元度京弟也官至樞密皆宋之姦
臣書字如其爲人
曰張郎之陳譙之書一時藉甚豐碑鉅刻
散流江左迨今書家尚祖餘習
問張陳書
曰速勿爲所染如深焉雖盧扁无所肩其
靈矣然則其自知耶
問能自知其非
曰知則不爲也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

无恥
陳譙字正仲興化人官至尚書
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
部至矣
蘇子瞻曰智者辦物能者述焉非一人
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
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
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
吳道子極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權之璇公回反
雄神險不其愈乎曰吾論書不論仙然抱
樸稱皇爲爲書聖陶眞逸有頑仙之論
呂岩字洞賓鍾離權呂之師也抱樸子
名洪字稚川姓葛氏晉丹陽句容人少
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貨紙墨夜輒寫
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尤好神仙導養
之瀾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爲葛仙
翁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
學悉得其瀾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
令行至廣州乃止羅浮山鍊丹積年著
述不輟刻期而逝嘗注書一百一十六
篇自號抱樸子因以名書皇甫爲字休
明吳廣陵江都人官至侍中青州刺史
善小篆八分行艸抱樸子云書聖者皇

甫爲陶眞逸名弘景字通明南朝秣陵人年四五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見葛洪仙便有養生之志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棊工艸隸號華陽隱君年八十五尅日屍解而逝梁武帝贈太中大夫謚貞白先生嘗從武帝借名帖論辨往復有啟曰昔患无書可看願作主書史晚愛楷隸又羨掌典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實可愧恥每以爲得作才鬼猶勝頑仙

或問懷素艸書隣於長史君謨有奴僕之識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豪傑復起相知於異世之下齣七角反又初留反然若合符節未達

或人未解

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邇焉寡儔素欲策駑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耳然則高閒亞栖之流歟

問二僧比懷素

曰二僧䟽蘇于反若復矣

蔡君謨曰長史筆勢其妙入神豈俗物可近哉懷素處其側直有奴僕之態況他人所可擬議按懷素帖云張長史書瀑獨步當世惟洛下顏尚書得之零陵懷素近得尚書札翰大有開發又云李靖用兵涪風天文張旭艸書有唐之三絕也其尊慕若此高閒上人能艸每欲學爲張長史亞栖洛陽人嘗對御艸書兩賜紫袍自云凡書通即變若執瀑不變號爲書奴又有沙門貫休者蘭谿人工艸隸南土比之懷素成中令問其筆瀑休曰此事當登壇而授安可艸艸而言成衒之遞於黔中因以病鶴詩見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

此皆唐僧能書者

程子之持敬可謂知其本矣

程頤字伯淳號明道先生謚純公河南人嘗曰某書字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故朱子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之充于中而溢乎外也

元晦名熹號晦庵先生謚文公新安人善評諸家書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自欹裘放縱世態衰下其爲人亦然

王子文書感興其幾矣

子文名埜婺州金華人鄭回谿之外孫復娶鄭之孫女官至端明僉書樞密院從貞西山魏鶴山講學尤善楷隸行舟嘗書朱文公感興詩于玉麟堂刻石城山書房嘗稱爲二妙其書有晉梁風骨書學何所止曰物莫勃反身而已矣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獨以書酣身益乎

問旭

曰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徧用智則無成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去之五百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以此流名

韓退之送高閒上人敘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之於酒樂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而嚌其胾側吏切者也往嘗張旭善艸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快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艸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

水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露靈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閱之於艸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

衍極卷之四終

衍極卷之五

莆田鄭　杓子經述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

天五篇

天地之數合于五皇極之道中于五四皆之用成于五六書之變極于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艸歲之餘閏也

天地之數闡於河圖皇極之道明於洛書歲功成而四皆行人文興而六書顯雖因革有常變化无盡其數莫逃乎五也按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天地之數合于五也洪範曰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皇極之道中于五也月令敘春夏中央秋冬此四皆之用成于五也古文如春籀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艸歲之餘閏也此六書之變極于五也

同郡劉有定能靜釋之興也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

有八卦而後有六書有六書而後有六經六經由六書而傳者也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書契之始莫先乎古文其次籀書其次篆書最後隸書極矣六經者聖人之語言也古文者聖人之面貌也孔子書六經皆用古文籀書作於周宣王之書猶不純用況末造之篆隸乎籀之制字比古文爲多以篆方籀則篆簡矣秦人轉病其難又損而爲隸其日趨於簡陋乎然此蓋漢令之書非六經之文也漢興制作未見稱用隸漢之盛自賈誼始至蔡邕八分石經而篆籀寖微矣蓋古文六經厄於秦火至唐惟衛宏古文尚書獨存天寶間又詔改從今文而古文尚書亦廢矣愚嘗論古文書猶古之禮樂也禮樂不興則古書不復其勢然也或問石鼓顯於李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爲周文王宣王書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夫豫以爲秦文信乎曰以漆

文知之

歐陽永叔曰石鼓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昔散弃于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迺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然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按三家石鼓歌韋曰周文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鑿石作鼓墮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頌選諷刻留山阿蘇曰憶昔周宣歌鴻鴈當昔籀史變科斗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爲生耆耇何人作頌比嵩高萬古斯文齊岣嶁鄭夾漈曰石鼓十篇大抵爲漁狩而作周宣王時則籀書所始宣王之前皆古文也籀文與古文則刀書故鈮秦篆則漆書故刻石鼓之文其端皆刻且石鼓文之爲秦

篆者字字可曉惜乎漫滅惟一鼓有全篇也其間有難明者如殿爲也丞爲丞蓋如之類是也殿出秦斤丞出秦權自可見矣又曰石鼓大抵用秦篆其間亦有古文者何哉曰秦篆本於籀籀本於古文其母則同但加減移易有異者石鼓固秦文知爲秦何代之文乎曰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謂帝亦可謂王故知此文即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韋應物唐蘇州刺史歐陽永叔名修宋吉州永豐人官至參政謚文忠公嘗集錄前代碑刻撮其大要并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有集古跋凡二百九十六篇然則筆曷始乎

問始造筆

曰尚矣書曰作會非筆何會紀于太常非筆何紀

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所謂十二章也上六者繪之於衣下六者繡之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周制則以日月星辰畫於旂龍山華蟲火宗彝

繪於衣藻粉黼黻繡於裳周書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又周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夫書於旂書於常繪於衣既不可以刀書而施五采作會又難以竹聿行漆意者三代以前已有筆墨與刀書竹漆並行蓋刀漆施於竹木而筆墨用於絹帛詩云彤管有煒則非竹聿之筆矣又疑古人精於制物墨與漆相類後世不知以爲漆俞李廷珪之墨用以漆柱則古人之墨如漆可知今西域人以金絲礬等藥熬水濡以絹帛盛以小缶用竹聿飲而橫書之則竹聿亦可以行墨蘇望歐陽棐以三體爲漢石經趙德夫洪景伯非之諒也

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蘇望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悞後學詔諸儒讐定命蔡邕書古文篆籀三體鐫石立于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

題曰石經遺字歐陽棐集古目錄亦載以爲漢石經慶曆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趙德夫曰漢石經遺字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蔓沒之餘摩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嵩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正定六經文字而章懷太子注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傳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洪景伯曰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鄜氏水經云漢立石碑於太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見石刻尤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訒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愚謂趙德夫洪景伯之言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莫能辨其三體爲誰書也今按元魏江式論書表有云魏初陳留邯鄲淳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之語最爲明白而二公略不及此故特表而出之歐陽棐修子也官石司諫著集古目錄十卷趙德夫名明誠密州諸城人宋相挺之之子也著金石錄三十卷紹興中其妻易

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洪景伯名适饒州鄱陽人官至右僕射謚文惠公有隸釋隸譜隸圖隸韻等書共二十七卷又隸續十卷行於世

或曰古書籀隸其渝渝乎久矣而何言之臂耶（臂古獃反明也）曰吾聞達於理者古今不能茍（古核反）審其幾者鬼神莫能閡（兵媚反）夫道一而已矣然則用筆有異乎

問用筆

曰有請問曰篆用迫分用側隸楷

問隸楷

曰問去聲下同出存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

問人

曰顏柳篆七而分三歐褚分八而篆二問行艸曰篆多楔敘間以分側有石書之遺意爲

石有即石經

然則執筆有異乎

問執筆

曰夫執筆者漢書之機鍵也近世善執筆者莫如張顏吾以此按天下圖書不能逃乎毫尺也

晉田父掘地得古玉尺

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則八體廢

八體八瀾也

可以內瀾在掌指寸以外瀾兼肘腕掌指瀾之常也肘腕瀾之變也魏鍔間帖筆指字也嗚呼師瀾不傳人使其所習便其所習便其所習此瀾之所以不傳也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

古文籀隸同源而殊流篆直分側用二而理一自其殊者而觀之則古文而籀而隸若不可以相入自其一者而觀之則直筆圓側筆方用瀾有異而執筆初無異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昔有善小篆者映日視之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心雖屈折處亦无有偏側者蓋用筆直下則鋒嘗在畫中故其勢瘦而長此徐鉉所謂嚼古反漏瀾也韋友直自言得李陽冰筆意每執筆自高壁直落至地如引繩皆直筆之用也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矣大抵筆直則圓圓故長長必瘦側筆則匾匾故方方必肥瘦硬易寫肥勁難工直筆難於肥側筆難於瘦其要在變而通之若夫執筆則不可不直也古人學書皆用直筆王次仲等造八分始

有側瀾然隸書間用直筆者有之矣未有古文籀篆而用側筆者也隸出於篆而分又隸之變也故間出顏柳隸之篆歐褚隸之分蘭亭多用篆瀾至於曲字之類則間用側筆米元章評褚臨蘭亭曰曲字益彰於楷側者是也故善觀蘭亭者知隸艸之變矣其要妙在執筆善執筆則直側一以貫之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天下無全書矣臨池瀾曰用筆之瀾以大指撇中指歛第二指抽名指合掌心虛如握卵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須用大指初節外置筆令轉動自在皆不過雙包自然指實掌虛矣夫小字及寸必須實按其腕而用在掌指自寸以往則勢局矣遂有覆腕懸腕運肘運臂之作至於頫仰步武之間隨宜制變莫不各有當然之理故有常瀾焉有變法焉常經也變權也審於反經合經之權則知變矣

或曰絳州潘氏蒐摭奇墨祕楮昉市往反於倉頡訖於宋初其雅博乎曰滄化閣太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榻工用精嘉大觀絳潭猶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澧音禮无虛數十有亡不足計也

宋太宗留意翰墨遣使天下購募歷代名蹟滄化中迺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榻以棗木鏤刻藏於禁中釐爲十卷各於卷末篆題滄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故尤爲難得仁宗皆又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卷尾无篆書題字近世相傳以爲二王府帖者謬也按黃魯直曰禁中版刻古瀾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遣官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木橫列紋時有皴敝失字處士大夫不能盡別也親賢宅魏王即二王也又有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滄化略無少異或云即御府所藏舊刻未知是否當時御前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簿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版上隱然爲銀錠樣痕以慰人但損刹非復拓本之遒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即今續瀾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蹟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光後之次亦與滄化

帖少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凡標題皆蔡京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廿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於家爲石本而傳寫字多轉失世稱爲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敘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所損益耳單炳文曰淳化官本瀍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校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紙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迺无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迺行書正字今本乃艸書心字筆瀍且俗曹士冕曰帖總二十卷元无字號及段限數目第二卷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內多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卻在

空處已欲日帖腳下有斷石紋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角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氏析居決帖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於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等二十字爲次第云後避金主亮諱但庚亮帖內亮字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泉本前十卷等類皆絳帖之別也潭帖者慶歷中劉丞相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摹刻于石置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濠顏眞卿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帖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摹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希白重摹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日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摹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摹字內第三卷山濤帖末有

風筆側感之語不成文蓋謝發帖云執筆側感今至執字止濤帖云風雨所勸云云今至風字止郤移筆側感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兩所勸以下十九字在發帖之後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朱文公譏其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居後行之顛極爲可笑如黃魯直評釋二卷內郄愔書第三帖當字兩分是也帖字屢經臨模固已失眞如淳化等帖有劉次莊石蒼舒釋文雖未盡加以陳去非黃長睿施武子等更迭考辨十得八九若潭帖乃悉顛倒而錯亂之幾成異域神咒矣潭帖之別則有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本三山本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邸臨江帖也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戲魚堂除去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總領惟安節又重模刻於利州黔江者黔人秦世章常以里中子弟不能書其將兵於長沙買石模刻僧寶月古瀾帖十卷寶月慧照也謀舟載入黔中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鼎帖版本校諸帖增益最多澧陽石刻散失僅存者在

軍數帖而已又有淳熙修內司帖北方印成本烏鎮張氏福清李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濃帖一再之翻摸殊失筆意無足觀也

汪季路之辨審矣

季路名逵衢州人父應辰字聖錫年十八南渡初廷對第一俱官至端明殿學士嘗稱爲大小端明鄭回谿娶大端明玉山之女其子宥亭復爲小端明之壻汪氏建集古堂藏奇書祕蹟金石遺文二千卷玉山多爲跋尾朱元晦嘗題其跋後曰事有實蹟語无浮辭有德者之言蓋如此後學所當取濃也季路著淳化閣帖辨記其十卷版刻行數極爲詳備末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後木版多行差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某木或用高價得某本皆非眞眞者字畫豐穠有神彩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又用李廷珪墨印造凡淳化間所賜御書諭言等帖皆用此墨不可

以僞乎始得汪端明季路所記閣帖行數恨无眞帖參校晚使江左忽有示此帖十卷昔李瑋駙馬故物也後有朱印云李瑋圖籍上賜家傳子孫有德保无窮年十卷之末皆有此印用二千褚得之其孤被召爲少蓬始呼匠裝飾大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昔山谷嘗歎无萬錢致一本時幣重物輕一可當十彼時已直百千今安得不愈貴重然眞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它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東本每版皆全紙无接粘處一部十卷无一版不與汪氏所記合乃知昔人裝潢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翦裁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眞面目四也

曰營吝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塔銘琛乎

問虞歐二碑唐武德九年詔立隋故紹聖侯孔嗣哲字德倫爲褒聖侯重修孔子廟虞世南撰文并書相王旦題額黃魯直曰今世有好書癖者營吝道嘗以

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營則果然後求視之乃是未剔去大周字時墨本與張福夷家碑與中缺字亦略相類惟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爲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朔八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揚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鐫字今福夷無大賈雖无前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趙德夫曰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德時建題云相王旦書額者舊碑无額武后時增之耳至文宗朝馮審爲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爲武后時立者誤也睿宗所書書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今世藏書家得舊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唐右庶子李伯藥製文奉更令歐陽詢書碑在洛陽劉潛夫名克莊宋興化人家後村因以自號官至尚書謚文定其友人陳景昇遣以歐書邕禪師塔銘闕後三行十年始爲補足喜而作詩曰端平會歎闕三行淳祐重來爲補亡收拾一碑勞十載此生凡事不

須忙

曰鴻都斷石猶有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

見前注

黃初闕里記詞翰俞雅其南金乎漢碑三百餘蝕亡幾何君閣道夏寤于碑可以全見古人面貌君謨繇纂其憂思深矣

黃初闕里記曹植文梁鵠書按魏志以黃初二年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令魯郡修舊廟置吏卒今以碑考之酒黃初元年又詔語皆皆亦異當以碑爲正蓋不惟詞翰之妙又可以正史學之失惜乎碑刻之有限也何君閣道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也漢光武中元二年刻此碑在蜀邛僰道中近出於世爲東漢繇書之冠夏寤于碑漢建寧三年北海涪于長夏承碑也在今沼州宋元祐間因治河堤於土中得之刻畫如新奇古渾厚鄭回谿所謂篆體八分者蔡君謨嘗以漢碑刻畫完好者纂而爲十四卷實慮古書之磨滅也

魏晉相承善學繇古莫如鍾王自庾謝蕭阮諸人神氣浸殊體式未彼歷隋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益分矣嗚呼媮風並起其末遺之孱上山反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精神猶參錯於元化之間乎

繇古者先秦之文也鍾王首變新奇何謂善學古隸曰今之書猶古之書也後之人守鍾王不變則其庶幾矣惜乎唐之專門各相抵捂自爲格體是以開後來之傀瑣也籀文而上吾无間然斯逝作而趨簡便魏晉而後復行今繇疑若繇古亦廢殊不知其所損益者特制度文爲之末爾若夫執筆之妙書道之玄則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邕不能變乎籀古今古雖殊其理則一故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繇古意庾謝蕭阮守濃而濃存歐虞褚薛竊濃而濃分降而爲黃米諸公之放蕩持濃外之意周吳輩則慢濃矣下而至於卽之之徒怪誕百出書壞極矣夫書心畫也有諸中必形諸外甚矣教學之不明也久矣人心之所養者不厚其發於外者從可知也是以立言之士不能无媮風孱民之歎然中間賴有作者如張顏李蔡數公憤然獨悟一洗敝習幹回古意而續書之脈安知後來不有張顏輩間出此所謂豪傑復起相知於異世之下翛然若合符節此精神所以參錯於元化之間也庾謝蕭阮諸人謂庾亮庾翼庾冰庾準謝安謝萬謝靈運蕭思話蕭子雲阮研等也並南朝人又若晉之諸賢宋之羊薄孔張齊王僧虔梁陶弘景陳顧野王輩能書者多不可勝舉在學者精求當自知之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蹟陽冰獨神會之魯公之書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言文字之苴(如同)乎諸子之窮高極微長於詞說知本者厥其言

求於書不若得於言得於言不若會於意若二子可謂已以意會於語言文字之外也徒支離於詞說則末矣吾未見其高且微也

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易爲爲而作也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

謂極爲中之至何也言至中則可以爲極天有天之極屋有屋之極皆指其至中而言之若夫學者之用中則當知不偏不倚无過不及之義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衍極之爲書亦以其鮮久而作也嗚呼書道其至矣乎君子无所不用其極況書道乎

衍極卷之五終

後敘

前朋鄭君子經著是書論書道之要其有功於斯文非淺淺也龍谿邑令趙君敬叔倡同志爲之鋟梓與學者共之視古人祕筆經而不傳者有間矣泰定元年甲子秋七月望日漳州路儒學教授江應孚書

附尺牘二首

旅頓首再拜子經聘君先生浯溪解舟之後每憶桐陰下握手絕倒便邇然有山河之隔此情可忍言哉翁仲清去曾寓竿牘之敬至與否不可知也朱二來辱惠書及封至畫像一軸併刻本衍極五卷繙閱再過既喜此書之行世又喜趙龍谿之能篤意於斯文然後知著書者之得託以不朽也夫莫難於著書又莫難於行世太玄用亦良苦張伯松則以爲鼠坻之與牛埸是以謙齋致疑於首篇者其慮蓋溪遠也承示所改已當不必更疑以子經負俗邁往之才能靜沉潛攻苦之學謙齋高明卓越之識可謂一大幸會是書之出必愜滿人意何必遠問愚陋足見執事於衍極不苟如此吾不韋著春秋國中求易一字者與之金竟無能易之者蓋畏之不敢易也不韋非不知人之不敢易也亦欲張皇其書耳僕非畏執事也執事非張皇其書也有所關涉不敢不告畫像贊曰邁往之氣軼塵之姿收以渠度幅巾深衣衍極之書妙契心畫凝沖葆光曰有天得且未敢題上附此呈似左右可否惟命例書及史書寄去湯文魯相借鈔已囑仲沆趣鈔者矣孫師屢詢起居來春金臺之約不容爽茲因小僕行敬此拜問伏乞台照更冀善加葆衛以副徵擢不具　陳旅頓首再拜

謬作墓疾贊韜光銘設往一通幸爲斤正圖繪後當納還秋江信道附此中意便中幸無金玉翰音　旅又拜

惟誠頓首奉記子經高隱先生足下惟誠自幼學書及見趙公鮮于運筆而未聞書瀝後於殘編斷簡略窺古人遺教而亦未聞全體之妙前季獲見先生衍極書胸中始覺判然有得雖常望見丰采昔在巡按規檢方嚴未遂晤語不意舊牘竟得造門請益方快宿昔之愿利祿奪人忽忽告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到此人情乖異故且瀟瀟非不能也不爲也猶子後至領讀手帖服膺拳拳爲厥多矣賤蹤復壁當別具書辰下惟冀珍攝以副蕭輪不備　惟誠頓首

元夕前三日孟

元鄭杓撰宋何喬遠閩書曰杓字子經羅源人泰定中官南安縣教諭與陳旅爲文字友著衍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其書自蒼頡迄元代凡古人篆籀以極書法之變皆在所論宣撫使齊伯亨採而上之作衍極堂以藏其書陶宗儀書史會要又稱其能大字兼工八分蓋究心斯藝故能析其源流如是也其書載永樂大典中而闕其記載三篇別本又載有學書次第書法源流二圖永樂大典亦闕然別本字句譌脫文註混淆不及永樂大典之精善謹合兩本參校補遺正誤復還舊觀其註爲劉有定所作有定字能靜號原範莆田人其名載林承霖莆陽詩編亦見書史會要蓋亦文雅之士云

四庫提要補正

衍極二卷

胡玉縉撰

其書載永樂大典中而與其記載三篇別本又載有學書次第書法源流二篇永樂大典亦闕然別本字句譌脫又往往混淆不及永樂大典之精審其注爲劉有定所作

陸氏藏書志有明萬曆刊本五卷並載黃丕烈手跋云此衍極五卷雖明刻本然分卷尚是舊第未經硬分二卷也玉縉案此五卷本不曾有劉注僕考楊氏楹書隅錄有校舊鈔本五卷並載黃丕烈跋語云衍極以五卷者爲佳明神廟時刻猶如此近轉二卷非其舊矣讀書敏求記云龍溪令趙敬叔爲之鋟梓以傳今考陳衆仲留云又喜趙龍溪之能篤意於斯文然後書者書者之訛以不朽也則此書在元時曾有刻本世所傳者不過明刻耳此册尚是元人鈔本錄出余所藏明刻本當遜而居乙惟卷端有李齊序一首明刻反有爰補錄備覽云

重刻衍極序

以堅

書凡五篇首言至樸原始也而所列十三人下逮唐高君瑱同爲作者疑非其論篆籀古文豈無雜揉何知尼父綠飾爲之比下盤銘所未見也李札墓碣豈其然乎其次書要著法也而篇首謂暨意在於元訓濟濟善於法無當書衡較近但聚吾不知其要也又次造書似與前二篇複承遞往籍纂撰成文設爲問答竊比于篇又次古學觀其持論獨於北海碑贊以作偏創爲此論良所服膺然實是信懷仁高正臣始也獻陵及楮自蟠而變各體賦長未可輕議發草願正誠務極筆勢不拘法而自韻其妙所滿以飛白作草亦尚案爲策之處也嘗見敗帖筆似勁耳結子豈能望素奴侯之鮨得無過歟商宋而後何足置評最後天五衍極所由名也其論石鼓奕孫是恐乃字之辨可垂後來若夫用筆執筆謂聚用直分用側賴乃尙出是固然矣而寸以內字法在掌指寸以外字法乘肘腕尤極分明閣帖之辨於好事家眼目尤有功乎鄭之此書文辭頗簡得劉之釋其用乃宏

鄭堂讀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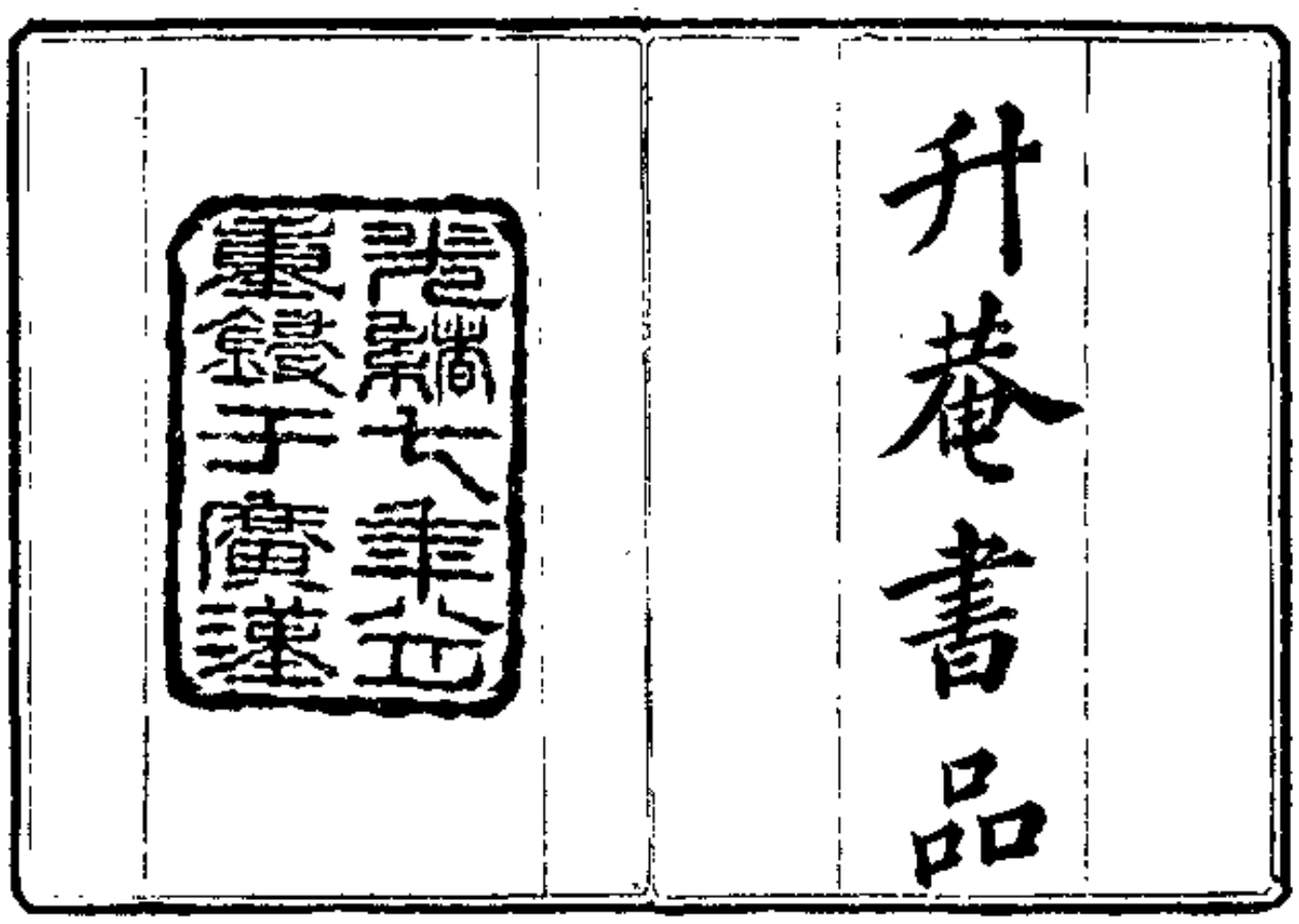
周中孚

衍極五卷（明刊傳鈔本）元鄭杓撰劉有定注四庫全書著錄作二卷倪氏補元志所載不言其有劉注又有衍極記載三篇錢氏補元志俱不載攷永樂大典亦闕此三篇惟所載是書穉無能判今館臣據以校定傳本凡至朴書要造書古學天五五篇首古文篆隸以及書法之變靡不論著辭嚴義密具有作者體段惟謂殷楮爲疲猶不無太過豈知顏亦出于褚耶至謂張即之陳讜之嚴法實臨池之戒也其第五篇末稱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是書何爲而作也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此其作書名之意也故以之終篇焉能静所住亦頗詳悉堪爲讀是書之一助云說郛彙編及所載皆止有正文而無劉注不及單行本遠矣

衍極解題

余紹宋

衍極並注五卷（說郛及陳氏秘笈本俱作一卷並僅載本文）元鄭杓撰劉有定注此據陸氏十萬卷樓叢書本著錄凡五篇篇各一卷一至樸二書要三造書四學古五天五俱取篇首二字爲篇名非別有意義其文古奧艱澀已開明七子之風殊不易尋其端緒茲撮其大要書之至樸篇略敘書學源始及能書人名書要篇敘各種書體及辨碑帖之眞僞推本六書崇尚篆隸造書篇論書法之邪正兼及字學諸書並古碑之異體古學篇論題署銘石及批評當唐以來諸家優劣天五篇論執筆法及諸碑帖全書故次既無統系遣辭又務簡古賴有劉注疏明尚可循文得義其實論書之文不必爾也至其持論溯源古文篆隸八分折衷鍾王自是正論於唐僅推張長史顏魯公李少溫三家於宋則推蘇君謨黃山谷程明道朱晦庵王子文五家其他皆不取謂黃魯諸帖俱僞以歐虞褚薛之書爲疲謂米芾蔡京蔡卞張即之陳讜之書又謂孫虔禮姜堯章諸人但思論書靜爭妄爲臆說雖由特見究屬空談未曾伸說其論據又奚以折服諸人而徵信於來世乎說郛本有敘不著撰人謂此書爲子經隱撰趙松雪而作或因孟頫嘗致子經簡中語云然未必更有他據也劉注靜注還條詮釋凡所徵引足稱賅洽所采如王愔文字志鄭杓書衡任遠淳化閣帖辨記趙崡讀書辨妄諸書又俱他書所未見其他軼事亦有足資攷據者實讀衍極者所不可廢不僅有功於是書也



書品序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造詞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戲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諺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然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劒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欲好即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蓋猶上世道已衰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撫斧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所苟也苟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乎又焉得眞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升菴楊慎

書品原序畢

書品目錄

卷一

筆法字學　劉表善書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袁反論書
王右軍書　袁昂書評
羲之古字　虞泉作逆書賦
草書百韻歌　筆陣圖
撥鐙法　鸞鶴鷹鸇
梁羲羅趙　影書
臨摹　唐史稱顏柳書法
抱朴子論書　渴筆
唐五書僧　郗經論書
字書肥瘦　范文正書
書法　丁眞水草
朱文公學書操書　東坡書
元和牌　皇象書帖
壁寫書　署書
沈含聲　王無競大書
飛白　蕭子雲飛白大書
張飛書　劉靜修跋王子端書
夢英篆　篆書重疊字
山谷論草書　草書枯澁
張周山戲語　古書俗書
元朝番書

書品目錄畢

成都 楊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筆法字學

宋史長編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湍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篆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岐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字學者多矣

劉表善書

董北苑云劉景升爲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廚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觀三國志注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耶則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鍾張二王書法不同

王僧虔云變古製今惟右軍領軍餘不爾至今猶法鍾張書斷云王獻之變右軍行書號曰破體書由此觀之世稱鍾王不知王之書法已非鍾矣又稱二王不知獻之書法已非右軍矣譬之王降而爲霸聖傳而爲賢必能暗中模索辨此書字始有進耳

袁昂論書

袁昂云古軍用筆內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太令用筆外拓而開擴故散朗而多姿

王右軍書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不同往往不變格雖傳其書藥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雁賦有抱素拔俗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以獨妍也嗣真所舉諸字之目蓋皆右軍得意之筆然傳於石刻亦鮮矣太史箴書譜尚有其目逍遙篇孤雁賦並其目亦不知則右軍之書蓋泰山一毫芒存于世耶

袁昂書評

袁昂書評一卷余在京邸有之四六極工今散失無存其舊句如上谷之翩未覩鴻蹤雲礦之鶩空傳廣本上句王次仲變爲大鳥入大翩山事下句王右軍籠鶩事曇礦山陰道士所居村名四六必如此切對方爲工妙又云中郎運帚之妙爽爽入神師宜懸帳之奇翩翩自逝

羲之古字

羲之諸帖多用古字古山嶺之嶺但作領漢書梅領喻領是也蘭亭帖崇山峻領實述用之唐褚遂良加山作嶺贅也又書帳嶺作汶領初月帖淡悶干嘔淡古淡波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非也

虞泉作述書賦

虞泉作述書賦於前而竇泉作述書賦於後凡能書之士殆無遺矣泉稱其兄蒙書云包雜物冠衆賢手運目擊瞬息彌年而蒙亦稱泉云翰墨斷張王文章凌班馬詩藻雄曉草隸精深後泉亡蒙有詩云李江留殺住子敬與琴亡其傷之深矣若二人者游藝絕倫友誼尤篤真難兄難弟哉米芾書畫史載庾翼真跡在張齊賢孫直清家古黃麻紙全幅上有竇蒙密定印則知蒙精鑒博識舊矣

草書百韻歌

草書百韻歌乃宋人編成以示初學者託名于義之近有一庸中書取以刻石而一鉅公序之信以爲然有自京師來漢持以問余曰此義之草韻也余戲之曰字莫高于義之得義之自作草書百韻歌奇矣又如詩莫高于杜子美于美有詩學大成經書出于孔子孔子有四書活套若求得一書與此爲三絕矣其人愕然曰孔子豈有四書活套乎余曰孔子既無四

書活套義之豈有草書百韻乎其人始悟信乎僞物易售信貨難市也

筆陣圖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李後主書也以爲義之誤矣

撥鐙法

虞邵菴題書古木詩云後主撥鐙法蓋江南李後主云書有七字法謂之撥鐙法曰撅壓鈎揭抵導送也鐙古燈字撥鐙畫沙懸針垂露皆喻言撥鐙如挑燈不急不徐也楊鐵崖與顧玉山聯句云書出撥鐙侵蒲帖可證其音讀

鸞鷟鷹跱

梁元帝古跡啓鸞鷟之奇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

梁姜羅趙

梁孔達姜孟穎羅暉趙襲皆後漢末人善書著名者也趙有非草書一篇云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摹張伯英之草書過於希顏孔爲複覽張伯英與使君朱寬書云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所所有自減之意無乃近乎賤彼貴我哉昔西施心痛捧胸顰首衆愚效之祇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嫺盛效者不獲匍匐失步大崔杜伯英超俗絕姿博學餘暇敏手于斯後世摹者鑽堅仰企忘其疲勞夕惕不息昃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傾袖如皂脣齒常墨展指書地以草劃壁臂竅皮刮指爪摧折見腕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于工徒勞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夫草書之興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出中非聖人所造但貴删繁省煩損複爲單非常儀也豈若用之於彼七經格歷協律推步期程探頤鈎深幽贊神明覽天地之心

推聖人之精折疑論之中理俗儒之爭依正道於邪說浩雅樂於正聲與至德之和睦宏大論之元清窮可以守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堅後生不亦淵乎○此文余嘗見之墨池編今失其帙略記如此

影書

六朝人尚字學摹臨特盛其曰鄭塡者即今之雙鈎曰影書者如今之鵝搨南史云羣恩話書牛欣之影風流遍好殆當不減北史趙文深少學搨寫雅有餘王之則周明帝令至江陵彩覆寺碑是也又傍書釋文亦曰影唐太宗集右軍帖令褚遂良帖傍黃影之

臨摹

王紹宗善書與人書云鄙人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心以取之又處世南亦不臨寫但心準目想而已然此可與上智道若下學必須臨摹唐太宗云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可以嘯蕭子雲臨摹之益大矣

唐史稱顏柳書法

唐史稱顏吳卿筆力遒婉又稱柳公權結體勁媚利見之言哉今人極力倣者但得其道而失其婉徒學其勁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筆頭如蒸餅之譏也

抱朴子論書

冥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德今伯龍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藝並周古體皆足周弔觀乎老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渴筆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詩身多渴筆枯無墨也在書家爲難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譽光比珠高閑比金買休比玻璨亞栖比水晶牟子才云惜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

胡應麟云九僧宋初人唐僧能書者眾所推才其一也

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字畫肥瘦

方遜志云杜子美論書則貴瘦硬論畫馬則歸多肉此自其天質所好而言耳非通論也太抵字之肥瘦各有宜未必瘦者皆好而肥者便非也譬之美人然東坡云妍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輕又曰書生老眼省見稀圓書但怪用昉肥此言非特爲女色評持以論書畫可也予嘗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則不妙予戲答曰點點豐豔不豐則不豔子淵首肯者再

范文正書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倣脫萬物眾人皆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直孤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荊公字本無所解許者謂其作字似忙世間那得許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謂荊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寺壁有荊公書數百字惜未見賞音者何荊公字在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朝之邪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

胡應麟曰荊公作字何忙見說郛所紗宋人雜記也

書法

韻語陽秋曰本朝書法米元章蔡君謨爲冠餘子莫及君謨始學周越書其變體出于顏平原元章始學羅遜漢王讓書其變體出于王子敬君謨泉州橋題杜記絕倫平原元章鎮江焦山方丈六板壁所書與子敬行筆絕相類要至于此亦難矣東坡贈六親老人詩云六書非學聊自娛愧筆已喚周越奴則越之書未甚高也襄陽學記乃羅遜書元章亦襄陽人始效其作至於筆挽萬鈞沉著痛快處遜法豈能盡邪

丁貞永草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貞永草永乃知名丁何人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錄丁覺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貞永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朱文公學曹操書

朱文公書人皆謂出于曹操操書傳世絕少惟顏捷表元時尚有本文公所學必此劉公父學顏魯公鹿脯帖文公以時代久近謂之劉云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此又見文公之書出於操無疑也

東坡書

王初寮履道詩東坡書君眾矣劒拔弩張驥奔猊扶則不能無至于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零香之雨森疎拖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纏綿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元和脚

柳宗元詩柳家新樣元和脚言字變新樣而脚則元和也脚蓋懸針垂露之體耳猶後山贈晁補之詩問道新文能入樣相州紅纈鄂州花言似相州之紅纈鄂州花樣也句法相類

皇象書帖

皇象曰欲見草灑落落宜得精毫宛轉古數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沾污者墨又須多膠紙勁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正可以小展善書者始能用軟筆也

墨池編

墨池編論字體有筆案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拔筆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今謹據百筆案大書王禪王字之語云東坡洗玉池銘筆案大字極佳又云蔡公書杜少陵畫體詩筆案大字此法宋人多用之惡札之細也

署書

署書始于蕭何其後梁鵠師宜官魏時北宮成是鵠書南宮既建羣誕以古篆書之元魏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沉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勑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

沉含馨

本經注後魏中書舍人沉含馨書洛陽宮殿榜今書譜不載姓名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飛白

飛白字之名書家例知之但不曉作何狀予按王隱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遒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爲飛白據此則如今篆書之渴筆俗所謂沙筆是也唐人好奇或作禽鳥花竹之像順陵碑略有數字今絕無作之者惟方外道流書酒肆壁作竹節雀頭形俗可憎矣

蕭子雲飛白大書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存焉李約謁齊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見尚書故實書法苑又載約作蕭字贊曰抱素日絜含章內融遜爰方外縱在矩中宋勞咨道以五十萬錢買處世南夫子廟碑舊本見山谷文集莊子所謂眞天下之好也今之鄙陋者於所好無如飲食猶稱薪數米況背輕財貴文如古人乎

張飛書

涪陵有張飛刁斗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云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珮人間刁斗見銀鉤空餘諸葛秦州表左祖何人復爲劉

劉靜修跋王子端書

子端振衣起遼海從學一變爭奇新黃山鷲獸竹谿泣鐘鼎騷雅潛精神默翁語也雪溪仙人詩骨清書筆尚餘詩典刑聲光舊寒天壞破議論今著兒曹輕遺山語也二公之言必有能辨之者東坡謂書至於顏柳而鍾王之法益微詩至於李杜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朱文公亦以爲然默翁蓋知此者是以不取於子端矣子端名庭筠號雪溪黃山趙未文也竹谿党學士也默翁統單修撰也

夢英篆

夢英篆書與無古法其自序云落筆無滯縱橫得宜大者縮其勢而濶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篤之不疑所以不可救藥況病入骨髓乎夢英篆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亦不工蔡君謨恐後之書云見寄偏傍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字源僅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反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品論至鄙

茲五字故郘林氏虛誕誤於後進小說見宜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罕夢英偏榜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宜焚深不足於彼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出行書狂而草書聖○玉篇起說文棄楷隸易猶學廢

篆書重疊字

古鐘鼎銘文千二孫二字皆不複書漢石經改篆爲八分如易之乾二書之安二亦如之今行草皆然竟不知其何義也嘗質之李文正公公曰二乃古文上字言字同於上省複書也千古書流習而不察關繫雖小亦所當知

山谷論草書

山谷一帖云少時喜作草書初不師承古人但管中窺豹稍稍推類爲之方事急時便以意成久之或不自識也余謂山谷豈杜撰者蓋自掊擊以教人耳

草書枯澁

徐浩眞書多渴筆懷素草書多枯澁在書法以爲妙品戴幼公贈懷素詩云忽爲壯麗就枯澁龍蛇盤屈獸屹立魯收懷素草書歌連拂數行勢不絕藤蔓枯蹙生奇節竇臮亦云殊形詭狀不易說中含枯燥尤驚絕任華云時復枯燥何磊磈忽覺陰山突兀橫翠微蓋深如懷素之三昧者姜白石云徐李海之渴筆譬如綺筵之素饌美人之淡粧倪思以抑重筆跡爲墨猪元班彥功之字評者以爲死猪腸可以喻矣

張禹山戲語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而殊自珍詫嘗自書一紙寄余且戲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村酒酣人何須蟻綠太白詩云越女羅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何必金逢玉弓乎亦可謂善譬矣

古書俗書

水經注載齊地掘得古塚棺前和有八分書驗文乃太公三世孫胡公之墓以此知八分書不始於秦矣余又按莊子云丁字有尾李頤注云丁字書寫皆作右波故曰有尾此又一證也予又嘗考之不止八分不始於秦小篆亦不始於李斯自五帝以來有之矣書契既作字體悉具科斗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岣嶁碑則用科斗宣王刻石鼓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於用之民庶媒妁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其然也店人錢譜載太昊氏金尊盧氏幣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殊余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圜錢近在濱得黃帝布刀其文悉是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並用決不始於秦也如今人楷書亦有數體有古字楷書有今字楷書又有一種省訛俗書同一弱也文人奇士多用古字官府文移通用今字吏胥下流市井米鹽帳簿則用省訛俗字如錢作禾聖作圣盡作尸是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隆古之極未必悉用科斗推千萬世以下世變之極未必悉用俗書也詳著愚見以俟明哲

元朝番書

元朝主中國日用羊皮寫詔諸之羊皮聖旨其字用蒙古書中國人亦習之張孟浩詩云鴻濛可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張光弼輦下曲云和寧沙中棧邀筆史臣以代鉛槧事百司譯寫高昌書龍蛇復見古文字侏儒犬羊之俗而以科斗龍蛇稱之蓋春秋多微辭之義也

墨池瑣錄

乾隆七年五月
東綾于廣達

墨池瑣錄

楊慎撰

墨池瑣錄序

余嘗于新都趙氏獲視卉菴在滇寄楊夫人家書不知眞僞其字體半倣子昂而近弱今讀墨池瑣錄所論書法具抑顏魯公米芾而推趙孟頫爲得晉人法則其人行可知矣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未可以是爲詬病也本二卷在汪鹿園家見原本四卷其二卷蓋焦竑所併也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墨池瑣錄卷一

成都　楊慎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陳景元評歐陽詢字云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圓亦可爲歐之闇幽也

倪正父云東坡多臥筆魯直多縱筆米老一本作元章多曳筆

虞文靖公曰大德延祐之間稱善書者必歸巴西漁陽吳興巴西謂鄧文原漁陽謂鮮于樞吳興謂趙子昂也以二人先於趙者以齒序耳鄧書太枯鮮于太俗豈能及千昂萬一耶文靖他日又曰魏晉以來善書者未嘗不通六書之義吳興越公之書冠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此許始爲的論

鄭子經云偶寫一字不成須於衆碑中求之不可輕易率然而作趙子昂所謂必求古人佳樣是也

黃山谷云近時士夫罕得古法但弄筆左右纏繞遂號爲草書蓋前世已如此今日尤甚張東海名曰能草書每草書蓋字以意自撰左右纏繞如鎮宅符篆文徵明嘗笑之云草書集韻尚未經目何得爲名書耶

鄭子經論張即之陳譫之書曰速無爲所染如深焉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然則其自知耶知則不爲此論足以砭俗

書法之壞自顏眞卿始自顏而下終晚唐無晉韻矣至五代李後主始知病之謂顏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投手並脚田舍翁耳李之論一出至宋米元章評之曰顏書筆頭如蒸餅太醜惡可厭又曰顏行書可觀眞便入俗品米之言雖近風不爲無理然能言而行不遠至趙子昂出一洗顏柳之病直以晉人爲師右軍之後一人而已

米元章自柳公權書爲惡札如元祕塔銘誠中其譏

若陰符經序昔人評爲柳書第一實有晉韻下此則馮宿碑亞於廣堂碑非元祕塔銘可同日觀也紫絲歙帖亦佳比之顏當出其上而世未有信予此說者何所見之不同乎

劉正夫云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之字如觀鐘鼎

王羲之筆勢圖云書虛紙用强筆書强紙用弱筆强弱不等則蹉跌不入用用墨者墨不過三分不得深浸毛穎無勢

歐陽詢云虛拳直腕指掌齊空分間布白勿令偏側墨淡則傷神彩太濃則滯鋒毫肥則爲鈍瘦則露骨懷素與鄔彤爲友嘗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教彤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怪草聖盡於此矣顏眞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云吾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入林驚蛇入草又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眞卿曰何如屋漏雨痕素起握眞卿手曰得之矣

董內直書訣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如懸針如折釵如壁坼如屋漏如印印泥如畫畫沙左邊短必與上齊右邊短必與下齊左欲去吻右欲去肩指欲實掌欲虛

晉賢草體虛澹書散此爲至妙惟獻之絕秋蛇爲文皇所笑至唐張旭懷素方作連綿之筆此黃伯思妄堯章之所不取也

行行要有活法字字要求生動

小心布置大膽落筆

米元章評蔡襄書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

趙子固云學唐不如學晉人皆能言之晉豈易學學唐尚不失規矩學晉不從唐入多見其不知量也

入道於楷僅有三焉化度九成廟堂耳

了道護襄陽啓法寺碑最精歐虞之所自出北方多朴而有隸體無晉逸謂之拙褒氣蓋骨格者書法之祖也態度者書法之餘也趙袁之喻謂少能耳

鍾紹京云智永視成臼迺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陶貞白云右軍臨鍾跡勝其自運山谷云帖中有張芝書狀二十許行索靖急就章數行清絕瘦勁雖王氏父子當斂手者也予觀此論所謂强中自有强中手天下原無第一人信矣今之學書者知有二王而不求二王之上亦未爲善學二王者也

李萃云用筆在乎虛掌而實指緩初而急迺意在筆前字居筆後

山谷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又曰太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又曰肥字須要有骨瘦字須要有肉皆三昧也

米元章云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

草不兼眞殆於專謹眞不通草殊非翰理譬之良馬磨控縱送不爾蹶矣古稱鍾繇隸奇張芝草聖孫過庭遂疑其偏不知乃似孟子不言易而善用易也

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眞務檢而便此四訣者可謂總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矣

姜白石云眞多用摺草多用轉摺欲少駐駐則有力轉不欲滯滯則不通然而眞以轉而後遒草以摺而後勁不可不知也又曰眞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圓者參之以方斯爲妙矣草書尤忌橫直分明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簡遠之氣

先太師公學畫手雲出師須李文正公嘗云石齋書眞是簡遠但急疾時所書無乃太簡乎先公笑曰夫何遠之有翰苑相傳以爲善謔

王延之曰勿欺數行尺牘即表三種人身言其難工也

孫虔禮云書字有五乖五合神怡務閑一合也感物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予嘗以其言舉似文徵仲曰古人多以酒生思而此乃遣之徵仲笑曰予不能飲此言似爲予設

薄紹之書放縱快利筆道流便二王之後畧無其比

徐浩書固多精熟無有異趣殆如倚市之娼塗抹青紅反令人贈金綵者也

張懷瓘書繼以章草新意頗多

張懷瓘論書法云射（一數作）空玲瓏謂如烟感識行草用筆不依先後皐華亦然

江總云懷素授毫掣電隨手萬變

山谷曰三代之鼎彝字畫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必托於能者爲學古鉤深者謀不爲單見淺聞者病也又曰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廣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蓋王右軍亦云爾又曰周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剝筆偽自見眞情雖戲弄翰墨不爲無補又曰李龍眠得金銅戟於市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詰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元度僧夢英皆安作耳又曰草書與科斗篆隸同法同意又曰大王昨遊不本深恨帖有秦漢篆筆姜夔云眞行草書之法圓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合黃與姜之言觀之學書者必先乎此所謂乘槎直入斗牛宮不但窮河源而已不然是弄潢池而承檍（一作霤）豈有驚人之波瀾耶

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

江夢餘錄載其二帖是也

索征西筆短意長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觀

祕閣續帖中月儀帖可見

智果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古人所以貴於人品高也

右軍字似左氏大令字似莊周山谷此言亦猶東坡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瑤柱比荔枝也

張旭妙於肥藏眞妙於瘦然以予論之瘦易而肥難

揚子雲曰女有色書亦有色試以色論詩云碩人其頎左傳云美而豔豔長大也漢書載昭君豐容靚飾唐史載楊妃肌體豐豔東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書圖但見周昉肥知此可以論字矣

張長史千字文數字四明屠直卿家藏古帖有之又有蘇才翁所補亦怪邁可喜云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勁易而圓難也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者而妙越多矣王著成都人宋初爲倚書今之智永千文著所補也亦可亂眞無踪可尋

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李西臺字出羣拔萃肥而不刺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清秀者也不然則是世說所謂肉鴨而已其後林和靖學之清勁處尤妙此蓋類其爲人東坡詩所謂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可與和靖傳神矣

山谷云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强弩射札然勢亦窮此似仲由未見夫子時氣象耳米嘗評蕭庭堅爲描字亦是好勝過敵也

徐浩云虞得王之筋褚得王之肉歐得王之骨夫鷹隼之彩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健也鸞翟備色而翔翔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者之鳳凰矣

歐虞爲鷹隼褚薛爲鸞翟書之鳳凰非右軍而誰

古草書賦云杜度之後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靖者伯叔也二王可爲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其言似誇然確論也

法書惟風韻難及唐人書多粗糙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儁相尚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華散藻自然可觀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

古人例多能書如管寧人但知其清節而不知其銀鉤之敏（蒙山云）劉曜人但知其狡凶而不知其章草之工（其書韻觀草）又有能書而名雖不著者後漢錦章馮夫人名燎善史書僅見西域傳張伯高以書酬身名亞皇象僅見于枹朴子曹蜍李志與右軍同時書亦爭衡其人不足稱耳北朝有沈令蔡隋有丁道護與智永齊名曰丁眞永草者唐有貝靈該繆師愈鄭預（心經草書板草也）胡英李邕郎彤（懷素之師）武盡禮（寺碑）智詵教之（法門寺碑）房璘妻高氏崇徽公主僅見金石集古諸錄張謹與王雅齊名雅善小王書苑咸工梵書南唐王文秉工小篆不在二徐下又有王逸老書篆與八分其命名乃欲抗右軍者不知何代人疑即文秉也宋有秦子明榮咨道（皆蜀人山谷之友）高述潘畋（陳畋門客）僅德姓名其餘不傳者又何限也

智果心成頌草稿一字功歸自得盈虛終視連行妙在相承起伏張懷瓘云臨訪古帖臺笈精研師于變化得魚忘筌晦翁云放意則荒取妍則拙皆得書訣之妙

李嗣眞云黃庭經象飛天仙人洛神賦象凌波神女

榮咨道云褚遂良薛稷柳公權不過名書未得爲法書也

續書品云樂毅論小中有概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

贊五分中有楷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力命篇三分畫五分字曹娥碑五分畫四分字

草書有圓無分有直無橫

山谷云入則重規疊矩出則奔輟絕塵曲盡書法矣

墓田丙舍其鍾元常之懸乎霜寒阮生其王右軍之臭乎李陽冰庶子泉銘怡亭刻石二世之詔無是過也

古文如春猶如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

劉靜能曰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不能變乎籀古今古雖殊其理則一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意虞謝蕭阮守法而法在陸機稽薛竊法而法分降爲世米諸公之放蕩猶持法外之意周吳輩則慢法矣下而至張郎之怪誕百出書怪極矣不有子昂誰能回瀾乎

袁昂曰鍾繇之書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梁武帝云衆家可識亦當復由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程邈所以能變皆體爲之舊也張芝所能盡書勢學之積也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該

張懷瓘云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節角蓋欲方而有規圓不失矩如人露筋骨是乃病也夫良工埋材斤斧無跡今童蒙書有稜角豈無謂哉稜角者書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斐斯病弊須訪良醫

雷太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

有功無性神彩不生有性無功神彩不實

得形體不若得筆法學字如女子學梳掠惟性虛者尤能作度態也世之學阮研者不得其骨力姊妹惟見學參委曲學薄紹之者不得其批妍淵微徒似其

經營險急所謂鬼女效顰見者必走也

宋世集帖傳於今者絕少大觀帖蔡京所摹予及見之雪溪堂王庭筠所刻寶晉齋曹日新所刻澂堂帖賀知章所臨皆絕妙祕閣續帖於王宜學處見之又聞其家有鍾山草堂刻采人書奇勁未之目也草象天璽石刻雄偉冠世尚有之（淚下當有心字）

解搢紳學士春雨齋續書評鍾繇書如公孫碩虜赤舄几几王右軍如子之燕居申申天天智永瑤臺雪鶴高標出羣虞世南如夏華在位被袗鼓琴歐陽詢秋霄健翮峭壁雙清褚遂良披沙揀金薛少保奚機夜織顏真卿五丁鑿路柳公權一夫當關張長史風回電馳僧懷素雲行雨施李北海樓臺映日花木逢春徐會稽怒猊渴驥藏稜出力坡谷言難張從申有八木七分之氣吾聞之子山云米南宮奇逸超邁烟雲卷舒黃山谷清圓妙麗引繩貫珠蘇東坡豐肉枕澤純綿裹鐵蔡端明方正嚴重士偶蒙金趙文敏神明英傑儀鳳冲霄祥雲捧日康里子山雄劍倚天長虹駕海饒介之卞莊刺虎功倍力省宋克鵬摶九萬須仗扶搖宋仲珩龍駒鳳雛神彩已具詹希元（希孟新安人留猶署書冠冕莊重俞紫芝（名和字子中同江人遺事松字）臨摹子夫擅龍杜叔循（名瓊鹽陵人）眞書清風蘭雪胡子申（名椿盱江珊瑚碧樹頗謝琮璜揭平（名樞豐城人）旱蛟得雨秋鷹人雲凡二十八人評皆當惟評蔡端明爲士偶家金殊失之蔡之字有晉韻在蘇黃米之上又謂宋仲珩爲神彩已具似以未成少之亦非也本朝書當以宋克爲第一仲珩即求之方遜志評之已定矣胡杜揭豈能及哉

今之矣學者曰君學羲獻羲獻當年學誰予詰之曰爲此言者非惟不知晉亦不知古今矣羲獻學鍾索鍾索學章草章草本分隸分隸本篆籀篆籀本科斗遞相祖述豈謂無師邪今不屑步鍾索羲獻之後塵乃甘心爲項羽史宏羣之高第果何見邪

范成大云古人書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爲極致宋潛溪跋張旭書酒德頌眞迹云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予嘗見其千文數字信然

古人論墨之佳曰輕堅黝黑入硯無聲又曰其堅如玉其文如犀又曰績彩奮發論硯之佳曰秀潤玉質論筆曰長而不勁不如勿長勁而弗圓不如不勁皆至理也善書者知之

墨池瑣錄卷一終

墨池瑣錄卷二

成都楊慎撰　綿州李調元　校定

五代史補云郭忠恕工篆籀嘗有人於龍門得鳥跡篆示之忠恕一見輒誦有知宿習余按河洛伊闕傳有龍門此跡今不知在否好古者試一求之

宣州陳氏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子孫世精其法至唐柳公權求筆於陳氏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當退還即可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陳氏遂與常筆陳曰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還矣此事見墨

數信乎如來三昧吾薩不知也

金張天錫君用號錦溪嘗集古名家草書一帖名曰草頭韻會其所取歷代諸家漢則章帝史游張芝崔瑗崔寔蔡琰王曦羅暉張超趙襲張越徐幹魏則曹孟德少帝髦曹植韋誕虞林劉廣杜畿衛覬蜀則諸葛亮吳則皇象賀邵晉則成帝司馬攸何曾衛瓘衛恒韋昭杜預張華裴康張翰李式劉環之宋則王允之王導王悅王蒼劉毅郗愔郗儉之郗曇庾翼庾亮王廣謝安德夫人謝瑤伯王羲之王獻之王濛王徽之王凝王戎桓溫張翼王洑王詢許靜民王治王敦王述王衍紀瞻王邵王循蔡克王曇沈嘉陸機陸雲溫放謝敷謝尚詹思遠劉伶謝萬前趙則劉聰劉曜後魏則崔景伯崔浩崔悅王世弼李思弼劉懋劉仁之庾尊裴敬憲宋則劉裕太宗謝靈運孔琳之薄紹之范曄羊諮王敬和邱道護張茂度盧循沈約裴松之賀道力羊欣南齊則蕭道成沈演指之劉泯褚淵江夏王鋒蕭惠開王僧虔王志王慈引張融北齊則張景仁趙仲將魏梁則武帝克任昉傅昭蕭子雲劉孝綽丁覬蕭思話陶宏景孔敬通蕭確朱異周宏讓阮研庾肩吾陳則始興王永陽王江夏王虞綽沈君理袁憲毛喜鄭仲陳達顧野王蔡景歷王彬王公幹蔡凝伏知道劉顗陳伯智蔡澄陸繕後周則元禮王褒隋則煬帝智永智果房彥謙竇慶唐則太宗高宗則天歐陽詢薛純虞世南褚遂良陸柬之郗彤楊師道魏叔瑜李懷琳杜審言張旭李白賀知章孫過庭王知敬白居易史麟杜牧裴行儉張懷瓘鍾紹京王紹宗裴說韋斌李德裕吳道元張礙李翔林保顏眞卿柳公權鄭虔宋令文魏元忠元希聲張志和韓愈盧知猷蕭俛韓晉王奐之王承規衛秀洪元胥魏悅韓滉景融周義李睿張仲謀裴素胡季良鍾

雖權徐嶠之章考規張廷範蕭遘并釋九人懷素懷仁高閑亞栖誓光景雲貫休夢龜文楚也五代則杜荀鶴蔣存貫楊凝式宋則錢俶蘇舜元蘇舜欽蘇軾黃庭堅米芾杜衍蔡襄周越石蒼舒鍾離景伯金則王薇高士談任詢党世保趙渠王庭筠趙秉文史公弁王仲九張瑞章王萬慶閑閑居士趙秉文為之序曰學書尚矣出漢而下崔張精其能魏晉以來鍾王獨其美自茲以降代不乏人夫其徘徊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奮竦峭拔之氣卓犖洪宕之志蜿若游龍疾若驚蛇似邪而復直欲壓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閑中之一樂也初明昌間翰林學士承旨党文獻公始集數子條修撰黃華王公又附徐之其次散落不可復見今河中大慶關機察張公君用別以成韻拓摹殆盡用意勤矣將板行以與士大夫共之竊以謂通經學道本也書一藝耳然非高人勝士胸中度世有數百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不能造微入妙君用素工書翰故能成此余猶及見金人板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至元末好事者又添附于櫃字改名草書集韻刻已不精洪武中翻邸又翻刻并趙公序及諸名姓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信然

管寧別傳云寧字畫若銀鉤茅山碑云管寧銀鉤之敏是也唐朱放詩瑗樹相思何日到銀鉤數字最為難

雲家作字省文之例如鳳凰連寫凰但作皇雙夾翔即亦然其例起于六書建類主聲轉注為第也知七字从一數也从弋寡也而式弑之字皆从弋弋非聲也以弋為建類之聲故可以轉二三而為注凡从鳥義也从凡聲也而鳳字亦从凡凡非聲也以凡為建類此於字學末之末者人多習之而不察耳

方遜志先生評書云趙子昂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意表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猶十伯義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鄉雅出其神采可愛而韻頗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鑑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塵度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跡而不失法必合程度又曰子昂妙在行草亦有得晉人韻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最善點腕行草遒邁可喜所乏者沈著不足又題褚遂良書唐太宗哀冊墨蹟云古人所為嘗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矣吾只藝之一大備未嘗不留心

處州松陽宋守貞觀碑李邕書傳云葉法善修此觀欲求邕書隔遠不至乃夜追其魂書之謂之追魂碑蓋神異其事云衛此碑予曾見其拓本信為超絕或者因傳之與碧落碑爭相類

有人問莊孔暘曰張汝弼草書何如孔暘曰熟到極處俗到極處識者以為知言

南唐昇元帖以匿紙摹榻李廷珪墨拂之為絕品匿紙者打金箔紙也其次即用澄心堂紙歸起拂為第二品濃墨本為第三品也昇元帖在淳化祖刻之上隋開皇帖之下然今皆不可復見矣

書札於徒性相開朱子嘗云鄭子雲所謂心畫也漢司隸楊厥碑遷迴石門遷字洪适亦不識為何字愚按遷鄭鑿字也鑿省作遷又作遷者以北代人如匝作迴匝作迴匝作迴匝作隨謂之隸變古有此例下祿字書可考洪适嘗以六書求之而不得所謂知常而不知變也唐人書葉法師碑宋人書杜詩禹鑿寒江之句皆以鑿為遷蓋師法古而結體密源流遠而意氣深乃為法書者確守六書古人謂之匠裘孔東坡所云鸚哥之學止數言山谷所謂蝦蟇之禪惟一跳也若左纏右繞信手隨心而自號曰草書又近於東海之流弊矣書雖一藝亦不易哉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為第一其融液屈行紆徐如溢一法蘭亭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扁詢下朝風度閑雅蕭響回策儘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美雲麾碑刻在長安良鄉縣有拓本遠不如也今長安碑已亡惜哉

唐僧貫休工篆隸荊州守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登壇而援詎可草草言之此言最中理登壇而援言如人之登高已至壇上之人一舉手援之而上未加苦功而欲求捷法譬如坐井中而求援壇上焉有此理耶李頎贈張諲詩小王破體成家人皆不知破體為何語按徐浩云鍾善真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王破體皆一時之妙破體謂行書小縱繩墨破右軍之體也夫以小王去右軍不大相遠已號破體今世解學士之畫圈如鎖宅之符張東海之頓單如風麗之手蓋王氏家奴所不為一世翼然稱之字學至此掃地矣

熊朋來云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尚存科斗之書事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久復蹈襲乃與古符者多矣世有小篆謂李斯所作然黃帝布刀其文已作小篆隸書謂王次仲所創而葛天氏之樂文與今隸無異臨淄人得齊胡公之銅棺前蘇隱起皆作今篆後漢急就章方有波磔挑踢而錢譜所載尊虛太昊至帝嚳金幣之文及近世掘得周時鏡銘皆古篆而有鉤踢乃知今世所用者上古已有之今人特以所見為始耳非至論也

墨池瑣錄卷

論書隨筆

初月樓論書隨筆

吳德旋著

宜興吳德旋仲倫

十年前見楊少師書了不知其佳處何在近習步虛詞數十過乃知後來蘇黃米董諸公無不髣髴其意度者黃涪翁比之散仙入聖可稱妙喻然涪翁又云今人見楊少師書曰是而腹非也在宋已然何況今日然余既已深知而篤好之即以此當出世法矣

山谷論書於晉人後推顏魯公楊少師謂可彷彿大令此言非也魯公書結字用河南法而加以縱逸固是大令筆少師筆意直接右軍而不留一迹董華亭謂其古淡非唐人所及可稱篤論

董華亭云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蓋勝國時萬厤以前書家如祝希哲文徵仲之徒皆是吳興入室弟子徵仲晚年學山谷便一步不敢移動正苦被吳興能掣耳希哲狂草雖云出自伯高藏貞而畧無遠韻但可驚諸凡夫華亭出而明之書法一變矣

永興書渾厚北海則以頓挫見長雖本原同出大令而門戶適別趙集賢欲以永興筆書北海慢遂致兩失集賢臨智永千文乃是當行可十得六七矣

本朝書家姜港固最爲娟秀近時劉諸城醇厚有六朝人遺意但未縱逸耳香泉天瓶皆時並負盛名而凡骨未換較之明季孫文介倪文正諸公逮遠矣

余友錢魯斯以書名海內四十餘年初學董香光繼學李北海後乃出入顏清臣蘇子瞻黃魯直能掃盡世俗繆種流傳見解可謂書之豪傑惜其未參褚河南楊少師筆意氣息稍粗而有時肌理細膩則又涉於凡艷書品不無小減耳然其沉著痛快固是一時無兩

魯斯嘗謂余云作書草率最難余初不解其說後學懷素小千文畧得草率之意學右軍十七帖則又不見所謂草率者於魯斯之說仍不能無疑近學楊忠愍步虛詞乃知草率者細淨之至也恨不能起魯師而一問之耳

十年前余在揚州與安吳包愼伯論書愼伯不喜平原

坐位帖而余極好之然余學書在愼伯後未敢與之爭近愼伯來陽羨與余復相見論書亦極服顏行自悔前言之失示余以所著述書一篇妙論層出子所見能書之士未有若愼伯之通識也惟於魯斯多微詞且不無過當語倘所謂責賢者備之意耶

愼伯論書於唐人後推東坡思白二家其言以爲東坡雄逸思白簡淡非餘子所及此見極與余合愼伯又云學蘇須汰其嫵漫學董須避其刁疎汰嫵漫則雄逸始顯避刁疎則簡淡乃眞斯固然矣予謂嫵漫刁疎在彼二家病處亦覺其妍但恐學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不可不知耳

人於鄉先輩不能無私魯斯愛恤南田書謂其意趣勝香光自成過論南田所用只是河南一家法香光能集百稽平原少師諸家之長決非南田所及近見王石谷書淳古似楊忠愍而不以書名想亦爲畫所掩耶

愼伯謂白柳少師後遂無有能作小楷者論亦過高米海岳九歌趙松雪黃庭內景經皆能不失六朝人遺法但其他書不能稱是遂爲識者所輕文徵仲黃庭經亦與右軍原書酷似但恨用筆太工巧耳

恆南田云褚米一家書學米先須從褚入余謂學褚有得自可不須學米米小行楷書固出於登善亦只袁册一種耳若枯樹賦公孫宏傳贊蕭淡之極海岳終身不解也東坡金山詩出入河南少師平原眞有淡不可收之妙非海岳嬋娟羅綺之比愼伯謂宋賢惟東坡只神解斯言得之矣

明人中學魯公者無過倪文正學少師者無過董文敏作者雖多兩雄爲最矣爲二公開先者其惟楊忠愍乎董香光論書盛推米海岳海岳行草力追大令文皇以馳騁自喜而不能掩其怒張之習香光平淡似爲勝之近時諸城學香光而益加遒厚然畧不肯馳騁遂極詆海岳書家所見不同如此孰爲正其是非耶

米元章云草書不入晉人格轍徒成下品此論極是然唐人草書無不學大令者大令狂草盡變右軍之法而

獨闢門戶縱橫揮霍不主故常姚刑部姬傳謂如祖師禪入佛入魔無所不可可稱妙論余謂大令草書雖極力奔放而仍不失清遠之韻伯高藏眞筆力雖雄清韻已失學之者愈似而愈離黃涪翁所云高閑以下但可張之酒肆也元章力追大令而就其合作僅堪與孫虔禮抗衡以爲入晉人之室則猶未耳

董香光云學柳誠懸小楷書方知古人用筆古淡之法孫退谷侍郎謂董公娟秀終屬于右軍未若柳之脫然能離子謂柳書佳處被退谷一語道盡但娟秀二字未足以概香光孫虔禮書譜云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此香光之所以得宗於右軍也

韓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書逞姿媚姿媚書家之病昔人論之詳矣退之性不喜書固未知右軍書法之妙且意欲推高古篆乃故作此抑揚之語耳後人誤看遂若右軍之書眞逞姿媚而欲以吳興直接右軍非惟不知右軍之書亦并未解昌黎詩意矣孫退谷以華亭娟秀謂屬於右軍已非篤論況欲以吳興姿媚當之耶

劉諸城云松雪曰當爲一大宗即或未厭人意然究無以易之此就元人而論謂鮮于康里諸公皆非松雪之匹耳若以辭害意而欲遂以松雪嗣統二王豈以諸城之智而出此耶

李西臺肥而俗僅勝周越耳其時蔡蘇未出遂擅書名東坡筆力雄放逸氣橫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氣節事事皆爲第一流餘事作書便有俯視一切之概動於天然而不自知吳鮑雅亦步亦趨尚未足以語於離形得似之妙也

余所見坡公法書定以金山詩爲最蓋公書務顯筆力亦恨太盡耳然學書未到沈著痛快地位而遽求含蓄雖日習右軍之書亦只如優孟之似孫叔敖而已竟何益哉

昔人評歐陽率更書如金剛努目大士揮拳虞永興能中更能妙中加妙二家之書余實未敢定其優劣涿鹿馮銓謂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此言非也歐亦剛柔內含學歐而不得其筆乃有露骨之病學虞而不得其筆又豈無肉重之失耶

慎伯謂平原祭姪稿更勝坐位帖論亦有理坐位帖尚帶矜怒之氣祭姪稿有柔思焉藏憤激於悲痛之中所謂言哀已歎者也

張司寇書名最炬赫其筆力沈鷙信足追步香光而氣韻遠不逮矣姜湛園何義門氣韻與香光爲近而筆力又不足以副之甚矣斯事之難也

東坡自云余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放似楊風子東坡於少師神似非形似觀其筆勢殆可伯仲君謨學平原而出以恬和和能入雅恬亦近俗較之東坡殊爲遜矣

學楊少師書如讀周秦諸子乍看若散漫無紀細玩却自有條理可尋其於詩則陶靖節也王右軍如史記之文變化皆行於自然其於詩則無名氏之十九首也

董思翁云作字須求熟中生此語度盡金針矣山谷生中熟東坡熟中生君謨元章亦尚有生趣趙松雪一味純熟遂成俗派惟黃庭內景經生意迥出絕不類松雪書而世亦無問津者

松雪行書以天冠山爲最北海肖子也世人艷稱民瞻十札已屬次乘梅花詩則自郎無譏矣

吾鄉蔣盤初先生書兼用永興河南法品格最近蔡端明草書學藏眞而少加收斂位置當在祝希哲上吳大來以平原爲宗書特蒼鬱曹湛思稍嫌單薄而意趣頗似楊少師如陽羨茶味雖不濃而色香殊勝

戲鴻堂所收玉潤帖當是元章贋作香光中歲於元章書有偏嗜故往往爲所蒙蔽而諸家石刻所收晉唐人名跡亦惟元章贋本爲多

明自靖以後士夫書無不可觀以不習俗書故也張果亭王覺斯人品頹喪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風豈得以其人而廢之

李懷琳絕交書草法出於大令而未得其筆鮮于太常小楷亦娟秀不俗行草學懷琳而彌不逮然太常在當時已擅成名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詎不信歟

唐人之書法嚴而力果然韻趣小減矣予謂二王以後趣莫深於少師韻莫勝於東坡可以補唐人所未足

山谷小行書自佳蓋亦從平原少師兩家得力故足與坡公相輔大字學瘦鶴銘骨體峭快而過於豪放亦成一種習氣學者貴於慎取不可遂爲古人所欺

余年三十餘始留意書學即好東坡思白二家然苦無入處學淳化閣帖愛大令文皇之馳騁自得而益迷其源自是汎濫於唐宋元明諸家十有餘年而私心所好仍在東坡思白世人賤近貴遠以時代判優劣輒卑視二家而卑無高論者則又以趙松雪爲羲皇上人而已近聞慎伯之論予所信益堅慎伯又導余學楊少師步虛詞日習一過覺於蘇董二家意趣時有所會直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近人之書劉諸城渾厚醇實自足名家而仁和蔣山堂古秀在骨幾欲突過諸城山堂作書如以墨汁傾紙上又時似枯藤之挂壁思翁暮年神境也世人於筆法最法皆所不講而務求勻稱見此等妙蹟鮮不嗤怪有志之士所以窮老盡氣於荒江老屋中惟求有以自信而不肯輕爲人應酬筆墨也

十數年前見吾鄉吳味泉書輒愛玩不能釋手以其熟於二王草法也近得其行不足處蓋行筆學平原而未能透露香色反不若湛斯

學趙松雪不得眞蹟斷無從下手即有眞蹟臨摹亦須先植根柢昔之學趙者無過祝希哲文徵仲希哲根柢在河南北海二家徵仲根柢在歐陽渤海此如學六朝駢儷文須先讀得漢書也豈惟松雪不可驟學即學元章思白亦易染輕薄之習尊斯嘗云不學唐人終無立脚處誠哉是言

書家貴下筆老重所以救輕靡之病也然一味苦澀又是因藥發病要使秀處如鐵嫩處如金方爲用筆之妙臻斯境者董思翁尚須暮年而可易言之耶余學書幾二十年所歷者皆世人唾笑嗤棄之境而又不肯安於

小成故數數從業至今日乃覺有悟入處倘亦邇家所謂漸修頓證之候乎然質既駑弱功名尚淺能知之而不能至之而二三同志年齒後於余者以予爲識途之馬相從講論異時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余言證所得而信其不誣則余二十年來所費日力不爲虛枉矣

予昔家居作此初脫稿爲門人程子香取去裝成長卷其後薛晝水太守見而欲得之子香不肯與別錄楷書一本贈焉今藏於晝水之如執燭齋者子香道墨也子香卒後予手稿不知爲何人所得矣道光辛卯在四明館中理舊篋得門人康康侯爲予所錄本復自書一過追思往事忽忽十有餘年而予以臂痛廢學亦且十年年愈增歲月愈促老大無成彌月自媿而已

初月樓論書隨筆終

書斷

張懷瓘撰

書斷列傳第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隸書
章草　行書　飛白
草書　汲冢書　李斯
蕭何　蔡邕　崔瑗
張芝　張昶　劉德升
師宜官　梁鵠　左伯
胡昭　鍾繇　鍾會
韋誕

古文

按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曰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爲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窮甄鄧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並此也以史官製之用以教授謂之史書凡九千字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體異甄鄧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與同籀文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八分

按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爲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簡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召之三徵不至始皇大怒制檻車送之於道化爲大鳥飛去

隸書

按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章草

按章草漢黃門令史史游所作也衛恒李誕並云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爲書之漢俗簡隋漸以行之是也

行書

按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升所造也行書即正書之小偽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者多以行書著名鍾元常善行書是也爾後王羲之獻之並造其極焉

飛白

按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蒲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

草書

按草書者後漢徵士張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云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羽檄相傳望烽走馹以篆隸難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書今之草書也

汲冢書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字呼作處其名曰惟出春秋後序文選中註出尚書故實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自上古作大篆頗行於世但爲古遠人多不詳今刪略繁者取其合體參爲小篆斯善書自趙高已下咸見伏焉刻著名山碑璽銅人並斯之筆書秦望紀功石乃曰吾死後五百三十年當有一人替吾迹焉出索靖筆經斯妙篆始省改之爲小篆者蒼頡篇七章雖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醨則三皇結繩五帝畫象三王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爲上古大篆爲中古小篆爲下古三古謂實草隸謂華妙極於華者義獻精窮其實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爲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迹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李斯書如爲冠蓋不易施手出書評

蕭何

前漢蕭何善篆籀爲前殿成草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何使禿筆書出羊欣筆陣圖

蔡邕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儀容奇偉篤孝博學能書善音明天文術數工書篆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體法百變窮靈盡妙獨步今古又剏造飛白妙有絕倫喈八分飛白入神大篆小篆隸書入妙女琰甚賢明亦工書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內得一素書八角垂芒篆寫李斯并史籀用筆勢伯喈得之不食三日乃大叫喜歡若對數十人喈因讀誦三年便妙達其旨伯喈自書五經於太學觀者如市出羊欣筆法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爲神出袁昂書評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媚趣過之點畫精微神變無礙利金百鍊美玉天姿可謂冰寒於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張芝

張芝字伯英性好書凡家之衣帛皆畫而後練尤善章草又善隸書韋仲將謂之草聖又云崔氏之肉張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伯英草行入神隸書入妙

伯英書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 出袁昂書評

張昶

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為黃門侍郎尤善章草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隸入能

劉德升

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翔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世謂鍾繇善行狎書是也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

師宜官

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其壁以售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則鏟滅之後為袁術將鉅鹿耿球碑術所立宜官書也

宜官書如鵰羽未息翩翩自逝 出袁昂書評

梁鵠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書知名舉孝廉為郎亦在鴻都門下遷選部郎靈帝重之魏武甚愛甚書常懸帳中又以釘壁以為勝宜官也于時邯鄲淳亦得次仲法淳宜為小字鵠宜為大字不如鵠之用筆盡勢也

左伯

左伯字子邑東萊人特工八分名與毛弘等列小異於邯鄲淳亦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而子邑尤行其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子邑之紙研妙暉光仲時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胡昭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少而博學不慕榮利有夷皓之節甚能籀書真行又妙衛恒云胡昭與鍾繇並師於劉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鍾瘦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張芝骨索靖得其肉韋誕得其筋張華云胡昭善隸書茂先與荀勗共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可謂宿士矣

鍾繇

魏鍾繇字元常繇少隨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胷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筆更妙繇精思學書卧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書象之繇善三色書最妙者八分 出羊欣筆陣圖 繇尤善書於曹喜蔡邕劉德升真書絕世剛柔備焉點畫之間多有興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雖古之善政遺愛結於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書則羲之獻之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為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元常隸行入神草八分入妙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 出袁昂書評

鍾會

鍾會字士季元常少子善書有父風稍備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隸書遂逸致飄然有凌雲之志亦所謂劍則干將鏌鋣焉會嘗詐為荀勗書就勗母鍾夫人取寶劍會兄弟以千萬造宅未移居勗乃潛畫元常形像會兄弟入見便大感慟勗書亦會之類也會隸行草章草並入妙

韋誕

魏韋誕字仲將京兆人太僕端之子官至侍中伏膺於張伯喬兼邯鄲淳之法諸書並善題署尤精明帝凌雲臺初成令仲將題榜高下異好宜就點正之因危懼以戒子孫無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龍拏虎據劍拔弩張張茂先云京兆韋誕誕子熊潁川鍾繇繇子會並善隸書初青龍中洛陽許鄴三都宮觀始就詔令仲將大為題署以為永制給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書兼斯喜之法非紈素不妄下筆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徑丈之勢方寸千言然草跡之妙亞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將八分隸書章草飛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將工書子熊字少季亦善書時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

又云魏明帝凌雲臺成誤先釘榜未題署以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榜題去地二十五丈誕危懼戒子孫絕此楷法 出書法錄

書斷卷第一

書斷列傳第二

王羲之　王獻之　王脩　王廙　荀輿　謝安　章昶　戴安道　康昕　王融　蕭思話　王僧虔　蕭子雲　蕭特　智果　智永

王羲之

晉王羲之字逸少曠子也七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祕羲之笑而不答母曰爾看用筆法父見其小恐不能祕之語羲之曰待爾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請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兒之幼令也父喜遂與之不盈朞月書便大進衛夫人見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晉帝時祭北郊更祝版工人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自言眞勝鍾繇羲之書多不一體（出羊欣筆陣圖）

逸少善草隸八分飛白章行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功逸少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書有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並工草

又

羲之嘗以章草答庾亮亮示翼翼見乃歎伏因與羲之書云　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沛遂乃亡失嘗歎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旦見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五字姥大悵惋云老舉家朝飧唯仰於此云何書壞王答云無所損但道是王右軍書字請一百既入市人競市之後數日復以數十扇來詣請更書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書表與穆帝專精任意帝乃令索紙色類長短闊狹與王表相似使張翼寫劾一毫不異乃題後答之羲之初不覺後更詳看迺歎曰小人亂眞乃爾羲之性好鵝山陰曇礦村有一道士養好者十餘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願樂乃告求市易道士不與百方譬說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各兩章使合羣以奉羲之俱停半日為寫畢籠鵝而歸大以為樂又嘗詣一門生家設佳饌供給意甚慇之欲以書相報見有一新櫪几至滑淨王便書之草正相半門生送王歸郡比還家其父已刮削都盡兒還失書驚懊累日（出圖會粹書）

又

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常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凝徵操之等四十有一人曠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與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搆別體就中之字最多（出法書要錄）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尤善草隸幼學於父次習於張芝今後改變制度別刱其法率合師心冥合天矩初謝安請為長史太元中新遂太極殿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章仲將題凌雲臺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歲時學書右軍從後潛掣其筆不脫乃歎曰此兒當有丈名遂書樂毅論與之學竟能極小眞書可謂窮微入聖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如大則尤直而寡能豈可同年唯行草之間逸氣過也及論諸體多劣右軍總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隸行草章草飛白五體皆入神八分入能

又

羲之為會稽子敬出戲見北館新白土壁白淨可愛子敬令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為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勢好日日觀者成市羲之後見歎其美問誰所作答曰七郎羲之於是作嘗與所親曰子敬飛白大有直是圖於此壁子敬好書觸還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紗褫著往詣子敬便取褫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標略周自歎比來之合年少覺王左右有凌奪之色於是掣褫而走左右果逐及於門外關爭分裂衣少年纔得一袖而已子敬為吳興羊欣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五六書已有意為子敬所知子敬往縣入欣齋欣著新白絹裙晝眠子敬乃書其裙幅及帶欣覺歡樂遂寶之後以上朝廷（出圖會粹書）

又

獻之嘗與簡文帝書十許紙題最後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為桓玄所寶玄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撰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秩嘗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于江或謂小王為小令非也獻之為中書令卒於官族弟珉代之時以子敬為大令季琰為小令（出法書要錄）

王脩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譽年十三著賢令論劉其長見之嗟歎不已善隸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曰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敬仁之亞也

荀輿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出尚書故實）

謝安

謝安字安石學正於右軍右軍云卿是解書者然知解書為難安石尤善行書亦猶衛洗馬風流名士海內所瞻王僧虔云謝安入能書品錄也安石隸行草並入妙兄尚字仁祖萬石並工書

王廙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隸飛白祖述張衛法復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翫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

盧器得之疊跡猶在出國史異纂

戴安道康昕

晉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自書刻之文既奇麗書亦妙絕又有康昕亦善草隸王子敬常題方山亭壁數行昕密改之子敬後過不疑又爲謝居士題畫像以示子敬子敬歎能以爲西河絕矣昕字君明外國人官至臨沂令

韋昶

晉韋昶字文休仲將兄康字元將涼州刺史之玄孫官至潁川太守散騎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狀貌尤古亦猶人則抱素木則封冰奇而且勁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並欲使王獻之隸草書題榜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爲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以爲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是知書也又妙作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爲絕世義熙末卒年七十歲餘大休古文大篆草書並入妙

蕭思話

宋蕭思話蘭陵人父源冠軍瑯琊太守思話官至征西將軍左僕射工書學於羊欣得其體法雖無奇峰壁立之秀運用連崗盡望勢不斷絕亦可謂有功矣王僧虔云蕭全法羊風流媚好殆欲不減筆力恨弱袁昂云羊眞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也

王僧虔

瑯琊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爲詞也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虔歷左僕射尚書令謚簡穆公僧虔長子慈年七歲外祖江夏王劉義恭迎之入中齋施諸寶物略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張孝子圖而已年十歲共時輩蔡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衆僧今日何乾乾慈應聲答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約興宗之子也謝超宗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云慈書與大人猶雞之比鳳超宗鳳之子慈歷侍中贈太常卿約歷太子詹事出錄

又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出南史

王融

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少年倣効家藏紙貫而風魚蟲鳥是七國時書元長皆作隸字故貽後來所詰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爲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其中以八卦爲書爲一以太爲兩法徑大一字方寸千言出法書要錄

蕭子雲

梁蕭子雲字景喬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書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賓護東都舊第有蕭齊前後序皆名公之詞也出尚書故實

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建一小亭以翫號曰蕭齋出國史

蕭特

海鹽令蘭陵蕭特善草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書不如逸少蕭特之迹遂過其父出數

僧智永

陳永欣寺僧智永師遠祖逸少歷紀專精攝齊升堂眞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書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書丁覘亦善隸書時人云丁眞永草

又

智永書於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出國史異纂

梁周興嗣編次千字文而有王右軍者人皆不能曉其始乃梁武敬諸王書令殺鐵石於大王書中擇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鬢髮皆白而賞錫甚厚右軍孫智永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外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吳興永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禿筆頭十瓮每瓮皆數石人來覓書并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爲鐵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出尚書故實

實

嘗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籠籠受一石餘而五籠滿出法書要錄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銘石其爲瘦健造次難類嘗謂永師曰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而比公稍乏清幽傷於淺露若吳人之戰輕進易退勇力而非武虛張誇耀無乃小人儒乎智果隸行草入能

書斷列傳第二

唐太宗　購蘭亭序　漢王元昌
歐陽詢　歐陽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紹宗　鄭廣文　李陽冰
張旭　僧懷素

唐太宗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為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嘗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能學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品已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出尚書故實）

購蘭亭序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辯才嘗於寢房伏梁上鑿為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於師在日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鈞志翫書臨羲之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勑遂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師沒後蒙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勑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蹟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遥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即共圍棊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迹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果等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請賞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如萬里未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來旅鴈哀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欵良宵殷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閑即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務其俗混然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翫今亦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可將來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真跡頗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亂離真過豈在必是響搨偽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樑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梁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辯才時言八十餘每日於窻下臨學數過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露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未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為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勑來此今有墨勑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勑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而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為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馬腦椀一並實以珠內廐良馬兩匹兼寶裝勒鑾宅莊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祕惜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月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勑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出法書要錄）

又

一說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為龜腹受一升以水貯之龜則動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鐵為之光明洞澈色如水晶）太宗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亡矣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又投龜一足傷自遂不能行矣（出紀聞）

漢王元昌

唐漢王元昌神堯之子善行書諸王仲季並有能名韓王曹王亦其亞也曹則妙於飛白韓則工於奉行魏王魯王亦韓王之倫也

歐陽詢

唐歐陽詢字信本博覽今古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率更令書則八體盡能筆力勁險高麗瘦其書遺使請焉神堯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自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詢飛白隸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

又

率更嘗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步復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書也（出國史異纂）

歐陽通

唐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於父嘗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為筆管狸毛為心覆秋兎毫松烟為墨末以麝香紙必須堅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其書薛純陁亦効歐草傷於肥鈍亦通之亞也出朝野僉載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會稽人仕隋為祕書郎煬帝知其才嫉其鯁直一為七品十餘年仕唐至祕書監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絕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藻五曰忠直有一於此足謂大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餘尤所偏工本師於釋智永及其兼齒加以道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隸行草入妙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右僕射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師祖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顯慶中卒年六十四退良隸行入妙亦書師受史陵然史亦有古豈傷於踈瘦也

又

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能若此者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忘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出異聞集

薛稷

薛稷河東人官至太子少保書學褚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矣可謂河南公之高足甚為時所珍尚稷隸行入能

又

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銳精摹倣筆態逼真當時無及之者及善畫博採古跡埒於祕書出譚賓錄

高正臣

高正臣廣平人官至衛尉卿習右軍之法審宗愛其書張懷素之先與高有舊朝士就高乞書或憑書之高嘗為人書十五紙張乃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悞客曰有人換公書高笑曰必是張公也乃審詳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高嘗許人書一屏幛踰時未獲其人乃出使淮南臨別大悵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與僕書一類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陸東之嘗為高書告身高呈嫌之不將入秩後為鼠所傷乃持去張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風調不合一至於此正臣隸行草入能

王紹宗

王紹宗字承烈官至祕書少監祖述于敬欽羨東之其中小眞書體象尤甚其行書及章草次於眞常與人書云鄙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每與吳中陸大夫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後於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士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正同也承烈隸行草入能

鄭虔

鄭虔任廣文博士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布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為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出尚書故實

李陽冰

李陽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開元中張懷瓘撰書斷陽冰張旭並不載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淮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出國史補

張旭

張旭書得筆法傳崔瓌顏眞卿旭言始吾聞公主與檐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飲醉輒草書揮毫大叫以頭搵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陸或有異論至長史無間言出國史補

又

旭釋褐為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曰某實非論事但覩少公筆跡奇妙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象有著述長夫取示之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出幽閒鼓吹

僧懷素

長沙僧懷素好草書自言聖三昧棄筆堆積埋山下號筆塚出國史補

書斷列傳卷第三

程邈已下　邯鄲淳已下　姜詡已下

王羲之　潞州盧

桓玄　褚遂良　蘭亭眞跡

王方慶　二王眞跡　八體

李都　東都乞兒　盧弘宣

嶺南兜

程邈已下

秦獄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於雲陽獄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曰隸書

扶風曹喜後漢人不知其官善篆隸小異李斯見師一時陳留蔡邕後漢人左中郎將善篆隸採喜之法眞定直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杜陵陳遵後漢人不知官善篆隸每書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上谷王次仲後漢人作八分楷法師宜官後漢不知何許人宜官能爲大字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書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書其壁魏者雲集酒因大售至飲足削書而退安定梁鴻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乃師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書懸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鴻手也出王僧虔名書錄

邯鄲淳已下

陳留邯鄲淳爲魏臨淄侯文學得次仲法名在鴻後毛弘鴻弟子祕書八分皆傳弘法又有左子邑與淳小異亦有名京兆杜度爲魏齊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漢濟北相亦善草書平符堅得摹瑗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弘農張芝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勤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忽忽不暇草時人謂爲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人中云芝書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書錄

姜詡已下

姜詡梁宣田彥和及司徒韋誕皆伯英弟子並善草誕最優魏宮館寶器皆是誕手魏明帝起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之題以籠盛誕轆轤引上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誡子孫絕此楷法誕子少季亦有能稱羅暉趙柰不詳何許人與伯英同時見稱西州而矜訐自與衆頗惑之伯英與朱寬書自敘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善草不及崔張劉德升善爲行書不詳何許人潁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徵二家俱學於德升而胡書肥鍾書瘦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三曰狎書相聞者也繇子會鎮西將軍絕能學父書改易鄧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東衛覬魏尚書僕射善草及古文略盡其妙草體微瘦而筆跡精熟覬子瓘爲晉太保採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藁是相聞書也瓘子恒亦善書博識古文字燉煌索靖張芝姊之孫晉征西司馬亦善草陳國何元公亦善草書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沉著痛快滎陽暢晉祕書令丈善八分出王僧虔名書錄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眞本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而書亦眞開元初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上岐王王以獻便留內不出或云其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灰燼此書亦見焚矣出國史異纂

王廙

王廙羲之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吾諸事不足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出尚書故實

潞州盧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氏寶惜有年盧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盧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盧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盧歎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京師書僧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眞僞無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時其急切減而賬之日久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太沖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出尚書故實

桓玄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蹟後於齊民要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餜餅桓玄嘗盛陳法書名畫請客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涴玄不懌自是會客不設寒具出尚書故實

褚遂良

貞觀十年太宗謂魏徵曰世南沒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後來書流甚有法則於是召見太宗嘗以金帛購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時論所出咸爲證據一無舛誤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爲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利爲一時之絕購求得人間眞行凡三百九十紙裝爲七十卷草書二千紙裝爲八十卷每聽政之暇時閱之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亦勝棄日凡諸藝未嘗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今吾學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得其骨力形勢自生出譚賓錄

蘭亭眞跡

太宗酷好書法有大王書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爲最置於坐側朝夕觀鑒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出尚書故實

王方慶

龍朔二年四月高宗自書與遼東諸將許敬宗曰許圍師愛書可於朝示之神功二年上問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合有書法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先臣進訖有一卷臣近已進訖臣十一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祖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見在上御武成殿召羣臣取而觀之仍令鳳閣舍人崔融作序自爲寶章藁以賜方慶朝野榮之出譚賓錄

二王眞跡

開元十六年五月內出二王眞跡及張芝張昶等書

總一百六十卷付集賢院令集字搨兩本進分賜諸王其書皆是貞觀中太宗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眞僞八十卷小王張芝等跡各隨多少勒爲卷帙以貞觀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其草跡又令褚遂良眞書小字帖紙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則蒲鸞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總姚察等署記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記之其蘭亭本相傳云在昭陵玄宮中樂毅論長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搨寫因此遂失所在五年勑陸元悌魏哲劉懷信等檢校換標每卷分爲兩卷總見在有八十卷餘並失墜元悌又割去前代記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書開元二字爲印記之右軍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張芝張昶各一卷右軍眞行書唯有黃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軍扇上眞尚書宣示及小王行書白騎遂等二卷其書有貞觀年舊標織成字出譚賓錄

八體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筋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出尚書故實

李都

李都荆南從事時朝官親熟自京寓書書蹤甚惡李寄詩戲曰華緘千里到荆門章草縱橫任意論應笑鍾張虛用力却教羲獻枉勞魂惟堪愛惜爲珍寶不敢留傳誤子孫深荷故人相厚處天行時氣許教吞出杼情詩

東都乞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用擲筆高尺餘以足接之未嘗失落書跡楷書不如出酉陽雜俎

盧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有獻書帖德裕得之執翫頗愛其書盧弘宣時爲度支郎中有善書名召至出所獲者書帖令觀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對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懼狀曰是某頃年所臨小王帖大尉彌重之出盧氏雜記

嶺南兎

嶺南兎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筆醉失之大懼因剪己髮爲筆甚善更使爲之工者辭焉語其由因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或不能致輒責其直出嶺南異物志

書斷雜編卷第四

書斷三卷

唐張懷瓘撰是書唐書藝文志著錄稱懷瓘爲開元中翰林院供奉賢家述書賦註則云懷瓘海陵人鄂州司馬與志不同然述書賦張璗璗條下又註云懷瓘懷瓘弟盛王府司馬兄弟並翰林待詔則與志相合蓋嘗爲鄂州司馬終於翰林供奉二書各舉其一官稱所錄皆古今書體及能書人名上卷列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書章草行書飛白草書十體各述其源流系之以贊末爲總論一篇中卷下卷分神妙能三品每品各以體分凡神品二十五人除各體重複得十二人妙品九十八人除各懷重複得三十九人能品一百七人除各體重複得三十五人前列姓名後爲小傳傳中附錄又三十八人其紀述頗詳評論亦允張彥遠法書要錄全載其文蓋當代以爲精鑒矣

國書經籍志舊目　　今書經籍

晉書三卷

[illegible]開元中翰林院撰。[illegible]

晉書注引別云。「[illegible]州司馬。」與志不同。然注晉書[illegible]下

又注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府司馬。兄弟[illegible]翰林待詔。」則與志相合。[illegible]

[illegible]州司馬。終[illegible]翰林供奉。」[illegible]本書[illegible]官[illegible]。

[illegible]。注晉書[illegible]有一條云。「[illegible]兵書[illegible]之利。」注云。「[illegible]府兵曹

[illegible]州[illegible]史[illegible]十[illegible]上中下。」在[illegible]所引[illegible]之間。然云[illegible]

州[illegible]史。[illegible]作[illegible]州司馬者又不同。[illegible]夫[illegible]其[illegible]推。

[illegible]新志[illegible]翰林供奉。注晉書[illegible]州司馬。[illegible]官。[illegible]。[illegible]之翰林

待詔。翰林供奉。翰林學士。[illegible]定員。皆以他官人[illegible]。[illegible]本官。[illegible]

宮志[illegible]大典[illegible]言之[illegible]詳。[illegible]以[illegible]府兵曹人[illegible]待詔。[illegible]供奉耳。[illegible]

州司馬[illegible]在其後。何以知其終[illegible]翰林供奉乎。[illegible]宋

[illegible]注云。「[illegible]法[illegible]。[illegible]本名[illegible]。

開元二十二年初改名[illegible]。」考[illegible]下[illegible]曰。「開元甲子[illegible]

[illegible]始[illegible]。[illegible]丁卯[illegible]。」[illegible]甲子[illegible]開元十二年丁

卯當十五年。[illegible]未出也。故[illegible]史[illegible]士也。其本名[illegible]。亦他

[illegible]所未聞。明[illegible]宗[illegible]古刻[illegible]。有道拾官[illegible]。[illegible]史內供奉知[illegible]

[illegible]學[illegible]府君[illegible]。「[illegible]中立。其先[illegible]人。[illegible]司空[illegible]十五世孫。

[illegible]紹宗。[illegible]州[illegible]令。[illegible]宜春太守。[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世。[illegible]公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郡[illegible]。宜春生[illegible]王府司馬翰林[illegible]。[illegible]院待[illegible]

待[illegible]學士[illegible]。有文[illegible]。[illegible]兄[illegible]。」此又[illegible]

世系之可見者也。宋[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作[illegible]云。「[illegible]

未[illegible]也。其父[illegible]。[illegible]正臣近。[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行可比[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百年間。[illegible]。[illegible]可考耳。開元中[illegible]翰林供奉。」[illegible]

[illegible]之父[illegible]宜春郡太守昭宗也。[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皇宋書錄

董史 撰

皇宋書錄序

伏羲王天下而龍圖鑿文字之理倉頡生上古而鳥跡著書畫之形是以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鴻濛之奧不得以終祕衆雨其畫鬼哭於夜而幽明之機不能以自寂所以開創人極植立世道自然而然必不可無者也故有卦畫而後有篆古有篆古而後有草隸草隸變而楷法興草楷合而行狎起亦自然而然必不可止者也始則開物成務通其變化至於該萬象以賦形備千古之紀載蓋一散而萬萬散而無有紀極鐘鼎古　周籀秦斯程邈蔡邕崔瑗張鍾各擅名家右軍　長集其大成諸家異趣鮮有法之　唐殆且千載能者衆多　其鋪張有國之文

述書輒抄於帙所記　錄

凡三卷列祖爲上篇前朝臣士爲中篇下篇其後二卷外篇第取能書不復詮次人品所裁悉有依據余爲學寡要比於成名同好者欲一覽焉或亦爲稽古之一助然遺闕尚多猶望博古君子增而補之以成一家之書則幸甚也淳祐壬寅冬十一月閑中老叟董更良史自序

庚申之火藏書蕩盡而書錄亦不復存念始者編類非一日採摭非一書功成而廢唯切恨恨因憶曩時此錄之成惟匡廬曹谷中稱之蓋嘗轉寫　寄聲昌谷因致此意咸淳乙丑之夏乃能以舊錄爲寄用克修校復成此編或可傳之好事以畢予志也是歲冬至史載書

皇宋書錄上篇

董史

藝祖皇帝

國朝會要云宣和四年三月上親出建隆遺蹟詩翰數幅於是羣臣始識藝祖書

太祖皇帝

祕閣刻祖宗御書十卷第一卷刻太祖書天下一統四大字　岳珂寶真齋法書贊載太祖真跡處分手札楷書　行云王浦魏仁溥只今來學士院聽處分十三日凡十七字　史伏睹太祖皇帝以英武之姿開文明之運奎畫傳知寶愛蓋伏羲之觀象畫卦倉史之闡幽發祕同一垂法後來聖子神孫代以文藻昭回雲漢有自來矣

太宗皇帝

黃庭堅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櫜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

蘇軾云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於筆墨摛藻尺素之上弄翰圃扇之中

太宗時蘇易簡爲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之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

宗挺生五代文物已盡之閒天縱好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

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褊朴拙以投其好及宋宣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爲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能隸書者武勝軍後劉瑑能草書者承議郎滕中宗室仲忽能行書者宣德郎鮑愼由能篆書者宣德郎趙靈已上是學古書者餘未見

國朝會要云雍熙三年十月內出飛白書一軸賜宰臣李昉太宗曰朕每公事退嘗惜光景讀書之外不住學書除隸草外兼習飛白淳化四年內出八分書千文賜宰臣以下五年十月賜近臣飛白寇準得草書十八軸至道元年六月書故事三十紙刻石以百本幷列祕閣官吏姓名令於江東名山福地道宮佛廟各藏一本或高逸不仕敦朴有行爲州里所稱者亦分賜之二年六月出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等又以四十軸藏於祕閣守皆方圓數尺帝曰飛白依小草書體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筆研但中心好之不能輕棄歲月既久遂盡其法然小草守學雖究飛白筆勢罕工朕習此書使祕閣刊皇朝祖宗御書刻太宗書倍於累朝一卷至六卷草聖一卷刻於絳臺法帖有至道御書十二卷刻於淸江學宮皆筆法精妙掩跡二王帝王法書第一也又有草書急就章一卷刻於某處賜蘇易簡戒酒詩二首刻於江西漕臺

仁宗皇帝

黃庭堅記御書云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上天資純粹無聲色畋遊之好平居時御筆墨尤喜飛白書一書之成左右扶侍爭先乞去稍稍散落人閒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相與傳玩長編云乾興元年仁宗卽位三月賜羣臣飛白書各一軸上始未嘗爲飛白書一日至眞宗靈前見所陳飛白筆遂取而試書之體勢遒勁有如夙習遂分賜焉會要同

會要云天聖三年四月內侍以御書飛白書各一十軸賜輔臣帝宸翰遒逸筆勢有法飛白書尤爲精妙至是命工模刻賜之寶元二年十一月遣內侍就輔臣第賜御書飛白書各一軸次日面謝再拜訖宰臣奏曰陛下萬機之餘翰墨不倦神筆奇與曠古未嘗有帝曰聽政之暇無所用心特以此爲樂爾

祕閣祖宗御書帖刻仁宗書飛白字爲多

史惟飛白之書晉宋以來已無傳迹蓋羲獻以爲難者至我朝仁宗皇帝不學而能使後人復見一家之體此殆天授古法以續旣絕豈不盛哉

徽宗皇帝

會要云宣和四年三月幸祕書省宣示御書千文十體書洛神賦行草近詩幷御畫旣恩許分賚宰臣黼蒙恩獨匹紙金花千文一軸御書二十二軸

長編云崇寧三年六月壬子都省言竊以書學之用於世久矣今欲依先王置學設官之制考選揀拔使人人自奮有在今日所有圖畫之技與書一體令附書學爲之校試約束謹成書畫學敕令格式一部冠以崇寧國子監爲名竝乞

施行從之宣和六年正月己未詔提舉措置書藝所以主客員外郎杜從古徐知新大宗正丞徐兢新差編修汴都志米友仁並爲措置管勾生徒五百人爲額篆正文法鐘鼎小篆法李斯隸法鍾繇蔡邕眞法歐虞褚薛草法王羲之顏柳徐李逐月會試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處世南書狄仁傑告顏眞卿書顏允南蘭陵郡太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進呈上曰朕欲教習前代書法所頒告命使能者書之不媿前代時書學已罷故特置是局

史嘗仰觀州郡學有大成殿榜玉隆萬壽宮有神功妙濟眞君殿榜皆筆勢勁逸淸入霄漢說者謂宸翰得薛稷法要是意度天成不襲前作非可以陳迹求也今宸章奎畫閣亦散在人間實爲祕寶云

高宗皇帝

中興小歷云紹興五年十月上御書車攻詩宣示宰執趙鼎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紹興十三年九月丁巳宰執奏江東洪興祖欲進石碑事上曰石碑安用不善刻者皆失其眞學書者惟視筆法精神朕得王獻之洛神賦墨蹟六行寫之几閒日閱十數過覺於書有所得近已寫倘書終篇學字若使寫經不惟字進而經亦熟宰臣曰平時諸生未有能寫經一部於此仰見聖學之不倦也上嘗親寫旅獒大有大畜卦與孟子之言於坐右數昇又寫賜經筵官翰皆取杜甫詩句又嘗親書羊祜傳賜樞臣

紹興十年十月時御書皇太后玉冊癸亥輔臣言陛下字法遒勁絕類雲天之體上曰學書必以鍾王爲法然後出入變化自成一家輔臣曰陛下天縱多能無不造其至妙上所寫六經與論語孟子之書畢秦檜因請刊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刻於石者有翰墨志一卷眞草孝經一卷御臨歷代帝王名臣法帖十卷草書千文一卷眞書小楷千文數本賜州學六經刻石各州往往建閣儲藏臣庶之家亦或寶藏榻本又臨書蘭亭刻數本御臨雜書每有眞蹟流傳於世世人寶之以比古帖羊祜傳刻石一卷十卷帖初檜刻之私第石今不存惟鄂渚重刻存焉翰墨志初刻某處今又有獨中重刻傳焉

俞松刊蘭亭續考載李心傳跋高宗賜鄭藏本云思陵本數黃庭堅書後以僞豫造能黃書者爲閒乃改從右軍焉

皇宋書錄上篇

皇宋書錄中篇

葉梦得

江南後主李煜字重光

陸放翁其書云江南後主書雜說數千言及德陵宮題榜大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蚊了似非筆勢所爲歐陽永叔謂顏魯公書正直方重似其爲人若以書觀後主可不謂之倔強丈夫哉山谷云觀江南後主手改表章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所傳不得彷彿余嘗見其與徐鉉書數紙自兩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爲之上摹便相懸也

皇朝類苑云古之善書有筆法五字撅押鉤格抵用筆雙鉤則點畫遒勁而盡善矣謂之撥鐙法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導送張文靖公云李後主專意詞翰而歌詩筆札皆與騷人墨客分路揚鑣

吳越忠懿王錢俶字文德

山谷云熙陵嘗稱樊錢忠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學書無能出其右仰觀英鑒大不可誣有詩帖一紙刻石於絳臺法帖卷末（諸書之見於刻石者不能具載聊記一二即見大槩他倣此）

孫思皓

米元章書史云國初孫妃弟思皓學歐書本倜無人過也

徐鉉字鼎臣　鍇字楚金

東都事略云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

工尺牘爲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

揮麈錄云鉉書映日視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然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耳

沈存中筆談云與揮麾同又云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壩蒯平聲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禰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余按鉉弟鍇亦善篆書有千文刻石傳於世

李居簡

王嗣宗字希阮謚景莊

皇朝類苑云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近年李居簡善草書太宗甚愛之以贊善大夫直御書院王嗣宗亦習而不能精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難辦素食言其難道也然小草尤難

李建中字得中

山谷云李西臺書雖少病韻然似高益高文進畫神佛翰林工至今以爲師又云余嘗評西臺書所謂字中有筆者也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人聞之瞠若也惟子瞻一聞便欣然耳

東都事略云建中善書札行筆尤工草隸篆籀八分俱妙好古勤學歐陽集古錄跋楊凝式題名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後稱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

高宗翰墨志云太宗皇帝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庶驊騮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趨向

王著

皇朝類苑云太宗留心筆札首得蜀人王著召爲御書院祗候遷翰林侍書善草隸獨步一時永師千文缺數百字著補之世亦寶重東嶽廟立碑命著書著辭官卑郎日遷轉著善大書其筆甚大全州勁奄號散卓筆太宗嘗令對御書字初以楷一番令書八字又一番書六字一番書四字一番書兩字一番書一字皆極於道勁上稱善

山谷跋樂毅論石刻云　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石林過庭錄云蜀人素少善書國初王著最知名太宗嘗從著學書自言右軍石泉公方慶之後猶世其傳家從僖宗入蜀然著亦自端直有守非專以藝進者也又燕語太宗平蜀王著爲越州隆平縣主簿或薦其能書召爲街尉寺丞史館祗候使詳定急就章等後遂以爲翰林侍書而不加學士之名蓋惜之也有稱翰林學士王著自別一人

勾中正

張浮休題云精廬五銘勾中正所爲也勾公仕於蜀孟氏入本朝爲汜水令能爲書太宗召對訪以書法擢任三館

成都續記云能仁院范忠獻祠堂前有勾中正所書廣政二十五年及第進士九人姓名在板勢瀾翻各有趨向

郭忠恕字恕先

六一跋說文字源云郭忠恕及事皇朝世人但知其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字書忽廢幾於絕今求其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

宋綬字公垂謚宣獻

山谷跋武德帖云近世宋宣獻公書號爲近古猶未盡得此筆意也

東都事略云綬筆札精妙仁宗嘗取其所書藏禁中書史云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王廣淵師其小字

李昌武宗諤

類苑云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筆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世命之爲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爲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曰後主邵之曰眞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文手並胭田舍漢耳

青箱雜記云篇什筆札兩皆精妙

書史云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

張維

類苑云張維者蜀人始爲沙門後反初尤善王書絕得懷素之骨世鮮能及之王嗣宗嘗薦於上召試御書院維自負其能入院視諸人書不覺微哂衆怒排之止得隸祕閣爲楷書不就景

德末書鄭州開元寺新塔碑眞一時之絕也

石延年曼卿

晁氏讀書記云善書札縱酒不羈

六一詩話云工於書筆畫遒健體兼顏柳爲世所好嘗以澄心堂紙草書篇筆驛詩至今藏之號爲三絕

王直方詩話云以書名世大字愈妙龜山寺三佛名榜最爲雄偉張文潛有詩云煌煌三佛榜鐵貫金石紐能道其妙處

東坡書曼卿詩後云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略曰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賢爲神物

李無惑　鄭文寶字仲賢

查道　高紳

申革　葛湍侍書

尹熙古

類苑云皆工篆學又云古撥鐙法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爲一時之絕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鉤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又云李無惑善小篆爲翰林待詔蓋斯冰之後未見其比徐鉉鄭文寶查道高紳申革葛湍皆善篆弗能及也其勁健端妙又過於陽冰士大夫家藏之以爲寶又云鄭文寶在江南師徐騎省小篆嘗篆千文以示鉉其字不出一中指之甲騎省嘗曰篆難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若大字可兼爾

東都事略云鄭文寶善篆

王廣淵字才叔　臨字大觀

山谷云王才叔兄弟皆喜作大字魁梧擁腫乃以筆力豪壯爲主當治平之元才叔筆墨字價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

浮休云王才叔兄弟少小各負才器晚登禁從議論不阿性愛書人多求之小字師宋宣獻大字法石曼卿然獨少古意耳

王壽卿　章友直字伯益

陳晞　畢仲荀

文勛

山谷云陳留有王壽卿得陽冰筆意非章友直陳晞畢仲荀文勛所能管攝

國朝會要云嘉祐六年二月一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將作主簿後友直自以不願仕進免官乃賜銀百兩

世有石刻時賢帖有友直一帖云已被中旨召書石經此字體小成於義當往但媿無似孤奉紛飾之私耳即日泝淮及泗舍舟而徒上元之前期至闕下

東坡銘文勛篆云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張次立

會要云嘉祐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詔同篆國子監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合入差遣其篆石經月日理爲一任

魏國忠獻公韓琦字稚圭

書史云韓忠獻公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

世有石刻遣鶴行大字一卷又有蹙錦掌詩附以蔡君謨書記刻石行世豫章觀風堂亦刻楊州芍藥詩一卷

祁國正獻公杜衍字世昌

山谷云杜祁公七十老人書尚能如此亦自難得有草書法帖一卷刻石清江諸公題跋甚詳

庚申春沒於虜禍

潞國忠烈公文彥博字寬夫

山谷云余嘗論潞公書極似蘇靈芝公曰靈芝墨豬耳蓋不肯與靈芝爭長今觀到洛爲兒子赴許昌帖筆勢清勁眞不媿古人

陳堯叟字唐夫謚文惠

類苑云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爲方丈大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跡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又云陳文惠公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領鄭州日伶人戲以一大紙濃墨塗之中以粉筆細書四點問曰此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也公大笑

歐陽公脩字永叔謚文忠

公好集古刻因得筆意有集古錄一千卷遺墨流傳人皆寶之遒媚可愛

溫國文正公司馬光字君實

中興小歷云紹興六年七月上論司馬光字畫

端勁如其爲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十一月丙辰上謂宰執曰司馬光隸字眞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宰臣奏曰如光所謂動容中禮無毫髮遺憾者也上曰然

山谷云溫公正書不甚善而隸法極端勁似其爲人外集又跋與潞公帖云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立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觀此書爲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通鑑草雖數百卷顚倒塗抹乾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范公仲淹字希文謚文正

山谷云范文正書殊有古氣往時蘇才翁於書少所許可獨許公書得樂毅論筆意以余考之誠然但骨氣勁而少肉耳

南軒云文正范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況清勁有法度如此哉

有石刻所書韓文公伯夷頌行於世

老泉先生蘇洵字明允

縉雲馮時可文集云老蘇書法律不足韻度有餘蜀人本不能書元祐間東坡始以筆畫名世其流雖出於二王其實已濫觴於老蘇泉源中矣

楊公億字大年謚文

王伯忠　蔡玠

魏道輔筆錄云楊大年工小楷近臣王伯忠及尚書郎蔡玠皆善行書

荆國文公王安石字介父

山谷云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閒人筆墨又云不著繩尺而有魏晉閒風氣又題法帖王濛書云王荆公嘗言學濛書

南軒云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閒乃有晉宋閒人用筆佳處又云余喜藏王丞相字畫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己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晚年所書尤覺精到又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如高人勝士倣衣破履行乎大車駟馬之閒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

周益公云朱元晦言先君子及某喜學荆公書多儲眞蹟惟此紙有跨越古今開闢宇宙之氣書史云王文公相安石士俗亦皆學其體

蘇舜元字才翁　舜欽字子美集賢校理

山谷云蘇長史用筆沈著極不凡然四十年來絕難得知音也又跋二蘇聯句云子美於蜀綾紙上寫楷字極端勁可愛

浮休云蘇舜欽書平日不逮舜元也今此或亂之矣舜元爲書筆簡而意足元豐中蘇灣拜兩浙提倉既對神宗問曰頗收卿父書否對曰私家有之其實無有也既匆匆走親知家搜索得數十百字上之上一閱擲之座後久之近侍輩取觀乃舜欽書也庸知聖鑒如此之精

東都事略云舜欽尤長於古文歌詩行草士大夫收之以爲墨寶

晁氏讀書記云舜元工草隸舜欽善草書酣醉筆爲人所傳玩

周越字子發又字清臣

山谷云子發學書殊勁但併使古人病韻耳又云周子發下筆沈著是古人法若使筆意姿媚似蘇子瞻便覺行閒茂密去古人不遠矣何止獨行於今代耶

和靖處士林逋字君復

山谷云林和靖字畫尤工筆意殊類李西臺而清勁處尤妙外集又云林處士書清氣照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

晁氏讀書記云善行書有法帖兩卷刻於豫章漕廨之觀風堂

唐詢字彥猷　詔字彥範　錢勰字穆父

山谷云唐彥猷錢穆父皆學歐陽率更書得其髣髴者類范云唐彥猷彥範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彥猷知書好古彥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竦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遺一小札亦必華牋妙管

錢伯言跋穆父臨大令洛神賦云子敬洛神賦分裂在范堯夫范中濟王晉卿三家穆父借摹遂全一賦故數自臨寫至數百過又蜀中石刻跋云錢公內翰併三家本摹之旦旦臨寫晚極精妙筆勢字體深造大令閫域宜秦所刻洛神賦有伯言跋者殊失眞而蜀中所刻連草書千文爲一卷麤見筆法

岳氏贊詢帖云朱長文續書斷所謂筆蹟遒媚係之能品六十六人中又云行書學顏體殆非

誣也

蔡公襄字君謨謚忠惠

東都事略云工於書人得其字以爲珍藏仁宗

叱愛之

御製元舅隴西王碑命襄書之其後又欲襄書

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不肯書曰此待詔

職也

山谷云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

挫時有閨房之態又云君謨渴墨帖彷彿似晉

宋間人書乃因倉卒忘其善書名天下故能工

耳又題廟堂碑云又知蔡君謨眞行簡札能入

永興之室也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云蔡君謨爲余書集古目

錄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

晁氏讀書記云襄工書爲本朝第一殘章斷藁

得者珍藏之

類苑云古人以散筆作隸謂之散隸近世蔡君

謨又以散筆作草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

本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石林過庭錄云君謨初在宋宣獻公幕府授以

書法蘇才翁與君謨厚亦以書相先敬二人卒

以書知名

劉壯輿漫浪野錄云君謨工筆札爲天下第一

好事者爭以珍玩購其書故其珍玩爲多又云

蘇子瞻論蔡君謨書謂其與顏柳歐虞褚薛上

下唯羲之父子過之今世再有王羲之乃可議

君謨書設使歐虞褚薛復生僅可與之比有未

可輕議也

君謨自評書云每落筆爲飛草書但覺煙雲龍

蛇隨手運轉奔騰上下殊可駭也靜而觀之神

情歡欣可喜耳

書史云蔡襄貴士庶皆學之

張文靖公云君謨碑板照四壁而尺牘尤遒媚

可愛有法帖五卷合牡丹記荔枝譜茶錄有美

堂記清暑堂記刻於興化蔡氏最爲精好蔡氏

君謨後也盧陵刻法帖一卷豫章刻法帖一卷

其中多有與盧陵同者 觀風堂刻雜書一卷 學宮刻書

錦堂記相州元刻云書丹而此本聞諸老先生

云以墨蹟摹於石盧山陳氏甲秀堂刻飛草一

卷萬安石橋記大字刻石最佳字徑一尺氣壓

中興摩崖湖州學記四碑大字與放生池碑相

上下

南軒云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齊居不敢

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六一先生與君謨帖云見昌武詩後跋尾數日

把玩不能釋手昌武亦以筆翰自名當時諒應

有媿也 吉帖續三卷謂李昌武也

東坡嘗題君謨帖尾云宣獻太清臺太濁自

有國以來當以君謨爲第一會有知者當以斯

言爲然 見碑帖

又云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

意者也如君謨書眞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餘力

遺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

是乎 別集世三

又云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弱猶有

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

人者獨蔡君謨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

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

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

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

爲過

蘇公軾字子瞻謚文忠

山谷云東坡字字可珍委頓入家蛛絲煤尾敗

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千金懸購者又云蜀人極

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蓋其天資所

發耳觀其少時字畫已無塵埃氣都得老年不

造微入妙也又云蘇公長年書筆力豪壯兼李

邕徐浩之所長士大夫乃以爲不如少時書此

陽春白雪難爲唱者耳又云東坡先生書浙東

西士大夫無不規摹頗有用意精到得其彷彿

至於老年下筆沈著痛快似顏魯公李北海處

遂無一筆可尋丹陽高述齊安潘岐其人皆文

藝故其風聲氣格見於筆墨間造作語言想像

其人時作東坡簡筆或能亂眞遇至鑒則亦敗

矣東坡書彭城已前猶可僞至黃州後掣筆極

有力可望而知眞贋也又云東坡嘗自評作大

字不善小字以余觀之信然然大字多得顏魯

公東方先生畫讚筆意雖時有遺筆不工處要

是無秋毫流俗又題寒食詩云東坡此詩似李

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

師李西臺筆意跋雪詩云此字和而勁似晉宋

閒人書中有草書數字極佳每能如此便勝文與可十倍蓋都無俗氣耳又云東坡少時規模徐浩筆圓而姿媚有餘中年喜臨顏尚書眞行遞次爲之便欲窮本晚年乃喜李北海書其豪勁多似之往時惟唐林夫學書知古人筆意少所許可甚愛東坡書此與泛泛好惡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漫浪野錄云子瞻在黃州人爭以金錢購其墨帖每一帖直百金

張淏雲谷雜記云往時禁東坡山谷書令下之日其書焚燒殆盡碑刻則例皆毀仆韓子蒼云士大夫有其書者皆深藏遇好事者相引入密室中屏人相示猶惴慄恐有竊窺者其禁嚴如此高宗方弛其禁近日滁州醉翁亭記九江狄梁公碑皆是用模本重刊

李隲字顯夫　李時雍字致堯　李時敏字高宗翰墨志云熙豐已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淳祐庚寅冬有蜀士李某者避亂豫章自言家世以書擅名謂李隲字顯夫者其祖也時雍字致堯者隲之子也隲以能書名東坡嘗師之時雍克嗣家聲與米元章同爲書學博士嘗對御書跨鼇二字書鼇字方及半宮人以花簪之不覺滿頭於是能聲高壓元章又嘗以書出外國敕以絳紗封臂非被旨不許輒書能以襟袖濡墨走步以作大字（李德新因余編書錄得此一事以廣所聞）余藏李隲草書文賦一卷石刻李時雍眞蹟數行非虛得名也

成都續記云朝散大夫李隲與其子時雍時敏皆以書名得眞行草三體而眞尤勝時雍嘗爲尚書郎馮澥寫上殿劄子徽宗異之問誰書澥以實對御批李時雍除書學博士當時士大夫碑記題榜多出時雍父子之手蓋其結字嫵媚雖乏遒勁然亦自成一家

邵饒字仲恭丹陽人

崇寧中直龍圖閣知蘇州余家藏其小字游景叔墓碑刻於京兆武功縣字體清勁又有消災經石刻皆其書也後又得其手帖數紙實爲佳玩秦少游集中有閒鴈懷仲恭詩一篇即其人也

文同字與可

謝良齋題法帖云與可此詩其筆法槎牙勁削如作枯木恠石時自有一種風味蜀中有草書千文一卷又有草書陰符經一卷皆刻石字多縱健而少圓婉

黃庭堅字魯直

豫章先生傳云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游荊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之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草書尤奇偉公歿後人爭購之一紙千金

山谷自云余極喜顏魯公書時時意想爲之筆下似有風氣然不逮子瞻遠甚子瞻爲余臨寫魯公十數紙乃如人家子孫雖老少不類然皆有祖父風骨又云余嘗觀漢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又云余學書三十年初以周越爲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晚得蘇子美才翁書觀之乃得古人筆意其後又得張長史僧懷素高閑墨蹟乃窺筆法之妙今來老嬾作此書如老病人扶杖隨意傾倒不復能工顧異於今人書者不紐捏容止強作態度耳又自題草書云夜嘗重醒一盃遂至沈醉視架上有凡子乞書紙因作草方眼花耳熱既作草十數行於是耳目聰明細觀此書端不可與凡子因以遺曾公袞公袞胷中殊不凡又喜學書故也山谷老人年六十一書成自喜似楊少師書耳又云余寓居開元寺之伯思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字似得江山之助又云三十年作草今日乃似造微入妙憶文與可不在世耳此書當與與可老竹枯木並行也又自跋云山谷在黔中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筆不到及來僰道舟中觀長年盪槳篙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輒能用筆

高宗嘗訪求墨蹟刻

未深歟爲何時

祐傳楷則

眞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妝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沈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處然喜效其體者不過得其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

高宗裒集芾墨蹟刻爲十卷今有拓本傳於人間元章劇蹟咸萃焉史家藏拓本嘗妄贊其後曰書家寶晉始猶龍妙用通神五指中墨海波瀾無定勢元雲天爛欲隨空格高韻勝存人品脚闊頭空笑俗工遠紹聖人精鑒賞奪眞移在玉屏風

石林過庭錄云米元章近世實未有比少時筆力豪放多出繩墨之外人或謂之顛既見古書帖乃取模搨最得其妙亦有天姿絕人中歲但對本臨寫十得六七豫章刻法帖一卷連小米帖捲雨樓帖中一卷廬山甲秀堂帖中刻一卷鎮江研山園刻若干卷最精今鮮有本薛紹彭

嘗戲米曰公故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儂者耶

薛紹彭字道祖

高宗翰墨志云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太宗皇帝始搜羅書法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始得時譽猶憾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李時雍體製方入格律欲度騂騮終以駸駸不爲絕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鶩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蘇公轍字子由謚文定

山谷云子由書瘦勁可喜反覆觀之當是捉筆甚急而腕著紙故少雍容耳

縉雲文集云顥濱本無書名然風味絕高眞可以兄弟東坡蘇叔謙攜此示余謂之曰世間絕無顥濱書惟其少尤宜愛惜

秦觀字少游

東坡云少游近日學書便有東晉風味

有絹臨蘭亭見博議然或議其非眞

張耒字文潛

盤洲跋曾躬所藏草書云張右史文名滿天下而後之人不知其能書觀此盤妙眞可以藏之十襲

李公麟字伯時

東都事略云能行草書

山谷云伯時作馬落筆如孫太古湖灘水石而作字乃爾盎至妙之關鍵不過入字中耶

唐坰字林夫

熙寧間同知諫院彥猷其父也

東坡記其六家書後云林夫之書過我遠矣

山谷云唐林夫學書知古人筆意

江休復字鄰幾

東都事略云休復善隸書

歐陽文忠公跋秦二世詔篆刻後云余友人江休復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其四面無草木而野火不能及故能若此之久也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可以知其嗜好也

葛藴字叔忱

山谷題李翰林醉墨云是葛入叔忱廣作以嘗其婦翁諸蘇果不能別蓋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諸賢可寶藏也南豐題葛藴書云葛君能屬文尤長於詩又特善書或以淡墨塵紙戲爲之假古人之間名者以傳而人莫能辨也惜其早死不大顯於世其詩多自書以余故家藏頗多而參察又集其平生所往還書爲大軸以示余謂余嘗知葛君者欲余識之若參察於葛君可謂篤矣

王珩

會要云熙寧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明州鄞縣草澤王珩上篆書證宗要略三卷命御書院祗候

陸經字子履

魏道輔續東軒筆錄云陸經學士坐書流落歐

陽文忠公憐其貧每與人作碑誌必先約令陸子履書欲以濡潤助之也自是子履書名亦自此而盛

周邦彥字美成

谷中云周美成正行皆善有詞棄藏張宮講家

蔣之奇字穎叔

章惇字子厚

東觀餘論云近世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逮唐而筆勢超超在褚薛上矣又云章申公書暮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爲則此其正書殊類逸少所臨鍾繇宣示帖意象高古非可以近世倫擬也

李漢老跋云申公作書氣韻高絕獨追二王用意處視褚陸輩自鄧以下無譏焉　世傳評書一帖足見其槩

蔡京字元長　蔡卞字元度

愚按二蔡書跡自徽宗皇帝好書筆法瘦勁一時效舞故京卞書札亦尚枯健今往往於碑刻中見之士大夫少稱之者以人廢耳嘗讀張文靖公跋唐侍讀書云本朝以書名世者多矣規模古人皆守法度自二蔡出新意作字崇寧以來士大夫無特操者靡然從之爲傾邪柔媚之態無復古人用筆意其說正大然後知士之處世不可不以踐履爲先也成都記云府學二大字京書歐陽文忠公所謂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天下之用也

蔡絛叢談云先魯公嘗問米芾公謂能書者有幾曰自晚唐楊少師近時公家君謨後天下獨有筆三管公家兄弟與芾而已

陳歸聖

谷中云陳歸聖官至祕丞能篆書大字徑丈其書極工

闞蒼舒

谷中云工正書雄健而有楷則尤工扁榜今陳相堯佐家將相堂大字乃其所書

王升字逸老

谷中云王升宣和間以草書聖經上進除書學錄見米友仁跋千文

杜唐稽

高宗翰墨志云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獨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倣了無神氣

杜從古

谷中云杜從古宣和中與米友仁徐兢同爲書學博士見徐兢蘭亭跋史愈恐自唐稽其人也

李彭字商老

無垢志其墓云其爲字畫有鍾王之風

日涉園文集載戲書一篇自云法右軍之騰麗用魯公之氣骨獵奇峭於誠懸體韻度於凝式

郇國文簡公章得象字希言

東坡云章文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鄒浩字志完

誠齋楊公詠新隆寺題壁詩云道鄉千古一清風雪壁銀鉤墨尚濃

陳瑩中名瓘號了翁

張文靖公云字畫精勁蕭散有蘭亭典刑自應寶藏以傳不朽當不獨以名節之重文詞之工也

沈遼字彭年

熙寧中爲審官西院主簿

東軒筆錄云近世沈遼最善行筆

岳氏贊云夢溪筆談載公之論書書之神韻雖得於心書之法度必資乎學分製有決均停相若三四合體上下齊脚多寡不一乃與世作又云公以善書稱王文公曾文肅師其筆法王得其清曾得其楷

東坡云學其家傳師

揮麈餘話云遼尤工翰墨王文公曾文肅學其筆法荆公得其清勁而文肅傳其貞楷登科之後遊京師偶爲人書裙帶詞頗不與流傳達於宮禁近幸嬪御服之遂塵乙覽後削籍爲民

張察字通之

成都記云成都人嘗帥鼎州以篆名今成都題榜往往通之筆也

徐鄰

成都記云劍南西川四大字乃宣和初席叔獻命成都貢士徐鄰篆字徑五尺雄偉可喜

吳師孟字醇翁　張商英字天覺　張唐英字次公

成都記載吳師孟張商英張唐英善書天覺喜

草而不工東坡戲之所謂脫帽風流餘長史是也

趙霆

書史云能篆書

鮑愼由

書史云能行書

劉瑗

書史云能隸書

滕中

書史云能草書

董儲

東坡云儲密州安丘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歷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西臺也又云董儲能書近世亦少其比

劉燾字無言

山谷題續法帖云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宗室仲忽字周臣

書史云能草書紹興府刻蘭亭後有仲忽一帖草法圓美周膳部之倫也

宗室令穰字大年

浮休題其小草云大抵字難於小雖王氏止有樂毅論在篆草尤難便大不便小此小字如聚蠅蚊如撮鍼鐵筆遒而法足觀之使人目力茫然深逼藏眞亦可怪也至貴侯伯能爾吾黨執筆可媿哉

朱服

丁未錄云紹聖元年閏四月朱服召試中書舍人三省以所試制誥三篇進讀上曰服文采可采書札亦工

晁迥字明遠謚文元

晁氏讀書記云國史云書法楷正爲時推重

葛珣字叔寶

紹聖閒人余嘗得其草書千文一卷朱絲絹上書是知書者名不見於傳記無從質證

杜介

善草書有詞筆皆精絕也六字題於六一小草帖淸爽圓媚可以見矣曹谷中亦云

崔靜叔

能草書有跋米老遊金山龍游寺題名後草書三行刻之石谷中云不意無所著名中而有此人筆札駿駿古人若微吾徒好僻幾泯沒不傳矣

隱居先生陳某

東坡云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衮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爲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能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雷太簡

有江聲帖云余少年時學王右軍樂毅論鍾東亭賀平賊表歐陽率更醴泉銘褚河南聖教序魏庶子郭知運碑顏太師家廟碑後見顏行書馬病帖乞米蔡明遠帖苦愛學之但自憾未及其自然近刻雅安蓋臥郡閣閒平羌江瀑漲聲想其波瀾翻倒迅駛掀搕高下靈逐奔走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書則心中之想盡出筆下矣噫鳥跡之始乃書法之宗皆有狀也唐張顛觀飛蓬驚沙孫姬舞劒懷素觀夏雲隨風變化顏公謂豐肇法似釵股不如壁漏痕斯師法之外皆其自得者余聽江聲亦有所得乃知斯說不專爲草聖但通論筆法也欽服前賢之言果不相欺耳

黃伯思字長睿

李觀文伯紀誌公墓云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倣歐虞後乃規模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

葉石林跋急就章云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

王肇字定國

東坡云自君謨沒後筆法衰絕沈遠少時本學其家傳師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傅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肇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有傳於世也

張有字謙中

善篆書有所著復古編

范文度

能書有僞本蘭亭記六一先生跋云宋興百年

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不振每以爲憾今乃獲見范君筆法信乎時不乏人又云蔡君謨以書名當世其爲范君不爲誤矣

柳淇

學顏書中興頌筆力雖未絕勁而閒架已方嚴矣有袁州學記杭州放生池記刻石

劉次莊

谷中云能小楷有戲魚堂法帖釋文元祐閒刻於淸江郡

李康年

東坡云江夏人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

杜庭之

東坡云杜庭之書爲世所貴重

皇宋書錄中篇

皇宋書錄下篇

董史

米友仁字元暉

元章子官至工部侍郎山谷嘗戲贈之詩云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虎兒暉小字也

呂企中跋豫章所刻法帖云米氏心畫之妙得於家傳父作子述識者謂宋之有元章元暉猶晉之有羲之獻之

史嘗考米西淸之書多作斜劣之筆甚者一字皆成橫欹之勢此效父體而用力太過耳

洪邁字景盧

善漢隸有隸纂隸釋隸韻能盡漢刻之本末矣其隸書頗傳於世

吳說字傳朋

翰墨志紹興以來維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嶽外皆錄錄可嘆其弊也

揮麈錄云說知信州朝辭上殿高宗云朕有一事每以自慊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來朕自書易之終不逮卿所書當令仍舊說惶恐稱謝是日降旨令根尋舊牌尚在天竺寺庫堂中卽復令張挂取宸奎牓入禁中仰見聖德謙仁不伐也

徐嶽字明叔

宣和閒嘗爲書學博士工篆法以秦斯爲本弟琛亦善篆

陳恬字叔易號存誠子

陳簡齋詩載其能書

王利用字賓王

書繼云書畫皆能高宗甚愛其書

汪藻字彥章

湖異跋于湖篆字云昨宦吳門得汪藻龍溪小篆今守長沙得張于湖大篆皆前此所未見也

康與之字伯可號順菴

吳興陶定序其詞集云君嘗謂余曰我昔在洛下受經傳於晁四丈以道受書法於陳二丈叔易有書傳於世

向子諲字伯恭號鄱林

書跡傳世人多寶之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

書跡飄逸可以傳玩

王安中字履道號初寮

書跡淸俊可以愛玩

劉岑字季高

寶學劉公能草書余嘗得其千文一卷縱逸而不拘舊法蓋有自得之趣誠齋詩話言于湖嘗參書法於公云有姿嘲齋號柯山

薛尙功字用敏

善古篆尤好鐘鼎書有鐘鼎彝器款識刻石二十卷在九江

吳琚字居父

谷中云吳琚工扁榜鄂渚有壓雲二大字極工又有天下第一江山字亦其所書史嘗見壓雲

二字榻本初疑爲于湖得意書大略可與寶晉
琴臺字比又天下第一江山疑米老書者及得
谷中錄示始知又有琚之書也

蔣璨字宣卿

紹興間戶部侍郎敷文閣待制善行書亦長於
大字余家藏數帖皆有韻度豫章諸寺扁額多
其所書圓媚縝密然少蕭散

岳氏贊云廬山之下仙佛之廬多公題扁余熟
其體矣而今見其帖大抵小則遒而大則婉而
不失其健余猶媿乎知書之淺

胡世將字承公

嘗帥江西刻古帖四卷於郡齋有資古錄類集
古今石刻爲若干卷今題跋存於集中所書鐵
柱銘刻於延眞宮邦人習書多取爲楷則庚申
火磚遂燬不存

單夔

善隸書倣唐八分書體官至侍從嘗師豫章故
書疏間有存焉有老兵王姓者收其藍絹上書
二十字方勁有體蓋積習之能非不知而作者
也

單煒字炳文

谷中云西班人善書有所刻定武蘭亭傳於世
谷中嘗取其絳帖辨證刻於襄陽者重刻於星
鳳帖後

司馬括字子開

豫章寓公溫國之後頗長於隸邦人多寶其眞
蹟亦善行狎

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

誠齋云張安國書甚眞而放如此然學之者皆
未嘗見公之足於戶下者也又云于湖下筆言
語妙天下當其得意詩酒淋漓醉墨縱橫思飄
月外興逸天半東坡云李白死世無此樂三百
年矣

余見時聞人言于湖廷對第一人御覽試策有
詞翰俱美之褒

谷中云于湖篆書極工今長沙帥司有大字西
壁南康落星寺篆書行記大字皆佳

岳氏贊云思陵嘗因進對見公奏疏玉音論公
曰稍進乎此便可名世

范成大字至能

近世以能書稱今有田園雜興詩翰刻石字學
山谷米老韻勝不逮而勁健可觀

岳氏贊云近世能書惟范張相望筆勁體遒可
廣可狹如公抑足以名家矣

魏了翁字華父

善篆不規規然繩尺中而有自然之勢余嘗見
龜龍麟鳳四字又於南昌尉饒賓夫處見所篆
先世墓道大字皆名筆也

王埜字子文

嘗漕江西徧易諸處扁榜而以己書張之大字
雖爲結密而公獨有餘焉嘗見其石刻小楷蓋
深入率更戶庭矣滕王閣有題榜稍劣

周頌

益公之後能扁榜大字嘗倣洪士交間多得其

虞仲房

李漢老族孫詠所著蘭澤野語云善篆隸隸法
允工家徒四壁蒐漢隸刻數千本心摹手追盡
其旨趣其分析波畫正是偏旁各有根據大至
數尺小至蠅頭無不能之今江浙人家園亭墨
榜時或有之

謝諤字昌國

艮齋書法似東坡而少變其體大抵窘於舒放
然自成一家執筆如捉賊此或近之所書都榜
尤多清江其鄉國也故存者班班可見曾間前
輩云嘗書重華宮扁極蒙高宗稱賞云

楊无咎字補之

清江人後寓居豫章學率更小變其體江西碑
碣多其所書善畫梅人併蓄其書畫以爲珍玩
余家率更邑禪師塔銘刻後有其親題云余於
率更爲入室上足小楷殊清勁可愛余又收其
文集世所不傳後燬於火深可惜也

甘叔異字同叔

甘叔異者豫章　邑上人以學問稱雄一鄉行
書學米老草書學山谷余猶有存者余間之故
老其人豪放不區區拘引繩墨又有鄧南秀者
亦豪放有文鄉人稱甘鄧云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

能詩有書跡傳於時嘗著續書譜一篇以繼孫
過庭頗造翰墨閫域其自得當不減古人也

仕良堂字子卿

豫章士人也善小篆見重一時筆法精妙考究古學爲詳趙銳者與子卿友善嘗謂余言子卿幼日見窗紙有篆字者亦輒割而取之可以見其嗜學也同時又有漆遂良者亦博洽飽學人稱漆杜云

嗚呼老成彫落微余記錄後生無後道之者矣豈不悲哉蓋嘗閱華陽國志雖寠儒貧女有可紀者莫不成具余於是竊有志焉故處鄉郡苟耳目所接不敢棄也然所不知者固多矣雖然士之抱負所長而不見知於一時不傳於後世者豈惟書哉則亦存乎憎愛之私也則亦有幸不幸也則是可悲也至有阿曲以附勢欺僞以盜名者乃或見稱焉是益可悲也

牟益字德彰

余亡友牟德彰畫入能品晚年尤喜篆書深究古文嘗取石鼓詛楚鐘鼎等文爲辨證一編以糾前時釋文之誤未脫稾而君遂亡

曹士冕字端可

昌谷之後謙撝嗜學博參古法服膺商亭嘗與余論書云今人尚不知有唐無問魏晉可以知其志趣矣

張卿之字溫夫

安國之後甚能傳其家學

劉震孫號朔齋

善書大字尤有位置

盧山釋穎彬

釋茂蒲

善王書

關右釋夢貞

善書

浙東釋苑基

善顏書

壽春釋惠崇

善王書　右並見皇朝類苑

長沙釋希白

東坡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右風味故長沙帖比淳化待詔所模爲勝　論長沙帖

釋德止號青谷

谷中云善屬文工畫能書嘗畫廬山尋眞觀二壁朱文公題其上云此止老所畫後人勿毀又二壁皆正書其文有青谷文集

釋省肇

谷中云廬山人工行書廬山多有碑刻湖州德清海會院常住田記乃其所書

孫章釋素坰字季野

學率更書與逃禪之孫爲一黨其學亦出於逃禪聞後反材襲儒服今郡庠孔子廟庭從祀贊其所書也亦遒媚可愛但乏氣骨耳

釋言法華

東坡云僕書作意便彷彿蔡君謨稍得意便似楊風子更放則似言法華矣

錢唐釋思齊

善書杭有放生池碑

皇宋書錄下篇

董史

章友直女女薌

能篆書傳家學亦能以篆筆畫棋局縱橫如一今有石刻心經陰符經傳於世

狀元黃由妻平江胡氏號惠齋

給事胡公女也能草書今西山玉隆宮有題詩一首世又有草書禊序四幅字雖未合法然大書橫放亦婦人所難

悟空道人徐氏

朝天詩集內有跋悟空道人墨蹟云臨　教授說之之母徐氏諱蘊行自號悟空道人學虞書得楷法多手鈔佛書

蓬萊女宮徐清字靜之

后山詩話云　里黃氏詩作謝體書效魯直妍妙可喜陳無己詩云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宜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

妓王英英

隱居詩話云楚州有官妓王英英善筆札學顏書體蔡襄頃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堯臣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杭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盡蠶頭魯公體

妓楚珍

楚珍者不知姓本彭澤娼女善三色書草篆八分皆工家藏長沙古帖標籤皆其題署宜和間有跋其後者云楚珍蓋江南奇女子初雖豪放

不羣終以節顯吾嘗見其過湖詩清勁簡遠大有丈夫氣故知此人胸中不凡

至正丁未三月十四日錄辨

黃黃子由尚書帥蜀中夫人胡氏偕行過黃州雪堂胡氏行書亦雄壯於雙閣劉改之題沁園春一闋於後云按轡徐驅兒童聚觀神仙畫圖正芹塘雨過泥香路輭金蓮自拆小小籃輿傍柳題詩窮花覓句鬼藥拔條得自如經行處有蒼松夾道不用傳呼清泉怪石盤紆信風景江淮各異殊想東坡賦就紗籠素雙西山句好簾卷晴珠自正堂深黃金印大無此文君載後車揮毫處看淋漓雪壁真草行書

夫人號惠齋有文章兼通書畫給事公女也其人多相傳其嘗因凡上凝塵戲畫梅一枝仍題百字令其上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籍凡桉塵生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蘂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鈿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

十七日書

右皇宋書錄三篇錢塘郁君佩先鈔自小山堂趙氏以貽余者原本有至正丁未三月十四日錄辨一行知在元時刻本已艱得矣上篇脫二十四行中篇脫十六行序文亦殘缺不完篇首署名董史不繫里居詳閱下篇所列多西江人於杜良臣下復綴以小跋云竊比華陽國志之例襄儒貧女莫不咸具故處鄉郡耳目所接不敢偶遺始知西江實其鄉國而尚未悉何郡也又後序稱閒中老叟董更良史頗疑更良爲字而史其名也及觀他書目亦有以董更著錄者久未能明近檢江村銷夏錄載適適堂董氏舊藏擣練詩帖中有閒中叟一詩及洪董史良史收藏印記於是知其隸籍洪都而序中更字爲史字轉寫之訛無疑矣以未得他本印證不敢遽改其他謬誤略正其可知者餘仍舊貫俟覽者思之成一適而已開卷首書藝祖皇帝繫以建隆御書矣次條復大書太祖皇帝繫以天下一統字蠹牀架屋未知其旨安在或云是必鈔胥之失然亦不當謬戾若此殆有不可致詰者矣乾隆甲寅人日歙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書錄三卷外篇一卷

宋董史撰史字更良不詳其里貫自稱開中老叟蓋未登仕版者也其書皆紀宋代書家姓氏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載藝祖至高宗中篇載北宋書家一百十人下篇載南宋書家四十五人有所見輒鈔於帙故不復以人品高下爲銓次凡諸書所有評論書法者悉加採摭彙次每人之後更加外篇附於卷末所載女子六人蓋倣華陽國志寶儒貧女有可紀者莫不咸具例也錄中所紀雖未爲賅備而徵引典核考據精審亦殊有體裁非泛濫搢搢者可比其書成於理宗寶祐壬寅後景定元年庚申燬於火度宗咸淳元年乙丑從章氏得其舊本乃重加修校復成此編原本書末有至正丁未三月錄辨云云一行蓋元時華亭孫氏所鈔存者後輾轉傳錄譌脫益甚自宋亦已殘闕不可讀檢勘諸本並同無可校補今姑仍其舊焉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書錄三卷

宋董史撰史字更良不詳其里貫

案偶案董史簡明目錄卷十二作董史知不足齋叢書第十六集刻有寶史皇宋書錄三卷、鮑廷博跋云「董首書名董史不繫里居詳閱下篇所列多西江人於杜良臣下復錄以小跋云疑此即勝國志之例蓋編貧女莫不咸具故處鄉邦耳自所撰不敢偽遺姑知西江賢其鄉國而尚未悉何邑也又後序開禧中老叟董更良史頗疑更良爲字而史其名也及觀他書目亦有以董更著錄者（按鄭樵通志略作明日錄）久未能明近檢江村銷夏錄載適適堂盧氏舊藏摹本絳帖中有開中史一跋及洪都（按洪都卷字以意臆之）董史良史收藏印記於是知其錄名洪都而序中更字爲史字轉寫之誤無疑矣」趙氏此言確核然謂編宋詩紀事卷六十六固云「董史字良史從開中老叟有皇宋書錄三卷嘉化壬寅自序」則樊榭所見皇宋書錄本不作董更良趙氏所據底本自缺耳余更考之宋書士冕法帖譜系卷下云「謝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石本數卷」又寶祐甲志卷十云「紹興二年廬陵董良史迓試鄉貢」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書錄三卷

更字良史

觀氏目錄有舊鈔本皇宋書錄三卷云史字良史乃從姓得名有作涿更者傳寫之誤

卦影及唱名張子韶九成爲勝首良史在二甲」則良史之里貫出身皆有可考寶祐志正案乃已佚而僅存之書近世吳興陸氏始刻行紀曉嵐及鮑氏皆未之見也

雜錄

書錄三卷

余氏辨證引鮑廷博跋謂董史作董更云云乃鮑氏所據底本之誤其實是也惟引宋詩紀事「淳化壬寅自序」云云疑與原書核對「淳化」乃「淳祐」之誤董史既爲淳祐間人則與寶祐志甲卷十所謂紹興二年張九成勝三甲之董良史必別爲一人余氏誤引矣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南宋初年有畢良史乃博古之士卒紹興二十年八月丁未因疑該董良史必爲畢良史之誤經檢與寶祐志該條果然又鮑跋引江村銷夏錄載適適堂盧氏舊藏摹絳帖亦見故宮書畫錄卷四百六四引石渠寶笈續編所著錄皇史友人牟益摹衣圖即是一物影本見故宮名畫三百種第一一九圖牟益字德新小傳即見此書下卷又皇史墨跡今仍有存見故宮書畫錄卷八法書册下著錄董皇史墨跡

宣和書譜總目

卷第一 歷代諸帝王書 皇帝制

晉 武帝

唐 太宗 明皇 肅宗 德宗 宣宗 昭宗

梁 則天

周 太祖 末帝

世宗

卷第二 篆書 敘論

唐 李陽冰 衛包 唐元度 釋元雅

宋 益端獻王 徐鉉

章友直

隸書 敘論

唐 韓擇木

卷第三 正書一 敘論

魏 鍾繇

宋 蕭思話

齊 王僧虔

隋 薛道衡

唐 褚遂良 顏真卿 徐浩 元稹 李商隱 柳公權

卷第四 正書二

唐 蕭遘 陸扆 李磎 顧紹孫 楊鉅 張顗 戎昱

卷第五 正書三

唐 許渾 楊庭 鈕約 女仙吳彩鸞 道士梁元一

五代 錢鏐 薛貽矩

卷第六 正書四

五代 盧汝弼 王仁裕

唐元雅 徐鉉 章友直 韓擇木 衛包 陸扆 崔遠 鄭賓 趙模 張欽元 景審 釋曇林 道士杜光庭 李環 豆盧革 楊邠

宋
宋綬　蔡襄
石延年　陸經
王子韶　道士陳景元
釋法暉　山人蒲云

卷第七
行書一 敘論
晉
王衍　謝奕
桓溫　謝安
謝萬　陸玩
張翼　王濛
王徽之　王遜

卷第八
行書二
宋
孔彬之
梁
陶弘景　王筠
陳
陳叔懷　蔡凝
唐
虞世南　歐陽詢
歐陽通　陸柬之

李邕

卷第九
行書三
唐
吳通玄　李白
張籍　裴隣
杜牧　李景讓
崔龜從　白居易
裴休　司空圖

卷第十
行書四
唐
盧知猷　吳融
韓偓　任疇
林藻　徐凝
韋榮宗　蘇靈芝
婦人薛濤　道士魚又玄

卷第十一
行書五
唐
釋懷仁　釋行敦
釋齊己
五代
羅隱　韋莊

張徐州　潘閬
孫昭祚　釋應之

卷第十二
行書六
宋
李煜　李建中
蘇舜欽　王安石
蔡京　蔡卞
劉正夫　米芾
李宗旦

卷第十三
草書一 敘論 章草附
漢
張芝
魏
曹植
蜀
諸葛亮
吳
皇象
晉
張華　杜預
衛恒　王渾
王戎

卷第十四
草書二
晉
陸機 索靖
郗鑒 郗情
王廙 王敦
王導 王恬
王洽 王珣
王珉
卷第十五
草書三
晉
謝尚 庾翼
王羲之
卷第十六
草書四
晉
王獻之 詹恩遠
宋
王曇首 羊欣
謝靈運 薛紹之
齊
劉珉

草書五
梁
沈約 蕭子雲
阮研
陳
陳伯智 蔡景歷
蔡證 陸繕
毛熹 江總
鄭仅 陳遠
隋
釋智永
卷第十八
草書六
唐
裴行儉 賀知章
徐嶠之 張旭
孫過庭 周義
李霄遠 張仲謀
裴素 韋權
張庭範 胡季良
章孝規
卷第十九
草書七
唐
釋懷素 釋亞栖
釋高閑 釋光
釋景雲 釋貫休
釋夢龜 釋文楚
五代
杜荀鶴 薛存黃
楊凝式
宋
錢俶 杜衍
周越 神仙鍾離權
卷第二十
八分書 敘論
唐
于僧翰 張彥遠
貝冷該 釋靈該
制詔誥命 補牒附

宜和書譜總目終

宣和書譜卷第一

明海虞毛晉訂

歷代諸帝后附

晉

武帝

唐

太宗 明皇

肅宗 代宗

德宗 宣宗

昭宗 則天

梁

太祖 末帝

周

世宗

晉武帝司馬氏諱炎字安世文帝之子也司馬氏執魏國威柄凡三世矣至武帝時神器始歸之獨江左有吳皓者擅五十九年之業一旦用王濬唾手而得故天下始一於晉夫可謂繼志述事之上然以憂勤得之以佚樂弃之其後東西分裂而爲兩晉後世論優劣咸自武帝始喜作字於草書尤工落筆雄健挾英勇之氣毅然爲一代祖豈齪齪戲弄筆墨之末以取勝者惜乎不克終譽而信賈充之謀捨衛瓘之忠不爲經遠計以貽翼子故爲有爲者之所痛恨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我師帖　善消息帖

唐太宗李氏諱世民高祖之次子有隋末首建大議起太原入長安取天下如運諸掌故史稱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英庶幾成康夫可謂近古之英主方天下混一四方無虞乃留心翰墨粉飾治具雅好王羲之字心慕手追出內帑金帛購人間遺墨得眞行草二千二百餘紙來上萬機之餘不廢模倣先是釋智永善羲之書南虞世南師之頗得其體太宗乃以書師世南然嘗患戈脚不工偶作戩字遂空其落戈令世南足之以示魏正正曰今窺聖作惟戩字戈法逼眞太宗歎其高於藻識然自是益加工焉世南既亡以褚遂良侍書凡人間所上羲之帖惟遂良究其眞髓故所學尤勝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特或留心猶勝弃日然亦未有不學而得者朕少時臨陣料敵以形勢爲主今吾學書亦然又嘗作筆法指意筆意三說以訓學者蓋所得其在是歟復善飛白一日宴三品以上於元武門作飛白以賜臣下棄酒爭取以爲娛樂置洪文館選貴遊千弟有字性者出禁中所藏書令敎學焉海內有善書者亦許遣入館由是十年間翕然向化一日作眞草屏幛以示群臣其筆力遒勁尤爲一時之絕又嘗贊羲之傳痛論字學固亦見其髣髴觀夫淵源變態出於筆端者信非一日之習其所由來遠矣今御府所藏

一十有四

正書

詔勑

行書

詔勑　道德勑

禊宴詩　江叔帖

藝韞帖　好謙帖

眞蹟帖　枇杷千帖

魏仲恩改名勑

草書

九仙門勑　晚來勑

手勑　無爲帖

唐明皇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其英武該通具載本紀臨軒之餘留心翰墨初見翰苑書體狃於世習銳意作章草八分遂擺脫舊學觀其批張九齡表塲裴耀卿詩與夫嘉賓之勑五王之贊議者言其豐茂英特斯亦天稟如八分書北京義堂與東岳封禪碑雖出於當時學士英相摹勒然其風格大體皆有所授寶泉賦其書以謂風骨巨麗碑板崢嶸息如泉而吐勵筆爲海以吞鯨亦足以狀其瑰偉也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五

隸書

五王贊　法空字

喜雪篇　太一字

行書

賜趙宣王等勑　訪道勑

嘉賀勑　賜李含光勑二

批荅李含光表修齋二

批荅李含光表謝賜

批荅李含光表投璧

批荅李含光表起居

批荅李含光表香信

批荅李含光表謝修功德

批荅張九齡謝知制誥表

批荅楊勵俗等表

批荅裴耀卿等雪篇表

批荅裴耀卿等賀雨表

批荅裴耀卿等奏謝宣示聖旨

賜裴耀卿等詩　鶺鴒頌

送虛巳赴蜀川詩

春臺墨雜言

唐肅宗諱亨明皇第三子也天性仁孝好學不倦明皇酷愛與諸子異開元二十五年乃立爲太子明皇幸蜀父老遮道乞留太子平賊蓋當時人心已知歸矣迨其以天下元帥提孤軍抗衡漁陽卷地之衆日消月化雷驅電掃終使海嶽一清宗廟如故眞不愧主器之託也即位之明年遣韋見素迎上皇自蜀還京使明皇感悟自謂吾始得爲天子父不其美歟其盛德成功雖未足以比迹湯武而至于削孛禍亂再造唐室亦傑然用武之君是以若郭子儀李光弼之徒眞天下豪傑之士功名爲中興第一皆肅宗善將將而能御之要知英主自有眞也肅宗在歲時明皇爲選佳士如賀知章等侍讀左右氣味漸摩曾非一日又當明皇在御以行書八分章草書爲時矜式肅宗以子職侍東宮方溫凊定省間得無過庭之訓是宜行書亦有家法而其氣韻與能字者爭衡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七

賜李含光勑二

批荅郭子儀表

批荅李季卿表

批荅李含光表修齋

批荅李含光表修功德

批荅李含光表錫縑

唐代宗諱豫肅宗長子也明皇諸孫百餘人代宗最長爲嫡皇孫聰明寬厚喜怒不形於色好學強記深於易象宵旰之暇留心翰墨於行書益工大批有唐自太宗以還世相祖襲至代宗家學未墜論其筆力則非有太宗明皇超邁之氣然亦有足觀者今及見者春日雨晴燕諸王與夫秋中月夜之詩筆法勁嚴尚可以追配昔人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七

賜李叢勑

賜李叢手勑

南郊口號　歲功贊

守歲詩　秋中月夜詩

秋日詩　重陽詩

春日雨晴燕諸王詩

唐德宗諱适代宗長子也初在宗藩譽望已著性識强敏一經於目往往不待學而能其所以自任者亦復如此齒胄之年便爲統帥既總萬機頗勵精治道思前王能事以壯大猷故群臣章奏來上皆即批荅筆無滯思翰墨落落可觀大抵唐以文皇喜字書之學故後世子孫尚得遺法至於張官置吏以爲侍書世不乏人良以此也陸贄以內相輔贊奏牘動千百言度其可否從違常與贄所陳相當而流離兵火遺散不復收是以存者無幾觀其行書筆意亦不愧前人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批荅趙惠伯表

唐宣宗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性嚴重寡言宮中以爲不慧然精於聽斷而專事明察其所以黜陟臣下皆出於己至於手寫詔勑而人一被識擢則爲時之榮遇大批傷於太察而無復仁恩之意自是唐室至宣宗而復蹇矣當時法書之盛如裴休輩尚能追步顏柳故諸宗承襲太宗之學皆以翰墨流傳至宣宗復以行書稱蓋其典刑猶在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三

賜李叢手詔

唐昭宗諱曄懿宗第七子也爲人明倩多喜作書字初有志興復慨然思得非常之材相圖回治具惜無以助之當是時錢鏐以節制領浙右雖稱臣不乏貢賦而實霸有一方信英雄也然昭宗於此乃能籠絡駕馭推赤心置人腹中使鏐終唐室而不二心者昭宗實有以歸之也觀其以衣襟書賜鏐當時不能無意其書雖不稱於世而興復之志於斯可見矣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賜錢鏐衣襟書

唐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諱曌并州文水人凜凜英斷脫去鉛華脂韋氣味棄高宗溺愛而窺覦竊起遂能不出重闈深密之地駕馭英雄使人人各爲其用不旋踵咫移唐室使之善自遐託有周南卷耳之志則其用心豈減古賢后妃哉惜乎不知出此乃欲以牝鷄司晨宜手不克令終而張東之等起而正子明辟也新史貶而傳之舊史以謂竊妖白首良以爲訓攷其出新意持臆說增減前人筆畫自我作古爲十九字曰丙天坐地囚日囝月○星禽君率牢缶正恧臣曌照薰蕙裁圀國凰初鍪授登授丕人鑿聖匡生當時臣下章奏與天下書契咸用其字然獨能行於一世而止唐之石刻載其字者知其在則天時也雖然亦本於喜作字初得晉王導十世孫方慶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書跡摹榻把翫自此筆力益進其行書駸駸稍能有丈夫勝氣令御府所藏行書一

夜宴詩

梁太祖朱氏諱溫批荅賀表行書字體雖純熟然乏氣韻當是筆吏所書方時溫以府之臣子盜竊神器故多引瑞物爲受命之符唐王天下以土德而繼土者莫若金於是梁以金承之而色尚白所有之郡縣至有以白烏白兔白鸚鵡白鹿爲獻者此表獻白鹿也其奏章之臣則有若韓建有若楊陟有若薛貽矩實在開平即位之歲是其區區急於符契以厭人心曾不知三代受命不約而應如黃龍輔舟銀溢山赤烏流王屋以表殊休者亦固有自時其承正統又歷年滋久且無非應天順人而作如溫者偶以黃巢餘黨桀不利之際初云歸順終乃攘奪其自視治世一顯諸侯爲不足況復區區引符命哉令御府所藏行書一

御批祥瑞表

梁末帝諱瑱太祖溫第四子也以唐文德元年生於東京美容儀爲人沈厚未嘗妄語言喜與聞人儒士遊唐光化元年授河南府朱軍溫受禪封瑱均王僞鳳曆元年二月瑱即位瑱無他伎喜弄翰墨多作行書批勑大者或近盈尺筆勢結密有王氏義獻帖法流傳到今覽之便知非侍書者所能及也令御府所藏行書一

正明勑

周世宗柴氏諱榮睿武孝文太祖聖穆柴后之姪也卅歲事君后以孝謹聞太祖愛之及長委以主器之重乃克負荷迨其繼明在御因任舊臣相與紹述前烈增大基構摧高平之陣而勍敵挫氣還秦鳳之封而遠土開疆以至江北燕南取之如拾荊自非英傑之主能克家若是耶故宜神武之略氤氳盤礴發於筆端其運用處自已過人遠甚觀賜張昭詔有行書法亦可見其略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賜張昭詔

篆書敘論

篆書所自來遠矣其古文科斗之書已見於鼎彝金石之傳其間多以形象爲主而文彩未備也自古文科斗之法廢而後世易以大篆而大篆實出史籀也籀在周宣王時爲太史氏其書今之所存者石鼓是也以其籀之所創故名之曰籀書以其爲太史氏而得名故又謂之曰史書若夫小篆則又出於大篆之法改省其筆畫而爲之其爲小篆之祖實自李斯始然以秦穆公時詛楚文考之則字形眞是小篆疑小篆已見於往古而人未之宗師而獨李斯擅有其名按秦初并天下丞相李斯欲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當時字畫惟古文與大篆耳豈李斯別爲小篆以眞之耶自斯而降至漢得一許愼魏得一韋誕而風流文物猶足以追往古而名一世信斯文之出特非小補自漢魏以及唐室千載間寥寥相望而終唐室三百年間又得一李陽冰篆跡殊絕自謂蒼頡後身觀其字眞不愧古作者五代時南唐僞主李煜割據江左輕如鴻毛有一徐鉉篆畫高古人亦爲之改觀信此學之在世其存亡與人爲重輕也至于今益端獻王及章友直皆以篆學得名傑然作一家法今得其自唐以來七人錄之千左曾非濫竽以進者若夢英之徒爲種種形似遠取名以流後世如所謂仙人務光帬蓮之篆是皆不經語學者蓋之茲故不錄

篆書

唐

李陽冰　衛包

唐元度　釋元雅

來朝

益端獻王　徐鉉

章友直

唐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少監善詞章留心小篆迨三十年初見李斯嶧山碑與仲尼延陵季子字遂得其法乃能變化開合自名一家推原字學作筆法論以別其點畫又嘗立說謂於天地山川得其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其經緯昭回之度近取諸身遠取萬類幽至於鬼神情狀細至於喜怒之舒慘莫不畢載後人不足以明此於是誤謬滋多義理掃地雖李斯之博雅以束爲束蔡邕之知書以豐作豐故孔壁之餘文汲冢之舊簡所存無幾幸天未喪斯文宗旨在巳其自許愼至是作刊定說文三十卷以紀其學人指以爲蒼頡後身方時顏眞卿以書名世眞卿書碑必得陽冰題其額欲以擅連璧之美蓋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議者以蟲餘鳥迹語其形風行雨集語其勢太阿龍泉語其利嵩高華岳語其峻實不爲過論有唐三百年以篆稱者惟陽冰稱步舒元與作玉筯篆志亦曰陽冰之書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其知言哉今郡府所藏篆書三

孝德訓　新驛記

千文

唐衛包京兆人官至尚書郎史無其傳獨見於書家工八分小篆且過字學其作字點畫不妄發落筆必左規右矩以倒薤篆書鵠鶴賦信由橫學所致故爲書品所錄昔王羲之初學衛夫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徒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高四海況其下羲之數十等者豈可捨其模倣而無師自正耶若衛包之書論其入法度之域則可謂其飄逸絕塵則未也今御府所藏蓋葉篆書一

鵠鶴賦

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于小學動不離規矩至於推原字畫使有指歸橫斜曲直偏傍上下必就楷則考其用意精深非特記姓名而巳眞可列於六藝施之後學得以模倣故作九經字樣辯證謬誤又爲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曰薤葉曰垂針曰垂露曰鳥書曰連珠綱羅古今繩墨蓋亦無遺然責其疎故縱逸則非所長太宗時待詔翰林論書最詳惜其出於法中而不能遺法以見意是以議者譏其太膠云今御府所藏

書四

篆書

千文

正書

論書

十體書二

釋元雅不載於傳好古喜學於科斗小篆各爲千文以隸書識其側其科斗小篆筆意淳古而隸書復灑然不惡亦不謬於用心也且隸書生於篆而篆法又祖科斗推本而言則字字固有源流不容妄作元雅者既以隸而求篆又緣篆而作科斗則其知所本矣復於每體各爲子字則又見所學進修而該備歟初梁武帝得義之千字令周興嗣次之自爾書家每以是爲程課如智永草千文多至於八百本其說謂學者以千字經心則自應手和心得可與入道若至八百本之多則定足以至世然唯知書者然後能道此若元雅亦有一於是令御府所藏科斗小篆一

二體子字文

宋朝

皇叔益端獻王英宗第四子也姿表穎復眉宇如畫年十二已若成人侍講受經畧不少懈暨長貫通經傳每造朝進退可度百辟聳觀在藩邸請小學官以教諸子詩禮之訓不絕于家遇下寬恕有細過略而不問手編普惠乘間集効方以利物爲意多藏藥石親視和劑以拯病者至於留意翰墨而飛白篆籀皆造其妙嘗効唐元度夢英作篆籀十八體又復出衆體之外作八體學者多宗之嘗盡六幅絹作一字筆力神俊非積學不能至此復善畫墨竹如老師匠其立朝輪忠得古賢臣之大節已具載畫錄矣此得其略云今御府所藏篆書一

二十六體篆

徐鉉字鼎臣江左人仕江南僞主李煜官至御史大夫以文雅爲世推右來使本朝一時士人想望其風采江南既平隨煜歸朝當太宗時直學士院典誥命稱得體留心隸書嘗患字畫汨以俗學乃以隸字錄說文如蠅頭大累數萬言以訓後學尤善篆與八分識者謂自陽冰之後續篆法者惟鉉而已在江左日書備未工及歸于我朝見李斯嶧山字摹本自謂寘英乃搜求舊字焚擲略盡悟昨非而今是耳後人跋其書者以謂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籀氣質高古幾與陽冰並驅爭先此非私言天下之言也嘗奉詔校定許慎說文三十卷行于世又謂自暮年方得喝匼法識者然之今御府所藏篆書七

大道不器賦上下二

篆隸二

千文二

章友直字伯益閩人博通經史不以進取爲意工玉箸字學嘉祐中與楊南仲篆石經於國子監當時擱之太當少卿元居中出領宿州素喜其書且富有之至宿則盡所有摹諸石以廣其傳緣此東吳之地多其篆蹟友直既以此書名世故家人女子亦莫不如筆法咄咄逼眞人復賞之說者云自李斯篆法之亡而得一陽冰陽冰之後得一徐鉉而友直在鉉之門其猶游夏歟今御府所藏篆書一

二經堂歌

隸書敘論

秦并六國一天下欲愚黔首自我作古往往非昔而是今故以李斯變大篆以程邈作隸文種種有不勝言者然而或足以垂法而利民宜後世有取焉此隸所由作初邈以罪繫雲陽獄覃思十年變篆爲隸得三千字一日上之始皇稱善釋其罪而用爲御史當時此書雖行獨施於隸佐故名曰隸又以赴急速官府刑獄間用之餘尚用篆此天下始用隸字之初也然而後人發臨淄塚得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棺之上有文隱起字同今隸按胡公先始皇時已四百有餘年何爲已有隸法豈是書元與篆籀相生特未行於時耶若邈者既知此體乃自作一家法而上於秦特以解雲陽之難

耳不然何胡公之棺有是哉其後漢有蔡邕魏有鍾繇得其遺法筆意飛動點畫間一一成形斷碑墨木幾滿天下歷子餘年精神如在學者仰之如景星鳳凰爭先見之爲快是豈可多得歟然斯道高古非世俗通行之書以故闕然不講久矣唐開元年時主慨然如隸字不傳無以矜式後學乃詔作字統四十卷專明隸書於是間得人以應其求如韓擇木之徒是矣然則學之興廢繫其時哉

唐

韓擇木昌黎人也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乃能追其遺法風流閑媚世謂蔡邕中興焉擇木書法傳於時者爲多如以隸書天台桐柏觀記後世謂得其筆意信不虛矣又觀杜甫贈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甫固不妄許可則如擇木亦於八分學復爲世之所稱可知今御府所藏四

隸書

桐柏觀記

張載劍閣銘

八分書

曹子建表

心經

宣和書譜卷二 終

宣和書譜卷第三

正書敘論

字法之變至隸極矣然猶有古焉至楷法則無古矣在漢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正書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而或者乃謂秦羽人王次仲作此書獻始皇以赴急疾之用始皇召之不至欲加刑而次仲化翮飛去此語幾於志怪學者之所不道然亦不載其事以別之也此書既始於漢於是西漢之末隸字石刻間雜爲正書若屬國封陌茹君等碑亦班班可攷矣降及三國鍾繇者乃有賀剋捷表備盡法度爲正書之祖東晉聿興風流文物度越前世如王羲之作樂毅論黃庭經一出於世遂爲今昔不貲之寶後日雖有作者詎能過之來晉而下亘宋暨齊爰及李唐至我朱朝其中得魏晉風氣者亦落落有人焉皆是豪傑之士尚友於千歲之上者也今得其正書者凡四十有四人在魏則有鍾繇在宋則有蕭思話在齊則有王僧虔在唐則有元稹褚遂良柳公權顏眞卿徐浩輩二十有八人在五代則有薛貽矩輩五人以至本朝則有八人其間如宋綬蔡襄石延年之徒皆與古作者並驅爭衡爲一代法故官不沒其實而以時次之

正書一

魏

鍾繇
宋
蕭思話
齊
王僧虔
隋
薛道衡
唐
褚遂良　顏眞卿
徐浩　元稹
李商隱　柳公權
魏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官至太傅工正隸行草八分尤長於正隸繇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祕而不傳輒捉胸嘔血幾至於斃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盜發其塚遂得邕法於是學書益進雖寢晝夜無少間輟臥則以手畫被被爲之穿故其書遂與羲獻索衞相後先若魏受禪碑劉禹錫言玉明爲文梁鵠作字鍾繇刻石世爲三絕則繇潛心字畫可知矣世以繇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在梁武帝亦謂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海豈虛言哉繇晚病膝每許以乘事趣朝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當時爲之榮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賀尅捷表
宋
蕭思話南蘭陵人官至侍中方十許歲時未知書以博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腰鼓侵惱鄰里人多患之稍長遂折節讀書作字於長聲譽藉甚初學書於羊欣下筆縣密娉婷當時有鳧鷗雁鶩遊戲沙汀之比至于行草之工則有連岡盡壑勢不斷絕之妙其風流媚好殊不在羊欣下故蕭行范纂楊眞孔草所以著論於袁昂也然所得乃其正書耳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奏事帖
齊
王僧虔瑯琊臨沂人官至侍中曾祖洽以書稱于時羲之洽之族弟獻之洽之族姪至僧虔家專之學不墜喜文史善音律作正書頗工初法獻之而尤尚古直若溪澗含冰岡巒被雪雖極清肅而比獻之風流蘊藉則所不逮初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獻之方當器雅過之嘗與僧虔賭書事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謀矣孝武帝以書名自將僧虔祕而不耀常用掘筆書祕而爲自安計泰始中出爲吳興太守與獻之實接武郡人以爲榮嘗爲飛白題尚書省壁曰圖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蹶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子慈字伯寶官至侍中冠軍善行書謝超宗見慈學書謂慈曰卿書何如僧虔公答曰慈書與大人猶鷄之比鳳蓋超宗卽鳳之子也超宗慚而遂時以爲名答今御府所藏二

正書
御史帖
陳情帖
隋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官至內史侍郎生六歲而孤遂能刻意學問甫十三歲通左比春秋嘗作贊以嘉之頗有詞致如宿語自爾聲譽益彰左僕射楊遵彥見而歎曰一代偉人也爲文必杜門高臥冥捷精思故每一篇出則傳播人口然未聞以善書稱者豈以文掩之耶蓋文章字畫同出一道特源同而派異耳但要時以古今澆之不爾則塵生其間下筆作字處便同衆人觀道衡和南正書一帖亦非泯泯衆人之筆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和南帖
唐
褚遂良字登善錢塘人官至尚書右僕射河南公博學通識有王佐才工隸楷文皇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羲之體文皇卽召見令遂良侍書文皇嘗購王羲

之書天下爭以爲獻然以眞贋莫能辨遂良獨能區別如辨白黑無得以舛惑遂良初師世南晚造羲之正書尤得婉趣論者況之瑤臺青瑣宵映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蓋狀其豐豔雕刻過之而殊乏自然耳遂良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者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者遂良曰既然何更留意於此世南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遂良於是喜而退遂良喜作正書其磨崖碑在西洛龍門孟法師碑在長安國子監聖教序在長安慈恩塔中皆世所著聞者今御府所藏一十

正書

謝表文　帝京詩

樂毅論　石研帖

大洞內祝隱文

行書

枯木賦

草書

臨王羲之永興帖　臨王羲之中郎帖

臨王羲之二謝帖　摹王羲之官舍帖

顏眞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琅琊人官至太子太師封魯郡公初登進士第又擢制科以御史出使河隴五原大旱爲決寃獄而雨乃降一郡霑足

人呼爲御史雨守平原日河朔二十三郡皆陷賊平原得以有備完奏至明皇爲之歎息想見其人然爲奸邪輩所疾盧杞尤不喜李希烈陷汝州杞固遣眞卿宣詔士論惜之而眞卿必行見希烈知其不可以訓罵而死之惟其忠貫白日識高天下故精神見於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自篆籀分隸而下同爲一律號書之大雅豈不宜哉論者謂其書點如堅石畫如夏雲鈞如屈金戈如登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有不同者蓋自有早年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尊年之筆相上下及中興以後筆力迥與前異亦其所得者愈老也歐陽脩獲其斷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弃也其爲名流所高如此後之俗學乃求其形似之末以謂蠶頭燕尾僅乃得之曾不知以錐畫沙之妙其心通而性得者非可以糟粕議之也嘗作筆法十二意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眞足以垂世今御府所藏二十有八

正書

旌節勑　顏允南父惟正贈告

顏允南母商氏贈告

潘丞竹山書堂詩　朱巨川告

疎拙帖

行書

爭坐前帖　爭坐後帖

送文殊碑文帖　頓首夫人帖

與李光顏太保帖　蔡明遠鄱陽帖

劉太冲帖　劉中使帖

開府帖　盧侯帖

瑤臺帖　篆籀帖

中夏帖　湖州帖

送書帖　乞米帖

乞脯帖　縑緗帖

馬病帖　送辛晃序

祭伯父濠州刺史文　唐臣題跋

祭姪季明文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官至太子少師擢明經有文辭張說一見奇之謂浩後來之英也錄魯山主簿薦爲集賢校理肅宗立錄襄州刺史召使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決至精帝喜之寵絕一時浩父嶠之善書初以法授浩至浩益工撰法書論一篇爲時精模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勝論者謂其力如怒猊抉石渴驥犇泉蓋浩書鋒藏畫心力出字外得意處往往近似王獻之開元以來未有比者寫花萼樓碑甚工頃長安興慶池西南巢賊之亂兵火剝壞無復

存者袁昂嘗評其書謂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以浩書殊乏天才而窘在繩律故爾然議者以謂不然嘗作書法以示子姪盡述古人積學所致眞不易之論且浩以書名其妙實在楷法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三

米巨川告　小字存想法

寶林寺詩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也相穆宗贈尚書右僕射少孤授學於母十五以明經中第相繼應制科擢第一及典詞誥務在純厚時流慕之文體爲之一變所長惟歌詩歆豔一時天下稱元和體其詩名與白居易相上下人目之爲元白及其在越典詩人竇群賡酬又稱蘭亭絕唱每一詞出往往播之樂府其楷字蓋自有風流醞藉俠才子之氣而動人眷睠也要之詩中有筆筆中有詩而心畫使之然耳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寄蜀人詩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官至工部員外郎初擢進士第又中拔萃選王茂出守河陽深愛其材辟於幕下妻之以女復佐令狐楚授以章奏之學遂得名一時當時工章奏者如溫庭筠之徒俱以是相夸號三十六體蓋其爲文瑰邁奇古不可跂及觀其四六藁草方其刻意微思排比聲律筆畫雖眞亦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今御府所藏二

正書

月賦

行書

岡六本藁草

柳公權字誠懸公綽之弟京兆人博貫經術通皆律元和中擢進士第穆宗朝以夏州書記入奏帝曰朕常於佛廟見卿筆蹟息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帝改容悟其筆諫也文宗嘗與聯句帝曰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屬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他學士皆屬繼帝獨詠公權者命題于壁字率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過也宣宗時召升殿作字賜以銀絲且令自書謝狀勿拘眞行欲以爲珍翫也然其書名達于外夷往往以貨貝購之當時大臣之家碑誌非公權書以子孫爲不孝凡公卿以書貶遺蓋鉅萬至奴盜其杯盂而貯筍滕識如故公權知而笑曰銀杯羽化矣人益服其德量云然公權之書得名正以楷法耳今御府所藏十有一

正書

度人經二　清淨經

陰符經　心經

寄藁帖

行書

宮相帖

蘭亭帖

簡敬草藁

檢領帖

紫絲鞋帖

宣和書譜卷三終

宣和書譜卷第四

正書二

唐

蕭遘　陸扆
李磎　詹鸞
顧紹孫　陸希聲
楊鉅　崔逮
張顗　鄭賓
戎昱　趙模

唐

蕭遘字得聖蘭陵人瑀之遠孫也瑀武德初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瑀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官至左僕射遘咸通中擢進士第累遷司空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慕李德裕爲人及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後與選並顯遘善事之僖宗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遘曰不止以長乃釋門生僖宗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之有遘之字畫雖罕傳於世觀其景公幽公二帖筆蹟有廊廟之氣而足規矩學者未易到也今御府所藏二

正書

景公帖

行書

幽公帖

陸扆字文祥蘇州嘉興人丞相贄之族孫後客於陝因以家焉擢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扆工屬文當時制詔落筆而就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嘗作賦召令學士皆和之扆時預焉賦成文不加點獨先衆人帝覽而歎之曰貞元時陸贄吳道元兄弟善內廷文後無繼者今朕得之頗加優重史稱扆之才敏速若注射信不誣矣亦善作眞字嘗有贈皆光草書歌筆蹟不減古人翰墨耀映眞可尚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皆光草書歌

李磎字景墨江都人也自幼好學登選士第相昭宗官至太子少師贈司徒家世藏書多至萬卷時號李書樓喜著述善注解學者宗之以爲指南眞儒相也其書見於楷法處是宜皆有勝韻大抵飽學宗儒下筆處無一點俗氣而暗合書法茲胸次使之然也至如世之學者其字非不盡工而氣韻病俗者政坐胸次之罪非乏規矩耳如磎能破萬卷之書則其字豈可以重規疊矩之末當以氣韻得之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送皆光詩

詹鸞不知何許人也作楷字小者至蠅頭許位置蘭相如蓋類是也彩鸞以書唐韻名於時至今斷紙餘墨人傳寶之今鸞於斯亦然故知鸞於此不凡今御府所藏正書二

唐韻上下

顧紹孫亡其世系作正書類鍾繇所謂似之而非者蓋涇渭同流則淸濁相去不得不爾自三代書契降及漢末無慮數變三國鼎立之初人材並用靡有孑遺惟字學闕然不講繇於是時不溺流俗傑然追古爲一家法而議者謂其豐筋多力有雲遊雨驟之勢後學鮮有繼者如紹孫雖竭其智力寧有一於是哉然久假不歸烏知非有特其學之未至耳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儒素帖

陸希聲矣人也官至左僕射家世有書名其六世伯父柬之以草書高天下議者有喬松倚壁野鶴盤空之語四世祖景融又以博學工書擅名疊疊相繼至希聲一出遘能復振家法爲佳子弟而希聲尤善屬文通經史喜著述且精於正書則祖武風流頓還舊觀錢若水常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凡五字撮押鈎格抵自言出自二王斯與陽冰得之希聲後授之皆光皆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而希聲尚未達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後得其法者爲一時之絕今

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晉光詩

楊鉅史失其傳喜作字得正書體其沈著處有類鍾繇而點畫則柳公權法也當時贈晉光草書詩序者無慮數十人而各出一家之見以附載於文獨鉅之立論以性之與習自是兩途有字性不可以無學有字學者復不可以無性故其爲言曰習而無性者其失也俗性而無習者其失也狂蓋以謂有規矩繩墨者其習也至於超詣絕塵處則非性不可二者相有以相成相無以相廢至此然後可以論書歟又爲說曰義之七子獨獻之能嗣其學則知用此以求古人庶幾天下書眼同一綱紐耳噫鉅之能爲此論則能知書之病也夫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晉光草書序

崔遠其先博陵人也曾祖廷同州刺史子八人皆有時譽世以擬荀氏八龍珙左僕射琯吏部尚書輿河中府節度使餘並據顯位世以爲榮璵子澹官至吏部侍郎有才名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遠澹之子也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之曰飣座梨言坐之所珍也遷中書侍郎後爲右僕射自辰通後有名其家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觀其筆跡雖不傳於世然贈晉光帖其楷體可喜想見其家範云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送晉光詩

張顗其知其系官至左司郎中幼好學喜作眞寯字體謹嚴率倣柳公權而自成一家公權之學出於顏眞卿加以盤結遒勁爲特所重議者以謂如驚湯避弋飢鷹下韝蓋以言其風骨峻極而少和淑之氣焉顗雖未足以方公權之工而風致近古用筆有力亦可貴也觀其所書贈晉光詩云金殿聖人看縱筆玉堂詞客畫載詩則顗不獨工於書而尤長於賦詠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晉光詩

鄭賓史所不載不知何許人也所見者翰墨之傳天復中挈家自華至陳遷徙無常席不暇煖亦未嘗須臾廢詞翰也觀其以楷法題經藏詩云萬蘊千牌次碧牙縹牋金字間明霞而筆法清古有義獻典則雖名不顯於世大率唐人篇章字畫縱復不造古人極致處然亦各有一家風致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題經藏詩

戎昱不知何許人也建中間爲虔州刺史作字有楷法其用筆類段季展然筋骨太剛而殊乏婉媚故雅德者避之嘗書其自作早梅詩云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消豈有得於此者宜其字特奇崛蓋是挾勝氣以作之耳且古人作字或出於一手而優劣相墜者偶在一時之得意與否耳昱自寫其詩是亦其楊意處故其筆力不得不如是之健然求其左規右矩則一出焉一人焉而不見其至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早梅詩

趙模史闕其傳不知何許人也模喜書工臨倣始習羲獻學集成千文其合處不減懷仁然古勁則不逮蓋翰墨之祖必語羲獻而師之者世難其人如晚生輩以家學相承爲一律非不以王氏爲宗然其泥於形似而俗惡凡下者病在索馬於唐肆浮屠氏懷仁乃能稍得故步固不易得然至於奔逸絕塵處則又不可以同日而語若模之書復出懷仁下則所謂思其上者不可得又思其次也噫古人眞難到耶觀模集書一帖頗工楷法信前人之論爲不謬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模集千文

宣和書譜卷四終

正書三

唐

許渾　張欽元

楊庭　景審

鈕約　女仙吳彩鸞

道士杜光庭　道士梁元一

釋曇林

五代

錢鏐　李璟

薛貽矩

唐

許渾不知何許人也卅角爲詩已能超出童稚及長秀發頗爲流輩所推正書字雖非專門而灑落可愛想見其風度渾作詩似杜牧俊逸不及而美麗過之古今學詩者無不喜誦故渾之名益著而字畫因之而並行也大中初守監察御史以疾告歸端居佚老有詩集行于世今御府所藏正書二

今體詩上下 易絲欄

張欽元亡其傳官至奉禮郎作眞字喜書道釋經然不墮經生之學其遠法鍾繇唯恐失眞但去古既遠世習紛揉故未能脫去前人畦畛左規右矩自守奴書之病是亦束於教者也至如繇書幽深無際古雅有餘則又非欽元得窺其藩籬焉今御府所藏正書二

楊庭不知何許人也爲時經生作字得楷法之妙長壽間一時爲輩流推許唐以武后好奇立異自我作古至輒易一十九字當時如薛稷之流亦復宗之庭嘗書五蘊論悉用武后所易字而卷尾繫經生臣名要是一時奉命自應爾耳唐書法至經生自成一律其間固有超絕者便爲名書如庭書是亦有可觀者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五蘊論

景審南陽人也工作詩留心翰墨長慶中以泥金正書黃庭經一軸過慕王羲之法字體獨秀潤而有典則又作詩以題其卷末云金粉爲書重莫道黃庭舊許右軍多請看今日酬仁德何似當時爲愛鵝大抵唐人類多工書然亦頗自珍惜如歐陽過初倣父詢書後亦名世非狸毛爲筆犀象爲管未嘗輒書審於內景經必粉金而寫之蓋亦非率爾而作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黃庭經

鈕約史傳不載善正書作細字使人喜足而忘倦蓋其字畫雖小而圓勁成就不乏精神爲可喜者嘗攷昔人之論字以謂大字雖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雖於寬綽而有餘結密而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敘近之蓋約之小字雖未足以比肩古人而至其字形頓放頗有意味亦不窘於邊幅而韻勝者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小字三教經

女仙吳彩鸞自言西山吳眞君之女大和中進士文蕭客寓鍾陵南方風俗中秋夜婦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爲盛集蕭往觀焉而彩鸞在歌場中作調弄語以戲蕭蕭心悅之伺歌罷躡蹤其後至西山中忽有青衣燃松明以燭路者彩鸞見蕭遂偕往復歷山椒有宅在焉至其處席未暖而彩鸞據案如府司治事所問皆江湖喪溺人數蕭他日詢之彩鸞初不荅問至再四乃語之我仙子也所領水府事言未既忽震雷迅發雲物冥晦彩鸞執手板伏地作聽罪狀如聞謫詞云以汝泄機密事罰爲民妻一紀彩鸞泣謝諭蕭曰與汝自有寅美今當往人世矣蕭拙於爲生彩鸞爲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爲糊口計然不出一日間能了十數萬字非人力可爲也錢囊羞澀復一日書之且所市不過前日之數由是彩鸞唐韻世多得之歷十年蕭與彩鸞遂各棄一虎仙去唐韻字畫雖小而寬綽有餘全不類世人筆當於仙品中別有一種風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十有三

唐韻平聲上　唐韻平聲下

唐韻上聲　唐韻去聲

唐韻入聲　唐韻上下二

唐韻六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道號東瀛子括蒼人也傳授真大師特進檢校太傅太子賓客兼崇文館大學士行尚書戶部侍郎廣成先生上柱國蔡國公光庭初意喜讀經史工詞章翰墨之學懿宗設萬言科選士光庭試其藝不中乃弃儒衣冠入道游意澹漠著道家書頗研極至理至條列科教自漢張道陵暨陸脩靖撰集已來始末備盡于今羽流咸宗之僖宗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爲之斂袵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聖義歷帝紀暨歌詩雜文僅百餘卷喜自錄所爲詩文而字皆楷書人爭得之故其書因詩文而有傳要是得煙霞氣味雖不可以擬倫義獻而邁往絕人亦非世俗所能到也光庭嘗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方紛真宮工未畢上帝命余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人間世他日因復謂真宮成矣遂披法服與門弟子別而李異哉信人材不特人間少天上亦少昔李賀以天上玉樓成賀作記而去其類是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送光輩詩

道士梁元一亡其鄉里天資孤潔不染世習丹藥之暇尤喜翰墨初慕鍾王楷法久而出入規矩之外然其法嚴其氣逸其格清其嚴也若秉簡而立星壇其逸也若御風而揮八極其清也若秋霄之飲沆瀣凡以心專於抱一而不務外遊故其神凝而慮寂據梧隱几泯然身世之俱亡及乘興一寫於揮灑自然有超世絕俗之態矣觀其書太上內景經作小楷法而體兼衆善乃知遊方之外者非世習之所能及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太上內景神經

釋曇林莫知世貫作小楷下筆有力一點畫不妄作然修整自持正類經生之品格高者有金書經目曰金剛上味陁羅尼累數千字終始一律不失行次便於疾讀但恨拘窘法度無飄然自得之態然其一波三折筆之勢亦自不苟豈其意與筆正特見嚴謹亦可嘉矣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金剛經

五代

吳越國錢鏐披州臨安人倜儻有大度意氣雄傑棄唐末亂離依閭里董昌嘯聚烏合之衆名爲禦寇而實自蹈之然李能用僖宗詔命削平江浙而據有也當時以鎮海軍節度使復領鎮東節制精兵及三萬昭宗即位加太子中書令封本郡王梁室繼興爲尚父進封吳越國王至于後唐遂獨有方面號令一十三郡垂四十年修中州貢賦籍無虛日風物繁庶族系侈靡浙人俚語曰之曰海龍君言富盛若彼也方其與群英爭逐橫槊馬上何暇議文墨耶然而喜作正書好吟咏通圖緯學晚歲復降已下士幕客羅隱雅好議評雖及鏐微時事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稱之狀貌凜凜亦人間一英物也所書復剛勁結密似非出用武手殆未易以學者規矩一律擬議耳逮藝祖有天下其孫俶能納土稱蕃遂使後世子孫靡我爵祿承承不絕亦其英風餘澤沾丐雲仍者多失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貢棗帖

南唐僞主李璟字伯玉先主昪之長子達命侯煜之父也幼已穎悟既爲主器即典軍旅撫下有方略時皆歸之及嗣昪位能奉中州以恩信結鄰壤江左老稚不勤兵革者十有九年亦霸道之雄也宋齊丘以舊臣與先主爲布衣交挾不賞之功跋扈無前即竄而死之又其果敢如此然於州武之時乃能亹亹修文圖回治其故史稱其富文學工正書觀其字乃積學所致非偶合規矩其後煜亦以書名與錢俶相先後蓋其源流本有自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邊鎬奏狀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唐乾符中登進士第歷集賢校理翰林學士晚事梁太祖受其才禮加優異累官白僕射至守司空貽矩風儀秀整所與游者咸一時之英傑自此聲名籍甚喜弄翰墨

正書得古人用筆意且唐末接五代工書者筆蹟疑皆掃地矣觀其贈詧光草書序秀潤可觀一時學者亦鮮儷焉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詧光草書序

宣和書譜卷五 終

宣和書譜卷第六

正書四

五代

盧汝弼　豆盧革

王仁裕　楊邠

宋

宋綬　蔡襄

石延年　陸經

王子韶　道士陳景元

山人蒲云　釋法輝

五代

盧汝弼字子詰不知何許人也祖綸唐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少力學不苟爲世冑篤意科舉登進士第文彩秀麗一時士大夫稱之復留意書翰作正書取法有蜀當五季士風澌弊以字畫名家者尤少汝弼能力振所學誠不易得官至祠部郎中知制誥贈兵部尚書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贈詧光詩

豆盧革史失其世系遭五代離亂避地鄜延守中山王處直辟爲幕官同賦牡丹革以桑柘對處直雅器重遷節度判官唐莊宗講求賢相或以革名家予舉之遂召拜左丞相作正書雖有隱者態度然要之不出五季人物風氣其點畫同爲一律非若楊凝式之書在李世翰墨中如景星鳳凰之傑出宜革輩皆不以書得名也今御府所藏一十

正書

開講帖　友公大德帖

鄭長官帖　王郎若帖

行書

大德帖　吾師帖

寒食帖　買花帖

頂辭帖　田園帖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官至太子少師幼不羈唯以狗馬彈射爲務中年銳意於學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覩水中沙石皆有篆文及寤胸中豁然自是文性超敏洞曉音律作詩僅千篇目之曰西江集嘗觀列禦寇言神遇爲夢謂以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非偶然也王獻之夢神人論書而字體加妙李嶠夢得雙筆而爲文益工斯皆精誠之至而感於鬼神者也仁裕翰墨雖無聞於時觀其送張禹偁詩正書清勁自成一家豈非濯西江水之効歟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送張禹偁詩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事漢高祖官至樞密使隱帝即位加中書侍郎平章事邠長於吏事執政以來帑藏實兵甲完國用不乏邊鄙肅

靜皆其功也末年留意搢紳延客門下知經史有用乃課吏傳寫至其作正書雖不能造鍾王之藩翰然氣格超邁粗有可觀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清潭等帖

宋

文臣宋綬字公垂趙人也官至參知政事謚曰宣獻其事業載之史牒詳矣綬雅有記性嘗試童行法華經誦十日不復遺一字蓋其性與下愚相遠如此作字尤爲時所推右然亦自喜其書在翰苑日凡制藁必集成篇至於點畫亦不妄作意其文必附書以垂後世耳嘗爲小字正書整整可觀真是黃庭經樂毅論一派之法在天聖明道間章獻明肅后聞綬書名乃命楷法千文以規仁祖令綬所書千文實天章閣所藏之書也其後佐我仁祖以參大政亦基於此國初稱能書者惟李建中與綬二人而建中之字肥而重濁或爲時輩譏評謂有五代以來衰亂之氣至綬則無間言蓋其書富於法度雖清癯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到者而議者又謂世之作字於左右布置處或枯或秀惟綬左右皆得筆自非深造者特未易知綬有子曰敏求能世其家凡當時巨卿銘碣必得敏求字爲榮故二宋之書人到于今稱之今御府所藏正書八

草制　草劄

密衣　杜甫謁廟詩

和圖池詩筆　飛白書上下二

千文

文臣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人也官至端明殿學士博古尚氣節居諫垣樂言事初范仲淹被逐余靖尹洙歐陽脩以極論援救坐是皆貶襄於是作四賢士詩以高其風天下咸誦之守福州日南方風俗病者不食藥而敎信巫覡雖至垂死而恬然尚鬼其利人之財者以蠱毒之積年以爲患襄至去巫覡而殺其害人者故一方安堵而宿弊滌工字學力將求配古人大字鉅數尺小字如毫髮筆力位置大者不失結密小者不失寬綽至於科斗篆籀正隸飛白行草章草顛草靡不臻妙而尤長於行在前輩中自有一種風味筆甚勁而姿媚有餘仁祖深愛其書嘗御製元舅龍西王李用和墓銘詔襄書之已而學士撰溫成皇后銘文又詔襄書而襄辭曰此待詔職也儒者之工書所以自遊息而已仁祖亦不强之人謂古今能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襄耳襄游戲若事間有前後茶錄復有荔枝譜世人摹之石自珍其書以謂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而復推爲本朝第一也論者以謂真行簡劄今爲第一正書爲第二大字爲第三草書爲第四其確論歟此所得於正書爲多今御府所藏正書三

南郊慶成詩　茶錄

還賴詩

文臣石延年字曼卿本幽州人官至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少應進士舉真廟朝該三舉進士推恩補奉職延年以母老不擇祿而就久之朝廷爲改太常寺太祝出知濟州金鄉縣爲邑有治聲凡兩除監郡一爲大理丞遂入館然跌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復難事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苟合上書論事有讜語朝廷用其計令奉使河東籍鄉兵既還易服色當時延年雖在祕閣而不屑夜遊浮沈閭巷間見者如遇於煙雲中一日與酒徒詣肆中縱飲銜杯無算終席不交一語引去以此人異之指其地爲遇仙其在寶元康定間文詞筆墨照映流輩得之者不異南金大貝以爲珍藏其正書入妙品尤喜題壁不擇紙筆而得如意初沿汴而東繫舟泗水龜山下佛祠釋子以題殿榜爲請乃爲劇飲卷袒濡墨作方丈字一揮而成人以爲絕筆異時范仲淹作文誄之云延年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歐陽脩亦作詩美之曰延年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其爲名流推許如此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西師詩

文臣陸經字子履越人也官至集賢殿修撰作郡以儒術飾吏事而所至以能稱善其行書當時與

蘇舜欽爲章流而筆法亦僅同一律前輩高文必求經爲之書故經之石刻殆遍天下若歐陽修恩顧諸詩得經書方喜甚稱然多作正書其典嚴以規矩自窘譬之椎魯如參厚重如勃亦盛德君子渾金樸玉所自表發也觀者自應得之耳今御府所藏四

正書

蒲州詩　武林謠

行書

蕭相樓等詩　郊居等詩

文臣王子韶字聖美浙右人官至祕書少監宿學醇儒知古今以師資爲已任方王安石以字書行於天下而子韶亦作字解二十卷大抵與王安石之書相違背故其解藏於家而不傳尤長於孟子而學者師其說一日子韶訪一縣令正見令與舉子談孟子縣令者寡聞人也不知子韶善此書而與客談不已置子韶一隅蓋旁若也久之乃問子韶曰頗曉孟子否子韶答以從頭不曉令怪其語子韶曰孟子不見諸侯而首篇稱見梁惠王何也令與客皆無對久之知子韶也爲之靦顏喜作正書雖其餘事然亦出於力學至於三過筆眞可以挂萬鈞之重蓋其學本宗褚遂良顏眞卿而葬年自變爲一家耳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杜衍詩

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眞靖自稱碧虛子建昌南城縣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台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祕術自幼喜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親手自校寫積日窮年爲之病僂每著書十襲藏之有佳客至必發函具餚槃出客前以求點定其樂善不已復如此然不汎交未嘗與俗子將迎惟相善法雲寺釋法秀人比之廬山陸修靜文惠遠也初遊京師居醴泉觀衆請開講神考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令師名又改章服累遷至右街副道錄已卯乞歸廬山復以蔡親爲請詔賜白金助之既歸行李無他物百擔皆經史也所居以道儒醫書各爲齋館而區別之四方學者來從其遊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校讐於是人人得盡其學而所藏號爲完書所役二奴一曰黃精二曰枸杞馴而不役眞有道者之役也一時大臣如王安石王珪喜與之遊初歸廬山與安石作別安石問其乞歸之意景元云本野人而今爲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安石韻其語書靜几問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難堪此廬山歸去來復書其詩後云眞靖自言如此蓋喜其不素諳也又嘗與蔡卞論古今書法至歐陽詢則曰世皆知其體方而莫知其筆圓卞頗服膺生平不喜作草字惟欲正書大抵祖述王羲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陽詢化度寺碑耳故其於古人法度中粗已贍足當其啟予足之時年已七十沐浴改衣韻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其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復吾眞宅世乃悟其尸解凡手自校正書有五子卷注道經二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解莊子十卷編高士傳百卷所著文集二十卷以至作大洞經音義集注靈寶度人經凡有蓋於學者莫不致力焉今御府所藏八

正書

陶隱居傳　高士傳

樂毅傳　相鶴經

陳諶等墓誌　種玉故事

行書

岩棲賦　試墨書等詩

山人蒲云西川漢州綿竹人也幼有方外之趣布裘筇杖游山野間賣藥得錢入酒家醺然一醉類有道之士尤喜翰墨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鉤字寫河上公注道經筆墨清細若游絲縈漢孤煙裊風連綿不斷或一筆而爲數字分布勻穩風味有餘覽之令人有凌虛之意大抵書法自科斗一變學者紛紛於是有垂露偃波之英倒薤之說各工其習以文其一家之學亦宜在所錄也今御府所藏正書二

雙鉤道經　雙鉤德經

釋法暉政和二年天寧節以細書經塔來上効封人祝萬歲壽作正書如半芝麻粒寫佛書十部曰妙法蓮華經曰楞嚴經曰維摩經曰圓覺經曰金剛經曰普賢行法經曰大悲經曰佛頂尊勝經曰延壽經曰仁王護國經自塔頂起以至趺座層級鱗鱗不差毫末更爲出香器置其中開而經字僅足開卷翬飛照映眼睫恍然如鬱羅蕭臺突兀碧落孕育氣象亦奇觀也說者謂作此字時取竅密室正當下筆處容光一點明而不曜故至細可書復有瞭然眸子方辨茲事然其字累數百萬不容脫落而始終如一亦誠其心則有是耶今御府所藏正書一

細書經塔

宣和書譜卷六終

宣和書譜卷第七

行書敘論

自隸法掃地而眞幾於拘草幾於放介乎兩間者行書有焉於是兼眞則謂之眞行兼草則謂之行書爰自西漢之末有潁川劉德升者實爲此體而其法蓋貴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德升而下復有鍾繇胡昭者同出於德升之門然昭用筆肥重不若繇之瘦勁故昭率於無聞而繇獨得以行書顯當時謂繇善押書者此也及晉王羲之獻之心得神會處不由師授故並臻其極蔚然爲翰墨之冠晚有王珉復善此學而議其書者有峻如崧高爛若列宿之兄信乎行書之在字學非富妃矩有來歷不能作此譬之千里之足屈伏櫪下則成虧何在及其緩轡闊步爭馳蟻封間於是爲驥遂分書之有行若是也今得其自晉以來至于本朝以行書名世者凡五十有八人焉其間如晉之王濛宋之薄紹之唐盧世南歐陽詢李邕蘇靈芝之徒各各自具一體傑然出于其類者多矣本朝則有李建中蘇舜欽陸經王安石蔡京筆勢奕奕足以追配古人名垂後世有可觀者於是類而裁之爲一家法

行書一

晉

王衍　謝奕

桓溫　謝安

謝萬　陸玩

張翼　王濛

王徽之　王蓬

晉

王衍字夷甫瑯琊臨沂人相孝懷　官至太尉早歲穎悟初詣山濤濤嗟歎良久目送其去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及長聞譽四馳明悟若神自謂可比子貢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善談名理得莊老旨趣每論事理有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手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斯足以旁鞏其人也武帝問之問王戎曰衍於當世誰比戎曰當從古人中求耳其爲世所尚如此初好論從橫之術晚乃弃世事口不言錢稱阿堵物而已晉室士夫雅尚清談者衍爲之倡也及爲石勒所囚心知必死乃痛自引咎慨然歎曰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正天下猶不至此其弟澄亦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儁是宜不克令終作行草尤妙初非經意而灑然痛快見於筆下亦何事雙鉤虛掌入法回腕哉其自得於規矩之外蓋眞是風塵物表脫去流俗者不可以常理規之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尊夫人帖

謝奕字無奕秣陵人官至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少有名譽初爲剡令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敦篤布衣之好於溫坐岸幘笑詠自若溫嘗曰我方外司馬也嘗作字尤長於行書飄逸之氣入人骨髓故會稽以賦美之曰達士逸蹟乃推無奕毫翰云爲任興所適又見無奕之書不拘於俗學之妙而風氣自高當時以爲達士也初從兄尚爲西州日有德政既卒州人思之請以奕嗣尚遷都督豫司冀并四州事其知名縉紳間有索如此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秋月帖

桓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官至丞相生未葬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故以溫名之溫豪爽有風槩姿貌雄偉而面有七星劉惔嘗稱其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斯亦見其異也然溫挺英邁之氣韞文武之才籠絡賢傑駕馭英雄受寄扞城用恢威畧功有可稱者矣及總戎馬之權居形勢之地有睥睨窺覦之意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弃也溫墨蹟見于世者尤少然頗長於行草觀其收東道表與天法帖石刻字勢遒勁有王謝之餘韻亦其英偉之氣形之於心畫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東道表

謝安字安石世爲秣陵人官至太保方時王謝兩族各以文采相高而安於謝族尤主斯文盟會居伯仲群從間若師資禮嘗與王濛語濛曰此客壘壘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四十不仕高臥東山屢違朝旨天下翕然有公輔望及起應辟爲宰相當桓溫跋扈談笑却之終至於帖然而後已苻堅以百萬之衆飲馬江左勢欲吞食晉國人心危甚而安用謝元輩親授方畧各當其任從容緩帶以威重壓浮議終至以寡勝衆一掃而群虜淨盡使東晉社稷增重九鼎皆安之力也若其風氣蘊藉爲名流所慕如敦擁鼻揮葵扇又其餘耳蓋是種種超詣每經意處便非他人可到初慕羲之作草正字而羲之有解書之目後之許其字看亦謂縱任自在若蟠盤虎踞之勢要當入能品也然其妙處獨隸與行草耳此所有惟行書爲多其家若尚若萬若道蘊皆以書名世者信有自來矣今御府所藏行書三

中郎帖　近問帖

善護帖

謝萬字萬石官至豫州刺史其才器雋秀頗喜矜持故早得時譽簡文帝初作相時聞萬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衣鶴氅裘後版而前既見與簡文共談移日其風致見重于時如此萬工言論善屬文作字自得家學清潤遒勁風度不凡然於行草最長惜其歲月之久少及見者獨饋恨一帖尤著見于世其亦魏晉已來流傳到眼者類多哀悼語此其然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賢妹帖　饋恨帖

陸玩字士瑤吳人機從弟也器量洪雅弱冠有美譽嘗翰墨尤長行書及登公輔謙遜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不得已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以弘重爲人主所貴稟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縉紳之徒莫不依之時瑞星見以疾不能造朝親書其表以賀略曰德合神明嘉瑞屢臻普天率土莫不同慶其筆力瘦硬有鍾繇法然識者謂繇書如雲鶴遊天群鴻戲水行間茂密實亦難過玩之字蓋雖不期與之方駕然雅重之氣發于筆端而有典則亦足以昭示於世也玩官至尚書令興平伯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賀瑞星表 晉元帝批附

張翰字君祖下邳人官至東海太守善隸草時穆帝令翰寫王羲之手表穆帝自批其後羲之殆不能辨眞贋久乃悟云小人幾欲亂眞王僧虔嘗謂羲之書一朝人物莫有及者而翰之書遂能亂眞故已咄咄羲之矣蓋翰正書學鍾繇草書學羲之皆極精妙當時與王脩江灌輩並馳爭先今觀其行書故可以想見其他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周氏帖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也官贈司徒濛少時放

縱不羈晚節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恩而後行喜怒不形于色美姿容居貧帷弊入市而市廛悅其貌遺以新者時人以爲達工隸書草法俱入能品王僧虔以謂可比庾翼議者不以爲過論章草作人字法皆謂趯之欲利按之欲輕世以濛爲知言然世所存者多行書王安石初學其書頗得筆意論者以謂有橫雨斜風之勢則濛之書又可知矣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餘杭帖

王徽之字子猷逸少冢嗣也世家秣陵官至黃門侍郎初參桓溫幕下爲狂司馬忘形骸無客禮溫優之不投也及佐桓冲尤不事事惟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而已嘯詠竹間寄以天樂山陰雪夜理舟詣戴乘興而往興盡而還世稱其真正以傲達凌物故名教之流或病之要之亦王氏佳子弟也其作字亦自韻勝羊欣謂尤長於行草信不誣失然律以家法在羲獻間特未可以甲乙論云今御府所藏行書四

僧倫帖　至節帖

仲宗帖　蔡家帖

王邃失其世系官至平北將軍徐州刺史而世所傳者特因其書爾作行書有羲獻法疑是其家子弟故典刑具在而後世雖斷紙餘墨亦復寶之也婚事一帖尤爲人所知流傳至今觀其布置婉媚構結有法定非虛得名大抵字學之妙晉人得之爲多而王氏之學尤盛焉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婚事帖

宣和書譜卷第八

行書二

宋

孔琳之

梁

陶弘景　王筠

陳

陳叔懷　蔡凝

唐

虞世南　歐陽詢

歐陽通　陸東之

李邕

宋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官止祠部尚書琳之好文博古至於音律之習無不超詣作行草度越流輩方時以剛正自力不能阿諛當前者故奄奄衆人後至於作字之工人不得而掩遏也議者以謂飛流垂勢則呂梁之水焉二王已後略無其比王僧虔亦謂琳之書天然絕逸極有筆力蓋其所養豪放恥事遲拙故筆端流暢快健若不凝滯於物者或以謂功夫少此又責備春秋之法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日月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身長七尺四寸神采聳秀有仙風道骨讀書萬餘卷善琴棊工草隸而行書尤妙大率以鍾王爲法骼力不至而遒氣有餘然苦心篤志未嘗懈倦無紙墨則至於以荻畫灰若恨無書以爲楷式則願作主書吏故其荅武帝論書云愚固博涉患未能精其刻意於學有至於此袁昂謂其書如吳興小兒形雖未成長而骨體甚駿快李嗣眞亦云如麗景霜空鷹隼初擊俱以駿快稱今觀其書信乎其非虛言也弘景少得養生之道初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郎上章辭祿止于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辟穀導引老而童顏其神仙中人也後贈中散大夫今御府所藏行書六

楊璇瑤密辭　華陽洞天帖

屈畫帖　茅山帖

帶名帖　茅山仙蹟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瑯琊臨沂人官至太子詹事筠天資穎悟自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見者皆賞其奇絕及長而學益工與從兄泰齊名一時如陳郡謝覽弟舉亦有重譽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卽泰養卽筠竝小字也尚書令沈約爲當時辭宗每愼許可見筠文必咨嗟吟詠以爲已所不逮嘗作草木十詠書于約郊居之壁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目一日從容啟梁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是約之所許蓋不誣矣遷中書舍人掌東宮書記昭明太子宴于元圃太子執筠之袖撫劉孝綽之背云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卽僧虔之孫僧虔以書名世而筠於書遂復有家傳之學尤喜今抄書史至寓目瞥觀皆卽疏記自是筆端復熟縱使不學亦自超詣尤工行書然筠性洪厚不以藝能高人故於書世罕其傳要是王謝家風範自應度越流輩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至節帖

陳

陳叔懷不載於史作行書筆畫圓整其論梅發一帖字雖嫵媚而中藏勁氣如幽香孤豔凌轢冰霜者其清致自應如此大抵昔人爲文肆筆莫不因其感發既得於心遂應於手亦自不知其所以然也至如王羲之來禽青李帖最爲知名梅帖宜其爲世所傳也陳都江左而梅本江淮物因知叔懷其必江左人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梅發帖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以名公子選尚高宗女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幼警悟聞見必曉而風儀俊邁容止詳雅好儒學博涉經傳喜爲文辭善草隸而行書尤擅一時凝家世貴顯又身爲國壻既不爲膏粱紈綺所移而字畫秀潤風致尚可以追步晉人書法至陳故亦少變如凝刻意字學爲時推許豈易得哉官至中書侍郎晉陵太守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明希帖

唐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官至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與兄世基執弟子禮于吳郡顧野王力學不倦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由是聲譽籍甚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俱名重一時議者以比晉二陸釋智永善書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師焉於是專心不懈妙得其體晚年正書遂與王羲之相後先當時與歐陽詢皆以書稱議者以謂歐之與虞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逡也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爲優蓋世南作字不擇紙筆皆能如志立意沉粹若登太華百盤九折委曲而入杳冥或以比羅綺嬌春鵾鴻戲海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其亦善知書者族子纂孫郁皆能繼世而風骨不逮世南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氣無所屈唐文皇一見奇之嘗曰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乃詔曰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忠讜二曰友悌三曰博聞四曰詞藻五曰書翰有一於此足謂名臣而世南兼之其器重如此嘗作筆髓學者多宗焉有

孔子廟堂碑千佛銘師于賦昭陵刻石銘嘉瑞賦最聞于時然世南雖以正書見稱而行字出奇處亦不在名流下此所得惟多行字耳今御府所藏一十有三

行書

積年帖　借乳鉢帖
枕臥帖　蔬會帖
翰墨帖　賢士帖三
汝南公主銘藁

草書

論道帖　關內帖
前書帖　臨張芝平復帖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官止太子率更令敏悟超絕江總一見知其令器也於是授以書傳每讀輒數行俱下遂該洽經史爲時聞人初仕隋爲太常博士唐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喜字學王羲之書後險勁瘦硬自成一家議者以謂真行有獻之法蓋自羊欣薄紹之已後略無勍敵獨智永恃兵精練欲與旗鼓相攻而詢猛銳長驅智永亦復避鋒殆將爲之奪氣其作付善奴傳授訣筆意殆盡是誠有所得者至雞林遣使求詢書高祖聞而歎曰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蹟固謂形貌魁梧耶當時名重如此詢嘗行見索靖所書碑初唾之而去後復來觀乃悟其妙於是臥于其下者三日由是晚年筆力益剛勁有執法面折庭爭之風或比之草裏蛇驚雲閃電發至其筆畫工巧意態精密俊逸處而人復比之孤峰蜕起四面削成論者皆非虛譽也然詢以書得名實在正書若化度寺石刻其墨本爲世所寶學者雖盡力不能到也而張懷瓘又稱其飛白隸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蓋亦各具一家之見然而詢雖以正書爲翰墨之冠而至於行字又復變態百出當是正書之亞此得其行字爲多焉子通亦善書臨[illegible]咄咄逼真今御府所藏四十

正書

衛靈公論　强弱論
節封奕事　節蘇原事

行書

秋風辭　周公帖
鄒穆公帖　齊宣王帖
十商讀書帖　荀公帖
戰國策帖　子卿帖
庾亮帖　張翰帖
度尚帖　戴逵帖
善奴帖三　祭祀帖
四時祭祀帖　百家帖
門籍帖　自遣帖
勸學帖　海上帖
陶隗帖　祖訥帖
守謙帖　薄冷帖
金蘭帖　北遊帖
講書等帖　千文

草書

孝經　院君帖
盈虛帖　京路帖
途路帖　京兆帖

歐陽通潭州臨湘人官至司禮郎判納言事父詢以書名著千時通蚤孤母徐氏教以父書懼其家學不振於是每遣通錢紿云質汝父書蹟之直通遂刻意臨倣不數年乃繼詢名號大小歐陽體然行草得詢之險勁盤結分布意態則有所未及亦不失其爲名書也通晚善用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用象犀非得此不作字也其亦自爲標制若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則通未爲達論也至風節學藝父子表見一時爲唐名臣亦已美哉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節陳高祖本紀　千文

陸柬之吳郡人也官至朝散大夫守太子司議郎柬之虞世南甥也少學舅氏書多作行字晚擅出藍之譽遂將咄逼羲獻落筆渾成恥爲飄颻綺靡之習如馬不齊髦人不櫛沐雖爲時鄙要是通人之達觀但覽之者未必便能識其佳處論者以謂

如甌蓋之松節節加勁亦知言哉然人材故自有分限東之書其隸行入玅章草草書入能是亦未免其利鈍也書頭陁碑急就章龍華寺額武丘東山碑最闇于時此所存者特頭陁碑急就章耳今御府所藏六

行書

蘭若碑　頭陁寺記

蘭亭詩　千文

臨王羲之蘭亭敘

草書

急就章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也嘗作北海守故世號李北海父善有雅行博通古今然不能屬文人號曰書簏邕資性超悟才力過人精於翰墨行草之名尤著善注文選書成以問邕不敢對而意欲有所更善令邕補其遺邕則附事見意燦然明白善以其意不可奪故兩存其書邕一日謁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備願一見祕書及假直祕書未幾月而辭去嶠驚問其奥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服之邕剛毅忠烈臨難不苟免少習文章嫉惡如讐不容於衆邪佞爲之側目然雖詘不進而文名天下盧藏用謂之如干將鏌鋣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邕初學變右軍行法頓剗起伏既得其玅復乃擺脫舊習筆力一新李陽冰謂之書中仙手裴休見其碑云觀北海書想見其風采大抵人之才術多不兼稱王羲之以書掩其文李淳風以術映其學文章書翰俱重於時惟邕得之當時奉金帛而求邕書前後所受鉅萬餘自古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觀邕之墨蹟其源流實於羲之議者以謂骨氣洞達奕奕如有神力斯亦名不浮於實也杜甫作歌以美之曰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爲世之所仰慕率皆如是今御府所藏行書十

光王帖　檢校帖

奐上人帖　閣爵帖

永康帖　披雲帖

潭永帖　勝和帖

葛粉帖　古詩帖

宣和書譜卷八終

宣和書譜卷第九

行書三

唐

吳通玄　李白

張籍　裴濟

杜牧　李景讓

崔遁從　白居易

裴休　司空圖

唐

吳通玄海州人官至起居舍人與弟通微皆以博學文章稱於時善画及書於行草尤長通玄舉神童補秘書正字復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與通微相繼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遷起居舍人知制誥通玄不獨以詞章照映士林而字畫固自不凡至德宗每有譔述非得通玄筆卒不滿意其詞翰之妙爲時器重如此故當時名臣碑刻往往得其書則誇以爲榮至於文藁斷幅殘紙人爭傳之今御府所藏行書三

魚朝恩神道碑藁上下

度人經不完

李白字太白生於巴西彌月之初母夢長庚故因以取名卅歲知通書及長好擊劍落落不羈東喜與酒徒縱飲世有六逸八仙之目賀知章一見號謫仙人薦之明皇以布衣召見金鑾殿爲降輦步

迎如見園綺論世務答蕃書筆不停綴帝嘉之以寶床賜食於前手爲和羹令待詔金馬門當時榮之未幾不爲親近所喜有詔放還裴回江左依李陽冰愛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澄江月滿拏舟夜渡著官錦袍吟嘯其間端是風塵表物也唐人作詩未有如杜甫時白亦得差肩於甫至其名章俊語鬱鬱芊芊之氣見於毫端者固已逼人是豈可與泥筆墨蹊徑者爭工拙哉嘗作行書有乘興踏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畫尤飄逸乃知白不特以詩名也今御府所藏五

行書

太華峰　乘興帖

草書

歲時文　詠酒詩

醉中帖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以進士登科官至國子司業善書翰行草爲最性狷直不容物是時韓愈以文衡輕重天下士而籍爲愈客且薦於朝自爾名播人口一時賢士爭與之遊其作詩善樂府句法出諸客右觀夫字畫凜然其典雅幹旋處當自與文章相表裏不必以書專得名也且後世欲見韓門弟子之風采者當於此求其髣髴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希淺帖

裴濟河東聞喜人飽學問以蔭補入官官至兵部侍郎謚曰欽好直言極諫蹇蹇有王臣節雖不用于時而人嘉其忠喜梁昭明所集文選乃裒今昔辭章續而號之大和通遐頗奬士論史復載其絲書爲時推右晚歲行草尤勝當是其耿耿流於毫端者故筆不病而韻自高耳昔人以書傳於時未必以字得名蓋或以忠義稱或以文章稱況身兼數器而字畫又佳如濟者誠不可多得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大司寇帖

杜牧字牧之樊川人也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宰相吟德裕素奇其才歷黃池等州刺史入爲考功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剛正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尤切時務於詩情致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杜甫其作阿房宮賦辭彩尤麗有詩人規諫之風至今學者稱之作行草氣格雄健與其文章相表裏大抵書法至唐自歐虞柳薛振起衰陋故一時詞人墨客落筆便有佳處況如杜牧等輩耶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張好好詩

吟景讓字後巳幷州文水人官至太子少保謚曰孝贈太尉愷之孫也以蔭補入官性方毅敢言無忌憚寶曆初爲右拾遺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市朝廷權求領鹽鐵景讓亟論不可由是士林高其操守其在朝廷上雖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而退食閨門則雍雍唯謹所居東都樂和里人號樂和李公史以謂清德紀之也觀其書亦稱所聞前人墨帖類非以書得名然世之寶藏者特以其人耳況如景讓德望議論一世所宗其行書又足以追配古人當時如沈傳師以書自名而雅與景讓厚至爲江西觀察而表以自副宜其所學故自超妙是宜其翰墨所以有傳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再拜郎中帖

崔龜從字元吉史不載其何許人相文宗官至宣武軍節度夜初以進士登第復以賢良方正拔萃三中其科天下翕然以師匠尊之故當時片文遺帖往往爲世所寶想見其儒宗氣味蓋不必以書得名也今宛陵行書帖乃其一耳大抵儒家者流雖使不善書其點畫頓放處本自不惡況唐人類皆善書龜從又其學者之規範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宛陵帖

白居易字樂天家翰城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敏悟絕人工爲文章顧況一見其文不覺自失曰吾謂斯文已絕今復見子矣擢進士拔萃入爲翰林後貶江州司馬然雖失志能順適所適若忘形骸者會昌初家東都履道里居第疏沼植木龍門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或經月不茹

輩又稱香山居士與胡杲吉改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人慕之繪爲九老圖居易文章精切然最工詩長於諷諫得失名傳雞林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復與劉禹錫齊名又號劉白始生七月能指之無二字蓋以天稟觀其書豐年洛下兩帖與夫雜詩筆勢翩翩大抵唐人作字無有不工者如居易以文章名世至於字畫不失書家法度作行書妙處與時名流相後先蓋胸中淵著流出筆下便過人數等觀之者亦想見其風槩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五

豐年帖　洛下帖

生涯帖　劉郎中帖

送敏中歸邠寧幕等詩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也操守嚴正幼偕昆弟隱于家塾講經著書經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與等歷昭義河東鳳翔荆西四節度官止太尉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好浮屠居常不嗜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頗多書謂人之本心靈明廓徹廣大虛寂逐物迷已者不能達耳故其爲人蘊藉進止雍閑行不暇察然刻意翰墨真楷遒媚作行書尤有體法嘗建化成寺僧粉額以候休題他日見之神色自若以袖揾墨而爲書之字勢奇絕見者嗟賞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判疏言狀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末擢進士第遷中書舍人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辭居中條山王官谷名其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以謂量才一室休揣分二室休耄而聵三室休自號爲耐辱居士其父輿得徐浩真蹟一屏題朔風動秋草遊馬有歸心尤爲精絕輿遂於其下記云怒猊挾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因以戒圖曰儒家之寶莫踰此屏圖後爲之志曰人之格狀或峻則其心必勁視其筆蹟可以見其人於是知圖之於書非淺淺者及觀其贈詣光草書歌於行書尤妙知筆意史復稱其志節凜凜與秋霜爭嚴考其書抑又足見其高致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贈詣光草書歌　贈詣光草書詩

宣和書譜卷第十

行書四

唐

盧知猷　吳融

韓偓　任畸

林藻　徐凝

韋榮宗　蘇靈芝

婦人薛濤　道士魚又玄

唐

盧知猷字子蒙失其世次以進士登第復中宏辭官至太子太師守饒州日以善政聞自此遂錄用器量宏淡不與物競號稱長者爲文富贍作字有楷法時頗稱之蓋昔之爲論者以楷爲上行次之章草又次之草書爲下以其難工者楷法而易工者草字耳故前人定書以王羲之楷法爲第一鍾繇次之自繇而下無人則知其楷法者不可多得知猷之書有此者是豈不學而能乃其注意於此非一日也然知猷雖以楷法稱而此所得惟行書耳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送碧光序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官至翰林承旨祖翁有高世志不應召辟朝廷賜文簡先生號融幼力學能世其家文辭富贍以進士登科第昭宗時指授作詔多多益辨悉當帝意爲之咨賞求其作草書

歌痛論古人筆意至於行書字畫稱是則知其留心於翰墨間復不淺耳觀其書自可以意得也今御府所藏五

行書

博士帖

草書

付亂帖

正書

贈晉光送別詩　贈晉光草書歌二

韓偓字致光京兆人佐河中府拜左拾遺遷中書舍人官至翰林學士有詩集行于世自號玉山樵人所著歌詩頗多其間綺麗得意者數百篇往往膾炙人口或樂工配入聲律粉牆椒壁竊詠者不可勝紀自謂咀五色之霞芝咽三清之瑞露不然何清詞麗句如此之秀穎耶考其字畫雖無聲於當世然而行書亦復可喜嘗讀其題懷素草書詩云怪石奔秋澗寒藤挂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之句非潛心字學其作語不能迨此後人有得其石本詩以贈謂字體遒麗辭句清逸則知其茹芝飲露之語不爲過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僕射帖　芝蘭帖

任畴不知何許人也頗工行書其步驟類歐陽詢得險勁妍媚之妙大抵唐人多宗歐虞褚柳不知書法成於王氏羲獻父子散於百家家自爲學各持一體語其大成則無有也故昔之爲論者謂歐陽眞行本出獻之及其成就則別成一家於是風流則嚴於釋智永而潤色則寡於虞世南其優劣不能不與諸子相後先耳如畴者又得詢之一體而非詢之比其品第固自可見蓋以志其上者不可得而乃得其次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郎中帖

林藻不知何許人也傳記莫得而詳其行實作行書其婉約豐妍處得智永筆法爲多有唐三百年書者特盛雖至經生輩其落筆亦自可觀蓋唐人書學自太宗建洪文館爲教養之地一時習尚爲盛至後之學者隨其所得而各有成就如藻之於智永是也初永刻意學書於王羲之而頗得其妙而所乏者風神議者謂其章草人妙隸書入能於是一字之出可直五萬其爲當時所慕如此藻之步驟蓋出入智永之域者惜乎不能究永之學亦交一臂而失之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滨慰帖

徐凝進士也亾其系喜作詩當時賦廬山瀑布泉者無慮千百輩而凝爲詩韻頗爲時輩所推許其卒章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白居易以元老詞客爲時領袖亦作詩美之以爲不可及及自爾凝聲名藉甚而後世想見其風采者獨得此一詩也蓋其宗居易者其論如此而或者有惡詩之目以此方之李杜之域則特爲凡陋耳凝之字畫有行法固當因時而見況其筆意自具儒家風範非規規於學字者存而論之亦一種人物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黃鶴樓詩　荆巫夢思等詩

韋榮宗不知何許人也工正書行草而行草尤勝學者多從之喜論書法其得處皆脗合古人亦技進乎道者也嘗謂人曰凡下筆心注於手然後可下若少等閑殆亦無憑此杜牧論文章而曰不可以輕心挑之其近是耶又嘗論筆法其淺淡虛實遠近之宜各有其理略曰須淺其執牢其筆實其指虛其掌至論正書行草則曰真書小密執宜近頭行書寬縱執宜稍遠草書流逸執宜更遠遠取點畫長大近欲分布齊均是亦取羲之潛從其後觀獻之執筆之意其非妙得羲之法未知超絕至是也今所有榮宗帖凡論書者居其半故知榮宗刻意是習非苟然者矣今御府所藏六

行書

有德帖　傳教帖

臨鍾繇中郎帖　長風帖

下筆帖

正書

執筆帖

蘇靈芝儒生也史亾其傳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

昔候臺記在幽燕之地中州患難得故胡人以墨本詣榷場易絹十端方與一本其彼石刻爲胡人所碎或傳奉使者過彼辨經界指候臺爲證故胡人碎而沒之靈芝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雁行戈脚復類世南體亦善於臨倣者在唐人翰墨中固不易得蓋是集衆善而成一家者也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蓬磨銘

婦人薛濤成都倡婦也以詩名當時雖失身卑下而有林下風致故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爲玩作字無女子氣筆力峻激其行書妙處頗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學亦衛夫人之流也每喜寫已所作詩語亦工思致俊逸法書警句因而得名非若公孫大娘舞劍器黃四娘家花託於杜甫而後有傳也今御府所傳行書一

萱草等書

道士魚又玄華陽人工行書得王羲之筆意而清勁不墮世俗之習飄然有仙風道骨可以想見其人與崇道大師書作字吐辭頗類世間所傳武仙童書其論四行殊有旨趣而其一曰勤深二曰嚴正三曰定慧四曰仁慈非深造自得何足知此宜筆端得晉人之高風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上崇道師書

宣和書譜卷第十 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一

行書五

唐

釋懷仁　釋行敦

釋齊己

五代

羅隱　韋莊

張齊州　潘佑

孫昭祚　釋應之

唐

釋懷仁不載於傳記而書家或能言之積年學王羲之書其合處幾得意味若語淵源固未足以升羲之之堂也然點畫屬於法度非初學所能到者昔太宗作聖教序世有二本其一褚遂良書一則懷仁書集羲之諸行字法所成也二本皆爲後學之宗模倣羲之之書必自懷仁始豈羲之之絕塵處不可窺測而形容王氏者惟懷仁近其藩籬耶亦似之而非且世所有惟見其行字耳今御府所藏二

行書

聖教序

草書

臨晉王羲之往還等帖

釋行敦莫詳其世作行書儀刑羲之筆法當天寶

開寓安國寺以書名于世嘗錄傳元樂府字畫適
嬉寓於繩墨視王氏其猶得其門者然義之真行
論者謂入神品正如庖丁之技輪扁之斲手與心
會不容外入豈學者步趨能要其至耶故行敦之
書雖竭智力作意倣傚而氣骨精神終不似真後
有集王羲之書一十八家者行敦乃其一也是則
心慕筆追亦自可佳耳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樂府帖

釋齊已姓胡潭州益陽人少為浮圖氏學戒律之
外頗好吟詠亦留心書翰傳布四方人以其詩併
傳逮今多有存者嘗住江陵之龍興寺與鄭谷酬
唱積以成編號白蓮集行于世作跡洒落得行字
法望之知其非尋常釋子所書也頗有嘯人號詩
囊也然操行自高未始妄謁侯門以冀知遇人頗
稱之以是無今昔遠近人知齊已名是亦聖名而
儒行者耶故世之所傳多詩什藁草今御府所藏

九

行書

擬嵇康絕交書　謝人惠筆詩
懷楚人詩　渚宮書懷等詩
送冰禪姪詩　寄冰禪德詩
冰禪帖

正書

盧嶽詩　寄明上人詩

五代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也生於唐末有詩名尤長於
詠史多不稱意窮愁感慨之間言或譏諷怒張以
故為時所黜初名橫以十上不中第乃更今名始
到浙右謁錢鏐懼不見納遂以所為夏口詩標於
卷首其卒章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
雄鏐覽之大笑因加殊遇鏐一日受朝廷節制之
命令沈崧者草謝表崧盛述浙右之富隱即諭崧
曰方兵火之餘豈宜作此語即更之云天寒而麋
鹿曾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
也梁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召不至後節度
使羅紹威密表薦為給事中隱雖不以書顯名作
行書尤有唐人典刑觀其羅城記藁諸帖略無季
世衰弱之習蓋自胸中所養不為世俗淺陋所移
爾今御府所藏行書四

三十一郎帖

外羅城記藁

喜慰帖　華陰樵寄帖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也官至平章事性疎曠不以
小節自拘唐乾寧中舉進士第有詩云大道不將
爐冶去有心直築太平基時人以其有宰相器李
詢為兩川宣諭使辟為判官莊以中原多事潛依
王建建奏為掌書記尋為起居舍人及建開國委
任於莊制度號令刑政禮樂皆莊所定當時以作
字名於世但今所見者少觀借書諸帖有行書法

非潛心於古而一意文詞翰墨間米易至此也今
御府所藏行書三

借書帖　借樂章帖

米團帖

張徐州者失其名因官徐州故以為稱業儒學喜
翰墨志趣曠達不以利名芥蔕於胸次作詩五篇
以勸君二字寓於其中大抵以外形骸齊鵬鷃為
達理豈與束縛名利之場者同日而語哉故其胸
中流出而見於筆畫者無復有抗塵走俗之狀作
行書亦自不凡筆力清勁勢若削玉因閱其詩抑
又使人起物外之想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勸君詩

潘佑史失其傳仕江南偽主李煜端方剛介不親
外務閉戶讀書博通經史文章富贍尤長於論議
時譽藹然韓熙載陳喬共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
褐累遷中書舍人當時禮制損益參決於佑凡所
論列利害明白文彩可觀煜頗奇其說遂見施用
由是恩寵特異觀其行書草帖筆跡爽爽超拔流
俗殆有東晉之遺風焉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許堅等詩

孫昭祚亡其系中書堂吏也習翰墨尤長歐陽詢
行書法嘗用其體書千文傳於世昔詢論書要在
凝神靜慮審字勢四面停勻八邊具備長短合度
麤細折中以謂忙則失勢緩則骨凝瘦則形枯肥

則質濁此是最要妙處及觀照祚行書四色牡丹賦皆優游乎規矩之間非深契其旨詎能臻是耶今御府所藏行書五

四色牡丹賦　終南山賦

陽春曲等詩　竹拄杖等詩

朱陳村等詩

釋應之莫知世次作行書嘗以文絹寫進士沈崧曲直不相入賦頗有氣骨然筆法本學柳公權至其分間布置則殊乏飄逸故學者病之昔公權作字初出鍾王及其成就則乃有驚濤飢鷹之力所以名高當世而外夷入貢別載貨貝以購其書如應之豈得有此耶譬之傳神寫照或得其形似而精神凝竚處固未嘗見之耳然非此則不足以見俊劣云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曲直不相入賦　即事等詩

宣和書譜卷第十一　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二

行書六

宋

李煜　李建中

蘇舜欽　王安石

蔡京

劉正夫

岑宗旦

宋

江南偽後主李煜字重光早慧精敏審音律善書畫其作大字不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擫襟書復喜作顫掣勢人又目其狀爲金錯刀尤喜作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然殊乏姿媚如窮谷道人酸寒書生翦衣而彷肩略無富貴之氣要是當我祖宗應運之初揭雲漢奎壁昭回在上彼竊據方郡者皆奄奄無氣不復英偉故見於書畫者如此方煜歸本朝我藝祖嘗曰煜雖有文只一翰林學士才耳乃知筆力縱或可尚方之雄才大略之君亦幾何哉今御府所藏行書二十有四

行書

淮南子　春草賦

義天秤尺記　浩歌行

克巳處分　批元奏狀

禮三寶衆聖賢儀　八師經

宮相詩　李璟草堂等詩

高秋等詩　牡丹等詩

古風詩二　論道帖

招賢詩帖　樂章羅帖

樂府三　臨江仙

雜文藁

正書

金書心經　智藏道師眞贊

文臣李建中西洛人官至殿中丞恬於進取嘗掌西京留守司御史臺至今謂之李西臺居洛中以林泉自娛善篆籀草隸八分於眞行尤精觀其字體初倣王羲之而氣格不減徐浩當時士大夫得其筆跡莫不爭藏以爲楷法作科斗書郭忠恕汗簡集以獻頗見褒美處士唐異善書世稱其與建中相爲左右論書者以爲尚有五代衰陋之氣蓋以其作字淳厚不飄逸致然今御府所藏行書四

千題詩　雪花詩

韓見素致仕等詩　畫屏等詩

文臣蘇舜欽字子美其先世居蜀後爲開封人官至大理評事少以蔭補從仕已而中第用范仲淹薦爲集賢校理貌奇偉工文章歷官有政聲雖居下僚而慷慨喜言事一時名卿喜與之游杜衍以女妻之人謂氷清玉潤作事沈著而精神充實尤工行草評書之流謂入妙品當時殘章片簡傳播

天下美其文翰者有花發上林月滉淮水之語兄舜元善篆隸亦工草字書名與舜欽相先後蓋是下筆處同一關紐也今御府所藏五

行書

吳中詩草　遊山草

學館卧病等詩　夢歸等詩

草書

雉帶箭等詩

舒王王安石字介甫本撫州人後居金陵退相日官特進荆國公既歿謚曰文追封舒王神考朝聖賢相遇千載一時其功業昭昭簡册具載當時安石慨然以真儒之道爲倡於天下後世蓋自比於孟軻其視揚雄韓愈爲不足道暮年歸老金陵浮沉漁樵間跨驢挾册往來北山下道傍醉尉雖誰何不復介意作小詩如壯歲語出奇凌轢脫去流俗學者編爲北山詩平生視富貴真如浮雲不溺於財利聲色信宗公偉人也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書初未嘗略經意惟達其辭而已然而使積學者盡力莫能到豈其胸次有大過人者故筆端造次便見不凡而評其書者謂得晉宋人用筆法美而不夭饒秀而不枯瘁自是一世翰墨之英雄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集句詩筆

太師蔡京字元長莆田人也早有時譽擢進士甲

科博通經史揮洒篇翰乎不停綴美風姿器量宏遠爲郎日謁大丞相王珪珪指其坐云公異日當居此宜自愛重繼膺顯用入處要近出典大藩自擢翰林承旨前後三入相位寅亮燮理秉國之鈞實維阿衡民所瞻仰至於決大事建大議人所不能措意者笑談之間恢恢乎其有餘矣乃時丕承祗載紹述先烈於志無不繼於事無不述緝既墜之典復甚盛之舉奠九鼎建明堂制禮作樂與賢舉能其所以輔予一人而國事大定者京其力焉眷惟神考勵精求治之初起王安石相與圖回至治煥乎成一王法休功盛烈布在天下其眷遇之隆前無擬倫屬嗣初載以還賴予良弼祗循先志以克用人故於眷倚比隆神考之於安石罔敢後焉於是二十年間天下無事無一夫一物不被其澤雖兒童走卒皆知其所以爲太平宰相須解機務自朝廷至於遐陬異域微而閭巷田畝間莫不惜其去故盛德至善民至于今懷之喜爲文詞作詩敏妙得杜甫句律制誥表章用事詳明器體高妙於應制之際揮翰勤敏文不加點若夙搆者未嘗起藁然性尤嗜書有蹄池之風初類沈傳師久之浹得羲之筆意自名一家其字嚴而不拘逸而不外規矩正書如冠劍大臣議於廟堂之上行書如貴胄公子意氣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絕古今鮮有儔匹本朝題榜不可勝計作龜山二字盤結壯重筆力遒勁巍巍若巨鼇之載崑崙翩翩如大鵬之飜溟海識與不識見者莫不聳動斯亦一時之壯觀也大抵學者用筆有法自古祕之必口口親授非人不傳由唐以來學者相宗方造其妙至五季失其所傳遂有衰陋之氣京從兄襄淡悟厥旨其書爲本朝第一而京獨神會心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可與方駕議者謂飄逸過之至於斷紙餘墨人爭寶焉喜寫紈扇得者不減王羲之之六角葵扇也其爲世之所重如此所得惟行書爲多今御府所藏七十有七

行書

御製詩并和　御製明節皇后傳

觀明節皇后像詩　奉安明節皇后詩

劉貴妃制　劉賢妃制

劉淑妃制　明達墓誌文

宣和殿召輔臣記　瓊蘭殿壁山後記

瑤休殿雙竹後記　澄漪殿觀蓮記

玉宇洞後記　延福宮題名記

題澄莊等詩　回溪泛舟題名

留題栖雲軒　萬年橋題名記

萬歲山記　遊艮嶽祝壽詩

遊艮嶽詩　艮嶽雍雍亭題記

題絳霄樓詩　蕭閑館題名

擷芳園記　芳華館賞花詩

定鼎記額　梅竹雪雁詩二
繁杏水禽詩二　閱駿射序上下二
觀碑記　題甘露降詩
再降甘露記　錫宴書題二
對屬　題神霄宮詩
聽降題名　步虛詞
太清樂　玉扶步虛詞
柳眞人步虛詞　蓬萊仙步虛詞
大仙留題詩　大仙詩曲
春宮詩二　雪詩二
魏將軍歌　飲中八仙歌二
歌元豐　元豐行
驄馬行二　古柏行二
丹青引三　送孔巢父詩二
送西京提刑詩二　曹霸畫馬詩二
洗兵馬詩三
壺春堂觀御題賞花詩
謝賜承平殿曲宴記表
宣和殿東閣屏山後記

正書

千文

文臣蔡卞字元度莆田人也少與其兄京遊太學馳聲一時同年及進士第王安石見而奇之妻以女使從已學得安石學術議論爲多自以王氏學擅一時時流歸之自少喜學書初爲顏行筆勢飄逸但圓熟未至故圭角稍露其後自成一家亦長於大字厚重結密如其爲人初安石鎮金陵作精義堂記令卞書以進由是神考知其名自爾進用多文字職至晚年高位猶不倦書寫稍親厚者必自書簡牘筆墨亦稍變姝不類往時也然多喜作行書字今御府所藏行書六

進神驗記　清淨經
莊子刻意篇　杜甫馳馬行

千文二

文臣劉正夫字德初三衢人也少有文行鄉里畏服及居太學俊名藉甚後登進士第知名四方既被召擢立朝謇謇有大臣節方時紹述熙豐正左右輔佐一德之初而正夫以精忠相與圖回至治其所以持盈守成而熙豐之盛德美意燦然一新正夫其有力焉閱歲以疾不起方且登庸不期月間得疾卒不即用天下士夫皆爲之嗟惜計聞帝震悼爲之輟朝正夫平日喜書學多作行法好與人論字嘗謂字美觀則不古初見之則使人甚愛次見之則得其不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彷點畫不合古者歷歷在眼矣字不美觀者必古初見之則不甚愛再見之則得其到古人處三見之則偏彷點畫亦歷歷在眼矣故觀今之字如觀文繡觀古人字如觀鍾鼎學古人字期於必到若至妙處如會於道則無愧於古矣人以爲知言然平生不泥於此亦不求人知所書字間有被旨承命爲碑刻者以是傳於世者絕少晚年間作遜字獨藏於家官至少宰贈太師謚文獻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宣召記　泛舟題名

文臣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爲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博聞尚古不喜科舉學性好潔世號水淫違世異俗每與物迕人又名米顛善屬文作韻語不蹈襲一字崇寧間四方承平百揆時序典章禮樂燦然一新獨以書畫未有傑然超出前古者獨屬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頗厭士論芾亦欣然就職自以爲已任又詔作黃庭小楷千文以進旋加褒美大抵書倣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宜官晚年出人規矩淡得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方芾書時其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至於請求碑榜而戶外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由晉已來者甚富乃名其所藏爲寶晉齋好事奔纓之流出其所有奇字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芾或喜之即爲作古紙臨倣便與眞者無辨兼喜作畫嘗爲楚山清曉圖曾非俗師所能到也當時名世之流評其人物以謂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人以爲知言仍偉岸不羈口無俗語頎然束帶一古君子故贈其詩者有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

也然異議者謂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足孔子時風氣其爲論或如此且類多行書世亦罕及有山林集一百卷藏予家今御府所藏行書二

千文二

內臣岑宗旦字子文開封人慶歷初以父遺表通籍壁門然趣尚高遠不爲苟合取容於世年十七棄官遊東南山水間不復事事至和中仁祖錄功臣之世復官之凡歷七任至元豐初又以尋醫自請方神考大有爲之時王中正以才敏侍上嘗薦之於朝宗旦恥折腰强顏奔走於貴公子之前乃暫應召旨卒不從仕故自壯年遂拂衣有歸與之志於是終九品官而無復遺恨世頗高之暮年一無嗜好如道人衲子寄傲親朋間優游卒歲略不爲身後計得酒輒醉酣長哦揮洒以爲眞樂其作詩以意爲主不在鐫琢語言而已故若渾金璞玉見者知貴嘗賦聽琴詩其略云琴中太古意方外無爲心彈之道頗散不彈理彌淡所以陶元亮何須絃上音其他皆類此又嘗取古之善書者自漢迄唐凡十有一人爲論以評其書曰張芝如班輪構堂不可增減鍾繇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語其衆妙足以爭造化者羲之也較其父風但恨乏天機者獻之也世南潛心羲之蓋若顏子之亞聖徐浩比肩儒雅有類仲由之勇態歐陽詢得其正故如廟堂衣冠不失動靜柳公權得其勁故如轅門列兵森然環衛懷素之閒逸故如翩翩眞仙眞卿之淳謹故厚重如周勃至如李邕則舉動不離規矩而有虧適變之道爲此皆其自得於心積學於外而其吐論所以不愧古人者與然宗旦作字尤善行書如銀鈎蠆尾脫去妍媚規模點畫當是蘇舜欽之亞顧筆力亦窮於此矣當時既有書名人亦愛重字畫一出偶得之者爭相賈售治平中英宗嘗遣使諭旨令書十扇以進宗旦即書自爲十篇上之英祖爲之嘉賞平時廩賜雖厚而周給貧賤隨手散去方其治時以所藏書千餘卷及別業僦緡往歸姪孫筌家以就侍養而筌能以事父之禮事之故得優游自適不復以死生窮達爲念年逾七十神明不衰及其委蛻裕如也今御府所藏行書四

太上道德經　曉賦

書評　崔白江湖等詩

宣和書譜卷第十三

草書叙論

篆隸之作古矣至漢章帝時乃變而爲草駸駸至兩晉王氏羲獻父子遂進於妙漢如蔡邕亦一時號爲于墨卿也稽考古今法書而獨以草書爲秦苦篆隸之難不能投速故作草書是不知杜度倡之於漢而張芝皇象皆卓卓表見于時崔瑗崔寔羅暉趙襄各以草書得名世號章草至張伯英出遂復脫落前習以成今草且草之所自議者紛如或以爲藁草之草或以爲草行之草或以爲赴急之書或以爲草昧之作然則謂之草則非正也孔子所謂爲命裨諶草創之是也若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成上官見欲奪之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成主父偃竊而奏之今猶以起草爲藁者其近之也世遂以草書爲一家故自漢晉宋以還以草書得名者爲多姑以流傳於今者凡得六十五人以其世次之漢得張芝蜀得諸葛亮晉得張華郗愔王謝子弟輩十九人宋得謝靈運羊欣齊得劉珉梁得沈約三人陳得江總輩九人隋得釋智永唐得强顛釋懷素亞栖輩二十人五代得杜荀鶴楊凝式輩三人本朝得錢俶米芾蔡襄杜衍等輩且不得人人而自舉特取其尤異者姑表其略自餘如仲翼之流以草書自名格律凡下承襲晚唐所謂院體者此其黜之

草書一 章草附

漢

張芝

魏

曹植

蜀

諸葛亮

吳

皇象

晉

張華　杜預

衛恒　王濬

王戎

漢

張芝字伯英敦煌人也趣造高尚學古不群朝廷以有道詔不起故時稱張有道初師崔瑗杜度作章草遂擅出藍之譽後乃脫落舊習掃立規範未嘗少去筆硯家有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作字池水盡黑每作楷字則曰忽忽不暇草書其精勤如此故於草書尤工世所寶藏寸紙不棄韋仲將謂之草聖其筆力飛動神變無極幾與造化者爲友方時趙襲羅暉亦以書稱頗自矜持芝嘗自謂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人以爲至論世謂芝書如漢武帝愛道馮虛欲仙或以似春虹飲澗落霞浮浦其知言哉今御府所藏二一

草書

冠軍帖

章草

消息帖

魏

曹植字子建沛國人魏太祖季子封陳王謚曰思早慧彊記累數十萬言不忘甫十歲屬文若素構太祖疑其假手於人植請面試已而從膝下登銅雀先諸郎賦就文不加點太祖方悟其所得信由天成非學可到蓋自詩道云亡風流埽地而植以八斗之才擅天下遂以詞章爲諸儒倡特以昆季間無棠棣之美故終亦嬰患七步之作有感動人語世爲怜之至於學術愈工自是不隨世故與之低昂有卓然而獨存者然其胸中磊落發於筆墨間者固自不惡爾觀其以章草書鵠雀賦可以想見其人也今御府所藏章草一

鵠雀賦

蜀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少孤依從父玄玄卒亮躬耕南陽高卧不仕蜀先主三往見然後起先主喜而謂其臣曰吾之得亮猶魚之得水也其王霸之略皆先定於胸中卒如所期嘗自比管仲樂毅識者許之善畫亦喜作草字雖不以書稱世得其遺跡必珍玩之有創物之智出於意匠爲木牛流馬皆足以驚世絕俗而八陣圖咸得其要以是心畫之妙可以不學而能蓋緒餘以及於此耳仕蜀位至丞相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達涉帖

吳

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八分篆草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沈著痛快世以書聖稱論者以象書比龍蠖螫啓伸槃腹行蓋言其蟠屈騰踔有縱橫自然之妙或謂如歌聲遶梁琴人捨徽則又見其遺音餘韻得之於筆墨外也象作八分亦自雄逸遂與蔡邕後先然人材固有分量當時以象書爲章草入神八分入妙篆入能其亦善品藻者也今御府所藏章草書一

急就章

晉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太守平沒華猶少其後孤貧無以爲生牧羊以資衣食雖自賃田畝間不爲人所知有識之士見華者已奇之其後學業詞藻日以富麗陰陽圖緯方技之書無不該通時人莫測也而阮籍見之歎曰王佐才也由是名著爲本郡太守所薦始登仕版至晉爲黃門侍郎華强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作字尤工草書不在摸倣其規榘氣度似其人物見索

靖遂雅相厚善淡與結納武帝嘗問漢官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應對如流又畫地或圖率有次第如在目中至聽者忘疲觀者駭[illegible]其心匠如是妙處自與神會宜種種絕人沒後家無餘資所存惟文史史氏言華嘗遷徙遣車三十乘所載者也今御府所藏二

草書

得書帖

行書

聞時帖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漢杜度六世孫初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預博學多通明於治忽朝野稱美號爲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後遷鎮南將軍以愷悌爲政民心歸之故又稱爲杜父而預好左傳自言以傳成癖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父祖三世善行草皆以書馳名而預聞譽猶著蓋預以功名顯雖持節總戎而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每出師遣將必在將帥之列以是於翰墨間特見推重焉世嘗稱預德不可企及功或庶幾故平吳之後勒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遷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不惑哉觀其好名如此宜於游藝未習亦冀垂久太康中自渚宮還襄陽將畢舊業因求古史策書及汲冢文雖修春秋學然於字所得亦

多矣其作草書尤有筆力當時士大夫以家世比衛瓘父子預歿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十月一帖

衛恒字巨山河東人也官至黃門侍郎博雅不凡作四體書曰草曰草草曰緜曰散緜然見於世者多其草字論者以謂如插花美人舞笑鑑臺是其便娟有餘而剛德非所長也父瓘亦以能書名世嘗謂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弟宣善篆及草名與父兄後先宣弟庭亦工草恒之子仲寶叔寶俱有能書名家學相傳四世不墜盛哉遂與王謝家遺風餘習相季孟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往來帖

王渾字元戎太原晉陽人也佐武帝官至尚書左僕射事君立朝有臣臣節而所歷之職每以最聞初武帝議伐吳詔渾於秣陵典領軍政至王濬破吳擒皓乃有不平之色奏濬不受節度士論以此少之及居宰輔聲望日減詩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然而平吳之力亦與濬略相上下晉室是依於渾爲多班班史冊蓋不沒其實矣其作草字蓋是平日偶爾紀事初非經心然如風吹水自然成文者其人本不凡耳有子濟遂以書名良有源派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近見帖

王戎字濬冲瑯琊臨沂人也官止司徒戎幼而穎悟神彩秀發是時阮籍已齒高喜與爲忘平友每爲竹林之游謂其父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裴楷見而奇之曰戎眼爛爛如岩下電其少或如此善吐辭作草字得崔杜法妙鑒者多所稱賞自是所造淵淡一出便在人上字畫之工特游戲耳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忻慰帖

宜和書譜卷第十三終

草書二

晉

陸機　索靖
郗鑒　郗愔
王廙　王敦
王導　王恬
王洽　王珣
王珉

晉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家世皆奕奕爲當代顯人雖沒不泯也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自少以文章得名初受知於張華華謂人之爲文恨才少而機患其多至有見文而自欲棄其所學者以故雖能章草以才長見掩耳然機自歸晉閉門十年篤志儒學無所不窺書特其餘事也官至平原內史今御府所藏二

章草

平復帖

行書

望想帖

索靖字幼安燉煌人張芝之姊孫也官至征南司馬少有出群之才與鄉人氾衷張甝音含索介索永俱遊太學時稱燉煌五能及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張勃薦之謂靖才藝絕人宜置臺閣經史之暇喜作字遂以章草名動一時學者宗之如歐陽詢以翰墨自名未嘗妄許可路見靖碑初過而不問徐視乃得之至卧碑下不忍去王廙嘗得靖書每寶玩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衣中以渡江故論者以爲飄風忽舉鷙鳥乍飛以狀其遒勁或以謂如雪嶺孤松氷河危石以狀其峻嶮或以謂精熟至極索不及張芝妙有餘姿張不及索靖或以謂八分亞韋鍾楷法過衛瓘何其得譽之甚有至於此非特人譽之也而其自許亦甚高嘗謂上稽科斗鳥篆之文幽窮造化物象之奧可以命杜度運指張芝回腕要是靖自得意處宜其書名與羲獻相後先也今御府所藏章草四

急就章　月儀

出師帖　七月帖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官至侍中少孤貧躬耕隴畝而未嘗廢書沉酣經史刻意翰墨以儒雅得名間自有樂處學優入仕政復可觀有女將以妻王氏子弟間有東牀坦腹食者便知是佳壻於鑒裁甚高作草字下筆剛決略無留滯厚實深沉豐茂宏麗而不乏風神蓋瘦則風神生而鑒書厚實豐茂宜墮於村野而筆力乃爾激峻此所以宜知名於時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蘭陵帖

郗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也官至司馬父鑒以草書稱古勁超絕後所不能窺其藩籬至愔乃能接翼遂與張芝齊名作章草尤工下筆若氷釋泉湧雲奔龍騰態度既多而筋骨有餘王僧虔以謂愔書亞王羲之豈妄論也愔妻傅氏亦善書子超尤得家傳之妙今御府所藏二

章草

諒弟帖

草書

遠近帖

王廙字世將瑯琊臨沂人也官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少能屬文工書嘗至音律射御游藝無不精絕作草絲飛白得張芝衛瓘遺法自王羲之過江前廙號爲獨步羲之蓋廙猶子廙嘗屬之曰吾無殊功異業與後人師法惟書畫可傳其自許如此王僧虔謂廙書爲右軍法亦知其自信之篤也獨其草嘗爲世所傳今御府所藏四

草書

仲春帖

章草

鄭夫人帖

行書

賀雪表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兄尚武帝女自駙馬都

尉遷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敦性簡脫喜顛草自歷官已來以威名自任及仗節專征負勲恃勢而肆驕陵識者以蜂目已露豺聲未發耳後果有窺竊晉祚之志葉親用鷙肯賢任惡以錢鳳沈充爲謀主逆凶惡誣忠良如周嵩輩直亮忠義而皆摧禍天下爲之駭心當時雖不及顯誅而卒至剖棺戮屍以彰元惡觀者莫不稱慶敦初以工書得家傳之學其筆勢雄健如對武帝擊鼓振袖揚袍旁若無人而飛揚跋扈之狀固已想見其惡逆宜在所不錄姑留此帖非以爲玩也蓋謂淳化中太宗收入法帖故不可得而削去然因其字而見其行因其行而得其惡亦足以爲萬世奸臣賊子之誡云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蜡節帖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官至太保司徒謚文獻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簡素寡欲家無餘貲方年十四有見而奇之者云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元帝渡江之初導與群從輔成其業使晉祚中興真社稷之臣也非常流可得擬者導善作字規模前人初師鍾繇衛瓘力學不倦至喪亂狼狽攜鍾繇宣示帖過江則其拳拳之志可知也行草尤工然論者以謂疎柯迴擢密葉危陰雖秀有餘而實不足晉元明二帝並工書皆推難於導故當世尤所貴重子恬洽皆以書名時人方爲杜衛焉唐王方慶導之後裔也嘗以自導而下十一世書上則天后后令崔融爲寶章閣序其事以賜之舉朝爲榮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省示帖

王恬字欽豫丞相導之次子也雖世以儒傳家而恬最好武馳馬試劍不爲門閥所器傲誕不拘禮法氣岸凌轢流輩輕之然晚節督士多能善隸書於草字尤妙稍遷中書郎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辭從之後爲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是時張翼以書得名議者謂不能過恬則王氏父子群從各有遠過人者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得示帖

王洽字欽和官止中書令王導子羲之族弟也洽於導諸子中最爲白眉當時與荀羨俱有美稱而洽理識明敏書兼衆體於行草尤工揮毫落紙有郢匠運斤成風之妙羲之嘗謂洽曰弟書遂不減吾或以謂過論王脩虔亦謂洽與羲之書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鍾張則脩虔豈妄許可耶妻荀氏亦以書稱洽於書特餘事耳方穆帝詔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待洽以友臣之義洽固辭表疏凡十上則其所養可知也今御府所藏四

叙選帖

草書

行書

仁愛帖

承問帖

王珣字元琳導之孫洽之子也與弟珉俱有名官至尚書令珣三世以能書稱晉武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被遇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於是珣詞翰爲時宗師然當時以弟珉書名尤著故有脩彌難爲見之語脩彌珉之小字也則知珣之所以見如者不在書蓋其家範世學乃晉室之所慕者此珣之草聖亦有傳焉今御府所藏有二

草書

三月帖

行書

伯遠帖

王珉字季琰導之孫洽之少子也官至中書令少有才藝工隸及行草世所寶者特是草聖名出珣兄之右時人爲語曰法護非不佳脩彌難爲兄法護珣之小字也自導至珉三世以書名著人以方杜度衛瓘二氏焉嘗以四匹縑素自見及暮操筆一揮首尾如一[illegible]無誤字王獻之兄而戲之曰弟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故當時遂與獻之齊名以珉嘗代獻之兼中書令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論者謂珉書弓善矢良兵利馬疾突圍破

敵難與爭鋒其亦知言者也妻江氏亦善書今御府所藏二

草書

力書帖

行書

鎮撫書

宣和書譜第十四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五

草書三

晉

謝尚　庾翼

王羲之

晉

謝尚字仁祖秣陵人豫章太守鵾之子也官止尚書僕射尚幼有至性穎悟絕倫脫落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善音律博綜衆藝作草書深得昔人行筆之意論者以比注飛澗之瀑溜投全牛之虛刃蓋得之矣司徒王導深器之常以似王戎每呼爲小安豐當時其得譽如此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餘寒帖

庾翼字稚恭潁川人官至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善草隸與王羲之並馳爭先方羲之學者多所崇重翼多所不平因寄書昆弟輩云可謂憎家難好野雉也兄亮字元規亦有書名嘗就羲之求書法羲之答云翼在彼豈復假此是知翼之書固自超絕其爲當日書家名流所稚先如此其自許亦自高要是其所得非晚生後學淺淺所能追逐也今御府所藏二

草書

步征帖

行書

盛事帖

王羲之字逸少導之從子官至右衛將軍幼訥於言人未之知年十三謁周顗顗一見奇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舉顗先以啗羲之於是始知名于時及長工談辨以骨鯁稱尤善隸草爲今昔之冠然其得名乃專以草聖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尤爲從伯司徒導所器重當時朝廷公卿皆愛其才羲之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猶當雁行也然初以訥不迨庾翼郗愔及其暮年造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見之輒歎伏因與羲之書曰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羲之既渡浙江亦復有終焉之志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序以申其志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鵝於是往觀焉意甚忻因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其趣尚超絕非碌碌者所能望塵又嘗在戢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羲之索其扇爲各書五字姥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直姥如其言人爭售之其書爲世所重如此梁武帝評之曰勢如龍躍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寶之水以爲訓其亦善於擬倫也羲之少學衛夫人書自謂深窮及過江遊名山間見李斯曹喜鍾繇梁鵠等字又去洛兄蔡邕石經於從弟洽處復昆

張昶華嶽碑始喟然歎曰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或謂其得筆法於白雲先生暮年乃作筆陣圖筆勢論用筆賦草書勢等以遺訓其子孫妻郗氏亦甚工書有七子爲世所稱者五人元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並工草隸而獻之最知名凝之妻謝道韞有才華亦善書家傳之學未有如王氏之盛者也今御府所藏二百四十有三

草書

桓公帖 唐正觀中題跋附　朝廷帖　宰相帖　司徒帖　中書帖　侍中帖　尚書帖　司馬帖　太常司用帖　太常帖二　護軍帖　司州帖　譙周帖　參軍帖　謝二矣帖二　朱處仁帖　二謝帖　荀矣帖　阮生帖　江生帖　遠生帖　道家帖　龍保帖　舅母帖　母子帖　賢姊帖　姊告安和帖　賢室帖　諸賢帖　遠婦帖　兒女帖　留女帖　小女帖　女孫帖　官舍帖　講堂帖　修園帖　屏風帖　門風帖　氣力帖　脅中帖　初月帖內一軸從洛帖附　月半帖二　月末帖　二月帖　四月帖　末春帖　去夏帖　秋來帖　季冬帖　雨晴帖　熱日帖　大熱帖　熱甚帖　異熱帖　差涼帖　節日帖　節氣帖　當日帖　雪候帖　數年帖　草書帖　飛白帖　王略帖　臨書帖　數字帖　三都帖二　過京帖　鄉里帖　永嘉帖　成旅帖　山川帖　州中帖　錢塘帖　江州帖　臨川帖　丹陽帖二　山陰帖　嘉興帖　餘杭帖　遠宦帖　附農帖　勿殺生帖　方物帖　旃罽胡桃帖　胡桃帖　山藥帖　祀物帖　純酒帖　裹鮓帖　海鹽帖　鹽井帖　月半帖二　白石枕帖　送梨帖唐柳公權題附　石班帖　高枕帖　情慮帖　清宴帖　書問帖　和書帖　知問帖　樂問帖　得告帖　北問帖　二書帖　得書帖三　旦書帖二　遣書帖　有書帖　累書帖　頓喜帖　無書帖　慶慰帖　喜慶帖　清和等帖　安慰帖　安和帖　清和帖四　安西帖　平安帖　小佳帖　安善帖　小差帖　佳靜帖　奉待帖　奉對帖　奉憶帖　大醉帖

甚快帖　有理帖
萬福帖　造次帖
方回帖　省別帖二
此輩帖　瞻近帖二
知遠帖　遠近帖
遠念帖　通滯帖
內事帖　先期帖
舉聚帖　界內帖
達事帖　慨然帖
多義帖　適爲諸帖
如命帖　阿萬帖
懸量帖　行穰帖
送謝帖　所論帖
虞休帖　速還帖
數有帖　得熙帖
人理帖　集理帖
舊志帖　重熙帖
甚佳帖　委曲帖
當有帖　晚善帖
晚可帖　還白帖
君事帖　此事帖
平定帖　大都帖
致此帖　昨有帖
兼致帖　東北帖

念慮帖　七十帖
卞駙馬帖　十一月等帖
臨鍾繇所懷帖
章草
豹奴帖
正書
樂毅論　黃庭經
東方朔畫像贊　定公帖
報國帖　口訣帖
草命帖
行書
伯熊帖　阮公帖
蔡家帖　家中帖
夫人帖　賢弟帖
諸弟帖　從弟帖
曹妹帖　諸賢子帖
賢女帖　此月帖
六月帖　九月帖
十月帖　三月帖
快雨帖　夏日帖
極寒帖　快雪時晴帖
州民帖　舊京帖
安西帖　山陰帖
永興帖　建安帖

啜豆帖　青李來禽帖
慈顏帖　平安帖
奉告帖　小住帖
悉佳帖　白慰帖
叙慰帖　廓然帖
遣書帖　省書帖
宿昔帖　十三帖
書魏鍾繇千文　卷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六

草書四

晉

王獻之　詹思遠

宋

王晏首　羊欣

謝靈運　薄紹之

齊

劉珉

晉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也官至中書令清峻有美譽而高邁不羈雖朋昵終日客止無倦色風流醞藉爲一時之冠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談鄙事獨獻之寡默頗事名理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且謂吉人之辭寡小者其得之蓋獻之七八歲時因自不凡方學書次羲之密從其後掣其筆不得於是知獻之他日當有大名後其學果與羲之相後先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桓溫命書扇筆誤落因畫作鳥駮牸牛甚妙初謝安請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得獻之書榜而不敢遽言乃語韋仲將題凌雲臺事獻之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已爲當時器重若此獻之初娶郗曇女離婚後尚新安愍公主無子唯一女後立爲安僖皇后后亦善書初羲之與郗曇論婚書云獻之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則知羲之深自許可非徒語也嘗書樂毅論一篇與獻之學後題云賜官奴印獻之小字獻之所以盡得羲之用筆之妙論者以謂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於神智而王僧虔乃曰羲之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遠不及父而姻亞過之然僧虔之論特是春秋責備之法也獻之自謂年二十有四游名山間有授其五百七十九字者初得此書日習之未經一周形容髣髴又嘗書南郊祭板其字畫人木七分然語類不經故學者無傳獻之雖以隸稱而草書所得特爲多焉今御府所藏八十有九

草書

洛神賦　侍中帖
馬侍御帖　裴外帖
裴九帖　崔十九帖
二妹帖　從子帖
左僕帖　腎氣丸帖
服油得力帖　鐵石帖
八月帖　十二月帖
秋冷帖　泰中帖
東陽帖二　東縣帖
丹陽帖　南陽帖
江州帖　廣州帖二
東山帖　下山帖
灞亭帖　慰意帖
轉勝帖　奉別帖
晚際帖　知汝帖
久違帖　皆佳帖
當語帖　潛處帖
來遲帖　勝常帖
前書帖　晝夜帖
安石帖　慶等帖
數日帖　遠書帖
二告帖　事後帖
西問帖　復面帖
法願帖　相送帖
處分帖　奉書帖
欲發帖

章草

七月帖　跨州帖
量力帖

正書

洛神賦不完　丙舍帖

行書

黃門帖　李黎軍帖
仲宗帖　薦王德祖帖

府君帖　阿姑帖
阿姨帖　賢弟帖
敎奴帖　外甥帖
吾賢帖　諸舍帖
舍內帖　東園帖
鴨頭丸帖　地黃湯帖
都邑帖　鄱陽帖
山陰帖　安西帖
吳興帖　冠軍帖二
鬱群帖　進退帖
體中帖　授衣帖
思戀帖　如意帖

古詩帖二

詹思遠史云其系作章草字肥整整斜斜直有晉人風度世之論字者多病肥瘦而不知肥之病在於剩肉而瘦之病在於露骨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則於佳處自初不相妨也若以俗子爲之則肥亦病瘦亦病此淡不知書者所以昔人於師資形容之際或得其骨或得其肉而不聞偏勝者良有以耳如思遠者字雖肥而氣古書雖章而法完所謂得其肉而善學者也雖然語古作者亦幾何哉今御府所藏章草一

清佳帖

宋王曇首瑯琊臨沂人官至侍中平時沈毅雍容喜慍不見於色人謂有宰相器兄弟分財獨取圖書以歸至於金璧手未嘗持也方太祖初登九五而雲首與從兄華皆爲佐命功臣遘風雲之會確然以社稷爲已任亦霸者之佐也其作草字雖未足以與古人方駕要之是一代宗臣而人物典刑千古如在況其行筆痛快亦自有可觀者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餘念帖

羊欣字欽元太山南城人也少沈靜不爲物忤而談論絕人容止可觀該博經史尤長於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隨之官年十二頗爲王獻之所知方時獻之爲吳興太守嘗因夏月入縣值欣晝寢著新練裘獻之書裘數幅而去既覺視裘書有得欣本工書因此彌善然恬退私門無仕進意會稽王世子元顯嘗使欣書扇欣以他辭却之不肯奉命元顯怒以爲後軍府舍人舍人之職本用寒素欣知名當世屈爲此官不以高卑見於顏色論者偉之然其學出於獻之當時謂獻之之後可以獨步故諺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茲可以見矣而論者謂欣學獻之如顏回與夫子有步趨之近雖號入室終不能度越獻之規矩使洒落奔放自成一家故又有婢作夫人之誚以其舉止羞澀終不似眞豈謂是耶欣嘗撰續筆陣圖一卷又誤古昔能書人名一卷以此尤見其用心焉官至中散大夫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筆精帖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父瑒瑒生而不慧早云玄嘗謂人曰我乃生瑒瑒那得生靈運其爲玄所器如此靈運少好學博綜群書作爲文辭擅江左之譽學王羲之眞草俱造其妙或謂獻之靈運舅也故其得法爲精凡獻之所上表章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模臨亂眞因以已所書易其本人莫能辨然稍有知之者後至元嘉中有司就索始進上當時靈運爲一代間人凡衣服器用一有製作世共宗之如郭泰折角巾也至不名之皆曰謝康樂云康樂者靈運之侯封也作草字尤爲人所推與有評其詩者謂如石色松韻吹翕風雲飲蕩川岳則淸雄可見也然蕭散氣韻則恐此不足盡之徒能狀其犇放耳靈運官至中書侍郎其出處姑末自有傳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古詩帖

薄紹之字欣叔丹陽人也善書初學王獻之綽有風格其作草字至自得處則馳騁步驟光彩發越照映四座然論其書者乃謂骨力猶稚何哉蓋知其學以王氏爲源而紹之爲流派也至袁昂評其字勢則謂如舞女低腰仙人遠嘯以是言之則必以婉麗淸閒爲主矣安得發越照映如前所云然

終繼之乃云揮毫振紙若疾閃飛星婉麗清閒所以論其常而發越照映所以言其變此心畫之妙兼得乎爲人耳紹之官至給事中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日寒帖　千文

齊

劉珉字仲寶彭城人書法自王氏羲獻父子以來其道浸以衰陋至齊尤甚珉喜草隸遂能一洗俗學之謬遠追羲之頗得其法落筆佳處往往凌轢古人至作草書益勝乃復名世論者有海岳高深青分孤島之比且珉獨能振起一時末習之學以至於此遂爲有齊一代名書之流得不宜哉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承晚帖

宣和書譜卷第十六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七

草書五

梁

沈約　蕭子雲

阮研

陳

蔡景歷

陳伯智

蔡證　陸繕

毛喜　江總

鄭仰　陳逵

隋

釋智永

梁

沈約吳興沈康人也官至尚書令少家貧一意書史燃膏繼晷晝夜不倦母恐其勞夜即滅燭約即以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在齊爲書記方齊文惠太子在東宮延納多士乃特被親遇每入見日昃方出時與蕭琛王融范雲任昉皆叟偕王門世稱其賢俊後爲東陽太守至今東陽人詠之作猶著後仕梁尤爲器重約著述頗多撰四聲韻譜自謂有入神之妙作草字亦工大抵胸中所養不凡見之筆下者皆超絕故善論書者以謂胸中有萬卷書下筆自無俗氣約其得之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今年帖

蕭子雲字景喬晉陵人官至侍中善正隸行草小篆飛白而正隸飛白尤工意趣飄然有騫舉之狀而世多其草字正隸初學王獻之晚學鍾繇乃能研二家之妙梁武帝遂以爲二王可以比迹亦雅爲齊高祖所重嘗謂子雲書曰筆力勁俊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鍾繇並驅爭先子特作草隸遂逼於卿其見賞如此嘗以飛白作一蕭字於建業壁間後人取其壁入南徐海檜堂中以爲奇觀至唐有李約復載歸洛陽仁風里樹九履以覆之目曰蕭齋張諗特爲記而序其事初子雲以書得名時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適子雲出塵東陽維舟將發使者望舟次遠三十步輒落縢丐於前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內今日所求惟在名蹟子雲爲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當時以爲寶今御府所藏三

草書

千文

正書

進寫古文啓　顏師問奉

阮研字文機陳留人官至荆州刺史善書師王羲之書作行草尤卓絕若飛泉交注奔競不息當時蕭子雲陶弘景靠謂各得羲之之一體然蕭子雲綿薄終不迫研至作隸書則法鍾繇而風神所不

及袁昂評研書如貴胄失品次叢萃不能復排突英賢則研之書亦不可謂無利鈍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三

宰相帖　欣泰帖

得書帖

陳

陳伯智字策之世祖第十二子也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大建中立爲永陽王雅意翰墨無狗馬之玩作字勁舉而行草尤工師其成心而自爲家學故名重于時蓋傳習之陋論者以謂左下架屋不免有奴書之誚此伯智獨能擺脫而世有榮馬馳逐葦航汎浮比其落筆之妙者非虛語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習讀帖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官止侍中景歷少俊爽不群有奉行家貧不廢讀書淡達事機輔佐時主以能稱初客游京口高祖鎮朱方聞景歷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詞翰俱妙高祖甚加欽賞景歷善尺牘工草隸任樸適俗而復不拘窘其爲文辭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於字法亦如之有文集三十卷行于時亦可知其所得宜其立朝有足觀者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叙然帖

蔡證字希詳濟陽考城人侍中景歷之子官至左民尚書後主器其才令十日一往東宮證每見太子必陳說古今得失皆切時務遷中書令證美風姿談辨如傾河搢紳戚里朝廷憲章風俗戶口山川土地問無不知然亦留心翰墨蓋當時以書著名者甚鮮如蕭乾得子雲之法證之父景歷亦以善隸書稱於世及觀證讀經帖草書筆力遒勁頗合規矩豈非箕裘之習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讀經帖

陸繕字士繕吳郡人也父倕在梁爲御史中丞繕以世胄補官至中書侍郎陳有天下錄用舊臣累遷至左僕射謚曰安繕俱表秀穎周旋中規步趣可法當時東宮暨諸王咸取則焉其作字故亦象其爲人之可喜也大抵人心不同書亦如之顏眞卿之筆凜然如社稷臣虞世南之筆卓乎如廊廟之器以至王僧虔之字若王謝家子弟是豈獨由升入之學其性以成之也固有自矣觀繕草字風度亦可以見其人物之飄逸云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稽古帖

毛喜一作嘉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官至侍中喜少好學師古雅爲高祖所知及鎮京口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仍勅高宗曰汝至西朝可咨稟毛喜至高宗初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咨議參軍領中記室府中文翰皆喜詞也喜於翰墨間尤得名善草隸落筆峻激略無滯思其奔放超絕處論者以比平郊逸驥晚景飛隼其亦善取況者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從軍帖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官至尚書令總七歲而孤依外氏吳平光侯蕭勵家而勵尤所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果好學能屬文作行草爲時獨步以詞翰兼妙得名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焉今御府所藏行書一

餘姚帖

鄭仲失其世系官至東宮洗馬幼通經史尤善草字深慕鍾王之法而得其旨觀其用筆俯仰屈折而筋力有餘蓋論書者以謂豐力多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而仲亦頗知其要處也又如仲意喜用禿筆豈其鋒藏韻古而至是耶抑又出其一時之意耶嘗聞漢蕭何用禿筆書爲時所重王僧虔用之而風韻不減是亦其得之於心者仲固不擇紙筆皆得如意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民務帖

陳逵無傳於史其書不多見作行草古而腴肥而不剩肉雖未足以追配昔人要之蓋嘗論學又復不惡亦自可珍至於草字則飄發不滯稍有羲獻

之風蓋亦非規矩形容王氏者至其合處乃有一玦雖欲勿取其可捨諸雖然於衆人則有餘於作者則不足故其書名獨不赫然與前人爭長宜哉今御府所藏二

草書

歲終帖

行書

明願帖

隋

釋智永會稽人也晉右將軍王羲之之裔學書以羲之爲師法筆力縱橫眞草兼備綽有祖風初勵志書札起樓於所居之側因自誓曰書不成不下此樓後果大進爲一時推重而求其書者縑素牋紙堆案盈几先後積壓塵爲之生又戶外之屨常滿賓客造請門閾穿穴以鐵固其限故人號曰鐵門限所用筆退即投大甕中歲久輒貯數甕自爲銘以瘞之當是時詩人有以筆塚對墨池者皆作心成頌以示字法又作眞草千文傳於世學者率模倣焉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三

草書

常侍帖　叅軍帖

故舊帖　至通法師帖

春雨帖　千文七

臨王羲之言謙帖

眞草

月儀　月儀獻歲帖

千文七　小字千文

宣和書譜卷第十七終

宣和書譜卷第十八

草書六

唐

裴行儉　賀知章

徐嶠之　張旭

孫過庭　周義

李霄遠　張仲謀

裴素　韋權

張庭範　胡季良

章孝規

唐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官至禮部尚書檢校右衛大將軍復爲金牙道大總管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獻行儉善用兵大將軍蘇定方一見奇之盡畀之以術麟德二年擢安西都督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爲司文少卿遷吏部與李欽元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工草隸以書名家高宗嘗以絹素詔寫文選書奏極嘉賞因厚錫賚以奬之行儉每自許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所謂選譜草字體數萬言後之學者往往宗之然書帖罕傳蓋行儉以用兵有功唐室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自是以功掩其他能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千文

賀知章字季眞越州永興人擢第後復登超拔群類科天姿夷曠談論警發能文善草隸當世稱重恐不能遽取每於燕閒游息之所具筆研佳紙候之偶意有愜適不復較其高下揮毫落紙纔數十字已爲人藏去傳以爲寶晚節尤放誕自號四明狂客脫落簪紱之累嬉戲里巷間與物無忤每醉必作爲文詞初不經意卒然便就行草相間時及於怪逸尤見眞率往往自以爲奇使醒而復書未必爾也書時惟問紙有幾幅或曰十幅則詞隨十幅盡或曰二十幅則隨二十幅意乃止然多多益辦不見筆力之衰忽有佳處人謂其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工可到蓋胸中所養不凡源淡流長自然之道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上章乞爲道士從之又賜鑑湖數頃爲放生池以越州所居爲千秋觀既辭明皇作序太子以下拜辭百僚飲餞賦詩敘別時官爲秘書外監後贈兵部尚書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有二

孝經二　洛神賦上下二

胡桃帖　上日等帖二

千文五內一軸不完

徐嶠之字惟岳會稽人也嘗歷趙洛州刺史不載於史而附見於朱長文墨池編嶠之平時耿耿有高節如狄仁傑姚崇交辟皆不就張易之勢傾當世而敢以語擢之終能左右張柬之等扶中宗復唐室自晦不伐故人莫之知也作字名播于時正書遒媚有楷法今傳於世者草字而已評其字謂如回鸞顧鵲之勢識者不以爲過初嶠之父師道已精於書嶠之復以善書稱且以法授其子浩故浩書又傑然爲一家法自師道至浩蓋三世矣是亦熟於翰墨之場者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天童經

張旭蘇州人官至長史初爲尉時有老人持牒求判信昔又來顛怒而責之老人曰愛公墨妙欲家藏無他也老人因復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喜酒叫呼狂走方落筆一日酒酣以髮濡墨作大字既醒視之自以爲神不可復得嘗言初見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知筆意及觀公孫大娘舞劍然後得其神其名本以顛草而至於小楷行書又復不減草字之妙其草字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或謂張顛不顛者是也後之論書凡歐虞褚薛皆有異論至旭無所短者故有唐名卿傳其法者惟顏眞卿云今御府所藏草書二十有四

奇怪書　醉墨帖

孔君帖　皇甫帖

大弟帖　諸舍帖

久不得書帖　德信帖

定行帖　自覺帖

平安帖　承告帖

洛陽帖　永嘉帖

清鑑等帖　縑素帖

華陽帖　大草帖

春草帖　秋溪帖

王粲評詩　長安帖

酒船帖　千文

孫過庭字虔禮陳留人官至率府參軍錄事好古博雅工文辭得名翰墨間作草書咄咄逼羲獻尤妙於用筆儁拔剛斷出於天材非功用積習所至善臨模往往眞贋不能辨文是嘗謂過庭小字書亂二王蓋其似眞可知也作運筆論字逾數千妙有作字之旨學者宗以爲法然落筆落急速議者病之要是其自得處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三

書譜序上下二　千文

周義不知何許人也天成間作牧泌陽世以翰墨稱喜懷素書心慕手追作草字得師法有贈懷素草書歌者義親筆之故字畫尤加奇麗當時如智水夢迴高閑輩皆以書稱於唐而懷素得王氏義獻法爲多宜其義一意於師習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贈懷素草書歌

李肯遠莫詳其出處然其書多見於後世豈當時

以書得名者胥遠喜草書近類釋亞栖在唐有盛譽而學者不究其實往往宗之曾不知自羲獻法亡而獨得草字妙處入規矩而放逸者惟張旭耳至於字法之壞則實由亞栖而胥遠亦亞栖之流宜其專務縱逸如風如雲任其所之略無滯留此俗子之所深喜而未免夫知書者之所病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隱士詩　遠花詩

張仲謀亡其世系長於草法其源流出自王羲之久而自稱一家唐人學字多倣王氏其或肥瘦疎密小大布置之不同要其筆意則一而已觀羲之著論於八法之外有曰如千里陣雲高峰墜石百鈞弩發陸斷犀象之類苟能深求旨趣信其言不虛也仲謀之書豈非得其餘意耶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赴赴有感感詩

裴素失其先系實曆初登第善草書其筆意蓋規模王氏羲獻父子之學觀其空鮑一帖可謂用意然力不甚勁而姿媚有餘顧未得古人落筆之妙與亞栖輩可以季孟其間也且羲獻以字畫之妙出東晉曠然爲千古翰墨之祖後之學者未論升堂入室而稍窺其藩籬已足以名世況素之字學殆已逼人是宜在所錄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空鮑帖

韋確不知何許人也工草書其筆畫宗王氏羲獻之法嘗與人論書云洛神賦數紙足下曾見之否當在鍾繇之上即知書不可定夫古今評書皆自其識斷不昧確然自信可以爲決定之論若以凡下較之則往往是古非今貴耳　與古人此肩哉前人論此者謂往昔字學之流其初筆法安在惟其胸次筆端超逸絕塵暗合法度則其草創便爲一物之宗折釵屋漏畫沙等書同是筆法會此則曠百世而與之友如權者雖未聞其知此然能於論書之際遠引古人自信不回而書又可喜亦足尚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論書帖　畫畏獸

張庭範本一優人亡其系善逢迎諂事朱全忠爲所喜故全忠錄其扈從之勞爲御營使進金吾衛將軍河南尹全忠又欲用爲太常卿宰相裴樞知其無人望且太常典禮非賢者莫能當其任力持不可全忠由是罷樞相而柳璨希旨意用庭範然終以此敗庭範喜草書貌類善人而心術特不善與柳璨同惡相濟終輟于市是亦所致者然以春秋褒貶之法斷之則庭範之書或在所不錄今御府所藏八

草書

謝安帖　相遇帖

東陽帖

正書

造圓紙法

行書

胡笳十八拍　仁弟帖

借書帖二

胡季良不見于史冊惟工行草追慕古人而得其筆意字體溫潤雖肥而有秀穎之氣運筆畧無凝滯殆非一朝夕之工也揚雄有言精而精之熟在其中矣故技有操舟若神運斤成風豈非積習之久而後臻於妙耶觀季良讀元和文與夫大乘寺帖字皆行書既精且熟想見其秃千兎之毫窮萬殺之皮而能至是也今御府所藏十

草書

題然公山房詩　逸草障

文賦帖　說龍帖

蔡瓌帖

行書

讀元和文　大乘寺詩

孔山寺詩　崑山寺詩

陳智帖

章孝規不知何許人嘗爲路魯瞻書雲南木夾詳考其始末則魯瞻者唐邊臣方面之官雲南者蠻夷之地古有太雲南小雲南是也木夾則彼方所謂木弊蠻夷之俗古禮未廢故其往復移文猶馳

木夾魯瞻之書當是復雲南之移文其詞畧曰萬里離南一朝至北開緘捧讀獎飾過多蓋其結信邊鄙使之不敢犯義者理固在是木夾之文則進士胡曾所爲其字則處士章孝規草書耳孝規所長者草字而木夾之書亦蘊藉有餘對之可喜唐三百年凡縉紳之士無不知書下至布衣皁隸有一能書便不可掩況孝規一處士書又不惡良可寶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路魯瞻雲南木夾

宣和書譜卷第十九

草書七

唐

釋懷素　釋亞栖　釋高閒　釋普光　釋景雲　釋貫休　釋夢龜　釋文楚

五代

杜荀鶴　薛存貴　楊凝式

宋

神仙鍾離權　錢俶　杜衍　周越

唐

釋懷素字藏[illegible]俗姓錢長沙人徙家京兆元裝三藏之門人也初勵律法晚精意於翰墨追倣不輟禿筆成塚一夕觀夏雲隨風頓悟筆意自謂得草書三昧斯亦見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當時名流如李白戴叔倫竇臮錢起之徒舉皆有詩美之狀其勢以謂若驚蛇走虺驟雨狂風人不以爲過論又評者謂張長史爲顛懷素爲狂以狂繼顛孰爲不可及其晚年益進則復評其與張芝逐鹿茲亦有加無已故其譽之者亦若是耶攷其平日得酒發興要欲字字飛動圓轉之妙宛若有神是可

尚者今御府所藏草書一百有一

孝經四　自叙　鄂公關將贊三　草書歌二不完　秋風辭　草聖詩　早春詩　自詠詩　寄人詩　憶人詩　遊山詩　題酒樓詩　酒船詩　勸酒詩　狂醉詩　醉僧圖詩　寄浩公詩　題雁詩　論草聖帖　論章草帖　論書帖　神仙帖　遊山帖　下山帖　尋道帖　貧道帖　玉壺帖　仙杖帖　長生帖　臨川帖二　山木帖　山亭帖　早行帖　松聲帖　花發帖　上林花發帖　奉李帖　送人帖　藥物帖　石膏散帖乘與帖附　白石散帖　寄藥帖　顛書帖　二謝帖　二謝等帖　奉二謝帖

奉書帖　揮翰帖
筆老帖　遣興帖
清和帖　近代帖
久在帖　動靜帖
臨池帖　憑事帖
勤讀帖　天然帖
本欲帖　足下帖
知命帖　白首帖
世人帖　飛釣帖
雄逸帖　汝等帖
還期帖　客舍帖
陶阮帖　江公帖
得書帖　師古帖
取步帖　衣鉢帖
河內諸子帖　河東帖
咸陽帖　吳郡帖
新安縣帖　醉顛帖
草顛帖　小草等帖
行草筆法　公縣大娘等帖
臨王羲之懷問帖
千文帖
夢遊天姥山等歌五

釋亞栖洛陽人也經律之餘喜作字得張顛筆意昭宗光化中對殿庭草書兩賜紫袍一時爲之榮

每論張顛云世徒知張之顛而不知實非顛也觀其自謂吾書不大不小得其中道若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則果顛也耶此亞栖所以獨得而世俗未必知也觀其謝眞人帖與草書千文其所謂顛者與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有五

對御草書歌　觀智永草書歌
觀懷素草書歌　觀高閑草書歌二
幾何賦　瀟湘逢故人賦二
羅漢贊　開講疏
山寺詩　謝眞人帖
六藝帖　千文二

釋高閑烏程人寓湖州開元寺具戒律善草書宣宗時召對賜以紫袍加大德號頗爲韓愈所知作序送之大抵愈所論言其書法出張顛流離顛沛必於草書發之故其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學者當求顛之心而不當逐其跡也已而要其歸正而語若詆毀蓋知愈者必謂愈淺知閑而不知愈者以謂愈之黜閑也今御府所藏三

草書　五原帖
行書　中丞帖
雨雪帖

釋普光江南人也潛心草字名重一時吳融贈其歌曰忽時飛動更驚人一聲霹靂龍蛇活司空圖

亦爲之歌曰看師逸跡兩師宜高適歌行李白詩當時稱美著於篇籍者不可勝數苟非研精覃思詎能至是耶昔智永學書四十載不下經閣世號鐵門限懷素觀夏雲隨風頓悟筆意彼皆不以外物撓拂其心遂能造妙觀警光墨跡筆勢遒健雖未足以與智永懷素方駕然亦自是一家法爲時所稱豈一朝夕之力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贈登第等詩　千文

釋景雲亡其世系幼通經論性識超悟尤喜草法初學張顛久之精熟有意外之妙觀其所書將箴左盤右蹴若濃雲之興迅雷之發使見者驚駭斯蓋不獨形於字畫之間抑又見其寫胸中之奇也昔王羲之作筆陣圖以紙爲陣以筆爲刀矟以墨爲鎧甲以水硯爲城池本領爲副將結撰爲謀略出入爲號令特以心意爲將軍者眞知其要也景雲之書將箴殆有旨焉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將箴

釋貫休字德隱姓姜婺州蘭溪人七歲出家日誦書每過千字不復遺忘工爲歌詩多警句膾炙人口以至丹青之習皆怪古不媚作十六大阿羅漢筆法略無蹈襲世俗筆墨哇哈中寫已狀眉目亦非人間所有近似者天復中入蜀往益州東禪院賜號禪月作字尤奇嶄至草書益勝嶄峻之狀可以想見其人喜書千文世多傳其本雖不可以比

迹智永要自不凡有歌詩千餘首號禪月集行于世今御府所藏八

草書

常侍帖　千文六

行書

夢遊仙詩

釋夢龜莫知其系天復中寓東林寺作顛草奇怪百出雖未可語鶩虵飛鳥之迅而筆力遒勁亦自是一門之學唐興士夫習尚字學此外惟釋子多喜之而釋子者又往往喜作草字其故何耶以智永懷素前爲之倡名蓋輩流聳動當世則後生晚學瞠若光塵者不啻羶蟻之慕於是其徒亦有疑駭欲度不可得而掩者如夢龜其人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一十

白蓮歌　紛國山水歌

梁園吟　襄陽曲

重陽詩　謝馬鞭詩

寄新羅劍帖　臨張顛千文

千文二

釋文楚失其世系性樂岑寂惟喜作草書學智永法顛沛造次不忘於懷久而擺脫舊習有自得之趣在元和間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冷然有物外之興豈其書足以洗人之心如是耶至若亞栖脅光之徒咸以恢詭譎怪相誘誇而文楚獨以清約自成一家昔劉涇嘗作書詰以懷素比玉警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栖比水晶世以爲善取況者恨涇不見文楚故未有定論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千文

五代

杜荀鶴池州人官至翰林學士善作苦辭句切理有舉鞭揮柳色隨手失蟬聲之句爲時所稱然尤工草字而無末俗之氣且書學之廢莫甚於五代篆籀之輩不可得見矣得見兩漢之典刑斯可矣兩漢之法又不可得見矣得見晉唐之遺風斯可矣觀荀鶴之書雖未能跨越前古筆力遒健猶有晉唐之遺風然其書名頗播於流俗故其字亦爲可重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雲扃帖

薛存貴史失其傳攻其字畫定非凡陋人也然喜作草書頗有晉宋間風度所書雖出於一手而變態百出或妍或醜其潤足繩墨處便類獻之字學而剛勁乏媚嫵處則李煜金錯刀書之儔侶也昔人學書未必不盡工而罪在胸次如存貴端是學者之書蓋不必工字而字自應佳耳今御府所藏草書五

應舉帖　西征帖

秋熱帖　到任帖　到城帖

楊凝式華陰人也形貌寢侻然精神爽然要大於身善文詞出時輩右唐昭宗時初登進士第終唐之世爲秘書郎直史館仕梁至考功員外郎歷後唐至兵部侍郎於晉以太子少保分司西洛至漢遷太子少師至周遷太子太保自晉迄周朝廷皆以元老大臣優禮之喜作字尤工顛草居洛下十餘年凡琳宮佛祠墻壁間題紀殆遍然揮灑之際縱放不羈或有狂者之目歐陽修嘗跋其字以謂自唐亡道衰四海困於兵戈及我宋興天下復歸于治蓋百有五十餘年五代之間有一楊凝式建隆已後有一李建中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爲一時之絕後之藁者又以謂唐末五代文章卑污字畫隨之若李建中書猶有五代以來衰亂之氣而凝式筆迹獨爲雄強與顏真卿行書相上下自是當時翰墨中豪傑蓋昔之名世之書惟二王而已後人倣之莫得其點畫凝式稽究其學遂能超逸如此則知作字非小道而凝式所得可以語其崖略也今御府所藏三

草書

古意帖

正書

韭花帖

行書

乞花帖

宋

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戴冠紺衣或虬髯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眞是眼高四海而遊方之外者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其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亦錄詩四章贈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亹亹可讀終自論其書以謂學龍虵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贈王定國詩

秦忠懿王錢俶武肅王鏐之孫文穆王元瓘之子錢氏自唐乾寧間據有浙右至我宋之興凡三世四王使一方耄倪不識兵革而覩太平之盛錢氏之力也初元瓘有子曰佐嗣元瓘位是爲忠獻在位未幾而忠懿特以弟繼其昭穆藝祖應運率先臣服開寶八年朝廷將舉兵平江左李煜密詔書于俶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王一旦明天子易位酬勞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表其書來上藝祖嘉其忠江南平與其子惟濟妻孫氏來朝藝祖遣皇子至睢陽迎勞對見禮皆從異等賜禮賢宅以館之而締搆宏壯至於供帳帟幕什物種種畢具俶來如歸已而遣就國而留其子入侍至太宗即位之明年俶盡籍其府庫地圖以獻乃封王淮海國久之又王漢南國上章遜避遂止王許未幾徙王鄧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太宗以其誕日遣使賜器幣方與使者燕罷及暮有大星流殞子正寢光照戶外而是夕以訃聞於是朝廷追封王秦國謚曰忠懿方浙右富庶登豐之久上下無事惟以文藝相高故俶尤喜翰墨而作字善頗草其幹旋盤結不減古人太宗遣使取其草書以進俶乃以舊習絹圖上之詔賜以玉硯金匣象管蜀牋等且示寵焉然當時降王有始有卒無如俶者蓋以能先諸國作我藩服其後子孫繼登顯仕番榮無窮信萬世臣子之勸也今御府所藏草書二

國子直講補牒　手簡

文臣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相仁祖官至太師封祁國公其先出於堯後歷三代嘗爲諸侯徙封于杜經秦歷漢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於唐又九世至於衍具有家法吉凶祭祀一用其家書自唐藏士喪禮內春秋以至有唐千有餘歲公卿之家得不絕其世譜流傳至今者惟杜氏衍世以恭儉孝謹稱於鄉里爲人廉潔自刻動靜纖悉謹而有法然尤好翰墨考其大節偉如也享年八十初知乾州察其治能移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我公也汝何奪之一曰我公也汝何有焉雖古循吏無以過之也所治之所奸吏束手權要不敢侵犯典銓選則有條式議邊事則折衝樽俎料敵如神及居相位以靜鎮物凡內批除目有僥倖衍多抑絕不行至暮年以草書爲得意喜與壻蘇舜欽論書年位雖重而尺牘必親作韓琦嘗以詩謝其書云因書乞得字數幅伯英筋骨羲之膚其爲當時所重如此今御府所藏草書一

天隱子絕句詩

文臣周越字子發淄州人官至主客郎中天聖慶曆間以書顯學者翕然宗之落筆剛勁足法度字字不妄作然而眞行尤入妙草字入能也越之家昆季子姪無不能書亦其所漸者然耶說者以謂懷素作字正合越之儉劣若方古人固爲得筆儻臧俗氣當爲第一流矣在慶曆中有馬尋者嘗知利州而善倣越書觀者不復眞贋人謂韓門弟子云又御府所藏草書三

賀知章賦　詩句

子文

宣和書譜卷第十九

宣和書譜卷第二十

八分書敘論

爲八分之說者多矣一曰東漢上谷王次仲以隸字改爲楷法又以楷法變八分此蔡希綜之說也一曰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此蔡琰述父中郎邑語也前世之善書類能言其書矣然而自漢以來至于唐千百載間金石遺文之所載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則八分書始盛其典刑蓋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不古不嚴豈在唐始有之耶杜甫作八分歌盛稱李潮韓擇木蔡有鄰是皆唐之諸子而今所存者又皆唐字則希綜蔡琰之論安在哉蓋古之名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至唐則猶有隸書中別爲八分以名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者非古之所謂八分也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張彥遠曰貝冷該曰干僧翰曰釋靈該是四子但唐人則知今之八分出于唐明矣故不得不辨以詔後世云

八分書

唐

干僧遠　張彥遠

貝冷該　釋靈該

唐

干僧翰河南人也工八分與冷貝該俱擅名江左冷該學明皇書筆跡疎弱但得其點畫平意氣格力殆無取焉僧翰師韓擇木之體妍美參用篆法故比冷該爲勝大抵人之學也有志於上而止於中有志於中則下焉而已此僧翰所以區區之學所得僅及擇木焉初王羲之初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故知羲之所造殆將凌轢而上矣則僧翰之於師資寧有是哉識者以謂僧翰字雖妍美而格律不高亦其八分之學去古已遠使技窮於此亦不過如是而止耳今御府所藏八分書二

干文上下

張彥遠河東人能文工字學隸書外多著作八分其家既出累世縉紳之後且復好事故藏積圖書如鍾張衛索王羲獻而下每至成軸大父稔已有書名初得鍾繇筆意壯歲遂倣獻之暮年人許有羲之風度蓋凡三變而後有成此其遺風餘澤沾被後人者特非一日彥遠既世其家乃富有典刑而落筆不愧作者觀其爲論以謂書非小道本以助人倫窮物理神化不能以藏其祕靈怪不能以遁其形則知盤礴胸次者固已吞食雲夢之八九矣其流於筆端自應遠人別夫歷代奇觀一一到眼而手傳心受處復有家學耶嘗作法書要錄一十卷具載古人論書語且以完傳刻之又以九等品第書學人物自漢至唐上下千百載間其大輩名流幾不逃彀中矣更撰歷代名畫記爲十卷自

序其后云得此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觀其編次之善果非虛語又嘗以八分錄前人詩什數章至其倣古出奇亦非凡子可到今御府所藏一十有一

八分詩

李將軍征西詩　維山廟詩

宿僧院詩　山行詩

草書

臨王羲之初日帖　臨王羲之還問帖

臨王羲之思想帖　臨王羲之丹陽帖

臨王羲之清和帖　臨王羲之別紙帖

臨王羲之書問帖

貝令該史亾世系以八分書名于江左一時推許蓋在唐室明皇以此道爲諸儒倡當時臣子無不以此相高若令該者固在步趍之末而評其書者謂雖劫明皇而筆力疎弱惟知點畫而已觀其書蓬萊觀碑可以目擊而意曉矣雖然八分書最爲近古士大夫類皆尚之韓愈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謂阿買不識字猶知是書附大儒間榮垂不朽況令該知力學擇術是宜亦得名也今御府所藏八分書一

蓬萊觀碑

釋靈該史亡其傳會昌中以八分書稱於時手和筆調固亦可采論其追步古人且幾何哉雖然亦有以倡之者蓋唐自明皇御世首以此道爲士夫之習於是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若李潮輩以八分名世潮一字出遂有百金之直則聞其風而悅之者可無其人今於靈該見之矣今御府所藏八分書一

種柳歌

制詔告命 補牒附

叙論

昔者帝王坐法宮垂衣裳不出九重深密之地使四方萬里朝令夕行豈家至戶曉也哉以告行慶賞刑威之柄以馭之而已故其目則有曰制曰誥曰勅牒皆是其所操之柄耳蓋上之所以命下者或不一於是制以揚之誥以告之詔命勅牒以行之豈特中國然耶妹方異域皆由此治雖曰言語不同點畫亟離譯而通之何嘗不合況其自通中國書畫可採此歷代書史在所不廢方唐以武王天下及其治定濟之以文故自太宗留意字學而明皇肅宗以降世不乏人而一時開人臣卿以書名世者亦往往喜書王命爲不朽之傳若顏真卿書顏惟正商氏等告徐浩書朱巨川告者是也至其無名氏之書間有與刑而告命或載一時人物又自可以附見矣蓋唐之諸臣扶持王室落落有奇節者其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則有若狄仁傑以安社稷名曰其臣則有若郭元振繫其用否治亂以分則有若張九齡仗義秉鉞以勘多難則有若渾瑊浮沉一節爲時名儒則有若白居易佐武中興比迹姚宋則有若李德裕諸子在人耳目因已班班皆後世樂聞而喜道者況其當時告命哉藏之書府亦有以表其實耳以類推之是舉有可存者下逮五代紛紛之弊而所以維持固不易於此道也我宋既興而八柄馭臣之具粲然施設高越前古雖來王之國觀光衢化或可攷者如告有曰本之康保牒有大理之省爽其字書戒告雖曰不同所以爲治柄則一而已故錄其自唐以來迄於五代以及外夷凡詔告制牒各次而爲之序按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其間號令文具固已不貲然更五季兵火之後所存無幾其詔令制牒咸列之左以備博雅焉今御府所藏八十有一

唐

詔

湯開山

告

臨後周顏之儀　周法明

許問師　狄仁傑

郭元振　賀知章二

魏處哲二　魏處哲妻侯氏

徐嶠之　張九齡考課二

白知節　馬定苦

嚴武　庫令望
魏洽　張庭詢
朱臣川　張楚金
李衍　唐大國
渾瑊　齊抗
湯從義　白居易
王審隨二　李德裕
許渾　李叢
李思　鄭凝績
朱全忠　李能
羅隱

牒

白寡辭　白彥將
王審隨

五代

制

後唐李彥超

告

蜀王宗綰二
晉趙仁寶

牒

後唐趙仁寶
南唐國導師告
日本國康保備告二

大理國相國布燮帝
大理國背爽牒

宣和書譜卷第二十 終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宣和書譜二十卷，不著撰人名氏。記宋徽宗時內府所藏諸帖，蓋與畫譜同時作也。首列帝王篆書一卷，次列隸書一卷，次列正書四卷，次列行書六卷，次列草書七卷，末列分書一卷。而側筆附焉。宋人之書，終於蔡京、蔡卞、米芾、柏謙三人所定。蔡京卞書法皆工，芾尤善於辨別，均當用其所長。故宣和之收無一可棄。而黃庭堅、蘇軾、蔡襄、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及唐名臣李太白、白樂天等書字，不可勝記。編帝王則有數矣，至二王、虞、褚、歐、蘇、蔡、黃、米、柏諸帖，其迹始絕，蓋亦篇多迹云云。今譜所載王羲之帖，僅二百四十有二，王獻之帖僅八十有九，顏真卿帖僅二十有八，蓋其著於錄者，亦特爲法備，無目之混淆矣。

余有梅癖闢圃以栽築亭以對刊清臞集以咏每於梅猶有未能盡花之趣爲慊得非廣平公以鐵石心腸賦未盡梅花事而拳拳屬意於雲仍者乎余於花放之時滿肝清霜滿肩寒月不厭細徘徊於竹籬茆屋邊嗅蘂吹英掇香嚼粉諦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其態度冷冷然清奇俊古紅塵事無一點相著何異孤竹二子商山四皓竹溪六逸飲中八仙洛陽九老瀛洲十八學士放浪形骸之外如不食煙火食人可與桃花賦牡丹賦所述形似天壤不侔余於是與其自甲而芳由榮而悴圖寫花之狀貌得二百餘品久而刪其具體而微者止留一百品各各其所肖併題以古律以梅花譜目之其實寫梅之喜神可如牡丹竹菊有譜則可謂之譜今非其譜也余欲與好梅之士共之僭刊諸梓以閑工夫作閑事業於世道何補徒重覆瓿之譏雖然豈無同心君子於梅未花時閑一披閱則孤山橫斜揚州寂寞可髣髴於胷襟庶無一日不見梅花亦終身不忘梅花之意茲非爲墨梅設墨梅自有花光仁老楊補之家法非余所能客有笑者曰是花也藏白收香黃傳紅綻可以止三軍渴可以調金鼎奏此書之作豈不能動愛君憂國之士出欲將入欲相垂紳正笏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今著意於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止爲凍吟之計何其舍本而就末余起而謝云譜尾有商鼎催羹亦茲意也客抵掌而喜曰如是則譜不徒作未可謂閑工夫作閑事業無補於世道宜廣其傳敢併及之以俟來者雪巖耕田夫宋 伯仁敬書

詠梅者多矣粗得其態度未究其精髓近收此本既能模寫其花神之似眞又能形容其他人之所未盡玩之如嗽蘂然詩人之冠冕是也金華雙桂堂時景定辛酉重鐫

梅花喜神譜目錄

雪巖宋 伯仁 器之編

卷上

蓓蕾四枝
麥眼 柳眼
椒眼 蟹眼
小蘂一十六枝
丁香 櫻桃
老人星 佛頂珠
古文錢 鮑老眉
兔唇 虎跡
石榴 芘菰
木瓜心 孩兒面
李 瓜
貝螺 科斗
大蘂八枝
琴甲 藥杵
蚌殼 鶴觜
卣 柷
籩 爵
欲開八枝
春甕浮香 寒缸吐焰
蝸角 馬耳
簋 瓚
金印 玉斗
大開一十四枝
彝 觥

欹器　懸鐘
扇　盤
向日　擎露
鼎　鑄
鹿角　猿臂
顰眉　側面

卷下

爛熳二十八枝

開鏡　覆杯
冕　冑
並桃　雙蕚
鳳朝天　蛛挂網
漁笠　熊掌
飛蟲刺花　孤鴻叫月
龜足　龍爪
林雞拍羽　松鶴唳天
新荷濺雨　老菊披霜
瑟　鼓
蜂腰　燕尾
驚鷗振翼　野鶴翻身
顧步　掩妝
晴空挂月　遙山抹雲
欲謝一十六枝
會星弁　漉酒巾
抱葉蟬　穿花蝶
暮雀投林　寒烏倚樹
舞袖　弄鬚
鶯擲柳　鶻乘風
頂雪　歛風
蜻蜓欲立　螳螂怒飛
喜鵲搖枝　遊魚吹水
就賓六枝
橘中四皓　吳江三高
二疎　獨釣
孟嘉落帽　商鼎催羹

梅花喜神譜目錄終

梅花喜神譜卷上

蓓蕾四枝

雪巖

麥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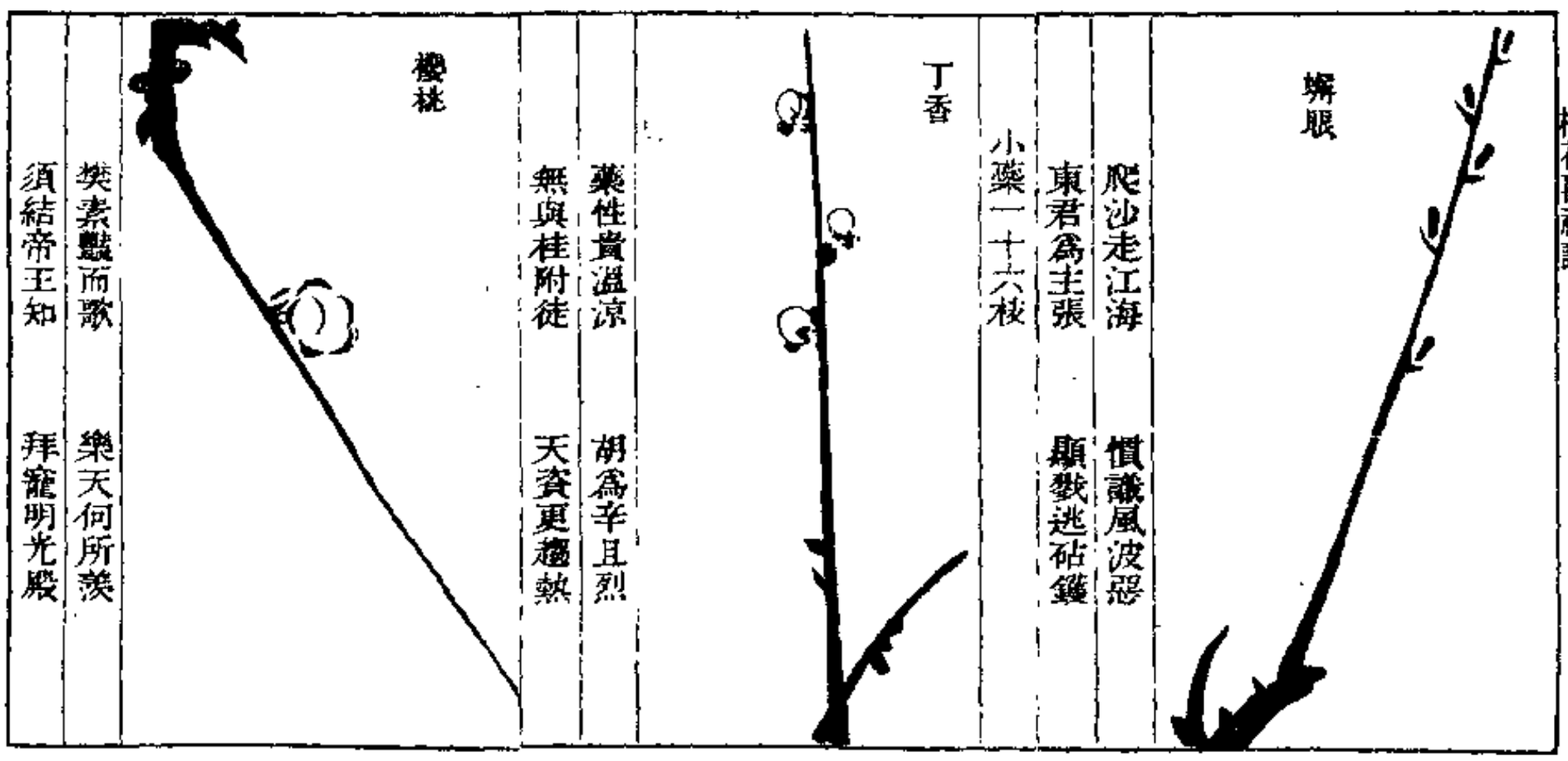
崆峒占歲登
南枝發岐穎
一飯能中與
當思漢光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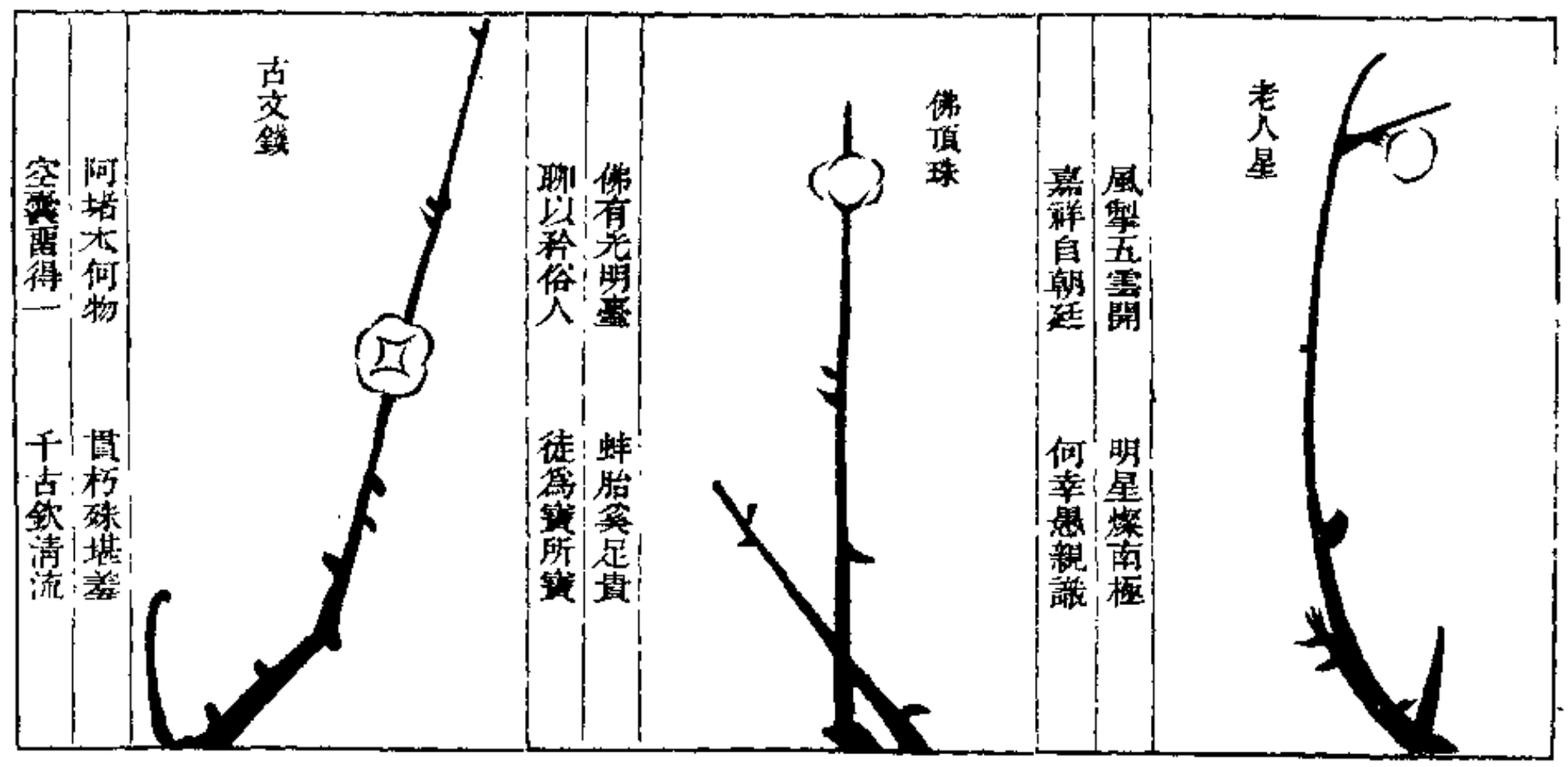
柳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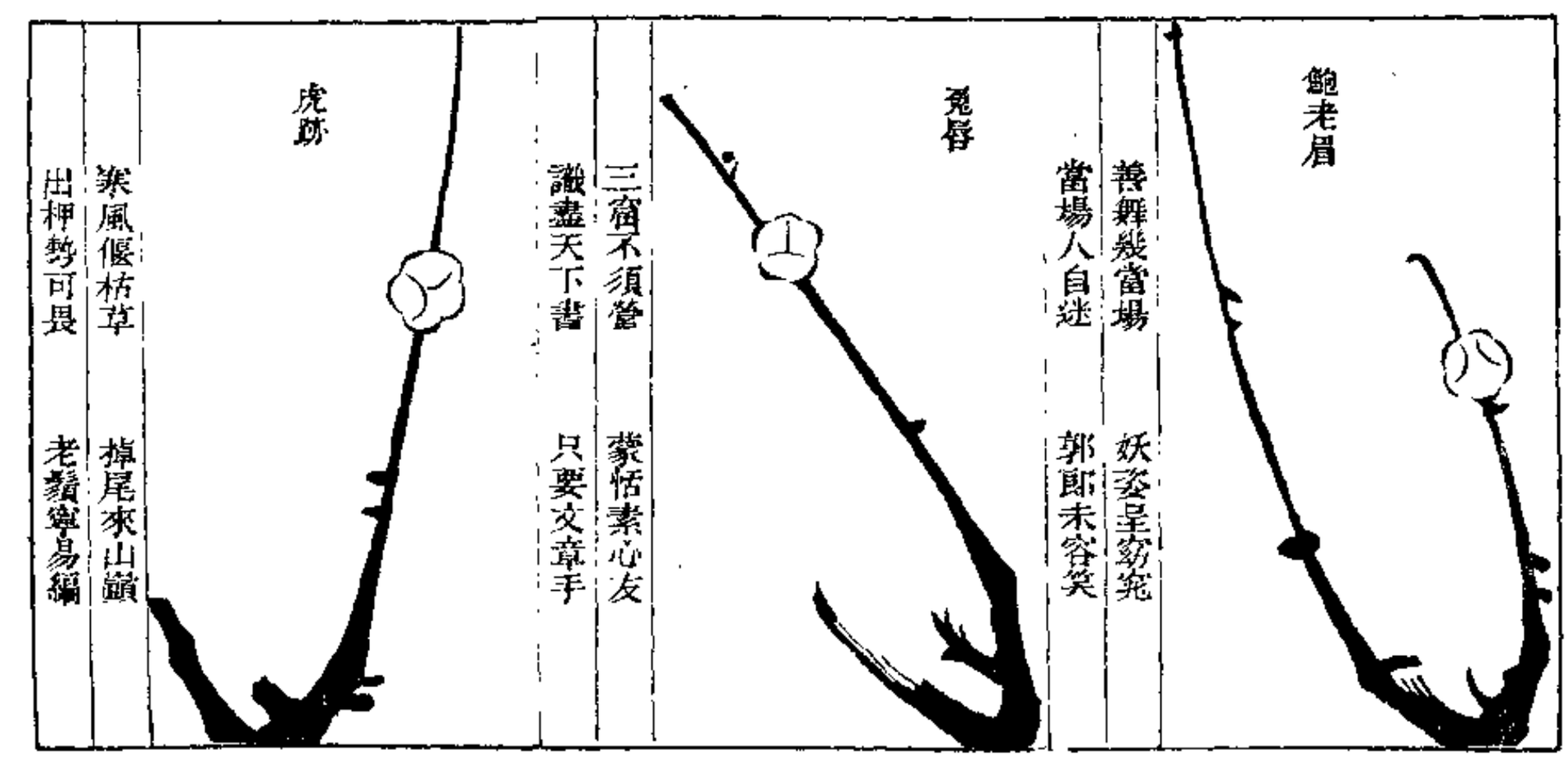
靜看隋隄人
紛紛幾榮辱
蠻腰休逞妍
所見元非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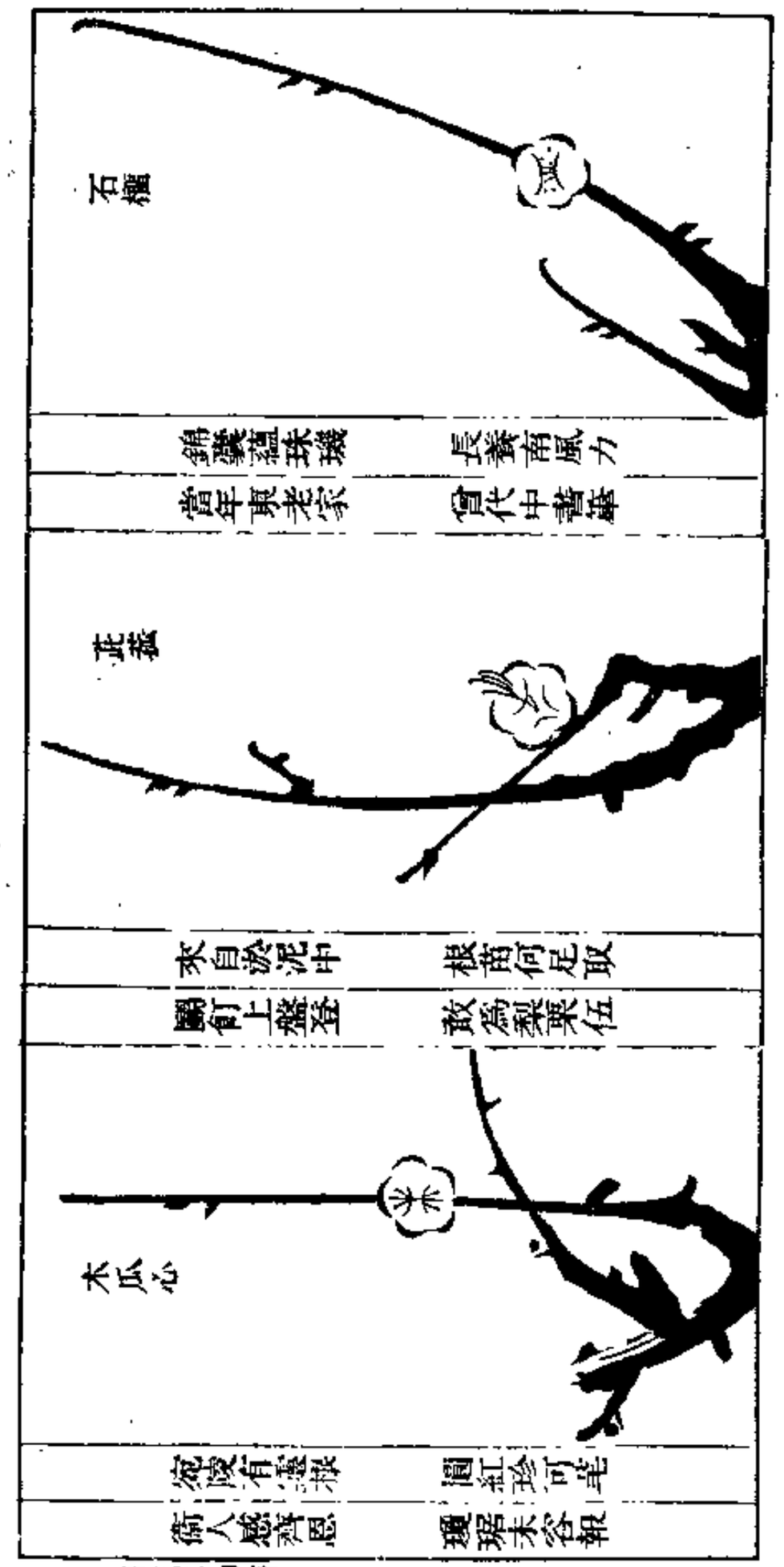
椒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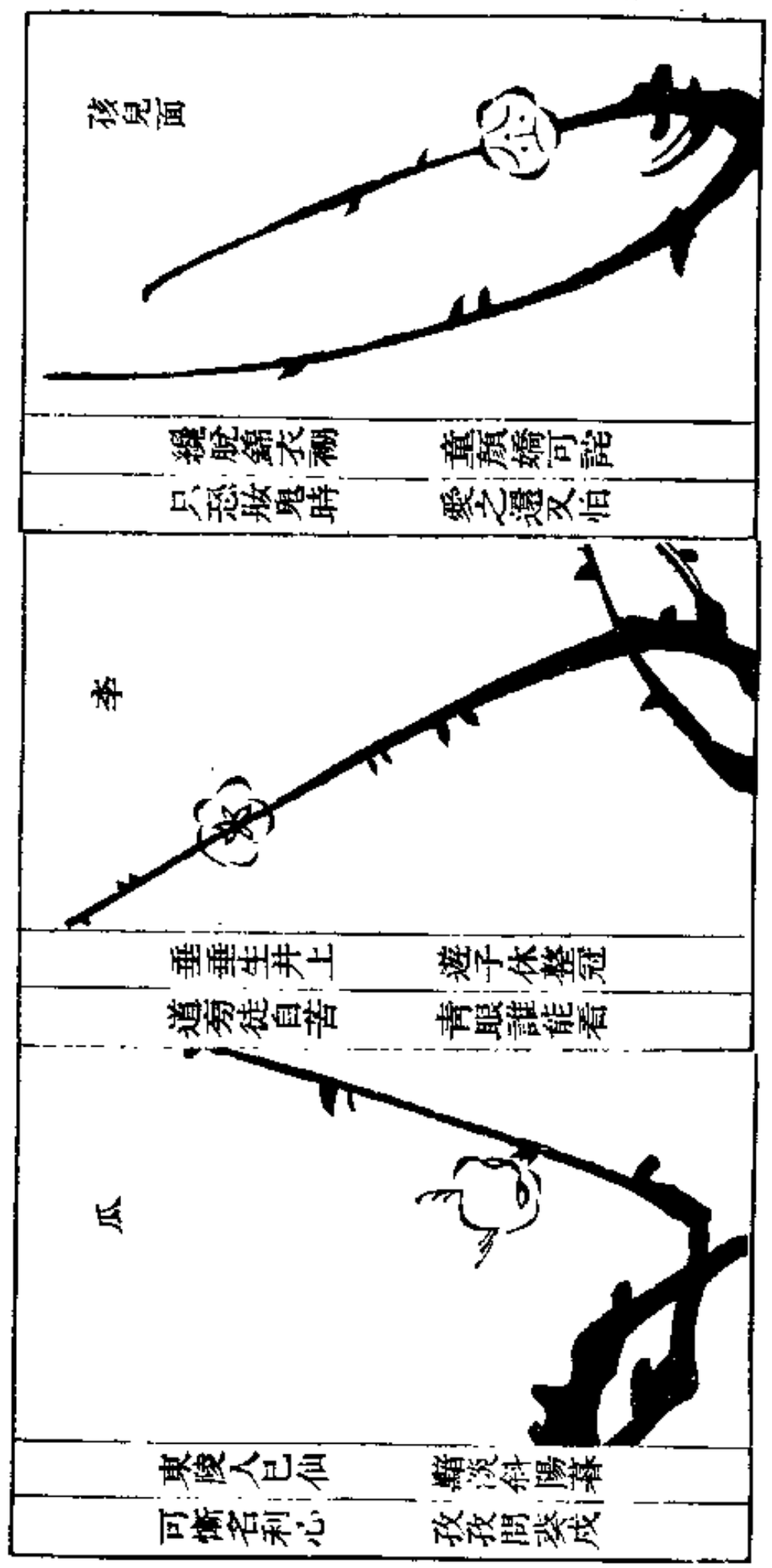
獻頌傳春朝
爭期千歲壽
凌寒傲歲時
自與冰霜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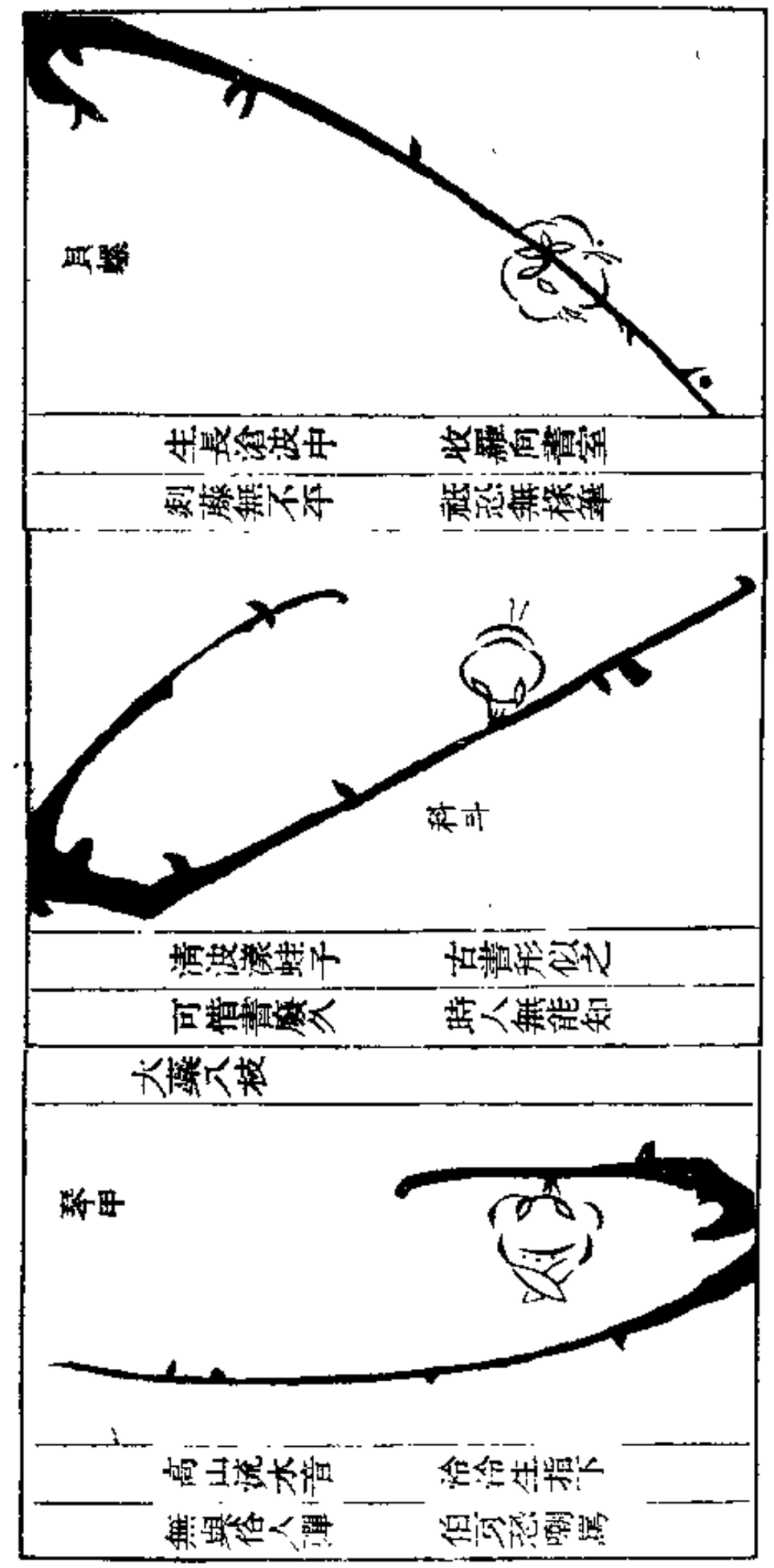

蟹眼
爬沙走江海
慣識風波惡
東君爲主張
顯戮逃砧鑕
小藥一十六枝
丁香
藥性貴溫涼
胡爲辛且烈
無與桂附徒
天資更趨熱
櫻桃
樊素戲而歌
樂天何所羨
須結帝王知
拜寵明光殿


老人星
風掣五雲開
明星燦南極
嘉祥自朝廷
何幸愚親識
佛頂珠
佛有光明臺
蚌胎奚足貴
聊以矜俗人
徒爲寶所寶
古文錢
阿堵本何物
貫朽殊堪羞
空囊留得一
千古欽清流


鮑老眉
善舞幾當場
妖姿呈窈窕
當場人自迷
郭郎未容笑
兎唇
三窗不須營
蒙恬素心友
識盡天下書
只要文章手
虎跡
寒風偃枯草
掉尾來山巔
出柙勢可畏
老翁寧易編


石榴
錦囊蘊珠璣
當年東老家
長養南風力
當代中書君
芙蕖
來自淤泥中
闕衍上盤登
根莆何足取
敢爲烈士伍
木瓜心
窕淑有靈淑
衛人感齊恩
圓紅珍可珍
瓊琚未容報


孩兒面
纏脫錦衣襁
只恐狐鬼時
童顏嬌可詫
愛之還又怕
李
垂垂生井上
道旁徒自苦
遊子休整冠
青眼誰能看
瓜
東陵人已仙
可慚名利心
蟬淡斜陽暮
孜孜問裘戍


貝母
生長滄波中
剡藤難不平
收羅向書室
祇恐無採摘
科斗
清波漾蛙子
可惜書廢久
古書形似之
時人無能知
大葉八被
琴甲
高山流水音
無與俗人彈
泠泠生指下
伯牙忍唏嘘

藥杵

蟾宮有兎臼　擣藥千萬年
藥有長生術　世人無計傳

蚌殼

休與蟠相持　自有山川隔
祝君無孕珠　恐非保身策

鶴膏

曳頸吟松梢　何異揚州鶴
胡爲鶴未成　苦被元裳錯

卣

中尊嚴祀典　鬯未祼而實
將祼而實彝　禮文知有秩

梡

方深有制度　撞之以合樂
止樂戛以敔　始終知所覺

蓮

蒼竹緯頂玕　爲形有如豆
遇祭何所容　乾桃與脩糗

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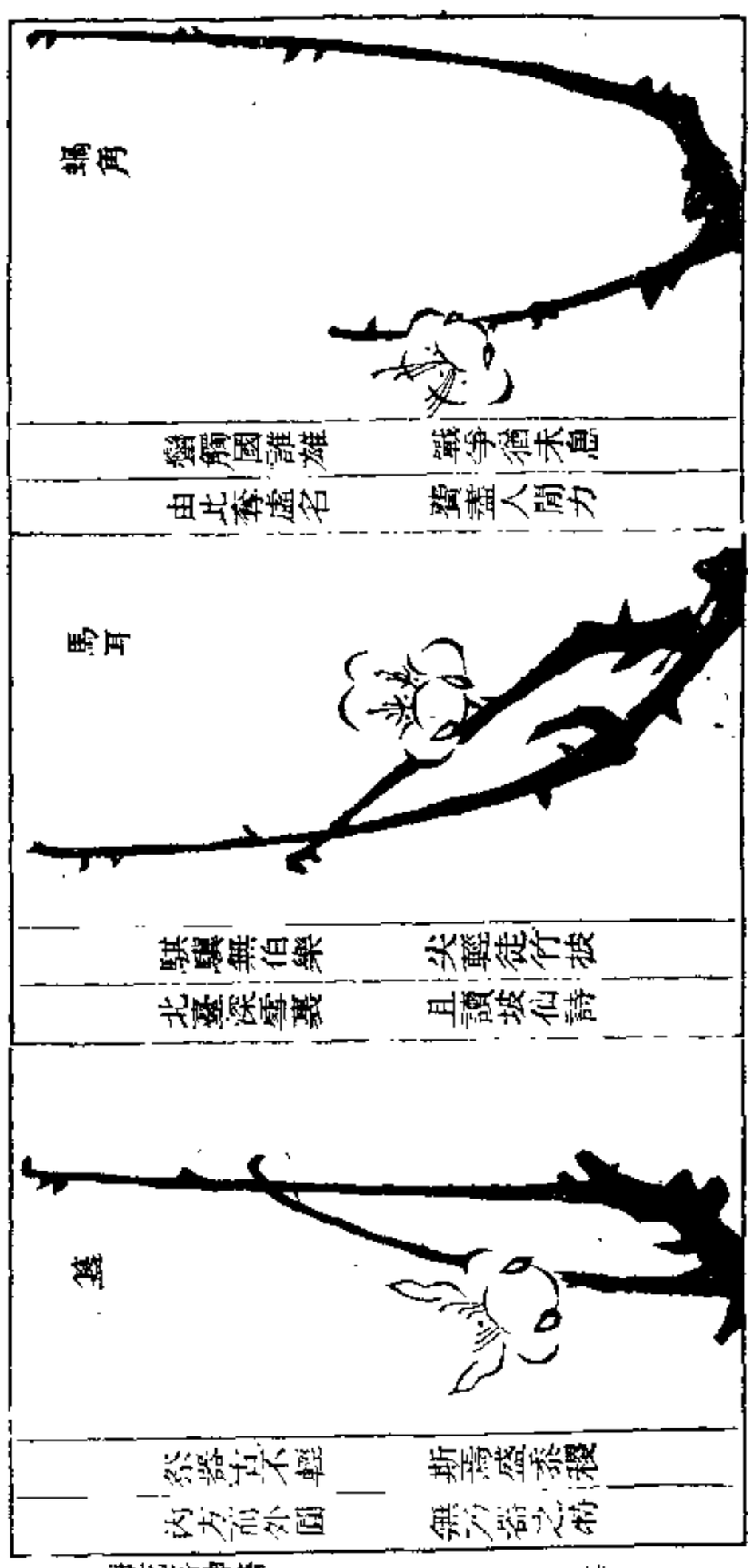
柱取飲不盡　量容惟一升
足如戈示戒　君子當兢兢
欲開八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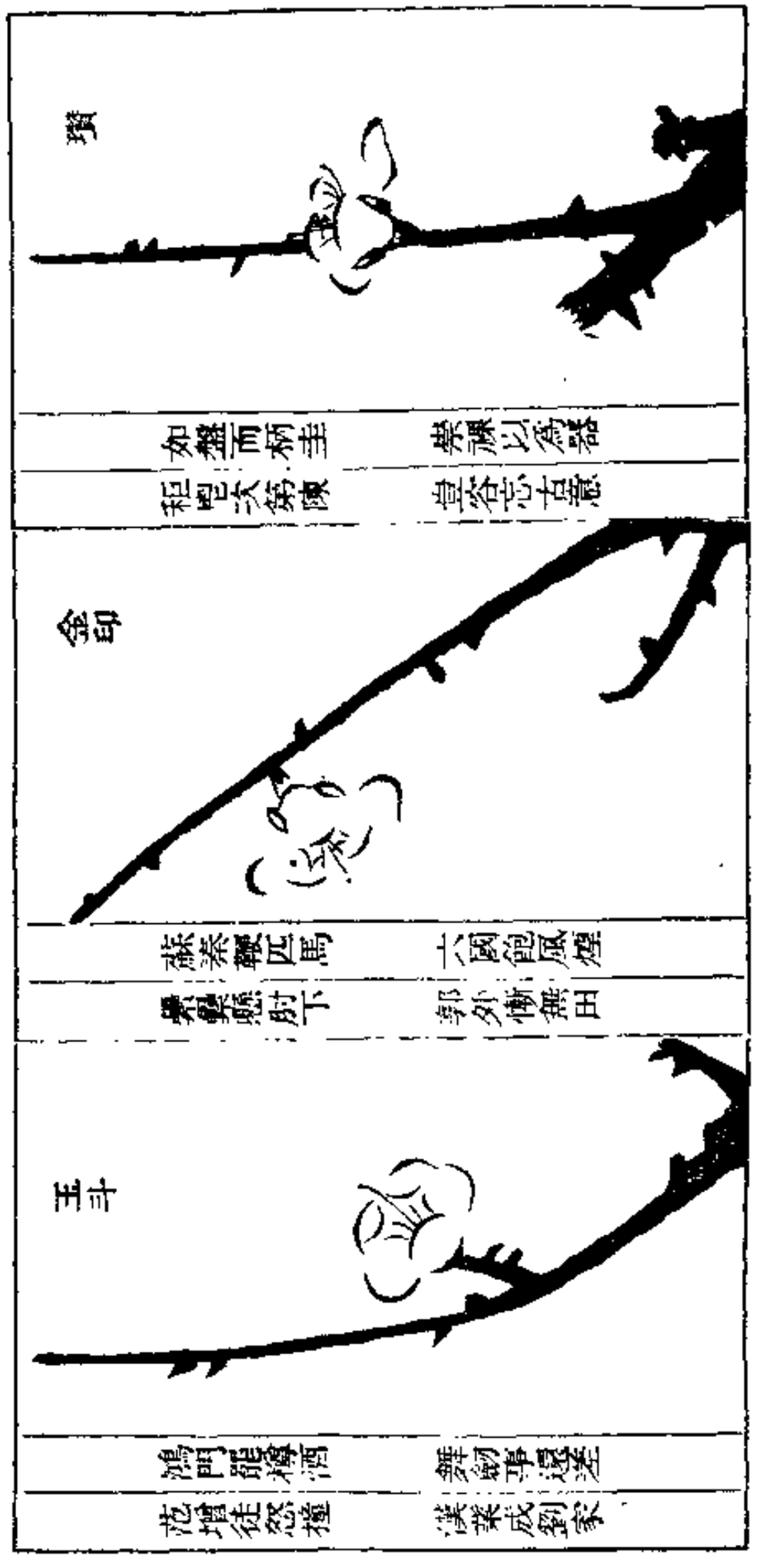
春甕浮香

斗醉石亦醉　無量不及亂
獨醒誰得知　憔悴滄江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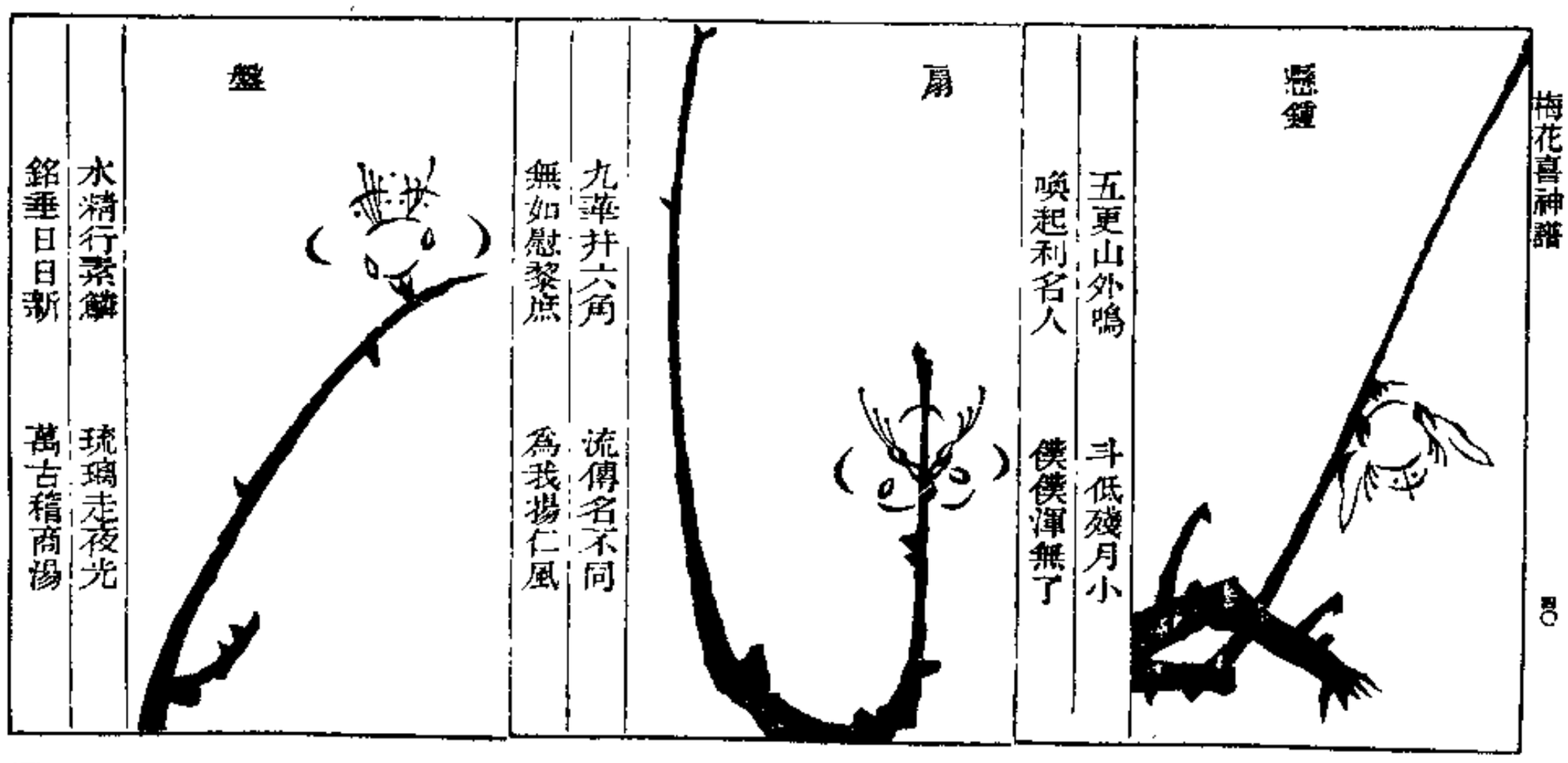
寒缸吐碧

燈火迫新涼　志士功名重
十年窗下愁　會見金蓮寵


蝸角
蠻觸國誰雄　戰爭猶未息
由比春盛名　蟲蟻人間力
馬耳
騏驥無伯樂　尖醋徒行披
北蹇深雪裏　且讀坡仙詩
蕉
然器古不輕　斯焉盛黍稷
內方而外圓　無沙器之物


贅
如蠶而柄圭　紫課以爲證
秬黍次第陳　皇容忘古意
金印
蔬菜釀匹馬　六國飽風煙
纍纍懸肘下　郭外慚無田
玉斗
鴻門罷觴酒　舞劍事還差
范增徒怒撞　漢業成劉家

大開一十四枝
桑
五采會章服　汝明以垂教
虎蜼宗廟器　於以象其孝
黼
象明十二章　弊形不可玩
藏以取其辨　斯以取其斷
秋蟲
盜溝而覆虛　盈虧俱有病
萬事得於中　烏乎云不正



懸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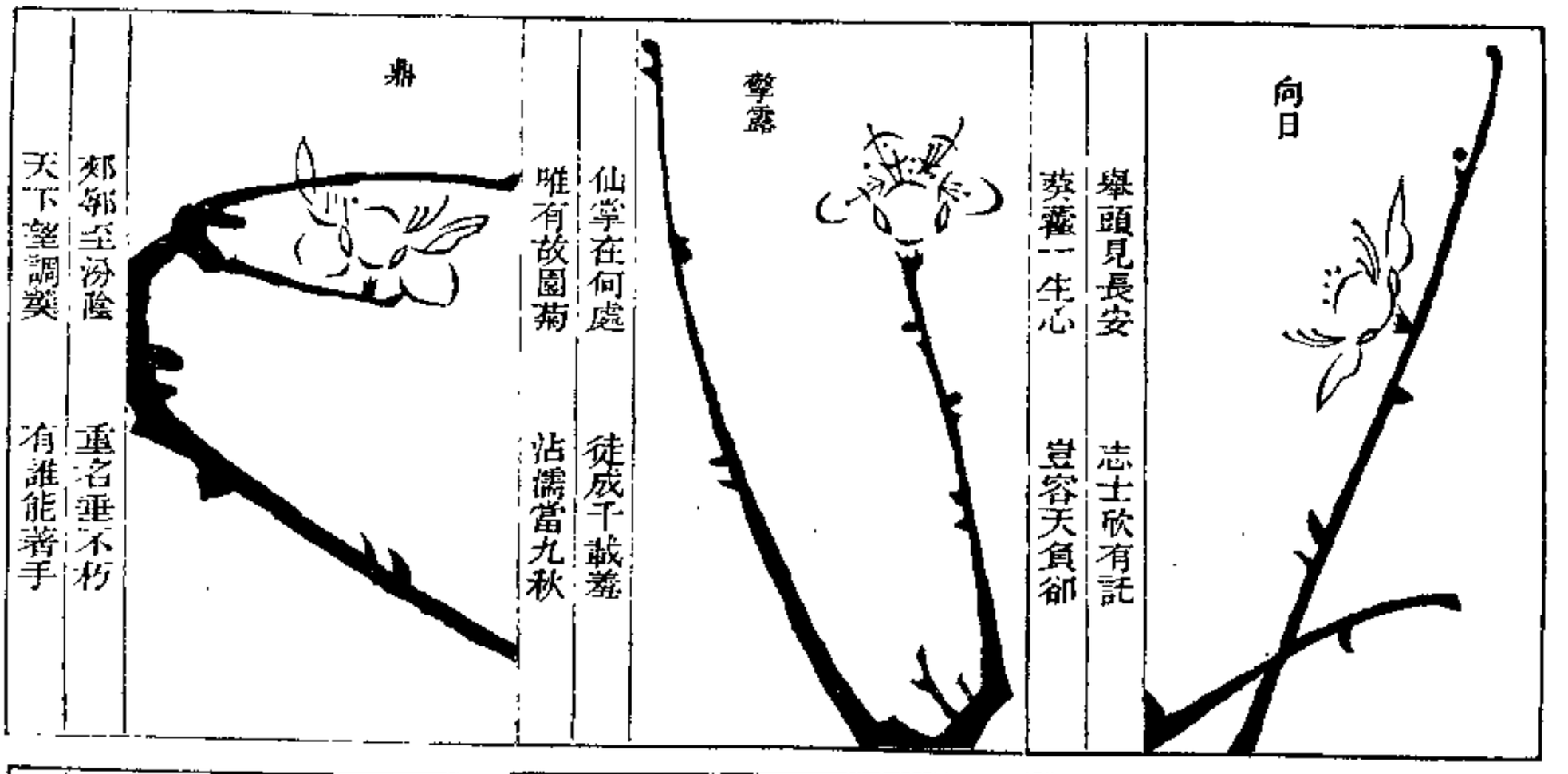
五更山外鳴
喚起利名人
斗低殘月小
僕僕渾無了

扇

九華并六角
無如慰黎庶
流傳名不同
爲我揚仁風

盤

水精行素鱗
琉璃走夜光
銘垂日日新
萬古稽商湯



向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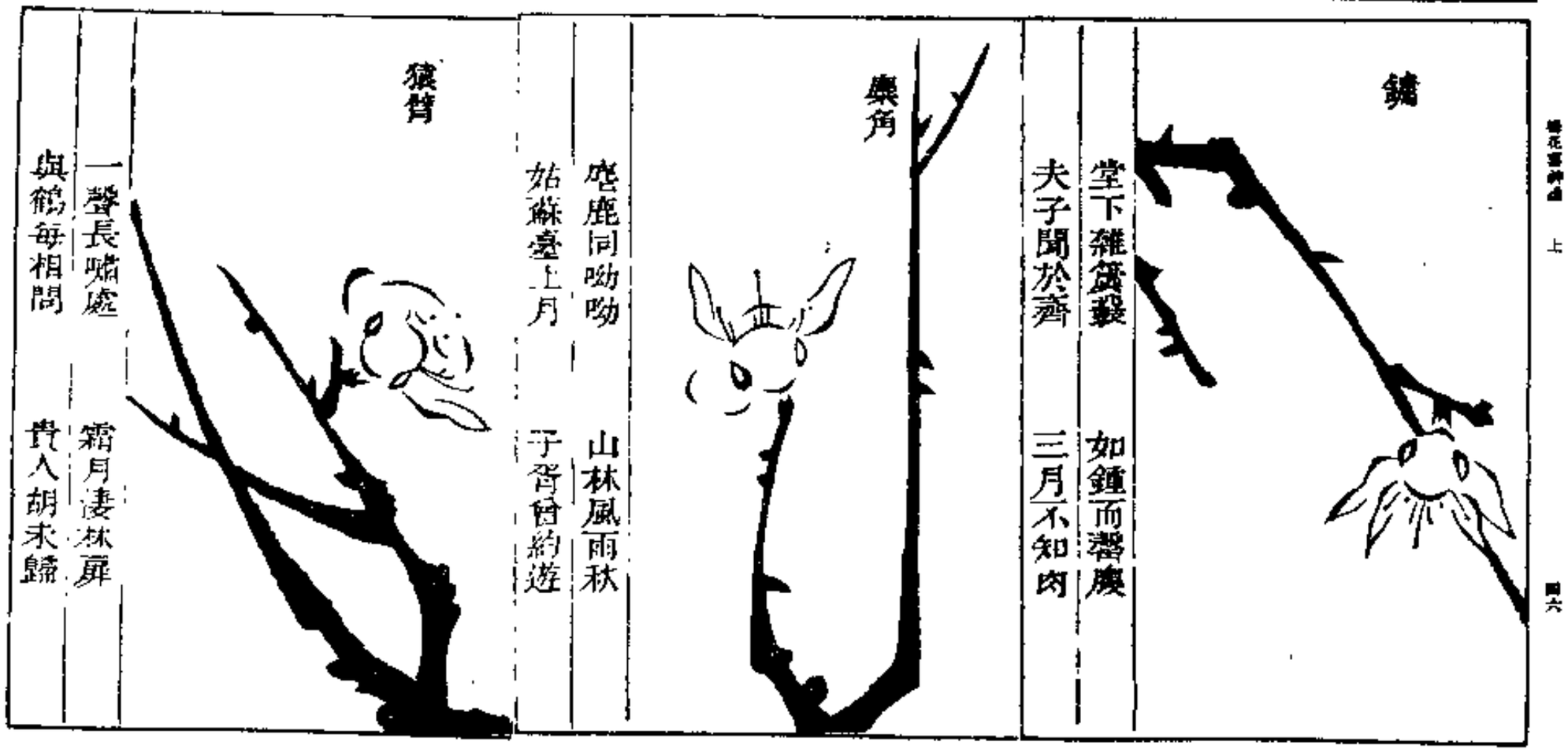
舉頭見長安
葵藿一生心
志士欣有託
豈容天負卻

擎露

仙掌在何處
唯有故園菊
徒成千載羞
沾濡當九秋

鼎

郊郊至汾陰
天下望調羹
重名垂不朽
有誰能著手



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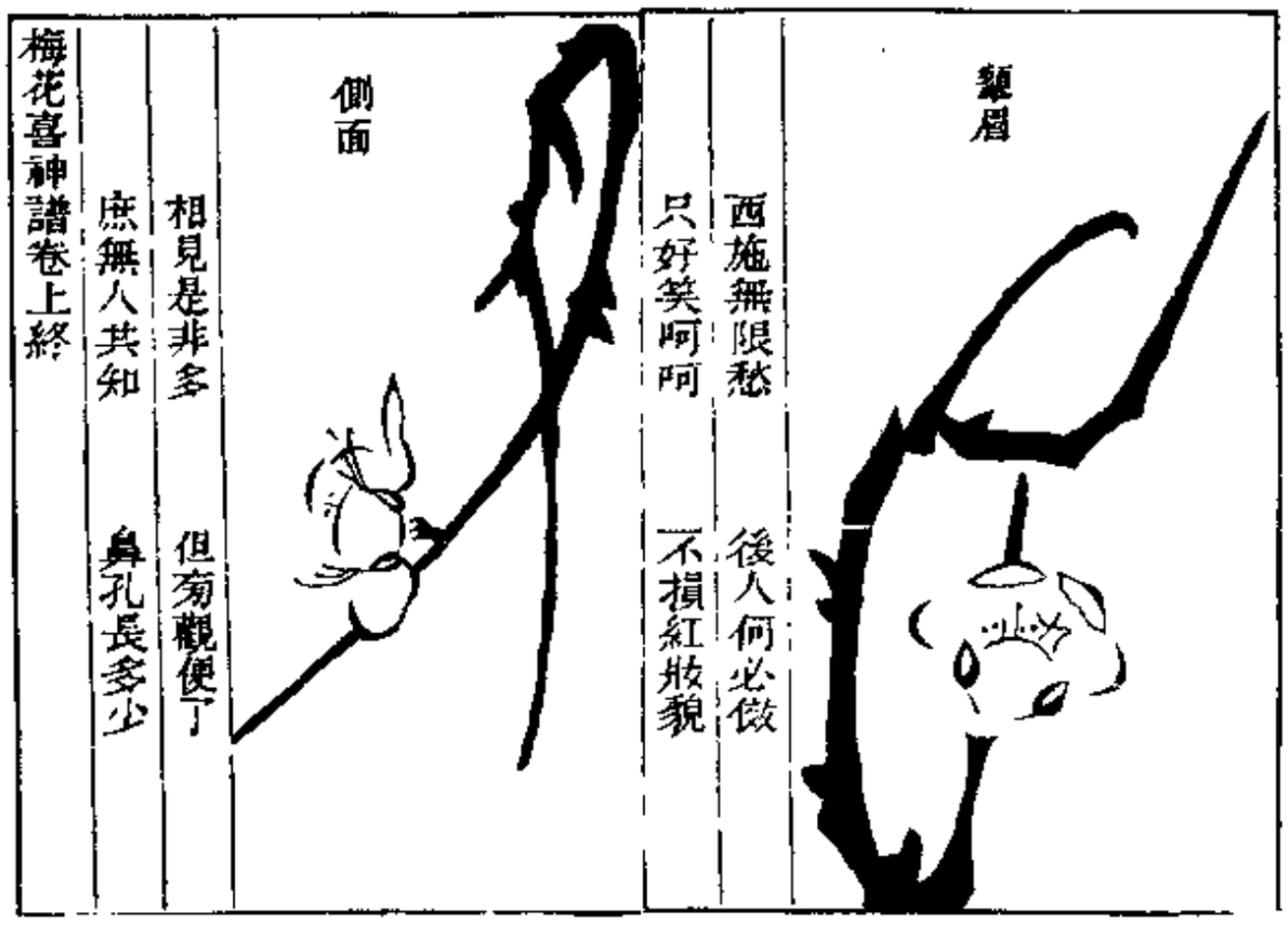
堂下雜簧竽
夫子聞於齊
如鐘而罄虞
三月不知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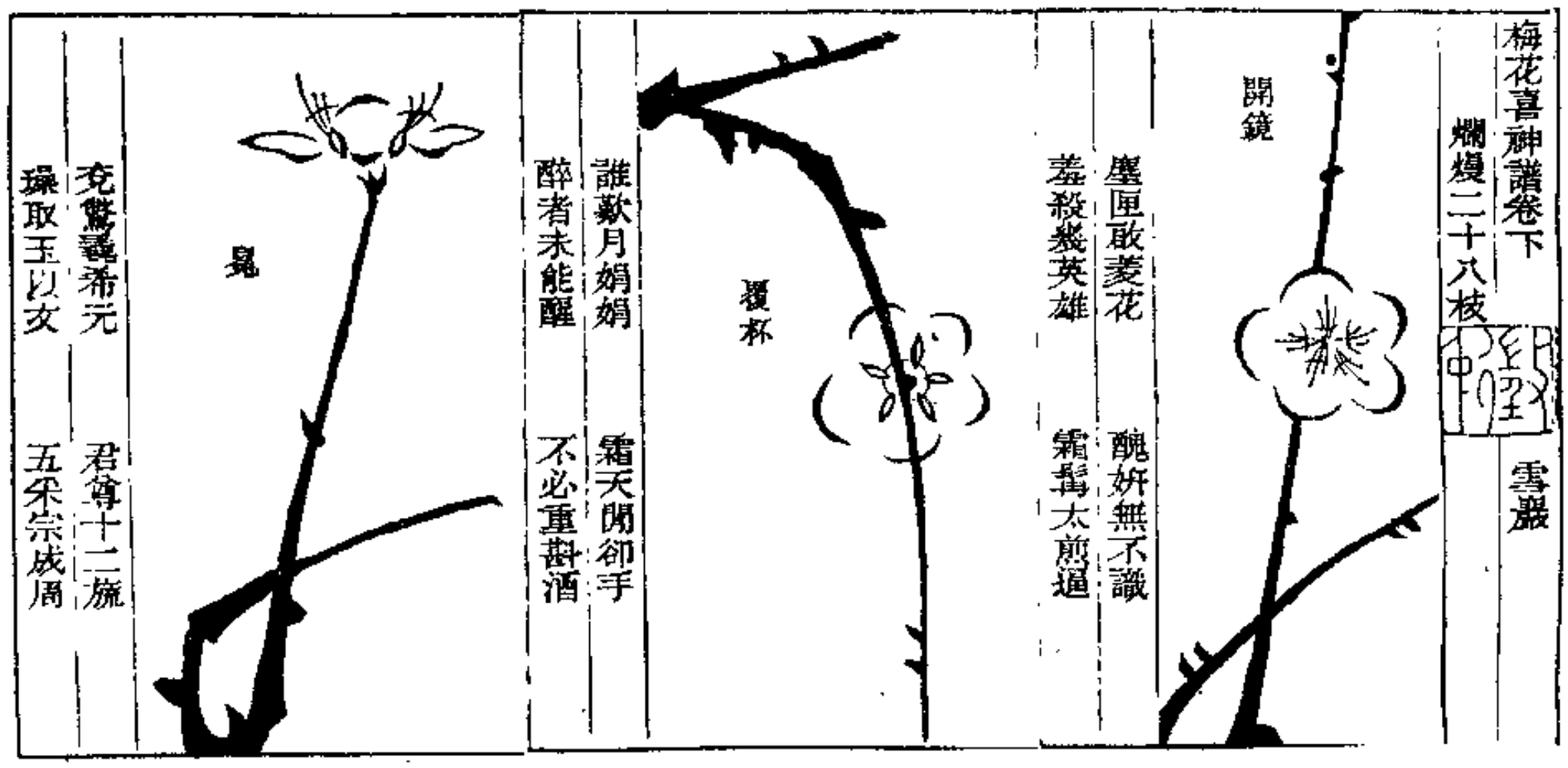
麋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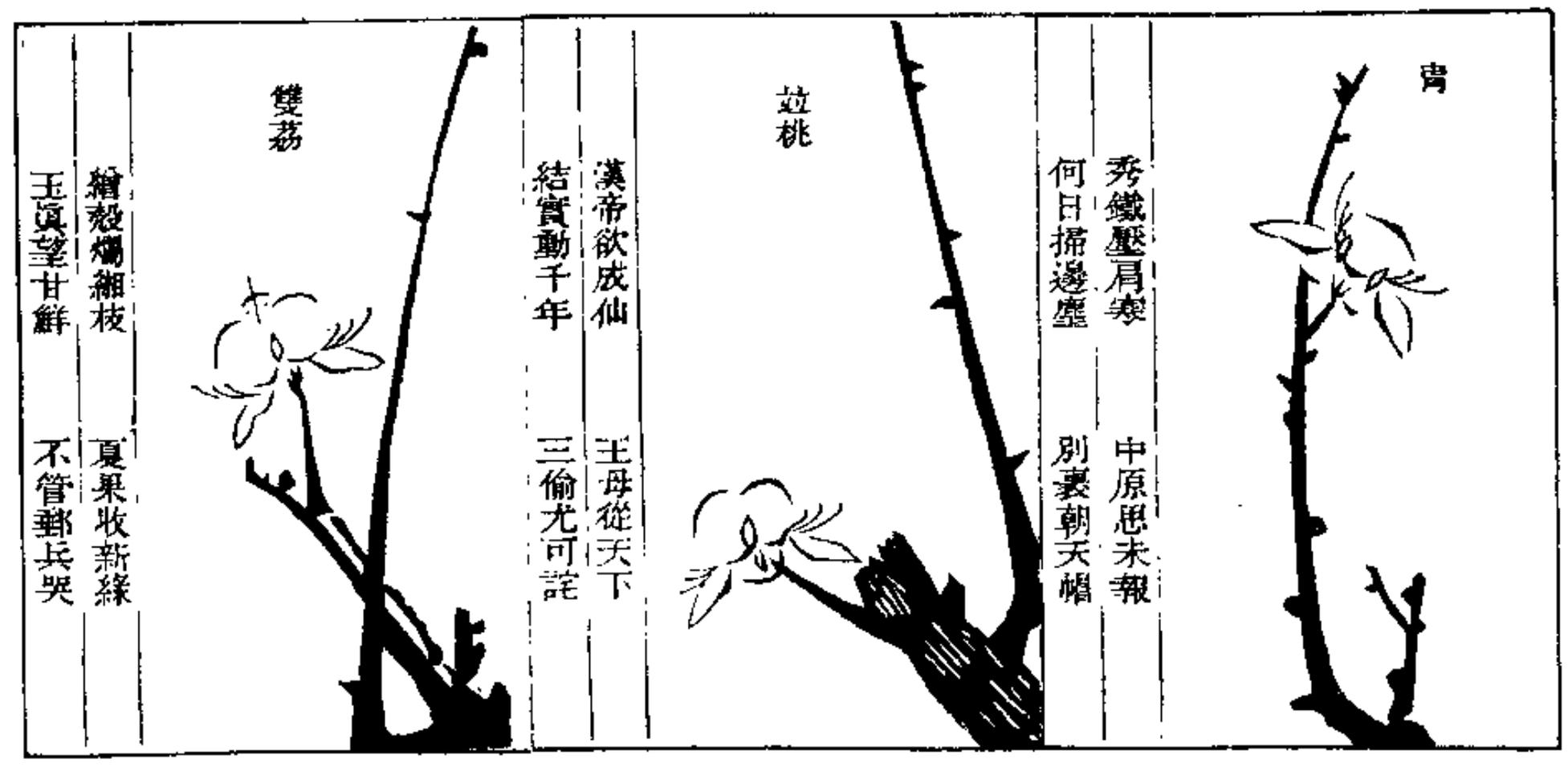
麀鹿同呦呦
姑蘇臺上月
山林風雨秋
子胥曾約遊

猿臂

一聲長嘯處
與鶴每相問
霜月淒林扉
貴人胡未歸


顰眉
西施無限愁　後人何必做
只好笑呵呵　一不損紅妝貌
側面
相見是非多　但旁觀便了
庶無人共知　鼻孔長多少
梅花喜神譜卷上終


梅花喜神譜卷下
爛熳二十八枝
雪巖
開鏡
塵匣敢羨花　醜妍無不識
羞殺幾英雄　霜鬢太煎逼
覆杯
誰歎月娟娟　霜天閒卻手
醉者未能醒　不必重斟酒
梟
充驚鶴希元　君尊十二旒
操取玉以文　五采宗成周


胄
秀鐵壓肩寒　中原思未報
何日掃邊塵　別裏朝天帽
蟠桃
漢帝欲成仙　王母從天下
結實動千年　三偷尤可詫
雙荔
繪殼爛細枝　夏果收新綠
玉眞望甘鮮　不管鄰兵哭

梅花喜神譜

鳳朝天

覽輝千仞高
朝陽如不鳴
君子思在治
敢言常自愧

蛛挂網

經緯出天機
可惜巧於蠶
畫簷斜挂算
無補人間世

漁笠

艤艇白鷗邊
駭浪不回頭
寒雨敲青箬
方識江湖樂

熊掌

八珍風味清
堪嗤嘗鱟人
藜腸豈曾識
欲與魚兼得

飛蟲刺花

花香專引蝶
顧影不知恥
非蝶亦飛來
良爲貪者哀

孤鴻叫月

足下一封書
雖曰誑單于
子卿歸自虜
孤忠傳萬古

龜足

十鑽無遺筴
何如隙蓮葉
寧免刳腸憂
千歲成仙遊

龍爪

蒼生望雲霓
孔明臥隆中
難作池中物
天子勢亦屈

林雞拍羽

三拍羽翎疾
起舞何人斯
風雨不改度
男兒當自期

松鶴唳天

赤壁夢醒時
聲欲聞於天

雨灑元裳溼
故向松梢立

新荷濺雨

新綠小池沼
雨中珠萬顆

田田浮翠錢
巧婦其能穿

老莉披霜

世久無淵明
青女自凌威

黃花爲誰好
寒香未容老

瑟

點異二三子
江上數峰青

鏗爾舍而作
湘靈徒寂寞

鼓

擊擊和歌管
堪笑不知量

賁桴無復存
以布過雷門

蜂腰

紫陌暖風細
蜜甜不知味

露房山更深
萬花空損心

燕尾

東風開繡簾
主人忘舊交

且向花梢立
雕梁不須入

鷺鷥振翼

雪羽臥晴沙
機事亦難忘

漁人無可慮
不如且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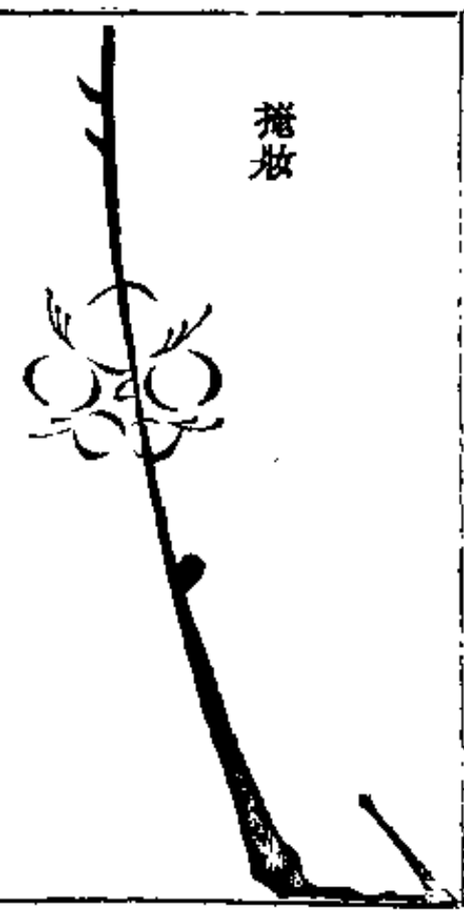
野鵲翻身

很禽忘所儔
羽毛同所天

翻身拳鳥雀
何苦強凌弱

顧步

世道多嶮巇　進趨思退卻
一步一回頭　庶無輕失脚



掩妝

粉黛巧妝施　菱花還自照
底事不字妍　又恐西施笑

晴空挂月

萬里收纖雲　一鉤懸碧落
缺圓無定時　人間幾愁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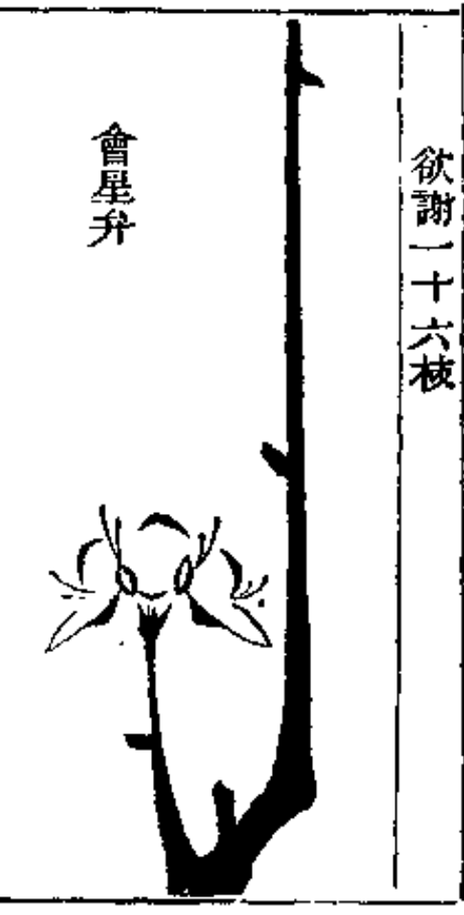
遠山抹雲

無心出岫時　山腰橫一抹
爲霖覆手間　豈容留旱魃

欲謝一十六枝

會星弁

星會飾以玉　燦燦光朝儀
重臣頭似雪　左右應皐夔



鹿酒巾

爛醉是生涯　折腰良可嘅
欲酒對黃華　烏紗奚足愛

抱葉蟬

槐柳午陰濃　淒涼聲愈健
飲露已成仙　孰云齊女怨

穿花蝶

一夢在人間　東風吹不覺
莊周鴻冥冥　胡戀花枝巧

暮雀投林

倦翼已知還　投林謀夜宿
弋宿無容心　機深未爲福

寒鳥倚樹

人好鳥亦好
月明如可依

寒枝不輕踏
飛繞猶三匝

舞袖

舞處更宜長
脫得戲衫時

十筍藏纖指
方知有獃底

弄鬚

絲絲共白
君王豈輕翦

歷徧風霜寒
欲療將軍安

鶯攀柳

金梭拋翠絲
求友不須鳴

東風弄晴晝
綠窗人倦繡

鷄乘風

怒翮摩青天
可憐烏鵲傷

秋風眞得意
一枝聊自寄

頂雪

勝六雨天花
瓊玉兩模糊

素枝香鬬白
冷笑化君索

欹風

暗香從何來
東君須護持

寒飈爲輕扇
莫點宮妝面

蜻蜓欲立

四翼薄於紗
只在釣絲邊

纖塵不相著
漁翁素盟約

螳螂怒飛

我膏不能固
蟬琴聲未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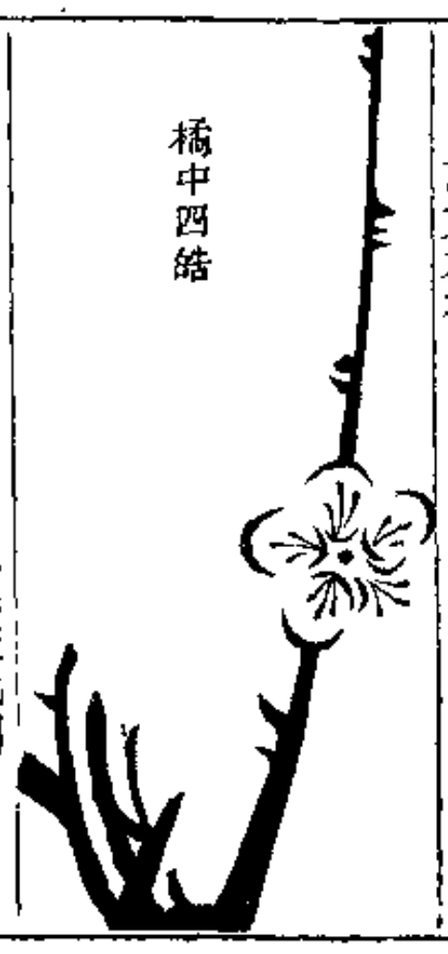
捕蟬非所宜
黃鳥窺高枝

喜鵲搖枝

天上會雙星　橋渡銀河水
一別動經年　喧喧徒報喜

遊魚吹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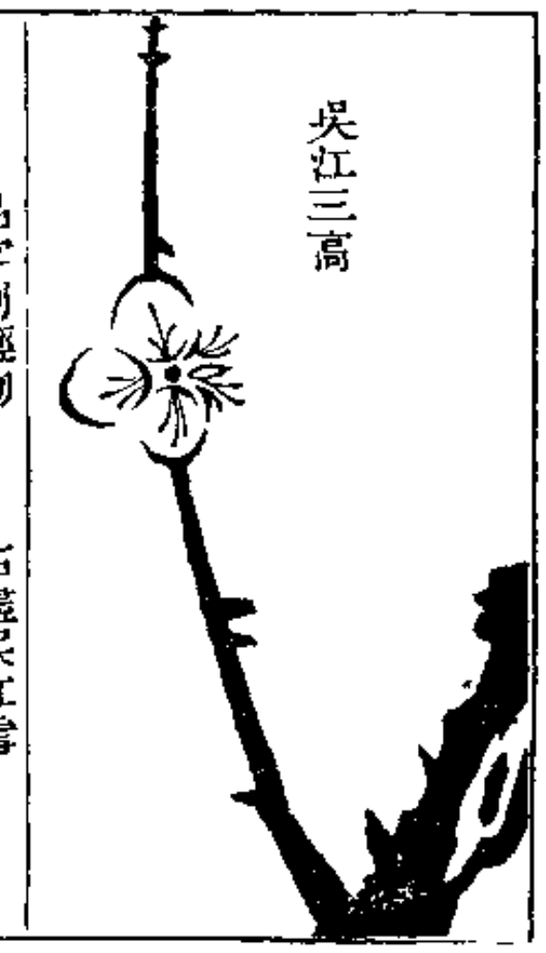
春透水波明　江湖從落魄
三十六鱗成　禹門看一躍



就實六枝

橘中四皓

羽翼漢家了　忘形天地閒
箇中有眞樂　奚必拘商山



吳江三高

品字列輕舸　占盡吳江雪
丁寧紅蓼花　莫與利名說

二疎

東門風飄飄　雙佩清如水
出門相送人　胡不共知止

獨釣

一竿風雨寒　獨占嚴陵瀨
苟非伸脚眠　曷見光武大

孟嘉落帽

醉帽不輕飛　秋菊有佳色
自慚羣座中　主人猶未識

商鼎催羹

脫白弄青玉　風味猶辛酸
指日夢惟肖　羹調天下安

梅花喜神譜卷下終

梅花喜神譜後序

梅視百花其品至清人惟梅之好則品亦梅耳和靖素隱清矣而絮其身者也未得爲清之大成雪巖同進之好而仕仕而好不淄其清之時乎得梅於心脗於神故弗劃而成詩弗藝而能筆描摸萬奇造化焉度因夏所筆爲譜譜有盡而生意無窮噫雪巖之梅周之蝶歟昔人謂一梅花具一乾坤是又擺脫梅好而嗜理者雪巖尚勉進於斯容堂向士璧君玉甫跋

紹興雄忠裏郎出家

容堂

竹譜詳錄

李衎 正

集賢大學士息齋李公竹譜序

草木之族唯竹最盛亦惟竹之得于天者最清皎之爲故寄竹者必爲之譜說以清故知竹者亦爲之表然以譜傳未嘗譜以譜傳未嘗譜也余觀歲謂之寬有譜而無譜李頗文與可息公有譜而無譜者渭竹下闕衍與竹所道遺之論譜與書又兩無之亦無功于竹者今竹之序也

集賢大學士息齋李公獨闢古邢公子竹壇朗清氣胸次灑落偶神眠深與此君心趣亂相符契究其蘊之深知之審又歷竹之鄉居勝所備歷於其族類靡不識者於是究物於盤嚴復詳于紀述而畫與譜兩得之此君之族可謂千載一遇矣斷斷觀其畫與譜而謂竹雖在是不但不知竹誠不知公也而有之者于公於竹其德爲彼可謂可畫竹之形色種類其非譜且不能兩能盡則竹之德性竹心虛用其虛以應物節公之不斷不合與物無忤也竹性直用其直以立氣節公之遠身高節潔貞創也竹節貞用其貞以當大任節公之處 朝廷而爲人倫之品鏡使渦果外問內身持之石勝十二重之勇也此其德之全備大用游息之暇一以寓興于竹畫與譜又竹之寓精者也人能不以竹視竹而求其得之于天者於形色之外則公之爲人可以想見矣騶牟公之操德而游藝其意趣可與俗人言哉延祐己未二月朔日天台柯謙自牧甫敬序

序

陰陽五行之氣有清有濁人之生得其氣之清者必清而濁者與于爲得其氣之濁者則所好必濁而清者與混爲夫清之不能以濁濁之不能以清者豈曰嚴封畛以限之哉間以絕之哉蓋猶冰炭相反而不可相入固自然之理也衎臣李侯仲賓海內清流以息名其齋居之室於世味一切淡如也獨喜爲墨竹適當餘閒輒游戲於是久之遂盡得文湖州不傳之秘嘗爲一譜論畫竹之法與其病凡竹之異俗殊名奇形詭狀莫不譜其所自出古今詩文有一語及竹者亦皆摭摭無遺其好之可爲篤矣夫竹天下至清之物也非沆瀣之滌蕩在胸肝攄與此君分合安能好之如此其爲又安能使風枝露葉瀟灑勁嚴無一點塵俗氣若滌筆於冰壺雪盤中而得之耶抑竹之所以可貴者不特清而已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有不可奪之節焉仗昔以吞宮試鄉閭與北於能不奪命而返其大節之不可奪蓋如此昔白樂天謂竹有似於賢者世以爲名言若侯者真可比德於竹而無媿矣大德丁未二月中旬隆山牟應龍序

序

黃太史有言竹雖有譜記之者然略而不精吾欲作竹史未暇也太史歿且二百年於茲竟無踵好似古人者而其事果屬之誰耶由竹之爲物自足以名世有不待乎人之發揮抑豈恩之不齊而知竹者希然廣閩之際取象於易作頌於詩比德於詩論紀錄之盛信於史也矣疑使後世從而史之亦就上焉非予性嗜泊獨草木是以未能忘情而于竹相有知蓋少壯以來千涉淇澳驟登會稽涉雲夢沅湘觀九疑南踰交廣北經渭淇彼竹之族屬支庶不一而足咸得徧窺於是益欲成太史之志而不敢以臆說私測爲上稽六經旁訂子史下暨山經地志百家衆技稗官小說筮龜龍漢之文以至耳目所可及足跡之所接者序事繪圖條析類推俾封植長養灌溉採伐者識其時製作器用辨名品者審其宜狀竹形容設色染墨者究其微餘古建今博載事辭情累成編雅俗兼資庶幾備方來之傳補往昔之遺稍根與而才劣非敢於兩則辭於支離故題曰竹譜詳錄而懸可名史以取譏也日好事者爲此君執鞭之罪或有攻於斯大德三年乙亥端陽日薊丘李衎仲賓父序

竹譜詳錄第一卷 異等品 竹譜詳錄第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二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三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四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五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六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七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八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二百九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二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三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四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五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六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七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八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三百九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二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三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四百四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二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三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五百四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二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三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六百四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二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三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七百四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二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三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八百四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二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三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十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九百四十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八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九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一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二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三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四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五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六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七卷 竹品譜 竹譜詳錄第一百十八卷

篠竹　篁竹
䈥竹　鵝竹
篁竹　鵝系竹
篠竹　筱竹
苦竹　筀竹
第六卷
竹品譜
異色品
紫竹　紫竹
篠竹　紫竹
斑竹　斑竹
湘妃竹　斑點竹
斑竹　斑竹
湘妃竹　斑竹
顧家斑竹　電斑竹
昌竹　黃竹
青竹　白竹
青竹　白竹
青竹　青竹
黃竹　黃竹
黃皮竹　赤竹
黃竹　黃竹
黃竹　黃竹
金竹　金竹
金絲竹　黃金間碧竹「竹下間黃金竹」
對青竹　間青竹
百鍛竹　白鍛竹
黃長枝竹　黃長枝竹
絲竹　篁竹
月竹　毛竹
小白竹　紙皇竹
蓋竹　白蓋竹
質心竹　錦竹
藻竹　白鳥竹（案鳥金間作鳥）
蕉竹　雲母竹
蕉竹　浮竹
神異品
花竹　篠竹
瑞竹　無節竹
神翁竹　墨竹
岐竹　點砂竹
淚竹　斑竹
魚尾竹　斑竹
有名而非竹品
櫻竹　石竹
蒲竹　篠竹
觀音竹　千歲竹
椒竹　秀竹
玉竹　錦竹
鹿竹　木竹
久竹　夾名桃
赤竹　孝竹

竹品品
非竹品
竹七名
百竹　百竹
赤竹　斑竹
紫竹　紫竹
三淩竹　白竹
青竹　斑竹
淚竹　淚竹
月竹　月竹
夜合竹　桃竹
蒲竹　蒲竹
水竹　水竹
馬耳草　竹頭草
竹節草　牛頭旃檀
血蒲草　迎蒲草
牡荊　荊根
羊桑　桑寄木
竹葉參　竹藤

竹譜詳錄卷第一

息繩道人蘭玉李衍述

予嘗見人畫竹寫葉多窺其筆法始者可辨疑忽不類輒欲舍去不復顧之矣如是者凡數十番後得潛游先生所畫遂然不同迺頗學焉已而測求其源潛游本學於乃翁貴華老人老人學文湖州是時初聞湖州之名二老遺墨竹未之見後從喬仲山必昔觀數幅橫幅一枝數葉稿石蒼蒼森然不述也其欲取以為法而無自得之或云黃華雖宗文勿暫下與竹枝橫影寫真宜異乎常人之為者潛游得指畫而已不必學也予大以為然又念東坡山谷二公沿宋金兩朝名士書畫文與可筆與過化比尤以不即快睹為恨至元乙酉來蘇唐始見十餘本皆無足取予嘗妄謂蘇黃之評幾於私其交親後賢未究隨聲附和要當以黃華潛游定後之公解后友人王子慶極談此事子慶曰君殆未見真跡而妄不輒推許也予曰近頗見之矣大皆題識率皆偽耶予慶曰非偽而何予茫然自失納疑子慶立論之偏漫請之曰若嘗見中州黃華老人所作乎子慶

曰黃華之作吾固未見湖州之作君又未之見也何能與君決是非府史某人者藏本甚真明日借以來自定其品第可乎遂宿予慶果攜過予則一幅五莖濃淡相錯枝葉間錯折旋向背各有姿態盡生意如坐潤州淇水間方目前者誠論爲無愧黃華蓋有取乎此而摹影之爲本者自海間見真蹟者予慶之博識不可及也屬以尊價致之猶新用油紙裹綁雜楊明作四月重來或出此見得逢潤以二十五參城然慰滿平生矣自是連得三本悉棄故習意陶之目費月稍類但皆解好事者往往微索流播漸成蹤相有可獨鮮于伯機父謂以墨爲竹清矣不若得其本色之爲高且道也強予用墨竹法如書絲畫成雖粗可觀終非合作將復論其說而俗工或不是問直浮遊有得于有形間元石刻屢經摹勒失與又得潤筆如竹圖絹畫壁間真蹟像予方欲對本臨仿偶故人劉伯常過予曰君固知乎頗嘗後爲已久知君嗜好輟以錢贈二圖俱官和故物而題尤妙又後來無因其有者於是又得畫竹法蓋自唐士石承齋臨律僧步休南唐李顯宋黃筌父子畫白

兄弟及吳元瑜以竹名家者纔數人而亦妙處世罕其傳協律雖傳猶稱其辯夢休疎放流而不反自爲方外黃氏則尚不似崔吳似而不神惟李頗得則規矩法度咸備所謂懋然衆美者能將來者也墨竹亦起於唐而源流未審或云五代李氏描窗影始傳之黃太史疑出於吳道子[illegible]宋朝作者惟文湖州最後出不異杲日升堂爝火俱息黃鍾一振瓦釜失聲豪雄俊偉如蘇公猶斂衽北面世之人苟欲游心藝圃之妙可不知所法則乎畫竹師李墨竹師文刻鵠類鶩予知懼矣孝勝

熙朝文物興起生

雜載之下尚存紳之列稍暇輒以備交賢士大夫講問稍詳且竭餘力求脩數年於墨竹始見黃華老人又十年始見文湖州又三年於畫竹始見蕭李得之如此其難也彼淺嘗俯學者何如耶退而思好以漸久乃彌篤大成其患在役於條甲俗符於楚論圖略與南山川林笈游沙麓所至非此君者無以簡目凡其族屬支庶形色情狀生聚榮枯老稚優劣論熟稔曾不一一致詳成帙國成宗遠使交趾深入竹鄉究觀詭異之底於物析疑似區別品彙不敢以私智臆說質心參思訂比擬略定予之與竹自謂略見古人用意妙處亦一二爲之補前不易或詞賦爲刪繁求非非夫爾雅音訓與安能稽落匯綸事之末因應獻焉大方之家以予夙性好之樂於成癖尚恐世有與予同癖者去古漸遠不得其傳悉取李頗文湖州兩家成法寫予晚昔用力兩得之者與夫命意措辭落筆避忌之類一一詳疏卷端無所隱祕庶幾後之君子一覽屏遺憾焉

畫竹譜

文湖州授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竹

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夫既心識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爲不能然者不學之過況後之人乎人往往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抑不思胸中成竹從何而來慕遠貪高踰級躐等放弛情性東抹西塗便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自然故當一節一葉措意於法度之中時習不倦真積力久至於無學自信胸中真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也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耶苟能就規矩繩墨則自無瑕纇何患乎不至哉縱失於拘久之猶可達於規矩繩墨之外若遽放佚則恐不復可入於規矩繩墨而無所成矣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之畫竹之法一位置二描墨三承染四設色五籠套五事備而後成竹粘幀礬絹本非畫事苟不得法雖筆精墨妙將無所施故併附見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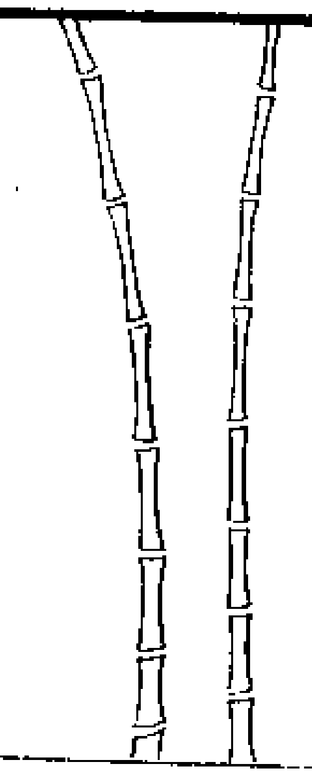
一粘幀先須將幀幹放濕靠牆壁頓平穩然後將絹襯絹用糨糊刷上右邊絹邊絲纔正當先貼上邊將看右邊絲纔正當然後貼上次左邊亦如之仍勿動直待乾徹用木楔楔緊將下一邊用鐵線穿絹箭桿許一根子次用麻索綰縛緊然後上礬仍再緊之

礬絹不可用明膠其性太緊絹素不能當久則破裂須紫色膠爲妙春秋兩宿用溫水浸脹封蓋勿令塵土得入明日再入沸湯調開勿使見火見火則膠光出於絹上冬夏只一宿則不須隔宿冬月則須二日方開用淨磁器盛水將明淨白礬研水中當之舌上微澀便可太過則絹澀難落墨仍有絹素多少斟酌煎須調膠礬水相對合得如淡蜜水微帶黃色爲度若夏月膠性易溢膠多亦不妨再用稀絹濾過用刷上絹臨乾復將昇過有一樣油絲絹并桑粉絹先須用熱皂角水刷過候乾依前上礬

一位置須看絹幀寬窄橫豎可容幾竿根梢向背枝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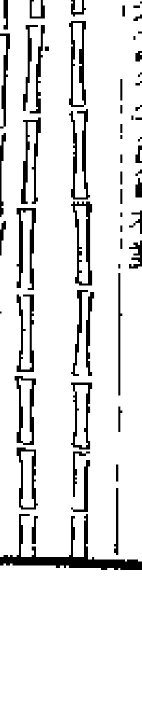
遠近或榮或枯及土坡水口地面高下厚薄自然先定然後用朽子朽下再看得不可意且勿著筆再審詳改朽得可意方始落墨庶無後悔然畫家自來位置爲最難蓋凡人情好尚才品各各不同所以難父子至親亦不能授受況筆舌之間豈能盡之惟畫竹所忌不可不知所謂衝天撞地偏重偏輕對節排竿鼓架勝眼前枝後葉此爲十病斷不可犯餘當各從已意

衝天撞地者謂梢至絹頭根至絹末虛畫填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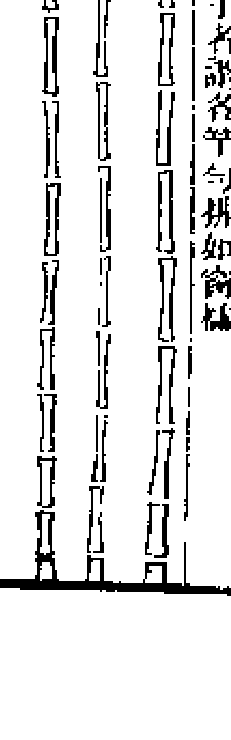


偏重偏輕者謂左右枝葉一邊偏多一邊偏少不停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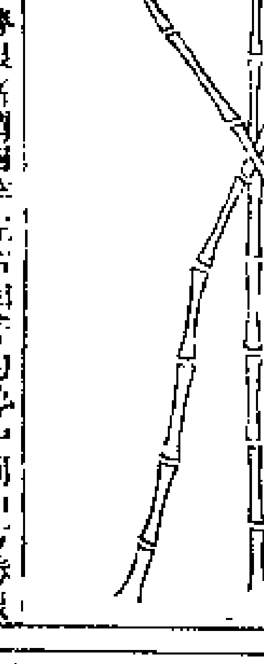
對節者謂各竿節節相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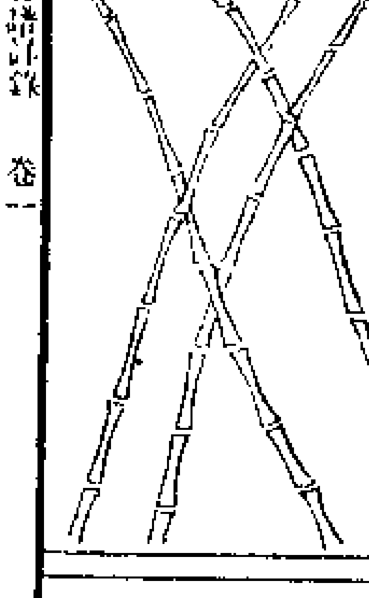
排竿者謂各竿勻排如窗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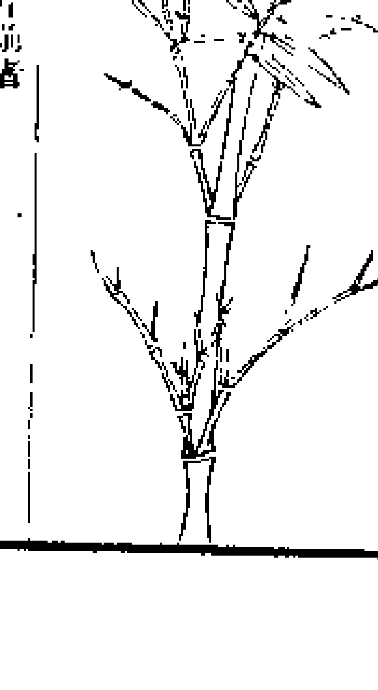
鼓架者謂中一竿直左右兩竿交叉如鼓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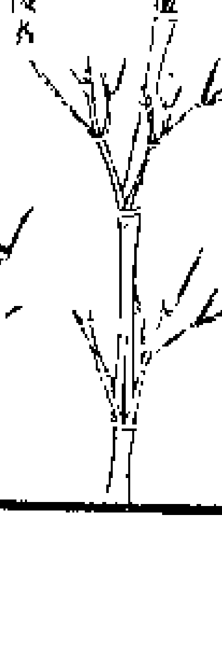
勝眼者謂四竿左右相苦勻停中間如方勝眼者



前枝後葉者謂枝在前葉盡在後或枝葉俱生在前俱生在後者



俱生在前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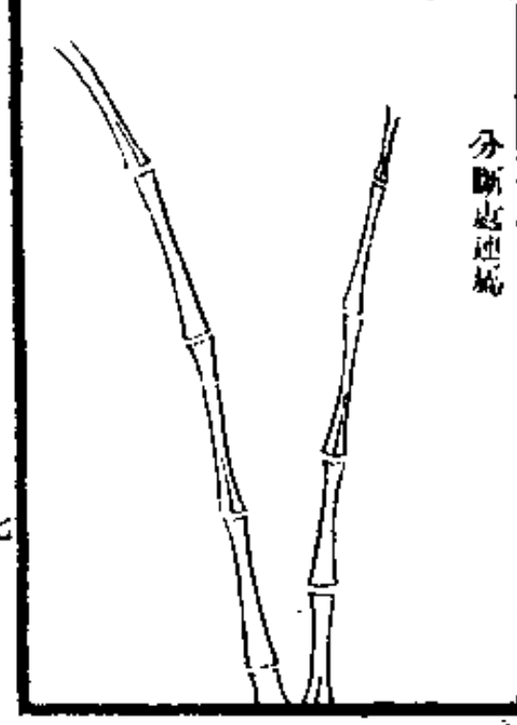


俱生在後者

二描法撥筆時澄心神虛意在筆先神思專壹不雜不
後落筆須要勁勁快利仍不可太速速則失勢
亦不可太緩緩則遲澀反不可太肥肥則俗惡又不
可太瘦瘦則枯弱起落自準的來去有逆順不可不
察也如描葉則勁利中求柔和描竿則蜿蜒中求剛
正描節則分斷處要連屬描枝則柔和中要骨力詳
審四時榮枯老嫩隨意下筆自然枝葉活動生意俱
足若待設色而後成竹則無復有生矣

勁利中求柔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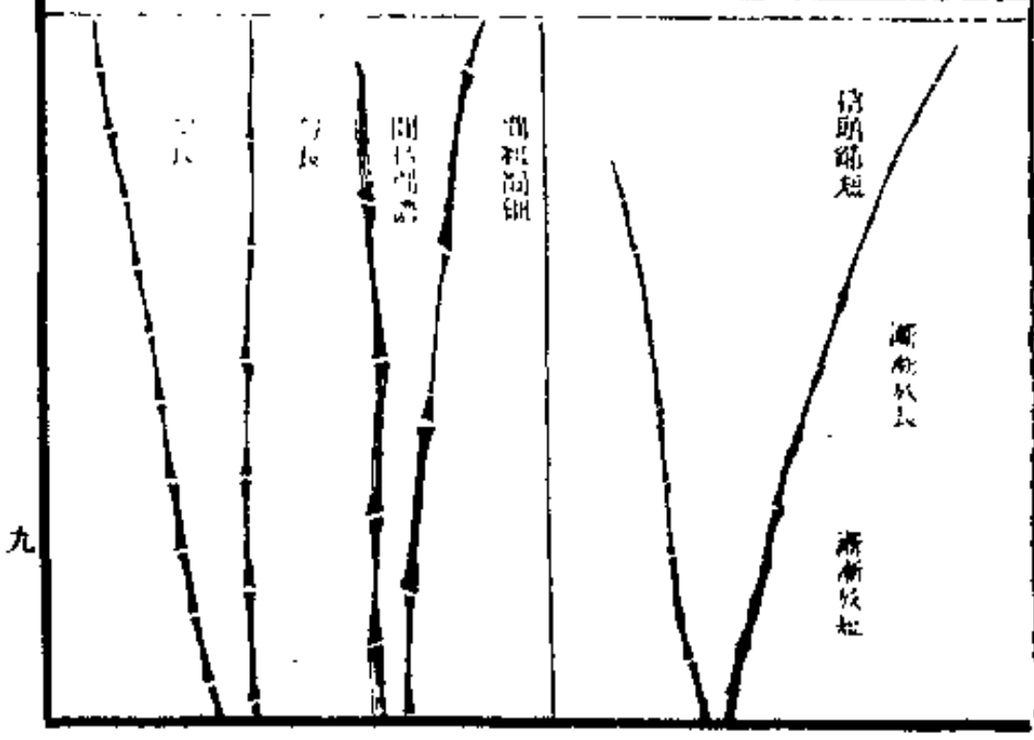
柔和中要骨力



分斷處連屬

蜿蜒中求剛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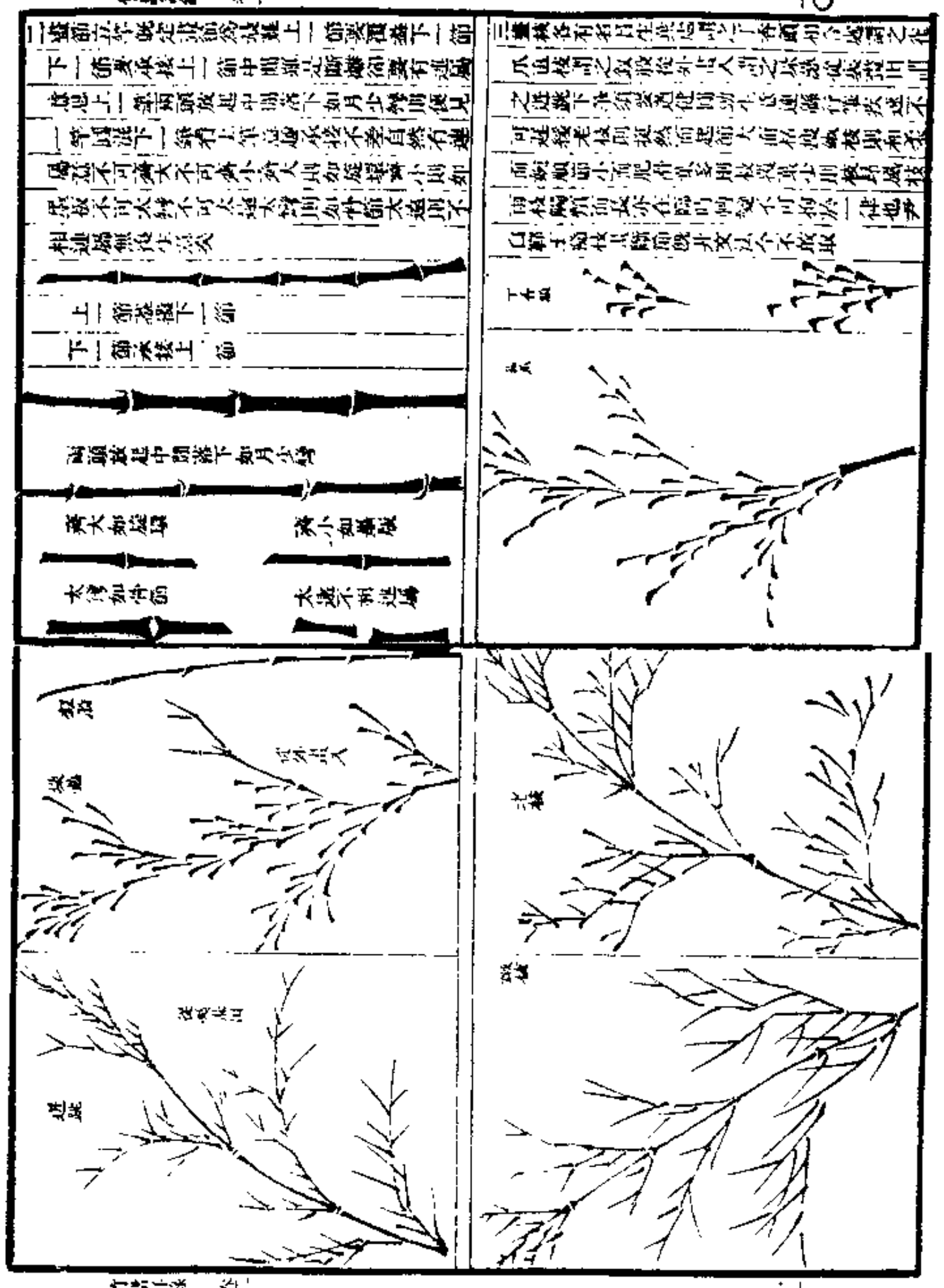
一承紙最是緊要處有是別淺深翻正濃淡用水筆破
開時隱見痕跡要如一段生成變化渾融之功全在
於此若大如意稍有差池卻前功俱廢矣法用番中
青草或蛤蟆螺青或紫粉內入桐殼殺開慢火上焙乾
再用指面於硯內水磨點開殺不脆令時愈殺則愈
明淨自得水紋者中和筆示染嫩葉用淡染老葉則
濃染枝幹則淡是用濃染淺處則淡染更在臨時相
度輕重
四設色須用上好石綠如法入清膠水研淘分作五等
除頭綠蠟綠不堪用外平綠三綠染葉面色淡者名
枝條綠染葉背及枝幹莖下一等極淡者名綠花亦
可用染葉背枝幹如初發筍新竹須用三綠襯節下
紛白用石青花染老竹用藤黃染枯竹枝幹及葉稍
微籜竹上黃染微採上如化成或稍上水瘦用相色
暗染此其大略也若夫對合淺深斟酌輕重是在臨
時
調綠之法先入膠研勻別煎槐花水相輕重和調
得所依法濃筆須輕淡筆須重與夫有痕跡亦
自背乖方或葉假刀截或身如板束相俗狀縱橫不可勝
言其間縱有稍異常法俾能盡美至於畫竿忌平直
濃久調和捉天縱之才其生知之筆筆如神助妙合天
成雖妙於去度之中適遊於度外縱心所欲不踰
準繩故一依其法命列成圖庶後之學者不陷於俗惡
知所當務焉
一畫竿若只畫一二竿則墨色且得從健若五竿之上
前者色淺後者漸去者一色則不能分別前後矣然
從稍小根雖一節四五節下要筆急貫中稍頭節匀漸
漸放長比至節根漸漸放短每竿須要墨色勻停行
筆下瓜兩邊如界自然圓正若極麤偏邪墨色不勻
別相間雜間隔間濃及節密勻長勻知者文決所忌
麤不可犯頗見世俗用油粉槐皮或夢紙濃墨畫竿
無間根梢一樣細又且板平全無間隱但其發矣
學者切忌不宜傚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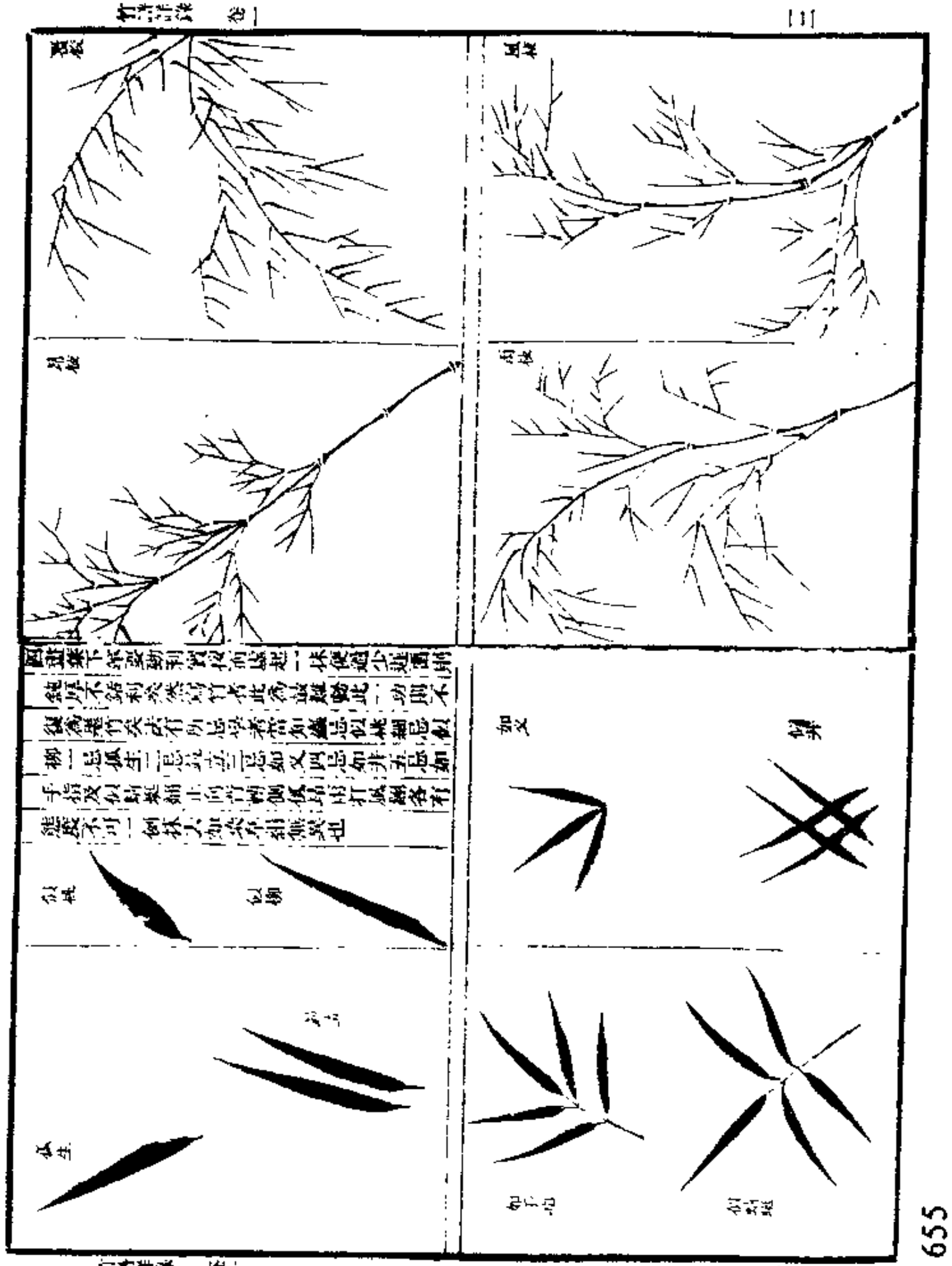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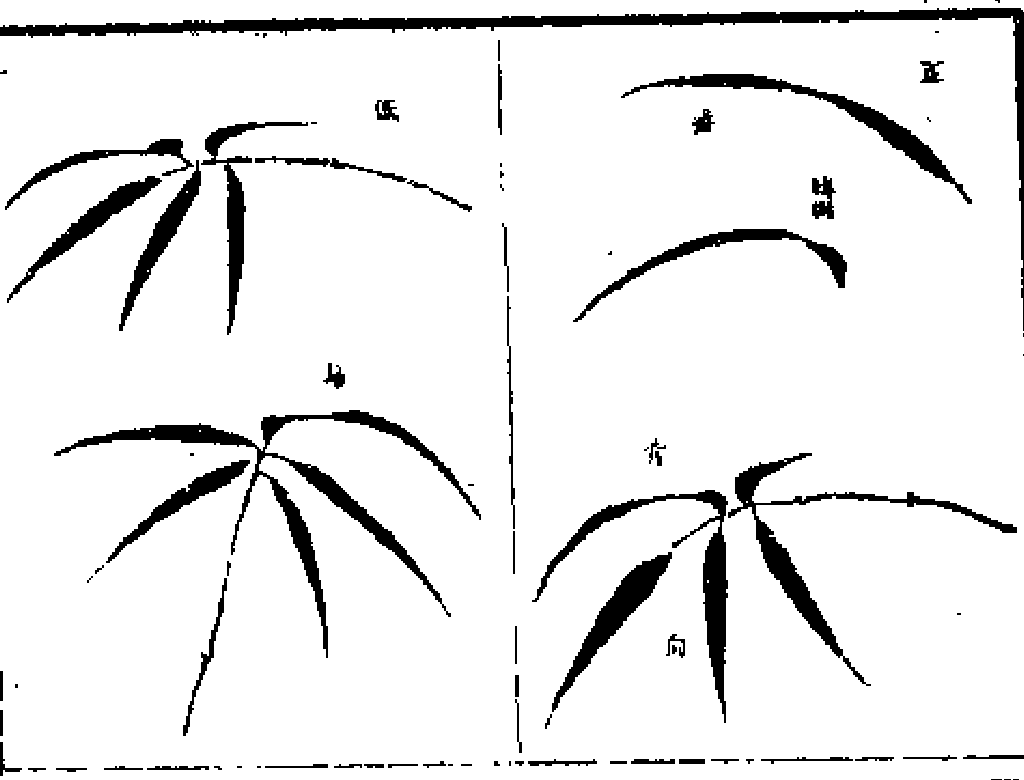
須嚴壓道邊截勿使出入不齊尤不可雜白石遇夜
則將絲帶提淨水出膠了放乾明日更依前調用若
只如此經宿則不可用矣
一能全此是畫之結裹九種密候淺色乾了存細看
得無缺令漏落處用乾布淨巾著力擦拭令有色脫
落處隨便補治勻好除葉背外皆用草汁筆蘸葉背
草汁之法先將好藤黃淡調御用殺開螺青汁看深
淺對合調勻使用若隔夜則不堪用若暫月則牢固
卻不堪用矣

墨竹法

墨竹法但於節長葉四者若不出規矩
徒費工夫終不能成畫矣凡畫竹法深淺下筆有重輕
遲順在未知去就濃淡相細便見家風仍要葉葉著
枝枝著節節皆分生枝不雜亂葉無所歸須一筆
筆有生意一面面相自然四面圓象枝葉活動方為成
竹然有今作者辭多得其門者或家不失之於簡略則
失之於繁雜或根幹頗佳而枝葉謬誤或位置稍當而







竹譜詳錄卷第二

息齋道人薊丘李衎　述

竹態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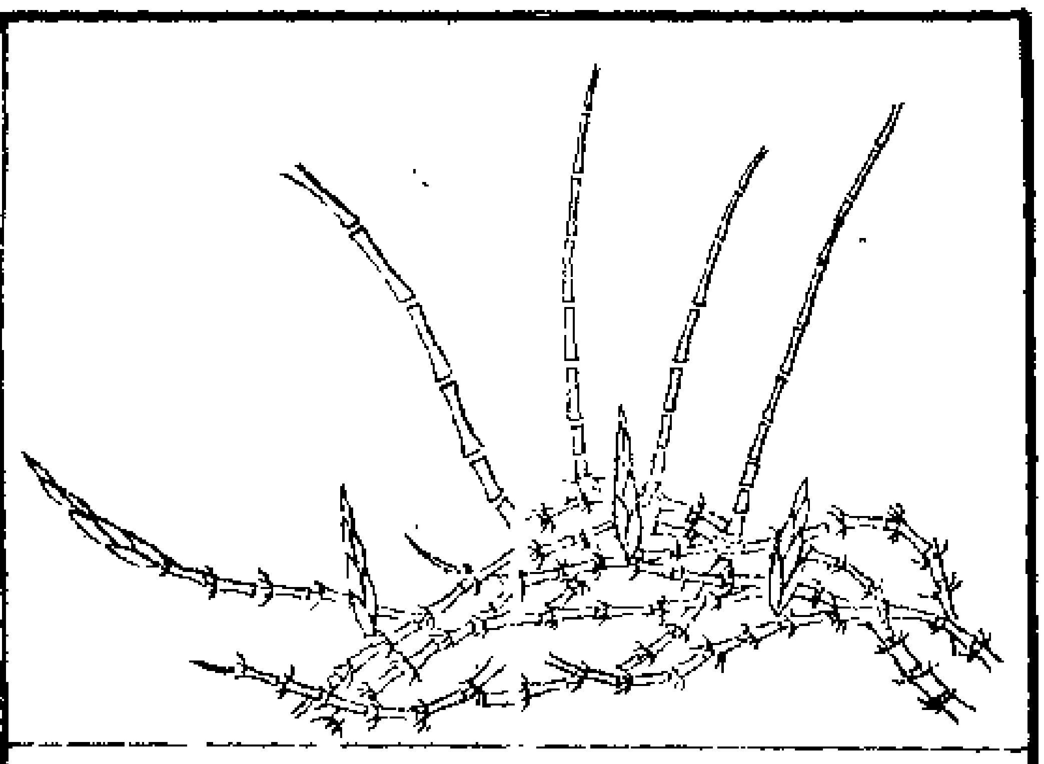
凡欲畫竹者先須知其名目識其態度然後方論下筆之法如散生之竹笋下謂之蘿蔔頭籜下正根謂之蒻又名笏笏引者謂之邊或謂之推疏攔亂鬣而生者謂之須勿根生出謂之行邊卷根出筍謂之偽筍又名二筍叢生之竹根外出者謂之蜂肚根竹下插土者謂之鐵地根凡竹從根劃數上單節生枝者謂之雌竹雙節生枝者謂之雄竹或云從下第一節生單枝者謂之雄竹生雙枝者謂之雌竹生上挺然者名筍筍初出土名謂之萌又名箬又名籮音乃又名竹胎稍長謂之牙漸長名節又名篛從竹殴音段又名子又名籦又名篛遊婦名籜音拓別稱曰籜龍曰錦綳兒曰玉版師脫籜謂之筃籜又名箬解籜謂之籟半筍謂之初篁稍葉開盡名筠方爲成竹竹節謂之竿竿中之水結而爲膏曰黃竿上之膚曰筠竹之皮曰筊音戒刮下竹皮謂之筎火燒謂之癢又燒出汗謂之汗竹之節曰約乙孝切竹列謂之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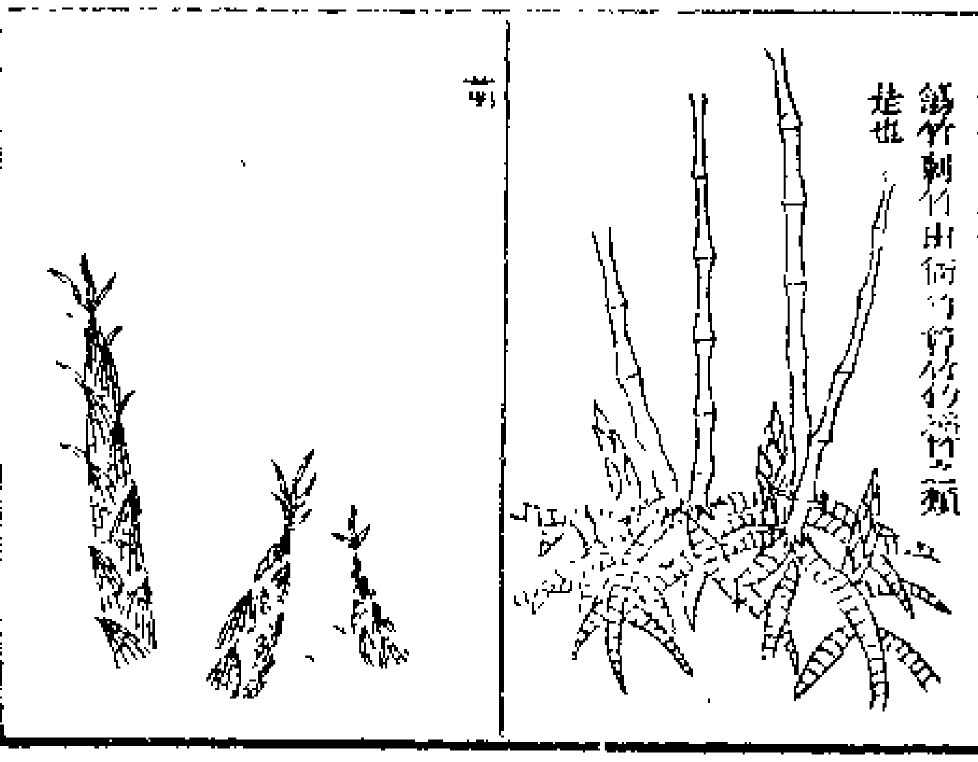
竹譜詳錄卷第一

竹葉謂之篛竹葉下垂曰簃竹枝謂之天篰竹花謂之箹音約又名華竿又名簻竹實謂之練實竹有病謂之箛竹枯擱根謂之箹竹枝謂之筠積竹曰箱北條曰筊漏面爲決曰復徵竹而尺截曰篩曰東頃而爲放曰竹節謂之籟竹絲謂之篆竹色謂之蒼長竹態謂之婀娜竹葉謂之鬣竹得風其體夭屈謂之笑生而曲曰筎此其名目之大略也若夫態度則又非一致要辨老嫩榮枯風雨晦一一標態如風有疾提雨有乍久老有年數嫩有次敘根幹筍葉各有時候今姑從根生筍長至於生成壯老枯瘁風雨疾乍各各態度依式圖列如左雖未能悉備殆亦可見其梗概用資初學不爲逸者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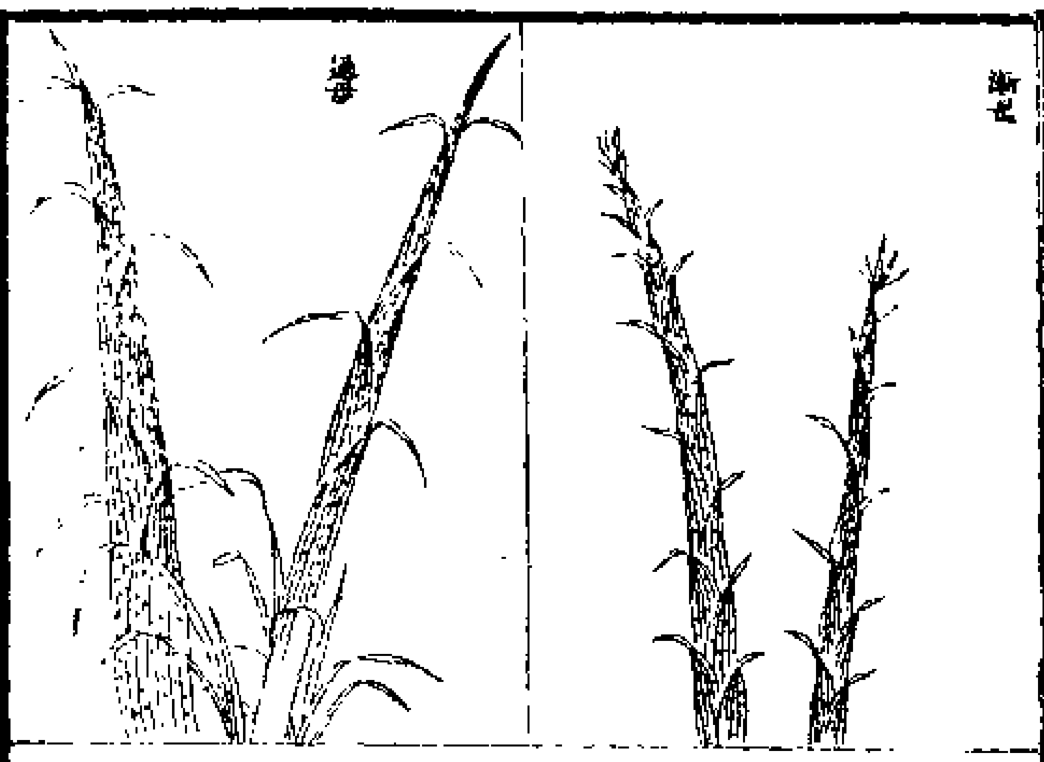
竹根二種　凡散生之竹鞭先一向行根而數生其筍成竹叢生之竹根各自有根而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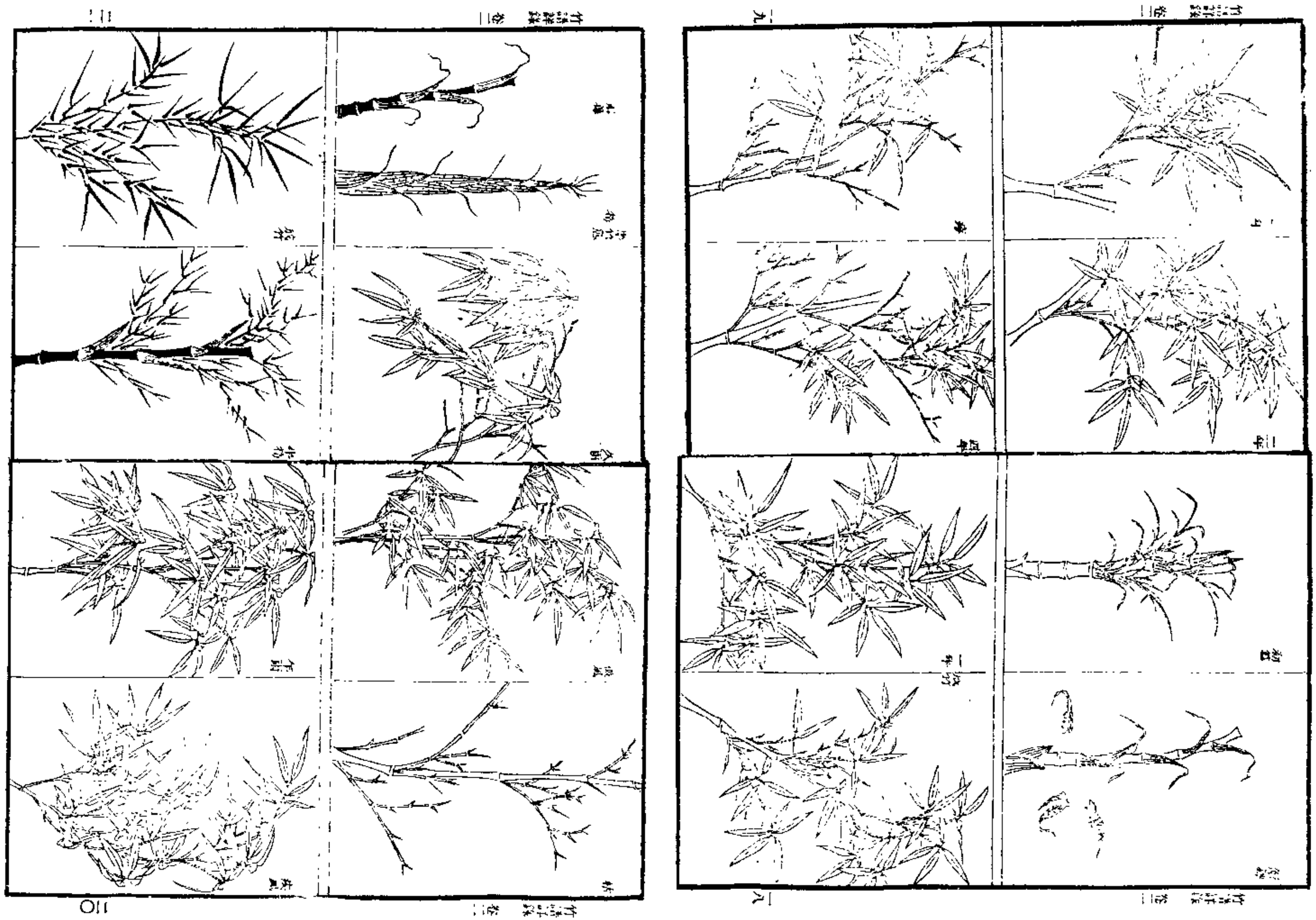
一般生之竹根皆如此如筀竹淡竹甜竹猫頭竹白竹篌竹水竹筋竹箭竹苦竹汗竹江南竹雞頭竹鳳尾竹北須竹寸金竹斗竹筷竹篹竹桃竹茶竹竹之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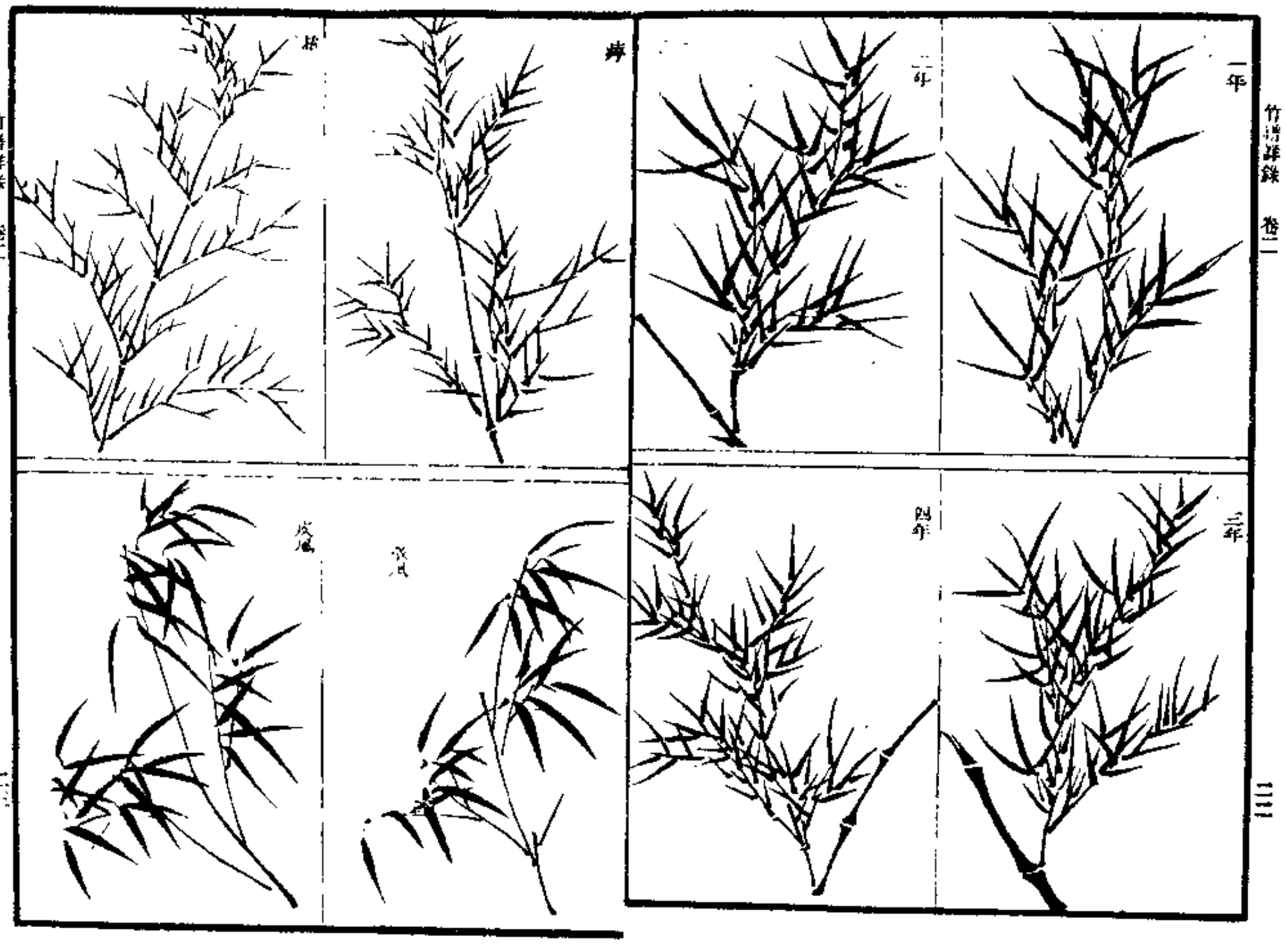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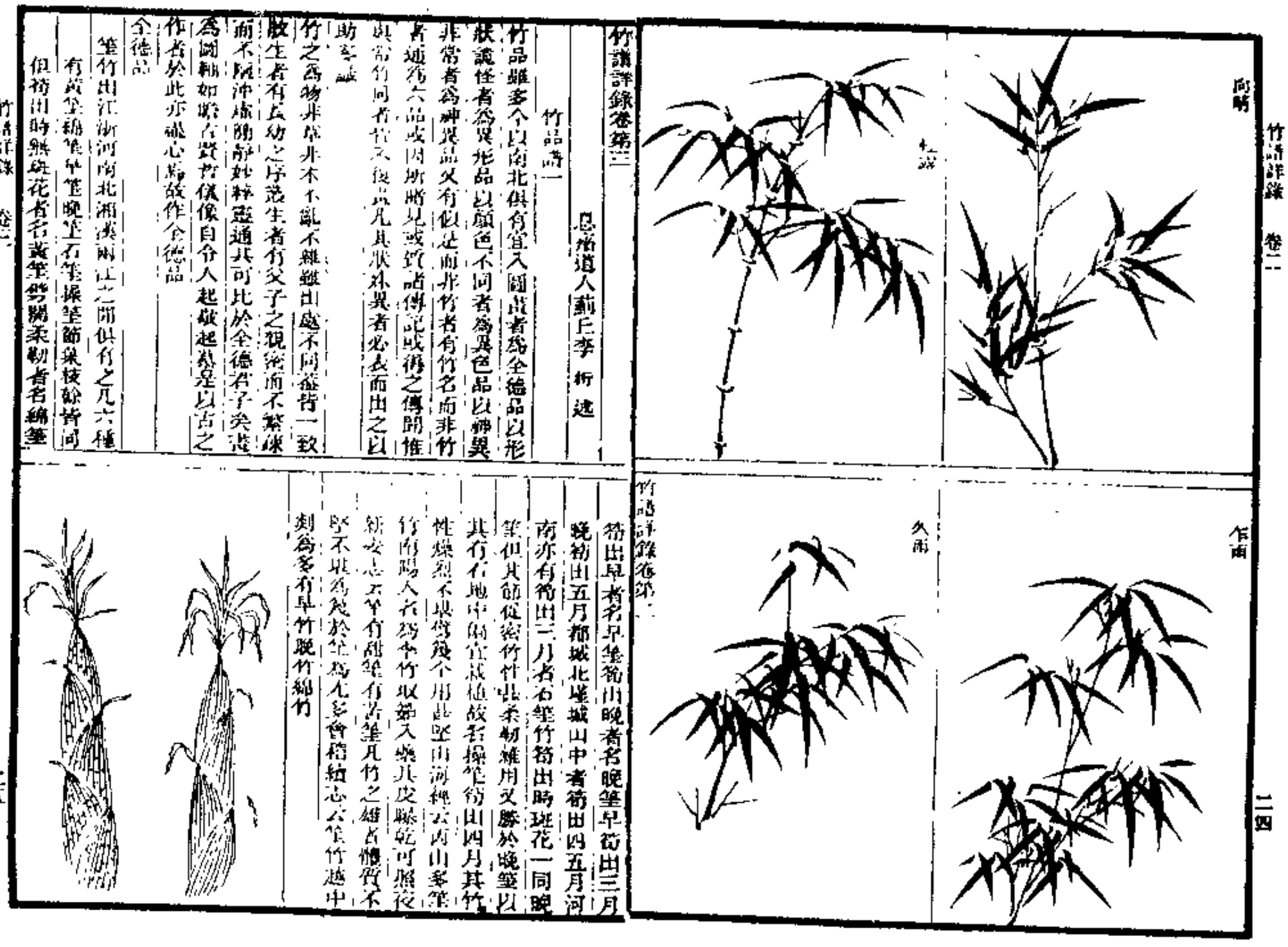


一叢生之竹根皆如此如苦竹慈竹箣竹桃枝竹䈽竹刺竹由衙竹竹竹之類是也









竹譜詳錄卷第二

息茶道人薊丘李 衍 述

竹品譜一

竹品雖多不以南北俱有宜入圖畫者爲全德品以形狀詭怪者爲異形品以顏色不同者爲異色品以神異非常者爲神異品又有似是而非竹者有竹名而非竹者通稱六品或因所聞見或質諸傳記或得之傳聞惟與常竹同者皆不復出凡其狀殊異者必表而出之以助考證

竹之爲物非草非木不亂不雜雖出處不同蓋皆一致散生者有五幼之序叢生者有父子之親密而不繁疎而不阿沖虛閑靜妙粹靈通其可比於全德君子矣蓋爲圖軸如賢者賢哲儀像自令人起敬起慕是以古之作者於此亦盡心焉故作全德品

全德品

筆竹出江浙河南北湘漢兩江之間俱有之凡六種

有黃筆綿筆早筆晚筆石筆操筆節梁枝節皆同但筍出時無斑花者名黃筆勁韌柔軔者名綿筆

筍出早者名早筆筍出晚者名晚筆早筍出三月晚筍出五月都城北堡城山中者筍出四五月河南亦有筍出二月者名筆竹筍出時斑花一同晚筆但其節從密竹性柔軔雖用又勝於晚筆以其有石地中間宜栽植故名操筆筍出四月其竹性燥烈不堪彎幾不用甚堅山海經云丙山多筆竹南陽人名爲筆竹取筍入藥其皮曝乾可照夜紙安志云筆有甜筆有苦筆凡竹之雄者體質不堅爲幾於筆爲尤多會稽紀志云筆竹越中刻爲多有早竹晚竹綿竹

三月竹生衡陽山中比筆竹差細產三月出筍甘脆異常或云此名瘦筆竹

淡竹處處有之凡三種南方者高二尺許大概與筆竹相類但節箨皮薄節下粉白甚多葉差小箨籜上有細紋理無斑花北方者止高次許葉人藥為良筍食亦佳醫方用竹瀝唯出此竹者最妙筍出土正墨色者名烏爲花淡沈內翰存中筆談云淡竹對苦竹為文蘇苦竹外意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爲

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濃筍即淡竹也以今考之亦恐未盡然也竹品雖多各有名色淡竹自有此三種豈可一概云爾竹蔌時可造紙也

筍

葉

清寶竹枝葉大似筆竹乎節如淡竹筍極早出味尤珍美江浙之間多有之大者亦中雜用蓋筆竹之下品者

筆竹 節斑又竹處處有之大似淡竹堅而促節體圓而質勁節下粉白如雨大者最宜為船篙細者亦中雜用或云用作筆不劣汪由鄭樵通志略云竹之良者惟有筆竹初交志云筆竹百之勁為用最佳其筍細緊箨不可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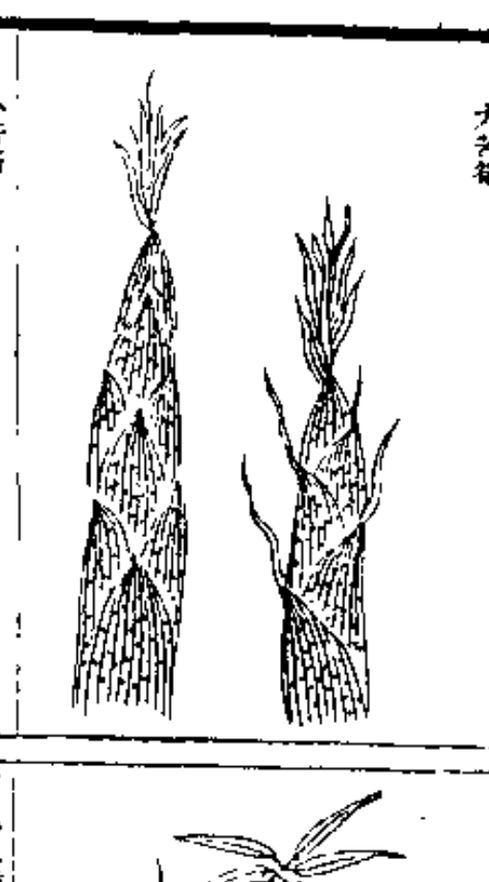
硬殼竹生浙東山間或村落處處有之大槩如篠竹但節稍緊硬不堪物幾惟大者宜為屋椽筍硬無味不堪食

苦竹處處有之其種凡二十有二北方有二種一種節稀而堅厚叢生枝短葉長一種與淡竹無異但筍味苦皆江西及嶺洞中出者本草大筍味甚苦不可食浙西出者筍微苦可食屬西山中一種叢生每節間生三枝葉長如笙竹色深綠堅淨婆娑極可人意筍味苦病積熱者煮食之甚良或云亦可生食黃休復云楊川縣昌福寺有苦竹葉極多

陰筍商之時物香篠經河圖注曰安思縣多苦竹竹之醜有四有青苦者白苦者紫苦者黃苦者謝靈運山居賦曰竹則四苦齊味注與土同黃苦土人亦曰金竹又名蠟竹筍大而短狀似馬蹄又以黃色為第一故謂之黃蒼苦又有拜苦竹新安志云本大末銳與釣絲竹相似而釣絲筍味甘今處州亦有此四種又有頭地苦堅中可以為矛又掉紐苦節頗疎又湘潭苦節疎實為簟又油苦石斑苦烏末苦山苦又有高苦竹名曰青蛇枝各有用處然當見越人多煮烏末苦為紙但堪作鈔不堪印書為字發州山中有長筒苦一節有數尺者人多取為鎗竿敏妙絕等即嶺杠也又眾苦竹長實勁物可為鎗餘幾道苦竹出峽後國在焉

潮江古敘州也竹無用筍最美山谷賦云峽道苦筍冠蜀州者是也蜀山苦竹江州圖經云陸修靖所植筍苦而甘陳舜俞記云春筍初出其味甘美相傳詩云伯叔鶴中甜苦筍海物記云越人以苦海竹為鎗中此即是

小苦筍



大苦筍

右已上種類品格尤高宜閩浙南北俱有之但北方筆竹苦竹二種差少故文湖州多畫筆竹王黃葉多畫淡竹習慣也

甜竹生河內衛輝孟津皆有之葉類淡竹亦繁密大者徑三四寸小者中筆管元細者可作搔癢筍味極甘美以司竹監禁御故人罕得而食又名苦竹

戴凱之云下節味甘宜入湯劑

筆管竹山廣右山中節長圓正一如苦竹大者止中筆管作火砲者取為爆火之筒

右篠竹古人少書之者惟崔白子母猫圖側畫幽竿瀟佳

筋竹江浙閩廣之間處處有之凡二種大樂與篠竹相類差勻細皮淨深綠色但可作幾用甚堅韌他無所宜筋不與篠竹不同安南呼為小竹生浙東山中者肉厚皮中可為弩或文云物之多筋者也

婺州鼎新山中有一種長二三丈身如筆管節如猫頭竹色不甚綠斑花隱然不甚明彩幾緻篠節皆可亦名錦竹竹法眞舒經山疏云蜀南道無筋竹惟縱山有之其大尺圍細者色如黃金堅利南土以為鎗或云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堅利南土以為矛其節未成竹時可鮓作弩安故名筋竹又云吳人名為史葉竹藏鄧之引為鄧日南錄竹也張揖之云賀州俗人剝為箭以葉刺之名曰筆刺箭能止渴僕謂此二說皆篠竹非今之所謂筋竹者也

瀟湘竹凡二種出七閩山中一種圓而長節次者可為織物小者為簫管之材一種細小節不過數尺人家移植盆檻中尤可愛

水竹凡二種一種出黔南管內或生籬下溪水中其節隨水深淺以成節若水深一丈則節出水面為一節蠶繭採以為食一種江廣處處有之多生水邊及道傍下濕處形狀與筋竹相同人取剪裁雜用皆可謝靈運山居賦注云水竹依水而生甚細密吳中亦有宅植新安志云水竹柔韌可為篾

遲竹味竹生福州以南大類水竹春生筍人煮食苦澀停久則味還甘可食故名一名苦竹伏竹一名苦蒲竹

四季竹出浙東處處山中浙西亦或有之莖不過八九尺節如苦竹筍如笄箭枝生節間叢密小葉亦隨生節間不脫落葉上細而柔嫩甚宜圃畫又名四時竹以四時生筍故名冬春筍大夏秋筍小

秋竹生七閩山中大者不過拇指許枝幹柔弱葉長細大槩如四季竹與花軍尤多折為箭耐經而遲麻

筍竹生大谷爲篙柔而韌山中形狀類水竹但葉稍大中作錢采物雜用亦佳俗名色麻竹

陀筍竹生安南山中春出筍味苦亦可煮食鹽而蒸熟類淡竹葉稍長中屋椽雜用亦可

陀婆竹生安南今廣州陵山中此竹又南可開作雜篇

陀圓竹生安南山中平陸亦有之今如竿竹葉如鴛竹可雜用筍味甘美

慈竹又名義竹又名孝竹兩浙江廣處處有之高者至二丈許叢生一叢多數十百竿根株盤結不引蔓他處四時出筍經歲始成竹子孫齊發前抱後引故得此名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調之孝竹蔡良作孝竹頌唐明皇復苑有竹叢密筍不外出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號義竹天寶遺事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并筍木齊相離帝每謂諸王侍側曰人世父子兄弟有離心離德此竹宗本未嘗相離人有決心離德者觀此可以為警易也亦謂可為竹父子名紫雲孫作助逸錄記云南中生子母竹是也四陽雜俎云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苗似蒲角色白食之已痢士物慈竹賦曰如母子之相偕為則慈竹賦曰類宗族之親比昏姻為物記云義竹亦曰兄弟竹秋叢生曰秋竹注云其筍叢生俗謂之兄弟竹筍味不中食也新安志云慈竹春生不離母四時有筍最盛如釣竿一名四季竹今秋竹四季竹別見

右慈竹古人多於攜抱間有初出之筍則得而趙紹隆與其筍先食有此物利點景物且理出期不雜故前輩略之

雞頭竹又名雞脚竹筍之殖大者不過如指中者如黃皮強脆脚用為筍又名雞頭竹

向竹也曾宣謂雞頭竹向向竹同錄云狀似蛇蜕皮日休詩雞頭竹不問色四時開花中抽芽果雖頭竹木同

筍竹又名筍竹即昔所謂篠也節間疎而兩岐皆有

佳味亦號盧柄筍事見國志本草異同故詳注於篠

栖竹出會稽會稽續志云盧柄竹縣縣嶺山有盧

栖脚宋城之公蒐仙竹賦曰將竹遊節蘇與盧柄

綠葉戴長竿蔣而概注云生山澗中大抵若篠盧

仙字者與盧柄稍近別見於此以俟考證

角竹出廣右安南大概類慈竹但甚易活雖六月盛

暑移植不死

篁竹又名麻竹出兩廣兩江枝葉一如筅竹節長可

作器皿筍皮黑紫筍甘可食僧贊寧謂篁竹生浙東節

稀八月生筍待來年正月成竹稍脆時便斷取以

火燒之每重起之為篠而柔韌前之竹麻泉州以

往路多多有之每節可八九尺堅捺之皆皮裹爆

內白內便為麻即不見次謂之麻竹南中物高長

節疎其筍皮黑紫色其心實文遊宦向日竹藏生

門巷

篠竹亦名篠竹出江廣兩浙齊魯之間亦有之大者

止如箭幹許小者中擣織高不過丈七尺葉長尺

許闊一二寸促節體柔筍無味人亦不食

之凡二種一種葉小如四季竹每節長二三尺餘

秋筍香脆可食者名笄筍竹一種葉大如篠竹節

亦許長亦有黑紫色者名笄筍竹二種皆細小而

勁實通篠無節可作笄用故名謝靈運山居賦云

二箭烈葉注曰笄筍大葉笄筍細葉者是也周禮

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鄭氏注

云箭篠也山海經竹山其陽多竹箭爾雅東南之

美者有會稽之竹箭郭氏注云箭篠也又爾雅

樓草篠箭疏篠一名箭尚書禹貢篠簜既敷孔氏

云篠竹與箭竹同類今考篠與箭若同而異篠竹已別見後

篠與在處生一種與篠竹相同亦以燕來時作筍因以為名

而名其苗紫王梅溪詩云龍孫初迸日燕子却來

時者是也

雙龍竹大概與篠竹相同但節葉差密且臧凱之作

潛口論竹一族亦甚相似肥象者竹促節間陶東

物采物始同麻泉番禺志所謂海南臨以為竹編為

盧柄而耐久他竹莫敵

篃竹或作䈥或作箹又名䉛切 竹枝葉與篃竹同
但每節止長五七寸根深耐寒夏秋出筍可食節
長者名鄉竹戴凱之竹譜曰篃亦箘徒概節而短
江漢之閒謂之䉛竹太平御覽云䉛音劌恐即䉛
字之訛韻書䉛竹筒也山海經龜山其陽多箘䉛
北山其下多竹䉛暴山其下多竹箭䉛箘郭氏云
今漢中郡出䉛竹厚裏而長節根深筍冬生地中
人掘取食之廣志曰篃竹可以為席篃恐非二種
然余未之見俟別考
石龍竹出岡慶府宜為箭杜詩云伐竹者誰子悲歌
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許云伍驗蓋無
以充提攜是也
篃竹又名篙竹出江浙及閩廣處處有之葉類䉛竹
但多生傍枝條如箭竹高者不過五七尺江西人
專用其葉為茶籠云不生邪氣以此為貴臨州西
鄉安樂村有篃竹一種葉大長三尺廣六寸條新
安志云篃竹雖生葉大可以其裹書顯命數重筍
席鄭氏云筍䈙竹正義謂取筍竹之皮為席則又

非此篃竹也
篃竹生廣州形狀亦如箬竹葉偶而利可用剬物箭
若
桃枝竹一名箹竹一名赤木箹出江浙兩淮處處
有之叢生形如慈竹節長二尺許冬灣魏志云倭
國有桃枝竹山海經謂嶓冢之山嶓水之上多桃
枝今新人批取擗皮作簟滑簟可入體所謂冬虎
皮夏桃枝者是也尚書顧命篾席黼純孔安國云篾
桃枝竹周禮春官司几筵蒲筵純次席鄭氏云次席
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張揖
之云桃枝竹葉如椶櫚節四寸皮黃滑可為簟柳
子厚謂之桃笙唐志合州土貢桃枝竹簟有虎斑
桃枝竹筍蕃叢生皮毛聚為蟲不可食或云桃枝
竹出海南番中如椶櫚其皮作簟如竹又紅紫色
如桃枝皮故云今作簟者非也兩浙謂之桃絲竹
衡湘閩謂之桃笙竹方言曰簟謂之笙戴凱之云
桃枝竹皮滑而黃可以為席即今之蘄竹也廣中
一種好生石上葉如椶櫚廣色黃紫大者可為杖

三四

留其根削作虹蜺帶角之狀小者可為馬箠摺折
處其刺有斜破入手則難療東坡云葉如櫻身如
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嶺外人
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觀其端有眼
者蓋自東坡出也今蜀中亦以此為桃枝竹北人
謂之柴籐併記於此以待知者
筰竹出合柁以北山云樂部中取此竹作笙為最貴
今無之
觀音竹兩浙江淮俱有之一種與淡竹無異但葉差
細瘦彷彿楊柳高止五六尺婆娑可喜亦有紫色
者永州祁陽有一種止高五七寸人家多植之水
石之上數年不潤枝彼人亦名觀音竹張謂之云
近道有一叢之中至有蕊萬竿者灑灑可愛宜植
拳石之上筍必倒垂而下吸水氣及其長也根鉤
而餘直即此竹也
哺雞竹又名雞籠竹出蘇湖山中人家庭院亦或植
之不甚高大凡八種大略相似節葉差異筍出亦
有早晚食之極甘脆嘉禾人以茅竹之筍為哺雞

筍湯與樗云春雞哺出時此筍出故名非也吳郡
志哺雞竹葉大多濃陰雞囷得植大者而至
易種其筍蔓延滿地若雞之生子衆多故名吳人
謂雞精伏卵為哺番禺志云雞箣竹
雞爪竹江南處處有之為箕柔韌秋生筍每一筍有
十數筍亂之如雞抱子
䓷竹生余水山中道傍水傍皆有之高不過一丈二
三尺葉細而長四月出筍極柔嫩而甘脆宜鑿生
者筍出初春
雷竹生浙東山中人家園圃亦有之大概與常竹不
異始聞春雷即發筍故名
篛竹生衡陽山中高有二三丈者節平而又有長皮
篛滑淨秀斑為幟為褊箭氣亂細不宜枝葉稀疏筍
味甘美
油篛竹出湘潭山中高一二丈葉與篛竹少異節差
高堅厚端直宜作杉筍筍甘脆
朱篛竹生湖州山中與常竹不異但枝葉細長垂下
搖搖如垂簾之狀又節間頗長條析之柔韌不折

三五

尤宜織蓆故名
篠竹凡四種一出江浙閩皆生山岡之上連延數十
畝高不過七八尺大不踰指枝葉勁細爲帚者最
良戴凱之竹譜曰篠箭茂枝性連貫性不卑植
必也嚴陵廣志曰篠篠中箭竹也一出鄱
鄱縣峄陽形色與他篠不殊質特堅利宜為笙管
諸乃晏及戴凱之竹譜曰又有族類爰挺峄陽悲
根自物殊蘇風生竹箴之選有盤四方一出海島
上肉質外堅條之不曲枝葉稀少狀若楛箭名為
海篠戴凱之竹譜曰亦有海篠生於島岑節大盈
尺幹不滿尋形枯若筋色如黃金注云交州海有
林中偏饒此竹一出姑蘇靈巖山中極無高者不
過二尺一枝三葉兒細可玩土人呼為巖篠山海
經曰中次四經熊山之首又西有二十里曰牡山
其上多有其下多竹箭竹䈙又云衣山多䈙注云
篠屬又云暴山多竹箭䉋箘注篠亦篠類中箭
篠竹出溫處建寧諸郡叢生如苦竹長節而薄可作
單椽亦生筍可食後漢吳良作傳云其竹節相去

一丈名曰殺竹見雒陽圖志
支竹水經注云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定勞今篠
州常山
新婦竹出武林山陰鄧道扎物可為綾以柔韌為佳
故名三月出筍可食
秀竹出上饒叢生人家庭院植之葉如淡竹差細小
依如篠竹
筀竹生浙東緒雲以南多有之自七月生筍至十月
味苦而節疏筍大於篠筍土人採剝以灰汁熟煮
之節為金色然後苦味減而甘味出食之甚美竹
亦中雜用
笞竹吳越春秋吳王闔廬王遠命自守賜之以笞增
之曰封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狐皮五雙
笞竹十廋以答封禮
種龍竹廣志曰任作笛戴凱之竹譜曰種龍之美爰
自昆崙吳長輸竹譜曰種龍竹名黃帝使伶倫伐
之昆崙之陰吹以應律按種龍字與音皆相似疑
即一物但後又有種龍竹未詳

三六

桂竹山海經云中次十一經洞庭山之首又東有五
十里曰雲山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郭璞注今始
興郡桂陽縣出筀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戴凱之
竹譜曰桂實一族同稱異源注云桂竹高四五丈
大者二尺圍闊節大葉狀若甘竹而皮赤南康以
南所饒也沈存寶故事曰竹林堂臨川王義慶所
竹庭前有竹名杉竹
中方竹出處未詳元云中方筍雖美而能損痾疾
赤竹出在鬱平處之云陽中赤筍苦無多
綿竹戴凱之竹譜曰綿竹傳
萊竹戴凱之竹譜六萊竹假杜南概節其筍可食
梛竹解長要術云梛無味
植梛竹生南海見杜甫鄰湘賦云賓郎之筍梛本所
有
龍絲竹生羅浮山因名羅浮竹又名若內傳云洞口朱
明滁與天山有洞房七十二所有巨竹皆十圍柱
詩謂之龍竹南陽志龍絲竹產於羅浮有數種
相其上出東有溪曰羅陽溪流有竹葉流出如

芭蕉大者及一丈意欲此竹非番禺云龍鬚竹葉
大如手徑一二尺兩節相去丈餘庸都浮山樣樂
者深入諸嶺時或見之予嘗遇一羅浮道士云予
嘗中劉寺兩廊下有小井彼僧以此竹一節為欄
催六七尺厚二三寸人呼為龍鬚竹勁甚不在彼
有餘尋或問之一如道士之說
䉤竹見南越賦又見洞庭賦又見注云䉤小竹也
雕原竹出汀州大祇山及柴泰把見姚補之九江志
林竹生處州山溪傍沙上高不過三二尺彼人移入
盆檻中留几案上為雅玩
天目竹出於潛天目山五月筍色黃日成則無
除江竹出峽部峽程記云鐵合峽蒲州為峽之都
凡行舟於此前者非一如大江中江北江之水又
自峽下瀉州北江即除江也其竹產甚而樂裝吳
與紙異陰故杜子美移竹萬竿於浣花草堂詩云
我有除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映浮雲
端
嘉竹出建寧府天柱峯前一隅圍樂可愛故名嘉竹

三七

筠山竹出象州前筠山後筠山竹無用春筍甚美

港竹出益陽縣廣法寺並正月出筍

柔竹牌符圖經所載未詳

篁七恩切竹僧神珙云小竹也

竹譜詳錄卷三

竹譜詳錄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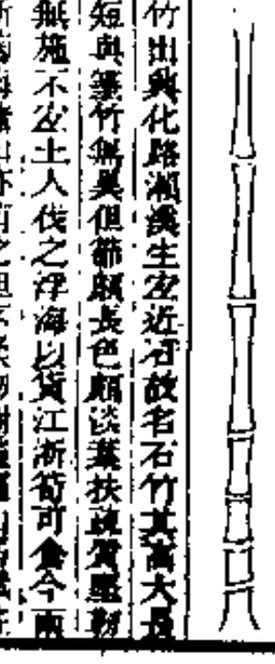
息齋道人劉仕孝　衍述

竹品譜二

凡竹生於石則體堅而節硬枝葉多枯焦如古烈士有死無二挺然不拔者生於水則性柔而節頗枝葉多稀疎如謙恭君子雖進易退與流有不自勝者惟生於土石之間則不燥不濕根蟠節間枝葉暢茂如志士仁人卓爾有立者雖少有不同相去亦不遠矣其有曲節方莖中通外瀉或擁節邪對互蟠歧分杪生細籜展出枝枝類如虞舜眉瞳高辛顙顱河目海口隆準龍顏蓋皆特異於常不容不審故作異形品

異形品上

方竹閩浙江廣處處有之枝葉與苦竹相同但節莖方正如篗舟草狀深秋出筍經歲成竹高者二丈許無甚大者為拄杖最佳番禺志云竹方而實心綠幕不及他竹止以方為異矣武陵圖經云方竹出桃源山四方而不偏其材中杖俗稱志云方竹中堅而外方王羲山所植黃李云廬州辰山方竹枝葉節莖出處一如淨瓶竹但無腹項心不空虛枝葉差少今人好斷取作馬鞭幹甚堅有



竹其方二寸出天台玉霄峯者最妙或云人家忌種指為不祥筍亦不中食當德節推屬植之尊魏公作記

六稜竹出鄱陽山一如方竹而六稜高六七尺節密有刺甚堅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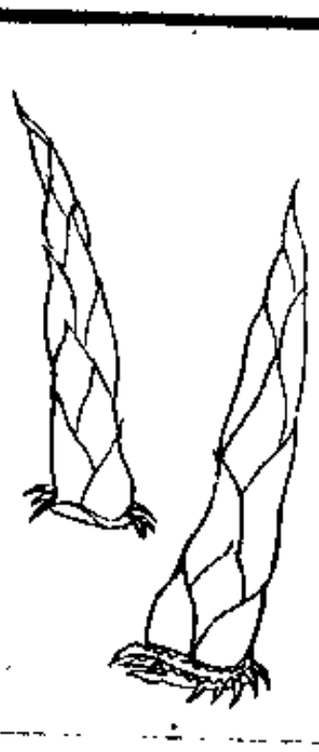
右方竹古人少有書者金海陵庶人完顏亮詩喜作此多有圖軸若交仲方亦愛其方正每每畫之凡見十數本淨瓶竹江浙閩廣俱有之枝葉與淡竹不異但去地一二節便旋腹有項有腹宛如一瓶以上節節仍如常竹其質極堅人取為拄杖

石竹出興化路湄洲生宜近海故名石竹其高大長短與篠竹無異但節頗長色頗淡葉扶疏質堅韌無施不宜土人伐之浮海以貨江浙筍可食今兩浙海濱山亦有之但不柔韌謝靈運山居賦注云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棟當是別種也

石發竹一名篠簜竹生閩中似石竹而小筍中食會稽續志云石竹小而瘠人家植之以為籬援吳都賦云篠簜有蘆劉淵林注以篠簜為二種已別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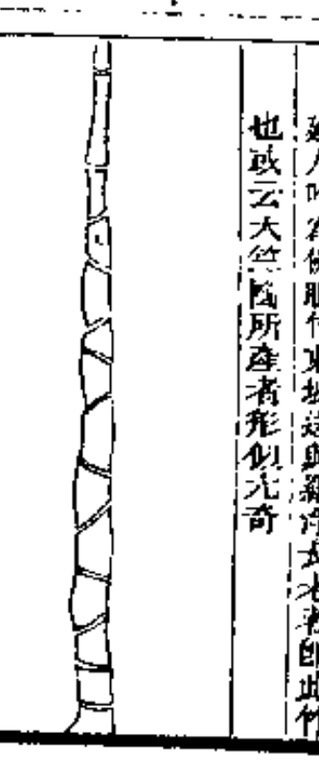
篗棗竹亦石竹之類生漢陽山谷之間比石竹節差稀若作土瓦為幣鳥之棗藏凱之竹譜曰篗棗節內實外澤作貢漢陽以供幣篚

鶴膝竹又名木樠竹生杭州西湖靈隱山中節密而內實略如天竺麻間有突起如鶴膝人亦取為拄杖生于閩嶺者俗名鼓槌竹節節擁腫而莖管削宛如槌脚筍可食惟世稱閩中記云鶴膝竹出古田縣假靈壽杖不須治削人多取以扶老高續古似孫有次韻陳校書送鶴竹筍詩云竹如鶴脚漢交加彫蔵奕奕玉露沙一見已知仙骨健高於越筍更無差



木竹閩浙山中處處有之叢生堅實中間亦通小脉節內如絮草其筍堅可食福建生者心實筋硬不可食土人呼為柴竹又一種生於韶州山中最多莖如萬歲藤中實如木可為杖海物異名記云靈壽木其節竹漢書賜三老靈壽杖者此也無花而實如草豆蔻味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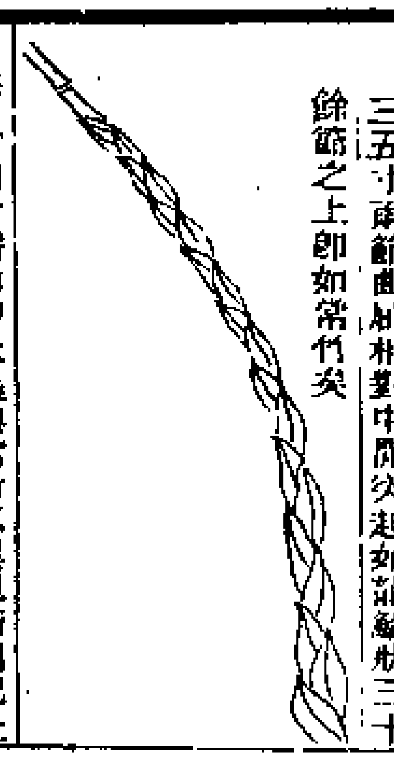
人面竹又名鬼面竹又名佛面竹又名佛眼竹兩浙江廣俱有之去地上一二節皆左右邪正兩節相對中間突起長圓宛然如人面或多至十數節之上始平正如常竹筍亦可食人多採以為拄杖福建人呼為佛眼竹東坡送與羅浮長老者即此竹也或云大竺國所產者形似尤奇



蠡竹生兩浙山中園亭植盆檻中為人清玩亦人面竹之類但節下尺許節密如此

多般竹亦人面竹之類去土一二節之上生節短長斜正不等或如人面或如鶴膝或如龜甲或如蟻蟠或如貓頭之竅或如蠶六之龕五七寸節後方如常竹故名東陽金華山中尤多

龍鱗竹江東西及湘潭之間俱有之亦人面之類徑三五寸兩節曲屈相對中間突起如龍鱗狀三十餘節之上即如常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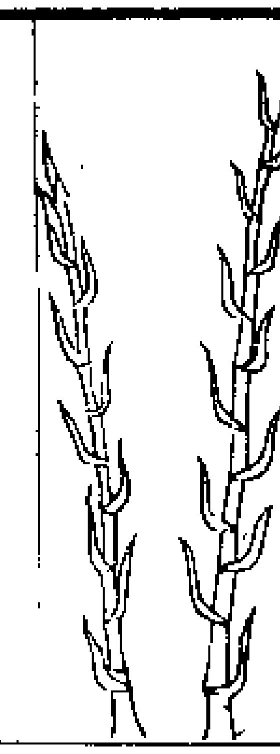
象牙竹出會稽山中大類與常竹不異但筍出肥壯微彎扁且純白狀如象牙故名筍味甚佳嶺不境內亦時或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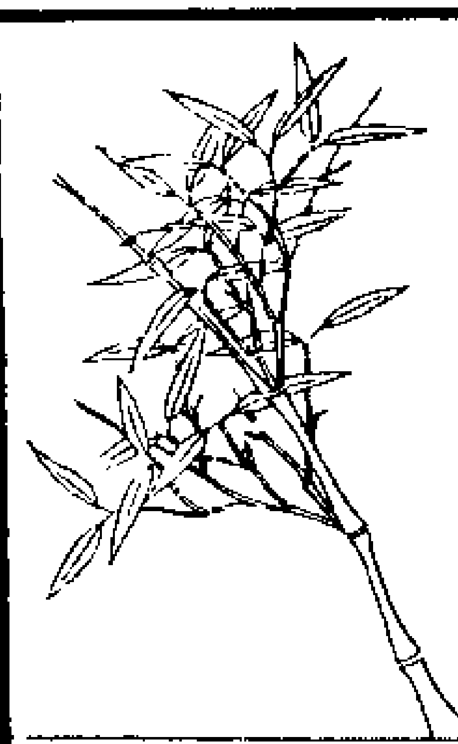
菩薩竹生西蜀峨嵋山中結花於節外之枝背欲如毬開府鄭端朝峨嵋山行記云菩薩竹者亦常竹以繩縛故節有一瘤似佛面取而灸熨之以爲杖

林竹出夔州臥龍山諸葛孔明祠中長百尺只梢上有葉士人多取作幡竿承落筍爲美

江南竹江浙閩廣間皆有之大概與淡竹相同但一面出三小枝葉頗繁盛要兩生者枝葉頗長大筍亦可食然每歲必於初種之月生筍味甚美葉色嫩綠水不染塵也

變葉竹江浙兩廣俱有之枝幹一如常竹節差而但他竹一枝杪生五七葉此竹只生兩葉故名今俗工所畫率皆類之其筍亦可食包籜生作兩段與他竹不同





白竹一名斯竹一名鬼角竹生江南森湖等處山中往往有之大者至一尺圍小者如拇指色黲褐其性至堅緻俗呼鋼鐵頭竹每節間生四五枝圓直條暢葉稀疎而薄小形類苦竹作櫥榛最佳若作篾篠則脆不堪用可爲弓材其筍中食初出土時色紅紫而有斑花如鬼角故又名鬼角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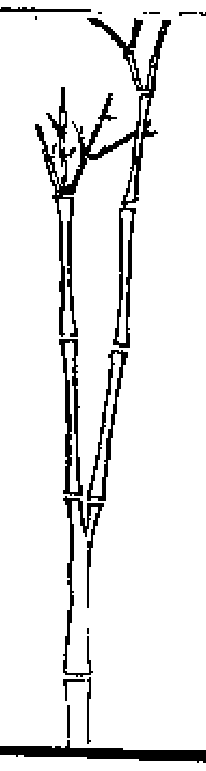
拂雲竹出巂山蜜大如指竹杪細葉聚密如箒後人採爲方物以相遺贈張得之云名箬篠竹根杪條箒特異他條中爲帚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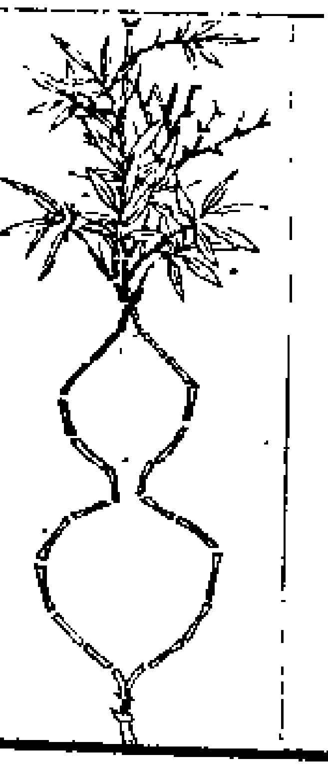
百葉竹生南垂界有毒傷人必死炎人以刺虎豹中之輒死一枝百葉因以爲名筍不可食劉淵林云麥竹有毒夷人以爲觚刺獸中之必死是或一類耶戴凱之竹譜云百葉參差生自南垂傷人則死醫莫能治亦同於竹威海者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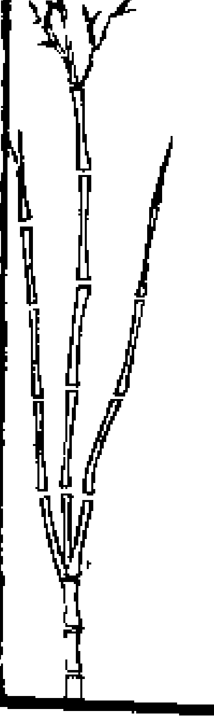
蘆竹出閩越山中沿海諸郡皆有之形如蘆故名戴凱之竹譜云有竹象蘆因以爲名東甌諸郡緣海所生肌理勻淨筠色潤貞凡今之篪匪茲不鳴今作籬笆之類性最清爽又堪爲矛戟之柄又堪爲筆管但葉闊而稍筍苦而可食

秋蘆竹其竹但處身如荻蔗冬月不凋插之如生

騈竹一根數節之上分爲兩竿各生枝葉別無稍類特常竹之變稍連即本並帶並之爲故亦罕有揚州焦天錫指揮家一株纔有數尺玉泉山杖翁相尚贈予一拄杖甚妙後輸財掃庭臣都運今姑蘇張季和提舉家園竹七竿有一株高九尺餘昌端明閣中亦有一株是兩竹之頭并生者高約七八尺閣丁朋折作兩節拄杖葉背翻可愛予官嘉禾後圃亦得一株兩節之上分爲三幹枝葉敷榮是變竹之極者尤奇特







合歡竹出南嶽下潭州山溪間椰竹亦名長枝竹生便有合歡花勢及於竹身成二紙合或兩兩合斷其間有破竹皮或兩段紋彼中竹人輒取作編筒

鏤箭竹出九疑山谿　頂枝密側節本微苦及生枝葉即分爲兩稍葉密而細

偏竹處處有之廣山尤多筍出土時即偏滿及成竹隔兩大節亦稍異於常竹此與鬼師紋避驚蛇行者捻此竹爲偏也

扶竹出武林山中與他竹無異但生筍時皆對抽並亂有合歡之意周見淵云杭州寶成寺有之相比而生架林皆然故有能扶持之義蓋取以爲名長之可愛想律時云倚硬竹枝風姿拔節亦以波乾竹聲云武林山中雙竹寺中所產百本叢以來有之爲絕諸爲之記王子敬遂云竹解節竹

錢塘扶竹猶東方之孔兩兩並枝而生謂之扶竹山海經注又以扶竹爲節竹未詳

扳傷竹出南嶺山中往往有之大者五六寸圍長二丈許其中皆圓月而山行深甚是夜枝葉與他竹亦類服傷之苦木四數作六大者五六寸圍長二丈中實有人用以爲杖節四目名矣

扶南竹見番禺志

係竹者伐其孫竹說數孔突圍六約大竹圍斯粹其物者鄧氏竹別名係綱得名建最之時謝緣留之扁附乳疏中巡日竹節相大一丈日徑除節日竹斷節者日猶作綱之扁附非人行今此竹不同生循南山嶺之間俱有之叢生稍高似大竹者一葉有生至十八九葉者節上每節小節二相彼成枝中間一枝仿佛與木牙節傍二枝亦能大者稍田尤爲佳至秋根旁出大節細細不能醫年成竹成云學下節間節稍之亦稍江西人可爲橫枝竹筍色紫白味其佳名兵服筍遍可稍枝細長等曲垂下如柳絲極現東坡自注其詩云海南勒竹

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今後卷有邏勒竹別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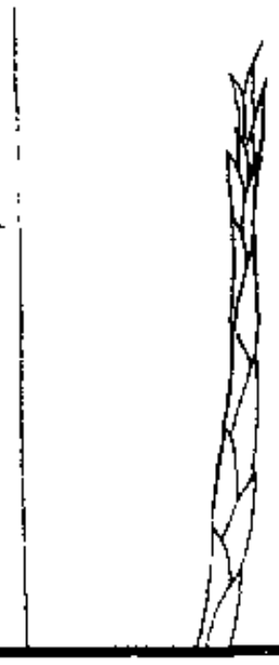
他里竹生安南節如筐竹節間出筍又如篁竹葉差細薄

鏞竹出廣南絕大內空動可容二升交廣人持此以盛出納中有水甚清澈溪洞四月後水皆有毒惟此無毒土人陸行多飲用之至深冬則凝結如玉即天竹黃也療風癇疾按竹黃名天竹者言其大也亦稱天麻天蠶如菟葵藥蓼言其小也今人或寫作天竺之竺非也

相逐竹生廣州狀與鏞竹大同小異中亦有黃堪作

丸治病力減于鏞竹

方竹一名鈛竹一名苦蔡竹一名樠竹一名竹竹出蜀右兩江安南尤多即刺竹也南方呼刺為芳叢生大者二尺圍內中厚發於節中彼人被以為弓材枝葉皆下垂白根牢梢狀枝節間對生二刺夫杪尋間者絕人家環植以為扞蔽初植數莖作一叢三五年後枝葉白相糾纏又多鉤刺雖雞犬羔豚不能入或戴觀之竹譜曰棘竹斫深一叢為林根如柱輪節若朱針亦曰笆竹城固是任殘筍既食盡周侍南方異物志曰棘竹有刺長七八丈大如裹西陽雜俎棘竹一名笆竹節皆有刺數十重為蠻南夷植以為城牢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尺如洒瓮蠻極相承狀如繩車名介之落人肉按此棘竹即方竹刺竹是也廣志名樠竹蒲表錄異云筍竹枝上有刺南人呼為刺勒自根橫生枝展轉如繩野火燒燒只燎細枝嫩葉在不復生刺復牢密是州舊以刺竹為牆輪蠻蠻侵寇不能入又如新州舊無城絕與閩越來為守以方竹環植之號竹城



由由竹又名蘇竹又名鉅竹又名桔竹生安南一如鵝頭竹葉小如淡竹節夏生可食冬節間生三枝皆間長尺厚仞年長丈餘枝生亦自密密可喜漸漸年深遂長丈餘枝柯皆有刺多稍皆有之疑杜可愛亦有小者皆可為觀賞有刺可植為籬色亦佳故名八九月竹生處皆生筍次則成竹由衙竹也左思吳都賦曰由拾名竹桂注云由根竹皆交亂九真

[illegible]竹與由衙一種但質厚孔小為異杜佳衙味苦不可食吳物志八筍其大數斛鹽鹽相去局促中實滿壓強以為杜根陶貞白云掛冰不如斧也

蓉竹出交南節餘如苦竹堅厚固止蔚又與黃色生枝處亦不與減小枝間去盡如淡竹有刺筍味苦不甚食

青皮竹　如苦竹出交州高大亦有刺筍味苦不堪食

蕢蕢竹出蜀西陶江安南亦有之形狀與篠竹同但興大節枝葉若小蕢皮少肉多筍細如麻桑可索

綱絲竹

綱竹出蜀西陶江安南俱有之亦與篠竹大同枝葉細小其竹堅厚裏內利及鉤蕢者思吳都賦云蕢竹有長而細林匠之要用其如戟樟中實空疏交趾人織之為矛甚利吳錄曰自南有綱竹勁利堪為矛由衙紹曰綱竹皮中勁韌有力織為紙可為矛戟中之用死錄此作蕢未詳決宜輔竹青篠竹者標

釣絲竹　一種生蜀右兩江安南者辟得蜀經謂之篠竹大體亦如篠竹但節間橫枝細密柔和垂下數尺纖勁為釣絲故名又名搖枝竹又名搖[illegible]宛如釣絲故名又名搖枝竹又名搖[illegible]綠亦深快揚而脆可成竹竿過每時稍極細密竹[illegible]曲垂下葉世根間中記云篠竹初生本末相稱其稍垂下狀如釣絲是也山海經所謂陰水之北多釣端竹者是[illegible]稍成都賦謂之垂絲竹竹有毒不可食生蜀東者節疎一如搖枝竹但稍極細密竹殘編疏一如番藤但細愈妙溫州故多貢外代者云釣絲竹瘦而白於食品最佳或云無毒但能發痼疾黃休復云蜀川藤具亦有釣絲竹以其弱秒低而垂至地也亦可為釣竿

有稍之標方皆以為邊竹或又云即筇竹一物而二名者也戴凱之竹譜曰筇竹為不稱利海表用仍其餘幹即其杪生于自南別名惟蜀已有見前

滿心竹生蜀西陽雜俎曰中長柔一如篠竹但節實無心故名潮湖之間亦有之筍味佳雲南記曰雲南有實心竹又宋程駿曰為器用虛僧淵曰有實心竹杖高數尺此或即滿心竹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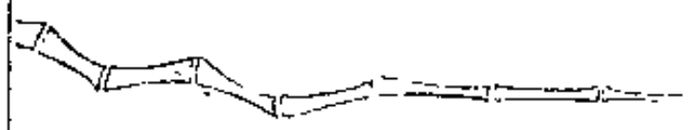
竹杖高數尺此或即滿心竹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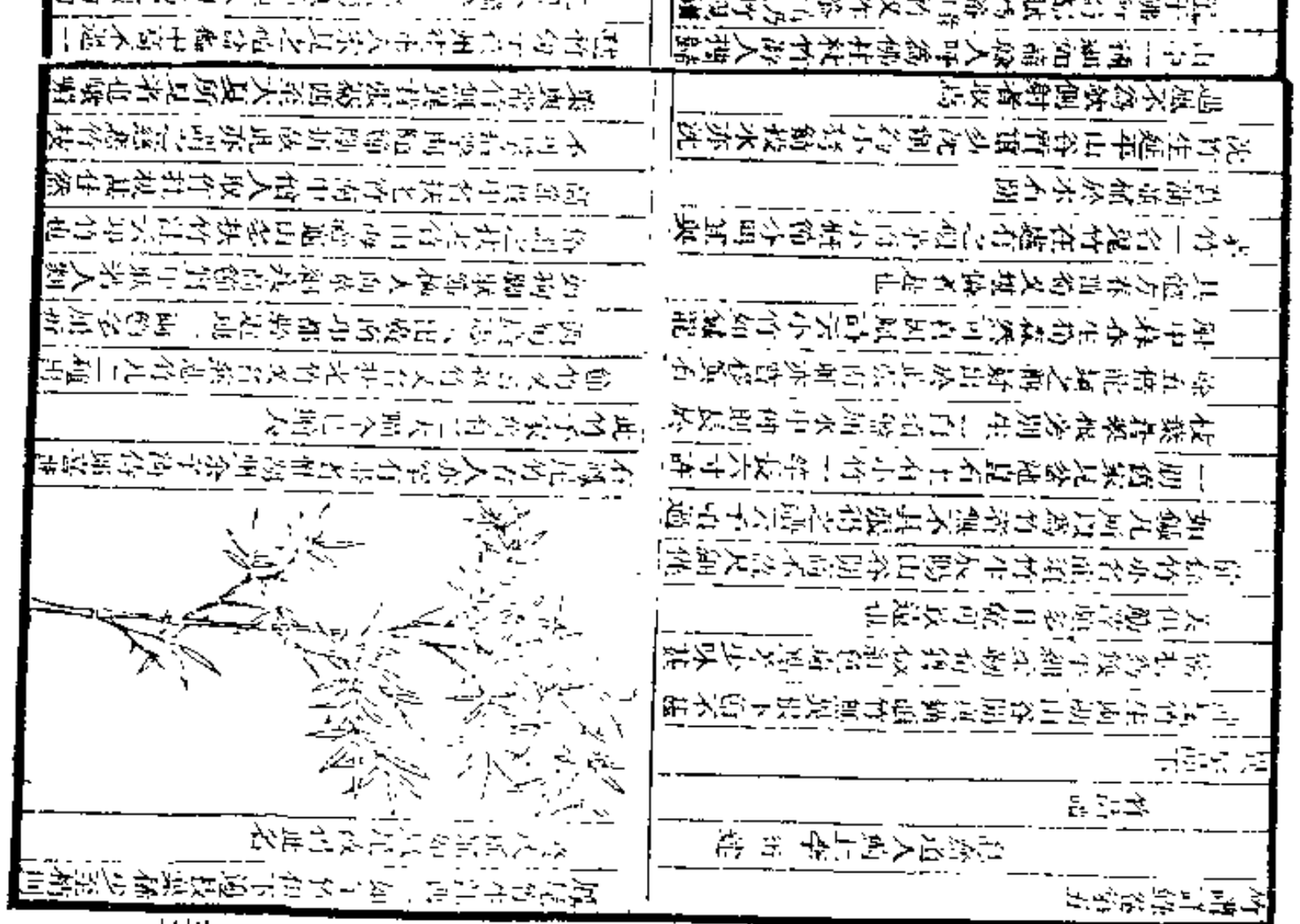
蕢竹出處形狀與篠竹同但橫枝柔小葉大陰密略如萑葦最堅大可為屋柱筍味甘可食

簞笏竹出廣右兩江安南又名謹竹簞笏竹一尺餘有節上下略若其同異矣

牛鼻蔗竹　如世所用涉紙大或削成謂于[illegible]磨牛甲用久則脆以好酒浸令軟乾復如其牛即當竹在蜀經筍多用之老者為簡篇[illegible]

[illegible]竹出南味苦無用不中食亦有生如筍竹入者初成竹時亦可為作麻用橘含云出大合南井海虞衡志云兩江有此竹名巴笏竹皮甘休可造公紙傍蘇勞竹徑寸多隨木利花蘇勞或皆此也劉





吊根竹又名扶根竹出溫州沿海山中蓋取釣絲竹根上有小枝葉者漸漸出土移入盆盎中以竹杖扶持盤起為几案之玩非別有種也

篠竹生廣西山中大概如篠竹其用亦與之同

篠竹生安南山中亦如篠竹但枝葉圓長綠淨可愛

篁竹生廣東山中及浙東諸郡枝葉如常竹每節長四五尺或倍之圍至一尺許出博羅縣者節及二丈作篾最韌且色白人取織笠五月出筍甘可食未成竹時亦可鍵作麻西京雜記曰會稽竹篁號曰流黃篁即此竹也

笠竹廣州平鄉縣有此竹土人煮以為布吳都賦云笠竹出交趾九眞葉疎而大每節相去六七尺土人取嫩者編以紡績為布名竹疏布或云彼中亦名篁竹蘇恂之竹譜云篁體虛長注云篁竹大如胳虛細長爽韌南夷人取其筍未及竹者灰煮績以為布精者如縠番揭志云錄竹每天旱竹上有蟲蛙浪于即死矣中有物青白相雜如骨灰狀是謂天竹黃梅天竹黃本出于錄竹雖相述竹亦有黃作丸力減則知此竹所出當亦不及錄竹也

刺竹生江西上饒色一綠下節復生三五竿尤瘦

曲竹叢生每節必存曲勢無有直者朱丞相勝非閒居錄云太學感化齋堂後廚廊東西各有叢竹勢無不曲自是一種也郭仲產湘中記云邵州平樂縣叢山多曲竹臨安志云安隱院在桐柏地有曲竹竹根有數節曲處僧多取以為杖林公麟詩云直節稜稜是此君耳孫却以曲為名首陽山下知難植亦可斜封向管城

雪竹生江西枝葉似筆竹而稀疎每節長二尺許其薄比江蘆差堅厚筍色純白故名或云孟宗冬月哭而生筍者即此竹也張得之譜云出濟源深冬生筍謂雪一云即江南竹筍之早出者

嫩竹生廣州遷江縣山中湖湘間亦有之大如筆管高不過五七尺節平色黃如藤梢杪枝葉纖生葉短如桃葉質緻韌極細滑不減藤筆士人亦甚貴重細篾亦可織笠

篠竹生廣西安南邕州崑崙關中尤多張得之譜云篠竹黑皮有文每節生三枝枝葉秀編篠笠可愛一如苦竹大者可為柱小者亦堪編用

而起比中莖差細士人取以為篩柄生漸則者高不盈尺為几案之翫張得之譜云筍孫竹在處有之初種時肉地肥饒而長以次生者不敢向過于湘

廣竹又名利竹生永州邵陽山中本類苦竹葉類苦竹稍細長每節長二尺許作筍材其枝亦可破篾藏尊幾尤快利削成刀子即可殺紙廣志云利竹出西南者是春生筍微苦須用清灰水煮熟可食俗謂筍為利竹蓋生者難戰中而堅物隨竹復而生恐非此竹類也張得之引周禮謂揚州之利竹筍者亦恐誤

石蘇竹出廣州交趾九真有之其物利他竹莫及人削為刀切藥皮如截竿或云即利竹也姑兩存

之以待別考猶含云石林竹也

篠竹出安南蓋生如篠竹質中勁強有毒土人鍼以刺虎中之必死猶肉質不中食

漢竹出交趾九眞廣中亦有之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受數斗可為尊檻其筍一節亦可受二三升味甘而澀廣志云水昌有漢竹圍三尺餘

越王竹出海陽縣或傳是越王根生石上如細藤高尺餘南中要其青色用為酒器案劉云是越王棄餘算生此竹出馬忠云越王筋竹細如筍餘每一節可為一筋故呼越王筋竹或云越王行海作算有餘棄于水中而生

毛竹出關廣閩浙東諸郡亦或有之四明洞天記云毛竹叢生關邊剡中金庭記曰毛竹洞天有毛竹又名銀筍竹以筍白故名杜寶武夷山有毛竹洞去山百餘里徧生此種每節出一簇其簇細與根等枝弱而毛毒人以為蛻登仙李義山詩云只得流饑送一杯空中滿鼓當時胡武夷洞裏生毛竹老盡會孫更不來武夷君自蓋漢始列祀典後仙百丈圖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其子美食之可以已痞張茂先註曰子筍也

負筍竹一名篠竹又湘中蜀廣閩亦有之每節可長四五尺高丈餘記云節長一丈今曲江縣及蜀中俱有此竹謂尺五六寸節相去六七尺夷人煮以為船樂與以南九多土瘠之間中賦曰負筍幽人異蓋曰負筍竹即中有物去數寸許政似世人形俗或稱為竹人亦有行者

嫩竹東溪勝記有之又見蜀都賦云其竹射筒都賦云其竹射筒七人有條竿通其節筒安其內從不吹之右人所謂篠筒以射鳥者也筍可食謂此竹可作箭矢者非吹筒之法始于武后置馬射於射于射而射今指蜀上多用射人取中其面非以箭力能傷人蓋有射筒背於筒後而方此竹其直如繩以法去節今中通長二丈餘筒則以竹用成之三尺以鳥銅鏃遠其上欲以受氣人猛吹之則箭物最易疾地之筒竹差劣也劉淵

林云出交趾九眞

鬱竹節疎而筍可食又名筍竹

篠竹生瀕海山中本根千丈斷一節可為船竹弱數丈過是筍出海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在其間岸之花有毒之山海經注云尋大竹名

筑竹字林云大而有文似類尋竹

茅竹生浙右諸郡無木處內九多形巢與淡竹無異但竹節稍長而筍可食

茅丸瑯琊無所結實又與竹相類其下故名爾雅云茅數節既疎云凡竹節間促數者名茅爾雅已有其名知七人之說妄也其筍味極美竹質硬肉薄作器不成但折即斷大者可作椽小者可作藥櫛衣笥而已亦可哺雛竹

人結宇山上與鄰俗往來悉呼利人為竹孫少年慢之一日山中忽生毛竹如刺中者成疾衆莫救犯武夷洞人每折竹處即生土俗云仙人入洞生此竹以臨浮世也

少室竹亦名鑿器竹孝經河圖曰生少室山中其大者堪為釜鬲筍可食

羅浮竹大竹也貞元中有隱士祀禁進羅浮山至第十三嶺見巨竹下萬連巨巖谷竹圍皆二丈餘有三十九節節二丈許逃者伐一節為餐會赦逐翌以歸人奇之獻于太守李後乃蹤而記之

鍾龍竹南越志曰羅浮山生竹皆七八寸節長一丈謂之鍾龍竹為鍾笛賦推鍾龍之奇生於子終南之陰蔡張衡南都賦其竹則鍾龍篠蕩江總橫吹曲曰鍾聲鳳臺曲洞吹能鍾竹陳子昂贈竹篇鍾能生南嶽孤翠鬱亭亭未詳此與羅浮所產異同

右上二竹類書中有記之者疑即一種未敢刪去姑存之以待別考

沛竹又名濤竹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中有沛竹長

婆娑羅竹昔人自外國移植於廣州狗山在增城東二十里多有此竹其大圍三四尺至堅里人取以為弓

簳竹生海畔山中其筍與竹並有毛傷人即死故船商不敢取毛筍食恐中其毒也

鹿丘竹山海經曰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猶於山丘南帝俊林竹在焉大可為舟郭氏云言舜林中一節則可以為船續志云長丘帝竹一節為船注云長丘帝俊九疑山有九丘長丘蒼丘蒼梧之丘稱含草木狀云鹿丘即蒼丘竹一節可以為船出扶南晉安海物記曰番禺有舜林之竹日天竹注云其節大中汲桶然今交廣中竹節長一丈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即此竹也

狗竹出臨海郡圖三寸節間有毛三月筍可食大同簳竹似無毒也藏凱之竹譜曰狗竹有毛出諸東裔筍譜曰蜡海巴東狗竹生筍有毛

篇尤竹勁而薄可以為博矢即今之投壺籌也蜀志曰篇細竹藏凱之竹譜曰篇尤勁薄博矢之賢搖魂曰篇棋有六博朱文公注曰篇竹名也蔽行博者也投六著行六基故為六博桑弓為基篇蓋藩為著此楚人用之如晉制則以犀角為基著則用篇不用篇也或云項為門局行棋之者也

弓竹蜀中人謂之側生竹而師取之以為百丈藏凱之竹譜曰弓竹如藤其節都曲本多臥土立則依木長幾百丈狀若相紐有雌雄交須臂乃續注云弓竹生東垂諸山長數十丈節疎而既長且脆不能自立若遇木乃倚質有文章然安須臂塗火灼然後出之

瀟勒竹出嶺南中心堅實度詩云倦有瀟勒賜彈材亂聽孤藤束瘴根者即此竹也

古敬竹節似馬鞭葉似桐樹而小皮似栟櫚而柔韌筍亦可食建人呼慈竹為古敬竹者非

菜竹新安多有長不過三四尺四月出筍至秋乃已常為菜茹故名士人云種時不宜根密

孟灘竹出雲南長數丈其節長三尺采細可為索人亦取其皮為麻見雲南志

魂曰篇棋有六博朱文公注曰篇竹名也

竹譜詳錄　卷五　五九

無隈竹狀空大始雲者謂此也

泣珠竹生密州咸通縣唐神龍元年哥舒擇移密州刺史多植此竹後人伐之其節中有聚如雪

忠節竹出象郡節疎隱隱而闕相遠視之若無節然

篇敬竹博雅云篇敬桃枝竹或云篇有節此竹形色似之因以為名撫州舊貢篇竹前頻夾義訓有篇竹敬竹或即一種也

仲竹爾雅云仲無兄注云亦竹類恒神瑛云兄似琴有絃質未詳其說

篠然竹蜀凱之竹譜注云林於竹葉清而廣趣女武劍者也

鄰竹爾雅曰鄰竹中堅實者名鄰郭璞注曰其中堅實者名鄰謂貞實與常竹不同與木竹筍味無異顧夷義訓

鈴竹寶中鏘者鈴疑即鄰竹也

簡竹博雅曰簡竹中鄭璞注曰其中空者名簡賛寧云其竹內隔與常竹不同故云簡中筍敏而節疎

高節竹出瓊管桑母山大而節闊丈餘節久高也漢張騫傳注曰邛山名瓦竹高節可作杖齊民要術引漢書乃云邛都高節竹可為杖與此不同

多枝竹

大頭竹

已上二種見廣南志

倭竹魏志云倭國竹有徑餘見齊民要術今魏志云其竹篠簳

此不同

筒竹見謝靈運山居賦曰石竹細者蘇簡之流廣圓

清青竹

雀竹倦神瑛云一名檀樂竹

鈴竹高源志云番船上皆有鈴殘來貨

茶竹倦神瑛云茶長節

後竹後果竹出汝後入縣屬太原郡

籟竹有毛見蜀得之諸齊長要術引字林籟青絲

篇竹生海邊

篠竹　簳竹　玉篇云小竹

鹿頭竹見范晏遷管記

玄竹實中

太極竹長百丈

篔竹

胞竹

孳竹

筋竹

背竹

鶴系竹

節竹

漢篇竹玉篇篇竹殘也廣韻篇殘竹

殘竹篇殘竹爾雅云殘殘也集韻殘殘竹名又云殘

答竹簞

茶竹高氏竹略云自殘以下並出顧夷義訓

孳竹出常德桃源孳竹村

笛竹新春地志云笛竹生雞田縣山中新竹亦生子此用以為笛按謝靈運山居賦注云昆山之竹任為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切者吹之為黃鐘之宮今新春所產固後山也

篁竹蜀凱之竹譜曰篁竹任為笛竹為弩竹可為牌壁蜀中處處有竹皮白如霜粉大者宜行船細者為笛

巢竹寶宇記云臨賀縣有巢竹叢生大如斛壁中俚人以為矛

菩伏竹蜀中記云菩伏竹筍冬生人採食之味尤珍美

篇竹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生篇竹王褒賦云干江南之長篇如此處也自伶倫採竹嶰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為吹山按慈姥山在今太平府當塗縣

鉤端竹山海經曰堵家之山其上多桃枝鉤端郭氏云鉤端桃枝屬

蒙贊竹　白夾竹　書城山記云書城山有蒙贊白夾之竹

篇竹　篇竹　寶宇記云昭州龍平縣乾鼠山多篇竹篇竹池澤中多鳳乾食之

竹譜詳錄卷第五

龍公竹樂浮山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長丈二謂之龍公竹常有鸞鳳棲宿圖志云

竹譜詳錄卷第六

臨川 戴凱之 撰 廬江 何衡 述

竹品譜四

綠者竹之常色其有或青或黃或紫或斑或間或雜赤者入藥頗如渥丹美如冠上朱黃紺紫皆白瓜青者志操雖同表儀實異故自異色品

異色品

紫竹出江浙間節節有之如笛竹淡竹苦竹或大或小但色有淺深通名紫竹有初綠而漸紫者有筍出即紫者世共謂之紫竹用之繖柄柱杖甚佳亦有製鎗鎗者極亦紫色節節如停於馬鞍允宜新安志曰紫竹初之孤繁彩六一年青二年紫三年不斬四年死行者採蘇舍人知江義烏縣猫洞中有一種麤產而生每節有一自里大者可作杖小者中馬鞭生子下遍地有三果今湖湖間吹笛者取紫竹膜貼之聲最清亮越王大家紫竹杜牧允奇特采最文公益郡方物贊曰竹生三歲色乃變紫伐斬以用西南之美蘇子由詩紫竹

暗生斑點猶此指揮疏而言周益公點竹詩云會到達山嶺異聞滄海動雪披紛紫雲綠葉驚人句不在秋崖萍竹有主了年拾遺記蓬萊山有浮竹之谷東青多紫下有砂礫細如粉風至葉葉翻起拂細砂如雪霰谷內汪用其事也

寧竹出七閩山中產州九多非如產竹土黑色大者乃編網為杖小者為扇柄經住其根能穿連故名

商竹出越州諸山亦紫竹之類但色微如牛角故名其質堅硬

為竹一如紫竹但色此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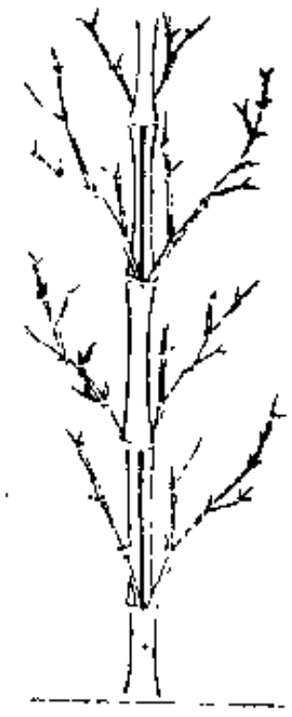
紫竹出湘全閩嶺南交南俱有之等類皆竹節長大小不等初竹青十生白苔花漸漸著竹上成斑及洗去苔蠶紫褐斑痕層層錯綜可入意匠不入食品若他斑竹止一論耳無譬喻也全州西猫洞中及龜林山中出者竹色並白斑花尤分明最為上品但尚庾肩吾志謂之斑竹云桂林郡縣皆有之所記略同

赤竹出閩蜀大同白竹但以其厚而堅筍殺正赤

金絲竹生湘潭間一名白絲竹一名硐絲竹本舟竹之類以其易活人移植於盆檻中久久不萎萃上細黃數道如硐絲故名志書撫州產貢金絲竹布

黃金間碧玉竹一與金竹同但枝節間間處一道深綠遂齊以是名者又異詳見後對青竹

碧玉間黃金竹亦同上但竿色金綠枝節間間處一道深黃



色故名或云即白木竹也燥時皮肉皆赤故名焉

安南物記曰赤竹橫橫節直其本徑尺

紅竹赤竹之類色差淺紅耳

烏竹生廣州山中大者五七寸圓形狀真龍鱗

烏竹大同但筍出時正黑色肉薄味美可食

黃皮竹即水竹之類無甚大者色淡黃中作殘筍可食

煙竹出江廣間形狀一如水竹亦有如淡竹者但節高而密竿色淡綠成竹時節紫間使生煙熏者若紙煙燒灼然故名或亦名黑色淡源 抽黃黑斑色但破作篾色雜黃節不純白故亦名雜竹雜用惟筍可食

金竹生江浙間一如淡竹高者不過二丈其枝除黃淨如真金竹故名竺法真羅浮山記曰羅浮山有竹色如黃金

對青竹出閩粵今處處有之其竹節間青皆名十二色相映甚可愛蜀郡主孟昶作對青竹亭於蜀宮嘉興宗懍歲時記云蜀用腊月取青竹身黃色有一脈青節節相對故謂之對青也會稽記云對青竹身節青黃有相間又曰間竹或云其間竹御宋景文公曰太史所謂對青竹未云什目者滿如畫太史賦曰金碧其相

開青竹生江浙二廣閩蜀處有之脆易折多竹不甚大青黃節節間色故名

露青竹生獨中節節修直色正青質光有露青竹枝歌云亭亭拿直無波節拳拳形似一條鐵

斑竹建安有之其皮有花如斑魚之狀春夏之交出筍大可食

白竹建安城北沙洲所產最美竹色微白以白斑竹故得此名

青長枝竹七閩有處有之色青長枝長成為殘火餘必假火氣則物如蠟漆則易腐

黃長枝竹亦出七閩實而叢卑若香可飲節可入藥功與淡竹葉同

白鹿竹亦名白竹又名遺竹出建州抱腹山為毛氏色白節間微有綠上人待出筍後斷錄放悄乃採之以灰煮水浸作竹布輕或槌一節作簪謂之竹拂成布一匹纔重數兩

小白竹全似秋竹而色差白殘亦如之韓丕詩云風韻曉生泉細細月華竹從玉差差

班竹出湖州諸山中皆細異物志曰竹似斑蘭班斑如鹿皮

筍簹竹藏筍之竹蘇軾詩曰鼎鼎筍嘗爛爛稻補孫初秋冬乃成竹今浙東沿海山中處處有之大如足指堅厚修直腹中白膜間隔狀如蠶數生衣初生時正紫色漸漸變紅至老則色白也枝葉一如四季竹亦四季生筍可食生南康者未解籜時輒有細蟲食其筍發成之後即食盡成小枝類綿但者浙東人家多取為籬可整可愛七閩山中尤多或名鹹竹恐聲訛也閩中記曰含象竹闊如指大可鹹藏雖古象即筍雖也

蓋竹藏筍之竹譜曰蓋竹所生大抵江南上饒防露

苦竹見廣西志

文竹生郡陵高平縣色正綠狀如蒙密隱蔽委拂石脉

綠竹生梧州勝昌廟家有之葉細而青莖瘦而紫亦謂之綠竹

蔓竹生江廣閩浙山內多有之莖細而青蔓瘦而紫亦

青肉白莖不大呼為蔓竹土人年拾迎記云冬夏

華山在西海之西有蔓竹可為笛管吹者聽鳴鶴

十城傳曰竹東水而王其政太平蔓紫脫為長生

紫脫筍名也

大竹生溪山中形狀與嘉竹同但成竹時節疎

蕉黃色性剛利可制作刀子用茂家周書曰成王

時路人獻大竹孝經河圖曰少室山大竹堪為旗

蓋此云大者或以形質而言非必溪所產同也

丹竹出海南道州龍中帖竹之上節節長可一丈或

八九尺徑亦甚大枝葉搖落粉節上似白丹色心

空內藏用人劈為百文絲

毛竹出新州初伐時無斑花以灰汁漬之即見土

人織為簟絡或篩竹筍不堪食

下疏來風連陰接畦疎散岡澤冷產江浙山谷間

肌薄而色白去地七八尺枝葉婆娑如蓋故名此

竹勁連頭歲人家庭院亭榭之者

白筋竹在處有之莖小於箭葉如箭大而長

黑筋竹亦同但莖色黑紫耳

實心竹生雲南記云實心竹頭髮疎好可為器用上

人取以為餘餘朝林水亦生者精於班竹可飾器物

桐竹生蜀中顏色鮮潤如錦杜工部上居錦江就

草編覓錦竹有錦竹亭亭出縣高之句即此竹也

其修疎可見矣

箭竹在處數叢頭有交交字林云箭竹頭有交交

文猶花文也

蒸竹竹記云晉之亂也其方煙蒸

白馬竹亦有實心者蓋蒸之屬見湘中賦

斑竹生兩浙山中人家庭院亦有植之者竿如水

竹節差密葉如毛頭竹頗瘦長葉上有深黃斑點

細勒道五七行每叢或至十四五葉與周公謹

密有別業在杭一名數本沈竹與家亦有之

魚腸竹賀寧云今詩魚腸為名必像貫而作其竹細而稍勻亦可食採節文竹脈有魚腸雲母之名謂竹色如雲母者名雲母竹色如魚腸者名魚腸竹昔歐冶子鑄劍其四曰魚腸蓋稍鏤之鐵闌白而微青故以魚腸之色比之將軍因像竹之細劍恐非立名本旨也

雲母竹鑲竹之巨者也濱梁閩經曰出鍾離南四十里雲母山山有雲母石竹皮之色似之因以為名廣志云大竹也生於交廣梁節文竹脈有魚腸雲母之名

浮筠竹王子年拾遺記曰仙蓬萊山東有紫蘭折之如鍾磬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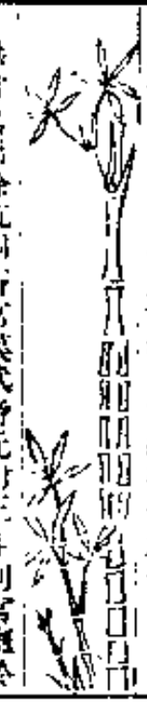
怪力亂神孔子所不語神道設教聖人亦不廢考之竹

冬生竹宋朱道誠字信中幼喪父母母俞氏至孝俞多病道誠裁麥求醫命幸葬於湘山其墓傍之左結庵墳側感冬生筍竹以蓋其墳父老以狀聞於州州聞於朝度帖例年有函賜道誠絹十匹來一例令本州存恤

瑞竹生洛陽司馬溫公獨樂園中竹一本去地二尺分為二餘並生六節節皆密緣復合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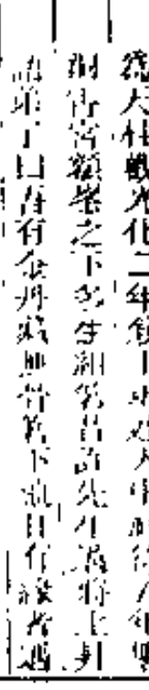
無骨竹出餘杭洞霄宮漢武帝元封三年創宮殿於大滌洞前為投龍潭潭之旁唐高宗時遷於前谷為大柱觀光化二年錢王史建大中祥符左年賜洞霄宮額崇之下多生細竹昔高先生為將上列詩曰青有金丹藏無骨節下孤且有緣者遇耳穩人間有仙骨竹下孤且有緣者遇

赭陽竹唐侍郎周氏樹縣人元田中居得絲之復於山修道山頂極高人家從平地階竹高不過五七尺枝葉密密柔韌分多而山之人折大則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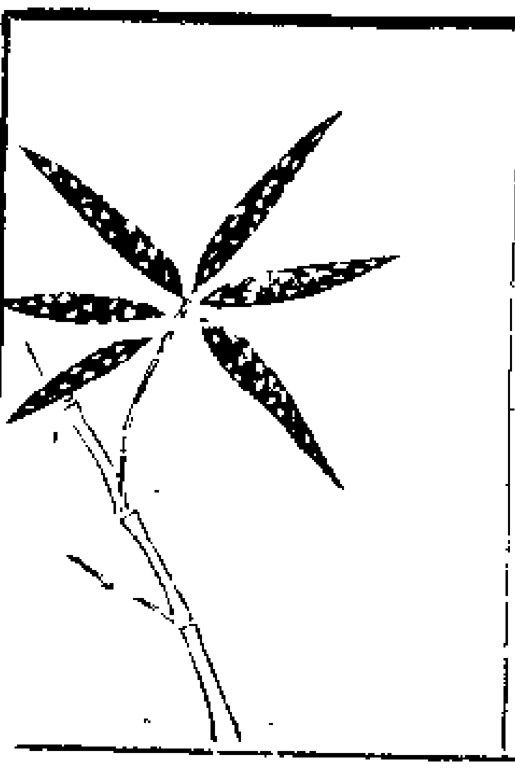
月葉不脫落特異於常竹

神翁竹神翁姓徐字有泰宋宣和間在泰州萬壽觀衛溯加之後南村的翁游市肆間人言內頗驗死後見蕭竹出翁年即開元凡生細枝無數葉根蒙東之間成抽翁相傳為神翁之語為抽而生或云點於室中能辟塵然嘗試之無驗今泰州城內外亦或產此土人以充方物傳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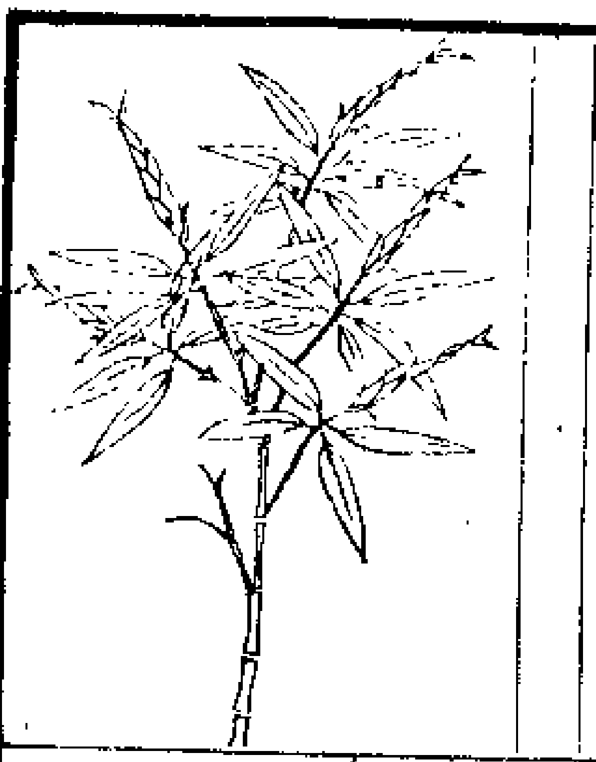
墨竹傳為李崇卿趙越州成塚等竹堂詩有云色帶墨痕迷竹溪為陷登組下層樓注云山中有湛竹下有墨池父老相傳昔人遊步遺跡今寺在戒山創于有軍故它壁有墨池而堂已廢墨竹亦水之

見也
斑點竹生茅山墨池上葉生黑斑或一二點或三五
點如灑墨之狀湘石亦然
岐竹生慶元府干所居出十餘一節則分爲兩枝迴旋
而上者四復爲節者三長爲寸者九名一色也忽
岐爲二長色成竹竹自作銘
點沙竹生大理關南山中竹細如匕箸高不過五六
尺葉大而葉上有如砂斑點如麻豆許彼人云札
天師書符筆灑之遂有此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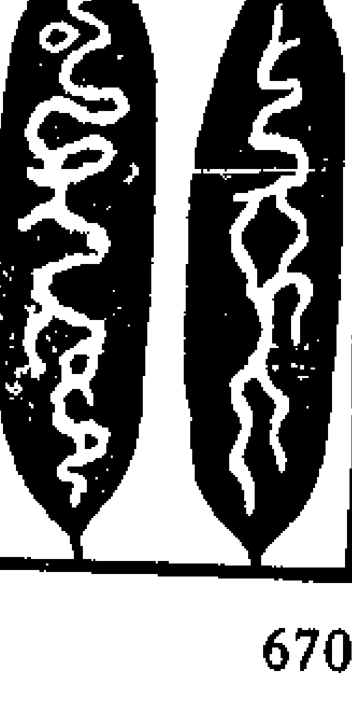
攀竹生太平當塗縣　山李太白冢上枝條一如常
竹但葉上有細黃白點狀如人在舟者謂太白反
庚之精故鍾生之爾如此其狀與點砂竹無異但
其點小黃白二色無朱紅色者
淚竹生全湘九疑山中博物志云舜南巡狩不返葬
於蒼梧之野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
之山淚下染竹成斑妃死爲湘水神述異記云舜
南巡葬於蒼梧堯二女娥皇女英淚下沾竹文悉
爲之斑亦名湘妃竹
龜公竹生廣州寧浦山中別有上人說云往代幾
頭陀師名龜一日采藥寒暑作灘飾憩其山中無
采而此竹偏生多筍其味又美特爲甚之道今謂
延有十里僻皆此種大者過三寸節枝葉與他竹
竹不異其節長勾可作拄杖節節皆不外發作
攝竹生七閩山中最爲美雌雄名節生一節如蝌蚪之
木頭有外無環瞭節如前作竹將老乃穴其傍而
出今安州東陽山中亦有之

魚尾竹西蜀邛州西十里許白鶴山白鶴觀古者仙
人因月老翁得道之所其山生細竹葉上每一梢
末有細葉左右對二三十許一樣亦對生如魚
尾狀觀之宛如細魚人傳爲月老翁釣魚其下折
竹貫之遂成此種人名釣魚



筋竹永嘉郡記云陽嶼夫安固江口六十五里有仙
石山頂上有十石壁方丈餘名爲仙壇壇有一筋
竹凡有風來動有自成音又東臨溪迫先元嘉
四年爲竹林忽生此竹野人無知而爲樵具所殺
之
長生竹出南嶽衡洞高尺許和根取而枯之經久見
水復生
香竹生洞庭君山一名洞庭君生竹高五六尺過風
雨則馥香襲人靜夜或開陣香如水麝之氣移過
滿則稍
夜合竹出常陵高一二丈日開葉開夜則卷如鈴
桃竹治陵相思崖生此竹背有童子在崖下吹竹神
女悅之投以桃竹敍童子報之以簫今桃枝與竹
皆生崖畔即梓潼使者縣相思上部雙祠者杜
詩云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新根則
皮如紫玉
孤竹襄陽羅山下有孤竹三年而生一筍及成竹母
巳死矣代謝如春秋爲任昉述異記云東海畔孤

竹生爲斷而復生中爲笞周武王時孤竹人獻筍
一株支遁坐賦云有汝陽之孤篠竹諸汝篠生筍
欲有其母即折之如筍成竹即母竹枯死
龍牙竹出永嘉大羅山其竹長四五尺稀節人取必
有大風雨雷電之異人下山即止二月筍
月竹叢生狀如類每月抽筍故謂之月竹筍如箭竹
不堪食宋景文公竹目錄稱可嘉歲十二萌
三稜竹狀若栟櫚葉葉納三稜然稍初抽用中人家
竹林中忽有之吉兆也
符竹廣中惠州羅浮山中生葉長七八寸闊一寸許
每一葉上有白迹如蟲行迹雖細如篆書文土人
云昔天師爲海賊患嘗臨海岸作法書符於竹
開故有此種今茅山亦有此種云是三茅君書符
於此故生



篆文竹夾陵志云出道安縣雲漢寺之仙居洞狀似
箭竹葉上多蟲篆文如古籀俗云鬼谷子遺跡也
與符竹相似而大小差異瀘州安樂山有天符葉
類筋枝葉而長上亦有篆文

禹竹山海經云禹湮洪水殺共工臣相繇其血腥臭
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
乃以爲池羣帝是因以爲臺在昆侖之北有岳之
山尋竹生焉注云尋大竹名戴凱之譜云相繇既

戮厥土維腥三湮斯沮尋竹乃生
射的竹小竹也甦直勁利世罕逢之仙人取爲箭會
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漢太尉鄭弘嘗採薪
得一箭箭之頃有白鶴神人至取箭問何所欲弘
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艱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
然
不死竹齊民要術云外國圖云高陽氏有夫婦相抱
而死神鳥以不死竹覆之七年男女皆活注云不
死人國在海東其人不死居阿下上有不死竹
木亦猶趣齡所謂木幽有芥之不死也
雲夢竹甘澤謠曰蕭芸封言雲夢南峯有利亭之下
其竹出筍以今年七月望前年明年七月望前伐
過期不伐則其齊等未期而伐則其音浮初秋生
猜
篤竹生開封之連德里舊孔嵩宅嵩毁篤其上復生
大而孔亦謠其母疾風起竹當作鶴鳴
通理竹宋大臨起居注云十六日連理竹生晃施口
東陽謝道先筋竹林忽有連理

木竹唐嵩敬編父母亡廬墓五年嘗插柳枝於墓右
條變爲竹木心竹表今尚有之在廬州合肥縣西
北三十里公成鄉西公村
爆竹出袁州仰山爆竹處節跳驟爆除夕人家率取
然之爆聲異於他竹
駢筍永州學正劉學海名淵字今居眉山淳祐乙
巳家園忽產駢筍誠者以爲祥木繼其父果登甲
辰進士第
石筍宋政和間延州永寧關夾河岸崩入地數十尺
下得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沈存
中云延郡素無竹此竹乃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
何代物每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耶
石竹本草所出近今婺州竹生曲城與江表臨水
丁本國鹹陳藥物論文遠條桃秋山出者有石上
藏林者甚上間乃有二竹亦生而　只在枝梁下
非親之有也只得之山中背照疑附見於此以俟
知者
竹譜詳錄卷第六

五十二冊

竹譜詳錄卷第七

息齋道人薊丘李 衎 述

竹品譜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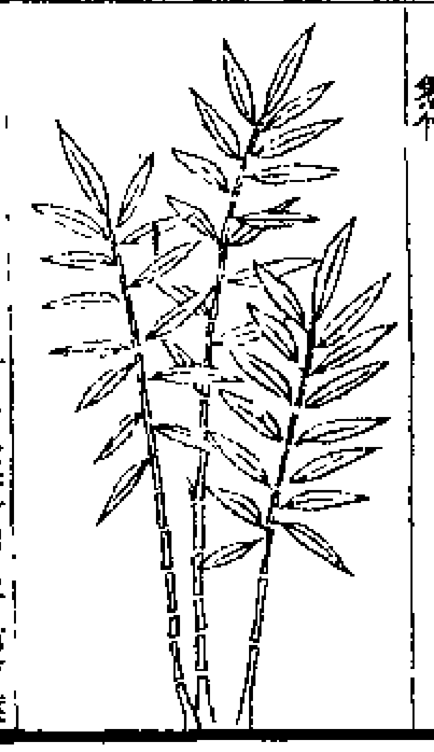
古人有云物多相類而非者幽芳之紛也似禾騷牛之莠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是而非者也孔子曰惡莠恐其亂苗惡鄭聲恐其亂德惡似是而非者今夫微草機木荏苒之弱本無剛勁之姿歲寒之操以其乘山澤之氣分雨露之滋對月臨風婆娑弄影望之似是要考即非此竹之鄉原也故作似是而非竹品

似是而非竹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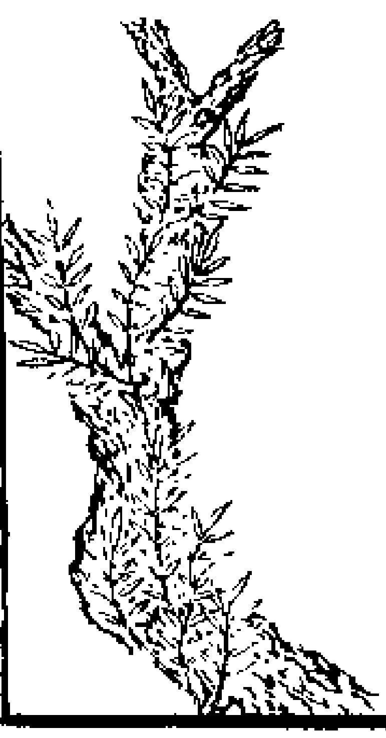
筍草出湖州田野閒叢生亦有籜葉一如竹筍漸長成竿高三五尺亦如竹但無枝葉至秋乃死莊子所謂不筍者是也江淮之閒亦有之

荻生安南巨溫縣及婆律水邊叢生莖細葉大一如

荻竹



蚤藤生廣西安南山閒樹木上盤糾曲曲有節有葉如竹安南人呼爲金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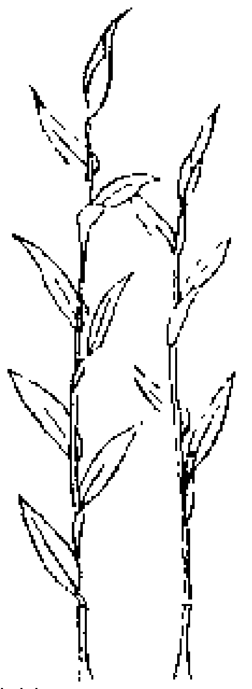


水蔗湖廣之閒皆有之生田野閒或水邊筍莖微紅紫色葉青背望之宛如真竹苗亂則葉薄如草其莖節明稍微甘村童嚼之故名蔗名

蘆蔗生湖江上下水邊七閩之閒亦有之一如水蔗但筍閒無紅紫色爲異耳

大底小安南水蘆枝強葉大望之如真竹筍亦似之可食

馬耳草在處有之大者高一尺許小者高五七寸好生下溼處亭亭如竹葉尤似之初出土時葉如馬耳狀故名



竹與草在處有之枝如爲葉長五七寸寬一寸許有細勒道字之如燕竹葉最秋生白花如燕將狀或云無竹處辛欲煮粥取此葉以代之其性與箬竹同今東陽酒匠自呼此爲淡竹葉每歲夏伏采之

青蝶兒花江淮之閒處處有之初編地鋪生一節一葉一花其葉如竹其花青碧色兩瓣中有白鬚至秋壯時亦能堅立嫩家用爲通木道藥本草名鴨跖草野人呼爲碧竹子又名碧蟬蛉

竹葉草京畿原野處處有之節葉脆嫩莖如真竹春時初出採煮可爲菜食之夏秋之交節閒開碧花或云此即碧蟬花非也二種大同而小異耳

牛頭旃檀香木也出西域末利山中觀佛三昧海經云旃檀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大在地下時芽莖枝葉如閻浮提竹筍仲秋月滿卒從地生成旃檀樹衆人皆聞牛頭旃檀上妙之香

進利生弘農山谷及宛句今關陝江湖閒近道亦皆有之二月生苗甚香莖叢青色有節葉似竹稍堅

七月開黃花

龍膽草生齊朐山谷今近道亦有之根類牛膝直上生苗高尺餘四月生葉似細如小竹枝七月開花如牽牛

迎涼草未詳所處頗類碧幹似苦竹葉細如杉雖枯槁而未嘗凋落盛暑束之窗戶閒則涼自至杜陽雜編李輔國夏則於堂中設迎涼草

生薑出武陽縣今江淮之閒處處有之人家多蒔時種宜沙白地初出土時苗如竹筍葉亦似之其根滋生甚多至秋社收之每窠有斛一斤者狀荊生不過三兩莖多不能圓或扁或斜或多似竹節

茵桂無骨而圓如竹

靈壽木漢孔光傳顏師古注靈壽木似竹而有節臨海物記曰靈壽木其節竹又曰木竹中實注云漢賜三老靈壽杖即此竹靈壽即木竹異名耶

羊奚林鬳齋注莊子曰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

萎蕤爾雅云熒草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援柔

龍鬚草名蔆草或作麥工辟

龍鬚䕲草篇云葉似竹生水中

竹葉茶七閩茶譜云容州黃家洞有竹葉茶如嫩竹茶梅目矣

箹麻異物志曰箹麻數寸東於竹可爲杖籍以縛舶及以爲篛筋竹也頗似廣州記曰箹如栟櫚葉疏外皮有芒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丈竹小者如筆管竹破其外青皮得白心即箹藤

竹之比德於君子者蓋稟天地之和全堅貞之操虛心勁節歲寒不變是宜昔人特號以此君而不敢與凡草木例名之也彼櫻櫚棕榈之屬何足算哉名厭世胎悪愚賢夫小人之儒謀偷厚貌流俗議論偶爾假借一時妄自援據有難將者不搞辨名實棄妨行能違閒左右之輔遂加衆庶之上兩端互技易弟而方寘其在長治之世永久安之業殆納乎甘雨於土能欲施千里而乘淵馬難推不勝其任而已故作有名而非竹品

有名而非竹品

櫻櫚竹兩浙兩廣交南七閩皆有之高七八尺或是櫻櫚而尖小如竹或身白地而生有一葉脫落即成一節滿色青青一如竹枝寸近志曰巴蜀紙惟十色竹即九種棕竹其一棧身兩竹葉宋祁益文公益部方物贊曰葉棧身竹族不浸有皮無枝實中而餘注云叢本旉葉枝有刺蜀移栽有古城櫻竹北杖詞

石竹京都人家好植之一叢柳枝葉生葉如竹莖細亦有節春花開枝柳或白或淡紅或粉紅色或有紅紫葉或重葉三葉不等惟深朱殷色者最為難得花盡有子成形如小丹生莢狀又花似如春蓼亦有野生者今京師自之　名瑤蕊

石松竹出點蒼嶺似松高一尺春發如蕨葉味極辣

篇竹南北產處下濕地俱有之布地而生莖綠紫有節葉似竹鱗家用為利水道藥處處皆有名葉大可煮為菜醬詩作羹湯切本云俱組釋草木疏謂疏曰孫炎某氏引詩偏柳上綠竹猗猗郭云似小蘆亦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按陶隱居本草注云節間白華葉細緣人間之篇竹煮汁與小兒飲除疳蟲又爾雅翼云本圖經云葉如竹莖有節細如釵股生下濕地其微既似竹則宜謂之竹

紫竹生吉獄鼎山中鳴沮作樂山最堅方丈及有　叢葉如長中莖以高五七尺其葉尖細有一物迎天者自云物道人作葉下開花紅紫色亦結子如小豬蹄其子如小豬蹄東溫處人家亦有之

五葉為三五尺葉花不實至冬即死明年發出如初木草陳藏器餘云水竹葉如竹葉而短小生水中能去風人取其葉生食之是又別種與此不同

千歲竹生安南七閩兩廣初生從地如牛蹄狀枝葉對生一枝上一五尺打年神生芽迸下枝最漸迎數十年木骨方尺直長其形瘦神仙樓觀處處人喜食之可療飢

椒竹生七閩兩廣漸東山野間人家庭院亦有植之者其狀一如千歲竹莖葉可高五六尺但根不用土無木身葉間有刺如椒本上名故名志書云成象諸山間有竹莫似陰城人樹根茶莫有對刺葉堅而滑嚙入有甚苦人作茶末山鄉此異同

茅竹高生地塘及路傍莖細節高近下曲頗狀若狗

柳南上多茅竹生馬鞍山此物必欲食之

藍田竹產處有之人家皆栽花圃中本身上生小枝葉葉相對而類竹春花穗生色白微紅結子如豌豆正碧色至冬色漸變如紅豆顆圓正可愛臘後始凋世傳以為子弟如玉取盆田種玉之義故名或云此本自南天竺國來自為南天竺人記為藍田竹人取此木皆鳥能中作架最宜禽鳥本草注謂之高精又有一種葉類絕相似但結子至冬深紅滿生深山中竹林中亦有之其葉又餘

木竹生安南婆佳山中木身於溪成樹此生枝有節緣色如竹葉如胡桃樹外代各云木竹子皮色形狀今似大根把內甘微煙核亦似枇杷秋冬間實年高成時採實收藏至三四月不壞江廣間一種竹如紫藤枝下垂柳樹實亦名木竹取為杖忌鑄出偽馬鞭也

懸竹生福建山中岸陰處生傍垂細根賣人下著土其端漸出根出處處即是好事者剪取用麻線懸掛間借風勢而活竹全身中生花色淡黃形如蘆葦花　枝空中生六花春時抽筍夏乃成竿秋光發其處不凋自春至冬六年或云即金叙石斛亦名長生竹有鮑產春州即今南恩龍也括蒼山中亦產此其俗因謂長生竹云

玉竹生澄州淮西等處山谷及下濕俱有之一名地節一名馬薰葉似竹大者如箭莖有節葉狀而長表白裏青根可食或云即玉竹

錦竹江淮近水平地多有之本草云似竹而斑花稍

聖俞錦竹詩云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爆雷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視有子室又注云草也

桃竹廣西靜江府城外子峯觀前有桃一本其葉絕類竹但不動利掉之可以橋斷他處來之見也

鹿竹一名菉竹處處有之高不過一尺二三寸二月始生一枝多葉葉狀如竹而短根如荻及菖蒲概節而平直或云即黃精之別種

久竹生淮北下濕處成叢每枝生三葉如竹蠟大莖亦不柏林氏注莊子云筍可食

夾竹桃自陶方來名拘那夷又名拘拏見花紅類桃其根葉似竹而不動是俱益檀之玩

芽筍諸集拾遺云嶺南山谷茅地中澗生筍甚大豫皆竹根皆茅人食之名埋筍

赤筋天麻也以其莖似筍莖而色赤故名

竹譜詳錄卷第七終

元李衍息齋竹譜詳錄刻於大德延祐間歷年既久

舊刊不復可見矣即據舊之本亦稀如星鳳以圖畫爲雖可者永樂大典曾經收錄　四庫全書因著錄爲博學擬敏士　文淵閣就鈔以無能任繪事者因循中輟然未嘗一日去諸懷也嘉靖甲子始於故家得明成化間舊本比君風節宛然法則具備爲之快擬恰紙已腐爛不官度閱者若秋鶴見之爽息亟爲手摹爲一帙百之餘與目俱昏乞又爲裝本傳刊入叢書不爲游藝家一助可爲息齋功臣矣書鈔缺久竹譜并自序一篇準資　閣本補全而柯謙不能能爲序則又　閣本所似也秋鶴年亭人名應宇谷齊名門方嘯如與人宦弟子也具能盡其師傳臨摹古人尤不爽毫髮於此見一斑云

嘉慶戊辰九月既望歙西鮑廷博識於青墩舊舘

天形道貌目錄
畫人物論　鼓掃　臨流
索句　晒果　舞袖
揮扇　倚樹　衒祥
濯足　凭石　趺坐
散步　酌吟　得盃
採芝　携琴　題壁
觀水　回首　靜憩
晤語　觀泉　讀玄
浮白　觀書　拂塵
望月　呼僮　酣陶
酩酊　謀履　蟹柱
倦繡　調鸚　褐衣
題業　寫意 目錄終

天形道貌

周履靖著

天形道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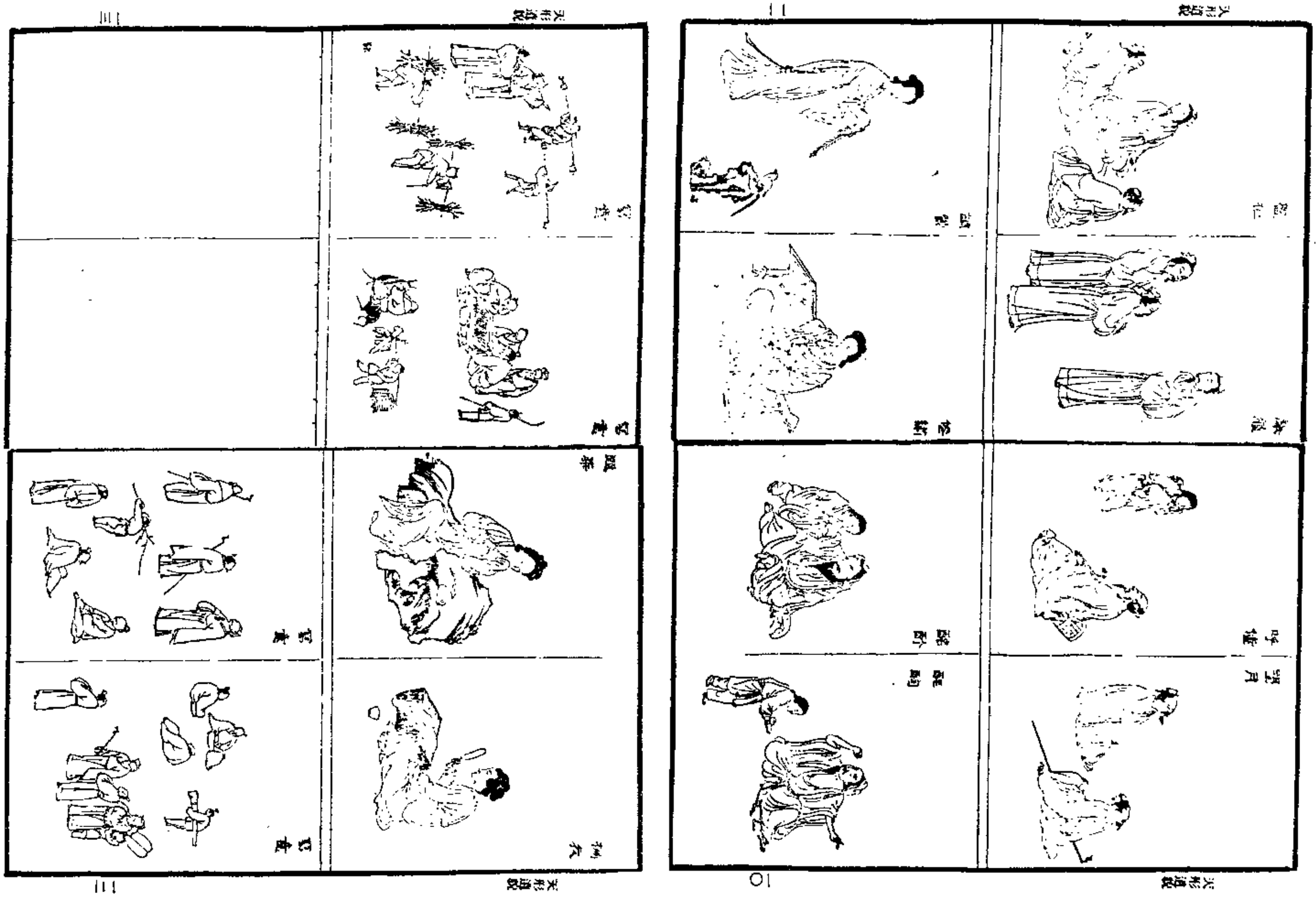
畫人物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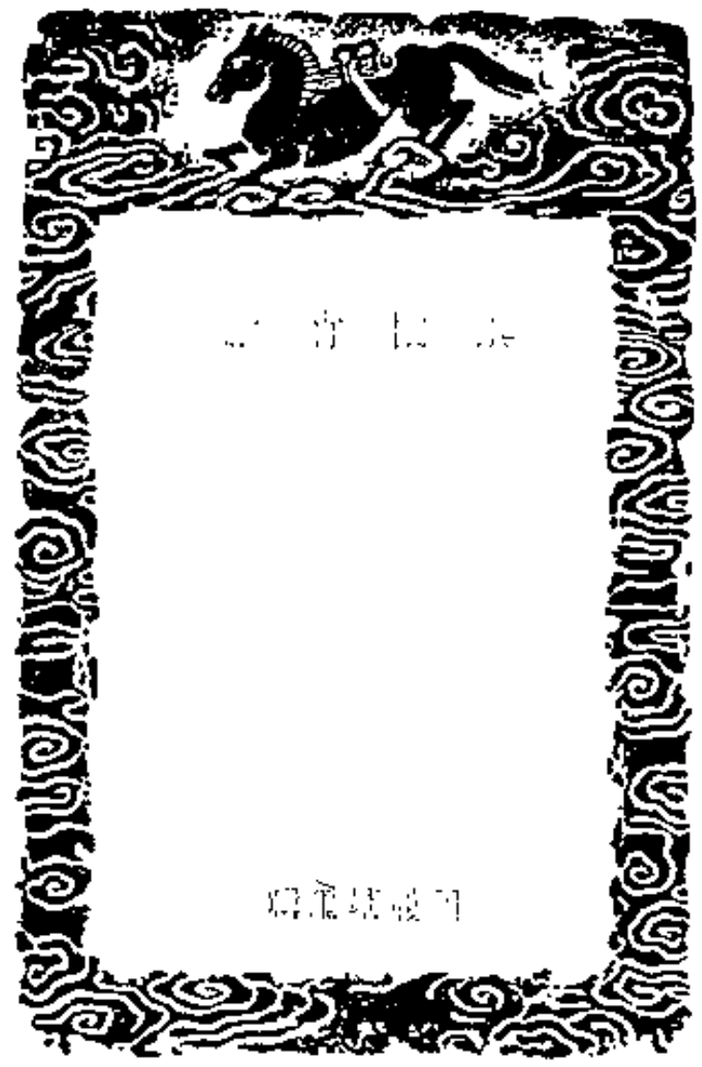
嘉禾周履靖著
茂苑文嘉校正

智者創物能者述爲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藝自三代歷漢至唐廣大悉備故詩至李杜文至韓柳書至鍾王畫至吳曹而古今之意趣天下之能事盡矣吳之人物似難取影逆來順往意見畫出橫斜平直各相來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象故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是謂吳曹二體學者取宗按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云稱北齊曹仲達者本曹國人最工畫梵像是爲曹齊吳道子曰吳兵之筆其勢圓轉而衣褶飄逸曹之筆其體屈而衣褶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又曰顧人物衣狀用筆全類於書員千筆力在千金中生剛健近若遠思存遠王若蓮瓣分寸須見筆力如漢家古冢法大小相稱最已鼠尾面貌要有骨肉相美不宜排列整齊如在不失體制居相爲難須見有根牛角之意亦在密處密疎處疎疎密自有一種妙處夫畫者骨也著色者肉也有骨有肉方妙學畫者要知其描法如學爲字先楷而後草也有重大而滿幅者有縝密而勁健者幻緯縱橫理無交下以狀高深領針卷褶飄舉之勢又曰人物必分貴賤紈貌朝代衣冠程門刑有吉凶方使之類通流必具修真度世之規帝王當崇上聖入日之表外夷狄得塞中華敘順之情儒賢即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因多勇悍剛烈之狀隱逸須識肥遁高世之節貴賤蓋尚紛華侵陵之辛公侯須明威福嚴重之體鬼神作魅魍魎之形士女宜秀色美麗之貌田家自有淳厚牧野之貌恭儒師又在其間矣又云人物有行立坐臥古仙秀雅吉如蒼松老柏不食烟火之儀怪如丹石峻嶒迥非世人之貌秀如金玉相如芝蘭高古絕可施於山林隱逸

乔樹可施於館閣公卿或獨坐平原或支頤遠
戶或閒步於水邊或眺望於巖岫或倚樓作沉
吟之狀或凭檻爲賞玩之容或携童策杖於溪
橋或拉友散步於丘壑或撥承於茵罽或偃息
林麓要各隨寓閒適無拘拜意亂揮或對奕山
堂則作苦思角勝之態或情飲堂館則作歡呼
傾倒之容獨坐則有忘世之謠度長嘯則有物
外之情懷寫村婦老翁提携稚子則有閭閻頻
聆之情圖漁夫牧豎則有不識不知之意若乃
羽士高人則有乘風凌露披霞戴月不染纖埃
之氣先須意定然後下筆承揖所貴順適衝協
最忌繁亂鄙俗要當鄉於一人之法足矣者色
描法其紋用肥又要彩光顏色解要濃柔幹要
凌開解又要細惟美絮描用釘頭鼠尾其細描
背觀顏色而上保描法隨其麤肥開之水墨須
要筆法神健鄉粗或麤大墨濃亦可白描要雅
存勻細不滯但人物中惟手足最難畫何也手
足具於人身一有弗得於法則失於拘攣或斜
近俗態迷本真者顧愷之曰四體妍媸本無關
於妙處傳神寫像正在阿堵物中此不惟寫真
爲然雖畫人物其精粹玄奧神彩俱發於兩目
使或失其宜則無神恰成傀儡之狀矣可不慎
哉畫人物之鼻亦須高聳豐隆則近古畫目必
要方則手推動觀寫睛先要打其圓然後用淡
墨點之則有神氣畫口須微起則笑容自生畫
耳要輪廓分明雄壯厚重鬚髯下筆之際根須
入於肉內方是住則亦須疎疎乃得飄逸灑灑
之度千要纖秀亦要麤老因人而施如魯生卿
相高人羽士美女童子則貴纖秀其壯士勇夫
農人樵父必須蒼古爲是其掌大可掩半面足
長過手半分身之長短以面爲準立七坐三爲
則後之學者者能熟玩於是則畫法之玄奧斯
誠爲得文

天形道說
彈琴
採芝
鐵笛
敲火
天形道說
七
戲水
顯靈
傳棋
敲碁
六
天形道說
孝白
讀書
教妻
天形道說
飛塵
觀書
說法
論語
九
八


天津百俗
一
市商
貨雜
米糧
菜蔬
平糶
豆黃
天津百俗
二
鹽商
鹽販
鹽場
鹽工
天津百俗
三
鹽場
鹽工
天津百俗



洪園肖影上卷目録

寫竹法　畫竹譜
竹態譜　墨竹賦
墨竹譜

下卷目録

寫竹口訣　寫竹竿口訣
安枝口訣　寫竹訣
下手訣　竹忌二十八病
寫雪竹口訣　寫勾勒竹法
重節法　一字法
連珠老根法　舊行邊法
新行邊法　湾節不湾竿法
斡梢法　鐵線斡法
古篆大斡法　小斡法
禿梢法　玉柱篆法
陽用法　大斡法
虎鬚法　陰用法
小斡法　兩年枝法
一年枝法　傍風枝法
順風枝法　細分雀爪法
俯雀爪法　仰雀爪法
晴枝雀爪法　久雨枝法
枯枝法　笋法
解籜法　新全開法
巧葉法　古拙法
鶯爪法　烏鴉法
单鳳法　正飛燕法
落鴈法　升燕法
獨雀升堂法　个字法
分字法　个字破法
尖尖法　重分字法
平尖法　单尖法
重人晴枝法　露頂法
頂風法　風葉法
晴竹結頂法　墮燕法
偏飛燕法　四魚兢旦法
結頂大葉法　嫩疊法
老雨釵法　迎風法
雨竹分字法　小段法
大段法　雨垂重人法
順風枝法　烏鴉出林法
風枝一川法　斡挺然法
雨枝頂法　踈處踈法
墮處墮法　枝補過法
久雨枝法

画竹所忌

杖皷　邊靨　釘頭
个字　小字　鼓架
對節　挾離　桃葉
柳葉　人手　孤生
井字　並立　蜻蜓
蘆葉　臂眼

洪園肖影目録終

淇園肖影卷之上

嘉禾周履靖編輯

金陵荆山書林梓

寫竹法

李息齋

予性嗜竹自昔見人畫竹必留意諦觀初以可喜漸見不類捨而弗顧多至數十輩大同小異俱無足取後見澹游先生所畫迥與若輩不同遂學焉既而討尋其源知澹游學於迺先黃華老人老人學文湖州自是始知湖州之名然二老遺墨皆未之見後於同舍喬仲山處見黃華橫幅一枝數葉倚石蒼蒼澹游差不及也復欲學之無從可得或云澹游不可為法昔黃華老人雖云學文湖州每遇夜取竹枝以燈照影摸畫取真所以遠邁倫輩澹游止學乃先筆跡不復取法於真所以粗得其意不及遠甚予大以為然又意東坡山谷洎宋金兩朝名公議論稱讚湖州之作與造物比予愈欲求訪每恨不得見至元乙酉予客餘杭始見文湖州十數本皆無甚佳處予意乃疑東坡山谷黨於親故文字語言假借太甚後來諸公亦不審是非隨唱而和私謂墨竹以來黃華當稱第一澹游次之遂為定見錢塘王子慶與予友善素稱博識一日來語及究事子慶云前輩議論豈有過差但恐君未見湖州真蹟耳予曰近於某處見之凡十數本大書歲月於其上豈皆偽耶子慶曰皆偽也予始茫然若失意謂子慶立論偏枯怫然作色反詰子慶曰若嘗見黃華所作者乎子慶曰

黃華之作固未嘗見湖州之作君亦未之見也何以定其是非適府吏家有一本明日借來示君自當知其品第也遂去明日果來一幅五竿濃淡相依枝葉間錯轉折向背欹側低昂各有態度曲盡生意森然若坐於淇澳始知前輩議論未肯輕易假借黃華實宗之或人照影之說未足深信且服子慶之博識真知也回首知非深自悔艾因托子慶多方營求終不可得遂以油帛臨摸彷彿携歸維揚明年四月復來餘杭有持此來求售者予以二十五千得之大慰渴想繼獲三本遂成富有乃盡棄舊學專意於此日積月漸頗得畦畛自是求予畫者甚多獨鮮于伯機父謂以墨為竹清則清矣不若綠色之既清且真也乃强予用青綠色依墨竹法寫出雖粗有可觀然終非畫法是後復留意於畫竹世之畫竹者蓋皆俗工未有可取法者尚求古之人得王摩詰開元石刻累經摸勒頗失真本復得蕭協律筍竹一圖絹素縻滑筆跡昏暗不甚了然方對本臨倣有故人劉伯常來謂予曰吾有李頗叢竹圖藏之久矣聞君酷愛故來相贈茲二圖皆宣和故物李頗事南唐專門畫竹者也當時無與比倫後世雖有作者未之及也自是又得畫竹法迨今歲月愈深嗜好愈篤年來行役萬有餘里東上會稽南出交趾閩浙江廣遍歷山川每到竹所於物無見非竹無察必諦觀詳審根幹枝葉節莖筍籜形狀圖徑高低大小老嫩榮枯生植出處品類寔繁殆非一致

蓋自唐右丞王摩詰協律郎蕭悅僧夢休南唐李頗宋黃筌父子崔白及弟慤吳元瑜以竹名世者纔此數人然右丞之跡在世無有協律之筆又且縻滑夢休疎放流而不返自是方外黃氏父子神而不似崔白兄弟吳元瑜輩似而不神惟李頗之作形神兼足法度皆備可謂懸衡衆表龜鑑將來者也墨竹始於唐然不知其所師承舊說李夫人因摸竹影於窓間紙上時頗有倣傚之者劉道淳畫評云寫墨竹於古無傳自沙門元靄及唐希雅董羽輩始為之舊說五代郭崇韜李夫人西蜀名家嘗月夜獨坐南軒摸竹影於窗間紙上是後人間往往有效之者廣畫集謂孫位惟龍水偏長人物多矣節公松石墨竹長又載成都大慈寺灌頂院有張立畫墨竹壁一堵且孫位張立皆晚唐人蜀中有墨竹以是可知非沙門元靄輩始為之唱亦非始於李夫人明矣山谷墨竹序云墨竹起於近代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子作畫逸筆作卷不加丹青予意墨竹之師起於此山谷之序出於臆記雖無考據於理為近故取以為質焉迨至於宋作者漸多湖州最後出於皦日升天爝火俱息若坡公父子豪雄俊偉猶且拳拳服膺終身北面況後之人欲游心於翰墨之海者可不取法於茲乎故予畫竹師湖州可謂刻鵠類鶩矣予且幸值明時文物興盛生長都城薄居仕宦每蒙士大夫與進交游頗多用心最篤然猶求購數年方得見黃華又十年方得見湖州又三

年方得見蕭悅李頗得之如此其難且遲也況其他者乎尚賴國家威靈乘馹萬里深入竹鄉又得辨別異同區分種類苦心焦思考較比儔咨焉忘予與竹俱化而後始識古人用意妙處欲精一藝不亦難乎抑揚雄謂雕蟲篆刻詩賦小道壯夫不爲況區區繪事之末得不貽笑於大方之家哉然予天性好之樂之不知成癖尚恐後之人或與予同病去古漸遠不得其傳故取李頗文湖州二家規式畫予平昔所見品類凡出處異同詳注其側仍將命意位置落墨忌避等事列於其前使擅業專門者一覽而了無遺恨焉

廁竹譜

昔文湖州授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跗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廁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爲不能然者不學之過況後之人乎人徒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抑不思胷中成竹自何而來慕遠貪高逾級蹴等放馳情性東抹西塗便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自然緣非上智何有良能故當一節一葉措意於法度之中時習不怠真積力久至於無學自信胷中真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也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耶苟能就規矩繩墨則自無瑕類何患乎不至哉縱失於拘攣之猶可至於規模所不拘之地若遽放佚則恐不復可入於規模而無所成矣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之畫竹之法一位置二描墨三成染四設色五籠套五事殫備而後成竹然粘幀攀絹本非書事苟不得法雖筆精墨妙將無所施故併附於此

竹態譜

凡欲畫竹者先須知其名目識其態度然後方論下筆之法如散生之竹竿下謂之蚕頭蚕頭下正根謂之箭又名笏傍引者謂之遏或謂之鞭節間乳贅而生者謂之須旁根生者謂之行邊邊根出筍謂之偽筍又名二筍叢生之竹根外出者謂之蟬肚根竹下插土者謂之鑽地根凡竹從根倒數上單節生枝者謂之雄竹雙節生枝者謂之雌竹或云從下第一節生單枝者謂之雄竹生雙枝者謂之雌竹生長挺挺然者名筍筍初出土者謂之簳又名籜又名箨（下巧反）又名竹胎稍長謂之牙漸長名笚又名笢（徒敗反）又名子又名包又名箇過母名箣（音官）別稱曰籜龍曰錦繃兒曰玉版師節葉謂之笢籜又名笢解籜謂之筠半筍謂之初篁梢葉開盡名雞方爲成竹竹篠爲之竿竿中之水結而爲膏曰黃竿上之膚曰筠竹之皮曰筤（武盡反）刮下青皮謂之筋火燒謂之篾火燒出汗謂之瀝竹之節曰筠（乙孝反）竹列謂之笐竹葉謂之筆（丑涉反）竹葉下垂曰筇若竹枝謂之天篠竹花謂之萱（虛元反）又名華草又名筱（音福）竹實謂之練實竹有病謂之箋（乙公反）竹枯換根謂之紛竹枝謂之箇積竹曰攢批條曰笓編而爲瓦曰籩殺青而尺截曰簡聯簡曰策熨而爲版曰牒（音業）竹貌謂之翁（上聲）竹聲謂之籟（去聲）竹色謂之蒼筤竹態謂之婵娟竹深謂之篞竹得風其體夭屈謂之笑生而曲曰箬弱曰筩（上聲）此其名目之大略也若夫態度則又非一致要辨老嫩榮枯風雨明晦一一樣態如風有疾慢雨有乍久者有年數嫩有次叙根榦筍葉各有時候今姑從根生筍長至於生成壯者枯瘁風雨疾乍各有態度依式圖列如左雖未能悉備抑亦可見其梗槩用資初學不爲達者設也

墨竹賦

字滋於文畫生於卦點染者著之爲書紆曲者繪之爲畫畫乃匠也調鉛朱而甚俗寫爲士也惟水墨之無錯重竹石之堅貞美山水之幽詫故可寄傲於文墨之餘適懷於進修之暇當其輕風晴霽照日溫明啓閒窓而拂淨几却小酌而罷清吟滌墨硯而至潔謁香霧以微芬然後邀陳玄對此君命楮生勞穎者洒玄液之淋漓傳清節之歆亞一揮而且蛇且龍再寫而任鳥任馬千畝盡奪於胷中一色不移于墨下橫戈交戟捷下手之雷霆戛玉篩金想凝眸之風月得假於不真之真得真于假中之假莫不意在

筆前象居心後手平體正目到景分度三年之老嫩識四時之枯榮枯者蟠根曲節反老而愈壯榮者大葉敷陰反嫩而愈深節無甘蔗之壅腫枝無掃帚之崢嶸葉離爪而似爪爪離葉而葉真爪葉欲連其粘綴枝葉中分其停勻枝上細而漸促節下壘而帶根且枝分左右笋認兒孫舍籜則葉帶微出傍根則笋迸斜行宿歲者箱而葉必密布當年過母而笋必高擎無徑曰簇有徑曰林四偃無梢娜娜則橫枝且曳下畔無葉行行則脩竹稀零雖大風兮只可偃枝雖大雨兮只可墮葉輕風微梟梢而戰着重露似聚葉而偃側煙梢則葉濃而豎起月影則枝疎而淡薄可絕去脂粉之態何在乎丹青之貌如此可見虛心而守直素節而不弱嫩者欲固則根深而不枝老者直節則查剛而任折既根本而有自將爪葉而重說其葉則尖者柳而長者蘆其枝則嫩者草而剛者鐵不剛不柔則爪得其中不短不長則葉得其決爪欲似乎雀爪葉欲似乎翅舌精彩識墨淡神氣則毫健而紙滑似畫而不俗於畫巧寫而欲捷於寫疾風雨之回環響蟲象之未絕無含毫而駐思實用筆之有法其去也如印印沙其來也如錐畫鐵近榦取筆而跳躍連梢梟鋒而截過爪雖亂而可接葉雖亂而可托豎葉則合掌而成形側葉則反掌而提筆左葉去而爲之抹右葉來而爲之撇梢兀半尖而爲之正橫提轉毫而爲之側掩尖而取其卷心家尖而取其平直枝壓葉而彼之向葉壓枝而枝之式如此見南北東西之向背畫上下中邊之法則單一二三四五之孤合六七八九十之雜重疊則分其欹亞躲閃則不失七八豈可爲鴈翅密排烏翎多插類少者梢空而收結數多者竿半而重疊風無一字之鋪雨無八字之抹葉死則卷而不舒葉活則梟而不褶六七八十竹春夏欲要其卷心一三五二竹秋冬欲其有訣法誤有筆病則會而就醫設有筆逸則反而應畫葉失長大者寫枯葉而飛鋒節欲突兀者作病枝而安插不及則添竹蛆尾托負則半竹蟹甲葉若裁置節如刻截根必骨立爪必健捷葉有類放枝有死活不可草木柔其爪蘆柳嫩其葉竿如葛榦根如葛節盡大者梟娜而楊枝貌小者叢雜而燕麥尤惡染烟而粉雪可憎莫枯而漏白苓婀娜而濃濁失輕清以森肅汚清人之耳目娛女子之聘聘竹竹有君子之風墨竹無小人之俗必須妙奪神氣大有骨格得骨者真得格者法得神者秀得氣者活故欲妙於鋪陳亦欲得乎景絕悟真者無病入格者恠烈按此文公之竹假活而無疵蘇公之竹近真而不活笑李京繁俗而縷鏤詩石安神秀而景板餘者因彼名重而勢重盡倒管毫而虛設更豈堪品之以名格莫能悟我之真訣然雖盈於卷軸甚虛勞於題跋此至文章之餘事亦作事之可法

墨竹譜

墨竹位置一如畫竹法但榦節枝葉四者若不

由規矩徒費工夫終不能成畫矣凡濡墨有深淺下筆有重輕逆順往來須知去就濃淡麄細便見榮枯仍要葉葉着枝枝枝着節山谷云生枝不應節亂葉無所歸須一筆筆有生意一面面得自然四向圍繞根葉活動方爲成竹然古今作者雖多得其門者或寡不失之於簡畧則失之於繁雜根榦頗佳而枝葉謬誤或位置稍當而向背乖方或葉似刀截或身如板束麄俗狼籍不可勝言其間縱有稍異常流僅能盡美至於盡善良恐未暇獨文湖州挺天縱之才比生知之聖筆如神助妙合天成馳騁於法度之中逍遙於塵垢之外縱心所欲不踰準繩故一依其法布列成圖庶後之學者不陷於俗惡知所當務焉

一畫竿若只畫一二竿則墨色且得從便若三竿之上前者色濃後者漸淡若一色則不能分別前後矣然從梢至根雖一節節畫下要筆意貫穿梢頭節短漸漸放長比至節根漸漸放短每竿須要墨色勻停行筆平直兩邊如界自然圓正若擁腫偏邪墨色不勻間麄間細間枯間濃及節空勻長勻短皆文法所忌斷不可犯頗見世俗用蒲絵槐皮或疊紙滿墨畫竿無問根梢一樣麄細又且板平全無圓意但堪發笑學者切忌不宜倣傚

二畫節立竿既定畫節爲最難上一節要覆蓋下一節下一節要承接上一節中間雖

是斷離却要有連屬意思上一筆兩頭放起中間落下如月少彎則便見一竿圓混下一筆看上筆意趣承接不差自然有連屬意不可齊大不可齊小齊大則如旋環齊小則如墨板不可太彎不可太遠太彎則如骨節太遠則不相連屬無復生意矣

三畫枝各有名目生葉處謂之丁香頭相合處謂之雀爪直枝謂之釵股從外畫入謂之垛疊從裏畫出謂之逆跳下筆須要遒健圓勁生意連綿行筆疾速不可遲緩老枝則挺然而起節大而枯瘦嫩枝則和柔而婉順節小而肥滑葉多則枝覆葉少則枝昂風枝雨枝觸類而長亦在臨時轉變不可拘於一律也尹白鄭王隨枝畫斷節既非文法今不敢取

四畫葉下筆要勁利實按而虛起一抹便過少遲留則鈍厚不銛利矣然寫竹者此爲最難虧此一功則不復爲墨竹矣法有所忌學者當知龐忌似桃細忌似柳一忌孤生二忌並立三忌如釵四忌如井五忌如手指及似蜻蜓翻正向背轉側低昂雨打風翻各有態度不可一例抹去如染皂絹無異也

五描墨握筆時澄心靜慮意在筆先神思專一不雜不亂然後落筆須要圓勁決利仍不可太速速則失勢亦不可太緩緩則癡濁復不可太肥肥則俗惡又不可太瘦瘦則枯弱起落有準的來去有逆順不可不察也如描葉則勁利中求柔和描竿則婉媚中求剛正描節則分斷處要連屬描枝則柔和中要骨力詳審四時榮枯老嫩隨意下筆自然枝葉活動生意具足若待設色而後成竹則無復有畫矣

淇園肖影卷上終

嘉禾周履靖編輯
金陵荆山書林梓

寫竹口訣

黃老初傳用勾勒東坡與可始用墨管氏竹影見橫窓息齋夏呂皆體一絲篆文節遒隸枝草書葉楷銳傳來筆法何用多四體須當要熟備絹紙佳墨休稠筆臺純勿開頭未下筆時意在先葉葉枝枝一幅週分字起个字破踈處踈墮處墮中切記莫糊塗踈處須當枝補過風竹勢斡挺然墮處逆葉須偏烏鴉出林去雨竹橫眼豈兩分晴竹體人字排嫩一疊老兩釵先將小葉枝頭起結頂還須大葉來寫露竹雨彷彿晴不傾雨不足結尾露出一稍長穿破个字枝頭曲寫雪竹貼油袱久雨枝下垂伏染成鉅齒一般形揭去油袱見冰玉一寫法識竹病筆高懸勢要俊心意踈懶切莫爲精神魂魄俱安靜忌帳鼓忌對節忌挾籬忌邊壁井字蜻蜓人手除曾眼桃葉弁柳葉下筆初時莫要怯須遲疾心暗訣寫來敗筆積成堆何怕人間不道絕老榦參長梢拂歷冰雪操金玉風晴雨雪月煙雲歲寒高節藏胷腹湘江景淇園趣娥皇詞七賢句萬竿千畝揔相宜墨客騷人遊際遇

寫竹竿口訣

竹榦中長上下短只依彎節不彎竿十竿五榦休並節粗細陰陽乃壯觀

一廂竹先廂竿節要中間長根梢漸短五竿三

竿節不可對焦淡墨各一二竿爲陰陽

安枝口訣

安枝分左右不許一邊就枝上安鵲爪風雨各樣做

寫竹口訣

重人晴竹一川風雨竹原來葉寫分風竹頂風枝借雨雨垂低覆也重人其間晴竹原無借鵲爪多排人少重

下手訣 四言

竹有體用陰陽清淡錯節高低左幹右幹細分鵲爪个葉聚散稚子禿梢高飛孤燕二垂紙首四魚兩旦尖尖平尖大段小段

竹忌二十八病

竹竿衝地又衝天對節排竿皷架般間淡間濃間粗細勻長勻短不相堪生枝大忌偏前後前葉後枝後葉前竹幹太湾節太遠葉輕葉重一邊偏孤生並立釵井葉人手蜻蜓桃柳尖寫竹段然除此病正翻轉側可宜安

寫雪竹口訣

雪竹枝竿似雨垂竿頭安葉法難爲左拳按塊油單紙葉葉都從紙上飛畫上止留半截葉淡烟籠雪自然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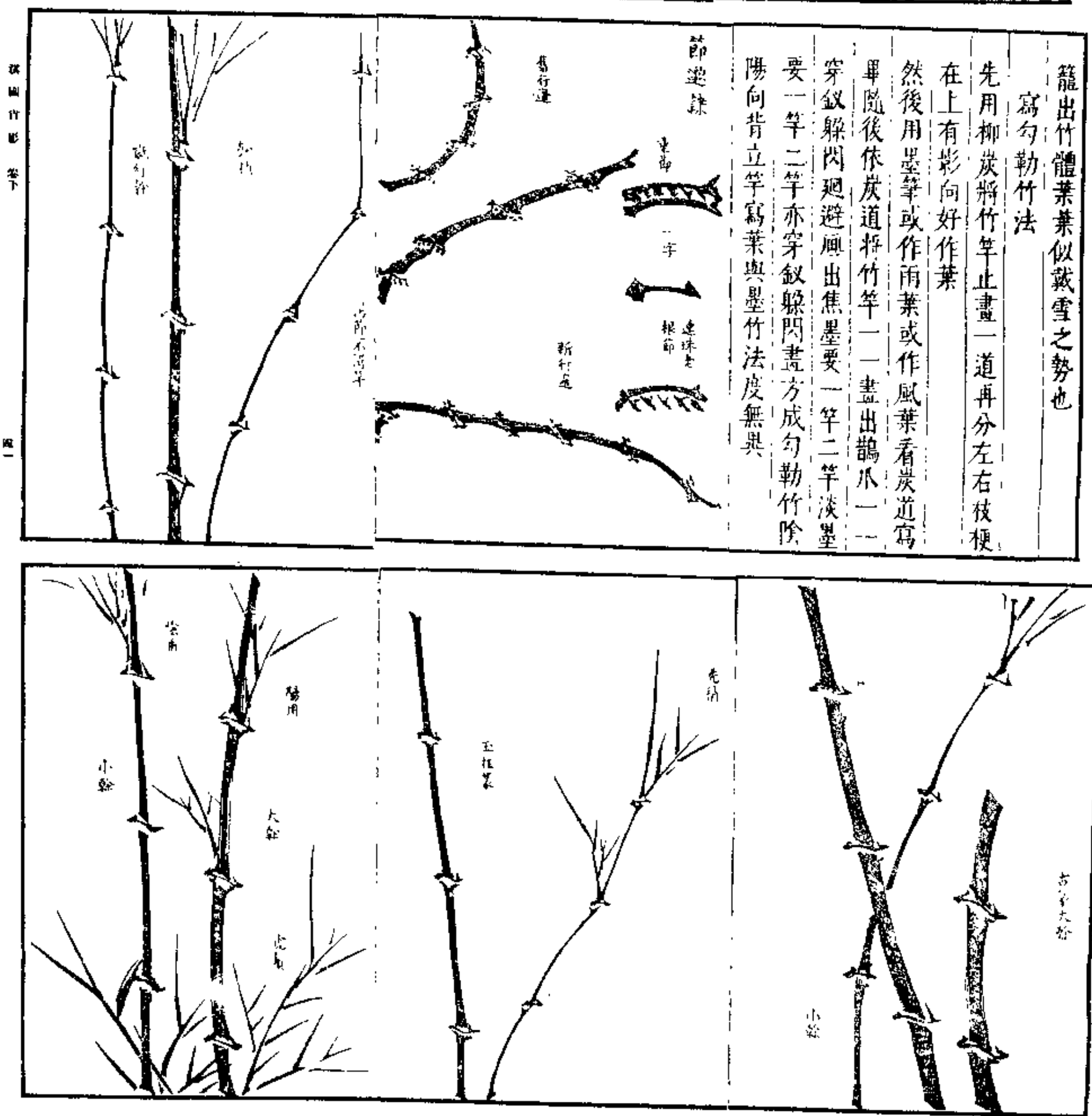
寫雪竹立竿枝與雨竹勢同要低覆垂曲也安葉用油單紙一片左手按于竹梢上右手把筆寫葉葉頭從油單紙上引出葉尾引入畫上一半在油紙上一半在畫上葉葉皆然不許全葉敬要半截參差則可然後用淡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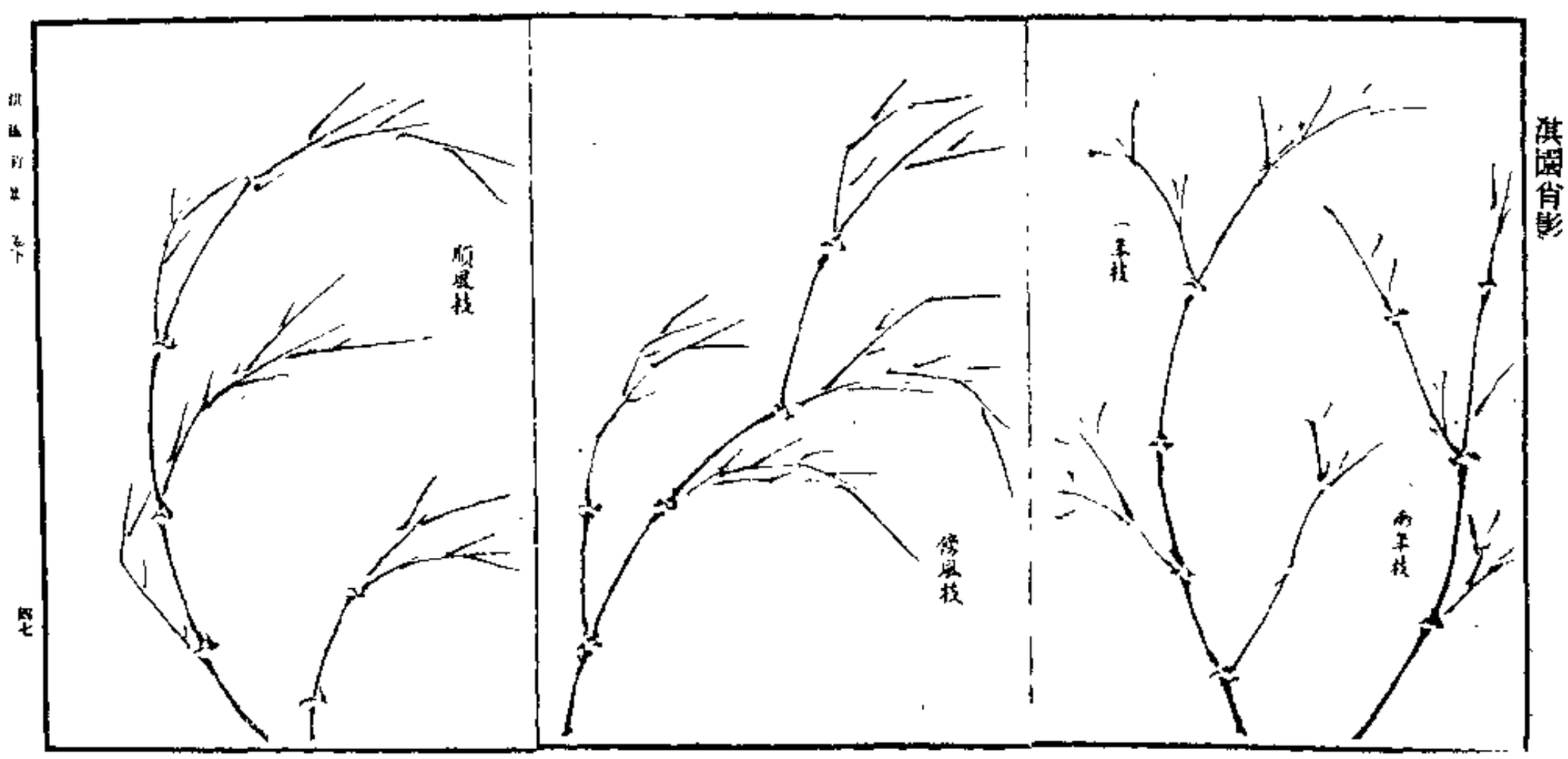
籠出竹體葉葉似裁雪之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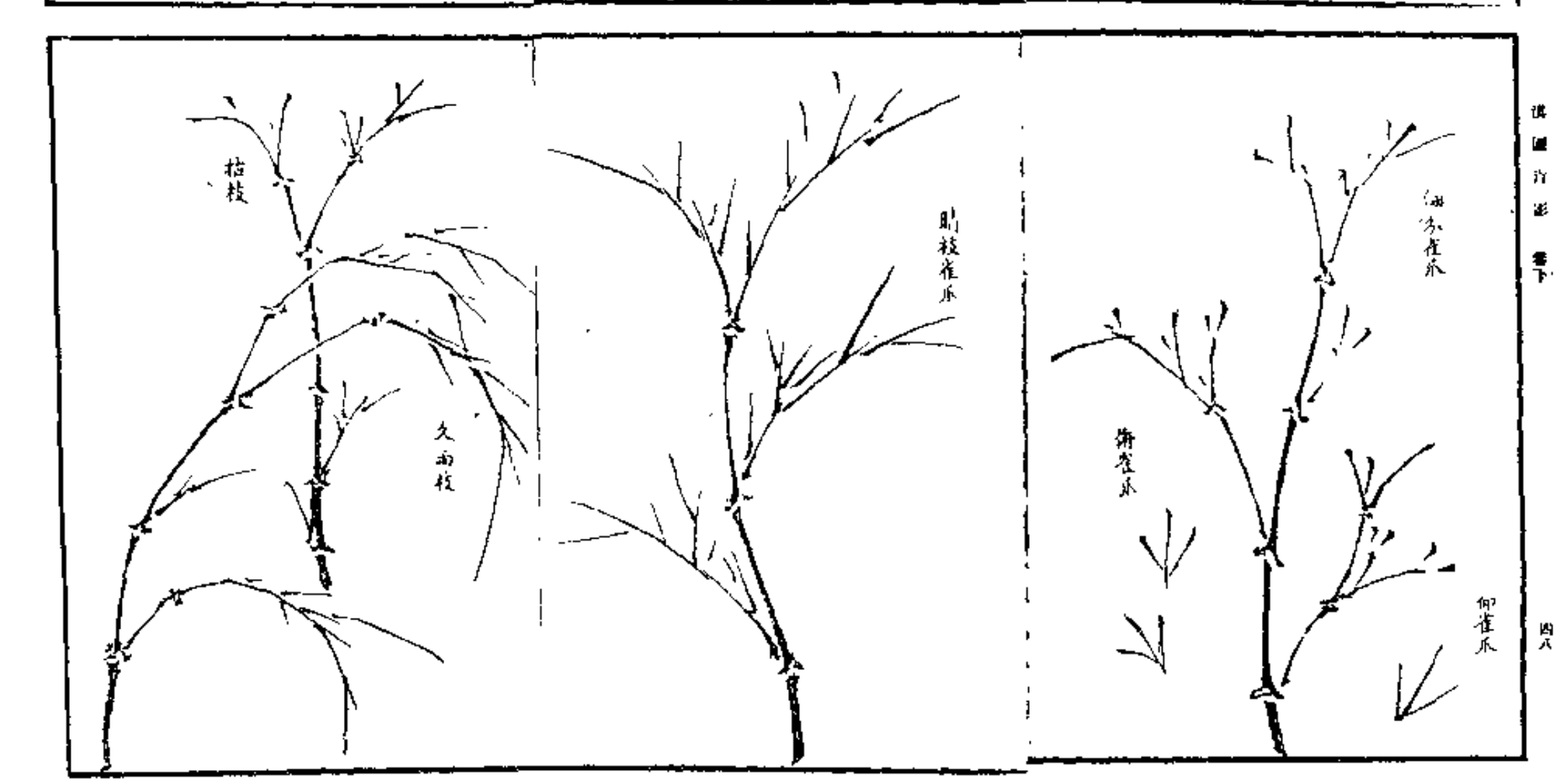
寫勾勒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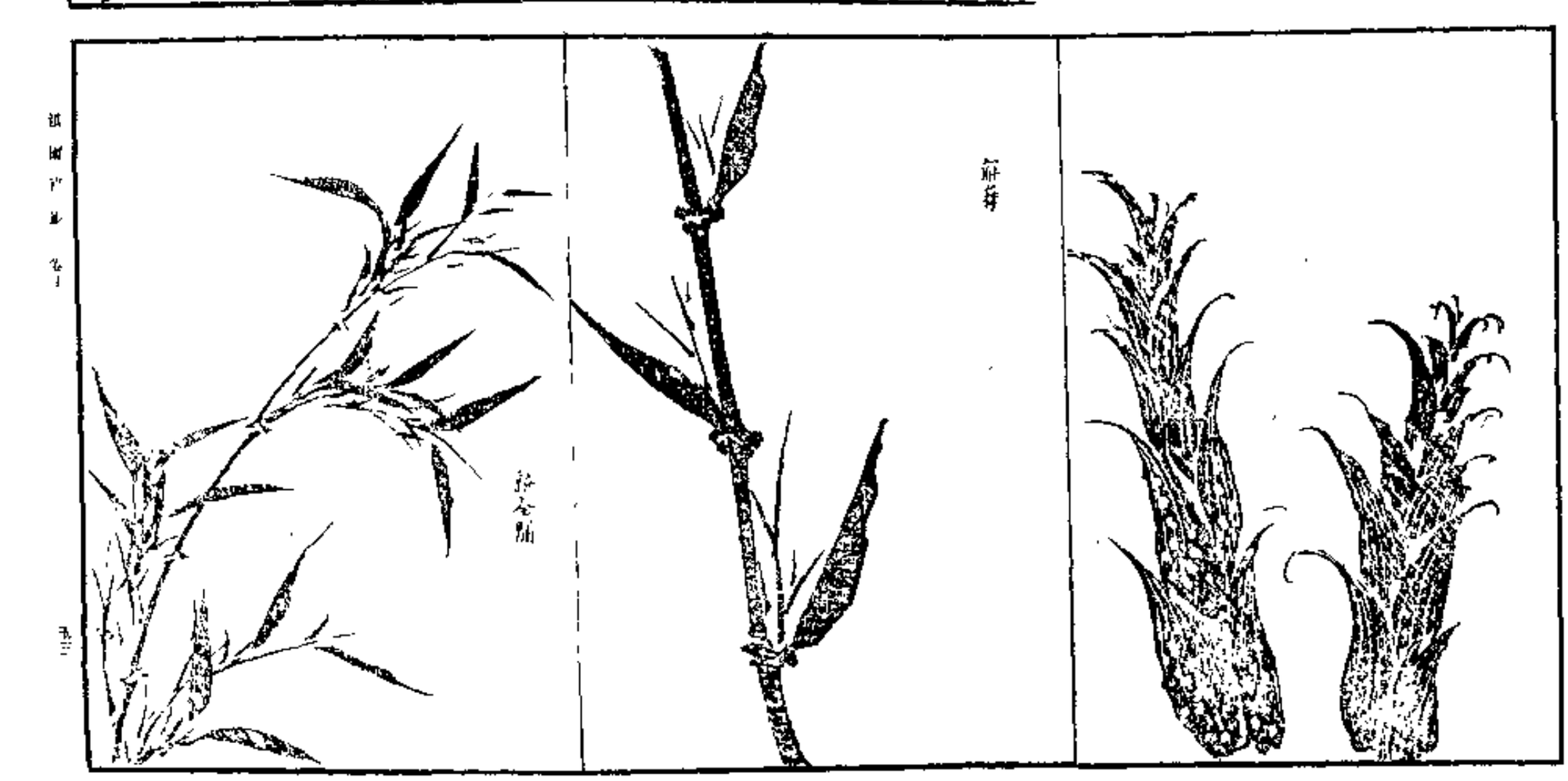
先用柳炭將竹竿止畫一道再分左右枝梗在上有影向好作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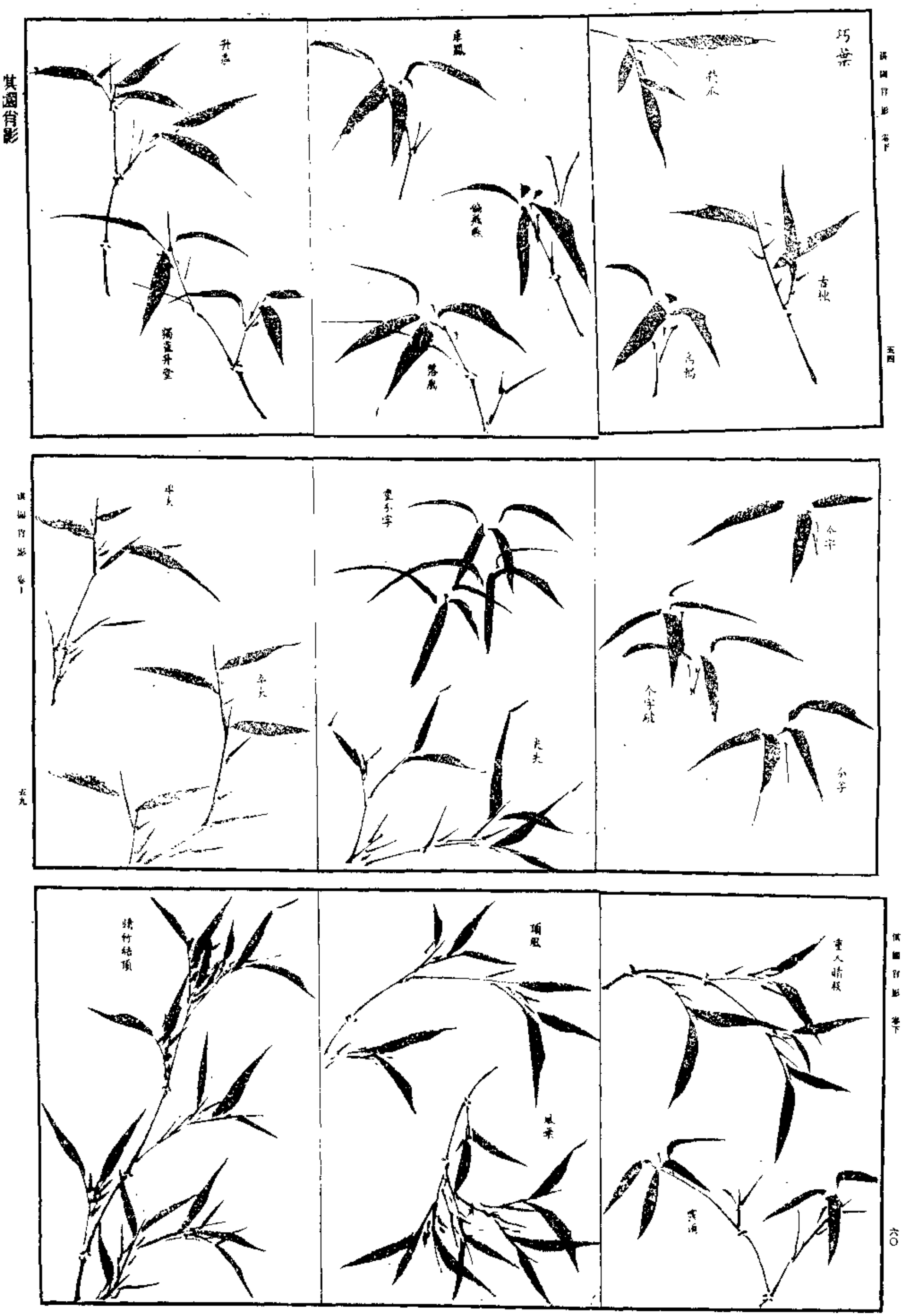
然後用墨筆或作雨葉或作風葉看炭道寫畢隨後依炭道將竹竿一一畫出鵲爪一一穿叙躲閃廻避顧出焦墨要一竿二竿淡墨要一竿二竿亦穿叙躲閃畫方成勾勒竹陰陽向背立竿寫葉與墨竹法度無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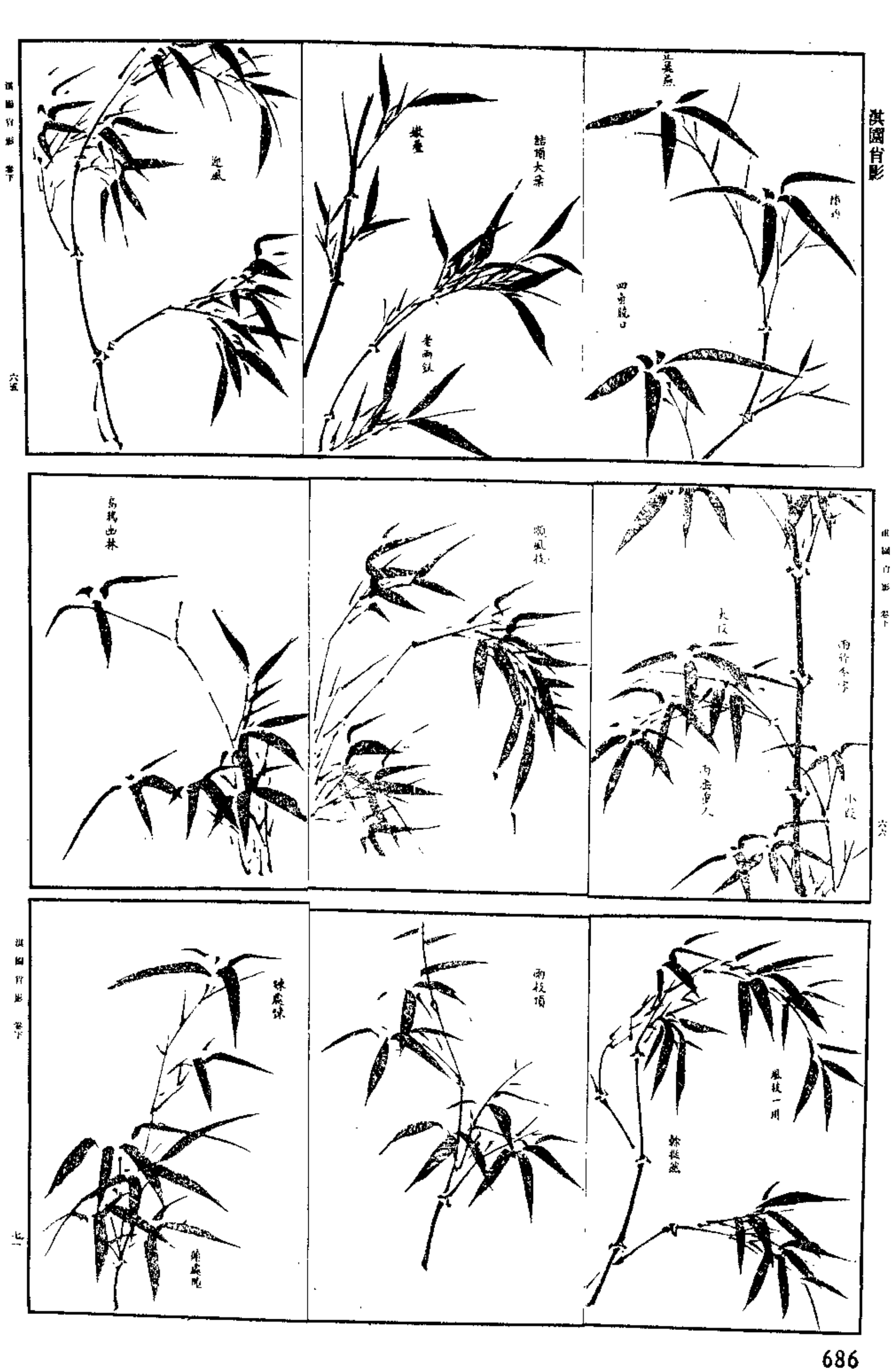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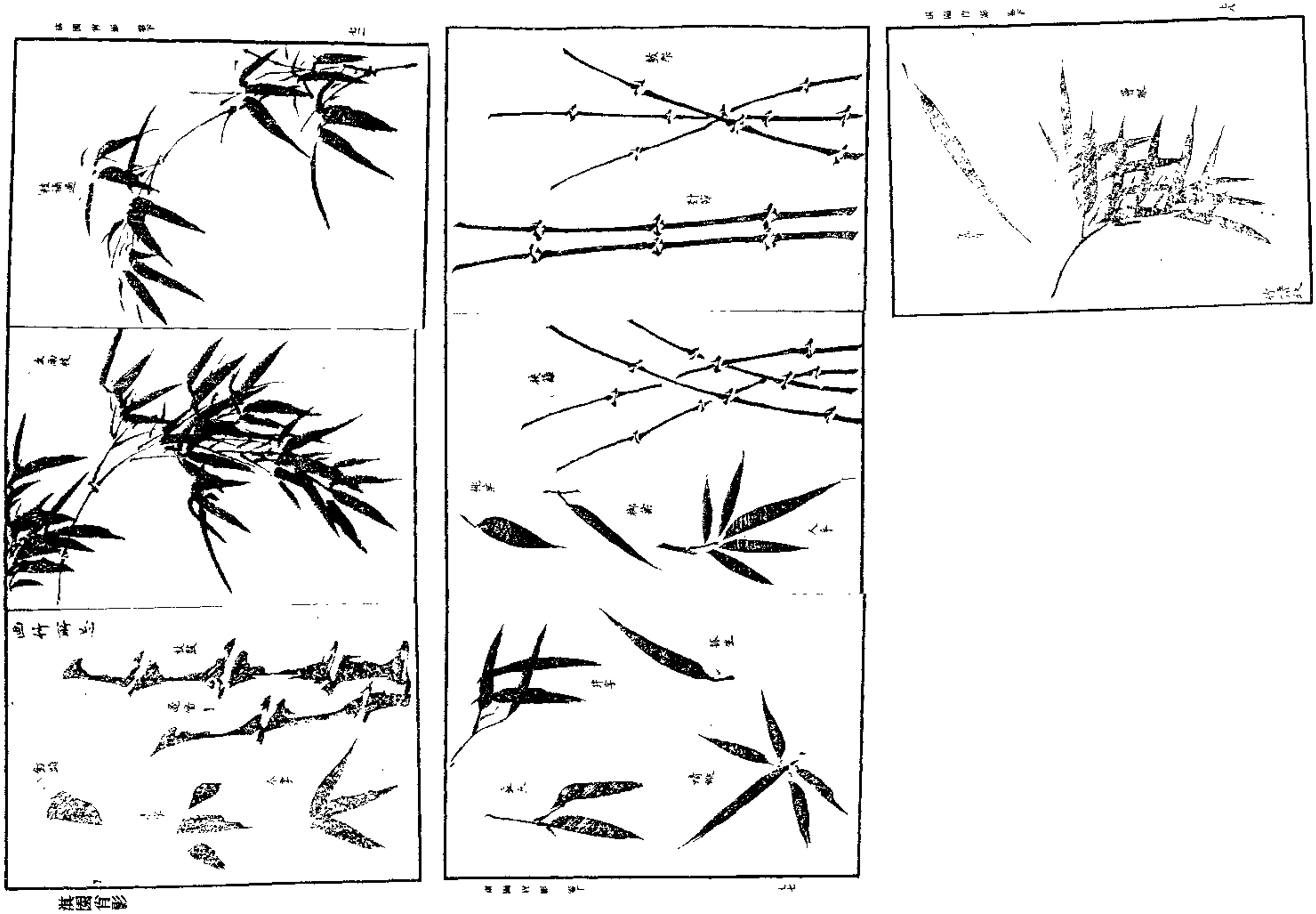

順風枝
傍風枝
一年枝
兩年枝


枯枝
久兩枝
則枝雀爪
細小雀爪
衛雀爪
仰雀爪


蘭苺


升高
獨立升空
華風
仙人掌
落風
巧葉
竹木
高節
吉祥
平大
平大
重不字
大大
大大
小平
小平成
小字
晴竹結頂
頂風
風來
重人晴樓
清清


迎風
結頂大柔
四直節
小枝
烏鵲出林
順風枝
大枝
雨竹不字
小枝
雨枝頂
雨枝一用
雨枝



羅浮幻質

周履靖編輯

羅浮幻質目錄

寫梅法　寫梅論
寫梅訣　寫梅花歌訣
余字　火字
尒字　示字
風落瓣　二疏
古魯錢　猿耳
兎嘴　孩兒面
蒜頭　骷髏
太字　寫爪
蔘眼　角
嫠　正
斜　背身
迎面　傍側
笆花　傾雨
左偏　右偏
三品調元　欹風
向陽　大放
小放　先春
噴香　逆玉
背陰　笑春
朝元　羞容
蟹眼　背日
麥眼　椒眼
頂珠　三台
龜形　落帽
狐面　五岳
柿蒂　玉繡球
掩鏡　丁香
魚吹浪　瓜
蝶戀花　半謝
迎風　李
晃　正陰
正陽　鶴唳月
頂雪　飛蝶
一丁　二點
攢三　聚四
得五　簇六
疊勝　古錢
覷面　繡毬
窺鏡　私語
鬧飛　欹風
花影枝　枝影花
貫珠　蒂蕚
鹿角枝　寫梅枝榦訣
大小枝留空寫花
虛處填花　焦墨行梢
老根淡墨　榦少枝頭生榦出
鈌花枝上再添花
嫩條三徑冲天長
淡墨籠花體自嬌
風搖玉佩　月移疎影
雪飛庾嶺　槎牙屈玉

羅浮幻質目錄終

嘉禾周履靖編輯
金陵荊山書林梓

寫梅法

楊補之

畫梅有訣立意爲先起筆捷疾如狂如顛手如飛電切莫停延枝柯旋衍或直或彎蘸墨濃澹不許再填根無重折花梢忌繁新枝似柳舊枝類鞭弓梢鹿角要直如絃仰成弓體覆號釣竿氣條無萼根直指天枯宜突眼助條莫穿枝不十字華不盡全左枝易布右去爲難全藉小指送陣引斑枝留空眼花着其間添增其伴花神自完枝嫩花歇枝老花悴不嫩不老華意纏綿老嫩依法分新舊年鶴膝屈揭龍鱗老斑枝宜抱體梢欲渾然萼有三瓣常與蒂聯正萼五點背萼圓圈枯無重眼屈莫太圓花分八面有正有偏仰覆開謝含笑將殘傾側諸瓣風梅棄梢閑處莫冗疎處莫閒花中特異幽馥玉顏二花悴獨高頂上安梢鞭如刺猬梢似馬花中錢眼凰花發端花鬚排七健如虎鬚中長邊短碎點綴粘枒珠璧眼映趁花妍聿分輕重墨用多般蒂萼深墨蘚喜濃煙嫩枝梢澹宿老輕刪枯樹古體半墨半乾莉填缺處鱗向即攤苞有多名花品亦然身莫失女彎曲多端遵此模範應作奇觀

寫梅論

湯朴雅

梅有榦有條有節有根有蘚有蘚或植園圃中或生巖頭上或在籬落間生處既殊故枝體亦異又有五出四出六出之不同大抵以五出爲正其四出六出者名爲棘梅是稟造化過與不及之偏氣耳其爲枝也有老嫩有曲直有疎密有停勻有古怪其爲梢也有如斗柄者有如鐵鞭者有如鶴膝者有如龍角者有如鹿角者有如弓梢者有如釣竿者其爲形也有大有小有背有覆有偏有正有彎有直其爲花也有褊子有蟹眼有含笑有開有謝有落英其形不一其變無窮吾欲以管筆寸墨不假彩色寫其精神然則合道理而可佩師傳法貞演筆法於常時凝神氣於胷襟思花之形勢想體之奇屈筆墨顛狂根柯旋播發枝梢如羽飛蟄花頭似品字枝分老嫩花按陰陽葉依上下梢度長短必粘一丁丁必綴枝上枝必抱枯木枯木必塗龍鱗龍鱗必向古節兩枝不並齊三花非須發丁長點短鬚高梢小花勁萼大多處不冗花苞榦九分墨爲枝梢十分墨爲蒂枯處令其意閑枝曲處令其意靜呈剪瓊鏤玉之花現蟠龍舞鳳之榦如是方寸即孤山也庾嶺也虬枝瘦影皆自吾揮毫弁墨中出矣何慮其形之衆何畏其變之多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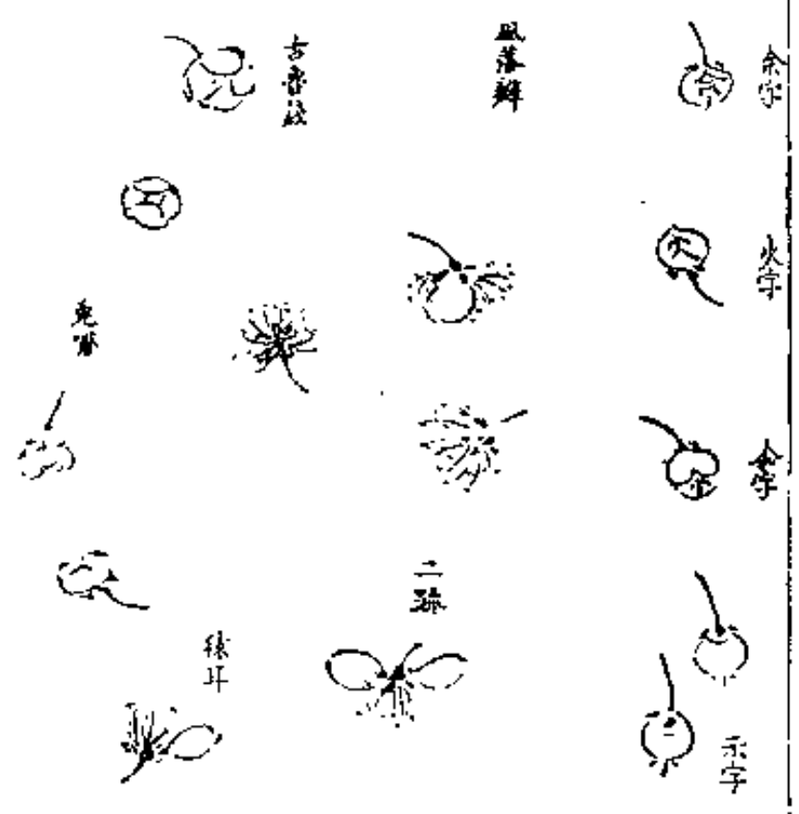
寫梅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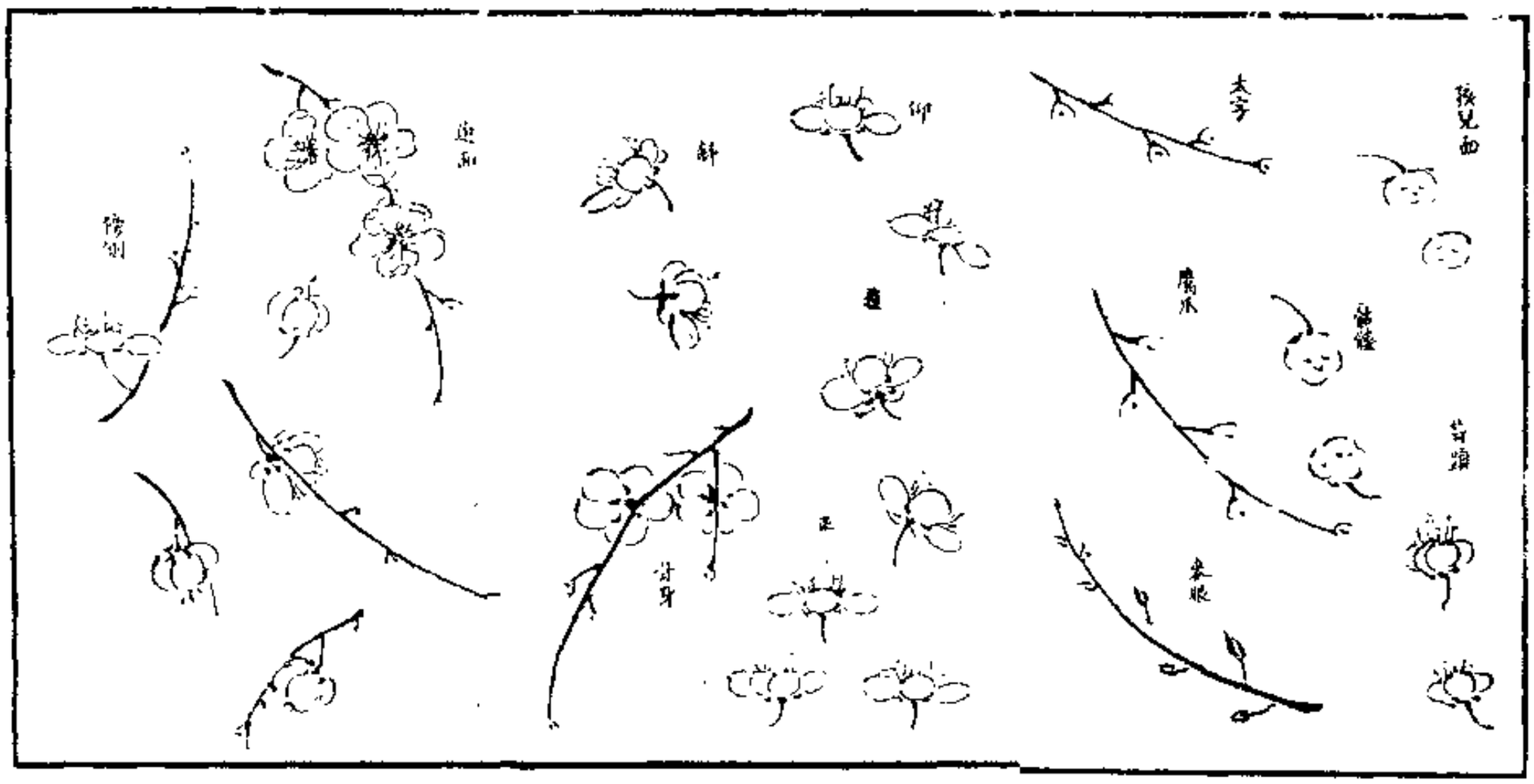
周履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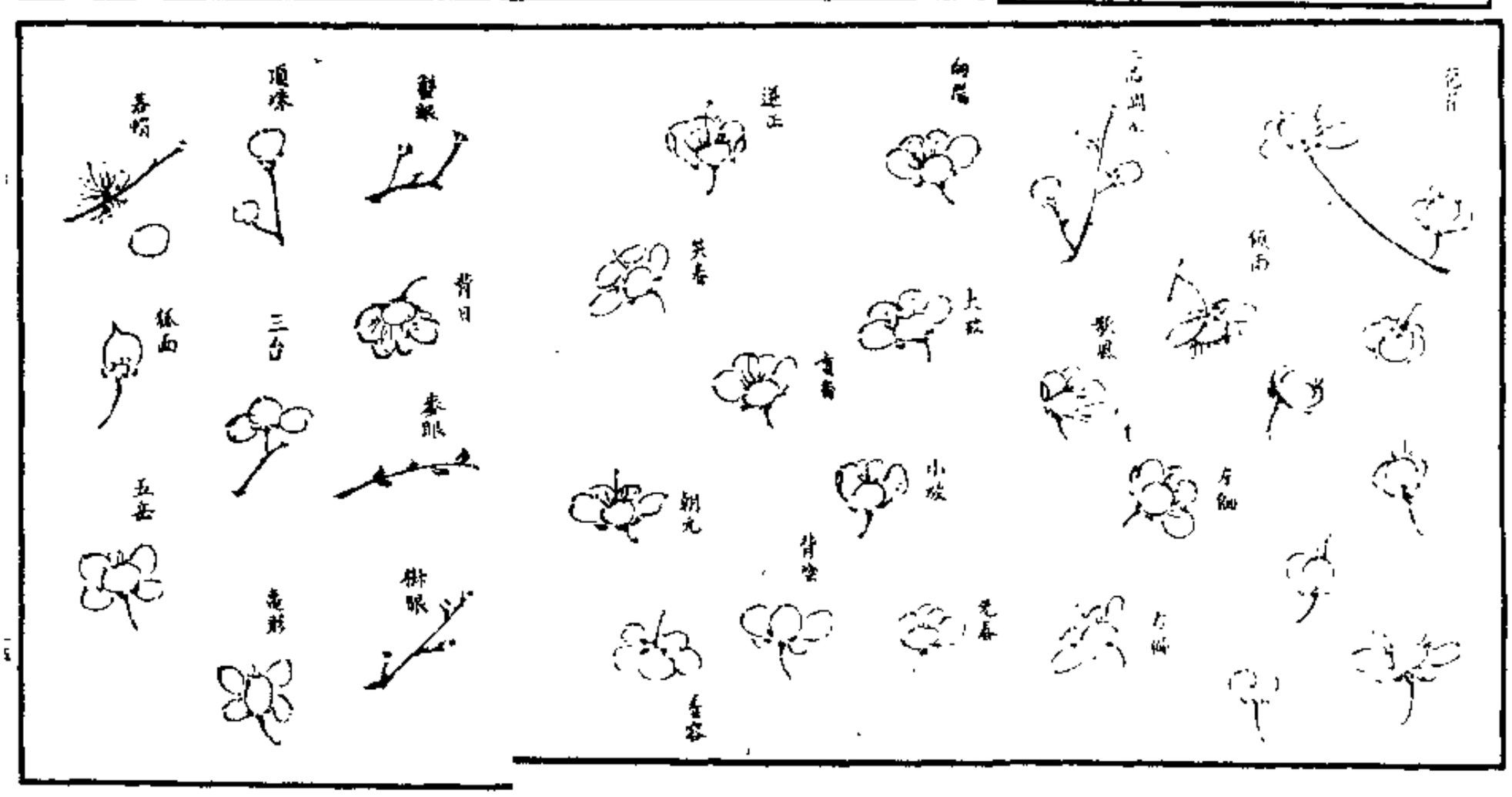
寫梅五要發榦在先一要體古屈曲多年二要榦姿麁細盤旋三要枝清寂戒連綿四要梢健貴其遒堅五要花奇必須媚妍梅有所忌起筆不顛先辨定論着花不粘枯枝無眼交枝無潛樹嫩多莉枯處花攢枝無鹿角身無體端蟠曲無情花枝冗繁嫩枝生蘚梢條一般老不見古嫩不免鮮外不分明內不顯然筆停竹節助條條穿氣條生萼蟹眼重聯枯重眼輕體無女安枝梢散亂不抱體彎風不落英聚花如拳花不具名稀亂勻填其病犯之皆不足觀寫梅秘奧全備斯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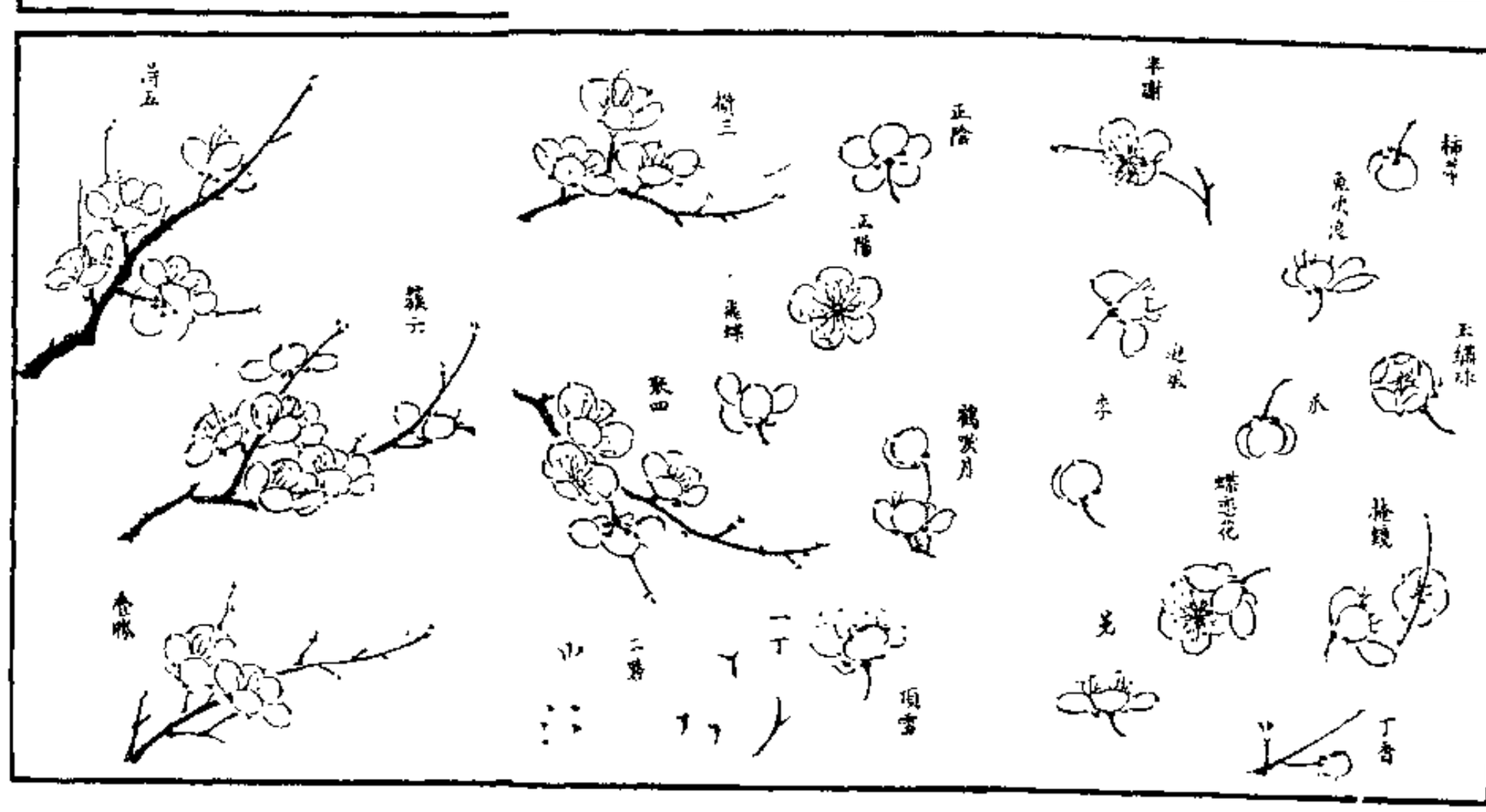
寫梅花歌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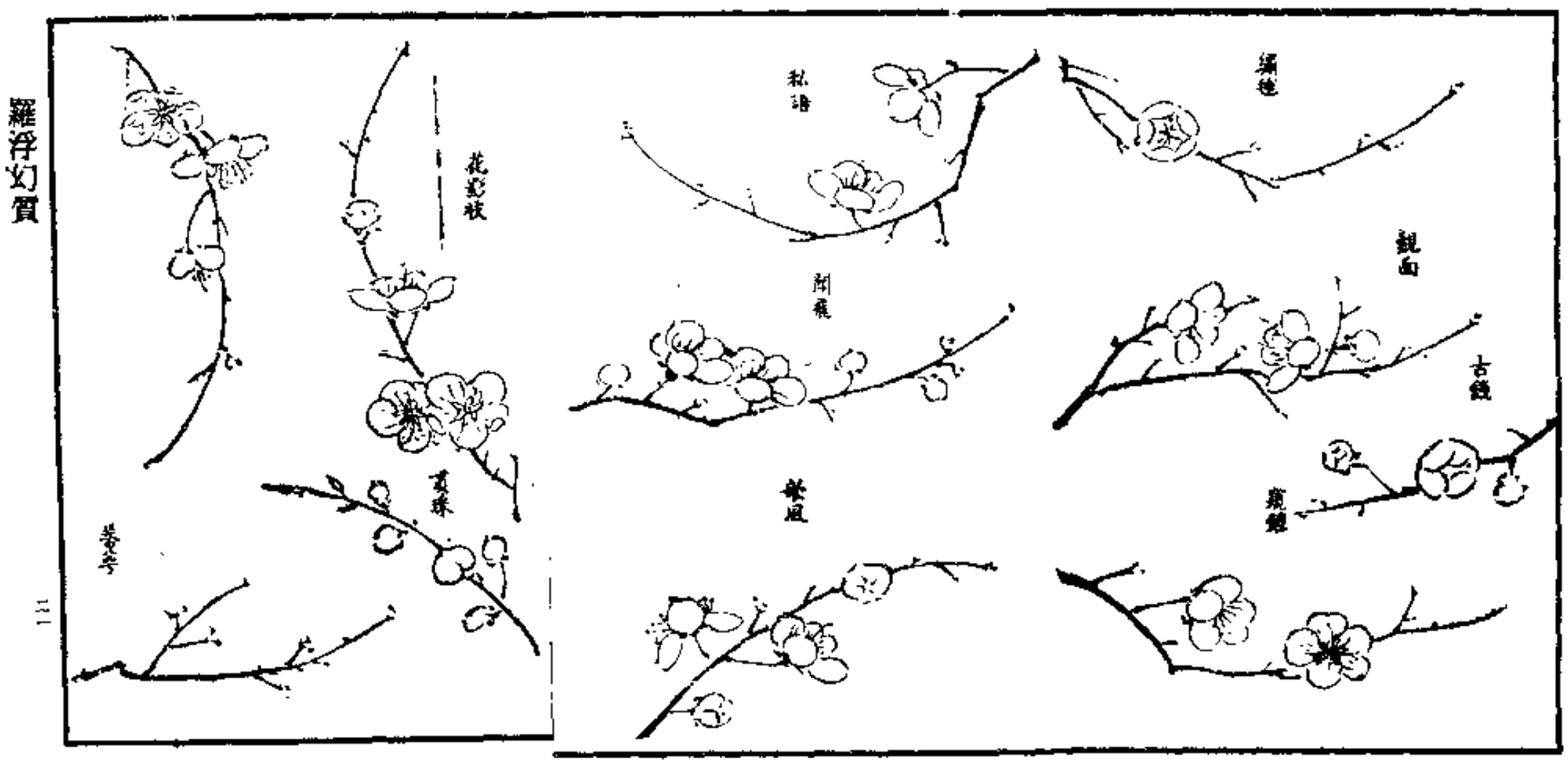
余紋火字介形字　示字落風古魯錢
兎嘴蒜頭孩兒面　骷髏鷹爪太書般
蝴蝶仰覆斜欹正　迎面背身花要全
傍側苞花隨意作　影枝枝影各宜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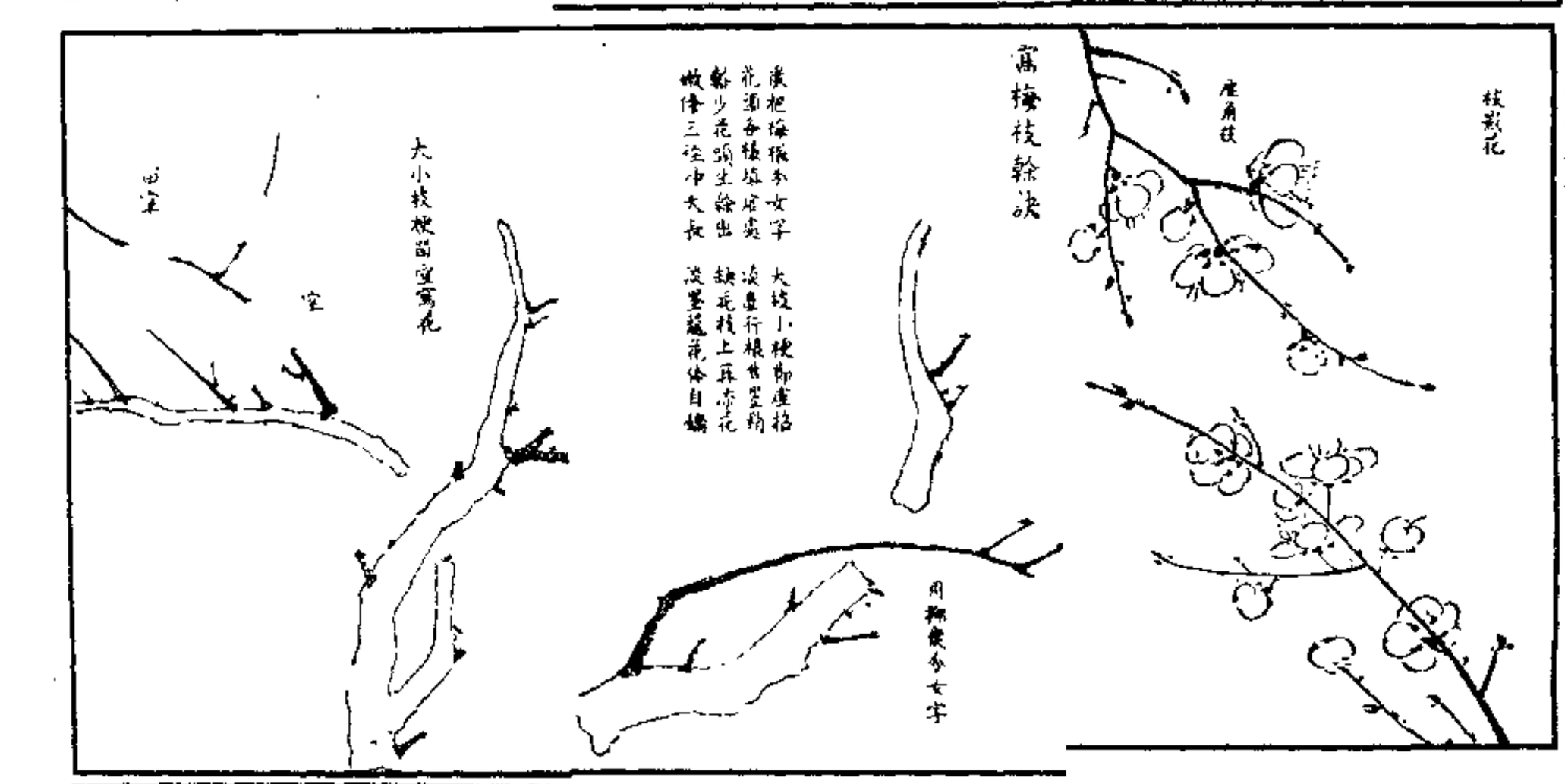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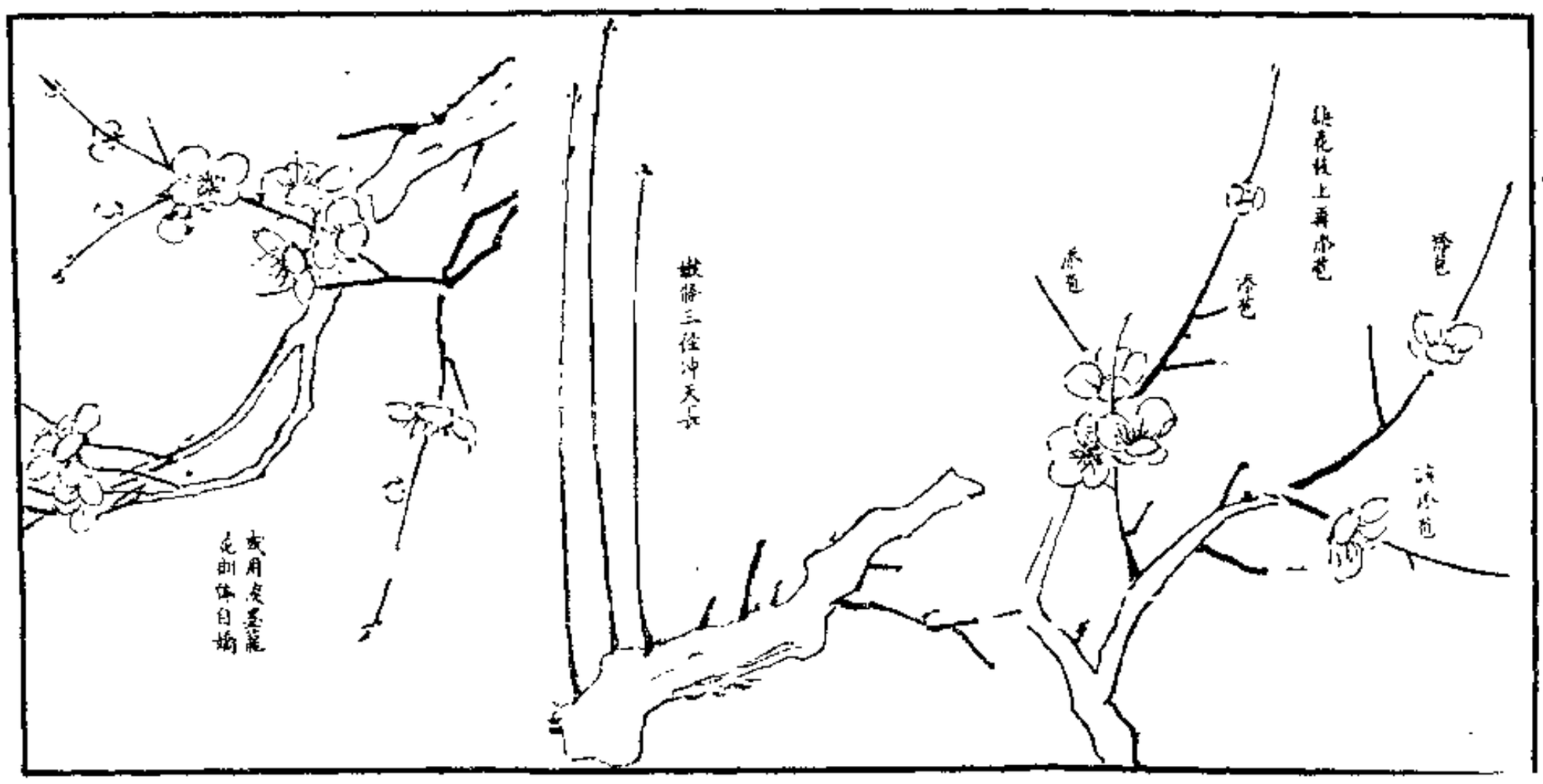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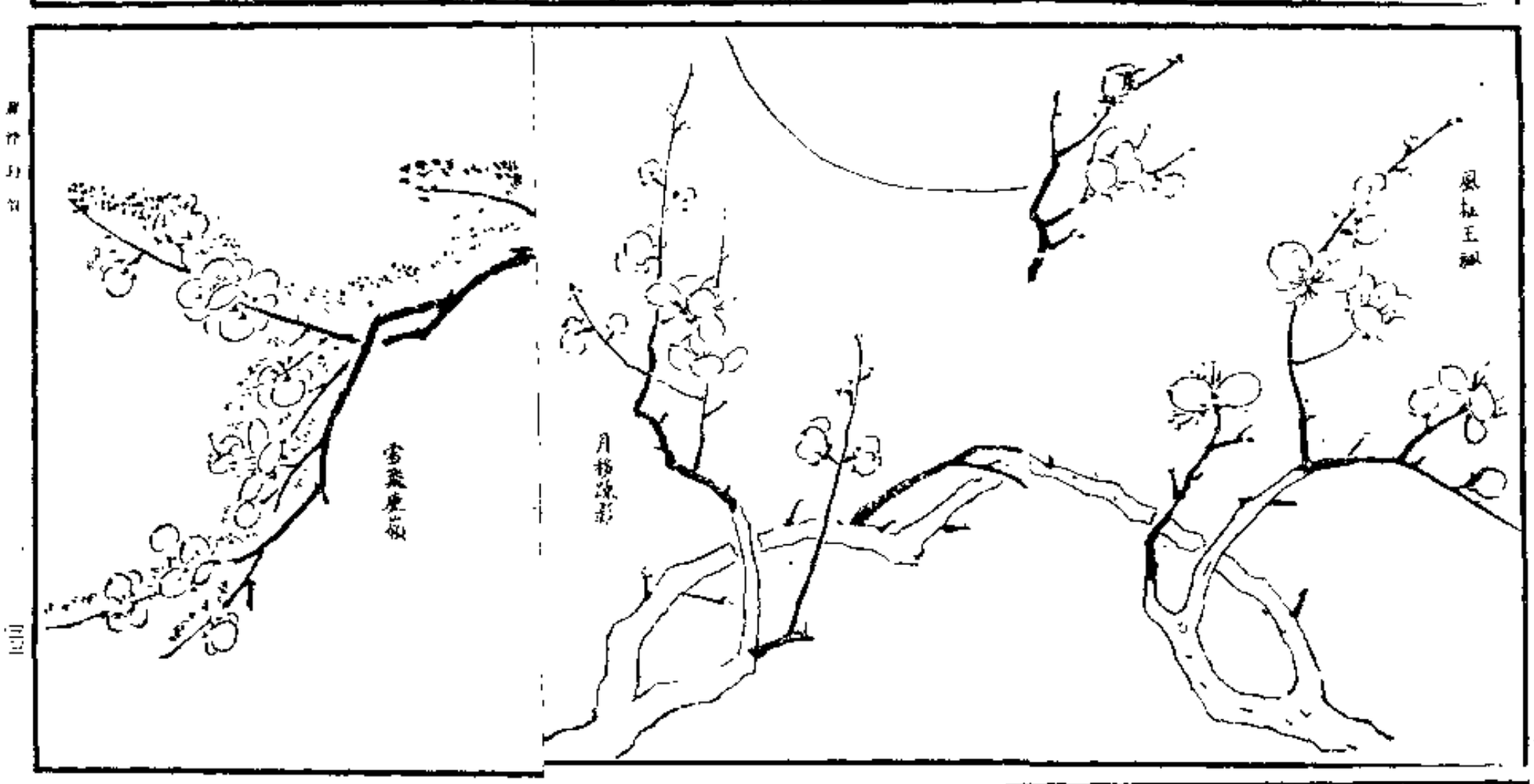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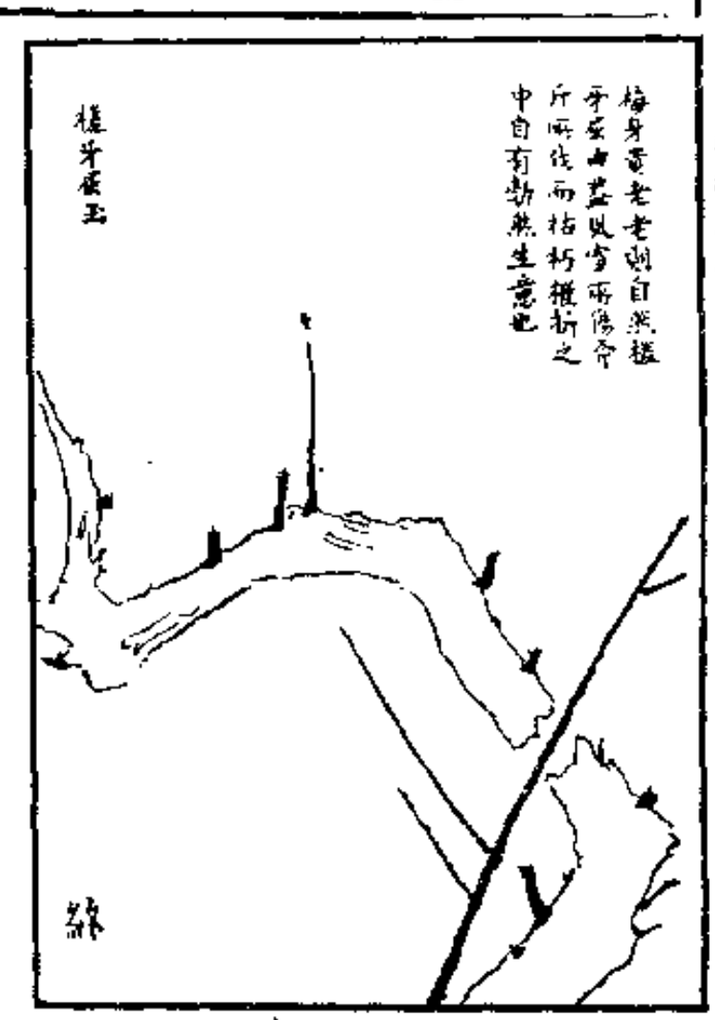

花蕊枝
蕊
蕊
私語
開花
蕾
編德
觀面
古德
蕾
蕾


寫梅枝幹訣
枝數花
虛角枝
用柳葉分支字
大小枝梗留空寫花
空
空
淡墨行梢

生蕊出
生蕊出
生蕊出
蕊少花頭生蕊出
老根淡墨
焦墨行梢
焦墨
焦墨


或用皮墨籠花卉体自嫡
嫩蕾三往冲天上
雖花枝上再赤苞
赤苞
赤苞
淡赤苞
淡赤苞


雪蕊素蕚
月移淡影
風拈玉瓣


梅身雪老老則自然攜
雪蕊而蓋風雪所傷者
所所伐而枯朽攜斬之
中自有勃然生意也
攜牙蕚玉
綠

春谷嚶翔

周履靖編次

春谷嚶翔目錄

寫翎毛訣
起手勢
全形勢
栖勢
鳴勢
回視勢
踏沙勢
臥月勢
啼晴勢
調音勢
喙蟲勢
喙木勢
欲墜勢
欲升勢
哺雛勢
窺魚勢
鳴春勢
轉脛勢
將飛勢
理翎勢
墜飛勢
交栖勢
欲喙勢
搜毛勢
同喙勢
交爭勢
雙飛勢
雙鳴勢
閒墜勢
孤墜勢
相顧勢
採英勢
附 蟲八十二種 春谷嚶翔目錄終

春谷嚶翔

嘉禾周履清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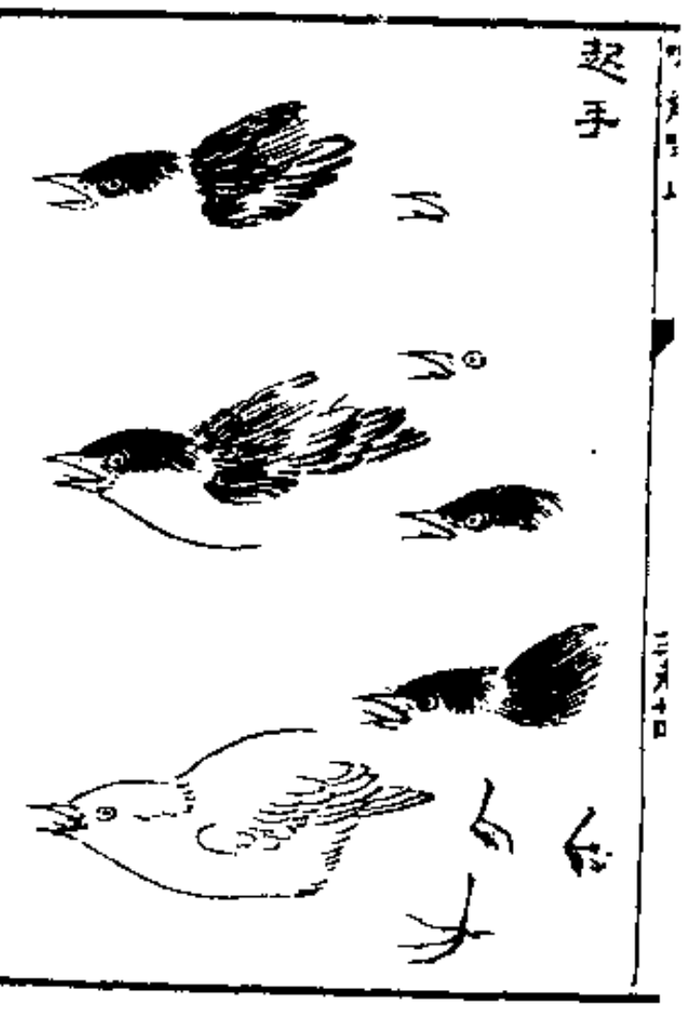
同鄉項元汴校正

金陵荆山書林梓

寫翎毛訣

羽族萬狀難繪羣形錦鬱彩鳳白鶴黃鶯栖枝細雀奮霄巨鵬涵聲侶笛轉翼如雲毛蕪五色聲變千青西池悠浴瓊林肆鳴廻旋海島栖息花陰頡頏蹲蹴展屈有情飛鳴宿食各具像生羽翎嘴爪以筆畫明先畫其嘴眼照上脣目鳴頡頏胸脯指背翎半環大小筆重筆輕破鏡之狀短長尖平尾翎細細圖出勾停徐徐小尾幾筆填增羽毛翅脊前後相承腿脛腦肚下筆細斟寫完全體後緣脚心踏枝立轉勢欲縱橫展拳之訣家悉零丁黃筌飛鳳徽宗主鷹千古之下咸頌芳名欲追神品唐賢宋君斂成短句寄於繪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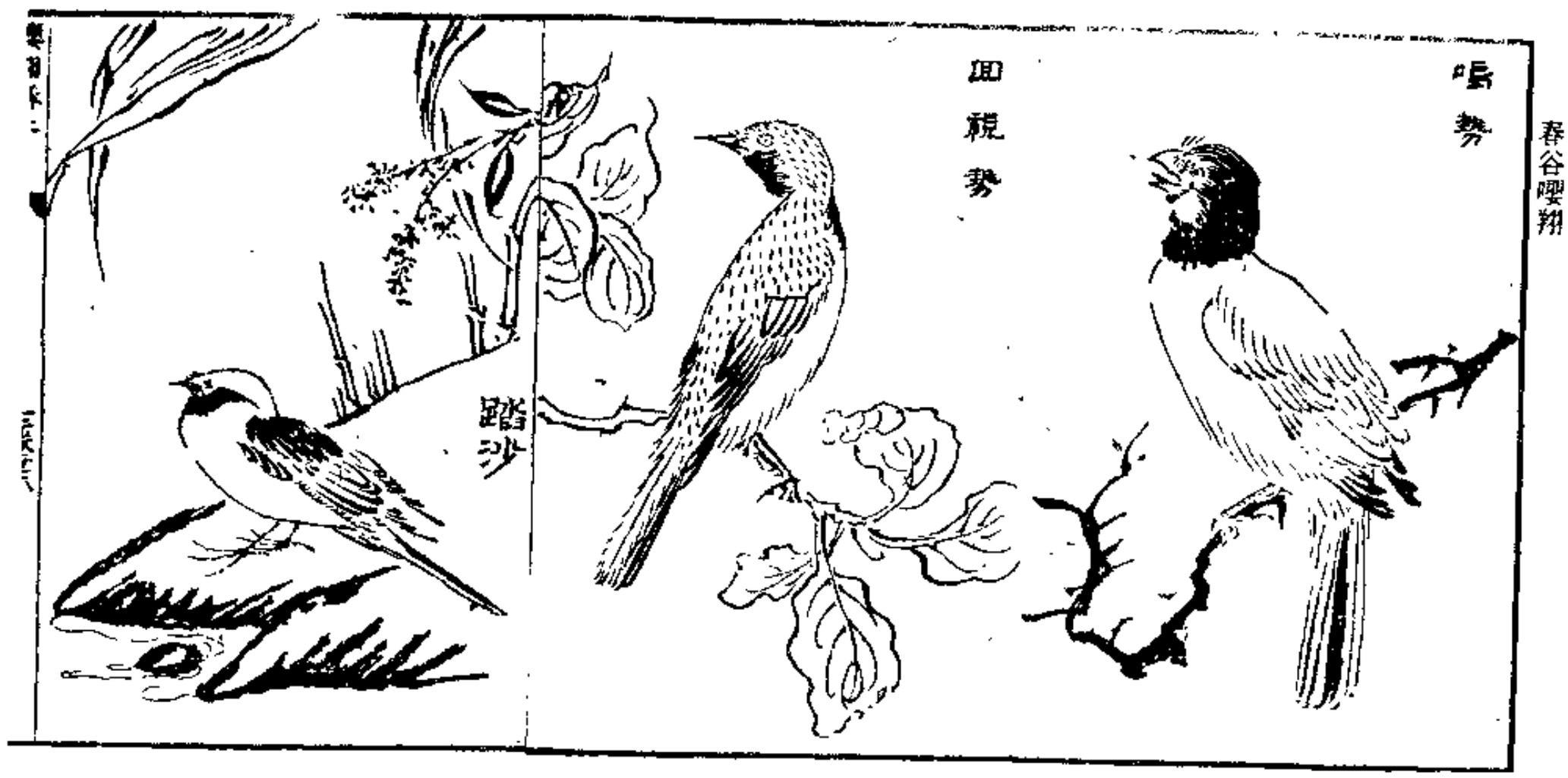
物外散樵周履清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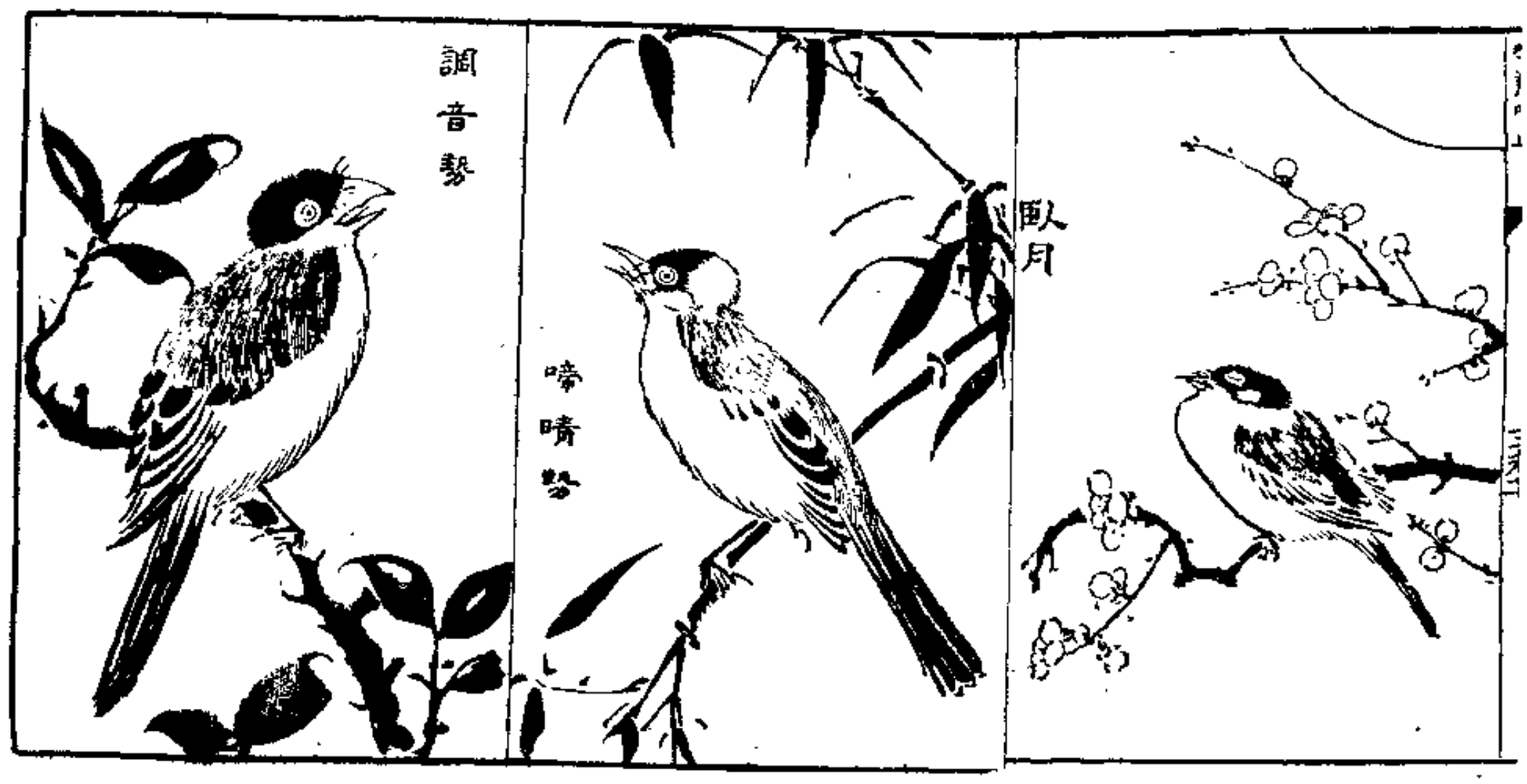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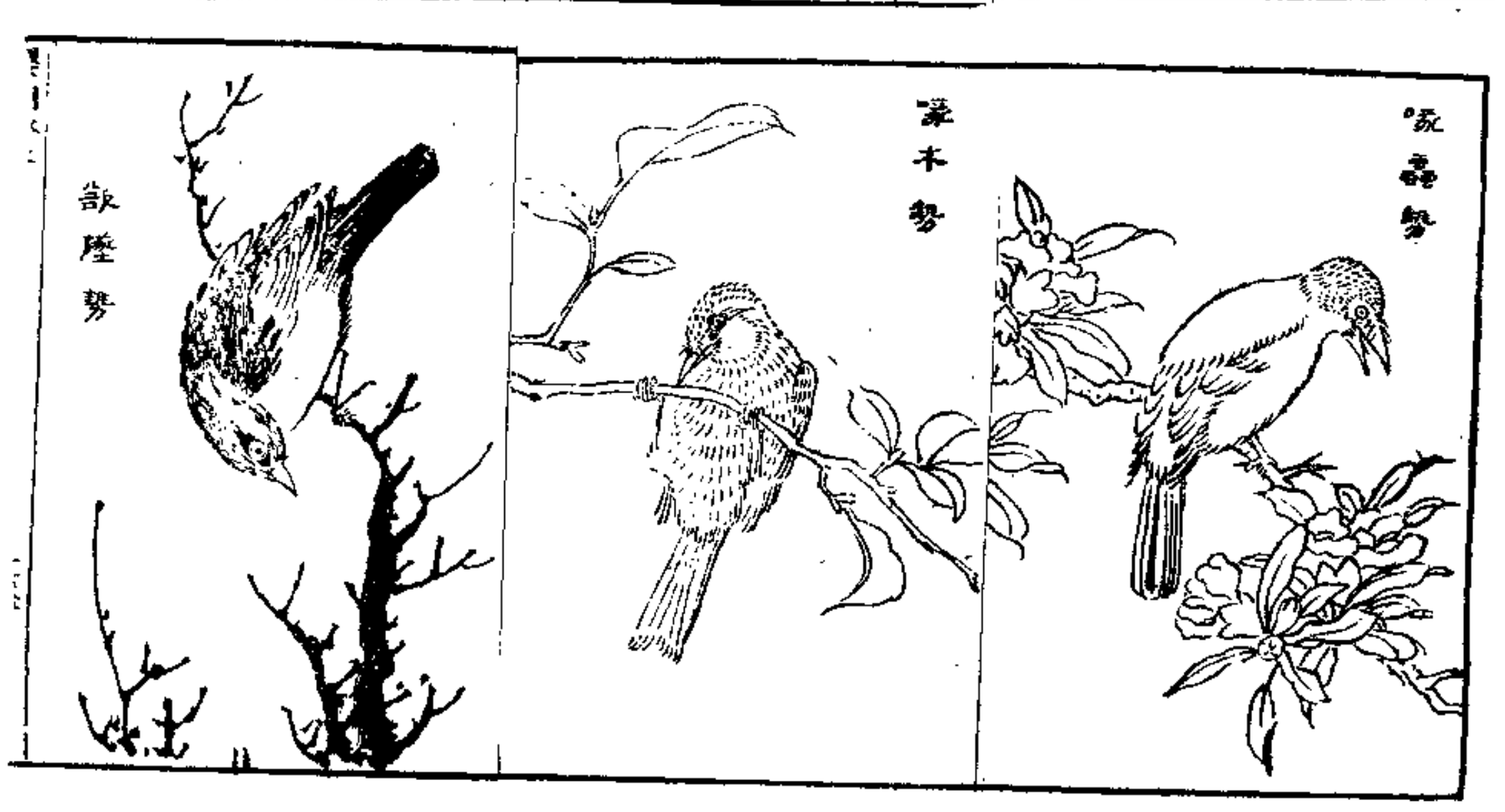
起手

全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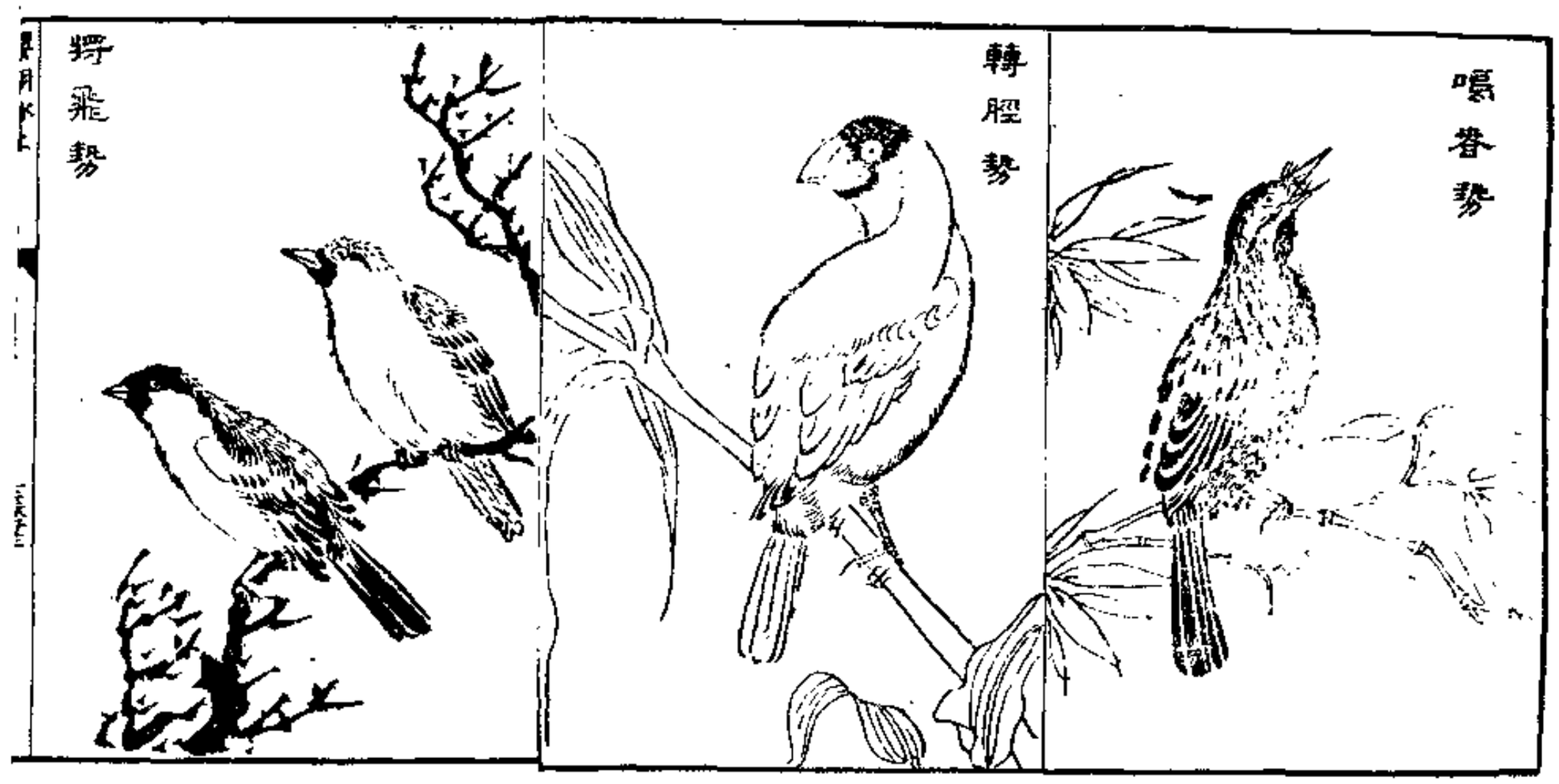
栖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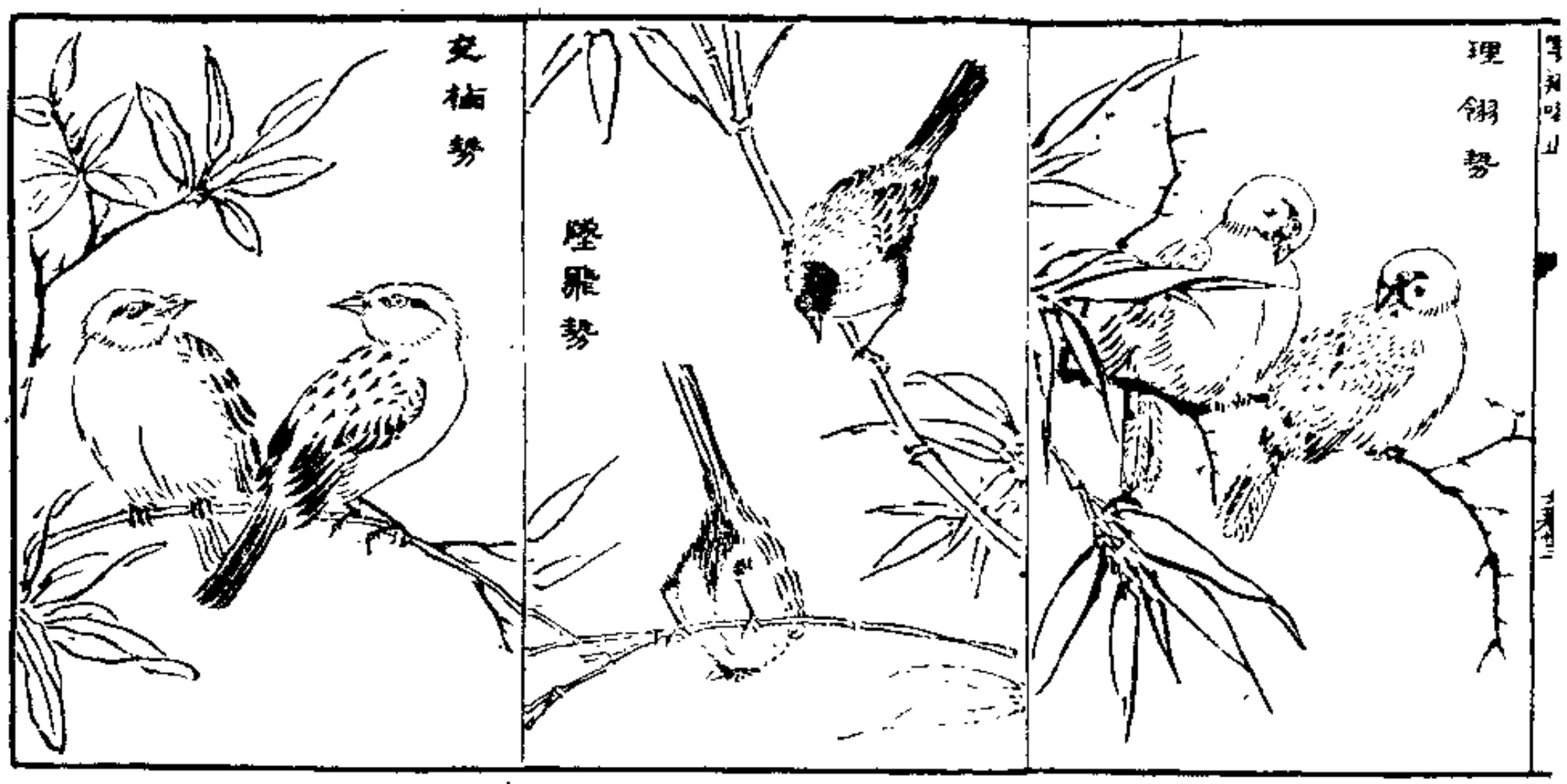

春谷嚶翔
啭勢
回視勢
踏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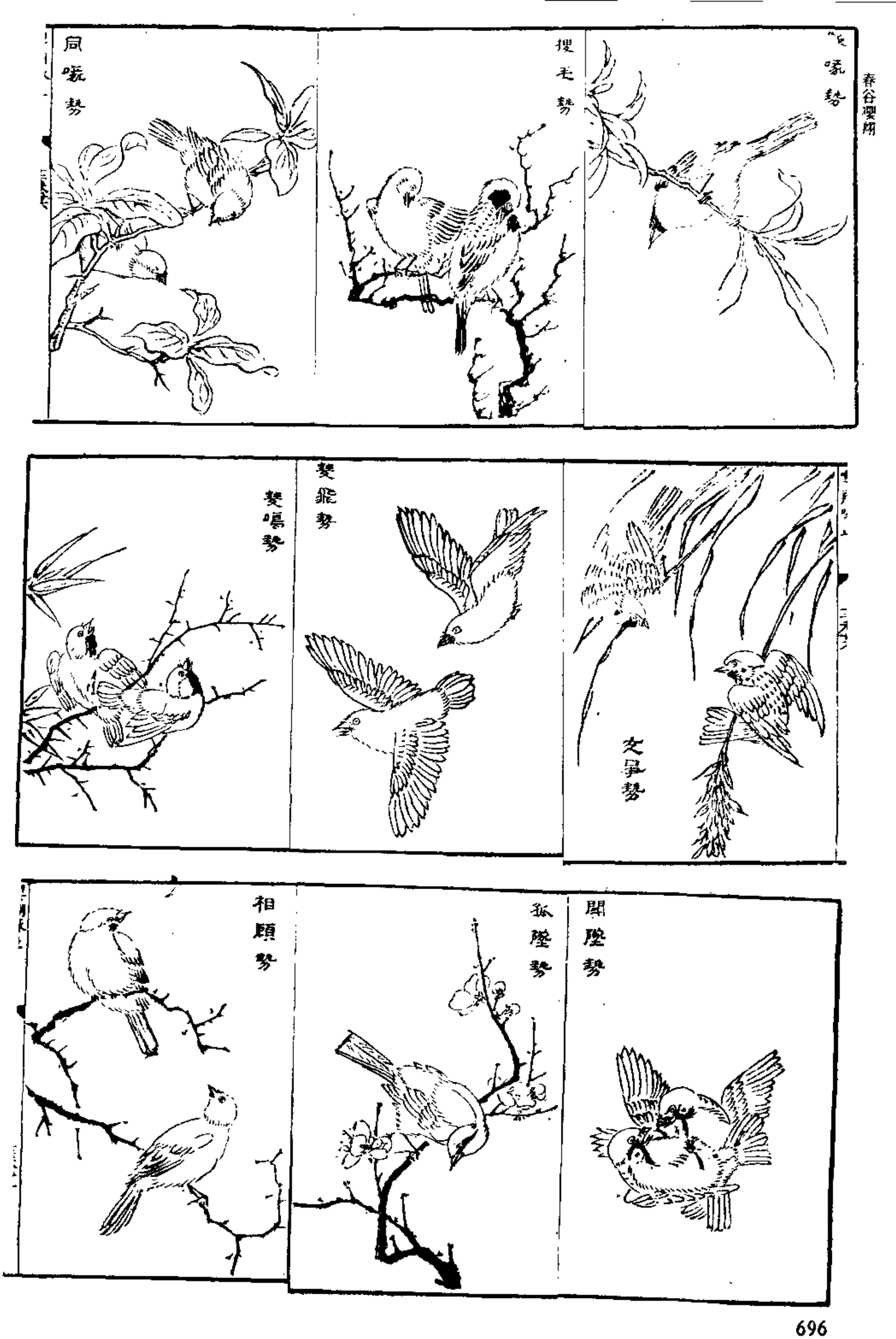

調音勢
嘯晴勢
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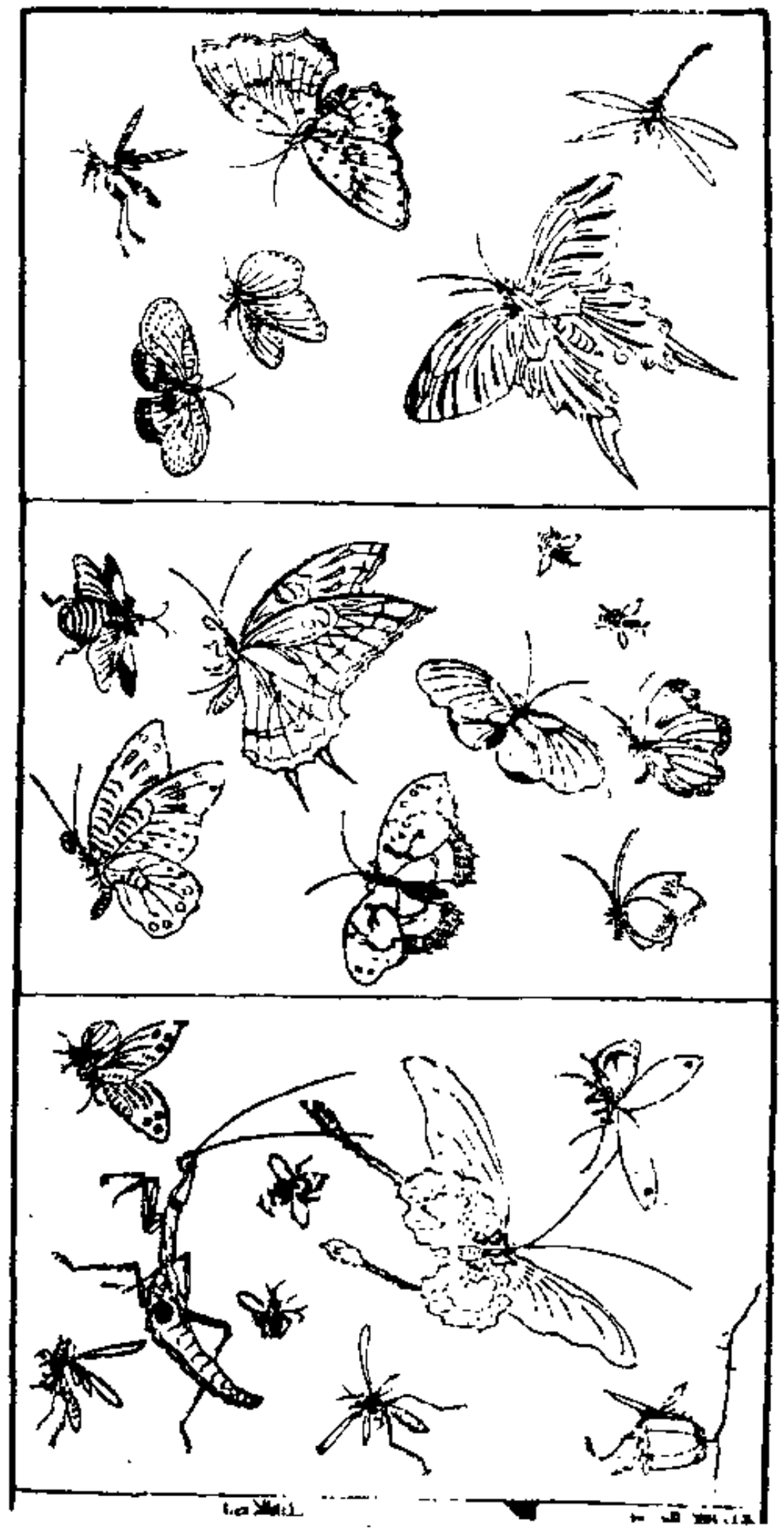

啄蟲勢
藻木勢
歇墜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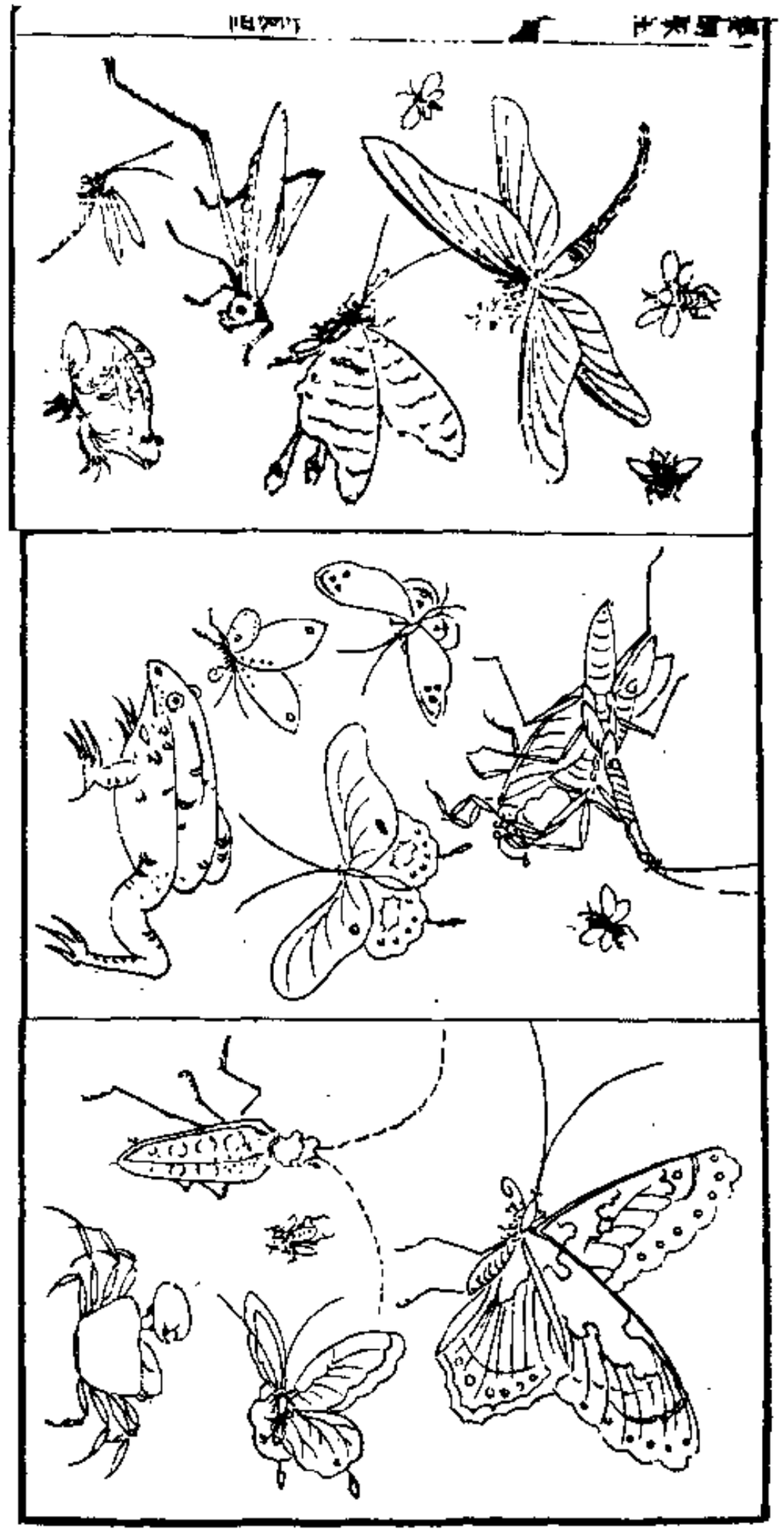
窺魚勢
啣蘿勢
歆升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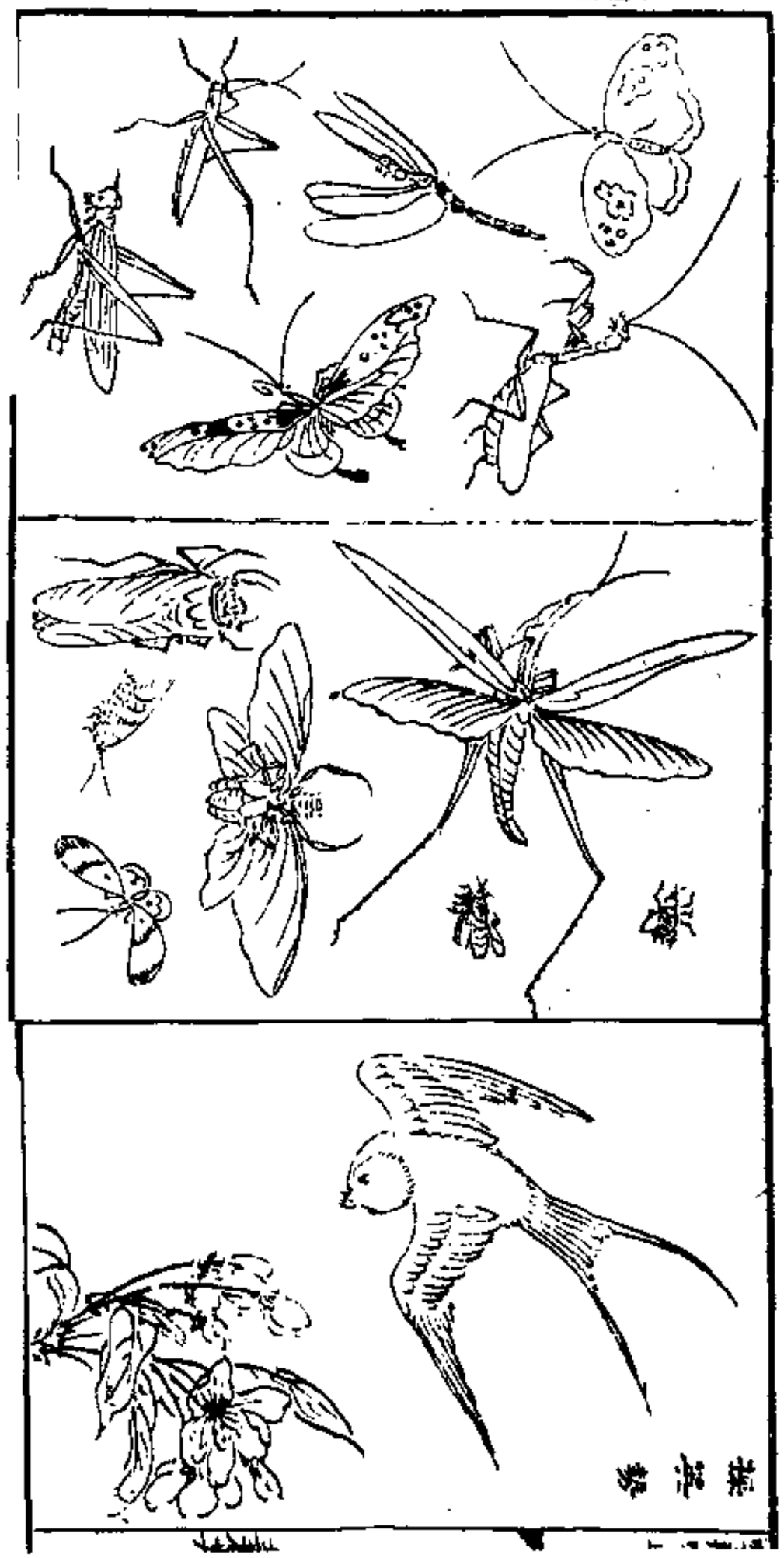

將飛勢
轉脛勢
嗔眷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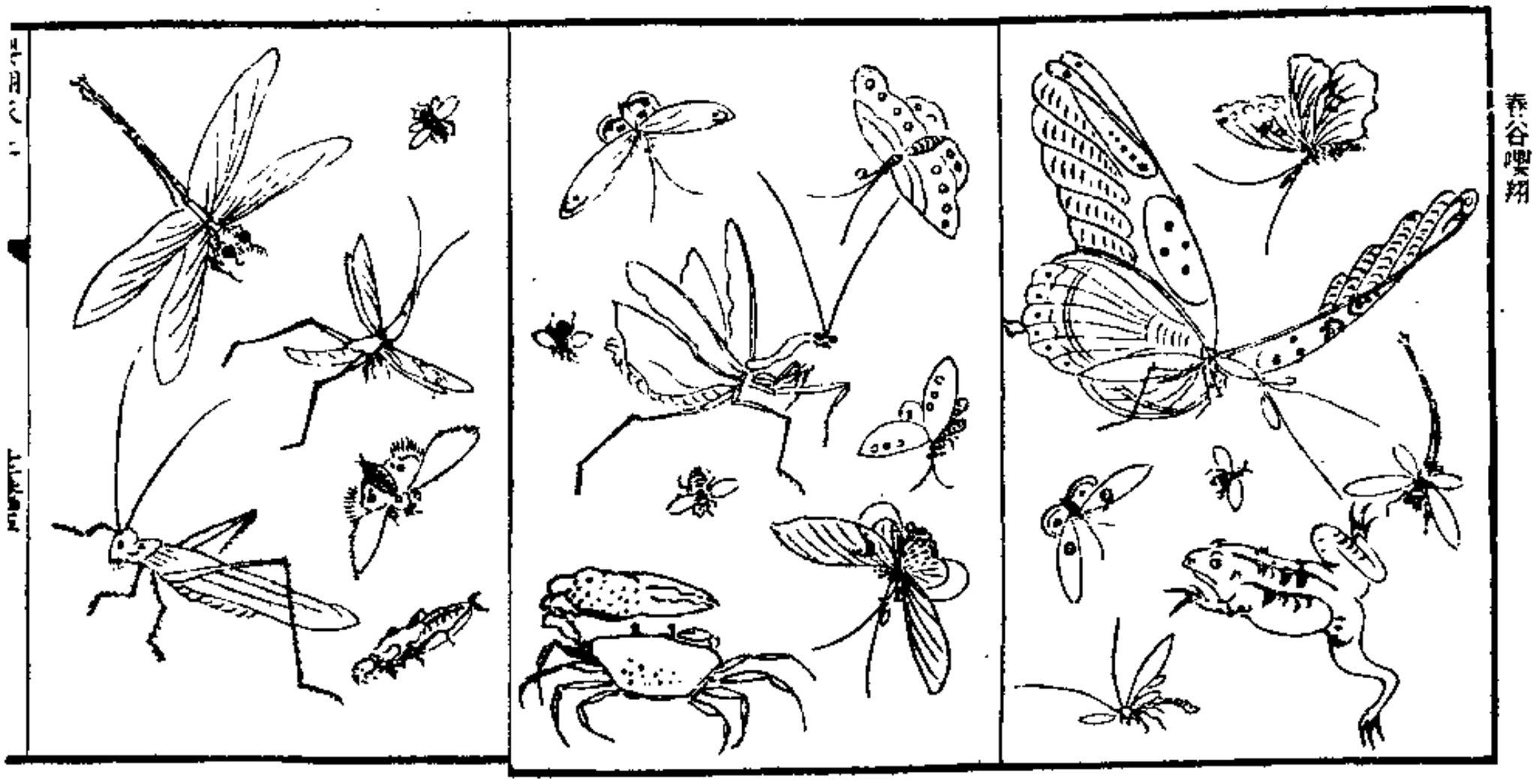

交梢勢
墜飛勢
理翎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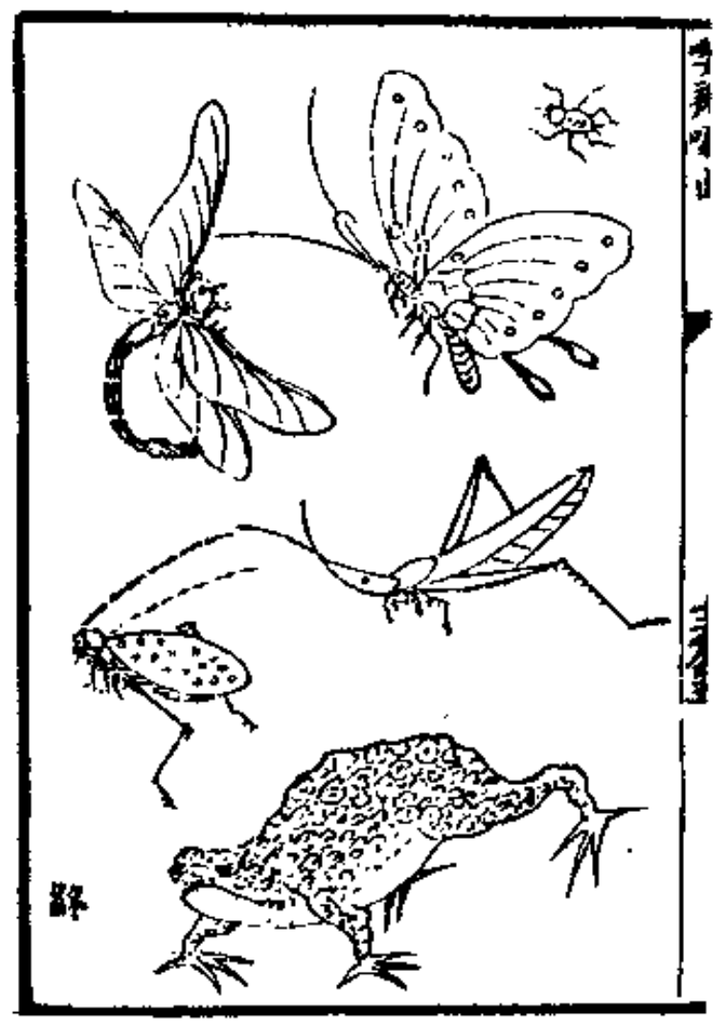

春谷嚶翔
飛囀勢
搜毛勢
同囀勢
交爭勢
雙飛勢
雙鳴勢
關墜勢
孤墜勢
相顧勢








春谷嘤翔



九畹遺容

周履靖編次

九畹遺容目録

寫蘭訣　蕉
初放　將開
過雨　挹雨
醸秀　吐香
夜月　垂香
斜暉　落照
暮雨　迷烟
傲露　弄影
獨幽　半吐
竝蒂　含露
傲雨　微風
半開　乘露
旺日　向日
舞風　背陰
曉日　早霧
狂風　籠烟
微雨　迎風
久雨　挺發
雙勾二十五種　惡花
建蘭花　墨葉起
花莖　獨幽
將放　手七種
噴香　倒懸
蘭傍竹石　棘

九畹遺容目録終

九畹遺容

嘉禾周履靖編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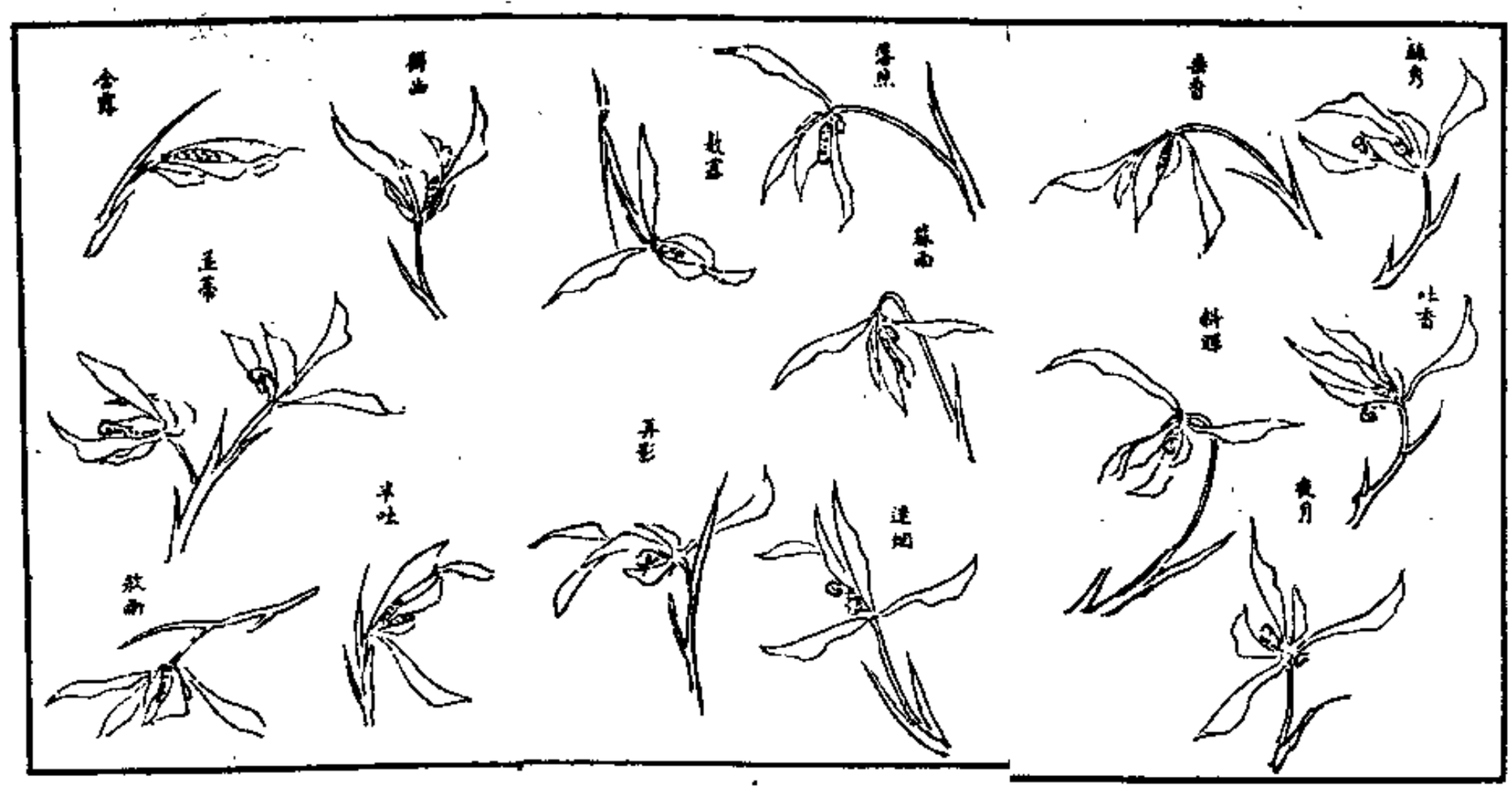
同郡項元汴校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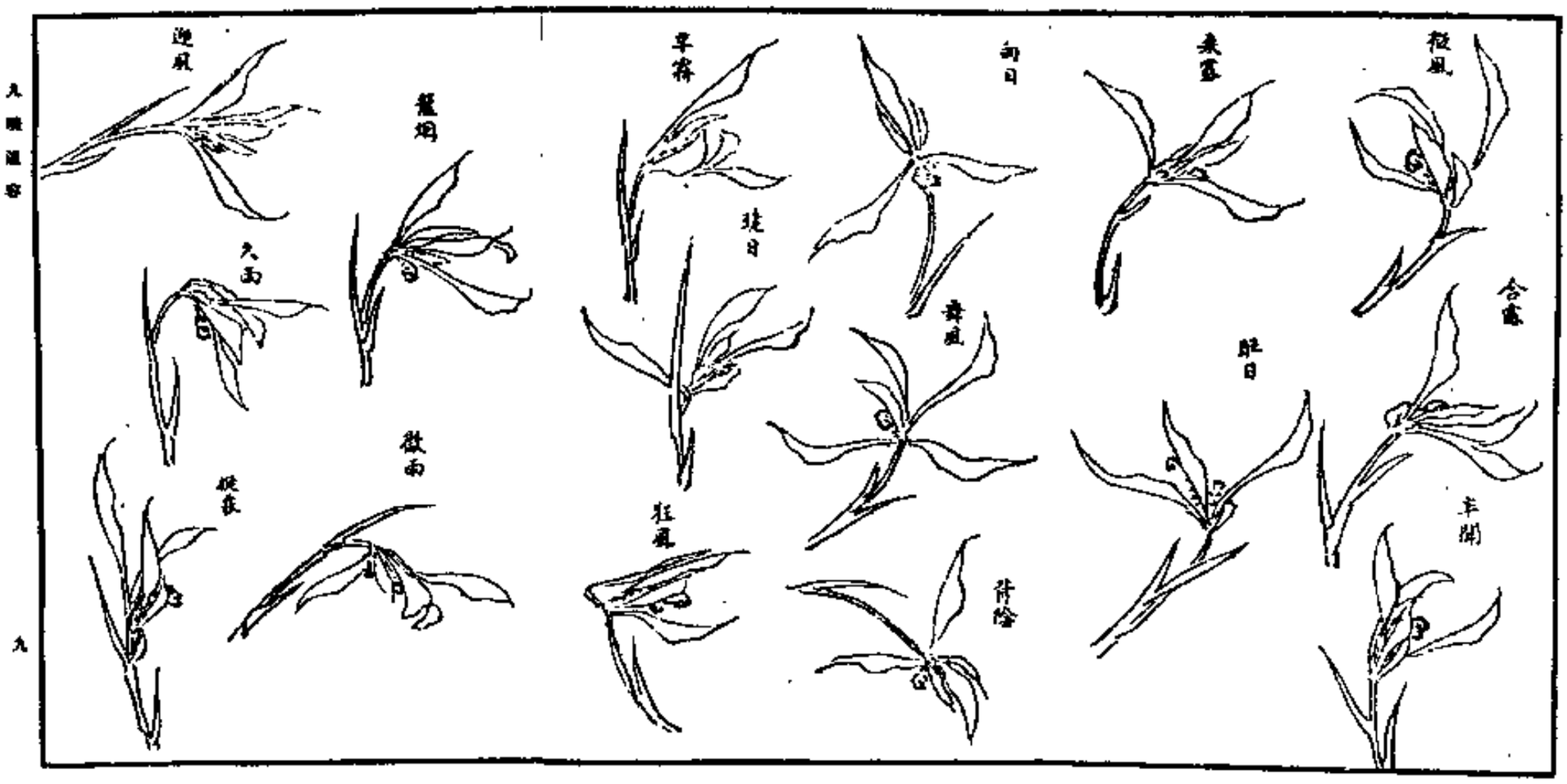
金陵荆山書林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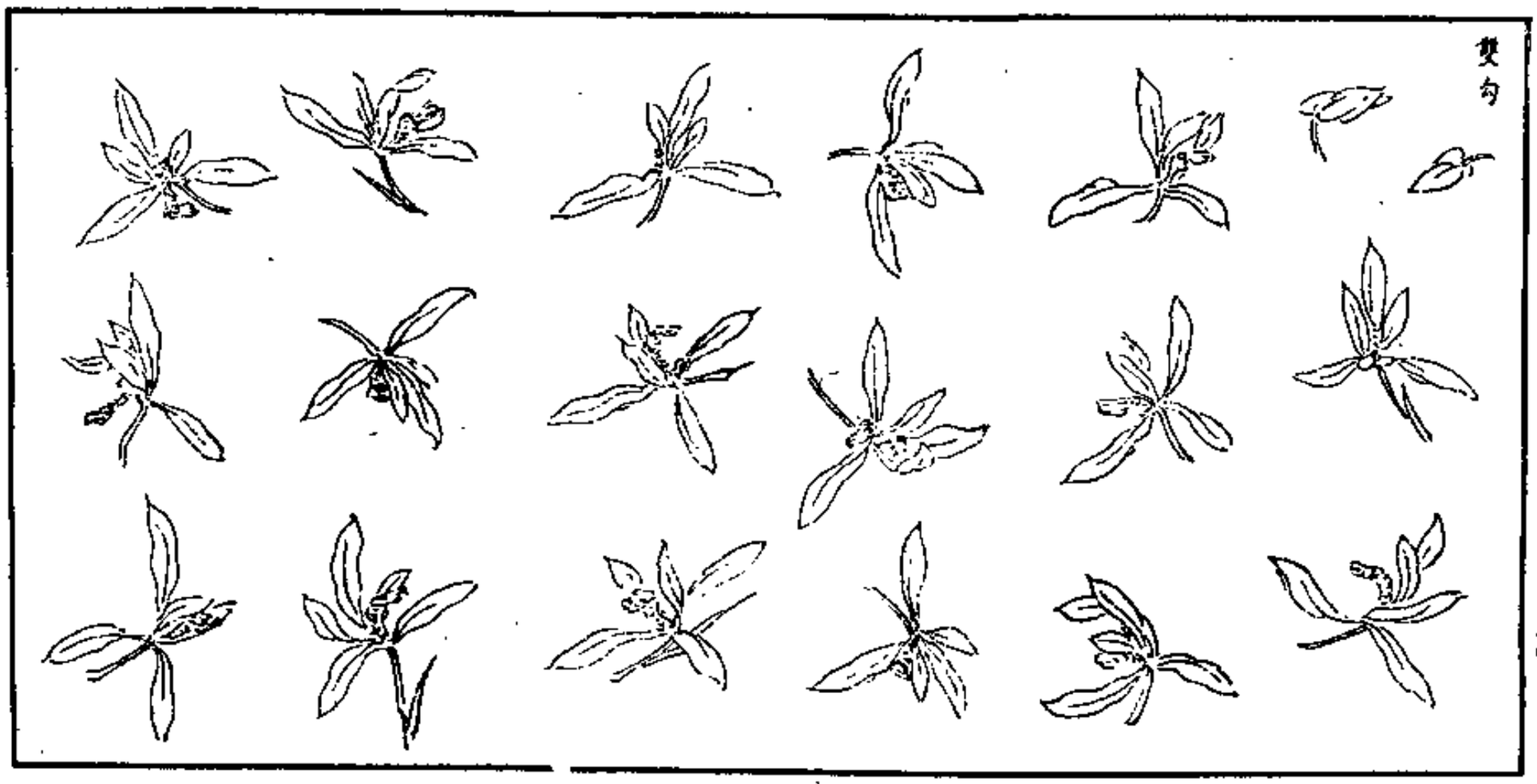
寫蘭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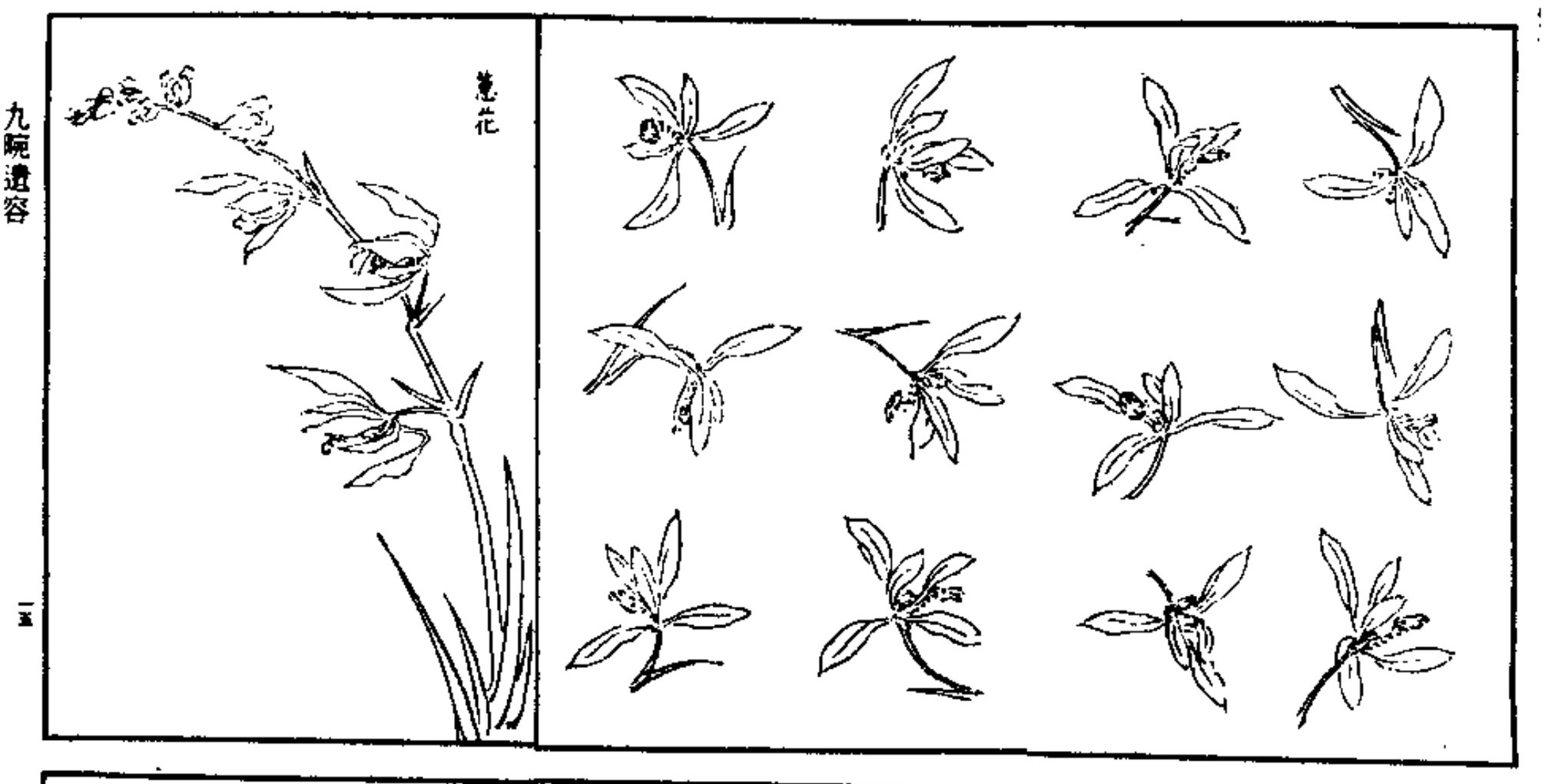
寫蘭之妙氣韻為先墨須精品水必硯滌宿垢筆純忌堅先分四葉長短為云一葉交搭取媚取妍各交葉畔一葉仍添三中四簇兩葉增全墨須二色老嫩鮮旋辦須墨淡焦墨萼鮮手如掣電忌用遲延全憑寫勢正背欹偏欲其合宜分布自然舍三開五總歸一馬迎風映日花萼娟娟凝霜傲雪葉半垂眠枝葉運用如鳳翩翩葩萼飄逸似蝶飛遷皺皮紫束碎葉亂攢石須飛白一二傍盤車爾等車地坡可安或增翠竹一竿兩竿荆棘枝枝能助奇觀師宗松雪方得正傳逸之妙論故號梅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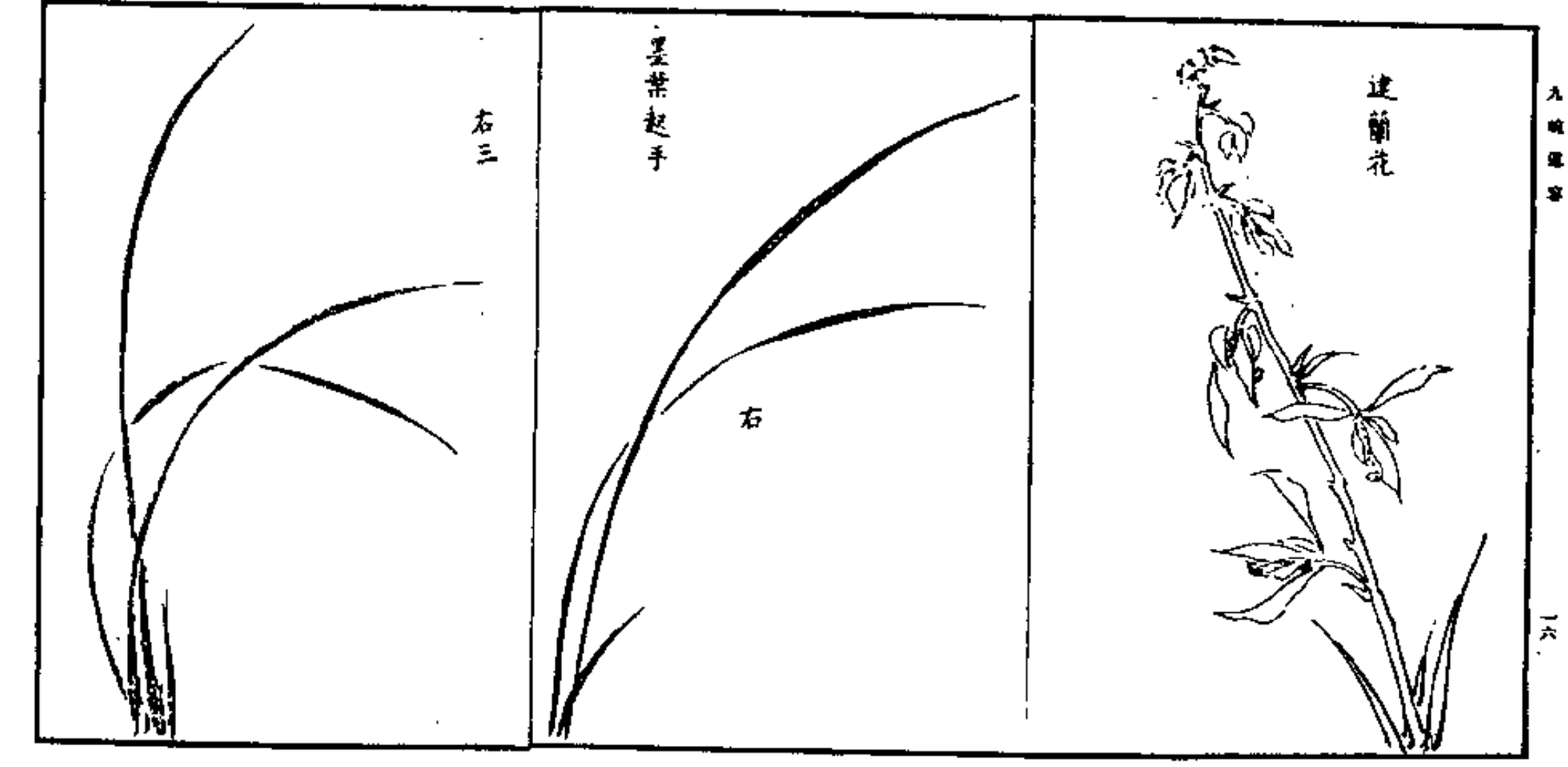
集湖釣徒用履靖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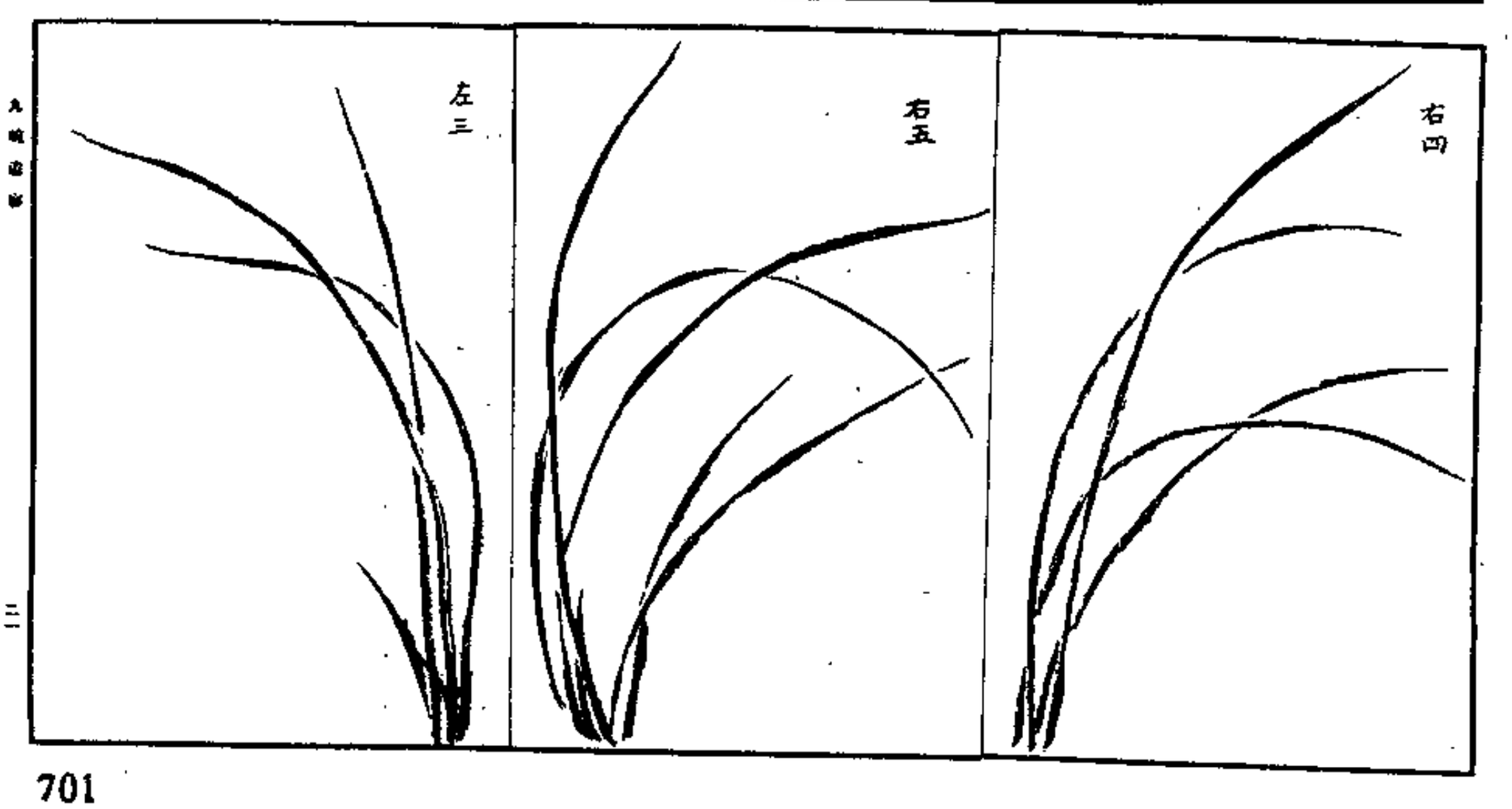

金嘉
獅山
玉蓮
蘇面
逢烟
吐香
斜暉
爽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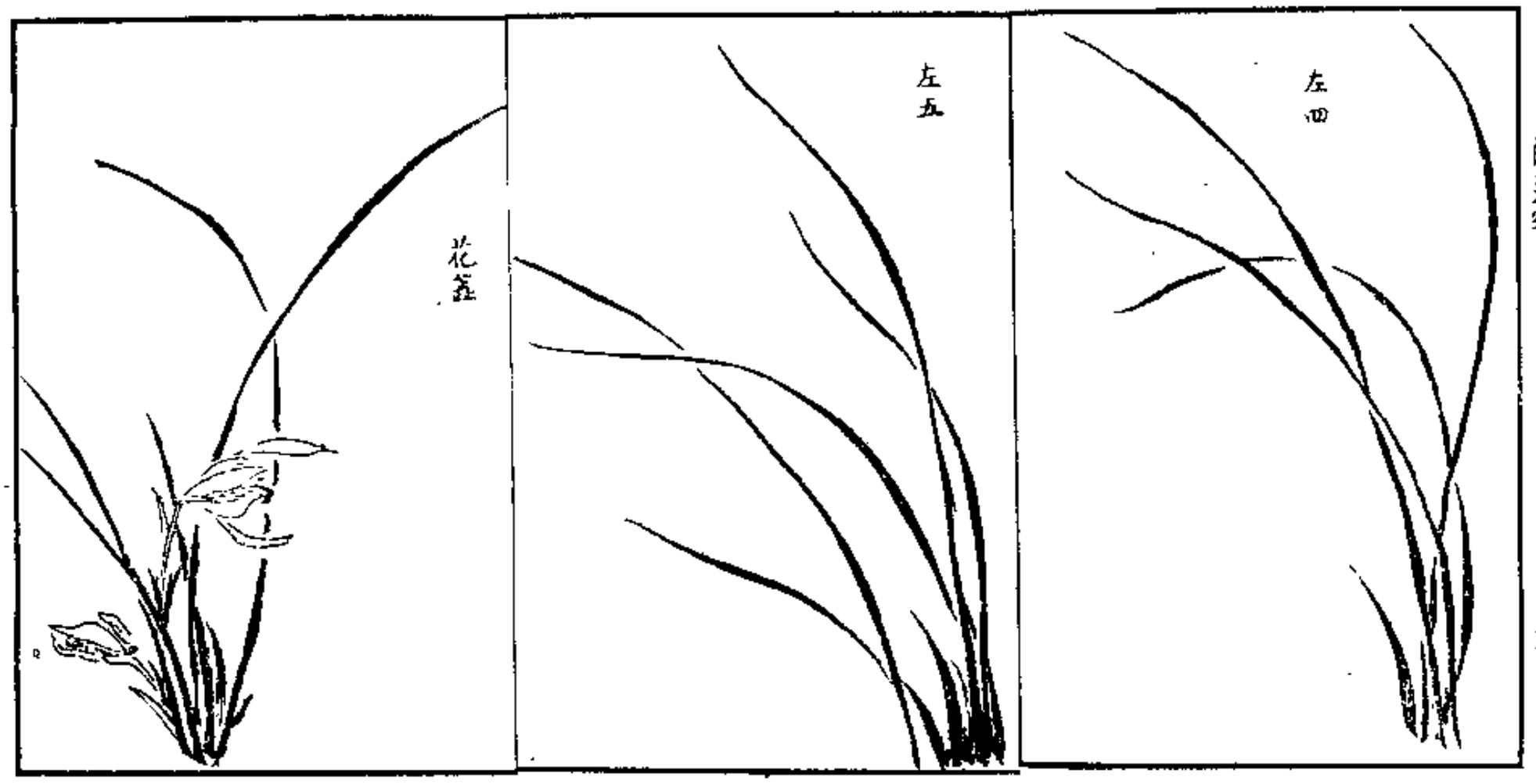

逸風
蘭烟
久面
微面
晚霞
早霞
晚日
狂風
朝日
舞風
清陰
爽露
旺日
丰閑
合露
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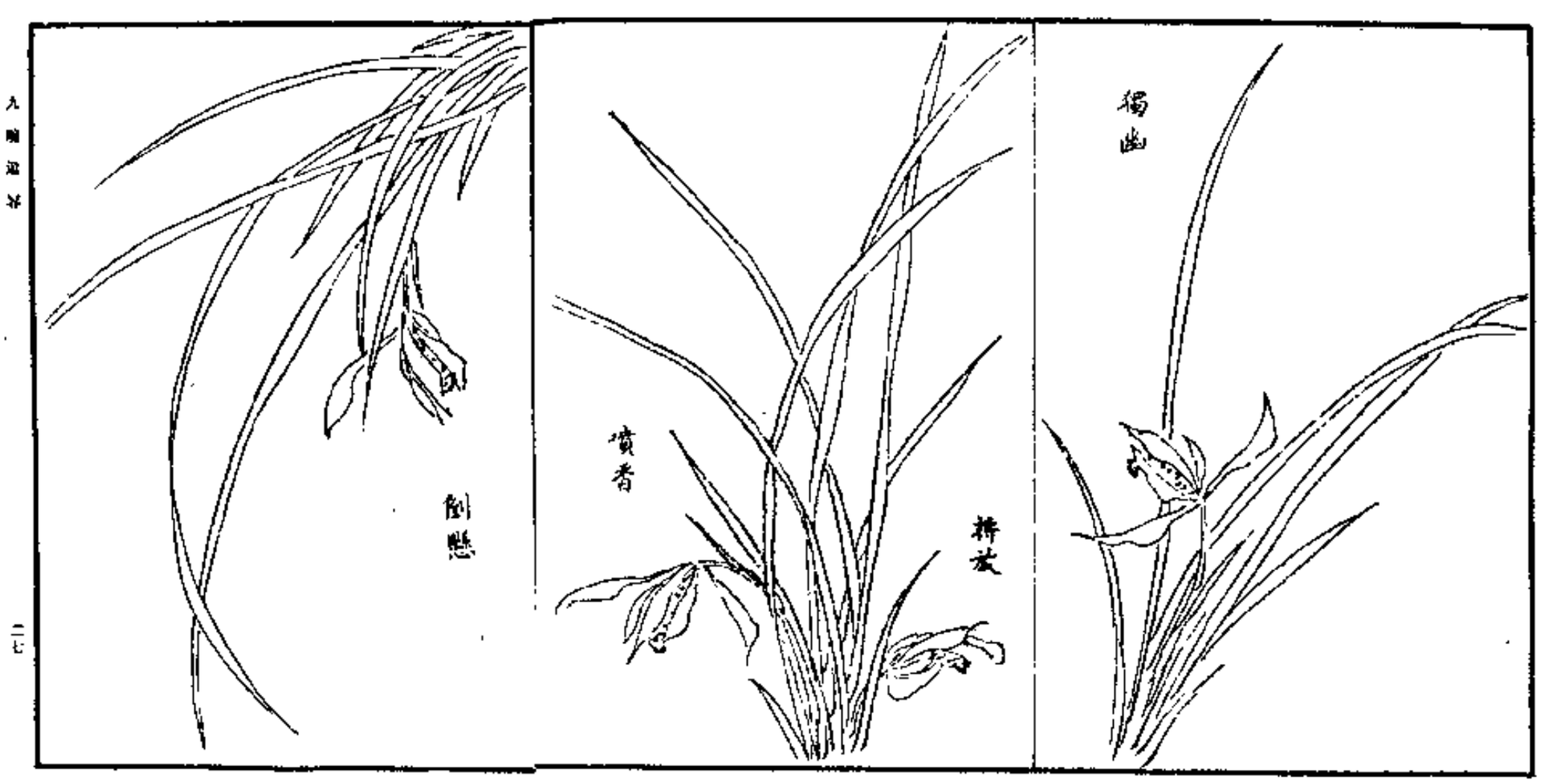

雙勻


蕙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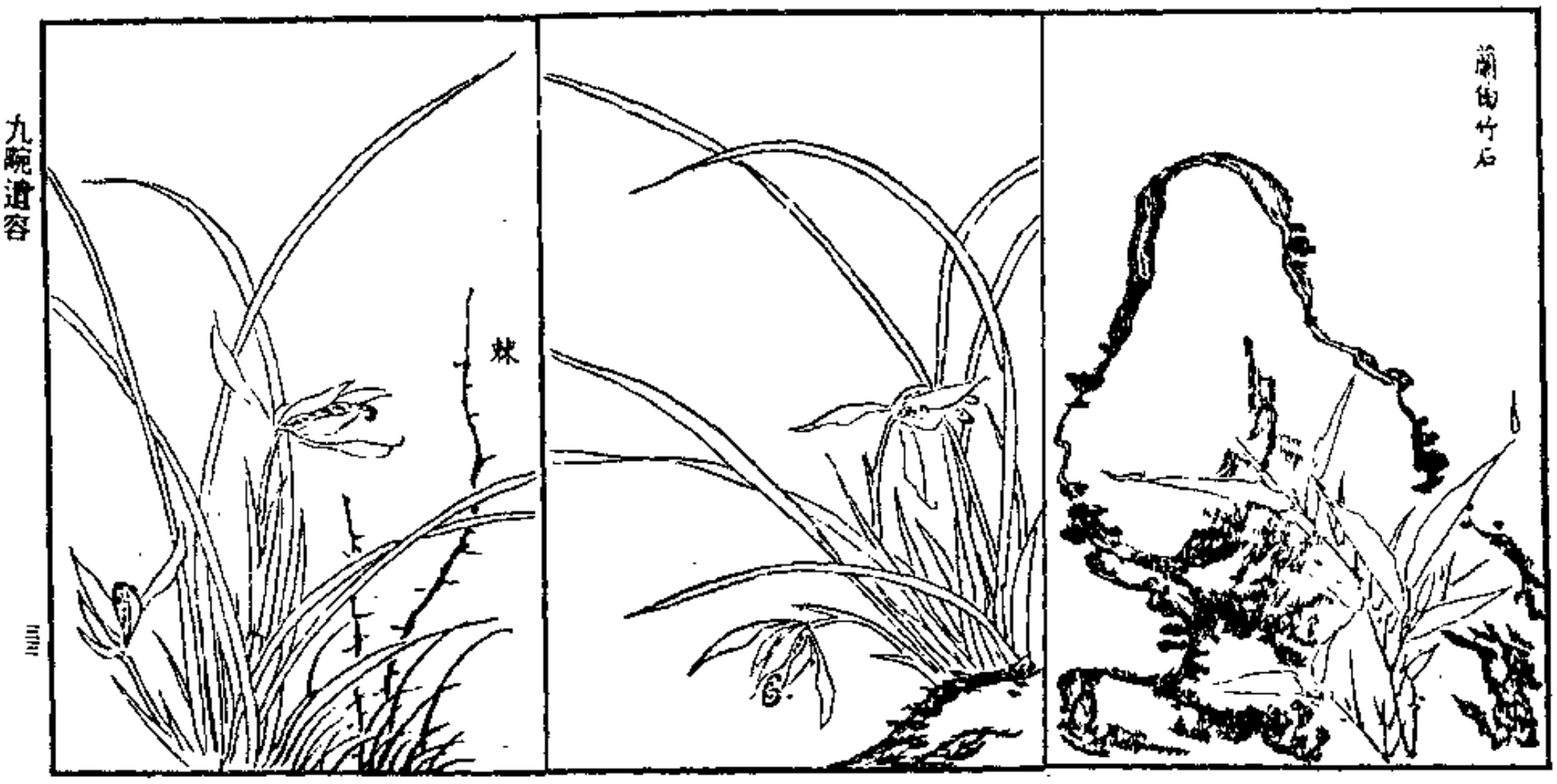

建蘭花
墨葉起手
右
右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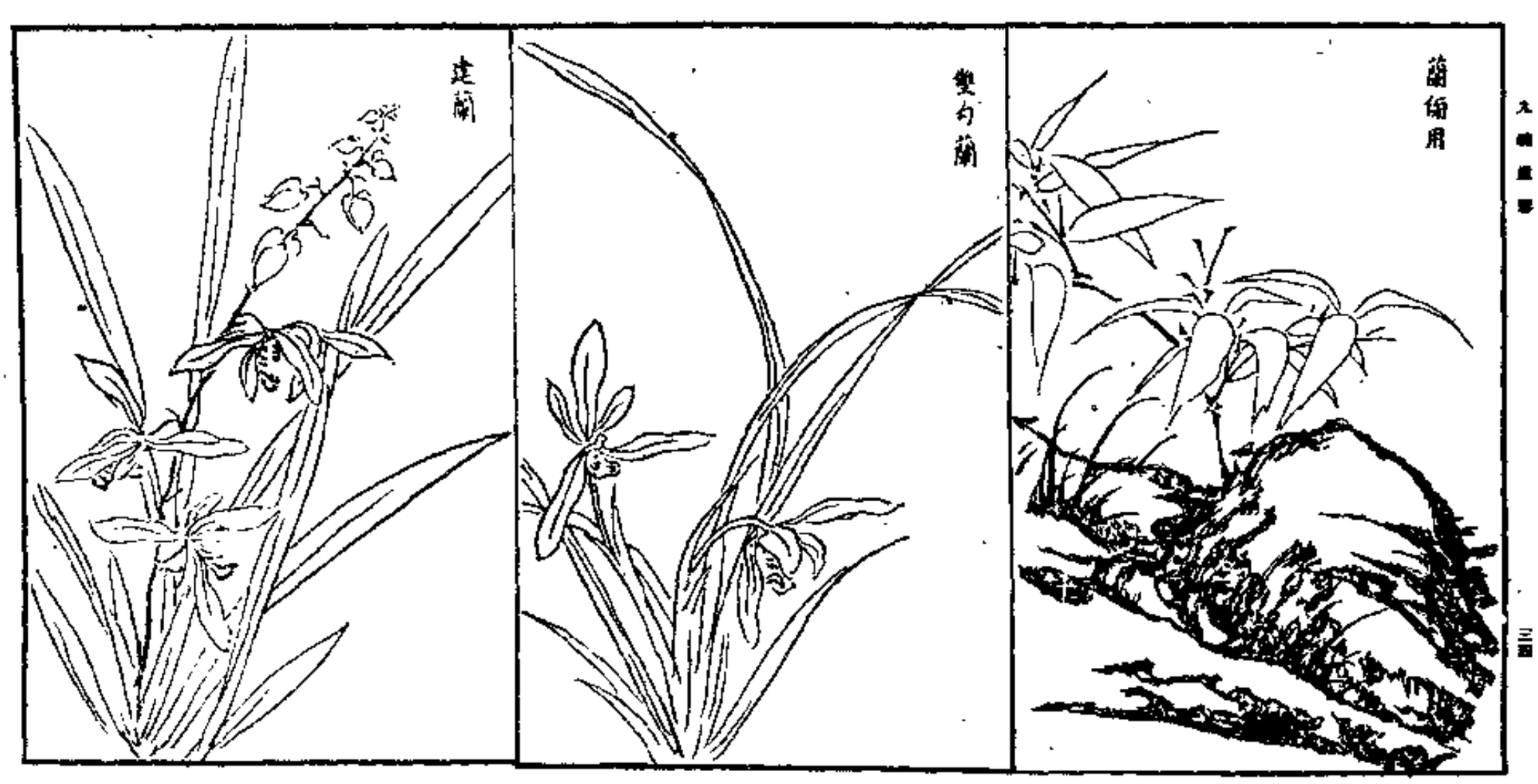

右四
右五
左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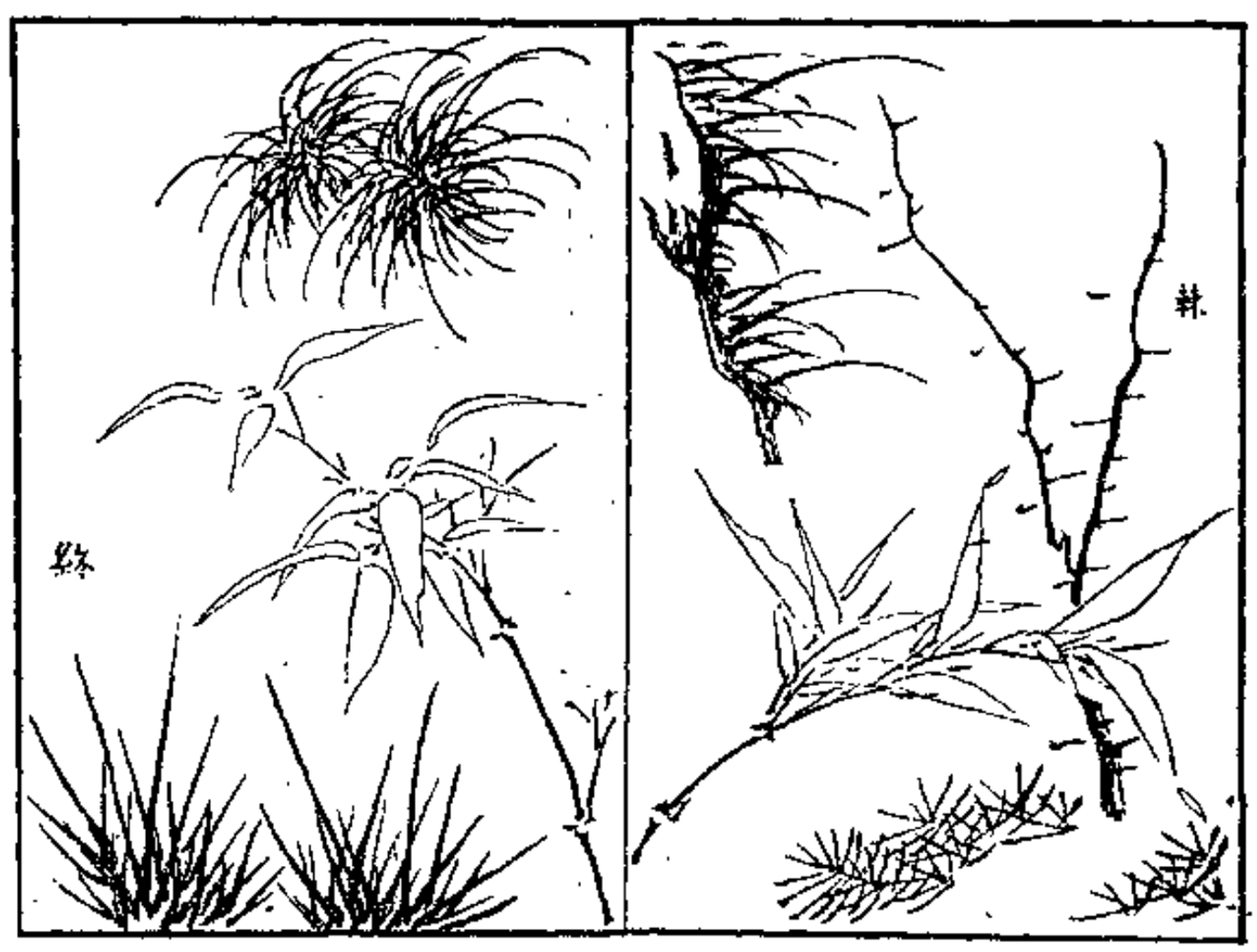

左四
左五
花蕊


獨幽
噴香
特放
劍懸

迎風
微雨


蘭佩竹石
林


蘭佩用
雙勾蘭
建蘭


林
蘭

德隅齋畫品

李廌撰

宋 濟北李廌 方叔撰

番客入朝圖

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日□粉本。魯國而上。三十有五國。皆寫其使者。欲見胡越一家。要荒極落。其來王之職。其狀貌各不同。然皆野性寖陋。無華人氣韻。如丁簡公家凌煙功臣、孔子七十門人小樣。亦唐朝粉本。形性態度。人人殊品。畫家蓋以此爲能事也。此圖題字殊妙。高昌等國。皆注云貞觀某年所滅。又雖氣韻閑立本所作職貢圖亦相若。得非立本摹元帝舊本乎。或以謂梁元帝所作。傳至貞觀。後人因事記於題下。亦未可知。然畫筆神妙。不必較其名氏。或梁元帝。或閻立本。皆數百年間第一品畫也。紙縫有褚長文審定印章。長文鑒畫有名千古。定然知非此不凡也。

大悲觀音像

唐大中年范瓊所作。像軀不盈尺。而三十六臂皆端重安穩。如汝州香山大悲化身。自作塑像。潞陽東津大悲化身。自作畫像。意韻相若。蓋臂手雖多。左右對偶。其意相應。混然天成。不見其有餘。所執諸物。各盡其妙。筆跡如鐵。而精勁溫潤。妙窮毫盡。其盧楞伽、曹仲宣之徒歟。

春池起蟄圖

蜀文成殿下道院軍將孫位所作。山臨大江。有二龍自山下出。龍蜿蜒驤首雲間。水隨雲氣布上。雨白爪

匱中出。魚鰕隨之。或半空而限。一龍尾尚在穴前。踞大石而蹲。舉首望雲中。意欲俱往。怒爪如壓。草木盡靡。波濤震駭。澗谷瀰漫。山下橋路皆沒。山中居民、老小聚觀。□戶闔牖。人人慄慄。若屋頹陰。筆勢超軼。氣象雄放。非其胸中磊落不凡。能窺神物變化。窮究百物情狀。未易能也。位後名異。蓋遇異人得度世法。信乎非俗士也。

樓居仙圖

郭忠恕恕先所作。中書令趙韓王普思默堂印。相國王冀公欽若太原欽若圖書。作石假李思訓。作樹似王摩詰。至于屋木樓閣。恕先自爲一家。最爲獨妙。棟、樑、楹、榱、梁之中虛。若可提足。闌、楯、牖、戶。則若可以捫臠而開闔之也。以毫計寸。以分計尺。以尺計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規度。曾無小差。非至詳至悉。委曲於法度之內者不能也。然恕先仕於朝。跡頗不檢。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圖寫樓居。乃如此精密。非徒精密也。蕭散簡遠。無塵埃氣。東坡先生嘗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觀。憑欄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生焉。呼之或出。非神仙中人。孰能知神仙之樂。而審於畫也。予嘗見恕先清泰元年所作盤車圖粉本水磨大圖。今并此圖。最能知其妙處。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莊子所謂猶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乎。其爲人無法度如彼。其爲畫有法度如此。則知天下妙理。從容自能中度。使恕先度規量而爲之。則亦疲矣。恕先亦爲是乎。

仙游圖

唐關同所作。故相國丁公印章在焉。同蜀山水入妙。然於人物非工。每有得意者。必使劉翼主人物。此圖神仙。翼所作也。大石盤立。屹然萬仞。色若精鐵。上無塵埃。下無蒼壤。四面斬絕。不通人迹。而深巖委澗。有樓、觀、洞、府、鸞、鶴、花、竹之勝。杖履而遨遊者。皆羽毛飄飄。若仰風而上征者。非仙靈所居而何。石之菲者。左右視之。各見其間銳長短遠近之勢。石之坐臥者。上下視之。各見其方圓廣狹薄厚之形。筆墨略到。便能移人心目。使人必求其意趣。此又足以見其能也。

鶴竹圖

南唐朝奇府之庫物。皆有集賢院印章。梅翰林詢塗去故印。復用梅昌言印以蓋之。徐熙所作也。叢生竹篠。根幹節葉。皆用濃墨簇筆。其間間比。略以青綠點拂。而其稍蕭然有拂雲之氣。雖雄駟喙其下。羽翼鮮華。喙欲鳴。距欲動地。近時畫師作翎毛。務以疏淳細密爲工。一羽纖似。而舉體或不得其大全。雖羽毛不復疏淳。分布衆采。映帶而成。生意眞態。無不具。非造妙自然。莫能至此。

棘鷄栢條銅嘴

皆南唐鍾隱所作。隱天台人。以其隱於鍾山。遂爲姓名。蓋處士也。畫筆高潔簡遠。工於用墨。筆跡混成。外無稜刻。木耳鳥羽。皆用淡色。意就而成。世俗畫鵰、鶚、鷹、鳶、鷄、雉、鶴、雀之類。皆作奮擊搏擊之狀。欲示其猛。隱所作鷄子。皆枯枝上。貌甚閑暇。注目草中之鶴。其意欲取蹲縮作得。兵家所謂鳥之聲。必屈之形。使人想其筋拳老足。必無虛下也。世俗銅嘴。多作環子、點鍋、賜龍、采樓、以爲之飾。雖或工巧。而凡猥可憎。蹤

所作銅嘴坐杓鋒上，有得陰忘之意。傍有大樹，蒼皮蘚駁，下有叢竹茂密，春風野色，駘蕩在目。然老樹歇臥，不見條枝，竹枝雖多，疎若未盡，當是金陵嶺府中大屏之一扁，或大圖之一幅。筆墨相若，而景物與此迥別，疑爲此畫之旁軸，惜乎不能觀其全也。

葵感像

朱髮森然，上衝冠，荷長戟，貌甚忿怒，口鼻出息，煙焰皆飛，然氣息超然，有天人之意。

應國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悭，蜀人德之，祠於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嚴儀然，挾彈遊游，□□□□成廟食之氣。

雪鎮馗

破巾短褐，束縛一鬼，荷於擔端，行雪林中，想見武舉不第，胸中未平，又怒鬼物擾人，擒捕擊搏，戲用餘勇也。皆孫知微所作。知微，華陽眞人，有俸行，寓意於畫隱者也。筆墨神妙，超然度越衆人，乘昆公詠鎮蜀，雅聞其名，欲一見之，終不可致。張公去在僧舍，欽亟損車騎，却鳴騶，往詣之，即投閒遁去，乘昆公還朝，出劍關，逢一村童，持知微畫負一篋，迎道左，書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即曰：適一山人以畫授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余外曾祖正惠馬公知節守成都，知微日居府中，相從甚喜，得畫最多，馬公解所服金帶贈之，即繫於紵袍上，人見其襟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馬公在前朝貴人中最名論盡，一時公卿家畫，往往聽其審定，蓋久與知微語，得辯之要故也。

大佛像

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辭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鋭，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予爲之竭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燄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壞刦。

寒鴈曝背圖

蜀黃筌所作，即鑒筆墨老硬，無少柔媚。鑒平時所作雀、竹、魚、鱉、亦皆淡色鮮華，以示其巧。此獨寫水墨枯林之下，一鴈蹲鵝，曳尾而行，若春雷已動，餘寒未去，負朝陽以曝其背，有舒緩彷徉之態，其趣甚樂。頃在丞相尤公家見鑒一鴈，筆與此無異，但其色光澤，水旁之草方茂，蓋力自水中出，又非寒時，其狀不得不然，故觀者當審其畫時用意處也。

正坐佛

唐趙公祐所作，予遠祖相國衞公爲浙西觀察使幕中僚也。世俗畫佛菩薩者，或作西域相，則髡髮虬髯，皆異鬚目，一如胡人，或作莊嚴相，妍柔婉好，奇衣寶服，一如婦人，皆失之矣。公祐所作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具，而慈悲威重，有巍巍天人師之容，筆迹勁細，用色精密，縑素暗蔽，而丹青不褪，眞可寶也。

玉皇朝會圖

蜀石恪所作。天仙、靈官、金童、玉女、三官、太一、七元、四聖、經緯星宿、風、雨、雷、電、諸神、岳、瀆、君長、地上地下主者，皆集於帝所。玉皇大天帝南面端扆而坐，衆眞仰首，承望清光，見之者神爽超然，如在乎通明殿中也。恪性不羈，滑稽玩世，故畫筆豪放，出人繩檢之外，而不失其奇，所以作形相，或醜怪奇僻，以示變水府官吏，或繫魚蟹於腰，以侮觀者。頃見恪所作翁媼背醋圖，寫鼻撮一，以明其酸，又嘗見恪所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飲酒，供張果者，乃執事左右，皆述其情態，前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此圖玉皇像，不敢深戲，然猶不免懸鶉，欲調後人之一笑也。

渡水牛出林虎

皆朱梁時道士厲歸眞所作。鈌岸平波，遠山坡地，青林淺草，牛與牧人，情味俱適，筆簡意盡，氣韻蕭爽，與戴嵩、韓滉所畫，未知其孰賢也。歸眞畫虎，毛色明潤，其視就就，有威加百獸之意，嘗作柵於山中大木上，下觀虎，欲見眞態，又或自衣虎皮，跳躑于庭，以思倣其勢，今觀此圖，非心識意解，未易□其自然也。

補陀觀音像

蜀勾龍爽所作，具大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鈿衣紺髻，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居補陀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樹蒙密，佳氣藹然，予嘗與德鱗雨後望襄陽鳳林諸山，氣象略相似，頗恨是中無此大士也。

紫微朝會圖

朱梁時將軍張圖所作。帝被袞執圭，五星、七曜、七元、四聖、左右執侍，十二宮神、二十八舍星、各居其次，乘雲來下，其容色皆端敬，其服章皆嚴謹，道家謂玉皇大帝爲紫微大天帝爲紫星天子，觀此圖者，知君臣之義，雖九天之上，亦未嘗廢也。圖作衣文，不思吳衣當風，曹衣出水之例，用濃墨蘸筆，如草書顛筆飛動，勢其豪放，至於作面與手及諸服飾儀物，則用細筆輕色，詳緩端恬，無一欹仄，亦一家之妙用。

乳虎圖

宣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虎天下之至猛，於乘間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鼠桃、赤草，馬嚙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雖前行，視其意中，亦有銜銜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負生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蓋，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

被髮觀音髮和

在水中石上，曳衣寶絡，被髮按劍而坐，非近時所能爲，必五代或晚唐名筆所作，筆細而有力，似吳道玄。獨設色太重，衣上花文不類吳筆，或云朱繇，疑或是也。觀世音開聲以示現，今此形相，世所罕作，吾弗知其爲何等身得度，故現此身而爲說法也。

歸龍入海圖

毗陵咸化元所作。筆力峻峭。淳作風浪起伏之勢。令人心目眩淡。一龍蜿蜒翔于水上。然先後之浪皆勻。未有翻湧漲溢之形。雲氣雖從。然不自水出。予見而知之曰。此非游龍出海圖。乃歸龍入海圖也。因以名之。

蓮蕉圖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爲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節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荷花生泥汙之中。出於水而不着水。昌此花摹韻淸遠。能識此意耳。

長帶觀書

龍眠居士李伯時所作。名公麟。登進士第。以文學有名于時。學佛悟道。深得微旨。立朝謇諤有聲。博求鍾、鼎、古器珪璧寶玩。森然滿家。雅好畫。心通意微。眞造玄妙。蓋其天才軼舉。皆過人也。士大夫以謂梭馬愈於韓幹。佛像可近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非過論也。今觀此像。固非世俗可以彷彿。而紳帶特長一身有半。蓋出奇玄異。使世俗驚惑。而不失其靡絕處也。比見伯時爲延安呂觀文吉甫作石上臥觀書像。與此未聞有此樣。亦出奇也。唐閻立本、楊炎、能畫。不害其爲貴人。王維、鄭虔、能畫。不害其爲賢士。國朝燕龍圖穆之、宋郎中復古、與伯時皆能畫。何嘗於古耶。宗室光州防禦使令穰字大年。予雖未之識。然聽聞有美才高行。讀書能文。自少善作山水。士大夫家往往有之。以爲珍玩。大年與德麟同出太祖皇帝之後。於德麟爲兄。早器重。以故摹勝所收。皆大年平時所得意者。大年用五色作山水、竹、樹、鳧、鴈之類。有唐朝名畫風韻。江都王駙馬、滕王蛺蝶圖。皆唐宗室之妙畫。可與之方觀並游矣。乃知貴人天質自異。所專習則必度越流俗也。

廣川畫跋

董逌撰

廣川畫跋目錄

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書楊傑摹地獄變相
書燕仲穆山水後
書惠禪師松林圖
書以妾換馬圖後
書列子御風圖
書摹本地獄變
書龍衮文馬圖上
書武皇望仙圖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
書龍衮文馬圖上
書駿馬圖上
書嬰魚圖
書列仙圖
書馬兒圖
書東丹王千角鹿
書李子西兵車圖
書百牛圖後
書秦宮對鏡圖後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書七夕圖
書李子西兵車圖

卷之二

孫曰畫水
九主圖
犬戲圖
攝摩騰取經圖
陸羽點茶圖
孟浩然騎驢圖
月宮圖
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鏁樹諫圖
上王會圖敍錄
孫知微畫涅槃
卷之三
書別本西升經後
醉僧圖
書吳懷龍上
官本乞巧圖
劉唐允拂林圖
壓壞圖
別本地獄變
卷之四
舞馬圖
王仲千收猩猩圖
二龜調心圖
蕭永彝畫本
阿房宮圖
賀監歸越圖
雄雞斷尾圖
胡瓌番馬圖
卷之五
素法師行化圖
清夜游西園圖
王摩詰山水
李祥收天馬圖後
伯時縣鑑山圖
愼微秋雨圖
李太白畫像
寃對圖
跋韓幹馬
吳生畫圖
易元吉猩猩圖
書西升經後
化胡經後
醉道士圖
御府吳淮龍秘閣評定因書
書程文簡所收鶴圖
常山市畫像
沒骨花圖
織女圖
別書韋偃畫圖
玄奘取經圖
常彥輔畫神畫像
書李營丘山水圖
李成畫營丘圖
曹將軍照夜白圖
吳王所繪圖
再書猩猩斷
穆宗打毬圖
送窮圖
書李端愿收唐畫乞巧圖
牧羊圖
勸酒圖
滕王蛺蝶圖
徐熙牡丹圖
杜甫騎驢圖
張季鸞還吳江圖
蔡居安展子虔馬
閻立本渭橋記
戴嵩牛圖
遷鶯畫花
秦王進餅圖
留瓜圖
二十八宿眞形圖
李元本花木
書介葛盧圖
伯時馬圖
武宗元天王圖
顏太師畫像
關仝倣作太山圖
跋李夫人圖
舉子圖
傳古龍
竹林七賢圖
陳臧甫雙龍
陳中玉收桃花源圖
吳生護法神
李定方繡佛
王波利獻馬圖
吳道玄地獄變
燕龍圖寫蜀圖
閻士良畫龍圖

卷之六

輞川圖
書韋偃放牧圖
古畫水圖
北天王後題辨
周昉西施圖
時記室所收山水
李成畫後
燕仲穆畫
御畫瑤池馬圖
盧鴻草堂圖二
曹將軍畫馬二
孫知微水
擣衣圖
崔白蟬雀圖
王勃畫圖
郭恕先畫後
周昉畫
御畫翎毛後
書優鉢羅華圖
張戡馬圖
范寬山水
蘭亭圖
渡局圖
書王學士李成畫
范寬山水
龍袞百馬圖
跋李祥收吳生人物

廣川畫跋卷之一

書封禪圖後

秘閣藏封禪圖舊矣。景寧三年。曝書石渠。發奩出之。蓋大中祥符元年章聖皇帝有事于泰山者也。龍旗千節。豹尾萬纛。天清地夷。日開月闢。諸福畢應。形勢呈露。羽衛威儀。稽自典禮。此帝王之盛節。雖恨不出此時。得與諸儒參定大典。猶幸按圖識之。可以想望追念跋慕於一時也。既而歎曰。臣等幸生太平時。充職璘臺。得以文墨編摩。論著國典。朝廷禮文。宜有知也。事。翔於器（一作臨）時。諸儒不能深究。則天子建中和之極。以立制度。其說未可考也。古之言曰。鄙上跂（一作距）黍。北里文禾。三脊之茅。比行之鰈（音牒）鳳凰在庭。麒麟在郊。然後可以講事。蒲車之贄。苴（音沮）璧之席。掃地而祀。封土於山。然後可以講禮。石函金册。玉牒銀繩。範金之泥。刻玉之章。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然後爲盡登封之制。是果禮之謂邪。今考於書（音舞）則有類於郊祭。祀壇以祀上帝。侑太祖以從祀。則其禮有類於明堂。柴於東方。徧于羣神。建壇八十一尺。則類於巡狩。分陛四面。土用五色。則類於太社之制。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則類於觀大一之禮。壇場不備。諸儒翻（下賜反）取六經。以立平制。繩刻於事天之儀。凡國之大祭祀之禮。咸取偏焉。是求所謂易姓奉度機德崇功之禮者也。（河圖紀傳曰。恩授璇）自皇帝堯舜以至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然自三代用事於岱宗者七君。而漢武帝、孝安、唐高宗、玄宗、皆非易姓。是於禮不得封。而秦始皇帝漢光武又皆溺於方士說。以封禪爲不死之名。是雖行其事。而不得其禮者也。唯貞觀用事。於禮爲可封。房喬定禮。悉取建武遺文。至樂歌降神。悉用郊丘之祠。雖采革安仁說。然封禪歌時遞自不類。絕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揭酌情文。考合經義。恐非房喬所能任也。然是圖也。其惟秦漢之間。區區而講於禮文者。未嘗合六經。比之唐貞觀間。則亦有據矣。惜哉。擊司學官。論議拘儒。不能超度漢唐。使甚盛之舉。猶有歉於三代者。臣竊恥焉。昔唐集賢御書院有開元東封圖。晉國公虞得其本以進。且曰。祖宗盛時。紹復有期。所以寫成此圖。願敢上獻。徵史氏之失。纂禮容之要。唐之諸臣如裴度者。知所以事君矣。至於求封禪之圖以幸告成。倍宗。豈汩於流俗而不知考於禮乎。況唐在貞觀已告偕矣。開元行之。尚誰告邪。舉前王既往之失。而期後王之爲過舉。不亦悖哉。惜夫不知學術。其弊至此。

書武皇望仙圖

秘閣有武皇望仙圖。軒縣業蔚。（一作業）植牙樹羽。升龍舞鶴。卿雲瑞霧。按曲奏技者。皆霞衣雲練。日月冠。鵠捲雲殿。步搖諸于。垂佩錯雪。雁進蟻行。羅布殿上。傳傳漢武帝會西王母也。然庭下裝倡者。復有武帝會王母設位。庭上嚴深。更得冠通天而袍絳紗者。關軒止御。意色遐想。愴恍自失。余以畫考之。殆唐武宗仙樂圖也。聞知前史。武皇初銳精政理。剗削蠹弊。誅叛討逆。四方大定。其後怠於政事。肆欲遊幸。崔魏公曰。陛下聽政餘暇。行幸稍頻。射獵擊鞠。角觝搏搏之技。不離左右。累聞諫官上疏。願賜省覽。自後帝親萬機。倖門杜濶。去如蓬草。內臣若俗相顧曰。劉行深楊欽義敗風弄本。而致於斯。因幸教坊。撰孝武宴瑤池曲。廣召容倡。曳雲環仙袂。星冠月帔。鶴駕龍軒。偶漢武對王母舉流霞杯。歸武帝　長生樂。奏寶雲羽衣曲。太和萬壽樂。上若有感者。飛幸兩軍。皆恢張新意。窮奢極侈。互進神仙樂。於是上惝然有遺天下意。飄然若神仙可接袂而升也。故趙歸眞得以左道熒惑上聽。卽此圖是也。夫佞邪之移人。必待見所欲焉。然後能變人之思慮。意好也。至於意好已移。則佞媚實中。欲其虛明內照。不蔽於外。不可得已。惟英明容斷。其剛有以勝天下者。則雖可欲競前。不立知見。故物有至者。過而不留。則物自無進矣。然天下豈無多欲而累者哉。則不能斷知見意者。未有不蔽於惑也。傳曰。佞猶膩也。人主未嘗近膩。而常以遠膩爲意。則正慮勝矣。苟持正慮者不剛。則心惑意移。物隨蔽焉。彼佞衷投人。過隙乘之。則其受入甘矣。會昌之禍。殆此圖發之。昔之傳此者。將爲後王龜鑑。則其名之失。不可不正。

書東丹王千角鹿

秘閣有李贊華畫鹿。角直而歧出。若斜藤相扶而生。長三倍其身。觝（一作觸）闕立。岐角森列。故世錄號千角鹿。其質則角上而橫出者衆也。崇寧四年。詔下秘閣收其畫。以人使者疑其狀。且求其說。古有是類者。當得其名。以備顧問所及。余謂邪希有鹿。兩頭而角且千。（雜俎雲南郡有神鹿。一身兩頭而角衆列。華陽志合浦有鹿。額都斜藤一枝。四條直上。各丈人以爲角。鋒支桃枝一角者爲天鹿。兩角者爲辟邪。故道書有五

頭鹿，其角且十，皆古者異鹿也。此畫得之，殆爲瑞應而出者邪。條錄謹上。阿保機攻劫，收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以長子人皇王突欲爲王，阿保機死，遂作立，次子述律妃，明宗嫡姓東丹，更其名曰慕華，長興二年，賜姓李，更其名曰贊華。

書楊傑幕地獄變相後爲王道輔跋

廬山歸宗寺刻吳道玄畫地獄變相，無爲楊次公敍其後曰：張孝師入冥，得識所見爲記，陰刑陽因，衆苦具在。（一作殘）慘悽慟，使人見之，吳生就其畫增益，成此圖。世或疑之，謂白西方之學入中國久矣，梁大同寺闢諸經變，並吳人張僧繇爲之，自是地獄之說繁然滋蔓，前世畫工，如陳靜眼傳於寶教，盧楞伽傳於化度，盡在吳生前，其後張孝思畫於淨法寺，孝師在唐，以畫知名，謂見神地獄可入能品，自與當時名手並不可謂畫不工，而道玄改而成此，豈不知吳生與孝師並以此顯於唐哉。況陳盧又或先此百年矣，此可謂其說始孝師邪。昔公者傳云，親見吳生畫時，京師屠酤魚罟之輩見者，亦皆懼罪改業，人謂此於世教有助，校其時孝師迺出吳生後，此似不知考也。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爲陳彥邠跋

晉人嫁女美其媵，秦人至薄其婦而厚其妾，君子謂不善爲女謀。齊敬君思其妻，感之於畫，王因知其美而奪之，君子謂不知爲婦計。此雖事出一時不足責，然其爲後世戒者遠矣。世有惑者，蹈失就誤，方且自以其智爲勝人遠甚，不知循禍途而守患基，其弊甚矣。觀此圖便知亂亡同軌，有足傷者。方其逃難兵戈間，不能杜閉房闥，保藏妻妾，至攜持就道，已是放寶玉於塗路，而幸盜者不搏而取之，亦失計也。又況以形容寫畫圖，出之道路，招禍以待其至，是販婦求售之謀也。其奪於人宜矣。至於分鏡以誓，嘗爲一笑不知訪之章臺，已異於初，知其爲晉人齊人之計也。昔趙憲遭亂，迺泥塗附其婦面，竟以是免，德言爲盧不知出此，其慈知相去，豈特尺寸間邪。隋嘗以陳主妹賜楊素，本事集稱師行奪之，素知國主妹受以爲妾，與奪之兵戈間一也，誠歸其夫，猶是一節可稱，史不書者，未可信也。此畫唐人爲之，蓋據本事說也。

書燕仲穆山水後爲趙無作跋

明皇思嘉陵江山水，命吳道玄往圖，及索其本曰：寓之心矣。取不有一于此也。詔大同殿圖本以進，嘉陵江三百里一日而盡，遠近可尺寸計也。論者爲丘壑成於胸中，既寫則發之於畫，故物無留跡，景隨見生，殆以天合天者邪。李廣射石，初則沒鏃飲羽，既則不勝石矣。彼有石見者以石爲碍，蓋神定者一發而得其妙解，過此則人爲已能，知此者可以語吳生之意矣。仲穆於畫，蓋得於此。

書百牛圖後

一牛百形，形不重出，非形生有異，所以使形者異也。畫者爲此，殆勞於知矣。豈不知以人相見者，知牛爲一形，若以牛相觀者，其形狀差別，更爲異相，亦如人面，豈止百邪。且謂觀者亦當求其所謂天者乎。本其所出，則百牛蓋一性耳，彼爲是觀者，特物（一作抽）慰牧，惝恍物假（出爾雅）觸角耕蹄，仰鼻垂胡，掉尾弭耳，豈非百體具於前哉。知牛者不求於此，蓋於動靜二界中，觀種種相，隨見得形，爲此百狀，既已寓之變矣，其爲形者，特末盡也。若其岐胡嗜匡，豪筋旋毛，士皁輟芻，下澤是驅，奮勇槽側，息憤場隅，怒於泰山，神於牛渚，

白角瑩蹄，青毛金鎖，出河走蹋，曳火銜弈，渴次而飲，岸傍而鬬，掺尾而奏八闋，敏角而爲商歌，飯於魯閣之下，飲於潁陽之上，虎闘而較爭，創化而樹變，歡豆迤邐，陰虹屬（一作屬）顯，果有窮盡哉，要知畫者之見，殆隨畜牧而求其後也，果知有眞牛者矣。

書惠禪師松林圖

惠遠師藏松林圖，江南舊工也，或爲詩繫之，他日閱余畫以敍得之原流，或謔曰：玩物累心，不能忘愛於此，亦蔽矣。子又書以號之，豈不益人之惑，重其累乎。昔玄覽師得心外法，忘己忘物，不留慾欲，張璪得畫其庭作古松以爲觀美，符裁閒而矜之，術（一作衒）象以詩繫其後，世謂之三絕。翌日，玄覽見而嫚之曰：無事所吾暨也，是意好者，豈當留於胸中邪。況又滯於一物而不釋哉。余應之曰：苟內誠解矣，雖物有衆至，是象露形，不能爲累，彼養於中者，澹然凝寂，不立標的，故物無留鑑（一作鑑）焉，豈復以人之所者爲己之所哉。子試觀之，謂不能忘暨之所，而謂能忘物之累者，果知其不爲心所手。

書駿馬圖上

劉原父使勝中，會有獻馬形出道間，食虎豹，勝人不知，原父曰：此異獸也，以形色考之，當如白馬而黑尾。今畫者異之，不知果何據哉。大鵬食蝟，蝟食蝎，蝎食鵝，鵝食駿，駿食虎，自駿至鵬，世不皆見矣，則畫者亦何可責其不失形似哉。晉平公乘駿馬，乳虎伏而不動，齊桓公乘駿馬，虎豎（恐作）而伏，然則駿亦馬乎，其爲異狀者過也。（山海經：駿馬身一角虎爪，郭璞讀駿。）

書秦宮對鏡圖

秦有僕鎔方鏡，號照骨寶，其在咸陽宮，則縣以照膽，察防奸宄，謂六國美人方充滿八十里宮中，彼對鏡者，豈非玩於神鏡，自相蚩侮，將宮人衆盛，粉白黛黑者，以妝爲嬉，娛戲狎，而競於餘照者哉。蓋者不虛於彼而得其意，可以做像取也。視圓盤空架橫，大若栒簴，副以五色，其上千年古字相周，下環列八卦二十八宿，金縷銀帶，卻月向風，房中鏡列，下有鏡奩，駢雜參錯，十行爲對，舉鏡照景，景出無窮，每一景中作一相，以形求者，鏡盡而形不能盡也。初爲楚妝者，人蓋二十有八，拚奏袖，捧吳頰者半之，牽齊衫，著越鈿，帖鬢點眉者，纔又半也，而形隱鏡中，與鏡相出，爲相千萬，觀者眩惑，遂落闇中至不能計者，循視其初，不離一鏡，此畫工之妙用也。放示羣相，攝制衆景，殆所謂疑於神者乎。故有笑殘黃之不正，訝夜粧之猶調，宿鬢尚橫，淺粉已薄，無復辱朱，檢餘眉萼，醫上星稀，黃中月落，蓋此圖中，可見秦宮之盛麗，雖謂明星熒熒，詞不爲過也。

書以妾換馬圖後

莊子論心則戒曰：移是。今之人也，請言移是，則疑與偃，偃亦無有定處也。猶用者各有適，世不知此，反以移是爲貴者，可勝道邪。此圖有以妾換馬者，世固疑之，余意其慕追風逐電之時，則不復顧娥眉嬋鬟之爲陋，各以其時適也，豈以二者於此各得其欲，而以移是貴哉。昔見簡文詩，謹言似白玉，定是嫵青驪，又劉子威時，龍睡來甚易，爲孫去實難，鶯膠妾猶有，請爲急弦彈，又見庾肩吾詩，似麗將含咲，千金會不俱，

或謂郊妾換馬，非眞有其事，風人所以託也。余觀魏人曹彰嘗遊驄馬愛之，謂其主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指其一，彰遂以予之，當時人譏其愛好異尚，此圖豈得於是而爲之也哉。故知有其實也。

書嫗魚圖

成都府官給嫗魚圖，陳于宴廳，有疑其名者，或謂爾雅諸書無嫗魚名，不知何以得之，余從而質之於書，郝隆有言，嫗隅，蹠淸池，蓋西南蠻號魚爲嫗隅，方言不習見，惟此詩得之，殆傳者譌耶，此圖爲大小魚數十形，此固不一種，理不可以一魚名之，況古無嫗魚，則疑此或傳之夷人矣，衆相謂然，屬余爲書以告。

書吳生畫地獄變後

工技所得，雖以藝自列，必致一者然後能造其微，至於妙解投機，精潛應感，則械用不存，而神者受之，其有輒迹而可求哉，吳生初爲此圖，請裴旻纏結舞劍，因其陵厲，倏一作通幽冥，至於騰太白之光，徵磨文之燿，雷厲風揮，英精互繞，劍繫電光，透空而下，執鞘承之，衆大怪駭，於是賣其逸藝，潛發神明，寓之於畫，魔魅化出，怳詭形見，李光謂道玄平生得意在是，夫以道子畫畫，自號絕藝，不可以繩尺約之，況此得之具，猶有尺度可校，則功用之力，當有得其餘習者，可以論其形假也。

列子御風圖

列子御風，世有圖其說者，崇寧五年官試畫學生，監試學士疏出本文爲目，俾試者圖之，明日來上，悉風脚雨勢，濃雲重煙，空中人立，勢若將陟，蓋無能得其意者，它日有待古圖者，作草樹相依，層巒遠近，披拂霞綺，假爲遊雲飛霧，依隨蹁躚，扶搖上下，輕重相映，放乎有羽服而遊於其中者，神淡而氣滅，形解而魄寂，若同乎一氣者也，衆昉其狀，謂筆墨蹊徑，得畫中縣解，雖布列形狀，亦不能到古人地也，乃書其圖上，余因示衆曰，列子御風，信以爲眞，人忘形三昧者邪，其乘風馮凌，與化胚渾，能以天地爲一氣者乎，其爲游於六氣，則不應有待於御之而行也，謂其一氣渾茫，則不應有待於乘之而上也，彼謂氣相合於無，則以風爲既有者也，謂心凝氣釋，則以身爲已異者也，其爲冷然者將不能載也，飄然者將不能及也，起北海而極南海者，將又可以旬有五日而期其止邪，則其御而乘者，將風之來而不知息乎，將有欲往者而待乎與風上下，飄以隨其軀乎，彼其於物我之分特未泯也，古之人化形於無，入乎無有，故能得其無間，方且與天地爲一氣，浮游乎萬物之祖，且逝而藏矣，彼鬼神有不得窺，雖木石山川，無分於一氣也，風果能知有我乎而載之，而我豈皆知有風而可御以乘乎，彼猶說曰，知木幹委葉，不知我乘風乎，爲至是入聖解迷，著其有得於正禀者哉，然則如之何，曰，我乘風時，當處不見，風乘我時，不見當處，風與我未有分時，見相元無，則莊周豈能喪其後哉。

書列仙圖後

不藏金莖華，不得在仙家，觀此圖筆力超詣，而意象得之，仙官侍童，衣諸手，冠遠游，插花如蕤，搖蕩如飛，豈所謂金莖者耶。

書七夕圖後

圖作乞巧，自陸探微後，皆爲穿針樓采，綺樓繡閣，又爲美女錯立，謂織女善女工而求者得巧，此圖皆異，惟衣冠儒男子，拜空中乘車女子，號曰七夕圖，則郭子儀初從軍沙塞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幡幢車自天而下，子儀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福貴，神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再再昇天而去，疑此是也。

書慕本地獄變

崇寧四年，入有自長安持吳生畫地獄變練本求售，謂盧阜石本，蓋慕攝所得於此，陳列中玉逢於石本後，書以予緡可購，當有快人意處，余報之曰，吳生嘗畫此於福先寺矣，其作圖素者，竹爲裴旻及之在唐已失，惟有傳慕蓮成文帷者，豈復有橫一幅練素而爲之者也，余見所諸人如李嗣眞張彥遠朱景眞皆知畫者，又嘗敍畫源流而盡入錄中，豈道玄誠爲此矣而獨遺哉，今觀慕本，是後人自大圖縮爲小本者，雖然，此膽力奚奚壯哉，非能橛棧一作塹塊含元殿，添修五鳳樓手，亦不敢擬議於此也。

書馬嵬圖

世傳太眞妃以爲委馬嵬時，正如感懷妃事，而神乃仙去，非若當時史臣所記也，又謂天籍讖隊有數，實其愆負，至委死於人，亦其數也，逮陳鴻書其事，天下益以信，然妃本以蠱毒上心，陰藉禍媒，召亂天下，身幾國破，流患百年，李唐竟以滅，果其有數然哉，予在蜀時見青城山錄，記當時事甚詳，上皇嘗召廣漢陳什邡行朝廷齋場，禮牲幣，求神於冥漠，是夕奏曰，已於九地之下，鬼神之中，搜訪不知，二日又奏，九天之上，星辰日月之間，虛空杳冥之際，遍之矣，三日又奏，人寰之中，山川岳瀆祠廟，十洲三島，江海之間，莫知其所，後於蓬萊南宮西廡，有上元玉女張太眞謂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而帝乃太陽朱宮眞人，世念頗重，上降理於人世，我謫人世爲侍衛耳，因取玉龜爲信，其事在一時已有錄，宜爲世所傳，而鴻所書乃書臨邛道士，又不著其奏事，其有避而不敢盡哉，將欲傳之，未得其詳，故書隨以略也，今青城山錄，好異者傳出久矣，又道家用補科儀中，故世以太眞成仙矣，其爲妖爲孽，產禍召亂者，又仙者固如此邪，神仙事，儒學者不道，然不可謂世無此事，故余每於異書見之，亦不能廢，或謂好奇之敝也。

書李子西兵車圖

百工之事，皆聖人作，顧後世循用其法而不得其意，久則并與其法失之，考三代兵車之利，知後世無復有遺制也，紹聖四年，紹造兵車，下其法四方，制作戾古，不施於用，卒以自敝，是未嘗講其制於三代也，明年余來京師，會李子西出兵車圖，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主御者在中，乃知昔之畫者能深觀其隱，察於制度，此有稽於戚器者，蓋不妄作丹墨也，余聞古之爲車者，乘車則君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蓋一車之任，御者奢車左，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車車中，故右主持兵抽刃擊刺，亦其所主於車者，傳曰，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支盾在右，御在中央，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曰，乘君之車，不敢扈左，昔韓厥代御居中，謂非元帥，御者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及君宜

在中也。吳車之法。將居轅下。故御者在左。君子惡空其位也。春秋之時。兵車最備。其用於師旅者不敢廢也。鄭之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致師者左射以菆。夫御在左矣而云射。是持弓者左矣。鄢陵之役。晉欒鍼爲右。告子重曰。寡君乏使。鍼御持矛焉。鍼之戰。鄭無卹御簡子。衛太子爲右曰。刖瞋不敢自佚。備持矛焉。豈不右人持矛乎。書曰。左不攻於左。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則御者固在中也。天下不知兵戈之戰久矣。胡騎奔衝。莫有制之。自陳陶之敗。後世不復識車矣。況論其制邪。願君持此圖獻之朝。且求知禮樂者。考古而求其制焉。則御夷旗若。藉廢樂因。銀戎固壘。將車之一事爾。豈與武關鹿角等功哉。

詩龍袞文馬圖上

禮諸侯交幣。或稱文馬。左氏實書宋人以文馬百駟贈華元于鄭。謂馬之有文采者。諸之將禮爾。今袞作衆馬。無交聘考禮者。殆爲馬之文飾而取名者與。古之謂文馬者則異矣。犬戎氏有文馬。毫毛朱鬣。曰如黃金。是爲雞斯之乘。然文馬自有種矣。

廣川畫跋卷之二

書孫白畫水圖

畫師相與言。嵩山不靠水。謂山有峯島崖谷。煙雲木石。可以縈帶掩蔽見之。至水則更無帶映。曲文斜勢。要盡其宗。隨派別。故於畫爲尤難。彼或爭勝取奇。以夸張當世者。不過能加疊紋起浪。若更作蛟蜃出沒。便是山海圖矣。更無水也。唐人孫位畫水。必雜山石爲驚濤怒浪。蓋失水之本性。而求假於物以發其瀾瀁。是不足於水也。往時曲陽廟壁有畫水。世傳爲異。蓋木文平漫。隱起若流動。混混不息。其後有梯升而索者。知壁爲隆崖高下。隨勢爲水。以是衒於世俗。而人初未識其僞也。近世孫白。始剏意作瀧沼淺原。平波縈流。停爲潋灩。引爲決泄。蓋出前人意外。別爲新規勝概。不假山石爲激躍。而自成迅流。不借灘瀨爲瀹濺。而自爲衝波。使夫縈紆回直。隨泳蕩漾。自然長文縈絡。有序不亂。此眞水也。若言畫慢水要不斷水脈爲工。畫急水要不混洄瀾爲工。若今以二說觀世之畫者。眞可一笑也。夫慢流之文。則爲絕水風紋。更無流脈。畫迅流者。則浪頭湧起。反如印板水文。天下豈勝其至衆哉。要知畫水者當先觀其象。次觀其瀾。又其次則觀其流也。不知此者。乃陷沌水中爾。故知汪洋涵蓄。以滔沒爲平。引脈分流。以潛淡（音換）爲勢。至於聚爲渦瀾。散爲捻洄。識游泳乎其中。而不繫於物者。此眞天下之水者也。亦知求於此乎。

書攝摩騰取經圖

世法有盛衰。可以事見也。正法有興滅。則不可以事見。求核理者可以得之。世俗之患。以世法盛衰而疑正法興滅者。常見其不知本也。今夫世法不常盛。顧有衰謝陵夷。逮王者出。則及而振之矣。雖更世歷年之久。其法不傳。而名可得考者。以其世數猶可推也。至於正法之敝。乃遠在數千載後。教與法盡。顧諸福悉陷淪於世。故乃更一賢聖。隆化興教。其入中國者。像法也。後世不知正法之滅。而後每興。則以世法觀者。於是常不知正法所自起。可以歎也。王度謂佛法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說。蓋以靡騰竺法蘭自永平得經。以是爲始入中國。今以經知者。自威晉王後。則有刹莊嚴者矣。其下則賢刹所以興。至於能仁不復。則第四世矣。方漢之時。其以四十二章經至者。蓋釋迦法爾。昔秦穆公世。耕者得石像不能知。及梵教入中國。有異僧識之曰。此前刹迦葉佛遺像。自此而上。毗尸毗舍浮。拘留孫。不應其法。獨不至中夏也。經言大千世界爲一佛土。考之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上。非想天爲一界。千三世界爲小千世界。爲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殆此則中夏在南閻浮界中。豈能獨出其分哉。蓋無羅縵謂正法世五百年。末法世三千年。然則正法滅。像法出。像法滅。末法見。至於末法盡。則佛教法絕矣。故復當一佛界也。昔石季龍造塔於鄴。而澄清道人臨菑取舍利得之。謂阿育所造在中國者十八。而臨菑其一也。皆藏釋迦舍利。今考載籍。自漢以上無梵教。彼於此果得舍利。是其說不可證也。今之經多譯於後世。其要務在夸大。求取信中國。至於恆星不見。求合於二月十五日。妄也。然則曇曇之興。未與諸夏相通。其傳於經者皆釋而通之。顧無年緣。可以譜見。蓋不可知其時之在中國爲何世也。龍樹求過去諸佛所傳經。得於海藏。凡三月不盡一佛界。問之守者。其往往如是。復爲一佛界矣。不知其極也。蓋刹火盡時。惟海藏得存。故千佛已出。不可窮盡。世人或疑其說。蓋常人以耳目不及。便不敢據以信。不知理有在者可以考之也。漢穿昆明池得刹灰。此不可妄傳。人共傳之。若信於此而不可信於彼者。其可與論常理之外哉。

書月宮圖後

蟾月宮圖。李惟玉六世所收其家者也。首標且爛露矣。其間亦有雜作樓觀狀。彷彿見鳥一尾。存鵲一角。半欄半榜。或於缺破處有之。但不相連屬而斷裂。其蟾意所主。則不可知也。蟾有兔擣藥者。外周爲水房。有大木林。樓枝委垂而下。相扶以立。蓋古所爲扶桑者。此不可謂無所據也。或疑月中有兔形。考於書。惟蟾蜍有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隙。象兔蟾。而王充謂兔在月中則死。乃以兔爲月氣。皆不可據。余曰。子嘗求於日乎。夫月無光。而迎日爲明者。世所知也。未望則載魄于西。以日行而得光於上弦也。既望則中魄于東。以日行而得光於下弦也。至於相望則光合而圓。可以推矣。夫天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不可移也。日出在東。其對在西。西爲雞。而日光舍焉。則雞在日中。及運而西。則其對爲卯。卯爲兔形。月光舍焉。則兔在月中。月出東溟。褧之而生明。則與日相望。故月得日光。焉隱光見。月有兔形者。亦何異哉。天下知日中爲烏。而不知爲雞。知月中有兔。而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方其爲雞形時。月未出矣。故不得見其傳光爲雞形時也。月既居西。對卯而爲兔。人望視之。不能詳其形似。猶日烏也。或曰。段成式謂得仙書。

傳月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於西，與扶桑對，則陰景日中矣，月魄之明，景亦隨之，故凡月之所具而有者，皆日光所及者也。世不考其理而信俚說，其可與論此哉。

書九主圖後

九主圖本伊尹事，世失其傳，或書以漢九君者誤也。夫以法君況兄（一作高祖）以專爲孝文，以授爲景，以勞爲武，猶有類取也。謂昭爲等，謂宣爲寄，則名與實戾。元帝柔仁，基禍漢室，其謂破君，理有信者，及謂成爲國，謂哀爲三歲社稷，則又不可也。昔伊尹干湯以素王及九主之事，考其說，是亦以人主九事要其君爾。後世託之蜚圖，謂當時有此制也，此說或然，亦未可必。其信，豈事可（一作謂）漢世諸帝哉。九主非有名號，以治功效者知所後先，人主於此可以取矣，是亦不可廢也。

書陸羽點茶圖後

將作丞周潛出圖示余曰，此蘭翼取蘭亭敍者也。其後書跋衆矣，不考其說，受聲據實，謂審其事也。余因考之，殿居邃嚴，飲茶者僧也，茶具有在，亦有監視而臨者，此豈蕭翼謂哉。觀孔延之記蕭翼事，商販而求受業，今爲士服，蓋知其妄。余聞紀異言，積師以嗜茶久，非漸兒供侍不解口，羽出遊江湖四五載，積師絕於茶味，代宗召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師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入，翌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歎師知茶，出羽見之，此圖是也。故陸羽點茶圖。

書邢和璞悟房次律圖

畢文簡公得唐本邢和璞房琯前教事，和璞神疑示悟，琯沈思如眞有想者，久之則亦若有悟也。璞悟以怡，琯悟以歎，此其異也。乃掊地得永師遺師德書以信其說，此蓋深觀其隱而能得其趣，決非常工所能知也。崇寧二年，其孫完官于潞子，莆田方宙召畫人李唐摹爲別本以藏，屬余書其後曰，惟公深達佛慧，得死生說，求入無倪，則長滅起伏不足論也。觀師德爲唐臣，深功隱德，及物多矣，智如梁公，猶不能知，則善藏深矣，豈世得而窺邪。其再出而爲房琯，以名德功業任宰柄，此何怪哉。若爲正因者不過正果，則非理之常也。永嚮師人總持三昧，能爲一切無礙，與世脗合，不離圓融，而後其道爲和璞知，道之所假，果無有二也。世人信羊叔子探鐶而不信永嚮師事，豈以非出於史官而便爲稗說，遂有分邪。此又不求於理者之論也。昔雲產與許玄度同造二塔于會稽，玄度亡後，產若有待者，果爲蕭瑟，王荊之告陽，實三十年來領越，產曰，許玄度來也，遂握手命入室席地，以三昧力加被，王忽悟造塔事，殆如今日也。此豈可誣哉。昔人記崔產武周澤再生事，皆謂不忘願力，故以願求者可望而待之，誠得此說者，可以知念力堅固，如精金之不可改，蠟自鍊而性存者也。

畫犬戲圖

畫者得之犬戲，而且曰能覩其變矣，有而易之，將不止人立而冠也，故負乘序行，擁戟前列，据案臨軒，指呼趨走，形態百出，若可人事而盡求者，疑當德光陷中原時，畫者故爲此也，然形類意相，各有至到處，又

知游戲於畫而能得其奉墨自然者，此其異也。昔有人爲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視，故易。豈以人易知故畫難，人難知故畫易邪。狗馬信易察，鬼神信難知，世有論有（一無有字）理者，當知鬼神不異於人，而犬馬之狀，強得形似而不盡其理者，未可謂工也。然天下見理者少，孰當與畫者論而索當哉。故遇知理者，則鬼神索於理，若夫畫犬而至於變矣，則有形似而又托於鬼神恠妖者，此可求以常理哉。狗之戲可也，昔韋叔堅狗，人立而行于家，曰，狗見人行，效之何傷，解冠纓上，狗藏而走，曰，誤觸冠纓耳，至於上竄起舞，曰，兒婦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何能作怪，而石良劉晉格犬之被甲持兵者數人，鄧伯夷與郡（一作屋）犬蒲博，蓋畫者知此，因廣其意而爲之，因以著時之禍，以見當時畫者之不能忍恥夷虜，彼仕於此者，猶求寵榮一時，可以重歎也。畫之後書曰，晉清泰三年製，余是以知也。

畫孟浩然騎驢圖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於時，宜也。當其擁褐襪，負笥簪，陟袖跨驢，冒風雪，陟山阪，行襄陽道上時，其得句自宜挾冰霜發雪，使人吟誦之猶齒頰生寒，此非特奧室白雪有味而可諷也。然詩人每病畸窮不偶，蓋詩非極於清苦險絕，則怨思不深，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蕩無味，不能警發人意，要辭句清苦，搜寒貧幽，非深得江山秀氣，詣絕人境，又得風勁霜寒以助其窮怨哀思，披剔奧窔，（一作突）則心中落落奇處，豈易出也。鄭繁贈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繁殆見孟夫子閒而強爲此哉，不然，繁何以得知此。

書鎮樹諫圖

元符二年冬，余自汶如京師，假道陶丘，會晁堯民守濟陰，留頤堂五日，堯民出陳元達鎮樹諫圖，俾余敍其後，且曰，劉聰起夷狄，盜占區夏，容諫如此，豈不賢哉。觀者不能盡得此意，要以敍見也，曰，聰正變於色耳，豈知賢哉。元達亦遂時幸禍者，不知所託，寄身虎狼穴中，擢須以待其發，豈曰能賢哉。夫士亡所養，不擇仕久矣，彼匈奴遺種，既戮收我士增，夷虜我人民，秕我皇度，紊我王綱，墳章甫於椎髻，裂冠冕於毳服，正爲士者當高逝遠引，惟恐藏之不深，閉之不固，彼將不忍涉其下流，冒其遊塵，蹈冠纓汙垢，雖求長河浚源，不能濯而清也，乃委質榮名，枕賊鋒，蹈虜及，彼謂曲逢比干，其死如是，豈不異哉。思中國之亡，興患夷狄之不能奄有中國，其事不以同邪，一鶴儀殿於當時，事校之，與光極朝羣臣享萬國，昭德溫明容後宮，孰重哉。已不能權重輕而度時事矣，又能采其重輕而諫邪，賴劉氏救止而聽不能違，得免其亡，幾矣。此則螳蜋怒臂捍車而幸馬軾者也。其後劉氏死矣，元達不能強諫，乃自殺以逞，夫誅魯徵蔡以逞，與以婢爲后，在夷狄事重於鶴儀矣，欲既自殺時，北興鎮樹而諫，勇怯何殊哉。彼方謂元海委度卓榮，有籠羅宇宙之志，故欲稱善中國，而求盡變夷俗，則昧昧而趍亡者，豈識逆順之理哉。然則悄然委（一作逞）激訐沽名，非知諫者，顧蟑螂矜餘勇耳，可以爲今日一笑也。

土王會圖敍錄

秘閣王會圖帳錄總幅二十四。亡者十有二矣。其傳制度。猶可概見。蓋王者元日受朝之圖也。薄海率土。際天窮髮。肅角稽顙。解辮回衽。方貢充廷。旅百雜賓。康老奏歌。彫題抃舞。上天子萬壽。則大珙小球。白雉黃犀。奉朔來王。於此圖可以得之。洋洋乎盛德之事焉。邁覆涵容而無所殊也。其得丕天之大曆。奉而行之者乎。或疑此圖衣冠服物。非周漢制度。臣得考於載籍。殆唐貞觀所受貢於四海者也。文物禮容。雖不逮三世。自漢以來。無復此舉之盛矣。今按圖得者。五輅時陳。百燎夜具。樂備肆夏。禮陳百物。鸞旂鳳節。翠毦（一作旄）旄鐸。飛旐容繆（一作繆）。綴綴央央。則庭具而充矣。其外則青龍旗左。白虎幡右。清游隊前。白澤旗後。朱雀白路（一作玄武）。銅鼓金鉦。笳笳之具。二十四列。橫吹之序。百二十具。班劍戲刀。分行十二。黃麾紫仗。列部十八。五牛旗興。百獸隊車。旗自辟邪。逮金牛者二十四等。檀自鳳皇。逮豹飾者十有二番。諸衛平巾幘。紫袖襦襠。錦勝地。金隱起。弓箭橫刀。中郎果毅。平巾幘。緋襦襠。錦勝起地。銀梁金隱起。佽飛三衛（衛恐作武）。武弁。緋襦襠。供奉武弁。朱衣隊。甲鎧鏡弓刀楯五色。庭外之制嚴矣。有司告辦。鴻臚導客。次序而列。凡國之異。各依其方。東首以三韓、百濟、日本、勃海、而扶桑、勿吉、流球、女國、挹婁、沃沮、次之。西首以吐蕃、高昌、月氏、車師、党項、而軒渠、朅達、發伏羅、丁令、師子、短人、撣國、次之。其南首以交趾、沅谿、哀牢、夜郎、而板楯、尾濮、西僰、附國、徭都等次之。北首以突厥、匈奴、鐵勒、韃靼、而大漠、白鹿、室韋、結骨、後次之。夷琛璧賾。瑰奇怪譎。瑤琛錯落。爲一時美觀。嘗考之貞觀十七年。其制如是。顏籀請比周之王會作圖。以敘傳後世。使著事得以攷焉。又爲王會篇上之。今其書具存。可以察也。其藏在王府。其副留職方。以時參考。蓋得四夷服章物采。名號姓名。官爵謚命。此其所傳也。唐自貞觀逮會昌。百餘年矣。其風聲土俗。已改於舊時。有異者雖謬譌可攷。然俗易風移。亦有世變之不可常也。以圖察者。堅昆其人長大。赤髮白面綠睛。而唐後得其國人。形質不長。而赤色。耳貫金銀小環。王及國人露首卷髮。衣服同於突厥。貂鼠爲帽。而又以金裝帽頂卷其末。與今圖所見異。又王會篇點戛斯本回鶻所號。本名居勿。初屬薛延陀。在隋謂結骨。在唐謂堅昆。賈躭以其說爲證。然堅昆自秦漢有之。史記所謂高昆。漢書所謂稒昆。其國一也。今閼駁謂本國不知有堅昆名。相承以點戛斯爲國。自此以上。八十年矣。嘗經朝貢。後爲回鶻所破。阻隔不通中國。然則乾元二年回鶻奏破堅昆。此其可以驗也。是則點戛斯自是本號。非回鶻所命也。至於末馬則異制。兩鐵則異俗。與國皆不同。蓋百餘年間。容有改制殊禮。故衣服冠冕。不可必其盡同。至面赤白則異。見髮朱黑則殊。傳而鐵不石一作無不歷遠絕。自應國禮。可以論也。書寄求於成周之陸。遠夷外朝。史氏作書爲王會訓。其敘四海之國畢見。故傳於後世。使人企慕。亦恨不得出其時。咏頌成功盛德。然條支白狼九譯而來。豈非中國有聖人。而能使海外之國干呂而知之耶。後求於古者不得其制。乃取周家舊事爲職貢圖。以見漢之奄有萬國。其職貢如是。而世誠謂北通玄菟。南漸朱崖。交河、會浦、蒜海、縣山、烏穴、雞田。職貢有國。今不可考。以其說求之。則亦夸矣。漢兼內外。豈能遂井雞田蒜海而有之哉。臣等幸以文墨論議見收。俾得黃鉛刻槧。至於論著國制。致合典則。參論是非。職所當也。然王會不得如周立訓。職貢不得如漢立圖。其於元會受朝四夷之名。在主客者尚不得如唐之列圖所紀。意者元聖不求遠略。以綏寧中夏邪。將求閉玉門。謝質子。不侔遠功邪。將求於無德無名而與神合契者。不得形容論之邪。若此則親事法宮者。臣等得乞（一作何是）以知之。至于攷論職貢會同。以訂證異文。校釋一藝。著成周之訓。則有待矣。謹盥此補罅。完其圖像。序見本略。條列上之。崇寧五年七月五日。編校臣某上。

書易元吉猩猩圖

世言猩猩取其血。可以染朱圖。獵者既得。則朴鬻使自道升斗。皆知其數。予每疑此說。嘗得杜祁公謂偏問胡商。元無此事。今人之論。猶謂國志爲然。傳誤襲繆。不必論也。廣志獨言猩猩唯聞其啼。不聞其言。永昌武平。今在東蜀廣南。蓋王封之內也。人易知者。此說不可謂繆。至謂交趾貢能言鳥。反以猩猩供庖膳。尤不足信。俟知者訊之。此圖蓋朴鬻摹酌以求升斗之數者也。嘗聞段成式言。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獼猴。作人言如烏聲。髮極長。可爲人頭髮。宋建武中高城郡進雌雄二頭。獵者言無藤。睡常倚物。今世蓋以此謂猩猩。豈誤以況之邪。

再書猩猩圖後

余既書王子安所收猩猩圖矣。蓋疑其不能言語如人。若問之由海經。言猩猩能知人名。山禮亦以其能言貫矣。荀子亦謂其能言唉也。萬舉術謂歸（一作縮）終知來。猩猩知往。此說果不足信邪。曰。余信於理而已。不敢謂諸說皆非實也。恐傳者得以和承而誤。不可知也。今人信理。不如古人。而執人之說。況如其親見。此豈可與論理哉。且永昌爲今之雲南。武平卽今之安南。猩猩所出也。皆有親至其處。而知其異於古之說者。人猶反覆參問。終不信也。此蓋信於耳而不信於目。豈可與論理哉。

書孫知微畫涅槃後

孫知微畫涅槃。異哉。觀其法像尊重。嚴威雖亡。而若神明常存者。謂大弟子法眷要囑。悲哀苦惱而甚戚。伽葉旁睨若無見者。皆以同像得之。信後人筆意不能到也。釋志謂涅槃一曰泥洹。或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無邊謝及諸苦累也。夫諸佛身得不壞果。論者強立二種義。謂一者眞實。二者權應身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眞本不遷。俱時無知感。故莫得見其觀佛身住世四十九年。則權身應世。豈眞生體相哉。自是世法隨物應見。無所生滅。寂然常存者。世固未嘗知也。成涅槃果者。示教於人如此。恐逢諸仙樂者。膠天宮相而不知出邪。

書西昇經後

閻立本在唐。以丹墨名世。而後錄其畫。謂入神解。而此經示相。粉墨滯昧。不能得其神態意度。然筆力固勁。具存規模。可以知也。西昇經。昔人謂道家者爲之。世或信其說者。莫能實之。此果可信邪。嘗中經言。佛本隱倪國世子。父曰淨頭邪。母曰莫邪。身服色黃。髮如青絲。初。莫邪夢白象始孕。及生。從左脅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隱倪在天竺城。天竺又有神人名沙津（一作律）。漢元壽元年。秦景憲使大月氏（陝志作令狀使伊存口授浮屠經）。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口復立者。其人也。偏歸（一作塞）桑門伯開疏簡曰。聞比丘桑門。皆弟子號。釋志又謂佛迦維衛國王子。當周莊王九年。春秋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明。既生。姿相超異。三十二

桷。天降嘉瑞以應。亦三十二相。而法明道安所錄雖絕（一作詭）異。然大槩可測（一作得）者。不與西升所說合。今經謂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其名二十九。又與秦景憲所傳異。則其說不可考也。昔寇謙之受籙眞經。其謂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眞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而教（一作在）習其書。謂如此矣。然則道家者其說初亦異也。豈後世傳誤。人竟以其說實之經邪。詩言禮春秋本出中國。師承相授。久猶混雜。至私定關鑿漆書。況經本外國而翻譯以傳者。皆其徒爲之。眞人文義。其說至不可合者。亦何增異哉。觀漢人論者。謂浮圖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崔浩謂劉元眞呂伯強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莊之虛假附而益之。今攷梵書。不與老子相出入。疑在晉魏時。其經如此。逮北君之世。焚滅既絕。而後人麟譯所得。及屋壁山石之與西域所傳至中國者。故其立教本異。則經之所傳亦不同也。不知西升出在何世。而論不入諸經。世雖疑之。然傳世已久。不可遽廢。存而不議可也。

廣川畫跋卷之三

書別本西昇經後

某作西昇經後語。或疑其說。謂諸經所錄。不可疑其事。況唐貞觀已入錄邪。今考諸經說西域事。或本法明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及佛國記。曇勇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等書。雖其說恠詭。皆無老子化浮圖事。則知其書爲不足據也。方隋之世。釋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令沙門智果都內道場撰道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者別爲一部。而之疑經。而三部無西昇經。則余爲此說可得而有據也。

書化胡經後

貢士邦憲出化胡經像。復與西升所畫盡異。其說以老子化胡俗成正覺者。則不知其所據也。西域舊傳。于闐西五百里有北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也。老子初至此。與羣胡辯決。言盡游天上。遂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言號曰佛。今考老子與孔子同時。而經既說恆星不見。以證。則此尤不可信。而遺又與此異。然畫特佳。疑江南時所爲也。

書穆宗打毬圖

排牙錯彩。錦茵綉鞍。紺紋倒豈（一作蹙）玉璧珠簾。下設三丈戲毬房。列丈二師子鉢。乘烏托馬。馳拂菻狗。百步千跡。嘶燭俛仰。星奔雷驟。風疾電轉。勢若鷙鳥。出沒迴復。不留轍迹。其盛若此。欲人主之不惑。不可得也。仇士良曰。天子莫教閑。閑即看書。看書即重文臣。寵文臣則廣納規諫。益移聖聰。聖聰既玩好。省息行幸。如此則恩澤漸薄。權力不重。諸公但廣聚貨財。膘邁駿馬。常以毬獵聲樂。聞於聖聽。駕幸所至。極奢侈。盡奇技。一處盛於一處。天顏既悅。必無休息。如此則聰明蔽暗。不暇觀書。不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永無疏間。觀此圖。豈士良輩求中主欲者邪。夫近習之敝甚哉。可以戒也。今人之所以視者目也。苟在隙焉。其高百丈。遠之百丈。（一作與）則所蔽者不過咫尺矣。若於目睫之前。纖寸塵之障。可以蔽明。至於膜翳之發。在於睛瞳。則其大纔蔽。其薄纔穀。至終身不察白黑。然則愈近愈障。愈親愈蔽。其爲患也可易察邪。且觀書鑒成敗。姦人所忌。人主能知姦人所忌。深觀其權。亟發而健除之。則聲遏不留。而堂上無百里之患矣。詹夫打毬之事小者。其花（一作綺）綺（一作纈）勝若是。則當謂極奢侈。盡奇技。又可知也。

書醉僧圖

醉僧圖。唐說本出張僧繇。以爲戲僧圖。又謂顧長康以所見於寺而寫之圖。以發嘘噓。今考張彥寶李嗣眞朱景眞書錄。皆無此事。不知其說果何據。劉餗又謂閻立本添冠巾爲道士。此自爲醉道圖矣。非此謂也。或曰。梵教西來。自魏黃初始許中國人依律爲僧。其法戒甚嚴。不應至顧長康時。已極於此。曰。余觀惠深與經律法師莘說立制。便謂不遵禁典。無賴姦人。蠹蠹其間。本非求淨土泥洹也。當太武西伐蓋吳。長安沙門飲以官酒。發其窟室。命有司按寺誅之。閱其財產。大得釀具。然考之太武與顧長康。其久近可以知也。彼授僧律者沈酣若此。則聚飲而歌舞。亦當時常有也。

書醉道士圖

范蜀公謂此本醉僧圖。閻令加冠巾。黃注道謂顧凱之醉僧圖。或疑其說。謂蜀公得其傳記。注道以世所傳便謂然。今考於畫記等諸書。長康惟有西園圖。世猶有傳摹得者。與此異甚。劉餗則謂閻令別作醉道士圖。而醉僧圖亦自見於世。皆考之二說皆非也。然衣服冠巾。櫛笄器。皆是晉隋所尚。疑亦當時人所爲。自是極致。至於放浪洗滌。遁於眞逸。似是竹林逸人。亦皆求。如禮法不能約束。而全於纖蕩者邪。此非眞到醉鄉得酒中三昧。亦不應如此。其論筆力簡古。得形神全者。皆知畫糟粕爾。不可謂眞知趣者也。

送窮圖

盡者陳惟岳作送窮圖。當唐僖宗咸平二年七月。惟岳於畫皆不成。然妙於形似。狀簡古。至有餘意。蓋藏筆墨內。使人以意測者。遁（一作圖）求得之無窮焉。（一作處）信非唐工俾師所能造也。其畫窮女。形羸鴻瘦。作跨盱態。東芻人立曳薪杠行。繩引鞅鞘。飄縹蜂蠆。裹以繦（一作褓）褓。爲之醵醑。（一作賜）賜偏室居。閭門送之。又爲富女作嫠嫫象。裁槐爲衣。鏤本爲質。載之艦檻。飾以纓絡。主人當戶。反尊卻行。引倚井臺。拜獻惟謹。乃知事在唐爲盛禮。至以圖象見之。客謂韓文公作送窮而不知迎富。疑當貞元長慶間。此有未備者。曰。文公特有激爾。不考其所出也。豈不聞女有功德。天能與種種金銀琉璃玻瓈。珠珊瑚。琥珀馬瑙。象馬車乘。所至富豐。人竟得之。又不聞女有無關天。能使人貧。所有財寶。一時衰耗。然與功德並處。送去黑闇。明持

利刃、欲斷其命、至遇功德、則散華餘香、擁援而進、此豈送窮迎富者邪、彼曰若怨功德天者、即當恭敬思闢、或人懼貧願富、雖不得求、如施沛以出、復有貧人、乃在貧富并求住家、莫得幸彼處此除、幸無一日留貧、則苦樂相乘、無有已時、曾不如屏去、卷圖謝客、愛欲不留、無所送迎、得本分處、不作是念、有窮富相邪、

書吳懷龍上

祕閣吳懷龍、定爲神品、考之畫錄、則懷第在能品、而傳右過之一等、崇寧二年、太清樓見懷龍水圖、與世所見龍異、其猪首蛇形、肉鱗長數、中矩下者、其長數尺、角勢勁曲、有鼓其上、拏空振鬣、掉雲而起、頭有物如博山形、是名尺本、龍無尺本、不能昇天、此畫有之、宜乎畫者不得知也、明年冬、上遣使就閣取入、并閣立本二十八宿、除徐熙海棠黃居寀花竹留禁中、餘畫還之、同舍鄭王寀先是模寫成圖、屬余書其事以記、

御府吳淮龍祕閣評定因書

謝赫閣祕閣所藏畫、獨愛曹不興畫龍、以謂龍首若見其尾、然不興遺墨不傳久矣、不知赫於此畫、何以論其眞邪、雖然、觀物者莫先筋理、理有在者可盡察、不必求於形似之間也、龍神者也、不可測度、非以其威靈震驚、恍惚萃類者、有以發動觀聽、其如天矯蟠屈、勢疾風雨、殆眩惚晃曜、移人目識、其得於神解者也、新史韓熙載嘗有持畫來售、爲鄰人所得、翌日鬻於釜中、水勢浪湧、雲蒸沸發、有二物若龍狀、穿屋而出、驗之則吳淮所畫龍也、今畫錄目爲吳懷、而前祕閣所上帳目誤矣、今御府所出乃作吳懷、相傳失也、當爲吳淮、蓋畫錄承誤、并與其名改、宜以熙載所記爲證、

書李端懲收唐畫乞巧圖

此圖衆傳爲唐畫、初無可考信、惟以衣服冠冕非國朝制、以是知之、書其後者或謂吳道子周昉所爲、余不能考也、然知其爲善本者、筆省意足、面容別出、雖旁邪鄉背、睨顧嚬蹙、態各有異、而對語離立、招顧指令、皆有意若相領者、此畫者所難也、李侯亦不言其爲何人畫、初不考其歲月、第以其先世所寶、因善蓄藏、客或謂爲吳生、爲周氏、余不能信也、李侯世謂隴西大門、而累致位公卿、其豪聲貴勢、足以號召、使人隨之、雖吝敝帝而見靖乎、人且信之、況世又未必能知畫而辨別之也、其論乃出於此、其與世俗論畫依評錄而強配以名者異也、

書官本乞巧圖

余既爲李氏書乞巧圖、明年陽祕閣書畫、得丁晉公送入乞巧圖四幅、書曰王嵩製、嵩有能名、世謂神品、閣下新定、止入能品、然畫甚有筆力、而爲人物狀深得閻威法、與今世之書者異矣、其遂進而品於張吳顧陸非也、圖所見大致與李氏所收相類、多有散香粉鋪地及散花容中者、又其上書天漢白氣光輝、又有五色雲、其下望并如行宮儀、此其異者、後檢周處記、乃知其畫不妄作、處謂爭者或恃私恒、見天漢中有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五色、然則其說皆出處之記也、夫畫工以技藝取售、求說世俗、以期易入、推恐其異不見妄於世也、今乃能以書爲證、不與世俗合、則非庸人竄名并墨者、儒館舊學陶矣、未嘗考知此畫

有據爲之、方日對詩、誣譏其失、可不爲謗之徒嗤噱而易哉、

書程文簡公所收鶴圖

程氏世收古鶴圖、文簡嘗喜其神俊、遇發、謂毛色有異處、乃書其上、紹聖二年、其孫章來出示余、因考其說、鶴本名鶴、其類有角鶴、崔鶴、木鶴、士鶴、其色之別、則有駁胸素練、青毛黑背、赤唐白唐、一變爲鶴、再變爲鶴、帶黑帶黃帶白、各以其年得之、然未有淺白其毛、而環繞以朱、若桃花開時、或疑爲異鳥也、因質前說、得隋李蔚石門山獲巨鶴、腹腹之毛純白、而桃花色橫理間之、翅以淺白、其周緣以朱色、狀如烏臘、爪觜本白、末紫脛黃如金色、豈此圖得於是邪、

書牧羊圖

牧羊圖本曾魯公子紆以墨沒入祕閣、畫羊皆異狀、如墳墓間蹲羊伏獸、牧者羽服道士、初未有賞者、以是不入校錄、明年少監羅崎始令工者就裝軸列畫錄中、司舍方會晉工圖之、既成、三月有詔取入留禁中、或疑其名、余曰、此金華牧羊兒也、昔初平牧羊、道士見之、將入石室四十餘年、其兄索得、問羊何在、曰山東、兄往視之、但見白石、平乃往言、咄咄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衆曰然、而余書之、

書劉唐尤拂林圖

拂林國、其傳自唐有之、因安息使朝貢、俾鑄其像留、有與王會同異者、拂林在唐、不至中國、則其事不可考也、今書圖衣服制如突厥、宮殿柱皆水精、旌旗如漢制度、其人類中國、悉白衣、戴白氣帽、設氍毹氍毹、圍帳之屬、婦人皆衣胡綾紺紋雜錦、戴金花步搖、綴以木難青珠、樂有琵琶箜篌鼓吹、舞垂長袖曳地、其技有領上爲裘、燈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跳、開口則嬌姹亂出、此其爲世所傳、其事或可信也、考之杜環經行紀、拂林在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一名黎軒、其人顏色白、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善織絡琉璃、妙者天下莫比、在漢曾至中國、前史或名拂木林、亦名拂菻、外國圖圖以爲其人長二丈五尺、此其異也、當開阿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豈安息使入得之阿國圖、而能遂傳至中夏邪、

書常山甫畫像後

常山甫世謂神仙、唐人稱其與陶貞白同壇受籙、亦莫得而考也、其後死長陵中、江西觀察司王仲舒謂山甫老病而死、無少異於人者、後人猶圖像以傳、則人之惑於神仙甚哉、初、山甫以有硫黃濟人、時欲人多暴死、利其快速、不顧後有害也、神農藥錄謂有毒、而扁鵲方書猶謂無毒、仙經以爲可以長生、此疑世人蔽於方家所說、至其暴死、猶以服之未至也、李廬中可成矣、今世之尚尤甚者時、其可易曉也、考之書傳、有硫黃本出處殷、而昇火山、山旁有皆焦爛、流地數十里、乃雜壓人取爲藥、謂有硫黃、今方書皆謂出東海火山、陶貞白謂出巢山、又謂出扶南林邑、如鄭子出殼、名崛崙黃、皆於說殷所出者、而人競食之、不考於書、然則後世以藥死者、宜其尤衆也、（或以一本作「紅」）

勘書圖

此畫爲傳顧虎頭。而畫錄不具。世有疑者。或曰。凡物以名求者。常蔽於實。觀畫者如口察味。甘酸辛苦。自以實得。此事一作可異而惑邪。虎頭筆墨。今人不復見。雖有其錄。可求者亦莫察其眞僞。將以其後世不可及。故貴之。而畫錄乃出自後人采綴。又未必能盡當時所見。世人何必信耳而不信目以自蔽哉。然畫手簡古。筆力閒成。簽隆色理勞直。向背形生。意隱顯。至與塑工爭勝。不似筆墨中來。至於神明頓發。意態隨出。顧非畫人三昧。不能造此地。縱非虎頭。當亦是其流品。跋畫者作義寧二年十一月洛州太守贊皇公文房。今以陷唐書參校。則此年五月。唐受命改元。四年然後舉東都。始改豫爲洛。與此皆異。以大業雜記河洛記武德起居錄考之。洛州其初有季龍分州七郡。建於河南之河東。義寧元年。以弘農爲洛州。實軌爲其守。進封贊皇公。則此當時爲實軌書也。唐武德改爲是年六月。則洛州不應尚用隋號。今考劉仁軌書。其年十月二日猶作義寧。則當時隋之臣子。亦有以此自列者。江淮間書記至稱大業十五年。則此與用漢代臘以白見何異。故寘子於武王。亦稱記一作紀者商禮也。然義寧雖隋恭帝所建。而義旗之所假立。雖稱爲唐。當時如此者衆矣。

擊壤圖

觀漢文景時。老者嬉戲於市如兒童。便知陶唐之民。擊壤而歌。不知帝力可以見也。畫雖出於唐中世。然在一時爲名手。意釋心放。皞皞如也。眞得堯風者邪。老人衆列衢道。執土缶而歌之。則非本出也。昔堯以蘖豁缶。而古傳曰土無缶曰壤。凡言地則以平斷之。豈當有缶而名壤哉。稽康曰。壤父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飲耕食。帝何德於我。逸士傳記堯時有壤父擊於康衢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堯嘗至康衢而過之乎。藝經謂擊壤古戲。此自當不論樂節。蓋人得爲之。與於頌聲。以見治平。則畫者宜知也。壤之制以木。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其形如埴。體節僅少爲戲。蓋出一時。不知考於古典。雖然。禮亡久矣。學士大夫猶習其名而不曉其制。可責畫工繪師而求不失古制邪。

書沒骨花圖

沈存中言。徐熙之子崇嗣頗遺新意。畫花不墨拳。直暈色漬染。當時號沒骨花。以傾黃居寀父子。余嘗見騶馬都尉王詵所收徐崇嗣沒骨花圖。其花則草芍藥也。白其破萼散葉。蕊蕊露蕊。以至離披格側。皆寫其花始終榮衰如此。其他見崇嗣畫花不一。皆不名沒骨花也。唐鄭處誨胡本草。記芍藥一名沒骨花。今王晉卿所收獨名沒骨花。然則存中所論。豈因此圖而得之邪。

書滕王蛺蝶圖

李祥家收蛺蝶圖。世王建詩其上。畫本爛熳無完處。粉殘墨脫。僅可識者。此殆唐人臨摹。非眞滕王畫也。歐陽文忠公嘗謂非建詩。亦不知滕王元嬰爲善於畫。唐史稱元嬰善畫。故云。今考於書。洪然亦嘗封滕王。善花鳥蜂蝶。貞元四年。嘗任殿監。曾以畫進。其說蜂蝶飛去。亦增異矣。建正當時人。其言宦中事亦當時所傳也。洪然蝶有大海眼、小海眼、江夏班、村里來、棄花子等。甚異。今此圖可以區處得之。將亦當時傳

寫。尤得其眞者邪。

爲陳伯玉書別本地獄變後

以妙藥王拔出寧由毒草。此自性中一事。何必論於上下趣邪。若以十二因緣能壞故業。便知是更無此報。但硬根香觀一地獄。乃至一百三十六所。見果受報。一一地獄有種種苦。若觀地獄已。復觀人天所有諸苦。如是衆苦。皆從煩惱業因緣生。世人知地獄苦趣。而不知人天見五相時。猶有大苦。是則見處天樂者。不知身光有盡。是得乎足相而忘頭目者也。伯玉能拔出煩惱障。超輪迴地。知空中無相。不留鳥跡。不應觀此而潛念。所得內因者不忘外異哉。且問諸聖說。時立知見。不要須臾。取說權教意。莫著本見。

織女圖

此圖與他本小異。然用筆閒成。得簡要趣。非度遠慕近。校丹墨者能之也。前此書者或疑爲浮查事。今考其意。殆見意矣。夫以電帔雲冠類道者服。乘雲而上。其下瞻望拱手。敍意勤至。更無浮查銀河。此豈嚴莊所知者邪。因書其後曰。桂陽圖不著其說。乃告陳伯玉曰。桂陽城武丁有仙迹。當在人間。它日謂其弟子曰。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僧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吾去後三年當還。此圖正記是御。它日有疑余說者。當以此告之。

書徐熙牡丹圖

世之評畫者曰。妙於生意。能不失眞如此矣。是能盡其技。嘗問如何是當處生意。曰。殆謂自然。其問自然。則曰。不能異眞者斯得之矣。且觀天地生物。特一氣運化爾。其功用妙移興物有。宜莫知爲之者。故能成於自然。今畫者信妙矣。方且彙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効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後先也。豈能以合於自然者哉。徐熙作花。則與常工異矣。其謂可亂本失眞者非也。若葉有鄉背。花有低昂。氣氣相成。發爲餘運。而花光艷逸。曄曄灼灼。使人目識眩耀。以此。僅若生意可也。趙昌畫花。妙於設色。比熙畫更無生理。殆若女工綉屏障者。

廣川畫跋卷之四

舞馬圖

舞馬圖，唐人所作也。其爲馬異於今者衆矣。或角或距，朱尾白蹄，蓋所用於舞者。其馬果有異邪，唐記千秋節令馬舞於勤政樓下，故張說有聖代昇平樂千秋萬歲樂等曲。當時歌曰：試聽紫騮歌白舞，如何騄驥舞華陽。上既華蜀，馬散人間，皆承嗣內之廄下，它日樂作軍中，馬舞樓上，以爲不祥殺之。然唐之爲戲尚矣。余聞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最而相應。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獻舞馬，故謝莊謂肆夏已升，采薺音矣既薦。始裴回而能俛，終沃若而然盼，則馬舞應樂，自古有之，豈獨唐世之所爲哉。畫者特以記其所見爾。

別書韋偃畫驢

韋偃戲作驢羣圖，法善寺諸虛懷之，豈以配馬而爲之邪。觀杜子美詩，則松石人馬，皆其所能，故以推名於今。偃之餘畫殆絕矣，惟以此名世，然遠岸長阪，叢林灌木，筆力有餘而捉索不窮，知偃之能也。觀其草柔氣調，放牧時出，雪雨漲空，蒙流細碧，遊嬉以適，奔蹄自逸，齧草者韭齕，赴流者爭趨，立者睢盱，臥者于愉，嗅地若無營，笑天若無拘，鳴聲之宏，亦若有趨者而自居。彼藏蓄者，將逐其後而求之，謂夫聰敏寬詳，高旨遠暢，以爲胷無定主者，將五百歲而伺邪，豈顧帶胷而爲衡，運糧而成功，備法德於後宮，求厚谷於

煩靈殿中者乎，將自魏以山公，強令僕（一作令僕因）之有不受也，豈求於宮亭侯之廚，而樂桐庭之封哉。雖世充之大，建德之小，且無往而非適也，求假之畫者，當得於此意然後示之。

杜子美騎驢圖

杜子美放於酒者也，順性所安，不束禮法，眠睨天地間，旰衡而傲王侯，彼既逃於天絆矣，豈人得而繫絡之者邪。當乘驢縣市，望旗亭，逐麴車，餔糟食醨，欲傾頓委，其子提轡持之，吾意其當在長安而旅食時也。不然，蹌踏權門，無所傾倒，將尋諸孫而食乎，或者借乎東家，方白力而朝天邪。至若掉臂放策，蹋鐙解鞅，宜乎假寐，扑復青脊（一作脊）目視瞪瞪，口刼呿吟，垂涎下液，痠澌深棄，猶且想於跨銀鞍而傍險，將以託死生於空闊哉。乘既不知，果騎射而可倚，而能不忘少壯時邪，則其淪落於邪塵之石而不戒，死生勞懼，不入其胸中者邪，吾以自知其然也。

書王仲子收南唐猩猩圖

郫善長說猩猩形如猿人，而身有黃毛，姿顏端正，善學人語。今考於圖，信猿形矣，而毛色黝黝，則與此說異。然猿亦有色黃黎者，恐猩猩其類亦二色，圖與說各據其一，不足疑也。昔阮研使滿谿，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履獵人設酒山谷，常行路百數爲羣，知人設張取之，乃呼其父祖名而詈曰：奴欲殺我，舍爾去也。復還試飲，不覺大醉，無一得脫，獵者將烹之，索其肥者，乃自推擇，泣而相遣，此則蓋獵人用之以爲餌，非有貴於朱脣也。後人論猩猩者，其說皆出王綱，此事天下既信其說久矣，余未親見而察之，姑紀其說。

書玄奘取經圖

佛以常樂清淨爲本空，其在四等果位，十地因名，同人妙明，自絕淺路，若由初地攝心，過產別見，則爲世法。王發大音聲，作大因緣，開衆生一切疑謀，立言垂教，爲標目指使，人得津梁，豈廢人天所由道邪。若作是見，便以言句求者，終不得本來性法，是執指而不釋者也。故諸聖歸滅山蹤，惟恐留轍迹於世，不得解者，故曰聖人無迹，故無轍，則求性空者，雖無佛可也，衆生根地不同，故立經法之教，自梵經入中國五百年而教始備，然譯釋或失法意，夷夏異音，不得正處，故玄奘自五天竺得經六百五十七，西京翻經院皆爲玄奘游西域路道所經，此圖豈傳是邪。玄奘陳氏，假師人，皆至雲嵩方取經西域，庭伯西指凡十七年，一日柏枝復東指，其徒知師歸，當時謂負經東來，當有靈若華蓋狀，所至四人廢業，此畫皆不及之，將不得齋傳邪。昔神瑞中，僧法顯皆至天竺，其後惠生繼之，得經七十部，而朱士行又自于闐得般若九十章，經既備矣，然今般若經分入會，其四則奘所譯也，豈前世所得而遂不傳於唐，奘等別得旨意而傳之邪。

書張季鷹吳江圖

吳江秋老，霜乾木脫，水葵岸蒲，菁絲帶水，其時蒓羹出鱸，黑文白蹄，宜騷人行子，去國千里，起江湖浩渺之思。後世知江東步兵者，求之於此，則是也。今圖季鷹權扁舟下網取魚，酌酒垂林下，蓑雨蒲風，白鷗出沒，有以明防前以智慮後以意得其趣者，不待論晉室之故，知采而由歐欸三江水者，非其本志也。

書二祖調心圖

師子竹者。得佛心印三十四年。入遊戲三昧。與一世爲俳諧。而不求道相獻笑者也。故入酒家肆與過屠者門也。其在梵宮法苑。果有異哉。世不知者。謂其混跡韜光與世爲衍。談嘲役。將以信其果也。豈知道之所假。不立知見。孰爲施言細語。妙行穢迹。謂有異見相邪。書傳阿育出時。有僧問爲梓蒲聲。彼知那尊者行處夜入酒家。果爲非道者哉。

書常彥輔祆神像

元祐八年七月。常君彥輔就開寶寺之文殊院。遇寒熱疾。大懼不良。及夜。禱于祆神祠。明日良愈。乃祀于庭。又圖像歸事之。屬某書。且使世知神之休也。祆祠世所以奉胡神也。其相希異。即經所謂摩醯首羅。有大神威。普救一切苦。能攝伏四方以衛佛法。當隋之初。其法始至中夏。立祠頒政坊。常有奉胡奉事。聚火祝詛。奇幻變化。至有出腹決腸。吞火蹈刃。故下俚庸人。就以訕詈。取爲信重。唐祠令有灌寶府官主司。又有胡祝以贊於禮事。其制甚重。在當時爲顯祠。今君以輔獲應。既應則祠。既祠則又使文傳。其禮至矣。與得悉虛國順大闕賓同號胡神者。則有別也。（河南立德坊及南市西坊。有胡祆神祠。每年胡祝祈福。爲主人取一月刺股。刺出血。血食頃。噴本祝之。平復如初。流州祆主以利刃從股釘之。直至腰下即出。身輕若飛。須臾數百里至西祆神前。解一曲。卻至舊祆所。乃爲拔釘。一無所損。段成式曰。俱德建國志。碎河中羅漢中有火祆。相傳神本波斯國王。來神通來此。常見靈異。因立祠。內元像。於大風置立大小爐。舍橋懸酒。又東祠有銅馬。國人言天下。大食不信。入祆祠時燒之。忽火燒其長。遂止。）

書蔡君安展子虔馬

展子虔作立馬而有走勢。其爲臥馬。則有騰驤起躍勢。若不可掩覆也。不知觀者曾求得於此乎。世言伯樂善相馬。弟子九方皐得其妙解。謂可語眞馬。馬之眞者。將以有而爲之。其趣僞矣。則其謂牡而黃者。是求人見而有知者也。不可謂已。盧伯樂術矣。立說者於此亦有分也。豈可不求其趣。復謂方皐到伯樂地哉。能知此者。曹將軍。將軍去展子虔。其間亦自是一地矣。長安薛翁相馬。得一種妙明。其取駿馬而入市去來。人不見也。此豈若滅若沒。若亡其一。而見者不及視邪。且謂馬至於此。可復有牝牡驪黃辨哉。則凡立於前而論者。百體具者。果駑駘者也。

書蒲永昇畫水後

畫水欲得平漫。若如擘絮斷綿。便是風卷皺文。又欲迅快。不知放蕩瀉下流。往往翻成沸湯。要之自緩急不若是也。古人論水。謂下筆多狂文者。不知水脈者也。若無片浪高低。便不成水。是坎水匯瀦而停者爾。今之畫工。能無此患哉。程德儒出蒲永昇畫水。并東坡所評。請證余說。然此公所許。無得而議者。賦堆爲活水處。尋其經流迴迴。而求其脈絡相尋而蔡系而下者。子有見於此乎。

書李營丘山水圖

謝赫言畫者寫眞最難。而顧凱之則以爲都在點睛處。故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爾。世人論畫。都失古人意。不知山水草木蟲魚鳥獸。都非其眞者邪。苟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可謂得其眞哉。營丘李成熙。上流清放者也。故於畫妙入三昧。至於無蹊轍可求。亦不知下筆處。故能無蹤塊氣。其絕人處。不在得眞形。山水木石煙霞風雪間。其天機之動。陽開陰闔。迅發警絕。世不得而知也。故曰氣生於筆。遺於像。失爲畫而至相忘。畫者。是其形之適哉。非得於妙解者。未有此者也。（右二則他本失）

閻立本消橋圖

受呼韓邪朝正月於渭上者也。紹聖三年。印仲恭出其圖。且請其題。閻立本。漢人。馬屋本。今失形似。大不與今世畫工所見相類。此其理何哉。余曰。世之論畫。謂其形似一時。人馬屋本。今失形似。大不與今世畫工所見相類。此其理何哉。余曰。世之論畫。謂其形似。長說假畫。非有得於眞象者也。若謂得其神明。遺其縣解。自營脫去檃迹。尋蟯紅紀綠。求世人未能以此求其下筆時。以畫顯。當在荊州時。得張僧繇畫。初稍未解。日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妙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十日不能去。寢臥其下。對之。夫畫至於去檃迹者。其難信如此。後人雖未能辨筆。畫而至相忘。是其形之適哉。非得於妙解者。未有此者也。（右二則他本失）

書阿房宮圖

見謂絕藝。紹聖三年。其子翊。官河朔。攜以示余。考之。此殆唐世善工所傳。不知其經意致思。遠自有所出哉。將發於心匠者。能自到前人規矩也邪。石鼓。皆有尺度可求。無毫髮遺恨處。信全於技者也。按始皇帝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四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南山之巔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太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三秦記。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帷帳鐘鼓。不移而具。天下以其作宮阿房。然阿房今焚。語有之。在當周末入言也。故名如此。逮二世時。紹謂先帝爲是復作阿房。夫秦以再世亟此宮。極天下之力成之。其制作恢崇雖極工力。終不能備寫其制。至於圍遶驪山。架谷陵虛。上下相連。宜後世之侈靡。本有及之者。此圖畫異矣。此疑其爲後宮游幸者也。杜牧賦阿房。三川溶溶。流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縈回。鉤心鬬角。釘頭鱗鱗。瓦縫參差。與此圖相合。彷彿可以見也。豈牧得見圖像而賦之耶。

書李成畫營丘圖

郁者。暢然增重。彼知求其本心者。能得其未嘗離者乎。見之眞城社者。悲心更微。彼知失其本心者。能及一作其未嘗喪者乎。二者其於得失有辨矣。而遂妄相譏。不知求之本原已失。當處而不知求復其初。今人知重暢然者失於眞。見微悲心者得於疑。見時其有此得其全勝。溪山縈帶。林屋映蔽。煙雲出沒。求其圖者可以知其處。累邪。李成熙作營丘山水圖。寫像賦景。丹高東廟。想在家山。而神馳意到。自有見聞實想。既恰而悲悼隨之。及觀正夫所示圖。直得鄉不得歸。每路矣。反若不敢識者。亦似失其悲心者矣。成熙畫手似絕。今世其知之。至營丘之寓於畫者。余獨知之。它

日恐不能盡識也。敢問主者。長河千里應無斷處。願借竹葉浮之上游。當泛而下。無所疑阻。吾從此去矣。

書戴嵩畫牛

戴嵩畫牛。得其性於盡處。非錄至謂牛與牧童。貼（一作點。精。圓明對照。見形容著目中。至飲流止水。則後同。）浮景見牛脊鼻相連。余見嵩畫至多。求其如畫錄所說無有也。且牛與童子之形。其大小可知矣。昨子貼畫不過僅如脫穀。彼安能更復作人牛形邪。嵩畫牛不過妙於形似。非有它異。至於鼻上故作潤澤。它畫者思之不得其術。相趨之竟不能效。然又不可便按。此爲嵩絕藝。嵩非工人。本士子。仕爲浙西推官。韓滉從之受其法。

書賀監歸越圖

歸越圖。唐王松所記。天寶二年。知章以老求入道歸鄉里。詔許之。皇太子諸王就辭於第。以拜章賦詩。上製序。所司供帳。百職餞宴。祖西都門外。觀者錯聚。爲一時異事。此圖彷彿見之。知章一代異人。天機卓絕。不入名法軌迹。而放意縱適。超詣縣解。無適（一作道。）心蓬塊。至於風情所寄。託於言旨。則妙過玄奧。浩浩乎放乎南溟。不知其津涯所際也。當時所見者。知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極飲狂肆。豈知道假顛頗者。亦自有本來制度哉。元和己亥。知章已百餘年矣。往來會稽武夷吳興山水間。以樂爲市。人賴以濟。祖貴當於天。台授其斷穀丹經。其論有理。非常時道家流所及說也。貴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章猶在世間。然則藏得備矣。世俗豈能識之。夫天之有子。則處世者或以爲非。惟超出世俗者然後爲能。獨至于天而自畸於人。鄉使世智之理小。每行之則拘於一世矣。豈能超出一世而自極所至哉。論知章者。何其每下而不得也。史謂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至鏡湖踰年以卒。故唐有詔賜兵部尚書制存。若是則順世委化。當從世俗以終矣。其摶化而仙。當時不能深知也。

書曹將軍照夜白圖

論天下之馬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彼得其百體者。若搏執絡縛不可離者也。且將以形容骨相而求盡。吾知天下無馬矣。況若得若喪其一。而見之恍忽難窮哉。觀者不能進智於此也。謂畫者能之。將託之神遇而得其妙解者邪。曹霸得此。誠相馬也。放乎技矣。彼以無託於外者。或未始見有也。其守以形似而得其骨相者。果眞馬乎。照夜白。玉花驄。此良馬也。可以形容毛骨求也。於良馬而論形似者。其神遊矣。其得於顯筋初戍。肉翅已就。此千里馬也。神駒天馬有常形。其異者角相翅力。赭流盼下。血出脾中。新骨不及也。是眞有意於馬乎。夫能忘心於馬。無見馬之累。形盡化組。若滅若沒。成象已具。寓之胸中。將遂遂而出。不知所御。則奔驟而上。故入縱橫。初不自覺。而馬或見前者。眞馬也。若放乎象者。豈復有馬哉。

邊鸞畫華

邊鸞作牡丹圖。而其下綴以畜小大六七相戲狀。妙於得意。世推鸞絕筆于此矣。然花色紅深。若混露風光色臨參。披哆（一作多。）而濕（一作媚。）也。不失潤澤凝之。則（一作無。）則字（凝結。）信設色有異。但汴存中言。有辨目中花者。若威甦倒下。而貓目睛中有豎線。世且信之。此特見設成式說耳。目睛豎線。點畫殆難見矣。然花色妥

妥。便絕生意。畫者不宜爲此也。然名最顯。而於貓睛中不能爲豎線。想餘工決不能繪。

雄雞斷尾圖

王子朝有寵。伯盎將去之。質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說者謂假以自見。質惡其爲人輟者。固取狀類。謂眞有是。或亟其說。乃謂圖者又假以見意。則所假以爲說者實矣。余聞磨被逐。則自抉其臂。猩猩被執。則嚙其唇。螭虵取膽者或不死。見人則示其創處。翠碧人罔得之。不急取則斷其羽毛。凡物憚其爲世用者。其虛智知出此。然不若雄雞先思而預圖之。故能免其身累。則得其適郊而見斷尾。亦何異哉。後世求輟者不爲全羽。故雞不自知其全矣。則世不復見雞斷尾者。無惑疑此也。大業中作羽儀毛蹠盡矣。爲程人入山採捕。鷄巢大木。欲取之不能上。因操斧伐樹。鷄恐殺其子。乃翔拔其毛放下。得者令用。乃不伐樹。此與濡彝不下者可以累求也。

吳王斫膾圖

吳地東南（一作南北。）据江。其東臨海。世號澤國水鄉。重魚弃肉。其俗然也。吳人言曰。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三年其利可以致千萬。其視上得萬束。下得千斛。乃在一魚。今畫者之意。不涉江湖。取於殿庭。其知得魚尚矣。汲水引繒連之。得鯛（一作鯛。後同。）魚歸（一作鯛。後同。）前。獲人膾之獻於王。羣臣列官。以次受食。謂吳王斫膾圖。昔介象吳王。其於圖也與王共論鯔魚。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歸之。并求釣。象起餌。須臾得鯔魚。乃使廚人饌膾。均及從臣。即此圖是也。博物志言。吳王嘗弃餘膾江中。至今吳江有魚如斷膾者。其名爲膾餘。則吳王斫膾。其傳久矣。

秦王進餅圖

王商作進餅圖。世疑其說。余考之吳均集。昔襲熙中。劉裕取長安。得姚泓時故太官丞程季公曰。今者之食。何者爲先。季曰。仲秋御京（一作御。）錦蟬欲靜。鬱鬱曉風。淒淒夜命。臣當此景。惟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鳴之麥。洛陽董德之瓣。河東長谷之蕊。隴西紙（一作蹠。）背之粕。枹罕赤隨之羊。張掖北門之菽。然以銀屑。加以金銑。洞庭負霜之橘。孔池蓮蕾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劑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十層。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香而目悅。（一作閱。）亦見色而心迷。則進餅之善。於此稱矣。其曰秦王者。姚興也。興二世稱有關中。國號大秦。宜其況之以此。

書胡瓌番馬圖

今縣鬃剔尾。其百體而陳丹青。不可謂非馬也。齕草飲水。相嚙而分。蹄。本有眞性。畫者或不盡於此。則得其似馬者耳。此與塗駒銅驥果有異邪。冀北多馬。自昔幽并皆其土。幽并地北數十里截入胡中。而金燕盡爲廣地。則馬良而健決。其氣然也。今畫者知番馬與中國本異。而不得其說。胡瓌可以馬校之。瓌爲番馬。小作駃騠。大作駿駼。胡瓌此馬。形似不差。其羣類而色別與。遂能風而捕目腳。皆得盡其真。近世張戡作番馬。蓋以中國之馬。黎鼻裂耳爲之。是戡特見今幽州境上馬如此。不知本中國之良。假於廣者。隨其形爾。非眞番馬也。

廣川畫跋卷之五

索法師行化圖

佛法以乞食爲身計，以廣施爲利益，以普救人爲方便，莊嚴麗飾，雖有爲功德，然與一切爲緣者，所以不廢也。索禪師事智者禪師，不事威儀，而能建立一切功用，世敬奉其教，故畫工得傳其像，以警發流俗。況畫出唐名手，此宜其傳也。師本賢氏，名法索，餘杭人，智禪師謂曰：汝過去生事修不妄語戒，今生發語人多信者，宜爲一切種作福田，所生之處，佛事興隆，施予山積。觀此則不待與螻蟻結緣矣。豈求其有廣長舌邪。

留瓜圖

祕閣收丁晉公籍入貲，有樓觀條曲，與廳事房序相接，類官府狀。廳之前檐得栱上置瓜，不書其事，帳曰但曰摘瓜圖。余視之，此古留瓜圖也。唐人皆嗣於刺史治事，以戒多取故也。昔蘇瑰爲濟河守，趙綠送新瓜一雙，瑰受之，置于廳事梁上，人有貢新果者至門，知瓜猶在而去，竟以清德列爲尤異。昔人爲此圖者，將疾貪墨掊剝之政，以著世戒者邪，而後世至不知此事，欲使垂勸，不亦難乎。方晉公收貲時，不知爲何名取之，當時清德少貶，疑亦不知其所謂也。

書傳古龍後

傳古以畫龍名，評者列於吳懷上，世謂傳古嘗遇真龍，而畫盡得其形似，故妙於生意。唐貞元中，青龍闕死於徐州，其長纔八尺，尾半之，尾端褊薄，鱗尾如大魚，韻長二丈，其本赤膜曼之，角長二尺，無歧出，腹下光白，鉤結，此龍也。嘗見懷畫少類，而傳古畫不甚近也。將龍變化不測，其形體固不一哉。自參龍廢官，龍去人遠，世遂不知矣。然論者猶異說，況畫者所爲也。

清夜游西園圖

王逸少蘭亭，世稱筆墨詣絕，唐諸子翻搨其書至衆，逮今蘭亭真本不見，傳於世者，皆臨摹之遺也。然世猶以此書至矣，豈典刑未泯，蹈規循矩，可以移奪之，故自有佳致哉。觀鄭彥莊所得西園圖，此殆善於摹搨爲工者，不知其取自何年，而粉丹皆蔵，雘卷點僅可見，筆墨奇古，擺脫俗韻，其在人物態度，猶是當時風流氣習，可以想見，顧後世畫工筆力不能到也。顧長康初以曹子建詩贈此圖，在梁朝入錄爲第一，逮唐褚河南得之，後入張雅素家，至弘請（一作靖）進入，其後崔湜竊出，張周封得之，又爲王鹿人所藏，渾亡，此畫入民居，郭承嘏以重金購得之，而令狐楚復得以進，唐末兵亂，遂失所在，非賴摹傳，將遂泯滅無見也。

二十八宿真形圖

祕閣所藏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唐閻立本畫，五星獨有金火土，二十八宿存者十三，餘亡失，疑守藏吏盜易於外。常見畢文簡公家所收與此同，蘇舜欽書其後，比此完具，知其爲搨本也。道藏傳五曜圖，金女形，火爲童子形，木爲帝王形，土爲老人形，而此畫金形若美女，兩髻如羽翼，乘飛鳳而翔洋，土爲道人，不知何據。經說昴形如剃（一作梯）畢形如芝，參形如婦人，井如足跡，鬼如沸（一作佛）胸，柳如蛇，張如鼎，星如軫，軫如人手，房如轅絡，心如大麥，尾如蝎，此畫皆異，惟牛形如牛頭，斗爲人形，虛如鳥，婁如馬，與經相合，不知經之所云如是矣，而畫者又異於經，果得言有據邪。立本以畫名世，後人顧莫及，其妙絕天下，不當詰其所畫是非。

竹林七賢圖

晉阮籍、嵇康、劉伶，一世異人，不可羈絆，山濤、王戎、從之竹林下，其志趣豈易益邪。阮籍之笑與其哭於途，何意趣之不同也，究者得之。

書王摩詰山水後

世言摩詰筆蹤借思，參於造化，而寄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迹天機，非繪者所及。觀此圖便知古人之論爲得正，使後之評者不能加此。余見世以畫名者，無復生動氣象，不過聚石爲山，分畫寫水，又豈可以與論山光全在（一作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者邪。

書李元本華木圖

樂天言畫無常工，以似爲工，畫之貴似，豈其形似之末邪。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今畫師卷墨設色，摹取形類，見其似者，踉躚其處而喜矣，則色以紅白青紫華房夢蕊，葉以尖圓斜直，雖尋常者，猶不失曰此爲日精，此爲木芍藥，至於百華異英，皆按形得之，豈徒曰似之爲貴，則知無心於畫者，求於造化之先，

凡賦形出象，發於生意，得之自然，待其見於胸中者，若華若葉，分布而出矣，然後發之於外，假之手而寄色焉，未嘗求其似者而託意也，元本學甚於徐熙，而微覺用意求似者，既遁天機，不若熙之進乎技。

書陳藏甫雙龍後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上則陵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故謂之神，後世畫者，間爲怪險以要異名有矣，烏識所謂被五色而游者邪，周之時龍去人未久，嘗有知者，後世畫者，色理文章猶不能得，安知神靈哉。

李祥天馬圖後

始漢得駒汗，號神馬，後得馬大宛，號天馬，來西極，今漢猶傳歌詩，其言汗血則異，非中國長見，圖畫者得此爲若之圖也，太白謂背爲虎文，頭有綠髮，此果有據邪，大宛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往往得之，而吐大一作大，羅顛巨山厓穴中亦有神馬，國人牧馬其側，時得名駒，皆汗血也，方漢立貴人時，蔡約歲獻馬二匹，然大宛亦自重貴也，隋西域記言，大宛端馬烏馬黃耳，黃馬黑耳，自興中國馬不異，宋膾又謂馬有角長數寸，魏興安中，庫莫奚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然則宋膾記不爲無所憑藉，若以此求者，則此圖亦未之考也。

書介葛盧圖

道人牛戲，修武人善作毛羽，妙得物態，其畫介葛盧來朝，而知魯用三犧於一牛，鄭子產得而有之，謂慎絕華于此，可以貴也，夫以祀天用犧，其與犒軍勞師奚異，以禮用牛，其與屠膾而代家羊，其屬孰衆哉，想其悲鳴哀怨，求申於人，不勝衆也，列子曰，東夷之國，數數解六畜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夫中方之國，得妙觀音，故人於慧則專，豈待偏智於東方之國哉，楊翁庫乘逕馬，而田間馬鳴聲相應，知習檀中之駒也，李南管乘亦馬，逢白馬南去，知白馬鳴者爲黃駒，一作青者，其子在後也，二子皆中國人，其知馬如此，蓋聰聽者察於音聲而得之，豈待介葛盧論偏智哉。

書陳中玉收桃源圖

燕仲穆平生畫，皆因所未見，架空鑿虛，隨意增損，或問之，則曰出人意者，便失自然，桃花源作洞穴，爲林壑宮觀，如見武陵山水，惟黃問道人則世疑之，此蓋李衛公所謂黃筌師也，嘗見顧進翁求爲新亭監余要邀中百本，而刑浩畫松檜至數方本不近，然寫物寫形，非天機深到，取成於心者，不可論也。

書伯時縣霤山圖

伯時於畫，大得也，嘗以筆墨爲游戲，不立寸度，放懷萬意，迨物則盡，初不計其妍醜得失，至其成功，則無毫髮遺恨，此殆進技於道而天機自張者邪，嘗作縣霤山圖，蓋盡其山林勝勢，使人見圖如在其山中，不假他求也，嘗謂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陟安世茅季偉當所游處，昔許映妹玄構舍於此，而往來茅嶺之澗室者，將求終焉，其後問伯時至能舒不起，考其地蓋潛通潛山而衡岳之麓也，今觀此圖，疑伯時出入其間與郭氏爭勝，可想而求也。

書伯時馬圖

曹霸於馬，誠進乎技也，然不能無見馬之累，故馬見於前者，而識其百體，此不能進於道者乎，夫塞風相口，吏刺相頰，要屬相目，徇忘相盈，許鄙相睨，投代褐相胸脅，管青相膊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臣相後，皆天下之良工也，能各見一體而不得相通，足以稱世，而伯樂能兼之也，於馬無相曰，若滅若沒，若亡其一，此得馬於倏忽變滅間而不留也，相者誠知止矣，而神視者獨未嘗得全馬也，噫，豈非知得馬者邪，伯時於馬，蓋得相於十百者，未必能得其無相者也，余將問曰，夫子於馬，果能得其亡馬者哉，若滅亡矣，不留相也，苟未能入於兩亡，自有正於心者求之，至於無所求而自得者，吾知眞馬出矣。

吳生畫護法神

諸佛於過去世，振大法音，作師子吼，其破魔伏瞋，如天鼓雷音，發由發地，於是天龍鬼神，各司其方，咸出護持，以左右法，又嘗發大誓願，願以救末法，其考於經名，在諸神不可勝數也，吳生作護法神，止存一象，以經考者，知其非護佛而持法者也，特護經而來爾，故不爲衆相而特以馬繩爲相者也，當元微間，法獻自西方來，得諸佛說法，傳之震方，有神伽藍毗□羅護持佛牙，與其說偕東至矣，而來及國獻，即圖其形留之，後人莊敬寺，則吳子於書蓋楷於經矣，非如後世繪工塑師，於僧坊下冠冕相者，豈正無所據邪。

李憤徽秋雨圖

余嘗逮閱范蜀公言，仁宗皇帝御極四十二年，總覽機衡，垂意民隱，弃咎除愆，納之太和，當時號登極治，觀圖闢陰陽，圖回万徵，與神合契，不謀自成，然左右弼輔，日進苦語，危切上衷，拯敝救失，皆若一日不勝舉者，此其君臣憂勞，天下蠲於逸樂，逮今□功德沁發而不替也，當嘉祐二年仲秋苦雨，聖念憂勤，德一作懷州守臣李憤徽爲圖以進，立禾生蛾，垂禾出芒，委穗腐黑，木實胖腫，上掩圖嘆曰，陰陽失理以至是邪，又語近臣曰，此禾頭生耳矣，何以拯之，當時相傳杜甫詩言禾頭生耳，恐一時所傳有誤，今按吳興錄，則謂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禾頭生耳，聖學淹流，稗說瑣語無不盡者，此宜世有以記，而史官不能傳，甚可惜也，憤徽圖今留祕閣，崇寧三年，黃符摹其本，屬余書其後，因考其言，竪之。

武宗元畫天王圖

尚書郎武宗元，重修如幻得丹青等持，入法海妙慧，嘗爲持國天王，昔申國公於洛師得之，傳其子，崇每五年，其孫彥輔持以示余，其放墨師采，更無軌轍可求，此殆不與筆墨爭勝，故能脗合圓融，同於予心，放乎畫矣，故遇物布象，即此心見，至於威嚴毅烈，而發於慈心怒性者，則若可以形相察之，此昔媲黃配紫，拳象前人，以夸世俗者耶，或曰，大王持國，其有異乎，曰，天有四方，持國主可東方，是頭賴吒，以威神加哀，摧滅魔怨，得大總持，故威震威震，其相好如此，頃見吳氏作四天王，妙得法意，其居西方毗沒勒叉，其在南方毗婁博叉，至於北方是名毗沙門，蓋毗沙以多聞稱，博叉以非好報顯，勒叉以免難成，故其形容，各以妙用自見，不知乎此而爲畫者，安人也，此可以妄昧自見，權得於深識者能之。此則地本失缺

書李定方繡佛後

李定方以何夷悟（新學文書新意）得難提迦（自書）修入波羅末陀（此云眞諦）號蘇勿多羅（書子）乃嗽吉簡爲食，而於無爭三昧，於是薩婆迦蹉（樂欲）求因帝羅頞（解脫）作路伽即他像（世尊）備惟位好（莊嚴）五色絢組，作防那（女工織）回鄉（鄉）嚴刺既成，歷下李文叔者沙（求聲）曰，若以勝相者，設蘇樓沙（妙色）吠瑠璃（此云綠寶）呵梨（綠寶）何要於商多（女）室利（吉祥）求於鍮鉢之界邪，定方以是善願力，成諸和會，緣業成，怖無以解，以末蔡叉（中書名）問難，悉皆羅（梵）曰，願作直林慈氏組文觀相，恨無前事，余曰，皇與繡佛釋迦文軀，軀闊三丈，以是書者可識也，白唐迄今，爲此既衆矣，何遐疑也，任道林曰，天寶佛塔，繡佛幡經，此自晉魏已行，何爲于今，獨不可爲之，齊永明四年八月庚申，陳夫人敬因樂林寺比丘釋寶願造繡無量壽佛等像，俾朝臣爲發，緣文內姊，姪姿外潛，此非其前事邪，李十女爲鄭一造繡阿彌陀佛，權德輿曰，繡針綴縷，可用五采，奇逢白毫，光佛姍伸，定方曰，余此乎取之，有成像矣，願書其語以謝，（淨土寺有後魏繡像，題云，文皇帝御製釋迦像，皇興四年八月繡）

書李太白畫像

秋水爲神，春冰爲質，神鋒太雋，逸氣霞散，蓋玉在璞而流光，金藏礪而落美，凝脂點漆，豈非神仙中人，瑤枝瓊樹，自是風塵外物，此蓋造化之元精，合於渾淪而不得藏者，且將見有而示人，吾何足以名之。

書顏太師畫像後

魯公氣蓋一世，其養於中者，本以配義與道，故能塞乎天地之間而無歉也，觀其目爛爛如最下屯氣，飄然若凌雲而直上，節磔硉如萬丈松，而不可長，斤斧尺墨度之，至於胸中落落稱奇處，有不可形見者，其游人間，方且昂藏如軒上鶴，豈宜跼蹐效轅下駒邪，想見拒祿山，叱盧杞，不屈李希烈時，此其視一世，豈特以藝士哉，至於氣完神定而不少撓，雍容中節而和適自若，不待裂眦直髮而爭雄較勝，此豈燕子所謂神勇者邪。

王波利獻馬圖

隋開皇有王波利獻馬圖，進入能品異等，書曰，漢武帝王波利射於咸陽宮，箭透山岳，正定裏巨石上，畫色雖脫，而人馬山樹，猶不減生意，蓋妙於見形者也，崇寧四年七月，有詔取入監方會，令工者摹其本以傳，某按王波利本突厥降番，貞觀中給使，外班，射獵馳逐以從，其射信絕藝矣，不宜畫者之夸而論之不抵也，昔師子國獻白鹿，帝命王波利於印山按之，褒國公殷志玄奪放之，批波利頰口鼻皆血出，此圖蓋唐人所爲，而白武帝者誤也。

書冤對圖

此圖本出松智交喧，來以驗罪實而發覆藏者也，鏡光空出，受形種種，若殺若盜，嬌欲欺誣，凡匿飾隱藏能使人不覺者，於此得之，昔賈炎鼓刀，趙業負門，當司命過人時，巨鏡經丈，廬縣空中，此但身中業對，發爲光耀，盡者不知，謂其設鏡者誤也，范宏父曰，使罪惡有記，則無所事察，如鏡光照處，果無遁形，則何用更逮未盡者下對驗獄邪，曰，常二習相陳，故有鏡見照燭，如於日中不能藏形，則有惡反業鏡，披露宿業，非對驗時，二習不見相於光中，治一不二，豈復有形象者哉，則火對者見於影事，故不能不因習以假矣。

若夫寶樹見天人坐像，娑羅樹中其殿如鏡，見天人果報，扣垢鏡地見過見果，此豈有待而見哉，吾知二習不作於此矣。

關仝側作泰山圖爲王哲卿書

以匠石極巧，或謂不能敗泰山之體，吾將假壽千歲，令之操規矩，舉繩墨，挺干將而求正則，韓子亦知終身不得矣，不可敗者體也，其不可正者勢也，今觀此畫，則且人敗之，既正之矣，且謂彼何施見巧而至邪，吾嘗背泰山而西之，導嶺巖而東鄉，則雖與蹈其背脊，可以坐而察之，關仝於畫，其有見於此，則亦何必舉墨索而游乎，而下求其反而正哉，世人不知天下有自然者，何往而不適邪，乃謂極盡於壽，盡力於巧，反泰山於雜下，是韓之說也，（韓非曰，利莫長於固，利莫久於安，使匠者長千歲之壽，操鈞權，敗規矩，而正泰山，眞石移于將而委乃長，顧盡力於巧，極盡於氣，泰山不正，長不能爲，）

跋吳道玄地獄變爲鬼無谷書

經言地獄三，曰形罪，輕作人形，其重者形，極苦無形，（原本缺此）世之所傳雖毒苦加至，然皆經之謂形罪輕者也，至者形則世固未嘗論說，所謂肉軒肉屏者，宜天下所未知也，吳生嘗畫西方變於淨土院壁，其傳錄中如此，又嘗寫之緩素，得傳越今，然則自此畫行於世，其見而懼者幾何人哉，其視而不知改者，亦不可計也，唐人論謂畫地獄變，謂唯子產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國人問者，疑則具亦必有意而傳者失也，釋氏入中國且千歲，此於世教有助，其智慧具足者，自能指教遺法，超出四禪果位，至於鄙怪庸愚，猶知畏縮，不敢肆其兇慝，其於屠膾魁炙，或得反而入道，則雖三世罪報，一日俱盡，得勇猛精進，此豈道之善貸，於物無棄者邪，或曰，嘗疑是道，每於衰世則信力愈重，其在盛時，不顯于衆，何哉，曰，世有大醫王，操大藥術，作入利濟法，以期世用，其勤力而爭趨者，必呻吟疢苦而不得解也，彼堅力強肢，不陷疾苦，將過其門而不顧，此何可齊哉，彼如王仲宣陳元龍，猶不知此，蓋病以待其發，其仰而呼天，是亦太晚計也。

跋韓幹馬後爲龍眠居士書

世傳韓幹凡作馬，必考時日，面方位，然後定形骨毛色，大抵以馬爲火畜，而南爲離方，其色赤，（一作紫）驪駱如以支干相加，故得入妙，又以爲其畫得馬之神髓，故能如是云，夫移形索影，寫照寫神，自是奪物精鬼，苟造其微，得於玄解，則物有寫者，馬之凝於神者，其幾於是邪，夫以刻意而飛，爲像而行，削胡僧而能語，作假師歌而應律，此其得於妙用者邪，將神用之而不知也，畫獨不可至是哉，方幹之畫名時，遲有玄冠朱衣者，鬼使也，願賜匹馬，畫而焚之，數日有揖而謝者曰，蒙惠得免山水跋涉之苦，夫以一用之極通於神者，必物有託焉，則以畫參於鬼者，未足過異也。

跋李夫人圖爲宗子大年書

李仲庶出漢武帝祭李夫人圖，書曰，唐大中二年七月，潯溪道人製之，其畫雖殘缺不完，然甚有妙處，筆下直取意思，自是作手，潯溪字畫不載，又載少君事甚備，蓋以香召致精魂，能使人彷彿見之，其術蓋曰，暗海有潛英之石，刻之爲人像，神悟不異，眞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因致樓船巨力千人，齋不死

之鵝。乃之曙海得石以歸。依圖刻像。置之幄中。如平生時。少君曰。此石毒。可遠望不可近也。春石爲藥。既飲則絕思夢矣。觀此則假石以託於精氣。使人迷於思夢者。非有魂魄可致也。後之審徐肇事。乃據放而爲之。不知少君之術。特能因人精思所移。假於物而自託耳。前有思其室於外者。見其婦從道途來。敍語如平時。相處時久。及歸則異見其妻矣。而僧來者亡焉。豈思慮所感。因致物變者乎。此不足異也。

書燕龍圖寫蜀圖

山亦在於位置。其於遠近廣狹。工者增減在其天機。務得收斂衆景。發之圖素。惟不失自然。使氣象全得無筆墨轍迹。然後盡其妙。故前人謂畫無真山活水。豈此意也哉。燕仲穆以畫自嬉。而山水尤妙於真形。然平生不妄落筆。覓臨探索。遇物興懷。胸中磊落。自成邱壑。至於意好已傳。然後發之。或自形象求之。皆盡所見。不能措思慮於其間。自號能移景物隨意。故平生甚皆因所見爲之。此固世人不能知。縱復能知。未必識其意也。

書吳生畫驢

范魯公僑廉橫幅畫。首末缺爛。中鑄莘驢。跋者皆曰吳生。客疑莘僵以此得名。余意此圖全於生意。固是名手。若必曰某所爲。則余不能知也。唐人常說吳生嘗畫驢於僧壁。夜起踢碎其用具。然吳生當優爲之矣。

書舉子圖後

孫祖仁出古圖相示。人物衣冠。作唐人服。爲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是若相嘲謔。指呼紛紜。衆客不論。祖仁曰。此舊無名。惟呼指大出隊。請以名號識之。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盛。各以朋甲相爲敵者。至有東西甲。東呼西茫茫爲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通草蜀甲。注己甲。又有四因甲。芳林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設。得無患此邪。

書閻士良畫龍

世傳畫龍工者。若吳淮傳古。則常見之。張僧繇。曹不興。馮紹政。世未識焉。今人畫龍。形狀甚近。君所畫奇劇倜詭。果何據也。淮南子曰。今畫龍首。不知爲何獸也。君此畫甚異。豈龍形狀果若獸邪。余家以象龍得氏。子孫尚不識形肖。惟畫者所爲。可不自知愧哉。李紳謂目識者寡。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然則爲此圖者。所謂不隨流俗者也。

廣川畫跋卷之六

書輞川圖後

輞川集總二十園所爲詩。分序先後。可以畫得其處。古傳輞水如車輞頭。因以得名。維自罷官。居輞口者十年。日與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此圖像想見之。然詩有南垞、北垞、華子岡、欹湖、竹里館、茱萸沜、辛夷塢。此畫頗失其旨。當依其說改定。其後維舍此地爲浮圖居。今清源寺是也。

書盧鴻草堂圖

盧浩然在開元中。嘗賜隱居服。官爲營草堂。逮還山。乃廣其學廬。從徒肄業。其居之室號寡極。則取所謂深根固反一者也。鴻嘗自圖其居以見世。共傳之。其本嘗在段成式家。當時號山林勝絕。不知逮今存不。高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廳館等而已。無事極者。又放物增多。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槩而浪爲之者也。

書別本草堂圖

此圖本段鄰平公所收。還流一作傳久矣。或者托其遺跡。又爲草堂別出其後。跋書自天復歲前者皆揚字也。開寶以後則人競書於此矣。其稱柯古者成式也。大義者安節也。隨蘭陵於落宮者蕭思道也。然此圖所存。頗與世傳合。蓋本鴻之圖而爲之。故可佳也。涿人子讀題。當僖宗丁未年。即光啓之三年矣。是歲三

月甲申，車駕還京師，次鳳翔，以宮室未完，李昌符請留鳳翔，俟畢治，此書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後題，以乙酉即昭宗之改元，合在此後，傳摹失之，又有舉元二年題者，李昇之號，熙載題者韓文公也。

書優鉢羅華圖

祕閣有圖，畫花異甚，世不能名，自昔號陀羅華，考索帳目，自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入，下之祕閣，崇寧三年，曝書廡下，出其圖考名識之，蓋花碧而葉六出，其房九列，鋒殺莖柯，植而叢出，生不傍引，嶷然上發，攢華內瓣，蒂葉外包，求之前記，優鉢羅華也，岑參詩曰，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華人不識，綠莖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華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求之於詩，則此圖不爲無據矣，圖狀寫照本以示未知者，使可按得之，徵參詩，此畫未辨也。

書韋偃放驢圖

青脊絳身，長頭廣額，尾旌搖曳，耳大蹀蹀，屈然類有德者，而又其能可以回衝，其智有以隨時，難定亂，有濟師旅之功，敍隔救患，有載重負乘之力，則雖任爲令僕，托之俳戲可也，豈止一宮亭侯哉，畫者之意深矣，漢一作驪當前，驥子後逐，其生有封，死有弔，至其超傑變化者而謂仙矣，則廣野茂林，豐草旨水，嗥地仰天，飲嚙自若，應侯長鳴，前跳後踢，羣嬉而隊躍，盡白日以爲娛，求清夜之俛息，無服駕負囊之憂者，是蓋山公之全其性者也，此畫得之。

書曹將軍畫馬上

曹霸畫馬，與當時人絕跡，其經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其以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眞馬耳，杜子美謂人間又見眞乘黃，夫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霸之馬未嘗如此，將論其神駿，語大而誇，不知其形狀異也。

再書馬圖

余嘗李氏曹霸馬圖矣，明日復持古本汗血馬圖以示，與前畫異，余考之，汗血，神馬也，前記雖屢言，然其狀卒未得知，此畫汗血發於衆毛，似與古異，夫宛丘有良馬，其大丈二，蹙至膝委於地，跡如汗腕可握，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綿絮繞頭要小腹，漢武帝親得天馬，見血從前膊上小孔中出，今考說者終不可同，今世又無汗血馬得據以斷衆說，則畫者將何從哉。

書張戡番馬

世或譏張戡作番馬，皆缺耳穿鼻，謂前人不若是，余及見胡瓌番馬，其分狀取類須異，然耳鼻皆殘毀之，余嘗問廚人，謂鼻不破裂則氣盛衝肺，耳不缺則風搏而不聞音聲，此說未試，然僧耳俗破耳下引，其在夷狄，有不可以理求者，此豈亦有爲邪，然馬殘其耳，恐不止今北廚，嘗見西南夷往時入馬中國，亦時有焉，因求吳諸葛恪獻馬，先騙其耳，范憤謂豈不傷仁，乃知馬破其耳，於南夷亦或然也，今戡於馬非能者，古爲之，然則據今之見者，特以錢有辨者如此。

古畫不圖

世不見古人筆墨，謂後世所作，便盡古人妙處，古今無異道，惟造於詣絕者得之，但後人於學不能致一，故所得知皆鹵莽滅裂，不得到古人地也，今世稱畫水者，戚氏蒲氏，而筆力弱，不能盡水之形似，況所謂衝擊蹴卷之勢哉，觀張子悲藏水圖，述於詣絕者乎，其於淘湧澎湃，蓋鯨鯨魚鼈不能出沒其間，可以求其妙矣。

孫知微畫水圖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則汗池潢潦，渟滀涓滥，果可勝而寄心賞邪，孫生爲此圖，甚哉其壯觀者也，初爲平漫橫洑，汪洋渟濫，依山占石，魚龍出沒，至於滂挾大山，前直衝飈，卒風暴雨，橫發水勢，波落而隨起，想其磅礴解衣，雖雷霆之震，無所駭其視聽，放乎天機者也，豈區區吮筆塗墨求索形似者同年而語哉。

題王晉卿待制所藏范寬山水圖

伯樂以御於世，而所遇無非馬者，庖丁善刀藏之十九年，知天下無全牛，余於是知中立放筆時，蓋天地間無遺物矣，故能筆運而氣攝之，至其天機自運，與物相遇，不知披拂隆施，所以自來，忽乎太行王屋，起於前而運之，若不可掩，計其功當與夸娥爭力，吾嘗夜半求之，石破天驚，元氣淋漓，謂誠一作油城之所遇一作過而問者，不可求於冀南漢陰矣。

北天王像後題辨

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嘗得內典，說四天王所執器，皆自報應中出，北天毗沙門王也，嘗與鬬不利，三逃于塔側方免，其困時顧力所全得無逢礙，報回鄉則變相所成，畫者得以據之，今以雲物爲報者，非吳生所爲也，或曰，何以知此，曰，以雲物易塔之重，自十衍始，余往見孫知微於蜀中作天王相如此，將無是邪。

擔衣圖

余見此圖久矣，嘗疑周昉以畫得名甚重，又無它畫，人物麗甚，不如此鈍澀也，晚得此釋然，吾心忘之，惟見昔國城社而不疑者，故至燕而後樂也，嗚呼，使俗人不得其若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昔人蓋味於若形，如此則悲心微矣，可一啖也。

蘭亭圖

山陰道中應接不暇，寂是佳處，又得安石逸少游咏其間，風流一時，至今見其圖者，猶有遠想，恨不揖讀其間，近世燕仲穆摹狀山水，取寓一時所見，或謂此圖荆浩作，非也，宗炳嘗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余雖未至山陰，覽此亦足少自慰耳。

書周昉西施圖

余謂若耶溪中采蓮者，特其甚美以見爾，世亦得其絕麗傳焉，其纖纖疏淡處，可得接而求之，今世傳古女人形貌，盡出一概，豈可異而別哉，古人有言，畫西施之面善而不可畫若形者忘焉，若昉之於畫，不特取其麗也，正以使形者猶可意色得之，更覺神明顏異，此其後世不復加也。

書崔白蟬雀圖

顧凱之論畫以人物爲上，次山，次水，次狗馬臺榭，不及禽鳥。故張僧賓評畫，以禽鳥爲下，而蜂蝶蟬蟲又次之。大抵畫以得其形似爲難，而人物則又以神明爲勝。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也，但患未知求於此耳。崔白爲蟬雀，近時爲絕筆，非居寧牛戰犀可頡頏其間。世以畫評爲鑑，不知此亦何所主哉。宋孝武賜何戢蟬雀扇，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達先皆世有能名，歎其巧絕。今畫錄雖敍蜂蝶蟬蟲，不爲極品，便是不考古人遺跡，況景秀妙絕一世，而舜賓不知考者，豈可與論古今畫邪。

觀局圖

祕閣有觀局圖，畫法甚古，正品猶是六朝舊製。著其尾曰唐明宗觀局圖，非也。宗子大年（一作崙）摹本以傳，并王抗十七局圖。余爲書曰：此宋文帝棊圖也。江右瑯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圖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遣於帝前覆之，即此圖也。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識者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仕齊官至給事中。今局圖謂棊史誤也。

書時記室所藏山水圖

此畫善於位置，蓋藏萬里，都在阿堵間，非其胸中無町畦，得於隨所遇而發，於不可索其所至也。宗子大年說余圖之，汀沙漁步，蓼岸楓崖，山榭溪壑，望之若有限際，而求其重列複映，殆不可致之。蓋隱磷而不出也，又復有煙雲上下而晻藹，嵐光出沒而明滅，王所謂山氣日夕佳者也。李廣見伏虎而射，其精誠已能貫金石矣，故飲羽而洞達，知有所先也。其矢再遇，則不可復射矣，知神遇者縣解意想，而求至者是遁其天而往也。果能有至哉，此人天機不可到矣，子其疑心儲思，徐以神視，初若可見，忽然忘之，此中眞有到處，吾恐觀者未知求也。

書王勃學士畫圖

余評此圖，知是昔人已造境，復拙隨繩墨以就其工，然矜持太過，求其似者而善，古之人往矣，故雖卒得其類，然亦似之而非也。觀其立在蒼茫萬里外，天樓閣間，自我而入者，雖塗立木，幸而有至焉，然蹣行隨衙，亦得刑直，豈轉遷其後，縮縮而來邪。

書王學士李成畫

干無邁棄畫既多，眞僞相乘除，余得盡爲考之，此畫所出也。雖其臨視而別出，自爲一種，然陡突抗立，幾欲亂眞，原隰之平，山谷之陰，皆望而盡之，故知形範既正，金錫不耗，彌形而出，豈不莫邪似哉。此知其所從來遠也。予蓋而求之，徐察而深識之，至其至處，雖觀三山於雲外，猶是見蓬萊之人而上下者也。

書李成畫後

由一藝已往，其至有合於道者，此古之所謂進乎技也。觀成熙畫者，執於形相，忽若忘之，世人力且疑

以爲神矣，其有寓而見邪，咸熙蓋稷下諸生，其於山林泉石，巖栖而谷隱，層巒疊嶂，掀欻崒嵂，蓋其生而好也，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殆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於胸中，不得逝而藏也，它日忽見森山橫於前者，蟄蟄相負而出矣，嵐光蓊烟，與一一而下上，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蓋心術之變化有時出，則託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烟風雨，鉛霧變怪，亦隨以至，方其時忽乎忘四支形體，則舉天機而見者皆山也，故能盡其道，後世按圖求之，不知其畫忘也，謂其筆墨有蹊轍，可隨其位置求之，被其胸中自無一丘一壑，且與洋鄉若，其謂得之，此復有異畫者邪。

書郭恕先畫後

龍門李偃藏郭恕先寒林晚山圖，雖託李成熙稿本，自出新規勝槩，風乾木老，沙平水靜，煙開霧合，蓋是江干獨游，使人有愛慈窮悴之嘆也。筆跡天放，不入畦畛，然氣攝萬山，隨意取之，往往得於形似外，人以見有索之，恐不可得盡也。此畫雖與長安寒林大小並行，而各有至到處，恐不能伯仲間，譬若傳昆命而陵九阪，不盡一級，雖是未極五山，然既已窮河源也。

書范寬山水圖

觀中立畫，如齊王嗜及雞跖，必千百而後足，雖不足者猶若有跖，其嗜者專也，故物無得移之。營中立有山水之嗜者，神凝智解，得於心者必發於外，則解衣磅礴，正與山林泉石相遇，雖貧窶迫之亦失其勇矣，故能覽須彌盡於一芥，氣振而有餘，無復山之相矣，含墨咀毫，受揖入趨者，可執工而隨其後邪，世人不識眞山而求畫者，蠻石異土以自詫也，豈知心放於造化鑪錘者，遇物得之，此其爲眞畫者也。潞國文公嘗謂寬於山水爲寫生手，余以是取之。

書王氏所藏燕仲穆畫

余評燕仲穆之畫，蓋天然第一，其得勝解者，非積功所致也，想其解衣磅礴，心游神放，羣山萬水，洽然有感而應者，故雷霆風雨，忽乎其前而不可御，當此之時，復有畫者邪，公初爲燕王府官，王欲得畫而卒不能致之，知其愼於伎也。余嘗謂公以名德蓋世，後人不得盡之，徒以畫名天下，至於與庸工繪史以丹墨自別者同稱，此與顏太師列於書藝小人間，又（一作可）同爲一嘆也。

書伯時藏周昉畫

龍眠居士知自嬉于藝，或謂畫入三昧，不得辭也。嘗得周昉畫按箏圖，其用功力，不遺餘巧矣，姹色豔態，明眸善睞，後世自不得其形容骨相，況傳神寫照，可覩得於阿堵中耶。嘗持以問曰：人物豐濃，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余曰：此因唐世所尚，嘗見諸說，太眞妃豐肌秀骨，今見於畫，亦肥勝於骨，昔韓公言曲眉豐頰，便知唐人所尚以豐肥爲美，昉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

龍衰白馬圖

百馬號逐，以谷受之，按名而得者一馬也，若夫毛以色異，形以用異，大小勢異，動靜主其有體，已不能得馬矣，況蹤嘶奔趨，進道起伏，蹤浪橫飄，鶴厲入搏，斷山決壑，耳搖腹擠，仰乳俛齕，垂首張鬣，鬬目怒蹶，木

搔土浴，其態百出，不得執筆而隨其後也。蓋一形所寓，使形者已異，則安得一以盡耶。且物有同狀而異形者可別也，而爲異形者雖可謂之二質，狀變而質別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質，知有無有異，可以論一馬矣。如狀變而隨以別者，則雖號物而讀之，其極有不得一伸盡，背堅白之說，以白馬非馬，已非色矣，況形色名聲以一得之，則使人不得其當，惑於名實之辨者正謂此也。

書御畫瑤池馬圖後

黃之池其馬歐沙，黃之澤其馬噴玉，龍種之興世馬不同如此，仰惟陛下託於筆墨，記其骨相，具存太蒙之遺種，不在探前趼後蹶間三驛，此殆得於縣昆命宴瑤池之上時邪，非摹擬展子虔曹霸以見巧也。臣某幸得識之，敢不謹書。

書御畫翎毛後

聖人以神運化，與天地同巧，寓物賦形，隨意以得，蓋自元造中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生理，是隨所寓而見，宣和六年五月臣某跋。

跋李祥收吳生人物

吳生之畫如塑然，隆額豐鼻，鋭目陷臉，非謂引墨濃厚，面目自具，其勢有不得不然者，正使塑者如畫，則分位皆重疊，便不能求其鼻目頤頷可分也。楊惠之與吳生皆出開元時，惠之進學不及，乃改爲塑，目爲塑工，易若塑者由彩繪設飾，自不能入縑素爲難。吳生畫人物如塑，旁見周視，蓋四面可意行，其筆跡圓細如銅絲縈盤，朱粉厚薄，皆見骨高下而肉起陷處，此其自有得者，恐觀者不能知此求之，故并以設彩者見焉。此畫人物尤小，氣韻落落，有宏大放縱之態，又其難者也。

五川精舍藏有廣川書跋而無畫，嘉靖丙子過廣陵，在葛東之家借得之，八月朔錄成，俟校正後重謄善本。後四日，玉川居士燈下記。

文獻通考云，廣川書畫跋五卷，陳直齋書目曰，董逌撰，今所錄之本，逌宋末書生傳寫，誤字甚夥，如於作相，德作淅，不可枚舉，自一陽節日寫起，至丙午日輟筆，華亭孫道明明叔謹識，年六十又九，嘗至正乙巳十一月廿三日，書于泗北村居映雪齋。

萬歷甲寅端午日，假得瞿氏惜菴藏本校讎一過，亦十得其三四矣，此本比之他本差勝，識識。

胤伽書

繪林題識

汪顯節編次

繪林題識目錄

文學博嘉　皇甫司勳汸
劉侍御鳳　陸太保樹聲
袁長史福徵　王司寇世貞
申相國時行　王少傅錫爵
韓宗伯世能　管藩憲志道
曹郡侯代蕭　戴符卿鳳翔
黃太史洪憲　沈太史懋孝
馮太史夢禎　袁司馬黃
孫漢陽克弘　陳太史懋賢
董太史其昌　唐太史文獻
楊太史繼禮　周隱君天球
張孝廉鳳翼　王隱君穉登
沈山人明臣　張太學獻翼
王隱君靈嶽　項太學元汴
曹隱君子念　陳隱君繼儒
汪山人顯節　錢山人允治
吳太學惟貞　陸文學士仁
夏明府日英　黃太學嘉芳
楊太學愼　李太學培
馮文學玄鑑　孫文學光宗
陳文學泰交　沈文學瑞鍾

繪林題識目錄終

新安汪顯節子建編次

文學博嘉

繪事余家君之餘其沿習家之人皆能之然吳以繪名尚亦有所由始由沈氏二隱君至石田遂大盛石田惟寫山水逮周臣工界畫陳道復蓋花卉是爲三絕今周君發自天解性閑而雋好之盡臻其妙吳之能者今復落落則當遜步浙乎余老矣不能復逞是周爲歎息

皇甫司勳汸

周梅顛從余遊者數年詩法法唐書法法晉又轉而游心繪林搜討古人之筆傳之無窮眞可謂博雅君子也余老矣何幸見之

劉侍御鳳

予聞畫家有二曰寫曰描寫者多施於山水逮近濃淡之間而已描老則纖細微眇備極工緻今周君逸之遇能兼之其圖像不徒得其大意而用思綿密綜採巧變形容宛轉微入毫毛寫照則韻雅超邁貌出其性情山水樹石則縱橫逸筆奇怪無窮至於寫生飛動翔集虓蜒鳴躍揮霍掩映風趣有餘於自古名家其殆能兼總條貫集大成乎予嘉歎反復爰爲識之

陸太保樹聲

逸之繪林不獨後之覽者得有師豕古人心緒皆賴以傳書畫之忠臣也

袁長史福徵

米公云好事賞鑒各有家體品法賞鑒非天資

高朗博錄該洽與或自閑畫格或深契畫意者不逮而古蹟形似傳染事實著又俱不同此藝之長亦天縱也周徵士諸圖設格象萃成卷帙嘉惠好古之士趣意動人足自驚座與人解頤乃不下帶之書矣

王司寇 世貞

余纂有古今畫苑已刻之金陵海內傳以爲繪林繪靖使見周君此冊尚當採吉光片羽而綴之恨此不早出雖然無妨與我弇洲畫苑並行也

申相國 時行

往來名家舊耳鶯湖有隱君子周逸之居恒磊輒歷落意不可一世而獨嗜古法書名畫每遇斷簡殘碣即探幽越阻靡不鈎致之既惜古人風流斯往善本或致散佚爰皆手勒貞珉以規不朽蓋四壁蕭然而廡間巨石支撐拏立矣真清世之石隱大雅之拱璧乎因暇日得槩所錄繪林展玩次漫書以志所好

王少傅 鏊

顏魯公李北海既書石後皆手鐫之故神韻高出千古今逸之精古篆籀故繪林落石不失本初由其具賞鑒三昧眼也

韓宗伯 世能

昔戴安道就范宣學每事楷模而獨不喜戴畫後見戴南都賦圖咨嗟歎重古人因寄所託如此逸之吟嘯放曠猶古之墻東君而尤工盤礴家爰蒐古人名墨最勝者鐫爲帙欲與閣帖並傳凡人物山水竹樹以及隻羽片鱗皆有譜牒可師法夫亦戴安道之奇志哉比讀其有韻之文鏗鍧蔚發即篇章間又有畫工矣

管藩憲 志道

客以醉里周梅顛所鐫畫譜來辱几席間便有山水生氣古人傳化工之功而梅顛復傳古人之巧良工辛苦信希世重寶也因問客梅顛何如人曰潦倒酒人顧其披啗自晉處士唐元白未知席列誰左雅嗜籀頡爰鼎諸書不願齷齪從近代諸家拾吐咳也即所葺繪事爲宋元君史忠臣然時時以供四方交遊之賞識者梅顛弗自珍矣余口呿而揖客曰是古之大隱義俠長者願因客得交梅顛君而請借畫譜一編爲羔雉

曹郡侯 代蕭

就李周生博與恢奇雅接風騷之緒余承乏茲土吏圖稍撤時引方外禮對榻揮毫蓋習其人儁才綺行有抱甕罄坯之風暇日出繪林一編凡如千卷皆所手摹古人而勒之貞石者自宇書有閑帖以來此爲比肩之業繼素金湯寥寥千古亦隱君子不朽之高致乎

戴符卿 厚翔

古稱繪以制形繪以制意歷代名人墨客往往得之筆墨蹊徑之外擅聲盤礴故其寸縑尺楮一草一石賞識者不怯致之几閣香案之間俾金如粟弗顧乃陰雨蟲蠹之所剝落推貴賞學之所題詠至落糞壤人以敗絮相視蹴蹋而傳之離落間甚有咸陽空乘燼溺相繼綿邇玉軸化爲灰土嘗讀宋明晟婦私紀令人百端交集遠之故博雅而深味此道奢閣間有石數百尺悉蒐古人真蹟而傳之皆出好事者十襲中手自摹勒以求不朽平林遠水砌草蟲魚楚楚如南都廣陵風生几研亦繪事之奇觀也茗椀方遒篆烟縹緲時一展卷見其好古深心合情最遠詎獨爲盤礴家生色乎

黃太史 洪憲

嘗聞書盛于晉畫盛于唐宋室書畫兼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然必善書者始能畫宣和中大舉天下畫士若進士科稱旨者不多得國朝宣廟亦嗜繪事半在閣秘間亦得覩古蹟而于士大夫家所披閱者更夥然有傳形者有傳神者形易而神難而矧曰摹之于石則尤難吾郡周徵君鐫繪林精絕其殆傳神者耶形朽而神不朽是徵君嘉惠後世意也

沈太史 懋孝

繪事之家蓋其似耳似者非真必据真摹之真者漸似似者漸真久之猶若不能遽合也良史摹之高手勒之墨氏楮氏布而流之其難于真又五六變矣然則古之畫史何以能發明王之夢置筆空無縹緲之間哉必有道矣余遊衡嶽見衡永間絕崖上往往有天然圖象毛髮畢有形容如動豈是林澗元氣中有神工者或置筆于渾濛凝結之初耶未有人物已有人物未有繪事先有繪事吾烏知石之非畫畫之非石孰

其真而孰其似也天壤間神無所不在唯人之精可以入之入而通焉則天者在我夫是以能自千古之至人大聖一點一畫與天無極此亦繪家神品之說也

馮太史 夢禎

前代書畫流布寰中而法書名畫多半在吳蓋吳人愷不惜緡錢購募然皆絹楮安在定武石刻得其真勝楮摹贋本是石勒之能傳久也石書徧滿獨繪事寥寥余友周逸之閱畫家三昧隨以所藏神妙之品悉鏤堅珉絲髮不爽而氣韻生動幾奪化工即絹素傳染者不翅昔蕭武作歷代畫評世多爲好事余亦閱繪林而喜爲周君殿一二語

袁司馬 黃

世人皆貴假而賤真如山川人物花木鳥獸之屬覩其真境漠如也及善繪者貌其形似倘爾肖真則受之稱之賞而玩之爭相售矣豈繪士之體物顧勝于造化之賦形耶身居畫境造實而迷緣假思真覩圖而喜人情大抵然也繪事足珍有以哉吾鄉逸之周君恬澹寡營獨留情于詩繪間復集古人名筆鐫之石期垂永久卓哉遠矣夫名人副墨尚思永之況真境乎吾知其必不取此而棄彼也

孫漢陽 克弘

周逸之有梅癖有傳癖有山水癖有書畫癖又有金石癖癖何多也雖然不寧愈于馬癖錢癖者乎

陳太史 繼儒

梅墟善鍾王楷更善詩有一曲滄浪歌未了沙頭驚起白鷗眠之句余嘗賞之謂得唐人遺韻不意其又善繪事也梅墟舉止甚高搦一拈管便欲無所不入食亦不暇箸矣穆之千秋而後定知有梅墟季之所得孰與仲多矣

董太史 其昌

余少亨繪業皆從元四大家結緣後入長安與南北宋五代以前諸家血戰正如癖僧作宣律師耳此冊橋爭周逸之所勒欲與閣帖並傳其志良苦解脫禪固無藉此然學欲望見古人門庭蹊逕斯亦渡河寶筏珍重珍重

唐太史 文獻

畫者六書之一象形是也禹鑄九鼎以鎮不祥畫肇于此而三代秦漢鼎彝之文又孰非畫哉金可範則石亦可勒今法書具見諸帖而名畫闕然得逸之高士繪林出便是藝苑重增一番公案也

楊太史 維禮

寫畫之法樹如屈鐵山如畫沙不然便落畫師魔境若欲親證三昧又須以六書法通之梅墟先生精古篆籀可謂墨池之董狐傍及繪事皆能研搶考証具有慧眼至于鈎摹之苦皆從剪燈呵氷時取成蓋性有金石癖耳披繪林者當焚香作供者居士

周隱君 天球

當閱古人圖畫皆在描寫胞中山水世外人物至于目送斷鴻見汀烟渚惟留其名不擬其迹多爲筆底造化工也嘉禾逸之周君倏一日過齋頭袖出繪林示余欲續前代紹益後來且逸才爽朗有淵明和靖之態丐余跋具今古不盡之興覽者勿云狗尾續貂耳

張孝廉 厚翼

書畫與詞賦埒要不可以小技小之也然書自蒼頡而後至漢晉俱存穀率而畫則自王維吳道子而上竟不多見即一見亦漫滅依稀在有有無間蓋以書有石本而畫無之也逸之周君劉爲繪林殆有感于斯哉第以書勒石固難于結構以畫勒石尤難于神韻神韻具則繪事中之淳化甲秀次亦不失爲戲魚寶晉矣逸之留心繪事尚令中郎有虎賁不至爲東書堂幸甚

王隱君 穉登

趙榮祿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遷于八法通書畫故一源哉第勒石者以臨書爲易摹畫爲難刻石畫圖自梁武祠堂而下僅僧數本余所見惟宋人所鐫劉商觀奕最爲精絕毫髮絲縷纖微不遺以爲千載無兩不意乃有逸之周君繪林此本出而後丹青者流人人得覩探微凱之僧繇右丞諸公之遺迹猶臨池之士獲觀鳧絜楔帖豈不快然自慊哉逸之書品畫法並冠絕一時尤工古文籀篆有銅盤石鼓之遺其爲此刻政如禪人所云自利利它金繩寶筏津梁甚博寧獨爲面壁九年而已耶

沈山人 明臣

繪畫之來久遠矣未有彙而林之者宋有宣和畫譜元有圖繪寶鑑不過著作者邑里姓字之詳出處工拙之異云爾檇李逸之周君迺彙歷代名筆于凡可以丹青圖畫者靡所不有刻諸石以傳肖形寫照毫髮無爽愈出愈奇多多益善蓋其用心之公傳古人不傳之秘示後世楷法之良所謂剏古未有于今僅見逸之誠藝苑之宗工而騷壇之哲匠哉爲之欽服低徊者久之

張太學 獻翼

周微士石其繪林示余展卷諦觀點畫精妙勢若飛動微士以字學著稱於時尤工繪事既善山水兼精人物圖花卉則管下生枝寫羽毛則屏間飛去至題詠復閑腕可翫昔人有見顏魯公書去而學書見吳道子畫去而學塑工今觀微士才技所謂廣文三絕者非耶不知見者當何所去何所學也

王隱君 畫嶽

古以來文辭可梓可梓相傳乃千古猶一日也書不可木不得已摩而託諸石即善手名搨已如銅斌鳥影失其真且半矣畫則景象熙洽變態多端微茫杳眇百倍于書何堪以石石即摩詰輞川龍眠東林祉明滅模糊化爲異境矣世見近代諸淳化帖翻本頗心凝古人名筆既見閣帖原搨而恍然自失愈益思慕古之真蹟而不可得亡何復偶見鍾索義獻及他名家手書遺墨而飄飄然忽欲霞舉風邁乃覺宋搨秘圖猶傳古人之神依稀十五思慕可寄也丙申秋仲余養病蟭螟寄登懸青閣望五湖兩洞庭自遣會檇李梅顛道人周逸之操輕舠遠過持携其所搨繪林石刻數冊見示乞余題語逸之能書善畫喜聲詩精一切古玩尤嗜梅因自號梅花顛也繪林自仙梵人物以及山水泉石翎毛草蟲雜花卉種種意態氣運各且皆一一從古之名畫絕品手摩上石別倩巧千刻畫者刻之期與淳化宋搨並傳云于余繪事不知了了不知此本一出即當與世所傳澄心堂紙廷珪墨未有銀錠紋以前宋搨淳化帖爭勝耶抑稍次而爲潭爲絳爲太清爲戲魚諸帖比耶要之當必即今後之識者見而興思益慕古人可追者在定不至東書寶賢等生疑不足傳耳余病中展玩久之忽目眩空畢忘其墨本恍若丹青粉綠汚動紙素間者復頃之心動情逸失其畫境又恍若群靈雲彩迴翔湖山而游蠡玡禽繁英怪樹奇石疊掩映于窓間凡上者豈余病而魔幻耶夢而神遇耶又何言梅顛顛也一笑而戲題其後

項太學 元汴

繪林者梅顛道人所刻畫譜也曰繪則五采雜施曰林則最多無筭而梅顛之石刻何居夫畫之先太素書之先飛白神來異矣骨相完矣余嗜畫成癖家顏書一二名手梅顛之癖似余更欲以其癖而染之來人茲繪林之所尤刻也嘻岐陽石鼓斯篆緜書向非托之堅珉悪能千百世哉

曹隱君 于念

畫苑向見刻于金陵以爲詳悉今閱檇李周梅墟先生茲刻若人物山水花鳥蟲石神會千有象妙運于無形衆體具備貫絕今古非智中具有丘壑者烏能摩寫其神妙哉有益于畫家多矣定傳不朽金陵之刻隨當付之子祝融氏矣

陳隱君 繼儒

梅墟先生生平無他嗜之書書法精辨卷格畫理與中士大夫爭致之相與評賞先生合諸家藏摹勒石上自古法書名畫半耗劫夙其幸存十一者諸帖在耳梅墟繪林抑亦古人全湯手

汪山人 鏡節

繪林墨刻檇李周梅墟先生所著也先生博采郡書究精六藝而勒諸石者不下數十百種未嘗見千繪事一日以繪林卷見示者人物若山水若樹石若草蟲種種湊理六法具備精妙入神正所謂無聲之詩非得畫中之三昧者烏能形容摩寫若此也哉此說一出而後之有志于繪者知所取法由門入室心印神會超乘無難豈曰小補云耳嗚呼今之繪家孰能及也非弗能及然亦罔知

錢山人 允治

繪林者嘉禾周逸之之筆也曰人物則衣冠態度追吳李之蹊徑曰山水則峰巒巖壑龍馬夏之風稜曰樹石則怪石枯槎宗周郭之步武至于翠翎金羽其黃居寶黃居實乎蛩蠻蟠蝌其

丘慶餘覺虛靜乎多才多藝各稱擅場至于篆籀隸楷尤爲精妙此特其一斑兩斑耳觀者愼毋曰所長在圖畫間可也

吳太學 惟貞

予友梅墟周君嗜學好古法書繪事靡不精善而尤好公之于人人二十年來嘗獲龍眠大士像阿羅漢像趙仲穆東土二十八祖像鐫之于石用冀流通近復獲海內諸名家珎藏唐宋元所畫善本自唐閻立本至元王若水山水人物樹石下至翎毛昆蟲凡若干幅于是彙爲十八卷題曰周氏繪林而寇以諸體法書殿以名筆選珉石鐫之因丐余一言以述其意余覽之嘆曰梅墟良苦心哉予觀繪像並世間出世間聖賢豪傑並可觸目而神交其諸夷齊昆蟲有情無情並堪娛玩濡翰可以幻形入覽可以幻意真游戲于三昧且不朽于奕世豈尋常雕鐫所能涯涘哉

陸文學 士仕

爰自河洛肇圖鳥迹成篆繪事之來尚矣然象物作則可以興勸可以塞違可以明志而適情禪于治理者不淺豈徒曰藝而已哉惜哲人既萎名蹟漸亡不由師授競率已見眩耳目者比比然也于是逸之周君有志樹雅證古開今著述之餘徧披往蹟自佛像經傳圖冊凡有一人一木一石一花卉之可以娛目而傳後者悉彙之成帙又懼人各異代代各一家筆法皴染淄澠易淆乃復集諸家之皴而辨之纖髮臨摹無一杜撰且不自秘公之石以永其傳使人得一展玩則星羅棊布井然不紊歷代諸公之神妙炯然猶生則世之學者不必索隱遐求而思遠半矣嘉惠之功寧不與軒蒼後先也哉畫凡若干品共計則森然紛軋如藪名之曰繪林云乙未冬日題

夏明府 日葵

嘗論詞賦書畫同條共貫其形與神皆寓焉者也詩自三百篇而下尚矣先輩云學書不入晉室終是下品張僧繇吳道子信手落色煒煒神生稱千古能品真書畫家法哉余鄉梅墟周隱君生平無他嗜好工詩工書又工繪事詩其壽梓三十餘種書擅籀篆鍾王而繪則大士三十二相十八阿羅漢蘭亭仙跡種種勒石摹畫稱妙爲世珍重迺今繪林又慮世代遼邈絹楮漸滅旁搜博訪可名世世者併勒諸石焉毋論逼真肖形而神稱皴染宛然飛動不尤苦心哉可垂世寶也已語云他人之畫傳形先生之畫傳神余于周公亦云後之臨池潑墨者亦當有感于斯林

黃太學 嘉芳

昔人云畫鬼魅最易狗馬最難鬼與不見故也若逸之周先生數帖皆隨在觸目豈不難最玩山水則雲烟滿袖把花卉則香色盈衣指禽鳥則飛騰欲遠對蟲魚則鳴躍來親非胷中丘壑筆底烟霞安能奪造化之巧耶對褒畫北風人見之覺凉圖雲漢人見之覺燃王獻之落墨作牛曹不與煥筆成繩張藻應手生枝良由以也陳思王謂畫者鳥書之流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逸之善書工詩尤能詣其奧

楊太學 楨

余觀周君逸之繪林一帙其間品彙不齊而天喬流峙動植肖翹之倫無不情備如入萬花春谷稱種可嘉令人應接不暇而逸之雅長于詩其于繪事蓋總究心焉謂逸之之詩如畫家布景觀其畫而其詩益可想見矣昔人謂王右丞畫中有詩豈虛語哉逸之有是譜則遊華岳何待婿嫁知觀魚亦奚在濠矣也耶游目騁懷一寤寐間而宇宙內事炳然在照閱此何忍釋手茹志數語千徒然景與意會形與神俱余于是詩有深企慕焉

李太學 培

世傳畫始于史皇封膜余則以畫者畫也包羲氏仰觀頫察畫爲八卦畫實寓茲及覽不韋春秋知史皇即蒼頡非識書家八法安能信手塗林摹形肖像而後琢義余往于項氏天籟閣得觀先朝法書名畫晉唐宮邊蟲損零落朽不可檢獨永元真蹟煒煒人目堪爲世寶余友逸之周君博雅嗜古直間繪藻中扃出其家藏神品鐫勒于石題曰繪林凡山川人物花鳥魚蟲雅種色色足垂永久夫二王墨書月不可得世崇閣帖以其摹刻之精不易故步也今逸之繪林婉然生肖安知不與閣帖並傳耶

馮文學 玄鑑

書家自有閣帖不但書有門戶而古人用筆結字之法不至與人俱往獨繪事滅沒不傳蓋折枝人物尚可位置而山水丘壑皴法氣韻難施之全石耳梅墟先生書法精辨于畫尤工鑿磅此卷種種具備可爲後人一斷風流張本與閣帖並垂矣

孫文學 光宗

史鄉江山雪後圖懸壁間時有顯靈風颯之氣神所極也北地李生謂雪無風則勻勻斯畫即筆弗畫弗勻之雪神安得傳梅顛氏寧欲以臣諭臣之子乎雖然梅顛能詩猛與五柳先生爭爲陽春書法鍾王而上之意且越之雪矣余取其意傳之

陳文學 泰交

梅墟雅慕五柳先生每捧和陶韻一帙撇髯自嘻謂千古可兩余不後甚嗅味之復念梅墟技止此耳居久之得周氏繪林梅墟筆底何殊武庫哉五柳先生今日較輸一着矣

沈文學 瑞鍾

王右丞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中有畫黃子久江山勝覽圖是畫中有詩梅墟老子詩而兼酷嗜法書名畫于書刻畫晉代不肖不已而畫復掩映斐亶大有好致令巨然僧梅花道人見之當自洗然也余過其齋頭移時不能去鬚髮造次絕有霞天鶴骨不必其詩其書若畫已是好好雜之肉食情輩中幾乎焚琴烹鶴

繪林題識終

畫跋

揮格撰

畫跋

清 建陵揮 格壽平撰

題賚贈王季子

深林積翠中，盩溪館焉。千崖瀑泉，奔雷迴旋其下，常如風雨隱隱可聽。墨華蒸雲，目作五色，欲隨人衣，便當呼黃竹黃子同遊於此間，掇拾青翠，招手白雲，正不必羨姑汾水之陽，然後樂而忘天下也。

雪圖

今人畫雪，必以粉積於外，粉刷其內，惟見縑素間著粉墨耳，豈復有雪哉。偶論畫雪，須得寒凝凌競之意，長林深峭，彌道人煙，攝入渾茫，遊於沕穆，其象凜冽，其光黯惔，披拂層曲，循境涉趣，盛氣浮于几席，勁飈發於毫末，得其神迹，以式造化，斯喻于雪矣。

題月季小幀

南田籬下月季，較他本稍肥，花極豐腴，色丰態媚，不欲使芙蓉獨霸耶國，予愛其意能自華，擅於寄趣，戲爲留照。

題石谷叔明小幀

偶過徐氏水亭，見此幀，乃爲金沙潘子所得，既怪歎且妬甚，不對賞音，牙籤不發，豈西廬南田之矜貴，尚不及潘子哉，米顛擁笏而呼，尚是可人韻事，眞足效也，但未知王山人他日見西廬南田何以解嘲。

題叔明畫

黃鶴山樵得董源之微密數法，覩張顛草書，沈著之至，仍歸飄渺，余從法外得其逸意，當使古人恨不見我。

題牡丹

徐熙畫牡丹，止以筆墨隨意點定，略施丹粉，而神趣自足，亦猶寫山水取意到。

題畫

東坡於月下賚竹，文湖州見之大驚，蓋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復過矣，秃管戲拈一兩枝，生煙萬狀，筆氣百變。

朱欄白雪夜香浮，即趙集賢夜月梨花，其氣韻在點綴中，工力甚微，不可學，古人之妙，在筆不到處，然但於不到處求之，古人之妙，又未必在是也。

碧林通乎南宮，此眞寂寞之境也，再著一點便俗。

文徵仲遙古云，習吳仲圭賚，常於密處求疎，習倪雲林賚，當于疎處求密，香山翁每愛此語，嘗謂此古人眼光鑠破四天下處，予則更進而反之曰，須疎處用疎，密處加密，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

筆筆有天際眞人想，有一絲塵垢之點，便無下筆處。

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同，不似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香山曰，須知千樹萬樹，無一筆是樹，于山萬山，無一筆是山，千筆萬筆，無一筆是筆，有處恰是無，無處恰有，所以爲逸。

北苑正鋒能使山勢欲論，青天中風雨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都成氣韻，不使識者笑爲奴書。

巨然行筆如龍，若于尺幅中當纏綿淋漓，其勢從半空掷筆而下，無迹可尋，但覺神氣森然洞目，不知其所以然也。

陸天游、曹雲西、渲淡之色，不復著第二筆，其苦法即用石竹三四點掩映，使通幅神趣，通幅靈光俱出，眞化境也。

題雪圖

雪霽後寫得天寒本落，石齒出輪，以贈賞音，聊志我輩浩落堅潔。

論畫

畫有用苦者，有無苦者，苦爲草痕石跡，或亦非石非草，却似有此一口便邀有此皆靈，究竟過體皆靈，不獨在眼，然而離眼不可也。

秋山岑然，收淚水消，令人神氣欲斂，髮愛靈經營，都無是處。

題迂翁

迂翁之妙。會在不似處。其不似正是潛移造化。而與天游。此神駿滅沒處也。近人只在求似。求似所以愈遠。拙何取遠。筆先之模。深愧於古人矣。

題馮生七月三五夜湖舫圖

三五月正滿。馮生招我西湖。輕舫出斷橋。藕荷花香氣。繞風往來不散。倚棹中流。手弄澄明詩月影。天光與游舡燈火上下。千影同疑一水。而歌絃鼓吹。與梵唄風籟之音。森然並作。目勞於見色。耳疲于接聲。聽覽既異。煩襟□雪。眞若御風清冷之淵。聞樂洞庭之野。不知此身尚在人間與否。馮生曰。子奇吟。願子爲我歌今夕。予曰。是非詩所能盡也。請爲圖。圖成。景物宛然。無異同遊時。南田生曰。斯圖也。卽以爲西湖泛詩可也。

題友人西湖夜泛圖

湖中半是芙渠。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時天宇無纖埃。月光澹然。金波與綠水相涵。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身御冷風行天水間。卽拍洪崖游汗漫。未足方其快也。至於遊船燈火。笙管歌謳。徒擾清思。亂耳目。皆非吾友遊神所在。以喧鬨付之而已。

題扇示學者

用筆時須筆筆實。却筆筆皇。虛則蕭蕭。靈則無滯迹。不滯則神氣渾然。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夫筆靈而意無窮。虛之謂也。寫眞今稱廖謝。謝法不用一實筆。正相合。詩文之理亦然。句句實意。則易盡矣。今人詩文不佳。總只是實。

題廬山劍門自題

庚戌夏六月。同廬山王子石谷。從西城攜筇循山行三四里。離吾谷。乘興遂登劍門。劍門。廬山最奇勝處也。未至半嶺。忽起大石壁。盤空而上。如積甲。如陣雲。騰地出。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石壁連亥。中陡削。勢下絕。若劍截狀。闢一隙如可通他境者。因號爲劍門云。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各爲圖記之。寫遊時所見。大略如此。

題自畫寒林

寒林昔稱營邱、華原。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予欲兼李、范之法。收六如之勝。破河陽之瀋雜。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

五株煙樹

梅華庵主學董元。猶爲昔人神氣所壓。未能自拔。此本所擬仲圭。石谷得法外之意。眞後來居上。

題石谷畫

余見石谷畫凡數變。每變益奇。此本爲今春所作。觀其脫落荒率處。與客秋較異。似又一變也。變而至於登峯。翻引邢、楊、董公以爲合古。雖不妨士氣增高。然此亦安平君盛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

又

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蹤巨觀。予未得見也。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覺含毫渲點之間。似有蒼深渾古之色。倘所謂離形得似。絢爛之極。仍歸自然耶。

仿黃西

石谷橅黃西竹石枯槎。觀趣萬然。索玩觀盡。

題畫

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其作樹石渲點。正與此本相類。樸古之韻。逼眞唐人。五代以下。無此風骨。

壬子秋。予與石谷在楊氏水亭。同觀米海嶽黃山大幀。宋徽廟題幀首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董宗伯鑒定爲荆溪吳光祿所藏。吳氏有雲起樓。蓋以斯圖名也。石谷作此。如宗伯所云。從岳陽樓觀殊仙人吹笛。一時凡境頓盡。故其下筆靈氣鬱蒸。與前此所圖懸殊也。

古人用筆。橅寫實處。盡見盡妙。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縛處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淡經營之妙。

川瀨氣氛之氣。林風蒼翠之色。正須澄懷觀道。靜以求之。若徒索於毫素間者。離矣。

殘葉亂泉。境極荒遠。

今人用心。在有筆墨處。古人用心。在無筆墨處。倘能于筆墨不到處。觀古人用心。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矣。

黃鶴山樵一派。有趙元孟端。亦猶洪谷之後有關同。北苑之後有巨然。癡翁後有馬文璧也。

房山

房山神氣鷗波。一峯猶以爲不易及。後來學者。豈能涉其題涯。

關同

關同蒼莽之氣。惟烏目山人能得之。暇日戲橅。殊爲畦徑所束。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

題畫

純是天眞。非擬議可到。乃爲逸品。當其馳毫點墨。曲折生趣百變。千古不能加。卽萬壑千崖。窮工極妍。有所不屑。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王山人因以此幀。聊供臥遊。筆墨神契。遠象忘言。當自得之。

題竹

千頃瑛玕。三間草閣。吾意中所有。願與賞心共之。

題石谷畫冊中癡翁一幅

癡翁畫。林壑位置。雲煙渲暈。皆可學而至。筆墨之外。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則不可學而至也。故學癡翁輒不得佳。蓋斯境界。入此三昧者。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

密林大石。相爲賓主。山外平原。闊人一徑。位置甚遠。其運筆有唐人之風。從王晉卿猶傳雖畫。偶一披玩。忽如置身荒扉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霜筆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靈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權。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虞美人沃丹

沃丹虞美人二種。昔人爲之多不能似。似亦不能佳。余略仿趙松雪。然趙亦以不似爲似。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

自題

對客倦譚。退而伏枕稍憩。隨紙遣懷。蝴蝶紛紛。尙在毫末。

題畫冊

銷暑爲破格寫意。意者人人能見之。人人不能見也。

余遊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絕似陸天游、趙善長。今思之。不能重遊。畫此以志昔者。

千久

千久以意爲權衡。皴染相兼。用意入微。不可說。不可學。如太白云。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差可擬其象。

論畫

春山如笑。夏山如怒。秋山如粧。冬山如睡。四山之意。山不能言。人能言之。

春煙圖

春煙圖似得造化之妙。初師大年。既落筆。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欲擱而上之。爲天地留此雲影。秋令人悲。又能令人思。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而後能爲之。不然。不若蕭寒蟬與蟋蟀鳴也。

戊申春。予渡錢塘。遊山陰。泛舟鏡湖。探禹穴。其上有古柏盤曲。天矯離奇。布皮雪幹。蓋數百千年。因嘯陽羨。寄卷假柏已不可見。武侯廟前黛色參天。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峙否。戲圖此本。以發奇狀。庶幾黃鶴山樵之畫桐先香翁之寫報國松也。

題石谷畫

不落畦逕。謂之士氣。不入時趨。謂之逸格。其規制風流。昉于二米。盛于元季。泛濫明初。稱其筆墨。則以逸宕爲上。咀其風味。則以幽澹爲工。雖離方遯圓。而極妍盡態。故蕩以鳥絃。和以太羹。愈於闖風之上。泳于浙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已。

題石谷爲王奉常煙客先生畫冊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手。元氣狼藉。不爲先匠所拘。而遊於法度之外矣。

又

予少時見盡梅沙彌。輒畏之。此正時俗鑿智。王山人所怪嘆者。今觀橅本。如覩司隸威儀。不覺爽然意消也。

觀其運思，綿綿無間，飄渺無痕，寂焉寥焉，浩焉眇焉，蘇澤盡矣，變變極矣，一峯耶，石谷耶，對之將移我情，出入風雨，卷舒蒼翠，模崖範壑，曲折中機，雅有成風之技，乃致冥通之奇，可以□澤神風，陶鑄性器。

題石谷雪圖

雪圖自摩詰以後，惟稱營邱、華原、河陽、道寧，然古勁有餘而荒寒不逮，王山人畫雪，直上追唐人，謂宋法登堂，未窺入室，元代諸賢，猶在門庭邊游衍耳。

題畫

王黃鵠為顧阿瑛寫玉山草堂，不為崇山疊嶂，沈厚蒼密，惟作杉松篁篠，淺沙迴瀨，鷗雀飛翔，別有一種風趣。

仇實父

仇實父因過竹院大青綠設色，風華妍雅，又饒古趣，伯駒以後，無與爭能者矣，王子敬綜兩家，遂足超仇含趙，度越流輩。

趙大年

徽廟題大年小幅，用右丞夏木黃鸝、水田白鷺兩句，景不盈尺，筆致清遠，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冊中。

唐解元

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作南宋人畫法，李唐刻畫之迹，為之一變，全用渲暈，洗其勾斫，故煥然神明，當使南宋諸公，皆拜牀下。

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摹酌於六如晞古之間，又變而為精純，為勁峭，唐解元之法，至此而大備矣。

范華原

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軸，邱壑精深，筆力遒拔，思致極邈古，然別有逸蕩之氣，雖至精工，居然大雅。

高尚書

董宗伯極稱高尚書大姚郵圖，石谷王子又稱夜山圖得煙雲變滅之狀，高孟敬婁，人間傳者不多見，得從尺幅片紙，想其規模，猶其芳潤，猶可以陶冶羣賢，超乘而上。

巨然

巨然師北苑，貫道師巨然，貫道縱橫，輒生雄獷之氣，蓋視巨然師古，則有敝焉，師長舍短，觀王山人所圖，可為學古者進一籌矣。

自題仿江貫道本

此圖江天空闊，林莽蕭森，庶幾有咫尺千里之勢，初師巨然，乃近貫道，且不易得似，何敢輒望巨公。

自題雪圖

毛詩北風篇，其寫雪之濫觴耶，六代以來，無流傳之迹，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至今尚留人間，然亦似曹不興龍頭未易窺見。

又

昔人論畫雪景多俗，蓋雪間頗宗其說，嘗見婁史稱營邱所作雪圖，峯巒林屋，皆以澹墨為之，而水天空處，全用粉填，亦一奇也，每以告畫人，不愕然驚則莞爾而笑，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觀此語，于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已不可得，況風氣代降，至於數百年之後哉，然營邱之創製，遂為獨絕，以論雪景多俗，蓋亦指衆工之迹耳，豈足以限大方，以是知雪間之說，非至論也。

自右丞以後，能工畫雪，惟營邱、華原，而許道寧又神明李范之法者，余從西溪觀銅山雪色，以道寧筆意求之，未能如劉褒畫北風，使四座涼生也。

摹關左本

自石翁家藏關仝真本，神色飛動，元氣淋漓，殆乎上哉，洪谷之風也，余拓以大軸，倘所謂未涉其險，先仰其高耶。

高尚書

高孟敬雲山，真絕去筆墨畦徑，得二米之精微，殆未易學，昔倪元鎮嘗題子久湖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思以擬翁之逸意，學房山，猶不為元鎮所許，況時流哉。

趙松雪

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其碧嵐上浮，翠壁下斷，縹緲谷雲，遮藏瀟灑，得之松聲雲影間也。

神雲西

水亭琴韻，用雲西老人意，絕無高巖、大嶺、飛瀑、濺瀑，而風梧煙篠，如覽翠微，如聞清籟，橫琴坐忘，殊有傲睨萬物之容。

黃鶴山人

秋山草堂，點景賦色，精工，而妍雅，與丹臺夏山諸本筆墨小異，其取境最近而思致極遠。

癡翁

余嘗以癡翁為勝國諸賢之冠，後惟啓南翁得其蒼渾，葉雲間攻其秀潤，餘子碌碌，搖筆輒引癡翁大節，皆畫虎刻鵠之類，而癡翁墨精沿於塵滓者久矣，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

蒲溪柳色為周太史畫

西溪草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羣峯奔會，帶以蒲溪，菱荇激波，檉柳夾岸，散碧連翠，水煙忽生，漁網相錯，予曾從太史蝦楫而弄澄明，縱觀魚鳥，有滄浪之樂，真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

為周太史畫桃源

桃源仙壺之窟宅也，要渺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獨契靈異，鑿鴻濛，破荒忽，游于無何有之鄉，然後溪洞桃花，迹於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真想，惟見趙伯駒長卷，仇實父巨幀，能得此意，其圖境運奇妙，出匪夷，賦色之工，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

47B

會也。因研索兩家法爲桃源圖。

自題仿大癡卷

子久浮嵐暖翠則太繁。沙碛圖則太簡。脫繁簡之迹。出畦徑之外。盡神明之運。發造化之祕。極淋漓渺茫而不可知之勢者。其惟京口張氏所藏秋山圖。陽羨吳光祿富春卷乎。學者規摹一峯。何可不一見也。暇時得小卷。經營布置。略用秋山富春兩圖法。似猶拘於繁簡畦徑之間。未能與古人相遇于精神寂寞之表也。

又

子久富春卷。全宗董元。間以高米。凡叢林、仲圭、叔明、諸法略備。凡十數峯。一峯一狀。數百樹。一樹一態。雜秀蒼莽。變化極矣。與今世所傳壁石重巒。枯槎叢雜。短皴橫點規模迥異。予香山翁有摹本。略得大意。衣白鄒先生有拓本。半園唐氏有油素本。庶幾不失邱壑位置。然終不若一見結構人與而自使凡塵頓盡也。此卷已入秦藏。不可得觀。時無狗盜之雄。不禁三歎。

又

石谷子凡三臨富春圖矣。前十餘年曾爲半園唐氏摹長卷。時猶爲古人法度所束。未得游行自在。最後爲宜江上借唐氏本再摹。遂爲彈丸脫手之勢。裏東王奉常聞而異之。屬石谷再摹。予皆得見之。蓋其運筆時。精神與古人相洽。留借粉本而洗發自己胸中處氣。故信筆所之。不滯於思。不戾於法。適合自然。直可與之並傳。追踪先匠。何止下與鐵一等。予友陽羨三梧細澤氏將屬石谷再臨。以此卷本陽羨名蹟。欲因王山人復還舊觀也。從此富春副本。共有五卷。縱收藏家復有如雲起樓主人吳孝廉之癖者。亦無覓劫火矣。因識此以爲富春圖幸。

又

陽羨周穎侯氏、與雲起樓主人吳閶卿昵好。曾以千金玩具抵吳。借臨未竟。遂之火後。乃從吳氏更索殘本。足成恆自夸詡。一峯富春真迹已殘。惟摹本獨完。人人謂得見周氏本。可想全圖之勝。蹴田王子石谷過毗陵。將爲江上御史摹此。欲從陽羨借周氏全本。觀其起手一段。不可得。卽後一截。石谷適攜客歲所臨卷。與余同遊陽羨。因得見周氏舊本。其筆墨眞如小兒涂鴉。足發一大笑。急取對觀。起手一段。與殘本無異。始知周氏誕妄。眞自欺欺人者耳。且大癡卷尾。自謂髮翁後身。又自稱筆墨有不及髮翁處。有髮翁不及處。其蘸鵝斥鷃。蓋海井天之見可怪可哀也。

又

吳閶卿生平所愛玩者有二卷。一爲智永千文真蹟。一爲富春圖。將以爲殉。留爲文祭二卷。先一日焚千文真蹟。自臨以視其燼。詰朝焚富春圖。祭酒面付火。火熾輒逡巡內。其從子靜安疾趨焚所。啓紅韞而出之。焚其起手一段。余因問卿。從子問其起手處寫城樓睥睨一角。卽作平江喬錄爲之極著莽之致。平沙蓋寫富春江口。出錢塘景也。自平沙五尺餘以後。方起峯巒坡石。今所焚者。平沙五尺餘耳。他日當與

石谷渡錢塘。抵富春江上。嚴陵灘。一觀癡翁眞本。更屬石谷補半沙一段。使墨苑傳稱爲勝事也。

題畫秋海棠

畫秋海棠不難於綽約妖冶可憐之態。而難於嬌披有挺立意。惟能挺立而綽約妖冶以爲容。斯可以況美人之貞而極麗者。於是駸駸竊比宋玉之風東家子。司馬相如之賦美人也。

題桃

昔安期生以醉墨洒石上。皆成桃花。故爲生家多效之。又磅礴之山。其桃千□其華青。

題半園唐先生畫松梅扇

風管竹吹解谷風。紅綃全改舊丰容。最憐殘雪離披處。斜挂枯枝折葉松。

前在虎林。得觀馬遠所圖江梅松枝小幀。乃宋楊太后題詩以賜咸畹。詩爲五言。極清婉有致。其畫松葉。合綠爲之。葉疎長。半碧離披。有雪後凝寒意。

題雪 月季

冰鱗玉柯。危幹凝碧。眞歲寒之麗質。絕塵之畸客。吾將從之與元化游。蓋亦挺其高標。無慚峻潔矣。

趙大年

趙大年柳鴉蘆雁。宋徽廟亦有此本。在雄給諫家。香山曾擬之。

題畫

山從筆轉。水向墨流。得其一樹。直欲垂涎十日。

妙在平淡而奇不能過也。妙在淺近而遠不能過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千崖萬壑不能過也。妙在一筆而衆家服習不能過也。

魏雲如鳳。趙雲如龍。荆雲如犬。秦雲如行人。宋雲如車。魯雲如馬。畫雲者雖不必似之。然當師其意。

子久

大地浮巒。春山聚秀。諸闕其變。點多而墨不費。設色重而筆不沒。點綴曲折而神不碎。片紙尺幅而氣不局。游移變化。隨管出沒。而力不傷。蓋文敏所謂煙雲供養。以至于靈而仙者。吾以爲黃一峯外。無他人也。

三日不操管。則鄙吝復萌。正庾開府所謂昏昏索索時也。

逸品。其意難言之矣。殆如盧敖之游太淸。列子之御冷風也。其筆墨如子龍之梨花鎗。公孫大娘之劍器。人見其梨花龍翔。而不見其人與鎗劍也。

郭恕先

郭恕先遠山數峯。勝小李將軍寸馬豆人千萬。與道子半日之力。勝愚謂百日之功。皆以逸氣取勝也。畫以簡貴爲尙。簡之入微則洗盡塵滓。獨存孤迥。煙靄翠黛。斂容而退矣。高逸一種。不必以筆墨繁簡論。如於越之六千君子。田橫之五百人。東漢之廚廄傻及。豈厭其多。如披裘

公人不知其姓名。夷叔獨行西山。維摩詰臥鬼邪。惟設一榻。豈厭其少。雙鳧乘雁之集海濱。不可以筆墨繇論也。然其命意大諦。如應嗣隱淮上。與四皓同徵不出。巖峻在汧山。司馬遷以書招之不從。魏鄧人□□立志不與光武交。正所謂沒踪迹處。潛身於此。想其高逸。庶幾得之。

關仝

關仝氣岸高視人表。如綺里東園。衣冠甚偉。危坐貲筵下。視五陵年少。裘馬輕肥。不覺氣索。

王右丞

秦僧秦松。王右丞曾有此圖。右丞曰。秦換而松不換。蓋自矜其畫耳。迄今而不換之松安在。右丞之畫亦安在耶。

趙大年

趙大年江山積素圖。秀潔妍雅。得王維家法。王晉卿、鄭僖翌皆不能及。此本爲王于一先人文裕公所藏。傳之太僕以至于一。可謂一代鴻寶。

鍋山舟次。一望山、水、林、屋、舟、輿、橋、梁、豆、草、黍、稷、爭相位置。八月既望。水之宜落時也。而迷迷離離。猶如此耶。

某公詩。吳生畫。如五十婦人。修容其容。自以爲姣好當門。而人視之。已憔悴甚矣。

論畫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礙。習之者視爲歧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寬嚴異路。然李將軍何難于刁斗程不識不妨於對戰。顧神明變化何如耳。

天外之天。水中之水。筆中之筆。墨外之墨。非高人逸品不能得之。不能知之。

方圓韭。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此論衡之說。獨山水不然。畫方不可離圓。視左不可離右。此造化之妙。文人筆端。不妨左無不宜。右無不有。

易林云。幽思約帶。古詩云。衣帶日以緩。易林云。解我胸吝。古詩云。憂心如擣。用句用字。俱相當而成妙。用筆變化。亦宜師之。不可不思也。

筆墨本無情。不可使筆墨者無情。作畫在識情。不可使鑒畫者不生情。

郭熙

郭熙、河陽人。其畫法誕蕩奇妙。至以真雲招入囊中。放出以似其飄渺之象。爲山形。然後世學此。多入魔道。其自言曰。凡畫積壘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快。此不注精之病也。精皆氣而泊之者。長鎗猛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病也。以輕心掉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殿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觀此則公之小心精密也。亦至矣。

題畫

筆墨幽簇。然欲使人可以尋味而得之。如通國皆知子都。而淄澠之別。黑白之相懸。不俟易牙、離朱也。

古人論詩曰。詩能有餘地。謂言簡而意無窮。如上官昭容稱沈詩。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是也。畫之能者類是。東坡云。此竹數寸耳。而有尋丈之勢。畫之簡者。不獨有其勢。而實有其理。

論米氏

米家父子與高尚書分路揚鑣。亦對王氏袞、獻。與鍾元常齊驅並駕。然其門徑有異而同。有同而異者。

論畫

雍門琴引云。須坐鳴吾琴之所言。吾意亦欲向知者求吾畫中之聲而知所言也。

清如水碧。深如紺碧。輕賤世俗。獨立高步。此仲長子昌言也。余謂畫品當時作此想。

昔謂天下爲人。不可使人疑。惟畫理當使人疑。又當使人疑而得之。

畫必求同。同畫必相呼。相呼必于荒天古木。此畫中所謂意也。

茂綠下坐蒼茫之間。殊有所思也。

寂寞無可奈何之境。最宜入想。惟宜著筆。所謂天際眞人。非鹿鹿塵埃泥滓中人所可與言也。

十日一水。五日一石。造化之理。至靜至深。即此靜深。豈潦草點墨可竟。

方方壺

方方壺蟬蛻世外。故其筆多詭岸而深清。殊有側目慈胡科頭箕踞。因念□□鹿鹿終日踆踆馬走中而欲證乎靜域者。所謂下士聞道。如蒼蠅聲耳。

子久

子久神情于散落處作生活。其筆意于不經意處作湊理。其用古也。全以己意而化之。戲蹠覓叔之猛厲也。而獵人能馴之以角抵之戲。王孫之詭祕也。而弋人能導之以桑林之舞。此其故。有非言說之所能盡矣。

大年

趙令穰筆思秀潤。點色風華掩映。嫌媚有餘。精妍盡平遠之宗工。

趙伯駒

規摹趙伯駒小變刻畫之迹。歸於清潤。此吳興一生宗尚如是。足稱大雅。

論畫

出入風雨。卷舒蒼翠。走造化於毫端。可以哂洪谷。笑范寬。醉罵馬遠諸人矣。

雲西

亂竹荒崖。深得雲西幽澹之致。陟趣無盡。

題畫

雲壑中一峯折下。直至江岸煙浦。危檣隱隱。眞所謂能工遠勢者。

題王勤中畫卷

47A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香閣、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真得元人遺意、當與白陽諸公並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縑幾、研丹粉、慨而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于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于造化、有天閣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濃抹蛾眉、子畫如玉環、豐肌豔骨、其堪並美、挾兩卷以游於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并書于左、

紫栗一簇、青天萬朵、二語、作畫最勝、

游魚圖

趙吳興有花鳥漁隱、又有落花游魚、皆神化之迹、臨仿者亡慮數十百家、大都刻畫傷觀、未見新趣、允喪屬予爲游魚、因發川吳興兩圖意、作扇景、俟他時石谷觀之、當更開法外靈奇之想也、

題扇

墨園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春冰初泮、春氣尚遲、谷口千林、正有寒色、南田圖此、聊當吹律、取假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自題

蜜翁□畫先生於馬上望眞州江口、見雲影水光、帆檣估船、在萬柳煙榕、隱見出沒、眞一幅惠崇江南春也、歸時扇畫平製圖、

洪谷

洪谷作雲中山頂、四面峻厚、墨苑稱化工靈氣、難迹象求之、因與王子石谷揣酌作此、洗垂時人畦逕、眞能知四面之意、方可與觀此圖、

題畫

奇松參天、滄洲在望、令人洽然神遠、

吾友廣子西士、與余嘗研思山水寫生、而西士于蒲塘蓴蓉、游魚藻影、尤得精趣、此歸成、呼予游賞目□縣榻上、若身在西湖香霧中、淥魄冰壺、遂亡炎暑之灼體也、其經營花葉布置根莖、直以造化爲師、非時史碌碌抹綠塗紅者所能窺見、

筍之干霄、梅之破凍、直塞兩間、孰能鑄之、

巖山於山、巖川於川、巖天下於天下、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雲骨深遠、天游、雲西、荒荒數筆、近耶遠耶、

高節非淺也、幽密非深也、以簡爲淺、舉迂者必見笑於王蒙、以密爲深、則仲圭遂闖滑稽一格、

淒寒將別、筆筆俱有寒鴉暮色、

雲樹爲山之衣裳、雲樹不秀潔、則山光垢蘊、與童山同、月落萬山、處處皆圓、蓋巨點筆似之、

趙大年

趙大年每以近處見遠遠之色、人不能知、更變之以雲西、雲林、其荒也、遠也、人更不能知之、

長安報國寺松十數本、虬龍萬狀、偶憶其一點、以千丈寒泉、與松風並奏清音、隱几廟之、滿堂天籟、

寫此雲山、縱逸代致、相思筆調、絲絲皆清淚也、

蓋巨神氣難摸索處、當如支遁之馬、不知者不能賞之、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讀之渢渢然、

元人幽秀之筆、如燕舞花飛、攜摸不得、又如美人橫波微睇、光彩四射、觀者神懾意喪、不知其所以然也、

法行於荒蕪草卒、意行於欲赴未赴、瓊華玉樹、煙樓水榭、不敢當古人之刻畫而風氣近之、

五松圖神氣古澹、筆力不露、秀媚如婦人女子、然而骨峙于外、神藏于內、以其藏者似先生、故以爲壽、

桂籍射策、通等無節、此圖近之、

吳都賦云、荻筍柚笳、往往盤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樾蔭森萃、蓊茸蔚瑟、梳蘭蝟蝟、玉潤碧鮮、楢雲無以瞻、解谷弗諸連、鬱鬱食其實、鏘鏘擾其間、玩此藻麗、形容竹趣、弱妍盡美、即文湖州之圖、飯竹、吳仲圭之畫直幹、不能過矣、

以王郎之勁筆、乃與世俗時史並傳、猶犀、象、子都、美惡較然、培塿方壺、鉅細迥異、則凡有目者所共知也、

泛舟北郭外、飽平閶一帶、喬林紅葉、彩翠百狀、煙光霞氣相照映、如鮑屏與虎林、靈隱、鳳山、創門、同一天孫機也、

秋夜讀九辨諸篇、橫坐天際、目所見、耳所聞、都非我有、身似枯枝、迎風蕭瑟、隨意點墨、豈所謂此中有眞意者非耶、

讀其詩、悠然見柿豆南山氣象、雖欲不代爲樂不可得、但落筆處、則吾意不能如筆何矣、

江樹雲帆、忽于窗櫺隙影中見之、戲爲點出、

雲西

雲面筆意靜淨、眞逸品也、山谷論文云、蓋世聰明、藻彩絕豔、雖却靜淨二語、使墮短長、縱橫習氣、涪翁評文、吾以評畫、

題畫

平遠數筆、煙波萬狀、所謂意簡意盡、

迂老

元人幽澹之筆、予研思之、久而猶未得也、香山翁云、予少而習之、至老尚不得、其無心湊泊處、世乃輕言迂老乎、

論畫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如何用意、乃爲寫意、

題夏山觀瀑仿黃鶴山人筆

全是化工神境。砌磚疊石。無筆墨痕。當令古人歌笑出地。

論畫

幽情秀骨。思在天外。使人不敢以凡筆相贈。

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種靈氣。惟其品若天際冥鴻。放出筆便如哀絃急管。聲情並集。非大地歡樂場中。可得而擬議者也。

山林畏佳。大木百圍可圍也。萬籟怒鳴。激謞叱吸。叫譟突咬。調調刁刁。則不可圖也。予不可圖而圖之。惟隱几而聞天籟。

此圖觀其用筆。眞所謂奏刀騞然中音。合乎桑林之舞。可神遇而不可目視也。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法。骨花圖一變柔媚麗俗。習時足以悅目爽心。然傳模既久。相爲濫觴。余故亟稱宋人瀟雅一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色。

方壺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操造化之權。使眞宰欲出也。宇宙之間。當不可無此種奇境。

曉行

長河曉行得此妙。迷漫煙霧。何必米山。

平沙野渡

如此荒寒之境。不見有筆墨痕。令人可思。

松石

歲寒二友。余新訂盟。眞堪娛老。

題畫

北郭水亭。遶花滿地。坐臥其上。極游賞之樂。殘墨頹筆。略爲伴紙。遂多逸趣也。

老樹荒溪。茅齋宴坐。假無懷氏之民。

老松危崖。涼涼瀉泉。若人間有此境否。

題莊子純畫

吾儕欲執鞭米老。俎豆黃倪。橫琴坐忘。或得之於精神寂寞之表。幾春高館。畫夢迷徊。風雨一交。筆墨再亂。將與古人同宇而溯游。不必上有千載也。子純天機泊然。奇當忘言。洞此新賞。

題石谷畫扇

石谷王山人筆墨。價重一時。海內趨之。如水赴壑。凡好事家懸金幣。購勿得。王子乃從吳邂逅。能使王山人欣然呼毫。留此精墨。可謂撥驪龍而探夜光。眞快事也。

巨然長江萬里圖跋

凡觀名蹟。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矣。南宋首出。惟稱北苑。北苑家嫡。獨推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並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闊遠。以闊遠通其沈厚。故巨公不爲師法所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尋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覯。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自汝岷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綃綃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跡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豈易爲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有江參然。燕喜點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江爲體弱。論其神氣。尚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激蕩者。宜無餘地。其間爲層峯疊嶺、春雲、煙霧、涉日、多景。變幻不窮。斯爲絕。至于城郭樓臺。水邨漁舍。關梁估舡。約略畢具。猶有五代名賢之風。蓋研深於北苑。而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三。一爲瀟湘圖。一爲夏日待渡。一爲夏山卷。皆丈餘長。塞實無空靈之趣。若此長卷。觀其布置。足稱智過於師。謂非天下之奇迹耶。此卷昔爲友白鄒先生所藏。今歸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嘗商榷時代源流。因爲辨識考定如此。

題自畫冊

惜園遊心繪事。且十年所矣。其宗尚亦凡三四變。最後獨心當南田師子。蓋乘間所偶吟賞。大都南田筆墨也。間嘗與余論議上下古今。往往拔俗奔放。不肯屑屑與時追趨。余因嘆惜園之意。甚近于古也。自右丞洪谷以來。北苑南宮相承。入元而倪黃輩出。風流豪蕩。傾動一時。而畫法亦大明于天下。後世士大夫追風效慕。縱意點筆。輒相矜高。或放于甜邪。或流爲狂肆。神明既盡。古趣亦亡。南田厭此波靡。亟欲洗之。而惜園乃與予意合。亦可異矣。暇日以兩冊見投。因爲斟酌於雲林、雲西、房山、海嶽之間。別開徑路。沈深墨采。潤以煙雲。根於宋以通其變。導於元以致其曲。獵于明以資其媚。雖神詣未至。而筆思轉新。倘從是而仰鑽先匠。洞貫秘奧。庶幾洗刷頹靡。一變遠雅。恐雲間復起。不易吾言。願就質心共游斯趣耳。

題畫贈無外師

意貴乎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昔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曲妙。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便是駕黃王而上矣。

題孫子柳竹圖

竹蕭蕭而無華。柳向秋而先零。何取于是而樂之。南田生曰。嗟乎。孫子之風遠矣。夫其處幽藏密。寓其深思。人莫不得而窺焉。孫子嘗于庸衆而和於同韻。呼柳下以自進也。而假仰蹠蹠。往往口吟激歌微之處。殆將以此寫西旋而游心乎孤竹哉。庶幾其有鄉也。

跋董思翁樹石卷

董玄宰王奉常煙客。自髫時便遊娛繪事。乃祖文肅公屬董文敏隨意作樹石。以貽臨摹粉本。凡輞川、洪谷、北苑、南宮、華原、營邱、樹法石骨。皴擦勾染。皆有一二語拈提。根極理要。觀其隨筆率略處。別有一種骨秀

逸藻之韻不可掩者。且體備衆家。服習所珍。昔人最重粉本。有以也夫。

又

奉常家藏此卷。已數十年。奉常與王子石谷爲筆墨之知。忘年契密。遂以藏卷贈之。而畫風流。具可傳稱以爲勝事。因余記此。以備畫苑蒐採云。

題趙松雪松下老子圖

宋時人物衣褶。多宗李龍眠。石谷子爲余言。向在維揚貴戚王長安家。觀宋徽廟六君士圖。僞僞有出處之度。行筆巧密。與龍眠酷肖。因知趙文敏所宗。亦龍眠一派也。此作松下老子圖。擬其筆勢森然。古法具在。但以設色變其白描。此稿用色。古澹明潔。惟明代文徵仲庶幾得之。時俗庸史。不足與議矣。

題畫

幽澗寒松。丹邱生與句曲外史合作。筆趣不凡。得荒寒之致。

郭河陽

潛庵宋元册中。觀郭河陽寒山行旅絕奇。江貫道江關暮雪。皆妙本也。繼松年畫人物團扇本。三人在竹下回首看左角桃花。人物如生。竹夾葉大綠帶煙霧。與有神氣。王晉卿畫楊柳樓閣極精工。柳用大綠塗染。復用汁綠開絹素。極鮮麗。郭河陽江參。石谷已攝入絹素。極可觀。大有出藍之美。

題石谷畫

向在王長安家。見燕文貴長江圖。其山嵐汀渚。樹林雜落。人煙樓閣。水邨漁舍。帆檣舟楫。曲盡其妙。石谷取其意作江岸圖。致佳。千里江山。收之盡尺。可謂能工遠勢者矣。

題北苑雲壑風聲

北苑雲景橫幅。勢極渾古。石谷變其法爲風聲圖。觀其一披一拂。皆帶風色。與時俗工人寫風。惟作樹枝低亞。震首之意者稍異。其妙在畫雲以狀其怒號。得其勢矣。

極高尚書出雲圖

石谷言見房山畫可五六幀。惟昨歲在吳門一幀。作大墨。葉樹中橫大坡。壁石爲之。全用渴筆。潦草皴擦。極蒼勁。不用橫點。亦無渲染。其上作正峯。始有雲氣。稍墨皴染。極煙潤。極荒寒。石谷略用其意。作大幅。能曲盡其妙。展圖蕭然。若數百年物也。

李成煙景 文五峯臨小幅

此景擬李營邱寒林曉煙。極蒼茫有深曲意。余謂畫露與煙不同。露微迷漫。煙之態也。陳密掩映。煙之趣也。空洞沈冥。煙之色也。或沈或浮。若聚若散。煙之意也。設水如練。橫山如綠。煙之狀也。得其理者。庶或解頤。五峯無意新鮮。可稱獨步。

劉松年

池塘竹院。石谷仿劉松年邱壑。極雋逸。設色兼仇實父。瀟雅而氣厚。此石谷青綠變體也。

洪谷子峭壁飛泉

東澗老人家藏洪谷長卷。石谷言壑時曾借摹。後爲祝融氏所收。不可復見。頃在楊氏圃亭。合堂揚思極入册中。眞所謂雲峯石跡。邇出天機。古趣晶然。新意警拔。思而得之。倘亦見神通之者耶。

郭恕先

石谷學郭恕先。江天樓閣。上下皆水。爲島嶼樓閣帆檣。樹市相錯。波濤連綿。疑極縹渺。石谷必有所本。然恕先畫見亦鮮矣。

癡翁

大癡陡壁密林爲張先三所得。予寤寐魂牆。十載於茲。頃見石谷所摹。殆如一峯再來也。

方徐合卷

以方壺之飄灑。兼幼文之荒率。離披點畫。涉趣不窮。天下繪事家見之。茫然錯愕不能解。惟江上翁與南田生醉心于此。願爲執鞭。王生得予兩人相賞罄快。可無絕絃之慨。若得後世有子雲。未免鈍置王生。因題此共發大劇。

迂翁逸趣

昔白石翁每作雲林。其師趙同魯見輒呼曰。又過矣。又過矣。董宗伯稱子久盡未能斷縱橫習氣。惟於迂也無間。然以石田翁之筆力爲雲林。猶不爲同魯所許。癡翁與雲林方駕。尚不免于縱橫。故知胸次習氣未盡。其于清幽兩言。覺而千里。江上翁抗情絕俗。有雲林之風。與王山人相對忘言。靈襟瀟遠。長宵秉燭。興至抽毫。輒與雲林神合。其天趣飛翔。洗脫塵習。可以睨癡翁。儆白石。無論時史矣。壬子十月。楓林舟中江上先生屬題。

仲圭小幀

梅沙彌有此本。筆力雄勁。墨氣沈厚。蓋巨風規。居然猶在此幀。仿其大意。過邯鄲而匍匐矣。

又

瀟散歷落。蒼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逕斤非巧。規矩獨拙。非曰讓能。聊得吾逸。

題石谷爲竹江上畫雲溪高逸仿六如法長卷

觀其崖瀨奔湍。林麓隱伏。寂寞澄懷。悄焉動容。蓋已近跨六如。遠追洪谷。孤竹法外。帙宕之致盡矣。已當鬱岡先生秋堂隱几。游于雲溪。而王山人已隔隔含毫。分雲置壑。兩公神髣髴成。眞足鼓舞大倪資其寂寥。尚哉斯圖。

題石谷畫

石谷子在毘陵。稱筆墨之契。惟半園唐先生與南田生耳。半園往矣。忘言傾賞。惟南田一人。然又相見之日稀。終歲離索。于十年間相聚。同聚山中三月。迄今不可得。而兩人神交興趣。零落耗削。每相顧嘆息。來日幾何。蓋亦險矣。

題查二瞻畫册

觀二瞻仿董源，刻意秀潤，而筆力小弱。江上翁秉燭屬石谷潤色，石谷以二瞻吾爲風流神契，欣然勿讓也。凡分畫渲淡點苔，邨屋溪橋，落想輒異，眞所謂旌旗變色，煥若神明，使他日二瞻見之，定爲呼絕也。

秋花大幀

滕昌裕嘗於所居樹竹石杞菊石草異花，以資畫趣，所作折枝花果，並擬諸生。余雖有抱甕之願，便於舍旁得隙地，編籬種花，吟嘯其中，興至抽毫，覺目前造物，皆吾粉本，庶幾勝□華之風，然若有妬之，至今未遂此緣。每拈筆寫生，游目苔草間不勝凝神耳。

畫牡丹繡球

瑤臺瓊雪，綠樹珠衣，邢尹聯芳，號秦同釜，眞人間蕩心銷魂，殊麗要眇之觀也。顧探未工，春風不借，嫋然在目，宜以永日，取示賞音，同此娛神耳。

題石谷子擬王叔明秋山草堂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苑爲神，趙吳興爲風韻，若渾沈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即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藍，因雪庵先生稱翰林冰鑑，故一操高山，博賞音領耳之點也。

空煙圖

顧石谷寫空煙，眞能脫去町畽，妙奪化權，變態要眇，不可知已，此□眞於中盤礴而出，非由于蹊徑，不關於心手，正杜詩所謂眞宰欲出者。

歲寒圖取屬樂天竹大葉松

歲寒圖三友，予獨愛此三種，每取繪圖，曾得句云，幽潔原眞性，孤標不受憐，溪山吾友在，相對送殘年，一作總是煙霞伴，深知天地寒，青燈吾共汝，同向雪中看，其詩諷嘆後凋，正不必升庵、蹐蹐、谷、皇祖徠，然後稱其標致也。當元陰窮律，元冰坼地之時，獨表貞素之華，不爲雪霜所剝落，易曰，龍德在隱，庶幾近之。

畫竹

唐解元畫竹，題詩一林寒竹謾山家，秋夜來聽雨似麻，嘈雜欲疑蟹上葉，蕭森更比蟹爬沙，烏目王山人畫竹得六如遺意，并書六如詩句，余和云，淚衍湖州有幾家，倪迂自笑竹如麻，誰能染得湖湘影，風在煙梢月在沙，又和云，從來愛竹是王家，擺雨如煙染白麻，一片秋聲橫斷壑，半江殘雨過平沙，六如詩句，諸讀殊苦，余和詩故作莊語，因王山人畫竹意似嚴整，不復相嘲耳。

題畫

秋冬之際，殊難爲懷，惟當以天台雲海盡我煩襟，知先生同此高寄，不復笑南田徒豪舉也。

南田生曰，得雲林一木一石，游盤其中，可以逍遙樂而忘世，何必上同支公買山而隱。

大年

顧石谷臨大年溪牧圖，下爲平岡，樹罩用墨筆作，幹欹曲蓋仰屬，橫作綠絲甚密，下有流水，一童臥牛背，在水草間甚幽，上無山巒盧水，惟作寒鴉二三點而已，石谷爲予言，宋元千金册中曾見此本。

題牡丹小幅

昔人云，牡丹須著以翠樓金屋，玉砌雕廊，白鼻騧兒，紫絲步障，丹青圍扇，紺綠鼎彝，辭客詩素練而飛觴，美人拭紅綃而度曲，不然，指大之窮賞耳，余謂不然，西子未入吳，夜來不進魏，那夫人衣故衣，飛燕近射鳥者，當不以窮約減其風姿，蠟服亂頭，愈見妍雅，羅紈不御，何傷國色，若必踏蓮華，營金屋，刻玉人，此綺豔之餘波，淫靡之積習，非所擬議于藐姑仙子，宋玉之東家也。

桃源

求桃源如蜃樓海市，在飄渺有無之間，又如三神山反居水底，舟至輒引去，武夷山中時聞仙樂，繚繞巖巔，異香氤氳發于林表，白雲丹丹下墜，即之不可得見，觀此洞壑深杳，古翠照烟，落花繽紛，煙霧杳然，王山人若已造其境，故能得其眞，宇宙靈迹，眞宰所祕，乃不越襟而能問津于硯席間，始知鐫子驚疑眞凡夫耳。

王子秋予在鵝溪時，山雨初霽，溪漲湍急，同諸子飲北城蔣氏書齋，乘醉泛舟，從紫霞橋還泊東關，激波奔岸有聲，晴柳斜墜，蒼茫樓曲，近水綠窗，燈火明滅，仰視河漢無雲，晶然水煙將升，萬影低寂，乘興俱作，於此留連，令人思致清宕，正不必西溪南嶽之頻涯，方稱幽絕耳，因爲圖記之，予詩戚屬與子天石和焉。

題扇

予在北堂閒居，灌花蒔香，涉趣幽隱，翫樂秋容，賚我吟嘯，庶幾自比於滕華道，隱隱間有萬象在旁篤，對此忘饑，可以無悶矣。

南田先生題畫諸則，率皆隨腕綴筆，不求文飾而自成天籟者也，至參理入微處，恍惚避秦人迹洞中事，無一凡語，當不令外間復問津矣，百年來諸圖放失略盡，欲求所謂謝氏之碎金，若鱗毛鳳羽，杳不可迹，其可慨也夫，斯人也，洵能發而弗替，乾隆甲辰九月廿有八日，南沙周文鼎錄而志之。

題畫詩

清 毘陵惲 格壽平撰

題石谷畫

斷壑崩灘古洞門。誰移石壁植雲根。懸知滴墨如風雨。亂染煙山紫翠痕。
竹雨桐風盡入元。阿誰參得巨公神。看君畫石如雲手。落紙精華已百年。
寥落南宗與北宗。天荒今見畫中蒼。高雲都入王郎卷。亂復清溪八九峯。
繪苑難稱絕代工。興來搖筆城嵯峨。何知我畫千秋業。萬國雲花閉戶中。

壬子冬夜同笪侍御在辛泊舟西郊觀烏目山人雪圖因題

北風忽起凍雲低。蓬篙壓雪兩岸迷。只道牽船過剡溪。孤舟還泊西城西。

石谷松風嵐翠圖。設色古澹。不爲濃麗。而氣韻自足。此趙吳興神境也。

覩北移雲不動庶。花溪啼鳥碧嵐春。於今何處尋黃綺。淡爾空山獨往人。
身在松濤嵐翠間。笑看野鳥幾時閒。自從刦外留眞想。何必寰中有此山。

王山人秋江雨泊圖　石牌平橋。秋林紅葉。離披有致。一徑穿林而上。古岸相接。遠樹迷離。鎖斷煙郵。略得遠勢。荻蘆平灘。泊一漁舟。意見閒冷。

荻花西岸橫孤蓬。翠嶂洞庭秋色濃。斜風吹煙雨脚亂。寥落隔江三四峯。

石谷洞壑春深圖。設色最沖澹而沈深。浮氣盡斂。不爲絢爛。此成風妙手。非時史所知。

石壁垂蘿古洞春。奔泉濺瀑下瑤津。尋幽別有雲深處。不種桃花誤世人。

曉山欲雨　李營邱學右丞一格。與他本迥別。石谷此景。於象外會其神趣。眞古人之再見也。

暗谷層崖雲不開。灘聲樹色滿庭隈。墨池應有潛龍起。忽見晴窗風雨來。

趙大年小幀

何處香車紫陌塵。一枝斜墜落花津。美人獨立東風裏。半爲春愁翠黛顰。

春風吹柳柳絲黃。更有梅花滿路香。客去主留湖月白。來朝依舊醉春光。

題石谷畫喬柯修竹

墨石若醉立。老樹欲吟風。秋堂雲外石。清籟起寒空。

王山人仿大癡夏山小景

古人有子久。今人無子久。子久不在茲。誰能知子久。此不作子久。而甚似子久。腕中信有鬼。眞宰不得守。

寥寥千載下。鍾期竟何有。

松壑聽泉石谷子學李晞古法。晞古闢境靈險。發筆得峭爽勁逸之氣。時俗學仿。大都蛩肉遺骨。使

雖斷氣盡。顧借斯圖。一是正之。

危崖奔泉風雨至。藤花松影吹滿地。攜琴聽泉松石根。濕盡衣巾皆空翠。

題王山人仿米畫　米襄陽墨戲。一正千古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一點臭生習氣。蓋唐人

畫法。至宋乃暢。米家父子。又一變耳。石谷子深得墨戲三昧。故於米家雲山。煥若神明。洗盡時人畦

逕。

斷崖殘雨響淙淙。濕翠瀰漫雲海間。米家墨戲淋漓處。只有瀟湘雨後山。

烏目山人畫。遠水蒼茫。蓼蘆釣艇出沒。檉柳盡亞。如聞風聲。可謂傳雲西之神矣。

木葉潺潺水會波。葭汀落雁今始多。白雲斑篁不可把。瀟湘洞庭今如何。

題萬壑松風圖　東園生曰。學晞古似晞古。而晞古不必傳。學晞古不必似晞古。而眞晞古乃傳也。

虎頭三毫。盡其所無。神傳之謂乎。石谷此圖。神明於法度。殆如光弼將子儀軍。旌旂變色。便六如先

生而在。正當發猶龍之慨。今天下之爲晞古者。其知愧夫。

一片東吳精。千載抱茲獨。隻眼納天表。縱心入萬谷。雲岫有時白。流木不敢綠。山鬼嘯風雨。日月同沐浴。

非因夢瀟湘。滄浪想餘曲。靈籟無天工。風絃偶然觸。仙李去已久。於今有烏目。

題木郁圖　昔唐解元。贈石田翁小卷。作水郁平遠。深柳漁梁。菰蒲曲岸。竹樹墟深處。柴門臨溪。旁

縣有詠歌茲琴之聲。出於草堂煙翠間。與時禽水鳥。相爲應和。蓋寫白石翁高逸處也。其畫柳師趙

大年。坡石骨法。宗李晞古。雖墨之外。有高逸神韻。石谷子曾仿此意。爲笪在辛御史作長卷。余爲題

031·18
0022
1445970
人文社
21101000172748

詠甚暢。此卷微有異同。皆生平合作。鑒者珍之。

拂柳初鋪晛網人。抱琴閒渡落花津。黃鸝紫燕東風裏。正是江南三月春。

綠隄春柳

飛絮遊絲點客衣。高樓人遠綠陰肥。關心最是紅橋路。寶馬鈿車亂後稀。

疎篁石瀨

竹外泉聲合。秋空山影寒。黃陵泊舟處。愁下鷓鴣灘。

茂林疊嶂

芙蓉天半冷春陰。濕翠橫空千樹林。過橋路向清溪轉。入此雲莊幾許深。

題石谷仿巨然林巒曉色圖　巨公神氣沈鬱。蒼然有太古之風。時史仿學。未易涉其涯涘。吾友石谷子。殆藝遊而至者乎。觀此圖。蓋無前後之殊矣。

淋漓殘墨巨公圖。硯北森寒山鬼趨。獨向窗端窺祕趣。積林如草笑人無。

右谷　仙山圖。設色淡冶。氣韻沈深。樓閣不爲界畫。蓋饒古趣。兼伯駒鷗波之勝。極人間奇麗之觀。余因製仙山圖曲。贊歎希有。

碧樹不爲稍翠壁無纖埃。穹洞杳深曲。靈崖鬱崔嵬。閶風鼓瑤海。曾濤相喧豗。五城麗崇標。爛如丹霞開。飄渺見仙靈。升降金銀臺。玉女御飛鶴。封子御奔雷。彷彿芙蓉裳。華蓋隨風迴。八窗敞瑤井。煙路迴巖隈。赤松發金簡。洪厓揮玉杯。神仙不可見。漢武非仙才。鍊氣養谷神。何地無蓬萊。海圖在半壁。三露含珠胎。

縹隱聞吹笙。聯翩青鳥來。從茲採石華。乘風戲九垓。

爲目山人。仿北苑。萬山煙滿。最鬱鬱密。林木深杳。有雲脚霧合。猿啼豹嗥之致。觀其行筆鬱勃。鋒勢墨光。淋漓一片。化工靈氣。無迹象可尋。米南宮腕有義之。鬼石谷能起董源於指下。背人云。恨我不見古人。又恨古人不見我。視天下畫家者流。相去何曾萬里。

聽泉在隱。凡遊山不出戶。莫卷入標靈。看爾生煙霧。

浩刦觀人世。丹梯未可攀。何從賦招隱。硯北有名山。

嵐氣生曉寒。猿鳥窺清晝。悠然見白雲。白雲在襟袖。

畊鑿在鴻濛。人猶太古風。千溪迴合處。茅屋亂山中。

天機發靜趣。靈境出無心。停絃聽清籟。聲不在瑤琴。

題爲目山人仿右丞山莊早春圖

出谷寒澗明。遠岫春雲接。密樹不知新。猶剩殘冬葉。

陰崖寒未解。幽禽尚留冰。昨夜條風發。風煙翠幾層。

板橋橫荒谿。鵲鵲聞可數。春泉未到時。但見黃沙渚。

青開凍堅痕。綠轉枯楊色。腕底放春來。不借東風力。

竹樹亂春禽。人家巖翠陰。騎牛出溪口。煙柳過橋深。

題仿倪高士平遠小景

誰翻吳岚一片青。聞呼猿鶴伴山靈。愛他半壑荒寒趣。不必浮家過洞庭。

題石谷畫冊

濕雲凝不散。風定雨初收。密翠閉暗谷。百道穿飛流。

拔地起千仞。側身如可進。都無筆墨痕。但見山光潤。

猿鶴聽夜吟。山靈齊起舞。層峯欲斷處。還借白雲補。

清暉滿空濛。翠微澹高樹。奇想如波濤。墨華若雲霧。

曲折無無際。境闢理亦赴。乃見靜者心。橫琴春風度。

題畫惠崇小景

石壁無雲澗戶明。驅毫增我向山情。何時同作廬江夢。翠竹叢中聽木聲。

石谷子畫古松。乃金陵六朝遺影。枝如虬龍。翠微間拂拂疑有聲。如風濤奔激。瑟瑟盈耳可聽。冷然靜深。又若古桐鳴而萬壑寂也。以詩贊之。

廖詰庭前鱗未老。淵明籬下影長孤。恥從東岱觀秦禮。錯使人疑五大夫。

題青山白雲圖

煙樹荒坡磴路分。鳴泉應向靜中聞。翠微忽斷前山影。吞吐青崖是白雲。

玉峯月夜。石谷作圖。以詩紀之。　今秋無月。惟九月十四夜。千里無纖雲。最爲皎潔。與石谷子對月吟賞。甚相娛樂。覺此時玉峯園池。爲吾所獨有。支公買山而隱。笑爲多事。坡翁云。江山風月。閒者便是主人。眞名語也。

開盡秋雲夜景新。青天碧海一閒身。清宵半爲離家好。快友能忘作客貧。柳影漸疎殘北渚。蟾光未滿向西輪。詩成收盡林園趣。風月知誰是主人。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五二
作者=
页数=744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